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賈楨等纂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目錄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賈楨等
使東述略（坳雜詠）	何如璋
棧雲峽雨日記（坳詩章）	竹添光鴻
隨輶筆記四種	吳宗濂
太湖趙氏家集叢刻	趙寶初
1. 石柏山房詩存	趙文楷著
2. 遂翁詩鈔	趙昫著
3. 遂翁自訂年譜	趙昫著
4. 靜觀堂遺集	趙繼元著
5. 關 墨	趙曾重著
山東懸案細目協定	佚名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豐朝
卷一之二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
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
聯合世界上各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
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
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
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
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
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
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易培基敬書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八十年
中華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用抄本影印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賈楨等跪

奏。為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完竣。恭摺進

呈。仰祈

聖鑒事。竊籌辦夷務始末一書。先於咸豐初年。奉

旨纂輯。自道光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均已編纂成書。恭進在

案。現應纂輯道光三十年正月。起至咸豐十一年七月止。

籌辦夷務始末。前經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照案纂輯。臣等督同編校各官。慎司編輯。悉心校勘。計庚

戌至辛酉先後十二年間。恭奉

上諭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摺奏。各國往來之照會書函等件。凡

有涉於夷務而未纂入

實錄者。編年紀月。條理秩然。欽惟我

文宗顯皇帝。仁義兼施。恩威並用。體

天

地好生之德。

擴乾坤無外之機。率俾遍於蒼生。

闡澤流於華裔。較之漢家盛德。呼韓嚮化而款關。唐室中興。回紇

輸誠而助順。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

宵旰憂勤。猶恐中外子民。未盡出水火而登衽席。如傷之隱。時切

聖懷。故能撫育萬方。羣安樂利。至矣哉。舜禹格前。湯文宇小。殆先

後同符矣。

皇上仰承

兩宮

皇太后懿旨。

特命館

臣

續纂成書。所以承

先志於羹牆。仰

聖謨於日月。宏規遠畧。恢廓無疆。臣等幸與編摩。莫名欽佩。繫鬼

方於犧易。捷伐則共仰

皇威。登西旅於周書。底貢而成懷。

帝德。因文見義。提要鉤元。無冗無遺。亦經亦緯。兜離傑休。咸登王

會之圖。玉帛車書。堪備職方之志。從此書藏柱下。資考鏡
於千秋。更欣

化被瀛陬。

振威棱於八表。共書八十卷。裝潢十方函。敬謹進

呈。伏乞

聖鑒。謹

奏。

同治六年四月

日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賈禎

總裁官戶部尚書臣寶釐

副總裁官吏部尚書臣文祥

副總裁官兵部尚書臣董恂

副總裁官工部尚書臣單懋謙

副總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宗室靈桂

副總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汪元方

副總裁官兵部右侍郎臣伊精阿

蒙古副總裁官禮部左侍郎臣察杭阿

籌辦夷務始末凡例。

一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十一年。凡內閣軍機大臣所奉諭旨。內外臣工摺奏。下至外國夷書。義民信札。有關夷務者。編年紀月。依次備書。以資考證。

一書中所載

諭旨。

諭內閣者十之二三。

諭軍機大臣者十之七八。實以軍興之際。沿海用兵。均勞廟算。而一時權宜之計。有未經纂入

實錄

聖訓者。悉載此書。

一內外摺件。奉有

硃批者。先載

硃批。後載

諭旨。惟

硃批另有旨。即有旨者。既經恭載

諭旨。其

硃批另有旨。即有旨字樣。一律恭節。旁註

硃批。及

硃筆圈點勒抹。悉照原摺恭載。並標明

硃批

硃筆字樣。至

硃批字句。既遵

實錄之例。以墨筆繕寫。其

硃筆圈點勒抹。自應一體以墨筆恭代。

一明發

諭旨。標明

諭內閣字樣。

廷寄

諭旨。標明

諭軍機大臣等字樣。同日連奉

諭旨數道。標明又

諭字樣。均係遵照

實錄

聖訓之例。至一

諭而分寄各省者。恭照

實錄。祇載一條。標明各將軍督撫字樣。以歸簡明。

一

諭旨中所諭之人。未經標明名姓。但稱該大臣。該將軍督撫者。恭

照

實錄之例。添入寄

諭某某字樣。以清眉目。

一臣工同日陳奏。應以奉有

諭旨者居前。未奉

諭旨者次之。若一人陳奏多件。而所奉

諭旨。彙為一條。應先正奏。次片奏。其片奏無

諭旨者。附

諭旨後。

一軍興之際。羽檄頻仍。內而

廟算指揮。每多密寄。外而軍前調度。亦用密陳。往往事涉機權。不

登冊檔。書中每有原摺未見。而

諭旨詳及者。又有

諭旨未見。而摺內恭述者。錯綜互見。足備參稽。此次原摺。頗有偏查未見者。仍恭載

諭旨。

一疆吏奏章。准駁均經臚載。其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者。覆奏亦經詳載。惟僅交該部議奏者。多係照例之事。該部俱有冊檔。覆奏概未載入。

一查上屆夷務。俄羅斯國。未經載入。現因該國通商事務。較前稍繁。一併到載。以資考證。

一各省

欽差大臣及沿海督撫照會。奏首公文。有關籌辦機宜者。一併附載。各國夷書。類皆不通文義。索解甚難。擇其稍有關係者。照原文附錄於本條。

諭旨之後。其未奉

諭旨者。附原奏後。以存其實。

一內外摺奏。或書單銜。或列會銜。均照原摺繕寫。其會銜人名太多。遇有接連數摺者。其銜名勢難盡列。括以等字。一人而接連數摺者。標以又字。以免冗複。

一內外摺奏。遇有字句錯誤。及冊檔中鈔寫偶訛者。詳考

更正其因夷務而旁及危竊立言過冗者。間行刪節。以求簡明。

一指奏中雙擡字樣。原以當時臣工體制。現在奉

旨纂輯。自未便照舊書寫。恭查道光元年

欽定新疆識畧一書。所載

先朝奏章。凡遇雙擡字樣。一律三擡。茲謹用其例。凡雙擡者。改作

三擡。如跪奏具奏等字。指中例擡奏字。茲既纂輯成書。

與當時繕摺體例畧有不同。謹依

實錄之式。概不擡寫。

一各館進

御書籍。理宜釐正字體。惟閩廣各省。人名地名。多有俚俗稱呼。摺奏中沿用俗字者。各仍其舊。以昭覈實。

一各館進

御書籍。向俱分出句讀。此書遵用成例。印用句圈讀圈。以便省覽。

一

起居注。及軍機處冊檔。應載

諭旨。標明某年月日。不書甲子。內外摺奏亦然。惟現在纂輯成書。

與冊檔體例不同。奉照

實錄

聖訓之例。凡原檔標題某目。一律改書甲子。

一西域文字。每於字旁加口。喫味各夷人名地名。亦往往加寫口旁。然外省摺奏。間有不同。或從口。或不從口。有同此一人一地。而稱名彼此不同。自因各省譯音偶殊。文字因之而異。各從其舊。以免紛更。

籌辦夷務始末目錄

卷一

道光三十年正月丙辰至五月癸丑

卷二

道光三十年六月癸亥至八月甲申

卷三

道光三十年九月壬辰至十二月癸未

卷四

咸豐元年正月辛亥至六月丙子

卷五

咸豐元年七月丙申至二年九月丁丑

卷六

咸豐二年十月壬午至三年八月壬寅

卷七

咸豐三年十月丁丑至四年四月丙申

卷八

咸豐四年五月庚子至閏七月丙戌

卷九

咸豐四年八月壬子至九月戊子

卷十

咸豐四年十月庚申至五年四月下巳

卷十一

咸豐五年五月甲子至九月庚寅

卷十二

咸豐五年十月壬辰至六年二月丙午

卷十三

咸豐六年三月甲子至九月己卯

卷十四

咸豐六年十月己亥至十二月己亥

卷十五

咸豐七年正月己未至閏五月甲辰

卷十六

咸豐七年六月癸丑至七月戊申

卷十七

咸豐七年八月庚戌至十二月癸酉

卷十八

咸豐八年正月己卯至壬寅

卷十九

咸豐八年二月癸丑至丙子

卷二十

咸豐八年三月丁丑至辛卯

卷二十一

咸豐八年三月甲午至乙巳

卷二十二

咸豐八年四月丙午至戊午

卷二十三

咸豐八年四月庚申至乙丑

卷二十四

咸豐八年四月丙寅至甲戌

卷二十五

咸豐八年五月乙亥至甲申

卷二十六

咸豐八年五月乙酉至辛卯

卷二十七

咸豐八年五月壬辰至乙未

卷二十八

咸豐八年五月丁酉至甲辰

卷二十九

咸豐八年六月丙午至辛未

卷三十

咸豐八年七月甲戌至八月辛未

卷三十一

咸豐八年九月癸酉至壬寅

卷三十二

咸豐八年十月甲辰至庚午

卷三十三

咸豐八年十一月癸酉至十二月庚午

卷三十四

咸豐九年正月壬申至辛丑

卷三十五

咸豐九年二月壬寅至庚午

卷三十六

咸豐九年三月辛未至戊戌

卷三十七

咸豐九年四月壬寅至戊辰

卷三十八

咸豐九年五月庚午至戊戌

卷三十九

咸豐九年六月己亥至癸丑

卷四十

咸豐九年六月丙辰至戊辰

卷四十一

咸豐九年七月庚午至丙申

卷四十二

咸豐九年八月己亥至甲寅

卷四十三

咸豐九年八月戊午至九月庚辰

卷四十四

咸豐九年九月癸未至十月辛酉

卷四十五

咸豐九年十一月己巳至乙未

卷四十六

咸豐九年十二月丁酉至癸亥

卷四十七

咸豐十年正月壬寅至甲午

卷四十八

咸豐十年二月丙申至壬戌

卷四十九

咸豐十年三月庚申至甲午

卷五十

咸豐十年閏三月乙未至癸亥

卷五十一

咸豐十年四月乙丑至癸巳

卷五十二

咸豐十年五月甲午至戊申

卷五十三

咸豐十年五月辛亥至壬戌

卷五十四

咸豐十年六月甲子至丙子

卷五十五

咸豐十年六月戊寅至壬辰

卷五十六

咸豐十年七月癸巳至己亥

卷五十七

咸豐十年七月庚子至甲辰

卷五十八

咸豐十年七月乙巳至戊申

卷五十九

咸豐十年七月己酉至壬子

卷六十

咸豐十年七月癸丑至丁巳

卷六十一

咸豐十年七月戊午至辛酉

卷六十二

咸豐十年八月壬戌至戊辰

卷六十三

咸豐十年八月己巳至己卯

卷六十四

咸豐十年八月庚辰至庚寅

卷六十五

咸豐十年九月辛卯至丙申

卷六十六

咸豐十年九月丁酉至癸卯

卷六十七

咸豐十年九月甲辰至癸丑

卷六十八

咸豐十年九月乙卯至庚申

卷六十九

咸豐十年十月辛酉至甲戌

卷七十

咸豐十年十月丁丑至十一月甲辰

卷七十一

咸豐十年十一月丁未至十二月丁卯

卷七十二

咸豐十年十二月戊辰至己丑

卷七十三

咸豐十一年正月壬辰至戊午

卷七十四

咸豐十一年二月辛酉至丁丑

卷七十五

咸豐十一年二月己卯至三月戊戌

卷七十六

咸豐十一年三月己亥至丁巳

卷七十七

咸豐十一年四月己未至戊寅

卷七十八

咸豐十一年四月辛巳至五月壬寅

卷七十九

咸豐十一年五月癸卯至丁巳

卷八十

咸豐十一年六月己未至七月丙申

算解夾格始末目錄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一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訪知味咈
各酋現約會艾翰一同致書於英夷國王以自罷議進城
半年以來貿易漸旺可見不尋嫌隙利益顯然從此和好
日敦生意日盛豈非常年之利大家之福是安心貿易眾
國會同英夷形單勢孤更無所用其覬覦洵足仰慰

聖鑒

御批覽奏均悉

三月癸丑伊犁將軍薩迎阿參贊大臣奕山奏奉寄

諭。據俄羅斯文稱。請於恰克圖之外。准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添設貿易。一併通商等語。著薩迎阿等。體察酌量。究竟有無窒礙。據實密陳。欽此。查俄羅斯通商。已有百餘年。相安無事。此次該國來文。措詞恭順。請准其在三處添設貿易。一併通商。與恰克圖無異。礙難均行拒絕。即如准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貿易。該國亦必欣感。此二處稍有窒礙。尚不難與該國會議辦理。惟聞恰克圖與俄羅斯以山河為界。除交易外。兩國之人。不得越境。如有關礙。彼此各自審辦。俄國貿易者。不得過二百人。初定章程。祇此數條。今俄羅斯若來伊犁等處通商。皆附近城市地方。與恰

克圖情形不同。如俄羅斯人來。照哈薩克。亦必須在貿易亭安置。以便易於照料稽查。至塔爾巴哈台。與伊犁情形大同小異。亦必須議定章程。再行通商。惟喀什噶爾。據德齡函稱。窒礙之處較重。礙難准其所請。謹將查詢情形。另繕清單呈

覽。如准其兩處通商。應請

飭下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令該國派明幹曉事之員。帶領明白通事。前來伊犁。會議章程。其塔爾巴哈台。應議章程。俟該使臣到伊犁後。詢明。或於回國之便。自赴塔城會議。抑或由伊犁咨該大臣處。派員來伊會議之處。俟屆期再行

酌辦。至喀什噶爾與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情形不同。近年商民運貨艱難。多有賠累回去者。如商民貨物不敷易換。徒勞跋涉。不能獲利。惟有將實情告知。所請添設貿易。祇可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交易。其喀什噶爾離該國太遠。似可毋庸通商。

一查伊犁與哈薩克通商情形。茶等向協領章京等面詢。據稱每年哈薩克趕牲畜來者。自三月後陸續進卡。其帶貨物來者。七月間陸續進卡。其到卡時。均費有該哈薩克王公台吉牌票。呈遞守卡官兵。查明人口牲畜。並貨物包裹數目。與牌票相符。一面稟報營務處。一面撥官兵挨卡

護送營務處於接到守卡官稟報後。察覈進卡人數。與牲畜貨物多寡。酌派官兵前往接護。到貿易亭附近一帶。該哈薩克自搭氈房居住。其羊隻由駝馬處章京等領布酌量易換。分別交廠及官兵口食等項。其餘牲畜聽其與商民以綉緞茶葉自行易換。每起換完。隨時派官兵護送出卡。由守卡官將出卡日期報明查考。其貨物由管理官布鋪協領等。查有官兵適用之物。領布酌量易換。所換之物存官布鋪。聽官兵陸續請買。其餘貨物亦聽其與商民以綉緞茶葉自行易換。貨物換畢後。亦派官兵護送出卡。由守卡官將出卡日期報明查考。其牲畜貨物無論官民均

在貿易亭易換。不准互相賒欠。如有換賸貨物。仍令哈薩克自行帶回。不得藉貨未換完。逗留。除臨行筵宴外。平日不准私自入城。其有赴城外街市置買食用者。報明在貿易亭照料稽查之官。發給執照。限以時刻。回至貿易亭呈繳。如有犯罪名。均由地方官照例辦理等語。查俄羅斯若來伊犁通商。如能照哈薩克貿易章程辦理。庶可相安。惟查俄羅斯在恰克圖通商。係在邊界處所。今來伊犁通商。必須在附近城市貿易。與邊界處所不同。若照恰克圖通商事例。遇有應辦要案。必須會同俄羅斯頭目審明。呈報辦理邊務大臣。及理藩院薩納特衙門定擬。則相距俱

在數千里之外。即此一節。斷不能照恰克圖事例辦理。此外一切辦法。該國與哈薩克久經內附者不同。能否照哈薩克章程辦理。均不能豫定。必須兩國公同另議章程。方可永遠照辦。如蒙准其伊犁通商。等語。請由理藩院咨照薩瑪特衙門。由該國揀派明幹曉事大員。前來會議。定有
一切辦理章程。再行貿易。以期日久相安。兩有裨益。
一塔爾巴哈台情形。據成凱密信覆稱。查哈薩克等。於春融天暖後。趕牲來塔爾巴哈台城貿易。抵卡時。守卡官帶兵數名。護送來城。由管貿易亭章京經理。其牲畜貨物。除官換外。餘賸之物。察記數目。准商民等在貿易亭自行換

買。完時報明該管章京。取具並無賒欠甘結。該哈薩克回
去時。仍派官兵護送出卡。查本城東門外。有貿易亭一座。
甚屬寬敞。足以棲止。哈薩克等。與商民互相交易多年。若
俄羅斯來。與哈薩克一處居住。不但除其初來貿易之疑
慮。而久之。亦可漸歸哈薩克貿易之舊章。成凱前在庫倫
任所。深知俄羅斯情形。該國人等。甚謹禮儀。如准其來塔
爾巴哈台通商。尚無窒礙等語。等。查成凱曾任庫倫大
臣。俄羅斯在哈克圖交易情形。該大臣深知。惟未能體察
附近城市交易。與哈克圖在邊界處所交易。情形不同。來
信所說。未能詳細。因傳曾在塔爾巴哈台換防之佐領防

禦等查詢。據稱該員等。均係在卡倫當差。哈薩克來往。止於護送。其貿易亭等事。均不能知。但知貿易亭旁邊。設立土堡一處。哈薩克來。均在堡內自搭氈房居住。官兵等在堡門內堆房。稽查出入。其與商民交易。仍在貿易亭等語。等查該處商民。與內地回子眾多。若俄羅斯前來通商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遇有彼此交涉。互相爭鬪等事。以及命盜案件。不能照哈薩克辦理。亦不能照哈克圖事例。覈辦。如蒙准其在塔爾巴哈台通商。其應議章程。俟該國使臣到伊犁後。詢明該使臣。或於回國之便。自赴塔爾巴哈台。與該處大臣官員會議。抑或由伊犁咨該大臣。將該處

應議章程一一詳細開單。派承辦貿易事務。明白熟悉之員。前來伊犁會議之處。擬俟屆期再行酌辦。

一據德齡密信覆稱。查俄囉斯如來喀什噶爾通商。不無窒礙。該處本有安集延等處夷人貿易。忽又添出俄囉斯通商。外夷不講情理。實難保其彼此相安。設有齟齬。恐彈壓之不能。復調停之不可。且喀什噶爾地處極邊。夷匪屢次滋事。總係由該處卡倫進來。設俄囉斯在彼通商。萬一該貨物來時。適遇賊匪肆擾。致有遺失。迨事後竟欲我處賠還。許之不可。拒之又開嫌隙。是一患未除。又添一患。不但此也。噶咭喇圖。回語稱為排浪。向與青底地方接壤。數

年前又占據音底地方。去我處邊卡。不甚爲遠。僕因准俄
囉斯在喀什噶爾貿易。伊亦從而效之。斯時准亦難。不准
亦難。尤不可不早爲慮及。喀什噶爾實有不便之處。據實
密覆等語。考查德齡所慮深遠。似屬窒礙難行。隨又向候
補章京。曾任喀什噶爾回務章京三音布查詢。據稱喀什
噶爾之回城。離官民所居之處二十里。每月集場四次。官
民回聚。均赴回城。自行交易。浩罕之呼岱達。與來貿易安
集廷。布魯特等。均在回城。其如何交易。向無章程。官亦不
爲經理。每逢集場之日。城守營員派千把總一員。帶兵十
名。在集彈壓而已。近年該處商民。因該城距內地太遠。貨

運艱難。多有賠累去者。現在商民漸少。貨物無多。再民人與回子有關毆等事。送至回務章京處辦理。如回子與浩罕。安集延等。有關毆之事。由阿奇木伯克。交本城阿潭查明辦理。或罰或抵。立即自行完結。一面稟報回務處。轉呈該處大臣衙門備案等語。查浩罕。安集延等。皆與回子同教。遇事查明自辦。是以相安無事。今俄羅斯並非回教。若來喀什噶爾通商。浩罕。安集延。並非我國所屬。設與俄羅斯國之人。有關毆事。實難辦理。即此一節。頗有窒礙。亦難與俄羅斯議擬章程。謹將所查情形。據實奏明。

御批覽

諭內閣。薩迎阿。奏山春查明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貿易情形。著理藩院悉心的覈。妥議具奏。

四月乙丑。理藩院奏。查俄囉斯事例。內載俄囉斯通商。其商人之數。照原議之額。不得過二百人。又俄囉斯等。除在恰克圖地方交易外。其霍瓦邁拉呼卡倫。俱不准通商等語。溯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八年五月。據住京城俄囉斯達刺嘛。佟正笏。兩次在理藩院具呈。懇求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添設貿易。均經密奏。由軍機處以該喇嘛所請。與例不符。應行飭駁。擬辦劄文。交理藩院

劉知該喇嘛遵照。嗣於二十九年十二月。又據護送俄羅
斯喇嘛學生來京換班之瑪雨爾呈遞該國薩納特衙門
咨文。仍請在伊犁等三處通商。茲據薩迎阿等查明伊犁
等三處貿易情形。悉心酌覈。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雖有
窒礙之處。尚不難與該國會議。惟斷不能照恰克圖事例
辦理。能否照哈薩克章程之處。必須兩國另議。方可永遠
照辦。至如何能日久無弊。不致別滋事端。均請由該將軍
等會同該國。悉心妥商。務須有利無弊。其喀什噶爾。既據
查明窒礙難行。自係實在情形。請毋庸再議。至如何答覆
該國之處。請循照成案辦理。

給俄羅斯咨覆。

為咨覆事。上年十二月。據護送俄羅斯喇嘛學生來京。換班之瑪爾爾。呈遞薩納特衙門咨文。以近日生齒日繁。屬下人眾。所有在恰克圖貿易貨物。實不敷用。請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添設貿易。一併通商等語。因思貿易之事。專併於一處。則費用少而利益多。分散於各處。則費用多而利益少。其理顯而易見。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從未稍形嫌隙。友睦之誼。可謂久長。况貴國素稱禮義之邦。作事定能慮及久遠。豈肯輕聽屬下商賈人等一面之詞。圖逐目前小利。萬一不如守

舊之安彼此何能有益。但既以生齒日繁。貿易不敷為詞。是貴國亦有不得已之實情。若復固却。不允轉似。固執成見。非和好鄰封之道。是以本院據情轉奏。復奉

旨。飭令守邊將軍大臣等。籌度施行。現據擬議。覆到所請添設貿易三處。惟喀什噶爾為中國極邊之地。商人運貨艱難。每至賠累。不能獲利。近日益形稀少。若貴國商販到彼。貨物不敷易換。何必徒勞遠涉。此一處自無庸添設貿易。至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距貴國邊城較近。貨物流通。如果試行貿易。不無小補。前經

大皇帝施恩。飭令將軍等。籌議奏明。由貴國選派明練曉事之大

臣帶同明白通事之人。前赴伊犁地方。與該將軍大臣等。公同定議。其喀什噶爾不能貿易之故。該將軍等必能向貴國詳述。折服眾心。即所稱能通貿易二處。既圖日後相安。亦非草草所能辦理。必須詳議條規。永遠遵守。方是一勞永逸。總之。此次准添貿易二處。係仰體

大皇帝格外恩施。我

大清但知以信義待人。彼此均應坦然相接。為貴國計。務須謀及久長。或試行後。查知利益無多。亦可臨時商量中止。想貴國地大物饒。未必專賴此邊荒貨物。以資服用為也。特此咨行薩納特衙門。即煩查照酌度。為此知照。

己卯○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據蘇松太道麟桂稟稱○喚領事
官阿利國○遣繙譯參華院齋送該夷宰相巴咨移大學士
臣穆彭阿○臣耆蔭公文一角○請速遞京○當以封條蠟印○不
便拆閱○詢問文內何事○則稱並不知悉○該道即以辦理各
國通商事務○現有兩廣總督駐劄粵東○如有公事○應由兩
廣總督酌辦○江南未便接收○仍將原文交還稟經○臣咨會
兩廣督○臣徐廣縉查照○本年二月○准徐廣縉咨覆○喚夷求
遞公文一事○未據叻首照會○迨三月下旬○探得叻喚乘坐
火輪船○前來上海○並有函求接遞公文信息○臣恐其由海
入江○致駭聽聞○當即借督辦鹽務為名○先赴揚州○一面密

飭常州府知府嚴正恭著江陰營遊擊袁青不動聲色於海口輪派巡查。妥為防範。一面飭令蘇松太道麟桂等探詢該首到滬情形。隨時馳稟。旋據該道等稟稱。該首到後。彼此接見。據稱。現有公文一件。欲到天津呈遞。問其公文何事。回稱。由本國發來。不知何事。告以既有公文。應在廣東總辦五口事務大臣處呈遞。回稱。徐大人與我們不對。不便呈遞。復以天津不在五口之內。不應違約擅往。且沿海文武亦必盤詰攔阻。再三開導。該首執意不從。且思夷性犬羊。若阻其赴津。又不代為遞文。海道四通八達。勢必蕩越前往。因飭該道等准其接收代遞。免赴天津。再該首

現在上海尚屬安靜。

英吉利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己酉年九月內奉到大英內閣軍機大臣特授監辦外務事宜世襲子爵巴字寄內稱現有本大臣親書公文一件。兼有責公使。前經特奉大英國家兩次照會。徐大臣察收各件。均各抄錄附封。俱由上海轉投京都等諭前來。當即遵行。詎因蘇松太道未敢承接。原封停擱上海。旋至本年二月。只得派出火輪師船一隻。自香港經由上海領取。隨入直省津沽。伺得照復。方可駛回。其事過於勞費。時際本公使親到上海。意在數日停頓。接晤該道。

始知動用火船北行。竟肯將此項公文。轉呈兩江總督。齎入京都前來。本公使酌宜託為交付。惟查華英條約內載。本國往中國之總管大員。與

大清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又查合眾國條約內云。如有國書送達中國。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務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大臣等。將原書代奏各等語。是凡有事計。要通致京中大臣。察覈實照條約。理所應行。此其明證。因粵省遇事。每有往還照會。日久尚未定局。必將其情回報本國。查照重洋遠涉。尤致稽延。莫若將事理備文。致

貴國京都大臣知照。尅期覈結。惟近緣上海官憲。不喻條約
意旨。不敢代接公文。豈但煩發大船北上。且使要文耽擱
日久。甚至數月之愆。自須聲明。尚希

貴國飭知上海地方大員。嗣後僅有大嘆各大臣。抑或本國
欽奉全權公使大臣。欲行文移進京者。必由約內所指郵
程。立行傳遞。庶免常需撥船。馳抵津沽。諸多窒礙。茲以貴
大臣本屬

貴國大員。熟悉外務事理。眾所共知。更念本國前大臣等。素
與貴大臣頻恒札商。極敦誼禮。衷懷欣慰。為此乘機備文。
照會貴大臣閱悉。至於本國大臣。已業發文件。與本公使

並親自文移者兩角。絲毫不能相涉。應請將兩宗分別照
覆。不使彼此文內相雜。致有分歧。今已訪確。自上海齎書
入京。去來不過數日之久。本公使決將前文兩封。均投去
後。守伺兩覆文回到。務望亟為迅妥。遣發。又祈兩文內開
詞理各款。必使意願足償。俾得暫時停議。本公使可早期
南旋。無庸別遣船隻。前赴津沽。亦不至專自北往。實所切
幸。為此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

貴國粵省

欽差大臣徐。因向取用詞旨。設立方法。均似中有貽危兩國和好

之處。竟將體格字樣。皆失禮儀之公。欲剗行駐粵領事官。其勢我大英內閣各大臣。不得不轉達。

貴國各大臣知照。深可痛恨。惟大英國大臣。不僅甚願兩國永久和好。尤想內外官民。極意加厚。現擬將徐大臣此等秦越情景。指出轉致。

貴國察覈。竊此非為我國獨厚。豈不兩邦共得取益之道。諒大清軍機大臣等。一經覈悉。自必即立所需之法。俾免為其貽累。又因大英國家。前經特命公使。各業已兩次照會徐大臣。察收。今本大臣。係屬特授監辦外務事宜。合將前文兩件。內開情節。移。

大清文淵閣

領閣事
大學士

閱悉

是以咨行公使文

即檢前發原稿抄

繕附夾此角文書封固遞送至京以登貴大臣等查照據

情轉奏

御覽再者前項事務大英國家情願簡派大員馳赴京都面議商

訂其事

大清國家如果樂從煩將是否妥合緣由見覆切所深幸也為

此照會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據陸建瀛先後馳奏嘆首求遞公文循業咨送並
該首不肯守候及赴天津各一摺覽奏均悉嘆夷以進城一事

復來曉讀。且動稱欲赴天津。虛聲恫喝。乃其故智。原可置之不理。惟該酋擅遞穆彰阿。耆英咨文。意在以後讀請之件。竟不向廣東等省督撫投遞。若非剴切曉諭。於妄念初萌之際。示以限制。勢必以無厭之詞。向在京各衙門紛紛呈投。成何事體。中外大臣。非派令兼辦夷務。本無外交之義。除飭穆彰阿。耆英。將不能咨覆該夷之處。咨明陸建瀛。轉告該酋外。仍著陸建瀛。查照穆彰阿等咨文內各種情節。逐層詳加開導。俾該酋恍然於前說之不容堅執。文件之毋得妄投。俛首無辭。挂帆南駛。方為妥善。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動以利害。曉以情理。使之廢然而返也。勉之慎之。

又

諭。并諭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吳首進城之說。上年經該督等盡心籌畫。聯官民為一氣。故能消其桀驁。俾就範圍。年餘以來。頗覺安靜。茲據陸建瀛奏。吳首以該國呈投大學士穆彰阿。耆英。及該首自投耆英公文二角。並抄錄前次照會該督等底稿。求為代遞。復稱轉遞日久。不能等候。須遣人赴天津呈遞。候覆等語。已諭知陸建瀛。詳細開導。據理回覆矣。該督等辦理海疆諸務。頗有定見。此次該夷潛赴上海。呈遞公文。恐有反間之計。經陸建瀛遵旨曉諭後。自必駛回粵東。若該督等仍與該首堅明約束。如有商辦之件。即由該督等相機妥辦。不得於成約之外。潛

往他處。致滋疑擾。總須折其虛憍。破其要挾。俾華夷共享安平。
朕實有厚望焉。陸建瀛原摺二件。及該國公文二角。並本日所
發穆彰阿著奏。致陸建瀛底稿。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據陸建瀛奏。嘆首咬咬。以該國呈投大學士穆彰阿著奏。及該
首自投耆英公文二角。求為代遞。並以轉遞日久。不能等候。須
遣繙譯麥華陀等。赴天津呈遞候覆等語。已諭知陸建瀛。詳細
開導。據理回覆。該首遣人赴津之處。當可中止。惟夷性反覆無
常。著訥爾經額。速飭天津鎮道。如果夷船前來。妥為駕馭。告以
此事辦理緣由。令其駛回上海。聽候覆諭。並曉諭居民。毋稍驚

棧。

又

諭據陸建瀛奏。英首以。以該國呈投大學生穆彰阿著著。及該首自投者。英公文二節。求為代遞。並以轉遞日久。不能等候。須遣繕譯。麥華陀等。赴天津呈遞。候覆等語。已諭知陸建瀛。詳細開導。據理回覆。該首遣人赴津之處。當可中止。惟夷性反覆。無常。或潛往登郡游奕。著陳慶偕密飭沿海文武員弁。如果前來。只可不動聲色。隨時探訪。妥為防範。是為至要。

給兩江總督咨覆。

為咨覆事。昨准貴督來咨。內稱。英國公使。到滬。交出該

國大臣已遞移者公文共一角。又又另遞者公文一角。備
文封送前來。接閱之下。不勝詫異。竊思英國訂約進城一
節。已於上年定議中止。其時曾據英國公使照覆。有現經
議定。以後再不辯論進城之事等語。今之海疆綏靖。貿易
相安。實皆罷議進城。有以興利而免爭也。若復以進城一
事。追論不休。不惟粵民眾志成城。必致激而生變。即各國
貿易。亦必因此停歇。是不進城則利溥而患除。進城則怨
集而禍速。上年各國暫停貿易情形。皆英國大臣所深知。
而熟計者。又豈待一再言之耶。如因粵東民人。不准喚人
入城。輒謂

朝廷懦弱不能懲辦。尤非知禮者之所言。即謂兩國和好。永遠勿數。豈有對人臣子而訾議朝政者。是非我國之不願和好。實嘆國之背前言矣。況眾怒難犯。即使

皇上強民從嘆。而民心不服。嘆人終至受創。後悔何及。如果永遠和好。粵民未有不漸睦者。至所稱嘆國願派大員赴都面議等語。豈不知

天朝設官各有職司。如廣東福建等省督撫。本皆兼辦夷務。故條約內載有應由中國辦理外務大臣。將原書代奏之語。並無朝中大員與嘆國使臣通信之條。儻舍此而欲徑達天津。曷不思天津並未設有總理夷務大臣。即令投文。誰

為接受。是來亦無益。萬不能有好處。莫若將此情轉達該國公使。嗣後如有商辦之件。仍應照會廣東。

欽差大臣。切不可擅往各處。徒勞往返。至各省驛站。均係為地方公事傳遞文件而設。斷無為外國投遞文書之理。所論更屬窒礙難行。現准英法各國大臣公使來咨。我中國臣下。尚皆恪守人臣無外交之義。是以未便咨覆。若謂禮尚往來。可告以各種情節。均由貴督轉致。並非置之不答也。貴督務即飭屬轉告英法各國公使。迅回粵東。照舊貿易。毋忘成約。須至咨者。

乙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據天津鎮道稟報。十九日申

刻望見火輪船一隻向北行駛。正擬前往查探。即有外夷
四合駕杉板船迎至。詢據該夷口稱。係奉暎咭刺公使。自
上海派令齎送公文。呈交大學士耆英開拆。即欲進口。該
弁等開導不聽。內載夷人約有百餘名。查該夷前在上海
投遞公文。業經兩江督臣接收。奏明咨送。乃又駛船北來。
稱欲進口投文。實屬詭譎莫測。天津附近

京畿地方緊要。省城距津較遠。文牘往返需時。恐該鎮道無
人主持。辦理或有未協。臣即於二十二日起程。親赴天津
駐劄督同鎮道。欽遵

諭旨。明白曉諭。令其反權兩旋。

訥爾經額入奏該鎮道稟內並稱兵弁在外海開導阻其進口該夷面稱准其進口也要進口不准進口也要進口情殊驕悍臣查廣東不准該夷進城夷人則不敢進若天津海口較廣東省城更為緊要以背約之夷船豈可任其出入自便設容其駛入該夷復欲直達天津等候者英投遞文書又將如何辦理臣守土之官不敢不總總過計以臣之愚該夷杉板船窄小往來傳話尚可准其進口若大輪船不聽阻止硬欲闖入惟有派撥兵船攔阻以防其詐以抑其驕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據奏夷船駛至海口一

摺○又另片奏○夷人投遞文書○作何辦理等語○該夷背約而來○意
主虛張聲勢○且欲尋釁○稍不檢點○便墮其術中○不可不加意慎
重○該督日內馳抵天津○即當派委從前曾經在事文武員弁○到
切開導諭○以上海所遞公文○業經地方官入奏○已詳諭兩江總
督○飭令妥撫夷船○速回粵東○勿背成約○此次來遞文書○亦不過
重敘入城之語○儻能領悟○自不必多費脣舌○若詢明此次所遞
文書○並非入城之說○或堅勸不肯回帆○該督即接收由驛馳遞○
靜候諭旨○至沿海各處防堵○數年以來○想早有備無患○但恐該
夷狡譎○難保無續到船隻○種種尋釁○亦惟有不動聲色○密飭將
弁○加意防守○勿令駛入○驚擾地方○並著嚴諭各弁兵○不得首先

開。破。致。釀。事。端。其。沿。海。居。民。妥。為。曉。諭。該。夷。之。來。因。投。遞。公。文。
並。非。滋。事。爾。等。照。常。安。堵。切。勿。驚。惶。致。失。本。素。如。有。土。著。游。民。
藉。端。聚。眾。搶。掠。即。時。嚴。辦。以。安。眾。心。至。應。如。何。遣。調。將。弁。務。為。
防。堵。之。處。諒。該。督。久。任。封。圻。胸。有。成。竹。必。能。處。以。靜。鎮。剛。柔。得。
宜。毋。庸。諄。囑。也。慎。之。勉。之。

五。月。壬。辰。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於。夷。船。未。到。之。先。十。
九。日。已。派。委。從。前。在。事。防。堵。熟。悉。夷。情。之。清。河。道。陳。之。驥。
署。臣。標。右。營。遊。擊。張。殿。元。復。營。守。備。向。含。章。前。赴。大。沽。即。
同。鎮。道。相。機。妥。辦。連。次。接。據。鎮。道。稟。二十。一。日。派。委。張。殿。
元。向。含。章。迎。赴。夷。船。令。其。外。海。下。碇。詢。問。到。此。緣。由。該。夷。

麥華陀等稱欲進口投文。並云現在探量欄江沙面水勢。大船不能駛進。只可乘坐杉板船隻。張殿元等攔阻不聽。隨派兵丁伴其進口。而見鎮道據稱該國有呈遞大學士穆彰阿者。英及公使以啞自投者。英公文二角。始則稱欲親遞。繼則懇為代投。該鎮道曉以前投公文。業經兩江督臣接收具奏。何又來天津投遞。勸令回帆。該夷則以不接公文為慢待。再三開導不允。必請接收。該鎮道告知須稟明總督奏奉。

諭旨。方敢接收。令其外海候信。該夷即出口折回大船。連日東北風多。海口無船出入。該夷並未再來投文。臣於二十五日

到津後。即密飭該委員陳之騏等。會同天津鎮道乘船。即在海口傳見該夷。欽遵。

諭旨。剴切開導。令其駛回上海。聽候覆諭。設或該夷堅欲投文。詢非入城之說。遵。

旨接收。現在天津沿海備防。已飭布置周密。無須調遣將弁。

諭軍機大臣等。據訥爾經額奏。夷船尚未起碇一摺。據奏該夷參華陀等。乘坐杉板船隻進口。經該鎮道明白開導。即行折回大船。是其於投文之外。別無他意。已可概見。該督現已委員會同鎮道。在海口傳見該夷。如果唯命是聽。即日起碇。駛回上海。應聽陸建瀛遵旨妥辦。設該夷必欲在天津投遞文書。無論文內

是否專為廣東入城之說。諒其伎倆已窮。亦不必過於拘執。即著該委員等接收。由驛馳遞呈覽。仍一面曉諭該夷投文事畢。儘可回帆南駛。聽候覆諭。其餘辦理情形。該督隨時奏聞。並著仍遵前旨。示以鎮定。密為防範。俾該夷無從窺測。而居民不致驚惶。是為至要。

又

諭據陸建瀛奏。接奉諭旨。親赴蘇松商辦一摺。訥爾經額兩次奏稱。四月十九日。有英夷大輪船一隻。駛至天津。有夷目駕杉板船進口。求遞公文。自仍係前此所遞各書。已諭令訥爾經額接收。馳奏。仍曉諭該酋速回廣東。照舊貿易。該夷初至天津。頗為形

築○驚○數○日○來○風○色○不○利○未○見○舉○動○或○因○開○導○明○白○大○船○不○能○駛
入○無○所○施○其○伎○倆○惟○查○從○前○著○英○約○以○二○年○後○入○城○原○係○屆○時
察○看○民○情○之○意○迨○民○情○不○願○既○已○罷○議○何○以○仍○復○曉○曉○若○粵○東
商○民○聞○之○仍○如○上○年○各○停○貿○易○於○該○夷○又○有○何○益○吶○安○等○現○在
上○海○該○督○當○以○情○理○利○害○剴○切○開○導○令○其○回○帆○向○粵○照○常○通○商
是○為○至○要○至○江○海○各○口○及○御○湖○等○處○應○如○何○設○備○以○防○不○虞○久
已○議○立○章○程○行○所○無○事○該○督○身○膺○疆○寄○諒○必○不○動○聲○色○嚴○密○巡
防○無○待○朕○之○諄○囑○也○所○有○現○在○查○辦○情○形○仍○著○隨○時○由○驛○馳○奏
甲○午○兵○科○給○事○中○曹○履○泰○奏○查○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
之○兩○臣○皆○為○嘆○夷○所○敬○畏○去○歲○林○則○徐○乞○假○回○籍○今○春○取

道江西養疾。使此日嘆夷頑梗不化。應請

旨飭江西撫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候

陛見。後令其協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尚

未復元。亦可養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嘆夷必望風而靡。

伎術悉無所施。可永無

宵旰之慮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經大學士潘世恩等先後
保奏。已有旨令劉韻珂等查明該員是否在籍。能否來京。該督
等務即傳旨。飭令該員迅速北上。聽候簡用。毋稍延緩。如病體
實未復元。諭令上緊調理。一俟痊愈。即行來京。

丙申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先於初二日申刻。接據清河道陳之騏等稟稱。四月二十八日。傳見該夷。詢問所投公文。是否係為入城之事。據稱。與前在上海所投之文無異。當即曉以上海所投公文。業經兩江督臣具奏。直隸亦奉到。

諭旨。令回上海聽候覆諭。該夷自應欽遵折回。何必重複投文。該夷忽允忽否。頗有作難形狀。以致未能定議。該夷旋即折回大船。迨至初二日。陳之騏親赴夷船。復向其再三開導。該夷領悟。情願折回上海聽信。不復投遞公文。是日午刻。即起碇南旋。

訥爾經額又奏該夷此次來津之由。據稱前在上海投文以後。該處官員告知驛遞往返。即兼程行走。亦須四十日。方有回文。該夷首咬。不能日久等候。是以遣參華陀等來津另投公文。鎮道等先於四月二十一日面見該夷。曉以前投公文。既經兩江接收。何必又來天津投遞。勸令回帆。該夷堅不允從。迨奉到

諭旨。並鈔發大學士穆彰阿者著寄覆兩江咨文。遵

旨。曉諭令其駛回上海。聽候覆諭。該夷聲請鈔發原文。該鎮道會籌稟商大學士穆彰阿者著所覆兩江咨文。理直詞嚴。原令兩江轉致該夷。並無應行隱密之語。權衡輕重。與其收

公文而轉滋流弊。不若將咨覆原文給與閱看。使知實已寄覆兩江。無所藉口。隨於二十八日。該鎮道傳見該夷公同付閱。據稱。既是曉諭我等事件。懇請照鈔一紙。並給與未收公文之用。印照會。該鎮道以曉諭原咨。尚可允其錄傳。惟用印照會。不便給與。以理拒絕。該夷復稱。既不給用印照會。須與印函。方可折回。該夷先攜咨底。回船候信。該鎮道斟酌給與公函。尚無妨於體制。惟蓋用印信。斷不可行。隨將該夷已在上海投文。業經兩江具奏。無用重複投遞。是以並未接收數語。繕就信函。正擬傳其給領。該夷於初一日亥刻。突在欄江沙外。施放空礮二十八聲。該鎮道

等不動聲色。督同將備弁兵。寂靜密守。不為所動。該夷船以後亦無聲息。迨至初二日。該鎮道商酌。該夷既經施礮。恟喝自不便再令出入海口。隨經議定。天津鎮道在於礮臺防範。清河道陳之驥。帶同大沽營千總張振熊。持信親赴夷船。該夷猶稱齋來公文。不能投遞。僅以無印之公文。攜回上海銷差。殊無顧以對該國公使。該鎮道復再三開導。該夷方始領悟。不再置辯。接收信函。即時起碇南返。諭軍機大臣等。據訥爾經額奏。開導喫夷。業已領悟起碇南旋。一摺。又另片奏。督同該鎮道辦理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此次喫夷北駛。意在投遞公文。迨至以寄覆兩江總督傳諭之詞勸導。該

夷心折。隨即起碇南旋。所辦甚屬妥協。可見該督靜鎮。不致墮其術中。即不受公文。恐稍不遂意。即來天津。更恐味咻二夷。相率效尤。均不為無見。惟念夷情叵測。其折回上海以後。難必其俯首帖耳。即赴粵東。且到粵後。多方挾制。設法離間。亦難豫料。除已有旨諭令江南閩浙廣東各地方官一體嚴防開導。並將該督此次所奏摺片鈔給閱看外。該督當乘此閒暇之時。率領鎮道相度海口形勢。選擇將弁。加意防守。夷去布置周密。夷來行所無事。不可因暫時無釁。即萌息心。統俟從容辦理。周妥文武職守。均已得人。再行旋省。

又

諭據訥爾經額奏。委員開導。噶夷現已起碇南旋一摺。已有旨。諭以該夷將來難免復來。令訥爾經額布置周密。嚴加防範矣。因思噶酋心懷叵測。此次先至上海投遞公文。旋即遣人駛赴天津。雖經訥爾經額委員親赴夷船。諭以所備公文二件。已由江南驛遞一分呈覽。何必重複投遞。再三開導。該夷情願回上海聽信。不復投遞。隨即起碇南旋。而夷性誇張。往往聲東擊西。言此意彼。即使陸建瀛等遵旨曉諭。仍難保無妄念挑釁沿海滋擾。從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帶屢經失事。追溯前因。能勿早為之計。最可慮者。如江南之海口。及太湖等處。一經夷艦闖入。不惟驚擾居民。兼恐阻礙漕運。而浙江之定海。孤懸海外。尤為

夷人所覲。觀著陸建瀾傳。繩勛。福珠。洪阿。吳文。銘。各就要緊處。所悉心察看。豫為籌防。斷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員。總須慎選。曉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詔懦弱者。概應更換。經此飭諭。儻有疎虞。惟該督撫提督等。走問其福州向准通商。且有夷酋在城居住。平日尚屬相安。惟當此夷情浮動之際。劉韻珂。徐繼畲。亦應留心察看。擇要密防。切勿恃其日久安靜。致有猝不及防之患。至徐廣縉。葉名琛。連年籌辦夷務。一切悉臻周妥。此時該夷忽有反覆。欲行反間。未墮其術。亦應多方準備。勿致激怒生變。使有藉口。惟防夷之策。各省皆可籌維。而取夷之權。粵東似有把握。將來該夷回至粵東。如果俯首聽命。自可仍前貿

易○僮○因○所○求○不○遂○扶○其○故○智○駕○取○兵○船○竄○擾○腹○地○則○防○之○於○後○
仍○不○若○割○之○於○先○徐○廣○縉○業○名○琛○惟○當○督○率○紳○士○激○勸○夷○商○告
知○上○年○議○欲○進○城○各○國○使○停○貿○易○歸○怨○嘆○夷○使○之○利○鈍○曉○然○暗
消○桀○驁○自○遠○勝○於○撻○伐○申○威○諄○徐○廣○縉○等○自○必○善○體○此○意○設○法
控○馭○使○之○頽○然○自○沮○也○總○之○有○備○無○患○惟○在○先○事○豫○防○夷○跋○縱
復○鳩○張○靜○鎮○必○可○得○力○該○督○撫○提○督○等○共○輸○忠○悃○振○刷○精○神○藉
口○無○由○防○堵○足○恃○朕○實○有○厚○望○焉○

庚子○山○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奉○准○訥○爾○經○額○咨○西○月○十
九○日○英○火○輪○船○一○隻○駛○至○天○津○攔○江○沙○外○自○應○一○體○密
飭○偵○探○防○範○茲○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午○刻○據○瞭○望○臺○署○前

鋒校等馳稟。本日巳刻。西南海洋外。見有煙火夷船一隻。駛至老龍頭海面停泊。粵隨即飛飭兩翼協領塔清安。關立等。會同山永協副將。臨榆縣知縣。馳赴海口。相機開導。令其南旋。旋即稟稱。職等正在駕船往探。夷人乘坐杉板小船一隻登岸。係夷人十四名。當即面詢到此何為。內有一人口言官話。伊係緜譯官麥華陀。因在天津投文事畢。順便到此觀玩古蹟。當曉以此地究非應到之處。且無古蹟可觀。勸令起碇南旋。該夷即於本日申刻。仍向西南外洋駛去。伏思該夷火輪船。駛至老龍頭海面停泊登岸。難保不意存窺伺。自應加派官兵。不分晝夜瞭望。並督飭協

領等官於兵丁各項技藝嚴加操練。至槍箭器械務使一律利用。以備不虞。

硃批知道了。操演兵丁應嚴於平日。不可因有事而現訓練。亦不可因事了而疎防備。爾為人明白。此等事尤應細心。

壬寅。江西學政張芾奏。

皇上御極之初。孜孜求治。臺奉

諭旨。博采羣言。敢不勉效。為堯以備

采擇。

一曰。嚴禁靡費。以端民俗。鴉片煙之流毒。更甚於昔日。民負財匱。公私交困。職此之由。蓋經費之所以支絀者。由於

錢糧之虧短。錢糧之所以虧短者。由於銀價日昂。州縣征錢納銀。多所賠墊。不能不捏報災蠲。銀價之所以日昂者。由於出洋之愈多。乃中外皆諱言其事。地方有司。從未認真查辦。江河日下。伊於胡底。不知內地苟無吸食之人。則來源不過而自絕。何所顧忌而不為嚴禁。况蚩蚩之氓。莫非

朝廷赤子。忍令其陷溺不返乎。急宜申明舊禁。嚴懲吸食。一曰求剽勝以重海防。自夷人受撫後。疆臣皆狃於無事。不思振作。及上年廣東寇入城之議。士氣稍伸。乃忌功者。則以為不足恃。若惟恐其無事。誠不知是何肺腑。其無識

者則又以民强大可用。夷窮不足慮。交相慶幸。不為遠圖。臣愚以為民強固可用。特惠過強則不可用。夷窮固不足慮。特惠窮極無賴則大可慮。各海疆大吏。正宜乘此無事之時。悉心講求水師攻擊之具。激勵將士義憤之氣。務將如何辦理。確有把握。萬一有事。必能制勝之處。據實奏聞。勿徒奉行故事。江南浙江提督。皆兼轄水陸。但水師之難。倍於陸路。似宜用水師出身之員。於外洋情形。較為熟習。出洋巡哨。可以身先士卒。沿海文職大員。尤須以團結民心為第一要義。乃現任浙江甯紹台道成齡。前在蘇松太道任內。惟夷首之言是聽。前年因致書夷首。措詞失當。以致夷

船駛入大江。徑抵江南省城。經該督等奏調。今職聞其在浙。仍以縱容夷人為事。且其眷屬。竟與夷婦往來。損

國體。而拂輿情。震軍威。而長寇志。莫此為甚。應請

旨飭該撫查明。即予罷斥。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浙江甯紹台道成齡。前任蘇松太道時。駐

紮上海。惟夷酋之言是聽。前年因致書夷酋。措詞失當。以致夷

船駛入大江。徑抵江南省城。後經奏調。今職聞其在浙。仍以縱

容夷人為事。且其眷屬。竟與夷婦往來等語。辦理夷務。原有羈

縻之說。究竟該員有無因過於卑諂。致長桀驁之處。該員業經

開缺。送部引見。著吳文鎔。一面將該員送部引見。一面秉公訪

查○平情據實具奏○毋稍瞻徇迴護

已酉○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臣於前此將大學士臣穆彰阿等咨會臣文○劄行蘇松太道麟桂等○妥為開導○一面趨行前進○復接夷酋文○於未接此文之前○所發照會兩項○連篇累牘○無非以中國驛遞遲延為詞○希掩其既在上海投文○又擅赴天津之咎○並不提及所遞文內○究言何事○又接該酋來文一件○如有在專大員○儻有薄待外國官民○乖絕和好之處○確切聲覆○並據麟桂等稟稱○前奉劄大學士等覆文○當即轉行照會○業據接收○徘徊數日○仍將原文送還○據稱○係彼國大臣來文○必得中國大學士照覆○經該道等

聞事令其速回廣東。總以改首不便自專。須俟天津船回為解。尚無桀驁情形。臣查夷情詭譎乖謬。難以理喻。既不肯明言復求進城。又將照錄大學士等咨覆之文退還。臣此時若往上海。與之辯論。而天津之船不回。該首未必即肯轉權。因由松江順道前赴泖湖。驗收章練塘工程。同提臣福珠洪阿。將設防處所逐一布置周密。現在又以查閱福山江陰營伍為名。馳赴江海交匯之區。督飭總兵孫雲鴻。及署副將李德鄰。密為豫備。並飛飭蘇松太道查探。一俟天津船回。兼程前往。遵旨開單。冀其堅守成約。速回廣東。安分貿易。

陸建瀛又奏。該夷此次赴津投文。顯係意存嘗試。仰蒙
聖明洞鑒。大學士穆彰阿等。援人臣無外交之義。並不徑給覆文。
正以杜其動輒赴津之妄念。據蘇松太道稟稱。該酋咳嗽
接。臣照覆。神氣消沮。授意阿利國。私向該道云。京中並無
覆書。公使不能轉臉。求該道為之設法。又風聞赴津船隻
在欄江沙欄淺。甚不自安。時來探問。是其伎倆。已可概見。
如果天津船回。仍無穆彰阿等覆信。即可相機駕馭。使之
回粵。惟夷情反覆。不免遷延時日耳。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馳奏查明上海夷情。親往籌辦一摺。又另
片奏夷首神色消沮。俟天津船回。即可相機開導。使之回粵等

語○該夷此次赴津投文○原不過意存嘗試○現在天津委員○既未
接收文件○告以江蘇業經馳遞公文○正言辯論○令其折回上海○
以絕其不時赴津之妄念○該夷廢然而返○此時如已到滬○該督
自當仍遵前旨○相機曉諭○即令回帆南駛○不致再行肆擾○惟夷
情叵測○儻駕取稍失機宜○即難保不藉端擾及沿海○該督現既
親赴泖湖○與提督福珠洪河○將設防處所逐一布置周密○又以
閩伍為名○馳赴江海交匯之區○督催鎮將○密為豫備○第念福山
一帶○已經該督查看○籌防自臻周妥○其後路江口○如防範偶疏○
仍慮乘虛恫喝○即便船未闖入○而居民已覺驚恐○惟在該督通
盤籌畫○務令江海各口○防堵悉臻嚴密○仍示以鎮靜○不致顧此

失彼方臻妥善。惟山東奏報該夷火輪船仍往東北一帶行走。已諭令盛京將軍嚴防矣。

山東巡撫陳慶偕奏。茲於十二日接據登萊青道英桂稟報。初七日午刻。距登郡二百四十餘里。隍城島。瞭見該夷火輪船一隻。由大洋外向東北駛去。該把總駕船跟探。夷船行駛甚疾。瞬息不見。查隍城島。係東省與奉天交界洋面。計程一百八十里。西南為東省。東北為奉天。乃南來海船。由登州赴天津必由之道。該夷火輪船。既由天津繞赴山海關。復由山海關而南。不向西南之東省洋面行駛。而往東北駛去。似係欲赴奉天。以常行海道計之。該夷船即

赴奉天。必須折回隍城島洋面。始能返權南旋。惟夷蹤詭
秘。其大輪船瞬息百里。或乘夜飛渡。潛蹤南旋。為巡海員
弁瞭探不及。亦事在意中。究竟該夷船是否實赴奉天。抑
或轉帆南歸。再行奏

聞。

硃批知道了。隨時密探奏聞。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奕劻。據陳慶偕善查探夷船由登
州外洋東北行駛一摺。此次喫夷之船。於五月初二日。自天津
開行。於初四日。即至山海關。先據該副都統奏報。已起碇駛往
西南。乃東省員弁。於初七日。在隍城島瞭望。有大輪船一隻。從

外洋向東北駛去。該島為山東與奉天交界洋面。相隔不遠。夷情詭譎。恐其欲赴奉天。著該將軍等隨時查探。密飭沿海文武各員。小心防範。一俟探明夷船。是否實赴奉天。抑或轉帆南旋之處。即速奏聞。總當示以靜鎮。勿令居民惶惑。

纂辨夷務始末卷之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癸亥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
傅繩勛奏查探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駕坐火輪船
由天津駛回上海並無動靜臣陸建瀛本擬即日馳赴上
海西為開導因前接該酋又啞文稱別無他意惟俟天津
及廣東船到即定行止夷性狡詐稍有牽連必將另生枝
節是以暫駐蘇州密囑麟桂等妥為開導疊據麟桂等稟
稱該酋現已情願回粵適有廣東駛來火輪船一隻於五
月二十二日到吳淞口外該夷之妻嫌其窄小不願乘坐
尚有大大輪船一隻於七日從廣東開行計期二十四

五必到。該酋定於二十七八日起碇回粵。設此船不到。即
將天津駛回之船。修理完整。六月初一必能開行。現在該
國夷商。均願該酋速回廣東。竭力懇懇。圖省供給。臣等伏
查該夷惟利是視。因原定章程。有大輪船免稅之條。遂以
送信為由。往來各口。夾帶貨物。偷漏關稅。是其故智。而婦
言是聽。尤屬夷人常情。揆厥情形。尚非飾詞觀望。惟該酋
回粵之意雖決。而行期未定。臣陸建瀛。未便遠離。自應暫
赴江陰常州一帶。查閱營伍。察看動靜。密為防維。
陸建瀛等又奏。上海洋涇濱地方。有該夷所建天主堂一
所。為羣夷聚居之處。中有十字大梁。梁下有一高臺。上供

十字架及耶穌木偶。每逢禮拜之日。各國夷人俱齊集聽經。五月十四日未時。疾雨迅雷。將十字大梁及高臺十字架。木偶。全行擊毀。並其所存大藥。全行漂失。臣等查該夷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高厚。其所尊禮者。惟此十字架與木偶。甚欲誘我愚民。援入彼教。其居心大不可問。

今

天威震怒。誅其所尊。洵足褫奸夷之魂。而破愚民之惑。此皆我

皇上敬

天勤民。有以感召。臣等欣幸之餘。更深寅畏。

殊批。知道了。敬感之餘。更深慚愧。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奕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據陸建瀛傳。繩勛馳奏。天津夷船已回上海。即日起碇回粵。一摺。據稱。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由天津駛回上海。經蘇松太道等開導。現已情願回粵。定於五月二十七八日起碇等語。是該夷徒勞往返。其計已窮。惟夷性叵測。難保其不竄赴沿海各岸游奕。著該將軍督撫等。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隨時偵探。加意防守。不可稍涉張皇。如遇該夷船駛近口岸。仍當妥為曉諭。勒令迅速回粵。不得違約恣行。設該夷因船隻未齊。起程遲緩。陸建瀛等。尤當飭屬嚴防。該督現在前赴江陰一帶。距

海口甚近。務須隨時查看情形。妥為防制。毋稍疏虞。該夷起碇出洋。即行奏報。並著徐廣縉。葉名琛。於該夷船回粵後。具摺奏聞。仍遵前旨。持以鎮靜。俾其安心貿易。不致更萌妄念。是為至要。陸建瀛等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於初十日。行抵大沽海口。督同天津鎮道等詳籌。相度該處口門外。向有攔江沙一道。漲潮盛漲之時。沙土水深一丈三四尺。平時潮長。水深一丈及七八尺不等。潮退。水深在二三尺之間。夷船喫水在丈餘者。即慮攔淺。不能駛入。由攔江沙至大沽礮臺處所。海河紆折。計程二十餘里。大沽南岸。礮臺三座。北岸。礮

臺一座。均係上次防堵時建修。緊對河心。頗據扼要。逐一查勘。俱甚堅固。其攔湖土壩。護臺土埝。土壘。濠溝等工。間有殘缺淤墊。現俱逐一修整。兩岸礮臺。共分設二千斤以上至萬斤重之鋼鐵大礮五十一位。一千六百斤以下至四百斤之鋼鐵礮九十一位。安靶演試。致遠有準。現有本營兵一千六百名。輪班駐守巡防。足資抵禦。隨赴北塘海口。督同通永鎮道。查勘該處海口。攔江沙壩。並海河紆折情形。與大沽相似。原建礮臺四座。均屬堅固。其土壩等工殘缺者。現亦趕緊修理完整。該處南北礮臺。原設一千五百斤以上至八千斤重之鋼鐵大礮二十位。五百斤鋼鐵礮

六十位。分設兩岸。現有本營兵八百名。分班駐守防範。其大沽迤南。至山東交界之狼坨子止。據天津鎮道會勘內。祁口。驢駒河。馬棚口。大溝子。張臣河。趙家溝。徐家溝等處。口狹水淺。各有本汛員弁兵丁防守。仍擬擇要設伏。截其登岸之路。勘得葛沽。上古林。封家莊三處。為大沽祁口等處後路。臨時設兵防堵。適當扼要。上下夾擊。最為得力。復查大沽北塘海口。均有攔江沙之橫阻。該夷大號兵船。固不能駛進。而潮旺之時。大輪船隻。可以乘潮而入。溯查從前防堵時。大沽海口河內。暗設鐵鎖。鐵蒺藜。並木筏等器。藉以阻遏夷船。撤防時。曾存於公所。現今天津道查驗。

修補。以備臨時設伏之用。天津郡城。以及沿海各村莊。一律編查保甲。以杜奸匪潛跡。圍練義勇。以助官兵聲威。均照舊章辦理。其北塘至山海關止。大小各海口。臣已飭委候補知府李樹玉。馳往會同永平府知府。並山水協副將。詳細履勘。籌議具稟。一俟覆到。即酌覈飭辦。再查天津鎮長瑞。雖到任未久。察其營務措練。辦事細密。天津道張起鵬。通水道陶煜文。從前均隨臣辦理防堵海口事宜情形。素所熟習。署通水道譚廷襄。明白老練。辦事結實。其將弁中人地未宜者。臣已斟酌更調。該夷船南旋江省。開導後。是否回粵。雖尚未准知會。而北閩防範事宜。均已布置周

妥。即使該夷北駛。可期有備無患。

硃批。依議妥辦。

甲戌。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據麟桂等稟報。該酋叟。於六月初一日攜眷登舟。初五日起碇回粵。別無要挾情事。上海地方。民夷亦甚安謐。

硃批。知道了。

陸建瀛等又奏。叟現在上海。合官商兵役男婦大小統計不滿二百人。如敢有桀驁要挾情事。則是煙臂當車。該夷愚不至此。叟先求遞公文。旋復遣船赴津。且等責以不守信義。該夷酋外雖強辯。內實惶恐。其意以為天津必

有復書。迨麥華陀船回。乃詭稱天津相待甚優。該夷酋佯為得意。誇耀眾夷。臣等即密飭蘇松太道麟桂等。諭以大皇帝仁孝英武。明知天津不在五口之列。不與深究。實為曲示懷柔。此後當知感。知懼。勿再違約。擅往。該酋俯首無辭。翠春回粵。夷性犬羊。將來或另易一人。另易一辭。復相纏繞。皆不可知。誠如

聖諭。能勿早為之計。伏查各海口。如廈門甯波。該夷不過視為僑寓。廣東民氣最固。彼誠未敢輕犯。上海造有夷船。積有夷貨。亦未必肯自毀壞。天津則道元二十年。曾駕兵船十四隻。游奕海外四十八日。不能進欄江沙一步。二十三年。又

駕貨船二隻。亦未得進。是天津地利。該夷之所深悉。然而
詭譎故智。如果有意挑釁。必仍以赴津呈訴為詞。而取道
於江南。臣等就江南海口觀之。如劉河口。斜塘口。福山口。
白茆口。或外寬而內窄。或外深而內淺。大船皆不能入。是
地利不必不如天津。江陰靖江相對之處。為由海入江之
口。二十二年。彼即從此撞入。該兩縣沙洲民人。膽力可用。
當時即有殺賊者。兩縣未遭蹂躪。是人心不必不如廣東。
要在措置得宜而已。夫攘外必先安內。其土匪遇事生風。
恐嚇良善。希冀乘機搶奪者。固難姑容。即憑空造議。託為
義憤。圖冒功賞者。聽之不察。亦足以釀釁債事。全在隨時

懲辦。俾內地安而益安。庶外侮無隙可乘耳。至蘇松太道
麟桂。人頗機警。於輕重緩急。尚有斟酌。候補道吳健勳。籍
隸廣東。素諳夷語。不為通事所蒙。此次先以利害曉諭夷
商。故該酋無所施其伎倆。蓋夷酋多以有事為榮。而錢糧
出自商貨。前因燒煙折本。各商情願釀金開事。乃兩載停
貿。事平以後。該夷酋又未將商費給還。各商均懷悔恨。該
酋等屢欲復開而不果者。夷商不附故也。

硃批覽奏均悉。

庚寅。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暎夷輕浮躁

妄恃其大輪船駕駛便捷。於海外各國。動輒肆意進行。無端窺伺。二十九年。曾出沒於孟卡特。孟美拉。俄囉斯各邊境。其始原不無希冀。及各國靜與相持。遂爾廢然思返。此次咳嗽於三月十六日。駛往上海。前數日備文照會。據稱現往海口查看貿易。往返不過數旬。在粵商人求為保護。當覆以既敦和好。自應保護。毋庸過慮。其實為鬼為蜮。不但臣等悉其情偽。即廣東商民亦多知其虛詞詭語。假以巡查海口為名。實則別有覬覦。愈稱此去不過徒勞往返。諸夷商並無附和。各華民毫不驚疑。該酋現在未回香港。俟其回港。如有商辦之件。必當恪遵。

指授相機妥辦。持以情理。破其要挾。總不得於成約之外。別有請求。儻彼知難而退。不復饒舌。則又未便過激。令其生心。該夷性情如是。伎倆亦止如是。惟有靜以待動。當不慮其狡焉思逞也。

硃批。知道了。前已有旨諭知矣。惟該夷詭譎性成。其窺伺伎倆不過如是。抑或別有要求。卿等亦必有定見。卿等為地方大吏。尤須敬慎乃心。捨小嫌而顧大體。俾民心益固。則夷計自蹙。治海疆之要。不可妄聽浮議。致寬猛兩難。總之內地百姓皆吾赤子。該夷之心。姑不深問。自有

上蒼鑒臨也。

七月辛卯。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嘆夷跋扈。鴟張。要求無厭。宜於無事之時。裕有事之備。夫所謂備者。先在能守。繼在能戰。不必急求速效也。亦惟兵與民日事修備而已。今果於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不使一日鬆懈。則膽日以練。氣日以壯。而最要尤在沿海地方各郡守牧令。平時與紳士鄉民講求聯絡。力圖團練之法。海疆士民。已有行之而效者。粵省其前事也。今但遴選結實安詳之守牧縣令。不必拘定成法。不必急求有功。並不必顯揭以團練之名。但能隨時隨地。

與地方紳民申明古人守望相助之義。始聽其一族一村一堡自為守望。絕不稍為勉強。然後官為量度。由散而聯之。使聚由分而結之。使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臨機有可用之人。處常無虛糜之餉。且盜賊無所容。漢奸無從入。眾志成城。守既固者。戰亦足資矣。再查各省額設巡道。本帶兵備銜名。實則無征調之柄。緩急殊不足恃。似可仿照臺灣定例。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道員自都司以下。知府自守備以下。受其節制。遇有邊警。聽其先調本屬郡縣之兵。相機防勦。不必坐待赴省請兵。致滋遺誤。如此則沿海要疆。緩急有可措手。而兵民更有所恃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詢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海疆防範。不容少疏。如該藩司所奏。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而其最要。尤在沿海各郡守牧。平時與紳民講求聯絡。力行團練之法。並稱各省巡道。似可仿照臺灣定制。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以期緩急易於措手等語。著各該督撫。按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總期海防嚴密。民氣奮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先聲可奪。眾志成城。

方為克盡厥職。其各該省如何酌覈妥辦。與道府與開兵事。果否可行之處。著一併籌議具奏。原片均鈔給閱看。

乙未。浙江巡撫吳文鎔奏。甯紹台道咸齡。在浙經理夷務。均尚得體。茲臣欽奉前因。詳加訪查。委無縱容夷人。及過於卑諂之處。且在甯波海口之領事夷酋索利客人亦安靜。從無要求。該道亦無所用其縱容卑諂。惟時值年節。該夷酋曾備席邀請該道府縣等。到館飲宴。極其恭順。該道等因其邀請在先。亦經備席回邀。彼此以禮接見。此外無事。即不相來往。至該道眷屬。絕無與夷婦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吳文鎔又奏甯波府地方為通商口岸。夷船出入靡常。兼之定海孤懸海外。不可不加意防範。當即欽遵。

諭旨。密咨提督。暨密飭甯紹台道。察看籌防。兩月來並無夷船進口。本在甯波之夷人。亦俱安靜。甯波領事夷目索利完。於五月間。因咳嗽到上海。曾攜妻乘船。前赴上海相見。現在已於六月初三日。攜眷回甯。並無別有夷船同來。該夷目索利完回甯後。照常安靜。絕無他言。浙江各口岸。亦未據報有夷船游奕之事。

硃批。知道了。

丙申。福建巡撫徐繼畲奏。查福州一口。於道光二十四年

閩閩。夷人初到時。與本地民人。猶時有爭競。近來華夷相安。毫無枝節。福州港道口門最狹。沙淺復多。各國小船雖往來無礙。而大船易於擱淺。是以喫夷貨船。向在口門外。雙斗洋面停泊。用小船撥貨入口。道光二十八年。喫夷曾有巡港兵船。在貞山汛港內擱淺損壞。從此大船再未入港。然恃險為古人所戒。難保夷人不乘潮冒險。駛入大船。自應豫籌密防。以備不虞。福州港內各礮臺。係道光二十七年。臣與督臣劉韻珂親行履勘。修築長門。暨閩安南北岸新建礮臺。勢扼險要。新鑄礮位。皆在礮臺安設。地近省城。尚覺便於調度。惟喫夷此時並未露蠢動形迹。辦理一

涉張皇。不特居民驚擾。且慮夷人猜疑。肇啟釁端。只可暗中籌畫。外面仍寂然無事。至廈門亦係五口通商之地。港道深通。無險可扼。防範頗為不易。督臣劉韻珂在南路閱兵。可就近體察情形。妥為辦理。

硃批知道了。

戊申。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英夷之和不可恃。宜及時思患豫防。竊惟夷人意懷叵測。有封豕豺狼之志。道光二十年。忽破定海。直窺天津。當時任事諸臣。僅有兩廣督臣林則徐為封港之計。使其洋貨霉爛。毒煙不行。若封港之法。延至二年。遠島旁夷。必獻義律諸酋之首。何則。眾夷前

受其愚。悉以洋錢助逆。後則諸貨不售。而所借之項。百無一償。以此揆之。彼見利則合。失利則怒。縛而獻之。必然之理也。夫客兵利在速戰。戰則致死於我。以彼持久。則無生路故耳。最可恨者。以久歷戎行之楊芳。全不料主客之情。一意浪戰。又不知造為制其死命之器。與絕水必遠水。古人制敵必然之法。以致三元里義勇已縛義律。而甘心施恩於瘕狗。此庸懦誤事之極也。迨逆夷闖入長江。圍我金陵。此猶蛟蜃離大水而入小水。若以巨筏塞燕子磯。絕其去路。兩岸施以巨礮。其上流無數之柴舟。蔽江而下。以此持久。使彼水陸不能相救。進止不能退遂。師老財匱。孤軍

無援。必成擒矣。統惟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一切船隻。礮位。事事效顰。不知器即其器。人非其人。况虛內以實外。犯兵家之大忌。夫人有所長。必有所短。悉其長短。則有制之法。所有兵事慎密。請於夾片陳之。

一洋煙之禍。毒流天下。幾成積重難返之勢。通計天下所費。數倍於天下之正賦。銀價之貴。民間完銀一兩。用制錢三千餘文。

朝廷守薄斂之法。百姓受兩倍加賦之苦。此嘆夷毒我之禍。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夫財賦者。天下之精華也。精華竭。而形色枯槁。今胥天下之民而窮之。則何事不可為。况天

下之羸民奸宄。一犯大案。無不以逆夷之口岸為淵藪。猾賊一入其中。則中外之虛實。兵力之強弱。人材之有無。何所不知。漢奸之因緣依伏。何地不佈。夫今不治。伊於胡底。此不可不深長思也。

一北五省之兵。與東南風氣水土迥不相習。驅之卑溼沮洳之鄉。多生疾疫。惟海濱漁船。蛋戶。及犯法水賊。與老虎頭之鹽徒。壽州之捻匪。在上海毆打逆夷之水手。誠得良將駕馭。皆可以賊攻賊。且此等色人。一為我用。地方少無數滋事之案。而我反得臂指之用。臣愚以為宜鼓舞用之。可以化頑民而為義勇。不在預養。只在臨時招募。恩威並

行耳。

一逆夷困我中國之法。其策有三。其一窺伺長江。梗我漕船咽喉。其一欲襲天津。擣虛於肘腋。其一欲窺山海關一帶。滋擾我根本之地。三策兩實一虛。盛京多山。寒冷最早。又勁兵所在。賊必不敢上岸一步。即有停泊。宜先講求剋敵之礮。如數千斤之礮。雖中不能破其舟也。逾萬之器。其模易損。在廣東多方鑄之。皆不能成。鑄至一萬一千斤為止矣。惟於海崖避風之地。巨艘下碇之所。先為石礮。其內膛如大筒狀。用石灰塗泥光華。容藥千斤。此礮一燃。不恃礮子所中。而恃駿風所吹。凡舟大小無不掀翻者。現澳門

大西洋有赤銅墩一尊。用銅三十萬斤。其墩初成。試之。海水分裂見底。可以知此墩之神威也。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颶風大作。暎夷欲借澳門島避風。西洋不許。暎夷不敢攔進一步。畏此墩也。夫一墩而暎夷畏之。肝膽俱裂。奈何不處處仿效為之。變兩為石。為土。為木。其烈比此愈甚。而逆夷之船堅破猛。無能為矣。

一天津密邇

京畿為九省通漕咽喉。臣細訪輿論。會云。海口有攔河橫沙一道。已備舊船四十隻。有事載沙填口。此日海口沙處。平水不過二尺。潮來水深丈餘。漲不過時即落。夷人萬不敢

攔入。况礮臺河南河北。佈置嚴密。礮聚多門。河濱地勢沮
如。叢葦一望無際。此處佈置頗完善矣。然就海口而論。沮
知不可以佈陣。叢葦不可以置礮。正兵法所謂陷地險地。
一有疏虞。天津人人喪膽。

京師必致震動。兵法云。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
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臣愚以為海口為頭層門戶。可
以誘賊。天津三岔河迤東。名曰裏河。為第一扼要。佈置之
所。直沽河西倉以北。至北倉一帶。河窄水淺。又有堤岸可
因。宜在裏河四五十里。以築堤護河為名。於裏河兩岸。堅
築長堤。與堤上之土。牛加高倍厚。名曰衛河。實則礮臺。長

塘約三四十里。就一塘之末。裏河將盡頭處。相視窄隘形勢。兩而築壩。中留水口。如大開門狀。用一鐵釘木牌。豫擬橫截中流。誘其進路。阻其歸路。兩面數十里。逐處用大礮擡槍備敵。彼進內河。其舟必小。可以一擊而碎。彼擊我者。以高厚土牛抵之。我所擊者。彼不能不以舟當之。此可以決勝十有其二。再用無數柴舟。暗藏油火。聚集上游。望見賊船順流放下。大燃河中。礮施於外。而彼火焰之中。礮不得施。此可以決勝十有其七。賊由舟徑進。兩岸或以陸路兵夾護。可用武剛車陣當之。厚為遮護。宜調口外打牲之破手。其人膽大心定。火槍有準。夷人十不當一。彼由水

從陸。大礮笨重。不能致前。其用皆火槍。與我之撞槍。過山
鳥。力量迥不相侔。陸路一敗。而舟師喪膽。舟師一焚。而陸
路之賊無穴。此可決勝之計。十有八九。所慮者。猶恐敗於
怯懦之將。不練之兵。號令賞罰之不嚴明。尤慮臣工紛如
聚訟。不能不惴惴耳。要之統觀夷情。不在專守海門。而在
誘之內地。彼來送死。百計誘之深入。此萬全之策也。天津
大勝以後。即遣勇智。膽決可靠之員。會同督撫。專志合力。
統領義勇。四面密佈。內外串合。相幾而動。襲燒上海鬼樓。
俾粵東之炬。再見於今。破竹之勢。不大費力。各處以次為
之。而逆夷蹙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奕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嘆夷和不可恃。宜思患豫防一摺。並夾片密陳兵事等語。著該將軍。及沿海各督撫。按照所奏各條。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於無事之時。為有事之備。總期不動聲色。慎密籌防。斷不可稍有洩漏。致啟疑懼。乃為妥善。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奏。竊臣聞福建省城內神无寺。係該省生童常川讀書之所。並非各國通商貿易之地。本年嘆夷突欲借寺居住。該省候官縣知縣。不察輿情。遽將

該夷租約用印。准其借住。經該士民迭次呈控。並公給該
夷書信。明白勸止。現聞致信之後。該夷仍執印文。不肯退
租。地方官意存遷就。有帶兵護送該夷入神光寺之說。且
思撫夷必先安民。圖終尤須慎始。今神光寺既是該士民
向來讀書公所。自必不肯租與夷人居住。該縣先則謾用
印文於前。繼又謬議兵送於後。強民從夷。是何肺腑。誠恐
該夷住寺之後。與該士民必不相安。儻或藉端滋事。彼時
聽之不可。禁之不能。夷人既不感恩。官與民又不相洽。大
可慮也。况聞該夷借住該寺。意在講經。外夷所講之經。大
半邪說。誣民惑眾。聞繫匪淺。此事辦理種種謬誤。總由該

縣冒昧發給印文。使夷人得所藉口。咎在官不在民。其理甚顯。相應請

旨密諭該督撫嚴密查訪。通盤籌畫。將辦理不善之地方官。即行懲辦。再將現在情形。妥為安置。務使夷人相安。不致日後尋釁。毋徒苟且目前。將就了事。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嘆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之神光寺。候官縣知縣不察輿情。遽將租約用印。經該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書信。明白勸阻。該夷仍執印文。不肯退租。地方官意在遷就。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朕思取夷之道。莫先於固結民心。若如所奏。強民從夷。必激生事端。關繫匪淺。著劉韻珂徐繼畲。按

照所奏情節。妥為曉諭。不可致生夷釁。亦不可稍拂民情。總期民夷兩安。方為不負疆寄。其地方官如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必當從嚴叅辦。不可少存姑息。原摺並士民公信刊本。均著鈔給閱看。

乙卯。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福州一口。當道光二十四年開關之際。喚夷派有領事夷目李泰郭。來福駐紮。租住城內烏石山積翠寺房屋。嗣該夷等在南台口岸。開市貿易。與之要約明白。嗣後惟領事夷官。准租城內房屋。其餘夷商俱遵條約。住城外港口。並令將房屋租約。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六七年來。臣等隨時隨事。相

機駕馭尚各相安無事。本年癸亥領事若遜回國。交緝譯官金執爾代辦通商事務。該國有講經夷人二名。來福州租屋。金執爾即在城內烏石山下之神光寺代向寺僧租屋兩間。將租約送候官縣用印。該縣與廉因上年曾有夷官租賃城內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誤謂事同一律。即於租約內用印交給。數日後即有在城紳士繕寫公啟。交候官縣轉致夷官。令講經人作速搬出城外。旋有書院肄業生童。謂神光寺係各生童會課之地。難容夷人租住。應各約會同至寺內與之講理。公具告白。在城徧貼。又聞省士民亦貼有公白數十紙。其語意均與書院生童所貼告白約

畧相同。金執爾接到公啟。當至候官縣署。交給興廉送還。仍約俟。咬按批回再定。嗣見公白字條。復至。臣徐繼畲衙門兩次。投遞申陳。先則剖訴緣由。求為保護。繼以此事。伊已具稟夷酋。可否不敢自主。乞候批回辦理。臣徐繼畲即一面批覆。一面與臣劉韻珂。往返密商。均以福州民氣孱弱。重利輕義。心志不齊。與廣東情形迥不相埒。若但以文人恐喝之詞。為脅制夷人之計。非為無益。實恐有損。況此次該夷之遞約租房。固屬理曲。而興廉之誤行用印。亦不得謂非差錯。現在講經夷人。既已進屋居住。該藩譯官金執爾。又堅欲等候夷酋回文。再行定見。自須從緩設法。使

之心願情服。自行搬遷。方為正辦。斷不宜操之過急。致令別生枝節。臣徐繼畲當飭該管府縣密諭生童。各體此意。勿再聲囂。一面故示優容。以講經夷人。現尚未得住處。豈忍逼令遷移。致使露處。但省中紳民既不甘願。必難日久相安。祇好在神光寺內暫行借住。不准租賃。一俟城外覓有妥善房屋。即行退還等語。劉履金執爾知照。刻下生童等均已默喻止息。該領事金執爾亦別無異詞。仍由臣徐繼畲密派兵役。在於神光寺附近各處。彈壓巡防。以免匪徒乘閒釀釁。至侯官縣知縣與廉。辦理錯誤。各有應得。若遽因此撤任。轉使置身事外。並恐啟外夷輕視之心。臣等

先行飭司記過。仍責成該縣從容布置。務令該夷人等。自願搬移。如或不知愧奮。辦理始終失當。即當從嚴叅辦。以示懲儆。再。臣劉韻珂。接到夷酋叻安照會。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以備火輪船之用。臣以臺灣非通商之地。該國船隻。不應違約擅到。該處向不產煤。居民亦從無燒煤之事。雞籠山為全臺總脈。該處居民。係閩粵兩籍。性情強悍。保護甚嚴。久禁開挖。以培風水。斷非官員所能強勉。此事斷不能行照覆。並咨兩廣督臣徐廣縉。就近向該酋謝阻。一面飛咨臺灣鎮道府會督淡水廳。團結民心。堅為防拒。使之無可覬覦。茲於六月初四日。接據臺灣鎮道府會

稟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有嘆咭喇火輪船一隻。駛進雞籠口停泊。該處文武各員。問其來意。據夷目啤哈戎囉聲稱。欲赴天津公幹。船中缺少煤炭。求為代買。該文武覆以此處本不產煤。且該紳民呈請嚴禁私開山坡。久已封禁。無從代買。該夷語甚恭順。隨於三月三十日。開船北駛。臣等復飭淡水文武。時時密查。如有私挖煤炭者。立即杖斃。以杜白串夷人之漸。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嘆夷租賃內城房屋。現經設法籌辦等語。覽奏已悉。嘆夷欲住福建省城之神无寺。候官縣知縣。遽將租約用印。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書信。勸阻等情。

前有人奏及此事。已降旨令劉韻珂等妥為曉諭矣。總之通商定約。原期民夷兩安。若辦理稍有偏倚。必致激成事端。惟當恪守成約。不惟城內房屋。未便聽其居住。即城外租賃地方。亦須查照成約。妥為安置。儻成約之外。稍有遷就。不獨民心不服。即夷商亦有後患。該督等仍應密之又密。慎之又慎。勿存畏葸。勿涉張皇。務使夷釁不生。民心共順。方為久遠之計。地方官豈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違前旨。嚴行參辦。勿稍迴護。至所稱該夷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一節。該督等以不應違約。正詞拒絕。自是正辦。仍當密飭文武。加意防備。切勿稍存大意。致有疏虞。餘著照所擬辦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以首於六月
初十日。由上海回港。十四日接其照會。不過尋常貿易事
件。並未述及赴津投文。臣等就事照覆。亦無隻字提及前
事。竊思五口既准通商。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斷難遏其去
路。況夷情狡黠。若慮其駛往他處。極力商阻。則彼轉謂示
之以弱。勢必要挾愈甚。枝節叢生。檢查前數年舊案。該夷
動輒藉事生端。稍不遂其所欲。即以駛往天津為詞。肆情
狂吠。深為憤懣。伏思廣東向為諸夷麇集之區。而江蘇閩
浙等省。設立夷目。交涉公文。亦為續開通商之地。廣東稍

有動搖。則各省倍難捍禦。儻各省稍涉鬆勁。則廣東亦大費支持。仰賴

宸謨鎮定。洞燭其奸。並

飭沿海文武。各專責成。不動聲色。節節嚴防。該夷無可覲。遂亦類。雖自阻。是其鬼域伎倆。情見勢絀。洵為信而有徵。今既識破其虛聲。當可永絕其妄念。全湯鞏固。基於此矣。

徐廣縉等又奏。查吹笛回港。照常安靜。其中實在情形。必須密有確據。方可見機操縱。茲特於本月十九日。密購其新聞紙。內開。嘆國女王有書到港。傳知大兵頭吹笛。據稱定日前往上海天津。察聽中國新政。探訪各省情形若何。

並要用計。將徐總督落職。方可進城。該兵頭甚為留心。真係我國能人。務使國計有餘。大有益處。尤須和合中國百姓。見機行事。亦不可勉強。有失國體。各國夷人。議論艾喻。前到上海。無法入手。遣人赴津。又不敢真正鬧事。現已回港。甚屬無味。聞天津港口外。沙線甚多。竟將火輪船攔淺。壞去石輪。船主感吧。索銀修補。艾喻允給二千圓。在上海為之修好。並聞天津口內。藏兵二萬。乃中國最利害之兵。想像該總督飛信安排。豫備打仗。又聞廣東駐省之兵。操演槍礮甚嚴。葉巡撫與徐總督。時常在公議堂暗中設計。必有豫防之策。艾喻在港。連日招請商人。言福建港口不

好。虧折甚多。因思另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各國夷人又言此事固好。惟未審能否相安。且徐總督與葉巡撫時常密謀定計。此事恐亦大費周章。若要用兵。又無兵餉。而徐總督葉巡撫。未知何日始能調去。實在為難也。為鬼為蜮。如是肺腑。臣等疊次具奏情形。多相符合。竊查噶酋人頗深沈。豈尚不知進城之勢有不可。所以勉強為此者。無非虛張聲勢。做成竭力盡心之狀。見好於其國王。以免噶酋吧酋之排擠。即思換臺灣為港口。亦不過私與夷商。甫有此議。並未接其照會。殊不知各國夷人。先已共料其勢有難行也。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夷酋回港安靜一摺。又另片密陳購得新聞紙。實在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昨據劉韻珂等奏。接到夷酋咬咬照會。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以備大輪船之用。經劉韻珂等正詞拒絕。已降旨密諭嚴飭文武。加意防備矣。茲復據該督等奏稱。夷酋咬咬連日在港。招請商人。言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是該夷窺伺臺灣。生心已久。在粵雖甫有此議。究不可不豫為籌防。本日已密諭劉韻珂等。仍遵前旨。嚴密防備。該督等如接到該夷求換臺灣港口照會。即行查照成約。臺灣不在五口通商之內。據理斥駁。妥為曉諭。絕其妄念。並隨時偵探情形。如有潛往臺灣窺伺之信。即

一面奏聞。一面飛咨閩浙總督。趕緊防範。該督等總以慎守成約。示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昨據劉韻珂徐繼畲奏。嘆夷欲往臺灣採煤一節。已寄諭於拒止之後。加意防備矣。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奏。採得夷酋吹噓回香港後。連日在港。與商人私議。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思換臺灣作為港口等語。此說雖出自新聞紙。為其生心設詐之端。然與採煤之詞相合。其陰謀詭覷。必非無因。臺灣為懸海要區。民番雜處。平時尚易生事。豈容奸夷到彼。借貿易為窺伺。現已密飭徐廣縉等。靜俟其間。先折其萌。惟恐其侈心不肯中止。勢必

向臺灣附近洋面尋釁。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劉韻珂等。密諭臺灣鎮道。督率文武。嚴密防備。於從前夷船撞遇礁石之處。加意佈置。勿存畏怯。亦毋事張皇。如該夷目有求換港口文書。即答以成約內通商五口。本無臺灣地方。斷難允准。該督等仍一面飛咨粵省。正詞駁斥。絕其妄念。慎勿稍涉游移。致遺後患。是為至要。

戊午。工科給事中林揚祖奏。竊思福建省城內烏石山積翠寺。被奸僧賃與暎夷。為望遠探船公館。經督臣劉韻珂。從權應允。夷官居住省城內。民心恐惶。已非一日。惟恪遵官令。久已隱忍成風。而奸民貪利。甘受夷人之餌者。亦不

乏人。近來城外傳教講經。漸聞紛擾。城內則自積翠寺以外。尚無被占之地。乃聞本年又有暎夷。向神光寺僧人租賃寺房。經侯官縣知縣將租字與之用印。紳士公稟地方官。並致信夷人。令其退還一事。臣聞福州府人家書。均道及紳士寄夷公啟。並言夷人大張揭帖。詞甚狂悖。深堪痛恨。又有紳士林則徐等。致巡撫徐繼畲公信。及巡撫覆信各件。臣細加查閱。紳民之意。大約因廣東有不許入城之舉。力持界限。不肯使積翠寺外再占一區。巡撫之意。則謂閩省民氣民心。皆非廣州可比。彼此函商。總未見確有把握。而夷人揭帖。情詞狂悖。見之不勝髮指。伏思設官所以

衛民。官非民無與共守。民非官無與為依。夷人無他伎倆。所恃者。官民未能一心。因得售其奸計耳。今該撫既恐紳民逞一時之忿。各紳民又疑大吏偷旦夕之安。僅遲回生變。成何事體。且夷人不得意於粵。必思逞志於閩。既有爭端。我不備夷。夷將備我。事務緩急。爭在幾希。必應和同商酌。先事密防。方為有濟。今者官民互辯。不可為和。議論喧騰。不可為密。況夷帖悖詞。顯係漢奸舞弄筆墨。夷人若止為通商起見。安用許多華人。查閱該撫信內。有夷人役使華人。不便拒逐之語。勢必置漢奸於不問。使省會為夷人念經宣化之地。於

國體人心大有關係。臣籍隸福建。既有見聞。謹據實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暎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該縣
遽於租約用印。並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復據劉韻珂徐繼畲
奏稱。現經設法籌辦。均經先後降旨。飭令該督撫。加意防備。慎
密辦理矣。本日又有人奏。官紳意見不合一摺。並鈔錄往來信
函。及該夷揭帖呈覽。該夷詭譎性成。固當示以鎮靜。然過於遷
就。必失民心。馭外之道。莫先安內。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該
夷轉有所藉口。該督聞伍。計將竣事。著即迅速回省。與該撫遵
照前旨。妥密籌商。總宜恪守成約。凡該夷稍有違約之處。即當
嚴詞拒絕。俾該夷感而知畏。不致遽生嫌隙。至民氣民情。尤須

固結閩粵之民。皆吾赤子。該督撫身任海疆。若民夷稍有不妥。即係爾等辦理不善。務當曲體朕意。妥為控馭。平心開導。毋得苟且目前。致貽後患。侯官縣知縣與康於該夷賃住房屋。何以不稟明上司。遽將租約準爾用印。與成約不符。致令民夷兩相爭執。著即查明嚴行叅辦。毋稍迴護。

八月庚申。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竊謂夷人就撫以來。五口通商。而福州省會之區。獨令入城居住。本由督撫不善辦理所致。本年五月。突有夷人。向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議租居民。辭以此地為生靈肄業之所。而夷人欲持侯官縣用印租約。強行占住。士民不服。向地方官稟呈。撫臣徐

繼會許以從容設法。總可驅除。臣昨接家信。內鈔寄省城紳士與撫。臣來往書札。始知夷人情強如故。又且張貼狂詞。撫臣容隱意多。而主持意少。民夷既不相下。勢恐激成事端。查該撫信內稱。夷官入城居住。係照和約之文。臣聞五口互市。並未明許入城。該撫迴護前非。欲以強詞壓眾。又稱此事辦理謬誤。在誤用縣印。即將該令參革治罪。亦咎所應得。然夷務非參官所能了。彼既挾有縣印租約。此時若硬行驅逐。則出爾反爾。其曲在我等語。臣思知縣以印文擅給夷人。強占民房。非尋常疏忽可比。乃謂夷務非參官所能了。公然袒護。將何以服民。且以我之驅逐夷人。

為曲。豈彼之強占反為直乎。又稱福州雖稱首會。而地方之富庶。民氣之強悍。實非廣州之比。不宜與之生端。輕於召釁。此係該撫巧於卸責。伏思

國家置吏設兵。原為禦侮。無專恃民間財力之理。如該撫果志切同仇。則紳士公請守助相資。以為犄角之處。何竟置之不答。是不特外張夷談。而且內沮民心。至夷官星察理帶有辨筆墨之人。應與夷人同住。乃任其在閩縣地面。租房居住。該撫猶謂和約中。並無夷官所用筆墨人。不准住城內之說。此輩即是漢奸。豈容與民雜處。乘機播弄。何所不至。該撫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大更有疆圉之責。地

方偶有釁端。當如何密籌方略。保衛民生。方為不負委任。乃該撫稱夷船僮來。當乘一葉小舟。直造其船。與說情理。如有不測。當隕身以謝吾民。此不特其言不祥。若事出倉皇。祇思一身為孤注。其毫無布置可知。總之該撫一味畏葸。平時既委曲以順夷情。有事復不能振作以勝疆寄。夷情叵測。民亦難馴。萬一乘釁弄兵。公私無備。省會安危。所關非細。即該撫果踐前言。於事何濟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嘆夷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屢經降旨飭令該督撫密籌妥辦。並飭劉韻珂。閩伍事竣。迅即回省會商。茲又有人奏。夷人恃強構釁。大吏撫馭無方等語。著劉韻珂。秉公密

查。是否該撫徐繼畬。辦理謬誤。有無袒護屬員。徇庇漢奸。並現在民夷能否相安。據實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壬戌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夷船由天津折回上海。旋復由上海起碇回粵。現在福廈兩口。並未報有夷船駛入。亦無經過轄洋之事。查閩省洋面。距上海本不甚遠。計夷船自上海起碇以後。已逾一月。既未駛入兩口。自必早由外洋回粵。惟夷情反覆無常。偵探不容稍弛。廈門一口。四面環海。港闊水深。無險可扼。值此夷情浮動之際。巡防堵禦。固宜講求。而駕收牢籠。亦應恭酌。總以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而不致生事為要。隨於閩伍至廈時。

將該處應籌各機宜。與水師提督。及該管道府廳縣。面商指授。密為布置。至從前福口。夷人初到時。尚不免有口角爭競之事。近則華夷相安。即日前嘆夷租賃城內神光寺房屋一事。始因在城紳士。繕寫公啟。公白。促令搬移。彼此不無猜疑。迨臣徐繼畲。令該夷暫行借住。並密諭紳士。從緩設法。該夷疑團已釋。該紳士等亦無異詞。茲臣劉韻珂於回省後。復飭經辦夷務委員。候補道鹿澤長。候補縣丞郭學塏。密為查探。知神光寺內所住兩夷。一係講經。一係行醫。因醫死兩人。數日內即無就醫之人。行醫之夷。亟欲搬出。而講經之夷未允。現雖同住一寺。不時爭論。其勢似

難久處。臣等即密飭該委員等隨時隨事相機勸諭。務令及早遷移。勿任久居城內。就目下兩口情形而論。均妥貼如常。惟居安必先思危。有備方能無患。仍當督飭委員及各口文武密察動靜。設有夷船駛至。亦必持以鎮定。勿涉張皇。務使該夷頓然自沮。無可挑釁。仰副我

聖主。屢念海疆。告誡諄諄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遵查夷船自上海起碇後。未至福廈兩口。業經密飭嚴防。並喚夷租賃神光寺房屋。現在相機勸諭各等語。覽奏均悉。夷船已由上海駛回香港。安靜如常。惟防範不容少疏。該督等仍當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加意巡防。

慎勿張皇漏洩。至夷人租住神先寺一事。疊有旨諭。令該督等密籌妥辦。茲據奏稱。講經行醫兩夷人。現雖同住。而不時爭論。其勢似難久處等語。該督等正可乘勢開導。務令及早遷移。俾各紳士等。均無異詞。而民心亦可安貼。總之海疆要地。夷釁固不可開。而固結民心。實為制夷之本。權其輕重。寬猛兼施。該督等身膺重寄。惟當遵奉前旨。平心籌辦。以衛民心。而弭夷患。儻因民夷爭執。激成事端。朕惟該督撫是問。懍之慎之。

癸亥。福建學政黃贊湯奏。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要在防夷。漢夷犯順。逾十載矣。自撫議已成。而修防仍弛。夷情貪詐。反覆無常。自今以往。能保其必相安乎。伏望

皇。上。當。此。閒。暇。之。時。預。作。綢。繆。之。計。

密。降。諭。旨。詢。問。沿。海。督。撫。提。鎮。若。何。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彼。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糧。餉。何。由。充。足。器。械。孰。為。優。劣。或。用。官。兵。不。如。義。勇。之。可。靠。或。練。義。勇。以。助。官。兵。之。不。足。文。武。員。弁。中。何。人。有。某。長。可。以。為。禦。侮。之。選。何。人。有。某。短。不。克。為。敵。愾。之。資。而。其。中。之。最。堪。痛。恨。者。莫。如。漢。奸。彼。嘆。夷。得。以。進。退。自。如。深。入。不。懼。悉。恃。此。輩。為。之。援。引。為。之。主。謀。而。所。謂。漢。奸。者。逆。用。之。可。為。彼。之。羽。翼。順。用。之。即。為。我。之。干。城。必。如。何。查。禁。如。何。招。徠。而。後。不。至。以。內。地。之。民。人。為。外。夷。之。接。應。凡。此。數。條。皆。令。其。

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籌畫明白回奏。

密飭速行。並即令原議該督撫提鎮久於其任。以責成效。勝算既操於平時。竭蹶自不形於倉猝。事權既各有專責。臨機自無用其遲疑。如是則設有不虞。

朝廷不必遣將帥而邊隅已可期肅清矣。至於厚賞重罰。以神鼓舞之權。因地擇人。以妙轉移之術。尤祈我

皇上斷以武勇。以明察。任使則委用必專。勸懲則飭部先議。將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外無敵而內順治。中外臣民咸翹首而瞻邅隆之治也。

黃贊湯又奏。華夷相安。總在地方官廉明公正。臣聞原任

江蘇臬司宮慕久在上海道任三年。不激不隨。能以信義折服。又聞道光二十八年春。海運漕船。正欲開行。倭夷領事。以青浦水手。毆傷夷人之故。阻止船隻。經候補道吳健彰。反覆開導。立即解散。又該道署上海時。夷商有私至湖州買絲者。該道告知該夷領事。言爾係英國之官。爾商敢私去湖州買絲。並不稟命。是藐官也。如前約何。該領事立拘夷商懲辦。又夷人私至太湖。該道照會告知該領事。立即叫回。又有內地民人。為夷人僱工。竊番銀七百圓而逃者。夷人向該道要人要贓。該道問該僱工籍貫何處。薦主何人。夷人不知籍貫。並無薦主。該道云。爾收無來歷之人。

是自己錯了。又無家屬薦主。叫我向何處學人。夷人遂默然而去。種種辦法。似亦皆中肯綮。大抵夷人亦非全不講理。只要地方官處置得當。又須平日居官清正。彼亦心服。從前之所以屢生事端者。皆地方之辦事不足相服。有以啟之也。故當朱桂禎撫粵。林則徐督兩廣時。雖折馬頭。燒煙土。亦遂帖然畏服。可見安邊撫夷。全在地方官之廉明公正也。臣以為華夷雜處。日久終難相安。總以思患預防。無事有事。皆責成地方官。未雨綢繆。方為正辦。

諭軍機大臣等。福建學政黃贊湯奏。豫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著沿海各督撫。按照該學政

所奏悉心體察。總期於安撫之中。寓防維之策。不得以暫時無事。稍涉懈弛。是為至要。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大海形勢。汪洋萬里。原難得其扼要。至若大江內河。曲折多而沙灘亦多。又有石磯。以束其氣。斷無一往直前之理。故江有閘狹。可以制敵者。必在險狹之地。以賊出沒奔騰之技。無所逞也。故有磯即可塞其歸路。有沙灘即可膠淺其舟。夷人畏此二者。所謂智者無所用其謀也。小河愈窄而彼愈窘迫。愈淺而彼愈畏膠滯可知矣。夫窄則賊不能并舟而進。并舟則將制於沙矣。且窄則船之近岸。左支右礙。而濟之以大礮。撞槍。在數步

之間。賊此時惟有悉力盡命。以急那移其船。即有礮亦不暇施。無他。救命不暇。望傷人手。故船近岸則用礮。近沙則用火。沙膠其底。大燕其旁。雖鐵船亦無能為矣。夫堤工之土牛。即礮臺之埽牆也。土牛多即礮臺多。土牛安放。成犄角之勢。或品字形。或偃月形。變化皆因地形為之。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或備左則擊其右。如是佈置。我之四五十里之長塘。即彼之陷阱矣。臣所以為百方千計。必避其在大水。而誘之於小水。正為此也。而小水最患其暢行無滯。倏忽而過。是以河之上流下流。必用鐵木筏。誘之進。則先隱其筏。而縱之畢進。上流之筏。多用大船以守之。使彼不能

得前。下流之木筏。塞其歸路。再用火船遮之。使彼不能退。出。則成不能退。遂之勢矣。水路一敗。陸路賊無所歸。我兵雲集。有一漏網者乎。而設施一切。尤先自天津裏河直沽河始。皆必然之序。

諭軍機大臣等。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扼要設防。並繪圖呈覽。一摺。此圖著發交訥爾經額。於天津裏河直沽河等處。按照摺內所陳。並圖中佈置一切情形。悉心體察形勢。總期設施得宜。並著陸建瀛。傅繩勳。吳文鎔。各就該地方情形。周歷察看。凡有內河可以通海之處。均按摺內所陳。相度地勢。妥為佈置。該督撫均當嚴密設防。不可稍有漏洩。是為至要。原摺均著鈔給閱。

看。

刑部奏步軍統領衙門。奏送擊獲丁光明持有稟帖一業。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丁光明著交刑部審明辦理。欽此。經該衙門將丁光明及稟帖
等件送部。臣等提訊。據丁光明供稱。係山東歷城縣人。自
幼學習天主教。道光二十五年間。伊到泰安府。聞有大西
洋國羅瑪府人羅類思。在城外店內住宿。因與同教人郭
四。投往服役。聞羅類思。說及在廣東省。與大學士耆英。辦
理夷務有功。耆英允為轉奏。嗣在彼守候兩月。因無信息。
羅類思自赴上海。伊前來京。在宣武門外開設弓鋪。二十

八年八月間。伊聞耆英到京。羅類思在泰安府候信。寫就稟帖。託素識之保定府人王姓。至耆英宅內投遞。未接回信。王姓亦未見面。二十九年三月間。羅類思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耆英。曾否將羅類思保奏。在西河沿不記字號店內住宿。經伊往見。並寄信羅類思。告知耳聞耆英已為代表。並有修天主堂之信等語。高姓旋即出京。後伊聞看報本。見廣東山東均添水師兵勇。心想羅類思幫辦夷務有功。未見耆英轉奏。復寫就稟帖。於本年五七月間。四次至耆英宅內投遞。俱被看門人阻回。臣等查閱所寫稟函。語多支離。詰以因何屢次投遞。該犯供詞閃爍。惟稱羅

類思實有其人。去歲羅類思遣高姓來京。亦實有其事。傳訊者英看門家人邱升。供稱該犯先後四次到宅。投遞稟函。伊因不知稟內係何言語。未經接受。後曾向耆英稟知。相應請

旨飭令大學士耆英。將辦理夷務時。有無羅類思其人。曾否許為轉奏及請建西洋堂之事。該犯二十八年間。遣王姓所遞稟函。是否接收。此次該犯屢遞稟函。該家人俱未接受。其中有無別情。一併據實回奏。謹鈔錄丁光明送耆英稟函。並丁光明默寫寄羅類思信彙。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刑部奏。現審學習天主教人犯。供有致信大員情事一摺。著著英明白迴奏。刑部原摺。並該犯丁九明信案二件。均著鈔給閱看。

甲子。大學士耆英奏。查^於於道光二十三年春間。在兩江總督任內奉

旨派往廣東。與啖咭喇會議通商稅則。十一月。仍回兩江總督任。次年春。調補兩廣總督。四月到任。在澳門辦理味喇噶。佛蘭西兩國事務。均與西洋夷人毫不相涉。彼時有無羅類思幫同辦理啖夷之事。斷不能掩委員。及文武地方官耳目。今該民人丁光明供稱。夫西洋國羅類思在廣東幫同

李辦理嘆夷之事有功。許其轉奏。實無其事。至供聞。李業已棄過。並有修天主堂之信。究係聞自何人所說。一經根究。不難水落石出。又供二十八年八月。伊寫就稟帖。託人送至李家投遞。並本年五月至七月。伊到李家投信四次。均未通稟。李遍詢家丁等。據稱二十八年八月。實未見有面生可疑之人投信。本年夏間。曾有人三次投遞信函。因籤上書寫大人。又無姓名。且來人語言含糊。均未接收。七月初。又來投遞信函。籤上書寫耆中堂。追問其此信何處寄來。惟稱南邊羅大人託寄。問其羅姓究係何人。伊不能指實。見其詞色支離。其信仍未接收。即驅逐門外。惟李家

丁。於該民人屢次投遞信函。雖未接收。並不即時稟明究
辦。實屬糊塗。等復再三詰問。實係因其詞色支離。未敢接
收。尚無別情。

者英又奏。再查弛禁天主教。因佛蘭西夷首。呈出碑模。刊
載康熙年間禮部議准弛禁成案。援為口實。堅請弛禁。相
持不決。嗣經議定佛蘭西及各外國習教之人。止准在通
商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儻有違背條
約。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經拿獲。即解送各國領事官。管束
懲治。於二十四年秋間。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後有英人潛往湖北等省。經拿送廣東。解交各該

國領回。查照條約懲辦。是傳習天主教之夷。無所施其伎倆。今該民人丁光明所供。西洋夷人羅類思。潛往山東泰安府候信。如果屬實。何以該地方官不為拏送。其所供自幼學習天主教。恐在京藉開設弓鋪為名。暗通傳教之夷。亦未可定。伏思。竊自二十二年。辦理夷務。當上海鎮江等處。先後失守。夷船闖入長江。欽奉寄

諭。兩載以來。沿海生民。突遭蹂躪。朕心實有所不忍。與其兵連禍結。何如息事安民。諒該大臣必能善體朕意。期於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為籌辦。欽此。竊遵即審度時勢。既欲息事安民。惟有隨事隨時。設法羈縻。以全大局。免開邊釁。再此次夷船駛

至上海。投遞照會。火輪船復至天津。雖經各該地方官開導南旋。尚恐別生詭計。設有人議及廢兵勦辦。固屬正論。我

皇上天竄聰明。應請體察時勢。非計出萬全。似未可輕動。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查道光二十七年。科布多參贊大臣瑞元咨稱。俄夷特凌格特六人。將領催朱布太捆綁。奪去馬匹衣服等物。嗣據俄夷巴拉西聲稱。伊等並未偷竊馬匹。係卡倫侍衛金齊賢。串通通事。譚送為竊。適被朱布太聽見呈控。此案應與俄夷會同審辦。是以本大臣奏明。將卡倫侍衛金齊賢。及案內人證。解送

庫倫等因。咨行前來。等當即請

旨將金齊賢革職。會同俄夷訊辦。惟屢次行文。該夷一味支吾。並未咨覆。金齊賢已於上年病故。人證在庫守候。二載有餘。請

旨可否送回各該處守候。當奉

諭旨。金齊賢所委之通事珠蓋。事主朱布太。章京呢瑪特等。即著解回科布多。暫在游牧守候。俟固畢爾那托爾咨覆到時。由德勒克多爾濟提集。派員赴恰克圖會同審辦等因。欽此。茲據俄夷國畢爾那托爾咨稱。擊獲奪取馬匹之犯特凌格特等。解送額爾口城。惟據供稱。並無奪取馬匹之事。跡近可疑。

現擬於七月下旬。赴恰克圖會同質訊等語。查科布多塔爾巴哈台。距庫倫寫遠。該夷定於七月下旬。即抵庫倫。應將案犯迅速提集。核計往返程途。另擬日期。知照該首。現在飛咨各該處。飭令官兵。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將人犯全行解到。以備質訊。併咨行俄首。因爾國賊犯二年之久。未經弋獲。所有案內人犯。各回本處守候。臨時恐難趕到。俟將人犯解到時。派部院章京扎克丹等。偕恰克圖章京賽音博勒格圖。於本年十月二十日。會同俄羅斯委員質訊。照例擬結。

硃批知道了。

甲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為兩奉寄

諭。體察情形履奏。查直隸拱衛

京師。海防事宜。較東南各省為尤重。而情形則迥不相同。計南自山東交界之狼坨子起。北至山海關止。洋面千有餘里。並無島嶼可以停泊。小船尚有收口之處。大船則唯在海口拋錨而住。此直隸洋面。尚非用武之地。故夷匪難以肆行。而各處海口之攔江沙。為天成之險。可以扼制夷船。其沙橫亘約五六七里不等。無論大船。即估舶沙船。亦須乘潮方能出入。道光二十一年。臣督兵親駐津沽。仰承廟算。指示機宜。數回往還。地利扼要情形。無一不在心目之中。茲

查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陳奏各條多有見聞未確事所
難行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初次奏內稱。澳門大西洋有赤銅礮一尊。用銅三十萬
斤。初試海水分裂見底。嘆夷畏之膽裂。何不處處仿效為
之。變而為石為土為木一節。且思嘆夷沿海滋擾。所恃者
在礮。我所抵禦者亦在礮。然致遠權堅。貴乎靈活有準。現
在大沽一帶礮臺。安設數百斤以至萬斤重者。大小銅鐵
礮位數百尊。大礮均有礮床。中間安設機軸。形如磨盤。欲
左則左。欲右則右。向於海河坐灣。夷船必由之處。設此礮

準久已得心應手。若重至三十萬斤者。鋼鐵不能透模。鎔鑄。若以石土木之脆質。欲其勝千斤之猛藥。一經點放。斷無不炸碎之理。未能禦敵。先自傷人。以不可輕於一試。

一初次奏內稱。天津為扼要之地。過此細訪。有攔江橫沙一道。已備舊船四十隻。有事載沙填口一節。查攔江沙埂寬至數里。如以舟載沙堵塞。不但海水衝擊。不能寄碇。而此區區朽敗之船。豈足以當夷人之一敵。若云傾沙壅水。可以窒其來路。則早潮晚汐。隨即漂流。徒勞無益。從前海防層層設備。並無此說。現在亦無人以四十隻船載沙待用之事。

一初次奏內稱。口門為頭層門戶。誘賊至三岔河。迤東。裏河兩岸。堅築礮臺長堤。逐處用大礮。擡槍備敵。設彼進內河。其舟必小。可以一擊而碎一節。臣查三岔河距海口二百餘里。如任令該夷。越過大沽礮臺。駛入內河。處處皆可登岸。如其舍舟登陸。占據礮臺。分兵肆擾。蹂躪焚燒。豈可復問。且三岔河在天津郡城之北。東北兩面。緊臨河岸。如該夷之說。講。豈肯過而不留。竟聽我誘之深入。況乎建礮臺。築長堤。係共見共聞之事。臨時則倉卒難成。先事又易致驚駭。臣本年在津沽。兩奉寄

諭。總當鎮靜。勿致居民驚惶為戒。欲圖攘外。未能安內。裏河距通

州水陸匪遙密邇

京師尤不敢僥倖奇功於萬一。

一初次奏內稱犯法水賊及鹽徒捻匪人等誠得良將駕馭皆可收指臂之效不在預養只在臨時招募等語查此等律逃法網之人平時斷無自來應募之理若待夷船已至城廂戒嚴正恐內賊不清變生肘腋何敢明張曉諭招致豺狼縱使駕馭有方而急需之錢糧難填豁壑事後之散遣更費周章以毒攻毒乃兵機偶合之權謀非堂堂正正之旗鼓流弊滋多於近畿之地似未可試行。

一二次奏內稱避其在大水誘之於小水一節臣將周天

爵所擬圖說詳加閱看。以圖之形勢論之。當可操全勝。但該夷詭譎多端。其敢於入內河。則必不止一船。亦斷不肯全軍深入。必有在後之策應。所謂巨筏以塞其歸路者。恐不可恃也。夷船一入大沽。隨處可以登岸。所謂以大船阻其進路者。亦無所用之也。總之防夷之策。就直隸而論。斷無舍攔江沙之天險。與各礮臺之地利。而開關延敵。輕於一試之理。

以上各條實在情形。仰祈

聖明俯察。臣伏思天津為

京師屏障。大沽為海口門戶。防守之計。總以固我藩籬。賊不

敢來。來不敢入為勝算。况直隸沿海居民。自二十一二年。清理保甲以後。隨時編查。未敢少懈。外來奸匪。無可藏身之地。實非南省情形可比。而人心堅定。志切同仇。較之廣東。未遽形其不逮。此臣十載籌防。所可深信者。不敢於聖主之前。稍作過量之語。並將海口至三岔河一帶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看。

訥爾經額又奏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吏務仍宜修備等語。著各該督撫。按

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等因。欽此。查道光二十二年。倭夷就撫議成。各處撤防。經臣督同天津鎮道等。籌議善後十六條。如蔣文慶所陳各情。均在臣疊次籌防暨善後章程之中。當蒙

敕交樞臣。逐條議准遵行。而於修造戰船。復設水師不便之處。亦經詳細聲明。非畏難惜費也。誠見北洋水面。非耀武之區。巡哨兵船。非對敵之具。惟有嚴防海口。使之不能覬覦。以為鞏固藩籬之計。如阻其衝突。水路則有木筏。木椿。鐵鎖。鐵猫。鐵蒺藜。鐵鹿角。層層設伏。避其火器。則有土袋。土壘。土塔。土壩。節節障蔽。勒賊軍械。則有數百斤至萬斤重者。

大小銅鐵礮位。及火攻炸礮數百門。陸路則有弩弓。弩箭。藤牌。刀矛。擡槍。鳥槍。馬槍。馬上長矛。以及弁兵如何分布。如何會合。兩旁如何抄襲。後路如何策應。埋伏兵丁。如何潛起夾攻。均經籌備齊整。奏明有案。至團練居民。互相保衛。較之添兵駐防。更為費省功倍。查大沽北塘。並天津郡城內外。暨海河兩岸村莊。從前各設有義民局。近復陸續增添。統計設局百餘處。人數多至八十餘名。有事則共相保衛。無事則各安本業。聲勢益形聯絡。實覺人心可恃。至該藩司所稱。道府與開兵事一層。伏念畿輔之地。與臺灣孤懸海外者不同。自大沽北塘。以至蘆台。

山海關等處。皆係參道以上大員。統轄重兵。駐紮除天津道向兼兵備銜。且係鎮道同城。遇有警報。商同征調。足以應手。天津郡城煩要。河漕鹽務。地方公事。均係天津府知府兼管。去海口既遠。未可兼顧兵事。至通永鎮總兵。乃道光二十二年。專為海防而設。駐紮蘆台。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設有美船北駛之信。立時前往督辦。朝發可以夕至。通永道本係兼管海防。惟未兼兵備之銜。不豫征調之事。擬請加兵備銜。以資呼應。而重責成。至永平府知府。本係守土之官。防海亦其分內之事。但通永道已請加兵備銜。永平府知府。毋庸再豫征調之事。庶事權歸一。遇事不致

奏亂

諭軍機大臣等。爾經額奏兩奉廷寄。體察防海情形。繪圖呈覽。並遵旨議覆海防事宜。各一摺。覽奏均悉。其周天爵先後陳奏兵事數條。並繪具圖樣之處。既據該督悉心體察。不敢輕於一試。自係酌量地方情形。確有把握。又據奏稱。蔣文慶所陳均在迭次籌防。暨善後章程之中。等語。天津為京師屏障。自當以嚴防海口。賊不敢來。來不敢入。為扼要之圖。尤須密籌後路。使賊匪無從繞越。各口聲勢相應。固我藩籬。該督既稱津沽地利情形。久在心目。是平時早有籌畫。不致臨時張皇。現在該處人心堅定。志切同仇。該督惟當督飭鎮道。聯絡兵民。訓練必勤。礮械

必備。自足常操勝算。慎固疆圉。原不在紛更繁擾為也。至通水道。擬加兵備銜之處。著俟奏到時。再降諭旨。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刑部奏審擬民人丁先明。赴大學士耆英宅內呈遞稟函一案。已照議將該民人發遣矣。惟該犯供稱。有大西洋國羅馬府人羅類思。曾至山東泰安府城外店內住宿。該犯與同教人郭四。投往服役。羅類思在廣東。隨耆英辦理夷務有功。後自山東赴上海。修葺房屋居住。並於二十九年三月間。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旋即出京等語。著各該

督撫密委妥員詳加察訪。有無羅類學及高姓其人。是否在內地居住。何時到過上海及泰安府。逐一查訪明確。據實密奏。毋稍張皇漏洩。

甲申科布多參贊大臣慧成等奏。據阿勒坦諾爾烏梁海總管蒙古勒報稱。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齊斯大壩地方。越入俄夷四十餘名。奪去羊隻宰具。當經佐領哈勒察克帶同領催前去。告以不須搶奪。該夷輒恃強用刀。將佐領砍傷身死。復將所騎馬匹等物搶去。經總管蒙古勒赴管理俄囉斯雅什連刺城官員處通知。據稱。前次逃令在蘇曼地方緝拿時。傷斃數名。拿獲數名。並稱。搶去馬匹等物。

現在此處存放。令失主認領等語。據情轉報前來。等妻員
前往相驗哈勒察克。妻係因傷致斃。應請

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行文俄羅斯國。照例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慧成額勒亨頭奏。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唐努烏

梁海交界齊斯大壩地方。越入四十餘名俄羅斯逃脫之人。攜

帶器械。搶奪羊隻。並將佐領哈勒察克。砍傷身死。奪取槍馬等

物逃走。經總管派員。通知管理俄羅斯雅什達刺城官員烏什

巴拉納克。據稱逃脫之人。傷斃數名。等獲數名。現在監禁等語。

此案砍死佐領哈勒察克之俄羅斯元犯。既經俄羅斯雅什達

刺城官員處等獲監禁。著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玉明

迅即轉行俄羅斯國。照例裁辦。餘著照所擬辦理。原摺著鈔給
德勒克多爾濟王明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之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月壬辰。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勛。奏俄羅斯國船隻。於七月二十二日來滬。臣等以俄羅斯國。例在北路陸地通商。上海非其應至之地。諭令及早回帆。該船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羅斯國李頓北。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英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上海非俄羅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羅斯國李頓北。船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英夷領事轉求通商。經

李星沅陸建瀛開導曉諭起碇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
俄囉斯妄念未息。亦難保非喫夷暗中招致。儻此次回帆以後。
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內地人民
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覲覲。

又

諭上年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
行咨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
門咨覆文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劄交總理迪西錫畢爾邊界之
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致因此事
有傷和氣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

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人。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訪。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

辛丑。

盛京將軍奕興奏。竊維奉天地面所屬。西南兩路。濱海各城。統計大小海口三十餘處。按照歷次奏辦舊章。並留心體訪。如甯遠州之止錯灣。魚臺海口。與山海關一望之遙。為兩省海面接壤之區。第其地處偏隅。烟戶稀少。大船不能近岸。逆夷亦無所希冀。迨東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號溝二處海口。為商船停泊之所。天橋廠。距州城六十餘里。馬號溝。距州城四十餘里。西路海口。惟此二處為最要。然近

岸均係淺灘。不能直達口岸。如有緩急。該處有副都統一員駐紮。可以隨時調遣。無誤機宜。至於南路各城。惟全州為最要之區。該城所屬海口。大小十七處。如距城八十九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之青泥窪。小平島。龍王塘。雙島。羊頭窪等處。皆係老水貼岸。大小船隻。均可往來停泊。但其地居民無多。烟戶稀少。逆夷亦可無所希冀。惟距州城十二里之紅土崖。二十里之和尚島。山界。曾有夷船游奕。試水。該處地近州城。老水貼岸。實屬最要。其地有全州副都統一員駐紮防守。又有旅順口水師營協領一員。督飭戰船往來巡緝。緩急皆有可恃。其次如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

迤南有長興島一處。距島之南岸十餘里。即屬大洋。其處
名八公溝。上屆曾有夷船停泊。向山島取水。該處距州城
一百餘里。與各村屯亦相去寫遠。僅止長興一島。居民無
多。可隨時布置。此西南兩路緊要處所之實在情形也。至
於岫巖所屬之大孤山。牛莊所屬之沒溝營。蓋州所屬之
連雲島等處海口。皆往來商船雲集之所。但其近岸一帶
多係砂磧礁石淺灘。大船皆不能直達口岸。其餘各處小
口。間有停泊船隻。皆距村屯較遠。且為喫夷船隻所不能
到。此奉天所屬各處次要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努才悉心詳
籌奉天為根本重地。兵丁素稱勁旅。所不敢必者。北兵多

不諳水性。若與之海洋接戰。勝負良不可知。如果逆夷開入海口。一經登岸。陸路擊刺。正我兵之所長。若人人奮勇。一鼓作氣。諒不致有失。再逆夷之所恃者。不過船堅礮鉅。素與水性相習。然船大則人眾。所需飲食亦多。且非淡水。無以生活。凡我沿海一帶。果能處處自固藩籬。為堅壁清野之計。絕其水路。斷其口糧。接濟仍於緊要處所。練勇設伏。以防不虞。任由該逆船隻在海面游奕。日久則水米不繼。勢必技窮而去。况油火柴舟。皆可相機而用。此尤不戰之戰。可以取勝者。至石礮木礮。如果臨期可用。不妨如法一試為之。但當此無事之時。亦未便先為製作。驚人耳目。

硃批覽奏俱悉甚好

辛亥兩江總督陸建瀛奏伏思喫夷和不可恃人所共知而內地防維有難有易以江蘇而論如寶山本在吳淞口外上海已准該夷居住自當另為一議其由上海而入松江蘇州皆係支河即通海各口亦皆小港口部尚書賽尚阿等道光二十六年閏伍至此奏請於章練塘添營斜塘呂攔路口設備節奉

諭旨令臣與李星沅先後勘辦似沈船置筏均可以資堵禦周天爵所議誘之內河亦可以操其勝算惟鷺鼻嘴由海入江之處冬春小水江面稍窄現設礮堤礮位尚堪得力若夏

秋盛漲之際。江寬約在十里內外。礙力僅可三里。恐難遠及中流。臣每念金焦之間。輒懷隱慮。竊料該夷如果生心。必以分擾蘇松為疑兵。而以直入長江為奇兵。一切募勇火攻諸法。均所應辦。而其要則在禦之使不能入。萬一闖入。尤應破之使不能出。此須臨時調度。非可豫為空談也。臣愚以為今日夷務。在籌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必須沿海州縣。人人廉幹。有為。則外之足以服夷商。內之足以制漢奸。此為第一要義。而水師鎮將。又能督率兵勇。見賊不逃。見死不異。該夷不足滅也。

硃批知道了。實力實心。妥為辦理。

陸建瀛又奏天下海口○以天津為最可恃○亦以天津為最要○臣前在天津道任內○隨同直隸督臣訥爾經額○籌防三載○備悉情形○彼時即有以縮入內地○不宜專守海口為言者○仰蒙

宣宗成皇帝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等○前往相度○會同定議○訥爾經額○以祇應於後路多方接應○不可於前路有心退讓○覆奏○洵為精確之論○蓋天津在

京畿肘腋之間○所設砲臺○皆在海河扼要之處○河面並不甚寬○砲力足可相及○且拒海口○攔江沙○尚有數十里○議者未履其地○僅據從前舊圖言之○遂以廈門○吳淞等處○相提並

論○臣查周天爵原奏○所稱叢菁沮洳○亦非天津近日情形○而不專守海口○誘之內河等語○施之他省偏僻海口○或可見效○惟天津則不然○何也○該夷以船為巢穴○大船必不能入○攔江沙重○兵必不敢離大船○其能入者○不過杉板小舟○擊之於彼○無損○萬一我兵以誘入內河○為計不復注意○海河則彼以數船乘隙橫踞○誘之入而不肯驅之出而不能○都城人心○必大震動○竊恐要挾故智○復將施於天津○臣管見所及○不敢不獻其一得之愚○

甲寅○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英咭喇以西海島夷○為禁售鴉片之故○突爾稱兵○擾我邊境○我

先皇帝憫念元元。深維至計。俯准各港貿易。俾得息事安民。

冒恬之仁。超越千古。逆夷得志而驕。貪求無厭。近因廣東百姓。不許入城。復在上海投文。天津走訴。現雖默馬止息。亦未必遂無後言。臣等無料事之明。審敵之智。敢以一得之愚。敬為我

皇上陳之。噤夷遠在西瀛。水程隔六七萬里。奮中國之全力。亦斷不能掃穴犁庭。絀其種類。即將其海上之船。焚毀數隻。亦未必揚帆遠遁。永不復來。此其難以制伏者一也。中國自遼東至廣東。海岸約七千餘里。除荒僻海口不計外。府州縣城池。及著名市鎮。馬頭。近偏海口。為彼破力之所及者。

凡十數百處。彼處處可到。我不能連營樹幟。逐處設防。彼時時可到。我不能晝謀夜探。先時知覺。即使擇要防守。厚集師旅。而彼舟我岸。以兵勇血肉之軀。與浮沉之巨艇相爭拒。鮮不為其破力所攻潰。此其難於防範者二也。然彼以貿易為生。其貨船雖無所不到。總以中國馬頭為養命之源。而一絕其貿易。即如嬰兒之斷乳。有不可以終日之勢。前年粵東阻其進城。彼亦遂暫時止息。固由粵民之齊心。實則受制於各行之停市。特以入城不能。無顏以對各國。故復為上海天津之行。欲別尋轉圜之計。今我以正辭答復。彼亦既默焉回粵矣。該夷作事最為堅忍。已發之端。

從不肯輕易歇手。既未獲所求。必且致商其夷主。再作求
伸之計。天津之再來走訴。固在意中。而入長江阻運道。更
係犬羊之慣技。設以兵船五六隻。薦入長江。以投文控訴
為名。扼我之吭。妄肆要求。是則不得不慮者耳。長江海口
善修破臺。工程既已大修。自必較前完善。惟江面寬闊。控
扼良難。必謂破臺可恃。夷船不能闖入。且等竊不以為然。
伏讀前奉

諭旨。以制夷之方。粵東較有把握。仰見

聖謨淵澈。洞燭幾先。竊謂該夷果有蠢動之意。即使虛張聲勢。亦
必須調集兵船。香港距廣州密邇。人且有素不同心之花

旗各國。信息易通。一得消息。應如何密諭。洋商停止貿易。或此外另有別法。可以箝制。兩廣督臣徐廣縉。沈毅詳審。通權達變。自必能仰遵

聖訓。布置周詳。至暎夷舉動。與倭寇本不相同。此番之恫喝。與前事人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無混行殺掠之事。即濱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牽制全局者。亦未必無端攻擾。今若以防堵二字。處處張皇。甚或調兵募勇。洗破購船。無論一經試辦。即須糜帑。而我樹疑敵之形。即難保其不生嘗敵之計。臣等臺奉

諭旨。以鎮靜為主。以張皇為戒。竊以為

廟謨淵邃。已操必勝之權。區區醜夷。又何能越此範圍。再肆猖獗。惟該夷既有控訴之事。言路又當宏開之時。論功罪者。或各矜事後之明。講韜畧者。或不少勦襲之論。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債事者。或欲再賣其忠勇。羣言淆惑。夷諸聖人。伏願我

皇上神謀內斷。堅定不移。以羣言備芻蕘之採。勿以羣言亂安危之計。天下幸甚。

劉韻珂等又奏。查喫夷租賃神光寺房屋二間。係租定之後。即行搬入。止有兩夷。並箱籠數隻。經臣徐繼畲查知。以該縣興康。辦理錯誤。嚴行申斥。令設法勸諭搬移。始有紳

士公呈。又數日。始有紳士致夷人公啟。暨書院生童。及閩省告白。旋有匪徒黏貼某日定取夷人首級帖子。臣徐繼會。以省城五方雜處。良莠混淆。不得不預為防範。密飭營縣。暗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一帶。彈壓巡邏。已在夷人搬入寺屋旬餘之後。實無帶兵護送之事。此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興廉一奉申斥。自知錯誤。即函致代理領事夷目金執爾。促令搬移。臣徐繼會亦兩次劄令金執爾。飭二夷必須迅速搬移。方可無事。而夷性狡執。尚未能遵使轉動。迨臣劄頡河。而晤紳士等。以英夷二人。租住城內寺屋。係屬有違條約。漸不可長。必應令其移寓南臺港口。惟緩則

可圖。急則生變。總宜從容設法。令彼自退。該紳士等並無異詞。旋據夷目關那申陳。以伊接夷首。咬咬批示。原定條約。外國人亦准住城邑。講經人未便搬移等語。該夷將原定條約中。夷商准住港口之文。翻賴為准住城邑。隨由臣劉韻珂。照會咬咬。以原定條約分明。不應翻異。且合城士民積憤不平。即暫時暗中彈壓。終難保不有變故。該二夷原租寺屋。以六個月為滿。應屆租滿之時。即自搬移。混於無迹。交新換代。辦領事夷目星察異。寄投夷首。尚未接其回文。是臣等督同興廉。先後辦理。總期使二夷搬出。並無稍存遷就之意。此又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臣等查明

該二夷。一係講經。一係醫病。其所租寺屋。亦多破壞。復密飭在部郡督辦官。運回省之候補道鹿澤長。授意閩侯兩縣及委員郭學填等。以士民公議。如有敢與夷人修理寺屋者。即相送重懲。向泥作木匠人等。徧為曉諭。又向城廂居民。徧為告述。仍以士民公議為詞。不准赴該寺聽經。就醫道各生童等。投遞公稟。臣劉韻珂傳至署中。復以前情密為拏授。囑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樂從而去。臣劉韻珂又據公稟。檄飭鹿澤長。照會夷目星察累。並以眾怒難犯各情。面詢該夷目明白開導。該夷目口雖巧辯。而實不無餒心。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屬寥寥。該夷寂處。

蕭寺。新難日久。遷延。臣等又恐各廟僧人。或且暗向夷人。私自租屋。又密飭鹿澤長。轉飭兩縣。除南臺港口房屋。准照條約。租與夷人居住外。其城內及東西北各關外。所有寺廟。士民公議。一概不准租與夷人居住。均令住持僧具結存案。是臣等現辦此事。雖不動聲色。無非藉民以拒夷。並未強民以從夷。此皆臣等鎮靜籌辦之實在情形也。特是閩民性情浮囂。喜造謠言。從前夷目。遵照條約。進城居住。間有帶礮入城之謠。經臣等查明曉示。謠言頓息。嗣後夷目。時有箱籠出入。民人皆見慣。不以為異。近年久無造謠之事。乃本年謠言紛紛。屢經紳士傳說。有謂夷人用十

數人擯擡大箱進城。內係暗藏礮位者。又謂閩安海口。大礮四尊。被夷人釘塞火門者。有謂夷人雇內地鐵匠鑄造兵器者。有謂閩安海口外。有火輪船數隻聚泊者。有謂夷人兵船入港。安礮五十餘門者。有謂夷人兵船在南臺開礮。居民驚惶者。有謂夷人收買萬人坑內屍骸。二千錢一杖。用製火藥。其毒異常者。均經臣等密委文武幹員。隨時查明。實無其事。復飭鹿澤長。向紳士告知。該紳士亦默無他說。第已往之謠。既屢起屢息。而未來之謠。難保不愈出愈奇。遠近傳播。或致上達。

宸聽。臣等忝膺疆寄。責無旁貸。夷情苟有可疑。何敢不密速入

告。而浮言滋惑。亦不敢壅於

上聞。此又臣等偵察謠言之詳細原委也。伏思夷人不是紳而畏
民。誠如

聖訓。馭夷之要。莫先於固結民心。如果民知大義。志切同仇。地方
官正樂於激勵。以為防禦之資。無如福州民氣散弱。心志
不齊。與粵民迥殊。臣等在閩多年。知之最悉。在該紳士等
忠憤所積。洵足令人欽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顧日後之
隱憂。究屬失計。臣等惟有悚遵。疊奉

諭旨。事事處以鎮定。不露張皇。務期華夷兩安。仰副
聖明綏靜海疆之至意。

劉韻珂等又奏。臣等查閱周天爵原奏夾片。其所稱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又稱天津海口橫沙礮臺。兵法所謂陷地。所言誠為切中。所難者沿海之城池馬頭。多近偏海口。無委棄之理。無移撤之法。即以閩省而論。偏近省城之海港。由五虎至南臺。雖有門戶數重。然較從前失事之浙江鎮海港口。寬闊真止數倍。廈門則港口寬深一入大擔。直抵十三路頭。萬家閭閻。近壓海邊。既無城郭。亦無退步。二十一年。倭夷入犯時。乘南風揚帆。直撲岸上。該處礮位。多至二百餘門。血戰未逾半日。即已失事。此乃限於地勢。智勇皆無所施。臣等竊窺該夷舉動。現已默然回粵。毫無

動靜。其或知難而退。從此相安無事。固是天誘其衷。抑以未獲所欲。再以別法要求。亦是意中之事。此時廈門則夷目。夷商與華人雜處。港內夷船。每日不下十餘隻。省城則夷目一人。夷商及傳教之夷。共十餘人。我有動作。彼皆知之。若於無事之時。將礮臺之礮。日日演放。礮臺之兵。紛紛調集。又或雇募水勇。購備大船。風聲一播。夷人定啟猜疑。將來首先張皇之地。即為首先紛擾之地。是防夷而適以招夷。未免失計。臣等疊奉

諭旨。總以鎮靜為主。惟有詳察動靜。相度事機。設法防範。斷不敢稍涉大意。亦不敢稍有洩漏。至周天爵片奏。所云木礮。臣

劉韻珂於道光二十一年間在鎮海港口設法勸令慈谿縣紳士葉仁等捐製一門其粗長倍於萬斤鐵礮內安銅筒外包木皮又用厚鐵箍數十道緊緊圍束一演炸裂礮子不能及遠竟難施用石礮土礮均係創聞更不知做法大畧書籍所載世俗所傳以為技資則奇異可喜施之實事則粗語不合此等利弊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實不敢強為附和

劉韻珂等又奏嘆夷租屋一事臣等與紳士雖有緩急之分然皆堅意驅逐並無歧異不同之處所不同者祇有調兵演礮募勇二事而不同之故紳士不能盡知臣等亦不

敢明洩緣福州一口。噫。夷本視為難助。特因強求而得。不能無端拋棄。臣等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故時時防範。總不予以可挑之釁。非敢過為遷就。况現奉

諭旨。該夷在香港已有以福建港口換易臺灣之謀。臣等若扶同紳士調兵演礮募勇。一經各夷偵知。勢必信致香港。該夷因此藉口。是以小事而隨其計。臣等何肯出此。且回憶從前軍興時。各省招募水陸鄉勇。不下十餘萬人。帑金之耗。於口糧者。不下數百萬兩。然卒不聞何處得一鄉勇之力。而易聚難散。沿海地方。數年盜賊之充斥。半係鄉勇流毒。此臣等之所以不敢因噎廢食。阻紳士嚮義之心。亦不敢

隨聲附和。啟夷人猜疑之漸也。原奏謂粵省不許喫夷入城。似處處可以仿效。不知粵省之邊夷。雖由紳民之齊心。實得力於洋行之停市。該省港口。係西洋各國公市。為外夷數百年來生財之地。二十一年。喫夷猖獗。廣州府城。幾於不守。然總不敢盡力摧殘者。彼不肯自壞其利藪。且牽制於各國之洋商也。此外四口。惟上海貿易差盛。如福州。廈門。甯波等。市船寥寥。彼皆不甚愛惜。既不能以停市制其死命。而乃欲鼓蕩散之民氣。憚狡獪之夷情。竊恐枝節一生。不可收拾。臣等愚昧之見。竊以為百姓宜安而不宜擾。必於無事之時。先自張皇於形迹之間。效法粵省。似亦

疏於計矣。至夷人帖子。臣徐繼畲曾令委員郭學坤持問夷目金執爾。堅稱不敢為此。即神光寺二夷亦皆不能書寫漢字。其為出自漢奸之手無疑。現時未得主名。自應嚴密訪緝。其五口夷目夷商所用華人。難以數計。此輩下流誠屬可恨。惟江南所定條約中。既有准其免罪明文。地方官即無驅逐之法。又各外國夷人在五口習教。係道光二十六年。因佛夷請。即有奏准開禁明文。並奉

旨於五口張掛告示。地方官何能禁其不來。原奏所云。係未檢查條約。考究案卷。臣等忝任海疆。辦理夷務。七八年來。俾得無事。無非內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

苟且之念。總期民夷相安。斷不致小有變故。堪紓

宸廑。

劉韻珂等又奏。查臺灣地方。並非通商馬頭。亦非各國夷船應行經由之處。乃自道光二十六年以後。節據臺灣鎮道稟報。淡水廳屬之雞籠山一帶洋面。時有喫夷船隻駛往游奕。臣等查知雞籠附近各山。有產煤處所。該夷火輪船隻。需用此物。其頻年駛往。未必不有所垂涎。因恐內地奸民貪利。勾串。或竟私自採挖。均不可不防其漸。當經密行該鎮道。轉飭前任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鄉士民。公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在案。本年三月。駐福州夷

目金執爾呈投嶼首。咄啞照會。果以採煤一事。徑行干請。經臣等備文照覆。正言拒止。復密飭該鎮道等。固結民心。重申禁令。使之無可希冀。惟該首回至香港後。與在港商人私議。欲將福建港口。易換臺灣。是其因所求未遂。復欲藉詞。齟齬折之多。易換港口。已可概見。臣等現復密諭該鎮道。並由省派委幹員前往。會督該處文武。傳集紳民。諭以大義。休以利害。務令全臺百姓。億萬一心。互相查禁。並非官與作難。總令貪狼狡黠。亦將頽然自失。藉口無由。並密飭該鎮道等。查明各口要隘。及夷船前撞礁石處所。相度形勢。妥為布置。總期內無畏怯。外不張皇。鎮靜密防。不

露形迹。以固我國。如該首仗。嗾竟以求換港口。來閩投遞
文書。臣等自當堅執成約。正詞拒絕。使之無釁可尋。仍飛
咨粵省。一體嚴飭。俾絕妄念。而弭後患。仰副

聖主保衛屢疆。諄諄告誡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畲奏。揣度夷情。並履陳租住寺屋情
形。各一摺。另片奏。臺奉廷寄。查辦夷人租約用印。地方官辦理
不善。並拒絕採購臺灣煤炭。又竄議周天爵前陳思惠豫防各
等語。該夷強租神光寺一事。幾至激成釁端。降旨查辦。不啻至
再至三。該督等既稱該夷竄處蕭寺。斷難日久遷延。究竟何時
方可撤去。前此何以聽其任意闖入。事關紳民與夷人互相爭

執○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出以公平○總期該二夷及早撤移○庶
紳民均可相安○僕等辨終不妥協○竟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
問○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著即行革職○至
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求換港口○自當與該處紳
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仍堅執成約○明白理論○斷不可稍涉遷
就○致貽後患○總之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朕為天下臣
民主○不特封疆大吏陳奏○不能逆料其虛○即紳民眾論○亦豈肯
遽存漢視○該督等果能固結民心○外撫內防○籌及久遠○自不致
為士民藉口○轉滋事端○若徒託空言○夷患未消○民情亦怨○試問
身膺重寄○所謂好惡同民者○安在耶○懷之慎之○

乙卯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臣等查本年正月內。曾據叻首照會內稱。彼國火輪船。需用煤炭。聞臺灣雞籠山。有此出產。或勸諭民人。自行裝運來港售賣。抑或豫行挖掘。俟我國船到彼買運。臣等當經照覆。臺灣係屬隔省。斷難允行。煤炭為日用所需。五口皆可隨時採買。力行斥駁去後。該首在粵。並未續陳此事。嗣於五月內。復接閩浙督臣劉韻珂來咨。叻首現有照會。寄交在閩領事官轉遞。亦係往詢此事。業經備文照覆。閩省向不產煤。臺灣雞籠山。似露煤苗。該處紳民。屢次稟請封禁。萬難相強。早

經正詞拒絕。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大抵該夷性情。每因
覬覦。先為嘗試。如果剴切開導。自知事有難行。未嘗不廢
然思返。至臣等前次所奏。購得新聞紙。內載福建港口。虧
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為港口。本係叻酋與眾商私行密
議。游移未決。數月以來。並未接據照會。亦未聞該夷果有
動靜。因思暎夷。先於道光二十一年間。直至臺灣窺伺。經
前任總兵達洪阿。與前道姚瑩。督率義民。大加懲創。該處
民情素悍。隨時皆可禦侮。暎夷恐未必遽爾輕舉妄動。復
蹈危機。如該夷在粵。有潛往臺灣之信。即行飛咨閩浙督
臣。趕緊防範。尤當示以鎮靜。不致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遵查夷人情形一摺。夷首吹噓。前求採購臺灣。難籠山煤炭。該督接據照會。即力行斥駁。該首在粵。並未續陳。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其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現亦並無動靜。惟夷情叵測。於成約之外。稍准通融。此端一開。勢必妄生覬覦。昨已諭知劉韻珂。豫為籌防。該督撫仍當嚴飭文武。加意防備。持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辰。理藩院奏。竊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由該游牧起身赴京。二十四日。行至翁牛特旗楊樹井子地方。見有二人。鬚髮紅赤。形類外夷。因其攜有夷字文書一

本漢字文憑一紙。據云係佛喃哂國文憑。該郡王恐係邪
教。遂令人將該夷人拏獲。並將漢字文憑。依樣鈔錄一紙。
將該夷人交赤峯縣知縣。轉送熱河都統衙門。該郡王備
具白文。將所鈔漢字文憑一紙。所獲夷字書一本。於九月
十七日封遞到院。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理藩院奏。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
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內。起程赴京。行至
翁牛特旗地方。盤獲外夷二人。攜有夷書一本。及佛喃哂國文
憑一紙。已將該夷人轉送熱河都統衙門等語。佛喃哂國。屢遣

夷人私赴內地。意圖傳教。遠至蒙古游牧地方。實違成約。著惟勤。即將該郡王所交喇夷二人。解往直隸。並夷書及鈔錄文憑。一併發交訥爾經額。派員轉解廣東。並咨明徐廣縉。飭交該國領回。並向該夷切實開導。嗣後除五口等處。不准私遣夷人潛赴游奕。致乖成約。原摺著鈔給閱看。

十月辛未。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勛。奏查原案。大西洋國。亦名意大利亞國。羅賴恩。係該國羅瑪府人。於道光二十六年冬間。駕坐夷船。前來上海。維時約年四十餘歲。由喇喇晒公使喇嗎呢。領見前任蘇松太道官慕久。稱係該國派來上海主教。當經官慕久。盤詰明確。查照奏

定章程准其在上海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該夷即在上海建造天主堂未竣二十七年九月另換佛囑晒夷人趙方濟前來主教該夷羅類思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是年十月准山東省解到平度州稟獲傳教夷人郎懷仁一名亦照定章發交前任蘇松太道咸齡轉發趙方濟認明管束並咨明總辦夷務兩廣督臣在案至羅類思去後查明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臣等查夷人之詭譎煽誘固屬可惡而漢奸之改名易姓甘心為之服役依附挾詐尤堪髮指即如松江府城內華亭縣有常平倉二所一在縣治之西一在婁縣之東係前明天主堂基改建

本年四月。喇嘛西國領事。敬禮。忽請拆還堂基。經蘇松
太道等。與之辯論。再三堅執。臣等當以若無漢奸。從中播
弄。該夷。又安能備知詳細。密飭訪拏。一面告以松江。非通
商口岸。本不在開禁行教之列。况已改為倉廩。應即欽遵
前奉

諭旨。毋庸查辦。亦不准擅自入城。迄今數月。漢奸之主名。雖無從
查實。而該夷。已不敢復理前說。是其一端也。此外閩浙無
賴之徒。時而朋比為奸。時而構煽生事。奸狡百出。全在地
方官認真懲辦。惟有督飭蘇松太道。及上海廳縣。不動聲
色。密訪嚴拏。據定章。以馭外夷。執法律。以懲漢奸。杜絕句

結○潛消隱念○以仰副

聖主慎重海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傳繩勛奏○遵查西洋人羅賴思○曾於道光二十六年○前來上海○二十七年九月○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此後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既據查明○應毋庸議○該督等○惟當隨時查察○杜絕勾結○總期堅守成約○毋令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子○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竊臣前因夷人強占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撫臣徐繼畲不能驅逐○反為護持○業於八月間○據實奏○奏茲又聞督臣劉韻珂○聞兵回省後○經福州

閩縣侯官三學生員。投遞公稟。力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
 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
 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
 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
 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
 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大樹下。嘉慶
 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
 斤大礮。釘塞二尊。閩城士庶譁然。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
 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希圖掩飾。然火門釘
 壞。實已不堪施放。並聞日有騎馬夷人。四處踏勘。口出狂

恃之言。雖經各鄉民協力驅斥。而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等事。臣查福州近在海濱。五虎門係入省第一關鍵。銀鑲浦地處東南。水面遼闊。直接南臺。大江中分二支。一水迤東。由路通橋入水部門邊之水關。關貫注城內諸河。為附省各鄉柴米雜糧入城咽喉之路。此路一梗。城內必致坐斃。一水迤西。跨西禪寺邊。繞過西門。上泝建溪。直達崇安。為武夷茶出產之所。其利年可鉅萬。夙為夷人之所垂涎。此地一失。夷人並可坐收茶利。至鼓山寺。東負大海。西關省城。別有小路。可以繞越五虎。直入井北二門。尤為省城屏障。以上各處。或係險要。或係膏腴。皆屬萬難割棄。今悉

為夷人所有一旦有事何以禦之且五虎門之礮臺大樹
下之礮位例有營汛專防乃任夷人釘塞大礮三尊該管
將弁毫無覺察則其他火藥軍裝等局在在堪虞若不實
力稽查嚴行懲辦更復成何事體該督撫畏蕙性成苟安
且夕以通商為掩耳之計以和約為護身之符即

諭旨森嚴亦不過含混其詞一奏塞責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夷情叵測省會瀕危

特簡公忠體國威望素著之大員迅赴閩疆嚴密查辦從前所許
貿易處所仍給一廛俾資棲泊此外城廂內外無論民居
廟宇不准多占寸土擅建一椽其非貿易所經並不許匹

馬片帆往來窺探。以符舊約而示限制。其被釘礮位之該管將弁。及不能禁止之地方官。一併嚴參治罪。庶華與夷之界限分明。而官與民亦相安於無事之福矣。

何冠英又奏。前閱卽鈔。據閩督劉韻珂。屢報水師巡緝出力。閩浙洋面。盜匪肅清。乃近聞閩省南臺。常有火輪船五六隻停泊。詢因近日洋盜充斥。水師望風先逃。行旅往往失事。該夷人性本嗜利。又欲籠絡人心。遂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至浙之甯波。由浙返閩。亦復如是。是商船被害之少。適見夷船獲利之多。乃該督以夷船護送之故。全謂為水師巡緝之功。竟不慮該夷可以護送商

船即可以潛謀不軌。其邀功之濫。防患之疏。均可概見。又聞此次大礮。被夷人釘塞。該督因人情洵懼。始委永春知州王光鏗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人向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煥。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是該督等於夷人。則多方袒庇。於公事則一味欺朦。應請

旨一併嚴密飭查。毋任狡飾。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霸占省城內外各寺。強買民房。起造樓屋。並釘塞礮眼。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又片奏。閩浙商船。多雇夷

船護送。該督反謂水師巡緝之功。又夷人用鳥槍打傷幼孩。該督委員查驗。含糊稟復。賄和了事。各等語。若如所奏。該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劉韻珂等身任疆寄。何以聽其滋擾。毫無辦理之法。徐廣縉總理五口通商事務。且閩粵接壤。必有見聞。著即按照摺內所指各情。逐加訪查。果否實有其事。並該督撫現在能否設法撫馭之處。據實具奏。毋稍瞻顧。儻該省夷情日肆。民怨已深。此時控馭之方。亟應相機熟計。夷酋咳嗽。亦必與在閩夷人暗通信息。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著即確查具奏。儻稍有齟齬。當先思釜底抽薪之法。勿令轉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朕聞。嘆夷。強占。神光寺。經福州。閩縣。侯官。三學生員。稟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外。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十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該督。委永春。知州。王光。錫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日。有騎馬。夷人。西出。踏勘。口出。狂

恃之言。鄉民協力驅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又閩省南臺停泊
火輪船五六隻。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往來於
閩浙間。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
人向該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埭。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
各等情。該督撫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
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其生員等公稟。又何以送給夷人閱看。殊
不可解。以上各情節。著劉韻珂。徐繼畲。逐一據實覆奏。不准再
有迴護。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於何時可以搬出。並著隨時奏
聞。毋涉含混。此旨。該督等閱看畢。毋許稍有漏洩。

庚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九月中旬。廣東紳士。由京寄到家信。即編傳有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者英宅內投遞稟函之事。並言羅類思既隨同者英辦理夷務。何以數年之久。廣東毫無見聞。茲恭奉

密諭。復面詢委辦夷務之紳士候選道伍崇曜。據稱大西洋並無羅類思其人。者英在此辦理夷務數年。委用皆係官紳。且外夷百般要挾。焉肯為其所用。是羅類思並未隨同者英辦理夷務。似屬可信。惟丁光明何以膽敢平空結撰。投遞信函。種種疑竇。其中尚有別情。應密委妥員。隨時再行訪查。

硃批覽奏均悉。

甲申山東巡撫陳慶偕奏查得泰安城外一帶客店店主及雇工人等皆不時更換探詢數年前事率無知者因訪舊有習天主教之王得榮設法密詢據稱道光二十五年六七月間不計日期曾有一人自稱西洋天主教頭羅類思來泰安府拜訪同教到過伊家因伊係同教留住一夜次日其人即往南而去嗣後並未復來現在實不知其去向委無在境逗遛情事。

硃批知道了。

陳慶偕又奏再本年五月間有武城縣民呂吉本與同族

呂強因錢債互毆。控縣傳訊。究出呂強等傳習天主教。數年前曾有西洋人羅姓至境傳教。經該縣傳集同教之呂吉學等質訊。羅姓下落。眾供羅姓早經他往。不知去向。該縣將呂強等仍歸互毆本案。杖責發落。嗣經臬司王懿德委員訪查無異。稟請臣覆覈。臣以西洋人違約來東。必須照案飭禁。正在咨會兩廣督臣轉諭間。准兩廣督臣徐廣縉咨稱。啡喃哂國陸噶。轉據上海領事官申報。以武城縣苦累天主教與和約相左。咨請查辦。臣查該縣傳究羅姓下落。係屬照約辦理。其杖責呂強等。因自犯關毆。該夷首輒稱苦累其天主教。與案未符。已經臣據理明白咨覆。仍

執前約。不准西洋人來東傳教。

硃批。辦理深合機宜。

十一月甲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首
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
除將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
硃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衙門接奉貴衙門來文。覆稱。

貴國照依敝國文書。飭令守邊將軍大臣等。明白籌議此事。具奏。即著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添設貿易。由敝國派大員。赴伊犁。會同該將軍。議定貿易章程等語。此文已奏明本國君。本國君已知。

大皇帝依從之意。並

貴國交友之誼。此二處議定章程貿易。不但兩國永固和好之誼。屬下人等。均有裨益。此後兩國更相親睦。毫無疑猜矣。故此我們遵照辦理。派令重任大員。前往伊犁。會同貴國將軍定議。諒必令其合宜。優為款待。惟所派之員。跋涉長途。請於明春令其起程。其隨行人數。俟到伊犁有日。即

飭知本處西邊錫畢爾地方總管大臣。豫先稟知伊犁將軍。此皆貴部曲盡朋友之道。惟微國此次咨覆文內。喀什噶爾地方貿易一節。本國亦當另有計議。貴部文稱喀什噶爾地方。若立貿易。與商人並無利益等情。著伊犁將軍將不可設立買賣情形。詳細告知微國官員等語。雖遵照貴部所議。現在喀什噶爾地方買賣微小。商人赴彼處販運貨物者甚少。惟思添設買賣。俾輸兩國商人。商人亦必在彼處需用貨物。滋生買賣。兩國亦可籌畫獲利。若在喀什噶爾地方。試立貿易。大約不難。試行數年。合算利益。可否議立買賣之處。亦可概見矣。况講論此事。添設買賣。除

買賣利益之外。另有好處。鄰境部落。看明兩大國和好。亦必向化。遵禮。變暴為良。兩國邊陲。更可相安矣。又商人運送貨物於哈薩克布魯特部落之曠原行走。其流離走人。亦可生計有資。並可感其持平安分矣。惟

大清國

聖明洞鑒。體誼合理。酌量飭知伊犁將軍。並希行知。俄國俄國所願者。兩國利益。伊犁即可定議買賣章程。實原係世代交好之誼。今復定議。俾兩國交涉事件。均獲佳善也。為此咨
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奉

上諭福建學政黃贊湯奏豫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
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欽此竊思夷性雖桀驁難馴而所以貪
戀者惟貿易在我所以羈縻者亦惟貿易惟是變出不虞
事期有備原在於平日之得人徒勇者每以債事為嫌多
謀者又以寡斷為慮欲求其經權悉貫體用兼賅者一時
殊難其選祇可以因材器使量能節錄先期臂指之堪憑
再望干城之備選若遽稱屈敵摧強之能出奇制勝之畧
揆之今日豈易多得哉至於漢奸多係沿海游手好利之

徒貪其貨財。供其指使。一旦不遂其欲。並可毆辱相加。乘隙以走。本當隨時查禁。無從設法招徠。但恐間有刁生劣監。伏處其中。主謀援引。亦未可定。自應廣寄耳目。究有根據。立即嚴加懲辦。廣東民情。素稱驍勇。原可濟兵力之不足。地方官果能深得民心。亦即可服夷心。

硃批覽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思馭夷之道。要不外於國民心。未有不知安內而知捍外者。亦未有不能處常而能禦變者。查廣東水師。一提四鎮。於洋面則分為三路。提督駐紮虎門。為中路。陽江瓊州兩鎮。為西路。碣石南澳兩鎮。為東路。

所屬各協營亦即附近分駐其間舉凡諸夷聚處以及夷船出入停泊皆在中路且距省城為最近故為扼要之所碣石南澳直達閩浙亦為往來必經之路惟陽江瓊州兩處多係越南暹羅諸國商販所通而暎味佛等國夷船到此者較少其洋面情形原在各營將備弁兵時加偵探互相梭巡風濤耐於慣習礮火熟於點放船隻長於駕駛器械火藥在在極於精良訓練講求本營伍當盡之職有事賴以防夷無事正可期於捕盜仍由臣等分別勸懲自當漸收得人之效至於省城為華夷雜處之地全在控馭得宜使無所藉口亦在聲色不動使之無從生心此外如番

馬之黃浦。東莞之虎門。香山之澳門。新安之香港。各該地方官。果能深知大體。廉隅自飭。又能實心任事。該夷不獨無戲侮之心。並且有悅服之意。如上年暎夷。復有進城之請。未及一月。城廂內外。聚有十萬之眾。其附近各縣鄉村。亦無不勃興義憤。切齒同仇。是國練具有成規。歷久可循。正所謂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也。查福建臺灣道。遠隔重洋。遇有緩急。實恐鞭長莫及。是以定制與各省巡道迥不相同。至於廣東州縣。凡值下鄉辦案。無論緝凶捕盜。皆須請兵而行。營中習以為常。隨時皆可立應。並非僅止道府。與聞兵事。若關涉夷務重大。一切籌調機宜。自應仍由

臣等相時行事。非可先諉之於道府。故令。徑司其事。總之。辦理夷務。本非共有。轍跡可按。因時因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守一定不易之見。常求隨在可恃之圖。庶先聲可奪。而後患自弭矣。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查。暎咭喇一國。全賴眾商之貿易。為生計。上下交爭。無不惟利是視。該國若有舉動。轉先聽命於商。其欲多立口岸。在初意不過為市易益廣之計。及至沿海。得以五口通商。悉仰

天朝柔遠之德意。斷不能任其復有要求。漫無限制。此已往者。

之無可逃。而未來者之尚可恃也。思患豫防。本為當時要務。現就廣東地方情形而論。內河外海。礮臺林立。分駐臺兵數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徑出。且民心之與夷情。兩不相融洽。已非一日。該夷若不量力。無論夷兵是何兇猛。僅止一二千人。安能敵此億萬生靈之眾。使彼畧有蠢動。香港之巢穴可虞。黃埔之貨船可虞。即十三行之夷樓。無不可虞。該夷豈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哉。查該夷之在廣東。尤非他省可比。商賈交易。貨物流通。幾二百年於茲矣。即此操其命脈。無計可施。破其故智。無譽可尋。各夷皆挾重貨而來。孰肯舍經營而從戰鬥。又

豈願貪提無益之兵費。轉致自行歇業。其中隱情。要非身
當其境。直探底蘊者。末由而知。是在隨時之操縱得宜。更
須審事之從違有主。即或偶生妄念。竟以必不能行之事。
先為嘗試。而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亦未
嘗不廢然思返。若祇一味遷就。則得寸思尺。伊於胡底。明
知官與民不能相強。欲使之威侮。亦知華與夷不任自由。
故與之利啗。甚至奸宄從而生心。死頑得以附翼。相沿日
久。民心勢必相離。民心離。彼亦何能自安。然據原莫嚮者。
先在外夷。恐揭竿羣起者。仍在內地。蓋知夷務所先防。尤
在民心不可失。即原奏所謂積之數十年。所以不敢遽逞。

者○直窺我封疆之臣○優劣為何如耳○至於鴉片流毒○幾成
積重難返之勢○究之吸食者少○不吸食者多○且吸食者率
皆下愚極賤之輩○不吸食者○仍多明理畏法之人○亦在隨
時查訪○設法懲辦○庶可稍挽頽風○如原奏所稱○海濱漁船
蛋戶○以及犯法水賊○處之有方○視人調度○不在豫養○只在
臨時招募○查若輩究屬內地蠢頑○非比外番族類○即如西
域○每有警報○多令遣犯立功自贖○未嘗非以毒攻毒之計○
此○臣等籌辦洋盜○所以勒撫兼施者○若威不立○則恩無由
知○准其內投○正為絕其外附也○人如原奏所稱○前此失事
皆由船隻破位○事事效顰外夷○洵為確論○彼之所畏○正我

之所短。正當用。

長。如水道恐有。

獨得之奇。短兵。

撤貞吉戰船十。

人反覆無常。貪。

時豫防。恐臨時。

敢稍有漏洩。

殊批。卿智深勇著。視國。

病。此時佳善否。

十二月。乙丑。閏。

十二日。據委辦夷務候補道鹿澤長。轉據委員縣丞郭學
煥稟報。有蘇以天即瑞國夷人發士。呂吉吉二名。在城外
南臺地方租屋居住。十月初十日。該兩夷雇坐小船。赴五
虎門外夷船。借得洋錢二百圓。回至金牌洋面。突遇賊船
攔搶。發士用小鳥槍擊傷一賊。被一賊用尖槍。將發士刺
落水中淹斃。呂吉士泗水逃回船中。洋銀被賊搶去等語。
臣徐繼畲。查金牌洋面。係屬內洋。距省城止一百數十里。
該匪等膽敢駕船搶奪。殺傷事主。不法已極。未便因事主
係屬夷人。稍涉鬆懈。當即飛檄署閩安協副將林相榮。限
三日內。務將正賊拏獲。旋據該署副將。於十四日將匪船

主朱青青即朱茂科擊獲。並續獲朱爪運。朱開等朱恭恭。三名解辦。又據委員等稟報。十月十三日。有大西洋印住。澳門之葡萄牙國護貨船一隻。停泊南臺江面。船上有黑夷二人。上岸買絲菸。一黑夷與鋪戶陳爐爐爭論價值。用手搗尖刀。刺傷陳爐爐額顱。民人林舉為進前攔勸黑夷。疑其幫護。用刀戳傷林舉為肚腹。殞命。行兇之黑夷。當即脫逃。該處居民。將同行之黑夷擊獲。當經候補道鹿澤長。飭該營營將民人擊獲之黑夷。先行收禁。勒其交出兇兇。該船主叫嘆。甚為恐懼。旋於十五日。將行兇之黑夷。協同兵役。在館頭地方。擊獲。網送前來。隨據確訊供詞。同行之

黑夷名哈囉。並未動手。係屬干証。行兇之黑夷名哈波囉。供認刺傷陳煥燻。戳斃林舉為屬實。臣等查各國通商條約。夷人犯罪。應交該國領事官自行辦理。惟大西洋與葡萄牙國領事官。住廣東之澳門。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當由臣等委員。將兇手哈波囉。干証哈囉。二人解送廣東。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發交該國住澳門之領事官。查照條約辦理。

徐繼畲又奏。藩司慶端詳稱。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據琉球國使臣夏起羣等稟繳。該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文

一件內開。竊查暎夷。唯噶哈一案。經蒙轉詳具奏。一面移咨。

欽差大臣。飭令暎酋。迅將唯噶哈。並妻子一律撤回。此誠。

皇恩浩蕩。感激無涯。但今未見該國撥船撤回。又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初八日。有夷船一隻到來。隨飭訪問來歷。據兵頭。

來雲口稱。奉暎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劉文一封而來。

隨即飭官接劉投閱。內云。暎國秉正。各大臣所過。彼此兩。

國。不禁通商。永久友睦。儻琉球果有此意。則本國商民數。

名。即往琉球地方。寄居貿易。俾賓主利益多增。至唯噶哈。

係屬暎國子民。向在泰西國習練醫道。後過琉球。其心志。

既係救患濟人。能使琉球民庶精力壯盛。仍囑琉球見諒。如前再得妥保該冷平安可也。隨著具文回覆。敵國土瘠地薄。物產無幾。不能與大國結交貿易。至於醫術。亦傳習中朝醫法。得以治病。不必用他國之醫。懇請迅賜遣撥船隻。接取咱噠冷。並妻子回國。該兵頭接收覆文。於十七日開船回去。入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咲咭喇火輪船一隻到來。隨查訪來歷。據兵頭克爾克喇孚啟稱。奉國命到琉球。訪問醫師咱噠冷。請琉官相見會面。隨即遣官會面。該兵頭說咱噠冷應好生照看。毋得怠慢。儻有侮辱之事。日後不免兵火。該官婉詞回覆。並具文懇請接回咱噠冷。

並妻子。旋據啟覆。所留咱噠哈。乃吾國所珍重。如琉球官民。巧用壓欺。強出境址。吾國所不怡。決不能依順所請等。由於九月初六日。長行回國。竊查咱噠哈居琉以來。每達便船。勸其回國。不肯聽從。今達英國船隻到來。即飭悉請撤回。乃該兵頭如前所言。說出危懼之詞。並無接回之語。未知其心懷如何。憂慮益切。寢食不安。伏祈轉詳。妥為查辦。迅將咱噠哈並妻子。一律撤回。使敵國得以安謐。茲值進貢之使。理合咨覆查照。臣等查暎夷咱噠哈並眷屬人等。居住琉球國。已閱數年。其心叵測。現有暎國船隻到彼。該國悉請撤回。仍未附載回國。反出恐嚇之言。是其意在

逗留○可以概見○上年咱嚕哈○既稱非奉官諭○不便回去○而
前次叻嶼照覆○兩廣督臣徐廣縉之文○又稱通商五口○伊
尚可應○琉球遠在海外○迥非內地五港可比等語○顯係意
存推諉○臣等查前定各國通商條約○中國所屬藩封○原未
議及○該首叻嶼○既設詞推諉○即使兩廣督臣徐廣縉再行
照會○亦難保其必肯撤回○惟琉球以海島微國○世效環球
久託

天朝之覆庇○今因暎夷留醫士在彼○日切憂危○頻來呼籲○未便
置之不議○自當仍由臣等咨會兩廣督臣徐廣縉○再向夷
首叻嶼○相機開導○將咱嚕哈等○及早撤回○以恤藩封而免

驚擾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匪徒槍斃夷人。並上岸夷人。戕斃民人。現分別照例辦理等語。據稱。蘇以天。即喘國夷人。發士。呂吉士。在內洋突遇賊船。被槍將發士刺落水中。淹斃。現將匪船上之朱青青等四名。拏獲。著徐繼畬。於現獲匪徒犯內。先行嚴訊。究犯確係何人。按律定擬懲辦。如裕泰現已抵任。即會同研訊明確。務使民夷各得其平。毋任稍有偏倚。致令別生枝節。其上岸黑夷。用刀戕斃民人林舉為一案。既據查明。福州並無大西洋葡萄牙國領事。即著遼委委員。將兇夷。哈波囉哇。哈囉。二名。解送廣東。交徐廣縉。查照條約辦理。另片奏。據琉球國

咨稱。暎夷。怕噠。哈。尚未撤回等語。已有旨諭。徐廣縉。妥為勸諭。並將夷人。戮斃。民人一案。亦諭令。妥辦。

又

諭。劉韻珂。徐繼畲。奏。據琉球國來文。暎夷。怕噠。哈。尚未撤回。仍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暎夷。怕噠。哈。住居琉球。已閱數年。該國以有暎夷。船隻到彼。仍未載回。且出恐嚇之言。該國甚為憂慮。復行籲請。查辦。前經。徐廣縉。奏稱。該首。吹噓。設詞。推諉。自係。意存。逗留。惟。琉球。以海島。藩封。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著。徐廣縉。再向。吹噓。設法。開導。妥為。勸諭。務令。將。怕噠。哈。及早。撤回。免致。該國。驚擾。又。據。劉韻珂。等。奏。有。大西洋。葡萄牙國。黑夷。上岸。

用刀戳傷民人林舉為一案。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現已移咨該督。並將兇夷哈波囉吐。哈嚶。二名。解送廣東等語。夷人領事官住居澳門。著俟解到後。即飭發交該領事官查照章程。秉公辦理。以符成約。

戊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廣東省城距福建省城道里遼遠。聲息不能時通。有籍隸福建。現在服官廣東者。詢以該省民夷情形。僉稱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團結百姓。動輒抑民以順夷。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詞色之間。頗露憤懣。究係得之傳聞。不敢信為確實。現將摺內所指各情。

繕札密委委員前往確查俟其稟覆到時再行據實具奏
恭讀

聖諭該省民夷既屬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誠恐別生枝節相應
請

旨將該督撫先予薄懲一面責成撫夷安民民心既不動搖夷情
自歸馴順僕再飾延即予嚴譴似當知所奮興若思釜底
抽薪之法凡夷首之強占勒租總恐有內地奸民為之勾
引果先密訪嚴辦該首亦未嘗不旁觀自警至於吠首數
月以來毫無曉濟其與在閩夷人有無暗通信息容再密
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當降旨交徐廣縉。速加訪查。據實奏聞。茲據該督奏稱。閩省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以致夷情愈熾。民心日離。現將發去摺內各情。繕札委員。前往確查等語。著徐廣縉。於委員查明稟覆到日。即將閩省實在情形。是否內地奸民。為之勾引。詳細陳陳。至叟首與閩夷。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著隨時密查具奏。

又

諭前因疊有人奏。嘆夷強租閩省神光寺居住。民夷不安。各摺片。當降旨交劉韻珂。徐繼畲查奏。旋據劉韻珂等奏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久延。復降旨。查詢何時該夷方可搬出。何以前此任

其關入。今劉韻珂等據實直陳。現在劉韻珂業已因病。令其開缺。新任總督裕泰尚未到閩。徐繼畬職任封疆。撫民防夷。責無旁貸。乃於降旨飭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並不奏聞。是既已錯誤於前。又復因循於後。漫不關心。成何事體。徐繼畬著傳旨申飭。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該撫現在如何籌辦。夷情是否靜謐。紳民能否相安。俱著明白回奏。毋再含混延宕。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國懇請於伊犁等處通商。令該將軍等籌議後。由理藩院覈定。咨覆該國。茲據該國薩納特衙門來咨稱。遵照派員於明春起程來赴伊犁。會同定議等語。此事曾

由薩迎阿會同奕山擬議。現在薩迎阿來京。奕山接任將軍。於原議曲折。自能深悉。著將現在各國來咨。鈔給閱看。事關邊疆貿易。奕山務必先事籌度。周詳所有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一切事宜。前據奏稱。礙難照恰克圖事例。所見甚是。如進卡出卡人數。與牲畜貨物多寡。撥兵接護。並此外有無應行籌及之處。著奕山等。查照前奉諭旨。並廣諮博採。逐細斟酌。妥善。臨時共同商確。定立規條。以期垂之久遠。彼此相安。有利無弊。至喀什噶爾。毋庸通商一層。前次理藩院咨文。業將種種窒礙。並無利益情形。委曲開導。今該國來文。仍欲於此處添設喀什噶爾。距內地窻遠。商販稀少。不敷易換。本係實在情形。但恐

該國官員於到伊犁會議時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必曲為
譬說使其心折服自不至再有曉瀆。此次理藩院咨覆該國文
底亦著鈔給閱看。此事關係甚重。奕山等加意慎重。於國體邊
防必須面面顧到。斷不可草率定議。致貽後患也。慎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貴國薩納特衙門來咨。內稱遵照前次咨
覆。選派重任大員。於明春起程。前赴伊犁。會同該將軍大
臣等公議。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章程等語。
本院據情轉奏。

大皇帝已飭知伊犁將軍。俟貴國官員到日。優加款待。將一切貿

易事宜。會同參酌。定立規條。以期永遠遵行。彼此有益。至喀什噶爾一處。實係距內地遙遠。商販稀少。恐貨物不敷易換。前次文內。業經咨明。今據來咨。仍欲於此處試行貿易。諒貴國官員。到伊犁會議時。該將軍等。必能將喀什噶爾實在情形。詳細面述。總之通商一事。惟圖彼此兩便。庶商民均霑利益。而我

大清國與貴國二百年和好之誼。亦可永久不渝矣。為此咨覆。辛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四十九餘名。闖入科布多之烏梁海游牧。砍斃佐領哈勒察克。奪去槍馬等物。逃走一案。已行文回畢爾那托爾。並令將我

斃兵丁逃走之俄羅斯三人一併展擊審辦矣。昨據科布
多參贊大臣來文。內稱。於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俄夷三
十七人。身帶器械。歇宿游牧。越日。有俄夷三人來見。共四
十人。奪食牛羊。搶取鞍馬。砍斃佐領等語。惟查前次來文
內。未曾聲明三十七人歇宿。又有三人來見。奪去牛羊之
語。竊以此項夷人。恐即係戕斃佐領逃走之犯。惟前次行
文。該國時。此節並未提及。恐該夷藉口不辦。相應再行咨
照。謹將擬出文底呈

覽

殊批依議

癸酉○前任閩浙總督劉韻珂奏○查喫夷二人○前租住神光
寺屋一節○現接據署督臣徐繼畲函稱○該二夷已經候官
縣知縣興廉理諭搬遷○將寺屋繳還○又查蘇以天國即喘
國夷人二名○前於八九月間○因在城外租屋未就○暫借西
門外西禪寺屋居住○嗣在附近南臺之水部門外○覓定房
屋○該處居民○以為不便○經藩司慶瑞候補道鹿澤長○前往
查明○諭令該二夷退還○即在南臺港口○另租房屋○並無在
水部門外○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釘塞大破數尊一
節○前經臣密委在省之永春州王光錫○閩縣知縣來錫藩
前往各破臺逐一查明○並無其事○業已據實繕冊覆奏○又

閩商船索洋銀護送一節。查閩省水師營船。前於軍興時。多被暎夷擊燬。洋盜充斥。商船畏縮。時有西洋葡萄牙國。小夷船駛入南臺港口。包送華商船貨。並非暎夷船隻。各商船時有租該國夷船護送之事。租價係彼此講定。並非勒索。經臣查知此弊。即兩次奏明。在省城設立專廠。趕將缺額師船。先後造齊。按捕洋盜。一面委員。諭令南臺各行商。不准再租該夷船隻。現在閩洋盜匪斂跡。浙洋盜案。亦較從前減去十之七八。各商船有恃無恐。多不租夷船護送。又槍破打傷幼孩一節。查前於八月間。有廣東民人在附近南臺地方。用鳥槍趕打鷺鷥。誤傷幼孩二人。經營汎

弁兵將放槍之犯。當時擊獲。解送侯官縣訊究。嗣幼孩傷
漸平復。臣出省時。復面諭侯官縣知縣興康。將該犯從重
擬辦。並非夷人槍傷幼孩。以上各情。謹先就臣所知者。臚
敘上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省城。夷人強占神光寺。起造
樓屋。甚至釘塞大殿。毀葺。向商船索洋銀護送。並用槍打傷幼
孩各等情。先後諭令劉韻珂等。詳查具奏。茲據奏稱。神光寺二
夷業已搬遷。實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及釘塞殿門之事。並委
員勸諭各商。不准再租夷船護送。查明幼孩。並非夷人槍傷各
等語。著裕泰到任後。按照節次。咨諭。並劉韻珂覆奏各情。逐一

訪查。是否確實。該省夷情。是否安靜。地方官辦理夷務。是否一味遷就。有無專事消弭。辦理不善之處。著裕泰。一併詳細確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劉韻珂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澳夷疲敝已甚。並無大兵船。九月燒燬之船。係輾轉託詞。向他國借來者。今全被燬。既無力賠償。而澳內夷兵。本不過三百餘名。又復燒斃殆盡。窮處情狀。更甚於前。該夷素尚恭順。惟有夷目唯噤一人。生長澳門。粗通中國語言文字。最為狡黠。頗年種種作耗。皆其所為。現在澳內各夷。惹事招非。致干

天譴一切公事不令與聞。所以頓覺安靜。吐首既蒙該國
王稱其知機曉事。得有名號。自應安分保守之。不遑一時
諒不至受人唆播。

殊批知道了。

徐廣縉又奏。嘆夷自六月間。續占福建城內神光寺之後。
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各處地方。建造樓屋。均經紳
耆人等。力為攔阻。至木土匠人亦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
閩縣侯官兩知縣。竟於十月初四日。張貼告示。嚴禁不准
受雇之人。臣見此示。憤懣不勝。伏思工匠人等。執業本微。
乃亦知顧名義。不肯覩顏順夷。可見天理民彝。不容泯滅。

地方官顧必極力挫折以助夷人之慮。臣不知其是何居心。應請

旨飭交新任督臣裕泰。秉公查參。嚴加懲辦。以為柳民奉夷者戒。並鈔錄該縣告示。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英夷自占神光寺後。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建造樓屋。閩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閩縣侯官。兩知縣。出示嚴禁。不肯受雇之人等語。似此柳民奉夷。尚復成何事體。著裕泰到任後。秉公密查。據實覆奏。毋稍瞻徇。原片及告示。均著鈔給閱看。

○癸未○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臣與督臣劉韻珂嚴飭侯官
縣興康密諭寺僧不准收其房租並密諭城內外泥瓦木
石各匠頭不准代夷人修理神光寺房屋九月間連日陰
雨兩夷所住之房滲漏不堪遍覓瓦匠無敢往者夷目星
察理屢向該員興康懇覓匠人該員答以百姓不願斷難
相強且神光寺無人收租白住廢屋亦傷體面不如搬去
為妥該夷目無可如何始稱租屋原係小事既係士民不
願官府為難若不搬移恐傷和好惟城外一時難得住處
應先搬至伊國緒譯官所租賃之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
寺交還以免口舌臣查烏石山之積翠寺及東畔相連之

道山觀兩處房屋俱在山坡。該夷租賃已閱多年。紳民亦相安無事。今該夷目將兩夷搬至伊處暫住。意存轉圜。並非別租城內房屋。自不便過與較論。惟該夷目說定之後。又向委員聲稱。日後欲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經臣飭駁不准。故至今尚未定局。現仍令各委員及已革知縣興廉切實開導。至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易換港口一節。臣與督臣劉韻珂於密行臺灣鎮道之後。隨密委候補縣丁錫疇赴臺會同查辦。該夷僅到臺灣港口。妄肆要求。務期官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現尚未據稟覆。亦無接到夷首吹噓照會。如該夷首到福州講說此事。臣當即堅

執成約。明白理諭。斷不敢稍涉違。就致貽後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租住神光寺二夷。已經理諭搬遷。各情。當降旨。交裕泰確實詳查。茲據徐繼畲覆奏。該二夷以城外難得住處。先搬至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等語。道山觀。與積翠寺。東畔相連。其去神光寺遠近若干。該撫並未確切指明。且同係福州城內廟宇。若止陽易其名。顯預遷就。仍恐紳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後。遵照節次寄諭。並徐繼畲現奏各情。逐一訪查。及該二夷應如何曉諭搬移。據實覆奏。至劉韻珂徐繼畲等。頓平辦理吏務。有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一併詳細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之處。徐繼畲密片。著鈔

給問者○

吳省書局藏

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咸豐元年辛亥正月辛亥福建巡撫徐繼畲奏神光寺夷人搬移一事。因該夷目星察里欲日後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為繙譯官攜眷居住之用。經臣駁斥。亦遂止息。臣仍責成已革侯官縣知縣興廉。催促兩夷人搬移。茲於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等日。兩夷人先後搬至該夷目租賃年久之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誤用印之租約。亦繳還塗銷。臣隨飭該縣將神光寺僧人傳案。出具切結。以後永遠不准將房屋租與夷人居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租住神光寺二夷。欲搬至道山觀居住。

降旨令裕泰確查情形具奏。茲據徐繼畬奏稱夷人已於十一月十二月內先後搬至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並將用印之租約亦繳還塗銷等語。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前因辦理不善降旨革職。何以此次夷人搬移復責成該革員辦理。著裕泰查明徐繼畬有無迴護徇庇等情。並遵前旨飭查各件。一併據實具奏。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據俄酋文稱砍斃阿勒坦諾爾烏梁海章京哈勒察克夷人。並非所屬。已轉行西北省固畢爾那托爾嚴拏解恰。並提及前年夷人入境。砍斃卡兵脫逃。嗣後如有在交界滋事。迅即知照等語。

查上年俄夷越境。砍斃卡兵。當經奏明行令該夷查拏。嗣經烏里雅蘇台將軍咨稱。有俄夷三十六名。經過唐努烏梁海等處。宰食牛馬。向阿勒坦諾爾行去。而慧成並未將該夷曾否入境。及有無滋事之處。咨行前來。經拏咨查。始據文稱。砍斃章京哈勒察克一案。應行文俄夷等語。拏即於行文該夷內。將砍斃卡兵夷人三名。一併查拏一節。奏明敘入在案。茲據夷酋文稱。已轉行西北省固畢爾那托爾查拏。應俟該酋咨覆到日。再行覈辦。惟此次該酋來文。提及此案。當時並未接奉行知等語。現在若不咨覆該夷。恐俄酋藉端不為查拏。相應備文咨行該酋。

硃批。著照所請。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茲據俄前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此次咨文照舊呈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硃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於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接據

貴國文書之時。已將俄國一千八百五十年

貴國咨來文書遵行。當交西邊西畢爾總理邊疆官員詳細

查明知照在案。茲據本國西邊西畢爾總理邊疆官員稟
稱

貴國邊疆大臣由庫勒札派官一員。前赴庫克蘇河與敵國
領隊官員會面。將伊等善為看待。並告稱該處哈薩克屢
次偷竊

貴國所屬許多馬匹。因查訪方至彼處等語。敵領隊官員在
哈薩克部落地方。查出共馬一百零五匹。駝六隻。派委本
國所屬哈薩克素勒坦一人。解赴庫勒札素勒坦。到庫勒
札交明呈報在案。再該哈薩克地方設立營寨一節。前次
咨行文內。已經言明哈薩克地方。因係敵國所屬。故將伊

等撫馭。因向有強暴夷人奇坡察克塔什克呢特將哈薩克欺壓。勒納地租。該哈薩克再三懇求敵國。在彼處設立營寨。派出兵衛駐紮彼處。保護伊等。以備強暴。故敵國照依所請。於廓帕勒河地方設立營寨。從此永息爭端。邊疆安靜。商販往來。由草地行走。亦免驚懼之虞。

壬子。禮部奏。據琉球國使臣王舅夏超羣等在臣部呈遞稟函一件。關係因暎夷在彼國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情。

具稟琉球國進貢慶賀

正使王舅夏超羣到使正議大夫毛有增

等為披瀝下

情。號懇憲恩。奏請

皇猷。又安藩國事。竊羣等奉王世子命。齎捧表文方物。前詣閩省。

虔齋赴京。恭進貢典。併慶賀。

皇上登極大典。祇緣敝國前以唎夷。咱噠。哈。攜帶眷屬。逗遛日久。肆橫滋擾一案。當奉等拜命臨行之時。又奉王世子。諱諱。面諭奉等到京。稟懇大部大人。據情具奏。迅賜飭令。唎酋。卽將在球居住之咱噠。哈。並眷屬人等。一律撤回。以安國土。各等因。查該唎夷。咱噠。哈。自道光二十六年間。攜帶妻子到國以來。敝國主派官優容禮待。該咱噠。哈。竟不思歸。任意逗遛。在國滋擾。始則設立藥局。明以行醫為名。暗實窺探情形。彼此寄信。絡繹往來。繼則誘惑球民。傳習天主教術。甚至闖游街市。潛入民家。要傳主教。不特婦女幼孩。

驚懼。又恐民心煽惑。滋生事端。且歷年俱有暎人船隻到國。屢經飭官懇請帶回。始終不肯聽從。節經敝國主移咨來閩。乞求福藩憲轉請^撫兩院憲據清具奏。欽奉

諭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憲查辦。荷蒙

欽差大臣兩廣督憲徐相機開導。暎酋飭令撤回。咨覆查照在案。

自應仰候查辦。飭令撤回。奚敢多瀆。惟是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初八日。復有暎國總兵官。駕船到國。據稱奉有暎

國大臣劉文前來。要欲兩國交好通商。儻琉球果有此意。

卽撥暎國商民數人。寄居球地等語。敝國主聽聞之下。不

勝驚惶。現在暎夷咱噠吟一人在國羈留。屢經咨請。乞為查辦。尚未撤回。奚容再撥。暎商多名在國。實屬荒謬。敝國主飭官堅辭不從。並請將在國咱噠吟帶回。而總兵不從所請。延至十七日開船而去。又於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突有暎國火輪船一隻到國。聲稱水師都司克爾克喇孚奉伊皇政之命前來。詢查醫師咱噠吟。此吾皇政珍重之人。琉球官民必須好生照看。毋得輕慢。儻有侮辱。暗施巧謀。日後不免兵火從事等語。惡言驚嚇。大肆鴟張。遂於九月初六日駕船而去。伏思敝國僻處海隅。彈丸片壤。素乏金銀好貨。所有絲綢布帛藥材。麋細雜貨。皆係仰給

於

天朝。每屆回船買帶。以供國用。從無與他國通商。而各國亦無
擅到國中。奚堪喚人攜眷久居。勒索供應。邪教誘惑。語言
恐嚇。出入無定。來去靡常。包藏禍心。實懷叵測。况以王世
子年幼在位。更易生其覬覦。此際縱之。恐成滋蔓。激之又
虞生變。進退兩難。禦防無備。非仗

皇仁推恤。別無他策。羣等目怵危形。日夕憂慮。不得已憑情叩懇
大部大人。仰體

皇上柔遠之洪慈。俯察小邦顛連之困苦。奏請

皇猷。教諭

欽差大臣善為開導。飭令該噶酋。迅將咱噠吟併妻子人等。一律撤回。弭其通商之議。絕其傳教之端。俾藩國得以永久永安。則感戴

皇恩於無既矣。竊稟。

諭軍機大臣等。據禮部奏稱。琉球國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復以噶夷在彼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語。此事前已疊次降旨。諭飭該大臣向噶酋設法開導。飭令撤回。茲復據該國稟稱。不惟咱噠吟尚未撤去。且屢有噶夷船隻到彼。惡言驚嚇。來去靡常。以致該國日夕憂慮。琉球國臣服天朝。最稱恭順。况該王世子年幼。初立。屬令使臣到京稟稟。豈能置之不問。著徐廣縉仍遵前旨。

再向叻嚮相機開導。諭令迅將咱噠吟並其妻子人等一律撤回。以免驚擾而恤藩封。琉球使臣原稟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禮部奏琉球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因暎夷在彼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情。已有旨交徐廣縉查辦。著禮部卽遵旨傳諭該國使臣知之。

二月戊辰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神光寺所住夷人雖已搬去第未能先事防範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

聖恩將臣交部從嚴議處至暎夷之租住神光寺本係違約迨經反獲勸諭彼亦自知理屈自行搬去毫無嫌隙可尋至紳

民之不平。止因神光寺係生童會課之地。不容夷人占住。令既將原屋交還。其意均已釋然。再喚咭喇夷人。在城內烏石山居住者。夷目二人。夷婦一人。附住教士二人。在城外南臺居住者。夷商三人。共計男婦八人。花旗夷人。在城外南臺居住者九人。皆係教士。又喘國教士一人。共計十人。花旗喘國夷人。均屬馴良安靜。

庚午。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奏。查喚咭喇夷人。桀驁不馴。惟知貿易為務。該國官為商舉。故凡關眾商事務。眾論如一。則該夷官無不遵辦。即該國王暨各官俱任眾商去留。道光二十年。該夷滋事。即因各商虧本。眾議聚費雇船犯順。

二十三年就撫。求給兵費。卽作歸還眾商之款。該夷向與各外國互爭地界。俱係豫先斂錢雇兵。每名以洋錢八元為率。如不得勝。倍之。再不勝。再倍之。不惜重費。故人皆拚命向前。總期全勝。事後卽以所得該處財物。歸還雇兵之款。其實卽以他國之貲財。為攻他國之兵費。此卽該國攘奪逞橫之故智。藉此以為得計。又准五口通商。每年得中國四五千萬兩。自此又與印度國相爭。收得三處。益覺張狂。傲視各國。刻下各外國。亦忿忿而視。該夷亦有騎虎之勢。該國除收商稅之外。別無錢糧。深慮經費不足。意在獵取他處。以濟經費。現在各國防備甚嚴。中國因有五口通

商。眾夷商因之獲利。不肯滋事。該夷無可漁獵。其計已窮。又恐中國窺其底蘊。不以彼類為意。是以近日每以進城投文等事。故作波瀾。以張虛勢。經

聖明洞鑒。諭飭拒絕。天津既不收文。上海驅其回粵。該夷無可置喙。亦即貼耳就範。宜乘此釜底抽薪。使其自窘。一面豫籌經費。選委幹員。以防海為名。凡屬海口。加意準備。俟內地經費充足。兵勇器械全備。即可一鼓殲盡醜類。至攻夷之法。先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夷人與中國通商。惟鴉片土獲利最厚。內地稽查雖嚴。各省地方違闕。奸民惟利是趨。難免不偷漏私費。吸食之劑。雖嚴。食此物者。因有煙癮。一日

不食精神疲憊。不能動作。甚至不省人事。是以冒法偷食。行險徼倖。今請通飭各省。凡吸食之犯。一經獲案審實。卽照例辦理。販賣者無人買食。不驅自退。中國辦內地之民。外國亦無可藉口。夷人不能獲利。五口夷商。經費浩繁。自不能久住。至夷人最懼粵人。且廣東人深悉夷情。素稱勇敢。遇事齊心。夷人雖忌而莫敢如何。卽如福建廈門之興泉永道。浙江甯波之甯紹台道。江蘇上海之蘇松太道。皆用廣東籍貫之員。加以升銜。使之妥辦。使五口聲氣相通。夷人更生畏忌。該夷等遠涉重洋。既無利可取。更多畏忌。又無可藉口。卽欲另生枝節。滋生事端。內地經費充足。等

備嚴密。文武紳民齊心。以逸待勞。該夷等自不敢故犯。但事關全局。宜緩而不宜驟。隨時布置。不事張皇。厚積經費。務期充足。應請

飭下部臣。妥為籌議。務使多多益善。專為防海要需。他事不得指撥。抑更有請者。夷稅一項。向本無之。自通商以來。每年粵海關可得百餘萬。江海關可得四五十萬。閩海關可得一二萬。或將此款。飭該各關永遠封存。不得撥動。以十年為率。計有一千四五百萬。以夷輸之稅鈔。為攻夷之軍需。誠能久儲不動。則愈積愈多。遇事更無虞短絀。所有籌備防海事宜。早經奉

旨飭辦。刻下如江蘇通江海口之鶴鼻背添兵守衛。上海之吳淞口亦經添雇兵勇船隻。並傳諭各商。每船出洋。令其各帶槍礮。添雇水勇於洋面防範。明則巡洋捕盜。保護商船。暗則集勇聯兵。豫籌勁旅。請仍

諭飭沿海各督撫。將各口要隘。某處應添礮臺若干座。兵勇若干名。戰船若干隻。用若干經費。定以限期。一律完備。並將遵辦事宜。議定章程。先行繪圖貼說。奏呈

御覽。總期實力速辦。不得以目前無事。任意因循。並飭各省大吏。妥選幹員。總理其事。則內備整嚴。無虞外患。其味喇擊。不過附於暎夷之末。借彼之勢。其心實不相洽。而互相猜忌。

尤不足慮。至佛喇嗎。卻不以買賣為事。專在中國傳教。該國素奉天主。即耶穌。而耶穌產於依大理亞國。夷人延為教化王。該佛夷國王與之行禮。尊奉甚恭。教化王以下。又名為主教。主教以下。又有鐸德神父之名者。分赴各國傳教散書。上海先有羅類思主教。去後又來一夷名趙方濟。手下鐸德神父。或分赴沿海五口。傳與內地無賴游民。或改裝私入內地。傳徒習教。正恐傳布日廣。漸滋事端。近有該國李伸符二人。在蒙古察哈爾地方被獲。經直隸督臣奏奉

諭旨。委員解送廣東查辦。該夷經此挫折。諒以後自知斂跡。惟上

海入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每乞該主教趙方濟轉使該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意存偏護。雖屢經駁斥不行。究屬非分要求。至該夷在上海傳教。妄託神道無稽之說。以惑下愚。上海雖有入教之人。尚不深信。上年五月間。各國供奉該教之天主堂。為巨雷轟擊。該夷亦頗震懾。

天威習教者亦因之更形渙散。刻下惟以干訟護庇教內之人為結納眾心之計。應請

諭飭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凡遇詞訟案件。隨到隨結。如有習教之人。與民人爭訟之案。亦即秉公訊斷。使該夷無可藉口。儻尚復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如此。則教內之人。無可

仰仗於該夷。其眾心自不歸附。將見其教不攻而自解矣。
麟桂又奏。各夷所用內地民人。及習教游民。每每到處探
聽內地公事。為該夷等通信。機事宜密。所擬各層。應請
密飭海疆大吏。不動聲色。妥速籌辦。庶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呈
遞。整飭海口一摺。據稱。喚夷經費不足。其技已窮。宜乘此使其
自窘。計在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如鴉片土護利最厚。但令無人
買食。販賣者不驅自退。該夷商不能獲利。勢必不能久住。請將
吸食之犯。照例嚴辦。意在懲一儆百。不禁自止。又如夷人最忌
粵人。請將福建之興泉永。浙江之甯紹台。江蘇之蘇松太各道

缺皆用廣東籍貫人員。使五口聲氣相通。俾該夷更生畏忌。又如佛喃西專事傳教。習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有在上海主教之趙方濟。暗為庇護。往往使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為結納眾心之計。請嗣後凡遇此等案件。該夷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則教習之人。無可仰藉於該夷。其教不攻而自解等語。該道員既任海疆多年。據情入告。諒必向該督稟明。所言夷情暨整飭事宜。現在辦理如何。其所稱海口道員專用粵人。是否更滋流弊。該督體察情形。定有所見。著即據實具奏。如果洞中窾要。足以奪夷之魄。是該員熟習情形。即責成該員妥為辦理。以期得在。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行查該國。旋據薩納特衙門覆稱。奉到咨行。已割交邊界官。俟其查明再覆。茲又接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理藩院文。稱上年伊犁官員。在庫克烏蘇河。與該國頭人會遇時。告以哈薩克時常偷竊馬匹。經該頭人代為尋獲馬一百五匹。駝六隻。令哈薩克素勒坦送交伊犁官員。並稱因哈薩克本係該國所屬。伊等偷竊牲畜。自應查尋繳還等語。查上年薩迎阿奕山奏。俄囉斯私入邊界情形。並兩次覆奏。均未提及向俄囉斯索取哈薩克偷去牲畜之說。何以該國來文。以此藉口。且稱令素勒

坦送到。領有回頭。又似確有其事。俄囉斯入邊。在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是時適有哈薩克賊犯偷馬一案。所奏訪獲情節數目。不甚相符。是否卽係此事。原奏係據佐領富珠爾奉稟報。該佐領與該國頭人巴噶會晤時。有無向其私懇代尋馬駝情事。收到回頭。何人所給。著奕山。布彥泰。卽行逐細訪查明確。據實具奏。不准稍有隱飾迴護。現在該頭人等是否尚在哈喇塔拉迪。北距卡倫六百里外地方居住。上屆兩年應收哈薩克馬租。曾否收取。又該國請赴伊犁商議貿易一節。果否遣人前來。一併覆奏。事關外夷邊界。必應慎重覈實辦理。一俟該將軍等奏到。再由理藩院備文飭知。所有薩納特來文。並繹出漢清文二件。

均著鈔給閱看。

己卯。閩浙總督裕奉奏。於江西福建途次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旨。交查各件。務留心體訪。內惟閩縣侯官兩知縣示諭工匠人等不得勒捐夷人一節。實屬確有其事。因上年五月。喚夷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後。雇倩木匠代作木屏風一件。經前任侯官縣與廉將該匠人傳案責釋。嗣後夷目星察異聞。知其事。卽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許受雇夷人。係屬有意背約。堅欲與廉出示。工匠不得勒捐。與廉恐致啟釁。不得已為之出示。並因南門城外各處夷館。係閩縣管轄地方。復

令該縣來錫善於示稿內會列銜名。此等近日所辦其餘
有無別項情節。並前督臣劉韻珂等覆奏各情。是否確實。
以及該督撫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遷延消弭
之處。均非詳細查訪。不克知其實在底蘊。統俟查覆到日。
再由粵親審確查。據實奏報。至前在神光寺居住二夷。現
雖搬至道山觀內。但道山觀係在烏石山積翠寺之東。相
去神光寺不過半里。是名為搬遷。實與未搬無異。查神光
寺本為諸生讀書之所。是以不肯容其占住。今因遷至道
山觀。士民已無異說。第該夷人故違成約。藉道山觀為該
夷官舊住之地。久居城內。究為不了之局。且粵訪聞烏石

山下馬巷邊地方。又有民房一所。先經道山觀道士承買。私行租給夷人居住行醫之事。若不設法令該夷遷居城外。則此後各國夷人。必皆藉為口實。相率進城。尚復成何事體。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現到閩浙總督新任沿途疊奉廷寄。交查神光寺夷情。現在查辦等語。神光寺二夷人。搬至道山觀內。又據該督查明烏石山下馬巷邊地方民房。亦有租給夷人居住行醫之事。究竟城內山上夷人共有若干。其山下是否尚有夷人居住。著裕泰詳細查明。妥為控馭。既不可操之過急。激成事端。亦不可示以寬柔。漫無限制。其應如何開導。諭令遷徙之處。

總在該督相機應變。庶於安民撫夷各得其宜。再暎夷在閩買房釘礮各節。及劉韻珂徐繼畬頻年辦理有無錯誤。著該督仍遵歷次諭旨。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甲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據委員確查稟覆。並開具福建省城內外各國夷人住址清單前來。臣面加詢問。據稱。如奉查暎夷自強占福建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後。復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亦行占路。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蓋樓屋各情。查福建省城。於道光二十二年。即有暎國夷官在南門內烏石

山積翠寺居住。其餘各國貿易夷人。均在城外南臺中洲等處租賃民房而居。上年二月。有暎夷教士蔗枕委里董兩人。占踞南門內神光寺。侯官縣知縣興廉。立有印信租約。付該教士及寺僧分執為憑。各紳士以該寺乃諸生肄業之所。難容外夷居住。公呈驅逐。經專辦夷務文武委員郭學璜。沙文亮帶引夷人。另擇距南臺三十里之林浦鄉河邊。起造夷樓。各鄉居民不依。該委員又帶夷人於水部門外路通橋後之萬壽橋河邊。置買園地民房。居民亦不依。再擇水部門外水閘口。議買古尼庵一所。眾民又不依。最後該委員復擇南門外銀鑲浦之浦奶。置買拆張建元。

舊屋一所。給與該教士起造樓屋。現在尚未竣工。因有幼孩多人。乘該夷出進之時。丟擲瓦片。喧呼驅逐。閩縣知縣來錫蕃。出有告示。以該處係在城外。與原約相符。不得藉口生端。並無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為出示禁止之事。惟該教士先住神光寺。後被諸生驅逐。擇地起房。又未完工。九月間。移住烏石山道山觀。侯官縣知縣興廉。又給有印信租約為據。道山觀右邊為奎光閣。又有暎夷之人住宿。亦係興廉立與印信租約。至東門外鼓山寺。現實無夷人居住。又如夷人釘塞礮眼。弁兵賂雇銅匠。起釘修補。委員詣驗。以並未釘塞飾粟一節。查礮

臺係在五虎門。閩安營管轄。有六千勛鐵礮。火門被釘。聞係附近幼孩頑耍所為。經該營弁雇匠起好。短給工價。該匠不甘。在省中訛言其礮乃夷人所釘。至南門大樹下。乃衝衝大路。並無安設大礮。惟教場邊與大樹下相近。有廢鐵礮兩截。查係當時製壞所棄。別無大礮。亦實無夷人釘塞之事。又如南臺常有火輪船數隻停泊。經過商船。索銀三百圓護送至浙。商船被害之少。實由夷船獲利之多。一節。查福州南臺口。及五虎口。常有夾板船。及夷人之澳門划艇。往來停泊。輪流護送裝載杉木赴浙各商船。每隻索銀二十五圓。合二十五隻為一幫。每幫共銀六百二十五

圓。實非火輪船護送。間有商船湊不成幫。要其護送。隨時議價。多寡不等。亦無經過商船索銀三百圓之事。又如夷人用鳥槍打傷幼孩。委員查驗。含糊稟覆。賄和了事一節。查上年八月間。有中洲福隆棧通事麥光。蕭順皆廣東香港人。於十二日。兩人攜帶鳥槍。往三縣洲田中打雀。適該鄉鄭周氏之長子。年十五歲。次子。年十一歲。赴街買米。路經該處。該通事放槍打雀。傷及鄭周氏長子頭角。次子肚腹。倒地。經鄉人圍護送官。鄭周氏依人傭工。家道貧寒。其長子傷輕。尚可醫治。次子旋即殞命。聞有府經歷郭學堪守備沙文亮。與通事鄭江調處。給鄭周氏制錢四十千文。

以為埋葬醫調之費。麥光蕭順兩人亦即由官釋放。共見
共聞。實有此事。臣復細詢該委員。夷情如此驕縱。即恐難
免復生事端。當據稟稱密訪夷情。僉云連年福建港口。貿
易虧本。該國王極不願其多事。佳粵之叻公使。現以安靜
無他。深為其國王所嘉獎。亦可證叻酋尚無暗通消息。嗾
起波瀾也。

硃批。另有旨。單留中。

乙酉。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暎夷哨噠。吟久住琉球。前經照
會叻酋。撤哨夷回國。即據叻酋照覆。以通商五口。伊尚可

呼應。若琉球遠在海外。迥非內地五港口可比。曾將其號令不行。設詞推諉緣由。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在案。竊惟咱噠吟。不過一行醫之人。妻子數口。僑寓琉球。若該國之人。不與往來。勢成孤立。自當廢然思返。今已居住數年之久。顯有彼處內好為之句。引接濟。得以遂其盤踞。乃不思自反。而惟呼籲中國照會。叩首。撤之出境。實屬不曉事體。檢閱琉球原咨內稱。喚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以咱噠吟乃彼國所珍重。如強用壓欺出境。決不能依順等語。是巴酋與琉球之文。持議甚堅。咱噠吟更何能置喙。且僅在中國為公使。亦非喚國所有之事。悉聽命於

該酋。夫馭夷之道。有言必期能行。方為無損。

國體。若明知其不能行而照會之。是取侮也。且以後必至遇有可行之事。令其照辦。彼故意刁難。尤可慮也。揆幾度務。不得不杜漸防微。此未便再行照會。叟酋之實在情形也。至先夷噶波囉吐。哈囉二名。早據福建委員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押解到粵。即經轉交大西洋領收。據其領事申覆。已照該國之例懲辦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以暎夷。咱噠吟住居伊國。仍未撤回。韻請查辦。朕以琉球恪守藩封。夙稱恭順。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當經降旨。令徐廣縉再向叟

翰設法開導。並於本年禮部據呈代奏時。復令該督曉諭夷酋。令其撤回。茲據徐廣縉奏稱。叻翰僅在中國為公使。並非暎夷所有之事。悉聽命於該酋。從前劉韻珂咨會之時。叻翰曾經設詞推諉。未便再行照會等語。覽奏均悉。該督仍當隨時體察情形。如意控馭。揆幾度務。原不在多費詞說也。

三月甲午。閩浙總督裕泰奏。查各國夷人通商條約內。惟夷官一項。准住城邑。其餘夷商人等。均不准在城內居住。今暎咭喇夷人。輒至城內租賃寺屋。本屬故違成約。而閩省士民。又各因此互相爭執。既不便任其日久占居。亦不能因其城內另有佳處。原租寺屋。業已交還。即置不議。該

夷原租之神光寺。係為省中士子課讀之所。一旦被其占
住。是以共抱不平。力圖驅逐。迨後該夷搬入道山觀內。該
士民等。即無異說。並以道山觀居住夷人。已歷多載。彼此
相安。如必急令出城。轉恐釀事為慮。臣因省中民夷既極
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隨將道山觀去神光寺遠近里數。
並籌辦大概情形。及訪聞道山觀道士將民房租給夷人
行醫一節。奏陳

聖鑒。惟查該夷之堅欲在城居住。自必有所希冀。據委員密查具
覆。道山觀居住二夷。一名溫敦。行醫為業。一名札成。欲圖
傳教。前向道山觀道士私租民房者。即係溫敦。臣以該夷

等既係行醫傳教。祇須本地民人。不令醫病。不向習教。該夷等無所貪圖。自可不驅而自返。因諭飭該府縣等。密致紳士。傳諭民人一體遵照。一面飭傳夷務委員。授以機宜。向喚夷領事明白開導。催令搬移。乃該夷領事闕那。始以患病推託不見。旋即因病身死。現止繙譯夷目星察理一人。代管該國通商事宜。查道山觀房屋。自道光二十五年以後。即為喚咭喇繙譯夷目租住。並非始自今日。蓋禁之於事前則易。強之於事後則難。此次溫敦等附居一處。雖可責成違約。而該夷目則以醫病為詞。轉可飾辯。況該夷前將神光寺交還者。亦明知民心不服。眾怒難犯之故。今

省中士民。既以該處為夷目舊住之地。不欲過與較論。若強令遷移出城。竊恐該夷目。必將以官與為難。藉為口實。現在該夷領事。既已病故。無可理論。而本地紳民。又各以彼此相安。請為緩辦。似應將該夷另租民房。先行飭令交還業主管領。其在道山觀居住一節。應請暫行從緩。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由臣察看情形。相機勸諭。

裕奉又奏。臣風聞居住烏石山上之暎夷領事。闕那因病身死。有同居之繙譯夷目。呈察理欲在山上造墳埋葬。情事當以烏石山係在省垣城禁之內。為全城風水所關。豈容夷人違約造墳。致貽後患。據署福州府知府胡應春著

侯官縣知縣保春來署面稟。當即指示機宜。諭令該府縣等行至山上。見該夷已將內地工匠自行雇集。正欲興作。其時紳民人等傳聞此事。紛紛至山觀看。該府縣等恐致釀事。即先密諭工匠人等。不許代為造作。違者杖斃。並飭紳民各自下山。聽候官為查辦。不得喧嚷。一面赴寺曉諭。該夷目星察理情形。雖極恭順。而於造墳一節。總以近接佳處為詞。必欲在山掘埋。並以該國病死之人。須在十八時之內埋葬。現在為時已迫。即須出殯。勢難另覓葬處。該府縣等因該夷目堅執不允。難以理喻。復以本地紳民。從無在城安葬之事。該夷欲在山上造墳。不但眾怒難犯。即

造葬以後。亦恐被人掘毀等詞。再三開導。該夷目方覺畏懼。俯首無詞。兼因工匠等不敢聽從開掘。無可措手。始允出城埋葬。並以時限迫促。求為代覓葬地。該府縣等因該夷目既願在城外覓葬。若不俯如所請。難保不復行中變。即諭飭委員陳松鶴在南門外之嶺頭尾地方。覓有官山空地一塊。該處四無民居。山內亦無墳墓。隨給令暫時安埋。該夷目感激稱謝。即於三十日將該領事闕那棺木運至該山掘坑掩埋。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遵查夷情各摺片。覽奏均悉。據稱神光寺二夷。搬入道山觀後。該省士民。即無異說。並以觀內居住夷人。

已歷多載。彼此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況該夷領事闕那。現既病故。著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遵照成約。夷商人等。不准在城內居住一條。妥為開導。隨時相機辦理。該領事闕那故後。經該督飭令地方官。理論夷目。不得在城內埋葬。控馭尚為得體。所有劉韻珂。徐繼畲。有無措置失宜之處。著仍遵前旨密查。裕泰又奏。緣道光三十年秋間。有蘇以天國夷人。欲將西門外之西禪寺房屋租賃居住。經辦理夷務之委員查知。向阻。即行中止。嗣該夷因水部門外。舊有廢寺基地一塊。復欲租賃蓋造房屋。又經該委員等理論而止。此蘇以天國夷人。並非啖咭喇夷人。亦非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

三處一併建造樓屋之實情也。又嘆夷於道光三十年五月間。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後。該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自知用印錯誤。欲設法催令搬移。因傳諭各項匠人。不許夷人修理寺屋。嗣有林姓木匠。私自受雇。經興廉查明。將該匠人傳案責釋。夷目星察理。聞知其事。即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許受雇夷人。係屬有意背約。堅欲興廉示諭工匠。不得勒捐。興廉恐啟弊端。不得已允為出示曉諭。並因南門城外各處夷館。係閩縣管轄地方。復令該縣來錫蕃於示稿內會列街名。來錫蕃因示內並未指明城內城外。亦即未向理阻。此又閩縣侯官兩知縣示諭工匠不許勒捐。

夷人。並非閩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該縣等亦非因此出示之實情也。查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前已奉

旨革職。應毋庸議。前任閩縣知縣來錫蕃於興廉出示曉諭。僅會列銜名。究未能查明阻止。亦有不合。相應請

旨交部照例議處。

諭內閣。前因福建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降旨革職。茲據裕泰奏。前任閩縣知縣來錫蕃於興廉措置失當之處。會列銜名。未能阻止。請交部議處。來錫蕃即著革職留任。以示薄懲。毋庸再交部議。

丁未。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查該道麟桂所奏各情。前曾據

其面稟。如暎夷經費不足一條。緣該夷一切經費。悉取資於商稅。前因廣東洋行。歷年拖欠商本甚鉅。乃於近海各省。請添口岸。以為既添五口。即可多增抽分。不意各口起造夷館。派調領事兵目等項。用度倍蓰於前。而中國所需貨物。仍祇前數。所增無多。各商均不免虧折。所持以為利者。惟在鴉片一項。該道請將吸食鴉片之犯。嚴行拏辦。俾買食者少。則煙土無利可圖。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但自新例既定而後。生殺之權。操自

朝廷。臣現在疊飭文武印委各官。於緝捕盜賊鹽梟之便。遇有煙犯。認真查拏。節據京口協副將武迎吉稟報。巡江至

六洲地方。見匪棄船登陸而逸。於草棚內起獲煙土二箱。當即會同文武。將草棚船隻煙土。一併對眾燒毀。又據先後擒獲匪犯陶啟運等。起出煙土四箱。並據鹽卡委員候補同知邵勳督同宿遷縣丞范炳。拿獲薛和等。煙土二百三十餘兩。均已提省審辦。亦即懲一儆百。欲使警不畏死之徒。皆知法網不可倖逃之意。其佛蘭西傳教一條。夷目趙方濟引誘沿海愚民。入其天主教會。已屬可惡。遇有習教之人。與安分良民結訟。該夷即出頭干預。與地方官議論是非。居心尤不可問。臣凡遇此等事件。無不以嚴詞正義。飭令該道傳諭領事。嚴加約束。不准干預。已非一次。

並以扶持正學。附片陳明。仰蒙

訓諭。著各直省督撫。會同各該學政。轉飭地方官。及各學教官。於書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以

御纂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為課讀講習之要。使邪教不禁。而自化等因。欽此。該道麟桂。駐劄上海。有撫民馭夷之責。應即遵

旨。責成該道。督飭所屬。嚴禁邪教之干預訟案。以杜其結納。至所請將蘇松太道等缺。皆用粵人一節。該道見江蘇候補道吳健彰。籍隸廣東。凡有華夷交涉之事。委令查辦。無不迎刃而解。因有此議。查夷商不通漢語。一任夷目從中播弄。

吳健彰通曉夷語。能以夷語徑向夷商開導。破其愚惑。夷目技無所施。故能無投不利。惟粵人未必皆能夷語。其能夷語者。未必皆屬可靠。若如所請。海口道員專用粵人。誠如

聖諭。恐更滋流弊。

硃批。所奏各情。知道了。片留中。

己酉。閩浙總督裕奉奏。遵將劉韻珂徐繼畬覆奏各情。逐一查訪。如覆奏夷人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一節。緣東門外之鼓山寺。距城三十餘里。林泉幽邃。為邑人遊覽之所。夷人前往瞻眺。亦所不免。又西門外之西禪寺。上年曾有蘇

以天國夷人。欲將寺屋租賃居住。經委員查明阻止。又南門外之銀鑲浦。上年曾有花旗國夷商。租住吳姓房屋。因該處地鄰。均各不願。經委員諭令搬徙。該夷即改賃張姓破屋。建蓋樓止。現在鼓山西禪兩寺。與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均無夷人居住。餘亦查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覆奏。夷人槍傷幼孩。賄和一節。緣上年八月。有夷寓雇工廣東人麥光。放槍打雀。誤傷鄭陳氏之子鄭春霖。鄭春才二人。旋即平復。經地方官提案訊明。將麥光杖責。遞籍。係屬照例辦理。並非夷人槍傷。亦無賄和情事。又覆奏。夷人騎馬四出。地方官禁止鄉民驅逐一節。緣道光二十七年。

曾有夷人騎馬行走。被街上兒童戲拋瓦塊。致馬驚跌傷。夷人經地方官諭飭該地保。傳知各家長約束兒童。無令肇釁滋事。並無示禁鄉人驅逐之案。又覆奏夷人在南臺停泊火輪船。勒索商船代其護送一節。緣西洋葡萄牙國夷人。駕有廣東划艇。俗名假夾板。船身輕便。不時駛入南臺港口。包送各處商船。以海程之遠近。定船價之多寡。係屬彼此情愿。並非勒索。向無一定數目。商船利其便。已雇覓護送。現仍不免。亦無火輪船為之護送之事。又覆奏釘塞大礮數尊一節。緣上年有輪守南門崎下。即大樹下之礮臺兵丁楊漢。因該處安設之嘉慶二十三年所鑄四千

五百觔鐵礮一尊。雨淋生鏽。火門被鏽堵塞。曾回明本營千總王興邦。雇倩銅匠鄭旺等修理一次。此外各礮並未續修。亦無被夷人釘塞之事。以上各節。臣恐所查尚有不實不盡。復密飭臬司查文經。詳細確查。並親詣該處勘訊具覆。茲據查稟。勅明閩安南北岸。各設有六千觔大礮二尊。又南門崎下。即大樹下。設有四千五百觔鐵礮一尊。係嘉慶二十三年所鑄。又二千觔鐵礮一尊。係順治十七年所鑄。徧查此外。並無嘉慶二十五年。同順治十一年。鑄造之礮。各礮火門。亦均一律圓好。並無釘損痕蹟。亦無修補新痕。均與臣所查無異。是劉韻珂等覆奏各情。尚無不實。

亦無掩飾情弊。惟內地商船。雇覓夷船護送。雖皆出於各商情願。並非夷人勒索。但各國夷人。應到馬頭。均有一定。而內地商船。隨處皆可收泊。若竟聽其護送。則此後外夷船隻。轉得以護送為由。到處停泊。所關殊非淺鮮。臣以截流必先清源。各商之所以願令護送者。無非為防禦洋匪起見。該管水師員弁。果能認真巡緝。使盜匪無從託足。各處商艘。亦何必再雇夷船為之護送。臣惟有嚴飭閩浙水師各營。加意巡查。實力按捕。務使盜匪絕跡。海宇肅清。儻或虛應故事。致該管洋面報劫頻聞。並當從嚴叅辦。以為探本窮源之計。至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來。

迄今八載。民夷貿易互通。彼此均極相安。紳耆亦無異說。惟上年五月。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暎夷租住神光寺房屋一案。實為荒謬。劉韻珂。徐繼畲等。未能立予叅革。已在聖明洞鑒之中。此外實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

裕泰又奏。遵查徐繼畲。飭委候補道鹿澤長。督同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及委員郭學典等。前往開導。當興廉奉旨革職時。該夷等已有搬遷別住之約。故令該革員始終其事。或可不致中變。且該革員先既辦理錯誤。若以業經革職。即置不問。該革員轉得脫然無累。似亦不足以示懲儆。尚無迴護徇庇別情。

裕泰又奏欽奉

上諭確查漳州府屬會匪。有無勾通夷匪。假借名色。迫脅良民等因。欽此。查該處會匪。先經升任興泉永道張熙宇訪獲首犯陳慶真一名。並將訊非會匪。在陳慶真屋內開坐之周德等三人。同時拏獲。正在訊辦間。即有暎咭喇國領事夷目蘇哩文。照會該升道。以陳慶真等生長該國所屬息力地方。應作為暎國民人。歸該夷目辦理。該升道正擬駁覆。該夷目即率領夷眾。至署強索。該升道因陳慶真罪犯應死。若任聽領回。殊無以肅法紀。而儆奸頑。若拒絕不與。又恐倉猝釀事。隨將陳慶真重責垂斃。與周德等三人。並交

該夷目收領續據該夷日照會。稱陳慶真已死。並以華官杖斃英人。當稟知該國公使較論等語。由該升道稟經該署督臣徐繼畲查敘條約咨會。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照會英首吡啞。嚴諭該夷目不得干預中國公事。並將周德等三人交回訊辦。一面附片密陳聖鑒。嗣臣到閩後。復據張熙宇。以正月初九日接准蘇哩文照會。內稱英國來廈之人。祖籍多有在內地者。因生長本屬。即係英國編氓。凡到中國經營。應循例赴管事官衙門報名掛號。如干犯約之咎。即聽該處擊送英國管事官。依情處罪。並將業經掛號之蔡古猷等六十人。開列名單。送道備

查聲明如有續來報掛之人。另行補移等語。該升道當以前定條約。並無中國國民。合生長。英國所屬地方。回至中國。仍作為英國人民之例。現在五口通商。夷人攜眷居住者不少。其在五口生長之人。並無作為中國國民人之說。將來回到英國。更無作為中國編氓之理。彼此易觀。事理不難分曉。當即剖析。照覆該領事查照等情。具稟前來。臣以中國國民人衣冠制度。均與英國迥別。自不能因其生長英國屬島。即作為英國國民人。其理甚明。隨復咨會徐廣縉。照會。英首轉飭該領事遵照。以免將來爭執。各在案。茲欽奉前因。復查。英領事於會匪陳慶真獲案之後。始以該犯生

長嘆國恃強索取。繼復以生長嘆國之中國人。回至中國。均應至該領事處報名掛號。歸該領事管理等情。兩次照會。而查閱掛號名單內。有陳慶升等五人。即係此案在逃會匪。其為該會匪等句通包庇。情事顯然。現雖咨會徐廣縉照會夷酋。咳嗽轉飭遵照。而該夷酋果否不致異議。未准粵省咨覆。但華民夷民。如或犯罪。應行各自審理。前定通商條約。業已詳細載明。如該夷尚敢強詞飾辯。臣自當堅執成約。以理折服。一面將在逃會匪。密飭各該地方。嚴密查拏。從重懲辦。務使外夷無以藉口。奸匪失所憑依。斷不容任其庇護。以仰副

聖主杜漸防微之至意。

硃批。現獲各犯。嚴行審訊。從重定擬。斷不可因有暎夷照會。稍為遷就。亦不可濫及窮黎。致生枝節。朕調汝閩督。欲資整飭。勿效劉韻珂之消弭。亦不必過為見好。沽虛譽而無濟於實。總之公事以公心辦。毋存一己之私。誌之。

四月。戊午。伊犁將軍奕山奏。俄羅斯請於喀什噶爾地方。試行貿易。等因。該處貨物無多。恐不敷易換。似可無庸通商。已遵。

聖鑒。茲據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函稱。有礙難之處。等因。伏思喀什噶爾。既有安集延。浩罕等貿易。俄夷諒必稔知。且安集延

即帶該國販貨之人。又訪得俄夷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
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城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
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矣。該國未必
不意在於此。竊擬俟該國官員到伊犁會議時。遵照理藩
院咨內各情。反覆開導。或不至再有曉瀆。至伊犁塔爾巴
哈台添設通商章程。等斟酌條款。俟會議時再行商定。
斷不敢草率了事。謹將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函稱礙難
三條。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

該國使臣到伊會議時。自必以前次理藩院咨內告知礙

難各情由。曲為譬說。儻仍申請無已。似可告以喀什噶爾。向有安集延布魯特。克什米爾。巴達克山等處。夷回貿易。今貴國亦欲在彼通商。似無不可。但夷回不通情理。儻有得罪貴國商人之處。實難辦理。緣卡外各夷回。非我所屬。若竟以我國之法治之。必不免伊等頭目。偏聽一面之詞。以我處刻苦伊屬下貿易之人。致啟邊釁。此礙難一也。又安集延等各外夷。皆係回教。向來彼此或因不和生事。皆係浩罕所派之呼岱達。及大阿澤查照經典辦理。外夷無不服從。若俄囉斯與回子並不同教。自不能聽信回子經典。萬一有爭鬪之事。如何了結。此礙難二也。再布魯特種

類最多。性好搶劫。萬一俄羅斯貨物赴喀什。竟被搶去。我國向不出卡。亦不能代為查拏。又將如何辦理。此礙難三也。此但就其顯而易見者言之。恐道路甚遠。風俗不同。更有不便之處。有此許多礙難。是在喀什通商不能得利。反不免有損。則不如不貿易之為善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俄羅斯國懇請於喀什噶爾貿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前據該國來咨。派員於今春來赴伊犁會商貿易章程。現在尚未前來。奕山以該國於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

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必亦供應烏拉。兼收租稅。所慮極是。德齡所稱礙難三條。亦能計及久遠。俄羅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為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而喀什噶爾。則窒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若俄羅斯人來。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將礙難各情。曲為譬說。以我朝平定新疆回疆。已歷百數十年。該國向於恰克圖通商。歷久相安。何以至今忽有三處通商之請。因念和好多年。未便全行拒絕。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窒礙之處尚少。是以勉從所請。三端之中。已允其二。即屬格外體恤。至喀什噶爾地方。過於遼遠。貨少商稀。卡外夷回。種

類不一。加以該國人在彼通商。必至爭論生事。在中國既窒礙
多端。即外夷亦必有損無益。此理甚明。斷難允准。奕山等臨會
議時。固宜平心靜氣。罕譬善道。以德齡所慮情形。逐層分晰開
諭。尤宜堅持定見。理直氣壯。勿為恫喝之詞所奪。遽行草率定
議。遷就曲從。將來致滋流弊。惟該將軍等是問。其伊犁塔爾巴
哈台兩處。亦當妥議章程。面面顧到。以期經久無弊。前奏礙難
照恰克圖之例。抵賠遺失貨物。此層尤關緊要。如有似此非分
干求。即應據理駁飭。凡事均須慎之於始。萬不可勉強應允。貽
患將來。邊防疆計。所繫極為重大。諒該將軍等。定能懷遵節降
諭旨。加意慎重辦理也。

癸亥。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首遣使
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
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疋等物。道回。

硃批。該院知道。

俄羅斯咨文。

為行知

大清國理藩院事。敕國聞得有外國船隻。屢次到黑龍江口岸。
想此船來意。必有別情。且此幫船內。尚有兵船。我們既係
和好。有此緊要事件。當即行知。

貴國。設若有人將黑龍江口岸一帶地方搶劫。本國亦非所
願。黑龍江亦與俄囉斯一水可通。兩國和好定例。自烏迪
河以東。黑龍江附近地方。原未分辨疆界。黑龍江內。不容
外國船隻停泊。且不准占踞江口。兩國彼此商酌定計。將
江口暨附近島嶼防範。是否可行。總之防範外國之搶奪。
保守兩國之邊界為要。據此即可知。敵國君與
大皇帝長久和好。鄰邦相助之意矣。

乙酉。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海疆防範之法。無過於慎選守
令。練習官兵二者。至團練之法。各省情形不同。江南如蘇
松等處。風氣柔弱。又兼嗜利。與議團練。其應募者。必皆無

業遊民。臨時恐難得力。徐准人較强悍。又祇利於平陸曠野。海濱不甚相宜。惟有上海商船之舵工水手。素習洋面。不畏風濤。臣自道光二十七年。到江蘇巡撫任內。即藉海運漕米一案。奏請商船准帶軍器。飭令各水手習練槍礮。並勸諭各商捐資雇募水勇。倣照廣艇式樣。成造兵船。俾水勇乘坐出洋。蓋即寓團練於禦盜之中。而沿海漁戶。如川沙一帶。則又編造漁甲牌船。在平時為稽查。在臨時即備驅遣。又以巡江緝私為由。捐造多槳船大小十隻。選雇水勇。逐日操練。並以防河為名。豫購木植蘆葦。日積月累。以備紮筏火攻等用。臣所辦各條。均未敢明示意指。亦

不敢謂必合機宜。然籌海防於無事之際。似大端不外乎此。海疆道府與聞兵事一節。前亦有人言及。查江蘇上海道。本係兵備銜。且遇有緊要事件。即府州縣等官。亦准其一面稟報。一面移調官兵。從無武營不遵調遣。坐待赴省請兵。致有貽誤之事。似亦毋庸另易章程。

硃批是。

五月壬寅。閩浙總督裕泰奏。道山觀道士。租給夷人房屋一間。坐落烏石山下。係道山觀林姓道士之業。道光三十年十一月間。暎夷溫敦。搬住道山觀。係因山上不便行醫。私向該道士議租。藉為醫病寓所。該道士貪得租錢。立約

交給。該縣奉諭後。即查傳該道士到案。諭令趕將房屋收回。不准再行租給。該道士因恐夷人不允交還。先將房屋契賣與民人何廣堯為業。並將屋已轉賣。不能再租緣由。向夷人告知。從此該夷即不復往。現在屋經何廣堯自行關鎖。並無夷人居住。惟該道士原立租約。該夷尚託詞遺失。延未交還。即使仍欲租住。亦斷不能以林姓之租約。住何姓之房屋。至。噶咭喇夷人。在城內烏石山上者。本係該夷領事闕那。並闕那之妻。暨編譯夷目星察理。及由神光寺搬住道山觀扎成。溫敦。共五人。現在闕那業已病故。其妻亦已回粵。祇有星察理等三人。在山上居住。其在城外

南臺居住者。亦止夷商根登。噶哩。喇喇。喇。三人。又花旗國夷人在城外南臺者九人。又噶國一人。內有花旗國夷人二名。同噶國夷人一名。業經先後回去。現止七人。帶同夷婦六人。夷女孩三人。各自租房居住。其餘省城內外。並未另有夷人。烏石山下。亦無夷人居住。

硃批知道了。

乙卯。浙江巡撫常大澐奏。籌防海疆。修備夷務。仍以整飭營務為第一。所有前次夷務案內。毀缺師船。先經前撫臣奏明。由士民捐資補造。現已告竣一百餘隻。驗皆堅固。業經交營配用。尚有三十餘隻。亦俱興工造辦。臣現飭催趕

造一俟完竣。卽令驗明交營。統由該管鎮將挑選弁兵配
置礮械。親身督率駕駛出洋。藉巡緝以熟習沙線風濤。乘
捕盜以操練槍礮技藝。精勇者優獎超遷。庸弱者斥革另
補。賞罰旣明。則士氣自奮。至於團練鄉民。固亦防患善策。
然須因地制宜。乃能有利無害。浙省民風剛勁者少。而柔
弱者多。讀書之外。農工商賈各有恆業。今若給予軍械。諭
隴畝耕氓。舍耰鋤而執戈戟。強市廛工賈。習戰爭而荒本
圖。非惟不便民生。竊恐駭人聞聽。至沿海港口。惟甯波乍
浦二處為大。甯波現為該夷商馬頭。乍浦亦為商船進出
口岸。此外港汊雖多。均非大船所能出入。且沙性靡常。漲

坤無定。矧該夷近在甯波。今若於海口舊有礮臺之外。另設添防。於各營軍士之外。別事團練。勢難盡掩該夷耳目。設有洩漏。轉恐滋生他累。臣再四熟籌。因思目下正飭各屬遵

旨力行保甲。若將團練一法。寓於保甲之中。此時姑不必明示團練。但諭以守望相助之義。彼此聯絡之方。期於民心固結。各知自衛身家。然後再由地方守令隨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較為妥密。其各處海口。臣亦飭令各地方官於編查漁船之際。留心察看。一應漁船概令編列字號。填給門牌。互相糾察。使之不為夷人勾結。至海口分巡道員。本有兵

備兼銜。各該府縣均有城守兵弁。如遇緊要事件。必須兵力者。無論道員。即府縣亦准其一面具稟。一面調遣。辦理本無掣肘。所有該藩司蔣文慶請將道府與聞兵事一節。應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常大澆又奏。甯波海口。為夷人通商馬頭。臣到任以後。訪察夷情。並於接見甯波道府時。詳加詢問。現在暎咭喇夷人在彼通商。尚屬安靜。該處雖係海口。一入內河。須盤壩三四次。方抵省城。商販不甚流通。查道光三十年。夷貨稅冊。僅收稅銀一百一十餘兩。該夷無利可圖。船夥往來甚

稀咪喇堅夷人亦皆安分貿易。惟佛蘭西夷人貿易之外。藉所奉天主教。前經奏准在各口建堂說法。並習教者免罪。公然刊布邪書。詭稱勸人為善。誘令入堂聽講禮拜。內地無知愚民。聞有被其煽惑者。地方官礙難示禁。該道瑞璜與該府羅鑄業經各捐廉銀。並勸諭地方紳士捐資。在於府城四門左近。分設義學。傳集附近居民子弟。將正經書文。暨

聖諭廣訓。教讀宣講。臣現又恭將

宣宗成皇帝欽定四言韻文。分股詳加註釋。刊印多本。頒發各塾。行令一併課讀講解。並責成各學教官。督率生員。廣為開

導其各鄉各村。現亦勸諭紳士。一律捐設仿辦。俾人心咸知義理。趨向正路。不為異說所惑。庶期日漸月摩。經正民興。邪慝自無所施其伎倆矣。

硃批是。

六月丙子。伊犁將軍奕山參贊大臣布彥奏。佐領富珠爾泰。經查邊領隊大臣派赴海呼爾。行至庫庫羅木河。被俄囉斯頭人巴爾阻路。詢以何往。富珠爾泰答以年例巡查邊界。巴爾仍復攔阻。富珠爾泰因說不但查邊換牌。更有哈薩克賊犯。屢次偷竊察哈爾愛曼馬駝。要去訪拿。在該員之意。不過藉此為過河之計。而巴爾答云。就是哈薩

克偷竊馬馳。你們亦不必過去。須候我稟知上司。准你們過河。纔敢放你過去。該員問幾日可得回信。巴喇答以數十日。該員見夷人甚是執拗。且又未便候其回信。即差人回至領隊扎營處稟報。該領隊因不能久住。又恐肇起釁端。遂將富珠爾奉喚回。該員即將問答之言詳述。實無懇祈代為找尋。亦無收馬給與回頭之事。彼時以為兩相爭論之言。無關緊要。故稟內未及冗敘。是以未經入奏。茲據佐領等均稱實未給與回頭。如有隱飾。願具認治重罪切結。正在查辦間。俄羅斯遣來伊犁會議通商使臣。先差夷人賞信前來。面見奉夷。詢其使臣何日可到。據稱約在六

月半間。來使極為恭順。加以筵宴賞賚。甚為欣服歡感。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布彥泰奏。查明佐領富珠爾泰並未向俄囉斯囑其代尋馬匹。亦無收馬給與回頭之事。其巴桑失馬一案。亦與該國來文數目不符。並將近來收哈薩克馬租等情。詳細陳明。覽奏均悉。現在俄囉斯遣使已抵伊犁。會議通商。此事最關緊要。該將軍等給與該夷信稿。甚屬妥協。仍著遵照節次諭旨。熟籌妥議。總期經久無弊。毋致遺患將來。至該夷飾詞代尋馬駝情節。即經查明。仍須慎密。勿令該夷心生猜疑。是為至要。

辨夷務始末卷之四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豐朝
卷五之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

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丙申。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奏。道光三十年四月內。據蘇松太道麟桂詳稱。佛蘭西領事敏體呢。以華亭縣倉廩。係天主堂基址。應請給還等情。飭據前署松江府候補知府鍾殿選。前署華亭縣令升通州直隸州知州金威。查覆。金威援引縣志。指稱該縣常平倉二所。係天主堂改建。請將倉廩拆去。讓還舊地。鍾殿選援引上海縣城內關帝廟。係天主堂改建。道光二十四年。前升道宮慕久。另購空地給還一案。請於城外空閒之處。另行購地抵還。由該道請示前來。臣陸建瀛以佛蘭

以原定條約。祇准在五口通商地方。建造禮拜堂。不得越界營謀。道光二十六年。欽奉

上諭。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仍照現定章程。外國人不准赴內地傳教。以示區別等因。欽此。松江距上海一百數十里。係屬內地。不在五口通商之列。其倉廩為糧儲要地。較之廟宇民居更重。是否天主堂舊地。已不可考。且既經改作。亦非原舊之房屋。應即遵旨。勿庸查辦。批駁不准在案。詎本年六月十五日。臣在清江浦。接據麟桂稟稱。本月初六日。探有佛蘭西兵船一隻。駛進吳

松口。停泊黃浦江。據該領事照會云。係該國水師提督羅格睦耳。由澳門到此。查看天主堂。尚有兵船二三隻。隨後駛來。並約初八日。面晤該道等。屆期相見。語言雖屬恭順。而意在借兵要挾。開口便要給還松江府城內天主堂地基。如該道不允。即赴省見臣等語。臣當批飭堅守條約。妥為駕馭。一面咨行提臣暨沿海各鎮。不動聲色。加意嚴防。臣思夷性犬羊。哮喘哂尤甚。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此者鏡舌。必係該夷主教趙方濟。與內地入教者。暗中怂恿爭執。當即臚列二十四。二十六兩年成案。逐條指示。並添委前署蘇松太道。即補道吳健彰。前往會同查辦。伏請

諭旨內給還該處奉教之人。自指內地而言。並非給還佛蘭西。如
果松江府屬奉教之人。要還此地。即令開具姓名住址。由
地方官傳業指勘。照例覈辦。佛蘭西不得過問。似內地民
人。雖被惑入教。斷不敢明開姓名住址。公然赴業。真可不
煩言而解。

殊批。鄉等處之盡合機宜。俟辦竣復奏可也。

甲寅。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奏。佛蘭西兵船
駛至上海。要求給還松江府城內天主堂地基。業已嚴詞
拒絕。該夷聞。且等揭破其奸。無可藉口。即於七月初一日。
將兵船開駛出口。待風放洋。且陸建瀛由揚州回省。欵知

另有公易行夷商託嘆咭喇夷目麥華院私租民地圍築
華邑。與正月間開挖道路之處切近。聞人疑其復圖開路。
聞礙墳墓。因而聚眾不依。於七月初三日。編貼告白。痛詈
谷夷。牽及索還松江府城天主堂地基一事。有鳴鼓而攻
之勢。各該夷情甚驚惶。佛喇西夷目敏體呢。即將兵船調
回保護夷館。適委署蘇松太道吳健彰。已行抵上海。即會
同本任蘇松太道麟桂。督飭廳縣。傳諭閩廣會館董事。各
自約束其鄉人。並出示曉諭。不許滋生事端。查明公易行
夷商私租之地。並未立契交價。諭令不准私租。並向各該
夷領事。諭以禍福。囑其不可再犯眾怒。各該夷會稱。現不

開它道路。惟求好為保護。查擊匿名揭帖之人。照例懲辦。情詞甚為恭順感激。該道吳健彰因佛蘭西人專以行教為事。並無貿易。今其兵船前來。必非無故。向各國夷人密探。據稱佛蘭西國王為其下所逐。現在祇有頭目一人。副頭目十二人。來滬之兵船。上年九月已泊廣東之澳門。香港等處。本年五月始由香港開來。一俟風順。即當開行。尚有二號兵船一隻。火輪船一隻。仍在香港。此船各處游奕。並不滋事。至松江府城天主堂地基。係敏體呢欲爭為禮拜之所。藉以誘人入教。已奉揭破。敏體呢亦無可置喙等語。臣等查英夷之開它道路。與佛夷之索還天主堂地

基本係各國各事。絕不相侷。因公易行之私。租民地。與佛
夷之藉端。要求。會達其通。閩人所貼告白。遂達頽而及之。
該夷等各懷疑懼。頗有戒心。江蘇民氣柔弱。久為該夷所
玩視。外平今得聞人此舉。洵足視該夷之魄。而鼓江蘇紳民勇
敢之氣。現在各該夷。惟求地方官保護其貿易。閩廣民人。
亦聽地方官指揮。不致另生枝節。惟夷性詭譎。促之過急。
則奇貨可居。處之以平。即廢然而返。且等業已密飭該道
等。外示鎮靜。內嚴防範。堅守成約。隨機善辦。一俟該兵船
出口。再行具奏。

硃批。知道了。

八月甲子。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奏。據著蘇松太道吳健彰稟報。七月十五日。為內地祭埽墳墓之期。該道以閩人前次所貼告白。係專為保護叢葬處所起見。誠恐藉祭聚眾。滋生事端。即督飭上海廳縣。傳諭閩人。止准紳商六七人前往致祭。並多派委員妥為彈壓。閩人既恪遵戒諭。夷人亦同深感教。佛蘭西兵船。即於十五日出口。其兵頭羅格睦耳。諄託大西洋夷。向該道致謝。並稱已囑該國領事。敬體呢。教主趙方濟。謹遵條約奉行。尚有二號兵船火輪船。或來或否。均未可定。兵船出口。由浙閩至廣東。稍有耽延。即行回國。

殊批知道了。

乙亥。伊犁將軍奕山。參贊大臣布彥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奕山奏。俄羅斯國。懇請於喀什噶爾貿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洞鑒夷情。於柔遠之中。寓安邊之道。才華渥荷鴻恩。昇以邊疆重寄。敢不竭盡心力。以仰副

聖主懷柔綏靖之至意。茲於六月二十一日。俄羅斯會議通商使臣。重任大臣。官名哈勒哈勒鄂爾德恩。喀瓦爾。人名葉果爾。潤瓦。方復斯奇。來至伊犁。次日。即來將軍衙門拜見。

禮貌語言。甚為恭順。才等於回看之後。即專派協領圖們
春。佐領哈普齊賢等。與之會議。先告以喀什噶爾一處。距
內地寫遠。貨少商稀。及一切窒礙之處。該使臣云。我國原
請三處通商。因祇許兩處。故復有試行之請。又告以前次
理藩院。已將種種滯礙。並無利益。咨覆薩納特衙門在案。
該使臣云。行商之事。初試並不求利。歷久自必有益。又將
德齡所稱駁難三條。反覆開導。該使臣云。此等情形。我們
一概不怕。祇要念和好多年。許我通商。自有辦法。相持數
日。莫能折服。才等當令協領等。告以所請三處。我
皇上已准其二。即係格外

體恤。本處將軍參贊欽奉

諭旨。既不准行。斷斷不能應允。即爾國王有命。爾亦敢置之不理耶。該使臣無詞以對。知是必不准行。遂云雖然如此。若無憑據。我難與薩納特衙門回話。請給我文憑。以便銷差。等即予以喀什噶爾不能通商咨文一件。乃既收咨文。於議定各條之後。又請俟數年後。或數十年。再看機會。試行通商等語。覘該夷之意。不過豫為將來曉漬地步。其性情狡獪。反覆無常。實有難以情理開導者。因在議定條款之後。遂勒令將咨文繳回。並告以似此狡展。即通商之事。亦可中止等語。該使臣無可置辯。喀什噶爾不通商之議始

定。所有會議伊犁通商章程十七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所請空閒地方。蓋造房屋。以便住人存貨。並請該國商人。如有在伊犁塔爾巴哈台病故者。即在兩處城外指給曠地。以便埋葬等事。等因。因思

京都既建有俄羅斯學館。以懷柔遠人。則新疆亦可予以空地。令其自修房間。以安置商貨。即准其於城外貿易亭左近曠地建房。並於伊犁柯沿一帶。指定處所收放。又行商之人。有犯罪名。該使臣呈出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辦理舊章。伊犁雖無案可查。而官銜人名。均無差錯。諒非該夷捏造。是以即按舊章定議。至所擬各條。俱係兩相商酌。毫

無勉強。等語。體查地方情形。並拘之本地方官員人等。兼稱並無滯礙。可以行之。久遠。塔爾巴哈台一處。該使臣以兩處官職相同。既經將軍參贊議定。彼處自可照辦。我們毋庸前去。等語。俱曾任塔爾巴哈台。其地方情形。與伊犁相同。所擬各條。似無滯礙。遂將會議章程。移送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扎拉芬奏。斟酌辦理。

奕山等又奏。當俄夷會議通商章程時。論及罪名一條。該使云。俄國向無問抵之例。嗣經呈出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辦過舊章。並無罪名一條。等伏思恰克圖既已行之多年。伊犁不能不做照辦理。擬請遇有殺傷俄羅斯人犯均

解往陝甘總督衙門訊辦治罪。使民回遣犯無見無聞。或

可相安。且與俄國將罪犯帶回本國自行辦理。亦屬相同。

大清國總統伊犛等處將參贊大臣俄羅斯國使臣。公同會議伊

犛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各章程。開列於後。

一兩國議定通商之後。各諭屬下人等。安靜交易。以敦和好。

一兩邊商人。互相交易。雖係自定價值。不能不為之設官

照管。中國由伊犛營務處派員。俄羅斯國專派管貿易之

臣蘇勒官照管。遇有兩邊商人之事。各自秉公辦理。

一通商原為兩國和好。彼此兩不抽稅。

一俄羅斯商人前來貿易。由該頭人帶領到中國伊犁。博羅霍吉爾卡倫塔爾巴哈台。烏占卡倫。必須有俄羅斯國執照。呈坐卡官照驗。由坐卡官將人數及貨物數目聲明轉報。派撥官兵沿卡照料護送。彼此不得互相刁難。

一俄羅斯國商人往來。均由議定卡倫按站行走。以便沿卡官兵照護。

一俄羅斯商人。在中國伊犁博羅霍吉爾卡倫外。塔爾巴哈台。烏占卡倫外行走。儘有英匪搶奪等事。中國概不經管。自入卡倫。及在貿易亭居住。所有帶來貨物。係在該商人房內收存。各自小心經營。其駝馬牲畜。在灘收放。各自

留心看守。倘有去去。立即報知中國官員。兩邊官員。公同查看來去蹤跡。如在中國所屬民人莊院。或將行竊之人。立即拿獲。儘數掇出。實在原竊賊物。給還外。並將行竊之人。嚴行懲辦。

一兩邊商人。遇有爭鬧小事。即著兩邊管貿易官員究辦。倘遇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圖之例辦理。

一俄羅斯商人。每年前來貿易。定於清明復入卡。冬至即停止。倘於定限之內。其貨物尚未賣完。聽該商人在此居住售賣。完竣時。由俄羅斯管貿易官。飭令返回。其往來貨物駝馱。如不敷二十匹頭。不准其往來行走。至匡蘇勒官

員。或商人遇有事故。專派人出卡。每月祇准兩次。以免沿卡官兵照護之累。

一俄囉斯商人前來。在貿易亭居住。自有俄囉斯管貿易官管束。兩國商人交易之事。自行往來貿易。如俄囉斯商人前往街市。必有俄囉斯管貿易官給與執照。方准前往。不得任意出外。如無執照者。即送俄囉斯貿易官究辦。一兩邊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准容留。務須嚴行查拏。互相送交究辦。

一俄囉斯商人前來。必有騎獸牲畜。即在指定伊犁河沿一帶。自行畜牧。其塔爾巴哈台。亦在指定有草地方畜牧。

不得踐踏田苗墳墓。倘有違犯者。即交俄羅斯管貿易官究辦。

一兩國商人交易。不准互相賒欠。倘有不遵定議。致有拖欠者。雖經告官。不為准理。

一俄羅斯商人。前來貿易。存貨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爾巴哈台貿易亭。就近由中國指定一區。令俄羅斯商人自行蓋造。以便住人存貨。

一俄羅斯商人。依俄羅斯館之數。在自住房內禮拜天主。聽其自便。至俄羅斯商人。有在伊犁塔爾巴哈台病故者。即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城外。指給曠地一區。令其埋葬。

一俄囉斯商人帶來羊隻。每十隻內官買二隻。每羊一隻給布一疋。其餘一切貨物均在貿易亭。聽兩國商人自行定價。概不由官經營。

一兩國彼此遇有往來尋常事件。行文時。中國用伊犁將軍所屬營務處圖記。俄囉斯國用管兩達大臣所屬營務處圖記。

一此次議定一切章程。互相給與憑文。中國繕寫清字四張。鈐用伊犁將軍印信。俄囉斯國繕寫俄囉斯字四張。用使臣圖記。中國伊犁將軍衙門。俄囉斯使臣。各收存一紙。永遠遵行外。其餘各二分。咨送理藩院。薩納特衙門。互相

鈐用印信。彼此皆換。各收存一分。

以上中國伊犁參贊大臣將軍俄國使臣議定章程。各鈐印畫押收存。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布彥泰奉會議俄國通商事竣。擬定章程。並開單呈覽一摺。此次俄國使臣來赴伊犁。會議通商事宜。該將軍參贊公同酌定條款。如卡外搶案。中國不管。及在內地竊案。分別酌辦等情。所議均屬周而。並將喀什噶爾不准通商一層。據理折辯。該使臣無可置對。給予文憑。以為回國銷差之據。文內仍正詞拒絕。杜其日後請求。辦理尚屬妥協。現在該使臣已回本國。所有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貿易。即自明年試

辦。每年清明後入卡。冬至即停止。其辦理通商安謐情形。如何
分別奏咨存案。並內地商民。如何稽查約束。一切事宜。仍著該
將軍等。悉心妥議具奏。單內第二條。商人與夷商交易。彼此設
官照管。係由營務處派員前往。各自秉公辦理。經此次議定後。
常時貿易。全賴派出之員。彈壓撫綏。照管一切。遇有事關小事。
公同剖斷。不致因小釀大。邊防所繫。最為緊要。必須遴委廉明
公正之員。通曉事體。而不貪小利者。方能經理得宜。彼此歷久
相安。免啟外夷輕侮。該將軍參贊。及塔爾巴哈台大臣。遇派委
時。切宜加意慎重。及如何酌定年限輪替之處。詳細議奏。另片
奏。會議將來有犯罪名一條。該夷始堅執不肯問抵。呈乾隆五

十七年恰克圖辦過舊案。該將軍等所議條約內稱。僅遇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圖現辦之例辦理。措詞尚為得體。至摺內所稱嗣後遇有殺傷俄囉斯人等犯。均解往陝甘總督衙門審辦等語。甘肅距邊遠。若將人證解往訊辦。轉多未便。應否仍由該將軍參贊等就近訊明定罪。再行解往甘肅辦理之處。一併詳議具奏。餘著照所議行。

閏八月甲申。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奏。據松江府詳據華亭縣紳耆士庶。以天主教誘惑愚民。大為風俗人心之害。郡城舊有天主堂基。久已改建常平倉。忽聞該夷欲來清釐。人懷公憤。呈請嚴禁等情。除批准立案。

嘉獎外。惟喃喃晒本無貿易。專為傳習天主教。前此駛來
兵船一隻。難以索還。天主堂地基。為詞。密探實情。仍是收
取教費。蓋入教之人。貧者餽以微利。富者則令出錢。故其
兵船各處游行。無非為利。而船內又多廣東無賴。不盡夷
兵。但能持以鎮靜。彼即無所施其伎倆。惟內地愚民。被其
煽惑。竟有子弟從教。父兄阻止。而子弟轉向該夷告訴之
事。亦有鄰里口角。該夷袒護教徒。徑向地方官扛幫滋訟。
此等風氣。斷不可長。臣等現擬申明原約。定為章程數條。
咨會兩廣督臣。並行知蘇松太道。照會各夷。妥慎辦理。

殊批甚妥。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士民呈請嚴禁天主教。批准立禁。嘉
獎。並酌擬章程數條。開單呈覽。該督等辦理此事。甚屬妥協。惟
與外夷交涉事件。自應循守舊章。以杜曉瀆。尤須隨時應機通
變。期於制馭得宜。若將此時所擬章程。知照該夷。設該夷亦另
有所求。將何以應之。即如單內第二條。免其查禁等句。意在申
明條約。轉覺語涉痕蹟。俾習教者恃有明文。並無忌憚。總之原
約所有者。無庸再為申說。其非原約所有。須因時酌量者。在當
日定約之初。即已意在言表。全在各該地方官。權宜操縱。不必
分別條款。豫定成規。更無須事事照會。致該夷反滋辯論。事無
了期。該督等即將擬辦事宜。咨行內地。飭屬自行辦理。並將該

有現辦情形。咨會廣東。毋庸將此章程。給與夷人照會。凡事慎之於始。勿自我發端。轉啟將來鏡古也。

戊申。國子監祭酒勝保奏。伊犁將軍辦理通商章程。妥善與否。未經傳鈔。然度勢揆時。竊恐日人而生邊釁。不可不防。該夷力求通商。意在貪利。今既准行。始則必知感。繼則視為宜。久將益生無厭。況伊犁地處西陲。喀什噶爾回部。屢因貿易滋事。若不嚴定限制。將來夷商貿易者。盈千累萬。亦難禁止。如果伊犁通商。仿照恰克圖認真辦理。似亦弭邊患於未然之道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使臣。來赴伊犁。會同議定貿易章程。

當降旨飭令奕山布彥奏將一切未盡事宜再行妥議具奏。茲據勝保奏請思患豫防嚴定限制等語。所有通市日期該將軍等前奏每年清明後入卡冬至節停止。又稱限內貨物如未賣完仍聽該國商人居住售賣完竣飭令旋回。該祭酒所稱恰克圖章程自十一月開卡來年二月閉卡平時即不通往來之處可否仿照辦理。抑係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情形與恰克圖不同。其入卡人數貨物前奏由卡倫官員點驗但未限定數目。該祭酒稱恰克圖交易之時夷商運貨至圍城者總不得過二百人。事竣即行出卡不准稽留。所以久安無事。是否亦可仿行。著奕山布彥奏。併妥為籌計。悉心擬議具奏。總期防患未然。經

又無弊。是為至要。原奏片著鈔給閱看。

九月庚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恰克圖章京稟稱。俄國新派國畢爾那托爾已抵北圍。甚屬恭順。且稱兩國和好有年。一切公務均應會同商辦。所有啟

國君命職移駐北圍緣由。戰啟告知庫倫辦事大臣等語。

又據該章京訪聞俄夷移居北圍。係因恰克圖夷商並不換贖額爾口城商人貨物。先將自己貨物換贖。以致時常爭訟。且布哩雅特近年不甚守分。恐生事端等語。旋據固畢爾那托爾咨稱。前任固畢爾那托爾雅林。調往瓦勒迪瑪爾。命伊為本處固畢爾那托爾。住托羅依察克薩布薩

庫依城辦事等語。查俄國因畢爾那托爾。向來居住額爾
口城。與^李辦事有年。今忽改居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庫依。
雖為該國之事。究係因何更張。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庫依
城。係在何處。因畢爾那托爾。是否永遠駐紮。抑或暫住。現
在額爾口城。有無另派國畢爾那托爾前來之處。再行訪
聞。申報等語。劉文恰克國章京去後。茲據該章京呈稱。訪
聞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庫依。即恰克圖之俄夷北圍。距恰
十餘里。從前額爾口城。因畢爾那托爾雜林。已調升別處。
今該國另派國畢爾那托爾二員。一在北圍永遠居住。辦
理通商及邊界事務。一在業勒精克依。永遠居住。辦理布

哩雅持之事。業勒精克依。距恰六百餘里。額爾口城之吉
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仍在額爾口城居住辦事。從前恰
克圖瑪兩商。無論大小事件。均應稟知額爾口城固畢爾
那托爾。始行辦理。因往返無礙。是以今新任固畢爾那托
爾移於北園。永遠居住。如遇緊要之件。由恰克圖固畢爾
那托爾。轉詳額爾口城吉那拉勒彙辦。其新任固畢爾那
托爾。究竟因何移居。未能確知實情等語。因思俄夷調移
固畢爾那托爾。係伊國內之事。與我無干。若再三向其追
詢。轉恐該夷疑貳。所有交涉俄國應辦事件。即與移居托
畢依察克薩布薩庫依城之固畢爾那托爾商辦。

殊批。另有旨。卿等所辦甚是。亦屬合宜。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新派固畢爾那托爾改移恰克圖。俄夷北圍。永遠居住一摺。德勒克多爾濟等所辦甚是。俄首國畢爾那托爾移居。本係伊國之事。與我國無涉。若欲詢其原委。轉恐該夷疑貳。惟一切關繫俄夷應辦之件。尤應悉心妥辦。斷不可怠玩。並著德勒克多爾濟等。於該夷因何移居之處。隨時探訪。遇使奏聞。

十月壬辰。伊犁將軍奕古參贊大臣布彥泰奏。妥議俄囉斯通商章程未盡事宜。俟初次試辦完竣。將如何蓋房等類諸事。既有定規。每年貿易事竣情形。於年終咨明軍機。

處備查。並照哈克圖通商章程。既派有官弁兵丁。彈壓照看。毋庸另加約束。其照管通商官員。必須廉明公正。通曉事體。不貪小利者。於營務處派兩三員。常川辦理。如不專隨時更換。至民回道軍。有殺傷俄夷之案。遇有重犯。即在伊犁訊明定案後。祇將正犯解往陝甘總督衙門。聽候部覆。以免拖累。並知照塔爾巴哈台。一體照辦。

諭軍機大臣等。美古布彥奏。遵旨覆議俄羅斯通商章程未盡事宜一摺。據稱。前次俄譯斯來議通商使臣。祇有明春遣英商貿易之說。其到伊犁過早。彼亦不能豫定。自係實在情形。著該大臣。定於明年該英商初到時。即將英官是否同來。及入卡後

沿途行走。是否恪遵議定章程。先行具奏。其如何蓋造房屋。及
該項交易一切情形。均俟初次試辦完竣時。詳細具奏。其應如
何分別奏咨之處。亦俟辦過一次後。再行酌定。至此次議定章
程。係於營務處協領等官內。專派二三員。令其照管通商事宜。
如派委之員。辦理妥協。自可令其一手經理。毋庸拘以年限。亦
須俟試辦後。隨時察看情形。奏請酌定。該大臣等。務當遵照前
旨。遵派委員。以期日久相安。免滋流弊。

十一月甲子。伊犁將軍奕劻參贊大臣布彥泰奏。遵查伊
犁。塔爾巴哈台地方。與恰克圖情形不同。道商章程。礙難
仿照辦理。伏查恰克圖。距張家口數十站之遙。地居曠遠。

客商與俄商定期而來。事畢各返。實由地勢使然。伊犁塔城兩處商民多係世守其業。而貿易亭即附近城池。與恰克圖之商民約時來去者不同。况撫馭外夷以信為主。通商章程均與該夷使議定。該使早已回國。茲若自我議改。彼必有所藉口。等語。遂議通商。豈敢將就目前不計日後。至伊犁所議通商章程與塔城並無滯礙。即可一律照辦。殊批。是。

壬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移改國界。爾那托爾駐紮恰克圖北圍。前來。

諭旨。詢查。惟庫倫辦事大臣向遇巡查台卡之年。奏准後始行親

身到恰。茲密派恰克圖章京。飭令樸城商人。請為訪聞。據
稟實因布哩雅特。生齒日繁。不安本分。時常滋事。且商人
常有爭訟。是以令新派因畢爾那托爾。移居恰克圖北圍。
且該國畢爾那托爾到恰以來。極為恭順等語。其移居北
圍情形。尚非虛做。

硃批。知道了。

十二月。丁酉。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國因
畢爾那托爾。遣使齎送來文一封。係轉咨理藩院之件。當
即咨覆。併照從前。面賞該使鞍匹。靴茶等物。復據因畢爾
那托爾。飭該使面稟。恰克圖距額爾口城遙遠。以後遇有

事件。務望迅速辦理等語。當時已善言曉諭。以後尤當和好。

殊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敕國王欽派廓瓦烈福斯啟。前赴伊犁。會同伊犁。塔爾巴哈台將軍大臣。商定兩國通商條約。本國接奉。後。秦聞國王。當經酌定降旨。令繕清字夾字條約一分。用印咨行。

大清國互換等語。當即用印。並載明條約。由薩納特衙門進呈。經敕國君酌定。今用國印。今將清字夾字通商條約一分。

咨行貴院。惟望伊犁將軍。接到通商條約。奏准。亦繕寫一分。兩國互換。既有此約。

貴國邊界地方。照例設立買賣。果認真遵行。買賣必有起色。兩國之人。互相獲利。則我兩國相交之道。彌厚。至於通商條例內。第一第四第十三等條。兩國即行辦理。

貴國伊犁塔爾巴哈台官員。亦必隨時照料。從前伊犁大臣。看待敝國大臣。最為優厚。是以致謝外。並求相信。將來遇事。

貴國官員。有往敝國來者。敝國亦必善為看待。以盡友誼。是皆兩國和好之故。再敝國官員回來時。將伊犁將軍與敝

大臣會商喀什噶爾地方不准通商情形詳細告知。然俄
處尚望似此兩國有益之事。將來能行。則兩國和好之道。
可期永久。

咸豐二年壬子正月乙亥。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
等奏。正月初四日。接聞固畢爾那托爾來文。係去年有兵
丁一名。隨跟喀木呢干二名逃走。越我庫克多博卡倫邊
界。至今並未查拏交回等語。查庫克多博卡倫乃黑龍江
所屬地方。俄夷逃人。何時越境。究係有無實據。未據黑龍
江將軍等咨報。似應一面照固畢爾那托爾來文。行知黑
龍江將軍。查明具奏。一面嚴飭庫倫所屬。嚴加查拏。事關

美務應早為完結。可否

飭下黑龍江將軍英隆查辦之處。伏乞

聖鑒。

翰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來咨內稱。前年伊國
脫逃官兵三名。逃至庫克多博卡內等因。一摺。查庫克多博。係
黑龍江所屬地方。著英隆詳細查明俄國逃人。於幾時越境。私
入某卡。迅即派員查拏。務獲。俟拏獲時。一面奏聞。一面將俄夷
解交庫倫。轉送該國辦理。俄囉斯原文。著鈔給閱看。

二月。壬寅。浙江巡撫常大瀛奏。西洋天主教。於道光二十
四年間。奏准弛禁。其時佛喇嗎夷酋顧鐸德。即在定海廳

城內建設教堂一所。派其教內之福建人方安之率領徒黨。駐彼傳教。歷年以來。入教之人。被其串誘。屢將鄉間各莊寺廟。廢院。獻入教堂。踞占把持。各莊士民。因屢被欺誑。羣懷不平。遂於上年十一月間。聚集村眾。與方安之及教中人。理論事關。逐出教徒。收回被占寺院。當經該署廳王承楷。晚諭解散。稟道查辦。方安之隨至甯郡。告知顧鐸德。及駐劄上海之該國領事。噉唯呢。前來甯波。稱欲嚴辦村民。押令讓出寺院。任意要求。時。臣正在甯郡查辦。廣艇盜匪。該領事噉唯呢等。堅欲求見。臣以正言拒覆。弗令進謁。一面密諭甯紹台道瑞璜。署定海廳同知王承楷等。以該

教徒強占寺宇。理屈妄為。自應固結民心。以資折服。斷不可任其挾制。致長兇惡。隨經該署廳王承楷。帶同熟悉夷情之委員候補縣丞高峻。候補府經歷周慧。岑港巡檢陸世瀚。前赴定海。妥為查辦。該領事敬體呢。與顧鐸德。亦帶同方安之等前往。經該廳等向其反覆開導。並告以事由方安之。藉教把持。欺擾居民。激成眾怒。諭令將方安之交出。同生事擾民之入教人等。聽候地方官分別究辦。不許庇護。該領事等。初猶不服。噉噉狡辯。且以如不遵伊嚴辦。村民押讓寺院。即飛調火輪兵船。來此攻擊。虛詞恫喝。嗣因該廳百姓。公勸義憤。城下聚至萬餘人。欲入城與之爭。

辦該領事噉體呢等察知民心團結眾志成城始允將方安之撤過帶回所占寺廟六處盡行收回教中滋事各名從業懲責並經該署廳與之要約此後如有生事擾民之人教人等均聽地方官查拏究辦不加庇護現據該道廳稟報該領事噉體呢與顧鐸德已帶領方安之等分回上海甯波該處民人歡悅地方安謐等情前來臣查定海一縣孤懸海外該夷前派方安之在彼傳教誘惑鄉愚占居寺院欺擾居民實為可恨今該領事雖未肯將方安之交官懲辦第已將其撤回並經該署廳與之要約此後如有生事擾民之人教人等均聽地方官分別究辦不加庇護

從此習教之人。無所倚恃。自當漸知儆戒。不敢妄為。地方
可期綏靖。臣仍飭該署廳。於收回各處寺廟內。分設義學。

講習

聖諭廣訓及

欽定四言韻文各書。以資化導。

殊批。辦理頗好。

三月。辛亥。黑龍江將軍英隆奏。據署總管伊凌阿稟稱。巡
查卡倫時。面見俄酋。言有伊國三人。牽馬六匹。於三十年
八月。逃在我國邊界等語。當飭各屬訪查。均報並無蹤跡。
二月初一日。據庫倫辦事大臣文稱。准俄國國使畢爾那托

爾咨稱前年逃走之兵丁一名。隨從喀木呢干二名。祈為
速查。是否拏獲。希為聲覆。以備行知俄國等語。咨查前來。
芽正在繕摺具奏間。接奉寄

諭。著英隆將俄羅斯逃人三名。何時越境。由何卡關入之處。詳細
查明等因。欽此。嗣於十月。俄國瑪爾爾。告知驍騎校巴札爾克
察。越境三人。何不即時交出等語。此節已咨行德勒克多
爾濟矣。並復派委妥幹之員。令於各處嚴加訪查。務期弋
獲。

硃批。知道了。

四月。丁酉。科布多參贊大臣色克通額奏。住卡官兵。與俄

夷一同越邊。騙買俄夷鹿茸。因索欠債等候。以致在卡將馬失去。應咨庫倫。會同俄國夷官。嚴行懲辦。先是卡倫侍衛等報稱。俄夷塔塔哩巴拜來下稟。稱因卡官巴勒錦等賒買鹿茸。前來索欠。而巴勒錦等均未在卡。等至五日。始行回來。欠債雖清。而所騎之馬失去等語。查該卡倫係烏里雅蘇台將軍統轄之處。人証又係烏里雅蘇台所屬。自應會辦。曾由卡倫侍衛等呈報烏里雅蘇台將軍在案。今據將軍奕格咨稱。應由科布多就近派員前赴卡倫。遵照道光二十八年會同議定章程辦理等語。咨行前來。查科布多從未會同俄夷辦理案件。亦無通曉俄語之人。應飭

庫倫大臣會同俄羅斯夷首審辦。卡倫侍衛等原報蒙古字抄錄二分咨送庫倫及理藩院。其失察各官俟擬結時另行具奏。業內人證派員解送庫倫以備審辦。

諭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奏俄夷進卡。索久遺失馬匹一案。請飭庫倫辦事大臣嚴行懲辦。一摺。所有業內之委章京巴勒晉等十七名。並知情故縱之卡倫協理台吉輝依扎布等二員。著由該旗派員解赴庫倫聽候審辦。越境之俄羅斯塔塔哩等二名。著解至交界地方會同該國辦理。

五月。戊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情形可疑。未能訪實。不敢率奏。昨據東兩愛曼貝子咨稱。

俄夷坐卡佈哩雅特。現均改住夷兵。當飭章京賽音博勒格圖查詢。嗣據報明。俄夷因佈哩雅特近來不甚安靜。是以撤回等語。查俄夷性本詭詐。邇來駐京喇嘛。信函倍徒於前。恐該喇嘛有所洩露。且該夷聞中國與暎佛在東南一隅通商。上年又復添派固畢爾那托爾。專管佈哩雅特人等。於公同商酌。嚴飭與俄夷接壤各卡。暗為防範。並請飭下與俄夷毗連地方。一律嚴防。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探聞俄夷情形可疑一摺。德勒克多爾濟風聞恰克圖東邊俄夷卡內。有夷兵多名。往東邊而去。當即派員密為偵探。雖訪聞有可疑情弊。惟辦理邊防。過

有關係外國可疑之事。諸事以安靜處之。不可張皇。應不露聲色。密飭屬員。妥為防範。並著嚴禁卡倫各員。各飭所屬。不可私入俄夷境內。謀利滋事。致令該夷有所藉口。此等情節。若屬員輾轉傳揚。恐被俄夷知覺。轉生輕視。該大臣所奏俄夷詭詐情形。務須加意防範。密為辦理。原摺並未發鈔。該大臣斷不可宣露也。

己未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密陳探聞俄夷情形可疑。一摺。德勒克多爾濟風聞恰克圖東邊俄夷卡內。有夷兵多名。往東而去。暗為偵探。或云上年俄國因與阿克里什圖打仗。派兵

多名。赴該國東南界內之阿勒巴贊地方會齋。或云係為防守
彼國東南一帶挖金犯人而派。或云彼國東南搭界之格依呼
木轟。阿菩薩都哩雅。兩小國互爭游牧。格依呼木轟國本與俄
國有親。俄國恐該國非阿菩薩都哩雅國敵手。是以派兵協助。
並在東南界內防堵各等語。至俄夷所屬之佈哩雅特等。本係
蒙古部落。今將佈哩雅特全行撤回。改駐俄兵。情形甚為可疑。
是以委員偵查。據俄夷瑪爾云。該國所屬之佈哩雅特人等。
因在邊卡不能安靜。時常偷買偷賣。滋生事端。是以將各卡居
住之佈哩雅特人等。全數撤回。悉派俄兵居住等語。惟俄夷狡
猾性成。諸事並無實話。情形種種可疑。邊界地方。不可不為防

範著文英隆。密飭所屬各卡防範。斷不可宣揚。使俄夷知覺。其各卡人等。並著妥為管束。不准私行越境。謀利滋事。致令俄夷藉端啟釁。

乙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准黑龍江將軍咨稱。槍斃俄國逃人三名。分取馬匹洋錢之犯。全行拏獲。應由庫倫。先行知照。因畢爾那托爾等因前來。正擬具奏。又接到固畢爾那托爾來文。係在黑龍江。與協領托克通阿所換之字。查乾隆三十三年奏准章程。如遇在卡持械為盜。無論曾否傷人。審實不分首從。中國則報理藩院。斬首。俄國則報薩納特衙門斬首。該犯鞍馬器械。賞給原

擊之人。竊去物件。給還事主等語。乾隆五十七年。嘉慶二
十四年。均有辦過成案。而俄夷堅持逃犯在黑龍江時。卡
官未及查擊。定在我國境內之說。是該夷頗有圖賴之意。
若含混達覆。不惟與章程不符。且該夷愈生疑忌。此次擬
將該犯罪名。暫緩擬辦。一俟因畢爾那托爾如何咨覆。再
行彙辦。除飛咨黑龍江將軍外。所有知照因畢爾那托爾
文底。呈

覽。

硃批。另有旨。辦理尚可。不致另生事端。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殺斃俄夷逃人之黑龍江人

犯。請暫緩擬結一摺。所辦尚是。著照所請。所有槍斃俄夷之犯。准其帶赴交界地方。會同質訊。按律辦理。俟俄夷覆文到時。迅速知照黑龍江將軍。此案情節。已寄諭黑龍江將軍英隆矣。

又

諭。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請將前次殺斃俄夷之犯。暫緩擬結一摺。此案因財傷斃外夷。罪名甚重。若在黑龍江辦理。與定例不符。著寄知英隆。所有該犯。及被殺二人屍具。馬匹物件。務須逐一檢齊妥收。俟俄夷咨覆到庫倫時。靜候庫倫知照辦理。德勒克多爾濟等咨行俄夷文底。著鈔給閱看。

丙子。黑龍江將軍英隆等奏。審明槍斃越境俄夷。圖取馬

匪等物之犯。照例定擬。查從前郭倫春、德綱額等五人。槍斃俄夷三人。已咨行庫倫。令轉行因畢爾那托爾。並請將疏防之副都統德成等交部議處。奉

旨。分別議處。隨將案內人犯。隔別嚴訊。德綱額等。均認供不諱。請將德綱額等五人。即照依圖財害命。得財殺人者。不論首從。皆斬。例擬斬。孀婦克勒特和爾氏。烏爾齊尹等。照依不應為而分財者。發極邊煙瘴充軍。例擬發極邊煙瘴充軍。佛松阿。比照謀殺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擬流三千里。碩奇察音。照依知他人謀害。事後並不許報者。杖一百。律擬杖一百。賽布那等。照不應重杖律。擬各杖八十。烏清

額等。均照不應理律。擬各答四十。無干省釋。總管諾托那
及該管各官。查取職名。咨行送部。分別議處。所有撥出之
馬匹等件。及俄夷屍骨。造具詳細冊檔。分別咨送刑部。理
藩院。庫倫辦事大臣。以備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等奏。審明因財搶斃俄夷。奪取馬匹等物之
犯定擬一摺。此案前已降旨。現在拏獲。審明定擬。該將軍等接
奉此旨。將業內人證。妥為收禁。俟庫倫咨文到時。即遵前旨辦
理。

六月辛丑。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
五月十五日。據弗喃西領事啟。囑呢。函稱該國公使。破布

曾帶同提督總兵人等。駕坐小號火輪船一隻。兵船一隻。前來上海。巡查貿易事宜。囑令該道率同上海文武各官。於五月十九日午後。前往迎接。並詢如何交接等情。該道答以中國監司大員。與外國公使。自應以平行禮相見。按照中國禮節。彼先來拜。再往答拜。無率同文武各官。先往迎接之禮。乃敏體呢以為慢待來使。心不輸服。往來辯論。稱欲赴臣衙門指告等情。臣查取夷之法。總以堅守條約為要。該國原定條約。內開喇嘛大臣。與中國京內京外大臣公文往來。俱用照會等語。道員本在京外大臣之列。况該道管理海關事務。即與粵海監督體制相同。必當以

平行禮接見。即飭嚴詞開導。妥為辦理。又據該道稟稱。該夷自知理絀。即令同來之提督古株。前赴道署。請見。情詞恭順。禮貌卑遜。稱其公使途中感冒。今伊先來致意。遲日親來拜見等語。該道因其以禮先施。即傳知領事。敬體呢。定於二十二日。前赴敬體呢寓所。以平行禮與坡布噶相見。該公使頗形踟躕。設席款待。二十七日。坡布噶即往道署答拜。該道將臣批詞。逐句傳諭。該夷額手稱是。不敢說舌。惟云近來廣東公事。諸多間阻。每有照會。遲至兩三月。不獲。商人抱屈無伸。此次本擬赴臣衙門告訴。因有事回粵。俟後再來等語。該道告以廣東公事。應就近在廣東

欽差大臣前訴理。兩江不得越俎代庖。而該夷再三託其先為稟
知而去。旋於六月初二日。登舟出口。初五日放洋。折回廣
東。

硃批覽。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次密陳俄夷可疑
情形。當奉寄

諭。即照乾隆年間

訓示。允端多爾濟辨邊於巡卡之便。揀派可靠蒙古官員。嚴密探
訪。並令德濟特多爾濟等。前來庫倫。密飭喀勒喀四部落
駐卡操演在案。現在接奉此

旨。即照舊章。處以安靜。豫為防範。不使少有知覺。惟近年常有不肖喇嘛。潛入夷境。雖已拏獲治罪。無如現在又有喇嘛。越境被夷人拏獲送回之案。顯係該卡官兵。因循怠忽所致。若不嚴查。恐該卡人等。漸至鬆懈。因而不肖之徒。越境盤踞。致該夷有所藉口。以滋衅端。應請將恰克圖以東兩部落二十四卡官兵。更換另派弓馬嫻習。殷實守分之人。駐卡。此節於咨覆固畢爾那托爾文內。一併告知。以免該夷疑慮。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密陳清理疆圍一摺。著照所請辦理。惟業開外夷。自宜按照舊例。處以鎮靜。斷毋張皇。

七月癸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科布多參贊大臣奏。住卡官兵。及烏梁海人等。賒買俄夷鹿茸。後因索欠。致失馬匹一案。將卡官巴勒金等解交庫倫會同夷官審辦。查道光二十七年。前任參贊大臣奏。俄夷特凌格特等。搶奪領催朱布太。賄串卡倫侍衛金齊賢。被朱布太聞風控告一案。解交庫倫審辦。當即行文該夷。令將人犯迅速拏獲。乃因畢爾那托爾。並未將該犯解到。以致遲延數年。現在金齊賢等。尚在庫倫守候此案。若該夷仍蹈故轍。遲延不解。則反致拖累多人。業已行知科布多參贊大臣。將此案人證暫緩解來。令在該處守候。一俟因畢

爾那托爾覆文到時。再行傳集。並擬行文固畢爾那托爾。
令將前次夷犯務於八月十五日以前解到。以憑質訊。所
有咨行固畢爾那托爾文底。呈

覽。

殊批。著照所奏辦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道光二十九年。庫倫所屬地方。有
俄夷三人。攜帶器械越境。被卡倫官兵看見。往擊。俄夷抗
拒。將兵拉布坦。用刀砍斃。旋即入山逃走。營派部院領催
帶同伴作驗。拉布坦屍身。並多派兵丁查拏去後。旋據稟
報。相驗屍身。委係用刀砍斃。惟夷犯已逃至烏里雅蘇台。

之唐努烏梁海游牧。往唐努山而去。屢次行文烏里雅蘇
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在案。嗣於三十年。據該將軍咨
報。曾有俄夷三十六名。經過唐努烏梁海游牧。託辭貿易
迷路。且要取食烏梁海人等牛馬。該處人等畏其兇惡。未
能弋獲。該參贊咨報。曾有俄夷四十餘名。在阿勒坦諾爾
奪取羊隻。隨將俄夷人傷斃數人。擊獲數人。各等語。咨報
前來。當即備文行知固畢爾那托爾。令將收斃拉布坦各
犯。解送恰克圖。照例擬結。亦在案。茲據固畢爾那托爾文
稱。擊獲此案人犯十名。其餘未獲現獲之犯。均不承認。搶
奪等語。查夷情詭詐。我國人民犯罪。總以和好二字。懇為

咨催伊國人民犯罪。則頻催罔應。支吾推諉。動經數載。現擬行文固畢爾那托爾。能否將人犯解送到恰。速為咨覆。諭內閣。此項事件。均照所奏辦理。

辛酉。伊犁將軍奕山等奏。俄使去歲來伊。議定通商章程。茲該夷商使匡蘇勒官一員。瑪岳爾官一員。帶領額哲庫兵丁等來伊。據護送弁兵。僉稱該夷入卡後。沿路行走。甚屬安靜。據該夷稱。此係先來修蓋房屋。等語。諭以通商後。必須守定禮信。該夷使請指與地址。以便修造房屋等因。當即飭屬指給西城門外河土隙地一段。約三里餘。就近入給埋葬地一段。約一里餘。該夷出具收領地基公文。並

寫明文尺繪圖前來。應即交印房存案。該商使自雇匠役
募夫辦料建造。其瑪岳爾一員。由伊犁起程。由卡外前赴
塔爾巴哈台。照料蓋房事宜。已函致該大臣。以便辦至。
硃批。知道了。

九月丁丑。科布多參贊大臣色克通額奏。守卡官兵。拏獲
隨同俄羅斯已畢勒越邊之兵丁杜蘭。請交庫倫辦事大
臣審辦。由該大臣等行知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嚴禁夷
人嗣後不得越邊滋事。並令派委夷官會審。

諭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奏。阿拉坦諾爾烏梁海兵丁杜蘭。隨同
俄夷越境。被卡倫兵丁拏獲。罰茶。杜蘭與俄夷已畢勒互爭一

案。請飭德勒克多爾濟等。嚴行懲辦。一摺。此案即交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納爾亨額。訊辦。其案內應行質對之犯。著該大臣咨提備質。俄夷巴畢勒。著解至庫倫交界地方。會同俄夷官員辦理。巴克通額原摺。著鈔給閱看。

等辨夷務始末卷之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

咸豐二年壬子十月壬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委員及黑龍江將軍所派協領等會同俄羅斯夷官審明搶斃俄夷人犯供詞均與該將軍原審相符該犯等搶奪俄夷馬匹銀錢等物悉按原案議照例加倍折罰銀七百餘兩經委員等面交會審夷官收領業經換寫字據行文知照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現將該犯五名分起由庫倫解送黑龍江交該將軍遵候部議辦理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委員等稟報會同俄羅斯夷官

會審夷犯傷斃管卡官兵一案。初據夷官聲稱。已審明該犯等均不承認傷斃管卡官兵一節。亦無實憑確據。伊國向來無論罪名輕重。俱無刑訊之例等語。經該委員等據理開導。夷官始將夷犯提訊。據該犯等供稱。原係兩起逃人。一起三人。一起三十七人。共四十人。夥同各處搶奪。在本國境內。被獲十名。被殺七名。其餘二十三名逃避。其一起三人內。有兩名在該處被殺。一人被獲等語。隨即提集人證。眼同該夷官。認明夷犯內。實有兇犯二名。無疑。夷官即將該犯等。交該處按照兩國原定條例辦理。被殺之犯。應毋庸議。其逃犯二十三名。俟拿獲時。亦照例懲辦。隨即

換寫字據。至所失馬匹等件。已令該表官照例加倍罰賠。銀兩收領。並行文知照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遵辦。殊批。知道了。

乙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聞俄羅斯國畢爾那托爾來文。內稱。請遵照原定條約。禁止夷商與華商。互換金銀錢。並互換錢票等語。當交恰克圖司員賽音博勒格圖查明此事。與華商有無妨礙之處。詳細稟報。茲據該司員報稱。向來華商與俄商貿易。俱以錢票互換。並不知錢票為俄國違禁之物。其金銀錢一項。據商民聲稱。約計自道光二十一年間換起。從此禁止。尚無窒礙。惟

錢票一項。至今互換五十餘年。現在商民所存英商錢票。以銀計算。共合八萬餘兩。設驟行禁止。英商不肯按票償銀。恐致苦累商民。易生枝節等情。應即行知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嗣後金銀錢一項。即行知停止互換。惟商民現存錢票。應予限一年。令其全行交清。嗣後不准再換。俟該夷回廈。再行覈辦。

諭內閣。此案著交理藩院議奏。

俄羅斯咨文

為知照事。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兩國會立條規四條內。商人凡買賣貨物。兩國定例。若非應禁貨物。應置勿論。入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兩國特派大臣將舊立十條。覆定。隨時更改。條約內稱。兩國商人於恰克圖地方。互相貿易。勿許賒欠。自恰克圖立定通商後。我國應禁之物。凡金銀錢銀。不許給與。

貴國商人等語。諒貴大臣早已盡悉。但我國商人猶有暗將金銀私與

貴國商人之事。蓋我國金錢用於貴處。為價甚昂。最計原價之外。倍獲其利。似此有違定約。不惟漸失買賣之道。且於兩國多所不便。

貴國商人在恰克圖地方。與佈哩雅特。時常聚集貿易。給與

本國印票。我國印票。向來只准行於本國地方。如有出越邊境。不准駁回本國。且

貴國商人。收得本國印票。亦屬無用。惟欲得金錢銀錢。希圖倍增其利。每向本國商人。討要金子。至

貴國商人。售賣貨物。或得錢文。或得印票。本於兩國定約。不合。更有私相竊取者。殊於買賣有礙。如金銀印票。禁止入於

貴國。本國雖言有重罰。但遵本國之例。不能通曉其故。礙難禁止。儻有犯禁之人。亦難懲辦。但恐此事。商人偷行。若不先行通知。殊與通商未便。且兩國彼此欺哄。日後必致到

起爭端。亦難究辨。此係兩國立定條約。為此知會貴大臣。希即晚諭商人。勿得仍前以貨易粟。致相涉訟。有傷兩國和好之道。應遵改定章程。兩國嚴行禁止。並祈貴大臣速為辦理。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茲據爾國來咨。提及從前兩國所定章程。爾國金銀。即金錢銀錢。禁止給與我國商人。又錢票。僅止爾國使用。不可行使別國。請嚴飭我國商人。不准與爾國人兌換等因。咨行前來。查從前雍正五年。兩國所定禁止貨物章程。並無爾國金銀。金錢銀錢。錢票等項。指明不准我國

民人買取專條。今爾國既以此項金銀金錢銀錢錢票均為爾國所禁止。請飭我國商民不准於爾國人換取。本處按照友誼。不得不禁止商民。但錢票一項並非本有實據。且爾國禁止。本處無憑考查。所有本處商民換取之處。礙難飭禁。况本處商人亦不知爾國禁止。現在爾國人等買取我國民人物件。情願換給錢票。為數甚鉅。價本銀兩亦不下數萬兩。若一旦禁止換取。我國商民大有虧損。日後必致棘手。殊不合兩國和好之道。除將我國商人從前換取之錢票暫停禁止。予限一年。今兩國商人照常換用完結外。其爾國所請金銀金錢銀錢不准購買。錢票不准增

添之處。均照爾來咨。當即嚴禁。我國商民。自經此次禁止之後。再有擅自買賣。一經拿獲。照例懲辦。爾國固舉爾那托爾素來晚事。期於和好堅固。將此情節。晚諭爾國商人。遵行。並將此節。亦晚諭我國商民人等。一體遵行。所有飭諭。恰克圖部院章京之處。合併聲明。為此各行。

硃批覽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科布多參贊大臣色克通額咨稱。兵丁杜蘭。隨同俄夷巴畢勒。越境一案。請會同夷官審辦等語。查杜蘭越境。僅係迷夫路途。並無另有關禁之處。亦未取有切實口供。且會同俄夷之件。關係人命盜案。始

行會辦似此越境細故並無辦過成案况俄夷狡猾性成
右由^鄂咨令會辦被該夷咨駁轉使外國輕視此案前次
既經^鄂奏交科布多辦理相應請

旨仍飭該大臣委員質訊究竟有無關緊要件俟訊明咨覆到日
應否咨行俄酋再由^鄂裁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拉坦諾爾兵丁杜蘭隨同俄夷越境被卡
倫兵丁擊獲罰茶杜蘭與俄夷巴畢勒互爭一案已交德勒克
多爾濟等審辦茲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仍請交科布多參贊
大臣訊辦一摺此案仍著交科布多參贊訊辦德勒克多爾濟
等原摺者鈔給閱看

十一月丙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國
固畢爾那托爾咨稱。三月間。庫博勒哲庫卡倫荒火突發。
延至俄國地方。當即撲滅。貴國章京並未咨報。求飭所屬。
如遇此等事件。即行知照等語。當令總管貝子德濟特多
爾濟查明係蒙克托羅噶依卡兵與該處孩童。於三月十
六日在郊放荒頑耍。未能撲滅。以致延及俄國地界。查此
次火發。雖延俄夷境內。並無損傷。來文已經聲明。自與該
國無所講論。惟蒙克托羅噶依卡倫章京朗棍札布遺漏
未報。以致該夷咨詢。均屬不合。除將官兵等另行懲辦外。
並嚴飭該員等嗣後於邊界要卡。留心防守。

硃批所奏情形均悉。

十二月甲申閩浙總督李芝昌福建巡撫王懿德奏。噶
喇夷人久羈琉球。經該國王世子遣使來閩。求為請

謝。查此案。先於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年十

月。咸豐元年九月。據琉球國王尚育。及該國王世子尚泰。

四次備咨藩司。轉詳查辦。均經各前督撫。據情具奏。並

節次咨請。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就近向噶喇夷首。文翰。勸諭撤回。嗣於咸

豐二年五月初七日。准兩廣督臣。徐廣縉。撫臣。葉名琛。會

同咨覆。前據噶國夷首。文翰。來文。以該首業經回國。所有

公使事務。移交駐粵領事。夷目吧哈接辦。詢之該夷。據稱。公使專辦五口通商貿易事宜。其餘國中事。不能干預。今暎夷。咱噠哈等。遣暎琉球。應係該國王自行辦理之事。伊不能管理等語。轉咨到閩。經臣李芝昌。檄飭藩司。咨行琉球國王世子。查照各在案。茲據前情。臣等伏查琉球一國。勢甚貧弱。與暎咭喇等國。向無交涉事件。乃自暎咭喇夷人。咱噠哈。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間。攜帶眷屬。前赴該國寄寓。以後至今七載。屢有兵船駛往滋擾。甚至直入王宮。肆行無忌。現復勸其習教。多方恐嚇。無怪該國王世子。驚疑危懼。踴躄不安。該國仰沐

天朝雨露。納貢稱臣。最為恭順。臣等如不為之上達。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優恤外藩。有加無已之至意。惟查向來內地查辦。噶喇國一切夷務。均係咨會

欽差大臣。照會在粵夷酋。轉飭各夷遵照。現在駐粵之噶夷領事。咆吟。係為噶喇接辦該國公使事務。與各口領事不同。如不諭令經理。則此外更無可諭之人。臣等公同籌酌。自應仍咨兩廣督臣。查看情形。就近向該夷目咆吟。相機開導。諭令將咆吟。迅速撤回。以示懷柔。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署兩廣總督葉名琛。李芝昌。王懿德等奏。噶

吉利夷人久羈琉球。該國王世子遣使來閩。求為請諭。並鈔錄原咨呈覽。一摺。噶夷。哈德吟。在琉球國逗遛。屢經該國懇請查辦。經徐廣縉等。向駐粵領事夷目。哈德吟。查詢。迄今數年。總未將哈德吟撤回。且屢有兵船。駛往滋擾。琉球與噶夷。向無交涉事。件。著該署督。再向該夷目。哈德吟。相機開導。諭令將哈德吟撤回。以示懷柔。而杜他虞。並將該領事如何答覆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咨會閩浙總督。諭知琉球使臣可也。

咸豐三年癸丑三月癸丑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奏。噶夷兵頭。哈德吟。上年夏間業已回國。本年正月。復由該國駛回香港。昨接照

會並未明言何故。但據密探稟稱。該國王因道光二十一年間定條約時。曾許給有十二年後。再行更易之議。本年正計屆期。亦難保其不乘此內地匪擾兵分之際。從旁窺伺。別有要求。

諭軍機大臣等。據葉名琛。柏貴奏。廣東省城。自聞武昌安慶失守。訛言紛起。人心頗覺震驚。嘆夷兵頭咬嚙。上年業經回國。頃復駛回香港。當此匪擾兵分之際。不可不密為防範等語。現在逆匪猖獗。江甯揚州鎮江。相繼失守。廣東人情浮動。更恐遇事生風。馮雲山之子馮亞養。在外逃回。必非無故。該督等當嚴查奸細。消息未明。尤當鎮定人心。勿為流言所煽惑。至咬嚙照會。既

未明言何故。自當示以鎮靜。前定條約。許十二年後再行更易。現已屆期。難保不別有要求。該督洞悉夷情。著與柏貴等密為籌度。以備不虞。切不可稍露端倪。啟該夷窺伺之新。

甲戌

欽差大臣向榮等奏。本月二十三日。探有夷人火輪船一隻。駛過

鎮江地面。並未開砲擊賊。意殊叵測。查前接署督臣楊文

定來咨。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夷人恐賊匪赴滬搶掠。

彼國兵單。止能自保貨物。不敢前往助剿。該道婉詞商確。

而夷酋意不可移等語。今竟突如其來。甚不可解。適接六

合縣知縣溫紹原稟稱。本月二十日。有英夷火輪船一隻。

駛入該縣江面停泊。當即飭役上船查詢。見有紅巾賊匪
四人在內。夷酋不與該役答話。惟交漢字未封口夷信一
封。囑令往南京賊中投遞。該役不敢前去。謹將喚夷原函
送呈閱看等語。臣等接覽之下。見原函後面有夷字兩行。
的係夷信無疑。殊深駭異。臣等當即籌商。總須詢明該夷
來歷。隨札飭六合縣。趕緊攜帶牛酒等物。親上夷船。以犒
勞為名。問其來意何居。復於二十四日。接署督臣楊文定
玉稱。喚夷火輪船一隻。於十九日。行至團山關。徑赴鎮江。
未與我處船答話。各般船亦即開船隨往。賊船開砲。火
輪船並不開砲。各般船回砲轟擊。壞賊船數十隻。斃賊匪

數百人。火輪船已徑往江甯等因。臣等查度。嘆夷現與中國通商。其來未必助逆。但該夷惟利是圖。助逆助順。究難測度。且俟六合縣親去查詢前來。知其意見所在。再為設法辦理。楊文定又有繕擬照會一紙。欲臣益用。

欽差大臣關防。差委革員鄭魁吉。齎送前往。臣仰蒙

皇上天恩。授以重任。統領大兵。勦賊是臣專職。自應尊崇

國體。未敢擅便。謹將夷人寄賊原信。並署督臣楊文定所擬

照會一紙。照錄恭呈

御覽。伏乞

訓示。祇遵。仍一面飛調蘇松太道吳健彰。迅速前來。令赴夷船。查

訊實情再行覈辦。

署兩江總督楊文定奏上海通商各國惟味喇聖最為恭順。此次賊匪竄擾。經蘇松太道吳健彰約會。即發火輪船前來助剿。旋因擱淺轉回。至佛蘭嗎。則專以傳教為事。味喇又強悍詭譎。惟利是視。茲味因恐賊匪赴滬焚掠。冒險前來。恆恐另生枝節。現於所獲賊匪內。搜出該夷與鎮江賊目信函一件。大約言伊此來。並非幫助打仗。係有事與鎮江相商。並言上海道所雇兵船。亦不與伊相干等語。旁有夷字。確非假捏。似此情形。顯係該夷畏賊焚掠。欲與連和。第該夷總以勝負為從。連所幸江甯賊營。已為句。

榮慶次攻破揚州賊鋒亦為琦善等所挫鎮江又水陸兵
勇將即日夾攻該夷探悉此情似必退然思返

諭軍機大臣等向榮等片奏探有夷人火輪船隻駛過鎮江徑往
江甯與本日楊文定所奏略同著即密飭上海道吳健彰令其
設法曉諭查得實情再行覈辦至楊文定所擬照會朕詳加披
覽未盡妥愜不可遽行向榮所稱不便鈐用關防所見甚是現
在惟當督飭礮船於大江上下游合力勦賊先其所急若能將
江面賊船痛加轟擊水陸夾攻迅殄羣醜該夷無隙可乘當不
至別生枝節且賊匪一經勦除與上海通商馬頭毫無阻礙該
夷等亦可相安至該夷動靜仍當隨時詳加訪查密為防範不

可稍示張皇。

四月甲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代表文稱。恰克圖部院章京賽音博勒格圖。聰明純直。克盡厥職。有裨夷務。該國人等。均深欽佩等語。查前次俄夷北圍失火。經賽音博勒格圖。幫同撲滅。業經等奏請交部議敘。現在該員年滿回京。俄夷獎譽多辭。顯係為鼓勵該員起見。若不據情陳奏。率行咨覆。恐無以盡該夷感激之思。此次擬暫緩咨覆。其賽音博勒格圖。應如何施

恩。出自

聖主。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夷咨稱。恰克圖部院章京賽音博勒格圖。聰明純直。克盡厥職。有裨夷務。該國人等均深欽佩。等語。一摺。覽奏均悉。恰克圖部院章京。本因辦理通商。及照料俄夷而設。茲因畢爾那托爾獎舉多辭。顯係該酋欽佩。惟部院章京賽音博勒格圖。雖據該夷推稱。亦係職內應為。並非分外之事。前因幫同救火。已將該員交部議敘。加一級矣。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將奏明之處。繕具覆文。曉諭知之。

乙未。

欽差大臣向榮等奏。噴夷火輪船。已經駛至上海。現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著督臣楊文定。差委革員鄭魁士。遊擊張萃

乾○齊○帶○照○會○飭○令○會○商○各○國○夷○首○借○用○兵○船○一○事○該○道○邀
同○鄭○魁○士○等○到○各○夷○館○會○晤○據○英○夷○領○事○阿○利○國○稱○彼○國
兵○船○駛○往○金○陵○不○過○去○探○賊○情○虛○實○並○非○入○江○幫○助○亦○不
前○去○勾○結○佛○蘭○西○領○事○仍○稱○公○使○未○來○不○能○作○主○美○國○公
使○領○事○稱○彼○處○兵○船○曾○來○助○戰○行○至○江○口○阻○淺○而○回○今○將
與○日○本○國○打○仗○不○能○借○用○勒○賊○至○英○船○前○往○金○陵○僉○稱○未
曉○其○意○該○道○以○各○國○無○船○可○借○仍○將○署○督○臣○照○會○交○鄭○魁
士○帶○回○又○聞○英○夷○火○輪○船○有○往○攻○緬○甸○之○事○均○未○起○碇○開
放○出○口○各○等○語○臣○等○查○夷○情○誦○詐○必○須○嚴○為○防○範○現○在○我
處○師○船○將○次○到○齊○堪○以○勒○捕○外○夷○各○船○既○無○可○借○即○須○停

止○以免藉事生波○

硃批覽○

戊戌署兩江總督楊文定奏○臣前因英夷火輪船駛至江甯○行蹤詭秘○恐回轉時未必肯露實情○是以派員前往會同上海道嚴密查探○並繕具照會○令其齎往○飭令各國如肯借船○始將照會遞送○茲據各員會稱○夷船均不肯來○照會亦未送往○並據吳健彰稟稱○密探喚夷亦知賊匪必不成○事○故向售火礮火藥米糧等件○均未允許○惟未露出得受賊贓之事○又據委員稟稱○該夷首曾云○嗣尚欲令火輪船入江探看○恐賊匪未能猝滅○彼國貿易不通○再來不可

不慮該夷又詢及琦善耆英黃恩彤諸人須請琦善等設法羈縻各等情。臣思該夷惟利是視。難以空言羈縻。當此之時。亦惟亟圖殄滅羣醜。此燭火均可潛消。

硃批知道了。

五月甲寅。兩江總督怡良奏。據江蘇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本年三月初。據亞美理駕國公使馬沙利。函交致大學士文書一封。囑遞前署兩江總督加封寄達。該道當以現值賊匪滋事。勸令從緩。該公使及領事。以彼國主有聖書投呈。先往廣東探知。

欽差帶兵出省。今來上海。又值金陵省城被圍。國書交呈已久。不

能再遞。故爾寄書宰相。應如何投遞。商請奏明。

大皇上諭旨。遵行。不為轉達。自赴天津徑送等語。察其詞色。勢不能卻。查奏定通商章程三十一條內。載合眾國即亞美利
駕。日後若有國書。遞達。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

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奏。有此一節。今該公使。致書大學士。尚無背理。惟適有勇目委員押送所雇夾板夷船赴江。隨將文函。交該委員等帶呈。前署總督以現應交卸。未便越俎。將文退回。該道當向該領事。告知其故。今接照會。以新任總督現聞在蘇。即煩轉呈等由。

具稟請示遵行。才接閱之下。批飭該道。諭令該酋仍遞赴廣東。交原辦各國通商事務之

欽差大臣。應否代遞。酌數定奪。並令該道妥為開導去後。旋於二十七日。據該道稟稱。奉批遵向該國領事金能亨。婉商致意。未允。必欲在蘇轉請代遞。且言書中並無違礙事件。看其稿底。可以知悉。該酋本意在粵請投此書。因其時

欽差大臣督兵出省未回。是以前來江蘇。求為轉遞。因思若再堅拒不允代遞。難保不徑赴天津。當此逆匪鴟張。各省戒嚴之際。任令該夷赴津。未免沿海居民。致生疑慮。若竟以原書代為呈遞赴京。則書內所述何詞。究竟有無違礙難行

之處。未敢深信。是以等即將該首固封原書一件。咨送辦理各國通商事務之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可以就近查探該夷書中所述實情。應否代為轉遞。酌數辦理。合將該道鈔來該首原書稿底。

照繕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本年亞美理駕國公使馬沙利。面交致大學士文書一封。囑遞兩江總督寄達。該督現將原書。咨送兩廣總督。另錄底稿進呈等語。覽奏均悉。該夷呈遞文書。向由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酌量陳奏。本日已諭

今葉名琛即將怡良遞往之該夷使文書拆看酌量情形奏明辦理該國素守信義著該督仍飭該道吳健彭妥為曉諭仍遵舊例聽候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覈辦可也

又

諭怡良奏亞美理駕國公使馬沙利交致大學士文書一封為轉遞現將原書咨送廣東另錄底稿進呈向來夷務均歸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酌量辦理怡良已將該首封固原書咨送葉名琛酌辦該大臣接到後即就近查訪夷情所遞文書因何起見其所請求之事應如何回覆據實具奏總以堅持定約不致別生枝節方為妥善

庚申。大學士直隸總督鈞爾經額奏。據原奏內稱。安肅縣安家莊地方。習教之家。有數百戶。萬餘人之多。並有學習拳棒。拒捕毆官。以及屯聚米石。收買鐵器之事。是其明目張膽。必為閩邑人所共見。共聞。不難查訪得實。茲據委員稟稱。計該縣學習天主教者。安家莊五十一戶。師家莊二十一戶。西釜山村四戶。崔家莊三戶。正村一戶。內惟安家莊。設有雙愛堂。即天主堂。多年為習教人誦經公所。該委員親詣查勘。內有教讀四名。學生二十名。雇工四名。管事一名。米麥穀豆共五十餘石。烏槍小洋槍長槍各一桿。木棍二根。火藥約二三觔。隔別研訊。米糧係堂中人食用。槍

械為防夜而設。查起習教經卷。語多鄙俚。復詳細按查。此外並無別項軍火器械。以及廣積糧倉。收存鐵器。該委員等傳訊總理堂事之朱若翰。據供伊等自弛禁以後。實止供奉天主。習教為善。並無為匪不法。復向地保鄰佑。及該縣現辦團練之紳士等訪詢。咸稱該縣習教之家。實止安家莊等共八十戶。委無數百戶萬餘人之多。平日皆止諷經禮拜。並未學習武藝。亦無買鐵屯糧之事。該委員等查出堂內出入帳簿。細閱一切用項。均載其中。實無收買違例物件。並查得道光二十四年間。前署安肅縣知縣姚忠亮。訪有民人安洛達等傳習天主教情事。會同該汛千總

葛鳴彪往擊。內王奪兒一犯。圖脫拒傷差役。王玉章平復。
王玉章先將王奪兒格毆成廢。提省訊明。安洛達等情願
跨越十字架出教。照例免罪。王奪兒拒捕傷人。加等治罪。
因已成廢。照例收贖詳結。此外別無縣營查擊天主教。致
被拒捕緝縛武弁之案。又據番赴景州之即用知縣裴季
勳。會同該州李麟。遇具稟。在於州境徧行偵訪。並無傳習
秘密還鄉教名目。惟查道光二十五年間。該前署州毛運
秋。曾訪獲民人劉進宇等。有收藏祖遺九蓮飯。真還鄉教
經卷。當經照例擬罪詳辦。原奏所指秘密還鄉教。自係飯
真還鄉教之誤。該委員等。誠恐根株未盡。嚴密訪擊州境。

四鄉委無踵習之人。又據委赴滄州之候補知縣李之華。會同該州沈如潮具稟。州屬並無小梁山。暨南北趙伙地名。惟查有韓家莊。俗呼為小梁寨。又有東西北趙河莊。似與趙伙字音相近。隨同往密查。小韓家莊。僅止韓姓回民十八戶。東西北趙河莊。共有二百餘戶。回民十居其八。均係農工度日。訊之鄉地。全謂該回民聚居已久。向來安分守法。並據委赴威縣鉅鹿縣之候補知縣張柏榮。密查該二縣境內習教匪徒。自道光十五年間。嚴行懲辦以後。鄉民均各悔悟畏法。並無引誘傳習之人。各等情。臣查習教最易惑人。回民每多強悍。均為閭閻之害。况直隸為

畿輔重地。現當逆氛未靖之時。尤慮其潛行勾結。安肅縣距省僅五十里。傳習天主教之家。果如原奏所稱。有數百戶。萬餘人之多。並學習拳棒。屯聚米石。收買鐵器。則不法昭著。非特地方文武。不能諱匿。即臣與司道。近在一方。亦斷不至毫無聞見。茲據委員等在安家莊天主堂內。將可以收藏米石鐵器火藥之處。逐一嚴密搜查。均無其事。復查閱出入總簿。訪詢地鄰紳士人等。咸稱實止諷經習教。並無為匪顯跡。亦無收買軍器。代割甚力。似屬可信。至景州威縣鉅鹿縣。雖現無踵習邪教之人。滄州小韓家莊等處。回民現亦並不滋事。第教匪蹤跡詭秘。且從前曾有破獲

之案。難保無餘黨遺留。愚民無知。易萌故智。至曰民性多
死頑。動輒搶劫滋事。臣已責成該管道府。督同各該州縣。
隨時隨地。加意訪查。不得以現無為匪不法。稍事疏懈。
硃批。知道了。

訥爾經額又奏。竊臣臺奉

諭旨。查辦天主教匪。自應隨時隨事。留心偵察。以冀綏靖地方。伏
思邪教惑人。大率意在斂錢。獨天主教向不斂錢。設堂習
經。主於廣行其教。自道光年間弛禁以來。不無逐漸蔓延。
即如安家莊等處。原查僅止十戶。現查已有八十戶。即其
明證。從前多方諱飾。近則直行承認。恃其弛禁在先。以為

並不犯法。而地方官亦因歷年相安無事。若無不法實蹟。遽然掩捕。必致羣相驚疑。設有藉口。轉恐別生枝節。事關大局。固不可無端肇釁。亦不可任聽蔓延。臣體察時勢。當此賊氛未靖之時。攘外先宜安內。惟有暫示羈縻。俟南省逆斂稍減。民情安定。然後再行徐圖。設法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據奏。安肅縣安家莊天主堂。既係歷年相安。查無不法情事。著照所請。暫行緩辦。

六月己卯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奉

翰李芝昌呈懇急奏。漢咭喇夷人久羈琉球。該國王世子遣使來
問。求為請諭。並鈔錄原咨呈覽一摺等因。欽此。臣當即欽遵相
機開導去後。該領事吧吟尚未答覆。本年正月。吧吟已由
該國駛回香港。復行照會。昨始據覆稱。琉球國王世子咨
請閩浙總督將醫生吧德吟速撤回國一節。查此事先經
耆總督曾已照會前德公使。後接徐總督來咨。亦復以此
為詞。並另據琉球國咨行本國。亦均已陸續咨覆。現准來
咨。仍應如前。請為照覈。總之該國不入中國版圖之中。且
醫生原為行善起見。是以居住彼土。殊非本公使所能勉
強撤回等語。竊嘆夷人吧德吟在琉球國居住數年之久。總

未撤回。湖臺道光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前督臣耆英。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前督臣徐廣縉。先後接准福建督撫臣來咨。無不隨時照會德首。又首往返辯論。茲臣現接又首覆稱。琉球國已與該夷本國彼此早有文移。並未允行。其不能勉強撤令回國者。正非該首所能自主也。

殊批。該夷一切情形。密探奏來。

庚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查庫倫所屬南北兩路二十五台。間三四年。恰克圖與俄夷搭界之喀勒喀四愛曼四十七卡。間十年。由鄂等輪流親往查閱。本年輪應查閱庫倫兩路。明年輪應查閱恰克圖四十七卡之

年○芬公同商酌○擬令芬訥勒亨額查閱庫倫南十四台○芬德勒克多爾濟赴恰克圖查閱北十一台○並將恰克圖以西十九卡○逐一詳查○照例知照俄首外○其恰克圖以東○三十八卡○於明年由芬訥勒亨額往查○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請查庫倫所屬南北兩路二十五台站一摺○本年既屆應查庫倫所屬南北二路台站之時○即照所請○著德勒克多爾濟○訥勒亨額○俟將庫倫以南十四站查完後○再於查閱恰克圖十一站之便○照舊赴恰克圖○將該商民情○留心體察○務期彼此相安○不得滋事○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科布多所屬坐卡章京兵丁○

烏梁海人等。向串夷人。賒買鹿茸等物。以致俄夷入卡索
帳。遺失馬匹。當經派員會同該夷審辦。茲據委員瑞福等
說明擬結。緣道光三十年。俄夷他他哩巴拜。入卡索帳。以
致馬匹遺失。惟該夷違例入卡。若將馬匹議還。將來似此
不肖之輩。未免越境圖賴。另滋事端。他他哩巴拜之馬。應
毋庸賠還。其杜蘭索償一案。供均相符。惟私行越境貿易。
應將貨物照例入官。據瑪爾爾所請。若輩不諳例禁。此次
請將貨物。仍交本人。嗣後如有前項情弊。再請照例入官
等語。祇得按照友誼。眼同俄酋將貨物交清。惟將來似此
索尺細故。均提至恰克圖審辦。未免擾累。嗣後如有緊要

盜案。仍行照舊辦理。如有似此細故。請就近令夷官會同
烏梁海官員。秉公妥辦。公同擬定章程。各飭所屬遵行。其
卡倫章京巴勒津等。分別擬罪。

諭內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訊明科布多所屬坐卡之客勒喀愛
曼章京兵丁烏梁海人等。向俄夷屬人賒買鹿茸。定擬一案。著
該部議奏。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接閱固畢爾那托爾來文。係薩納
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書二封。求為轉致。遂以即行轉致
等語回覆。其夷使照例賞給銀匹磚茶等物。

俄囉斯咨文

為懇祈事。竊照月羅孛雅錫雅二州。係屬 敝國地方。其雅
莫里嘉州西北地方。東海後面許多島嶼。亦係 敝國地方。
諒理藩院早經知之矣。故此隔數年一次。駕坐船隻。到彼
處採買什物。然道途遙遠。 敝國坐船人等。路過海口。自必
進口歇息。採買物件。已經回明 敝國君。現在差委管船大
臣普提雅廷。前赴雅莫里嘉州地方。駕坐兵船。與西海各
國人等。欲進

貴國海口。此係循照兩國交好之例。望乞

貴國大臣官員。將 敝國大臣普提雅廷。按交好之誼。令其進
口。並請發給物件。想 敝國大臣普提雅廷。由 敝國雅莫里

嘉州地方折回時欲進

貴國所屬海口難保不中途進上海海口歇息採買食物整理殘缺且西海各國商賈人等俱進上海海口貿易諒

貴國與敝國相好一百餘年必令敝國大臣進口歇息不致生疑所有敝國商賈人等懇祈進上海海口貿易之處伏祈理藩院據情轉奏飭令管理上海等口大臣使伊等進口敝國不惟感

皇仁於無既且可為永固交好之道為此謹懇

為咨行事竊照敝國所屬除歐羅巴雅錫雅地方尚有阿密葉哩喀之西北許多島嶼貴院亦必知之但彼處人等

應用物件缺少時。向敵國採取。歷次均由敵國用船運送。惟島嶼甚遠。其運船必尋妥當地方歇息。並補備欠缺物件等情。今用兵船一隻。令敵國之結也。拉勒普提雅廷等。管帶兵船。欲赴敵國之阿密葉哩喀。未免欲進。

貴國海口。如若與西洋人等。欲進海口。想該處地方官員。必悉兩國交好之意。將伊等善為照料。大抵此兵船。由阿密葉哩喀回來時。進

貴國海口。必由上海經過。因路程較近。並可歇息數日。補備缺欠物件。伏思今之西洋各國貿易。尚可許進海口。况敵國亦係和好有年。誠意相交。自應較西洋各國。更使有益。

是以俄國業經口許普提雅廷等。如有事件。即可進

貴國海口。更有請者。日後如俄國人等。因貿易欲進海口時。貴國官員亦必允從。相應將此咨行貴院。懇祈轉奏。

皇帝後。即交駐紮海口官員遵辦。如俄國兵船及貿易人等。進海口時。即照俄國所請。將此事妥為辦理。乃見俄國君與貴國誠意和好之誼矣。為此咨行。

給俄羅斯咨覆。

為咨覆事。現接貴國薩納特衙門咨稱。所屬之雅莫里嘉州地方人等。採取應用物件。今用兵船一隻。今普提雅廷等。管帶運送。欲進海口。此船回時。經過上海。欲歇息數日。

補備缺欠物件。更請日後。如有本國人。因貿易欲進海口。由駐紮海口官員。妥為辦理等語。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通商。二百年來友睦之誼。可謂久長。所有貿易等事。兩國相商。總期彼此有益。方無窒礙。即如貴國前請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

大皇帝俯鑒商民情形。特恩允准。至海口向無貴國貿易船隻。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三十年。貴國商船。寄泊上海。擬請貿易。均經前任總督。巡撫。以事關通商大局。必應率由舊章。明白宣知。當即中止。今貴國通商處所。已於恰克圖外。添設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貨物已極流通。若再添設海口。不

但內地商販勢難分售。即貴國費用益多。獲利轉少。此事既無裨益。何必徒勞跋涉。轉令貴國船隻。行道往來也。總之通商一事。惟期彼此兩便。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多年。無事不推誠相待。本院已據情轉奏大皇帝。特此咨行薩納特衙門。酌度查照。為此咨覆。

戊子。西江總督怡良奏。竊行次蘇州府屬之崑山縣。蘇松太道吳健彰前來迎見。據稱。味國素未多事。該夷首亦不築營。原不妨親至上海。與之見面。但恐別國效尤。紛紛前來。以請見新任總督為榮。難免別生枝節。不若即在崑山。令該夷來此一見。即可了事等語。並據該首照會。請定地

定日。以便見面前來。等當即照復去後。並令該道。差人知會該首。隨於二十八日。由該道帶同該首。在崑山城内公所見面。所呈夷字國書一件。另譯出漢文一件。均係固封。親自交收。約一時之久而退。言詞禮節。均尚恭順。該道並將該首譯漢底稿鈔來。閱其語句。尚無與條約相背之處。該首退出公所之後。即同該道將固封譯漢之文。先行拆開。逐字比對。均尚符合。伏思該首呈遞國書。原與從前奏定章程相符。在該國新換公使。未駐中華。欲將姓名上達。

天聽。仍求和好。照常貿易。亦無足重輕之事。惟書內所稱遣令入

親

朝廷一語。既非從前奏准。而條約向亦未判裁。似難久行。查

我

朝臣服外藩。凡有年班。及入貢諸國陪臣。抵京後。應先習跪

拜之儀。然後令其隨班引

見。從無准其

陛見之例。况合眾國素非臣服。竟以敵體自居。夜郎自大。不足與較。豈能以外藩各國視之。以致別滋事端。更不使優禮相加。致啟覬覦之漸。惟有勸其恪守條約。照舊通商。以相和好。不必遠道北行。但此情形。豈敢先行宣露。以示我

朝事事皆出自

乾綱獨斷。臣下不得擅專之意。是以收接夷書時。僅答以即為代
奏。令其仍回上海。靜候信息。茲將該酋所遞夷字國書一
件。驛出漢文一件。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怡良奏。亞美理駕國公使馬沙利。面交文書。
並聲稱帶有國書。欲求呈遞。已諭該督妥為晚諭。令其仍遵舊
例。聽候兩廣欽差大臣覈辦。本日復據怡良奏。已在崑山與該
夷酋相見。並將所遞夷書。拆封進呈。朕閱其情詞。不過新換公
使。聲敘姓名。仍求和好。照常貿易之事。其所稱違令入覲一語。

雖係空言。亟須明白曉諭。杜其妄念。惟賜一覆書。則斷無此理。上海道吳健彰。熟悉夷情。該督即密飭該道。堅持定議。妥為開導。中國撫馭外藩。惟年班及入貢諸國陪臣。乃有請覲之例。該國遠隔重洋。素敦禮義。中外體制。素所深知。但須恪守條約。照舊通商。正不必遣使入覲。始見誠悃也。總以正論婉言。使其心服。該督自不致別生枝節。儻或另有要求。不能理諭。即仍遵前旨。告以欽差大臣現在廣東。令其靜候查辦。一面知照葉名琛。妥為籌辦。務使該督。知奉旨不准之件。無論何省督撫。皆不敢再為陳奏。則無從要挾觀覲。自必安靜貿易。該督其慎密行之。

癸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味判擊。尚有公使在粵。自道光三十年四月十四日。前公使德威士回國後。直至上年十月二十三日。馬沙利始行來粵。接辦公使事務。據該首照會。現有齋呈國書。定期相晤。而交等語。維時臣督兵尚駐韶州。即由撫臣柏貴照覆。俟臣回省後。再行相會。本年二月。探知該首已赴上海。因聞逆匪浮江東下。前往保護貨物。尚無他故。臣於三月初一日。始由韶啟程旋省。茲接兩江督臣怡良咨送夷首致大學士文書一件。未便拘泥。即行拆閱。與在江南所呈稿底無異。由臣上年九月督兵先期出省。未得晤面。本年春間。又值江南有事。該首駛往

上海之便。遂生此議。無非先欲故為嘗試。惟道光二十四年條約內開。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中國。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夷務之。

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表奏等語。是該首此次欲在江南呈遞。亦尚非無因。溯查德威士甫到粵時。亦曾照會約期相見。臣與前督臣徐廣縉。彼時在省河。

白鶴潭仁信棧房接見。並據德首面齎國書一遺。尚無違礙字句。當飭譯出。封交軍機處。以備查覈。均經具奏在案。此次馬首來粵求見。並懇遞國書事。同一律。自應循照舊章辦理。現當飛咨兩江督臣怡良。劉飭蘇松太道吳健彰。

諭令馬首仍當回粵不必久羈江省
硃批知道了。

味喇暨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現奉國命。派以合眾國欽差大臣之職。
俾來中國。密通

朝廷。在本大臣職權刑名之權。如望廈條約所載。所有兩國
交涉事務。悉由本大臣辦理。奉本國大總理暨天德皇書。
以為文憑。或而呈中國

大皇帝御覽。或設法另為轉呈。更合

大皇帝之心。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欲尋

欽差未獲面會徒虛盼望。因在廣東等候日久。乃照條約三十一款。已來上海。欲遞交兩江總督代呈。又值南京多事。未能轉交。在本大臣已盡條約之法。無奈欲交在京大學士之辦理。中外國事務者。即為呈進。而本大臣語無虛飾。其弗獲將此書交

欽差及別大臣者。由

朝廷不欲外國大臣駐京。如此極難為本大臣矣。合眾國所為一切事務。俱係願與中國同結友好。故合眾國望中國常厚待本國欽差。現在本大臣敬請

大皇帝指示。將國書如何投遞。則本大臣遵大旨理。聖天德訓。在

上海恭候

旨下。茲本大臣來便上

聞。或得

大皇帝准令進京

陸見。以述本國常想

大皇帝多膺福祉。諸凡如意。至於望廈條約議定年久。但兩國交易事宜。在京都。如與朋友酌定。比在邊疆。如與敵人路人等酌定。更為無限之好。中國

大皇帝因成業。而知合眾國民人與中國相交百年和好。尚可保其為存實信行公道也。本國已經由東洋伸至西洋。現在

本國民人甚願

大皇帝之隆福。故令本大臣以禮堅守。得兩國和好。乃為決心。而本大臣之心。亦是無異。本大臣肅候貴大學士照覆。俾本大臣知

大皇帝示令本大臣如何與

朝廷相交。為此照會。

硃批覽。

七月。辛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此次味酋馬沙利來粵。原為接辦該國公使事務。本非另有他故。即本年春間。該酋前往上

海亦祇為護貨而行。並無他意。惟至上海後。因江南有向該夷借雇火輪船之說。遂覺中國轉倚外國為禦侮。未免從而生心。是以前致大學士書內。有兩國交易事宜。在京師。如與朋友酌定。比在邊疆。如與敵人路人。更為無限之好等語。是該夷所遞文書。即由此起見。然不過一時姑為嘗試。豈可為其所搖。馬沙利如果早日回粵。無論有何要求。誠如

訓諭。臣總當堅持定約也。惟查該酋仍駐上海。現在是何情形。無從遙制。更恐相處日久。奸民因而慫恿。匪徒與之勾結。其事均未可定。應請

勅下兩江總督臣怡良劉飭上海道吳健彰諭令馬沙利速行回粵。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遵查夷首所遞文書緣由並請飭兩江總督諭令該首回粵一摺據稱馬沙利來粵為接辦公使事務非有他故即前往上海亦為護貨後因江南有借雇火輪船之說遂覺中國倚為掣侮因欲呈遞文書意圖嘗試現處上海已久應飭回粵等語本日已諭令怡良即飭上海道吳健彰諭令該首速行回粵矣著葉名琛於該首到粵後即設法防維相機控馭或另有要求仍當堅持定約杜其妄念不致別生枝節為要。

又

諭前據怡良奏。在崑山城內。與亞美理駕國公使馬沙利相見。並將該首所遞夷書進呈。當降旨諭該督密飭上海道吳健彰。妥為開導。告以欽差大臣現在廣東。令其靜候查辦。本日據葉名琛奏稱。該酋前往上海。祇為護貨而行。並無他意。惟後因江南有借雇火輪船之說。遂覺中國倚為禦侮。未免從而生心。其所遞文書。不過姑且嘗試。如馬沙利早日回粵。有所要求。該督必能堅持定約。相機控馭等語。現在該酋久處上海。難保無奸民恣恣。匪徒勾結情弊。著怡良即飭吳健彰。諭令該酋速行回粵。往見欽差大臣。毋庸在上海久留。迨該酋到粵後。葉名琛自能

設法曉諭。杜其妄念。不致別生枝節也。

八月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開國畢爾那托爾來文。係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書二封。求為轉致。遂以即行轉致等語回覆。至該夷使喇勒福等。仍賞給織匹磚茶等物。

諭內閣。所有俄國國畢爾那托爾近海一帶。並無疆界。請建立界牌之處。著理藩院詳細查明舊例具奏。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竊思日久未接住京喇嘛學生文書。頃由俄

國住邊人來文。據稱內地時有不靖等語。現在我們住京喇嘛學生在館光景。及如何度日學藝。如接到他們文書。務乞隨時轉送。至敵國之人。素皆仰賴。

貴國照常看待。百餘年來。兩國和好。原無不睦之事。即邊界一事。亦必彼此會合辦理。尤望

貴國疆域肅清。中外並受其福。近聞恰克圖貿易商。由蒙古地方行走。恐有阻隔。不能到彼貿易。想亦必無此事。若蒙古地方有事。距俄國西畢爾地方甚近。邊界相連。敵國亦不能安。總之兩國和好。不使有礙買賣之事。方安。專此咨行。立候回文。為此咨行。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竊查俄羅斯國與

大清國分界處所。自固爾畢齊河之東山後邊。係俄羅斯地方。山之南邊。係

大清國地方。雖經議定在案。惟

貴國立有界牌。敵國尚無界牌。現經敵國總理東邊西畢爾大臣。以未敢誤越邊界。請在於敵國邊境。設立界牌等情。經本國君准其設立界牌。令其行文。知照

貴國。會同辦理。伏乞

貴國派員或前赴恰克圖卡倫。抑或赴伊爾因特斯克城。與

俄國總理東邊西畢爾大臣商辦。並求在無界之近海一帶地方亦設立界牌。兩國均有裨益。專此咨行。立候回文。為此咨行。

庚辰。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色克通額等奏。俄夷巴畢勒進烏梁海卡倫。尋找杜蘭。被卡兵鄂扎都哩攔阻。該夷忿怒。將兵丁馬匹奪去一乘。請仍交庫倫辦事大臣會同夷官嚴加懲辦。因查杜蘭等供稱。俄夷巴畢勒係有意越境。並非迷路。此案若不與夷官徹底辦明。祇將杜蘭等懲治。恐日後該夷漸生事端。如將杜蘭等解交庫倫。與夷官辦理。亦可就近行文。固畢爾那托爾。且查料布多。並無與夷

官會辦之案。亦乏通曉俄語之人。請將此案仍交庫倫辦
事大臣會同夷官審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夷巴畢勒。與求阿勒坦諾爾
烏梁海旗下之杜蘭。欲入卡倫。因被卡兵攔阻。巴畢勒氣忿。奔
去萬都爾羅多依馬匹一案。請仍飭庫倫辦事大臣。嚴行懲辦。
一摺。此案仍照舊例。著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行文
該酋。令將越境之俄夷巴畢勒等。解交庫倫邊界地方。會同夷
官辦理。所有案內之烏梁海杜蘭。游牧較遠。著暫在科布多守
候。其餘之萬都爾羅多依。章京烏爾津之子杜噶爾。協理台吉
固魯扎布等。均著解送烏里雅蘇台。交旗看守。俟接奉庫倫行

知會辨有日。由各該部落自行派員解赴庫倫。以備審辦。

戊子。理藩院奏。遵查例載。恰克圖地方。向有俄夷卡房。鄂爾懷圖山。有中國卡倫鄂博。其間分立鄂博。為南北通商之所。此地即為兩國交界。東順布爾古特依山。至奇蘭卡倫。由奇蘭卡倫。至齊克台阿魯奇都呼阿魯哈當蘇。四卡以楚庫河為界。由阿魯哈當蘇。至額博爾哈當蘇。卡倫鄂博。由額博爾哈當蘇。至察罕鄂拉蒙古卡倫。為俄夷占踞之地。至中國蒙古卡倫鄂博。其間空曠地方。及恰克圖俄夷占踞左近。則以山河為界。蒙古卡倫鄂博左近。如無山河。則於平坦之地。建立鄂博。定為界址。由察罕鄂拉卡倫

鄂博至額爾古訥河。除蒙古卡倫鄂博之外。另立鄂博為
界。鄂爾懷國鄂博以西。順鄂爾懷國等山。劃為界址。此間
或有橫出之山。亦應順勢分為界址。自沙比奈嶺。至鄂爾
古訥河。山陽為中國。山陰為俄國。並將烏特河等處。暫為
兩國公中之地。均不得占踞。至黑龍江。逼近俄羅斯地方。
以格爾畢齊河為界。從大興安嶺至海。山之陽為內地之
界。山之陰為俄國之界。又俄夷居住之地。切近山河。以山
河為界。其空曠地方。建立鄂博。定為界址。各等語。惟查俄
羅斯近海地方。如何分定界址。從前有無界牌之處。臣院
例無明文。亦無辨過成案。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首咨稱郭爾畢齊河
地界。並未設立界牌。並懇近海地方。定立交界一摺。俄羅斯近
海地方。有無設立界牌。理藩院定例。並未載明。著英隆。將郭爾
畢齊河東邊。山之前後。當初如何分定界址。及該國近海。未經
立界地方。究竟應否立界之處。查明即行知照。德勒克多爾濟
等。循照舊例。妥辦具奏。俄羅斯原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首來文。以郭爾畢齊河。未經設立
界牌。及懇請於近海地方。定立界址等因一摺。本係例外之事。
當寄黑龍江將軍英隆。令其就近查明矣。此案關係兩國界址。

至為緊要。著交德勒克多爾濟。納勒亨額。於郭爾畢齊河東邊。山之前後。究係有無界牌。及該國近海未經立界地方。應否立界之處。體察情形。循照舊例辦理。一俟英隆咨覆到時。再為妥密查明辦理。俄羅斯原文。著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覆

為咨覆事。現接貴國薩納特衙門咨稱。久未接住京喇嘛學生文書。該學生東館學藝光景如何。及恰克圖貿易商人情形等語。我

大清國幅員遼闊。外省地方。雖間有匪徒滋事。離京尚遠。現經官軍追勦殆盡。指日即就蕩平。京城人心。極為安靜。貴國

住京喇嘛學生。在館學藝。仍照常優待供給。平安之至。其蒙古地方。並無恰克圖貿易商人。往返並無阻礙。無須多慮也。特此咨行薩納特衙門查照。為此咨覆。

壬寅伊犁將軍奕山等奏。自上年夏間。開工蓋房。現已完竣。共房四十八間。內匡蘇勒住房八間。額哲庫住房五間。其餘羣房。係夷商居住。並堆放貨物。夷官司門啟閉。不許夷人進城。亦不許在外逗遛。年來運貨之人。隨來隨去。現在伊犁者。共八十六名。所來貨物。喀拉洋布之外。並無希奇貨物。此地商民。向與哈薩克貿易為習慣。故一年來彼此相安。前派協領圖們春。佐領哈布齊賢。二員管理通商。

即令該二員常川經理。毋庸拘以年限。以資熟手。至塔爾巴哈台情形。亦甚安靜。與伊犁大概相同。

硃批。覽奏均悉。彼既安靜甚好。嗣後或別有要求。總要正辭拒之。以尊崇中國體制為是。但不可無委婉相商之處。隨時相機妥辦。密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七之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咸豐三年癸丑十月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格爾畢齊河立界一事。現據黑龍江將軍咨稱詳查格爾畢齊河邊界俄夷求立界牌與我國並無妨礙即允所請。准其於沿海地方建立。今庫倫行文固畢爾那托爾於明年冰泮時定於何日由某處至某處建立界牌必須互盡和好。共同商定。查黑龍江將軍既奏准許其建立界牌。即應派員會商行文該酋。惟夷情詭詐。若不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即派員會商。難免該酋以未奉薩納特衙門札文。未能專擅為辭。此等派員會商。或先由院行文

薩納特衙門候回文到時。再派員。或照黑龍江將軍擬定。立即行文該酋。派員前往之處。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欲於格爾畢齊河。設立界牌。請旨。或先由部咨行薩納特衙門。俟咨獲到時。再行派員。或照黑龍江將軍英隆所擬。立即行文俄酋。令其派員前來。恰克圖一摺。著即照從前英隆所奏。俟明年冰泮時。再派妥幹之員。會同俄夷使臣。各盡和好商定。

壬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豐紳等奏。此次來商之匠肆。勅官等。常川住此。督建房屋。管理買賣。惟瑪岳兒一員。仍

回伊犁。由伊犁回國。現已蓋造完竣。共房五十一間。巨蘇勒住房八間。額哲庫住房五間。其羣房均係夷商所住。及堆貨使用。計現在塔爾巴哈台者。共九十二名。此地商民向與哈薩克貿易。故年來彼此相安。前派章京薩碧屯管理。辦事甚為妥協。毋庸拘以年限。以資熟手。

殊批知道了。

壬辰。兩江總督怡良。著江蘇巡撫許乃釗。奏再上海之驟難克復。因夷館羅列於城外之東北一帶。該夷以官兵向北門攻打。恐城中賊匪回放槍礮。夷館難免受傷。阻止官兵。免攻東北。現在洋涇濱等處。有夷人把守。卽零星兵勇。

哨探亦不能取徑前往。該送之米糧火藥，難免由此路潛
運接濟。查各夷中，惟米喇哩素稱恭順，暎夷最為狡譎。屢
經署臬司吉爾杭阿、琳松太道吳健彰、曲加開導，暎夷堅
執不從。向來夷人火藥，每桶實洋銀三元者，今增價至二
十五六元不等。其為賊匪放價收買，奸夷貪利私賣無疑。
現在逆匪買有兩枝半桅夷船兩隻，一枝半桅夷船一隻。
聞係從甯波等處買來，駛入黃浦，阻截江面。並新造八槳
快船十數隻，為竄逃之計。又據吳健彰稟稱，盤獲甯波釣
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十桿，洋刀四十
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並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

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係喚咭喇奸商勒
喚咭。致鎮江逆首羅大剛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
逆書一件。訊據船戶王阿莫等供稱。係夷人雇裝兵器。至
鎮江賣給賊匪者。在後尚有一船。裝載洋槍一百四十桿。
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藥等物。已聞擊逃竄等語。該國夷
酋。是否知情。縱容。固不可知。而包藏禍心。已可概見。除將
奸夷囉哪治等三人。發交該國領事。自行懲辦。船戶王阿
莫等。由道嚴訊。刀劍鳥槍。發營配用。原獲逆書。咨送軍機
處備查外。理合照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許乃釗奏。上海之驟難克復。由於該
城東北羅列夷館。該夷恐官兵向北門攻打。城中賊匪回放槍
礮。夷館難免受傷。因阻止官兵免攻東北。並洋涇濱等處。有夷
人把守。該逆未糧火藥。難免由此路潛運接濟等語。上海為海
口通商重地。必須設法控制各夷。不令與逆匪勾結。方可將城
中僑聚匪徒。四面兜圍。斷其接應。吳健彰於夷情素所熟習。著
怡良。許乃釗。即密飭該道。將各夷妥為羈縻。曲加曉諭。俾知匪
徒及早勦滅。於通商事務。方有裨益。各該夷與逆匪不至聯為
一氣。然後督兵勦辦。方可得手。總在該督撫妥速辦理。不可違
延時日。又致別生枝節。另鈔錄撥獲逆書二件。亦俱覽悉。該督

撫務即嚴飭各員弁明攻逆匪。稽防外夷。星速督兵進剿。剋期收復。毋再延誤。

十一月辛酉。

欽差大臣向榮奏。據該革員余萬清來書。及水營各鎮將稟稱。十一月初四日酉刻。有火輪船一隻。住上游駕駛。經已革署京口協副將張攀龍親駕划船趕詢。該船行駛甚速。時已深黑。未及趕上。又據江浦六合二縣探報。火輪船於初六日停泊觀音門下關。時有賊人小船來往各等情。目下尚未回駛。

殊批。知道了。若能及早收功。該夷自不敢再行窺伺。

十二月甲戌。兩江總督怡良。著江蘇巡撫許乃到奏。查各夷自通商以後。均知感仰。

大皇帝懷柔遠人。不敢交通逆匪。惟是夷商人數過多。其中奸商貪圖小利。夷目察查所不到處。即不免有與賊交通之事。現在各夷首加意稽查。較前嚴密。探聞賊匪屢以重利為餌。意欲假道北門夷館。襲我西北水陸各營。夷奸已有允從。皆因夷酋不准。是以中止。此特惟喚粵。惟喚夷尚有進城禮拜天主者。他國並無此事。查各國中。惟喚夷最為狡猾。每喜遇事生風。近來尚稱無事。惟本月初旬。有佛蘭西火輪船一隻。徑入長江。吳健彰當即照會該國副

領事伊擔。告以現當勦辦逆匪之時。何得與之往還。並囑其迅速調回等因。旋據該領事覆稱。南京逆匪。忽將佛國傳教之人。逼脅改歸楊逆之教。不肯聽從。以致傷害多人。必須著人前往料理。不使從逆等語。該道以佛夷與楊逆同奉天主教。何以又有抵牾。因訪之別國夷酋。據稱西南島夷。雖同奉耶穌。而所傳則異。亦猶喇嘛之分黃教紅教也。楊逆之教。與喇同而與佛異。茲欲強金陵傳教之佛夷。改從楊逆之教。佛夷不從。致被殺傷。今佛夷輪船之去。或即為是。茲又接據己羊蘇松鎮總兵葉長春等呈稱。佛夷輪船。於十一月初四日。駛進鎮江。十四日申刻。由金山東

下。當遣差弁同通事前往查詢。據船中夷人稱。有洋客二人。要往江甯察看情形。是以來此並無別故等語。說畢即起碇而去。計此時當已復回上海。本月十五日。又據吳健彰稟稱。十月二十八日。忽報有俄羅斯輪船一隻。兵船一隻。駛至吳淞。隨據該國兵船船主康士機。哥士國來函稱。火輪兵船名富士鐸。由本國到了日本國三箇月。又從那架沙磯。於十月二十三日開船。二十八日到吳淞。越二十九日到上海。因在洋遇風打傷。來滬修理等情。並據通事探明俄夷兵船兩號。停泊在崇明東頭洋面。另有總兵官一名。在上海花旗夷館借住。候火輪船修好。一同起碇。先

往日本。後回本國。與該船主函稱情節相符。惟詢以因何
前往日本。尚未據該夷函覆。臣已密飭吳健彰。妥為羈縻。
一俟輪船修好。即飭速回本國。毋任逗留。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奏。俄囉斯夷船二隻。停泊崇明東頭
洋面。有夷目一名。在花旗夷館借住。候船修好。即回本國等語。
該夷是否因在洋遭風。暫泊海口。抑或另有別情。著怡良許乃
釗。密飭吳健彰。妥為駕馭。一俟船隻修好。迅速飭回本國。毋任
日久逗留。

壬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首遣使
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

此項咨各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夷使。赴庫倫辦事大臣衙門。呈遞文
件。欲求在上海地方貿易。當諭令怡良。許乃釗。妥為防範。如果
該國船隻。有來滬信息。即飭令回國。不可遷就。並由理藩院詳
細咨覆。茲據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該國接到理
藩院覆文後。又復具文呈遞。仍懇進上海海口貿易。因思上海
近日曾據奏報。有俄囉斯夷船。遭風駛至海口一事。安知非該
國販貨船隻。藉詞駛進海洋。希圖通商。不可不嚴密稽查防範。
著怡良。許乃釗。認真偵探。如果該國商人。竟有進口。向該督等

要求之事。即諭以五口通商。例歸駐紮廣東之欽差大臣管理。即西洋各國。現在上海貿易者。亦皆恪守廣東原定通商章程。如該夷安靜回國。固為妥善。倘堅執通商之說。必欲逗留上海。即令前赴廣東。聽候查辦。並著葉名琛詳細體察俄囉斯。欲赴上海海口通商。是何意見。該國近年船隻。曾否駛至廣東。有懇求情事。此次該國具呈。屢求於上海通商。若勉強允准。深恐別滋事端。此事甚有關係。著葉名琛等熟籌審處。應如何辦理之處。妥速籌畫具奏。譯出該國原文。著鈔給閱看。前次譯出該國原文。並寄怡良等諭旨。亦著鈔給葉名琛閱看。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竊照 敝國 前次派往本國所屬阿密哩加地方之兵船。行至中途。懇祈

貴國。准其駛入海口。再此數處海口。原為西洋各國所開。敝

國與西洋既係相同。亦求准其駛入海口。曾經懇祈在案。

茲於咸豐三年六月十八日。貴院覆文內稱。貿易之事。兩

國相商辦理。務求有益。方無窒礙。若添設海口。不但內地

商販之人。難以分售。即貴國費用尤多。獲利轉少。此事既

無利益。貴國何必往返紆道。令其徒勞跋涉。總之貿易一

事。務須兩國有益。貴薩納特衙門自行裁度等語。 敝國 接

閱此文本應遵行。奈_{俄國}伏思此請既無窒礙且並非妄求之事。惟西洋暨阿密哩加之人。

貴國皆准其入海口。想此事亦無窒礙。_{俄國}亦並非例外之

請。惟求推廣利益他國之事。施及_{俄國}。况_{俄國}與

中國和好。百有餘年。再貴院文稱。若貿易海口。不惟與商人無益。且分售甚難。即貴國費用益多。獲利轉少等因。閱看此語。

貴國籌計此事。尚未盡知。何則。_{俄國}所屬地方。除西洋暨亞細亞外。尚有阿密哩加地方。故此_{俄國}船隻。必須前往彼處。現派出船隻。若中途能進。

貴國海口。不但不難。且費用不多。道路雖遠。必有益矣。再進海口之商人。皆係阿密哩加之貿易者。並非界外陸路地方之商人。若

貴國准令伊等在海口貿易。伊等買賣充裕。與

貴國買賣之人。利益亦不為少。且中國缺欠貨物。可由阿密哩加送來。彼處貨物。亦可售賣。總之此事。彼此有益。兩國陸路地方貿易之人。亦無虧損。本薩納特衙門。惟願貴院洞鑒。將文內所稱情形。商妥。奏明。

大皇帝。務須據理定奪。按照兩國多年和好之美。懇祈咨覆。為此咨行。

甲午。吉林將軍景瀟等奏。會同俄酋查看分界立牌。俟明年春再行查辦。此係與外夷分界。斷不敢含混定擬。一俟明年春融。先派委員詳細查明。究竟有無妨礙。再行請

旨定奪。

諭軍機大臣等。吉林將軍景瀟奏。與俄夷分界立牌一事。請俟明年春融。再行查辦一摺。著照所奏。俟明年春融時。即派協領富呢揚阿。將分界立牌。與赫哲費雅哈居住之人。有無妨礙之處。詳細查明具奏。此案已寄知黑龍江將軍英隆。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矣。

又

諭寄諭黑龍江將軍英隆。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據景浩奏稱。與俄夷分界立牌一事。請俟明年春融。再行委員查明辦理。一摺。與外夷分界立牌。事關最要。且於赫哲費雅哈居住之人。有無妨礙。究難懸揣。此時路尚難行。著於明年冰泮。即委協領富呢揚阿。先由水路。自畢占河。直至東海。詳細查明辦理。丙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據喇嘛晒夷首照覆。因金陵城中。素習天主教之人。被楊逆殘害。前赴理論。並無情弊。其俄囉斯火輪兵船。委因在洋遭風。前來修理。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修竣出口。二十八日放洋東去。亦無要求別故。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許乃釗奏。俄囉斯船隻。既據查明。並無情弊。亦無要求。仍著隨時體察防範。勿使滋生事端。

咸豐四年甲寅正月甲子。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上海縣城。由北門至小東門一帶。地名洋涇濱。夷館。鱗比。已成市集。其西南兩門。及小南大東等門外。均有零星夷房。城內建有天主堂二座。各夷領事。以洋涇濱係因貨貿易之所。屢請我兵勿由該處進攻。免致城上回礮。傷及夷館。洋涇濱附近。駐有夷兵巡查。不容兵勇經過。據稱如有賊黨到彼。伊等代為攔截。乃十二月十五日。候補知府薛煥。抄截賊後。賊從洋涇濱一帶奔逸。該夷不能攔截。

反將追賊兵勇阻攔。致任竄逸。薛煥甚為憤激。親往喚夷領事處。與之講理。該領事自知理虧。但有唯唯避謝。越日。吳健彰復照會該領事。責以大義。該夷遂將三茅閣橋拆毀。稱係斷賊出入之路。其實賊匪出城後。尚可繞城行走。惟官兵欲攻北門。不由三茅閣橋。無從取徑。緣城上槍礮林立。不便繞行城根也。十八日。南門外兵勇追賊。將及城門。突有身穿夷服多人。衝出攔阻。帶兵各官。恐開邊釁。不便衝殺。撤隊而歸。二十三日。兵勇正乘隙登城。北門夷房。竟施放火箭入城。致賊得有準備。吉爾杭阿。吳健彰。向該夷嚴行詰責。該夷首狡賴。堅稱並無其事。據云伊與官兵

賊黨兩不相助。然其暗中左袒逆賊。實非一次。惟尚顧臉面。不敢公然助逆。祇可加意防備。不便顯揭其短。致令乘機生釁。上海自明季大學士徐光啟。崇奉天主教。松江府一屬。幾於到處風行。逮近年弛禁之後。愚民被誘者益眾。現在城內戶口。尚有四五萬人。其教中人。均恃有夷人庇護。凡逆匪拘拏之人。夷人查係習教者。立向索回。傳天主教之頭目趙方濟。稱為主教。據云係燕舍國人。佛喇西人。奉之最謹。該主教遣夷館內教讀之人。向署松江府藍蔚雲。署上海縣孫豐聲。稱因進城禮拜。目擊城中米糧短缺。百姓向其訴苦乞救。伊欲商同佛夷公使。味夷英夷各領

事。從中作保。令劉麗川等一概投誠。以救閩城百姓等語。藍蔚雯等不敢隱匿。代為面稟前情。臣許乃釗當與吳健彰熟商。據吳健彰回稱。前日英夷領事呵哩咽。曾向該道言及各國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擾。以致貨物滯銷。僅十之二。其希圖漏稅。接濟火藥。糧食。漁利者。竟十之八。伊等領事人少。照料難周。莫若准令賊黨投誠。奸商即無可施。其伎倆。城內民命。亦可安全等語。該道答以願將下手戕官之犯。捆獻。方可稟商督撫。奏請。

大皇帝息旄辦理。臣許乃釗當詰以夷情叵測。何可任令干預。該道回稱。夷人以救民為名。若拒絕不許。彼轉得以搖惑民。

心。不若姑予以照會。責令必須將戕官正犯獻出。方准受
撫。該夷既意存護庇。事必不諧。當飭吳健彰妥為辦理。該
夷首果以賊匪不願投誠。回覆中止。此各國夷情詭詐。辦
理棘手之實情也。伏查上海通商已逾十年。傳教更久。莫
可挽救。惟必須設法制馭夷人。絕其幸災之心。俾不能從
中取利。據吳健彰籌思。必須密咨閩浙江西等省。通飭販
運湖絲茶葉商人。如有運來上海銷售者。均行停止。俟克
復後。方准照舊運買。該夷首等失其自然之利。必願迅速
克復。自能嚴為查察。濟賊奸夷。定可斂戢。臣許乃釗業已

密咨浙江撫臣黃宗漢。江西撫臣張芾查照辦理。

硃批覽奏各情形知道了。

己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奉春融特派員查勘與俄夷分界寄

諭除候吉林將軍查明辦理外其商辦建立界牌之黑龍江將軍委員協領吉爾哈喜等若仍留庫倫靜候吉林將軍查明未免久羈可暫令其旋回此案原有薩納特衙門行文理藩院尚候回文之語且去歲該夷遣使到庫倫時亦風聞黑龍江將軍派員前來現擬水路可通即詳查定立並豫先行知該固畢爾那托爾

硃批所議甚是即照所議行。

德勒克多爾濟等入奏。據恰克圖章京報稱。俄國瑪爾爾
懇求齋送駐京喇嘛隨信銀錢二千五百兩。檢查卷宗。並
無弊過成案。復令恰克圖章京作為已意詢問。若係固畢
爾那托爾主意。應由該酋行文。昨據固畢爾那托爾文稱
懇請隨物齋送喇嘛學生銀錢二千五百兩等語。查從前
轉送喇嘛物件。均係遇便由驛遞送。如有銀兩。該酋自行
雇商運送。并由固畢爾那托爾行文。琴奏准咨部轉交。若
撥案斥駁。未免拖累。且齋送此項銀錢。各站亦無多擾。所
有該夷求為齋送銀兩之處。可否姑從所請。如蒙

俞允。即行文固畢爾那托爾。飭恰克圖章京。眼同秤准裝匣。轉交

該喇嘛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酋呈請轉送駐京喇嘛銀兩一摺。現在該大臣業已查明。自道光三年前。前任辦事大臣。福端多爾濟等奏駁後。迄今並無似此懇請。由驛遞送銀錢之案。自係窒礙難行。此次回文。如已咨行。即照該將軍所請。將解來銀兩。交瑪爾爾。照同恰克圖部院章京。封轉送。斷不可援以為例。回文。如尚未行。該大臣即曉諭俄夷。似此案件。舊例均應恰克圖商人得價運送。該大臣於此等尋常事件。未便請旨。嗣後俄夷。凡有例外要求。該大臣即當聲明。遵照舊例。不可另生枝節。

署閩浙總督有風奏准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咨復。據味酋伯駕呈稱。該國貨船被搭船之中國民人。殺死船主火長水手。掠去船中貨物。上岸逃走。當時外國兵船趕往該處。捉獲上岸之人數十名。解回送交訊辦。據該酋節次來文。並解陳得利十七名到粵。飭發廣州府研訊。據各供稱。均係被客頭騙下夷船傭工。押在艙底內。共有四百七十五人。迨開船後。該夷給艙內各人賣身契約一紙。如不接收。即行鞭責。駛到琉球洋面。該夷忽把眾人陸續提到艙面。逐一割去髮辮。內有卧病不能行者十餘人。當時打死。丟棄落海。眾人看見驚慌。

以致喧鬧起來。該夷船主害怕，見水逃走，眾人隨喚水手人等，將船駛到山邊，上山躲避。被琉球國人查問，捏稱船漏修整，琉球國人每日給與飯食，迨隔十餘日，該夷兵船駛到，擊獲陳得利等七十餘名，押下夷船，駛回香港。後又將陳得利等十七名，載到黃埔，送官審辦。陳得利並無得受夷人身價，殺害夷人，及搶去夷船銀物情事稟報，即經據稟將該首節次來文，逐一駁斥。復據該首呈送證見謝丁茂等四名，復飭廣州府研訊。據稟僉供陳得利當時在船，並未傷人，內有海定即蘇有，致傷夷人一名，失跌落海。所有羅安等十四名，均訊無為匪傷斃夷人情事。陳得利。

蘇有。二名。容再研訊。分別辦理。業經批飭。將證見謝丁茂等四名。發交夷目收領。其解來人犯十七名。除陳燥病故。陳得利。蘇有。二名留學復訊。羅幅安等十四名。即飭遞回原籍。至該閩人蔡祥慶等。羈留琉球。咨請轉飭移咨琉球國。撥船護送回籍安業。以示體恤等因。茲據福建藩司慶瑞。據署福州府海防同知婁浩詳稱。琉球國護送內地難民蔡祥慶案內。林玉等一百二十五名來閩一案。緣難民蔡祥慶等。俱係福建民人。搭駕暎國船隻。欲往金山地方生理。於咸豐二年二月初一日。在廈門開船出口。在洋遭風。二月十九日。漂至琉球國屬八重山島崎枝洋面。船擱

暗礁。暎夷即將難民蔡祥慶等三百八十名。暎夷一名。捨
置上岸。次日潮漲船浮。該夷原船。乘風開駕放洋。所有在
島難民。經該處琉球國夷官。設館安頓。收養撫恤。旋於三
月十六十八等日。有暎船二隻。先後駛至。經該處夷官。詢
暎國通事羅元祐聲稱。該難民蔡祥慶等。前月搭駕夷船。
前往金山。因在洋光殺船主水梢六人。是以廈門暎官。遣
船到島查拏。持械登岸。擒獲難民五人。銃斃三人。畏懼服
從者十八人。自縊身死者三人。其餘躲避走匿山中。暎夷
即將現拏難民二十三名。並攜取在島之暎夷一名。分載
兩船。於三月二十三日。連船開去。四月初四日。復有暎國

夷船駛到追捕。掣獲難民五十七名。載船而去。並云此後尚要再來。等語。所有甯縣山中難民。當各仍舊招回收養。內有二十三名。先後病故。尚存二百七十一名。該國王世子。以暎夷兇暴非常。若遽行護送。誠恐夷船復來。追捕無蹤。滋生事端。當於上年貢船來閩。移請查辦。接准司咨。應照向例。撥官護送來閩。特遣夷官前往該島。查明首名難民蔡祥慶。先經掣回。又除顏退等九十二名。鄭德等四名。先後病故。繼斃外。僅存林玉等一百七十五名。經該國王世子。特備咨文護照。派撥都通事鄭嘉政。駕坐頭號海船一隻。配難民林玉等一百五名。又派都通事王家錦。駕坐

二號海船一隻。配難民陳昌等七十名。內陳意、柯漢、黃道三名。先後病故。於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該島放洋。兩船在洋。被賊搶劫。難民脫逃四十七名。實存一百二十五名。十月十四日。駕抵福州省港。番船浦地方灣泊。經委員分別查驗。即於十五日。安插館驛。將該難民等交閩縣查收安頓。確查訊辦。據閩縣侯官。二縣會詳。將琉球國夷官送。到難民林玉等一百二十五名。同福州府省城委員護送。在洋脫逃難民李寄、陳昌、林付三名。詳加研訊。均各僉供。實係搭載暎咭喇國夷船。欲往金山地方生理。在大洋遭風。漂到琉球國屬八重山島。上岸逃走。經該處夷官收養。

撫恤護送載運回閩均無傷斃夷人情事。袁與粵省咨覆相符。似屬可信。應請將該難民人等。分起遞回原籍各縣。就近查傳。質訊明確。分別究釋。

硃批知道了。

二月丙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現接俄夷赴庫倫辦事大臣衙門。求在上海地方貿易等因。寄

諭。當即轉飭蘇松太道吳健彰密查防範去後。茲據稟稱。正月十三日。有俄囉斯船一隻。駛至吳淞口外停泊。即係上年十月駛來之富士鐸船。船主廉士機。哥士國。由日本國駛來。即於十五日起碇東去。並無要求別情。該道訪詢西洋各

國夷目僉稱俄囉斯尚因西邊富庶故建國於西近來該國之西南沿海有三洲地方亦有土產會集商賈輻輳需用茶塊甚多即如茶葉一項由北路購辦陸運回國每百斤費用洋銀三十圓若由海船至五口置買止須費用裁脚洋銀三圓西洋各國商船前赴三洲貿易者獲利甚厚是以俄囉斯欲令三洲地方商人前來五口及日本國交易今聞日本國已允通商駛來上海寄信回國並探問其國中有無信寄上海等語查俄夷船隻四箇月之間前來上海兩次前次則有總兵一名借住上海花旗夷館今則復來寄信回國雖皆安靜東去而垂涎各國夷商之佳來

海上。利市十倍。意欲效尤。已可概見。况日本離內地不遠。如日本國已允其通商。則片帆徑渡。其來甚易。防範更宜。嚴密。

硃批知道了。

三月辛酉。兩江總督怡良奏。本月初九日。據吉甯杭阿稟報。初六日。有游民冒稱兵勇。與暎咭喇夷人。爭取木植。彼此爭鬧受傷。夷人心疑兵勇滋擾。糾眾將觀音堂防卡兵勇營帳燒燬。經吳健彰函詢該夷領事。覆稱欲令川黔撫勇等營。即行遷移。當向開導。許將滋事之人。嚴拿重辦。初七日。逆匪衝出西門。虎嵩林劉存厚。出隊迎敵。該夷乘機

施放槍礮火箭。將撫勇川兵等營焚燬。並延燒黔粵兵勇各營。經各帶兵官馳至救息。該署司候補府薛煥。候補府經歷田濤及湖南浙江各營。均尚無恙等情。署撫臣許乃釗來信。所言大略相同。伏思煥夷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屢經設法羈縻。此次忽有燒營之事。是否兵勇不遵紀律。抑該夷藉端作梗。已咨明署撫臣許乃釗。確查情形。徑行據實具奏。傳聞上海自初九日以後。逆匪屢次竄出。經我兵截擊。連獲勝仗。夷情亦尚安靜。現經密飭吳健彰妥為理諭。毋得再釀事端。

硃批知道了。

江蘇巡撫許乃釗奏圍攻港匪。通日正在督飭進剿。詎三月初六日不知何處游匪竊取唎夷木植。因其地近川黔各營疑係兵勇所為。隨即糾衆數百人。聲言欲焚北路營盤。勢甚洶湧。臣聞報之後。飛飭各營嚴加防守。該夷見我兵靜守營盤。遂將觀音堂卡房一處燒燬。並遙向川勇營盤開放四礮而去。初七日吉爾杭阿忽接唎酋阿利圖照會。以迤北營盤礙伊道路。立限移徙。語多不情。臣等接聞之下。不勝詫異。吉爾杭阿覆書勸以熟商辦理。不可動兵。吳健彰亦遣人告以面談。唎酋辭不接見。隨即帶領夷兵從北而來。逼近川黔營盤。我兵恐啟邊釁。相戒勿先出戰。

並遣弁目迎勸於途。詎知言語不通。該夷仍復前進。登時槍礮齊施。我兵亦開槍礮抵禦。正在相持。賊匪又從西門竄出。因即分兵抵禦。奮勇追逐。而夷人乘東北大風。拋擲火罐。向北營帳。倏時被燃。烈焰飛騰。將士逆風施放槍礮。皆不得勁。加以煙焰迷目。不能仰視。遂紛紛避出營盤。其追賊兵勇去營里許。驟見北面火起。不知所為。及至回營。帳房亦為飛火所燬。無可投奔。亦即四散。吉爾杭阿營盤駐紮新爐。相距不遠。當各營變生不測之際。該司密為布置。督同候補知府薛煥等。嚴飭各將士於營壘排列槍礮。靜鎮以待。一面飭派管帶潮勇之監生郭文志帶領潮勇。

前往救援。泊承陟吳健彰督飭拖罽船勇開礮遠擊。該夷見我兵準備甚嚴。未敢前來窺伺。時已薄暮。亦即回巢。隨於戌刻。照會吉爾杭阿。據稱西北各營礙伊住房道路不肯遷徙。是以有此舉動。並非助賊等語。初八日吳健彰往晤夷酋。嚴折以理。該酋又復照會吉爾杭阿。力辯祇要官兵移營。離夷住房二里。並無傷害之理。但懇曉諭衆軍士不與為難。吉爾杭阿亦以照會覆之。於詰責之中。仍寓羈縻之意。以免更生他變。臣籌兵無術。不能先事預防。辜負聖恩。負咎滋甚。應請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為督師不職者戒。

許乃釗又奏。再嘆夷桀驁不馴。由來已久。自五口通商而後。益復夜郎自大。粵東義民積忿日深。屢次聚衆。欲與該夷為仇。該夷亦深憚之。自到上海。民情柔弱。一切不敢與較。該夷以此間甚樂。遠勝粵東。往往要結人心。其居心尤不可問。吳健彰熟習夷情。知之甚深。味佛而夷首亦屢以為言。吳健彰遂陰結味佛而夷首。以孤嘆夷之勢。年來相見禮節。及一切文移。均為明定章程。予以限制。即關稅亦不使過於偷漏。色庇。上年八月。逆賊戕官起事。官兵初到時。嘆夷即以城北一面。皆其屋宇。相約不得從此進兵。自北門以至小東門一帶。凡夷房所到之處。賊匪皆出入自

如。而。火。藥。火。器。米。糧。以。及。應。用。各。物。皆。從。此。進。招。納。逆。黨。亦。從。此。入。賊。以。夷。為。奧。援。夷。即。以。賊。為。利。藪。蓋。啖。夷。之。心。惟。恐。上。海。之。早。戢。兵。矣。又。有。習。華。書。而。粗。知。文。義。者。刊。刻。遐。邇。貫。珍。一。書。雜。識。時。事。語。含。刺。譏。而。於。楊。逆。所。作。所。為。反。稱。其。頗。有。法。度。尤。為。狂。悖。又。刻。有。新。聞。紙。一。種。極。言。華。人。難。與。說。理。惟。臨。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為。散。布。各。國。諸。夷。首。從。此。生。心。以。至。今。日。其。害。尤。烈。查。上。海。通。商。始。自。啖。夷。其。貿。易。以。啖。夷。為。最。多。咪。夷。次。之。啡。夷。以。行。教。為。主。意。不。在。於。牟。利。其。附。於。啖。咪。啡。三。國。名。下。者。約。有。五。六。國。其。中。良。莠。不。一。而。啖。夷。最。為。叵。測。馭。之。尤。難。上。年。九。月。大。兵。

到滄勒賊相度形勢。因北門一路可以內窺嘉定。太倉及蘇松等處。虎嵩林劉存厚所帶川黔兵勇。即於此紮營。以為扼要。時有夷人進營。各營官弁始尚以禮相接。後因來者日多。恐其藉此窺探軍情。不復接見。惟領事官到營。則司道等均照常接待。又水路濟匪。自拖罾船到。日有等獲。該夷不無隱恨。往往藉端尋釁。吳健彰百計周旋。是以總未決裂。本年三月間。夷人路旁設有木廠。失去木植兩次。疑為兵勇竊取。忽於初六日酉刻。糾眾至觀音堂地方。將防卡兵勇營帳焚燬。初七日午刻。官兵將西北兩門賊匪擊退。喘息方定。倏夷忽於未正二刻。來一照會。與吉爾杭

阿欲將北營三座移徙二里之外。限於申初回覆。申正動手。否則起兵焚燬。驅逐等語。吉爾抗阿照會。答以事宜商辦。未可遽動干戈。詎覆書未至。而夷兵已來。將士恐開邊釁。是以不便儘力攻擊。遂至營帳焚燬。聞是日夷兵被我官兵擊斃九名。受傷二十四人。我兵傷亡人數亦略相當。戍刻夷酋始以失去木植為辭。照會吉爾抗阿力辯。並無助賊之意。初八日。洋涇濱一帶。傳言楚營兵勇意欲復仇。燒燬夷房。該夷自知理絀。頗形畏懼。將家眷財物。遷徙下船。吳健彰往晤。喚首責以

大皇帝懷柔遠人。俯准通商。已逾十載。當此勒賊喫緊之時。既不

能幫同殺賊。何以又與官兵為難。已有助賊之事。馬能免
黨賊之名。該首不能復辨。吉爾杭阿亦以此意寫書。反復
嚴詰。並告以各營兵勇。衆怒難犯。僉稱殺賊猶後。復仇為
先。該夷十分惶恐。又來照會。極言祇要大營移遠二里。無
礙夷房道路。並無殺害兵勇之意。務求曉諭大衆。不與結
仇。吉爾杭阿又以照會覆之。於詰責之中。仍寓羈縻之意。
現因在滬夷人無多。燒營一事。各國夷首皆以為非。該首
亦爽然自失。刻下雖為修好之辭。仍宜悉心防範。

硃批。所奏詳細情形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先後馳奏圍攻上海賊匪。並夷人焚

燒營擊兵勇潰散各摺片逆匪占踞上海久未殲除前據該督等奏稱洋涇濱一帶追賊兵勇被夷人阻撓是其暗中袒護逆匪已非一次朕早料其從中阻我兵機諭令該督等迅速攻剿免致別生枝節乃本月初七日該夷果乘我兵追賊喫緊之際竟用火器擲燒營盤以致帳房被焚兵勇退散據稱吉爾杭阿等堅守營盤大局尚能保全該夷因吳健彰詰責自知理絀頗形畏懼等語該夷詭譎性成當此賊氛未靖固不可激生事端但一味遷就致該夷窺我虛實陰與上海賊匪勾結為患勒辦更難得手著怡良詳乃剴督飭吳健彰設法羈縻妥為控制仍當責以大義杜其奸謀一面趕緊設法攻剿迅圖克復儻再有

延誤國法具在。豈能再從寬宥耶。

四月壬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暎首自三月初七日啟釁以後。洋涇濱夷館一帶。即於初八日。傳言被焚兵勇。將與該夷尋釁。而該處賃居夷房之各華商。亦皆紛紛有遷徙之狀。夷首遣人問故。僉稱我等仰體

大皇帝懷柔遠人之意。是以來與爾等通商。今竟公然焚燬官兵營盤。我等義不與通賊之人為市。各國夷首亦交責其非。暎夷正領事阿利國。十分惶悚。稱係副領事威妥瑪。少不更事。致有此舉。阿首自知理短。極意周旋。隨於初十日。遣請泊承陞吳健彰到彼面敘。下旗升礮。禮節甚恭。力辯並

不助賊。十一日。賊匪出西門。攻撲新廂大營。經官兵擊賊。竄至北門。夷首帶兵守禦。不准假道。該逆仍從西門竄歸。被我官兵擊殺甚多。夷首即日又來照會。以明此舉。即是實無助賊之心。刻下華夷各商相安如常。又十一日。夷首目見官兵追賊。莫不奮勇爭先。亦知初七日並非畏蕙。實緣不肯過於攻擊。免開邊釁之意。因此不敢更有異志。查夷人重商而輕官。凡欲舉事。必先謀之衆商。初七日之事。本非衆商所願。後見華商。噴有煩言。遂皆歸怨威首。該首亦極為欲抑。惟是夷情詭譎。惟有飭令吳健彰外與和洽。仍密飭帶兵官時加防範。

硃批覽奏均悉。

甲戌直隸總督桂良奏。安肅汎千總薛玉堂等稟獲佛喇
西夷人孟鎮升一名。據委員新升磁州知州玉簡稟覆。向
孟鎮升詳細盤詰。據稱現赴安肅一帶傳習天主教。因送
信人傅姓。行至固安所屬。被官兵拏獲。伊前來探信等語。
臣查該夷人遠來中國。現在傅姓所送之信。係給何人。內
為何事。並該夷人有無攜帶違悖器物。其安肅縣傳習天
主教民人。惟安家莊為最著。曾否勾結為匪。亟應一體查
明。以憑覈辦。復經密飭玉簡。協同在籍團練之候補訓導
張錫綸。向孟鎮升。逐層根詰。據稱伊來中國已久。言語衣

服皆與華人無異。其安家莊係屬同教。向有往來。現據傳
姓所送之信。係給固安人鮑姓。信內但言傳教之事。查看
隨身攜帶物件。均無違悖形迹。張錫綸又親赴安家莊教
堂。密加訪查。亦無勾結情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奏。覆訊喇嘛。西夷人供詞一摺。直隸安肅縣
一帶。向多傳習天主教。屢據該督奏稱。該處民人。尚無不法實
蹟。是以諭令分別辦理。不可操之太蹙。惟既據五鎮升供稱。來
至中國已久。言語衣服。皆與華人無異。其傳習邪教。必非僅止
安家莊一處。直隸首善之區。豈容此等邪教。搖惑人心。既經查
出。斷難任其久踞。著桂良。俟軍務稍平。即照向辦成案。將該夷

人孟鎮升。解回廣東。母許逗留。以靖畿輔。仍嚴飭該地方官會同在籍候補訓導張錫齡。隨時察訪。妥為彈壓。以期消患未萌。總之有犯必懲。毋得養癰貽患。固不可過於苛求。以致別生枝節。亦不得諉為不知。使傳習邪教者肆行無忌。務須隨事隨時妥善辦理。

辛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固畢爾那托爾文稱。伊國君飭令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如有要事。與理藩院互相投文。並差索瓦特尼克進京。送緊要公文。不久起程等語。查俄夷情性狡詐。此次該酋文稱所差。究係何人何事。於何時起程。均未聲明。只以不久二字含

混谷行。隨行文令其明白咨覆。仍照道光年間不准之案
斥駁。一俟該首履文到時再行酌裁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俄夷欲遣使赴理藩院呈遞公
咨。不日起程進京一摺。詳閱該首稟詞。雖係乾隆年間允其所
請。究未特頒諭旨。立有明文。現在該首欲遣人來京赴院呈遞
公文之處。已經德勒克多爾濟等咨查該首係派某項人。究係
何事。所辦尚可。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咨覆俄夷時。仍照道光三
年成案。斥駁母生枝節。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俄夷以歷年大黃積存較多。皮張
價值漸昂。不甚獲利。原定十年之約。改為五年。價值按照

時價折給等語。咨行前來。查西甯回民。每年以一千普大黃。與該夷通商有年。曾於道光十一年。改為每年五百普。又於二十五年。請截去一二百普大黃。皮張改給緡。當即行知。因畢爾那托爾。不准頻請。裁改。今又欲改章程。誠恐有妨回民。是以咨報理藩院查明。如照該夷所請。於回民有無妨碍。該回民是否情願。一俟回文到時。應准應駁。覈議另行具奏。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國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間。將每年與布哈爾回民貿易。應解送本國大黃數目。覈減計算。換給回民皮

張毡子等物緣由往返行文在案。貴大臣業已洞悉。彼時貴國遵照定例。嗣後十年之內。改定新條。每年大黃數目。比從前減去五十包。僅換給回民皮張貨物。辦理在案。按十年之間。買賣與官絲毫無益。由於皮張一項。價值增昂。如今大黃一包。折價六十疋布里之數。並非條約內載折價十六疋布里之數。且一年大黃未能用完。以致積存莫售。況且售賣大黃。不能數付給。

貴國商人皮張之價。似此無益之舉。本國上司業經查知。此時並非不能與回民斷絕貿易。惟遵守兩國多年和好。嗣後仍可照常對換大黃。惟請將條約稍為酌改。第一條對

換大黃。不得過五年。第二條。每年大黃。只准對換五十包。第三條。對換大黃。不得專用皮張。著將倭緞等物。一切對換。第四條。與回民對換大黃貨物。應按市價。不得過三十噶布里之數。本國上司。將酌換條約。飭交本處。由本職遵守友誼。知照貴大臣。覈辦。再上年回民領去大黃。照票外尚餘一百八十三包。此項仍照舊例。給予皮張。嗣後如再有領去。即照新章。合價付給。該商等。遇便解送本處。大黃令其自行辦理。至每年二百五十包之數。本國兩次領取。亦應令其自行辦理。將來如何辦理之處。懇祈貴大臣咨覆。為此咨行。

己丑。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查各夷酋之中。嘆首最為狡詐。三月初七日以後。不獨華商歸咎嘆夷。即各夷酋夷商。亦皆以嘆首辦事鹵莽為嫌。該首悚懼。始極意修好。刻下於洋涇濱一帶。凡夷房通衢要道。皆添設木柵。守以夷兵。不令賊匪任意出入。又於小東門外。立大馬頭地方。樹柵添兵。凡頭裹紅巾者。至此皆須揭去。不許持械。徑至洋涇橋畔。又將嘆咪唏三國夷酋會銜。禁止濟賊。告示鈔錄。照會吉爾杭阿。及吳健彰。以明其無通賊之意。又據夷酋面向吳健彰稱。三月二十五日以後。出示凡在城中。為賊所用之夷匪。皆不准回洋涇濱居住。亦不准再

自入城助逆者大約下等夷奸暗地潛通在所不免而明目張膽之接濟不至如前肆行矣現在夷首所辦事宜皆係遵照吉爾杭阿吳健彰指斥之詞誠如

聖諭仍當責以大義杜其奸謀也至三月初六日與夷人爭取木植之游匪黃老四綽號骨種羊者臣已訪聞逃至蘇州密遣安弁拿獲正法此時夷情恭順游匪斂迹大局甚為平靜又據吳健彰稟稱據各夷商密告訪得俄囉斯旁有噠噠一國突出海中為啖咭喇咪喇擊噶喇西三國出入便道由此登陸數程再行乘船可省航海萬餘里之遙俄夷恐三國之得地利也欲滅噠噠以扼三國之吭三國陰助

之俄夷大敗而還。復以三十萬衆攻噶基。三國畏懼。兵連不解。已閱兩年矣。茲聞俄夷兵船數隻。已至日本。即欲來滬。盡取三國貨物。各夷大恐。欲將崇明口外貨船。停泊黃浦江內。吳健彰以更改舊章。不允所請。並聞三國欲與俄夷接仗。吳健彰諭以如欲交爭。必須駛出海口。不得驚擾內江。各夷商皆已應允。臣等伏查上年十月中旬。即有俄酋富士鐸船。船主廉士機哥士國。駛來船隻。本年正月十三日。又至。彼時即有與日本國通商之語。今事逾三月。兵船又由日本回來。是否專與三國為難。抑或另有要求。均難豫定。又詢據吳健彰稱。此係外夷交爭。雖地近內洋。可

與海運無礙。且係夷商之詞。並未見諸實事。俟續探明確。再行奏。

聞。

硃批覽奏均悉。速行探明具奏。斷不可為其搖惑。事事張皇。

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據吳健彰稟稱。四月初五日。探有味喇噶火輪兵船來滬。旋接該國領事馬輝函稱。係該國公使麥連到此。有事面談。因軍營不便。擅來奉拜。可否貴道前來一晤等語。該領事亦函致吉爾杭阿。大略相同。初七日。該司道等會同前往。據麥酋面稱。各國仰蒙

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國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實深感戴。現在賊匪

踞擾滬城以致中華稅務有礙各國貿易有損實堪忿恨
各國官商未能幫同勦賊更深慚愧甚至物議沸騰而味
國實無助賊之心刻下本公使親自來滬欲往鎮江等處
察看賊匪情形如果有可為之處可以商量並欲整頓商
務使中華稅務有盈無絀方為安心本公使必須與貴省
總督面晤以表其心且有許多要事有益中華者亦須面
商從前公使馬沙利人極誠實本國王原欲令其求見

大皇帝奏事嗣因未蒙

俞允是以未能舉辦現在本公使來此體察情形定於本月二十
日以前前往鎮江貴省總督定於何日何地接晤祈即代

為請示總之所欲言者皆有益於中國斷無干求之意。儻不能會晤只好專人前赴天津投遞奏章以罄悃忱希即稟明示復並祈知照鎮江水營切勿開砲誤擊等語。吳健彰以從前喫啣兩夷前往鎮江皆不告而行今觀味酋先知請示督臣辭意亦極恭順又查逆匪滋擾以後各國商務確係虧折該酋必欲求見督臣或者實欲整頓商務亦未可定至其入江之意已決雖經勸止未必遵行一面已據情具稟督臣聽候批示遵辦等因。臣伏查在滬通商各國惟喫首正副領事阿利國威妥瑪最為狡詐上年味國公使馬沙利曾與吳健彰密言其居心叵測今麥酋所云

物議沸騰。即暗指喚酋三月初七之事而言。查咪國夷奸。雖亦有暗中接濟賊匪者。不過貪圖小利。尚無多人。其夷酋並不知情。今已禁止。至夷人惟利是圖。所稱有益中華之語。未可盡信。第察其辭意。似與喚酋不同。前據吳健彰密稟前來。臣又詢之吉爾杭阿。是日所見情形略同。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奏籌辦上海攻剿各情形。覽奏均悉。現在地方不靖。咪喇啞兵船到滬。亦不過欲圖窺我虛實。逞其說謀。惟當不動聲色。絕其覬覦之漸。怡良既與該夷接晤。務當明白開導。諭以大義。令其前赴廣東。聽候查辦。一面知會葉名琛。一面查探夷酋所議各情。迅速具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竊臣據福建藩司慶端具詳。據福州府海防同知呈繳琉球國夷官錄送該國王世子移司咨文。內開查喚夷哨噠吟攜帶眷屬。久羈敵國。肆行無忌。因此二年。特遣王舅馬克承等齎咨來閩。求為請

諭。經蒙督撫據情具奏。併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查照辦理。但該喚國尚未撥船接回。現今騷擾益甚。統祈轉詳督撫。仍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勸令及早撤回等因。查此案雖經喚首咬喻查覆琉球國。已與該國本有文移。並未允令撤回。但該首係辦理該國公使事務。與各口領事不同。如不勸令開導。

則此外更無可諭之人。且上年復有亞美理駕兵船。絡繹到該國。索取日用物件。提兵進宮。肆行無忌。既准該國王世子再三籲請。求為勸導。自應俯如所請。准予咨辦。以示懷柔。

諭軍機大臣等。許乃釗奏陳上海夷情等語。據吳健彰等所稟。有咪喇堅夷首。因逆匪擾踞滬城。海口商務虧損。該首欲往鎮江等處。察看賊情。並欲整頓商務。如督撫不准會晤。便繕具奏章。齎往天津投遞等語。夷情叵測。當此賊氛不靖。難保不萌覬伺之心。已諭令怡良。明白開導。並援照成案。令赴廣東。聽候欽差大臣查辦。葉名琛。於該夷到粵後。務當曉以大義。於撫慰外夷。

之中。仍當堅持定約。萬不可聽其別有干求。致生枝節。又據王
懿德奏。接琉球國王世子來咨。以暎夷久羈該國。並勾引咪喇
堅兵船到國。索取物件。並起廠收煤。強留該國夷衆及中國人
與咱噠哈同居。多方騷擾等事。暎夷羈留該國有年。迭經葉名
琛勸諭在粵夷酋咨辨。現尚在彼逗留。又有咪喇堅夷人勾引
漢奸。藉端滋擾。若不諭令撤回。非所以示懷柔。著葉名琛即向
該夷領事。剴切曉諭。俾令將現在琉球滋事之船。全行回國。勿
致別生事端。

丙申。兩江總督怡良奏。四月十二日。據蘇松太道吳健彰
稟稱。初五日。有亞美理駕國公使麥連。坐火輪兵船。來至

上海。邀該道及吉爾杭阿往見。據稱各國蒙

大皇帝天恩。得在中華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實深感戴。現在賊匪
據擾滬城。有礙貿易稅務。該首欲往鎮江等處察看如何
為力。可以商量。並欲整頓商務。使中華稅務有盈無絀。必
須與總督面見。以表其心。僕不能會。祇好前赴天津。呈遞
奏章。以罄悃忱等情。竊以鎮江現在用兵。本非外夷通商
口岸。各國兵船不應前往。檢查條約亦無准外國公使徑
赴天津遞摺之條。至各國通商事務。向歸廣東

欽差大臣管理。上年馬沙利赴粵。因

欽差大臣督師出嶽。據稱守候數月。不獲晤面。是以從權代見。奏

奉

諭旨。飭令回粵聽候。

欽差大臣查辦本年廣東

欽差大臣並未公出。如有公事。自應赴粵面陳。批飭吳健彰明白開導去後。隨於十六日。據吳健彰送到該首照會副稿一件。內稱該首祇領國書齋呈。

大皇帝。謹按條約。應將國書送貴督代進。所以必託貴督者。因初抵粵東。照會督憲。以公忙支吾。今定於四月二十一左右。親到焦山地方。齎公文投遞。望貴大人早臨。俾得會晤。以顯尊敬。

大皇帝與合衆國之事。並將通來兩國為難諸情。詳細互酌等語。並據吳健彰稟報。該酋欲赴鎮江。及求見之意甚切。現已坐船先赴甯波。後赴鎮江。再回上海等由。等查該酋雖齋有國書。而條約內並無與兩江總督議事之說。上年馬沙利呈遞國書。曾將副稿呈出。現在有無副稿。未據聲明。批飭吳健彰探查。俟該酋由甯郡回帆。若由上海經過。即令在滬守候。毋庸前赴鎮江。一面由該道稟報。以便發給回文。

硃批知道了。

怡良又奏。再上年馬沙利呈遞國書案內。欽奉

諭旨。飭令迅速回粵。往見。

欽差大臣。此次自應遵照辦理。惟參首以業名琛公忙支吾為詞。等若絕之已甚。轉使該首得以藉口。設或徑赴天津。現當直隸用兵。且值海運沙船陸續赴津之際。未免諸多窒礙。等此次批駁之後。該首如肯折回廣東。應毋庸議。儻再四求見。仍不准行。彼將謂等憚於一晤。殊覺非體。惟有欽遵上年所奉

硃批。示以大方。相機辦理。若接見後。於商稅事宜。輕議更張。或別有要求之處。等。惟有仗義執言。仍令赴粵聽候。業名琛查辦。以免另生枝節。

殊批所奏是隨時妥為辦理固不必激其另生枝節尤不准遷就了事萬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羈縻之形適足啟該夷之要求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咸豐四年甲寅五月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俄酋文稱該國君飭令吉那拉勒木哩斐岳幅如遇要事准其行文理藩院現有緊要公文派員進京不久起程等語咨行前來查兩國行文有由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者有由該酋咨行等語等語照舊斥駁嗣據該酋復稱吉那拉勒因事關緊要派人進京所需馬匹自行雇備定於四月十八日由恰起程等語當經咨覆該酋令將公文照舊送至恰克圖不可率行前來在案茲據文稱派赴京師之員現在邊界守候文內緣由有需面稟之處若

准其進京。所帶官兵需用一切。照數給價等語。可否照依所請。准其進京。抑或由部仍行斥駁之處。伏乞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俄酋呈請遣人赴理藩院。遞送緊要公文。起程進京一摺。凡遇邊疆一切事件。應照舊章程辦理。不可絲毫更改。前次俄夷呈請遣人赴部。解送公文。起程來京。已降旨著該大臣遵照舊例斥駁。茲俄夷復堅請由驛行走。即應明白曉諭。咨覆駁斥。該大臣所司何事。似此案件。應以正理拒絕。即必須具奏之件。亦應將所為何事。所存何心。先行查明酌量辦理。再行具奏。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年久。何不曉事。

如此嗣後不可稍形遷就致啟釁端。

戊申。江西學政吳若準奏。臣出京後到蘇州府時。適前數日。兵勇三千名。自上海逃回。居民未免驚惶。幸旋即押令回轉。此次啟釁緣由。實因我處兵勇。戲侮夷婦。並有搶奪米船等事。激憤夷人。致燒營盤八座。巡撫坐船先退。北營兵勇因而逃潰。城內賊匪。意欲乘間突出。經南營浙省兵勇。邀擊獲勝。仍退入城。聞現在夷人。尚可相安無事。

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上海啟釁。實由我處兵勇。戲侮夷婦。並有搶奪米船等事。致夷人激憤生變。該撫坐船先退。至今兵勇潰散。

許乃到前奏。是否有心掩飾。著向榮確查密奏。不准稍有瞻徇。迴護。自干咎戾。

丙寅。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奏。查俄羅斯前於道光二十八年。三十年。有李頓北船。兩次駛至上海。欲求通商。前經兩江督臣李星沅。陸建瀛。先後具奏。飭令回國。各在案。咸豐三年五月間。該國復由蒲天廷駕船來至粵省。照會欲求通商。臣當即恪遵前次

諭旨。查照江南成案。飭令回國。在粵未及十日。即已起碇駛回。尚無另有要挾情事。茲因俄羅斯夷使疊次赴庫倫辦事大

臣衙門呈遞文件。欲求在上海地方貿易。究竟是何意見。
臣於欽奉

諭旨後。密遣與各國夷商素相交涉密切者。備細探詢。英吉利與
俄羅斯本屬世讎。現在構釁稱兵。則皆因土耳其國之隙。
道光初年。土耳其侵俄羅斯。大夫其利。俄羅斯以大兵圍
其都城。英吉利。佛蘭西為之講和。俄兵乃罷。上年冬間。英
佛兩國復調兵前往土耳其。相與護持。卒為俄羅斯所敗。
近日以來。傳聞俄兵將欲來至香港。與英夷再決勝負。現
在英夷驚懼非常。加意警備。臣竊查靈觸相爭。在夷幾於
無時不有。惟從未聞內地交鋒之事。總由英夷驕橫已久。

熟籌審處密速奏

聞

葉名琛又奏。米酋馬沙利。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已回國。接辦之麥蓮。於本年三月十七日抵粵。孰意暎酋接辦之咆哮。亦於本年三月十六日來粵。咬齧即於三月十八日回國。該兩國公使同時更易。其中必各有因。初來頗覺秘密。迨至再四查詢。始知皆由於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定約時。有十二年後再行重訂等語。本年閏七月初六日。即已屆期。該國王等分遣各酋來粵。即專注意於此。伏查當年江南既定約以後。何又復以十二年為期。明係

預留地步。使之得以鏡舌。臣惟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柏貴奏。俄羅斯夷兵。欲與英夷尋釁。難保
不另蓄奸謀。該夷靈觸相爭。與中國原不相涉。該督等。但當密
飭各海口。嚴臺將弁。嚴行防守。毋稍疏懈。其味酋麥蓮。英酋咆
吟。同時更易。據該督探知。係因前在江南定約時。有十二年後
再行重訂之語。是該夷意在要求。尤當不動聲色。加之防範。屆
時。惟有隨機應變。以絕其詭詐之謀。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
形。諒必駕馭得宜。無俟諄諄詰誡也。

丁卯。吉林將軍景瀉奏。本年五月。黑龍江咨會。俄羅斯乘

船赴東海。豫為設備等因。隨咨黑龍江將軍。將夷船何往。人若干。查明速覆。現據咨開。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胡遜布報稱。各登夷船。問其來意。係赴東海。因本處東面各島。被英咭喇占踞。欲由黑龍江。松花二江前往。已咨理藩院查照。只求放行等因。胡遜布以理藩院並無明文。向其攔阻。伊等聲稱。俟本國總管大人到時再議。隨即出署而去。續於午刻。有銅煙筒大船一隻。在城北擺岸下錨。傍立小船多隻。胡遜布帶同佐領西里布上船。見有夷官本哩斐岳幅。據稱。因本屬東面各島。被英咭喇侵占。伊奉命由黑龍松花江內。抄近前往。不敢擾害地方。今不放行。殊非取

和之道等語。胡遜布以該夷並未先行通信。伊言卡所無人阻擋。並問其後面尚有人來否。據稱此次只一千名。無續來之人。當派員赴彼岸查勘。旋據稱共船八十三隻。約二千餘人。軍械少而口糧多。木排四段。馬百餘匹。牛八十餘條。外有二船。裝載婦女。自入境以來。並無擾害。查東省兵丁軍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爭端。正向好言道達。小船扯蓬前進。胡遜布欲待始終阻攔。恐傷和睦。當派委員尾隨偵探。合將該夷知照理藩院原稟底一紙。並伊咨額爾口城封筒一角。一併飛報查覈。暨咨行墨爾根佈特哈等處一體知照。俄夷無論作何舉動。其情其勢。不無可疑。

三姓地當扼要。尤應豫為之備。再查吉林向未設有戰船。亦無水師。僅止水手營運糧船大小五十隻。現飭刻即修整。水手擬由打牲烏拉總管挑選熟諳水性之人聽候調撥。又三姓距省一千三百餘里。黑河卡倫又距三姓千餘里。只松花江可通上游。擬令三姓附近之阿勒楚喀伯都訥一體沿江訪探。

硃批另有旨。胡遜布接收咨文。殊屬不曉事體。汝處雖係據咨豫備。先行奏聞。亦不必繕具文彙。

諭軍機大臣等。景瀛奏俄羅斯船隻經過黑龍江境。現在飭屬防範情形一摺。此次俄羅斯乘船擁眾由黑龍江東駛。其所稱與

英夷爭島之語。未可盡信。該將軍惟當密為防範。豈可先事張皇。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胡遜布。竟將該國咨文接收。飛報殊屬不曉事體。該將軍據咨奏聞。輒將該國咨文錄呈。亦可不必。現在該國船隻。究往何處。是否已近三姓邊界。該將軍既知照該副都統並阿勒楚喀。伯都訥。一體嚴防。即著嚴為布置。不可稍動聲色。致啟該國之疑。其船隻來蹤去跡。祇宜勤加偵探。不可率與該國交接。尤不可輕給照會文移。轉生枝節。仍將密探情形隨時奏報。如果該國船隻經過地方。實無擾害要求情事。亦不值與之為難也。

六月己巳

盛京將軍英隆黑龍江將軍奕格奏。俄夷船隻由黑龍江下駛入我邊界。本年五月十三日。據著黑龍江副都統協領胡遜布報稱。五月初十日晚間。在黑龍江見有俄夷船四五十隻。牽有牛馬等畜。十五日。距黑龍江城八十餘里。復見許多俄夷船隻停泊。西丹來祿等見有夷船多隻。有俄夷六名下船。呈遞滿洲夷字。係因畢爾那托爾帶領官兵乘船前往東洋等語。詳閱該夷文稱。曾經知照理藩院。何以不候回文。即來許多船隻。當派委員曉以應俟我國奏准。

大皇帝奉有

諭旨。始應前來。一面揀派官兵。暗帶器械。留心防守。並行文庫倫。辦事大臣。查明曾否。知照理藩院。即行咨覆。並行知吉林將軍。夷船如到三姓。須嚴加防範。新任將軍奕格。於本月十六日。到任。據胡遜布報稱。俄夷帶有通曉滿漢話之人。前赴副都統衙門報稱。伊國東面各島。被暎夷擾害。奉伊國君命。假道松花江。曾行知理藩院。求為令其經過等語。胡遜布未許。該夷留下咨行理藩院文底而去。旋據屬員報稱。有許多船隻。約距黑龍江城八里之遙。傍岸停泊。內有火輪大船一隻。駛近城垣。胡遜布帶領佐領錫林布。親見該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詢其情由。因伊國東邊

各島地方。被哄咭喇擾害。派伊帶兵前去。胡遜布問其來人若干。答以有一千人。嗣查俄夷船八十三隻。船上有二千餘人。胡遜布堅執不許經過。該夷並不聽候。扯篷順江下流而去。當將該夷留下咨行理藩院文底一件。咨行額爾口城文書一件。一併呈報前來。伏思俄夷船隻既入我境。雖言恭順。順江下駛。夷情狡猾。殊難憑信。當即飛咨吉林將軍景瀉三。姓副都統圖欽。如夷船經過時。須嚴加防範。並飭各城於毗連俄夷境界之路口。嚴加防守。謹將該夷送來夷字呈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等奏。俄夷船隻。自黑龍江入境。由江下駛一摺。俄夷船隻。業由黑龍江下駛。該處駐卡官員。並未阻止。追趕無及。該夷呈稱。因與暎夷相爭。故從大島行走等語。雖該夷等互相爭擾。與我無干。究恐其中有詐。坐卡官員。必應隨時嚴防稽查。儻俄夷等有擾害邊界之事。該將軍等。惟當示以大義。勿得輕舉。仍飭坐卡官員。妥為防守。不可肇釁。致生事端。

又

諭。昨據英隆等奏。俄夷船隻。自黑龍江下游入界。由江下駛一摺。從前俄夷屢次差人到院。雖稱有緊要事件。欲進京城。並未將實情聲敘。現於黑龍江等處接壤之處。見有夷船多隻。遂將其

船逐一查驗。雖據俄夷呈稱係與暎咭喇互相爭據。誠恐其中另有別情。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乘便將俄夷招致。當面詢以現有船隻多少。前赴東洋海面。究因何事。從何處行走。何以如此。匆忙。詢明時。該大臣再行詳細具奏。

庚辰。江蘇巡撫許乃釗奏。上海賊勢正在銀錢日缺。黨羽日離。辦理方有把握之時。本月望間。有暎國公使咆吟提督。賜德齡帶領大小兵船五隻。來至上海。聲稱將赴日本。暎羅艦逐俄夷。隨有照會。欲請臣與吉爾杭阿相見。云有緊急面商之事。臣時正在感受風寒。據實辭之。吳健彰又因借味國公使麥蓮同赴崑山。謁見督臣。吉爾杭阿即於

二十六日往晤。據該酋口稱。上海賊久未平。以致曠國貿易滯銷。茲願將賊黨驅逐。無論送往何處。不必過問。即將城池交還貴國等語。吉爾杭阿答以驅賊而交還城池。是貴國好意。惟我官之潘小鏡子。謝安邦三犯。不便令其遠颺。且貴國將該逆另送一處。萬一再擾亂一處。轉非貴國要好本意。必須實有去向。方無後患。該酋云。果欲若是為難。我當坐火輪船赴天津。奏聞。

大皇帝處置吉爾杭阿答。以我等所辦。都是正理。

大皇帝中外一家。辦事總是循理。我等於理不悖。雖奏無礙也。該酋尚復強辯。尋又告以此事尚須稟商撫臺。旋即回營。約

於次日午初再見。是日申刻賊匪出西北兩門約各千人。潮勇追賊至破木橋而夷人先迎面開槍。潮勇因二十日追賊至此曾被夷人槍傷四名。茲夷兵又復開槍。潮勇因即還開數槍而散。夷兵並未受傷。二十七日。臣又照會英酋。所言辦賊之事。辭意與吉爾杭阿面議之語相同。仍由吉爾杭阿帶往。該酋忽然聲色俱變。云必欲得昨日還槍之潮勇五人。送往處斬。否則惟貴司是問。且於明日黎明傳集水師兵。毀燒營盤。直犯蘇州等語。吉爾杭阿答以殺我不懼。殺我兵勇不能從命。且開槍應論先後。我處兵勇接連兩次。均有為貴國打傷者。何以處之。該酋各操方言。

斟酌許久。遂有通事婉辭云。但得貴司照會數語。使我提督得以轉臉足矣。不必定要人也。又云。散遣各賊。送還城池。是我國好意。撫臺定要兩犯。豈非使我為難。吉爾杭阿即以非此不合情理覆之。回營後約一時許。映國繕譯官李泰國亦至。即於懷中出照會彙一紙。係該夷為吉爾杭阿代起。囑為照錄。送與映國提督者。查閱照會草彙。其大意欲以先開火槍。曲坐我兵。而文理支離。殊難通曉。吉爾杭阿欲加改竄。該繕譯官堅言不可。吉爾杭阿問欲得此照會。是何命意。據云提督得此。可以傳回本國。否則實難轉臉。必致又動干戈。有傷和好等語。查上年十二月間。映

夷領事阿利國曾會同咪喇兩國領事。有全將港匪開脫之請。臣以脅從罔治。方為正辦。若戕官與首逆各犯。不能獻出。未便將就了事。倏夷以所議不行。由是益陰為賊助。該逆遂得苟延至今。查倏酋二十六日。與吉爾杭阿見面時。並無嫌隙。次日忽欲藉潮勇還槍為名。別尋釁端。犬羊之性。頃刻立變。萬一再有三月初七日之事。賊匪乘機而出。於大局更不可問。不得不將照會繕發。以弭目前之患。至開脫大小賊目一事。原係復理前說。而此番之必欲速成者。緣該國現與俄夷構難。此間商力不能接濟兵費。是以急欲驅逐逆黨。為該國商賈流通起見。而城中賊首。又

皆向日販賣煙土。與該夷多舊相識。是以必欲包庇。且可利其所有。吉爾杭阿連日與之辯論。迄未定議。總之必須官兵復城。不藉外夷之力。而首逆與戕官之犯。不至漏網。斯為得體。惟聞英夷兵船。急欲出海。回救香港。勢難久待。萬一該酋竟不受商。即將諸賊一齊縱脫。臣等所要之犯。亦不肯交出。勢不能不權衡輕重。相機酌辦。以全大局。許乃釗又奏。據鎮江水師帶兵官浙江黃巖鎮左營遊擊葉長清。江南蘇松鎮右營都司華封等稟稱。五月二十三日酉刻。瞭見焦山以下江面。有二桅火輪夷船二隻。由南上駛。直向金山江面而去。至夜復見從金山迤東江面轉

駛至甘露寺山下寄碇。該遊擊等當於二十四日黎明前詣該船查詢。知係英咭喇國夷船。會晤夷酋麥華陀。據稱從上海而來。欲至江甯看看情形。過數日再行返棹。並無別情等語。該遊擊等再三勸阻。堅執不從。除嚴飭實力防範外。理合附片具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許乃釗奏籌辦滬匪情形。並英夷要求照會等語。許乃釗督師上海。日久無功。處處為英夷所挾制。此次率與照會。不啻授人以柄。尤屬不知大體。殊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許乃釗革任。授吉爾杭阿為江蘇巡撫。戡官。

踞賊。瞬逾十月。調集官兵不少。早應迅籌攻復。以免金陵大營分兵掣肘。許乃到。初則誤聽撫議。墮賊奸計。繼則屢為夷兵所阻。不能奏功。此次啖夷至滬。求見。復不能折之以理。致令得肆要挾。且據奏稱。必須官兵復城。不藉外夷之力。何以遽行給發照會。僅令將戕官兩犯交出。其該夷欲將賊匪帶往他處。並無一言阻止。但令預為說明地方。種種悖謬。殊出意料之外。各夷立約通商。本有一定處所。地方公事。尚且不准干預。況用兵勦賊。豈得令其與聞。其並非通商之海口。向來不准夷船駛入。許乃到。片奏。英夷船隻。於五月二十三日。駛入焦山江面。探聽欲至金陵。而前次琦善奏報。併稱接到許乃到咨會。有味喇堅夷

船入江。囑勿開礮轟擊之語。是許乃到信夷已深。無怪該夷恣意尋釁。以前上海夷務。皆吳健彰經理。此時該員復以偕咪國麥酋赴崑山謁見督臣。置身事外。難保非該員預知夷情。有心趨避。即難保非吳健彰之不善駕馭。以受制於該夷者。即以之恐嚇許乃到。故歷次奏報。唯以吳健彰之言為憑也。吉爾杭阿由監司擢任巡撫。未及一年。受朕特恩。膺茲重寄。宜如何感激圖報。著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籌攻。務將滬城剋期收復。所有首要各逆犯。必須悉數殲擒。萬不准任該夷藏匿。致將來復擾他處。其劉林兩逆。有無內關。林阿幅是否航海遁去。許乃到所恃閩廣鄉人。解散城中黨與。果否可信。其願為內應。導引官兵。

入城一層。該撫務當慎重斟酌。不可再蹈許乃釗招撫故轍。至
喚夷現在作何計較。該撫當相機妥辦。萬不可輕授以柄。轉令
有所藉口。如果吳健彰辦理不善。即行據實奏聞。茲已諭令葉
名琛。妥諭香港夷酋。曉以利害。令將咆吟等速為彈壓。仍著該
撫察看動靜。隨時具奏。儻不能迅復孤城。或致該夷別生枝節。
朕惟吉爾杭阿是問。

又

諭前據怡良等奏。味夷船隻。欲赴鎮江。面見總督。嗣據琦善奏。該
夷船由鎮江徑泊浦口。且停駐瓜洲。與逆匪往來勾結。而喚夷
在上海。事事阻撓。狡譎尤甚。當我兵追賊之時。輒敢用槍將潮

勇擊傷。轉向大營索取還槍之人。又稱欲將上海逆匪送往他處。如果不允。即駛赴天津等語。許乃釗以該夷將賊匪帶往何處。恐又往他省滋擾。並告以戕官之匪兩人。必得交出。該夷不允。及遣人代擬照會。其中言語。似我兵先行開槍。自認不是者。並云。如不照寫。明日即攻打營盤等語。甚為桀驁。該撫慮其尋釁生事。竟照樣寫給照會。是不啻授人以柄。許乃釗畏蕙無能。業經革任。而上海事尚未了。辦理不善。殊堪痛恨。至中國海口。除通商五口外。向不准夷船駛入。乃近日夷船肆行無忌。或往鎮江。或往金陵。與逆匪相見。顯違成約。該夷既與中國和好通商。何故與逆匪往來。殊非合好之意。況當江中征戰之際。設或

槍破誤傷我兵不能任咎。著葉名琛向夷酋咆哮。賜德齡嚴詞正論。曉以利害。必能杜其奸萌。咆哮甫於三月十六日來粵。即於五月二十六日帶兵船至上海。又別遣夷酋麥華陀於五月二十三日帶火輪船赴鎮江。如果實與俄囉斯構難。何能從容往來內地。其為包藏禍心。已可概見。葉名琛專司辦理夷務。著即責以成約。令其轉飭上海夷人。不得任意遊駛。並諭以江岸海口。現在皆有重兵。若不遵約束。經我兵勇擊殺。是該夷自貽之戚。於我無尤。使該夷知我不以起為怯。方不致日肆鴟張。該督諒必能悉心籌畫。消患於未萌也。咪噶各夷亦著一體剴切曉諭。至俄夷近日作何舉動。粵省有無確耗。並著隨時具奏。

甲申。吉林將軍景瀉奏。前因俄羅斯經過黑龍江。即咨行三姓副都統。並飭查界協領富呢揚阿。勤加偵探。該委員因抵奔阿英國色克地方。勘訊俄羅斯蹤跡。夷船已於數日前駛出黑河口。大船二隻。小船五十餘隻。每隻帶賊艇一隻。木筏六七座。曾有和哲人。彼時在江叉魚。俄夷將伊等招呼上船。因往東海。不悉路徑。令伊指引。伊等告以不能認識。俄夷將其絆留數日。給與細布釋回。見俄夷攜帶槍礮子女。此次俄船經過三姓。並未留擾。前往東洋。仍令三姓副都統派員在卡倫防守。

硃批知道了。

光祿寺少卿程恭壽奏。臣聞許乃釗之不能滅賊。為牽制於倭夷。而倭夷之敢於肆虐。上海道吳健彰實階之厲。緣賊首劉麗川為該員同鄉。向為該道管理帳目。所有匪黨皆該道之練勇。初起事時。該道實在城內。首先得信。即攜眷屬寄居夷船。道庫徵存稅銀。并捐項。不下三四十萬。悉以遺賊。此吳健彰養賊之始。許乃釗誤信其可以羈縻夷人。以該道奔避夷船。代為節奏。遂始終為該道挾制。此吳健彰通夷之據。該道在粵。為洋行商夥。與夷素習。及在上海。大吏以其能作夷語。故倚任之。然夷人之於該道。狎而玩之。非敬而畏之也。劉賊之於夷。狎與該道同。該道初猶

捐貲雇拖罾船打仗。以冀掩其失守城池之罪。嗣該船等坐索銀兩而不打仗。將船撤退一半。而以一半十五隻船守吳淞口。船勇登岸。姦淫擄掠。吳健彰不能禁止。船值月費數萬金。該道名為捐貲。仍取償於關稅。稅銀多寡。任伊詳報。許乃鈞茫然無知。亦復不敢查考。稍不如該道之意。必致句通夷人。與之為難。主撫之議。即起於該道。而該夷之不准官兵接仗。忽稱欲上天津。忽稱欲見督撫。皆該道為之謀主。夷人之玩弄該道。不但以其平素相狎。且甚鄙其在任所為。本年春間。有廣東貨船到滬。係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各夷商譁然。謂相識即可免稅。不

相識即須納稅。議將一概不復交納。逐日所徵稅數。該道詳報若干。隱匿若干。許乃釗不知。而夷商悉知之。該道賫財。悉由海道運回廣東。無從掩夷耳目。故該道通夷。而適為夷所侮。該道又與人在上海夥開一旗昌行。城內賊匪糧食藥彈。即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出城。往往至船上與該道會晤。議論半日。仍行入城。是該道養賊。而并為賊所愚。若不將該道嚴行懲辦。無以寒夷膽。而破賊謀。議者方總總以該道為可以馭夷。不知從前黃恩彤之在粵。均謂夷務非此人不辦。及該員革職回籍。夷人始不敢堅執入城之請。去其所恃也。今吳健彰之罪。甚於黃恩彤者。摧髮

難數。臣愚以為但令罷斥。彼方得潛身。夷船為禍更烈。然如吉爾杭阿。現辦上海軍務。一經飭查。則該道可以勾結夷人。別生枝節。怡良近在崑山。該道方與味夷前往謁見。亦恐辦理窒礙。可否

特飭公正無私。不避嫌怨之大臣。或鄰省督撫。嚴查確實。密速提究。俾通夷養賊之巨奸。無所逃罪。以伸

國法。實為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蘇松太道吳健彰。通夷養賊一摺。據稱賊首劉麗川。曾為該道管理帳目。匪黨皆該道練勇。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將眷屬寄居夷船。所有道庫存銀三四十萬。悉以

遺賊所雇拖罾船隻。名為捐資。實取償於關稅。並有舊識廣東貨船到滬。免其納稅。以致夷船不服。復將關稅銀兩隱匿。由海道運回原籍。又與人夥開旗昌行。賊匪糧食藥彈。即由此行接濟。且與賊匪屢次在船會晤等語。上海逆匪日久未滅。英夷又復遇事阻撓。若非吳健彰勾通要挾。何至蕞爾滬城不能收復。據原奏所稱贓私各款。已屬罪無可逭。而通夷養賊。情罪重大。尤堪痛恨。吳健彰著即革職。鞫交怡良。吉爾杭阿。按照摺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具奏。怡良於上海軍務。本非原辦。吉爾杭阿拒絕英夷。尚能持正。必不致為吳健彰蒙蔽。毋得稍有迴護開脫。

又

諭有人奏。江蘇上海道吳健彰與賊首劉麗川同鄉。劉麗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攜眷寄居夷船。道庫存銀不下三四十萬兩。悉以遺賊。所雇拖罾船隻。該道名為捐貲。實取償於關稅。本年春間。有廣東貨船到滬。因係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以致夷商不服。該道於關稅多少。任意詳報。其隱匿銀兩。悉由海道運回原籍。又與人在上海夥開旗昌行。賊匪城內糧食鉛彈。皆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每至船上與該道會晤。仍行入城等語。如果屬實。大干法紀。著黃宗漢迅派明幹大員。籍別項公事。馳赴上海。不動聲色。按照摺內所恭各情節。逐一訪查明。

確據實由驛馳奏。母許稍有不實不盡。並嚴飭該委員等。不得稍有洩漏。致干重咎。

戊子。兩江總督怡良奏。竊。前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報。咪喇噎夷酋麥蓮。駕坐火輪兵船二隻。來至上海。懇求接見。投遞照會後。即赴甯波鎮江。查看情形。嗣據丹徒上元六合。江浦。當塗等縣稟報。該夷船先後駛赴鎮江。江甯。和州。蕪湖等處。江面。同至焦山寄碇。由鎮江水營遞來照會。請。前。往。會。晤。等。以。長。江。非。各。國。通。商。海。口。夷。船。不。應。在。彼。逗。遛。該。酋。如。欲。面。遞。國。書。應。照。上。年。馬。沙。利。之。案。速。回。上海。聽。候。吳。健。彰。帶。赴。崑。山。進。見。照。覆。去。後。該。酋。旋。即。導。

照折回。換坐內地船隻。經吳健彰督同松江府海防同知藍蔚雲。於五月二十五日。伴送抵崑。琴帶同在蘇年久。熟悉情形。之署蘇州府知府平翰。於二十四日。自蘇啟程。亦於二十五日到彼。次日在崑山公所。傳該酋進謁。該酋執禮尚恭。據稱蒙

大皇帝天恩。准在五口通商。獲霑利益。近年江路不通。商本虧折。擬請奏懇

恩施。准其赴揚子江一帶貿易。所有入江貨物。伊等自能保護。儻不蒙代奏。祇得徑赴天津等語。琴諭以五口通商條約。係道光二十四年間。欽奉

諭旨批准。中外臣民皆應永遠恪遵。且條約載明。嗣後各國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今所請與原約不符。難以入告。至天津地方。因粵匪竄至直隸邊界。該處民人同仇敵愾。團練不下十餘萬人。設夷船貿然前往。恐民間懷疑。或加傷害。與官府無涉。直隸總督無管理夷務之責。未必准其謁見。該酋雖赴天津。亦屬無益。近來北路軍情。屢獲全勝。河北敗竄之賊。業已悉數殲除。不難次第蕩平。一俟江面肅清。商務自有起色。毋庸另議更張。該酋聲稱。亦知中華軍務未平。是以不敢即赴天津。致煩

聖慮。但條約載十二年後。准予酌量變通。現在為期不遠。即如上

海稅關。改設吳淞。已與舊章不同。諸多未便。伊係該國全權大臣。可以便宜行事。若江省因關礙舊約。不能主張。即請奏明。

欽派重權大臣前來。以便面交國書。酌商定議。等語。以條約內載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應俟十二年後。公平的辦。既云海面各款。則江河陸路。斷不在內。既云稍有變通。則不過就五口之中。因時制宜。略為斟酌。必非大有更改。況五口之外。不准一船駛入別港。如有違犯禁令者。應將船隻貨物。俱歸中國入官。當時定有專條。極為明晰。至吳淞新關。因上海軍興。暫行移設。並非重徵。不日收

復城池。即可悉仍舊制。如夷商確有為難之處。不妨與江海關東公安商。

天朝制度。

君尊臣卑。從無全權臣子。廣東

欽差大臣管理各國事務。即屬

欽派大臣。未便另行瀆請。該酋固執前說。一味懇求。旋因日暮辭

去。二十七日。送到國書副本一件。與馬沙利上年所遞國

書略同。並無求赴揚子江貿易之語。又交出照會一件。詞

句糾纏。字義謊舛。大致與所言無異。惟添出如蒙奏准。自

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有

不盡己道之處。答在華官。並請將上海新關拆毀等語。等
伏思味表平日尚稱恭順。此次乘間要求。雖有助順之語。
斷難憑信。該夷倡議於前。哄嚇諸夷。恐將效尤於後。長江
天塹。使他族實逼處此。必致貽患將來。惟近日上海英夷
屢與兵勇尋釁。該酋所請。既不允為轉奏。若併不許為轉
咨。未免操之過急。儻或徑赴長江。轉覺撫馭為難。等再四
籌思。惟有欽遵上年馬沙利案內

諭旨。飭令回粵。聽候某名琛查辦。假以時日。藉作羈縻。仍飭奕健
彰。速將上海商稅事宜。從長計議。妥為辦理。勿致各夷有
所藉口。

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查五月下旬。噶夷急欲驅逐滬賊。囑官兵勿問所往。當時莫解其意。後探之洋涇濱夷館中人。據稱該酋因聞俄兵即欲往攻香港。該處噶兵僅有千人。加以該提督所帶兵船五隻。尚不足禦賊兵。欲以滬匪為之充兵數。而壯軍威等語。據吉爾杭阿等當時察看噶酋匆遽情狀。以傳言未盡。無據。近日噶酋自言輪船信到。在德基獲勝。奪得俄船二隻。氣象又覺紆緩矣。吳健彰從崑山回上海後。連日向咪噶各酋索問。上年八月。至本年五月。代收各稅。據云不敢缺少。惟須滬城收復。方能交納。該酋又稱。既去賊匪。又有稅銀。此甚有益中國之事。何以貴

國必欲得戎官之犯。豈不耽誤事機。其意蓋必欲將大小賊目護之全去也。英酋昨有照會。約臣於初九日在夷館議事。業已照覆允之。惟是該夷喜怒無常。事多反覆。臣固不肯過於遷就。總當權其利害輕重。酌量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英酋在上海任意要挾。許乃釗辦理軟弱。當降旨交葉名琛轉諭廣東夷酋。責以成約。令各口夷商不得駛入內地。茲據怡良奏。味酋麥連勒畢。噫在崑山謁見該督。呈遞國書照會。堅執十二年變通成約之說。欲往揚子江貿易。並藉口上海稅關。改設吳淞。欲請拆毀。其照會內所求各情節。皆係伊國夷書所無。且有措詞倨傲之處。怡良所給照會。據理照覆。

尚不至如許乃到之失體。惟各國通商事宜向歸兩廣總督專辦。怡良既將該夷國書照會等件抄錄咨送葉名琛酌辦。即著飭令該酋迅由崑山啟程前往廣東。不得恣意逗遛。致稽查辦。葉名琛務當堅持成約。嚴詞曉諭。杜其奸萌。本日據許乃到奏上海逆匪及夷酋近日情形。辦理愈形荒謬。並稱與該酋約期相見。果於中華有益。不敢稍存成見。是其意中早存一遷就之心。該撫業經革職。設或妄應夷酋。受其愚弄。著怡良。吉爾杭阿。正言拒絕。毋為謬論所惑。並著令其前赴廣東。聽候葉名琛查辦。

怡良又奏。英咭喇夷酋咆吟駕坐火輪船。於五月十三日

來至上海。囑吳健彰向牙道達敬佩之忱。旋據水營鎮將及丹徒等縣稟報。有暎咭喇火輪船駛赴江甯鎮江停泊。現在又據吳健彰具稟。接准暎夷領事阿利國照會。內稱該國公使咆吟欲與牙相見。有事面議等情。伏思麥蓮馬沙利均以面遞國書為詞。是以查照條約。准令吳健彰帶同進見。所議之事。仍咨廣東。

欽差大臣查辦。以符定制。今咆吟並未齎帶國書。僅令領事代為請見。不特無此體制。且條約內亦無兩江總督與各國公使議事之說。自難准行。除批飭吳健彰妥為開導外。並飛飭沿江文武及各江水營鎮將一體鎮靜防範。

殊批知道了。

癸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探俄羅斯與英吉利訂期交戰情形。連日購得新聞紙數張。始知顛末。現經陸續譯出。據稱土耳其本係俄羅斯屬國。俄國用兵征土耳其。土夷即求救於英。英夷明約。英夷往救。不肯先自出兵。英夷又陰遣人往俄國求和。英國使者到俄國。見該國主俱免冠跪拜。後起立。讀英國求和表章。並請傳話通事。俄國主云。爾念我自知。無須傳話。使者已覺駭然。緣俄國主少年未登位時。曾親歷海外。熟習各國番語。英夷使讀罷表。

章。俄國主聽畢。即向該使者云。土耳其係我屬國。屢次藐視我國來往官商。無禮已甚。我都不屑與較。後竟攻破我礮臺三座。傷我兵丁數百人。彼時爾國何不規勸他不可犯上。直至我兵已發。爾國又聲言幫助他。今來求和。明是弄巧賣好。我斷不准。想爾國不過恐我得土耳其後。斷絕海口總路。阻住爾國與喇喇哂船隻往來。況我與地廣大。不屑要他地方。亦不肯滅他邦國。但止征伐。令其服罪。今爾國要幫助他。我與爾三箇月限。練兵修船。來至黑海外洋交戰。儻爾國軍餉不足。向我國尚可借債。爾回去即將此言盡行回稟國主。不得遺漏。我亦不另回文。語畢。即飭

令使者出。仍以禮待之。英國主見使者回國。知俄國不准
求和。乃調大小兵船多隻。裝載火食。派出與俄國交戰之
大兵頭名篤坐駕一百二十五門礮大兵船前往。英國主
率領各官。親行祖餞禮。歷來出兵。從無如此鄭重。惟祖餞
之日。各兵哭聲震野。皆有不能生還之慮。向來出兵火食
多半由商民捐助。此次係該國主自行豫備。因商民多不
願與俄國交戰之故。俄國與英國已將開仗。各等語。查閱
新聞紙所載各情。俄國與英國已有誓不兩立之勢。並據
探報。英國有貨船來至中國者。已在附近洋面。被俄國先
後奪去二隻。每隻計值約在二三十萬兩。英夷在香港本

有礮臺數座。近皆一律修整。復於五月初五日。在裙帶路金魚行對面右邊山。建築礮臺一座。初八日。復在裙帶路金魚行左側山。又建築礮臺一座。晝夜皆有夷兵。在山頭瞭望。其為深懼俄夷前來攻擊。大可概見。

硃批。卿其妥為辦理。固我疆圉。不至內亂。方好。以後情形。隨時密奏。

丁酉。理藩院奏。住京俄囉斯達喇嘛巴達第。接奉伊國寄諭一紙。懇請酌量施行。謹將原呈抄錄一併封奏。

啟者。本年六月十一日。本達喇嘛接奉本俄囉斯國東錫畢爾五省地方總督總統軍務大臣諭文。內稱。本大臣奉

命到東海口岸。有用兵之事。從近路黑龍江前往。業已備文。達知中國矣。本大臣更派親信官員。令伊親赴中國。將前文內未能盡達之意。面見中國理藩院官。詳細言明。但所派之官。能否速到中國。實未可知。為此將欲言之意。先飭駐京喇嘛。詳細向理藩院該管官。早為聲明。本大臣之往東海口岸也。雖由中國黑龍江地面行走。然一切兵事應用之項。俱係自備。並無絲毫擾害中國。且絕無出人意。因而貪利之心。兩國和好已久。此意必能相諒。況東海口岸。雖係本俄羅斯國界。而於中國亦實有關繫也。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國之界。亦實於中國有裨。但願中

國同心相信。勿以兵遇見疑。此次由中國境內行兵。甚得鄰好之益。如將來中國有甚難之事。雖令本俄羅斯國幫助。亦無不可。凡此欲言之意。皆上承本國君命。將來本大臣所派之官到京。必將此意逐細面陳。理藩院官該達喇嘛。接奉此諭。不敢違誤。是以告知本管老爺。其可否再為上述之處。故祈酌量施行。

七月壬子。兩江總督怡良奏。竊蒙前赴崑山。飭傳咪酋麥蓮勒畢。哈進見。及夷酋咆吟噶吳健彰。代為求見。因與條約不符。未經批准。嗣於六月二十一日。據吳健彰稟稱。英領事官阿利國。送來咆吟吟公文一角。欲與會晤。將公

文呈送前來。等查閱來文內稱。本國給有敕書。若蒙

欽差大臣面商要務。方可互觀。前在粵東與

欽差大臣往來。施以親密。而反酬以無禮。現在必須相待稍優。如

蒙

欽差大員商議中外攸關之事。更堅和睦等情。並無求見之語。等

以廣東

欽差大臣管理夷務。即係

欽派大員。未便另行瀆請。况中華與外國。現無可商之事。至

欽差大臣與該酋如何相待。不得而知。總之中外相安已久。當以

信義為重。至於禮節之間。應密應疎。自有公論。該酋責人

以禮諒能以禮待人。不必另生枝節。辦文照覆去後。現在復據吳健彰送到味酋麥蓮勒畢噲照會一件。據稱欲求欽派大臣商議中華與合眾國利益事宜。未蒙代奏。擬與味酋同赴天津。將此意上達。

朝廷所有上海稅務。已委領事官會同蘇松太道辦理妥善。嗣後必當嚴飭本國商民恪遵條約等語。等以五口通商事務向歸廣東。

欽差大臣總理。等既非

欽差大臣。該酋又未將國書正本呈出。是以不便具奏。係照條約辦理。並無錯誤。此外一切情形。前已詳晰面諭。該酋曾言

不致前赴天津。何以甫閱兩旬。復有偕英酋赴津之說。不特與前言不符。亦與條約相背。該酋既將稅務會同辦妥。並飭該國商民。嗣後恪遵條約。尤當始終如一。永昭和好。與該國庶有裨益。不必前赴天津。儻有必應面商之處。即回粵東聽候。

欽差大臣查辦中華官員辦理外國交涉事件。總以條約為憑。儻在條約之外。則非所與知。亦毋庸任咎等語。備文諭止。並責成吳健彰。曉以利害。妥為開導。容俟該道稟覆到日。再行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現辦夷務情形。據味酋有欲偕英酋赴津

之說該夷等藉端要求是其慣技其所言亦不過虛詞探試本
日已諭知葉名琛堅明約束妥為查辦該督即飭夷酋等前赴
廣東聽候辦理勿生枝節

又

諭前以哄味各夷酋於蘇省求見督撫任意要挾當經諭令葉名
琛嚴諭該酋等遵守成約以杜奸萌茲據怡良奏稱接哄味酋咆
吟公文稱前在粵東時欽差大臣酬以無禮並接味酋麥蓮勒
畢噲照會。有擬與哄酋同赴天津等語夷人詭譎性成明知通
商事宜。胥歸粵東辦理。輒赴各海口妄肆要求。現已諭怡良令
該夷酋等前赴粵東聽候查辦。著葉名琛仍遵前旨。設法開導。

諭以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覬覦。並諭以天津海口。現因辦理防堵。兵勇雲集。儻該夷貿然而來。船隻或有損傷。轉致自貽伊戚。至該督接見夷酋等儀文。仍當恪守舊章。無得以該夷等有相待稍優之請。少涉遷就。以致弛其畏憚之心。前據葉名琛奏。探聞俄夷與英夷訂期交戰。並於香港地方。將伊等貨船搶去。該夷等方有戒心。何以轉與中國為難。傳聞之詞。或多不實。該督辦理此事。尤應格外慎重。萬不可以俄夷方與該夷等講費。一切稍存大意。所有近日如何查辦情形。著由驛馳奏。

辛酉。兩江總督怡良奏。據吉爾杭阿寄到麥酋照會。等公

文一件。內稱與倣酋同赴天津之議。暫行停止。定於七月初五日。前赴粵東。若難與葉督憲商辦。仍須前赴天津。與北京大憲會商。大約閏七月。即回上海等情。並接吉爾杭阿來函。探查麥酋船隻業已開行。聞咆哮不久。亦當赴粵。先經吉爾杭阿再三開導。該酋等均稱葉總督肯見與否。尚在未定。如仍拒絕我等應辦之事。尚須奏請

欽差來滬會商等語。

硃批。知道了。

甲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遵奉寄

諭。咨調夷使。以便詢問。俄夷欲赴東海。不候理藩院回文。即帶官

兵乘船駛入黑龍江境內。實屬膽大妄為。自應面問該夷。惟查向來關繫俄國事件。均由理藩院行文。自乾隆年間以來。並無將該夷提至庫倫之案。惟來文內有差往京城之咱巴凌色奇。在邊令其守候一語。藉此即可令其前來。以備詢問。現已行文。令帶通事速到庫倫。茲於七月初九日。接閱固畢爾那托爾文稱。咱巴凌色奇。病重不能來。恰等語。隨即咨覆。令將該員之病。趕緊醫治。務須前來庫倫。如其不能即愈。另派可靠之員。以備顧問。一俟面詢。再行密奏。

硃批。知道了。

閏七月甲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等自抵上海以後。察看賊與夷。兩不為難。其情大有可疑。夷性又以與中華大吏往還為榮。近之既狎而生玩。遠之又羞而成怨。用兵之際。不能不順其性而羈縻之。以免掣肘。數月以來。各國夷人均尚帖服。惟英夷奸狡百出。接濟阻撓。至本年五月間。夷酋咆吟等。帶領兵船。前來上海。創為驅賊繳械之說。既不交出首要各犯。又不告知遣逐去向。安知其不因逆匪被圍窮蹙。意欲攜之逃竄。另擾完善之區。故前撫臣許乃釗。與之照會。以破其奸。迨我兵追賊至破木橋地方。夷人開槍攔阻。潮勇亦開槍回擊。該酋又借端生事。索取回槍。

潮勇五人。等因該夷居心叵測。嚴詞拒絕。該酋始知不受。挾制方以照會為請。藉以轉臉。六月初九日。等隨同許乃釗。前赴夷館。傳見炮酋。該酋忽云貨物滯銷。欲至蘇州貿易。許乃釗諭以此非條約所有。不獨江蘇督撫不能代奏。即兩廣

欽差大臣亦斷不能作主。且上海地方已於吳淞江暫設新關。商買賣。不日克復城池。即可悉仍舊制。須知中外交易。祇有此數。為爾國計。何必多添馬頭。徒多費用。總以循守舊章為是。該酋又以道光二十八年不能進廣東省城為恨。並云徐葉兩制臺相待刻薄。許乃釗及等聽其言語太

覺狂悖憤然作色與之抗論不歡而散。等任事後該酋入投遞節略內稱。扣至本年閏七月初六日已屆十二年之期。必應將舊定條約變通辦理。因廣東

欽差大臣不肯查辦。欲等奏請

欽派便宜行事之重權大臣。前來上海會議。准其於五口之外。任往他處貿易。當令各商將上年八月初五日以後未納稅銀。全行補完。否則該酋即親自赴京等語。等當以該國原定條約內。並無十二年後變通章程之文。祇有

大皇帝如有恩施別國。與人一體均沾之語。現在

大皇帝並未准令別國商人前往他處貿易。該酋等何得妄有干

求該酋應即欽遵

諭旨聽候兩廣葉制臺查辦。在此無益。該酋又稱現在咪喇嚙求請助剿。進長江貿易。並催繳上年以來欠完商稅。伊等亦願隨同辦理。現在香港公事繁冗。本擬暫返料理一切。儻葉制臺不肯見面。仍須前來上海。約計四十日。可以往返。琴又諭以咪喇嚙所請。並未允准。爾等赴粵。如果所言有理。葉制臺斷不拒而不見。設憑空言去而復來。並未取有葉制臺不准接見之印文。仍不能代為具奏。現在該酋已於七月十三日起碇出口。琴查各夷中。惟暎夷最為桀驁。廣東民情强悍。素視該夷為易與。積憤既久。一朝橫決。遂

至流毒沿海。卒成五口通商之局。猶幸粵民因屢受暎夷之患。眾志成城。聲威復振。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不准其進城。即不敢進城。假令五口民情皆能如此。則凡有請求。咸以不理為羈縻之術。其技自窮。無如上海民本柔弱。慕之通商以後。商賈輻湊。閩廣無業游民。勾通本地無賴。為之包送鴉片煙土。該夷又以小惠結之。愚民貪其利而忘其害。上海水甘土肥。居南北之中。漢匪夷奸。日聚日眾。本有防不勝防之勢。加以中原多故。益啟戎心。竟欲於五口之外。任其所之。甚至狂悖情形。見於辭色。可為髮指。凡此情形。皆繫在滬。十月。確加體察。證諸實事。始得悉其梗概。若

不據實陳明。萬一廣東不能制其不來。又生他變。勢雖粉身碎骨。曷足蔽辜。非敢以恫喝之詞。上煩

宸聽也。

硃批。總宜處以鎮靜。斷不可受其要挾。即咪酋一事。雖有閏月二十三日。仍回上海之語。恐係虛言恫喝也。

吉爾杭阿又奏。自上海通商以後。惟咪喇噎貿易最大。情形亦尚恭順。上海失守後。各國應徵夷稅。屢次催繳。迄無成效。本年五月咪喇噎夷酋麥蓮勒畢噎。前來上海。查看貿易情形。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囑其代為催納。該酋口稱。奉國王命來此。必須做一大有利益中華之事。以作酬

大皇帝五口通商厚恩。今見中華用兵日久。需餉甚殷。必將商人應完新舊稅銀。逐一追繳清楚。祇求督撫大吏。代為奏明。

庶幾

大皇帝知麥蓮勒畢噲辦事不錯。以後尚可為中華出力等語。擊

與前撫臣許乃釗。雖知其為甘言。以誘我。而當此多事之

秋。不得不因勢利導。以免掣肘。而濟軍餉。未幾。該酋即有

鎮江金陵之行。回滬後。復至崑山。謁見督臣。呈遞照會等

件。願請變通貿易。因督臣怡良。令其仍回廣東。聽候查辦。

該酋復回上海。口稱前在廣東求見總督。總未見面。是廣

東斷無可商。決計不復再往。今上海地方。連年不靖。貨物

滯銷。欲將各貨運至鎮江、金陵、漢口等處銷售。如蒙

大皇帝欽派便宜行事之重權大臣前來議定規條。伊國情願隨同官兵從上海起一路勦辦逆匪。開通長江。如上海等處有一賊未平。即不敢越次而進。乃兩江總督不代為奏請。伊國不能自誤買賣。惟有自入長江等語。等與前撫臣許乃釗因其言詞已不如初至時之遜順。當飭傳諭該酋原定條約內。雖有十二年後准予酌量變通之文。而無增添口岸字件。鎮江等處並非該夷應到之地。斷難准行。天朝軍務亦非該夷所得干預。其五口之貿易章程如須變通。兩廣總督即係專辦夷務之

欽差大臣應即遵照兩江總督面諭速回廣東呈請查辦該酋復稱如其始終不允即當與暎酋咆哮各駕本國兵船同赴天津將一切事宜上告

朝廷正在反覆曉諭間許乃釗吳健彰先後交卸等任事後麥酋又投遞節略願請具奏所言亦大略相同至應徵夷稅甫據解到銀四萬兩因吳健彰去任後復形觀望等當諭以

天朝設官分職一切事宜俱責成現在任事之人吳道臺雖已去任已委藍知府暫行代辦所有夷稅本係各商應完之項應仍照原議辦理不能因官已易人稍有游移苟能照

數征足與往年不相上下。再能將上年未完稅銀照數補足。必當奏明。

大皇帝以見爾恪遵成約。辦事不錯。至貿易事宜。現已欽奉

諭旨。飭回廣東。聽候查辦。毋稍逗留。徒延時日。即將所遞節略擲

還該酋。又稱。如至廣東。葉制臺仍不見面。必當仍來上海。

再赴天津。約計閏七月二十三日。可以到此。所有現在應

征稅銀。當令各商照辦。其應補交舊稅。則稱俟查明再議。

該酋定於七月初八日起碇出口。誓伏查麥酋之言語行

事。雖較啖咭喇夷酋咆哮略為恭順。而其居心亦不可測。

江蘇民風柔脆。所慮不遠。議者有謂曩者啖夷所求。止於

香港。後來大肆狂悖。直止五口通商。方始寢息。茲麥首固
執十二年變通之約。欲由長江。直至漢口。設立馬頭。勢將
無從阻止。莫若將機就計。

欽派資深望重之大臣。前來議定妥協章程。允其所請。是味夷以
效順求通江路。與啖夷之犯順而得五口。情節似有不同。
且啖味二夷。外和內忌。暫可借味以敵啖。否則一朝決裂。
乘金陵未復之時。闖入長江。諸事不復受商。動輒為所扶
制。一誤再誤。長江中又添一鉅患矣。擊以為夷性無常。緩
之則互相疑忌。急之則合而為一。即如啖味二夷。本係聯
為一氣。與啖為難者也。今因俄夷用兵。啖又比啖而拒俄。

其交仍密。且英夷條約中。雖無十二年後變通之文。而有
大皇帝如有恩施於別國。英人當一體均沾之語。味夷之不能拒
英夷入江。亦猶英夷不能拒味夷之至五口也。味夷之在
上海。雖無助逆情事。而目擊英夷之接濟阻撓。種種狂悖。
不能有所規正。乘我中原多故。欲求入江通商。且曰。如不
為奏請。

欽派大員前來查辦。不徑自入江。即偕同英酋前赴天津。現在又
與英酋先後返粵。所請亦大致相同。是否外和內忌。竟係
外忌內和。等語。雖至愚極陋。斷不敢為浮議所惑。引狼入室。
惟既得其情。不敢不先行據實陳明。

殊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上海逆匪。本係釜底游魂。無難即時撲滅。祇以城外東北一帶。夷館林立。一為我兵擊敗。即繞道。造有夷館地方。致多牽掣。先經稟商前撫。臣許乃鈞。知會夷領事。在於四明公所。迤北。隨地形曲折。開挖濠溝一道。並將破木橋一道。拆去。將夷館隔絕在外。俾該逆於受創後。不能逃竄過濠。以杜釁端。惟該處切近城根。人夫難以駐足。囑令該夷雇夫興挑。所需傭值。由粵發給。該夷依違不辦。致有五月二十七日。潮勇追賊至破木橋。夷人開槍攔阻。潮勇回槍爭鬧之事。迨該國所謂水師

提督名賜德齡者前來上海。督告以設使早完。溝何致
有此事端。嚴詞詰責。邀與會同前往。查看明白。該吏願以
為然。即將破木橋拆去。刻日集夫與挑計長二百餘丈。竭
十二日之力而告竣。從此可去其掣肘之一端。

硃批。此時萬不可再令亂逸。汝所籌機宜。暨駕馭吏人均屬妥當。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八

--	--	--	--	--	--	--	--	--	--

大和
水

事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豐朝
卷九之十

2012/10/22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九

咸豐四年甲寅八月壬子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等前此覆奏。味二夷狡謫情形。欽奉

硃批。總宜處以鎮靜。斷不可受其要挾。即味首一事。雖有閏月二十三日。仍回上海之語。恐係虛詞。恫喝也。欽此。現在閏七月二十三日之期已過。未見該二酋前來。其現在上海之夷目。因見我兵移營擊賊。屢獲勝仗。該逆仍有恃。夷房為藏身之地者。誠恐我兵越濠追擊。不免小有語言。尚不至十分桀驁。而其中懷兇屬叵測。等。惟有欽遵

訓諭。鎮之以靜。隨機駕馭。冀免另生枝節。

殊批知道。

庚申。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照噶喇夷首咆哈味喇
整夷首麥蓮勒華哈。於五月間前來上海。在粵處呈遞節
略懇求。

欽差重臣查辦變通貿易事宜等情。案當將節略擲還。

旨飭令回粵聽候兩廣督臣葉名琛查辦。並將該夷等種種狡詐

情形。縷晰密陳。旋因該首等逾期未至。又經附片陳明在

案。乃前捐甫經拜發。咆麥二首與佛喇西夷首布喇佈隆。

於八月初七八等日。聯檣而至。粵即於初九日。以禮接見。

詢其來意。據稱咆麥二首遵諭前赴廣東。與佛首一體照

會兩廣總督。不特葉總督未與相見。且布首處亦未接有
回文。僅派知州張崇恪。知縣陳宜名。面見翻譯人口。稱葉
總督並未奉有

諭旨。辦理變通事宜。旋接葉總督與咆麥二首覆文。僅云

天朝臣下無權。但知謹守成約。其重大事件。必須奏明請

旨。又無准與代奏之語。守候多日而回。不得不來一見。即欲前赴

天津。求見

大皇帝。及大學士。申訴一切。其前呈節略內。所言事理。並未提及。
但據咆首云。十二年之期已過。前定章程。皆不足為據。又
據麥啤二首云。伊等在香。奉該國王之命。凡事皆由咆

首商定辦理等語。○考因該首等業已合而為一。○與七月中情形又已不同。○當答以英夷原定章程。○名為萬年和約。○本無十二年變通之文。○即當永遠遵行。○咆首不應有此不經之談。○味拂二夷。○雖有十二年變通之約。○而無另定新章之語。○爾等欲赴天津。○必須俟奏明。

大皇帝。○准爾前去。○方可開行。○否則不過與天津鎮道一見而已。○仍屬徒勞往返。○或將前遞節略所求代奏恭候。

欽定。○亦無不可。○辯論竟日。○迄無成議。○十二日。○該首等三合同繕譯人參華陀等五人。○復來謁見。○據云天津之行。○伊等已奏明各該國王。○若由貴部院代奏。○而

大皇帝仍令回粵。爾時再赴天津。則抗違。

大皇帝諭旨。若折回廣東。又背國王之命。竟難中止。岑又向再三開導。孫云此番前去如蒙

恩准。

欽派重權大臣兩三人前來查辦。中外利益。實屬不小。僕仍照舊飭回廣東。伊等實屬無賴。亦不敢即生異議。惟有將伊等無可如何情形。奏知該國王待命而行。以後之事。即難豫定。已擇於八月十八日起碇前去。岑反覆開導。該首等堅執不移。起身即去。岑伏查該首前次呈遞。即略時。曾經口

稱。僕蒙

恩派欽差大臣指給地方貿易。其地如有賊匪，必當隨同驅除淨盡。並飭商補交舊稅，以備軍餉。事雖未可深信，而其言甚力。至此次到滬，乃置之不言。是所稱助順討逆，不過假此以為更改定章之計。若云助逆犯順，則長江現為賊踞，何妨藉此橫行，而乃赴粵赴滬，並赴天津，必待請

命而行，似又並非惡意。揆厥情形，若不稍副所望，恐將來我中原多故，以舊欠商稅為經費，合各夷之力，獨樹一幟，不受羈縻。不完關稅，伺釐而動，以圖一逞，實為肘腋之患。現在之不敢違肆鴟張者，以受我

朝涵育深恩，誓言在耳，故作乞

息之詞。以自明恭順。若求之不得。必將另生詭計。其稱奏明該國王待命而行者。約計半年可以集事也。夷情狡詐暴戾。歷觀成事。凡有所求。必得乃止。味佛二夷章程內。既有十二年變通之文。味夷章程內。又有

恩施別國。喚人一體均沾之語。可否

欽派重臣會同兩廣督臣。妥為查辦。所求如果允准。不妨曲示包荒。許其所請。儻大為悖謬。亦不妨直言杜絕。免其覬覦。若但令其仍回廣東。致任跋涉風濤。久無成議。該夷心未慚服。終恐別滋事端。所有前次擲還節略。曾經鈔存備案。茲

謹照錄原文。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喚味佛三國夷酋。聯檣駛至上海。堅稱欲赴天津一擱。前因喚酋在上海藉端要求。經吉爾杭阿。正言拒絕。當將許乃釗革職。授吉爾杭阿為巡撫。諭令妥為駕馭。嗣味酋於崑山呈遞國書照會。亦經怡良據理照覆。該夷等理屈詞窮。動以駛赴天津為恫喝。從前兩次至津。無不廢然而返。此次喚酋吧吟。味酋麥達勒畢。喚與佛酋布爾布隆。連檣駛至上海。堅執前說。懇求變通貿易事宜。稱欲前赴天津。擇於八月十八日起碇。該酋豈不知天津海口。大船不能駛入。且有仍令飭回廣東。伊等亦不敢即生異議之語。是此間辦理情形。該夷

等亦能料及吉爾杭阿正當剴切開導。諭以來津無益。徒勞往返。豈能違信其驅賊補稅之言甚力。遂謂其並無惡意。且謂不測所望。必將另生詭計。約計半年。可以集事。是該撫信之已深。直謂非允其所求不可。何以又稱所求僮或悖謬。不妨直言杜絕。該撫身任封圻。安內攘外。責無旁貸。獨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欽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撫為耶。該撫復稱。令其仍回廣東。久無成議。該夷心未愜服。終恐滋事。是直要朕以必得允其所請而後可。是何言語。該撫竟出諸口。覽奏曷勝痛恨。披閱該夷照會。極稱上海官員款待之優。並有關道與各領事官酌議更正事款之句。是該夷等此舉。吳健彰早預其謀。確有可憑。則

該撫所奏各情。未必不受人要挾。被人欺賺也。該道早經擊問。不得仍令干預軍務。致多掣肘。如該夷等十八日之行。或能中止。仍著吉爾杭阿相機籌辦。示以撫綏之恩。折其虛憍之氣。俾不致更萌妄念。方為妥善。如已經起釁。恐鬼域伎倆。聲東擊西。當此江面多事之秋。著托明阿向榮。怡良嚴飭沿江帶兵各員。密為防範。於江路下游圍山關一帶。扼守海口。毋令夷船闖入。致與賊匪勾結。僮或窺伺江口。固不可輕與接仗。亦必當設法攔截。勿令肆行往來。仍蹈前轍。怡良現在常州。著仍與吉爾杭阿熟籌撫馭之方。以弭後患而安民心。所有天津情形。已諭知直隸準備矣。

又

翰。吉爾杭阿奏。上海味佛三國表首。欲同赴天津。變通成約。該
撫反覆開導。不能阻止等語。已密諭文謙雙銳。如果該夷駛至。
即一面速奏。一面知會桂良。妥商開導之法。吉爾杭阿發摺。在
該夷未經起碇之先。或能續行阻止。亦未可定。此時省城緊要。
該督原不必遽赴天津。惟文謙平日辦理防守。因屬認真。而於
夷務或未能諳習。道光三十年。夷人參華陀抵津。彼時在事人
員。必有現在省城者。著擇其妥協幹練之員。酌派一二人。假以
他事為名。前往天津。隨同文謙等。豫籌防範。此係先事密防。當
此歲補未靖之時。切不可稍涉張皇。致生事端。並著隨時密派

委員赴天津查探情形。據實馳奏。原摺及該夷呈遞節略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吉爾杭阿奏。埃哈喇味喇噶喇西三國夷酋先後駛抵上海。稱欲變通成約。因兩廣總督不肯接見。定期八月十八日前赴天津。經吉爾杭阿反覆開導。該酋堅執不移。勢難阻止等語。該酋等自五月以來。在廣東上海屢以變通成約為說。該督撫不為允准。則總稱欲赴天津。大約皆虛聲恫喝。未必敢於出此。惟此次三酋合而為一。吉爾杭阿既有勢難阻止之語。難保其不徑行來津。亦不可不密為防範。著文謙雙銳於陸路地方及海

口礮臺一體嚴密防備。儻該夷船駛至海口。即行一面星速密奏。一面知會桂良。妥商勸導之法。務期不動聲色。毋致居民惶惑。至該酋來時。或應與之接見。總宜不亢不卑。正言開導。杜其覬覦之心。津郡本非該夷應至之地。前此英夷麥華陀。自江蘇前來。該處地方文武。尚有身與其事之人。應如何布置。如何拒絕。即著文謙等。隨時熟商。奏明辦理。吉爾杭阿摺內所請。萬不可輕向該夷議及。恐轉致授之以柄也。吉爾杭阿原摺。及該夷所遞節略。均著鈔給閱看。此摺係八月十三日所發。在該夷未經起碇之前。儻該撫竟能阻止。則自日後。必有奏報。彼時再當續行諭知。切勿先事聲張。

士戍吉林將軍景瀉奏據三姓副都統圖欽咨准協領富
尼揚阿報稱該員於五月駛至拉哈蘇地方探聽俄船由
松花江下往當即乘船而進不期遭風又兼費雅哈人因
俄夷猝至盡行逃避於六月始抵費梅屯訊據屯撥什庫
等前往聞端屯送公文見該夷砍木墊道燒靛葦房打鐵
鍊兵沿江擺列銅礮防守甚嚴該國大人乘船帶兵一半
往東海去訖餘兵留彼占居伊等乘隙逃回等語富尼揚
阿借用赫哲樺皮小船遣委官台恆等帶領精哲人等先
往查探自帶親隨乘坐小船尾隨前進後據台恆回稱行
至博羅必屯詢據費雅哈等告稱此處一帶現被俄夷設

兵防守。台臣隨帶通事同至奇吉屯。至初四日。有俄官前來。台臣將分界之事告知。據夷官聲稱。伊國大人赴那穆魯地方。與噶咭喇打仗。留伊等辦公務。並未諭及查界事件等語。現見該處有車架大銅礮二位。小銅礮二位。刀槍弓箭俱全。又見湖上露有桅桿。設立防守。詢據通事。該夷占踞村屯六處。江邊河島俱有伏兵礮臺。並稱廟兒地方有分界石碑。分刻滿漢文字。曾被該夷將字銷毀。該夷各處設備。不久續有兵來。伊等不敢前導。費雅哈各願散回等語。富尼揚阿因思查界去路壅滯。現擬折回。查分界之處。現值該夷與噶咭喇有事。在費雅哈安兵設備。自難徑

進該夷占踞閩吞屯。雖與費雅哈人等有礙。究因往往他國。在彼設備。具分界一事。將時冬寒河閉。應請

飭理藩院行知俄囉斯。俟來春冰使到庫倫等候。並

飭庫倫大臣及黑龍江將軍。各派委員。會同吉林委員前往東海。務將分界處所查明。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景瀉奏稱。俄夷因分界立牌。派員查明。一時實難辦理。一摺。著照所奏。與外夷分界立牌。事關甚重。務須會同查明。方可辦理。指日時令漸寒。河路船隻不能駕駛。准其於明歲春融時。再由各該處派員。會同商辦。仍著德勒克多爾濟等。遵便知照。薩納特衙門。於明歲春融時。遣使到庫倫等候。並

著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將軍等○屆時派員會同吉林委員當
尼揚阿同赴東海○將立牌分界之處○查明辦理○

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馳赴海口○查辦夷船○
本月二十五日○接署大沽協副將洪志高稟稱○據派出哨
探弁兵○探得二十四日申刻○有異樣船二隻○駛抵攔江沙
外○已飭沿海弁兵○嚴行防守○又據署海防同知喬邦哲稟
稱○係屬夷船○該同知已親赴攔江沙外○查探明白○再行稟
復等語○奉正擬親赴海口○查辦之際○承准軍機大臣傳奉
上諭○著爾杭阿奏○喚咭喇○味喇擊○帶喇西○三國夷酋○先後馳抵上
海等因○欽此○奉文謙○當即會同天津道錢忻和○即日由津起程○

前赴大沽海口查辦。如果實係喫味喇夷船。惟有謹遵
諭旨。嚴密防範。視該夷之舉動。相機而行。於設法開導之中。正言
拒絕。容俟駛抵海口。將查辦情形。隨時密陳。奏請

諭旨進行。惟連鎮逆匪。被圍窮蹙。津郡防堵。亦屬緊要。現將奏明
留津派駐葛沽防堵之獨石口副將連年。調回津郡。令其
統帶兵勇。駐紮稍直口大營防守。至郡城如有緊要事件。
文謙已飭天津府縣。就近稟請駐津驗米順天府府尹
詳廷襄商辦。

硃批覽奏已悉。辦理情形。速行具奏。著文謙。迅將此情。密函寄與
僧格林沁知之。

癸亥。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竊等。於拜發
密摺後。由津起程。連夜趕赴大沽。於二十六日丑刻。行至
葛沽途次。接據大沽協副將洪志高。專差稟稱。據派往出
海查探之都司陳克明。署同知喬邦哲。二十五日酉刻。回
口面稟。在洋面見有喫咕喇。咪喇擊。兩國大船三隻。小船
二隻。共帶有三百數十人。都司等。即登大船。見喫夷通事
官麥華院。咪夷通事官伯駕。詢問來意。據稱。因五口貨物
難銷。謁見江蘇吉撫。臺商酌。因不管夷務。今赴廣東查辦。
我們即到廣東。不意葉制臺。並不見而。似此情形。我們祇
好先到天津。如天津官長。再有報轉。即赴通州至京。叩謁

天朝大臣商酌代奏等語。都司等回答。俟稟請大憲前來查辦。該夷始則應允等候。並呈出該夷本國執照一紙。該員等回口後。詎意麥華陀忽又乘坐小船。開行內駛。都司等復上伊船。再三攔阻。並不恪遵。該夷小船駛過礮臺半里之餘。停泊等因。具稟前來。岑等聞信不勝駭異。飛達於卯刻。駛到大沽海口。先派陳克明往見麥華陀。曉諭大憲均已前來。令其將船退回。聽候查辦。該夷即約定巳刻見面。岑等恐麥華陀口稱欲過礮臺。由海口直抵天津。雖係虛張聲勢。亦不可不加意防範。當派署同知喬邦哲前赴新城一帶。相度河面狹窄處所。先用竹纜鐵練將河路橫攔一

面。雇。民。船。在。河。內。搭。橋。安。設。槍。礮。令。葛。浩。守。備。在。彼。看
守。僅。該。夷。小。船。到。時。不。准。開。橋。放。行。李。雙。銳。於。道。光。三十
年。署。理。天。津。鎮。總。兵。時。曾。與。麥。華。陀。接。見。深。知。該。夷。狡。猾
異。常。是。以。公。同。商。酌。李。雙。銳。同。署。天。津。道。錢。忻。和。先。行。向
麥。華。陀。見。面。俟。續。有。約。見。時。李。文。謙。再。與。之。接。見。既。與。體
制。稍。示。區。別。遇。有。拒。絕。之。處。亦。可。指。稱。輾。轉。該。夷。麥。華。陀。
伯。駕。帶。夷。官。二。人。夷。兵。十。四。人。各。執。器。械。乘。駕。小。划。船。二
隻。赴。礮。臺。前。見。面。李。雙。銳。同。錢。忻。和。詢。以。何。事。駛。抵。天。津。
該。夷。所。答。與。都。司。陳。克。明。等。所。稟。大。略。相。同。當。即。反。覆。開
導。諭。以。天。津。非。辦。夷。務。通。商。之。所。如。有。應。商。事。件。自。應。仍

回粵來。聽候查辦。該通事等復稱屢赴廣東。葉總督藉詞不理。我等情非得已。不能不來津中訴。辨論數時之久。又諭以直隸總督向不管理夷務。爾等既有中訴實情。天津現有

欽派巡防大臣。或可代懇酌商。但須先將原坐艇船退出礮臺。方能代請見面。該通事當即將艇船退過礮臺以下。等雙銳察看該夷等。此次駛至天津海口。情詞甚為迫切。似與道光三十年稍有不同。其應如何籌辦之處。伏祈

皇上訓示進行。

諭軍機大臣等。文謙、雙銳奏。馳抵海口。查辦夷船情形一摺。據奏

扶如吉爾杭阿之懇請俯允。即暫事羈縻。以代奏請旨等詞。搪塞亦不准出之於口。六月間。怡良在崑山拒絕味首之語。甚為得體。文謙等即可仿其大意。斟酌措詞。先將該夷實在來意詢出。自能隨機折服。若專令駛回廣東。仍不能扶破隱微。使之嗒焉若失。則該夷難去。終非了局。文謙等諒能體會此意也。內河造船設礮。及節節攔截。均屬緊要。天津練勇。素稱整齊。不妨宣示該夷。使知一入內地。不但無益。而且有損。問出該夷實情。文謙等如何辦理之處。即行密速奏聞。怡良摺着鈔給閱看。

直隸總督桂良奏。查道光三十年。辦理夷務各員。除錢忻和。雙鏡。而外。尚有現署直隸提督張殿元。責任天津道張

起鴟。准該二員現在軍營。正值防勦喫緊。不便遽行調還。此外各員。聞有物故。或職分較卑。僅供奔走之役。難予重任。該夷赴津之議。能否中止。既在未定。際此籌補未靖。更不敢稍涉張皇。等擬請仍令錢忻和。雙銳。會同文謙。密行妥商。一面飛報。等。再加酌數辦理。

硃批。現在夷船已抵海口。汝必有報來。總宜處以鎮定。不可張皇。近處防備。雖有洪志高。達年。雙銳等。如有應添派之處。豫行密籌。洪志高。雖在臺灣多年。究恐衰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奏。遵旨籌防夷船赴津各情。已於摺內批示。今於鎮靜之中。仍須先事防備。隨時妥籌辦理。頃據文

謀等馳奏。喚味兩國船隻。於駛抵大沽海口後。經都司陳克明等登船詢悉情形。詎喚首麥華院。忽又乘坐小船。駛入口內。行過礮臺半里有餘。嗣經雙銳。錢所和等。與之反覆理論。該首始將船退出礮臺停泊等語。該夷等。在上海。崑山。屢次要求不遂。輒以廣東不肯代為查辦為詞。同時北駛而來。究竟意欲何為。總未明言。况自上年逆賊入江之後。該夷等。曾先後駛往金陵。鎮江。與賊交接。其心懷叵測。已屬顯然。現在文謙先令雙銳。錢所和。前往接見。俟夷船退出。方與該首見面。自係為慎重體制起見。但不知接晤時。該夷能否帖耳而服。文謙能否獨任其事。該首所稱天津官長。再有振轉。即赴通州之語。原不可遽信。

為真。要亦不能不加防範。本日已傳諭文謙等。一面曉以利害。諭以情理。斷不得稍示軟弱。更啟該夷窺伺之心。一面於津郡城內外。嚴飭水陸兵勇。多設防備。俾該夷等無可覬覦。方為妥善。桂良於保定防守事宜。甚關緊要。務即遵奉。旨。隨時簡派妥員。前往協辦。仍飛飭文謙。率領該鎮道。正言。阻。止。勿致別滋事端。為要。怡良前在崑山。接見夷酋。立言甚為得體。原摺著鈔給閱看。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等諭盛京將軍英隆等。昨據文謙奏。夷船駛赴天津海口一摺。已諭令桂良。及該鹽政等。妥籌防備。總以正言拒

絕為要。前據吉爾杭阿奏。英味佛三夷。同時由上海起碇北上。此次到津之船。僅有英味兩國。計大船三隻。小船二隻。人數不過三百餘名。其來意無非欲改變通商成約。此事斷不能行。諒文謙等。必可遵旨妥辦。惟該夷等。行蹤詭譎。游駛無常。一經文謙等。勸諭回駛。或又有續來船隻。連橫北上。均難保其不沿海駛突。所有盛京金州。及山海關各口要隘。均應先事豫防。以期有備。即著該將軍。副都統。府尹等。各於所屬海口。一體嚴密防範。並隨時派委妥幹員弁。確切偵探。據實密奏。但不可稍涉張皇。轉致民情惶惑。其山東登州海面。亦諭令崇恩。加意準備矣。

又

諭。昨據文謙奏。嘆味兩國船隻。駛抵大沽海口。已諭令桂良。及該
鹽政等。嚴密設防。妥為籌辦矣。惟據該鹽政所奏。該夷到津之
船。係大小五隻。約計三百餘人。難保無另有夷船續至。且經文
謙。剴切曉諭。後。或即挂帆南駛。於經過口岸。有購求食物等事。
亦未可知。著崇恩。迅即嚴飭登州海口文武員弁。督率兵勇。豫
為防備。務須節節攔截。毋令夷船乘間駛進。當此多事之秋。更
恐鬼域伎倆。聲東擊西。明知天津海口。大船不能駛入。即於他
處逗留不去。藉端要求。該撫務當不動聲色。飭令所屬一體嚴
密防範。不可稍涉張皇。轉致人心疑慮。並將近日海口情形。先
行確切查探。迅速馳奏。

乙丑。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竊照英咭喇通事官麥華陀。味喇啞通事官伯駕。於二十六日。先與麥雙銳。天津道錢忻和會面。二十七日。麥文謙等。公同在廠臺前。與該夷會晤。麥文謙諭以天津並非通商之區。何以輒行駛至。該夷麥華陀聲稱。自通商事宜。有應行變通之處。前赴廣東。求見葉制臺。未與相見。嗣復回至上海。見吉撫。臺言明欲赴天津。吉撫臺再三攔阻。並著將前遞節略交出。或可代奏。伊等恐耽延時日。是以直赴天津海口。祇求奏明。

大皇帝。准該二國公使。咭喇。麥。運到京。見。

天朝大臣。中拆一切。變通條約。實於中外大有益處。儻不允為
代表。惟有趕緊回南。見本國國王銷差。其前立萬年和約。
竟成廢紙矣。李答以一切通商章程。彼時均在粵東議定。
此間雖未深悉。惟既係萬年和約。自宜永遠奉行。何得復
請變通。即咪喇噠十二年之約。亦未到期。况由粵東回至
上海。吉撫臺即令將前邊節略取來代表。即當交出。聽候
辦理。何必駛至天津。請至公使咆哮。麥蓮。欲至京中。拆
一節。不惟無此辦法。本巡防亦未便代表。該夷等又稱。非
必欲在天津通商貿易。實因有萬不得已之苦衷。欲求赴
京中訴等語。查直隸督臣桂良。前曾將江省辦理夷務奏

咨各件。密劄署天津道錢忻和。設遇該夷駛抵天津。令其
堅持成約。查照辦理。等語有所依據。再三辯論。反覆開導。
乃該夷一味狡辯。堅執求索。若不稍事羈縻。姑允代表。該
夷亦未敢直駛前進。惟恐揚帆而去。轉得有所藉口。等語。
當此鉅務。固不敢稍有成見。然夷性謫詐異常。亦不能不
防其別生枝節。惟有據實直陳。可否

欽派大員。或令督臣桂良赴津。明白曉諭。令其應回何處。聽候查
辦。

文謙等又奏。查閱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原奏內稱。三酋會
而為一。現抵大沽海口。夷船僅喚味二國。據云。佛蘭西夷

船行至中途。遭風船壞。是否屬實。殊難憑信。至接見時。該夷等議事。大抵麥華陀一人主見居多。其餘三人。不過附和而已。揆厥情形。麥華陀最為狡猾。駛抵天津。雖云變通條約。申訴苦衷。而其居心叵測。難保不暗藏奸詐。有意尋釁。昨欲上岸閒遊。經守等諭以天津義勇眾多。民情强悍。設有疏虞。轉失和好之意。該夷等遂即中止。現派兵丁二十名。乘坐小船。旁近夷船。名為保衛。實則隨時稽查。惟夷情詭譎多端。既已航海而來。若事無定章。令其回粵。徒勞跋涉。其心必不悅服。揚帆南去。雖不敢大肆鳴張。難免暗生勾結之計。禁受

息深重。當此多事之秋。亦不得不在虛心通籌全局。查夷船向在上海貿易。且據該夷面稱。江省督撫。伊等素深敬服。可否

勅下江省督撫。妥為查辦。或添派大員。前往會同商酌。仍由李恭傳

諭旨。令其回兩聽候。使該夷無所藉口。或不致另生他議。

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味味。三國夷酋。聯檣駛至上海。不遵理諭。堅欲前往天津。當經李恭摺馳奏在案。李於拜摺後。竊思該夷酋。凡有所為。一切經費。皆取之於商。而該夷商。若不奉該國王之命。不遵措辦。該國王尚知息事恤商。惟所設公使提督等。一未遇事生風。因之為利。然

不稟命國王。亦不敢妄有所為。故必借端肇釁。激怒國王。方能惟其所欲。該酋等既稱此番前去天津。僅奉飭回廣東。伊等實屬無顏。惟有奏知該國王。待命而行等語。顯欲播弄是非。於中取利。其舊欠商稅。夏間已允設法措繳。旋又諉俟廣東回來再辦。今竟一字不提。是陽為庇商抗稅。陰實錮商以利。為日後做費之計。因飭代辦蘇松太道藍蔚雲。詰以不能踐言之故。據覆自上年八月初五日起。至本年正月十二日止。係前暎酋吹翰經營之事。吹酋本擬設法清理。無如現奉暎國字寄。吹翰回國時。面述內地紛紛滋擾。各商諸多虧折。上海商行。皆係自行護衛。彼此往

來交接情誼不周。該國王頗為不悅。是以將正月十二日以前各商交過稅單。作為廢紙。該首叱哈現將咬翰所言不甚確切。奏知該國王。候示遵行。但必須使夷商進出貨物買賣流通。該首方能辦理等語。等復詰以咬首經營舊稅既須待命。其自正月十三日起。至六月十八日開關前一日止。應完商稅。無詞可藉。應即照數完納。又據覆稱。不候國王之命。先行追繳。誠恐各商頑抗。轉致濡遲。其言尚屬恭順。現於八月十九日起。破出口。約計舊欠商稅多則百萬。少亦有七八十萬。

國家少此鉅款。即多掣肘。而該夷轉得藉此以行其詭計。更

慮釐端。夢起新稅。亦費周章。審機量力。才實切隱憂。既有十二年變通之約。應否因勢利導。以期消息未萌。

諭內閣。前任長蘆鹽政崇綸。著交桂良差遣委用。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桂良。前因喫味兩國船隻。駛抵大

沽。諭令文謙等妥為曉諭。不可輕有允許。茲據文謙雙銳奏稱

二十七日。與該夷見面。該夷來華陀。僅稱通商事宜。有應行變

通之處。仍未將意中之言。詳細指出。並有儻不為代表。惟有趕

緊回本國銷差。前立和約。竟成廢紙等語。此時咆吟等。尚未到

津。麥華陀等。不過通事之流。竟敢以虛詞恫喝。狡詐之情。已可

概見。文謙等。雖經反覆開導。並未能義正詞嚴。使該夷帖然心

服。輒請欽派大員。赴津曉諭。可見文謙胸中。尚少把握。從前條約。天津原非該夷應到之地。即各省督撫。亦惟五口通商之處。可與接見。惟現在情形緊急。該督應否親往天津。抑或妥籌辦理之法。即飭文謙等遵照辦理。該督更事較多。必能於大局有益。即或親往天津。亦斷勿輕與該夷接見。仍令文謙等。曉以利害。輸以情理。萬勿示之以弱。致該夷肆意要求。並勿使該夷知該督在津。方為妥善。該夷所稱。非欲在天津通商。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等語。究竟所求何事。必須令其明白指陳。奏明請旨。備闕繫大局。即當正言拒絕。斷不准先存畏蕙。如吉爾杭阿之代為要求也。本日已將前任長蘆鹽政崇倫。交該督差委。並即

令前赴天津。該督即可飭令該員會同文謙等。妥速籌辦。夷性雖極狡猾。果能堅持成約。折之以理。而又內嚴守禦。使無可覘。視。該夷即揚帆南去。亦復何所藉口。本日復據吉爾杭阿奏稱。該夷公使提督等。欲播弄是非。於中取利。舊欠商稅。既不措繳。更慮釁端疊起。新稅亦費周章等語。細閱該撫所奏。意在遷就了事。真可徵收商稅。所見甚小。該夷此次到津。恐別有詭謀。未必專為商稅。如果因上海不靖。該夷等商稅。致有賠累。原不妨令怡良等查明覈減。以示懷柔。惟必待咆哮等出之於口。然後可明白曉諭。令該酋等駛回上海。聽候怡良查辦。此時該督不必告知文謙。仍就文謙所奏情形。先行悉心籌畫。定議後。即迅

速密奏。文謙摺片。吉爾杭阿摺。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夷船抵津。諭令文謙等將該夷來意詢出。正言折服。本日據奏。已與該夷接見。雖經反覆開導。究未能正言阻止。並未將所商何事。一一詢明。輒請欽派大員前往。或令桂良赴津。曉諭是文謙等接見該夷通事等。已詞窮氣餒。任其恫喝。至所稱令江省督撫查辦。未免意存推諉。希圖遷就了事。恒怯無能。於此可見該夷欲變通成約。究竟如何變通之處。何難令其詳細指明。如關係大局。礙難允許者。正言拒絕。我直彼曲。雖揚帆而去。亦復何所藉口。儻有可商。亦不妨據實陳明。候旨酌辦。豈該鹽

政不能具奏。必待另派大員耶。况該夷狡猾異常。此次到津。若不將其意中之言。探問明確。妥善辦法。苟且將就。專顧目前。該夷勢必日肆覬覦。無厭之求。何所底止。本日已密諭桂良酌量。應否親往天津。妥善辦理。著文謙等。一面向該夷剴切曉諭。斷勿示之以弱。一面聽候桂良酌辦。其防守事宜。仍應嚴密布置。毋稍疏懈。桂良是否到津。尚未可定。即該督赴津。亦不能輕與夷酋接見。文謙等。毋令該夷知桂良前赴天津。更生要求之心。為要。至咆吟是否到津。抑故遣麥華陀。偕駕前來探試。著文謙。確切詢明密奏。本日已有旨。令崇齡赴津。著即與該員妥商辦理。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再本年七月十七日。據暎咭利國夷
首咆吟投文求見。據云現奉該國王之命。有要事相商。必
須面見等語。臣以該酋向來有事。均向廣東

欽差大臣商明辦理。即在閩之領事繕譯官。亦不魯謁。據實回覆。
該夷酋又以文來投。定要請見。嗣於七月二十一日。經辦
理通商事務之委員署福州府知府吳浩等。帶領該夷酋
咆吟來至。臣署接見。稱頌我

皇上德威遠播。懷柔遠人。無微不至。詞意極為恭順。所云西商要
事者。乃因現在通商已十二年。該國王欲將和約略為增
減。臣以此事有關大局。須向

欽差大臣商議再定。該夷首亦以為然。又稱通商已久。諸事應求
照拂。且以既許通商。彼此均以公平為主。該夷首俯首無
詞。隨即出署。於七月二十二日。揚帆駛出大洋。二十四日。
路過廈門。經護理興泉永道延英稟報。上岸接見後。亦即
開船前去。

係批知道了。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喫味兩國夷船駛抵大沽。桂良應否親往。已
諭令該督妥籌辦理。並將崇倫交該督差遣委用。夷首不遵成
約。肆意要求。該督如恐親往天津。致起該夷覬覦之心。可以毋

肅前往。即飭崇繪速赴保定差委。儻體察情形。必須親往。會同文謙商辦。即飛飭崇繪徑赴天津。俟該督到津後。斟酌妥辦。本日已面諭崇繪聽候該督飭知遵辦矣。桂良務當仍遵前旨。如到津時。斷勿輕與該夷接見。以符體制。仍令崇繪等剴切曉諭。不得妄生枝節。是為至要。

九月丁卯。

諭軍機大臣等。奕味二夷船隻。已於二十四日竟抵天津。經文謙接見開導。尚未回帆。昨又諭桂良酌量應否前往。密為調度。惟總督出省。地方不免訛言。此次夷酋之來。不過欲變通條約。並非用武之事。儻軍中或有傳聞疑懼之言。著僧格林沁。持以鎮

定。不可張望。如有探聞情形。隨時密奏。

戊辰。直隸總督桂良奏。伏思該酋等此來。既云受通條約。乃又未即明言其意。自應接見各員。正言拒絕。故又有不為代奏。趕回本國。前立和約。即成廢款之語。殊不知前立和約。既稱萬年。何得妄議更張。文謙等自應正言理論。並詰明來意。如違約贖求。則當示以信義。况通商事宜。已有兩廣總督經理。此時變更。自不准行。若因上海匪徒滋事。夷商獲利較微。亦必應駁赴廣東。聽候查辦。

朝廷自沛恤商之典。其補交商稅一節。應由兩廣總督體察情形酌量奏請減免。亦不可遽為輕許。恐致另生覘覷。查

閱吉爾杭阿摺內。僅以商稅為慮。誠如

諭旨。所見甚小。現在必得先籌大局。如該首等。仍藉口葉名琛不與面見為詞。擬由文謙先為咨會粵省。一面告知該首等。前次赴粵。係自行投見。故葉名琛不與面商。現有天津官委。先為咨明。必為籌商查辦。無庸另請大員。如此明白開導。該首自無所施其伎倆。現又調委署易州知州程仁傑來省。授以機宜。飭令馳赴大沽。會同開導。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奏籌議夷務。並添派委員赴津會辦一摺。已將原摺鈔交文謙等。即照所議。明白開導。並即錄道光二十三四年通商條約。一併給閱。如果文謙等能正言開導。使之剋

日回帆。該督即無庸前往。亦足鎮定人心。崇倫想不日即可到省。應如何詳細飭知之處。即著向該員逐一指授。迅飭赴津。遵照辦理。文謙等。連日如何辦理情形。及能否妥協之處。著即隨時偵探。密速具奏。總以詳確為要。若文謙等。辦理有未妥之處。該督亦應赴彼。藉鎮人心。此時稍緩亦可。夫務之難。有由來矣。現雖兵戎未靖。若能隨時妥辦。自應轉機。若虛詞撫馭。將就令其回粵。是真為直省完事起見。想汝尚不至若是糊塗。此次夷人返權後。若因別事再來。亦非汝之所能逆料。若仍因此次直省大吏。付之不管而來。置辯不休。朕必治汝之罪。慎之。

又

諭前據文謙等奏與夷人麥華陀等接見後連日未據續行奏到
究竟該夷能否廢然而返抑別有藉端要求之處殊深懸繫本
日據桂良奏籌議辦理情形一摺用意措詞俱極周而文謙等
如能照此開導必可折服該夷之心且原定和約所有貿易章
程如須稍為變通俟十二年後再議一條味喇啞則定於道光
二十四年七月。佛蘭西則定於二十四年十月。其互換條約均
在二十五年是為期亦復甚遠該夷不當於此時妄行續請若
味喇啞和約條款內併無此文既稱萬年和約便當永遠信守
即謂我朝有恩施各國唯味人一體均霑之語味喇二國已不
能於未經屆期之先豫議更張味夷又何從為此效尤之舉夫

謀等。正可據理回復。以塞該夷之口。此次來津。是嘆味兩國通事。其三國夷酋。哈等。是否仍須前來。亦當查探明確。並諭以海口事宜。原議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欽差大臣專辦。該夷此來。雖已據情入奏。亦當仍向通商五口地方聽候查覆。在此終屬無益。則該首等亦正不必遠勞跋涉。即該夷目等。亦可知數次來津。徒然往返。以後便不必為此奔波也。桂良現擬暫緩赴津。俟崇綸到省商酌後。飭令先行前來。即著文謙等。妥速籌商。相機辦理。毋庸等候崇綸。轉致遲誤。一切皆作出自己意。不必謂總督已有所聞。是為要著。可杜以後無厭之請。並嚴飭地方文武員弁。一面妥為防範。一面密查沿海奸民。毋令接濟。

該夷米糧食物。並禁止購買洋貨。銷售煙土等事。庶可絕其覲
覲。俾令逃返。所有日內辦理各情。即著迅速馳奏。桂良摺。並三
國通商條約內。摘出各條。著鈔給閱看。

己巳。長蘆監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竊等。於八月
二十六。二十七日。向喚味二夷通事官麥華陀。伯駕。見面。
詢以夷酋咆哮。麥蓮。現在何處。據稱現泊攔江沙外候信。
等。即派妥弁。出口偵探。見有大輪船三隻。艇船一隻。在
攔江沙外停泊。等。欲令其來見。則又多一進口之夷船。
欲出口。就見。更恐有失體制。兩次與該夷麥華陀等會晤。
詢問來意。麥華陀呈出節略一紙。伯駕呈出節略二本。內

有在兩江督臣怡良前遞節略一本。查其大略。所開各款。類多荒謬之語。窒礙難行。當即面斥其非。立時擲還。未敢擅行接收。昨准軍機大臣傳奉。

上諭。文謙等與之接見。務須折其虛憍之氣。杜其詭辯之端等因。芽等遵即約令會面。因北風大作。該夷等不能登岸。於八月三十日。復與麥華陀等見面。詢及究竟來津何意。令其據實指明。該夷等復稱。實因地方不靖。貨物難銷。請變通條約。復將前遞節略等件呈出。芽等公同閱看。逐款指駁。即如欲在中華。隨處建寓。置地蓋房。設立行棧一條。芽等諭以五日之外。船隻尚不准駛入別港。豈能建房立棧。况

中國百姓。素知法度森嚴。雖寸土亦不敢私行售給外夷。又欲遣有權使者。寓居中華北京。辦理來往公文一條。等語。以原定條約。各國不准遣員到來通商一事。有何公文可辦。况

天朝筆數重地。豈容外夷之人混入其中。所請均屬荒謬。萬不能行。應勿庸議。其餘所求變通各款。多係欲在揚子江一帶通商貿易。私立條款。等語。仿照怡良摺內大意。嚴詞拒絕。諭以原約。並無准其在揚子江一帶貿易之說。違犯者。罰約甚嚴。汝豈不知。今率請更改定章。是不恪守信義。斷難准行。又有欲在此間呈遞節略數條。查閱其詞。或因在

五口內租賃民房。多方指阻。或因商人拖欠錢債。地方官不為保償。或被匪徒焚劫。外洋被盜。控經華憲辦理。至今未得伸雪。又因粵城被圍。上海亦然。數百萬價值貨物。無從銷售。五港之中。又無官憲商辦。是以北來中訴等語。等諭以租房等事。民間願租與否。應聽其便。雖官亦不能強勒錢債。如果應償。既經控官。豈有不為追究之理。至被劫被盜。中國律例甚嚴。地方官處分甚大。何敢不認真查緝。惟在何處失事。應由何處究辦。此間無案可稽。至粵東各處。現聞大獲勝仗。不日盡平。商賈自可照常通行。勿庸多慮。正言曉諭。再三開導。麥華陀等。無可置辯。堅稱伊等

僅止送信。其交出節略內一切懇求事件。須俟夷首咆哈
麥蓮見面。方能商辦。如不允奏。伊等即告知夷首等。退權
南回。努等諭以欲向夷首咆哈等見面商辦。麥華陀等又
稱。非

欽派大臣。難以相見。種種狡飾支吾。旋因日暮而散。至稱欲赴通
州。一節。前曾曉以如敢前進。官亦不為攔阻。但天津圍練
義勇十數萬之眾。人心甚齊。恐沿途傷損。與官無涉。麥華
陀云。去歲賊犯天津。經義勇打退。我等在南。亦有所聞。遂
即中止。舟是船駛抵海口情形。努文謙已遵

旨。密稟參贊大臣。僧格林沁。昨准來咨。現派署提督張殿元。帶兵

三千餘名。即日馳赴津郡。協同防守。

硃批。覽奏。足見該夷之虛詞。悃。無甚伎倆。俟崇綸到後。務須和衷妥商。籌辦。續進夷船。及該夷有何舉動。迅速密奏。

文謙等又奏。據署大沽協副將洪志高報稱。攔江沙外之小艇一隻。於初二日。駛進海口等情。當即派員赴該夷船查看。共有夷人十九名。據稱。因連日風大。此船攔淺在攔江沙上。不敢在彼停泊。順潮駛進等情。李等當即面諭洪志高。雖係艇船。人數無多。不准進口停泊。令其駛回攔江沙外。

硃批。覽。

庚午直隸總督桂良奏咸豐四年九月初二日欽奉

上諭桂良奏籌議夷務並添派委員赴津會辦等因欽此伏查

味二首到津後未肯明言來意自為狡展地步等語次移

飭文謙等務必詰明根由以期設法開導查崇綸不日可

以到省即當逐一指授迅速赴津一面隨時偵探如果該

員等辦理未能允協等即行奏明親駐津郡督飭辦理總

期相機撫導絕其覬覦斷不敢將就目前致貽後患自取

答庚

殊批亦不必如此慌張崇綸到此自能妥辦汝之出省與否不可

先露其意即使出省亦不便與夷酋相見並不可俾該夷知汝

抵津方好。如果必須出省時。即調吳廷棟到臬司任。庚長可代拆代行。

壬申。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竊等。等於初四日戌刻。接得麥華陀。伯駕照會一紙。當即公同商酌。回覆該夷一件。謹分別另繕清摺。恭呈

御覽。再初二日續進海口夷艇一隻。現傍近麥華陀艇船停泊。尚屬安靜。

諭軍機大臣等。文謙等奏。接據夷首照會。給與照覆一摺。前此文謙指駁該夷之語。詞意尚屬嚴正。該夷首等。匪不見面。難保不另有詭謀。即使勉強南回。終是不了之局。文謙等。此次給與照

會令該夷向五口地方聽候咨辦。仍係空言照覆。究竟令其數
回何口。廣東欽差大臣。現在辦理軍務。若一時未能查辦。必又
藉詞北來。况夷酋前在上海。即有不肯駛回廣東之語。儻不於
此處設法拒絕。杜其覬覦。斷不能折服該夷之心。欽派大臣一
即萬難准行。崇綸即係奉旨赴津。查辦夷務之員。據夷酋咆哮
等。果係任意妄求。即當曉以大義。正言拒絕。若崇綸於接奉此
旨後。密速確查。如果該酋實係在船。或傳令來見。或設法與之
會晤。即與文謙等妥籌辦理。儻該酋終不肯見。即諭以此次不
能面議之故。各在該夷。不得以地方官不與接見為詞。藉口瀆
訴。文謙前稱欲出口。就見。恐失體制。所見尚是。崇綸等如何與

之會晤。即著迅速具奏。初二日續進海口夷艇。是否即在前次
數內。抑或另有續來。著一併查明具奏。

英培喇味刺整照會。

為咨明事。頃奉上憲本日發到公文內開。查天津巡防大
臣。暨地方官聲稱。既經奏明。以本大臣駛抵天津海口。意
欲進京。求

大皇帝派委員在京商量國事等詞。現屆一旬之久。計足以收到
回耗。該員仍應俟至本月初四日戌刻。儘至其時。不獲京
中齋到

諭旨。允准進京之旨。即宜於初六日晨。回帆銷差。幸勿再延等因。

奉此。自應立即備文。移知貴大臣。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殊批覽。

給英吉利味喇堅照履。

為照履事。查原定通商章程內開。眾國日後若有國書。代
達中國。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各國事務之

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奏。今貴公使
馳抵天津。似與原約不符。本大臣等。因其遠涉風濤而來。
雖已據情入奏。亦當仍向五口地方。聽候本大臣趕緊備
文。咨明辦理各國商務。

欽差大臣查辦。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殊批覽。

山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竊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接
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夷船駛赴天津海口。已諭令桂良等。妥籌防備。總以正言拒
絕為要等因。欽此。於伏查山海關。濱臨石河。只秦王島。兩處海
口。與夷從前兩次駛來。均即勸諭回駛矣。而今夷船駛至
天津。水路相去山海關。一帆可至。雖前有瞭探弁兵。不濟
其事。當即遵

旨。遴派妥幹佐領慶年。帶領弁兵十餘名。不動聲色。晝夜嚴密偵

探見有駛來夾船。刻即呈飛馳報。第一面先行出示安民。務使固結鎮靜如常。一面親赴海口。申明大義。勸諭令其即行回駛。至該夾如何定動情形。據實縷細密奏。斷不敢稍涉粉飾。惟查山海關。自上年九月間。遵

旨備調。以及防守關城之官兵。迄今常川操練。未嘗一日少息。現已密傳妥備。聞報一呼即至。仍令

欽派管帶備調征兵協領塔清安帶領。聽候調遣。等因。當勒敦奏。督兵鎮城防守。居中調度。仍密諭同城著臨榆縣知縣曹聯城。署山永協副將都司立祥。悉與合衷。嚴密防範。萬不敢爾莽從事。以期仰副

聖主尊諭之至意。

硃批如此聲張。尚曰密商密飭。其誰信之。汝之喜事心性。總未能改。尚有諭寄汝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至天津。諭令富勒敦泰等。各於所屬海口。嚴密防範。毋許稍涉張皇。茲據富勒敦泰稱。派員帶領弁兵。晝夜偵探。一面出示安民。一面親赴海口。並飭備調及防守官兵。常川操練。聽候調遣。種種舉動。直是有意聲張。而該副都統。尚自謂密商密飭。於原奉諭旨。並未認真體會。何喜事至此。夷酋自到津後。經文謙等。正言開導。雖尚未回帆南去。諒亦不敢別生枝節。著富勒敦泰。仍於該處海口地方。嚴密確探。不

准妾有舉動。即有夷船駛至。亦應密速馳奏。候旨遵辦。毋得鹵莽從事。以致民情惶惑。別滋事端。懍之。

甲戌。山東巡撫崇恩奏。臣先於八月二十三日。接准江蘇撫臣咨會。喫咪等國公使。於八月十八日。由上海駕火輪船。前赴天津。懇求變通貿易事宜。並無他故。當以該夷船由上海赴天津。必由東省洋面經過。據護登州鎮陳廷芳咨呈。先據巡洋員弁探報。八月二十三日黎明。在登州府屬蓬萊縣廟島洋面。先後瞭見有外洋大小夷船三隻。向正西駛去。離廟島口岸甚遠。並未進口。自係前往天津。該夷北來船隻。與到津船數。稍有不符。似係深夜由大洋徑

故巡洋員弁。未經全行瞭見。此後有無續至之船。現在未據探報。至到津之船。或遵諭南返。或因天津不遵所欲。在東省口岸。別有要求。事在意中。密到該鎮道。以防捕內盜為由。分撥兵役。不動聲色。嚴守口岸。探有夷船駛過。如止欲購求食物淡水。酌量情形。祇准小舟在口岸外交易。官為監察。以杜別滋事端。如別有藉端要求。及呈遞書詞。一面飛稟臣彙辦。一面相機理諭。不得先事張皇。轉啟窺伺。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英咪二國夷船。駛抵天津大沽海口。難保無另有夷船續至。已諭令崇恩嚴飭海口文武。豫為防備。現在該

美在津藉端要求。不過虛詞恫喝。肆其狡詐。經文謙等正言拒
絕。反覆開導。該夷已理屈詞窮。無可置辯。僅在天津不遂所欲。
難保不在東省口岸。別有要求。著崇恩密飭登州鎮等。探有夷
船駛到。或呈遞書詞。別有希冀。一概不得收受。並嚴禁沿海居
民人等。不准收買該夷煙土等貨。並接濟食物等項。該撫仍當
不動聲色。嚴密防範。毋致人心惶惑。是為至要。

丁丑。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竊於初五日
辦文照覆該夷去後。初七日巳刻。該夷交巡河弁兵送來
照會一紙。並欲送芽等夷酒三十六瓶。當即拒絕。不准持
酒上岸。因該夷照會內。有荒謬之語。公同商酌。辦理照覆。

一件。並將該夷原文擲還。謹分繕清單。恭呈

御覽。惟該夷等。堅以恭候

諭旨為詞。等語。既不敢輕有所許。若一味空言辯論。誠如

聖諭。終非了局。又聞該夷。欲於初九日起碇南回。再四籌思。於此

次。照覆該夷文內。微露其詞。試其如何舉動。再圖辦理之

計。現在不難立時遣去。難於既去之後。不復另生異議。一

俟崇禎到津時。等語。再行商酌。與夷首哋哈等。設法會晤。

務期杜其覬覦。折服該夷之心。再續進海口。夷艇一隻。係

在前到火輪艇船五隻之內。並未另有續到夷船。

殊批。所奏各情形。知道了。

文謙等又奏。李等於初八日辰刻。將照覆麥華陀等復文。甫經送往。該夷即求見面。李文謙藉詞因該夷照會文內有荒謬之語。答以不見。李雙銳與臣錢忻和。前往會晤。責以大義。麥華陀伯駕俯首無詞。自認錯誤。並云既有大員。不日來津查詢。從此和好。雖死無怨。形甚恹恹。言極恭順。李雙銳等復諭以必須公使叱哈麥蓮始能與之相見。麥華陀云。我國公使如不肯見。即為無禮。容出口告知叱哈麥等。再為回復。旋即散去。於酉刻。據大沽協副將洪志高稟知麥華陀伯駕。帶夷人十餘人。乘划船一隻出口。查海河水勢漸消。連日北風。天氣漸冷。該夷畏寒。又慮冰凍。如稱

赴京一節。明係虛詞聲張。其勢斷難久待。但使無隙可尋。令其折服而返。即或稍有變通之處。仍須回商商辦。再以情理開導。該夷自必遵從。揆厥情形。此間尚無所要求。亦不敢別滋事端。

諭軍機大臣等。文謙等奏。近日夷酋情形等語。據稱該酋等接到照覆回文後。即求見面。文謙因該夷照會文內有荒謬之語。不與接見。經雙銳等向該酋責以大義。麥華陀等即俯首無詞。自認錯誤。是該酋等並無伎倆。不過藉端要求。虛詞恫喝。此時崇倫計已到津。著與文謙等妥籌熟商。俟與咆哈等接見時。務當正言拒絕。相機理諭。以折服該夷之心。使其不敢妄生覬覦。方

為妥善。

己卯前任長蘆鹽政崇綸。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
銳。秦初四日。才崇綸行抵保定省城。謁見督臣桂良。隨經
桂良將現在酌辦情形。面稟機宜。著才到津。即於初六日
由省起程。初十日抵沽。查道光二十年。三十年間。該夷駛
抵海口。彼時均在礮臺前支搭帳房。向該夷人見面。此次
自應循舊辦理。十一日。麥華陀求見。才雙銳。錢所智前赴
礮臺。該夷即稱現有

欽差大員來津。公使咆哮。麥導係該國全權大臣。咆哮年老。麥導
多病。沿河風大畏寒。求赴天津見面。才雙銳等。諭以天津

海口。本非該夷應至之地。念其遠來。姑為代表。今

派大員已抵大沽。即應在此會晤。何以又有赴天津見面之說。似此反覆。實難准行。麥華陀回稱。瀾江沙距礮臺二十餘里。大船不能駛進。况商辦之事。尚需時日。公使等須在內聽候。現進口夷艇窄小。不能住歇。若不准赴天津。即須在大沽覓房住宿。以便商辦。茅等復向其再三指駁。如不遵照舊章辦理。此番前來商辦事件。不能面議之故。其錯在爾夷人。非地方官之咎。該夷一味強詞。總欲覓房住歇。始肯相見。茅雙銳。即滿色而起。諭以現有大員前來查辦。汝等如此狡賴無禮。應即返權出口。不必在此逗留。該夷見勢。

難挽回。始行應允。隨訂於十三日。夷酋等進口。仍在礮臺前會晤。俟十三日。公會晤時。聽其所商何事。欲如何變通條約。儘任意妄求。自當曉以大義。正言拒絕。如情可原。等。亦不敢輕有所許。惟有據實密陳。請

青辨理。

殊批知道了。

辛巳。前任長蘆鹽政崇翰。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竊。等。於十三日午刻。夷酋麥蓮。哈。帶領夷人一百六十七名。乘坐小划船七隻進口。同通事官麥華院。伯駕登岸。夷人各執器械。列隊鼓樂而來。等。於礮臺前支

搭藍布涼棚。週圍派兵站牆。並派文武員弁。分兩翼排班侍立。以壯觀瞻。而肅威儀。該夷等行至布棚。李崇翰等。隨即接見。夷酋麥蓮。咆哮執禮甚恭。據稱。來至天津海口地方。仰蒙

大皇帝派大臣前來。得以見面。公使等不勝欣幸之至。李崇翰當即諭以天津。本非外國應至之地。念其航海而來。始肯與之一見。有何應商之事。均須據實聲明。如在原立條約之內。事近情理。本大臣酌量面議。麥蓮先答以原定條約。奉行日久。因現在時勢。急須變通。前赴廣東。葉總督未與見面。是以來津懇求辦理。並將上次所遞節略。復行呈出。所

言與茅文謀疊次陳奏情形。大略相同。茅崇煥隨將節略內欲求在內地覓房租地。設立行棧。並派夷人駐居北京。辦理公文各節。正言拒絕。該夷無言答辯。聲稱前遞節略。尚未全備。現

派來津大臣。可以當此重任。始能將眾國懇求各事。詳細條約交出。僕無重權。亦未使多謀。茅崇煥復諭以我國凡為臣下者。不敢專擅。均候

君命而行。從無重權名目。今汝眾國懇求事件。若彼此有益。或於外國有益。中國無礙。均尚可商。奏明辦理。如與中國事多窒礙。本大臣若準行代表。我

皇上必治以冒瀆之罪。究竟有何事件。無妨交出。看後再行據理。斟酌。夫苗麥運向咆哮。麥華陀伯駕。互商良久。始各呈出。變通清摺各一件。勞崇繪文謀。閱其所開各條。多係有關大局。貽患匪輕之事。必須痛切指駁。方能折服該夷之心。時將日暮。若誤該夷出口。又多一番周折。且喚咭喇圖。係麥華陀向咆哮傳話。該夷詭譎非常。恐有不盡之處。當請以摺內所請各情。大屬荒謬。一時難以理諭。俟本大臣將原摺持回。詳細斟酌。其中斷難准行者。一一指駁。備文照覆。即因時制宜。尚可籌商者。此間亦非辦理夷務之處。無案卷可稽。况稅務事件。各處情形不同。自應奏明。請交該

省

欽派辦理夷務督撫大臣。查明原定條約酌量情形查辦於外國
通商貿易等事。或可小受其益。該夷酋等復稱呈出條約。
何日可聽回音。等語。諭以須逐細酌議。十八日送還。該夷
等隨即應允。帶領原來夷人。來刺船均各出口。仍回原船
而去。謹將咪咪二國呈出情摺照錄恭呈

御覽。所呈各條。有與督撫交往文移。遇有會晤。須在官憲衙署相
會。又中國與外國人相爭。兩國官員會審後。兩造各歸
新屬之國判斷。並總督向夷人會晤。照平儀接見。又會同
設法肅清海濱盜匪。漢人被中土人誑騙財物。求為立即

查追各節。雖事尚可商。然亦有關係制。其餘欲用金錢又
納稅課。欠交稅項。求為豁免。使用洋銀洋錢數款。事關各
處稅務。等不得其詳。若輕向該夷議論。竊恐為其所愚。
至該夷首等。先赴廣東。葉名琛未與見面。回至上海。雖與
吉爾杭阿會晤。亦未能將意中所求之事。救達。

聖聽。今徑赴天津。始得派員查詢。該夷感悅之忱。形於詞色。所求
變通條約各節。固多荒謬。若竟一無所遂。必致羞忿而返。
雖不敢遽肆鴟張。惟南氛未靖。儻再暗生詭譎。辦理更為
棘手。查該酋所稱各條內。可商之事。此間既無案可稽。查
辦必多延時日。轉瞬冰凍。夷人畏寒。斷難在此久候。可否

將該夷呈出清單內。察有情理可原者。擇出數條。交辦理
夷務督撫大臣。查照原立條約。悉心的裁。妥為查辦。以示
懷柔之意。出自

聖裁。

崇綸等又奏。映夷說詐多端。桀驁不馴。即味喇堅國。亦不
過聽其指使。聞其呈出節略。多屬一己之見。不在情理之
中。等語。同妥商。擬將摺內指出可商各條。無關輕重者。
令往五口通商之區。願赴何處商辦。等語。奏明。

飭下該省督撫。體察情形。會商籌辦。令該夷駛回聽候。其餘各條。
一概駁斥不准。俟奉到。

批摺。再行照復。該夷遵照。將原呈即略擲還。儻仍故意刁難。自可置之不理。暗中嚴加防範。待戈以待。我直彼曲。似亦無可藉口。緣蠻夷之性。畏強侮弱。若不稍示以威。恐難做其覲覲之心。擬於照復文內。略示大意。以重

國體。而絕奸謀。至該夷所呈節略。並未告知入奏。原謂帶回細閱。如係彼此有益。兩無關鍵者。當酌覆代表請

旨。其餘有事理荒謬。窒礙難行者。再行逐條指駁。於十八日發還。並未令該夷知有錄呈

御覽之事。

諭軍機大臣等。崇綸等奏。味啖二國夷酋。進口見面。詢其來意。並

酌辦情形一摺。十三日。崇倫等與夷酋參議。咆哮接見。措詞尚屬得體。另片所陳各情。亦頗周密。至該夷呈出變通清摺。所開各條。均屬荒謬已極。必須逐層指駁。以杜其無厭之求。即如與中國地方官交往一摺。本有議定體制。地方大吏。各有職任。豈能於該夷所到之處。輕於會晤。至賃買房屋地基。運賣貨物。亦應遵照舊約。斷難任其隨地建造。任意往來。况洋子活本非夷船應到之地。而海岸捕魚採礦等事。更於通商無涉。是直欲於五口之外。別生窺伺侵占之意。向來納稅。或用紋銀。或以洋銀折交。歷久奉行。從無用金之說。即中國錢糧。亦未有用金交課。又所稱貨物暫存官棧。由該商與中國稅關看守。更無此理。京

師為華報重地。天津與畿輔毗連。該首欲派英人駐紮貿易。尤為狂妄。嗚呼。所稱鴉片納稅。及欲進粵東省城。尤為反覆可惡。其餘各條。較之味首。更屬闕礙大局。務當按款正言駁斥。杜其妄求。至民夷相爭。原有成約可稽。近來地方官。有無審斷不公。准其行查該督撫。東公辦理。上海匪徒滋事。貿易維艱。如果夷商因此賠累。欲免欠稅。朕撫取中外。柔遠為懷。原不准稍從減免。但應如何裁減之處。亦須由該省督撫查明酌辦。至廣東茶稅。據稱濫抽每擔二錢。天津亦無成案可攷。必須由兩廣總督辦理。以上三款。尚可允其查辦。此外各款。概行指駁。崇倫等。即作為己意。據理曉諭。一面允其代奏。一面飭令回粵。如該夷執

意不肯折回。亦可許其赴上海。由怡良等酌裁辦理。但不得輕率允許。總以飭回廣東。方為妥善。並可云天津並非五口可比。此次該夷跋涉風濤。是以姑允代奏。儻再反覆不遵。嗣後復至天津。斷不能如此以理相待。並將該夷所遞節略。即行擲還。崇綸等指駁夷首復。如何情形。迅速馳奏。並嚴密防範。以備不虞。

○英咭喇夷首咆吟。呈出各條清單。

○英國欽派大臣。駐劄京師。

○准英人隨意往內地各處。並海濱各城邑。

○以天津為貿易通商港口。派領事官駐紮。

○英國欽奉全權公使大臣。欲與海疆各省總憲相晤會。

自應於署內。照平儀接見。其管事領事等官。遇有必須進見者。亦應於署內照禮接晤。粵東省垣亦在此條內。

五。兩國派委員。將通商稅則。會同輯修變通。又將鴉片土一項。准其一律進口。報稅公允。

六。凡於貿易諸港口之間。准映船裝運貨物。往來無礙。

七。凡有進口貨運至內地。並出口貨運至海濱。除五港照稅則納稅外。俱不得在內地關津。重行徵稅。總宜流通。無有阻滯。

八。定明各式洋錢價值。無論何項大小式洋銀洋圓。俱准按照分兩成色。輕重行用。

九。彼此會同設法肅清海濱盜匪。

十。中土人涉海遷居他國者。彼此會同設法建立章程。以資控御周詳。稽查嚴密。

十一。應請專行

詔諭各省大吏。凡有倭人購買地段。總應勸助交易成全。寫立地契存案為據。

十二。應請專行

詔諭各省大吏。將倭人身體性命財產。妥為保護。

十三。應請專行

詔諭各省大吏。凡有倭人。被中土人誑騙財物。或別受屈枉者。速

即立為查追伸理。

十四。所有近年粵省加抽茶用。每擔二錢之款。應即停止。其在。前已交之項。俱應照數付還。喫國。即在上海未納稅項內扣抵。

十五。道光二十七年二月間。前大臣有立約定期。准喫人。進入粵東省垣。應請。

大皇帝特頒詔旨。著為如約辦理。

十六。茲立新條之機。備有切要之故。亟需變通者。自將新條重行的改。總以十二年為期。復為重的訂。

十七。在各貿易港口處所。設法建立官棧。暫存候銷貨物。

以便不合售者仍行出口。終能合售。非按則納稅。

十八。立茲條約。當以英字為確據。或彼此將漢文英文各卷。均立花押。以杜糾紛。

味喇堅夷酋麥蓮呈出各條清單。

一。望廈條約第四款內載。中國與合眾官憲。在五港口遇有交涉事件。或會晤面商。或公文往來。務須兩得其平等語。嗣後合眾國欽差大臣。凡到五港之一。必須與該省督撫。交往文移。遇有會晤。必須在該次所會之中國或合眾官憲衙署相會。近因得金兩國深厚交情等事。中國官憲等。總不肯一語來往。以致所慮艱難不少。

一。在條約第十七款內開。合眾國人在五港口貿易。無論
久居暫住。均准租賃房屋。或租地自行建造。並設立醫館
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等語。向因欲得此款利益。頻經艱苦。
在耶略內業已詳載。嗣後必須專設一法。任從合眾國人
租賃住房。及辦事處所。或租地自行建造。如中土本國之
人一般。

一。條約第二十四款內載。調處中國與合眾國民人相爭
一款。以後遇有等情。則該港兩國官員。必須會同審訊。拘
傳兩造到案。證據確鑿。一經訊問後。兩造各歸所屬之國
官憲判斷究辦。仍須將案由伸陳該國大憲。

百條約第二十款內開。合眾國民人貨物。在五港口內。已經納清稅餉者。准其運往五港口內之別港售賣。免其重徵等因。嗣後更應推廣此款。遇有特設運貨船隻。曾經請領牌照者。即准其任意往來。由此港運貨到別港。但祇准其在五港之內。

百第十三款條約所載。完納稅鈔。或以紋銀。或以洋銀折交等語。以後無論何國銀兩。均應按照成色輕重交收。即合眾國之金錢。亦應按成色行用。若以精銀精金互易。當以十五換為準。假如精金一磅。即當易精銀十五磅。似此一切金色高低輕重。行使流通。所有暎咭喇。佛蘭西。合眾

呂宋墨息哥^{即其}真處厚利。非亞等國金錢銀錢亦皆按照成色交納稅項。流通使用。是以此時中國

朝廷即

簡派使臣與三大國官憲將各等金銀錢按照精金精紋成色輕重酌定行使。

一前次定立條約時所定稅則必須重行訂正以後徵收出口貨稅不得逾貨價加一。入口貨稅不得過五分。

一嗣後凡經合眾國大總理暨天德達知

大皇帝若皆彼此以為合理即應將條約隨時重行酌議。

一合眾國商民凡載貨至通商五港者准其暫行存屯官

棧由該商與中國稅關看守。即不用上稅。但寄囤不得逾三年之期。當三年之內。儘將所定稅課棧租搬運進出費用。盡皆完納後。即可將貨取回。任該商按照條約自行存屯料理。

○中國國家所封在上洋地面。自去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年九月七日。

即三年八月初五日

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七月十二日。

即四十六年

○中國官憲不在該港。並若無合眾官憲襄助。即不能辦理稅關事務。以致合眾商民。按上海本國領事官底冊所載。欠下餉項。元文缺元。此項稅課。

大皇帝自應豁免。因合眾商民控告。本國家以一千八百四十九

年。即道光十九年在廣東地方。中國官憲。濫抽出口茶務。每擔二錢。

本國家欲不理論。後因上海港內。入口貨物。囤積難賣。不能運赴內地各處銷售。况銀價昂貴。以致合眾商民虧缺本銀。至加三以為買茶絲。及中國土產貨物之用。按計連入口虧折。共不下元文數百萬元之多。

一。合眾商人。既將貨物載至上海完納餉後。准其或用本船。或雇中國船隻。運入揚子江一帶。不得限制阻撓。合眾國家亦必施己威權。務使本合眾與他處商民。凡如此入內地海面貿易者。不得羞辱本國號旗。中國官憲亦必與合眾官憲。互協助以保護此等違約貿易商民之性命產

業。又因欲更堅立兩國友誼交情。當准合眾民人。無論貿易。及為別樣事故。但使遵照。

大皇帝定立之例。請領路引憑照者。即任其往來。住居中土各處內地。所到之處。一切皆歸中國官憲保護。更准其租屋。及建造住房。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所。如原定條約所立。在通商五港一般。嗣後欲免兩國官憲民人。有互相錯會意思。並為免異日艱難。必須准合眾國欽派便宜行事大臣。或別樣有權辦事之員。駐劄中國京都。遇有事故。致可與首相學士。或用文移。或以會晤。互相商辦。儻荷

大皇帝豫悅。亦可與

朝廷直行往來。

○重訂稅則。必須立明。嗣後凡屬中國。與合眾土產。及製造之物。俱應互相准兩國民人任意攜進港口。不用輸納何樣稅課。又中國沿海生意。亦准合眾民人一體均沾其利。至於在中國海岸洲島。捕魚採礦等類。惟應遵

大皇帝之命辦理。即准合眾民人一體均沾。現中國民人已有做此兩項生意。儻能互相通融。則此項事業。自能日盛。而中國貿易。稅課亦必日增矣。

壬午。直隸總督桂良奏。本月十三日。暎味二酋來見。呈出節略數紙。內多難行之事。言詞尚屬恭順。現在出口聽信。

又佛蘭西委員哥士耆聲稱伊國公使與暎味二國同心
前來。因船破耽延。令伊前來。看在此處辦事。伊亦別無所
求。伊國十二年之約。自二十四年起。今已十年。約著單人
前來。再訴委曲。才查夷酋呈出節略。該鎮道未經錄送。計
崇倫等當已入奏。

殊批。知道了。

甲申。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惟取夷之道。惟有欽遵節
奉。

諭旨。堅持成約。示之以信。折之以理。撫之以恩。三者而已。舍此實
無善策。現在夷人所稱。助我驅賊。原難深信。而關稅則確

有可徵。去年上海失守。夷稅已虧。自暎首咆哮。五月間來。定議開徵新稅。其舊稅飭商籌議補交。始行赴粵。自粵回滬後。據稱前在廣東之暎首。咬翰回國。甚言中國不能庇護。暎首五港不皆安靜。貨物不能暢銷。是以伊之國主。令將所欠舊稅。勿庸完納。今咆哮又將中國相待公允。並未夫和好之誼。報明該國主。除新稅照常完繳。以符信約。並請將舊稅。照章一併補交。候該國回信進行。計自六月十八日開關起。現在適值旺月。已徵收新稅銀四十餘萬兩。是稅之外。別無他款可籌。深恐該商等。借端起釁。仍如咬翰所為。抗稅不交。則不但上海一甚。立即斷餉。即金陵

京口紅單船等語亦皆無可協濟。念該首所求係請派

欽差大臣商酌變通條約所載原非悖謬之談。用敢密陳

宸聽。並非受制於夷。由徇所請遽為陳奏。此外夷人尚有不情之

請。等以理折之。伊等亦不能強辯。緣其中懷詭秘。外貌

固以循理自居。如彼理有虧。我之理直。伊等亦為屈服。今

伊等謂條約屆滿十二年。當議變通。又因兩廣督臣不辦

不覆。曉曉陳訴。等未知粵中作何辦法。祇有將天津海口。

難容大船。及吳督此時事繁。稍緩必為查辦等語。曲為開

導。伊等堅不肯聽。等竟無從阻截。並非敢任其北上。不為

力阻也。等庸愚之想。以為夷人既以和好為言。正宜就此

蕞麻駕馭。權蒙。

欽差重臣會同兩廣督臣查辦。將貿易章程既屆十二年。略為變通。以副其望。且可杜其助逆犯順之心。即從此設法。催令補完舊稅。連徵新稅。庶軍餉有措。兵民之心安。而大局可保無虞。漕務亦不致貽誤。權其緩急。似覺可行。實係芽管見所及。並非被人挾制欺蒙。其該夷照會內。極稱上海官員款待之優一節。查督臣與芽等接見該酋之時。皆係率由舊章。並未稍加優厚。其所謂優者。想因准其接見。即謂為優耳。又關道與各領事官。按約酌議更正事款之句。似指上海失守後。文卷遺失。另設新關。稽徵夷稅。偶有與原

約未符之處。悉行照章更正。而言現在夷酋所請。尚屬歸命乞

恩。因而撫之。並未失體。儻有違言。或生異志。再圖緩輯之方。則不如早用懷柔之法。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密陳夷情一摺。所奏原為保全稅務起見。然一味遷就。即受其挾制之方。夷船通商。以道光二十四年。互換條約之日為始。現尚未滿十二年。而該夷已藉口變通。居心實屬叵測。現在咆吟。麥蓮。在天津各處。即略情理。悖謬。萬難俯准之處。不一而足。而喫夷為尤甚。其中惟民夷相爭。請為伸理。及上海滋事。求免欠稅。並廣東近年加抽茶稅。每擔二錢。

欲請停止三款。尚屬細故。已諭知崇倫文謙等。據理曉諭。今回廣東。或上海查辦。其餘顯背成約。一概斥駁。乃該撫輒稱夷首。所求。祇係請派欽差。並非悖謬。豈該夷所遞各條。竟未向吉爾杭阿提及耶。朕非以該撫代行陳奏為冒昧。實以該撫不能拒絕。為無識。此次崇倫文謙等。一面擲還夷稟。亦何嘗不一面入奏。但其理論力爭之處。皆係作為己意。俾該夷知非分之求。不能輕易上達。即如以上所指三款。並非即行允准。亦仍令回廣東。上海聽候查辦。即此已是變通之法。何必欽派大臣耶。現在天津辦理稍有端倪。儘竟遵諭南返。怡良。吉爾杭阿亦止准就此三款中。妥籌辦理。以示羈縻。不准另生枝節。想崇倫文謙等

於該夷回駛時。亦必將連日駁詰情形。詳細知會該督等。悉心體察辦理也。

戊子。前任長蘆鹽政崇綸。長蘆鹽政文謙。天津鎮總兵雙銳奏。等。等。悉心籌商。將該夷任意妄求各款。逐一指駁。雖准其查辦三條。亦不輕有所許。於照會該夷文內。僅云。或有可商。隨辦文於十八日照會去後。二十日辰刻。接據夷酋麥蓮。吧哈復文各一件。查其詞意。因所求各條。未全允許。將來是否代表。無憑知悉。該夷等欲回見國王。再定進止。等。等。即將酌擬可商之事三條。凡其據情具奏。茶稅事隸粵東。欠稅應歸上海。應駛回何處。到彼後。該處督撫。自奉

有查辦

諭旨傳知。復備文照會夷酋等遵照。並於午刻。據署大沽協副將
洪志高稟報。夷艇二隻。已於二十日巳刻。由原停泊處所
起碇出口。查喫咪二國夷酋麥蓮。咆吟。此次敢抵天津。呈
出要求清捐。雖經逐層指駁。尚有可商三條。揣厥來意。重
在上海欠稅。粵東濫抽茶稅。並揚子江一帶通商之事。其
餘各款。不過虛詞聲張。然夷情反覆靡常。亦不可不防其
詭端之計。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如麥蓮。咆吟。夷艇到時。一
面嚴加防範。一面將准其查辦三款酌量情形。彙詳具奏。

使該夷知天津終非辦理夷務之區。庶免以後再至之虞。諭軍機大臣等。崇倫等奏指駁夷首各款。開單呈覽。並夷艇駛出海口情形。覽奏俱悉。所駁各條。均屬正辦。本日已諭令怡良。葉名琛等於該夷南駛後。妥密籌商。祇能就准其查辦三款內酌量輕重。妥為駕馭。仍著崇倫等將現辦各情原委。分別詳悉咨行兩廣。兩江各督撫酌覈辦理。至夷艇雖經起碇出口。是否返權南行。並著迅速探明。由驛具奏。另片奏請夷備文求釋傳教夷人等語。定例五口通商以外。不准該夷擅入內地。何以陝西藍屋縣地方。有該夷傳教之人。果否被該地方官拘拏。應如何裁辦之處。即由崇倫等知照王慶雲查明有無其事。遵照舊章

妥辦。仍一面正言拒絕。諭令該夷人不得在津逗留。以免別生枝節。

又

諭崇綸等奏。喫味夷船。起碇出口一摺。想日內即可揚帆南返。已諭令崇綸等將天津辦理情形。詳悉咨明廣東江蘇督撫矣。此次夷酋北來。總以請派大臣為詞。不肯明言來意。迨經崇綸等與之接見。再三開導。始呈出祈請各條。其悖謬窒礙之處。不一而足。經朕密諭崇綸等一概斥駁。惟民夷相爭。及上海欠稅廣東茶稅三條。尚可允其查辦。崇綸等復作為己意。照覆該夷。夷酋猶以未曾入奏為疑。崇綸等許以代奏。令回南聽候查辦。該

夷始有起碇之信。諒此次南返。不至上海。即回廣東。所稱歸國。請示之語。不過仍屬虛詞。著葉名琛。怡良。吉爾杭阿。於各海口。嚴密哨探。如夷酋回駛。再有要求。即告以崇倫等。已將近理各條代奏。但欠稅係在上海。茶稅係在廣東。即民夷相爭。亦總在通商口岸。天津縱能代奏。亦不能代辦。已奉諭旨。交上海廣東酌查。自當秉公為之辦理。此外各款。不但天津不敢入奏。即應辦夷務之大臣。亦不敢輕為奏請。儻冒昧瀆陳。奏事之員。身獲重譴。於該夷商務。仍屬無益。該夷惟利是圖。來往奔馳。其志不過在貿易稅務之事。以此稍應所請。當必帖然無說。惟崇倫等摺內所指揚子江通商二節。仍當嚴行拒絕。並不可使該夷知

此意業已上達。庶不致再以候旨候批為藉口。該督撫總當酌量情勢。妥為查辦。其到口日期。及接見情形。即著迅速密奏。至佛夷哥士耆來津。並不提及通商之事。是否因喫味兩夷伎倆已窮。遂不復置辯。抑實非為此而來。崇綸等自能曉諭南返。該督撫等隨時體察動靜。設法駕馭可也。本日崇綸等摺片各一件。並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初三日。十一十五等日。崇綸。文謙等摺片七件。及九月十五日。諭崇綸等密旨一道。均著鈔給閱看。給喫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等。前日會晤時。曾向貴公使詳細面述。如兩無妨礙。彼此有益。或於各國有益。中國無損。均可酌

商。若憑一己之見。不在情理之中者。斷難勉從。貴公使甚以為然。足見深明大義。本大臣等。將即略帶回。詳加披閱。即如欲駐紮京師。隨意往來內地各處。並駐紮天津。貿易通商等事。三條。

京師為輦穀重地。天津與

畿輔毗連。並內地各處。從無外國之人。混入其中。試問貴國尺地寸土。能并我中國乎。應毋庸議。又欲與中國地方官交往一節。原有議定體制。我

國大吏各有職任。貴公使所到各處。豈能紛紛會晤。至通商稅則。會同變通。鴉片土進口報稅一事。查貴國既係萬年

和約似不應另有異議。港口間裝運貨物往來無礙之句。殊難允行。進口出口。貨物在五港納稅外。內地關津不得重行徵稅。查中國設立關口。各有徵收定例已久。豈能率更舊章。至納稅或用紋銀。或用洋銀。洋圓。輕重均有一定章程。未便更易。其餘欲建立官棧。候銷貨物等事。均應遵照舊約。斷難隨意更改。至欲進粵東省垣一條。更屬難行。以上各條。於我

國大有傷損。均多窒礙難行。本大臣等尚不能容其所請。何敢代奏。至華人與各國相爭。原有成約可據。恐近日地方官。或有審斷不公。應交該省督撫秉公查辦。上海土匪滋

事。貿易艱難。商人賠累。請免欠稅。與中國有礙。惟

大皇帝撫馭中外。柔遠為懷。能否稍從減免。仍由該省督撫酌辦。

奏請

恩施。至廣東茶稅。加抽每擔二錢。天津無案可稽。亦應由兩廣總督查辦。以上三款。雖與中國稍有妨礙。其事尚近情理。或有可商。惟稅務情形。本大臣等。既未詳悉。又無案卷可查。况此間亦非辦理外國通商之區。惟念貴公使等。皆係各國忠臣。遠涉風濤而來。懇求代表。本大臣等詳細酌覈。除於我

國大有滯礙之款。不敢陳奏外。擬將稍近情理可商之事。本

大臣等。不揣冒昧。據情代奏。請交兩廣總督。詳查被累情
形。或可稍從減免。貴公使自應即回粵。未聽候。况原定章
程。係味國。佛國。有十二年變道之文。至貴國立定萬年和
約。不過奉有

恩施別國。一體均霑之語。更不得首先另生異議。致負前約。貴公
使此次駛抵天津。本大臣等。凡事施之以禮。指駁各條。亦
係據理而論。並將懇求事件。尚可遷就者。指出代表查辦。
無非以篤和好之意。儻因執前說。本大臣等。亦不與相見
也。為此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

殊批覽。

給味喇堅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等前日會晤。曾向貴公使詳細面
述。如雨無妨礙。彼此有益。或與各國有益。而於中國無損。
均可酌商。若憑一己之見。不在情理之中者。斷難允行。譬
如貴公使現係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試問能將貴國尺地
寸土。畀我中國乎。凡事不外乎情理。各國雖居海外。人同
此心。諒亦同明此理。若任所欲為。不顧信義。本大臣等尚
不能容其不情之請。豈能代表。貴公使以禮待人。既論兩
國和好。諒必以本大臣等之言為然也。帶回節略。詳細披
閱。摺開各條。即如與中國地方官交往一節。本有議定體

制地方大吏各有職任。豈能於所到之處均能會晤。至賃買房屋地基。運賣貨物。亦應遵照舊約。斷難隨地建造。任其往來。揚子江本非各國應到之處。而海岸捕魚採礦等事。更於通商無涉。是於五口之外。別生異議。各國疆土亦能准中國任意侵占乎。向來納稅或用收銀。或以洋銀折交。歷久奉行。從無用金之說。即中國錢糧亦未有用金交納者。又所稱貨物暫存官棧。由各國與中國稅關看守。更無此理。

京師為輦轂重地。從無外國之人混入其中。以上各條。本大臣等。逐細據理酌裁。均屬窒礙難行。至華人與各國相爭。

原有成約可稽。是否地方審斷不公。應請交該省督撫秉公查辦。上海匪徒滋事。貿易艱難。商人是否賠累。無從深悉。請免欠稅。難於中國有礙。惟

大皇帝撫馭中外。柔遠為懷。能否稍從減免。仍應由該省督撫查明酌辦。奏請

恩施。至廣東茶稅。加抽每擔二錢。天津無案可考。亦應由兩廣總督辦理。以上三條。難與中國稍有妨礙。其事尚近情理。或有可商。惟稅務情形。本大臣既未詳悉。又無案卷可查。況此間亦非辦理外國通商之地。惟念貴公使等皆係為國進忠。遠涉重洋而來。懇請代奏。本大臣等詳細酌覈。除於

我

國大有傷損之款。不敢陳奏外。謹將可商之事三條。本大臣等不揣冒昧。據情代奏。請交兩廣總督詳查被累情形。或可稍從減免。貴公使等自應即回廣東聽候。否則本大臣等亦不復與相見也。貴公使等此次駁抵天津。本大臣凡事施之以禮。指駁各條。亦係據理而論。並將懇求事件。尚可遷就者。指出三條代奏。以篤和好之意。為此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

硃批覽。

夷務始末卷之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咸豐四年甲寅十月庚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
杭阿奏。查咆吟嘜蓮於九月二十六七日。先後駛回上
海。並無動靜。惟聞咆首有欲來謁見。吉爾杭阿之語。旋
又聞已定於二十九日起碇回粵。不復前來。爾時尚未奉
到

上諭。不知天津查辦情形。恐有歧誤。特吉爾杭阿。即將其欲來謁
見之語。與之相約。於二十八日。在公所接見。咆嘜二首云
蒙

欽差大臣崇。至天津會晤。止准三款。皆不關緊要。其重大事件。仍

未代奏。伊等不要再煩中華官憲為難。已將一切情形奏知該國王。俟回信到時。即當遵辦。現在不敢多事。亦無可再議。並據將與臣崇綸等往來照會底稿。取出閱看。等語。爾杭阿見其所請各款。與在上海時呈遞節略。迥不相同。向其詰詢。據稱在上海所呈節略。係七月以前之事。迨伊等遵

旨回至廣東。又奉國王之命。備敘條約。復來上海。即赴天津。是以未能送閱。今伊等將條約呈與

欽差閱看。不為代奏。伊職已盡。此後如何辦理。伊等亦不敢擅專。等語。等語。吉爾杭阿因該節等每往來一次。必多添要求數

事○當○又○詰○以○上○海○欠○稅○該○酋○等○始○稱○飭○商○照○數○補○完○並○有
公○使○可○以○不○做○舊○稅○必○當○追○繳○之○語○言○猶○在○耳○何○以○一○至
天○津○忽○行○請○免○似○此○出○爾○反○爾○尚○復○成○何○事○體○咆○酋○輒○稱
欽○差○大○臣○既○不○作○主○伊○等○實○屬○無○賴○舊○稅○既○奉○准○免○亦○無○庸○再○提
其○詞○似○尚○歎○望○嗙○首○言○雖○婉○轉○亦○不○受○商○惟○稱○細○事○不○必
再○議○但○求○另○派

欽○差○大○臣○前○來○商○辦○重○事○以○堅○和○好○不○可○遲○至○咸○豐○六○年○等○語奴才
吉爾杭阿當告以現在已經

欽○差○大○臣○酌○覈○具○奏○與○爾○等○貿○易○大○有○裨○益○而○於○中○華○稅○課○不○無
虧○損○

大皇帝克己大度。懷柔遠人。至深且厚。若再代為請。另派
欽差大臣。本部院身獲重譴。於爾等貿易。毫無裨益。辯論至兩時
之久。據稱既不代奏。俟明年該國回信到時。再行照辦。而
散。而該酋等所謂重事。注意於入江貿易。並鴉片煙開禁
納稅。此等悖謬之詞。督等惟有嚴詞拒絕。或可杜其覬覦
之念。炮酋即於九月二十九日早。登舟起碇。粵酋亦於十
月初八日起程回粵。惟佛喃哂酋。尚無回粵之信。至佛
夷貿易無多。兵力甚強。凡外夷用兵。無不借資其力。其在
中華之人。專以傳習天主教為事。意欲求在

京都建立天主堂。准其北上傳教。及周游中土。已非一日。皆

因嚴拒而止。此次哥士耆之隨船北上。擅遞公文。未始意不在此。現在已未南回。尚未查實。

硃批。知道了。總宜事事鎮定。勿任其要求。尤在馭之以嚴。拒之以禮。彼夷人伎倆。安所施耶。

乙丑。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照上海逆匪之負隅不下。皆由城外自東北洋涇濱迄南起。至西北三茅閣橋一帶。有各國夷商錯雜寄居。再三要約官兵勿至其地。以免槍礮誤傷其房屋人命。因而該逆轉藉夷房為藏身之固。一旦被官兵擊敗。即竄入夷房之後。官兵追至其地。夷兵即開槍轟擊。以致兵夷互爭。激成事端。幾將不可收拾。即

三茅閘橋。隨地形曲折。開挖濠溝一道。不准官兵越濠。並不准各夷任聽逆匪藏躲。繫端雖息。而該逆之由小東門。北門。往來洋涇濱者。仍出入自如。我兵竟無從截擊。槍礮藥彈米糧食物之接濟。亦由此而進。八月間。浙江撫臣黃宗漢函知。有籍隸甯波告假回籍之翰林院庶吉士張庭學。與在洋涇濱開張洋行之候選同知楊坊。素有親誼。可與商辦。才即飭委嘉定縣知縣吳學會同張庭學楊坊。悉心籌度。於北門外沿河築牆。約五百餘丈。將橋梁道路一併堵截。則接濟可冀斷絕。該逆亦無從逃竄。惟該處切近城垣。非借資夷力。不能興辦。適嘆唏味三國夷酋吃吟等。

由粵來滬。才當即照會該酋等轉飭各領事協力辦理。因
咆嗒二酋已往天津。來領事嗎囉以該國水師官不遵辦
理為詞。首先梗議。喚領事啊喇。亦接踵效尤。惟哱夷布
酋及領事伊嚨。始終並無異詞。因將附近哱夷住處之洋
涇濱。迤南。至將近北門之落紅橋一段。先行興築。小東門
一路之接濟。從此斷絕。咆酋等亦從天津南回。才又與當
面要約。嗒酋身任其事。十月初三日定議。接築牆垣。由哱
哱二夷派兵看守。不准接濟火藥等項。並不准各夷私行
進城。孰知副賊目陳阿林。假裝夷人。潛至夷館乞憐求援。
並有欲搭哱夷船隻。竄往他處之說。經吳煦等查知密稟。

欽下令移欽○仍行潛回○欽復思夷酋尚知假信假義○可以
理折○而領事人等○皆奸狡百出○難以理喻○當飭乘喙酋未
去之時○晝夜攢辦○砌至北門大路三茅閣橋時○該夷藉口
初七係禮拜之期○向不辦事○初八喙酋登舟○須往送行○無
兵看守○停工不辦○欽當以三茅閣橋為味夷聚居之所○即
在北門城外○接濟既便○竄逸亦易○該夷如此刁難○若任喙
酋揚帆徑去○則該處斷難堵築○欽即督同藍蔚雲○吳興○向
喙酋面加詰詢○正在辯論之際○有該夷水師官○手持擡槍
子來云○官兵違令過濠○與賊接仗○以致槍子飛入夷房○應
請查辦○至三茅閣橋○伊等已派兵看守○何以尚不見信○必

須築牆堵斷。其實所持槍子。係逆匪打入新砌牆垣之中。為夷兵撬它而得。有匠役在旁目擊。擘見此情形。不覺皆裂矣。詰以官兵違約越濠。自有軍法。逆賊恃爾等房屋為護符。何以並不驅逐。怒官兵而庇賊匪。其理安在。岑酋見擘詞嚴義正。聲色俱厲。亦自知理屈。即稱但求以後兩不侵犯。此時請勿窮追。以敦和好。三茅閣橋邊即堵斷。當即諭知該水師官遵照。並稱一切均須查照定章成約辦理。不准稍有違抗。該水師官即唯唯聽命。自定於初十日將三茅閣橋砌斷而去。擘因其言尚近情。亦稍加以顏色。探其意之所在。據云前酋嗎吵喇回國時。極言中華烽煙四

起楊逆據有江甯。已成分裂之勢。諄勸該國王另作計較。該國王命伊前來察看情形。伊係初至中華。徧歷五日。及江甯鎮。詳加查察。楊逆行為。真是強盜。不足與言。而中華官憲。民人動遵理法。方知

大皇帝是真命天子。伊即奏知該國王。意欲助順效忠。是以遵旨回粵。葉總督不與見面。纔赴天津。僅與

欽差大臣。蒙象又一見。不能盡所欲言。又不肯將伊誠悃。代為陳奏。實無可如何。只得據實奏知該國王。待命而行。此實由中之言等語。即告以既知

大皇帝是真命天子。足見深明順逆。但爾來去不常。領事人等動

輒擊我之肘。以致逆賊苟延殘喘。未免敗壞爾國旗號。該酋答稱。必當諄囑。恪守成約。不准稍有逾越。即於初八日登舟回粵。初九日。該逆從小東門出城。沿城繞北門而至。三茅閣橋。撲我營盤。一經官兵追擊。即退入夷房之後。吶喊作勢。誘我兵勇越濠。勦捕味夷之兵。以護夷房為名。持槍運礮以待。幸我兵咸遵軍令。僅止在濠西嚴陣以待。無一人越濠。初十日。委員人等集匠前赴三茅閣橋。接築牆垣。味夷又出攔阻。督當又行文該領事。嚴詞詰責。並飭藍蔚雲英煦。將啊喇喇嗎囉傳至關署。詰以攔阻築牆之故。據稱。三茅閣橋。迤西牆垣。尚未竣工。一俟砌至橋頭。即當

合龍堵塞。斷不敢再有異議。至夷兵之持槍運礮。以待意在保守夷房。並非庇護賊匪。並遣其通事呼嗒咽前來。才營盤重中前說。才當告以兵勇不越濠溝。必當如約。僕逆匪藏匿夷房左近。爾等不即驅逐。我不能不在隔濠開礮轟擊。僕爾等藉口尋釁。傷我兵勇。須知兵勇積忿已深。人思逞。莫謂我中華兵勇不敵爾等。見仗之後。再分曲直。講理修好。爾等業已喫虧。現在我兵勇之不與爾等為難者。皆由本部院軍令所在。非本畏懼。爾等其熟思之。至三茅閣橋牆垣。姑如所請。准從。迤西砌起。至中間合龍。令其傳諭嗎囉。不得再有違誤。至十三日。將三茅閣橋堵砌合。

龍北門之接濟亦可斷絕。尚有橋西數十丈。必須接築牆垣。該處係曠夷出入之所。現亦定期開工。一俟完竣。即乘此機會。刻日進攻。惟查該夷已藏禍心。有利我中原多故。乘閒思逞之志。即如楊逆竊踞江甯後。該夷等往來江甯鎮江。已非一次。劉逆竊踞上海之處。各夷人數不多。兵亦無幾。安居於切近城垣之地。毫無驚擾。迨至我兵雲集。又請勿攻北門。留此空隙。以為接濟縱逃之地。然自今年八月以前。猶止暗中掣肘。百般要挾。是以才不揣冒昧。有欽派大臣前赴廣東查辦之請。蓋欲藉以羈縻。克復上海。再作計較也。乃自天津返權後。咆哮但稱殊堪痛惜。並無多言。嗚

酋則竟明言。心懷兩端。其領事人等之與逆交通。更漸顯露。大有不受羈縻之勢。剛則頓起邊釁。柔則為所挾持。又慮另起波瀾。復效道光二十八年之故智。阻我海運。更屬不堪設法。至佛夷呀士噶。已隨船南回。請為清理松江府天主堂舊基。並求陝西釋放傳教人方姓。此外別無所求。佛酋嘒嘒。已於十月十六日起碇回粵。就現在情形而論。惟該夷尚稱恭順。然犬羊之性。不足深恃。合並陳明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密陳上海各夷動靜。並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詳覽所奏。上海逆匪。大抵藉夷人為藏身之固。而該夷即以逆匪為挾制之端。故於我兵在北門外沿河築牆。夷酋則

陽為助順。而領事人等。則狡詐百出。種種阻撓。其實該夷與逆
匪暗相勾結。形跡已屬顯然。所稱助順效忠。毫不足信。此時惟
當督飭弁兵。實力進攻。迅圖攻克縣城。正不必借力於該夷。轉
令有所藉口。况逆匪占踞城池。萬無不進攻之理。豈能因夷人
刁難。遂觀望不前。該夷犬羊性成。畏強欺弱。若我軍畏首畏尾。
不特上海之匪。愈肆鴟張。即該夷亦必別生詭計。以現在情形
而論。與其用柔而為所扶持。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大
兵勦辦逆匪。名正言順。原與夷人毫無干涉。即北門一帶。亦係
中國土地。並非夷人疆界。儻竟敢顯然抗阻。則其曲在彼。亦非
蒙自我開。正言曉諭。諒該夷亦不肯自敗成約。該撫此次彙報

攻勦情形。皆敷衍塞責。並無實際。若藉詞於夷人阻撓。不能力破賊巢。貽誤之罪。豈能屢邀寬宥耶。

十一月己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奉寄諭。與俄夷分立界牌一事。遇便咨行薩納特衙門。於明年春融時。在庫倫等候。再飭庫倫黑龍江屆時派員。與吉林委員會同前赴東海辦理等因。欽此。查會辦此案。黑龍江吉林相距甚遠。若派員來恰。往返徒勞。且黑龍江將軍咨稱。界牌應自格爾畢齊河源立起。現擬於明年五月初一日。會同辦理。先行知照該夷。惟查庫倫尚無行文薩納特衙門之案。自可咨行俄國固畢爾那托爾。令其轉致薩納特衙門。一俟該夷

咨覆到時再行知照該將軍派員前往
硃批著照所奏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接閱固畢爾那托爾來文係該國
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咨行理藩院文書
一封求為轉致遂以即行轉致等語咨覆其夷使什沙木
哩普等仍行賞給緞疋磚茶等物

德勒克多爾濟又奏前因俄酋欲差人進京有面稟理藩
院之事當令將原由飭委員聲明嗣據該酋復稱委員咱
巴凌色奇現在患病等飭令另派可靠之員前來以備詢
問茲據該酋文稱委員咱巴凌色奇係專差赴京之員並

非派往庫倫礙難專擅。已將咨文轉送吉那拉勒等語。查俄酋前稱派員進京。有面稟理藩院之事。委員現已患病。茲復聲稱咱巴凌巴奇係專差赴京之員。並非派往庫倫。礙難專擅。前後矛盾。勢即行文令其另行派員前來。以備詢問。該夷辭窮。支吾搪塞。本應催促。惟該夷不諳中國禮路。亦難勒令前來。今該吉那拉勒未拉斐岳福送來咨行理藩院文一件。恐即專為此事。勢擬請暫緩催問。伏候

覽。訓示。謹將該酋來文呈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據稱我等謹遵敕國君飭諭。坐船由黑龍活
前往東海昆連地界情由。業經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在案。本年四月十四日。由額爾口城起程。後經
過月餘。於五月十八日。坐船由本西特呼勒克卡倫起程。
計行二十日。於五月二十八日。行至黑龍江地方。惟時守
城官。不知我等前來。因此我等即將行貴院文書。鈔給
守城官閱看。即日起程。急向東行。何則。因謹遵敕國君飭
諭。來時到松呵哩江海口。預備外國等侵占。辦理兩國有
益之事。我等安辦後。即由陸路。於九月底。回至額爾口城。

到恰克圖地方。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呈稱。拆閱之際。始知庫倫辦事大臣等。用許多悖理贅語。將敕國君親放恰克圖地方之固畢業爾那托爾官員輕視。併將原文一併咨呈前來。我等詳閱後。復與前與庫倫大臣咨行各文。調取檢查。由固畢業爾呼炳德爾。四月十八日。咨行庫倫大臣文稱。敕國君曾經飭諭總理西畢哩雅等處吉納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木喇斐約幅。偶遇有事。即咨行大清國將理藩院特飭薩納特衙門咨報外。我等謹遵此諭。將此要文速咨北京。遣派大員。此官不久到此。即傳起程等語。覈計庫倫大臣接到此文。理應即刻咨呈理藩院辦理。

詎庫倫大臣未報。徒然托故。將所委送文官員。視為無干。咨覆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查咨文內稱。即道光三年。由固畢業爾那托爾。策伊特哩業爾。差委數人。咨請前往。照看往京之喇嘛學生。解送接濟口糧。由前任大臣請示大部。被部飭駁。復經大部未便請報。僅問自備資斧。起程。牲口數目。行走月日。藉端推諉。查此等言語。係庫倫大臣。意欲以不相干之事。支吾。譬如由敝國有咨派理藩院差官之事。始終拘泥。是何居心。一味支吾。致將敝國委員。索斐業特呢額爾珀勒。廓善呢額爾。咱波凌。巴啟之。差貽誤後。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固無可如何。將敝國咨

文。由索斐業特呢額爾珀勒廓善呢額爾咱玻凌色啟攜帶。照常派委本地官。送至庫倫大臣等。轉請由驛速送大部。將所委差員。住宿恰克圖。候赴京起程音信。已經月餘。業已回至額爾口城。任所庫倫大臣等。於六月十四日行文。送至恰克圖。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今珀勒善呢額爾咱玻凌色啟。附近來至庫倫地方。吉訥喇爾固畢爾那托爾。曾將向伊口傳之事。在該貝子大臣前當面詳問。惟珀勒廓善呢爾咱玻凌色啟。當時身染重病。不能前往。特此由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七月十八日行文。併詳庫倫大臣等。咱玻凌色啟之病甚重。何時病愈。實難

逆料併吉訥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於下月底由東海岸
回來時或庫倫或京城可否派員其權均不能自由等語
庫倫大臣等接到此文於七月十七日仍行文固畢業爾
那托爾呼炳德爾用許多虛言悖理之至竟將固畢業爾
那托爾之任輕視支吾實屬有礙大義和好之道其所虛
言詞凡為官者將一切公事從未用矯情虛言辦理者且
固畢業爾那托爾係本國微員若不能來至庫倫地方被
大眾輕笑致玷厥職等語所謂詭譎者何所謂虛言者何
究竟此即悖於道理非所當行吉訥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
今將原文特送貴部閱看呈請曉諭庫倫大臣等嗣後斷

不可任用悖理言語。輕視敵國。親派官員吉訥喇爾。因畢業爾那托爾。俾慎重兩國和好之道。以期諸事和平。兩國大有裨益。是以明白咨文。及敵國飭諭會同。

大清國大臣等將所交至今未定邊界事宜。行文理藩院。於何時何處會同之處。立候回文。償敵國俟應派官。亦由貴部咨文接到後。再行辦理。為此咨行。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遞到夷字。詳加披閱。因該大臣咨行俄囉斯額爾口城文內。用有性情詭詐。語言子虛字樣。俄夷似有不悅之意。謹將原咨一併封送進呈。雖俄夷性本狡

猾諸事從無實話。而該大臣於咨行文內。直書性情詭詐字樣。轉使俄夷有所藉口。殊屬非是。該夷以此言為恥。竟將原文駁回。其不悅之心。已屬顯然。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年久。於俄夷性情。素所深知。諸事諳練。此次因俄夷未將實情聲敘。咨駁辦理。不為無見。究係該大臣措辭失當。現在由理藩院咨行俄囉斯額爾口城。所有立牌及一切應辦文件。仍令遵照該大臣指示辦理矣。嗣後遇有此等文件。該大臣惟當秉公持平。遵照舊章辦理。斷不可使俄夷心生疑貳。致啟釁端。理藩院咨文文底。一併鈔給閣看。

給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事。非據貴國薩納特衙門文稱我國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接據爾國欲行遣使進京公文。藉端狡展。似不合宜。至分界立牌一事。於幾時在某處會辦。懇祈示覆等語。惟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友誼可謂久矣。兩國一切遣使行文。均有定制。貴國所請。如果合宜。自應遵辦。若不合宜。斷難允准。此次欲遣人進京。赴理藩院。並未聲明緣由。該大臣不知原委。以為爾國使臣。仍係尋常事件。自應照例辦理。至該大臣有輕視爾國大臣之辭。亦因使臣並未聲明原委。本國大臣惟恐獲咎。不得已用曲盡之辭。並非有

心輕視。况兩國和好。必應遵照舊例。不可稍存嫌隙。嗣後如有應辦事件。仍照舊例商辦。方妙。幸勿多疑。至分界立牌一事。已於本年八月。飭令庫倫辦事大臣。遵便知照。爾國薩納特衙門。明年春融時。遣使赴庫倫等候。本院已將原由轉奏。

大皇帝矣。為此咨覆。

己丑。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據該夷酋等照會。即以本年閏七月初六日。係前定和約十二年屆滿之期。必須在臣署中相見。復行定議。臣當即照覆。或在省河。或在虎門。皆可接

見○至於署在城內○進城之說○已於六年前罷議○豈有反覆
再伸前說之理○旋即聞得該夷酋等○前赴廈門○甯波○上海
各口○察看貿易各事宜○迨至七月內○該夷酋等回粵○復來
照會○並遣小夷目來省○據稱○現有要事相商○必須先為允
准○始可面遞○臣當即照覆○凡事循照條約舊章而行○何待
今日始行允准○儻其中稍有更易之處○一切均應奏明請
旨○斷非臣下所敢擅專○嗣後亦並不知所要求者何事○現聞該夷
酋等○又於八月內○復抵上海○傳聞有前赴天津之說○該夷
酋等○如果徑抵天津○無論所要求者何事○應請

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

羈縻以期仰慰

聖厯

硃批已有旨

十二月戊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在洋涇濱築牆杜絕接濟惟噶夷首先聽命並無異詞其故因該夷貿易不多無所取利城中傳習天主教之人為賊所困心有不甘也噶夷則公然接濟扶逆以為重前此之遵諭在三茅閘橋堵築牆垣係迫於理勢不得不爾也故牆垣甫經築起而於打狗橋下挖地道穿牆而過直通夷館後門之內又任聽逆匪在於切近該夷房屋處所起築礮隄轉藉口牆

外夷房無人看守。必得官為賠償。噫噫不已。經委員吳煦等查出地道。稟知奴才嚴詞詰責。始行釘堵。噎夷執持兩端。既不阻撓築牆。亦不派兵看守。致有十月十九日夜。被賊推倒牆垣之事。其賊築礮隄。該三國互相推諉。皆不過問。擊以礮隄。雖切近味夷房屋。而地勢灣環。一經我兵開礮轟擊。嚇夷房屋首當其衝。因向嚇夷提督喇呢喃。告以該逆礮隄已成。我不能不開礮轟擊。爾國領事住處。適當其衝。應速遷移。以免受傷。且揆度該逆之意。必係爾首先築牆。遷怒於爾。欲假手於我。毀傷爾房屋人命。勿墮其計。該提督勃然怒云。非蒙提醒。幾為逆賊所算。求撥人夫二百。

名。文其帶兵督夫。將礮隄犁毀。以破奸計。而保夷館。該逆在城上放槍。其意殆欲擊我人夫。而傷及夷兵。更願其終繁端遂成。嘆咪二夷。從中百計排解。不能挽回。誓又密遣妥合。乘夜將該逆素恃為護符之咪夷房屋兩所。先後焚燬。免為賊巢。該夷既莫從究詰。火所由來。嘆夷則因該處為我兵所不到之地。亦疑逆匪與夷為難。自願聽憑官兵。由陳家橋一帶。進攻北門。不敢固執前約。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疊次攻勦逆匪一摺。喇嘛晒國提督喇呢。嚕犁毀賊築礮隄。並開礮擊賊。是該夷與逆匪。叢隙已成。

原可乘機攻勦。惟夷人狡詐百出。城中尚有習教之人。且嘆味
兩夷。仍與賊通。此時駕馭之法。惟在因勢利導。斷不可專恃該
夷之力。儻信任不疑。設夷情反覆。與城中匪徒。暗相勾結。轉恐
墮其術中。該撫務督飭兵勇。剋日進攻。限於年內將上海縣城
克復。若曠日持久。使蕞爾孤城。為賊久踞。該撫貽誤之罪。斷難
倖邀寬宥也。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行文俄國設立界
牌一事。自應即遵奏准文底咨行。惟詳查理藩院行薩納
特衙門文底內。有已飭庫倫辦事大臣咨行薩納特衙門
於明年春融時。遣使在庫倫等候之語。與庫倫奏准文底

不符行文外夷之件似難歧異應暫緩咨行或飭下理藩院更正或如何

指示敬候

命下所有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文書暫存庫倫俟奉有諭旨再行咨交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與俄夷立牌所有各處派出委員使臣等可否遵照前奉諭旨令其前赴格爾畢齊河一摺此案除黑龍江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准其前赴格爾畢齊河聽候外其庫倫委員俟俄夷使臣等至庫倫邊界時同赴格爾畢齊河公同商辦再理藩院咨行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公文著該

大臣立即咨行

庚申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接准吉林將軍米汝濬據該省差派與俄夷設立界牌之協領報稱。夷船由松花江順流至三姓停泊。占居六七。蓋房造械。設立礮臺。復與暎夷打仗。不久夷人還有續兵前來等語。即飭嚴密訪查去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又稟各處邊界。該夷並無續兵行動。亦無窺探別情。惟該署副都統呈請。該夷船由黑龍江順流而下。已經放過。僅明年江冰融化。該夷船再行經過。其時或可放行。抑或攔阻。不容經過之處。呈請指示前來。若諭令攔阻。誠恐肇起釁端。若照本年准其經過。又不敢擅便。謹

奏請

旨。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奏。俄囉斯船隻過境。應否放行。請旨遵辦等語。俄囉斯與別國往來。自應由外海行走。不能聽其取道內地。惟本年五月間。該國船隻過境。既經放行。此時若阻其歸路。該國不免藉口。又滋釁端。著奕格隨時查探。如該國前此經過之船。仍由黑龍江等處駛回。果於沿途地方。不致騷擾。即著聽其歸國。毋庸攔阻。若再有續來之船。並非前此經過船隻。即著妥為開導。告以內地江面。不能聽外國船隻任意往來。此後斷不可再從黑龍江行駛。致啟猜嫌。總以剴切曉諭。杜其將來為要。

又

諭朕聞俄囉斯建蓋銅廟一座。使用金瓦。並有糾約番眾。欲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之意。或云有欲於別項呼圖克圖內。延請一人者。或云有蒙古人等。暗地潛往者。該處距庫倫較近。不知俄夷有無與庫倫行去。及該大臣於此事如何駁斥。究竟曾否咨覆等語。俄夷狡猾性成。近來每每專擅。似此事關喇嘛蒙古尤為緊要。著德勒克多爾濟密查建蓋廟宇。究在何處。其欲搶呼圖克圖。是否屬實。據實具奏。斷不可露出驚駭。使俄夷生疑。致啟釁端。

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准琉球國中山王

世子尚泰咨開。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亞國提督。坐駕火輪船一隻。率同屬船二隻。一同到國。據通事口稱。本月十七日。在廣東香港地方。一齊開洋。隨風駕駛。直到琉球國。日後另有屬船三隻。即可到來等語。續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果有屬船二隻到來。據提督啟稱。要定正月初六日。攜帶官兵。進到王宮。面會王世子。暨大臣。以賀新禧等由。當即飭官再三懇求。在他八廡。與大臣相會行禮。該夷不肯應允。至初六日。果率兵卒闖進宮中。即飭大臣相會。該夷既行禮畢。默然引兵而歸。乃將小官一名。水手五名。上岸寄居。接取原留小官一十五名。並使喚人怕聽吟。

之妻子。及通事錢文綺。金善明等配搭屬船二隻。於初十
十一等日。先後開去。一隻仍舊逗留不去。十七日。又有喚
人冒耳敦。攜帶妻子。坐駕海船一隻到來。交代咱噠吟上
岸同居一室。該船未幾回去。六月初七日。又有提督坐駕
本船。率同屬船一隻再來。據提督啟稱。此後或有亞國船
隻到來。須要以禮相待。一切在市什物。許其收領。所用薪
水。亦收價供給。若亞船遭風漂來。損壞船隻。總要地方官
遣人救命。待有便船回籍。或有人身故。給地埋葬等由。當
即飭官暫為應允。該提督欣然。接取所留小官一名。水手
五名。並搬載所藏煤炭。又使喚人咱噠吟搭駕屬船一隻。

於二十一二十三等日。與前所留屬船。先後開去。此誠
皇上德威之所被。舉國感激無涯者也。至該夷人冒耳敦等。尚任
意淹留。日用物件。需索甚多。以致國疲民苦。况強要授耶
蘇教。騷擾不息。不知日後釀成何等禍患。憂慮深切。寢食
難安。祈告諭。喚首。迅撥船隻。接取冒耳敦。並眷屬人等。歸
籍。俾得安謚。臣等查。喚夷。咆噤。吟。攜。眷。久。羈。琉。球。及。亞。夷
兵船。屢次到彼。騷擾。第。經。該。國。王。世。子。瀨。請。求。為。勸。導。茲
久。羈。琉。球。國。之。喚。夷。咆。噤。吟。等。及。亞。夷。兵。船。現。在。雖。已。撤
回。復。有。喚。夷。冒。耳。敦。等。又。在。琉。球。居。住。肆。行。無。忌。兼。欲。強
授。耶。蘇。教。種。種。騷。擾。不。息。既。經。該。國。王。世。子。尚。奏。再。三。願

請○求○為○查○辦○目○應○俯○如○所○請○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臣○葉○名○琛○查○照○就○近○察○看○情○形○相○機○開○導○勸
令○喚○筒○及○早○撥○船○接○回○以○示○懷○柔○

硃○批○知○道○了○

咸○豐○五○年○乙○卯○二○月○甲○午○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
佺○孫○奏○各○國○夷○商○近○多○來○閩○貿○販○惟○茶○市○均○在○城○外○南○臺
一○帶○該○領○事○官○金○執○爾○以○夷○商○來○閩○日○眾○相○離○該○領○事○居
處○較○遠○難○以○稽○察○彈○壓○請○租○南○臺○天○安○寺○雙○江○臺○後○空○曠
地○基○建○蓋○公○所○並○請○先○租○該○處○真○如○巷○入○官○房○屋○俾○得○移
居○其○到○閩○貿○易○夷○商○咸○乞○承○租○屋○地○為○儲○貨○棲○身○之○所○租

約之上。請蓋地方官印信。以昭慎重。伏查和約內載。領事
夷官准居城邑。所有福州通市夷人住處。定在大橋以南。
租賃屋地。租價務求平允。華民不許勒索。夷商不許強租
等語。今遠夷向化而來。自應處以館舍。至租約內。蓋用印
信。亦如民間稅契。以資信守起見。若不俯如所請。似不足
以示懷柔。第閩省民情。重財喜事。凡遇夷人議租屋地。無
不擡價居奇。該夷不甘措勒。遂疊以有乖和好為詞。藉端
要挾。即如本年八月。暎商應完茶稅銀一萬四千餘兩。因
租屋未定。遷延三月。甫肯輸完。夷性靡常。動尋嫌隙。事關
民夷交涉。惟有恪守和約。以期兩得其平。茲查夷商喜喇

喊士林等。向氏人林森、洪起元、鄒廷啟、林瑞泉、周金榜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亭衛、暨番船浦中洲尾等處屋地六所。均係兩願定租。現已立約。該領事所請天安寺雙江臺地基。亦與議明。每月納租錢五十千文。交與地方紳民。以充公用。此後續到夷商。如需租屋。當飭地方官。一律妥為經理。

諭軍機大臣等。王懿德等奏。夷商販茶。請准租屋居住一摺。福建省因茶販不通。暫開海禁。各國夷商多來貿易。該督撫為廣收茶稅。俯順輿情起見。准該夷領事。承租南臺天安寺雙江臺後空曠地基。並准夷商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亭衛等處屋

地六所為儲貨棲身之地。係民夷兩願。並立租約。蓋用印信。係照從前和約辦理。該夷等向化遠來。自應處以館舍。用示懷柔。惟民夷雜居。必須嚴加約束。且南臺一帶。逼近省垣。既已租與屋地。著該督撫諭令該夷領事官金執爾等。稽查彈壓。務令本地居人相安無事。免生嫌隙。方為妥善。其續到夷商需租房屋。並著飭令該地方官。一律辦理。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酌擬夷人獎賞。並紳士捐輸善後經費各等語。佛蘭西提督喇呢喃。於官軍攻勦上海逆匪。情殷助順。吉爾杭阿請賞給該夷綉四卷。銀一萬兩。以示懷柔。尚為妥

可考 卷十
三二

協著即照所擬辦理。至松江係屬腹地。非上海可比。該處舊建天主堂。現在僅存地基。是否因事有窒礙。於已建後復行燒廢。自有前案可查。以及從前和約內。曾否議及。何以自道光二十九年具呈後。迄今尚未定案。事關撫馭外夷。均著吉爾杭阿。確切查明具奏。候旨遵辦。

乙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現由俄夷遣使送來。到該酋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遞。當繕具收到回文。交來使攜回。謹將原文呈覽。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國薩納特衙門。於前年六月十六日。上年二月初六日。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公文。及本職上年四月十四日。並十月三十日。咨文。均稱奉本國君諭旨。立界之事。責成本國畢爾那托爾。會同貴處承辦委員。議定等語。業經聲明在案。昨據

大清國理藩院。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咨行本國薩納特衙門公文。係咨覆本處十月三十日咨文。並稱分界立牌之事。本年八月間。已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遇便行知薩納特衙門。俟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前赴庫

倫聽候。此節本院已經聲明緣由轉奏。

大皇帝等語。額爾口城於本年二月初四日接奉。是月初七日。即由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遞到。並將庫倫辦事大臣。十二月十九日咨文。一併送到。內稱會同商辦分界之事。由吉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委員。會同俄羅斯來使。在黑龍江吉林所屬之格爾畢齊河地方。俟冰泮時。於明年五月初一日。將如何設立界牌之事。互相商定等語。詳查理藩院文稱。係令本處於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赴庫倫等候。乃庫倫大臣又稱。在黑龍江所屬之格爾畢齊河地方。於五月初一日。會同商定。是來文二件。已自不合。似此膠轕不清。

礙難陳奏。貴院亦必知悉。本固畢爾那托爾不得已仍備咨文。懇祈貴院速為答覆。其回文請於二月二十日前後送到額爾口城。如貴院不及行文。即以本年十月為止。蓋曠夷軍興。必欲滋擾東海地方。並有直犯松花江海口之意。上年夏間。該夷乘坐兵船六隻。來至東海。攻撲本國喀木察特喀地方。經我兵逐出。本國人不惟不准滋擾本國地方黎民。並念兩國二百年和好之道。期與

大清國利益。昨復降旨。飭本固畢爾那托爾酌量派兵。配齊大小礮位器械。趁此水路可行。迅速親赴東海。勦辦曠夷。職即帶領重兵。載運軍器牲畜等件。復帶接濟東海兵船口

糧。俟水路可行。即乘船由黑龍江地方。駛赴東海。以便遵
照本國君諭旨辦理。十月始能旋回。貴部如有覆文。職亦
可在松花江海口等候辦理。為此咨行。

戊申。吉林將軍景淳奏。添派佐領烏勒吉。隨同協領富尼
揚阿。帶兵十數名。由驛起程。先至齊齊哈爾城。守候庫倫
差員。同往格爾必齊地方。與俄囉斯使者見面。再行前赴
東海。會查地界。所有三處委員。及俄囉斯使者。隨帶兵役。
約有四百員名。應用食物器具。及分賞赫哲物件。所需甚
鉅。暫藉庫存捐輸等銀。先行墊用。仍飭委員酌量撙節。以
杜虛糜。

硃批知道了。再將墊用若干。據實奏聞。以杜含混。

庚戌。升任浙江巡撫黃宗漢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有人奏。汪蘇上海道吳健彰。通夷養賊等情。欽奉。

上諭。著臣派員藉別項公事。馳赴上海。不動聲色。按照摺內所叅各情節。逐一訪查明確。據實馳奏。欽此。維時臣正在採買米石。運津。尚未完竣。遵即委晏端書。以催雇海運為名。馳赴上海。詳慎確訪。又摘錄要款。寄與上海督勦之委員金華府知府石景芬。密令就近確查。先後據該委員等。密行稟覆。臣復與浙江紳商往來上海者。細探夷務賊情。旁加印證。如欽奉。

飭查吳健彰與劉麗川同鄉。劉麗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即攜眷寄居夷船。道庫存銀不下三四十萬兩，悉以遺賊。又與人在上海夥開旗昌行，賊匪城內糧食鉛彈皆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每至船上，與該道會晤，仍行入城等因。臣據委員及紳商所聞，該道實與劉麗川同鄉，平素往來甚為親密。上海辦理防堵，該道所募之勇，即係劉麗川管帶。劉麗川稔知道署存銀甚多，遂潛蓄異謀，勾結練勇起事。八月初五蚤，該匪等擁眾直入道署，大肆劫掠。後有夷人進署，將該道及其眷屬擁護出城，奔避夷館。庫中存銀及內署私財，悉為賊有。上海之旗昌行，原係味夷所開，此行開

張年久。而東夥則先後更易。現在所開之夷商。與該道交
好。銀錢亦多所往來。故上海未失守之先。咸有該道與夷
夥開旗昌行之說。奸商之接濟賊匪。原不止旗昌一行。而
旗昌之接濟。亦終不免。本年六月間。旗昌行即有鉛船一
隻。裝鉛一百四十八條。由蘇運滬。道出東激。臣委員在此
防堵盤查。即經查出。慮其濟匪鉛彈。將鉛扣留。嗣據該道
飭令旗昌取結存案。即行釋放。究竟此鉛運到。果係作為
茶箱。或接濟賊匪。俱難憑信。至該道之與賊匪會晤。浙之
官弁兵勇。在上海南營者。多有所聞。本年五月初三日。旗
昌行門外。觀者如堵。眾口譁然。僉稱劉麗川與該道俱進。

旗昌行由行後上火輪船會議行門業已關閉凡商於洋
涇濱者不問而知之以上各情皆為案中最關緊要臣訪
查所及有如此者如欽奉

飭查該道所雇拖管船勇名為捐貨實取價於關稅本年春閒有
廣東貨船到滬因係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
以致夷商不服該道於關稅多少任意詳報其隱匿銀兩
悉由海道運回原籍等因除隱匿關稅銀兩由海道運回
原籍一節徧查竟無所聞外其該道所雇拖管船勇聞係
先行捐資由粵雇募而來於上年春閒初到滬時將黃浦
江賊船全行焚擊水咯藉以肅清復因索費無厭不肯打

仗該道撤退一半。以一半十五隻。與另雇之夾板船四隻。留守吳淞口。賊匪因不能由海逃竄。惟扼督船勇。尤頑性。成。不惟上岸姦淫搶擄。民不堪其苦。該道前在城內所雇。廣勇。既盡變為匪。其水路之船勇。又俱係廣人。大營每有。攻城之舉。船勇與城內之匪。暗通信息。豫為準備。日人不能得手。其害實由於此。其上海關稅。自本年正月下旬開徵起。至三月初開。因有公平行夷商貨船。進關漏稅。該道與之舊交。既不示罰。僅令完一半之稅。故眾商皆不服。稅務因而中阻。迨各公使赴崑山謁見督臣怡良之後。始照舊完稅。以上各情節。臣飭查所及。又有如此者。至道庫存

銀。是否三四十萬。該道所雇拖督船價。後來會否取償於
關稅。並徵收關稅。有無捏報隱匿。此次滬城克復後。調查
該道任內徵解簿冊。以及文報。方可得其多寡虛實。非採
訪所能詳悉。其與味夷影開旗昌行。有無約據。由旗昌行
上火輪船。與逆匪如何相見談論。貨船之漏稅。實有若干
銀兩。種種與夷關涉。更非暗訪所能得其確憑。惟自該道
罷斥之後。不惟撫臣吉爾杭阿。與各夷正言謹論。多所折
服。即浙江委員石景芬。具有忠勇之氣。亦為夷所敬重。甯
波紳商。庶吉士張庭學。捐納道楊坊。隨同撫臣委員。與各
夷理論。即有成效。賊勢日形窮蹙。則吳健彰之罪狀。自難

逃

聖明洞察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吳健彰通夷養賊各款。當降旨交怡良。吉爾杭阿。按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具奏。並諭黃宗漢派員訪查。茲據黃宗漢奏稱。查明吳健彰實與賊首劉麗川同鄉。該逆起事時。吳健彰眷屬奔避夷館。庫中存銀。悉為賊有。並與夷人夥開旗昌行。及所雇船勇。俱係粵人。每有攻城之舉。往往漏洩。致船勇與滬城之匪。暗通信息。各情惟道庫存銀。是否三四十萬。吳健彰所雇拖督船價。曾否於關稅取價。其徵收關稅。有無捏報隱匿。並與咪夷夥開旗昌行。有無約據。其上

火輪船與逆匪如何談論。貨船漏稅實有若干銀兩。未得確據。怡良近在蘇省。見聞切近。吉爾杭阿與吳健彰同在上海日久。更難諉為不知。該道摺問已久。尚未據該督撫將原奏各款。查明具奏。現在上海克復。所有應訊人證。不難傳集。著即逐款查明。並此外有無別項劣蹟。一併確查。據實參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由報遞到夷字。詳加披閱。該夷咨行理藩院文內。有本年春融時。派去使臣辦理立牌。究在某處會商。懇請指明。迅速示知等語。已由理藩院行知俄囉斯。

薩納特衙門仍照前約於本年春融時遣使赴庫倫邊界地方會同該處委員同往格爾畢齊河會合吉林黑龍江委員商辦矣。著吉林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等務須計時各派委員前赴約定地方秉公商辦建立界牌斷不可稍存偏枯致令俄夷藉口啟釁。理藩院咨行俄囉斯文底若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事。昨據貴國東邊吉那喇勒固畢爾那托爾咨稱接據理藩院文稱令本處於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前赴庫倫聽候等語。嗣復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在黑龍江所屬之格爾畢齊河於五月初一日會同商定各等語。是來

文二件。已自不合等語。咨行前來。查分界立牌之事。我
大皇帝已於上年諭令吉林等處委員在黑龍江格爾畢齊河地
方。等候貴國使臣等。於本年春融時。會同庫倫委員。同赴
格爾畢齊河地方商辦在案。貴國接奉本部回文。自應仍
照前約。於本年春融時。迅速派委使臣。前赴庫倫。與庫倫
委員同赴格爾畢齊河地方。會同吉林黑龍江委員商辦。
惟我

大清國與貴國相交。一切應行表辦事件。照舊兩國咨商。以期
有益。斷不可遲延耽誤也。為此咨覆。

三月癸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據恰克圖司

員稟報俄國瑪爾爾夷官因官事來署會晤言及去歲因
暎夷欲與俄國構怨伊國固畢爾那托爾曾帶重兵至東
海與暎夷接仗擊壞暎夷兵船多隻擊斃兵丁多人回兵
時伊國王甚悅即委固畢爾那托爾辦理國中一切事務
並能酌定薩納特衙門應行要事該夷甚稱伊國因畢爾
那托爾明幹復又言及暎夷惟利是圖所有暎國情形盡
已訪聞初意原不止構怨於俄國併欲與中國人尋釁且
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協濟火藥甚至欲開我兩國之好
伊國固畢爾那托爾因預防暎夷於一月內在後營調齊
重兵由彼處帶兵前往東海防堵俟固畢爾那托爾到來

時或由京中派大臣一員會晤。或與庫倫辦事大臣相見。不然。俟到東海時。另派大臣一員。與之相見。以便商議兩國有益要事。該司員當以不得輕視中國大臣等語。飭駁在案。隨即飭令該司員。面見該夷。告以中國大臣。向無越境。與別國官員相見之例。如有應商要事。須將原委先行聲明。再為定議。似此等事件。礙難輕率具報等語。飭駁去後。復據該司員聲稱。因公事往見該夷。業經遵照開導。該夷聲言。既礙難轉報。應毋庸議等因。復行具稟前來。伏思該夷既欲帶兵前往。若俟業經入我邊之後。再行止駁。恐該夷藉端生事。可否即由理藩院行文。阻止該夷。不得帶

兵前往。一面由黑龍江吉林兩處將軍。於各要隘加意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吉林將軍景瀉。黑龍江將軍並格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由報遞到。據俄夷呈稱。現欲帶兵由搭界卡倫。前往東海防堵。俄夷等因一摺。俄囉斯性情狡獪。諸事從無實話。不可不防。該將軍等。接奉此旨。無論該夷是否前來。均當隨時密防。如俄夷來至交界。總宜循照舊章。婉言拒絕。令其由外海行走。斷不可由內海經過。更不可張皇洩露。使俄夷知覺。致生枝節。

德勒克多爾濟又奏。遵查俄夷蓋造銅廟等事。據庫倫委

員會同恰克圖司員稟報。恰克圖地方。每屆年節。向例約
俄夷瑪爾等。前來筵宴。茲藉回看該夷之便。該司員向
瑪爾等閒談。問及。始知伊國前後營。有廟兩座。隨即前
往看視。查得前營。內有夷式廟房一所。週圍約有二百餘
弓之大。廟房及鐘樓。約高七八丈。復至後營。亦見有夷式
舊廟一所。比前營廟房較小。此二處皆無用鍍金銅瓦蓋
造之處。該司員復向夷人詢問。他處還有幾所廟房。有無
鍍金銅瓦蓋造之廟。據夷人聲稱。伊國中惟此兩處廟大。
其餘皆係小廟。並無鍍金銅廟等語。該司員旋即回署。再
恰克圖附近一帶。並無番民。亦無欲行搶劫。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等事。該蒙古等。妄無私往俄夷境內之人。一併
稟報前來。又據派往黑龍江等處巡訪之協理台吉等稟
報。該處邊界卡所。俄夷俱屬安靜。並無建造銅廟之事。亦
無糾約番眾。行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舉等因。結報
前來。今庫倫堪布諾們罕等。具結呈報前來。與恰克圖司
員等所報。大略相同。

殊杜。既無實據。則我斷不可先啟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正月二十四日。據貴大臣咨稱。

貴國理藩院。因格爾畢齊河。至近海地方交界立牌。擬定今

職呈明上司。派委明幹可靠之員。帶領會說滿蒙話通事。按期在恰克圖地方。等候前往格爾畢齊河等語。職即轉詳木哩斐岳幅。副據劄交貴大臣咨文。與

貴國理藩院咨文比對。不惟令我國使臣。赴指出處所不同。更與前年六月十一日。咨行理藩院分界公文不符。是以本國畢爾那托爾將不符之處。迅速知照。是為至要。今將咨行

貴國理藩院公文。派石沙木哩業幅等送去。將來由理藩院將如何分界立牌。及派委大員之處。咨覆到時。再行照文辦理。因敦和好。迅速知照。為此咨行。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友誼之道可謂久矣。凡兩國差人之往來。均有定例。斷難更改。此次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倭夷。係貴國有應辦之事。自應由外自行。走似不可由我國黑龍江吉林往來。惟

大清國與貴國相交。一切事均應循照舊章。方好。庶可兩國有益。為此咨行。

戊子。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查喇嘛西提督辣厄爾。首先助順。前經。督吉爾杭阿。擬請賞綢四卷。並

賞給該國出力官兵銀一萬兩。奏蒙

允准。督吉爾杭阿。復因該國領事伊擔。往來奔走。亦有微勞。足錄。

推廣

皇仁。並賞伊擔綢四卷。飭委署海防同知吳煦。恭齋賞項。發交該
夷。即據辣厄爾。伊擔。覆稱。

上賜綢卷。謹已叩領。不勝榮耀。其賞兵銀一萬兩。謹敬封存洋行。
俟奏知該國王。奉到回信。再行分給在案。至喚咭喇領事
阿利國。聽憑官兵築牆。劄營處所。係其所開馬路。頗覺整
齊。一經踐踏。則完。大半殘缺。督吉爾杭阿。於撤兵後。給與
洋錢一千二百圓。令其自行修復。該夷究與喇嘛。西之助。

順攻勦者。微有不同。且咪夷領事馬輝。水師官鉢伯。亦曾帶兵攜礮相助築牆。賞之殊屬不值。不賞則咪咪佛三國並列。咪佛二夷。皆得邀

恩。獨該夷不與。恐其因缺望而另生枝節。等愚昧之見。阿利國應請毋庸獎賞。再辣厄爾之首先助順。實由該國公使布喃。喃隆在滬時創成此議。等吉爾杭阿。已諭令辣厄爾。傳知喃喃隆。必將其深明順逆之處。奏明

大皇帝。蓋因夷性多疑。惟恐等墜於上聞也。再從逆奸夷。先經拏獲正法者二名。咪咕喇副領事李泰國。引領官兵在洋涇濱夷行內。按戶搃拏。又在吳淞口。為李泰國開槍拏斃

者一名。又有一名搭坐夷船。逃至甯波。經甯紹台道段光
清督飭喫咕利住甯夷官。即時擒獲。押解來江。行至杭州
地方病故一名。尚有一名解至上海。業已正法。

硃批知道了。

四月癸丑。吉林將軍景淳奏。俄夷越入黑龍江烏魯蘇木
丹卡倫。業經占居閭吞屯地方。已行知三姓副都統圖欽
將官兵勤加操練。不時按卡嚴密稽查。儻該夷由黑河口
徑過。務須善言阻斷。不可肇啟釁端。並派委防禦雙德前
往該處襄辦防務。

硃批知道了。

丙辰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富勒
洪阿呈報。由黑龍江前往格爾畢齊河地方。與俄囉斯會
辦分立界牌之吉林黑龍江二省協領富呢揚阿吉爾哈
善等呈稱。於鄂勒蘇二地方。撞遇俄囉斯大小船八隻。帶
有槍礮等項軍器。由黑龍江而下。據俄囉斯木哩斐岳福
訖稱。前往東海。與啖咭喇打仗。先來大船十隻。續有來船
九十餘隻。並稱立牌之事。亦係伊承辦。由格爾畢齊河起
設立界牌。俟行至東海。臨近於松花江口。再為商酌等語。
並將俄囉斯遞交字文一併呈報前來。當經飛飭署副都
統富勒洪阿等。務照所奉

諭旨向俄羅斯逐一開導。不准滋生事端。即飭令協領富尼揚阿等馳赴格爾畢齊河守候俄羅斯使者。及庫倫官弁會同辦理。並知會吉林將軍景清仍飭本屬各處會哨卡倫官兵等嚴加巡查。毋稍疏懈。又據富勒洪阿呈報。派往卡倫處探聽俄羅斯之驍騎校德克登布。與坐卡佐領烏清阿等會遇俄羅斯船隻。當向詢問。該夷即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角投遞。並稱情由皆在文內。即將該夷遞交公文。飛咨理藩院。復據富勒洪阿呈稱。於吉爾堪處遇見俄羅斯船七隻。當即親見木哩斐岳幅將欽奉諭旨剴切曉諭。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內江行駛。據木哩

斐岳幅等云。乃係恭順取和之道。只求放過。並給字一紙。徑行過去。詳閱該夷字內。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前往東海松花江。防堵喫夷。隨帶大船一百四隻。內有火輪船一隻。由松花江海回來之火輪船二隻。前去小船五十隻。大船上帶馬三百餘匹。牛三百餘隻。羊一百餘隻。男女去大小八千餘名。大船上存槍礮等項軍器。傳事船一二隻。已經過去船七隻外。仍有落後小船一百四十七隻。陸續就到。大概至五月終可以到齊。懇祈放過。惟查該署副都統所報。與該夷文內船數不符。且夷人性情詭詐。其言礙難憑信。請

旨飭下理藩院行文該國令其遵照舊制仍由外海行駛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在黑龍江地方接奉貴部咸豐五年二月二十日咨文。即應迅速咨覆。從前與

貴國大臣商辦分界一事。本國君已飭本職辦理。今因帶兵赴黑龍江海口防堵敵人。已於二月十八日由額爾口城咨行貴部。職亦願將分界之事速為辦理。

貴國委員等應預赴松花江口。職於九月間必可到彼。職意與

貴國相同。循照兩國和好之道。將此要事迅速辦理。為此咨

行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黑龍江將軍奕格奏。俄夷船隻由黑龍江經過。一
指俄夷帶領夷眾。乘船裝載馬匹牛羊多隻軍器等項。因與
夷相爭。闖入海口。由江行走。自應阻止。惟現在已有多船入境。
若極力阻攔。難保不滋生事端。著奕格體察情形。其俄夷未到
船隻。如能阻攔。固屬甚善。儻不能攔阻。惟當以正言曉諭。令其
毋擾我境。並飭卡倫各員。妥為防守。毋令滋生事端。俄夷惟當
告以嗣後遇事。均應遵照舊例。斷不可隨意妄為。俄夷原喜已
交理藩院。咨復俄囉斯薩納特衙門矣。

又

諭。字。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據。奕。格。奏。稱。俄。夷。乘。船。帶。領。多。人。來。至。黑。龍。江。等。語。現。在。已。將。該。夷。不。遵。舊。例。由。理。藩。院。行。知。俄。囉。斯。薩。納。特。衙。門。矣。所。有。咨。行。文。底。著。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俄夷。本院因與舊例不合。今兵船由外海行走。業經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今貴國仍不遵舊例。竟坐船多隻。帶領多人。入我黑龍江邊界。自應阻止。惟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是以放行。並未阻止。實因體恤
之故。嗣後貴國防堵。喚夷欲往東海之時。務宜遵照舊例。
由外海行走。不得自內海往來。凡遇此等事件。均俟薩納
特衙門咨行理藩院。聲明咨覆後。再為行走。斷不可似此
率行經過也。為此咨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豐朝
卷十一之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咸豐五年乙卯五月甲子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富勒洪阿呈稱由烏魯蘇木丹坐卡佐領烏清阿與尋江探信驍騎校德克登額等呈報在小黑河處前後遇有俄囉斯大船十七隻小舢舨船三隻經該員等查問俄囉斯言語不通富勒洪阿當即督率官兵由江前往探視適與俄囉斯船隻相遇兩造交言互相不懂該夷隨將伊國字文一紙遞出復手舞足蹈當時查其情形似屬落後船隻是以放行並將該夷字文一紙呈報前來惟該夷復遞字文實不知係何鉅細理合將該夷字文封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辛未吉林將軍景瀉奏。先後接准黑龍江將軍咨開。現有俄羅斯人等乘船由黑龍江陸續經過。據稱前赴東海防。勒喚夷前來等因。隨咨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飭沿江各卡。不時巡防。並查探有無經過人船。當據該卡領催濼春等報稱。四月二十日黎明。有俄羅斯大小船二隻。由黑龍江駛入松花江。順游東下。該領催帶兵尾隨。查得大船載有四十餘人。小船載有三十餘人。向其查詢。言語不通。看其手指之狀。似欲下駛。並有續來人船之意。現已安靜東行。

等情。呈報前來。查該夷經過沿途。雖無滋擾情事。惟夷性詭譎。未敢稍事疏忽。仍令五姓副都統。密飭嚴防。硃批。知道了。

丁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由理藩院呈覽之俄夷呈遞黑龍江將軍夷字一紙。詳加披閱。係俄夷商辦立界。委員現已抵松花江候辦。著吉林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各飭委員。迅速起程。前往松花江。會同俄夷委員。公同商辦。務須持以正理。示以大義。俾得遵照舊例辦理。斷不可令俄夷疑貳。致啟釁端。俄羅斯來文。著一併鈔給閱看。

己丑○吉林將軍景瀟奏○准三姓副都統圖欽咨稱○守卡領
催凌春等續報○四月二十一日辰刻○見有俄囉斯大小船
七隻○裝載牛馬五六十匹○男婦一百五六十名○口順游東
下○並據前次派往赫哲地面偵探夷情之甲兵圖奇○德
清阿慶德等回稱○去冬奉派裝前赴闊吞屯等處○見有
俄囉斯蓋成房十八所○未蓋成房十餘所○約有男婦一百
三十餘人○詢之附近赫哲人等○僉稱該夷俱屬安靜○伊等
旋回○途遇該國人船○先後過境○亦無騷擾情事○復准該副
都統咨稱○據續派黑河口守卡防禦春福○委前鋒校台凌
阿等報稱○四月二十五二十七等日○有俄夷大船六十九

雙賊號小船十二隻。自黑河口擁出東駛。經該員等跟蹤查探。是船裝載牛馬豬羊等項牲畜。男婦一千數百餘人。向其追詢。言語不通。均已安靜下往。委無滋擾別情。並據訪查烏蘇哩口之佐領富克精阿所報亦屬相同等情。並與黑龍江將軍咨文相符。仍令該副都統督飭官弁不時嚴防偵探。

硃批知道了。

六月乙未。吉林將軍景瀟奏。俄表現赴松花江候辦分界事宜。理應飭令各委員前往會辦。惟吉林黑龍江兩處委員已赴格爾畢齊河等候。該委員等或尚在彼處守候。或

已折回。尚未接據確信。至庫倫所派委員等。是否尚在恰克圖等候。亦未接據咨文。現已飛飭吉林黑龍江各委員等。即行折回。由彼處就近迅赴松花江下游。與俄酋秉公會辦分界事宜。俟得有庫倫委員等起程確信。再行備船前往接濟。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俄酋現赴松花江。候辦分界事宜。已飭庫倫印房章京惠麟等。於六月初十日起程。迅速前往松花江。會同吉林黑龍江各委員商辦分界事宜。並面諭委員惠麟等。與俄酋會辦時。務曉以大義。均照舊例辦理。勿使該夷生疑。免啟釁端。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景瀆奏稱。會同俄夷商辦立界之協領等業。經調回。由黑龍江水路直抵黑河口。乘坐吉林船隻。前往松花江下游。會同俄夷委員。公同商辦一摺。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遵旨派員起程。已赴黑龍江等語。著該大臣迅速知照吉林黑龍江將軍。景瀆原摺。着鈔給閱看。

己未。吉林將軍景瀆奏。准黑龍江將軍咨覆。飭赴松花江會辦查分界址委員。已行劄調。並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該處委員。於六月初十日間起程等因。詳查格爾畢齊河。至黑龍江口。其程無憑計算。前詢委員云。約需月餘。自黑

龍江口。至闊吞屯。約五千餘里。又距東海尚有數十里。今兩省委員。由格爾畢齊河折回。已費時日。庫倫至黑龍江口。不下四千餘里。該處委員。如星馳前來。約在七月中旬以後。若再令八月初三日以前。趕至東海。是限不及月。而欲行八千餘里之遙。其勢實有不能。努豫思及此。隨咨三姓副都統。詢以人船如被凍阻。有無別道可通。過秋設不及回。能否設法接濟。據覆。皆係水路。委員等如被凍阻。無法運道接濟。今已六月下旬。兩省委員。尚無行抵何處之信。即庫倫委員。亦未至齊齊哈爾城。如刻下趕到。至黑龍江口。亦需十八九日。即使逾限趕往。不惟該夷早經旋回。

而封河在即。假道無由。統計差去官弁不下四百餘名。僕被凍阻。必受飢寒。是非徒無益。而又滋害。籌思至再。惟有擬請改於明年春融。即速前往會辦。並請

旨飭下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令各委員等先行轉回。由理藩院行知該夷使一體遵照。

景瀉又奏查俄囉斯分界一節。若不豫為咨定準期。年復一年。終不能竣事。或致該夷藉此生端。所關匪細。即本年原定恰克圖會齊。乃該夷帶領許多人船入黑龍江。由松花江往東海。並不遵赴恰克圖。輒敢請在松花江商辦。以致各委員徒勞往返。是今年之不能會辦。實由該夷使然。

可否即由理藩院豫咨該夷商定準期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奏會勘交界往返非時請俟明春再辦一摺。此次會勘俄囉斯交界往返更改為時已久。今該夷使既在松花江口等候。且吉林黑龍江委員均已自格爾畢齊河折回。其庫倫委員據稱七月中旬以後亦可趕到。是八月初三日以前各委員必可在黑龍江口會齊。若再行改期。誠恐該夷有所藉口。轉不能依期前來。此時原不必竟到東海。勘立界牌儘可先飭該委員等在黑龍江口會晤。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一面黑龍江將軍知照俄囉斯在松花江等候。即可飭令該委員等迅速前往會晤。以便定議。安立界牌。所有該將軍請俟明春再辦

及先由理藩院豫咨該國之處。著毋庸議。景瀉接奉此旨。著即知照奕格遵辦可也。

七月己巳。兩江總督怡良等奏。喚夷欲助勦洋盜。飭令停止。

硃批。所辦甚妥。喚夷之船。豈能任其各處游奕。以捕盜為名。將又他有覬覦。

辛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據護登州鎮總兵郝上庠報稱。七月初二日。福山縣之罘島海口。探有三桅火輪船一隻。兩桅夷船二隻。無桅火輪船一隻。先後駛至。查詢船內通事。及夷目人等。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外借夷船。

二隻前來北洋。幫捕盜匪。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鈔錄稟請覈示前來。並據聲明該夷船聞盜船在奉天。即日駛往奉天等語。臣查驗船照。係甯波府。令商雇火輪船北來捕盜。即蘇松太道諭帖。亦係飭勇船北來。並無借用夷船之語。其為該夷自行違約。混入勇船。影射無疑。今各船已由東洋徑往奉天。追阻不及。恐在後尚有續來船隻。人數眾多。難保不別滋釁端。請

旨飭令

盛京將軍。查明該夷船。如抵奉天。即理諭南還。並請

飭諭兩江督臣。江蘇浙江撫臣。查明上海甯波商局。雇用火輪船。

因何致令夷人混入勇船北來。分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喚夷欲令兵船赴北洋。幫捕海盜。已飭署蘇松太道。諭令該夷。毋庸前往。本日據崇恩奏稱。七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輪船一隻。兩桅夷船二隻。無桅火輪船一隻。先後駛至之罘島海口。據船內通事夷目等。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外借夷船二隻。並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旋即駛往奉天。追阻不及等語。喚夷通商船隻。止准在五口往來。山東奉天洋面。皆非該夷應到之地。火輪船雖由商雇。究屬夷船。豈可任聽商民。駕駛北行。致令夷船混跡。怡良等既經諭知該夷領事。著即飭令將北駛船隻。迅速追回。即商雇之火輪船。

亦一體撤回。不准擅向北洋開駛。甯波雇備此船。何以未據奏報。輒即給照開洋。蘇松太道諭帖。既係給與勇船。何以又入夷目之手。甯波所雇火輪船。既係一隻。何以北來之船。竟有四隻。種種影射。此端一開。該夷任意遊行。何所底止。且內洋盜匪。自有師船勇船勦捕。何必藉助外夷。致令將來藉口。著怡良、吉爾杭阿。即飭前調挖罾各船。迅速北上。與奉天、山東合力勦辦。嚴諭商民。不准率行借用夷力。一面將蘇松太道諭帖原委。據實查明具奏。甯波雇備火輪船。係由何人擅自給照。著何桂清、查明嚴參。不得曲為解釋。此項夷船。如仍在奉天洋面。即著英、隆、恒、毓。妥為曉諭。令其恪遵成約。剋日南返。儻有要求。務宜正言。

拒絕。不可稍事遷就。如現已駛至東洋。或山東洋面。再有續來
夷船。即著崇恩飭令登州鎮道一體諭令南還。勿再任其北駛。
並分飭沿海各口岸。嚴密防範。是為至要。

乙亥。吉林將軍景瀄奏遵

旨。飛咨黑龍江將軍。並劄飭各委員。依期遵辦。再六月二十九日。
准黑龍江將軍知照。庫倫委員。於六月二十六日。行抵齊
齊哈爾城。次日由該處起身。前往黑龍江城。以便換船。馳
赴黑龍江口。其吉林黑龍江各委員。業經折回。現抵何處。
尚未接有確信。

御批知道了。

癸未黑龍江將軍奕格奏黑龍江向無徑行俄羅斯咨文
例案又無驛路可通今奉

諭旨行文知照俄羅斯使者在松花江會議界牌之處不敢拘泥
舊制誠恐有延時日查松花江口距吉林所屬三姓地界
毗連自應將知照俄夷咨文遞送吉林將軍衙門就近轉
致方不致誤除將咨文遞送吉林轉行外並知照該衙門
將前派委員等口糧以及應用物件就近作速籌畫以資
接濟並飛飭三處委員等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迅速前
往松花江會晤俄羅斯使者定擬辦理復據署副都統富
勒洪阿呈報庫倫委員惠麟等於七月初五日行抵黑龍

江城其由格爾畢齊河折回之吉林黑龍江委員富呢揚阿等亦於是月初七日到城。三處委員即於初八日由黑龍江城星速起程。

御批知道了。

吉林將軍景瀟奏准黑龍江將軍咨稱該省向無徑行俄囉斯咨文例案。又無驛路可通。請將咨文交吉林轉發三姓。行知俄羅斯方不致誤。查俄夷僻處遐荒與吉林並不接壤。三姓離吉林一千三百里。距東海八千餘里。吉林與俄羅斯向無通過文移。亦無驛路可通。但此時已七月望間。去八月初三甚迫。若吉林又復推諉。輾轉稽延。勢必更

致遲誤。當即飛咨三姓副都統。令其迅速遞送。查三姓至赫哲費雅哈。僅至三千里外之莫爾齊地方為止。此次遞文。須抵至東海。現囑該副都統。無論難易。不得再將原文送回。惟刻下計至八月初三日。僅十餘日。若專賴三姓遞送。恐緩不濟急。可否

飭下庫倫辦事大臣。就近補行知照。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吉林將軍奏。與俄夷商立界牌。改於明春再行辦理。當經降旨。仍令各處委員等。赴黑龍江口。將應行商辦事件。詳細籌辦。即飭黑龍江將軍奕格。轉行知照。俄國使臣。令其在松花江等候。該委員等。迅赴松花江。會同議定立界事件。

茲據景瀉奏准黑龍江將軍奕格文稱該省向無行文俄夷之
案等因。而吉林亦少可通之路等語。著該將軍將知照俄夷之
件。交委員帶往松花江。便中行知俄夷。並著德勒克多爾濟等。
迅速補行俄囉斯國薩納特衙門。令俄夷在松花江等候。以便
會同各處委員商辦設立界牌事件。

八月甲午。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准琉球
國中山王世子尚泰洛開。咸豐五年正月初十日。有海船
一隻。來到該國。據稱係佛喃西國船隻。要留醫士一名。善
士二名。學習球語。祈為允准等語。隨即飭官具由固辭。該
佛首不肯聽從。於十五日強留佛人喇嘛。呼喇噉。噉噉。三

名華人葉桂郎一名開船回去三月二十一日又有該國船隻來到攜帶所留喇喇一名而去查道光二十六年五月間有喇國船隻到來將喇喇喇留國而去業經移咨詳蒙查辦撤回在案今有該國船隻再來撥人留國其心難以窺測至於暎夷唱叫嗷仍在該國騷擾未息統祈告諭暎酋喇酋迅撥船隻接回逗遛人等等因臣等查暎喇兩國夷船先後駛赴琉球或留或去致令該國王世子驚疑畏懼呼籲頻仍自應俯如所請飛咨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臣葉名琛查照就近察看情形相機開導勸令暎酋喇酋及早撥船接回以示懷柔

御批知道了。

浙江巡撫何桂清奏。上年粵東不靖。艇匪盡趨浙洋。甯波海口貿易商船。多被伺劫。因雇用火輪船護送。每次需費不貲。該商人擬以數萬緡。購買火輪船。為處常之計。臣到任後。據署甯紹台道段光清來省面稟。臣查該船有兵火輪商火輪之分。粵東商人。嘗購買商火輪。以資護送。東南洋面。在在皆有。甯商欲仿照辦理。亦勢所不能禁。但不能官為奏辦。並不准用夷人駕駛。以杜該夷首遞書干請之漸。本年四月間。據甯商向粵東商人購買單火輪船一隻。自雇閩廣得力水手。管駕護送進出商船。並因山東石島

洋面有該商承運漕船被劫之事。稟請前往緝捕。由段光清轉稟到臣。當查此項船隻。雖不用夷人駕駛。而為北洋所罕見。即咨會

盛京將軍暨直隸山東奉天各督撫府尹。轉飭沿海水師一體知照。

御批知道了。

壬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卡官不遵交派。違例勾串俄夷越境。糾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徒眾沿路滋事。飭令部院章京巴克唐阿等。妥為熟商。定擬章程在案。昨據巴克唐阿等稟稱。遵查圍外。並無商票陸

續前來零星小販五百餘名。若為驅逐恐滋事端。現於園外民戶均令懸挂門牌。不令增添園房。添駐商民。現在添設行頭二名。共成十四名。令其不時稽查。如有向俄夷私行貿易及增添園房等事。即行報明辦理。如無別故。於每月月底結報。該章京衙門。年終會齊轉詳。以便查覈。行頭如不實力稽查。嚴行懲辦。並派官兵稽查。如有向俄夷私行貿易。立即緝拏。申報該章京衙門。照並無商票赴蒙古地方貿易之例。擬以枷杖。貨物一半照例充公。一半賞給拏之人。即將該民人驅逐回籍。至夷商諭令瑪雨兒自行辦理。僮官兵不能實力查拏。及有瞻徇別故。從重辦理。

該犯由某卡入境。會哨之人。是否查出。並著查辦各等語。
擬妥呈報前來。相應請

旨照原定章程辦理。如有再行滋事。即將行頭等從嚴重懲。並由
茶行令俄首一體管束。以除積弊。並行知烏里雅蘇台將
軍一律擬定章程辦理。

硃批知道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蒙古官兵與俄夷私行往來。
當令該盟長等訊明分別辦理。嗣因訊出供辭種種不符。
且又牽涉多人。恐另有滋事別情。即將奇林卡官革退。以
及兵丁全行更換。札交該盟長等再行逐一詳訊。茲據申

稱訊據奇林卡官布彥格呼勒供稱因馬匹闕草不能騰
壯難於會哨商同馬甲多什札布等二十八人自上年五
月初一日起六月初一日止均未會哨嗣因遇著俄夷二
名談及該處茶葉甚少如能付給茶葉情願每筭換給糶
糶一疋該兵丁允許商與眾兵丁亦皆樂從定於六月初
二日夜間互相換給嗣經委員多諾依等查出轉詳伊等
與俄夷貿易屬實並未告知外人情甘認罪等語餘人供
亦相符查似此句串外夷越境滋事例無專條奏結咨結
均有辨過成案此次該兵丁等越境句串外夷實屬膽大
藐法已極管卡官兵怠玩從事應請將該卡兵丁分別重

懋布彥格呼勒發往河南山東充當苦差其餘應議職名
造冊咨部以備查辦

硃批該院議奏

戊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等奏本年七月十四日
四更時突有流民聚集五六百人將俄囉斯貿易圈子焚
燒集存貨物全行搶劫現已拏獲為首流民五名其餘人
犯仍行嚴拏查俄囉斯人等自被火後均已遠竄恐該夷
等聚眾前來當即添派官兵於城週一帶巡查以防不虞
但城小兵單不足以資捍衛隨即備文咨明伊犁將軍委
派大員前來會同籌辦並飭令各卡官兵不時遠為偵探

備該表如有入卡情形一面奏

聞一面咨調各路官兵應援

諭軍機大臣等英秀等奏土匪流民聚眾焚燒俄囉斯貿易圈子並搶劫貨物一摺已諭令扎拉芬奏派員前往會同查辦矣該處土匪流民將俄囉斯貿易圈子焚燒搶劫貨物理應將不法流民嚴行拏辦以期息事何遽張皇失措紛紛咨調援兵現在該國並未率眾前來即使該國果有入卡報復情事該大臣等亦當妥密防範明白曉諭許以嚴拏土匪從嚴懲辦切不可與之開仗致該國得以藉口備或不知輕重妄啟邊釁朕惟英秀等是問為首流民五名現已拏獲未獲要犯仍著嚴拏並行知

照該國管貿易官。俟伊犁派員到時。會商妥辦。啟蒙根由。並著查明具奏。該大臣等。惟當持以鎮靜。並曉諭兵民。無得驚慌。以安人心為要。

又

諭。英秀奏。土匪流民。聚眾焚燒俄囉斯貿易園子。搶劫貨物等語。據稱。現已知照伊犁派員赴塔爾巴哈台。會同籌辦。著札拉芬。即行遵委。明幹曉事之員。前往該處。會同辦理。此係土匪流民。聚眾搶劫。只應實力嚴拏懲治。以服該國商人之心。即使該夷商等。率眾前來。亦可以理曉諭。告以滋事人犯。現在趕緊查拏。遵照章程辦理。該夷商等。亦必帖服無詞。何至遽有調兵之

舉本日已諭知英秀。當勅胡善持以鎮靜。不可擅啟兵端。著扎拉芬春即將現在嚴拏匪犯。及派員前往會辦各情節。就近知會伊犁管貿易夷官。先安其心。一面飭令所派之員。將啟釁根由。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英秀等現已派兵巡防。不知該夷商等是否已有知覺。儻該夷商等本無率眾入城之心。因此轉生疑慮。尤不可不亟為解釋。著扎拉芬春安速偵探。即密咨英秀等。妥為安頓。不可張皇。並曉諭該夷商等。現在添兵。係為查拏匪犯。並非別有緣故。庶可豫釋其疑。萬不可任令英秀等輕舉妄動。率行開仗。致釀事端。是為至要。

吉林將軍景瀄奏。辦理分界委員等晝夜遶行。於七月十

六日。至黑河口。已飭各該委員等。由彼處乘船。迅速前赴
松花江下游。以便八月初間。與俄酋木哩斐岳暢會辦分
界事宜。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疊據密探報稱。俄酋咆吟咪酋麥
蓮。已於十月內先後俱回抵香港。迨至中旬。麥蓮先行來
省。下旬。咆吟坐駕兵船數隻。亦復來省。遣人稟知。訂期請
見。務當在署。方合體制。臣答以正欲相見。無論何處。皆可
允行。惟署在城內。斷難應允。駐省幾及兩旬。亦不再來。復
請。至於該酋曾抵天津。欲求何事。終未提及。時值附近省

河各水口。匪船猖獗異常。該酋頗生窺伺之心。每次接仗。必親往察看官兵勝負如何。並使各夷兵揚言。中國大憲。如請助剿。不難立即除滅。其實各夷。暗中接濟逆匪。大礮火藥。並代銷贓物。均有確據。迨至十一月內。炮吟聞知佛山克復。屢見附省各水口。皆獲勝仗。隨駕兵船駛回香港。參蓮亦即由粵回國。其在天津所求者何事。該酋回粵後。既秘而不宣。臣更未便先行指破。惟各該酋同往天津。究竟意欲何為。自應備悉底蘊。方能覈實。因復面諭密探。許以重賞。務將該酋等。前在天津所求各事。逐一確切查明。稟覆。至本年四月。展轉購覓。始在該夷樓內寫字人處。代

為鈔出各條除民夷相爭並復欲進城及茶棧抽分三條
曾在粵時屢次反覆辯論均經逐層駁斥以後亦尚帖然
其餘各條何以在粵並默無一言似非盡出該酋之手恐
在上海時另有內地奸民為之代謀亦未可定旋即欽奉
諭旨臣於尚可查辦三條詳加體察再四籌思如民夷相爭一款
前定條約已極明晰查平日民人從未有憑空與夷人相
爭之事總由夷人有意欺壓過甚民人受侮難堪以致激
成公忿遂謂地方官審斷不公即如粵省道光二十七年
以前層波疊瀾無中生有每月動輒數起曉瀆不休愈為
遷就愈恣克橫二十八年以後迄今八載夷人未敢肆行

無忌。而民人亦遂從此相安。此次該奏。所以復申前議者。無非復欲逞其驕橫之勢。無論是非曲直。總欲地方官勉強俯就。儻稍不遂意。便多方恐嚇。勢必欲官與民相為閭離。得任所欲為。而後快。其心最為叵測。又如上海欲免欠稅一款。上海稅務情形。臣原未能深悉。但聞自失守以後。該處商出口進口。貨物無可稽查。偷漏者為數頗鉅。咸豐三年冬間。前上海道與暎味佛各國領事官。再三會議。直至四年春間。始議定一切稅餉。俱由各該領事官代為經理。不待官為稽查。其能否遵照條約。按數繳納。尚未可知。至於如何覈減之處。尤於通商五口各稅務大有關係。即

以粵海關通年稅餉計之。各國之出口進口貨物本屬繁多。論其大宗出口則以茶葉為最。進口則以棉花為最。每值興旺之年。茶葉可得稅銀總在七八十萬餘兩。棉花可得稅銀二三十萬餘兩。即此兩項稅銀已居十之八九。其餘各貨物不過十之一二。儻使一律覈減。該夷等必欲先以此二項為詞。將來如欲查辦。無論上海有無成議。必須令其仍在廣東妥為籌度。免致有礙全局。又如廣東茶稅濫抽每擔二錢一節。查向來洋商與內地茶客交易。除價值算明外。每擔抽分公用銀若干。作為經費。皆係一定行規。與粵海關收納夷商之正餉本無干涉。嗣因暎夷滋事。

之時。各洋商一時代為籌墊。各款甚急。與歷年積欠官項。又復甚鉅。原因其尚有公用經費銀。隨時可以措解。旋將洋商裁撤。以後公用經費。既無所出。仍令其分年設法彌補。迨道光二十九年。舊洋商聯名公稟。在前督臣衙門。與臣在巡撫任內呈遞。查據稟稱。遺欠公項。向例俱歸生意行用攤還。今行用既裁。似難復設。若不設法。稟懇調劑。勢必公項終歸無著。溯查乾隆年間。茶葉俱歸洋商領牌。分擇誠實之茶棧。代為經手。給與定銀。作為包莊。設立茶用俾資經費。一百數十年以來。歷久相安。彼時茶棧止有數家。稽查甚便。是以偷漏絕少。今洋商裁退。新棧雜亂無章。

茶務得以走私。稅餉難望起色。職此之由。應請嗣後茶棧。由官給照。方准開設。並明定章程。循照舊用。雖紅茶綠茶。各有不同。總以每擔撥出用銀二錢。彌補遺欠公項。以洋行舊定之茶用。調劑遺欠之公項。既為事出有因。於茶客毫不加增。與夷商更無干涉。若有投充之人。委係誠實可靠。仍由該商等。加具保結。赴縣稟請牌照。准其承充。儻有作奸犯科等弊。亦由該商等稟請革退。如此則茶之來路。有官棧可查。茶之去路。有保商兼顧。庶幾茶務不至偷漏無稽。新課可期。日裕舊帑。可望清釐等情。前來。維時前督臣徐廣縉。與臣相商。俯允所請。迨批行懸示後。叻嶼照會。

十一次前來。欲令罷議。俱經照覆。逐層駁斥。吹輸以後。亦即不復辯論此事。至此次咆哮。欲將廣東已行之抽分公用。賠償在上海欠繳之稅餉。殊不知抽分出於內地之茶商。稅餉出於外國之夷商。彼此毫不相涉。總由數年以來。走私漏稅。未能盡遂其欲。該夷酋藉口狡執。希圖牽混。僅能因此中止。庶可飽餐所求也。至噶夷哥士者。來津並不提及通商之事。噶夷在粵通商。每年夷船往來。本屬無多。即如茶葉一項。該國夷商。與內地各商。無甚交易。屢經探訪。始知該國平日所煎飲者。謂之加非豆。亦夷地所產。即可代中國茶葉之用。而暎咪等國。則非中國之茶葉不可。

此次嘆味兩酋。若在天津稍允所請。噶夷除一切必得照
行外。恐另有懇求之件。臣以意揣之。噶夷所重。惟在天主
教一事。案查自道光二十六年。准其在五口傳教。並建立
禮拜堂。內地民人習教者。免其治罪。從此內地會匪相習
成風。一經查拏。多稱係該國教內之人。伏思連年倡亂。蔓
延數省。即由廣西上帝會而起。上帝會乃天主教之別名。
道光二十九年間。曾接噶夷陸英照會內稱。前見者大臣
屢經面許。將來中國纂修律例。所有道光二十六年正月
二十五日

上諭一道。應行刊入。現購得道光二十七年分律例。翻閱各條。並

未刊入。但見有禁天主教條例。而無弛禁之文。究係何故。嗣後佛夷。每因四川。雲南。貴州。江西。陝西等省。間有挾獲傳教者。該夷在粵。無不周知。定必求為釋放。謂既允其傳教。何以又復查拏。其無理之詞。不情之請。俱經臣逐一駁辯。迨廣西上帝會。擾及湖南。湖北。安徽。江南。直隸。以後佛夷。間有照會。內稱傳教係勸人為善等語。臣必痛加嚴斥。爾國傳教。既勸人為善。何以皆係謀反叛逆之人。該夷始覺理屈氣沮。較前似稍斂戢。不致大放厥詞。而其心恐有未甘者。此次來津。既未言及通商之事。其為此事而來。亦未可知。要知當日准其五口傳教。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

初何料及流毒無窮。一至於此也。查粵省嘑夷兵頭為普
布倫。其哥士者。前赴天津。是否普酋所使。以及返權後。曾
否來粵。抑或仍在上海。嘑夷均未有照會前來。且聞咪夷
麥蓮。嘑夷哥士者。來至天津。皆咪夷咆哮。據相約定。嘑夷
抵津。已在咪味兩夷之後。其為咪味兩夷伎倆。已窮。遂不
復置辯。確鑿可信。

殊批。覽卿所奏各夷情狀。實屬明晰。亦能善體朕意。示以鎮靜。不
但杜其無厭之求。並免另生不測。以致擾亂大局。卿其永勵斯
志。忍待軍務悉平。彼時餉裕氣復。朕斷不任其狡獪嘗試。時存
窺測。

庚戌。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本年六月間。據俄羅斯匪
蘇勒移付營務處清字呈單內稱。塔爾巴哈台。挖金民人。
在卡外哈薩克游牧阿爾噶依圖等處。刨挖金砂。該國貿
易人等。皇明逐禁。因而結讐。於本年五月初五日。聚集多
人。聲言搶奪俄囉斯貿易亭子。經人勸散。現仍照舊出卡。
恐致生事等情。當於七月初六日。將原單具文。移咨塔爾
巴哈台。詳查覈辦。茲於七月十九日申刻。准塔爾巴哈台
參贊大臣英秀。由六百里咨稱。七月十四日夜間。突有金
夫及游民聚集五六百人。將俄囉斯貿易園子焚搶等情。
飛報前來。正具覆聞。復接該城十六日六百里加緊來文。

現在探得俄羅斯聚眾前來報復。飛咨伊犁。撥派官兵。星夜前往救護。各等語。當即派委協領阿克達春。酌帶弁兵。星夜前往。如果該夷商尚在卡外。即令趕緊召回。儻已集城下。亟會同該夷官。向夷商等。推誠布公。善言開導。一面咨明該參贊大臣。鎮靜設備。不可先動兵戈。將斃獲人犯。先行監禁。並嚴拏餘犯。追償貨物。使該夷等。聽聞輸服。不致回國構兵。免生大事。又令營務處協領圖們泰。哈布齊賢等。即往伊犁夷官處。告知辦法。令其聲息通於彼國。以示大方。庶幾息其爭忿。據該夷官聲稱。彼商人等。既已逃出卡外。未奉該國之令。必不敢進卡私闖。自向西畢爾處。

呈告轉報施行。目下此地辦法公平。該夷官甚為感服。並囑營務處亦即移付該衙門。俾知內地業經嚴辦。該國必肯息事等語。復派弁兵分起隨探。一面仍選派營將豫備兵馬器械。一俟聞有警報。立即帶兵兼進。馳往應援。除移咨該國西畢爾查照外。可否

敕下理藩院。先行飭知該衙門。遵照辦理。

硃批。另有旨。辦理尚屬妥協。汝二人幸不若英秀之張皇失措也。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等奏派員安撫夷人。備兵策應一摺。俄囉斯貿易夷人。因與挖金民人結仇。致有焚燒園子。搶劫貨物之事。不過細故。小嫌。英秀遽行咨調弁兵。不但無以折服。及心。

並恐激生事變。經扎拉芬泰等派員前往查辦。既據該是官匪
蘇勒呈稱。辦法平允。該商人不敢進卡私關。英秀等。惟當將未
獲各犯。趕緊嚴拏。遺失貨物。按令賠償。庶不至構兵啟釁。扎拉
芬泰等。雖豫備應援。仍派員先往安撫。不若英秀等之張皇失
措。正與前次諭旨相符。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諭理藩院。將現
在嚴辦各犯情形。咨行薩納特衙門。該將軍等。一面飭令協領
圖們泰。哈布齊賢。明白開導。並移付西畢爾。令該夷商。聽候訊
辦。勿得輕率貽誤。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據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領隊大臣富伊犁

將軍扎咨稱。七月十四日。有挖金流民。將貴國貿易園子
焚燒。並搶劫貨物等事。該將軍等。已派兵將滋事之犯。拏
獲數名。並將未獲各犯。趕緊飭拏。以便嚴訊究辦。貴國即
傳知領事商人。不必驚慌。仍照常貿易。其犯事之人。拏獲
後。即會同貴國。按例究辦可也。特此行知。薩納特衙門。查
照。為此咨行。

辛亥。吉林將軍景瀛奏。五月二十三日。准黑龍江將軍咨
開。續有俄囉斯男婦數百餘人。乘駕大船五十餘隻。由黑
龍江經過。當即飛咨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飭沿江各卡。不
時嚴防偵探。並准該副都統咨。據黑河口守卡之防禦春

福等報稱。六月初八日。十七等日。復有俄囉斯乘駕大船三十六隻。小船一隻。賊船十八隻。裝載口糧器械槍礮刀矛牛馬等物。由黑河口順游東下。復據訪查烏蘇哩之佐領富克精阿所報亦屬相同。

硃批知道了。

士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等奏。俄囉斯貨圍被焚。復該夷尚無聚眾來城情形。查滋事之由。緣塔爾巴哈台西南雅爾噶圖山。出產草皮金砂。民回自早年偷挖時聚時散。至咸豐三年八月間。原任參贊大臣豐紳。因接部文。議令各處廣為開採。以助餉項等因。雅爾噶圖原在開齊。

之內。隨准民人開採。試挖。辦理未及數月。即准伊犁來咨。轉據俄羅斯國西錫畢爾大臣咨稱。適聞民人入我邊界。在阿拉套山這邊阿爾該國札圖滿特恩特克蘇等處。是我們屬下哈薩克地方。伊等占挖金砂。望將該人等。即速撤回。勿令復入。不然。日後不和之事。起與不起。我們不保等語。經前任參贊大臣色克通額。查得雅爾噶圖。至莫多巴爾魯克卡倫。不過七八十里。原在開齊之內。由彼迪西。至勒布什。約有三百餘里。則雅爾噶圖。僅在額彬格遜之中。是塔爾巴哈台。每年春秋應祭之所。惟因現獲金砂。不旺。將民人全行撤回。以靖邊卡等語。咨呈伊犁將軍去後。

上年八月。復據俄夷覆稱。你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人。查
看尋挖金沙之事。稍有不實。我們深知彼處沒有雅爾噶
圖山。只有雅爾噶圖河。想塔爾巴哈台每年致祭雅爾噶
圖山。或在別處貴卡倫之內。此外我們驚訝者。因何貴處
派出查邊界的官兵。竟不按卡倫行走。繞過我們哈薩克
游牧。若有遠行。徒自為難。而且哈薩克不知禮。不想易於
遇事。雖如此說。此事你們的人。比在我們哈薩克地方挖
金。並不關礙我們。無庸議。但貴處挖金人撤回。兩國和氣
之道。尤為固守等語。不期七月十四日四更時。有此等無
業游徒。糾合土匪等。放火焚燒俄夷貨園。此即開廠閉廠。

前後收撤民回。以致聚眾焚搶俄夷之實在情形也。

諭軍機大臣等。英秀等奏。俄囉斯夷商與民人啟釁情由。自請嚴議一摺。此案民人因挖金構釁。聚眾放火。焚燒夷人房屋。搶劫商物。該大臣等即應立時查拏。分別懲辦。前次奏稱。徵調伊犁官兵。已屬該人觀聽。本日據奏偵探夷情。細察哈薩克情形。尚安游牧。並敘述啟釁根由。稱該民回等聚眾無常。似難一律嚴拏重治。是英秀等辦理此事。實屬毫無把握。此輩匪徒。若不嚴行拏辦。無以折服該夷之心。日久必開邊釁。且匡蘇勒等。是否往愛古斯一帶地方。尚無確據。難保其不聚眾前來報復。所稱遠避無蹤。實難憑信。英秀等於邊疆重地。布置一切。尚未合宜。

著扎拉芬奏請令派往安撫之員幫同英秀妥為辦理即將未獲各犯設法拏獲秉公剖斷俾夷心輸服不致藉端生事而無業游民亦不至毫無忌憚當持以鎮靜暗中防範毋涉張皇方為妥善

乙卯烏魯木齊提督業布冲額奏接准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咨調官兵旋又來文令暫停止於七月初九日連接英秀限行六百里加緊來文內開本月十四日夜間突有南廠金夫並在城游民五六百人縱火焚燒俄囉斯貿易園子搶劫貨物探得逃回俄夷聚眾前來報復飛咨刻即撥派救援官兵星夜趕緊催令前來且經費毫無款項並

請無論何項措辦銀數千兩。交領兵官帶來。以資要需等。因當此經費短絀之時。隨即飛咨該大臣。如果該夷人前來報復。善為曉諭開導。務使相安無事。以免勞師糜餉。去後。一面飛飭該處接壤文武各員弁。嚴加防範。隨與奎英。熱商。遴派滿營官兵二百名。綠營官兵四百名。配帶槍礮器械。正擬具奏啟程間。又據該大臣咨稱。連日偵探該夷尚無前來之信。所有前調應援官兵。暫為停止。俟探聽的確。再為咨覆等因。當令所派官兵。毋庸啟程。隨飭委妥幹員弁。直抵該處。偵探確實稟報。並嚴督官弁。加意操演兵丁技藝。萬一該處有事。即令官兵啟程。星馳前往。既不敢

稍事張皇。亦不敢以該處係伊犁將軍統轄。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惟有不動聲色。豫籌一切。以其有備無患。殊批。知道了。

九月壬戌。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復准塔爾巴哈台咨稱。探得俄囉斯並無前來之信。所調應援官兵。暫為停止。查該夷被流民焚搶貨物。必不甘心。所幸並未傷人。僅能獲犯追贓。未必不可化大為小。但首正各犯。皆未弋獲。恐日久遠颺。將來辦理萬分掣肘。是以馳咨切囑該大臣務即飭屬嚴密訪查。為首正犯。仍馳諭該委員。在彼設法招徠。並和好該夷官。如能知其貨物確數。亦可稍免將來之

口實。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於俄囉斯交涉一案。未免過涉張皇。恐難勝邊疆大員之任。本日已有旨。授明誼為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令英秀即行來京。惟明誼到任。尚需時日。若令英秀暫行留任。恐辦理未能妥協。著扎拉芬奏。就近於伊犁斟酌妥員。前往署理。即令英秀交卸來京。該處搶案。俄囉斯是否藉端起釁。尚難豫料。所派署任之員。務擇明白曉事。能合機宜者。方足以資彈壓。俟揀派有人。一面奏聞。一面即令馳往。

丁卯吉林將軍景瀟奏准三姓副都統圖欽咨據黑河口
守卡防禦春福等報稱七月二十二日有俄囉斯男婦二
十八人乘駕赫哲小船四隻。賊艇二隻。裝載烏槍口糧。自
下游駛至卡所旁岸。僅據夷官瓦西列幅嘎普哩羅幅葛
噴胡斯昂如得綽霍畧等五人報名。餘皆問之不答。造飯
食畢。即開行。仍由黑河前進。並無滋擾。

諭軍機大臣等。景瀟奏俄囉斯人船自松花江回行。由黑河口經
過一摺。覽奏均悉。會辦俄囉斯分界事宜。前定於八月初三日
會議。旋經景瀟以知會日期文書由三姓轉遞。深恐遲誤。當諭
庫倫辦事大臣。轉行知照。勿庸改期。並據奕格奏稱。庫倫吉林

黑龍江三處委員。已於七月初七日。在黑龍江城會齊。初八日
起程前往。現在該委員章京惠麟等。究於何日趕到松花江。曾
否面議。抑或於原定日期。未能趕到之處。著景瀉於得有稟報
後。詳細具奏。

庚寅。吉林將軍景瀉奏。據委員報稱。八月初二日。駛至莫
勒奇地方。天寒水凝。舟楫遲滯。伊等因聞夷使。有定於八
月初五、六日。由松花江口回行之信。隨將所乘船內。擇輕
快者五隻。又借赫哲小船三隻。分駕前進。期於途次會晤
夷使。餘船令別員管帶尾隨等語。伏查黑龍江口。至松花
江口。約程六、七千里。該委員等。於七月初八日。自黑龍江

起程至八月初二日。駛抵莫勒奇地方。雖已三千餘里。然
祇及行程之半。且江河浩渺。洲島分歧。能否兩遇。自難懸
定。一俟委員惠麟等。將何日趕到松花江口。曾否面議。抑
或未能依期趕到。稟報到日。再行覆奏。

硃批知道了。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咸豐五年乙卯十月壬辰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准吉林將軍知照由松花江折回俄囉斯船五隻入黑龍江口據署副都統富勒洪阿呈報有折回夷船內有烏槍腰刀等物由江上行先後咨報前來當即速飭該署副都統遇有夷船往還時按卡跟送密為防範又據署副都統呈報烏魯蘇木丹坐卡各官等報有夷船由北下駛隨問伊國通事言稱伊等前往東海報事等語當時巡江官兵等隨同該船一併下駛行至黑龍江城北適遇由南上行夷船均在江邊宿歇隨有上行船與下駛

船一併下駛。抵止黑龍江城。該夷等下船上岸。據伊通事
聲稱。請借馬乘騎。分送公文等語。經富勒洪阿用善言開
導。實難允行。該夷復請驛路分送伊等至庫克多博卡倫
處。伊等便識路徑。往瑪爾兒處。至下駛人等。亦請由驛送
至松花江口。方不至誤。又將伊圖字跡兼清字一紙交出。
經富勒洪阿將夷船交水師兵看守。並將夷人等。即在江
邊支搭帳房暫歇。各等情。呈請指示前來。伏思該夷人性
情詭詐。水路已曉。又欲由陸路行走。其間難保無窺探別
情。即飭署副都統。派令官兵看守船隻。暫給夷人口食。再
揀幹員常川巡查。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等奏。俄羅斯船隻凍阻內江一摺。俄羅斯上
下往還船隻。於黑龍江城阻凍。不能行駛。該夷人請借馬乘騎。
由驛路分送伊國公文。據該將軍等。以夷情詭詐。難保無窺探
別情。若陸路程途。復令通曉。設有事端。更難於兩顧。所見甚是。
所有俄羅斯夷人。請借馬由驛行走之處。著不准行。惟該夷人
既因阻凍。在江邊居住。著奕格揀派幹員。帶領官兵。看守照料。
所需口食帳房。妥為籌給。毋許該夷人擅離江岸。致有他虞。一
俟春融冰泮。即令開駛起程。至內地江面。本不能聽外國船隻
往來。前經諭令奕格。曉諭該夷。杜其行駛。此項夷船。於來年間
行時。即著奕格。遵照前旨。剴切曉諭。該國上下船隻。不得再由

黑龍江往還。以符定制。

乙巳。吉林將軍景清奏。據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稟稱。七
月十六日。伊等與庫倫黑龍江委員會合前行。於八月初
二日。至莫勒奇地方。分駕輕船駛走。初八日。途遇委員台
恆等。回稱。初三日。在閩吞屯。會見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
木哩斐岳。幅聲稱。伊不日乘船西上。各委員毋庸下往。並
給清字回文一紙。所言與台恆等口述相符。伊等恐有狡
詐。於初十日。趕至閩吞屯。停住船隻。見該處廣蓋房間。占
居俄囉斯多人。一見伊等到彼。放礮三十餘聲。排列槍刀
各械。旋有通曉清語之俄囉斯克哩木薩奇等。告稱。因畢

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身受風寒不能接見。期於明日會晤等語。十一日巳刻。伊等同至木哩斐岳幅船上。商議分界事宜。見木哩斐岳幅避入後艙。詢之克哩木薩奇聲稱木哩斐岳幅身受風寒難以支持。容俟申正再晤。隨將伊等引至所蓋住房。候至申刻。另有圖畢爾那托爾雜惟庫丈官二名。一持夷字。一持清丈。當眾口誦稱自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分與俄囉斯人占居。設卡守護。夏由水路乘船。冬則冰上騎馬。上下不斷行走等語。伊等聲稱黑龍江松花江俱係

天朝地界。該夷官無言可答。僅稱俟獲木哩斐岳幅再定。迨十

二日。復有俄囉斯西斐業爾別幅等。送到清字兼夷字印
文一本。內載與上次口誦文字相符。十三日。始悟見木哩
斐岳幅。和同商酌。該夷取伊國圖式。指楫原定界址。自格
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俄囉斯屬
界。今應取和。將黑龍江左岸。以及海只分給該國守護等
語。伊等以黑龍江松花江左邊。有奇林鄂倫春赫哲庫業
費雅哈人等。係為我

朝貢進貂皮之人。業已居住年久。該夷口稱所居人等。或收
去。或仍在彼。應由

大國酌量。仍將印文攜回轉聞等語。伊等因其言語不通。礙

難商辦。即於是日折回。所有現辦大概情形。合由途次先行稟報。及俄囉斯清文一併呈送前來。至其中詳細容俟三省委員會報到日。另行專摺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奏。分界委員會晤夷使。先行稟報情形一摺。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與庫倫黑龍江委員。會合前行。途遇先遣迎探之委官台恆等。回稱。在關吞屯地方。會見俄囉斯夷人木哩斐岳幅。取出伊國圖式。指稱原定界址。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俄囉斯屬界。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黑龍松花兩江。皆係

中國地界。何得請給該國。顯有窺伺侵占之意。至該夷使所稱。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該國地界。有無確據。上年景瀆奏。欲令該委員等。前往東海。將立碑分界處所查明。此時三省委員。會同前往。如果查明立碑處所。即可杜其狡賴。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其為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該夷膽敢欲求分給。居心叵測。恐犬羊之性。難與理論。若景瀆作為己意。告以中國法制森嚴。守邊大臣。於邊界事宜。違例奏請。即應革職治罪。斷不敢據爾國無理之言。冒昧入奏。自干罪戾。其闕吞屯所蓋房屋。既以防堵。暎夷為名。止可暫行借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年久。斷難令其移居。景瀆俟會勘委員。如何回

覆。即一面剴切曉諭該國。一面將辦理情形。密為馳奏。切不可
告以業經入奏。請旨辦理。以致該夷妄生覬覦之心。一旦有旨
拒絕。轉或激生事端。此事關係重大。該將軍務當遵照此諭。斟
酌盡善。相機妥辦。是為至要。

庚戌。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前派協領阿克達春馳往
塔城。查得該處回人等。因出卡空金。夷人告官禁止。遂扶
嫌於本年五月間。聚集多人。向該管章京薩碧屯衙門。稟
告滋鬧。經該參贊大臣。開導飭禁。嗣復倡言要搶俄囉斯
貨物園子。又經鄉約人等阻散。該回民等。過後數日。又來
報稱。俄囉斯有聚眾傷斃多命之事。經參贊大臣。派委薩

碧屯等前往雅爾噶圖查看。因未見夷人及死屍蹤跡。是以旋回。迨至六月間。突有回民徐添堯等。背來死屍二具。稱係俄囉斯所害。該章京以並無指証。未准相驗。旋於七月十四日。該回民等。更復集聚三四百人。揚言定要放火。燒搶夷人洩忿。遂於是日夜四更後。羣趨夷房。點放柴火。一面動手搶貨。該夷人一見火起。立時奔逃。回民等亦負貨各散。次日火息後。有閒雜貧民五人。在地上檢拾殘貨。經地方官拏獲管押。並得在地遺貨。檢交安集延買賣人。解約瑤海。暫為收管。其該夷眾等。當夜隨同夷官。逃出卡外。後至今未來。其滋事首從各犯。至今亦無一獲。轉有回

民徐添堯等十餘人。向該委員投遞連名呈稟。具控該處
章京薩碧屯等通俄夷害人等語。經該員將原呈交與該
處參贊大臣查訊。一面回伊請示。並准該參贊咨送原呈
前來。並無兩造供詞。虛實均應質訊。體查情形。該城土匪
流民等。扶仇爭鬪。原屬細故。但滋事兩月之久。任其聚散
不免有恃眾相抗之勢。觀其具呈之人。安知非燒搶之輩。
既不懼罪遠颺。復敢出頭告狀。甚屬膽大。今該城如果重
治嚴拏。恐未必帖服就捕。更難保不滋事端。惟有就其遞
呈之由。先將辦理不善之員參處。一面出示。權為安撫。以
散眾心。並即傳喚原告數人。來至伊犁。然後遴選幹員。詳

推確審務在得其真偽。方能從此究賊追贓。俾俄囉斯心服前來。再行查其事勢。次第籌畫。請將塔爾巴哈台前署糧員。即補防禦薩碧屯。管理夷商園子筆帖式阿爾善。均先行革職。並將委營長禱祿。佐領薩炳阿。筆帖式和。額額均先行解任質審。一面揀派協領哈布齊賢。理事同知文景。防禦克新泰等三員。賈示前往。各量其才。令其辦理安民驗屍。提集人証。訪緝案犯。查拏夷貨。各項事宜。並委令通判銜沈壽曾等。悉心審案究辦。又令園們泰等。行文西畢爾銜門。並囑此地。匪蘇勒官。從中亟為解釋。令逃出之夷官夷商等。仍至塔城。會同哈布齊賢。清查所失夷貨。至

薩碧屯素與夷人相善。阿弼善亦熟習該夷情形。將來責
令該二員專辦夷貨夷商之事。如果辦理妥協。准其將功
抵過。否則加等治罪不貸。仍飭該委員等。到彼留心查看。
一面設法拏匪。按賊。一面仍籠絡夷官。探詢夷商等。是否
在愛古斯一帶。該國有無人來。再行續奏。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等奏。查明塔爾巴哈台回民燒搶俄夷
情形。設法辦理一摺。該回民徐添堯等。挾俄囉斯夷人阻止完
金之嫌。屢圖滋鬧。至七月十四日夜間。遂敢聚眾燒搶俄夷房
屋貨物。逆該將軍等。派令協領阿克達春。前往查辦。徐添堯等
輒敢投遞通名呈稟。控告章京薩碧屯等。有通夷害人情事。若

非該章京等平日約束不嚴。臨時復辦理不善。何至該回民等肆無忌憚至此。且事經兩月之久。案犯未獲。尤屬不成事體。扎拉芬泰等奏稱。就其遞呈之由。將回民等傳至伊犁研審。並先將該章京等參處。然後將究賊追賊等事。次第籌辦。所見均是。著照所請。塔爾巴哈台前署糧員。即補防禦薩碧屯。管理夷商。圍子筆帖式阿弼善。均著革職。委營長禧祿。佐領薩炳阿。筆帖式和綢額。均著解任。艾扎拉芬泰等。歸案審訊。務將該回民等燒搶實情。嚴究懲辦。薩碧屯等。如何辦理乖謬之處。並著嚴行審究。無稍寬縱。其揀派協領哈布齊賢等。前往該處驗屍緝犯。查探夷貨及行文西畢爾衙門。並著巨蘇勒官。從中解釋。令逃

去之夷官夷商。仍來塔城會同委員清查貨物各事宜。均著照擬辦理。事關民夷交爭。扎拉芬泰等督率委員。分投查辦。務應從公斷擬。事事持平。使該夷人等。誠心悅服。勿因細故。致啟釁端。是為至要。

壬子。吉林將軍景瀉奏。三處委員。與俄酋木哩斐岳福會見。告以當初自興安嶺山。沿至東海為界。山陽地面。為中國所屬。山陰地面。俱係俄國所屬。烏特河為公中之地。再將近海一帶地方。亦定立邊界。更屬有益。有理藩院與薩納特咨文為憑。並將原文與之閱看。據該夷聲稱。黑龍江係由俄國發源。理應將左岸均為俄國地界。烏特河松花

活既未分界。即將松花江左岸分給俄國。所有左岸居住
屯戶人等。應如何管轄之處。

大國的叢辦理。委員等即以舊定章程。與之辯論。該夷復言
精奇里等處。雖屬中國地面。惟冬夏至松花江口。道路難
行。亦應分給俄國等語。委員等答以不遵舊制辦理。不但
有傷和好。我等亦不能擅專。該夷即言你等可將咨文帶
回照辦。固守和好之道。防堵喫船前來。亦與中國北方有
益。你等回去。作速回覆。委員等公同商酌。如不接收該夷
文字。恐別生枝節。是以向該夷言明。接收此文。尚須轉折。
究於何時回覆。不能預定。言畢。即各回船。該夷送至江岸。

而回。再委員吉爾哈善。途間往返。留心查看。聞吞奇哈等處。見有夷房。將及百間。並有土木等。及修造軍器等事。東南西北兩山。設有礮位。逐日演放。顯係有意侵占。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瀆奏。派出委員。會同俄使。辦理分界事宜。情形一摺。當經寄諭景瀆。如三處委員。立碑之處。查明即可。杜其取巧之意。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實係我國所屬無疑。俄使意在分占。居心甚屬詭詐。著景瀆作為己意。告以我國立制。基巖為因邊界事務。違例奏請。即應治以革職之罪。斷不敢將領國無理之詞。率行入奏。其聞吞屯蓋房。藉口防堵。只可令其暫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有年。礙難遷移情形。著詳細諭知俄使。

斷不可告以業經入奏。除分寄黑龍江將軍奕格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外。並著飭令景瀆仍遵前旨。酌量辦理。斷不可另生枝節。

十一月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瀆奏。據會勘分界委員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備喫咭喇。瑛瑯恰為名。並欲自格爾畢齊河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止。指為伊國分界。又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已諭知景瀆。作為己意。曉諭該國。恐得重罪。不敢入奏矣。本日據奕格等奏。俄夷不遵舊章情形。即係景瀆所奏之事。而聲敘較詳。如所稱興安

嶺山陽流水之源。皆係中國屬地。山陰流水之處。始是該國地。而可見興安嶺陽面。本非該國分界。即據該夷聲稱。亦知景奇里西里木的卡滿各河等處。為大國地界。惟因該夷陸路往來不便。故欲分給伊國。其狡賴情形。顯然可見。惟由理藩院檄諭。恐該夷明知業已入奏。設仍桀驁不遵。礙難辦理。仍著遵照前旨。作為奕格景濤德勒克多爾濟三人之意。會銜公具文移。知照該國。若以此次勘定分界。只可將先前未設界碑之地。高酌勘定。若將已定界地。混行分撥。我等因此身獲重罪。與爾國亦屬無益。況薩納特衙門前次咨會。即係爾國來文。豈能作為應毋庸議。所備公文。即由庫倫交俄囉斯因畢爾那托爾轉交薩

納持衙門可也。至現在該夷一味狡詐。固不可激切起釁。而吉
林黑龍江庫倫邊界地方。仍宜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僅該夷續
有情形。再行密奏。仍不可將業經入奏之處。使該夷聞知。該夷
所稱喫啡兩夷兵船。常欲侵入江口。並著奕格景瀉密加查訪。
是否實有其事。抑係該夷虛詞狡飾。奕格所稱從前分界。以山
陰山陽為斷。是否係界牌原文。德勒克多爾濟處。已另有寄諭。
該將軍等。即迅速會商妥辦為要。

又

諭。昨據奕格等奏。會同俄表。辦理分界情形一摺。詳細披閱。與景
瀉前奏。大畧相同。德勒克多爾濟久膺封疆。辦理俄夷事件。甚

屬得宜。著該大臣會同吉林、黑龍江將軍體查委員所稟情形。作為奕格、景瀆、德勒克多爾濟三人之意。即於從前未立界牌之處。尚立界牌。僅於定界妄冀分占。即云我等於此事已獲重答。於爾國亦屬無益等語。公同撰擬咨文。由庫倫解送。固畢爾那托爾轉行薩納特衙門。此案關係甚重。該大臣務遵前旨。作為己意。杜其取巧。斷不可將已經入奏。遵旨辦理之意。宣露。

丙寅。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據富勒洪阿陸續報稱。本年四月二十。五月十。十四。六月十三。七月十。九月十三等日。俄囉斯船隻先後由黑龍江經過下駛。共大小船隻一百二十六隻。夷人男婦大小。

二千餘名。軍械牛馬口糧等物。均經該員親帶官兵攔阻。即向夷人通事等。剴切曉諭。用善言開導。伊等聲稱。業經到此。實難折回。並有要事。前往東海存居。伊國長官木哩斐岳幅等。聽候與啖咭喇爭戰等語。彼時該員暗視夷人。多有不遜順者。誠恐滋起邊釁。是以將船隻均各放行。復據富勒洪阿呈報。陸續由東海折回順江上行。俄囉斯火輪船一隻。小舟十一隻。抵至黑龍江。經該員攔查。船內人口五十餘名。內夷國所管奈瑪爾男女各二名。並載有鳥槍腰刀口糧等物。仍剴切曉諭夷人。本省奉有諭旨。准其放夷人回國。以後再不准夷船由黑龍江下駛。仍令遵

照舊制。自外海行駛之語。向該夷明白曉示。當時夷人等。不但未有回言。而面露怒色。立即開船上行情由。呈報前來。隨查吉林來丈內稱。由松花江入黑龍江上行俄夷船內有鄂倫春男女各二名。今富勒洪阿呈報來丈內聲明。查係俄國所管奈瑪爾男女各二名。並非本省所管布特哈鄂倫春之人。迨至九月間。又據該員呈報。俄夷船隻先後由黑龍江經過。並無滋生事端別故。惟於九月初七日。有俄夷自東海順江上行。回伊本國船五隻。夷人二十二人。載有器械口糧等物。適遇冰牌一凍。不能上行。人於十三日。由俄國順江下駛。前往東海夷船一隻。夷人七名。亦

有器械口糧等物。至黑龍江城。正遇冰凍。不能下駛。該夷俱向富勒洪阿。借馬乘騎。欲由陸路行程。該員未允。復聞導伊等。暫存數日。聽候回文等情。復據該員飛報。又於十月初。至初六等日。有由東海順冰岸折回俄夷一百零二名。步行背著烏槍一百零二桿。腰刀八十八把。長矛八十二根。並有火藥鉛丸口食等物。詳細查問通事。因何步行折回。通事聲稱。伊等來船二十一隻。在不知地名處被凍。隨派弁兵在江岸支搭帳房。安置先到夷人一處存居。酌給口食。並將先後所奉諭旨。剴切曉諭。又言兩國和好。已歷多年。現在本省將船隻被凍。

情形已經具奏暫候

命下之日。再回本國。該夷人均各應允。將隔二日。忽然夷人俱各
我見富勒洪阿。懷稱伊等公文緊要。遲延日限。性命難保。
立時就要由冰岸啟程上行。該員再四苦勸。時至隆冬。中
途並無村莊。僕遇大雪。斷絕口食。凍餓而死。那時爾等國
王官員等。豈不念怨本省。夷人回言現有乾糧。不致凍餓。
仍再四安慰。該夷皆有怒色。若不放行。伊等就要自戕身
死。當時萬分無奈。始將夷人由江邊俱各放行。該夷復言
內有一人身得重病。懇祈留存養病。仍留夷人五名。照看
病人。並有物件一併存放。俟病痊後再行回國。所有被凍

夷船六隻。已飭令水師營兵等妥為看守。另派官兵。在夷人後尾隨。跟送出界。合計往還夷船。共一百三十八隻。應將俄夷先後呈遞文字七紙。並有該夷咨報理藩院公文一角。一併恭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瀟。奕格等。先後奏報。俄夷欲分地界情形。諭令該將軍等。作為己意。公具文移。知照該國。聽候勘定。不可將入奏一層。令該夷聞知。致礙辦理。茲據奕格等奏。該夷阻冰登陸。已由陸路回國等語。夷情狡詐。雖現在經過江面。尚無滋事。而聲言明年仍有船隻前來。居心巨測。仍須密加防範。其存留養病各夷人。著妥為照料。毋致有所藉口。至俄國呈遞伊國

字跡七條。並咨報理藩院公文一角。姑暫存留。俟該將軍著作為己意。行文曉諭後。再由理藩院給予回文。亦祇可正言理論。今其遵照舊章。如有非理之言。理藩院亦不敢據以入奏也。至現在該夷由陸路回國。恐其為偵探路徑起見。抑或另有詭謀。著英格會同景瀆。德勒克。多爾濟。暗地設防。一面將界碑原文。勘定從前分界處所。妥商辦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咸豐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桑克丕業特爾布爾格誠。將薩納特衙門。咨覆貴院文書。譯遞。預為稟聞。

事。

貴國三處委員由松阿哩江海口回各原處時。敵國與英夷對敵之人。乘坐大船數隻。即於海口各處打仗。及至敵國之人退回時。所傷甚多。是以本國主屢次傳諭。令奮力先赴海口等處防堵。其軍需等件。趕緊添設。敵國即於各處兵役。多為籌備。解凍時。即行啟程等因。伏祈

貴國將此情節。預先知照。署理黑龍江之副都統。不得使兩國之人。稍有作難。貴副都統。如重兩國友誼。照看敵國之人。敵國重重酬謝。且兩國分定邊界之事。敵國將意見詳細備文。並將所有在海口與敵國約會情節。業經由貴委

員聲明轉遞矣。貴院如有應覆文書。即於明春趕緊咨覆。在此特候來文。為此咨行。

丙子。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喫佛與俄夷肇釁。實由於喫佛兩國相助土耳其國之故。土耳其本為俄囉斯屬國。歷代國政聽命於俄國。後因土國跋扈。俄國發兵船。意在使其自知悔懼。詎料土國乘夜。輒將兵船概行焚燒。凡駐紮該國之俄官。一併殺戮。復起兵先叛。直入俄國界內。侵奪沿海港口三處。燒毀礮臺數處。俄夷憤恨。立即發兵。奪回三港。轉復據其大港口三處。土國仍鴟張如故。以致俄國大

興問罪之師。半月之內。擊沈土國戰船一百餘隻。傷斃十餘萬人。因求救於英俄兩國。土國在黑海交界之要隘。居中國新疆葉爾羌之西。為英俄兩國往來船隻必經之路。是以各發兵船。極力救援。名為抑強扶弱。其實自為計也。俄酋於上年秋間。曾面諭該國帶兵將弁。務將從逆犯順。隨奴叛主之英俄土等國兵船。盡行勦滅。毋令片帆一卒。回國等語。彼時英俄兩國將俄夷之屬國一名吧叻喇活。一名阿叻嘛。一名英噠。三處先後擊破。英俄國由是頗覺自雄。俄國王愈加激怒。因國王病逝。遂迎啞叻喇喇嗣位。因其平日敬士愛兵。頗相敬畏。迨至夏間。英俄等國聞其新

立。欲乘人心未定。編造流言。遂發大兵。攻其不備。不知新
俄手先在吐吧。吹噓噶口外要隘。親歷指揮。倍加嚴密。迨
至暎佛等國。大兵雲集。尚未進攻。俄國先行用計。將各國
犯界之水陸將士。傷亡者約有十餘萬人。全軍幾於覆沒。
俄國乘勝。即派兵船三十餘隻。突至暎國界內。當經掌理
國務大臣。統領重兵。竭力守禦。接仗三旬之久。卒於夜間
被俄兵攻進港口。死者不計其數。所有守港口之兵船。全
無下落。由是暎國各港口。紛紛請兵嚴防。暎國女王。因其
親兄陣亡。極為心痛。現已自行駕坐火輪船。前往咪噶兩
國。面求救援。並派掌理國務親弟。分往大呂宋。小呂宋。荷

蘭等國。借兵相助。復諭知在香港之大兵。認真防守。隨時具陳各等情。查俄囉斯。與暹蘭等國。構釁已幾兩載。各不相下。惟俄國猶強盛如前。暹國似有力不能敵之勢。該女主既有認真防守之語。恐其擾及內地。現在香港。極力設法。預為警備。且俄夷船隻。近來一至廣東。兩至上海。彼時尚與暹國無隙可乘。刻下僕或自駕駛船前來。迥非往昔可比。惟有勤加偵探。密設防維。

甲申。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俄夷屢次由黑龍江來往。茲又據該夷呈遞清字內閣。伊國現在松花江左岸。占居地方。並聲言復欲將黑龍江所屬大

興安嶺西面至精奇哩西里木的牛滿卡木呢哈達等處
地方。若分給伊國。即水路各處。皆可往還。各等情。再四思
維。夷人詭詐。誠恐疆陲遼闊。僅生巨洲。各路無防。况軍營
屢次提調官兵。庫存軍器短絀。一切掣肘。且黑龍江墨爾
根。胡蘭。呼倫貝爾。四處官兵。俱有邊防守城之責。臨事又
難調遣。惟有打牲處八旗官兵人等。俱係村居。暨鄂倫春
人等。又係山林野處。虞獵為生。即打貂山場。又毗連夷國
江界。去歲夷船駛至之時。曾有鄂倫春。騎校。莫爾格納。
被夷人脅逼。私行導引。已治罪在案。不得不從權籌備。以
防不測。若將打牲處八旗官兵。暨五路鄂倫春人等。應納

咸豐六年進貢貂皮。暫緩一年。免其進貢一次。即嚴飭該
總管將八旗官兵。禁其遠出虞獵。以及五路鄂倫春春屬
人等。全行傳集。歸交該處八旗官兵。責令按戶分為管束
外。再將該處八旗官兵。鄂倫春人等。尋常打牲使用鳥槍
等軍械。暫行查取存官備用。洵為因時當急之備也。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等奏。請將打牲八旗官兵。及鄂倫春人等。收
取器械。分戶管束。並請暫緩進貢貂皮一摺。原為防備俄夷起
見。但此時俄夷。雖有詭詐情狀。尚未敢顯然違悖。只可暗地設
防。若將打牲官兵。及鄂倫春人等。一概收回管束。並將鳥槍等
械。查取存官。恐跡涉張皇。僅使該夷聞知。轉啟猜疑之意。况此

項人等。村居野處。專以打牲為業。亦不可令其失業。致形苦累。即進貢貂皮一節。現在黑龍江。並無別項事故。何以無端免貢。明年若仍令進貢。又將何以為詞。所請分戶管束。及免貢貂皮之處。均屬窒礙難行。著該將軍將此項人等。如何設法稽查。加意防範之處。另議章程具奏。總宜示以鎮靜。不可先露防備情形。亦不可使鄂倫春人等失業。方為妥善。

乙酉。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三處委員與俄首會議分界原委。遵即飛咨吉林黑龍江將軍酌覈情形。作為己意。會同行知俄囉斯薩納特衙門。

硃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派出會同爾國使臣商立界牌之三省委員稟稱。職等遵派由水路行程。於八月初十日。行抵閩吞屯地方。與木哩斐岳幅隨員。面見數次。商辦設立界牌之事。據隨員等聲稱。雍正二十八年。兩國議定和約。東邊沿海地方。作為公中之地。東岸為俄囉斯所屬。黑龍江。松花江。俄囉斯呼為阿木爾各源。均在俄囉斯境內。黑龍江至東海地方。至今尚未劃分。阿木爾為防堵外國要區。且本年夏間。在松花江海口屯兵築壘。兩江左岸。設卡整整一年。夏乘船行走。冬令仍欲騎馬。於冰上往來。應於此處立界。

夫黑龍江河源始於俄羅斯所屬地方。今應取和將黑龍江左岸悉歸俄羅斯國。黑龍江烏特河及松花江海口兩岸尚未劃分。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既已分給俄羅斯國。其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海呂居住之鄂倫春赫哲費雅哈人等應否撤回。

大國的裁辦。精奇哩西林迪牛曼等河。雖係

大清國地方。松花江口陸路行走。夏冬泥濘難行。亦應分給我們各等情。當經我國三省委員。諭以此等地方。若更改舊制。於理不合。且亦不能專擅。將兩國木哩斐岳幅來文。帶來奏聞。

大皇帝。是以界牌未能定立等語。查咸豐三年。貴國咨行我國。理藩院文稱。俄囉斯國與

大清國邊界。自格爾畢齊河起。東邊流入山北之河。均屬俄國地方。流入山南之河。均屬

大清國地方。早經決定。惟

貴國立有界牌。本國並無界牌。本國東邊西畢爾大臣。以不准誤越境界。務須設立界牌。是以敝國君飭令迅速立界行文

貴國委員商辦等因。奉此。惟

貴國委員。來至恰克圖。會同我國東邊錫畢爾商辦。仍請於

未分界址。近海地方亦設界牌。以期大有裨益。靜候覆文
等語。咨行前來。當經轉呈大部。查從前議定格爾畢齊河
源。順外興安嶺山梁為界。山陽為

大清國地方。山陰為俄羅斯國地方。烏特河等處均不得侵占。
即與貴衙門咨行我國大部之意符合。且原咨並無更改
界址無理之言。惟不准誤越境界。請由兩國委員議立界
牌。其未分界址近海地方亦請立界。尚屬合宜。是以本國
三省各派委員。此次因畢爾那托爾國防俄夷來船。自松
花江口至開春屯。占踞若許地方。均為

大皇帝產貢之所。赫哲費雅哈人等居住地方。捕打為業。歷有年

所再精奇哩西林迪牛曼河源亦應本省每年派委官兵
巡查我

大清國所屬地方由別國流入界內及我國流入爾俄囉斯等
國河又不止一處此等河又宜有以流出之處為辭之理
爾國與我國毗連二百年來諸事均照舊制辦理和好有
年今爾國固舉爾那托爾占踞我國赫哲費雅哈歷年居
住地方若許仍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分去實非按照
兩國和好定制持平辦理之道我國例制甚嚴似此率更
舊制被占若許地方我三省將軍大臣不敢專擅亦不能
以爾國無理之言率行違例奏請致獲重咎革職且與爾

國無益。著行知貴衙門。轉飭固畢爾那托爾。按
衙門咨行我國大部公文。於早年所定地方。迅
免誤越。惟各飭所屬。於近海地方。詳加履勘。其
地方比對兩國原定檔案。秉公酌辦。庶兩國和
國。若欲率更。從前定准。二百年間。毫無事端。由
交界。濫行分立界牌。有妨

大皇帝朝貢多人。生計。則我三省將軍大臣。斷不能曲
來獲咎。為此先行咨明貴衙門。以免往返屢次
原定舊制。辦理。此係三省將軍大臣。公同擬稟
印信咨行。

硃批覽。

十二月庚寅。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富勒洪阿報稱。前有因病落。後俄夷瑪爾爾一名。並有服役人五名。茲該首病痊。欲回。本國。派官兵押送出境。

硃批知道了。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咨行理藩院文字。照例轉致。並繕給該夷回文。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聞塔爾巴哈台買賣圍子一事。甚不滿意。查該城匪徒。於七月十四日夜間突至。處處放火。焚搶貨圍財物。及管事人物件。初時知城內既有委員。不信有此不法之事。迨至接聞西錫畢爾。與伊犁將軍往來咨文。雖云愚民無知。肆行不法。可惡已極。本國已作如是想。然該城官員。於所屬民人滋事。不能預防。亦堪詫異。況從前該民。合已有任意勒索貨圍之事。何以該員不為約束。雖伊犁將軍咨稱。現在查拏人犯。追索財物。然敵國意見。總以此事緊要。欲免不和。務將人犯拏獲治罪。以警其餘。所有失去財物。被焚貨圍。早為賠償。如此辦理。敵國尚無說辭。若

酌定此事。及商辦關係買賣緊要之處。慮互委可靠之員。預為籌畫。如就此特情形辦理。大有裨益。諒

貴國計不出此。俟接奉示覆。即派可靠之員。前赴伊犁會同伊犁將軍。或別處委員商辦。此節已奏知敝國君。至塔城此案。誠不滿意。斷不可因此有失和好。致妨多年友誼。並可就將來辦法。於兩國和好。轉為堅固。所屬人民。亦大有裨益也。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薩納特衙門。咨覆塔爾巴哈台焚搶貨圍貨物一案。現在本院已交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參

贊大臣等。查明滋事緣由。秉公辦理矣。為此咨行。

乙卯。吉林將軍景瀛奏。前令查明喫啡兩夷。有無在東海一帶侵擾。編詢近年守卡員弁。會稱各卡相去東海尚遠。實不知有無喫啡侵邊之事。昨據黑龍江將軍咨稱該夷由陸路回國。恐其為偵探路徑起見。應暗地設防等因。咨會前來。查三姓琿春。甯古塔。皆有水路與俄夷可通。距東海則各以數千里計。其間惟松花江兩岸。有赫哲費雅哈人等久居。餘則曠邈無涯。並有人跡不到者。控制誠難。第合卡倫實為咽喉之要。前令密為防範在案。伏思兩年中。俄夷出入。雖尚無擾亂情事。其所載人畜糧械。除古路間。

吞也。餘在何處分布。無由而知。前因分界。尋思該季自康
熙年間平定以來。悉守藩服。今忽有此舉動。陽請分界。陰
圖侵疆。以防堵。以啖。為名。俾可恣意往來。其不即肆逞者。
乃因立根未定耳。今當多故之秋。又乏禦侮之力。此中操
縱。尤宜權量。各處早道。原多重山疊嶂。彼誠無所施其技。
水路則節節可通。又就人力論之。黑龍江存兵固多。病在
無糧。吉林既無糧。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論之。此時皆
知自守。誰敢啟釁。彼若在左近設卡。自不得不正言向阻。
昨見委員富呢揚阿。據稱該夷晤談時。問及南省賊勢。伊
等告以金陵賊首已擒。即為稱賀。蓋深悉南氛之不靖而

言耳。該夷本為乘隙而來。彼之進退。即視賊之消長。查吉林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調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琿春、甯古塔刻下為至要之區。三處僅止共存兵八百餘名。雖令各該處挑選間散團練鄉勇。究之為數無幾。到城駐守。行資坐費。無款可籌。可否先就三姓、琿春、甯古塔三處征兵。撤回二千名。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奏防夷情形。並請撤回本省官兵守禦一摺。俄羅斯與三姓等處。邊界毗連。兩年以來。該夷以請分疆界為名。陰懷叵測。景瀆此奏。實屬思患預防。惟此時粵匪未平。正在攻勦之際。調出官兵。萬難遽行撤回。祇可將備調餘丁。勤加操

練以成勁旅。從來撫馭外夷。惟有設法羈縻。善為開導。斷無輕率用兵之理。該將軍既已洞悉情形。定能處以鎮靜。密加防範。儻該夷來春復到。別有要約。務須妥為駕馭。勿啟叢端。並著嚴飭三姓等處官兵。認真防守。毋稍鬆懈。

咸豐六年丙辰正月丁卯。兩江總督怡良奏。准兵部咨。禮部奏稱。據朝鮮國王專差護送漂收夷人四名來京。譯訊該夷等。係花旗國人一名。托默斯馬斯特爾。一名額都瓦爾特。巴拉里。一名達匪特巴爾那斯。一名滅勒匪勒克勒塞。奏明照護送朝鮮難夷之例。解交粵查訊明確。如上海等處。有該國來海口貿易之人。即令附便回國。奉

旨依議。欽此。由兵部將該難夷等遞解到常。當即發交蘇松太道查辦去後。茲據該護道藍蔚雲詳稱。解到難夷四名。詳訊據供。均係花旗國人。在夷商者爾船上充當水手。由伊國到內地貿易。在洋遭風遇救。由朝鮮國解京等語。詳覆前來。查花旗即咪喇嚶。該夷在五口通商。上海地方有夷目管理該國通商事務。已飭將該難夷等交該國夷目保領。聽其附便回國。以副

聖天子懷柔遠人至意。

殊批知道了。

庚午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謹將

所屬鄂倫春。畢喇爾人等。令戶嚴行管束。斷不准與俄囉
斯有涉。並另派委員不時稽查。如有違令者。加重治罪。該
管各官。從嚴叅辦。至各要區。不可先露防備情形。以示鎮
靜。而免猜疑。

硃批。覽奏均悉。

奕格等又奏。詳聞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所擬會
銜。知照俄夷文底。甚屬周妥。是以飛行知照景濤商酌辦
理。嗣准景濤咨稱。意見均屬相同。並將庫倫寄到空白鈐
用。該將軍印信備文。飛送庫倫。以便會銜。公具文移。由該
處交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轉遞薩納特衙門外。至黑龍

江省與俄夷邊界已經嚴飭邊界守卡官兵不動聲色密
加防範。僕該夷續有情形再行隨時密奏。再該夷所稱喫
佛兩夷常欲侵入江口。查松花江口係吉林地界。連即飛
咨景瀆。若由松花江口侵入者。令其就近查訪。若由黑龍
江侵入者。亦即密加查訪。查從前與俄囉斯分界案內。以
山陽山陰為斷者。大概指興安嶺之前後而言。又查咸豐
三年前任將軍英隆奏案內載。俄囉斯因欲分界立牌。該
國來文內亦有自格爾畢齊河源起。東邊向山陽流去之
河。係我國之地。向山陰流去之河。係俄囉斯地面之語。現
在交界處。原立係石砌封堆。並無界牌字跡。

硃批知道了。

己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由陸路回國恐有窺探情事。遵即飭令車臣罕等愛曼各盟長備齊軍裝器械不動聲色密為防範毋使該夷知覺以免肇啟釁端。

硃批知道了。卿等所見甚是。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賚送公文之俄夷聲稱伊曾隨固畢爾那托爾在東海與英佛接仗獲勝。英佛兵船仍由海道前赴上海廣東過冬。今年和暖時仍欲與俄國爭戰等語。該夷所云是否屬實均應查辦。謹將該夷咨行理藩

院文一件呈

覽。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茲於咸豐五年八月二十日。由貴院文稱。所有辦理楚庫察克滋事之案。業已吩咐將各犯迅速拿獲。嚴訊究辦。其楚庫察克各商人。仍令在彼貿易等因前來。敝國未奉到貴院文書以前。已經咨行貴院。將楚庫察克滋事之案。應如何各盡友誼。妥為辦理。敝國意見。仍在彼處貿易。無所畏懼。貴院即照敝國從前咨文。將此案逐件

究辦。將焚燒我們官貿易之房間貨物折銀賠補外。兩大國和好之道。皆賴誠心辦理可也。為此由本城桑克丕業特爾布爾格咨行。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俄夷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一件。當即繕具收到履文。交瑪爾兒帶回。照例賞給緞疋茶葉等物。

硃批。該院知道。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敕國於咸豐五年三月四月兩次接閱。

貴國來文。敝國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業經遵照咨覆貴院。其來年興兵防守黑龍江口。由西畢爾內地。運送兵餉。咸豐五年四月。接閱部文。總理敝國東邊大臣。將咨。

貴國文底。奏明敝國君在案。總理東邊大臣乘船行至貴國黑龍江地方。祈

貴國官員將敝國人以及相待。僅有疲乏者。亦將敝國乘船之人。加意款待。毋生疑惑。敝國人若在黑龍江住宿。不可稍有欺壓。嚴嚴吩咐。不失兩國交友之道。為此行文。由桑克丕業特爾布爾格咨行。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呈遞夷字之使臣面喜。上年因英夷與俄夷接仗。旋回上海廣東等處過冬。本年春季。仍有前來接仗之意等情。一摺。又據奕格等奏。前曾密派由回疆發遣之回民扒子哩偵探。據稱俄夷本年春間。帶領夷兵數千。仍由內地自黑龍江左岸。至松花江開吞屯。築城安卡蓋房等語。各一摺。著景瀟。奕山。詳查虛實。嚴防妥辦。至俄夷原文所稱。該夷與英夷在海口接仗失利。並該夷如到黑龍江時。妥為款待。必欲重謝。難保無另有詭詐之處。著該將軍。將此情由。查明具奏。並著嚴飭委員。斷不可收受俄夷禮物。致被該夷藉口。

除將原遞俄囉斯字二件。鈔給德勒克多爾濟外。並將譯出漢文。一併鈔給景濤奕世閱看。

二月丙午。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臣吉爾

杭阿於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據護蘇松太道藍蔚

雲稟據咪喇噠領事哈噠呈送該國夷首哈噠照會。臣吉

爾杭阿公文一件。內稱該首接辦該國公使事務。現已到

粵。待該國火輪兵船到來。即赴上海。將條約重行的議。當

即覆以五口通商事宜。均應歸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查辦。江蘇省不能攬越。有無應議之處。應由

該夷就近呈請兩廣總督查辦。不必徒勞往返。茲又據藍

蘇雲稟稱據英夷司稅李味咽面稟各國條約章程必求
更改。否則恐致生事。廣東葉總督絕之已甚。各國公使萬
不肯再向關說等情。臣等查咸豐四年冬。各該國公使由
天津折回道經上海。本有且至六年再來定議之說。今味
夷首先發端。喚英又假司稅之口。代為傳述。其詞雖似恭
順。其意則存挾制。情殊叵測。現在江蘇軍務未平。相應請
旨。敕下兩廣督臣葉名琛。設法羈縻。勿令驟然北來。以致多所掣
肘。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吉爾杭阿。奏味喚二夷。欲求更改條約章程
等語。味首咆噓。移文江蘇。有候船即赴上海。重議條約之說。喚

首時嗾囑亦有各國條約必求更改廣東絕之已甚各國公使
萬不肯再向關說之語是其意以欲赴上海為挾制而藉口於
廣東之拒絕情形顯然從前五口通商條約雖有十二年再行
更定之議不過恐日久弊生或有窒礙之處不妨小有變通其
大段章程原未能更改該夷前年在上海天津要求各事均屬
萬不能行經崇綸籌面加駁斥該夷酋亦自知理屈不復爭論
今云廣東絕之已甚故赴上海蘇省督撫本非總辦夷務自不
能允其所求必至上赴天津更屬不成事體著葉名琛體察情
形妥為駕馭如該夷所欲更改之事實止細故不妨酌量奏聞
稍事通變如仍似前年之妄事要求即行正言拒絕務宜恩威

並用。絕其北駛之念。勿峻拒不見。轉致該夷有所藉口。並著怡
良。吉爾杭阿。飭令藍蔚雲。轉諭各該夷領事。苦以五口通商事
宜。悉歸廣東查辦。他省均不得越俎。該夷若不肯向廣東開說。
別省無可代為商辦。此次照會各情。業已入奏。亦止能請交廣
東欽差大臣查辦。至於更議之處。該督撫不能與聞。婉言開導。
令其駛往廣東。不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怡良等原片。著鈔給
葉名琛閱看。

籌輯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三之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咸豐六年丙辰三月甲子伊犁將軍扎拉芬奏等奉前因塔城民匪滋事於上年九月間將辦理不善之薩碧屯等奉處並令哈布齊賢等前往查辦緝犯驗骨各項事宜仰承

聖諭均著照所擬辦理隨督飭委員催提各犯而塔城距伊犁遠至十二月間始據將原告徐添莢等十名解到督同委員細心研鞠據徐添莢安玉賢均供因挾偷吃金砂被俄夷告官驅逐並薩碧屯加青之嫌安玉賢起意放火燒燬夷國貨物徐添莢起意將薩碧屯誣控並懷疑妄訴各情供

不諱馬隆興供認聽從放火。馬占彪康得祿何騰蛟供稱知情。馬文棟實係馬榮頂替。王宗浩係李春雲頂替。李伏有係張明頂替。馬榮供未同行。李春雲張明均供搶有貨物。並據塔城將拏獲之楊春曾士有布音錫郭長驪劉榮升五名及庫爾喀喇烏蘇拏獲之田文元王伏李喜王考娃子四名先後解到。楊春等訊明係次日火滅後檢拾殘物被獲。田文元供認搶貨屬實。王伏李喜王考娃子供稱並未到場。復據安玉賢等供稱馬文棟王宗浩李伏有皆係放火從犯。並有馬大漢劉火頭蘇沙兒馬愛劉金孝海生蓬等現均咨拏。尚未到案。正在辦理間。奉到十二月十

一日

上諭復派員提犯研訊。各供前情無異。查雅爾噶圖金廠前於咸豐三年六月間。經前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豐紳奏請試開。嗣因金苗不旺。出示停撤。該金夫等仍時往偷挖。經俄夷告知。派官兵前往驅逐數次。五年五月間。該金夫等糾聚多人。在薩碧屯署中滋鬧。薩碧屯將徐添義、安玉賢等。加責釋放。該金夫等遂倡言要放火燒燬夷園貨物。安玉賢與馬隆興、楊興瑞。旋以俄夷槍斃民命五名。燒斃六名之詞。先後呈控。六月十八日。徐添義在卡外我出不全。枯骨二具。稱係該夷所害。該城以並無指證。未准相驗。七

月初十日。安玉賢即糾約馬興隆等。放火燒燬夷園貨物。洩忿。十四日二更時分。安玉賢等同至王姓水磨地方會齊。四更時分。安玉賢等前赴夷園。首用筆子點燒該夷草堆。馬隆興等亦各將火把點放。夷人驚起。即行奔逃。延燒幾盡。有匪徒乘機搶掠夷貨。次日塔城官奉是事奔逃。匪徒將夷貨夫帶出境。此民匪當日焚劫該夷情形也。現在查點燒燬貨物。統計該城檢獲交安集延之件。及委員查出之件。約值三萬餘兩。已一併存庫。應俟該夷來時。點清交付。其燒燬及搶去貨物。應於各犯中追賠。至民回等呈告俄夷殺傷民人一節。查楊興瑞於四年冬間。控稱該夷

燒死民人六名。安玉賢、馬興隆。於五年五月。控稱該夷槍
斃民人五名。均經該城委員查驗。並無蹤跡。六月間。徐添
堯負出不全枯骨二具。八月又負來不全頭骨一具。經該
參贊併同驗明。均無傷痕。奏明在案。而徐添堯等。竟置
辯。稱係相驗不實。據委員哈布齊賢等。覆行檢驗。據仵作
劉呈吉等。驗報不全枯骨二具。內一具顛門等處。有鐵器
傷。肋骨有金刃傷。一具左膀左脛。有鐵器傷。餘骨均各無
存。又據劉呈吉供稱。脛骨脛骨。均非致命要害。其不全顛
骨一具。據驗報稱。顛顛係青黑色。左右腿脛骨。有鐵器傷。
並無烟燻形跡。均與原控不符。今徐添堯所拾不全枯骨

三具原控指係民人黃保子郭登子。這老吾三人尸骨。及至提訊。徐添堯又供稱。誤聽旁言。委實不知何人骨殖。質之眾犯。亦均不能指證。復訪員向徐添堯審問。復稱前因黃保子等三人。日久查無下落。是以疑係俄夷殺傷。至不全枯骨。委實不知何人骨殖等語。黃保子等。果被俄夷殺傷。徐添堯並未目擊。又豈能於荒山叢骨中。遽行辨認。且所驗鐵器等傷。亦與原控。燻燒槍轟等傷不符。應將該仵作劉呈吉等。提傳來伊。質訊明確。以成信讞。至徐添堯等呈控薩碧屯。通夷害民各款。均無實據。訊與該參贊前次奏覆之語。大畧相同。又查該夷從前會議通商時。論及如

有殺傷民命情事。請帶回本國治罪。堅執不肯擬抵。是以
前經奏明。此後中國與俄夷。遇有重案。亦就近在伊犁訊
明定案。後將犯解往陝甘總督衙門。聽候部覆辦理。今民
匪燒搶。俄夷於大起後奔逃。至今未返。四次行文。令其派
人前來會商。上年十二月間。始據回稱。本處斷不能照朱
咨辦理等語。此案夷人難以傳質。止可就此供情定擬。故
大故燒夷園。審係安玉賢為首。扶嫌誣控。審係徐添義為
首。均應照例從重問擬。其乘機搶掠之犯。照奏定章程。解
往陝甘聽候部覆。已革候補防禦薩碧忠。辦理不善。與已
革筆帖式阿爾善。前往塔城。將夷房等項設法妥辦。以贖

前愆○救大不力之都司文哲輝等先行撤任審究○餘俟訊
明擬結○委員哈布齊賢等○俟夷人有前來信息○隨同辦理
事宜○文景一員○尚有該管地方事務○應飭先行回任○
硃批○知道了○

己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抗阿奏○接據護蘇松
太道蓋蔚雯稟○據英商司稅呼吞呈稱○新製小火輪礮
船○屢經攻下俄囉斯礮臺城垣○著有成效○現在中國各處
肆擾○正宜買此輪船數隻○埽除狂寇○如肯允行○該夷願立
軍令狀○效力戎行○並將其船堅礮利○與俄囉斯爭鬪獲勝
情形○繪圖九紙○註明夷字稟呈前來○臣等查前據該夷面

事蓋符雲各國條約章程。必求更改。否則恐致生事等情。
業經臣等奏蒙

聖鑒在案。今該夷因臣等正言拒絕。復以助順勒逆為詞。誇張其
船堅礮利。且有船身輕靈。礮火精妙。即至淺至窄之處。亦
可駛到之語。其意全係虛詞。恫喝情形。實屬巨測。臣等以
鎮江等處。非該夷人船應到之地。中國兵力。足制逆賊。死
命。毋庸借資夷力。批飭傳知。遵照。並密飭該護道。隨機駕
馭。潛消其桀驁之心。遇有可疑之處。即隨時馳報。但夷情
詭譎。言必有因。細按其至淺至窄四字。竟將任其所之。能
否。即行馴服。臣等實未敢深信。

硃批近有廷寄詢問汝等能否雇用夷船實與此事無涉惟該夷既有此呈前事更應斟酌勿墮其術中據杜志萌

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夷文稱請嚴禁華商與夷商越邊貿易並令夷商會同我兵入卡巡防等語擬即咨駁嗣後嚴禁越邊貿易等事應令兩國卡兵各按境界巡防以肅邊疆不得令俄國巡兵入卡硃批覽所辦甚是

丁丑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據護蘇松太道蓋蔚雯稟據吳夷哮喘呈稱福州關稅偷漏甚多有商船一隻裝茶葉出口照例約該完稅銀二萬五千兩該

船僅完稅銀一千七百兩。又福州自設關以來徵收茶稅。每擔一兩五錢。或一兩。或不及一兩。較上海之每擔按照稅則徵銀二兩五錢者。大有區別。又甯波關毫不稽查。全無稅則。運米出洋。亦不阻止。以致上海商情不服。見利思遷。數月以來。上海進口各船。皆係空出。前赴甯波裝卸。及一切貨物。上海關稅。必致立形短絀。議請檢查上海上年裝茶底帳。按數扣還。每擔五錢。留抵以後各稅。否則儘三箇月。暫准仿照福州關本稅。每擔酌減五錢。俾得抵補上年之虧。以昭平允。免生事端。雖經該護導嚴詞駁詰。而本年正二兩月。所收夷稅。已形短少。稟請瓊谷閩浙二省。展

行查辦等情。等查夷情詭譎。善於蹈人之瑕。藉口扶制。而其所言。又必非無因。今福州關如果短價招徠。任聽偷漏。甯波關於貨物未稅出洋。毫無稽查。該夷惟利是視。勢必舍上海而往甯波。福州則上海關稅立即短絀。甯波福州。加增無幾。全局皆為掣動。適墮該夷減稅之計。且我取夷之法。不過責其恪守成約。若竟自破藩籬。彼更有詞可據。尋釁生事。實在意中。而其運未出洋。更屬有干例禁。相應請

旨。飭下福州將軍。閩浙總督。浙江巡撫。嚴查偷漏短稅。責令按照稅則。畫一徵收。並跟查將未賣給夷船之人。嚴行究辦。庶

五口不致辦理參差。免稅不致日形短絀。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吉爾抗阿奏。英夷呈稱。福州商船一隻。裝茶出口。僅完稅銀一千七百兩。自設關以來。徵收茶稅。每擔一兩五錢。或不及一兩。較之上海。大有區別。又甯波關毫不稽查。全無稅則。運未出洋。亦不阻止。數月以來。上海各船。皆係空出。關稅必致短絀。請檢查上年底帳。按數扣還。留抵各稅。否則暫准仿照福州關茶稅酌減等語。各口關稅。自應畫一徵收。如果福州關短價招徠。任聽偷漏。甯波關於米糧貨物出洋。漫無稽查。不但上海關稅立見短絀。且恐墮該夷減稅之計。況運未出洋。尤干例禁。著有鳳王懿德、何桂清嚴密確查。各該省徵收關稅。

是否有偷漏等弊。與上海關稅何以互相參差。糧米出洋何以不行禁止。夷情詭播亦難保非藉詞尋釁。該將軍督撫等務即按照所奏各情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

癸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使文稱。春融時派兵前赴松花江下游等語。請由理藩院及黑龍江吉林將軍。作速行文俄國。阻止夷官不得帶兵侵占地界。並請令各該將軍等嚴飭官兵。於各要隘不時巡查。預為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請飭理藩院迅速咨覆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並懇行知黑龍江等處將軍。暗為防範一摺。

當經降旨令吉林黑龍江將軍等仍遵前旨妥為辦理矣。因思此時若由理藩院咨復俄囉斯薩納特衙門與爾三人從前所行之文不合。轉致該夷疑貳。務須暗為留心防範。斷不可另生事端。

又

諭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據俄夷來文一摺。俄囉斯借分界為名。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均分給伊國守護。屢次諭令奕格。景瀆等會同勘定。以杜要求。嗣據該將軍等奏稱。該夷阻冰登陸。已由陸路回國。雖經過江面。尚無滋擾情事。而聲言明年仍有船隻前來。不可不加防範。現在春暖冰融。將及夏令。

該夷勢必復來要約。景瀆前次奏報。頗能洞悉夷情。奕山赴任以後。於一切情形。想已預為籌畫。著該將軍等。遵照前旨。遇有俄夷船隻。駛至該處地面時。務須暗為設防。隨機應付。勿令激生事端。是為至要。

五月癸亥。黑龍江將軍奕劻。吉林將軍景瀆。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兩省會辦夷務。均期防撫兼施。與景瀆晤面商計。春融在邇。俄夷必將復來。遂即揀派吉林協領富呢揚阿等。先赴齊齊哈爾城。與呼倫貝爾總管吉拉明阿等。專辦防撫事宜。並以黑龍江地當緊要。飭調該員等。在幫副都統魁福。經理一切。設該夷復至。果有要約。務須善

為駕馭勿啟釁端。仍飭所屬各兵防守諸處要隘。督責委員及守邊各官。用心照辦。總須隨機應付。以期勿激事端。殊批知道了。

壬午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等奏。據黑龍江副都統報。四月二十七日。有俄囉斯大船一隻。小船二隻。駛至烏魯蘇江面。投遞文稱。今夏伊等仍由黑龍松花兩江行走。已咨報理藩院。旋據續報。俄夷復有船隻駛至。當即與之接見。禮貌尚謙。據稱。伊國因與英夷有事。故仍由此來往。並在雅克城以上五處存糧。派員經理。隨後尚有多船。亦由此下往等語。言畢回船。分起開行等情。復據該委

員報稱該夷是否與英吉利有事。我處無由查知。而所指屯糧地面五處內。惟精奇里河。已有夷人掘地作房。屯放糧石。其餘尚未報到。擬俟木苗到時。向其和商。五處屯糧。尚可從權。不宜再有浮占。聲請裁奪等情前來。等伏思夷情叵測。上年人船無多。已堪顧慮。今歲紛至沓來。且有留兵屯糧之舉。尤不可不陽撫陰防。勉如所擬籌辦。仍各飭所屬嚴守要隘。以備不虞。

硃批。另有旨。所籌辦法。擇緩合宜。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景瀛等奏。俄夷復由水路下駛。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該夷沿邊留有人船。寄存糧石。雖稱接濟伊國往來口

種而不候允許。進行占地建房。其心終屬叵測。現在該夷既無
僂慢之跡。內地又無阻止之法。該將軍等所稱陽撫陰防。及俟
木里雙岳幅到時。正言向商之處。均尚操縱合宜。著即照所議
辦理。惟防備之法。固不可稍示張皇。亦不可遽涉大意。仍當隨
事相機。善為駕馭。使目前勿啟釁端。而日後亦不致漫無限制。
方為妥善。至該夷屯糧地方。尤當曉諭居民。禁止與該夷往來
交易。以防勾結。而杜生事。此後夷船續來情形。若何。著隨時具
奏。

癸未福州將軍有鳳。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臣等臺准。英法
兩國夷商。吧哈照會。以上海地方。已設立司稅官。代為稽

查稅務並代徵稅銀於事甚為有益請福州關口照依辦理。臣等以事屬創始且各口關務向歸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各有專司豈可聽其添設嗣因屢次請求不得已將請立司稅官一節咨商兩廣督臣葉名琛就近與該夷酋熟商妥為諭止。至今尚未接准兩廣督臣咨覆第思關稅一事既歸臣將軍衙門兼管此時若聽其添設司稅官夷情巨測利之所在難免不生覬覦况該夷議請設官而又不歸臣等管束來去聽其自如作偽不能過問即所用之夷人亦不容臣等查察設或滋生事端咨將難接該夷此番提及福州關口有減稅偷漏情事未嘗不因臣等阻之至

再飾詞扶制。但未知上海從前如何設立。此時欲令福州仿照而行。臣等斷不敢輕許。致紊關政。

硃批。俟葉名琛咨覆到日。再行酌量情形具奏。是時斷難允行。

六月丁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竊味味佛各國夷酋。前赴天津。意

欲重訂條約。

特派大員。飭令回粵。迨各夷酋回粵後。現經一載有餘。並無他說。

惟味國公使味達。回國後。上年冬間。更換帕噶來粵。該酋

本係味國醫士。前在粵已有二十年。素稱狡黠。咸豐四年。

粵匪倡亂時。該酋與各匪酋密相往來。並於各夷商揚言。

粵匪必能成事。迨至官兵將各匪一律蕩平。該首領覺無
顏。即於上年夏間自行回國。詎意味達。因病回國後。該國
王因彼在粵年久。復遣其來粵。接辦公使事務。怕首終心
懷忿忿。必欲別出己見。掩人恥笑。旋接據照會內稱。現查
條約章程第三十四條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的
辦。今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期滿。特豫照知。望早代奏。現
欲巡行各港。六月初旬前後。便可啟程赴京等語。又據英
國公使咆哈照會內稱。前在澳門與味國會議立約。第三
十四條文內。應俟十二年後。方得將條約參訂酌辦等語。
查該年限於本年六月初二日。適屆期滿。又英國善後條

約第八款亦聲敘及各國重得新施亦准本國民人一體
皆同合請早為具情人奏等語又據佛國公使顧思照會
內稱現據英國味國來文言前與中國議立章程今應彼
此將章程校訂英國味國與本國友誼雖殷其在中國辦
理事件與本國意見亦無不相合查訂本國條約第三十
五款章程內載中國將來如有

特恩曠典別國得之本國亦與焉等語臣查咸豐四年秋間英味
佛三國先後俱赴天津意欲重訂條約皆英首咆吟為之
唆使此次復生異議似又味首咆嚙遇事生風現在咆罵
既有前赴天津之意現已力為阻止其英佛兩國尚無此

說惟怕寫性多詭詐。誠恐復入煽惑。叱咤。顧思復同北上。惟思各夷犬羊之性。貪得無厭。何有窮期。溯查各國定條約時。本先後不同。嘆夷係道光十九年九月先在江南初訂一次。二十三年復在虎門又為善復一次。其中皆無十二年後重訂條約之議。祇二十四年五月味夷條約第三十四條內載。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等語。又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味夷條約第三十五條內載。日後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當就互換章程年月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惟中國將來

如有

持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咄嗚。亦與馬等語。是當年味佛
兩國定條約之時。內載十二年後一節。已在暎夷大定之
後。何以並不畫一辦理。轉在該兩國條約內。故留此不了
之局。使各國後來得以藉口。即如道光三十年夏間。暎夷
咬翰遣酋來赴天津。咸豐四年秋間。暎味佛等國夷酋各
赴天津。兩次皆仰蒙

聖主乾綱獨斷。雖照靡遺。仍令回粵聽候查辦。計自七載以來。各
海疆俱高稱教靖。但恐此無所應。彼或可求。妄生希冀之
心。嗣後該夷酋無論行抵何省。如有呈懇求代為陳奏之

件。總令其回粵。聽候查辦。臣自當恪遵臺次。

訓示。堅持定約。俾得隨時駕馭。設法箱制。庶可消患於未萌也。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嘆味佛各國請重訂條約。現已設法開導。阻止一摺。據稱味夷咆囂。照會內稱。條約章程第三十四條。載十二年後。兩國派員酌辦。本年六月期滿。請代奏。嘆夷咆哮。佛夷顧思。亦先後照會等語。前年該國夷酋。駛至天津。呈出祈請各條。率多謬妄。經崇倫等。正言斥駁。礙難入奏。其中惟上海欠稅。非從前所及。料廣東茶稅。係隨後增加。民夷相爭之案。本為條約所載。恐現在辦理不善。尤其查辦。當經諭令葉名琛。恪遵條約。酌量辦理。現在該夷酋等。又以十二年屆期。懇請代奏。味

商怕寫並有起程赴京之語。雖經葉名譽力為阻止。但恐怕寫
從中煽惑。約同咆哮。顧思等復行北駛。不可不防。各處議定條
約。雖有十二年後公平的辭。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
有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故有萬年和約之稱。况前年到津。業
已加恩酌免關稅等項。天朝懷柔遠人之意。不可謂不厚。若再
藉詞曉瀆。斷難允准。葉名琛惟當據理開導。絕其覬覦之心。如
其堅執十二年查辦之語。該督等亦只可擇其事近情理。無傷
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若該夷酋等竟
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表奏之件。著怡良等。諭以兩廣總督為辦
理夷務之欽差大臣。無論何事。總須回粵呈請。兩江督撫不能

代奏設有欲至天津之語。並著葉名琛等諭以天津本非通商口岸。爾等前往。顯背條約。上次天津所派大臣。已與爾等言明。爾若再至天津。斷不能再派大員與爾等會晤。如此剴切曉諭。庶可杜其妄念。至怕噶在粵。既居心叵測。此時若到上海。怡良等務須暗中防範。毋令勾通粵逆。別生事端。

七月丁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據訪探委員托蒙阿等報稱。五月十四日。有俄夷大船一隻。載人十二名。駛至精奇里附近之海蘭泡地方停泊。詢據夷官西勒盼薩。聲稱此項人船。定於次日前赴開吞等處貿易。迨十五日。經進哨官兵將其管

船首領拉呢嘆帶見該副都統等。又稱此船欲赴海口。與其上司進送食物。最與西勒騰薩所言之相異。查其船載有烏槍食物口糧。是日即啟程下往。又咨報。五月二十四日。有俄夷大船一隻。載人七名。烏槍二桿。口糧四袋。稱赴下江奇吉闊吞等處貿易。五月二十七日。復有夷船四隻。載人三十七名。據其管船首領衣晚皮葉西巴爾吉業奇等稱。係署固畢滿那托爾諭令前赴松花江闊吞奇吉等處貿易。隨即啟程下往。又二十八日。有俄夷小船一隻。載人九名。由江面經過。稱有急事下往。不肯停留候查。又據報。六月初二日。經巡哨官兵帶同差官阿里克散達爾。及

看守糧石之西勒胯薩虧謁見該副都統等。聲稱阿里克
散達爾帶領大小船三十九隻。載人八百零六名。前赴海
口。內西勒胯薩虧留下人三百名。賊船二十五面。在看糧
處屯扎。言畢。亦即登舟開行。又六月初五日。西勒胯薩虧
同夷官呢閣查。壓帶船隻至黑龍江城。謁見副都統魁福
等。報呢閣查自本處帶船五十隻。駛抵烏魯蘇木丹以下。
灘船六隻。仍於海蘭泡地方留船三隻。現僅統帶大小船
四十一隻。官十三員。男婦五百六十餘名。隨帶糧械。前
赴海口。經副都統等照驗開行。西勒胯薩虧仍回原處各
等情。伏思該夷人船紛紛下往。雖尚無滋擾情事。而於存

糧處所留兵屯扎。不知其意何居。諄囑副都統魁福。及各
委員。不時偵探。妥為防應。並咨劉兩省所屬各要隘。密加
防範。

硃批。該夷情形。不過預作通商地步。現在固不可不嚴為之防。尤
不可稍露形色。惟使該夷受我羈縻。不能盡遂所欲。方妥。此批
准汝三人知之。不可宣示。密之。

辛酉。閩浙總督王懿德奏。本年六月十一日。接據合眾國
夷使。咆囂裨德照會。欲訂期進謁。臣答以各國夷酋。如無
緊要之事。未便私相往來會晤。隨飭管理通商事務之福
州府知府葉永元。前往阻止。據復該夷使。實因該國夷志。

繕有國書文憑。飭令帶來。求為進呈等情。臣因外國夷情
叵測。若不稍予以禮貌。必致有所藉口。不得已於十四日
辰刻。許其來見。該夷使怕噶裨德。即帶同夷目數人來署。
將所帶正副國書文憑一匣。計共四封上呈。臣以外國遺
書。必須由臣先行拆閱。如無違悖字樣。方准代為進呈。該
夷使先將副本兩件拆開送閱。臣細加查覈。內中尚無違
悖字樣。惟有數處書及朕字。究與體制未合。而該夷使係
奉夷王之諭帶來。不敢更改。又合眾國駐劄中國之大臣
要在

輦轂之下居住。並求

皇上簡派大臣○亦駐劄該國華盛頓城內○臣答以汪洋大海○相隔甚遠○彼此均有不便○且

都城內外○均非夷酋駐劄之地○所請恐難准行○並擬將正本國書文憑○一併拆閱○該夷以內有該夷主印信在上○渠斷不敢私行代拆○並以內中所敘字句○與副本無異○只求代為恭進○維時○臣若決意要拆○該夷酋必致齟齬○只有遵照萬年和約第三十一款內載○合眾國日後若有呈遞國書於

朝廷者○應由

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為進呈○臣謹

將該使所遞國書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葉名琛奏。味首咆噶與英佛二國夷酋在粵各遞照會。欲求重訂條約。咆噶並有欲行北上之語。已經葉名琛阻止。猶恐其各處要求。請飭嗣後該酋無論行抵何省。如有懇求代奏之件。總令其回粵查辦。已諭知怡良。照議辦理。妥為防範。本日據王懿德奏。味首呈遞國書。代為呈進。覽其呈遞之件。大意仍在更定條約。其事萬難准行。王懿德接到此件。自應正言拒絕。吾以一切夷務。皆廣東辦理。他省不能入奏。令其將原件贖回廣東。一面照鈔密奏。不使該使知悉。方為得體。前年

該首駁抵上海天津。怡良崇齡等皆係如此辦理。該首始使首帖服。起碇南還。今王懿德既已代為呈遞。惟有設法開導。令其仍回廣東。告以此次雖經入奏。因非閩浙總督應行管理之事。不能據所奏查辦。已將原件發還。若再為陳奏。必致上干重譴。與爾國仍無所益。只有前往廣東聽候辦理。上年爾往天津。皆係徒勞往返。今福州事同一律。即具奏亦難遽允准。該夷狡詐成性。遇事生風。固不可過於峻拒。激成事端。亦豈可一味通融。授之以柄。所有代遞夷書各件。著原匣發還。嗣後不得再為呈進。發還之後。該夷作何動靜。是否遵諭赴粵。並著速行密奏。

又

諭前據葉名琛奏。是首復請更定條約。並有欲行赴京之語。已諭知該督據理開導。並阻其再至天津。諒該督必能體會此意。斟酌妥辦。乃味首怕駕。敢至福建。呈遞國書。求為轉奏。王懿德即將原件代為進呈。覽其大意。欲遣人住居京師。仍是要求改約之意。萬不能行。惟葉名琛前奏。該夷在廣東。並不提及有國書之事。顯係明知廣東無可觀覲。故不肯在廣東呈遞。又因前年在上海天津。計無所施。希冀向福建一為嘗試。其居心叵測。不言可見。本日已將原件發還王懿德。諭令開導該首。仍回廣東。所有譯出之夷書。又憑各一件。著鈔錄一分。給葉名琛閱看。俟該夷駛回廣東。即著遵照前旨。妥為曉諭。能堅執定議。無所更

改。因。為。妥。善。即。必。不。得。已。亦。只。可。擇。其。無。礙。大。局。者。酌。量。變。通。
一。二。條。若。違。人。來。京。之。稅。則。悖。謬。無。理。諒。策。名。琛。自。能。駁。斥。毋。
俟。再。三。諄。諭。也。

壬戌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據英咭喇夷
首咆吟照會以海盜在於五港通商往來洋面肆行劫掠
現擬每年冬春雨季由江省吳淞派出師船一隻南駛沿
經甯波福州廈門香港黃埔等處夏秋季由粵省黃埔
派出師船一隻沿經香港廈門福州甯波吳淞各口飭令
該師船凡有海盜潛踞擾害商艘嚴行勒洗以期肅清等
由前來隨經臣王懿德以閩浙兩省水師管轄各洋面雖

遼闊縣長不無盜匪乘機肆劫業已檄飭該管鎮將各率舟師常川巡哨合力截剿可毋須該夷幫同勦捕照履遵辦並分咨浙江江蘇兩江各督撫及水師提臣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查照一體飭令巡洋舟師實力防範旋據委員福州府知府葉永元呈准福州英國領事來華陀申陳以現屆夏令南風盛發閩浙洋面每有廣艇詐艇盜艘乘機竄至勾結土匪現在該首已派有師船一隻駛至五虎口等處巡查並欲求見臣王懿德以此時並無要事相商且各處洋面業已飛咨水師提臣暨飭各鎮將統率舟師分投梭捕足資保護可以不必進謁飭令福州府

知府葉永元照復。迅即回粵。

硃批。知道了。

己卯。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瀛。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准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及委員報稱。前有俄夷駕駛木排。至達雅爾。昂阿及特普康。並愛環。色普奇等處停泊。茲該夷將木排折毀。堆存江岸。於六月十四。十五。十八等日。陸續折回。又報稱。有夷人分駕大船。各載口糧。下駛。經巡哨弁兵。將其管船夷官。帶見該副都統。等向其查詢。稱有急事。下往。言畢開行。並據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卡官報稱。有俄夷分駕船隻木排。經過黑河口。駛至江左。

霍爾托庫地方停泊。現毀木排蓋房四所。七間。又據烏蘇里口卡官報稱。有俄夷乘船裝載口糧。向上回行。又有大小夷船裝載口糧。牛馬東行。又有夷人乘船向上回行。仍由黑河口前進。並查得霍爾托庫附近之薛爾古一帶。有夷人搭蓋窩棚二所。復有夷船隨帶槍礮等項。自黑河口下往各等情。前來。當飭各該副都統。分派委員。不時查探。呈報。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人船行止情形一摺。據稱。俄夷前駕木排停泊達雅爾昂阿等處。現已拆毀。夷人陸續折回。六月二十三日。又有夷人分駕大小船隻。載糧下駛。並於霍爾托庫

地方。搭蓋房屋。黑河。烏蘇里。口。時有夷船來往。薛爾古一帶。又有夷人搭蓋窩棚二所等語。俄夷行止詭譎。此時人船由邊境行走。尚為安靜。固不可輕啟釁端。亦不可漫無限制。該將軍等。應如何善為開導。外示羈縻。內加防範。俾狡詭之計。無所復施。辦理方為妥善。其下行船隻。究竟駛往何處。亦須偵探明確。隨時具奏。

壬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首遣使。送到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一件。除將原文呈覽外。並繕寫回文。交該使帶回。照例賞給磚茶等物。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塔爾已哈台地方焚搶俄國買賣園子一案。由本薩納特衙門兩次行文貴院。請將拏獲人犯定擬罪名。並請將我國商人被奪貨物燒燬房屋及竊去官物賠補。由兩國各派可靠之員。按照和好將此案會同商辦擬結等因。聲明在案。貴院照依咨文。於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咨覆本薩納特衙門。以此案業經飭交伊犁將軍塔爾已哈台參贊大臣查覈秉公辦理矣。本衙門接奉來文。殊

貴國必知。若不趕緊辦理。恐有不宜。飭令伊犁將軍等會同本國委員。謹按友誼辦理矣。是以奏聞。故國君派委可靠

之員。前往伊犁。擬結此案。並飭該員。

貴國邊界大臣。如果遵守友誼。妥為辦理。自無刁難。何則。如將人犯定罪。焚搶物件。賠補。即無絲毫疑忌。惟望貴院。轉飭伊犁將軍。按照此意辦理。並請籌設良法。嗣後塔爾巴哈台地方。不致再有似此滋事。使兩國人民。永遠和好。不替也。為此咨行。

奏。夫。

諭軍機大臣壽寧。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據進呈之夷字。朕詳加披閱。係為呈請委員。商辦塔爾巴哈台焚圍等事。惟現擊獲之犯人。罪名尚在未定。已飭伊犁將軍等。嚴訊俟定。

擬時再由理藩院行文俄囉斯薩納特衙門俄夷原文暨各行
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文底著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薩納特衙門文稱塔爾巴哈台焚燒
貨圍一案請飭伊犁將軍在彼擬結等語。查此案屢飭伊
犁將軍秉公裁辦。現將拏獲滋事各犯展訊。尚未擬結。俟
審明時。按例定擬。完結定案後。該將軍自必知照貴國總
之務盡兩國和好之道。不存絲毫時重時輕之見。為此覆
咨。

八月丁未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齊齊哈爾副

都統那敷德奏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報稱本年循例揀派
佐領烏綱阿率兵馳赴俄夷接界之格爾畢齊等處巡查
現據回稱初往時在霍托瑪地方見有殘破火輪船一隻
俄夷百餘人看守係欲將船修整駛赴下江至接壤處所
察看夷情俱尚平靜回抵霍托瑪地方見夷船尚未補就
欲挽赴上游停故小河又於海蘭泡嘎努坎霍托瑪等處
有俄夷屯糧堆薪等情尚有驍騎校富來落後詳查又准
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黑河口卡官報稱六月三十七月
初一等日有俄夷三百餘人分駕大船一隻小船二隻練
木五十五條載牛一千餘條初三日又有八十餘人隨帶

子如分駕大船八隻。初四日又有九十餘人分駕大船八隻。初五日有回畢爾那托爾一員帶夷眾二十八人駕大輪船一隻。大船二隻均由黑河口相繼東行。又據烏蘇里口卡官報稱七月十四日有俄夷二百餘人隨帶子如分駕小船十九隻自下游駛入黑龍江口向上回行各等情。當飭黑龍江副都統及各委員候曉騎技官來詳。查到日作速轉報並令三姓副都統飭卡巡防。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俄夷前請借地屯種擬暫允許該夷旋在海蘭泡掘地作房。維時派委佐領巴彥珠爾克等往向開導。

據夷官西勒騰薩聲稱。此房為屯糧而設。俟秋後拆去。該員等告以兩國和好。故我上司從權通融。該既借地。而又蓋房。豈不有傷和氣。必須拆去。纔是。該夷口操番音。謂如此辦法。尚何和好之有。與眾俱有慍色。該員等恐啟釁端。言及下稟上命。各國皆然。該夷官隨稱。各處糧房。本係暫蓋。迨秋後全行拆毀。即親書蒙古字鈐印。遞與該員等作據。並向面說。伊等尚須擇地堆薪。求為轉懇。再於霍爾漢津等處。派人指給等語。該員等呈明。尚未允覆。該夷即在江岸各處堆薪。至於下駛人船。凡經由黑龍江城者。無不入黑河口等處。前因來船過多。經副都統等。婉言向止。

其中亦有折回之人。自四月底起。至六月下旬止。除回國
人船不計。及在奇牛山。霍爾托庫。薛爾古。並精奇里附近
之海蘭泡。又胡瑪爾附近之嘎努坎。霍托瑪等處。搭棚看
糧。並留人三百餘名。其由黑龍江城。出黑河口等處。陸續
下駛。共船一百二十餘隻。人一千八百九十餘名。木桿七
十餘串。每至黑龍江城。該夷官報明。該副都統驗放。前者
該夷請地寄糧。恐其隨處漫占。曾令各副都統。飭屬查探。
茲准三姓副都統。轉據烏蘇里口卡官報稱。各處均有夷
人。搭棚存糧等情。其下駛何往一節。尚未據報到。
硃批。只得如此辦理。不激不隨。尚屬得體。

九月癸亥。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恰克圖司員稟報。與俄夷瑪爾商定更改互換大黃年分。將從前立定十年字約之處。改為五年。自五年起。至九年止。共交大黃一千二百五十普。每普折銀十五兩。每年應交大黃二百五十普。於五年內。分為兩次交清。上年販來大黃五百餘普。應於五六兩年補交。其餘三年限內。應交大黃七百五十普。於八年交清。至大黃價值。不得以皮張折交。均用實銀換給。呈報前來。擬即行知。俄夷固畢爾那托爾。兌換大黃。既定新章。不得再有增減。

硃批知道了。

乙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福。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准三姓副都統。轉據黑河口卡官報稱。七月十
八日。有俄夷九百餘人。隨帶子女。分駕大船三十一隻。小
船一隻。裝載槍礮口糧。自下游駛至卡所。少停即行。二十
日。又有回船三隻。載人二十五名。隨帶烏槍口糧二十八
日。又有夷官十數員。帶人一百七十餘名。分駕大船一隻
小船十二隻。亦自下游駛至霍爾托庫地方。埋屍三軀。啟
行。八月初一日。又有一百六十餘人。分駕大船十五隻。小
船一隻。同至霍爾托庫。停歇二日。均由黑河口。向上回行
等情。當即咨行各處。飭令經由卡所隨時偵探。

味知知道了。

丙寅。兩江總督怡良。著江蘇巡撫趙德轍。奏竊照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劉逆竊踞上海。所有應徵各國商稅。經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議令各國領事。從權代為抽收。爾時逆勢披猖。各國商人。攜帶重貨。寄棧於城外洋涇濱一帶。各國領事。代為設法保護。所費不貲。迨官兵雲集。勦辦得手後。貿易照常。於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從新設關。照常稽徵。所有自三年八月初五日起。至四年六月十八日止。味喇哩各商。共未繳稅鈔銀三十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當經行文飭追去後。旋據該國前公使味喇

以商情苦累。議繳三分之一。內除失事以前已納稅銀。掣有號收。未及給發紅單銀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三兩八錢三分七釐。及乏商短繳。無從著追銀八千餘兩外。實應繳銀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兩。臣怡良與前撫臣吉爾杭阿。以已納稅銀掣有號收。未給紅單銀二萬七千餘兩。係吳健彰任內之事。即飭司委員伴送吳健彰前赴上海。會同接署道員。三面質算。並無錯誤。應准其扣抵。歸於吳健彰交代案內辦理。至該國商情苦累。自應懇恩酌量調濟。而該國應繳舊稅。僅完三分之一。且將商人短繳銀兩。歸入現繳數內扣除。未免有虧國課。行令蘇松太道。再

行妥議去後。茲據護蘇松太道藍蔚雲詳據該國前後任領事嗎啤哈囉。呈據該國現任公使咱嗎。以商力未達。請照原議詳奏前來。臣等伏查上海滋事之時。該國商人各自出資保護貨物。以致商力拮据。係屬實在情形。我

皇上撫馭中外。一視同仁。上海地漕銀。未既奉

加恩分別減免。所有該國未完舊稅。自應推廣

皇仁。一律查辦。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商情苦累。所有味喇堅國未完舊稅銀三十五萬四千餘兩。除現繳銀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兩。又失事以前已納稅銀未給紅單銀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三兩八錢三分

七釐外其餘未繳銀兩概予豁免以示懷柔。
硃批依議。

諭內閣。怡良趙德轍奏請減免味喇噎未繳關稅一摺。上海通商各國應交江海關稅銀。因上年匪徒滋事。貿易未能照常。商情苦累。曾經諭令該督撫酌量裁減。茲據查明味喇噎國積欠稅鈔銀三十五萬餘兩。該國使臣情願繳銀八萬一千五百餘兩。又從前已納稅銀二萬七千六百餘兩。其未繳銀兩為數尚鉅。惟念該國商力拮据。係屬實情。所有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前味喇噎欠交稅鈔銀兩。除業經呈繳外。餘著加恩概行豁免。以示體恤。

丁卯。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藍蔚雲稟。
稱。味夷怕噶。坐該國常用兵船。於七月初一日至上海。十
八日進謁藍蔚雲。並未提及請改定章。及欲赴天津之事。
密加察訪。尚有該國水師提督另坐輪船一隻。因船身損
壞。在粵修理。至八月十八日。該國水師提督奄師大郎乘
坐火輪船。行抵上海。並密探得。尚有大輪船一隻。隨後即
至。怕噶俟此船一到。即赴天津。該護道藍蔚雲。因前此接
見怕噶時。並無欲赴天津之語。恐其不告而行。適已華蘇
松太道吳健彰。在上海商辦入江助勦輪船。即於八月二
十五日。逸同吳健彰。往晤怕噶。詢其來意。據稱。該國王因

十二年之期已滿。給與國書。須入京面告。

大皇帝有酌辦事件。在廣東勸身時。已照會兩廣葉總督。徑往天津。因風順由福州而至上海。等待修理大輪船。是以稍有耽擱。現在輪船已到。即須北駛。該護道等。告以天津並非通商口岸。前公使味連等。於咸豐四年。冒昧前往。

大皇帝因爾等跋涉遠行。

欽派大臣與爾等接見。係屬

曲示懷柔。曾與爾等言明。若再至天津。斷不能再遠。

欽派大臣與爾等會晤。兩廣葉總督。係專管五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無論何事。應即回粵。呈請聽候查辦。不必徒勞往返。據

稱伊奉該國王之命。務與中國和好。總要彼此有益。路過
英佛兩國。會其大臣。亦皆如此告知。必得另有

欽差會議。若令仍赴廣東。與葉大人會議。則頭可斷而不能前去。
如到天津。不能面見

大皇帝。伊亦無法。只好回來。如不教我上天津。只求兩江督撫代
為奏請

欽差。至江浙地方會議。我即在此等候亦可。蓋薛燾等。向其再三
開導。辯論數時。堅執不移。飛稟請示前來。臣等查該夷酋
怕駕前來上海。已逾一月。絕口不言請改。成約欲赴天津
之事。迨大輪船到後。仍無一言。是明知我必阻其行。竟將

不告而去。迨藍蔚雯等查知，向其查詢，又言詞要挾，居心實屬叵測。若臣等絕之已甚，彼必徑赴天津，不遂所欲，則惱羞變怒，恐其別滋事端。臣等現以通商事宜，向係英、佛、三國會同商辦，該首既稱路過英、佛二國，會其大臣，皆稱必得另有

欽差會議。現在英、佛二國公使皆在廣東，並不同來，而僅止該首一人欲上天津，設英、佛二國在粵別有成議，則事出兩歧，殊多不便。未敢代為具奏，批飭藍蔚雯等再行妥為開導，以冀阻其北行，杜其妄念。惟夷情狡譎，設因臣等不准代奏，徑赴天津，亦未可定。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味酋欲赴天津。現在設法羈縻一摺。覽所奏情形。該夷狡悖已極。既經蓋蔚雯等諭令回粵。自應力持定見。總以飭回廣東為要。前據華名琛奏。該酋怕囑於咸豐四年在粵。與各股匪首密相往來。揚言粵匪必能成事。迨官兵將各匪勦平。該酋自覺無賴。夷商亦為之不齒。此次去而復來。終懷忿忿。欲別出己見。以掩眾人恥笑。是其欲赴天津。實非喫餅二國夷酋之意。故該二國夷酋雖有照會廣東之文。一經華名琛阻止。並未駛至上海。况通商以喫夷為首。味佛皆後來推及。不應味酋先出講話。前據王懿德具奏。業經將該夷所遞國書發還。諭令折回廣東。今復至上海。求請欵差至江浙會議等語。

皆係違背從前和約。謬妄已極。該督等業已正言開導。如再曉
曉。祇可置之不理。本日已諭知桂良。如果該夷肯低天津。不必
派大員與之接見。但嚴禁沿海奸民與之私相貿易。並諭知崇
恩。於山東海口一體查禁。使其無利可圖。以杜其北來之念。怡
良等。但當告以通商事宜。非廣東不能奏辦。別省不敢上聞。如
其仍前狡執。必欲駛至天津。亦不必過於阻止。恐該首疑我畏
其北來。益復藉詞挾制。諒怡良等必能體會此意。妥為駕馭也。
此次入奏之事。及將來續有奏報。均不得使該首聞知。一切勸
諭之詞。皆作為該督等自出已意。是為至要。

又

諭。怡良等奏。味酋欲赴天津。現在設法羈縻一摺。據稱味喇堅夷
酋伯噶。會師大郎等。先後駛抵上海。經署蘇松太道藍蔚雲詢
其來意。據云。現因十二年之期屆滿。該國王給與國書。令其入
京呈遞。尚有的辦事件。欲住天津等語。本日已諭令怡良等。作
為己意。以通商事務。應由廣東查辦。天津非通商海口。該酋等
此次再往。恐不能如前次之請。派欵差接見。徒勞無益。妥為開
導。惟該夷欲赴天津。藉口要求。實為私銷違禁貨物起見。設蘇
省不能阻止。竟行北駛。著桂良飭令地方文武。嚴密防範。毋令
沿海居民。及商漁船等。與該夷交接私銷貨物。具有奸民接濟
食物者。一併禁止。如其進口投遞夷書。不必派大員與之接見。

即令曉事員弁。告以此處非通商之地。上年該夷違例前來。已蒙大皇帝格外加恩。派員款待。此次再來。本省總督不敢入奏。亦斷不能再派欵差前來。與爾等講話。爾等有何國書投遞。即照例往請兩廣總督具奏。如此曉諭。觀其如何動靜。密行馳奏。其大沽等海口。應如何預為防備。並著悉心籌辦。亦不得稍涉張皇。至海口員弁。務當早為密諭。如有夷船到口。奸民私與銷貨者。嚴拏治罪。該員弁等不能先時申誠。查禁不力。即著從嚴參辦。該夷酋等無利可謀。或可杜其北來之念。事關海防重務。桂良務宜實心籌畫。毋稍疏忽。

又

諭本日據怡良等奏味夷船駕前來上海求改條約。欽赴天津一
摺。已諭知怡良等設法妥為開導。並諭知桂良嚴密防範。如夷
船駛至。不可派大員接見。並嚴禁沿海居民。毋許貿易矣。該夷
居心叵測。言詞既涉要挾。沿海各處。難保不肆行游駛。夷情貪
利。設有奸民與之潛通貿易。該夷必至視為利藪。借端往還。其
患不可勝言。至宜嚴密查禁。此次夷船。如果不遵怡良等開導
徑行北駛。經過東境。著崇恩。密飭沿海文武員弁。嚴密防範。禁
止沿海居民。及商漁船隻。不准與夷船交易貨物。使之無利可
圖。自必廢然而返。其有接濟食物者。一併嚴禁。毋稍疏懈。

乙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六月二十五日。接到俄夷

未文據稱彼國專派守信官前來伊犁勸議辦理完結等語。旋於七月十七日該夷守信官皮底波拉呢克皮葉勒密什里斯克依來到伊犁當飭委員等前往訂期會議。該委員等於二十四日前往夷國會議。告以前次燒搶貨物之金夫等本國已嚴行治罪。其燒燬及接獲貨物俱在塔城庫存。該夷官聲稱此次帳目我已帶來。可先行查對。清楚等語。乃於二十八日復往會議。該夷官忽稱須先定賠字。然後對帳。否則徒然費事等語。伏思此案雖係民回滋事。總由該夷驅逐金夫之所致。經委員等以民人控稱該夷殺斃民命。向其折辯。該夷官亦無詞可對。惟云此事須

將來辦理。至燒燬貨物。令其先行領回。該夷云。不能議定
賠償。不能領此貨物。即日久損壞。仍須責國賠償。夷情反
覆。一時難以定議。查前次伊犁議定通商章程內載。俄羅
斯商人。在貿易亭居住。所有帶來貨物。係在該商人房內
收存。各自小心看管。倘有遺失。立即報知中國官員。將行
竊之人。嚴行懲辦。並儘撥出原竊贓物。給還等語。是通商
章程內。即無賠償字樣。當時各存一分原約。永遠遵行。今
該夷不欲領回貨物。以詢問賠償不賠為詞。經委員等。將
前情逐一曉諭。向其開導。該夷置之不理。但云若不議賠。
即當咨請回國。俟該夷官。如果行咨前來。即將會議言語。

咨行彼國。並飭該委員等。如果會議時。仍當平心靜氣。據理剖辯。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俄夷違官會議。燒夫貨物案內。大概情形一摺。此次該夷官來至伊犁。不肯領回燒贖貨物。專以議賠為詞。顯與通商章程不合。該將軍等。據理折辯。所辦甚是。民夷互有爭執。必應先論事理曲直。方能平情剖斷。今此案起釁報由。既由該夷驅逐金夫。殺斃民命所致。咎由自取。况燒搶貨物之犯。業經嚴拏治罪。兩造已可相安。豈有不論案情。但索賠償之理。著扎拉芬等。密加體察。如係匪蘇勒官。從中播弄。即一面咨行該國。西華爾衙門。詳細告以曲直原委。令其諭知。違

朱之夷官。一向向該夷官。明白開導。使不致為浮言所惑。總須堅持定議。不可允其賠償。即將來萬不得已。或有設法貼補該夷之處。亦不可居賠償之名。致壞成約。其措詞一切務宜平心靜氣。勿致滋生事端。至該夷官所稱。應賠貨物。已將帳目帶來。難保非因貨物燒搶無存。任意開報。其詳細數目。實在被燒之貨。約值若干。總須由塔爾巴哈台就近訪查。該處通商事宜。皆係已革防禦薩碧屯。已革筆帖式阿弼善經理。其中底細。不得諉為不知。即該處華商資本力量。亦所深悉。前經諭令明諱責成。該革員等。將此案設法解理。如俄夷有藉口要求情事。即惟該二員是問。今俄夷一味索償。該二員豈得置之不問。着明諱

即酌該軍員等詳細訪查。究竟被燒貨物若干。價值若干。先得一確實數目。方免該夷狡賴。如銀數無多。或令華商分年減半通融貼補若干成。亦須體察該商力量。方能酌辦。並著明諭。安速確查。籌議具奏。此係預防俄夷始終堅執。為不得已之退步。該將軍大臣等。不得遽存遷就之心。總以先論曲直。力申定約為正。毋勿使該夷預知。可以通融。益肆要挾也。

己卯。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八月初四日。有俄夷二十人。分駕小船。出黑河口。順流下往。初五日。又有三百八十餘人。分駕中船二十六隻。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又霍爾托庫地方。占

居夷人。於八月十二日。自行焚拆房四所。僅留數人。外有
二十六人。分駕賊船三面。駛入黑河口。同日又有二百九
十餘人。分駕中船二十五隻。自下游駛抵卡所。少停即行。
均無滋擾。

殊和知道了。

華解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咸豐六年丙辰十月己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現准兵部咨文並陝甘總督將刑部會同理藩院各原奏行知前來內稱夷圍堆積貨物內有夷人住宿非場圍堆積柴草可比將安玉賢擬斬監候徐添堯擬發近邊充軍李春雲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海生蓮等擬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該將軍因地制宜如各犯有應酌量辦理自行的辦等語自是部臣不厭詳慎之意查此案民夷交爭國體邊防均須兼顧雖傷斃民命等情訊無確據而出卡完金屢被該夷告官驅逐民回終所不服其燒圍洩忿一節已按

例將首從各犯治罪。茲據刑部以夷園堆積貨物。內有夷人住宿。且楊春供招。內有夷房燒燬等詞。將安玉賢改依挾仇燒燬房屋例斬候。查俄夷貨園。係該夷自行蓋造。是夜安玉賢等。在草堆燃火。意係故燒夷園貨物洩忿。是以比照挾仇故燒場園例擬流。加等從重擬軍。至風大火猛。延及夷房。查故燒與延燒。治罪不同。律有明文。安玉賢已於流罪上加等。從重擬軍。似亦足示懲。若遽擬以駢首。如使安玉賢當日起意燒燬夷人居住房屋洩忿。更何所加其罪。又查咸豐元年。該夷使臣來伊。論及殺傷民人一事。堅執不肯擬抵。今安玉賢等。並無殺傷夷人情事。似未便

遽加顯戮。安玉賢既按例擬流加軍。王宗浩等自應照為從減等例擬徒加流。至徐添蓑。逞刁挾制。藐玩無忌。是以於誣告人死罪未決。擬流加徒例上。從重擬軍。茲據刑部改依放火為從例。從重擬軍。仍照原擬四省烟瘴。惟該犯放火為從。臨時未經同行。其挾嫌妄控。乃係為首。且種種挾制。似應坐以誣告之律。加重治罪。庶足以昭儆戒。又李春雲等。乘時搶奪。並無借名救火供詞。亦無首從可分。是以均按乘火搶奪財物。擬以滿徒。海生蓮等。係兵役。仍加等擬流。若改依借名救火。搶掠財物。照搶奪例加等。分別首從治罪例。將李春雲等。一併擬以流二千里。內海生蓮

等罪再加一等似與該犯等情節不甚符合法在必行而
民心尤宜使服可否仍照前擬已革章京薩碧忠筆帖式
阿弼善及都司文哲璽千總亢清均擬發往軍台効力贖
罪先由塔爾巴哈台押解赴部轉發其薩碧忠阿弼善三
員仍令先將夷房一切設法辦妥再行奏明

硃批均著照該將軍等原奏擬結該部知道

丙午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敷德奏准黑龍江副都統及各委員等轉據烏魯蘇杜
丹卡官報稱七月十三等日有俄夷分駕中船小船各一
隻八月初三等日有夷人分駕中船五隻小船一隻十一

等日。又有夷船一百十八隻。十八等日。又有夷船十四隻。又有夷船三十五隻。以上均各載有糧械。自下游徑出烏魯蘇。牡丹卡倫陸續回行。又轉據巡哨各官報稱。俄夷另遣瑪喀爾前來。將海蘭泡看糧夷官換回。當飭烏魯蘇牡丹卡官確查。據報看糧官已帶人分駕船隻出卡回行等因。現屆冬初。夷船返回殆盡。

硃批。知道了。

十一月癸亥。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參贊大臣謙亨奏。夷使又約委員等前往續會。仍執賠償之議。並稱乾隆年間。恰克圖通商條例。載有賊人持械越卡。搶奪貨物。除退貨原

駐給遺失主外。仍著一倍罰十倍等語。指為此案應賠之據。委員等喻以此條係指向賊犯罰賠而言。茲則民匪滋事。釀起挾仇。與此條之事迥異。查伊犁塔爾巴哈台原定通商章程十七條內載。如有貨物丟失。將賊犯拿獲。儘數撥出原贖給還等語。茲夷匪被搶。與此條所載事原相類。而追贖給還。既宜比照十七條辦理。若不交出賬單。憑何核算。且十七條係彼此公同酌定。今不遵照。乃混引遠年所定他處條例。殊屬不合。反覆開導。該夷使無可置辯。隨於八月二十七日。該夷來咨。請給咨文。以為回國之據等語。再此次來文。猶囁囁及之。若夷使呈出帳單。缺少無幾。

自應相機另籌完結。此次奏使過於狡執。仍令委員等交道接禮。不失和好之情。該奏使於九月三十日自伊起程回國。並密飭各邊卡。暗中嚴行防範。以備不虞。至給該奏使咨文。本擬抄寄一分。知照該國西錫畢爾衙門。然必須由伊犁管理貿易之區蘇勒官。用該國字體譯出。恐其捏造更改情弊。可否由理藩院咨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扎拉芬奏。俄夷遣官會議燒失貨物一案。專以議賠為詞。諭令該將軍等堅持定議。不可允其賠償。致壞成約。茲據扎拉芬奏。諫亨奏。俄夷使臣回國日期。並派員會議折辭款待等語。覽奏均悉。此次該夷使仍復意存狡執。一味索

賠該將軍等業已明白開導。正言拒絕。該夷使因索賠不遂。藉端滋事。原未可定。第該國素尚恭順。未必即起釁。稱兵。扎拉芬秦等仍當善為開導。曉以利害。示以懷柔。毋使決裂。並著密飭各邊卡。暗地設防。處以鎮靜。不得稍涉張皇。方為妥善。至所慮該匪蘇勒官將咨文捏改等弊。本日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將來文回文。照錄轉行矣。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兩國因塔爾巴哈台流民焚搶貨圍一案。往返行文。以期妥協辦理。

貴國責成貴將軍。敕國責成本職。各付權柄。在伊犁公同商

議擬結。是以本職一至此處。貴將軍即行委員面議交派之事。以期了結。我等會晤數次。雖各執一辭。若能公同和議。不難歸一。貴委員不以本職之言為是。職看其所說。亦與敵國交派之意相悖。因恐爭執。與事無濟。是以行文貴將軍。將兩國所說言辭。逐句載明。以為憑據。並想得有咨履。方為妥善。初次會晤時。言及職來此處。即請將塔爾巴哈台焚燒貨圍之犯治罪。敵處失公私物件。應

貴國賠還之處。向貴將軍言定。並無別故。貴委員答稱。犯人業經拏訊。按律分別首從擬斬擬遣。完結等語。

貴國如此辦理。與敵國之意大相符合。職當向貴委員詢以

失去物件。有無賠還。以便開寫失單。二次會晤時。言及貨
圈被搶。所餘貨物帳目。應由

貴國向賊人追出。以便比對存圈物件。即據貴委員答稱。賠
還一語。於會議時。不應談及。似此小錯。即欲賠償。實不合
我兩國百餘年和好之道。且兩國大臣。前在伊犁。議定章
程十七條內。亦無失去物件。應行賠償之語。職詳譯此言。
貴國既不議賠。比對帳目。亦屬無益。敝國第一條。貨圈被焚
貨物等項。或全行遺失。或尚有未能追出之物。

貴國應否賠還。流民焚圈。雖云違禮妄行。實屬不法。可惡已
極。與貴將軍辦事。應使將來兩國。無此有傷友誼之事。塔

爾巴哈台官員。應保護鄰國之人。既不能保護。除將滋事之人。嚴行治罪外。並將失去物件。悉數賠還。由貴將軍酌核示知。再查兩國定例內載。凡邊界之人。有持械搶奪者。一經拿獲。除將該犯各按定斬決。原贓交還失主外。並著一倍罰賠十倍。如當時不能弋獲。地方官于限一月。令其查獲。逾限無獲。所有應賠之項。著於地方官兵名下。一倍罰追十倍等語。我兩國應遵守東邊百餘年相沿之例。至於塔城糾眾焚圍之案。較之約條所載。尤為重大。所有敵國在塔城遺失物件。

貴國應按十倍賠償。惟念兩國百餘年和好。即照失去物件。

原價賠償。且敝國商人在塔爾巴哈台通商。居住貿易。與貴國金夫。毫無干涉。該商人失去物件。若不賠償。與敝國軫念黎元。造培長養之政不符。且於理亦屬不合。天下各國。言語風俗雖殊。義理一也。是以敝國薩納特衙門。三次行文。

貴國理藩院。均請將焚搶貨園之犯。務須治罪。失去物件。悉數賠還。並無不講義理之處。仍請飭令貴將軍。會同本職。擬結在案。職詳閱。

貴國理藩院咨薩納特衙門之文稱。已飭伊犁將軍。於辦理此事。按照義理等語。貴委員聲稱薩納特衙門所說各條。

業已詳申。將軍並無文派。其應否賠還一語。礙難答覆。況
上司亦未有劉文等語。因思如何答覆。貴將軍有此責
任。第二條。本職問及敵國貨物。比對帳目。如有闕少。

貴國理應賠還。僅追存貨物。設有損壞。應賠償否。貴委員直
答以損壞貨物。不能賠償。職與該委員再三辯論。並咨呈
貴將軍。敵國以和好二百年來。現在不欲

貴國為難。所存貨物。毋論與否。先將失去貨物賠償。以便領
取。惟損壞物件。必應減價。始可售賣。況有損壞。又非敵國
商人所致。如或領回。必致受傷。亦飭毋庸領取矣。所壞物
件。亦應

貴國照數賠還。第三條。本職問及貨物之闕欠損壞。

貴國既許賠償。以何物補給。如何酌定價值。應先行商定。以上三條。貴將軍如肯辦理。職即將失去物件彙定。以便比對帳目。貴委員亦說出三條。第一條。辦理塔城之案。應先講來由。何則。它金流民。經驅逐後。始與俄人挾仇滋事。職思它金一案。與兩下現辦之事懸殊。它金係邊界之事。伊犁營務處。接到敵國西錫畢爾咨文。當即於阿爾噶依圖等處。將金夫撤回。業經咨覆。並稱轉飭塔爾巴哈台大員。差委官兵。前往驅逐。非止一次。是事已了局。此時即不得復行提及。即或塔城金夫。挾仇滋事屬實。敵國商人居住。

伊塔兩處。因係兩國和好。敝國並未派兵保護。企望貴國照看。乃塔城流民惡意。一月之前。已經顯露。塔爾巴哈台大臣。應預為保護。不意於該犯乘夜焚圍時。緊閉城門。並不派兵救護。三日後始行派員收存遺貨。似此情玩。又不撲救火焰。以致貨物損失。其過不可謂之小也。第二條。該委員談及。欲知失貨數目。應先覈對帳目。俟查知缺數。再向該犯追出等語。職思自焚貨圍以來。已閱年餘。現欲查追。惟時已遲。即或追索。該犯半係貧民。雖查出搶奪。亦難向其追討。職特來此處。與貴將軍商議。敝國失去物件。應行賠還。敝國商人。幾時領取貨物。若待追出。始行交付。

實屬不合義理。且被燒房間。失去貨物。欲向犯人追索。毫無所得。詢及賠否。該委員置不答覆。論辨再三。始據貴委員聲稱。比對帳目。即知失去總數。一面商議賠還。貴將軍確知欠貨數目。一面將存貨。令本職帶回。並將應賠之處。

奏聞

大皇帝等語。因思敵國薩納特衙門與

貴國理藩院。往來行文。貴將軍與本職。均係奉

旨。同在伊犁商辦塔城案件之員。應即早擬結。豈可延緩。貴將軍於敵國失去物件。若不議賠。本職即不能將飭交之件。按照和好擬結。且在伊犁時。貴委員言及貴處。應遵

旨將追出收存貨物轉交本職等語。當以給還貨物一節。並未奉有剗交。若貴處將損壞缺少物件賠還。不致令敵國商人受傷。俟賠還時。同赴塔城祇領。必應由西錫畢爾營務處專員接收。謹開清單。知照貴將軍。伏乞貴將軍詳核本職所說各條。如有斥駁。即將斥駁之故。詳細載明。備文咨覆。職接奉回文。即行回國。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前於七月十七日。貴守信官來伊時。當即派委本處官員。會同貴守信官。將匡蘇勒官。欲遣人驅逐塔城。空金民人。並因傷人命。以致挾仇糾眾。焚燒貨園緣由。詳

細商議。據貴守信官聲稱塔城游民焚圍搶貨。總因塔城官員未能保護所致。是以必須賠還貨物等語。該委員答稱此案事起倉卒。因夜半風狂一時未能撲滅。而塔城委員旋將貨物代為收拾。並將滋事之完金民人查拏。勒追原贓。並將該犯等照例治罪。現將檢出追出貨物收存塔城。不可謂並未保護貴國商人。惟此案理應將滋事緣由兩下是非。及傷斃我國完金人夫。被其控告。均以匪蘇勒官主使殺斃。背去屍具等情。逐一訊明。以安人心。不可先提賠還一事。且原立十七條內。並無代賠貨物之說。僅有商人被竊。本處代為查拏。追出原物。悉數還給等語。現將

塔城之事。因匪蘇勒官驅逐它金民人。傷斃人命。以致懷恨滋事。雖釐起挾仇。惟僅止失去物件。即應遵照原定章程。追出原贓。悉數還給等語。告知守信官。復據聲稱。賠還一事。本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內業經聲明。不能照十七條辦理。並稱恰克圖通商條例內載。遇有持械搶奪案犯。除拏獲時。各按定例斬決。物件交還失主外。並罰賠十倍。如犯無一獲。地方官予限一月查拏。限滿無獲。著落地方官兵罰賠十倍等語。即據本處委員答稱。雖咨理藩院文內有賠還之語。該院並未應許。傷斃金夫一案。彼時該金夫等亦經報明。正在備文知照間。即有焚搶貨園之

事。是以未及咨行。斷非置民命於不問。至照恰克圖通商
辦理之說。本國會議時。東西疆界情形不同。始行議定章
程十七條。互相遵辦。今若不照十七條辦理。似與定制不
符。况恰克圖章程。原指越卡持械搶奪。與此案不同。即罰
賠十倍之議。亦指搶劫之犯而言。並無代賠之例。至今卡
倫官兵罰賠十倍。原因逾限。犯無弋獲。是以將章京兵丁
等。重懲示警。今塔城之事。已將各犯拏獲。照例擬罪。並將
原贓悉數撥出。即照恰克圖章程。亦無責令官兵賠還之
例。是伊塔通商章程。亦未按照恰克圖有罰賠之議。且匡
蘇勒官欲驅逐金夫。又傷斃多命。是以該犯挾仇。欲圖洩

忽以致焚燒貨園。情理顯然。先應查辦起釐緣由。貴守信
官答稱。先將此節置議。應將事件次第經理。敝國業將遺
失貨物帳目攜來。互相覈對。有無短缺。俟查知缺數再議。
並令本處委員將貨物譯出名目。以便覈對。本處委員深
以為是。即派委員前往。乃守信官僅將物件漢名譯出數
件。迨委員到彼會議時。忽改前言。仍欲先議賠還一事。且
稱覈對帳目。如有缺少。仍不賠還。白費精神。與事無濟等
語。本處委員答稱。前既言定覈對帳目。今若改悔。豈非矢
信。况不覈對帳目。其短少何由而知。臣蘇勒官堅執已見。
說出三條。第一條。商人遺失貨物。全行賠還與否。第二條。

追出商貨。並塔城所存物件。如何作價等語。本處委員答
以此事。先將起事緣由。及兩下是非。並傷斃金夫等項。逐
一查明。應將緣由澈底告知。此案實因匡蘇勒官所起。何
則。窀金之雅爾噶圖地方。本係我國地方。前經咨明有案。
此處距貴國甚遠。兩下人民。易於滋事。且因金苗不旺。已
將窀金民人撤回。即或偶有偷往者。亦應行文本處。以便
撤回。匡蘇勒官。係管理貿易之員。不得干預其事。乃伊於
金夫窀金。不惟申報驅逐。又復親往差人驅逐。傷斃多人。
該金夫以為必係匡蘇勒官主使。是以怨恨滋事。竅其原
由。總因匡蘇勒官所起。反覆辨論。匡蘇勒官不以為然。惟

稱此次前來。特為辦理賠還一事。其餘將來另辦。是以兩下未能定局。次日本處委員復往。而該匪蘇勒官仍執前說。本處委員復告以現將查出貨物。均存塔城庫內。先應攜回。若不攜回。偶被蟲傷。殊為可惜。守信官又言現在斷不能將此等物件攜回。日後即有損壞。與我等無干。亦應貴國賠還。如今不能將賠還一事。先為議定。職亦不能久駐。明日備文。知照貴將軍。即可旋回等語。本將軍參贊等將本處委員與匪蘇勒官問答話語。逐一登記。今於八月二十七日。接到來文一件。詳加披閱。此內有與逐日記載不符之處。即如覈對帳目一語。本係貴守信官先說。今來

咨內以本處委員先欲覈對帳目。再本處委員僅告以先將貨物攜回。並未應許賠還。而此次文內似稱本處委員將賠還之處。亦可奏聞。

大皇帝。似此均與本處委員所說不符。又稱詢及賠否。本處委員置不答覆等語。惟本處委員於例不應賠之處。前已言及。並有

大皇帝諭旨。本將軍參贊等文派。是以不敢許償。因恐爭競有傷和好。實非置不答覆。貴守信官又稱。匪徒惡意。一月之前。已就顯然。塔城於失火時。不開城門。亦不派兵救護。三日後始行委員查辦等語。查上年七月。接聞匪蘇勤官咨稱。

始知塔城金夫前雖糾邀多人欲圍滋開已經鄉民勸散。此次金夫仍懷舊恨復圖滋事塔城官員不為預籌迨事起時即或不開城門是夜火勢兇猛豈能不防另生枝節。再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房於火起時即劉委都司溫哲琿等派出帶兵救護因風狂火大燒盡房間未能撲滅塔城游民乘勢搶去物件塔城官員立即代為查拏收拾失去物件又於民間挖出若干實非三日始行查辦迨伊犁委員查辦此案又復挖出物件若干於兩國和好之道亦可謂之盡矣乃匡蘇勒官不候本處官兵協同救護亦不報明將軍參贊率行回國並將商人攜帶出卡匡蘇勒官

管理貿易。是其專責。前次肇釁。置若罔聞。即如本處官員。本無承管兩國物件之責。兩國官員。又未囑令照看。特因和好。代爾追尋貨物。竭力查辦。況通商一事。本因貴國使民裕國而立。我國毫無益處。因念兩國和好。始准通商。目下之事。又係貴國起釁。我國官員。不惟出力代為保護。又於事後。將辦理不善。救火不力。各員一併革職。加重問擬。發往軍台効力。今貴國守信官。轉委過於本國委員。豈貴國官員。毫無愆尤耶。又稱本國商人。僅止居住貨園。與金夫毫無聯繫等語。頗為近禮。本將軍參贊。亦甚佩服。果貴國商人。僅止居住貨園。匡蘇勒官。不干預金夫完金之事。

親往差人驅逐傷斃人命。又何能無故滋事哉。又稱天下各國語言風俗雖殊。而義禮則一。此言頗好。義禮係應為之事。既言義禮。應遵義禮而行。此案不惟義禮上不應賠還。即使應賠。亦須先將帳目彙對。再為定議。况義禮上不應賠還。今貴守信官。竟不比對帳目。一味令賠。尤似不合義禮。要之此案。應將起事原由。兩下是非。並傷斃金夫數名等情。先行訊明。折服兩造之心。方昭公允。儻仍照守信官之意。並不計及起事根由。及兩造是非。傷斃金夫數名等事。惟令賠還。此即輕人命而重貨物也。實非兩國撫馭萬民之道。今接來咨。敬具覆文。為此咨行。

為咨行事。昨據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將咨行薩納特衙門文底一件及貴國咨行伊犁將軍清字文書一件一併抄錄咨送前來。相應由本院轉行薩納特衙門查辦。為此知照。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師兵勇在划艇內拏獲盜匪李明太等。喫夷領事官吧嘎噠藉端起釁。輒敢駛入省河。將獵德礮臺肆擾。又在大黃滯礮臺開放空礮。自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一日。攻擊城垣。縱火將靖海門五仙門附近民房盡行焚燒。初一日又糾約二三百人扒城。經參將凌蒼與紳士歐

陽泉等迎擊跌斃。初九日。該夷由十三行河面駛至。直撲東定臺。經兵勇轟壞兵船。並斃其水師大兵頭。哂嗎噤。噶嚕。夷匪傷亡四百餘名。現在該督等已守舊城。調集水陸兵勇二萬餘名。足敷堵剿。紳民等同矢義憤。即味啡兩夷。及西洋諸國。俱知該夷無理。未必相助。其勢尚孤。葉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駕馭之法。著即相機妥辦。至夷首懷恨。藉口從前不使入城。而上年喫夷在上海。又稱廣東總督拒絕不見。口出怨言。處處要挾。思欲逞其謀利之圖。逆心叵測。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或先駛往各口。訴冤。皆係逆夷慣技。當此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寬猛兩難之間。葉名琛久任

海疆諒能操縱得宜。稍釋朕之憤懣。儻該酋因連敗之後。自知悔禍。來求息事。該督自可設法駕馭。以泯爭端。如其仍肆鴟張。亦不可遷就議和。致起要求之患。

又

諭葉名琛奏。喚夷藉端起釁。我軍兩戰獲勝一摺。九月間。廣東水師兵勇。因查拏划艇盜匪。喚國夷酋吧嘎嚙。欲藉此為詞。復作進城之想。竟敢放礮。攻擊城垣。焚燒鋪戶。十月初一初九等日。我兵接戰。兩獲勝仗。夷匪傷亡四百餘名。並將該夷水師大兵頭殲斃。粵省紳團。同深義憤。夷膽已寒。所謂水陸兵勇。業有二萬餘名。該夷縱極狡橫。經此挫敗。諒不敢再肆猖獗。且味喇嚙

佛蘭西及西洋各國。均知此事起釁。曲在倭夷。未肯相助。其勢亦孤。當可悔禍罷兵。本日已諭葉名琛。如果倭夷自為轉圜。不必疾之已甚。僕仍頑梗如故。勢難達就議和。復起要求之漸。葉名琛久任粵疆。夷情素所諳熟。諒必能酌度辦理。因思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為該夷火輪船熟習之路。僕該夷不得逞志於粵東。復向各海口滋擾。亦當豫為之防。著怡良趙德轍王懿德。何桂清密飭所屬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駛至。不動聲色。妥為防範。或來訴粵東構釁情事。亦著據理折服。俾知無隙可乘。廢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張皇。以致民心惶惑。

壬申。京畿道御史韓錦雲奏竊倭夷自道光二十一年犯

順以來。最為猖獗。其莫可如何者。惟廣東一省。緣廣東民
情鞏固。習見暎夷伎倆。且各國夷人貿易。俱以廣東為最
便。暎夷一蠢動。則高賈不通。各夷人必從中撓止。故道光
二十九年。暎夷欲申入城之議。卒不敢逞。如果督臣撫馭
有方。則可永保無事。臣現接廣東省城及香港來信云。九
月二十三日。暎夷貨船內有賊三名。官兵購線。俟至內河。
連水手漢人共十二名。一併拏獲。暎夷因制軍不早為通
知。極為不平。投文七次。向制軍索人。制軍不收其文書。旋
將所拏十二名送回該夷處。該夷說此人內有假的。要制
軍見面。分辨是非。制軍置之不理。亦未先為防備。該夷水

師提督於二十五日乘戰船三隻突入內河將獵德龜活及鳳凰岡東安西固海珠等處礮臺盡行占踞豎立紅毛旗號二十七日各街派丁巡緝被倭夷鎗斃二命因此人心忿怒欲放火盡燒十三行制軍飭令禁止二十九日倭兵在城外放礮轟入靖海門內礮火延燒鋪戶數十間三十日倭兵扒入外城搶至制軍衙門後街被壯勇殺退十月初二日攻破外城將制軍衙門燒燬制軍走入內城著紳士伍崇曜蘇廷魁等出城向倭領事講和該夷仍連日放礮攻城船隻均不能出入等語臣竊維此次制軍派兵到夷船拏賊因未通知致該夷有所藉口如果一面嚴

飭沿江兵營防守礮臺。亦不致變起倉卒。為今日計。江湖各省。尚未安靜。且甯波上海港口。均已通商。豈可再開邊釁。惟夷性叵測。德所不能化者。即當以威懾之。彼句匪藏奸。肆入內地。傷兵勇。焚礮臺。燬衙署。且煽惑人心。謂與官爭。不與民敵。欲恐嚇督臣。用賄行和。督臣必彈壓百姓。俯首聽從。彼遂為所欲為。技止此耳。臣接廣東來信云。嘆夷實無能為。即攻破省城。亦不能守。惟各官畏之如虎。現南海大滘九十六鄉紳董。練勇萬餘名。自備糧械。聲言於十月中旬。與嘆夷決勝負。受夷人傭雇。亦十回八九。參將衛佐邦。同知林福盛。均已帶兵到省。自十月初十以後。未知

情形如何。惟人切同仇。嘆夷必當膽落。萬一嘆夷悔過。再
約和議。即當明立章程。令從前洋行商人。洞悉夷情者。妥
協辦理。斷不可失體損威。致餒民氣。如仍舊猖獗。即當聲
治其罪。彼船隻堅固。長於水戰。乘其上岸。以我之百。攻彼
之一。勢無不勝。

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越邊俄夷已畢
勒等。雖據該夷文稱。業經擊獲。解送恰克圖。至今尚未解
到。擬即咨催固畢爾那托爾。查明該犯等。因何尚未解到。
迅速咨覆。以免遲誤。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奉敵國君旨。令駐京達喇嘛巴拉第等回國。所遺之缺。按照兩國互定和約。改派喇嘛學生前往。相應懇祈轉奏。

貴國

大皇帝。所有敵國換班喇嘛。仍照從前辦理。敵國另派喇嘛學生共十名。於明年始赴

貴都。伊等到邊界時。將何日起身進京。以及伊等姓名。另派委何官護送之處。由額爾口城固畢爾那托爾先期知照。貴國庫倫辦事大臣。以便到邊界時。

貴國派出之員赴彼照料。惟願按照從前兩國友誼。仍令前往旋回兩班學生。由前次換班經過之路行走。毫無欺壓。幫同照料。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查從前兩國屬人巴畢勒央求我國阿勒坦諾爾烏梁海人杜蘭。赴科布多所屬之濟達爾卡倫溫泉治病。巴畢勒帶人。隨同杜蘭到卡。給卡兵溫杜爾羅多依。著程一疋。懇祈帶赴溫泉。兵丁等未接程。不敢帶往。巴畢勒生氣。將從前給與海杜布馬一匹。及溫杜爾羅多依馬一匹。一併奪去。次日復將溫杜爾羅多依。借來杜噶爾

之馬奪去。此案即應在邊界地方。兩國會同查明懲辦。於咸豐三年九月咨明在案。本年十一月。據爾咨稱此案已畢勒等已經擊獲。飭屬解赴恰克圖等語。當令將幾時可以抵恰。務須先期知照之處。咨行亦在案。今查爾國畢爾那托爾於三年之久。並未咨覆。兩國會審之案。何以稽延未覆。以致本處無憑查辦。相應咨催爾國畢爾那托爾所有關繫此案之巴畢勒等。現在曾否解恰。如未解到。即將並未解到之處查明。務將巴畢勒等照前咨提解恰克圖邊界。其幾時可以抵恰之處。先期知照。以便咨提科布多全案人證。臨期無誤。經此次咨明之後。斷不可仍前遲延。

為此咨行

硃批覽

辛巳。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趙德轍。奏竊。臣等於十
月中旬。即聞廣東省城。夷人滋事。疊次請飭。護理蘇松太
道。藍蔚雲。密探確實情形。馳稟去後。茲據具稟。十一月初
一日。接據。啖咭喇領事。羅伯遜。照會。並將探報一併錄送
前來。臣等覆加參覈。啖咭喇均有占踞礮臺之事。

欽差大臣葉名琛。辦理夷務一切情形。自必詳細奏
聞。至探報情詞。不能盡一。惟夷性犬羊。該領事居然自出照會。其
情已屬叵測。而照會以

欽差大臣葉名琛辦理不善。若不去位。恐百姓尚多困苦為詞。尤屬意圖要挾。欲操

天朝黜陟之柄。謬妄已極。至味首啗鳴。本有明春北上之說。恐在粵受創以後。其行未能中止。

諭軍機大臣等。嘆夷在廣東滋事。前經葉名琛奏到。已諭知沿海各督撫。密為防範。並恐其赴各海口。申訴廣東構釁情事。亦諭令據理折服。茲據怡良。趙德轍奏。嘆夷領事。赴蘇松太道投遞照會。仍係從前故智。既不可示以怯弱。長其驕志。亦不可絕之已甚。致激事端。夷人惟利是圖。重在貿易。怡良熟悉夷情。當飭該道等。諭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為永息爭端。今忽以細故稱兵。

一經入奏。必致查辦。無論曲在何人。所有通商各口。不得不暫
停貿易。恐於爾等未便。是以未敢入奏。至該夷與上海並無嫌
怨。仍宜安靜通商。方為正理。如此明白曉諭。或可杜其吶瀆干
求。至葉名琛辦理夷務已久。於一切駕馭之方。當不至毫無把
握。該夷若悔禍求和。諒必仍事羈縻。不使決裂。但不可先行違
就。致啟要求。前據葉名琛奏。咪啡各夷。均知該夷理曲。不肯相
助。茲怡良等奏。探報內有咪咪二夷。均踞礮臺之語。恐即咪夷
造言聳聽。冀飾其獨啟釁端之罪。該督等勿為所惑。

十二月甲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等奏。准伊犁將
軍扎拉芬奏。來咨內稱。俄囉斯使臣到伊會商。隱帳圍額

索賠不遂。隱忍回國。須豫籌防範等因。前來。查塔垣換防滿漢各營兵丁。除台卡屯工當差。現在存城兵五百名。時值農隙。屯工可暫撤四百餘名。已嚴飭該管營員認真訓練。其察哈爾額魯特蒙古兵丁。亦密飭該總管各員。於本地游牧認真訓練。復密函商伊犁將軍。不動聲色預挑精兵五百名。聽候調援。一面咨調伊犁。派與該夷折辨之協領哈布齊賢圖們泰來塔。再革員薩碧屯。阿弼善。係事前經理通商之人。經伊犁調往。歸案審訊。已飛催該革員等兼站前來。督飭辦理。並擬令趕緊賠修夷園。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豫防俄夷索賠一摺。前據扎拉芬泰等

奏俄夷使臣回國日期。並派員會議等情。當諭令善為開導。毋使決裂。並暗地設防。茲據明誼等奏稱。該夷在塔爾巴哈台通商已二年之久。地理情形。皆所深悉。不得不豫為防範。業已訓練兵丁。以備不虞。並由伊犁挑選精壯五百名。聽候調撥。均照所議辦理。至該夷意在索賠。一時未必顯形背叛。斷不可先肇兵釁。致彼有詞。該大臣等所見甚是。即著咨調協領哈布齊賢圖們。奏再與講理。使之折服。一面飭令革員薩碧屯等。辦理賠修夷園。以示羈縻。而消後患。

乙亥。伊犁將軍扎拉芬奏。接奉寄

諭。扎拉芬奏。伊犁地方出產茶船。商民人等採取售賣。擬酌徵

稅一摺等因。欽此。伊犁地方遼闊。此種茶勛。產自山溝。商民採
取。實自近年始行查出。竊慮邊陲之地。界連外夷。或有匪
徒私越。勾串等弊。今奉

聖明指示。民間貿易。多與外夷交涉。或因徵稅。另滋流弊。有礙夷
情。誠不可不防其漸。當即留心體察。並遴妥員。試行籌辦。
去後。茲據稟稱。伊犁商民。於附近採造。尚不甚費工本。雖
製造成色不等。均堪飲用。茲據按成征收茶勛。一經報稅。
即係官茶。商人既樂於費少。小民亦樂於價廉。察之輿情。
無不同聲稱便。且此種茶勛。係於本處製茶商民。按成征
稅。並非向外來售茶之人。按價抽分。尚不致與外夷交涉。

委無窒礙難行。計自七月試行之日起。至十一月截止。共
征茶一萬七千一百五十觔。稟請驗收。等查數無異。因思
伊犁各營官兵。歲需甘省撥解茶觔。為數甚鉅。即滿營關
茶一項。每年不下二萬數千餘觔。查搭放茶觔。例價每觔
合銀一錢六分三釐二毫。以本年所抽茶觔。按照例價計
之。共合銀二千七百九十八兩八錢八分。以之搭放俸餉。
於官兵經費。不無少裨。

硃批。該部議奏。單片併發。

○伊犁向無富商大賈。係本處商民。湊合資本。採取製造。
難照內地招商領引課稅之法辦理。今擬因地制宜。僅按

成抽征茶勛。即在才衙署之旁。設立稅局。遴委委員常川經理。令商民隨時赴局。報明茶勛數目。其成色約分上中下三等。本年試行十分抽二。體察情形。商販利薄。應請自咸豐七年為始。每茶十分抽茶一分半。以期立法簡便。不致擾累商民。

○設立木戳一顆。上刻官茶圖記四字。印於茶票之上。并於票內編列號頭。發給報稅商民。以憑查驗。

○茶票內兼寫滿漢字體。刻板印刷。其字樣係為茶票事。照得伊犁近產茶勛。業經奏明按成抽稅在案。合行給發茶票。以杜偷漏假冒之弊。嗣後販茶商民。憑此查驗。其無

印票者以私茶論。儻敢偽造。嚴拏從重治罪。須至茶票者。合併登明。

商民報稅畢。給予印票。黏貼茶封。任其展轉販賣。其貿易價值。隨時長落。不准吏胥干預。以杜煩擾。

商民赴局報稅。嚴禁吏胥從中影射舞弊。並將用印茶票式樣。通行各台卡。及烏魯木齊一帶。所在官司。驗有印票。即係官茶。立刻放行無阻。違者各治以應得之罪。

嚴禁私茶。犯者論與私鹽同罪。如有奸商偷漏報稅。私攜未用官茶圖記。印票茶封。販運圖利者。拏獲按例治罪。商民人等。入山採茶。於各該處揀派誠實鄉約一二人。

就近管束。毋許滋生事端。並不時輪派稅局各員。親赴各該處巡查。以資彈壓。而免偷漏。

○此種茶勛。夏月始能入山採取。一交冬令。大雪封山。即行停止。擬每年冬季。將所抽茶勛數目。據行咨明陝甘督臣。於次年應解伊犁歲需茶勛額內。如數撥除。以省長途解運之費。如奉

旨准行。所有本年征收稅茶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勛。應請抵作伊犁歲需茶勛。歸入咸豐七年搭放官兵茶勛報銷項內。分晰造冊咨部覈銷。由督即行咨明陝甘督臣照數扣解。以昭覈實。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成
豐
朝
卷
十
五
之
十
六

善辨夷語始末卷之十五

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己未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趙德
焜奏。英夷在粵滋事。領事囉怕噠。赴蘇松太道衙門。呈遞
照會。先經臣等恭摺密奏。欽奉

密諭二道。欽遵督飭蘇松太道。妥為駕馭在案。茲復據護理蘇松
太道藍蔚棠。稟呈該國公使吧冷。照會臣等公文各一件。
鋪敘其在粵情形。又稱不附逆民之黨。不准逆民僱船停
泊。揆厥情形。似有悔過求和之意。而又不肯自行轉圜。故
誇大其詞。意圖要挾。其情實屬可惡。惟犬羊之性。無可理
喻。似不必絕之已甚。臣等即就其照會內。不忍害民不肯

助逆數語。代作轉圜之詞。欽遵。

訓諭。告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為永息兵端。今因旗號細故。遽爾稱兵。一經入奏。轉失該酋和好本心。准其咨會兩廣督臣葉名琛。妥為辦理。仍歸和好。備文照覆。一面密飭蘇松太道鎮靜防範。設法駕馭。

怡良等又奏。上海為通商馬頭。夾帶鴉片煙土進口。誠所難免。及抽釐之議起。言利者。即有在上海抽取鴉片煙釐。每年可得百萬之說。耽耽虎視。意欲越俎代庖者。不止一人。臣等與前撫臣吉爾杭阿。以抽釐必須官給照票。煙販恃為護符。竟可任其所之。莫能究詰。直是弛禁不獨顯違。

諭旨。且以夷人屢求不准之事。一旦作此掩耳盜鈴之舉。即使每年可得百萬。尚不可行。况處處受人挾制。徒飽言利者之慾壑。歸公者不過十之一二。有損

國體。無裨軍餉。是以堅持定見。未經准行。而言利者。直以臣為迂闊。而不知權變。以致經費缺乏。彭玉雯原奏所稱。上海貿易。為天下第一。若認真抽釐。可得百數十萬兩。無如該道恐礙羨餘。並不悉心經理等語。亦係誤聽浮言。將抽收鴉片煙釐。併而計之。實在蘇松太道。並無羨餘可取。殊批。知道了。若明給執照。抽收煙釐。必致處處受人挾制。擔虛名。受實害。甚非計之得也。

辛酉閩浙總督王懿德。署福建巡撫。慶瑞奏。竊臣等接據署福建布政使事。暨法道崇福詳稱。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開。查道光二十六年。喇嘛西國。遣哈哆味等二人到國。淹留種種滋擾。當經遣使咨請查辦。撤回。至二十八年。該國撥船接取所留喇夷回籍在案。詎於咸豐五年正月間。該國又遣喇味。默路。默等二名。通事華人葉桂郎一名。到國占住。嗣於九月二十七日。有該國欽差全權大臣水師提督叶喃。生駕兵船率領屬船二隻。一齊到來。於十月十二日。遣官在那移霸公館相會。該提督帶領兵役把館圍住。既而入座。將文書一道。交官長展開。該官看訖。

即向提督云。文內木料菜水。暨舟引導。救難拯溺。卜地葬
死。藏煤炭。借船隻等類。猶屬可允。至於借地借屋。不論暫
住久留。聽其自便等事。實係國禁。難以應允。祈為體諒。該
提督變色云。所開文書。乃係國王之命。必須領諾。該官婉
詞云。救國叨列。

天朝屏藩。世膺王爵。凡有國家大事。必請命。

天朝方得遵行。乞賜寬日。該提督大喝一聲。左右兵役拔劍突
入。執官將斬。該官自料守節就死。勢必波及於國。暫為應
允。至十九日。該提督帶同屬船二隻。連解開去。現今所留
佛夷熱喇等。藉他勢力。擅自擇地占住。以為久留之計。至

於前留喚夷哨叫喚。因染病症。攜帶眷屬搭船回去。照其
臨行之時。將書籍器具等件封置寓所。尚未帶去。若再來
淹留。仍恐為禍不小。當經召集眾官會議。會謂佛夷之強
暴無忌。國家之傾危不遠。儻不使所留佛夷及眷回去。洵
恐根深蒂固。難以搖動。至於喚夷事同一律。宜應哀請
天朝救援。伏惟敝國僻處海隅。城池不固。營兵無備。屢遭西夷
兇暴。無力可防。非仗

天朝德威。別無他策。統祈轉詳。據情題請

皇猷勅諭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妥為查辦。一面飭諭佛夷。迅撥船隻。接收所

留熱味等回籍。一面飭諭暎首。停止遣人再留之舉。則國家安靜。宗社保全。舉國皆戴。

皇恩。茲際貢船入閩。理合咨請等因。由司轉詳前來。查該佛夷熱味等。日久淹留琉球。肆意凌擾。迄今不撤回國。已難測其居心。上年九月間。復有佛夷呼囉啞到球。強議借地借屋等事。凌辱該國夷官。迫脅允從。現在熱味等。擅自擇地占住。以為久留之計。其暎夷前留在球之嘴呷噉。復因患病回國。仍將書籍器具。封置寔所。據為病痊再來。以及換人接替地步。遂致該國王世子。危懼驚疑。殷殷願懇。既准請查辦前來。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查看情形。向機開導。勸諭俯首。迅撥
船隻。接回本國。嘆首勿再遣人淹留球地。以免別生他釁。
而示懷柔。

硃批覽奏俱悉。

甲戌廣東鄉試正考官王發桂。副考官張興仁奏竊臣等
恭膺

簡命。典試粵東。揭曉後正在束裝。突聞暎夷滋事。奪占礮臺。臣等
以釁起倉猝。殊堪駭異。當向督臣葉名琛。面詢情由。始知
營員向夷艇查擊匪徒。該夷以未經先期知照。借端尋釁。
屢有照會前來。希冀入城。以為挾制之計。督臣堅持定見。

將照會層層駁斥。該夷計無所出。旋於九月二十九三十等日。用礮攻擊新城。督臣銜著被毀。並施放大箭沿燒民房。鋪戶多處。夷匪來勢撲城。兵勇上城擊退。參將中槍陣亡。夷匪亦傷斃數十人。當即解散。時督臣葉名琛兼署巡撫。因移至舊城內撫署辦公。該夷於十月初六七八等日。復用礮攻打城內。撫署亦被擊破。臣等公署皆有被燬之處。居民傷斃十餘人。人心甚為惶惶。初九日早。該夷復欲攻奪東定礮臺。經兵勇帶領紅單船。亦用大礮回擊。將該夷大船煙筒擊破。夷匪悶斃百餘人。並傷兵頭二名。該夷始有怯志。民心亦漸次安定。臣等即於十二日起程回京。

丙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督飭罪員薩碧屯等
籌辦火圍燒搶貨物據該革員等稟稱當初夷貨到卡准
由卡員查驗後因不由卡倫行走無從稽覈為今之計若
能將華商換給茶數查明即知夷貨數目約計燒燬餘貨
所短無多擬請行令該國派原辦之匡蘇勒官阿里克色
克特爾前來會辦自無可推脫以杜要求至修補夷圍房
屋一節前係該國帶來匠役建造亦應俟該匡蘇勒官到
時再為商辦

硃批知道了。

已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華名琛奏。防勒噶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一摺。噶夷於上年十一月初七日。攻東定礮臺。經我軍擊沈船隻。殲斃多名。復因該夷放火。欲燒西關民房。轉風自燒夷樓。巢穴一空。並我兵屢次擊毀該夷輪船。又將甸串股匪擊敗。該夷屢經挂罟。各國俱知其計窮。又因延燒貨物。欲令賠償。不肯助逆。其勢似亦窮蹙。此時若專利攻勦。原不難盡殲醜類。惟控制外夷。究非勒解內地匪徒可比。所稱該國有噶喇喇等國。與之構釁。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使實有其事。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噶喇喇無能為役。不妨備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

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現在各國既知其無理，自有公論。日
後英國傳聞或不致有所藉口。如果該夷自知理曲，悔罪求和，
並罷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
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該督久任粵疆，熟悉夷情，必能設法駕
馭。操縱得宜，勿貽後患。朕亦不為遠制。至江蘇閩浙等處，上年
業經諭令該督撫密加防範。如有夷船駛至，控訴稱冤，自當諭
令仍回廣東聽候查辦也。

二月乙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囉斯
文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致
等因前來。當即繕寫收到回文，交該夷領回。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因

貴國民人在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敝國買賣圈子。屢次行文催賠。本屬細事。非我兩國之屑為也。然此案不完。兩國官員在伊犁地方爭論。有傷兩國相信之意。大非敝國所願也。故欲將起事緣由。速為辨理。則兩國百餘年交好之誼。可免稍有疑慮。今兩國官員既不能將此細事完結。可將原定文書及兩國相約條例。於來年夏季。交敝國派委

照科判麻學生來京之員。與理藩院商辦。伏思辦理此案。原非難事。

貴國愚民既已犯法。自應按照強劫財物擬罪。此理兩國彼此皆知。所有搶奪財物。拒傷商人。原犯似應如此定罪。況且賠補贓物一案。若搶奪之人不賠。人令誰賠。伊等既無力賠。夫查官員若不賠補。人令誰賠。今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買賣圍子之案。若不催令賠補。日後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民人再如此行。故國斷不能隱忍原諒。想貴國定必確知也。為此咨行。

三月丁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接到俄

夷來咨二封。一係咨行理藩院文件。一係寄伊住京達喇
嘛信函。並稱欲遣人進京。指日即至恰克圖等語。除照例
將夷字遞送外。查咸豐四年。因該夷欲遣人進京時。曾經
咨駁。此次俄夷遣人欲進京城。並未據情詳細聲明。從前
遇有進京之事。經理藩院斥駁。此次即自備資斧。亦應將
人姓數目。究係何事。聲明報院。如未奉到理藩院咨文之
前。斷難任令入境。如再執意冒請。仍按舊章斥駁。均而諭
該夷照例賞給果品物件。善為遣回。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敕國前經咨行

貴國公文。為兩國相恤。迅圖歲事。以盡百餘年相交之道。現
因

貴國內地不靖。外寇侵擾廣州。敕國以相交之道。欲邊界安
堵如常。是以飭令敕國照料喇嘛學生之官員。會同貴院
官員。將一切事件辦完。併將從前要件完結。以期兩國大
有裨益。敕國君特遣親信大臣。普提雅廷為使。令其推宜
辦理兩國交涉一切事件。用昭我國相交之道。其所派使
臣。諒貴院亦無不願之理。如遲疑不從。美意必致別生事

端此則與我國有益。現在無庸論理。即照相好道理。迎接
俄國使臣。妥為照料。今使臣迅赴

貴國京師。隨從人數無多。

貴國不難照料。請貴院即在交界處所。迎接俄國使臣。迅入
貴國京師。使臣者即

貴國之友。俄國君之可靠大臣也。為此咨行。

辛酉。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夷情叵測。商力難支。急籌撫
馭之策。兼備貼補之資。俄夷索賠一筆。意欲仿照奕奕成
案賠償。惟思撫夷之費。馭夷之柄。莫如於伊犁等處舉行
茶稅。按斤擬征。現在口外茶斤。頗為華商獲利之大宗。除

舉行茶稅外。一時別無良策。請飭下塔爾巴哈台阿克蘇
各大臣各就該處現在情形酌擬稅則。迅即妥議具奏。等
一面詳擬章程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夷情叵測。急籌撫馭。請於伊犁等處
舉行茶稅一摺。塔爾巴哈台俄夷商貨被金夫等燒搶。曾諭令
扎拉芬泰等如銀數無多。或令華商分年減半賠補。亦須體察
該商力量方能酌辦。茲據該將軍奏稱。口外各商俱形蕭索。惟
茶斤一項。為華商獲利大宗。請於伊犁塔爾巴哈台阿克蘇等
處征收茶稅。預為華商貼補地步。所籌尚屬妥協。著即照議辦
理。扎拉芬泰於夷務情形較為熟悉。著即暫留伊犁。與常清法

福禮妥議章程。俟辦有就緒。再行奏明請旨。所有伊犁等處。無論茶色高下。均酌征稅銀一分。其塔爾巴哈台阿克蘇兩處。應如何設卡征收。著明諠海撲各就該處情形。悉心籌辦。總使內地兵民。既無買食責茶之患。而於外夷通商。亦無窒礙。方為妥善。將來查明所燒貨物數目。如貼補之費。實無從出。即以此項茶稅銀兩。為華商貼補。並以夷貨價值之多寡。定分年貼補之。久暫。俟夷業清完。留抵各城月餉。如此辦理。既無賠償之名。而該夷貨價有著。自不致另生枝節。僥倖要挾。惟當堅持成約。據理折辦。不可遷就了事。或即查照成案。禁止茶黃出境。使該夷知利害所關。庶可就我範圍。扎拉芬春既稱待夷之法。不外

撫馭兩端必能相機籌辦。操縱得宜也。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防禦英夷獲勝。並現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英夷船隻自退出省河後。復經官兵連旬擊勒。疊次焚船。斃匪堵禦尚為嚴密。該夷被勒後。兩旬之久。既無動靜。自應暫緩攻擊。但水陸布置。仍不得稍形鬆動。致懈士心。至該國以吧嚨吧。頃嚙。不應與中國啟釁。另派夷酋來粵定議。係得自傳聞。虛實尚未可定。如果屬實。所派夷酋亦須夏間始能到粵。此時正可先定主見。以為將來定議地步。僅此次派來之人。尚講情理。即應以禮相接。勿使再有藉口。俾得自為轉圜。至味佛兩國。

及各國夷商。貨物停滯。洋樓焚燬。必有怨心。英酋不肯遽回香
港。因恐各夷商索賠之故。則將來新酋到時。不特與中國定議。
即與佛味各國。亦必有一番理論。該兩國與中國並無嫌隙。此
次吧嘖。禮。開釐情形。為夷人所共見。孰是孰非。定有公論。應派
曉事之人。先與佛味等酋。詳加開導。使其了然於胸。俟英酋到
時。不致為吧嘖。禮等。捏詞清惑。更為妥協。當此中原多故。餉
艱難。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弭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止顧
目前。又不可一發難收。復開邊患。該督於夷務情形。素所熟悉。
諒能慎密妥籌。不負委任也。

四月甲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接俄囉

新來文。欲遣使進京。其護送官員。迅即來恰等語。當即咨
覆。務將因何遣使進京。並人數多寡。聲覆去後。茲又接俄
文一件。內稱。使臣現至額爾口城。不日即到恰克圖。擬於
五月內到京。懇求沿途照例供給。其遣使進京各情節。均
已曉諭使臣。他他哩諾福。即轉行報明理藩院。並聲明使
臣阿迪玉唐提。帶回石沙木哩普。均遣赴庫倫各等語。即
向他他哩諾福。詳詢阿迪玉唐提。有何轉述事件。據稱。聞
知。噶哈喇。向結佛。由東海前赴天津。侵占地界。我兩國
均有妨礙。應如何辦理。是以派委使臣會同在京之王大
臣等。商酌等語。及至再三窮詰。答以並非另有別情。查俄

囉斯遣使聲明各章程。雖與雍正五年定例均屬相符。惟該夷人性情詭詐。但據一俄使之詞。奉照定例。供應驛站。從前乾隆年間。俄囉斯遣使進京一次。業經嚴諭。嗣後不得援以為例。此次僅由庫倫咨駁。恐別生枝節。可否應遵照道光三年。咸豐四年。一面由理藩院咨駁。庫倫亦一體咨覆。並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各於省城要隘。妥為防守。如蒙

允准。即責成喀爾喀四愛曼。及總管各卡倫之公扎薩克等。嚴行傳諭。各於邊界不時巡察。並飭圖什業圖汗。車臣汗。於各

游牧選兵二千餘名。時為操演外。今將咨覆文件。均交他
他哩諾。囑石沙木哩普。照例賞給物件。遣回本國。

殊批。另有旨。回文底均覽。

理藩院奏。據俄囉斯館監督面稟。駐京俄囉斯達喇嘛巴
拉第呈稱。接到該國諭文。該國欲遣使臣進京商辦要事。
路由恰克圖經過。恐有阻滯等語。呈報前來。查該喇嘛呈
內。係欲遣使進京。商辦事件。不敢墮於

上聞。

駐京俄囉斯達喇嘛巴拉第。為呈明貴院事。三月十五日。
奉到本國上司諭文。內稱。今本國遣欽差大臣。往

貴國按相好之道。有緊要事件商辦。但恐沿途阻滯。關係非小。等因。恭讀通商條例內。如有緊要之事。不得稍有遲誤。推諉等語。伏思使臣來往。向不得遲滯。況今欽差大臣。所商議之事。甚為機密。現在暎夷等三國。有窺伺占據之心。乘

貴國賊匪之亂。暗相勾結。放礮殺人。肆無忌憚。彼蓄志深遠。外國共知。本國相好。恐將來或為大患。不得不據實相告。況本國邊境與之界連。儻生事端。亦受其禍。祈將兩國邊界之事。及早完結。以後情願與

貴國彼此相安相保。共防將來不測之事。兩國永遠相安互

相補助。本國深知大義。非同貪利之國可比也。但願
貴國勿懷疑心。致誤大事。本達喇嘛非敢干預國事。但奉本
國上司諭文。不敢不據實呈明。理藩院貴衙門。為此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欲遣使來京商辦
密事一摺。覽奏均悉。俄羅斯狡猾性成。所稱英夷糾約各國。欲
往天津。伊欲來京密商等語。無非藉端恐嚇。欲與黑龍江外占
踞地方。並索賠塔爾巴哈台夷國貨物起見。該復據理藩院奏
俄羅斯達喇嘛巴拉第具呈。亦稱該國上司諭文。欲差大臣進
京等語。著該大臣等。明白曉諭。告以中國與爾國交好多年。從
無差大臣前來商辦要件之事。本國但知遵守舊章。永遠和好。

今爾國達喇嘛巴拉第在京。呈稱爾國因英夷等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商機密事件。已由理藩院具奏。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遙遠。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已諭理藩院。行知該國。照例但送學生進京。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從前英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聞。並無機密要事。應與爾國相商。至爾國既誠心交好。從前只有恰克圖一處通商。今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可謂優厚。爾國當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園一事。應行查辦。爾國既敦和好之情。即當派員會同該大臣等秉公辦理。速行了結。以後照舊通商。無傷和好。此外並無應議事。

件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如此明白曉諭。不至墮其詭計。儻該夷不遵曉諭。仍欲前來。該大臣即當據理攔阻。告以已奉諭旨。不敢專擅。勸其回國。不可又無主見。再請理藩院指示。致為外夷看輕。惟該夷尚無開釁之端。但當密加防範。不可調兵防備。故事張皇。轉使該夷疑貳。是為至要。所有理藩院行薩納特文底鈔給閱看。

人

諭寄諭吉林將軍景淳。黑龍江將軍奕山。前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欲遣使來京。商辦密事。並據理藩院奏。俄羅斯達喇嘛巴拉第具呈。亦稱該國欲遣大臣進京各等語。已諭知德勒

克多爾濟等告以中國與俄羅斯從無差大臣前來商辦之事。即稱喫是窺伺。從前中國並未借助外國。此時亦無機密可商。並諭理藩院行知該國。毋庸派大臣前來。儻該夷不遵。即據理攔阻。不可仍請理藩院指示。該德勒克多爾濟等必當遵諭辦理矣。惟恐該國為庫倫所阻。或向吉林黑龍江取道。又行瀆請。該將軍等亦當據理阻止。與庫倫一律辦理。並不可稍涉張皇。致啟該國猜疑。是為至要。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三月初四日。

貴國承文聲稱。本職隨文送到之薩納特衙門。行知理藩院

文一件。及寄給住京達喇嘛巴拉第文一封。業已接收。除致信外。係因何事欲遣使進京。由何路行走。共人若干。進次所需牲畜若干。咨詢前來。一則本職所知之處。早經達知貴大臣。本國使臣職任較大。又係故國君親信之人。故國君既係專諭該員。其所諭之事。伊自能明晰告訴我國使臣之銜。即係吉那拉勒圖畢爾那托爾。雖吉那拉勒圖畢爾那托爾。亦不得知本國君所諭普提雅廷之事。然聞我國上司咨來之文。大半為關兩國要緊之事。欲我國使臣速往京師也。但使臣職任雖大。隨帶之人無多。不過官五員。僕役八名。兵丁十名。其沿路所需牲畜。馬不過二十

五匹。駝不過二十五隻。查我國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兩國彼此所定和約。內載。兩國若遇大小使臣到界。由驛護送等語。此足可信。我國使臣前往京師之事。

貴國必照通商之例辦理。至本國畢爾那托爾。可告知貴大臣者。我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內。必將遣使各情。明白開載。其文內大意。不惟本國畢爾那托爾不知。即吉那喇勒因畢爾那托爾亦不知之。謹按友誼。預行達知。貴大臣。似此緊要之事。若少為遲誤。恐致不合。勿令或獲。答於上憲也。所有貴大臣一切辦理之處。速請示知。為此咨行。

為咨行事。昨聞國畢那托爾咨貴大臣。以敝國君派委使
臣欲赴

貴國。令本職知照貴大臣。使臣格拉福即本大臣之謂也。現
於三月初八日。已抵伊爾庫特城。不過十四日即可抵恰。
謹按兩國和好貿易章程。

貴國上憲務須按照本大臣職銜及因辦要務。從優看待。並
望將本大臣隨員。先期令沿途支應方好。是以先行致信
貴國。現在時勢緊要。本大臣欲於五月內。迅抵

貴都。所帶文武各員護送差役人等。一切行李。共五千八百
斤。所需驛馬二十五匹。駝二十隻。僅不能一起運送。即才

分作兩起。一起俟本大臣抵京後再為運送亦可。至派本大臣之事實難形諸筆墨。敬令本大臣派往庫倫之文官他他哩諾幅。通事石石瑪哩業幅將委職之事面稟貴大臣。即請轉詳理藩院所有本職之事。既已告明本大臣必速至京城以期兩有利益。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委員他他哩諾幅等來至庫倫。本大臣詳閱來文。並聞爾國飭諭該委員之言。知現在貴大臣已抵額爾口城。指日即可抵恰。五月二十一日可以到京。且委員他他哩諾幅稟稱。此案原由前已由薩納特衙門。

各行理藩院等語。除此次文內事件。送款聲明。迅即申報
大部。俟示覆到日。另行迅速知照外。所有貴處委員他
哩諾幅等。歇住數日。妥為旋回。為此咨行。

為咨覆事。昨據貴國兩次文稱。塔爾巴哈台遊民焚搶貨
物。應如何賠補。並因中國地方不靖。特派親信大臣。隨同
照料學生官員來京。會同本院商辦等因。查塔爾巴哈台
焚搶一案。係兩國民人爭鬪小事。彼此均應速辦。本院業
已行文伊犁將軍。令其秉公查辦。此事已經咨行貴國陸
納特衙門。貴國接奉此文。即聽候伊犁將軍辦理。斷不致
稍有偏袒之處。倘有應商事件。亦應就近向伊犁委員。辦

酌妥辦。此次貴國照料學生來京。應照定例辦理。毋庸特
派大臣遠道前來。貴國從前通商。只恰克圖一處。自道光
三十年蒙

大皇帝人准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之意極為從
厚。此次兩國民人爭鬧。各有不是。無難各自懲辦。以歸平
允。斷不肯因此小事。致傷和好。再貴國關內地有不靖情
形。欲派使存問。足盡友誼之道。惟

大清國地方邊關外。有匪徒滋事。然距京尚遠。現派官兵
勦洗。將已竣事。目下都京人心安恬。貴國可免懸念。總之
兩國辦理此事。務宜仍照舊例。各盡和好之道。秉公辦理。

斷不可稍有不和。至駐京達喇嘛。在本院呈遞稟詞。責因。因嘆夷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京會商。本院已將呈詞奏聞。

大皇帝。查從前嘆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附。並無機密要事。應與貴國商辦。毋庸特派大臣來京。均照本院咨文辦理。為此咨覆。

癸卯伊犁將軍扎拉芬奏。接據俄夷區蘇勒官咨稱。中國人出卡我挖金砂。望將挖金人等。預先逐回等語。查金廠早經停撤。自應嚴禁民人。不准挖金。第伊犁相距塔爾

巴哈台寫達是否真情。實難懸揣。一面飛咨明諒。派員巡查。悉數勒回。再明諒來咨。謂派協領圖們泰等赴該城。以便與該夷理論等因。現在鄂函囑該城。如果探有俄夷前往之信。由該城隨營咨調。飭令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接據俄夷區蘇勒官來咨。籌辦情形一摺。阿爾噶依圖金廠。早經停撤。何以居住伊犁之區蘇勒官咨稱。西澤爾派兵。將吃金人等逐回。人稱該總管吩咐致信於兵隊。未到之先。預行逐回。是否藉詞聲聽。抑係該處尚有吃金流民。著明諒速派委員。前往卡倫認真巡查。如有私越偷吃者。即悉數勒回。以息爭端。扎拉芬奏所給俄夷區蘇勒官回文。措

詞尚屬得體。即著照此辦理。至明誼咨調協領圖們泰等赴塔爾巴哈台。以備與俄夷理論。自係為先事預防起見。但該夷遣官前來。遲早未定。圖們泰、哈布齊賢等派管夷團貨物。現當稽查喫緊之際。未便久曠職守。著俟塔爾巴哈台接准該夷遣官明文。再派協領一員。兼程前往。尚可無誤。俄夷藉端生事。其情叵測。雖未顯形背叛。不可不預為之防。扎拉芬泰於夷務情形。較為熟悉。本日已明降諭旨。仍著補授伊犁將軍。務當體察情形。與明誼妥籌辦理。以副委任。

五月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葉名琛奏。英夷被創後。久無動靜。擬暫停攻。

擊以待轉圜等語。至今月餘，未見續報。目下夷情是否已就範圍，不致別起釁端，抑或尚在相持，迄無定議。至粵海關稅課，為各省軍餉要需。現在曾否與他國通商，有無收納關稅之處，著該督速行詳細具奏，以慰虛懷。

丙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前因俄使欲進京城，業將咨駁文件解妥，專候理藩院咨文在案。今據俄使文稱，派伊進京，有緊要事件，今耽延日期，亦無回文。現有行理藩院文件，並咨行達喇嘛巴拉第文件，毋許少停。趕緊遞交等語。查該使臣雖係全權，係本國稱謂，豈得任意定期咨文內許多違悖字句。今接奉理藩院咨文，業於五

月初四日。照例委員咨送。其阻止遣使進京駁文。一併咨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庫倫辦事大臣事。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敕國官員。他他哩諾幅。攜帶由額爾口城咨行文件。併曉諭他塔幅。口傳言詞。敕國君因何派職赴京情由。令其明白稟知。及責成之事。令其上緊辦理。並將緊要情由聲明。惟思此事。出於必須急辦。庶兩國均有裨益。

貴國不令本職赴京。推諉遲延。有逾時日。實屬不合兩國和好之道。查敕國咨行貴院文件。由庫倫轉行。

貴都迄今已逾月餘。計京城距敵國邊界。凡有敵國緊要事
件。

貴國回文到恰。往返二十餘日。即可遞至。何以如此遲延。貴
院既知飛遞情由。何以如此推諉。迄今尚未覆回。今派本
職赴京會同。

貴國王大臣。商辦關係事件。

貴國自必知之。今敵國君委職從推行文貴院。轉飭恰克圖
司員。以便早赴。

貴都。此文遞至貴大臣處。斷不可稍延一日。即遣驛站官飛
咨。

貴都並有咨行駐京喇嘛學生文件一併呈送。為此咨行。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由敕國薩納特衙門行知貴院文內。責成
本職事件。因屬不易。至於辦理關係兩國有益之事。自當
因時速辦。曠普提雅廷。惟恐耽延。是以未至貴院以前。先
知照庫倫辦事大臣。即遣隨從官他他哩諾幅。連奉本國
君之意。早赴

貴都。無論途次艱難。輕騎減從。起程在案。然皆知

貴都至庫倫往返行文。不過二十五日。但敕國薩納特衙門。
前行貴院咨文。將及月半有餘。何以貴院至今尚未回覆。

兩國彼此行文既已明定和好何以如此耽延貴院請查
雍正五年兩國互定九條和好章程敕國向有存案

貴國亦無從推諉諒

貴國均已洞悉若欲更改舊章亦應彼此商酌然後可行此
次所派使臣

貴國或不肯迎接推諉耽延另指他處商議此事則未免有
違和好之道此次貴院回文於五月覆到尚可聽候若再
遲延即不由恰克圖行走查雍正五年約定和好章程六
條內開俄羅斯差人行文止由恰克圖一路行走設有要
件准由各路徑行等語因思往返遞報之人既准行走使

臣亦可往來。蓋兩國或議和好。或議軍旅。責任至重。如至五月以前。並無回文。必

貴國因本職由蒙古地方赴京艱難。本職即照和好章程。帶領從人。擬定由黑龍江滿洲地方。遵行赴京。惟望貴院作為公正之舉。務於五月二十一日以前。咨令駐劄滿洲地方大臣。本職由該處經過時。妥為照料。若不如此辦理。恐致國咨行貴院文內。有所違悖。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茲據貴處由恰克圖遞到咨文一件。本大臣逐一閱看。我

大清國臨御中土條屬

天朝內外各處大臣任內應辦事務均有定制。前次貴國與我國一切商辦事件。有由薩納特衙門行文大部者。又有由固畢爾那托爾行文本處者。本大臣奉

大皇帝諭旨。總理邊疆事務。貴國一切事件。絲毫並未推諉。均隨時辦理。應報大部者。即照定例報部。應本處承辦者。即在本處擬結。閱年已久。本國大部。係管理外藩各部。藩衙門。況我國幅員遼闊。一切應辦事件。輕重均屬不少。從前貴國行文大部。並無定限。本大臣凡事均覈其情由。與舊例相符。即當允准。如舊例不符。亦未便遽准。惟此次念兩國

和好之道。所有貴處咨行大部公文。及與爾國喇嘛之件。均轉致大部矣。為此咨覆。

為咨行事。昨因貴處委員他答哩諾福等。呈庫倫時。當由本大臣將伊等帶來文內之事。及該員稟稱之詞。逐一申明咨報理藩院矣。茲據大部由驛遞到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咨文一件。本處即照舊例。專員送至國畢爾那托爾。雙多羅雙赤矣。惟我

大清國與爾國相交有年。從未派過大員商辦要事。我國惟知遵守舊例。永敦和好。昨因駐京喇嘛巴拉第呈稱。喚夷有窺伺之意。貴國特派大員商議機宜。當經理藩院奏明。

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遙遠。且從前亦無派員進京之案。是以令理藩院行知爾國。照例令學生來京。毋庸另派大員前來。且從前英夷滋事時。本國自行禦侮。並未借助外國。即外國相爭。我國亦未干預。况爾國並無應行商辦之事。爾國既以誠意相交。向止恰克圖一處通商。我

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待爾可謂厚矣。爾國尚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園之事。理應查辦。爾國如欲和好。立即派員會同該大臣秉公迅速辨結。照舊通商。庶於和好無傷。此外並無應行商辦之事。是以迅速咨行。貴大臣理應按照本國大邦奏明咨薩納特衙門公文。即

行旋回。本大臣奏准在案。不敢絲毫違抗。亦斷難再行申報。大部也。合併咨行。

丁卯。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奏辦茶稅情形。自接奉部文。出示曉諭。商販樂從。即照部文。以制錢二串。抵銀一兩納稅。並伊犁附近商民。入山採茶。即添設印票。以便與茶行一體稽查。

硃批知道了。

甲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密陳近日夷情。硃批知道了。該夷來機起釁。

天視其魄。理宜然也。惟犬羊之性。詭譎百端。仍當密為防範。勿存輕視之心。俟新酋到後。設法妥辦。總宜息兵為要也。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遣使來京。恐其取道吉林黑龍江。當即諭令景濤。奏台據理阻止。並由理藩院行文知照矣。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該國咨行理藩院文內稱。此次回文。於五月覆到。尚可聽候。若再遲延。即帶領從人由黑龍江滿洲地方徑行赴京等語。俄羅斯必欲來京。未知是何居心。如到吉林黑龍江等處。該將軍等仍當諭以中國既與爾國和好。惟有事事悉遵成例。方能日久相安。剴切開導。據理攔阻。一面將辦理情形。

據實具奏

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阿迪
至唐提欲赴京城。雖經咨駁。惟因候理藩院行文。稍遲時
日。該夷使以為推讓。催令迅將咨行文件。趕緊遞送等因。
今於五月初四日。接到理藩院回文。即委員遞交固畢爾
那托爾去後。今據投遞文件之台吉等。回至庫倫。迭稱該
夷使欲由東海前赴天津。取道進京。業於五月初五日。由
恰克圖起程。先前該國聞聽。該夷勾結佛夷。欲占天津地
界。該使臣到京後。與王大臣酌商。伊係特派之使臣。現雖
駐有二十餘日。未奉回文。今奉委由東海前赴天津。取道

進京各等語。是該夷行蹤詭秘。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勒克多爾濟奏。俄囉斯咨行理藩院文稱。欲由黑龍江徑行赴京。當即諭令景濤奕山等據理攔阻。茲又奏稱。俄夷欲由天津赴京。商學英。哈喇佛。蘭西。二夷之事。該夷使臣。已於五月初五日。由恰克圖起程。約略聞五月二十日前。後到津等語。俄夷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曾諭理藩院行知該國。並無機密要事可商。毋庸特派大臣前來。著諱廷襄。密飭天津鎮道。妥為防範。不可稍事張皇。如該夷到津。一面馳奏。一面不動聲色。妥為羈縻。勿使該夷疑貳。致啟釁端。是為至要。

閏五月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遣人赴京。諭令德勒克多爾濟等明白開導。設法阻止。昨以該夷復有聞五月二十日前復即到天津之語。復諭譚廷襄。烏勒洪額。妥為籌慮。勿啟釁端。惟該夷此次決意來京。特以商學漢佛二夷為詞。語多恐嚇。總未將實情吐露。其中藏匿測。已可概見。咸豐三年。該國咨行理藩院。欲於格爾畢齊河邊東。未經分界之地。安立界牌。當諭庫倫。吉林。黑龍江三處各派委員前往。會同查辦。彼時因康熙年間原立界牌。自格爾畢齊河河源起。至東海以外興安嶺為界。山陽為中國屬地。山陰為俄夷屬地。惟烏特河等處。未經分界。故有會辦之舉。乃往返年餘。迄無定議。五年夏間。該夷遂有堵禦漢夷

之說。竟駕兵船。駛由黑龍江。松花江。上下行駛。並於黑龍江左岸。及吉林所屬。闊吞屯地方。蓋房留兵。並稱欲將興安嶺。西南。景奇哩。西里木的。牛滿等河源。及卡木呢。哈達嶺。脊。均分給伊國。俾伊得以水陸通行。屢經景瀉。奕山等。屢次阻止。該夷雖未滋事。而兩年以來。行走如故。至今分界之事。仍未解結。又咸豐五年八月間。塔爾巴哈台地方。民人。將該夷通商貿易園子。燒燬。實因該夷。撞殺。完金民。合結。怨所致。已經獲犯。懲辦。而該夷。堅欲賠還。侈口需索。從前止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始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係朕格外加恩。乃該夷因夷園一事。聲言必欲賠償。經扎拉芬。奏據理開導。該夷不允。

而去。現亦尚未辨結。忽又有遣使來京之說。難保不即為此兩事。而以商學英佛為名。且咸豐三年夏間。普提雅廷曾到上海。聲稱欲進口貿易。此次遣來。仍係此人。必有詭謀。况業經由理藩院行文知照該夷。毋庸來京。而該夷不遵回文。言欲到天津。未便由京派員與之講論。如果該夷到津。諱廷襄等密派曉事大員。察其來意如何。再與理論。儻仍稱堵禦英佛。當告以兩國和好。原以各守舊章。各安疆界為要。從前英夷犯順。中國未嘗借助於外國。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聞。該來使意究欲何為。應由該國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知照理藩院覈辦。至天津並非應到之地。此處地方官亦無應行代表之

人礙難辦理。如何欲假道黑龍江。則告以風聞兩年來。該夷不
遵舊約。任意行駛。該將軍因和好有年。但以言語阻止。不敢詳
細奏聞。若必上達天聽。則是該夷圍占地方。起釁之咎。彼國先
有乖和好。於理不順。若提焚燒園子一事。可告以現在查辦。兩
國均當秉公定議。斷不因此而傷和好。若提及進京一節。告以
向來朝貢各國使臣到京。原有接待陪臣之禮。該夷既為與國。
來者又係大臣。應如何接待之處。理藩院並未辦過。恐其簡慢
來使。反傷友誼。不如仍照舊章。可以相安無事。中國不願來使
進京。無非為恪遵成例。永遠和好起見。並無他意。聞得理藩院
早已行文知照該使矣。以上各情節。詳廷衷等當但默識於心。

知近年來有此數事。待該吏說到何事。即可隨機應對。其所不
提者。毋庸先露端倪。布政使錢忻和。前在天津。隨同辦理英夷
事件。該署督此次即可派令前往。本日復降旨。將文謙發往直
隸。差委該員前此曉諭英夷。頗能力持大體。即著與錢忻和同
往。會同烏勒洪額。並該鎮道等。相機開導。諱廷襄著毋庸親往
天津。文謙等到彼。亦不必遽與接見。英船到後。先令海口員弁
向其詢問。該吏必欲請見大員。然後由鎮道藩司。以漸而至。庶
事機易於轉圜。文謙即作為本在天津。並非由京初到。設或該
吏投遞文書。概不准收受。總告以天朝體制。各有職守。凡關涉
俄羅斯事件。非庫倫不能入奏。一面將接晤情形密奏。仍勿使

該吏知悉。僅能遵諭回帆。情詞恭順。俟其起碇時。或由地方官酌量輕重。致送食物等件。以存犒餞之意。切勿於初到之時。即與酬酢。如其始終桀驁。待之當不惡而嚴。並毋庸致送食物。並密飭沿海居民。不准與之交易往來。賣給食物。使其無可逗留。自當廢然而返。

乙酉。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接奉寄

諭。俄囉斯遣人赴京等因。欽此。伏思該夷不遵文諭。應察其來意如何。再與理論。派令錢圻和先期前往。與文謀會同烏勒洪額。暨該鎮道等。相機妥辦。至海防關緊要。攔江沙素。構天險。大船出入較難。而舢板往來。究竟未能阻隔。前飭

天津鎮道。豫將礮臺修理完固。海口事件密為布置。並以
大沽河面寬闊。擬令相度添辦浮橋一座。以資防守。業據
該鎮道等稟覆。遵照設法趕辦。每年南風司令。天津鎮慮
赴大沽口駐紮。派船出洋巡哨。現據該鎮兵克清阿呈
報。已於五月二十六日。起程前往巡哨。可不致誤。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又奏。署提臣雙銳。前在津與文謙等。同辦夷務。甚
為得力。此次該夷赴津。要在設法羈縻。萬無開啟釁端之
理。海口內外。早經密飭鎮道妥為布置。惟夷情叵測。且俄
囉斯船隻。從未來至腹地。其人能否明白馴順。無從揣度。

與英夷之曾經至津數次者不同。可查。

敕令雙銳。密赴天津。與錢忻和等會商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請飭雙銳赴天津等語。俄囉斯欲遣人赴京。並有閏五月二十日前後。即到天津等語。業經密諭譚廷襄。烏勒洪額。嚴密防範。設法開導。並派文謙。錢忻和會同烏勒洪額。及該鎮道等商辦矣。署提督雙銳前此。英夷到津。與文謙等辦理尚合機宜。現在景州邊界又安。該署提督接奉此旨。著即馳赴天津。與烏勒洪額。文謙。錢忻和等察看情形。會商辦理。其景州兵丁。即暫交遊擊文成管帶。並着譚廷襄。迅催副將達年。前往景州。接帶官兵。毋稍遲誤。

丙戌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泰接據黑河口卡官報稱夷官多爾等通事塔布
諾幅隨帶糧械自下游抵卡欲由三姓徑回本國又准委
員先後報稱海蘭池地方有蓋房三間並製農具又有夷
人均駕小船載糧下駛聲稱前往松花江查勘屯種惟所
處所又續有夷船多隻前赴閩春有事等情隨即飭卡訪
查並飭所屬各要隘密加防範勿稍疏懈

硃批知道了。

丁亥陝西道御史張興仁奏臣聞暎夷自就撫以後各海口准與通商江蘇上海夷船輻輳貿易尤繁凡江西福建

安徽所產之茶及浙江江蘇所產之絲皆運往該處售賣。為徵課大宗。夷人例止准在水次收買。不准闖入內地。乃近年以來。往往乘坐內河船隻。挈帶夾帶。潛至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面。往來窺伺。登岸則圖繪形勢入市則散市。夷書種種詭異情形。居心叵測。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至無所顧忌。近復在烏程縣屬之橫塘橋租賃房屋開設商行。意圖占踞地方。偷漏關稅。有吳香谷者。從中勾結。出名包攬。求查上海稅課。為數甚鉅。現值軍餉孔急。每資籌撥。近來徵榷之所以日有起色。良由夷人應納之稅。責令商人。賣貨時。按數代繳。是以絲毫不能隱匿。若聽夷人在內地。

購繭絲則鄉民賣繭之時既不使零星抽稅迨運絲出
洋不經商人之手稅銀何所責成正課從此短絀竊於東
南財用大有關係且恐其與內地奸民彼此勾串滋生事
端應請

旨飭下浙江江蘇各撫臣妥籌禁戢並申明成約永不准夷人深
入內地至奸民貪圖漁利導引為奸實屬不法應由各撫
臣嚴定章程盡法懲治

諭軍機大臣等諭署兩江總督何桂清等有人奏上海夷船輻
輳各省所產茶絲皆往該處售賣為徵課大宗夷人例准在水
次收買不准入內地乃近年夷人往往乘坐內河船隻挈帶夷

婦往來窺伺。圖繪形勢。散布夷書。種種叵測等語。上海稅課。為數甚鉅。若聽夷人在內地購辦。絲稅課必至短絀。兼恐與奸民勾結為患。著該督撫等。申明例禁。不准夷人潛入內地。如有奸民圖利。導引前來。即著從重懲辦。以重稅務。而杜亂萌。原片著鈔給閱看。

丙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據黑河口卡官報稱。俄夷屢次駕船。帶領男婦。由江面經過。均聲稱駛赴閩吞貿易。

味和知道了。俄夷既明言貿易。尤應妥為羈縻。一切情形。查明據實入奏。

奕山等又奏。據黑龍江副都統報稱。俄夷駕火船多隻。於黑龍江城修岸。聲稱伊國曾咨明理藩院。迄今未接回音。前欲取道蒙古境界。因薪水不便。今請由滿洲地方行走。等語。詰其何往。據稱欲赴日本國有事。該副都統欲詣舟次會見。該夷拔錨開行。木首折回海蘭停泊。惟俄夷前由水路游行。尚屬安靜。近來欲由陸路取道。又不提及進京。種種詭詐。不知作何究竟。

硃批。覽奏已悉。該夷自意在赴天津。故此處並不作難。該夷亦明知內地難走。不過有此周折。抵京時據為口實。惟留泊海蘭夷船。作何說。懇請查明。奏赴津一事。斷不可向該夷詢問。

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方。近年時有喫咕喇夷。合乘坐船隻。潛入內河。往來窺伺。登高則圍。踏形勢入市。則布散夷書。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致毫無顧忌。近復於烏程縣橫塘橋開設商行。意圖偷漏關稅。有奸民吳香谷者。從中勾結包攬。請飭查辦等語。浙省所產絲朮。為稅課大宗。止准夷人於水次收買。即由商人於賣貨時代納稅課。若聽其潛藏內地。購辦繅絲。則稅銀必致短絀。於經費大有關係。除已飭何桂清等。於上海關各口申明例禁。不准該夷潛入內地外。著晏端書密派幹員。前往烏程縣橫塘橋。訪查勾結包攬之吳香谷。拏獲嚴

辦。並曉諭夷商。遵照成約。各赴海口。收買貨物。不准在內地運
留。其杭嘉湖各屬產絲處所偏僻地方。恐有奸民勾通。販賣者。
一體嚴行查禁。並嚴定章程。將內地民人導引夷人漏稅者。從
重治罪。以杜後患。毋得視為具文。原片著鈔給閱看。

庚子。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瀆。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敏德。奏據三姓副都統咨報稱。有俄夷十餘名。駕船道
出黑河口。安靜東行。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人駕
船。隨帶糧械。順游下往。稱赴奇時閣。吞有事。並據黑河口
委員稟稱。有江左占居夷人。在奇林地方。用羅鏡十里眼。
瞭望山勢。路徑繪圖。經委員將其逐回。隨即添派曉事官。

弁帶兵馳往黑河口。幫同各員妥為防守。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竊等前以俄夷喇嘛阿瓦枯瑪請由黑龍
江行走。及夷酋木哩斐岳幅折回海蘭泡。行蹤未定。已飭
協領巴達朗貴訪查各情。奏

聞在案。茲准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及委員等轉據協領巴達朗貴
報稱。奉派查探夷酋。於五月二十八九等日。約有七八百
人。分駕木筏七十七串。每串隨帶小船。賊一艘。一二隻不等。
牛馬器械俱全。駛至海蘭泡停泊。支搭帳房。砍伐柳枝。備
編苫房。並將載來舊房木。挽運上岸。建房二十處。又以銅

廠六尊。分載車船。以四尊對黑河屯。安設該協領。即帶同
弁兵渡江。往探會晤木哩斐岳幅。及夷官石沙木勒幅等。
接見禮貌尚謙。問答一切。俱係石沙木勒幅。以清語傳述。
該員等詰其何日折回。夷官稱。尚有無數人船。落後一俟
到齊。即將海蘭泡事務。及西勒勝薩虧經理。伊與木哩斐
岳幅。始行回國。至詢以蓋房何其若許。答以存糧棲身。迨
該員等往查虛實。見其夷人各有鳥槍腰刀。兼有演練槍
礮等事。適夷官又稱。後起人數尚多。有赴霍爾托庫布哩
雅奇。哈駐紮者。有至此存留者。乞念兩國和好。勿疑。並據
木哩斐岳幅。飭該夷官。述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彼

此相安。否則官不致生疑忌。而兵丁實難保其不無滋擾。且通商亦不過貨換米麵菜蔬。又何疑忌之有。望速致達上司。准行示覆。是要。又稱連年經過深累。此處周恤。茲具簿儀。餽送堂司。及派來各官。就便代為轉呈。不受即非取和之遺。經協領巴達朗貴。正言婉辭。而夷官復托道達。併候覆音等情。咨報前來。等因。伏思該夷擁眾肆臨。軍火俱備。建房二十處。共六十餘人。迨經委員往探。輒先視以利器。繼稱後起尚多。遂籲請通商。強欲餽送。誠如

聖訓。該夷情形。不過欲作通商地步。茲復果有是舉。仰見

皇上燭照化外。

唇慮後先不勝欽佩之至。惟此次人眾勢熾，性近驚悍，通商之請，肇釁攸關。若阻則有觸而發，允歧立起。如允則遂其所願，後恐非宜。等語反覆籌思，夷務係重，准駁兩不足恃。第因時勢所迫，竟不得不暫顧目前，勉為聲請。恭候

欽定。已飭副都統魁福派員傳諭該處總領兩省酌覆。

諭軍機大臣等。英山等奏俄夷擁眾肆來，要求通商一摺。據稱五月二十八九等日，俄夷有七八百人，分駕木筏，隨帶小船，賊船駛至海蘭泡停泊，建房二十處，並安設礮位。協領巴達朗青晤會木哩斐岳福，據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彼此相安。並稱後起人數尚多等語。是該夷欲占地通商，已明言不諱。該將軍

等辦理此事。固不可激生事端。亦不可不據理折辯。該夷餽送禮物。該將軍等自當嚴行拒絕。並嚴禁該夷民人私與交易。接濟食物。再於要隘處所。督飭弁兵。嚴加防範。使該夷行糧斷絕。難以久居。仍揀派明幹之員。告以中國與爾國和好有年。其地以興安嶺為界。自五年夏間。爾國有人船由黑龍江松花江行駛。並於開春地方。蓋房留兵。聲言為堵禦夷。由中國地方行走。中國大臣因念爾國百餘年相好。未便據情入奏。致生爭論。此次復在海蘭泡蓋房。聲言在此通商。強占中國地方。並非為堵禦夷起見。不料中國以誠信相待。爾等仍不遵舊例。任意妄為。恐非爾國王之意也。至通商亦須爾國行文。理藩院奏請。

豈能憑爾等一言。我等即行入奏。况從前祇有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又准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是大皇帝格外加恩。豈能屢次求請。况從前一處通商。百餘年相安無事。今加二處。而塔爾巴哈台。即有爾國商人。擅殺兇金民人。以致積怨報仇。燒燬園子。此輩至今未結。中國因要好加恩。反增口舌。以後未必肯再加通商之處。至吉林黑龍江地方。寒苦並無出產。即未趨養。亦只數本地民人食用。不能與人交易。又民情兇悍。動輒爭鬪。既無利可圖。又恐約束不周。互生嫌隙。有傷和睦。爾等當及早將人眾撤回。以全和好。若久居此地。我等不敢不據實奏聞大皇帝。連聞吞屯之事。亦不得不奏。彼時定由

理藩院行知爾國查明何人從中構釁欲起兩國爭端諒爾國
王必當秉公懲辦也如此剴切曉諭察看該夷如何動靜如何
回覆一面密奏一面妥為防範無涉張皇

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布政使又謀直隸布政使錢忻
和奏津郡現在並無夷船蹤跡天津鎮道飭令弁兵駐守
海口遇有往來船隻逐細盤查等語等公同商酌連派熟習
情形能耐風濤員弁出口密探偵該夷來與晤言可告以
天津地方兵衛嚴肅民情剽悍使其無可希冀再令員弁
察其來意分次與之接見

硃批知道了

烏勒洪額等又奏。粵烏勒洪額親詣大沽海口。周歷查看。海口設有礮臺四座。兩岸大小礮位。共一百四十二尊。試放堅利。而兵丁一千四百餘名。分派礮臺及扼要處所。以防夷船駛入。布置均已周密。謹將海口情形繪圖貼說呈

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甲辰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奏。本年正月十五日交卸起程。於三月二十日到任。詢及夷船被懲後。已於上年臘月退出大石一帶河面停泊。未再攻擊省垣。現在水路地方分

布舟師。層層堵。鞞城上城下。以及北門外各處。礮臺分布。旗營官兵防守。亦甚周密。惟喚走犬羊成性。詭詐異常。不能不時刻嚴防。

珠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咸豐七年丁巳六月癸丑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俄夷來
津一節近日分派員弁出口哨探尚無該夷消息惟該夷
語言文字無人通曉擬請由理藩院揀派通曉語言文字
之人迅即赴津以備傳宣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請揀派通曉俄夷語言文字人員一摺
此次特派文謙錢忻和前往天津曾經諭知譚廷襄作為該員
等本係在天津並非特派前往原欲使俄夷知天津非其應到
之地無人入奏冀其廢然而返若揀派通曉人員該夷必知其
由京派來轉覺難於措辭即文謙等與夷官接見亦不過告以

天津非該夷所應到。令其折回庫倫。該夷如果前來。自必帶有
通事。但就其所述之語。據理剖析。得其大意而止。不必多生枝
節。此項人員。儘可無須。况理藩院通曉該夷言語文字之人。必
與該國學生相識。若派令前往。難保無暗通消息之事。據轉傳
述。馬能知其誠偽。恐啟清惑顛倒之弊。著譚廷襄傳知文謙
等。嚴密防範。應如何設法開導之處。隨時相機應對可也。

黑龍江將軍奕山。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俄夷往返
形跡叵測。自應嚴加防範。前因黑龍江城巡防緊要。甲兵
不敷。添派幼丁四百名。惟甲兵先放給一月錢糧。幼丁至
籌接濟。應請戶部將黑龍江省欠領各項銀兩。撥給一半。

以資支放。並由工部籌款。由

盛京指撥火藥十萬斤。以重邊防。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防務喫緊。請撥盛京火藥十萬斤等語。黑龍江地方。時有俄羅斯人船下駛。並於海蘭泡蓋房安礮。情形叵測。經奕山等添派兵丁。辦理巡防。惟火藥不敷應用。自應豫為籌撥。著承志將盛京現有火藥。即行搭配烘藥鉛丸。解交奕山收存備用。如不足十萬斤之數。著將現存火藥若干。先行盡數撥往。再由盛京製造。並著派委委員。剋日起解。毋稍遲誤。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前由俄夷咨稱。阿爾噶依圖金廠。有民人偷往挖金等情。茲據委員報稱。各處搜查。並未見

有它金民人。並詢附近之哈薩克。據稱俄夷曾傳令有兵
隊前來。著我們豫備烏拉。當經回稱。我們並未歸順你國。
無中國吩咐。不能豫備。隨後並無信息。並據伊犁委員稟
稱。伊犁奇沁卡外。愛達爾庫木地方。有俄夷三十餘人。隨
帶軍械。蒙卡包在彼居住。雖據委員等理論。該夷以聽候
西畢爾吩咐為詞。現飭各委員外示寬大。內嚴防範。俟該
夷接到西畢爾文到日。行止若何。再為酌量辦理。

殊批。知道了。

庚午。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
政使錢忻和奏。據哨探之都司報稱。現有俄囉斯進來一

品公帶通事二人。隨從七八十人。聲稱將伊文書代投理藩院等語。當即派委趙州知州陳鍾祥等。赴該夷船。諭以凡外夷交涉事件。設有辦事衙門。如有公文。應由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轉咨理藩院。此處不敢擅自接收。儻該夷別有所求。先行相機開導。

殊批覽奏已悉。

辛未。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據委員探報。俄夷船隻。於六月十八日抵津。內有通事常明安文公二名。據稱伊等來此。請將伊國公文。轉送理藩院。立候回音等語。據文謀等先赴該船。諭以

天朝體制各有專司。該國既有公文。應由該國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轉咨理藩院查辦。此間不敢擅接等語。

答覆。

硃批知道了。

癸酉。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圻和奏。自俄羅斯船隻駛抵攔江沙外。經派出之都司訥勒和等。乘駕漁船。扮作客商。先赴夷船。該夷詢及進口河道情形。該員弁等。告以攔江沙係屬天險。至口門以內。河道淺窄。民情强悍。該夷來駕火輪船。帶有划船數隻。停泊攔江沙外。據稱。有知照理藩院天津府公文各一。

件○該委員告以不應在此投遞○復據該夷聲稱○原約定在
恰克圖○因臨期爽約○諗知天津距京甚近○是以順道來津
如不念和好○究竟何衙門何官不收之處○即於外封上寫
明○立即回帆○詞色急切○並詢得通事常明安文公均在京
十餘年○風土人情○無不熟悉○是以委員辯論○無非為探其
來意○乃堅不吐露○若拒之過急○恐回帆後○為糜更非易易
自應殫思竭慮○統籌全局○伏乞

皇上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烏勒洪額○文謙○錢忻和奏○派員接見俄使
據實密陳一摺○俄使到津○聲稱有知照理藩院公文○來津投遞○

並就近等候覆信。業經烏勒洪額等派員相機開導。而該夷堅
欲投文。不肯說明來意。詭譎情形。已可概見。烏勒洪額等以不
難於拒之。仗去。而難於去後。不再生枝節。所慮亦是。此次委員
職分較卑。該夷恐未能深信。著派文謙親往夷船。諭以爾國公
文。例由庫倫咨照理藩院辦理。天津並非應到之地。我等斷不
敢率行接遞公文。自干冒昧之咎。惟念兩國素稱和好。爾等遠
涉重洋。來此已經數日。未便拘泥成例。所有此次來文。如果我
等接收後。爾等即行回帆。聽候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辦理。
如此。尚可勉強代為呈遞。理藩院查察。若欲在天津守候回文。
我等既不知其中何事。實不敢接收代遞。致開辯論之端。我等

實當不起。爾與中國和好多年。豈可因投文一事。有失和睦。如此曉諭。若該夷起碇回國。即將文書進呈。仍諭以此次代為投遞。已屬違例。若再至天津。斷不能照此通融辦理。儻該夷堅欲在津守候回信。即著文謙正詞拒絕。不許代為投遞。該夷難中藏巨測。若能據理折辯。當不致遽啟釁端也。

七月庚辰。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坫和奏。此次接見該夷。自以議定收文。即令回帆。聽候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辦理。為緊要關鍵。惟夷性詭譎。恐收文後。仍欲在天津候信。諭以查河大臣。係大員。文謙。即帶同委員。乘潮出口。因風大浪猛。至西別

與之接見。詳細開導。據該酋聲稱。帶有該國知照理藩院文書。當諭以例由薩納特。行知庫倫。轉咨理藩院。此間從未接過外國公文。該夷又以愆期爽約。是以來津投遞。聽候回音為詞。當諭以此間地方官。斷不敢違例擅接。本大臣查河前來。念兩國和好。如果投文後。回帆聽候理藩院咨文。尚可接收。該夷又稱。前在恰克圖。故意推諉。實無詞以對國主。天津距京不遠。情願在此候信。且航海到此。事關緊要。如折回聽信。何必冒險遠來。又諭以和好多年。不值因投文傷和。姑為接收。不拘恰克圖。庫倫。黑龍江地方。酌定一處。總有覆文。該夷又稱。雍正年間條例。兩國大臣。

至邊界地面。疆吏豫備康給。前到恰克圖。未能款待。擬由
此進京商辦要件。當諭以先前條約。指邊疆而言。天津非
應到之地。應如何接待。理藩院並未詳通。不如相安無事。
該夷又稱雍正乾隆等年。彼此俱有素卷。又諭以天津民
情強悍。萬一地方官彈壓不及。轉傷和好。該夷又稱譬如
中國使臣。該國人見言語服色不同。亦必盤阻觀看。此係
常情。不足為怪。反復辯論。該夷非得有理。藩院回文。不肯
回帆。時已亥正。相持難下。即故作怒容。申飭委員多事。起
身欲走。該夷多方攔阻。陳鍾祥等給以我等代請查河大
臣來船。原係通融商辦。今固執一說。我等知會地方官轉

稟派人接收。總須十數日。該夷堅不應允。說之再三。定八月內差人接收。藉以暫時羈縻。即帶同委員從容下船。該夷來津。必欲候信。且稱將來回文。無非仍推庫倫聽信。此係編成假局。其狡猾性形。無論何人開導。斷難望其聽受。烏勒洪額等又奏。該夷通事。密向委員聲稱。該夷深蓄其志。與貴國不利。當令委員答以內地人心團結。如其北駛。不難拒之使去。該夷又稱。該夷向串長髮。比來不易抵禦。所以密為通知。現投公文。必須趕緊定議。方好。又論以從前該夷犯順。未嘗借助外國。若外國爭鬪。中國亦未便與聞。等詳加揣度。固未可信。其有無。該夷素與日本味喇堅。

等國較密。竊恐托名喚夷。妄肆鴟張。伊從中調停。為要求地步。至於進京一層。諒非本意。而在津守信。實係固執成見。牢不可破。該夷又乘坐划船進口。測量水勢。經天津道英毓等前往攔回。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俄夷不聽開導。堅欲在津候信各情形。覽奏均悉。文謙託名查河。並未專為夷務而來。既經勸之不從。自未便再與接見。該委員等既許其知會地方官。轉稟上司。即著錢忻和。屆期前往。與之接見。告以接到委員稟報。知有投文之事。特來查看情由。今據委員等稟。知先有查河大臣。接晤該國來使。知已在恰克圖投文。因回文遲誤。是以前來。因思

道路遙遠。文書遲誤幾日。亦屬事所常有。不得遂謂爽約。如果
理藩院奏准爾等直到天津。並准其進京。早該有文書飭令地
方官豫備接待事宜。現已日久。天津尚未奉到京中知照。恐來
使進京之事。理藩院未曾議准。如果未准。必早有公文移會貴
國薩納特衙門。恐收到稍遲。來使未曾知悉。亦未可知。現在錢
坻和係地方藩司。既經面晤。當即備文咨呈理藩院。請示遵行。
俟回文到日。再行奉報。至中國與外國交涉事件。地方官不奉
京中飭知。不敢輕易接手。茲因爾國與中國和好有年。聞有使
船在此。特來相見。並將不敢擅收文書實情告知。如能稍待幾
日。必有理藩院回文。可以照辦也。其餘相機開導。務與文謙所

言不觸不背。接見後將該夷登答言語密奏。一面告知該夷。已咨呈理藩院請示矣。俟奉到時如何回覆該夷之處。朕當命軍機大臣擬稿。作為理藩院例行該藩司公文。今其晚諭該夷。屆時錢所和邊辦可也。至沿海奸民。接濟食物。前經諭令暗中嚴禁。夷船進口。測量水勢。尤屬可惡。著派弁兵人等。晝夜稽查防範為要。

甲申。吉林將軍景淳奏。三姓為本省東北邊隅要區。現當俄夷占界。兼請通商。自應加意密防。該處額兵一千三百名。征調而外。僅剩不及四百名。各項差探。全賴餘丁幫充。暫由吉林烏拉選拔一百名。配齊軍械。揀派佐領等官管

帶○馳○抵○三○姓○駐○紮○並○令○副○都○統○撥○備○官○兵○丁○勇○隨○同○操○練○
所○有○官○兵○每○官○一○員○日○支○鹽○糧○錢○四○百○文○每○名○兵○役○日○支○
鹽○糧○錢○二○百○文○撥○備○官○兵○丁○勇○所○需○鹽○糧○悉○照○吉○林○減○半○
給○發○擬○由○釐○捐○項○下○動○撥○

硃○批○依○議○

戊○子○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
政○使○錢○炳○和○奏○突○有○俄○夷○駕○駛○板○船○進○口○取○出○紙○包○一○箇○
擲○在○哨○船○而○去○弁○兵○取○閱○係○屬○公○文○當○即○告○知○少○時○即○有○
官○來○再○行○面○交○等○情○當○即○委○員○星○夜○前○往○探○詢○據○通○事○言○
來○此○幾○及○兩○旬○無○人○接○收○公○文○又○不○加○禮○待○天○氣○奇○熱○不○

耐久候。故將送去。即欲起碇。委員等諭以約定八月為期。並本省藩司。不日即來。該夷始將文書收回。及至錢忻和登船。該夷普提雅廷。迎接禮節如前。據稱。前知照理藩院公文。約定恰克圖守候。兩月並無回文。是以航海到此。隨諭以向來公文。俱由庫倫轉行。路途遙遠。遲延數日。不為失信。天津本非爾國應到之地。如理藩院議准該使臣由津進京。應早有文書。飭令地方官豫備。該夷又稱。從前中國使臣。經由我國往返。彼時我國如何恭敬。貴大人自必稔知。又諭以康熙年間。勦滅準噶爾時。士爾扈特假道爾國入京。中國遣使往報。曾聞爾國優禮相待。今既非朝貢。

又未奉京中行知。豈可相提並論。該夷又言前約定八月
內地方官接收文書。連日風潮甚大。昨差人投文。又未接
收。原欲起行。既承大人遠來。自必代我投文。又諭以前既
行文理藩院。該院必有回文。遞至薩納特衙門。儘能稍待
數日。我當咨呈理藩院請示。何必重複投文。且違例之舉。
亦不敢擅收。該夷又言文內關涉中國事件。與前次不同。
如不代投。只可赴京呈遞。諭以攔江沙素稱大險。爾船斷
不能出入。該夷聲稱。大人既有船隻。我就隨同前往。有立
時隨同下船之勢。多方開導阻止。該夷又言。二驛夫能解
之事。我違涉重洋。投一文書而不可得。何以對國主。諭以

何不仍回庫倫等處聽信。據言原因彼處並無確音。天津距京甚近。並有他處約會應辦要件。必須前往。折回聽信。如承相信。我當兼程行走。即來聽信。實與中國有益。復諭以省城事件尚多。既欲重來聽信。更不便代遞。該夷又言既不令我他往。我與通事三人進口。暫為居住候信。今大船駛往他國辦事。大人儘可回省。如有回文。交差弁送來。又諭以僻陋村莊。豈是待使臣之地。該夷又稱若必不收公文。未敢相強。亦不在此聽信。改日前來。恐不似今日見面光景。該夷貌雖恭順。情實詭譎。若不收公文。勢必藉詞進口。轉難挽回。且據稱文內另有要事。究係何事。又不肯

明言。或將來文接閱。尚可勘破隱情。况伊往返尚需時日。應如何答覆。亦可從容籌辦。因將來文收受。以為暫時為縻之計。謹將該夷公文呈送軍機處。

烏勒洪額等又奏。俄夷遠涉重洋。來此已及兩旬。究欲何為。堅不吐實。惟先後會晤。詳加審察。句結情形。業已顯露。今又先赴他處。將來駛回。尚欲聽信。即或約會別國船隻。前來亦未必遽滋事端。現將該夷公文進呈。自可得有端倪。至所求之件。應否准駁。未敢擅便。正在繕摺聞。據天津鎮知會。夷艇已於初六日起碇南行。

休批。知道了。

烏勒洪額等又奏○俄夷暫行回帆○雖未敢滋事○而駕奴頗屬不易○但該夷詭秘多端○有未便登諸奏牘者○該夷折回尚需時日○可否暫令文謙趨詣

朝廷○面陳願末○跪求

聖訓○授以機宜○免致措施失當○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接收俄夷文書○由軍機處進呈○並又請可否暫行回京○請旨遵行○各等語○據稱○俄首於投遞公文後○暫行回帆○訂於本月二十日後○駛回候信○此件文書○應俟譯出後○由理藩院備文○交錢忻和○轉付該首○總在二十日以前○回文○必可到津○不致誤期○既據烏勒洪額奏稱○一切情形○擬請旨

令文謙進京面奏。請示機宜。自為慎重公務起見。文謙著即來京遞摺請安。

又

諭前因俄囉斯聲稱派員由天津赴京。投遞公文。當經密諭該地方官開導阻止。茲據直隸藩司錢忻和奏。美船駛抵天津。停泊海口。該夷不聽開導。堅欲投遞。只得將文書接收。該夷即回颶他往。約於本月二十日。仍回天津候信。該夷性情詭詐。既達涉重洋。訂期甚近。未必前往他國。必在附近各海口寄碇。或住咸京各海口遊駛。亦未可知。著慶祺。並飭沿海文武員弁。隨時哨探。如該夷船駛到海口。務須不動聲色。妥為防範。並嚴禁沿海

奸民與之交易。及接濟食物。該夷如來坐小船進口。測量水勢。著密飭兵弁嚴行攔阻。毋稍疏虞。

人

諭前因俄羅斯欲派夷官由津赴京投遞公文。當經諭令該地方官設法開導阻止。茲據直隸藩司錢忻和奏。夷船駛抵天津海口後。堅欲投遞。不聽開導。已將其文書接收。該夷現暫回帆。據稱本月二十日仍須駛至天津候信。該夷詭譎性成。既遠涉重洋。其所訂之期。不過十餘日。豈能遑行回國。度必在於附近各海口轉行進匿。或竟駛至山東。亦未可定。著崇恩密飭登州等各口水師將弁並地方官。於該夷船駛到時。不動聲色。嚴密防

範並嚴禁沿海奸民。與之交易。及接濟食物。如果該夷人進口。測量水勢深淺。必須嚴行攔阻。毋得稍有疏虞。

俄羅斯咨文。

為咨

大清國理藩院事。五月初六日。接據庫倫大臣咨。覆文稱。我大清國與爾國相好多年。從無待派大臣商辦要事。我國惟知遵守舊章。永遠和好等語。伏思此等言詞。實由貴院難於主宰。庫倫大臣不知舊章之故。貴院諒不出此。向來商辦要事。遣派大臣之處極多。易於稽查。康熙年間。派遣使臣三名。雍正年間。派遣使臣一名。乾隆年間。派遣使臣一名。

嘉慶年間。派過使臣一名。均在案。所有使臣。均蒙

列聖優加看待。惟末起使臣。至庫倫。偶因不合。旋回。此兩國相好。

有據可信。乾隆年間。征準噶爾時。

貴國派使臣二名。來至敕國。敕國君親加優待。何以此次所

派使臣。並不相待。亦不迎接。豈可謂遵守舊章。永遠和好。

耶。兩國和好。首要不改定例。即為至善。惟兩國交界處所。

從無另立章程。雍正五年。互定和約。條約九條。內開兩國

因公派出大小使臣。到界時。稟明所為何事。係某項人在

交界處。覓住。以待迎接等語。敕國謹守此義。並未徑行奏

聞

大皇帝乃奉有

諭旨。兩國從無特派使臣商議要緊之事。是

貴國接閱敕國文書。既不知委職要事。即應未奉以前。詳細
詢問。不應駁回。至於要事。東北至海。西至伊犁等處。兩國
接壤極多。遺有未定界址。現在阻止在該處居住。恐起事
端。即應履行商定界址。敕國以此事為要。並未委派交界
處所官員。特派親信大臣赴京。再者因

貴國內亂。以致我恰克圖買賣。連年壅滯。敕國欲迅速代平
叛逆。

貴國藉鈔以及天學。可期至善。至於英夷欲犯廣州。敕國深

恐

貴國不能獨持己力。越期成事。此外並無別事。仍遵守定例。

伏乞貴院將兩國相好條約。交使臣遵行。並請奏聞。

大皇帝遣人迎藏進京。幸勿猜疑。

大皇帝詳覈藏所稟之事。加恩退回。

成命。令藏瞻仰。

天顏。職現在坐大輪船由海路行走。至遲於七月二十四日可抵

直隸海岸。是以迅咨貴院。惟望貴院慮而後言。如使俄羅

斯大鄰國不和。至於為敵。則

貴國諸多有礙。如此奏聞。

大皇帝。庶兩國和好之運。不傷且固。賊在船。敬候回答。為此各行。
己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瀛。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聞五月初三日。有夫人五名。駕船駛至。初六日。
有夫人男婦二十一名。駕船各載糧械。道出黑河口東行。
是晚有吏官牙枯幅。帶人多名。分駕船隻木筏四串。隨帶
糧械。駛抵霍爾托庫。停歇。留夫人船隻木筏。餘皆東行。初
十日。有吏官瑪爾雨爾。帶人駕船。駛抵卡所傍人。陟阜瞭望。
登舟開行。其霍爾托庫留居夫人。是日即毀葺蓋房。丈量
地基。陸續有夫人多名。駕船載糧。先後駛至卡所。少停即
行。後復有吏官帶男婦二百餘名。駕船自下游駛入黑河。

口二十四日。有夷官帶人駕大輪船。二十五日。有夷官帶男婦二百餘名。二十九日。有夷官帶男婦三十餘名。六月初一日。有夷官帶男婦八十餘名。駕船各載糧械牲畜。順游下往。所有人船。非謂奇咭貿易。即稱開吞一事。五墩烏蘇哩口。佐領報稱。有夷官牙姑幅。帶人駕船木筏。駛至江右停泊。登岸毀碑。欲在圖勒密地方。建房安站。該員屢阻。而夷官不允。人准黑龍江副都統等報稱。閏五月初十日。有夷人五十餘名。駕大輪船。由江面回行。阻止未肯停留。該夷在海蘭泡一帶蓋房。已有五十四所。逾十四日。有夷官五名。帶人駕大輪船。並大小船隻。駛至黑龍江傍岸。詢

據吏官述稱。押帶人船糧械。駛至仰四等處。建房十五日。吏官帶人百餘名。分駕船隻木筏。載銅礮二十五尊。十九日。有吏官帶男婦三十餘名。駕船入。有吏官七名。帶男婦十八名。二十一日。有夫人三十餘名。二十二日。有夫人男婦七十餘名。二十四日。有吏官帶男婦十六名。二十六日。有夫人九十餘名。二十九日。有夫人十一名。六月初五日。有吏官帶男婦子女一百五十餘名。初八日。十首領商人。迷開查男婦二百餘名。初九初十等日。有吏官帶男婦子女一十餘人。駕船各載糧械貨物牲畜。紛紛下駛。十二日。木哩斐岳幅。帶同吏官四十餘人。駕船回行。又據報稱。小

黑河屯對岸。現蓋房九十餘所。木哩斐岳幅啟行後。海蘭泡房間折毀。移向大黑河屯另行搭蓋。據此。查該夷始而分布江左。今則紛至沓來。潛在黑河口以下。江右烏蘇哩口之圖勒密地方。強立窩棚。展布圖式。所稱上奇哈貿易者。地近東海。偵探尤難。現當人船蟻集。惟飭各要隘添兵防察。嚴禁交易。

夾山等又奏。密飭總管。抵黑龍江城。詢悉木哩斐岳幅定日起行回國。遂備曉諭清文一件。趕駕輕船。駛至大黑河屯。定日渡江。與夷使接見。該員等以清語囑令夷官通事。傳諭夷酋。謂中國與爾國和好。其地原以外興安嶺為

界五年間。爾國人船於開春。屯蓋房。留兵。聲言堵禦。喫夷。借由中國地方行走。中國大臣未肯入奏。容隱至今。復在海爾沁蓋房。尚欲通商。是強占中國地方。並非堵禦。喫夷。恐非爾國王之意也。通商一事。亦須行交理藩院。况從前。祇有恰克圖一處。道光三十年。人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從前一處通商。相安無事。今塔爾巴哈台。即有爾國商人。擅殺屯金民人。以致報仇。燒毀園子之。未必肯再加通商之處。至吉林黑龍江地方。寒苦。民情兇悍。爾等當即早將人船撤回。若久居此地。不敢不據實奏聞。似特定由理藩院行知爾國。查明何人搆謬。爾國王必當懲辦。至

能送禮物。中國法制森嚴。曷敢收受。爾等應將本意真情告我。免生猜疑等語。據俄使囑通事述稱。奉伊國王之命。由薩納特衙門。行文理藩院。二載於茲。未接回音。近因防堵。突夷在黑龍江松花江左岸蓋房守禦。不敢擅拆。惟江左屯戶求移江右。所遺田產。按公備償。該總管輸以村屯世代安居。在在不能遷移。而夷酋若以來人眾多。請飭沿江屯戶。准與夷人換貨。置買之物。官為經理。所有堂司禮物。仍求代為轉遞。該總管輸以通商一事。斷不可行。至堂司禮物。不敢代呈。該夷酋連稱行期。及促。今冬明夏。復來再見。言畢作別而去。又有夷人六名。駕賊船駛至黑龍江。

城傍岸據稱木哩斐岳幅飭將銀茶壺一把八音盒一個
送與大人該總管答以不收收受該夷及即或不收暫
存俟木哩斐岳幅來時再為交還並求借馬匹該總管恐
致激變隨即應付送往但此物推且存庫復據報稱適有
旋回夷官帶中船十八隻駛至黑河屯停泊即將前存禮
物託言囑託帶回遂稱伊國人船行止祇占江左惟精奇
哩房地與伊等切近祈將屯戶早移江右免失和好查該
夷著人曉送拒之至再堅不攜回今推將原物囑文而又
請移居屯戶其為占地久居似無疑義續來人船隨載食
糧內地尚無接濟情事惟有密禁軍民私與交易

給俄囉斯咨文。

為再行開導。以昭兩國和好。事。竊查兩國相交。各有定例。進行有年。咸豐四年夏間。忽有俄使許多船隻。由黑龍江下游。前赴東海。聲稱防堵。喚夷。知照卡倫。當經黑龍江官。員。念兩國和好。全數放行。乃船隻至闊谷等處停泊。在彼。建房居住。五年夏間。木哩斐岳幅復帶多船下駛。經過黑龍江。損壞船隻。經本處幫助修理。冬間。爾國官兵百餘名。由闊谷地方旋回。行抵黑龍江時。守凍絕糧。不能行走。本黑龍江城。念兩國和好。資助米麵馬匹等物。併將患病之人。留養復元。由陸路送回。和好之道。無微不至。去歲夏秋。

之間人船又復下駛。前往闊吞等處。在距黑龍江八十里之海蘭泡地方。船隻淺阻。留人五百名。令瑪爾爾管束。將淺船撞出。亦經允許。迨詢及海蘭泡地方建蓋房屋。即將物件潮濕。係為存晒而設。俟扶間旋回。即將房屋拆毀等語。及至九月。瑪爾爾會言。轉稱奉國。畢爾那托爾劉文。全將房屋暫毋庸拆。俟本年冰泮時。闊吞人等。全數旋回。再為拆毀等語。屢次稟請前來。本大臣等。因兩國和好。只得允許。今木哩斐岳幅。親身帶領人船。並未與本大臣晤面。徑行越過荷垣。次日又復旋回。在海蘭泡地方住宿。乘夜蓋房多間。及至遣員往詢。竟不停止。又復饋送禮物。並

言欲仿照哈克圖彼此通商等語。本大臣等熟商請示兩
省將軍。經兩省將軍派出大臣。欲見木哩斐岳幅。恐傷兩
國和好。復行開導。本大臣等以中國與爾國和好有年。並
無嫌隙。向以外興安嶺為交界。咸豐五年夏間。忽有爾國
若許人船由黑龍江松阿哩江下駛。並在開春地方蓋房
屯兵。惟以防堵。喚夷為名。假道中國。中國大臣念與爾國
百餘年和好。未敢陳奏。隱飾允行。此次爾等又在海蘭泡
等處。建蓋房屋。仍欲彼此通商。顯係強占中國地方。並非
防堵。喚夷。不料中國以忠誠待人。爾等轉不遵舊章。任意
妄為。若謂爾國君有諭。何以未由薩納特衙門行文。理藩

院似非爾國君之意。至彼此通商一事。應由爾國行文。理藩院奏請。豈憑爾等一言。奉大臣即能奉奏也。况向止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間。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實為

大皇帝厚恩。豈可屢行濫請。且從前一處通商。百餘年相安無事。今又增添兩處。即有塔爾巴哈台流民。因爾國商人。擅殺完全游民。結怨焚燬之事。至今尚未完結。中國本因和好如恩。不意反生口角。嗣後豈可再添通商之處。且吉林黑龍江等處。均係寒苦之區。並無出產。即有未熟菜蔬。僅數本處食用。何能售賣至本地居民。性近桀驁。素好爭鬪。恐

謀利不遂。管束不嚴。互生嫌怨。致傷兩國和好。爾等應將
人眾早為撤回。以全和好。若久居此地。則我等不敢不據
實奏聞。

大皇帝。即問各地方。建築房屋之事。亦不得不為入奏。彼時理藩
院。必行大爾國。查明何人。從中起釁。致啟兩國爭端。爾國
君諒必秉公重懲。至謂餽送禮物不收。有違爾國之例。一
節。中國定制。凡與外國商辦事件。有收受禮物之禁。其所
以不令收受者。蓋因外國政涉而來。理當優待。如私受禮
物。責有攸歸。是以爾等所餽禮物。何敢違例收受。自可不
必互相餽送。爾國畢爾那托爾故達定例。四年之間。由黑

龍江上下往來。且於海濱泡等處建立房屋。究欲何為。我
兩國和好多年。爾等自應以實情相告。彼此熟商。本大臣
等詳報上憲。斟酌辦理。以免兩國互相猜疑。安居樂業。方
可謂盡為臣之道。本大臣等。由通事傳說。恐難盡情。轉致
誤事。爾又官石沙木勒幅。既通曉清文。是以本大臣等。盡
情開導。爾國固舉爾那托爾。亦須用心籌畫。毋傷兩國和
好。聲明未意。繕寫清字公文。咨送本大臣等商辦。總以不
勞兵師。互無疑忌為要。為此咨行。

諭軍機大臣等。據夾山。景滿等奏。俄夫欲占江岸。並違旨曉諭。夫
首情形。各一摺。該夫船紛紛往還。人數多至千餘。且諭令江左

屯戶移居江右。其為圍占地方。已可概見。業經諭知理藩院。行知該國薩納特衙門。將各處人船撤回。並以後不得仍在內地行走矣。該夷首木哩。與岳幅。雖經啟行回國。據稱仍欲前來。是理藩院行文一節。該酋再來時。必已知悉。所有海蘭泡。閩吞屯各事。業經入奏之處。亦不妨竟為宣示。告以爾等如此恣意行駛。我等不殺不據實奏聞。連閩吞屯之事。亦已入奏。理藩院已行知爾國查辦。爾等自當安靜進行。不可仍前行駛。其要請通商。及請移屯戶等事。即設法拒絕。總會理藩院原文之意。相機開導。一面密為防範。嚴禁內地人等。與之交易。勿至措稱該夷止占江左。並未道經右岸。另措又稱。該夷欲占江右。究竟該夷建

房處所如霍爾托庫圖勒密布雅哩等處何處係屬左岸何處
係屬右岸是否均係黑龍江所屬抑有吉林地界小黑河屯對
岸是何地名該吏移住建房之大黑河屯距海蘭泡闊谷屯道
里若干精奇哩地方是否係黑龍江專轄所轄往奇哈貿易是
否內地抑係東海島嶼均著查明具奏理藩院原文著鈔給閱
看。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據黑龍江將軍等咨稱普國人船來至中國地
方在海蘭泡建蓋房屋聲言欲在該處通商經該處將軍
等派員與木哩斐岳幅接見再三曉諭乃欲將精奇哩屯

戶○移至江右○讓地與伊等居住○仍不肯將人船退回○並將
所蓋房間○移至大黑河建蓋○近日來船更多○中帶軍器資
堪託異等語○查康熙年間○中國與貴國議立界牌自格爾
畢齊河河源起○至東海以外興安嶺為界○山陽為中國屬
地○山陰為貴國屬地○界址分明○兩國皆不得私相侵占○乃
自咸豐四年夏間○貴國人船由黑龍江松花江上下行走○
並在間及他地方暫住○彼時因貴國有防堵喫哨之說○
不過暫借中國地方行走○是以該將軍未經奏聞○
大皇帝○令人帶領男婦多人○及小軍軍械○先在海蘭泡建蓋房間○
復欲移至大黑河○聲言欲在此通商○是並非防堵喫哨○竟

欲占路中國地方。查從前兩國通商。必須先行議定地方。始能建立貨圈。今並未言定在黑龍江海口通商。何得擅自前來建造房屋。占住地面。恐此等舉動。皆係貴國屬下人等。任意妄行。貴國王知之。必當加以懲辦。為此咨行貴衙門。轉達貴國王。各守從前地界。即將海爾泡等處人船撤回。以後兵船往他國者。仍在外海行駛。松花江內地。只可偶然借行。不可視為當行之路。閩吞屯亦不可留人住居。以全兩國和好之誼。查乾隆年間。中國屢次閉關停市。旋允貴國之請。復行開市。現在和好多年。斷不至照從前辦理。但今中國並無侵犯貴國地界之處。貴國亦當確守

成約。毋令屬下人等。前朱占路。致開蒙端。方為各盡其道。應由貴國薩納特衙門。覈辦。即行咨覆可也。

癸巳。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景州防兵。酌擬分撥。移紮天津。以資防範。接據文。謀。錢。忻。和。稟報。兩次接見俄夷情形。業由該司等。會同烏勒洪額。先後據實具奏。現在夷船起碇。他往。仍欲回帆。聽候中藏。臣測海疆緊要。自應加意嚴防。查天津兵馬齊集。團練亦極勇敢。先經督飭鎮道。豫備周妥。原可無須添兵。惟景州駐紮

盛京官兵五百名。本省官兵一百名。現在該處尚稱安靜。若

將

盛京官兵五百名。飭令候補副將達年管帶。移紮天津。達年
曾署天津鎮總兵。于海口情形。向稱熟悉。幫同現護天津
鎮總兵岳克清阿巡防。更為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據廷襄奏。擬撥景州防兵。移紮天津一摺。現在走
船起碇。他往聲稱。本月二十日。仍在天津候信。茲已令理藩院
咨覆該使。臣普提雅廷。並咨行該國薩納特衙門。諒該使重至
天津。不致別滋事端。所有景州防兵。移紮天津。不過藉資彈壓。
著譚廷襄。即飭候補副將達年。將盛京官兵五百名管帶。赴津。
幫同岳克清阿。嚴密防範。毋涉張皇。其本省官兵五百名。仍著
留駐景州。交遊擊文成管帶。以資巡緝。

又

諭○昨據直隸藩司錢忻和等奏○俄使臣善提進港○駛至天津海
○堅欲投文○不得已而接收○代遞理藩院○據該衙門譯出該使
臣咨文○內有接壤地方○尚有未定界址○欲會商定議一節○中國
與俄囉斯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以格爾畢齊河與安嶺為界
成約具在○原無可議○咸豐三年○該使欲會查界碑○五年秋間○吉
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委員○與該使木哩斐岳幅會查○因該使不
遵舊制○未能辨結○據奕格等奏稱○惟烏特河一處○從前為兩國
公中之地○不曾分界○此時善提雅廷○乘津投入○仍以分界為詞
已令理藩院行文咨覆○特派大臣○會同將烏特河一處勘辦○分

定界址。該使接到咨文。自必駛赴黑龍江邊界。着派奕山親往。與該使會晤。告以從前委員會議。因該國派員。議論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未定。今伊既係該國大臣。正可秉公查辦。以清界限。如該使別有要求。並著正言拒絕。至該使臣到天津時。業經錢忻和。告以天津非邊界之地。不應來此投文議事。是以接待之禮。未曾豫備。今該使使既至黑龍江邊界議事。應如何接待之處。必有成例可循。奕山務須不亢不卑。以符體制。理藩院給該使臣咨文。並着鈔給景瀟。奕山閱看。倘該使另有辯論。即據咨文之意答之。不致兩歧。

甲午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瀟。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泰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黑河口各員報稱。六月
初三日。有夷人駕船一隻。自下游駛入黑龍江。回行江左
岸爾古地方。有夷人隨帶牛馬鞍轡。蓋房一所。甚屬堅固。
詢據夷目述稱。在此建房。永遠貿易。六月初九日。有夷人
男婦二百餘名。分駕大小船隻。道士黑河口東行。又據黑
龍江副都統委員等報稱。六月十五日。有夷人分駕大船。
由江而下。駛阻之未肯停留。據尾探差員回稱。黑河口上
游觀音山。夷人蓋房一所。挖地室一所。依爾哈地方。夷人
隨帶中小船隻。牛馬等物。烏雲地方。夷人挖地室五所。開
爾皮坡地方。夷人建房六所。又據界員回稱。瑤爾河。夷人

蓋房五所。窩勒多河。夷人蓋房五所。霍勒馬勒地方。夷人蓋房五所。推克薩城。夷人蓋房六所。平巫河。夷人蓋房五所。嘎努次地方。夷人蓋房二十所。烏魯蘇北面。夷人暫以樹皮搭蓋窩棚十一所。烏魯蘇西面。它地窩一所。又據精奇哩卡官報稱。時有夷人結夥在屯遊行。十四日。有三十餘人。駕船駛入精奇哩河。向上分竄。又有夷官帶男婦二百餘名。駕船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對岸停泊。又有夷人分駕小艇十串。隨帶糧食。順游下往各等情。查該夷原請五處屯糧。今增至數倍。且于薛爾古地方。率稱永遠貿易。而精奇哩屯。又時有遊行。是該夷任意攪擾。查黑龍江左

岸原駐有三十餘屯。惟精奇哩屯。現在相距俄夫占地切
近。是以屢請遠徙。其為要故可知。祇可嚴密防察。待其動
靜。並嚴禁各屬交易。

硃批知道了。

給俄羅斯咨文。

大清國理藩院為咨行俄羅斯國薩納特衙門事。前因貴國人
船。有在海蘭泡等處地方蓋房居住之事。有違舊例。本院
於七月初九日。行文貴衙門。轉達貴國主。將人船撤回。以
敦和好。今有貴國使臣普提雅達。先在恰克圖來。又欲進
京。商議要件。查各國使臣來京。皆係朝貢事宜。如欲會商

事件。總在邊界地方。若到京城。難於接待。是以本院行文。恰克圖。告知善提雅廷。不必來京。乃善提雅廷。接到回文。仍往天津投文。並言中國不加接待。因思兩國議事。須兩面言明。在何處地方會晤。方能豫備接待之禮。今中國並未約定。在天津議事。地方官無從豫備。該處本不應接收外國文書。因念善提雅廷。遠來日久。該地方官。故將文書咨呈本院。公同折閱。如所稱回文。天約一節。查四月間。善提雅廷來文。本言五月內回文。覆到。尚可等候。今回文於五月初五日。遞到。因無要事。可商。告以毋庸進京。並未夫約。乃善提雅廷。接到後。仍至天津。中國並未允其進京。天

津又非向來行走之地。以至地方官無從知悉。並非簡慢使臣。所以不令來京者。因查成例。凡貴國朝貢使臣來京。將奏書齎至。

午門行三跪九叩禮。

大皇帝賞賜食物。禮遣回國。若尋常遣送學生喇嘛人等來京者。另有相待之禮。今晉提雅廷既無貴國奏書。自不便照朝貢禮節。且自稱頭等公人。不便照尋常相待。恐有簡慢反傷友誼。此亦中國好意。本非猜疑。從前順治年間。貴國使臣不請朝儀。致有却還貢物之事。迨從康熙年間起。未使如尼郭賴來奇佛禮魏牛高宜禮哱禮等。但係朝貢使臣。

中國從無疑忌。想貴衙門亦有案可查也。至於商議之事。普提雅廷。先前並未言明。以致中國無憑答覆。今聞未定。一為尚有未定界址。應行會商。查兩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以烏倫穆河相近之格爾畢齊河。及大興安嶺為界。當時立定界碑。永垂不朽。無可商議。惟查有烏特河一處。從前作為兩國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咸豐三年。貴國欲會看界碑。曾令吉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各委官員。會同貴國來使查看。日久未有查覆。今貴國既有大臣普提雅廷在。此。本院已奏請。

大皇帝。特派大員。會同普提雅廷。將烏特河地方查看。分定界址。

可也。至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向為中國地界。所有木哩、斐岳、福等帶領多人，自稱貴國差來，在彼蓋房占住。恐非貴國王之意。本院已行文知照。諒貴國必當查辦。以全交誼也。至言恰克圖貨物壅滯一節，貿易年衰年旺，本無一定。中國即有奸民滋事，亦遠在南荷，與貴國貿易無干。況現在通商地方，又添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於中國毫無利益。實係

大皇帝格外優待體卹之意。貴國亦當知感。至映咭喇在廣州，因商賈爭端，致有起釁。廣東大臣自能查辦。中國用兵，向來不肯借外國兵力。至外國自相爭戰，亦與中國無干。如果

誠心和好。但須循照舊章。即為各盡其道。普提雅廷所稱要事。除烏特河處地方。尚可會查分界。此外各事。均無可商議。天津原非使臣應到之地。茲奉

大皇帝諭旨。因念使臣初次遠來。既准本院逐款咨覆。又

令天津文武各官。俟該使臣起碇時。同往海濱相送。以盡賓主之禮。一面仍咨貴衙門查辦。以符定制。此後如再至天津。或別處海口。本院止能照例。仍由庫倫行文。不便再與使臣回文。中國以誠信待人。諒貴國亦必以誠信相報。此後各守成例。必能永敦和睦。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告知普提雅廷。仍咨復本院可也。

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謙來京。而陳接見俄使情形。該使所遞理藩院文內。惟會勘地界一節。咸豐三年。本有此議。曾由庫倫。吉林。黑龍江。三處各派委員會勘。因該使任意狡賴。未經定議。今既重申前說。尚可允其所請。已特派黑龍江將軍奕山。會同該使使臣。將烏特河一處地方酌量勘定。其餘所請各條。概行拒絕。今將理藩院回文。並給錢忻和。岳克清。阿劄付。一併由驛寄交該藩司等收明。俟普提雅廷到津時。即著錢忻和。將發去理藩院文書。派員往赴船交明。儻該使有詢問之處。可即將理藩院劄付。給與閱看。以見該地方官但投回文。劄內並無他語。並

可告以奉旨。因善提雅廷係該國大臣。今天津文武親往海濱送行。以盡賓主之禮。若問欵差何人。不妨告以黑龍江將軍奕山。在彼等候會勅。此外概屬不知。設或善提雅廷託故不回。差人來取回文。該藩司亦差人將理藩院回文付之可也。所有理藩院回文底稿。着鈔給烏勒洪額等密看。

已亥。伊犁將軍扎拉芬奏。伊犁營務處接據俄羅斯咨稱。本處聞得貴國金夫。仍出卡在我們所屬地方挖金。貴處已飭令撤回矣。旋又接准伊犁區蘇勒官咨稱。咱們連依議定章程。兩邊民人通商有年。因路途遠販賣。路費甚鉅。若由伊犁河載船而運。大有便宜。自修船隻。運至我們買

易園子。可省卡倫官兵往返護送。不但與貴處無礙。彼此
有益等因。查卡外金礦。並無民人偷挖。所請造船運貨。其
情叵測。流弊滋多。斷不可行。前因奇沁卡外。查有該夷。均
順河沿折回而去。上月由該處退回。即以改由水道運貨
為請。似此蹤跡詭秘。必包藏禍心。原議該夷運貨入卡。人
數貨數。均由卡倫查驗放行。若改由水道。其人數貨數。均
無從過問。且西洋船製說異。在彼則易於藏奸。在我則難
於詰暴。至伊犁近年兵餉不敷。正賴糧價匪昂。僅該夷收
買糧石。由水道載歸。必至儲積空虛。彼恃其販運通足
構成弊端。即該夷實因省費起見。而通商之始。所定章程。

豈可更緩○今若曲從○恐曉曉請無已○比其事之斷不可
行者也○且上年九月○該夷官回國○曾咨行西畢爾○並由理
藩院咨薩納特衙門○迄今該夷並未回文○現在夷團貨物
販到者寥寥○此次咨文○其處心積慮○必有所在矣○惟是該
夷通商事務○皆臣蘇勒官主持○前案未結○今咨所請各情○
該國王是否知情○無從懸揣○是否由理藩院○將臣蘇勒官
此次來咨○與原議不符○以及上年代為進存貨物○積久恐
有傷壞○急應領回各緣由○一併咨會薩納特衙門○查明覈
覆○照錄該夷來咨○並回復咨文○恭呈

御覽○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伊犁營務處事。自兩國議定條約。通商以來。迄今已逾五年。觀其情形。尚有未能推廣之處。查開市後。本國富商至伊犁。試行貿易。數年間。販運貨物。因路途遙遠。所費甚鉅。如欲免其折損。應將貨物價值增長。惟內地商民。由遠路運貨而來。所費亦屬不少。貿易時。本國貨物。又不能逐件增價。是以兩國貨物。多有窒礙。以致本國富商。連年停止貿易。裹足不前。且伊犁地方。與本國西錫畢爾接壤。此地通商。兩國商民。不無利益。本國商人在此試行貿易。不

能獲利。覈其情由。並非貿易無成。第欲增價減商。免其運
貨路費。庶期易於銷售。須由伊犁河路運販。方有利益。其
運貨船隻。自行修造。業經請示本國。上憲在案。如果本國
商人以船運貨。與內地商民陸路販運。兩無窒礙。並可免
勞

貴國卡倫官兵。來往護送。但本國商船來伊。必須由

貴國邊界。仍照例由卡倫官兵。驗明本國印記。照數呈報。如

此辦理。與議定條約。亦無不合。惟自圖爾根屯。以東河面

係

貴國地方。本國商船。前往內地貨園。既欲由彼行走。應與貴

地方大臣官員。先行商議。是以本國大臣。一面諭令商人
修造船隻。由河路行走。一面行知本官。即將此事與貴處
會議等因。相應遵照所諭。行文貴處。祈將此事詳細酌量
不惟與

貴國邊界無礙。且與兩國通商。大有利益。如能照此辦理。則
兩國二百餘年和好之道。益固矣。相應行知貴處。作速咨
覆。為此咨行。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昨據臣蘇勒官咨稱。遵照兩國掌權大臣。在伊
犁議定章程。兩下民人。自伊犁開市以來。已閱五載。惟本

處貨物產區較遠。駝載路費過多。運至伊犁。必需貴賣。方
無虧折。若將貨物船載。由河路運伊。即可大有裨益。等因。
咨行前來。不過為謀利起見。自係與貴國商人有益。惟查
本國各處卡倫。原為護送往來人民而設。波羅呼濟爾卡
倫。又係兩邊商人往來必經之路。是以遵照定例。准其行
走。由來久矣。從前兩國大臣議定章程十七條。亦指明波
羅呼濟爾卡倫為往來之路。雖別處卡倫。有路可通。亦不
准擅自行走。茲貴國欲造船載貨。由河路運販。自係與貴
國商人有益。但本處必須遵照定例。於沿河設卡。添派官
兵。往來護送。此項官兵。不惟徒涉勞苦。又須增加鹽菜銀

兩不免浮費。據咨文內稱。若由河路往來。可省本處官兵
護送之費。不過為省事起見。但本國向有定例。斷不能因
人更張。即如貴國邊有礙於定制之事。尚不能曲從。致傷
國體。况又增費乎。且從前議定通商。惟恐將來更改。是以
兩國大臣議定章程十七條。奏明永遠進行。自應恪遵。毋
論有無利益。均不得率議更張。况此事與本國有損無益。
今貴國率更舊章。是將奏准定制。視為具文。詳查咨來事
件。實屬有妨本國定制。此事斷不可行。亦不敢故違奏准
章程。理合咨行貴國。蘇勒官查照。轉致貴國。畢爾殺。詳可
也。為此咨行。

為谷行事。據伊犁將軍咨稱。貴國臣蘇勒官。向伊犁將軍
咨商。欲將通商貨物。由伊犁河內載船行運等語。查伊犁
地方。與貴國通商。已越五年。從前兩國議定章程。貨物均
由陸路入卡。每起人數貨數。均由卡倫查驗放行。並派弁
兵護送。立法原為盡善。今臣蘇勒官。忽欲由水路行走。查
從前定議。並無此條。兩國通商。全在誠信。方能經久。若任
意更張。將來必致有傷和好。此等舉動。想亦貴國屬下之
人。恣意臣蘇勒官所為。貴衙門未必知悉。相應據實咨明。
轉達貴國王。飭知該臣蘇勒官。恪遵成約。不可輕議改路。
倘任意欺行。或被伊犁官兵阻止。反于和議有傷。再上年

塔爾巴哈台代為追存貨物已由伊犁咨行西畢爾派人前來領取本院已經知照貴衙門在案迄今無人領取想所存貨物日久損壞相應一併咨行貴衙門速飭該管貿易之官即行派人前往收回相應知照貴國薩納特衙門裁辦可也

壬寅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執政使錢所和奏七月十九日接奉寄

諭並理藩院咨復夷酋回文等件又謙

陸辭出都亦於是日亥刻馳抵大沽海口隨密行知會天津鎮導一體遵照並派委員弁巡哨現無夷艇蹤跡該夷前起碇

時曾有遲則二十三日折回聽信之言。一俟折回。即將理藩院覆文送交。伏思該夷此次來津。意在聽候回信。然天津防範本可稍疏。本地紳民齊心團結。即使該夷得知。亦可見人心團結。隱消其北上之念。

殊批知道了。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該省夷務日久未見奏報。甚深懸繫。前據華名琛奏。新來夷酋往噉咄地方。尋又諭商議。尚未到粵。現在又逾兩月。究竟是否前來。此事必須速為了結。固不可稍涉遲延。革率從事。而日久相持。迄無成議。設或別生枝節。辦理又形棘手。

廣東民情物力固不難與之久抗。僕又如從前故事任意駛赴上海天津。則廣東雖能自顧。而大勢總未了結。近日俄羅斯有船駛至天津。呈遞文書。以英夷之事為詞。是英夷之釁未平。即他國亦從而生心。且海關傳市將及一年。各省軍餉種種支絀。該督豈不知籌及。著葉名琛即將現辦情形迅速具奏。總以及早定議。免致別生變故。為上策也。

戊申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又隸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本月二十六日。據護天津鎮總兵報稱。探得該夷使仍乘駕大輪船。駛至攔江沙外。寄碇。該弁詢問。據稱因連日風潮甚大。以致逾期。該弁當將已有回文告

知○即有委員送來○隨派員將回文送往○該委員等○於二十
七日乘潮出口○詎行未數里○風雨驟至○擱江沙外○風狂潮
猛○該委員等○頭目眩暈○水手等亦因風大○漫無把握○屢次
駛傍走船○俱為風潮所隔○不得已轉帆折回進口○伏思走
首此次復來○並未別有走船隨至○似不至另存他意○俟風
雨稍止○即將公文送往○

殊此知道了○

壽屏夫格始不卷之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七之十八

1722.1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咸豐七年丁巳八月庚戌長蘆鹽政烏爾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二十八日復派知州等官將理藩院回文送往冒險前進二十九日始登其船告以已有回文當面付給該夷拆閱據云所商之事不能在津定局該商普提雅廷與通事明常等暗為商酌且俟折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該委員等諭以現奉

大皇帝恩旨因爾國初次遠來又係爾國大臣特派天津文武送行以盡賓主之禮據該商云我等實不敢當且程途較遠趁此天已晴霽擬即起碇回帆該委員隨即下船行未數

里望見夷艇業已起煙開行。仍謄囑天津鎮道暫住數日。並諭海口員弁照舊防守。

硃批知道了。

烏爾洪額等又奏該夷遵諭回帆。情詞恭順。茲派員送給回文。酌備羊隻水菜食物等件。因該夷遵允回帆。不復辯論。隨將食物送給。該夷頗為欣感。當即收受。惟據取出該國土儀數種。堅欲該委員等帶回。並致送委員等泥絨數塊。該員等卻之再三。默思大局已定。該夷已甚悅服。不值因小節而失和睦。暫將禮物帶回。開具清單。擬由文謙攜帶回京。交軍機處呈。

覽後。應否發給俄羅斯館學生收。受。伏候。

欽定。

硃批覽。

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咨稱。欲會商未定界址。當諭令奕山親往與該夷會晤。秉公查辦。昨據錢忻和等奏。該夷於七月二十六日。折回天津海口。該藩司等派員將理藩院回文。當面付給。並告伊已專派大員在黑龍江等候會辦。該夷使既得回文。又經地方官以禮貌相待。歡欣而去。惟稱查勘地界一事。尚須折回本國。請示該國主等語。自係實情。此次普提

雅廷路過黑龍江。諒必至海蘭泡等處。奕山如與接見。當告以中國既有咨文。至薩納特衙門。將來未定界址。自必由該使臣與奕山秉公查勘。所有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均有該國屬下人蓋房占住。現在界址未定。自應先行撤回。以守舊章。而敦和好。即或一時未能全撤。亦須飭令安靜居住。勿與中國人。互生嫌隙。該使臣係該國大臣。諒能約束屬下。靜候查勘。儻或該使臣不到黑龍江。與奕山晤面。奕山亦可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告以該國有大臣普提雅廷。即日前來。與該將軍查勘界址。兩國永敦和好。爾等若不候定界。擅自蓋房占住。實屬非禮。中國必咨行該國懲辦。速即撤回人船。靜候該大臣來到黑

龍江會同查勘。方為妥協。如此剴切曉諭。該夷或可稍為改迹。不至如前肆無忌憚。該將軍等仍當暗加防範。毋令沿海奸民。私通貿易。絕其接濟糧食。或可廢然而返。即將來議定界址之處。亦不至妄請通商。著景瀉奏。後該夷見黑龍江無可貿易之處。亦不至妄請通商。著景瀉奏。妥為辦理。先事豫謀。以消後患。

又

諭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俄夷使臣普提雅廷來。坐火輪船。來至天津海口。呈遞夷字。經直隸布政使錢忻和等。轉遞。據稱恰克圖貨物壅滯。及兩國未定界址。求為勘定等語。除將分界事宜。寄交黑龍江將軍奕劻。俟普提雅廷到時。會同

商辦外。並將此節已飭理藩院撰擬回文。由錢忻和轉交普提雅廷。並令錢忻和送給該使臣食物。俟起程時親赴海口餞送。普提雅廷接奉回文及送給物件。甚為恭順感激。由海口起碇旋回。如經過恰克圖再提此事。即告以聽候黑龍江將軍辦理。斷不可另生事端。

戊午。浙江巡撫晏端書奏。查瑛唎夷人自通商以後。歷久相安。近年來間有學習中華言語之夷人。每於新茶新絲出市之時。探聽市價。改裝易服。潛至內地。均經地方官沿途查出。押令折回。並未傳書習教。本年春間。有上海夷商雇用通事。赴內地產絲處所。收買蠶繭。販運赴港。該夷

商並未借來。臣與江蘇撫臣趙德轍先後訪聞。當查蠶絲為稅課大宗。而浙省產蠶之區。惟湖州為最廣。飭據署湖州府知府梁正標。查明蠶繭例無稅則。且為通商章程所不載。夷商收買蠶繭。仍可繅絲。其意在漏完絲稅。而內地商民亦以蠶繭名目。未見於浙省釐捐章程。遂各趨利若鶩。烏程縣屬橫塘橋南潯地方。有姚正泰桂亦私開繭行。希圖販運上海銷售。為偷免釐捐之計。當經臣飭令將該行查封禁止。並移行經由各關卡。查出蠶繭。嚴明蠶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即照蠶絲之例。飭令補輸關稅。補納釐捐。並咨請兩江督臣何桂清飭行江海關道。諄諭夷館。

領事。毋許洋商向內地商民發本收買。竊查橫塘橋私設繭行。原奏謂吳香谷向結包攬。何以該府所稟者為姚正泰。飭據梁正標查復。謂吳香谷居住橫塘橋。姚正泰私開繭行。係向吳香谷租賃房屋。曾經訊明吳香谷並未知情。亦非合夥。取其供結稟復。臣復查湖州一府民間以蠶桑為世業。而有蠶之家。未必盡能織絲。是以轉鬻於絲行。而絲行之兼收蠶繭者。向於藩司衙門請領牙帖。現查舊設官行均無販賣蠶繭之事。此後如有新開絲行請帖者。應令地方官取送不敢向串洋商販繭切結。方准給帖。以杜流弊。儻敢私自販運出境。一經查獲。即照絲斤出洋例

治罪。庶奸商奸民知所斂跡矣。

硃批知道了。

丁卯。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上海地方。向不販運蠶繭。是以通商章程。只載湖絲等稅則。亦無蠶繭名目。本年夏間。臣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訪聞夷商有雇用通事。挾紫赴內地收買蠶繭。運滬赴關報驗之事。即經密札飭查。旋據護關道藍蔚雯稟覆。該商等所販之蠶繭。訊係用火蒸烘。可以久儲。因稅則無名。請照估價納稅。希圖輕減。此端一開。恐該夷商惟利是圖。將來販繭漸多。販絲漸少。於稅務大有關係。惟有於出產

蠶繭之處。禁其販賣出境。業經移行浙江嘉湖二府及蘇
屬之太湖。吳江。震澤。常屬之無錫。金匱。鎮屬之溧陽等廳
縣。一律出示。嚴禁販賣。蒸烘出境。現在議立章程。應以蠶
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仍照湖絲課稅。以杜趨避等情。欽
奉前因。復經恭錄札行。欽遵去後。茲據將議定稅則。詳復
前來。臣等覆加查覈。此項稅則。現據議定。凡烘蒸之蠶繭。
不論粗細。從六月初十日起。每百斤徵銀三兩。數與湖絲
論斤抽稅數目。尚無軒輊。其未經議定之先。報驗出口之
蠶繭。多係洋商私購而來。當時權照估價抽稅。稍不足數。
已屬無從補徵。而湖絲一項。例應補納三關稅銀。蠶繭係

絡以成絲之物。此後亦應一體補納。內惟太平一關例載
蠶繭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遂就三關絲稅逐一
比較覈計。所有應行補納蠶繭稅銀。除太平關應照原例
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外。其贛州關每百斤應徵
銀四錢六分四釐七毫。北新關每百斤應徵銀四錢三分
三釐五毫。示諭關卡暨內地各商遵照辦理。該夷商業已
無利可趨。自查辦後。並無商販運繭來港。似可不禁自絕。
至五口議令通商章程內載。夷人不准遠入內地遊行。近
年每據各縣稟報有夷人越界遠遊之事。均經解送赴港。
由該關道照會各領事領回管束。並令詳飭各夷商堅守

成約不得陽奉陰違。欽奉前因。臣等復飭該關道申明例禁。隨時留心防範。一面移行各府州。轉行各州廳縣。出示曉諭。如有不法奸民。勾串夷人。擅入內地。無論有無滋事。即由該地方官查拏。從嚴究懲。並將夷人押交領事。嚴行約束。照章懲辦。以符條約。而杜弊端。

硃批知道了。

熱河都統英隆奏。風聞得松嶺子邊門外朝陽縣界內松樹背子地方。有西洋人。建蓋天主堂。聚集多人。念經作法。等情。現密飭熱河道。轉飭赤峯縣知縣景蘭密查。俟得實在情形。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奏朝陽縣與奉天錦州府接壤之處。有夷人
潤迹。並據慶祺咨稱。朝陽縣界內松樹背子地方。有西洋人建
蓋天主堂。聚人念經等語。朝陽縣界並非各夷通商之地。豈容
建立天主堂。聚集多人。致滋流弊。所稱西洋人。究係何國夷人。
抑或內地奸民。假託外夷。希圖煽惑鄉愚。英隆現已委員前往
密查。並著慶祺派員會同查明。即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

己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敷德奏。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報
稱。俄夷前在松花江右岸圖勒密地方。起造窩棚。茲復在
該處添房一所。內存雜貨。門前挖濠一道。夷人駕船由上

游至烏蘇哩口。右岸蓋房一所。内存銅鐵等物。餘船相繼
來行。又夷人駕船自下游向上回行。並有夷官等帶同男
婦子女一百餘名。駕船載糧。道出黑河口。駛抵霍爾托庫
少停即行。又有夷人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復有
夷官帶同男婦子女四百餘名。駕船載畜。駛至左岸霍爾
托庫。留人。餘皆東行。由霍爾托庫分撥夷人。駕船駛入黑
河口。向上回行。並有夷官帶人二百餘名。駕火輪船。自下
游駛至奇林江心。停泊。次日分撥夷人。駕船駛入松花江。
闖入黑河卡倫。逆游西。一經守卡官。追拒。一面飛報。經景
瀟行令三姓副都統。揀派弁兵丁勇。駕船迎阻。嗣據佐領

春福等督率赫哲趕至六十餘里。夷人揚帆前進。即令赫哲以桦皮小船排於江面。致被夷人苦打。委員由江岔迎頭抄出。即縱上夷船。將其布篷扯落。理阻回帆。仍至奇林停泊。詎夷官約會辯論。該員等遂將路票持給閱看。諭以爾國恐爾等任意妄為。今爾等違制分竄。豈非自取罪戾。瑪爾爾俯首無詞。始稱誤入松花江上游。明日定由黑河口折回。該員等派兵指引。送至黑河口。向上回行。聲言告知木哩斐岳幅。仍欲旋回。占居此地。其忿恨之狀。難免不無復來。嗣又夷人男婦駕船載糧。駛至霍爾托庫偏西地方。以柳枝壘作房牆。又准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官駕

船自下游行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傳即行。又據報稱該夷復於左岸精奇哩附近開地八段。約計五十餘畝。據夷官聲稱伊國來人既多。因無菜蔬食用。故自行墾種等情。該夷既在精奇哩開地種菜。松花江石圍勒密添蓋房間。且有船隻闖入卡倫。逆游西上。擅打赫哲。雖被委官竭力阻回。而該夷恃強肆逞。實甚堪虞。茲經理藩院行知該國曉諭。儻能從而斂迹。或可暫獲相安。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復於江右蓋房。及越卡駛行一摺。前曾諭令奕山會同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勘定地界。並先行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該國現有大臣前來。應即撤回人船。靜候

查勘現在該夷復有在黑龍江左精奇哩開墾種菜。松花江右
圖勒密添蓋房屋。並有船隻越卡西上之事。其為圖占地方。欲
謀久住。已屬顯然。著奕山等仍遵前諭。告以中國與該國和好
有年。不應擅自蓋房占地。現既派有大臣與爾國使臣分勘界
址。不得任意違例。致啟爭端。一面妥為駕馭。毋令開釁。一面密
禁沿海奸民私通貿易。斷其接濟。使彼糧食匱絕。當必廢然思
返。該將軍等勿因海濱地廣。難於稽查。致令奸民勾結。自貽後
患。

壬申廣東巡撫柏貴奏。回粵後查詢此次夷務。實為堅欲
進城蓄謀已久。其所謂水師擊獲划艇匪犯一節。不過藉

端啟蒙自上年九月至十二月始而滋擾礮臺旋即圍攻
省城皆欲從此震動庶可任其要挾督臣葉名琛早已知
其詭計復疊次欽奉

訓諭愈見堅定不搖並屢飭兵勇轟壞夷船多隻復傷斃夷匪一
千餘名該夷遂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各船退出省
河至本年五月初旬該夷復在東路西路河面連日滋擾
均經擊退嗣後亦無再行開礮攻擾情事現在防堵一切
仍皆嚴密雖大蘆園一帶河面尚有夷船數隻灣泊日久
亦並無動靜察訪近日喫夷情形窮蹙已極諒不日即可
就範

硃批知道了。

九月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王茂蔭奏請飭外省廣鑄制錢。暫濟民急等語。據稱江浙銀價向來每兩換至制錢二千有零。自暎夷在上海收買制錢。錢即湧貴。以銀易錢之數漸減至半。現在每兩僅易制錢一千一百餘文。兵民交困。而夷人竟據為利藪。因請飭於江浙兩省加爐加卯。廣鑄制錢。以濟目前之急。該侍郎所奏自係為銀賤錢貴。變通調劑起見。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酌量覈辦。至夷人收買銅錢。應如何杜漸防微。設法阻止之處。並著何桂清。趙德輿。晏端書。悉心籌議具奏。王茂蔭原奏著鈔給閱。

看。

伊犁將軍扎拉芬奏。伊犁營務處。接准匡蘇勒官咨稱。前因判斷燒搶貿易圍子。我們斷事。貴處不取。今帶領官兵商人。同回本國等因。當飭協領前赴夷圍。察看夷圍人等。行色倉皇。並據貿易安集延等。訴稱俄夷近與控噶爾。英咭喇等國。連年戰守。所失地方甚多等語。查上年俄夷守信官回國之後。該匡蘇勒官有阻住哈薩克不准貿易之謠。有俄夷兵隊數萬行抵卡外之謠。繼而形諸文牘。有流民偷挖金沙之語。有西畢爾派兵驅逐之語。伊犁奇沁卡外。有俄夷在彼盤踞。名則以布魯特為詞。繼而沿河下

游相率折回。即請開水運。名則以省運費為詞。跡其前後情節。詭誕多端。因其行期勿促。當飭營務處將所交夷團內房間器具等件。照單點驗。管理夷務各員。即就夷團筵宴一次。並給送食物數種。該匡蘇勒官帶領夷團人等啟程。照例護送出卡。伏思伊犁官兵操演精勁。該夷通商有年。諒伊聞而震懾。未必敢肆鴟張。然防範斷不容緩。按兵法總以堅壁清野為上策。上年已械囑明。諠於游牧水草處所。芟夷之。第以逆跡未彰。姑從緩辦。復慮奇沁卡外水道。曾有夷人探視。僅由該處潛造戰船。尤宜加意嚴防。不但籌禁茶黃。足以立扼其要害。伊犁茶稅。自奉文後。即行

設局開征。第恐夷圍一撤。日久因循。即阿克蘇現有軍需。暫緩而不可終輟也。已諄囑各大臣。同心協力。聿觀厥成。竊計該國薩納特。將來必有咨復理藩院之文。如其求償。可否由理藩院咨令該國。速赴塔城。領取貨物。屆時由該大臣酌辦。總之夷圍悉撤。不留一人。情跡本難懸揣。惟有倍矢小心。以期毋誤機宜。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扎拉芬泰奏。俄羅斯夷。今欲在伊犁內河行走。並不肯領回追存貨物。當經諭知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令其恪遵成約。仍由陸路行走。並令其派人前往塔爾巴哈台。收回貨物矣。茲據扎拉芬泰奏。稱該夷官帶領夷圍人等。

啟程回國。並不提及賠償之事。已由該將軍派員款待。護送出卡。並豫籌防範貼補之策。以備緩急等語。所辦尚為妥協。該夷決然捨去。未必無因。該將軍既經以禮相待。自可杜其藉口之端。所稱堅壁清野。及籌禁茶黃等事。但當隨時留意。諒該夷未必遽啟兵端。中國亦不可先露痕迹。至籌徵茶稅。以備將來貼補。自未可中止。著該將軍傳知應辦茶務各城大臣。認真籌辦。毋得有名無實。至俄夷人船。近年以來。時在黑龍江上下行駛。並於兩岸蓋房。本年六月間。復有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聲言欲勘定分界。已由天津委員妥為開導。禮遣起程。並將詳細情形。行知該國。或者該夷意在黑龍江通商。遂捨伊犁而去。抑

或該國接到咨文。別有商議。俱未可定。該將軍但當隨時偵探。加意密防。無稍大意。此次所奏。與該夷往復文內各情。亦經諭知理藩院。轉行該國矣。

給俄囉斯咨文。

大清國理藩院為咨行俄囉斯國薩納特衙門事。現據伊犁將軍咨稱。貴國匡蘇勒官於七月二十二日起程回國。所有
一切貨物。俱已帶回。復據該將軍咨商。所有房屋及零星
器具。距河甚近。恐日久或有衝沒。旋據貴國匡蘇勒官覆
稱。儻日久坍塌損壞。與中國無涉。現在已由伊犁將軍派
員照單查收。代為看管。並派員照料匡蘇勒官等出卡。相

應知照貴國薩納特衙門存照可也。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俄羅斯文稱本年換班喇嘛學生。於閏五月二十一日。由恰克圖起程進京等語。當即報部照例派員至恰克圖等候。待至七月間。俄羅斯並未將新班學生送到。曾經劄知恰克圖部院章京。向該夷詢問該學生等。於何時起程。茲由該章京稟報俄羅斯瑪雨爾來署。呈出俄文一件。口誦此文。係伊國總理東錫畢爾等處固畢爾那托爾所文。因遲誤使臣進京。是以將本年新班喇嘛學生。停止起程之處。派瑪雨爾明白告知等語。稟復前來。惟此事係該夷瑪雨爾口訴。

之辭亦未言及明年是否起程。該國固畢爾那托爾並無公文前來。是以復行知照該國固畢爾那托爾。本年喇嘛學生是否來京。如不前來。究於何時再來。及何故不行來京之處。迅速咨覆。以便報部等因在案。今據該夷文稱。所有換班學生等。是否進京之處。無由得知。只知停止喇嘛學生進京。係因東邊大臣有違和好。阻止使臣進京之故等語。此次俄夷因阻止夷使進京。輒不令新班學生來京。如置之不問。恐該夷益肆鴟張。擬將所以阻止使臣進京之故。及此次不令新班學生來京。與前次行文不符。並令照料喇嘛學生之筆帖式等回京之處。一併行知該夷。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俄囉斯署固畢爾那托爾文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並有使中寄給喇嘛巴拉第文一件。祈為轉致等因前來。當即繕給收到回文。並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寄給喇嘛文一件。一併由驛轉遞。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國君差親信大臣公善提雅廷。接奉貴院咨。據呈送。敝國拆閱之下。貴院並未深悉本國交友之誼。貴院若查覈兩國舊例。即將商議緊要事件。特差使臣進

京之條咨覆敵國茲將本國君差委親信大臣之意有輕不使進京貴院未必詳查恰克圖兩國定例第九條之意率行陳奏則貴院有失友誼將有益要事久未商議想貴都必無作速完結之心查此節敵國使臣普提雅廷盡心辦理以兩國界址之事為貴必須明白奏聞

皇帝敵國轄邊大臣安戢疆圉使不致如塔爾巴哈台滋擾之事再起釁端現在駐劄伊犁之匡蘇勒官恐貿易之人受累即回本國其誰將塔爾巴哈台之事遲延不結致本國貿易之人多有擾累貴院自必深知並不視為要事實非敵國大臣之過若將此情奏聞

皇帝必能秉公持平裁辦。敝國前將所辦事件。吩咐使臣普提雅廷聲明貴院。令伊前往北海或在

貴國附近地方致信。伊當作速會商。以盡兩國和好原期。故使臣妥速進京。仰祈貴院再為一查。將此節覆奏。

皇帝仍令敝使臣普提雅廷。按照恰克圖舊例內第九條友誼之道。速為款接。照看入都。為此咨行。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換班學生。停止來京迎接學生之筆帖式等官。是否回京一摺。並鈔呈該國咨覆庫倫及薩納特衙門咨理藩院文各一件。覽奏均悉。該國學生。現

屆換班之年。中國照例派員迎接。今俄羅斯因不准普提雅廷進京之故。停止學生來京。並非中國拒絕。只可聽之。著德勒克多爾濟等體察夷情。如果該學生並無來京消息。自應將派出之筆帖式等官撤回。不妨稍為從緩。亦不必與之辯論。至普提雅廷於七月到津。經直隸藩司錢忻和等接收咨文。據情轉奏。即經諭令該司等。以禮相待。並特派大臣。赴黑龍江會同該使臣。查看烏特河分界事宜。臨行復遣員相送。普提雅廷收受回文。欣喜而去。並稱。回國告伊國主辦理。是該使臣到津。並無嫌隙。此時分界事宜。自應靜候會辦。諒該使臣回國。必有分曉。此時薩納特文內。援照恰克圖例內第九條。請仍令普提雅廷入

都等語。理藩院事例第九條。皆指使臣到邊界而言。並無進京明文。又是專言貿易。並須將來辦何事。先行報明。此次普提雅廷。並未說明何事。又非到貿易處所。與向例迥不相同。恰克圖。是否另有通商事例。抑即是理藩院條例。著德勒克多爾濟等。查明。還便附奏。其薩納特衙門來文。已由理藩院咨覆矣。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據稱貴國差委親信大臣。不使進京。本院必詳查恰克圖兩國定例第九條之意。祈將此節覆奏。仍令使臣普提雅廷。入都等因。查本年七月間。使臣普提雅廷。到天津投遞文書。由直隸藩司錢忻和代為齎呈。本院已照

來文咨覆。並詳細咨行薩納特衙門在案。本院復奉

大皇帝諭旨。令天津文武各官送行。以盡賓主之禮。嗣據錢忻和呈稱。普提雅廷接奉回文。並閱看本院劄付。甚為欣悅。並稱。俟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隨即起碇而去。現在

大皇帝已派大臣。在黑龍江等候普提雅廷會勘烏特河地界。貴使臣是否已到該處。本院未據黑龍江咨報。自應靜候。普提雅廷會同黑龍江大臣查勘地界。此事中國與貴國毫無嫌隙。並未有失友誼。相應咨覆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庚子。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等報稱。初十日晚。有

夷人駕船載糧自大黑河屯左岸起行。駛至黑龍江城附近。分人下往。餘則向上回行。十七日。有夷人駕船載糧下駛。另有夷人駕船隨帶糧械。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回行。二十二日。有夷人駕火輪船自黑河屯左岸開行。忙由江面下駛。又有夷人男婦駕船載畜。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分人順游下往。餘留存居。二十七日。夷人駕船載糧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回行。八月初一日。夷官呢克魯駕船駛至黑龍江城下船。呈出吉拉明阿前給曉諭原文一件。木哩斐岳幅現具回文一紙。投交後由陸路折回。該副都統等將回文封送前來。又報稱烏魯蘇木

丹卡屬西爾根奇海蘭通此二處左岸各添窩棚一所初
二日夷人百餘名駕船載糧向上回行另有騎馬人由陸
路回國初六日有夷官駕船載畜自上游駛至大黑河屯
左岸停泊據呢克齊述稱所來人船牛馬等俱留於此又
添蓋房二十三所並據黑河口各官報稱七月二十一日
有夷人駕木筏載牛糧道出黑河口東行是晚有夷人駕
木筏載牛馬至薛爾古江下嘎庫左岸停泊二十三日有
夷人駕船載糧下駛午錯時有夷人駕船載糧自下游駛
入黑河口向上回行二十四日有夷人駕船自下游駛抵
霍爾托庫抽換夷人折回下往二十六日嘎庫左岸停泊

夫人木禱亦俱東行。二十七日。有前過夷官瑪爾善帶
男婦子女。駕火輪船。旋出黑河口。至薛爾古以下左岸停
泊。復登高瞭望各等情。查吉拉明阿前晚諭木哩斐岳幅
時。恐通事傳語參差。故備文知照。令其登覆。詎該夷語為
行期匆促。容俟途次致達。茲接閱回文。仍恃狡辯。將原咨
還繳。意存詭詐。將寄投清文兼夷字回覆附封一件。封呈
軍機處備覈。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黑龍江上自格爾畢齊河起。至霍爾托庫止。
黑龍江城附近左岸。向有旗戶分駐三十餘屯。田園無幾。

歲獲食糧。尚自不敷糊口。按月接報。並無接濟。該夷情弊。至精奇哩等處。為布特哈鄂倫春打牲遊牧之地。向無構舍墾田。松花江兩岸。住居赫哲奇勒爾費雅哈等。素以打牲捕魚為業。無糧可濟。惟三姓距黑龍江口八百餘里。連歲歉收。旗民不能自顧。夷船下駛。隨載食糧。可知內地帑克接濟。第該夷不受羈縻。其圖占地方。已屬顯然。

殊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據報夷酋普提雅廷。探無折回音信。西勒騰薩虧已回本國。僅留夷目央喪枯幅。在海蘭泡居住。今通事曉諭夷目。現在界址未定。所有海蘭泡闊吞屯。搭蓋房

聞○先行撤回○靜候爾國使臣○折回查勘○據該夷目答稱○折
回信息○伊無從得知○所蓋房間○俱係伊國大臣主張○各處
居住夷人○自必嚴加管束等語○復令通事○諭以可即致信
與木哩斐岳幅○令其來此會商○該夷目答稱○我等不敢行
文令其前來○伏思查勘地界事宜○必須會晤夷首○方能定
議○節近立冬○普提雅廷折回日期○猝難趕到○未便在此久
候○隨攜篆起程回省○仍飭該副都統○嚴禁旗民人等○不准
私通貿易○至會商未定界址之處○應飭理藩院○行知該國
明年何時可到海蘭泡○訂明准期○復查海蘭泡等處○現存
夷人男婦一千餘名○蓋房一百餘間○看其先景○勢難立即

撤回而松花江事同一律。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旨曉諭俄夷情形一摺。普提雅廷由天津折回。尚無消息。其會勘烏特河地界一節。據稱尚待回國請示伊主。奕山自未便在彼久候。惟界址未經議定。而海蘭泡闊吞屯等處。早有搭蓋房屋。烏魯蘇木丹卡屬西爾根奇海蘭通兩處左岸。近復添設窩棚。並有大輪船駛至黑河口。至薛爾古左岸停泊之事。夷目夾長枯幅。既故意推諉。木哩斐岳幅。又擅敢駁回文書。肆行無忌。情甚可惡。惟有嚴加防範。斷其接濟。禁止沿海打牲人等。貪利容留。私與交易。使其日久無利。或可消占踞之謀。而亦不至驟聞邊警。著該將軍等。妥籌辦理。本日

已諭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查詢普提雅廷。於來春何時到黑龍江。以便奕山屆期馳往。會勘地界。惟夷情詭詐。反覆多端。且看其回文。有無別生枝節。屆時再行相機酌辦。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據薩納特衙門咨稱。仍令普提雅廷入都。業經本院咨覆在案。茲據黑龍江大臣咨稱。貴使臣普提雅廷並未路過該處。諒必先行回國。計算本年冬間。未必能到黑龍江。俟明春冰泮後。普提雅廷何日可到。望貴衙門先期知照本院。以便行知黑龍江大臣。屆時前往會晤。公同查勘烏特河界址。至海蘭泡等處。均係中國地界。近來

貴國人船往來不絕。並自蓋房屋居住。屢經中國官員好言曉諭。木哩斐岳幅等置之不理。實屬有違成約。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不應令屬下人任意占踞中國地方。貴國仍當速飭木哩斐岳幅等將該處人船撤回。免生事端。方為妥善。為此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查覈咨覆可也。

癸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今閱夷字據。駐京之達喇嘛巴拉第咨稱。所有去冬遞送咨文物件。迄今並未收到。務將往返遲延緣由聲覆等語。查從前遇有俄夷寄京物件。分別重輕。間或遲至三兩月。遞送到京。但近年來寄京物件較多。或交年滿領催。或特派領催運送。去

冬寄京物件。當領催已有進京差使。尚有領催二員。時有檢驗屍傷之差。現有送到寄京物件。於五月間業經遞送。查俄羅斯往返寄運物件。近來較多。嗣後可否遇有輕小者。照例由驛遞送。重大者隨差附送。每年均令在四月十月。送交庫倫。以備遇便遞送。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十月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燾。奏據蘇松太道薛煥稟報。有俄夷船隻。駛至吳淞口外寄泊。詢因遭風損桅。暫停修理。於二十一日修竣。向東南外洋駛去。又據報稱。該夷復於九月十四日。駛至吳淞口。據佛喇西緬

譯李梅報。係俄羅斯員外郎明常。言於十八日。前來謁見。該道告以俄夷向來不在上海通商。未便接見。至十八日。李梅帶同明常。徑自來署。該道因俄夷本在北路通商之國。當即以禮接見。據明常稱。在理藩院讀書八年。本年二月。隨國使善提雅廷。乘火輪船。往來各國。現由日本國回。權前來上海。即日便赴日本。並呈出照會一件。報明該船。現在上海。並無他語。該道告以此間並無該國通商馬頭。未便逗留。該夷唯唯而去。查該夷船進口。投遞照會。雖無求請之詞。而有全權辦事大臣字樣。且言詞恍惚。情屬叵測。已飛飭沿海水師。照會各省。一體嚴防。

謝軍機大臣等。河桂清趙德轍奏。俄囉斯夫船。於九月十四日。駛
至吳淞口。十八日。佛蘭西繙譯李梅帶同該夫官明常。謁見蘇
松太道薛煥。聲稱該國大臣普提雅廷。現在船內。並呈出照會。
經薛煥催令起程。該夫即於十九日出口等語。普提雅廷於七
月間。駛至天津。投遞文書。經直隸藩司錢忻和代為呈遞。已飭
理藩院咨覆該夫。令其前赴黑龍江。會同欽派大臣。查勘烏特
河地界。據該夫回稱。尚須折回本國。至今並未駛至黑龍江。所
有上海夷船。是否普提雅廷在內。尚難憑信。雖業經出口。無所
要求。惟該船由黃浦江。徑至上海城外。毫無阻攔。守口員弁。所
司何事。該夫潛入海口。或私販貨物。或窺探地勢。心存叵測。不

可不防。如任令往來熟習。將來必有非分干求。又饒口舌。嗣後應如何責令守口。文武員弁。嚴密稽查。以杜後患之處。著何桂清。趙德徽。妥籌辦理。毋稍大意。

癸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茲據三姓副都統報稱。黑龍江自西北發源。由舊設界碑之格爾畢齊河起。東一千四百十餘里。江之左設有烏魯蘇木丹卡倫一所。東折二百四十餘里。江左為海蘭泡。又東折八里。江左係該夷建房之地。江右即大黑河屯。迤東五里。即小黑河屯。與江右精奇哩屯相對。又北七十里。江右為黑龍江城。迤東下至一千一百餘里。江之

右為奇牛山。所設布哩雅者。係夷人自稱之名。即長地也。又東北九百六十餘里。係黑龍江口。為松黑兩水匯流之處。自格爾畢齊河至此。約程三千八百里。其間左岸一帶。夷人占居十有餘處。皆屬黑龍江管轄。由黑龍江口向西南而行。上至三姓城。約程八百里。下至江左之霍爾托庫。約四千里。係吉林黑龍江兩省接壤之區。由此東行四百三十餘里。至圖勒密。東一千四百七十餘里。至闊吞屯。又東五里。至奇咭屯。以上三屯。皆在右岸。係吉林管轄。自霍爾托庫至此。綿亘一千九百餘里。道路僻遠。向無防兵。惟有赫哲奇勒爾費雅哈人等。在於兩岸居住。由奇咭而下。

江河浩渺。島嶼紛歧。東抵海口。遠非一日可到。礙難往查。該夷現占兩省地界。並相距道里。繪圖貼說。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十一月丙戌。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黑龍江副都統等報稱。八月二十三日。有夷官帶人駕船。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停泊。續有夷人駕船。亦自下游駛抵該處。旋即回行。是日有夷人分駕大小船隻。自上游行至大黑河屯。即在左岸存留。又有夷官帶領男婦。自大黑河屯左岸占踞之處。駕船順游下往。又有夷人駕船。自上游徑來投其巢穴。該夷現又添蓋

房十一所。滋墾地十五晌餘。又有夷人分駕車船。自精奇
哩河水陸並下。詢據夷目聲稱。由山彥哈達等處伐木六
十餘稔。又有夷人駕船。亦自上游來投。又有夷人。由陸路
向上回行。又緝獲夷人二名。詢係由奇牛山失迷路徑。當
亦送交夷官。又據黑河口各官報稱。現有大輪船一隻。出
黑河口。由江面東行。又有夷人駕船。順游下往。另有夷人。
自下游行至霍爾托庫。換船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又有
夷人駕船。駛至霍爾托庫。少停即行。又有夷人駕船。出黑
河口。稱赴霍爾托庫投文。又有夷人男婦。分駕船隻。先後
東行。又有夷人駕船。自下游駛抵霍爾托庫。留夷人二名。

餘皆回行。又據烏蘇里口各官報稱有夷人男婦駕船先
後自上游駛至圖勒密占踞運糧房二所等情。

硃批知道了。

庚寅伊犁將軍扎拉芬奏籌辦夷務情形。查俄夷匡蘇
勒官率領夷圈人等自伊犁起程之後。派員照料。並密囑
其留心察看該夷人等一路情形。茲據稟稱該夷官以及
夷商人等因見沿途款待均屬欣悅。安靜出卡。察其詞色
之間毫無怨望等語。至應辦茶稅之塔爾巴哈台阿克蘇
各城亦經傳知各大臣一體欽遵籌辦。奴才尤有請者。伏
查俄夷地方東西邊界均與中國相首尾。其黑龍江接壤

者則以外興安嶺為界而我

朝勘定黑龍江時東部曰羅刹者即逾分界割據北岸之雅克薩呢布楚二城順治康熙年間屢次遣兵驅逐迨康熙二十八年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勘定鴻溝界址分明乃歸我二城而立石勒議七條於西岸蓋已百數餘年於茲矣何以該夷至今復有聲言勘定分界之語且分界處所在黑龍江而不在天津即欲再行勘定該使臣何以來津至俄夷人船在黑龍江游駛兩岸蓋房種種詭詐其意必有所在矣是此次該匪蘇勒官決然舍去

誠如

聖諭○或者該夷意在黑龍江通商○抑或該國接到咨文○別有商議○均未可定○第念黑龍江密邇留都○為根本重地○將來該夷○如果有通商之請○似未便准行○儻出於萬不得已○勢難堅○卻則通商章程○不得不慮其所終○而慎之於始○應如何杜○漸防微○似必應熟籌審處○至西陲一帶○與該夷西界毗連○當此鼠首兩端○惟有隨時偵探○加意密防○不敢稍涉大意○殊批○覽奏俱悉○

十二月庚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暎首額爾哈○自八月由○噶加啦回粵後○旋聞有佛喇西國公使噶噠勞士○味喇堅

國公使喇嘛噶於九月上旬中旬先後來粵。探聞噶爾哈當七月內在噠咭喇敗仗之際。由陸路奔逃。已被噠夷各兵追至海邊。適佛喇西有兵船數隻往過。連開數礮。噠夷之兵始行退回。噶首乃得免於難。噶首因感噠首救命之恩。到粵後請酒致謝。並議現在中國究應如何措置。據噠首云。當上年起事時。原未嘗在此目睹。惟在中國所得傳聞。卻已至詳且盡。即如首攻礮臺十餘處。並未與較。屢燒民房鋪戶數千家。亦弗與爭。總必俟直撲城垣。中國兵勇方肯交戰。無不得手。看來中國兵力非微。必有成算深謀。豫占地步。今昔時勢迥不相同。是非曲直尚須自酌。非比

前十餘年之煙案。尚得有所藉口。至於我由本國開行時。屢奉國王明示。暎國與中國現有爭戰之事。派爾往廣東。祇在守約通和。不准助勢附敵。毋令中國視我暎國為寇。譬小人一般。致與前議和約有乖。想尊駕來粵時。貴國王自必面授機宜。亦可遵照辦理。額首聞之。亦頗以為然。尚覺游移未決。適值味喇堅國亦復更換公使。該國備知上年暎夷滋事。實由於咱噶之暗助。唆使先已撤回。此次喇噶噪在國。即公同議定。照常通商。毋得另生枝節。前於九月十九日到粵後。暎夷恐其照會先行上省。多方阻撓。喇首不聽。遂於十月初八日。將照會由澳門同知轉送前來。

旋於初九日照復。喇酋接閱之下。甚為欣感。即將照復之文。刊刻分送各國。並言可見我國與中國和好無嫌。粵省大憲如此相待。予以體面。較之從前接見者。尤有光榮。味國各商民。無不歡呼載道。暎國各官聞之。大為神驚氣沮。暎商遂皆歸怨於喇酋。彼味國公使到粵不及一月。得占先著。我國公使來粵。前後兩次。已越半載有餘。竟無隻字往通音問。究竟何時了局。喇酋不得已。復往與佛國鳴首相商。並歷查十餘年舊章。凡各國新公使到粵。總係先行照會上省。再由省城與之照復。從未有中國先施之事。佛國鳴首到粵。本在味國喇酋之前。暎國各官皆稱。此時不

可徑通文書。設若往投。竟不接收。縱使接收。亦必不復。看
來有何顏面。噶首新到。竟誤信其言。及聞味國咧首之事。
遂覺恍然大悟。相約同遞照會。於十月二十六日。據通事
吳泉來稟稱。現有暎國譯字官喊妥嗎。令其帶上前暎國
公使咆吟。前噶國公使哖噶。照會各一件。並稱二十七日
午後。有暎國火輪船一隻。三板船二隻。桅上皆掛白旗。並
書有免戰字樣。駛至省河白鷺潭河面。船內載有暎官三
人。噶官二人。呈遞兩國新公使照會。懇請委員接收。後旋
即返權等語。臣當即拆閱咆哖二首照會。內稱該國各派
有新公使。來粵接辦。嗣後有照會。仍希照履。此外亦無他

說○因思接見夷酋○必須熟識夷情之員○不亢不卑○方可與
之晤面○查有候補通判南海縣縣丞許文深○常年管理夷
務往來文件○前在九龍司巡檢任內○每與香港夷酋多有
交涉事件○素稱信服○遂於二十七日午刻○先在白鵝潭河
面守候○甫交未刻○果見有火輪船三板船共三隻○乘潮而
進○火輪船上四方大白旗一面○三板船上三角尖白旗各
一面○皆大書免戰二字○喚官係兵總一員○小兵總一員○譯
字官一員○擘官係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迨各船攏近○即
來船相見○各酋皆免冠佩劍○禮貌尚稱恭順○敘茶少坐○即
將照會接收○各該酋亦皆回本船揚帆而返○臣詳加披閱○

文理鮮通。字句費解。大抵噸首照會內稱中國五港口。獨廣東何以不准進城。並欲請中國特派平儀大員與之另行商議條約。上年起事。所有英民及英屬受累。皆當照數賠補。並欲河南地方及各礮臺駐紮英國軍士。以上數條。如能允准。即可將附近兵船全行退去。中外通商照常各等語。臣當即逐一照覆。如來文內稱中國四口無異。惟其一口不然。別處情形。其皆如此。獨一處則否等語。查貴國來粵通商。已有一百餘年。始在廣州一口。先無四口之名。至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立約後。方開四口。蓋始起於廣州一口。原有舊日成規。本與四口不同。至於廣東

進城一節。前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條約內。皆無此款。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噶公使忽欲議及進城。先以兩年為期。不及一年之久。商民因其多事。回國控訴。是以將其撤回。遂換噶公使來粵。道光二十九年。與前大臣徐往來文件。罷議進城。噶公使出示在公司行。不准番人入城之語。是以本大臣前在巡撫任內。亦會同前大臣徐。以噶人罷議進城一事。奏明。

宣宗成皇帝在案。前已欽奉。

上諭。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民心之所向。即

天命之所歸。今廣東百姓既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能偏

貼膳黃。勉強曉諭中國不能拂百姓以順遠人。外國亦應察民情而紓商力等因。欽此。並聞貴國一千八百五十年新聞紙內載。君主有國書到香港。交與叻翰。內云。所陳中國天津。並五港口各情形。均已知道。該大兵頭果能知機理事。且知兩廣總督徐暗中出計。廣東巡撫亦在其中。先行會陳中國北京。暗派索倫兵防禦天津。雖我兵船不難攏岸與之打仗。叻翰尚知國體。深曉中國規矩。此次前往中國各港口。不過密為查探。看視中國地方之衰旺。一要打仗。中國百姓皆言我國人無理。可見我大兵頭叻翰辦事安好。斷無意外之虞。甚屬可愛。叻翰賞加噠哩吧號等語。並另賞

獎功牌一件在身。甚為美耀。當時英官與商在香港者皆穿禮服道賀。是貴國商民皆以叻公使為然。不以噠公使為然也。即此次貴公使奉命而來。自當欲效叻公使之所為。亦必不肯效噠公使之所為也。來文候派平儀大員會同商議。另行商議定約。總必俟該約二紙分抵本國與中國。蓋實為據。然後撤師。查道光三十年。叻公使親赴上海。遣人駛至天津。復有進城之請。咸豐四年。叻公使又自赴天津。懇請進城。並更議條約等事。

大皇帝因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條約。均係奉

宣宗成皇帝鑒定萬年和約。以期永守和好。並無更改之處。由此

中外通商。均沾利益。無不照約辦理。實為妥善。

大皇帝又因罷議進城之事。已奉有

先皇帝諭旨在前。即萬年和約。亦欽奉

先皇帝所定。俱未便更易。所以貴國兩次前赴天津。雖有

欽派大員接見。並未允准會議章程。仍令回粵遵守和約辦理。此

時中國無論何等官員。俱不敢有違

聖旨也。亦又稱近來起事之間。所有英法及英屬國受其損害

者。皆應照數賠補等語。查上年元月間起事。中國因粵內

地人犯。已領事信聽。划艇船主一面之詞。請官兵到船擊

匪。扯破英商旗號。不知官兵到船時。並未見有旗號。即據

被擊之水手供稱官兵往擊之時。因船未開行。旗號收在
艙內。是旗號並未扯破。顯然無疑。該划艇係內地人蘇亞
成所造。轉雇該船主代領牌照。故船內水手皆係內地匪
徒。所擊李明太。梁建富。均已供認在洋行劫。有吳亞認可
證。該二犯委係巨盜。疊接巴領事官來文。業將該犯十二
名交還。已屬情理兼盡。而巴領事官不收。突然無故興兵。
毀各路礮臺。連日開礮攻擊省城。並派英兵放火三次。延
燒各處房屋。中國商民受其慘害。較之貴國損累更重。現
在城廂內外紳民。紛紛到轅遞稟。懇求本大臣。照會貴公
使。秉公查辦。尚未行文。僕不相信。本大臣俟下次照覆文

內即將所收各稟鈔給貴公使閱看。作何辦理。至河南地方紳民眾多。尤見剝悍。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有貴國商民欲租河南地。據該處紳民聯名具稟。已由噶公使批覆。止息此事。現據來文所稱。河南地方及沿河各礮臺駐紮軍士等語。河南地方前次租造棧房。尚且中止。何能駐紮軍士。其沿河各礮臺均係紳民捐資起造。以防盜賊之用。貴國軍士欲駐紮該處。恐致釀成事端。久聞貴公使老成持重。國中無不相推。今既來粵。貴國所倚重者。原為在此了事。斷非到此生事。想貴公使有理當明。無事不公。亦無待本大臣之期許也。至來文所稱。中外通商照常一語。更見

貴公使明理曉事。自定通商和約以來。中國商民無不以禮相待。惟上年九月以後。各國商船不來。並非中國攔阻。今得貴公使中外通商照常一語。如是方足以慰貴國上下推重之心。更可以遂各國商民仰望之願。總之兩國素稱和好。至於中外通商照常。願當彼此行文。妥為商辦。此臣照覆暎國領事來文各條之原委也。至暎國囑商照會。因上年春間。有傳教人馬神父。被廣西西林縣擊獲。正法。欲將西林縣問罪。並令賠補銀兩。並以第三十五款和約章程。派員另議。所有上年省城行內燒去物件。理應賠銀。即暎國現索中國賠補。應將河南之地。及各礮臺。交與暎

喚兩國派兵把守。俟議定章程。然後撤兵各等情。且當即
詳細照覆。如來文所稱。傳教人馬神父。經廣西西林縣被
拳拷打致死一事。前接布公使來文。已據廣西按察使稟
稱。據署西林縣知縣張鳴鳳稟稱。咸豐六年正月十九日。
並無拘拳馬神父拷打致死之案。惟是年二月間。據尖客
村團長稟報有匪徒馬子農等。到村妖言惑眾。糾夥拜會。
並姦淫婦女。搶劫村寨等情。當即會營督團前往捕拳。隨
將馬子農拳獲到案。據馬子農供係廣東人。與林公。鄧亞
修。均是同黨。林八等。現在凌雲縣屬滋擾。伊來西林縣糾
夥拜會。並搶擄姦淫等供不諱。是以說明後業。於勒辦股

匪案內具報在案。茲奉飭查實止拏辦馬子農正法。與札開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本大臣據此。先已照覆。公使在案。查天主教原係勸人為善。第二十三款和約章程內載。佛喇哂無論何人。如有越界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拏。但應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傷害虐待等語。無如貴國人往往不遵條約。屢有越界以及遠入內地傳教。即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有噶嘑喇額。窪哩斯塔二名。由西藏解回廣東。二十八年。有羅啟楨一名。由四川解回廣東。三十年十一月。有呢嚒哩喇叱吟。喇二名。由蒙古解回廣東。咸豐元年四月。有噶噠一名。由

江西解回廣東。五年九月。有雅水明一名。由嘉應州解至省城。本年四月。有問其姓名。言語難通之佛喇哂傳教人。由仁化解至省城。均係交貴領事官收領。各在案。凡係貴國傳教人。遠入內地。無不訊明交回。可謂情理之至。今廣西五口之外。本係越界。並深入內地。如果馬神父問明係佛喇哂人。斷無不送回廣東之理。況天主教既係勸人為善。至於有姦淫搶劫情事。似非傳教為善者所應為。則其非馬神父可知。至來文又稱本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均被燒毀。照數賠銀等語。查上年九月內。英國無故動兵。放火延燒西關一帶房屋。數十萬人皆

在目睹。即各外國人亦無不周知。英兵放火燒毀各外國
合自應向英國理論。並聞巴領事官早已允其賠補。實與
中國無干。來文又稱。按照第三十五款和約章程。再請派
員另議等語。查道光二十五年。兩國所立章程。係奉

宣宗成皇帝鑒定萬年和約。以期永守和好。並無更改之處。
大皇帝因此萬年和約。乃欽奉

先皇帝所定。

聖諭煌煌。無不懷遠。此時中國無論何等官員。均不敢稍有異詞。
何能另派大員再議。至所稱英國索中國賠補一節。查上
年九月起事。係在英國無故開礮轟擊省城。攻毀各路礮

臺燒毀各街房屋。中國紳民受此傷害。孰是孰非。各國自有公論。上年十月。接據噶公使來文。內稱貴國與別國交兵。本使臣義不干涉。足見噶公使深明大義。不肯干涉。中國之事。想貴公使亦皆明理曉事。自必仍與噶公使所言無異。但母聽旁人慫恿之詞。轉失貴公使持正之本心。查河南地方紳民眾多。尤稱剽悍。貴軍士如欲駐紮。恐致釀成事端。本大臣總以兩國和好。如有通商事宜。彼此皆可妥辦。幸勿惑於浮言。轉為代人受過。此臣照覆佛國噶商來文各條之原委也。查暎佛味三國。本皆世讐。各不相下。然每遇中國交涉事件。彼此又復勾連一氣。以為力合勢

眾○皆○可○有○挾○而○求○上○年○暎○夷○滋○事○惟○味○國○咆○嗚○為○陰○謀○始
而○尚○不○敢○公○然○抗○拒○迨○至○十○一○月○初○旬○竟○在○東○路○各○礮○臺
接○仗○大○挫○其○鋒○迨○該○國○聞○知○皆○謂○外○國○與○中○國○交○鋒○各○國
舊○例○不○准○干○豫○乃○咆○嗚○掃○入○扛○幫○實○為○多○事○是○以○將○其○撤
回○此○次○味○國○新○公○使○咧○酋○來○粵○緣○該○國○與○中○國○偶○有○此○隙
恐○生○芥○蒂○實○與○通○商○有○礙○適○本○年○六○月○中○旬○味○商○吐○達○治
等○來○至○黃○埔○懇○求○開○船○貿○易○當○即○允○行○復○於○照○覆○咧○酋○文
內○所○有○上○年○咆○嗚○在○此○助○虐○犯○順○各○情○並○未○一○語○提○及○使
之○得○以○轉○顏○味○國○各○酋○以○為○中○國○真○可○謂○大○度○包○容○同○聲
感○戴○至○於○佛○國○嗚○酋○既○已○力○勸○暎○國○頓○首○自○酌○息○事○何○以

轉為其所用。實因吧吟尚在香港。再三央懇。即使英國不允借兵相幫。本國尚有馬神父之事。何得不與之理論。藉此亦可稍助聲威。其實馬神父一案。本係上年夏間。前署公使顧總任內之事。先已明白照覆。半載以來。並未饒舌。即啼喊本年夏間回粵。雖申前說。復加反覆開導。皆已寢息。現在嗚首之曉讀不已。實由於英國吧吟從旁慫恿。似尚非出自本心。孰意味國咧首聞知。大為挪揄。佛國嗚首不應附和。喚夷同遞照會。譏笑之詞。形諸筆墨。現已刻入新聞紙內。各國傳觀。嗚首亦頗自主慚慙。惟喚佛味各國自立條約以後。猶復貪得無厭。狼狽為奸。其要挾固結之

心○幾○於○牢○不○可○破○。經○此○設○法○反○問○。已○令○自○相○搗○貳○。果○使○嘆
國○之○勢○先○孤○。定○知○各○國○之○心○亦○轉○。况○嘆○夷○橫○死○肆○虐○。本○已
有○一○百○餘○年○。海○外○諸○國○。側○目○已○久○。今○在○中○國○無○端○生○釁○。相
持○一○載○有○餘○。本○居○騎○虎○難○下○之○勢○。該○頓○酋○到○粵○。將○及○半○載○。
總○無○照○會○前○來○。職○是○之○故○。幸○而○該○女○主○國○書○。已○於○十○月○中
旬○。由○火○輪○船○遞○到○香○港○。探○聞○內○載○所○陳○中○國○事○宜○。務○使○好
釋○嫌○疑○。以○圖○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強○行○事○。即○中○國
有○未○能○相○允○之○事○。仍○當○和○衷○審○度○。據○情○奏○報○。聽○候○國○旨○施
行○。斷○不○准○妄○動○干○戈○。復○及○沿○海○各○省○。有○失○國○體○各○等○情○。緣
近○日○嘆○國○新○聞○紙○。愈○加○秘○密○。編○列○號○數○。封○鎖○在○篋○。非○當○議

事之期。各夷官皆不能取閱。外間更無從購覓。因密派向
在夷樓交涉熟習。相信不疑之人。能通夷語。兼諳夷文。每
值議事時。作為無心相遇。左右其間。旁視側聽。始得備悉
其詳。雖頓首此次照會。仍有要求各款。前已屢經駁斥。彼
未嘗不明知其勢有難行。聞得尚有寓意在乎其中。一則
新到粵省。若將前各公使所求未允各條。一概置若罔聞。
恐彼國中必有議其後者。莫若再行漬請。無論准駁。姑為
嘗試。二則上年該夷三次城廂內外放火。延燒房屋千家。
中國商民受害。較之該夷尤重。何曾不知。若皆反唇相稽。
索令賠償。彼更無可置辯。三則該國窮乏已極。現經嗚咄。

啦之變。餉項無出。儻即各款未能允行。或可比照前次。許給銀兩。亦可稍濟眉急。其鬼蜮伎倆。饕餮潛謀。諒亦不過如是。業經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將所求各款。逐一剖析。照覆去後。至今尚無續有照會前來。溯查從前許以兩年後進城。十二年後更換條約。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料包藏禍胎。貽患至今。若再不來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備將節次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則得隴望蜀。伊于胡底。不獨當前之錮憂莫解。更恐此後之流毒方長。但夷性反覆靡常。詭詐百出。當此功虧一簣之際。臣尤應密為防範。明示懷柔。斷不敢稍涉。

大意頓非全局。總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開
船有期。即行飛速奏報。以期早慰。

聖鑒。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啖味二首呈遞。照會據理回覆各情形。
一摺。該夷酋自知理曲。猶肆要求。希圖獲利。該大臣據理辯駁。
委婉詳明。措詞甚為得體。諒該酋當無從置喙。前此屢至各口。
皆係啖味夷酋狼狽為奸。嚇夷向未干預。此次隨同要挾。顯係
受額酋慫恿。額酋雖為咆酋牽制。幸該國王不許與中國滋事。
不過稍遲時日。自有轉機。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
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

新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如果該夷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閉輪有期。即著迅速馳奏。此時各省軍餉。待用孔殷。該督定能兼權緩急。早裕利源也。

葉名琛又奏。俄國向不在廣東貿易。咸豐六年十月。有該國啞哪喇兵船一隻。十二月。有該國啞哪喇兵船一隻。七年九月。有該國噉吐火輪船一隻。先後來粵。寄泊外洋。迭飭防範。其後來之啞哪喇兵船。及噉吐火輪船。俱係來香港。高嶼。啞哪喇索取前許之兵費。其啞哪喇兵船。因火食缺乏。暫泊外洋。均未駛入內洋。亦無稟函投遞。啞哪喇索喇兵船。先後開船回國。噉吐火輪船。仍在外洋寄泊。尚未

回國。

硃批知道了。

庚申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廣東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雙
齡粵海關監督恆祺廣東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濬
奏。奴才柏貴旋粵後細加體察上年噶咭喇夷人構釁督
臣葉名琛調集兵勇堅忍相拒並停止各國貿易雖當時
沿河民房礮臺率被焚毀不無驚擾然噶夷所失亦多相
持許久卒將兵船退出省河各國夷人尚皆不敢輕視遷
延半載餘雖照會不通亦未蠢動奴才與督臣商酌如該
夷呈送照會自可因勢利導藉資綏輯本年十月內有味

喇嚙夷酋照會督臣請與見面恭投國書督臣覆以前此
接見夷人率在舊洋商伍怡和之仁信棧房今此房已於
去年為暎夷所焚雖有願見之心並無可見之地未經允
許當時督臣並未知會奴才於事後始行聞知竊深詫異
遂往見督臣詢以前事據云如見咪夷而暎夷乘時來擾
成何事體且暎夷禁阻咪夷不准進口如何能見奴才謂
咪夷既不敢公然犯順轉來請見安知非為暎夷調停縱
不親見亦可委員前往督臣答以彼未請員殊可不必不
出一月總可了事奴才與督臣共事有年知其辦事慎秘
所言如此自必確有把握且接見司道各官力言可保無

事。遂致眾皆緘口。奴才亦以端倪未露。不能固爭。不意冬月初一日。各夷船數十隻。駛進省河。督臣傳諭。該夷如無動靜。兵勇毋許挑釁。相持數日。該夷遂於初九日。送來將軍督撫兩副都統五銜照會。督臣並未會商。不知如何回覆。迨十二日。該夷又送來五銜照會。督臣仍未通知。並傳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如違特參。該紳伍崇曜等。遂爾觀望。十三日。砲聲四起。督臣始調各鄉團練。未能齊集。至十四日辰刻。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砲臺。遠為該夷所踞。奴才等即傳伍崇曜。會同各紳。前往夷船。詢其所請。該夷語多驕慢。聲稱。奴才等均非辦理此事之人。此番舉動。因

督臣拒之太甚。不得已而為之。事既至此。祇可前赴天津求

大皇帝另派曉事

欽差大臣。妥為辦理。省城亦不久踞等語。伍崇曜各紳等往來其間。該夷堅執前說。忽於二十一日。該夷突至。奴才雙禧衙門。將督臣拉赴夷船。奴才等不勝焦急。遂令伍崇曜各紳等前往看視。該夷竟不許見。傳語必不加害。又將奴才穆克德納。奴才柏貴。請至觀音山。但云彈壓城內外軍民。別無一詞。奴才等再四思維。該夷城內斷難久踞。惟觀音山所存各處十萬餘火藥。為其所焚。人心惶惶。自以安民為

要。且從古撫夷不外羈縻。仍令伍崇曜各紳等前往開導。能否該夷不來天津。辦有大畧。再為馳奏。惟有仰懇

聖恩。迅賜簡放欽差大臣來粵。以柔遠人而定民心。奴才等夷務雖非專責。而勦理無方。疏於防禦。均有應得之咎。相應請旨飭部。將奴才等嚴加治罪。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硃批覽奏實深詫異。另有旨。

諭內閣。穆克德訥。柏貴等。聯銜馳奏。夷人竄入省城一摺。業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果該夷非理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

遞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廣東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粵海關監督恆祺。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雖均有疏防之咎。惟該督未與會商。尚有可原。所請嚴加治罪之處。均著加恩改為交部議處。

又

諭黃宗漢著補授兩廣總督。即行馳驛前往。並著接撥欵差大臣關防。辦理夷務。黃宗漢未到任以前。所有欵差大臣兩廣總督事務。著柏貴署理。廣東巡撫著江國霖暫署。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柏貴等。聯銜具奏。夷人乘機入城。請旨嚴議一摺。覽奏實深詫異。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葉名琛革職。穆克德訥。柏貴等。加恩改為交部議處。並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督。馳驛前往。其未到任以前。兩廣總督著柏貴署理矣。喚夷構釁。葉名琛節次奏報。辦理似有把握。本月奏稱。喚佛二酋呈遞照會。已據理回覆。方冀從此轉圜。可以照舊相安。不料該督剛愎自用。於味夷請見。堅持不肯。夷人兩次送來五銜照會。又不與將軍巡撫等會商。復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以致該夷忿激。將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礮臺占踞。並將該督拉赴夷船。雖據稱斷不加害。已屬不成事體。葉名琛辦理乖謬。罪無可辭。惟

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
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重輕。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
益。該夷自言省城亦不久踞。但欲其自行退出。必有無厭之求。
惟該夷與穆克德訥。柏貴等。尚無宿怨。此時柏貴署理總督。著
即以情理開導。看其有無悔禍之心。如果該夷退出省城。仍乞
通商。該將軍署督等。即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儻該夷以索賠
燒毀貨物為詞。即告以中國礮臺及民間房屋。被其攻毀者甚
多。若論賠償。其數尚不足相抵。且俾該夷首先開礮。曲直是非。
各國自有公論。若竟不肯退出省城。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
勇。與之戰鬥。勿使久踞城中。况廣東紳士咸知大義。其民亦勇。

敢可用。柏貴等當聯絡紳民。激其公忿。使之同禦敵愾。將該夷
逐出內河。再與講理。該將軍署督等。辦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
剛。如葉名琛激成事變。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該夷輕視中國
之心。是為至要。黃宗漢由京赴粵。到任需時。軍務未可遷延。全
在該署督相度機宜。先行籌辦。俟辦有端緒。即行馳奏。以慰朕
懷。所有關防印信。是否遺失。並即查明具奏。

穆克德訥等又奏。該夷十三日。一面開礮。一面交仗。奴才
穆克德訥。奴才柏貴。商酌。恐各臺兵力單微。添調滿營撫
標各官兵。鏖戰一日夜之久。官兵兵勇各有傷亡。至總督

鹽政印信。並

欽差大臣關防督臣勿勿未能告知如新派

欽差大臣來粵請

旨飭部速將各印信關防另鑄帶來以便辦公

硃批知道了

甲子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本年五月間呼倫貝爾總管
吉拉明阿報稱保護呼倫貝爾游牧之庫勒都爾等十五
卡倫與俄夷邊卡相距均在數百餘里設有緩急不能驟
至且呼倫貝爾地方與俄夷逼近現當防範喫緊之際自
應暗為豫防相應將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改與俄夷邊
卡逼近設十二卡呼倫貝爾總管衙門至俄境庫克多博

卡倫設立三台。於防守大有裨益等語。呈報前來。奴才等
詳加查閱。該總管所見甚為有益。即照該總管所報。飭令
改設。旋據該員將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移與俄夷邊卡
相近之西伯爾口等處。設立十二卡倫。每卡駐官一員。兵
二十名。呼倫貝爾總管衙門。至俄境博霍托等處。設立三
台。每台駐兵十名。三台設兼轄官一員。令卡倫官兵。逐日
會哨。以防疆圉。兩個月一換等語。繪圖詳報前來。奴才等
派員覆查。所移卡倫。均屬相宜。足資防範。謹將台名相距
里數。繪圖呈

覽。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呼倫貝爾地方保護游牧卡倫。請移至俄夷卡倫附近地方一摺。著照所請。所有呼倫貝爾保護游牧之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官兵。准其移赴俄夷卡倫附近之西伯爾口等處駐劄。暗加防範。斷不可令俄夷猜疑。餘著照所奏。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竄入廣東省城。新授兩廣總督黃宗漢到任需時。令柏貴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兩廣總督事務。並寄諭該署督等。相度機宜。先行籌辦。此次夷情猖獗。原因葉名琛剛愎自用。辦理乖謬。以致夷人激忿。但該夷自通商以後。十有餘年。一旦違背和約。踞我城池。辱我大臣。情同叛逆。豈得謂之無

罪。此時若絕其貿易。聲罪致討。實屬名正言順。惟念起釁雖自該夷。而我國大臣辦理亦未盡善。是以暫緩用兵。先與講理。並非畏其光鋒。甘心忍受也。廣東民人及各國夷人。應共喻朕大公無我之意。道光二十九年。英夷不敢進城。實賴紳民之力。今葉名琛既不能駕馭夷人。復不能激勵鄉團。動其公忿。以致大傷國體。實堪痛恨。著柏貴與紳士羅惇衍等。密傳各鄉團練。宣示朕意。如該夷悔禍。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以示懷柔。若仍冥頑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調集各城兵勇。聯為一氣。將該夷驅逐出城。使不敢輕視中國。然後與之剖辯曲直。為後來相安地步。方足以尊國體。而杜要求。據黃宗漢奏。外夷構釁。恐致土匪。

乘機滋事。揆度時勢。自應嚴防土匪。以固根本。又恐夷人勾結為奸。其患更不可測。應如何撥兵防禦。以消內患之處。著柏貴等妥籌辦理。又據黃宗漢奏。該督前任浙江巡撫時。與穆克德訥共事。知其在下浦副都統任內。不獨能得兵心。並且深得民心。此時夷務喫緊。各屬匪徒未盡撲滅。該將軍務與該署督等熟商安內攘外之方。勿生他變。前據葉名琛奏。暎夷兵力已弱。其國主不願與中國滋事。又奏稱。味國吐噠咭等。來至黃埔。懇求開船貿易。經葉名琛照覆。味酋頗知感戴。今據穆克德訥等奏。味夷求見。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是否係味夷因暎夷無力賠其焚燒貨物。故爾稱兵助惡。希圖要求中國。以

送其賠償之額。並著查明具奏。本日頒發欽差大臣關防。著先交柏貴祇領。其舊藏關防。若未遺失。即著封存。遇便派員覆部呈繳。

丁卯。江南道御史何璟奏。竊照夷匪藉端滋事。竄入廣東省城。風聞總督葉名琛已被夷人擁去。並聞將軍巡撫副都統各官亦為該夷遣至觀音山。意圖挾制居民。為久踞省城之計。意外之變。實從來所未有。伏思粵省民風素稱勁固。遠夷小醜。本無能為。皆由葉名琛措置乖方。軍民解體。以致該夷肆無忌憚。惟所欲為。此時若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則喫夷愈增桀驁。即味喇擊。噶爾

哂各國亦必紛紛效尤。大局將不可收拾。此今日粵東夷務不可不勦之實在情形也。廣東連年寇亂。雖屢經掃蕩。而餘孽尤多。今省城根本重地。為夷人盤踞。若不急行驅除。遲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各郡縣無所統屬。紀律渙散。調遣無從。必致決裂難支。悉成糜爛。此又今日勦辦夷務不可不速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兩廣總督又蒙簡用黃宗漢。計該督臣行抵粵境。調集兵勇。必須數月之久。誠恐緩不及事。署總督柏貴。雖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但夷人已入踞內城。該撫等受其牽制。必不能有所施展。為今之計。惟有從外進兵。方能得手。其在省外統

兵大員。惟有水師陸路兩提督。水師提督吳元猷。宜令簡
擇舟師。屯防海面。未便調入內河。可否請

旨飭令陸路提督崑壽酌調所轄弁兵。迅速進至三水佛山等處。
擇要駐紮。並飛調附近鄉團。環集城外。聽令一面嚴檄該
夷。責其跋扈之罪。勒限數日。退出省城。其照會情節。靜候
總督到時彙辦。儻敢抗拒不遵。即行督師進勦。並傳諭省
垣居民。同警敵愾。與大兵內外應援。能縛城中夷人來獻。
予以破格重賞。即將軍巡撫各官。尚在觀音山。亦不得稍
存投鼠忌器之見。計夷匪之入城者。不過數千人。我以十
倍之眾臨之。焉有不摧殄者哉。該夷外憚大兵。有雷霆之

威內慮居民為肘腋之患。狼顧夫據勢必遁逃。省垣既復。然後平其曲直。施以威德。夷人必俯首聽命。大局定可保全矣。

何璟又奏。粵省大吏。辦理乖謬。釀成巨患。葉名琛之庸懦。固不待言。巡撫柏貴。雖藉口並未會商。然近在同城。何得毫無知覺。葉名琛剛愎自用。該撫即當正言規勸。如固執不從。亦應據實參劾。豈有置身局外。坐視貽誤之理。且巡撫身任封疆。地方是其專責。當夷船闖入省河。葉名琛既無準備。該撫即當分派所轄標兵。並徵調附近鄉團。聯絡聲勢。以禦其外。一面會同將軍副都統。傳集旗營。登陴防

守以固其內。布置周密。該夷亦安能逞其狡謀。何乃袖手旁觀。開門揖盜。致令舍舟登陸。直入重城。總督則束手被擒。巡撫亦甘心受制。是柏貴之辜。

恩誤國。與葉名琛厥罪惟均。至將軍穆克德訥。副都統雙禧。雙齡。統轄旗營。原為駐防而設。今夷人闖入內城。必經由旗下街。始得至觀音山。乃全營旗兵。並無一人拒敵。何竟一籌莫展。任其占踞自由。又安用駐防為耶。從前琦善。奕山等。因辦理夷務。獲咎。惟時夷人並未入城。尚且革職治罪。今粵省內外城。皆為夷人所踞。其辱國尤為甚焉。雖葉名琛業經革職。柏貴等業經交部議處。在

聖恩寬大。不事苛求。而臣罪當誅。理無可追。臣愚以為宜將該督撫從重治罪。並將葉名琛家產查抄。以充兵餉。將該將軍副都統等。嚴加議處。然後可以振法紀而昭炯戒。不致覆轍之相尋矣。

戊辰。粵海關監督恆祺奏。竊照粵省現在夷務情形。撫臣屢與夷酋面晤。詞氣慷慨。大義凜然。該夷並未敢輕視。該夷酋深知粵省各官。惟

欽差大臣一人。專辦夷務。他人不能專主。雖經撫臣屢詢。總不吐實。意欲專俟。

簡放欽差大臣到粵。始肯商辦。惟該夷占踞省城。已有十餘日之

久○雖○未○傷○害○百○姓○而○城○內○居○民○驚○惶○遠○避○業○已○十○室○九○空○
若○必○俟

簡○放○欽○差○大○臣○到○粵○未○免○有○需○時○日○不○但○就○近○土○匪○竊○發○堪○虞○且
恐○該○夷○另○生○枝○節○更○屬○不○堪○設○想○必○得○撫○臣○於○此○時○先○與
該○夷○議○辦○方○足○以○鎮○定○民○心○免○致○別○滋○事○端○查○撫○臣○柏○貴
由○粵○省○州○縣○洊○陞○今○職○前○後○在○粵○幾○及○二○十○年○夷○情○尚○稱
熟○悉○且○於○咸○豐○二○年○

簡○放○河○南○巡○撫○暫○留○廣○東○辦○理○巡○撫○事○務○時○因○督○撫○臣○同○時○帶○兵
出○省○曾○經○護○理

欽○差○大○臣○關○防○奏○明○有○案○如○此○時○奉○有

諭旨。先著撫臣妥為議辦。俟

欽差大臣到粵。再為和衷共議。既可令粵省民心早日安定。且免一人固執己見。奴才職司關樞。焦急萬分。本年正月以來。屢向督臣籌商。無如督臣係專辦夷務之大臣。雖撫臣身任封疆。尚且不能進言。奴才無地方之責。偶有一知半解。更視為無足重輕。而中外各商。停徵待議。已及一年。銀貨既不流通。虧折益形苦累。但能早一日議有就緒。即商民早甦一日之困。現在省城僅開西南隅。內城之歸德門。外城之太平門。夷情叵測。詭譎異常。且華夷雜處。若遷延日久。各種枝節。實非擬議所及。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黃宗漢到任需時。令柏貴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兩廣總督事務。並諭該署督等先行籌辦夷務。本日據恆祺因情形急迫。由驛馳奏。所請通與前降諭旨相符。柏貴既署理欽差大臣。夷務是其專責。應撫應勸。權衡總不外情理二字。我中國自與該夷議和之後。十餘年從不肯先得開釁。妄起兵端。今該夷燒毀城外民房。又率眾攻城。首先背約。其罪顯然。即謂葉名琛辦理不善。朕已將該督革職。可見一秉大公。該夷當知感悔。若復不自認罪。肆意要求。豈能任其無理。仍與通商。柏貴與該夷酋屢次晤面。彼尚未敢輕視。即可據理剖辯。一面調集兵勇。聯絡紳團。以壯聲威。而尊國體。所有前諭該署督嚴防土

匪乘機竊發。並諭侍郎羅傳衍等。激勵士民之處。均着遵照妥辦。提督崑壽。前曾帶兵攻勦梧州。此時如未回省。着柏貴另派委員。往梧州統帶官兵。將崑壽調回省城。督帶重兵。以資彈壓。水師提督吳元猷。駐紮虎門。有防禦海口之責。此次夷船駛進省河。何以毫無防範。着柏貴查明參奏。又據御史何璟奏。該夷已入內城。恐柏貴等受其扶制。請飭崑壽酌調弁兵。進至三水。佛山等處。擇要駐紮。並飛調附近鄉團。環集城外。嚴檄該夷。勒令退出省城。夷匪不過數千。以十倍之眾臨之。勢必遁逃。省垣既復。然後平其曲直。夷人必俯首聽命等語。所奏不為無見。着柏貴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

己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敷德。署吉林副都統特善欽。奏准黑龍江副都統轉據
報稱十月初四日。有夷人二名渡江。聲訴伊官所乘黃馬
一匹。現已走失無蹤。乞飭屯戶尋覓送還等語。經該弁
向各屯查無收隱。並見江左精奇哩。該夷人又添蓋房十
八所。地窰一所。詢據夷官聲稱。房作棲身。窰存火藥等語。
又准三姓副都統轉據報稱十月初一日。有夷人二名。由
霍爾托庫陸路。向上折回。十四日。又有夷人八名。亦自霍
爾托庫向上回行。稱係遞送公文。又據烏蘇哩口巡防各
官報稱。有大輪船一隻。在近卡江面擱淺。有夷官一名。通

事一名抵卡。稱其口糧不敷。望乞接濟。經該員等婉言阻
止。各等情。當即咨行該副都統。分飭各官。不時訪察。
硃批。知道了。

癸酉。湖南巡撫駱秉章奏。竊嘆夷復構釁。端以來。所有夷
務各情形。從未准廣東咨會。官府事秘。外間紳商亦無由
知其底裏。近日有喧傳逆夷襲踞省城一事。臣雖微有所
聞。竊以省會重地。守禦自嚴。况逆夷陰懷叵測。伺釁已久。
豈有先事毫無戒備。任其鴟張之理。未敢信以為真。乃數
日以來。傳播愈繁。連遣人探訪粵人之商於楚者。取閱廣
州號店。十一月十三日以後來信。大畧相同。不勝詫異。遍

查廣東摺件過境日期。督臣葉名琛自前月十二日拜發
六百里後。惟廣州將軍。廣東撫臣於二十三日及二十九
日拜發六百里兩件。是外間紛傳兩廣督臣於十一月二
十二日已赴夷船未歸。廣州將軍都統撫臣曾為夷人邀
往觀音山之耗似非無因。其摺件是否在觀音山時所發
則未可知。事關重大。不敢壅於上。

聞。

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奏逆夷襲踞廣東省城一摺。本月十三日
據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聯銜具奏。逆夷於十一月十四日占
踞觀音山北門內外各墩臺。二十一日突至副都統雙禧署中。

將葉名琛拉赴夷船。朕因葉名琛剛愎自用。不能駕馭夷人。業經降旨。將該督革職。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夷務。其未到任以前。命柏貴署理欽差大臣總督事務。疊次諭令該署督等。先行籌辦。如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尚可寬其既往。儻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勇。聲罪致討。並諭令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密傳各鄉團。與各城兵勇。聯為一氣。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割辦。為後來相安地步。嗣於二十一日。接據監督恆祺奏稱。柏貴與夷酋屢次會晤。請先令柏貴籌辦夷務等語。柏貴接奉前旨。尚未據有奏報。其在觀音山。是否被該夷挾制。不肯即行放回。詳細情形。亦未得悉。本日據黃宗

漢訪聞柏貴等與該夷約議三條。一於河南地方准其起造夷館。一海口買賣准其抽釐金。先以數百萬歸補民房。以後俱入夷館。一如有公事准其進城拜會。聞雖夷人不得進城。雖傳聞亦未知是否確實。現在辦理此事頗形棘手。駱秉章隸籍粵東。於民夷各情尚能熟悉。如有所見不妨據實敷陳。以備採擇。以後如聞粵東近事並著隨時馳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	--	--	--	--	--	--	--	--	--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咸豐八年戊午正月己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
柏貴奏。日來該夷帶音分踞省城東北及粵秀山一帶。並
派兵巡查各門街道。雖以安民為詞。而實懼我有陰欲圍
之之意。至西關為省城殷富之區。商民雲集。時有夷兵數
十人出入其間。並無滋擾。民情不致驚惶。佛山一帶。夷兵
未到。仍屬一律安靜。粵等當與官紳等。密為籌議。擬廣募
省外勁勇。破格懸賞。以冀迅圖收復。惟該夷現有大小火
輪兵船二十餘號。排列省河遠近。粵秀山及東北各礮臺
均為所踞。恐一動作。則畫虎不成。省城數十萬生靈。盡歸

塗炭。且慮沿河一帶各州縣肆行騷擾。為害更甚。又恐土
匪乘機竊發。勢更難於兼顧。芥一身何惜。惟大局攸關。不
得不苟且忍耐。曲為遷就。昨經紳士伍崇曜等屢與該夷
在城之領事官接見。詢以應辦事宜。據轉述該夷之詞。總
以向來夷務。歸

欽差大臣專理。巡撫係管轄地方之員。未便商辦。且仍稱欲赴天
津。求

大皇帝特派公正大臣專議一切。以為萬年和好之計。芥等以該
夷志在通商。僅得早日貿易。不特民生營運可以樂業。即
夷情有所瞻顧。亦不致任意騷擾。當經芥柏貴照會夷酋

額爾哈及喇酋葛爾巴倫等詢以有何商議之事。不妨先
與粵妥議。並勸其退兵回船。先行開港等情。本月初六日。
接喇酋照覆。以前在粵秀山會晤之詞。全為彼此安民起
見。現在總候

欽差大臣會議妥當。即將城垣交回。其意總以俟暎夷定議。即可
照會。初七日。接暎夷照覆。以前葉大臣不允所請。又不面
議。絕之過甚。不得已而動兵。總候

欽差大臣與暎夷兩國商定和約。竣妥後。始能撤兵。交回城垣。現
派領事官駐劄粵城。辦理一切。毫無苦累百姓之心。惟願
商民安心。重為開港貿易。日後益增中外睦好之誼。實為

善法等因。等細閱兩首照覆。無橫逆之詞。但必須

欽差大臣到粵定議。後方肯退兵。至通商一節。似尚不難轉圜。等
復令紳士伍崇曜等面晤夷酋。再三開導。諭以利害。該夷
漸知曉悟。現商重建夷樓。以為貿易之地。儻能日內設法。
議有成局。先行開港。則民心更為安貼。等相責。連日亦接
見該領事。頗為馴順。惟有察其性情心術所在。竭力開導。
設法通商安民。免致別生枝節。現在西北兩江軍務未戢。
已於佛山地方。分設軍需總局。飭委鹽運使齡椿督糧道
王增謙。駐劄該鎮。督辦團練。兼防各路土匪。藩司江國霖
臬司周起濱。仍辦省城局務。至督臣葉名琛。自前月二十

一日上夷船後。紳士往見。該酋均不令接晤。僅於窗外窺見其容。聞該夷接待督臣。尚有禮貌。察其情性。須俟和約議定。方可送回。所有

欽差大臣及總督鹽政關防印信。現仍查無下落。

穆克德訥等又奏。再督署歷年夷務稿件。於督臣上船之日。均為該夷劫去。現在撫馭事宜。動關機密。儻一經洩露。為該夷所偵知。則辦理更為掣肘。嗣後所有夷務各件。應請

旨交軍機處寄諭。無庸明發。即等一切奏報。亦請無庸發鈔。以昭慎密。至該夷欲赴天津之語。等時中察訪。現值北風

河凍。雙難行舟。如所請有礙難辦理之處。恐該夷等春暖時不免赴天津要求。屆時或

欽差大臣前往定議。抑仍令折回廣東。聽候新派

欽差大臣查辦之處。出自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奏。續陳夷務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英夷顯背成約。稱兵犯順。陷我省會。劫我大臣。以情理而論。即當絕其貿易。調兵勦辦。方足伸天討而快人心。前此諭知柏貴等。如該夷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若久踞城垣。惟有調兵驅逐。然後與之割辦。今據奏稱。該夷欲俟議定章程。方肯退

出省城。其為要挾。已屬顯然。而柏貴等。竟欲商建夷樓。先議開
港。束手無策。何至於此。日內傳聞。該夷欲於河南地方。建立夷
館。又欲於海口。抽釐。柏貴等均欲應允。朕意柏貴久在粵東。熟
悉夷情。未必如此遷就。今覽奏報。傳聞竟非無因。豈因葉名琛
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葉名琛辱國殃民。生不如死。况已
革職。有何顧忌。穆克德訥。柏貴等。亦皆有失守城池之罪。朕從
寬議處。原欲汝等運籌補救起見。不料竟在夷人掌握之中。恨
不即與通商。希圖目前了事也。現在黃宗漢未到。柏貴署理欽
差大臣。該夷必與議論通商。多方要挾。若允其在河南建蓋夷
樓。逼近省城。將來必不能相安。至中國抽釐。為近日濟餉起見。

軍務告竣。即當停止。今夷人欲抽釐。則無停止之日。恐均非商民所願。從前暎夷欲入省城。因粵民公憤禁止。柏貴豈不知之。今省城失守。而粵民並不糾眾援救。諒因葉名琛剛愎自用。以致人心散漫。今柏貴等既不能抽身出城。帶兵決戰。尚不思激勸紳團。助威致討。自取坐困。毫無措施。其畏蕙無能。殊出意外。此次該夷背約。奪我省城。並非中國先行開釁。僅粵東紳民激於義憤。集團討罪。柏貴等毋許禁止。若能借紳民之力。加以懲創。將該夷退出省城。使知眾怒難犯。飲其兇鋒。然後柏貴等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不致誅求無厭。在柏貴等亦剛柔並用。不致事事應承。傷國體而失人心也。至該夷欲來天津。自有辯

法。毋庸過慮。

又

諭前因穆克德訥等馳奏。夷人背約踞城。當經諭令柏貴。暫著欽差大臣。會同穆克德訥等。調集兵勇。將夷人驅逐出城。並令羅傳衍等。集團助戰。原因道光年間。不令英夷入城。係借紳民之力。曾蒙

聖諭嘉獎。此次該夷背約。占踞省城。並將葉名琛劫去。未聞該省士民敵愾同儼。諒因葉名琛辦理乖方。以致人心解體。惟近日柏貴等。意在即日通商。並傳開出示曉諭百姓云。夷務已有辦法。無許妄動等語。恐柏貴等為所脅制。無可施展。前此寄諭羅

博衍龍元傳。蘇廷魁等。密傳各鄉團練。宣示朕意。將該夷逐出
省垣之處。亦恐為該夷阻隔。尚未周知。茲特命駱秉章。轉遞延
寄一道。付該侍郎等閱悉。著即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
討其背約攻城之罪。將該夷逐出省城。儻該夷敢於抗拒。我兵
勇即可痛加勦洗。勿因葉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該督
已辱國殃民。生不如死。無足顧惜。況此事由該夷背約。先自舉
兵。該紳民等。如能眾志成城。使受懲創。正所以尊國體而順民
情。朕斷不責其擅開邊釁。慎勿畏葸不前也。如能將該夷驅出
省城。不令與官民錯處。則控馭稍易為力。屆時以粵東民人索
償所燒數千間房屋為詞。不許在粵省通商。彼必自知理曲。然

後由地方官員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稍息誅求之念。該侍郎等。惟當仰體朕心。為國宣力。勿為浮言所惑。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駱秉章。以逆夷襲踞廣東省城。馳奏當經諭令嗣後如有見聞粵省近事。即著隨時馳奏。本日據穆克德訥。柏貴等。續報夷務情形。逆夷兵船二十餘號。仍排列省河。據稱須俟新放欽差大臣到後。方能退出省河。交回城垣。其為要求無厭。已屬顯然。日內傳聞有欲在省城河南建立夷樓。並在海口抽釐。及生輸入城等事。柏貴接奉署理欽差諭旨。當必先行籌辦。惟據奏欲速通商以安民心。未免失之太弱。且與該夷雜處城中。恐處

處受其扶制。不能連絡紳民。以為補救。因思從前不令夷人入城。皆得粵省紳民之力。此次夷氛猖獗。攻陷省城。不聞地方紳民出為援應。總由葉名琛調度無方。以致人心解體。今聞該將軍署督等。仍有告示。言夷務已有辦法。令民間不可妄動等語。非所以激義憤而保地方。雖連次寄諭。均令其與前任侍郎羅博衍。京堂龍元傳。給事中蘇廷魁商酌。激勵鄉團。以助兵威。將該夷退出省河。然後與之講理。該夷見眾怒難犯。當可少遏兇鋒。不至盡受扶制。於辦理之方。實為有益。茲有廷寄一道。諭羅博衍。龍元傳。蘇廷魁等。令其密諭各鄉團。宣示朕意。妥為辦理。著駱秉章於奉到時。即加封專差員弁。迅速赴粵。妥為投交。勿

為該夷知覺。致有阻撓。是為至要。

丙戌。閩浙總督三。懿德。福建巡撫慶端奏。竊照粵省自上
年九月間。倭夷借詞構怨。致釀釁端。防務喫重。當經密飭
沿海一帶地方文武遵照。不得稍涉張皇。旋奉寄

諭。葉名琛奏。倭夷藉端起釁。我軍兩戰獲勝一摺。浙江福建兩省
如遇夷船駛至。妥為防範等因。即經欽遵辦理。先後接到閩浙

水師提鎮各員密稟。所有海口一帶民夷。照常貿易。似可
無虞。茲於本年十二月初旬。風聞倭夷在粵犯順。情形甚
為橫恣。正在查辦間。復接署福建水師提臣賴信揚。署閩
粵南澳總兵陳應運各稟。探聞省垣係於本年十二月十

四日。被夷竄擾。即於十九日。經附省鄉團馳援克復。文武各官一時查無下落者。約有四五十員。是否盡確。無從查悉等情。接閱之餘。曷勝焦慮。伏查粵東防夷嚴密。且民情鞏固。眾志成城。何至猝被竄擾。既經附省鄉團馳援克復。以情勢而論。諒不致被夷久踞。究竟粵省如何情形。現在作何勦辦。未准粵省移咨。莫悉其詳。閩省海口通商。民夷相處熟習。彼此偶有爭執。即飭該管官立時查辦。折服夷情。不准以末節細故。藉口生釁。本月初旬。聞有該夷火輪兵船一隻。游駛閩洋。旋即退去。未敢深入。儻經粵省勦辦窮蹙。圖竄鄰疆。來閩窺伺。惟有責其恪守和約。折之以理。

該夷雖甚狡獪。度不敢自絕其貿易之路。仍一面密飭閩浙水師提鎮暨沿海一帶文武密為籌防。不得稍事大意。諭軍機大臣等。據王懿德等奏廣東省城被夷窺擾現籌密防閩境一摺。粵東夷人占踞省垣。葉名琛尚留夷船。業經簡放黃宗漢為兩廣總督。其未到任以前。並令柏貴暫署欽差大臣關防。近日疊據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奏報辦理尚無把握。該夷如能悔過自新。退出省城。自可徐與說理。儻仍逞其詭計。日久盤踞。恐不免用兵勦辦。閩省海洋接壤。自宜嚴密防堵。但須暗地設防。不可令夷人窺見端倪。黃宗漢由閩赴粵。王懿德等必與會晤。正可商度機宜。維持大局。至該夷現在省城。該督所稱十

一月十四日。被夷竄擾。十九日即經鄉團克復。想係傳聞之誤。嗣後粵東情形。如有所聞。仍著隨時具奏。

又

諭本月初二日。復據穆克德訥等馳奏。該夷尚踞省垣。須俟議定章程。方肯退出。而柏貴等竟與商建夷樓。先議開港。希圖了事。其畏蕙無能。殊出意外。當經諭令柏貴等。宜借紳民之力。驅逐夷人。然後從而開導。示以懷柔。並諭令羅博衍。龍元。傅蘇廷魁。密傳各鄉團。宣示朕意。立將該夷驅逐出城。其諭旨。業由湖南巡撫駱秉章。專差員弁遞交矣。黃宗漢現在途次。於粵東現辦情形。自必隨時偵探。惟恐傳聞未確。轉滋疑慮。所有穆克德訥

等續報摺片。並寄信諭旨三道。均著抄給閱看。

乙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再。臣等前聞
暎夷。有闖入廣東省城。擄劫督臣葉名琛之事。當因上海
與廣東聲息相通。設被波及。則海運關稅。釐捐。均多阻礙。
所聞實非淺鮮。即經密飭蘇松太道薛煥。密加訪探。並傳
諭夷酋。之在上海者。粵事應歸粵辦。上海華夷。並無嫌隙。
應仍照常貿易。毋稍疑懼。月餘以來。尚稱安靜。惟據暎
等夷領事。向薛煥面稱。本年春融。各該國公使。欲由上海
而至天津。請

大皇帝特派軍輔大臣。另議通商和好事宜。雖其言未可盡信。然

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復經密飭薛煥知照。如該夷前來
饒舌。即告以

大皇帝已另派大臣。前赴廣東查辦。妥為駕馭。令其折回廣東。仍
俟黃宗漢行抵蘇常時。再由臣等察看情形。與之熟商辦
理。惟夷情叵測。且聞俄羅斯夷船。亦往來於香港。日本不
知其意何居。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趙德輿。奏。曉諭夷酋。照常貿易等語。英夷
犯順。闖入廣東省城。本應令各海口。絕其貿易。念此次起釁。係
由葉名琛剛愎自用。駕馭失宜。以致該夷憤激滋事。是以暫緩
用兵。屢次諭令相責等。如果該夷悔罪。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

往。僮勇固不悛。即調集兵勇。驅逐出城。再與講理。上海華夷。既無嫌隙。自應照常通商。何桂清等。派蘇松太道薛煥。諭以粵事應歸粵辦。又因佛暎等國。欲至天津。請派大臣。另議通商之語。並飭薛煥。善以已另派大員。前赴廣東辦理。措詞尚屬得體。現在粵省夷務。尚無定局。上海夷酋。既屬安靜。只可如此羈縻。俟黃宗漢路過江蘇。該督等與面晤。即可將此次入奏情形告知。至上海時。有火輪船往返。並著密探粵省夷人。如何舉動。隨時具奏。

丁酉。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臣惟西洋諸夷。恃其礮利船堅。橫行海上。以經商為生計。以詐力相欺陵。自前代以來。即

已如此。然為患不劇者。其船礮利於海面。用之河內。則畏礮畏淺。畏焚也。夷兵習於水戰。用之陸戰。則畏抄截。畏伏兵。勝不能深入。敗不能善歸也。安南勝紅毛。以軋船。蓋以小制大之效。日本勝紅毛。以陸戰。蓋以主制客之效。明指揮百戶王承恩。燒夷船五艘。而夷不敢逞。鄭成功迫紅毛遠遷。而自據臺灣。則又出其不意之效。夷性桀驁好勝。狡譎嗜利。然一經痛勦。則相戒勿犯。此古昔一轍者也。自前此犯順以來。習見廣東閩浙江南沿海兵力懦弱。更啟戒心。而於沿海各處形勢要害。知之頗審。重洋一駛千里。官軍防不勝防。天津為近。

京重地。又可以此隱相恫喝。故每尋釁生端。冀得所欲。廣東民風尚強。從前夷人每有求索。官司度不能應。則以民情不便折之。夷人知官兵雖怯於私鬪。而鄉民則勇於私讎。暫雖得逞。終必自困。亦不過於要挾。自四年奸民四起。首要各逆。多漏逸入香港。夷黨葉名琛於團練之實在出力者。未嘗襄保。於水陸兵勇。未嘗整飭。軍民之情不通。信任前臬司沈棟輝。及現任藩司江國霖。勒派捐輸。吏治清濁。民心遂因以不固。至夷務方興。正集思廣益之時。葉名琛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迨夷人駛入省河。開礮轟城。而城上守備不設。致夷逆與

漢奸得梯而上。釀此大厲。是廣東省城之禍。由於葉名琛。平日不能團結民心。臨時不能豫為戒備。非由夷人狡悍難防所致。夷人因其志備。始肆跳梁。亦非盡由葉名琛堅持定議所致也。逆夷入城以後。漸肆鴟張。擁葉名琛上夷船。迫將軍都統撫臣上觀音山。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始將將軍撫臣送回撫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監之。收繳省城各標及近城各國軍器。收省河各礮船。歸夷目統帶。並以夷兵分守各城門。出示則用四夷酋與將軍撫臣會銜。蓋恐廣東軍民之圖己。則脅大吏以鈐束之。恐和議之不能速成。成而不滿其慾。則脅大吏以為之質。其狡譎如

此。現據藩司文格詳稱。接廣東藩司咨稱。兩廣總督鹽政
及

欽差大臣關防。均已不知下落。往來公文。宜防偽託。不知將軍撫
臣等關防。雖在其公文。均須由夷人閱過。始能發行。是將
軍巡撫關防。亦不足信。逆夷要求之事。大約不外索兵餉。
讓關稅。請事。無論逆夷反覆無常。難滿其欲。且賠兵餉。則
無從接括。讓關稅。則各省羣將。效尤。不許其請。固慮目前
難以支持。既許其請。又恐日後多生枝節。反覆圍維。未敢
遽決。現在柏貴既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柏貴所陳。
必皆夷酋之意。如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自可寬其既

往。僮桀驚如故。扶制如故。又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逆夷之襲踞省城。脅迫大吏。其意原以廣州為一省重地。將軍巡撫為一省大吏。劫而持之。可以肆其要求。今聞省城民居。畏禍逃避者十居其八。文武眷屬亦多移徙。藩臬寄寓城外。運使糧道寓居佛山。軍火器械庫銀均被劫掠一空。礮位亦皆釘壞。是現在廣州只剩空城。無關輕重。各大吏遭此劫辱。外為夷人所輕。內亦不足繫廣東軍民之望。徒使逆夷得挾之鈐制。各屬罔知適從。似宜從新布置。與為更始。或請

勅下新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擇地暫安。並頒給新關防。令其一

面辦理夷務。一面辦理團練。選調水陸兵勇。豫備以待。其將軍撫臣。應請

特簡賢能。頒給關防。分駐各處。均令通飭各屬。一體知照。庶逆夷失其所挾。而膽稍寒。吏民有所格遵。而志漸定。議撫議勦。權自我操。不致為夷所牽制矣。聞暎夷軍餉所費最重。故用兵不能多。亦不能久。自連年與各外洋構兵以來。實亦漸就貧乏。此次入犯。真夷及漢奸。人數不過數千。而佛蘭西一股。乃其邀約而來。並非本志。果其經理得宜。民心悉固。兵氣漸揚。逆夷亦何能為患。至香港久為夷巢。漢民亦有僦居其間。往來貿易者。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彊。

但得一二好州縣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勿
漏風聲。颺忽而來。趁夷兵赴省之時。乘虛搗其巢穴。奪其
輜重。破械。則逆夷回顧不遑。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挾。亦
未嘗非制夷之一奇也。逆夷詭謀動以分犯閩浙江南山
東相恫喝。似宜豫令沿海各省密陳水陸久戰勁勇於內
河相機要擊。而天津一處更須選久經戰陣之將。帶馬步
勁旅先為籌備。天津內河水面窄狹。非夷船之利。誠能制
之於陸。一再痛創。亦當不敢妄萌要挾之心。總之制夷宜
於內河。宜於陸戰。不宜與之角逐海口。臣管見所及。是否
有當。不敢不據實陳明。粵東信緘。謹摘鈔併呈。

御覽

十二月初九日。廣東省來信云。十一月二十五日。逆夷始將將軍撫憲送回撫署。有夷目率領夷兵數百人。同在撫憲衙門居住。脅令出示安民。有願以柏大人仍掌巡撫之職等語。藩臬現住城外。運司糧道同赴佛山。辦理糧臺及支應西北兩江軍火。粵東民情。素視官之號令為進退。現在撫憲尚在城內。外間傳言。撫憲業已馳奏請

派欽差大臣辦理。是以未敢遽有舉動。現在省城各城門。均有夷兵把守。夷目修葺將軍衙門。意欲由撫署遷居。仍逐日派夷官。在撫署收呈辦事。分城內東西南北及西關一帶共

為五旗。派夷兵協同本地官兵稽察地面。並將督撫廣場三標軍器局查點封記。旗營擡槍全數收繳。並請撫憲調回各巡船拖船。交夷兵管帶。跟同緝捕。各兵船勇在城內者。均不准穿號衣。及持帶器械。不准聲稱番鬼二字。各處均貼大喚。大法國欽差等官告示。常有夷目夷兵持帶槍礮。在城廂內外游行。查夷船自黃浦至省河分泊。約三四十隻。真夷兵不過三千七百餘人。漢奸約二千餘。喚夷偽欽差額爾噲。偽水師提督西嗎。領事官喊咬嗎。額酋新來未久。西酋桀驁性成。喊領事人尚平易。推舊領事現偽稱正使吧叻。嚙約三十餘歲。生長澳門。能習漢語。狡詐兇狠。

熟習中國情形。一切起釁。根由及僭憑調度。皆出其手。最為難制。其自稱大法國者。即唏噶西。亦有偽欽差提督等官。均由暎夷要結而來。又現在夷人處用事。漢奸一名王道崇。嘉應州人。一名李小村。福建人。王能習番字番語。最為狡獪。李無才而性陰險。俱鬼衣鬼冠。在撫署暫住。人所共知。王與巴不除。粵省萬無安靜日矣。

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密陳廣東夷情。並錄信械呈覽一摺。本日已諭令黃宗漢迅速前進。帶兵駐劄省城附近地方。相機籌辦。矣。柏貴署理總督後。尚無奏報。僅與將軍穆克德訥同受扶制。惟該夷酋之言是聽。亦惟有另簡賢員前往會同黃宗漢辦理。

前有廷寄一道。諭令駱秉章。差人齎至廣東。文羅惇衍。龍元傳。蘇廷魁等。令其密召鄉團。圍克省城。諒已妥為寄交。該侍郎等。若能調度有方。攻其不備。如駱秉章所奏機宜。自可奪逆夷之魄。所慮者。伊等聲望有餘。而機權不足。亦難濟事。現在湖南道府以下。及候補人員中。如有籍隸廣東。熟悉地方夷務情形。明幹有為。堪以任使者。著駱秉章。揀派二三員。前往廣東。幫同羅惇衍等。商辦集團調兵各事宜。以資得力。

又

諭本日據駱秉章奏。密陳廣東民夷各情。並鈔呈信械一摺。據稱該夷將將軍巡撫送回撫署。令夷目夷兵監守。收繳省城各標

及近城各團軍器。省河礮船亦歸夷人統帶。並分守城門。出示
則夷酋與將軍等會銜等語。逆夷闖入廣東省城。迫脅大吏。柏
貴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其所陳奏事件。必皆聽從夷人
指使。一切不能自主。該署督及該將軍既並受扶制。在官無可
用之兵。即紳士鄉團。無官兵為之應援。亦恐獨力難支。著黃宗
漢迅速馳往。勿再遲延。該督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
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劄。遙作聲援。切不可誤信人言。
輕入省城。致陷前車覆轍。安營後即飛調水陸兵勇。召集各處
團練。密籌攻剿。勿以柏貴等在城。心存顧忌。總以維持大局為
要。若如駱秉章所奏。傳聞近日情形。是該署督將軍等辦理紕

與葉名琛無異。朕必另簡大員前往。會同黃宗漢分駐各處。相機勦辦。使該夷失其所恃。庶幾權操自我。尚可挽回。駱秉章奏。此次真夷及漢奸。不過數千。嗚呼。一股。係其邀約而來。並非本志。果能經理得宜。逆夷何能為患。又稱。齊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若得一二賢吏。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乘夷兵赴省之時。擄其香港巢穴。則逆夷回顧不遑。自難久踞省城。又夷酋吧嘰。及廣東漢奸王道榮。兩人不除。粵省無安靜之日。各等語。著黃宗漢預籌妥辦。駱秉章所呈信械。著鈔給閱看。

壬寅。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正月初十日。

接據署海防同知李煥文稟。喚夷領事囉吡等。以夷首
因廣東之事。遣夷首齋送照會到滬。欲赴蘇州巡撫衙門
面投。十一日。臣趙德轍接據該夷目宮達噠俄理範來文。
知會。即日到蘇。又經照覆該夷目將公文交給薛煥轉遞。
無須來省。十二日。據李煥文富安稟。該夷目迫不及待。已
於十一日在滬起程。臣趙德轍正擬束裝。馳赴崑山一路
接見。該夷目等適已抵蘇。臣趙德轍復與兩司飭令署蘇
州府知府蔡映斗。隨同薛煥前赴該夷目船上。諭令在城
外等候。而該夷目等。以為攜有緊要公文。必須至署面交。
勢難阻止。隨於十三日申刻。喚咪佛三夷領事囉吡等。

爾等。敬體呢等。與宮達德俄理。前來署謁見。交到。味。咄。三。夷。首。照。會。臣。等。公。文。內。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三。角。請。由。臣。等。轉。遞。至。京。臣。趙。德。勳。向。該。夷。目。等。詰。詢。據。稱。投。送。照。會。係。為。廣。東。之。事。甚。為。緊。要。各。該。公。使。定。於。二。月。內。赴。滬。如。彼。時。大。學。士。尚。無。回。信。即。赴。天。津。等。語。臣。趙。德。勳。當。諭。以。現。有。

欽。差。大。臣。黃。宗。漢。前。往。廣。東。查。辦。自。應。靜。候。該。夷。目。等。亦。無。異。言。因。其。遠。道。投。文。若。不。允。為。轉。咨。又。致。另。生。枝。節。旋。即。備。具。照。覆。三。角。交。給。銷。差。該。夷。目。等。懽。然。而。去。即。於。十。四。日。自。蘇。返。糧。飭。令。蘇。松。太。道。薛。煥。督。同。委。員。伴。送。回。滬。情。形。尚。

為安靜。且趙德轍當即函致臣何桂清密商。並將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先行折閱。觀其大意。葉名琛之辦理不善。固不待言。而該夷之猖狂亦已自認不諱。深堪髮指。且欲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以前赴上海會議之語。其中尤多要挾。味夷文內附有俄夷照會軍機處公文一件。情詞大略相仿。臣伏查該夷酋等因在粵未能逞志。輒欲前來上海會議。其心本屬叵測。而上海為海運馬頭。又為關稅釐捐會萃之地。設因要求不遂。別滋事端。誠恐多所窒礙。屈計黃宗漢出京後。當可行抵山東清江一帶。臣等即鈔錄照會四件。呈馳密函。知會黃宗漢酌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等密陳。嘆味咈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此次夷人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現又來滬投遞照會。並言欲赴天津。顯係虛聲恫喝。欲以肆其無厭之求。向來夷務。皆由兩廣總督專辦。已派黃宗漢赴粵辦理。乃該夷酋等竟不候查辦。前來蘇州投遞照會。並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種種。曉瀆。皆係一面之詞。出乎情理之外。除飭裕誠將不能照覆該夷之處。咨明何桂清等。轉諭該夷酋外。仍著何桂清等查照裕誠咨文內各情。逐層詳加開導。諭以上海本非籌辦夷務之地。中國自有專辦夷務之人。俾該夷駛回廣東。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方為妥善。該督撫必能仰體朕意。飭屬妥辦。以尊國體。而

弭釁端也。

暎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

貴國

欽差大臣葉仰託

皇上所界之權。迨我大暎大哋兩國民命。向討條約。理所應得。並
賠補損害各處。而大臣葉不肯任從。甚迫我兩國奉敕命
代攝各大臣。只得舉兵進擊粵城。對仗不久。旋見攻克。現
為我合軍據守。大臣葉被虜羈留。前事未出之先。本大臣
與大臣葉具文往復數件。無從得悉。曾否詳確經入

御覽。是以繕錄夾片。貴宰輔大臣閱之。始知彼時應代我國割白
各處。雖重且多。而本大臣十月二十七日行文所書。不過
兩節。一則凡有條約所載各款內。包暎民任意進城。無不
在粵省准行。二則近來起事之間。所有暎民及暎屬受其
損累。皆為照數賠補。所求二款。按度無逾。外有大佛國使
臣亦討各件。均限十日為期。幸得允從。兩國師船撤省河
之圍。惟以河南地方為質。仍令兩國軍士駐劄守候。有

貴國

持簡平儀大員會同本大臣商議定約。再俟該約二紙。分抵本國
及貴院

京師蓋實為據。而後班師。儻若明言不允。或默無聲說。或設詞推卸。惜本大臣宜令水陸軍兵力攻省垣。則情形變改。本大臣自持其應討之道等情去後。詎大臣葉為粵省專任大臣。本大臣雖預明切詳細告戒。勿使滿城受禍。乃其遺棄公中。仍於我國並未踰越所求。無不設詞退却。反致躬蒙其害。城鄉遭陷災難。茲本大臣已同大佛欽差會擬兩邦合軍。仍在粵城駐劄。除有要務實有礙於軍中者。此外概不再動干戈。其際我兩國大臣等。前赴上海。候戊午年二月十七日以前。希有得奉

貴國

欽差大臣南來。方將彼此應行商權各節。會晤覈定。惟本大臣所
承教旨。不但應討英民受損賠補。及因軍務。皆由葉大臣
固執堅持所致。軍需經費。亦應償付。此兩節外。尚奉大英
君主特受全權。准以各式和約章程。代為商定。俾免日後
復生。有礙和好。且令彼此商民。貿遷加增利益。其應議精
細。須待

特派欽差大臣到日。再行會酌。現僅將大略。先行備文。達貴軍輔
知照。查前年定約以來。兩國縱均獲益。此無可疑。即內地
關稅增多。外商爭先購買。以致華民勤於事業。各貨長價。
是

貴國專資其利。而約內有要端不一。年來熟覩。見有缺處。宜為修補。即如設照泰西諸大邦。向來恆素文誼成規。各士大吏。得以任意進詣。

京師似則近年在粵。不美之患。多為杜絕。又設果得定立善章。使各國保其確係良民。即准歷游各省州縣。或可免近年粵西戕害。佛國神各貽禍生災之弊。且條約所定通商各口外。有數處貿易萌興。而官廨置之不較。

國課無所徵取。於此可見。欲以成約限制各口。勉致外商。不准私赴別區交易。如此立法。實可為徒勞無裨之證據。蓋大皇帝宇下。所有勤工效忠黎庶。或沿海江河居住。欲將物產出

售遠客。如數給價。則何必禁止。又據外商所云。出入各貨。運經內地。除納稅餉。格外勒索規賄。視成約內。竟無處治。又據建約之際。應納稅則之處。彼時所定。諒該公當。止有因年來價值頓減。而照舊徵收。此豈非尚欠公平。是知實宜隨時次第。約為增改。至

貴境沿海賊匪勢鴟張。有妨商務。瀕岸居民。惜遭毒害。本國深願勦助。盡數消除其患。尤有曾入我耶蘇聖教者。各有數處。酷待其人。不獨有阻教化之道。且殘忍行為。亦負中土前賢立教之理。惟耶蘇教門。止須對臨上帝。親待同人。盡分而已。何為刻忍處之。總之。幸有

貴國

特派大臣。不但奉准賠補。喚民所受損累。並將我國勢迫動兵之經費。賠償之責。仍膺前項會議之權。可依期內到滬。商訂良法。轉敦我兩大邦之和好。候大嘍

大清兩國有未妥之款。亦得完竣。方令在粵城駐劄之軍兵撤退。儻限滿無

欽差大臣前來。或雖有派到。而權任不足。抑且重權足任。而不肯依理和議。則本大臣無庸置詞。勿聽延擱。亦勿待明言。乖和舉兵。惟將本國應討各款。皆從己見。若何設策。以期必得按照舉行。尚自存斯道矣。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佛蘭西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躬膺簡命。欽奉詔敕。予以全權。便
宜行事。大臣前來中國。將所有兩國不協之處。調處和平。
俾兩國前立和好貿易船隻章程。彼此民人。日趨禮義。於
兩國更有裨益。理合道達貴大學士。本大臣至廣東內河。
已歷數月。戾止之後。即與本國官員。將各案卷。悉心稽考。
以便周知各事始末。又察明前本國與

貴國所有按理請為賠補之處。兩廣總督。曾否照請辦理。
詎本國公使所請。原非太甚。而兩廣總督。曾

欽差辦理內外事務。將本國之重事。非延日推月。即置於不問。本

大臣聞之不勝憫惻。今欲貴大學士明知各事始末。與踞守省城之緣由。特將本大臣與

欽差葉往來公文。並兩國水陸提督軍門照會等件。繕正奉聞。事關重大。祈貴大學士代為具奏。

御覽。以便可知其實。查

欽差葉各來文。仍用戲飾之語。堅辭不賄。大佛大暎兩國按義所請之處。盡行推卻。至限期已滿。即於十一月十三日。大佛大暎二國水師兵丁。會同攻破省城。十四日。即踞守省城。後首以保護良民性命家產。不致受累為主。數日後。

欽差葉巡撫柏將軍穆雖皆為兩國兵弁俘獲。而並未殘虐。反以

禮相待。誠以大西各國。並非好貪殺戮者也。惟

欽差葉貽害頗多。雖已被獲。迨後

貴國將本國與大暎國所請賠補之處。辦理妥當。又將吾兩國與

貴國通商貿易之處。比昔日更加周密。以免將來再有如

欽差葉之錯。危國累民之事。方放之回國。

欽差葉辦理公務不協。貽害不鮮。以致總督署全行拆毀。銀庫武

庫為吾兩國所獲。惟科房案卷所得無幾。查此各事。惟在

欽差葉一人昏迷所至。故今暫離其國。獨懲其愆。至巡撫柏將軍

穆二位。原為

欽差葉所貽。其後巡撫柏將軍穆二位大人。深明大義。勸助吾兩國水師提督軍門等。保護地方。彈壓百姓。免匪劫搶。以至本大臣等待後諸事辦妥。乃將城池交回與

貴國。暫時商議定後。即時釋放巡撫柏將軍穆復進衙門。視事。宰理如舊無異。厥後地方安靖。各河道守堵。今已開釋。貿易不日可以昌熾。黎民樂業獲利。可見外國人以禮相加。眷顧優隆。自必明知。前所云外國人堆係離敵等語。實屬詐言。先若恐懼躲避。至今反與吾人交好。彼此敦睦友誼。所得必多。所失實寡也。茲本大臣與大暎國會同商議。載戰干戈。直行照會。

威朝大臣轉為奏明

貴國

大皇帝請派相當大臣。予以便宜行事之權。俾於二月中旬前往上海。會同本大臣與大暎國欽差大臣將各重務辦理妥當。本大臣等亦約准二月中旬前往上海。儻本大臣等如期不到。後二三天必至矣。

貴國所派大臣。務奉便宜行事之權。將前

欽差葉辭行賠補各項。儻應改減。後則量勢再定。不特仍行賠補。亦且務必將兩國軍需。按理補足。誠以此等軍需。係因

欽差葉所致。而吾兩國偏於動干戈。本大臣十月二十七日文內

業已聲明。再本國與

貴國交好。通商貿易。因現在情勢。暫為停止。務必准所派大臣。會同本大臣。和衷共濟。將兩國章程。再為妥議。損益。緣此損益。甚為要務。將來所獲利益。豈惟本國。實為兩國民人。咸臻大益。查大西各國。常派大臣。前往各國京師。寄寓。向例如此。今就

貴國而論。苟

京師有本國。或大暎國。欽差大臣。寄寓。俾凡有不協之處。可直進奏。或不寄寓。僅有兩國交涉之事。即能前赴妥辦。甚為方便。查上海與各議。准通商市埠地方。唐番友睦之誼。

實屬周密。而貿易隆盛。儻與另埠民人通商。亦享此大利。
與

貴國豈不美乎。其不通商市埠。時有走私漏稅。今外國貿易。
若止准在五口地方。不特走私不免。亦且國課有損。查章
程有載。外國人不得進入內地。如有犯例。或越界遠入內
地。聽憑中國官員查拏。但應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中國
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外國人。以傷兩國和好
等語。諒貴大學士亦無不知。然章程雖有明載。而外國人
常有犯此例者。以致彼此受累。其西林縣違背章程。拏本
國人馬神父。人本馴良。酷虐斃命。而地方上官。不將該兇

殘之官處分。而致兩國和好中絕。省城民人受累無窮。乃其明證也。儻

貴國准外國人入內地。或為遊學。或為貿易。豫領執照一紙。由領事官署所發。而執照上各有地方官印章。以便驗識。外國人領牌時。薄納銀兩入庫。於國家不亦美乎。外國人儻有不軌之舉。地方官不亦先期可防乎。以上各款。乃必須共濟之大略。酌議儻獲玉成。並獲

貴國將各賠補之處。一概照本國所請。妥當辦理。則共享昇平。而本大臣會同大英國欽差大臣。即將廣東省城並周圍各處。交回

貴國

欽差大臣。設二月中旬。不見有

貴國便宜行事

欽差大臣至上海。致誤辦理賠補之處。並以各上款。或大或小。不能會同酌議。本大臣雖然不忍。亦惟有按照情勢。設法辦理。誠以此等情形。難以滯久。甚急及早結局者也。須至照會者。

味喇啞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由國面奉諭旨文憑。到中國呈

大清皇帝鑒驗。係便宜行事全權辦理。與中國平行大臣相商妥

議各章程。今特照會內閣大臣。務祈詳察明辨。虛心閱悉。一切中國大臣。

皇帝詞命前來。伯理璽天德。暨內閣大臣。無不歡欣接閱。一般可也。本大臣自本年九月十九日。到中國粵東。早知省垣城廂。將有打仗。因西域。埃佛。兩國。不得已興軍報怨。至開仗之日。本國民人。堅守信禮。兩無干涉。蓋本國列祖。暨定鼎大臣。遺詔。務與天下列邦。和睦為貴。不分彼此。所以不肯與中國各省。動兵據境。諒必以合眾國。在中國。未有冤曲。不知冤曲。實有數端。今略陳之。一自立和約後。貴大臣。每每多端阻滯貿易。一本國民人。居住港口。被兇徒。無分恩。

怨敢將刺殺鴆毒計害身家者數人。所以人多驚恐顧慮。
一來本國各欽差與中國

欽差辦理五口通商外國事務。屢見欺凌推諉。不肯會晤。不答公文者數次。一至大背禮。係前年因有御書文書。准由驛寄京呈。

皇帝鑒。不料忽然交回。已將印封拆毀。終無照覆。此是大無禮之事。人所共憤也。推念本國常欲與中國歷久和好。豈僅將各端大小冤曲事暫行緩辦。亦且兩造說合。俾省垣或免打仗之災。庶民可無傾危之急。此本大臣實與國人同心樂為者。本大臣前數月照會爵閣督部堂葉二三次。請相

會晤。以得親手交御筆文書。免遞到京代表。和氣商議。我兩國交接大小各事。而爵閣督部堂葉竟不會面。併敗我。說和兩造之計。致兵戈擾攘。禍及

國家。坐失省垣。讓地他人。束手受擒。置身內禁。此等人情。本大臣關心繫目。猶恐

皇帝深居內閣。遠處均未悉原委。今嘆佛兩國文武各大憲。按兵在粵。城中百姓要和。不再動兵。一任商民開張貿易。兩國欽差大臣。亦即直達

朝廷。再試議和。以免後慮。邀同本大臣與俄囉斯欽差一切議和。各皆允和。共見公平。亦是依耶穌聖律之仁事也。蓋

天下大邦。俄羅斯居其一。在中國北。相與為鄰。至由東而去。過一大洋。是合眾國。則中國與合眾國實隔一洋耳。若我兩大邦。法制雖有稍異。而和睦則始終如一。論其大勢。我兩國與中國應為友邦。至本國與大英國往來最久。因一脈而來。書同文。語同聲。故每協力相助。共在中國大相貿易。相與日臻充盈。務求無所窒礙。如大佛國與本國。則自古至今。交相友愛。無有間斷。查前事歷歷可證。惟大佛國與中國前經定例。凡有天主教牧師到境。不得無故加害。突於去年被捉教師一人。私將酷刑慘殺。今特著大臣來粵。伸冤雪恨。於此足見該國皇帝有仁人君子之心。本

大臣厚望中國與西域各國堅立和好之基。酌定條約。如果和約堅立。中國四海。嗣後必無割削邊疆之虞。本大臣奉諭來修舊好。定議章程。今文內雖未便列明何條約要議。而我西域各國均無別志。非有一國要求格外之

恩。在本國大概仍照三國所議。但本國被冤曲事。自應申明。一有便時。定必歷訴追究明白。推其中有本國商民於前數年所有貨物被劫一空。理宜償還。該商非是走漏私稅。而遭虧損。亦且守分安常。當別國動兵之際。毫無干涉。而竟不為保護。今酌償所虧。更照知內閣大臣。此次直抵上海港。

口。希

救命一二秉鈞大臣。與本大臣平行者。來港相會。妥議大小事。准
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為期。併或有欲量地。遷往粵省。如前
年所議。又欲另尋別埠。恐離京遠涉。本大臣每思時事。常
恐推諉不允。訂立和約。惟念中國內閣大臣。係一國之柱
石。必不推此美舉。儻到期因辭不會。本大臣嗣後一任便
宜。無再告。無久待。無數言。或獨駐近京。或偕我西域各國
欽差。同駐近京。或待奏陛下如何諭旨辦理。如是中國豈
得以為奇異。豈得或有阻撓哉。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軍機處事。從前所行咨文。及與錢坫。智文謙等。在天津海口面議一切。諒

貴國必已洞悉。現在佛蘭西。啞咭喇。專派使臣。累次與兩廣總督商議。該督既係

貴國特派之員。乃竟置不問。以致該國不得已。欲圖攻擊。晉提雅廷。恐無辜之人。被其荼毒。所以欲與京師大員。當面商議。赴廣東附近地方。以便會合。咪喇。啞俄。囉斯。兩國派出使臣。晉提雅廷。在海口時。已向文謙言明。

貴國雖不允所請。晉提雅廷。不離此處海口。必欲與貴國大臣商議。另籌新章。此時佛蘭西。啞咭喇之意。與晉提

雅廷欲與

貴國商議之意大半相同。是以與味喇噎伏乞貴衙門轉奏大皇帝。揀派能決定章程大臣。或一員。或數員。務於二月底。前赴上海。至各國所願之事。其一遇有要事。各國派出可靠之人。直赴京師商議。不可阻止。如此辦理。一切自然分明。地方官雖距京師較遠。亦不致任意辦理。外國與中國相交之道。亦可愈為堅固。況如今各國皆如此辦理。看來並無不善之處。

貴國亦可如此辦理。其二各國增廣貿易處所。已開未開各海口。令其安然貿易。中國之人。若赴外國買賣處所。照看

中國之人必長見識。況各城私設買賣。以圖徼幸。

貴國不能禁止。

貴國如多增買賣處所時。國用必可豐裕。其三在中國駐京之外國人。及中國習天主教之人。日後願隨天主教者。均毋庸禁止。中國之人。半多習教。此教係使人友慈忍讓孝順。忠厚諸事向善。從前中國

皇帝。狠以此教為好。所以中國傳教習教。及後來習教之人。概不追究。況此輩並非行兇。至普提雅廷。係俄囉斯派出赴鄰國使臣。欲與

貴國欽派大臣。商議辦理邊界。及塔爾巴哈台焚搶事件。

貴國看我等所願章程。恐中國不肯更改。仍照舊例辦理。中國如果不改章程。處處各執一理辦理。其說自然有理。現在既有犯國法無章程之事。因何不改之處。則我等實不解。凡人均知中國。

至聖皇帝隨時更正變通。即如中國至尊敬者聖人。書曰。亦行有九德。故賢君必求才德之人。優待外國來使。則是益於國者。不能不為愛惜。今

貴國遠違古制。雖有才能之人。亦似有防民心國法。

貴國不可拘執。必當自行籌畫。中國之事。如何辦理。普提雅廷等所願。如何辦理。

貴國不可不明。如卻退各國。令其不悅。誠然可危。

貴國亦知我等所願之意。將來必無可畏之處。

貴國或概不准行。或曲為辭卻。則各國即不信服。晉提雅廷。然亦與我等不合。作為證據。

貴國無甚好處。必致有甚於今日者。復求貴衙門將我所議章程轉奏。

大皇帝。

聖明皇帝欲益天下人民。即派可靠大臣。或一員。或數員。前赴上海會商。為此各行。

為各行

大清國軍機處事。普提雅廷等四國所願條例及俄羅斯國使
臣親身赴京商議兩國邊界事宜前已咨行在案。查分邊
界當以兩隅直至東海。普提雅廷等四國求祈與

貴國派出大員商辦此件要事請

貴國預先曉諭該大員令其先議我國如何辦理。查兩國定
界及地理圖式。惟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
此外餘地人皆不知。均謂自興安嶺起至東海止。俟將該
處查明後始行分界。今查明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此嶺
往本處不遠。分作兩股。一經過我霍斯克。在恰克圖未立
條約以前已歸我國所屬。亦並非由黑龍江通松花江係

僅達黑龍江地方。此嶺由黑龍江右岸至滿洲地方。是以不能以興安嶺為兩國邊界。當以黑龍江為界。況俄羅斯已有人民在黑龍江左岸居住。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羅斯邊界。至黑龍江城附近滿洲各莊。無論多寡。均令移居右岸。其移居費用。本國供給。外並可賠償錢財物件。惟析以此事為要。再查烏蘇哩江下游。並無滿漢人等居住。亦無赴彼船隻。應以烏蘇哩江右岸為界。且相距河源一遠。當以入海河又分作海岸。其海岸空地。俄羅斯已有人民設卡築城。惟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各處均照自沙試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止。規模定議。如此辦理。邊界可期。

永遠謐安。上年七月間。在天津海口。接到理藩院來文。甚不合理。彼時並未多言。但俄囉斯國並非別國所屬。向不與中國納貢。敝國君派普提雅廷並非專為此事。係會同商辦兩國有益之事。

貴國大臣一至上海。即行商議。為此咨行。

給兩江總督等咨覆。

為咨覆事。昨准貴撫趙來咨。內稱。映咪佛等國公使遣使。自赴蘇。請轉遞照會三角。咨送前來。接閱之下。備悉一切。查前年九月。映國無故開礮。轟擊省城。攻毀礮臺。焚燒房屋數千家。曾據城廂內外紳民紛紛赴前。大臣葉銜署懇。

求查辦。此皆各國人所共知。今暎國乃藉口暎民受累。索我賠償。實屬顛倒是非。此次拘我大臣。踞我省城。違約背理。皆非從前可比。即蒙

皇上寬仁。恐廣東紳民必動公憤。該國日後必致受虧。其佛蘭西所屬廣西西林縣一案。經前總督葉札飭廣西臬司查明。實係搶劫姦淫之廣東匪徒馬子農。並非傳教之馬神父。佛國傳教原止准在沿海通商之地。不准擅往各省。乃內地歷年常有傳教夷人。俱經解回。交該國領事官收領。如果有心陷害。何以紛紛解回。從無凌虐之事。至味國大臣文稱。此次暎佛犯順。其國並無干涉。實屬堅守前約信義。

可嘉。其俄囉斯國尚不在唐
海轉遞公文殊可詫異。上年
界地事宜曾奉

諭旨特派大臣赴黑龍江會同查勘

院。知照薩納特衙門以符舊
理不善奉

旨革職已另派

欽差總督黃赴粵東公查辦各該國
欽差向無赴上海督辦之事。

天朝設官各有職司。我中國臣下

未便自給該國照會。所有各種情節。即由貴督撫轉致。並
非置之不答也。專此咨覆。貴督撫轉行照覆。須至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九之二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嘆咪唏各夷酋投遞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欲於上海更議和約當令裕誠將不能照覆之處知照何桂清等並諭該督等曉諭該夷令其仍在廣東聽候黃宗漢查辦此時黃宗漢計已早抵常州與何桂清會晤一切情形自己知悉該夷等所訴各情皆係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為詞總欲歸咎中國以遂其婪索之私察其情形似難理諭前此寄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紳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

懼黃宗漢到後。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粵。不可洩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別生枝節。該夷照會內各條。除於裕誠咨覆何桂清等文內。分別酌覆外。其譯出夷字文內。復有商量打仗。花費之語。此次釁端起。自該夷粵省民房貨物。被其焚燬者。何止數千百萬。該省商民。尚未與之索賠。而該夷轉欲索取兵費。尤為無理。如果該夷議及此事。告以中國被焚貨物。先須償還。即使大皇帝寬仁。不與計較。廣東商民。亦決不甘心。况聞佛夷貨物。皆為倭夷縱火焚燒。該酋不向倭夷索賠貨物。而向中國

索取兵費亦太不知情理。此係將來理論之詞。此時能否即議及此。尚須黃宗漢酌度機宜。次第籌辦也。至俄夷與中國和好有年。向來又不在于沿海貿易。此次忽有清漢字夷字各文。附味夷文內投遞。其意欲助暎佛兩夷。而實則事不干己。現已諭知庫倫黑龍江。令其轉行該國薩納特衙門。仍將上年該國請勘界址之事。與之妥辦。此次廣東之事。全與該國無干。味夷既經自行表白。明其不與攻陷粵城之事。而文內亦復附和。要求自當因勢利導。使不與暎佛兩國朋比。方可分別籌辦。至天津海口。已諭知譚廷襄飭屬密為防範矣。所有正月二十六日寄何桂清等諭旨一道。裕誠咨覆何桂清等一件。暎夷漢字照會二

件。佛夷漢字照會二件。譯出佛夷夷字文一件。味夷漢字文三件。俄夷漢字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疊次奏報。嘆咪佛三國夷酋投遞照會。欲於二月中旬來上海議事。並稱如逾期不與會議。即由上海前赴天津。當經諭令何桂清等詳加開導。令其聽候廣東查辦矣。夷人占踞廣東省會。擄劫督臣。業經簡授黃宗漢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相機辦理。該夷照會內所稱欲赴天津。自係虛聲恫喝。借肆要求。惟既有此語。亦難保其必無是事。設令一旦駛至天津。恐亦非從前安靜情形可比。天津係畿輔重地。商賈輻湊。亟應

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譚廷襄傳諭烏勒洪額。並督飭天津鎮道等。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如果夷船駛到。須先嚴禁沿海居民。毋得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使其不能久留。一面派委妥員。與之理論。令其駛回廣東。聽候查辦。屆時觀其動靜。密奏請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該夷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英佛各夷。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味夷照會內。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

件。其中袒護。喚咈各夷。妄行要挾之處。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據理曉諭。令其勿庸干預矣。惟所稱分界地。址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作為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囉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又欲將烏蘇哩河下游右岸。入海河汊。分作海岸。即以海岸分斷等語。殊為無理。中國與該國分界。以格爾畢齊河興安嶺為限。定議百數十年。從無更改。今該夷所稱興安嶺。不通東海。難以為界。是並非不知當時所定界址。特欲另闢一直達海之路。以便其人船來往。斷難遽就允准。況黑龍江左岸。均為中國打牲人等舊居。如果早為該

國所屬。豈能百餘年來。並無爭競。直至今日。始生異議。據稱移居費用。由該國供給。其為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誘。顯然可見。豈有數千里江岸。可以貨取之理。現在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已將不能在上海會議之處。行知普提雅廷。如該夷遵諭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與之辯論。務當恪守舊約。不可聽其狡飾之詞。至精奇哩等處。該夷建房屯糧。本屬非理。乃稱業已有人居住。即欲據為己有。然則中國屯戶。在左岸居住。尤為久遠。何又輕言遷徙耶。且稱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其道理亦無從明晰。惟有妥為拒絕。杜其覬覦之心。使知現在造房占住。皆屬違例。我國因和好有年。不加驅逐。但與之理論。務當仍照前議。將

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即將江岸居住夷人。速行撤去。庶各守疆土。永敦和好。至文內嶺名河名。是否係該國所稱名目。係中國何嶺何江。遇有報便。詳查附奏。所有該夷清字原文。及譯出漢字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據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等。隨報呈遞之俄國使臣普提雅廷所呈夷字。朕即披閱。該夷現在上海。請派大員赴彼商辦要事等語。向來俄夷事件。從無特派大員前往上海。與俄夷商辦之件。現經理藩院行文俄國薩納特衙門。轉諭該夷使。仍赴黑龍江等處會辦矣。所有咨文到庫倫時。著德勒克

多爾濟等迅速差人送至俄國薩納特衙門原行文底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海口。當令馳赴黑龍江會同派出大臣辦理分界事宜。並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乃該使臣並未前往黑龍江。轉赴上海會同咪夷干預廣東之事。咪拂兩國雖在粵省滋事。本國現已簡派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貴國即應飭令該使臣仍照本國咨文赴黑龍江辦理分界事宜。惟念咪拂二夷正圖與中國構釁。已

派

欽差大臣查辦我兩國斷不可因別國之事有傷和好。至該使臣呈請派員赴上海商辦要事一節。現無另有可商之事。不過為燒園分界而已。燒園一事。應與伊犁將軍商辦。分界一事。應與黑龍江將軍商辦。況黑龍江分界情形。斷難在上海遙為懸定。貴國轉飭該使臣。不准在上海逗遛。恐傷兩國和好。再新班學生。幾時可以抵我邊界。務須先期知照。庫倫辦事大臣。以便派員前往迎接。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覈辦可也。為此咨行。

戊午。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天津海外空闊千里。並無

島嶼堪以寄碇。近口三十餘里。有攔江沙口外之險。大火輪船不敢駛入。而艇船及杉板船則儘可往來。海口南北兩岸礮臺。惟北岸礮臺尤當衝要。臣因事須早辦。先已派員往勘地勢。以便隨後修理兵房衙署。其應移之弁兵器械馬匹。亦經飭鎮籌畫。現委署理該鎮總兵之副將達年。已飭赴任。該員在津數載。熟習情形。應責成會同天津道英毓及委員等密速妥辦。天津鎮新舊兵額七千有餘。本較別鎮為多。除出征派防一千名外。存兵尚堪酌調。軍火等項亦頗齊備。似應令署天津鎮達年專駐海口。並令提臣張殿元帶印移駐天津。以資守禦。至海口距大沽五六

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間惟葛沽新城有海防同知及葛沽營遊擊駐紮。為向來商船進口後停泊之所。此外村落稀少。河路曲折。從前有議欲誘入內河。以便殲除者。臣以為夷長於水。而不長於陸。猾狡性成。未必肯舍長就短。且以杉板等小船乘潮而上。其勢甚便。一入內河。則民易驚恐。是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礮臺。後陸路方為周密。上年臣曾令天津道勸辦大沽浮橋。因海河遼闊。經費太鉅。一時款無所出。暫時雇船橫亘河中。以通南北兩岸之路。如以鹽船及舊海船攔截。派兵扼守。尤為得力。亦已諭天津道密為籌備。天津圍練頗著功效。第自撤兵以後。

艱於經費。且經理紳民亦多事故。臣查有前任甘肅平慶涇道費蔭章。子艱回籍。其人精明強幹。堪以督辦團練。亦已諭天津道密與熟商。查照舊章。會同各紳妥為經理。從來禦外以靖內。先天津民情浮動好利。五方雜處。良莠不齊。非此不足以鎮定人心。其尤要則稽查海口各船。有事先斷外洋接濟。臣前經密派委員馳赴海口。先將大小商漁各船覈實編查。並勸辦大沽團練。以冀肅清內地。此外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亦附近商漁出入之處。並當一律籌畫。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籌辦天津海防事宜一摺。天津海口大

號夷船。雖不能駛入。而杉板等船。尚可往來。亟應嚴密設防。以備不虞。該署督現派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專駐海口。提督張殿元。移紮天津。並令在籍道員費蔭。章會同各紳。經理團練。及編查漁船。嚴斷接濟各事宜。布置尚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該夷說謠異常。如果駛至天津。必先投遞夷文。窺我動靜。未必遽行滋擾。該署督即密飭鎮道會同烏勒洪額。揀派上年前赴夷船之文武員弁。前往理論。設法羈縻。儘必須該署督親往。著奏明候旨遵行。現在天津大沽等處。既有備無患。但當示以鎮靜。密為防範。不可稍露張皇。是為至要。

戊辰。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署兩廣總督柏貴。粵海關監督

恆祺奏查該夷自上年十二月初十日以後經^才柏貴疊次開導該夷尚知情理所有停泊省河兵船及占踞東北城粵秀山夷兵漸次減撤其夷酋額爾哈葛巴倫亦回香港僅留夷目五人在粵秀山城內居住所存夷兵僅數百名軍民人等照常出入該夷亦不滋擾舖戶漸次開設該夷平買平賣亦無恃強爭奪之事聞知前督臣葉名琛革職該夷頗深感激惟諭令搬遷出城該夷總以

欽差大臣尚未到粵大局未定為辭揣測其情自因夷兵無多搬出城外恐生他變是外似桀驁而內實疑畏新任督臣黃宗漢到粵後辦理一有端緒當可全行退出此時民夷既

已相安似可暫緩驅逐。以免復滋他變。通商一節。本應俟其就緒以後。再行辦理。惟停止貿易。業已一年有餘。商本既多虧折。貨物亦多霉變。現在西北兩江。賊匪尚未靖平。經費日形支絀。而華夷貿易久停。水手挑夫。皆貧民失業。無計謀生。往往去而從賊。況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停徵。迄今一年有餘。奸商走私者。正復不少。與其明禁暗通。徒有損於國稅。莫若通權達變。得實濟於要需。且洋米開輪。亦可藉平市價。正在籌酌間。據紳士伍崇曜等稟稱。伊等有舊時通商貿易之各國夷商。嘖嘖喚喚等。向其轉乞代稟。以該商等浮海挾貨。遠來不易。現在彼此相持。貨

船不能進口。守候已及年餘。滙懇該紳士等設法代額先
准通商。情詞恭順等情前來。才柏貴當將該紳士等所稟
夷商各情。照會啖咈兩夷。將以夷商之衆。牽制該夷。旋於
十二月十九日。據咈酋葛巴倫照覆內稱。接閱來文。曷勝
歡慰。嗣後商賈之人。照舊昌熾。務必妥為處置。保護內外
商民。平安無虞等語。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據啖酋額爾
唵照覆內稱。接閱來文。頗增慶慰。照常貿易。彼此和睦。仍
望認真開導。諄諭民衆。外客進境。不宜視為讐敵。切為厚
望等語。遂允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港。中外各商等
均各歡忻鼓舞。才柏貴。才恆祺。當經出示曉諭華夷各商。

照常貿易。仍赴各口報驗。遵例輸餉。正月十一日。始行報
驗開徵。至二十五日。粵海關三次徵收稅銀。共五千七百
餘兩。此後自可日臻旺盛。於經費藉可補苴。至咪夷求見。
前督臣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一節。查咪夷
求見。原為調停起見。前督臣堅持不允。咪夷雖意興索然。
而兵船駛入虎門省河。係暎咈兩國旗號。咪夷並無助惡
情事。其虎門各礮臺。為粵省第一重門戶。如果堵守得力。
夷船自難飛越。水師提督在彼駐紮防禦。是其專責。查自
六年九月。夷人構釁。該提臣吳元猷。並不加意籌防。致守
臺弁兵逃散。一任夷船兩次駛入各礮臺礮位。均被夷人

毀壞實屬辜

恩溺職相應請

旨敕部將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諭內閣相貴等奏遵旨查叅疏防提督請飭嚴議一摺廣東水師

提督吳元猷著即革職暫行留任仍責令嚴防海口以贖前愆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再臣等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何桂清等密陳喫咪啡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欽此臣

等當即欽遵分繕照會發交蘇松太道會同能通夷語之

候補道吳健彰轉發各該領事去後尚未接到照覆惟據

該道等稟稱陸續到有火輪船三隻。喫水不過在四尺左右。又有喫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洋。傳聞喫咪佛三箇。不日可到。俄酋普提雅廷已在兵船之內。並無動靜。臣等查咸豐四年冬。喫咪二夷前赴天津。呈請更定條約。奉

旨飭回廣東查辦。喫咪首回至上海。曾向前撫臣吉爾杭阿云。條約不可不改。斷不可踰十二年之期。若因循不辦。恐傷和好。曾經奏過有案。今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仍來上海投遞。照會請

欽差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其情實屬叵測。臣等密飭薛煥

等於夷酋到時不亢不卑待之以禮諭以爾等所遞照會。江蘇省本不知所言何事業已代為轉遞。接有大學士咨覆之文並非不收不遞。妥為開導。但犬羊之性難以揣測。上海為五方雜處之區。民情本極浮動。上年十二月間驟聞廣東失事之信。不開市者數日。經薛煥多方開導。妥為彈壓。始能照常貿易。現在夷人兵船陸續而來。驚惶更甚。海運漕米之出口者僅止及半。受雇運米之沙船尚不足數。日來鮮有進口者。設該夷妄有所求。上海情形即不可復問。更可慮者該夷於咸豐四年本有在鎮江等處設立馬頭之請。現在又稱如無。

欽差到滬。即為所欲為。鎮江揚州。雖為殘破之區。完屬南北咽喉。亦不可不防。臣等已密函知會和春德興阿。如有夷船入江之信。即須嚴兵以待。不與接仗。而能否分兵應援。殊不可知。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上海夷務情形。並請飭嚴防天津等因。覽奏均悉。上海為海運受兌地方。自應設法羈縻。不令滋擾。本日據柏貴穆克德訥等奏廣東籌辦各情。已諭令黃宗漢酌度辦理矣。現在廣東省城。夷兵漸次撤減。夷酋撤回香港。並因各國願請通商。業已開港貿易。儻嘆味佛三酋到滬時。著即派員

諭以廣東現已開市通商情形與上月不同。新任總督到後自有辦理之法。上海與該夷等本無嫌隙。令其回粵商辦。儻該夷欲赴天津。但當告以徒勞無益。亦不必過於阻止。轉示以疑畏之意。惟該夷居心叵測。仍當密飭地方官不動聲色。妥為防範。並催令兌竣沙船。迅速放洋。毋稍稽滯。柏貴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各夷首投遞照會。欲來上海。當經諭知何桂清等設法令其回粵。再由黃宗漢與之理論。本日據何桂清奏稱。上海續到火輪船三隻。又有暎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

洋尚無動靜。與本日柏貴等所奏夷船陸續開行之語相符。現在柏貴等在粵。已與該夷開市通商。並據奏稱。各夷酋等均已
惟悅而去。現只夷兵數百人。尚在城中。惟不肯搬移出城。必欲
俟大局議定。始肯退出等語。上海地方。不便與之理論。止能諭
令回帆。已密諭何桂清。妥為籌辦。而廣東業與通商。已非上年
情形可比。前此諭令羅惇衍等集團驅逐。日久未見覆奏。想係
柏貴等恐開釁端。不令遽行舉動。或該夷酋聞有此舉。慮其受
虧。故舍廣東而趨上海。柏貴等遂信為民夷相安。總須黃宗漢
迅速抵粵。方能相機籌辦。若將柏貴等本日摺件。鈔給黃宗漢
閱看。務須將前次諭示機宜。及該省現辦情形。參酌辦理。朕亦

不為遙制。現在中原多事。兵餉兩虧。上海正行海運。固以息事為宜。但國體攸關。豈可遂其要求之志。致令他國復啟效尤之心。黃宗漢到後。仍未可輕易入城。伍崇曜既為該夷說合通商。即可令其探夷酋之意。如仍有需索兵費之事。當告以焚燒商民房屋貨物。先須賠補。借紳民之力。以杜其訛索之端。然後相機酌辦。剛柔並用。操縱在我。不可一味遷就。致失國體。而啟戎心。水師提督吳元勳。疏防夷船闖入省河。已降旨革職。暫行留任。該督到後。即飭令嚴防海口。以固藩籬為要。

己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二十二日。自清江放舟南下。適聞

有夷人直入蘇州投文之說。臣即改坐江船乘風駛入丹徒。二十九日。在常州接准江蘇撫臣趙德轍來函鈔錄。味佛俄囉斯各夷首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及該督撫臣奏稿。送臣酌覈籌辦。並囑臣從容行走。俟

批摺回後。方出蘇境。緣該夷到蘇後。該省人心不免稍有疑慮。有謂即不赴滬。就見。或當在蘇與之理說。意以為有臣在此。抵當。該夷便不至與蘇為難。臣當與督臣何桂清再三商議。上海非總辦夷務之地。臣雖係專辦夷務之人。而非遽辦夷務之時。蓋未到粵省。一切情形不知。但據一面之詞。何從籌議。且現在既有柏貴署理。不知如何與之議論。如

何具奏設或在滬在蘇接見該夷誅求稍有不遂則動多
挾制不惟蘇省騷動於大局尤有關繫萬無在途籌辦之
理且該夷此次照會係十二月二十七日所發意在上控
葉名琛請另換

欽差大臣彼時粵省尚未欽奉

諭旨將葉名琛革職派柏貴署理今已奉到想二月十七日來滬
之期未必果行即使如期而來惟有將臣已星馳赴粵與
之委婉開導令其回粵該夷儻有不遵亦不過以上天津
為藉口上海關務固為江南軍需喫緊之地亦為各外國
貿易精華所聚料該夷斷不肯在此構難且誅該夷之心

係痛恨葉名琛將其照會所請塞於上

聞故鈔錄並進尚有希冀將來邀

恩之處刻下未必遽敢截留漕糧似無庸先自過慮二十七日在丹陽舟次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著臣迅速馳往豫籌妥辦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紮安營不可輕入省城等因欽

此

聖慮至為深遠臣當欽遵籌辦惟現在江南軍情大兵悉數圍勦金陵西北兩面雖經圍住然賊勢至為狡猾過常州時聞何桂清所談已慮兵力不敷甚為焦急殊難與議調兵况

啖味喘各該夷酋果否於二月中旬來滬尚未可知更不
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浙江則甯波衢州兩防均
為緊急而衢州一帶賊匪數萬現正圍攻江西之廣豐縣
該縣與浙省衢州毘連撫臣晏端書已令該鎮道帶兵數
千赴援並防守常山又飛咨福興張荈各調大兵合剿此
江浙各兵一時難調赴粵之實情也臣現已飛咨閩浙督
臣王懿德如漳泉一帶有可調之兵先行調齊俟臣過彼
即一面帶往一面奏

聞否則惟有欽遵

諭旨俟入粵境即沿途調募湖嘉水陸兵勇先行擇地駐紮並招

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剿以維持大局至賂秉章所呈粵信
係十二月十九日所發歷敘十一月間事臣在蘇接閱王
有齡鈔來在滬粵商家信及隨帶司員畢承昭等鈔來各
信不下二十餘封皆與賂秉章所呈之信相似故無庸贅
呈惟候補知府楊從龍所遞夷務畧節聲敘尚屬清楚並
由滬鈔來粵商二信係十二月初旬以後所發與各信有
小異者謹另繕摺片恭呈

御覽臣惟有迅速遙征俟到粵後步步為營飛調省中數賢員前
來襄助官民一心相機辦理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之重

候補知府楊從龍呈遞廣東夷務大略道光二十二年
間夷務事定議立和約以十四年為期七年後方進廣東
省城至二十九年春間該夷復申入城之請當時督撫係
徐葉獎勸紳士犒賞壯勇於是百姓眾志成城堅不准入
暎夷聞風罷議奏奉

諭旨優獎官紳立四牌樓於四城隅以紀其事咸豐四年紅頭艇
匪水陸並起勦辦逾年始獲歲事窮治土匪搜戮四萬七
千有奇其中不無冤獄愚民無知紛紛遁入香港澳門各
夷船上傭工為藏身之計六年秋榕埔猶未已也九月十
三日番禺縣差頭張順在夷人船內捕獲土匪十六人交

局審辦。嘆夷疊來照會六七次。討取此人。葉中堂不允。二十四日。聞其要攻城。始委南海縣丞許文深將此所獲之匪。送到夷船。該夷不收。仍帶回番禺管押。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奪我東西各礮臺二十九三十。連日縱火燒靖海門外鋪戶九十餘家。又轟擊省垣督署。當時葉中堂兼署撫篆。遂移入撫署。連來照會十餘次。俱置之不理。十月初七日。林勇奪回東礮臺。旋又復失。將礮臺拆平水面。十月以後。連日轟擊。或數十礮。或數礮。至多亦不過一百內外。故無甚要緊。十二月初七八日。洋行被我兵勇燒燬。該夷復用火箭燒我賣麻街。及至年底。水師兵船齊集。該夷之

船始退至鳳凰岡。七年五月。黃浦陳村兩處。燒我水師兵船十分之八。以後不再補造。水面兵勇亦從此全撤矣。即陸路壯勇一萬有餘。亦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林勇七百。東勇八百。潮勇數百。統計不及二千。當起事之初。粵紳伍崇曜等與該夷說明。在長壽寺設立夷館。華夷有事。在此相見。中堂不允。三四月間。及七八月間。伍崇曜屢次請先通商。與各國交易。暎夷則俟事定後。方准交易。中堂亦不准行。於是佛喃晒藉端起釁。突來照會。謂我天朝有不知姓名人。殺其說書之老人。向中堂要犯。三日不交出。即要攻城等語。會同暎夷於十月二十七日。兩國突來火輪兵

船十餘隻。上挂白旗。號免戰二字。來照會三件。討要五事。
一入城。二要河南地面。三要改章程。四要補其兵費。五要
通商。限十四日回覆。有一不依。立即攻城。至冬月十一日。
復展限二十四箇時辰。中堂所回照會通商可行。餘皆不
准。司道及兩縣俱請添勇抵禦。中堂云。水面難敵。兵勇雖
多無益。陸路該夷斷不敢上來。我敢出結。如有誰要添兵
募勇。令其自行捐辦。不准開銷等語。亦不令各營及旗兵
防備。並不令各街紳民防備。前因派捐紳士亦頗渙散。嗣
因惜賞。各街團練壯勇均不願出力。而且下令不准擅殺
夷人。水路陸路毫無準備。詎料嗾嘯兩夷暗招土匪數百

人藏匿船內。於十三日卯刻開礮聲如雷。子如雨。中間夾以火箭。燒雙門底。直至大南門。燒大新街三分之二。至十三日四更。該夷已登岸。在東教場紮營。總局雖議添勇。已來不及。至十四辰刻。約計子母礮子進城者七八千。百姓紛紛望西城逃出。兵勇官紳均無鬪志。至巳刻。該夷由東城隅雲梯登城。初進不過數十人。因無人阻攔。遂大隊直入。占據觀音山。即粵秀山。及各城門十五。以後雖經伍藩各商紳議和。該夷竟不聽說。至二十一日。忽到藩署。將庫銀二十二萬七千。搬運到夷船。又到撫署。將軍都統署。將督撫將軍檄至觀音山。二十三日。將中堂檄至火船。將軍

放回中丞挾至撫署會同辦事。大堂二堂鬼子紮營。三堂四堂柏中丞住。各官亦能進見。十二月初二日。雖經各紳民倡議集勇攻城。為收復之計。柏中丞傳諭謂有敢藉口起義兵者。即依軍法從事。於是其議遂寢。該夷於臘月二十七日通商。望後九十六鄉紳士標貼長紅。要攻城。該夷亦即改期。現省河花地以外。尚屬安靜。城外俱係夷船。民間大船尚不敢近。自冬月二十一日以後。江藩司行館在十七鋪。舊豆欄。周臬司在西關長壽寺。運司糧道在佛山石路口。候補知府沈保頤在佛山圍練。藩司亦常到佛山。會議粵海關在十八鋪。廣州府吳守先期八月底赴清遠。

勦賊學院已出棚巡試南韶連廣東帶勇能員。惟候選知府林福盛為最。惜乎秋間裁撤殆盡耳。此臘月半以前在省垣耳。聞目見之大略也。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柏貴等奏報。正月間粵東夷務情形。已將原摺鈔給黃宗漢閱看。諭令迅速赴粵相機籌辦。本日據黃宗漢奏。行抵蘇常之時。因上海並非總辦夷務之地。恐一經羈留。該夷得以要求挾制。轉致蘇省騷動。所見甚是。現在該督已由浙起程。沿途既無可帶之兵。即福建官兵。昨已有旨令其選派赴援江西。恐亦無可分撥。漳泉一帶如有經練之勇。剴調帶往。當能得力。粵省現無軍械。並可由閩酌帶前往備用。覽鈔呈信件。

有柏貴禁止義兵之語。可見受其挾制。不得不遷就。蕪屨然。該夷一聞各鄉標貼長紅。即將開市改期。該夷酋亦即回香港。未嘗無畏懼之心。該督到粵後。仍當借紳民之力。懾以虛聲。始能令其有所忌憚。前年九月間。該夷燒我民房九千餘家。此次入城。所燒房屋亦復不少。試問該夷作何賠補。如其不向中國訛索。則此事自當別籌辦法。若仍有賠還夷貨。需索兵費等情。惟有任聽紳商向其索賠。即使羣起為難。亦不能為該夷庇護。至該夷憾葉名琛之拒絕。構怨稱兵。已屬背約。乃入城之後。柏貴委曲求全。而該夷復劫去庫銀。放出監犯。收取將軍衙門軍器。直是形同盜賊。况其轎夫戴用紅頂翎支。有意輕慢中國。尤為

可惡聞此皆吧嘔嚙所為該夷以葉名琛倨傲致有攻城之舉
今該國吧嘔嚙如此狂悖應得何罪該公使何不聞究辦此等
情節亦可與之理論至柏貴現辦通商係伍崇曜從中說合該
紳雖熟悉夷情究係洋商與夷人多有交涉其謀亦未可盡用
若事關機密仍由該督籌畫定議勿先宣露為要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啖味二酋於
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各夷船放礮迎接連絡振耳者逾
時韓煥等若無所聞靜以鎮之十三日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一俟佛酋到來即在上海滋事之謠吳健彰因各夷
凡有作為必先遍詢夷商衆謀僉同然後舉動而夷商長

途跋涉志在謀利無不護惜其資本當即設法向各夷商妥為開導並探聽夷酋之意究欲何為隨後有無續到船隻薛煥亦派委妥人分頭密探互相印證僉稱佛夷無甚貿易惟以傳習天主教為事而兵強礮利遇有西洋各國與人構兵該夷即受雇相助取直以充餉需嘆夷自五口通商每年徵收茶葉湖絲嗎喇嘩等項大宗貨物稅銀四千餘萬兩作為兵費橫行中外現因竊路廣東兵費浩繁急欲通商抽稅誠恐

欽差大臣到粵需時是以先於正月二十五日在廣東開市以安夷兵之心即來上海會議冀圖迅速完結撤兵節費乃駛

抵上海而

欽差大臣業已過蘇赴粵。行程紆緩。不知會議在於何時。兵費難支。本擬肆其犬羊之性。即在上海一逞。轉念滋擾之後。仍無

欽差大臣與之會議。必得再赴天津。為日亦久。現已定議。俟佛酋一到。即赴天津。願懇

大皇帝恩施。儻不蒙

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使我措手不及。彼即為所欲為。截至二月十四日。已到啖味俄三國兵船火輪船。共有九隻。喫水自四尺至七尺不等。傳聞佛酋現赴小呂宋。

借撥兵船併而計之。約有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百人。臣等查向來夷酋到口。皆由各夷領事。先行知會蘇松太道。定期於某日前來謁見。此番前來。先行放礮示威。不獨並不知會蘇松太道。即臣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其情實屬叵測。薛煥、吳健彰等。歷探情形。雖多虛疑。惴惴而該夷因兵費繁重。急欲通商。不遵回粵。欲赴天津之說。恐非無因。臣等已飛飭薛煥、吳健彰。妥為設法開導。誠恐該夷酋不覆不見。竟赴天津。海運漕米。一過二月初八日。即在崇明之十激。乘風放洋。陸續赴津。各船戶遇有夷船。雖自知趨避。而已經進口。及無海島可依所在。實逼處此。殊為可

慮且內寇未平邊患又興設該夷竟在天津及沿海沿江肆其狂悖則更難措手臣等竊維該夷等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歷廈門福州甯波以至上海尚不敢遽肆鴟張是其愧怍之心尚存可否因勢利導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僅有夷船到津先行設法妥為羈縻一面

欽差熟悉夷情之大臣與之就近議定大局令其繳城息兵再飭赴粵另議妥善條款藉以維持

國體而弭釁端再據吳健彰稟該夷之貿易以茶葉湖絲嗎喇噶三項為大宗會議時自應將此三項加重收稅而於別項貨物酌予減免則挹彼注茲必當有盈無絀現值

軍需浩繁之時應否從權辦理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輟奏喚味二酋於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欲俟佛酋一到即赴天津截至十四日共到喚味佛三國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佛酋現赴小呂宋借撥兵船併計有四五十號夷兵四五百人請飭直隸總督僅有夷人到津設法羈縻等語逆夷駛赴上海因欽差大臣黃宗漢業已過蘇欲徑赴天津何桂清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情形實屬叵測天津海口防堵事宜業經譚廷襄嚴密布置但該夷如果到天津未必遽行滋擾本日已派崇綸前赴天津辦理海運著傳諭藩

司錢炘和迅速赴津。會同崇綸豫商一切。上年俄酋到津。始而不收其來文。後乃令文謙等前往接見。此次各夷前來。如錢炘和等。遽往接見。恐俄夷有所藉口。應先派明幹委員。諭以廣東大臣辦理不善。大皇帝業已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並聞署總督柏貴。因各國籲請。已准通商。爾等到彼。自能秉公會議酌量辦理。天津既非通商之地。又無專辦夷務大員。到此無可商議。看其如何動靜。再行奏明辦理。至俄囉斯。上年至津投遞公文。藉詞防堵。喚夷。今則與該夷等同惡相濟。居心尤為譎詐。但中國與俄夷和好。已百有餘年。並無嫌隙。與喚佛等夷不同。相待之禮。亦當稍有區別。如接晤普提雅廷。仍當以禮貌相待。諭

以和好多年。不應干預。啖咈等國無理之事。味夷在粵。並未助惡。亦可嘉其守信。俾知感服。如先解散。俄味兩酋不至助逆。則啖咈之勢已孤。再觀其要求何事。從長計議。啖夷罪無可恕。咈夷黨惡亦屬可恨。惟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張殿元達年等此時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若夷船到後。自當多撥兵勇。張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該督並密飭地方官。禁止沿海奸民私與貿易。及接濟食物為要。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輿奏密探夷情。啖味俄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俟喇酋到來。即赴天津。籲懇恩施。儻不蒙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該督等已飛咨盛京直隸等省。並飭沿海各鎮嚴行防範等語。該夷等現有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喇酋赴小呂宋。借撥兵船。約計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百人。雖係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既有此話。亦難保其必無是事。盛京為沿海要區。自應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慶祺。西拉布。督飭沿海各員。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儻有夷船駛到。務須嚴禁沿海居民。勿令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一面即豫為準備。毋得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壬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圖畢爾那託爾

先後來文聲稱木哩斐岳幅傳諭瑪爾爾令告知奴才剖明
兩國利益要事。又有該酋咨行理藩院文書一封。駐京喇
嘛文書一封。一併咨行前來。嗣瑪爾爾來至庫倫面稟前
因咸豐六年赴廣東之暎夷一人被中國拿獲。迨暎咭喇
遣人求索。葉大人並未放還。再暎咭喇在廣東欲照上海
通商。亦為葉大人阻止。是以暎咭喇起意糾集喇夷。於七
年占踞廣東。欲犯天津。我國聞信。先為通知。我國因關兩
國防範。遣人赴京。又不准普提雅廷進京。今廣東失陷。其
為要事。差派普提雅廷。足可深信。請令駐京之巴拉第一
人赴廣東。普提雅廷處所。詢明要務。諒普提雅廷必能撫

馭。喚。夷。禁。其。滋。事。至。新。班。學。生。到。京。能。否。安。然。居。住。有。無。擾。害。請。即。示。知。其。欲。建。立。界。牌。一。事。已。行。知。貴。院。再。防。堵。喚。夷。請。將。海。蘭。泡。空。曠。之。地。給。與。我。國。自。有。利。益。並。請。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託爾翎支。敝國君亦給貴大臣嘉獎執照。於我兩國和好。大有裨益等語。查俄夷狡猾性成。難保非藉端勾結。當即咨覆。以中國有犯必討。從無借助外國。已於上年行知。學生駐京。由來久矣。毫無事端。何致有害。此次是否駐京。聽爾辦理。其固畢爾那託爾祈恩一節。可否允准。出自

聖恩。接授嘉獎執照。斷不可行。建立界牌一事。已由大部行知。海

蘭泡空曠地方。應否許給。臨事的辦等語。又據瑪爾爾稟稱。所稱言辭。均係吉那拉勒交派。其中原委。不能確知。其差遣學生。敝國上司。業已擬定。照常遣去等語。伏思俄夷所言。葉大人似係總督。葉名琛。廣東有無。喚夷擾亂。庫倫無憑查覈。若如所云。糾結外夷滋事。所關緊要。是以奏

聞。一面將全單照鈔。咨送軍機處。以備查覈。並將該夷咨部文書呈

覽。其寄給巴拉第文書。已送理藩院轉交。來使瑪爾爾。照舊賞給磚茶等物。飭令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粵省情形。並俄夷請賞

翎支一摺覽奏均悉。上年暎唏兩國在廣東滋事。總督葉名琛辦理不善。該夷闖入省城。雖非省會全失。而督臣葉名琛被掠去。現已將葉名琛革職。另派欽差大臣查辦矣。此時廣東巡撫將軍副都統仍照常奏事。德勒克多爾濟等應於此案視為泛常。暗加防範。斷不可於俄夷稍露聲息。嗣後俄夷復至庫倫。該貝子等即當告以現已簡派欽差大臣前往辦理。從前遇有外國擾犯我國。從無借助別國。亦並無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等翎支。及我國官員受爾國獎勵之例。礙難賞給翎支。况你國使臣防守邊界。是其本責。如防堵妥協。爾國自應獎勵。將此轉諭瑪爾知之。

乙亥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天津海防事宜先經臣遵旨密為籌辦現時署總兵達年業已親赴海口提督張殿元亦可馳抵天津其應用弁兵除北岸礮臺甫議移設專營已將原議額兵七百名飭令協標一半先行過河駐紮其鎮標一半次第酌撥此外大沽協本營尚存兵一千數百名專守南岸另飭天津鎮挑備兵一千五百名派定將弁配齊軍火聽候調撥其附近大沽之北塘海口亦飭通永鎮派北塘本營兵三百名輪守礮臺另備兵七百名聽候調發並委候補道春保前往會辦至天津團練業經鹽政臣烏勒洪額會同鎮道友在籍丁憂道員費蔭彥傳選紳商黃

慎五費兆霽花上林並張錦文王家熙梁逢吉蕭楨等一
面勸辦一面集資以期鎮定人心務收實效所有大沽應
備浮橋已由鎮道照擬豫備其稽查接濟一節先經臣飭
令候補道振麟與候補知府長啟及上年曾赴夷船之滄
州知州卞寶書等或辦海運或編商船或修兵房暗中經
理現奉

諭派錢炘和前往更可駕輕就熟諸事妥商當此時事孔殷臣惟
有悉心經畫並諄飭該司恪遵

訓示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仍與提鎮嚴密防範多撥兵勇張
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覽奏已悉

丙子直隸提督張殿元奏遵

旨防範海疆查得郡城迤南之馬家口係自海口入郡水陸兼通

之區且為海口後路擬在此處安設礮位加兵駐守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咸豐八年戊午三月丁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
澆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著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時
屆春融江河始泮俄夷來往無定允宜籌備分防現已揀
派齊齊哈爾協領巴彥珠爾克佐領愛紳泰伯都納協領
常陞阿勒楚哈佐領三隆馳赴黑龍江城會同副都統吉
拉明阿隨機辦理其三姓亦係要地責令該處協領關保
佐領春福在黑河口守禦佐領凌祥防禦托克托布在烏
蘇哩口防護總期恪遵前轍防撫兼施仍俟秋後酌撤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使臣普提雅廷由上海附遞照會內有分定界址欲以黑龍江左岸為斷一節已諭知奕山○如果該夷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拒絕○仍照前議將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嗣據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奏普提雅廷仍在上海欲與唎啡味各夷酋前來天津其果來與否尚未可定而據該國知照理藩院文稱木哩斐岳幅現由額爾口城水路赴黑龍江松花江等語內木哩斐岳幅銜名自稱總管西畢爾大臣似會勘地界一事竟由木哩斐岳幅經管普提雅廷未必即回黑龍江○本日奕山等奏派員分辦夷務自係木哩斐岳幅尚未行抵該處如其前來奕山得信後即當遵照前旨會同查勘所有疊

降諭旨。令該將軍開導普提雅廷各情節。即可向木哩斐岳幅
詳細曉諭。務期駕馭得宜。勿使該夷肆意侵占。至天津。上海。如
何辦理之處。亦不必向該夷提及。但就地界一事。妥為查辦。以
免別生枝節。

戊寅。直隸提督張殿元。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署天津鎮總
兵達年奏。據巡哨外委馮恩福等回稟。在洋見有異樣船
大小二隻。乘風北來。當赴礮臺瞭望。有夷人小舢板船一
隻前來。隨即派弁駕船迎往。夷船擲交紙包一箇。當即返
棹。該夷火輪船。停泊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查閱來文。係俄
人船。有善事。欲令天津地方官赴船面商。先派上年曾赴

夷船員弁前往探詢。相機曉諭。以分暎夷之勢。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蘇松太道薛煥。先後稟報。擘酋亦於二月十六日。乘坐三桅火輪兵船一隻。駛抵上海。舉動極為秘密。而訛言四起。有意攔阻海運。停納關稅。以要求在漢口設立馬頭。及自行前赴湖州崇安。收買湖絲之謠。民情甚為惶惑。土匪蠢蠢欲動。臣等飛飭薛煥會同候補道吳健彰。傳諭各夷商。如果有此舉動。即禁止華商。不准販運貨物前赴上海。亦不准販運洋貨前來內地。則上海貿易斷絕。無業遊民。傭趁無資。爾等數千萬資本。必遭搶擄。勿貽後悔。爾等在此安分貿易。已逾

十年。不得不先行諭知。各該夷商尚知感畏。浮言遂息。因飭海運局將漕米趕緊兌運。裝竣一船。即押令一船出洋。駛赴崇明十激。現已兌過十分之七。薛煥又諭令各該夷領事爾等公使到來。向皆彼此接見。此次莫往莫來。似非和好之道。以緩其勢。喚咪喘三夷。以容俟異日。定期接見答覆。惟俄夷遣員外郎明常。先至道署謁見。約期在公所與夷酋普提雅廷會晤。薛煥盛設儀從。如期而往。該夷放礮鼓樂迎送。甚為恭順。所言皆係寒暄酬應之語。薛煥亦未便與之深談而散。至二十三日。喚夷領事囉啞聯帶同該國水師副將沙唯爾參將勒福至蘇松太道署投遞夷

酋照會臣等公文一角。並將臣等前次照覆令其回粵之文退回。又附寄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一角。稱欲即日北上。別無他語。又探得暎酋名額喇哈。咪酋名列。咄酋名噶羅。二十二日夜。已有暎夷兵船一隻起碇出洋。往前途探路。二十三日。又有二隻徑赴天津。其餘各船。定於二十四日下午。隨同暎夷一路北上。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大小不等。約載夷兵一千數百名。又聞暎夷尚有大兵頭帶領兵船數隻。即由大洋徑赴天津。不復再至上海。臣等伏查該四酋聯檣前來上海。勢甚洶洶。暎夷竟將臣等照覆令其回粵聽候查辦之文退回。徑行起碇北上。咪咄二

夷。並無照覆之文。其情實屬可惡。且聞此次之前赴天津。英夷已在該國中議定而來。嗚夷係得受雇值。隨同生事。咪俄二夷。則乘隙附和。希冀坐收現成之利。狡請已極。惟查閱其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尚無違悖字樣。惟以人臣無外交一語。以為輕之。借此為由。欲赴天津。可見該夷心雖為利。而其虛僞之氣。惟恐為人所輕。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將機就計。

簡派大臣。即在天津。稍加詞色。與之面議大局。再飭回粵。以免另生枝節。所有英夷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一角。臣等於拆閱後。因該夷將臣等照會退回。臣等若再代為轉遞。其

勢更張。是以札飭蘇松太道。擲還該處。

何桂清等又奏。竊正二月之交。新任兩廣總督臣黃宗漢。道出蘇常。臣等與之議論夷務。據云。恐須先剿後撫。江浙為廣東後路。將來兵與餉二者。不能不借資江浙等語。臣思先剿後撫。誠不易之道。現在東南十一省。湖南湖北。福建。肅清未久。逆氛不遠。征調繁興。且時有回竄之慮。浙江雖稱完善。而調兵募勇。西南防江西。福建西北防江蘇。安徽東面則汪洋大海。甯波為通商馬頭。本境之土匪。時欲蠢動。攘外安內。幾與用兵省分相同。又北路捻匪。出沒於皖豫之間。東剿則西竄。南滅則北起。設使再啟邊釁。則內

寇外患交併而來。又將從何措手。此就天下大勢而論也。若夫夷務情形。臣等雖未稔悉。而稽考往事。道光年間。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其才其力。足以制夷。該夷計無可施。即逞其狡譎。犯我定海。從此反覆不定。用兵數年。沿海沿江之區。無不被其蹂躪。而江蘇之受害獨深。究歸於五口通商而後已。今該夷違背條約。竊踞我城池。擄劫我大臣。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痛恨。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廣東民情。尚氣嗜利。於竊踞之初。該夷設守未堅。因民之忿。攘臂一呼。從者必將響應。殲醜類而復城池。易如反掌。乃遷延將及三月。聞該夷已在城內外修築墩臺。扼守要隘。

將軍巡撫為所挾制。出示解散民心。開市貿易。則民氣餒矣。民利得矣。雖有公正紳士。守法良民。起義憤於崇朝。皆非冒於戰鬥之人。誠恐此時粵東義民。已不若數月以前之足恃。或者曰。搗其香港巢穴。即不慮其不繳還城池。而臣等詳加訪詢。香港孤懸海外。該夷之巡防甚嚴。我之兵民。若攜槍礮而往。彼以火輪船兵船攔截。必不容我登岸。若徒手而往。安能與槍礮相敵。此就廣東民情事勢而論也。設調浙江健將勁兵。前往勦洗。無論金陵功在垂成。未可鬆勁。三衢正當喫緊。未便疏防。而且跋涉長途。兵力先疲。餉亦不繼。即使竭蹶張羅。剋期抵粵。仰賴

聖主如天之福。一鼓而告厥成功。恐該夷以此次奉大學士行文。飭令回粵聽候查辦。致受創懲。必將復來上海。謂我失信。與我構兵。以洩其忿。上海固首受其禍。其他沿江沿海之地。更防不勝防。江浙二省。兵無可調。餉無可籌。如是而再求援於廣東。已無及矣。况廣東用兵。已難期必勝。儻日久相持。或竟稍有挫折。則夷勢更張。轉圜更難。各路土匪。亦將蠭起。上海即幸無事。而餉源斷絕。金陵大營。即不可復問。天下事尚可問乎。此就江浙兩省。不能援濟廣東兵餉而論也。有此三者。則辦理夷務。不得不揆度時勢。以柔制剛。欽遵。

諭旨○設法查辦○未便輕言用兵○今哄味俄四履○連檣前來上海○其勢頗張○若平商同吳健彰○用釜底抽薪之法○消沮其桀
驚之氣○竟有不堪設想者○其天津之行○勢難阻止○而叩關
請

命○猶是外夷乞憐常情○仰懇

皇上天恩○俯如臣等前摺所請○

欽派大臣與之接見○稍加以詞色○使無釁可尋○與之籌定大局○令
其繳械息兵○再飭回粵另議條款○以紓目前之急○俟內寇
稍平○餉需充裕○然後外新嘗膽○簡練水師○再相機辦理○以
復

國仇而伸

天計亦不為違。蓋聞現在與我通商之國。實繁有徒。不第暎咪啡
三夷而已也。因五口馬頭為暎夷所竊立。咪夷則能獨樹
一幟。不受暎夷鈐制。啡夷則為天主教祖國。其入中國也。
較暎咪二夷為早。亦自稱雄。凡各國之前來貿易者。分附
於該三夷名下。懸其旗號。該三夷即重抽其貨稅。一二十
倍於我之關稅。以為募兵爭長之計。大約暎夷得十之七。
咪夷得十之三。啡夷則不及十之一。得利既有懸殊。故有
事雖合而為一。無事即各不相能。俄夷亦附於暎夷。往來
五口。貿易有年。既不甘暎夷之抽收重稅。又未奉

天朝之命。故不敢自立馬頭。遂有往來願求之舉。觀俄夷前投軍機處照會。係附入咪夷文內。而不附入啖夷之文。是啖咪之不相能。俄欲舍啖而就咪。已有明證。犬羊之性。反覆靡常。似不難設法離間。以夷制夷。使之互相攜貳。漸行削弱也。若僅用此法以制之。則一衰必有一盛。仍非善策。各該夷所恃者。船堅礮利。我之師船。斷難與之爭鋒。惟有奪其所恃。轉為我用。方能制其死命。蓋該夷等惟利是視。雖至堅至利之物。亦不難以重價購而得之。我之元氣既足。即用反間之計。以購買其船礮。弱者植之。使之助我。强者鋤之。使之不敢恣肆。則夷患平而邊蒙弭矣。由今觀之。似

當如此。僕日後情勢變遷。又不能執一而論。是在辦理五
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統籌全局。隨機布置。勿僅顧粵東一省。該夷雖甚狡獪。
無能為也。

硃批。所奏實為明晰。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徑赴天津。並密陳現
辦夷務。宜暫緩用兵。各一摺。所奏甚為明晰。本日據烏勒洪額
等奏。俄夷於二月三十日。已有大小船二隻。來至天津。稱有善
事相商。現經該鹽政委員前往查詢。已諭令崇綸會同藩司錢
忻和前往妥為曉諭。察其動靜。再行籌辦矣。上海為海運關稅

要地。用兵固為非宜。而該夷既有欲赴湖州崇安之語。亦不可不密為防範。該督等務當外示懷柔。不露端倪。仍一面擇要設備。以防該夷反覆。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於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陸續駛赴天津。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尚有英夷兵船數隻。隨後赴津。復據烏勒洪額等奏。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投遞公文。已派委員前往探詢各等語。俄夷船隻。先到天津。既稱有善事面商。自不致遽起釁端。不過欲強為說合。希圖從中獲利。該鹽政等既經派員前往。即著妥為曉諭。探

其意之所在。如其所商。尚非袒庇。喫啡兩夷。於大體不至窒礙。即著密速奏聞。候旨定奪。至調兵集團。該夷僅有知覺。須告以直為喫啡而設。中國與該夷和好有年。斷不至稱兵尋釁。崇綸已諭令即日起程。錢忻和諒亦到津。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天津府城。或暫駐天津附近地方。將來崇綸到時。商辦事件。即可就近會奏。僅有調兵防堵緊要事宜。該署督呼應亦較靈。惟不必親至海口。免致該夷要求請見。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喫啡等夷酋欲由上海前赴天津。業已起碇。山海關地方緊要。亟應豫籌防範。著西凌阿於察哈爾各

兵內挑選馬隊勁旅二千名。備齊軍裝器械。即著該都統親自統帶。剋日由密雲一路前赴山海關。相機布置。不必由京行走。現在京營需用馬匹。並著於察哈爾捐輸馬內挑選二千匹。俟四月間。緩程解京備用。西凌阿起程後。察哈爾都統印務著慶的署理。

又

諭著派國瑞、珠勒亨、富勒登泰酌帶京兵前赴山東一帶彈壓土匪。巡防河岸。

己卯

翰軍機大臣等。昨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陸續駛赴天津。共

有兵船火輪船十隻。隨後尚有夷兵船數隻。又據烏勒洪額等奏。二月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至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投遞公文各等語。此次英俄兩夷在廣東犯順。復同俄味兩夷由上海赴天津。原不過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夷情叵測。不可不防。山海關為夷船赴津必由之路。自應豫為之備。著定福督飭該處員弁。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勿稍疏虞。如有需用經費。即著傳諭監督清醇。於關稅項下酌量提用。以濟要需。

庚辰。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據海河口巡哨外委馮恩福等稟報。二月三十日酉刻。見有異樣船大小二隻。隨即駕船迎往。有小舢板船一隻。擲交紙包。查閱係俄囉斯照會。

云有善事。欲令天津地方官往商。該夷船現泊攔江沙外。其海口防範事宜。據達年稟報。先行備兵三千二百名。於南北岸及海河一帶設防。布置尚屬周密。嗣提臣張殿元。因原備天津兵四百名。留防開州。不能歸伍。現兵尚覺單薄。於靜海等營補足原數。復添設河間兵五百名。以備應援。而壯聲勢。惟臣聞該夷在粵。不畏兵而畏民。民氣壯則兵更得力。天津五方雜處。人情浮動。尤須靖內。以為安外之本。臣知現任定州直隸州知州王榕吉。現署交河縣知縣。王蘭廣。前在天津任內。均能得民心。又知唐縣知縣陳兆麟。籍隸廣東。曾在天津經理閩廣會館事務。復飭調該

三員前往。會同紳商。分辦海口。郡城團練。及稽查閩廣商民。內地肅清。外侮自不能遽入。所有從前鋪勇。戶勇。及海口之勇。但能駕馭得法。數千人不難呼吸而至。此調兵而兼用團之大概情形也。

硃批知道了。已有旨令汝赴津矣。惟現調京兵二千。不日亦可抵津。統率無人。著全數歸汝調遣。俟國瑞等抵營。將此硃批諭伊等知悉。

壬午。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直隸布政使錢忻。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奏。據巡哨弁兵稟報。又到夷船二隻。前後共計六隻。內火輪船一隻。已經駛進攔江沙內。等達年。天津道

英艦即派守備張振熊前往攔阻。茅烏勒洪額。巨錢忻和同赴礮臺查看。該守備尚未趕上。夷船忽行折回出口外。有舢板船數隻。測量水勢而去。查委員卞寶書。陳光明業經出洋。先曾另派外委劉永桂。往告夷酋。該委員等在津辦理海運。因伊船到。即來看視。該夷甚喜。據稱來得甚好。我們正有要事相商。又因南風大作。不能駛傍夷船。回至口內守風。茅等當將該委員等傳到。密述

諭旨。詳囑速往。欽遵辦理。該委員等。連夜出洋。於初四日寅時。駛近夷船。因風大不順。至辰初。未能傍攏。該夷瞥見。令明常用舢板船來接。一同上船。接見時。尚屬恭順。委員等詢以

上年求商事件業蒙

欽派大臣。至今七月。何以並不前往。現在又派黃總督至廣東會辦夷務。何以不去。必至天津何故。據稱黑龍江之事。已奉國王之命。恐難了結。不必前往。我們四國。行至上海。聞

大皇帝已派黃總督辦理夷務。我等亦不願與商辦。是以均赴海口。同上北京。該委員等。告以事若可行。到處皆可商辦。何必赴京。該夷又稱實恐不肯據實代奏。下情不能上達。是以必欲赴京。面見軍機中堂。商議事件。欲求迅速據實入奏。聽候

諭旨。議定後。立時回帆。所議之事。俱是彼此有益。並無別意。斷乎

不宜用武。現有公文一件。請為轉遞至京。立候回信。該委員等。皆以天津官員。不能奏事。必須送保定府。求總督代奏。至早須得十日。方能回轉。該委員等。皆以貴國和好有年。素知從速。方能不誤大事。該委員等。皆以貴國和好有年。素知禮義。所有公文。自應代投。至英佛二夷。乃無禮之國。我們不管伊事。且責公使。去年曾稱防堵。英夷而來。言猶在耳。豈竟忘懷。何以現又同來。該夷又言。英佛二國廣東之事。我等詢明。實係某總督。遲誤數年。幾次照會不獲。求見不見。又將該國夷樓燒毀。片瓦不留。亦屬萬不得已。激成此舉。現在我們業已相好。特將實話奉告。萬毋遲延誤事。當

將公文交出。並言英國船到四隻。約該委員等前與會面。該委員等答以我們因係相好。是以來看。若英夷萬不屑至伊船。該夷以不去。恐伊臉上下不去。且伊亦無別意。若太拒絕。轉啟弊端。我們亦不能制伏。當今明堂。隨同前往。後因風大。伊亦不能同去。約於次日。不論武弁何人。同到伊船。詢其來意。伊亦據實相告。該委員等又告以我們並非奏委前來。現在既候回信。即不可又令船隻進口。貽害我們。該夷答以總須回信快到才好。若再遲誤。恐亦等待不得。該委員等欽遵。

諭旨。設法開導三時之久。至酉時方回。欲求分其勢而不能。查該

奏等。及復靡常。居心原屬叵測。惟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其詞意。似係傾心吐露。剖誠直言。現雖暫為羈縻。而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直陳。

烏勒洪額等又奏。再。等。等。細詢委員。該奏並未虛聲恫喝。竊思

輦轂重地。萬無准其進京之理。等。等。欽奉

聖諭。亟思柔遠之方。藉為羈縻之計。無如委員等。以情以理。開諭再三。該奏堅執如初。究應如何辦理。免致有所藉口。轉多窒礙。等。等。深恐貽誤事機。所有該奏辭色意見。委員卞寶書。言之歷歷。有非奏牘所能盡達者。事關緊要。等。等。不揣

冒昧現飭該員迅速赴京聽候軍機大臣傳詢一切代為轉奏抑或

特賜召見俾將該夷情形據實面陳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派員往見俄酋呈出公文一摺委員卞寶書等接見俄首該夷呈出公文意在速得回信惟該委員等既告以請總督代奏必須十日此時崇綸到津未可即與接見至早亦須五六日後派員告以所投大學士公文已由直隸總督代遞現有驗收海運大臣在津即是欽派之員有何要言可與商議該大臣即可具奏俟其回覆後崇綸烏爾棍奏錢忻和可與約期相見告以上年爾國來津因念和好多年錢忻

和華代遞公文去時。囑其往黑龍江會同欽派大臣。辦理查勘地界事宜。今年又在江蘇投文。已由理藩院知照薩納特衙門矣。此次代遞大學士裕誠公文。聞仍交理藩院回覆。想不日可得回文。廣東之事。原與該國無干。啖佛二國。舉兵背約。現派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秉公查辦。天津並非辦理夷務之地。惟貴國素來和好。今如有要言。該侍郎即能代奏請旨。前年啖味二國到津。即係崇綸接見代奏。至俄國。從前雖有使臣到京。並非大臣。上年貴大臣欲請進京。亦經錢忻和等阻止。實因貴國大臣從未到京。相待之禮。並無成例可遵。恐有未週。轉傷和好。並無他意。去年貴大臣亦即中止。今因啖味二國之事。祇須在津說

明必能的量辦理。中國遇事恪守舊章。無非永敦和好之意。諒必知之。如此曉諭。看其情形若何。相機開導。會同譚廷襄密奏。若映拂等夷。投遞大學士等文書。即告以映夷在江蘇。將總督等照覆退回。咪拂二夷亦無照覆。此次在津投文。中國不能接收。惟咪夷並未助惡。亦可與之接見。禮貌相待。其映拂二國。應赴廣東。聽候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僕咪夷有為映拂二國說情之處。亦可與之體面。允其入奏。俄夷公文。仍當由理藩院覆之。俟下實書到京後。詳詢情形。再行寄諭酌辦。烏勒沁額。想即回府城矣。

俄羅斯咨文。

為各行

大清國大學士公裕事。前在澳門。上海行文。本國欲改

貴國與外國相交之規。貴大臣諒已知悉。即不必復言。惟告

知貴大臣者。現在要與

貴國相通之各國內。本俄羅斯國與

貴國並無惡意。

貴國不敢相交之道。將本國所請之處辭卻。與

貴國無益。亦非良策。僕

貴國看出情形不妥。要與本國商辦。我等情願進京。亦不必

見

大皇帝。但與貴大臣商辦。如此辦理。懇求迅速。令住京達喇麻巴
拉第帶學生等。即來海口。以備與貴大臣商辦。惟望將起
初所請應行事件。現今似不應辭為是。如若不然。則

貴國有疑惑本國之處。必定日後後悔不及。甚為可惜。此外
有給住京達喇麻文一件。懇祈轉交。仰賴貴大臣之福。為
此由直隸海河口咨行。

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咸豐八年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天津府城等因。欽此。臣伏查夷情
叵測。防範不可不嚴。惟既據稱有善事。欲行面商。誠如

聖諭。未必遽起釁端。應即乘機先向剴切開導。待之以禮。動之以

誠。現在錢忻智已赴海口。臣將緊要事件略為部署。即於本月初五日啟程出省。由陸路行走。以便沿途接閱文報。覈辦。約計初八日可抵天津。擬即駐劄郡城。以便就近與崇綸等會商。

譚廷襄又奏。委員等獲廣東南海縣人。在天津開設藥鋪。向習天主教之邱雲亭。起出經牌十字架。及夷書夷信等件。訊係上海孟掌教。令伊在外行善施藥治病。並未傳徒煽惑等情。臣查邱雲亭學習天主教。事所常有。惟起出夷書夷信。不能辨認有無別故。自應詳細研鞫。此持未便。在天津審問。已飭解省確訊辦理。

硃批。此事頗有關繫。恐似此匪類不止一人。務須嚴切根究。斷不准任其姑刑。或致斃命。著傳諭清盛知之。

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本年三月初三日亥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吳咭喇等夷酋。欲由上海前赴天津。業已起碇。山海關地方緊要。亟應豫籌防範等因。欽此。著西凌阿於察哈爾八旗總管內。擇其出師得力者。指派鑲黃旗總管特克慎。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正紅旗總管僧格。塔爾鑲藍旗總管那木濟勒多爾濟等四員。每員管帶兵五百名。即將等西凌阿挑出察哈爾兵二千名。每隊兵五

十名。作為一隊。共四十隊。每隊派官三員。共官一百二十員。並派跟役兵三百名。該兵丁乘騎馬匹。請由商都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挑出臆壯馬二千三百匹。以備乘騎。此項兵二千名。作為鳥槍兵一千名。弓箭兵一千名。現在捐輸鳥槍一千桿。弓一千張。梅鐵箭五萬枝。撒袋一千副。飭令帶往使用。並令該總管等分作四起。迅速管帶來口。於西凌阿統帶頭起官兵。先行啟程。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相機布置。

諭軍機大臣等。西凌阿奏。遵旨飭調官兵來口。即行統帶啟程。一摺。據稱。遵批察哈爾兵二千名。以一千名作為鳥槍兵。一千名

作為弓箭兵。分作四起。派令總管特克慎等。四員分帶於商部。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批牒壯馬二千三百匹。以備乘騎。並於庫存捐輸銀內。動項造就駝鞍繩屨六百副。即由商部駝羣內調用六百隻。以備官兵使用。該都統統帶頭起官兵。先行啟程。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布置等語。均著照所擬辦理。至所稱由口至山海關。經過地方。沿途需用店房。飯食。草乾。裝載軍器車輛。請飭直隸總督飭屬豫備之處。著轉廷裏查照從前成案。飭屬妥為應付。以利進征。至西凌阿啟程後。其後起各官兵。務飭終繹前進。毋許遲延。該都統行至山海關後。如何相機布置。並著隨時奏報。到防後。蒙古兵性多糊塗。誠恐遇有夷人上岸。

率加殘害。務必嚴為約束。免生枝節。張家口駐防官員兵丁。如有當差得力者。准其選派帶往。所需鉛丸。火藥。已諭工部即為籌解矣。

甲申。署直隸總督譚延襄奏。查俄酋詞雖恭順。惟於瑛夷頗涉袒庇。不能離而為二。且云黑龍江之事。恐難了結。可見伊國亦本有所請之事。察其情甚迫切。守候多時。必將句結。瑛夷等船。借端挑釁。強欲進口。當此持議未定。既不便先行開砲攻擊。又未可任聽往來。無所適從。轉恐貽誤。臣思維再四。該酋諄囑。並無別意。不可用武。似亦願就羈縻。如至攔江少內。停泊測探。應即遣弁再行理阻。儻不允。

從。或竟恃強搶入內河。可否即行門礮攻擊之處。有關沿海大局。祇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委員接見夷酋情形。恐其搶入內河。可否即行攻擊。請旨遵辦一摺。直隸委員接見俄夷普提雅廷。問答情形。已據烏勒洪額等奏報。當即諭知崇倫等。略遲五六日。派員給與回音。然後約期相見。譚廷襄到津後。崇倫等自應將此旨。公同密看。該夷既有願就羈縻之意。似未必遽起釁端。前日駛進攔江沙內之火輪船。一經攔阻。旋即折回。嗣後仍當派員攔阻。彼若遽開槍礮。彼先無禮。然後可以回擊。不可先行用

武使有所藉口也。委員卞寶書已於本日到京。業經召見其面。陳各情。與烏勒洪額等前奏大致相同。俄夷與英夷雖未能遽離為二。而夷性反覆。好爭體面。若假以詞色。使知中國相待與英夷迥不相同。亦可用為馴服英夷地步。即如味夷既不助惡。即用以轉圜。大約夷人重利。英夷操五口之利權。為各夷所歎。羨。不但佛夷助惡。固欲分需其利。即俄夷不憚遠涉重洋。前來說合。亦無非欲英佛感德。將來分其利耳。俟崇綸等與之相見。看其所請何事。再行密奏請旨。至俄夷之欲進京。去年已據理辭之。此時有欽差崇綸等在津。有話儘可告知。必能代奏其英佛兩夷。如欲請見。亦不必過拒。當告以廣東之事。正欲與該夷

理論。今既前來。則是非曲直。可以判斷。即使葉名琛辦理不善。儘可從容申訴。何至占我城池。前年英夷放火。燒去民房。幾及萬家。天意轉風。燒及夷樓。現在廣東百姓齊心忿恨。若不好為調處。日久終不相安。今各國皆在。自有公論。該夷見我不憚與之接見。其驕氣自當稍斂。然後仍由俄味兩夷。從中說合。漸次羈縻。辦理或有就緒。崇綸前此與英夷接見。一切均能得體。此次若見英夷夷酋。不可稍事貶損。恐敗該夷輕視。至發去京營官兵。已交譚廷襄調遣。著傳知國瑞等。妥為約束。勿至別生枝節。為要。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聞夷船已到天津。臣竊有不勝其

過慮者。夷情叵測。其狡計常出我之所不及料。其逞奸常乘我之所不及防。粵東省城距虎門層層皆有礮臺。在在皆有防守。而一旦乃為所乘者。不備故也。今天津距京纔二百里。朝發夕至。無險可扼。雖夷船尚在外洋。不能遽行登陸。是人形貌迥異。不能遽潛來京。然五口通商已十餘年。各口奸人未必無為用者。設彼暗遣奸人混來城內。布其慣善之火器於各處。而以夜半同時發之。兵民平素無備。倉卒必將亂竄。加以窮迫飢民。從而擾攘其間。即數十人可成千萬人。縱不至遂成大害。亦且為彼所笑。現在風日乾燥。兩旬之內。屢見火災。殆天所以告警。城內似宜嚴

加防守而

御園在城外。尤非內城之比。雖門禁均極森嚴。然恐處無事而有餘者。遇有事而猶或不足。臣為正月間日象之異。實有不勝過慮之情。不敢盡言之隱。願

皇上與左右大臣。早為密籌而備豫之。似為目前急務。論者必以臣慮為過。然自來非常之患。大抵出於不必慮。不足慮之中。愚昧之見。敬敢密陳。

丙戌。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據天津鎮道。稱初六月。曾派署遊擊陳克明。守備張根熊。前赴俄夷船上。該通事明常

告以咪國船已到二隻。請即前往看視。該遊擊等隨至咪
夷船上。該夷告以我們已經差人前去報到。爾來相見甚
好。又赴咪夷船隻查看。該夷亦曾接送。惟詞色似露傲慢
之意。是日申刻。咪夷又乘小洋貨船一隻。隨帶小船一隻。
直抵礮臺。投遞知會片二件。求為代購食物。並探水勢情
形。當即告以海面向無買賣之人。現在漁船均不出口。其
咪夷乘駕小船。因值南風甚大。在礮臺下守風。一夜隨即
回帆。計前後共到夷船十隻。內大火輪船七隻。兵船三隻。
硃批覽奏均悉。

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現在火器健銳二營馬隊一千名。

將次到齊。擬令國瑞於初九日先行帶兵赴葛沽。迨下之
新城一帶。相地駐紮。珠勅亨隨後繼進。總期與大沽現駐
各兵聲勢聯絡。以為應援。富勒敦奏。尚未抵營。自因破位
笨重之故。一俟催提到日。酌量進駐附近海口。妥為布置。
提督張殿元。應即帶兵移至西大沽一帶。會督鎮將嚴防。
所有郡城練勇。擬先調撥一千名。前往海口。與官兵及本
處練勇。一同守禦。以壯聲威。

硃批。知道了。

丁亥。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勳。奏。據蘇松太道
薛焜先後稟報。探聞該夷。因守候廣東信息。起碇日期。又

已更次。並有味利堅夷目。吡庭柏。峇播。譯。秦。鎮。晒。佛。蘭。晒。
領事。噉。體。呢。夷。目。吼。吠。德。喃。辨。斐。噉。譯。譯。呼。梅。俄。囉。斯。員。
外郎。明。常。等。前。赴。道。署。呈。遞。照。會。臣。等。公。文。各。一。角。內。附。
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各。一。角。俄。首。普。提。雅。慈。於。二。月。
二。十。六。日。出。口。英。首。額。喃。哈。於。二。十。七。日。出。口。味。首。喇。噠。
於。二。十。九。日。出。口。佛。首。噶。囉。於。三。十。日。出。口。均。駛。赴。天。津。
尚。有。兵。船。二。隻。留。泊。上。海。等。情。臣。等。拆。閱。味。佛。俄。三。夷。照。
會。臣。等。公。文。惟。請。將。照。會。大。學。士。公。文。轉。遞。並。無。他。語。其。
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亦。以。不。自。行。照。覆。為。詞。欲。赴。天。
津。尚。無。違。悖。語。句。自。應。代。為。轉。遞。除。咨。送。軍。機。處。外。謹。將。

照會臣等之文。照錄恭呈

御覽。至該夷本定於二十四日起碇。而又遷延數日。不知其意何居。

硃批知道了。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據廣東在籍前戶部侍郎羅惇衍。一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等。遞到奏事摺件。囑臣加封馳遞。並寄臣公械。錄示摺稿。得悉馮汝綏等恭齋。

諭旨。於正月二十八日行抵順德。羅惇衍。龍元僖等。欽奉諭旨。密約蘇廷魁。赴順德會同商辦。所有籌餉集眾大概情形。已

經該侍郎等自行陳明。至署督臣柏貴。函致該侍郎等。約齊赴廣州城中。會商定議。並未將前次所奉寄

諭恭錄。移知。是前

旨果為該夷阻隔。其約該侍郎等。齊赴廣州城中。似係該夷詭謀。非出柏貴本意。幸羅惇衍等。心疑其詐。未赴省城。而旋奉

此次

諭旨。得以在外密為布置。差可稍慰。

廬懷。委員馮汝霖。現經羅惇衍等。附奏暫留粵東差委。臣即當札飭該員遵照。此後如有緊要夷情。探有確耗。容再陸續馳陳。所有羅惇衍等奏摺。謹即加封謹奏。

硃批知道了。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僊。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查該夷突入省城之後。先占巡撫衙署。與官雜處。正月中旬。又遣入將軍衙署。於觀音山安礮。窺以為守險之計。而將軍及署督與左右都統四人。仍在城內。誠如

聖諭所云。恐柏貴等為所挾制。無可施展者也。且柏貴出示。毋許百姓妄動。是以臣等傳諭各鄉團練。倍難為力。加以廣東累年捐輸。富商殷戶。撥括殆盡。獨藩庫尚有儲蓄。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逆夷全行劫去。充伊兵餉。城內所有

火藥礮位俱被該夷所占。今倉卒興師。巨款實無所出。臣等擬於稍為有力之紳士。先行借貸若干。請

旨俟新督臣到任後。或由抽釐。或由勸捐。或由通省各州縣酌派。以資接濟歸款。則貨項有著。兵力易集。現在招募東莞香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明等鄉。附近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宣諭

聖意。民心甚為踴躍。臣等審度機宜。務求實在可戰。然後責其背約興兵。索償所燒數千間房屋應賠之項。使知理曲。不敢在省城與官員錯處。亦不敢肆其誅求。則控馭較易也。臣等現接署督臣柏貴來函。言有會商之件。約齊赴廣州城

中定議。臣等答以城中華夷錯處。未便前往。但事不宜遲。現在設廣東團練總局於順德縣城。俟餉項略備。礮械整齊。即移至東莞縣城。以便號召各團。惟是地方遼闊。呼應不靈。不得不用木鐃刻關防。俾到飭各屬鄉局。然後可聯為一氣。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龍元傳。蘇廷魁。秦長情。巨測。現在籌辦情形。一摺。逆夷占踞廣東省城。負隅據險。巢穴已堅。該侍郎等。招募東莞。香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朗等鄉。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擬密用間諜。聲言直搗香港。設伏誘使出城。准倉卒舉兵。軍火礮械。無款可籌。自應向紳商先行

借貸一時未能集事。而黃宗漢未到。該紳等聲勢尚孤。只可從容密為防備。無須急切舉動。現在該夷已由上海徑赴天津。尚無滋擾情事。而海運漕船尚未全到。該夷之來。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示以羈縻。已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前赴海口。察看該夷情形。以理曉諭矣。此次在廣東滋擾。英佛兩國同惡相濟。味夷並未助惡。尚非背約。自應分別看待。其俄羅斯向在北路通商。今亦到津投遞文書。似欲為英佛說合。從中國利。雖居心叵測。惟俄夷為百餘年交好之國。未便拒絕。儻借俄味二夷轉圜。使英佛自知悔罪。折回廣東。聽候欽差大臣查辦。仍可寬其既往。以示懷柔。此時羅惇衍等並未舉動。工與天津現辦情形相

合該侍郎等。惟當密籌防備。候旨遵行。儻該夷在津。不遵勸諭。肆意要求。或回粵後。仍敢猖獗。該侍郎等。即可聲言百姓激於義忿。調集團練。討其背約踞城之罪。將該夷大加懲創。然後由地方官出為調停。使其就我範圍。庶可弭患。今天津辦理尚無就緒。無須急切舉動。俟黃宗漢抵粵。一切機宜。即可與之商辦。所有捐輸未保紳民。即咨明黃宗漢。迅速出奏。以慰人心。該侍郎等。在局辦事。准其用木刻關防。此後情形。黃宗漢未到以前。仍遞交湖南。由駱秉章馳奏。以昭嚴密。其現在捐輸人員。即由羅倬衍等。查照廣東事例。隨時奏請獎勵。各團得力之人。並准其由總局酌給六品以下功牌。俾知激勵。湖南郴州知州馮汝

茶准其留粵委辦一切事宜。候補主事陳桂籍等六員均著交羅惇衍等差遣委用。

又

諭本日由駱秉章遞到羅惇衍等奏遵旨籌辦夷務情形一摺。知正月初二日所寄諭旨。該侍郎等業經接到。所陳籌餉集團各事宜均尚周妥。該夷占踞廣東省城已閱數月。防衛堅固。攻取之策一時較難措手。募勇製械經費無出。勢須借貸於紳商。亦非倉卒所能集事。且黃宗漢尚未到粵。該紳等亦恐呼應不靈。現在夷船已由上海駛至天津。尚無猖獗滋事情形。其中米喇噠在粵未曾助逆。自應以禮相待。又有曰在北路通商之俄羅

斯亦來投遞照會。似欲從中說合。為圖利之計。雖其詭謀難測。而俄夷為百餘年交好之國。未便拒絕。現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在津接見。尚未就緒。當此漕運放洋北上之時。彼之來津。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暫為羈縻之法。或借俄味二夷。為之轉圜。使不至在津校逞。如有成說。仍當令回粵。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彼時如有不遵。再假廣東紳民公忿之力。責其背約與兵。索償所燒民房之款。使知眾怒難犯。然後官為調停。或可弭患。此時暫緩舉動。正與天津現辦情形相合。已諭知該侍郎等。密修內備。候旨遵行。此次諭羅惇衍等廷寄一道。仍交駱秉章。專差密遞。嗣後該侍郎等陳奏摺件。亦諭令仍交駱秉章加封代奏。

矣。該撫派往廣東之知州馮汝蒼。准其留粵差遣。

戊子。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伏查山海關鎮城。去海八里之遙。從前喫夷。駛至停泊者有之。登岸者亦有之。而今四國夷船。接踵北上。夷情詭譎。巨測自應。晝夜嚴防。遂於八百兵內。選派四百名。編為四隊。設伏駐紮石河海口。如該夷船駛至。來投遞公文。另委委員勸阻回粵。聽候查辦。此時天津現有夷船。山海關去津水陸五百里許。夷船朝發夕至。芽先派官三員。烏槍弓箭兵一百名。去海二里許。駐紮堵禦。以省糜費。報有夷船駛至之信。芽親督官六員。兵三百名。馳往督辦。查山水場綠營。設有兵一千名。除調征

之外。駐紮秦王島海口兵八十餘名。石河海口礮臺兵一百名。守城兵四百餘名。臨榆縣兩海口礮臺壯役三十名。關城驍匪壯役二十名。惟山海關關卡十數處。節節均應設防。僅以八百官兵內外相應。實覺兵力單薄。已由所屬不通水路之冷口。喜峰口。羅文峪。調來槍兵一百五十名。官三員。分駐堵禦。

輸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至天津。當諭定福密加防範。茲據該副都統奏稱。現已分派官兵駐紮布置。尚屬周妥。前派西凌阿督帶察哈爾馬隊二千名。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防堵。以示聲威。諒即可行抵該處。夷情詭譎。不可不豫為設防。惟該夷船

到津。尚未猖獗滋事。現派倉場侍郎崇倫等。與之接見。冀有轉
圜。若駛赴山海關停泊。著定福仍遵前旨。督飭員弁。不動聲色。
暗中設防。不可先開槍礮。致令夷人有所藉口。奉天等處。業經
諭令慶祺等。速辦矣。該副都統務當示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
是為至要。

己丑。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倫。內閣學士烏爾
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初十日。由臣崇倫等。令署遊
擊陳克明等。赴俄夷船上。見普提雅廷。告以前事。業經奏

蒙

大皇帝欽差大臣出京查辦。該公使甚為欣感。當欲駕坐火輪船

前來。經陳克明以居民驟見火輪船。必多駭異。深為不便。况

欽差大臣尚在天津途次。今日未能相見。遂即中止。約於十一日先遣通事明常來見。屆期明常到口。臣崇綸。臣烏爾棍奏以明常並非公使。未便即與晤面。當即令臣錢忻和與天津道英毓同往海口。先行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請何事。欽差大臣必能代奏。該通事答稱。前寄裕中堂文內。業已敘明。此係全權大臣之事。不便輕言。臣錢忻和等。即以已由理藩院行文回覆之言。向詰明常無詞可答。云於十二日。令普提雅廷來與

欽差大臣相見。便知分曉。其時唎佛味三國。各駕舢板船前來。當令陳克明等攔阻。未容上岸。該夷等各自投遞公文一件。臣錢忻和等。初尚未肯接收。因明常再三代為諄懇。遂假以詞色接收。並據俄夷亦投遞公文一件。統共四件。再三月初九日亥刻。續到唎夷火輪船二隻。味夷火輪船一隻。前後共計十三隻。同泊攔江沙外。殊批覽奏已悉。

譚廷襄又奏。隨同卞寶書之外。委劉永桂。由俄船前赴唎船傳話。被留兩日。將人放回。又有民船四隻。被留數日。亦即將人放回。船仍扣住不給。傳詢外委及船戶等。僉云並

未被侮。僅將船隻銀物收去不還。據聞該夷扣住此船時。在口邊測水。其情實屬可惡。第思人既放回。亦未被侮。現值蕪廢之際。且俟將俄夷事件說定再行相機理論。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譚廷襄等奏俄夷投遞公文。並將咪咪三夷公文進呈一摺。該夷等投遞譚廷襄文書。經軍機大臣拆閱。皆係求轉遞大學士裕誠照會。並不知該督已到天津。其照會裕誠文內。均請欽派大臣前往會議。而俄咪之意。皆欲從中調處和釋。自可因其所請。設法蕪廢。前諭崇倫等接見該夷。但不可同時相見。須有先後次第。俄夷與中國和好多年。自宜先行

接晤待以賓禮。諭以暎佛兩夷占踞廣東省城劫我大臣無禮太甚。大皇帝念係葉名琛辦理不善。將其革職。另派大臣前往查辦。可謂至公至明。今貴使臣來意欲從中調處。儻於中國體面無傷。未始不可從權代奏。懇已恩施。若伊等不知愧悔。尚有無禮干求。我等不能代奏。即奏亦不能應允。至味首並未助惡。亦可假以詞色。將該暎夷無理之處。令其評論是非。儻其為暎佛說合。亦告以如與中國體面無傷。尚可代奏。其味首於咸豐四年曾助官兵在上海勦賊。經巡撫入奏。蒙恩嘉獎。今大皇帝念其從前恭順。上年廣東之事。又非其起意。不過不該助惡。如其自知愧悔。尚可曲加寬恕。但須以後不以暎夷為害。仍與通

商如舊。至暎夷於前年即在廣東搆兵。實為首惡。所燒商民房屋。幾至萬家。現在廣東百姓。齊心恨忿。若在廣東通商。日後必至受虧。應如何調處。日久相安。必須由廣東大臣辦理。看其若何答覆。再行酌量措詞。惟日內崇綸等。是否與該夷接見。如尚未見該夷。必欲待另派大臣到津相見。則於十六日之前。即可差人告以所遞文書。裕誠已奏聞奉旨。因譚廷襄在近處閱兵。添派來津。與崇綸等一同相見。設或崇綸等已與夷酋相見。而該夷既投文請另派大臣。仍望回音。亦可告以添派譚廷襄同見。惟中國體制。凡事皆須請旨遵行。不能便宜行事。因崇綸等本係欽差大員。遇事原可商辦。不過因俄國堅請。而譚廷襄位

分較尊。故令前來會議。至該夷所請。尚無眉目。茲據軍機大臣等。將思慮所及。約擬各條。請朕閱定。發交該督等存之於心。以便相機應對。僕該夷未說到此。萬勿先提。此外非理要求。在所難免。全在臨時斟酌。設法開導。此時難以懸擬。一切情形。隨時馳奏。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所有該夷投遞裕誠文書。著鈔給閱看。所投譯廷襄公文。一併發給閱看。譯廷襄本日已降旨補授直隸總督矣。

一接見俄夷。若伊云為喫佛二國說和而來。可告以該二國在廣東劫我大臣。占我城池。燒我民間房屋數千間。無禮已極。現聞廣東百姓。同伸義憤。欲向該二國不依。假使

貴國遇此無理之人。豈能恕他。惟貴大臣遠來說合。原是美意。是以

大皇帝添派本總督到津。先行接見貴大臣。以表我兩國和好之意。但不知該二國有無悔過之心。如尚不自悔。亦無可與言。僕知悔過。則

大皇帝之意。該二國尚稍有區別。因哪國於咸豐四年。在上海助我勦匪出力。若能改悔。不復助惡。當念其從前恭順。曲從寬恕。至喫夷首惡。斷難寬容。今有貴大臣前來說合。或可望有轉機。但須中國可行之事。無傷體面。或與貴國有利益之處。方可入奏也。僕俄夷欲在五口通商。可告以貴國

現有三口通商。儻再加二處。亦合五口之數。似尚可行。當為具奏。

一接見咪利堅。如該酋云欲為喫佛說合。可告以貴大臣在廣東。未曾助逆攻城。

大皇帝嘉爾守信秉義。是以此次到京。令本總督等接晤。今欲為二國說合。但未知其能否悔過。如不知悔。亦難與講理。僕知自悔。央貴國出來議和。但須事屬可行。無傷體制。必可代奏懇。

大皇帝施恩。若言關稅之事。告以此地無從查悉。現有新任欽差大臣在廣東。必能秉公酌議。使貴國獲得利益。

一接見佛蘭西。告以兩國在五海口通商。得沾利益。不應
幫同英。國。舉兵構釁。致犯背約之名。我中國素守禮義。從
不薄待外夷。即如咸豐四年。爾國提督在上海助我剿匪。
經巡撫入奏。

大皇帝念其恭順。從優嘉獎。此次誤助英夷。實屬不料。然英夷燒
去商民房屋數千家。廣東百姓。齊心痛恨。將來必至受虧。
爾國素知禮義。若誠心悔過。以後不與英夷同志。必當代
懇

大皇帝照舊通商。廣東之事。退出省城後。即不與計較。
一接見英。告以爾等在廣東劫我大臣。占我城池。廣

東商民。訴稱房屋被爾燒去。幾及萬間。齊心忿恨。誓欲報讎。正欲向爾國問明。何故如此背約無禮。今爾前來甚好。咸豐五年。爾國到天津。我國大臣。奏請減免上海關稅。為數不少。此乃

大皇帝厚恩。何不知感。前年所燒民房。作何賠償。若不到廣東與欽差說明。將來必受廣東百姓之虧。該夷若言兵費。則云與兵自爾。受累則彼此相同。我方要向爾索賠也。前因葉總督辦理不善。

大皇帝已將其革職。另派大臣查辦。可謂至公至明。後來署總督柏貴與爾和好。聞已開市通商。乃爾國吧嘰。又放出獄。

曰。搶去庫銀。是何道理。爾國何不將把嘎哩懲辦。若該夷言及關稅抽釐等事。可告以此地無從查悉。必須回至廣東。向新任總督講明。如果爾國悔過。交還省城。黃總督必當秉公奏請。如不在情理之中。彼亦不敢奏請也。

辛卯。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俄夷公使普提雅琴。率領通事明常。安文。公。及文武夷官四員。駕舢板船到口。經崇綸。烏爾棍。奏。會同錢忻和。前往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求何事。當據說出四款。一係願進京面見大學士。二係現見欽差。祇說大概情形。其詳細俟進京再說。三係查明黑龍江。

犁邊界四係各國通商。該夷亦欲仿照辦理。並稱俄國人
臣進京。雍正乾隆年間。均有成例等語。崇綸等。皆以當年
使臣進京。係從陸路行走。今係從海道行走。且與映佛等
國同來。百姓因廣東之事。舉行團練。萬眾一心。若欲進京。
居民疑忌。殊多未便。况現已蒙

欽差大臣前來查辦。如有所請。必為據實上陳。毋庸進京。往返徒
勞。轉稽時日。所稱邊界一事。已奉

旨特派黑龍江伊犁各將軍。遴員會同清查。何處應屬貴國。須候
公勘。此間並無案據。遽難指定。至各國通商事宜。向由廣
東專辦。如何仿照。現有新授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赴任亦可查辦。日午至申。諄諄曉諭。該夷躊躇莫決。察其詞色。外雖講好。中尚袒護。啖佛。並云。啖佛等亦欲進京。允其所求。方可永遠和好。隨以啖佛無禮。非特進京難准。即海口接見。亦因公使再三代懇。姑且允許。所求何事。應俟與貴公使所請一併斟酌。代表該夷。即以啖夷欲坐小火輪船到口。並無別意。俄國保其必不滋生事端。崇綸等以公使係貴國大臣。尚乘舢板小船。冒雨而來。英國若生大船。相形殊不成事。斷然難行。該公使回稱。自當力阻。從否尚不可定。隨即回帆而去。崇綸等定於十三日行文各國。告以昨遞之件。已轉咨直隸總督。

奏各該國如有未盡之言。另行約期接見。

譚廷襄又奏。俄夷本為喫啡等說合而來。喫啡等既已藉伊為援。暗相聯絡。其勢甚固。竊思各國同係通商五口。添一俄夷。似亦無甚大礙。惟夷性狡猾。是否所求止此。尚須察看。至喫夷等所言何事。未曾接見。不能知曉。第聲稱委曲。似應姑聽分訴。然後責其背約無禮。並令俄夷從中開解。以定歸束之方。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俄國公使普提雅琴。於十二日。已與宗綸等相見。並於十三日。行文各該夷。察看動靜。再行約期相見。該夷等必欲進京與京中大臣相見。其截斷不能行。昨諭譚

廷襄等。晚諭該夷。告以中國從無便宜行事之官。見在崇綸等。即是京中派出大員。有事可以代奏。諒崇綸等業已諭知。俄夷其添派譯廷襄一節。如尚未向該夷說及。即著無庸宣露。僅崇綸等再與俄夷相見。該夷吐出實情。即可與之定議。毋庸譯廷襄相見。更為妥善。崇綸等可告該夷云。所遞文書。業經裕誠具奏。奉旨已派崇綸等辦理。京中無人再來。即命崇綸等告知該使臣。有話面商。即行具奏。至俄夷欲令該國駐京喇嘛巴拉第等。前赴天津。其意不過欲傳述言語。可告以該國現有明常等二人。通曉中國言語。可毋須巴拉第等前往。如其必欲該喇嘛前往海口相見。俟奏聞後再令前來可也。另片所陳通商一節。

英華大書卷二十一
三

昨所寄各條亦經料及崇綸等當隨機應對固不可拘泥亦不可有意遷就。嗔拂兩夷較之俄味固應區別如其議有端倪漸形就範亦可稍假詞色。但接見之初不可先自貶損。味嗔拂三酋崇綸等與相見後其如何來意即著密速奏聞。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三

方身虫尾尾

三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表之二十一

咸豐八年戊子三月甲午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場侍郎崇
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臣譚廷襄
馳抵大沽駐紮次日適有俄夷通事明常復來投遞臣崇
綸等公文當將添派會議之處向告並即照會各夷擬令
分日來見茲於十六日復欽奉

上諭添派一節如尚未向該夷說及等因臣等查添派一節明常
於十五日前來即已宣露並曾約令普提雅廷於次日接
見且譯出該夷投遞清字公文所求雖仍係前說四事其
中頗有應行駁辯之處臣譚廷襄自未便拘泥不與相見

轉致生疑。臣等隨互相商酌。於十六日。同赴殿臺。俟普提
雅廷。帶同明常安文公前來。即與接見。察其詞色。頗屬恭
順。惟仍額求准令進京。臣等當稱

欽派大臣在此相見。即是以禮接待。該夷復援引雍正五年進京
舊例。哖哖置辯。臣等以從前係由陸路。此時改由水路。即
非舊例。况通商處。除恰克圖外。如伊犁。塔爾巴哈台。皆係
新章。並不仍遵舊例。何獨於進京一節。復欲援引舊例。斷
難允准。正言拒絕。該夷俯首無詞。惟求將分界通商二事。
代為奏辦。臣等查分界一事。上年業已奉

旨。准將從前未曾分界烏特河一處。會同履勘。其餘以興安嶺為

界。山南為中國。山陰為俄國。自有一定疆土。會勘自可分
曉。該首又稱。黑龍江左界。有滿洲人生聚。意欲移於江右。
所費向銀十萬兩。該國情願助給。臣等以

大皇帝撫馭中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旗人生聚之所。豈能給費
遷移。此等不情之請。不敢具奏。該夷亦即語塞。又通商一
事。該首總以列國通商之處。伊若不得。殊不好看。求為議
定。臣等查以貴國現有三口通商。如因相好多年。仰乞

恩施。量為加首。須俟奏明請

旨。謹將該首原文封送軍機處。並譯出恭呈

御覽。其應如何辦理之處。伏求

訓示進行。至暎味三夷。尚未接見。十五日。忽有佛夷小火輪船
一隻。乘潮駛入。攔江沙內。距礮臺不過數里。當經署總兵
連年。派巡船前往攔阻。據稱前來投文。當將遞交該巡船
呈送。臣等拆閱內稱。十八日。若無

欽差大臣會議。伊等即照原奉國王之命施行等語。虛聲恐嚇。與
前給裕斌公文。大略相同。惟將十七日改為十八日。未知
其命意所在。又臣崇倫等。及臣譚廷襄。先後給與該三國
照會。該三國忽稱。文內未曾書寫伊等欽差大臣全銜。想
係書吏筆誤。藉詞挑剔。仍行帶回。體察情形。種種強。且
佛夷火輪船。投文後。因被風偏入沙灘。擱淺。不能行走。旋

即有小火輪船一隻前來。以應並無旗號。飭兵查詢。不肯答話。十六日。又有小火輪船三隻。在湖江沙內往來。與前到之船不遠。若即轟擊。必致藉口。前經奉

諭。毋庸先行開砲。似未便因此即肇釁端。臣等以該三國不甚循理。向普提雅廷查詢。伊即聲稱。三國不得所求。必致生事。危詞恫令。臣等前往接見。使可相安。且以非禮駁斥。該酋復稱。谷雷勸令出去。仍須給與該三國照會。以便措詞。臣等再四酌商。現擬羈縻。自應另給照會。俟接見後。再行酌覈奏

聞

譚廷襄等又奏。再俄夷難極恭順。仍不免袒庇諸夷。察其情詞。似係不願有事。致分所求莫遂。故極迫切。至嗾俄二夷。以小火輪船。往來欄江沙內。漸漸偏進。其心甚為叵測。第該夷船隻。均在口門左右分泊。中僅留一出入之路。而於海運米船。逐日經過。絕未滋擾。顯係知我有備。不敢遽然決裂。外雖倥強。其中仍欲使其所圖。此時若不即予羈縻。日久遷延。殊非善策。臣等公同酌度。該夷等因廣東之事。其勢甚張。飭令回帆。斷非易事。現在續到大小火輪船七隻。連前共計火輪船十七隻。艇船三隻。已屬不少。至俄酋欲令駐京喇嘛。已拉第等來津之處。據稱並非傳述言。

語實因數年不見懇求

大皇帝施恩俾伊等得晤一面並無別故可否准行

諭軍機大臣等譯廷裏等奏接見俄夷情形並譯呈該夷投遞公文一摺朕已詳加披閱除所請進京等語已由譯廷裏等據理駁斥外其分界一節自咸豐四年起吉林等處各派委員前往守候而該國屢次遞延約期不至迨該國派出木哩斐岳幅在黑龍江往來行駛又不肯東公查勘是以日久尚無定議並非中國不為勘定現在普提雅廷既不回黑龍江而木哩斐岳幅又有啟程前來之信昨已諭知奕山一俟到來即與會勘可見中國於此事亦甚願早為了結如果該國一秉公道不待曉諭

懇請自能妥為查勘。今普提雅廷既不經營此事。其所遞文。分定地界之處。亦祇能諭知。與木哩斐岳幅查看。此時不能懸擬也。至海口通商一節。前此寄諭及該督密奏。皆已計及於此。將來自必以此為歸宿。此時味嘆唏三夷。皆未見端倪。不使憑空允准。可否以爾國通商。本止恰克圖一處。大皇帝格外恩施。又加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較之從前。已屬優厚。此次既為嘆唏說合而來。諒必有把握。現在該二國尚無成說。不便先為請。加海口通商。俟將該二國來意講明。並無非理干求。悔過回帆。了結廣東之事。是爾此來。實於中國有益。彼時奏請海口通商。大皇帝必能歡喜允准。現在各夷大輪船。駛入海口。不遵

好言攔阻。本應開嚴轟擊。皆因只有說合好意。留此情面。使爾國不至為難也。至喇嘛巴拉第。及學生哈喇坡。雙探啟。在理藩院具呈。欲至海口相見。已由該衙門派員護送前往。至兩國事。有兩國大臣面議。該喇嘛等回京。毋令與聞其事。方與體制相合。至文內述及塔爾巴哈台一節。吾以伊犁將軍本已為之查辦。該國商人舍之而去。是以業尚未結。其留存貨物。中國現尚為之有管。此事起釐根由。因爾國殺害它金之人。積怨激成。並非中國有不是之處。其黑龍江民人居住。並非始自今日。豈能移於江左。土闕吞屯等處。皆中國地面。近年俄國人來。蓋屋居住。中國因與爾國多年相好。未肯驅逐。屢次行文爾國。未見東

公查辦。此時在津。但議在津之事。其餘原可以第辦理。但不得
不與爾言明。至接見三夷。當見令味夷來見。嘉其不助。味二
夷。看其所求何事。妥為開導。其味二夷。可令俄夷吉以如係
誠心悔過。許其帶來同見。察其情詞。再行隨時密奏。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雍正五年。兩國互立和約。第九條內。載有迎接
俄使之條。本使臣復至海口。係因京中有應辦要事。欲分
迎接之意。到京可見。

大皇帝。欲見軍機大臣。有應定議要事。第一條。請定兩國未定疆
國。第二條。現在各國在中國通商。均獲利益。俄國人亦欲

沾取來時亦請照辦。以上兩條如不斥駁。

大皇帝欽定。所有兩國爭競之事。均可消弭。俄國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勸減。俟兩國以期中國有益。欲代完味國未知事宜。因請

欽定。附去章程二條。分定疆界。均屬緊要。現在先於空曠處。所遣人駐紮。且海岸早經外夷窺伺。即應分定。係因兩國公地。不令外國夷人潛駐之意。惟海岸廣為俄國。則外國之人。不致闖入滿洲地方。俄國欲駐海岸。並非欺壓。必與貴國相宜。自有報答。其塔爾巴哈台。焚燒貨園。搶去貨物。計銀已及二十萬兩。亦可不要。至黑龍江左岸居住之滿洲。

人如欲移居江右需銀十萬兩俄國付給再聞

貴國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敵手自應更張俄國情願助給器械並派善於兵法之員前往代為操練庶可抵禦外國無故之擾再者各國要求

貴國概行允許此外無可索求俄國不忍坐視且本國貨船強入海口通商亦難阻止即請將此條定明惟願通商一事按照兩國定例辦理以期一切無所爭競為此咨行

第一條雍正五年兩國互定和約界址則以沙畢奈嶺東達額爾古納河黑龍江照常不改以免爭競至額爾古納河口直至東海尚未定界限自應立定界址酌量順各河

兩岸一岸為中國所屬一岸為俄國所屬其無河地方則
應順山為界其額爾古納東至黑龍江順黑龍江直達烏
蘇哩口復至烏蘇哩上游河源自烏蘇哩附近之綠芬河
源起順河至海均應詳細議定各派可靠之員查明地界
繪圖互閱定准後即為邊界之據兩國仍有未定界址沙
畢奈嶺以西直達伊犁因不知地名亟應各派可靠之員
迅速查明互相商定

第二條現在各國之人中國通商均獲利益俄國不欲仿
照俟來時即行照辦毋庸商議

乙未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宗瀚內閣學士烏爾棍

春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十七日酉刻探知欄江沙內稱
駛進小火輪船五隻。連非來之船一共十隻。相近海濱停
泊。距礮臺約五六里。經署遊擊陳克明詢問。俄夫稱係各
國欲來會面。晚間即據喚夷遣人投文。約於十八日來見。
並鈔錄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遞交大學士裕祿公文內
係訴述廣東啟釁緣由。據云並未見獲。且等當即允許。如
期接見。惟據委員及兵勇等探知該夷等在海灘窺探僻
徑。且等恐其臨時設計抄襲。已密飭鎮將豫備。並通知國
瑞飭令將所帶馬隊在後偵探嚴防。

硃批。知道了。所籌甚是。

譚廷襄等又奏。據喀什夷投遞公文一件。亦係述伊所求之事。未曾見覆。臣等給與回文。准令來見。

殊批。覽。

喀什西照會。

為照覆事。今早接據貴大臣十六日所發來文。閱悉。本大臣得以相見。以便商辦。不勝欣幸。惟本大臣按照章程。前有公文致

貴國大學士公裕。內已開明各情節。

貴國大學士有公文回覆。今大臣理所當然。今不蒙復。本大

臣未知

貴國意見如何。茲應明言。本大臣躬膺簡命。欽奉詔敕。予以全權前來。

貴國將所有兩國不協之處。調處和平。日後必將所奉詔書。騰正進電。其應訂議各不協之處。再為開列。前

欲差葉辭行賠補各項。將

貴國各大埠。准外國可至貿易。

貴國人欲奉何教。凡係為善者。皆准其便。其奉天主教者。

貴國務必切然保護。本國欽差大臣。務必寄寓

京師。本國人入內地。或為遊學。或為貿易。豫領執照者。皆

准其便。本國在廣東省城所用軍需。務必補足。本國

人欲買

賣國何物。或造作者。或土產者。皆准在原地直買。將稅冊再為議定。以上各件。務必會同商議。未知貴大臣奉

命前來。能否會同本大臣。將上各件酌商議定。儻貴大臣為今之計。備細知照。實深欣慰。如貴大臣不得如所請辦理。實為枉費工夫。而今之景況。較之先日更為難矣。相應照會。請貴大臣迅為知照。能否按所請議定辦理。其兩國事務。調處和平。中外民人。咸臻安輯。實本大臣之厚幸也。須至照會者。

丙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榮翰內閣學士烏爾提

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臣等原約喚夷。於十八日來見。詎至日午。遷延不至。當派委員滄州知州古寶壽。與署遊擊陳克明等。前往俄船探問。據普提雅廷云。伊等四國。俱已會商。此番北來。實因歷年訴述之事。不辦不履。心疑總未得將實情上。

聞是以二月間在海定期。願與

欲差相見。詎黃總督並未親到。不得已遂至天津。如若不允所求。喚夷等必欲求准進。

京。斷難阻止。且喚夷等所求。大要止有二事。似非所難。該委員等。詢以究係何事。據云。通商一節。名雖五口。現在暗相

交易實不止於五口。如將五口之外。交易地方。悉准通商。中國稅課日增。各國悉皆得利。必可永遠相安。詢以五口之外。尚有何處。則云。此係暎夷主見。應令自行面說。又天主教一節。名雖弛禁。各省仍復妄擊。甚至陵虐不堪。請夷隱恨。再求通飭嚴禁。不令受累。此外所求。皆係小事。無不可商。廣東事宜。俟暎夷相見。亦可面議等語。察其情詞。實與暎佛等夷。聯絡為一。固結不解。所云願為幫助。說合斷不可靠。嗣至日使。來夷遣人投文。據稱。已與四國相約。須俟二十日。方可訂期相見。暎夷竟未前來。臣等揣度其意。口內兵勇羅列。深入重地。亦有戒心。且聞隨後尚有船來。

或係等候亦未可定。臣等伏思該夷狡猜性成。惟利是視。既不可以情理相喻。尤不可以口舌相爭。數年來。即次設法。推辭飭赴廣東聽候。而廣東懸置之不辦。即上海地方。有夷貨可令顧惜。有夷商可令羈縻。黃宗漢亦復舍之而去。遂至狡謀思逞。直抵津沽。擱江沙不能全阻輪船。偏處堪虞。倍多要挾。聞其兵船借自別國。需費不少。業已勾結而至。意在必遂所欲。煤米一切。上海均有儲備。斷絕接濟。亦難制其死命。豈肯遽爾回帆。臣等再四思維。

皇上柔遠為懷。可否將所求之事。先行斟酌。早與區分。俾有所圖。或能漸就馴服。天津現辦海運。米船雲集。斷非用武之時。

五口皆軍務未完。安可再致多事。仰求

宸謨廣運。迅賜

乾斷施行。

譚廷襄等又奏。俄夷所云五口之外。暗中早經交易等語。譚察各處通商既久。到處必有私貨往來。就地奸徒。從中訛詐阻滯。不能遂其所欲。因而懇請明加口岸。以便利權獨握。其意在此。其所以尚可竊慮者亦在此。惟夷情無厭。尚須再行體察。至上年十二月。該夷等在江蘇投遞裕誠公文。及曾否給與覆文。臣等無從知悉。請

諭令軍機大臣鈔錄寄文。以便查覈。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體察夷情。反復不定。請旨將所求之
事。先行斟酌一摺。譚廷襄等。因奕夫十八日。未曾來見。派員向
俄夷探問。據云。奕夫等所求。止有二事等語。譚廷襄等。本約今
日訂期。見奕夫等。未知光景如何。諒必難與理論。惟有仍告
俄夷云。奕夫等在粵。占路省城。劫擄大臣。行同叛逆。原不值與
之講話。惟因俄國同來。從中說合。是以暫緩用兵。並准其與欽
差接見。此即中國懷柔遠人。至大至公之意。現在廣東省城。尚
未交還。葉總督尚未送回。豈有不加罪。反與加息之理。若奕夫
二國。自行前來。直可置之不理。亦不令其安然停泊海口。此時
俄國。既肯從中說合。亦須在中國面上下得去。方能兩全。若偏

聽嘆唏味一面之詞。而於中國不便亦礙難辦理。即如通商一
節。道光年間。立定萬平和約。原止五口。今欲於五口之外。另添
交易地方。即是不遵舊約。中國自議和好以來。十餘年。從未有
背約用兵。又欲將通商之地。另議增加。從前萬平和約。皆是虛
設。何能取信於中國。此事斷毋庸議。俄國既為和好而來。祇可
就五口貿易之中。有近來辦理不善之處。酌量更改。如嘆夷照
會所云。各貨運至內地。除納稅外。有勒索規賄者。若有其事。中
國必當查禁。其因年久價值頓減。欲謀減稅之處。亦在情理之
中。但有減必有增。方為公道。未可有減無增。止圖自利。此中辦
法。必須通商海口。方能知悉。此間不能懸擬。惟五口總匯。向在

廣東一切稅則皆由廣東原定。此時該省城池尚被占踞。中國豈能酌量加恩。亦不便先允其請。惟有煩俄國大臣將此意告知英。勸其回粵。一面交還城池。送還葉總督。廣東民人消其怨恨。該二國不患受虧。即大皇帝加恩。亦屬有詞。至天主教亦係從前議定。載在和約。或越界或違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拏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我中國惟恪守舊章。數年來遇有傳教夷人。俱經解回。交該國領事官收領。從無凌虐情事。今日廣東匪徒馬子農。在廣西西林縣犯案懲辦。佛夷疑為該國傳教之馬神父。致生嫌隙。如果不信。亦惟有請旨再飭新任總督秉公查明。豈能因彼一面之詞。遂謂中國殘忍。即如該二國擄去葉

總督此時伊國公使登岸。我國何難報館。以中國以信義待人。不作此等無理之事。以上各節。韓廷襄等。可告知俄夷。令其轉告。哄佛等夷。看其如何回覆。再行的辦。通商一事。為該夷等命。意所在。俄夷此來。既親為恭順。即可乘勢羈縻。所請海口通商。許以廣東大局定見後。必能代為奏請。邀恩。惟在海口通商。一切事宜。與各國相同。亦須同到廣東辦理。必先有諭旨。諭知新任欽差總督也。韓廷襄等。辦理此事。恐非接見該夷。一二次。所能了結。必須平心靜氣。與之理論。此時牢籠俄夷。使哄佛不致決裂。俄夷因望通商。自當出力。將來歸宿。總在夷稅上。使之獲利。不致虛望而歸。此雖有損於我。然較之添設海口。漫無限制。

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該督等當默喻也。上年十二月。該夷等所遞裕誠公文。及裕誠覆何桂清等咨文。並寄信奏摺各件。均著鈔給閱看。

戊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瑜。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因暎夷違約不至。於二十日。飭令委員卞寶書。陳克明等。復往俄夷船內。責以既為暎夷說合。不應聽其違約不至。更不應同進攔江沙內泊船。顯係不欲講好。前懇奏求。

恩施之事。斷難再辦。且告以現調兵勇。水陸兼防。百姓因火輪船駛入攔江沙內。均各齊心忿恨。必欲攻擊。各大臣因念爾

國來為說合。不肯遽然開礮。天津內河狹窄。與廣東迥然不同。北路勁兵。更較南方強壯。咸豐三四年間。勦辦粵逆。即是明證。關係利害。爾國慎勿自誤。該首善提雅廷云。噶佛恃強。伊等均亦懷忿。第一經開仗。即使噶佛敗去。來年必然復至。兵連禍結。無有已時。伊等實所不願。惟總須各大臣。允為在此定議。方可開導。否則無可如何。伊當遣人囑令噶佛。再向噶夷商確。將來如果決裂。伊必退出。攔江沙外。不與共事等語。察其情詞。與昨日之說。微有間隙。仍不可靠。看其說合如何。再行酌裁。隨據噶夷遣人投文求見。臣等約令該公使於申刻到口。以禮接待。當向曉諭。

大皇帝以爾國在粵不肯幫助。嘆佛深為嘉許。今與佛嘆同至。究因何故。據云。廣東之事。與伊無干。現到之公使額爾。並上手鬧事之人。伊等與俄佛擬向說合。故來請見。臣等答以正欲照會。令爾兩國評理。該首允諾。隨即再三諄問。臣等能否主持定議兩國之事。臣等答以

天朝法制。從無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我等

欽派到此。事若合理。自可代奏請

旨。該奏即云。自立和約。已閱十有二年。中有數條。應行變通。伊係奉命前來辦理。曾有伊主國書。於咸豐六年在浙閩呈請代奏。不料原封拆動。過後仍復交還。伊主面上太不好看。

仍請代進。當即捧書送閱。臣等答以不識夾字。伊復取出。繕譯漢文。內敘大雅美理。駕合眾國皇帝。致書。

大皇帝陛下。並選派突良。來至中華。辦理兩國永遠和好之事等語。據稱必求。

大皇帝重書賜覆。方見兩國和好。臣等答以國書與公文不同。未便冒昧接收。應俟請。

旨遵辦。詢以變通何事。據云。俟收國書。方可共議。又云。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蘇。懇求巡撫。代遞大學士裕公文內。即已敘明。必須日內將原文鈔給閱看。且俟伊與俄國。同向。英佛說合評理。再議此事。隨即回帆。臣等察其情詞。尚屬。

恭順所有上年投遞大學士裕誠公文。臣等前已奏請

諭令軍機大臣鈔寄。其所遞國書。可否接收呈進。臣等未敢擅便。

候

旨進行。再喚喇兩夷。應俟俄喇兩夷評理後。方可接見。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探詢俄夷。並接見喇夷情形一摺。俄

夷普提雅廷之言。既不可靠。自應向喇首開導。看其如何轉圜。

四年間。味喚二夷。同至天津。即係崇綸等。往與接晤。該國等在

海口。久交關稅。因匪徒滋事。商情苦累。曾經加恩豁免。又廣東

茶稅。及民夷相爭二事。俱交葉名琛。並葉名琛。告

知該夷。辦此三條。即為十二年另議之款。此外不能再議。今據

味夷稱。舊約中尚有應行變通之處。未曾指出何條。著譯廷裏等。再向味夷查問。其六年分所遞國書。因問浙總督。非辦理夷務之欵。是以未收。原令其至廣東投遞。茲據稱。葉名琛准其投遞。但不與見面。故爾未投。此係爾國自行中止。今既到津。譯廷裏等。即是欵。差可准其投遞代表。並令譯出漢字。以便識認。至著提雅廷。本係局外。所言既不足恃。若味夷尚近情理。即可略加獎勵。使其從中說合。告以從前十二年另議之說。原止小有變通。並非大加更改。如果近情。必能代表。但海口通商。各國所同。現在英佛二國。占踞廣東城池。尚未退出。著總督柏貴。雖有先行開港之議。而人心疑畏。商賈未能雲集。加以味夷焚燒。

民房以致民心懷恨。鄉團時思報讎。兩國雖未助哄。而貿易不通。已大受其累。必得將廣東之事。速為了結。方能奏想變通辦法。各國皆有利益矣。至呈遞國書後。大皇帝現在嘉獎兩國。必有復諭。如此曉諭。看其如何對答。再行相機辦理。至俄味兩夷。既稱向哄。請理。俄夷亦當有回音。察其情詞。再行奏聞。候音可也。

己亥。工部尚書文彩奏。等抵津時。海運沙船。業已連檣而至。本擬趕緊驗收。數起。再赴海口。察看情形。茲奉

諭旨。總須斟酌此行。勿致啟各夷疑惑。即遣武弁。作為無意往看。甚妥。等語。讀之下。欽佩難名。遵即派中營守備李萬年。輕騎減

從將赴海口。察看礮臺情形。於二十日寅刻起身。二十一
日申刻回津。等詳加詢問。據稟海口內。有礮臺四座。上安
銅鐵大礮。或八九尊。或五六尊。礮臺下。土牆內。安設大小
礮位。多寡不等。沿河要隘處所。均有營盤駐紮。並有本地
鄉紳帶勇千名。屯紮西草頭沽地方。惟瀾江沙以內。南礮
臺中礮臺以外。約計里許。有大輪船八隻。艇船三隻。往來
游駛。其未入海口大輪船。尚有十隻。是日等接見天津道
英毓。面詢一切。據稟海口兵勇。共有六七千名。除礮臺安
設礮位外。其郝家莊。海神廟。浮橋口等處。均有礮位。及雁
排槍等語。

殊批知道了。

庚子。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兩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坫和奏。連日喚咈兩夷。無甚動靜。俄味兩酋。外托恭順之名。內挾要求之術。待之寬。則就喚咈以圖利。待之嚴。則避喚咈以遠害。可合可離。藉令轉圜。原屬撫柔之一策。第此時喚首之氣甚盛。咈為所用。俄味祇欲因人成事。自圖便宜。非真能抑其強。而為我說合者。是制敵仍視乎我之運用。要非空言所能濟事也。現在海口兩岸。槍礮羅列。兵勇八九千人。分列布置。聲威較壯。後路馬隊一千。分紮新河新城一帶。呼應尚為靈緊。天津城內存

兵無多。添撥日標兵三百名。在東門外紮營。與鋪勇尸勇
互相稽查彈壓。亦頗鎮靜。惟各夷火輪船八隻。艇船三隻。
在礮臺對面五六里寄泊。日夜窺伺。倏忽即可闖入。無可
攔攔。防範不易。且未逾一月。餉需等項。已用四五萬兩。曠
日持久。後將不繼。尤屬可虞。臣等再四熟商。不籌制敵之
方。難奏退敵之效。伏思喫啡在廣東。踞我省會。劫我大臣。
復聯合諸夷。與兵北犯。而上海甯波。福州廈門等處。依舊
通商。藐我中華。更無忌憚。為今之計。似應虛張聲勢。傳諭
各海口岸夷商。因其背約北來。將於某月某日。封貨閉關。
兩相決絕。不與交易。一面責令兩廣總督。速圖克復省城。

則各處聞之有所顧惜震懾。臣等即將欲行封貨閉關。定有日期各條由。揚言曉諭。一面開導。使彼互相計議。或可漸就範圍。若徒口舌相爭。誠恐去而愈遠。至駭夷之策。必以通商作為歸宿。僅止增減稅課。未足罄其所欲。日久相持。誠恐橫生枝節。口岸一事。如可不添。自毋庸議。儻不獲已。可否准臣等臨時詳加斟酌。某處斷難允許。某處或有可商。請

旨遵行。至各處所求之事。固須待廣東查辦。第在津不定大局。則該夷疑為支吾。故嫩斷難了結。

諱廷襄又奏。再臣等昨經照會俄使。以首。今將哄沸廣東

之事。代為評理。即於二十二日。派卞寶書陳克明等前往。探詢俄酋。據言連日向喀喇相商。大費唇舌。現在喀喇之事。已有眉目。與該委員互相辯論。另開款單。恭呈。

御覽。惟俄酋欲將伊國所請。先為定議。臣等令其將喀喇之事。詳說明白。方為奏請。格外乞。

恩。並告以該酋懇令喇嘛巴拉第等。出京面晤一節。因無關兩國公事。即已奉蒙。

允准。不日可到。以示羈縻。該酋甚為感激。又味酋懇將國書呈進。一事。書內語多祝頌。察其來意。不過欲求降。

旨一覆。以為海外光榮。若不接收。轉難措詞。兼於正事多有窒礙。

○佛首請將廣西打死馬神父之地方官處分嗣後該國
人在內地生事。懇解交附近領事官懲辦。不可擅殺。此事

昨

諭准令兩廣總督再查。該委員答以再商。

○佛首請將天主教。隨同內地佛教道教一體看待。不可
欺凌。此事早經弛禁。該委員答以再商。

○佛首請將浙江温州海口。及距廈門不遠之山島有買
賣處通商。據云暗地早已交易。惟求明定章程。該委員以
另添口岸。斷難允准。俄首聲稱。必須如此。可增稅課。該委
員答以再商。

○佛首請與暎咪等國各派欵差駐京○俄首議令如有重大事件○准其到京○俟說明後○仍行回去○小事即在本省督撫○及駐紮道員處商辦○如不為商辦○備文直達京師○若有喜慶請安等事○亦准到京○一切費用○本國自備○該委員答以難允○

○佛首請與暎咪等國在江河一帶通商一節○該委員答以內地斷難允許○俄首亦云不便准行○

○佛首請准伊領事官與神父○給與驗票在內地游行一節○該委員答以礙難稽查○俄首亦云不便准行○

○俄首云佛國請賠房價兵費一節○應答以無故燒房○查

明許賠彼此俱有損傷酌量許賠至打仗係該國先自開
釁萬無賠理不便准行

○俄酋云○俄國請與暎味等國自到內地買絲買茶一節
應答以侵占民業必致生事不便准行

○俄酋云○俄國請與暎味等國欲減稅課一節應答以定
例不多○儻若再減經費無出不便准行

○俄酋云○俄國在內地售賣煙土○並私買民人出口二事
應向理論自通商以來暎人獲利不少○何得私在內地售
賣煙土○又在廈門○及山島○私買民人出口○須令該國禁止
嗣後再有此事○如何處治○明定條約○此外各事○彼此有益

方可允行。若與中國有損。以情以理回復。
殊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英務未有定議。請恩威並用一摺。所
稱傳諭各口岸封貨閉關。並責令兩廣總督速克省城等語。自
條制夷一法。然此時海運在途。激之生變。黃宗漢尚未到粵。相
貴已受英人挾制。不能自出主見。若虛張聲勢。而不能見諸施
行。轉被該夷窺破。愈增桀驁。哄嚇兩夷。既不肯來。亦不必再與
訂約。仍由俄味兩夷。轉為傳說。告以此兩國背約無禮。本不值
與之相見。所以定期接晤者。原看俄味兩國面上。今既兩次爽
期。來與不來。聽其自便。昨已奏奉諭旨。必須該兩國將廣東省

城交還。真心悔過。方能逐款定議。大皇帝諭令限期。於四月底。繳還廣東省城。如逾期不還。一交五月。當即興兵攻打省城。該兩國在城夾兵。必遭殺戮。毋貽後悔。現在大皇帝意旨。以倭夷係首惡之人。况燒燬商民房屋。百姓忿恨。將來廣東一口。必不唯其貿易。倭夷雖亦助惡。念其從前在上海。曾經助勦逆匪。如其退出省城。尚可稍從寬恕。然不交還廣東省城。又不送還葉名琛。除舉兵攻城外。仍令五口。絕倭夷兩國通商。如將廣東事進行了結。不獨倭夷本可稍從寬恕。即倭夷廣東貿易。本大臣亦必為之代奏懇恩也。至減稅一事。與中國有損無益。大皇帝因倭國恭順。既未允其加增海口。故於五口稅課之中。使其受

益○若論○暎○佛○現○尚○踞○城○何○願○再○來○乞○恩○惟○大○皇○帝○既○加○恩○於○咪
國○將○來○各○國○均○需○即○暎○佛○二○國○海○過○通○商○之○後○亦○事○同○一○例○不
待○重○言○至○於○應○減○之○稅○為○數○若○干○此○處○不○能○懸○擬○須○由○廣○東○酌
定○惟○說○明○之○後○必○不○食○言○有○俄○味○二○國○為○證○至○暎○佛○二○國○能○否
如○期○將○廣○東○事○了○結○亦○須○俄○味○二○國○中○間○作○保○則○此○事○大○略○已
定○各○國○即○可○回○帆○俟○該○三○國○定○議○之○日○即○可○奏○請○俄○國○通○商○之
事○以○便○同○往○廣○東○與○欽○差○黃○總○督○議○定○章○程○也○夷○情○狡○譎○委○員
之○說○豈○足○為○憑○如○果○暎○佛○兩○首○親○來○即○與○之○面○議○否○則○仍○令○俄
味○兩○首○來○見○令○其○轉○述○究○係○大○臣○之○言○可○以○取○信○毋○庸○令○委○員
僕○僕○往○來○傳○話○也○現○議○減○稅○一○節○雖○有○損○於○中○國○然○與○其○多○開

海口夷勢更覺猖獗。不如以守定成約為詞。不加口岸。所以准其增減稅課。以示羈縻。雖云有減。必須有增。而夷情多貪。亦必減多增少。正無慮其獲利微也。俄夷傳述。俄夷所請各款。雖經委員多未允准。然究非欽差之言。今命軍機大臣。逐條擬出答復之詞。以便該督等臨時駁斥。與前次寄諭亦大略相符也。現在沙船雲集。該夷所要挾者在此。我之所顧忌者亦在此。况該夷由滬北來。沿途尚無逆跡。該督等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啟兵端。天津固不難制勝。設其竄擾他處。恐非天津可比。該督等務當通籌全局。妥為操縱。至味夷國書。前已有旨。准其呈遞。諒諱廷襄等。必已接到。遵辦矣。

○昨夷所稱。請將廣西馬神父一案查辦。可告以此案屢
經該督撫查明。實係匪徒馬子農。並無枉屈。今該夷必欲
再查。亦惟有請旨再飭新任總督。秉公查辦。至解交附近
領事官一節。載在和約。本係如此辦理。本年熱河傳教之
夷人艾天水。黃美麗。即由譚廷襄解交上海。是其明證。嗣
後惟有永遠照約辦理。若欲給與驗票。准其在內地游行。
恐將來死於道路。更增疑案。愈費口舌。無益有損。應毋庸
議。

○佛首請在浙江温州及附近廈門山島。另添口岸。可告
以五口通商。載在萬年和約。今欲格外增添。則萬年和約

為虛設。至云暗中早已交易。如果屬實。中國方將查禁。豈能轉為明定章程。况偏僻小口。即通商亦不能多增稅課。中國並不貪此小利。斷不能邀允准。至江河內地。人毋庸議。此二條均不能代奏。

○佛首欲與唎味各夷。遣人駐京。俄國議令遇事前來。可告以中國與外國往還。總在邊界。惟有屬國。始行進京朝貢。亦無欽差住京之事。俄國學生。久在京中。豈不知之。至通商地方。各有大臣。該夷既來貿易。即當遵照中國章程。此條不能代奏。

○佛首請賠房價兵費一節。俄首亦知無故燒房。查明許

賠○打○仗○之○費○萬○無○賠○理○可○告○以○無○故○燒○房○係○英○夷○所○為○前
年○英○夷○縱○火○燒○我○民○房○天○意○返○風○將○夷○樓○燒○燬○有○無○咄○夷
房○屋○自○當○向○英○夷○查○問○索○賠○况○該○夷○滋○事○之○初○各○國○向○其
阻○止○該○夷○答○以○日○後○賠○償○此○共○見○共○聞○之○事○並○非○中○國○無
故○燒○毀○夷○樓○至○廣○東○民○人○被○燒○房○屋○方○欲○向○英○夷○索○賠○咄
夷○房○屋○自○應○向○英○夷○理○論○與○中○國○無○干○此○條○更○無○庸○議
○咄○夷○欲○與○英○味○各○夷○自○到○內○地○買○絲○買○茶○可○告○以○通○商
向○在○海○口○例○不○准○入○內○地○若○擅○入○內○地○必○致○滋○生○事○端○儻
被○奸○民○搶○劫○必○致○又○費○口○舌○上○年○有○夷○人○在○烏○程○縣○屬○橫
塘○橋○地○方○私○開○商○行○該○地○方○官○但○將○賃○屋○之○奸○民○懲○治○並

未查究夷人。已屬格外從寬。此條斷難准行。

○俄酋欲禁止喫夷。售賣煙土。並私買民人出口。當告以
煙土本于例禁。因吸食之人未盡。不免有私相售買之事。
至私買民人出口。亦祇須沿海地方官查禁。皆係本有之
例。無庸為此特奏。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勳奏。臣等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奉

上諭。上海為海運關稅要地。用兵固屬非宜。而該夷既有欲赴湖
州崇安之語。亦不可不密為防範等因。欽此。臣等查訪夷雖有
欲赴崇安之語。而崇安縣離上海約計一千數百里。關山

間阻水陸殊途。似可無虞。其攔入。惟湖州則由上海之黃浦江。歷泖湖。澱山湖。太湖。而至湖州之夾浦口。一水可通。道光年間。前任督撫臣遵

旨查明。由泖湖至澱山湖。中間有小河一道。俗名攔路口。在於該處添設營汛水柵。豫備木筏碎石。一聞該夷反覆之信。即將攔路口填塞。俾夷船不能徑入。先奪其所恃。若換坐內地民船而來。即可用我所長。制彼之短。且由澱山湖入太湖。必須橫穿運河。而通運河上塘。築有長堤。凡通太湖港口。各有橋梁可搯。不論何項船隻。皆須將船桅拔起。始能經過。設防尚不甚難。

何桂清等又奏。再。臣正在繕摺間。據留署蘇松太道薛煥
密稟。長行傳說。有謀戕喇嘛西國王之人事洩。適入哄咭
喇境內。喇嘛哂求索不發。因而各調兵船。行將互闕。又聞
味利噠將兵船撤調回國。不准與中國結怨。偏訪夷商。異
口同聲等情。

殊批覽

辛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欽奉

一諭。飭向味酋開導。看其如何轉圜等因。欽此。臣等因味酋係與
俄酋相合。俄酋昨將喇嘛情形吐露。雖未可以盡信。仍應

先向俄酋確切查考。一面開導味酋。俾令說合。隨派下寶書等。復往俄船去後。旋於午刻據報。俄酋遣通事呼喇。威妥瑪。前來回話。當經臣錢忻和前往查問。據稱。必須面見。臣譚廷襄。面要緊話。詢以何事。堅不肯說。因思夷酋自抵海口以來。從未與委員接談一語。究竟俄酋等傳說情形。果否確實。無從察看。自應傳見。聽其言論。以使酌覈。臣等遂抵海口。傳見。據云。額爾哈。遣令前來搜文。臣等先責以現在廣東之事。據稱。須俟額爾哈。面陳委曲。惟額爾哈。因道光二十二年。前大學士耆英。在廣東時。奉旨從權便宜行事。今必須如此。方無更改。務求將臣等奉

派來津

諭旨給閱。臣等答以

天朝法制。從無全權大臣。亦無便宜行事之條。者英當日在粵。

均係事事請

旨。我等現時奉

派前來。即是

欽差。先將廣東之事說明。餘事皆可奏辦。毋庸疑惑。出此謬論。該

夷呈出公文一件。內附黏鈔一紙。約以六日內照覆而去。

臣等查該夷不自悔過。且妄謂必似耆英之在廣東。方可與議。蓋因當日定約以後。悉皆照辦。嗣又復有所請。累年

未能定議。故必斤斤於此。察其情形。頗形桀驁。遽難理說。旋據喇首投文一件。大意與喇首相同。該首文內。所敘六日為期等語。虛聲恐嚇。尤為可惡。惟計時正在二十八九等日。係屬疆朔。難保不即闖入內河。遽致決裂。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下寶書等。徑見俄首。探詢實在著落。並與喇首詳論如何。據俄首云。喇首皆已約會。不必再言動兵。惟喇首皆言照道光二十二年青英之式。奉有

諭旨。方肯信服。將來所議。不至更改。復再三詳懇分界一事。速求前往查勘。伊五六日內。遣人由黑龍江。赴本國總督處送信。會同中國。清查邊界。繪圖定議。並欲另遣一人。由陸路

過恰克圖為中國豫備槍礮官兵以為教演製造之用至
道南一事該夷欲聽哄嘩如何定議別無他說等語現在
刺麻巴拉第等由理藩院飭令郎中蘇彭阿伴送到津
擬飭卡寶書等帶往相見剴切開導所有譯出俄首來文
一件錄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譯廷襄等奏。喚嘩兩首。投遞黑會。並譯呈俄首來
文各摺片。均已覽悉。俄首所請兩條。如黑龍江分界一節。前已
諭知。譯廷襄等。轉諭該首。已欽派英台。在彼相待。今普提雅廷
欲遣人回黑龍江送信。繪圖定議。儘可允准。但告以從前節次

耽延。皆因爾國不守往年與安嶺分界成議。強欲移我江左居民於右岸。以致日久無成。今爾既肯繪圖定議。但能一秉公道。彼處大臣。斷無不從公勘辦之理。惟由旱路走恰克圖。豫備槍礮一層。當妥為阻止。一則由內地行走。中間經過蒙古地方。彼處人多愚直。恐其別生枝節。一則槍礮等項。無須代為備辦。中國從不與各國海外爭鋒。軍器亦尚可恃。彼肯從中說合。即見和好之誼。無庸更助兵械。總令其仍由海道行走。較之旱路回國。轉形穩速。至通商一節。前令俟各國定議後。再為奏請。諱廷襄等。既欲乘此牢籠。不妨即為允准。告以業經奏准。惟噶喇吧三國。請添口岸。均未准行。爾若驟添五口。則合之恰克圖等三

口已成八處。設他國藉口要求。無可折服。現在大皇帝諭旨。准
爾於五口之中。選擇兩口。其道遠而貿易無多者。自可不必。此
非中國吝惜。當能體諒此意。看其擇定何處。即行奏聞。如必以
為未足。即三口亦尚可允許。即作為譯廷裏等。格外乞恩。使知
欽差大臣。並非不能了事也。至喀喇所投之文。悖謬可惡。昨諭
令告知俄使。轉諭該夷。勒限繳還廣東省城。如逾限不交。即一
面封關。一面興兵。諒譯廷裏等接到後。當即告知俄使。轉向述
知。如喀喇兩首。藉此作轉圜之計。則便宜行事之說。亦未必再
提。如必欲回文。可先告俄使。囑為轉達。再行文覆之。告以從前
耆英等在廣東。曾奉

先朝諭旨。許其便宜行事。或因道途遙遠。往返需時。然耆英等。仍事事具奏。並非專擅施行。中國既無此官銜。以後廣東歷任欽差大臣。亦無便宜行事之稱。何以仍能辦事。即如咸豐四年。崇綸奉派赴津。與奕訢二使相見。何嘗有便宜行事名目。而豁免欠稅等條。皆能為之入奏。仰邀允准。何以於此次欽差。心存藐視。所有應辦事宜。已託俄使二國轉說。既不來見。亦毋庸勉強。此處本非通商口岸。向來議事。原在廣東。爾等違約興兵。本屬無理。因俄使兩國代為說合。大皇帝度量如天。特命大臣一併接見。實屬格外之恩。今爾等不知好意。輒敢心存輕視。本大臣即據實入奏。任爾仍往廣東。聽候查辦。毋貽後悔。至譚廷襄等。

慮其乘潮闖入內河。如仍止游駛。於我無傷。設或先開槍礮。則我之回擊。為有詞。務使釁端勿自我開。諒彼知我有備。必不敢狡焉思逞也。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所補行前定和約。並代我等請

肯定奪二條。行知貴大臣。至今已逾七日。並無知照覆文。本大臣請定二條。此來原為兩國和好。甚為緊要。應查之件。不可遁時。前已行文至京。將我等所請代表二條。

大皇帝諭旨。定奪否。給與我等准信。所請之故。如何示知。大臣過四日後。與我等都城大臣等。速定。或有覆文。報知。僅四日。

內○我等所請二件○若奉

諭○旨○定○准○繕○寫○文○書○遣○兩○報○事○合○呈○本○國○一○報○事○合○由○旱○路○走○恰
克○圖○前○議○知○兵○法○之○人○並○豫○備○軍○械○賢○能○官○員○再○當○回○報
將○所○定○銀○數○由

貴國速為發給一報事合至黑龍江將應行新定東西交界
由

貴國派出大臣一員會查再繪邊界圖式由我們東邊希比
哩地方行知各城總督此報事二人由我等自備食物牲
口銀兩為是馳驛之意請

旨定奪○僅過四日○不見覆文○本大臣想係

大皇帝將我們所請二條不行

恩准。既然如此。至本月二十八日。已知我們所請不行。再就此機會。到黑龍江。將此應如何辦理。向俄羅斯國大臣官員計議。遣報事人由海道至俄羅斯國可也。為此由海口咨行。 唎。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接月之十七日。貴大臣來文。所答之詞。毫不滿本大臣來意。即以致函指明在案。查本大臣仰蒙大英賜准。無庸續奏。各即皆能主商論定。奉此大權。而貴國派員著定議。奏請辦理。則本大臣未便面議。檢查前於

壬寅年。

成皇帝特派耆伊兩大臣與我欽差全權大臣璞面決彼此志要
各款專辦善定其年六月十九日即奉寄

諭內以該大臣等掌任如何詳明頒示茲將原件繕錄黏附為憑

現擬定限六日為期容貴大臣請准權柄同前大臣伊耆相

匹外祇以

貴國堅執延宕談縮必貽後災非旦則暮本大臣前欲消防

禍害今復興此舉仍表斯心之證

貴國果珍重視之是所深幸也須至照會者

佛蘭西照會

為照復事案照本大臣於三月十七日有公文一角致照

貴大臣內請以明言能否會同本大臣議定國務誠以國
務重大務必必要奉使宜行事全權方可面議辦理昨接到
十八日來文並不見有奉使宜行事字樣本大臣於情中
頗覺錯愕因此至今尚未請晤本大臣欽奉詔教予以全
權以便立將所有兩國不協之處議定辦理貴大臣若未
奉使宜行事之權與本大臣相當者相晤之時惟有虛聽
本大臣所議而後奏聞必不能立辦查道光二十二年二
十四年開前

欽差大臣伊爾辦理外國事務業已奉到使宜行事之權貴大臣若
立奏明請

旨○予○以○便○宜○行○事○全○權○與○前

欽○差○大○臣○無○異○實○屬○相○宜○誠○以○如○無○全○權○何○能○議○定○辦○理○若○貴○大

臣○備○文○奏○請○想○六○日○內○亦○足○以○奉

大○皇○帝○殊○批○儻○期○滿○之○日○並○不○見○有○奉○到○便○宜○行○事○全○權○本○大○臣

惟○有○將○各○務○交○提○督○軍○門○辦○理○本○大○臣○再○行○展○限○可○見○本

有○和○好○之○心○於

貴○國○又○深○欲○將○現○在○各○不○睦○之○事○妥○辦○俾○兩○國○和○好○日○增○相

應○照○會○須○至○照○會○者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額○爾○德○呢○尚○卓○特

巴○集○攝○拉○蘇○隆○報○稱○去○年○閏○五○月○有○俄○夷○八○人○來○至○洞○昆

城游牧。當即詢問。據沙克拉克海真楊。均係俄國銅昆城人。領有路票。由唐努烏梁海游牧經過。頭目名哈布哈拉勒。因朝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欲捕魚充餓。拉蘇隆等。當即曉諭驅逐。嗣於本年八九十月。有俄夷布哩雅特等。欲求通商。均經驅逐等語。從前俄夷因公送信。每年一咨。由游牧經過。並無似此任意往還。恐日久滋事等語。呈報前來。隨派委員赴達爾哈忒履覘。大略相同。查俄夷性情詭詐。遇事善為嘗試。近年任意往來。此中句串達爾哈特貿易。難免另生事端。一面咨行該國嚴飭屬下人等。毋得越境。一面嚴飭尚平特巴等。如遇俄夷入境。即行驅回。並

咨行烏里雅蘇台將軍等。妥為巡防。所有咨行因畢爾那
托爾文底呈

覽。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茲據我國商卓特巴額爾德呢等呈稱。轉據卡
倫居住伊徒達增噶拉蘇倫報稱。上年閏五月間。有俄夷
五名。佈里雅忒三名。私人達爾哈忒游牧通商。欲在本處
打魚餬口。言明每年付銀數百兩。我等未敢與之通商。亦
未准其打魚付銀。該夷私人游牧。究有不合。即欲驅逐。該

夷仍住三天。始行旋回。本年八月。又有佈哩雅忒二名。俄夷二名。九月。有佈哩雅忒二名。俄夷三名。十月。有俄夷二名。佈哩雅忒一名。均欲通商。皆被我等逐回。查從前探信俄夷。每年由游牧經過一次。並未有似此任意前來者。若頻來不絕。恐日久別滋事端。相應聲明情由。伏乞裁辦。指示等語。呈報前來。查兩國互定條約內載。各飭所屬。敦崇和好。按照定界。管束屬下。勿令滋事等語。上年爾國哈布哈刺勒等多人。違例越境。欲在達爾哈忒游牧通商。顯違兩國和好定制。相應咨行爾著固畢爾那托爾。即將任意越境。先後入我游牧之俄夷。佈哩雅忒人等。按名查拏究

辦並通飭爾國住卡兵弁嗣後嚴禁私行越境以敦和好
為此咨行

壬寅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本月二十四日將喚喇投奔尚
未馴伏各情恭摺密奏並聲明現有

恩德施及俄夷仍應令其轉團察看隨後遣委員卞寶書等前往
告以

大皇帝已命理藩院派員將達刺嘛巴拉第等送到天津即可見
面該酋歡喜鼓舞同聲感戴該委員即稱我

國大臣以誠相與不構成例求此

特恩○所以待爾者○仍厚○乃爾虛詞○搪塞○名為說合○實無效驗○未免
辜負○好心○此後○不便○再上爾船○空言○修好○該酋○萬分惶愧○
答云○已與○暎佛○約定○不必○動兵○該委員○答以○暎佛○原來○照
會○本已○罷兵○欲議○所求○各事○我

國○因其○無禮○正欲○與戰○因爾○兩國○說合○皆緩○動手○何得○以此
居功○該酋○言前○在上海○約期○等候

欽差○辦事○黃恩○督竟○不前去○各國○以為○仍係○推諉○不肯○辦事○之
人○即行○來津○實非○得已○今暎○佛氣○本虛○憐○又恐○此次

欽差○仍係○推諉○不肯○辦事○是以○必欲○如當年○耆中○堂故事○該委員
答以○總看○辦事○與否○不必○遲疑○該酋○尤為○勸諭○並求○所議

之事。迅速分別。准駁。勿再延誤。察其情狀。似有轉機。臣伏
思該夷等。要求各款。雖難盡准。其中不無可商之條。前次
照會。咨誠文內。俱已約略敘及。似應查覈。先行分晰。准駁。
臣等得有辦法。便可與之照覆。一面設法。令俄味各酋開
解。使知並非徒託空言。方克於事有濟。謹就臣等愚見。所
及。不揣冒昧。酌擬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如是。請

旨。遵行。味酋本日遣人投文。亦以六日為期。並約另行會商。容俟
接見。再為察看。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務似有轉機。將酌擬辦理各條。分

別開單請旨一摺。前因譚廷襄等將俄夷轉述佛夷所請各款。開單呈覽。業將減稅一節。尚屬可行。其餘各條。均應議駁。飭令該督等遵照辦理。此時俄酋因巴拉第等。可以見面。深為感激。並因該督等正言相責。深知惶愧。願為勸諭。英佛各夷。並求將所議之事。分別准駁。勿再遲延。是夷情頗有轉機。自應乘勢利導。詳閱單開各條內。佛夷所求諸款。著譚廷襄等。仍遵前旨辦理。其英夷各款。除償付軍需經費。及夷人詣京游歷各省兩條。業經該督等議駁。其賠補焚燒。既未准佛夷所請。英夷事同一律。應毋庸議。至所稱准進粵城一條。從前和約內載。有十二年。後量為變通之語。原許屆期斟酌。惟因民情不服。該夷自行退

阻。此時果能交還廣東省城。則將來該省四粵。當諭令新任督臣酌量情形辦理。其五口外。請添口岸一條。五口通商。載在和約。若因其暗中業已交易。輒許增添。殊恐將來漫無限制。且此條於佛夷未經議准。自未便於英夷復為允許。惟增減貨物稅則一條。既允佛夷所請。英夷應一律辦理。其傳教英人之在內地犯法者。送至各口領事查辦。載在和約。亦應永遠遵照。著諱廷襄等。即將分別准駁之處。與以照覆。味首國書。既已准其呈遞。餘如有所懇請。著與英佛兩夷一體辦理。至俄夷所請勘定界址及五口通商兩款。該督等接奉昨日諭旨後。諒已妥為照覆。此時英佛兩夷。雖可冀就範圍。仍應令俄味兩酋設法開解。

以免別生枝節。該督等諒能悉心的辦也。

一。嘆首來文。嘆民准進粵城一條。查粵城現為占路。如議定交還。自屬可商。且從前不進粵城。係該夷畏而不敢。應令回粵後。自酌情形辦理。

一。嘆首來文。天主教不得毒害一條。查天主教早經弛禁。嗣後如有在內地犯法者。送回各口領事辦理。仍嚴禁各地方官。毋許擅自毒害。

一。嘆首來文。年來貨值頓減。酌為增改一條。查貨物因時增減。既稱賠累。應准酌量。惟何貨宜減。何貨宜增。均在各口。而稅則定於廣東。應俟粵城交還。查明增減。其勒索規

費○概○准○裁○革○

一○英○酋○來○文○沿○海○沿○江○欲○將○物○產○出○售○遠○客○如○數○給○價○何○必○禁○止○一○條○查○和○約○五○口○通○商○皆○有○定○所○別○處○不○准○貿○易○未○便○更○改○其○與○五○口○相○近○沿○海○地○面○近○來○已○有○交○易○者○似○應○從○權○查○明○酌○辦○腹○裏○內○地○一○概○不○准○

一○英○酋○來○文○英○民○及○英○屬○各○受○損○累○賠○補○一○條○查○無○故○焚○燒○應○行○酌○賠○構○燬○焚○燒○未○使○酌○賠○應○俟○交○還○粵○城○後○查○明○實○在○情○形○分○別○辦○理○

一○英○酋○來○文○軍○需○經○費○償○付○一○條○查○此○次○構○兵○係○伊○啟○釁○未○便○再○議○償○付○應○行○議○駁○

○英商來文。大吏進詣

京師。英民游歷各省一條。查進詣

京師。並無要事。五口通商處所。原准英民來往。餘非通商之處。和約載明不准貿易。自未便在不准貿易處所游行。致難稽查。約未應行議駁。

○英商來文。廣西殘害馬神父之地方官處分一條。應飭兩廣總督查明辦理。

○英商來文。另華民人通商一條。應與英國一律辦理。

○英商來文。賠補虧損。補足軍需二條。應與英國一律辦理。

○佛首來文。外國官首。等語。

京師一條。應與英國一律議駁。

○佛首來文。外國人入內地。游學貿易。皆領執照一條。應與英國所請一律議駁。

○佛首來文。不必重疊科稅一條。中國稅則。皆有定例。未便因此更改。應行議駁。

○味首呈報國書一條。業經奏蒙

允准。餘事。來文未曾分晰。應與英佛一律辦理。

殊批覽。

薛廷襄等又奏。臣等與俄味二首。均曾接見。英佛二首。並

未接見○亦未遣員前往○連日詳加體察○夷情不一○哄沸悖
理○俄味輸情○而其欲奪所求○則彼此並無二致○現時粵城
未復○哄沸仍敢興兵○屯我海口○即與道光年間之入據長
江無異○故欲援者英之辦法○以遂其要挾○是哄沸之跋扈
鳴張○俄味知之而不禁止○且併欲聽其所為○坐享漁人之
利○因臣等恪遵

成算○再三設法牢籠○彼各欣然就範○論其跡○與哄沸迥異○誅其心
與哄沸相同也○今俄酋之事○須俟三國馴伏定議○然後奏
請同往廣東○伊與三國同一不願○安肯出力○就使出力○說
合三國安肯聽從○操縱之方○殊無把握○况該酋等○昨昏約

期六日不見回信。即可立時決裂。臣等明知一經交仗。海運立時梗阻。村落立時震驚。津郡騷然。種種可慮。惟事勢所迫。此等悖逆無禮之首。毫無瞻顧。斷不能空言馴伏。聽我指揮。若不據實直陳。則獲咎滋大。臣等非敢懦怯。為其所動。惟當此事機緊要。上尊

國體。下靖戎心。利害兩端。不可不權其輕重。伏求

皇上垂念地方關繫至鉅。就臣等前奏各款。

俯加採擇。先將俄酋量准

恩施。此外口岸。不便增添。或別量為體恤。仰乞

乾斷施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譯廷襄等奏。美務似有轉機。將英佛兩夷所請事宜。開單請旨。業已分別准駁。諭令該督等。即與照覆。茲據譯廷襄等奏。二十四日寄信諭旨。已經奉到。體察夷情。未易操縱。並將味夷所求原款原文呈覽等語。味夷通商事宜。原與各國相同。並閱所請各條。未免另生枝節。惟此時欲籌操縱之方。不得不量予採擇。如添設貿易港口一條。五口通商。載在和約。永遠進行。是以前諭不准議添。始有減稅之說。今該督等。不能拒絕。復據該夷所求入奏。豈能邀准。必不得已。於閩省粵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處。亦須諭知該兩省督撫。查勘妥協。方能辦理。此外概毋庸議。又請計頓納鈔一條。據稱

該國丈量船身以四十尺為一噸他國則以五十尺為一噸故
該國所納船鈔較重天朝撫御外夷一視同仁該國納鈔較重
自可許其酌減以歸一律仍聽候飭令兩廣總督查明通飭五
口一體遵行其所請建立塔表等事並無成例應毋庸議至如
破處大馬駐紮京師及文移等直達禮部內閣等條向來無此
體制屢經諭知該督等不能准行矣其賠價銀兩一條該國被
劫被焚船貨等物均應於失事之時遵照和約所載辦理為日
既久豈能逐款清理况如前年被焚英放大所燒貨物豈能向
中國清理亦應駁斥至傾鑄銀餅一條中國向用紋銀銀餅本
非所重禁止鴉片煙及騙誘民人出口兩條均係地方官應辦

之事亦無俟該英聲請。以上就該英各款分別准駁。即著譯廷
襄等。與以照覆。並將此條格外加恩之處。詳加開導。所有添設
口岸一層。將來查辦准行後。英界兩處。准其一律通商。不准另
請他口。其前次允准增減稅則。各國均當裁辦。况味英恭順自
應照辦。以符和約內一體均霑利益之語。種種通融加惠。即係
和約內所謂十二年後變通之事。該英所稱諸條酌議以後。再
將條約內應修各款修正之處。實屬過事要求。該督等。准當據
理駁斥。仍遵前旨。要約四月內完結廣東之事。不得逾約。俄英
既有為我用。所請五口通商之處。著不必再與計較。即准其與
各國一體貿易。惟既屢次加恩。所有黑龍江查勘界址一層。必

當東公查辦前諭亦經詳述該督等務與普提雅廷言明從此
益敦和好。僕味喫佛夷等再有要求之處。必當正言拒絕。不得
任其無厭之請。是為至要。

味喇堅條款。

一。向因中國並無流通銀錢。遂致輸納稅鈔。甚為繁擾。僕

中國

國家肯如日本。安南。暹羅。邇來所行。頗鑄銀餅。按值通用。則
艱難可免。若此事得賢能之人督理。巧匠自當易辦。且免
嗣後復有向來壘經之擾。

一。合眾國大臣。極欲竭己才力。禁止鴉片進口。但必須中

國員弁。按條約第三十三款所載。合力襄辦。始克有濟。可邇來中國南方居民。屢被騙誘。運赴外國。作苦工於不。城之鄉者。為數甚夥。僅使中國沿海員弁。允肯合力襄助。定能設法如。

國家之願。調處禁止此等惡習。合眾國人控訴中國。

國家討取賠償各款。或因妄行監禁。或因搶奪破壞船隻貨物。或被焚燬房屋行棧。或被匪劫。與夫地方官員經涉之事。多有久懸。年所屢經。照知兩廣督部堂。總督未蒙清結。此時必要立行伸理。儻。

朝廷肯派專員。自當將一切所控證據呈驗。並將為數若干。

逐一列明。約銀不過六十萬兩之則耳。

○合眾國特派欽命大臣。應准駐紮

京都。或隨時來往。彼處泰西各國。於別國欽派大員。無一不從此制。至兩國官民。遇有酌奪之事。爭論之端。立可上達朝廷。善為調處。此乃各國歷來通行。而大獲其益者也。中國因向不許友好各國欽差與

朝廷交往。致沿海督撫。亦不肯會晤。人所共知。以致爭端久未了結。若中華大憲。與外國欽使。面晤往來。既可察考其國政民俗。間遇華民被外國苦害者。亦可通知各欽使。詳解伸理。由此觀之。此款若蒙

俞允彼此均受其益。譬之交際。必須互相親面。方能常存交誼。當

咸豐六年。設使有美國欽使在

京都。則粵東之禍可免。現觀其究竟。恐為中國之害。然使今

日有欽使一位。住居該處。自能息止維艱。復修和好。

一准合眾國特派欽命大臣。直行與中華

朝廷文移交往。或由

特派

禮部尚書。或交沿海督撫轉遞。或自行專差齎送。均無不可。

前此屢有事款。欲達

朝廷。奈因沿海大員。無權辦理。遂致無由了結。

一嗣後中國。必須於沿海添設外國貿易港口。現有數處。

早經私開貿易。咸可立為通商正港。則商賈安分。而為中國之益。如粵之瓊州。電白。潮州之沙頭。閩之泉州。臺灣淡水。浙之溫州等處。雖未有奉開港明文。然貿易亦已不少。土人大獲其利。若此各港。並其他港口。均應立定開設章程。則

國課可增。而不法之徒。可弭矣。

○准合眾國船隻。到洋子江。及粵東珠江。並各支流。遵照議定章程。與沿岸市鎮交易居住。惟內河船隻來往。必由華憲察奪。並且派給引水。准辦食用等物。

○按前定條約。合眾國船隻。因丈量船身計噸之法。有異

於他國。遂致所納船鈔。較之他國尤重。蓋合眾國以方傳
四十尺為一噸。而他國則以五十尺故也。嗣後訂明每四
十官尺作一噸。納鈔四錢。以符別國。船之以五十官尺作
一噸。納鈔五錢。計算。又議明以後各港所收船鈔。必須將
四分之一。為修理考察該港口海道之費。向來除吳淞外。
華憲於各處海道。並未體究。以致在福州甯波船隻進出。
因無塔表浮標誌認。歲壞不少。即此等船之稅銀。中國亦
未得收。至別國於一切口岸。或建燈塔亮樓。或設塔表標
牌浮標。並畫出探察真確海道圖。使使來往。中國亦應將
所收船鈔。倣照而行。

○嗣後中國人有專奉耶穌基督聖教者華憲不得因此
加罪○當道光二十四年間○經

欽差來奉

上諭俯准將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此款無非推廣之耳○

○按在望廈所立條約內載數款○變經徵驗○於兩國民人
利善及和好交際之道未能妥協○俟以上所列諸條酌議
後○自當歸條約內應修各款錄出呈貴大人察奪○蓋我兩
國所立之條約雖是永遠堅定和好○但歷試之後不得不
修正酌改○中國嗣後斷難固守不與外國交往○莫若如康
熙年間○大開國中各處任意往來○庶免為國執○不肯待各

國以平行之禮。致中國受干戈分裂之害。華憲若肯聽受
斯言。定然使中國與泰西諸國一體平行。而且獲其利益
也。

一。現經中國

欽善與合眾國欽差議明。嗣後

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國。無論關涉船隻海面。通
商貿易。政事交往。為該國從來未沾者。亦當准合眾國民
人一體均沾。一若在本國條約內曾經訂明一般。

譚廷襄等又奏。理藩院郎中蘇彰阿等。護送巴拉第。來至
大沽。臣先行派員。向俄首說明。隨後飭令送往會晤。並諭

以委員等候。即須回京。該達喇嘛居住之處。派員嚴密看管。經過之處。兵勇齊隊排列。足壯聲威。該委員蘇彭阿等。應暫留津。俟該達喇嘛等事竣。仍飭護送回京。

硃批。知道了。

廣州將軍穆克德爾著。兩廣總督柏貴奏。吳夷犯順入城。誠宜集兵驅逐。共伸義憤。惟審度目前時勢。有不能不慮及者。帑藏則頻年虧耗。無旬月之積儲。疆圉則割寇憑陵。竭勦防之師力。湖自粵西梧州郡城失守。懷集縣城繼陷。粵東之開建。城復而再失。北路之清遠英德。尚未肅清。西路之四會。廣甯。又復告急。各路賊巢。五十餘處。與艇匪水

陸聯為一氣。相距粵東省會。均不過三數日之程。專待春水生發。順流竄擾東境者。幾十萬眾。安危之機。繫於旦夕。勞焦急萬分。雖附省之郡邑團練。尚屬整齊。而自四年間。股匪滋擾。以後民力迥非昔比。集眾易而不能令義憤之人。裹糧以從。兵端開而吏虞致不逞之徒。乘間而發。為粵東時勢計。此其可慮者也。六年秋間。倏天構警之始。其兵船火船。在省河者。僅四五隻。前督臣調集師船兵勇。悉力堵禦。所費不貲。僅能令其不得進城。而沿途之民房。巡船礮臺。盡遭焚燬。今該夷聯謀他國。業已入城踞險。而當餉絀。兵單之際。毋論圖之非易。縱陸路可以為力。而水路難

資。松。樂。設。如。上。年。夷。艘。羣。萃。省。河。恐。不。免。更。加。驚。擾。且。彼。縱。不。能。逞。志。於。粵。設。又。邀。合。他。國。為。厲。於。沿。海。地。方。江。南。之。師。功。在。垂。成。閩。省。土。匪。又。未。戢。戢。萬。一。被。其。窺。入。則。兵。連。禍。結。其。患。將。不。堪。設。想。為。天。下。全。局。計。此。其。又。可。慮。者。也。粵。東。省。城。五。方。雜。處。土。著。之。戶。無。多。流。寓。之。人。半。皆。商。賈。自。有。夷。蠻。向。之。居。城。內。者。移。於。閩。廂。居。閩。廂。者。轉。而。他。徙。會。垣。日。見。蕭。條。夷。人。專。務。於。利。其。視。財。貨。過。於。身。命。在。粵。貿。易。之。國。實。繁。有。徒。初。不。僅。哄。嘩。等。數。國。閉。關。日。久。華。夷。商。眾。咸。有。怨。咨。人。心。不。定。城。內。外。游。手。好。閒。之。徒。難。保。不。從。而。勾。結。別。生。他。故。况。聞。該。奏。有。將。鼓。眾。前。往。上。海。圖。

截而漕北上之舉。語雖風影。要亦不容不防。一經通商。則其貨物。起存行棧。夷商等以數百萬之血本性命依之。該夷首等。自必有所顧忌。或可潛息奸萌。不特此也。上年秋間。粵東以軍餉支絀。擬欲遵奉部行。辦理抽釐。謀之紳商。會以中外貨物未通。別無大起貿易。不能有濟而止。今通商收稅。則抽釐之利。可以併辦。查粵海關自正月十一日。收稅起。至三月初五日。已收有十四萬二千二百有奇。現。在日臻暢旺。收稅之後。試辦抽釐。俾兵餉稍充足。禦西寇。仰仗。

天威。得以掃盡妖氛。庶幾內患無虞。然後可圖外攘。是藉開港以。

安輯民夷。其該夷欲於河南地方建立夷館及海口抽釐一節。據該夷目與岑柏貴言及通商。蓋造夷樓。岑柏貴答以自有舊章。並無海口抽釐之請。該紳伍崇耀、梁綸樞、俞文詔、易景蘭等亦並未言及。惟所謂河南者乃在珠江大河之南省。城建在珠江之北。南北相隔。河面約有數里。前此所有十三行夷樓係在省城外之西關地方。接連城廂。並無河間隔。因六年冬間。民房被焚。同時燬去。今如改建河南地方。則離城較遠。該逆疊次照會。實無此意。至前此

欽奉

諭旨。傳令在籍之侍郎羅惇衍、太常寺卿龍元僊、給事中蘇廷魁

等會辦等業經函致羅博衍等。尚未來省。無從籌商。儻粵東紳民激於義憤。集團討罪。等語。斷不敢禁止。但須西匪無虞。方可舉動。屆時自當懍遵。

訓示。抽身出城。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柏貴奏。遵獲夷務情形。請先許通商一摺。揆夫此次稱兵犯順。占踞省會。擄劫督臣。情殊可惡。即使絕其貿易。亦不為過。惟念此事。由於葉名琛辦理不善。業已降旨。將其革職。儻該夷自知悔悟。退出省城。則我朝寬大之恩。尚可恕其既往。該夷以貿易為本。若必不准通商。致令貨物壅滯。生

計蕭條亦殊非柔懷遠人之道。此據柏貴等奏。該夷願請通商。自應乘勢利導。暫行允許。以示羈縻。現在俄、英、德、法、美等國船隻均集天津。即據譚廷襄等奏報。委員接見情形。並各該商投遞照會。嗾使兩國尚形桀驁。而俄、英則情詞恭順。且欲從中為嗾使。好言說合。似無須聲罪致討。其建館抽釐各節。統俟黃宗漢到粵時斟酌辦理。

甲辰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奏。等前在大沽海口附奏。俟崇禴到後仍回天津辦理團練。並銷勇藉壯聲勢。奉

硃批著照所擬。俟崇禴到後汝即回駐天津。欽此。嗣崇禴於初七日行抵大沽。崇禴即日啟程。初八日回署。當即督飭長蘆商

人張錦文勸諭城關四廂鋪戶居民按照咸豐三年防堵舊章分段設局。各自團勇稽查奸細守禦城池。於十九日一律齊集。李會同天津道府按局點檢。共計五十四局。每局團勇自數十名至百餘名不等。統計團勇二千五百餘名。局有首事。董率巡防。並飭張錦文總司管束。李仍不時親查。察其勤惰。分別勸懲。聲勢均屬聯絡。器械亦皆鮮明。但招募壯勇。須籌經費。目下庫款支絀。多募頗難。惟天津民情勇敢好勝。海口設有緩急。數萬之眾。不難一呼即集。此時先可暫緩招募。稍節糜費。現在居民人等安堵如常。地方亦極安靜。

殊批知道了。

乙巳。直隸總督韓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伏查俄夷所求各款。疊經反覆。辯論。分別准駁。臣等於接到寄。

諭後。即經欽遵。遣員照覆。乃該夷於分界一層。復舉已駁舊說。欲以黑龍江烏蘇哩河。經芬河為界。不肯以興安嶺為界。並稱代籌槍礮制敵。係屬為好。轉不給臉。他國之事。從此不能再管。即日遣人前往黑龍江。辦理等語。令其給與回文。或自來面說。均不依允。揣度其意。總欲占我江左之地。因嘆。佛需為說。合挾制要求。反覆無常。情殊可惡。若再往覆。

商確愈長矜肆之心。現擬稍緩須臾。做以詞色。再為理諭。嗣據味夷復來接見。臣等當向面訂。令其遵向理說。至味夷所請各款。已與剴切分剖。語尚近理。其通商各口岸。一節。臣等尚未肯遽允。增添賠補一條。請以將來稅課扣抵。臣等亦極言駁斥。現約二十九日再商。屆期察有情形酌裁。嗚呼二首。六日之期已屆。現經給與照會。並囑味酋從中說合。未卜能否轉圜。

譚廷襄等又奏。巴拉第與學生光明。前經蘇彰阿伴送到津。已飭與善提雅廷至船相見。茲據該夷照會。擬遣巴拉第先行回京。其學生光明懇請准令暫留數日。為伊辦事。

完事送回海口。並經委員詢知因通事安文公患病。是明於滿漢文字均能書寫。故欲暫留。並無別意。現值設法。藉糜。應即俯如所請。飭令委員先帶巴拉第回京。是明隨後再行伴送。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俄酋反復。並二次接見。味酋情形。一摺。俄夷所求各款。已允其五口通商。乃該夷於分界一層。又欲以黑龍江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肯遵與安嶺舊約。輒稱他國之事。從此不能再管。實屬要求無厭。其情可惡。若太涉邊疆。恐益啟驕心。譚廷襄等擬少緩再為理諭。所見甚是。惟從前以

禮貌相待。今若遽置不理。恐其挑唆。哄嚇。味三酋不肯受我羈
縻。亦不可不慮。如日內俄夷或遣人探詢。或別有可乘之機。可
告以大皇帝准令五口通商。恩意極優。儻此時因查勘地界。忽
有異議。本大臣礙難入奏。查中國會典。原以興安嶺為界。至烏
蘇哩河。綏芬河。我等不知其地。並不知其界址。難以懸斷。此事
兩國已議論三年。尚未辨了。原須查勘明白。非一言所能說定。
黑龍江現有欽差大臣。專辦此事。貴國自應仍到黑龍江查勘
辦理可也。如此曉諭。該夷或先往粵東。辦理通商事務。其分界
一事。另屬他人。仍可由奕山等查辦。不致目前過激。又肆鴟張。
是在該督等體察酌量辦理。至味夷復來接見。該督等尚未遽

允其增添口岸。辦理亦有次第。現約二十九日再商。俟接見該
首後。再將情形具奏。味夷國書。即諭令進呈。聽候答覆。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臣等前據留署蘇
松太道薛煥密稟。味、佛二夷。有互相尋釁之事。當經附片
密陳在案。茲復據薛煥稟稱。詢之味夷。據稱。係
實有其事。並聞該二國。均已專遣輪船。前赴天津送信。三
月十五六等日。有英夷火輪船七隻。駛抵上海。探從香港
前來。

殊批。知道了。

華辨天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華辨天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丙午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
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俄夷遣人
復來投文當即譯出內稱各界一事未蒙照准業已行文
伊國辦理至進京係從前和約載明未便更改等語臣等
伏查該夷欲以黑龍江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
嶺為界意在占我江左地方昨已言之鑿鑿今文內不復
提及僅言行文伊國辦理雖保非因此處堅砮即在彼處
滋擾以圖遂其祈求應請

密飭黑龍江將軍確查防備至進京之說臣等初次接見即經據

理駁斥。該首無詞可答。嗣後來文。不復再請。茲因分界未
能饜其所欲。曉曉置辯。是明知斷不能允。堅執要求。詞氣
之間。漸露倔强。蓋謂更改和約。是我理短。藉為脅制之端。
原不難再向申明。以破其固執。第該夷意不在進京。而在
分界與通商兩事。今通商一事。臣等告以已蒙

恩准。令其前來商議。尚未將全給五口之處。遽行宣露。該夷即不
再說。緣喫咪咪皆欲增加口岸。伊可因利乘便。故獨力爭
分界。尺寸皆我疆宇。安可遽就。惟從前本有未分舊界。有
無以河為限。尚可酌量之處。臣等未能懸揣。伏乞

訓示遵行。味夷僅止通商與賠補兩事。未曾全行議定。其人較俄

夷忠厚。言頗近理。而多疑多執。仍須接見。再行開導。至
噶二夷。昨經給與照會。尚未見覆。近日續到火輪船八隻。
連前共計二十六隻。又有舢船三隻。內除大火輪船不能
駛進。擱江沙內。其餘喫水不重。皆可直抵礮臺邊前。臣等
揣度該夷等。必將各船排列。恃強恐嚇。然後行文約日回
覆。以肆要約。未必來見。昨已囑令咪夷轉圜。尚無消息。大
約咪夷之事一定。則噶噶亦必可商。惟咪夷所求瓊州。潮
州。臺灣。溫州等處。未經全允。而賠補一款。更為狡執。噶噶
所望尤奢。事處兩難。實屬萬分棘手。俟接見咪夷。相機駕
馭。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奏。俄夷不遵興安嶺分界舊約。欲另
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等語。當經諭知譚廷襄。告以興安嶺
分界。載在會典。其烏蘇哩河。綏芬河。此間無從知其界址。難以
懸斷。黑龍江現有欽派大臣。仍應到彼查勘。諒譚廷襄等。接奉
此旨。當已妥為曉諭。該夷既稱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所稱木拉
幅業幅。自即係木哩斐岳幅。覽奕山等前奏。似分界一事。已歸
木首經理。本日已諭知奕山。如其真心查辦。即與秉公會勘。儻
肆意侵占。亦祇能隨時防範。普提雅廷之意。既以分界為重。務
當曉以此事。斷不能在津議定。實緣道遠。無可懸揣。並非推諉。
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烏特河一處。上年給該夷文內。亦經允

其查辦。其現在所稱各河。必在黑龍江方能查知。如果該酋所言有理。奕山亦必不强駭。若不論情理。則天朝疆土。豈容尺寸與人。即如該夷地界。肯令他人侵占乎。至進京之說。亦未必是其本心。不過因從前曾有進京之人。欲借此誣我廢棄和約。不知雍正九年議定章程。皆為該國貿易人來京而設。並無使臣進京之例。况由張家口陸路而來。亦無由天津前來之事。何得謂我廢棄和約。該國通商。尚止恰克圖一處。道光三十年。已增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今因該夷前來說合。一番好意。復許其海口通商。此皆從前條約所無。今反責中國廢棄條約。其優待於條約之外者。豈不知耶。我中國以仁義待人。從無失信之事。

諒該夷亦無可置喙也。喫啡船隻雖多。天津地勢民力。皆有可恃。不必慮其恫喝。味夷言既近理。著接見後。察其情形。妥為駕馭。若俄夷能就範。則可用俄以制喫啡。如味勝於俄。又不妨舍俄而用味。此中操縱。該督等諒能洞曉機宜。經權互用。妥為籌辦也。

又

諭前因俄羅斯知照理藩院文。有本哩斐岳幅。由額爾口城。赴黑龍江松花江之語。諭令奕山遵照前奉諭旨。會同查勘地界。現在普提雅廷。因為喫啡二夷。說合廣東犯順之事。同來天津。俄夷欲在廣東等處海口通商。已命譚廷襄許之。惟地界一事。必

得東公辦理。方為妥協。茲據譯廷裏等奏。俄夷欲以烏蘇哩河
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嶺為界。其意實欲占海濱地面。並聲言
業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情殊屬可惡。今譯廷裏告以地界一事。
現派大臣在黑龍江會同查勘。天津不能知悉情形。難以懸斷。
但恐木哩斐岳幅到後。在彼處侵擾。以圖遂其所求。自應密加
防範。現在喫喇味三國船隻。尚在天津。喫喇二夷。在廣東犯順。
占踞省城。此次情形。尚形桀驁。俄國既願從中說合。特命譯廷
裏等。以禮相待。並允其海口通商。原屬格外加恩。惟該夷貪得
無厭。又於地界一節。言語反覆。儻木哩斐岳幅前來會勘。奕山
當查照從前界牌。與之剖辨。不可遷就了事。致開後患。至善提

雅廷所稱之烏蘇哩河。接谷河。距興安嶺遠近若干。是否從前未定之界。確切查明。詳晰具奏。俄夷來文二條。著鈔給閱看。

丁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與督臣王懿德面商。不特上游有警。閩兵不能多調。即該夷近在同域。亦未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惟有密飭下游漳泉一帶。與粵疆較近之營分。共抽調二三百名。以護送關防印信為詞。隨行入粵。一到潮州。再行察看。分別去留。臣於過泉州家門時。即邀親友。囑為招募神射槍手。挑選精壯。教練步伍。以一人管帶五十名為率。共豫備一二千名。亦俟臣到潮。察看情形。

再行飛檄調往。至臣此次赴粵辦理夷務。自宜順道採訪江浙福建各口情形。及粵東近事。途中先與隨帶各員熟籌。庶幾稍有頭緒。茲查上海及福州夷商之開設行戶。搭蓋樓房。固已十倍於前。買賣並為熱鬧。甯波廈門次之。推原其故。絲斤出自江浙。茶葉出自崇安。商販之徒。皆樂於捨遠就近。以省盤川關稅。况各該處地方官。於該夷貨地。建樓等事。與前定章程不符者。亦一任所欲。未嘗與較。而廣東官民。必與四口獨異。未有不激成事端者。現在該夷又得隴望蜀。臣於

召見時。曾經慨乎其言之。以為外夷之餉稅。必旺收於粵關。方為

國家之利。否則得一步。進一步。伊於胡底。臣在蘭谿泊舟時。接到二月十五日滬信。知該夷公使已到上海。接閱江蘇撫臣據大學士裕誠咨文。特為照會。已知二月十七之期。並無另派大員赴滬。與之會議。仍令回粵聽候。臣查辦各公使尚默無舉動。只探聞有欲赴天津之說。至近日滬洋所到火輪船。內有浙江候補知府薛炳一員甫到。據稱粵東業已通商。其關稅仍交監督存庫不動。各鄉團練。並無勦夷之心等語。迨抵福州省城。即接到調補番禺縣現署增城縣黃光周。專丁齋到本年二月十一日來稟。亦云上年底已開船。該夷現仍盤踞省城。民夷尚為相安。與薛炳

之言相似。查該處所重在利。既已會令開槍。則已得遂其欲。而稅項仍令存庫不動。分明以違待勞。為將來誅求地步。鄉團既無闕志。辦理尤十分棘手。惟另由福建省商人處。鈔得粵東二月間兩信。一云羅龍二紳。及各紳士。會議暗中招募義勇。及番禺九十三鄉團勇。務職逆夷。如各義勇中有臨陣被害者。給卹銀二百兩。被傷殘廢者。給養傷銀五十兩。仍養其人終身。一云文武官兵。見夷如虎。任聽所為。並無戰心。惟合省紳民不服。必與一戰。方得結局。現各處紳耆團練。及勸捐軍餉。以俟將來舉行各等語。果爾則必羅悖行等。於奉到寄

諭後欽遵激勸已有其機。臣到杭州時捐給銀三百兩奏明札委候補知府楊從龍徐應善改裝易服搭坐火輪船先行赴粵。原令其馳見羅博衍等而投信函令其相機而動計此時當可抵粵該紳等再得臣及隨帶之粵紳郎中梁元桂等各信必益迅速遵

旨舉行使該吏知所懲創其前奏編修張廷學一員亦令其由滬搭船赴粵並先在上海確探吏人此番背約犯順其意究竟何居該編修自前年臣派赴上海克復縣城之後往來滬上與各股商至為熟識若由華商暗向英商處探訪亦可得其端倪自來禦夷之策務在揣得其情然後可以制

其死命。今臣與張慶學約。若探得確情。即先行飛信前來。然後搭船赴粵。距今多日。未見由滬來信。恐因道路阻梗。書信或有浮沈。而將來到粵會晤。果有確情。再行密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

戊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現在喫嘴陽示其惡。味俄陰濟其奸。強弱不同。其為貪得無厭。則均歸一轍。喫嘴自照覆以後。兩日絕無音信。或令小船赴礮臺左右測探。或令小船至河口附近窺伺。忽來忽往。並於哨船經過。開放空槍。

又在水邊立標打把。不時挑釁。臣等一以鎮靜處之。若不聞見。仍密飭將弁兵勇。嚴整以待。日日分成出隊。以壯軍威。俟伊文來。再行酌量。至味俄情形相仿。俄酋欲占我江左地界不遂。其意似決絕。臣等兩日不與通信。昨即遣人來邀委員說話。已令卡寶書前往。告以對答之語。就勢探問。味酋約於二十九日。見面呈進國書。屆期忽來知會。公使偶病。另派副使前來。不敢請

欽差接見。有話與臣錢忻和面晤。當據呈遞公文。其中仍將臣等未允之事。復行曉辯。經臣錢忻和剴切開導。並經臣等將所以可允及所以不能允之處。分晰照覆。其國書一事。據

云須按平行之禮回互見有

上諭方肯呈遞以解從前折閱發回之辱祇候

諭旨遵行

譚廷襄等又奏俄夷之事先已飭令委員卞寶書前往探
問茲據回稱該酋初見仍言分界之事答以占我土地不
敢奏請該酋復稱伊願派人前往黑龍江會勘公商妥辦
惟現無船隻難行水路必須由恰克圖前往方能迅速務
求允准伊即照辦臣等復思該夷所請獨分界一事若堅
持不決必致挑唆煽惑生事似不如即准其由恰克圖陸
路前往沿途隨從不過數人易於照料且該國換班學生

而俱由彼進口似尚無甚大礙此事一了則別事皆可令其說合較為有益可否請

旨速辦至暎夷之事俄酋仍云一二日內恐致有事究以和好為宜該委員答以中國因貴國說合情面不先開戰日日嚴備等候該酋復云暎佛所求最要在進京一節若有要事或隔數年准其到京一次隨從不過數人中國何畏何懼如將此節應允伊即出頭了結別事否則不能開口務須速給回信以免參商臣等復思自辦理夷務以來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廣東而廣東又置之不答遠延粉飾不將實情

上連。遂致。激而至此。將來。脣舌。正恐。不一而足。從前。西洋人。南懷
仁等。有終身。在欽天監。當差者。今伊等。祇請。數年一次。或
有要事。方敢。至京一次。如止。隨從。數人。或約定。行走。陸路。
不准。取便。天津。海道。但能。妥為。駕馭。藉弭。邊患。未始。非撫
夷之一策。

休批。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俄夷。之由。旱路。實欲。窺伺。喀爾喀。以
遂其。將來。蠶食。之謀。嗟。佛之。請隔。數年。或有。要事。進京。一次。迺
非昔。時可比。言似。近情。心實。叵測。蓋昔。時位。京洋人。因學。算法。
操縱。由我。無慮。為患。今則。來去。自伊。貪得。無厭。若只。顧了局。終
有隱。憂。况既。准進。京。則粵。省。欽差。為贅。疣。非但不。似。葉名。琛之。

激烈貽殃。求似者英之目前。達就尚不能也。仍另有旨。諭軍機大臣等。諱廷襄等奏。體察夷情。現籌撫馭一措。並片奏。俄夷欲由陸路赴黑龍江。復代各夷要請進京等語。已將斷難准行之處。於原片內詳晰批示矣。俄夷以現無船隻。水路難行。為詞。顯係和我意在速了。故為迫促之語。分界一事。已越數年。該夷日久耽延。何此時忽形急切。現已加恩准其在海口通商。則通商自為先務。彼處之事。現有木哩斐岳幅經理。該夷若能寄信伊國。東公勘辦。因為妥善。否則不必與聞。竟將通商事宜。赴各海口妥為料理。得需利益。亦不負天朝加恩至意。分界一事。查勘需時。恐其耽誤通商。可將此意告知普酋。竟不必派人親

往○至○外○國○人○進○京○皆○係○朝○貢○陪○臣○若○通○商○各○國○原○因○獲○利○起○見○
近○年○海○口○事○宜○均○在○廣○東○定○議○即○康○熙○年○間○與○俄○夷○會○議○互○市○
亦○均○在○邊○界○定○議○從○無○在○京○商○辦○之○例○該○夷○來○京○無○論○人○數○多○
寡○中○國○有○何○畏○懼○實○因○與○體○制○不○合○上○年○普○首○請○許○來○京○尚○且○
因○接○待○禮○節○向○無○章○程○今○其○停○止○何○况○噶○特○兩○夷○稱○兵○犯○順○尤○
非○恭○順○之○國○可○比○此○次○准○其○接○見○大○臣○已○屬○格○外○豈○能○再○准○進○
京○現○在○減○稅○增○口○大○皇○帝○優○待○外○國○已○盡○其○道○普○首○若○不○說○合○
只○可○聽○噶○特○回○文○如○不○講○道○理○中○國○亦○不○以○禮○待○諱○廷○裏○等○亦○
已○盡○其○力○量○不○能○再○辦○矣○噶○特○等○以○獲○利○無○多○更○有○奢○望○總○
告○以○不○能○再○行○奏○請○其○權○總○在○廣○東○即○如○減○稅○一○事○可○多○可○少○

非天津所能定議。總須與廣東新任欽差商議也。味喇堅欲遞
國書前已准其呈進。此次必欲見有上諭。方肯呈遞。著譚廷襄
等。告以天朝體制。凡非朝貢之國書。往來均有定式。從不加以
傲慢。況今味喇。彼以禮來。我以禮往。儘可毋庸疑惑。譚廷襄等
可摘錄此數語。以示該夷。告以奉到諭旨可也。總之夷人要求
斷無饜足。上次到津。即係開列多條。迨酌允一二事。亦即回帆。
此次情形雖屬不同。而詳細章程。豈能在津定議。即如稅則輕
重。貨物貴賤。非各海口不能知。廣東福建添設小口。亦必須到
彼察看地方。始能指定何處。不過天津已許之事。天朝斷不食
言。其詳細節目。尚待外省商定。而大局決無變更。即為定見。若

必悉遂所欲。務令暢然意滿而去。恐其斷無此事。譚廷襄等。應承指授機宜。諒不致受其恐嚇。稍露畏怯之情。被該逆窺破。愈肆誅求也。

譚廷襄等又奏。味首自照覆後。尚無消息。俄首既來探問。自應即用俄首說合。遂於初二日。約令俄首前來。公同接見。該首仍言分界。及製造槍礮。焚燒夷園等事。經臣等再三開導。以分界非勘不明。黑龍江既已派人。儘可在彼東公商辦。何必在此了結。其製造槍礮。知是好意。現不需用。無須多此一舉。焚燒夷園。係屬小事。既已許給海口通商。獲利不少。毋庸再瀆。該首應允。即照昨議辦理。至喫啡之

事該首甚為作難。據云。喫佛所重。惟遇有要事。准令至京。訴述一節。蓋因歷年推委耽擱。每致誤事。今不准常川駐京。不准按年赴京。若遇要事。准令至京訴述。即時定局。若必不允。別事斷難商辦。並稱如願至京。必先行文。俟允准後。啟程。隨從數人。自備資斧。斷無別患。若係小事。伊等亦斷不來。言甚迫切。臣等復思夷酋至京。原多窒礙。惟現在各省口岸既多。似不可不藉此設法。駕馭以弭邊患。仰乞聖裁。又喫佛味三國。大抵以口岸及賠補兩款為要。口岸之事。勢須一視同仁。喫佛如允。退還廣東省城。另行請旨賠補一事。甚為膠轕。已令俄酋妥為開導。俟其如何回語。再行

酌辦。

硃批知道了。進京一節。已於前摺片內批示。

庚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現在俄事漸可就緒。尚未全結。
味則合於俄。而潛隨喫啡。自應用俄通味。以制喫啡。遵
旨。經權互用。妥為操縱。以期無誤機宜。惟各夷所求。本無一定。而
要皆事事與我不便。不得已從中揀擇。應以維

國體。弭後患為先。即如到京一節。原多窒礙。臣等夙經拒絕。
但揣其本意。不過因兩廣督撫。欲以不治治之。且肇釁實
情。種種不為上達。累次遞延推諉。故迫而出此。究係有求

於我未為失體。若乘機妥為駕馭。制萬里於門庭。下情可通。不致隔絕。隨時辦理。未始非制夷之一策。儻或不恭不順。執其人。數其罪。閉關封貨。俾有所畏。忌顧惜。其權操之自我。似較兵至近畿。而後言撫者。其順逆難易。迥然不同。此臣等所以於拒絕之後。因其困請。而後據實密陳也。現因此事不能允准。探聞復有火輪船駛入。欲肆要挾。若謂其必不敢犯礮臺。臣等實無此把握。祇可刻刻嚴防。靜以待變。伏思英佛等。廣城未退。輒復勾結北上。其情甚悖。不遠勦而言撫。乃

皇上格外仁恩。臣等因上年

畿輔旱蝗。貧民失業。易於浮動。五口省分。均未綏輯。且海運
方至。牽制尤多。既非用武之時。又非用武之地。因而再三
斟酌。驅俄味以聯啖。設法羈縻。顧惜一時。遠就大局。非
肯甘心受其脅制。所請之事。如俄夷欲以河為界。占我土
地。業已拒絕。允為公勘。此外三夷。增口岸。賠損累。皆從前
已有之事。該夷貪得無厭。步步侵入。勢難全准。計惟以兵
力拒之。察看動靜。再作轉圜。臣等統觀事勢。現時桀驁情
形。遠難就撫。願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斷無是理。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情遠難就撫。一摺。該夷堅請進京。
不能允准之處。已於初三日寄諭。並批摺內詳晰指示。該督等

尚未接奉。又為此奏。未免過涉驚惶。現在暎佛兩夷。尚無回文。其肆意要求之款。正未可知。自應待其回覆。然後斟酌奏辦。諱廷襄等。屢以允其進京為請。直似此事一准。其餘遂可不煩講論。豈知進京之請。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請。特借暎佛為要挾。究之暎佛所重者在利。未必全重此事。亦當分別觀之。此時俄味均未允准。何況暎佛。且看其回文如何。如必以實情不能上達為憂。再可告以此係遠慮。尚在他時。若論目前之事。必須到廣東商辦。設或日後廣東有不辦之事。尚有福建。兩江總督。浙江巡撫。皆可請為代奏。不至再有阻隔。其議自寢。然亦須觀暎佛回文。如果堅執。再以此言作為出路。不必先行諭知也。至謂增

口岸賠損累。皆從前已有之事。從前所以認賠者。因中國燒其
煙土二千箱。此次則該夷自行縱火燒我民房。彼在應賠之例。
俄味兩國。均在天津。自有公論。中國認賠。實屬無名。至口岸自
通商以來。十餘年未嘗議增。今已准其酌加二處。該督等。何得
謂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耶。歷次寄諭。至詳且盡。譚廷襄等。但
當悉心體會。不可急遽圖成。其減稅增口二事。須與言明。俟廣
東事了結後。方能辦理。至欲拒以兵力。亦經疊次示諭。如果該
夷先開槍礮。斷無不行還擊之理。若我先用武。則彼更有所藉
口。必至肆其鳩張。愈難了結。沿海各省。何處非朕之疆宇。豈能
不通籌全局。該督等。慎勿輕聽帶兵將士之言。意在邀功。而不

思後患也。

壬子。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喚佛久無回文。臣等置之不理。惟藉籠絡俄夷。從中說合。乃該酋異常狡獪。欲借喚佛。以使其私。挾制危詞。一日數至。臣等不能遽斷為偽。亦不肯遽信為真。惟有以兵力拒之。默觀動靜。再作轉圜。隨於初五日。傳令南北兩岸各營兵勇。普律出隊。並飭後路健銳火器等營。一併出隊。直至礮臺。旗幟器械。鮮明整肅。臣等復至礮臺。親自指揮。海岸十里左右。星羅棋布。軍容甚盛。該夷等爬上桅桿。不時窺探。臣等隨遣員前往俄船。告以

所求之事。不能允准。並用言仍向開導。該夷始而忿怒。繼而歉惋。據云伊非不為出力。無奈喫佛持之甚堅。今因此一端。遂致決裂。未免可惜。以後米船或有限滯。味夷遂同滋鬧。須奏豫備。該委員告以兩國之事。已有端倪。若因喫佛一併耽擱。兩年奔走。徒勞無功。豈不自誤。據云伊亦無法。且再行文關說。終恐無益等語。臣等察其情詞。仍難過信。惟既稱行文關說。自當留此一路。看其有無轉機。至喫佛狂悖無禮。擱江沙內外。火輪船隻。時常出入。倏忽變幻。實難得有把握。

硃批。覽奏均悉。現在總無定局。殊少把握。應俟喫佛兩夷有覆信。

自可酌量機宜。藉以撫馭。

譚廷襄等又奏。再。臣等正在繕摺間。復承軍機大臣密寄。四月初五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荷。

訓誨諄切。臣等跪誦之下。欽服難言。伏思。臣等奉。

命。解理夷務。原圖綏服。祇因各夷萬分猜。噉。英。辨。在。粵。踞。省。會。據。

大臣。燒。民。房。狂。悖。之。情。未。曾。一。挫。深。慮。其。狡。焉。思。逞。而。地。方。漕。運。所。關。尤。要。不。能。不。刻。刻。嚴。防。何。敢。輕。聽。帶。兵。將。士。之。言。邀。功。而。不。思。後。患。惟。有。欽。遵。疊。奉。

諭。旨。悉。心。體。會。鎮。定。辦。理。斷。不。肯。先。行。用。武。急。遽。圖。成。

硃批知道了。

黑龍江將軍奕山奏。飛咨黑龍江城副都統吉拉明阿。令其速派委員。往探夷酋信息。如得有確耗。星速馳報。茲於三月二十四日。據該副都統報稱。是月二十一日。有夷酋央薩枯幅。差夷人密喀。遣前來。報稱木哩斐岳幅。業經啟程。現被江冰阻隔。約於四月初間到江。前往奇哈爾吞等處。辦理要事。並言續有爾噶薩枯幅。率領數百人。船下駛前來。如果將軍在此。一切事件。即可商辦等情。呈報前來。伏思木哩斐岳幅。既有到江確信。自應趕緊啟程。於三月二十七日。攜篆啟程。前往會辦。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接到翰林院編修張庭學自滬寄來一信。內開。英佛味俄四國夷酋。已於初十日至滬。日內安排船隻。約計兵船。及大小輪船。有三十餘隻。該酋等。與各國夷商會議。必要帶兵船。齊赴天津一行。求而見。

大皇帝訴陳苦衷。並面訂將來通商。大約動身日子。總在二月底。三月初。並與華商云。此次往北。並無壞意。必求面見。苦訴一切。如該處官員極力攔阻。我等只好用武。總要親赴天朝求見。方遂所願。其隨帶船隻。係英佛二國居多。此外味俄不過二船。夷酋亦係官卑職小。非若英佛二國之酋大有

兵權。又據該華商云。咪俄二夷。實係喚夷。邀來助虐。若能分之使離。以孤其勢。尤為要著。然此是將來辦法。現在最要緊者。該夷到津。切勿拒之太嚴。即有禮節悖謬處。亦只好視同猿猴。無庸苛責。苟得一見其所要求諸款。自可令其折回粵省商辦。僅必拒之已甚。未免激生他故。此在港得之傳聞如是。臣聞該編修與在滬之殷富華商俱為熟識。此次來信。所探訪各情。恐非無因。惟此信為驛路阻滯。接到太遲。該夷首等。果於二三月間北上。約計此時。委已到津。既為訴苦而來。若至顯懇再三。或得仰邀。

皇上懷柔遠人厚恩。寬其既往。

持派大臣賜之一見。妥為開導。使之帖然賓服。折回廣東。候臣等
會善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黃宗漢奏探訪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加峻拒一摺。
所奏與近日辦理情形。適相符合。該夷自二月三十日起。陸續
駛到火輪船二十九隻。帆船三隻。均在海口停泊。間有小船駛
入。攔江沙內。尚不滋事。亦不騷擾海運船隻。現派譚廷襄。崇綸。
烏爾棍。秦。馳往大沽。與之接見。妥為開導。復派國瑞。珠勒亨。當
勒敦。秦。酌帶京兵前往。暗地設防。備而不用。臺據譚廷襄等奏
報。俄味兩夷。均來接見。奕。那。夷酋。則僅有照會來往。俄夷所要
求者。一為黑龍江分界。一為請准五口通商。味酋所要求者。二

條。以索賠平日損失貨物。請添浙江。福建。廣東。口岸。欲補遞前
年福建所遞國書三款為大宗。其餘皆係枝葉。因其情詞尚屬
恭順。且英俄禁鴉未馴。俄味欲從中說合。正可用以轉圜。是以
始雖與之辯論。旋亦酌允數條。俄夷所請分界。許其往黑龍江
查勘。五口通商。准與英夷等一律辦理。味夷所遞國書。已准其
呈進。並准於廣東。福建。附近大口處所。各添小口一處。又欲減
該國貨船噸鈔。皆准令回廣東酌議詳細章程。至英夷所開十
條。皆由俄轉述。其索賠兵費一條。欲於內地江河貿易一條。廣
行天主教。給與照票。任其行走一條。派員進京一條。多與英夷
來文相同。已令譚廷襄等據理拒絕。惟酌減稅則一條。英俄與

味。皆有是請。尚可量准。亦令譚廷襄諭知。令其回粵。聽候酌議。至喇夷於廣西西林縣一案。猶嘵嘵不已。此則不過將來再費一番查辦。無足重輕。以上各條。自應次理論復。味喇兩夷。尚無覆音。味夷亦尚未滿志。而其藉口於必欲進京。即俄夷亦隨聲附和。兵船停泊。無非虛聲恫喝之意。該夷志在獲利。而所欲無饜。且俟其如何答覆。再作計較。斷不能使暢然滿志。惟有詳其大略。仍以廣東為歸宿。俟有定議。再行諭知該督也。廣東已與開市。而夷人尚踞城中。穆克德訥。柏貴均為所挾持。奏報及寄信諭旨。大約皆須該夷過目。不但不成事體。且控制機宜。無從下手。甚至與夷酋聯銜出示。尤不足服粵民之心。黃宗漢到粵

後。斷不可入省城。其穆克德納。柏貴等。應如何設法。令勿與夷人為伍。然後可以辦事前。已諭譚廷襄等。與奕訢要約。令其於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如逾限不肯繳還。即調兵攻勦。絕其實易。亦尚未遽回覆。然省城尚有夷兵踞守。何得先議通商。柏貴為夷挾制。辦理毫無把握。此時若不動兵。則城中夷目。斷不肯去。若與動兵。又與天津現辦情形不合。只可先行備以虛聲。再籌辦法。前據駱秉章奏。紳士團練。非經官司諭令。不敢舉行。必俟新任總督到粵。為之主持。現在夷人不敢凌虐百姓。實畏粵民強悍。又據羅悖衍等奏。已招募東莞等縣。及三元里等鄉。並佛山九十六鄉練勇。密為防備。而聲勢尚孤。未可舉動等語。是

粵東民情現在雖不舉兵。尚能足以自衛。儻該夷違諭回帆。繳城候議。自可息兵。如因不遂其求。遽啟戎心。不得不與用武。候旨遵辦可也。

癸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味夷違人知會。送交國書。由該使臣杜碧等親捧前來。臣等當即接收。以禮相待。該使臣詢問。約於何日可蒙

賜給回函。以便恭領。臣等答以不能擬定時日。俟奉

諭旨交下。再行照會。該使臣云。今日係專遞書。日後再來議事。當即回帆而去。謹將原封書匣。咨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至現在○暎佛味三酋○皆在攔江沙外○惟俄首獨在攔江沙內○探知暎佛各酋○每逢進口○必至俄首船上見面○俄首亦有時前往海外說話○聯絡甚固○消息時通○俄首為暎佛懇求赴京○業已堅拒○該酋雖稱再為行文關說○未必可靠○亦不便頻向催問○轉致持之益堅○味夷忽來遞書○難保非即轉換說合之計○惟臣等自上月十六日至今○與該夷等相持已二十餘日○其間情形變幻○倏忽不同○大抵俄首陰為主謀○暎佛恃強挾制○味酋則兩相依附○一國之事○各國皆知○說計多端○合而圖我○此時暎佛回文○七八日不至○時令小船○測試河口淺深○或爬上桅桿○用千里鏡窺探村內形勢○

而續到米船。並不阻止。自係專待俄味之事。如何定議。以
決進止。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代進味夷國書一摺。披覽該夷所遞
漢字夷字國書各一件。以修好問安為詞。欲派其國全權大臣
駐劄京師。與俄夷之意相同。礙難允准。現既准其呈遞。自應賜
函答覆。用示羈縻。若夷酋詢問回函日期。告以大皇帝嘉爾前
在粵東。未曾助逆。數日內。必當修書覆答。不必吐露他詞。如該
夷詢及進京一節。譚廷襄等。即當如前答俄夷之語。告以天朝
體制。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皆係朝貢陪臣。若味喇堅。既是與
國。款待之禮。例所不載。既無章程可依。即恐禮貌未周。轉傷和

好之誼。此事恐難允准。其增口減稅。業經有旨。但須英俄局定。方能均霑利益。閱所進國書內。該國王竟自稱朕。實屬夜郎自大。不覺可笑。該夷前曾鈔錄國書。給譚廷襄等看。其詞是否相符。茲將漢字夷書。鈔給該督等覈對。惟夷書兩件。均未蓋用伊主國璽。僅於漢字內墨寫國璽二字。此次回函。亦未使用璽。以示相當。至英俄各商。時至俄船見面。俄商亦時往海外通信。其為串通一氣。已無可疑。譚廷襄等。不再催問。所見尚屬機宜。如味夷以遞書為名。轉換說合。亦可探詢各夷情狀。藉作轉圜。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姓布駕南名雅各。恭函專致於

大清望良友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選拔賢能智士。姓列名銜。廉遣往駐劄。

筆教之下。任以亞美理駕合眾國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

此臣熟識。凡屬我兩國興利除害之政。素諳我兩國交際往來之事。兼悉朕心。常欲堅定兩國永久和睦友誼之意。

朕知此臣素行忠直善良。必盡心竭力。增修兩國之福。定

遣

陛下悅納。况此臣特將本國和好之善願。上達

大皇帝。惟望

陛下俯加恩待。於其所代傳諸事。悉予深信無疑。朕惟有所禱神
聖。佑

大皇帝福壽於靡既矣。肅此奉達。敬請

金安。我主耶蘇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丁

巳年三月二十五日。合衆國大學士姓駕吉。名呂吉。在華

盛頓京都奉大伯理璽天德命敬書。

甲寅。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嘆唏兩首。遣人投文三件。據稱。

因無全權大臣。又不准令有事進京訴述。即將礮臺交給

伊圖把守等情。詞甚悖逆。臣等查礮臺諸事。久經豫備。奉

晨復遣員赴俄首處說合。尚未轉回。今該逆居然投文犯順。勢已決裂。若伊進兵開礮攻擊。臣等即應會督提鎮統禦兵勇之氣甚壯。內河火攻等具亦已籌備。

譚廷襄等又奏。本月初七日午刻。味夷遣副使衛廉士等。攜帶條約前來。請與臣錢忻和晤面。稱欲將十二年應行變通之事。先商大略。再由該正使與臣等公同酌議。臣錢忻和當往接見。將前次所議各條。所以可准及所以不可准之故。復行劃切開導。此外無可變通。該副使深為領會。分別存記。約俟來日再商。惟稱嘆唏不甚。請理到京一節。既不允准。恐難無事。臣錢忻和答以前曾定期接見。伊違

約不至。後按照會。亦曾其覆。令伊訂期會晤。又置之不覆。所請尚有何事。並未言明。貴國既為說和。應詢其究屬何意。以便斟酌。該副使應允。欣然而去。其俄夷處。先已遣人往問。仍囑委員再來籌商。迨至酉刻。忽有暎晰兩國火輪船八隻。駛入攔江沙內。與先已停泊之火輪船八隻。聯絡並泊。鳴鼓懸旗。又有舢板船約二十餘隻。同至。察其形狀。似欲接仗。實係有挾而求。臣等查經料及。勢必如斯。惟既未開戰。斷不令我軍先行動手。致啟釁端。該夷如果違人說和。或俄味二夷代為說和。仍當相機籠絡。儻竟決裂。即行攻擊。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等又奏。逆夷開礮。攻擊礮臺。南北兩岸大礮一齊開放。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作礮轟傷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礮臺即時被占。現在後無攔阻。天津關係緊要。臣崇綸。烏爾棍。春。趕往防守。臣譚廷襄。在新城一帶。扼要抵禦。並令臣錢忻和。沿途設法沈船。以備阻隔。臣譚廷襄。督兵不能制勝。咎無可辭。請

旨將臣從重治罪。

諭內閣。托明阿。著賞給頭等侍衛。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卯刻。譚廷襄等奏。夷船聯絡並進。復投遞逆文。卽料該夷欲行肆擾。尚冀其虛聲恫喝。乃午刻該督等馳奏。逆夷開礮。攻擊礮臺。雖經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轟傷兵勇。礮臺被占。覽奏實深憤懣。現派托明阿馳往天津。會同該督布置一切。該員久歷戎行。可資臂助。該督等所調兵勇八九千人。並有馬隊。分別新河新城等處。此時逆氛猖獗。礮臺後路。及天津前路。水陸一帶。均宜節節嚴防。著嚴飭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扼要堵禦。一經得手。卽設法攻奪礮臺。毋令久踞。崇給烏爾棍泰。回至津郡。卽督率團練。激勵民心。實力防守。漕船停泊內河甚多。尤應妥為彈壓。毋令擾亂。譚廷襄

現令錢忻和沿途設法沈船阻其上駛。若於海河上游築壩束水。或決口旁洩。使下游水勢淺阻。則逆夷輪船不能上竄。著譚廷襄酌量妥辦。屢據該督等奏軍威尚壯。不期一戰而潰。殊出意外。譚廷襄自請治罪之處。著俟查明失利情形具奏後再降諭旨。

又

諭前經諭令西凌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業經該都統等奏先後進口。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昨日闖入天津海口。礮臺被占。京畿東路應須設兵防堵。著西凌阿查明營總珠克都爾帕木。那木濟勒多爾濟等所帶三起四起兵

一千名現抵何處。即飭前往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至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仍著西凌阿駐劄防守。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是船闖入海口。礮臺被占。已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成凱。選挑綏遠城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管帶。剋日馳赴通州駐劄。聽候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闖入海口。占踞礮臺。該督等現在督兵防剿。尚恐兵力不敷。分布著英隆。揀調精兵一千名。配齊軍

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統帶。馳赴通州駐劄。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是船闖入海口。轟傷兵勇。駁臺被占。現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著哈福那。迅將密雲精兵挑選五百名。派佐領恩成管帶。剋日馳赴通州駐劄。以資防守。毋稍遲誤。

又

諭。前令西凌阿等備調察哈爾馬二千匹。本定四月內解京。著慶昫。即將前項馬二千匹。派員迅速解赴南苑牧放。並另挑選馬

二千起備調。毋稍遲延。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已派僧格林沁等。酌帶京營兵一千五百名。馳赴通州一帶防堵。並調密雲兵五百名。熱河察哈爾綏遠城兵各一千名。均赴通州一帶駐劄。官兵需支口糧。應於通州設立糧臺。著張祥河梁同新。即派通永道錫祉。趕緊妥籌辦理。毋稍遲誤。

又

諭寄諭盛京將軍慶祺。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瑞。浙江巡撫晏端書。山東巡撫崇恩。

昨據譚廷襄等馳奏。運夷船隻。闖入天津海口。藉傷兵勇。將礮臺占踞等語。英佛二夷。在粵東犯順。復敢駛至天津。要求與厥。俄味二夷。托說合為名。以濟其要求之念。業經譚廷襄等委曲。理諭。並有酌量加恩之處。而英佛兩夷。未遂其欲。突肆猖獗。情殊可惡。該夷既敢在天津猖獗。所有奉天。山東。江蘇。閩。浙。各省海口。難保不肆意侵犯。著各該將軍督撫等。隨時偵探。於水陸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設防。總須於夷船未到之先。有備無患。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奏。探明天津海口之北。有塘兒灣。大清河。小清

河等口。天津之南。有大山。利津等口。海運米船。設有阻滯。即可
就便收泊各口。再行設法剝運。並據崇恩奏。夷船北來。意甚叵
測。如有續到漕船。飭令挽入偏僻海口。暫行停泊守護。俟探明
天津情形。或仍催趨前進。或截留設法起運。再行分別籌辦。各
等語。現在喫那兩夷船隻。業經駛入天津海口。官軍接仗失利。
礮臺已被占踞。該夷築營性成。欲以礮臺為要挾之具。一時未
必即能退出。此時海運米石。已入口者。不過五十餘萬石。此外
均在放洋。尚未到口。著譚廷襄。崇恩。各飭所屬查察。已進天津
近處小口者。即著文彩等。相度情形。由內河設法剝運赴通。其
在山東境內小口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廩。

陸績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探明天津事定。再令由海前進。並飭沿海文武。查有米船北駛者。即令挽入偏僻海口。一體停泊。相機妥辦。以免貽誤。

又

謝前據黃宗漢奏。美船欲赴天津。請勿峻拒。當將美船到津後。辦理情形。詳細寄諭矣。詎料美船兩隻。於初八日投文。欲將礮臺交伊經營。並至天津。未及回文。已即開礮。我兵失機。礮臺旋被占踞。狂悖已極。前令譚廷襄等。要約該夷。於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仍可相安無事。若不交出。五月中必當攻打省城。該夷城內兵丁。必至受傷。該夷並無回覆。又在天津犯順。原應攻打廣

東省城。以示懲創。惟一經用兵。彼必駛往他處。肆其報復。設被
另占一處。更多掣肘。只可暫緩進攻。且看俄味二處。日內有無
投文說合之事。再作計議。該督仍候旨遵行。至粵東已與通商。
是否如前暢旺。抑或民人尚多疑畏。貿易較稀。柏貴等在城。能
否與黃宗漢相見。該督能否設法援救出城。使不受吧嘰哩等
挾制。柏貴既信伍崇曜之言。准與開市通商。又任聽該夷駛至
天津。肆其兇惡。實屬毫無把握。此時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
以贖前愆。並著黃宗漢傳旨諭令知之。現在各海口。業已通諭
嚴防。而廣東香港。為該夷巢穴。夷船紛集。並恐天津與彼攻勦。
復在粵東肆其滋擾。著黃宗漢聯絡紳民。加意嚴防。是為至要。

丙辰。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論。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伏查現辦夷務。節奉

諭旨。飭令羈縻。並不得先行開砲。致有藉口。臣等奉經通飭欽遵。
此番該夷投遞逆文。未及數刻。即有火輪船開近北礮臺。
轉身開礮。先擊南礮臺。使兩礮臺皆不得力。迨後北礮臺
回擊。續進之船。南礮臺亦回擊在後之船。彼此互擊。約兩
時之久。夷船受傷已六七隻。祇因後船並進。作礮併裂。先
將北礮臺之頂搗去。後將遊擊沙春元礮傷。洞腹腸出。全
時陣亡。其南礮臺都司陳毅。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
馨。外委石振岡等。亦登時陣亡。兵既不能立足。勇即相率

退散。臣等在後賢戰立斬二人。仍不能遏。此兩礮臺失利。被占之實在情形也。礮臺既失。大勢不支。即臣等居住之處。亦于落如雨。不能再駐。因思郡城關繫緊要。公同商酌。臣崇綸。臣烏爾棍泰。先回保護。臣譚廷襄。臣錢忻和。就近在新城一帶。招集兵勇。計圍沈舟。以隔水路。惟郡城鱗次櫛比。關外尤為叢雜。一經烽火。斷不可恃。此時夷船難保不即深入。是以一面沈船。一面商籌辦法。因思沙船雲集。其中上海甯波商夥。在滬多與該夷商交易。隨囑江浙兩糧道。飭令紳董查詢。據稱伊等船隻。均將受累。情願自以已意。前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伊等船隻。有話再商。

並遣員往探俄味。暫作緩兵之計。據覆仍願出為說合。伏思。嗾。弗。雖。悖。逆。應。誅。而。津。郡。形。勢。斷。難。戰。守。似。須。終。歸。撫。馭。再。現。在。設。法。堵。禦。郡。城。兵。力。單。薄。可。否。添。調。京。兵。祇。候。訓。諭。施。行。

譚廷襄等又奏。現在該夷船泊礮臺。並未前進。亦未傷害村莊。而天津人心。已覺驚惶。紛紛遷徙。不得已。親加安撫。並沿途撥兵防禦。惟郡城無險可守。種種難恃。生靈億萬。關繫甚重。現在仍有俄味說合。雖必要求無厭。較之用兵。究有把握。惟有仰懇

天恩。垂念咽喉重地。准臣先為籠絡俄味。仍示羈縻。俟托明阿到

後再行妥為商酌布置。至築壩束水。及決口洩水二節。海河甚深。潮水時時漲落。與別河不同。似難見效。容再斟酌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礮臺失事情形。並俄味二夷仍願說會。懇准羈縻等語。逆夷於初八日。闖進北礮臺。轉身先擊南礮臺。使兩礮臺皆不得力。復開放作礮。以致游擊沙春元等陣亡。兵勇潰散。礮臺被占。譚廷襄督辦天津防務。調度無方。著先行革職留任。拔去花翎。以示薄懲。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平。皆在海口。並大沽協副將。有專轄之責。當夷船闖進之時。曾否接仗。何員首先潰敗。著譚廷襄查明參奏。現在該提督等帶兵紮營。何

處○國瑞等所帶馬隊○進紮新城一帶○何以不趕緊接應○京兵有
 無受傷○京營做位○失去若干○尊○現在如何布置○該督等招集兵
 勇○尚有若干○摺內均未詳敘○著即查明具奏○此時夷船雖未前
 進○然逆破鷓張○僅守禦不力○難保不乘虛深入○自應於礮臺後
 路築營○以為前敵○未可退守府城○致前路空虛○毫無阻隔○所稱
 上海甯波商人○情願自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船貨○有話
 再商等語○自係業經卸米回空出口之船○其未曾收口○重載漕
 船○仍當遵昨日諭旨辦理○若仍由天津海口前進○恐被擄掠○或
 按船索費○得不償失○不如駛進偏僻口岸○再圖剝運為妥○俄味
 前次說合○迄未定局○今既肯再為說合○自可仍用轉圓為緩兵

之計添口一節。譚廷襄等尚未告知咪處。此時自應告知。咪佛所求各款。如遣使進京。及傳教夷人。准在內地游行兩事。在彼並無利益。無非擾亂中國。斷難允准。此外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俄咪轉述如何。再行奏聞。現調京兵一千五百名。在通州以南駐劄。取其距津不遠。距京亦近。設有緊要。原可馳往援應。此時大沽一帶兵勇。為數尚屬不少。且本有京兵在內。全在布置得宜。方有把握。托明阿即日。到津。可與商酌。即國瑞等亦當會商布置也。該督等前給咪佛兩夷照會。著鈔錄呈覽。

丁巳。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臣因夷船未經上駛。後路情形緊要。由新城沿河相度布置。復行折回。在適中之葛沽暫

行駐劄分籌戰守第統觀事勢細察夷情有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者敢為

皇上敬陳之礮臺既失營盤被焚利器悉為所據雖有兵勇不敢進而仰攻且一入內河夷礮所至兩岸一二里內不能駐足撞槍撞礮不能傷及其船其不能戰者一萬斤及數千斤之礮轟及其船板僅止一二處尚未沈溺而北礮臺三和土頂被轟塌去南礮臺大石鑲砌塌卸小半礮牆無不碎裂我之大礮不及其勁捷船礮兩面齊放不能躲避其不能戰者二河無阻隔築壩洩水皆難見效以石沈船現已趕辦上流壅遏為患並恐潮水長落掣動其不易守者

一。附城船已塞滿。岸屋鱗次。櫛比人眾。戶繁。兼多游手。其
不易守者。二。至接仗失利之後。仍復言撫。其難尤甚。第米
船仍未阻止。似有可撫之機。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不得不
再加斟酌。臣非膽怯欲撫。祇因明知不能戰守。而勉強為
之。後患不堪設想。是以復遣委員卞寶書。張振熊。前往俄
味探詢。如何說合。並給與照會。告以接仗之後。從前所議
皆另行請

旨。方可照辦。茲聞該夷舢板漸入。探測水勢。已飭提鎮在下游設
法抵禦。臣在上游督同辦理。所有詳細情形。囑臣崇綸赴
京面奏。聽候

指示機宜

譚廷襄又奏。再署天津鎮總兵候補副將達年。署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駐劄礮臺。提督張殿元。駐劄北岸礮臺之後。未能防護。副都統富勒敦奏。駐劄于家堡。督帶礮營。礮位營盤均皆失陷。相應附片奏參。請

旨分別懲辦。其陣亡之天津右營遊擊沙春元。署鄭家口營遊擊都司陳毅。候補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璧。外委石振岡。均懇

天恩。俯准從優議卹。其餘將弁兵勇。應議應卹。俟查明另行彙辦。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俄味二夷。仍願說合。當諭知該

督等除遣使進京。及在內地傳教兩事。斷難允准。外其餘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俄味轉述如何。再行奏聞。本日據該督奏稱。戰守兩難。仍宜用撫。已派員往俄味探詢等語。想日內必有回覆。此時崇綸即欲赴京。一切機宜。俟崇綸到後。再行指示。該督即遵照昨奉諭旨。妥為布置。俟俄味轉述有信。即行奏聞。該督現駐葛沽。與昨所諭前敵築營之旨。尚屬相符。本日復諭知僧格林沁。一俟密雲官兵。行抵通州。即飭馳赴天津。歸托明阿統帶。著即相度地勢紮營。以資防禦。該夷探測水勢。均係舡板。自非如輪船之迅疾。當可易於阻止。且恐此項測水之舡。復有俄味在內。則轉圜之說。仍屬空言。尤應督飭提鎮。嚴為防

奏。另片奏參署天津鎮總兵連年署大沽協副將德魁提督張
殿元副都統富勒敦奏均著革職仍留營督帶兵勇以觀後效。
陣亡之遊擊沙春元等五員自應從優議卹惟現在撫局未定
未便宣示俟天津夷務完竣再行明降諭旨。

又

諭前因夷船占踞海口礮臺除派僧格林沁酌帶京兵外並調密
雲等處官兵赴通州以南駐劄聽候調遣昨據譚廷襄等陳奏
礮臺被占情形內稱津郡兵力單薄可否添調京兵本日復據
奏礮臺既失營盤被焚利器悉為所據等語夷船既入內河防
守津郡自係要著京營兵已無可再調前調之密雲兵五百名

不日即可行抵通州。著僧格林沁、瑞麟即飭令前赴天津。交譚廷襄、托明阿分撥布置，以資防守。

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探聞海口有火輪船數隻，倏忽內駛，行走甚速。沿河雖有兵弁，僅帶掛槍鳥槍，萬難阻遏。上游正在辦理沈船，未經全竣，事機緊要，焦急萬分。隨即星夜趕至近城一帶，督同臣錢忻和及天津道趕緊沈船。其沿河兵勇，逐節均有豫備。惟中無阻隔，恐不能斷輪船之路。惟有在沈船處所添兵守禦，較為得力。臣譚廷襄與臣崇綸等先經商酌，臣崇綸赴京面奏詳細情形。茲值防範喫

緊。未使遠離。不敢以具奏在前。稍事拘泥。現仍會同辦理一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因譚廷襄昨有請調京兵之奏。特命僧格林沁等。候密雲兵五百名到通州時。即飭前赴天津。頃又據譚廷襄等來報。據稱沿河兵勇萬難阻遏。仍請添調京兵。豈初十日寄諭。至今尚未接奉耶。現復諭知僧格林沁等。候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到通州。派得力之員管帶。飭赴天津。一併歸托明阿分撥布置矣。惟此二項官兵。一時未能到齊。國瑞。珠勒克。當勒敦。秦。所帶馬步隊京兵。本有二千。何以不聞接仗。亦不見其扼守何處要隘。現在僧格林沁所帶京兵。原為京師保障。豈能

盡赴天津。若如所請。則國瑞等所帶皆不足恃。豈有如此辦法。此項京兵。即有傷亡。為數當尚不少。加以張殿元。達年。皆有本標之兵。何至如此。一日數驚。張惶無措。托明阿。久歷戎行。素稱勇敢。此時當已抵津。即著妥籌調度。該夷現雖乘船駛進。而陸路亦應嚴防。若以步兵練勇防河路。而以馬隊防陸路。布置更為周密。當勒敦泰。營盤失陷。張殿元。達年等。不能防護礮臺。業已降旨革職。即國瑞。珠勒亨。一同退劄。亦難辭咎。若再不力為防禦。或致別有疎失。自問當得何罪。前譚廷襄屢次奏報。總言兵勇聲勢甚壯。迨一經潰敗。即毫無籌畫。事前既無布置。今又如此。惟怯。即使再添精兵。何能有益。著即與托明阿。國瑞。珠勒

亨等。安速善辨。務使郡城得保無虞。方可徐圖議撫。若再有貽誤。致失事機。朕惟有執法懲治。不能寬貸也。

又

諭。本日因譚廷襄奏請添調京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前調之密雲兵五百名。於抵通後。即飭赴天津防堵。旋據密雲咨報。此項官兵。已於本日啟程。並據譚廷襄等復報。夷船倏忽內駛。籌防緊要。仍請酌撥京兵。星夜來津等語。現在京兵已難再調。惟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本日據西凌阿奏。已派員馳赴永平府等處。截回通州。此項官兵抵通後。並著僧格林沁等。簡派得力之員管帶。飭令前赴天津。聽候譚廷襄。花明阿等調遣。僧

格林沁等駐劄通州。原以保衛京師。設津郡事機緊急。必須親自前進。亦祇宜於楊村蔡村等處。擇要駐劄。庶於京師相去不遠。而於津郡呼應亦靈。至此項官兵。調赴津郡。僧格林沁等軍營。兵力太單。所有直隸通永等鎮官兵。相距尚近。即著酌量調撥。以資防守。

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於統帶察哈爾頭起官兵五百名。於四月初八日。抵至山海關。即於初九日。親詣海岸觀視。並詢據海邊民人言稱。並無夷船往來。查看石河海口。現當夏令水勢正旺。設有夷船駛至。甚為險要之區。而秦王島水勢堪以停泊。亦屬要隘。石河海口。遼東窪子地方。現

有山海關駐防官兵一百名。安營防堵。並有綠營官兵看守礮臺四座。惟自石河海口迤西至秦王島二十餘里。雖有綠營官兵看守礮臺二座。並無安營駐劄官兵。於於適中之地。尋採高建莊地勢較高。距石河海口約五六里。距秦王島約十里許。二起官兵五百名。於初十日。亦抵山海關。於即帶同頭二起官兵一千名。在高建莊地方安紮營盤。又在高建莊迤東迤南尋採營盤地方二處。均屬高敞。且距海較近。俟三四起到關後。每起安紮官兵五百名。每營相隔約二里許。以期互相聯絡。再詳查石河海口迤東迤西二三里礮臺六座。共設有八千斤銅礮一尊。五千斤

銅礮一尊。六千斤鐵礮一尊。一千五百斤鎗礮一尊。一千斤鐵礮二尊。五百斤銅礮五尊。既有綠營官兵看守。仍飭該山永協副將關立。添派弁兵。嚴密看守。

硃批。知道了。

西凌阿又奏。四月初十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九

日奉

上諭。前經諭令西凌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等因。欽此。查察哈爾三四起官兵。尚未抵至山海關。當即差派滿營五品頂帶花翎駙騎校伊什貢布。五品頂帶藍翎色布什新泰。星夜赴永平府等處。勿論三四起官兵行抵

何處遵

旨趕緊截回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一面飛飭三四起營。總珠克都爾帕木那木濟勒多爾濟等。欽遵辦理。今三四起官兵既經遵

旨截回通州一帶。其頭二起官兵。另行飭令移營布置。以期聯絡而重防守。

味批知道了。

前戶部侍郎羅懔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傳。前工部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於拜摺後。原擬移駐東莞縣城。嗣飭委紳士。馳勘省城東北一帶情形。查東莞縣城瀕臨大海。距省

一百三十餘里。舟楫相通。祇可設立分局。會同香山新會兩邑。激勵鄉團。為進攻香港之路。復查距省九十餘里之花縣。為南海番禺清遠從化三水增城六邑孔道。城小而固。據省上游。居高臨下。背山面野。由陸路長驅。可達省會。尤為控馭要地。臣等不敢拘泥前奏。即於三月初一日。取道南海縣屬之九十六鄉。直抵花縣。連日接見各鄉團練局紳董。宣示

上諭。並責以道光年間。各紳民曾蒙

聖諭嘉獎。此次夷人背約踞城。何以全無義旅。敵愾同仇。據該局紳等會稱。上年十一月間。夷人攻城之時。各局團練均帶

領鄉勇赴援。於十四五等日先後到城。維持夷人雖已入踞觀音山。而西南城仍有官兵把守。猶可一戰。迺接奉地方官劄諭。各鄉約束子弟。不得來城滋事。並諭不准鄉勇一人入城。該勇遠來。無可棲止。又奉地方官明諭。不得不退回鄉里。自行防衛。至十二月間。該夷挾令地方官。將城中督撫廣協三標。及滿漢八旗兵械。一律收撤。並委員傳信下鄉。令各團局繳納軍械。局紳等因通行團練。係嬰奉諭旨辦理。是以未肯遵繳。迨正月間。有夷兵數十人。內有騎馬夷目三名。出至城北二十里。安良局之望岡地方游逸。經鄉勇出隊追逐回城。該夷聲言必到北路報復。各鄉因此防

守加嚴。毋念。

國家深仁育養。二百餘年。亟思勦夷自效等語。臣等察其情詞激切。出於至誠。且眾口同聲。頗屬可用。現在臣等督同各局紳民。多方布置。潛圖香港。以搗其巢穴。沿海藏匿。以擾其往來。或令鄉民標貼長紅。以奪其氣。或令兵勇暗圍城內。以探其情。解散內奸。離間各國。向來夷性多疑。務使其昕夕不安。方易得手。臣等擬於三月二十五日。進駐距城四十里之江村地方。逼近省城。以便策應。一俟器械齊備。練勇雲集。即各路同時並舉。力圖恢復。再此次夷人盤踞城內。數月之久。拆毀民房。擄掠子女。恣睢暴戾。無所不

為粵民創鉅痛深。有誓不與通商之意。必須俯順輿情。停其貿易。一面設法嚴斷接濟。奪其所恃。該夷如果悔罪輸心。然後更定章程。庶可潛消禍患。至臣等前次奏明刊刻關防。以資號召。緣人心憤夷已極。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來。每諱言夷務。甚至文移公牘。稱夷務為洋務。又稱為外國事件。不敢斥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應於關防內。明刊辦理夷務字樣。方足鼓舞人心。現經刊刻完竣。業已隨時蓋用。

羅惇衍等又奏。再已革四川道員俞文詔。藉隸安徽。因販茶為業。遂家於粵之西關。夷務與伊無涉。乃伊襲戴翎頂。

挺身與夷人交結。力詆新故督臣。不能了事。致該夷駛往蘇州上海等處。投遞文書。肆其要挾。現在日日進城。以商量公務為詞。而每事奉承夷人。依阿鄙賤之態。士民無不切齒。相應請

旨飭下督臣黃宗漢查明參辦。以正人心。而作士氣。至布政使銜伍崇曜。雖不時進城。惟伊以洋商起家。則商辦夷務。是其本分。查尚無勾通方蹟。然由洋商積資而成巨富。自當竭力捐輸。以濟軍需。又前任鹽運使潘仕成。編修潘斯濂。葉炳華。皆有富紳之目。亦應請

旨飭令該員等捐貲助餉。則閩省人心。更為踴躍。

羅博衍等又奏。再。臣等招集義勇。舉事伊始。屢勸各官遠
離省城。使該夷無可挾制。且便相機進剿。惟署布政使周
起濱。馳赴。臣等駐劄地方。商量一切。意見相同。暫署巡撫
江國霖。素性貪巧。失去庫項。不知愧懼。猶復首鼠兩端。每
月逢一之期。率各官與夷人會面。受其約束。前到花縣二
次。但求。臣等緩攻。深恐得罪夷人。故不回省城。亦不肯暫
留花縣。臣等為大局起見。因梧州尚未收復。西江緊要。勸
其前往督師。以資統率。彼仍遲疑未決。署按察使蔡振武。
諂媚夷人。事事迎合。該員本降補知州。捐升道員。未經指
省分發。廣東以之署事。既不合例。以之驟署按察使。尤覺

駭人聽聞。該夷視為大員。挾以彈壓百姓。竟於三月十六日。與粵海關監督恆祺。俱羈留撫署不放。勒銀四萬餘兩。補償修葺該夷所住將軍衙門。及四處城樓之用。署總督柏貴。屢出告示。曉諭商民。有中外一家等語。夷人反輕侮之。與將軍都統同被拘管。鹽運使齡椿。糧道王增謙。於上年十二月。遷往南海縣屬之佛山鎮。辦理局務。尚能行止自由。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喫那兩夷。在天津要挾。尚有俄味兩夷。說合諭令黃宗漢將攻打廣東省城之事。暫緩舉行。原恐一經用兵。則沿海地方。必有夷船尋仇報復。而與天津現辦情形。事出兩

歧也。本日據羅惇衍等奏。移紮花縣。激勵紳團。並密籌布置各情形。粵東士民。敢憤同仇。忠義可用。當該夷攻城之時。地方大吏。不能借以為力。轉行阻止。原屬坐失事機。現在天津。雖仍議羈縻。廣東則係紳民義憤。與官兵暫緩攻打之意。本不相妨。且使該夷知眾怒難犯。而將來官為轉圜。亦可使之知畏知感。前令譚廷襄等。告知該夷。限四月內。繳還廣東省城。一交五月。即興兵攻打。並絕嘆咄二夷沿海貿易。業已寄知黃宗漢。該督行抵粵境。定與羅惇衍等會謀此事。如該侍郎等。業已舉行。該督到時。務當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如尚未舉行。亦須與羅惇衍等密商。探必勝之權。然後舉發。使該夷克鋒稍挫。然後

地方官出為調停。較易就範。省城夷人無多。自不難於驅逐。香港為該夷資貨所聚。兵船精悍。恐急切難圖。即使燬其巢穴。而將來肆意索賄。更難了局。著該侍郎等。於克復省城後。作為進攻香港之勢。然後黃宗漢出而調停。保全其貨物。將來該夷還粵。既畏紳民。仍感該督。庶可息威。並示京師。距粵東遙遠。文報遲延。其中操縱機宜。著黃宗漢與羅惇衍等。密計施行可也。現在喫嘴二夷在天津。因要求不遂。已於初八日。先開大礮。奪我礮臺。雖未深入。仍用俄味二夷為說合。以肆其要求。但其所欲無厭。故天津羈縻。亦未有把握耳。另片奏江國霖等媚夷情形。深為可恨。柏青種種畏蕙。毫無振作。惟係巡撫大員。將來事定。

之後朕自有權衡。至藩司以下皆黃宗漢屬員。即可隨時懲辦。著將江國霖先行撤任。一面派員署理。一面據實嚴參。蔡振武本不合例。亦著一併撤參。已革道員俞文詔。以寄寓革員。冒用翎頂。甚至造作蜚語。通同夷人。情尤可惡。著黃宗漢即行查拏。從重懲辦。伍崇暉。潘仕成。及潘斯濂。葉炳華等。均係著名紳富。著該督等。即飭捐資助餉。以為士民之倡。羅悖行等摺片。著鈔給黃宗漢閱看。

戊午。工部尚書文彬。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奏沙船向由大沽海口出入。雖有甯河小口。距津較遠。頗難剎運。現於四月十一日申刻。據江蘇署糧道朱鈞面稟。江

蘇鎮隆盛沙船一隻。者民陳思國稟報。四月十一日早潮
進口。駛至礮臺下。突來夷人小船兩隻。每船數十人。各持
刀械。將在船眾人趕逐上岸。船被擄去。人已受傷。搶去漕
米九百餘石。並稱放洋北上時。見山東所屬登州地方石
島。俚島一帶。住泊沙船數百隻。不敢行駛等語。該夷占踞
海口。逞強攔阻。船戶等勢必聞風避匿。不敢前進。臣等公
同商酌。與其遠泊島外。恐有疏虞。莫如駛入東境。就近收
驗。誠如

聖諭。在山東境內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廩。陸
續由運河運至通州。相機妥辦。以免貽誤。臣等已遵

旨。飭山東撫臣崇恩。飭沿海文武。敬謹照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入海口。礮臺被占。諭令文彩等。將未經進口沙船。妥籌辦理。並諭崇恩查明山東各海口。收泊米船。設法起運。本日據文彩等奏稱。江蘇鈕隆盛沙船一隻。於十一日進口。被夷人將船擄去。搶去漕米九百餘石。據該沙船耆民稱。北上時。見有沙銜米船數百隻。在山東石島俚島一帶停泊。未敢前進。著崇恩。即派委員。分赴各口。查明停泊米船。共有若干。應如何囤積倉廩。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天津事定。再行由海前進。妥籌辦理。並先飭令各海口文武。將停泊各船。設法保護。無令稍有疏失。後來船隻。並著知照。勿令徑赴天津。其

直隸各小口。有無沙船停泊。著譚廷襄飭屬詳查。應如何設法
運通。即著文彩妥為籌辦。現在崇繪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海
運事宜。係文彩專司。著仍駐津城。俟查驗米石完竣。再行來京。
未到米船。如均在山東境內。天津無可查驗。俟東省議定章程
後。應否飭令江浙糧道。前往山東各海口。盤交米石之處。並著
文彩。譚廷襄。崇繪。崇恩。屆期酌辦。

英華字典卷之二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庚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奏頭等侍衛托明阿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內河惟恃沈船之處稍為阻隔乃甫經辦完水大溜急即已沖去二隻夷船迅速乘潮而上復起除數隻開通前進居民紛紛遷避勇已潰散情形如此臣現帶兵弁不過千名又國瑞所帶馬隊五百名一經交仗船礮兩面開放必致百萬生靈立時不保且郡城殘破設竟直抵北河情形更不堪設想臣譚廷襄業已派員持令飭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並令珠勒喜富

勒敦奏帶兵扼守河口以防內犯。至先經遣委員前往俄
味。因被海口阻隔耽延。今始取到清字回文。大意或派全
權大臣來津。或准進京。仍執前說。謹將原文恭呈

御覽。

俄囉嘶回文。

既求本職商辦。自應達覆。一四國使臣必欲進天津城商
辦事件。二諸務辦結後。必欲進京。若不面見

大皇帝亦可。但當與大學士等辨論。請派全權大臣來津議事。為
要。使臣進京。並無可畏之處。隨帶差委人數無多。不然。恐
英佛兩國帶兵闖入。此外並無另行商酌之事。統希詳查。

譚廷襄等又奏。再本月十三日。復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二日欽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臣譚廷襄萬分惶悚。此次兵勇海口潰散。惟臣譚廷襄。臣國瑞各有原帶兵五百名。未被沖散。餘皆零落。並無鍋帳。不能屯駐。且招集僅止二十餘名。不敷分撥。以致未能周密。現在除北岸珠勒亨。富勒敦泰。收集之兵。飭令扼守北齊外。臣與國瑞所帶之兵。暨提鎮招集之兵。分布近城地面。水陸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駛入內河。並呈遞俄夷來文各摺片。覽奏殊堪憤懣。該夷先起兵端。狂悖至此。以情理而論。直

不能再與說合。惟有斥回廣東與之一決。所以仍俟俄味回信者。因念天津為近畿重地。姑與轉圜。以為緩兵之計。乃俄夷來文。仍執進京為說。又欲在天津府城會議。設令該夷恃強占踞。豈不蹈廣東覆轍。此皆萬不能行之事。該督等所稱。仍示羈縻。究竟如何辦法。豈事事允准。遂為羈縻之法耶。至沈船阻水。原須節節設備。斷非一二處所能阻隔。且兩岸必須有兵防守。庶使該夷拔船起石之時。岸上即可轟擊。今覽該督所奏。似此單層一道。岸上又無兵勇。致有此失。殊堪痛恨。據稱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能否使夷船涸淺。不至深入。至分布兵勇於近城一帶。固係防其內犯。然自近城至海口百餘里。豈遂置之不顧。任

聽該夷句結奸匪。要脅良民。私通貿易。日久相安。豈不以大沽為香港。而以天津為廣州。將來何能驅之使去。該督等於夷務辦理月餘。毫無把握。迨事機決裂。又不能遠守。而節節退避。設竟闖入城中。該督等又將作何收拾耶。京營官兵。惟國瑞所帶。未被衝散。則珠勒亨所帶。自必亦已敗退。著即查明。據實具奏。本日據許乃普奏。懸賞募勇。襲擊夷船。是否可辦。著將原摺鈔給該督等閱看。如可採擇。亦足懈該夷之膽。其另片所稱。稽察奸民。安插水手。並廉兆綸奏。招集水手。編為義勇。各等語。如海運船隻。尚未出口。則照此辦法。亦可潛消隱患。原摺片。均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譚廷襄等屢次奏請添調京兵。節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密雲兵五百名。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調赴天津。本日據譚廷襄等奏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內河。經該督等沈船下石堵塞。不料夷船乘潮而上。仍復開通。居民遷徙。兵勇潰散。扼守北河。及分布近城地面之兵。為數無多。現在導水旁洩。以涸其船。各等語。覽奏實深憤懣。業經諭令譚廷襄等設法抵禦。並於津郡以北一帶水路。偵察嚴防。以資補救矣。夷船此次恃強直入內河。兵勇憚其虛聲。紛紛潰散。幾至逼近津城。不知該夷雖船堅礮利。為數究屬無多。且係入我重地。豈遂

無制伏之法。兵家因地制宜。或囊沙以遏流。或沈石以阻船。或決隄以洩水。總在用我之長。攻彼所短。使其伎倆無所施。方為得計。譚廷襄等於守禦已無把握。僧格林沁久於行陣。著即相度地勢。默運機宜。於天津以北。密為防備。聞武清縣之王家務。天津縣之筐兒港。兩處引河。皆可歸入甯河縣之蘆台入海。由此洩水。即可使夷船不能再行前進。並著妥籌辦理。至現在兵勇數既無多。前調之兵。一時未能到齊。恐尚不敷調派。如需添調京兵之處。並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奏調。以資防守。

工部尚書許乃普奏。竊西南各夷由上海駛入直沽海口。已及月餘。當此軍需方亟。海運未竣。通籌全局。自當以撫

為上策。惟夷情反覆。或恐愈撫愈驕。說者謂必能戰而後能撫。固屬不易之理。然該夷船堅礮利。不獨水戰難以必勝。即使舍舟登陸。而該夷專恃火器。亦不值以京營勁旅。輕試其鋒。臣愚以為該夷之畏民。甚於畏兵。而民情之貪利。甚於貪生。前次夷船入粵。屢為粵民所敗。伏而不敢動者數載。此夷人深畏百姓之明證也。粵東團練。凡斬一夷人首級來獻者。賞洋銀一百圓。以此人人思奮。此重賞必有勇夫之明證也。前次賊竄天津。知縣謝子澄。倡率團練。復有本地富戶張錦文。傾貲募勇。並招沿海打鴨戶數千人。大挫賊鋒。賊始遁赴楊柳青。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也。方

今之計。莫如將各兵移駐天津府城內外。堅壁清野。以逸待勞。既不遠撫。亦不輕戰。一面密諭紳富。設團募勇。或劫夷船於水中。或擊夷人於岸上。每獲夷首。報驗後。即仿粵東之例。賞銀百兩。該夷不過二三千人。即盡予駢誅。所費亦不甚鉅。天津富民頗多。又能深明大義。所有賞需。不難捐辦。鄉團既立。游民有以資生。不至為該夷所勾結。該夷內則無漢奸之導引。外則有民團之夾擊。深知衆怒難犯。必且悔罪乞和。然後從而撫之。則其勢易矣。許乃普又奏。再團練全仗紳董。必擇地方殷實。公正。素為衆所信服者。且能熟悉人情。知其良莠。而後一氣聯絡。不

至有奸民混入其中。即如近畿一帶。習天主教者甚多。尤不可不密為覺察。至該夷船最畏攔淺。天津眾水合流處。處可以蓄洩。若將上游諸水設法閉住。漲盛則決其旁之隄岸以瀉之。不使涓滴復入正河。則流淺船攔。而夷船坐困矣。又海運沙船進口者。不下三百餘隻。約計水手幾萬人。如尚未出口。似此無業游手之人。應令督臣妥為安插。或即用以團練。既可弭患未形。且可頃刻而得萬人之用也。

著工部右侍郎廉兆綸奏。竊維海運南糧到津。已五十餘萬石。約計沙船不下四五百號。水手即不下一二萬人。此

項水手○平日本非安分之徒○又往來海道以為常○未必與
夷人全無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輩游手多人○
欲歸則無路可通○欲住又無以自贖○當此津民惶惑遷徙
之際○萬一該夷暗遣二二奸黨○與之潛相構煽○該水手等
惟利是視○則天津之患○曷可勝言○臣再三思維○或將此項
編為義勇○分布於官兵鄉勇之中○則頃刻間得勝兵一二
萬人○軍威可為一振○抑或稍稍津貼○沙船練為水師○聯為
戰艦○亦可自成一隊○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作速設法○妥為安置○

辛酉○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奏○頭等侍衛托

明阿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十四日火輪船四隻直抵津
關在後尚有四隻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旋據英夷通
事等奏囑欲請府縣往見臣等當飭府縣往見據等奏囑
聲稱伊國所商之事必須稟明上司奏請

大皇帝另派頭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員迅速前來共議先派之
大臣可不再見否則仍欲進京並即攻擊郡城兩日以內
聽候回信須見另行

欽派

上諭方肯相信等語察其詞意與俄夷來文大略相同伏思英夷
因臣等前在海口為俄味奏准各條未滿其願必欲另請

大臣來議。雖復情形。桀驁。究係仍懇通商。如能駕馭得宜。進京一層。或可不再吮舌。當此時勢危急。戰守兩難。惟有

願懇

天恩。准派職分較崇之大臣。

指示機宜。迅速來津。並須於二十日前趕到。爾時俄味亦必續來。再與妥商。或可即定撫局。犬羊之性。本難馴伏。若再遲緩。激成釁端。恐致荼毒生靈。益難收拾。

諭內閣。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驛前往天津海口。查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直抵津關一摺。據稱十四日。逆

夷火輪船直抵津關。在後之船亦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該督等令府縣往見。該夷請另派大臣前往共議等語。逆夷駛抵津關。逼近郡城。猖獗已極。惟請另派大臣前往商議。未必非自願轉圜。現在天津設備全不足恃。若再拒之。必至荼毒小民。本日已明降諭旨。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輝廷。襄等。接奉此旨。即可宣示該夷。告以大皇帝特派大學士尚書前來相見。即可毋庸進京。惟二十日以前。恐不能到。須少遲一二日。必來會晤也。天津人煙輻輳。若令其在城內見面。恐居民惶惑。海口為逆夷占踞。桂良等亦未便前往。可於離城二三十里。擇地相見。須陳兵防衛。不可大意。該夷既云先派之大臣。可不

再見譚廷襄等。即毋庸與之接見。至委員人等。往來其間。情形熟悉。仍可隨同桂良等前往。夷船既逼近郡城。該處人心。難免驚惶。譚廷襄務當親督地方官。妥為安撫。以固民心。仍須設法防其上駛。毋得以有欽派大臣。遂可卸責也。懷之慎之。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祖蔭奏。竊自道光年間。英夷犯順。以來。惟林則徐在粵。夷人不能得志。其後一誤於琦善之擅給香港。終誤於耆英之一意抑民奉夷。是以我

皇上御極之初。罷斥耆英。播其罪於中外。凡在臣民。無不額手稱慶。去年英夷突入廣東省城。擄去已革總督葉名琛。本年三月。該夷糾約各國。駛至天津。甚至占我礮臺。傷我兵勇。

罪大惡極。覆載難容。議者以為中原冠盜未平。軍餉短絀。又值海運尚未全數抵津。曲意姑容。以示我

皇上法外施仁之意。抑知廣東省城既為夷占。本無關稅可收。至上海為各國夷商雲集之區。該夷斷不敢遽起兵端。致擾眾怒。至海運除已經抵津船隻外。現在業已構兵。即事羈縻。後幫船隻斷不能陸續轉運。該夷自無從施其攘奪之計。此軍需海運均無足深慮者也。查該夷自道光庚子構釁以來。雖官兵屢經敗衄。而粵省紳民同心敵愾。該夷於三元里等處屢受懲創。至今膽寒。是以前督臣徐廣縉藉資民力。片言而沮其入城之議。

宣宗成皇帝覽奏嘉悅○曾有小屈大伸之諭○仰見當時降心議撫○實出不得已之苦心○非謂犬羊梟獍之族○可以理喻而情感也○前者已革督臣葉名琛○不知民力之可用○一味畏夷○致啟夷人覬覦之心○遂釀成中國二百年來未有之大恥○此海內臣民所痛心疾首者也○今該夷駛至天津○任情要挾○若再與之議撫○從此逆倭愈張○

國威愈損○此後隱憂將有不忍言者○臣愚以為方今之計○議撫不如議戰○用兵不如用民○竊聞天津紳民○素知大義○前此粵匪北竄○即就殄滅○民力居多○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伏

乞

聖心內斷。勝算獨操。而尤必

明降諭旨。以該夷罪狀。播告天下。重懸賞格。誓掃妖氛。將媚夷辱國之粵東疆吏。立置重典。以為人臣不忠者戒。如此則忠義自然鼓舞。即庸懦亦思奮興。且該夷竄擾之地。首粵次津。此皆號稱富庶之區。軍餉則吐嗟可辨。團練則指顧可成。而又天奪其魄。使該夷專市怨於此兩地。以為我

國家盪平狐鼠之資。此誠不可失之機會。臣愚以為京營勁旅。只應調赴郡城。遙為聲援。而以重賞募勇。使之進勦。小民重利輕生。慕之自衛身家。豈有不爭先用命之理。誠宜明降諭旨。剴切曉諭。激以大義。使之天良勃發。剋期環攻。或斷其

淡水○或禁其米鹽○或誘之登岸○以展我陸路之長○或待其
近城○以斷其歸舟之路○夷船不過百艘○每艘不過百餘人○
合天津一郡之民○不啻百倍於該夷之兵數○以衆擊寡○以
逸待勞○以主禦客○以順剿逆○何患

國威之不揚○何慮凶鋒之不挫○况該夷既分四圍○必不一心○
勝則同趨○敗則各走○我兵或勦或撫○以間其心○時進時退○
以疲其力○在倭夷即甘心悖逆○在各國要各自有意見○必
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相持○一舟去則衆舟從○一國離則各
國散○彼倭夷內失大援○外受大創○安得不俯首帖耳而乞
和乎○

皇○
怡親王載垣等奏○臣等現將准駁各夷條款開單進

一○俄夷請准報事人○由旱路行走恰克圖○並代備器械等語○已飭仍由海道行走○槍礮等件○毋須代為豫備○

一○俄夷請添增口岸○已允照各國一體在五口通商○其黑龍江查勘地界○仍由該處辦理○

一○俄夷請進京駐紮等語○道光年間○各夷和約內○並無進京一條○此次俄夷創議○與體制不合○

一○味夷請添設港口等語○已准於閩粵兩省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處○各國均同○

一咪夷請計噸納鈔等語。已許其照各國。一律辦理。

一咪夷請建立塔表。查無成例。毋庸議。

一咪夷請駐京師。及文移直達禮部內閣。與俄夷相同。無此體制。

一咪夷請賠償銀兩等語。該國被劫被焚船貨等物。均應於失事時。遵照和約辦理。事已年久。不應代為賠償。

一咪夷請傾融銀餅。中國向用紋銀。不必另鑄。

一咪夷請禁鴉片煙。及騙誘民人出口。此皆中國例所當禁。應仍由地方官辦理。

一咪夷請進廣東省城。應順民情。不能言為定議。

一 暎夷請不得毒害習教夷人。如有在內地犯法者。照舊約辦理。

一 暎夷請酌減貨稅。已允其請。惟稅則定於廣東。應由該省督撫覈辦。

一 暎夷請駐京師。並暎民遊歷各省。與俄夷同。應毋庸議。

一 暎夷請查辦馬神父一案。已許其再由該省查辦。

一 暎夷請賠補貨物軍需。與暎夷同。毋庸議。

一 暎夷請傳教遊學貿易。給與執照。事所難行。仍照舊約

辦理。

一 暎夷請寓京師。與俄夷同。毋庸議。

一 佛夷請免重疊科稅已許其由廣東覈辦

一 佛夷請添口通商允與啖味等一律辦理

一 味夷已許其船鈔覈減一層其所請貼補十餘年來折損銀約五六十萬未曾允准惟味夷不助啖夷犯順尚屬恭順自應酌量優待以服其心如其再請前項可允其照上次上海之例酌量免其稅銀三四箇月其十餘年折價一項歷年久遠無從查知仍毋庸議

一 啖夷所請已許其減稅一層此係永遠得利已不為薄因啖夷之請而各國均露在伊亦甚體面至用兵兩國損傷理難賠補如請添海口已因味國之請而允其二小口

今若嫌不足。即味國所請廣東各口內酌加一口。亦尚可行。應在何處地方。仍須本省督撫察看情形。方能指定。一。佛夷傳天主教一節。舊約原止准在通商各海口。若入內地。查明送還本國。歷經照辦有年。今佛夷請給與照票。不拘何處聽其遊行。恐日後如西林縣疑案更多。徒增口舌。是以未允。應仍照舊約辦理。此外減稅添口。與各國相同。其利亦屬不少。賠補一層。伊既用兵。亦無此理。一。俄夷已准在五口通商。新加之口。事同一律。此外亦無可加。其黑龍江查勘分界。已與言明。歸黑龍江將軍查辦。與海口通商無涉。

一聞廣東自啖糖二公使北來之後。在省兵目。陵虐民人。廣東人齊心報復。經將軍署督禁止。今新總督到後。亦加禁約。但百姓衆多。官兵力難彈壓。設有變動。以致啖糖兵目受傷。我等遠在數千里外。無從知悉。並無不是。既歸和好。

亦須言明在前。

此層須俟諸事議定後再與說。

一舊時和約行之已久。此次增改。皆與各國有益。於中國未有益處。中國原不爭利。惟舊約既已改動。其中有不便於中國者。亦須改動幾條。以歸公允。俟到廣東時。查明酌議。

一啖糖二夷。惟賠償兵費一層。最為棘手。允之則無名。又

開俄夷藉口。不允則彼在貪利。恐難厭其求。如果非此。不可只好告以兩國相爭。各有兵費。理不當賠。廣東通商各國。中國應賠若干。英國應賠若干。佛國應賠若干。自應分別多少。自有公論。俟到廣查問。如各國皆云中國應賠。亦或酌量賠補。在稅銀內分年坐扣。其數難豫定。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譚廷襄等奏請。已派桂良。花沙納。馳往天津。籌備夷務。該督等諒已知照該夷矣。茲復據奏稱。夷船窺伺北河。迅宜堵截等語。逆夷反覆無常。以直入北河為挾制之具。該河水勢向多淺阻。最易設防。該督等所稱決口洩水等事。必須

實力督辦。務令層層阻隔。方有把握。斷不可仍前玩泄。致干重罪。桂良等。約於二十一日到津。能否即與該夷說妥。尚難豫定。該督等。仍當稽查奸宄。鎮定人心。以資捍衛。再聞夷船內。有長髮潮勇為之嚮導。該夷來自廣東上海。難保無此等匪徒。與之勾結。並著該督等。於沿途密查防範。毋令潛入郡城。

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奴才等於十二日辰刻抵通。沿河踏看。河水約深四五尺。河面約寬十餘丈不等。兩邊俱係平灘。詢之土人。據稱夏令漲發。河水出槽。平灘皆為水漫。水面寬至數里。有至數十里者。水深約至丈餘。逆夷如敢內窺。必乘盛漲之時。河面寬深。夷舟得

以行駛。奴才等原擬在張家灣迤南紮營。今查張家灣往南三十餘里。直至馬頭地方。均係平灘。地勢低窪。一至漲發灘漫。其地皆在水中。安營實有不宜。至前路楊村蔡村地方。雖俱緊要。兩岸長堤一線。亦屬不能安營。至河水漲發時。設表匪駕駛小舟旁竄。馬步兵力均難施展。現在惟有先籌通州嚴防。奴才等已擇於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其間地勢稍高。且附近州城數里。於安民緝奸等事尚屬相宜。並擬在城上安設礮位。其附近樹木遮礙。須行砍伐。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並豫辦椿木碎石等物。訪擇河身要害。可以堵塞之處。以備臨時相機行事。惟查通州城垣。

多有坍塌。護城河亦已淤塞。理宜早為修竣。已咨行順天府。速籌辦理。城身修補完固。則沿城安礮。可以對河轟擊。並於河岸列兵。嚴防旁逸。以壯聲威。至天津以北。武清縣之王家務。天津縣之筐兒港。兩處引河。可從甯河縣蘆台入海。等瑞麟遵即前往運河一帶查勘。確實辦理。再行具奏。刻下天津喫緊。密雲官兵。於十三日抵通。當飭佐領恩成。即刻帶往。聽候直隸總督譚廷襄調遣。察哈爾四起官兵。於十五日抵通。亦即派令副都統克興阿。統帶赴津。先於楊村駐紮。令克興阿自行前往津郡。察看情形。相機進止。夷兵人數。雖屬無多。第恐其兵船前者駛入。後者繼進。

等所帶兵力尚單。近畿一帶官兵無可調撥。現擬豫調黑龍江兵一千名。吉林外五城兵一千名。哲理木盟兵一千名。昭烏達盟兵一千名。該省該盟等道途遙遠。約計路程均須一月有餘。如有緩急。深恐臨時調取不能應手。擬請

飭下該將軍等。迅即選派來京駐紮。

南苑以資策調。如蒙

俞允。等僧格林沁。並即酌擬該省該盟統帶之員。奏明指調。以期得力。京城八旗職位。亦應請

飭各部統等。令將破架駁車配齊。以備調撥。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抵通布置情形。並調黑龍江等處官兵一摺。僧格林沁等。於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布置水陸兩路。因所帶兵力尚單。擬豫為備調。惟黑龍江吉林兩處官兵。屢經各省請調。該將軍等。均以餘丁湊數。並稱無可再調。今為防堵京師起見。已諭令景清奕山各調五百名來京。聽候調遣。其哲里木盟。昭烏達盟。蒙古兵各一千名。已諭理藩院咨調。但現在天時漸熱。恐該蒙古兵。於水土不服。已令其暫駐熱河聽調。八旗礮位。亦傳知預備矣。昨因譚廷襄等奏。已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天津。籌辦夷務。能否理諭。尚未可定。設該夷另換小船。由運河北駛。我之礮力。足以禦之。著僧格林沁等。在沿河

一帶節節設防。托明阿現在楊村駐紮。並有珠勒亨馬步隊。正可聯絡堵截。以固藩籬。諱廷襄毫無布置。天津兵勇已不足恃。所稱北河橫淺。業已決口洩水。層層阻滯。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不可有名無實。其通州負米人夫。為數甚多。著嚴飭地方官。妥為彈壓。毋令滋事。是為至要。

又

諭廣東夷人犯順。由上海徑抵天津。夷船闖入海口。直入內河。現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景鴻、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各揀調精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剋日管帶來京。聽候調撥。毋稍遲誤。

癸亥○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
錢忻和奏○該夷反覆無常○係其本性○雖已言撫○仍復不時
窺伺北河○臣等知北河水淺已極○輪船斷難前進○原可無
虞○因恐其換用小船上探○是以商令臣托明阿○移駐楊村○
今○該夷小輪船一隻○行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知難北
上○漸漸退回○進京之心○當已少阻○現象
特派大臣前來○便可與之理說○已恭錄

上諭○給與照會○飭令靜候○該夷船隻○均在津郡城外停泊○並未滋
擾○強令退下數十里○必不肯允○應請准在城外擇地相見○
以安其心○俄咪即日前來○其心本欲從中取利○並非真肯

為我說合。然亦不能不藉以轉圜。此外南省紳董中有可用者。臣等亦密行招致。俾可探試夷情。合郡商民自海口失事後。即已驚惶遷徙。十五六兩日。或求免戰。或求通商。大衆洶洶。勢將立時瓦解。經臣譚廷襄派員四路開誠布公。剴切曉諭。告以因恐傷及百姓。故奏明不與爭戰。各自回家安業。毋庸疑懼。其通商事件。自有大員前來會議。亦毋庸干預。復飭紳局偏行傳告。始得少定。現已有陸續搬回者。此事明係奸人倡言搖惑。容俟事後訪查。此時未可輕動也。各營弁兵除留防楊村外。存數不及三千。現今在城內外散布。不動聲色。暗中防守。其城關練勇。責成商人。

張錦文督率彈壓稽查尚能用命土匪搶奪分派員弁持
令巡查擒獲即行正法現已斂戢惟事機甚繁專待續派
之大臣會議便可夷民兩安仰求

勅催大學士臣桂良等迅速前來以示懷柔而資綏靖

譚廷襄等又奏再珠勒亨所帶馬隊原駐北岸飭令援應
富勒敦泰礮營海口接仗之時珠勒亨帶隊而上被夷礮
擊斃二人並傷馬匹即時退散數日不知下落現經招集
原隊與富勒敦泰所招之兵飭令同駐楊村迪南扼守陸
路已由臣譚廷襄咨會臣托明阿就進會商調遣其國瑞
所帶馬隊並富勒敦泰原帶內火器營兵五百名仍留津

防守擬即交國瑞兼帶以歸簡便。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窺伺北河因水淺退回一摺。該夷小火輪船一隻行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漸漸退回。諒該夷不敢遽行北駛。桂良花沙納不日抵津與該夷會晤。惟初次接辦於其中曲折尚恐未能深思。著崇綸隨同接見以便將從前辦理准駁之處隨時申說。不為該夷所蒙混。至相見時應照會該夷將夷船退出或數十里或數里方可與之會議。所稱奸民煽惑此時雖未便輕動。該督仍督率地方官妥為彈壓。倘有土匪滋事即行從嚴懲辦。商人張錦春辦理城關練勇既能得力。著即責成該商認真經理。正黃旗護軍統領珠勒亨帶領馬

隊援應。因兵丁中礮退散。著革職留任。以示懲儆。

譚廷襄等又奏。再蒙

勅交尚書。臣許乃普。侍郎。臣廉兆綸。抄奏片摺等件。臣等詳加酌
覈。大抵以責成紳富。激勵民團為主。臣等早已行之。即斬
賊一首。擒賊一人。給賞銀若干。亦經編為傳諭。並由紳富
擬就告白。到處張貼。無如天津民氣之壯。皆係外面虛聲。
近來生計日減。所得僅資餬口。與咸豐三年情形。迥不相
同。水陸交鋒。其事亦屬各判。即如礮臺之戰。先已大勝。及
舟業將退出。因沙春元。陳毅。兩將陣亡。兵丁不能立足。接
應之民勇。先行退散。掣動前路。因而後路亦即同潰。此民

勇之不全可恃也。現在城內外團勇鋪勇係商人張錦文
統率稽查防守極為得力。若用以接仗仍未能操制勝之
權。至沙船水手多係上海等處游民以船為家。平日與各
夷間有來往斷不肯舍本業而代官出力。致令夷人懷恨
報復。且空船業已回帆存留甚少似可毋庸置議。又決河
洩水一節。現在北河極淺。決開之處放水無多。臣譚廷襄
已飛飭通永道將上游潮白來源在北寺莊一帶決放。更
當穩妥。海河之水無從洩出。礙難辦理。

硃批知道了。

戶部右侍郎杜翮奏竊維天津夷務撫勦兩難現在益形

契緊。臣夙夜思維。廣咨博訪。迄無良策。茲有候補鹽運使
金安清所具辦理夷務說帖。臣詳加參酌。該員所議不為
無見。謹錄恭呈。

御覽。再該員籍隸江蘇。夷務情形。尚為熟習。可否

飭令前往天津。交直隸督臣譚廷襄差委之處。恭候

聖裁。

夷情素性狡獪。咸豐四年。在上海原請五條。到津改為十
七條。當時蘇撫吉爾杭阿曾經面詰之。據云。中國事多請
尚可少允。若少請必致允者更少。此皆漢奸從中導之。現
在所請雖多。其中必有主有賓。不可一概應允。亦不可一

概拒絕。必將其款目逐細體察。其倍數之筆。多方誤我者。可決計拒之。其立意勢在必允者。或減其數。或換其面目。酌准數條。令其赴上海籌定。尚可樂從。否則往返辭難。多一日必生一日之隙。設狡焉思逞。而我之海運。觀望不前。必致更長其智。將來要求更甚矣。其不願在廣東議事。此心已久。連年在上海屢屢言之。蓋因廣東大吏。凡事從不肯迅速代奏故也。伊意在津門立官。亦不過希冀遇事迅速之意。今如准其一切。改在上海。而上海另立一專辦夷務大員。如粵海關監督之類。隨時有事。可以代其上達。伊即可將津門設官一層消歇矣。各小口通商。萬不可准。此

在內地商人尚且嚴禁○何況外夷○此可以理折之○長江口岸○伊不過意在圖利也○可告以內地亂民較多○如財貨充物○必致生心○一旦劫掠紛起○官斷不能防護○如必要內地○則此層先須說明○在五口可以代護○在內江不能代護○伊必聞之生畏而廢然矣○各口抽釐分用○所抽者不必在內商○只須內商將物撞價○則其結穴喫虧仍在外夷也○減稅一層○其意亦同○况茶稅新增加兩五錢○五口通商之前○粵海舊例○本無此數○即於此稍減○亦不為失體○仍可取價於內商也○制夷之道○不可一味柔○亦不可一味剛○近來最得法者○惟吉巡撫為最○其委曲周旋處○在上海營中○無日無

之○然○當○四○年○夏○間○列○營○奔○散○之○後○夷○焰○方○張○忽○因○潮○勇○與
之○滋○鬧○伊○遽○請○吉○巡○撫○勒○令○縛○獻○潮○勇○正○法○洩○忿○吉○巡○撫
勃○然○大○呼○曰○殺○我○則○可○殺○兵○勇○一○人○不○能○各○表○酋○錯愕○因
對○溫○言○慰○藉○而○罷○凡○與○夷○人○論○事○將○之○以○誠○告○之○以○實○曉
之○以○利○害○雖○性○近○犬○羊○亦○以○告○者○之○誠○偽○為○順○逆○至○辨○夷
內○地○傳○教○一○層○其○實○暗○中○各○省○皆○有○伊○交○冊○籍○每○省○皆○數
萬○人○而○蘇○松○各○處○例○禁○內○地○亦○皆○有○天○主○堂○地○方○官○紳○不
敢○過○問○此○事○在○康○熙○年○間○本○有○行○者○故○該○夷○至○今○藉○口○若
稍○為○變○通○予○以○限○制○似○亦○可○塞○其○望○蓋○佛○夷○無○貿○易○惟○傳
教○一○事○是○其○最○要○者○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戶部侍郎杜翻奏。候補鹽運使金安清。呈遞
辦理夷務說帖。並稱可否飭令該員前赴天津。交譯廷襄差委
等語。金安清所具說帖。有無可採之處。著抄給桂良。花沙納閱
看。金安清毋庸令赴天津。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臣自上月聞夷船北來。即慮其情
巨測。因有嚴防不虞之請。然其時船在外洋。尚謂不能登
陸。今在天津城外。則登陸易易。至京易易。臣前所奏。不勝
過慮。不敢盡言者。今竟不敢不言。不敢不盡。願

皇上恕其狂愚。而加採納焉。

一請

皇上暫行進城也。夷情如此猖獗。其意若操必行之券。其中必有
不測之謀。且在各口有年。必得有奸人。愚我京城虛實。熟
我路徑情形者。萬一潛師而來。乘風雨昏暮。直趨
御園。縱使得報。而倉皇進城。所失實多。又或散遣奸細。分走
各路歧徑突出。至

宮門放礮一聚。倉卒之際。變起非常。事誠有不忍言者。

皇上受

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

宗廟

社稷。皆在城內。豈不念及想。

聖意以一行移動○即恐人心驚惶○故以鎮定處之○無如強敵迫處○警報時聞○人心已覺驚惶○惟賴

皇上還宮○以慰臣民之望○庶幾人心獲安○願

皇上立賜俯從○天下幸甚○

一請嚴守備以固人心也○今夷氛業已逼近○而城中未見設守想

宸謀必密有部署○非淺見所能窺○然與其使人不知○而人心憂疑○不若使人知之○而人心安靜○論者或謂夷情務在主講○無庸多事張皇○徒滋紛擾○臣竊謂講之一字○特夷人借以愚我○而不為之備○豈可以之自誤○試觀彼之日日事講○而節

節進攻。即知我之宜內先有守。而外乃可講。況年來糧價昂貴。旗民窮困已甚。若稍有緊信。則土匪動而饑民從之。必至搶掠紛起。誠恐夷人未至。而城中已先亂矣。設守之要。先防內亂。盜賊火燭。事似細而所關甚鉅。故宋宗澤守城。凡犯竊與失火者。皆立新。此時固宜官為巡邏。以安民心。似宜更令商民分段。自為聯絡。以固其志。

一請廣保舉以求才能也。今日在位諸臣。大抵老成醇謹。大奸惡固屬絕無。而大才能亦殊不易。彼夷所來之人。必極彼國之選。於此而欲戰。必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敗。而後可以行。欲守。必先謀敵之所

以攻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入。而後可以守。此豈尋常循分者之所能。若但按名位為委任。勢必至於誤事。夫天地生才。不在上則在下。觀湖南一省。得駱秉章之知人善任。而其才遂用之不窮。是其明證。應請

詔令廷臣。各舉所知。無論資格。例得奏事者。自行具奏。不能者。具呈長官代奏。以期收羣策羣才之效。

一請激勵人心也。繕守既備。人才既具。守固可矣。然非得人心。猶不足言固也。聞該夷所最要求者。在進城與傳教。此必不能許之事。應請將此二事。如何包藏禍心。如何毒害生靈。如何狂妄無理。

明降諭旨。剴切宣示。使百姓聞之。人人憤怒。然後加
溫諭以拊循之。加

恩賞以鼓舞之。自然民爭效命。該夷兵極多。不過數萬。安能攻我
百萬衆之城哉。

以上四條。專為守計。守定再言戰。戰而勝固善。即戰不勝。
退之城外。亦可以守。臣料該夷孤軍。但敢乘不備而來。不
能久離船而住。如其竟敢舍舟從陸。則另調外師。焚其船。
而傳各路之兵。內外合攻。必使無返。夫

國家根本重地。即使萬無一措。猶當鑿池築城。上下同心。協
力與民守之。况今庫藏存有百萬。儲米到有五十萬。安可

委曲俯從○以貽後悔○

王茂蔭又奏○再臣刻聞夷船已到紅橋○是其志決北犯○講
之一字○斷不可恃○聞前派親王僧格林沁在張家灣防堵○
恐夷船不待到此○即登陸而直趨京城○防堵徒為虛設○而
城中守備亦來不及○應請

旨○即令僧格林沁○連通州防兵○一並統帶前進○於離津數十里間○
擇要設守○以嚴堵禦○並多發巡卒○各路巡察○以防夷人一
過天津○即行登陸○

甲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於本年四月十五日未到○
接准兵部咨開○准順天府咨稱○咸豐八年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昨據譯廷襄奏○夷船闖入海口○口踞礮臺等因○欽此○欽遵○兵部由五百里行令遵照辦理○並令此項官兵由昌平州取道徑赴通州○毋庸由京行走○以期迅速等因前來○奴才慶昫接奉之下○當於察哈爾總管參領內○擇其曾經出師○並年力精壯者○揀派廂白旗總管策旺諾爾布○正黃旗參領色普特恩○作為營總○廂白旗副參領布彥濟爾嘎勒○廂藍色普特恩○作為副營總○令其迅速會同八旗挑旗參領濟普尊扎普○作為副營總○令其迅速會同八旗挑選年力精壯官六十員○兵一千名○跟役兵一百五十名○並令各旗額外多挑兵丁四五百名○呈速齊集什巴爾泰博羅柴濟二處○以備屆期另行揀派委員○前往挑選○此項正

兵一千名。擬作鳥槍兵五百名。弓箭兵五百名。每兵五十名。作為一隊。共二十隊。每隊派官三員。共官六十員。應隨跟役兵丁一百五十名。其應用鳥槍弓箭等械。現在雖未查清。計鳥槍一項。皆係近年捐輸之件。或可敷兵丁五百名之用。至弓箭一項。或有不敷。奴才擬由張家口駐防營內。挪移添補。俾得迅速前進。隨後再行籌補。至於鍋帳器具。經由之處。皆無所用。到彼後自有糧臺辦理。素查節次調派官兵。需用路費銀兩。向由捐輸項下動用。惟此項銀兩。前經都統西凌阿奏明。儘數帶往山海關軍營。此次奉調官兵。需用路費銀兩。奴才暫時另行籌款借辦。俟捐輸

銀兩再行帑款該兵丁應用馬一千一百五十四匹請由商
部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照數撥給以備乘騎由口至通
州沿途應備店房草乾飯食裝運軍裝車輛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飛飭各該地方州縣妥為豫備以期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西凌阿將察哈爾三四起官兵飭令前赴通
州諒已陸續到防茲據慶昫奏接准兵部咨文復調派精兵一
千名由昌平州取道前赴通州等語本月初十日順天府以承
辦糧臺寄諭咨照兵部該部誤會行文察哈爾以致慶昫誤調
惟思僧格林沁軍營兵力甚單此項官兵已諭慶昫即飭前赴
通州矣昨據譚廷襄奏英夷小火輪船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

阻。漸漸退回。是該夷此時不敢遠行北駛。仍應於水陸兩路。節節設備。以免疎虞。據軍機章京焦祐瀛呈稱。北運河岸楊村有壩一道。南運河岸靜海縣以上亦有壩一道。若啟放洩水。則天津海河來源已斷。可使夷船擱淺等語。北運河一帶。瑞麟已前往查看。其南運河是否可以照辦。著僧格林沁。即派妥員會同該地方官查明辦理。原呈著鈔給閱看。

軍機章京焦祐瀛謹呈。天津海河來源二支。一北運河。一南運河。至天津城東北匯流入海河。所謂三汊河也。尚有小河二。一曰子牙河。一曰大清河。距城北三里許。西沽地方匯入北運河。此二水來源甚微。北運河岸楊村有壩一

道。南運河岸。靜海縣以上有壩一道。向來夏秋水漲。有礙
漕船。則開此兩壩以減水。北運河水。由東淀入海。南運河
水。由天津西南入海。是此兩河本有旁洩之處。今將南北
運河減水壩啟放。下游築壩截住。將子牙大清兩河上游
堵塞。則天津城外海河來源已斷。雖有潮水。不過數尺。而
潮落之時。直可斷流。現在伏汛未至。儘可趕辦。但使夷船
擱淺。逆夷自易於控制矣。為此呈請代奏。可否請

旨密飭僧格林沁。瑞麟。迅速籌辦。謹呈。

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咸豐五年。塔爾巴哈台金夫人等。
燒搶俄夷貿易圍子。經該守信官。於六年七月來至伊犁。

會議因其志存狡賴。必須先允賠償。方肯呈覽帳單。領回存貨。當經派員以理折辯。該守信官理屈辭窮。即於是年九月起程回國。嗣經前駐伊犁匡蘇勒官。始則暗布流言。繼則虛張聲勢。後以不可行之事。再三責請。遞相嘗試。迨至伎倆已窮。始於上年七月。率領夷團人等。全行回國。茲於三月初九日。伊犁營務處。接准俄夷西畢爾來咨。內稱前因判斷塔爾巴哈台燒搶貿易園子之事。按我們義上議出一切。責處竟有不取。我們國上司。即將匡蘇勒官。及眾人撤回本國。你們西邊之地。彼此斷絕通行。責處念兩國和好之道。匡蘇勒官旋回時。所留房屋物件。代為看守。

或因計及彼此如斷絕通行。恐日後出有不好之事。遂給
匡蘇勒官回文。曾說塔爾巴哈台之事。以後再辦。或是看
看我們守信官。前年議出各節。均合義理。責處所辦。竟無
難處。因此我們後派辦事之阿賡特。定於本年立夏時。遣
往你們地方去。因前任居駐伊犁匡蘇勒官。熟悉其事。我
們上司深信。即作為辦事之阿賡特。向貴大臣們商議。判
斷完事。同看貨物。較為容易。將此寄信責處。派何人向我
們阿賡特商議。判斷立候回音。還望貴處迎送我們阿賡
特。善為看待外。就此機會。復立彼此通行。斷不致將我們
貿易人等。陷於無故致受害也。但出此不幸之事。塔爾巴

哈台大臣官員亦當保護鄰國之人因竟不趕緊保護是
以此次遣往辦事之阿賡特不能不小心防範遂派出兵
隊將我們阿賡特送至你們有卡倫邊界往塔爾巴哈台
去隨阿賡特之意今帶數十箇人辦事幾時到你們邊界
跟隨前往之兵數由伊另備文致信貴參贊大臣可也各
等情稟請前來第聞該夷來文雖未顯露鴟張中已隱藏
要挾且以營務處前給該匪蘇勒官回文內有塔爾巴哈
台燒搶貨物一案俟理藩院接到薩納特衙門咨覆到日
再行接辦等語指為允其賠償尤係意存狡賴即其派出
兵隊之語亦微寓恐嚇之詞緣前駐伊犁之匪蘇勒官人

極狡黠。大抵交涉一切。皆其主謀。故此次西華爾來文。仍令該匪蘇勒官。作為辦事之阿賡特來會議。伏查此案。屢經理藩院咨行該國。是其汗與薩納特衙門。不得謾為不知。何以至今薩納特衙門。並無一字咨覆。似邊疆大事。竟由該匪蘇勒官主持。再四籌維。將此等情節。逐一指出。令管務處咨覆之後。一面密飭卡倫弁兵。暗中防範。一面囑明該匪一體嚴防。該匪酋入卡後。或赴伊犁。或赴塔爾巴哈台。會議前案。相機妥籌。隨時奏明辦理。倘將來該匪肆意要挾。仍擬堅持成約。與之折辯。固不可坐失事機。亦不可稍涉違就。至該夷來咨。及咨覆文件。請交理藩院。一併

照鈔咨行該國薩納特衙門查照。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扎拉芬奏請於伊犁等處舉行茶稅。豫為華商賠補夷國貨物地步。已諭令照例辦理。准其分年賠補。茲據該將軍奏稱。上年督征茶稅。著有成效。每年賠補之資。業已稍有著落。惟聞該夷來文。意存要挾。以營務處前給匪蘇勒官回文。已允其賠償。並有派出兵隊之語。微寓恐嚇。扎拉芬奏現已妥為咨覆。俟該夷官入卡會議時。再以情理開導。所籌甚為妥協。著該將軍即行相機辦理。將來以茶稅為華商賠補。或不致另生枝節。一面仍飭卡倫弁兵。嚴密防範。毋稍疏虞。至所呈該夷來咨及咨覆文件。已飭理藩院行知該國薩納特衙門查

照矣。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適接貴國西錫畢爾文稱訊。斷上年塔爾巴哈台焚搶我國貨圍一案。查從前俄羅斯守信官來伊商辨我國塔爾巴哈台流民焚燒貨圍之案。本處遵照條約商議各案。並令匡蘇勒官帶同商人赴塔爾巴哈台將代存貨物先行收回。乃守信官不肯將貨物攜回。亦不將商人所失物件帳目呈出。是以兩下所議不符。守信官即行旋回。本處將會議情形奏聞。

大皇帝。仍由理藩院備文。咨行薩納特衙門在案。至今一年有餘。

並未接奉薩納特衙門覆文。茲據文稱。派辦事阿賡特赴塔城商辦此事。並請委員與之會議等語。查塔爾巴哈台滋事時。前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辦理不善。獲咎降調。現任參贊大臣。於此案未能深悉。且從前會議此案。係由貴國派出守信官來伊商辦。並未赴塔城辦理。匡蘇勒官亦曾隨同商議。今貴處派來之阿賡特。既係從前駐伊之匡蘇勒官。即令伊前來會議。似覺簡便。再者此案已經奏聞。

大皇帝。轉行薩納特衙門。應俟回文到時。或來伊犁。或往塔城。互相據理商辦。自可完結。俟阿賡特幾時到來。本處必照兩

國和好善為看待。今貴國既派辦事阿賡特赴塔城商議。擬結即可派令前往塔城之匡蘇勒官帶同貿易舊商先赴該處將所存貨物帶回。似與商人有益。貴處接到咨文將於何日派匡蘇勒官帶同貿易舊商赴塔城收領物件之處。先期咨覆以便知照塔城參贊派兵迎接交收物件。至此次覆文有塔城之事再為辦理一語。本處即將原文查出詳閱內載本處會同守信官商議各事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俟覆文到時再為辦理等語。並無不候回文互相辦理之語。我兩國以信為主。不厭冗煩。即將前行原文再行鈔錄一分咨行西錫華爾營總處再為詳細。

查數自知一切。現在伊犁貨圍。因上年雪大。本年水發。及附近之河岸。沖塌數餘段。計貴國商人旋回。自必稟知。貨圍房屋。本處照舊派員代為看守。並無損壞。我兩國以信義辦事。應豫為知照。以昭百餘年和好之道。相應咨行。西錫畢爾營總處。迅速達覆。為此咨行。

乙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伏查北河水淺已極。大船斷難行駛。現派員赴通。擬挖開上游北寺莊一帶隄工。俾潮白二水。不入正河。並令務楊二廳。囊沙束水。以備阻遏。所有該夷前泊西沽船二隻。與已進北河船一隻。均已退至三岔河口。似已知

水路難進。不復向前。惟探聞夷船內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情形實屬巨測。臣等已密行咨會僧格林沁。托明阿等嚴防陸路。並派弁帶兵在北倉設卡盤查。以昭慎密。津郡民情已稍安貼。諄飭紳商張錦文等激勵團練。並派兵四路巡查土匪。拏獲即行正法。藉資鎮定。招集兵弁分駐城內外。密為之防。俄味二國夷使。昨已前來。派員往詢。據稱仍願照海口原議。與英噶噶盡心說合。英噶噶二夷處亦曾派員往見。告以欽派大學士桂良等。日內即可到津。飭令等候。該夷並無別語。惟云總須有全權二字。方可定議。該夷大小船十二隻。同泊

三岔河○人數頗多○恐其以購買水菜為由○藉詞登岸○當飭
設一義民局○令練總張錦文等照料○尚為安靜○惟夷使因
船內人多天熱○見望海樓○有空房數間○堅欲暫駐○禁阻不
聽○既經議撫○祇得暫為羈縻○以待大學士○臣桂良等前來
與之定議○

硃批○知道了○住房實預為通商地步○不聞居民有起而阻之者○人
心若此○可勝浩歎○

譚廷襄又奏○臣查海河後路○沈船不多○係因南漕日日進
口○不能辨理所致○天津郡城殘破○內無一日之水○又無隔
宿之糧○城外廬肆毗連○河路錯雜○其不能戰守情形○業經

節次據實上陳。現時不得已而仍行議撫。撫而有成。則畿輔可安。生靈可保。無礙大局。未始非一時救急之方。夷禍醞釀已四五年。至此一併發洩。事事儲備。然後舉動。而我皆不覺。今敗壞決裂至此。不撫則其患更大。故臣萬不得已而勉強為之。津郡能羈縻一日。則

京師可籌備一日。區區之心。實在於此。伏願

皇上密飭僧格林沁嚴防陸路北竄。並令各旗整飭禁旅。以備非常。臣與津存亡自誓已久。非敢以言撫為退縮求生地步。殊批覽奏已悉。汝節制全省。豈止守一津郡。若如是自誓。實為有負委任。如大局何。不料汝竟有此想。乖謬已極。

譚廷襄等又奏。據英俄味四夷。交給委員卞寶書公文四件。上書大學士公裕銜名。囑為送京。該委員向俄夷查詢。內係何事。據稱英酋等之意。現聞。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來。如照前大學士耆英之式。有全權便宜從事銜名。

上諭一見之後。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不能主持。伊等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若無人強阻。不敢多事。儻有人強阻。亦必抵禦等語。夷性狡執。如是。實非情理。可以開導。

諭軍機大臣等。早間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至三岔河。靜候欽差會議。旋復據呈遞四國來文。以欽差大臣。必須有全權便宜行

事銜名如從前者英者。方可會議。否則仍欲進京。竟由陸路行。走。儻有人攔阻。即行抵禦等語。其狂悖無理。深堪髮指。現在既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定議。與譚廷襄在大沽接見時。已不相同。彼時夷船尚在海口。亦未開仗。尚冀以理折其驕心。今則要挾愈甚。益肆狡猾。惟有先釋其疑。再與理諭。另發去寄諭一道。即照道光年間寄耆英伊里布款式繕寫。其中略有更易。儻各夷索閱。即將此旨示之。告以既有此旨。豈尚不能便宜行事。但非理相干之事。必難允准者。本大臣亦即便宜回覆。並非事事皆准。方為便宜全權也。該夷人衆船多。或恐不遂所欲。肆行要劫。尤不可以不防。當接見之時。譚廷襄務飭帶兵各大員。嚴為防

護○威○陳○兵○衛○以○備○不○虞○。儻○稍○不○留○意○。致○有○意○外○之○變○。譚○廷○襄○一
誤○再○誤○。罪○無○可○逃○。即○國○瑞○。珠○勒○亨○。富○勒○敦○。奏○防○護○不○加○。亦○必○重
治○其○罪○。陸○路○防○堵○事○宜○。已○諭○僧○格○林○沁○等○妥○辦○矣○。

又

諭○前○因○各○國○有○懇○求○事○件○。譚○廷○襄○等○辦○理○不○善○。特○派○桂○良○。花○沙○納○
馳○往○天○津○。妥○籌○商○辦○。惟○據○各○該○國○照○會○。尚○以○桂○良○等○不○能○作○主
為○疑○。著○桂○良○。花○沙○納○。剴○切○開○導○。如○果○事○在○情○理○。真○心○戰○兵○。但○於
中○國○無○傷○者○。定○可○允○准○。不○必○更○生○疑○慮○。桂○良○等○經○朕○特○簡○。務○須
慎○持○國○體○。默○察○人○情○。除○非○禮○相○干○各○款○外○。其○有○應○行○便○宜○行○事
之○處○。即○著○從○權○辦○理○。勉○之○。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回三岔河待撫○惟探聞該夷船內○
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該夷復因望海○
樓○有空屋數間○堅欲暫駐○禁阻不聽○情形實為巨測○請嚴防陸○
路北竄○茲復據譚廷襄等奏稱○四國夷酋○投遞公文○以現聞欽○
差來津○如果有全權便宜行事○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伊等○
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儻有人攔阻○必行抵禦○各等語○
現已諭令桂良等○接見該夷後○如非不情之請○即可量為斟酌○
辦理○惟逆夷要求多款○勢難悉如所請○一有不遂其欲○竟恐豕○
突狼奔○由陸來犯○現派伊勒東阿○統帶京兵九百名○前赴通州○

著僧格林沁等。速即查明何處。為天津赴通水路必由之路。俟伊勒東阿到營。即飭帶兵駐紮。作為前敵。至僧格林沁營盤。似宜酌量移至後路。至八里橋一帶。相度要隘。駐守。該夷設竟來犯。即著督飭將士截擊。該親王在後調度。仍宜格外慎重。不可輕於一試。致損國威。現在京中已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辦理城內一切防堵事宜。僧格林沁。如有緊要情形。即著飛咨商辦可也。

又

諭著怡親王載垣。於左右兩翼內。每翼派兵五十名。八旗護軍營內。每旗派兵一百名。共九百名。交伊勒東阿統帶。即日前往通

州聽候僧格林沁調遣。

翰林院修撰張之萬奏。自夷船駛入海。比數日之間。節節前進。直抵天津。固因辦理夷務各臣。撫綏無術。怯懦無能。實不知嚴為之備。於戰守和三。為俱不能。因地制宜而得扼要之圖也。夫戰者必先為不可勝。守者必先求有可據。即和亦必使敵知吾之不可勝。有可據。而後能絕其思逞之謀。以海口地利言之。固無如先塞海河者矣。該督臣等惟不知此。名為塞河。僅沈一舟。又不分布兵勇。實力守禦。海口既失。退無可保。官民偕逃。兵練四散。夷船深入。聽其自來。事堪痛恨。孰甚於此。現時雖

簡派大臣○前往妥辦○曲加招撫○諒皆效順○然夷性犬羊○情難逆料○
儻所請不能盡允○安知該夷不更思溯流北上○以為要脅○
之計○則所以嚴備之者○似亦莫若先塞運河下流○伏查北○
運河○自津郡而上為西沽○再上為桃花○蒲○楊村○而楊○
村市鎮較大○為利船停泊之所○易啟夷情窺伺○深為可慮○
合無仰請

諭旨○飭下帶兵大員○統籌形勢○先據要隘○即於楊村以下○擇河流○
曲折處所○或下木樁○或用囊沙層層堵塞○而即以我精銳○
之師○列營屯守○則彼無可進○我有可憑○夷雖難馴○斷不敢○
舍舟而登陸○是正所謂用我所長○制彼之短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抵津關。復圖窺伺北河。節經諭令譚廷襄等。將決口洩水等事。迅籌妥辦。並諭令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於運河兩岸。節節設防。以資堵截。本日復據修撰張之萬奏。北運河自津郡而上。為西沽。再上為桃花口。蒲口。楊村。而楊村市鎮較大。為剝船停泊之所。易啟夷情窺伺。請飭帶兵大臣。統籌形勢。先據要隘。即於楊村以下。擇河流曲折處所。或下木椿。或用囊沙。層層堵塞。即以我精銳之師。列營屯守。該夷斷不敢舍舟登陸。各等語。夷船現欲溯流北駛。以為挾制。雖其小火輪船。於王家莊阻淺退回。而當此夏秋雨多。河流恐其復旺。必得層層阻隔。使不得乘潮而上。方免意外之虞。著僧格林沁。端

籌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至前諭於王家務。窪兒港。兩處引河洩
水。聞居民恐田地被淹。多不樂從。該處河流。本有入海故道。即
昨日焦祐瀛所呈各河口。皆係減水引河。原於民田無礙。但恐
任意開放。浸及民田。轉致民間惶惑。著僧格林沁等。妥籌啟放。
毋拂輿情。是為至要。張之萬。摺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發交廉兆綸摺一件。

命臣等妥議具奏。據原奏內稱。逆夷內犯。故為迂曲無厭之請。以
緩我興師致討之謀。屢遣重臣。幾經往復。而夷船已越津
門而北。逼近京畿。議者仍主撫綏。無多準備等語。查逆夷
犯順。竄陷粵省。盤踞大沽。多方要求。心懷叵測。刻下桂良
花沙納計可抵津。照會該夷見面。有斷不能允者。仍不便
曲從夷情。而夷人狡獪百出。儻直犯通州。尤屬可慮。雖有
僧格林沁在彼駐紮。自應統籌全局。密為布置。然終恐兵
力過單。可否將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托明阿等。所帶馬
步各隊。及張殿元等所帶綠營官兵。統歸僧格林沁節制。

調遣。以為前敵。至河路宜如何。沈船洩水。自應實力防範。絕其來路。亦必須兼防陸路。以杜逆黨潛入。請

飭下各旗營。預選京兵聽調。以為通州後路。至所稱恐逆黨暗布京畿。乘機為匪。亦當防範。應請

旨飭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密稽查。又據原奏內稱。多設粥廠。務使實惠均沾等語。查五城地面。瑩經奉

旨添設粥廠。兵民皆可就食。若此時再議多添。轉恐奸民潤跡其中。盤詰匪易。所請應毋庸議。若夷船竟至通州。自應顯懸賞格。以激兵心。應歸僧格林沁酌量辦理。至

獎諭廣東紳民。急籌香港。牽掣該夷。固屬可行。然亦須操必勝之

權而後可。應請

密諭黃宗漢會同廣東紳士督率兵練。相機辦理。將該夷驅逐出省。至各旗營操演。俱有定期。若因贍給旗兵。又添操演。並懸

賞格。所費亦不為不鉅。曷若以此經費。接濟軍營。兵勇不致枵腹荷戈。似更有裨益也。

軍機大臣等奏。謹將臣等擬防守條款。開單恭呈

御覽。其應派之員。容俟惠親王等擬派請

旨。再八旗二十四固山副都統缺人。可否即將

記名之各旗章宮及三品京堂

派署足數之處恭候
聖裁。

一

東安門。

西安門內。派護軍統領各一員。帶下班官兵巡邏。擇所駐紮。
一。提督衙門技勇兵。在城內。白晝查街。夜間查夜。擬派法
寶烏爾興阿管帶。

一。八旗二十四圍山。各按信礮章程。在本旗地段聽調。皆
歸本旗副都統管帶。

一。八旗漢軍礮營。按旗上城。歸副都統管帶。

一八旗管營房各大臣。即傳各兵嚴守城門。每門添派大臣。或侍衛一員。管辦。

一

紫禁城門。應添護軍守衛。

一內務府三旗。及精捷護軍營在

東安門。

西安門。

大清門。

地安門。

東長安門。

西長安門嚴防。

一巡捕五營各按汛地聽候步軍統領調遣。

一三旗侍衛皆令進班。

一

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每日聽候該管王大臣調遣。

一交八旗各營查明有無存留火器營捐輸帳房若干架。

一交工部查明軍需帳房若干架。

一漢大臣入署辦事外幫辦巡守。

一在京候補之滿漢文武大臣幫辦巡守。

以上均由

欽派王調遣。

一派伊勒東阿。帶前鋒護軍九百名。在通州紮營。

一派德勒格爾。帶火器營健銳營兵一千名。在天津小

路黃村南。采育北紮營。

一派舒明。帶察哈爾兵一千名。在子家衛紮營。

一傳知管理小九處大臣。傳齊兵丁。聽候於何處路近。接

應何處。

一馬蘭。泰甯兩鎮。嚴行防衛。

一密雲官兵入衛。

一宣化鎮官兵入衛。

一多設保馬分撥偵探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連日在通布
置。於城上及沿河安礮地方。均經擇定。並將該州舊存礮
位。設法拉運登城。及酌量修治。通州員米人夫。現尚安靜。
已飭該地方官。妥為彈壓稽查。其天津縣之筐兒港。武清
縣之王家務。兩處引河。蒙僧格林沁先經傳到通州河員。
繪圖來營。查該二處。均各有壩一道。面詢該河員。稱該處
河壩。向係預備河水漲發之時。用以洩發。現在河水平淺。
其壩高於水面。不足以資洩放等語。蒙瑞麟。遵往運河一
帶履勘。直至楊村等處回營。查得王家務及筐兒港。又名

五壩兩處開口。高於水面均四尺有餘。舊有開口石砌石底。礙難起壑。與河員呈圖情形大略相同。惟王家務以南有土門樓。及雙街地方。舊有缺隄。須開壑往東數里。約深五六尺許。河水可以洩出。第其出路散漫。多係農田。並未通有河身。似於洩放河水。均屬不甚相宜。至軍機章京焦祐瀛呈內所稱。南北運河之減水壩。可以啟放斷流之處。查北運河岸楊村一壩。即係筐兒港等處地方。其南運河岸靜海縣一壩。是否可資洩放。當資行侍郎國瑞就近前往詳細查看。並將青縣滄州各壩。均行豫備開放。李等連日訪查。現有通州東北二十餘里之平家灘一處。可以洩

水當即親往。查得平家灘本係河身拗折之處。距河岸約五里之小楊水莊。現有土壩一道。地與河面略平。壩內積土淤墊。即係從前衝口。壩外旱河一道。直達燕郊以西箭桿河。歸宵河蘆臺海口橋為便捷。一經洩放。水勢必可奪流而出。惟隄內由楊水莊至平家灘積土。須行剗深丈餘。寬三四丈。即可放隄放水滿行。李等已於十九日興工開挖。惟留上下各五丈地面。以待臨時啟程便利。又李僧格林。前在連鎮辦賊特。因值河水漲發。曾派京營參將李鴻寶將山東德州四女寺之攔水壩開放洩水。又在馮官屯引水灌賊時。亦將東昌府城外攔水壩開放入徒駭河。

現擬將此二處。派令直隸候補知府李麟。遇會同京營參將李鴻寶。前往查辦。應即請

旨。飭令參將李鴻寶。迅即來營聽候差委。至察哈爾官兵陸續到防。業經具奏。其慶的接到兵部行文後。調之一千名。應暫行駐紮口外。聽候調遣。毋庸即日來營。現准天津各路函稟。及探報。嘆夷小火輪船。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漸行退出。該夷此時不敢遽行北駛。惟至夏令漲發之時。仍恐夷舟乘河水寬深。肆其駛突。尤為可慮。况聞逆夷舟中。帶有潮勇。多聞廣人語音。尤難保其不從陸路。潛行窺伺。日昨通州城廂。議立圍練總局。李等當已頒發圍練告示。於

運河兩岸各州縣飭令刊刻散貼城鄉村鎮地方。激勵紳民。務使自相保衛。以防逆夷小船內駛。及土匪竊發。奸細潛蹤。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遵覆運河水陸設備情形一摺。所稱河壩高於水面之處。自未便宣洩。其平家灘等處。即著照議辦理。德州四女寺。及東昌城外之攔水壩。亦著照所請。妥為籌辦。惟京營參將李鴻寶。因京城現在籌防。需人差委。未能派令前往。有現隨文彩之守備李萬年。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即可調赴通州差委。本日據朱鳳標等奏。將衛河西河之水。一律宣洩。海河即可立涸。並可制夷船使不能退等語。著將原片鈔給。

僧格林沁等聞者悉心的辦。現在水路之防。以洩水為要著。而陸路之防。尤應嚴密。本日已降旨頒給僧格林沁欽差大臣關防。所有防勦事宜。悉歸調度。昨所諭分別紮營之處。諒已領悉。所有珠勒亨等所帶馬步各隊。凡在天津迤北者。統歸僧格林沁節制調遣。至現在需兵甚急。所有後調之察哈爾兵一千名。仍聽其來京。毋庸截留口外。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有喚咭喇等國夷人。占踞礮臺。用小火輪船駛入西沽。行抵王家莊地方。因水淺阻攔。不能前進。聲言欲由陸路進京。前已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查辦。並令僧格林沁駐紮

通州一帶扼要堵截。近畿地面均經布置防守。惟恐該夷一經登岸。必欲任意竄突。馬蘭。秦宵兩鎮為

陵寢重地。必應慎密設防。且恐有附近土匪乘機竊發。著綿春。載齡會同載華。端秀。載容。載茂等督率兵丁。加意嚴防。認真巡緝。毋令奸宄涸跡。不得稍涉疏懈。

又

諭前因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業經諭令哈福那。挑選官兵五百名。馳赴通州。嗣復據譚廷襄等節次奏報。夷船駛入內河。並抵津關。因河水淺阻。有欲由陸路進京之說。京師為輦轂重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不虞。除前次調赴通州兵五

百名外。著哈福那再行挑選密雲精兵。酌量調撥若干。配齊軍裝器械。由該署副都統親自統帶來京。候旨調派。

又

諭近日俄味啖哖四國夷船。闖入天津海口。其小船並駛抵津關。因河水淺阻。有欲由陸路進京之說。京師重地。亟應厚集兵力。以資捍衛。著烏忠阿、福厚挑選宣化鎮精兵。酌量調撥若干。配齊軍裝器械。由該署總兵親自統帶來京。候旨調派。

戶部尚書朱鳳標等奏。夷船闖入天津。節節北上。直抵北倉。始因阻淺。退還海河。其阻淺之故。則以開北運河減水壩也。蓋夷情之所恃者船。即所甚畏者淺。減北運河之水。

可以制之不能進。若復減衛河西河之水。並可以制之不得退。伏查衛河與西河北運河俱至天津之三岔口。匯流為海河。而衛河上游均有減水壩。可以宣洩。其最近天津者一壩在青縣之興濟鎮。再遠在滄州之捷地鎮。再遠在南皮之南。為黃河故道。即高津河。均可洩衛河以入海。西河匯衛漳之水。來源本弱。其去衛河最近。亦易宣洩。現時北運河已經開壩。海河之水。已見日減。若再將衛河西河之水。開壩東洩。則海河可以立涸。即有海潮。長不過二三尺。該夷船隻斷難駕駛。則我可以制其死命。該夷無難長而帖服矣。

丁卯。

諭內閣著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蔭。工部右侍郎。杜翰。專辦京城各旗營巡防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於十九日起程。二十一日可以抵津。當已會同崇給。接見四國夷酋。俄味是否仍理前說。噶哷兩酋有何顯請。想該大學士等。定將詳細情形奏報在途矣。昨降諭旨。賞者英侍郎銜。辦理夷務。因道光年間。與噶夷等訂立和約等事。均係該員經手。故此次仍令前往辦理。桂良等可令委員傳知該夷酋等。並密探夷情若何。至該夷要求各款。一時自難說定。可否以俟者。英到津後。再為酌辦。味酋前進國書內。僅有

墨匡寫國璽兩字。未用該國之璽。未知何故。此係崇綸經手之事。可於見味首時問之。遇便具奏。

又

諭。昨降旨。派耆英前往天津辦理夷務。所有文武委員。即著於直隸地方營汛內。調派委用。一切奏報文移。即借用直隸總督關防。以資便捷。所有議撫事宜。專歸耆英辦理。諱廷襄毋庸會辦。

又

諭。前任廣東巡撫黃恩彤。前任廣東按察使趙長齡。著該撫即傳知該員等。迅速由籍起程。馳赴天津。交耆英差遣委用。毋庸來

京。

戊辰

諭內閣。五城圍防事宜。著添派吏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趙泰。工部尚書許乃普。會同王茂蔭。宋晉。及五城御史辦理。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等。十九日起程。行抵通州。往僧格林沁軍營。察看商酌。據云。該夷僕不遵開導。必欲進京。迅即知照。妥速布置。現飭通州知州。開挖箭桿河。以便宣洩運河之水。二十日抵河西務。聞嗷啼兩夷。益肆驕慢。所求進京之事。志在必行。深慮難以馴伏。二十一日。行抵天津。接見督臣譚廷襄。及司道以下各官。知夷船因淺。攔難進。現在東門外三汊河停泊。共計小火輪船十餘。

隻。雖登岸未曾滋擾。而倨傲益甚。李等擬先遣隨帶司員。率同委員。與之辨說。察其情詞。再為公同接見。設法羈縻。殊批。知道了。

翰林院侍講許彭壽奏。自夷匪竄至天津以來。都中民情。不免驚疑。而近日轉覺安堵。推原其故。係聞鋪戶人等。傳說廣東紳士。督率義勇十四萬人。大舉勦夷。連獲勝仗。現在海口。喚夷船隻。已退回二隻等語。傳說紛紛。未必全無影響。或亦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之兆。伏求

皇上飭下桂良等。密查該夷船隻。是否實有退去者。以便斟酌議

撫事宜。

許彭壽又奏。再該夷專恃火器。而廣東百姓。每與夷人陸戰輒勝。關係於開仗之所。先定濠溝數十道。每道相隔約二三丈。不先施放槍礮。俟夷人開槍。即伏入濠中。槍過即時越出。躡身趨近前濠。屢趨屢伏。逼近賊前。該夷火器便無所施矣。可否求

諭知僧格林沁等。以備採擇。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桂良等。美人要求各款。俟耆英到津酌辦。本日據侍講許彭壽奏。聞人傳說廣東紳士。督率義勇。大舉勦夷。連獲勝仗。現在天津海口。喫夷船隻。已退回二隻等語。此事出

自傳聞未知確否。該夷斷不肯揚言。即桂良等亦未便詢問。惟
有密加察訪。觀其動靜。以證此事之有無。如果該夷因廣東受
創。即有去志。必不願在此多延時日。桂良花沙納可與議定大
概。使該夷迅回粵東。聽候辦理。亦屬迎機利導之法。俟接見後
若何情形。再行馳奏。

又

諭。本日據侍講許彭壽奏。夷人專恃火器。廣東百姓與夷人陸路
接仗。每先開炮滾溝。使該夷技無可施等語。著將原片鈔給僧
格林。瑞麟閱看。即著該大臣等體察地勢情形。密為豫備。至
僧格林沁前路官兵。尚覺單弱。此時如何調撥布置。並探悉天

津現在夷情若何。著隨時奏聞。所領欵差大臣關防。本日已由驛發交祇領矣。

又

諭前因僧格林沁等奏。通州需兵防堵。諭令景瀆奕山各調兵五百名。來京聽候調遣。尚未據該將軍等覆奏。現在京師需兵防堵。著景瀆奕山將前項官兵迅速調撥。派員管帶來京。毋稍延緩。

又

諭前據僧格林沁奏。請調哲里木。昭烏達兩盟蒙古兵各一千名。暫駐熱河圍場聽調。已由理藩院行文矣。現在京師需兵防堵。

著英隆於該兩盟官兵到後。即飭令迅速赴京。聽候調遣。

己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等語。紫營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於通州水路籌防。均可顧及。而在通州前路。其通州西關外之八里橋。為由通進京陸路。亦濱運河。則在通後路。實與等現在安營處所。相去不遠。似可暫毋庸更動。刻下兵力尚單。已將副都統克興阿所帶察哈爾兵。札調回通。以憑策遣。惟查有采育一處地方。實為天津進京陸路要口。離紫大營約六十里。殊恐不能兼顧。應將侍郎伊勒東阿所帶京兵。指令前往該處紮營。並

俟綏遠城兵到來一併撥往。交伊勒東阿統帶與李等偵緝前路軍情。隨時互相策應。天津迤北地方楊村一帶最為扼要。現在托明阿帶兵駐守。李等已咨令侍郎國瑞將所帶官兵並佐領恩成帶領之密雲兵併歸楊村安紮。與李等前後聲息互相聯絡。並已咨行托明阿在彼確探敵人如敢登陸來犯酌量兵力與敵多寡勢足相敵即行迎擊。否則或誘令深入與李等前後夾擊以謀萬全。惟是陸路平坦紛歧應俟各路官兵全數到營如有要害地方必須分卡駐兵之處仍當隨時查酌辦理以期嚴密。夷情叵測而所恃究在船堅礮利若使舍舟登陸棄其所長用其

所短或當較為易制。運河洩水地方。惟平家灘一處情形。似屬較有把握。現已興工趕緊挑挖。等。連日復親往督視。適守備李萬年。奉差自津來通。當已飭留在營。即令辦理平家灘挑河事宜。其山東德州四女寺。及東昌府城外之減水壩二處。札委直隸候補知府李麟選。前往查辦。第查各處之減水壩。均係預備河水過漲。以憑宣洩。壩身多與現時河面相等。若欲啟壩洩斷上流。使下游乾涸。必須將壩底砌石。全行起空。查明引河出路。並無農田村落阻礙。引河洩放。方可暢行。而居民不致受害。知府李麟選。官職較卑。刻下崇繪。烏爾棍。秦。在津現無專辦事件。相應請

旨。飭派一人前往督同查勘。並請

飭下山東巡撫查照。如果該二處起洩。實屬相宜。有益無損。應令
即時舉行。將壩身全行拆放。至青縣之興濟城。滄州之捷
地鎮。兩處石壩。距津較近。均係南運河之減水壩。即尚書
朱鳳標片內所陳。等語。先已咨行侍郎國瑞。就近前往查
明酌量辦理。至于牙大清二河。即朱鳳標所稱衛河西河。
應否宣洩。及有無啟放之處。容再確查具奏。侍郎伊勒東
阿於二十一日戌刻到營。當即令於二十二日帶兵前往
采育紮營矣。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籌防陸路及運河宣洩事宜一摺。

覽奏均悉。僧格林沁等紮營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既與八里橋相去不遠。自毋庸移動。采育地方。既為進京要路。即飭伊勒東阿帶兵嚴防。楊村係水路最要之地。托明阿在彼駐紮。所有原帶官兵及國瑞所帶之兵。均歸併楊村。飭令妥為布置。本日已將托明阿補授直隸提督。所有綠營弁兵。即著嚴加約束。毋許滋擾居民。據英隆奏。熱河兵丁僅存十餘名。現派兵五百名。於二十等日分三起前進。此項官兵抵通後。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布置。至啟壩洩水。必須相度地勢。體察民情。方為有益無損。山東四女寺等處。應派大員前往查勘。崇綸現隨桂良等開導逆夷。著派烏爾棍奏。馳赴山東。並諭崇恩派委委員。會同查勘。

總須與民田無礙。方可議及拆壩。不可強拂輿情。至青縣之興濟城。滄州之捷地鎮。本係南運河減水壩。如何設法宣洩。即飭國瑞悉心籌辦。

又

諭前因譚廷襄奏以守一津郡自誓。當於摺內嚴加批示。並諭該督飭令帶兵大員。嚴密防範。茲聞三公河所泊大火輪夷船。即係十九日由紅橋退回之船。時有夷匪登岸閒游。並於望海樓海佛寺。閱海寺修造工作。本地之人皆為所用。將成夷館。天津城內鋪戶居民。已大半遷徙。僅有知縣典史在署居住。並無官兵防堵。民勇亦不知散居何處。漫散情形。聞之實深憤懣。譚廷

襄現尚留任。責無旁貸。若任今居民為夷所用。必至津郡被其
占踞。與廣州情形一轍。該督等亦將為夷人所制。豈不寒心。諱
廷襄失事於前。朕不即加嚴譴。此時有何補救。當與地方文武。
激發天良。密計圖維。以冀挽回大局。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宣
洩運河事宜。所稱山東德州四女寺。及東昌城外之減水壩二
處。請派大員前往查勘。著派烏爾棍泰。迅即馳往查辦。如果該
二處啟洩。無礙農田水利。即可會同山東委員。相度地勢。辦理。
已諭知崇恩。派員會勘。總期無負輿情為要。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山東德州四女寺。東昌城外之減水壩二處。已

委直隸候補知府李麟選前往察看洩水之路。另請添派大員等語。啟壩洩水。俾夷船擱淺。不能進退。最為要著。但須查看地勢。於農田無礙。始可舉辦。本日已諭令內閣學士烏爾棍奏馳赴山東。著崇恩即派委委員。會同查勘。如開壩後。與農田村落並無阻礙。而於天津一帶河道。可斷來源。即行相機籌辦為要。庚午。恭親王奏。竊惟夷性無厭。自五口通商以來。反覆無常。屢滋異議。甚至有去冬廣東肆擾之事。踞我省城。擄我大臣。復敢公然北駛。直抵天津海口。

皇上大度優容。相待以禮。而逆夷以要求未滿所欲。輒於本月初八日。占奪礮臺。進逼津門。駛入北運河。若非阻淺回舟。則

夷船已犯通州矣。

皇上軫念時艱。懷柔廣被。既

命桂良。花沙納。前往查辦。復起用耆英。辦理夷務。仰窺

宸衷。固自有所不得已也。然臣謂耆英從前辦理夷務。非委曲順

從。即含糊答應。畏夷如虎。視民如草。以致釀成鉅患。流毒

至今。此次若仍照從前辦法。所求悉允。桂良。花沙納。亦所

能為。若不照從前辦法。則耆英畏蕙於前。未必能振作於

後。是在

皇上乾綱獨斷。凡必不可允之條。即百計要求。不能因耆英代為

乞憐。而稍涉遷就。其可准之條。如果該夷俯首聽命。則羈

縻勿絕。原不妨予以轉圜。應請

嚴飭耆英務須正名問罪。先責其滋擾粵省。撲犯津門之舉。後告以中國雖連年不靖。亦斷不能受外夷如此挾制。若堅執不從。則將閉關罷市。糾合兵勇。以決勝負。如此先折其氣。而後俯順其情。庶撫議即定。不至蹈從前覆轍。儻一味示弱。或致敷衍了局。則惟耆英是問。抑臣聞逆夷以船為巢。不敢遠離。現在過流洩水。夷船北犯一層。已可無慮。陸路則有僧格林沁節節設防。如該夷敢於登岸。實可制其死命。外間傳聞逆夷雇有潮勇數千。以潮勇與夷人合計。極多不過萬人。捨舟登陸。亦必分半守船。且一經深入。首尾

不能相顧。是登陸者。我兵即可合力殲旃。守船者。即激勵天津鄉勇。勒除上游洩水。夷船不特不能北駛。即天津海口以內。亦將阻淺。不能退出。該夷巢穴。輜重。惟船是恃。一經阻淺。夷情自亂。礮械亦無所施。兵勇合擊。可操必勝。從前台灣連破夷船。皆此法也。以夷船之所有。作兵勇之犒賞。不特兵勇踴躍從事。而潮勇惟利是圖。亦可使其以毒攻毒。臣又聞廣東紳民。恨夷切齒。現在羅惇衍等。遵旨激勵鄉兵。進攻省城。並有廉兆綸。直擣香港之請。此實釜底抽薪之策。逆夷初進粵省。即欲收取民間兵器。是其心蓋惴惴焉。日恐百姓之尋離也。聞香港乃其貨物聚處。成本甚

重。必不敢棄而不顧。廣東一經動兵。夷船聞信必返。則天津撫局亦易措手。或恐其因廣東勒辦。挾天津以相制。情形將愈緊急。臣則謂其內顧巢穴亦不能在外持久。即令其挾天津以相制。是其心已有所恐也。因其有所恐而議撫。不愈於使其無所憚而議撫乎。總之逆夷貪利逞強。是其素習。然以貿易為性命。與內地逆匪盜兵作亂者不同。其要求各款。有可准者。原可與時變通。以期息事安民。其必不可允者。若因其桀驁。勉強議准。以圖暫了目前。則無厭之求。轉瞬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後已。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堅持而慮其承突。則津通

之激勵兵勇。與廣東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籌勝算也。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等。到津。次日。即派委員。卞寶書。持帖。往各夷船。知照。並分給照會。該夷等。均願。分日相見。比日。啖。啣。兩國。各遣通事官。前來請安。當令隨員。段承實。與卞寶書。同出接待。據該員等。稟稱。察其詞色。尚屬恭順。遂訂於二十三日。申刻。在津郡城南三里之海光寺。接見。啖。夷。是日。夷首。啖。啣。率同夷使。十餘人。鼓樂。乘輿。身帶兵器。整隊而來。帶有夷兵。二百餘人。手持槍械。排列坐前。等。只帶隨員。及弁役。等。二十餘人。督。臣。譚廷襄。

密派兵四百名暗中防護。坐定之後。該夷首先問

大皇帝安。次將該國王所給全權敕書關防相示。且疑李等雖有

便宜行事之名。並無關防敕書。當將前奉寄信

諭旨。捧遞該夷。告以

欽差查辦事件。並非實缺。向例不頒敕書關防。夷首頗懷疑慮。席

間並未談及要求之事。隨即回船。據云能否商辦。再行照

覆。該夷本因譚廷襄非全權大臣。不能便宜行事。未肯晤

面。今雖前來相見。而看此情形。尚須設法羈縻。儻或心存

反覆。仍擬托俄夷代為開導。以冀挽回。現在哪夷訂於二

十五日申刻。俄夷訂於二十五日酉刻。哪夷訂於二十六

日卯刻。挨次接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到津後。知照各夷。分日相見。於二十三日。與啖首。額爾。唎。會晤。該首將伊國王所給。敕書。關防。相示。桂良等。告以中國查辦事件。向無敕書關防。該首頗懷疑慮。並未說及要求之事。桂良等。擬托俄夷代為開導。惟俄夷前來說合。實為自請通商地步。迨允其通商。又稱啖。唎。二夷。必欲進京。如果不允。伊即不管此事。是俄夷已達其所求。全不足恃。若仍託該夷說合。恐徒勞無益。咪夷與啖。唎。同在海口通商。已閱多年。此次在津與譚廷襄等接見。尚無狂悖情形。桂良等。若向其理論。或能勸啖。唎。息事。俟二十六日接見後。體察情形。酌量

辦理可也。昨派耆英辦理夷務。原因從前定立和約。皆其一人經理。且在粵多年。於各國情形熟悉。莫有把握。茲據恭親王奕訢奏請旨飭下耆英。務須責該夷滋擾粵東。及撲犯津門之舉。先折其氣。而後俯順其情。不可一味示弱。致蹈從前覆轍等語。所奏不為無見。耆英此次經朕棄瑕錄用。訓諭詳詳。深望其實心任事。消弭切近之患。以贖前愆。諒耆英必當感恩思奮。此時如接見嘆咈二夷。先責其在粵何故背約興兵。及到天津。既為說合而來。不當先行開礮。闖入內河。從前所定萬年和約。不料今日至於如此。耆英即原辦之人。自可與之正言講理。折其驕慢之氣。然後設法羈縻。庶可尊國體而戢戎心。若將萬不可行

之事。代為乞恩。者英具有天良。當不致為他人所逆料。朕既起用耆英。畀以重任。不得不剴切指示。冀其仰體朕心也。懍之慎之。

桂良等又奏。再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昨降旨賞耆英侍郎銜。辦理夷務等因。欽此。惟思夷情多疑。遇事駁詰。現已約期相見。若違節委員知照。告以俟耆英到後辦理。又恐致滋疑慮。事關重大。未敢稍涉拘執。擬俟各國見完後。諸務稍定。再與耆英商酌辦理。廣東紳民約期勦夷。奴才等早有所聞。惟尚無確信。未敢遽行入奏。津口喫夷之船。現聞退回二隻。是否即因廣東有事。抑或另有

別情。俟探聽明確。再行馳奏。目前俄味兩夷。俱願早日商定。即嗚夷惟嘆夷之言是聽。其驕傲情性。較為稍遜。獨嘆夷狡猾性成。更易反覆。等語。自當凜遵疊次

諭旨。密觀動靜。迎機利導。並飭委員等隨時探訪。總期及早說合。不敢多延時日。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再^等前因崇綸曾與各夷相見。仰懇

皇上天恩。准其會同查辦。及到津後。訪察夷情。始知有與嘆夷不相浹洽之處。未敢稍事拘泥。再令隨同接見。至一切事件。仍與該侍郎會商妥辦。其味夷所進國書。既係崇綸經手。

之事。自當令其專往詢問明確。再行馳報。硃批知道了。

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奏。現有夷船二隻。退赴海外。十隻仍泊三岔河前後。尚屬安靜。臣崇綸於二十一日回津。大學士臣桂良。尚書臣花沙納。亦於是晚抵郡。次日照會各夷。分次接見。即據夷道照於二十三日來至城南海光寺公所。與桂良等晤面。所有接見情形。已由桂良等另行奏報。續蒙

欽派耆英辦理夷務。自必更資得力。一俟到日。臣譚廷襄遵旨。於直隸地方營汛內。調派文武。聽候委用。奏報文移。即借用直

練總督關防。以資便捷。其津郡防守事宜。先經分兵布列城關。責成提鎮密為之備。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紮營城之西南。以為犄角之勢。所有練勇鋪勇。統交商人張錦文料理。其平時無業游民。已由臣譚廷襄派員擇其强者。作為勇目。飭令儘量收羅。給與口糧。悉數編作官勇。設法鈐束。免資敵用。而土匪亦可不起。其有恃眾搶掠者。立予正法。近日探聽城鄉四路。均極安貼。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等又奏。再國瑞等原帶京營馬步兵各一千名。欽奉

諭旨。統歸臣譚廷襄調遣。嗣因夷船窺伺北河。經臣奏明。令托明阿移駐楊村。即留原調未經到京之密雲等處官兵堵截。尚恐單薄。復將珠勒亨所帶馬隊五百名。富勒敦奏所帶步隊五百名。均由北岸移駐楊村以南。與托明阿會商調遣。亦經奏明在案。其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又續撥內火器營兵五百名。紮營城之西南。正資防護。現准僧格林沁咨調飭赴楊村。臣查津郡兵力太單。未便再行分撥。且近日楊村情形尚不喫緊。此項官兵。應請仍留津郡以資防護。

硃批。知道了。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查本月初八日。逆夷攻破天津礮臺。譚廷襄等兵勇八九千人。同時潰散。一任夷船直抵郡城。至有不能戰不能守之說。其意蓋以逆夷槍礮兇猛。不能抵禦。不知粵匪滋擾。何嘗不用槍礮。各營兵將。何嘗不能抵禦。無如張殿元等。本不知兵。所帶各兵。又從未經戰。一聞礮聲。心膽先怯。假令當時有久經戰陣之兵將。必不至一戰而潰。今北運河淺阻。逆船已不能上駛。但既藏有潮勇。難免不由陸路窺伺。現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駐紮通州。兵力雖厚。而潮勇久經戰鬥。似須有勇敢之員。方能抵禦。查有副將田在田。前在山東原籍。

督練殺賊曾奉

特旨發往直隸以副將儘先補用現補開州協副將可否

飭調該員迅赴通州俾為前敵再查山東濟東道黃良楷勇敢素著屢立戰功並請

飭下山東巡撫即令該道帶練勇數百名並就近酌調德州官兵三四百名星夜馳赴通州大營交僧格林沁統帶夫潮勇雖猛究為數不多如得敢戰之將率領精銳之兵力挫兇鋒則夷膽自寒而官軍之氣皆壯矣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夷情稍定已退出船二隻並辦理防護情形覽奏均悉該督現既擇游民之強者作為勇目務當妥為

約束。毋令民夷雜處。致滋句結。並懷遵昨日諭旨。密計圖維。毋
得以仍在議撫。防範稍形鬆懈。現在夷船。雖不能遽行上駛。聞
帶有潮勇。及閩廣匪徒。難保不由陸路窺伺。所有帶兵各大員。
必得勇敢出眾。方足以資表率。據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開州
副將田在田。前在山東督練殺賊。頗能得力。堪為前敵。著該督
即飭該員。迅赴通州。交僧格林沁。聽候差遣。所奏將國瑞。原帶
馬隊五百名。並續撥內火器營兵五百名。仍留津郡之處。著仍
與僧格林沁。咨商辦理。如楊村一帶。必須此項官兵鎮守。天津
尚多綠營兵丁。堪資防堵。仍當調回兼顧為要。

又

諭前令慶昫將備調察哈爾馬二千匹解赴南苑牧放。並另挑選馬二千匹以備調用。臺據慶昫奏報業已挑選馬二千匹。另羣牧放聽候調用。此項馬匹著即日派員一併解京毋稍遲延。

辛未。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查京旗各營官兵現經臣派撥一萬二千名。擬分列前八營。後四營。設遇有緊急。應於京城迤東一帶。擇要紮營分布。作為兩翼之勢。臣等擬揀派曾經出師侍衛及章京等官管帶。並酌派副都統六員統領。仍擬請

旨。特派大臣統率。以歸節制。臣等並擬派員即日前往相度地勢。布置安營。以備不虞。其東路一帶現已派賽尚阿前往督

榕林沁軍營詢問情形。臣等擬令於回京時沿途察看扼要地方。以便安營設伏。預為摺格林沁官軍後路策應。其存城八旗各營官兵。臣等揀派一萬五千餘名。擬令各按本旗巡守地方。聽候調撥。其餘官兵一萬餘名。分布城上城口防守。並看護礮位。均由臣等酌派大臣及官員等分撥管帶。至八旗漢軍。樓存局存及火器營存大小礮位。現已查明。均屬堪用。俟臨期再為酌量調撥。謹將布置大概情形。恭摺密奏。其有未盡事宜。及應行變通之處。容俟悉心妥籌。再為隨時酌量辦理。並將擬派帶兵大臣銜名。及官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一擬派八旗漢軍官兵二千名。八旗護軍營官兵四千名。
健銳營官兵一千名。內外火器營官兵二千名。

圓明園八旗官兵一千四百名。技勇營官兵一千名。巡捕營
官兵六百名。以上共官兵一萬二千名。派副都統文盛署
副都統穆隆阿。平瑞。福鈴。景文。文永。統領管帶分撥十二
營盤駐紮。預為策應前路官兵。

一擬派副都統載岱。恩齡。景康。廣林。載崇。載馨。署副都統
文謙。文祥。雙福。察杭阿。博銘。管帶八旗各營官兵一萬五

千名。各按城內本旗地面巡守。聽候調撥。

一擬派克勤郡王慶惠。成郡王載銳。督率副都統存佑。達成。寶馨。孟保。文惠。舒精阿。阿彥太。靈桂。管帶八旗滿蒙漢官兵一萬餘名。上城分段守護。俟查明散秩大臣及各衙門京堂各員。再為酌量添派。

一擬派三旗親軍營官兵在

紫禁城

天安門外守護。即今繕辦事務侍衛章京親軍校。專分旗管帶。一擬派內務府三旗護軍統領章京等管帶騎護軍精捷三營官兵。在東安西安地安三門內分布巡邏。聽候調

撥。

一外七門。擬派南營參將等官。協同漢軍章京。帶領巡捕五營。及漢軍官兵共三千名。上城分段守護。俟查明散秩大臣。及各衙門京堂。再為酌量添派管帶。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前聞噶首喇嘛。回船後。添調步兵。意圖占踞津郡。帶兵內竄。等語。密飭委員。下寶書。赴俄咪各船。託其關說。據該委員回專。俄咪兩國。已將中國

欽差。不頒關防敕書之意。告知噶首。該夷首疑慮稍釋。是以未遽決裂。二十五日。遣該國漢文副使。哱啞前來。聲言必須

允其進京駐紮。方能在津議事。否則仍直帶兵入都。經委員等開導再三。志在必行。萬難轉圜。伏思督臣譚廷襄。曾有夷人進京之請。早奉

諭旨斥駁。萬不准行。等語。何敢忘事蹟陳。惟自到津後。揣度情形。實屬萬分危迫。現聞該夷陸續調來兵船不少。火輪船隻。圍逼城下。南北東三面。槍礮迅利。兵勇莫當。密運京畿地方。土匪均思蠢動。一旦決裂。大局詎堪設想。等語。事處兩難。焦急萬狀。蓋允則變遲而患輕。不允則禍速而患重。只好於萬不得已之中。思避重就輕之法。現在告以事關重大。必須斟酌盡善。方能照覆。一面密飭下寶書。前往熟商。

俟議定之後。各船起碇回國。再行進京。隨帶不准多人。然
是否能遵開導。尚難逆料。僕可照此辦理。擬請

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於酌擬條約期內。趕緊出示曉諭京
內居民。俾知夷船已去。夷人進京。為數不多。並無他意。免
致驚惶。以防內亂。相應請

旨迅速定奪。俾得稍有把握。僕該夷肯受羈縻。另有別法可想。雖
已蒙

恩允准。仍當相機妥辦。斷不敢輕易應許。希圖了事。

桂良等又奏。委員卞寶書稟稱。俄夷告以速將條款議定。
可代向各夷說合。現在既蒙

皇上特派欽差前來。即可不必進京議事。惟將來議定之後。各夷同欲進京瞻仰。並無他意。每國人數不多。必須奏明請

大皇帝加恩允准。前此噶夷決裂。即為此事。若不准所請。不但噶夷自行帶兵進京。且恐別生枝節等語。才等自當設法開導。不敢輕易允許。惟恐各夷萬一堅執此說。應如何辦理之處。恭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噶夷聲言必須允其進京。方能在津議事。另片奏。俄夷願向各夷說合。俟議定後再行進京瞻仰。並無他意等語。桂良。花沙納與各夷接見後。可先將所求條款。

應准應駁。先為知照。該夷等能否聽從。尚未可定。此時俄夷既許議定後。進京瞻仰。可告以速將各款定議妥協。並將兵船退至攔江沙外。然後再議進京之事。中國以誠信待人。亦斷無別意。惟各國向無進京之例。此次應行禮節。亦須彼此商定。按照中國禮節。至各夷進京。中國民人亦必驚疑。更須先為曉諭。不能臨時猝辦。再進京之請。皆俄夷從中播弄。嗾使俄國。皆重利。從前並無此說。若英諒已馳抵天津。即可往見。嗾使俄國。將所求之事。妥為酌定。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滿意。若英英酌量。再行允准。幾條。或者該夷因者英於夷務情形熟悉。可消弭進京之請。則更穩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洩漏。此時桂良等

作為第一次准駁。留者英在後。以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屬危急。不得不通融辦理也。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該夷大小火輪船十二隻。自抵三汊河後。以最小一隻。直闖北河。稍大二隻。把截西沽紅橋要路。使我種種不便。挾制要求。民間日夜驚惶。紛紛遷徙。因而土匪四起。乘機搶掠。臣恐夷兵一經登岸。立即不可收拾。隨即遣員與之理說。首先以不准登岸入城相約。又恐其購買什物為由。誘惑愚民。因令團總張錦文等。設一公局。揀派妥實親信商夥。經理其事。凡夷船日用。准為代買。不准與民人交接。該夷尚能遵照約束。迨後嘆咈俄味四

首。因天氣炎熱。日閒在望海樓左近借房坐臥。夜復歸船。有時亦即在上住歇。並無修造工作之事。傳聞所云本地之人。皆為所用等情。似即指此。其實設局照料。係臣等公同商定的行。正欲其就我範圍。並非任令勾結。暫住房屋。亦係一時權宜。並非聽其強占。但能撫局速定。似不致遽有他患。所可慮者。津郡向多匪類。大半皆係包攬販賣烟土之人。若不設法圍維。一與廣勇潮勇。暗相聯合。為害匪細。且傳聞海外續到四船。內有步隊。尤恐其意在陸路。更不可不豫為之備。故臣令團總張錦文。將鋪勇團勇。加意整飭。又令委員將游民中之強而有力者。招為勇目。加以

激勵其手下之人。悉數收羅。酌給口糧。俾為我用。而不為敵用。統計各勇不下萬人。以為陸路之防。較之抵禦水路。稍為膽壯。土匪自疊次查拏正法後。城關安靜。即大沽亦有團練。自相保衛。現在臣與國瑞及已革提督張殿元。在西城外駐紮。鹽政烏勒洪額。在天津關駐紮。運司道府及同知以下各官。均與天津鎮在城內駐紮。各門各路皆有兵勇。分管地段。聯絡守禦。

硃批覽奏俱悉。

譚廷襄又奏。昨俄酋普提雅琴。以伊國之事。曾在海口與臣及崇綸等共議。已有眉目。必欲再與臣等三人相見。臣

等未便堅拒其請。當即出見。告知前議各事。曾經允准者。決不食言。至嘆唏之事。該首領將所請各條。與委員先行。秉明准駁。逐節向該二國說合。且等已向臣桂良等。述知酌辦。至咪夷屢向委員催取回玉。詢以國璽二字。用墨填寫之故。據稱夷字正書內。係伊主原印之璽。其漢文係伊等另行譯出。故將用國璽處。用墨填寫。別無他故。並據顧懇代為奏請。即將回函發下。以便恭捧回國。

譚廷襄又奏。再查礮臺失事。內除大沽協右營都司訥勒和。務關路香河汛把總李墉二員。現無下落。應飭確查。再行覈辦外。所有原派守護礮臺之題補張灣營都司奇車

布署祁口營都司鄉營守備蕭桂蔭天津鎮左營守備億年。原派守護礮臺之署碑河營遊擊。推升貴州遊擊田茂均屬打仗不力。相應請

旨將奇車布蕭桂蔭億年田茂四員一併革職。仍留營効力。又礮臺後帶隊應接不力之東明營都司題升大名鎮中營遊擊毛文藻。署河間協都司督標前營守備王鳳來。務關路守備題升樂亭營都司李鳳翔。西陽河堡守備松瑞。署提標前營遊擊揀發都司善廷五員一併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又續經查出打仗陣亡之正黃旗滿洲護軍校班金布。正藍旗護軍校增錦。正白旗漢軍驍騎校蔡昌。年。署碑河

營千總恩榮均係臨陣捐軀應請

旨將蔡昌年班金布增錫恩營四員從優賜卹以慰忠魂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密計圖維設法補救以冀挽回大局並
俄酋必欲再行相見各情覽奏均悉味夷所請發給回函之處
該督可告以業經修答日內即可頒發至津以便該夷捧回至
該督奏參失事各員均照所擬直隸題補張灣營都司奇車布
良鄉營守備蕭桂蔭天津鎮左營守備億年推升貴州遊擊田
茂均著革職仍留營効力題升大名鎮中營遊擊毛文藻督標
前營守備王鳳來題升樂亭營都司李鳳翔西陽河堡守備松
瑞棟發都司善廷均著革職留任以觀後效陣亡之護軍校班

金布等。著俟事定後。與前奏各員。一併降旨議卹。其不知下落之都司訥勒和。把總李墉。即著該督確查具奏。

又

諭現在托明阿。帶兵駐紮楊村。該處為由津至京。水陸最要之地。著瑞麟。前往查看托明阿。如何布置。如有備禦未周之處。著會同商辦。以為僧格林沁前路屏蔽。現在惠親王等奏明。於京師城外。分紮十二營。尚無總統大員。瑞麟俟布置楊村一帶前路妥協後。即著來京。總統各營事務。並著僧格林沁。傳旨咨調西凌阿。前赴通州。幫同僧格林沁。統帶官兵。其山海關。察哈爾官兵。即著僧格林沁。另行派員。前往管帶。

戶部有侍郎杜翹奏。臣訪聞天津鎮總兵達年。本月初八日。駐守大沽礮臺。一聞逆夷開礮。該鎮及該處副將都司。首先下臺。逃避一百餘里。直抵天津府城。致令兵勇同時潰散。一蹶不振。以致外夷藐視。竟敢直達三汊河口。該處兵民同聲抱怨。損威失機。莫此為甚。若不立置重典。既不足。以申

國法而勵軍心。且該夷業已深入內河。耳目較近。尤須賞罰嚴明。庶幾稍知畏服。應請

旨將天津鎮總兵達年。即行正法。並將同時逃避之副將都司。飭令直隸總督。迅即查明。一併正法。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譚廷襄奏。著天津鎮總兵延年等。駐紮礮臺。未能防護。業經寄諭。將延年等革職。仍留營督帶兵勇。以觀後效矣。本日有人奏。訪聞延年駐守大沽礮臺。夷船開礮。該署鎮及副將都司。首先逃避。直抵天津府城。致令兵勇同時潰散。逆夷直達三汊河口。該處兵民。同聲忿恨等語。著譚廷襄。確切查明。連年逃避情形。並該副將都司等。是否同逃。一併據實奏。所有天津鎮總兵員缺。著譚廷襄。另委幹員署理。

癸酉。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二十六日卯刻。接見味夷。詎該夷語言傲慢。借嘆夷為恐嚇。坐開將要求各款。噫噫。

置辯。所開款目。亦較譚廷襄所議者。加增過多。斷難望其
向嘆佛說合。此時佛夷聽嘆夷為轉移。俄味兩夷。不過欲
享漁人之利。自初八日開礮後。嘆夷即欲內竄。幸譚廷襄
密派員弁。設法羈緩。嗣見有

簡派等之信。如能便宜行事。始肯聽候查辦。等語。體察情形。如
此。後若再決裂。夷礮一開。不特津郡立時自亂。該夷帶兵
北竄。更覺可虞。連日多方羈縻。見該夷非准其進京。仍恐
決裂。嗣後即可一面商議條約。一面破其團結之意。縱然
應允。亦必俟議定之後。各夷船退出外洋。然後進京。每夷
不准多人。並不准各攜器械。都中先行出示曉諭。則百姓

不致驚惶。沿途派員護送。又可暗中防護。揣度情形。諒無他慮。現在嘆夷見督等相待以禮。已覺稍釋猜疑。設該夷因感生悔。能不進京。豈非萬全之道。查英本日到津。督等商辦得人。更覺易於措手。惟該夷見督等未帶關防。始終疑慮。昨將上次廣東頒給關防文書。抄給照會前來。已經婉言回覆。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迅速派員護送來津。俾督等得以相機駕馭。實於公事有裨。俟條約議定後。即可隨時蓋用。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花沙納奏。接見各夷。及現辦情形。覽

奏已悉。所請頒給欵差大臣關防一節。業已飭部鑄造。兩三日內即可頒發。該夷酋等。如果前來探詢此事。可告以業經奏請。如果允准。不日自可頒到。至咪吏前進國書。業經允其答覆。本日已將答覆咪吏盟書。由驛發去。桂良等於奉到後。即可傳知該公使。令其祇領。俾得回至該國覆命。惟聞近日各該夷。有騎馬入天津郡城之事。並據前日桂良等奏該夷輪船。圍逼津郡城下。槍礮迅利。各等語。是津郡情形。非常緊迫。現雖以議撫為羈縻。而該夷反復靡常。難保不忽然生變。聞津民業已集團。人數不少。如果聯絡一氣。自可收眾志成城之效。此事未便明白出示曉諭。諱廷襄惟當密諭張錦文等。令其設法糾集團勇。暗

中嚴密布置。以備不虞。不可冀倖。撫局將成。稍涉大意。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據直隸總督譚廷襄咨。以國瑞之兵。現防津郡。未便移紮楊村。復經奪覆。以此項官兵。係屬馬隊。於津郡防守。非其所宜。而楊村北路緊要。據托明阿咨。遵籌布置。尚慮兵力單薄。國瑞之兵。仍應歸於楊村駐紮。當經咨覆譚廷襄。及國瑞。並令托明阿就近催令。即行移紮。並將前經譚廷襄奏明。由北岸移紮楊村以南之珠勒亨。與富勒敦泰所帶之兵。統歸托明阿調遣。計該提督現帶密雲官兵五百。合之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之兵。統計楊村一帶官兵二千五百名。應已足敷布置。奪瑞

麟。遵於即日前往。會同托明阿熱高。如有備禦未周之處。務須布置妥協。後即行回京。鄂遵已飛調西凌阿來通同辦。統帶籌防。至山海關亦屬緊要地方。查侍郎玉明將次差竣。當即咨調前往該處防守。所有察哈爾及綠營官兵。並該處破位民團。統歸管帶。玉明未到之前。應將該處官兵。暫交副都統定福管帶。以便西凌阿刻即來通。現在副都統克興阿已帶察哈爾官兵到通。即在運河西岸紮營。其有倒斃疲瘦馬匹。擬於

南苑牧養馬內更換。熱河頭二起官兵三百名。於二十四日抵通。三起官兵二百名。尚未到來。俟到齊。均令即在運河

東岸紮營。通州東北之平家灘。引河挑完。即日竣工。查詢土人。此名北河。來源甚旺。一經引放。可減運河水勢十之六七。惟孫河及內河兩處來源。在通州東門外匯入運河。連日相度地勢。無處可以洩放。運河栽椿樹柵處所。等逐日親往督辦。並將砍伐大樹。運塞河面。僅留中洪一道。以便糧船行走。其南運河。靜海縣屬捷地鎮等處之減水壩。經侍郎國瑞查覆。壩身高於水面。均於洩放不甚相宜。山東東昌德州等處。是否可資洩放。應俟烏爾棍奏前往查明酌辦。侍講許彭壽所陳。與夷陸戰。宜先多挖壕坎。以避槍礮。兵勇可以蹲身伏進等語。於法誠為甚善。惟逆夷如

果

有

營

硃批知道

甲

欽差大學

喚

通

駁

相

掣動大局。惟該夷所求江路一帶。至海之源。各處通商。並
在各省。任憑喚國民人。自持執照。隨時往來。喚國在要緊
地方。設領事官。如有不法之徒。就近交領事官懲辦。一款。
事關重大。萬不可以允行。即專准在鎮江漢口。設立馬頭。
亦甚有礙。等語。正言拒絕。據理駁斥。查軍機處交出鈔錄。
准駁各款。內有喚夷請駐京師。並喚民遊歷各省。與俄夷
同應毋庸議等語。自應按照辦理。今該夷持之甚堅。據云
所最重者。惟此一款。斷不可以不准。等語。具有天良。何敢
以不情之請。上瀆。

聖聰。惟事機萬分危迫。天津人情洶洶。若再事稽延。不特夷人易

於決裂。即民情亦恐變亂。當此萬難措手之際。不敢不仰
求

宸訓。迅示機宜。俾得有所稟承。相機妥辦。現在體察該夷動靜。似
允此則尚能聽命。不允即為所欲為。情極可惡。等語。智甯
力竭。惟有速望

皇上密為指示。迅予定奪。以拯生民而全大局。進京之說。等語。尚
未允准。而該夷等仍復堅持前議。若能推却。固屬萬全。其
餘三國條款。均在籌商速辦。俟有成議。再行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密諭桂良。花沙納。先與各該夷定議。作為第
一次准駁。如未滿所欲。再由耆英酌量添允數條。以為完全。此

事之人。諒已接閱。本日據桂良等奏。夷人欲任江路通商。並自持執照。在內地往來。於要緊地方設領事官等語。此事若經允許。遺害無窮。萬無准理。即進京一節。亦總宜設法消弭。者英到津。尚未與各夷會晤。自可定期與之接見。者英係原定和約之人。與桂良。花沙納。同是欽差。即日頒給關防。一體鈐用。應如何從權辦理之處。著者英不必拘定與桂良等會商。即親向該夷開導。於所請各條內。酌量添允數條。將江路通商。及遊行內地兩事。設法杜絕。以免決裂。至該夷情狀。者英素所深悉。天津逼近京畿。情形危急。不得不從權計議。惟如前二事之斷難允准者。該夷必欲堅執。是本無議和之心。者英不妨與該夷說破。看

其有無轉機再行酌量通融籌辦至何事可行何事不可行者英必有把握朕亦不為遙制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嘆夷所求條款連日派員面議分別准駁而該夷情形似非全准不可等語該夷要求各款內如鎮江漢口各處通商並由江通海各處任聽伊國隨時往來要緊地方由伊國設領事官懲辦不法之徒等語直欲以中國地方聽伊出入所請斷屬難行現已諭知耆英正言駁斥另行設法羈縻惟該夷以此款為最要一經拒絕其決裂實在意中此時調撥各兵漸可齊集著僧格林沁相度要隘妥速布置不可遲緩天津

府城危在旦夕。該大臣諒亦探有消息。官軍在敗以後。戰守兩難。惟有激勵民團。尚可冀其出力。保衛府城。僧格林沁如聞該夷內犯之信。或派委幹員。或頒發告示。激勵鄉團。以助兵力。現聞楊村通州等處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若累。當此防勦喫緊之際。若聽其饑疲。兵丁何能出力。所得口分。應如何酌量加增。俾得宿飽。並著該大臣迅速覈計。傳諭糧臺辦理。續調密雲兵五百名。由署副都統哈福那親帶來京。已令其歸僧格林沁調度。現應派往何處駐紮。即著量為派撥。

又

諭。近日噴沸等國夷船。聞入天津海口。其小船並駛抵津關。因河

水淺阻。有欲由陸路赴京之說。京師重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不虞。著慶祺。挑備精兵二千名。配齊軍裝器械。勒加探練。聽候調撥。俟奉有諭旨。即行飭令起程。

又

諭前經諭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因該將軍等尚未覆奏。復經降旨飭催。現在是否業已調派。何日起程。京師需兵緊要。著景瀉奕山。即遵疊次諭旨。迅速如數調撥。刻日起程來京聽候調遣。毋再延緩。

刑部左侍郎齊承彥奏。自天津海口失事後。官兵潰散。一籌莫展。現復經

特派大臣前往申諭該夷。諒可以不戰而和。以小我國寬大之恩矣。設若犬羊之性。肆意要求。有不可以情理諭者。則天津既已失機。一誤不容再誤。查天津縣至通州水路三百餘里。陸路不足二百里。都係平原。無險可扼。水路多淺。火輪船不能行。而內地被脅之船則可行。陸戰非倭夷所長。該夷帶有粵匪潮勇。並有俄囉斯在內。則陸路亦非所難。又況有奸細為之導引乎。曾格林沁聲威夙著。聞於楊村迤北。層層設備。自必足資捍禦。臣所慮者。官兵足以拒逆夷之北上。而粵匪潮勇之紛紛四竄。勢難兼顧。可否飭令順天府尹。於天津以上之武清東安通州各州縣。趕辦團練。

各衛閭閻。既足以禦粵匪潮勇。又可以靖本地土匪。且使逆夷知我國民心甚固。眾怒難犯。未必不少戢其桀驁之氣。總之議和不可忘戰。設兵兼須練勇。庶足以資保衛而濟時艱。

齊承彥又奏。再臣聞該夷初至海口時。即令漁船代伊售賣烟土。並有時給窮民洋錢一二圓。洋布一塊之事。及船泊郡城。於居民亦不加擾。日聞三五成羣。進城看望。日落後回船。則登蓬瞭望。令數十人。襍被在船外值宿。雖與居民。搗俱無猜。似亦不無懼心。及與

欽差大臣議事。則又肆意苛求。迄無成局。不知是何意見。臣恐該

夷或故意遲延以俟彼國消息。或潛布奸細探聽我國虛實。均屬難定。京城五方雜處。稽查本屬難周。粵商小販暨俄羅斯久居京城。其有無奸細來往。更難防範。應如何不動聲色。嚴密偵查之處。應請

飭下巡防團防王大臣。並地方官等。相機查辦。勿使驚擾。尤為至要。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兼管順天府府尹張祥河。順天府府尹梁同新。齊承彥奏。請飭舉行團練。以備堵禦一摺。天津夷船停泊城下。且開船內藏有閩粵匪徒。儘所求不遂。必致肆意衝突。由津至通各州縣地方。民情強固。足資捍禦。然必得地方官善為倡

率始足鼓舞民情。著該兼尹等。即飭武清東安通州等。各州縣。曉諭居民。實行團練。以保衛身家。儻州縣中有不能勝任者。即令派委幹員。協同辦理。或令各舉公正紳士。聯絡民心。更為得力。再開通州等處。糧食昂貴。派防官兵。購食艱難。恐其日就饑疲。已諭知僧格林沁。訪察情形。酌增口糧。以示體恤。著該兼尹等。傳知管理糧臺之員。一體遵辦。毋令缺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Wt 21/03

1900

壽輝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乙亥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大沽海口礮臺四座北岸礮臺係遊擊沙春元等駐守南岸第一舊礮臺係署總兵連平督同署副將德魁駐守第二中礮臺係都司訥勒和等駐守第三南礮臺係遊擊陳毅等駐守四月初八日夷船闖進內河開礮攻擊各礮臺先後開礮抵禦遊擊沙春元中礮陣亡北礮臺先陷其時連平等正在督令開礮擊損夷船數隻內有一隻被礮子夾入火輪之內不能進退該夷多人跳落舢板欲遁復被礮將舢板擊沈二隻在後夷船併力救護大礮炸礮子落如雨礮

牆坍塌不能遮蔽。而礮臺者遊擊陳毅。登時陣亡。礮臺之前。兵不能支。礮臺之後。勇亦潰散。遂致失陷。是夷船開礮之時。該署鎮等均經竭力抵禦。尚非首先逃避。惟四礮臺駐兵將及三千。如果督令併力向前。何致一齊潰散。且潰散之後。不能立時招集。尤屬懦弱無能。貽誤事機。罪無可逭。相應據實參奏。請

旨將已革署天津鎮總兵副將達年。已革署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一併拏問。嚴審如何。退散確情。按律懲辦。都司訥勒和現無下落。是否陣亡。抑係逃避。再行確查。分別辦理。

諭內閣。譚廷襄奏。遵查失事總兵各員一摺。著天津鎮總兵副將

連年督同署副將德魁駐守礮臺不能督率兵勇認真抵禦以致礮臺失陷實屬畏葸無能連年德魁均著革職等因交譚廷襄嚴行審訊按律懲辦已革提督張殿元如何失事都司訥勒和尚無下落著譚廷襄一併查明具奏

譚廷襄又奏再侍郎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曠撥步隊五百名准借格林沁覆稱馬隊官兵於津郡防守不宜應仍移往楊村駐紮伏查津郡與楊村同係沿河地面楊村距津郡六十里夷船初至即經臣撥兵一千名與托明阿之兵會合設防今天津鎮存兵除陣亡傷亡及失逃未回外實止三千有零防守郡城並分撥四路巡查土匪數不為

多城外綠營止有巨標及提標兵七百名。若將國瑞所帶兵一千名再行移駐楊村存兵過單不獨兵人驚疑並恐夷人輕視。此時刻刻須防其變。臣與國瑞熟商楊村尚不緊急。所有前項馬步兵一千名擬請仍准留津。如北路有警。追勦截殺尚可兼顧。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譚廷襄奏請將國瑞所帶馬步官兵一千名留津防守。諭令與僧格林沁咨商。如楊村必須此項官兵。仍須調回兼顧。本日復據奏稱。津郡兵力過單。仍請將前項官兵准留津郡等語。津郡防守於馬隊不甚相宜。設或由陸北窺恐追趕無及。不如在前堵截。較為得力。著譚廷襄仍將國瑞所帶馬

步兵一千名移紮楊村。交僧格林沁分撥布置。其天津應添防兵。著該督於直隸附近各營內酌量抽調以補一千名之數。

丙子。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侍郎銜耆英。奏竊自_於耆英到津後_於桂良。花沙納。謹遵

諭旨。分別酌辦。以施駕馭之方。詎該夷等狡猜非常。消息最快_於桂良。花沙納。委員傳知各夷。告以

大皇帝現派耆英辦理四國事務。該夷等早已窺破機關。即有不願之意。且云非全權大臣不能便宜行事。難與共議_於等不揣冒昧。遣員告以奉

命來津。即可從權辦理。無如夷性多疑。牢不可破。才者英。二十七

日抵津。二十八日往各夷拜晤。俄味兩酋尚肯見面。英佛

兩酋或以照會回覆。或以書信推託。所有送來照會仍書

才桂良。花沙納兩銜。本日寅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著著與桂良。花沙納。同是欽差。即日頒給關防。一體鈐用。等

因。欽此。才等知照。各夷俾足見信。嗣後能否不再相疑。尚

難逆料。本日由直隸藩司錢坫和。呈來四月十五日何桂

清密函一件。另鈔恭呈。

御覽。可見該夷恃其強。很欲在內地通商。早已潛蓄此志。才等深

知後患可虞。萬不可以准許。而此時四夷偏處。條約紛繁。

已有防不勝防之慮。連日督同隨員等。詳細商酌。不敢稍涉大意。然潰防頗易。就範甚難。再四思維。與其將來闖入。致成憤激。侵占之勢。不若權作。

恩准養成彼驕我怒之形。俟各省軍務肅清。再為設法禁止。雖較未經允許者。多費心力。究與一朝潰散。不可收拾者。有間。輕重緩急。權度再三。計無所施。恐不得不出此下策。若萬不得已。或於內江指一二處。准其通商。議明俟中國軍務肅清。再行酌辦。僕不違其意。致該夷從而生心。非特無以仰好。

聖懷。才等亦死有餘責。惟有相機妥辦。竭力為廉。一俟議定之後。

即令該夷等速退兵船以安民心而全大局。目下俄夷條約已定。味夷今日在海光寺恭領。

款書而定條約。除馬神父及傳教兩款外。餘與他夷條款相同。亦易定議。惟味夷因江路通商及進行內地兩事。未敢輕定。多方饒舌。昨日該夷呼味喇。立逼應允。無禮已極。說言暫行推卻。本日復托俄味兩夷向味酋頌嘯。而商俟有回文。再行詳奏。至進京一節。仍當設法消弭。不敢固有旨。在先。即行輕允。

何桂清致錢浙和信。

味夷於咸豐三年見我內地多故。即起戎心。經吉兩山折。

之以理。慎之以氣。而又推誠以結之。故能轉為我用。其推誠之法。必徒破其疑團。該夷之最疑者。中華大吏。不將其苦衷據實具奏。因凡有關係夷務事件。止奉寄

諭。不奉

明發。而准行事件。亦作為承辦之員意見。代為乞

恩。非由該夷求請。故不感激。而轉疑中華大吏。一味朦蔽

聖聰也。吉兩山廉得其故。遇有可行之事。即告以據實代奏。其不

可行之事。則告以爾等欲我代奏。不能不奏。然一經代奏。

大皇帝必將我革職治罪。我等相好。將此項紗帽。結交朋友。無甚

要緊。但不知爾等安否。設有出言悖謬之處。直告以頑可

之聯絡佛夷通事等。吐。四。年。冬。曾。經。揭。見。星。使。當。知。其。詳。佛。夷。所。欲。得。者。雖。不。知。何。事。而。其。大。要。不。出。四。年。分。所。請。在。鎮。江。漢。口。等。處。設。立。馬。頭。任。其。所。之。佛。夷。所。欲。得。者。給。還。京。城。天。主。堂。聽。其。各。處。行。教。按。厥。情。形。准。則。俯。首。聽。命。不。准。則。為。所。欲。為。前。遞。裕。公。相。照。會。內。已。情。見。乎。詞。全。仗。星。使。之。大。法。力。有。以。抑。其。虛。憐。之。氣。而。馴。伏。之。也。若。用。武。則。兵。連。禍。結。斷。乎。不。可。先。承。下。問。謹。將。管。見。所。及。附。以。奉。聞。

桂良等又奏。四月二十九日。由兵部

頒到發給味夷

秋書奉

旨命桂良等發交該國使臣祇領。等於奉到後即知會譚廷襄。崇諭於本月初一日午刻在海光寺發交味國使臣祇領。再俄羅斯有呈遞大學士裕誠照會一件。文等著英代為轉寄。謹咨行軍機處進呈。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嘆夷欲在江路通商。並欲於內地任意往來。當以後患無窮。未經允准。並因耆英尚未與該夷會晤。令其親向開導。設法杜絕。本日復據奏稱。嘆佛兩酋。託故不與耆英相見。而夷使呼喇喇。仍將前兩事。主逼應允。是其有意

要挾專擇我萬不能允之事故肆刁難。其實無非貪利者。英既已接奉同是欽差之旨。昨日發去關防諒亦公同接受。可即宣示該夷以釋其不能便宜行事之疑。並著桂良、花沙納先行拒絕於該夷續請各事。概勿輕允。然後著英出為轉圜。則該夷自當深信者英不致推託。前諭桂良等准於五口之外酌添兩小口。今既要求無厭。即著者英酌許閩粵地方一大口。如仍未滿所欲。或再許一大口亦可。總須在閩粵地方不得擅許內江地方。而者英素悉夷情。當知其利之所在。如與中國無甚傷礙。另有可令該夷獲利之處。儘可酌量解之。以免他患。如桂良等去時所定條款內有味夷所求五六十萬。未曾允准。如必懇求。即照

從前上海免稅
餽味美。其味
礙於中華者。
主赴津。其意不
又係欽差。如古
嘛學生人等。
之。

俄囉斯

為谷行

一節再

俟見面時。職一面將杜絕喫喘兩國要求之法詳陳。一面將應議之處指陳。伏乞貴大學士將職欲行聲明之處。均請酌覈。以期中國無患。雖此次喫夷幸獲利益。將來亦可斷絕要挾之漸。其杜絕之法。亦應陳明。所有職與大學士相商時。請將駐京達喇嘛。一併帶津。

湖廣道御史尹耕雲奏。四月二十三日。桂良。花沙納會夷人於海光寺。喫夷首長。嘯喇哈。帶兵三百餘名。持刀及火槍。另有夷酋十人作樂。數十人各帶腰刀。嘯喇哈仰面向天。擎著伊國女酋金銀夷書。桂良等示以寄

諭。伊見白摺一開。楷字數行。怒立中堂。云既無

欽差關防何以議事。即作樂舉槍揮刀而去。其嚇俄味三酋來見。猶獾情形大略相同。至要求之事。忽而十二條。忽而三十條。誦誑變詐。反覆萬端。該夷前此進天津城。聞譚廷襄未以寶奉。又騎馬在城上馳騁。以有和議。莫敢如何。踞望海樓。占住韓姓大宅。建造夷館。以待兵船之齊集。河水之兩漲。並以重價收買馬匹。勾結奸民。如此情形。而不早為戰守之計。一旦措手不及。諸臣皆不足惜。所可痛心者。畿輔數百萬生靈。

皇上受

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

列聖艱難締造一統全既而根本之地坐視顛播左右大臣非恫
喝之危詞即阿諛之美語務為秘密不使外廷聞知隱諱
愈深訛言愈起土崩瓦解之憂雖悔何及且其事亦非遂
無可為者夷人最畏烈日灰塵陸行數十里疲困不支其
長杖除礮利有準而烏槍已不及我擡槍二十餘步僧格
林沁所窺箭桿河已足淺擱其船但須多開引河即用挑
出之土於運河兩岸築牆使兵勇藉以避礮凡天津一帶
州縣悉令起圍天津城已被夷船環其三面張錦文辛榮
等素得人心而張錦文尤有膽畧今日之計惟有以出奇
用張錦文辛榮以堅守用僧格林沁戰守之機布置周密

至該處進京之說。聞廷臣有以為可許者。臣不知進京之
後。我

皇上以何禮見之。使竟不出京。又當以何法逐之。今日京師。譬如
人身元氣已虛。猶可令外邪入乎。況其禍猶有不甘言者。

我

皇上為億萬臣民之主。奈何輕一嘗試。出此下策。臣冒昧進言。伏
乞

皇上為

宗社自重。

山西道御史惲世臨奏。現聞夷性漸馴。可以議撫。惟是現

議條款。外廷無從懸揣。臣以已往之事度之。則有萬不可允准者。臣本籍江蘇。道光二十四年。曾赴上海。其時甫經通商。城外設立夷館。夷人三五成羣。進城徵運。詢之土人。始知夷館中傭工男女。皆本地民人。每人每月給番銀四圓。甚有為之教讀者。該夷又傳天主教。習其教者。夷人每年助資銀兩。以三十兩為至少之數。貧民貪利。傳染日多。地方官不敢禁止。近年聞蘇州省城。及嘉湖等處。均有夷人往來矣。天津離京城二百餘里。若令設立夷館。則與上海無異。其為人心之害。可勝言哉。且漸而至通州矣。漸而至京城矣。禁則起釁。不禁則壞法。地方官何所遵從。必將

隱忍蒙蔽。聽其來去自由。其中傳教裏骨等事。勢所必有。萬一肆其犬羊之性。突然反噬。則其禍更有不忍言者矣。者英從前辦理夷務。於夷人所請。率皆允許。即准其入廣東省城一事。該夷轉以為負約在我。今日之蒙。實由於此。是者英毫無遠見卓識。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此次

飭令辦理夷務。

聖心自有權衡。且愚未敢臆測。惟天津設立夷館。則關係匪輕。如該夷果有此請。伏乞

宸衷獨斷。立予駁斥。其近畿各海口。亦不准其通商。專意用兵。不

國旦夕之安。而杜將來無窮之害。或謂夷船直抵天津。我兵失險。有不能不撫之勢。臣以為此正猛虎入阱。可以計取之時也。夷船非遇大潮汐。不能出口。海外大船。不能入。而救援。實同魚游釜底。僧格林沁。以重兵扼要。布置精嚴。若再激勵沿河居民。齊心團練。則成兜勒之勢。不行戰而夷情已餒。酌允所請。必當就撫。是宜以戰守速撫議之。成。不可以議撫而隳戰守之策。

戊寅。黑龍江將軍奕山奏。四月初五日。由省抵黑龍江城。即據卡官報稱。探得夷酋木哩斐岳。幅駕船下駛。大約初六日。可到海蘭泡。即令副都統吉拉明阿。前往會面。旋回。

送穆英首聲言。及忙欲往關吞等處。辦理要事。不能在此。耽擱。再四挽留。始訂於初十日會見。嗣於初十日。英首率領通事施沙木勒幅。並夷目數十人。登岸進城。通事傳說。前因防範。英夷伊國來往。由黑龍江行駛。左岸蓋房。今年續有數百人。船前來在此屯兵。幫助防範。英夷均有裨益。黑龍江一帶。當初本係伊國地方。現在江左存居滿洲屯戶。均令遷移江右存居。如有需費。伊國供給。至於兩國界址。自沙畢奈嶺。迤東。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烏蘇哩河。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半屬中國。半屬俄國。江內祇准我兩國人船行走。他國船隻。不准往來。再俄國已經咨行中國。

理藩院。嗣後各海口。應一體通商。各派官員照管。黑龍江
亦可照此辦理。我二人俱係將軍之職。各奉主命前來。即
可定准。對換印文。兩國安靜。各守邊界等語。才答以兩國
分界。即以格爾畢齊河與安嶺為限。議定遵行。從無更改。
今若照伊等所議。斷難遵就。允准。至通商一節。黑龍江地
方寒苦。並無出產。即米麵菜蔬。止敷本地食用。不能與外
人交易。且民情兇悍。約束不周。致生嫌隙。有傷和睦。當先
早將人眾撤回。以全和好。並據理正言。與之辯論。該夷爭
執狡詐。理窮處。輒以防堵為詞。甚至推諉不知。紛紛議論。
至暮未定而散。次日巳刻。夷酋仍帶原隨夷眾前來。照舊

款待該夷將清字夷文呈遞閱看○言語更加荒謬○婉言開導○至再該夷一味狡詐○自覺詞窮○遂行告辭○回船○當派佐領愛紳奏○將夷文送回○旋據該夷首領○令通事○仍以清字夷文呈送前來○據稱○兩國和好○今將黑龍江左岸○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爾錦屯○其中舊居屯戶○仍令照常永遠安居○其餘空曠地方○均與俄國為界○以便屯兵防範○該夷又稱通商一事○仍照海口等處章程辦理○各派人員照料○又額爾古納河○黑龍江○松花江○烏蘇哩等河○至海○凡沿河各岸○一半屬於中國○一半屬於俄國○為界○江中止准中國與俄國人船行走○不准他國來往等語○欲將文內以河為

界字樣刪改。是以隨派佐領愛坤奏攜文前赴夷船相商。旋據稟稱木首將文留下。聲言以河為界字樣斷不能刪改。其餘別事明日進城再議。連日等候。木首推病未來。迨至辛巳日午刻。木首帶夷目數人。忽到寓所。接閱夷文。並未刪改。即向其正言議論。又因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地面。礙難懸擬。轉向吉林委員三際詰問情形。該員答以尚須查明再定。議論未終。木首勃然大怒。舉止猖狂。向通事大聲喧嚷。不知作何言語。將夷文收起。不辭而起。委員等詢問通事。施沙木勒幅木首因何動怒。通事不答。但言明日再送字來。夷眾數數返回對岸泊船。先是木首未來之

前有夷船五隻。夷人數百名。軍械俱全。順流而下。行十數里。停泊木酋來時。隨有大船二隻。夷人二三百名。槍礮軍械俱全。泊於江之東岸。尚屬安靜。自木酋忿怒回船後。夜間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槍礮聲音不斷。次日早間。副都統吉拉明阿。暨大小官員等。來見稟稱。木酋昨日因會議分界未允。夜間施放槍礮。勢在有意尋釁。又恃有人船在後。僅一舉動。必致難休。現在江之東岸。存居屯戶。男女驚惶。進城哀懇。設法護庇。僅有緩急。雖有豫備兵丁。西丹等防護城垣。恐難兼顧。屯戶不得不據實稟明。設法安撫等語。當飭協領等官。密為撫諭。江左屯戶人眾。照常安居。一面

派員前赴夷船以問好為詞。會見木酋探其光景。見該夷仍帶倨傲之態。令通事向委員說。日前你們大人約我會見你們將軍。議定界址。我本不去。你們大人再四相強。礙難不允。及至會見後。所議條款。多不允准。並言不敢擅專。必須奏明方可議定。現今俄國之人在吉林地界開吞奇吉等處。屯居多年。豈有不知之理。彼處有俄國之兵。可保。喚夷不敢前來侵擾。黑龍江所居屯戶。我能主掌。不令遷移。你們將軍。既係奉命前來。分定界址。豈不能定奪。所有議定兩國交界。俄國前已行知。

大清國理藩院准行。並未駁回。你們將軍。乃係親任大臣。不肯

應允明你故意推諉你既奉將軍之命前來問好尚有兩
國和睦之意我明日使通事寫字前來見你們將軍若可
照字辦理即行對換畫押文字彼此為憑以全和好如若
不能我即捨江左屯戶不准存居等語十五日已對木酋
使通事前來呈遞清字夷文語雖含混取巧較之前文畧
覺簡明且字內已將江左屯戶居處讓出此外本條空曠
地面現無居人至松花江烏蘇哩河等處地屬吉林未敢
酌准但該夷業經占居濶吞奇吉處所字內又寫烏蘇哩
河至海以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議請通商一節亦可比
照海口等處辦理現在劃分界本不當遷就了事均應

查照舊例。分定為是。第勢處萬難。若不從權酌辦。換給文字。必致夷酋憤激。立起釁端。勢難安撫。實於邊疆大有關係。是以不揣冒昧。暫安夷人豺狼之心。允其所請。換給畫押文字。以紓眉急。該夷換字後。即將人眾船隻退去。於十六日返回海蘭泡。據稱暫居數日。即往開吞等處辦理要事。現在海蘭泡居夷。照常安靜。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於地界一節。言語反覆。曾諭知奕山與本哩。奕岳。福會。勘時。當查照從前界碑。與之劃辦。不可遲就了事。茲據該將軍奏會晤夷酋。酌議地界。該夷酋所請黑龍江左岸舊居七戶之外。所餘空曠地方。給與該夷安靜存居。並江中

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因恐起釁。並因與屯戶生計。尚無妨礙。業已悉行允許。自係從權辦理。限於時勢不得已也。惟該處既給與俄夷。又恐民夷雜處。致滋事端。奕山當妥為彈壓。毋稍大意。其松花江。烏蘇哩。綏芬等河。界屬吉林。距興安嶺遠近。奕山不能懸揣。即著景瀄迅速查明。如亦係空曠地方。自可與黑龍江一律辦理。儻該處本有居人。一旦為夷占踞。與我國屯丁耕作。均有妨礙。景瀄當咨明奕山。仍應與該酋據理剖辯。不可一概允許。又滋後患。至該夷所請於黑龍江通商之事。即著奕山體察情形。妥籌條約。一面仍嚴密防範。設法駕馭。毋令該夷既遂所欲。更肆要求無厭也。

大清國御前大臣黑龍江將軍宗室奕山。與俄羅斯國東錫畢爾將軍木哩斐岳幅。欲期兩國永遠相好。各屬之人。彼此有益。及防範外國。公同商定。

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為俄國所屬。右岸順江。至烏蘇哩江。為

大清國所屬。自烏蘇哩至海。所有地方毗連兩國交界之間。為大清俄國同管之地。黑龍松花烏蘇哩各江。只許

大清俄國往來。別國船隻。不准行走。黑龍江左岸。自精奇里河。至霍爾莫勒晉莊。原居滿洲人等。仍令照常居住。歸大清國官員管轄。不准俄國人等擾害。

一兩國所屬之人。永相和好。烏蘇哩。黑龍活松花江。居住
兩國之人。准其彼此貿易。兩岸商人。責成官員。互相照看。
大清國黑龍江將軍。宗室奕山。與俄國吉那拉勒。圖畢爾那托
爾。木哩斐岳。福。公同商定。永遠無悖。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侍郎銜耆英。奏。前日英夷李
燾。咽負氣回船。後。等。託俄味西夷。而說。次日該夷李燾
咽。復與該夷通事喊。啞。嗎。同來。聲言伊國欽差。令彼二人
催取照會。如本日不給伊帶回。即帶兵直入京師等語。可
惡已極。各夷初到天津。並不騷擾百姓。近來頗有搶奪馬
匹。占踞房屋等情。等。等。深知該夷情急。不肯再候商酌。而

事處萬難。豈能昧良喪心。輕為允許。展轉思維。又經數日。竊恐該夷再事決裂。萬不能設法挽回。與其目前潰敗。不可收拾。不如姑為羈縻。徐圖補救。況自廣東殘破後。葉名琛所存夷務舊案。皆為英夷搜去。向來辦法。彼盡窺破。駕馭無術。智勇俱窮。現在津郡兵民。兩不足恃。一經變亂。等身不足惜。其如京畿密邇。迥與他處不同。是以不揣冒昧。將大概條款。暫為允諾。所有內地通商。遊歷各省兩節。允於軍務完竣後酌辦。兵費一節。推交廣東辦理。進京一節。約俟緩期再議。他如不禁傳教。會緝海盜。酌改文書。商量稅則。俱已允其大概。未知該夷回文如何。恐尚有許多

饒舌回文一到即可早定章程。今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而全大局。至於俄夷條約較易為力。俄味兩夷條約已在商辦。均俟得有頭緒。再將詳細條目開單具奏。如此辦理。諒已可無決裂之虞。

論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領到關防。並陳現辦情形一摺。嘆夷嗜利逞強。專擇萬不能允之事。故肆刁難。桂良等。遽為所懾。竟將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兩節。允俟軍務完竣後酌辦。輕為許諾。但顧目前。必貽無窮後患。即兵費推交廣東。進京約後再議。雖屬萬不得已。姑為羈縻之計。惟日後不能踐言。轉致失口於該夷。釁端復起。前據桂良等鈔呈何桂清書函。所稱折服夷人。當示

以誠信。擇其可允者。允之。其必不能允者。即正言拒絕。不可游移。桂良等。惟當將添口減稅各條。與之以利。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會議耶。本日據奕山奏。已會同英首木哩斐岳幅。將烏蘇里河至海口等處。分界通商事宜。合約定議。桂良等。即可藉此一事。告知俄首。諒伊必早有所聞。惟中國與爾國。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優厚。至英佛二國。現踞廣東。斷難盡如所請。而嗾嗾等情形。兇悍。恐一旦決裂。柱費爾等。說合好意。英佛二首。來至天津。本應置之不理。皆因俄國前來。說合聲言。並無惡意。是以未與用武。不料該二國。先開火。砲直赴天津府城。迄今未有定議。今俄國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理

應為中國出力。向英佛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達了此事。方能對得住中國。若不能挽回。我三人不能辦理。即日回京。現有僧格林沁帶兵在後。聽英辦理。但兵端一開。不能再議撫局。不但各國均無所益。即爾公使為好之本心。亦難剖白矣。如此曉諭。看其如何轉圜。再行酌辦。

桂良。花沙納。又奏。者英自到津後。英佛二夷。不與相見。深懷疑貳。者英前到俄囉斯處。得見普提雅廷。即告以如上。英船必須小心。者英不解其故。及往拜英酋。果不肯見。嗣於味夷處。忽見從前所定條約印冊。者英心即詫異。詢以此件何由到手。據味酋云。英夷攻破廣東。葉名琛被擄。遂

將中國辦理夷務黃箱取出。不但我味國條約在內。即歷年寄

諭摺件。均為喫夷所得。並問條約印冊。應藏京師。何以存在廣東。者英告以想因質對要事。奏請

發出備查。者英回公館後。心益生疑。及昨日戌刻。喫夷呼拳囑復來信。取照會。等。與者英公同接見。正在辯駁條約間。喫夷喊喫嗎。於生前呈出一件。即係當年者英具奏。叙夷情形密摺。語多賤薄夷人。且有

宣宗成皇帝硃批。等。不勝駭異。連日聞人傳說。謂喫夷因從前受其愚弄。有欲報復之意。禍且不測。等。因思者英一人

之休戚實與

國體攸關。若令該夷得逞志於耆英。且於和局大有妨礙。與其事後不能措手。不如豫為防範。以杜其奸險之謀。惟有
願求

皇上格外

天恩。准耆英進京。而陳夷情。既可免意外之虞。亦可將天津現在
夷情。詳細具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耆英素悉夷情。特降旨發去欵差關防。與桂
良、花沙納。公同接受。一體鈐用。親向該夷開導。以冀轉圜。茲據
桂良等奏耆英自到津後。哄拂兩夷。不與相見。深懷疑貳。請飭

回京等語。者英係原定和約之人。於該夷一切情形。素所深悉。經朕此次素璣錄用。并以欽差重任。專辦夷務。已有旨毋庸事。事會同桂良等辦理。至各夷所請各條內。定議准駁。總期於中國無礙者。酌量允行。現在桂良等。雖同是欽差。而於夷情一切。未若者英熟悉。何以忽有代奏回京之請。者英並未列銜。是何意見。究竟此事。者英若何辦理。著即通籌具奏。

又

諭前據羅悖衍等奏。進紮花縣。激屬神團。密籌克復省城。並片陳江國霖等。煽惑各情。均經諭令黃宗漢。與該侍郎等。密商舉動。並將該藩司等懲辦。計該大臣。當已行抵粵省。所有胡兵集餉。

釋民擾及各事宜。想能遵照諭旨。妥為辦理。廣東文武各官。受
是挾制。殊堪痛恨。本擬使黃宗漢查參懲辦。乃本日據江國霖
奏。竟以籌勦西江軍務為名。擅自出省。該藩司於是人入城。夫
去庫項。答已難辭。復敢抽身逃出。置義務於不顧。更出情理之
外。已降旨將江國霖革職。交黃宗漢審訊。其廣東布政使。著畢
承昭補授。畢承昭本係黃宗漢隨帶之員。現已推任藩司。籌備
鈎需各事。即著責成督辦。江國霖素性貪巧。曾據羅博衍等。參
奏首鼠兩端。每月朔日。率各官與夫人會面。受其約束。曾到花
縣求緩攻城。並有恐復罪於夷。不回省城等語。此次藉詞動匪。
居心已可概見。黃宗漢務當嚴切審訊。無令遁飾。其前論撤參

之署。臬司蔡振武。及鄂閩之革道俞文詔。一著按照所奉嚴辦。夷船到津。攻奪砲臺後。逼脅要求。多不可准。撫局未易定議。廣東圍練。現辦情形若何。著該督隨時馳奏。以慰廑念。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夷船初到。即以錢物誘我貧民。其時大眾驚惶。紛然遷徙。經臣設法撫定。漸次安集。而游手無業之輩。轉與該夷交接。毫無畏懼。臣恐其聯絡勾結。即令張錦文等。設一公局。代買食物。不准夷人上岸。亦不准民人登船。各自稽查。其初尚能遵辦。迨後夷使居住望海樓等處。空房未免有跟隨乘便閒行者。復令兵民隨地攔阻。亦即回去。並未抗拒。前有俄國之人。在東浮橋與鋪

民爭鬧。網送該夷責懲。昨有喫佛之人。強進民房。被剝衣服。逸去。今又有在金家窩滋擾。及占用望海樓後。回民房屋數間之事。該民人皆懷忿恨。誠恐因此即肇釁端。前經臣飭令集團。不下萬人。暗分地段。互相聯絡。現復告以議撫與議守二事。並行不背。議撫所以安民。議守亦所以衛民。嗣後該夷如能斂跡。仍可相安無事。儻竟四出騷擾。亦必與之理論。但不得遽傷其命。致悞大局。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又奏。再侍郎國瑞所帶馬步隊一千名。欽奉

上諭。飭令移紮楊村。交僧格林沁分撥布置。除奉

旨飭調宣化鎮兵一千名赴通外。其餘各鎮協已無可調之兵。惟查有派往開州防堵天津鎮兵四百名。現尚無事。已飭副將田在田。就便管帶來津備用。

硃批知道了。

禮部尚書瑞麟奏。查看得老米店之西北黃莊以前。有河身曲折。由東北灣。正可釘筏抵禦。河內用數丈大木。二尺餘寸鐵釘。做成木排。橫河塞流。以遏夷船前進。堤上高築土牆。外有濠溝。丈餘。使逆夷難於駛入。內有槍礮眼孔。隨手可以打出。我兵藏伏其中。逆夷即用礮礮火箭。亦無所施。其使倆。才與托明阿會詳。已有頭緒。而木礮尚未備齊。

若候工竣。恐稽時日。先將布置情形具奏。即遵

旨來京親聆。

聖訓。俾得遵循。

硃批。知道了。

己卯。巡防王大臣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瑞華。奏。竊

臣綿愉。於本月初四日。由僧格林沁軍營旋京。途次接據

僧格林沁專差送到者。英致伊信函一件。悉者英業已由

津旋回。臣綿愉展閱。不勝駭異。隨將原信攜至巡防處。與

臣載垣。瑞華。共同密看。均極驚訝。伏思臣等以耆英熟習

夷情。是以密請

派赴天津辦理喪務。該員係獲罪之人。復蒙

恩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盡心籌畫。詎意以夷情巨測。並未

辦有頭緒。輒欲藉辭卸肩。未奉

特旨。竟敢先自回京。其畏葸無能。辜

恩誤

國之處。殊堪痛恨。又查該員信內。有初五日辰巳之間。可抵

僧格林沁軍營之語。臣等擬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該員在營訊明後。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至臣等

無知人之明。以致濫行保舉。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臣綿愉。義垣。端華。從重治罪。

初二日申刻。拜奉鈞函。達荷垂問。是情惟嘆。夷仍驕悍。異常。昨日夷民。即有尋釁欲行爭鬪光景。英仰蒙

皇上天恩。誓死報効。初一日。嘆夷通事。在桂中堂公館。坐索照會。並將伊等攻破廣東省城時。所得交代文案內。有英密奏。夷情。

硃批摺件。出令大眾閱看。殊為可駭。旋經公同商酌。英赴天津。聖意原謂熟習夷情。素來見信。以便設法蕪糜。不意出閱摺件。直是當年辱罵該夷之言。緣日前已有傳聞。謂該夷包藏禍心。欲圖報復。共一人休戚生死。殊無關繫。惟撫月正在將定未定之時。萬一該夷思欲狡焉一逞。則闕礙全局。大為

可虞之至。萬不得已。本日已將此情密奏。是以英即刻回京。擬在通州聽候。初五日辰巳之間。可趨討魔下。而陳一切耳。

硃批。此摺并信函。著惠親王等。與恭親王。惇郡王。軍機大臣。公同閱看定酌。

恭親王。惇郡王。軍機大臣彭。蔭。章。相。後。穆。蔭。杜。翰。奏。本日蒙

發下惠親王等摺者英信函奉

硃筆。此摺並信函。著惠親王等。與恭親王。惇郡王。軍機大臣。公同閱看定酌。欽此。臣等查者英。係蒙

恩棄瑕錄用。辦理夷務之員。不知感發天良。與桂良等會商辦法。竟敢不候。

諭旨。擅自回京。實屬辜負。

天恩。惠親王等。請訊明後。即行正法。實罪所應得。臣等擬請。

欽派大臣。前往通州。會同僧格林沁。嚴行審訊。具奏。抑或。

飭下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押解來京。交宗人府。會同刑部嚴訊。

之處。請。

旨。遵行。至惠親王。載垣。端華。自請治罪。臣彭蘊章。柏蔭。穆蔭。杜翰。亦難辭咎。應請一併治罪。伏候。

欽定。

硃批○者○其○經○朕○棄○瑕○錄○用○。委○任○辦○理○夷○務○。乃○長○慈○無○能○。大○局○未○定○。不○候○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負○朕○恩○。亦○無○顏○以○對○天○下○。實○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派○員○將○者○著○鎖○紐○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此○次○朕○用○者○其○原○出○於○不○得○已○。莫○其○有○成○。雖○經○惠○親○王○等○保○奏○。實○係○操○縱○自○朕○。無○先○見○之○明○。愧○恚○殊○深○。惟○王○等○贊○襄○無○方○。若○不○予○以○薄○懲○。曷○以○洽○服○眾○議○。惠○親○王○著○毋○庸○管○理○中○正○殿○。雍○和○宮○事○務○。載○垣○。端○華○。均○著○開○領○侍○衛○內○大○臣○。缺○。與○惠○親○王○一○併○交○宗○人○府○議○處○。彭○蘊○章○。相○復○。穆○蔭○。杜○翰○。均○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據○惠○親○王○等○。奏○奏○者○其○擅○自○回○京○。並○呈○遞○信○函○。覽○

奏實堪詫異。者其本係獲罪之員。前因惠親王等奏請派赴天津辦理夷務。朕念伊尚悉夷情。寬其既往。棄瑕錄用。今與桂良、花沙納、晏壽高、辦伊應感發天良。力圖報効。即使逆夷狡獪。猝難開導。亦須悉心籌畫。昨桂良、花沙納代伊奏請回京。未曾允准。乃竟不候諭旨。先自由津回至通州。聞伊所致僧格林沁信函。畏葸無能。不顧大局。置身事外。殊深痛恨。已有硃諭。令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捆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等嚴訊矣。該大臣接奉此旨。務將耆英派員押解起程。現在撫局未定。難保該夷不肆狂悖。更起兵端。自應先機籌備防勦之策。方不致倉猝失措。該大臣駐紮通州。距津甚近。務當隨時偵探。作速布置。

至駐紮山海關之察哈爾兵一千名。本日已諭令前往通州。並諭慶祺。迅調盛京兵一千名。飭文玉明統帶。往山海關防堵。以臻嚴密。

又

諭前因通州需兵防堵。疊諭吉林。黑龍江將軍。各調兵五百名。迅速來京。本日據承志奏。吉林官兵業已分作兩起。即日起程。其黑龍江官兵。諒奕山接奉諭旨。亦即迅調來京。著慶祺。飛飭沿途催提兩處官兵。剋日馳赴通州。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延緩。至山海關駐紮之察哈爾兵一千名。亦著該副都統。飭令迅赴僧格林沁軍營。勿違。山海關地方緊要。著慶祺。迅調盛京官

兵一千名。交協領管帶。飭令前往。交五明統率。如該侍郎尚未
行抵該處。即將此項官兵。交定福暫行管帶。至前調哲里木盟
蒙古兵一千名。並著慶祺。就近飭催。迅速起程進京。聽候價格
林沁調遣。

又

諭。所有前調昭烏達盟蒙古兵一千名。著英隆飛飭起程進京。聽
候調遣。毋庸俟該盟長會齊。致有耽延。其哲里木盟蒙古兵一
千名。已諭慶祺就近飭催矣。

直隸提督托明阿奏。等現在楊村。督辦一切堵禦。瑞麟來
楊會商。趕緊完滾築壘。安設礮位。並製造攔擋夷船木障。

其破位一項已據譚廷襄咨報。由保定府運送。不日即可抵揚。惟查揚村一帶地方向無大木。茲復興瑞麟公同商酌。飭委楊村廳通判。並天津縣知縣。在天津拆船場內。解運大木。已據該廳縣呈報。現於場內採得大木百數十根。趕緊運送。一俟木植到齊。即督飭多備工匠。刻期興工。將木料成造妥協。安放沿河要隘。俾該夷船隻。益多阻隔。不能北上。并密探得天津近日夷情。極為叵測。已分佈官兵。妥為防範。一經探報。蠢動。即行相機堵截。以阻其北上之路。再本月初三日。瑞麟已由揚村起程回京。是日申刻。耆英亦由揚村經過北上。正在踴躍間。適聞瑞所帶官

兵於初四日移來楊村。現在會同相度地勢安營。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內閣著添派瑞麟辦理巡防事宜。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竊思暎夷逞強情形早在
聖明洞鑒。從前所求之事已屬萬分無理。迨^才等接見後。該夷聞
來條款。又較從前加增^才等萬不敢以不堪入耳之詞上
讀。

宸聰且體察該夷詭計。總因向來中國語多推託。是以無論如何
開導不肯相信。^才等通籌全局。早夜斟酌。覺決裂之胎患。

至重。而姑允之為禍較輕。故至萬不待已。始將大概情形。給與照會。令其不致決裂。蓋以該夷能聽我反覆辯論。然後得以盡言。非一允即不能稍為挽回者也。若有求輒允。並不能用言拒絕。誠如

聖諭所云事事皆准。何用大臣會議。夫能杜絕將來之釁端。此萬全無弊之上策也。若專顧杜絕將來。而遽任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又目前之大患也。況津郡密邇。

京畿。曷敢輕為嘗試。等死不足惜。身死而令天下受無窮之禍。

都城有震動之虞。則雖死猶有餘責。現在嘆夷威等優待。

之意。稍釋疑慮。連日一面密購內綫。破其詐術。一面令隨員等詳細開導。一面囑託俄使。婉轉闡說。已較前日桀驁情形。稍有不同。津郡人心。亦漸安定。詳察夷情。嗣後果能開誠布公。示以寬大。使該夷潛消疑貳。然後剛柔互用。令其不敢逞志。庶可設法羈縻。今日俄使明堂。前來公館。已將

聖德宣布。令其傳諭。普提雅廷。俾知感激。力圖報効。該夷與中國和好有年。亦願效勞。宣力。諒可漸冀轉圜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所求內地通商游歷。及進京一節。雖桂良等許以緩圖。仍恐貽後日之患。今其囑俄使轉圜。本日據桂

良等奏。憑陳現辦情形一摺。據稱。明知和議既成。必有從而議其後者。然不敢因此而不顧大局。因思兵費一節。原屬無理。惟前許其到粵公論。此時若已許之。毋庸另議。至內地通商。及進京二事。皆不可行。桂良等已知照該夷。未知如何回覆。據奏。嘆夷現感桂良等優待之意。疑慮稍釋。榮驚亦稍避於前。該大臣等。既令委員詳細關導。復託俄夷婉轉關說。如有轉機。固好。儻必無挽回之術。亦只可就桂良等所議辦理。不至目前決裂。但此外或尚有不可行之事。續詳要求。則墮其術中。更無把握。必須定議後。即退兵船。並不別生枝節。方可與之定議。准其將詳細章程馳奏。現聞夷人已有占踞村莊之事。防其欲久駐天津。

不可不預為計及。再據宋晉片奏。噶吧。等。等。等。可。隱。餌。以。利。各。等。語。著。桂。良。等。妥。籌。酌。量。辦。理。原。片。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等。接。奉。寄。

諭。據。桂。良。等。奏。噶。夷。要。求。各。款。斷。屬。難。行。連。日。探。報。夷。情。狡。展。而。

噶。哈。喇。尤。為。橫。恣。巨。測。萬。分。恐。非。理。喻。所。能。格。化。夷。船。夾。

帶。潮。勇。並。鐵。鎗。等。物。自。係。預。備。開。掘。河。路。或。登。陸。吃。滾。築。

壘。等。用。又。聞。其。天。津。占。踞。金。家。窩。地。方。用。該。處。板。廠。木。料。

打。造。船。隻。其。為。意。圖。北。犯。形。蹟。顯。然。津。門。兵。勇。潰。敗。之。餘。

氣。怯。心。餒。戰。守。兩。不。足。憑。楊。村。一。帶。托。明。阿。等。帶。兵。駐。紮。

經。瑞。麟。前。往。籌。畫。布。置。等。現。復。派。弁。絡。繹。查。探。並。先。咨。行。

托明阿將該處官剝民船就近飭令移往子牙河內收泊
又將通州一帶河路船隻亦飭地方官查明派員密往察
看酌量移泊現在平家灘一處挑挖引河於四月二十九
日工竣仍留河岸及壩頭各五丈地方專候臨時開掘其
河身要害處所逐日釘椿樹柵並預備船隻樹株擇要沈
塞逐層堵截子牙大營及蓮河兩岸築立礮臺數處尚未工
竣惟通州城垣坍塌情形甚重於安礮處所先行設法補
築應用一面嚴飭地方官趕緊興修子牙原帶礮位均不甚
大僅可陸路攜帶應用至各礮臺及城上安設擬請由京
調撥五千觔以上大礮十餘尊即日運通並擬將現在楊

村富勒敦奏所帶八旗漢軍營官兵調回通州。激屬用
之。宣化鎮兵於四月二十九日到通。分紮運河兩岸。綏遠
城兵於五月初一日八起到通。當經撥赴采育紮營。其續
到密雲官兵五百名。即在河東紮營。以便調撥。天津民氣
本強。此番夷務反側。民情亦大不足恃。此時頒發告示。激
屬鄉團。非但不能有益。恐刻下議撫未定。轉致該夷得所
藉口。且辦理團練。必由地方官吏。率同紳士舉行。已由
咨請巡防王大臣。飭令順直所屬津通一帶地方。查照節
奉
頒發章程。並堅壁清野條議。實力辦理。並擬請

旨飭下各部院堂官傳令各衙門官員有願及時報効者具名陳奏由各堂官選派分赴近京運河一帶各州縣督勸團練隨時偵察路徑險要地方情形如有奸細潛藏及匪黨窺伺立即飛稟京營及通州大營派兵勦擊其有各該州縣本籍堂司各官於該處民情地利熟悉者令赴各該州縣城鄉密行糾約團練激厲眾心相機行事民情積憤之餘一有整率之人必當忠義奮興且可臨事知方不致自莽或滋他患事定之日分別獎敘立功者即時保奏優或貽誤軍情亦即叅劾不貸至通州等處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奉到

諭旨○令○等○覈計酌量加增○當即傳諭糧臺將該兵丁等應得口分
各例○詳細稟報前來○緣上月糧臺所發口分按照旗兵每
名每日鹽菜實銀七分四釐九毫有零○綠營每兵每日鹽
菜實銀四分八釐三毫有零○其尚有馬乾米折等項○奉部
定章程○應行折扣○按放鈔票○據該糧臺聲稱○上月未經放
給○因通州糧價昂貴○正在議請改放實銀等因○詳加查
覈計上月所放兵丁口分○合現在通州銀價物價實屬不
敷食用○若遽將馬乾米折○全行改放實銀○又恐過於浮多○
今擬於上月放過應得鹽菜實銀外○於旗兵將所應得馬
乾一項○仍行照部六扣之數○每日再行放給實銀一半○合

銀四分八釐。綠營兵將所應得此乾不折各項。概不折扣之數。每日再行放給實銀一斗。合銀三分五釐五毫。計旗兵每日可得實銀一錢二分二釐有零。綠營兵每日可得實銀八分三釐八毫有零。銀數按部章發給粟銀。兵丁已可足敷食用。當即剴飭糧臺遵照辦理。當此逆夷情狀。益。撫局既難有定。現在惟有將籌防一切。日夜趕緊布置。不致稍涉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遵籌布置各情形一摺。所籌挑挖引河。修城安墩。宣化綏遠密雲等兵。分駐運河東西兩岸。及采育等處。布置均屬周妥。其遵議酌增兵丁口分章程。即著照所議。

辦理。托明阿統帶官兵駐紮楊村。聞珠勒亨一軍獨駐河東。恐非要地。應移紮何處。與各軍聯絡。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妥為調度。不可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所請飭各部院堂官派員赴各該州縣。辦理團練事宜。已諭巡防王大臣。行知各衙門辦理矣。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請飭各部院堂官派員赴近畿各州縣。辦理團練等語。著巡防王大臣。查照所議。行知各衙門。分別辦理。署戶部右侍郎宋晉奏。查撫局在喚夷等。利於緩而不利於速。緩則可枝節遞生。况伊一面支台狡黠。一面於城外

及海口。趕修房屋。縱使撫局議成。伊必又以為頭已得為。詞必須酌留。不肯舍天津而去。這我全力與爭。必藉此格外要挾。以他處重地易換。所建房屋之費。另款取償。種種流弊。勢所必至。惟一速字制之。則其伎倆窮矣。該夷各口。皆有領事官。其副領事。必能通漢語漢文。而精於貿易者。任之。聞最為詭譎者。一為嘎吧。上年廣東之事。即其主謀。其次為哮喘。能通漢字。能說京師言語。吉爾杭阿克復上海時。多方籠絡。聘為江海關幕友。名為司稅。奏明在案。每年束修。多至一萬二千圓。起手查察夷人漏稅甚嚴。夷人曾恨之。有照會到滬。以哮喘如在中國犯罪。即

以中國法律處之。此次到津，仍以此人出面講說者。大抵因其熟悉中國情形，故藉以陵侮其人，貪利多智。然果有能言之人，論以中國曾有恩與彼，而彼亦曾為各夷所輕，雖問其心，隱餌以利，則此人不復從中作梗。撫議當易於就範。

壬午直隸總督譚廷襄奏。連日大學士臣桂良等派員與各夷商酌條約，尚未全行定局。各夷內惟俄首仍屬恭順，味酋漸多要挾，嗾俄則強如故。前數日，有味國所帶潮勇同一夷兵上岸，闖入民家，被該事主將潮勇捆縛，夷兵逃逸。味國通事率領十餘人，至桂良等寓所聲訴，當經派

員告以係潮勇滋事。因而捆縛。請令帶還懲辦。該夷謝罪而去。嗣又有英國水師提督登岸閒遊。被不知姓名人在街毆辱。失去衣帽等件。該夷通事率眾百餘。尋找毆辱之人。因被弁兵攔阻。即將弁兵七人拉去。經臣派員告以水師提督違約登岸。民人無從認識。與之理說。並給還夷帽。旋將弁兵放回。本月初六日。忽聞英夷欲上岸陳兵。臣當即督率將領嚴陣以待。該夷於申刻帶領三百人由望海樓至東浮橋一帶列隊行走。音樂前導。殿位後隨。意在誇耀軍容。示其威武。並未進城滋擾。臣亦按兵不動。少時該夷即行回船。此等驕悍情形不一而足。臣日則督兵彈壓。

夜則派弁巡查。一刻不敢放鬆。近地居民尚復紛紛遷避。嘆患前將望海樓後金家窰回民房屋占路。塞斷後路。且恐中有埋伏。密派兵勇。改裝入內。探明各屋。多係不服水土病人。在內調理。尚無別故。惟近因此事。民間忿忿不平。好事之徒。因而從中簸弄。稱欲爭鬧。希圖有事。乘機搶掠。現已令地方官。及紳商人等。剴切曉諭。果係公論難容。臨時必有地方官率領紳民。與之理論。不得私自妄動。徒致債事。若係土匪煽惑。必行拏辦。現時尚屬相安。

硃批。知道了。

盛京將軍慶祺。金州副都統希柱。奏。希柱。布於三月初

五日○接准督慶祺恭錄

諭旨知會到日○當即飛飭所屬金州○復州○熊岳○蓋州等○城旗民○
地方官○揀派晚事員弁○督同各口岸守汛官員兵役○不分
晝夜哨探○妥為布置○嚴密防範○並派候補筆帖式閻邦鼎○
馳騎校閻士芳○前往各口岸○認真稽查○已將金州所屬老
水貼岸極要之羊頭窪○小平島○和尚島○石槽○皮子窩等五
處海口○安設大小墩二十三位○除原有守汛官兵外○復加
添兵役一百四十六名○其餘雙島等十四處海口○亦皆加
添兵役○密為防範○仍揀派精壯官兵開散○在城勤加訓練○
以備策應○才慶祺又准錦州副都統侍順咨稱○錦州天橋

廠海口。向係閩廣江浙等省。沙島等船前來貿易之區。銷戶較多。是為極要。其馬蹄溝海口。僅有直隸山東商船。往來販糧。該處鋪戶較少。是為次要。該二處海口。水淺灘寬。大船停泊處所。距岸三四十里。每遇商船進口。裝卸糧貨。均賴撥船。趁潮挽運。天橋廠海口。原有大小礮六位。足資捍衛。馬蹄溝海口。現由錦州所存之神機神柁礮內。揀選四位。運往安設。應需火藥鐵丸。預備齊妥。運交防海委員。馳騎校富倫布。收存備用。並揀選精壯兵役五百名。內先派兵役六十名。分駐天橋廠。馬蹄溝。二處海口。會同守汛官兵。認真瞭望。嚴密防範。其餘兵役。在城操練。一有警報。

該副都統。即親督在城兵役。星夜馳赴海口。相機堵禦。其所屬甯遠釣魚臺海口。雖係次要。現亦一律布置周備。又據牛莊。岫巖。蓋州。熊岳。復州。旗民地方詳報。遵到親詣各口岸。無論極要次要。分別撥運礮位槍械。加添官員兵役。嚴密布置周妥。各將守城官員兵役。及團練鄉勇。逐日認真操練。以備緩急。又據水師營協領詳報。揀派妥員。帶領兵壯。駕船在於山東奉天搭界洋面。梭織哨探。如見有夷船蹤影。星飛知會沿海地方官。豫為準備。如無信息。即赴鄰省洋面一帶。詢探確情。隨時稟報。等慶祺。仍恐防範稍有不用。前已通派佐領慶齡。古尼音布。防禦恒麟。先行密

赴各海口。嚴實稽查。復在省城各營內。揀選精壯官兵二
千名。派委曾隸戎行之協領佐領。統騎校等官。不動聲色。
認真在營操練。聽候海岸信息。一有警報。卽令馳赴海口。
合力防堵。以壯聲威。並密飭濱海各地方。不時偵探瞭望。
俟該夷船駛近口岸。先以善言開導。斷不准遽施槍礮。致
激事端。一面星飛馳報。於慶祺卽行飭令派定員弁。管帶
精兵前往相機辦理。

硃批知道了。

甲申。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以夷狡猜非常。所求之事。

每多萬不可行。稍縱則墮其術也。過卻又不能就範。駕馭之難。幾已無術不施。惟擇其愚稍達者而姑允之。以為退兵之計。即如兵費一節。該夷本欲在津議賠。商酌許久。方肯由廣東酌辦。然必須將此項議明。既有著落。始能退還廣東省城。遊歷各省州縣一節。雖議明持照前往。然弊端甚大。非不深知。而舌敝唇焦。不能推託。內地通商一節。約至軍務完竣後辦。而目前必欲於鎮江設立馬頭。此次該夷所添各口。不止一處。亦知處處蓋房立棧。彼一時原來不及。而既經允准。將來總必聽其通商。究之往復思維。覺此兩層之可慮。至速亦在二三年後。欲為目前退兵起見。

均屬急不暇擇。獨至進京一層。始云必須先往而後議事。嗣云由京回後始退兵船。欲我准其長遠駐京。有事乃可隨請隨奉。故雖不能見。

大皇帝亦必欲往。現在他國定議。有將來果有要事。准令進京。隨帶不過數人。一年不過一次之條。欲令該夷照辦。乃云各省督撫。朦蔽太甚。必須伊國日有欵差在京。方能得信。迅速目下他事俱已商定。惟此一節。前雖屢言。總未落實。今經相持數日。等萬不敢允。日來該夷逼迫愈緊。勢不能再事遲延。此時與該夷議明。目前權且不往。先委數員看定寓所。中國代為租賃。俟彼此互換條約後。始由該國簡

派欵差前來約計總在一年以人每年不過二三十人一切費用均由該夷自備全與中國無干京城各處除宮禁要地不准往來其餘各處任行無阻文移會晤可與大學士平行並於天津租賃房屋一所與官員學生居住事關重大斷不敢輕易擅許等再四商酌夷情反覆無常久則更恐別生枝節僕能善為羈縻即有數十夷人在京尚易防範且目前不往暫將兵船退卻使我得稍舒一步再圖設法布置亦尚有措手之時等說定之後必須允退兵船方能與之定議現在俄味兩國條約已定嗾俄兩夷每思入城居住雖未占踞村莊而強住民房時時聲起

譽端多纏一日更添無窮之憂慮誠如

聖諭不可不豫為計及據等愚見夷情本屬犬羊向來最苦中國藐視故欲得駐京師以示體面但能派員妥為照料或者由感生悔可釋從前疑憤即或不安本分人數不多亦可鈐制然該夷詭詐多端是否有深意存乎其間等不敢自謂確有把握也當此兩難之時計無所出以時勢而論斷不可任其決裂惟有仰求

皇上天恩密授機宜俾等得以遵辦一俟

命下即便趕緊定議以免又有他說

桂良等又奏郎中蘇彭阿於初八日將俄羅斯達喇嘛巴

拉第送至天津已派員帶往該夷船內此時俄夷感激
皇上格外天恩願送中國火槍一萬桿各項礮位五十尊送至大
沽海口內地自駕沙船運接以表酬謝之忱求才等代奏
並云嗣後夷患極宜豫防海口礮臺萬不足恃伊擬備文
回國令派修造礮臺並教兵技藝及看視金銀礦苗各官
前來中國代為制備一切實係感激國報萬無他意不必
見疑才等連日接見該夷與之深談見其出於至誠俟該
夷首備文轉求即擬據情代奏此番夷船退後必須趕緊
設法備邊所有沿海各口務當力圖整頓庶可亡羊補牢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英將次就範現擬從權辦理一

擱。嘆夷所求各條種種皆胎後患。如內地通商一節。原議軍務完竣再辦。而該夷即欲於鎮江先立馬頭。可見步步進占。所求無厭。現在該夷滋擾海口。海運已難踴躍。勢不可不改由河運。若復任其盤踞鎮江。則河運亦難辦理。實為大患。可明白曉諭。告以鎮江地方連年皆遭兵火。民情尚未安貼。亦無殷實商人在彼。若驟立馬頭。置棧積貨。不但不能銷售。且難保無爭奪口舌之事。設或彼此不能相安。轉致有傷和好。是以必須軍務完竣。方可定議。並非托故遲延。又如游歷各省州縣一節。雖議明特照前往。儻與民人口角鬪毆。或迷失傷亡。中國地廣人多。不能查察。須先與之言明。方免日後又受唇舌。至進京一節。他國

所議。但言有事進京。而英夷必欲在下久駐。且自居欽差名目。其窒礙之處。尤不勝言。當告以有事進京。既經允許。則遇有大事。儘可來京面訴。何必留人遠駐京師。若必欲駐京。則俄夷成例。具在。但能派學生留駐。不能有欽差名目。須改中國衣冠。聽中國約束。專令學習技藝。不得與聞公事。於爾國亦無大益。況各口通商。各有督撫。嗣後若有要事。不拘何處。皆可由本省督撫。代為轉奏。不必向廣東欽差理論。自不至有蒙蔽之處。即與駐京同其便捷。以上各層。均可聽其自擇。桂良等已託俄夷代為轉圜。無論如何為難。必須將此事阻止。俄夷既感激出力。其好勝之心。當可激發。即與之言爾國多年和好。尚止學生在京。

從無欽差住京之事。今暎夷尚未交還廣東。如何先議入城。豈不轉在俄國之上。託其從中設法。即不能罷進京之議。亦須廣東事了。再行詳細議定。如何禮節。彼此允協。方能定約。至天津海口。斷不可許其往來。將來定議進京。亦止能自上海起。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俱由中國辦理。不必令其自備資斧。以後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來京。不必年年跋涉。如能借俄夷轉國。其先來京城。看定寓所。及在天津租賃房屋之處。俱毋庸議。至鎮江設立馬頭。於漕運有礙一層。不必向俄夷實告也。俄夷欲送槍礮。既出真心。可告以送來之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正可藉此籠絡。六以不疑。以冀為我所用。

不可露中國急需此項之意。致做輕視之心。其欲令人來教導
技藝。踏看礦苗。均著婉言回覆。勿許為要。

內閣學士烏爾托奏。茲於五月初一日。行抵德州。適山東
委員鹽運使陳景亮亦到。當會同前赴四女寺支河察看。
該壩口門坎高。運河水面一丈五尺。壩內洩水支河深
有六尺。河身寬有六丈。兩岸堤工尚屬完固。河身乾涸。
即由河身內查看上游。寬深不一。詢之德州知州張應翔。
據稱向來伏汛漲水至一丈三尺。開它壩口洩水。由支河
入海。咸豐四年曾宣洩。運河漲水。近年水勢較小。未曾宣
洩。以致間有淤墊。堤工亦有缺口。壩口距海有三百餘里。

須挑挖修築。方能順流入海等語。因東昌府減水壩二處。急須查勘。未能於支河入海處所。周細詳查。即飭所帶隨員。於下游河身。逐細詳察。俟查勘確切。與水利農田。一無窒礙。即會同山東委員。於四女寺壩口。一面相度地勢。辦理。一面奏。

聞。總期可斷來源。無拂輿情。以仰副。

聖主慎重河防。保愛黎元至意。於於初五日。行抵東昌府。查得馬頰河之減水壩。河溝水勢淺小。開外運河水高數尺。即責令該管知縣。將開板提掣。頃刻之間。水洩尺許。其徒駭河之減水壩。口門甚屬通暢。順溜一行。亦收宣洩之効。復將

梁鄉土橋二閘。下板堵截。以來水勢。並行文山東運河道。轉飭各閘官。凡有近湖開壩。即趕緊起板。洩水入湖。無可旁洩之閘。即下板停蓄。不得任其下溢。如遇伏汛。漲發。應仍由該管官。相度水勢。照例辦理。如此權宜設法。上游無可添漏。下游自有減無增。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乙酉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本月
初五日奉

硃諭著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
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等因欽此臣等督同派出
司員連日審訊據耆英供稱實因啖夷包藏禍心恐因此
有害撫局並有而陳事件是以於桂良花沙納代為具奏
後即行進京至通州後接奉五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一道即於通州繕摺據實覆奏旋因僧格林沁奉到

嚴旨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並將耆英覆奏原摺夾板追回現蒙

嚴訊。惟有懇求。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等語。臣等謹將耆英所具親供三件。並通州所發原摺一件。當堂拆閱。一併恭呈。

御覽。

硃批。著恭親王奕訢。惇郡王奕誼。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秉公定擬具奏。耆英所具供並摺。發交爾等同閱。

耆英謹具親供事。四月二十七日。行抵天津。見夷人往來。肆行滋擾。既不能以理禁止。又不可以威鎮懾。逆夷肆虐。日甚一日。誠恐民情不能忍受。爭隙一起。全局皆非。至其中情形。不但不能行諸筆墨。且不敢宣之聽聞。辦理實

屬練手。五月初一日。哮喘復。通使喊。嗚。至桂良。花
沙納。行寓。逼索議。准照會。神色俱厲。並呈出當年密陳奏
情。

硃批。摺件。公同展開。多係辱罵夷人之語。該夷懷疑深恨。誓不甘
心。又據委員探聽。夷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緣此桂
良。花沙納等。公商。喚夷既深怨者。英縱然在津。於事無益。
僅由此頓起隙端。更難措施。是以商令回京。保全撫局。以
免決裂。此桂良。花沙納。奏請令耆英回京之實在情形也。
遂於初二日。公同商酌。是日桂良因病。有桂良隨員在坐。
耆英當向花沙納及隨員等云。如奏請耆英回京。我不敢

列銜恐致猜疑。若照崇給於拜摺後即行起身。又恐民夷生疑。諸多未便。花沙納云。若夷人問起。便說耆英與你們意見不合。你們公使又不肯相見。所以

大皇帝將耆英叫回。耆英云。若商民間起。即可答以公出。不過數日。即回天津。以釋羣疑。於公同議定後。是以桂良花沙納另片奏懇

皇上格外

天恩。允准耆英來京。實為通籌夷務全局。面陳機宜起見。竊思耆英中外多年。雖衰邁糊塗。豈不知舉凡陳奏事件。須俟奉到

批摺始敢遵行。今未候

批摺率行回京。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惟所欲而陳之事。實關繫

國家安危大局。又慮該夷耳目眾多。漢奸動輒洩漏。必須面

陳。萬不敢行諸筆墨。是以不揣冒死回京。冀聆

聖諭。俾有遵守。此非擅離津郡以圖脫身之實在情形也。津門夷

人任意騷擾。民勇皆有困極思闖之意。易起釁端。則撫局

恐立見決裂。是通州一帶務須妥善戰守。初四日。耆英道

經楊村。與托明阿會晤。將戰守事宜。詳加講求。初五日。行

抵通州。與僧格林沁見面。將津門夷情。詳細告知。必須通

盤算謀以期勦撫兼施。方合機宜。並交白火藥箭一枝。以備照式製造。火攻尚屬利器。伊云。籌防一切情形。擬於日內具奏。至應防河路。咨令該督設法辦理等語。所有耆英由津冒死來京。實為面陳通籌夷務。起見。非敢顧惜身命。謹具親供。伏乞代奏。懇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所具親供是實。

耆英謹又供。查曠夷要約各條。惟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州縣。擇地設立領事官兩節。實關

國家安危大局。萬不可牽就一時。致滋無窮後患。現雖允其俟軍務完竣。再為酌辦。亦不過新示羈縻。以安其心。儻該

夷即欲於無事省分。立即前往。必致驚擾。若待寫立和約。印冊時。於條例內稍有駁斥。事必決裂。亟應豫為籌備。節節防禦。一經泄漏。必致立起兵端。事宜慎密。時不可緩。既不敢行諸筆墨。又不敢商之外人。所以冒昧回京。以冀趨

謁

闕。廷面陳一切。伏乞

皇上指授機宜。俾得遵守。並請

密飭統兵大員。及文武地方官。水陸擇要。先事豫防。斷不可稍形疏漏。致誤事機。此者英必欲回京面陳之實在情形也。伏思耆英以垂暮之年。仰荷

高厚鴻慈。棄瑕錄用。雖誓死自效。尚不能仰報於萬一。何敢藉詞卸責。自作抽身之計。今冒死回京。實屬糊塗。惟有仰懇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為此再具親供是實。

耆英謹又供。於四月二十九日。往見四國夷人。嘆唏兩國夷酋。差通使傳說。不與相見。味俄兩國會晤。情詞尚屬恭順。今四國夷酋。移居陸路。距海口外大兵船極遠。該夷由海口載運鐵銃。二百餘把。帳房二百餘架。在津郡得有蘆蓆三百餘領。又占三义河口。望海樓。韓家房屋。金家窰等處民房。四國夷酋。分踞金家窰民房。收藏器械等物。並駕三板船五六隻。在南運河試水。登我廢礮臺。十里眼遙

望。聲言再不打仗。不過懈我軍心。其包藏禍心。已可概見。若以要約條款已定。即可退船息兵。耆英未敢必信。該夷現在三义河所泊夷船。來去無定。來時則人心搖動。去則商民頓安。體察夷情。實非昔年可比。並非一味圖利。頗露窺竊詭詐之情。即如該夷始欲占踞天津。復又不要。僉謂甚好。復又請內地通商。試問天津又不在內地耶。始以進京為請。今又可緩。現又改為請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州縣。豈潞河又不在內河耶。種種鬼域。豈可遽信。亟須通盤籌畫。謀定後行為要。謹又具親供是實。

耆英奏。奉照會各夷之後。嘆唏而夷雖遣通使至。行寓

來見不過數語即歸。二十九日赴暎喃而夷所住之望海樓。原冀會晤夷酋設法開導。乃竟堅執不肯相見。託言推諉。迨是晚暎夷通使呼唵至。岑桂良花沙納行寓。逼索條約各款。必欲一一照准。復經隨員等向其婉言商榷。該夷頓起憤激。即欲轉回。言語狂悖。極為可惡。岑等以大局所關。雖忿懣填胸。不得不降心開導。冀其轉圜。因將酌商照會發給。不肯接收。竟忿忿而去。次日呼唵復同通使喊唵嗎。至岑桂良花沙納行寓。仍逼索議准照會。神色俱厲。並呈出岑當年密陳夷情。

殊批摺件。公同展開。多係辱罵夷人之語。今粵城既破。督署被搽。

所有夷務案卷。既為該夷所得。當年權宜之計。盡為該夷
窺破。現欲令其就我範圍。復然見信。誠恐萬難措手。並據
隨員等稟稱。探聞暎夷。包藏禍心。深懷叵測。其堅執不肯
與粵商辦。復出閔摺件。明露懷恨。已成嫌怨。不能不暫避
兇鋒。保全大局。況各夷時有三五成羣。來往街市。騷擾居
民。甚至結隊肆行。誠恐別起釁端。桂良、花沙納、與粵再四
熟商。夷情本屬多疑。復加心懷怨恨。若粵拘泥。必與會晤。
設有不虞。不但與大局無益。且恐速其決裂。難以收拾。是
以粵桂良、花沙納。另片奏懇

天恩。允准粵來京。以備面奏一切。何敢各存意見。致誤機宜。僅粵

意存諛却喪心昧良視

國勢之安危為輕。惟一身之休戚是計。何能逃於

聖明洞鑒之中。拏於拜摺後。次日起程。現抵通州。將夷情大局與
僧格林沁面見。熟商密議。計求萬全。即赴

闕廷跪聆

聖訓。再行恪遵等語。

丙戌。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此時俄味兩夷既已定議。
若論嗾嘯兩夷恃強要求情形。非求

皇上示以兵威。不足以懾其虛憍之氣。惟等統籌全局。兼權時

勢。並因天津密通。

京畿不敢令其決裂。即如內地通商。鎮江先立馬頭。遊歷各省州縣。進京長久駐紮各節。凡

訓諭命李等轉告之說。均已照此反覆開導。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任我剛柔互用。該夷總持之甚堅。俄夷雖感激

天恩。而此時嘆咈兩夷。並伊言亦不肯相信。不特以添調兵船等詞。時加恐嚇。且故令夷兵登岸。時為騷擾。欲遂其要求之私。李等令委員百般曉諭。幾已無術不施。本日奉到

諭音。又可藉此作一番辯論。但願該夷悔禍。能遵

聖訓。即可速為定議。儻再事狡展。李等亦不敢任其貪求無厭。惟

當請

旨遵辦。惟夷條約將定。所求內地游行一節。只許南京一處。約俟軍務完竣再議。內地游行一節。不准設立馬頭。及領事官。進京一節。有事方准前往。而該夷必欲派員先至京師。看定房屋。留數人居住。權且辦事。說至再四。方成如此局面。然尚未能定議。獨有賠償及兵費兩節。屢次斥駁。饒舌數日。該夷必欲在京議定數目。逐層遞減。至二百萬。分作五年。由廣東關稅內籌款扣還。據云。每稅一萬。納稅九千兩。其餘一千。以此項作抵。如此攤開。似乎尚可為力。將來達至一半。或過半後。又可設法告緩。惟議定之後。須等先

行畫押。始允退出廣東兵船。及此地兵船也。此事可否允准之處。伏候

命下。李等再與定議。

桂良等又奏。嗾咈兩夷。桀驁不馴。不可專示以弱。此次天津情形。因該夷已踞海口。又復窺逼。

京畿。是以難於用武。然俟條約議定。該夷退出兵船之後。即須及早圍維。不但天津一處。亟宜整頓。所有通商各口。均須一體嚴防。萬一該夷稍有蠢動。不至為其所制。現在中國虛實。盡被夷人窺破。故敢逞其私智。毫無畏忌。雖攻破廣東省城。聲言將來退還。似乎不占地方。而夷情叵測。萬

不可以深信。况經此審定議。後患無窮。不於此時豫為綢繆。恃為長治久安之計。誠恐貽患滋甚。等奉

命查辦夷務。從權辦理。所有應允各款。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縱然殫竭愚忱。只能暫顧目前。而辦理不善之罪。萬無可辭。伏願

皇上速命海疆大臣。力圖補救。以免將來事事掣肘。

桂良等又奏。俄夷前欲派人由旱道往恰克圖送信。經督臣譚廷襄密奏。曾奉

硃諭批示。未邀

恩允。等局敢再行妄請。惟該夷呈請代奏前來。據云。現在前往。

只有二人。且係向來學生行走故道。並非自出新意。等
察其情詞懇切。實無別情。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准其委員自天津起程。由張家口。庫倫。徑往恰克圖地
方按站行走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密陳喚佛兩表。議論條約情形。一
摺。喚佛所求內地通商一節。該大臣等已許南京一處。現在逆
夷占踞金陵。官軍克復之後。地方凋敝。一切善後事宜。非兩三
年不能妥辦。須俟辦妥後。方能議立馬頭。此事與喚佛所求鎮
江。同一窒礙。該大臣等務當明白開導。以免臨時鏡舌。內地游

行一節。該夷無非意在傳教。但中國民情不一。肯否習教。不能相強。僅將傳教之人。暗中殘害。或迷失傷亡。中國地方人眾。不能紛紛代為查辦。此層須向該夷先為說定。以免將來因此起釁。至派員至京。看定房屋。留數人居住辦事一條。該夷留人在京。無事可辦。海口通商事宜。仍須由各省督撫察看地勢民情。京中礙難懸斷。若照俄夷成例。其隨從人等。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於該夷有何裨益。此事仍須囑俄夷向英法二夷詳言阻止。方為妥善。其賠償兵費。數目至一百萬。雖屬無理。原不足計較。惟廣東關稅。五年之中。能否扣出此數。況尚有英法二國。恐為數不敷。必須俟廣東大局定後。方能裁

算。桂良等若先行畫押。將來事有難行。反謂中國失信。又恐其復有要求。伊於胡底。若能借俄夷之力。加以挽回。與說活動。該大臣等亦須示以誠信。以見不輕定約。為定約後事必能行。其尚無把握者。不敢漫然應允。並非推諉也。另片奏俄夷遣人赴恰克圖。已諭譚廷襄派員護送至張家口。並諭慶昫派員接送至恰克圖矣。

又

諭桂良。花沙納奏。俄夷欲派人由驛往恰克圖送信。懇請代表等語。據稱現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起程。由張家口庫倫徑往恰克圖。由驛行走。保向來學生行走故道。未便過為阻止。著

譚廷襄道派熟悉夷情之幹練旗員伴送該夷由通州昌平州一帶至張家口後著慶昫揀選通曉蒙古言語之幹員接續護送至恰克圖沿途密飭委員暗中察看夷情妥為防護

丁亥恭親王奏竊臣聞逆夷要求各款多出情理之外其尤關利害者莫如江岸通商一節

皇上聖謨廣運必不輕易允准特恐在事諸臣暫圖目前息事致貽後日鉅患將來雖欲議勦而不得也西洋各國通商二百年來相安無事由於夷貨寄頓祇有澳門一處洋行開設祇在廣東省城外不特中國兵威彼未窺破不敢妄思滋擾即中國利源彼亦未盡悉不致別啟覬覦也自添設

五口以來。當時固以為夷性貪利。順其欲以饜之。庶幾飽而思息耳。乃迄今未廿年。又欲添設海口。甚至有長江口岸之請。是其貪得無饜。竟無止足之時矣。查長江發源四川。由湖北。江西。安徽。數千里。直至江南之鎮江。無論山川設險之所。城邑扼要之區。處處皆中原大局所關。斷不宜令夷人實福處此。即以利源而論。富商大賈。舟楫貿易。皆藉長江為轉流。關稅出於是。場鹽行於是。漕粟運於是。該夷今日所請。即云意止通商。迨經年累月。目覩此數大利源。充其無厭之心。必又將滋生異議。其為民夷狎習。國緣既呼應不靈。而各處險要。皆在彼掌握之中。設令別有要

扶。我將不許。則勒辦更難措置。我將輕許。則精華悉飽犬
羊。噬臍之悔。其何及矣。從來勒撫之道。必出萬全。臣豈敢
輕言戰鬪。况彼之船堅礮利。天津海口甫一接仗。而我兵
勇潰散。礮械軍裝。盡以資敵。刻下桂良等。猶以詞令為折
衝。天津現有之兵。為數無多。僅逆夷執意要求。不能以理
喻。則不得不早籌戰備。至今日而言戰。戰更有無可恃者。
然臣謂總在辦理之得人耳。天津鄉勇。現仍團結。果有素
孚物望之官紳。實力訓練。晚以大義。啗以重賞。必可得力。
北河洩水。已可阻之。使不能進。西河南運河洩水。兼可制
之。使不能退。催調吉林黑龍江及蒙古馬隊。速赴僧格林

沁軍營一有蠢動。即行鼓勇前進。或分兵協勦。有

飭僧格林沁及早圖維。妥籌辦理。縱使彼銜而走險。我兵勇水

陸設謀。可操必勝之勢。一面寄信黃宗漢。羅惇衍等率勦

鄉兵。分攻粵省及香港。則皆其商賈所聚。並不能軍。而廣

東百姓恨夷切齒。果奉有進兵明文。自必踴躍用命。勝算

尤有可據。如此而津門逆夷。或可畏而思轉。然後加以羈

縻。庶撫局可稍久遠。與其一味示弱。棄江岸以為了事。後

日雖欲追悔而無及者。利害不啻百倍。臣又聞外間有許

其俟內地軍務告竣。再行商辦之議。惟圖暫顧目前。而終

歸不了之局。是又貽患於將來。則更為非計。

恭親王又奏。臣聞暎夷頭目。未曾與崇綸譚廷襄見面。即
桂良。花沙納。抵津以後。亦僅相見一次。近日往來公所。咆
哮要挾。皆係哮喘。從中煽惑。為其謀主。俱可灼見。聞哮喘
嗾。係廣東民人。世為通使。市井無賴之徒。膽敢與

欽差大臣。觀面肆爭。毫無畏憚。並者英指內。有哮喘語言狂悖
拙為可惡之語。揆其情狀。實堪髮指。若不加以懲創。不特
外夷藐視。將來哮喘嗾。必至各處海口。揚言自負。恐從此
效尤者日眾。擬請

飭下桂良等。待其無禮肆鬧時。立刻擊下。或當場正法。或解京治
罪。並曉諭各夷。以該通使本係內地民人。不知法度。種種

狂妄形同叛逆。所以將其正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
去其腹心指臂。辦理當易著手。如恐該夷憤激。致啟釁端。
請

飭下僧格林沁。或令托明阿移營前進。或另行酌撥勁兵。俱在附
近天津地方屯紮。以備接仗。庶不致有措手不及之慮。

吏部尚書周祖培等奏。竊且等奉

命辦理團防。原為杜絕奸萌。肅清地面。夷務機密。未敢與聞。惟本
月初十日。外間紛紛傳言。撫局已成。各國夷使不日到京。
相度地方。建立夷館。常川往來。該夷使等。一切體制。與太
學士平行等語。雖虛實未能懸斷。而眾口洶洶。羣情駭懼。

不得不詳度利害。為我

皇上剴切陳之。自五口通商以來。該夷分居內地。不惜重資購覓
邸鈔。盡窺我之虛實。若久住京師。則凡有舉動。纖悉必知。
既速且詳。動為所制。其害一也。該夷所到之處。建立高樓。
用千里鏡窺測遠近。京師既准設館。且許其自行度地。使
於附近

禁城地方。任其建立。則

宮禁重地。

園庭處所。盡為俯瞰。其害二也。京師所有隙地。大都不堪居
住。該夷居住。必欲通衢大道。指地營造。則將違徙衙署。拆

毀民居。聽之則不可。拒之則不能。其害三也。
蹕路經行。理宜清肅。該夷建館之後。設遇

壇

廟祭祀

圍庭臨幸。或憑樓而望。或夾道而觀。誰能禁之。其害四也。京師從前設立西洋堂。止為天文算法。並無傳教等事。今該夷之立夷館。則專為倡行天主教而設。近年沿海地方。業為所惑。即粵省亦藉耶穌以煽人心。京師首善之區。若遭蠱誘。則衣冠禮樂之族。夷於禽獸。其害五也。民夷雜處。設有關訟。無從訊斷。更或奸猾之徒。為重利所餌。挾夷為重。

橫行都市。其患尤不可勝言。每年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所獲土棍竊盜。層見疊出。尚不能盡絕根株。既有夷館。則皆恃為通逃淵藪。其害六也。京師內外各門。征收稅課。稽查出入。立法最為嚴密。該夷來京之後。勢必包攬商稅。任意往來。門禁盡廢。其害七也。朝鮮琉球等國。久奉正朔。每遇朝貢。皆極恭順。若見該夷之桀驁倨侮。必皆有煙視天朝之意。其害八也。抑更有慮者。聞天津士民舉行團練。誓欲盡殲醜類。現雖未奉

諭旨。暫時斂戢。將來眾怒難回。必有不候

旨而自戰之日。且該夷猖獗有年。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

無不欲食其肉。今既盤踞京師。逼近

宮禁。外間一與為讐。必在京師報復。粵東囚虜重臣。是其前
鑿。肘腋之變。可為寒心。昨見巡防王大臣。行文各部院。揀
派明幹之員。於近畿地方。勸辦團練。眾志成城。足資敵愾。
若該處既已進京。則人人有投鼠忌器之慮。雖百萬之眾。
無所用之。此種情形。在撫局諸臣。未必不能見及。徒以身
在虎口。不得不虛聲恫喝。為此苟且自全之計。是諸臣之
性命重。而我

皇上之

宗社輕。即肆諸市朝。亦不足以謝天下萬世。若謂遷就目前。暫全

大局事定之後。激勵人心。修繕武備。再圖雪恥。不知該夷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即欲為生聚教訓之謀。不可得矣。

宗人府府丞錢寶青奏。竊本月初十日。據桂良花沙納奏。夷人欲派欽差駐京。先令人來。踴度地勢。租賃房屋。除宮禁重地。不准往來。其餘任行無阻等語。此千古未有之奇聞。而桂良等毅然入奏。幸

皇上洞燭幾先。不允所請。然以情理度之。桂良等未必遂能阻止也。聞桂良等於夷人所請。皆先寫照會允准。鈐用

欽差大臣關防。付與該夷。然後入奏。是以如內地通商。及賠償兵

費等款。皆寄

諭所駁斥。而桂良等力為之請者。以照會在彼。不敢翻悔。違

諭旨。

皇上猶或原之。悔照會。則夷人得而收之也。歷觀所求各款。初請不准者。再請即無不允。夷人知桂良等不敢不為之請。桂

良等知

皇上之不能終卻。遂肆無忌憚至此。今所允各事。已悔不可追。若駐京之事。仍復一請再請。強

皇上以必從。則琉球之禍。將立見於

天朝。

京師豈復為

國家所有。況桂良等原奏已明言該夷駐京。是否別有詭謀。實不敢信。則是姑為此請。以貽

君父之憂。他日准行之害。

君與相任其咎。而彼則固已先事聲明。其立足則不為不穩也。臣

愚以為。喚夷之驕已極。津民之憤已深。若借此一端。翻然

改計。此機誠不可失。蓋當事之不肯主勒者。亦欲委曲求

全。避開釁之名。使之無可藉口耳。今若必欲駐京。則曲已

在彼。豈夷人之言。事事須允。而

皇上諭旨。一事亦不能仰體乎。伏乞

皇上於桂良等再有要請之時。特降

諭旨。明言夷人要請已多。勉從。

聖度寬宏。不與計較。今乃堅執駐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罷斥。飭令回京。不准再與夷人辯議。從前所給准行照會。概置不論。天津及各屬紳民。殺夷奪船者。不復再為禁止。應勸應撫。悉歸格林沁督辦。不更派員。如能罷議駐京。則共息干戈。言歸於好。所有已准之款。仍許議行。如此恩威並示。庶夷人有所震懾。即桂良等亦稍知振作。而於撫局仍屬無傷。此後的議條款。轉覺易於折辯。故臣以為非乾斷示威。不能就範也。

皇上之欲用津民。非一日矣。前此人心渙散。由於譚廷襄撫馭無方。今則公瀆私讐。併為一念。與夷漸習。伎倆皆知。桂良等所謂彼驕我怒。不知當在何時。若謂夷船去後。而託臥薪嘗膽之虛文。竊恐終無其事矣。臣非輕於言勅之人。惟自初十日以後。所聞市井閒談。士大夫清議。無不以夷人駐京為

宗社安危所繫。而惴惴不安者。再四思維。知非口舌所能阻止。因擬一虛實並用之法。以冀轉機。伏乞

皇上俯鑒愚忱。加之

採擇。

內閣侍讀學士段晴川奏。該夷五口通商。不過意在專利。洋煙之流毒。洋銀之暗耗。其害猶隱而緩也。至突入廣東省城。虜執疆吏。已大有輕視。

朝廷之心。其害已顯而速矣。復敢邀約羣醜。北犯津沽。直有進京之議。

京師非通商之地。進京豈惟利是圖。且必欲建樓。必欲久駐。試思不情之請。是何居心哉。該夷重兵巢穴。盡在廣東。蓄謀多年。從前尚未遂進城之計。茲雖陰謀暗襲。暫時鳩居。該處紳勇萬難甘心。該夷亦萬難安枕。今以區區十數夷艘。孤軍深入。兩月以來。未煩一矢。竟至求無不應。豈不令

該夷視進京更易視

朝廷更輕哉。夫該夷之不敢急急內犯者。畏通州防兵扼其前。天津民勇躡其後也。此議一定。則兵民均懷疑畏。該夷更無忌憚。進京之後。建樓則種種窒礙。久駐則窺我虛實。鞏毅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萬一肘腋變生。蕭牆禍伏。

宗廟

社稷之所。豈可與廣東比論。言念及此。更可寒心。且該夷久駐京師。亦必久駐天津。該郡民情强悍。萬難保其相安。儻有互爭之事。駐京之夷。必藉以大為挾制。激民變則地處近畿。激夷變則病在切膚。此又目前必然之勢。亦害之至顯而

至逃者也。夫馭夷之法。恩威並用。苟值威有所窮。雖委曲濟事。亦當計出萬全。今通州防兵層層嚴備。天津民勇躍躍思逞。是豈威有所窮哉。有所恃正可不恐。伏望

宸衷速斷。將該夷進京一節。

嚴責駐津大臣。即行拒絕。以杜後患。儻該夷終難羈縻。竟可置之不理。

密飭統兵大臣。激勵天津鄉團。同時並舉。義旗一建。夷膽自寒。不必待聚而殲。旗諒必俯首就撫。即令與該夷決一勝負。亦較之引賊入室之為愈也。

翰林院侍講許彭壽奏。竊西夷各國。駛至津門。背約負

恩○神人共憤○祇以地當

畿輔○時值艱虞○餉需既恐未充○兵力又難深恃○是以按兵未
進○仰見我

皇上廬懷國計○軫念民生○其難其慎之至意○惟是勦撫兩途○互有
得失○勦而失利○患在目前○撫而乖方○患在異日○

皇上如天之度○無非為民社策安全○人臣謀國之誠○要當為邦家
籌久遠○竊思該夷所求○專利不厭○既利於彼○必損於我○傳
聞該夷欲賂兵餉○欲入大江○欲建夷館於內城○欲退貿易
於津郡○種種要求○聞者髮指○有一於此○均屬可虞○不得已
而較其緩急○則賂餉入江○雖有後患○然江路之軍務未完○

非一時所能入。兵餉之所需必鉅。非一日所能償。但使大小臣工。自今以往。體

宵旰之憂勤。戒因循之積習。繕兵足食。嘗膽臥薪。待內患之既平。念

國威之當振。一朝發憤。因小屈而得大伸。則桑榆之補。猶未晚也。乃若

京師重地。許以久居。則彼將堅築垣墉。暗列火礮。洋樓則以漸而增。不得不聽其侵占。醜類則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蔓延。潛引奸民。廣傳邪教。我之虛實。彼無不知。彼之去來。我不能禁。有舉動則顯事阻撓。有罅隙則陰為窺伺。為地

既近為備愈難。至於天津海口。復為所踞。則師艇之常泊
於海口者必多。小船之通行於內河者愈熟。遂為應援。儼
成犄角。是使腹心之地。常有寇盜之防。將來隱憂。殆難盡
述。議者謂要盟無信。不妨姑許。以為退夷之計。殊不知
堂中國朝議暮更。已非所以示信。況此二事。近在目前。事
苟未行。夷何肯退。夷既未退。議何能更。迨至所議既定。所
求既行。彼已根深蒂固。我乃起而悔之。徒予藉口之端。曾
無反汗之法。拳豺狼於臥榻。投骨鯁於咽喉。雖有智者。難
善其後。

國家景運方隆。何遂示弱至此。若謂夷餒方張。兵威已挫。不

如所請。將不忍言。此則施諸議論。雖似謀國之忠。而揆諸
機宜。究昧用兵之法。該夷來往皆坐小船。從無步行十里
者。此其不良於行。已無疑義。聞僧格林沁已豫為洩水之
計。查通州南有減河兩道。又寶坻之香河。亦與運河不遠。
若三處開濬引河。則運河立見淺濶。再靜海之南。滄州之
北。有減河一條。亦應開濬。以洩汶上以北之水。如此則南
北運河涓滴不入津境。津河正幹。祇餘永定一支。水淺船
攔。彼奚由進。由津至通。凡二百里。夷雖兇狡。斷不能身著
皮衣。步行二百里於烈日之中。其所恃者不過湖州潰勇。
而所招潮勇。皆江蘇資遣回籍之輩。其數不足二千。且但

精鳥槍。不嫻擊刺。欲恃此以輕犯近郊。臣知其必不能矣。
今

欽差大臣既駐通州。其前鋒自應駐通州以南。堅壁深藏。守而勿
戰。俾引河得以完工。通州得以自固。先禁彼之北來。然後
籌我之南下。惟該夷精於用礮。凡我軍營壘。必須囊以沙
土。壘以溼棉。以柔制剛。使不能得志。至於兩軍相接。夷人
於遠則每用火箭。近則兼用洋槍。此外尚有炸礮一種。所
向莫當。臣再四思維。藤牌可破。一人一牌。足資遮蔽。礮來
則舉以自蔽。礮過則挾以前進。該夷但利遠攻。不利短接。
若以藤牌當其前。復以騎兵抄其後。短兵既接。火器已窮。

至於或用火攻。或用夜戰。此則帶兵大員。所當臨機決勝者。非可豫為揣度也。况聞該夷近日漸肆淫掠。津民憤怒。人人有滅此朝食之心。地方官不能彈壓。惟冀和議之速成。以為庶可無事。不知眾怒難犯。與其強為禁遏。必致貽患於將來。不如用以前驅。轉可收功於目下。可否。

飭下督臣。密為布置。聽其攻襲。即以夷船銀物充賞。利之所在。當無不踴躍爭先。總之此時該夷要求。已大半遂其所欲。諒不肯因一二事之齟齬。遽墮全局。正不必鯁鯁過慮。以致墮其術中也。

山東道御史陳濬奏。竊照逆夷闖入天津海口。奪占墩臺。

乘虛直抵郡城。猖獗已極。奉

旨派桂良、花沙納前往查辦。迄今日久。其何如應。勅應無之處。尚無定見。近有人自天津來。傳言桂良、花沙納畏夷如虎。凡有要求。罔敢不應。已許其入京。蓋建夷館。不日即有夷人來京等語。道路傳聞。無不駭愕。從來外夷臣服中國。入修朝貢。皆事畢即返。不許久留。所以嚴中外之大防也。若其不修臣節。而聽異言異服之人。盤踞京邸。出入自由。則納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且該夷桀驁性成。譬若豺狼。非可馴之物。臣在籍時。曾聞琉球國城被燬。夷借任。後遂久占不還。甚至闖入王宮。肆行無忌。此等兇頑之輩。豈復禮法

可拘。古人云。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况

輦轂之下。豈可容豺狼羣聚。能保其無意外之變乎。臣竊揣
夷人既求入住京城。必求添設馬頭。其所求添設之馬頭。
必係天津鎮江等處。何以言之。天津為海河總匯。鎮江據
江淮要衝。漕鹽之所往來。商賈之所輻輳。若該夷得遂其
狡計。數年之後。天下之利權歸之。中國之民命繫之。必至
束手受制。無可奈何。其為禍患。豈徒傷威損重已乎。今之
大病。病在懼夷之說。曰。是不宜戰。戰則必敗。夫逆夷以數
千之眾。窺越重洋。深入重地。勞師襲遠。兵家所忌。兼之水
土不服。疾疫交作。聞夷人在天津。因病自斃者。日日有之。

是彼困處於必敗之勢矣。我直而彼曲。我主而彼客。我眾而彼寡。我遠而彼勞。是我又處於必勝之理矣。而曰我必敗而彼必勝。此臣之所未解也。且夷人亦何懼之有。閩粵之人。與夷雜處。視之不啻犬羊。即天津之民。初亦懼夷。既習見其無能為。遂亦以獸畜之。聞有夷人水師提督。往游民家。被天津之民。褫剝衣服。將縛而殺之。再四乞哀。而僅得免。將帥若此。其可懼。又安在哉。故時人之言曰。懼夷者。官也。非民也。懼夷之甚者。大官也。非小官也。如葉名琛。譚廷襄。所謂大官矣。而畏蕙若彼。桂良。花沙納。所謂大官矣。而恇怯若此。彼則誤之於前。此又將誤之於後。大局尚

堪設想耶。臣覩此憂危。不勝焦灼。伏願

皇上深思至計。將桂良花沙納撤回。另

簡忠勇大臣。前往查辦。抑或。以臣風聞無據。乞將臣所陳。並桂良等奏報。

飭下僧格林沁。就近確查實在情形。是否宜和宜戰。二者孰有把握。據實奏覆。

皇上將僧格林沁之奏。召羣臣集議。各竭智謀。然後宸衷獨斷。決策行之。庶幾轉禍為福。天下幸甚。

硃諭。著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與今日條陳之周祖培等。並謂難許內江之來晉。應阻駐京之萬青藜。從長和衷商議。惟期計及

久長不可只顧目前。朕意戰甚易。戰後防患難。撫雖定局。防患尤難。然則惟戰而已。曰不然。許內江楊尚緩。從容設備。暫示羈縻。不如撫。准夷酋之偽欽差駐京。動受挾制。戰撫兩難。貽患無窮。不如戰。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惟審時度勢。應戰則戰。此時尚未到應戰之時耳。再恭親王所奏。頗有可採擇之處。著一併面議。

戊子。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等。到津以後。詳悉辯論。幾及一月。既不敢任其決裂。又不敢輕為允許。朝夕設法。原思盡得一分之力。即少一分之累。乃因夷性急迫。不能

再容姑待。嘆夷昨來照會。謂我徒事遠延。若再無定說。惟有帶兵北竄。雖曰虛聲恐嚇。而海口情形。即因此決裂。且民有怨言。咸苦兵船不退。人情洶洶。深為可慮。等語。精力盡。勢難向此犬羊之輩。再為開導。俄夷受

皇上厚恩。口稱圖報。昨來文內。有將進京內。江西事已代說明。詢之嘆夷。乃云並無其事。俄夷亦云該夷性情反覆。言而無信。此後竟難為力。現在潮信將至。夷船更得進退自由。思維再四。焦急難名。所有

聖諭各節。自當凜遵照辦。一面向兩夷理論。一面託俄夷阻止。得寸則寸。不敢稍畏煩難。竊恐該夷情急。逼促定議。臨時無

計。其能主張。為此趕緊請

旨定奪。儘或嘆咻兩夷。必欲照伊定議。萬萬無可商量。應否姑為
允準。以顧目前。抑或仍遵

前旨。告以等不能定議。即行飛咨僧格林沁。帶兵前赴天津。辦
理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事機萬分緊迫。請旨定奪一摺。前
因嘆夷欲駐京師。曾諭令桂良等。若以遇有要事。儘可來京面
訴。不必留人遠駐京師。或照俄夷成例。但派學生留駐。不能有
欽差名目。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仍須俟

廣東了事。再行詳細議定禮節。將來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不必令其自備資斧。或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來京。是喚夷進京一層。並非概行拒絕。如果桂良等明白開導。該夷得此體面。何至謂我徒事耽延。俄夷來文。謂將進京內江兩事。已代說明。詢之喚夷。乃云並無其事。此中情節。或俄夷未曾轉達。或喚夷故為狡賴。均未可知。該夷所求鎮江馬頭。與甯夷之金陵。桂良等皆許其軍務告竣。再為定議。原不過為緩兵之計。他時尚費周章。若進京一節。亦須如其所請。是桂良花沙納。籌辦夷務。毫無主見。惟一昧畏蕙。竟未將初十日寄諭。細心體會。喚夷照會。謂我徒事遠延。若再無定說。惟帶兵北竄等語。

究竟何者未定。豈桂良等尚未分晰告知耶。連日據王大臣科道條奏。僉以該夷駐京。及內江通商。萬不可准。桂良等豈不知貽患將來。惟應照初十日寄諭。妥為籌辦。使該夷知非全行拒絕。又非概允該夷所請。如此羈縻。或可不至決裂。其噤夷所請萬不能阻止。亦只可仿照辦理。儻該夷定欲派欵差來京。建樓久住。當告以此事斷難允准。我等若擅自允許。大皇帝必將我等從重治罪。所許各條。亦只好均歸罷議。應如何辦理之處。聽噤噤兩酋照覆。一面告知俄味兩夷。令其將內河船隻。及早退出。免致打仗時。誤受損傷。並飛咨僧格林沁。妥速籌備。似此決絕言之。看其如何動靜。若竟用武。只可與之決戰。儻其顧惜桂

良等所許。利益已屬不少。必轉託俄味二夷。出來說合。彼時再行酌辦。庶不致全為挾制。貽患無窮。

又

諭前因喚佛等夷。要求各款。內有在京久駐一節。曾諭桂良等。此層必須阻止。即不能罷議。亦須俟廣東了事。再行議定。本日據桂良等奏。喚夷又來照會。謂若再無定說。即行帶兵北窺。並天津情形。萬分緊迫等語。已諭桂良等。再行剴切曉諭。如該夷堅執不允。撫局自必決裂。勢須與之用武。著僧格林沁。迅即妥籌準備。現在托明阿駐紮楊村。兵力尚單。著即飭西凌阿。統帶勁兵。迅赴楊村。或另派得力將弁。帶兵前往。務當早為布置。以備

不虞毋稍遲誤。

又

諭桂良花沙納奏事機緊急請旨定奪一摺。連日喚佛兩夷要求各款。以內江通商。與派員駐京兩條。為最難允准之事。疊據桂良等奏請遵行。曾諭以京師重地。不能蓋立夷樓。須俟將來退還廣東省城。准照俄夷成例。但能派學生留駐。不能有欽差名目。以重體制。而立防閑。至喚夷請立鎮江馬頭。既未允准。而桂良等又許喚夷在金陵通商。約俟軍務完竣再議。並未一概拒絕。乃本日聞桂良等所奏。謂夷性急迫。不能姑待。所給照會。有再無定議。即日帶兵北竄等語。朕懷柔遠人。不惜寬大。以示羈

糜。若該夷仍肆逞強。豈能聽其藐視中華。要求無厭。茲已復諭
桂良。花沙納。再囑俄味二酋。與為開導。若竟難以口舌理論。必
須用武。天津兵勇尚多。民團亦甚可用。著譚廷襄。飭令帶兵將
弁。嚴密布置。天津迤北。毋令該夷竄入。一面激勵紳民。急籌攻
戰之策。方不致臨事倉皇。特不可先行舉動。當靜以待之。該督
前因礮臺失事。僅予薄懲。儻再不知愧奮。徒以撫事委之桂良
等。及至交兵。又蹈前轍。辜負朕恩。必加重譴。惟事機貴密。不可
洩漏。以致謀畫未成。反滋他變。

庚寅。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此次啖喘兩夷。入津口後。

狂悖情狀。難以言傳。皆由窺破中國虛實。故致大肆猖獗。等苦心孤詣。勉強撐持二十餘日。愈逼愈緊。急欲定議。所有等為難光景。非目親者不能深知。原因權度再三。覺應允之患無窮。而決裂之患尤重。若論後禍。不但進京及內江兩層。大費周章。即他稅務各款。亦多於中國有損。等所以情甘認罪。而忍為此者。蓋時勢當危急之秋。恐夷情一變。津郡立非我有。從此北竄深為可慮。此時嘆咻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儻欲背盟棄好。只須將等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昨該夷來公館。將自定條約五十

六款。逼等。應允。驕很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該兵船近在咫尺。若聽其自去。是否不致決裂。等實無把握。只好約俟二三日內。自當定議。此時俄味兩國條約已定。啖喘兩夷條款。因有進京及內江通商各事。所求太奢。且天津地方。亦欲仍來居住。商酌未定。是以不能議妥。俄夷之言。實不足恃。味夷且欲開船。該二夷與啖喘究屬一氣。即託代說。萬難有益。現在一面飛咨。借格林沁。迅速籌備。一面託與該夷幫辦筆墨之中華人。暗中設法。若終無可挽回之路。只好聽其決裂。儘進高。能於一年之後。不派欽差。或照俄囉斯學生之例。鎮江通。

商能於軍務完竣。再立馬頭。一切稅課。歸於上海商議。天津不可居住。或仍易以他處。即當相機妥辦。倭使驕悍異常。不可輕試其鋒。等語。實有所見。仍以暫借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為得計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初十二十四等日。疊次諭知桂良。花沙納。令將倭使兩夷。請駐京師。及鎮江金陵先立馬頭之處。設法阻止。本日據桂良等奏。該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一字不令更易。並添出在津居住一層。俄夷既不足恃。倭夷又欲開船。照此情形。豈非有心決裂。志不在和。桂良等已令該夷幫辦筆墨之華人。從中挽回。儻如所擬。該夷進京。於一年之後。不稱欽差名目。

或照俄囉斯學生之例。其鎮江通商。俟軍務完竣再辦。天津不
至居住。則撫局即可定。事已至此。尚有何靳惜。必欲該大學士
為難。但恐并此不能。則其勢不得不用武。昨十四日寄信諭旨。
令將何款已允。何款難允。分晰告知該夷。使該夷知我於所請
各款。並非全行拒絕。自可漸就範圍。該夷所謂五十六款。一字
不可更易者。恐尚係傳說之人。於中把持。果能分晰開導。何至
如此堅執。桂良等所稱天津居住一節。或可易以他處。但當易
與閩廣等省。距京較遠之處。若如奉天牛莊。及山海關等處。則
與天津無異。仍不可行。本日已密諭譚廷襄。密仗練勇。隨地布
置。一面抵禦該夷。一面即為保護桂良等之用。如其事機決裂。

桂良等即當設法抽身。萬不可輕蹈虎口。致傷國體。桂良花沙納諱廷裏聲氣必須聯絡。勿至臨期遺誤事機。至俄味兩國條約既稱已定。即可先行具奏。以備印證。

又

諭。昨因桂良花沙納奏。夷人催給照會。有再無定議。即日帶兵北竄之語。當諭諱廷裏密籌布置。激勵紳民。急籌攻戰。本日復據桂良花沙納奏。嘆唏兩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不令一字更易。其進京及內江通商。天津居住各節。因所求太奢。未能定議。俄夷言不足恃。味夷稱欲開船。均屬通同一氣。現託該夷幫辦筆墨之中。華人設法挽回。如或不能就範。亦只可聽其決裂。各等

語該夷要求各節。如能照桂良等所擬酌減定議。則大局仍當以議撫為主。惟夷性驕悍。恐竟不從。則兵端立起。諱廷襄務當督飭帶兵將弁及團勇人等。嚴為之備。其河西務一帶。為北窺必經之路。當節節設法。以備攻擊。至大沽海口之勇。即可設法調回。以截該夷後路。使之進退失據。並著預伏兵勇。將桂良花沙納等救護。毋得稍有疏虞。即或事機不至決裂。而該夷等屢次擾累居民。四出窺探。亦當密飭團勇設法禁止。使其稍知忌憚。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奏查書英係獲咎之員蒙

恩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効。雖係供稱回京係為面

陳機宜。且經桂良等另片奏明。並非藉詞脫卸。第不候諭旨。即行起程。其冒昧糊塗。殊出情理之外。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惟該員究非統兵將帥。且回京係恐撫局決裂。與無故擅離者。亦覺有間。徧查律例。並無大員奉使擅自回京。作何治罪專條。未便僅照奉制書。故違不行。及官吏擅離職役。避難在逃。並事已奏。不待回報。而輒施行。各律科罪。致滋輕縱。臣等就所犯情節。公同酌議。應請將耆英。於惠親王等所擬。即行正法罪上。量予末減。定為絞監候。仍照例交宗人府。暫行圍禁。俟朝審時。入於情實辦理。是否有當。恭候

欽定

理藩院尚書肅順奏。伏思耆英前因辦理夷務不善。負罪至深。茲蒙

逾格鴻恩。棄瑕錄用。委任辦理夷務。宜如何激發天良。仰酬

高厚。乃甫抵天津。一經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奔回。又捏

稱有面行陳奏之事。今竊見耆英親供內。多係飾詞。亦並

無不可陳諸奏章者。是其畏葸無能。居心巧詐。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若不即行正法。僅議絞候。轉令苟延歲月。遂

其偷生之私。僮倖以病亡。獲保首領。

國法何伸。官邪何做。況今尚有辦理夷務之臣。若皆相率效

尤畏蕙潛奔成何事體。據等愚昧之見。應請

旨將耆英。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

國法。

硃諭。本日恭親王等。並肅順具奏各一摺。朕尚須詳酌。著傳知集
議王大臣等。於十九日俱赴圍候旨。

辛卯。署察哈爾副都統慶昫奏。此次俄夷回恰克圖送信。
若僅止二人。自不難由軍台應符。若其僕從等項。人數眾
多。勢須仍循故道。自備車馬。由西林果勒部落等處行走。
斯免費端。不致擾累軍台。今日恰克圖送信之俄囉斯。事
屬創始。已通飭軍台參領等。妥為供應。並派委管站員外

郎福申等。屆時伴送該夷。沿途妥為防護。

諭軍機大臣等。慶昫奏遵旨籌辦派員護送俄夷一摺。並密陳該夷由驛行走。恐有疏虞等語。此次俄夷由張家口回恰克圖。必須熟悉夷情之員伴送。據慶昫奏稱擬派員外郎福申。曉騎校伊什貢布。沿途護送。可期得力。惟伊什貢布現在通州軍營。著西凌阿。即飭該員速回張家口。聽候慶昫派委。至慶昫所稱該夷由天津至張家口。各路先被窺識。口外草地與驛站。復被復看。將來水陸兩路。多所牽制。所慮亦不為無見。惟該夷僅止二人。且由驛行走。業已應許。難以更改。著慶昫於該夷抵口後。飭令護送各員。嚴密防範。催趲前進。不令沿途逗留。得肆窺探。以

免意外之虞。

前戶部侍郎羅惇行。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部給事中
蘇廷魁。奏夷情叵測。深慮其肆擾鄉村。臣等業經派委戶
部候補主事陳桂籍。督帶新安勇千名。駐紮省垣東路三
寶墟。與千總鄧安邦。所紮榕樹頭之勇相犄角。並傳知北
路候選知府林福盛。所帶番禺及安良局勇九十六鄉勇
互相守望。暗作聲援。乃該夷驕橫日張。既蹂躪城中。復荼
毒城外。四月二十一日。率夷兵千餘。往近村姦斃良婦二
人。虜去處女三人。隨往白雲山之摩星嶺。打十里鏡四處
瞭望。二十二日黎明。逆夷突分兩路來攻。一路由黃簾塘

往撲鄧營。千總鄧安邦督勇迎敵。新獲逆夷兵總首級一顆。奪獲夷馬一匹。劍帽軍械多件。夷兵退竄三寶壩。其兵總名吐噠哈。乃該國所恃以督陣者也。先是三寶壩已有。一路夷兵與陳桂籍所帶新安勇鏖戰。適鄧勇所敗夷兵亦至。三面攻撲。安勇益奮。並有龍眼洞鄉勇助戰。自卯至未。總戰五時。大獲勝仗。槍斃紅衣騎馬執旗持劍夷目一名。夷兵一百餘名。受傷夷兵五六十名。我勇自銀坑嶺追至西牛角地方。夷兵竄匿銀屨塘。麒麟嶺及白雲山。各寺中。我勇亦扼要固守。二十三日。夷兵復撲。鄧勇營壘。鄧勇與各鄉勇奮力迎擊。傷斃夷兵多名。始抱頭鼠竄。城內逆

首。又派撥淺水火船。舢板戰船各數隻。駛往泥城一帶。沿河鄉勇。鳴鑼齊出。船上夷目望見。旋即退去。是晚北路各勇。情至城北四方墩臺下。鳴鼓吹角。施放火箭。故作疑兵。城中各逆首。親赴五層樓。齊吹箏篥。集兵拒守。立調銀辰塘。麒麟嶺。及白雲山。各敗兵。乘夜全數入城。我勇分布東北兩路。恐營盤有失。未便遽行掩襲。現在逆夷。又有來攻石井江村之信。臣等業妥為布置。除優卹陣亡壯勇外。並犒賞各路練勇鄉丁。均甚感激。各有滅此朝食之志。北路諒保無虞。

羅惇衍等又奏。現在城內官。止有柏貴。穆克德訥。雙禧。雙

齡。慕振武。恆祺。六員。一意將順夷人。該將軍初至粵時。官聲尚好。後憚夷人之威。坐擁旗兵萬餘。束手無策。滿漢都統。兼以縱酒廢事。至署督柏貴。身任巡撫。因不設備。致陷省垣。乃晏然不以介懷。凡陳奏事件。無非夷人逼勒起筆。而省垣殘破情形。遂無由上達矣。近來逆夷刻新聞紙。欲收廣州府錢糧。議立治民章程。日日文量街道。繪寫地圖。視粵省為己有。毀貢院。壞

文廟。占藩庫。拆民房。所有城門。衙署。里街。礮臺。俱懸夷人扁額。所至淫掠。允橫。莫撻其鋒。遇人於途。責以摘帽為禮。否則用木鉗擊之。有義民蕭亞就。不勝其憤。持刀斬傷該夷。

一名署臬司蔡振武。愆愆署督。飭兵購得。立交夷人治罪。該夷用鐵鈎吊殺之。又有義民砍傷看守大平門之逆夷二名。蔡振武復愆愆署督。用全銜貼告示。懸千金重賞。以購義民。百姓見之。無不駭歎。蔡振武為

本朝臣子。不意其喪心昧良。一至於此。該關監督恆祺。遇事不敢置喙。然亦共被拘執。有若罪囚。此六人劫留城內。逆夷視為貴官。官既被挾。遂甘心為夷所用。受其牽制。伏懇皇上神機獨斷。另簡賢員。則逆夷所執六人。乃六匹夫耳。留之無用。必故使出城。則正所以保其身命也。至署撫江國霖。初住外城。臣等屢勸其前往西江督師。遲疑不發。後查西江

確有勝仗。指日可平。始行決計。復用曾為清遠逆賊所虜。貪鄙無恥之候補知府史樸。統帶兵勇。該府女功忌能。且前且卻。幾於債事。臣等恐失機會。遂函致提督崑壽。勸其赴西。潦未發。督軍前進。又籌助已革廣東梧州府知府陳瑞芝及其子登仕。餉銀二萬兩。招募潮勇。收復梧州。始不為史樸所誤。該署撫西上之後。住在肇慶端溪書院。形同聾瞶。史樸所帶陸勇八千名。實數不足五千。該署撫不見不聞。漫無覺察。閏四月十八日。已復梧州。二十一日。即馳赴兩省交界地方駐紮。蓋欲借收梧州之功。冀免失省城之咎。其居心之巧。可概見矣。至布政使銜伍崇曜。始雖無

勾通劣跡。惟常發脚子塔夷船至上海。登陸進京。探刺朝廷舉動。又有買賣生理。在味喇啞國。每年收息銀二十餘萬兩。此次逆夷到津。投遞文書。其要求各款。惟署督署撫署臬。及該紳見之。並不敢申明大義。顯斥其非。但冀和議早成。以為自全之計。而不知其隱貽

君父之大憂也。臣等素知夷性貪狡無厭。不挫其鋒。勢難帖服。上則聚而獲旃。次則停止通商。斷絕接濟。各鄉各族。自為厲禁。足以制其死命。然必

聖意堅定。持以毅力。然後可行。苟寬以日期。則主客異形。勢遠殊勢。此事確有把握。現在百姓刺心刻骨。怨恨日深。但受制

於城內各官。不能洩念。仰祈

皇上俯順輿情。勿以和議宣之。

諭旨。則臣等密備鄉團。更易得力。凡遏抑夷人之事。臣等任之。而轉圜之權。歸諸督臣黃宗漢。將百姓之聲勢愈奮。而逆夷之妄想潛消矣。

諭軍機大臣等。羅悖衍等奏夷人出城滋擾。迎擊獲勝。並滬陳省城情形。請旨遵辦一摺。該夷四出滋擾。業經與之接仗。兵端既起。勢不能再有顧惜。前次諭令勿遽舉動。原恐黃宗漢一時未能到粵。該紳等聲勢尚孤。今據奏稱。請以遏抑夷人之事。責成該紳等。而以轉圜之權。歸之黃宗漢。所見甚是。黃宗漢何以日

久未到。殊不可解。該侍郎等即當激勵團練。乘其公憤。實力攻
勦。不必因城中尚有官吏。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能將夷人逐出。
將來轉圜之事。黃宗漢自能斟酌辦理。其出力之戶部主事陳
桂籍。千總鄧安邦。俟立功後。隨時密保。該侍郎等雖係奉旨辦
團。而勦夷之舉。仍當以民心義憤為詞。不可自處帶勇打仗之
名。免致將來指名報復。又增饒舌。指內所參媚夷及債事各官。
除江國霖業經革職。交黃宗漢訊辦外。其餘各員劣跡。著俟黃
宗漢到後。詳細告知。聽候查辦。

又

諭前因羅惇衍等奏進紮花縣。激勵紳團。密籌克復省城。諭令黃

宗漢於行抵粵省後。與該紳士等密商舉動。使該夷痛受懲創。然後官為轉圜。本日復據羅惇衍等奏。逆夷自踞城後。驕橫日甚。出城侵犯鄉村。該紳士等。調派各路團勇迎擊。先斬其兵總吐噠哈一名。並於三寶城地方。殺斃夷目二名。夷兵二百餘名。受傷五六十名。夷兵敗退。乘夜全數入城等語。粵東紳民。此次稍抒義憤。使該夷畧受懲創。殊堪嘉尚。已諭令該侍郎等。乘此聲威。再接再厲。勿因官員在城。稍存顧忌之心。黃宗漢自三月十五日。由閩起程。何以遲至四月二十八日。尚未抵粵。中途有無阻隔。未見奏報。該督此時諒已到省。如已與羅惇衍會同舉動。固無庸議。如尚未與聞。亦不可阻遏民團。但將攻擊夷人之

事令羅惇衍等專辦。而該督作為局外調停。庶可使夷人窮而
就撫。知畏益以知感也。現在俄味二夷。在天津已有成說。嘆
二夷要求無厭。殊難駕馭。若得粵東民團齊心痛勦。亦足挫其
驕橫之氣。至前諭參辦媚夷不職各員。諒已遵照辦理。此次羅
惇衍等摺內所指候補知府史樸。如功忌能。並布政司銜伍崇
耀。通夷牟利各節。該督於到省後。詢明羅惇衍等。一併詳查參
奏。江國霖已有旨革職。廣東布政使著畢承昭補授。兵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查連日
由京城巡防處飭運到通八旗大礮。等分別安設各營
礮臺。及通州東門城上。與東南之文昌閣地方。等僧格林

沁營盤礮臺三座。其餘各營皆有一二座不等。李西凌阿到營。幫同逐日親身督辦。於十六日傳令各營及城上挨次演放。前後各營聯絡。尚覺勢單。並將京城捐輸之礮及京局陸續鑄成大礮。調運前來。以備添設。至沿岸村阜地方。尚有可以增立營盤。設伏誘敵之處。再行分別虛實。隨時辦理。平家灘引河已成。河身築壩處所釘椿備料。豫備下埽。運河沈伐樹株。樹立椿柵兩道。現於上游再行釘椿一道。以期益臻嚴密。敵情叵測。由津至通二百餘里。水程剽疾。夏漲將至。夷船即可突如其來。必須時時準備。恭奉本月十四日寄

諭前因喫啣等夷。要求各款。內有在京久駐一節。曾諭桂良等。必須阻止等因。欽此。查茅僧格林沁。抵通以來。將東西兩岸營壘。併力經營。現已將次就緒。京師辦理巡防。所有運派各營兵將。自己豫定。與通州一氣相聯。惟在臨機聯絡策應。以期萬妥。夷情狡惡異常。而專恃者船礮。度其內犯。必不肯全舍舟登陸。而水陸兼要地方。可以與之角者。惟此間尚得地勢。且非布置十分周密。不能決勝。楊村地方。茅曾在彼紮營。一綫河隄。馬步兵力。本難施展。一到雨水漲發。兩岸盡屬泥淤。托明阿等帶兵二千五百。力量本單。屢飭該提督等。敵人來犯。酌量兵力足制。方可迎擊。如或眾寡不

敵○便○當○誘○令○深○入○與○孛○等○前○後○夾○攻○嗣○聞○該○提○督○等○紮○營○地○方○散○漫○復○經○飭○令○擇○要○歸○紮○一○處○各○營○毋○許○相○離○一○里○以○期○敵○至○可○以○商○同○一○氣○聲○息○相○聞○再○孛○等○在○通○部○勒○甫○經○有○緒○若○將○勁○兵○交○西○凌○阿○帶○赴○楊○村○此○處○兵○力○益○單○而○楊○村○地○方○夷○船○如○果○乘○漲○而○來○縱○然○兵○力○厚○集○勢○難○施○展○非○有○兩○岸○連○營○大○礮○不○能○禦○之○惟○有○仍○飭○托○明○阿○查○照○孛○前○令○臨○敵○酌○量○誘○擊○逆○夷○果○敢○深○入○我○軍○便○可○首○尾○轟○擊○至○沿○河○登○陸○處○所○即○使○狼○奔○豕○突○其○真○夷○首○目○等○必○不○輕○離○舟○次○惟○當○防○其○分○遣○漢○奸○潮○勇○人○等○多○方○誤○我○牽○制○大○軍○希○圖○乘○間○水○陸○並○進○行○其○長○驅○內○竄○之○志○孛○等○亦○派○定

將兵臨時分投截擊。斷不為其所誤。夷性犬羊。勢非一律。抵觸不已。刻下要求。迥出情理。萬分若非稍示威。將其鷓鴣張。更不知所底止。等飛咨桂良等。即將如何動靜情形。刻即飛覆。以憑準備。不敢稍涉疏虞。

硃批覽奏均悉。

僧格林沁等又奏。接准巡防王大臣玉咨。侍衛圖庫爾等官兵。於十六日赴八里橋安營。並經面奏。應調投誠義勇。來營協助兵力。相應請

旨飭下官文德興阿。傳令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連修。帶領得力義勇。趕緊前來通州軍營。聽候差遣。並即調令現在皖豫

軍營之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鼈督帶來營一俟吉
林黑龍江及兩盟馬隊官兵俱前項義勇到齊足資策應
即可將八里橋官兵仍飭回京分撥各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請飭調投誠義勇赴營協助等語僧
格林沁現在帶兵駐紮通州防禦天津夷人竄突必得熟悉行
陣兵將赴營差委藉資禦敵著官文德興阿即飭勇目營起倫
劉正發蔡連修帶領精銳義勇速赴通州軍營聽候差遣並著
勝保英佳飭令現在該省軍營之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
鼈迅速赴通帶勇以資得力。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此次夷務始誤於廣東之不戰

續誤於上海之不撫。迨至天津。則戰固非宜。撫亦不易。比
值兵臨。以下。挾制多方。蒙

欽差大學士臣桂良等。前來議撫。相持已經一月。現聞俄味兩夷。
業經換約。喘夷亦已議定。惟喚夷尚有數款。最難允准之
事。屢次反覆變更。誠如

聖訓。豈能聽其藐視中華。要求無厭。臣何敢徒以撫事委之桂良
等。而不思愧奮。稍贖前愆。惟思北窳一語。該夷知為我所
最忌。故不時以此恫喝。其實北運河上游。業已開挖引河。
隔斷來源。楊村一帶。排椿五段。另釘木筏一段。又於北倉
迤南。添設排椿一段。椿皆入土丈許。拔不能出。正值水勢

枯極。即使小有汎漲。船亦不能前進。斷可無虞。至於陸路。先經臣派兵二百名。在北倉設卡盤查。以防勾結內匪。復於西沽地方。挑選壯勇五百名。扼要駐巡。該夷即使輕兵銳進。人數有限。不難會合截勒。較之水路之戰。似有把握。所可慮者。該夷不敢北竄。而專擾天津。逼近城關。人煙稠密。水陸錯雜。地方狹窄。本已種種格礙。且因議撫而不肯先行舉動。人心懈弛。攻戰悉皆落後。仍與海口無異。未易爭戰也。津城無米無水。不能一日關閉。臣現飭鎮道將城內兵勇扼守四門。城外兵勇屯於要路。一有舉動。四面迎頭截殺。其船及占踞之屋。設法以火攻之。但能人人用命。

是非甚眾。尚可望制勝於臨機。天津練勇數雖不少。用以
巡查彈壓。均屬得力。衝鋒陷陣。殊不多見。其團練紳士。除
張錦文等數人外。率皆避匿不出。屢飭地方官多方激勵。
未見有告奮勇者。

硃批覽奏均悉。

萬姓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二十七之二十八

常雖前此啗以重利。仍於暗中陷害。萬分可惡。若襲而殺之。恐立起兵禍。故未敢輕舉耳。此時欲主戰者。大抵皆謂養癰貽患。不如決勝疆場。不知津口已為該夷所踞。一旦決裂。天津不戰自失。說者曰。願捐津郡城池。不可令其進京。豈知夷人得天津後。得有巢穴。仍負帶兵北竄。官軍戰勝。必將添調兵船。萬一關阻不住。竟近都門。戰則不敢僥倖。撫則愈難為力。無論該夷彼時就撫。所願愈奢。即照現在款目撫之事。已遲矣。況該夷槍礮迅利。前見夷兵在津。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門。禍恐難測。此戰之不可者一也。天津民情洶洶。數日不和。必將內變。附近天河兩府土

區。以及各屬鹽梟。久欲觀釁而動。一聞有警。盜賊四起。官軍應接不暇。此戰之不可者二也。直隸庫款支絀。運道各庫。帑項皆空。兵勇見賊。多易奔潰。火藥有限。礮械無存。天津以北。道途平坦。無險可扼。此戰之不可者三也。

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征調既難。軍餉不易。此戰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撫。迅議通商。則關稅日充。兵餉有出。不撫而戰。雖未閉關。而稅課有限。南軍待哺嗷嗷。無從籌畫。此戰之不可者五也。茶等。非不知後患可虞。必應求萬全無弊之策。然進既不可戰。退又不可守。於兩弊相形之中。聊為避重就輕之法。夷人之欲駐京。一欲誇耀外國。一欲就

近奏事。並非有深謀詭計於其間也。觀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忌。

天朝之意。觀其仍肯交還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占踞地方之心。若即時進京。兵船未退。都中必致驚惶。今議一年始行復來。並不帶兵。即數十人。亦不過如高麗使臣。

國家待之以禮。彼偽欽差。即與一品官平行。必無他意。且彼必欲挈眷。是做古人為質者。防範儼嚴。拘束甚易。且以數十人深入重地。不難鈴制。縱恐日久結匪。禍生不測。不知都城雖大。嚴為稽查。奸宄無由混迹。該夷雇工使用。必由官為經理。所雇之人。即可窺其動靜。夷人最怕花錢。任其

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此駐京之可從權允准也。各口通商一節。該夷必欲仍在天津。矢口不允。據云非登州牛莊兩口。萬不可易。查牛莊雖近

盛京。而夷船萬難入口。且買賣無多。只有豆子一項。該夷斷不能在彼設立馬頭。登州口岸亦小。並難安設洋行。以此易換天津。聊為彼善於此。至於內江通商。上止漢口。下至鎮江。言明條軍務完竣再議。並不得逾三口。雖鎮江只肯於一年後前往。而通商所在。該夷以買賣為重。決與河運無礙。此海口內江之尚可從權允准也。等等伏思該夷之與中國齟齬。均由疑慮所致。今番感激

聖恩從此待以寬大。示以誠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

國家兵力。亦是羈縻一法。內地遊行。並非處處有多人前往。既有執照。即好查驗。非係海疆省分。未必各處皆到。夷人最恐中國看伊不起。如果伊國自有匪類。且以為恥。昨因夜間有夷人在街市搶劫。經等知照各夷。查出係喚國兵丁。彼即自行嚴懲。將來許入內地。或能自愛。亦未可知。此遊歷州縣之尚可從權允准也。至於兵費一節。減至四百萬兩。仍歸廣東查辦。稅課一層。有必欲求減之處。有必欲議改之處。未免中國喫虧。而將來貿易寬廣。或可以盈補絀。其餘條款。多係好爭體面。及整頓商船各事。於

國體尚屬無礙。嘆夷從前所求既多且難。辯說二十餘日。勝至此數條。不容再為商量。今因內綫可用。始得稍減兩層。據云再題改字。決不敢言。惟有帶兵進京。等願以身死。不願目覩兇候。擾及都城。再四思維。天時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桂良等又奏。昨日三點鐘。嘆夷嗔。嗔。隨同伊國副使卜。嚙。嚙。乃額爾。哈。之胞弟。前來要盟。等。心極憤激。仍復示以鎮定。該夷逼迫再四。等云。本約今日定議。並無不依。即准其於六點鐘。在海光寺用印畫押。屆時率同隨員等。及地方官十餘人前往。夷酋額爾。哈。用轎三十乘。帶兵五

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亦數十人。鼓樂同來。竟將寺內占滿。茅等置死生於度外。若非春戀大局。早欲以一死報。

國。毫無驚懼之色。乃用印畫押已畢。仍置酒果款待。額爾琿捧爵而起。並命各色官同時起立而言曰。第一尊。願

大皇帝萬壽無疆。坐。復領二尊曰。願

欽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願兩國萬年和好。茅等事畢回寓。抱恨萬狀。終夜不安。覺此事雖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只可從權辦理。而此心總無以仰對我

皇上。本日辰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茅等恭讀

上諭。悚。愧。交。集。感。激。涕。零。比。即。知。照。譚。廷。襄。現。在。業。經。定。議。無。庸。設。備。恐。亂。民。心。而。起。夷。疑。今。該。夷。既。知。和。好。足。恃。或。可。藉。此。羈。縻。不。至。生。事。然。

國。家。之。事。總。須。有。備。無。患。自。今。以。後。惟。當。臥。薪。嘗。膽。力。圖。補。救。將。來。元。氣。充。足。再。行。奮。耀。

威。靈。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本。日。俄。夷。遣。人。來。云。此。番。夷。務。中。國。只。好。如。此。辦。理。伊。國。未。帶。兵。船。勸。之。不。聽。不。能。用。武。未。與。

天。朝。出。力。深。以。為。恨。務。求。

大。皇。帝。鑒。彼。愚。忱。必。須。准。其。速。派。官。弁。數。員。前。來。津。口。幫。修。礮。臺。

教習槍礮。設肯給以俸祿。固屬

大皇帝格外天恩。即令自備資斧。亦當為中華出力。以仰答

高厚鴻慈。一經修造完竣。教演熟習。即遣各員回國。等察其情

詞。委係出於至誠。且俄夷親見。嘆夷傲狠情形。憤恨已極。

將來等差竣回京。尚擬面求

宸訓。講求防患之法。此次夷務。萬難措手。因隨員中尚有能不避

艱險。實心任事者。購覓內綫數人。始得稍有把握。容俟大

局定。並擬懇

恩施。破格給獎。使在各處辦事諸人。早知自拔來歸。庶幾中國人

材。不為外夷所用。且日後辦理夷務。非得深悉夷情之員。

不能得其要領。破其愚詐。今日俄夷約定。百初刻在滬光寺畫押蓋印。諸事均有頭緒。諒不致別生枝節。再事決裂。除將俄味兩夷條約。先行抄錄進

呈。並將俄夷來文兩封。共計四件。咨送軍機處。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呈遞俄味兩夷條約。並歷陳英佛所請不得不從。推允准一摺。桂良等所稱。以後但當臥薪嘗膽。力圖補救。豈知和約一定。如何補救。即自請治罪。何補於事耶。俄味夷條約內。均有進京一條。皆無入駐京城之說。則英佛兩夷。豈能偏准。桂良等既言不妨推允。亦當與之約定。來時祇准帶人若干。到京後祇准暫住若干時。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

制度。不得攜帶眷屬。如味夷條約內所載。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不得耽延。或由陸路。或由海路。不得駕駛兵船。進天津海口。小事不得援引輕請。從人不得過二十名。上京時。先行知照。使館公館自由中國豫備。喫夫若得照此。亦自可允。若必欲駐京。則前此業經諭及。必須更易中國衣冠。諒該夷亦所不願。其人數時用及禮節事宜。總須照味夷約定。載入條款。方可允准。至鎮江通商。原許其軍務告竣後。商辦。味夷所請之金陵。現為賊踞。不能即議通商。鎮江亦未便先立為通商。仍許其俟長江一律肅清。各路軍務告竣。再行定議。天津一處。該夷必欲以登州牛莊相易。牛莊究近京畿。且為東三省貨物總匯。惟登州尚可酌

辦。但須載明。只准貨船往來。不得於岸上建立夷樓。不得攜帶
器械。駕坐兵船。以上三條。如其所講。即可將條約呈進。該夷原
約。既不肯更改。即作為中國所添條款。與之更約。彼所要請。我
已准至數十條。我國所定。不過三條。豈能拒絕。聞俄國清字照
會。有駐京及行駛內河。已為阻止之語。何以桂良等。仍以為請。
恐係李鴻章。從中播弄。額爾琿。與中國人。彼此語言文字。均
不通曉。遂致任其所為。俄使既有此語。即可託其踐言。以破此
疑義。況該使臣。方以不能力阻。嘆佛為抱歉。只此三條。又非更
改已成之款。必當代為妥議。另寄信諭。旨一道。即宣示俄使可
也。

又

諭桂良等奏。俄國使臣呈遞照會一摺。閱所遞文內。深以不能力阻。喚拂為抱歉。具見和好之心。據稱不患道遠。仍欲遣人前來。教習技藝。修造礮臺等事。該大臣既有備送槍礮。代為轉圜之美意。朕已嘉其恭順。實非他國可比。惟既受其器械。已見憫恤。若令其遠勞跋涉。為中國出力。非所以示懷柔。可告以毋庸派員前來。即致送槍礮一節。大皇帝已深嘉許。若必肯出力。則再向喚拂。將此三條。代為說合。較之派員教演槍礮。修理礮臺。尤深嘉悅。該使臣感激果出至誠。自當再向喚拂說合。將此三條。令其議定。至所請即發回文之處。俟擬定後。再當封發也。

俄英和約。

大清國

大皇帝

欽差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

統花沙納為全權大臣。大俄羅斯國自專主。持簡承宣帶

東海官兵戰船副將軍御前大臣公普提雅廷為全權大

臣。兩國大臣詳細會議酌定十二條。永遠無替。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大俄羅斯國自專主。今將從前和好之道。復立和約。嗣後

兩國臣民不相殘害侵奪永遠保護以固和好。

第二條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兩國不必由薩納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徑行。

大清之軍機大臣或

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公文遣使臣親送到京交禮部轉達軍機處至俄國全權大臣與

大清之大學士及沿海之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大臣及駐紮官員往來照會亦按平等俄國酌定駐紮中華海口之全權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及京師大臣往來

照會均照從前各外國總例辦理。遇有要事。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進京故道。或由近京海口。豫日行文。以便進京商辦。使臣及隨從人等。迅速順路行走。沿途及京師公館。派人妥為豫備。以上費用。均由俄國經理。中國毋庸豫備。

第三條。此後除兩國由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界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甯波。福州府。廈門。廣州。臺灣府。瓊州府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辦理。

第四條。嗣後陸路前定通商處所。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海路通商章程。將所帶貨物。

呈單備查。拋錨寄碇。一律給價。照定例上稅納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外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

第五條。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為查各海口駐紮商船居住規矩。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領事官與地方官有事相會。並行文之例。蓋造天主堂住房。並收存貨物房間。俄國與中國會議。置買地畝。及領事官員。責任應辦之事。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

第六條。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壞者。地方官立將被難之令。及載物船隻救護。所救護之令。及所

有物件。盡力設法送至附近俄國通商海口。或與俄國素好國之領事官所駐紮海口。或順便咨送到邊。其救護之公費。均由俄國賠還。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理損壞。及取甜水。賣食物者。准進中國附近未開之海口。按市價公平買取。該地方官不可攔阻。

第七條 通商處所。俄國人。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員。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分別辦理。俄國人。若有獲罪者。其犯人應照俄國刑律科罪。中國所屬之人。與俄國人有因人命產業傷害之事。獲罪者。應照中國刑律分別科罪。俄國之人。若在中國內地

犯法。應行審訊治罪者。解送俄國邊界地方。或俄國辦事官員所駐紮之海口辦理。

第八條。天主教原為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於安分之人。禁其習教。若俄國有人。有由通商處所之州縣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查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摺放行。以便稽查。

第九條。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檔冊。繪為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

無此疆彼界之爭。

第十條。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駐

京師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覈准後。隨辦事官員。徑回本國。再派人來京接替。所有駐京俄國之人。一切費用。統由俄國付給。中國毋庸出此項費用。駐京之人。及恰克圖。或各海口。往來

京城。送遞公文各項人等路費。亦由俄國付給。中國地方官員。於伊等往來之時。程途一切事務。務宜妥速辦理。

第十一條。為整理俄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及京城駐居俄國之人事宜。

京城。恰克圖。二處。遇有往來公文。由台站迅速行走。除塗間有故不計外。以半月為限。不得遲延耽誤。信函一併附寄。再運送應用物件。每屆三個月一次。一年分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遞。勿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

第十二條。日後

大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以上十二條。自此議定後。將所定和約。繕寫二分。

大清國

聖主皇帝裁定。俄羅斯國聖主皇帝裁定之後。定立和書。限一年之內。兩國互交於京。永遠遵守。兩無違背。今將兩國和書。用俄羅斯並清漢字體鈔寫。專以清文為主。由二國大臣手書。花押。鈐用印信。換文可也。

味夷和約。

大清

大皇帝特派

欽差

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桂 花 沙 魯 大

合眾國大伯爵理璽天德特派欽差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列衛廉。共同酌議。所有議定條款。臚列於左。

第一款。嗣後

大清與大合眾兩國。並其民各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異。更不得互相欺凌。偶因小故而啟爭端。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第二款。俟

大清

大皇帝。大合眾國。大伯理璽天德。既得選舉國會紳耆大臣議允。各將條約互易後。必須敬謹收藏。大合眾國當著首相恭

藏

大清

大皇帝批准原冊於華盛頓都城。

大清國當著內閣大學士恭藏大合眾國大總理璽天德批准原冊於北京都城。則兩國之友誼。歷久弗替矣。

第三款。條約各款。必使兩國軍民人等。盡得聞知。俾可遵守。大合眾國於批准互易後。立宣布照例刊傳。

大清國於

批准互易後。亦即通諭都城。並著各省督撫一體頒行。

第四款。因欲堅立友誼。嗣後大合眾國駐劄中華之大臣。任聽以平行之禮。信義之道。與

大清內閣大學士文移交往。並得與兩廣、閩浙、兩江督撫一體

公文往來。至照會

京師內閣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撫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驛站
齎遞。均無不可。其照會公文。加有印封者。必須謹慎齎遞。
遇有咨照等件。內閣暨各督撫。當酌量迅速照覆。

第五款。大合眾國大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到北京
暫住。與內閣大學士。或與

派出平行大憲。酌議關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
京後迅速定議。不得耽延。往來應由海口。或由陸路。不可
駕駛兵船。進天津海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係

小事。不得因有此條。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照會禮部。俾得備辦一切事款。往返護送。彼此以禮相待。寓京之日。按品豫備公館。所有費用。自備資斧。其跟隨大合眾國欽差人等。不得逾二十人之數。雇覓華民供役在外。到處不得帶貨貿易。

第六款。嗣後不論何時。僮中華

大皇帝。情願與別國或立約。或為別故。

允准與眾友國欽差前往

京師到彼居住。或久或暫。即毋庸再行計議。

特許應准大合眾國欽差。一律照辦。同沾此典。

第七款。嗣後中國大臣。與合眾國大臣。公文往來。應照平行之禮。用照會字樣。領事等官。與中國地方官。公文往來。亦用照會字樣。申報大憲。用申陳字樣。若平民稟報官憲。仍用稟呈字。均不得欺藐不恭。有傷友誼。至兩國均不得互相徵索禮物。

第八款。嗣後中國督撫。與合眾國大臣會晤。或在公署。或在行轅。均彼此酌定合宜之處。毋得藉端推辭。常事以文移往來。不可煩瑣會面。

第九款。大合眾國。如有官船在通商海口游行巡查。或為保護貿易。或為增廣才識。近至沿海各處。如有事故。該地

方大員當與船中統領以平行禮儀相待。以示兩國和好之誼。如有採買食物。汲取淡水。或須修理等事。中國官員自當襄助購辦。遇有合眾國船隻。或因毀壞被劫。或雖未毀壞而亦被劫被擄。及在大洋等處。應准大合眾國官船。追捕盜賊。交地方官訊究懲辦。

第十款。大合眾國領事。及管理貿易等官。在中華議定所開各港居住。保護貿易者。當與道台知府平行。遇有與中華地方官交涉事件。或公文往來。或會晤面商。務須兩得其平。即所用一切字樣體制。亦應均照平行。如地方官及領事等官。有侮慢欺藐各等情。准其彼此將委曲情由。申

訴
木

致
也

大
今

行
其

第
十

中
國

切
空

不
注

立
世

氏
也

治罪。大合眾國合無論在岸上海面與華民欺侮騷擾毀壞物件。毆傷損害。一切非禮不合情事。應歸領事等官按本國例懲辦。至捉拿犯人。以備質訊。或由本地方官或由大合眾國官。均無不可。

第十二款。合眾國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聽合眾國人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擡價指勒。如無礙民居。不關方向。照例稅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合眾國人勿許強租硬占。務須各出情願。以昭公允。僮墳墓或被中國民人毀掘。中國地方官嚴

等照例治罪。其合眾國人泊船寄居處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遠赴內地鄉村市鎮。私行貿易。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第十三款。大合眾國船隻在中國洋面遭風觸礁擱淺。遇盜。致有損壞等害者。該處地方官一經查知。即應設法拯救保護。並加撫卹。俾得駛至最近港口修理。並准其採買糧食。汲取淡水。僱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洋被盜搶劫者。地方文武員弁。一經聞報。即當嚴拏賊盜。照例治罪。起獲原贓。無論多少。或交本人。或交領事官俱可。但不得冒開失單。至中國地廣人稠。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

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但若地方官通盜沾染。一經證明。行文大憲奏明。嚴行治罪。將該員家產查抄抵償。

第十四款。大合眾國民人。嗣後均照例挈眷。赴廣東之廣州。潮州。福建之廈門。福州。臺灣。浙江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並嗣後與眾國。或他國。定立條約。准開各港口市鎮。在彼居住貿易。任其船隻裝載貨物。於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來。但該船隻。不得駛赴沿海口岸。及未開各港。私行違法貿易。如有犯此禁令者。應將船隻貨物充公。歸中國人官。其有走私漏稅。或攜帶各項違令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大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

若別國船隻。冒大合眾國旗號。作不法貿易者。大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

第十五款。大合眾國民人。在各港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進口出口之貨外。其餘各項貨物。俱准任其販運。往來買賣。所納稅餉。惟照黏附在望廈所立條約例冊。除是別國按條約有何更改。即應一體均同。因大合眾國民人所納之稅。必須照與中華至好之國。一律辦理。

第十六款。大合眾國船隻。進通商各港口時。必將船隻等件。呈交領事官。轉交海關。即按牌上所載噸數。輸納船鈔。每噸以方停四十官尺為準。凡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

噸納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銀一錢。凡船隻
曾在本港納鈔。因貨未全銷。復載往別口出售。或因無回
貨。須將空船。或未滿載之船。駛赴別港覓載者。領事官報
明海關。將鈔已完納之處。在紅牌上註明。並行文別口海
關查照。俟該船進別口時。止納貨稅。不輸船鈔。以免重徵。
設立浮樁亮船。建造塔表亮樓。由通商各海口地方官。會
同領事官酌量辦理。

第十七款。大合眾國船隻進口。准其雇用引水帶進。俟正
項稅款全完。仍令帶出。並准雇覓廚役。買辦。工匠。水手。延
請通事司書。及必須之人。並雇用內地艇隻。其工價若干。

由該商民等自行定議。或由領事官酌辦。

第十八款。大合眾國船隻。一經進口。即由海關酌派妥役。隨船管押。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隻。均聽其便。僅大合眾國民人。有在船上不安本分。離船逃走。至內地避匿者。一經領事官知照。中國地方官。即派役訪查。拏送領事等官治罪。若有中國犯法民人。逃至大合眾國寓館。及商船潛匿者。中國地方官查出。即行文領事等官。捉拏送回。均不得少有庇匿。至大合眾國商民水手人等。均歸領事等官隨時稽查約束。倘兩國人有倚強滋事者。用火器傷人。致釀闖殺重案。兩國官員。均應執法嚴辦。不得稍有徇徇。致

令眾心不服。

第十九款。大合眾國商船進口。或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限二日之內。將牌貨單等件。呈遞本國領事等官收存。該領事即將船名。人數。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方准領取牌照。開倉起貨。倘有未領牌照之先。擅行起貨者。即罰洋銀五百大圓。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歸中國入官。或有商船進口。止起一分貨物者。按其所起一分貨物。輸納稅餉。未起之貨。均准其載往別口售賣。倘有進口。並未開倉。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徵收稅餉。船鈔。均俟到別口發售。再行照例輸

納。償。進。口。貨。船。已。逾。二。日。之。限。即。須。輸。納。船。鈔。遇。有。領。事
等。官。不。在。港。內。應。准。合。眾。國。船。主。商。人。託。友。國。領。事。代。為
料。理。否。則。徑。走。海。關。呈。明。設。法。妥。辦。

第。二。十。款。大。合。眾。國。商。船。販。貨。進。口。出。口。均。將。起。貨。下。貨
日。期。呈。報。領。事。等。官。由。領。事。等。官。轉。報。海。關。屆。期。派。委。官
役。與。該。船。主。貨。主。或。代。辦。商。人。等。眼。同。秉。公。將。貨。物。驗。明。
以。便。按。律。徵。稅。若。內。有。估。價。定。稅。之。貨。或。因。議。價。高。下。不
等。除。皮。多。寡。不。齊。致。有。辯。論。不。能。了。結。者。限。該。商。於。即。日
內。稟。報。領。事。官。俾。得。通。知。海。關。會。商。酌。奪。若。稟。報。稽。遲。即
不。為。准。理。

第二十一款。大合眾國民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餉。倘有欲將已卸之貨。運往別口售賣者。稟明領事官。轉報海關。檢查貨稅底簿相符。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並無拆動。抽換情弊。即將某貨若干擔。已完稅若干之處。填入牌照。發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餉。若有影射夾帶情事。經海關查出。罰貨入官。如大合眾國船隻。運載外洋穀米。進各海口者。並未起卸。亦准其復運出口。

第二十二款。大合眾國船隻進口後。方納船鈔。進口貨物。於起貨時完稅。出口貨物。於下貨時完稅。統俟稅鈔全完。

由海關發給紅牌。然後領事官方給還船牌等件。所有稅銀由中國官設銀號代納。或以紋銀或以洋銀。按時價折交。均無不可。倘有未經完稅。領事官先行發還船牌者。所欠稅鈔。當惟領事官是問。

第二十三款。大合眾國船隻。停泊口內。如有貨物。必須剝過別船者。應先呈明領事官。轉報海關。委員查驗確當。方准剝運。倘不稟明候驗批准。輒行剝運者。即將所剝之貨。歸中國入官。

第二十四款。中國人有該欠大合眾國債項者。准其按例控追。一經領事官照知。地方官立即設法查完。嚴追給領。

僱大合眾國人。有該久華民者。亦准由領事官知會討取。或直向領事控追俱可。但兩國官員。均不保償。

第二十五款。准大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請係何等之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

第二十六款。大合眾國。現與中國訂明和好。各處通商港口。聽其船隻往來貿易。僱日後另有別國與中國不和。中國止應禁阻不和之國。不准來各口交易。其大合眾國人。自往別國貿易。或販運其國之貨物前來各口。中國應認

明大合眾國旗號。便准入港。惟大合眾國商船。不得私帶別國一兵進口。及聽受別國賄賂。換給旗號。代為運貨入口貿易。倘有犯此禁令。聽中國查出。充公入官。

第二十七款。大合眾國民人。在中國通商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等官說明辦理。若大合眾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和約辦理。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第二十八款。大合眾國民人。因有要事。向中國地方官辨訴。先稟明領事等官。查明稟內字句明順。在情理者。即為轉行地方官查辦。中國商民。因有要事。向領事等官辨訴。

者。准其一面稟地方官。一面到領事等官稟呈查辦。僅遇有中國人。與大合眾國人。因事相爭。不能以和平調處者。即須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察奪。更不得索取規費。並准請人到堂代傳。以免言語不通。致受委曲。

第二十九款。耶穌基督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

第三十款。經兩國議定。嗣後

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國。或其商民。無論關涉船

英法各國通商章程
三
隻海面通商貿易政事交往等情。為該國並具商民。從來未沾。抑為此條約所無者。亦當立准。大合眾國官民一體均沾。以上各條約。均應由

大清國

大皇帝立賜

批准。並限於一年之內。由大合眾國大總理璽天德。既得選舉國會紳耆大臣議允批准。屆期互換。須至條約者。殊批。依議。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經請准。呈送。燉位烏槍一節。奉

諭旨。俄羅斯呈請備送槍礮。實屬出於至誠。俟解到時。准其接收。
職當諭派出回國之瑪拉提諾甫將此情節。趕緊知照本
國。令其豫備器械。以期無虞。計明年可以抵津。雖西洋各
國槍礮堅利。若兵丁等操演不能合式。亦無利益。若礮位
抵津。礮臺仍似大沽之徒設。於防守地方。亦難得力。烏槍
操練無法。必致廢弛。如此安能望其制敵。本國欲中國得
收實效。除解送器械外。並欲另派熟習軍務人員教演。惟
官員抵中國時。其要莫先於器械礮臺修築堅固。然後安
設礮位。兵丁等先教以步伐。習以烏槍。此等緣由。祈貴大

臣奏聞請

旨先令派官數員進京。繪出堅固礮臺式樣。令其指示修築。

貴國再派年壯官數員。教演兵丁。演放槍礮式樣。以期咸成。勁旅。若謂本國官員。赴中國路遠。本國俗以奉

大皇帝諭旨為福。不畏路遠。祈貴大臣迅速奏

聞示復。職等接奉回文後。先照

諭旨。派官兩員。即將跟隨。本職。熟習情形之他他哩諾。幅派回。知

照本國。其護送本國官員旋回之人。毋庸另派。即令隨同。照料喇嘛巴拉第來津之俄羅斯館提調。一路行走。為此。咨行。

為咨行事。前據貴大臣信函。知早為靖邊務。實深欣悅。本

國以其所求之事為重。定守鄰國之道。以正理代

貴國完結。詳閱軍機處遞到

諭旨。深悉欲藉職等之力。向英佛兩國。將不睦事務。迅圖開釋等語。其兩國至此。即職上年來此之意。彼時職等即有代為婉轉之語。查英佛兩國。帶兵先至海口。後到天津。實非職等導引。該兩國於此路。平昔熟習。咸豐四年間。到過其咪喇堅小船。彼時亦曾入河。是以熟習深淺。至於兩國到此情由。實因

貴國不欲在上海商議之故。此即

貴國錯處。敵人已深入。其要挾之心。自然益熾。英佛兩國逼

近

京輔一切要求。雖難於勸阻。其欲駐京及行駛內河之意。職業已阻止。其另外要求之處。

貴國既欲職等同心。自可無慮。現在首要之務。不令英佛駛入天津河。其次使臣及辦事官員等。亦不令到此。不然該夷等。遇有纖細之事。即坐戰船抵津。欲犯京畿。則必至震懾。其各條要求之事。均不甚緊要。惟宜於西洋各國和約後。籌備將來防守之法。本國幫扶。

貴國沿海扼防。操練兵丁。妥備器械。整齊隊伍。則小醜不敢窺犯。此次英佛僅坐船十隻。帶兵二千。即能闖入天津。如

本國代為設防後。雖該夷增船三十隻。添兵二萬餘。亦不致似此邀幸也。職等俟接奉

貴國復文。即行知照本國。選派操演兵丁。修築礮臺。鑄造礮。俾查看礮苗。鎔化金銀之鄂托羅官十員。令其迅赴

貴國。再明年解赴海口烏槍一萬桿。礮五十尊。配齊一切應用之物。由海運津。以防大沽海口。應先將大沽保固。其一切軍械。本國運至天津。

貴國由沙船轉至大沽。伏祈貴大臣將此等情形。代為奏

聞。職靜候回文。再與暎佛兩國和約之事。請逐日派委可靠之員告知。職等得以隨時與貴大臣商議。勸解暎佛等以期迅

連歲事候

貴國與該二國和約後。職等令其迅離天津。不准逗遛。為此
咨行。

內閣侍讀學士王金鎔奏。溯自道光年間。議撫而後。夷人
輕視中國。已非一日。去年占踞粵東省城。近又駛入天津
海口。燬我礮臺。要約多端。若概准其所請。竊恐夷情叵測。
或數月。或一二年後。再有要求。其有萬不能允者。允之立
生禍端。不允。又啟釁端。是撫議仍不能久安也。

畿輔近地。設令建造夷館。任其往來。變生不測。更有危於今
日者矣。天津練勇。素稱精銳。此次幾於望風而潰。豈真民

無鬪志哉。是皆專主撫議。不令出戰。阻遏其憤心。而無以
鼓勵其銳氣也。粵匪數萬之眾。熾於獨流連鎮。夷人所恃。
惟數十潮勇耳。夫我弱則彼強。我進則彼退。此一定之理。
應請明降。

諭旨。令廣東團練迅圖勦辦。夷人必有所顧忌。一面
飭令

欽差大臣。激勵天津兵勇。與外調勁旅。示以聲威。若夷人震懾帖
服。酌允一二條。原可不戰而撫。彼若始終猖獗。即當督兵
進剿。天津百姓蓄憤已久。自必戮力同仇。痛加勦洗。俟彼
乞撫而後允之。則撫議易成。而亦可久。沿海各省。仍可照

舊通商。抑臣更有請者。臣籍隸浙江。深知沿海夷人通商情形。如上海甯波等處。盤踞既久。難保無嗜利匪徒。甘從指使。况浙江軍務未竣。不可漫無防閑。任其勾結。並請旨飭下沿海各督撫。嚴密稽查。早為備禦。撫議成。則夷人貿易之處。當杜其聯絡匪類之謀。撫議未成。則夷人敗衄之餘。宜防其乘虛報復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內閣侍讀學士王金銘奏。天津夷務現在議撫。撫議成。則沿海通商地方。宜杜其聯絡匪類為患。不成。則勦亦宜防其於敗衄之餘。突往他處報復等語。喫咈等夷在津。堅請江面通商。經桂良等。允以軍務完竣。再行商辦。該夷復請於鎮江

先立馬頭亦尚未允許。但其蓄心欲入長江。殊為叵測。至所請他款亦多窒礙難行。一旦決裂必致用武。上海夷船輻輳貨物所聚。該夷有所顧惜。或不至於竄擾。惟聯絡匪類陰圖占踞。詭謀亦在意中。著何桂清趙德轍飭屬體察情形。除商人有交易事件不能不聽其往來。此外軍民人等應如何嚴密防範。絕其勾結。即著妥定章程辦理。前次夷人投遞照會。據趙德轍奏擬往崑山相見。而該夷已由泖湖徑赴蘇州。聞黃浦江船戶人等類皆閩廣匪徒。結黨盤踞。夷人之敢於直入內地。未必非若輩為之導引。著何桂清等豫為曉諭。此後夷人有投遞文書求見官長等事。務於上海守候。由該道等指示程途。毋許自行闖入。

內地至黃浦江內渡船亦應豫為晚諭加之約束消患未萌其
長江入海之處以圖山關鵝鼻嘴為鎖鑰從前伊里布曾有沈
石以拒夷船之計未行而鎮江失事並著派委員查勘情形能
否密為布置以免臨事周張又彼時上海失守於崑山內河沈
船下石以防夷船內竄是否可以仿行並著酌量辦理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此次夷務之棘手為從來所未
有。祇因津郡係近

畿要地設被久擾其害不可勝言而現在情形米糧日少貧
民失業海運阻隔軍餉不繼尤屬萬分緊迫。臣原統京營
馬步兵二千名先已調赴楊村駐劄祇存津標兵三千有

零用以護城。及扼守汎地。尚有督提等標兵約一千名屯於城外。以提標兵防護桂良等寓所。以督標兵歸臣行營。此外練勇約五千名。分駐要路。其中雖有驍健。究屬烏合。且亦不盡善良。全賴帶隊之人。多方激勵。與官兵鋪勇聯絡一氣。方可算其得力。至大沽等處兵練防護均關緊要。為數無幾。礙難調動。所有河西務一帶。係在楊村之後。通州之前。兩處皆已駐有重兵。中間尚不喫緊。現在夷已就撫。無虞北竄。且仍當督率帶兵將弁及團勇人等照常嚴備。祇候。

訓示遵行。現時味夷船已退去一隻。英夷船已退去二隻。據云陸

續均即出口。又俄國夷官一員。改期於十七日啟程。赴張家口。合併聲明。

硃批覽奏已悉。

癸巳。

硃諭前據惠親王等請將耆英照軍法從事。因命解京嚴訊。嗣訊具供詞。復令恭親王奕訢等。秉公定擬。茲據奏稱耆英不候諭旨。糊塗冒昧。酌擬為絞監候。朝審時入於情實。所擬尚無不協。惟其聲敘獲咎之由。殊非誅心之論。不得明白宣示。耆英以負罪之員。復加擢用。原冀其收效桑榆。於事有濟。況該員陞辭時。面奏力任其難。看奴才造化若何。似非昧良昏憤者。且於四

月二十七日抵津後。即有寄諭。令其不必與桂良等附合。稍涉拘泥。俾其自展謨謀。作為第二步辦法。朕用耆英。不可謂不專。保全之恩。不可謂不厚。及桂良等奏請。令該員回京。朕料耆英斷無不知之理。尚恐稍掣其肘。寄諭仍留津。自酌辦法。耆英苟有天良。能無汗流浹背乎。詎該員拜摺後。即擅自回京。藉稱面陳機要。試問果有面陳。曷不單銜密奏。又云難於形諸筆墨。何以接奉留津之旨。又匆匆具摺。試問摺供之外。尚有何機要乎。屢次瑣瀆。不過為一首領計。况該員摺供內。非盡無可採之語。未深悉底蘊者。尚覺情輕法重。不知所說辦法。朕與諸臣早經議及。况出諸他人。則可。出諸耆英之口。則不可。何則。蓋耆英乃

局中人既有所見。自可施為。豈有同辨一事。不能補救於事前。徒有成說於事後。若謂該夷所忌。懲辦正墮詭謀。蓋耆英藉茲自白乃心。不徒盡滌前愆。且欲諉過於人。居心尤不可問。自料擅離差次。議止罷斥。正遂其身謀。優游於家。久蒙知遇。忍出此耶。且跡其心。匪特此也。同桂良。花沙納。商允照。會相對泣於窗下。朝不知夕死。不聞其恪遵前旨。另設良圖。迨去津時。與花沙納云。恐此去人心惶惑。作為因差暫離津郡。抵通接奉寄諭。又不聞趕緊折回。抽身惟恐不速。等朕旨於弁髦。處處巧詐。有意欺罔。即立與駢誅。百喙奚辭。惟惠親王等原奏。未免過重。即肅順所奏。仍擬正法。亦未為是。朕之文議。正因其罪重。欲廷臣衡

情酌斷。暴白於眾。若仍予正法。何必解京。又何必定擬。且謂其苟延歲月。儻以病亡。獲保首領。比擬更屬不倫。此乃盜案內斷語。難妄加諸耆英。朕數日詳酌。欲貸其一死。實不可得。即照奕訢等所擬。朝審時。必予勾決。尤不忍棄之於市。不得已。思盡情法兩全之道。著派左宗正仁壽。左宗人綿勳。刑部尚書麟魁。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令耆英看朕硃諭。傳旨令伊自盡。以示朕飭紀加恩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俄夷欲備送槍礮。曾經降旨准其收受。其欲令人來教導技藝。探看礦苗。本月初十日。諭令桂良等。婉言回覆。乃昨日桂良等片奏。俄夷遣使來言。仍以教習槍礮等事。必須允

准且該夷清字文內有欲派員進京繪出礮臺式樣並指引修築等語其初十日所奉諭旨桂良曾否告知該夷此次接到該夷來文曾否答覆如何措詞著即迅速具奏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十七日酉刻等率同隨帶司員並地方差委各員弁前往海光寺內佛首嚮嚨帶兵二百餘名並跟隨夷官數十人鼓樂同來當即公同蓋用關防畫押事畢之後仍置酒果款待該夷情尚歡洽席間所言與曠首嚮嚨唵天略相同據該夷首云所有不到之處望為包容等詳察各夷情形此次和好之後蒙

皇上格外天恩許等設法羈縻將來各夷諒不致再滋事端現

當多事之秋。能令邊警不開。亦可省許多枝節。從此迅籌善後之策。使諸夷不敢輕視中國。聲威既振。則夷膽自寒。斯為萬全之道。本日暎佛兩國夷酋。已遣人前來辭行。據云。明日即去。且今日夷船。已有陸續開行者。日來津郡民心。業經大定。可以稍紓。

宸廬

硃批。覽奏均悉。

甲午。戶部尚書朱鳳標。吏部左侍郎匡源。戶部左侍郎沈兆霖奏。竊昨聞粵東練勇。得有勝仗。並有省城可克等語。暎夷雖屬冥頑。頗多狡詐。如聞廣東被挫。必故為桀驁情。

形以示無懼。然腹心已破。勢難久居。但與堅持旬月。自然
伎倆皆窮。伏望斷自

宸衷。切勿誤聽浮言。輕阻粵東進攻之計。且粵民業經開仗。仇隙
已成。勢不兩立。

朝廷即不聽攻。百姓豈能歇手。如謂恐撓撫局。阻止進兵。則
民與官仇。深防激變。

國家根本。全在民心。漢夷所畏。亦即於此。伏望

飭知羅博衍等。再加鼓勵。一意進攻。並將此次出力勇目。速行保
奏。

施恩以昭激勸。如果埽穴擒渠。則不但撫局在我掌握之中。廿載

深仇庶可一洗。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羅惇衍等奏夷人出城侵犯鄉村圍勇迎擊獲勝當諭令黃宗漢不可阻遏民團祇可作為局外調停本日據朱鳳標匡源沈兆霖奏稱粵民業經開仗仇隙已成請飭羅惇衍等一意進攻並將出力勇目速行保奏等情所奏各情與前諭羅惇衍等兵端既起不能再有顧惜適相符合但朱鳳標等尚未知天津撫局已定現在暎佛二夷業已與桂良花沙納議定條約夷船已陸續開行廣東省城已許退還似無須再加攻擊未知黃宗漢到粵後羅惇衍等辦理如何儻業已進攻省城或經克復雖未克復而民心激於公憤其勢不能歇手只可

仍聽進攻。不必阻止。若尚未攻城。或該夷守禦嚴密。攻城難操
勝算。即著毋庸進攻。俟該夷退出交還。免致於就撫後。更生枝
節。著該督與該侍郎等。熟商妥辦。其有夷人闖入村莊。肆行搶
掠者。仍由民團勦捕。不可加之阻抑。以順輿情。柏貴現在告假。
已明降諭旨。令畢承昭署理廣東巡撫矣。朱鳳標等摺。著鈔給
閱看。各國所定條約。俟桂良等奏齊後。再行錄寄。

乙未。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十九日巳刻。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

上諭。命將駐京等事三條。與俄夷妥議。等語。跪聆之下。惶悚難名。

因思喫拂兩夷條約已定。業經畫押。蓋用關防。若又向商量。不但該夷反覆性成。必致另生枝節。即俄夷見諸事俱妥。亦斷不肯再向阻止。况喫夷條約。雖係五十餘款。而舊約居多。所添新約。不過十有餘條。此時阻之。非徒無益。所有十九日奉到宣示俄夷

上諭一道。等因。該夷有現在實係不能為力之語。不敢過於拘泥。未便遽行宣洩。此時條約已定。俟等回京後。面聆

聖訓。再將委曲情節陳明。至俄夷文內所稱阻止兩言。曾於十三日摺內。申敘明晰。後來當面質證。果係說過未允。今更無庸再議。至前於十一日。奉到初十日寄信。

諭旨等業將修理礮臺。教演槍礮等事。向俄夷婉言致覆。且云大皇帝並非別有他意。不允所請。諒因目前尚未能辦及此事。故命本大臣等先行照覆。嗣據該夷面稱。委因與中國和好多年。有心為好。故欲派員前來。今貴國既許外國通商。更須速修守備。儻本國多派人來。或可相疑。今只派十人。否則五人亦可。諒只有益無損。現在各國公使均須各回本國。伊國亦當一同開船。所有前進文書。立等回文。如不肯見允。亦只好及早回國。奏明皇帝。另幫中國設法。然總以派員前來教演。較為有益。日來盼望回文甚急。伏候命下。即可傳知該夷照行。昨日探聞。俄夷續調兵船。又到四隻。因

條約已定。故未進口。現聞近津夷船。有在上水添買食物者。容俟開行。再為陸續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各夷條約已定。遵旨覆奏一摺。嘆弗兩夷條約內。前命場俄夷挽回之處。已不能行。覽奏徒增憤懣。至俄夷欲派人修理礮臺。教演槍礮。前諭桂良等阻止。原係體恤該國。並非有猜疑之意。今該夷既謂只派十人或五人前來。為數不多。尚可允准。著桂良等。即備文照會該夷。准其酌派數人前來。教演槍礮。修築礮臺。並加嘉獎。以堅其和好之心。所稱各國公使。均須各回本國。究竟該夷起碇時。言明先往何處。桂良等前奏。有在上海議定稅則之語。該夷等曾否約定何時。

往議。現在暎咈味三夷船隻。是否離大沽海口已遠。即著桂良
等務必偵探明確。密速奏聞。暎咈兩夷條款。業經議定。何以遲
遲未奏。並著即日鈔錄進呈。毋許延緩。

纂輯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丁酉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俄夷欲派人修理礮臺、教演槍礮。著桂良等即備文照會該

夷。准其酌帶數人前來。並加嘉獎等因。欽此。等語。當即遵

旨備文傳知該夷。並加嘉獎。該夷欣感之至。據稱所派之人。下年

可以前來。前允送槍礮。亦於明年送到。用船載至閩江沙

外。中國再用沙船。自行撥運進內。所有槍礮等件。必須該

國兵弁教演。方能得其運用之法。將來派來數人。俟中國

人學會後。即可自相傳授。該國官員即可撤回。如或教習

無方不能得力。亦即飭令撤退等語。等。近來接見普提
雅琴。察其情詞。出於至誠。故敢據實具奏。日前該公使。並
送弩等鐘表呢畫等物。每人八件。兼有饋送委員零星物
件。再三推卻。萬不肯允。且云。若必欲相卻。即是看伊不起。
普提雅琴。之復親來而懇。只得暫為收下。所有饋送弩等
各件。容俟到京後。再為開單。恭呈

御覽請

旨。遵行。其所送委員等各物。等。即命收下。今日早聞。俄國是明
前來。談及。嘆唏。兩夷。近日。信知。廣東。正在。開仗。攻城。香港
地面。有人。放火。八次。意欲。將彼。處焚。毀。粵省。民居。遷徙。紛

紆只騰空城惟城外尚來往不定。昨日嘆夷並有兵船二隻進口。係前次所添調來津者。現幸與之講和。否則該夷得聞此信。必更與天津為難。萬不好辦。等語。連日差委員弁探聞各夷船隻尚未開行。將來南去留船數隻。暫在上海商定稅則。餘俱由廣東回國。至定稅則之事。應俟等等到京面奏。再行議辦。俄味兩夷亦即日先後開行。各回本國。俄國舊學生明常。即同學生羌明達喇嘛巴拉第。併入都明常改換中國衣冠。意欲由都起程。早道趕回本國。催令派員代修礮臺等事。昨因嘆夷兩夷恐等語。尚未將其條約入奏。各具照會前來詢問等語。即告以

大皇帝業經看過並無他意。遣嗎嗎士等來打聽係何
殊批等因。告以係

殊批覽奏均悉。欽此。該夷且疑向來均係依議。或均照所議辦理。
何此次不同。等云。將來進京覆

命呈進。蓋印畫押正本條約。當係如此批法。俟奉到

殊批後再行備文由上海知照。此時鈔錄進呈。不過如此批語。該
夷等各自散去。此時條約已定。前探聞夷船陸續開行。今
經探報稱俄味兩夷尚未全開。暎味兩夷尚在等候

殊批。必須看明方肯起碇。該兩夷兵船甚多。一日不去。一日仍須
防範。至該二夷條約俱由自行詳定。不能增改一字。語多

不檢才等不敢稍涉欺蒙。謹將原來條約鈔錄進呈。至其中委曲。尚有須面陳之處。

皇上大度如天。似此犬羊性成。無禮已甚。諒蒙

聖恩廣宥。不與計較。總俟

國家元氣充足。再為聲罪致討。萬全無弊之上策也。

桂良等又奏。接據嘆唏兩夷照會。因未經奉到依議。或俱

照著所議辦理字樣。

硃批。不肯放心起碇。嘆夷照會內。並黏恭錄。

宣宗成皇帝命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一道。等。等當即趕緊照覆。又稱既有成例可援。自當據情代

奏俟奉到

硃批○即行知照去後○現在體察該夷情形○總由積疑未釋○是以遇事不肯相信○此時條約已定○更不值因此一事○令該夷有詞可藉○轉致另生枝節○本日已委吏部員外郎陳鍾芳將四夷畫押蓋用關防正本條約○送至京師○交軍機處恭呈御覽○惟該員到京○尚有三日程途○夷性多疑○且急易於反覆○必須令其速退兵船○方免生事○所有兩次鈔錄進

呈條約○均與正本無異○可否仰求

皇上格外天恩○於此本未到之前○先行

發下

硃批○以便等奉到後○即可迅速傳知該處○早退兵船○以安人
心○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呈遞俄味兩國條約○未將啖嘓兩國
條約呈遞○迭經諭令速奏○本日始據桂良等鈔錄呈覽○各國條
約○經桂良等而議定見○蓋用關防○豈尚有不准之理○茲據桂良
等奏稱各國欲以奉到硃批為信○所有該大臣等前奏俄味兩
國條約○并本日所奏啖嘓二國條約○朕均批依議二字○發交桂
良○花沙納閣看○著即將此旨宣示各國○照此辦理○從此長敦和
好○永息兵端○共體朕懷○柔遠人之至意○

啖夷和約○

大清國特簡

東閣大學士正白旗滿洲都統總理刑部事務柱
廷廷講官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稽察會同四譯館花沙納

大暎國特簡世襲囉羅金並金喀爾田二郡伯爵囉喃哈

現將會議商定條約開列於左。

第一款。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甯所定和約。仍留照
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既經併入
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紙。

第二款。

大清

皇帝。大暎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
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

大清大喚兩國京師。

第三款。大喚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喚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喚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親

大清

皇上時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惟大喚君主。每有派員前往泰西各與國拜國之禮。亦拜。

大清

皇上。以昭畫一肅敬。至在京師租賃地基。或房屋。作為大臣等員

公館。

大清官員亦宜協同勦辦。雇覓夫役亦隨其意。毫無阻攔。待大
使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或有越禮欺藐等情弊。該犯
由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大使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
文件。行裝箱囊。不得有人擅行啟拆。由沿海無論何處。皆
可送文。專差同。

大清驛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使欽差大臣各式費用。
皆由使國支理。與中國無涉。總之泰西各國。於此等大臣。
向為合宜例。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辦。

第五款。

大清

皇上特簡內閣大學士尚書中一員與大暎欽差大臣文移會晤
各等事務商辦儀式皆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今茲約定以上所開應有

大清優待各節日後

特派大臣秉權出使前來大暎亦允優待視此均同

第七款大暎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設立領事官與中
國官員於相待諸國領事官最優者暎國亦一律無異領
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官及緝
譯官與知府同品視公務應須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

平禮。

第八款。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第九款。喚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承驗。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陵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請照。惟水

手船上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惟於江甯等處。有賊處所。俟城內克復之後。再行給照。

第十款。長江一帶各口。漢商船隻。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與

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尚書會議。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為漢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

第十一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已有江甯條約。舊准通商外。即在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嗣

後皆准通商。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至於聽便居住。賃房買屋。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悉照已通商五口無異。

第十二款。暎國民人在各口。並各地方。意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禮拜堂醫院墳墓。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掇。

第十三款。暎民任便覓致諸邑華庶。勸執分內工藝。中國官毫無限制。禁阻。

第十四款。游行往來卸貨下貨。任從暎商自雇小船割運。不論各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聽暎商與船戶自議。不必

官為經理亦不得限定船隻數。並何船攬載及挑夫包攬運送。僅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英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英官查辦。第十六款。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中國人欺陵擾害英民。皆由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

第十七款。凡英國民人控告中國民人事件。應先赴領事官衙門投稟。領事官即當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英國民人者。領事官亦應一體勸息。間有不能勸息者。即由中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

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喚國民人。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安全。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或搶掠者。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追。並將焚搶匪徒。按例嚴辦。

第十九款。喚國船隻。在中國轄下海洋。有被強盜搶劫。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追。擊辦。所有追得贓物。交領事官給還原主。

第二十款。喚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地方。碰壞擱淺。或遭風收口。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交就近領

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二十一款。中國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察嚴拏。查明實係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國犯罪人。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二十二款。中國有欠英國人債物不償。或潛行逃避者。中國官務須認真嚴拏。追繳。英國人有欠中國人債物不償。或潛行逃避者。英國官亦應一體辦理。

第二十三款。中國商民。或到香港生理。拖欠債務者。由香港英官辦理。惟債主逃往中國地方。由領事官通知中國

官務須設法嚴拏。果係有力能償還者。務須盡數追繳。東
公辦理。

第二十四款。暎商起卸貨物納稅。俱照稅則為額。總不能
較他國有彼免此輸之別。以昭平允。而免偏枯。

第二十五款。輸稅期候。進口貨物於起載時。出口貨於落
貨時。各行按納。

第二十六款。前在江甯立約。第十條內。定進口出口各貨
稅。彼時欲綜算稅餉多寡。均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徵稅
五兩。大概核計。以為公當。旋因條內。載列各貨種式。多有
價值漸減。而稅項定額不改。以致原定公平稅則。今已較

重○擬○將○舊○則○重○修○允○定○此○次○立○約○加○用○印○信○之○後○奉○明
欽○派○戶○部○大○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英○員○迅○速○商○奪○俾○俟○本○約○奉
到

硃○批○即○可○按○照○新○章○迅○行○措○辦

第○二○十○七○款○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
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
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舊○章
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一○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
勿○替

第○二○十○八○款○前○據○江○甯○定○約○第○十○條○內○載○各○貨○納○稅○後○即

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等語在案。迄今子口稅課。實為若干。未得確數。嘆商每稱貨物。或自某內地赴某口。或自某口進某內地。不等。各子口恒設新章。任其徵收。名為抽課。實於貿易有損。現定立約之後。或現在通商各口。或在日後新開口岸。限四箇月為期。各領事官。備文移各監督。務以路所經處所。應納稅銀實數。明晰照覆。彼此出示。曉布漢嘆商民。均得通悉。惟有嘆商已在內地買貨。欲運赴口下。載或在口有洋貨欲進售內地。僅願一次納稅。免各子口徵收紛繁。則准照行此一次之課。

其內地貨則在路上首經之子口輸交。洋貨則海口完納給票。為他子口毫不另徵之據。所徵若干。綜算貨價為率。每百兩徵銀二兩五錢。俟在上海。彼此派員商酌重修稅則時。亦可將各貨分別種式。應納之數議定。此僅免各子口零星抽課之法。海口關稅仍照例完納。兩例並無交礙。第二十九款。英國商船應納稅課。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正。及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香港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

第三十款。英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輪。欲行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僅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第三十一款。暎商在各口自用船隻。運帶客入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納。僅帶例應完稅之貨。則每四箇月一次。納鈔每噸一錢。

第三十二款。通商各口。分設浮椿。號船。搭春。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三款。稅課銀兩。由暎商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銀。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

第三十四款。秤碼丈尺。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在各口送交領事官。以昭畫一。

第三十五款。英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三十六款。英國船隻甫臨近口。監督官派委員弁兵役看守。或在候船。或在本船。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於船主。並該管船商處。不得私受毫釐。僅有收受。查出。分別所取之數。多寡懲治。

第三十七款。英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船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名。及押

載噸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僮係筆誤。即在遞貨單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

第三十八款。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後。即發開艙單。僮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九款。英商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四十款。各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有互相撥貨者。必須先由監督官處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一款。各船完清稅餉之後。方准發給紅單。領事官接到紅單。始行發回船牌等件。准其出口。

第四十二款。至稅則所載。按價若干。抽稅若干。僅海關驗貨人役。與喚商不能平定其價。即須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客商內有願出價銀若干。買此貨者。即以所出最高之價。為此貨之價。或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三款。凡納稅貨。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核算之貨。即若茶

業一項。僮海關人役與喚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關役揀出若干箱。喚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准此類推。僮再理論不明。喚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官。商酌辦理。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為辦理。此項尚未論定之貨。監督暫緩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秉公裁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四款。喚國貨物。如因受潮濕。以致價低減者。應行按價減稅。僮喚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按價抽稅。

條內之法置辦。

第四十五款。暎國民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課者。凡欲改運別口售賣。須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官。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照數填入牌照。發給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仍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課。如有影射夾帶情事。罰貨入官。至或欲將該貨運出外國。亦應一律聲稟海關監督。驗明發給存票一紙。他日不論進口出口之貨。均可持作已納稅餉之據。至於外國所產糧石。暎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運赴他處。概無攔阻。

第四十六款。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透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隨便。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英商船隻。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英商船。查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隻帳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四十九款。約內所指英民罰款。及船隻入官。皆應歸中國收辦。

第五十款。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

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凡有文詞辯論之處。英國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英字文。詳細校對無訛。亦照此例。

第五十一款。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

第五十二款。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

第五十三款。中國海面。每有賊盜搶劫。

大清大英。視為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意合會議設法消除。

第五十四款。上年立約。所有英國官民。理應取益防損各事。今仍存之。勿失。儻若他國。今後別有潤及之處。英國無不同獲其美。

第五十五款。大英君主。懷意恒存友睦。允將前因粵城二事。所致需支賠補各項經費等款。如何辦理。另立專條。與約內列條。同為堅定不移。

第五十六款。本約立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大臣於

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現下

大清大英各大臣。先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專條。

○前因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嘆民受損。大嘆君善。只得
動兵取償。保其將來守約勿失。商虧銀二百萬兩。軍需經
費銀二百萬兩。二項。

大清

皇帝皆允由粵海省督撫設措。至應如何分期辦法。與大嘆秉權
大員酌定行辦。以上款項付清。方將粵海城仍交回。

大清國管屬。

硃批。依議。

唏夷和約。

大清國

大皇帝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陸軍部尚書兼陸軍部統帥沙鈞

大佛國大皇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御賜勳勞大星俄囉

斯大救帶大西洋降生大星世襲男爵噶喇吧喇

議噶囉前來議立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嗣後

大清國

皇上與大佛國皇上及兩國商民毋論何人在何地方均永遠和

好。友誼敦篤。彼此僑居。皆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茲兩國幸然復舊太平。欲垂之永久。凡有大佛國

特派欽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詔勅。前來中國者。或有本國

重務辦理。皆准進京僑居。按照大西各國無異。又議定將
來。假如凡與中國有立章程之國。或派本國欽差公使等
進京長住者。大佛國亦能照辦。凡進京之欽差大臣公使
等。當其暫居京師之時。無不按照情理。全獲施恩。其施恩
者。乃所有身家公所。與各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擅
動。如在本國無異。凡欲招置人通事服役人等。可以延募。
毫無阻擋。所有費用。均由本國自備。中國

大皇帝欲派

欽差大臣。前往大佛國京師僑居。無不各按品級。延接。全獲施恩。

照大西各國所派者無異。

第三款凡大佛國大憲領事等官有公文照會中國大憲及地方官員均用大佛國字樣惟為辦事妥速之便亦有繕譯中國文字一件附之其件務盡力以相符候

大清國京師有通事諳曉且能譯大佛國言語即時大佛國官員照會

大清國官員公文應用大佛國字樣

大清國官員照會大佛國官員公文應用

大清國字樣自今以後所有議定各款或有兩國文詞辯論之處總以佛文做為正義茲所定者均與現立章程而為然其兩國官員照會各以本國文字為正不得將繕譯言語

以為正也。

第四款。將來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大佛國大憲。與中國無論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大佛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紮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俱用稟呈。大佛國人。每有赴訴地方官者。其稟函。皆由領事官轉遞。領事官即將稟內情詞。查覈適理妥當。隨即轉遞。否則更正。或即發還。中國人有稟赴領事官。亦先投地方官。一體辦理。

第五款。大佛國皇上。任憑設立領事等官。在第六七款內。

所列中國沿海及沿江各埠頭。辦理本國商民交涉事件。與各地方官。公文往來。並稽查遵守章程。中國地方官與該領事等官。均應以禮相待。來往移文。均用平行。儻有不平之事。該領事等官。准徑自申訴省垣大憲。並控訴本國欽差全權大臣。遇有領事等官不在該口。大哖國船主商人。可以相託與國領事。代為料理。否則徑赴海關。呈明設法妥辦。使該船主商人。得沾章程之利益。

第六款。中國多添數港。准令通商。屢試屢驗。實為近時切要。因此議定。將廣東之瓊州。潮州。福建之臺灣。淡水。山東之登州。江南之江甯。六口。與通商之廣東。福州。廈門。寧波。

上海五口。准令通市無異。其江甯侯官兵將匪徒勦滅後。大佛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

第七款。自今以後。凡大佛國人家眷。可帶往第六款所開中國沿海通商及沿江之各口市埠地方。居住貿易工作。平安無礙。常川不輟。若有蓋印執照。任聽在議定通商各口。周遊往來。惟明禁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買私賣。如有犯此例者。船隻貨物。聽憑入官。但中國地方官。查拏此等船隻貨物。於未定入官之先。宜速知會附近駐口之大佛國領事。

第八款。凡大佛國人。欲至內地。及船隻不准進之各埠頭。

游行皆准前往。然務必與本國欽差大臣或領事等官預領中佛合寫蓋印執照。其執照上仍應有中華地方官鈐印以為憑。如遇執照有遺失者。大佛國人無以繳送。而地方官員無憑查驗。不肯存留。以便再與領事等官復領一件。聽憑中國官員護送。近口領事官收管。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大佛國人。凡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大佛國人或長住或往來。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屬領照。一如內地民人無異。惟不得越領事官與地方官議定界址。其駐劄中國大佛國官員。如給執照之時。惟不准前往。暫有匪徒各省分。其執照惟准給與體面有身家之人。

為憑。

第九款。凡中國與各有立章程之國會議整頓。或現或後。議定稅則。關口稅。噸稅。過關出入口貨稅。一經施行辦理。大佛國商人均需用昭平允。

第十款。凡大佛國人。按照第六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存貨。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大佛國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大佛國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務須按照地方價值議定。中國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擡租值。大

佛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強壓迫受租值在各口地方。凡大佛國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大佛國人相宜獲益。倘有中國人將大佛國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第十一款大佛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聽其任意雇買辦通事書記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繕寫中國文字。與各方土語。又可以請人幫辦筆墨。作文學文藝等工課。各等工價束脩。或自行商議。或領事官代為酌量。大佛國人亦可以教習中國人願學本國及外國話者。亦可以發賣大佛國書籍。及採買中國各樣

書籍

第十二款。凡大佛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凌侵犯。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強取。大佛國船隻。以為公用等項。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第十四款。將來中國不可另有別人。聯情結行。包攬貿易。僕有違例。領事官知會中國。設法驅除。中國官宜先行禁止。免致任便往來交易之誼。

第十五款。凡大佛國船。駛進通商各口地方之處。就可自雇引水。即帶進口。所有鈔餉完納後。欲行揚帆。應由引水速帶出口。不得阻止留難。凡人欲當大佛國引水者。若有三張船主執照。領事官便可着伊為引水。與別國一律辦事。所給引水工銀。領事等官。在通商各口地方。秉公酌量。遠近險易情形。定其工價。

第十六款。凡大佛國船。一經引水帶進口內。即由海關酌

派妥役一二名。隨帶管押稽查透漏。該役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隻。均聽其便。所需工食。由海關給發。不得向船主及代辦商人等需索。儻有違例。即按所索多寡。照例科罪。並照數追償。

第十七款。凡大哂國船進口。在一日之內。並無阻礙。其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即將船牌貨單等件。繳送領事官。該領事官。於接到船牌貨單後。一日內。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儻船主怠慢。於船進口後。經二日之內。不將船牌貨單呈繳領事官。每逾一日。罰銀五十圓。入中國官。但所罰之數。不得過二百圓。追領

事官照會海關後。海關即發牌照。准其開船。倘船主未領牌照。擅自開船卸貨。罰銀五百圓。所卸之貨。一併入官。

第十八款。凡大佛國船主。商人應聽任便雇各項剝船小艇。載運貨物。附搭客人。其船艇腳價。由彼此合意商允。不必地方官為經理。若有該船艇詭騙走失。地方官亦不賠償。其船艇不限以隻數。亦不得令人把持。並不准挑夫人等。包攬起貨下貨。

第十九款。凡大佛國商人。每卸貨下貨。應先開明貨單呈進。領事官。即著通事。通報海關。便准其卸貨下貨。當即查驗其各貨妥當。彼此均無受虧。大佛國商人。不欲自行計

議稅餉。另倩熟悉之人。代為計議完稅。亦聽。如有事後異言。俱不准聽。至估價定稅之數。若商人與華人意見不合。應彼此喚集二三商人。驗明貨物。以出價高者。定為估價。凡輸稅餉。以淨貨為率。所有貨物。應除去皮毛。僅大佛國人。與海關不能定各貨皮毛輕重。就將爭執各件。連皮秤定。多寡約數。再復除淨皮毛。秤其斤重。即以所秤通計類。推當查驗貨物之時。如有意見不合。大佛國商人。立請領事官前來。該領事官亦即知會海關。從中盡力作合。均限一日之內通報。否則不為准理。於議論未定之先。海關不得將互爭數目。姑寫冊上。恐難於覈定。進口貨物。遇有損

壞。應裁減稅銀。照估價之例。秉公辦理。

第二十款。凡船進口。尚未領有牌照卸貨。與第十七款所載。在二日之內。可出口往別口去。在此不必輸納鈔餉。仍在賣貨之口。完納鈔餉。

第二十一款。議定大佛國船主。或商人。卸貨完稅則例。俱逐次按數輸納。至出口下貨亦然。凡大佛國船。所有鈔餉。一經全完。海關即給與實收。呈送領事官驗明。即將船牌交還。准令開行。海關酌定銀號若干。可以代中國收大佛國應輸餉項。該銀號所給實收。一如中國官所給無異。所輸之銀。或紋銀。或洋銀。海關與領事官覈其市價情形。將

洋銀比較紋銀應補水若干照數補足。

第二十二款。凡船按照第二十款進口出二日之外與未開艙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五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所有從前進口出口各樣規費一概革除以後不得再生別端。凡納鈔時海關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僅該船駛往別口即於進口時將執照送驗毋庸輸鈔以免重複。凡大喇國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船鈔一次。所有大喇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附搭過客載運行李書信食物並無應稅之貨者一體免鈔。若該小船載運

物貨照一百五十噸以下之例每噸輸鈔銀一錢。儻大佛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艇該船不輸船鈔。

第二十三款。大佛國貨物在通商各口已按例輸稅中國商人即便帶進內地經過稅關只照向例輸稅不得復索規費。按今稅則是有準繩以後毋庸加增。儻有海關書役人等不守例款詐取規費增收稅餉者照中國例究治。

第二十四款。凡大佛國船進通商各口如將貨在此卸去多寡即照所卸之數輸納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賣者其餉銀亦在別口輸納。遇有大佛國人在此口已將貨餉輸納轉欲載往別口售賣者報明領事官照會海關將貨

驗明果係原封不動給與牌照註明該貨曾在某口輸餉
俟該商進別口時將牌照呈送領事官轉送海關查驗免
稅即給與牌照卸貨一切規費俱無惟查出有夾私誑騙
等弊即將該貨嚴拏入官

第二十五款凡利貨若非奉官特准及必須剝運之處不
得將貨輒行剝運遇有免不得剝運之處該商應報明領
事官給與執照海關查驗執照准其剝貨該海關可以常
著胥役監視倘有不奉准而剝貨者除遇有意外危險不
及等候外所有私剝之貨全行入官

第二十六款凡通商各口海關均有部頒稱碼丈尺等項

應照造一分。比較準確。送與領事官署存留。輕重長短。一與粵海關無異。每件錫戳。粵海關字樣。所有鈔餉。各銀輸納中國者。俱依此稱碼兌交。如有爭執。即以此式為準。第二十七款。大佛國人在通商各口貿易。凡入口出口。均照所定印押。而附章程之稅則。輸納鈔餉。但因兩國貨物。或土產。或工藝。一時不同。而價值有低昂之殊。其稅則有增減之別。每七年較訂一次。以資允協。七年之內。已定稅銀。將來並不得加增。亦不得有別項規費。大佛國人。凡有鈔餉輸納。其貨物經此次畫押。載在則例。並非禁止。並無限制者。不拘存本國。及別國帶進。及無論帶往何國。均聽

其便。中國不得於例載各貨物。別增禁止限制之條。如將
來改變則例。應與大佛國會同議允後。方可酌改。至稅則
與章程。現定與將來所定者。大佛國商民。每處每時。悉照
遵行。一如厚愛之國無異。

第二十八款。緣所定之稅則。公當不為走私藉口。大佛國
商船。將來在通商各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隻。
在各口走私。無論何等貨價。何項貨物。並例禁之貨。與偷
漏者。地方官一體拏究入官。再中國可以隨意禁止走私
船隻進中土。亦可以押令算清帳項。刻即出口。倘有別國
冒用大佛國旗號者。大佛國設法禁止。以遏刁風。

第二十九款。大佛國皇上。任憑派撥兵船。在通商各口地方停泊。彈壓商民水手。俾領事得有威權。將來兵船人等。皆有約束。不許滋事生端。即責成該兵船主。飭令遵守。第三十三款。各船與陸地交涉。及鈐制水手之條例。辦理至兵船議明約定。不納各項鈔餉。

第三十款。凡大佛國兵船。往來遊行。保護商船。所遇中國通商各口。均以友誼接待。其兵船聽憑採買日用各物。若有壞爛。亦可購料修補。俱無阻礙。儻大佛國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口。均當以友誼接待。如有大佛國船隻。在中國近岸地方損壞。地方官聞知。

即為拯救給與日用急需。設法打撈貨物。不使損壞。隨照會附近領事等官。會同地方官設法。著令該商捐人等回國。及為拯救破船片貨物等項。

第三十一款。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除敵國布告堵口。不能前進外。中國不為禁阻大佛國貿易。及與用兵之國交易。凡大佛國船。從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進口出口各例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

第三十二款。凡大佛國兵船商船水手人等逃亡。領事官或船主。知會地方官。實力查拏。解送領事官。及船主收領。僅有中國人役。負罪逃入大佛國寓所。或商船隱匿。地方

官照會領事官。查明罪由。即設法拘送中國官。彼此均不得稍有庇匿。

第三十三款。水手登岸。須遵約束規條。所有應行規條。領事官議定。照會地方官查照。以防該水手。與內地民人滋生事端。

第三十四款。遇有大哞國商船。在中國洋面。被洋盜打劫。附近文武官員。一經聞知。即上緊緝拏。照例治罪。所有贓物。無論在何處摻獲。及如何情形。均繳送領事官轉給事主收領。僮承緝之人。或不能獲盜。或不能全起贓物。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三十五款。凡大佛國人。有懷怨挾嫌中國人者。應先呈明領事官。復加詳覈。竭力調停。如有中國人。懷怨大佛國人者。領事官亦虛心詳覈。為之調停。倘遇有爭訟。領事官不能為之調停。即移請中國官協力辦理。查覈明白。秉公完結。

第三十六款。將來大佛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為中國人陷害凌辱騷擾。地方官隨在彈壓。設法防護。更有匪徒狂民。欲行偷盜毀壞放火。大佛國房屋貨行。及所建各等院宅。中國官或訪聞。或領事官照會。立即飭差驅逐。黨羽嚴拏。匪犯照例從重治罪。將來聽憑向應行追贓著賠者。責

債。

第三十七款。將來若有中國人負欠大佛國人船主及商人債項者。毋論虧負誑騙等情。大佛國人不得照舊例向保商追取。惟應告知領事官。照會地方官查辦出力。責令照例賠償。但負欠之人。或緝捕不獲。或死亡不存。或家產盡絕。無力賠償。大佛國商人不得問官取賠。遇有大佛國人誑騙中國人財物者。領事官亦一體為中國人出力追還。但中國人不得問領事官與大佛國取償。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佛國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或遇有爭鬧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

者係中國人由中國嚴拏審明照中國例治罪。係大佛國人由領事官設法拘拏迅速訊明照大佛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大佛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大佛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佛國辦理。

第三十九款。大佛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如有不協爭執事件均歸大佛國官辦理。遇有大佛國人與外國人有爭執情事中國官不必過問。至大佛國船在通商各口地方中國官亦不為經理。均歸大佛國官及該船主自行料理。第四十款。日後大佛國皇上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

處○當就互換章程年月覈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
再行籌議○至別國所定章程○不在大佛國此次所定條約
內者○大佛國領事等官○與民人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將
來如有

特恩曠典○優免保祐○別國得之○大佛國亦與焉○

第四十一款○茲大佛國大皇帝○欲表美意○與

大清國

大皇帝○特將凡可憶往日各不協之處○而今已欣然解釋○不列於
此和約章程之中○因此所有把守廣東省城以前各事宜○
與大佛國軍兵各費用○而今兩國議定妥當○准行分款開

列。而其款仍與在本和約章程繕列通行無異。

第四十二款。凡議立和好貿易船隻情事等章程。兩國大臣。畫押用印。約計限以一年。即在京師交互存照。交互之後。中國即將本和約章程。行文內外各憲。徧行週知。兩國大臣。即於章程畫押蓋印。以為炳據。

大清國

皇上大清國皇上欽定和約章程遺補六款。

第一款。西林縣知縣張鳴鳳。竟將本國傳教人馬神等。恣意殺死。本條有罪之人。應將該知縣革職。並言明嗣後永不得蒞任。

第二款。西林縣既經革職後。即照會大佛國欽差大臣知照。又將革職事由。備載京報內。

第三款。大佛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廣東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大佛大嘆軍兵未入省之先。皆被百姓或燒或劫。後計多寡。按據分賠。

第四款。中國官員固執不允大佛國以理所請各賠補之處。以致軍需繁多。務必於廣東海關照數賠補。其賠補銀與軍兵費用。約有二百萬兩之多。應將此銀。交大佛國駐劄中國欽差大臣收入。復回收單執照。其二百萬兩。分六次。每年一次交清。或用銀兩。或用會單。仍由廣東海關交

清將來凡有本國完納出入貨稅各客商皆准量稅之多寡用銀九分會單一分完納其交銀首次從兩國大臣畫押章程之日起約一年之內交清廣東海關於抽稅時若欲每年准收會單其會單值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四分之數即六分之一扣稅亦無不可後在廣東中國大憲會同大佛國欽差派員豫行會議定立會單圖式印章如何交收每會單值銀多少交清銀兩之後如何注銷以免重複

第五款中國將上款所開銀數或用銀兩或用海關會單一經交清大佛國軍兵即將退出粵省惟以軍兵及速退

出之便。中國欲將各會單。或先期。或按次。分明年號交出。在領事官署寄存。亦無不可。

第六款。以上各款。仍如各字列載。和約章程內。一律無異。因此兩國大臣。畫押鈐印。

硃批。依議。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前聞暎夷。曾赴香港。調取兵船。有五。月望間。可到之說。不時派弁。密赴攔江沙外。查探。茲於二十。十一日夜。暎夷進船二隻。又據探報。攔江沙外。有續到夷。船七八隻。內有俄夷之船。據稱。係本國差人來接。不日帶。同回去。至暎夷現到之船。即係前次所調等語。伏思暎夷。

現經就撫。不遽退出。復有續進之船。其心叵測。頃晤桂良等。遂知暎夷投遞照會。以定約之後。尚未奉有恩旨允准。是以懷疑未肯即行退出。

硃批知道了。

己亥。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暎夷已於昨日起碇回國。據稱嗣後如有文書。即交俄國代收。暎佛兩夷。連日俱有兵丁登岸。且有占踞民房廟宇之事。等語。應該二夷別有他意。是以不揣冒昧。奏請

硃批。使其無詞可藉。免生枝節。昨日早聞暎夷開船六隻。望下行

走探聞並非出口。後又續到小火輪船一隻。日來船隻去來靡定。未敢率行馳報。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將各夷條約懇請硃批以釋懷疑。已批示發給。茲據桂良等奏業經接奉宣示該夷。惟咪夷已經起碇回國。咪唏夷尚有兵丁登岸及占踞民房廟宇之事。且昨日咪夷開船六隻。往下行走。探聞並非出口。後又續到小火輪船一隻。各等語。該二國條約已定。復經批諭著桂良等宣示該夷。應即起碇出口。何以船隻去來靡定。又有登岸占踞之事。不知意欲何為。情殊叵測。著譚廷襄密飭兵弁嚴加防衛。並飭李志和、李麟選等整齊練勇。以備不虞。本日御史何璟奏夷船逗

留不行。恐以和約急我軍心。而行其詭計。宜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知縣尹珮瑤等。暗圖民練。相機而應等語。所奏不為無見。並著譚廷襄酌量情形。妥為辦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行抵廣東潮州府。距廣州省城不
過旬日。先是臣咨調閩兵千名。迨至福州。察看閩省情形。
上游軍務緊急。下游餘匪未清。調兵固難。即籌餉亦不易。
當與該督面商。先令各營挑選整備。俟臣到粵東。如必須
此。再行飛調起程。沿途惟酌帶數十名鄉勇。數十名營兵。
節節防護。以壯行旌。至欽奉寄

諭。粵省現無軍械。並可由閩酌帶前往備用。欽此。臣於過閩時略

為詢問各營額設軍裝。僅數配用。若另為購買製造。又多一番盤費。意以粵省官紳。如果志切同仇。數月間。當已早為製備。乃今行抵潮州。探悉逆夷自踞城以來。日肆一日。其始先收城內軍械。其後並城外數里內民家防夜器械。亦均抄掠罄空。幸於正月初七十八兩日。鬼兵出哨北路。仍行接收器械。被各鄉團練開槍追逐。受傷而回。該夷提督。即照會地方官。必行協合同往報復。各官不從。後聞該處鄉民準備以待。到則不令生還。相持日久。亦遂不敢下鄉矣。觀音山上下。該夷已自用經費萬餘金。建造兵房。其意已為長久計。又於東南隅雞翼城。自城上起直壘階梯。

用土石築成。延斜數十丈。直至省河馬頭止。勢如橋梁。兩邊各開濠溝深寬。土人僉曰搭橋。夷船泊岸。即從此拾級而上。直至雞翼城。由城上行走。東北至觀音山。其意為我兵攻城時。該夷不必出入城門計。又修理將軍衙署居住。門楣從新改換鬼樣。並油漆鋪墊等。約需七八千銀。係向柏貴勅提關稅。及軍需局經費。派員解往觀音山下。及軍署外圍。均建木柵。開濠溝。附近民房。概行拆毀。此為日夜防範計。又將從逆進城之唐人奸匪二三千。悉闔住考棚貢院等處。夷兵防守甚嚴。一步不令出門。其防守城門。管持鎖鑰。巡查街道者。悉屬鬼兵。此為嚴防勾結內應計。其

延邀唐人。粗知文墨之輩。又為夷幕者。不下百數十名。或為陰謀詭計。或掌案牘書記。並有在外散布各方者。此為探聽我軍動靜計。凡有民家爭端。皆令赴伊所住軍署控告。立即由伊理事官自行提訊。聞或照會柏貴。迫令派員前往會審。該委員到日。其坐位在嘆唏理事官之下。不准說話。不准吐痰。不准吃烟。真是無形之桎梏。現有新選鹽運司運同壽元。渭。曾經柏貴。委令解銀。及會審身受陵辱者。能為臣一一言之。該鬼兵在城內外。欺侮官民。姦淫婦女。擄掠財物軍裝。殆無虛日。省中居民陸續撤徙。現已十室九空。城中夷酋。其賦性兇悍。造熟粵事者。尤莫如吧。頃

禮○此○次○之○蓄○謀○進○城○悉○出○自○該○首○而○其○助○紂○為○虐○者○則○唐
奸○中○之○李○小○村○人○人○知○之○當○特○會○審○時○坐○而○問○供○者○叱○嘖
嚙○立○而○記○供○者○李○小○村○唐○人○夷○服○公○然○不○諱○核○與○湖○南○巡
撫○駱○秉○章○所○奏○相○符○而○尚○未○聞○有○王○道○崇○之○名○或○其○心○腹
故○蹤○跡○尤○密○也○自○上○年○冬○季○至○今○年○春○初○該○夷○在○城○徒○事
興○作○毫○無○防○備○任○人○出○入○尚○無○檢○查○把○守○城○門○夷○鬼○不○過
數○名○隨○同○破○城○唐○奸○尚○易○勾○引○此○時○若○有○人○主○持○其○間○激
勵○眾○心○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裏○應○外○合○一○戰○復○城○固○易○易
耳○而○乃○誤○聽○夷○人○專○恨○葉○大○臣○其○餘○仍○舊○和○好○俟○新
欽○差○到○日○各○項○議○妥○即○交○還○省○城○之○說○外○則○與○以○通○商○內○則○任○其

布置固之不特。後將噬臍。無怪粵東百姓。僉以各官畏夷。如虎。眾口一詞。怨聲在道。至三月初旬。聞有大小紳士。在花縣設局團練。該夷之防備。益加嚴密。各城門皆堵塞。惟留一歸德門出入。吾粵舊有之礮臺。自虎門起。至省河。早已先後拆毀。無一存者。省城北門外之四方礮臺。至高且大。自來攻守省城。主客互用之資。該夷先派鬼兵守之。後自量其力不能守。恐轉滋貽誤。今竟化為平地矣。自於觀音山。及各城樓。新築礮臺。可使十里內外。人不能駐足。日運夷礮進城。絡繹於道。常有招來另種黑鬼。其醜狀為向來少見者。自謂有數千名。省河排列大小兵船。望之約有

數十號。蓋此時城內外水陸防守備矣。三月十六日。曾令柏貴。邀粵海關監督恒祺。署按察使蔡振武。同進撫署。云該夷有事面商。恒祺蔡振武。如約而至。夷首即來署相見。堅問署巡撫江某。署藩司周某。何以久出不歸。署總督已密差人送印出城。又不接撫印。城中幾無大員。要爾二人進城辦事。恒祺等正與辯論。突有夷兵二百餘名。直入撫署。將該二人留住。先令與柏貴同住一屋。後囑紳士伍崇。幫俞文詔。向其婉求。乃分恒祺在第四進。與柏貴各屋居住。蔡振武在第三進居住。又皆俱有夷兵防守。斷難脫身。忖該夷之心。因開指日大動公憤。故併住城外者二員。俱

誘之進。欲藉將軍巡撫以下諸人。以為護身符。其慮事固無往不周。尤可異者。城內外不論大街小巷。日日量地繪圖。註明丈尺分寸。其包藏禍心。尤為叵測。臣自到潮州後。即札調潮州鎮屬兵丁千名。又密諭潮州紳士募勇千名。營兵分為三起。頭起三百名。跟隨帶司員畢承昭等先進。二起三百名。跟臣前進。三起四百名。隨後繼進。本擬即行起程。節節進兵。先駐紮惠州府城。再行的奪其潮勇千名。仍俟到惠州後。札調起身。因連接省中三紳士。前戶部左侍郎羅惇衍。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偕。前工科掌印給事中蘇廷魁來信一函。又臣前奏派至粵探信之候補知

府楊從龍徐慮善二員。均自花縣公局。晤諸紳士。帶來羅
惇衍等三銜公牘一件。信二封。又另接丁憂在籍之翰林
院編修許其光三信。內閣中書黃培芳。澄海大埔教官梁
廷枏。馮鉞等各信。歷陳夷情。均為詳悉。暨諸士子所進禦
夷諸策。雖未必盡有可採。而其心固可嘉也。所可怪者。司
道等。自江國霖而下。僅於二月底。聞臣取道浙閩。入粵。會
名同書一信。交兩首縣家丁。來潮候接。信內另開一摺。所
陳二月以前夷患。不過人云亦云之事。而終以夷氛至此。
勦撫均難。八箇字了之。其餘情形。尚不如各路寄來探報
之詳細。況臣於年前。仰蒙

大清高宗純皇帝

三

簡放今職之時。已將由漳泉一帶入粵之惠潮嘉經歷道路。馳書柏貴。囑令派差分起前來。意以該司道等聞知。必將省中情形。逐日記載。隨時專差迎前密遞。並附以己見。勸則如何。准備撫則如何。轉圜略為擬議。俾臣先事籌畫。方為和衷共濟。乃前開清摺。既一籌莫助。其於緊要機宜。竟無一字提及。三月至今。又默無一語。殊令人不解其故。聞省中各官。皆因意見不合。或藉詞肇慶督兵。或奔赴花縣紳局。或被夷羈留撫署。或因病請委署缺。一切地方公事。竟無一人維持。各府州縣。聽候批稟批評者。迄無回音。州縣地丁。竟延不批解。各營兵餉。至兩季不發。以後能否同心協

力。一氣呵成。容俟接見後。留心考察。再行奏請。分別辦理。其三紳士羅惇衍等公牘密函。所敘欽奉。

諭旨後。業經奏明刊刻關防。設立團練總局。辦理夷務。二月初九日。在順德縣城開局。三月初一日。遷往花縣。接楊從龍等。貴到臣自浙江所發手書。領悉一切機宜。惟禦侮首賴同心。籌餉先須集腋。統計辦理月餘。密向股戶籌借認借者。約十餘萬兩。而措繳者僅二萬餘兩。趕緊募勇置械。均覺緩不濟急。緣自去年入城後。藥局被占。旗綠各營。及附近軍器。俱被勒繳。刻下件件均須製造。不能應手。且逆夷挾官壓民。各官多俯首聽命。詔媚夷人之紳士。亦奔走弗逆。

英咭喇夷首吧嘜。生長粵地。唐奸四布。且踞城數月。設險固守。斷不可以虛聲恐嚇。俟集餉練兵。確能制服。然後謀定而戰。可望成功。茲擬一面行文各府縣紳民。捐借餉項。並設立各府總局。各縣分局。以及各鄉子局。實力團練。一面通飭近海各紳士。嚴禁子弟出洋貿易。凡在夷人服役者。限以月日回家。以壯聲威。而斷接濟。通省同心協力。逆夷應亦膽寒。諸紳士前此密為布置。今已明目舉行。所夕靡遺。志欲滅此朝食。一俟餉項粗足。各屬團練到齊。即便聲罪致討。請臣到粵後。握其要樞。持以毅力。俾人心大快。志氣大伸等語。連日復閱潮州鎮道府縣所接該總局

先後文信。悉係調勇勸捐置器械等事。是布置尤未齊全也。臣與隨帶司員畢承昭等熟籌該夷之防守。日事嚴密。諸紳之言復城。迥非冬夏間形勢。當徐圖不可急攻。當計取不可力爭。且到惠州安營後。該夷偵知不即進城。勢必

攔阻

欽差關防不使出城。且三夷公使俱上天津。亦無人可與議事。誅其率領兵船齊赴天津之心。未始非畏憚粵人公憤。不願在此說合。故尤須探其到津後如何舉動。若一經開導。能知感

息悔過。遵即折回粵東。自不宜遽動干戈。轉令有所藉口。儻不遂

所求。便思用武。則粵省即當與決戰。使之大受懲創。調赴
津之兵。急來救援。臣三月二十五日。兩次馳奏。計先後
到京。在四月初旬。惟恃該夷在津情形。

批摺回時。當蒙密寄。

諭旨。授臣機宜。俾得有所遵循。而道途繞越。至今尚未奉到。四路
差探。迄未得確音。探聞夷人遇有得意。立時宣播。如或失
意。寂然無聲。計自到津後。至今尚未聞一語。忽於日前省
鈔中。有夷人到津。已上礮臺之說。或者該夷造言惑眾。亦
未可知。臣再四思維。姑從容前進。暗助紳士總局。籌捐軍
需。厚集練丁。軍火足供。驅策然後進。紮惠州。相機調遣。故

詎吉四月二十日。在潮州府試院拜印視事。先是日前馳書柏貴。囑令密將

欽差關防設法出城。近聞柏貴已於三月十一日。令臣標中軍副將齡。齎送前來。不至落在夷人之手。一俟送到接到。恭

摺奏

聞所有臣到任後。一切應行移咨札飭各事宜。現與各司員次第辦理。並撰曉諭通省紳民告示。刊刷數千張。分飭各府州縣張貼。以期團練捐輸。日有起色。所有隨帶之粵紳梁元桂。陳蘭彬。郭志融。楊從龍。已分為三起。飭令先後赴花縣總局。與諸紳士密商機宜。下手之初。官與紳民當貌離而

心合。該夷前經定期二月間請

欽差大臣赴滬會議。其照會中半屬仲寬語氣。當經大學士裕祿
咨覆蘇省督撫開導該夷。令其回粵聽候。臣秉公查辦。今
若官與紳民。即聯為一局。是使藉口於臣之來粵。將率百
姓以攻夷。非所謂秉公查辦也。故民則城鄉一氣。情不可
當。官則南北兩頭。勢須兼顧。如欲藉官之威以辦捐事。則
履任之初。尤非所宜。此時紳局各鄉團。如已眾心成城。勝
算在握。自宜於臣未到惠州之先。使之迅雷不及掩耳。若
猶未也。則省垣之與香港。應如何為聲東擊西之計。爛匪
以及巨奸。應如何為勾引間諜之謀。各樣艇船如何為截

擊焚燒之法。海洋水次。如何為梗塞往來之途。誠能生擒
白鬼黑鬼。多多益善。則此後辦理。自確有把握。否則能得
李小村等巨魁。該夷便失其所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此
尤其當破格優給銀兩者。果能齊心協力。智勇兼施。自可
以震懾其無厭之心。特慮該夷不能來粵就議耳。况聞其
在粵城。於正月初一日。有雷擊夷酋之事。理所必然。而軍
署外之旗桿。為雷所擊。則萬目共覩者。順天者昌。逆天者
亡。如此悖逆無道。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臣受

恩深重。感奮圖報。指日兵勇餉需軍裝器械齊全。北路信息得有
確信。即率合省紳民。一心一力。昭

天討而快人心。以仰副

聖主揚威中外。安撫羣黎至意。昨據省城軍需局員。自佛山鎮寄
來一稟。請臣到惠州後。略為布置。即移駐廣州府屬從化
縣。以距省較近。距花縣紳局亦近。為番船不通之地。應俟
到惠州後。接見司道。體察情形。再行酌定。現在潮州諸事
已清。即日帶兵起程。駐紮惠州府。

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四月初七初十等日。將夷船到天津後。大概
情形。及該夷占踞大沽礮臺。未能即時用武。各情節。先後寄知
黃宗漢矣。嗣因羅惇衍等奏。夷人出擾村鎮。練勇迎擊。於四月
二十二等日。連次獲勝。復經兩次諭知黃宗漢。大意總在勿阻

民團義憤。而官為轉圜。使夷人畏民感官。方可措手。現在天津議撫已有端倪。自大沽礮臺被占後。夷船直逼天津城下。密通京畿。勢難用武。已經桂良。花沙納。將所請各條議准。業已用印畫押。彼此互換。其勢難於翻悔。嘆夷約內。索賠兵費四百萬。俾夷約內。索賠兵費二百萬。分年由廣東關稅內扣抵。扣完之後。再行交還廣東省城。是黃宗漢本日所奏。該夷搭橋築臺。欲為長久之計。未必無因。且該夷所築礮臺。能使十里內外。不能駐足。此時羅悖衍等。恐急切未能攻城。著黃宗漢。慎遵前旨。如團練力可制勝。萬金無失。則聽其進攻。不必阻遏。儻勝負尚未可知。則不可輕於一試。設有疏失。轉令夷人窺破。從此用民勦夷。

之說亦不足懾服夷人。况黃宗漢所帶兵勇無多。必須善民團之威。以為局外調停之助。若并此不足恃。則黃宗漢愈無把握。此係慎重機宜。並非過民義憤。黃宗漢當與羅惇衍等妥密商辦可也。

庚子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二十三日該夷退出船六隻。二十四日又退出船一隻。均已陸續駛往海口。味夷本祇有船一隻。早經退出。該酋附居俄夷船上。茲因事已就竣。味酋即乘俄夷大船起碇先行。俄酋普提雅廷仍舊在津聽候。現時三汊河口尚存嘆唏兩夷船六隻。察其情狀業已欽奉。

恩旨。不日即可全退。

硃批。知道了。

辛丑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昨日暎夷有照會前來。欲
求一晤。等語。約於今早卯刻。在風神廟晤面。該夷見後。即
云。今日起碇。一二日各船俱可退盡。等語。同寓時。見火輪
船已有開行者。該夷首坐次。曾言廣東之事。等語。諉為不
知。該夷云。請回京時奏明。

大皇帝如伊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佛夷昨日曾有照會。亦係
道及廣東之事。與暎夷面言相符。該二夷正在感激。

聖恩歡欣鼓舞。看此光景。不過兩三日內。各船均可出口。天津目前。決不至有他慮。現在夷船紛紛起碇。內河只賸五隻。所占民房廟宇。全行退出。俄夷大約俟別夷退後。方纔回國。聞均由上海前往廣東。再回本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黃宗漢奏。入粵探訪夷情。有搭橋築臺。欲為久計等語。當將天津近日議撫及所請各條。業經用印畫押。勢難翻悔。各情諭知黃宗漢。並以廣東圍練。能否必操勝算。諭該督與羅博衍等。妥密商辦。原為慎重機宜。並非違民義憤。諒黃宗漢必能體察辦理。夷人占踞粵城。半年之久。中國並未發兵。

征勦。前黃宗漢奏。傳聞該夷向民間搜索軍器。並有擄掠等情。民團曾與打仗。乃本日桂良等奏。各夷因和約已成。漸次起碇。一二日各船俱可退盡。惟嘆首來晤。提及廣東之事。請桂良等回京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並俾夷呈遞照會。稱聞黃宗漢在省城內外出示。令百姓勦滅番兵。該民人遇外國獨行兵丁。即時斃死。是否總督所為。或有假冒其名。招灾攬禍等語。著黃宗漢就近照會粵省夷酋。告以大皇帝已允爾和好。斷無與爾構兵之理。廣州鄉團人數眾多。聞與爾國兵丁尋仇爭鬪。或假冒本大臣之名出示。本大臣無從知悉。爾國但當約束兵丁。勿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不致受虧。使該夷知起釁在彼。

報復在民。與官無涉。庶不致於議和之後。別生枝節也。

壬寅。吉林將軍景瀛奏。查烏蘇哩河。綏芬山河等處。均在松花江南岸。地屬三姓甯古塔。因關後山採珠捕打貂皮之區。向無屯戶居住。相去興安嶺甚遠。其松花江兩岸。舊隸赫哲費雅哈存身。近被俄夷滋擾。不知所向。究竟各該處。是否空曠地方。現經密飭甯古塔副都統。作速察查。殊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查出口首站起。至分路入庫倫邊境止。共三十二台。參領三員。各按地面分管。已命該員等親身照料。送出東境。彼此交替。並密將首站參領。紮調來

口○面加曉諭○此係外夷○必須妥為供應○交替時○一並傳知
下站參領○並飛咨庫倫辦事大臣○轉飭庫倫所屬台站○一
體先期預備○嗣於五月二十一日○經都統西凌阿○將驍騎
校伊什貢布○飭令回口○茲於二十三日○准直隸總督譚廷
襄○派試用同知世祥○帶同武弁伴送俄夷瑪拉提訥甫到
口○並無從人○由地方官設館安置○該夷於二十四日起程
出口○

硃批○知道了○

癸卯○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夷船自前日陸續開行後○

昨日只騰喚夷船二隻。呼夷船仍在內河。本日喚夷開去。火輪船一隻。並昨日續來撥運人物出口船四隻。一併開去。呼夷開去火輪船一隻。仍騰二隻。看此光景。喚呼兩夷船隻。不過今明兩日。均可全數退出。俄囉斯夷酋普提雅廷。昨日遣學生晃明來約。意欲辭行。藉圖一悟。努桂良因受暑未往。李花沙納。於本日辰刻。與督臣譚廷襄同往風神廟晤會。據稱今日不行。明日亦必起碇。

硃批知道了。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竊見自夷務興。論者皆謂無法。遂隱忍而專於主撫。今撫雖已就。而難實未已。則所謂無法。

者不可不亟求其法矣。臣所見有海國圖志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而於噶哈喇為尤詳。且慨前此辦理之未得法。為後此設種種法。於守之法。戰之法。款之法。無不特詳。戰法雖較需時。守法頗為易辦。果能如法以守各口。噶夷似不敢近。未審曾否得

邀

御覽。如或未曾乞

飭左右購以進。呈閱其書本。故大臣林則徐在廣東辦夷務時所採輯。罷官後為已故知州魏源取而成之。其書版在京。如

蒙

皇上許有可采請

飭重為刊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人明抵制之術。而日懷奮勵之思。則是書之法出。而其法之或有未備者。天下亦必爭出備用。可以免無法之患。至法賴人行。則更須求人之法。臣見道光二十二年。以夷務乏人。

宣宗成皇帝特詔兩廣總督祁墳。訪求才能出眾。深通韜略之士。祁墳覆奏。以為欲於武備收得人之效。必先於武備開取士之途。因請變通考選。於科舉三場策問。改為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略。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

曰熟諳輿地情形。於以求實學而拔真才。庶幾人才日出。議格未行。竊心惜之。迨補御史。即疏言。嘆喪之禍。心包藏而未知發於何日。天下有乏才之慮。宜早設求才之方。求才於考試中。莫如鄉貢所奏五門發策。可勸士子以武備之學。求才於考試外。莫如廣行保舉。可收材藝。以儲武備之選。奉

旨交禮部議奏。嗣聞部議仍不行。乃復將部議未盡之處。詳為剖析。再疏陳之。以為及今行之。而收效已在十年之後。失今不行。恐他日徒為頌牧之思。即臣言不足採。亦必更求良法。未可置之不議。奏上。未奉

明旨。遂不能以循言。今誠欲求真才。似難舍前二法。應請

飭軍機大臣將臣元年九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日。前後兩摺檢出。再行詳議。其中宗室八旗務講兵機將略。以為腹心干城一條。尤乞加意。當時部議之駁五門發策也。稱士子淹博有素。不必專門名家。試問今日制器通算者為誰。精熟韜鈴者為誰。部議之駁廣保舉也。稱文武各有鄉會試。凡才學出眾。武藝精通者。皆甄拔無遺。試問年來殺賊攻城諸將。如羅澤南。王鑫。楊燾。福。李續賓。均非得自科舉。甄拔何以有遺。即前議之未盡有微。而今議之當詳可見。此為長久得人之法。若目前急需得人。則亦未嘗無法。臣所見

知人之鑒莫如前兵部侍郎曾國藩。當咸豐元年。初與見
面。論及人才。舉當日名重一時者。一一決其無用。臣初未
敢深信。後乃悉如所言。至楚省近年所出將才。又無非所
識。拔於庸眾中者。此其知人善任。殆非尋常。現曾國藩奉
旨。赴浙辦理軍務。誠欲急於求才。惟有請

飭大小臣。各舉所知。均令歸曾國藩帳下。俾之一一察看。必能
得人濟用。則可免無人之患矣。有治法。有治人。可以治兵
禦夷矣。未也。心求夫治法。而或憚其法之難以驟舉。念夫
撫之。暫可少安。則法必不行。心求夫治人。而或以非親貴
未必可信任。又或所貴用者。猶是時文試律小楷之學。則

人必不出。蓋天下從好，不從令也。且臣聞用兵之道，專以氣勝。兵勇之氣，必日振之始起，必力激之始生者。使其心中，有倏倏苟安之一途，則其氣即懈弛而不可用。昔田單攻狄，魯仲子決其不能下，謂當在即墨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將軍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此兵家至言，亦從來治亂興衰要旨。故吳志報越，日使人呼於中庭，越志報吳，至於卧薪嘗膽，蓋霸國之勵其氣，猶如此。方今海外諸國，日起爭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交，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異。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皇上承

列聖付託之重。為中國主。將欲賓服四夷。必益懋昭明之德。以固根本。而養剛大之氣。以配道義。然後治法治人。可得而理。大學於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終以君心。蓋欲繫人心。以維天命。惟在君心之存忠信。而去驕泰。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

聖學日新。

聖德日懋。原非臣愚所能窺見。萬一惟臣心迫憂危。莫抒忱悃。故謹竭其愚慮。以備

採擇。

甲辰。

諭內閣。前因夷船闖入大沽海口。礮臺被占。當將署天津鎮總兵
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魁。革職拏問。直隸提督張殿元。副都統
富勒敦。均革職留營。護軍統領珠勒亨。革職留任。以示懲儆。
所有達年。德魁。張殿元等。著譴廷裏。仍遵前旨審訊。查明分別
具奏。其珠勒亨。富勒敦。泰二員。僅予革職留任留營。恐尚不足
蔽辜。侍郎國瑞。所帶京兵。雖未衝散。亦未前進應援。並著僧格
林沁。分別查明參奏。陣亡遊擊沙春元。著遊擊都司陳毅。候補
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馨。外委石振岡。護軍校班金布。增
錦。駙騎校蔡昌年。候補千總恩榮。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

魂○

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竊本月二十九日。接准直隸總督譚廷襄咨稱。夷船全數由津開行。地面業已肅清等語。查現在天津夷務。既已就撫。船隻全行退出。所有前經派出策應前路之各項官兵。自應酌量裁撤。以節糜費。臣等擬請先將八里橋出隊之官兵三千名。並八旗各固山在本旗住守之官兵共九百六十名。即行裁撤。飭令各回旗營。常差。惟夷情反覆無常。深恐其貪得無厭。去而復返。不得不稍加防範。其通州以東各營。照舊駐紮。各處檄調之兵。現已將次趕到。亦應請毋庸阻止。或令分駐。

南苑或命徑赴通州大營換回統由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酌量辦理。抑臣等更有請者。現在夷船業經退出。其天津海口一帶。急應妥為布置。以防後患。請

旨可否即令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先行來京。面聆

聖訓。後會同臣瑞麟親往天津。周歷履勘。自津郡至海口。應如何

安設礮臺。添設兵勇。均須節節籌備。及一切應行變通事宜。即會同直隸總督妥為布置。俟事竣後。即由僧格林沁等奏明請

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巡防王大臣等奏。撫局已定。酌撤京兵。並擬查看海口情形一摺。現在天津夷船全數退出內河。前經派出駐紮八里橋官兵。自應先行裁撤。通州以東各營。暫令照舊駐紮。各處調到官兵。將次抵京。亦可分別調度。其由天津至海口一帶。即應預為防範。嚴密布置。著僧格林沁。即行來京。面授機宜。所有通州各營盤。著派西凌阿照看。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探聞暎夷船隻。業經陸續開行。暎夷所贖火輪船二隻。亦經陸續開出內河。此時暎夷兩夷。並無一船停住內河。其俄囉斯船隻。曾經昨晚起碇。自可先後放洋。現在督臣譚廷襄。復派委員弁。前往海

口一帶查探。統俟偵探明確。各船均經放洋。再行奏明起程回京覆。

命惟喚哂兩夷。前在海口接仗時。經官兵用礮轟壞夷船三隻。該夷即在海口修理。現聞均已修竣。惟有一隻下水。不能運駕。復起上岸重修。尚未竣事。等語。是否俟各船放洋後。即行回京。其修理之船。可否

飭令督臣譚廷襄。在津等候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夷船全數開出內河一摺。喚哂兩夷船隻。已全數開出內河。俄夷亦經起碇。自必先後放洋。桂良

花沙納。著俟各夷船全行放洋後。即來京覆命。其被官兵擊壞夷船。該夷尚在修理。即著譚廷襄在津防範可也。

桂良等又奏。再嘆夷條約第二十四款內開。此次立約加印之後。奏明

欽派戶部大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嘆員。迅速商辦。俾俟本約奉到

硃批。即可按照舊章。迅行措辦等語。本月二十一日。嘆夷遣味嗒咽來求。上海商定稅則。可否即派前上海道。現陞江蘇按察使薛燦。或請

欽派江蘇巡撫趙德轍。督同臬司查辦。等語。先以必當代為請

旨○惟○奴○才○等○回○京○尚○有○數○日○此○時○初○定○條○約○必○先○示○以○誠○信○未○便○令
該○夷○在○上○海○久○候○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江○蘇○撫○臣○趙○德○燾○督○同○該○臬○司○薛○燦○即○往○會○辦○之○處○出

自

聖○主○逾○格○鴻○慈○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該○夷○昨○由○海○外○進○船○五○隻○連○前○存○船
一○共○九○隻○茲○於○二○十○七○日○將○岸○上○行○李○搬○載○完○畢○先○行○開
放○六○隻○二○十○八○日○又○開○放○三○隻○均○各○乘○潮○下○駛○俄○首○普○提
雅○廷○因○原○來○之○船○先○經○味○首○借○坐○出○口○懇○臣○另○給○小○船○送
往○大○沽○所○有○喫○夷○等○前○占○官○廟○民○房○均○經○交○還○並○無○損○壞

地面業已肅清。現駐兵勇。應即酌量分別留撤。及俟辦理
就緒。即馳往海口。查勘情形。其現退夷船。沿途有無逗留。
是否全行出口。即日放洋。亦已先行委弁前往。覈實查察。
覆到另行奏報。

譚廷襄又奏。俄酋善提雅廷。前來辭行接見。據稱伊國尚
有輪船二隻。隨後來津。茲伊即日起程。不能等候。擬留公
文二角。俟伊國船到。不令入口。即行交給。以便該船遵照
回國。當將文二件。飭發天津鎮道收存。俟該國船隻到口。
即行交給。飭令回帆。又該國學生晃明。前經來津。茲已事
竣。擬即派員伴送回京。並咨明理藩院查照。

殊批
知道了。

庚子年九月二十

廿

簿解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簿解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三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二十九之三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喚佈夷船全數開出內河俄夷亦
經起碇當經諭令俟各夷船全數放洋後桂良等即來京覆命
現在內河既無夷船其上岸修理之船一經竣事即可放洋既
有譚廷襄在津防範桂良等可以毋庸守候著即迅速來京覆
命可也

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本月初一日御史吳焯奏請籌
防五條一摺奉

硃批巡防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臣等公同詳閱該御史所奏摺

內稱諸夷就撫以後宜於各海口及內江一帶處處設防。天津為近畿之地其海口防範視他省為尤要其疆陲豫防條款尚為明晰。臣等悉心籌畫逐款推詳其中尚有窒礙難行之處謹就現在情形分別擬擬五條恭摺具奏。

原奏內稱屯田以足兵食一條查天津係近海之區其地半多鹽碱於耕種本不相宜即稍有一二隙地必已久作民田今一旦議設兵屯田不獨安置一切諸多掣肘抑且於津郡民生大有妨礙該御史所請屯田一條應毋庸議。原奏內稱復河運以利漕道一條查近數年漕行久經海運。原因費沛蕭碭決口以後黃河未復故道。今若改復河

遷不惟經費不貲。且南路賊氛未靖。必不便於興修。請
旨飭下該督撫。並河臣漕臣等體察情形。悉心籌畫。請

旨遵行。

原奏內稱。募廣勇以習水戰一條。查廣勇一項。素稱強勁。
惟添一勇。即須添一勇之餉。經費已難籌畫。至今該勇之
有勇略者。著以武職使統率之。以為水戰之用。一節。於事
不無窒礙。現經奉

旨。派出僧格林沁。瑞麟。前往天津。查看海口情形。自能妥為布置。
該御史所請募廣勇習水戰一條。應毋庸議。

原奏內稱。利器械以備戰具一條。查臺灣皮船。係當年臺

灣道姚學總兵達洪阿用以制夷。現在該員等均已物故。無從詢悉。相應請

旨飭下閩省督撫查明此項皮船是否堪用。及現在有無製造之人。即行奏明。至廣省人買置外洋礮。兼能製造。請廣為購。買運津。並募廣省人抵津鑄礮一節。現在京師礮位足數。應用鑄造亦不乏人。若自粵運津。所費既多。招募亦非易。易。該御史所奏。應毋庸議。

原奏內稱。卹死事以作民氣一條。據稱。

朝廷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因結在民。逆夷天津一戰。津勇死者幾及千人。請予厚卹。兼免其家之租稅若干等語。所奏

甚屬得體。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譚廷襄。詳細查明此次陣亡之兵勇等處。如何
議卹之處。請

旨辦理。

諭內閣。恩親王等。議覆御史吳焯奏。請籌防各條一摺。據該御史
奏稱。此次天津鄉勇死事者。請予厚卹。並免其家租稅若干。著
譚廷襄。確切查明該兵勇等陣亡名數。奏請優卹。

黑龍江將軍奕劻

盛京副都統承志。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署吉林副都統
特普欽。奏准三姓副都統轉據黑河口各員報稱。去歲在

黑匣子通停占大輪船一隻於四月初八日移往克爾穆
宏庫地方聲稱迎接木哩斐岳幅十八日由奇吉地方上
乘夷人二十名來駕小船該員述稱欲進黑河口上駛迎
接木哩斐岳幅再夷人前在霍爾托庫地方建立木城房
屋一所俱已修完又夷人在托爾圖建立房一所被荒火
燒燬其存占夷人逃奔霍爾托庫住宿等語並據黑龍江
副都統吉拉明阿及委員等報稱四月二十一日見由江
而下駛俄夷大船三隻小船五隻詢據通事聲稱木哩斐
岳幅帶領官兵乘駕前赴闊吞奇吉之使特來城中辭別
傍晚有大船三隻小船五隻駛至黑龍江城木哩斐岳幅

等登岸會見該副都統款待之際詢據通事聲稱木哩斐
岳幅今日起行下往之便給大人請安並將蓋房處所留
辦事付管束夷人之回畢爾那托爾嘎爾薩枯幅帶見相
認言畢乘船下駛去訖嘎爾薩枯幅帶領夷人駕小船回
行二十三日由江下來大小夷官十八員夷人二百餘名
分駕木筏隨帶三板船一隻裝載許多槍礮並口糧羊隻
駛至大黑河屯江左夷人住處停泊二十四等日有夷官
十八員夷人一百餘名攜帶槍礮乘駕木筏下駛前赴闊
屯奇吉等處去訖其餘夷人木筏存留於五月初一日駛
至大黑河屯停泊詢問通事聲稱此人船由原處下來此

處存留大輪船一隻。是日晚間。有大小夷官十員。夷人一
千餘名。乘駕大船五隻。三板船八十三隻。木筏八十半下
駛。前赴闊吞奇吉等處。去訖等情。當飭各該員。不時查報。
毋得激起釁端。再現在已與俄夷換字。江左占居夷人。照
常安靜。業咨副都統吉拉明阿。將吉林。黑龍江。兩省委員。
陸續撤回。

硃批知道了。

丁未。禮部左侍郎玉明。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初三
日申刻。據瞭望官舟報稱。石河口海口地方。距岸二里之
遙。有夷船二隻。停泊。桴當即親往海口查看。時刻都統定

福亦至。努等果見海面有夷船大小兩隻。均有烟筒。似屬
火輪。各帶杉板小船。在海口二里之遙停泊。尚未到岸。亦
不知確係何夷船隻。有其光景。似因朔日潮大。其杉板小
船。驟難駛入河口。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等奏。探有夷船停泊海口一摺。天津夷務。經
桂良等與各夷首面議條約。撫局暫定。現在駛往山海關石河
口之夷船二隻。如果駛入海口。著王明定福派人問明。係何國
船隻。可告以山海關非辦夷務之地。該侍郎等亦非辦夷務之
人。令其速行退去。仍一面督飭弁兵。嚴密防範。不准沿海奸民
有勾結接濟等事。令該夷人留戀不去。亦不得稍涉輕率。致啟

蒙
文

又

諭前因僧格林沁奏請飭調投誠義勇赴營協助當經諭令官文德興阿即飭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連修等帶領義勇赴通州軍營聽候調遣現在天津夷船已退所謂各路之兵俱可陸續酌撤所有前調之勇目詹起倫等三名均著仍留各該大臣軍營差遣毋庸帶勇前赴通州

又

諭前調哲里木盟官兵曾諭令慶祺就近催令赴京其昭烏達盟官兵亦諭令英隆飛飭催赴並准總管常山分帶赴京現在天

津吏船已陸續退出海口。所有前調官兵自應暫緩前進。以示體恤。哲里木盟官兵如尚未進關。即著於關外駐紮。如已入山海關。即飛飭折回。暫紮關外。其昭烏達盟官兵即於熱河哨內駐紮。甯山亦毋庸來京。留於該處彈壓。俟續有諭旨再行分別進紮。

戊申。

諭內閣著派瑞麟馳驛前往天津查辦事件。

禮部左侍郎王明燾等王明燾因

盛京官兵僅止短式鳥槍無甚利器擬調保定駐防槍四
十桿槍兵八十名旗幟兵二十名防禦一員驍騎校二員

委驍騎校四員。尅期統帶來歸。業經一面飛調在案。迄今已逾半月之久。尚未見該城守尉覆報官兵起程日期。殊屬遲延。相應請

旨。飭下該城守尉。迅即如數揀派。尅期來關。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奏。前次調取保定駐防槍槍四十桿。並槍兵八十名。旗幟兵二十名。防禦一員。驍騎校二員。委驍騎校四員。前赴山海關。迄今半月之久。尚未據該城守尉覆報起程日期。請旨飭催等語。該城守尉郭勒敏。於王明調取槍槍及官兵等。何以日久未報起程。著譚廷襄查明具奏。至山海關原駐官兵。及近調盛京官兵。為數不少。無須另調。著譚廷襄。即飭郭勒敏。

將玉明調取之。擡槍等件。酌撥官兵。解往山海關。交割都統定福收存備用。該官兵等。仍回保定駐防。毋庸留於山海關。

禮部左侍郎玉明。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初一日申刻。見石河口海面二里之遙。有夷船大小二隻。至初二日。平明時。遙見該夷船退回大洋。向東南駛去。已無蹤影。等正在繕摺。聞於初二日卯刻。石河口海口連西四五里之遙。復有大輪船一隻。自西而來。停泊海口。當即督飭官兵。前往偵探。該夷有二十餘人。使舢板小船。陸續登岸。內有一人名嗎吉士。粗通漢語。據云。係大佛國人。自天津而來。道經此地。欲瞻仰長城規模。別無他意等語。等因。未

知天津夷務大局。若何辦理。未便遽示兵威。姑且善為開導。該夷等在岸坐立數刻之久。其意仍欲觀瞻。目見營外馬隊排立。諒知我兵有備。始皆回入大船。於本日未刻。亦向東南駛入大洋而去。

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夷船二隻。遂於戌刻直向東南駛去。正在會奏間。復報夷船一隻。停泊海口。且夷人登岸遊。景雖即回船。擘定福。復加派兵二百名。佐領順齡。委以營總。佐領扎普善。防禦寶琳。碩隆武。駟騎校烏林泰。委以參領。駐紮海口。

已酉

諭內閣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所有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諭軍機大臣等。慶祺著來京陛見。盛京將軍著玉明前往署理。慶祺俟玉明抵盛京後。即行馳驛來京。所有山海關防堵官兵。著定福統帶。

又

諭現在各夷通商條約已定。夷船均已起碇。出天津海口。據桂良等奏。英夷條約內開立約之後。請欽派戶部大員赴上海會同英夷商定稅則。後該夷復遣使來求商定稅則。可否即派

江蘇巡撫趙德轍督同臬司現署上海道薛煥查辦等語。因思此次夷務章程係桂良等與該夷面定自應一手經理。本口已明降諭旨令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矣。該督接奉此旨即揀派熟習夷務之員屆時前赴上海聽候桂良等差遣。該夷如先到江蘇該督即先行照會俟桂良等到後會議可也。會議明發旨一道抄錄附寄以便宣示該夷俾靜候欽差勿致另生枝節。再此次商定稅則係夷務一大轉關何桂清務須倍加慎密不但嚴緝暗遞消息之漢奸為要即京員或有信至尤不可稍為搖惑議論多而實際少。惟靜候內定辦法方能於大局有益也。

庚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奏。礮臺失事各員內。把總李壩一員。先無下落。茲據查明。業已打仗陣亡。又續經查出內大器營正紅旗烏搶藍翎長富廣。打仗陣亡。委署天津鎮標又安汛千總候補千總劉英魁。打仗受傷。旋即身故。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將李壩。富廣二員。

敕部照例從優議卹。劉英魁一員。照陣亡例一併議卹。以慰忠魂。又先經查無下落之大沽協左營都司訥勒和。現經履查。並無陣亡確據。顯係逃避。應請

旨。即行革職。嚴飭緝拿。獲日訊明正法。

諭內閣。譚廷襄奏查明礮臺失事各員請分別議卹等語。所
有天津打仗陣亡之把總李墉。正紅旗烏槍蓋翎長富。廣均。著
交部照例從優議卹。因傷身故之候補千總劉英魁。著照陣亡
例一併議卹。都司訥勒和。既查明並無陣亡確據。嗣係逃避。著
即革職。嚴緝擊獲後。訊明正法。以肅軍律。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各夷和約已成。降旨令桂良。花沙納。基溥。明
善。攜帶欵差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
事宜。著黃宗漢。飭令廣東紳士布政使銜伍崇曜。前任鹽運使
潘仕成。即日前赴上海。聽候桂良等差遣委用。

壬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竊。努僧
格林沁於六月初四日奉

聖訓後。遵即起程。折回通州大營。將現在各處防兵。通盤籌計。除
分紮通州。運河兩岸。內外大器營。礮營。健銳技勇。巡捕等
營官兵一千五百名。密雲熱河兵各五百名。宣化鎮兵一
千名。共計三千五百名。應請照舊分紮。毋庸裁撤。外。現在
駐紮揚村之密雲兵五百名。京旗兵二千名。駐紮米育之
京旗兵九百名。全行裁撤回旗。其駐紮通州。察哈爾官兵
二千名內。等。等挑留一千名。以備調遣。下餘一千名。同現
屯

南苑之察哈爾兵一千名一併撤回以節經費至天津郡城
必須重鎮現咨令直隸提督托明阿酌帶本省綠營官兵
慎密防守該提督曾任綏遠城將軍若統帶綏遠城官兵
必可得力是以將現紮永甯綏遠城兵一千名交該提督
一併統帶赴天津遶東屯紮其天津一切防範事宜必須
妥為布置現在瑞麟奉

命前往查辦事件路經通州等處會同悉心籌議惟夾船甫出海
口沿海布置備料鳩工尚需時日等語格林沁現擬遴員
隨同瑞麟前往在天津遶東海河兩岸相度地勢情形尋
置安營以備先行移兵進紮並派京營將備前赴天津縣

屬查看樹株以備應用。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准直隸總督委員候補知府同熙帶同守備伴送俄夷他他哩訥幅一名到口。當由地方官設館安置。尚屬安靜。已於初三日派員伴送該夷出口。殊批知道了。

慶昫又奏據參領達木林扎普報稱俄夷瑪拉提訥甫已於五月二十八日送出本境。並據伴送之員外郎福申等同稟該夷行至頭臺。即指伊所帶之表。比示每日丑初起身。卯正茶。午初飯。戌正宿。日行三四臺不等。是以極其迅速。察其形色。急欲馳回。尚無別項情形。

硃批知道了。

癸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臣在天津將兵勇分別留撤。即於初六日馳抵大沽海口。據報該夷原存大小輪船八隻。初五日開行一隻。初六日開行四隻。尚有三隻在擱江沙外停泊。茲於初七日派弁探得該夷船三隻。全數起碇回帆。又昨准山海關副都統來咨。登山水協副將臨榆縣知縣等稟報。探有夷船三隻。於六月初一初二等日先後駛近石河海口。旋即揚帆而去。各等情。臣查各夷船隻有赴廣東上海者。亦有赴東洋日本等處者。現既一律回帆。沿海之防。均須次第妥為布置。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礮臺。

已被轟壞。尤應設法趕緊修理。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奏。准著福建水師提臣
賴信揚來文內稱。現駐廈門英咭利國領事馬禮遜。以該
國公使。現派柏姓夷酋。駕大輪船。欲往臺灣。收贖伊國遭
風難夷。請移臺灣鎮道。飭屬幫同細訪。並請給文交伊帶
投。經提臣賴信揚等據轉理說。第恐該夷船驟然到臺。請
飭臺灣鎮道。豫為布置等因。臣等查粵省夷務。尚未平定。
茲該國夷酋欲赴臺灣。收免難民。海外重地。難保無別生
枝節。福州廈門二口。防務亦關緊要。不敢以該處華夷現

尚相安稍弛警備。臣等惟有悉心商酌。豫籌密防。仍隨時
察看情形。相機妥辦。

硃批知道了。

乙卯。直隸提督托明阿奏。接准僧格林沁咨。將綏遠城馬
隊官兵一千名。撥歸鄂統帶。其本省綠營官兵。由鄂酌調。
前往天津保衛等因前來。當即分行各營遵照。一面札商
督臣譚廷襄酌量調留本省官兵去後。隨准督臣譚廷襄
函覆。自軍興以來。直隸官兵。歷經征調。存營日少。馬蘭泰
甯二鎮。向不征調。正定大名二鎮。防備南路。通永鎮。防備
沿海。本年辦理夷務。僅調提督二標一千名。餘皆天津本

鎮之兵嗣又奉

旨調宣化兵一千名赴通。此外無可征調矣。現在天津除鎮標外尚存努標屬兵三百餘名。儘可撥歸統帶。俟努抵津再為商酌調撥等因。努現在提催綏遠城官兵趕擊前來。以便帶赴天津。定於十二日前往。俟抵津後即與督臣譚廷襄會商保衛一切事宜。以期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戊午。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四月初八日天津兵船開入內河。努等奉

命前往查辦。荷蒙

皇上指示機宜。各夷感沐

皇上天恩。將船隻退出海口。陸續放洋而去。所有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或冒險奔馳。不辭勞瘁。或立局募勇。緝匪安民。未便沒其微勞。相應請

旨。給予獎勵。以昭激勸。謹將出力員弁銜名。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桂良等又奏。再二品職員長蘆商人張錦春。向來急公好義。久為鄉里推服。此次夷船在津。該職員晝夜辛勤。捐資募勇。保衛城鄉。實屬異常出力。惟據該職員稟稱。自顧桑

梓事皆分所應為不敢仰邀

甄敘其應如何

給予獎勵之處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主鴻慈再據張錦文稟稱所有一切局務均係職員梁超敬蒙

同辦理甚為出力查該職員梁超敬前因捐置洋礮蒙

恩賞給同知銜此次可否

賞戴藍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聖恩

諭內閣桂良花沙納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懇恩獎勵一摺
此次夷船開入天津經桂良等剴切曉諭現俱起碇放洋該官

紳等。或冒險奔馳。或募勇緝匪。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鼓勵。直隸署大沽協都司守備張振熊。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外委馮萬年。劉榮貴。均著遇有把總缺出。即行拔補。捐職府經歷黃仲舍。著以知縣歸部選用。並賞加同知銜。監生梁植。著以府經歷歸部選用。二品職員商人張錦文。著該地方官給予花紅扁額。以示獎勵。職員梁超猷。著賞戴藍翎。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夷船全數退回。所有前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各一千名。是否應留何處兵一千名。以備調用。抑或全數撤回。著僧格林沁酌量奏明。所有應撤官兵。尚須酌給獎賞。再前據伊興額奏。請飭調察哈爾馬五百匹等語。曾諭

該副都統侯天津夷務辦竣再行挑撥並著僧格林沁察看情
形能否於察哈爾調京馬匹內酌撥三四百匹赴伊興額軍營
之處一併具奏

庚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遵即咨查直隸總督將所有
天津海口共紮營盤幾座相距遠近前敵如何潰散後路
曾否援應詳細聲覆以憑裁辦去後旋准該督咨覆前路
礮臺及後路各營相距二三里及四五里互相連絡因礮
臺及援應將弁多有傷亡後路練勇潰散連至失陷至副
都統富勒敦奏紮營北岸于家堡地方距北礮臺陸路約

有六里。營內京營大礮。及噴子礮十五位。全行失陷。又護軍統領珠勒車。所帶馬隊。紮營北岸新河地方。距北礮臺不遠。侍郎國瑞。所帶馬隊。紮營南岸新城。距礮臺約有二十餘里。是日帶隊趕到。礮臺已失。原紮營盤未動。等因。努覆加查覈。富勒敦泰。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北岸。失陷礮位營盤。所獲各戾。與已革提督張殿元。已革總兵連年。副將德魁。情罪相同。應請

旨將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泰。即行擊問。交巡防王大臣照例治罪。珠勒車。國瑞。統帶馬隊。於夷船闖入海口。礮臺失陷時。珠勒車雖經督兵擊打。國瑞亦帶隊援應。究未能奮力攻擊。

均屬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克。刑部侍郎國瑞。一併交部嚴加議處。以昭炯戒。至夷船初到之時。在事者自當仰體

皇上柔遠至意。無須遽行開礮用武。迨夷船突入海口。倭緊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身任疆圉。復蒙

聖恩。節制重兵。自宜布置萬全。時刻隄防。決裂。今夷船闖入。擱江沙內。甫經開仗。兵勇潰散。礮臺失守。譚廷襄督率無方。已有應得之咎。現據國瑞。富勒敦。奏親供。均稱前敵失利。譚廷襄等乘輻向西奔走等語。其為該督懼怯無能。貽誤事機。罪更難逭。且查道光年間。夷船闖入廈門。上海。閩浙總

督顏伯燾。兩江總督牛鑑。均經

嚴譴。况天津海口。為都城門戶。現被蹂躪。礮臺拆毀。礮位遺失。情形較重。謹附摺奏。可否將直隸總督譚廷襄。

飭交巡防王大臣。查詢辦理。並將張殿元。達年。德魁等。一併解交巡防處。嚴審定擬。以肅軍旅之處。伏候

聖裁。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遵旨查奏天津失事大員一摺。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馬隊傷亡。營盤不整。刑部侍郎國瑞。雖營盤未動。惟未能上前接應。各有應得之咎。珠勒亨。國瑞。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已革副都統富勒敦。奏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北岸。竟

將暇位營盤。全行失陷。著即拏問。同已革提督張殿元。總兵達年。副將德魁。一併押解來京。交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直隸總督譚廷襄。有統轄綠營之責。據奏兵力足恃。布置皆妥。乃一經開仗。即失礮臺。實屬督率無方。並據僧格林沁。查取國瑞等供。是日該督坐轎奔走。尤為懼怯。無能大負委任。譚廷襄著即革任來京。聽候查辦。

禮部尚書徐澤醇奏。竊惟海防莫先於火器。而制器全賴得人。臣近聞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鑄造火器。曾著有鑄造火器等書。據曾任海疆之總兵王鵬年。親歷驗試。甚為利用。其法製火器。有由水中行人不及見。機一發動。藥火

即從水內上烘。猛烈異常。並稱該駐防技藝精良。年力正富。其鑄造大器之法。機巧不短。小人當此海防喫緊之際。折衝禦侮。更須揀用良才。應請

敕下廣州將軍。密飭該駐防來京。令其如法試造。儘能施放得宜。沿海地方。皆可一律製造。外可攘夷。內可盪寇。未始不可收臂指之效。

辛酉。禮部尚書瑞麟奏。等謹於初六日

陞辭跪聆

宸訓後。遵即於初七日起程。行抵通州。見僧格林沁會商籌辦。隨於初八日馳赴津郡。十二日至海口。等沿途查看地勢。自

葛沽以下河面漸次加寬。無險可扼。惟查有雙港地方。距天津三十餘里。地勢較高。河身亦隘。勢往返覆。勘相度情形。謹擬在東西兩岸。擇要紮營。安設礮臺。足資捍禦。現擬即日興修。以期豫為防範。至海口一帶。勢連日月。歷履。南岸礮臺三座。北岸礮臺均被夷人拆毀。擬俟籌備經費。購辦物料。即行妥為布置。

硃批知道了。

癸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現於十

五。由飛咨。

盛京將軍。燕河都統。山海關副都統。查明前項蒙古兵。行抵河處。即行全數截回。該官兵中途奉撤。並未到依。擬請無須。

獎賞。至伊興額請調馬匹。祭僧格林沁。連即派員前赴

南苑。查看現在軍需馬匹內。堪以勻撥馬四百匹。解交該營應用。惟正值暑熱大雨時行之際。擬請緩至八月初間。由上駟院派委委員。並咨調直隸委員。會同管解前進。以期迅速。再祭等。接准瑞麟咨稱。現在查看地勢。勘得雙港東西岸平坦高阜。堪以紮營。安設礮臺。應須物料等件。刻已設法購辦。樹木一項。惟上坊有楊柳一千餘株。可備採擇。其

餘地方並無可採之木等因。等伏查津郡附近地方樹木既屬稀少。自宜變通購覓。以應急需。當經劄飭通永霸昌二道。各於所屬州縣採辦椿木三萬根。陸續解送通州運河浮橋。等派員隨時由河路趕緊運往天津。以期無誤工作。

諭內閣。僧格林沁等奏。截撤蒙古官兵一摺。所有前朝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各一千名。著准其全數截撤。應賞綢緞銀兩。仍照例由京頒發。即著僧格林沁。咨令該兩盟帶兵官迅速造具員名兵數清冊。咨報軍機處。其哲里木盟賞件。由山海關給發。昭烏達盟賞件。由熱河給發。如該官兵尚未行抵各該處。即

著常清定福各派委員分道齎往按名散給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闖入大沽海口帶兵各員退縮債事已明降諭旨將管帶京兵之富勒敦泰等並管帶練營兵之張殿元等分別革職嚴訊惟此次駐劄海口兵數不少尚有譚廷襄派出辦理營務之文武大員自係同時逃散著瑞麟確切查明當礮臺失事之時海口帶兵各員又自道府武自參遊以下均係何人其隨同逃退者係屬何員即行據實奏報候旨查辦

乙丑兵部奏查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馬隊傷亡營盤不整刑部侍郎國瑞營盤不整惟未能上前援應各有

應得之咎欵奉

諭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應請將革職留任正黃旗護軍統領珠勒亨。照官員溺職者革職例。即行革任。刑部左侍郎宗室國瑞。應比照盜賊嘯聚地方提督總兵。聞報不遣發官兵會剿。以致賊勢蔓延。官兵失利者。降三級調用。私罪例上。從嚴加等議。以降四級調用。毋庸查加級抵銷。

諭內閣。兵部奏遵議天津失事人員處分一摺。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著照部議。即行革任。刑部左侍郎宗室國瑞。著照部議。降四級調用。不准抵銷。珠勒亨。國瑞。著發往僧格林沁軍營聽候差遣委用。

丁卯。伊犁將軍扎拉芬奏。接准俄夷西畢爾來咨內稱。現派匡蘇勒官。作為辦事之阿賡特。前往塔爾巴哈台。同看貨物。判斷完事等語。續據該夷咨稱。我們派出之阿賡特。前往塔爾巴哈台。判斷完事。貴處覆文。想將阿賡特前來伊犁商議。較為簡便。並應等候我們薩納特衙門咨你們理藩院覆文。到時繞辦。並說令我們前往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帶領原貿易人等。先往彼處。將所存貨物領回等因。我們自應寄覆貴處。一則我們辦事。全遵上司交派。阿賡特即由薩納特衙門交派。我們想着薩納特衙門與貴理藩院。已有覆文矣。二則貴處焚搶圍子之後。欲將

所存商貨交回之意。非止一次。必當同兩邊保舉大臣官
員先將貨物情形細看後。再為判斷。若說你們現在參贊
大臣與咱們所議之事。未能深悉。即仿著我們派出曉事
大臣。向我們辦事之阿賡特商議辦理。三則前駐塔爾巴
哈台之匪蘇勒官早已調往別任。現在遠處當差。其貿易
之人。非居一城一處。且不知何人之貨物收存。何人之貨
物遺失。若令他們前來被處。不但非便。且滋徒費。因此薩
納特衙門。派全權辦事之阿賡特前往塔爾巴哈台之意。
是不能止。惟望貴處亦派保舉大臣前往。同我們辦事之
阿賡特查看貨物。彼此商議判斷完事。如此而行。於兩國

舊日和好之道。益固顯然矣。將此寄信貴處。速與回文等
因。據該夷此次來文。並無桀驁情形。將來似可無虞決裂。
惟有勉竭血誠。與明誼。隨時相機籌商妥辦。一俟該夷遣
官前來。自可設法羈縻。徐圖結束。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秦續接俄夷來咨。察其詞意。漸已就範。
相機妥籌辦理一摺。俄首普提雅廷。本年在天津海口。所求五
口通商。業已允准。其獲利甚厚。又俄首木哩斐岳幅。至黑龍江
勘地。業經奕山。如其所請。與以空曠之地。該夷甚為感激。普首
曾於天津。許備槍礮。由該國送來。此次來文。並不執議賠備。僅
以查看貨物商議完事為詞。總為中國優待之故。可即派委員

與之議給毋庸再加辯駁。諒必無起釁之心。惟天津黑龍江之事。亦不必與之明言。至調兵示威。原可不必。著照該將軍所議。相機控馭。咨照明誼。妥辦可也。該將軍四月所奏。該吏咨文。當即諭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矣。

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喫咪佛三夷。現據留署蘇松太道薛煥。密稟。已於六月初二初四初十等日。駛回上海。並據李喙。囑前赴道署面稱。所求各條。已奉

俞允。准其在牛莊登州。潮州。臺灣。瓊州。鎮江。漢口等處。設立馬頭。不日當奉

諭旨。敕下江蘇巡撫。前赴上海。就近會議稅則等語。臣正在欽遵

訓諭先行恭錄明發

諭旨照會該酋令其靜候間。又據薛煥稟呈。英首照會桂良。花沙納公文一件。並據稟明該夷兵船已陸續駛回香港。亦間有收入上海者。該夷因未奉到

諭旨。仍欲北上。該升道已婉為阻止。臣折閱照會內。有到港迄今十日。未聞江蘇巡撫趙升任臬司薛奉得應須之權。並耽延時日。復行北上之語。除將該夷送到原文轉遞桂良等。查收外。照錄恭呈

御覽。欽奉明發

上諭。臣恐僅止照會。英夷而不照會。味佛俄三酋。將來又有藉口。

是以一律照知欽遵。俟其奉到後，有無動靜，再行酌量辦理。所有熟悉夷務之員，現在會商撫臣趙德轍，密為派定。俟桂良等到蘇後，再行飭調隨往。至哮喘，本係英國通事，能通漢文，能說漢語，行為甚為詭譎，善於探聽內地時事，聞亦肯將各夷奸計暗遞消息。咸豐四年冬，江海關更換司稅，該夷口求前撫臣吉爾杭阿照會該國公使，准其充當司稅。該夷尚知感激，數年來關稅較旺，未始非該夷嚴查偷漏之力。是以歷任蘇松太道，無不加以顏色，駕馭而用之。其現在籲請

欽派撫臣趙德轍，督同薛煥查辦稅則者，因撫臣薛煥息信，足以

服之不致以兵類相視。彼即可據為奇功。誇示各夷也。天津所定通商條約。及鎮江等處。果否准其設立馬頭。臣雖未見明文。而呼嗾嚙向薛煥所言。必非無因。臣輟轉思維。傍徨四顧。欲善其後。惟有藉會議通商稅則。聊以補救。臣前此既不能挽留黃宗漢。即在上海會議。致任閩人。

畿輔重地。肆其要求。人之我戰。必克之。加出奇制勝。業已誓尤叢集。敢不會同桂良等商之撫。臣趙德勳。屏絕浮議。嚴防洩漏。上策。

廟謨維持大局。務期勿再另生枝節。杜其得步進步。以冀仰紓宵旰之憂。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喚咪佛三首。駛回上海。並喚夷呈遞照會一摺。前派桂良等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吳讓通商稅則事宜。茲據該督奏稱。六月初二等日。喚咪佛駛回上海。照會桂良等公文。內有到滬已十日。未聞巡撫稟司。奉得應須之權。並耽延時日。復行北上之語。自係該夷首尚未見欽派桂良等前往江蘇之旨。現在何桂清已將前旨照會各夷。該夷自必靜候。惟桂良等馳往江蘇。尚需時日。該督須豫飭薛煥。曉諭該夷。告以時值海暑。欽差由陸路前來。未能勉辦。此時爾等若赴天津。該處已無辦事之人。無可商酌。自應在滬等候。一俟欽差到蘇。即可會辦。如此好言羈縻。勿令遽行北駛。仍密探該夷動靜。隨時

馳奏。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嘆味。佛三夷酋。駛回上海。因未奉到諭旨。仍欲北上。何桂清已將前派桂良等。前往江蘇。諭旨照會各夷。諒該夷自必靜候。惟桂良等到蘇。尚需時日。設該夷復行來津探問。著瑞麟。各以欽差業經起程南去。此地無可商辦之人。勸其回至上海。會同議事。一面嚴密防範。應修礮臺。雖趕辦不及。其沿海一帶陸路。及海河寬處。應如何安礮設兵。妥為籌防之處。著迅速辦理。

戊辰。署直隸總督瑞麟奏。覆勘雙港地勢。僅擬於西岸築

營六座。東岸紮營四座。安設礮臺。現已興工。應須物料等件。亟宜設法購辦。查樹木一項。津郡惟上坊有楊柳一千餘株。堪備採擇。其餘地方。並無可採之處。當飭沿海各州縣。體察情形。勸諭鄉民。捐辦樹株。估計價值。量予獎勵。一面咨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趕緊籌辦。旋准覆稱。即飭通永甯昌二道。各於所屬購辦木椿三萬根。由通州運赴天津。該價由天津捐輸項下發給等語。並由僧格林沁。抽撥各營監造礮臺。營壘官兵前來。督通盤籌畫。此項工程。所需經費甚鉅。無未之炊。殊難措手。節經督設法籌商。諄勸以期集成。成表。

眾擊易舉。據長蘆鹽政烏勒洪額捐銀二萬兩。已革直隸
總督譚廷襄捐銀二十兩。鹽運使克明捐銀三十兩。天津
道英毓捐銀五千兩。永定河道崇厚捐銀二千兩。應俟捐
項繳齊。咨督彙案另行奏懇。

恩施量予獎勵。至直隸藩臬及道府各員。尚未據報捐數。諒無不
念切時艱。情殷報效。並擬令轉飭各屬。一體量力捐輸。以
濟要需。惟現在工程緊要。需用孔殷。勢難停工待餉。勢再
四思維。惟有仰懇

天恩。俯准由直隸藩庫先行籌款。暫撥銀三萬兩。即日派員護解
來津。俾資興築。一俟津郡捐餉集有成數。即當陸續歸款。

以重庫儲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籌款修築營盤。設法捐輸。並先借撥藩庫銀兩等語。天津防堵事宜。昨經諭令該署督趕緊辦理。若專待捐款。恐緩不濟急。著准其在藩庫先撥銀三萬兩墊用。惟工用尚多。即軍械及鉛丸大藥等需。亦恐不少。該省藩運各庫。能否再行墊撥。著瑞麟即飭藩運兩司酌量籌畫。儘庫款不敷。即著奏請部撥庫銀數萬兩。以濟急需。俟續捐得有成數。再行撥還部庫。如此一轉移間。所有應辦事宜。不至遲緩。至捐輸各員。准其俟繳齊銀兩。奏請獎敘。該署督先就現有款項。相度地勢。擇要興工。妥速辦理。

又

諭前因夷人急候欽差往議稅則。曾密諭何桂清。告以時值溽暑。欽差由陸路前來。未能剋期。仍用好言羈縻。令其在滬等候。勿任北駛。惟桂良等自京起程。沿途尚有查辦事件。未能即時到滬。誠恐各該夷迫不及待。別生枝節。著何桂清即派按察使留署蘇松太道薛燠。與各該夷清查歷年夷稅。自五口通商以後。上海關每年共交若干。廣州等四口共交若干。令各該夷覈實報出。俟桂良等到後。再行覈辦。如該夷問及緣何清查緣由。可告以大皇帝知爾等近年稅銀多有喫虧之處。是以清查明晰。將來不至爾等再有賠累。該臬司既為夷人所服。即責令妥為

羈縻。俾得從容等候。勿令該夷再行北駛。

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固畢爾那
托爾來奏。提及從前庫倫派員赴額爾口送文路費。自該
員移居托羅伊察克薩菩薩庫依城以來。已經停止。嗣後
派赴庫倫往返供應羊隻等項。均請停止。所備物件。照數
給價。請飭蒙古人等遵行等語。咨行前來。當即咨駁。茲據
固畢爾那托爾文稱。往返供應物件。均請停止。其派赴庫
倫使臣用項。照舊預備。驛站供應。照數給價等語。再三續
請前來。查兩國派員送文。由驛供給。辦理有年。若如該夷
所請。與舊章不符。似應再為咨駁。謹將咨行固畢爾那托

爾又底呈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於本年四月間。據貴國瑪爾爾咨稱。因公差
來使臣往返之間。我國驛站。日用羊隻。以及收取茶價。聲
明原由。申報木哩斐岳幅及署固畢爾那托爾。今將驛站
日用羊隻。以及收取茶價。均行停止。嗣後驛站預備物件
照數給價。請飭諭蒙古人等等。因咨行前來。當以爾國來
使。毋庸照瑪爾爾申報。均擬停止羊隻等項。其餘應需物
件。按照兩國和好。照常備用。亦毋庸由爾國給價等語。咨

覆在案。茲據爾等回畢爾那托爾人稱。本國使臣由蒙古地方行走。驛站備用羊隻。及收取茶價。已經本哩斐岳幅停止。似此路費。照常支應。於禮不合。所有使臣驛站備用物件。如數給價之處。仍請飭諭蒙古人等。等因。復行稟懇前來。查從前爾國一切因公遣來使臣沿途用項。均由驛站支應。由來久矣。我國驛站從未得過價值。今爾國欲給驛站物件價值。雖為體恤。下力起見。惟本國驛站係為支應往返官差而設。與商人索價者大相遙遠。且我國諸事仍照舊章辦理。若爾國來使於驛站支應。這常物件。即欲給價。實與舊章不符。相應咨覆。著回畢爾那托爾嗣後爾

國來使應需羊隻等項仍按兩國和好照例備用。爾國毋庸給與價值。謹按和好再行咨覆可也。為此咨行。

硃批覽。

奉 未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署國畢爾那托爾斐業多羅斐赤文稱。呈請停止驛站供應盤費羊隻等物。請旨飭駁一摺。俄夷固畢爾那托爾。懇請將兩國使臣由驛往來。停止供應盤費羊隻等物。實屬不合舊制。著德勒克多爾濟等。於此次咨覆時。即應諭以本員子等業經奏明。奉大皇帝諭旨。中國與外國相交。凡事均有定例。未便輕議更張。若一旦將驛站

供給之物停止。亦非懷柔遠人之意。况驛站所備盤費羊隻等項。所費無多。不致擾累。如此行。又諒可杜其更張之漸。

署直隸總督瑞麟奏。現築礮臺。雖趕辦不及。而沿海一帶。河陸維繫之處。並無保衛捍禦之區。若其間安礮設兵。非惟無可把握。亦且徒費虛糜。竊詳細勘度。惟有前奏雙港設礮紮營。誠為扼要之區。竊一面嚴飭趕緊搶辦。一面飛

商

欽差大臣傅格林。酌撥勁兵二千名。豫為備調。先由通州各營礮位。及現在鑄成萬斤礮位。酌撥大小二十尊。即速運津。以資防守。至陸路一帶。現有托明阿管帶馬隊官兵一千

名亦在雙港陸路扼要設防可期聯絡聲勢

諭軍機大臣等據瑞麟奏遵旨速籌防範已咨商僧格林沁酌撥
勁旅二千名備調並由通州各營撥大小礮位二十尊赴津
等語夷船有仍欲來津之說想不過虛聲恫喝即使果來探聽
消息瑞麟惟當好言開導原無須多兵耀武惟有備無患自應
豫為籌畫所需兵丁礮位著僧格林沁酌量調撥應用至礮臺
營壘均應次第修築雙港地方既為扼要即著先行辦理其餘
各工亦可陸續興辦毋稍遲緩

壬申

諭內閣刑部員外郎段承寶著賞加五品卿銜前往上海幫同桂

良等查解稅則事宜。

又

諭。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防堵海口。不能實力抵禦。以致礮臺失陷。夷船駛入內河。前據僧格林沁。查參業經降旨。飭令來京聽候查辦。著派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訊明失事退避各情。按律定擬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甲戌黑龍江將軍景清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著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景清差旋抵齊齊哈爾省垣晤談夷酋肆虐正躊躇間准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哩口巡防各官報稱五月初三日木哩斐岳幅帶夷官九員夷人九十餘名分駕大船三隻小船三隻賊艘三面駛抵卡所旁岸據其通事述稱伊國使臣在愛琿城已與黑龍江將軍將界址分妥其黑龍江左岸烏蘇江右岸許我國占居蓋房曾經寫立字樣諒亦必有文書前來該員等答以未奉明文焉得深悉分界一節雖然兩國

和好。准其爾等借住。亦須有上司諭令我等。方敢遵辦。詎該首督率夷官。分駕小船二隻。駛入烏蘇哩江前進。該員等尾隨至喉溫地方。見夷船停泊登岸。用千里眼四外瞭望。使人伐倒樹株。掘坑長二丈。寬三尺。深二尺餘。驗岸土脈。折回烏蘇哩口住宿。至次日。木酋令通事述稱。伊看烏蘇哩內山水俱佳。欲差官二員。帶人十七名。駕船二隻。往繪圖式。該員等力阻未允。初五日開船。不知所向。當派弁兵尾隨偵探。尚未據覆。而該酋又赴烏蘇哩口以下博里洪庫地方住候。留人在烏蘇哩江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廠臺一座。廠四尊。詢據通事聲稱。豫備伊國大臣往來。

燃放。並稱夷酋曾囑伊等。在烏蘇哩河內上下左右岸。至
牯牛河一帶地方蓋房。如再阻止。即行伐樹平地。仍自牯
牛河開山修道通海設廠。豫防阿里慶國人犯境。續准報
稱。六月初四日未刻。木酋帶夷官十四員。夷人一百餘名。
駕火輪船一隻。大小船四隻。自下游駛至卡所停泊。稱其
人船欲進松花江。驗看地勢。該員等據理攔阻。通事石沙
木勒幅聲稱。該酋履勘地勢。即欲折回報知國王。汝若能
始終攔阻。則將來喫咪唏人復來入口。試看讓與不讓。我
兩國既稱和好。應勿阻止。言畢。開行西上。該員等尾隨至
六十餘里。夷船被水淺攔。祇繪兩岸圖式。旋復駛抵卡所。

據該通事述稱。火輪大船暫行回國。僅留小船一隻。夷人一名。由江徑赴三姓等處貿易。火輪船不久折回。仍由松花江西上等語。其置留夷人。即欲雇覓赫哲駕船進城貿易等情。由該副都統札覆卡官撫馭。仍添派弁兵巡阻。惟夷酋仍欲折回。溯游西上。窺探之舉。深為可慮。在該處雖有團練開散幼丁。堪以拒阻。尤恐迫於激變。聞繫非輕擬派署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三姓副都統圖欽。帶同經辦夷務佐領三隆。各就管界。親赴綏芬、蘇哩等處。詳細履勘。如綏芬山河。若與該夷接壤。應由何處為斷。烏蘇哩江右岸及海並松花江兩岸一帶。舊居赫哲雅費哈人等均

應作何安置。及邊界限制。志勘明確。呈報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狡執字約。漸至蔓延。現議派員查
辦一摺。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空曠地方。許俄夷居住。並
江中准其行走。已非與安嶺舊界。奕山前次悉行允准。並未辯
駁。辦理本覺太易。因限於時勢。從權允許。乃該夷闖越黑河口。
欲由松花江西上。夾字內。又寫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與該國
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無限制。並在烏蘇哩右岸圖勒密山。向
西安設礮臺。並欲在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牯牛河一帶。蓋房修
道。其心尤為叵測。該將軍等現派副都統富隆額圖欽。帶同佐
領三隆。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履勘。著奕山景瀆。即飭該副都

統等細心體察。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瀆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例。當與俄夷以何處為界。即著該將軍等。據理曉諭。僮夷首有心狡賴。即著嚴行拒絕。毋庸先行請旨。徒勞往返。致稽時日。勘定後。再行繪圖貼說。詳細奏聞。該夷此次駛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准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如其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啟釁也。

己卯。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督臣黃宗漢。已於五月中旬。行抵惠州。暫駐府城。與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諸事成。已就緒。

臣羅傳行仍在花縣調度。臣龍元傳、臣蘇廷魁共往江村。巡視各團。激勵壯勇。密約剋期大舉。但該夷自四月下旬敗衄之後。已經膽怯。不敢由陸路肆擾。而含恨百姓愈甚。屢次焚燒房屋。捉殺無辜。竟敢將道光二十八年供奉

宣宗成皇帝諭獎百姓翊戴錫榮石坊。全行毀折。民心愈憤。該夷之防備愈嚴。遂於城上密置大礮。於城下暗伏地雷。又廣儲食物。以為久居之計。臣等恐孟浪進剿。損傷百姓太多。惟令潛伏小隊於城內以擾之。每日雖有新獲。仍屬無濟於事。即於六月十一日。飭大岡安良局壯勇會同西北兩路前進。環城而攻。齊施槍礮火具。傷斃夷兵多名。乘勝登

牌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樓兩處。又北路各圍。分隊衝
進西門。該夷拚命抵敵。其觀音山之夷兵。省河之夷船。齊
放飛礮。城上火盤火彈。拋擲不休。已登陣者。難以立足。祇
可收隊而下。該夷負隅抗拒。設險已固。非移營逼近省垣。
不能得手。業已密為布置。以俟乘釁再舉。乃近來紛紛傳
說。夷人現於天津受撫。官場市井。異口同聲。本月十二日。
夷人復出有偽示。據稱五月十六十七兩日。已在天津議
定和好條約。當經奏准。自應盡釋前嫌。如有好事之人。仍
復挑釁生端。即是故違。

諭旨。顯背和約等語。雖偽示原不足憑。而愚民不識機權。難免被

其謀惑人心一懈。不特軍威難振。即勸捐籌備。在在為難。誠恐以後辦理。更形棘手。至於臣等。既膺重任。義不返顧。仍當激勵鄉團。迅圖進剿。斷不敢稍存畏難之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天津議定和約。有索賠兵費。扣完後再行歸還廣東省城之語。已諭知黃宗漢。如團練力可制勝。不必阻遏。僅勝負尚未可知。不可輕於一試。並照會該夷。使知構兵之故。與官無涉。諒黃宗漢。當已知照羅惇衍等。妥善操縱。本日據羅惇衍等奏。六月十一日。進攻省城。因該夷防守甚嚴。不能得手。是攻城之舉。尚未能操必勝之權。僅徒傷損士民。轉使該夷有所藉口。亦未為計出萬全。該侍郎等。所稱夷人焚燒房

屋捉殺無辜。拆毀石坊。如仍前肆擾民間。而紳團合力與戰。原係義憤。不能禁止。若挑釁生事。有意與之為難。在我未必能勝。而在彼轉得有詞。亦當暫事緩兵。以顧沿海大局。惟各鄉團練糾集非易。若聽其渙散。不特夷人無所忌憚。即勦辦土匪等事。地方公事。黃宗漢失其所恃。亦恐難於措手。仍當與羅惇衍等聯絡激勵。使敵懷之心。不至因而生懈。方為妥善。黃宗漢行抵惠州。距羅惇衍等發報之時。已經逾月。何以至今並無奏報。著將該省夷務。並各路上匪情形。及迭次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延擱。又蹈從前故轍。再前據徐澤醇奏。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鑄造火器。曾著有鑄造火器等書。著該督查明。如果現

在省城即行飭令來京以資差委。

庚辰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據前次伴送俄夷之員外郎福申稟稱該員等於五月二十四日出口後六月初五日行至庫倫會同該處委員護送前進於初八日行至恰克圖當將俄夷瑪拉提納甫面交管理恰克圖部員瑞徵轉交瑪雨爾公所復據後次伴送俄夷之協領希林布等稟稱伴送二次俄夷於六月初三日出口後偕同軍臺參領章京等伴送他他哩訥甫於六月十四日已入庫倫所管臺站安靜無事。

殊批知道了。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伏查津
郡之防。必須趕緊修整。礮臺營壘。前准署直隸總督瑞麟
咨稱。查得津郡附近樹木稀少。等語。當飭通永霸昌二道。
各於所屬購辦椿木三萬根。限期備送。以便趕緊開工。迄
今多日。節次屢催。解到堪用椿木。大小三十餘顆。隨時委
員驗收。解赴天津應用。並委翼長副都統宗室增慶。於六
月二十九日。前赴天津。幫辦督催。其京通礮局。趕鑄礮位。
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大銅礮三尊。尚須淨膛。磋光。通局
鑄成一萬斤大銅礮三尊。天津現既待礮孔。擬請將新

鑄礮位。即時全數運往。在彼修飾。又京局鑄成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斤銅礮十尊。一併解往。並擬將調通大小礮位酌擬數尊。以資鎮守。粵西凌河亦於本月初五日。先行押椿起程。以便幫同催辦礮臺營壘事宜。粵僧格林沁。於初十日以後。一得瑞麟。西凌河雙港營壘已有就緒。之信。擬即帶兵移營雙港。至通州營壘礮臺均已修理整固。現擬各營酌留官兵看守礮位。擬請

欽派副都統一員來通。以便接替統帶照料。至雙港營壘工程未竣之時。設若夷船復來。自當仍由署直隸總督瑞麟設法羈縻。移營雙港之後。夷船再至。粵等惟有體察情形。慎防

該夷詭計。相機辦理。惟統計各營官兵。擇要屯紮。為數較單。現擬扎飭屯紮。

南苑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同赴津。以資調遣。

僧格林沁等又奏。天津所需椿木甚殷。地方官玩愒性成。穿在通。就近飭催。尚不能迅速辦理。即如西南二路廳同知。經霸昌道怡昌轉飭採辦。現據該道稟稱。廳官半月之久。杳無隻字具覆。穿業經咨行順天府。摘去該廳項帶。責令遵辦。如再抗延。即行嚴參。若後移營較遠。恐各該地方官。倍形延緩。貽誤工作。可否於順天府兼尹。府尹內。敕放一員出都。沿河督辦。以期及時備齊。不致有誤要工。伏候

聖裁。再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業經^等飭辦。購買其
艱。復經咨行武備院行取。茲准覆稱。該衙門只存有馬皮。
並無牛皮。張家口購辦皮張較易。請

旨飭下著察哈爾都統慶昫。並張家口稅務監督。趕緊購辦。不論
生熟牛皮一千張。委員解津。以應要需。

僧格林沁等又奏。等在通。設立礮局。與京局分鑄。本擬京
局趕鑄一萬二千斤重銅礮十尊。通州趕鑄一萬斤銅礮
十尊。並酌量配鑄大小礮位。以資應用。所需銅斤。派員在
通京一帶。各路購買。並設法勸收捐收銅斤。但需用過多。
雖仍委員極力撙節購買。恐不敷應用。相應請

旨飭下戶工二局。各勻撥銅二萬五千斤。交鑄礮局。祇領應用。至京局鑄成礮位。現委瑞禧前往。會同明泰。趕緊督催。掬體。以期迅速解運。惟礮位斤重過大。現值泥淖地輓之時。經過地方。應請

飭下步軍統領衙門。轉行旗營。修整道路。以利邁行。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請派員督辦椿料等語。天津現辦要工。所需椿木甚殷。著派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一帶。沿河督飭地方採辦。毋誤要需。其西南兩路。廳同知採辦不力。業經僧格林沁咨行順天府。摘去頂帶。如再玩延。著即嚴參懲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西凌阿奏。催辦礮臺營壘。擬移營雙港。

一摺。現在購辦椿木。解赴天津。修整礮臺營壘。並撥運礮位。辦理漸有就緒。惟該夷船是否再來。不能豫定。該大臣可先赴天津。查看雙港營壘礮臺。布置周妥後。可仍回通州駐紮。不必常駐天津。如有應行辦理之處。不難隨時前往。總以通州後路為要。如夷船到津。仍由瑞麟妥為開導。僧格林沁赴津後。通州營壘礮位。即交副都統克興阿暫為照料。應調官兵。即照所擬辦理。需用牛皮。已諭慶昫購辦。解赴天津。所需椿木。已派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督辦。並諭戶工兩部。籌撥銅斤。及步軍統領衙門。修整道路矣。再前任漕運總督李湘蕃。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其人是否堪以調赴天津軍營。藉資驅策。著查明具奏。

又

諭現在天津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據僧格林沁奏稱。業經向武備院咨取。該處只有馬皮。並無牛皮。惟張家口購買皮張較易。著慶昫。即飭該監督崇遠。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皮一千張。迅即派員解赴天津。以應急需。

署直隸總督瑞麟奏。竊密查暗訪。會稱礮臺失事之時。官兵竭力抵禦。因夷船炸破過猛。官兵傷亡。難以站立。勢不能支。同時逃退。委係實在情形。竊尚恐有不實不盡之處。隨密飭清河道董醇。天津道英毓。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署天津鎮總兵常存。署大沽協副將海燮。詳細確查。已革總

督譚廷襄。派辦營務之文武大員。海口帶兵文自道員武
自參遊以下。均係何人。隨同逃散者。係屬何員。旋據該道
等將海口隨營委員職名執事清單。開列稟覆。等按照開
單文武執事。逐層推究。或辦營務處文案。或委帶練勇。或
隨營差委。或在支應分局。或委赴夷船投文。並據稱文卷
各件。均無遺失等情。檢查各該員等。亦均無督隊帶兵之
事。又據該署總兵等。將海口失利南北兩岸駐紮官兵。造
具清冊。傳集查訊明確。稟覆前來。等查海口失事各員。除
已革提督張殿元等。解京審訊。已革都司訥勒和。查無下
落。現經嚴緝外。其餘帶官兵之遊擊田茂等。均已參辦。現

經革職留任留劾各在案。其餘均係微末武弁。此外別無應奉之員。

瑞麟又奏。現在雙港興工。粵隨時查勘。督催搶辦。捐項已飭陸續催繳應用。

恩准藩庫先撥銀三萬兩。亦飭籌備。聽候撥解工用。尚有不敷之處。容粵再行設法籌辦。所有部庫銀兩。暫可無庸請撥。至夷船有仍欲來京之說。誠如

聖諭。不過虛聲恫喝。僥果來探消息。粵速當開導。今回上海。聽候辦理。一面仍當嚴密防範。其海口一帶礮臺。粵派員先行清理地基。即可次第趕築興辦。

癸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前次欽遵

諭旨。繕給照會。發交留署蘇松太道臬司薛煥。轉給各該夷領事。令其齎交夷酋。旋據夷酋照覆內稱。

欽差大臣。七月初旬。方能抵蘇。該酋擬離滬他往數日。留漢文正使喊喚嗎在此。如有公文。請交該員。佛酋照覆云。深感通信之速。足見實意和好。味酋照覆。則云接聆之餘。感佩之忱。莫能言喻。定當暫留上海。專候酌辦等情。察覈夷情。尚屬馴順。並據探明。映酋稱暫往日本。俄酋前由天津。徑赴日本。尚未回權。咪佛二酋。現在上海。均無動靜。又據咪佛。啞等。鈔呈天津所議條約。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詳

加查我。就字面觀之。惟駐京入江二條。最堪髮指。而其處心積慮。則在壟斷專利。多方誤我。竟欲將我內地貨物。由此口運往彼口銷售。侵奪內地商販之利。一墮其術。則數年之後。我已民窮財盡。彼之富強更甚。事不可為矣。其欲多添馬頭。意殆在於此。

國計民生。大有關係。臣會商撫臣趙德輿。藩司王有齡。密囑薛煥。吳煦。趕緊密為籌辦。儘能就我範圍。只准將外夷貨物。販至各口。各口貨物。販往外夷。不准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各口往來運銷。則小民衣食有資。大局尚可維持。至夷稅以絲茶為大宗。而茶多於絲。故道光年間所定稅則。

茶稅獨重。其中具有深意。若照現定章程科稅。則茶稅應減。絲稅應增。括減比較原定稅則。短徵甚鉅。再絲斤一項。產於湖州。從前係歷北新。贛州。太平。三關。而至廣州銷售。迨上海通商後。並不經由三關。稅務短絀。是以飭令內地商人。即在上海補完三關稅銀。方准與夷商交易。以補缺額。今准該夷自赴內地買貨。則三關絲稅。恐其藉口不完。均應設法妥議。庶關稅不致頓形短絀。此皆就稅則以維持補救之法也。若夫入江通商一節。其害有不忍言者。而事已至此。臣既不敢鹵莽滅裂。痛哭讓臂。姑且一試。亦不敢諉為已成之局。坐視依違。惟有俟桂良等到時。和衷熟

商。但能補救一分。即少一分後患。然天性褊急。必當乘此
馴順之時。迅速籌辦。或可挽回萬一。若桂良等行程遲緩。
竊慮更難著手也。

硃批覽奏已悉。

丙戌。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臣等遵派章京司員。詳加
研鞠。並飭令各遞親供。緣已革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富勒
敦。於本年三月。押運礮位。前赴天津時。已革直隸提督
張殿元。著天津鎮總兵達年。護理大沽協副將廣平。營遊
擊德魁。隨同已革總督譚廷襄。駐紮天津。該處海口。南岸
礮臺三座。係連年。德魁。自遊擊毛文藻。都司陳毅等。駐守。

北岸土礮臺一座。並礮營。係張殿元帶同遊擊沙春元田
茂等駐守。十八日。富勒敦奏將礮三十尊。運至大沽海口。
譚廷襄令將大銅礮五尊。鐵噴礮五尊。撥交張殿元在礮
臺礮營安設。餘撥在于家堡地方安設。富勒敦奏帶兵在
彼安營。為張殿元應援。四月初七日。英佛兩國聯船並進。
初八日。又投文稱欲占奪礮臺。譚廷襄傳令各營豫備。詎
夷船闖入海口。開礮南北兩岸官兵亦即開礮轟擊。歷一
時之久。擊壞火輪船四隻。內有一隻被礮子夾入火輪。不
能進退。該夷跳落舢板船逃遁。復被官兵將舢板船兩隻
擊沈。夷兵多有傷亡。該夷在後各船拚死救護。北礮臺遊

擊沙春元中礮陣亡。礮臺失陷。該夷搶上礮臺。用北岸之礮。並夷船之礮。轟擊南岸礮臺。都司陳毅等陣亡。礮臺亦即失陷。連年站立礮臺。隨坍塌之礮臺。陷下落水。張殿元營盤土牆。多被轟倒。兵丁不能藏身。漸漸走散。張殿元投入河中。與連年均遇救得生。德魁站立牆上督隊。礮子火箭飛來。栽跌倒地。夷船駛過于家堡土壘。富勒敦泰督兵施放槍礮迎擊。被夷人火箭。將帳房等項燃燒。壕牆被轟坍塌。官兵亦有傷亡。富勒敦泰。經家丁安壽救出。時譚廷襄在南岸。與崇綸等在後督陣。見礮臺危急。即派都司溫積桂帶兵三百名。趕往救援。當有傷亡。因侍郎國瑞馬隊。

在草頭沽一帶窪地屯駐。距南礮臺不遠。隨興崇倫等乘馬行至南窪。晤見國瑞。擬令聯合馬隊回奪礮臺。彼此熟商。馬槍馬箭祇能擊近處散漫之賊。仰攻礮臺恐不得力。因而中止。當即同至新城。國瑞營內暫住。彼時馬力已乏。係乘輜行走。諱廷襄因郡城緊要。商令崇倫馬爾棍奏先回天津。並令錢忻和沿河擇要沈船。未能攔攔。旋被奏奉

旨交臣等審問。因國瑞富勒敦奏曾經僧格林沁查訊供稱接仗失利時。諱廷襄乘輜奔走。與諱廷襄所遞親供不符。恐有退避情事。覆加訊問。據諱廷襄供稱富勒敦奏駐紮北岸。

相隔較遠。彼此不能望見。兩岸聲息難通。至失利後。往與
國瑞熟商。回奪礮臺。共見共聞。非敢心存退避。復詰富勒
敦奏。據稱。遙見有橋行走。是否譚廷襄之橋。並未看清。行
文飭取國瑞清供。據稱。譚廷襄曾至伊紮隊處相商。擬欲
回奪礮臺。實有此論。因眾議中止。其事未行。是以前具親
供。未經詳敘等語。臣等親提訊問。查律載。守邊將帥。被賊
攻圍。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等語。
此案富勒敦奏。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安營。張殿元。身任提
督。統轄北岸重兵。連年係署任天津鎮總兵。德魁。護理大
沽協副將。大沽海口。均係該管地面。雖當夷船駛入。均經

開礮攻擊。夷船傷壞。尚無先期逃避情事。惟礮位營道。及
南北礮臺。均經失陷。不能奮力攻奪。自應按律問擬。當勒
敦春。張殿元。達年。德魁。均應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
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身膺疆寄。不能妥善堵禦。致夷
船駛入內河。雖訊非畏葸退避。實屬調度乖方。應請
旨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惠親王等又奏。查海口失利。在事文武。亦有應得之咎。除
隨營武弁。著遊擊田茂等。業據譚廷襄查明。分別奏參。其
執事文員。永定河道崇厚等十五員。或辦理文案。或支應

分局或派委投文。或委帶練勇。並經聲明有從公出力。及是日未在大沽之員。其如何分別議處。及免議之處。應請旨飭吏部照例辦理。再訊據譚廷襄供稱。天津道英毓。並未調赴海口。合併奏聞。

諭內閣。惠親王等。會同刑部奏。遵旨訊明天津海口失事各員。分別按律定擬一摺。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署天津鎮總兵。連年護理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經譚廷襄派令分守大沽南北岸礮臺。已革副都統富勒敦。奏於子家堡安營。為張殿元尋後路援應。當夷人開礮之時。雖經極力抵禦。擊傷夷船四隻。轟斃夷

兵多名。惟礮位礮臺均經失陷。實屬咎無可辭。富勒敦奏張殿元。連年德魁均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訊無畏憚逃避情事。惟調度無方。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另片奏著直隸總督瑞麟。單開隨營文員。應否議處。請飭吏部辦理等語。海口在事武職各員。均已參辦。所有隨營文職。永定河道崇厚等。著吏部分別議處。

丁亥。伊犁將軍扎拉芬奏。接據俄夷西畢爾來咨。其中大略。仍欲往塔城勘領存貨。議完前案之意。並稱薩納特衙門所派阿賡特等。自鄂木斯科啟程。現在路上行走。大約六月十五日。定到邊界首卡。其何日行抵塔爾巴哈台。

及隨從人數。另由阿魯特。於達次咨會塔城參贊大臣等語。隨派管理夷圍諮悉夷情之伊犁協領哈布齊賢。兼程馳赴塔城。並以該夷官此次隨帶人數較多。添派即補協領穆克德柯。同知和英等數員。偕往會議。協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派員前赴塔城。與俄夷會議一摺。俄夷貨圍一事。本年四月間。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此時當必遞到。嗣於六月二十三日。復寄諭該將軍。即行派員與議。毋庸過於辯駁。想亦經奉到矣。俄夷此次來咨。雖仍以勘領存貨為詞。而要求賠償。固屬意中之事。扎拉芬奏。業已派令協領哈布齊賢等。前往會議。自應將此案速為完結。著即知照。明諱。

並飭該協領等。於會晤該夷使時。務須情諭理曉。妥為開導。其
現存夷貨。價值若干。即與公同估計。此外被焚貨物。僅該夷必
欲賠償。著即照所議。飭商分年賠補。以示羈縻。而免枝節。該夷
因五口通商等事。尚知感激。或不致有過分要求。難於措手。至
此後通商有無另議。及修理夷園等事。均著一併妥議。隨時奏
明辦理。

己丑。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傳前工科給
事中蘇廷魁奏。臣等嚴緝兵勇。不許附城駐紮。惟近聞兩
夷兵船。陸續回香港。即潛至城中。名為查釋前嫌。而奸淫
婦女。焚燒房屋。依然如故。且布散言語。謂扣足兵費六百

萬後始行交還廣東省城。百姓聞此情形。哭聲遍野。恐永遠受其荼毒。且慮屆期復開釁端。以為索賠兵餉。久假不歸之計。將來中國受累甚大。而彼族亦不能安居。然此事只可由督臣轉圜。但以百姓為詞。或可俾知無益而自止。惟兩夷近又布散言語。謂離城十餘里之東北兩路。及近水各鄉。均不受箝制。殊為可恨。必盡勦此數十村而後已。由此百姓驚惶。團練已固。臣等竊思方今粵省情形。雖經議和。不能忘戰。臣等仰體

聖意。不復與該國尋仇。業已傳諭各營。祇當為應敵之兵。不可為進攻之兵。非徒息事安人。亦使知中國之體面。應爾也。今

該夷既得和約條款。祕不宜示。亦不與督臣知會。常時操兵造船。招集奸細。以圖大舉。實有隱憂。故廣東防備。仍不可一刻鬆懈。如果該夷已就範圍。相安無事。臣等當與督臣妥議。分撥各團。前往西北兩江助剿。以含憤未伸之勇。戢滅積年巨寇。諒有成效。不至虛糜糧餉。如蒙

俞允。即將臣等所用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圍練。以集捐輸而便號召。並請

明降諭旨。命臣等督辦圍練。防勦西北兩江。使夷人不疑。土匪知畏。紳民咸喻敵愾之義。海疆始無忘戰之虞。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遵旨聽督。臣議撫。俟夷務平定。請移

練勇防勦西北兩江等語。羅惇衍等接奉兩次諭旨。已傳諭各營。不復進攻。惟該夷淫掠焚燒。依然如故。並欲盡勦東北兩路村莊。如果肆意騷擾。自應激勵團練。竭力保護。毋令人心解體。至通商雖有定議。而該夷一時未即將省城交出。著羅惇衍等先與黃宗漢等商。將各國分撥西北兩江助勦。毋令坐糜兵餉。羅惇衍等擬將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團練。即著屆時改刻。毋庸明降諭旨。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重大銅墩二尊。二千六百斤銅墩二尊。六百五十斤銅墩十尊。均於本月十四日。挽運到通。通局鑄成一萬斤大銅墩三

專。等。並在通州各營內。酌帶武成永固礮四尊。二千六百
百斤銅礮四尊。一千五百斤噴礮四尊。一千餘斤捐輸鐵
礮三尊。小銅礮八尊。共計大小礮四十尊。均由水路運赴
天津。其通州營盤內。尚存武成永固大礮四尊。二千六百
斤銅礮八尊。六百五十斤銅礮八尊。小銅礮八尊。統計存
留大小礮二十八尊。酌留看守營壘。並礮局官兵共二百
名。交副都統克興阿妥為照料。

殊批。知道了。

庚寅。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恭繹

訓諭。再四思維。每年徵收夷稅數目。各關口。及戶部皆有冊可稽。

夷性急而多疑於

天朝徵稅報部章程素所熟悉。設因此致疑。反唇相向。必將又
生枝節。因與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往返密
商。據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江海關衙門有冊可
稽。至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商。不知底細。其由天津
折回上海各首。非即經營稅務之人。未必即遵徧赴各口
清查回報。猜疑一起。恐難著手。擬請由臣迅發一文。行知
該司。以正當溥暑。且值直隸山東大雨時行。誠恐
欵差行程遲緩。所有通商稅則。頭緒紛繁。飭由該司督同委員。會
同各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

欽差一到。即可綜覈大綱。與各夷首會商定議。俾免久稽。而昭體恤。為暫時羈縻之計等語。臣查薛煥所稟。似尚可採。當即繕發文札。密囑妥為辦理矣。臣維會議通商稅則。本屬羈縻之策。並非經久之圖。該夷素假信義。以通商。我即因勢利導。示之以信。速與議定稅則。收回利柄。如臣前摺所請。不准其侵奪我商賈之利等類。則我商民衣食有資。不患不為我用。五口關稅。亦可照常旺徵。該夷多添口岸。徒增糜費。其氣不抑而自斂。然後中外一心。臥薪嘗膽。設法制之。未嘗不可力挽狂瀾。設有義民振臂而呼。殺夷洩憤。則民也。非兵也。與會議稅則。並無窒礙。今於六月初五日。奉

旨簡派

欽差臣已欽遵

密諭。照會該首。至今尚無到蘇信息。該夷將以臣之照會及薛煥之言為不足深信。不獨收回利柄之說。遲則奸計百出。難期必成。更慮疑急交加。停止關稅。再赴天津。所關於大局。實非淺鮮。相應請

旨敕下桂良等。迅速馳驛來蘇。以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派臬司薛煥與各夷清查歷年夷稅。俟桂良等到後。再行覈辦。茲據何桂清奏稱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有冊可稽。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首。不知底

細。其由天津折回上海各首。非經管稅務之人。未必遵赴各口。清查回報。該督已札飭該臬司。督同委員與該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分晰進口出口。比較舊例。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欽差到後。即可會商定議等語。各口夷稅。既未便令該夷前往清查。致生疑慮。自可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之計。現在明善等。已於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日啟程。該督惟當飭令薛煥。晚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不但勿令北駛。並不可令其駛往他處。致有稽延。其如何辦理之法。仍俟桂良等到蘇。與該督妥籌可也。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價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禮部尚書
瑞麟著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竊芬價格林沁於
十五日自通州移營赴津十八日駛抵雙港當即親詣現
時興修各營壘礮臺復加勘視土工現修有五六成木架
將立皆因木料挽運維艱不能應手必須趕緊催提等業
經飛咨奉

派督催椿木之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嚴行飭催以濟要工其撥調
大小礮位均已運到雙港原擬兩岸分置十營每營安設
礮臺一座現因兵力較單礮位亦少擬減一處將技勇營
盤工程暫行停止其擬定密雲宣化營盤按照河路方向

地尤喫緊。酌擬該營各修建礮臺二座。共計修建礮臺十一座。等語。復向各營修工委員等詳切指示。催令各處如法上緊修建。不准延緩草率。等語。即於二十日前往大沽海口。會同查勘得舊礮臺五座。均已傾頽殘缺。礮臺下攔潮攔水壩。亦經冲汕坍塌。等語。共同商酌。礮臺仍在原地。基建立。攔水壩。亦須照舊修整。但原舊礮臺高止丈餘。誠恐受敵。必須增高三丈四丈五丈不等。並宜加寬培厚。方資鞏固。致遠。礮臺下隨牆。亦須安設大礮。以備近擊。惟覓料鳩工。非數月難期竣事。現已遴派文武分段承修。並酌派翼長增慶。暫駐大沽。督辦工程。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

樁方期經久。松柏購覓不易。現覓杉木應用。李僧格林沁
等西凌阿。李托明阿。仍在雙港駐紮。往返督催。所需椿木
標繩。蘆葦。鐵鍊。竹纜。一切雜料。必須寬為籌備。李瑞麟擬
即折回天津催辦。

硃批。覽奏各情俱悉。現擬礮臺做法。可繪圖呈覽。

辛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接據陸續探報。俄囉
斯官帶領兵隊。已在途次。離卡約有三四五日路程。旋接
准該夷阿慶特途次投來夷字清字咨文。內稱。到塔爾巴
哈台達卡。囑派員迎護等因。並聲說兵隊字樣。隨派委協
領齊車布。筆帖式哲倫。前赴恰克圖卡倫迎候。該夷使先

有從人數名到卡。詢知該阿賡特帶領兵隊四百餘人。已在離卡十數里之小水地方安營駐劄。奇車布等即赴該處接見。言語尚屬馴順。即囑令該夷將兵隊撤回。只帶從人進卡。以免民心振動。讓彼東門外豫備公館住宿。彼以漫應。奇車布等趕緊回城請示。當令仍行折回。在卡聽候。務須酌奪到卡情形。仍向其止住兵隊。該夷復帶領從人四十餘名。兵隊二百人前來。奇車布等向其婉詞攔阻。始將兵隊收回。聲說暫在就近有水草地方屯住。候彼回去時。一同回國。奇車布等隨將該夷護送到城。共帶夷人四十九名。當派糧餉章京多塞布。駝馬章京薩勒哈春。於城

外公館通候。該夷接見。禮貌言語。亦甚和順。坐次云。我帶
有禮廬。儘可支搭居住。但既承貴參贊費心。不能不到此
略歇。禮廬到來。再行搬移。經多鑿布等稟懇前來。該夷既
懷疑懼。未便強留。但恐不敷棲止。復寬備帳房。就近支搭。
該夷卽於是晚。坦然移居。一切柴薪。茶燭。米。麵。廩餼。俱豐
為供給。夷官亦皆感悅領受。伊犁委員哈布齊賢等到來
復令多鑿布等同往。該夷住處問候。該夷尚未訂期會議。
一俟會議略有端倪。再行具奏。

殊批覽奏各情均悉。

八月癸卯。署直隸總督瑞麟奏。查直隸海口水師。自道光

元年裁撤之後。現在海口大沽兩營。僅止額設陸路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本形單薄。歷年防堵。均係臨時徵調。現在海氛未靖。設或再有警報。仍復倉猝調度。既慮緩不濟急。且調來陸路之兵。於防海亦不得力。思慮豫防。因時制宜。惟有復設水師。方可捍衛海疆。昨據天津閩郡紳商聯名具稟。亦請復設水師。自宜及時籌辦。擬請設立水師兵二千名。步兵八百名。馬兵二百名。統共三千名。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抵補外。計增兵一千三百餘名。查直隸提督向駐古北口。擬請調駐大沽海口。總統水師節制沿海。仍轄陸路諸鎮。其天津鎮擬請移駐古北

口。大沽場擬請改駐天津郡城。似此酌量移調。方能輕重
適宜。等再三籌度。現辦海防善後。惟以復設水師為當務
之急。如蒙

俞允請

旨。敕下閩廣兩省督撫。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
派熟悉海洋將弁二員。精選水兵各四十名。管駕前項戰
船艇船。星速赴直。藉資教演。一面由津招募熟習水性土
著鄉民。補足兵額。交該提督逐日訓練。出洋演習。期成勁
旅。並將營制移調。及添蓋兵房等事。審度措置。會同新任
總督慶祺。隨時奏辦。

瑞麟又奏。增兵必當增餉。現擬復設水師。經費極宜籌備。近年支發兵餉。每兵月支一二兩不等。銀鈔兼放。為數無多。兵丁難支果腹。是以有空糧雇勇之弊。現既復設水師。海防緊要。非他處可比。餉需量為加增。俾得養贍身家。責其效用。查海口大沽兩營。每年放餉三萬餘兩。今新復水師。增兵增餉。及出洋巡費。每年約需銀二十萬兩上下。本年新建兵房營署。及置備礮械等項。約須十餘萬金。奈深知庫藏未充。無可籌撥。晨夜思維。查得長蘆鹽引於道光二十八年。每斤減價制錢二文。今擬仍復舊價。除京引照常減價不計外。約每年可得兵餉十餘萬兩。此款聚之雖

多散之則寡。無病於民。有益於餉。詢之商。清亦甚悅服。又
緝私巡費一款。每年由通網津貼。約計京錢數萬串。自歸
商辦之後。某販充斥。頑商侵歸私橐。今擬復歸官辦。協濟
水師經費。又閩廣商船。停泊葛沽。起剝不無沈溺。傷耗商
民費用。今擬俯順輿情。准在距城八里之大直沽地方。起
剝。每年納交剝價數萬串。此外各行抽釐。並勸捐經費。據
紳商張錦文。情願董率紳商。酌定章程。按年捐輸兵餉。如
果勸辦得宜。通盤籌算。復設水師。不致動用帑項。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請復設水師。以重海防。並酌籌增餉各摺
片。天津海口。原設水師。於道光元年。六年。先後將水師總兵。及

水師營裁撤。現值海氛未靖。自應亟籌復設。以重防務。本日已諭知黃宗漢、慶端等。於閩、廣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備齊器械。派員管帶來津。以備操演。其瑞麟請設水師二千名。與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將原額抵補外。共添兵一千三百餘名。及添蓋兵房等事。均著照議辦理。惟直隸提督移至大沽海口一節。從前立法。酌量通省形勢。安設提鎮。以資彈壓。自有深意。今專為防夷起見。於形勢有無靈礙。著僧格林沁會同慶祺酌籌。或將天津鎮總兵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而提督仍駐古北口。以符舊制。著妥議具奏。至添設水師以後。每年增餉十餘萬兩。現在添建兵房營署。及置備器械等項。復需銀十餘萬。

兩。據瑞麟奏。請將長蘆鹽引。每斤減價制錢二文。除京引照常減價外。餘擬仍復舊價。並將緝私巡費。復歸官辦。及閩廣商船。准其在大直沽地方起卸。每年捐交剝價錢數萬串。並勸辦抽釐等事。均為協濟餉需起見。既稱商情悅服。自可無疑施行。並著酌定章程具奏。

又

諭瑞麟奏。籌辦海防善後。請於閩廣抽調戰艇各船一隻。天津現籌復設水師。以備不虞。所需添調各船。自應及早籌備。著慶端瑞璜黃宗漢。舉承招。於各該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派熟悉海洋將弁各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

迅速赴津以資調遣。

甲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現在等督催雙港工程。礮臺已有就緒。礮位已經挽運上臺。至營牆土膏。尚未修理完竣。現在趕緊修辦。其大沽海口礮臺。所需料物。逐日運送。並遵

硃諭。恭繪雙港大沽擬修礮臺營壘做法總圖。敬謹貼說。恭呈御覽。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鰲。已於七月二十三日。到營。又察哈爾採辦牛皮一千張。現已運到。均堪應用。並據署都統慶昫咨稱。每張價銀一兩一錢。計用銀一千一百兩。係

該監督崇連捐辦。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辦牛皮一千張。解往軍營備用等語。崇連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請調察哈爾馬匹等語。前據慶昫奏稱。該處捐輸項下。騰馬無多。已將駁回更換。並已報捐輸。尚未送到各項馬匹。咨行轉催。現南苑牧放馬匹。屢次調撥。臙壯者亦少。著該署都統。即在太僕寺牧羣。並捐輸馬匹內。挑選臙壯者八百匹。迅速派員解京。交南苑牧放。以備調用。俟將來捐輸馬匹解齊。仍如數撥還太僕寺牧羣。毋令短少。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飭令薛煥。晚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現在明善等。計已馳抵江蘇。桂良。花沙納。亦將次趕到。所有夷務。自應遵照內定辦法。未可擅出己見。僅於地方有窒礙之處。不妨與桂良等。悉心籌議。稍加變通。大致不可更改。不得以現議辦法。恐致軍餉短絀為詞。須知辦成後。各口稅課。足以相抵。毋庸過慮。至前派臬司薛煥。清查夷稅。如果該員熟悉夷情。辦理妥善。即飭令認真經理。以專責成。儻其辦法未合。或不甚得力。即著該督先與明善。段承實。密商辦法。毋庸令該員與聞。

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各該夷初奉。臣恭錄

上諭照會之文。其情頗覺馴順。至七月初十日以後。因無

欽差到蘇信息。漸有煩言。七月十五日。臣接到味酋來文。內稱。今

已七月初十日。

欽差尚未見到。不知何故。究以何日準到。照會候覆等因。適臣接

到桂良等照覆味酋之文。知奉

改派段承實。隨同明善。於七月十一日先行啟程。當即畫一照覆

並密飭薛煥。先將稅則內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

之計。味喘二酋。即稱

欽差不即前來。事必中變。忽欲仍赴天津。忽欲暫行回國。候年底

再來會議。爾時味酋尚在日。本薛煥即囑味酋。噫嗎。噫

奉囑向其婉為開導。一面將應議稅則逐一清理。示以不
疑。敷衍者旬日。欽奉前因。嘆首亦於七月二十五日。回至
上海。與咪唏二首會議三日。即欲起碇回國。而不言其所
以。亦無何時再來會議之語。薛煥明知現已秋令。水將歸
槽。天津之行似可無虞。而馭夷之道。首重在信。若任其返
棹。一俟明年春水發生。必將藉為口實。另起波瀾。必得設
法挽回。以全大局。復經多方開導。嘆首已稍知感動。惟恐
無微不至。稟請臣發給照會。告以欽奉。

諭旨。明善段承實已於七月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
日出京。諭令暫在上海靜候。至咪唏二首均欲暫赴香港。

一二日內。即須起碇。薛煥與之再三要約。亦據應允。八月內。準回上海。臣已繕給照會。喚咪喇三首文各一件。發交薛煥轉給。其俄酋至今未到。凡此皆係薛煥事事處處。示之以信。設法駕馭。或可冀其就我範圍也。臣雖

皇上馭天下之大柄。惟信與財。而藏富於民。尤為理財之要訣。今在天津所議條款。任其周游天下。無論何貨。互相貿易。則我內地貨物。亦聽其在內地興販矣。壟斷周利。莫此為甚。譬如江蘇一省。精華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稱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販運。遂十一之利也。今聽該夷將上海貨物。運至牛莊。各處貨物。運至上海。資本既大。又不患風波盜

賊貨客無不樂從而上海之商船船戶盡行失業無須數月凋敝立見以此類推胥見天下之利柄盡歸於該處而我藏富於民之術窮民財既盡即無恆心其志有不忍言者故臣與薛煥商之撫臣趙德轅藩司王有齡急欲示之以信乘其馴伏之時收其利柄徐圖後計也今

欽差於奉

旨一月後始行啟程而何時可以到蘇尚無確信設犬羊之性不文羈縻貿然竟去以後如何設法鈐制

聖明自有權衡轉瞬漕務聿興若如廷臣所議仍辦河運則江浙兩省漕米以一百五六十萬計之約計需船五六十號恐

無如許船隻可雇。即使有船。而船不成幫。大小亦不能一律。船戶並無身家。非若漕船之按船簽丁。按幫派弁。銜尾而行之有所責成。攬和盜賣。散泊擁擠。滋生事端。俱在意中。且北路捻匪。出沒不常。漕船北上。亦難保其不心存覬覦。設該夷有意與我為難。或要截於揚子江口。或攔阻於天津南北運河之間。均不可不豫為慮及。僮冒昧仍行海運。或於兌開喫緊之際。又有阻滯。其將如何辦理。臣與撫臣趙德轅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通盤籌畫。實乏萬全之策。輟轉思維。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時艱。

救下桂良等。星夜兼程行走。前來江蘇。議定稅則。以為暫時羈縻之計。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請飭催桂良等兼程來蘇一摺。各夷因桂良等尚無到蘇消息。以急欲返權為詞。現經設法開導。瑛首允在上海暫候。咪佛二酋暫赴香港。約定八月內准赴上海。夷情現尚馴順。仍著諭令聽候辦理。現在明善段承實計已將次抵蘇。何桂清即可與該員等密商辦法。毋庸候桂良。花沙納到後。再行議辦。本日已諭令桂良。花沙納兼程赴蘇。一面知照該督。飭知該夷。俾安心靜候。至現擬辦法。明善等到後。該督自必知悉。辦成後。利權不至盡歸夷人。可毋庸總總慮也。

又

諭何桂清奏。夷酋急欲回國。請飭催欵差兼程赴蘇一摺。據稱。該首本欲起碇回國。經何桂清發給照會。告以欵差業已啟程。該首始肯在上海靜候。其味咈二首。仍欲暫赴香港。本月初旬。即行起碇。又經薛煥與之再三要約。已據應允。八月內。率回上海等語。現在桂良。花沙納。計已馳抵清江。著即兼程前進。無稍遲緩。該大臣接奉此旨。先行知照何桂清。業已迅速前行。以便該督即知照該首。安心聽候。本日已諭何桂清。於明善段承寬到後。先令密籌辦法。桂良等一到。即可會商酌辦。

著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據護送瑪拉提納甫之驍騎校伊

什貢布進口面稟員外郎福申等因歸路順便查台之差。未能同到。此次差務一切俱屬平善。惟該夷言語不通。情形不遜。每日食宿不及兩時。多半就車而臥。其所挾之箱匣等件。又均係輕巧。不禁碰觸之物。只得假事周全。暗中防護。賴有口內派去之官兵等分司其事。故得進行十五晝夜。順抵恰克圖。交代清楚。嗣員外郎福申亦回。所稟相同。又據護送他他哩納甫之協領希林布。委曉騎校依克津圖。進口面稟。他他哩納甫係曾充學生在京肄業十年之人。不但粗通漢語。且官場體例亦似稍知。蒙古官兵皆論其性情較瑪拉提納甫為和順。沿站供應一切。與前次

相同。該夷頗有感戴歡忻之狀。

諭內閣。慶昫奏派員護送夷人出口一摺。員外郎福申。協領希林。布。驍騎校依克津圖。驍騎校伊什貢布。護送俄夷出口。尚屬妥協。准其由慶昫酌量請獎。

丁巳。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因夷酋急欲回國。繕發照會。諭以

欽差業已先後出京日期。飭在上海靜候。恭摺由驛馳奏在案。即據留署蘇松太道事臬司薛煥。於未接臣照會之前。稟呈。喚首照會桂良。花沙納。及臣公文一角。內稱桂良等日久不到。現將上海應辦各事。辦理完竣。再上天津等語。又照

會桂良。花沙納。公文一角。因桂良等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獎勵一摺。

上諭內有夷字。與天津所定條約不符。噉噉漬辯。臣當以該夷之欲上天津。明係恫喝之詞。一經接臣照會。必將藉以轉圜。就我範圍。當經密飭薛煥。不動聲色。視其接臣照會。如可舉動。再行稟報酌辦去後。茲據薛煥密稟。該酋頓囑。於接到照會後。即由夷船遷往該國領事寓所。揆厥情形。不致他往。惟桂良等必得於八月內趕到。方與桂良等前發照會相符。辭理似尚可以順手。設再逾期。恐犬羊之情。難以駕馭矣。至味佛二酋。探明實往日本。非赴香港。已據各

該國領事稱俟

欽差到日。即遣火輪船往。亦可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庚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禮部尚書瑞麟。著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現在雙港礮臺營壘。趕緊興做。數日內即可竣工。大小礮臺。連新收捐輸洋礮數位。均勻安設。礮臺演試數次。均屬應手有準。著瑞麟於八月初四日。前赴海口。督辦該處工程。所有礮臺隄岸地盤。均已打起。因礮臺逼近海河。地平二尺即水。不能取

土。所需之土。皆係挑挖引河。由遠運送甚艱。是以礮臺地盤。止打至七八尺不等。再高數尺。即須木料應用。岑等前因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樁。方期經久。擬購杉木應用。當經派員前赴天津。雖有購覓之處。無如商人居奇。價值過昂。實不易得。現已節交秋分。轉瞬冬令。各項要工。不能不趕緊辦理。岑等惟有設法購備應用料物。極力督催工做。不敢稍形鬆懈。直隸總督慶祺現已接印任事。可否

欽派會同辦理。於一切應用料物。以期迅速。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價格林沁等奏。趕緊礮臺情形。並請派督臣會同

辦理一摺。雙港礮臺營壘。據稱即可竣工。其大沽海口礮臺。地盤業已打起。惟亟須木料應用。而商人居奇。棧木殊不易得。該大臣請派督臣會辦。自為呼應較靈起見。所有天津修築礮臺等事宜。即著慶祺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辦理。時序已屆秋分。轉瞬即交冬令。各項要工。均應趕緊修築。並著僧格林沁等。實力督催。毋稍遲誤。

前戶部侍郎羅悖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僊。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夷兵仍屯踞省城。省城約有兵船。火輪船共十餘號。三板船。三四十號。每日或增或減。多少不等。任意遊奕。似未肯遽爾休息。撫臣柏貴。於本月十八日接印。

視事之後。該夷即開南門。而東西北三門。依然關閉。窮苦小民。遷徙在外者。逐漸撤回。此時若再動干戈。致令該夷別生枝節。搖動大局。不特上貽

君父之憂。而且下道閭閻之害。誠以天津為糧艘所聚。梗阻堪虞。沿海省分。舟船又隨處可到。防備正未易言。此勦撫兼施。經權並用。貴

皇上萬不得已之苦衷也。臣等仰體

聖意。自當按兵不動。遂作聲威。而鄉曲愚民。頗難明白。徧諭。刻下沿海鄉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濟夷人。及為夷人服役者。該夷以勢力欺壓。間有民夷仇殺之案。當此萬難

措手之時。有此一著。便知公憤尚在人心。未始非牽制之一術。且出自百姓。與官紳無干。即該夷亦並未因此照會督臣。故臣等亦未便禁止也。臣等駐紮之地。及東北兩路。合計練勇一萬有奇。口糧零雜之用。日費不貲。官設軍需總局。專籌西北兩江之餉。勢難接濟。紳局。臣等用項。全出民間。而廣東連年捐輸。層見疊出。故舉事之始。創為勸借一途。以期別開生面。所以勇糧所出。捐項少而借項多。將來尚須設法歸款。以免失信於民。無如自六月十五以後。殷戶各懷觀望。未認者不復捐借。已認者不肯繳交。現已短給一月口糧。勉強支持。勢難長久。查北路三元里石井

一帶為該夷素所深恨。練勇遽難裁撤。東路不通。借為倚角。不戰則無所用之。規畫大勢。擬將兩路壯勇酌量淘汰。僅留精銳五六千。歸併北路。則虛糜可節。而隱然之威尚存。督臣現委護理糧道廣州府知府吳昌壽督辦西北兩江軍務。臣等擬將所撤壯勇擇其可用者撥往西江助勦。曾經專人前往商之吳昌壽。據稱彼處兵力已足。毋庸再添。且添勇必須添餉。西北兩江每月需銀十餘萬。動形支絀。似此則又無須移撥也。但和議既成。籌款不得不借。西北兩江為名。現在支絀之勢已成。非臣等親為督辦。難期得力。擬俟省城局面稍定。臣等即分班前往各屬督催。以

期源源接濟。至於已經繳交之捐款。亦擬於日內在佛山鎮開局請獎。俾各捐生早得議敘。不至徘徊觀望。裹足不前。此次軍務。民捐民辦。一切製造收支。均係紳士自為經理。不做胥吏之手。臣等更隨時句稽。不遺餘力。有可節省。斷不敢稍涉浮濫也。

羅傳衍等又奏。捐升道員蔡振武。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後。因與夷官吧嘓禮會商事件。言論投合。於私寓亦有往來。今年正月。該員署臬司任。吧嘓禮倚之為重。挾以制民。遂深相結納。聞該夷兵船由天津回粵時。蔡振武於公座。笑指吧嘓禮曰。我言如何。吧嘓禮拱手致謝。至該夷

拆毀

宣宗成皇帝賜建石坊。百姓尤為切齒。多歸咎於該員。現在督臣黃宗漢已將該員撤任。調赴惠州。而彼仍挾夷自護。抗不前往。且有怨望之言。查吧嘔禮生長粵地。洞知山川險要。兼通南北語音。若任聽該員與之狎處。流弊不可勝言。昔漢臣賈誼欲書中行說。寇恂欲除皇甫文。皆所以奪其腹心。翦其爪牙。而使彼族大失所恃。不致別生他變也。今聞桂良、花沙納等到上海與該夷議定條約。並調潘仕成等前往。可否請

旨。敕下撫臣柏貴。就近將蔡根武調赴上海。幫辦夷務。不准託故

遲留。俟其一到江南。即令督臣何桂清飭其赴京。交部帶領引。

見似於沽海大局。實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羅悖衍等奏。裁併壯勇。以節經費一摺。所籌俱是。現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與官紳為難。亦祇可暫與相安。其民夷仇殺之案。無關大局者。仍當毋庸與聞。但使該夷有所顧忌。自不至四出滋擾。至東路練勇。既因經費不敷。而西北兩江。又無須移撥。自應酌量裁併。以節虛糜。該侍郎等。於布置停妥後。即分赴各屬。督催捐項。其留勇地方。仍當妥為彈壓。固不可令其尋仇啟釁。亦不可因督率無人。漸生懈弛。俟省城局面稍定。

再行斟酌辦理。其已繳捐項各紳民。著准其即行奏獎。收支數目。仍著先將大概總數。查明報部。以備覈銷。另片所奏。已寄諭黃宗漢。徑飭該員來京引見。該侍郎等可作為不知。毋庸宣露。

又

諭。有人奏廣東捐升道員蔡振武。熟悉夷情。現當辦理夷務。需人之際。著該督即飭該員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毋稍遲緩。

乙丑。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等。等於七月十一日自京啟程。於八月十四日午刻。行抵常州。接見督臣何桂清。當將

硃封一併面交祇領。據何桂清云。自當謹遵。

諭旨。妥籌酌辦。等語。一面遣員先赴上海。暗為布置。一面俟桂良、
花沙納到常後。催其速赴上海。與等面商。等語。亦即於
十六日啟程。由常往滬。將來四人到齊。再行照會夷人。商
議稅則。若遠住松江。或住蘇州。轉恐該夷疑我畏懼。於辦
法頗有阻礙。等語。沿途探聞。知署上海道江蘇按察使薛
煥。平日能以信義懾服夷人。江蘇藩司王有齡。才大心細。
熟悉夷情。現在路過蘇州。即擬將一切辦法。與該藩司妥
速定議。再到上海。商之薛煥。總期多盡一分之心。即
國家多獲一分之益。若照原議辦理。固屬上策。即小有變通。
亦當因時制宜。不敢過於拘泥。至查辦從前短收稅課一

魯等現與督臣再三商酌。竊慮該夷聞知。將各關實收之款。照數給還。是以未便輕舉。其全免入口稅課一節。亦不敢早為吐露。總看開導之後。該夷光景若何。再為宣布。皇仁俾知感激。若僅能消弭一二要件。或可不須免稅。豈不計出萬全。設夷性犬羊。堅執不允。再從稅務作為轉圜。又多一層辦法。日前等行抵清江。聞該夷首因等候多時。已欲開至蘇州。討信。恐其故態復萌。特於舟次。先派候選員外郎桂祥。內務府主事錫祉。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楊春華。授以機宜。令其星夜前進。知會薛燦。告知各夷。此番欽差前來。非有別意。

大皇帝體恤伊等。恐稅務中或有喫虧。是以

特派四人。悉心妥辦。使其不必疑慮。並飭該司員等。暗中探訪。是

人動靜若何。是否易於曉諭。迅速密報。現聞各夷安靜如

常。等。等。但能八月以內到滬。不致有他變。此時桂良。花沙

納。約計二十五日以前。均可行抵上海。然亦不便過速。必

須諸事商量停妥。方不致臨時掣肘。江蘇委員。督臣現派

候補知府吳煦。因該員與啖咭喇傳話來往。最為相宜。嗣

後傳諭啖夷。有此一員。事事即可直達。更有許多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明善。段承實奏。行抵常州。籌議辦理情形。

所有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之後。看該夷光景若何。再作轉圜。

等語。所籌尚未妥協。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僅能消弭一二事。則該夷仍要賠償兵費。廣東省城。即不即時退出。况待該夷堅執不允。然後再以免稅為轉圜。則該夷必以我為背約。愈多藉口。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若如明善等所擬辦法。即使該夷目前應允。日後必來饒舌。終無了局。至既全免夷稅。則廣東兵費。自不應再向中國索賠。占踞省城。亦應即時退出。其查辦短收稅課一節。因從前徵多報少。以致夷人藉口訴冤。今既免其稅課。亦無慮該夷聞知。如查有冒

收中飽之弊。並未入於國帑。無從索還。桂良等。總應恪遵原議。妥為辦理。前經諭知何桂清。如於地方情形有礙。亦只可稍為變通。而大局不可更改。仍當遵辦為要。

丙寅。直隸總督慶祺奏。竊臣接印視事後。當將現辦一切要務。略為經理。即於本月初七日。由津乘舟。循行河道。前赴海口查勘。所有現設嚴防之雙港地面。經僧格林沁親督經畫。已將營盤。礮臺等工。辦有就緒。不日即可觀成。其海口各礮臺。經瑞麟前往駐辦。並皆創有成規。惟料物尚有不敷。落成稍緩。亦已催料添工。趕緊興築。以上大勢。一為前敵門戶。一為後應藩籬。布置已極嚴密。足慰

宸廬。惟海口至雙港一段。水程相隔一百餘里。尚可酌量加防。擬於水中添設埋伏。以資堵禦。臣於海口折回之便。商之僧格林沁。亦曾有此見。祇以大工未竣。尚未及舉。現奉

廷諭。飭令臣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趕緊辦理。臣自應馳赴工所。悉心商議。所需木植。亦應迅速妥籌。設法供用。以期不誤要工。惟臣現駐津郡。省中一切案牘。雖由驛遞來津。尚無貽誤。然積案已多。若因辦公移寓海口。往返稽遲。未免更形積壓。而採辦料物。亦似在津稍覺應手。茲擬酌派委員駐工。聽候瑞麟督率指揮。臣於往勘後。一面回津。守催工料。藉理通省事宜。仍不時親往海口督辦。以求速成。庶不致

有顧此失彼之虞。至臣面奉

諭旨。臺頓津鎮行伍一節。遵於莅任後。按冊詳查。天津郡城。以及
大沽海口。額設官兵。尚無缺數。惟近以餉銀積欠。生計維
艱。傳點雖不誤期。而平日另圖生業。擅離營汛等情。亦殊
不免。且此次海口逃逸之眾。一蹶恐難復振。尤須查訊革
除。另為挑選。方期得力。其應用器械。海口拋棄甚眾。現所
存者。亦多殘缺不全。並應作速籌添。以備利用。惟設防整
兵製械。種種急務。需費浩繁。現計款無所出。一俟捐務辦
有成效。即當趕緊舉行。

硃批。知道了。

乙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

臣桂良。花沙納。奉

命馳赴江蘇。辦理稅則事宜。於七月十九日出京。八月十三日。在

舟次接奉寄

諭。飭令兼程前進。即日解纜。於十八日渡江。十九日趕至常州。當

即會同臣何桂清。悉心商酌。所有籌辦事宜。先經臣何桂

清。派委江蘇按察使薛煥。督同委員候補知府吳煦。與曠

夷喊。妥嗎。等。嚙。覲。面。辯。論。漸。有。端。倪。嗣。臣。何。桂。清。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六初八日

上諭二道。又於八月十四日。臣明善。段承實。過常時。齋到。發閱密件。並傳。

諭旨。會同熟商。應行宣示該夷之件。當行則行。當改則改。等因。欽此。臣等查清釐歷年短收。開課本為籠絡夷人之計。但犬羊之性何常。難保其不藉此要求賠補。全免入口稅課一層。亦為夷人惟利是圖。給以便宜。庶易令其就範。但設廠抽稅。藉以稽查。若聽其自便。則利柄盡屬該夷。奸究且有不可勝道者。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將

加惠該夷之

恩旨暫緩宣布。其第一最要之事。臣桂良等。稟承

聖訓。自當謹遵酌辦。惟夷性狡黠。似未便明言。兩月以來。經薛煥等。有意設法開導。似有活動之機。臣等自當竭力盡心。設法為轉圜之計。至該夷趨利若鶩。乃其本性。內江添設馬頭。若與辯論。徒滋口舌。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買運。則無利可圖。或者其念可以漸息。若夫兵費六百萬。似不值與較。現在每年所徵夷稅。較前尚不至短絀。約計不過一兩年可以給清。尚有該夷欠繳咸豐三年分江海關稅。或可令其酌量抵還。以彼之稅。償彼之費。於我似無大損。以上數條。新約內約略言之。當此之時。務以尊崇國體為先。尤以收回利權為要。明善段承實。於八月十七日

赴蘇擬即徑赴上海。臣等之意。謂必須謀定後動。庶出萬全。已飛函令其在蘇暫候。臣桂良等即日啟程。由蘇赴滬。臣何桂清即將防務料理妥協。數日內亦即前往。惟有竭盡愚誠。以冀潛移默化。近聞該夷尚稱馴順。上海城內亦並無夷館。夷人不致有意外之虞。

硃批。卿等陸續辭時。朕諭卿等為一勞永逸之計。若逐款與較。何異授該夷以柄。曉瀆不休。况抵償兵費一節。全括於免稅之中。此時初入乎。即作此下策。徒令該夷氣驕意得。反似有所畏忌。勉強而然。何其見不能定。心總易搖。朕殊為過慮。恐其一浪未息。一浪又興。後此作何了局。惟望卿等斷不可於初定辦法之外。

另籌省事之法。破除情面。勿恤人言。方不致自干咎戾。無裨大局。

桂良等又奏。粵桂良。花沙納奉

旨訪查江蘇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燠是否可靠。等。等自入江境後。接見沿途各官。以無意中訪問。知該員平日居官勤謹。在上海道任內。素為夷人信服。辦事甚為得體。復面詢何桂清與所聞相同。現在辦理夷務。可期得力。

硃批。知道了。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查上海之駕馭外夷也。向皆順其性而馴之。如夷性嗜利。我矯之以廉。夷性尚氣。我待

之以禮。夷性狡詐而外假誠信。我即示之以信。故十餘年來。相安無事。各夷商無不樂出其途。遂為該夷精華薈萃之地。夷酋額爾登等。前有請

簡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之約。所求本不甚奢。是以臣挽留黃宗漢。將機就計。設法辦理。即所謂順其性而馴之也。乃黃宗漢飭令回粵。並不必阻其前赴天津之說。業已鑄成一錯。臣即慮及不遵回粵而赴天津。必將肆其桀驁。任意要求。即與和春。許乃釗。張國樑。往來密商。僉以為勦辦粵匪之兵勇軍械成法。皆不足以禦夷。必於克復金陵後。由張國樑親赴江海各口。勘明情形。從新製造軍

械。揀練士卒。一年之後。方有把握。然仍須中外同心。各口協力。方可制其死命。非一二人所能肩任等語。臣味其所言。洵屬久歷戎行。老謀勝算。而緩不濟急。故有暫緩用兵之請。桂良。花沙納。當海口失守。直逼津門之後。無將無兵。徒守空言。力阻其詣。

閱之請。已屬不易。而議者咸以為所定條約。窒礙頗多。是仍局外空談。若令身處局中。恐亦無法遣退夷船也。今事已如此。惟有就會議稅則。為補偏救弊之計。似未可頓改前約。以致藉口失信。另起波瀾。臣維徵收關稅。謂之稽徵者。稽查其出入之貨。是否違禁。而徵收其稅也。若不徵其出

入口貨稅則無所稽考。竟可任聽該夷。將我內地貨物。即
在內地貿易。胥天下之利柄。歸於該夷。而我民窮財盡矣。
臣愚以為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兌者在此也。嗚呼。
噫。係夷人中之最狡黠者。咸豐五年冬。前撫臣吉爾杭阿
照會該酋。用之為江海關司稅。辛工優厚。該夷尚知感激。
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稅較開市之初。加增三四倍。
該夷恐為各夷所憎嫌。故又隨赴天津。大肆猖獗。獻媚於
夷酋。以見其公。迨回上海。則馴順如昨。為我所用。解鈴繫
鈴。仍當責諸該夷。臣將後路籌防事宜。略為部署。即馳赴
上海。會同桂良等。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辦理。以議立善。

後章程。並轉圜之計。至稅則事宜。業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理有頭緒。不過數言可決。味佛二酋。雖無折回上海之信。而暎夷一定。則各夷皆定。可以無虞反覆。質諸桂良等。意見大略相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明善等奏。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該夷後。再為宣布等語。當諭令桂良。花沙納。何桂清等。仍遵原議辦理。昨據桂良等會同何桂清奏。會商大概情形。復詳細批示。諒該大臣等接奉後。必能遵照辦理。不至固執己見。本日何桂清奏。稱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免等語。在該督身任地方。為國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稅。然所籌究為目前起見。並非一

勞永逸之計。况若照密諭辦法。止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歸罷議。該夷又何能盡收利柄。若但挽回一二件。其餘仍須另議稅則。豈能保其事事允從耶。前寄諭旨及硃批。已極詳盡。無可再論。何桂清受朕厚恩。斷不至別有他意。特恐屬員慮及免稅後。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淆惑。亦事所必有。該督當力持定見。勿恤人言。至於地方情形。或有窒礙。曾諭令稍為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致妨大局。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等復往俄夷住處。約定日期。該夷諄諄以相見之禮講求。自言彼係該國奉旨大臣。官階現是十品。又云該國元年間。遣往伊犁會謀通

商之全權大臣。官階相同。當初皆與將軍參贊平行會見。此次參贊亦須照昔禮儀。委員等據詞稟商。即許令如請。晉接。屆日先約領隊英薩武隆額來署。並傳合城文武大員。各遵前派管帶官兵。於城關內外稽查彈壓。分班伺候。不露防設捍衛之狀。以示無他。該夷按時前來。其帶進卡倫之官兵。俱隨同護衛。各背火槍。身帶刀矛進城。留一半在轅門。騎馬持刀。排列左右。一半挾刀緊隨進署。該夷亦手挾利刃而入。隨將該夷延入房內。豫設二席。東西相向。讓彼坐於西席。東席相陪。讓夷從在外款待。而該從人仍在房中挾刃環衛。不離左右。其居心之疑懼。亦可概見。該

夷屢欲談及公事。隨以旁言支吾。隱防其恣意要求。言不
及公。成禮而散。次日即往回看該夷。只帶尋常儀從。滿漢
官兵。佩帶腰刀。撒袋。弓箭。前往。該夷在帳外迎接而入。仍
手扶利刃。手下夷兵十餘人。持刃左右環衛。提及公事。許
以俟約期與委員會議。回城後。即令委員哈布齊賢等屆
期前往。該夷先問此案。你們打算如何了結。委員應以貴
國文內。先言領貨。今且將存貨領出。彼言領貨不難。但尚
不知燒燬殘貨數目。又未見存貨成色。如何遽講收領。委
員等云。自有案據可查。次日即攜帶印冊前往與看。該夷
亦將帶來鈔存當年失貨帳目。兩相覈算。據云除存貨外。

尚少十分之八九。應如何完結。委員等將通商原議條約指出。若夷商在卡外被劫。與中國無干。若在卡內被竊。止於代為緝賊。儘數起獲賊贓。查照給予。今因你處與金夫相仇。以致釀成此案。已將金夫按律懲辦。救獲貨物。即係原贓。本處代為妥收。已閱四年。只應就將貨物領回。如何別有辦法。該夷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云。若要如此了結。兩國只好傷和。恐貽後悔。委員等只得示以從容回答。你來完事。何遂如此急遽。有理不妨緩商。無理誰能相應。嗣復往議。視其行止倨傲。復以莊言厲色。堅執原議。與之理論。彼云原議。係指竊賊。如今此案。附近貴處城關。縱火焚掠。

難說不是劫搶麼。何得與被竊比論。且暎夷向在廣東索賠煙土。與這事相同。貴國賠償。誰不知曉。自應照辦。委員等答以此事。迥不相同。煙土係該夷謀生漁利之資。而適為中國杜患救民之禁。經官燒燬。是以官為賠償。此事你國與金夫結仇肇釁。自貽伊戚。中國已將金夫治罪。公中豈能代為賠償。該夷詞塞。沈思移時。又以閒話支吾。又避數刻。始云。你處今我領貨。今舊園俱已燒燬。何處存放。前許替我修補房間。必須趕緊建蓋。委員立即答云。木料瓦均早為運齊。且已派定前案被罪之革員薩碧屯等。在此聽候建修。該夷一聞此言。喜形於色。答云。若能如此。方

足永固和好之道。再無可說。何不即於日內動工。先蓋存貨帳房數間。以便夷商領貨。寫字人登記帳簿。委員即應准於次日興修。復令委員前往再議。該夷始婉轉商說。非日所議。貴國不許賠補一節。頗近情理。但所失貨物。俱係夷商血本。數年以來。折本失業。你處商人。照常販運生息。安然坐享其利。豈不偏枯。安得不代為補還。永遠通商。以顧百餘年和好。委員聞彼以夷商為詞。又露出補還二字。知我國斷不居賠償之名。即答云。你明白不應賠償。但講兩國體恤商情。只好代為籌畫。中國不論華夷。視民同體。若代向華商勸捐。些微貼補夷商。尚近情理。但須回明上

司。俯察商力。折減成數。再為商議。當日各散。次日委員復往會議。將傳集華商情願貼補。惟近來亦甚苦累。所補斷不能多。只能貼補一二成。各情告知。復眼同將彼此存帳覈算。與華商估計數目略同。該夷執意除存貨外。要銀二十五萬餘兩。以了前案。委員等許以數萬。添至十萬兩。該夷斷不應允。若再與折辯。其勢必即決裂。只得答以暫緩。復令委員同往會議。將洋錢折銀一節。反復辯論三時之久。該夷始行首肯。委員等即與議定。每洋錢一箇。只算銀四錢。嗣又加至四錢四分。彼始應允。該夷又恐領貨轉售華商。損價。願將存貨由彼處售賣。折價收領。以免喫虧。復

令委員與議。願否以茶抵算。該夷喜出望外。並令將該夷前開銀器傢具。合算洋錢一萬七千六百數十箇。折半補給銀三千數百兩。該夷遂即應允。嗣議貼補年限。委員開口。約以十年。彼又勃然而怒。即言若如此。不如不補。只得回國再來定議。讓自五年減至三年。彼意斷不能再緩。但欲本年即時付給茶四千箱。其餘作為明年一千箱。後年五百箱。委員因本年補茶過多。再四向其減展。彼始應允。本年必要茶三千箱。復令委員等前往。允許照議補給茶箱數目。再許分作三年限期。復與議及本年補給三千箱。茶減為二千五百箱。將勻出五百箱茶。於明後兩年。各以

一十五百箱。補完五千五百箱。先將本處徵銀。並售貨易
茶若干箱。定日交付。催令委員等趕緊與立合同。傳商售
領存貨。先儘已換茶箱付給。俾該夷早離卡所。以安民心。
明誼又奏。夷案大局已定。商人踴躍歡呼。居民安居樂業。
所有備調伊犁官兵。應毋庸議。並委令領隊大臣英薩等
查閱沿途。曉諭鎮撫。以靖遠處回夷之心。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遣官與俄夷使臣會議。已定大局情形一
摺。此次該夷不肯即領貨物。意在索賠。經委員等許以興修房
屋。令華商賠補。復再三設法。分年以茶抵補。始得減省成數。該

夷素已應允。所議均尚妥協。著明詎即行照辦。並令委員善理
繁興立合同條約。所有應付茶箱。即行付給。俾夷使可早日離
卡。勿致別生枝節。並著英、德、武、隆、額、於巡查卡倫之便。妥為彈
壓。毋令民夷於貿易時復滋事端。是為至要。

籌解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十一之三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咸豐八年戊午九月。發百。伊犁將軍扎拉芬春奏塔城所
存夷債。初議仍交夷商領回。並飭華商收買。嗣因夷首咨
調該國夷商。一時未能趕到。擬將存貨抵作茶價。而以茶
交夷商者。即以貨歸華商。並因前估貨價。該華商等並未
拆包看視。俟該城傳集夷商。復行勘估。方能確定抵茶價
值。如此辦理。庶可從茲議結。其餘未盡事宜。仍當妥協籌

議

翰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春奏會議夷債。業有就緒。一摺。覽奏均悉。
此次俄夷使臣。行抵塔爾巴哈台。會議情形。昨已據明。茲詳細

陳奏所許興修房屋。令華商貼補。並以茶抵補各款。均尚妥協。已諭明諒。即行照辦。並令速立合同條約。以免另生枝節。茲據扎拉芬奏。所存夷債。許俟該城傳集夷商勘估。再定抵茶價值等語。亦著照辦。即可將此案迅速議結。至伊犁與該夷通商之處。亦應妥為彈壓。勿令別滋事端。其餘未盡事宜。並著該將軍與明諒妥協籌議。以靖邊陲。是為至要。

欽。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據。署。新。安。縣。知。縣。王。壽。仁。稟。稱。六。月。二。十。四。日。暎。夷。駕。駛。火。船。及。三。板。船。赴。縣。城。外。南。頭。地。方。登。岸。張。貼。偽。示。詞。已。狂。悖。勢。復。披。猖。經。該。鄉。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始。行。回。船。

收逃恐其復來肆擾。隨即調集各鄉練勇。並添募幹勇六百名。分撥城內外。及沿海一帶堵禦。著水師提督左營遊擊麥鎮邦。在西門外海營。及西北鷓哥石等處。設立營盤。安置大礮。派撥弁兵。加意防守。並札調左營中軍守備龔名彰。幫同督理。七月初二日。傍晚時候。探有夷人大兵船三隻。大火輪船四隻。淺水大輪船八隻。三板船四十餘隻。駛泊離縣城十里之濫夫嘴洋面。王壽仁。即移會麥鎮邦。飭令弁兵紮在西城外海岸。派典史錢華齡帶勇紮在東門外海岸。又添雇壯勇五百名。自行督帶。於緊要南門外海岸駐紮。其沿海各岸旁。皆派撥武生陳治安等督帶各

辦練勇節節屯防。初三日巳刻，各兵火船乘潮駛近東西南三面岸旁。桅頂施放火礮，並發大箭向城中轟射。各三板船亦四面飛槳前來。夷兵約有二千餘名，蜂擁登岸。東南兩岸練勇奮勇抵禦，擊斃夷兵一百餘名，擊傷者無算。並向一火船施放火礮，將其船頭打毀。該夷將各船退後，將近西岸，攻撲營盤。河壩礮墩被擊傾壞，西門城牆並被轟跌數丈。該夷乘機湧入城內。時王壽仁在城外南路攻擊，聞信即趕緊折回城內接應。與在城兵勇并力夾攻。該夷力不能支，隨即退出。又殺斃夷兵十二名，割取首級八顆。該夷全軍紛紛敗回駛逸。惟時城中因被火箭及礮子

轟燒民房衙署。火藥局間有燒燬。監獄亦被打開。將人犯
全行放脫。署道擊奏鎮邦。守備龔名彰。千總陳殿翎。黃成
龍等。均各受傷。兵勇亦間有傷亡等情。查新安縣地方。因
映夷登岸。張貼偽示。以致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
該夷輒即攻撲縣城。我軍奮勇抵禦。擊斃登岸夷兵一百
餘名。受傷無算。後因西門城牆被破。轟動。該夷乘機擁入。
隨經該文武紳練擊逃。義其起釁根由。實因天津撫議已
定。粵東官紳不復與之構兵。該夷益肆強橫。到處編貼偽
示。各鄉紳勇不服。仇怨相尋。雖經敗逃。難保不去而復來。
且聲言有欲攻順德香山之說。

黃宗漢又奏。竊臣迭接紳士羅等咨函。知粵民捐資
練勇。悉視官為舉動。隨將在潮刊刷告示。陸續印發。示內
首敘粵民從前之義舉。今日地方之受害。中間一段。特以
夷人在城。為之計其利害得失。反覆開導。若知悔悟。輸誠
尚可施

聖朝寬大之仁。使負固不服。必將與吾民聲罪致討。各路軍營。尤
須士飽馬騰。方能迅奏膚功。而終以出力神團。從優速獎
為鼓勵。通省一見此示。極為感奮。省垣於五月初十日。甫
貼一張未乾。夷人偵知。立即揭去。聞於十一日。由火輪船
飛粵天津。故嘆首領囑哈之見大學士桂良。及辨夷之說

會。所以有總督出示勒夷之說也。五月十六日。臣到惠州。即有省城紳士朱見。僉名百數十人。公遞一呈。請進紮從化。得就近與花縣紳局一氣勒夷。當諭以該夷前在江蘇投遞照會。有二月十七日赴滬會議之約。因奉

旨飭令兩江總督照會該夷。令其來粵聽候秉公查辦。此來須先查明前次起釁根由。孰為曲直。使之無所藉口。然後動兵。至爾等居民慘受其害。發出公憤。必與之攻。勒正夷人之所畏。

皇上俯順輿情。斷不准官為阻遏。諸紳士感激涕零。僉稱該夷必不願來粵相議。在此靜候無益。不如即駐從化各等語。詢

之大小各官亦皆以惠州水道直通省河淡水火輪船三板皆可到。不如駐從化之易為防也。臣仍堅持定見。據道諭旨。多調兵勇在惠州駐紮。暗與紳團助剿。仍留作局外調停之計。通相責派紳士知府銜即補同知潘世榮來惠密告。臣探得四月十八日該夷已進天津城。臣心至為焦急。即囑令該同知及此外紳士速即多方設法。由馬子通事以及華商人等向夷商說。臣係面奉諭旨而來。有便宜行事大權。若如前照會中所求各款。皆可商量。令其通知在津各商。遵

旨。回粵商辦。即於五月十七日。接奉四月初七日

密諭二十日接奉四月初十日

密諭知大沽礮臺被占仍飭臣暫緩攻城候

旨遵辦並飭傳諭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臣當即一面恭錄傳

諭柏貴一面密函飛知羅惇衍等詳該夷已於四月二十

二等臣偵知羅惇衍等團練總局在省東北一帶辦理防

勤有榕樹頭一軍防勇未備即乘虛進攻被各路壯勇會

勦該夷挫折而回心殊憤恨時有報復之說各鄉團亦摩

厲以須臣接羅惇衍等來信以仇怨已開勢難兩立且天

津礮臺業被占踞

君父之憂不能不急自五月以來日夜皆有練勇到城攻打時有

新獲。復懸立重賞。旬結內應。能克復城池者。賞銀十萬。生擒叱噶。禮者數萬。殺斃者數萬。一面通飭各縣各鄉。設立團練局。議定絕貿易。斷接濟。禁服役。各章程。囑巨憲飭各州縣。暗中幫助各鄉局。示之以威。方能有濟。臣查該紳士等。現在所為。與欽奉

密諭。已令詳廷。與噶喇。要約。四月不進城。五月中即與兵攻打。並絕沿海貿易之

旨相符。當於各縣來見之時。密令暗為幫助。無如該夷知眾怒難犯。任由挑戰。堅匿不出。據其勝勢。前則省河嚴船。後則觀音山礮臺。兩路齊施。大隊到城。勢難久住。故迭有攻打而

終不能復城。吧嘍禮在城。出入防護。人馬數十。內奸手無寸鐵。亦難以動手。然究使該夷防不勝防。知該城之難以久安也。水路則沿岸各村莊間。或放火燒其小船。吧嘍禮氣忿已極。即令封江。省河自白鵝潭起。至大沙頭。凡夷船停泊之處。概不許人船往來。旱路亦節節戒嚴。一時道路不通。人心慌亂。省門河南夷商。均撤回香港澳門。所有馬仔通事人等。亦不知逃往何處。無從計誘該夷回粵。臣所

道

昔傳諭柏貴之語。因道梗亦不能得其覆信。且撫者防範柏貴。惟祺蔡振武之夷兵。約有二百餘名。出入文信。皆經探查。自

省城至惠州水陸皆有人偵探並有謠言各路埋伏奸細作為盜竊欲搶公文火板等件羅悖衍等因臣尚未進紮從化時有函囑惠州最為奸細淵藪咸豐四年所屬十州縣其不為賊陷者一二上冬從是破城現關在貢院者於該處點卯時探悉惠州人一十三四百人其頭目姓楊吧嘎禮時用此策輪流到惠探測河道水勢淺深凡臣一舉動皆有奸細耳目為其報信臣之在惠也亦如燕巢幕上

幸蒙

恩諭如鄉團義奮業已舉行即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聖明洞燭幾先固已保護臣於萬里之外也連即嚴飭水陸各帶

兵官將調募三千餘名兵勇時常操練以成勁旅并札飭歸善博羅東莞三縣暗約沿岸各鄉團如有匪船違禁進入內河兩岸團練即合力圍剿各鄉團練皆知踴躍用命惟是地方公事本年二月以前各官羣聚城內則咸受制於夷三月以後因紳士有集團攻勦之舉著總督柏青著臬司蔡振武則被竊城內著巡撫江國霖則託詞由西江而至廣西梧州著藩司周起濱則馳往花縣鹽運司齡椿督糧道王增謙則移駐佛山廣州府吳昌壽本在軍營南海番禺兩首縣亦各散處一方各衙門案卷有先期攜帶出城者有被該夷焚燬者書吏亦無辦公之地幕友亦多

星散回家各屬州縣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復
省垣為首善之區刑政蕩然盜賊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
熱之中真有不敷奏

聞者臣到惠以後匝月未見書吏幕賓前來幸隨帶司員於派辦
吏務防堵之外尚可以襄理文案馳書省城請一舊幕友
沈姓將起程來惠忽有夷兵數百名直到其家洗劫一空
本身及兒子跟丁皆被擄去廣協都司黃榮亮亦被擄禁
不知如何贖回是否與臣為難皆未可知而紳士潘仕成
之家亦被搶劫年前劫藩庫之銀說是原封不動俟條約
議定歸還今已用罄矣各兵途過錢值千百文者亦搶聞

其兵餉亦不繼。此次釁端全由於吧嘓。嗾夷商亦不以為然。並無公攤兵費。不知如何那借而來。專待中國賠項歸還。臣幕友沈姓。六月內已來就館。詢其切實情形。據稱該夷知下鄉格闖。道路險阻。必不能勝。安心以逸待勞。紳團一有舉動。即殺百姓。信徒焚燒房屋。或一條街。或半條街。故意激民。怨紳。城內外已半為煨燼。且各處俱空。地窰如果守不住。要下船。機關一動。徒克復一塊焦土而已。紳士因之而歇手。眾鄉團益增忿恨。此五月半後至六月半前之實在情形也。自六月十五。十七日。接到五月二十。二十二。十七日先後寄

諭知天津議撫。已有端倪。俟粵二國索賠兵費六百萬。即在關稅項下扣抵。抵完後。再交還省城。並飭將

大皇帝已允爾和好。我等斷無與爾構兵之理。仍令約束兵丁。勿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等因。照會。在粵夷前。且遵於六月二十日。照會。駐粵之。英。法。水陸提督。並進行巡撫將軍。都統。粵海關監督。藩臬二司。暨羅悖衍等團練總局。副於二十八日。據羅悖衍等覆稱。按兵不動。約束各營壯勇。不得入城滋事。惟廣州鄉團人眾。僅夷人滋擾。一時急於裁。或在城廂內外。及河面。有新殺夷人之事。並非本局所為。無從知悉。即無由禁止。應由地方官設法辦理。各等語。所

有六百萬賠款交還後。這還有城之約。臣惟密信與相責
羅悖行。知之。其各衙門公牘。總以條約未到為詞。試深知
粵民浮動強悍。自道光二十三年以後。各省皆無夷務。惟
廣東禍延至今。所爭首重在城。一聞城仍不交。勢必詳然
不靖。是以未敢張揚。乃該夷及隨同赴洋之奸細。自津回
來。早已在香港珍報。並刻諸新聞紙。於六月內傳播到省。
嗟夷條約。刊有五十六款。在該夷亦自知城不交還。不能
服眾。故此款內云。粵省賠銀。另立一條。整定不移。十二字。
而有一奸細張彤雲。曾經粵省懸三萬銀賞格查拿。此次
自津回到香港。載水晶頂宴會。竟將交銀還城。這人說項。

自此而謠言四起矣。有謂夷人既占踞我城。勢必抽稅征
租。與官長共坐大堂。審理詞訟。有謂夷人已將地基丈量
清楚。將粵城內外。及河南地方。任其指蓋洋樓棧房。雖仄
窪之地。亦莫我有矣。有謂潮州瓊州。若果與之馬頭內地
又聽其行走。是盡廣東之利。皆為夷人所漁。非從於夷。無
以謀生。是不但有其地。並欲有其民矣。有謂英與佛本屬
水火。自開釁一年之久。不能破城。固藉重佛。破以有此城。
將來彼此互爭。池魚之殃。民何以堪。有謂關稅一經議減。
十年還不了六百萬。將屆十年。又起釁端。則城永無還期
矣。與其將來受害。不如乘此勦滅。街談巷議。不一而足。幸

羅得行等顧全大局與巨懷進壹次

諭旨攻勦之舉既不能計出萬全則且緩兵蓄威毋使有所藉口以貽害沿海地方無如好事之徒安心搆禍肆口罵羅得行等虎頭蛇尾虛糜民間數十萬銀兩撫議一到遂即按兵不動從此為夷人藐視矣其催令臣督兵進勦匿名揭帖竟帖至臣署前並有用石塊包揭帖於夜深時由牆外擲進者檢知為惠州奸細所為近日夷兵自外國來者多係僱本地土匪打扮裝為聲勢此時廣東丰屬匪巢若輩喜其有事兩邊皆須雇養一聞議和遂造言挑釁並據南番二縣密票有一種慣包交易之人暗約數千匪類

以滅夷復城為名。英國起事。日一以鎮靜處之。仍飛飭南
海。番禺。香山。順德。東莞。新會。六州縣。加緊暗訪。而究竟在
粵夷人。能否與臣共敦和好。必須得其照覆。方能放心。自
六月二十日。照會送去。旬餘。杳無回音。且署巡撫江國
霖。因赴西江梧州一帶。其關防隨帶在途。茲於六月十三
日。接奉

諭旨。知該司業經革職。當即委員摘取印信。適於二十二日。將關
防繞道送來。同日接相貴來信。知其病微已滿。因臣屢勸
其力疾從公。得以調停城內事宜。故勉強支持。不復續做。
臣以前經照會夷人。與之和好。須將關防徑送進城。以釋

夷人之疑。即日將關防咨送柏貴接受。延至七月初。撫署
夷兵。尚未肯撤。柏貴不能定期接篆。而吧嘎噠忽以臣照
會內。有仍希貴提督約束兵丁。勿仍前殺害焚搶騷擾民
師。自可相安無事等語。向柏貴說和議後。頭一照會。預寄
國王閱看。有焚搶殺害一語。恐伊國王責其在外騷擾百
姓。如實意和好。須把此等字樣刪去。柏貴即為加函婉說。
將原照會於七月初五日送來。並請先行出示安民招商。
臣即先將照會刪改。於初六日送去。雖時花縣尚勇已不
到城。而省城附近。尚有局外謝姓楊姓之勇。夜間放火。欲
燒觀音山上兵房及火藥局。彼此爭戰。百姓無家可歸。一

聞和議即急送撤回者不免違其大案。臣即出示飭令地方文武鋪戶居民協同查拏假冒長髮無端挑釁之人先繕十張於初九日送交柏青派升張貼告示到省甫貼六張下四張即調回不貼外聞傳聞以自上冬至今所出之示悉係與之會銜會印此次臣單銜故不准貼人心益增惶惑謂犬羊之性非報復一番總不足以快其意况羅氏祖祠在省城內已毀為平地順德縣城當不能保旋據新安縣稟報該夷果於七月初三日大夥到新安攻破縣城因西鄉沙井圍勇進城擊退夷心恨甚聲言十五日要攻香山因新安香山斷其接濟極嚴物價十倍昂貴其貿易

服役於香港者亦該二縣為多。近亦撤回十之五六。皆因
總局章程極嚴。如有不遵。責其本鄉本族。殄耆。喪其家產。
充作各鄉局團練經費。人心才動。又得地方官以威助之。
故著有成效。如是。夷兵自津回來。必先於該二縣洩忿。逆
被擊退。乃復出示。改為十九日攻沙井。該鄉與東莞毗連。
素習械鬪。民力既強。民心亦同。遂與東莞各鄉聯絡一氣。
不告於紳。不稟於官。自捐自戰。誓將與之決生死。外間紛
紛傳播。以為乘此痛勦。可以望有遷城之日矣。可恨該夷。
知勦公愆。遂將告示揭去。屆期亦未見來。二十二日。臣接
得柏貴來書。知夷兵於十七日。抵同將軍衙門。十八日接

某回任。恆祺。奉振武。於十九日。亦皆回。並將該處照復
一件。轉遞前來。摘其要者。如所云。和約已定。貴大臣即落
行。花縣總局。嚴禁壯勇。毋許仍前狂惡。再有誘揚。擄捉。以
及殺害。擾亂等弊。本軍門等。果為恠意。此後壯勇。潛蹤。勿
庸派兵。從嚴除辦。至我國兵丁。並未擾及民間。自必照常
約束。不准生事。試如未。從此中外相安。即可永敦和好。
惟有二事。總須先辦。一請再行出示。曉諭中國各項人等。
照常任我兩國。及各國人。處裏。理文。件。買賣。交易。雇工。服
役。一切等事。並聲明。前次。示禁。擄。誘。僅有人。藉端。挾制。嚴
行究辦。二請飭令。司道。府縣。各官。同署。供職。各等語。相貴

因其夷兵在署。受制九箇。成。忽然眼界一清。亦遂場。臣出
示通商。並將廣州府南番二縣及縣丞典史各項缺。先行
委員代理。以彈壓地方。且云此事以交城為第一要著。斷
不可令其久踞。不知天津如何許。以六百萬扣完後再行
又還省城。真為詫異。即使五六年扣完。該夷未必有如此
之愚。亦未必有如此之膽等語。臣即與司道兩縣熟商。一
聞和議。各縣之徵收。紳士之勸捐。已屬兩難。以後省北之
局不撤。則壯勇之口糧難繼。撤則各鄉之團練可危。該夷
請官進城。原欲扶官以制民。百姓因官進城。轉不勒夷而
罵官。且倉庫監獄難免該夷搶去賣放。此時各鄉局斷其

接濟服役既如此。齊心為向來近未有。官若出示通商。豈非迫民弛禁。且非此更無以為連城關。況探聞於巡撫。接印後。該夷仍將鬼字街名。挂於各里門。查夜委員燈籠。各門丁號衣。均欲令其一面漢字。一面夷字。則其心尚不測。當將暫緩出示通商情形。函覆柏貴。並將中國人眾。何紳之人。是何姓名。在貴兩國及各國襄理文件一切等事。尚未赴各衙門報明有案。無由知悉。即無從曉諭。本大臣自到粵以來。本無出示禁止。自無庸再行出示撤銷。至和議以後。大小文武各官。除先經出差外。其餘均應同城辦事。已據司道稟稱。業經飭令兩縣。修理衙署完竣。即行進

城等語。於二十九日照覆該處。此又自六月下旬至七月
底之實在情形也。自和議之說到城前。辦夷務之紳士伍
崇曜。梁綸。樞。易景蘭等。皆陸續來惠見面。大家皆知夷不
退城。百事敗壞。當囑令回省。與馬孖通事人等。力向夷商
陳說。久不退城。外省商人。知粵東義憤。必不甘休。誰肯攜
資遠來。一旦有事。付諸一炬。雖通商亦無商敢來。今其以
有害無利之言。剗陳於夷酋。或稍可以挽回。該紳士等。於
回省後。四處招邀馬孖及夷商人等。正在議論間。因有新
安之戰。及往攻香山順德之說。竟不得準信。回覆旬日來
風聲稍靜。臣始得與相貴往來信函。專弁齎投。反覆籌商。

仍令伍崇曜等。再與夷商。切言通商之意。總要照福建舊
謀。華夷並處。爾等試看廣東民情。能否如此。即欲藉官以
制民。粵民肯受制否。各官即回城。爾兩國非二千兵長駐。
斷不能守此城。以嚴船隻陸兵。通盤合計。全年非五六十
萬不敷兵費。若一年扣六十萬。盡供兵費。計亦絀矣。况殺
害之事。斷無虛日。該夷商急於通商。亦即與各夷商言。有
一日吧嘍囉。高伍崇曜說。從前六百萬。即由爾父經手。廣
東富足之地。若將六百萬又清。我們便逼城。伍崇曜答以
此持粵東。是何情形。軍餉不濟。汝等知之。六十萬且不能
況六百萬乎。嗣據候補道蔡振武。於八月初六日。到惠面

果連日因退城之事。與伍崇曜。及潘世榮等。向吧嘎喇。喇
喀喇。細探究。汝等可否在此駐五六年。吧嘎喇。不說實
話。喇嘎喇云。非先交現銀一半。其餘一半。認利。分年扣完。
斷斷不能出城。

欽差在上海。無論如何說法。總須有銀方能交城。此話是否確實。
尚難憑信。而以大勢論。喇喀喇共居此城。地界雖已分轄。將
來必不能相下。而此時無銀到手。俱不肯撤回。且察其窮
感情狀。亦若有挂欠許多口糧。非此並不能自了者。而此
時粵中萬難措手者。即在於此。西北江軍需。以及各路防
範經費。每月非二十餘萬不可。料士總局所需。尚不在內。

臣到粵以來。不但勦撫兩窮。並捐借亦兩絀。更從何處措此鉅款。為今之計。第一策。自是官紳民合力攻勦。聚而殲。辦。方足以快人心。而此後兵連禍結。正不知何日為了結之期。且羅悖衍等總局情形。目前已形喫力。此後大開戰場。諸殷富能否毀家仗義。捐借如前。尚在不可知之數。頻年軍需民力。實形拮据。稍有資財之家。連徙已遠。再聞戰無已時。則更無回顧之理。廣東鄉團。足供宣威助勢。而非有官兵打頭。非為身家痛切。欲其自告奮勇。執干戈以衛社稷。臣知其難也。臣處此情形。中心如搗。現在道路稍通。已一面選羅悖衍等。分撥一二人來惠。面商法計。一面令

蔡振武。馳書粵海關監督恆祺。邀同伍崇曜等。俾集各馬
行華商人等。問其有無善策。可使該夷銀有著落。城即退
還。為兩全之計。如有可轉之機。即囑恆祺與伍崇曜來惠
面議。惟臣前因軍需。舉措已窮。計無所施。適欽奉寄
諭。有飭令伍崇曜捐輸之

旨。即於七月間。力向伍崇曜籌借。費盡口舌。指在關稅項下抵還。
計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五萬兩。昨於初二日
接其覆信。已向各商人代借。尚未能十分定規。必須有粵
海關部印票。方能給銀。亦如其說許之。又擬於沿海河田。
代為籌撥章程。照各鄉按畝抽收。作為捐費之法。計可抽

收十餘萬。是刻下籌議退城。以及籌借軍需。非該紳在此。別無能肩其任者。前奉六月初六日

諭旨。飭令伍崇曜。潘仕成。赴上海交桂良守差遣委用。當即欽遵。飭知該二員。潘仕成已據報七月初九日起程。伍崇曜因。捏手事件。關係甚重。據各官紳力求奏懇。

天恩。俯念粵省情形喫緊。准其緩赴上海。則全省官紳士民。同深感幸。茲於七月二十六日欽奉

嚴旨。飭將夷務及土匪情形。並

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擱延。臣聞

命之下。實切悚惶。際此喫緊之時。關係重大。臣何敢任意擱延。惟

下手之初。百端蟄集。夜以繼日。已不遑啟處。糊塗之見。竊以四月二十二三。以及六月十一等日。勦夷情形。均經羅博衍等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先後具奏。計已仰邀

聖鑒。此外別無舉動。至六月十八日以後。天津撫議已定。夷船先後退回香港。若即彼此照會和好。不致別生枝節。自應迅速奏

聞以紓

宸念。無如在粵夷酋滿口和好。滿心報復。遲延一月有餘。和議迄未照覆。迨照覆矣。而一切舉動。尚存叵測。究將如何退域。非再探至旬餘。日究其底蘊。是以未能速奏。現奉

飭調糧於鑄造之廣東駐防紀世材已密函與柏青傳知將軍飭

速進京其首

諭令查訊之已奉布政使江國霖撤署按察使候補道蔡振武等

問道俞文詔甫經先後來惠除將俞文詔發交歸善縣監

禁候訊外統候訊有端倪再行具奏

殊批覽奏俱悉

諭軍機大臣等黃憲漢奏稱安縣地方因喫表張貼偽示練勇擊

傷夷兵該夷散攻介縣城經兵勇擊退等語夷人與練勇搏擊

正可藉此激勵民心俾該夷知所做畏斷不可實為阻遏著知

縣王壽仁夫守城池著查明來奏疎脫監犯及傷亡兵勇並著

查明分別辦理。另摺奏大局已形決裂。辦理尚無把握。一摺該大臣囑岑紳任伍崇曜等。高該夷說合。據云非交現銀一半。其餘認利。今年扣還。不能出城。是該夷占踞省城。藉此挾制。斷非口舌所能爭勝。現在桂良乾沙納。已抵上海。俟與該夷會晤後。再定辦法。此摺已鈔寄桂良等閱看矣。至西江北江。及靈山等處。不下二十餘州縣。土匪滋擾。著即督飭帶兵各員。趕緊攻剿。內地安撫。庶可專辦夷務。所需軍餉。尤須設法籌辦。毋使缺乏。以後辦理情形。仍著隨時馳奏。以慰廑念。

乙亥。高江總督何桂清奏。各夷中之往來貿易者。謂之夷商。總理各口貿易事宜。取其盈餘。以供國用者。彼初稱為

公使。今則借稱大臣。我則目之為夷酋。其領事等類。乃夷酋所屬之人。是夷酋與夷商。分而為二者也。江海關徵收夷稅。向由夷商。將貨物清單。報明領事。轉報海關稽徵。明立文案。中外皆有冊籍可稽。並無浮收。及徵多報少之弊。若清查浮冒。則該夷並無賠累。夷酋夷商。均不知所感也。稅出於商。與夷酋無涉。若免其出入口稅課。夷商固屬樂從。夷酋仍不知感也。鴉片烟。我雖有禁。彼則仍然販運。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則內地匪徒。不至於聚眾護送。釀成巨患。其利係在我。於夷酋夷商。均無出入也。其稱兵犯順。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起見。故先竊據廣州。而欲請

開。皆係夷首虛憍之氣。與夷商無與也。馭夷之法。似應推求

起釁之由。順其性而馴之。方有把握。否則轉以

欽差大臣所定條約。既不足憑。更堅其請。

觀之念。另起釁端。所關實非淺鮮。臣先向明善。段承實。詳細告知。

而段承實先於渡江時。遣派隨員。前赴上海。暗訪明查。亦

屬無從下手。桂良等到滬後。臣又細加密商。意見相同。現

在另籌轉圜之法。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料理。以冀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已有寄諭。今仍遵內定辦法。即使有所窒礙。亦應縷

浙陳明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函過爾那托爾
夫稱。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懇求轉致。又
稱天津互定和約內載。遇有緊要公文。准其專差赴京。其
餘別處亦准行走等語。是以專差使臣那克里玉多福。攜
文直過庫倫。趕交照料學生之丕業羅幅斯奇領到回文。
即行旋回等語。查該首雖稱天津立定和約。有准其赴京
之語。究竟有無此條。無憑查考。俄國學生啟程。已閱月餘。
斷難追及。况從前並無補送咨文成案。相應援案飭該所
有俄使。即令旋回。復據該使呈稱。該國吉拉那勒咨行丕

業羅幅斯啟公文及口票之言甚為緊要。准照天津所定章程。令伊由驛遞行。曉曉請^才計及竊案。令該夷臣暫行旋回。先行聲明原委。咨詢理藩院。是否准行。靜候指示。抑或將咨行丕首文書。由本大臣送部轉交。該使臣堅執不從。才即備文咨覆該首。按照天津所定章程。特派使臣齎送公文一事。已咨詢大部。該使臣應旋回交界靜候等語。其咨覆公文。即令來使帶回。惟呈請遣使一節。已諭以咨詢部示。那克里玉多幅等。照例賞給緞匹等物。令其旋回。所有該夷請遣使齎送咨文。可否遵照從前成案。仍行咨駁。抑或如何辦理之處。伏候

訓示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遣使呈請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公文一節。現在咨駁請旨進行一摺。本年俄囉斯暨各國使臣。在天津所定條約。固尚有未盡事宜。現派原議大臣。在上海會同各國商辦。是以未將新章頒給各口。此次俄囉斯使臣那克里玉多福。欲由庫倫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玉業羅幅斯啟咨文一節。業經該大臣等按照舊章咨駁。自應如此辦理。如該使臣即行回國。固屬甚善。儻仍堅欲前來。似難再為阻止。德勒克多爾濟等。告以現已咨奉部示。准其由

驛來京赴該館投遞其一切看待著照護送學生來京之使臣
辦理可也。

廣東巡撫柏耆奏粵東省城驟遭夷亂當時在城百姓除
搬遷外尚有窮民數萬而滿城之旗人四五萬無處遷徙
若不委曲保全恐該夷連於旗民必致大遭蹂躪省城大
不可問是以不計生死設法竊原實為省城旗民起見惟
終恨補救無術時切悚惶茲准

欽差大臣黃宗漢咨會奉到

諭旨知天津和議已定外國船隻俱進回上海仰見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於念痼疾之至意臣民無不欣感所有粵

省一切事宜。身應靜候條約通行。分別辦理。等語。自當與督
臣黃宗漢同心合力。仍事防維。以免別生叢棘。其城廂內
外居民。避往四鄉者。近亦次第還回。漸復舊業。民夷均屬
安謐。

殊批覽

已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會商夷務大概辦法。並何桂清奏
免稅關禁。均於夷酋無涉等語。已於各摺片內。嚴切批示。並諭
知何桂清。當力持定見。即或稍為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
陳明。不可自出己見。桂良等接奉批諭。自當確遵初定辦法。乃

本日據忠親王等呈遞桂良等所致信函。竟云免稅無裨大局。弛禁之說亦屬無裨。其駐京一節已有端倪。入江一節頗難挽回。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販運。該夷無利可圖。其念可息等語。朕披覽之下。深為詫異。何桂清以關稅接濟軍餉為慮。雖屬可原。然業經接奉寄諭。殊批諄諄告戒。已不應再有異議。況桂良等奉命而出。宜如何恪遵諭旨。力籌辦法。乃尚未與夷首會晤。意已游移。是何意見。且免稅即有窒礙。亦應徐分縷晰。詳細陳明請旨。何得遽改辦法。况既准其入江。安能禁其將內地貨物在內地販運。桂良等前在天津。濫允該夷要求。至有今日補救之事。若再苟且了事。不為一勞永逸之計。日後夷

憲廷起。即將桂良等從重治罪。於國事何裨。至見稅一節。據云
夷商所樂。而夷首並不知感。既有益於夷商。豈有夷商不樂之
理。此次在天津。請戶部堂官前往上海。議定稅則。豈非夷首之
意。況此時欲收華商之稅。原以補償所免夷稅。若如桂良等所
擬辦法。又何必規此小利。而冒不韙之名。後患仍屬無窮。彼時
悔之無及。著桂良等再行悉心妥籌。如能另議辦法。能否一勞
永逸。日後係無夷患。苟非確有把握。朕亦斷難俯允。仍當恪遵
原議。並細詳迭次批示。祇可稍為變通。不可更改大畧。並不准
如前在天津。擅自應許。僅以從重治罪四字。為塞責地步。懍之。
庚辰。江南道御史孟傳金奏。竊自夫人訖撫以來。純王臣

僧格林沁移兵天津。奏令各州縣採辦樹林。以供做臺棧
柵等因。此誠思慮豫防之至計。臣風聞各州縣採辦樹林。
有嚴刑而勒民交樹者。有昂價而按戶派錢者。有無端訛
詐。而取他物相抵者。有故意挑斥。而逼令受產以償者。甚
且有牆下所植。墓中所樹。而它掘我伐。聽其房屋傾圮。棺
槨暴露者。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夫兵因衛民而設。苟民不
能保。而轉以滋擾焉。不可也。今天津採辦樹林。若只為做
臺棧柵等用。以臣愚見。諒亦無須過多。是不過遣軍營一
二幹員。各處採買足矣。何至軍書旁午。人心惶皇。直省各
州縣。俱為騷動。且使城鄉無茂密之林。郊野鮮完整之基。

草木何知均惟刀鋸所斲何罪雖暴風霖此事之所得已
而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暨親王臣僧格林沁此次採辦樹材有可持節
之處酌行裁減如必勸令民間捐辦則宜設法善為開導
萬不可令各員弁刁難抑勒徒飽私囊如係事後官為報
銷則宜先明白曉諭發價售買一絲共買若干照數開載
清楚萬不可假吏胥之手俾得侵蝕帑項魚肉善良至民
間墳墓樹林一概不許砍伐設有不肖官吏藉端生事因
公濟私不遵

諭旨仍前訛詐刁勒恐嚇私派者一經查出或別經發覺即行嚴

悉照例懲創。其創伐民間墳墓樹林者。尤加等治罪。如此
明示限制。庶億兆無不悅服。而官事亦可速集矣。

諭內閣。前因天津修築礮臺。經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飭令順天
直隸各州縣採辦樹林。以備格柵存用。茲據御史孟傳金奏。各
屬採辦樹林。驗授過甚。並有過勒科派。挖掘墳墓。傾圮房屋。請
弊。礮臺之設。本以衛民。若如該御史所奏。官吏藉端生事。因公
濟私。轉以病民。殊失設靖閭閻之意。著僧格林沁等。嚴行
查察。如有委員及文武員弁。借採辦為名。刁難抑勒。擾累地方
者。即著從嚴懲辦。其民間呈控有案者。即為理直。毋得徇隱屬
員。致妨民業。

諭軍機大臣等。前調赴通州駐紮之察哈爾官兵。經僧格林沁。挑
留一千名。其餘一千名。同屯駐南苑之察哈爾兵一千。撤回歸
伍。著慶昫。仍將此項撤回兵二千名。備齊軍械馬匹。駐紮張家
口外。聽候調遣。

辛巳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承志。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倭
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前因喫啡味俄四國夷船。雖經全
數退出天津。而奉天各海口。仍不時嚴防。以期有備無虞。
旋於八月二十九日。據牛莊防守尉毓昌。海城縣知縣張
鼎鏞。稟報。沒溝營河口。於是日申刻。見有異樣稅船一隻。

駛入河口停泊各等情。稟報前來。等當即嚴飭牛莊尉
縣。督率官兵練勇。加意防範。仍令詳細查明。究係何項船
隻。如係夷人。不得任其登岸。亦不准接濟食物。並善為開
導去後。嗣於九月初一日。據牛莊尉縣稟報。查報沒溝營
口岸破臺。迤西半里許。停泊艇船一隻。載有夷人三四十
名。大礮四尊。並有甯波通事人龔萬春。李安山。二名。稱係
上海縣泉記客人。雇得夷船五隻。往朝鮮貿易。因風不順。
始入此口。意欲汲取淡水。即行出洋。後盤詢該船。究係何
國夷人。該通事回稱。係西洋花旗紅毛。呂宋。馬賴。五國夷
人。聽其言語支離。且該夷不時上視瞭望。難免非窺伺地

方虛實等情。飛報前來。李等當查營口地方。為奉天第一扼要之區。雖經該尉縣帶領牛莊官兵練勇三千餘名。仍恐兵力較單。不足以資捍衛。隨飭調就近之蓋州官兵一百兵。擇派曾經出師之著城守尉崇禧管帶。馳赴營口。相機協隊。並就近由遼陽密為挑備精兵一百名。聽候調遣。設有夷船續行進口。李等已由省城豫挑備官兵。派員管帶。一聞飛報。刻即馳往。合力防堵。據牛莊尉縣稟稱。沒溝營河口。停泊夷船。已於初一日巳刻。揚帆向西南駛去。李等。慮該夷船。域形蹤。情殊叵測。難保其不去而復返。仍嚴飭沿海旗民地方官。督帶兵勇。不分晝夜。照舊嚴防。並

飛咨鄰省督撫一體戒備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等奏。美船駛入河口。旋即遣吉嚴加防範。一
摺。據稱奉天瀋陽營河口。八月二十七日。有艇船停泊一隻。載
有夷人多名。詢係往朝鮮貿易。阻風進口。業經玉明等飭令防
守尉。及知縣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該夷登岸。並調蓋州官兵
馳赴該處相機協防。現在該處船隻業已駛去。辦理尚屬妥協。
惟該夷停泊時。既上桅瞭望。難保其不窺伺地方虛實。以後儘
再有夷船進口。仍著玉明等。派員善為開導。毋啟釁端。並嚴禁
接濟食物。令其迅速駛回。一面仍添備官兵。並飭沿海地方員
弁。實力嚴防。毋稍鬆懈。

士午。烏魯木齊都統倭什琿布奏准吐魯番領隊大臣伊
車蘇谷稱有俄囉斯男女十五名。由巴里坤哈密貿易。
行至吐魯番地方。隨帶騎馬二十九匹。烏槍十桿。皮包十
二箇。言語不通。內有一人。畧知回語。隨用回語詢問。據稱
來此貿易。所說亦不甚明白。當經派委員佐領圖明阿等
護送前來。旋據圖明阿來城面稟。該夫行至柴窩舖。離烏
魯木齊九十里處所。不肯前進等語。即派員帶同回務通
事。前往查詢。並賞給該夫羊隻等物。夫人等執意不願前
往。復又再四開導。據稱情願由山路遊牧。自己回去等情。
查該夫均屬安靜。不致滋事。所稱貿易。似是真情。應即飭

今回國。以免別生枝節。業已派員護送出境。
硃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哈布濟賢等。將使使
阿庫特。擬來夷字條約九款。繕清酌定。其中大意。與會議
而定。均無格礙。惟第五條內。有中國公中貼補字樣。擬今
改為華商貼補。該夷堅執不從。只得將公中二字刪去。亦
不寫明華商。酌兩適中。該夷始肯聽從。改易。隨即互換文
憑。至薩碧屯等監修之夷園。已為蓋房數間。該夷即督立
商旗。欣然貿易。俟該夷帶兵離卡。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俄夷會議領貨貼補。互換文憑。照舊通商。

一據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園一案。經明証等。迭次開導。用谷箱貼補。分年賠償。現已互換又憑。通商和好。辦理尚為妥協。所有一切籌備貼補各事宜。並所定條約。即著照所議辦理。令該夷即速帶兵離卡。以安民心。至伊犁委員哈布齊賢等。熟悉夷性。隨同辦理此案。已閱數年。尚屬著有微勞。著明詔咨會扎拉芬。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大清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庫特。在塔爾巴哈台城會商。從前中國民舍。燒燬俄囉斯國買賣園子一案。因念兩國和好有年。於完案時議定。以期往後兩國和好。益為堅固。謹將秉公議定各條。開列於後。

一查從前議定十七條章程內載。凡有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圖現辦章程辦理。此次燒燬買賣園子人犯。中國已照從前章程擬結。以符定制。

一俄囉斯國貨園房屋。仍由俄囉斯國公項修理。今中國念兩國和好。亦由公項按照舊制。即時興修。俟明年六七月工竣時。由俄囉斯國區蘇勒官驗收。出具收條。咨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備查。以敦和好。

一此次所焚夷商貨物。中國共計折銀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兩。俄囉斯國共計折洋錢三十萬二千五百塊。兩國互相秉公議定。中國計抵武夷茶葉五百匣。每茶

一、匯款中國庫平五十五斤。連已計算共款八十斤。俄維斯國平每茶一匯。款八十哈達克。連已計算共款一百十哈達克。如此酌定。以憑將來兌收。

一、現今議定將中國茶樣由兩國公司驗核轉交派出駐別塔浦巴哈台之區蘇勒官收存。以憑將來照樣兌收。

一、中國付給茶葉定限三年交完。中國於咸豐八年十月交付茶葉二千五百匯。九年十月交付一千五百匯。十年十月交付一千五百匯。中國於咸豐八年即俄維斯國一千八百六十年也。交完以了此局。

一、交付茶葉數目隨時交俄維斯國區蘇勒官收存。由區

蘇勒官辦給收領執照。咨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以備稽查。

一此次公同議定。俄囉斯國。即暨區蘇勒官旗幟。兩國各飭商人。仍照從前伊犁議定章程。兩下通商。俄囉斯國。即派區蘇勒官。遣赴各該處。照舊通商。以復和好。

一此次議定後。兩國將前事一概不提。經年累月。益覺和好。我兩國友誼。庶期愈為堅固也。

一此次議定章程。互相換給執照。中國繕寫滿洲約條四章。鈐用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印信。俄囉斯國繕寫俄文約條四張。鈐用辦事阿庫特戳記。除中國塔爾巴哈台參

欽差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爾特。各存一分。查辦外。其餘二
分。咨行理藩院。薩納特衙門備查。

以上中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爾特。
互相議定各條。自用印記。畫押收存。

硃批覽。

甲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
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等。桂良。花沙納。於八月二十二
日。行抵蘇州。明善。段承實。已於十八日先到。因接。等。桂良。
花沙納。囑其在蘇暫候之。是以未遽往滬。嗣於八月二

十五日同時由蘇起程二十八日行抵上海督臣何桂清與藩司王有齡亦於二十九日三十日趕到當即商同照會英使令其派人會議說接該使照會即因廣東之事辯論不休另鈔恭呈

御覽才桂良等先經密囑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煥將原議章程向

該使探訪看其動靜如何迅速稟報據該臬司面稱英情

說謊本可輕議條約即將稅課全免不過外本見商民以此不英商感思欲其

定條條其或行也罷棄全約勢必不行且英性多疑我若持之過堅恐致決

裂伏思該英因茶等利通早有煩言及見

蘭派欵差四人恐我必有更張特藉

諭旨內夾船欄入天津一語。照會前來。曉曉置辯。是其難與商量。已可概見。即第一要事。該臬司亦未必明言商確。雖經多方感動。能否消弭。尚無把握。惟事關重大。岑等必須竭盡心力。責成該臬司等。設法辦理。以冀稍慰

聖懷。細閱該夾照會。所重不在利益。即以稅課略之。未必能動。此時進行宣露。恐該夷因貪利起見。併為應允。再過一二年後。又執約中之事。向我要求。何以應命。抑或另生枝節。均不可以不慮。彼時再欲收回利權。更從何處措手。日昨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等因。欽此。恭讀之下。惶悚難名。岑等奉

行等語。辦理錯誤。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次桂良等。前往上海與該夷會議。原欲為一勞永逸之計。前經疊次諭令遵照內定辦法。本月初七日。復嚴切寄諭。桂良等。接奉。歷次諭旨。自當激發天良。力圖補救。若仍毫無把握。不過希圖塞責。自問當得何罪。該夷條約。以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始退還廣東省城四項。最為中國之害。桂良等。能將此四項。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從。若只挽回一二件。其餘不可行之事。仍然貽患無窮。斷難允准。何桂清。受朕厚恩。亦當與桂良等。籌議計出萬全。豈可專聽屬吏之言。自貽罪戾。至該夷照會內。稱新安縣開礦傷人之事。前據黃宗漢奏。該縣因哄夷攻入縣城。旋為練

勇擊退。並非兵勇先行啟釁。更非官與為難。羅悻衍等三人係特命辦理團練。彈壓土匪。自天津議和後。已諭該侍郎等約束練勇。勿令與夷人尋釁。僅該夷無故赴各鄉滋擾。致動百姓公忿。該紳等勢難禁止。嗣後但當各不相犯。方能永全和好。著將此意照會該夷。勿令藉口。

桂良等入奏。等自出京後。各省文報無由得知。所有廣東夷務。現在辦理情形。實不能得其詳細。茲因暎夷囑囑。諭照會前來。等商之督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一面出示曉諭各口商民人等。知中外各國永敦和好。一面飛咨兩廣督臣黃宗漢。一體示諭地方商民。俾知天津業經議

和並囑其知會羅悖衍等。暫且停兵。俟上海釐定稅則後。當可永息爭端。李等屆期。再看該處情形如何。另行知照。兩廣總督辦理。

硃批知道了。

映喏。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聞

欽差大臣桂芬。終得到滬。致本大臣懷悅。知案查前於八月初一日。

發文兩件。諒必得受。迄今並未見覆。合以內題各節。請貴

大臣畧為解明。外以兩廣總督黃璧。三大員會同名稱

欽差大臣。持奉招勇。幫辦夷務。仍示百姓。必捐銀餉。招募皆為黃

總督所相禁。近仍懸賞格。獻外國人首。甚致黃總督用印
出帖。有送已領事首級。賞銀三萬兩。迨八月十五日。尚有
黃總督張示。內指天津雖定條約。本大臣未知內載何事。
夷兵土匪。均各照舊設防。

欽差三大員。仍仗捐需招勇。無不合理等詞。該勇未知內外定和。
新安縣城事情為據。由香港派出小艇。尚有免戰旗號。送
人散帖。示該地方民人知悉。兩國和定。該勇則礙傷人。只
得調兵攻城。其應遭災之勇。照常逃散。遺棄無辜小民。代
受毀城大半之害。似此舉動。大違天津議定和約之義。其
任獨在

貴國

皇上及各大臣。今先備文。希貴大臣。立將黃總督奉

命如何辦理。及擬辦三才人前項行為。是奉何權。是為何意。以早解

明。俟貴大臣見辭。不能照覆其詳之間。本大臣亦不便別

議事務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乙酉。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欽奉

上諭一遵。仰見我

皇上乾綱獨斷。務使該夷中心悅服之至意。悚佩之餘。自應欽遵

妥辦。為一勞永逸之計。惟夷性詭譎。得步則思進步。似應

先清其源。而杜其漸。方有把握。溯查從前在廣東一處通

商時。並無公使領事等節。居住內地。夷商往來留連。悉聽命於廣東洋行十三家。該洋行等於浮收勒索之外。又多虧欠商本。各夷商控訴無門。本有蠢蠢欲動之勢。迨我燒燬其鴉片烟土。各夷商即鳩資餽諸夷酋。稱兵犯順。故道光二十二年。在江甯所定條約。以裁撤洋行。索賠商欠。及鴉片烟價為請。其難發自夷商也。自五口通商以後。夷商與華商自行互相交易。已無洋行把持壟斷之弊。其應完稅課。由夷商報明領事。轉報海關稽查抽收。亦無冒收中飽之弊。鴉片烟則公然販運。無從禁遏。夷商亦無閒言。所以從行稱兵犯順者。係夷酋虛驕之氣。為不得進廣東省。

城典

欽差大臣會晤起見。故本年在天津所定條約。首以往來禮節為請。而無一字提及海關。實收中飽。其欲更改稅則章程者。固今昔物價不同也。其索賠商虧二百萬兩者。亦據聲明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喚民受損等因。並非各口皆然也。是現在之難。又發自夷首。不涉夷商之事。與道光年間情形不同。此臣所請必清其源之情形也。該夷雖具人性。而先狡異常。恃其船堅礮利。結之以恩。轉以為畏。之憚之以威。即行決裂。若全免其進出口貨稅。利歸於夷商。所有廣東商虧銀二百萬兩。或可不償。而與夷首無涉。其兵費仍

在此一經宣布

德意竊慮更肆狡詐。以為此係

大皇帝於天津條約之外

特沛恩綸於夷商。而夷酋之所仰望者更奢。不獨所許各項不能

全行罷議。且將并一二事而不能消弭。從此藉口要求。轉

生枝節。至鴉片烟之弛禁與否。利害全在於我。於夷酋夷

商皆無出入。臣前已詳陳之矣。儻該夷於得遂其欲之後。

即揚帆而去。洵為一勞永逸之計。而後之盤踞者仍不止

五口。若不藉徵稅為稽查。則華夷不分。更無約束。滋生事

端。當不待崇朝。此臣所謂須杜其漸之情形也。臣維馭夷

之法。從古以來。並無善策。當兵精餉足之時。鞭撻四夷。如使左右手。一遇中土多故。即乘閒而起。無不深受其害。今各該夷尚假信義以通商。故臣欲示之以信。順其性而制之。使之就我範圍。雖日後之餽_{練地}餽_{此無把握何故作難}不能保其必無。而免其稅課。即能俯首聽命。

亦不能決其必遵。況自用兵以來。八旗綠營官兵俸餉甲米等項。發不以時。亦不足數。窮困已極。該夷布散漢奸。奸行小忠。為之探聽消息。即如

內定辦法。臣於晤見明善。段承實後。始知其詳。而夷商則已早有所聞。此必有漢奸伴為我獻策。而陰為該夷通信者。

捐納京員。混跡京都。想亦不少。臣驚訝之餘。實深危懼。殊批。歷次寄諭。殊批已剴切詳明。勿庸再諭。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該夷自入秋以來。雖因臣等到沈稍遜。噴有煩言。尚未聞有狂悖情狀。及本月初一日。照會該夷。令其派人前來議事。詎該夷置之不理。即於是日。送來照會。以廣東之事。曉曉置辯。臣等先以一面出示曉諭居民。一面咨明兩廣督臣黃宗漢。毋再出示。請令紳士羅悖衍等。暫且停兵。聽候上海消息。詎

該夷大不滿意。於初三日照覆前來。情詞傲慢。無禮已極。
另錄恭呈

御覽。臣等與藩臬兩司悉心商酌。誠難計出萬全。若不允所請。不
但他事不能商辦。且恐立時決裂。况該夷見臣等四人同
來。已有疑我背約之意。時時聲言北竄。萬一再至天津。大
局詎堪設想。若允其所請。又與

國體攸關。亦不敢冒昧從事。不得已於無可想法之中。為權
宜救急之法。當即備文照覆。免致生疑。告以沿途風聞兩
廣總督辦理一切。未能妥協。早已具摺奏奉等語。現在該
夷是否靜候

諭旨。抑或先行商酌別事。俟其照覆前來。方能定局。但願不別生枝節。俾臣等得以盡心。將第一要事。設法消弭。並於稅務中。將賠償一款。言明按年攤扣歸還。以便令其又還廣東省城。暫顧目前大局。其餘各事。只可從緩想法。此時若照原定章程。無論該夫斷不肯全行罷議。而利權一歸外國。日後夷商往來。均屬無可稽查。所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其弊不可勝言。且不稅於夷。而稅於商。更有許多窒礙。臣等非敢固執偏見。若稍可遷就。斷無不遵照原定章程妥辦之理。區區愚忱。諒可仰邀

聖明鑒察。

杜良等又奏。沿途探訪夷情。深知稅務有萬不可全免之
處。現在行抵上海。諸事未經商議。該夷即以廣東之事。多
方餽^送。若不允其請。撤兩廣總督之任。與三紳士所奉之
權。幾於即行決裂。臣等俟該夷照覆前來。如尚可以商量。
再為相機辦理。竊恐稅既全免。而該夷仍不肯罷議。臣等
惟有相機斟酌妥辦。保全大局。

杜良等又奏。兩廣督臣黃宗漢。於二月初間行抵江蘇。正
值各國已到上海。不肯相機就近辦理。以致夷船駛赴天
津。釀成事端。貽誤大局。又復意存觀望。到任遲延。實難辭
咎。至廣東丁憂侍郎羅博衍等。在籍辦理團練。現當議撫

之後。又在上海商定稅則。應否

飭令該侍郎等。督議攻剽之處。均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夷務辦理棘手。非將黃宗漢撤
任。並撤羅惇衍等之權。必致決裂等語。桂良等未抵上海。即將
內定辦法。擅擬更改。已屬大負委任。業經嚴切批示。並迭次寄
諭。乃甫經到滬。一切尚未會議。即已別生枝節。若必盡違該夷
之欲。則是中國黜陟之權。外夷得而操之。尚復何所底止。惟桂
良等既有另片。恭奏黃宗漢之語。業經告知夷人。是以另發寄
諭。將黃宗漢所辦原委。及羅惇衍現已停兵之處。示明仗夷人

聞之。知桂良等並非誑語。以安其心。而示之信。至會議辦法。總須恪遵。九月十二日諭旨。將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償兵費。始還廣東省城。四項全行消弭。方可曲從所請。若如所奏。只將第一要事消弭。並於稅務中。將賠款按年攤還。令其交還廣東省城。其餘各事。從緩想法。是仍然貽患無窮。斷不能允。桂良等既已擅允於前。又不能挽回於後。轉於前議之外。別起波瀾。何桂清身受重恩。於特命會辦之件。輒執一己之見。苟且了事。甚至有不思言。不敢言等語。試思利害所在。有何不可詳陳。而為此隱約之詞耶。如再不能悉心妥籌。將四項要件挽回。朕亦別無他諭。桂良等自問當得何罪。

又

諭桂良等奏參黃宗漢辦理貽誤。並請飭侍郎羅惇衍等暫緩攻
勦等語。兩廣總督黃宗漢於行抵惠州後。出示防備。彼時天津
尚未定有和議。嗣後該督奏報。並無與各國為難之事。在籍侍
郎羅惇衍等。原係奉旨督辦團練。以防土匪。至暎國兵丁。赴各
鄉村尋釁。以致鄉勇憤激。互相爭鬪。自天津議和之後。業已諭
令該侍郎等。約束團練。勿與該國尋釁。嗣據該侍郎等奏稱。紳
局練勇。除留防土匪外。其餘悉行裁減。是該處紳團。亦不致再
與該國為難。惟中國百姓。應由官紳約束。各國兵丁。亦應由各
國官長彈壓。以免滋生事端。廣東民情強悍。該國亦必知之。若

彼此尋仇報復。人數眾多。恐非官紳所能禁遏。至黃宗漢於議和之後。如有不遵諭旨。或應革職。或應撤任。朕心自有權衡。不待桂良等奏也。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聞。接據該夷。送來照覆。內稱

諭旨。降。到。之。日。即。行。發。定。該。夷。領。看。等。因。臣。等。現。已。派。出。藩。司。王。有。齡。臬。司。著。上。海。道。薛。煥。會。同。該。夷。所。派。夷。官。於。本。日。未。刻。會。議。俟。辦。有。頭。緒。即。行。迅。速。馳。奏。該。夷。向。來。早。半。日。送。來。照。會。均。書。前。期。一。日。再。據。臬。司。薛。煥。稟。稱。味。國。夷。酋。現。由。日。本。回。至。上。海。合。併。聲。明。

殊批覽。

與哈喇照會。

為照覆事。按據貴大臣朱文披讀之下。殊為駭異痛惜。查本大臣於八月三十日來文內。將粵東官憲。失當深重之處言明。詎貴大臣獨出一議。止以前在天津兩國大臣於五月十六日商定條約後。奉五月二十四日

上諭。概准依議。欽此。各緣由。迄今纔行。許為曉諭。使民知悉。儻若貴國彼時果懷真信。即先數月諭示。不聞顯為應行。況今自不便更為耽延。但所納者。不過文伴言詞。則本大臣將以望和。抑或望兵。實屬無據。至黃鵠督。暨督辦紳士舉動。或由

貴國背分失防。或由督憲等國顧事端。本國提督。雖經浴
知和好復定。而仍肯辦行。本大臣亦不庸察問。要在國顧
始終之景。僅以

貴國將總督黃離任。并將紳士特奉之權。削去之議。可為
貴國誠存兩邦永敦和好之至意。不及此法之全。則無庸議
也。為此照會。希貴大臣及早照覆。須至照覆者。

給英法俄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來文。詳細披閱。始知本大臣奉

命。與貴大臣在天津商定條約。實心和好之意。貴大臣尚未深信。
且以出示曉諭。不便更為耽延。僅將總督黃離任。並削去

紳士之權。可為誠存兩邦永敦和好之至意等因。准此查
本大臣自出京以來。沿途訪聞兩廣督部堂黃。辦理一切。
未能妥善。業於途次具摺奏。不久即可奉到。

諭旨。離任當不遠矣。至該省紳士。辦理團練。原為防備土匪起見。
各省皆有。已於前次照會內言明。今貴大臣既因此懷疑。
應由本大臣奏請

大皇帝。撤去其權。以示和好之至意。相應照覆。希貴大臣查照。須
至照覆者。

暎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頃接來文閱悉。因見貴大臣情願表白友睦之

意致本大臣心懷欣悅。僕責大臣應承。將黃總督辭任。並
三紳士特奉之權撤去。

諭旨兩道。降到之日。即行轉發。本大臣接看。似此。亟為照覆。准此。
則據八月三十日

欽差各大臣來文。內開。派員商稅則。並各事宜。本大臣亦欲以派
委何昂同商定議。備又指明也。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桂良等又奏。臣何桂清節次奏請。夷稅未便寬免者。其中
有萬不思言。亦萬不敢言之苦衷。臣桂良等到此以後。察
訪情形。亦屬相同。蓋暎夷之雄長西洋。於其屬國。不完關
稅。已非一日。其志尚不全在利益。而在夜郎自大。故臣等

欲留此道奉

天朝定制完納關稅之名以崇

國體非敢惜此微末致落下策也

硃批知道了

己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等奏近日等督催海口礮臺
工程已有六七分現在仍趕緊工作所需木料由等慶祺
在津設法籌辦源源運解不致誤工並因海口土性寒緊
乾後裂縫商派委員押帶利船在於浦口遮上裝載沙性
土方攪和以期堅固惟是時令漸涼工繁晝短必須廣募

人夫日夜搶辦方能迅速。岑瑞麟當此款項支絀之際。固不敢不力求搏節。但海口地曠風寒。人烟稀少。鳩工匪易。又未敢因夫價稍昂。不更通辦理。以致有誤鉅工。岑才傅格林沁等先後前往。工次日施殊多棘手。惟有彈厥微忱。酌量情形。實心經理。現在礮臺漸有模範。自宜即籌礮位。應請

飭下會議軍器王大臣。由京局撥解一萬二千斤大銅礮三尊。運赴海口通局鑄就萬斤大銅礮十尊。已經運到六尊。安設雙港各營。其餘四尊業已催調。一俟來營立即一併運往。人另鑄五六千斤重礮位。擬即隨時運解。以備安設。其

前次由都運到京局鑄造一萬二千斤礮二尊。內有一尊經^才等演試。因藥力過足。礮子稍緊。出有裂紋。情狀隨飭運回通局。另行改鑄。至礮臺需用牛皮。尚不敷用。^才等價格林^沁谷令著察哈爾都統慶^昭續購一千張。已如數解營。並經^才慶^祺在津督飭續行購買應用。

平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圖畢爾那托爾文稱。咨送照料學生之玉業羅幅斯啟。文書一包。求為轉致。並請給與履文。遣員送交玉業羅幅斯啟。公文討咨詢大部查覈。仍照天津所立和約辦理等語。查該履文屢次提及天津所立和約。以圖差人來京。應否准成。前已奏

明尚未接奉

諭旨。今該首咨行。丕夷公。久已交理藩院知。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遣使呈請補送。照科學生來京之使。臣公文一節。按照舊章。咨駁各情。已諭該大臣等。如伊使臣堅欲前來。咨以准令由驛來京。赴館投遞矣。茲復據該大臣等奏。俄羅斯仍遣使來京一節。照天津新章辦理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前次諭旨。現在原議大臣。赴上海會同各國商辦天津條約內。未盡事宜。所有新章。尚未頒發。著德勒克多爾濟。仍遵前旨。知照俄國使臣。如肯回國。固屬妥善。儘必欲來京。亦無庸阻止。但當咨以一切看待。仍照護送學生來京。

使臣辦理可也

癸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謂一帶永
逸者原以免稅之後夷人即將一切干求悉歸罷議仍照
舊於五口通商故能有益大局也今若免稅而該夷仍執
定見不肯輕棄條約我亦何必免其納稅乎至於夷人交
納稅課錙銖洞悉全不容我浮收非十三行未撤之時可
比內地稅官亦無從而沾潤皆有報部冊籍及夷人收數
可查是原定章程行之於道光年間未撤洋行以前誠可

以一勞永逸而行之於今日。究與時勢不甚相合也。目下該夷心懷詭譎。早慮臣等此來。有吏動條約之舉。多方閃爍。使我不得啟齒。前藉廣東饒舌。尚不過小試其端。然已幾於決裂。若遽宣露免稅一節。設該夷視為

大皇帝格外之恩。感而受之。而於條約仍不能議。已非計之得也。或僅能消弭一二事。即以每年數百萬鉅款。輕於一擲。縱帑金不足甚惜。而其中可慮之處。實難枚舉。臣等請畧陳其梗概。夷人不納貢而納稅。今日之稅。譬如告朔之餼羊。使各夷之尊重

天朝。而不散逆志。一旦裁之。恐長夷人驕傲之氣。其可慮者一。

夷船入吳淞口。因納稅課之故。必須報明來船若干。每船載貨若干。每船容商水手若干。係何名姓。是夷人之來中國者。皆可稽察。今若免其稅課。將來夷人既入內地。無從考覈。其可慮者二。夷人與中國構怨。非為買賣之事。凡所納稅。皆出之於夷商。與夷首無干。一旦全行寬免。夷商雖尚知息。夷首未必感激。日久月長。甚至忘其為應納之款。而或不免有意外之慮。其可慮者三。夷稅為數甚鉅。不稅於夷。必稅於商。商人狡獪百出。見夷人不必納稅。或至從中影射夾帶。說法偷漏。在所難免。且我雖稅於商。而該夷總以稅從貨出。必致鏡舌。僥商人得持其柄。暗中加價勒

索。竟借於所納之稅。使粵人從而生心。互相爭競。釀成巨禍。其可慮者四。該夷盤踞內地。為日已久。根深蒂固。一旦免其稅課。則兩不相涉。粵人仍不能舍此而他適。是名為利之實。同棄之。彼不樂從。必將以恩為怨。其可慮者五。粵人每年得稅銀四千餘萬。今我免者雖數百萬。未必能動其心。而適足以益其富。是富國強兵之權。轉授之夷。其可慮者六。粵人於他事。每多狡辯。獨於納稅。尚屬公平。辦理得訣。竟可不致撓法。今若並此無之。則以後無所依傍。設或肆行無忌。竟至不可收拾。其可慮者七。粵人居心險詐。或貪免稅之利。聽我商量。佯為應允。俟免稅一二年後。又

執前說。扶制要求。我吏無以記其竅。整之欲。其可慮者八。
夷人正索我廣東賠償。更恐日後別有所求。若將全稅寬
免。而彼又索賠項。則款無可抵。其可慮者九。既免夷稅之
後。而中國又收烟稅。恐夷人謂我國有烟稅之利。而始免
其納稅。轉致得所藉口。其可慮者十。凡此皆意料所及之
慮。而所不能慮及者。尚未可以勝言。若明知其事有窒礙。
而姑為遷就。以順承。

意旨。祇求一身之免戾。不顧全局之安危。臣等具有大良。可敢出
此。此時稅課。悉皆照舊。雖小有變通之處。仍屬兩不與虧。
大約數日可定。惟察該夷情形。僅一商及條約。即恐其易

於決裂。所以連日會議。未敢輕舉。看此光景。即欲消弭一
二事。亦甚未可輕言。臣等均因第一要事。關係過大。無論
如何為難。總須設法處置。至於廣東之事。亦當妥為料理。
以免弊端不清。其餘各事。但能有計可設。斷無不竭力挽
回。惟事處萬難。不能不斟酌妥善。誠恐稍涉大意。致負
委任。日來藩司王有齡。與臬司薛燦。督同候補知府吳熙。向該吏
反覆辯論。業已舌敝唇焦。稅課頗可商量。他事尚無把握。
容俟辦有頭緒。再行縷晰詳陳。

硃批覽。

甲午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奏請於伊塔兩處夷圍添

設夷兵五十名。藉資保護。經該委員等稟知明諭。當以有
乖成約。婉言拒之。嗣因該酋再三力懇。隨以不敢擅專。俟
奏明後。辦理答之。第念該夷自塔城過金夫之變。時有戒
心。故思以此為自衛計。如謂另藏巨測。彼五十人者。亦何
能為。所請夷團設衛。其情諒屬無他。至額設之外。不准稍
逾其數。以定限制。如該夷再堅。以此為請。似不妨相機應
允。以示大方。其中實有窒礙。亦斷難遽就。統候臨時熟商。
再行辦理。

硃批知道了。

扎拉芬泰人奏。現在伊塔二城。既仍照舊通商。兩處夷團。

皆有匡蘇勒官居住。隨處可以交給。即隨處可以採買。嗣後應交大茶斤。應請無庸預定河票。每年又及以後。由伊塔二城。將茶箱市價若干。互相咨會。務於九月中旬以前。咨商定局。擇何城商販。在何城如數購備茶箱。交給英國匡蘇勒官。取領具文存案。擬俟該商阿賡持攷伊後。仍令會議各員。與之熟商。再行定議。

硃批覽

庚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謹奏。查今委員哈布齊賢等。將存貨傳商領售。一面將本城征稅銀兩。發商易茶。俟伊犁阿克蘇兩處。將已征稅銀解到。按照原約日期付給。

詎該夷酋向委員等聲稱。若能將本年許給貼補之茶二
千五百箱。如數付清。伊即可交帶兵隊之夷官。遵解回國。
伊即徑赴伊江。和好通商。如現付無多。伊只可先赴伊江。
候十月內。再來收領。當令傳商計議。該商等情願先墊茶
三百餘箱。湊茶二千箱。先行付給。委員等向該夷酋通知。
伊極樂從。當將茶箱交清。其本年所欠之茶五百箱。該酋
留夷官一員。代辦區蘇勒事務。留從人二十五名。等候收
領。該夷定於十三日起程。於初十日約該酋來署筵宴。夷
酋屆期。仍出巴克圖卡倫小住四日。將其帶來之兵隊四
百餘名。全行撤回。該國後派委營長薩炳阿等。送至卡倫。

仍按日供應。廉儀伊深抱不安。極口稱謝。於十七日。只帶從人二十五名。由卡外沿邊徑赴伊犁。博勒塔拉邊卡去。訖。所有罰令革員。建蓋夷圖。其大座房間。須俟該國調到夷匠。於明年春融。建蓋不致誤期。

硃批。所辦甚屬妥協。知道了。

辛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初六日。派委藩司王有齡。臬司署上海道薛燠。督同知府吳煦。與該夷詳定稅則。連議三日。所有稅務章程。業已粗有頭緒。該

司等於談論之際。即用言語旁敲側擊。將駐京等事。隱約其詞。仍向該夷商探。惟哮喘不至從中挑剔。其阿斯藩。噉咬嗎。兩夷。語多傲慢。經該司等正言折服。云條約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堅持定見。矢口不移。臣等與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於初十日往洋涇。漢會。嘆首頌。該酋率領各夷官迎接。禮貌尚恭。即在夷樓會晤。十二日。頌首。帶同文武夷官十五人。前來恭拜。臣等仍與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公同接見。彼此往來。均本道及公事。因於十六日。備天照會。頌首。告以駐京一節。請多未便。礙難照行。當時在天津。匆匆議定。不及細

迷頭。和此時商辦稅則。正好將此等不便之處。詳細商量。以期永敦和好。將來辦理各國事務。改由上海商辦。該是日前有求派。

欽差周歷各口之請。是以告知或由。

欽派之大員。有事隨時代為陳請。往返甚速。較之由京發出。查辦更為便捷。即明年互換條約。亦可以無庸遠涉等語。照會去後。業已三日。尚未回覆。當照會之次日。時味囑來至道署。商論別事。臬司薛煥。向其探詢。據云。伊國條約。已經奏明君主。恐難挽回。薛煥當即聲言。

天朝待爾等甚厚。事事俯如所請。可謂仁至義盡。若此等些須。

之事。均不能通融商量。恐不免從此閉關絕好。亦不收爾等稅課。不如及早回頭。免貽後悔。嗚呼。聞之。允以回去。必向公使再三開導。現在能否商量。尚難預料。曾經密令藩臬兩司於會商時。先將

內定章程。作為己意。再向該夷透露。看其動靜如何。據該司等同稟。屢次微示其意。該夷曾有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之語。若必遲就辦理。仍恐利權一去。日後不能收回。此連日辦理之大概情形也。伏思夷性犬羊。此番由廣東起釁。藉端滋事。猖狂已極。此時海內。無論官紳士民。談及夷人。莫不切齒痛恨。然皆係局外議論。僅欲因勢利

導。激。而。用。之。又。皆。來。手。此。辦。理。之。所。以。難。也。臣。等。奉

命。前。來。上。海。示。以

皇。上。格。外。恩。施。今。其。罷。棄。一。切。仍。於。五。口。通。商。該。夷。稍。有。人。心。即
當。知。感。知。懼。乃。敢。違。其。私。智。以。為。稅。課。無。關。輕。重。條。約。萬
不。可。違。窮。光。極。惡。罪。在。不。赦。臣。等。前。接。僧。格。林。沁。咨。文。知
天。津。準。備。一。時。未。能。停。妥。設。該。夷。允。我。照。會。即。將。駐。京。一
層。於。善。後。章。程。內。註。明。可。以。無。庸。前。往。臣。等。尚。擬。奏。懇

聖。恩。暫。且。免。加。誅。戮。若。仍。怙。惡。不。悛。自。等。亦。不。必。起。形。於。色。再。行

想。法。請

旨。遵。辦。至。於。內。江。一。款。條。約。內。載。明。隴。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

其餘俟地方平靖。再由

欽差大臣會議。自漢口溯流至海。仍不得逾三口。目下長江軍務

未清。設設決定欲前往鎮江。或至漢口。先立馬頭。臣等自

必詳味此加若上其督開導。止其暫緩前去。儘駐京一層。該夷允我消弭。

即肯在上海商辦一切事宜。惟願於鎮江漢口兩處先立

馬頭。是否可以允許。暫為緩兵之計。臣等味此未敢輕議。現在

事機事中之前處迫。若能將駐京之事。及早說明。則廣東之事。亦當

可迎刃而解。特恐此機一失。再欲照此挽回。更恐無從措

手。

硃批覽奏已悉。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價格林沁直隸總督慶祺奏伏查原奏請
將提督改駐大沽並將天津鎮調駐古北口互相移調係
為海防緊要移緩就急起見欽奉前因。等語細加商酌查
提督原駐古北口誠如

聖諭。從前安設提鎮自有深意。未可遽更舊制。而海口水師新復
整理匪易。必須大員總統。方期緩急可用。查實任天津鎮
總兵安勇尚在軍營。現著天津鎮總兵湯蘇。係由副將著
理鎮篆。職分較輕。又復履任未久。等語再思等思。議請每
年二月。提督改駐大沽。統帶水師籌辦海防。至十月。仍回

古北口本任所有海口水師。責令天津鎮督飭訓練。仍俟一二年後。海疆靜謐。察看情形。進

旨歸天津鎮統轄。請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提督即無庸改駐大沽。其實任天津鎮。僅一時未能到任。等語。即於著事人員內。留心察看。果能才幹出眾。堪任總統之寄。隨時奏請破格。

恩施以期海疆得人。似此量為變通。於因時制宜之中。不失從前立法之意。又原奏長蘆鹽引復價。及巡費歸公一節。查長蘆引鹽。曾於道光二十二年奏明。每斤加價京錢四文。復經裁減。現辦海防善後。需費浩繁。應請查照二十二年舊

章無分京外一律復價。查引鹽一包除去消耗庫斤淨鹽
不過五百餘斤。請按五百斤義算。每斤復價京錢四文。每
引應交京錢貳千文。按各州縣銀價酌中定擬。議令每引
交庫平實銀四錢三分。所有復價以奉文之日為始。仍自
咸豐九年正月。起無論請領何年引。並代銷滯引。以及
捆運官商民販領引一道。先交實銀一錢。其餘三錢三分。
分作三限完交。以三箇月為一限。每限交實銀一錢一分。
逾限不完。照例參追。京城實銷引目。銀錢價值懸殊。請將
加價錢文。儘數以京城滿錢市票解交。並令通網。每引另
加銀一分。津貼京引。隨同領引時。先交之實銀一錢。一併

文納均令免交傾化火耗。及解費等項。以恤商力。至天津
公共口岸。並永平府屬七州縣。因逼近邊灘。內有利土私
煎。外有口鹽攔入。私銷出沒。最稱難辦之區。應經奏准。免
其加價。此次自應循照辦理。惟緝私巡費歸官之後。即當
設卡撥兵。現值水師新復。勢難兼顧。議令仍歸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慶祺奏。遵議提督改駐海口。並酌擬加
價抽釐等章程。開單呈覽一摺。直隸提督駐紮處所。未容遽易
更張。而海口復設水師。亟資整理。據僧格林沁等。請令該提督
於每年二月改駐大沽。至十月仍回古北口。自可與營務海防。
兩有裨益。惟現在時令已交十月。而海口善後事宜。尚未告蒞。

該提督自不能遠離津郡。著侯督辦礮臺等工完竣。再行奏請。
未年即照所定章程。按期來往。俾資兼顧。至所議鹽斤加價。及
設局抽釐各事宜。均著照擬辦理。其添設將弁等事。仍著勅議
明確。隨時具奏。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十月甲辰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有

內定章程。臣何桂清。自到上海以來。屢飭藩臬兩司。於商辦稅則之時。設法引透。無如該夷總謂縱能免稅。亦難能棄條約。即臣桂良等。屢奉

聖訓諄嚴。亦曾密令隨員。將

內定辦法。從旁探詢。實屬難行。令人無計可施。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亦皆焦急萬分。雖已精疲力竭。仍藉稅則。故意

延宕與該夷早夜糾纏。總期能去一款。即少一款之患。乃該夷持之甚堅。難以得手。即駐京一節。且以奉到

硃批。業經奏明伊國君主。不能更動為詞。臣等於拜摺後。接據該夷照覆。另錄恭呈

御覽。察其詭計。即能不長住京師。而隨時往來四字。未肯改去。且必須擇一與彼有益之處。始可相抵。說至再四。方可得通。此一線。尚非十分允許。臣等晝夜思維。悉心商酌。總緣中國多事之秋。只可暫為羈縻。俟連年多收稅課。即以該夷之財。制該夷之命。庶幾不致受虧。果然省得駐京。則以後一切。均歸上海商辦。可否

欽派大臣。量率大員。漸馴其性。不過多費心機。使其從容就範。較之一朝決裂。不可收拾者。大相徑庭。目下夷性未馴。甚難駕馭。實非臣等怯懦。希圖省事。欲為將就了結之謀。益深恐禍機莫測。釀成兵端。轉致上煩。

聖慮。現在上海大輪兵船。業已不少。而自天津議和以來。夷心疑信參半。不於此時調停妥當。開年二月以後。設該夷又啟戎心。雖津門海口。準備已齊。一經用武。此後更難講和。軍家勝負靡常。若非兵精餉足。僅欲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兵威稍挫。更恐難以為情。且海運正當其時。無論天津上海。何處用兵。辦理諸多掣肘。即不在天津而在上海。則蘇州

鎮江均屬可慮。現在夷情甚為浮動。且等必當小心謹慎。妥善辦法。萬不敢即時令其決裂。有礙大局。其駐京一節。擬即備文照會。務令消弭。至於廣東省城。亦必妥宛商量。屬其早日退還。其長江設立馬頭。與內地遊行兩款。但能有法可施。無論如何為難。均須逐層妥辦。惟佛國夷酋。已於二十日回滬。昨聞委員探報。英味佛三國夷酋。忽有駕船同赴漢口之信。映首頓囑。前已有欲往漢口先看地方之語。故於前摺聲明。今又突有三國同往之說。不敢不據實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懇陳夷情。並辦理棘手情形一摺。總以
夷人不肯罷棄條約為言。在該夷自不肯輕棄前議。原欲桂良
等竭力設法。以圖補救。乃歷次奏報。於內定辦法。業已置之不
論。而此次摺內。竟併駐京一節。亦有不能挽回之勢。然則朕派
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稅則計耶。
桂良等。接奉疊次嚴諭。既知惶悚。尚非全無天良。不過布圍了
事。不知目前兵端。固不可開。將來後患。豈不可慮。所謂以該夷
之財。制該夷之命。不過徒託空談。豈能確有把握。總須將前諭
四事。盡力挽回。即不能照內定辦法。亦可勉從所請。若徒事作
難。必欲邀朕允許。然後將就了局。一奏塞責。試思桂良等在津。

濫許該夷所求之事。據奏。原思日後挽回。若至今仍無補救。不獨無顏對朕。其何以對天下。何桂清身任封圻。特命會辦要事。而堅執己見。竟於國計無裨。桂良等隨同附和。牢不可破。清夜捫心。亦當自愧。前據奏稱。該夷哮喘。尚肯為我出力。何以此時並未見其相助說合。即前在天津所覓內線黃姓諸人。桂良等所恃為轉圜者。何奏報中未見提及。如果似此情形。桂良等亦何所恃而輕許於前耶。至該夷欲赴漢口。尤須力為阻止。此時沿江賊船充斥。若夷船誤被損傷。中國豈能任咎。若因夷船經過。而我水師停兵相讓。設或賊船跟蹤直上。豈不攪我長江大局。該夷既真心和好。豈有不可理喻。著桂良等剴切止之。為

要。迭次批示之後。本已無可再諭。朕不惜諄諄告誡。尚冀桂良等盡心圖維。以全大局。當此國家多難之時。盡一分心。加即為天下消一分禍害。桂良等受恩深重。身在局中。責有攸歸。朕不能再為曲諒也。

丙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目下稅則。雖已辨有眉目。而所以遲遲不定者。原欲藉此為商酌條約之計耳。無如夷性犬羊。雖經飭令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等設法開導。又經巨等備文照會。誠難破其愚惑。臣等體

察夷情自天津議和以來其心將信將疑防我之念幾已
無微不至此時若仍事事將就則後來貽患固屬無窮若
稍露羈縻之形又恐禍起目前實深可慮臣何桂清所以
率同藩司王有齡晝夜趕來上海者正為夷性未馴防其
變生不測故也日前揚城復陷江北軍情萬分緊急提臣
張國樞已帶兵渡江大江南北軍情日緊一日臣何桂清
與臣桂良等再四商量勢難強留即擬於二十五日申刻
飛檄回蘇與撫臣趙德轍商酌一切即行折回常州察看
情形再定進止臣桂良等因夷務正當喫緊萬不敢稍涉
絲動設該夷謂稅則已定不肯久留一旦揚帆竟去貽誤

匪輕再四斟酌。惟有暫留藩司王有齡。仍在上海。與薛煥等。是緊想法。力圖補救。

硃批。知道了。該督既可離滬。王有齡何不可離。明傳該員事事把持。總恐他人收效。況該督司此次辦理夷務。獨存成見。不准他人入手。殊屬膽大。桂良等甘為其指使。更不可解。況此摺鋪敘專拾各逆情形。於夷務不過寥寥數語。又未能將節經訓諭之四層。逐款籌辦。該督此次任意之所欲為。一發莫遏。是以視朕有如弁髦。罪有浮於耆英者。

辛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夷務為我

朝二百餘年來第一大患。臣受

恩深重。雖尋常公事。尚不敢稍涉偏私。而况安危所繫。如夷務者。乎。自上年粵東有事。臣即憂之。至本年並尾。該夷前來上海。投遞照會。有請

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上海會議之約。所求尚不甚善。並有不蒙允准。即赴天津。為所欲為之語。故於黃宗漢道出常州時。痛哭挽留。即在上海辦理。以冀稍分

宵旰之憂。蓋自五口通商以後。如果駕取得軍。本可相安無事。惟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遂起釁端。伏而未發者已及十年。迨軍興以來。乘我多事。大起戎心。屢次直入長江。察看洪逆等動靜。後有

味旨咄咄者。以洪逆並無五倫。亦無刑政。不足與言改圖。就我呈請入江助剿。准其在松江設立馬頭。又請查照道光年間通商章程酌改。院則皆經前撫臣吉爾杭阿奏明。有奉。查道光年間在江甯所定者。謂之萬年和約。係一成不變之件。在廣東所定者。謂之通商章程。載明十二年後酌量更改。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未見其文。以致誤將通商章程作為萬年和約。徒以口舌爭辯。凡有奏請事件。均不能明晰聲敘。欽奉寄

諭。又不敢宣露。該夷初以為請。且不將其委曲上

聞。積疑已深。迨臨廣州。必將文卷搜去。從前辦法。皆為其所窺破。

若任其前赴天津而奉

命查辦之大臣。皆係素未涉手者。設或考究未詳。必更為所挾持。無所忌憚。黃宗漢籍隸福建。曾任浙江巡撫。廣東道員。當知其詳。不難迎刃而解也。乃未達所願。鑄成此錯。頓啟該夷駐京之心。以為事事可與。

大皇帝面決。則中外臣子。無所施其技矣。臣竊見天津所定之件。駐京條內。所比之國。所定之禮。心如刀絞。桂良等。因其洵洵之勢。逼近畿輔。不能不將就奏請。

依議。以為退兵之計。而欲罷其議。為一勞永逸之謀。斷非口舌能爭。亦非微利能動。必得用兵方可。而用兵宜先操必勝之

權今年挫其鋒。明年必有大舉。連勝三年。處處有備。方能
俯首聽命。而以時勢觀之。內寇方熾。民困未蘇。水師尤為
不練。似應待時而動。方出萬全。至我之虛實動靜。必有漢
奸四處。為之探聽消息。故曾拔夷回抵上海以後。臣即飭
臬司薛煥。一面嚴查漢奸。一面設法羈縻。三月之久。幸未
北駛者。因上海辦法。無漢奸為之送信也。迨桂良等先後
到常。臣即力言徑赴上海。與該酋會晤。示以不疑。未可遠
駐松江。轉示以弱。又發令箭。嚴擊漢奸。使之無從窺我底
蘊。非敢為孤注之擲。實因不如此。不足以彰
國威而定民心也。惟該夷雖失所恃。桀驁之態。較之在天津

時已不相同。而其堅執條約之心。仍復牢不可破。且與桂良等和衷熟商。隨機開導。又已卅月。適當軍情萬緊。變端莫測。且不能不先其所急。遵

旨折回常州。再定進止。仍飭藩司王有齡暫留上海。隨同桂良等設法辦理。僕不能事事如願相償。而以勢處萬難。桂良等亦不能不就其力能挽回者。去其已甚。開列進呈。可否仰懇

天恩。俯賜允准。以免登時決裂。恭候

聖裁。如尚有未便

准行之處。則非勒不可。而此時仍宜不動聲色。使之不疑。我則先

將天津海口水陸豫備齊全。臣必竭力籌畫。稍助軍餉。候其來年赴北換約之時。聚而殲之。但茲事體重大。非徒尚意義。及空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所能任事。亦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伏乞

皇上廣求賢良。其經濟學問。實已見諸施行。著有成效者。置諸朝右。然後中外同心。協力維持。方能萬全無弊。否則一誤再誤。必致不可收拾。而後止。臣迭奉

嚴諭。惶悚之餘。猶敢再獻芻蕘。以備採擇者。實

主聖而後臣直也。儻荷

聖恩准臣俟軍務稍定即前赴

闕廷瞻覲

天顏俾得面陳一切藉伸犬馬戀

主之忱別幸甚矣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摺頗有關係著悉心商酌昨日惠親王
面奏辦法事屬可行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

諭軍機大臣等美務辦法自桂良等到上海後朕於奏報內業經
疊次批示本已無可再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回抵常州復得夷
務棘手情形縷晰陳奏當此時事艱難該大臣等受朕深恩諒
不敢竟昧天良希圖違就了事但權衡時勢不但派員駐京必

須極力挽回。即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退還廣東省城各要件。賠咎甚大。均不可不設法阻止。桂良等專辦夷務。固屬無可卸責。即何桂清身任地方大吏。受此委任。亦當力圖補救。所有辦法。著仍遵前旨。將皆為事。旋為轉圜。與其稱兵於日後。不如消患於目前。現議稅則。該夷必有利益可沾。即可從此措手。不至即行決裂。四事若有轉圜。其餘照天津及上海現定各款辦法。該夷若誠心永遠和好。則去此四件。必能長保無事也。至該夷之意。本欲移欵差於上海。如果說定時。四事消弭。桂良等即可允其將欵差移至上海。專辦通商事務。以後各國如有商辦之事。即在上海商辦。廣東仍照舊通商。俟該夷退出省

城後。由兩廣總督。妥定章程。不致民夷爭鬪。儘諸事定議。俟夷船再至天津。即為背約。不能如今年相待。但此時大局未定。切不可泰為宣露。桂良等當存之於心。屆時再與宣說。如該夷回帆時。不與說明。轉瞬明春。夷船復至天津。惟桂良等是問。至何桂清奏稱。各處游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但恐既許游行。即無從限制。此時朕既肯母厲拘泥。內定辦法。該大臣等。必當各失忠誠。竭力挽回。為國計民生。豫籌久遠之策。諒桂良等。亦必能仰體朕心也。

何桂清又奏。咸豐四年二月。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所雇金教師船。碰損味夷馬肩亞商船一隻。當據該夷商稟道。

索賠約估修費。不過洋銀三四百圓。嗣由該夷領事官。照會吳健彰。讓賠洋銀三千圓。仍令華夷各船主。自行清理在案。忽於本年九月二十日。蘇松太道。接到味肯照會。內稱。前遺允賠已久。因庫項支絀。未經交收。每日須加利洋銀二百五十圓。從四年二月三十日起。至今該息銀若干。必得剋日了結。否則即將關稅扣抵。務使本利全清等語。現在已由吳健彰查明華夷各船主下落。妥為辦理矣。查以船主應賠之款。而索之於官。已非情理。約估修費。不過洋銀三四百圓。而索賠至三千圓。又須每日加利洋銀二百五十圓。迄今已四年零七箇月。竟須利洋銀至四十一

萬二十餘圓之多。更屬匪夷所思。假使海關實有浮收情事。更不知其如何設法矣。是以前奉寄

諭。密查各夷賠累喫虧之處。臣未敢宣露者。恐啟其不可收拾之憑空要求也。至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憑律例以決斷者。全恃條約以為範圍。若不收其關稅。則與萬年和約。及廣東省原定舊章不符。一事廢。則百事俱廢。天津之條約。又作罷論。真可任其為所欲為矣。如欲與之另定章程。該夷又將藉口於萬年和約。亦已廢棄。毋庸再議。就撫之憑據。毫無。更難措手。此係就夷務論夷務。而未及民情商情軍情也。桂良等一到江蘇。即恍然大悟。正思設法補救。又欲

先將長駐京城一事。無論如何為難。總求挽回。以慰

聖懷。至商民利柄。亦必當收回。庶江浙閩廣僑兆生靈。衣食有資。不致另啟亂萌。關稅則不增不減。聊以接濟時期。其各處游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粵東省城。雖回有期。凡此皆所以尊崇

國體。而藉條約以維繫之也。臣與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同揣力量。或尚能為。今軍情大變。安危在於呼吸。臣憂心如焚。臂不能再展一籌。現在三國交商。均在上海。若不迅速了結。颺帆而去。則成了而不了之局。明年春水發生之後。非臣所能意料也。

硃批覽。

乙卯。湖廣道御史札拉芬。前署直隸總督瑞麟。奏請復設水師。實為當務之急。業蒙

諭旨准行。惟聞瑞麟交卸督篆之後。此事尚無定議。如招募水兵。建蓋兵房。一切章程。亦無頭緒。事關重大。不宜稍有延誤。相應請

旨。飭下現任直隸總督慶祺。將水師事宜。會同瑞麟。迅速妥議章程。一面招兵布置。現屆冬令。萬不可遲。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提督改駐海口。及加價抽釐等章程。當經分別諭令將添設將弁等事。勘議明確具奏。現

尚未據奏到。而招募水師。尚待操練。亟應將所添將弁。議定章程。使各有統屬。庶新募之眾。可成勁旅。且時令即屆。海寒。建蓋兵房。以資棲止。尤為緊要。著僧格林沁。瑞麟。慶祺。將現募水師已得若干。將弁應如何添設。及蓋造兵房。置造軍裝器械。現在如何辦理。據實具奏。迅速籌辦。毋稍遲誤。

丁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雙港工程將竣時。於僧格林沁。復詳加相度。尚須於於僧格林沁營盤內。並健銳營營盤內。添建三丈高礮臺二座。方合機宜。當即趕緊興修。於九月間一律蒞葺。海口南

岸礮臺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礮臺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均經次第興工。堅立椿木。安設礮臺。周圍堅築堤牆。沿牆修蓋土甬。密布礮門槍眼。堤外開挖濠溝。並置木柵。聯成巨筏。以扼海口要隘。又於北岸石頭縫地方。添設三丈高礮臺一座。以為後路策應。茲於本月十二日。各項工程。一律告竣。伏查海口南北兩岸。地勢卑窪。工程浩大。經才瑞麟督修搶辦。晝夜趨催。以期迅速成功。茲已工竣。堪慰

宸厪。惟此次海口興築礮臺堤牆等工。剋期蒞事。沿海地多斥鹵。挑挖新土。尚帶潮濕。轉瞬嚴寒。一經結凍。恐不免有酥城

情形○來歲春融○所有礮臺營壘○均軍加培灰泥○以防雨水
衝刷○再查此項工程○所需物料夫價等項○先後在直隸藩
庫借撥銀九萬兩○運庫借撥銀一萬兩○前任長蘆鹽政烏
勒洪額等○捐輸銀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一兩一錢三分○除
雙港動用銀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兩○海口礮臺動用銀八
萬九千八十四兩五錢六分○統計用過十三萬六千五百
三十四兩五錢六分○尚存銀二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
分○擬酌留銀一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交提督史榮椿
接收○以備來春加培灰泥等用○並先歸還直隸藩庫銀一
萬兩○其餘借撥銀兩○應由鄂慶祺○於釐捐及鹽斤復價項

下。收有成數。陸續歸款。其前飭各該州縣採辦椿木。續行捐輸銀兩之官紳商民等。應如何獎勵之處。亦由粵厘捐查明辦理。現在京通兩局銅礮計十六位。雙港營盤安設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四位。分運海口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六位。五千斤重礮二位。收到捐輸洋鐵礮二十五位。安設雙港六位。運至海口十九位。並牙瑞麟在海口購買洋鐵礮四位。一所安設。其海口大礮。因新建礮臺。泥土尚溼。未便在礮臺上演設。先就牆上演放完畢。遠近均能有準。已酌量挽上各礮臺。分設以及堤牆礮門等處。派委副將烏志阿等。統帶宣化鎮官兵

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妥為守護。至通州存營官兵。礮位。擬即撤回。勞僧格林沁。業經札行副都統克興阿。統帶前項官兵。並護送存營礮位。迅即回京。該處營壘。札文文武。妥為看守。其雙港各營官兵。應俟海河結凌。並山海關防兵。一併撤回歸伍。以節經費。雙港現設武成永固礮四位。撤回都城。其雙港營壘撤防後。交天津鎮派兵守護。謹繪南北兩岸礮臺營壘全圖。恭呈

御覽。再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辦皮貨銀一千一百兩。統計該監督共捐牛皮二千張。合銀二千二百兩。應請

飭部照例議敘。

諭內閣。僧格林沁。自通州前往天津。辦理海口雙港礮臺。並續建礮臺營牆等項工程。現已一律完竣。念其數月以來。勤勞聿著。著賞給御用巡幸袍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謀。拈齋往天津。交僧格林沁。抵領。以示嘉獎。其所帶兵丁。並著酌量更調。俾資休息。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修理雙港海口等處礮臺營牆。一律完竣。酌撤防兵。繪圖呈覽一摺。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及雙港地方。修築礮臺。安設營壘。並置木筏。以扼海口要隘。各項工程。已於本月十二日一律告竣。該大臣辦理海防。已逾數月。夙夜辛勤。自應暫行回京。以節勞勩。本日降旨。賞給御用巡幸袍。

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謀枯齋往。交僧格林沁祇領。現在各工完竣。該大臣著即來京。所有操練水師。運蓋兵房等事。即交瑞麟。慶祺。妥為辦理。礮臺分設礮位。著即飭副將馬忠阿等。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小心守護。餘俱著照所議辦理。至所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官兵。程途遙遠。未便令其歸伍。此次回京後。應在何處駐劄。著僧格林沁籌議具奏。

奉旨。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日前英商額

嗚呼。尚臣等云。若照近日相待之意。將來公事甚好商量。即味佛兩國。亦皆願永敦和好。本日味首咧衛廉。因公事照會內。有中華有何需用味國之處。定當協力襄辦等語。味此等語。如有不信。不過敷衍。而用以對英則可。可見此時夷情較之天津大不相同。稍堪仰慰。

宸廬。惟堅執條約。萬難商改。終夜焦思。迄無善策。

皇上聖恩寬大。責臣等以四事。並非強以所難。僅不能設法消除。

非獨無以卸責。實無以仰對。

君父。無如夷情當甫定之秋。辦理甚難著手。必與之明改章程。彼

即指為背約。即如駐京一節。說至再三。方肯不長行居住。

且因此款內有兩或字。原屬未定之詞。彼乃語塞。若再商

他款勢必不行。臣等與藩臬兩司。再四熟商。祇得於無可想法之中。聊為釜底抽薪之法。如該夷入江。欲攘我淮鹽之利。因正課雜項。及商民所得。每年計數千萬。恃以養命者。無數生靈。一旦被其攘奪。商賈彫敝。窮民失業。情形不堪設想。故不待其發端。先與要約明白。不准販運。該夷仍復力爭。說至旬有餘日。乃得慨然許可。現在已將食鹽歸入違禁貨物款內。不准往來裝載。將來設有違禁。亦必隨時嚴辦。以杜外夷侵越之漸。即礮彈軍火。一概不准進口。山東登州。與牛莊兩處。以豆石豆餅為大宗。向來皆係江浙閩廣商販船戶。運銷於東南各省。其利甚大。此項船隻。

共有二千餘艘。海運漕糧。藉此承運北上。其倚此為生活計者。不下數千萬人。臣等議明。豆石豆餅。在牛莊登州兩口者。暎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屢向爭論。始得允從。商船從此照舊貿易。不致遠絕衣食。海運漕糧。亦可兌運。實於漕務民生。兩有裨益。前聞該夷載貨數船。向牛莊登州售賣。該處商民。祇肯接濟食物。不肯與之交易。夷商廢然而返。若往來兩次。必自裹足不前。急欲與之計議。彼決不肯聽從。內地游歷通商一節。議明除軍師不准前往外。無論何處。必須體面人。方准該國領事官發給執照。由中國地方官查明蓋印。以便隨處呈驗。既有稽考。可免夷匪混迹。

且遊歷他殊批始則傳教繼則區劃存之方者多係傳教之人。本屬例所不禁。今有執照

轉能稽覈殊批其自發初真夢語也夷情最忌繁難。苦其累費日久。或可不至。凡斯

之類。祇好漸次想法。從緩消弭。臣愚以為夷情悅服。遇事

尚可熟商。夷情乖違。籌辦更難措手。總俟中國兵精餉足。

破利船堅。惟所欲為。何事不堪罷議。為目前計。祇得去其

太甚者而已。現在喫味兩夷。稅則章程。已於初三日議明。

佛夷亦於日內可定。因商酌之款。與廣東省城各事。尚未

定議。未敢遽行入奏。日前喫味佛三夷。均有欲入長江之

語。經藩司王有齡等。示以通商。當待軍務完竣。各該夷均

稱。此去不過往看地方。並不羈留。亦無他意。及告以沿途

均有賊匪。必過不去。執云不怕。決不至於滋事。味批不滋事。口此句通。謂事何處。屢經阻。不在此也。臣等親向商量。反復勸諭。至再至三。雖復折以正論。味佛兩夷。索然氣沮。遵奉開導。不即入江。惟嘆夷堅執不移。無論如何說法。總云不過兩旬。折回港上。再議廣東之事。臣伏思該夷大輪船隻。出入自如。自三年以來。曾經往來數次。無從禁止。不若示之不疑。以沿途照料為詞。趕緊札道派委妥員。持文跟蹤前往。觀其動靜。既據聲稱二十日內。可以往還。人地生疏。又無貨物貿易。亦斷不能久留。沿江各督撫。及帶兵將帥。經臣何桂清於得信之初。已先行飛咨查照。可免驚疑。臣等現在上海。靜候該夷回

來高辦廣東之事。並與斟酌各款。藩司王有齡。因增務及軍餉諸事。萬分緊急。已於初三日。星夜回蘇。所有滬上現辦事宜。仍由臣等督同臬司薛煥。及隨委各員妥辦。並與督臣何桂清往返函商。

硃批。覽此摺。不覺憤悶。尤堪痛恨。汝輩此行。不但不能消弭。反不如原約。直令喫夷輪船入江一行。設若不同。何以處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稅則議定。夷性漸馴。一摺。覽奏。實堪痛恨。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桂良等接奉後。當知自愧。喫夷輪船。豈容輕令內駛。桂良等。私自允許。猶言示以不疑。朕若力持定見。必欲責令阻止。但恐桂良等。既已允許。力不能阻。只可聽其一

行○若○回○港○後○又○欲○隨○意○往○來○或○他○國○效○尤○跟○蹤○前○往○斷○不○能○再○聽○其○便○至○鹽○斤○在○內○地○本○各○有○界○限○豆○石○亦○奉○天○等○處○貿○易○大○宗○原○當○定○以○限○制○其○遊○歷○內○地○特○執○照○為○稽○查○焉○能○周○徧○係○屬○最○下○之○策○朕○此○時○不○再○加○駁○斥○不○過○恐○桂○良○等○力○有○不○能○至○於○決○裂○耳○並○非○謂○其○可○以○勉○從○也○駐○京○一○節○在○該○夷○不○過○因○廣○東○道○遠○恐○下○情○不○能○上○達○前○次○寄○諭○准○其○將○欵○差○移○至○上○海○正○可○以○此○為○詞○罷○其○駐○京○之○議○若○仍○准○其○隨○時○往○來○豈○能○日○久○相○安○並○著○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其○廣○東○省○城○退○出○則○該○處○民○人○不○致○與○該○夷○為○難○並○可○開○辦○貿○易○實○屬○彼○此○有○益○該○夷○回○來○欲○議○此

事。即著曲為開導。俾有轉機。凡此數端。皆非無可措詞者。總在桂良等激發天良。力任其難。能罷去一事。即免一事之貽害。若徒以釜底抽薪為詞。而實則於事無補救。桂良等其何顏以對朕耶。

壬戌。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木哩斐岳幅文稱。有咨送丕掌羅幅斯奇公文一件。派那克里玉多幅等面交。請照定例。令其迅速行走。並照天津立定章程。派往之官兵一切路費。照例給償。並差瑪爾前來。有面傳要話等語。查天津如何立定章程。本處無憑。查覈。謹遵

前奉

諭旨。准其來使進京。派委協理台吉等護送。於十月初五日由驛
進京。其路費給價已遵。

旨。面飭該夷。毋庸付給。又據瑪爾言及。自英佛開入廣東買賣
均已罷市。其入天津傷人幾及千名。若非普提雅廷到津。
英夷必入京師。若非木哩斐岳幅派兵定明黑龍江界址。
已入貴國境內。此皆普提雅廷勸阻之力。至俄國大比。

大皇帝賞給翎支。中國大臣。俄國給與執照。於兩國大有裨益。其
使臣進京。不令多帶從人。以免擾累。以上各情。均請京師
大部。與丕業羅福斯奇商足等語。此次瑪爾來至庫倫。
謹遵前次。

諭旨。諭以向無賞給翎支。領受執照之例。瑪爾又稱。雖經部駁。若允所請。別國畏我兩國和好。愈為有益。查俄夷性本狡獪。難保不無藉端。所有瑪爾面稟之語。全行鈔錄咨送軍機處備查。嗣後俄夷如再派人赴京。可否仍照此次。一面由驛護送。一面具摺奏聞之處。伏乞

訓示。所有准其那克哩玉多福來京之處。已咨覆國畢爾那托爾。並照舊賞給瑪爾緞疋靴茶等物。令其旋回。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派員護送俄囉斯使臣進京。並將俄囉斯瑪爾面稟各條。鈔錄呈閱。一摺。覽奏均悉。本年

四月。英佛二夷。滋擾天津時。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言英佛二國前來。並無惡意。欲代為講和。是以未先開礮。不料該使臣未能為力。英佛二夷。竟先開礮。以致官兵挫失。今該國轉以天津之事。居功。任意誇張。斷不可信。此次該國遣使進京。知已啟程。嗣後。倘再有人前來。如傳尋常事件。該大臣即向該夷詢問商辦。再行具奏。倘稱有緊要之事。准照此次一面馳奏。一面派員伴送來京。至該大臣遞到俄囉斯瑪爾兩面稟各條。俟該使臣那克哩玉多幅到京時。再由理藩院與丕業羅福斯奇會同商辦可也。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

奏。查南北兩岸。各建礮臺三座。現設水師兵三千名。每礮臺擬駐兵四百名。又各匠役字識等兵。北岸擬設二百名。南岸為提鎮操兵駐劄之處。事務較繁。應設四百名。至管轄員弁。南北兩岸。擬設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共六員。分駐六礮臺。又每礮臺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四員。隨營操防。查海口大沽兩臺。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應即抵補。尚須撥添遊都守。以及千總等官七員。已在於通省簡僻營分。量為抽調。俟酌擬妥協。另行具奏。經制外委等弁。即於本鎮各營。分別改撥考拔。以上兩岸官兵。歸大沽協副將管轄。天

津鎮總兵統轄其兵數除海口大沽兩營原額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現已招募五百餘名由提鎮督飭上緊練習尚少兵七百餘名因大沽本地不敷挑選現已各處招募務擇其年力精壯者趕緊募補足數舊存額兵詳加考驗裁汰老弱隨時更換應給餉需水師應較陸路稍優擬均照馬兵口糧銀數在於捐輸項下支給並仿照健銳等營操賞工費章程量為變通以掛鎗為鎗作為考驗應習之技再能放礮有準加給工費銀五錢善識水性能藏身水內者加給工費銀五錢又能於馬鎗上頭演習純熟交鋒時可抵長矛者加工費銀五錢又如

長矛腰刀各項雜技習演出色者每一技加給工費銀一錢似此層層加賞庶足以鼓勵我行雙港現設營盤九座擬於天津郡城各營內共派兵二百名前往分駐巡防至應建兵房時交冬令不克興工現將礮臺所餘木料儘留備用一俟開春即行趕辦至現募兵丁即可於新募礮臺左右土窖內暫住如不敷用再行搭蓋窩棚以資棲止添設兵丁即應添置器械本乎海口各營器械又多損失現經分別製備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奏現在北塘礮臺等尚未親身履勘擬於拜

摺後帶同隨營翼長等即行遵

旨起程。統赴北塘查勘該處礮臺。順路至通州鑄礮局查閱畢。由

通州回京覆

命。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夷船入江情形。已於前摺聲敘明晰。該夷此時自行入口。即誤有損傷。亦不能怨及中國。況經等與彼言明。更無異說。賊船跟蹤一節。似可無虞。

夷雖犬羊性成。尚知顧忌。如可與賊聯絡。早已通同作弊。其所以必入長江者。實為將來設立馬頭。希圖利益起見。並非別有他意。似堪共信。岑桂良。花沙納。前在天津。因值萬分危急之時。不得已代該夷乞

恩。原不過欲為退兵之計。及該夷必候

旨允准。方肯退出海口。岑等實已計窮。此番特奉

恩命。來至江蘇。辦理稅則。正可將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蓋救視

同隔膜。誠如一如

聖諭所云。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蓋真專為稅則計耶。若僅希圖了事。實非岑等所敢居心。迨行抵常

州。接見督臣何桂清。即以

內定章程。實難照辦。向岑等言及。岑等亦甚覺其堅執。已見
然當時會銜具奏。即照督臣所議。及岑桂良。花沙納。同船
後。私自商量。且俟到上海後。查看情形如何。再為據實直
陳。請

旨遵辦。嗣因到滬。明探暗訪。方知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故未
敢遽行宣露。誠恐稅課全免。仍於大局無濟。更覺失算。且
細體督臣現所商辦之意。尚屬周密。至藩司王有齡。昆香
來滬。實係岑等公函。囑前來。前月督臣回常。該司亦急
欲遵辦。岑等因請務尚無眉目。仍留數日。茲奉

嚴切訓諭。不敢不據實直陳。臬司薛煥。前因奉到

諭旨。令其羈縻夷人。在滬等候。該司因駐京一層。最關緊要。當向

李味燭等。以京師土多風大。地凍天寒。與在京交出查辦

之件。較之由背撫奏請者。更稽時日等詞。旁敲側擊。意欲

令該夷廢然思返。味燭等當以業經奏明君王。恐難設

法為詞。目下夷情雖漸馴服。均稱願敦和好。而一議及條

款。即以背約為疑。所有奉

旨。諄諭四層。自當逐款商辦。能否如願。實難懸揣。其四事之外。凡

有貽害甚大者。亦必隨機應變。設法消弭。誠如

聖諭所言。盡一分心力。即為天下消一分禍害。俟旨自入江後。尚

無消息。據云。過二十日即回。計月內可以旋滬。日來與佛
夷商議稅則。兼及廣東之事。該夷大約不能作主。仍須俟
旨回來。方可定議。黃仲奮未在上海。茅等初猶疑其躲避。
嗣見黃宗漢摺內。言及該員現在廣東。用五品頂帶。在外
酬應。方信其實已回粵。梁植現在上海。日前阻止味衷。毋
入內江。伊亦從旁傳話。茅等私心揣度。儻能使夷情日馴。
則目前可免另生枝節。將來辦理得手。然後從緩想法。漸
除後患。似更妥協。總須兵精餉足。
國勢強壯。方可希圖一勞永逸也。
硃批。知道了。

丁卯伊犁將軍札拉芬奏。俄夷帶領隨從二十七名。行抵伊犁。送給夷酋羊酒等物。該酋欣然領受。嗣據該委員等稟稱。該酋現駐夷圍。察看水勢情形。因見圍所器具等件。代為收存。毫無損失。甚為感激。屢向該委員等懇入署謁見。面申謝悃。因其情詞懇切。未便阻其求見之誠。隨會同領隊大臣等。為其入署。待以客禮。該酋言貌甚恭。尚屬馴順。惟夷圍逼近河干。其房間有被水沖塌者。該酋曾與委員等言及。將來尚須改修。俟採定地基。擬即回國派員前來。自行蓋造。夷酋抵伊後。曾分送食物。堅求收受。擬俟該夷啟程時。備禮回送。合併聲明。

硃批。知道了。

庚午。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奉

旨。醇諭四事內。不准長駐京城。雖經定議。而內江通商。內地遊行。二事。僅止釜底抽薪。能否再事轉圜。仍當會商辦理。其餘。還廣東省城。亦應迅速定議。四事之外。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除已設法消弭外。凡屬力所能為。見所能及。仍必知無不言。以備桂良等集思廣益之用。再。臣陳奏別項事件。有牽涉現在夷務者。皆以稅則二字代之。以便照例各行。免滋該夷口實。

硃批。知道了。

萬辨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頁
第
三
十
三

五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十三之三十四

202/1127M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十一月癸酉

欽差大臣和春奏前准何桂清密咨風聞喫味佛三國有派船前
赴漢口查看情形之說。臣等恐其另有別情。當經密飭水
營鎮將。授以機宜。揚言將調火輪兵船入江助剿等語。並
傳知上海來江輪船一體防護。藉以窺探情形。隨時稟報
去後。旋據總兵周希濂及鎮江道府等先後稟報。十月十
五日申刻。金陵江邊陸營。見有輪船五隻。緩緩而行。將近
下關。我處紅軍各船。即張帆作為會攻之勢。逆匪驟見。連
開大礮轟擊輪船。該夷亦開礮還擊。火器互攻。甚為稠密。

約一時許。夷船即齊泊上船。午六日卯刻。仍復駛回下關。九洲洲一帶。靠近江岸。迭施大礮炸彈。環轟賊壘。我師上下游。紅軍戰艦。亦與合約。兩時許。該逆未曾遭礮。夷船五隻。駛往上游而去。我師亦即收帆。探知兩日之戰。夷人炸彈火箭。有射進賊營者。亦有越過與不及者。逆營匪黨。殲斃約數十人。其礮臺船隻。皆有燬壞。夷船桅艙及煙筒。損壞數處。夷人亦有傷亡。接仗後。夷船如飛西馳。

硃批。知道了。

甲戌。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查大沽海口兩營。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現擬撥

添遊擊都司守備等官三員。原設兵額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前已招募五百餘名。尚少七百餘名。等公同商酌。南北兩岸。共設礮臺六座。南岸南礮臺。應設遊擊一員。查有舊沽營遊擊。堪以裁移。改為前右營遊擊。督兵駐守。中礮臺作為中右營。即以大沽協左營都司駐守。老礮臺作為後右營。即以大沽協右營都司駐守。北岸土礮臺。查有鞏華城都司。堪以裁移。改為前左營都司。督兵駐守。靛礮臺。查有三河營都司。堪以裁移。改為中左營都司。督兵駐守。石頭縫礮臺。作為後左營。即以海口營守備駐守。以上原設三員。裁改者三員。其裁改三員。

內鞏華城責任都司穆長營隨缺移赴新任此外移改之
遊擊一缺都司一缺遊委委員先行試署其應添之千總
把總外委等弁酌量改撥報部查覈至裁缺之葛沽三河
鞏華城等處營務應歸何員管轄並改撥員缺如有應行
變通之處等慶祺隨時籌議奏明辦理南北兩岸官兵現
今分別布置所有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請移改弁兵
之處應毋庸議此次添募新兵現於各處續行招募足數
交提督史榮椿署天津鎮總兵湯蔭認真訓練一面趕緊
添蓋窩棚俾資棲止舊存額兵內裁汰老弱隨時募補至
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前因招募新兵未齊經僧格林沁派

令副將烏忠阿帶赴海口守護礮臺。現在添募新兵。業經足數。應將宣化鎮官兵裁撤。即交烏忠阿統帶起程。各令歸伍。以節經費。前經遣撤之雙港各營官兵。自十月二十日為始。分作六起起程。督瑞麟即督隨後起官兵回京。

硃批。近已面諭。明歲海防仍責成僧格林沁督辦。此摺著僧格林沁察覈具奏。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尚書瑞麟直隸總督臣慶祺具奏。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一摺。據該大臣奏稱。馬沽營遊擊。鞏華城都司。三河營都司。均堪裁移。並

大沽協海口營都守分駐各礮臺其應添之千總把總外
委等弁均酌量改撥等語所議均屬妥協查海口原設兵
一千六百餘名新募兵一千三百餘名合計有兵三千名
在南北兩岸礮臺可資守衛伏思大沽海口南至山東地
界二百餘里東至山海關六百餘里地方甚為遼闊雖難
處處設防其扼要處所亦應嚴密布置所有未盡周備之
處容俟明春等到津後與直隸督臣慶祺再為詳細籌畫
隨時具奏明歲酌調官兵前往防守等現調撥吉林黑龍
江官兵各一千名哲里木昭烏達官兵各一千名察哈爾
官兵一千名共馬隊五千名應請

勅下各該處。於明年二月內。一併到防。並酌帶京旗官兵二千名。以資調撥。惟需用經費不貲。本年津郡雖已辦理釐捐。暨斤復價。誠恐仍不敷用。併請

勅下戶部。直隸總督。豫為籌備。

諭內閣。前據瑞麟慶祺奏。擬添撥海口將弁事宜一摺。當交價格林沁察覈具奏。茲據查明裁移分駐之處。均尚妥協。著照所請。所有天津海口。應添設前右營遊擊一員。著即以葛沽營遊擊裁移改駐大沽協左營都司。著作為中右營都司。大沽協右營都司。著作為後右營都司。應添設前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鞏華城都司裁移改駐。應添設中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三河營

都司裁移改駐其海口營守備著作為後左營守備以資防守
至應添千總把總外委等弁著慶祺酌量改擬餘著照所議辦
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查覈海口情形請豫調官兵一摺。現
在津沽海口各礮臺一律修造完竣。明歲必須添調官兵前往
以資防守。著景濤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兩處各調撥馬隊精兵
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於本年十二月起程。俟明年二月初間
必須行抵天津。歸僧格林沁調遣。毋稍延緩。

又

諭昨據瑞麟慶祺奏酌擬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各情

當文僧格林沁察覈具奏。本日據覆稱。該大臣所擬請裁移添設之將弁各缺。均甚妥協。其原設及新募之兵。足資守衛。業經明降諭旨。依議辦理矣。惟據稱海口地方遼闊。尚須添調官兵。以資防守。所請調之吉林黑龍江蒙古兩盟。及察哈爾等處馬隊兵五千名。均於五月初間可到。合之僧格林沁另帶京旗官兵二千名。共有七千之數。津郡現辦蘆捐。及鹽斤復價。猶恐不敷應用。除飭戶部豫為籌備外。並著慶祺先期籌備。以免臨時缺乏。

又

諭據僧格林沁奏天津海口防務緊要。現擬添吉林等馬步隊七

千名。於明年二月到防。所需經費。除直隸總督慶祺豫籌外。並著戶部妥為籌備。毋誤要需。

甲申

硃諭。朕思辦理俄夷之事。肅順一人尚覺孤另。若見面時。該尚書言語之間。總不免激烈。無一轉圜之人。若事事許其轉達。則一司員能辦之事。况該夷既知入奏挽回更難。著添上瑞堂。仍不離事。應理藩院之意。豈不更妙。

諭內閣。現在俄囉斯國遣使來京商辦事務。著派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理藩院尚書瑞堂會同辦理。

丙戌。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夷業定議約以三年為期。

除本年應交茶箱以及茶價均已一律清楚外。至咸豐九
十兩年共應交茶三千箱。以本年塔城茶價計之。共需銀
五萬四千餘兩。伏查口外商販茶斤均由山西歸化城轉
運而來。該處為茶商總匯之區。應交夷茶不若即在歸化
城由官就近採買。可否由山西巡撫遣派委員。協同歸化
城該管衙門。將此項武夷茶斤。揀選上等。每年採買一千
五百箱。由台驛遞運。逐程委員護解塔城交收。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谷泰奏。貼補夷商茶斤。請由歸化城豫為採
買等語。所籌尚為周妥。已諭知成凱。英桂。各派委員。如式採買。
解交塔爾巴哈台。或分年解運。或一併解運。即由該將軍等酌

辦總期毋誤每年十月之期所需價銀在於欠解甘餉內動撥照數扣除矣此項茶斤既由內地採買則各城所收茶稅即可留抵各城兵餉之用著扎拉芬奏咨明陝甘總督每年每城徵收茶稅若干即於應解經費內照數扣除以歸覈實其塔爾巴哈台現存茶樣著即咨送成親英桂飭屬照辦並將茶箱斤數一併咨明俾無歧誤

又

諭扎拉芬奏貼補俄商茶斤請由歸化城豫為採買等語塔爾巴哈台燒燬俄夷貿易圍子一案經扎拉芬奏等議定以武彙茶五千五百箱貼補被燒夷貨本年十月間先付二千五百箱

據該將軍等。已於徵存茶稅內發價置備。給發該夷清楚。其咸
豐九十兩年。每年應給武彝茶各一千五百箱。據稱。口外茶價
日昂。茶稅盈絀無定。誠恐屆時購辦不及。轉滋口實。歸化城為
茶商總匯之區。若由該處官為採買。即在山西大解甘餉內動
款給價。較有把握等語。此項茶斤。以現在塔爾巴哈台茶價而
論。計需銀五萬四千餘兩。山西省積欠甘餉。尚有一百三十餘
萬。其中應解伊犁之項。數亦不少。若由歸化城就近購茶運解
塔爾巴哈台。而於該省欠解甘餉內照數扣抵。實屬一舉兩得。
著成凱。英桂。各派委員。照依該將軍咨。送茶樣。陸續採買足數。
由台驛遞塔爾巴哈台交收。或分作兩年運解。或於明年一併

購運均著酌量辦理。但每年所需一千五百箱。總不得逾十月之期。以免延誤。並不得濫變短少。致令別生枝節。所需運腳。既以解餉運費作抵。亦無庸另行籌款也。

扎拉芬泰等又奏。夷首阿春特。來至伊犁。因夷圍處所。被水冲塌一節。曾於上年該首起程回國之先。即飭營務處。以所具該夷咨覆為憑。聲明嗣後夷圍房間被水。與中國無干字樣。是以該首抵伊後。居住夷圍。查勘坍塌情形。無可置喙。惟求另給地基。以便來年春月。另行政修。隨飭委員等。偕同夷首。於城外曠地。徧行妥勘。總須能避水患。而於民間田舍墳墓。均無妨礙。方可指給該夷。令其自行修

理嗣據採獲地基親至該處履勘無異並順看夷酋該阿
齊特極口稱謝其感激之狀尚屬出於至誠旋於次日該
酋送呈禮物八色再四推辭只得收其四色交營務處收
存。

硃批覽奏已悉。

扎拉芬泰等又奏接准烏魯木齊解到俄囉斯夷人三名
隨帶騎馬三匹鳥槍一桿咨請查辦前來隨飭協領哈布
齊賢等協同俄夷匡蘇勒官將該夷人等因何私行越界
公同查訊旋據訊明該夷人等委因躲避差徭由該國地
方私自逃出現交該匡蘇勒官領回收管暫行安插園所

遇使帶歸該國。

硃批知道了。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惟此次夷務。自廣東錯誤以來。敗壞至今。幾於不可收拾。目下夷性雖尚安輯。而一談及商改條約。不禁神色俱變。其情甚屬可惡。臣等此時惟俟該夷回滬。一面議論廣東還城之事。一面設法阻其進京。將來能在上海互換條約。可以永不北去。方為上策。日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嗣後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等因。欽此。臣等自當謹遵。

諭旨。妥為宣示。現在體察該夷情形。此番回滬。恐不能在上海久延。惟當藉說廣東之事。與之反覆商議。總期殫竭血誠。使該夷總不進京。不敢稍遺餘力。前請於上海設立

欽差。係臣等欲止該夷進京之意。此時仍當從此想法開導。力為阻止。且互換條約。該夷必欲仍往京師。其事即在明年夏間。為期甚近。臣桂良等擬告以將來互換條約。仍係我輩經手。若到明年屆期。我可先到上海等候。並告以在上海互換條約。即與京師無異。設該夷堅執欲往。臣等亦必當

遵

旨力阻。僅能就我範圍。即可相機駕馭。萬一該夷過於執拗。從此不與我議。揚帆自去。此時操縱之方。萬難措手。且恐為時無幾。立時請

旨遵辦。又來不及。臣等見識愚昧。不知所措。惟有懇

懇訓示。免致臨時貽誤。僅蒙

皇上諭以機宜。臣等萬不敢因得稟承。稍存畏難苟安之見。所以此次請

旨。實為夷務過於重大。不敢稍涉大意起見。至於廣東之事。臣等曾向喚咈兩酋言及。並告以及早退出省城。可免百姓與

之為難。乃一道及廣東百姓。該夷等不覺聲色俱厲。且云如無黃總督。廣東尚不至如此大壞。其恨黃宗漢更甚於葉名琛。尤不可解。臣等探聞此時廣東商人照常開船貿易。民夷亦未相攻。惟啖咩兩國夷人均有欲俟條約通行以後。方肯還城之言。而前據額爾哈面云。俟由漢口回滬。再行商議。該夷前月行至南京。曾與賊匪接仗。彼此開礮轟擊。互有損傷。因而耽延數日。聞於十六日始行前進。約計本月初十日以後。想可還滬。一俟該夷到滬。臣等即將各項要件。逐層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夷務關係重大。請旨遵辦一摺。桂良等

迭次陳奏辦理情形業經剴切訓示總以阻其進京停其江路
通商並將遊行內地罷議及奏歸還廣東省城四事為最要桂
良等果肯竭力轉圜何至徘徊兩月有餘又復奏請訓示前次
准將欽差移至上海原為阻其進京及赴天津之計若仍准其
隨時進京則進京之後如何驅逐豈不與駐京無異又何必改
欽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總之進京一節萬
不能允內江通商必須消弭其餘兩事亦當設法妥辦桂良等
既擬在上海互換條約即著迅速定議將此四事挽回議定之
後速行奏聞並將條約進呈閱後即令桂良等在上海互換勿
令該夷北來恐該夷詭詐故延時日待至明春仍然北馳前次

諭旨內已言明再至天津我兵必先開砲。僅桂良等不便向該首面說。可令委員等向夷官透露此意。告以天津已有準備。若再前往。必啟兵端。彼時一經開仗。即上海等處。必當斷其通商。並可傳播他國夷使。使之聞知。各國恐被連累。必有從中勸阻者。至桂良等派辦夷務。挽回條約。是其專責。設或事至決裂。必須用兵。斷不能歸罪於議事之人。若不能阻其進京。以致夷船復至天津。則無論動兵與否。朕惟桂良等是問。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據楊載福及黃州協副將書紳知府周炳鑑稟報。該夷船大小四隻。每船約夷兵一二百人不等。於十月二十六日。行入黃州。沿途甚為安靜。至十一月

初一二月陸續船抵漢口。拖江停泊。查來者皆喚團船隻。並未隨帶貨物。經等先期派武昌府知府如山。漢陽府知府劉齊銜。漢陽府同知吳嗣仲。襄陽府同知艾瀆美。江夏縣知縣韓體震。漢陽縣知縣馬晉圖。督同地方文武水師官弁。妥為照料。初三四日。即有夷人數名。渡江來省。稟請入城謁見。屢次諭阻。而求請益堅。等察該夷既經入江。來漢。自應以禮遣之。使去。隨傳諭示期。准令該夷官嘯嘯。於初六日帶通事。並親隨數人入城相見。該夷極稱得觀內地幅帽之廣。人物之盛。深為欣感。等當諭以朝廷盛德。至仁至義。懷柔撫輯。中外咸知。如因通商來楚。則

當靜待上海大臣會議。祇候

聖諭遵行。如為查看地勢而來。則楚北素稱澤國。江漢來源雖旺。惟伏秋大汛。江水驟漲無常。逮至冬春。隨處沙淤水涸。大船難行。况商賈多係客民。遷徙靡定。土著人民。風俗強詐。切勿滋擾。該夷官口雖唯唯。尚未卜其意見何如。初七日。鄂親率司道各員。至該船撫綏以禮。該夷甚為恭順。登岸購買煤米等物。均屬安靜。復經鄂賞給該從人等牛羊酒麩等物。僅領其半。該夷船已於初八日解纜。折回上海。

硃批。知道了。

戊子。

論軍機大臣等前據王明等奏。沒溝營河口有夷船停泊。經該將
軍飭令防守尉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登岸。夷船旋即駛去。當
諭令如再有夷船進口。仍派員善為開導。並嚴禁接濟。現在天
津海口。經僧格林沁等添築礮臺營壘。業已工竣。布置周密。該
夷明歲春秋。難保不由上海一帶北駛。如果至牛莊貿易通商。
自可設法羸磨。儻肆其凶狡。登岸騷擾。不可不豫為防範。其金
州。錦州。沿海各口。亦須一體嚴防。沒溝營既經該夷窺伺。應如
何加意布置。以備不虞。海口要隘。固宜扼守。口內陸地。亦應密
為設防。毋稍疏懈。著王明希拉布。侍順。體察各海口情形。妥為
籌畫具奏。

癸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現在應行補給俄夷
之武夷茶五百箱接承辦官員等稟稱業已督同該商等
陸續如數交付該國匠蘇勒官收清隨即取具收結存案
該國商貨已到數起順便運回茶箱沿途往返毫無事故
且夷貨到卡時聽從查點呈報迥不似從前任意統越及
橫阻卡官查驗情形與華商交易亦極公允通情所有伊
犁經徵茶稅銀九千三百餘兩前已解到存庫添湊本城
續徵茶稅數尚不敷該商等情願暫統統俟阿克蘇稅銀
解到再行具領

硃批依議

丙申直隸總督慶祺奏海口籌防添置軍火器械必須遴選熟諳之員督工製造方能得用臣前經詳加查訪僉謂已革提督張殿元熟習諳練臣因其身負重罪未敢率行奏調現奉

上諭已將該革員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由部起解道經保定染患風寒由藩司詳請咨明兵刑二部暫行給假調治臣現與接見言及軍火器械該革員從前在直服官歷奉委辦於籌造之法極為明晰現當講求利器之時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暫留張殿元在直數月卽將應備軍器會同臣委員妥為趕製

硃批著准其暫留數月。仍行起解。不准率請免戍。更不准藉捐造為由。蓋海防最關緊要。免其棄市。已屬恩施格外。

十二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次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朕聞現已行抵熱河哨內。所有統帶此項官兵之扎齊特貝勒、拉木棍布札布。本年係屬年班。著常清傳旨。仍照例來京展覲。所帶官兵交常山妥為彈壓。俟來年正月分起行走。由順義縣徑赴通州。務於三十日以前到齊。拉木棍布札布屆期先至通州守候。統帶前往天津。至該官兵等器械如有不齊。即著由通州散給。其馬匹恐多疲乏。已諭令理藩院查明西林果爾等生馬匹數目。

以備調撥乘時

丁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寶奏據湖廣總督官文咨稱英夷於初八日起破全數出境約計十二月初十前後當可抵滬臣等伏思年前為日無幾若俟該夷回滬再將兩次條約進

呈誠恐更需時日設或該夷條約已到可以商量互換而我處條約或趕不及轉失機會目下稅則應增應減既經議明業已蓋印畫押原不過候該夷回滬商議要事臣桂良

等公同商酌。擬將天津條約及新定稅則先行解送京師
恭呈

御覽。其天津所定條約各表均已解回本國用。鑿嗣後如有應行
更改刪減各事。容俟該夷回滬當面議定再行另立專條
一併存據。所有兩次條約可否准臣等專差妥弁送至京
師以昭迅速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將來

發到上海之後。若能在此地互換。自可免該夷進京。僱堅執前說。
臣等必當設法開導。各夷均不願赴廣東商辦。事俟各
事議妥互換和約之後。所有上海

欽差再行請

旨簡放俾該夷等知專辦外國事務有人不致時時起意北行前
調廣東在籍布政使銜前浙江運使潘仕成已於本月初
六日抵滬合併聲明

桂良等又奏再據臬司署上海道薛煥面稟英法領事
官昨因他事到署據稱喇喇哈等自入江後現在行抵何
處伊處並無消息並稱該國條約自天津回滬後早已解
回本國現聞已由該國君主蓋用國璽不日想可到滬臣
等伏思該國條約果能先到俟天津條約並現定稅則經

恭呈

御覽後即求

發下。迅速解到上海。以便與該夷商議。即在上海互換。除長久駐
京。業經議明不往外。其餘四事如何。俟議定後。自當另立
專條。一併存據。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頃將回上海。請將條約先行進呈。
一摺。前諭桂良等將條約進呈。原令其挽回四事。定議之後。即
行呈閱。茲據奏請擬將兩次條約先行專弁齎呈。著照所請。准
其先將天津原約及現定稅則條款進呈。俟挽回四事另立專
條進呈後。候朕酌奪如何。准行一併用寶發回。交桂良等與該

夷互換據奏該夷雖不長駐京師而其隨時進京尚未杜絕即
內江通商遊行內地及歸還廣東省城三事如何辦法摺內並
未切實聲明其上海應派欽差亦須俟一切定議後再行簡放
此時夷船尚未回滬究竟逗留何處恐桂良等為其所愚稽延
時日一交春令該夷又潛赴天津前經疊次諭知如果該夷北
來我兵必先開礮條約內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該夷應到
之處我若用兵並非理曲桂良等曾否將此言透露儘不便向
嘖嘖喟面說或令委員道達或由他國轉傳使之聞知均無不
可總之既有欽差改駐上海之議則進京一屬不但長駐不能
允准即隨時往來亦可不必上海道路非廣東可比何事不可

上達該夷必執前議是誠何心。桂良等不能開導亦豈得謂心力已盡。此時桂良等惟有設法阻止。能議到如何分際即行奏聞。不准空言敷衍致誤事機。僕徒事固備。致令該夷仍赴天津。則前論已明。桂良等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辛亥大學士彭蘊章等奏。查前次由天津送到俄囉斯清文條約與

欽差所定條約詳細覈對。除第四條及第十條內意思微有不同。其餘各條意思相同。文氣全不相同。此件俄囉斯清文條約與現在丕業羅幅斯奇送到條約文底意思相同。文氣稍有不同。謹將第四條第十條鈔錄呈

附

欽差所定第四條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俄國清文係如帶有違禁貨物只將船下貨物抄沒。

欽差所定第十條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駐京城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覈准後隨辦事官員徑回本國俄國清文係俄國差人赴京更改從前定限一面回明上司不拘時限即行回國。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囉斯國派夷酋丕業羅幅斯奇來京互換

和約據該夷送到條約文底與該大臣等前在天津所給該夷條約清文有互異之處以致該夷藉口欲請更改字句未能互換該大臣等在津所定俄夷條約清文二件漢文一件並俄文一件均已帶赴上海著桂良等接奉此旨即檢齊由六百里馳遞進呈並將清文二件以何件為準其因何歧異之處詳細簽出毋稍含混此係密諭之件不得令他國聞知為要

癸丑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英法各國大小火輪船四隻已於十五日陸續行出楚境再據代理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申報該夷船於十六日過潯行至八里江地方擱淺不能前進後於

十八日將大火輪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業已開行。下駛等情。具報前來。查該夷船因下游攔淺。尚在九江停泊。誠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生事。相應奏懇

聖恩。飭下江西撫臣選派幹員。會同地方文武員弁。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以免久留。

諭軍機大臣等。據官文奏。夷船過八里江攔淺。將大火輪船二隻退回。泊九江。欲俟來春發水時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已開行。下駛等語。已諭著齡設法運行。護送出境矣。夷船以下游攔淺為名。欲在得江久泊。誠恐別有詭譎。未便任令羈留。現在辦理上

海稅則條款業已議有頭緒。此時俟夷首回滬即可將四事挽回。况前此桂良等許其入江。本約二十日內即回。若任其停泊上游。難保無窺探虛實。及向通內匪等弊。著桂良等諭知該夷。即令輪船下駛出江。至該夷船行至焦山。即有攔淺之事。今在八里江復行淺阻。正可曉以利害。阻其入江之請。現在江路尚未肅清。該夷入江。固屬冒險。即日後並無阻梗。設遇攔淺。江中匪徒出沒。恐損失貨物亦多未便。如能借此止其入江。豈不甚善。著桂良等設法辦理為要。

又

諭本日據官文奏。夷船停泊九江。請飭江西派員彈壓。設法護送。

出江等語。噶咭喇大小輪船四隻前赴漢口。旋即折回。於上月十五日。行出楚境。至八里江地方。擱淺。將大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船二隻。已開行下駛。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實因水淺阻攔。抑係有意逗留。藉此銷售貨物。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致生事端。著耆齡。迅即遣派幹員。詳細查明。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毋令久延。是為至要。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海口。業經僧格林沁添築砲臺營壘。以資守禦。其沿海各口岸。何處應行設防。尚須周歷履勘。方能布

置周密著慶禧傳旨諭知史榮椿會同格綢額即由天津馳赴山海關將沿海一帶口岸及扼要地方詳加履勘查明後史榮椿即折回大沽海口格綢額即在山海關駐紮俟防兵到關歸其統帶並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將由天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沿途海口各要隘一體詳察明確所有兩路查勘情形均由慶祺繪圖貼說詳晰具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天津籌備海防事宜船礮攸關緊要亟應立時抽派赴津遣用惟閩省水師各營向無設立艇船其額設戰哨船隻間多在洋遭風擊碎及被會匪燬失同小號各艘不堪調派且閩省至天津水程數千里必須

慎選甫經修竣最為堅固者方可遠涉風濤以資通用刻
即冬令北風頂逆戩戩維艱須俟來歲春夏之交南風盛
發始能操駕北上遵經飛咨水師提臣欽遵抽選去後前
准署提臣賴信揚履稱福甯左營新字七號閩安右營攔
字四號兩船係大號戰船均已屆限應行大修飭駕省城
專廠趕修應用所有艇船二隻可否挑派屆修大號梭船
抵額移咨覈辦內新字七號一船業已駕交省廠候修臣
查新字七號大船既經駕廠應即先行估計趕修至閩省
向無艇船似應以大號梭船抵用飭司於無可籌款之中
趕緊籌措勒令專廠委員福州府海防同知迅將屆修到

廠之新字七號船。尅日興辦。一面嚴飭催攔字四號船。迅速管駕赴廠。估計趕修。並咨水師提臣確加查驗。挑定何營何字號火號梭船二隻。以抵艇艘。立即咨覆辦理。俟前項各船趕修竣。卽行配足弁兵舵水軍火礮械。選派熟諳水務將領。責成管帶。趕於明年三四月間。南風司令之時。小心操駕赴津。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未閩浙總督王懿德奏。據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邵連科護理臺灣道孔昭慈署臺灣府知府洪毓琛會稟稱。五月初一日。有雙桅火輪船一隻。停泊國賽港。據繳暎國水師

參將柏祿格照會內稱該國商船在五口貿易有因風颶
流各口岸船中難民多承中國官員撫卹護送回國尚恐
有在荒僻之處地方官所不週知近有傳說外國人滯留
臺灣伊奉該國水師提督派到臺地詳查有無外國難民
並懸貼賞格倘有尋著將人送到請代先發賞銀當照數
清還請飭所轄幫同查尋並送賞格一紙請卽定期會晤
旋據柏祿格帶同夷人前來經該鎮邵連科等於五月初
一日令在公所接見詳加查詢與來文相同當卽許為
出示查訪一面賞給該夷首等羊豕食物撥護上船該夷
卽於五月初二日從西南而去旋於五月十九日該夷船

駛泊安平大港口。柏祿格等復又請見。奏稱伊已周歷沿海查明並無失落雜夷。今回廈門前次奉賞食物特來申謝等語。復加究詰。委無別故。該夷卽於是日由南駕駛而去。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據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報稱由屬界綏芬自南而北。履查至與三姓搭界之訥恩吞翻博地方。寬廣千餘里。現在並無夷人占踞。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又據三姓副都統圖欽。委員三隆。報稱由黑河口至烏蘇哩河。自北而

南湖游向上。履查至訥恩吞翻博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俱係採捕獲珠之地。至烏蘇哩河兩岸舊居赫哲費雅哈等。歷年捕打貂皮。皆在該處一帶山場均屬大有闕礙。且該處距興安嶺甚遠。地面遼闊。統無與俄夷接壤處所。詎該夷現在烏蘇哩東岸。圖勒密諸瓦集開圖斯克圖等三處蓋房。其上游一帶。雖未被其占踞。而該夷之侵貪。亦有靡定之勢。並據該副都統等。各將履勘山河形勢。繪圖貼說。結報前來。正在繕摺附。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據巡哨官兵。帶同江左居夷。央桑枯幅。並續來報文之夷官一名。通事一名。詢見該副都統報文二角。

拆閱係木首所具文。稱本年七月初八日。接閱咨照內開
烏蘇哩河及海一帶地方。應俟查明。再擬安設界牌等因。
俄國已派扎蘭破勒騰尼克。卜打裏斯奇。並文官石沙木
勒幅馳往會勘。約正月間可抵黑龍江城。再將往勘情形
訴與貴大人之前。仍赴烏蘇哩口。俟屆春融。由水路溯抵
興海湖。會同委員擬辦分界事宜等語。該副都統當向夷
官開導。木首派人會勘。非時。現在天寒雪大。山路崎嶇。莫
若冰泮船行。較為妥善。該夷答俟石沙木勒幅到日。再為
商議。復詢以前此文。木首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
事未妥。行令更正。緣何迄今尚未答覆。該夷云。伊皆不得

而知遂即作別仍回原處合將遞到清文夷字四紙封筒
兩簡一併附封咨請覈辦等情詳譯該夷呈遞清文一為
答覆條約許其緩送學生一為要求派員同赴烏蘇哩河
及海安設界牌並稱前入松花江之商人三名已交石夷
帶至黑龍江城與副都統吉拉明阿面議等語續據暫護
三姓副都統印務佐領慶恩報稱夷人小船駛至城下登
岸日夜竄擾街坊無惡不作甚至淫辱難堪軍民忿恨誓
不相容當經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派員與夷酋
夾桑枯幅據理剖辯仍飛飭佐領慶恩務將夷人小船設
法送出黑河口毋得任其蹂躪地方亦不得激起釁端並

飭知署三姓副都統協領富尼揚阿。前往接辦。嗣據該員
報稱。俄夷人船於該員到任之日。先經起程下往。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綏芬烏蘇哩地方。並俄夷具字要
挾情形一摺。據稱。綏芬至三姓交界。寬廣千餘里。並無與俄夷
接壤之處。烏蘇哩河自北而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距興安嶺
甚遠。亦無接壤俄夷處所。是該二處。不特距原定分界甚遠。且
近接三姓甯古塔等處。實已深入內地。據該將軍等查明。未便
允許。自應正言拒絕。該夷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
准。已屬權宜。此次無厭之求。著該將軍等妥為開導。諭以各處

准添海口皆係大皇帝格外天恩因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為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為正辦若肆意侵占擾我復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况該夷在三姓地方攪擾街坊煽惑軍民若日久占居必致積怨成仇羣起為難雖天朝法令森嚴亦不能以非禮之事強制百姓彼時有傷交誼大非彼國之利如該夷使聽受開導不復以綏芬烏蘇哩為請即可與之議準界址切實訂定除所議之外永不准肆行竄越如有堅執不遵即著將該夷狡執情形詳細具奏當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與之理論奕山等亦可行知木哩英岳幅據理折辯曉以利害勿任

各夷官從中播弄。事關重大。不宜過於激烈。致啟釁端。亦斷不可一味軟弱。總宜詞嚴義正。中其隱微。庶可漸戢驕心。歸於馴服。摺內所稱夷文各件。封送軍機處。未據隨報遞到。恐有遺漏。著該將軍等即行補送。以備呈覽。

江西巡撫耆齡奏。噴咭喇夷船四隻。內大火輪船二隻。小火輪船二隻。駛至九江停泊西門外。旋於二十五日開行上駛。茲於十一月十六日。該夷船自漢口折回。駛過潯郡。於十八日。仍退回九江西門外停泊。有夷官喊姓囉姓。至九江府署謁見。向程元瑞聲稱。八里江一帶水淺。大船不能過去。暫泊九江河下。守候來春水漲開行。船上共有三

百六七十人請為照應小船二隻即回上海等語程元瑞
隨親至夷船撫之以禮船上尚有喇姓李姓二夷官所言
亦復相同喇姓係該國水師欽差李姓副之喊姓又為李
姓之副囉姓係喇姓中軍程元瑞嘗以該國言語不通商
民素非習見且九江兵勇眾多該船水手人等無事不必
登岸應買物件開單送府代辦以免滋事該夷官均稱甚
是旋於二十日喇李囉三夷官分坐小火輪船二隻望下
游開行大船二隻現泊潯郡

殊批知道了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濤等奏。查綏芬烏蘇哩。均不與俄夷接壤。未便允許。當諭令該將軍等。正言拒絕。並因奏文各件未據隨報遞到。諭令即行補遞。旋據兵部遞到清丈夷字各二紙。已由軍機大臣呈覽矣。綏芬烏蘇哩兩處。既與俄夷地界毫不毗連。且係採捕後珠之地。當時即應據理拒絕。何以副都統吉拉明阿。輒許木哩斐岳幅。於冰泮時馳往查明。再立界牌。至所稱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均未據奕山奏明。其木哩斐岳幅來文內。有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國學藝之語。更不知從何而來。奕山前此遞將黑龍江左岸。允許該夷。雖係限於時勢。究竟辦理輕率。且以烏蘇哩河。亦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致該夷

肆意要求。甚至在三姓地方滋擾居民。景瀆因綏營烏蘇哩均係內地。關係甚重。設法拒絕。自是正辦。若仍違前旨。據理剖釋。不得遷就了事。致遺後患。所立字約十四條。及吉拉明阿統許。該夷赴烏蘇哩口會勘地界。有無含混應許之處。著該將軍等查明具奏。至俄夷來使丕業羅幅斯奇到京後。並未聲言欲辦何事。該夷來文有即照該來使商議之言。派員前赴興安鄂末。尤不可解。亦應一併諭知該夷為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本年七月初八日。接奉貴大臣咨文。披閱之下。知為勘明烏蘇哩河至海地方。設立界牌之事。當即派官

數節並派隨帶之參領破勒盼尼克卜打裏斯奇及文員石沙木勒幅等該員等於本年十二月間起程均由水路行走。明年正月可抵黑龍江城。將前往原由稟明貴大臣。再赴烏蘇哩河口。亦由水路行走。俟冰泮時自烏蘇哩河上游前赴興安鄂末。

貴國如欲派員。即應照現在

貴國京城大臣丕業羅幅斯奇商議之言。派員前往興安鄂末。僅貴處派定人員。赴烏蘇哩河口時。敝國之破勒盼尼克等應同該員由烏蘇哩河口上游行走。此時務宜趕緊。辦結方好。惟雨邊委員前往。雖興安至海。道路遙遠。有延

時由其自海旋回儘可駕駛敵國火輪兵船各由本處起
身再往松花江去至敵國商人三名所行之事未已飭知
委員石沙木勒幅令其經過黑龍江時面稟貴大臣矣為
此咨覆

為咨覆事我本年八月三十日所行咨文諒貴大臣早經
接奉即將應辦之事辦訖遵照互換和約盡心奉行文約
內既准我國船隻由松花江烏蘇哩往來行走即不得攔
阻況

貴國亦准敵國喚咭喇由內江行走我國與

貴國和好有年從無違悖小大臣工皆當奉行兩國定制所

有二年後。差學生前來之處。我甚歡悅。且與兩國有益。其學生前來學藝。務於起身之一月。或半月。以前致信。我聞信後。即飭屬員盡心教誨。為此咨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五月間。貴國感激。

大皇帝天恩。願送中國火槍一萬桿。各項礮位五十尊。至大沽海口。由內地自駕沙船運接。足見貴國真心和好。

大皇帝甚為歡悅。曾

諭令大學士桂良等。善以送來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但各國船隻退出天津海口後。中國已將沿海礮臺修理。

堅固各國船隻未便再到天津海口所有貴國送來破槍
應送至庫倫交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收受自行運
送至京貴國不必派人前來以免長途跋涉此係
大皇帝體恤貴國之意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

丁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遵

旨即將天津原約四分並現定啖咄咪三國稅則條款專委妥弁
四名交軍機處恭呈

御覽並將稅則由新定章程詳加彙譯先行恭錄呈

閱其天津條約內有俄囉斯一分是否應留京師此次商議稅則
並無俄囉斯一人在滬且該國向來並未在五口通商亦
無稅則可議將來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

聖心自有權衡惟俄囉斯如果到京互換條約則英俄德三國必
不肯在外互換此時三國雖未議定而欲阻其進京必須
先將條約說明在外互換方可著手僕或事出兩歧即業
經定議恐不免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及者也
英首領囑
於上月二十八日回滬臣等因於初四日率同臬司薛
燮前往洋涇濱夷樓會晤該首領囑於初七日即來答
拜意尚馴順前保同知銜知縣黃仲金亦於上月二十八

已由廣東趕到上海所有奉

旨挽回四事一內江之事現命黃仲會從中設法探該夷意向若何若能竟行拒絕可不設立馬頭固屬全美卽或改換面目少占一二處地方再能令中國人代為辦理該夷只須數人前往總其大綱統俟軍務完竣後再行開設馬頭亦是辦法此層現在尚未回信未知能否照辦一內地遊行一層喫啡味三國均經來過照會總須體面妥當之人方准各該國領事發給執照再由地方官蓋印查驗如此立法隨時嚴密稽察必無多人前往諒不至於滋事此層只能如此辦理一駐京一節業已消弭至隨時往來一層臣

等已囑飭臬司詳煥再三向李奉調開導未能應允。茲黃仲奮來滬。又經臣等囑其面向頓囑。陰等百般軍警細察該夷之意。縱不前往亦決不肯明言。如再去此一層。卽或萬分費力。亦欲與彼商量。臣等亦曾令隨委各員將前奉諭旨。該夷若再到天津。不能照上年相待。及必先開破之說。向該夷透露。總云不怕。據臣等愚見。此層且緩致詞。能將條約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漸息。不如從緩一步。再為想法。且將廣東之事。說有端倪。然後逐層商酌。或能迎刃而解。一廣東還城一節。正當商辦之際。該夷忽接香港來文。謂粵城官紳仍與彼族為難。該夷大怒。立即照會前來。並

將紳士所奉

諭旨鈔粘在內心。雖疑為假託。意則頗有不平。臣等接到後。詳細
閱看。實與平日寄

諭不符。當即照覆該吏。告以委係偽造。茲將原告照會及鈔件另

錄呈

覽。且因該吏詢問。前請奏撤黃宗漢及三紳局之事。曾否奉到
旨意。臣等當將九月十五日奉

諭旨照覆該吏去後。詎該吏又疑臣等未經代奏。且云既不能邀
允撤去。伊即自赴廣東。向黃總督與三紳士為難。將省城官員逐
出。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充兩國兵費。日來意甚悻悻。頗

有不願和好之意。臣等現已密飭黃仲奮。婉言阻止。一面督同臬司薛燦設法妥辦。臣等自到上海以來。曾將廣東之事兩次咨詢兩廣總督臣黃宗漢。並未回覆。臣花沙納又專函往詢。亦不回答。臣等詢之潘仕成。據云該督既不。能順夷情。又不能愜民心。聞之焦急萬狀。不得已。始於本月咨詢廣東撫臣柏貴並監督恆祺。希冀得有覆音。以便商辦遷城之事。臣等到上海後。為日已久。若不及早說明。恐事久生變。此時該夷堅執已見。以為不將該督與三紳撤去。即不能與我議事。臣等夙夜商量。實無善策。該夷火輪船隻。無論風色。行海甚速。萬一不告而去。或竟至廣東。

又復滋事。關繫匪輕。臣等與黃宗漢毫無意見不合之處。而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請

旨遵辦。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開。又接該夷照會。總以未能裁撤兩廣總督及三紳局。憤憤不平。臣等應即一面照覆。一面設法羈縻。妥為開導。以便商議各事。特將原來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及前兩照會原件。一併咨呈軍機處查照。殊批覽。

諭內閣。本日據桂良等陳奏。暎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諭旨。

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國自來撫
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
宗漢為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
羅惇衍等激於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
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
土匪。並無與英佛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未交還廣東省城。
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
惇衍等與該二國為難。以致英國疑慮。著黃宗漢嚴拏偽造之
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我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
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

乘相距較遠著卽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辦理夷務情形並因暎夷將廣東鈔來寄信諭旨一道送該大臣等閱看該大臣等繕錄呈閱查歷來辦理夷務諭旨內並無此件實深詫異夷人占踞廣東省城曾派羅惇衍等辦團籌餉迨桂良等與各夷商於天津議立和約以後並未令羅惇衍等再行勦辦羅惇衍等亦曾將選擇練勇派赴西北兩路助勦土匪餘悉遣散歸農等情奏報是該侍郎等必無再與夷人為難之事此件偽造諭旨於現辦情形未

符而聯絡團勇。民與為仇。不必官與為敵等語。則與從前寄羅惇衍等諭旨相近。此必有奸人探聽消息。任意捏造。簸弄是非。實堪痛恨。此件著鈔給黃宗漢閱看。即著該督將偽造之人嚴拏務獲。盡法懲辦。毋任漏網。至夷人現聚上海通商。已許其將欵差大臣移至上海。就近督辦。本日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將欵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接換。著即派妥員齎交為要。

又

諭桂良等奏。先進前後條約。並陳現辦情形一摺。所稱該夷必欲撤去黃宗漢欵差。與羅惇衍等紳團。始能與我議事。其起釁自由捏造。廷寄而起。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密拏捏造之人。從嚴

懲辦以釋該夷疑忌之心。並因欽差大臣現改駐上海。復諭黃宗漢派員將關防齎送江蘇。交何桂清接受矣。桂良等於挽回四事。僅止略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如駐京一節。僅能阻其長駐。而仍許其隨時往來。儻竟此往彼來。長川不斷。亦與長駐何異。桂良等。能將條約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自息。今已許其在上海互換。則進京一節。即可因勢利導。何至不可商量。卽內江通商一層。該夷船既節節阻淺。卽可以此為詞。使其知難而退。措內游移其詞。既稱若能拒絕。固屬全美。又稱卽或改換面目。亦是辦法。其為尚無把握。已可概見。至遊行內地一節。條約內雖言京都不在其內。而對京各地方。如順天直隸各屬。

該夷必將指為約內所無。亦屬漫無限制。廣東省城官紳團練。本為助勦土匪。並非專為夷務而設。況天津議和以後。屢據羅悖。衍等奏報。遣散已多。其間有傷損夷兵之事。均係夷兵出城騷擾所致。如其各還省城。自不致有此事。該夷既有畏忌廣東紳民之意。正可從此措詞。使其翻然悔悟。以上各情。皆屬緊要。黃仲禽既為桂良所深信。此時該員已到上海。即可責成著力。逐件挽回。能消弭一事。即少受一事之貽害。仍著竭力籌畫。勿因條約業已進呈。遂謂可以塞責。至前次帶赴上海各條約。除三國均已言定。即在上海互換外。俄夷既無人在滬。所有該國條約。自應暫留京師。俟隨後發交庫倫辦事大臣。交該國薩納。

特衙門互換可也。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

稅則條款。

一此次新定稅則。凡有貨物。僅載進口稅則。未載出口稅則者。遇有出口。皆應照進口稅則納稅。或有僅載出口稅則。未載進口稅則者。遇有進口。亦皆照出口稅則納稅。僅有貨物名目。進出口稅則均未載。又不在免稅之列者。應覈估時價。照值百抽五例徵稅。

臣等謹按進出口貨物。已酌定稅則。彙冊臚列。惟名目過繁。勢難備載。現議進出口互相援引。參以估價徵收。自無罣漏蒙潤之弊。

一凡有金銀外國各等銀錢麪粟米粉砂穀米麵餅熟肉
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錢外國衣服金銀首飾攪銀器香水
磁炭柴薪外國蠟燭外國煙絲煙葉外國酒家用雜物船
用雜物行李紙張筆墨鞋襪鐵刀利器外國自用藥料玻
璃器皿以上各物進出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稅除金銀外
國銀錢行李毋庸議外其餘該船裝載無論淺滿雖無別
貨亦應完納船鈔僅運往內地除前三項仍毋庸議外其
餘各貨皆每百兩之物完納稅銀二兩五錢

臣等謹按夷船進口除按貨完稅之外仍量其船之大小
完納船鈔其免稅之貨向連船鈔並免現定章程雖免稅

之貨仍徵船鈔

一凡有違禁貨物如火藥大
切軍器等類及內地食鹽以
進出口

臣等謹按該夷入江之本意
銷售廣收江楚之利若墮其
失業商民更難救計於鹽政
國計大有關礙現與再四力爭
准進出並將軍火礮械一律
一凡有稅則內所算輕重長

以英國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為準。中國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國一百四十因制為準。中國一尺即英國十四因制又十分因制之一。英國十三因制為一幅地。三幅地為一碼。四碼欠三因制即合中國一丈均以此為例。

臣等謹按該夷商完稅稱量貨物每因秤尺斗斛中外各殊易滋避就現與較準議定使無欺隱。

一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豆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進行納稅貿易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

送卽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漢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臣等謹按洋藥雖准進口。究與他貨不同。止准該夷在海口銷售。不准任意搬運。其中國商販經過內地關稅釐捐。俱由監督及地方官徵收。夷商不得過問。亦不准護送。以

杜弊端。

又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至彼口。照現定章程遵行。該商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進口。或令本商及同商二人。聯名具呈保單。抑或聽監督。

飭令另交結實信據。方准給照。別口監督。於執照上註明。收到字樣。加蓋印信。從給照之日起。限六箇月。繳回驗銷。若過期不繳銷執照。即按其錢貨原本。照數罰繳入官。其進出口。均免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納船鈔。又凡米穀等糧。不拘內外上產。不分何處進口者。皆不准運出外國。惟暎商欲運往中華通商別口。則照銅錢一律辦理。出口時。照依稅則納稅。其進口毋庸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遵納船鈔。

臣等謹按銅錢未穀。向禁出洋。今祇許沿海通商口岸。往來載運。錢款藉以流通。米價亦可均平。而取保給照。立限

驗銷。並可免滋流弊。實於民食商情。兩有裨益。

又豆石。豆餅。在登州牛莊兩口者。暎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其餘各口。該商照稅則納稅。仍可帶運出口。及外國俱可。

臣等謹按登州牛莊。出產豆石。豆餅。各省商販。以沙衛船隻。運銷於江浙閩廣等處。其利甚大。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千萬人。即海運漕糧。亦藉此等商船。承運北上。若無豆石。豆餅。裝載南來。則商販船戶。既失生業。海漕無舟。可運關繫匪輕。該夷之欲在此二處立馬頭者。正思攘奪其利。現與力爭。曉以利害。始行定議。不獨商民不致凋敝。於海運

仍可無誤。

又硝磺、白鉛均為軍前要物。應由華官自行採辦進口。或由華商特奉准買明文。方准進口。該關未能查明。該商實奉准買。定不發單起貨。此三項止准暎國商人。於通商海口銷售。不准帶入長江。並各內港。亦不准代華商護送。除在各海口外。即係華民貨物。與暎商無涉。以上洋藥、銅錢、米穀、豆石、豆餅、硝磺、白鉛等項。止准照新章買賣。敢違此例。所運貨物。全罰入官。

臣等謹按硝磺、白鉛均係軍火利器。現定夷商止准在海
口銷售。仍由官為採買。或官商請照承買。庶稽察確有把

握無從作弊私銷

一天津條約。英國第三十七款所載。英船進口。限一日報領事官知照。並照第三十條所載。英國貨物進口。並未開輪。欲行他往。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以上二條。無論先後。總以該船進口界限時刻起算。以免參差爭論。至各口界限。並上下貨物之地。均由海關妥為定界。既要便商。更不得有礙收稅。知會領事官。曉諭本屬商民。遵辦。臣等謹按。夷船進口報稅。每有延挨。現與判定進口界限起算時日。及上下貨物地界。使之恪循規矩。並可藉以整頓稅務。

一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稅餉之議現定出入稅則總以照納一半為斷惟第三款所載免稅各貨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三項毋庸議外其餘海口免稅各貨若進內地仍照每值百兩完稅銀二兩五錢此外運入內地各貨該商應將該貨名目若干原裝何船進口應往內地何處各緣由報關查驗確實照納內地稅項該關發給內地稅單該商應向沿途各子口呈單照驗蓋戳放行無論遠近均不重徵至運貨出口之例凡暎商在內地置貨到第一子口驗貨由送貨之人開單註明貨物若干應在何口卸貨呈交該子口存留發給執照准其前往路上各子

口查驗蓋稅。至最後子口先赴出口海關報完內地稅項。方許過卡。俟下船出口時再完出口之稅。若進出有違此例。取業經報明指赴何口沿途私賣者。各貨均罰入官。僅有匿單少報等情。將單內同類之貨全數入官。所運各貨如無內地納稅實據。應由海關飭令完清內地關稅始行發單下貨出口。以杜隱漏。內地稅則經此次議定。既准一次納稅。概不重徵。所有英國第二十八條所載經過處所應納銀兩數目。明晰照覆。彼此出示曉諭。華英商民均得通悉一節。可毋庸議。

臣等謹按內地各關稅則本輕。並有寬減成例。不過貨本

十分之一。今議英商內地稅則。每值百兩之貨。徵銀二兩五錢。較之內地關稅。不啻十倍。名雖一次交納。不再重徵。實較逐關收稅。有增無減。且足示徑捷體恤之意。亦免逐關言語不通。致生他事。況隨處呈單驗放。仍可層層稽察。並不准沿途私賣。亦足以杜偷漏之弊。

一天津條約。英國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一款。現議

京都不在通商之例。

臣等謹按天津條約。准英人持照赴內地通商。該夷指為隨處可到。現與再四辯論。多方設法。議定

京都不在通商之列庶

華殺之下。不使該夷涸跡。即京外地方。亦經議明。非體面人。不得由領事官發給執照。且必令該夷出具保結。則匪蹤亦無從闖入。

一向例。英國完納稅餉。每百兩。另交銀一兩二錢。作為傾鎔之費。嗣後裁撤。英商毋庸另納。傾鎔銀兩。

臣等謹按。夷商在銀號完稅。向來每百兩。另交傾鎔銀一兩二錢。現據額請裁免。因為數無幾。准予刪除。以示懷柔之意。其應給銀號傾鎔火工。另行撥給。

一第十款。通商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自應由中國設

法辦理。條約業已載明。然現已議明各口畫一辦理。是由總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隨時親詣巡歷。或委員代辦。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辦稅務。並嚴查偷漏。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喚官指薦干豫。其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至長江如何嚴防偷漏之處。俟通商後。察看情形。任憑中國設法籌辦。

臣等謹按江海關。於咸豐四年。照會英首。自擇英首一人。給予辛工。幫辦關務。稽察偷漏。以來。稅課加增。著有成效。今擬各口一律照辦。由總理通商大臣。自擇。不准夷首薦

引。歷久暫去。保均聽我。便外夷之虛實舉動。亦可稍知梗概。

再查出口絲斤。每百斤稅銀十兩。茶葉不論麤細。每百斤徵銀二兩五錢。查天津條約。概定每百斤徵銀五兩。茲之現在絲茶時價。茶葉每百斤祇應徵銀一兩。照舊減銀一兩五錢。絲斤每百斤應加銀四兩。每年約銷茶葉八十萬石。絲斤六萬石。則茶稅應行大減。絲稅所加無幾。彼此牽算。就各口額銷總數計之。每年約短徵銀九十萬兩左右。現與該夷再四爭辯。仍定照舊。兩不加減。於關稅不無裨益。

噶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間。貴大臣等到滬之際。本大臣曾以粵城情景。種種乖舛。貴大臣若不允以黃制軍決為離任。並將羅龍蘇三紳所奉權衡。亦必裁撤。按此行辭。則本大臣概不與議等詞。行文去後。疊接來覆。內以五行入奏。俟奉

諭旨。依議施行。恭錄轉送等語。憑此。切據本大臣。即將攸關彼此。克敦和好。立須酌定。要款數節。先後措行。會議。詎至久候。三月。請貴大臣。按照前言。奉到

諭旨。希為轉達。乃昨接覆文。所錄送寄

諭一道。詞旨總無必將黃制軍離任局紳裁撤之意。反見明飭貴大臣等於此節作何施辦。

御旨毫不納貴大臣等所諫。亦復昭然。頃又接南來信。粵城喚兵在郊外遊行。稍無妨礙於人。突被鄉勇妄施槍礮情勢。一至於此。本大臣意見已決。一則因貴大臣等奉

上命查辦事件之權。於粵城一事。顯見不足兼顧。此事無可再與貴大臣等提論。一則一面行知粵城本國水陸軍門。即應督率軍旅。在於廣東一省。各處任意巡行查閱。果有鄉勇人等。膽為胡行相欺。從重懲辦。俟本大臣或承任大員。進京交付條約時。方得曉然粵事。如此是否。

皇上所准施行祇悉。則隨時置辦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初五日。接貴大臣來文。內開。所
有兩廣部堂黃離任。及撤去羅龍蘇三紳之權。一俟奉到
諭旨。自當即速備文照會等語在案。今據南來信云。黃制軍仍執
管五口通商之關防。並有該總局三紳。仍徵收軍需。招募
壯勇之事。據報前來。合請貴大臣等將曾否奉到所候之
上諭示覆。又有南來鈔錄一紙。甚為詫異。合併黏繕。順附送閱。其

中所指

貴國

御裁。於外國暗立謀謀。恆存攻擊之計。本大臣誠想貴大臣等必

可以此紙為妄行假託君上之名。即為照覆。故無勞按其
言語指摘詰駁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黏鈔。

御極以來。迄今八載。江之左右。長髮賊日見縱橫。粵之東
西。紅頭匪時形滋擾。天下紛紛。匪蹤徧地。現雖次第廓清。
略為安靖。詎料倏夷又復肆逆。盤踞粵東省城。攻陷天津
礮臺。竟敢闖入內地。逞彼兇殘。神人共憤。恣其荼毒。土木
皆寃。境民居何止數十萬。計耗國帑豈僅數千萬。推其致
亂之原。實由用人不當。撫馭無方。以致生靈塗炭。興言及
此。涕泣交并。然所以委曲權宜。准受該夷之和好者。誠以

兵臨畿輔。逼近京師。干戈有驚擾之虞。萬姓有流離之苦。朕心不忍。寢食不安。故不得不俯如所請。以解目前之憂。現已著令梁同新馳赴通州。廣買木椿。於天津沿海一帶。相度機宜。妥為布置。務使防守之具。控制之方。一律悉臻。周密。無令夷船得再駛入內河。是為至要。至粵東素稱忠義之區。曾經

宣宗成皇帝。頒給胡載錫榮坊額。特諭褒嘉。該大臣羅惇衍等。務宜仰體朕心。密為籌畫。暗中統率各鄉。在在廣為團練。聯絡激厲。聲氣相通。以挫外夷之勢。而振中國之威。不必官與為警。止令民與為敵。即本省督撫及各該地方官員。亦

一。概不必開會。以期機密。而免洩漏。如此則勝固可以彰。天討而敗亦不致啟兵端。庶幾數年來敵國外患。暫就久安。攘夷狄而尊華夏。在此一舉。卿其勉旃。毋負朕望。仍將此次接准密諭之後。其應如何遵辦之處。飛驛馳遞。詳細聲敘。迅速覆奏。毋稍玩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到上海時。查知黃仲奮尚在香港。當飭隨員潘霽。飛函促其來滬。以便探悉夷情。到滬後。臣等見其感激。

聖恩。情殷效力。當詢以廣東之事。據云。民夷尚屬相安。惟紳士有名無實。不能得力。與前運使潘仕成。所稟略同。據潘仕成。

稟稱廣東紳士不能痛勸夷人。偶殺該夷。素不要緊之人。轉致夷人報復。燒壞民房。並殺百姓多人。實屬不值。臣等因此次夷人未能遵照

內定章程辦理。心中常懷不安。當黃仲奮到滬後。臣等公同商酌。飭令臣段承實密將

內定章程。面囑黃仲奮暗中探訪。如果可行。再行函商督臣

何桂清奏明請

旨遵辦。黃仲奮數日後回覆。據云。此層萬難照辦。蓋該夷本有欲不納稅之意。若將此層向其宣露。必能樂從。而因此即欲將一切條約。概行罷棄。非但難允。且恐該夷疑我背約。轉

致另生枝節。是以復行中止。仍照現在辦法。妥為籌辦。且據黃仲奮稟稱。此時若遽不理該夷之事。則一切消息。均須從旁人打聽。不如身在其中。事事皆能關切。臣等現已囑其暗中妥為襄助。

硃批。知道了。

庚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需用馬匹。諭令理藩院。咨行錫林郭勒。將孳生馬匹內。揀選二千匹。於來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送至熱河哨地牧廠。以備官兵騎用。茲據該都統奏稱。錫林郭勒。距圓場較遠。前調馬匹。勢難如期到哨。

等語。兩盟官兵定於正月初四日起程。著常清派員迎提前調馬匹。務令趕緊到哨。以備乘騎。如到哨在官兵已經起程之後。著卽派員將馬匹分起。徑解通州軍營。以免貽誤。

又

諭本日因調赴天津之吉林黑龍江等處官兵。已由各該處起程。業經諭知定福格。綢額。以吉林兵一千名。暫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兵一千名。以五百名紮昌黎。以五百名紮樂亭。統歸格綢額管帶調遣矣。此項官兵到時。其應需口糧等項。著慶祺飭屬豫為籌備。屆時均勻放給。毋令缺乏。

又

諭前因海口辦防諭令吉林黑龍江各調兵一千名均於年內起程並令格緬額會同史榮椿於查看海口要隘後格緬額即留於山海關所有吉林兵一千名約計即可抵關著定福格緬額傳知該帶兵官將所帶官兵卽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官兵以五百名防守昌黎縣海口五百名防守樂亭縣海口並著格緬額相度要隘飭令該帶兵官分起前往駐紮此項官兵均歸格緬額統帶務當嚴明約束毋許滋生事端其支應一切已諭知慶祺飭屬豫備矣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奏馳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詳細黏卷所有俄夷條約四件另行檢出覈對文內與中國不

符之處黏簽與該夷互換。以免俄夷藉口。俄國學生晃明在津時將俄文譯出。即派員復譯漢繙清。展轉數次。所以間有不符。其中有大同小異之處。是當時與該夷公同酌改。普提雅廷亦經有明畫押無詞。此次不肯互換。藉端欲請更正。天津原議。俟一年彼此再行互換。自當嚴加防範。不令他國聞知。誠恐有難於隱瞞之處。不得不據實直陳。現在參領張廷岳隨花沙納在津襄辦清文。此事即該員與晃明經手。今先遣其回京。惟道路過遠。行走恐難迅速。尚有工部郎中豫山前在津亦經隨同書寫。或即就近傳詢。亦可得其底細。

桂良等又奏再連日嘆首頓頭。總以未撤兩廣總督及三紳局。曉曉不休。等欲誘其商議各項要事。現在告知該夷。以聞得兩廣總督近有欲自請進京。

陞見之說。又聞有將與他省對調之信。俱未見有明文。不知確否。何不暫且相待。該夷總難釋然。看此情形。若黃宗漢久在廣東。決不免於生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遵旨呈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黏簽開單呈覽一摺。詳閱單內所開歧異之處。均屬有因。從前既經普提雅廷斟酌看定。始行畫摺。則該夷此次狡賴。顯係恃無

質證。桂良現今在津與冕明同議之參領張廷岳先行回京。當俟員到時與之辯證。自必無從狡執。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卽不與之互換。原議本有一年之說。卽俟上海事竣再與理論。亦不為遲。至另片所奏。必須撤去黃宗漢。俟夷始能帖服。試思中國大臣豈能視外夷之喜怒為黜陟。况欽差大臣關防已改授何桂清。則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至各省督撫辦理地方公事。該夷豈能干預。著桂良等向夷首剴切曉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閱看。其挽回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毋再別生枝節。

一 第二條內。該國自繕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軍機大臣

大學士面議一層。又漢文內均照從前各國總例辦理。一語。該國自繕清文。係照今各外國所立總例字樣。

一第五條漢文內。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

一語。該國自繕清文。係照俄國與外國所立之例辦理。

一第八條。因該國自繕清文內。贊揚天主教之說過甚。未便照伊繕譯。是以與清漢文通體話語。多有不符。

一第十條漢文內。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城。

一語。該國自繕清文內。係差往京師人等字樣。又漢文內不拘年分等句。該國自繕清文。係一面行知。各該上司不拘時刻回國。一面另差人至京師代替等句。

一第十一條。該國自繕清文。運送物件。下有限一月送交所指地方。漢文內無限一月字樣。

一清漢文末尾均有所議條款。俱照中國清文辦理字樣。該國自繕清文少此句。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正月壬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該夷由江回滬後。臣等彼此會晤。情景尚好。更喜候選令黃仲奮。亦於前月趕到。已將四事與該令密商。令其從中暗助。臣等一面設法辦理。臣等告知該夷。以為廣東省城。若不及早退還。中國官員。不便彈壓兵民。總須將還城之事議定。和好方能永久。該夷總云。未能裁撤黃總督。與三紳士所奉之權。還城之事實不易辦。且該夷近來屢有欲回廣東。親

自措處之語。前來照會。並云。欲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
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喫啣兩國兵費。臣等伏思事果至
此。豈能再與議和。當即密速奏

開請

旨定奪。詎自連日以來。該夷處香港緊報疊至。臣等屢咨兩廣督
臣黃宗漢。總無一字回覆。前不得已。又咨廣東巡撫臣柏
貴及監督臣恆祺。亦未接到回文。不知廣東現在如何情
形。乃於本月二十日拜摺後。該員黃仲奮來稟。知該夷近
在廣東紳局。搽獲公文數件。內有一件。係廣東派來上海
探事委員稟函。其中將臣等自到上海。以至近來各樣辦

法。一一敘明。雖所探半虛半實。而所有應辦四事。如何設法之處。均載其中。盡被該夷窺破。如何措手。並云此外尚有數件公文。未得閱看。臣等疑是該紳等所奉。

密諭。深為駭異。該夷忽於是日晚間。送來照會。據稱。必擬返粵措置。特將該夷照會。另錄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呈軍機處備查。臣等當即備文照覆。婉言勸阻。乃本日據臬司薛煥。及新護上海道吳煦稟稱。該夷軍裝船隻。均已齊備。定於日內起身。臣等復又備文挽留。但該夷性如火烈。說走便走。去意既堅。斷非臣等空言所能阻止。聞信之下。焦急萬狀。莫知所措。惟查該夷照會內云。三

四白之間事畢。再行回滬。將所有尚應會議之件商定。僅
臣等先經啟程別詣。則該夷必直上京都。臣伏思該夷回
至香港。若光景尚屬安靜。則回滬再議。不過稍遲時日。原
無大礙。若或妄行亂為。將來回滬後。再興議和。恐致過傷
國體。然臣等若竟離滬。設該夷直行北上。又恐有礙大局。惟
有請

旨定奪。俾臣等得所遵循。不至進退維谷。不勝欽感。抑或可以暫
回蘇州等候。免致閉居日久。別夷十數國在滬。多所要求。
更生枝節。俟該酋自粵回滬時。如果相安無事。再到上海
與該夷議事之處。伏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該夷疑慮。當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嚴拏偽造之人。並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祇領接辦。原冀該夷見此諭旨。知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可以釋其疑慮。乃本日據桂良等奏。廣東夷民互鬪。致礙和局。該夷必欲回粵措置。定於日內起身。自係未見前旨。故堅欲駛回香港。桂良等既不能阻止該夷。仍應將前旨鈔錄。設法迅速。知照該夷。並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辦理本地土匪。紳士羅悖衍等。義撤練勇。均未與英國構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各勇集已胡為等語。究

竟何時何事。並未明言。恐係傳聞不確。又恐喫佛之兵。出城擾害百姓。以致互相爭鬪。其曲亦不在廣東百姓。現在欽差大臣關防。已交何柱清接辦。黃宗漢既不能干涉通商事宜。喫國到粵。亦無可商議。若如照會內所言。恐傷和議。勸其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可設法挽回各事。儻該夷業已先到廣東。肆行攻擊。是該夷等背約動兵。自起釁端。並非中國失信。將來該夷再赴上海。桂良等言明在先。即加拒絕。亦覺理直氣壯。至上海地方。城外東西兩面江岸。全係夷人。形勢危險。桂良於夷首赴粵後。即可暫駐蘇州。俟該夷回滬時。再與計議。若事已決裂。難以理諭。即迅速馳奏。聽候諭旨。

又

諭黃宗漢自上年九月間。奏陳夷務情形。後迄今數月。未據續奏。羅博衍等。因天津和議已定。兩次奏到。改刻辦團關防。及裁撤壯勇。派防土匪各情。廣東辦法。固未抑民義忿。亦未有官員兵勇肇釁之事。至夷人踞城未退。時或出擾。致有居民與之鬪毆。其曲亦不在我。昨吳首在滬投遞照會。忽有偽造諭旨一事。致迅廣東官紳。尚在聯絡團練。縱民為仇等語。已明降諭旨。著該督查拏偽造之人。以釋其疑。並諭將廣東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上海。由何桂清就近接辦。以冀該夷就我範圍。詎吳首未得見此旨。聲言廣東官紳。謀害彼國。有民夷互鬪之事。即欲駛回廣

東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兵費。業已
整備軍裝船隻。即日起身回粵。究竟因何互鬧。並何時何事。照
會內並敘明。恐有廣東不得志之人。從中播弄。以激夷人之
怒。著黃宗漢查明該省有無民人與彼為難。致令該夷藉口生
變。迅速詳細馳奏。一面照會暎夷。聲明此事。至欽差大臣關防
已移交何桂清接辦。黃宗漢不管夷務。而身任總督。地方是其
專責。該夷回粵。儻肆鴟張。該督以聯絡紳民。保衛地方為要務。
彼既向粵稱兵。即是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毋庸顧忌。設或
該夷到粵後。自知理曲。尚堪駕馭。即今回至上海。與欽差大臣
桂良等妥為定議。總之該省得禦事宜。亦非易辦。必當加意籌

備。毋失民心為要。

又

諭。羅博衍等。自十月間奏稱。裁併壯勇。並將辦理夷務關防。改為團練名目。後祇得捐輸人員。奏請獎敘。並未得廣東民人。與該夷互關情形具奏。前據桂良等馳奏。有英夷傳聞寄信諭旨一道。查係偽造。已命黃宗漢將偽造之人拿辦。並因夷人在上海議事。復得欽差關防。移交兩江總督接受。乃桂良等。尚未奉到此旨。又奏稱。英夷因廣東民夷互關。欲整備軍裝。即行回粵。並稱夷人之意。非撤去黃宗漢。及羅博衍等團練之局。總不能將廣東省城。退還等語。覽奏深為詫異。羅博衍等。自裁併壯勇已

不復攻勦。黃宗漢亦未禁止開槍。前覽該侍郎等奏報如攻打新安。互有殺傷。亦因夷兵先來滋擾。並非粵民侵侮夷人。此時據桂良等所奏。恐有奸人從中構煽。然該夷既欲回廣東。親自措處。難保不即行赴粵。與官紳為難。黃宗漢既不管通商而保護地方。是其專責。羅惇衍等仍當妥辦團練。以保桑梓。不可因此惶惑。儻有民夷互鬪情事。是否民人起釁。抑係夷人滋事。並著羅惇衍等查明馳奏。現在該夷既欲回粵。並有逐出省城官員及收粵海關稅之語。果有此等情形。是該夷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業已諭知黃宗漢。聯絡紳民。以資捍衛。該侍郎等務當與該督聯為一氣。固結民心。保全地方為要。

桂良等六奏。該夷大火輪船二隻。因恐擱淺。停泊九江。到
滬時。告知臣等。當即勸其設法駛回。並告以江中匪徒出
沒。恐有損失。該夷面云。委因阻淺。不能下駛。至於匪徒。斷
不敢有為難。臣等因此火行走甚緩。節節阻淺。即行借此
阻其入江。正籌輯聞。忽遇廣東連日緊信。不能向伊商議。
至該夷大火輪船二隻。亦因連日大雨。江水陡長。已於月
初返滬。此時江內。併無夷船停泊。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再上海地方。城外東北兩面江岸。全係夷人
房屋。在此通商者。大小十餘國。居民不過十分之一。江心

有夷人大橋橫亘。凡到上海城內。必須經過此橋。各夷商船兵船。滿江皆是。該夷欲行他往。若不言明實在。無從得知。且以形勢而論。該夷偷知上海之人。不令回蘇。甚易為加。至其自行入江入海。全無阻攔。不知當日何以令其占踞地面如許之多。人策處處扼要。實不可解。

殊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所調京兵。等擬請撥帶內外火器營健銳營巡捕營官兵各五百名。並撥帶八旗漢軍暖手八十名。每旗運解六百斤銅礮一位。由京局撥運小

銅礮十六位。並酌帶隨營辦理營務文案各員。以資策進。

除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成保。頭等侍衛布勒和德。扎精阿。二等侍衛舒明安。四員。前經面奉

諭旨。令等帶往。其各營帶兵章京將備等官。酌量揀派外。謹將擬帶文武各員。開繕清單。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人奏請

飭下戶部撥發銀二十萬兩。陸續解交天津糧臺。以濟急需。至上年防堵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於四月二十九日恭

奉

諭旨。今等數計酌量加增。當經奏請將旗兵所得馬乾一項。再行放給實銀一半。計旗兵月支實銀四兩二錢有零。綠營兵所得馬乾米折。再行放給實銀一半。計每兵支實銀二兩五錢有零。嗣於十月間。因豆草昂貴。馬隊官兵窘累。奏請每月口分實銀四兩二錢有零之外。將應領粟銀一兩四錢四分。放實銀以示體恤。仰蒙

允准在案。所有現調馬隊官兵。及京營養馬兵丁口分。仍應請一體放給實銀。計每兵月支實銀五兩六錢五分二釐八毫。以數喂養食用。惟現當經費支絀。查旗兵每名月支實銀

四兩二錢有零。似可酌減。擬請每兵每月放給實銀三兩。最計每日有銀一錢。可以搏節餬口。其餘仍行放給粟銀。至綠營兵丁。每月領實銀二兩五錢有零。尚無浮多。應請仍循其舊。

硃批。依議。

戊寅。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等。等。照會該處。告以如去廣東。恐致有礙和好。該處皆並未回答。徑於二十二日夜間起。破。前赴廣東。至二十三日午後。送來照覆一件。仍書二十

二日。察其詞意。總以未能裁撤總督。及三紳士。頗懷怨恨。特將該夷照會。恭呈

御覽。此等等。隨即傳到候選令黃仲會。詢以該夷所以必回香港之由。據黃仲會稟稱。此次

欽差四人前來。該夷等早懷疑慮。故於初到之時。多方作難。將天津所帶兵船。均留附近上海洋面。及後見

欽差相待甚好。方纔放心。始將兵船大半撤回本國。其餘亦回香港。及自內江回滬後。該夷見奏參黃總督一案所奉寄

諭。人復生疑。以為兩廣總督。既未撤任。而三紳士照舊練勇。民間仍相讐殺。遂悔不應將兵船撤回。且云看此光景。和議未

必能成。明年夏秋之交。又須多帶兵船。到一直截之處。方可成此和議。然該夷此時雖懷疑感。尚未決意赴粵。及至近日。香港緊報頻聞。昨忽於石井地方。安良局。探獲公文數件。於是怒不可言。雖經從旁解說。告以稟中之詞。多不可憑。該夷以為事出有因。決非偽造。無論如何開導。萬不肯信。此黃仲會面稟之大概情形也。等語。竊思此種密稟。廣東紳局。何以並不秘藏。致為該夷所得。殊堪詫異。查該夷照會內所稱。或照原議。或照別議等詞。等語。詢之黃仲會。據稟。其所謂別議者。蓋指用兵而言。當該夷將欲起身之時。面告黃仲會云。如果此後有撤黃總督及三紳士之

旨。務必給伊一信。是該夷之赴廣東。實因此事所致。愈可概見。此時既去香港。果能於三四旬後。復到上海。等自可仍照前說。再向商議。不過將四事隱約其詞。免至中其所忌。雖或稍延時日。尚於撫局無礙。竊恐夷性犬羊。到廣東後。又與百姓互相格殺。釀成事端。將來回至上海。更恐費力。等現擬暫赴蘇州。俟該夷到滬後。看其光景如何。再行來滬。會議較為妥貼。且前次該夷入江。胸無他意。等在滬等候。固屬無妨。此番回粵情景。與前不同。並聞其有欲攻花縣之意。不可不預為地步。况上海地方。各國紛集。即如前次有呂宋。大西洋。比利時。昂不爾。各國紛紛呈遞照會。

願來求見。實盡許多層舌。方能退卻。大西洋國。並且去而
復來。口稱奉國王之命。來遞照會。等。均未收拆。而揣摩
其意。無非皆為添設口岸等事。此時若住上海。更恐他小
國乘機紛至。殊為可厭。蘇州距上海不遠。不過兩三日可
到。一輩之抗。亦屬易易。等。於拜摺後。即行前赴蘇州。俟
該夷回滬。探聽明晰。再行前來。惟思此次該夷自粵回滬。
若見兩廣總督。尚無更動之信。誠恐不免另生枝節。等。
非不知慎重。

國體。惟成敗所關。誠非淺鮮。未敢稍為緘默。是以不揣冒昧。
據實直陳。

硃批前已有旨。

喚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二十一日來文。閱悉之下。亮不能致本大臣改其立意。蓋粵城一事。先應作何辦理。方得見喚佛兩軍。合將城池交還。皆天津條約內載有明文。是

貴國

御裁原以

命貴大臣等代辦了結。諒必

賜界足堪盡約之權。來文所稱貴大臣自回粵東措處。轉恐致有礙和好等語。果若出此。不歸本大臣所任。獨由廣東前不

平之事。當請貴大臣等設法除盡其弊。已允依行。本大臣
信及亟能妥辦。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踐言。只得親自舉動。
是以赴粵。以便與暎佛兩國軍門會議設策。有滋事者。無
論壯勇。或別項人等。務必嚴行彈壓。勢必如此辦理。願
貴國觀此。可知誠欲與本國長存和好。惟在堅守條約。方得
永保勿絕。本大臣在南立規示戒後。則當旋滬。將尚有未
定各節會商。或照和議。或作別議。俱聽

貴國

朝廷。並輔政大臣之意。為此須至照會者。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防。業已布置妥貼。僧格林沁於
月內總可到津。所有地方彈壓事宜。必須該督前往督率。呼應
較靈。著慶祺即赴天津。調度一切。何日啟程。先行具奏。

壬午。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

旨。將桂良等送到。嘆夷稅則黃冊一本。喇夷稅則黃冊一本。咪夷
稅則黃冊二本。一併加封。進呈

御覽。其天津原議條約一區。嘆咪咪三國稅則各一區。臣等公同
押封。送交

案上收存。以昭慎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先行進呈兩次條約。當經降旨允

准。並令俟挽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再行一併用寶發回。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業經軍機處代為呈覽。惟挽回專條。俟夷首回滬後。總須及早定議。迅速進呈。方能與現遞條約一併用寶。發交各國。免致日久耽延。桂良等不得因條約業已進呈。含糊了事。有負委任。此時利害轉關。全恃專條為補救。著桂良等悉心籌畫。盡力挽回。即行馳奏。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明發諭旨。桂良等奉到後。如何傳示該夷。該夷接奉後。作何情形。並夷船駛到粵東。有無消息。著一併具奏。

甲申。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傳。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駐紮花縣。僅留壯勇三千名。分布要

隄防守。隨時約束。並申諭北路鄉民。不准仍前與夷人讐殺。復開營端。臣龍元傳。臣蘇廷魁。於十一月初九日動身前往肇慶。督辦捐務。專濟西北兩江軍餉。惟臣羅博行。仍駐花縣。以資彈壓。本月初一日巳刻。該夷率千餘人。各持槍礮。分攜火食。由三元里直上牛欄岡前進。彼時該夷未開槍礮。鄉民亦不敢生事。並借與嘉猷廟一所。俾該夷飽食。乃該夷飽食以後。一路焚燒茶蓬民居。大放槍礮。轟斃過路行人。及工作農民共九名。受傷二十餘名。鄉民始忿。鳴鑼齊出。與該夷對仗。登時擊斃夷人十餘名。該夷見鄉民愈聚愈多。眾寡不敵。即於申刻。退入省城。臣聞報之下。

不勝駭異。忖思夷人既在上海會商條款。自應遵守和約。安靜以待通商。臣等曾於上年十一月內。接撫臣柏貴來信。亦稱夷人以後不至滋事。即偶爾下鄉。祇圖游玩。並無驚擾等語。何以無故興兵構釁。事必有因。密速訪查。至初四日。查得該夷得有漢奸偽造諭旨一道。信以為真。深疑臣等暗中布置。仍與為難。故有初一日之役。經撫臣柏貴將軍穆克德訥。粵海關監督恆祺。向該夷再三開導。不能阻止。並聲言必到江村花縣等處。臣稔知夷性多疑。因結難解。不到花縣不休。自當嚴備。以遏兇鋒。第思前奉諭旨。有喫首託桂良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之語。刻下

撫局將定。且盜賊未平。經費支絀。臣若固執。已見圖快一時。禍結兵連。靡所底止。大局不可收拾。只得隱忍將就。一面約束壯勇鄉民。不准妄動。一面將花縣總局。移在離城六十里之步雲局。以免臨時疎失。果於初五日辰刻。該夷率領夷兵漢奸約四千餘人。直趨石井。所至焚掠。民夷亦互有殺傷。是日該夷即紮兵石井。初六日。該夷由石井帶兵直抵離花縣城六十里之江村地方。探知臣不在花縣城內。即日折回石井。旋於初七日全數退回省城。查此次夷人再擾北路。因懷疑送愆。先開槍礮。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擊殺。覺端實自彼而開。但夷情叵測。借詞要求。亦難

保其必無。經臣等咨明督臣。並請其移咨上海。俾悉此事。顛末。易於辦理。臣羅惇衍。自該夷退回省城之後。將傷斃鄉民。量為賞卹。即於初九日。前往肇慶。與臣龍元傳。臣蘇廷魁。會商以後一切事宜。臣等再四熟籌。西北兩江。正當用兵。若北路更加設防。經費不敷。勢難長久。此時夷人既已受撫。自當坦懷相示。使彼無疑。免致別生枝節。擬撤去北路壯勇。將花縣總局。併歸順德。以省虛糜。亦以顧全議撫大局。臣羅惇衍。臣龍元傳。於拜摺後。即回順德。清楚經手事件。臣蘇廷魁。仍駐肇慶。此局既併歸順德。所需護局壯勇。及設立巡船。護送轉餉。並紳士分往各縣勸捐盤川。

之費。每月數千金。可以足用。較之設局花縣。所省實多。業經函商督臣會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民夷互關。夷首即欲回粵。措置當經諭知羅惇衍等。查明民夷起釁根由。仍當妥辦圍練。茲據該侍郎等馳奏。夷人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移局撤勇。各情覽奏俱悉。此次夷人懷疑。逞忿先開槍礮。轟斃多人。並帶夷兵直趨花縣。實由該夷起釁。與粵民無涉。羅惇衍因恐與現議和局有礙。暫為隱忍。飭令壯勇勿許妄動。並將花縣總局移。至離城數十里之外。以避兇鋒。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將粵東情形。寄諭桂良等知悉。並將原摺鈔給閱看。又密諭黃宗漢等。

令柏貴就近妥為開導。以釋其疑。前據桂良等奏。嘆首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起碇旋粵。計此時早至廣東省城。是否與官紳為難。亟應妥為籌防。羅惇衍等。惟當遵照前旨。認真督辦團練。聯絡紳民。保衛地方。並妥籌西北兩江兵餉。仍申諭鄉民。勿與夷人警殺。以弭釁端。至羅惇衍等。雖只辦團練事宜。與夷務無涉。而於機密之事。務當加意慎重。勿使奸人聞知。致再訛言起釁。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諭旨一事。並喚國公使。因廣東民人。與喚兵互鬪。即行回粵。先後寄諭該督查明馳奏。茲據羅惇衍等奏。喚

夷懷疑。再據北路。旋即退出等語。英國兵丁。懷疑逞忿。先開槍。破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擊殺。費端自彼而開。黃宗漢遠在惠州。難與關說。柏貴近在同城。可向該公使。妥為開導。告以粵東。喫兵誤信。偽造寄諭。以致兩次縱兵焚掠。互有殺傷。並非粵民。起釁。嘯嘯。遠在上海。無由知悉。羅悖衍等。亦知喫兵因見偽造。廷寄。懷疑構釁。現已約束鄉民。不准妄動。並撤去北路壯勇。以示不疑。現在上海議定稅則。彼此即可永敦和好。廣東偽造。廷諭之事。已奉旨查拏嚴辦。該公使諒已明白此事。皆由廣東。奸民煽惑。非中國暗謀矣。如此坦懷相示。使其悔悟。仍回至上海。辦理通商。方妥。至近來粵東海口通商情形如何。有無奸民。

從中阻撓。並著該督撫查明具奏。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喚國疑慮。業經諭令黃宗漢查
拏偽造之人。本日據羅惇行等奏。該國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
出。並鈔錄奸民偽造諭旨。與桂良等前奏相符。羅惇行等在粵
辦理團練。曾申諭北路鄉民。不與英佛等國為難。致開衅端。詎
該國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率眾千餘。由三元里前進。一路焚
燒。轟斃行人。鄉民始鳴鑼對仗。初五日。復直趨石井。互有殺傷。
皆由奸民偽造諭旨。致該國疑慮。並非羅惇行等不遵前旨。仍
與該國構衅。本日已諭令黃宗漢。柏貴。照會該國。令其盡釋前

疑不可為奸民所惑。竊嘯唵。現已回粵。儻經查明。自必恍然。知
花縣之事。由於奸民偽造諭旨。致懷疑慮。並非中國故違和約
也。桂良等接奉此旨。即設法照會嘯唵。告以此次與鄰民互
闕。雖由彼先啟兵端。究係因懷疑所致。一經說明。自當相安無
事。如嘯唵唵業已回滬。更可明白開導。以全議撫大局。羅悖衍
等摺。著鈔給閱看。

庚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來文。咨稱
印度國人。被中國官兵斃命。請轉行究辦等語。查印度地
居何處。並因何被害。面問該夷官。據稱。印度在俄國之西。
即呢業莫側國。素與我國至好。懇求我國轉行知照前來。

其餘均不知情。伏思印度國究與何處毗連。無從考查。似此別國細故。率行含混。咨請殊覺多事。當即備文咨。駁。殊批。俄夷差人。至京送信。與印度國爭鬪之事。二摺。與惠親王等同看。並將俄夷因印度國之事。行知。

俄囉斯咨文。

為盡友誼事。前因欲訪知印度國風俗禮儀。於咸豐七年春間。有由印度國行走之人。彼時有印度國逃人。經過什倉國爾奇斯唐等處。來到俄國邊界。欲由原路回去。暫避北方。看其由西洋所得之信。內係爾奇斯唐地方人。不請。於咸豐七年秋間。與內地因接仗。以致沙勒度他。微提。

身死。是以伊弟等欲明伊兄被害之冤。求俄國東邊之大臣。憐恤此事。想貴大臣係體恤人之大。子什倉圖爾奇斯唐之事。行知。

大清國管理西邊大臣。望祈將圖爾奇斯唐之命案。明白辦理。無事推托等因。以上各情。特通知貴大臣。惟望貴大臣念其遠行之苦。將如何致命之信。咨覆俄國可也。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今據貴處來文。內稱欲知印度國道教風俗。咸豐七年春間。印度國北邊地方行走之沙勒度他微提。因印度國人叛逆。思欲避禍。由什倉等處經過。赴俄囉斯國。

邊界地方。由此回國。是以向北逃走。阿幅囉怕之信。得自西洋圖爾奇斯唐人等叛逆。咸豐七年秋間。與

大清國官兵打仗。致沙勒慶他微提被殺。伊弟開信。欲明命案。懇求爾國幫助。經哈那喇勒因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兵幅飭爾行文本大臣。行我國西路大臣。將在圖爾奇斯唐處之沙勒慶他微提命案。查明知照。幸勿推諉。謹此遠知等語。咨行前來。查我

大清國幅頓遼闊。此案沙勒慶他微提之圖爾奇斯唐。係在何處。什倉等處。究係何處所屬。無憑查考。詢之爾國使臣拉希羅幅。亦未能說明。本處斷難含混行文。印度國人逃出

被殺與我兩國毫無干涉。此案本處無從行知。西路大臣相應知照爾等。因畢爾那托爾。為此咨行。

欽差大臣鑲黃旗蒙古都統勝保。安徽巡撫翁同書奏。竊維自古帝王馭夷之道。荒服雖畧。示羈縻。梗化則悉資征討。從未有不仗威力。而能貼然無事者。亦未有稍應所求。而能止其無厭者。大抵待以恩。則中國之勢日弱。馭以威。則中國之體日尊。然非大膽力。大智識者。不足以任此大事。我朝威孤震疊。式廓版章。

聖祖仁皇帝三征漢北。

高宗純皇帝以十全武功。平廓爾喀。平準噶爾。平回部。平大小金。

川。緬甸。安南。皆以仁義之師。制反側之寇。蓋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誠深知異類之難以情感。而非威武不足以
懾之也。噶咭喇。自嘉慶十三年。已有覬覦之志。十九年。詣
京入貢。

仁宗睿皇帝斥其無禮。拒不准見。擲還方物。今由內河還粵。至道
光十四年。兩廣督臣盧坤任內。有哱嘮嘍之釁。而始終未
敢肆其桀驁者。

列聖績威遠著。內地虛實。未能悉知。該夷止以貿易為性命之源。
刻刻以斷絕為慮。迨琦善出。而一意遷就。始底裏畢露。則
至江甯城下之盟。然後使道光二十二年。議定條約之後。內

外諸臣。卧薪嘗膽。撫輯黎元。講求武備。則中國之本日壯。而外夷之翼。俾自消。乃辦理夷務。較善者。祇林則徐。徐廣縉。二臣。其所以較善之故。實皆用民為主。而棄名環。一切反其所為。致眾心離散。隻身被劫。臨時無一援救之人。民情可見。上年夷船至天津。總督及

特簡大臣。非惟素不熟悉夷情。並未辦理尋常邊務。剛柔皆不中窾。以致任所欲為。聞其北上之初。不過以條約為嘗試之端。後乃一一允從。出乎彼之望外。故遂愈縱愈驕。要挾無窮。

皇上特申廟算。飭派原辦諸臣赴滬。原令盡拒其權宜之許。今尚

一無眉目。輪船接踵。直入大江內地。夷首各省任意行走。浙杭已有乘坐綠呢八人肩輿拜晤撫臣之事。而粵城迄未繳出。俄夷此次來京。攜帶多人。官府與從烜赫。旁若無人。臣身在行間。聞此情形。不覺髮指背裂。外夷乃中國大患。且駸駸及乎腹心肘腋。實有扼吭拊背之憂。深恐在事諸臣為

社稷計輕。為身家功名計重。遂欲敷衍了事。苟且目前。而不知所許各條。如酖羹漏脯。其止乎饑渴。僅僅片時。而性命之虞。即隨其後。是徒貽

宗社無窮之患。而一己之功名身家。仍不能全。抑何愚懦至於斯

極猶賴我

皇上乾綱獨斷。思慮預籌。業於天津海防。修備完整。當足以備夷
膽而振

國威。然夷性難馴。風帆倏忽。能否止其北行。尚未可必也。夫
挾虛憍之氣而來者。示之以弱。則彼將益張。示之以強。則
彼將自阻。臣勝保前在伊犁領隊大臣任內。俄夷接壤。有
金夫械闖一案。其時列款多端。狂悖要挾。與上年天津相
類。經臣勝保。商同將軍臣扎拉芬奏。據理駁斥。時中密諭
金夫。到處揚言。設有不平。必當齊數萬之眾。直搗該國。以
圖報復。臣並於大廷廣眾之中。微示勒兵待勦之意。該夷

倨傲之情頓減。迨巡退去。此即明放大驗。俄夷只准在京
駐館學習。

祖宗立法綦嚴。今聞其任意游行。直入各部院公所。旌鉦夾道。婦
女同車。顯背二百年和好舊約。喫味等國鑒於俄夷之駐
京有館。故敢有比例之請。以為可以漸入佳境。而俄夷亦
鑒於喫味兩國之頻年滋擾。有求必應。彼亦何為不潛萌
詭志。肆厥鴟張。前聞黑龍江地面。已達所欲。浸假而求割
關內之地。浸假而謀侵畿輔之地。勢將伊於胡底。夫夫夷
惟利是視。各國之所謂使臣。皆該國之奸商。彼國王。止令
其外出謀利。恐亦未必盡知其尋釁興兵。堂堂

天朝無故而示弱於彼。果何謂歟。伏願

飭下諸大臣。責以正言。繩以大義。除從前俄夷駐館肄業之外。凡
有一切要求。盡拒不納。彼果一一帖服。咸知斂押。則已。不
然。即請

皇上赫然震怒。或捨殺其首。或縛解其眾。以無理諸狀。飭下理藩
院。詰責該國王。彼必理屈詞窮。即或稍申螳臂。北邊距京
萬里。亦斷不敢鋌險深入。僕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遂出
夫夷下哉。此入京一節之萬不可行也。英、味等國。在外洋
固船堅礮利。然深入內江。及登陸馳騁。皆其所短。臣愚竊
謂欲阻其入京。當自阻其入江。始欲阻其入江。當自阻其

內地游行始。誠能使現在入京之俄夷。知震懾。

天威。漸次斂戢。則此外內地游行之輩。必不能肆無忌憚。至入江
大害。舉國皆知。已無待臣等贅言。臣等則以為為今之計。
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長江兩岸。不下數十州縣。宜趁此
入江未定之時。先事

密諭楚西各督撫。選派幹員。各路訪察輿情。剴切開導。使沿江及
內地百姓。公同具稟。並散布邀約。總以

天恩雖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而商民以長江為生路。斷不能與之
貓鼠同眠。即由楚省督撫。將公稟邀約。寄往上海。與各國
夷首閱視。一面廣集民團。多多益善。自潯陽以上。洞庭以

下。於沿江兩岸。節節設備。星羅棋布。高壘深溝。圩內編插
旌旗。江面暗伏水勇。以聯絡其聲勢。而嚴固其衛隊。使彼
知我長江腹地。深入數千里。鄉民數百萬。勢甚洶洶。眾怒
難犯。自未敢再圖入江之舉。即使貿然前來。則以各處民
力。就地制之。燬其夷船。截其歸路。使之片帆不返。縱致歸
咎於百姓。而不能懷怨於

朝廷。我既有言在先。彼亦無可藉口。是即不阻之阻。不捷之
捷。如此。不但拒其入江。並其入京一層。亦必不煩言而自
解矣。向聞夷情雖狡。復很悍。而於利害兩途。最知審慎。但
我

國兵勢精強。民心固結。而地方督撫。機權威畧。卓卓在彼耳。目自可不戰屈人。連年所以不振者。非大吏與民為讐。即一己之私有所顧忌。而膽智因之中餒於

國家久遠大局。全無計慮。臣故曰無膽力。無智識。皆不足任此事也。若非乘此力圖。任令夷人仍往天津。易換和約。直入京城。與俄夷同一局面。火輪船隻。各省往來。壅斷上下。游金利。恐兵民解體。人心動搖。夫各路大營將士。所以經年血戰者。原為海內肅清計耳。縱能全力將賊誅鋤。而拱手以待夷人魚肉。於情於理。孰肯甘心上念。

宗社安危所繫。與我

皇上宵旰之勞。誠庸夫愚婦。皆思敬儀同攀。固不獨忠臣義士。聞之負戟而長歎者也。臣不揣冒昧。披瀝密陳於

聖主之前。仰祈

俯賜採擇。天下幸甚。

硃批覽奏已悉。

勝保人奏竊。竊伏查從前辦理夷務諸臣。總以恐啟邊釁為詞。一味應其所求。以致今日橫逆之來。至於斯極。現聞在事諸人。仍徇於成見。蹈其覆轍。不但使外夷輕視中國。其機甚危。且大拂民情。其患更重。近有編造對聯。到處闢傳。有云柏葉於今難再頌。桂花從此不聞香。又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彼於我。老彭。又數月中三相云云。一死一囚一罪過。旬日間四夷來服。半推半就。半含糊等語。擊遠在皖軍。尚有所聞。其為此事不饜眾心可知。又接據上海密探所稟。金陵逆首與夷酋交接各情。更可駭慮。謹將探稟鈔呈。

御覽

十六早回頭。自卯刻打至巳刻。賊不開礮。五船一齊駛出。燕子磯。賊有四五人。用舢板追到。送紅縐紗二疋。雞二隻。說一番好話。問到何處。說到漢口通商。賊云既如此。則不打仗。大家和好可也等語。該船即一齊開行矣。十月二十

日到安慶。賊匪仍開礮。十八門礮的兵船人還礮。遂過去。初一日到湖北省城。初二到漢口。四處探看地方。量水深淺。四處繪圖形。西邊到漢陽。南邊到洞庭。俱繪有圖形。初八曉。動身回來。十九到九江。四隻船進去。兩船因水乾。須明年春天水大回來。又兩層礮大船一隻。人斤休兩隻。回來。二十五未刻到南京。呼嗒嗒喊。嗚呼二人。直到賊礮臺。問賊目欲見太平王。是日未刻上去。一直進去。聞說有三。人見夷人。將制臺衙門作宮殿。打扮甚威昂。請夷首赴宴。飲酒。二鼓回頭。有賊目送下船。各賊目賊兵。威儀擺得甚。齊整。約有一萬餘賊兵。各色軍器齊備。排手鳥槍手都有。

小斤砵先開二十八未刻到上海。兩層礮大船。日內可到吳淞。據說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漢口等處開馬頭通商。最易獲利。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各人歡喜之至。等語。跟隨英領事赴長江之通事潘榮。頃已傳其到來面詢所說情形。大畧相同。

癸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查山海關海口。西南連天津。東南通奉天。乃夷船必由之路。以石河口直至秦王島而論。節節皆可登岸。處處均宜嚴防。況鎮城去海八里。關邊處所。不下二十餘處之多。均需駐兵攻守。內外聲氣聯絡。是以先於城內分布官兵駐守。民心得以固結。督遣選著

右北協領伊克經額。委為領隊。正白旗佐領順齡。鑲紅旗
佐領慶年。委為營總。佐領防禦。驍騎校。委為參領。八員。調
備槍兵四百名。預備駐海迎敵。或有夷船駛至。即令調備
官員。駐紮石河口一里許。相機攻守。至秦王島石河口礮
臺。現有山水協副將雙慶。督帶海防官兵駐紮。並令榆縣
壯勇。會合守禦。僅有警報。曾與格緡額。督兵攻勦。尚不致
有顧此失彼之虞。

硃批知道了。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以資應

用。著景瀉奕山。各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演。聽候調遣。吉林官兵。著派雙城堡總管平海管帶。黑龍江官兵。著派黑龍江總管德楞額管帶。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稍有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即日前往督辦。著成凱。於綏遠歸化兩城官兵內。挑選年力強壯。技藝嫻熟者。各五百名備調。並於各該城曾經出師得力將官內。酌派委員統帶。其軍裝器械馬匹等。均著豫備齊全。勤加操演。一聞飭調。即日迅速啟程。不得稍涉遲誤。

乙未

諭內閣。河南河北鎮總兵樂善著發往天津。交僧格林沁差遣委用。毋庸前赴勝保軍營。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辦理海防。近已添調各處精兵計五千名。諭令勤加操練。聽候調遣。惟兵力究形單薄。著慶祺於直隸省北路各營官兵內。挑選精銳二千名。飭將軍裝器械馬匹。豫備齊全。派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聽候僧格林沁調撥。毋稍延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常清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派曾經出師得

力將官管帶一團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前諭西凌阿於備調官兵二千名內挑選一千於本年正月帶赴天津諒該都統業已啟程赴防惟津防兵勇究嫌單薄著慶昫再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年力精壯技藝嫻熟者一千名配齊軍械馬匹勤加操練一聞飭調即飭總管那瑪善管帶啟程迅速赴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防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披崇武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一聞飭調即飭協

領恩成。管帶啟程。迅速到防。毋許稍有延誤。

戊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

已付該夷閱看。其挽回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等因。欽此。

臣等於前此接奉

諭旨後。業經恭錄備文。知照英法德三國。俾知臣何桂清已

授為欽差大臣。五口關防。均歸上海。一切事宜。悉在上海籌辦。免

該夷等欲往他處。嗣又接奉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諭。桂良等於挽回四事。僅止畧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黃仲奮已到上海。即可責成。遂件著力挽回。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等因。欽此。明善於奉到。

諭旨後。行抵蘇州。未曾登岸。於本月初九日長行回京。臣等即在蘇省暫住。命護理上海道吳煦。及黃仲奮。在上海探聽消息。該員此次來滬。臣桂良等。因其感激。

聖恩。力圖報效。是以令其暗中設法。惟該令之在暎夷。不過代辦漢文事件。並無大權。臣等恐哮喘咽。一人傳話。未必盡實。今得黃仲奮往來其間。傳述較為妥當。兼可畧得夷中情偽。非敢專恃該員為轉圜。目下該夷回往香港。該員籍隸

廣東尚可信息往來。嗣又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該夷必欲回粵措置。自係未見前旨。桂良等仍應鈔錄設法
知照該夷。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與紳士等均未與英國構
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等語。恐係傳
聞等因。欽此。臣等復將此情傳知黃仲奮。令其作書轉致該首。
勸其早日回滬議事。茲於本月十八日。接據護理上海道
吳煦稟稱。該道由省回滬。探詢粵情。會云無事。十五日夜
間。及十六日。到有火輪信船兩隻。據黃仲奮。哮喘。先後
報到。額首係上年臘月二十九日到粵。派夷兵一千前赴
肇慶。一千前赴花縣。藉以示威辱費。幸三紳士早已遠避。

該處官民待之以禮。均未滋事。此後當可無恙。噶首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噶魯斯。遲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並據噶喇頓云。此層萬難挽回。請

欽差早為地步。係伊關切之意。其新舊通商各口。定於五六月間。開辦新章。各處領事官。已派定有人。廣東派阿利國。鎮江派辛姓。甯波派夏飛。廈門派馬姓。牛莊派麥華陀。登州派密士。潮州瓊州臺灣。均未派定。長江至漢口。有俟軍務稍平。再行開市之議。亦未派有領事。上海舊領事羅咂。噶。給假回國。改派向在廣東之噶吧。來滬接辦。此護道吳煦稟

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接閱之下。不勝詫異。伏查該首領
喇哈因。臣等相待甚厚。所以商議各事。不便十分桀驁。然
而言詞閃爍。總非心之所願。適逢廣東有此偽造寄信之
事。故特藉端回至香港。今聞其並不回滬。候伊弟噶噶斯
到中國。令其出來搪抵。查噶噶斯。即叶噶斯。前在天津勒
逼立約。不准改二字者。即係此夷。今既復來。必多不情之
語。觀該夷此時用意。直欲照依條約。屆期行事。不肯再與
我議。其詭譎情狀。顯然可見。噶吧一夷。向在廣東。肆行無
忌。凡有用辱葉名琛。及撫臣柏貴等事。皆該夷之所為。觀
該夷如此舉動。恐到滬後。不能理論。竟自直用船隻駛赴

天津則臣等趕緊具奏亦來不及不可不為思慮豫防之計將來該夷等到後臣等擬一面先委臬司薛煥等二三
人赴上海觀其動靜如何仍照原議自應設法籌辦俟將
專條立定後再行奏請

發下互換條或該夷先在廣東肆行政擊背約動兵自起釁端固
不能不加拒絕如或該酋頓喙不親自回來專令嗜嗜
斯與頃吧同至滬上臣等亦必竭力圍維務期阻其進京
即在上海互換條約方為妥當如其堅執己見難以理喻
誠恐具奏不及該夷舟行甚速竟自不告而去實屬無從
阻止况目下該夷既有此信天津為入京要路似不可不

豫為準備。應否。

飭下直隸總督臣慶祺等。先期嚴密防範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正具摺聞。復奉

上諭。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等因。欽此。
此時臣等已將前奉

諭旨。傳知該處。至該處接奉後。如何情形。容俟探明。再行馳奏。

桂良等又奏。又據黃仲舍密稟。十六十五兩日。連接粵信。

據云。臘月二十八。及正月初間。喫人往四堡九十六鄉黃
竹歧等鄉村游行。地方官派員役同行。均極安靜。隨又有
喫軍約千名。到花縣肇慶府等處。並未生事。近聞又往順

德縣目下尚未回省。計兵勇若不挑釁。彼亦斷不尋闕滋擾。彼經此次游行。無所用其徼。以後亦漸相安矣。現在新開紙。載由香港派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加坡迎接噶魯斯。新加坡水程到滬。不過十日。計往返總在一月之內。但據噶魯斯云。新公使進京交還和約。意見已定。萬無挽回。各國商人自和約定後。咸知暎公使得進京。無不欣舞相慶。以為體面。頓首亦偏告各外商。此次進京換約。小住數旬即回。今若不得入京。無顏以對眾人。必將直用船隻駛入天津。又費一番周章。且恐另生枝節。或有變動。不可不慮也。據舍淺見揣度。彼等意見已定。牢不可破。頓首目下

尚留粵省。轉瞬噶公使一到。頓即返國。噶到後。或半月十日。即料理北行。彼船行迅速。不過五七日。即可到津。京中一切事宜。俱未預備。勢必至倉卒應付。顧此失彼。轉不若詳慮布置。思所以發付之也。噶味咽與舍言及於此。舍再四籌度。料噶人亦必有出此之勢。愚忠已竭。見及實在情形。不敢不先行稟白等語。臣等伏思此番噶嚕斯來中國。恐其直赴天津。則臣等無由知悉。及探詢明確。再行具奏。已來不及。即該首到滬一轉。不與我議。直至天津。船行甚速。雖由六百里加緊奏

聞。亦趕不上。思維再四。實無善策。其如何料理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現探夷情。據實密陳一摺。據稱。黃仲會
時。嗾。咽。先後報到。願首於上年臘月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
伊弟。噶。魯。斯。連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
定欲進京。互換和約等語。覽奏。實堪詫異。各夷和約。本議定在
上海互換。是以授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
妥為辦理。乃遲之又久。於進京等事。尚未挽回。而英首願。嗾。噶。
駛回香港。乃換伊弟。噶。魯。斯。到滬。並欲直至天津。是該夷反覆
無常。意存叵測。已可概見。僧格林沁。慶祺。現已赴津。該處防堵
事宜。均已辦理周密。如該夷徑行到津。當由僧格林沁等酌量

辦理該首仍到上海。桂良等務須竭力開導。告以大皇帝派我等來此辦理稅則。並令廣東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所有和約並另立專條。必須即在上海由我等一手經理。若到天津該處並無經手之人。無從辦理。且自上年各國船隻退出後。天津紳士業已團練整齊。不使輪船駛近。攔江沙。儻到津船隻。或受損傷。我等不能任咎。又或復開兵釁。則上年條約必至全歸罷議。於各國通商事務大有妨礙。如此則切曉諭總使該夷在滬換約。方為妥協。况消弭四事。另立專條。尚無成說。豈桂良等竟不動心。竟欲令該夷在京換約。置身事外耶。茲另發去諭旨一道。著以宣委該夷。俾知天津已有準備。不至遽行北駛。該

大臣等仍應設法挽回四事。另立專條。再行奏請互換。萬不准
含糊了事。自干罪戾。

又

諭。上年秋間。派桂良等前赴上海。與英、美、法三國商議稅則。迄今
已逾數月。前聞廣東奸民有偽造諭旨之事。致英、法、美等心懷
疑慮。曾諭黃宗漢嚴拏懲辦。以示朕懷柔遠人。又安中外至意。
並因廣東距京寫遠。一切通商事宜。往返入奏。恐延時日。特改
派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就近在上海辦理。俾外國惴惴。易於上
達。不必遠至京師。前據該大臣等奏。英國等船隻暫回香港。諒
不日即當來滬。與該大臣等商換和約。著桂良等。告以上海移

設欵差之意。原為在彼議事起見。天津因前次各國輪船駛入。居民忿恨。現在城鄉百姓。均已自辦國練。不令外國船隻復進。攔江涉。該國前來。致有損傷船隻。儻因此復開兵端。是該國自乖和好。先行背約。不獨上年條約均歸罷議。即五口通商亦多窒礙矣。况專條未立。即到天津。亦不能互換。桂良等現在上海。所有條約。總須與專條同換。不能但換上年條約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首額爾噶。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噶斯達。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萬難挽回。

等語。天津海口一帶現已由僧格林沁嚴密設防。該夷首如果堅執意見必欲前赴天津。計數日之內即可趕到。亟應早為準備。著僧格林沁等迅速調齊各路官兵在海口扼要嚴防。毋令片帆駛入。並激勵鄉團預為策應。以期聲勢聯絡。藉壯兵威。慶祺現在天津有地方之責。如探該夷首有來京確信。著即派委委員迎至欄江沙外。詢以此來何事。至互換條約及另立專條前已說定上海。由欽差大臣桂良等交換。此間並無通事。及經手辦理此事之人。况上年天津自遭蹂躪後。官兵鄉勇一律重加整頓。儻任意闖入。恐多未便。不若及早仍回上海聽候辦理。兩有裨益。如此曲為開導。或可冀其回帆。不致滋事生端。僧格

林沁等一面仍嚴密防範。早為設備。但不可遇事張皇。必須謀定後戰。確有把握。是為至要。桂良等摺。若鈔給閱看。

桂良等又奏。現在嘖嘖。是否仍回上海。殊難預定。臣等即當謹遵。

諭旨。設法照會。以期曲全議撫大局。惟廣東紳民。雖然向稱足恃。據臣等近日所聞。似有未可盡信。夷務萬分棘手。該省官紳。惟撫臣柏貴。監督臣恆祺。尚能實心任事。與臣等公文往來。藉資聞見。督臣黃宗漢。至今並無二字回覆。此時偽造之人。必須查拏懲辦。方與撫局有益。若虛應故事。不能實力奉行。恐該夷更得有所藉口。臣等因關係過重。既有

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

硃批覽。

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前奏上海形勢一片奉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胃。欽此。臣等謹遵

諭旨。即將上海洋涇濱水陸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覽。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報蘇省海運頭起漕船已開至十
激守風放洋浙江漕船當亦陸續起運。惟昨據桂良等奏。吳首

額爾哈到粵。回滬與否。尚在未定。其弟噶魯斯到滬。一轉即赴天津等語。現在夷情叵測。若不至上海。與桂良等商議。徑赴天津。難免有意尋釁。天津海口。有僧格林沁等嚴密防堵。惟兵端一起。恐該夷擾我海運。必須豫為籌畫。以備不虞。著何桂清。徐有壬。胡興仁。密飭押運委員。如探有夷船在天津海口滋事。即將各漕船。駛赴盛京之牛莊。及山東之蒲臺利津等處。暫為停泊。俟夷船退後。再赴入津收口。其業經放洋船隻。如能於夷船未經北駛以前。趨行前進。趕緊到津。尤為妥協。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健銳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內外火器營。挑備精壯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於八旗兩翼官兵內。挑備精壯官兵共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巡捕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籌解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十五之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咸豐九年己未二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各國議定稅則。內洋藥一項。從前未經定稅之時。聞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情弊。現在既經議有定章。官為收稅。各省自應一律辦理。上海為各省薈萃之所。尤應及早奉行。現經戶部由驛通行。諒江蘇省當已奉到。自己曉諭商民一體遵辦。特恐地方官希圖掩飾。壓閣部文。不能及早奉行。或以多報少。藉肥私橐。皆所不免。著桂良。花沙納。嚴密訪查。儻有前項弊端。即行會同該督撫據實參奏。毋稍徇隱。且使夷商知此次稅則業經通行。獲利已多。桂良等亦可藉此為詞。

消弭兵釁。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勝保奏探報夷船過江。駛出燕子磯。有賊四五人。餽送縞紗等件。問知往漢口通商。有不打仗。大家和好之語。及回船到金陵。李奉燭等三人。直到賊礮臺。欲見太平王。進城後。該逆請夷酋飲酒。派賊目送出。隊伍甚齊整。各等語。並據上海探報之人稱。傳到嶼夷。赴長江之通事潘榮。面詢情形。大畧相同。夷人句通逆賊情事。勝保遠在安徽。尚有傳聞。和春何桂清。近在江南。更可知其確實。著即查明詳悉具奏。至該夷已與中國議定通商。忽又句通叛逆。其包藏禍心。殊屬叵測。現在

和約未換。反覆堪虞。不可不密加防範。設或夷船再入長江。句
通逆匪。著和春。何桂清。阻其入江之路。並於金山一帶。豫飭水
師鎮將嚴密校巡。勿令上駛金陵。與賊勾結。以防內患。其通事
潘榮。想仍在滬。此人係屬要證。務須設法羈留。不得任其遠遯。
勝保奏片。著鈔給閱看。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理藩院轉行俄囉斯使臣事。貴衙門
送到俄國使臣丕公文一件。本處業已收悉。文內提及互
換和約之事。前次本處文內。原有一二十日即可送回之
語。現在

欽差大臣桂派委妥當人員。由上海議送和約原件前來。已於年

前起身約計數日內即可到京。俟送到之日即由

欽派尚書瑞甫經手互換。不至過於遲滯。此係緊要事件。想沿途格

外照料。以致不能迅速。並非無故耽延。爾使臣諱亦不至
因此生疑。致失和好也。所有咨覆緣由。相應知照理藩院
轉行該使臣查照。須至啟者。

乙巳。吉林將軍景瀉等奏。茲據吉拉明阿咨稱。咸豐八年。
本省將軍奕山。親至黑龍江城。督率該副都統。與夷酋木
哩斐岳幅。會辦分界。爾時夷酋執意在烏蘇哩綏芬河口。
安設界牌。訊據吉林委員。聲稱綏芬烏蘇哩地。接海濱。未
能深悉等情。經將軍奕山。曉諭該酋。至再。始將黑龍江左

岸空曠地方。許其安靜居住。並與木哩斐岳幅互立字約。以烏蘇哩河口至海為兩國同管之地等因。嗣准吉林將軍衙門咨稱。現派甯古塔三姓副都統前往烏蘇哩綏芬河查勘地界。而木哩斐岳幅業已回國。咨令曉諭夷目央喪枯幅轉達木哩斐岳幅。毋得任其謾誤。遵即知照該夷。嗣該目送到夷酋文移二件。內開。已派夷官石沙木勒幅等馳往會勘地面。約於正月間。可抵黑龍江城。該副都統因尚未接准甯古塔三姓勘定明文。思欲暫緩其來。諉謂天寒雪大。馳往非時。俟冰泮船行。覺為穩便。據央喪枯幅答覆。俟石沙木勒幅到日。再行定議。隨即咨明吉林將軍。

衙門聽候酌數。烏敢輒許該夷目赴烏蘇哩口會勘地面。分立界牌等因。聲覆前來。查該副都統吉拉明阿係經手承辦夷務之員。稔知該省將軍奏明烏蘇哩綏芬界屬吉林。經三姓甯古塔副都統尚未接准勘定明文。因該夷酋來文內有石沙木勒幅正月內可抵黑龍江城一語。為期太迫。思欲暫緩其來。諉謂天寒雪大。馳往非易。莫若冰泮船行。覺為妥便。委係推諉之言。未敢輒行允許。似無疑義。惟前咨該省轉飭夷酋毋得諉誤一節。係因木哩斐岳幅闖越黑河口。窺探地勢。又留人船越三姓貿易。爾時行令該副都統派員曉諭夷酋。毋得恣意溯游上行。該副都統

遵文曉諭。詎該夷酋輒稱伊等在黑河口等處行走。乃照前換字約。已經定准奏明。何必再說。隨即棄船折回等情。由黑龍江將軍轉咨前來。因該夷酋答覆言語狡賴。一面行知查勘地界之副都統等遵照。並飭覆副都統吉拉明阿。令其曉諭夷酋。毋得任其謬誤。各在案。查副都統咨稱有三姓所屬赫哲費雅雅哈居住之廟兒地方。原有與俄國分界石碑。前於咸豐四年間。夷酋人船駛赴閩吞等處。蓋房將舊設石碑私行損壞。曾經吉林將軍衙門咨照在案。等語。檢查成案。前派員赴東海查界。旋據稱行抵甕梅屯。詢據赫哲人等聲稱。夷酋赴海外留兵占居閩屯。並據前

探委員稟報。隨帶招募通事。同至奇吉地方。見有夷眾。建蓋房間。據夷官聲稱。夷酋赴東海有事。分界之事。伊等不敢與聞。並據通事告稱。傳聞廟兒地方。有分界石碑。分刻滿漢文字。被該夷銷毀各等語。因界未查明。節近深秋。恐冬寒河閉。擬俟春融。由庫倫黑龍江。各派員再行會同查辦各情。咨行各處在案。茲副都統吉拉明阿。竟以前此入界。傳聞空言。作為疆域界據。殊堪詫異。查閱吞奇吉。切近海濱。相距烏蘇哩河數千里。去綏芬尤遠。而廟兒地方。尚在兩處迤東。即使該處有舊碑。亦屬毫不相涉。况原奏敘明通事傳聞一語。安知非該夷詭詐之言。且該夷如果得

有石碑憑據。豈肯私行損壞。係分界之碑。似應刻寫清字。夫字。又烏有滿漢並鐫之理。種種妄誕。已有明證。吉拉明阿。係經手承辦之員。不思正言拒絕之計。率以臆斷。恐致滋要挾。應飭副都統據理剖辦。設法拒絕。查原定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應由奕山查覈。

硃批覽奏已悉。

丙午。直隸總督慶祺奏。史榮椿會同格瑚額。湯蘇會同龍汝元。遵

旨於年內分別起程。茲該提督等。已先後回津。將沿海情形繪圖分別咨呈前來。臣詳加校閱。甯河縣北塘海口。距大沽三

十里。大小商船。乘潮出入。人煙稠密。地勢險要。亟宜設法駐守。舊有礮臺七座。新舊安設礮位二十四尊。除不堪用礮位四尊。現存二十尊。距北塘三十五里。為營城莊。北接蘆臺。至海三十餘里。該處駐兵。可與北塘等處。互為犄角。又豐潤縣澗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二座。距海五里。大小礮位四十二尊。除不堪用七尊。現存三十五尊。又黑鉛子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三座。距海八里餘。距澗河口十二里。安設礮位三尊。兩翼大小鐵礮二十四尊。又灤州劉家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五里。距黑鉛子礮臺九十里。安設大小鐵礮五十五

導。又樂亭縣清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三里。距劉家河礮臺五十里。安設大小鐵礮三十五尊。又臭水溝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三里。距清河口礮臺三十里。安設大小鐵礮四十一尊。除不堪用五尊。現存三十六尊。該處在樂亭縣三海口迤北。縣城迤南。紮營於此。於防海守城。兩有裨益。又老米溝海口一處。舊有礮臺一座。距海六里許。距臭水溝礮臺十二里。歸樂亭城把總管理。安設大小鐵礮十六尊。又昌黎縣浪窩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二里許。距老米溝礮臺三十里。安設大小鐵礮二十九尊。又蒲河海口一

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五里許。距浪窩口礮臺
八十里。安設大小礮臺十七尊。礮臺西北形勢高爽。可以
紮營。又撫甯縣洋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
距海四里許。距蒲河口礮臺二十五里。安設大小礮臺二
十一尊。又臨榆縣地方秦王島。屹立海岸。三面臨水。本有
營汛。隨巖原設礮臺一座。銅礮一尊。又石河海口一處。舊
有礮臺三座。馬頭莊礮臺二座。均距海二里許。歸甯海城
把總管理。安設大銅礮三尊。鐵礮一尊。察看地勢。甚為得
力。應分別安營駐守。山海關東南姜女廟。距九江河口十
里。時有避風船隻攬岸。廟東有沙岡一道。形勢扼要。係奉

天地面。應設兵防守。此由天津至山海關一帶。史榮椿會
同格。綢。額。履。勘。之。情形。也。由大沽至祁口河。相距百里。沿
途灘港水淺。大船不能深入。祁口河海口。係祁口營汎地。
舊有弁兵莊。後有礮臺形跡。該處水勢較深。而入口以後。
愈進愈窄。船隻礙難駛入。惟與大沽相近。恐該夷揚言撲
岸。聲東擊西。分我兵勢。自應一律設防。由祁口至狼蛇子
汎河口。計程百里。沿途海岸。俱係蛤沙積成坡岸。間多荆
棘阻禦。長潮水至坡邊。落潮去坡一二里。俱係硬灘。船難
停泊。其趙家溝。徐家溝二處。雖有海口。僅止本地漁船出
入。大船不能進口。狼蛇子汎地。舊設有弁兵巡緝。並無礮

臺該處河身上游現俱淤塞尚非要隘。迤南之大山河即大沽河。係山東海豐縣界。湯蘇等詢之該縣。此外別無口岸。察看該處河口。長潮時約寬四五里。水深四五丈。落潮時約寬二三里。水深二三丈。商船出入。僅泊口內城子地方。再進即形淺阻。夏秋之交。雨水盛漲。與海潮相連。水勢較長。附近之郭莊。關莊。有東省紮營舊址。詢係道光年間防夷所設。此由天津至海豐縣一帶。湯蘇會同龍汝元履勘之情形也。臣復查海防形勢。天津為

畿輔咽喉。大沽又天津門戶。自係最關緊要。北塘蘆臺。近接大沽。所有礮臺一切。亦應急速安置。其澗河口。黑沿子。劉

家河。清河口。臭水溝。浪窩口。洋河口等處。據史榮椿聲稱。礮臺土壘。均被水沖刷。日久未修。蒲河口礮臺。為沙土屯。掩秦王島礮臺牆垛。亦多損壞。石河口礮臺。須加高加寬。安營築壘。自係實在情形。擬即責成該地方官。量加修葺。由臣派委候補道春保。前往認真督辦。各處礮位。尚恐年久未能全行得力。亦應隨時演放。量加整理。至防海各軍。應如何周密安插。以固藩籬。容與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熟商妥為布置。大沽河地方。係直隸交界。曾經東省設防。應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撥兵駐紮。以重海疆。

諭軍機大臣等。慶祺奏遵旨傳知提鎮大員。查看沿海情形繪圖貼說呈覽一摺。除大沽河地方。諭令崇恩酌量設防外。所有由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海口內。如北塘。蘆臺。近接大沽。最關緊要礮臺一切。急宜安置。其澗河口等處礮臺土壘。均被水沖刷。蒲河口礮臺。為沙土屯掩。秦王島礮臺。牆垛損壞。石河口礮臺。須加寬加高。安築營壘。亟為興修。該督現派候補道春保前往督辦。即著僧格林沁。慶祺。責成該道。會同各該地方官。迅速修葺。務期一律整齊。毋許有名無實。至海口地方較多。所有防海各軍。應如何擇要布置。以期嚴密。並各海口礮位。多恐因安設年久。未能得力。應如何量加整理。隨時演放。俾得通用之處。並著

僧格林沁慶祺悉心籌畫妥為辦理。

又

諭慶祺奏遵查沿海情形一摺天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海口經慶祺遵旨傳知總兵湯蘇等前往查勘茲據該督奏稱查明狼蛇子汎迤南之大山河即大沽河係山東海豐縣界該處河口長潮時約寬四五里水深四五丈落潮時約寬二三里水深二三丈向有商船出入夏秋之交兩水盛漲與潮相連則水勢較長附近之郭莊關莊有東省紮營舊址係道光年間防夷所設請飭東省派兵防守等語大沽河口水面較寬且從前辦夷務時曾經紮營自係地關緊要現當海防喫緊之際所有該處

海口○應如何派撥官兵駐紮○以資扼要○即著崇恩○速行籌辦○毋稍延誤○

丁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慶祺奏○查海口現設兵丁三千名○均係附近居民○雖無農田○或駕駛船隻○或在鹽場工作○或捕魚為業○均可養贍家口○入伍充兵○均非所願○其應募而來者○大半並無一技之長○不能謀生○於一切操防○難期得力○現已將京旗京營官兵○抽出八百名○撥赴海口○分紮兩岸礮臺○即於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飭赴雙港屯紮○紮西凌阿○統帶察哈爾官兵

五百名。在北塘海口駐紮。總管伊什旺布。統帶察哈爾官
兵五百名。在豐潤縣之澗河口駐紮。其吉林黑龍江馬隊
官兵二千名。據副都統格瑚額呈稱。樂亭縣屬之清河老
母溝。各駐紮馬隊二百五十名。昌黎縣屬之浪窩口。蒲河
口。各駐紮馬隊二百五十名。山海關界內之白塔嶺。秦王
島。各駐紮馬隊二百五十名。小河口駐紮馬隊五百名。至
京旗京營官兵二千名。除撥赴海口八百名外。其餘一千
二百名。駐紮雙港各營。兩盟官兵二千名。現飭副都統成
保。統帶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新城駐紮。頭等侍衛布
爾和德。二等侍衛舒明安。統帶昭烏達官兵五百名。在新

河地方駐紮郡王銜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扎布頭等侍衛扎精阿統帶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雙港西岸駐紮。圍場總管常山統帶昭烏達官兵五百名。在雙港東岸駐紮。並將攔河木筏。豫為安設。仍留口門一段。以便往來船隻行駛。此外河路地勢。如有未盡周備之處。即當添築礮臺。續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益昭嚴密。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諭令侍順於大凌河挑選壯馬匹。以備官兵乘騎。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據山海關帶兵副都統格綢額呈稱。吉林頭二起官兵。在大凌河所領馬

匹。均係疲瘦矮小。驟馬懷駒者甚多。是以四起官兵均未領取。已由該大臣行文該副都統另行揀選解往。著侍順即行揀選。臆壯驕馬一千匹。迅速解赴山海關。交副都統格綢額。以資乘騎。其前次挑選馬匹不慎之員。並著侍順查明參奏。以示懲儆。

又

諭前調錫林郭勒馬匹。因尚未到哨。當諭令常清派員迎催。徑解通州軍營。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兩盟官兵業已到營。亟須馬匹應用。所有前調錫林郭勒馬二千匹。此時如已到哨。著常清即派委員催趨前進。以一千匹解交天津軍營。一千匹解交山海關軍營。儻已由張家口行走。即著該都統知照。令其迅速分解。

各該軍營毋稍延悞。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理藩院轉行俄羅斯使臣事。貴衙門送到俄羅斯使臣丕公文一件。據稱本月初三日日本處咨覆之文業經接到。誠心歡喜甚好。惟據稱給與明憑令

欽派尚書

肅瑞

更改規模。此二位尚書是

皇上欽派大臣。辦事斷不至有錯悞。據文內稱本月十六日。要差官員奚特羅沃回國。可惜和約不能往送等語。現在和約已經由

欽差大臣

桂花

從上海護送到京。即可與

欽派尚書

肅瑞

見面。會商互換。儘可趕於十六日送回本國。貴國既

與中國和好。自以妥辦大事為要。不可因小節而遲悞大事。所有咨覆緣由。相應知照。理藩院轉行該使臣。丕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己酉。綏遠城將軍成凱奏。此次揀派綏遠備調官兵軍械馬匹。既經拏飭已豫備齊全。惟查自咸豐三年春。奉飭征調計今七次。三年。六年。均尚准給俸賞行裝。嗣因屢經奉部飭駁。不准支給。兵丁賠補各項。拮据已甚。若不籌給借項。一奉飭調。軍行緊急。稍有耽延。貽誤匪輕。拏成凱督飭協領等官。再四籌思。所有此次揀派綏遠備調官兵。如奉飭調。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每兵借給行裝銀十兩。每官借給半俸。以資衣履行裝之需。惟庫款支絀。無項可籌。查有本營旗庫扣存官兵駝價一項。尚可暫行借動。事竣飭即照數扣還歸款。至揀派歸化城備調官兵。等正在籌備間。旋准副都統德勝咨。據土默特叅領等呈稱。土默特官無俸餉。兵無錢糧。前次奉派防勦。均蒙支給官員全俸。兵丁全裝。現因征調頻仍。生計較前倍形艱難。今將應需器械。亦經備齊。但土默特向係屯居游牧。種地為生。並無拴養馬匹。亦無項款可籌。懇請籌辦等情。咨商前來。等查土默特蒙古官兵。與旗營迥不相同。該副都統所咨。均係實在情形。惟現當籌款維艱。

若仍照前支給。未免過優。若與滿洲官兵。一律籌給借項。事後又無俸餉扣還。努與副都統德勝復加熟商。所有此次揀派土默特官兵。如奉飭調仰懇

天恩。俯念窮苦蒙古。素無俸餉。每名給與半裝銀十兩。每官給予半俸。以資衣履行裝。至馬匹一項。現係備調天津海口防堵。若即時採買。尚須籌給喂養。如奉飭調。令其步隊先行馳往。儻有需馬之處。或就近由

欽差大臣撥給。抑或仍飭山西巡撫籌項採買。派員解往。應俟屆期再行籌辦。所有努豫為籌辦緣由。如蒙

恩准。一聞飭調。此項土默特蒙古官兵應需銀兩。努即飭歸綏道

暫行籌墊。一面飛咨山西巡撫解撥。總期兵歸實用。餉不虛糜。以利進行。而免耽延。

諭軍機大臣等。成凱奏遵旨揀派官兵備齊軍械。聽候飭調。並懇恩借給官兵銀兩及籌辦採買馬匹等語。覽奏均悉。此次綏遠歸化兩城備調官兵。業經該將軍等會同揀選。派委曾經出師得力之協參領等官。勤加操練。屆時統帶。惟現在新授歸化城副都統桂成。即日可以到任。此項官兵及協參領等官。著俟桂成到後。再加挑選。將來如有調撥。即著桂成統帶前赴軍營。至所請綏遠城出兵官員各借半俸。兵丁各借行裝銀十兩。著准其於庫存駝價內暫行借支。俟事竣仍照數扣還。其土默特官

兵既係素無俸餉。所有帶兵官半俸。兵丁每名行裝銀十兩。著即賞給。毋庸再扣。惟此係整裝所用。總須俟聞調起程時。始可分別賞給。不得先期支付。至土默特官兵未有馬匹。著該將軍咨商山西巡撫。迅即籌項採辦。派員解往。如奉調在前。即令步隊先行馳往可也。

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辦理各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雖係已成之局。一切皆有條約。可以遵循。與現在議撫之

欽差大臣。難易迥殊。桂良等既任其難。臣何敢於易為之事。妄有

所陳自取譬尤。而其中之委曲繁重。敬為我
皇上密陳之。

一。撫議定案之後。其新添口岸。一切章程。雖應由各該督撫體察地方情形。酌量辦理。而各該督撫既未熟悉夷情。且於道光年間所定萬年和約貿易章程。及現在天津之條款。上海之善後。俱茫然不知。須由總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主持指示。儻有中外意見不和之處。

欽差大臣即應親往查辦。以免另生枝節。臣前在上海。曾與桂良。花沙納。和衷熟商。擬於撫議定局後。奏懇

天恩。將辦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由京

簡放。即在上海設立公署。議給養廉。專司其事。以崇體制。儻有彼此齟齬之處。於督撫二人中酌量一人。飛檄前往。為之設法排解。庶可日久相安。

一上海為各夷聚集之所。應辦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褻急。凡有照覆事件。俱限以時刻。

欽差大臣駐紮處所。若相離上海稍遠。文報往還。設有遲誤。已多饒舌。而事未身親。目擊。儻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節。故臣前有

欽差大臣駐紮上海之議。

一從前兩廣總督名為綜理五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其實止顧廣州一口。其餘四口。督撫咨商廣東事件。或置之不獲。或於數月之後。始行咨覆。以致各辦各事。

欽差大臣竟成虛設。若仍其弊。恐蹈覆轍。設使循名責實。似非兩江總督所能兼顧。故臣前有

簡派專員之議。

一辦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雖貴熟悉夷情。然亦不可久住。蓋因馭夷之術。不外待之以禮。示之以信二者。而外夷以親暱為盡禮。不能不與之酬酢往來。久則性情為其所稔悉。即狎而生玩。設法要

求似屬非計。各該夷之公使皆係隨時更換。其意未始不
因恐與中國人情過熟有所瞻顧也。所有

欽差大臣似亦應酌定年限按期調換。

一兩江總督駐紮江甯省城。今因城池未復暫住常州。為
後路策應。籌濟餉需。彈壓地方。一俟克復省城即須前赴
江甯辦理善後。苟不能時赴上海設該夷酋藉口有事與
欽差大臣面議。徑來臣所駐之處。或遣夷官僕僕往來駭人耳目。
似多窒礙。且該夷近來蔑視督撫。儻因不能如其所請。仍
欲進京與大學士尚書面議。巡撫係同官一省之人。雖出
排解亦屬無益。臣辦理不善固屬罪無可辭。竊恐無裨大

局。

一自道光年間。暎夷犯順。以至五口通商。一切皆係密奏。並不互相關會。亦無卷據可考。甚有同官一處。而不知其詳者。以致歧途百出。枝節橫生。該夷即藉為口實。肇釁要求。實為辦理夷務一大弊。此後應否將

欽差大臣。並通商各省一切奏牘。及欽奉

上諭。互相咨會。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同官之將軍督撫。一體和衷熟商。俾事歸畫一。而收羣策羣力之效。

一道光年間。在江甯所定萬年和約。存儲兩廣總督衙門。並未頒行。是以現在尚有誤認廣東所定之通商章程為

萬年和約者。而該夷早已刊刻成書。四處發賣。民間轉無不周知。即上年在天津所定條約。各處傳鈔。皆從夷館中得來。經辦夷務各官。轉未之見也。應否俟定案後。將天津所定條約。與上海所定善後章程。通行經辦通商各衙門。一體知照。

一夷性奸狡。凡有所求。稍副其意。即得步進步。不遂其欲。又生桀驁。必得添列數事。設法挾制。遂其欲而後已。故馭夷之法。惟有順其性而馴之。弗令惱羞變怒。即有無厭之請。尚可加以理喻。不致漫無限制。歷觀任事。無不皆然。此後辦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如有據情代奏事件。僅於

國體無礙。或准或否。應請

明降

諭旨。俾得轉行欽遵。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臚陳辦理通商機宜一摺。前因廣東距京寫遠。夷情不能遽達。致令藉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欽差大臣於上海。並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兩廣總督之例。授為欽差大臣。辦理通商事宜。茲據奏請簡派專員。駐紮上海。議給養廉。以崇體制。至總督距上海較遠。事未親身目擊。恐措置失宜。並恐該夷遣人往來。似多窒礙等語。從前兩廣總督兼欽

差大臣。遇有各國議事。先派員接見。原非事事與總督面議。葉名琛並不派員接見。相視太輕。而又不設備。故爾釀成此變。如果操縱得宜。亦不至蔑視督撫。况總督為地方大吏。足資彈壓。若另設欽差。以京中大員任之。恐遇事呼應不靈。現在撫局尚未大定。所有應辦各事宜。俟互換和約後。朕當再行詳諭該督欽遵辦理可也。至該督已授為欽差大臣。即當與桂良等設法阻止。喫夷進京。並入江等事。挽回得一件。即為他時消去一件。後患未可徒託空言。至撫議已成。所有條約。自須頒發通商各省一體遵行。然須仍歸欽差的辦。以一事權。具有據情代奏之件。該大臣要當擇其無傷國體者。方准代為上達。亦不得聽其

所求屢為瀆請。再前據勝保奏。美船有句通金陵逆賊之事。曾諭和春等。豫飭水師密防。從前辦理夷務時。圖山關曾設礮臺。現在是否尚存。該處為入江要隘。著何桂清察看形勢。酌撥兵丁。密加防守。以備不虞。

何桂清又奏。竊臣接准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會。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東相距較遠。著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一面由

欽差大臣桂良等。敬謹全錄

上諭。先行照會各國公使。仍俟黃宗漢委員齎送關防到日。臣再行祇領。接辦各國通商事宜。其稅則章程。雖經

欽差大臣桂良等。會同妥議。而互換條約以後。即須查照新定章程。辦理。事等創始。效貴久安。臣惟有會商桂良等。先將現在應辦事宜。欽遵

訓諭。設法圖維。以冀中外商民。一遵成約。安分貿易。仰副聖主。又安海寓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卿之才力。足副斯任。惟願汝以大局所關為念。不可

任意更張。務期全國體。尊國用。奠民生。以杜官吏之侵漁。以絕劣紳之覬覦。朕有厚望焉。

癸丑。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勘得止錫灣長山寺兩處。沙線重疊。礁石環錯。據文武各官等均稱。向無大船駛入。其釣魚臺海口一處。村落較少。棧房無多。背後陸路山連。該處存有四千等斤鐵礮三位。並咸豐五年商捐五百斤至七八十斤小廣鐵礮六位。此礮足堪演放。並無名小鐵礮三位。兵一百名。勇二百名。其大小礮位。均相度山巖安設。堪資堵禦。至馬路溝海口一處。礮位兵勇無多。雖口

岸較小。但有小凌河一道。與大凌河匯總。自北由陸路入海。小船亦可往來駛行。近海河口。亟須布置。惟大橋廠一處。逼近海沿。棧房雲集。詢及該處為江浙津郡商船交易之區。僅有四五千斤鐵礮三位。三千斤鐵礮三位。兵一百名。勇二百十八名。雖水淺灘薄。然口岸較大。自當加意嚴防。等語。慶查以上各海口。相度形勢。其礮試演可用者。均應築臺安設。兵勇必須挑牆設伏。除面飭地方文武各員。趕緊先將大小礮鐘出鏽。及操演兵勇技藝。務令嫻熟。迨王明景霖親歷後。趕緊修理。至正月十六日。等由錦州東界。探明路程。該界至省。再由省至田莊臺等處。計有七百

餘里。努恐有延時日。未敢拘泥。遂飭驛站暫停。勿庸枉道。應付。徑由石山站公路附近海沿。輕騎兼程。於十八日即抵田莊臺。查田莊臺南距海一百餘里。北至三岔河八十里。鋪戶閭閻。濱臨河岸。自應設防保衛。可扼其北上。是為折中至要之處。查有一千五百斤及七百斤鐵礮共八位。練勇五百名。惟現在結凍之時。河身較窄。其河面尚寬。二里有餘。努伏思非添設大礮。安置營壘。不足以資防堵。於十九日馳抵牛莊。努王明景霖面見後。努增慶將以上各口查勘情形。應如何布置。詳細公同商酌。王明景霖天概意亦相同。所有海口。總須目覩布置。以期穩固。隨由牛

英會同就近先於三公河上下一帶遵

旨查勘。伏思沒溝營為由海入河總口。田莊臺為沒溝營後路。又三公河迤北。乃田莊臺後援。努等周歷詳看。亟須安設礮臺。建立營壘。嚴密布置。以防內竄。惟沒溝營雖經努玉明。景霖。年前曾遵奉

諭旨。已飭地方官會同委員。詳擬設防。仍須親歷查勘。惟努等三人同在一處。恐延時日。是以共同商定。努玉明先於二十四日。分赴田莊臺沒溝營查勘一切。努增慶。景霖暫在牛莊。督同司員及旗民地方官等。詳細復勘。查沒溝營與三公河一水相通。其沒溝營之北田莊臺。努等已公酌酌定。

安營添礮。設立嚴防外。自該處迤北。至開河城一段。水路計九十餘里。查此處係渾河太資河以上河身匯總之區。最為扼要處所。勢增慶景霖於二十四日。自三公河族河兩岸。採擇紮營處所。勘得黃土坎。小姐廟。開河城三處。地處高阜。河面較狹。並河形迴轉。於設伏安營。均能合式。即按照合宜形勢。釘椿標記。以待興工。李王明先於二十四日。分抵田莊臺。復勘河勢。實為折中之地。隨挨岸往來相度。惟碾子房地方。安設大營一座。左右協濟營盤二處。非有大礮致遠。不足以資控制。按照相準處所。已釘椿標記。於二十五日。抵沒溝營。相度水陸形勢。及安兵設礮。築立

品牆圍練鄉勇一千四百名。並籌辦設防各情。尚與茅玉
明景霖前奏飭令地方官遵辦情形相符。惟該處市街臨
河。鋪戶蟬聯。俱在品牆以內。其河干隙地。一二丈至數尺
不等。實為窄狹。施展不易。茅玉明仍照前奏所擬章程。僅
就品牆八十三堵。即於開河以前。加高培厚。並於品牆間
設矮槍小礮。防其登岸。惟查沒溝營東首。水勢折流之東
弓灣地方。最為扼要。非高築礮臺。安設大礮。不足以資扼
守。正在相度間。茅增慶景霖於二十七日。趕抵沒溝營會
晤。又於二十八日起。茅等公同逐日查看。該處西南即海。
自海至營四十餘里。一河相通。雖有河身。自春及秋。潮水

灘平之時。陸地茫茫。不辨船道。所賴標桿駛行。營壘難以
採擇。迨河勢迴環。全沒溝營。西北一轉。兩岸始無曲折。直
抵東弓灣。查此段河身。約在十里以外。寬二里有餘。北岸
則潮溝葦甸。南岸居民鋪戶。與河唇齒相連。中間空餘。多
有不能及丈。營內鱗鱗閭舍。街巷窄狹。亦無安營處所。惟
相得東弓灣河形。復東折流西北。查此處地勢高曠。必須
設伏營壘數座。以待西來。則可對面迎擊。北上更可近臨
截堵。兼能保衛沒溝營背後一帶。仍於營盤後添伏馬隊
營盤二處。以防登岸。弩等公同商酌。即在東弓灣一帶。添
築礮臺四座。安設致遠大礮四尊。以便截擊。其東弓灣以

北田莊臺以南立料地方亦河水折流之處可以三面轟擊築礮臺三座安設大礮三尊作為南北接應其沒溝營以南距進船海口三十餘里之沿河東岸雖多潮溝陷甸煙戶零星然距海口左近間有旱路可登未便稍涉忽易就東岸偏南蛤利坨地方安兵扼守並資瞭望如見洋面有警即飛馬馳報必早戒備而沒溝營之北岸徑路田莊臺四十餘里水路設防既嚴難保其不舍舟登陸自應在適中處所節節嚴防以備不虞但統查沒溝營等處原設礮位僅有三四千斤及數百斤礮三十七尊均不能十分致遠以上所擬緊要處所非體重大礮高築礮臺不足以

資扼守查

盛京向無大礮。等增慶。王明。景霖再四思維。合無仰懇

天恩。飭令京旗礮局。撥給大礮數尊。抑由火器營新造礮位內酌

撥數尊。除奏請外。等已咨行

欽差大臣備格林沁酌量委員。可否由海道押運奉省。以濟急需。

並咨取曾在天津監築礮臺熟練之員。迅速前來。幫同築

辦。以期堅固適用。等五明。景霖復以時屆春融。堅冰將泮。

自應先事圖維。除飭調官兵五百名。現已到防。擇要安設

外。所擬東弓灣折流之處。安設大礮一節。計所請大礮。到

尚需時。先於該處添築土礮臺三座。將沒溝營原設二三

千斤鐵礮。調設三尊。並照前奏。擬在沒溝營沿岸築土礮
臺十一座。因原設礮位不大。所需礮臺矮小。工料尚易。等
王明景霖現已籌款。飭令旗民地方官趕緊興工修築。務
於開河以先。辦理完竣。暫資捍衛。等拜摺後。即會同起程。
先赴金州所屬各城海口履勘。後再赴錦州所屬各處海
口。會同詳查。如有應行添築礮臺安營設防之處。再行具
奏。

增慶等又奏。等王明景霖。數計三公口田莊臺沒溝營等
處。擬請添築礮臺。安設營盤。工程浩大。需用甚繁。綜統估
計。約非十餘萬銀所能了局。再四思維。當此庫款支絀之

時易敢妄請京庫帑項。惟查有長蘆鹽政。上年應撥奉省餉銀十六萬兩。當因直隸辦理防堵。就近截留在案。並山東歷年積欠撥解奉省餉銀數十餘萬。均未歸款。現在奉省亦辦海防。事同一體。需餉孔亟。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直隸總督。山東巡撫。長蘆鹽政。各將截留欠解奉省銀兩。迅即如數解交。並請著該督撫將應解銀兩。於何日起解。約須何日可抵奉省。一面具奏。一面先行飛咨明確。以便趕緊興工。

諭軍機大臣等。增慶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擬扼要布置。並繪圖貼說呈覽。據稱該省沒溝營。為由海入河總口。沒溝營之北

田莊臺地方已酌定安營添礮。田莊臺迤北黃土坎小姐廟開河城三處均須設伏安營。至沒溝營地方前經王明等奏明安兵設礮築立品牆團練鄉勇。現在擬將品牆加高培厚。間設檣槍小礮。其東首之東弓灣須添築礮臺四座。安設大礮四尊。東弓灣迤北立科地方須築礮臺三座。安設大礮三尊。並於蛤利坨地方安兵扼守。至沒溝營北岸陸路亦應節節嚴防。惟盛京向無大礮不能致遠。請飭於京旗礮局或於火器營新造礮位內的撥大礮數尊。由僧格林沁派員由海道運往。並揀派在津監築礮臺諳練之員前往築辦。此項經費非十餘萬兩所能了局。前有長蘆鹽政應撥奉省餉銀十六萬兩。因直隸辦防截留。

請即飭如數解交。以應要需等語。所請酌撥大礮。著僧格林沁
即行揀選齊備。派員由海道解往。交增慶等分別安設。其所須
修築礮臺人員。並著即行派往。至長蘆欠解餉銀。現值該處辦
防緊要之時。自應即為籌解。著慶祺傳諭長蘆鹽政松齡。將此
項餉銀迅速籌撥。即不能將十六萬兩全行解清。亦須速籌數
萬金先行解往。其餘續解。以免貽誤要工。惟以沒溝營地方辦
防經費。即須十餘萬兩。尚有金州錦州等處。現往查看。亦須布
置。當此經費支絀之時。深恐難於籌畫。僧格林沁於安營設礮
事宜。極為諳悉。慶祺曾任盛京將軍。地方情形。亦知大畧。增慶
等所請籌防各處。有無可以刪減。地方遼闊。總以扼要為主。著

該大臣等。妥為籌議具奏。增慶等原奏著鈔給閱看。所呈沒溝營。迤北海口圖式。一併發去。

又

諭據副都統增慶會同盛京將軍玉明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擬擇要安營設礮。請將山東歷年積欠撥解餉銀數十餘萬兩。飭令如數解交等語。奉天沒溝營等處海口。辦防緊要。需餉較鉅。著崇恩將歷年欠解餉銀。速為籌撥。即不能將所欠之項。一時全數起解。亦須速即籌銀七八萬兩。先行派委委員解往。餘俟續解。以應要需。毋稍延誤。

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前在黑龍江與夷酋會辦時。因烏

蘇哩綏芬等河界屬吉林。必須咨詢吉林。再行定議。並有吉林委員。據圖反覆曉諭。該夷酋勃然大怒。不辭而去。決裂情形。幾至不測。即派員婉言挽回。夷酋木哩斐岳幅答云。俄國之人。現在吉林。闊吞奇吉等處。屯居有年。將軍豈有不知之理。必須換字方休。再四躊躇。與其決裂。曷若暫為羈縻。再據該副都統咨稱。續准將軍衙門咨開。現派副都統查勘烏蘇哩綏芬地界去訖。該酋木哩斐岳幅業已回國。咨行黑龍江副都統。傳諭夷酋央桑枯幅。轉達木哩斐岳幅。勿任其謾誤等語。業已行文在案。嗣接據夷文二件。已派石沙木勒幅等。馳往會勘。約於二月可到黑龍江。

城。該副都統因吉林所屬原有與俄夷接壤之地且甯古塔三姓兩副都統查勘地界爾時尚未接准回咨而夷官即欲前往是以推緩夷官俟冰泮時再議當已咨請吉林將軍應否分立界牌之處示覆以備曉諭夷官等語此該副都統推緩夷官之實情也再該副都統咨稱前奉與俄夷通商應酌擬規條隨就地方情形酌擬十四條當令副都統吉拉明阿與夷酋木哩斐岳幅通商該夷酋反覆未定持十四條內有三條往返更換迄今未定亦未接准夷酋覆文俟該夷酋覆到換字後具奏其木哩斐岳幅來文內有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國學藝之語據吉拉明阿咨稱

與夷酋會面時。木哩斐岳幅堅稱兩國和好。若言語不通。兩無裨益。可照俄國學生進中國學習文字之例。差學生數人到江右俄夷所居屯中。伊國借給口糧。習俄國文字。遇事兩有裨益。該副都統未允。是以轉許俟二年後再行挑派。已咨將軍衙門覆准在案。竊以通商條規。尚有未定。俟夷酋覆文到日。再行議覆。至俄使丕業羅福斯奇到京後。並未聲言欲辦何事。該夷來文。有即照該來使商議之言。派員前赴興安嶺等語。俟夷官石沙木勒幅到黑龍江時。令該副都統詳細開導。並詢明夷使來京情節。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副都統吉拉明阿輕許俄奏赴烏蘇哩口會勘地界當諭奕山景瀟查明具奏並令將字約十四條一併查奏旋據景瀟奏覆吉拉明阿令俄夷俟冰泮後再行會勘係一時推緩之言與本日奕山奏報大致尚同惟綏芬河烏蘇哩河既不與俄夷接壤當時即應拒絕何以含糊推緩致令藉口至所稱廟兒地方舊有分界石碑據景瀟原奏本稱係通事傳聞之語况該處尚在綏芬烏蘇哩地東與俄夷現占之闊吞奇哈相距甚遠亦豈能任意牽涉指為俄夷接壤之據其字約十四條雖稱商議未定亦當先行入奏豈有俟夷酋覆定再行進呈之理設其中有不能俯允之處豈非又費脣舌且所許二年後

差學生到俄夷屯中學藝。雖云暫時搪塞之語。將來不能如約。亦徒費周章。吉拉明阿辦理夷務。任意顛預。著先行撤任。並著奕山據實參奏。所有黑龍江副都統一缺。著奕山遴選明白幹練之員。切實保奏。或即簡放。是缺。或先署理。聽候諭旨遵行。其字約十四條。何款議定。何款尚須更換。仍著奕山查明具奏。夷酋石沙木勒幅。如已到黑龍江城。該將軍務將綏芬河。烏蘇哩河。不與該國接壤之處。詳細開導。據理剖辯。毋得再有含糊。自干咎戾。

乙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護送俄使回國之台吉等報稱。俄夷晝夜遊行。雖此次竭力跟隨。尚未

落後嗣後再有此等差使。恐多遺誤等語。查該夷使進京。如此苦累伴送官員。若佯為不知。恐將來該夷愈多謬妄之舉。業經行文知照該國。嗣後如有要緊事件。務派妥人。免致擾累護送官員。以敦和好之道。伏思護送夷使之領。催等每有查驗尸傷差使。人本屬無多。嗣後可否改派蒙古官一員。送到賽爾烏蘇。由該處派驛站章京。送至張家口。內口另行派員護送進京。如此改定章程。庶護送可無遺誤。而沿途亦可迅速矣。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旋回護送之員過形勞苦情形。改派蒙古幹員分站遞送一摺。覽奏均悉。此次俄夷

那克里王多幅旋回。並未按站行走。晝夜遄行。居心實屬叵測。披閱該大臣咨行俄囉斯署固畢爾那托爾文底。尚屬合宜。即照所擬迅速咨行。俟後俄夷有緊要之事。復欲遣人來京。准其改派蒙古幹員照料。由庫倫送至賽爾烏蘇。由賽爾烏蘇改派驛站章京送至張家口。由口另行派員護送來京。該夷到時。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一面奏聞。一面飭知賽爾烏蘇行文張家口。一體遵照辦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上年十月。本處派出照料俄囉斯使臣聶克柳多幅等進京之協理台吉珠克圖爾扎布。部院領催錫麟

等。現在仍將聶克柳多幅等。照料旋回。抵庫倫。報稱該俄
囉斯等。按站乘車。晝夜遙行。並未歇息。職等乘騎狂奔。僅
能追及。甚或趕過傳牌。以致馬匹等項。不及備辦。稍有遲
延。該俄囉斯即露氣忿。職等因思和好。任其奔走。由張家
口。九天即抵庫倫。嗣後儘再派職等。按站照料俄夷。無法
追隨。謹將實情聲明等語。呈報前來。查俄囉斯使臣。准照
所請。由驛進京。係念兩國和好。仰副

大皇帝體恤俄羅斯至意辦理。該使臣等不思和好。從緩行走。甚
或趕過傳牌。以致馬匹遲誤。肆行氣忿。晝夜遙行。滋擾驛
站。若累委員。實屬不合。相應咨行爾署。固畢爾那托爾。嗣

後如再有尋常事件。不可續請派員進京。務照大部指示商辦。若實有要緊事件呈請。差人先將案由聲明。再委守分良員。毋令經夜奔馳。以致滋擾驛站。若累委員。并將一日准行三四站之處。明白曉諭差人。按照和好辦理。合并知照。為此咨行。

硃批覽。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彭蘊章等呈遞僧格林沁信函。朕詳加披覽。所籌各處布置。均尚妥協。天津北塘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口岸紛歧。若處處設防。經費兵力。均有不給。自應擇要辦理。現在

大沽北塘兩處防務已臻嚴密。山海關牛莊兵力過單。且夫人
曾經窺伺。不可不豫為添調。著慶祺即將宣化鎮備調兵一千
名。飭交署總兵烏忠阿帶赴山海關。僧格林沁即紮飭墨爾根
城副都統格綱額統帶。以資協防。至安肅縣安家莊習教人數
眾多。如果無為匪情事。勢難概行禁止。致生枝節。該督仍飭該
地方官不動聲色。嚴加防範。萬一夷船北來。勿令勾結滋事。是
為至要。

戊午。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查沒溝營係由海入河
第一門戶。最關緊要。是以等遵照前奏。沿岸一帶應築

矮小礮臺。因其工料尚易。已經籌款動工。趕緊修理。以資捍衛。外惟營口東首河勢折流之東弓灣地方。係屬扼要。現擬安設大礮。添築高大礮臺四座。以備進口截擊。其小姐廟一處。係三公河上游。通省咽喉。僅距牛莊八里。尤關緊要。前已釘樁三處。擬設礮位。酌築礮臺。以防北竄。以上二處。亟應先為籌備。但以庫款支絀。需項緊急。再四熟籌。不能不移緩就急。查有牛莊勸辦載糧小船捐輸一項。計東錢二十八萬餘千。原擬作為海防兵丁口糧。及整備軍械之需。已經奏蒙

允准在案。現在擬築礮臺。應備物料。需項既殷。自應先將此款提

出東錢十四萬千。發交各該旗民地方官。趕緊備料。運抵東弓灣小姐廟兩處工次。以待請撥大礮到日。並俟請調諸練修築礮臺之員前來。量其礮位輕重。酌築礮臺尺丈。儘先開工興修。以期妥速。其田莊臺。立料黃土坎。開城河等處。應築礮臺。需項較多。仍擬俟奏催直東二省欠解銀兩到時。即一併購料興工。作速修理。其餘捐款餘錢。乃作為海防官兵口糧。及整修軍械需用。查現在沒溝營後路駐紮官兵五百名。業於二月初二日到防。近因錢糧折減。已形拮据。今經到防。歸伍無期。自備資斧。力難久支。穿等公同酌擬。每兵按日應需口糧。叢給京錢四百文。如此得

節動支。可抵此項官兵數月之需。儻有緊急增調官兵。再當另籌經費。奏明辦理。

硃批。著照所請辦理。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有旨。授恆福為直隸總督。並令馳驛即赴新任。無庸來請訓矣。僧格林沁現駐天津。辦理海防。所有籌畫餉需。及彈壓地方一切事宜。皆與總督商辦。恆福接奉此旨。即將巡撫印務。移交新任巡撫瑛。接辦。該督即馳赴天津。會辦防務。毋庸聽候部文。致稽時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

二日奉

上諭增慶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擬扼要布置。繪圖貼說呈覽。等因。欽此。等遵即詳閱該副都統等原奏。並沒溝營海口圖說。細加籌議。若如該副都統所擬。層層布置。節節嚴防。誠屬周密妥協。惟兵分力單。現在礮械亦恐不敷分布。即如天橋廠地方。雖係臨海。而水淺灘長。登岸非易。該處現既設有兵勇礮位。即請無須增添。設或果有警動。錦州副都統駐紮之處。止隔六十里。可資援應。至沒溝營為奉省咽喉重地。各處商船即在彼停泊。不能駛至牛莊。查上年和約內原有牛莊通商之議。設使夷人必欲前往牛莊。應

由該將軍委員明白曉諭。各處商賈。皆在沒溝營聚集。俗謂赴牛莊者。即係沒溝營地方。牛莊並無商賈行肆。惟海口通商。既在和約之內。未便設防。致起弊端。應於沒溝營海口以上之田莊。安墩築壘。加意嚴防。應請

飭下該副都統等。體察兵力。並所存軍械。如數分布。即擇要分布兩層。儘或兵力較單。墩械不敷。即可統歸一處。在兩岸扼要之地屯紮。可期得力。其餘口岸。擬請無須安營築壘。交該將軍等。各就現存兵勇。酌派游兵。設伏哨探。果有警動。隨時就近飛報。各該管地方。相機辦理。至所需大墩。擊現將雙港安設大墩。並由京局運到墩位內。酌撥萬斤大墩。

二尊。六千五百斤礮二尊。五千五百斤礮四尊。遠派兩翼礮營。駝騎校各一員。礮手兵各二名。直隸派委署武清營都司劉廷瑞。天津鎮標守備張化龍。酌帶兵弁。雇備船隻。遵

旨由海道運往。一俟雇妥船隻。即行放洋。其雙港所設礮位。擬俟京局續有鑄就。隨時補運安設。至監築礮臺。請練之員。揀派現在軍營。直隸候補知州陸慎言。委前鋒侍衛雙成。剋期前往。聽候該副都統差委。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增慶等奏。查看海口情形。擬請擇要設防。當經諭令僧格林沁等。覆加酌覈。有無可以刪減。妥議具奏。本日

據僧格林沁奏稱。奉天海口。果能節節設防。誠屬周妥。惟恐兵分力單。且礮械亦不敷分撥。自應扼要布置。以期得力等語。著照該大臣所議。所有沒溝營海口以上之田莊臺地方。著增慶等。派兵於兩岸扼要處所屯紮。安礮築壘。嚴密設防。並體察兵力。及所存器械。如果足數分布。即分作兩層布置。僅兵力軍械俱有不敷。即可統歸一處。其餘口岸。無須安營築壘。仍酌派游兵設伏哨探。遇有警動。再行相機辦理。至牛莊本在議添通商海口之列。現雖未換和約。或夷船遠行駛至。自應揀派妥員。明白開導。使其不至騷擾。一面將詳細情形馳奏。不得遽行用武。致令該夷有所藉口。其餘一切事宜。俱著照僧格林沁所議。妥

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直隸總督慶祺奏。查該夷說謊伎倆。全以赴津互換和約為詞。天津為京師門戶。全局攸關。輕於議戰。儻小挫固傷國體。即獲勝亦非長策。是以慎重圖維。惟期萬全無弊。況江浙漕糧北上之際。正當喫緊。一經開釐。該夷必以阻擾為挾制。更可深慮。竊意在嚴守內河。節節防禦。使該夷不能窺伺。以保大局。如其由滬來津。先示羈縻。派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說。諭以欽差大臣桂良等。現在上海。儘可在彼處互換和約。無須遠涉而來。此間並無奉

旨專辦夷務大臣。惟當中國多事之秋。

大皇帝派有親王僧格林沁督帶重兵巡防海口一帶。督臣慶祺係守土重臣。並未派辦和議。不能與外國使臣接見。且天津民情强悍。上年各國船隻紛紛駛入該處。紳民心懷不平。經地方官善言彈壓。始免滋事端。目前整理鄉團。嚴守疆界。雖為防備土匪起見。恐任意闖入。眾怒難犯。官亦不能禁止等語。該夷僅俯首聽從。回帆而去。自毋庸與之啟釁。僅復萌故智。任性闖進內河。則釁非我開。斷難聽其蹂躪。現在海口礮臺木筏水雷伏礮。竭力講求。逐層布置。雖不敢謂確有把握。然尚可以一試。即各路團勇能否得

力。國當觀之臨時。而民心鼓舞。自知保衛身家。以亦大堪
驅策。惟須籌辦餉需。以資接濟。庶於畿疆重也。有備無患。
至原擬派令紳士前赴夷船之說。竊伏思紳民團練。本為
該夷所忌。上年羅博衍等在廣東辦理民團。夷酋即多方
挑剔。此時正藉紳民為制伏該夷之用。更不便使之出頭。
設或被其羈留。尤屬不成事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遞到慶祺密摺一件。據稱天津
為全局攸關。且當南漕北上之際。未便輕與議戰。如夷船駛到。
宜先示羈縻。派員迎至欄江沙外。與之理說。仍令往上海互換
和約。僅肯回帆。即可毋庸起釁。如竟闖進內河。再當觀釁而動。

所見甚為詳慎。著僧格林沁會同文煜豫派委員。如果該夷船到。即往攔江沙外。與之理論。勿令駛入內河。其理論之詞。照慶祺所擬。亦尚寬嚴得體。惟所派之員。據慶祺奏。不令紳士出面。固為周密。但派委員。亦應詳慎遴選。上年派委各員。如卞寶書等。皆已懾於夷酋之狡悍。且與之習熟。恐為夷人所玩視。此次著另選明幹有才之員。派往理論。以免貽誤。慶祺摺著發給閱看。

癸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夷酋噶爾喀前將往粵之時。

照會臣等在滬等候。伊於三四旬後。必仍來滬議事。目下將及五旬。而該夷尚無消息。若將此次所奉

諭旨恭錄寄粵。既恐該夷見我已不准其入都換約。即不回滬。立時駛赴天津。則臣等無從知悉。蓋在上海換約之說。係臣等欲阻該夷進京。故思照此辦理。正擬與之商議。適廣東安良局滋事。頓首悻悻而去。此說尚未言明。其專條一層。臣等因該夷說及條約。即云斷不能改。是以擬將

聖命挽回四事。與該夷當面定後。再行另立專條。以為憑據。正在設法商辦間。而該夷已回香港。故專條之說。亦未與該夷言明。此時若問該夷專條。伊必不知有此名目。夷務之難。

止在於此。必須宛轉設法。循循善誘。方能漸就範圍。若據
事直言。非但難於挽回。且恐既啟該夷疑忌。即謂我為背
約。轉致無從措手。該夷前在上海。曾云中國臣工所言。皆
不足恃。前來照會。亦有貴大臣等。尚不足以盡換約之權
之語。是以怫然自去。今見黃宗漢關防既撤。或可冀其仍
回上海。臣等命護上海道吳煦。及黃仲奮等。密探情形。迅
速馳報。連日接據該員等稟報。及鈔來英夷新聞紙。大約
總謂額首回港無期。臣等計無可施。特將黃仲奮會飛調來
蘇面議。祇好備文照會。交該國領事官。速寄香港。催令額
首速回港上。若果即來。臣等自當接續前說。詳細開導。總

期能令該夷即在上海互換條約。臣等再將專條想法引誘。令其甘心合立存據。期為萬全之策。此番夷性多疑。更形棘手。既廣東探獲文卷。窺破辦法。僅明言四事。正中所忌。必須委婉曲折。示以不疑。庶可商量。至條約內所載。進京換約。係第五十六款。與第三款。駐京及隨時往來。並非一事。去年該夷覆臣等駐京照會文內。有云。如果明年兩國條約交付之際。英國特派大員進京。貴國果然無不盡禮優待。所有各節。悉按所約興辦。則本國大員。自合命擇別地居住。或照定次。或因要務。隨時進京之議。為善體察此語。是該夷之意。必然進京換約。方肯罷去駐京之論。且

必言明或照定次。或因要務。隨時進京。是駐京一層。雖可消弭。而進京換約。及隨時因要務進京兩層。必不肯改。其情已屬顯然。臣等不便再與直言。故欲令其在上海換約。則目前進京之行。可從暗中消弭。其因要務進京一層。或另想別法。屆期由五口。

欽差大臣。安為阻止。皆不得已之苦衷。並非已與議明。可在上海換約也。昨見上海鈔來新聞紙內。有云。噶公使駕坐小火輪船。前往海南。欲看瓊州新口。因水陸未熟。未曾進口。惟在外邊遊行而已。現已回到香港。專候新公使噶嚕斯到日。一同前往上海。送新公使進京後。再議定粵省之事。或

分年限攤交。或別作措處。未進京之先。不必議辦粵事云云。其餘尚有數條。均另鈔錄呈。

覽。觀新聞紙所載。該夷進京換約。其志甚堅。亟應妥為開導。臣等既有照會。催其回港。俟照覆回來。如何情形。再行馳奏。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夷情堅欲進京一摺。並鈔錄新聞紙呈覽。據稱探聞。頭首現在香港。專候新公使噶魯斯同赴上海。即送其進京。未進京之先。不必議辦粵事等語。是該夷入京之志甚堅。桂良等能否阻止。尚未可定。僧格林沁到津以後。布置自己周密。仍著勤加偵探。嚴行防範。昨因慶祺密摺所陳。不

為無見。諭令該大臣商同文煜。豫為籌辦。想亦定能領會。所有桂良等原摺。併進呈新聞紙。均着鈔給閱看。

桂良等又奏。上年喚酋駛入內江。及至南京。粵匪初則與之開仗。繼則遣人講和。頓首令喊。嗚嗎。呼。嗒。咽。並數夷人入城。嗣據呼。嗒。咽到上海云。該逆毫無紀律。見伊等至。或坐或立。亦無定次。誼。譁。錯。亂。不知禮節。實係賊匪行為。該逆當時並給喚夷黃綾偽詔一件。七字成句。文理不通。該夷接到後。置之不理。當即答以告示一紙。並據呼。嗒。咽云。匪黨口稱奉耶穌教。伊等詢以耶穌教中之語。該逆所答。並非所問。夷人看賊不起。不屑與之往來。臣等曾將該逆

與夷人偽詔及夷人所獲告示底稿鈔來閱看其中語
荒謬不敢進呈

御覽。惟既有聞見。又不敢壅於

上聞。茲特鈔錄一分咨呈軍機處備查。

硃批。知道了。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等奏夷情叵測一摺。所稱上海換約
另立專條之說。均未與該夷明言。是該大臣等辦理此事。至
尚無把握。現在嶺南到粵已久。如日內折回上海。該大臣等
應與該夷議明。在彼互換和約。桂良等具有天良。自必竭力

救○惟夷情狡○執○該大臣等○迫於時勢○亦屬勢處兩難○該大臣之
苦衷○已在朕洞鑒之中○因思駐京一節○為患最鉅○斷難允行○至
進京換約○如能盡力阻止○更屬妥善○僕該夷堅執不肯○務須剴
切言明○議定由海口進京時○所帶人數○不准過十名○不得攜帶
軍械○到京後○照外國進京之例○不得坐輪擺隊○換約之後○即行
回帆○不許在京久駐○以上各條○如肯遵辦○我等即一面奏明○一
面先行回京○約定日期○俟我等到京後○爾國船隻○方可前赴天
津○庶不致在海口久候○如此明白曉諭○該夷自必俯首聽命○其
餘三事○即可乘勢開導○僕能消弭一事○即日後少受一事之累○
如不能全行挽回○亦當於三事中予以限制○以杜該夷無厭之

求。何桂清係五口欽差大臣。責無旁貸。一聞該夷回港。即與桂良等同至上海。尤應盡心籌畫。王有齡、薛煥、吳煦。均能熟悉夷情。著即先行派往。遵照諭旨。次第妥辦。如該夷堅欲進京換約。何桂清即於王有齡等三員中。揀派兩員。隨同桂良等馳驛來京辦理。免致該夷藉口逗遛。桂良等上年在津。於夷人駐京等事。率行允許。已屬咎無可辭。方冀前往上海。可以逐漸挽回。乃數月之久。迄無實濟。此次准其進京換約。實屬萬不得已之舉。該大臣等若能仰體朕心。總須在上海互換和約。方為妥協。諒不至因朕有旨。桂良等即可將就護卸也。

又

諭前因桂良等奏探聞夷情堅欲進京。曾諭僧格林沁勅加偵探。並將桂良等原摺及呈進新聞紙一件鈔給閱看。諒僧格林沁已商同文煜豫為籌辦。現在喇嘛及噶魯斯是否即赴上海尚無確信。如夷船竟駛至天津海口該大臣等當遵照前旨派委明幹之員迎至欄江沙外與之理論。告以此間總聽候上海信息。如欽差桂良等果有文移知照准令入口。此間必不阻止。若在上海並未議明斷不擅令進口。仍應回至上海聽候辦理。如此曉諭該酋儘肯回帆自可毋庸啟釁萬一不聽理論該委員即告以回明地方官代為請旨令該夷在彼聽候。如膽敢開釁僧格林沁等已早為豫備即可觀釁而動。懾以兵威諒僧格林

必能體會朕意也。本日已諭知桂良等妥善辦理。一俟奏到如何情形再行諭知。僧格林沁等的辦可也。

丁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奉

上諭。洋藥未經定稅之時。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情弊等因。欽此。向來洋藥自外夷售至上海。運往江蘇省城各行棧分銷。或發往關北各屬。或往清溝以南。名曰有干例。禁實則到處通行。各關既無徵稅明文。所有經過地方官吏胥役人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等情。誠恐不免。方今甫

經奉文。每百斤徵銀三十兩。按關抽稅。凡販運此貨者。皆知稅課較重。難保無繞越偷漏之弊。且向有地方土匪。三五成羣。包攬護送。今此項人等。無利可圖。仍恐代為想法。漏稅。希圖漁利。甚有不肖官吏。欲飽私囊。從中徇庇。亟應密為訪察。以清弊竇。惟查洋藥進口以後。內地各關。逐處收稅。若均照三十兩之數。轉恐成本過重。商人設法偷漏。亦不可以不慮。目下上海雖已奉到部文。而前由粵等。飭令護上海道吳恩。向各國領事。令其即按新定三十兩章程。妥為興辦。旋據各該領事覆稱。向來中外收稅章程。總須俟議定後。再過四箇月。方可通行。今洋藥亦係徵收稅。

課事同一例。未便倉卒興辦。況今條約未換。各事均未施行。更不便專提洋藥一項。曉諭華夷商民。使之遵守。目前礙難起徵。等語。細查暎夷條約第五十六款開載。本約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互相交付。又第二十八款開載。現今立約之後。或在現通商各口。或在日後新開口岸。限四箇月為期等語。與該領事照覆之意相符。至內地各關。即可先照新章通行收稅。上海向有議捐洋藥。每百斤。抽收銀二十兩。經何桂清奏明辦理。因係勸令各商捐輸。並經奏准照海疆例。給予議敘。自咸豐七年至今。悉經遵辦在案。此項銀兩。因江南軍餉起見。初由

欽差大臣和春派員勸辦止收十兩。嗣經藩司王有齡整頓捐務始加至二十兩。江南軍餉賴以接濟。現定新章各關洋藥稅銀均應另為一款。一月造報一次。每屆三箇月委解進京。不准截留抵撥上海義捐一項。為數甚鉅。江南軍餉頗資接濟。今若遽行提解進京。則江南大營立少此款。應否暫行仍歸江南軍餉。俟新章開後再由該督撫奏請斟酌。妥辦。仰應即照新章。至三箇月解往京師之處均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遵查洋藥弊端一摺。覽奏均悉。所稱據各國領事照覆。向來中外收稅章程。須俟議定後。再過四

箇月。方可通行。今洋藥亦係稅課事同一例。未便倉卒興辦等語。與暎夷條約所載。立約之後。於各口岸限四箇月為期之說。大畧相符。著准其俟換約後。過四箇月。再定通行收稅。至內地各關收稅。非夷稅可比。即可先照新章通行徵收。不得援上海為例。至上海於洋藥內。本係抽釐辦法。假名義捐。屢經援照海疆例請獎。殊屬未協。此後著仍照釐捐一體辦理。不准再有義捐名目。亦不准再請議敘。其抽收銀兩。既為接濟餉需。不便遽行提解進京。著將上海所收洋藥稅銀。暫歸江南軍餉。俟軍務稍定。再由何桂清等。照新章辦理。並著該督將所收洋藥稅銀。仍照新章。每屆三箇月。委解進京。不准截留抵撥。如地方官有

影射侵吞各弊。仍著何桂清據實參奏。至夫稅過四箇月後。即照新章。仍屆三箇月解部一次。不准截留。是為至要。

庚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等自抵天津海口。已及一月。布置漸有頭緒。值此海防喫緊。惟當督率各營官兵。排列隊伍。演放礮位。嚴密設防。僅夾船一二隻駛進海口。謹遵訓示。由地方官派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論。等斷不敢輕舉聲。設三五隻以上。蜂擁而至。是決裂情形已露。自未便專恃羈縻。且重防設備海口。若仍俟闖入內河。已入咽喉重地。再行觀釁而動。則毫無把握。必至如去歲所墮詭計。似

宜以攔江沙內雞心灘為限。雖仍應遵

旨派員往諭。然即須加倍提防。設竟闖入雞心灘。勢不得不懾以
兵威。只可鼓舞將士。奮力截擊。開礮轟打。以伸

天討而扼妖氛。總之我

國家專恃柔遠羈縻。該夷等斷不知感動。貪求無厭。何能滿
其所欲。即如該夷新聞內開。該國上年支出公費軍費。與
中國交仗軍費各銀數。其情又屬巨測。是撫馭不能了局。
懾以兵威。允啖挫衄之後。亦必沿海各處肆擾。勒掣亦難
了局。此時惟有沿海團練。同深敵愾。並請

密飭江浙督撫。設法籠絡其餘恭順各國。毋令結黨以孤其勢。日

久可望有效。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接奉密寄諭旨。履陳籌備機宜一摺。據稱。美船如到天津。擬以難心灘為限。該處係在欄江沙內。前次諭令派員前往理論。紛煩至欄江沙外。撫勸日不相效。文煜於二十五日自省起程。計期已可到防。著僧格林沁與之會商。先行派出明幹委員一開。美船駛至。即迅速往詢其來意。如果聲稱互換和約而來。可告以此間專候上海來信。爾既在彼議定。則欽差大臣亦必折回。與爾了結此事。一俟上海文到。應令幾人進口。此間定當撥兵護送。決不攔阻。我中國總誠心待人。斷不失信。若無上海文移。天津實難擅准。或在欄江沙外等候。或

回上海候信。總不能遽行放入。爾若闖入內河。則民團鄉勇。不免與爾為難。設有損失。地方官不任其咎。總在派出之員。隨機應變。與之羈縻。以待桂良等奏到。若竟恃其船多。一擁而前。直入雞心灘。則是有意尋釁。亦不能不懾以兵威。惟在僧格林沁相機酌辦。至西林郭勒馬匹。據慶昫奏到。於二月十六日。由左翼四旗一帶草地。送入熱河境內。昨已諭知常清迅速分解矣。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咸豐九年己未三月辛未

諭內閣著派怡親王載垣前往天津察看海防情形。

甲戌吉林將軍景淳等奏。前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正月二十三日。夷官石沙木勒幅。同央桑枯幅。至黑龍江城。謁見該副都統。聲稱伊於途次患病。一切事務。俟夷官卜塔裏斯奇到日再議等語。經該副都統以烏蘇哩綏芬等處。係採補雀珠貂鼠地方。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汝等勿庸往勘各情。具文理斥。該夷官欣然接領。遂同央桑枯幅。旋回海蘭泡。久無回報。二月初三日。派員探詢。石

沙木勒幅託病未愈。初九日卜塔裏斯奇等同見。該副都統依舊款待。據石沙木勒幅以清語聲稱。伊等本係木哩斐岳幅遣赴興開湖。勦辦烏蘇哩綏芬等處界址。即日啟程下往等語。該副都統答以該二處不與爾國地界毗連。前接木哩斐岳幅來文。具文分界。曾蒙兩省將軍飭撥拒絕。今汝等不從。應俟飛報兩省將軍指示。據夷官石沙木勒幅聲稱。此非我等執意分界。緣上年木哩斐岳幅接汝文開。由吉林飭派二位大人。於綏芬烏蘇哩口守候。故遣我等履冰馳往。今則不容前進。我等獲咎。孰可為之擔承。祈速飛咨吉林等處。派員至興開湖等候。我等即日啟程。

一月可抵該處。如吉林差員不到。我等仍候半月。該副都統復詢興開湖坐落何處。據稱興開湖係烏蘇哩河源。切近琿春等語。復經剴切曉諭。而夷官不惟不遵。率皆面形愠色。復詢以上年原約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空曠地方。許爾等存居。祇准由黑龍江口。徑至松花江順游而下等因。議准有案。其三姓城係松花江上游。距黑龍江口甚遠。豈汝國商船任意行駛之地。此去甚不合理。夷官答謂。通商兩有裨益。經該副都統斥阻。並曉以汝國商船平人不得徑赴三姓。據夷官覆稱。此事係朱哩斐岳幅所囑。伊不與聞。該副都統復詢以上年駛赴三姓。滋擾軍民之

夷人三名。行據木哩斐岳幅覆稱。飭汝查辦。今則如何懲處。據夷官聲稱。其內有一幼穉。性劣滋事。我於啟程時。已將伊等重責示懲等語。該副都統復詢以原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行文木哩斐岳幅。何以迄今尚未回覆。而夷官答謂。其事與我無干。一俟冰泮時。木哩斐岳幅亦必復來。祈再究詰。該副都統復詢以汝國遣使丕業羅幅斯奇到京。究欲所辦何事。據石沙木勒幅聲稱。伊國遣使到京。命同阿克哩多幅。與理藩院大臣商議。派員到興開湖會辦綏芬烏蘇哩等處界址。此處可曾奉文否。該副都統答以未奉明文。汝等仍宜旋回海蘭泡守候為是。而夷官

忙欲起行。該副都統遂復曉諭。謂黑龍江左岸。許爾存居。原為取和之道。爾等不思感激奉行。猶復要求綏芬烏蘇哩地界。究屬不合。今爾等欲赴興開湖。與吉林委員會辨分界。豈非多費周章。莫若回國曉勸木哩斐岳幅。嗣後即以黑龍江左岸為界。離我等屯戶較遠之空曠地方。安置爾國人等。切不可與我屯戶攙越。即吉林所屬地方。亦不可恣意垂涎。以敦永好。俾得各守分界。可期日久相安。夷官石沙木勒幅。卜塔裏斯奇。同謂我等奉木哩斐岳幅所差。一切應辦事件。悉與吉林酌定。大人豈可留難我等。斷難遵行。惟望速咨吉林將軍。派員赴興開湖。守候我等商

辦言畢啟行。當派弁兵尾隨出境。查七年六月間。夷酋木哩斐兵幅。押帶人船。越黑河口西上。窺伺地勢。小船一隻。夷人三名。往赴三姓貿易時。據該酋聲稱。伊去黑龍江。不久折回。仍由松花江西上等情。當飭副都統圖欽。先行親往羈縻。復派員馳往勘辦。自應曉諭夷酋遵照。以杜西窺。惟木哩斐兵幅。遺有折回一語。隨飭副都統吉拉明阿。傳諭夷目央桑枯幅。轉達該酋。勿稍謬誤等因。茲接芬烏蘇哩二處。既經查明。不與該夷地界毗連。其興閑湖。即為該二處適中之區。尚在烏蘇哩河上游。左岸距琿春猶遠。而烏蘇哩河源。出自英額嶺山陰。統無與該夷接壤。似應仍

行拒絕。該副都統。此次具文開導夷官。尚屬詞嚴義正。奈該夷目堅執不遵。始則要求會勘地界。繼稱伊國來使。已與理藩院大臣商酌。派員赴興開湖會勘分界。旋即啟程下往。當飭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揀員馳往。明白曉諭。第恐該夷官仍然狡執。是否夷官播弄。無由而知。可否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與之理論。

景浩等又奏。先後接准該副都統暨黑龍江將軍咨報會商。遂即飛飭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派員馳赴興開湖。理阻。並檢查辦過奏咨各案。並無行令該夷首會勘地界明文。且興開湖是否附近琿春。烏蘇哩河源究出何處。必

須考諸地圖。詳查明確。方敢定擬。

硃批知道了。

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咨稱。夷官石沙木勒幅。與央桑枯幅。同至黑龍江城。面見該副都統。告稱伊來時在途患病。夷官布丹烏斯奇。不久就到。俟伊到時。再行來城商議等語。該副都統以烏蘇哩綏芬等處。係已獲捕貂打珠地界。並無與俄囉斯接壤之處。向其拒止。該夷即與央桑枯幅。旋回海蘭泡。嗣布丹烏斯奇等。與該副都統會面。據稱伊等奉木哩斐岳幅之命。前往興安鄂末烏蘇哩綏芬等處。辦理勘界之事。刻即啟程前往。

等語。該副都統以屢奉兩省將軍咨文。綏芬烏蘇哩。毫無與俄國接壤之處。剖辯阻止。該夷官以勘界事。因去歲有與木哩斐岳幅咨文。內吉林委副都統二員。在烏蘇哩口等候之語。該夷首差伊等由冰上前來。今又不准前去。罪責誰承。懇祈速行吉林等處。派員前赴興安鄂末等候。該副都統問以興安鄂末在於何處。該夷官答以在烏蘇哩河源。距琿春切近。復向伊等開導。又以爾國商船。亦不應在吉林屬之三姓界內行走。去年僅以黑龍江左岸。除屯居之外。上下空曠之地。許給伊等居存。由黑龍江口。過松花江下游行走。三姓距松花江上游較遠。爾等豈可任意

擅行。該夷官答稱。此事亦非伊等所專。乃係木哩斐岳幅主持。又問石沙木勒幅去歲所定十四條章程。內有三件未符。現在該夷首仍無覆文。該夷答以不得知曉。亦係木哩斐岳幅主管。江冰泮時。木哩斐岳幅坐船亦可到此。你們再說。詢以俄使丕業羅幅斯奇前往京城。並未聲明所辦何事。石沙木勒幅答以使官到京。亦為綏芬烏蘇哩勒界派員前赴興安鄂末會勘。你國公文接到否。答以並未接到。該副都統仍令該夷官在海蘭泡暫候一月。堅不允從。急欲行走。該副都統向其開導黑龍江左岸。許給爾等。此亦係兩國和好之意。伊等轉達木哩斐岳幅。此後吉林

地界不可妄想。若如此可敦和好。而所屬兵民等亦各嚴約。勿生事端。則江左之地可望久居。該夷官等以清語答稱。伊等既奉委前來。凡事可到吉林將軍處再定。惟至興安鄂末之際。務祈豫行知照吉林派員在彼會商等語。說畢起行。率夷三名乘坐爬犁啟程等因。飛咨前來。當即飛咨吉林將軍。復一面飛飭黑龍江副都統。一俟木哩斐岳幅等到日。務須將總芬烏蘇哩河不與該國接壤之處。詳細開導。不可任其肆意狡賴。亦不可激生釁端。

奕山人奏。查副都統吉拉明阿自辦夷務以來。數載於茲。俄夷往返過境。狡詐桀驁。全賴該員設法撫馭。晝夜護持。

商務七年三月
現當夷務喫緊。似未便遽易生手。若將該員撤任。深為可惜。應請將吉拉明阿革職。暫留斯任。仍責成專辦夷務。以資熟手。至兩國通商。擬定條規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准者。三條。據該副都統咨報。當即駁回。仍令照原擬條規遵行。毋許更改。

一。通商後兩國賣貨。俱不征稅。

一。彼此通商。總須以貨換貨。一秉至公。勿許賒欠。如有賒欠。官不經理。

一。行使錢票。無論真假。官不經理。

一。江東各屯。彼此不得騷擾。一切交換貨物。必須官為照

料。不得私行交換。以免爭端。

一。貨物如有遺失。各國嚴密尋訪。拏獲時治罪。不賠貨物。

一。兩國貿易。彼此不准攜帶違禁貨物。違者各國自行照例辦理。所有交換貨物。務須公平交易。勿得以少換多。致啟爭競。

一。俄國往來人等。務由江東行走。即冬令亦須由江路行走。不得越過西岸。免致滋生事端。

一。貿易諸色人等。開市時齊至市場貿易。散市時即各回本處住宿。違者處治。

一。貿易市場。有爭鬪事故。係本土之人。彈壓官立即鞭責。

懲辦。係夷人。交夷官約束。如有關毆受傷等事。各國之人。交各國自行照例定罪完結。僅有致斃人命者。將行兇之犯。立時拏解衙門。各按國例定罪辦理。勿令疏縱。

一。在貿易市場。各貨物均憑兩相願意。對講價值易換。散市後不准反覆增減更換。以免狡賴。

一。兩國和好。一百數十餘年。現在江之左岸。准俄國安設屯堡。居住人戶。僅有一江之隔。所有馬匹牲畜。易於迷失。如有逸失。據報時。務各飭屬一體尋找。獲時報官。給還原主。如有不報隱藏者。查出罰馬一匹完結。勿庸交蹤尋找。以免拖累。其餘砍伐木植柴薪細故。應隨時兩相酌中辦

理。

○往來船隻務須在卡倫報明。設有遺失。以便查照。此條係俄

夷未准當經奴才行令仍著遵議而行。迄今尚未接准議定回字。

○本國設有專員。專司通商事務。俄國亦須設官。以便稽

查彈壓。此條係俄夷未准當經奴才行令仍著遵議而行。迄今尚未接准議定回字。

○兩國一切閑雜人等。除開市買賣易換貨物外。不准私

自前往各屯。易換物件。及往來游玩。嚴飭各卡倫。不時查

禁。以免滋生事端。此條係俄夷未准當經奴才行令仍著遵議而行。迄今尚未接准議定回字。

殊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景浩等奏。夷官不遵開導。馳赴烏蘇哩等處。並據

奏請將該夷官

奕山等奏副都統吉拉明阿依理拒阻不從各一摺俄夷石沙木勒幅等聲稱係木哩斐岳幅遣赴興開湖勘辦烏蘇哩綏芬等處地界經吉拉明阿據理拒阻乃該夷等徑履冰下往將軍景濱等現飭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揀員馳往曉諭第該夷狡執異常必須極力阻止現已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理論矣上年奕山允許該夷居住黑龍江左岸辦理已屬太易復經許赴綏芬烏蘇哩會勘地界致夷首藉詞狡賴若不嚴行拒絕吉林一帶地方又為該夷占踞無厭之求尚復何所底止至所稱丕葉羅幅斯奇在京亦為勘界不知該首此來係為互換和約並未言及綏芬等處地界該夷之言斷不可信奕山

等。當告以中國准俄國於海口通商。並將黑龍江左岸空閑地方。許俄國居住。無非欲兩國永敦和好。至綏芬烏蘇哩等處。原不與俄國連界。若肆意侵占。必致有傷友誼。剴切曉諭。使該夷不致任意要求。至奕山所擬通商條規。內除該夷尚未議定三條。皆有關係。自應催令速行定議。至第一條通商後。兩國貨物。俱不征税。雖係照伊犁塔爾巴哈台舊章辦理。但現在海口。各國皆有征税。若不征税。恐與海口章程有礙。且恐各國有所藉口。著奕山等。將此條另行妥議具奏。總須俟奏定後。方能與該夷言明照辦。奕山另摺奏。請將撤任副都統暫行留任等語。吉拉明阿辦事顛覆。實屬咎無可辭。惟據該將軍奏稱。現當夷務。

喫緊未便遽易生手。吉拉明阿著革職暫留本任。仍責令該員力圖挽救。以贖前愆。若再含混了事。不能力拒。著即嚴參懲辦。奕山於擬定條規。並不先行具奏。著傳旨嚴行申飭。免其交部議處。木哩斐岳幅。如行抵黑龍江。該將軍務懍遵諭旨。妥籌辦理。毋得再事遷就。自干重罪。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木哩斐岳幅。於上年在黑龍江地方。求讓地界。當經中國顧念與貴國和好百餘年。是以將黑龍江左岸。除中國屯居之外。其餘上下空曠之地。通融許給貴國商人居住。已屬

大皇帝格外優施貴國之意。乃上年貴國商人。在三姓地方。登岸滋擾。本年又據石沙木勒幅等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欲往興安鄂末勒辦地界。查烏蘇哩綏芬河等處。均係吉林地方。並不與貴國連界。豈應復思侵占。貴國與中國素睦無嫌。不應如此違理。想係木哩斐岳幅等藉端生事。貴國王未必得知。望將石沙木勒幅等人船撤回。除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已讓令居住外。其餘概不得遊行占住。以便各守疆界。永敦和好。至從前中國屢次行文貴國。查辦各事。至今未據咨覆。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查照辦理。迅速咨覆本院。切勿再為耽延可也。

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前請詳查
印度夷人被害情形。當即咨覆。以地屬外洋。礙難懸揣。辦
理。行知在案。茲據俄囉斯文稱。請將此事應行知西路葉
爾羌各城等語。查夷情詭詐。此等事件。若即知照各將軍
大臣等。恐該夷將來致多奢望。當經咨駁。令其將被害之
處。究係何國所屬。被誰毆斃。當時有無呈報該處地方官
之處。明白咨覆。且近年俄夷來文。語多難解。嗣後咨行文
件。應飭請文較優之人。按照文理繕寫清楚。以期兩有裨
益等因。一併行知該國。

硃批。著照所奏行。

戊寅。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准副都統格綑額文稱。接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劄開。遵

旨。傳知所有山海關防兵。均歸副都統格綑額統帶。本處官兵團
練。應飭守城。現調宣化鎮兵一千名。以備迎敵。口岸破倭
運回守城等因。拏伏查山海關乃

畿東屏翰。襟山帶海。長城八卡。又有南水關坍塌。豁口遼闊。
去海五里之遙。或夷人暗自關外登岸。直趨關入關內。或
關內攻勒。竄出關外。在在極險。莫甚於此。且上年夷人葉
經窺伺陪都。大路嚴防。更可深慮。今既飭本處官兵守城。
即將前經奏明調備官兵四百餘員名。並調來喜峯口冷

口羅文峪官四員。烏槍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鎮城內外備
敵。才隨與副都統格爾額商權。調派鑲紅旗佐領委營總
慶年。佐領防禦委參領四員。兵二百名。相度地勢。在於南
翼城南水關道中。擇要駐劄嚴防。再開門接連東門。原係
通衢大路。查拏奸宄。尤關緊要之地。調派正白旗佐領委
營總順齡。防禦委參領二員。兵一千名。駐紮關門堵禦。均
於三月初六日安營訖。惟鎮城西南兩門。極為喫緊。調派
官八員。紅衣礮子母礮。擡槍。烏槍兵三百餘名。北門三水
關。調派官四員。槍矛兵一百餘名。均令駐紮城上防禦。北
水關長邊八十。城內八堆。加派官弁兵丁。晝夜梭織巡邏。

哨探

硃批知道了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王明春請飭豫調馬隊。以資防守一摺。奉
天沒溝營。迤北之田莊臺。三公河等處。據稱路徑紛歧。自應豫
籌防守。所有添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之處。本日業經諭令景瀉
奕山。各挑馬隊精兵二百名。聽候調用。如遇事機緊急。該將軍
即迅速檄調。與本省教演之馬槍兵二百名。分撥布置。以資彈
壓。至所需馬匹。著准其咨明錦州副都統。即於大凌河牧羣內
挑選臆壯馬六百匹。先行豫備。遇有警信。飛咨該副都統。迅速

解往以備乘騎。

又

諭玉明奏請飭豫備馬隊官兵。以便臨時調用一摺。奉天沒溝營
迤北之田莊臺三公河等處。陸路紛歧。可達省會。恐夷人攜帶
漢奸潮勇。捨舟登陸。非馬隊不能制勝。自應豫籌添調。著景瀉
奕山各挑馬隊精兵二百名。選派得力員弁管帶。配齊軍裝器
械。聽候調用。一聞該將軍等檄調。即催令迅速前往。毋稍延緩。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因嘆首去粵。已及五旬。
未有回滬之信。一面備文。催令速回上海商議事件。一面

飭令護上海道吳煦。及候選知縣黃仲會。嚴密探訪。嗣據
吳煦稟稱。粵夷嗜嗜。現從廣東回至上海。到署面云。願
首已於正月十三日。由粵啟程回國。噶首尚無到粵日期。
二月二十六日。由護上海道呈到願首照會一件。觀其用
意。仍係必欲進京換約。而詞語多不能達。然驕傲之情。已
溢言表。又據黃仲會先後稟報。噶夷有信到彼。囑其稟請
臣等早日回京。免致各國到京。無人接待。致生事端。黃仲
會屢見嗜嗜。亦曾告以各夷必欲進京。萬難阻止等語。
可惡已極。又於二月二十八日。接據噶首噶囉照會一件。
因在廣東紳局。探獲奏摺奏片。鈔錄前來。噫噫致辯。臣等

謹將該首照會另錄恭呈

御覽。查喫噍兩夷照會來文。與上年在滬情形迥異。詞亦傲慢。其所以互為作難者。皆為入都換約計耳。連日探聽明確。喫夷有帶兵二千名。船十餘號。直至天津之信。其噍味兩國亦必同行。聞味夷船隻仍不過二三號。兵亦無多。噍夷船隻兵數。又較多於味夷。是噍與喫仍屬同惡相濟。至噍夷謂何處定議。何處辦事。惟彼與喫國乃能定準。尤屬夜郎自大。惡貫滿盈。伏念臣等自奉

命辦理夷務以來。所以和顏下氣。不避旁人唾罵者。原為天下大局計也。今夷情如此。驕傲已甚。恐斷非口舌所能爭。早夜

思維實無良策。臣等惟當一面嚴密偵探。一面俟其來滬。妥為開導。並勸其在上海換約。如不允從。再令中國商人與外夷各商。向其曉諭勸導。總期必能攔阻。萬不敢稍涉鬆勁。現擬先派隨員前往上海與該護道妥籌勸諭之法。一聞該夷有至上海之信。即當斟酌情形。相機妥辦。以全議撫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夷酋堅欲進京。並鈔錄照會呈覽。一摺。該夷等反覆異常。情詞狂悖。固非口舌所能駕馭。該大臣等擬俟其到滬。先為開導。如不允從。再令中國商人與外夷各商。向其曉諭。自是釜底抽薪之計。夷人行止。每多取決於商人。

或可冀其挽回。事已至此。諒桂良等亦必當竭力維持。不至仍前遷就。僕實在不能阻止。亦必遵照二月二十五日諭旨。與之約定人數。言明換約後。不許逗留。不得攜帶軍械。不得坐輪擺隊。方可許其進京。其長住京師之說。斷不能准。若如桂良等所探。暎夷有兵二十名。船十餘號。味夷佛夷亦各有兵船多隻。則意在尋釁。斷難任其深入。勢將開仗。用兵必須在滬換約。方可消弭此患。即二月二十五日諭旨。亦萬不得已之下策。該大臣等不可視為正辦。所恐暎佛兩國。不回上海。徑趨天津。礙難辦理。著桂良等迅由火輪船照會。噶首。噶首。邀其先到上海。云有要事相商。或可挽回中止。如探聞該首等已駛天津。該大臣等

即遵前旨。帶同江蘇官員馳驛來京辦理。免致遲誤。至噶夷照會內。鈔錄偽摺片。既係番字譯出漢字。恐係外國奸人偽造。現在中國既已查拏捏造諭旨之人。則外國亦應一體查辦。以釋嫌疑。著桂良等明白知照該夷可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探聞夷情仍堅欲進京。並鈔錄夷文各件。業經諭知桂良等。再加開導。設法挽回矣。惟披覽照會各件。情詞桀驁。並據桂良等。探聞有噶夷帶兵二十名。船十餘號。直赴天津。噶夷兩夷各帶兵船之信。現在桂良等。如能設法羈縻。令其即在上海換約。固屬妥善。如竟不能阻止。則到津後亦恐非口

古所能爭勝。况既帶兵船。必至用武。前諭僧格林沁於防海官
兵內酌撥馬步精兵一二千名。赴黃河北岸扼紮。日內尚未據
覆奏。現當畏氛甚惡。急宜厚集兵力。以資捍衛。此項官兵調出
後。深恐海防不敷。調遣。即著該大臣酌量各路豫備官兵內。應
行調補若干。迅速具奏。以便早為催調。桂良等原摺。並喚咄兩
國照會各件。均著鈔給閱看。

喚咄喇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於正月十二日發文內開。所有黃
制軍

欽差關防撤去一層。閱悉。溯思此舉原為本大臣早指似此辦理。

則在粵東可期無庸仍煩兵戈。現奉

裁奪依議。本大臣實深欣慰。粵城地面嶺南兩軍已派兵隊分出巡

查。現仍未竣。到處皆報官既止動民心。民亦敵心盡解。茲

我皇上新簡世爵。為欽差大臣。親將天津定約批諭等

件。恭送進京。不日可到貴境。合為豫行通知外。前有與貴

大臣等移文。題及本國大臣在京師長行居住數件。本國

大臣進京。交付條約之際。果見

貴國待必盡禮。其餘各條。亦無不按約盡行。則在他處擇地

居住。以後進京。或照定次。或照有事之例。均無有不可。惟

和約仍存明文。我皇上任便派大臣在京長行居住一款。

其義亦毫不更改詞過

貴國官員。或在各口。或在內地。行為不善。致本國視以不辨。此條則難保長和。必須勉循條文。盡義舉行之處。亦合詳晰附聞。本大臣現離貴處。誌別之忱。終以長存和好之要。惟在恪守條約。諄諄容告。夫兩國平行交易。如人敬體互待。彼此何有撫馭之語。總在宜讓相敦。庶能長存友誼。迨有應與不應取而擅取。則取與失宜。必致傷和國體。人禮均同一例。至兩邦應取應免之理。經貴大臣等與本大臣前往天津商定和約。備細載明。幸得盡依內開各節興行。俾將來永敦和好。此本大臣所深厚望焉。須至照會者。

佛蘭西照會。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正月十二日所發來文內開。接奉
上諭一節。已

簡兩江總督何為

欽差大臣。辦理各國通商事宜。所有五口通商關防。著兩廣總督
黃派員。實交兩江總督何。接辦等因。又稱嗣後各國通商
事宜。統歸上海辦理等語。惟貴大臣未將歸上海辦理緣
由聲明。在本大臣尚未指實在何處所。辦理何期。貴大臣
豫為先定。其應在何處辦理。惟本國與大英國方能準定。
茲不具論。俟五月下旬。本大臣赴京。交換在天津議定章

程然後再議人奉

上諭有偽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兩國為難。著黃宗漢嚴拏偽造之人。盡法懲辦等因。本大臣誦之。深為喜悅。今本大臣獲有番字譯出羅惇衍等奏覆本章一件。恐亦非真。即將番字復譯漢文。送貴大臣察閱。須至照會者。

壬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署直隸總督文煜奏。本月初九日。怡親王載垣。武備院卿明善。馳抵海口。拏僧格林沁跪聆

聖訓。並一切撫勦機宜。拏自當酌量情形。妥為辦理。伏思設夷人

必欲進京。互換和約。由大沽海口入河。水路直達通州。固為便宜。但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不特不可令其經由。且不可令其窺伺。查北塘海口。入河六十里。至蘆臺地方。登岸。由香河縣通州一帶。陸路亦可進京。或由北塘登陸。到津。來船至通之處。應由

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及伴送之員。臨時酌定。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並擬令夷人大小船隻。均在欄江沙外停泊。用內地船隻。渡進內河。庶可以重防務。而杜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文煜奏。遵旨酌撥官兵一摺。僧格林沁於海防。抽撥昭烏達。吉林。黑龍江。官兵共二千名。派員統帶。前

往黃河北岸。文煜並撥官兵千名。交大通鎮道。擇要防守。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抽撥之後。海防兵力較單。本日已諭景瀆。特普欽。奕山。將吉林黑龍江備調之兵各一千名。飭令迅速啟程。仍於山海關截留各五百名。其餘一千名。即屯紮天津海口。並照該大臣密咨。俟此項官兵到防後。再令常山。樂善。統帶所撥之兵。前往黃河北岸。以資防堵。所需馬匹。已諭慶昫挑選。迅速解津。並傳知武備院。製備弓箭等項。聽候該大臣調取矣。另片奏大沽海口。布置周密。不可令夷人窺伺等語。夷船如至海口。該大臣等。仍遵二月二十九日所寄諭旨。先行派員曉諭。如有旨准其進京換約。即令其在攔江沙外停泊。用內地船隻。渡進內

河由北塘登陸到津。仍由水路至通。屆時酌量辦理可也。

又

諭前因天津海口防堵。曾諭景瀉奕山各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名。操演候調。旋據該將軍等奏。業經調備官兵各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聽候調遣。現在天津防兵不敷調遣。著景瀉特普欽奕山。將此項備調官兵。即日派員統帶。迅速啟程。於路經山海關時。各分撥五百名。即在山海關防所屯紮。其餘一千名。飭令即赴天津。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許遲延。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調察哈爾馬匹備用一摺。現在天津屯紮海口。

官兵馬匹不敷乘騎。著慶昫即在察哈爾牧羣挑進驢牡馬二千匹。派委委員分起解往天津。交傅格林沁查收。並由慶昫知照沿途經過地方豫備草豆。加意餵養。勿令疲瘦。即或不足二千匹之數。亦必須一千餘匹。毋再短少。並不得以瘦弱充數。是為至要。

盛京戶部侍郎倭仁春前因奉省海口甚多。惟恐走船窺伺。欽派副都統宗室增慶會同將軍玉明府尹景霖籌辦防守事宜。蓋以

盛京為根本重地。思慮豫防。誠要務也。昨聞該副都統將軍府尹以三叉河與汶溝營一水相通。擬在黃土坎小姐廟

開河城等處。安築礮臺。紮營設伏。以防夷船內竄。因工程浩大。奏請撥款興修。先令旗民地方官墊辦物料。紮伏查沒溝營近臨海口。貨物雲屯。最為扼要。三义河雖係一水可通。然河道灣曲。大船不能駛入。沒溝營防守若固。三义河一帶自可無虞。即或沿岸添兵。亦無須大事鋪張。致滋浮費。督博訪輿論。皆以為黃土坎等處設防。實屬無益。夫虛糜帑金。用之無用之地。即

國有餘儲。猶為可惜。况當此支絀之日耶。副都統增慶隨帶多員。即驛馬用至七十八匹。供應浩繁。沿途不無騷擾。奉省連歲兵差。地方已極困敝。若以防夷之故。重加若累。則

是寇未至而民先擾。利未見而害已形。根本搖動。良可慮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倭仁奏。奉天海口情形。沒溝營防守若固。三义河一帶。自可無慮。增慶等。現擬在黃土坎等處設防。實屬無益。本日已據玉明等覆奏。均照僧格林沁所議辦理矣。至所稱增慶隨帶多員。驛馬用至八九十匹。供應浩繁。沿途不無騷擾等語。著增慶明白回奏。如該副都統所帶隨員。果有騷擾情事。並著玉明。景霖。迅即查明。據實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等前奉密諭。前據勝保奏。探報夷船過江。駛出燕子磯。有賊四五十人。餽送

緝紗等件。聞知往漢口通商。有不打仗。大家和好之語。及回船到金陵。味味咽等三人。直到賊破臺等因。欽此。又欽奉

上諭。前據勝保奏。夷船有句通金陵逆賊之事等因。欽此。當即檄行臬司薛煥。及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等。確切查明。詳悉聲覆。仍密查通事潘榮。是否在港。務須設法羈留。毋令遠遁去後。旋據吳煦稟稱。英國夷使賴喇哈等。於八年十月初三日。駕坐大小輪船五隻。前赴湖北漢口。查看馬頭。十五日。駛近金陵下關。該逆開礮擊傷桅具。輪船亦復回擊。互有損傷。至戌刻上駛。十六日。輪船又復折回。逼近賊巢。臺放大礮炸彈。自卯至巳。斃賊甚多。隨即開船。二十一日。行

抵安慶。又復彼此接仗。待至賊皆避匿。夷船亦即駛赴漢口。吳煦先以所聞傳詢跟蹤偵探之委員。縣丞黃為燮。據稟相同。惟十一十二兩月。輪船先後經過江甯。曾否上岸入城。詢據黃為燮。則稱夷船九江淺阻時。該委員業已登岸。乃由內河回至上海。無從知其確實。但聞洋商傳述。輪船東下時。與賊言明。彼此兩不相敵。吳煦以既不對敵。蹟近句通。復向該繙譯等。層層致詰。據云。夷人口稱。該逆紀律全無。文辭鄙謬。不屑與伍。當將洪逆所給偽照。暨伊國復垂鈔稿呈閱。似乎各不相涉。未足為句結之據。隨又據薛煥密查稟覆。大畧相同。伏思內盜未已。外警方滋。萬一

再有句通。其患何可勝言。是以臣和春上年接到臣何桂清密信。知夷船將赴漢口。即飭水師揚言欲調輪船入江助剿。迨夷船將近賊壘。我師揚帆作為會攻之勢。賊巢開礮。夷船還擊。直至安慶。猶尚未已。復因夷船上駛日久。逆匪知其別有他圖。並非助我攻賊。是以回船時。均各按兵不動。至於夷人進城與賊讎會等情。下關水師並未目覩。臣不敢以傳聞無據之詞上瀆。

聖聰。其粵逆餽送夷人禮物一節。查燕子磯地居下游。以上水師林立。決不容其飛渡。且即無阻滯。輪船迅駛如飛。賊船逆流而上。斷乎不能追及。臣等聞係夷船到太平府後。夜間

岸上有呼喚國欽差投文者。旋有夷人買菜艇近岸接收。但前後所聞情節互異。亦未敢遽以清陳。且既經餽送。何以安慶之賊。又與夷船互擊。蓋夷性恣睢。本無顧忌。果欲通賊。儘可明目張膽。無須暗中行事。况其欲甚奢。亦非縹緲二端。難二隻所能款動也。臣等揣度夷人之志。祇在過境。賊匪之志。亦祇望其不為我助。各求無事而已。覆覈所答粵匪告示。寥寥數語。與逆詞絕不相蒙。似非有心句結。惟夷情詭詐。反覆無常。設或再入長江。實有通賊情事。自當欽遵。

訓諭。設法嚴防。以杜內患。而固山關。係入江要隘。該處臺基雖存。

而原設礮位。前大臣向榮於三年初到江南時。大半調至軍前應用。至守臺兵弁。少則無裨實用。多則徒啟猜嫌。儻竟添設重兵。則兵力餉需。目前均有未逮。臣等欽奉寄

諭。即經往返函商。俟軍務稍紓。再行體察情形。會籌商辦。至於通事潘榮。據薛煥等徧查。喫夷通事。並無其人。或係詭名隱匿。亦未可知。

硃批。知道了。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前奏沒溝營後路。駐紮官兵五百名。自應撤歸田莊臺。擇要設伏。以資扼守。其錦

屬各海口。應由岑玉明轉咨錦州副都統侍順。按照該處所設礮位兵勇。來往梭巡。設遇有警。自當相機辦理。斷不敢冒昧從事。所有沒溝營以南。經過之蓋州熊岳復州各海口。或水淺灘薄。或距海道較遠。大船不能駛入。其連雲島娘娘宮二處。雖係老水貼岸。而居民鋪戶無多。該處設有大小礮位兵勇。其長興島之蚊子嘴八公溝桶子溝等處。皆係孤懸海內。且居民散處無多。亦非扼要之地。金州所屬海口。共十九處。惟羊頭窪小平島和尚島繞子窩四處。為南船往來停泊之所。係屬次要。共設有大小礮二十一位。員弁兵勇八百餘名。駐守巡防。此外之雙島紅土崖

等處。非水淺灘長。即礁石環錯。船隻不到。均已派兵瞭望。其石槽海口。從前本係扼要。近年已被沙淤。與次要各口無異。其旅順水師營。設有礮臺。南北對峙。口門以內。設有戰船。安礮三十八位。兵丁水手七百餘名。已由岑玉明嚴飭該管官。將堪用之船。必須勤加操演巡哨。以期有備無虞。至岫巖界內各海口。俟岑玉明查勘完竣。再行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

甲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等奏。准伊犁將軍咨開。所有補給該夷武藥茶五千五百箱。除咸豐八年已付茶

二千五百箱外。下欠茶三千箱。議定分為九十兩年。如數交付等因。當即照上年議定交付俄夷之式。葉茶按依部秤斤數。並封存茶樣。分裏二分。黏貼印花。裝成木匣。於正月初九日。一併備文咨綏遠城將軍。山西巡撫。查明飭屬。如或採辦妥協。於九月以前運到。以願期約。再採辦之員。遠在山右。此項茶箱。若由驛輾轉接運。恐茶色斤數。沿途稍有潮溼損壞。而屆期不能如數交清。應請飭歸化城將軍。山西巡撫。將來無論自何處運解。由山西省選派佐雜一員。專司管解。運至塔城驗收。眼同委員。向夷人交付清楚。諭軍機大臣等。據明誼奏。將茶樣封固。解送綏遠城。山西查照採

辦。並請飭由山西省派員徑運。至塔爾巴哈台驗收。會同該處
委員。發交夷人等語。此項貼補俄夷茶斤。如由驛遞轉接運。
恐沿途或有短少損壞。不能如數交清。不免別生枝節。自應專
員管解。以重責成。著成凱、英桂。迅將茶斤如式採辦。於備齊後。
即由山西省遴委委員。專司管解。運至塔爾巴哈台驗收。並著
與明諒所派委員。同向夷人交付清楚。再令回省。方為妥協。並
著該將軍等。將茶斤寬為預備。以防沿途或有潮溼損壞。即可
如數補足。不致因短少遲延。令該夷有所藉口。

己丑。

盛京將軍玉明奏。於初四日。由金州馳赴岫巖。查得該城

海口九處。其大孤山大莊河二處口岸。每有南船停泊。居民商賈較多。亦屬繁要。仍照舊安礮設防。並面飭該旗民地方官。設有夷船駛至。即一面飛報。一面善為處置。勿啟釁端。其餘尖山子。沙河子。搭拉腰子。雙山子。英那河。青堆子。歡旗溝等七處海口。俱已淤塞。雖大小船隻不能到口。仍令多派遊兵。設伏哨探。等正在查勘間。適接牛莊旗民地方官稟報。前蒙撥運萬斤至六七千斤大礮八尊。已於三月初三等日。全數由天津陸續運到。亟應趕緊築壘安設。早資扼守。

硃批。知道了。

庚寅。軍機大臣等奏。查俄羅斯互換和約事宜。欽奉

諭旨。命臣等公同商辦。臣等謹議。既未便將漢文更改遷就。即按

照用

寶清字和約。另繕一分。由臣肅順等畫押。與該使互換存照。是否

有當。恭候

命下。臣肅順等再行傳諭該夷辦理。

咸豐八年五月十三日。在天津地方。

大清國與俄羅斯國互立和約。彼此交換執照。本日

大清國

大皇帝欽派戶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刑部尚書瑞常。俄

大清國全權大臣
囉斯國欽派丕業羅幅斯奇將從前

大清國全權大臣桂良。花沙納。俄囉斯國全權大臣普提雅廷。會立和約原本。及繕譯清漢文字。彼此呈送覈對。原本花押與繕譯文字膠合。

大清國

欽派大臣。照俄囉斯國原本。滿洲繕譯。俄囉斯國欽派大臣。照大清國原本。鈔錄接收。將

欽定和約彼此互換。

欽派戶部尚書肅順。

欽派刑部尚書瑞常。

硃批。照此繕寫。

大清國咸豐

大皇帝。俄囉斯國自專主大皇帝。依本丕業拉托爾。明定兩國和好之道。及兩國利益之事。另立緊要章程數條。

大清國

大皇帝特命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花沙納。俄囉斯國大皇帝特簡承宣管帶東海官兵戰船御前大臣公普提雅廷。為全權大臣。會議酌定

十二條。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俄羅斯國大皇帝。以及兩國所屬民人。現將從前和好之道。復定和約。嗣後居住中國之俄羅斯人等。居住俄國之中國人等。不相殘害。不相侵奪。兩國永遠保護。

第二條。俄國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

大清國俄羅斯國往返行文。毋庸仍照從前由理藩院薩納特衙門咨行。即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徑行軍機大臣。或大學士。俱按平等。該大臣仍將咨文。交邊界官員轉送。設遇齎送京師緊要公文。及與軍機大臣。或大學士。有面議之事。專差使臣一員。齎文呈送軍機處者。交禮部尚書

轉達俄國使臣或全權大臣與

大清國之軍機大臣大學士及沿海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大臣邊界官員往來照會面晤亦按平等。俄國如差全權使臣赴中國海口者使臣與該處地方大吏及京城大學士辦事均照現與各外國所定總例辦理。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庫倫或由大沽海口或由沿海口岸概准進京應先期行文俟中國接奉後即一面令使臣隨從人等迅速順路行走一面將在京相見禮節以及房屋並一切應用之物趕緊備辦以上費用均由俄國出給無庸大清國應付。

第三條。嗣後除俄羅斯國與中國。於從前所定通商數處外。仍准於海口通商。除俄國商船。准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等七處通商外。如外國有在別處另開口岸者。概准一律通商。

第四條。嗣後陸路通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比照海路通商一切章程。將所帶貨物。呈單備查。拋錨寄碇。其照定例納稅等事。俄國商人。照外國與中國通商例辦理。如帶有違禁貨物。止將該船卸載貨物。抄沒入官。

第五條。准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酌設領事官。以便稽查。

駐劄海口之俄國人等生計。至護衛領事官。准俄國兵船直抵該處。領事官與地方官因公面晤。及分給堪以蓋造天主堂居住房屋。並收存貨物房間。又俄囉斯國於中國各口岸議定價值。置買地畝。及有關領事官一切事務。悉照俄國與外國在中國所立章程辦理。

第六條。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壞者。地方官立將被難之人。及載貨船隻救護。所救之人。並所有貨物。應設法送至附近海口。或與俄國素好之別國領事官處所。或遣便送至邊界地方。均可。所用之費。由俄國賠給。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理損壞。及寬

取甜水購買食物之事。准入中國未開海口。自行議定價值。備辦一切物件。地方官不可少涉刁難。

第七條通商處所。中國與俄國所屬之人。如有滋生事端。中國官員。與俄國領事官。或代辦事務之人。分別辦理。俄國人獲罪。將獲罪之人。照俄國律例科罪。中國之人獲罪。或因人命。或因產業。均照中國律例科罪。俄國之人。有在中國內地犯法者。應行審訊之處。或解送邊界地方。或交駐劄海口之俄國領事官員辦理。

第八條。中國既知天主教無妨國體。能守互相和好之道。於所屬之人。不可因奉習此教。致有欺侮。其在中國奉教。

之人尤宜一體矜恤。且中國傳教人等。並非謀利之徒。亦應善為看視。况既准傳行此教。於一切通商海口。以及州縣地方。均不得禁止。其傳教之人。或由俄國領事官。或由邊界官員。領取執照。作為自己保結。

第九條。中國與俄羅斯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親信大員。迅速查辦。將定界約條。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細冊。繪出地圖。以免兩國有此疆彼界之爭。

第十條。俄國之人。派駐京城者。更改從前定限。毋論何時。一面行知上司。即准回國。一面將所缺人數。另行派人來

京。補足缺額。嗣後駐劄京師之俄羅斯人等用費。均由俄國應付。中國毋庸供給。其派駐京師。並由恰克圖以及通商海口赴京送文。一切路費。均由俄國供付。中國地方官。令其便捷行走。以期迅速。

第十一條。為整頓

大清國與俄羅斯國往來行文。以及俄國駐京事宜。酌設京城恰克圖兩處。每月驛遞公文。其中中國驛站人等月間定限。京城至恰克圖。不得逾半個月。其信函公文。准一併齎往。每三月行文一次。一年之間。分為四次。由恰克圖至京師。由京師至恰克圖。驛遞雜項貨物。立以緩行之條。所

齊物件。期限一月。即按照所指地方。投交驛站。用費。中國與俄國各出一半。

第十二條。將來

大清國如有重待外國。及關繫一切通商利益之處。即毋庸再議。准俄囉斯國照辦。所有和約。現經

大清國

聖主裁定。俟俄囉斯國聖主裁定後。於一年之內。在京。兩國互換。今將和約用滿漢俄文書寫。由兩國派出大員。手書畫押。鈐印互換。專以清文條約十二條為主。嗣後將兩國商議此件和約。永無違悖。此係在天津商定。手書畫押。

大清國

大皇帝於和約上

硃批用寶

依議

辛卯。署直隸總督文煜奏。竊查圍練最為目前要務。本年正月。派候補道鮑桂生。候補參將張秉鐸。會同天津道孫治晏。為商辦。等到任後。復經飭催去後。茲據該道等會同紳士張錦文等。勸辦鋪勇三千餘人。黃慎五等。勸辦民勇三千餘人。沿河之鹽水沽。葛沽。鄧善沽。大沽北岸之塘兒沽等處。復據委員會同天津府縣海防同知等陸續勸辦。

民勇三四千人。其蘆網槍勇四百合。擡槍較多。由鹽政臣松齡督飭運司克明。逐日教演。至於經過地方。查驗該民團。旗幟器械。尚屬整齊。其餘各村莊集鎮。仍飭印委各官妥為開導。或一村自為一團。或數村共為一團。悉從民便。至各屬團練。復據委員會同各州縣先後稟報。計青縣八千餘人。靜海七千八百餘人。滄州九千二百餘人。南皮九千餘人。鹽山六千餘人。慶雲四千餘人。經委員鮑桂生前往分別校閱。民情尚皆奮勉樂從。因各該州縣或逼近海濱。當防外患。或毗連東省。宜遏匪蹤。均批飭到切勸導。不可始勤終惰。日久視為具文。以仰副

皇上整頓民國。慎重幾疆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癸巳。

大清國管理理藩院事務戶部尚書肅順。刑部尚書瑞常。俄囉斯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會同面商議定。俄囉斯國有緊要事件。要派使臣由天津海口進京。先由庫倫行文到京。如海口無事。可以來京。即行照覆俄國。俄國船隻到時。在欄江沙外停泊。趕緊先行知照中國文書。中國派船換坐。暨文武各員前往迎接保護。由北塘進京。以免疏虞。而昭和好。

理藩院為咨行事。上年貴國使臣因換天津原定和約來京。我國

大皇帝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貴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商辦。現在既經該大臣等覈定互換兩國既應遵守。永敦和好。惟貴國如有要事遣人來京。應預先咨行庫倫辦事大臣。俟奉到覆咨。再行遣使進京。以便本國派人備船赴海口迎接。為此咨行。

甲午。廣西巡撫勞崇光奏。接據已革署梧州府知府陳瑞芝。梧州協副將王海清。署蒼梧縣知縣邵凱稟稱。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該文武接准廣東封川縣函開。本月十八日。

忽有大小火輪船十隻。西瓜船八隻。小舢板船十餘隻。共載夷兵一千餘名。由廣東省城。駛至肇慶停泊。有夷目分帶小火輪船三隻。駛上德慶州。聲言尚須前赴梧州等因。維時廣東陸路提督崑壽統帶兵勇駐紮梧州。防勦潯匪。亦即傳諭各兵勇嚴陣以待。二十二日辰刻。果有淺水暗輪小火船三隻。由下游駛上。內一隻行至界首地方擱淺。其二隻徑駛至城外三角嘴河面停泊。後跟梓洞艇二隻。陳瑞芝等馳赴河干。遣人至夷船問其來意。該夷答稱候崑壽前來。請一同登舟相見。旋有廣東番禺縣縣丞卓炳森至崑壽行館稟知。伊奉廣東巡撫柏崑派委隨同該

夷來至西江。該夷目欲請覓壽至舟一見。即行返權覓壽。即前赴河干。該夷放礮下旗。免冠擺隊。延請覓壽。及陳瑞芝。王海清。鄧凱。一同登舟相見。詢知夷目三人。一名斯託賓齊。一名墨克幅第。係暎咭喇人。一名達博威。係佛喃西人。三人俱言語不通。又一名吧嘔嚙。亦係暎咭喇夷目。能通華語。又有該夷幕友李小村。自稱係廣東新會縣人。據吧嘔嚙聲言。斯託賓齊等三人。均係帶兵武職。吧嘔嚙係該國文員。並據稱。每船約有九十餘人。此來別無他意。不過遊覽山川。隨將身帶廣西與圖。取出查看。詢問桂林得州程途河道。陳瑞芝等。答以兩處均係灘河。甚為險仄。該

夷目復云。既經議和。即係一家。不妨到處行走。俟秋冬之間。尚須出海等語。旋即送崑壽等登陸。該夷目亦帶同夷兵二十餘人登陸。至崑壽行館。及王海清署中答拜。並赴各街市游行。在城外五顯廟馬頭。步量街段。又至郡城對岸。登大小頂。照千里鏡。繪畫地圖。旋即回船。該文武差人致送猪羊等物。辭不收受。二十三日黎明。開船而去。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勞崇光奏。喫啡各國兵船。駛至梧州。旋即退回廣東一摺。據稱有喫啡各國火輪等船隻多號。共載兵一千餘。由廣東省城駛至肇慶。並分出船隻。於正月二十二日。

駛至梧州城外其隨同前往之廣東番禺縣縣丞卓炳森稱係由廣東巡撫柏貴派委請見提督崑壽該國官員帶同兵丁二十餘人登陸遊行街市並在城外馬頭步量街段登山繪畫地圖旋於二十三日開船而去等語現在各國和約尚未互換其通商海口原准前往貿易但從無攜帶兵船深入內地之事況粵西並不在通商之列該國人員遽帶火輪兵船突如其來該省民人不免驚疑設或滋生事端豈得謂中國有乖和好此事黃宗漢柏貴何以均未奏及柏貴近在省城以後暎佛等國如再有此等舉動該撫務當竭力阻止免致議和之後復有意外之變至此次暎國人一名斯託賓齊一名墨克福第佛國人一

名達博威俱言語不通。又一名吧嘎噠能通華語。均與崑壽相見。並稱秋冬再要出遊。著柏貴妥為開導。使不至再蹈前轍。方可永敦和好。

丙申。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增慶景霖前在金州拜摺後隨即馳回。於三月初十日抵田莊臺。所有僧格林沁由津運來萬斤大礮二位。六千五百斤礮二位。五千六百斤礮四位。並監築礮臺員弁均已陸續到齊。等語。連日在田莊臺迤南之孫家窰地方詳細相度。堪以建築礮臺三座。營盤兩處。等語。玉明查畢岫巖海口。於十五日回抵田

莊臺復會同勘得孫家窩對岸地方應建礮臺一座營盤
一處於十八日開工興修等語已照前奏將沒溝營防兵
五百名移調田莊臺派委副都統銜協領奇凌阿協領慶
豐管帶在於兩岸駐紮如遇有警再當飛調省中挑備官
兵合力防堵田莊臺一帶海河形勢營壘處所先行繪圖
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咨飭副都統吉拉明阿侯木哩斐
岳幅到黑龍江之日令其告以中國准爾國於海口通商

並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俄國居住。無非欲兩國和好。至綏芬烏蘇哩等原不與俄國連界。若肆意侵占。必致有傷友誼。劉切曉諭。並飭將前擬通商條規內該處尚未定議三條。催令速行定議。至前赴黑龍江會晤夷酋木哩斐岳福時。該酋請議通商。曾與言及征稅一節。據該酋答以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通商。俱不征稅。黑龍江亦係遠疆之地。俄國往來。設遇缺乏。不過易換茶葉喫食等物。價值無幾。兩國既然和好。應照伊犁等處章程辦理。方為永敦和好。前與俄夷定議通商十四條規。本係僅以黑龍江一處而言。並未指以海口。况前在伊犁辦理俄夷通商事。

務亦無征稅章程。且該首諄諄以伊犁等處無稅章程。比較爭論。若不應允。誠恐因此不睦。致啟釁端。是以勉從其議。若照海口新章另議。則該夷從前已將伊犁等處無稅為例。面議在先。必不允從。伏查黑龍江乃極遠之地。不但土產貨物無多。商賈亦屬寥寥。非海口各國通商輻輳之區可比。請將兩國通商互相換貨免征稅課之處。恭候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黑龍江通商事宜。仍請免征稅課一摺。據稱前議條規。原係專指黑龍江一處。因屬邊疆。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事同一律。非海口輻輳之區可比。請仍准互相換

貨免稅課等語。此款既經該將軍與木哩斐岳幅反覆辯論。應允在先。勢難更改。只可俯從所請。互相換貨。免其征稅。其餘二條。尚未議定。著催令迅速定議。仍遵前旨。先行奏明。俟奉到諭旨。方准向該夷允許。至綏芬烏蘇哩兩處。事關疆土。尤為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將軍務當正言拒絕。不可仍前輕率。自干重咎。現在俄國使臣玉業羅幅斯奇。在京互換和約。已與言明界址一事。仍歸黑龍江吉林將軍覈辦。與天津所定各口通商和約無涉。奕山不得向京中推諉。將來人費口舌。吉拉明阿辦事顛預。准其留任。已屬從寬。若不能將此事設法阻止。任聽夷船紛紛下駛。朕必重治其罪。

戊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上海換約一節。臣等擬俟該
夷回滬之時。再為婉言開導。深恐其不肯應允。又擬令中
國商人。與外洋各商。向其曉諭。隨派直隸州知州楊春華
前赴上海。與護理蘇松太道吳煦。面籌辦理之法。昨據吳
煦稟稱。現已暗囑華商楊坊。席寬等。密籌布置。設法勸阻。
不露官場校意痕迹。惟據華商云。能乞將天津條約先行
發刊。使彼族知我中國悉照新章辦事。則進京之心漸懈。
該商等即可以在滬換約。便能早開新章。否則反恐遲滯。

為詞。藉此款動。或易收效。臣等查天津條約。該夷早有刊
本傳播。將來總須發刊。即命該護道。作為趕辦之勢。不必
刊全。俟該首等到時。有所聞見。俾知中國事實。照條約
速辦。或可希冀允從。至長駐京師一節。該夷前已言明。另
擇別地居住。臣等斷不令其翻悔。惟思夷性急躁。萬一該
夷到滬後。或經臣等勸止。或由商人勸止。可在上海換約。
而條約在京師。立時奏請。

發下。往返必須兩旬。設該夷迫不及待。轉恐坐失事機。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先將條約

發下。由兵部派委委員。迅速齎到江蘇。交臣等祇領。如該夷肯在

上海互換。既可取攜得便。設夷性堅執。必須到京互換。或
徑自前往天津。臣等見其勢不能阻。萬萬無可挽回。即將
條約仍行專弁趕緊齎回京師。俟到津後。看該夷光景如
何。再為妥辦。所有英、法、美三國條約。應否先行
用寶。發交臣等。以便設法羈縻之處。伏候

聖明指示遵行。正繕摺聞。適接候選知縣黃仲奮稟稱。探明噶
斯。約計四月初一二必到香港。到後不多耽擱。四月初十
前後。即可來滬。惟香港目下已派出小火輪船八號。每船
約水兵七十名。即日來滬。為將來護送噶斯首赴津之用。噶
斯國亦有兵船前來。但未知的數的期。且聞有先令各船駛

行到攔江沙相待之信。臣等伏查各該國夷首遠涉重洋。帶兵自衛。若為數無多。未必特來尋釁。萬一該夷兵船徑赴天津海口。臣等查知。必當與之議明。此項兵船人等。只准在口外駐劄。不得駛入內河。以示限制。惟既有令各兵船。先行駛至攔江沙之語。似不可不豫為密防。應請

飭下天津。妥為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現在布置。並探聞夷情一摺。進京換約一節。既有華商設法勸阻。該夷到滬後。或可在上海定議。惟此時駐京等四事。尚未挽回。若先將條約用竇。發交該大臣等設。夷情狡執。徑赴天津。桂良等更無把握。彼時再將條約齎回。亦

徒耽延時日。若謂夷性躁急。迫不及待。只要豫先說明。往返兩旬。亦不至今其久候。該夷四月初十前後可以到滬。桂良等屆時即赴上海。悉心籌畫。將四事設法挽回。不可但至附近地方。專恃委員辦理。如四事說明。另立專條。該夷肯在上海換約。即迅速馳奏。再將條約發去。僕該夷必欲來津。桂良等仍遵前旨。於王有齡薛煥吳煦三員中。酌帶兩員。馳驛來京辦理。以免違誤。至該夷前已言明。另擇別地居住。是駐京一事。可以消弭。但未指明何處。該大臣等亦須先為商酌。即直隸地方。亦不可任其居住。於大局方無窒礙。總之。嚙首既有到滬之信。桂良等惟當竭力阻止。逐件挽回。不可畏難自阻。至夷船欲先至攔江沙。

相待。本日已諭令僧格林沁等密為防範矣。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馳奏。探明噶首噶魯斯。約計四月初必到香港。初十前後即可到滬。香港現已派出小火輪船八號。每船水兵約七十名。即口赴滬。為將來護送噶首赴津之用。且聞有先令各船駛至攔江沙相待之信。此項兵船人等。桂良等擬俟該首到滬後。即與之議定。只准在口外停泊。不得駛入內河等語。現在恆福已抵津接篆。諒日內已往大沽海口。著僧格林沁即與該督詳細籌商。密為防範。如夷船竟有駛至攔江沙之信。著即派委幹員往詢。告以此間專候上海來信。一切遵照。二月二十

九日翰言相機酌辦可也

Shanghai

91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十七之三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咸豐九年己未四月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甯河縣境內之北塘營額兵本祇五百餘名節次調赴南省征勦僅騰三百餘名殊形單弱北塘大沽兩海口相距祇三十餘里備防同一緊要該處除舊有礮臺外才僧格林沁前經奏明添築礮臺不日即可工竣亦應撥兵守護才等公同商議擬將停赴大名之提標兵五百名調至北塘派委得力之員管帶分守礮臺歸於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統帶至停調之督標兵五百名撤回歸伍後仍由才恆福嚴飭中

軍副將選日操練聽候備調

硃批均照所議辦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探聞英咭喇公使噶嚕斯約計四月初間可以抵粵有先到上海之意屆時臣何桂清應與大學士桂良等前往會議臬司薛煥熟悉情形係上年與議之人自應仍資熟手藩司王有齡雖素未經理此事上年經桂良等札調赴滬現在亦應飭令同往查薛煥於上年十二月間交卸蘇松太道篆務隨同專辦稅則自桂良等到省即將交代事件料理明白亦已回蘇應即飭赴臬司本任以尊責成將來與王有齡同赴

上海係現任兩司大員。體制較崇。呼應亦靈。實與稅則事
宜有裨。

硃批知道了。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恆福。奏。僱夷船駛至。即當恪遵。

聖諭。派委幹員往詢。令其等候上海來信。設使夷船蜂擁駛入。只
可相機辦理。不敢輕舉妄動。該夷如必須進京。互換和約。
前經督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令其由北塘登岸。由陸路至津。再由水路赴通進京。惟北塘

距攔江沙甚近。海口亦寬。潮旺之時。夷船易於駛入。現在該處安礮屯兵。夷酋進京之後。其在船者。無人約束。竊恐未必安靜。倏或上岸閒遊。甚或滋擾營盤。不可不防其漸。彼時如任其妄為。則有關

國體。而彈壓阻擋。又恐另啟釁端。奴才僧格林沁奴才西凌阿先

已悉心商酌。擬在北塘蘆臺適中之營城地方。兩岸另建立營壘。趕緊修築礮臺。一俟工竣。即將北塘安設礮位。移往。並將現紮北塘之兵。移紮該處。嚴密防守。以備不虞。其北塘礮臺營壘內。即可安設埋伏。奴才恆福於三十日。由北塘前赴營城。奴才西凌阿會同察看地勢。頗極扼要。防守

甚為得力。所需修工經費。鄂僧格林沁前經劄調東路同知李朝儀前往北塘蘆臺。剴切勸諭。茲據該丞稟報商民尚為踴躍。情願豫先交出釐捐銀一萬兩。以佐鉅工等情。等擬遵派委員。即日興修。所需銀兩。即由此項捐款內先行動用。即責成該丞收發照料。

硃批。即照所擬辦理。

丙午。軍機處為咨行事。上年貴國遣使來津。欲換天津原立和約。我國

大皇帝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貴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現在既經該大臣等議定互換。我兩國即應遵守。永敦和好。為此

咨行。

庚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探得
啞喇公使噶魯斯。於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香港。恐日內來
至上海。桂良等。於初一初二等日。分起赴滬。囑臣亦即前
往。臣自應欽遵前奉

諭旨。與桂良等同往上海。會同商辦。
硃批。知道了。

壬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勃克多爾濟等奏。現由俄囉斯送
到咨文。聲稱。丕業羅幅斯奇之父病故。改派伊克那提業

幅進京更換。並有公文一件。遣使進京面交等語。當即面詢該瑪雨爾。既欲復行遣使進京。有何要件。據瑪雨爾述稱。此件公文。係到京後面交之件。且有口傳之事。復有送交大學士文一件等語。應照新章沿途護送外。至文內並稱。木哩斐岳幅率兵由黑龍江赴朝鮮東界雅阜尼圖。便中將礮位運赴京城。換回丕業羅幅斯奇。其火槍一萬桿。應由何處運送。並聞唎哖二表亦欲進京。此項槍礮足資捍衛。當即曉諭該瑪雨爾。外國遣使均應請示大部。卸覆未到以前。自應駐候。即將斥駁咨文。交瑪雨爾帶回。伏思俄囉斯遣使進京。若只用庫倫斥駁。難保不另生枝節。可

否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庫倫亦一體咨駁抑或更當如何處置。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俄使回國護送官員沿途苦累業經行文知照該國在案茲據俄囉斯文稱已將該使使申飭矣惟查俄夷性情詭詐嗣後該國如有緊要事件遣人進京自應先期聲明該夷使不得晝夜遄行務須日行三四站所有情節可否由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庶可免其任性妄為。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改派使臣進京一摺覽奏均悉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津與俄使普提雅廷議

定和約十二條。復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該夷使當面妥辦。互相交換矣。惟和約內載有由天津海口行走一語。俄國所送槍礮。如由天津海口前來。自應令其行走。務在海口攔江沙外停泊。由內地備辦沙船接收運送進京。其俄使丕業羅幅斯奇。因事回國。欲派伊克那提業幅來京一節。現既互換和約。自難阻止。至所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之處。不過徒延時日。轉不如該大臣行文之為便也。該大臣即將由天津海口行走。及由恰克圖進京驛站章程。均著酌量咨行。毋庸由理藩院行文。其原定和約十二條。鈔給德勒克多爾濟等閱看。此內如有應辦事件。該大臣即著照辦。餘照所奏。

又

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羅斯國呈遞鳥槍一萬桿。礮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該夷堅欲由海船行走等語。現在和約已換。業經准其由海口進京。此項槍礮。將來送至海口。著僧格林沁。恆福。遵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令該夷船停泊。攔江沙外。毋須前進。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運送到津。於明示體恤之中。仍暗寓隄防之意。諒該大臣等。必能慎重妥辦也。

丙辰。直隸總督恆福奏。刻下糧臺軍餉。僅餘數萬。一經動支。便無存款。設遇海防緊急。何以支持。雖江蘇有協濟銀

二十萬兩。尚未據報起解日期。以自蘇至津道路計之。約須四十餘日。方能解到。實有緩不濟急之勢。因思山西有現存之項。如能迅速撥解。程途較近。計日可到。庶用項不致貽誤。臣與司道等斟酌再三。擬於前請山陝餉銀二十萬之數。減半先行請撥。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海防需餉緊要。飭下山西撫臣英桂。迅於司庫分撥銀十萬兩。委員起即解津。以應急需。而重防務。

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福奏。防務緊要。江蘇協濟之款。尚未據報起解日期。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請仍於山西籌撥餉銀。以濟要需等語。現在天津海防需用孔亟。該督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著英

桂即於藩庫撥銀十萬兩。派委委員迅速解津。是為至要。

恆福又奏。天津現辦海防。其北塘營城等處。均為通永鎮標所屬。彈壓巡防。皆關緊要。所有通州協副將一缺。上年十月。經前督臣慶祺奏准。以現在江北軍營之大沽協副將魁霖調補。臣到任後。查海口防所將領無多。不敷調遣。該副將帶隊勇往。諳練操防。素為臣所深悉。現在江北各軍統歸

欽差大臣和春節制。其營中戰將。不乏人才。即少此一員。亦不至不敷攻剿。現在海防喫緊。以本省實缺將領。辦理本省防務。於整頓戎行。不無裨益。相應請

旨飭下和春轉飭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迅速來津聽候差委以資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請調副將來津差委等語。天津現辦海防差委需人。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現在江北軍營。著和春即飭該員迅速前赴天津聽候。恆福調遣毋稍遲誤。

恆福又奏竊查歷屆軍營糧臺辦理支銷均應先期奏明事竣造報。茲據辦理天津糧臺天津道孫治候補道春保會詳稱天津海口善辦防堵。奉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派委各員修築礮臺營壘製造鐵鍊鐵錨炸礮水雷火船水龍以及添製礮位採買木植礮造火

樂等項。應需銀兩。節經遵札在於軍需項下。照數發給承辦之員。領回支用。報由大營驗收。糧臺無從稽覈。應請歸於承辦各員自行造冊報銷等情。臣查此次籌辦海防。承修一切工程。製造各項軍械。有係委員領銀承辦。報明大營驗收者。該道等所稱。糧臺無從稽覈。固係實在情形。惟糧臺為軍需總匯。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尤應力求覈實。所有撥發過工程軍械銀兩。應由糧臺先將承辦銜名。領銀數目。分晰繕具清單報部。一面飭知承辦之員。妥速辦理。俟事竣撤防。據實造冊報銷。仍歸糧臺彙總覈轉。如有經部駁飭冊造與例不符者。惟承辦各員是問。庶足以昭覈

實而清款目。其由糧臺承辦之軍火器械帳房以及支放官兵口糧馬乾等項。仍由該道達報。以專責成。

硃批。依議。覈實辦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四月十三日。

接奉四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囉斯國呈進烏槍一萬桿。繳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等因。欽此。遵查前奉寄

諭。喚夷派出火輪船八隻。為護送嚙齒赴津之用等因。奴才等伏思

喚夷既為換約而來。何須如許兵船。已屬堪疑。今俄夷進呈軍械。復堅欲海運來津。尤覺可慮。難保無夷人暗有密

約先後俱到使我難於辨認另蓄詭謀情事努等惟有懷
遵

聖訓隨時相機慎重妥辦斷不敢稍涉大意至運送軍器船隻抵
津應交何處收存該國必有護送之費應否令其進京努
等不敢專擅德蒙

准其進京擬請由北塘進口伏乞

訓示遵行再續調吉林黑龍江官兵努僧格林沁已接到頭起進
關文報並請

飭下武備院將前經奏准製造鳥槍弓箭箭撒袋趕緊造齊隨時解
赴海口以資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運送軍器船隻抵津。應交何處護送之費。應否進京。請旨遵行等語。俄囉斯國運送槍礮。如果船隻到津。該大臣等仍遵前旨。令其停泊。擱江沙外。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進口。其槍礮應交何處。及護送之費。應否進京。屆時奏明。請旨。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陸續進關。已飭武備院。將製造鳥槍弓箭等件。趕緊造齊。解赴海口。應用。恆福奏。請飭山西撥銀十萬兩。並調魁霖赴津。各摺片。本日已諭知。和春。英桂。遵照辦理矣。

又

諭。所有前諭製備弓箭。撒袋。鳥槍者。即趕緊製造。隨時解赴天津。

海口。交僧格林沁應用。

戊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寶奏。臣等向來與該夷議事。有必
須委員傳說者。有必須當面議定者。蓋該夷酋等夜即自
大。必待臣等當面而後議事。若專派委員前往。在彼或拒
而不見。或言而不信。情殊可惡。所有奉

命挽回四事。惟駐京一節。現已言明不佳。至另擇別地居住。該夷
並未指明何處。去年嘆酋未入長江之先。有在南京或在
漢口之意。然亦未曾明言。臣等當時所以未與明議者。恐

一經敲實。則該商必立時指定一處。不如姑且聽之。俟其開口。再與商議。較為活動。直隸為畿輔重地。斷不能准其居住。臣桂良花沙納。上年在天津時。不肯允該夷在津設立馬頭者。正是此意。僅此時該夷指出直隸地方。臣等決不能。惟該夷前來照會。有或照定次。或因有事進京之說。誠恐將來不能斷其絕不一往。至長駐一層。已無可慮。至於內江設立馬頭。該商初意甚為急切。及至親赴漢口。目睹情形。殆因所見不如所聞。似有廢然思返之意。然欲就此阻其不往。則彼必去志復堅。臣等愚見。淮鹽一項。既經歸入違禁貨物。不准販運。該夷之於長江。似無大利。

可圖。今既不遽前往。且聞其並未派有領事。此時若與力爭。非但不能挽回。適以堅其必往之念。不如留俟軍務完竣再議。其時長江肅清。似覺較易為力。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嘆唏味三夷均已議明。非體面人。不准前往。且必給與執照。隨地皆可查驗。奸宄無從混迹。該夷等均不肯明去。此條祇好再為婉商。廣東還城之事。因賠債未經說定。是以未有准期。頓首初云。俟長江回滬再議。及至內江回後。正欲與言。又因廣東事發。藉口而去。終未能得啟齒。今頓首既已回國。俟晤首至滬後。再與商量。所有四事。均當遵旨設法挽回。斷不敢稍遺餘力。能辦到如何分際。惟有據實直陳。

將來各事議有成說。必當設法立一專條。以為憑據。各事議定之後。儘該夷等聽從勸諭。肯在上海換約。臣等再行奏懇。

聖恩。請將前後條約

發下。即在上海互換。設該夷必欲前赴天津。萬難挽留。臣等即當帶同隨委各員。迅速馳驛回京。請

旨遵辦。以免遲誤。此時該酋等尚未抵滬。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天津。惟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告以額酋前次在滬。曾有照會。留臣等在滬。等在南等。候伊回來議事。該酋等惟當靜候。臣等回至天津。再與

商辦一切。庶各夷不致別有他說。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啖酋噶嚕斯已於三月二十四日行抵香港。日內尚無到滬信息。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天津。請飭直隸總督。告以額爾琿在上海。曾有照會。留桂良等在南等候。俟伊回來議事。此時改換噶酋前來。自當靜候。桂良等回至天津。再與商辦一切。庶使各夷不至別有他說等語。著僧格林沁。恆福。如果啖國噶酋到洋。即派幹員照此曉諭。令其攔江沙外靜候。一切仍遵疊次諭旨。密為防範可也。

己未。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十二

日午刻。瞭望海門外。見有二桅異樣小船一隻。行至西弓
灣停泊。有王姓黃姓二人。來坐腳船登岸。向鋪戶講究買
易。王姓係崇明人。每年隨沙船來。與營口鋪戶認識。黃姓
係廣東人。隨派兵役。駕駛杉板赴西弓灣詳查。其船形頭
尖腹寬。船幫船面均油漆紅色。約裝糧二百餘石。該船戶
不容兵役等上船查驗。復派鄉保協同鋪戶詳細盤問。據
該船夥王姓聲稱。係上海廣隆號撥貨杉板小船。船名陳
昌泰。由廣東排造。黃姓雇伊船裝載大呢。洋布。洋藥來營
口售賣。船上共十四人。內有廣東人。上海人。還有夷人二
名。係山東煙臺賣貨夷船工人。跟來營口詢聽買賣。追驗

船票言在船上。明日呈驗。又言貨不合行。仍欲轉口去賣。細詢廣東上海各鋪商。均稱委係伊處撥貨杉板小船等情。努景霖當即飭令牛莊防守尉毓昌。知縣張鼎鑄會同吏部郎中陳鍾荃。刻即馳赴沒溝營海口。詳加查看。相機開導。俟該員等查明情形。再行馳奏。殊批知道了。

增慶等又奏。努等督修田莊臺兩岸設防工程。所有孫家窩營盤二處。周圍圍堤。全經築就。四面環牆亦已做成。濠溝漸次挑完。前面牆子及礮門槍眼。不日即可告竣。礮臺三座。現高丈餘。昨已立樁。尚須加高封頂。其對岸營盤礮

臺已於本月初六日開工。地基現已築成。擬即併工營造。惟兩岸兵房礮臺。尚未修起。由津運來大礮八尊。升臺尚需時日。擬暫行設法隱伏。以昭慎重。並飭田莊臺設防官兵。添派兵丁。嚴加防護。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綏芬烏蘇哩兩處。事關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副都統當設法阻止。並令將通商未定三條。迅即傳知該酋。趕緊妥議回覆。查夷船自咸豐四年五月間。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嗣於上年親往黑龍江城。與木哩斐岳幅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訂以

黑龍江准許我國及俄夷行走。已將暫為羈縻。密陳在案。竊維自咸豐四年起。至今五載。往返經過。積慣相沿。上年四月間。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准其由黑龍江行走。積重難返。無可如何。且因餉乏兵單。軍械不足。不得不從權辦理。連年南省調遣頻仍。餉欠兵少。若再行拒絕。其患不可勝言。况夷酋因此轉得藉口。將來一水之通。擾害何所底止。全局所關。再四思維。實無把握。從長計議。礙難十分拒絕不從。只可囑其安靜行走。免開釁端。方可暫緩目前之急。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景瀄同看。問伊拒絕有何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烏蘇哩江等處。距興安嶺遙遠。並不與俄國連界。諭知奕山。飭令吉拉明阿。如遇夷船下駛。設法阻止。本日據奕山等奏。俄夷船隻。於黑龍江往來。已成習慣。若遽行拒絕。恐該夷有所藉口等語。黑龍江左岸地方。既經奕山借與該夷。居駐。其船隻往來。於黑龍江松花江中。自難再行拒絕。至綏芬河烏蘇哩江兩處。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內。若聽其紛紛駛往。勢將何所底止。奕山並不體會前次諭旨。遽以難於拒絕等詞覆奏。殊涉蒙混。著奕山仍遵前諭。嚴飭吉拉明阿。曉諭該夷。除由黑龍江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口外。餘如綏芬烏蘇哩江。及三姓等處。該夷船隻。均不得擅自駛往。務當實力勸阻。毋許意

存推諉。並著特善欽。派委委員。於黑龍江交界地方。嚴密偵探。設有俄夷船隻駛至。即行正言拒絕。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毘連地界。無可查看。阻其下駛。毋得任令肆行無忌。侵占地方。

癸亥。

盛京將軍王明戶部侍郎倭仁奏。沒溝營見有二桅異樣小商船一隻。共載十四人。內有夷人二名。查詢得該船原係廣東人。與夷人在廣東合夥開設寶順號。後又在上海開設廣隆號。此船係其夥同自置。船上所載十四人。甯波人五名。廣東上海人五名。其王姓名王擇愛。係崇明縣人。黃

姓名黃安閣。係廣東香山縣人。至夷人二名。係紅毛國人。氏一名也忌。年二十六歲。一名士麻。年二十八歲。船載洋藥十五箱。洋布十捆。洋呢六十板。來此營口。詢聽市價。意欲會賣貨物。因該地方鋪商。向其明白告知。沒講營貿易。向係以貨換貨。現銀稀少。無力接買。該船王擇愛聲稱。此處既不能銷貨。一俟順風。即行出口。於十六日申刻。揚帆出口。

硃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玉查照事。前於三月初五日。由理藩院行知貴國薩納特衙門文書一件。為貴國人

有在吉林三姓地方。滋擾生事。恐因此致傷和誼。故特行
知貴國查明。乃今貴使臣。由禮部將理藩院所行文書
送回。如此行為。兩國之情不能相通。必致誤事。况三月初
五日。尚未互換和約。自應照舊辦理。並無不合。何以送
貴國來文。我國從未有送還之事。至文書內有筆誤之字。
係屬無意。彼此和好。此等小節。可毋庸議。惟三月中。我國
由理藩院所行之文書。實係要事。雖已退還。今仍須行知
貴國。應交貴國何處衙門。即刻答覆。以便交貴使臣。加添
俄囉斯文轉行。使兩國之情。得以相通。不至誤事。至文內
所稱。將來不論何事。預先行知。

特派大臣請等語。我國自有定章。應行告知者。方可告知。不應行告知者。不能告知伊等。至貴使臣不行來八條。今逐款覆知。開列於後。

第一條。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至今相安。已百數十年。乃近年貴國有人在黑龍江附近海岸。闖吞屯等處居住。該將軍念兩國和好之誼。不加驅逐。暫准居住。空曠之地。已屬格外通情。今聞欲往吉林地界。該處距興安嶺甚遠。並不與貴國昆連。又非通商之處。斷不可前往。致傷和好。黑龍江交界之事。應由我國黑龍江將軍斟酌辦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

第二條。恰克圖或別處派大臣專辦各事。詳立則例等語。
現在伊犁塔爾巴哈台。恰克圖均有辦事之人。毋庸更改
舊制。

第三條。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立界等語。該兩處均有向
來定界。應毋庸議。

第四條。陸路貿易一事。現惟恰克圖等處。本有貿易。其他
陸路應毋庸議。至中國人並無欲在貴國內地。運物蓋房
買地之事。貴國亦應照定例。在恰克圖等處貿易。不得在
別處陸路貿易。

第五條。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今已通商。其喀什噶爾齊

齊哈爾張家口均係和約內所無之處不可前往通商。應照和約辦理。至欲授執事官一事亦毋庸議。

第六條由驛送信一節現已屢次往來派官護送並無遲誤。既在天津條約之內以後自應覈辦。

第七條從前歷次所立和約現應履行覈修為要等語。今和約已經互換如欲覈修應照康熙年間所定以興安嶺為分界不准互相侵占。

第八條遣使往貴國一節和約中所不載未便議及。以上八條均由

欽派大臣瑞曾向貴使臣當面逐款說過應照此覆文辦理可也。

再閱木哩斐岳幅。咨行理藩院清丈內稱由海至烏蘇哩
江昆連地方等語。烏蘇哩等處據吉林將軍奏係距興安
嶺甚遠。不與貴國昆連無可查辦地界。應由貴使臣轉行
知照木哩斐岳幅可也。

乙丑。黑龍江將軍奕山。著吉林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
都統那敷德。船廠副都統祿權奏。據烏蘇哩口防禦托克
托布報稱。密河卡兵。探得俄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
博力地方。添建房十一所。古克達蘇蘇建房一所。圖勒密
添建房八所。烏蘇哩達東抓吉地方。添建房十四所。內有
六處未完。又從抓吉向上展占二十里。在青牛達地方。現

建房四處。收放牛馬。由青牛達向上三十里。至索奇地方。建房二所。由索奇向上約距三十里之遙。海青魚廠地方。又建房一所。以上展占蓋房。皆隸烏蘇哩河。迤東右岸。該防禦當向該處夷目開導。烏蘇哩向上一帶。均係我國採捕復珠貂皮禁山。不在允許之例。近來一味向內侵占。殊非和好之道。當遵前約。不可狡執展占。該夷人概皆推諉。係遵木哩斐岳幅之命。我等不能專主。托克托布見該酋面形愠怒。又恐致啓釁端。是以將不遵開導情形聲明等因。呈報前來。查夷人任意展占地方。蓋房收牲。既經開導。怒形於色。是其形蹤愈熾。羈縻愈難。

奕山等又奏。據烏蘇哩口卡員托克托布報稱。圖勒密哲
居夷官奇薩羅幅。帶同石沙木勒幅等。到卡聲稱。伊等奉
木哩斐岳幅之命。派往烏蘇哩河源興開湖等處分界。曾
向江城具文商妥。我等先來烏蘇哩口。等候冰泮江通會
勘。諒必先有文書前來。開江後。爾國仍派員同往會勘。抑
或我等自行去占等語。托克托布。隨向其嚴詞拒絕。答稱
爾等雖係奉命前來勘界。我等並未奉有明文。況上年念
兩國和好多年。將黑龍江左岸空曠之地。許給爾國安靜
存居。已屬格外施恩。豈可妄思貪展。且烏蘇哩內。均係採
捕獲珠貂皮禁山。又不與爾國地界昆連。今恣意貪占。斷

難遷就放進。無如該酋以江城具文為詞。俟江道開通。自行往勘。與汝等無涉。托克托布復婉言向說。若一味狡執。原約。不惟我等獲咎。恐與爾等亦無益處。該酋詞窮。輒露。愠傲。萬不得已。先將狡執情形。先行馳報前來。查前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夷官石沙木勒幅等。到黑龍江聲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前往興安鄂木烏蘇哩綏谷等處。辦理勘界之事。刻即起程等語。該副都統再三開導。阻止不從。又以前在江城有文約為詞。且欲自行往占。並稱均係木哩斐岳幅作主等語。實屬不循情理。一面行知該夷酋木哩斐岳幅。令其轉飭該夷目石沙木勒幅等。恪

守前約。毋得肆行展占。一面飭知迎阻之員。再行設法攔阻。

奕山。那敷德。又奏。夷船自咸豐四年起。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建蓋房間。連年絡繹不絕。所有會辦夷務。均經吉林主棗。查上年前往黑龍江城。與夷酋會辦界址。原因綏芬。烏蘇哩等處。界屬吉林。隔省不能懸揣。現當夷情巨測。頃刻萬狀。且夷人所覬覦者。全在吉林地面。若當喫緊之際。有刻不容緩之事。必待咨商然後具奏。勢必貽誤事機。惟身處隔省。未能深悉情形。而夷情狡詐百出。萬一事在倉猝。必待札商。恐貽誤匪輕。嗣後凡屬黑龍江之事。即

由黑龍江主彙。如屬吉林應辦之事。即由吉林主彙。如此辦理。庶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添建房間。並該夷狡執履勘。又奕山。那敦德另摺奏。以後會奏夷務。請分別主彙各等語。綏芬河。烏蘇哩江。皆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列。屢經諭令奕山等。據理拒絕。乃該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舊居博力地方。添建房間。並於古克達蘇蘇等處建房。牧放牛馬。似此任意侵占。實屬不成事體。夷官奇薩羅幅。復帶同通事到卡聲稱。會勘烏蘇哩河源與開湖分界。有自行去占之語。尤屬狡執可惡。該夷在北建房。並欲會勘地界。總由奕山輕允。

黑龍江左岸地方。以致該夷肆意占踞。該將軍既已貽誤於前。並不思力圖挽救。乃輒奏稱。事屬吉林。應由吉林主彙。免致往返貽誤。顯係因現在侵占之地。均在吉林界內。有心推諉。惟奕山既輕諾於前。此時礙難阻止。宜其一籌莫展。著特普欽督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曉諭夷酋木哩斐岳。囑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其借住。已屬中國優待之意。吉林界內。係中國採捕獲珠之地。斷不容爾侵占。若背約妄行。必致有傷和好。興開湖等處。本不與俄國連界。無可會勘。豈得以曾在黑龍江具文為詞。意圖狡賴。該署將軍務當正言拒絕。不可含混了事。至嗣後奏事。關涉吉林。著即由吉林主彙。一面會銜。一面具奏。免致

往返札商。徒稽時日。至奕山。吉拉明阿亦應亟圖補救。不得因該夷現占地界俱屬吉林。希圖詭卸。

理藩院為知照事。昨據爾國舊班達喇嘛巴拉第呈稱。來京大臣一員。舊班喇嘛學生五名。文官二員。武官三員。兵三十名。僕役六名。共四十七人。定於本年三月初六日。由京起程回國等語。相應飭交貴使臣。即帶舊班喇嘛學生旋回。為此咨覆。

丙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近日進口沙衛船隻。係四月初間放洋。經奴才隨時派員查詢。據稱上海火輪船。兵船。漸

漸增添。或稱有百餘隻。或稱數十隻。並有瞥見夷船購買食物。似欲北駛情狀各等語。傳聞之言。固不足深信。但亦不可不倍加嚴防。又^粵前聞山東福山縣屬煙臺海口。停有夷船。當經劄行登州鎮總兵。查明聲覆。茲據該鎮曾達年呈報。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有夾板廣商洋貨船四隻。駛至煙臺海口。船內把蓬使^{奴才}。皆係黑白夷人。並非兵船等語。^{奴才}伏思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洋船在彼久停。亦難保無另有詭詐之謀。^{奴才}惟有督率各營。慎密隄防。不敢稍涉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籌撥馬隊官兵。赴傅振邦軍營一摺。

覽奏均悉。天津防務緊要。現既探聞上海增添夷船。並有北駛情狀。自應厚集兵力。加倍嚴防。傅振邦所需馬隊。該大臣已飭吉林續到兵一千名前往。其未到之黑龍江馬隊一千名。即可毋庸再撥。所有備調各路官兵。已據各該將軍都統陸續奏報備齊候調矣。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丕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據貴使臣咨文一件。已悉一切。此次貴使臣來京。專為互換和約。尚書肅瑞亦只專辦此事。此外原無可議。所以將前次八條。逐款咨覆。茲據貴使臣丕咨稱。一年內。由兩國派可靠之員。會合在恰克圖。商定應辦事件等語。查陸路

通商地方。本各有大臣辦事。無須另派。至新議通商各海口。查天津和約內載。貴國有駐紮七處海口通商之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商辦。更無須另派。即如黑龍江地界。須該將軍辦理。京中不能知其形勢。礙難懸定。此次貴使臣到京。原為互換和約而來。查和約十二條內。並無駐紮在京之語。將來通商各事宜。總須在各海口。由該督撫商辦。方能妥協。今該使臣已經換約。京中實無可辦之事矣。至中國與俄國地界。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已百有餘年。從無互相侵犯之事。今黑龍江將軍。以附近海岸。閩吞屯等處。許俄國人暫住。已是格外通情。豈能又占

至吉林三姓地界。所有黑龍江空曠地方。本非俄國之地。何以說必要永遠屬於俄國。若說他國要侵占沿海地方。中國自有辨法。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現又新換和約。從此當益友睦。各守信義。方能彼此有益。我等並非畏勞不辦。如條約所有之事。自有各口大臣。會同貴國來使商辦。其條約所無之事。斷難紛紛添出。至貴使臣送來木哩斐岳幅行理藩院之文件。本處業經收悉。其文內所指各地址。俱係黑龍江地方。京城不便斷定。亦無從咨覆。仍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國大臣。秉公商辦。煩貴使臣回國告知木哩斐岳幅可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年三月。俄夷欲在三姓滋事。及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占踞地方。強立界牌。當由理藩院。將此情節咨行薩納特衙門矣。昨據住京俄使。將原咨駁回。並云。嗣後毋庸咨行薩納特衙門。按照新定和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如欲行文。務先咨行來京使臣等語。尤屬可疑。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將咨行薩納特衙門公文。究被何人暗中阻止。或從何處可以轉達該國。嗣後如再行文。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係在何處。即派幹員暗加探訪。迅即覆奏。

戊辰。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粵東自上年十二月以後。民夷尚屬相安。冬春之交。夷人每有率眾出省。赴附近數十

里地方遊玩。旋又至廣州府屬之東莞順德等縣。及肇慶郡城。更遠至於廣西之梧州。均皆一到即回。尚無滋擾情事。並聞時有欲赴惠州之說。卻不果行。夷酋頌嘯喙於正月初旬。自滬來粵。親到番禺縣屬之石井地方一看。當時回省。亦不晉見撫臣而去。是否仍到上海。抑返本國。蹤迹甚密。無從探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辦理夷務。軍務正當喫緊。諭令勞崇光接奉諭旨後。即赴廣東巡撫新任。並署理總督。以便黃宗漢交卸起程。本日據畢承昭奏。近來廣州省城。民夷尚屬相安等語。黃宗漢既置夷務於不問。又於軍務情形。數月不發奏報。其有

無心病。尚未可知。現在王慶雲到任尚需時日。著勞崇先。迅即馳赴廣東。於到任後。察訪黃宗漢有無疾病。一切地方要事。何以概不發報。據實奏聞。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咸豐九年己未五月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署國畢爾那托爾文稱茲有吉那拉勒因畢爾那托爾木哩雙岳隔寄給駐京之俄羅斯官丕業羅福斯奇文一件祈速為轉致等因前來即將該長文隨報咨送理藩院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瑪爾旋回攜有來文一件。內稱伊格那提業幅進京一事。應先咨報理藩院等語。伊格那提業幅

恩貴大臣獲咎。並未赴京。暫行守候。貴大臣既知伊格那
提葉幅因要事進京。職即不為疑惑。謹將該大臣暫不進
京之故。轉達貴大臣。亦可知派員進京之為要也。至伊格
那提葉幅進京。特為

貴國有益。願理藩院以此為要也。總之阻撓此事。但祇
貴國無宜。為此咨行。

乙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燾。臣等自本月初五六等日抵
滬後。連日差探夷情。英商噶嚕嘶及佛國新派夷酋布爾

布。准。尚。無。由。粵。啟。程。消。息。近。日。密。探。得。暎。國。已。來。兵。船。八。隻。停。泊。吳。淞。海。口。臣。等。一。面。密。商。勸。留。各。該。夷。在。上。海。換。約。之。法。一。面。從。各。處。探。聽。該。酋。等。是。否。來。滬。以。便。設。法。妥。辦。本。月。二。十。五。日。早。間。臣。等。正。與。司。道。面。商。事。宜。適。接。暎。酋。遞。到。照。會。內。稱。該。酋。皆。嚙。嚙。奉。派。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現。擬。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先。在。津。城。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室。一。所。該。酋。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臣。等。將。該。酋。照。會。另。鈔。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當。即。飛。行。照。覆。該。酋。今。其。母。徑。赴。

津。必須至上海商議一切要事。一面派令知縣黃仲會。前
往海口。俟該首船隻到後。令其與之言明。此處尚有應議
各事。未便遽行赴津。惟思夷情狡執。萬一該首船隻即行
徑赴天津。臣等再行照會該夷。令其兵船務在欄江沙外
停泊。必俟臣等到後。方有人與之商辦各事。俾味兩國夷
首。尚無消息。僅該夷到津。迫不及待。又恐為時過久。轉致
另生枝節。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簡派大員。暫為羈縻。臣等自當設法趕緊回京。免致貽
誤。設該夷等肯在上海互換條約。臣等再行馳報。

硃批。總以上海換約為第一要義。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欄

江沙外。少帶從人。實為妥協。尤必須該夷酋正身赴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頭之類。意存攬擾。抵京原為換約。萬不能聽其久駐。該夷酋設欲駐京。必將薛煥留於京師。作為辦理之常人。此時清淮一路。雖恐有阻。然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斷斷不能措施合宜。卿等艱辛倍嘗。二載勤勞。亦必欲速觀厥成。所請毋庸議。正可藉茲赴津。需日之語。為羈縻換約之地步也。

英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天津定約。兩國親睦之誼。幸已建立。茲我君主睿意。總期愈篤友恭。是以簡拔本大臣。優以重任。特恩授為欽差大臣。總握全權。便宜行事。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當將御筆國書。循照友邦常典。齎呈

貴國

宸覽。於此欽遵祇辦。本大臣殊極欣慰。禮竣始承厥職。即真代國
東權之柄。外在天津議定條款。現奉大暎君主御批。允准
一分。著本大臣照依條約明文。進京與

大清

皇上御批。允准一分。互相交付。俾得永敦和好。信守恆昭。奉此。本
大臣現擬不日乘船徑趨天津。順此布達。希

貴國先在津城。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潔
淨寬廣寓室一所。庶本大臣率領隨員官弁前來。得以居

止。俾足尊崇大國之體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臣等與臣何桂清。公同商酌。現因本年江南江北軍餉。需用浩繁。該藩司王有齡。多方經理。尚能無誤。一時乏員接辦。而護理上海道吳煦。當夷情浮動之時。各國交涉事件。頭緒紛繁。自該員護理以來。辦理大小各案。不下數十起之多。幸能得法。頗為各夷信服。不可遽易生手。現在臬司薛燦。洞悉夷情。辦事精細。設該夷必欲進京。臣等即當遵

旨。帶同該臬司前往。惟恐一人照料難周。復查有江蘇補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煥。亦尚悉夷情。人亦老成。且該員籍隸

通州於天津一帶情形亦能熟悉堪以帶往

硃批依議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等奏四月二十五日接喚首照會內稱
曁曁晰赴京交聘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在天津豫備夫
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所該夷率領隨員
官弁前來等語桂良等已照覆該首令其毋徑赴津必須至上
海商議並派知縣黃仲奮至海口俟夷船到時與之言明即在
上海換約惟夷性狡執恐難挽留儻不聽勸阻徑赴天津價格
林鴻恆福惟當照前旨派員曉諭令其停泊欄江沙外告以桂

良等已由上海啟程。不日到津。即可會晤商辦一切。並告以海口節節設防。切勿輕於駛入。致有損傷。以全和好。如該夷請另派員前往。可告以各國和約。皆係桂良等經手辦理。他人不能知悉。明白開導。令其靜候可也。

己卯。署吉林將軍特善欽奏。查綏芬河。烏蘇哩江。原無與俄國毗連地界。前與該夷互換條約之時。許其由黑龍江入松花江行走者。為其往東便於入海。免其刻起分爭。詎該夷於條約內。既寫黑龍江松花江准其行走。而又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等語。是其立約之時。已伏狡賴之機。迨換字以後。任意載運。不容察看。嗣即隨

處布置。代木蓋房。在圖勒密安設礮臺。在牝牛河一帶。欲
將山修道。又以通商為名。至三姓竄擾。種種妄為。均暗伏
於兩國同管一語之中。據黑河口卡員報稱。該夷目等欲
向烏蘇哩江自住占界。經卡官以理拒阻。輒聲稱。伊等奉
木哩斐兵幅之命。伊等小官不能自專。各等情。竊念該夷
目等藉口推延。乘機展占。既不可與之用武。而善言開導。
又決不聽從。疊經奕山等往返札商。一面飛咨三姓副都
統。令其諭知木哩斐兵幅。轉飭該夷目。恪守前約。設有夷
船駛至。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
毗連地界。阻其展占地方。惟該夷之貪越妄行。擬請嚴飭

副都統吉拉明河與之中明前約。不使稍有含混。如前此
允其在黑龍江松花江行走一節。自難再行拒絕。惟前約
所寫烏蘇哩河至海。為兩國同管之地一節。似應與分較
明晰。原許其在江行走。並非准其在岸上占地。將條約更
正。以免藉口。至烏蘇哩綏芬等處。與該國無毗連地方。安
做蓋房。是顯背前約。即須與之劃明界限。除黑龍江左岸
借與該國居住。准其船隻行走外。餘則概行阻止。並黑龍
江下游以及松花江內。均不准其船隻行駛。兩省同力拒
絕。禁其由江入海之路。在彼似亦無可藉口。再圖狡占。如
此明定條約。前此夷界雖不能即時驅之使還。後來人船

或可稍知敵戰。否則推諉遷延。恐更無底止矣。

諭軍機大臣等。俄夷在烏蘇哩河以下博力抓吉等處。蓋房占地。前經奕山。特善欽奏到。當經諭令特善欽。飭令富尼揚阿。曉諭夷酋。阻其下駛。並嚴諭奕山。督飭吉拉明阿。力圖補救。不准推諉。本日據特善欽奏。該夷目等。不聽理諭。動以木哩斐岳幅為詞。而木哩斐岳幅之狡。執貪允。則恃為約內。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一語。請飭吉拉明阿。與之中明前約。分較明晰。俾免藉口等語。烏蘇哩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何以奕山等。所議條約。竟有與俄國同管之語。况該夷開山修道。則本不通海。已可概見。奕山等。詐其會勘。尤為輕率。特善欽所奏。

欲將前約分晰言明。烏蘇哩河至海一節。係專指江路行走。並非准其上岸。然既准其往來江路。則登岸亦難禁止。自應與之決絕言明。將前約中此語改去。方為直截了當。著奕山等傳知吉拉明阿。而木哩斐岳幅言明。從前初議之時。未能深悉吉林地界。現在業已查明。烏蘇哩河等。並非俄國接壤。又與海道不通。自應將此語更正。不但圖勒密博力。抓吉及三姓等陸路。不可任意侵占。即綏芬烏蘇哩河。亦當與之約定。不准人船駛往。僅堅執不遵。惟有更進一步。告以爾既不講情理。則中國亦難事事曲從。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之地。准其船隻行走外。其餘黑龍江下游及松花江內。均不准行駛。如肯更換

前約收回吉林境內人船不復下駛。則黑龍江松花江通海之
路業經許其行走。中國亦決不負約。總宜將木哩斐岳幅折服。
則其餘夷目無所藉口。後來人船方能倣效。若謂地在吉林。
國推讓奕山。吉拉明阿。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特善欽既經飭知
富尼揚阿。於三姓地方就近拒炮。其黑河口拉牛河等處。並著
轉飭各該副都統一體防範。務期兩省會商。合力阻拒。亦不可
因貽誤。由於奕山等。遂謂難於籌辦也。

庚辰。著吉林將軍特善欽等奏。查木哩斐岳幅。自上年回
行。迄今並未前來。茲據副都統吉拉明阿咨稱。據該處經
過之夷官聲稱。木哩斐岳幅。二十餘日即可到城。並向副

都統詢以有無派員赴綏芬爲蘇哩察看界址公文。答稱不知。該夷官旋即告辭。乘船下駛。又准該副都統咨稱。據經過之夷官聲稱。本以雙岳幅。告說十餘日可到。旋即告辭下駛等因。先後行知在案。該夷首是否由該國啟程。抑或行抵何處。均難懸定。前因該夷人蓋房占地。經奕山等咨商。擬派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前往拒絕。竊思黑河口等處。距三姓城十餘里。該夷首既無到境日期。遽令大員前往拒阻。未免徒勞往返。且該夷曾有赴三姓之舉。若令該副都統在外羈留。轉致遠城重地。乏員坐鎮。是以會商仍令副都統在城駐守。嗣據富尼揚阿報稱。飛飭守卡員弁

迎阻尚無回報。擬即飛咨富尼揚阿。再飭各員嚴密偵探。如木哩斐岳幅有到境日期。一面飭令守卡各員。燒諭拒阻。一面馳往親身督辦。惟事關邊疆重務。必須兩省協力同心。辦理詳覈。吉拉明阿先後來咨。該吏官既得木哩斐岳幅不日可到。並有無公文。該副都統答以不知。當此事需轉圖之時。若不竭力籌辦。誠恐挽救愈難。

殊批知道了。

特普欽又奏。接准庫倫辦事大臣密咨。俄夷有進送槍礮暨木哩斐岳幅。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之語。尤宜防範。查烏蘇哩河以下博力等處。舊居夷人。既難

刻使退還黑河口下駛人船。現又添派協領等分往拒阻。其木哩斐岳幅究竟如何行止。檄令署副都統富尼揚阿仍在三姓城防守督辦。以免疏虞。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特普欽等奏。俄夷恃約狡執。圖占地方情形。當經諭令奕山等合力拒阻。本日復據特普欽等奏稱。庫倫密咨。知木哩斐岳幅進送槍礮。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現籌防範等語。俄夷進送槍礮。前經諭令由庫倫等處陸路行走。嗣後該夷欲由海道運送。業經允准。該酋木哩斐岳幅如實係運送槍礮。著奕山等准其由黑龍江松花江入海。毋

庸。攔阻。若以運送槍礮為名。駛往吉林三姓各地方。肆擾侵佔。該將軍等。仍當遵照前旨。協力拒阻。以杜詭謀。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張家口白城子地方。向值俄羅斯學生換班之年。有該國人等。在彼收放牲畜。人數本屬無多。聞近日愈聚愈多。竟至千餘人。並有槍礮器械。是否照常安靜。或與民間隱射貿易。抑或另有打造軍器等事。現在該國存居人數。究有若干。著慶的密派妥員。不動聲色。細心訪察。據實具奏。

辦理軍機處。咨覆俄國使臣。至。查照事。今據貴使臣。由禮部送來咨文一件。本處細閱。貴使臣所提八條。前已逐條

咨覆。又由尚書肅璠當面與說明。迄今半月之久。何以復提此事。殊不可解。至黑龍江地界一事。應由黑龍江將軍會同貴使臣辦理。此次大學士桂等。至上海。原係為互換和約前往。至通商之。皆係各該管地方官辦理。恰克圖等處。亦有本地方官。該管辦事大臣。會同貴國使臣辦理。本處前已咨明。無可再議。現在海口通商。均有天津條約可遵。中國以信義待人。但知守約。並無他意。為此咨覆。

乙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黑河口委員報稱。四月二十二日。黑龍江出口下駛。夷人抵卡。聲稱。奉木哩斐岳福命。欲進松花江。上往三姓。阿勒楚喀。吉林等處貿易。當

向其開導。此處地方寒苦。民多尠悍。無可貿易之物。該夷以奉命之事。至死亦要上行。後向詰詢上年爾等越松花江私行妄為。已行知木哩斐岳幅。現有重懲爾等回文。馬能復令爾等前來。該夷人言。汝說我是冒沖。木哩斐岳幅三五日即到。若一定教去。你們亦不能攔阻。言畢辭回。觀其動作。似俟木哩斐岳幅到時。仍要闖行。恐啟釁端。當經劉飭巡防之協領等。設法攔阻。不准該夷西上。並派員帶同弁兵分路赴黑河口迎阻等因。咨報前來。嗣於五月初八日。准黑龍江副都統咨稱。有夷官帶領男婦五百餘名乘船。拒阻不聽。任意下往。又咨稱。木哩斐岳幅隨帶夷官

刺喇等乘駕大輪船。抵黑龍江城。該副都統聞導拒阻。該
夷首毫不聽從。必欲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往勘地界。且言
該處為兩國公同之地。前已繪成圖式。給該副都統閱看。
並稱。恐致喫夷占去。又在圖內指定地方。在綏芬烏蘇哩
等處。吉林委員會勘。如等候一月不到。伊即赴天津等語。
旋即開行。下駛各等情。咨報前來。查該夷前既展占地方。
先遣夷目前來。木哩斐岳幅。果復接踵而至。仍稱綏芬烏
蘇哩為兩國公同之地。是其形跡愈熾。即其守候日期。前
赴天津等語。亦均難遽信。擬飭著副都統。刻即親往迎阻。
毋任該夷背約妄行。不可過形激烈。亦不可稍涉疏忽。

持善欽等又奏。准奕山。那敷德並稱。頃據副都統吉拉明
阿咨報。木哩斐岳幅到江。聲言駛赴烏蘇哩勒界等語。再
三阻止不聽。徑自由江下駛。應即具摺會奏。

殊批。覽。

翰內閣。該芬烏蘇哩河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接壤。亦並非黑龍
江將軍所轄地方。上年該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
言。並不與俄國使臣。剖辨明白。實屬辦理不善。咨無可辭。黑龍
江將軍奕山。著即革職留任。仍責令將從前辦理含混之處。詳
明定議。革職留任副都統吉拉明阿。著即革任。並著特善欽。派
員前往烏蘇哩地方。和號示眾。以示懲儆。

將軍機大臣等持普欽等奏。俄國人船欲赴三姓等處貿易。並木哩雙岳幅隨帶兵船。堅欲往烏蘇哩綏芬勘界一摺。此事貽誤根由。總由奕山。吉拉明阿。於兩國公同管理一摺。不能立時剖辦。致令有所藉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奕山革職。暫留本任。並令持普欽。將吉拉明阿。拏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矣。持普欽接到明發諭旨。即可宣示奕首。告以烏蘇哩等處。本非俄國接壤。又與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為此事。身獲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萬難應允。前此奕山等。將黑龍江左岸。借給俄國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經議定之地。任意闖越。即是背約。豈有吉林地界。轉以黑龍江官員言語為

德之理。爾即致往天津。亦必仍交吉林定議。以毫不相連之地。何從勘界。吉林官員斷不敢以此欺蒙君上。爾亦身為大臣。豈有不明此理。將來徒勞往返。於事無益。轉傷和好。不如各守舊約。早息此念。兩國自可相安。該酋見吉拉明阿獲罪已有明徵。自必氣餒。而持普欽等。據理措詞。當亦較易。至阿勒楚喀吉林三姓等處。奕山條約內。本無與通貿易之說。尤當與之剖辯。並密諭各該處居民。勿與往來。斷其接濟。使該夷無利可圖。自當中止。此一節須慎密為之。務使居民知通商之有害無利。而又不使該夷見有禁止痕跡。方為周妥。諒特普欽必能悉心體會也。本日明發諭旨。即着特普欽傳知奕山。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臣等自到上海後。密探各
夷動靜。並接廣東監督恆祺來函。知該夷因聞天津已有
準備。即在粵東籌兵。並將廣東守城各兵。俱已調出。廣東
城內。皆換各小國夷兵看守。是以邊邊始至上海。臣等因
近來各夷聚會內。均有進京換約。並面

聖主遼國書之語。當即飭令臬司薛煥。及護蘇松太道吳煦。向時
嗾囑探訪。據該夷口稱。果有欲見

大皇帝祇肯跪一膝之語。該臬司等覆以向遼國書。皆係派人接

不能允行。臣等原擬俟該酋等到後，再將四事及屢來
諭旨傳知該夷，並設法挽其在滬換約。則前說不識自罷。詎該夷
未到上海之前，已疑臣等在滬專為阻其進京。且在粵東
所聞先入之言，不一而足。及到吳淞後，迂徐進口。又延兩
日。而嗾啤兩酋始於本月初七日，同至洋涇濱。臣等一面
遣人往視，一面照會該夷，令其約期相見。一面密令護道
吳煦，委飭各商會同夾商，前往勸留。探聞該夷首嗜嚼嚙，
接到照會，怒形於色。謂天津條約內載明一年在京內互
換。且等早應進京。豫備接待。不應此時尚在上海。臣等照
會內有因額爾約在此處候伊回來議事之語。該夷以為

碩首前在廣東回國之時。曾有照會。和照彼時。即應進京。不應在此久候。窺其詭意。無非謂臣等既在上海。而天津又設重兵。多方準備。實欲阻其進京換約。是以去志愈決。帶兵愈多。訂期愈緊。聞其到津後。並不願候。臣等回至天津。定欲如期進京換約。是以各商勸阻之際。該首初則不見。經各商呈遞說帖挽留。臣等探聞該首告以此去換約。七月初一日。定可照新章開市。即不能換約。亦允商等於七月初一日。照新章開市。該夷之七月初一。實中國之六月初二也。臣等見該首志決。意欲圖一西轡。可將應議各事。向其言明。詎該夷決意前往。萬不肯與臣等會面。即派

委員前去。該酋亦拒而不見。看此光景。萬難挽回。現在探得該酋所帶兵船。及夷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駐京一節。聞該夷云。總須俟將來進京後。中國果然無不盡禮優待。方能另擇別地居住。惟此事前經該酋囑咐。兩次照會。已有憑據。但能到京將和約互換。待之以禮。示之以信。彼亦無從置喙。至於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各夷俱有照會。必須體面人。方准持照前往。自與設立馬頭。大有分別。將來再由五口

欽差大臣。與之言明。示以限制。尚不致遽貽後患。長江設立馬頭。按照條約。亦須俟軍務完竣後議。且到彼時再行定奪。軍

務既然而清。即欲設法辦理。較之此時稍易為力。惟廣東
遷成之事。嘆首已有照會廣東巡撫之件。謹於方片內陳
明。其餘按照原約施行。雖不能如無事以前安靜。而辦理
果能得法。究與決裂有間。臣等現將中國並無他意。兵船
萬不可駛進。揚江沙各節。知照該夷。聞其二三日內。即須
起碇北行。臣等亦再俾二三日。窺覘動靜。果其萬萬無可
挽回。即擬帶同臬司薛煥。及補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
煥文。馳驛進京。面聆
聖訓。至該夷向來性情急躁。遇事不聽商量。此次懷疑至津。恐更
難與計議。惟有仰懇

皇上格外

天恩。先派大員相機而行。妥為經理。俟其靜候。臣等趕到。再行入都換約。以全撫局。噶首布爾布濟。臣等亦未得面晤。該首各事俱照噶首辦理。亦難與商量。噶首華若翰。臣等曾與會面。該首人甚和平。亦通商量。前因換約期促。臣等告以既經和好。無論何時互換。均與一年之內無異。該首即無異言。本願即在上海換約。惟因噶首兩首。決意北行。彼亦必欲隨同前往。且等本擬託其勸留。奈伊雖不多事。而欲其從中勸阻。其力又有不能。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噶費

殊批覽。

兵船已於初九日晚間開行六隻。餘聞將陸續起碇北行。

謹將密探暎夷火輪船隻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大火輪船一號。

名勿逆士噶噶斯坐船。約兵二百名。水手

大火輪船一號。

名煙平勒士而水師提督。約兵三百名。水

中大輪船一號。

名非羅約兵一百名。水手七十名。

中大輪船一號。

名羅普沙。約兵一百名。水手六十名。

中大輪船一號。

名乞士羅。裝火食。

中大輪船一號。

名枯來。走報書信。

中大輪船一號。名甘不倫。走報書信。

另大火輪船一號。名阿昔。噸兵五百。名水手一百二十。

另小火輪船十號。船頭有字號。無名。每船水手五六十。

以上現泊海口。聞尚有大火輪船二號未到。

味夫火輪兵船三號。

味夫火輪兵船三號。

殊批覽。

新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英夷不遵開導。決意北行一摺。

主損。大稱。喚夷兵船。已於五月初九日晚間。開行六隻。餘將陸

續起碇北行各等語。喚夷既已決計北行。桂良等無從勸阻。自

應趕緊回京。惟夷船雖已開駛。而噶嘑斯尚未起程。桂良等當趕緊知照。告以若徑行駛至天津。則接待無人。諸事無從辦理。不如稍緩起碇。俟我等先行到京。然後換約各事。可以從容商辦。如果該夷酋全數起碇。即着桂良。花少納。率同段承實並隨帶委員薛燠。李煥文等。一併迅速星夜回京。毋稍延緩。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堅欲北行一摺。據稱。漢酋噶嘑斯。佛酋布爾布隆。均不肯與桂良等相見。但堅執進京換約之議。決意北行。味酋華若翰。亦隨目前往。又稱。漢兵船已有六隻。於初九日開行。其餘亦將陸續北駛。本日已諭知桂

良等即行回京。並傳諭文煜令其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矣。各夷船隻如到天津海口。著僧格林沁恆福即遵前旨。速派明幹委員前往。迎至欄江沙外。向其曉諭。告以桂良等在上海已有照會。告知中國。並無他意。兵船萬不可駛入欄江沙。現在大沽海口。已即即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並非官與之為難。反夫和好之道。即將來進京時。亦須由北塘行走。至天津由水路進京。並告以去歲天津所定和約。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即使剋時進京。亦須等候桂良等到京。方能互換。為期亦不甚遲。儻該酋不肯在欄江沙外靜候。即用內地船隻迎護。由北塘登陸至津。即著該酋在天津等候。一切

豫備館驛。派人護送。自當以禮相待。仍與言明。兩國既係和好。互換和約。不得隨帶兵船。不得多帶從人。儻該夷虛放槍礮。入口試探。使夷船受我誤傷。勿令官兵輕舉妄動。其一切設備。借格林炮。務當先行趕緊妥籌辦理。至備辦館驛等事。恒福即與文煜商同妥辦可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噶喇斯。投遞照會。聲稱。不能在上海互換和約。堅欲入京。該大臣等。擬即日來京。請先派大員。前往天津經理。並稱。探聞英兵船。已於本月初九日。由上海開行。六隻等語。現已諭令借格林炮等。遵照疊次諭旨。妥為籌辦。著文

煜星夜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

桂良等人奏。正婚捐聞。接據英首噶嚕斯照會一件。謹另

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前經發咨。移會貴大學士去後。昨
准

欽差大臣桂花何段會銜覆文。閱悉。換交條約一節。合請貴大學
士追查上年五月十六日。在津定條約內開明文。本約立
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大臣。於

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等語。又據該大臣等來文。自認於二月二十六日。接前大臣額文開。新簡大臣贊。係專因循踐前言。親將批諭等件。已經啟程。不日可到。又云。本大臣現離中華返國等語。皆已明示前大臣不得復至上海之理。均宜於貴大學士前。詳為提醒。詎貴大臣等。既悉情由。且據文來所言。在京交付條約。非他人所能代辦。竟以尚有數節。俱為本約所包。總者。藉前大臣額。未行盡商為詞。仍以在滬耽延為善。甚至交約限期。僅贖二旬之際。方始發文。內指由陸北上。計期必須兩月有餘。是照和約所定交換之期。又須逾限一月。纔得進京。外在天津接待。及在京

交換條約均屬無人。故此請本大臣在滬稍緩行期等情。本大臣卓立堅意。志篤真誠。恪遵條約。絲毫不失。夫在京換約一事。實屬謹誌。從此兩國交待。均以新約為例之據。厥禮綦重。本大臣惟以約為宗。凡列各款。絲毫不可更減。若借約中數節。尚須先定。嗣宜如何辦理。欲稍互交定期。此本大臣何容任寬乎。總之此次我君主派臣出都。無非審示願篤友誼之至意。本大臣懍遵溫諭。抵滬。理望必以直諒明達。請進。

京師何意如此。推詞耽延。覺似難敦和好之舉。聞悉之餘。心中雖大不安。然而四月十五日。曾經移明應州之理。本大

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擬不日進京。交換條約。並將恭奉御
筆圖書親呈。

貴國

大皇帝展覽後。迨查看條約各款。果有誠願盡行。毫無缺簡之形。
始允出都。設令有涉懷疑之處。則本大臣非釋疑之日。亦
斷刻不暫離。至來文請會商一事。本大臣原無失禮之見。
惟審所由。此次在滬。自不便相晤。蓋已決志早日進都。固
無變更。合為言明。再以本大臣膺代大國東權之柄。所當
崇待之儀。必照大國體制。理宜應得。定意必討。儻

貴國或稍抑其禮。則閭黎良非淺鮮。亦合諄諄豫告。貴大學

士知照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據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畢永昭呈稱。暎夷吧嘓。博有照會該衙門之件。欲將前議兵費賠償銀四百萬兩。分作兩款。以二百萬由粵省分期籌交。其餘二百萬兩。另行商酌。勻歸各省關稅扣抵。該署撫當以未奉明文。仍候

欽差大臣咨照到粵辦理等詞。照覆該夷去後。因即鈔錄該夷照會。並原照覆二件。呈商臣等酌裁。伏思暎首現在既未面晤。此事無從會商。其應如何辦理之處。容俟臣等到京。仰

懇

聖明訓示。再與該酋商議停妥。然後知照廣東。及各關口。一體遵
照。以憑覈辦。

殊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現在咪咪喇三圍議換和約。或在
上海。或來京城。尚未議定。如其來京。自應照各夷朝貢之
例。給予館驛。以資棲止。本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順天府於正陽門外東西一帶。查明有無空閒房屋三所。
以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前三門外查明。如有空
閒房屋。不拘書院會館之類。約須五六十間。以上至七八
十間者。先行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遵行可也。須至咨者。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據貴衙門咨。遵查龍王堂等處。房屋五所。堪備應用等語。本日經軍機大臣。將原單進

呈。而奉

諭旨。著順天府。於京城外偏東附近一帶。查明空曠廟宇房屋三所。豫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朝陽門及東直門外。有空閒房屋。如廟宇之類。有五六間至七八十間者。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遵行可也。須至咨者。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備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粵等。於五月十七日午刻。正在礮臺駐守。據哨船回報。見有夷船四隻。在欄江沙外游駛。隨有小杉板船三隻。乘坐十餘人。攏近西岸礮臺。並有小火輪船一隻。隨後駛入雞心灘內。用千里鏡。在桅桿上打看。當即派令武弁。改裝易服。扮作本地鄉團。詢以此來何事。該夷聲稱。係英商船隻。赴京換約。該弁等。諭以此間並無官員。候知會天津各官。再行復信。該夷允以三日為期。令將海口安設木筏鐵鏈等項。均行撤去。方為兩國和好之道。並言先到夷船四隻。仍有火輪船二十餘隻。喚喇兩國公使二員。提督二員。陸續來津等

語隨即駛回難心灘外。登火輪船。少時該夷小杉板船。又復來溯。繞越木筏。意圖窺伺。營壘後面。經哨船兵弁阻止。該夷仍中三日回信之約。並囑撤去一切布置。各等語。等擬俟三日屆期。即派令委員。遵

旨赴該夷船。剴切曉諭。告以

欽差大臣桂良等。現在上海。爾國仍應赴滬辦理。如不肯赴滬。即在攔江沙外。守候桂良等來津。互換和約。儻該夷不遵勸諭。徑將多船闖入難心灘內。則釁非我開。自難任其狂悖。惟有遵照前次

諭旨。懾以兵威。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美船已抵海口。擬俟三日。派員前往曉諭一摺。此次到津美船。止有四隻。自係昨日桂良等所稱。先行開駛之船。其聲言尚有大輪船二十餘隻。亦與桂良等探報相符。該夷船既退回離心灘外。且尚無多隻。亦不值與之用武。惟當先為曉諭。使知天津設兵。並非為防伊國。實因沿海重地。恐有盜匪騷擾。不能無此防備。爾國亦當體諒我國。不能因兩國和好。即為撤防。現在已准進京。惟須等候大學士桂良等到後。即令由北塘行走。由天津進京。兩不相妨。爾等可先至北塘停泊。靜候公使。如此開導。如其肯往北塘。即著恆福等派員彈壓。不使登岸。並禁止奸民。暗通接濟。該夷如需淡水食物。不

妨官為應付。以示不疑。俟桂良等到。商量一切。至海口。木筏鐵
鐵等件。既不能撤。則米船出入。亦不甚便。且恐米船進口。而英
船隨後尾入。聽之不可。阻之無詞。轉多窒礙。著恆麟。飛咨山東
巡撫。如有續到米船。令其暫在東境收口。勿遽前進。已另有旨
寄諭全慶。廉兆綸矣。

又

諭。前據全慶等奏。江浙海運米船。尚有一百數十隻。未到天津。本
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英船已到海口。聲稱以三日為期。將海口
木筏鐵鐵等。悉行撤去。該大臣等。現在派員以理曉諭等語。海
口木筏鐵鐵。係為防夷而設。斷不能如夷人所請撤去。亦未便

留漕船進出地步。使夷人有所藉口。此時已到米船。全慶等諒已速為驗收。趕緊運通。其未到各船。自應令其暫緩北上。除已諭令沈福行知山東巡撫。將後來米船暫留該省停泊外。仍著全慶。兼北綸。知照崇恩。飭令沿海文武地方官。凡有江浙海運米船過境。飭令於登萊等處海口。暫行停泊。妥為照料彈壓。俟夷務稍定。再行赴津。不得因急欲戰事。催令北來。轉致貽誤。

蕭察哈爾都統慶昶奏。上年八月。新俄囉斯學生進京。共報六十九名進口。旋有赴白城子之俄夷十二名出口。並呈報白城子駐紮俄夷十五名。本年正月。理藩院送俄囉斯人二十二名出口。赴白城子。換該處看守行李之人進

東。換回俄羅斯人十五名進口。又據理藩院奉帖式呈報。攷送該國舊學生三十一名出口。共計白城子應有英人五十三名。至於由恰克圖通商之路。庫倫是其門戶。其存留白城子之俄羅斯。於上年九月。有該夷二人。帶領白城子輪班看守之正黃旗蒙古兵三名。進口買衣。由值班章京添派門兵二名。跟隨照料。即於是日出口。又於本年五月。該夷二人。帶領應值之蒙古兵一名。進口買物。適有由京馳驛來口。迎接該國使臣之俄羅斯學生。在口住宿。嗣買得米麵等物一體出口。惟邇來道路傳聞。皆謂俄夷有呈進槍礮之說。以致流言肆起。且近年來該夷出入。隨時

予作圖記開載夷字。內地官兵勢亦不能過問。且其揮金似土。遺賈人心。即派蒙古佐領等官。以查訪刺麻為名。即於是日出口。切實訪察。該處有無槍礮器械。現在曾否打遺軍器。有無民人影射。貿易人數。究有若干。查明密達詳報。

休批知道。

辛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烏蘇哩口卡官報稱。圖勒密夷目帶領夷人。駕船載糧。抗行入口上行。該卡員攔阻。該夷目揮令人船擁入烏蘇哩江上駛等因。又疊准署副都統報稱。博力夷官帶人載糧進口上行。又據黑河口

協領報稱。盟詰夫人。據稱伊國將軍木哩斐岳幅。已在江城商妥。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如何攔阻。再向以理開導。該夷輒怒說。上年進松花江。並未滋事。今若再攔。必致滋事。旋即開船。並稱不日折回。小船亦要進松花江上游。卡所兵單。夷勢兇橫。又據迎阻石沙木勒幅之員報稱。在鶴心河。遇上駛夷船。聲稱奉命赴興開湖。往勘河源分界。當經正言拒絕。該處不在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夷轉增氣忿。云去歲已在右岸抵吉等處。蓋房數十所。原係和好。代為設防。復向開導。堅執不聽。並有續到人船馬匹。如再攔阻。即欲撕打各等情。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

江城已有赴烏蘇哩綏芬之說。茲夫酋尚未到卡。而夷目先已恃強上行。堅稱已向江城說妥。差人貿易。並以上年已在右岸。拆吉等處。蓋房為詞。名為和好。詞窮則怒。其續到木哩。斐岳幅。更必肆行無忌。除飭富尼揚阿。刻即督率各員。設法開導。並飭各屬。嚴加防範。暨改行黑龍江副都統。如再有經過俄夷人船。務須詳明前約。一體拒絕。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夷目不遵理諭。帶領人船。進烏蘇哩抗行等語。據稱。四月二十二等日。圖勒密夷目奇薩羅幅等。分駕船隻。抗行入口。上行。攔阻不理。並堅稱該夷酋已在江城妥商。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復有上駛夷船。聲稱赴興開湖。往勒河。

源分界。當向湖導。堅執不聽。勢益囂張。綏芬烏蘇哩河。本非與俄國接壤。前以黑龍江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辨理不善。業經降旨。將奕山革職留任。並令特普欽。將吉拉明阿。擊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儆。諒該酋見此光景。亦可稍知儆跡。該將軍並可藉詞據理拒絕。至興開湖。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處亦不在許借之內。若該署將軍查明進口各夷。是否果係貿易。抑或登岸後。別有滋事之處。儻有開挖河道情事。當告以該處居民不能應允。如必恣意妄行。將來自肇釁端。轉致有傷和好。一面諭令居民。力為攔阻。使該夷知眾怒難犯。當可廢然思返。該署將軍等。惟有據理與之剖辨。不必顯與爭執。或致

激生事端。至其與民間貿易。亦須暗中禁止。仍嚴密防範。相機開導。以期辦理妥協。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該夷十七日駛入大輪船一隻。停泊離心灘。至是日傍晚。乘潮退去。其小杉板船。繞越木筏者。情將矮木筏纜繩三根。全行割斷。隨並大輪船四隻。收泊遠洋。不見形影。十八日辰刻。復行駛回。並續到之夷船。約二十餘隻。在掘江沙外一帶停泊。未刻。風雨陡作。突有大輪船八隻。乘風潮之勢。直入內河。至離心灘。安設鐵鏈之處。不逾半里。岑等當即傳飭各營。安準礮位。點配大礮。恐其徑衝入鐵鏈口門。豫備轟擊。

仍督飭各營分班黃夜守候。是夕該夷乘風濤黑暗暗之。曳倒欄江鐵鏈四架。內有大輪船一隻。被鐵鏈刺傷龍泊灘岸。潮退水落。欄浸數日。不能移動。二十日午刻。岑恆祝派委同知博多宏武。知縣杜恩祿。前往曉諭。吉以總督。藩司。不日即至海口。令其暫候數日。會議一切。該夷聲稱。本日即欲灣進內河。不能運緩。欄河之鐵鏈木筏。若不撤去。即自行搬運。以便進船。情形頗為驕縱。博多宏武等。諭以本處國練。不知輕重。恐有損傷。致傷和氣。再三開導。仍稱未刻必來開進。是日潮長至夕。而夷船照舊停泊往來。並未開進鐵鏈。岑等惟有日夜嚴防。該夷如敢突入。即行開

破森抵現在雞心灘下。接連停泊夷船九隻。攔江沙外約計夷船十餘隻。據該夷聲稱。英首噶嚕斯等尚在攔江沙外。等商議將末才恆福督同藩司文煜與英首會商事務。即赴北塘辦理。已飛咨西凌阿。迅將北塘破營存放礮位及調防各官兵概行移至營城。妥為布置。北塘新修營壘。仍令派兵看守。至海運米船續到十餘艘。與夷船錯雜停泊。已傳諭令其灣向祁口大口河等處躲避。仍由才恆福乘咨山東巡撫。截留後至運船。督備格林沁督率弁兵嚴守大沽海口。觀釁而動。但使該夷不至猖獗。衝犯鐵錢。自當飭令弁兵等不遽開放槍礮。以昭慎重。

殊批覽奏已悉。

僧格林沁等又奏。等正封措間。於戌刻見該夷小杉板船二隻。駛進礮臺河岸。當派武弁。改裝迎頭攔阻。該夷十餘人。手持器械。堅欲登岸。又改派武弁數名。扮作鄉團。向岸往攔。以助聲勢。該夷始不敢徑行登岸。隨問早聞會晤之官員。仍邀見面。該武弁告以官員因爾等出言不遜。已回天津。該夷即出漢英各字照會二角。交該武弁送投天津道。等。折開來文。尚無違悖字樣。即飭天津道孫治。給與回文。阻其上岸。所需菜蔬伙食。擬由等恆福遵照諭旨。送給綉羊米麵菜蔬等物。所有漢字照會。繕一分恭呈

御覽。其尖字一級。當由。等。覓。通。夫。文。之。人。譯。出。如。有。關。繫。再。行。進。

呈。等。擬。於。三。十。一。日。派。員。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海。口。並。聞。尚。有。

恩。旨。准。爾。等。進。京。以。安。其。心。而。免。決。裂。

硃。批。覽。

映。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月。初。八。日。曾。經。移。咨。照。會。貴。大。學。士。去。後。迄。今。未。准。照。覆。前。據。貴。大。臣。等。自。稱。此。次。在。京。互。換。條。約。非。他。人。所。可。代。辦。但。交。約。之。期。已。過。而。貴。大。臣。等。似。仍。

並無設法必得依期之形。致本大臣顧此。合將現在上海河面。實有大輪船數隻。內有一二升暨

貴國旗號者。貴大臣乘駛此船前往。尚可於期內先行趕至。誠屬易事。特為指明。茲已託本國水師軍門。合親領本標軍船。徑赴天津河口。先以本大臣暨大帥欽差大臣布。不日即到之信。豫為通知直省官憲查照。業已啟程北上。惟本大臣於未離滬之先。再以如此舉動。一切按約絲毫不爽。若由

貴國自願和約。或遺不善之處。專為

貴國是問。理合重申言之。為此須至照會者。

恆福又奏。李恆福更有請者。李自三月二十四日到津接印後。兩月之間。未往津沽。隨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辦理防務。於籌畫布置。堵禦機宜。漸覺熟悉。惟夷務情形。從前歷屆辦理章程。本末源流。李向未
知悉。即上年桂良等。在天津時。如何定議。赴滬如何與商。李亦皆茫無所聞。誠如

聖訓。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現在桂良回京。尚無日期。雖派員諭令該夷守候。而夷情桀驁不馴。斷不肯安心靜待。若李即行接見。該夷言語既不相通。性情又難揣度。深恐與桂良等原議不符。轉生枝節。撫馭大局。一

經貽誤。聞繫非輕。再四籌思。不得不藉資熟手。查武備院卿明善。於上年七月奉

旨。與桂良。花沙納等。馳赴上海。辦理夷務。本年甫行回京。其中底細。與桂良等。講求甚熟。自可委託與商。撫綏夷眾。俾等與僧格林沁。即可專心防務。以備不虞。相應請

旨。飭令明善。迅速兼程。來天津海口。專辦撫局。至一切飭備館驛。派員護送等事。均自當與文煜。商同妥辦。總期以理相待。上制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美船陸續駛進海口。遵旨曉諭情

形。並復福祥奏請飭明善來津等語。此次該夫等為換約而來。雖陸續駛進海口。煙派員曉諭後。尚未開進鐵軌。據稱噶噶斯亦在擱江沙外停泊。並當加意嚴防。不值與之用武。致令藉口挑釁。明善雖曾隨同桂良等赴滬。究非上年天津原議之人。一切機宜。未必盡能洞澈。且恐一與夫首見面。必至不肯耽延。速其進京之請。本日據桂良等奏。噶噶等於本月十三日起碇赴津。該大臣等亦於是日率同薛煥等馳驛回京。但能少待時日。即可俟桂良等來津辦理。俾林沁等當告以桂良等回京消息。今移泊北塘口外。靜待經手人到。互換和約。如堅執不聽。著委為開導。專令伊國換約之官員由北塘到津靜候。並著恆福

文煜與其約明。不准隨帶多人。執持軍械。驚擾民人。方合和好之意。並告以議和並非用兵。所有該國提督及帶來兵船。均不可登岸。庶彼此均可信心。即日文煜到津。著即前赴北塘。與督首相見。言明一切。其由北塘到津。夫官之館驛日用。自應官為給辦。即在外江停泊之提督等。應須菜蔬食物等件。亦當派員在彼一體酌給。免致上岸滋擾。並勿令與民人交易。僧格林沁仍飭兵弁嚴守大沽海口。勿透開槍礮。以顧大局。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於拜摺後。又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向時倭國密商。仍欲希冀轉圜。再為設計勸

阻。儻萬不能挽留。即告知該夷。稍緩行期。約計臣等到京之時。該夷再行起碇。則海運米石。可以驗收完竣。免致掣肘。且臣等到在該夷之前。一切招呼接應。究與生手不同。詎料該酋。因呼喚不肯隨同北去。並疑其有欲中國出力之心。無論如何向說。疑團牢不可破。不但去志已決。並即催令兵船。速行起碇。殊為可惡。先是臣等慮及哩夷北去。恐仍暗中作祟。是以密令司道等。設法將該夷留在上海。勿令隨同曠酋北往。今曠酋到滬。果約哩夷北行。因其不肯前去。是以伊言亦不願聽。臣等探聞曠酋所帶兵船二十餘號。雖稱共兵四千。實在祇有一千五百之數。且其

中真正夫人。不過數百餘。多沿海居民。其兵船連日現已陸續開行。並聞噶嘑斯。即於十三日。由洋涇瀆起碇。直赴天津。噶嘑兩酋。均聽喚首為轉移。喚首既去。則兩酋亦必不肯少留。臣等見事機促迫。祇得仍遵前

旨。帶同臬司薛煥。及隨妻各員。一併馳驛回京。即於本月十三日。由上海啟程。臣何桂清。亦於十三日。同時起身。仍回常州。防所。藩司王有齡。因有立需籌措之款。業經先期兩日回蘇。

殊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正德摺開。接據噶嘑照會一件。另鈔恭呈。

御覽。自該酋到上海後。疑臣等阻其進京。其勢甚為洶湧。與前額酋大不相同。且恐臣等趕不到京。必至有誤定期。雖告以無論何時換約。仍與一年之內無異。亦復執意不從。現聞該夷兵船已有駛至天津者。務懇

皇上格外

天恩。簡派大員。前赴天津。妥為辦理。勿令該夷得所藉口。轉致另

生枝節。以全議撫大局。

殊批。知道了。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欲遣伊格那提葉幅進京。當即行知該國。務將該使臣由何處

啟程之處。先期聲明等因。去後。茲據文稱。該使臣並隨帶官兵。於五月初四日啟程等語。嗣於五月初八日。該俄使等。來至庫倫。並呈送禮物。再三懇祈收納。當即加倍送與回禮。留駐數日。伊格那提業幅等共十七人。派出蒙古台吉。於五月初十日。護送赴京。所有該國寄京物件。轉送理藩院外。其來恰之瑪爾。照例賞綢緞。甄茶遣回。

硃批。知道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向來俄羅斯有寄京物件。輕小者。隨同捐差運送。重大者。附貢差領。惟運送各在案。茲議定條約。運送物件。定有限制。查領。惟額數無多。差務較繁。若

照條約。一年四次運送物件。不惟人數不敷。差委恐亦不能按照定限。嗣後可否改派蒙古官一員。由賽爾烏蘇至張家口。再另派員送至理藩院。

硃批依議。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二十一。有夷人乘坐小杉板船二隻。前來礮臺前游駛。意欲登岸。經弁兵攔阻。該夷稱係來取照會回信。當即告以天津回信。尚未到來。該夷臨行時。諄囑將攔河鐵鏈等物撤去。如不撤去。該夷提督自行帶人拔取。少時。等隨派武弁持天

津道照會回文。前往英船投遞。該英提督出船。面見該弁。復按照會內大意。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察其詞色。尚無十分榮赫。而船桅上悉懸徽位。似已豫備用武。該英隨派通事孟甘。乘船前來。又投遞照會天津道漢英文字各一件。旋即駛回雞心灘。二十三日已刻。通事孟甘復來船至礮臺下。聲稱各船今日並退外洋。一二日再進口灣泊。並囑天津道。如有照會回文。徑送外洋。詢以係何緣故。該通事聲稱不知。該船旋即撤退。仍餘一隻。停泊在雞心灘外。其舊停泊欄江沙外各火輪船。又與退出之船。逼近欄江沙排列攏泊。夷情詭譎。不易揣測。誠恐故作緩

計。使我疏懈。乘潮闖入鐵箴。等惟督率各營官兵。加
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自十七日夷船到後。飭令官兵。在
暗處瞭望。礮臺營牆不露一人。各礮門俱有礮簾遮擋。白
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鼓。每遇潮長。每營撤去橋板。各
項官兵不准出入。該夷大輪船八九隻。在鐵箴外游駛。意
在乘間闖入。屢在船桅。用千里鏡打看。止見營壘數座。不
見礮位官兵。其小杉板船。每到河邊。必詢礮位多少。鐵箴
鐵鍊木筏之外。有無別項物件。並云。聞得粵僧格林沁現
在海口各等語。該弁兵等。以不知令其無從捉摸。該夷
聞在欄江沙外一帶。開放空礮。尚不敢近駛。察看夷情。蓋

因不知官兵虛實。又疑內河層層布置。冒險而來。恐受懲創。是以相持日久。未至騎還。努僧格林沁駐守礮臺。晝夜嚴防。不敢稍有疎懈。復查該夷文內有北河字樣。努恆福擬先發給照會。即以北塘為北河海口。豫備該夷行走道路。仍屬專候桂良等到京。准其赴京換約。本日已由努等咨催桂良等迅速行走。兼程來京。與該夷會晤。惟該大臣等。曾否在滬啟程。目下行抵何處。均未知悉。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作速回京。以免日久耽延。致生枝節。北塘本有提標官兵五百名。通永鎮標官兵三百名。北塘營本標兵三百名。現在擬令夷人由此進口。自應撤後以示不疑。已

飭該署鎮李志和除酌留兵丁數十名看守兩岸礮臺。其餘前項官兵與一應礮位均令星速撤往營城駐紮。歸西渡阿統帶。查海口北岸新河地方距北塘較近。李恆福擬於二十四日駐紮新河。以便會同文煜就近照料一切。惟於羈縻之中仍寓防範之意。李備格林沁現撥巡捕營火器營兵各一百名。又駐紮雙港之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馬隊各五百名。一併調赴新河。隨李恆福駐紮彈壓。其夫人需用食物已遵

青飭天津道備辦。派員即由北塘出口。送至英船。惟該夷能否守候桂良等尚難豫定。俟續有情形再行馳報。其二十二日

辰刻。天津道與該夷照會一件。同時接到夷人照會一件。均照錄恭呈。

御覽。至夷字文書。已交熟悉夷文。去年留交天津縣收管之廣東人黃惠廉譯出。係與漢字照會一樣。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近日情形一摺。並將照會譯遞。覽奏均悉。夷船於攔江沙內外。往來游駛。近日雖移至外洋。未露桀驁情形。而該夷反覆無常。難保不肆其悖悍。設竟欲闖入內河。該大臣仍當示以鎮靜。派員諭以上年所定和約。中國既許以互換。決不肯食言。致有更變。惟大沽海口不能行走。設竟無理闖入。以致誤有損傷。中國不任其咎。並諭令該夷等。移

泊北塘。靜候噶首等到後。與桂良等熟商辦理。至噶噶斯。本月十三日在滬啟程之說。本日據桂良等奏稱。該首船隻。改於十五日開行。三國共有二十七隻。該首是否實已潛至太湖江沙外。自應確加探訪。前據恆福奏請派令明善前赴海口。當經諭知不令前往。今知發遞舛錯。未經接到。本日已將此件寄諭命軍機處先由五百里遞去。該大臣等奉到後。即遵照妥辦。恆福現住新河。即可替同文煜就近照料。自無須另行派員。桂良等於十六日尚在蘇州。即趕緊進行到津。尚須時日。噶噶斯到海口後。總須令其靜候桂良等到津。僅該首不願在洋守候。可告以換約係屬和好之事。本不應多帶兵船。此時既准其由北塘赴

津設或隨從多人。攜帶器械。必致民情惶駭。滋生事端。所有換約官員人等。至多不過二十人之數。沿途備辦供給。必當盡禮。既為議和而來。中國總以誠信相待。斷無疑慮。上平時首亦曾到津。當時委員內。如有認識該首之人。即可派令同為委員。以便辨認該首真偽。該夷雖性情詭譎。此時既與議和。但當以誠相感。使其深信不疑。以免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臨行之際。先飭候選知縣黃仲奮。向英夷喊喚。再三勸諭。令其仍留英首嘴嘴。嘶在滬稍候。如果前赴天津。務將兵船寄碇。擱江沙外。又

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再令呼泰圖。向該處首領轉聞。說
茲於十六日。行抵蘇州丹次。接據吳煦稟報。閱之不勝憤
懣。謹將原稟鈔錄恭呈

御覽。復查夫人之必欲進京換約者。實因從前廣東所換之約。未
經進

呈。該英前在粵城。搭得舊約。是以無論如何開導。決不肯信。
又聞天津業經釘樁設兵。謂我決不准其到京換約。而臣
等又在上海勸阻。所疑愈覺堅確。臣等前懇

皇上格外

天恩。另派大員先為經理。非敢藉端推託。置身事外。實因天性偏

急萬難開導。必得天津有人接待。庶可以破其疑惑。設該
夷肯候。臣等回京。因屬盡善。否則既有人在天津。縱彼不
能姑待。定欲如期換約。亦可不致遲誤。若該夷必欲面見
皇上。呈遞國書。可告以向來國書。均係派人接遞。去年咪喇噠在
天津會辦有據。且條約內。亦並無面遞國書之款。此層必
須議明。方可令其進京。互換條約。既換之後。該夷疑團已
破。或易羈縻。否則其意甚執。斷非口舌能爭。臣等仍當趕
緊回京。決不敢稍存諉卸之見。惟自五月以來。佛咪兩國
夷酋。經臣等好言安慰。已無異說。而噶魯斯說謊非常。與
前頭酋大異。儻不與彼約法三章。俾得帶兵誑進內河。竊

恐難辦。此時該酋已到天津。若無大員經理。將來俟日等
到後。即或與之約定人數。准其進京換約。該夷酋未必不
更有異辭。但能不誤五月二十五日之期。或者不致別生
他議。日等未嘗不思迅速趕到。無奈時已過逸。萬趕不上。
現在嘆夷情急。難通商量。實不敢不據實直陳。恐有貽誤。
關繫非淺。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北駛消息。諭令桂良等。如果夷船悉
數起碇。即率同段承實。及委員薛煥等。星速馳回京師。本日據
桂良等奏。啟程後續探夷情各摺片。覽奏已悉。桂良等於五月
十三日。由滬啟程。十六日尚在蘇州途次。而該夷兵船陸續到

津者。已屬不少。即據僧格林沁等奏摺。其船有僑近。攔江沙停泊者。情多詭詐。照會亦多桀驁。現派恆福文燾辦理此事。示以誠信。令其繞泊北塘。靜候桂良等。到京換約。以為暫時羈縻之計。但恐夷人不能久待。此間無熟悉情形之人。可以另派辦理。殊形棘手。該大臣等。接奉此旨。務即星速兼程前進。不可再有羈遲。致令夷人有所藉口。設桂良等不能全行速到。亦必先到一二人。即赴天津。向其開導。方為妥協。至所稱入京朝見一節。該夷在津。及所來照會內。並無此言。自無庸先與置辯。其辨味二國。欲自舉稅務司一節。亦尚未經說及。皆須俟桂良等。抵京後辦理。較有把握也。

乙未。山東巡撫崇恩奏。准登州鎮來咨。五月初八九等日。有夾板兵船七隻。分泊甯海州之崆峒島。福山縣之芝罘島等處。查明船內均係洋貨。並非兵船。又准咨稱。十三日申刻。蓬萊砲臺島外洋。瞭見火輪兵船二隻。十四日辰刻。又見火輪兵船二隻。均由東南大洋。向西徑行駛去等因。查該輪船向西行駛。自係前往天津。其在東停泊船隻。雖係貨船。而該夷意在通商。亦難保不隨行北上。更恐在後船隻。又復源源而來。仍飭屬一體瞭探。查明停泊兵船。僅令趕緊南下。

殊批。知道了。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逆夷連日
築營情形不堪縷敘。等恆福馳赴北塘時。曾經接會該國
公使。前往會商。該夷置之不理。再三來言。總以掘河請具
限時撤去為詞。二十四日夜。該夷以小杉板船駛入鐵錢
內。用炸礮轟斷掘河大鐵鍊二根。大棕纜一根。適與哨船
相值。即使駛回。該弁兵等亦未施放槍礮。隨仍將鐵鍊接
繫穩固。照舊橫欄河面。二十五日辰刻。該夷大輪船十餘
隻。排列鐵錢口門外。又傍南岸礮臺下。駛入大輪船三隻。
直備鐵錢旁以數人舁水。用絲繩繫鐵錢前柱。而引其端

於該夷船尾。另以一船輪迴曳之。一二時之久。拉倒鐵鐵
共十餘架。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啟釁用武。驕悍情
形。實難容恕。惟念兩年撫局。一經開破。則局勢全變。仍復
隱忍靜伺。以恣該夷之驕。而蓄我軍之怒。正在相持之際。
復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曉諭。該夷不准投遞。竟將合
船蜂擁直上。衝至第二座礮臺。直撞鐵鍊。兩次皆被擱截。
不能徑越。該夷即開礮。向我礮臺轟擊。我軍礮怒多恃。勢
難禁遏。各營大小礮。倍環轟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
走。餘船皆豎白旗。起碇下駛。仍復繞至破船後。向礮臺轟
擊。直至日夕。未嘗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餘隻。滿河游

駛其向後十餘隻。徑行隴治南碾臺河岸。該夷步隊一併上岸。排列壕牆以外。當即加冰。檣檣烏槍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夷不敢徑越凍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烏槍。似此兇悍。實堪髮指。予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堵禦。以冀上伸。

因感。下村民望。岑恆福本在新河駐紮。一聞砲聲。即督率馬步各隊官兵。馳回大沽。以作後路聲援。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先行開礮。官兵擊毀夷船情形一摺。夷船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向我礮臺先行開礮。官軍憤怒。列礮環轟。將該夷船擊損多隻。此係夷人自行啟釁。不得不

示以兵威。惟該夷既登白旗。仍復搦戰。並有步隊上岸。藏伏葦地。施放鳥槍等事。借格林沁仍當嚴督將士。妥為防備。儻該夷心生畏懼。不敢仍前相戰。即該夷仍駕船游駛。抑或扳弄鐵鏈。稍有騷擾。斷不可先行開礮。致使夷人開礮。再行轟擊。以顧全局。儻該夷來遞照會。借格林沁斷不可接收。亦不准向其見面。撫局著責成恒福。文煜。妥為辦理。現雖用武。著恒福等。派委妥員。或今天津道行文該夷。詰以既為換約而來。並已許其進京。互換。是中國已屬盡情。毫無他意。何以反先行開礮。肆行騷擾。是伊先自背約。並非我之無信。儻該夷自知理屈。得有轉機。恒福等即可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伊等或在欄江沙外停泊。或

在天津等候。總領桂良等到京後。方可互換和約。至噶喇斯是
否實已到。攔江沙外。此次兵船接仗。是否止係俄夷之人。抑有
喇嘛等國在內。著僧格林沁等。設法查探確實為要。北塘海口
原設官兵。前據該大臣奏稱。移往他處。此時既已接仗。則各海
口均應嚴加防範。著飭李志和。仍統原帶各兵。前往北塘。駐守
礮臺。實力防堵。惟不可先行開礮。自我啟釁。違令者必治其罪。
盛京海口。已諭令玉明等。嚴行防守。其山海關地方。即著僧格
林沁。嚴飭格瑚額等。實力防堵。無稍疏懈。前調赴山東之綏遠
歸化城兵一千名。本日據索恩奏。山東民團可用。兵力已厚。毋
庸前往。現已諭令成凱等。將此項官兵。派往天津防所。俟抵津

後。即交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美船現抵天津海口。本日據僧格林沁奏稱。該夷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先行開礮。官軍開礮轟擊。攻毀美船多隻。大獲勝仗。天津既已用武。奉天田莊臺兩岸礮臺。並著增廣景霽。督飭在防官兵嚴密設防。仍勿先開槍礮。如美船開礮。收入。不得不回擊以拒之。著飭沿海口岸弁兵。一體遵照可也。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粵等於二十六日寅刻。曾將逆夷連日猖獗。不遵理諭。終日鏖戰各情。奏明在案。該夷步隊直逼南廠臺濼溝。搦戰至夜。我軍用抬槍鳥槍。連環轟擊。該

夫紛紛制地。其藏匿華間者。尚千餘人。伏地搶進。不辨遠近。我軍以火彈噴筒擊之。每火光一亮。瞥見該夫。即排施槍礮。對準開放。該夫所窮力盡。不敢應戰。向船逃竄。我軍至天明始行收隊。沿河夫屍堆積。除該夫拉運上船外。尚餘一百數十具。並洋槍四十桿。及隨槍器具。夫人什物多件。又有三板船三隻。闖入淺灘。內夫兵一人。蹲伏船內。為我軍擒獲。並由灘岸生擒夫兵一名。訊據供稱。一係暎人一係味人。並係開仗時。從欄江沙外。乘坐小杉板船。調集應援者。詢稱此次上岸夫兵。約共一千五百人。死者甚眾。其當先大火輪船一隻。即係暎酋提督赫某坐船。該

首因坐船桅桿。被礮擊折。打傷右艀隊在牀上。不能轉動。挑釐接仗。盡係政首主憲等語。岑恒福。派員看守。以為將來由中撫綏之地。查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共火輪船十三隻。我軍轟擊。有直沈水底者。有桅桿傾側不能移動者。僅有大輪船一隻。駛出欄江沙外。餘皆受傷。不能撐駕。該夷礮勢如雨。向我轟擊。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觔者。火箭炸礮。絡繹齊施。幸礮營圍牆深厚。尚足抵禦。而各礮臺口門。適當夾船。與之相對轟擊。滿漢各營兵弁。陣亡三十二名。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海口左中營都司奇卓布。正白旗烏槍護軍校塔克慎。千總王世敬。把總

張文炳。並以接仗奮不顧身。中礮陣亡。應請照例。分別給予

恩卹。查文榮。勤能幹練。忠勇性成。屢著戰功。副將龍汝元。樸實勤慎。辦理營務。始終無倦。此次辦理海防。鉅細經理。未嘗一刻休息。所以能辦有成效。該二員之力為多。茲以親上礮臺。督率兵勇。奮擊夷船。一時殞命。殊深痛惜。應請

皇上天恩。從優給予卹典。並於直隸。天津。並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官兵。由岑等。分別給予卹賞銀兩。以昭激勸。至此次接仗。一晝夜之久。各軍奮力堵禦。戰氣百倍。實堪嘉尚。當由岑等。從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

別獎賞鼓勵其各出力員弁。可否由岑等擇尤保奏出自
皇上恩施。該夷經此次挫折後。必以報復為名。調集廣東上海各
兵船。再圖窺伺。所有損壞各礮牆。即時查明趕緊修補。礮
位亦間有震裂。及經夷礮擊毀者。應請

敕下京局所造銅礮數尊。趕緊造成。陸續解赴大營。以便更換安
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據僧格林沁。恆福奏。夷人先行開礮。官
軍回擊。傷損夷船多隻。當經諭令該大臣等。探明嚙首曾否到
來。設法開導。為勸撫兼施之計。茲復據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
仗各情形一摺。夷人船隻不遵理論。闖入內河。於本月二十五

日。先行開礮。官軍亦開礮回擊。該夷船隻受傷。仍未肯退出。並
以步隊擗戰。經官軍擊斃數百名。生擒二名。餘俱逃竄回船。夷
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湖江沙外。餘悉被礮擊傷。
不能駕駛。該夷兵頭赫姓。亦被礮傷。不能轉動。夷人狂悖無
理。經此次痛加懲創。自應知中國兵威。未容干犯。該將弁等。協
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所有在事出力將弁兵勇。著
備格林端。即行查明保奏。候朕施恩。並准其先於捐輸項下。提
銀五千兩。分別獎賞。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
先督戰。奮不顧身。致被礮傷殞命。實堪痛惜。史榮椿。龍汝元。均
著從優議卹。並於直隸。天津。及各該原籍地方。建立專祠。其同

時陣亡之海口營都司奇中布。正白旗烏槍護軍校塔克慎。千
總王世欽。把總張文炳。並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至該夷
蓄意狂噬。遽受大創。自應膽落。赫首業已受傷。無可與之理論。
噤嚙嘶。此時是否在攔江沙外。即著恆福等。探明該酋作何動
靜。儘以赫首犯順為非。即可乘機理喻。派委妥員。詰以何故先
行開礮。肯的起釁。並非中國失信。冀其悔悟。轉圜以全撫局。此
事如有可乘之機。恆福等切不可失。是為至要。至夷情狡悍。來
國報復。亦在意中。所有損壞礮位及礮牆等。均著即行修整。並
督飭弁兵。加意防範。所需礮位。已飭八旗漢軍速撥。武成永固
礮八尊。刻即解往應用矣。所有直隸提督。已簡放樂善。其大沽

協利將員缺。即著以遊擊徐廷楷補授。

又

諭前因山東曹單一帶需兵防堵。諭令成凱。桂成。於綏遠歸化兩城。備調天津防兵內。各調撥五百名。馳往山東單縣一帶。擇要駐紮。茲據崇恩奏稱。曹單民團甚多。兵力已厚。無須添兵等語。著成凱。桂成。將前次調撥官兵。配齊軍裝器械。仍交桂成管帶。迅速啟程。徑赴天津。交僧格林沁調遣。無庸前往山東。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不遵理諭。已闖入天津海口。先行開礮。我軍奮怒轟擊。損壞夷船多隻。餘船皆豎白旗。仍有夷兵

登南礮臺河岸。一經轟擊。皆向草地藏伏等語。該夷既肆猖狂。登萊一帶海口。亦須嚴密防範。但勿先行開礮。自我啟釁。著崇恩。密飭沿海文武各員。弁加意嚴防。勿稍鬆懈。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據委員等回口面稟。出口密訪。至白城子護軍校鄂凝家中。向伊詢問。據稱。將牛羣牧副吉里克傳來。可知細情。即將吉里克傳至。據稱。白城子地方。向有土城舊基。約廣三四里。四圍平地。約有數十里。再遠盡係土山。該夷就城基之外。南面有居牧村。離彼二三里居住。去年俄囉斯換班學生官兵。共有七十餘人。除進京學生官兵外。留住之人二十名。蒙古包五架。行李車一百

餘。馬四百餘匹。牛七十餘頭。羊三十餘隻。馬匹牛羊均
在那林果勒地方牧放。並有白城子居住俄羅斯人。就查
驗收放之使。前往布爾噶素泰軍臺。探聽伊國出派大員。
何日到口之信。其俄夷每日喫食。俱係伊等運送乾餅。內
有幾人熟志打牲。每日帶鳥槍等。每打黃羊飛禽充食。並
無民人與之交易。未見其有大廠。及置造器械之事。惟其
人均有鳥槍一桿。刀一把。現在自做四輪車。以備載運行
裝回國之用。由京換出官學生。共三十一人。所用蒙古包
八架。該夷由京帶來物件。俱有皮包。不知均係何物。每日
居住。尚屬安靜等語。覈其所稟人數。與出入冊檔不甚懸

殊。此次該吏換班學生。本逾定期。又復聲勢較異。雖現在
查無別項情形。仍應隨時嚴飭該旗。小心經理。

殊批知道了。

慶的又奏。此次俄滯斯差員赴京。似與往屆不同。當即派
出驍騎校玉山等。先期豫備。俟有確信。即時出口。前往護
送。俟該使臣等進口後。隨時妥為照料。一面行令口北道
霸昌道。宣化鎮。轉飭該地方文武各官。將應用之館舍飲
饌等項。認真經理。並飭代理張家協副將。豫派弁兵。該
使進口後。親往稽查。以肅政治。而免滋事。其臨行時。護
送出境等情。均咨到各處。嗣據理藩院。出派護送進京之

達米林扎普伴回賽善到口。又准理藩院咨開。據俄囉斯使臣丕業羅幅斯奇道人呈報。所有回本國陳班醫生賽善。現在張家口。等候伊格那提業幅。惟伊亦係應回本國之人。俟伊克那提業幅到口。即前赴白城子地方。會同陳班人等。啟程回國。請將賽善所寄之信。轉寄伊手收領。咨行前來。當將送到夾字紙包一件。剴交張家口管站部員。轉交該夷賽善。取有收領字樣。咨復理藩院在案。今據派往迎護之驍騎校等面稟。該員往迎。中途見俄使等。適有由白城子往迎之俄使。一同進口。旋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現定進京十四人。其由口至京之伴送官員。由張

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至在口駐候之賽善。將來出口時。亦已傳知揀派該管蒙古官員。送赴白城子地方。與理藩院出派送往恰克圖之筆帖式等。會同該處前後駐守之俄夷。一同回國。

殊批知道了。

丁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署副都統富尼揚阿。置備糧船。督率弁兵。即日啟程前進。適據巡防黑河口協領報稱。據毛力上口卡員探報。見有火輪船到卡。不容登船查驗。向其查詢。是否木哩斐岳福船隻。該夷船駛如飛。並不答話。該官兵尾隨百餘里。詢之徐爾古居住長人。聲稱

火輪船上。係木哩斐岳幅。由東海赴上海有事等因。又據
曉騎校經文國新等報稱。前因黑河口夷人。來城貿易。竭
力勸阻。堅不折回。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因木哩斐岳幅已
先期赴卡。果否竟赴東海。尚未可定。且該夷前有火輪船
亦要進松花江西上之語。擬將城中備防事宜。料理妥協。
再行啟程。一面探聽木哩斐岳幅實在消息。一面迎阻。續
來西上之小火輪船。免其深入。該署副都統。據各卡弁兵
報稱。前由黑河口。來城貿易之俄卜勒幅等。挾有迎接木
哩斐岳幅之火輪船。聞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執手持
雙桶烏槍。並身帶腰刀。喝令夷眾拉達前進。雖惟以善言

開導。而該夷轉行朱鷺。做卜勒福來船。已抵近城之胡爾
哈河。該署到都統。隨帶同官弁兵出城。在西江東岸。喚上
該夷。以理詰問。該夷答稱。中國以俄國通商。在庫倫多年。
江省已許通商。准其來三姓收買牛馬。並赴阿勒克吉林
伯都訥甯古塔琿春等處貿易。現有木哩斐岳幅乘船。何
至再四不讓進城。不日伊國尚來無數人船。僅動于戈。豈
不有傷和好。木哩斐岳幅已赴上海。如若不准各處貿易。
就給回頭字樣。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牌。該署到都統。
隨以通商條在江省。尚未議妥章程。且原換條約。並無吉
林等處之語。況吉林各處。亦均無牛馬可以換貨。該夷復

說。如俱不貿易。必要回頭字樣。隨又答以木哩斐岳幅稟
照。僅止由黑龍江松花江下駛。各卡放行。並無准由松花
江來城貿易之語。不能再給字樣。既係貿易之人。當知禮
法。務迅速回行。該夷始而答應。繼而反復。仍欲駛赴各處。
詞窮口燥。番言多不可辨。並堅候伊國人船到時。方能旋
返。該署副都統。飭將三人暫行羈縻。且恐果有續來人船。
一面將城中團練兵丁。整頓密防。嚴禁城鄉人等。不准擅
與交涉。並確探木哩斐岳幅消息。酌量進止。督飭前派各
員。籌辦各等因。查該夷虛實難測。節經派員渡江。向該夷
再三開導。不准擅赴吉林三姓等處。行駛貿易。並不准在

烏蘇哩綏芬等處。恣意展占地方。該夷官一味狡執。不遵
理諭。詞窮則以木哩斐岳幅推諉。語多狡強。暗藏挾制。
殊批。與惠親王等同看。該夷既無字據。莫若因勢利導。俟其抵津
後。再與詳論。或可挽回。王等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持善欽等奏。夷酋恃強過卡。並貿易夷人不遵理
諭一摺。據稱。俄夫火輪船隻到卡。不容查驗。官兵隨至街集地
方。詢之徐爾古居住夷人。稱係木哩斐岳幅。帶領大官八員。由
東海赴上海有事。並由黑河口。至三姓貿易之徹卜勒幅等。強
行闖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輒恣意猖獗。並稱如不准其貿
易。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詳等語。該夷酋既有到津之說。該

看將軍等當告以天津現在設防。爾等如欲到彼。須先給我等照會。以便或奏或咨。爾等到彼時。方有人出來接行講話。看其如何答覆。如該夷不過虛言。並非實欲赴津。亦不可先與提及。反似招之使來也。至俄卜勒幅夷船。行抵胡爾哈河後。富尼揚阿以理詰問。該夷欲給字據。該署副都統據理駁斥。辦理尚屬得體。著即確探木哩美岳幅。是否欲赴天津。並剴切曉諭該夷。不准在三姓等處貿易。一面督飭團練兵丁。嚴密防範。禁止居民。不得與之交易。是為至要。

戊戌。直隸總督恆福奏。伏查辦理外夷事務。本與攻勦逆匪。大相懸殊。是以撫馭懷柔。為慮來禦夷之策。然必彼此

以禮相接。方免決裂而道和好。此次該夷自到海口。即遣
夷人前來知會。將一應關河防具。盡行撤去。該弁兵等。告
以

欽差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半年。何以不赴上海。該夷答以止知道
照上年議定之言。來京換約。不知桂良在滬之事。該夷提
督。照會天津道。催撤防具。語意亦大略相同。迨由該道派
員送給菜蔬食物。彼則一概不收。嗣由督給獎荷嘴嚼
照會一件。派易州知州李同春北塘汛千總任連升。送至
夷船。文內僅言奉

旨准其由北塘赴京。尚未提及不得攜帶器械。及官員人等。至多

不過二十人之數等語。乃該酋竟不收受。並將文內黃國
欽差字樣。圈出挑別。應雙掛書寫。且止與該夷漢文正使
喊妥嗎名片一紙內。有即入天津郡城之語。該夷人向委
員李同文等告知。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其踞傲無禮之狀。
不堪悉述。特伏思借格林沁。自上年奉

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誠竭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
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所有木筏鐵鍊
等件。層層布置。本擬令該夷知所畏懼。其船停泊。攔江沙
外。然後再行開導。令其向北塘行走。而該夷一到。即入攔
江沙停泊。至難心。灘近備鐵鏈。經借格林沁隱忍以待。該

夫人又砍斷梭纜。擊倒鐵籠。我軍仍不肯先行開礮轟擊。乃該夷於二十五日。連檣而來。向內直駛。臺開大礮。意欲搶上礮臺。此時若再遲疑。則礮臺營壘。悉非我有。又蹈上年覆轍。於是日在新河。一聞礮聲。即督帶馬步各隊。於槍礮如雨之中。馳入營壘。與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奮擊。自未至亥。夷礮火器炸礮。絡繹不絕。勢甚猛烈。以致提督火藥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同時中礮殞命。並陣亡官兵兵丁三十餘員名。夷情猖獗。至於此極。夫和戰兩端。原難相提並論。和與戰分別辦理。方免臨時跡涉游移。且天津重地。近接

京師門戶之防。較他處尤關緊要。該夷又復貪得無厭。得步進步。今日尤撤防具。明日必至全讓礮臺。不獨僧格林沁奉

命設防。難以聽其狂悖。即如以地方之責。亦難於夷船直駛之時。任其壘開槍礮。不行回擊。此二十五日之戰。皆由該夷人肆意妄行。使之不得不戰。不能不戰之實在情形也。勞受恩深重。未報涓埃。何敢以向不熟悉夷情。藉詞推諉。惟因生性愚直。深恐有誤事機。是以有

飭派明善來津辦理夷務之請。乃條摺後。該夷人照會不接食物不收。北塘又不肯行走。是與勢已成決裂之勢。直使人無

法理論無從撫綏。况既云互換和約。何以又帶兵船。即使不走北塘。亦未始不可另再緩議。又何以言欲接仗。其為驕傲猖狂。有意尋釁。已可概見。在僧格林沁。係奉

旨特派專辦防務。於夫船閩進。不得不懾以兵威。原屬正辦。而李

晏奉

諭旨。飭令妥為照料。自應仰體我

皇上聖德如天。含容無外。究轉設法。務將撫局保全。無如該夷人桀驁不馴。既不能以誠信感孚。亦不能以言詞開導。以致猝然用武。實切悚惶。竊思待外夷之法。應和則和。應戰則戰。總須察看夷情。隨時相機辦理。目前大局。夷人既經控

折○稍○敘○允○錄○若○派○員○趕○緊○來○津○專○辦○和○議○或○能○辦○理○較○易○
亦○未○可○知○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迅○派○重○臣○由○驛○馳○赴○天○津○辦○理○夷○務○於○全○局○實○有
裨○益○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夷○情○策○驚○難○以○就○撫○請○派○大○員○辦○理○一○摺○
此○次○夷○船○闖○進○海○口○先○行○挑○釁○經○僧○格○林○沁○控○其○兇○鋒○正○可○乘
此○機○會○設○法○開○導○從○來○駕○馭○外○夷○未○有○不○歸○於○誼○撫○者○專○意○用
兵○如○何○了○局○前○恆○福○請○飭○明○善○到○津○未○曾○允○准○原○以○該○督○等○有
管○轄○地○方○之○責○不○得○置○身○事○外○今○該○督○仍○請○另○派○大○員○辦○理○夷

務殊屬非是。所有防勦事務。已責成借格林沁矣。其議撫事宜。仍責成恆福。督同文煜。設法辦理。恆福經朕簡任總督。受恩深重。不得心存推諉。致誤事機。上年天津失事。以致和議受虧。今幸得此勝仗。稍挫兇鋒。趁此時與之開導。當易有轉機。朕首先行開礮。自取挫敗。當無顏來說合。其味將兩國。既未隨同犯順。即著恆福。督同文煜。迅往北塘駐紮。或派員會晤。或行照會。該二國。若以二國既係換約而來。中國向重信義。本於天津豫備館驛。無如總須多待時日。必俟桂良等到後。方能互換。至海口設防。係向來本有。原擬由北塘接進。不意倭夷先行背約。拔我賊錢。擊我礮臺。以觸我兵奮怒回擊。現在相待。恐有誤傷二國。

船隻。特布告。如願在瀾江沙外守候。必須遠避。否則定期派
令。由北塘接進天津相待。以敦和好。然不必多帶從人。恐我居
民驚擾。反失和美。至嘆夷背約無禮。反將中國以誠信相待之
心。有失。實出意外。雖連日與我為怨。亦尚有照會。令其釋疑。仍
敦信好。恐執迷不悟。有誤二國換約之事。特此告知。看其是否
前來。如何答復。如味併兩夷為嘆夷。說合。即可因勢利導。相機
措詞。暫為羈縻。俟桂良等到後。再議互換和約之事。恒福等受
此重任。當必盡心辦理。以副朕懷。至借格林沁在前應敵。其後
務必須步步設防。酌調直隸官兵。已諭借格林沁矣。以後所辦
防勤事宜。恒福等不須會銜。至天津民團。是否可用以補助官

兵。仍須官為鈐束。勿令藉生事端。其所獲夷兵兩名。本留為撫
綏之地。如何妥籌辦理之法。著一併計議。恆福專辦撫局。即毋
庸駐紮。價格林沁大營。至本日所奏投遞照會情形。均係二十
五日以前之事。該夷船擊敗以後。退泊何處。噶嚕嘶等是否尚
在擱江沙外。有無另謀猖獗。並著恆福等。確探具奏。

又

前因夷人先行開砲。經官軍擊毀夷船多隻。當諭令價格林沁
仍嚴督將士。妥為防備。此次倏夷自啟釁端。肆意猖獗。該大臣
親督官兵奮力轟擊。使該夷大受懲創。尚屬調度有方。惟取夷
之法。究須勦撫兼施。若專事攻擊。恐兵連禍結。終無了期。不如

趁此獲勝之後。設法撫馭。仍令就我範圍。方為妥善。前諭恆禱
文煜。乘機理諭。該大臣必能深悉此意。惟恐各官兵。因此次獲
勝。總以攻勦為是。致誤大局。現已諭令恆禱毋庸仍住大營。即
與文煜駐紮北塘。專辦撫局矣。至該夷被擊之後。是否尚泊攔
江沙外。抑仍圖窺伺內河。作何舉動。兩日未據奏報。實深慮念。
僧格林沁駐紮海口。後路尚覺空虛。應調直隸何處官兵。擇要
扼守。統歸僧格林沁調度。以為大軍援應。一切守禦之法。該大
臣諒必要為籌辦。儻該夷再肆狂悖。前來開戰。自當竭力抵禦。
飭令弁兵固守礮臺。不可稍有疎失。斷不可先行開戰。使該夷
有所藉口。是為至要。以後恆福等所辦撫局。僧格林沁不必會

衝。二十五日之戰。火藥橋龍汝元陣亡。係在何處被礮。著將陣亡情形詳細具奏。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廣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等遵旨。在田莊臺會同妥礮築壘。以資設防。當即會勘田莊臺河之北岸孫家窰地方。係屬扼要。應設營壘二處。礮臺三座。並會同將軍王明。勘定南岸適中處所。應設營壘一處。礮臺一座。公同將兩岸營壘礮臺尺寸做法。悉心酌定。於三月十八日興工。現在北岸東西兩營。礮臺三座。圍牆圍隄濠溝。兵房各工。於五月初八日一律完竣。其南岸一營。派委候補知縣額勒和訥承修。仿照該委員等所築北岸營壘規

模建造。該處地勢低窪。今將隄壘加厚。以期鞏固。所有礮臺一壘。以及營壘工程。亦於本月十九日修齊。查兩岸營座礮臺均已報竣。兩月以來。防兵鎮靜。商民安堵。用敢仰慰。

宸廑。

殊批。知道了。單圖留覽。

增慶又奏。竊查增慶於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恭奉

上諭。增慶著馳驛前往奉天查辦事件。欽此。欽遵。當即於是月二十九日。帶同奏派司員等。由京啟程。自出關起。將奉省西路各海口。帶同該界地方官等。酌定妥設礮位處所。迨至

牛莊復會同將軍玉明。府尹景霖將省垣迤南瀕海州縣次第查看。各按地勢情形。繪具圖說。陸續奏明。等復由全州折回田莊臺遊。

旨會辦。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等詳查兵數。前經該省奏派官兵一千名。在城備調。其沒溝營防堵之官兵五百名。改撥田莊臺屯紮。由將軍玉明奏定。選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協領奇凌阿。協領慶豐。分岸管帶防守。等接准府尹景霖文稱。片奏配造鐵子火藥摺內奉。

硃批。著咨行增慶。查驗據實具奏。欽此。欽遵。俟該府尹造有成數。等查驗後。再行具奏。是否於驗收鐵子火藥復奏時一併

報啟程回京。抑或仍赴天津大營之處。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

增慶等又奏。此次田莊臺設防。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派來請練修工之員。與李等所派各員。會同
辦理。該員等夙夜在工。不辭勞瘁。得節經費。實力興修。今
屆工程完竣。均屬著有微勞。可否准李等援照上年海防
工程保舉成案。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量加鼓勵之
處。出自

皇上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增慶奏。查勘海防。監修營壘完竣。一摺。奉天各海

口業經增慶查勘。酌定安設礮位。並與玉明等會辦田莊臺防務。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現已一律報竣。著增慶於驗收鐵子火藥後。即行啟程回京。毋庸仍赴天津該處防務。即交協領奇凌阿等分岸防守。至天津現已用武。二十五日接仗。擊毀夷船多隻。上岸夷兵約一十五六百人。死者甚眾。惟該夷經此挫折。恐復調集兵船。窺伺各處海口。如沒溝營等處。探有夷船駛至。著玉明即統帶在城備調之兵。迅速前往相機辦理。所有田莊臺兩岸礮臺。著景霖遵照日前諭旨。督飭在防官兵。嚴密防堵。毋稍鬆懈。增慶另片與景霖會奏。田莊臺修工出力各員。可否從業保舉等語。著准其擇尤酌保數員。奏請獎勵。

華辨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十九之四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夷酋噶魯斯等。以互換和約來津。帶領兵船。欲進大沽海口。已諭令在攔江沙外停泊。靜候桂良等到京商辦。復恐夷情躁急。未肯久待。又諭僧格林沁。恆福等。令由北塘進口。暫在天津安設館驛。仍候桂良等到後辦理。詎該夷不收照會。不遵理諭。屢將海口所設鐵籠等件。撤毀多件。五月二十五日。夷船闖入。先行開砲。官軍不得回擊。夷船受傷多隻。猶以步隊搦戰。勢甚猖獗。我軍擊斃夷兵數百名。生擒二名。餘皆敗竄。計夷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攔江沙外。據生

拾夷兵供稱。皆英夷號稱提督之赫姓。主見是日赫姓因梃折。壓傷其股。不能轉動。現在各船。仍泊攔江沙外。英夷背約恃強。先行開釁。並非我中國失信。惟念古來駕馭外夷。終歸議撫。若專意用兵。終非了局。現仍令僧格林沁辦理防務。另派恆福督同文煜。辦理撫局。英夷背約稱兵。固難與之理論。其味嗜。雖與同來。未必幫同犯順。仍可善為撫綏。今由北塘至津暫住。待桂良等到後再議。該二國情形如何。尚未據恆福等覆奏。英夷挫折之後。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無多。計必或赴上海。或召廣東兵船。重來報復。若何桂清密派委員。赴滬查探。有何動靜。暗中防範。其天津被創之事。不可漏洩。儻該夷果有火輪船至。

上海欲糾眾北犯。可令該處華商與夷商等聲言。若復用兵。則上年所議各條。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囑各商從中勸阻。或稅味佛二夷之在滬者。為之勸解。令英夷弭兵消事。仍在天津等桂良等辦理。庶各國可以同沾利益。亦保全撫局之一道也。惟此意須出自商人。不可官為宣露。更不可因此事先給照會。何桂清有辦理夷務之責。既有變局。不可不早令知悉。

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自二十五日。與該夷晝夜鏖戰。幸獲全勝。夷船受傷者。隨駛出鷓心灘外。停泊修整。其擊沈之船四隻。均有夷兵看守。我兵免水

近船該夷仍槍礮齊施。堅據不移。二十七日。復瞥見該夷小船板船多隻。攢聚沈船旁。徹夜不息。二十八日卯刻。離心灘外。火輪船煙跋騰起。但見沈入水底之船一隻。桅杆矗立。從水面行駛。自係該夷潛以絲繩繫前船。由水底曳動。雙輪如行平地。頃刻已駛出雞心灘外。未刻。我軍復見水往燒其船一隻。洋礮多尊。陸續運入營盤。三日以來。夷人惟蹲伏不動。與我軍相持。未敢內犯。訊據所獲夷目二名。供稱噶嚕斯及各國公使。乘坐大火輪船。停泊攔江沙外。因水淺。未敢駛入。二十五日接仗。獲有佛蘭西旗幟。喇哩夷兵。是起釁稱兵。雖出自英夷。而佛味兩國幫同滋

載亦所不免。察看情形。此次該夷帶領兵船駛入內河。名
為換約而來。實係意在占踞天津。藉端要挾。既經官兵盡
力懲創。即時派員往諭。勢必不能相安。已飭天津道照會
該夷。剴切曉諭。即交所獲味夷帶歸投遞。俾知悔悟。以示
羈縻。如稍有可乘之機。自當設法轉圍。至北塘營兵礮位。
甫經移至營城。若復那回設防。不獨轉移繁重。徒費人力。
且查北塘礮臺後路。即係村落。民房鱗次。無險可扼。轉非
慎重防維之意。等語。已移咨西凌阿。多設哨探。晝夜巡邏。
夷船駛入北塘。不妨聽其停泊。一經上岸。即督馬隊各兵
前往堵截。以防襲我後路。該夷既失船礮之險。我兵又可

施馳騁之力。北塘設防更有把握。將來夷酋入京。仍由北塘行走。亦可留為將來議撫之地。此次與夷人接仗。部署半年之久。各營軍士無不奮勇出力。得以稍伸天討。大沽防務。經此次獲勝後。軍心愈壯。人思敵愾。自可日期穩固。足以上慰宸廑。此摺係派宗室國瑞齎奏入京。該員曾值內廷。此次營務極為諳悉。可以詳悉面陳。至

諭旨飭令保奏。是日在事出力將弁兵勇之處。益見我

皇上甄敘勤勞。雖微必錄。等語。遵即確切查明。二十五日接仗出力各員弁。謹繕具清單。陳請

聖裁。

僧格林沁等又奏。郡王銜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扎布。督帶馬隊官兵。屯紮雙港。夷船到來。該貝勒立即督隊馳至海口。派兵在草頭沽一帶梭巡放卡。以備不虞。迨二十五日。夷礮如雨之際。該貝勒親督馬隊馳騁。扼防海岸。是日夷人上岸。很撲南營。保全營壘。尤為出力。實屬異常忠勇。惟業經榮膺顯爵。應如何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國瑞到京。即經召見。詢以軍營一切光景。並閱僧格林沁。恆福奏數日與該夷相持情形。並遵保出力人員。

一措所奏雖獲勝仗。該大臣仍設法辦撫。甚合機宜。朕心深慰。夷人自被擊後。蹲伏攔江沙外。與我軍相持。未敢內犯。詢據夷目供稱。噶魯斯及各國公使。乘坐大火輪船。俱停大沽口外。僧格林沁等已飭天津道照會該夷。剴切曉諭。即交所獲味夷帶歸投遞。以為轉圜。並移咨西凌阿。夷船駛入北塘。不妨聽其停泊。一經上岸。即督馬隊堵截。該大臣所籌。與前降諭旨。用意正相符合。著即相機妥辦。以期及早戡事。僧格林沁督辦海防。畫精詳。不辭勞瘁。著先行賞給御用煙壺一對。時辰表一對。即由國瑞齋交僧格林沁祇領。所有保舉加銜升用。賞戴翎枝。及先換頂戴各員。均依議行。至應賞勇號。並拉木棍布扎布加恩。

之處。統俟定局後再降諭旨。其未經宣布情節。俟國瑞到津後。再為傳諭可也。所獲味夷之人。已令代投照會。看其如何答覆。有無轉圜之意。僕竟無回信。或三志齊心。架橋再應。如何辦理之法。著悉心籌畫為要。

又

諭廣東夷務情形。日久未據奏報。甚深慮念。吳酋嗜嗜嘶等。率領兵船至滬。未與桂良等相見。但行照會。聲稱赴津互換和約。及到大沽海口。諭令擺泊欄江沙外。靜候桂良等。回京商辦。或先由北塘暫到天津。安插驛館。俱不遵依。聲言欲撤我海口防具。五月二十五日。駛入火輪船。並舢板船多隻。逼近礮臺。竟敢先

行開礮。並以步隊上岸搦戰。經僧格林沁等督兵回擊。傷斃夷兵數百名。擊壞夷船十二隻。生擒夷兵二名。其英國提督赫娃。被礮傷桅。壓斃不能動。實足以寒夷膽。而伸國威。連日該夷在攔江沙外。修整壞船。未敢內犯。僧格林沁與之相持。軍心益壯。惟念駕馭外夷之道。斷不能始終用武。儻該夷挫折之後。果有悔心。或挽味啡二夷。出面說合。或待桂良等。到日換約。尚可宥其狂悖。息事罷兵。所恐夷情難測。或調廣東夷兵。前來報復。或被創於津。修怨於粵。均屬不可不防。黃宗漢奉到來京諭旨。是否業已啟程。或尚在粵。勞崇光調任廣東。兼署督篆。是否已抵新任。均未奏到。天津接仗情形。廣東想未深悉。特以諭知黃宗

漢勞崇光密加防範。即如羅惇衍等。紳董中夙符鄉望者。亦應整頓鄉團。以備不虞。該督等。祇宜信函往來。斷不准形諸公牘。尤不可假奉旨為由。致於撫局有礙。宣露防禦情形。使夷人知覺。儻該夷在粵照常無事。即不可先行挑釁。勞崇光到粵東。駐紮何郡。王慶雲未到以前。務須兼顧兩省。並與省中常通消息。留心夷務為要。

辛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現在前被打傷之船。仍在攔江沙停泊。粵與恆福。文煜。因連日並無動靜。本擬於二十九日。將前獲咪喇噠夷人。先行放回。以聽該夷消息。因是

日早間。瞭見夷船一隻。向北行駛。至巳刻。已抵北塘海口。旋據西凌河。所帶馬隊。哨探得是日北塘西北壘頭沽地方。有舢板船一隻。乘坐夷人八名。內三人登岸。欲行進莊。見有官兵。即退入舢。官兵拾獲咪夷漢字照會總督慶公文一件。名片五紙。飛遞到營。琴與恆福會同商酌。飭由天津道辦給覆文。並委員仍備辦米麩豬羊食物等件。由北塘送赴攔江沙外。咪夷坐船。以示優待。該夷是否就撫。俟委員旋回。再行恭摺奏報。其咪夷一名。現擬暫緩放回。並前獲之咪夷一名。業受重傷。擬一并妥為看守。仍飭黃惠廉。與其盤桓。誘行撫馭之策。此次夷船來津。兵船攜帶大

礙甚多。肆意彼得。斷非實心和好。未必無欲圖占踞天津。另作要挾之計。二十五日甫經接仗。此時若即與言和。該夷正在憤怒。必不肯受我羈縻。即使勉強就撫。亦必不能堅久。現在味夷船隻。既在北塘。是彼來就我。辦理或可稍易。擊伏思夷情叵測。此時恆福又燬。遽然前往北塘。設有疏虞。有關。

國體似宜等候委員回營。詳度該夷情形。再定會議地方。且既經決裂之後。自應倍加慎重。僕一經俯就。該夷必復倨傲。再四籌計。撫收之局。愈緩愈穩。是以擊面飭恆福等。暫緩前往。聽候委員消息。仍嚴督將士。妥為防守。以備該夷。

另生詭謀。該夷若由廣東上海調兵來津。火輪船行走迅速。為期不遠。現在一面趕辦撫馭。一面修整營壘。擊現將安設雙港礮位。調運來營。又京局津局解來礮位。暨奪獲夷礮。均勻安設。似足防守。恒福遵

諭續調督標官兵五百名。屯紮新河。為大沽北岸策應。其歸化綏遠三處官兵到津。擬即派紮雙港。俟八旗武成永固礮位解到。亦即安設該處。以為大沽後隊。至二十五日。直隸提臣史榮椿。在南岸中礮臺。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在北岸前礮臺上。督兵轟擊。該提臣等皆身先士卒。親燃大礮。夷船礮子。打入礮臺。登時陣亡。再喚首嚙嚙嘶之大船十隻。仍

在攔江沙外一帶停泊。合併奏

聞。並將夷人照會暨飭天津道辨給覆文各一件。抄錄恭呈

御覽。

硃批。辨理均屬妥協。

味喇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恭膺大任。理暨天德。簡命。祇領親

筆國書。恭進中華

大皇帝陛下。復躬聆訓誨。諭使將真誠友好之誼。上達

貴國

朝廷。當行抵上海地面。承

欽差全權大臣

照知請到

京師互換在天津所立和約等由。按該約第五款內載美國使臣由天津海口往

京。沿途車馬人夫公館辦差等事。皆由該處各地方官豫備照理等因。今本大臣駕坐寶哈旦大火輪戰艦業已寄泊口外。敢請貴大臣遵約飭令備辦沿途諸事。致本大臣得以與隨帶人員迅速就道前往。

都城請即照覆是望。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給味喇聖照會。

為照會事。六月初一日。由北塘遞到貴國照會總督部堂

公文一角。始悉貴國欽差行舸已抵天津海口。前奉大皇帝諭旨。飭總督部堂。希政使照料貴國欽差。由北塘行走。入京換約。本道備送公禮一分。呈奉欽差行舸。伏乞照收。須至照會者。

直隸總督恆福奏。等擬即督同藩司文煜。前往北塘。正在來裝啟程間。僧格林沁。以夷情叵測。俟天津道派弁齎送味夷照會及食物等件。旋回後。再行前往。該大臣已單銜具奏。等伏思駕馭外夷。終歸議撫。誠如

聖諭。專意用兵。如何了局。所有天津應行豫備館驛。及沿途一切供給。已經分飭地方官。妥為豫備。現在味夷既經投遞照

會。雖倒填二十四日期。在接仗以前。其中是否畏懼。抑或另有詭謀。原難測料。但冀能就撫。即可借勢轉圜。以全大局。一俟天津道照會遞到。該夷如何舉動。委弁旋回。得有確實消息。即與藩司文煜。迅速馳往北塘。如果夷情就撫。即遵

旨。或派員會晤。或行文照會。告以和約一層。必須俟桂良等到後。方能互換。總期相機辦理。暫為羈縻。守候桂良等。到京安辦。其咪夷一名。啖夷一名。現飭天津道派員妥為看守。給以飲食。留為撫局地步。啖酋嚙嚙。訊據所獲夷人供稱。仍在攔江沙外。共船十隻。依舊停泊。尚無動靜。

硃批知道了。

壬寅。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於五月二十三日。據暫署
三姓副都統印務佐領永祥。轉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索
昌報稱。五月初七日。見有下駛火輪船一隻。隨帶小船。由
卡經過。行走甚速。尾隨至伯力地方。始行停錨。訊係夷酋
木哩斐岳幅。帶領夷官夷眾。攜帶槍礮。前赴奇咭等處。不
日旋回。再赴烏蘇哩等語。伏查該酋木哩斐岳幅。前於五
月初一日。由黑龍江城經過時。言須行走一月。至烏蘇哩
綏芬等候會勘地界。旋據黑龍江卡官報稱。五月初四日。
火輪船已經過卡。不容查問。詢之居夷。言其欲赴上海有

事。茲復據報。該夷酋於五月初七日由烏蘇哩口經過前
赴奇咭等處。不日折回。是其形蹤詭譎靡常。其果否徑赴
上海。抑或即日折回。均難懸擬。至前報來三姓城貿易之
撤卜勒幅等三名。據護印佐領永祥報稱。屢經開導。許俟
稍歇即行撤回。而三日之久。並未啟程。仍派兵嚴加防守。
又據該護印佐領永祥。轉據黑河口巡防委員儘先協領
慶恩報稱。五月初九。十二。十三等日。由黑龍江接連下駛
俄夷大船九隻。小船七十一隻。賊艘十七面。夷官一員。男
婦子女五百六十餘名口。烏槍二百七十餘桿。陸續下駛
出口等語。覈其數目。應係黑龍江省前報阿查呢等所帶

人船並近又續報人船之數一併在內伏查該夷人船日漸增多並有攜帶槍械阻之不聽戒心狡抗俄酋到日即應剴切宣示該酋稍循情理當必氣餒斂跡而回惟現在人船為數較多亦應備防不虞可否飭下將軍景濤迅速前來督辦以期周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酋木哩斐岳幅現至伯力地方聲稱欲赴奇哈等處不日旋回再赴烏蘇哩其赴三姓城貿易之微卜勒幅等屢經開導仍未折回並續有人船多隻由黑龍江下駛請飭景濤速往辦理等語俄酋於五月初一日經過黑龍江時稱欲赴烏蘇哩綏芬等候會勘地界至初四日過黑龍口

則稱欲赴上海。及初七日。遇烏蘇哩口。則稱欲赴奇噠。是其詭
譎多端。殊難揣測。微卜勒幅等。前來三姓。既未肯即行折回。而
初九等日。復有大小船八十隻。賊艘十七面。夷官及男婦人等
數百名。攜帶鳥槍多件。由黑龍江下駛。其蓄意蔓延。尤屬可惡。
前已臺諭特普欽。將該酋木哩斐岳幅行蹤。確加探訪。並阻其
三姓貿易。惟夷情日益橫恣。著景瀆。星馳前進。於行抵吉林後。
遵照前奉諭旨。將木酋行蹤確探。妥為曉諭。其前來三姓貿易
夷人。及陸續下駛人船。應如何開導攔阻。以免滋蔓之處。熟籌
辦理。毋稍遲誤。

兵部尚書全慶。倉場侍郎廉兆綸。奏竊惟英夷自犯順以

來縱橫肆逆。其駛至大沽也。聞有與地方照會。具言夷人
游逛。不許攔阻。毀我堤防。不許支吾。彼其心蓋以中國雖
大。久已為積威所劫。一與之較。即謂之釁自我開。其驕請
也如此。五月二十五日。居然駕駛輪船。喝令羣夷擅拆海
口木筏鐵戩等件。仍復連開大礮。擊我礮臺。幸而僧格林
沁等上奏。

天威大獲勝仗。沈其戰艦。殲其醜類。創深痛鉅。逃出攔江。遠近臣
民。莫不舉額相慶。然臣愚竊料逆夷情事。尚不能即時就
撫也。蓋以憑陵上國。稱雄海外。一旦賀戰勝者在中國。則
憂瓦解者在羣夷。勢不能不極力抗衛。以僥倖於一轉其

局設

朝廷亟布懷柔之德。則逆夷益生狂悖之心。我以為感之以誠。彼反謂示之以弱。而撫局愈不可就。臣等聞其戰敗以來。不進不退。彼其心甚急。而其事反似緩者。或將觀我動靜。以相機施其毒心。或將逞彼兇鋒。以走柯呼其死黨。以臣等之愚窺之。竊恐早晚之間。該夷仍別有舉動。斷不肯聽我兵戰勝。就撫而去。而臣等之所通慮者。我之精銳。現祇聚于大沽。旁無應援。後無擁護。且聞雙港之旅。已調於前營。津門之備。但資於土練。又聞北塘一帶。亦頗空虛。彼正多方以謀之。我不悉力增兵以應之。僅恃海上一軍。當

其非常允諾。萬一有他。何以善其後乎。臣等愚以為正當
尋借格林沁既勝之師。厚集兵加大聲。

天討。挫彼兇狂。該夷蕃越重洋。勢必不能持久。待其窮蹙。取前
而更張。以其其銳起心。辨理方為得手。臣等明知

國用浩繁。動多掣肘。第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今英是偏處。

筆數之下。滋毒至深。天下之急。孰有急於此者。臣等以為無
論何項要需。皆宜權衡於輕重之間。先其所急。俟夷情既
定。其他用款。自可從容籌畫。次第施行。惟望

皇上斷自

聖衷速簡重臣。發勁旅以嚴近畿各海口之備。以大僧格林沁等
之援。俾我兵百戰之餘。得以再接再厲。兵力既厚。勇氣自
伸。並令廣東義勇。擄香港以牽其援。兵登州水師。合板順
以截其歸路。然後

國威可振。撫局可成也。

硃批覽奏已悉。

全慶等又奏。刻下天津探勘公館。關係豫為該夷自北塘
進京之地。竊思自北塘進京。本無須由津行走。今既為之
公館矣。在該夷陰請伎倆。何所不至。或到津後。多延時日。
探我軍情。或別以游逛為名。遣人直向大沽一帶。窺我形

勢是時聽之不可阻之不能而天津除大沽精銳外其餘
守備無幾一為窺破深足為憂且夷性至疑至狡其進京
也未必肯就我約束少帶從人自非擇要設兵實不足以
密防閑而資彈壓即

天恩果許其入覲則由津進京尤須嚴為設備如臨大敵所為裁
之以禮而示之以威務使之妄念不生始可以誠心相與
總之蜂蟻豺狼之性固未可遽以人理待之也

硃批覽未戰之前固宜防範已戰之後尤慮如意惟不可稍露痕
迹

甲辰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本年辦理海防調兵防堵所

有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奉

旨赴天津軍營。歸僧格林沁調遣。五月二十五日。噶夷大小火輪
船多隻。直闖海口。臺開大礮。攻我礮臺。繼後以步隊多人
上岸。直撲營壘。兩盟馬隊。於槍礮如雨之中。往來馳突。連
環槍礮。轟斃極多。又因夷人勢眾兇猛。營南兵力較多。經
僧格林沁飭令於該隊內。撥改步隊數百名。以護營壘。該
官兵復能排列濠溝以外。擊退夷眾。力保營壘。實屬奮勇
圖功。不避鋒鏑。洵為勇敢得力之軍。其兩盟出力馬隊。僧
格林沁。以蒙古官兵分應出力。且因初有微勞。是以未經
列入。惟繫於是日。由新河馳抵海口。目親該夷。橫悍異常。

礮子紛紛落地。有重至六七十斤者。電激雷轟。營牆震動。其兇悍猛烈情形。迥非粵捻各逆可比。該馬隊官兵等。均能一往無前。異常奮勇。不敢墜於

上聞。茲據擇其尤為出力之帶隊官員。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俯准獎勵。出自

皇上天恩。

恆福又奏。藩司文煜。欽奉

諭旨。馳赴天津。幫同督辦。理夷務。該司於五月二十五日到沽。業經奏明在案。嗣後如果夷情就撫。入京換約。督自當督同文煜。妥為照料一切。惟遇有夷務事件。應否會銜具奏。與

夷人往來公文應否一併列銜伏乞

聖鑒訓示。

恆福又奏。初三日戌刻。據干總任連升。同沽面稟。初二日。因風大未能趕到。初三日早。甫到攔江沙外。味夷火輪船。與各夷船隻。解次停泊。該弁投遞公文。夷兵於船上排列隊伍。囑該弁守候逾時。始將豬羊等物收受。發給漢文照會一件。紅紙片一件。察其情形。似與味夷暗通消息。並面訂初六日赴北塘會晤日期。等與藩司文燾。公司拆看。係味夷副使兼管翻譯事務衛廉吉。照會天津道公文內載各情。與任連升所稟相同。伏思味夷批稟。經此番懲創之

後自難露面。如味夷真願就撫。赴京換約。等事。待之以禮。設法羈縻。使之就我範圍。則佛國游移之見。或可挽回。即英國驕悍之情。亦成孤立。但有機會可圖。自可妥商辦理。第該夷與英夷船隻毗連。暗通消息。且該夷面問該弁。現在大沽海口。聞係僧王統兵駐守等語。初六日。又欲乘坐火輪船一隻。囑派熟識水道之人。導引入口。是否實為換約而來。抑或另有詭計。殊難深信。等會商藩司文煜。於照會內添敘北塘水淺。該國船隻難以入口。初六日。派弁備船往接。此項照會。仍派千總任連升。前赴該船投遞。再行留心察看。藩司文煜。於初四日。先赴北塘。妥為布置。等語。於

初五日即赴新河。俟初六日接見該夷時。如果該夷整隊上岸。我軍亦排隊相接。以崇體制。如該夷不帶多人。火輪船亦不入海口。自當飭令弁兵。改裝易服。密為訪覈。總期相度機宜。不動聲色。以全撫局。

硃批覽奏俱悉。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兩盟官兵出力。開單懇請獎勵。並夷務事件。文煜應否會銜各等語。前據僧格林沁奏保海口出力各員。并業經諭知該大臣。均依議行。惟須定局後。再降明發諭旨。茲據該督奏稱。五月二十五日之戰。蒙古兩盟馬隊官兵奮不顧身。擊敗夷眾。實屬異常出力。所請賞給該台吉章京護衛等項。

戴花翎。均依議行。即著該督傳諭各該員。准其將所請頂帶花翎。先行換戴。以示嘉獎。一俟吏務定局。即與僧格林沁前保各員。同降諭旨。藩司文煜。隨同恆福。辦理吏務。遇有陳奏事件。著准其會銜具奏。與夫人往來公文。並著一併列銜。恆福另摺奏。與味酋訂於初六日。在北塘地方會晤。夷情狡悍。未必即能就範。該督於會晤後。著仍回大沽。與僧格林沁商酌辦理。

味喇噠照會。

為照會事。六月初一日。准貴道送來公文一角。並公禮一分。登拜之餘。曷罄感銘。現奉本國欽命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華。諭令照復。通知訂於本月初六日。在北塘

地面與直隸總督部堂慶會晤。請即派委熟識北塘水道之人一名前來帶領本國火輪船進口是望。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給咪利堅照會。

為照會事。六月初一日。由北塘遞到貴國欽差照會一件。始知貴國欽差行舫亦抵海口。本督部堂前經欽奉

大皇帝諭旨。照料貴各國欽差。由北塘入京換約。曾於五月二十五日。照會大英欽差卜在案。當接大英國漢文正使盛。回片一紙。不聽委員投遞照會。徑領兵船開礮接仗。本部堂聞之。不勝駭異。因念大英國欽差來意。原為入京換約。

起見。非為尋釁而來。我

國大沽設防。原為彈壓地方。亦非別有他意。本督部堂既奉諭旨。督同藩司照料。貴各國欽差。由北塘入京諸事。而大英國欽差。必欲於大沽行走。毀壞攔江一切防具。起意憑陵。此中曲直是非。當有公論。茲准貴國欽差照會。申明入京換約之議。本督部堂。已經督同藩司。飭知地方官。豫備車馬。人夫館驛。一切妥為照料。貴國欽差。或住船上。或住北塘。一俟我

國

欽差大臣

大學士桂到津會同貴國欽差商辦入京換約事宜我

國與貴國素稱和好。並無嫌隙。我

國向以誠信待人。本督部堂自當督同藩司謹遵

諭旨。妥為辦理。正在封遞照會間。於六月初三日。據天津道呈送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欽命駐紮中華副使兼管繕譯事務

衛公文一角。得知貴國欽差訂於本月初六日在北塘地

面與本督部堂會晤。甚為欣慰。查北塘海口水淺。貴國船

隻難以入口。至期即派千總任連升。豫備船隻。迎接貴國

欽差。赴北塘會晤。兩國和美。請勿多帶從人。以免居民驚

擾。以敦舊好。是為至要。須至照會者。

恆福又奏。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天津民團。是否可用。當激勵以輔助官兵等因。欽此。查天津民團。經天津道孫治。候補道鮑桂生等。會同辦理。琴到任後。復經接見紳士。剴切曉諭。該紳等感激圖報。已辦者復加整頓。未辦者接踵舉行。不特旗幟鮮明。軍裝完整。即團勇技藝。時常操練。亦漸熟嫻。於稽查奸宄。彈壓土匪。頗資得力。此次海口官兵。與夷船接仗時。大沽紳士民團。均各歡欣鼓舞。饋送餅麪食物。於矢石交下之時。運赴營盤。絡繹不絕。民情可用。於此益信。琴於是船始至時。因天津道孫治。現在海口有緊要差委。難以兼顧。已到飭候補道柏春。督同天津府縣。妥為接辦。令即會同紳士張錦文等。督

率民團隨時訓練。並飭著天津鎮派撥鎮標官兵八百名。飭令遊擊德太等認真管帶。於城廂一帶會合團勇。晝夜梭巡。以壯聲威。而資鎮靜。現在天津郡城人心安定。茲復奉

旨。激勵鄉團。等因。當督同文煜。勸諭紳董。實力奉行。務期補助官兵。互相聯絡。事竣之後。再將出資出力人員。查明分別獎勵。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該夷自受創後。相持數日。旋據味酋華若翰。投遞照會。督臣恆福。先飭天津道孫治。給

與回文。隨飭藩司文煜。馳赴北塘。相機議款。一面照會味
首。諭以由北塘入京換約之意。並允聽從。初六日會晤商
議。聞味首尚稱馴順。或能遵

諭辦理。惟能否聯合。使受羈縻。尚未可知。竊以北塘營壘。規
模與大沽無異。既將礮位兵丁撤去。恐該夷入內窺覷。便
可推知大沽情形。是以於營內埋伏地雷。鎖閉營門。令守
營兵丁。明告該夷。阻其入營。恆福專任撫局。不能不與夷
酋會晤。而北塘防兵既撤。與夷船偏處。恐有疏虞。仍須駐
紮大沽。定期會議。程途非遙。可以往返就商。總須使我有
制夷之方。該夷不至乘我之隙。方為盡善。噫。夷經此一番

懲創憤憾必深。該夷兵船駛入內河者，多被損傷。必往廣東上海調取兵船，以圖報復。味佛二夷既與黨同，或託詞與我連和，慢我軍心，以陰逞其狡謀，亦不得不多方慮及。粵已飛咨兩廣兩江各督臣，知照擊毀夷船多隻。該夷敗退各情形，各令探有夷船北駛之信，飛速咨報大沽營壘。間有損毀，已飭趕緊修補。惟期鼓勵軍心，嚴治守備，以防夷船之報復。斷不敢以北塘方設法撫綏，稍存大意。至二十五日，擊沈夷船四隻。該夷由水底扯回一隻。我軍燒毀一隻。其餘二隻連日開礮轟擊，糜爛破損。擱置鐵戲外，亦無夷兵守看。沈水大小礮位，經我軍撈運七尊，安設礮臺。

營牆約重三四千斤不等。尚有萬斤以上大礮。派水夫撈取。輒被該夷開礮抵禦。夷人或潛來拉運。我軍亦開礮轟擊。難心灘外擊損夷船八隻。該夷晝夜補修。先整理兩隻。駛出攔江沙外。至初四日酉刻。各船前拉後擁。乘潮下駛。頃刻均已退出攔江沙外。停泊之船約共十七八隻。此夷船陸續退出攔江沙外之情形也。該夷經此次受創。愧悔交迫。入京換約之議。本屬詭謀。或竟可以中阻。味酋兩次照會。皆列總督慶銜名。亦見其故作周折。並非實心求和之意。或竟添調兵船。再圖滋擾。統俟日後稍有端倪。再行

陳奏。

硃批○所慮實為周妥○統俟本日該督與味酋見面後○方能得其梗概○再為詳諭飭遵○

乙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等桂良率同段承實前行○等花沙納帶同臬司薛煥等繼進○今奉

諭旨○現擬令薛煥率領候選知縣黃仲禽○即由河間直赴天津○並一恐夷情躁急○特擬照會交赴天津○由僧格林沁等○略與該夷○以安其心○惟夷人素性多疑○若令其久候海口○勢必不能○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直隸總督恆福等。與各夷首議明。凡係進京換約之人。准其先至天津城外居住。必須以禮款待。其隨帶兵役人等。仍在欄江沙外靜候。如進口人數過多。轉恐照料難週。不足以示相厚之意。至繞泊北塘一節。萬一該夷疑我別有他意。不肯由彼處前進。似宜斟酌妥辦。至將來該夷等到京後。安置何處居住。亦當豫為料理。免致臨時掣肘。以上兩節。均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接奉諭旨。先令薛煥、黃仲龢赴津。並請飭恆福等妥辦一摺。前據桂良等奏。夷酋業已赴津。原議令其

由北塘進口。來京換約。其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安設鐵戩木
筏等件。斷難因此撤防。已先由天津道投遞照會。詎該夷狂悖。
不遵理諭。強欲闖進海口。撤我防具。駛入內河。五月二十五日。
先行開砲轟我砲臺。僧格林沁督率弁兵回擊。毀其船隻。傷斃
夷兵甚多。所有接仗情形。據僧格林沁奏稱。已咨桂良等知悉。
連日相持。未再接仗。夷船已退出攔江沙外。能否悔禍。尚難豫
料。茲聞味裏遣人至北塘投遞照會。恆福又據與訂期。初六日
在北塘會晤。現尚未據恆福等奏到。俟味裏肯為轉圜。自可相
機辦理。如該夷等不肯由北塘進口。斷難自撤防具。准令由大
沽進口。况既經接仗。情形又與前議不同。桂良等先令薛煥黃

仲奮徑赴天津。著詣僧格林沁軍營聽候。該大臣等相機調遣。桂良等仍迅速履程進京。無論何人先到。即著遞摺據備召對。面授機宜。

又

諭昨據恆福奏。與味酋訂於初六日在北塘會晤。當諭該督會晤後。仍回大沽。與僧格林沁商辦。該酋見後情形。諒該大臣等已奏報在途矣。本日桂良等奏。擬令薛煥率領候選知縣黃仲奮。即由河間直赴天津。並特擬照會。交赴天津。由僧格林沁等。給與該夷。以安其心。並稱夷性多疑。若令久候海口。勢必不能。請飭恆福等。與各夷議明。凡係進京換約之人。准其先至天津城。

外居住。其餘仍在攔江沙外靜候。至曉泊北塘一節。萬一該夷不肯由彼處前進。似宜斟酌妥辦等語。桂良等所奏各情。自係未知該夷業經開仗。已非從前局面。薛煥、黃仲會計日當可到津。即令在僧格林沁軍營聽候差委。其所擬照會。是否與現辦情形相符。亦須斟酌。再行投遞。該夷初至海口。本令其由北塘赴天津城外暫住。靜候桂良等。乃該夷不遵理諭。輒起釁端。此時桂良等奏。尚慮該夷不肯由北塘前進。斟酌辦理等語。意在令其仍由大沽赴津。未免過於遷就。不知現在夷情之兇悍。尤宜加意嚴防。豈可自毀藩籬。以快敵人之志。今米曾既肯赴北塘。與恆福會晤。如察其情詞。肯為啖首轉圜。或啣米二國。肯先

換和約。著即督飭文煜。乘機開導。即嚇酋助惡。亦只可佯為不知。使其先就範圍。則哄酋勢孤。當更易於辦理。至進京一節。如味酋不先提及。亦勿與先提。俟桂良等到後。再說可也。

丙午。直隸總督恆福奏。於初六日寅刻。督同藩司文煜。暨通永道天津道。並清河道。及隨帶各文武。由大沽馳往北塘。守候該夷會晤。僧格林沁。派馬隊官兵五百名。於派督標官兵四百名。在北塘附近一帶。不動聲色。嚴密防備。所有接見該夷館驛。妥為辦理。臺派官兵登高瞭望。不見夷船帆影。直至酉刻。始據任連升。同至北塘稟稱。初五日因風色不順。未能趕到。於初六日早間。始抵夷船投遞照

會該夷告以定准初九日備內地船隻往接帶領該夷火輪船一隻進口如水勢不敷浮送行至何處即在何處停泊到北塘後不能耽延即行進京換約並問桂良等何時可到又言日前接仗該酋曾力阻英佛兩國免傷和好而英佛兩國恃其强悍不聽勸諭等情當將照覆一件交該弁齎回鄂與文煜公同拆看詞意與該弁所稟大略相同鄂因該夷既已改期祇可等候當即率同藩司等撤隊回法伏思味夷華若翰前有初六日到北塘會晤之議曾經鄂照會該夷或住船上或住北塘守候桂良等到津商辦入京換約事宜乃該夷來文與面告任達升之語並不答覆

此層而即欲進京。意甚堅執。擘與文煜。悉心商酌。味夷詞。雖恭順。尚無榮驚情形。惟二十五日之戰。味夷船隻。實與。英佛兩國。同時直闖海口。有所獲。味夷蔣十坡。口供可證。今該夷既倒。填照會日期。又以力阻。英佛兩國為說。掩其。同謀。是否。因僧格林沁擊敗之後。憐我兵威。抑或另有說。謀殊難憑信。况初九日。由北塘進京。為期過迫。難保非於。連和之內。隱懷挾制之心。現在桂良等行抵何處。擘前與。僧格林沁。由六百里飛咨。至今未准咨覆。日深焦盼。現擬。照會該夷。於初九日。在北塘會晤。並令暫為守候。桂良等。到津信息。第該夷能否遵照辦理。聽我羈縻。尚難懸揣。至。

所帶隨從人數。該酋照會內有攜帶些少隨員之語。復面告任連升帶領隨員暨跟役等。共三十餘名。該夷如誠心就撫。自可不帶夷兵。而火輪船隻。又欲停泊北塘海口。一切彈壓稽查。必須倍加慎重。不可稍涉大意。謹將該夷照會一件。並芽擬給該夷華若翰照會一件。一併鈔錄恭呈。

御覽。儻該夷不肯守候。應否准其即行進京之處。請

旨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接到咪夷照會。即欲進京。現擬暫為羈縻一措。初六日。恆福未能與咪夷會晤。該夷照會。訂於初九日備

船往接。到北塘後。即行進京換約。並有攜帶些少隨員之語。味
夷既欲到京換約。即不必過為攔阻。致彼生疑。但須告以桂良
等尚未到京。汝等或在北塘守候。或徑欲進京。總須俟桂良等
到後。方能互換和約。如該夷情願少帶從人。先行來京。該督即
揀派道員一人。副參領一人。伴送。妥為照料。護送來京。至時夷
雖隨同。味夷聞進。仍可伴為不知。即著恆福等。給以照會。告以
現聞該國船隻。亦到攔江沙外。味夷現在准其進京換約。惟此
次味夷。係無端尋釁。自違和好。並非中國失信。想佛國必不肯
背約。是否與味國同換和約。抑或俟候國事定之後。與該國一
同互換。如此照會。看伊如何回覆。並將俟桂良等到京。方能辦

理之處。一並照會。俾英知悉。桂良等到京。總在本月二十日後。至味夷。停泊北塘。一切彈壓稽查。仍須借格林沁等嚴密防範。勿稍大意。

給味喇堅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國欽差。六月初六日照會。改訂於本月初九日午刻。前來北塘等因。本督部堂自當如約。飭令地方官。於初九日。豫備船隻。赴攔江沙口。迎接貴國欽差。來北塘會晤。至入京一節。前已奉

旨令

大學士桂
吏部大堂

由上海來津。與貴國欽差。商量定期入京。屆時需

用車馬人夫館驛一切。本督部堂自當遵

旨督同藩司妥為照料可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味喇堅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部堂六月初四日來文。內開各等因。均已閱悉。本大臣現訂於六月初九日午刻。攜帶些少隨員。前往北塘。順即進京。誠願於一切凡屬行程所需。皆已豫備。俾本大臣與司員等。得以就道。過往。前在上海。准

欽差

大學士桂
史部大堂花

照知。言明在天津定當有大員迎接等語。是以本

大臣以為毋庸猶豫延宕。乃應如所許。迅速啟程。是誠厚望也。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戊申。

諭內閣。現在俄羅斯國遣使來京。著派戶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刑部尚書瑞常。定期與該使臣相見。

俄羅斯補續和約。

俄羅斯國大皇帝。細閱早年所立新舊和約。確知其中條例。不能除兩國嫌隙。多因條說不合。現在相交之意。或有含混之處。或有宜增之處。以及重說等弊。必須講明。故議定補續數條。使時勢相合。而和好益固。下至庶民相交。雖人事日繁。亦無妨害。是以本官與

貴國

欽差大臣等商辦。

一按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決定兩國東西分界。

一定旱路貿易章程。

一查對早年所立和約。為指出增減各條。

補續和約條目。

第一條。補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在黑龍
江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應合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在
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疆。定由烏蘇
哩江黑龍江兩河會處。沿烏蘇哩江上流。至松阿察河會
處。由彼處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興凱湖及琿春河。沿
此河流至圖們江。依圖們江至海口之地。為東界。

第二條。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喀倫等處。由早年和約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

第三條。為將兩國所立交界。詳細指出。兩國應派可靠之員前往。該員等應將所指各分界。做記繪圖。各書寫俄羅斯字二分。滿洲字或漢字二分。共四分。所做圖記。該員等畫押用印後。遇有邊界及立界牌等事。以此圖記為本。立界牌一事。隨兩國之意。按照圖記商辦。俟圖記辦成時。將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俄羅斯國收存。俄羅斯

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中國收存。兩國各收二分。互換圖記時。仍各具文畫押用印。當為補續此約之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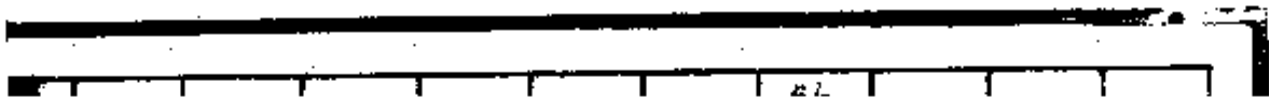
第四條。俄羅斯國人。照舊在陸路行商。或由恰克圖。或由別處。隨該商人之意。往庫倫。張家口。北京。及中國內地諸城貿易。中國人亦可往俄羅斯國行商。沿途貿易。兩國相助保護。免其勒捐。任伊運往貨物貿易。俄羅斯國人在中國。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國。在鄉准其典置田地。立堂修蓋。商場房屋。

第五條。為預禁貿易人等。以於中國一切含混爭端。及稽查俄羅斯國商人。可於庫倫。張家口。喀什噶爾。齊齊哈爾。

及在中國別處酌量設立領事官或任事官。中國在俄羅斯國都城或他城亦可添設領事官任事官等。

第六條。查從前康熙二十八年。在尼布楚城。並雍正六年。在恰克圖所立和約。因年久。兩國相交貿易之事。多有不同。因此現在議定。將前立和約。查對酌改。其事交上。官第三條使臣等辦理前約。大半言邊界之事。是以酌量和約之條。宜在恰克圖會同商辦為便。其尼布楚。恰克圖所定條例。今更改不用者。盡行刪除。

該員等。各照天津所立第十一條。所言來往公文。及寄送物件之章程。應詳細講明。亦當為補續此約之條例。



將軍咨行公木哩斐岳幅文稱。吉林將軍已派官數員。將烏蘇哩及東海之間地方查明之言。本國復發交官數員。前往約會之地。未見中國官員。恐延時誤事。自行辦理。因此行至海。仍未遇見。所做邊界地理圖及文記。數日內應乘船由北塘送本官。且如今未定之邊界。俱已深悉。可以立定。此決定邊界之事。中國亦必喜悅。因中國上官屢次欲立邊界。以便豫禁邊界爭鬪相疑等事。再者豫防他國侵占之端。應早為決定。如將此地許與本國。於中國明有益處。本國從東至西。一萬餘里。與中國相交一百餘年。雖有大事。並未一次交鋒。若英吉利等。千餘年之間。常至爭

關已經交鋒三次。然通數萬里地。尚且如此。况離此相近乎。若英佛兩國。往滿洲地方東岸。兵船火船。來時甚易。中國海界綿長。戰法各處皆不能敵。惟本國能辦此事。若中國與本國商定。於外國船隻未到彼處之先。先與本國咨文。將此東方屬於本國。我國能保不輸何國。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國東界。亦可平安。且須知我國欲占之地。係海岸空曠之處。於中國實無用處。且貴國使臣。須知因本國官員到彼。並未見有中國管理此處官員之跡。我們業經占立數處。

第二條 第三條 中國早已願意查明決定西疆除自阿爾

多利亞月刊三十一
三

袞河。至沙賓達巴哈山之界。早經決定。至今並無微有相
疑爭牴之處。其西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之地。先時未能
決定。因中國尚未得有準噶爾及新疆等地。本國與中國
交界。彼處交界不相連屬。今當商辦。決定此界。豫禁含混
相爭。儻中國仍不商辦。本國即不論中國願意否。仍然自
已定界立牌。如此則與中國有益乎。中國亦能不忍本國
乎。不謂本國界官。私自辦理。侵占地方乎。至細溝新疆之
事。因無他圖。又離京甚遠。在京不能辦理。應由本國派員
會同

貴國界官。一同商辦。決定為便。

第四條。尼布楚所立和約。中國常謂引證。按此和約。本國商人。准其任意在中國所屬地方內貿易。據此和約。本國商人。曾經屢次在齊齊哈爾。庫倫。張家口。北京。任意貿易。恰克圖。所立和約。復定舊例。往北京行商。領事官即格佳。京數年。特為照應貿易之事。此後本國與中國斷絕貿易。並非照依新立和約。因兩國微有嫌隙。並貴國官人勒捐本國商人之故。若本國不守和好之道。早與中國相戰交鋒。亦如暎佛二國。因勒捐該國商人。數年間。與中國交鋒三次矣。本國不然。雖中國明達和約。本國仍固守和好之道。今不准本國商人在中國內地照舊貿易。

有理乎。上年天津新立和約十二條內載

大清國若有與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羅斯國。一律辦理施行等語。且英國不惟准其內地貿易。即間遊俱可。合本國陸路貿易之事。不復論議。乃按照新舊所立和約。索許徑到中國內地貿易亦可。然本國因固和好之道。願意平安商辦。勿迫本國別謀辦法。仿照外國爭戰。兩國係自古以來相好之國。理宜平安商辦。方妥。陸路貿易。不惟於本國有益。於中國亦然。據英咭喇云。伊等每年所帶貨物。及鴉片煙。除換買茶葉等物外。賺銀一百三十萬兩有餘。使中國虧耗。本國商人貿易。現時雖小。

祇買茶葉。除貨物
易廣太。本國商人
益多。亦可補還由
第五條內。所言設
之理。中國與外國
等官。何惟於本國
哈台二處。所設領
廣東等處。所為。使
處。尚可勿庸設。亦
什噶爾。尤為緊要。

理目自明。豫禁邊界會混爭端之事。務須查對早年所立和約。其邊界各員之言。可以為證。

軍機處照覆。

一第一條內。稱應定東界等語。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屬於俄國。所定甚為明晰。至黑龍江交界。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使臣木哩斐岳幅商辦。其吉林所屬之處。並不與俄國連屬。亦不必議及立界通商。貴大臣所云。恐有他國侵占。為我國防守起見。因屬貴國美意。斷非藉此侵占我國地方。然若有別國占踞。我

國自有辦法。今已知貴國真心和好。無勞過慮。

一第二條。第三條。皆稱查明決定新疆等語。查新疆我國與貴國本有分疆地界。應由該處本管將軍大臣。會同貴國使臣。照舊定交界辦理。以免侵占。

一第四條內。稱俄國人欲往庫倫。張家口。北京。及中國內地。他諸城。貿易等語。查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已與貴國通商。此外所言之地。係天津新定和約內所無之處。不可前往通商。以敦和好。

一第五條。所言設立領事任事官。及第六條。據禁邊界含混等語。查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已有領事

任事等官。其餘各處。既非通商之地。亦勿庸設立領事各官。至交界一事。已於第三條內講明。即可勿庸再續。以免重複。

庚戌。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初九日寅刻。鄂等督同文武各員。帶領兩盟馬隊五百名。督標官兵四百名。馳赴北塘。豫派千總任連升。雇備民船。迎至攔江沙口。該夷酋即乘坐民船。並自帶小舢板船二隻。於巳刻行抵河岸。該夷見岸上係以車馬備接。不肯乘騎。因其自攜綠呢轎一頂。藍呢轎一頂。向千總任連升。索要轎夫十六名。以備該國公使。及提督乘坐。鄂等當派廣平府同知博多宏武。

候補知州曹大燮。往告此間海口偏僻。並無轎夫。現自總督起文武各員。均係乘馬。該酋等聞此。亦即上岸乘馬而來。琴等。公同在館舍接見。係味國公使華若翰。提督達酋副使衛廉士。通事代華若翰云。稱係奉伊國主派令齎送國書進京。互換和約。於五月初三日到上海。與桂良。花沙納等。見面二次。即行開船。於五月二十一日。到大沽海口。現已半月有餘。即乘備辦夫馬入京。換約等因。琴等當告以桂良等。已由上海起身。月內可到。並聞先派江蘇某司薛煥。來此照料。可以安心靜候。該酋以海面風濤之險。難以久住。即欲先到京城守候為詞。並云止帶隨員二十人。

書寫跟隨等項十人進京。餘均在船等候。等語。請
書寫跟隨等項十人進京。餘均在船等候。等語。請

旨。再行照會。該首應允。惟諄問日期。等語。答以。至遲不過十日。該
夷又以海上風大。潮湧。伊國大船。尚可在攔江沙外。其小
火輪船一隻。欲停北塘河口。以避風濤。船上兵丁。一切食
物。自行出賃採買。等語。答以。既係和好。即小火輪一隻。停
泊口內。亦無不可。惟兵丁人等。不得擅行上岸。此地礮臺
營壘。內有埋伏。係為防守地方而設。萬一隨來之人。誤入
營內。致有傷損。地方官不任其咎。至一切食物。官可採辦
致送。該首均已允從。不令夷兵上岸。此味夷情願就撫之

情形也。至英夷不遵理諭。先行開砲一層。等向其詢詰。照會何以不接。食物何以不受。既係同來。自無不知底細。我中國以誠信待人。從不輕易用武。以示懷柔。而歷年來大皇帝之優待英國。尤為寬厚。現既允其進京換約。則大沽北塘同一行走。有何爭執。況以換約而來。意在和好。豈有毀我防具。擊我砲臺之理。此中曲直是非。當有公論。該酋答以二十五日。所遞照會。伊雖未見。而知有此事。至英佛兩國實因不走北塘。必欲由大沽行走。是以與官軍接仗。現在英國公使已於初七日開船。佛國公使已於初六日開船。均回上海。仍有船隻在攔江沙外停頓。從前和約內原有

彼此調處一層。如可挽回。伊必肯盡力。惟須我國與英俄兩國。均向其囑託。方能從中調處等語。牙等答以。豈非我開。英。國。如果知悔認錯。不妨仍舊連和。儻仍一味逞強。惟有再行接仗。牙等查其辭色。似為英俄說辭。而若合若離。又不肯引為己任。夷情詭譎。實難窺其端倪。此英俄兩夷。不能遽然就撫之大概情形也。味夷在北塘館驛。接談逾時之久。辭意頗為恭順。臨行袖出夷信一紙。係寄俄羅斯者。囑牙等遞至京師。俄囉斯館收拆。遂於未刻。仍坐車赴河干。乘伊國舢板船而去。牙等以進京一層。該酋既甚為急迫。未便久羈。致生枝節。正擬具奏間。接奉寄

諭。牙等。遵即折回大沽。將以上各情。與僧格林沁。悉心商酌。約計桂良等到京。總在二十日以後。擬於十五日間。先與該夷送信。約其二十日前後。派委文武妥員。護送該酋華若翰北上。其行走道路。一由北塘起旱至津。由天津水路到通。一由北塘起旱至香河。由香河水路到通。兩路均可行走。惟天津人煙稠密。夷人到津。恐其驚擾。不如由香河行走。較為順便。如該夷不肯由香河行走。再令取道天津。臨時斟酌辦理。一切支應。均派委員專司其事。以示優待。而順夷情。其喚佛兩酋。雖據華若翰聲稱。已回上海。是否確實。殊難深信。第該夷自接仗以後。退至攔江沙外。若擬給予

拂夷照會。難以投遞。且我先俯就。則彼必益肆騷。矜一如稍緩時日。或味夷能於轉圜。使拂夷就範。而英夷勢孤。尤無痕迹。該酋華若翰。雖不肯以英拂之事自任。而曾言及三國同係換約。我國由北塘行走。彼二國亦可照樣等語。此時總宜示以鎮靜。俟彼來就我。因勢利導。方為穩妥。恆福等又奏。僧格林沁已於初八日。接到桂良等。在宿遷來咨。並照會三件。等公同查閱。所擬照會。係在未接仗以前。現在味酋既准入部。勿庸給此照會。而英拂兩國。正在相持之際。尤覺未便。前項照會。似宜均暫緩給。其本日味夷所給俄囉斯信件。當其交寄之時。等因。初次見面。

若不接收。恐彼生疑。是以暫為留下。現擬順便仍行齎還。告以不日進京。可以自行攜帶。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等奏。接晤味酋情形。並擬緩定日期。令該酋赴京一摺。味酋華若翰。於初九日在北塘地方。與恆福等會晤。辭意尚為恭順。此時既許其來京換約。或由北塘起旱赴天津。由水路進京。或由香河一帶進京之處。俱令該夷自行酌定。斷不可勒令必須由香河行走。以免生疑。惟不可多帶從人。並須飭令各該地方嚴密防範。沿途情形。料亦驟難窺測。啟程在二十日以外。則到京之時。桂良等計亦可到。惟薛煥及黃仲奮前

有旨准其先赴天津。此時既由恆福派員護送該夷進京。薛煥等即可勿庸先赴天津。著恆福即沿途行知薛煥等遵照即行來京。勿庸投赴僧格林沁軍營。至該酋所稱唵啡兩酋均往上海。原難憑信。惟味酋和約內載有他國或有爭端。該國應善為調處之語。儻伊願為該兩國調處。即可乘機轉圜。若僧格林沁等悉心酌度。相機辦理。本日亦已諭知何桂清令其探聽唵啡兩酋。如果在滬。先給照會。將味酋開導矣。味夷所懇轉給俄夷書信。不必拂其所請。恆福等著遇便寄京。即可轉付俄夷。

又

諭前因夷船在天津受創後。停泊海外者無多。恐其駛赴上海廣

東重來報復。諭令何桂清。委員查探動靜。或說商人及咪佛二
夷之在滬者。從中勸阻息事。本日據恆福等奏。已於五月初九
日。與咪酋華若翰。在北塘會晤。情詞尚為恭順。並肯不帶多人
入京換約。惟據稱。咪佛兩國公使。已於初六初七兩日開船。均
回上海。未知其言是真是偽。若何桂清派員密探。如果咪佛二
酋竟在上海。除咪酋開釐。自難先與講話。其佛夷在滬。即若何
桂清。給與照會。告以天津之警。開自咪夷。聞咪夷已赴北塘訂
期。換約。爾國既未犯順。與咪國事同一例。何不在津守候。桂良
等到時。亦由北塘行走。少帶從人。均照咪國辦法。進京換約。而
歸。如此開導。僕佛夷悔悟轉圜。則咪夷之勢自孤。可期漸就範。

圖其華夷各商如能借資其力從中開導並著相機妥為辦理

癸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前將夷船駛出攔江沙外。各情具奏。與該夷相持。已逾十日。訖無動靜。據味夷酋初九日與督臣恆福會晤時。聲稱。嘆弗兩國公使。初六七日。已回上海。連日瞭望攔江沙外。夷船仍係照舊停泊。自初十日起。夷船陸續開行。至十二日。已刻全數不見形影。惟味夷大小火輪船二隻。停泊北塘海口。察其情形。頗亦自知理屈。進退無措。或暫回本國。以圖再舉。或開泊別處。另生枝節。均未可知。該夷此次之來。原不過以和好愚我。暗

施其詭詐伎倆。若果但為換約而來。兵船二十餘隻。夷砲百餘尊。夷兵數千名。安所用之。其為有意逞兇要挾。固不待辯而明者也。二十五日之戰。力挫兇鋒。該夷懷憤必深。仍將調集兵船。以圖報復。若得中國兵力。使受一二次巨創。該夷虛憍之氣。不堪再折。必立見頹挫。可保中國數十年無事。或該夷稍有悔悟之心。可以相機開導。使受羈縻。輸心效順。出之自彼。撫局方為穩固。此等窺度。嗾導兩國情形。當從緩設法招徠。不宜操之過急。其情事實係如此。至味夷入京換約一節。接奉咸豐九年六月十二日

諭旨。

聖慮周詳。一切當敬謹遵照辦理。惟天津民戶稠雜。去歲夷船停泊城外。不無滋擾。此次夷使過境。居民或因交仗言語傷犯。反覺非宜。應令其繞過天津。再行登舟。似於事體較為穩妥。該夷三國。比黨同謀。斷無兩國敗回。允聽咪夷一國自行換約之理。其中恐有詭謀。咪夷會晤時。既不認與我接仗。所移照會。填寫日期銜名。種種含糊。必係與英佛兩國商量停當。留之天津。以為轉圜之地。委員曹大綏。博多宏武。往咪夷船會晤。該夷副使衛廉士。並二十五日所獲咪夷。亦不肯承應。且稱三國兵民互用。咪國有英佛之人。打仗時。惟以旗幟為準。且據由北塘旱路入京。該夷自備。

坐轎。由地方雇給轎夫。並有行李百餘擔。應備夫百餘名。不肯乘坐車輛。該夷惟以入京換約為言。不認接仗。自屬為將來與英佛兩夷說話地步。據上年留於天津之廣東人黃惠廉言外夷舊規。兩國交兵求和者。應出兵費給與允和之家。從前該夷屢向中國要索。皆以兵費為言。是其明證。此次該夷挫敗。若向我求和。恐我索其兵費。若我向其求和。該夷亦必以所失船礮為詞。要求兵費。此種情形。必須豫防。是以初九日之會。岑曾令武弁等。託咪酋轉向英夷討取兵費。蓋先以杜其向我聲索兵費之意。該英佛兩國和局轉離。總在咪酋。然要須俟彼有意調處。明白剖

斷俾無流弊。方為盡善。此又竊窺度三國情形。當善為籠絡。不宜一味將就。允許者也。咪夷所寄俄夷書信。自應遵直寄京轉付。惟念去歲咪夷兩國滋擾。實係俄夷從中推波助瀾。此次若令與咪夷互相通信。又恐兩國煽惑。別生事端。似以不與通信為妥。所交原信。仍由督臣恆福收存。俟該夷到京後。自行投遞。竊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至咪夷沈船三隻。船身破爛。其中大小銅輪數百。銅質精美。俱無損失。大小夷礮。陸續撈取十二尊。萬斤以上礮四尊。其間一尊。膛口八寸。定心鐵子。約厚寸許。計重六十餘斤。若用實子。總在百斤。膛口過大。實子力重。恐亦不能

運送現據所得夷廠足資使用再京旗撥解大廠八尊並續調歸化綏遠二城官兵一千名均擬俟其到津後飭令安紮雙港各營以為後路聲援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英佛船隻全數開行。並護送味夷進京。辦理情形一摺。英佛兩國夷船自初十日陸續開行。至十二日全數駛去。該夷此去或由上海或赴廣東。添募兵船。希圖報復。均未可知。且恐該夷蓄謀詭譎。潛匿附近島嶼。待集兵船。乘我不備。於昏夜風雨之中。突然內犯。尤不可不嚴加防範。著僧格林沁仍督飭將弁。加意防守。並設法哨探夷踪。勿稍大意。至味酋到京。城內萬難允其坐轎。惟由北塘登岸。早路不妨許其

坐轎。至繞過天津。即由水路行走。到通後。令其坐車。或坐騾。轎。進京。勿得許其坐轎。著恆福。文燦。先與該酋說明。以免臨時狡。執。味夷所寄俄夷書信。該大臣恐其兩相煽惑。所慮亦是。但此。信將來總須交付俄夷。不如官為經手。轉可杜其私相通信之。弊。所有味夷信件。著恆福。即封咨軍機處。交理藩院轉付俄夷。較之令其自行投遞。更覺妥協。

又

諭前因英夷挫折之後。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無多。計必或赴上海。或召廣東兵船。重來報復。當諭令何桂清。派員赴滬查探。密加防範。並令該處華商與夷商等勸阻。冀其弭兵息事。或先招

致佛夷散其黨與。尚未據何桂清覆奏。諒已遵旨妥辦矣。茲據
僧格林沁奏稱。味夷與恆福會晤。聲稱味佛兩國公使。初六七
日。已回上海。瞭望欄江沙外。夷船自初十日起。陸續開行。至十
二日巳刻。全數不見形影。惟味夷大小火輪船二隻。停泊北塘。
靜候入京換約等語。此次味夷背約恃強。先行開釁。經官兵擊
退之後。當亦自知理屈。或暫回本國。以圖再舉。或開泊別處。另
生枝節。均未可定。現在上海通商。該夷囤寄貨物不少。必自知
顧惜。且有各商從中勸解。當不致在滬搗搗。惟蘇松兩府。為財
賦重地。吳淞江口。直達蘇州府。黃浦江口。直達松江府。此二處
不可不嚴密設防。著何桂清。密派妥員。隨時偵探。相機辦理。聞

道光年間。曾用鈔舊糧船。載石沈水。扼截江面。及內地河面。以固蘇松門戶。夷船未嘗內犯。諒可查照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至鎮江一城。濱臨大江。無要隘可守。惟現在金山一帶。尚有水軍駐紮。著和春督飭水陸弁兵。嚴加防範。特不可先行開砲。致該夷有所藉口。儻該夷先行肇釁。自當懾以兵威。足資禦侮。至現在撫夷大局。操縱不在天津。而在上海。何桂清身任欽差。督辦夷務。如探聽嘆咈。二酋果在上海。則羈縻籠絡。務當設法辦理。以弭兵釁。而全撫局。是所望也。

又

諭前因夷船在天津開砲。當將接仗情形。諭勞崇光等知悉。茲據

僧格林沁奏。吶咄各船。於月之十二日。已全數開行。惟咪夷船二隻。尚泊北塘。靜候入京換約。該酋既不認隨同接仗。現已准其來京換約。僕以後。咪夷果有悔心。或挽咪咄二夷說和。尚可宥其狂悖。第上月二十五日之戰。該夷大受懲創。懷憤必深。恐將調集兵船。以圖報復。或即修怨於粵。均未可知。前據勞崇光奏報。已於五月十七日卸事。越日啟程。此時自己早到粵東。著將地方應辦各事。妥為經理。如探有夷人回粵消息。即當嚴密防範。至省城一舉一動。該夷無不知悉。總須不動聲色。內為之備。方為妥協。並將到任後駐紮何郡。及現在該省民夷一切情形。即行奏報。以慰廑念。

蘇州府志始末卷之三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丙辰

諭內閣刑部員外郎段承實著撤銷五品卿銜

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本月十六日據派赴北塘海口照料之委員候補知府長啟等稟稱是日申刻有味國船隻進口該府等當派千總任連升上船詢係俄羅斯國籍用味夷船隻駛泊北礮臺以下船上夷官六人內有通使安特即去歲來通之安文功呈出公文一角託買食物單一紙閱看夷文情詞頗為桀驁該夷原有呈進槍礮之說此次照會中並未提及乃稱遣派章京等官入京投

遞書信給與該國公使。查去歲和約內。有無准其由海口
投遞書信之語。等。等。未能得知。該夷如此肆意任為。似未
便徑聽所請。等。等。與僧格林沁商議。俄夷此次來意。未可
窺測。擬先令委員。往該船曉諭。就近探其來意。所有照會
內。應復各語。先繕彙進呈。

御覽。該夷聲稱。攜帶戰船幾隻。現在瞭望欄江沙。祇有該國大
輪船一隻。其隨後所來夷船若干。尚未探悉。

硃諭。先詢其來意。如無要事。即代為接遞書信。如必欲進京。即令
其少帶從人。俟味夷起身後。再令其由北塘進京。抵都後。更可
與言明。常由海口往來。往返徒勞。一切事件。各有地方官之專

音並可以此正首可改專條之言。以釋其疑。至戰船一層。不必與較。可告以我國與貴國相好有年。今雖英國開仗。係後自起釁端。並不藉貴國兵。代為禦侮。此說妥否。王等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等奏。俄使投遞照會。並擬給照覆等情。覽奏均悉。俄使藉坐冰夷船隻。駛近北墩臺停泊。所遞照會。以現派伊國副章京步多圖似克。通事官石村馬略甫二員。帶同跟隨二人。欲由旱路進京。投給伊國公使書信。並非為搶破而來。至稱恭喇約甫。即帶幾隻賊船。到海口聽候回信。其來意甚不可測。所有現到四人。著恆福等。准其由北塘進京。前經肅順。瑞常與上次俄國使臣丕業羅福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

中國。由北塘進京。此時可約期候味酋起身後。派委文武二員
伴送。所有路上驛館供給。概由地方辦理。毋庸該使自出已資。
其護送之官。毋須大官。如慕喇約甫欲行會晤。恆福等與訂期
相見。可告以此次天津與英法兩國開戰。乃味酋背約。先起釁端。僅
其自知理曲。悔悟求和。中國仍不拒絕。俄國所帶戰船。想係幫
助中國起見。以圖和好。亦可無須。如未曾晤面。不必於照會中
提及攜帶戰船之事。以免語多枝節。至現在瀾江沙外。雖祇有
該國火輪船一隻。惟既據稱攜帶戰船數隻。仍著僧格林沁嚴
飭將弁。即北塘海口。亦須嚴加防範。以備不虞。

恆福等人奏。連查行走程途一節。著等與僧格林沁商議。

味夷自北塘登岸。今由陸路至軍糧城。即由軍糧城徑至北倉上船。需飭委員告知。該酋意甚樂從。查北倉距天津府城二十里。夷酋舍陸登舟。雖行走天津地面。離城較遠。免其窺探後路虛實。且與程途並不紆折。抵通後再行起程入京。查有鹽運使銜清河道崇厚。副將銜候補參將宣化鎮標中營遊擊張秉鐸。堪以護送。擬即派令督同委員暨各地方官。沿途妥為照料。俟到京時。交順天府府尹衙門接收辦理。換約後。仍派該道等護送出京。到北塘上海。以資熟手。所有該夷酋進京人數。前已奏明。議定祇帶伊國隨員二十名。並跟從及內地。在味國書寫漢字之人十

名共三十名。仍諭飭委員等及沿途文武。不動聲色。密加防範。至江蘇臬司薛煥。候選知縣黃仲會。牙恆福。連即專劄飛催。飭令該司率同黃仲會。無論行抵何處。徑赴京城。不必繞道天津。以期迅速。茅等連日在礮臺上。用千里鏡瞭望。僅見有味夷大小大輪船二隻。在北塘海口一帶灣泊。其喫水兩國船隻。均已不見帆影。惟詢得由牛莊駛來商船云。十四日瞥見距天津海口。約二百餘里之十八托水洋面。泊有夷船九隻等語。是否調取救援。意圖報復。抑或藏匿海島。別有詭謀。均難測料。已由僧格林沁。督飭各官兵。仍行嚴密防範。以備不虞。十三日午刻。味夷副使衛

康吉帶領通事乘坐小火輪船一隻駛入北塘河內。遣委員議事。琴等當派廣平府同知博多宏武候補知州曹大綬前往接見。該夷云係探聽

諭旨。准其何日進京。並催取照會等語。琴等伏思日前味爽來會。雖述和約章程內有互相調處之言。而又不肯遽任其事。及與委員等會晤。其詞若遠若近。難以捉摸。此時惟有俯如所請。令於二十日外起程北上。以免生疑。當於十五日給予味爽照會。旋接該夷照覆一件。琴等公同拆閱。係定期本月二十一日。自北塘起程北上。已飭令道厚等知照。趕緊妥為豫備。並密諭於水路沿途。緩程前進。約計時日。

桂良等必可先行到京。等語復與僧格林沁商議。以味爽既欲進京。而喫佛兩夷。又無實在消息。擬再復給味爽照會一紙。設法轉圜。試其如何答覆。再為馳奏。再等語。初九日接見味首後。即於次日委員送給豬羊米麵菜蔬等物。該首復開單囑買一切食物。亦照單備辦送交。均經接收。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又煜。奏派員護送味首起程一摺。本月二十一日。味爽自北塘進京。即照該督等所議。由軍糧城徑至北倉上船赴遼。仍密飭清河道崇厚等。小心防護。及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本日桂良等已到京。即可仍令經手互換和約。至喫佛

夷船全行駛去。尚無消息。茲據牛莊商船。在距天津海口二百餘里之十八托水洋面。見有夷船九隻。是該夷潛匿附近地方。或聽味夷信息。或招集兵船。再圖報復。若再來肆其猖獗。其光鋒。必更甚於前。著僧格林沁。加意嚴防。勿稍大意。前因味夷肯赴北塘。與恆福會晤。是以屢次諭令該督。飭文煜乘機利導。使味夷就我範圍。足以孤味夷之勢。茲恆福等照會味夷。令其轉達。嘆味兩國。如情願修好。進京換約。即可前赴北塘商議。未免漫無區別。味夷助惡。尚可佯為不知。嘆夷則肯起兵端。若先行俯就。恐長其驕悍之氣。更難辦理。此等機宜措詞。失當。現在嘆味二酋。未必即能悔悟。願赴北塘。設或託味夷轉圖。自當分別

計議精旨

給味

為照

進京

料護

語現

悉慮

國兵

見大

換約

代奏請

青以全和好如何辦理。均由英俄兩國欽差酌定。仍希貴國欽差見履施行。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恆福等又奏。所有味爽欲求坐轎一節。昨經委員博多宏或曹大鏡。在北塘與該首面議。告以各國到京。向不乘轎。該首以各國均係屬國。該國情形稍異。復經該委員善答。以他國或不相同。現在俄羅斯在京。皆係坐車。並不乘轎。該國與俄國事同一律。似亦未便兩歧。再三開導。該首亦即應允。現擬令其由北塘登岸。即行坐車起身。由通州起。早到京。亦不生疑。至味爽所寄俄國書信。勢等原擬發還。

傳為防其勾結起見。茲謹遵

旨。由琴恆福備浴。將該酋又未原信封寄軍機處。交理藩院轉付
俄使接收。

硃批知道了。

丁巳。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六月初九日亥時。據署甯
古塔副都統佐領富新。轉據署琿春協領富坤。呈據派防
佛多西地方之委官花里雅。遞報稱。六月初一日。有長髮
夷人二十餘名。分牽馱馬。道經防所。弁兵向阻不聽。並據
統巡驍騎校博興報稱。初二日。該夷眾行抵罕奇地方。支
搭帳房四架。當向查詢。言語不通。帳房以內。存放刃器。不

容查看等因。呈報前到三姓之撒卜勒幅等。已有欲赴甯古塔彈春貿易一語。隨即飛飭署副都統。刻即派員馳赴該處查明。正言拒絕。毋任搭蓋房間。侵占地界。十一日午刻。又准該署副都統續報。據海防官弁呈報。初二日有大船二隻。三板船二隻。駛抵摩闊歲停泊。分遣夷眾。駕三板船。至罕奇地方傍岸。其前到夷人。即豎立旗幟。往近登陸。經該弁兵。婉言詢問。有老夷一名。以漢語答語。伊等係由東海到此。等候續來大船八隻。以便同赴天津。辦理公務。其由陸路先到夷人。俱圖探聞地勢而來。言畢。即使先到夷人四名。同駕小舟。往迎大船。未回等情。伏查夷酋木哩

史岳燭前有由東海赴天津。進送槍礮之舉。嗣在黑龍江
省。又有赴綏芬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勘界之言。近據各
卡探報。又稱。該酋前赴奇哈。徑赴南海。約須秋後旋回。茲
實於琿春地界。先有陸路來夷三十餘名。旋復由海道繼
至多人。豎立旗幟。忽來忽去。並稱。續有大船多隻前來。同
赴天津。是否即係木哩斐岳燭。均難懸定。該處孤懸海隅。
兵數無多。如果該夷僅貪占地界而來。該處與綏芬較近。
若任令該夷聯絡布置。已屬滋蔓難圖。若復別有覬覦。則
琿春地方。尤屬堪虞。現擬派副都統銜吉林協領巴撲保
拉撲。佐領永謙。星馳前往。由甯古塔酌帶弁兵。督率署協

領官坤相機籌畫防堵。仍飛飭查明。如來僅止貪占空間。地面即與之據理剖辨。不必顯與爭執。肇啟釁端。並嚴禁本地旗民。不得與之交易。嚴飭兵丁。加意防範。緩圍。俾理。漢該夷別生枝節。務須督帶弁兵。竭力防守。一面飛行馳報。再行的派弁兵。並飛飭甯古塔著副都統富新會同和衷籌練。不可稍有貽誤。仍多備餘丁。勤加操練。以防不虞。特旨欽等又奏。五月初二十七。六月初七初九等日。據督署三姓副都統參領巴彥布等轉據進防驍騎校儘先佐領納爾吉報稱。五月初六日。夷官奇薩羅幅帶領夷人三十四名。乘船三隻。由烏蘇哩口上駛。欲赴興開湖察看地勢。

理阻不聽。至呢滿河暫行停泊。又於初十至十七等日。由
呢滿河等處上駛。夷船九隻。夷官二員。夷人一百一十一名。
口。攔阻至再。該夷等總以奉木哩斐岳幅之命為詞。謂烏
蘇哩以下。原係兩國同管之地。即使烏蘇哩江亦許俄國
人船往來。今屢次強阻。是要尋釁。即派大官前來。亦不能
攔阻。隨喝令夷眾持械開行。又夷官石沙木勒幅等五員。
帶領夷人三十六名。乘船五隻。駛入興開湖。並由陸路趕
馬五十二匹。夷人八名。經該弁等向其通事。說有再三開
導。而夷眾等抗不遵行等因。又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索
昌呈稱。五月十三十六等日。有夷官五員。帶領夷人男婦

子女三百四十二名。乘船四十四隻。攜帶喫食器械。由圖勒密駛入烏蘇哩江上行。該員向阻。夷眾並不答言。輒用船桿亂打。並據黑河口儘先協領佐領慶恩等呈報。五月十七十九二十二等日。由黑龍江出口下駛大小火輪船各一隻。大小船十六隻。木筏二十五串。載運牛馬槍礮等物。經該員弁等乘舟迎阻。該夷不容近前。視其指畫之狀。似欲前赴奇哈等處各等因。並據莽額派兵密探該夷等在烏蘇哩江東岸。自抵吉地方向。上由闊圖斯克直至興開湖等十四處。相距三四十里。至一百餘里不等。每處建屋並搭蓋草窩棚三五所。至十餘所。各居夷人男婦幼

稱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不等。牧放牛馬。開闢墾地。各有
烏槍農具。船隻等語。該員等前報。該夷潛在博力。並古克
連蘇蘇等處。建房牧放牛馬等因。在案。此次所報。是否統
算其數。未甚明晰。復經飛飭該員等。確查去訖。惟該夷人
眾日漸增多。而現在由黑龍江口下駛人船。仍復陸續前
來。且現入烏蘇哩以內。建房居住。夷人不下六百餘名。而
石沙木勒幅。又復率眾入興開湖。察看地勢。理論不聽。
除飛咨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等。督率巡防守卡各員。據
理曉諭拒絕。暨飛飭署甯古塔副都統。揀員分赴綏芬。要
隘。搜查嚴防。並咨商黑龍江。亦協力設法。勸阻該夷。毋再

恣意妄行。至前到三姓之俄卜勒幅。現在有無折回。及木
哩。斐岳幅。是否實赴天津。並現於何處停泊。現據署副都
統富呢揚。阿報稱。於圖色古達次。接據差探稱。在圖勒密
詢據夷酋奇薩羅幅聲稱。木哩斐岳幅。於五月初七日。到
彼告述。奉俄國差遣。下往奇哈。由彼徑赴南海天津等處
有事。約須秋後。始能旋返。取有回文。並於達次訪詢相符。
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江省。有在烏蘇哩等候吉林委
員一月之語。茲據探報。又復兩歧。現在飛飭富呢揚。阿。再
探該酋行止。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夷由水陸分赴輝春。並夷眾強赴

興開湖。查看地界。及在烏蘇哩江。建房墾地情形。各一摺。俄首
伊格那提業幅。到京以後。聲稱欲會議東西文界。本月十六日。
復有俄夷四人。至天津北塘。投遞照會。有緊要書信。須送給伊
格那提業幅。自係為議勘地界起見。並聞木哩艾岳幅。亦至天
津。將來以理開導。如該夷酋等曉悟。其應如何辦理之法。總須
由該將軍等定議。京中不能遙制。至烏蘇哩江等地方。並無與
俄夷交界之處。墨經論。令該將軍等設法攔阻。而夷蹤日復變
延。勢將無所底止。該夷人船下駛。必須先過黑龍江地。而奕山
於木首前來爭論時。既未能據理拒絕。而於人船下駛時。亦未
聞攔阻。實屬咎無可辭。特普欽等。疊次奏報。派員攔阻。亦復毫無

無資際。豈得以奏明在前。遂可塞責耶。景濤此時定已行抵吉
林。若會同奕山等將俄夷如再有人船下駛。應如何妥為開導。
設法拒阻。其業經建房墾地之人。將來如何驅逐。等書辦法奏
明為要。夷情漸形桀驁。雖未可自我開釁。而該夷或竟恃強用
武。將何以禦之。特普欽等所稱相機防堵。及多備餘丁。勤加操
練等事。並著景濤等悉心商辦。以備不虞。毋得有名無實。致滋
貽誤。

盛京將軍王明奏。查田莊臺曾有前調堵禦官兵五百名。但
兩岸礮臺四座。營盤三處。距沒溝營僅數十里之遙。一小
相通。儻遇有警。兵力未免較單。隨將前次挑備官兵百分

撥五百名。通員管帶。於六月十一十三等日。分起起程。馳赴田莊臺。交割都統銜協領奇凌阿。協領慶豐等統帶。先後共調兵一千名。兩岸駐紮。以資守衛。惟奉天所屬西南一帶海口。有名者三十餘處。若在全行派兵。不但需費浩繁。而兵數亦實不敷分布。祇可擇要添防。其餘各口。屢經嚴飭地方官。及守汛各官。認真哨探。嚴密設防。如有夷船駛至。迅速飛稟。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先後咨稱。界屬和尚島海口。於五月二十七日。有異樣船一隻。共載人十八名。內有黑白夷人七名。詢據稱係廣東廣信號之船。由上海裝載哈利洋布等貨。到此銷售。又觀子窩海口。於

六月初一日。見有異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乘坐脚船
登岸。當經汛官派兵。改裝易服。赴船查驗。該船約有十七
八人。內有夷人七八名。僅載紅糖洋布。並無槍礮器械。稱
係甯波商船。貿易來此。售賣貨物。均經該地方守汛各官
諭令本地商人。明白開導。此處向非通商之地。鋪戶無多。
銀錢希少。不能接買。該船即隨時揚帆出口。嗣於初五日。
該口外洋面。復見有異樣船一隻。由東洋而來。向西南洋
駛去。並據岫巖城守尉通判稟稱。距所屬大孤山海口三
十里之雙山子地方。於六月初三日。遙見異樣船一隻。停
泊。有二人來脚船。駛至大孤山街內。當經查詢。據稱船上

共十九人。內有夷人五名。裝載洋布等貨。來此貿易。復向其理言。口內水淺灘長。卸載不易。礙難通商。令其返棹。二人僉稱。既不賣貨。即時回船。次日登高瞭望。該船向南直入大洋駛去。

硃批知道了。

已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飭委熟悉夷情之奏請開復知府藍蔚棠。馳赴上海會同吳煦。密加查探。據吳煦初十日密稟。內稱。初八日以前。上海並無信息。初九日。有大輪船一隻駛回。是晚各夷商紛紛收取銀兩。搬運下船。半夜方畢。

為數不貲。初十日。又有輪船三隻駛回。探悉裝載受傷吏
官夷兵二百餘名。內有水師提督賀西達。即僧格林沁摺
內所指赫某。緝譯轉音之訛。傷在左股。又陸路提督海金
傷在右股。又副將海沙法。傷在左腳。而門。即送回香港。
又聞五月二十五日。我兵擊沈火輪船三隻。殲斃夷官吏
兵。已經查明二百餘名。內有守備三人。小兵頭四人。英酋
噶嚕斯。現調印度兵一千名。月內可到。並在香港調補傷
亡人數。又聞英夷領事。邀各夷商。於初十日。百刻。齊集議
事。又聞佛酋。噶嚕斯。有即日折回上海之說。英味二酋。
是否同來。尚未探實。查該夷受此懲創。即使自知理屈。亦

必捏稱我先開礮。激怒各夷。為報復計。現在上海並無喫
夷兵船。所探添印度夷兵。及由香港補足傷亡人數。係必
然之勢。惟該夷用兵一切費用。取之於夷商。臣惟有密飭
華商。開導夷商。離其心志。為釜底抽薪之計。佛酋喃喃
隆。如果折回上海。此人尚不似噶魯斯之冥頑不靈。或可
以情理動之。惟局面既有變動。以後情形。究竟若何。實難
豫料。且上海為江蘇命脈。夷商收回銀兩。已有戒心。貿易
必將暫停。夷稅釐捐。本已日形短絀。今則更無把握。於大
局殊有關繫。屈計藍蔚雲。日內可以抵滬。再密飭會同吳
煦。隨同確探動靜。相機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夷船悉數開行。諭令何桂清等嚴防吳淞黃埔鎮江等處。並俟該夷酋到滬後。令各商妥為開導。本日據何桂清奏。夷船陸續回滬。探聞現赴印度調兵。並邀該夷商議事。一摺。覽奏均悉。夷人資財悉聚上海。自不願在彼滋事。惟自輪船挫敗回滬。各夷商即紛紛收取銀兩。搬運下船。其為夷商畏事。聞風搬運。或由夷酋主使挪移。為圖踞該處地步。均未可知。著何桂清相度機宜。嚴密防範。以期有備無患。至夷情惟利是圖。其兵費亦須出自商人。此時飭令華商開導夷商。最為要著。務將此後若再用武。則貿易必須暫停。彼此有損無益之處。到切曉諭。令其洞曉利害。自當於夷酋處設法轉圜。毋得

頃。佈。降。既。較。嗜。首。明。白。並。著。飭。令。委。員。等。於。該。首。到。滬。後。將。此。次。津。沽。接。仗。條。款。與。先。行。開。破。起。釁。非。我。背。約。佛。國。既。不。助。與。我。中。國。自。有。區。別。不。欲。為。難。看。其。有。無。悔。心。至。嗜。嗜。斯。有。往。印。度。調。兵。之。說。一。時。亦。未。能。即。到。僕。佛。首。及。上。海。與。商。誠。心。調。處。即。嗜。首。已。經。回。國。亦。無。難。通。信。追。回。特。不。可。露。中。國。求。和。之。意。以。防。與。英。更。長。驕。志。現。在。味。首。華。若。翰。已。定。於。本。日。由。北。塘。起。程。來。京。換。約。並。言。約。換。以。後。即。當。回。至。上。海。設。法。調。處。亦。可。先。向。佛。英。提。及。使。其。自。悔。此。時。桂。良。等。雖。已。到。京。而。天。津。現。有。準。備。該。英。若。帶。兵。重。來。惟。有。與。之。接。仗。所。有。挽。回。調。處。之。權。全。在。上。海。諒。該。大。臣。必。能。悉。心。籌。畫。以。濟。時。艱。也。

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十八日。候補縣丞黃惠廉。千總任連升。自夷船齋回。味夷照會一件。勞等與僧格林沁。公同拆閱。大意以英佛兩國船隻業已回南。無從轉達。將來該酋換約後。自京回滬。必為轉致。且言戰爭之事。目下必無等語。復詢之黃惠廉。據稱。味夷言英國酋首現已回南。兼到本國。並五印度調兵報復。仍候伊國主之信。如有舉動。當在本年九十月間。否則來年春間。亦未可定。味夷亦先回南。該夷今春有與阿土突利打仗之事。看其情形。較味夷稍易說合。華若輪回上海時。尚有工夫可以調處。或到京時。先為兩國解說。味夷又向黃惠廉詢及該國

及暎國被獲之人現在如何安置黃憲廉答以總督仰體
大皇帝仁慈待人之意現派人看待甚優該夷頗為感激又據委
員向俄夷探詢該夷云在桑島地方見有暎俄兩國大輪
船數隻在彼停泊修理各等語等伏查暎俄兩夷經此
次懲創之後未必遽甘就撫味首華若翰回滬調處之言
如果屬實未嘗不稍可挽回自應遵

旨即飭令味首於二十一起程入都俾得及早換約迅速回滬
該夷首由北塘入都沿途舟車館驛業已妥為豫備查請
河道崇厚於此次大沽接仗北塘該撫該道均隨同等
親與其事深知底蘊是以派令護送已飭該道與遊擊張

東鐸先赴北塘守候照料。並令諄詢該酋華若翰進京之
後。火輪船在外停泊。所留夷官何人。通事何人。以便委員
等。因事接見。該船夷兵水手。均約禁不准上岸。一應食物
官為致送。勿庸自行採買。

硃批覽奏已悉。

恒福又奏。再喚夷犯順。不遵理論。攻我礮臺。其桀驁情形
久荷

聖明洞鑒。等商之價格。林沁給予味夷照會。派員齎送。試探該
夷口氣。能否設法轉圜。仍聲明如欲接仗。則大沽圍防。自
當靜候。原不敢示之以弱。今蒙

恩訓指示周詳。權衡緩急。助惡者尚可包容。起釁者必宜正誅。勞
等思欲乘機議撫。未免措詞失當。惶悚莫名。所有味爽回
覆各情。業於正摺詳細聲明。嗣後如有情形。自當請

旨再行遵辦。斷不敢有誤機宜。至海口防禦。僧格林沁仍嚴飭各
營。晝夜小心防範。遇有風雨昏黑。加倍留神。以防報復。茲
由勞恆福飛飭沿海各地方營汛。見有夷船帆影。立即稟
報。

硃批知道了。

庚申。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僧格林沁派降捐通
判黎鴻恩。千總邱瑞祥。往俄囉斯船查詢。而該員未到之

先委員博多宏武。曹大政等在北塘因該夷催信甚急。就
近上船。先與該夷會晤。詢其來意。據云所帶兵船係赴日
本國爭占馬頭。順便送俄官二員。隨從二名。由海口進京。
面見該國公使。有緊要事件等語。博多宏武等再三開導。
始於未刻開船出洋。迨黎鴻恩。邱瑞祥。趕到北塘。夷船業
已開行。隨駕船追及。該夷聲稱派員進京。因所議和約內
有與該國公使面議事件。其兵船赴日本國有事等語。與
博多宏武等所言相同。且該國公使又久在京城。自未便
向其攔阻。該夷不業羅福斯奇。既與肅順。瑞常議定。如有
人到。即由北塘進京。自不必再有遲疑。並遣派知府長啟。

候補都司文善護送俄國副章京步多國斯克。通事官石射馬略甫暨隨從二人進京。安為照料。其水路仍仿味夷進京行走。到京時交順天府理藩院接收。如該夷不日出京。即仍令該文武護送照料。其俄夷大輪船一隻。停泊欄江沙外。當密為防範。至英國接仗一層。並經委員黎鴻恩等向通事安文功詢問該夷進京。是否專為本國事件。抑為英俄兩國事件。據安文功答以兩層俱有。其實在底細亦不能盡知等語。該通事安文功一面之詞。虛實真偽。未可盡信。如有調處之言。到京即可吐露。該酋木哩斐岳幅並未言及接見之意。如其約期會晤。自當面為曉諭。

硃批知道了。

壬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味夷肯由北塘進京不聽坐轎該夷即允乘車俄夷船隻徑至北塘海口出入遞送照會並未一至大沽似此情形較之上年頗為馴順未嘗非憐我兵威之故趁此機會正當力求控禦之方申明大義振起

國威此機一失後難復得上年辦理撫局因夷船深入使我無所施為然不免失之過柔徒增諸夷藐視中國之心是以本年喫佛等奏築驚情形甚於去歲此次味夷初至即

有投遞俄使書信。俄使亦來。未幾入京。尾隨前進。是其合
黨同謀。情節詭詐。已可概見。該二使抵京後。必將鋪張喚
佛。兩國強悍情形。大言恐嚇。代為要挾。該二使藉此漁利。
若仍一味遷就。益將輕視中國。肆其詐。以圖各滿其所
欲。此後辦理。更難為力。竊以為桂良等。專事俯就。已難望
其振作。宜派有膽有識大臣。幫同妥為辦理。務要詞嚴義
正。折服其心。一面明降。

諭旨。將奕訢歷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該夷如知愧悔。中國不為
已甚。仍准和好。儘執迷不悟。即絕其通商。該夷惟利是圖。
或可就撫。即米俄各夷。知。

皇上天威震盪。勦可制勝。撫有能臣。亦足稍戢其兇狡之氣。所獲
味夷將什坡一名。俟華若翰到京後。並請明降
諭旨。給還該國。使該夷感激。

皇上生成之德。亦由示羈縻之一端。其暎佛二夷。往改從。意圖報
復。勢所必然。然越七萬里。滋擾中國。非處萬全。必不肯輕
動。若再懲創一次。則其勢亦不能復振。據黃志康詢之所
獲。暎夷聲稱。該國兵船。出外多載。少則二三十隻。多則七
八十隻。該處五印度藥的地方。正在打仗。尚未罷兵。以大
勢揆之。亦無端全力以赴中國之理。即使該夷捨命報復。
現在營壘培厚加高。密布火礮。營官兵無不奮勇。足資

抵禦可以仰抒

宸廬。但令嵬夷先行受撫。絕其黨援。該夷亦可徐圖招輯。即味俄
兩夷欲為調處。亦當使彼就我求和。不可俯就。若議及喚
佛二國之事。惟當論其是非曲直。相機應變。不激不隨。以
求理勝。使諸夷懷德畏威。永思和好。在此一舉。再編修郭
嵩燾自到防以來。隨同芬布置一切。晝夜辛勤。於勦撫各
事宜。均為熟悉。六月初九日。與味夷北塘會議。該員在旁
目覩情形。此摺即交該員齎京遞奏。以便面陳梗概。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辦理撫夷大局。當剛柔相濟。令郭
嵩燾齎摺呈遞。朕詳加披閱。並召見郭嵩燾。詢悉該大臣籌畫

勒撫事宜均屬允當。此次英夷犯順。經該大臣督兵攻擊。實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現在海口營壘。布置益加周密。即使該夷再圖報復。必能挫其兇鋒。至勒撫兼施。兩事本並行不悖。該大臣於議勒既有把握。則撫局自可不至遽就。本日據何桂清奏。英佛兩酋已先後回至上海。現在華商夷商設法解散。一切情形。已咨行僧格林沁查照辦理。該大臣接到後。諒已深悉。刻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勾結金陵逆匪。並諭何桂清確探該夷動作。如華商夷商肯為剖辨是非。該夷自知理屈。自可乘機利導。但不可先為俯就。以長該夷桀驁。諒何桂清必能斟酌辦理。特該夷能否悔過戡兵。尚無把握。至味夷進京換約。情詞尚屬恭

順較。英、佛、兩夷易於駕馭。現仍責成桂良等。一手經理。可毋庸
添派大員。至僧格林沁請將奕奕狂悖情形。宣示中外。並所獲
味夷蔣什坡一名。俟華若翰到京後。明降諭旨。給還該國各情。
俟味夷到京後。再行降旨。宣布可也。何桂清錄呈新聞紙。著鈔
給閱看。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護蘇松太道吳煦。開復知府藍蔚
雲。於十二三等日會裏。內稱。十一日。佛酋布喃。佈隆。十二
日。英酋噶魯斯。先後折回上海。搬進洋行。及夷館居住。向
來夷船進黃浦江。各夷船俱放炮迎接。此次並未放炮。亦
無動靜。味酋並無返棹消息。計自初八至十二日止。由天

津折回夷船五隻。昨夷船二隻。聞尚有餘船。駛往外洋。徑赴廣東甯波者。初十日。英領事傳英商。告以噶魯斯信。來云中國先開礮。致被受傷。上海應即不完關稅。因眾論不一。致未定議。該護道等得信後。密傳華商。授以機宜。開導英商。以孰先開礮。並未自禁。姑毋庸深辨。我中國

欽差大臣。曾經照會爾國。船到天津。止可停泊。擱江沙外。今爾等受創處所。係在擱江沙內。其中曲直。亦不辯自明。且爾等不完關稅。

大皇帝即不准貨物出口。一切帳目。亦斷不能收清。爾等跋涉重洋。數萬里。所為何事。英商尚知領悟。不以停稅為然。現在

嗜商已到上海。數日內必有成議也。各夷不論何事。必在
夷館作一說帖。刊刷傳播。名曰新聞紙。此次天津受到之
新聞紙。業已譯出漢文。該夷並將天津破臺。繪成圖說。情
殊可惡。自初九至十二日。夷商紛紛收回存放錢店銀兩。
市肆銀價頓貴。並因新聞紙內。有竊踞南京之語。民心益
加惶惑。至添調印度夷兵。雖有月內到滬之說。而程途太
遠。恐未能若是之速。各等情。並將新聞紙錄送前來。臣將
其新聞紙。逐細裁閱。知英夷死傷官兵。計共四百六十四
人。佛夷死傷者。尚不在內。並聞英商先在香瑤。重資僱覓
廣東游民。改扮英裝充數。則在津死傷者。亦必不少。惟該

夷賊稱天津礮臺靈巧。一若美而再叛。此番受創後。尚復從容聚眾。將我礮臺形勢。礮位數目。逐一繪圖貼說。其處心積慮。實屬險狠莫測。聞該夷前此與印度國互開。因印度礮臺堅固。費三年心力。勾通奸細。密圖毀礮。遂得獲勝。現在天津布置周密。斷無他慮。惟聞該處傳習天主教者甚多。閩粵游民。亦屬不少。勾串最易。

欽差大臣傅林沁。自早計及。至新聞紙。固多無稽之談。亦往往日後有驗者。該夷所指之南京。即係逆匪久踞之金陵。所云趕去盜匪。明係飾詞。其句結報復。亦在意計之中。此時惟有密諭華商。作為己意。向夷商設法解散。不過旁敲側

擊尚無把握。該夷有照會前來，強詞剝辨，即是該夷力竭計窮，欲求轉圜。臣擬即就其來意，隨機以理折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陸續回滬，當諭何桂清令華商開導夷商於夷首處設法轉圜。並諭和春嚴防鎮江等處。本日據何桂清奏，英佛二酋已回上海，密陳續探各情。並錄新聞紙呈閱。一切均悉。據稱英佛等密傳華商，向夷商分別利害。該夷商均已領悟，即可因夷商以綢阻夷首。該酋如果照會前來，是即悔悟之機。該督務當乘機善導，以息兵端。但當使彼求和，不可先露俯就之意。即英佛兩國雖係同惡，而釁起哄夷，辦法亦當有先後。此操縱總悉全在該督審察機宜，勢難懸擬。至新聞紙內所

稱欲進金陵。再與中國計較。雖屬虛聲恫喝。或因前此曾入長江。此時恐欲與逆匪勾結。亦不可不防。著和春仍遵前旨。密飭沿江水陸各軍。加意防範。勿令闖入。其蘇松一帶海口。仍著何桂清不動聲色。妥為布置。以後夷情。並著確切偵探。隨時馳奏。至味夷華若翰。已於二十一日由北塘進口。來京換約。並可宣諭夷商等聞之。

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十九日。督恆福。飭令清河道崇厚。宣化鎮標中營遊擊張秉鐸。先赴北塘。妥為照料。督文煜。於二十日。亦赴軍糧城守候。該首於二十日酉刻。乘坐小火輪船一隻。駛進北塘河口。崇厚。張秉鐸。會同通

永道德椿一同上船。與該夷正使華若翰副使衛康吉通事丁建良會晤。詢知該國提督達首因年老留守大船。不令進京。當告以海外大船如需用食物一切均可開單來取。勿令水手兵丁上岸。該夷當即允遵。並將進京之三十人開具銜名清單呈遞前來。於二十一日卯刻上岸。依次登車。甚為安靜。於辰正全行開車。午刻行抵軍糧城。努文焜與該酋華若翰等接見。宣布

皇上誠信待人。深恩厚澤。該首等深知感激。並自言進京換約後。必為英佛兩國調處。努文焜詰以英佛船隻既已全數回南。何從說項。該首復答云。英佛兩國尚有船三隻在山東。

登州廟高地方停泊聽信今蒙

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如可為奴。必當代為說合。努文輝委婉與
答。不靈急遵俯從之意。二十二日晨起。努文輝候該百起
身後。即折回大沽。崇厚。張秉鐸護送該酋等開車。由西隄
頭前赴北倉。會同天津道孫治。照料上船。連日馬夫舟車
館驛供給。均屬整齊。該夷及隨員跟從。均深欣悅。其水師
提督達壽。乘坐大大輪船一隻。內夷官二十名。兵丁水手
約二百六十名。小小輪船一隻。夷官五名。水手十七名。大
輪船往來不定。小小輪船常泊欄江沙內外。如有風濤。
即入內河拋碇。努恆福已行知通永鎮道督同文武。隨時

稽查彈壓不得稍存大意。伏思味夷上年到天津時，係與
映喇俄三國同惡相濟。本年先後駛至大沽海口，打伏之
日，並獲有味夷蔣什坡一名，其為一同犯順，毫無疑義。而
目前言詞馴順，凡有禁約，均能曲意依從。自因五月二十
五日之戰，憐我兵威，不敢仍前逞勢。惟初九日，擊等在北
塘會晤，其時映喇船隻尚在棚江沙外，而該酋聲稱佛首
於初六日，映首於初七日，先後南旋。及十六日投遞照會
時，該酋復稱映佛業已回南，無從轉達。俟自京回港，再為
知照。何以此次相見，忽言映喇尚有船三隻，在廟島地方
候信。旬日之間，其言種種不符，詭譎情形，殊難據料。其該

奏呈開進京人數銜名一紙。謹繕清單。奏呈。

御覽。再。勞文煊。於軍糧城館驛生間。與首華若翰。取所帶眼鏡。持贈。勞文煊。各以公使現在赴京。必須帶用。俟自京回時。再。領。辭之再三。該首云。所以持贈者。取相別之後。目前如見。其人之意。詞甚堅執。勞文煊恐拂其意。轉生枝節。謹隨摺。封送軍機處代進。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

山東巡撫崇恩奏。本月初四日。又來夷人貨船二隻。收泊。福山縣海口。揣其來意。不過藉圖通商。臣查北路通商之。議。至今未定。前准何桂清咨會禁止。適值夷船北來。經臣

嚴切申諭不准沿海商民與之私相交易。惟夷人難以理諭。如果上岸要求。可告以山東無貨可銷。不必繁言贅語。致生枝節。現在各屬均係遵臣飭諭辦理。該夷亦知由章程未定之故。聲稱在此暫候。然山東商販不通。確係實情。該夷目擊市鎮蕭索情形。奢望已去大半。以故本年登岸海口。先後收泊夷船多隻。詞意恭順。並未露有桀驁不馴之狀。惟本月初十日。蓬萊砣磯島外洋。見有大輪兵船一隻。自北南下。十四日又見有輪船一隻。自南而北。該夷船往復行駛。是否天津船隻。暫圖返棹。抑或別懷叵測。均未可知。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昶奏。六月初三日。接准理藩院咨開。俄囉斯丕業羅福斯奇等十員名。定於六月初一日起程回國。本院按照庫倫辦事大臣奏定章程。出派原送伊格那提業福等來京之副參領那遜布彥等二名。隨兵六名。護送該俄囉斯等。至張家口交替。相應妥為應付咨行前來。當即照會沿途鎮道。轉飭各該屬文武。妥為護送。並將該夫何日由白城子起程前後共若干人。逐一詳報。以備存數。嗣於六月初四日。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十員。均已到口。初五日出派額外副參領濟克濟持扎普等二員。

全行送赴白城子。又於六月初七日。准理藩院派出護送之筆帖式裕順報稱。該俄囉斯兵六名。攜帶行馱於初四日先行起程。今於六月十九日。據察哈爾署總管及理藩院派出護送之筆帖式。同日報稱。口外所存俄囉斯官兵五十三名。行李車六十輛。坐車八輛。已於六月初八日全行回國。白城子地方。已無俄囉斯人存留等語。現在咨明兵部理藩院查照。

硃批。知道了。

癸亥。黑龍江將軍奕山奏。前與俄夷通商。擬定條規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准者三條。駁令仍照原擬條規遵行。勿許

更改等因。當即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務向該酋
催令速行定議回覆。茲據吉拉明阿咨稱：該酋木哩斐岳
福於五月初一日到黑龍江城。聲言駛赴烏蘇哩勒界等
語。經副都統反覆開導。毫不聽從。徑自由江下駛。又據該
副都統向該酋詢問從前擬定通商條規十四條內有未
准者三條。駁回。仍令照原擬條規遵行。毋許更改三處。迄
今未據覆回。今日見面。必當定準為是。該酋答稱：此乃細
事。我等去之原文。忘記帶來。你們這裏即照去歲給我等
去文字而行。毋庸更改。我已飭文吏官布色衣遵而行之。
該酋並催要學生速赴伊屯。教習清字話語。副都統答以

去歲曾言我處認識清字學生甚少。俟二年後再行挑選
差往。現在詳查實難挑選。即過二年後亦無可去之人。不
哩。更岳幅。向吏官商議多時。學生既是難得。即可罷議。嗣
後於俄夷當差人內。挑選三名。每月你們前往我屯貿易
去時。彈壓之官兵。或卡倫官兵。內有認識清字者。望乞輸
全教習我們。到都統處。以日後再議等因。竊思難據夷酋
口允。毋庸更改。殊難憑信。是以咨行該副都統。一俟木哩
更岳幅旋回時。務向該夷酋索取切實文字。以昭信據。
殊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照會

勒撫事宜均屬允當。此次倭夷犯順。經該大臣督兵攻擊。實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現在海口營壘。布置益加周密。即使該夷再圖報復。必能挫其兇鋒。至勒撫兼施。兩事本並行不悖。該大臣於議勒既有把握。則撫局自可不至遽就。本日據何桂清奏。倭佛兩酋已先後回至上海。現在華商夷商設法解散。一切情形。已咨行僧格林沁查照辦理。該大臣接到後。諒已深悉。刻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勾結金陵逆匪。並諭何桂清確探該夷動作。如華商夷商肯為剖辨是非。該夷自知理屈。自可乘機利導。但不可先為俯就。以長該夷桀驁。諒何桂清必能斟酌辦理。特該夷能否悔過戡兵。尚無把握。至味夷進京換約情詞。尚屬恭

烏蘇哩江。借給在內。其烏蘇哩江等處。係屬吉林將軍所管。本不與黑龍江地方連涉。並非奕山所管之地界。現在大皇帝正為查明奕山分界一事。辦理糊塗。已將奕山革職。及承辦之副都統吉拉明阿。和號河干。諒必貴國亦已聞知。所以將奕山暫留本任。即係責成奕山。將分界之事安辦。至烏蘇哩江等處。即奕山所奏。亦曾言明地屬吉林。未敢酌准。貴使臣木哩雙岳幅。當日亦必知有此言。斷不肯以未議定之地。侵占也。其陸路貿易。惟有伊犁。恰克圖。塔爾巴哈台三處。並無別處地方。即使從前議有貿易之條。然停止已久。現既立新條約。總須遵守新約行事。舊有之條。今

毋庸議。其新疆分界。我國與貴國。本有舊定文界。應由本
管將軍大臣。會同貴國使臣。照舊辦理。總之我兩國以信
義相交。必須和平辦事。不相侵占。方為萬年和好之遠想。
貴使臣聞之。亦必喜悅樂從也。為此照會。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初次會晤

貴國大臣。曾言並無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天津所奉

大皇帝諭旨一道。內有黑龍江將軍會同

貴國使臣。定立兩國分界等語。今於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咨文內稱。雖有據奕山奏黑龍江分界定議。商寫和約

晤首已到上海。數日內必有成議也。各夷不論何事。必在
夷館作一稅帖。刊刷傳播。名曰新聞紙。此次天津受創之
新聞紙業已譯出漢文。該夷並將天津破臺繪成圖說。情
殊可惡。自初九至十二日。夷商紛紛收回存放錢店銀兩。
市肆銀價頓貴。並因新聞紙內有竊踞南京之語。民心益
加惶惑。至添調印度夷兵。雖有月內到滬之說。而程途太
遠。恐未能若是之速。各等情。並將新聞紙錄送前來。臣將
其新聞紙逐細彙閱。知喫夷死傷官兵計共四百六十四
人。喫夷死傷者尚不在內。並聞喫酋先在香港。重資僱覓
廣東游民。改扮夷裝充數。則在津死傷者亦必不少。惟該

夷或稱天津礮臺靈巧一若美而且妍。此番受創後尚復從容暇豫。將我礮臺形勢礮位數目逐一繪圖貼說。其處心積慮實屬險狠莫測。聞該夷前此與印度國互閱。因印度礮臺堅固。費三年心力。勾通奸細。密圖毀礮。遂得獲勝。現在天津布置周密。斷無他慮。惟聞該處傳習天主教者甚多。閩粵游民亦屬不少。勾串最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自早計及。至新聞紙。固多無稽之談。亦往往日後有驗者。該夷所指之南京。即係逆匪久踞之金陵。所云趕去盜匪。明係飾詞。其勾結報復亦在意計之中。此時惟有密諭華商。作為己意。向夷商設法解散。不過旁敲側

如願意妥辦分界之事。細閱前文。即可照依此圖辦理。方
妥。不然。難免侵吞擾亂。且我國大皇帝派我來京。特為辦
理此事。將軍奕山。馬能一人。辦理兩國之事。二位大人云
將軍奕山。將彼處借與居住。而和約第一條內云。黑龍江
松花江左岸至海口。作為本國所屬之地。又第三條內云
會同議定之條。未違勿替。此二意不相符合。蓋二位大人
知道御前大臣公木哩。是岳福。為總理水路各營。及東
悉畢爾各酋總督。且在愛輝會同將軍奕山。亦係此人。今
其所屬之地。界決定否。所立和約。準行否之條。尚未得。故
心內著急。乘舟至北塘。派官二員來京。該二員前於立和

約時在彼。自烏蘇哩至海地方。亦曾親身查明。御前大臣
公木哩斐岳幅。現在往東海口。不數日仍回北塘聽信。中
國大臣決定東界之事。辦妥否。地理圖特為此事所作。得
準否。或大臣並不願商辦。亦聽回信。至旱路貿易。二位大
人嘗言旱路和約內。並無准其本國商人在內地貿易之
條。今又言即使有此貿易之條。然停止已久。此言亦非是。
兩國定立和約。自應永遠遵守。若兩國定有願刪去之處
方可。旱路貿易之事。從未刪改。本大臣曾言本國商人暫
且不復來此貿易。止為官員勸捐之故。何云已經停止不
行。二位大人云。總之以信義相交。必須和平辦事。不相侵

水道德椿一同上船。與該夷正使華若翰副使衛廉士。通事丁魁良會晤。詢知該國提督達首。因年老留守大船。不令進京。當告以海外大船。如需用食物一切。均可開單來取。勿令水手兵丁上岸。該夷當即允遵。並將進京之三十人。開具銜名清單。呈遞前來。於二十一日卯刻上岸。依次登車。甚為安靜。於辰正全行開車。午刻行抵軍糧城。努文焜與該酋華若翰等接見。宣布

皇上誠信待人。深恩厚澤。該酋等深知感激。並自言進京換約後。必為英佛兩國調處。努文焜詰以英佛船隻。既已全數回南。何從說項。該酋復答云。英佛兩國。尚有船三隻。在山東

不恭辦理。豈可為之喜乎。懇乞二位大人詳細妥辦。不致
兩國相爭。至決定東界。我今有地圖及記載地理之文。現
在辦理甚便。俟相見時。二位大人可見。亦未薩爾伯多郭
福斯啓。伊已經察明彼處地方。深悉定立邊界之事。吾儕
可以同議決定。而免邊界含混。本大臣等候回文。以為派
員前往本國京城。使知此處辦理情形。為此照會貴大臣
鑒查照可也。

戊辰。黑龍江將軍奕山奏。查吉拉明阿。業經革任。擊赴烏
蘇哩地方。枷號示眾。木哩。費岳。幅。已。經。下。款。往。返。均。難。據
定。即與向其辨明定議。並將從前對換字約更正。恐一時

不能會晤。即或會晤。想該夷酋狡詐多端。未必輕易。即肯聽從更正。再四躊躇。實無把握。因思此時迫於時勢。藉彼和好之名。或可權宜辦理。暫且姑容。一俟南省軍務平定。力圖補救。似與軍儲邊防。兩有裨益。

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署甯古塔副都統。轉據琿春巡防駝騎校報稱。六月初八日辰刻。見有大輪船駛至摩闊崴停泊。該弁等登岸查詢。時有夷人一名。以清語答稱。係俄國夷人。前由黑龍江城。而見吉大人。議及你們兩省將軍。必至綏芬地方。勘分界址。現在我們大船十二隻。已來久候多日。並未會見。因在海洋留船七隻。餘船五隻。未

此停泊。仍候你們兩省將軍。船內現有我們頭等公木哩。雙岳幅。我係通事官石沙木勒幅。惟時木哩。雙岳幅。由內間出而相見。令石沙木勒幅。轉向該弁等。查問吉林將軍。因何竟不到此。該弁等答以無事不能擅離。該首又謂你們官小。不能專理此事。我們船隻到天津。再向彼處大員相議。阻之不聽。又問英咭喇船曾否過去。該弁等答以不知。石沙木勒幅。隨即書寫該首銜名。並繪具英船所立旗幟形式。指稱紅幟。係我們將軍所乘。白旗。係我們英官所乘。爾國人等切記。視此幟旗。毋疑作英船隻。再前由陸路牽駛來人。係俄國看地勢繪圖者。令其仍回興開湖等

括將此書字片二紙。遞交該弁等。令其登岸。隨即回船。向西南而去。令將該首留給旗式街名二紙。一併呈送等因。入據該員等報稱。前由陸路牽馱夷人。於初十日已將帳房拆去。回行各等因。伏查該首既有到津之說。飛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令其確探該首行止。茲該署副都統由陸路前往迎阻。續來人報。尚未與之接見。而該首乃由海路徑至琿春。輒稱等候多日。並未會晤等語。查該首志意妄行。言語靡定。曷其種種情節。夫離說謊。變詐多端。均難測其究竟。除撤飭前派巴林保等。馳赴琿春。會同富新督飭富坤等。嚴密偵探。妥為籌防辦理。並飛咨富呢揚阿。

仍確探該夷首行止。酌量妥辦。及迎阻船隻。是否回行。並
將該夷給出字片二紙。封送軍機處備查。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夷情狡詐。辦理辨明定界。實無把握。並特
普欽等奏。前到琿春夷船。現已開行。各等語。俄夷於黑龍江至
琿春等處。肆意遊行。欲圖占踞。總由奕山於會晤該首時。不能
據理剴晰。含糊定議所致。此時若將前約更改。該夷必不肯從。
然豈能任其蔓延。無所底止。此時從前係奕山一人辦理。今既
侵至吉林地界。自應由吉林黑龍江將軍。會同查辦。另立條約。
以息爭端。除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及間谷屯奇哈。久已蓋有
房屋。係奕山許以借給居住。無庸議外。此外均非該夷應到之

處。著矣。山景湯。會同定議。明白曉諭。以免該處。到處侵佔。所有
烏蘇哩江。綏芬河等處。係屬吉林地方。並非與俄界接壤。斷不
容該處人。船遊駛。三姓地方。並非馬頭。亦斷不准該處。到彼買
易。會派委員。實力開導。其前借與之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及
閩谷屯等處。原屬借與。接身之地。不得再來人口。亦不得再行
添蓋房屋。且該處船隻。由黑河口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前曾許
其行走。自可毋庸阻止。如此明示限制。另立一條。或可挽回。與
山等於會商後。即將如何辦理之處。詳細馳奏。再與該處定議。
該將軍等。身膺重任。務須協力同心。以禦外侮。不得以開費藉
口搪塞。毫無辦法。致干重咎。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接據蘇松太道吳煦密稟。近來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裝豆南下。前育不知何國商船。裝載豆石。甫抵吳淞。一聞海關飭查。立即駛往閩粵。又聞有商船。在山東沿海之烟臺地方。停泊貿易。並於該處買地造屋。係粵人范姓經理其事。該處鄉民阻之。互毆受傷等情。臣查條約未換。無論何處海口。均不應擅行私往貿易。且登州牛莊之豆石豆餅。即使開市以後。亦不准洋商裝運出口。載在上海善後條約。今竟先行販運南下。其為私販洋藥而往無疑。至登州等處口岸。尚未設定。煙臺是否應至之地。更不可知。若不

早為禁遏。將來定多棘手。臣已照會暎味佛三國公使。傳諭洋商。俟換約後。在於指定口岸開市。務即安分貿易。不得違約妄行。致干查辦。有礙和好。一面飛咨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直隸山東督撫。嚴飭沿海地方。未奉新章以前。如有外國商船私往。必須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儻奸民勾通。擅自貿易。該管文武失察。故縱。即分別嚴行參辦。仍由山東撫臣飭拏犯姓。務獲解究。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美船在奉天。山東沿海私販洋藥。請飭查辦等語。據稱。近來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有裝載豆餅。行抵吳淞之事。山東煙臺。有商船停

泊貿易並於該處買地造屋有粵人范姓經理其事因鄉民阻
止互毆受傷等情現在條約未換無論何處港口均不應私行
貿易況牛莊係英夷增添通商口岸登州係英俄兩國新增口
岸現在皆未議定開市不應有夷船前往貿易儻任全夷人買
地造屋必至占踞中國地面若不早為禁遏以後更為棘手著
玉明倭仁景霖崇恩嚴飭該管地方文武查明如有外國商船
私往即行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倘有奸民勾通貿易該管
文武有失察故縱情事即著分別嚴行參辦並著崇恩將私至
煙臺經手造屋之廣東人范姓密速查拏務獲究辦毋令逃逸
至豆石豆餅等物上海議定不准夷人販運嗣後內地商販往

來。須各有執照可憑。方無影射。著該將軍等互相剴直妥議辦理。以便稽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督僧格林沁。前因南路軍情緊急。奏撥馬隊助勦。力抗北竄。奉

旨撥馬隊一千名赴山東。再撥馬隊一千名赴安徽。交傅振邦勝保兩營協勦。當令黑龍江頭起。與吉林二三四起為一軍。交記名副都統總管德楞額統帶。前赴山東。令吉林頭起。與黑龍江二三四起為一軍。交佐領德永等統帶。赴皖。昨因英佛夷酋退回上海。奉

旨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勾結金陵逆匪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燭照無遺。

聖謨達到。努愚見。江北逆匪。悉金陵羽翼。惟逆首之言。是聽。誠恐該夷授意。互相勾結。使粵捻兩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重兵。而該夷率領救護。再圖赴津報復。使我應接不暇。詭譎情形。不可不先為防範。所有江北及豫皖山左各軍。均應加意嚴防。實力堵剿。使努無南顧之憂。得以專心防海。則實大局之幸也。

僧格林沁等又奏。努恆福。與僧格林沁商議。以味酋華若翰。既已入京。而該夷提督。尚在北塘海口。自應妥為撫馭。至所需淡水食物。開單前來。均經委員採辦致送。復由努

博福飭派縣丞黃惠廉。千總任連升。送給瓜菜蔬冰塊
各件。赴該夷提督大船。藉以試探口氣。並察看動靜。去後
該據黃惠廉等回沽。而稟該夷提督。連成等。甚為感激。黃
惠廉。就便向其詢問。喫啡兩夷船隻。實在去向。該酋云。稱
喫夷。實有船三隻。在山東廟島地方。聽候。並有仍欲北來
之位。而詢以何日可到。所來何事。則又稱。不知的確。黃惠
廉等。又詢以俄國船隻。究竟何往。該酋云。係赴日本國。有
事。路過廟島等語。而據黃惠廉聲稱。日本在北。廟島在南。
如從此間海口。前赴日本國。則廟島並非順道。其言殊未
可信。現在該酋所坐大火輪船一隻。與俄夷大火輪船一

隻均在天津停泊。其味夫小火輪船一隻。常往來北塘河。內一切情形。尚稱安靜。該夷提督有與琴恆福夷文信一件。並送洋槍三隻。地氈一張。交黃惠廉等齎回。其夷信一紙。已由黃惠廉譯出漢字。鈔錄奉呈。

御覽。其該夷所送洋槍地氈一件。應否收受。請

旨進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撥赴山東安徽馬隊。給予單裝口糧。並未依例停泊。各船安靜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內稱恐該夷授意金陵逆匪。互相勾結。使專搶兩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而該夷率領救援。再圖赴津報復。使我應接不暇等語。所

慮自屬周密。現在粵逆尚無句結。該夷之信。且距北路尚遠。其安徽捻匪。時圍北竄。徐州賊蹤未靖。雖有重兵節節設防。一時無慮竄起。惟山東之曹單一帶。本省土匪出沒。僅恃德楞額一軍防堵。該大臣隨時偵探。以期有備無患。僅有北竄之信。即可隨時奏明。派往迎截。至天津所有之兵。專以防夷為重。現在夷情能否就範。尚未可定。自未便再行調往他處。以致要地空虛。味佛二夷。均已先後到京。一切情形。尚屬安靜。味夷連底拏回。贈恆福各禮物。即著恆福收受可也。

纂輯史務始末卷之四十

纂輯史務始末卷之四十

三

--	--	--	--	--	--	--	--	--	--

3264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四十一之四十二

100-100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咸豐九年己未七月庚午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八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細加查閱。內有即照貴國地圖辦理。不然。難免侵占擾亂之語。甚屬非是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今貴大臣出此無理之言。形諸筆墨。殊多不合。豈是誠心和好之道。查康熙年間。我中國與貴國定界。貴國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又陰。為貴國之地。實兩國疆界之定限也。今我

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貴國之民困苦。已將黑龍江空曠之地。開

吞屯奇哈地方。借與貴國流民居止。此我

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體同仁至意也。貴國又欲在烏蘇哩江綏芬等處游行立界。此地西乃係我國吉林之地。與貴國毫無毗連之處。貴大臣來文直云難免擾亂侵占。此等無理之言。先出於貴大臣之口。是情理之曲。乃出之於貴國矣。今我二人亦有一言相告。查乾隆二十九年。貴國遺失馬匹。以少報多。我中國曾有閉關停市之舉。又四十三年。四十九年。皆有停止互市之案。今我兩國新換條約。理當倍加和好。互相遵守新章。永無增減。以為信義。今貴國於初換條約之後。即欲增出他事數條。而貴大臣又以侵占擾

亂之端。經出於口。設果有此事。我中國必將相待貴國二
百餘年優厚之意。並借與黑龍江左岸空曠開吞屯奇咭
地方。為貴國流民居止。又新立條約。五口通商。一切相待
美意情厚。而貴國轉欲侵占他處地。初出言無理。種種情
節。宣示中外。使各國聞之。共知貴國之非是。然後閉關停
市。其謂我二人言之不。實貴大臣之自取也。至陸路通
商之事。查嘉慶年間。有准在恰克圖通商。別處不准之條
今既有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他處應無庸
議。我二人實欲誠願和好。故再將各種界及通商一切利
弊。為貴大臣詳為解說。以免自誤。今我

續編卷之四

二

大皇帝優待貴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有開吞屯奇吉等處。借與貴國流民居止。又立新章。准其五口通商。如此相待。原為貴國與我國和好二百餘年。非他國可比。是以種種從優允諾。乃貴大臣不知感情。必欲將侵占地方及增添陸路通商各事。堅持己意。上先出無理之言。不知此等事。雖為貴國所欲。乃我國斷不能與之。貴大臣如始終不悟地理。謂若從此不和。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不獨以後與貴國無益。即已經許借與貴國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有開吞屯奇吉等處。及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亦皆毋庸議。是貴國求多反少也。總之。綏芬烏蘇哩江等處。

是斷不能借之地。貴國不可縱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至已經借許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加開吞屯、奇哈等處，及貴國遇有赴東海船隻，准進黑河口，入松花江往來入海行走。此事京中止能言其大概。現在我國已派該處將軍副都統在彼處，等候貴大臣詳細定議。貴大臣必須迅速到彼，不可使該將軍人候時日，方為妥善。再貴大臣欲將前次桂良等所奉

諭旨鈔給一節，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本大臣未便擅自請出鈔給。以上各節，本大臣實心與貴大臣和好，是以將此中利弊詳細為貴

大臣逐層詳說也。為此照會。

辛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六月三十日。接准副都統格
綢額文稱。二十七日。九有大船一隻。在距老龍頭十里以
外停泊。當即在覓民船。派人前往查探。船極高大。共有夷
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聲稱英國人。自上海廣東來。
久門山海關名勝。前來觀望。隨後尚有小船二三隻等語。
旋有夷人數名。乘坐小杉板近岸。欲買牛羊等物。內有一
名。實係俄夷。上年曾在黑龍江辦理界務。與現在防兵。彼
此認識。該副都統。調集各處哨探官兵。協同防守等因。

隨即剗飭該副都統。加意嚴防。果係俄夷。斷不致用武。第
究係何國船隻。難以辨認。或英夷在大沽受懲。前往該處
滋擾。希圖牽制。亦未可定。惟水面不可與之較量。如有結
隊登岸。實有尋釁情形。亦應任其深入。方可得手。伏查俄
酋慕姓。大船已於二十四日起碇。或者即係此船。何以在
稱英夷船隻。此理殊不可解。擬請明白曉諭在京俄夷。現
在中國與英夷接仗。隨在設防。各處口岸。不得擅自停泊
船隻。設非官兵認識。一經損傷。翻失和好之道。北塘現有
俄夷船隻。亦可就近傳諭。恐該夷不肯遠信。轉致生疑。近
日俄味二夷船隻。停泊北塘。尚屬安靜。至英夷上年曾經

窺伺武漢。此次又在太沽受創。難保不前往滋擾。意圖洩憤。等語。將該夷駛抵海口一切情形。並所築礮臺營壘。高厚尺丈。攔河各項。布置詳細。咨行

欽差大臣官文。及早準備。仍恐未盡周詳。查都司施。由京來營。暫留差委。所有大沽海口。防守規模。該員備悉。擬飭該員由驛兼程。馳赴湖北。面見官文。述傳一切。以期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俄夷船隻駛至山海關。捏稱喚夷一摺。俄夷大船一隻。停泊距老龍頭十里以外。經副都統格爾額派人往查。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稱係喚國人。自上

海廣東來。此內有俄夷一名。為防兵認識。恐係俄酋慕姓。前往
山海關。捏稱喚夷。意圖窺伺形勢。本日已飭肅順等。照會在京
之俄夷伊格那提業福。告以中國現與喚夷接仗。各處口岸。設
防嚴密。如見伊船隻。即行開砲。爾國船隻。不得擅自停泊。亦不
得與喚夷同船。恐致誤傷。轉失和好。僧格林沁。仍嚴飭格爾額
密加防範。如查係俄夷。自可以理開導。勿令停泊。設有喚夷船
隻。前往該處滋擾。即誘令登岸。俟其深入。痛加勦擊。以期聚而
殲旃。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此次天津之役。為二十餘年未
有之快事。得信後。夷商頗懷疑懼。紛紛收回存本。上海地

方竟同罷市。經署蘇松太道吳煦。聞復知府藍蔚雲。傳到
喚夷。呼嗾。囑佛夷。伊據告。以嗜嗜。斯任性妄為。自取挫辱。
與人無尤。然

大皇帝聖度如天。既有成約在前。必邀

恩施格外。毋庸疑懼。該二夷皆唯唯而退。吳煦等。又令華商向夷
商明白開導。各夷咸知感悟。抱怨嗜嗜。斯之辦理不善。商
民之心始定。不納關稅之說。亦未再提。吳煦等。見有機可
乘。且上海地方。已早開味。夷在天津會議換約。即諭令華
商作為己意。告知夷商。以條約一事。額爾。哈。經營年餘。甚
費心力。

大皇帝准其進京換約。待之不為不厚。因前此北上迅速。未與
欽差大臣在上海面商定議。又未知直隸總督在北塘守候。致有
歧誤。實則彼此俱無成見。

欽差大臣計期業已抵京。味夷必照議辦理。嗾佛二夷。如果再往
理。必當優待如初。儻以意氣用事。必致兵連禍結。廢時
失事。况勝負亦未可定。上年所議各條。全功盡棄。未免可
惜。該夷商等照此一再申說。嗾首雖稱所言。屬有理。而
中國先行開礮。該夷官兵死傷數百人。若不報復。恐為上
海諸夷所笑。且渠不能自主。擬即請示國王再定。佛首則
稱伊國亦有傷亡。不能不照嗾首辦理。揆其詞意。目前無

可勸解。不便操之過急。而何時如何報復。該首等不肯明言。轉以味酋取巧為詞。味酋意在探尋釁端。固不知我海運已竣。於十四日將該首乘坐南旋之火輪船一隻。駛往天津。欲阻我沙船進口。十六日復有輪船。駛行東南大洋。探係味佛二酋。使人送信回國。且查味佛二酋。向俱聽命於英。今英首報復之意尚堅。佛首從而附和。味酋進京必先換約。而換約之後。若即查照新章開市。恐味佛藉以有詞。於撫局似有空礙。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必早經計及。議者又以現聞味佛二酋。在國自行構釁。我可藉為離間之計。殊不知各夷互闢。本屬常

情。而與中國交涉事件。仍復交相袒護。況互關之確否。仍不可知。佛夷素稱強悍。每利於西洋各國構兵。向其借助。該夷即因以為利。坐獲重資。有如貿易。是欲藉味佛為轉。圖恐亦難恃。此時暎夷意欲阻我今屆海運。業已無能為。役所慮者。印度夷兵。及各國回信。均非數月不能來。今冬明春。必有變局。下屆海運。漕糧恐有阻滯。河運又萬難遽。改。上海六月初八以前。洋藥捐款。十日內。收銀七千兩。各國夷稅亦僅二萬餘兩。不及往時三分之一。初九日以後。貿易雖未停止。已與停止無異。軍餉無可取資。民心益加惶惑。錢漕均形棘手。正不必該夷勾結粵逆為患。而誤漕。

誤餉均不待言。此後情形不堪設想。現聞暎酋願出重資購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摺彙似疑我將閉關絕好也。若不使之聞之則猜疑日深。恐漢奸夷匪復似廣東之捏造。

上諭從而煽惑所患實非淺鮮。臣擬即欽遵。

訓諭作為己意。佯作不知。俾夷亦曾助逆。照會喇嘛喇嘛囑其迅速。此上隨同味夷換約。並令向噶魯斯曲為開導。以破其疑。第夷性犬羊。誠恐置之不覆。復密飭吳煦等遣令喇嘛。喇嘛素信任之夷目伊擔。通事梅德爾先後向其開導。告以臣有照會前來。視其如何回覆。再行發給。

何桂清又奏。查該夷房產財貨。雖在上海。而華商之往來。轉運。則滙聚於蘇松。是蘇松與上海。固脈絡相通者也。上海縣城。建於黃浦吳淞二江交匯之處。由黃浦江。汴流而上。至閔行鎮。而進小河。紆回曲折。始達松江。若越閔行鎮。而至泖口。渡泖湖。經攔路口。出澱山。溯直達寶帶橋。水勢寬深。為重載船隻往來之路。自寶帶橋至蘇州府城。係屬運河。且多橋梁。水勢又淺窄矣。其由吳淞江。之流而上。歷野雞墩。黃渡鎮。至崑山之白塔。以達於蘇。間段淤淺。必須乘潮候風而行。是閔行鎮為松江之屏蔽。而攔路口。寶蘇州之鎖鑰也。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在閔行鎮野雞

墩安兵設礮。後又於攔路口設立水柵。豫備木石。並移駐守備縣丞稽察。經管均經前督撫臣秦明有案。上年臣與前撫臣趙德轍復經委員周應巡視。妥為布置。並以協勦粵匪為由。製造長龍舢板戰船。共一百號。召募水勇。配齊槍礮。仿照征兵例。給發糧。調赴鎮江之金山。及常州一帶。訓練操巡。此項戰船。運桿靈便。行使迅速。槍礮亦極銛利。河外江無不合用。蘇松一帶。如有警信。即可飛調前往。以我之長。制彼之短。尚能得力。其鎮江府城。誠如

訓諭。濱臨大江。無要隘可守。臣與

欽差大臣和春。往返密商。亦早經計及。現在金山一帶。雖有水軍

駐紮。而我之師船。斷不能與夷船爭衡。必得於陸路設防。方有把握。但陸路設防。不外建築砲臺。挑挖濠溝。豫備船後等事。不特張揚召募。且一經動工。非數十萬金不辦。當此餉需支絀之時。亦無從籌此鉅款。容且與和春。再行熟商辦理。以期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喫啡二逆。愧忿未平。現在設法辦理。一揭。前諭何桂清。開導佛夷。為喫夷轉圜。以撫局業有成說。姑從寬大。分別辦理。今喫夷因敗。疑恐為諸夷所笑。報復之念未忘。佛首亦附和喫首。不肯照味夷先來換約。同惡相濟。即不必再

令轉圜。何桂清佯作不知。俾夷助逆。照會嘩嘩。嗾其迅速
北上。誠恐夷性犬羊。未能馴擾。天津已豫備接仗。可無他虞。俾
夷既與英為黨。接何桂清照會後。即使有悔悟之機。亦止能
照味英和約內所載各口通商一律辦理。所有上年在京條約
作為罷論。至英夷兩次到津。俱先開礮。此次首先背約。情里難
容。即伊自悔求和。當責以釁自彼開。中國將弁多有傷亡。所有
兵費約需千餘萬。除將英擘兩國前議之六百萬抵去外。尚須
索賠若干萬。看其如何答覆。彼時再由何桂清作為己意。代乞
恩施。酌量減數。屆時相機行事。難以豫定。英夷將來亦只能照
味夷七口通商。由何桂清與該酋另立條約。與佛夷亦另立條

約。均即在上海互換。不復令該兩國進京。亦不令桂良等再往上海矣。此事辦法。該督存之於心。勿先宣露。到時酌辦可也。另摺所稱閩行鎮。為松江屏蔽。攔路口。係蘇州鎖鑰。上年所製長龍舢板船一百號。或內地有警。即可飛調前往堵截。並須與和春計議。扼守沿江要隘。其閩山關江口。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經安兵設礮。此時礮臺礮位。是否尚存。並著查明具奏。

壬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二十七日午刻。接據探探官報稱。石河口由東駛來夷船一隻。駛進海口等情。當即飭委協領伊克精額。馳赴海口查探。時副都統格爾額亦在彼查探。詎夷船距岸約有七八里許。攔江沙外停泊。

續有夷人九名。乘坐杉板小船。由老龍海口登岸。內有通漢語一人。名雅妥瑪。稱係大暎國人。由廣東而來。意欲進城買物。言語支離。當向關導。此處非夷人應到之地。該夷稍延數刻。隨即回船去訖。適副都統格綢額。雇覓商船一隻。派官一員。兵二名。假冒水手。隨同商人駛近夷船。細看人數。約有二三百名。格綢額已將馬步隊官兵布置妥協。於城內四門。加派礮手。官兵駐守。晝夜巡邏。忽於二十八日。驟見由西南駛來夷船一隻。駛至海沿停泊。格綢額督飭官兵嚴防。並飛咨僧格林沁。直隸總督。盛京將軍。一體嚴防。

殊批知道了。山海關非伊應到之地。即有登岸之人。亦斷不准接濟食物。尤不可希圖省事。致有互相買賣各情。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近據

欽差大臣僧奏報。於六月二十七日。山海關海口。見有大船一隻。自稱係英國船隻。近岸觀望。幸我國兵丁認識。內有貴國之人。是以未經開礮。今特照會貴大臣。務即行知貴國。現在英國先行無禮。業已與我國開仗。我國各處海口。設防嚴密。如見英國船隻。即行開礮轟擊。嗣後貴國船隻官民人等。切勿指稱英國船隻。亦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遊行。

貴國人尤不可與英國人同船。恐開礮擊英國船隻。有傷
貴國之人。如貴國之人。指稱英國。或同坐英國船隻。我國
防海之人。必欲開礮轟擊。因我兩國和好有年。故先行照
會。告知貴大臣。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貴國。勿得自誤可
也。為此照會。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前次天津所立和約。第二條內。稱遇有文案。本
國使臣。與中國特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俱按平等互相
行文。不必行理藩院等語。乃於六月二十八日。仍由理藩
院行文至本大臣。此事不合和約之遺。乞貴處告知理藩

院嗣後不可仍由該院行文至本大臣。以符和約。理藩院
文內所云。俱係不關緊要之事。且看守老君堂館之官員
等所呈。尚無准據。該院文稱。有俄囉斯人平姓。強入老君
堂館等語。查跟隨本大臣。及喇嘛學生內。並無平姓之人。
再本國駐京之人。亦不能強入。俄囉斯人久已住京。此處
風俗悉知。從來不為違理之事。焉能強入。不惟該院來文。
即肅瑞二位大人。於六月二十三日在館。亦去現在毋庸
會見咪喇啞人。俟伊互換和約後。可以往來。此禁止之意。
實屬難明。本國與中國。亦如密國。久已相交和好。即使本
國人與咪喇啞人相見。亦與中國無礙。禁止吾儕與伊相

見顯係中國猜疑我等之證。前次相見時。本大臣稱欲派
官往見味喇噉使臣。肅瑞二位大人未應。而許寫書信交
與監督轉送。起初本國人住京。並無擅辭之事。本大臣至
今並未遣人至老君堂館。特為避嫌。免其相爭。惟於二十
八日。即味喇噉進京之日。本大臣寫信送往。信內止言問
好。及該使臣等。如有送該國書信。本國現有往北塘之人。
可以帶去。此信迄今三日。味喇噉等。尚無回信。本大臣差
往北塘之人。不能等候。今定於六月三十日午正起身。及
至該國之船。並未帶信。必言其故。則定疑中國不以誠心
遵守相和之道。如此可乎。懇祈軍機大臣。飭令莫使禁止。

本國及味國人相見。並將往來書信。轉交勿誤可也。為此照會。

給俄囉斯照覆。

辦理軍機大臣。為咨行事。今據禮部送來咨文一件。知係貴大臣以嗣後不可由理藩院行文。並欲與味國人相見通信往來之事。查六月二十五日據順天府咨呈。辦理老君堂味喇哩使館委員稟稱。有貴國之人。平姓一名。到彼看視。並言即欲搬進。此等係屬尋常館務。是以仍由理藩院行文貴大臣咨查。其有關緊要之件。自應按照和約。由本處徑行禮部轉行知照。或由

欽派大臣行文辦理。至味國使臣。現在來京換約。尚未辦理完結。

味國如有應給北塘回信。自有。

欽派處官為經理。據貴大臣文稱。並未遣人與伊相見。特為避嫌。免其相爭。甚屬知禮。即通信往來之事。亦應俟換約後。方為妥協也。為此咨覆。

癸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六月十三日。據哲署二姓副都統巴彥佈報稱。於初一日巳刻。不見夷目在船。詢其從人。述稱該夷日徹卜勒幅。於二十九日夜間。下船未回。等語。當派記名驍騎校富順。帶兵分巡。旋據委官綽爾霍羅報稱。距城二里許。松花江南岸。見漂屍一軀。像是夷目。

徹卜勒幅。隨派員帶同仵作。驗係該夷屍身。右額角近上。並兩腋肢有傷。將屍寄廟看守。茲於二十六日。據署副都統咨稱。訪詢該夷徹卜勒幅。於五月二十九日午後。竄擾民人王議會家。戲謔王高氏。經番役高連生。與民劉有。勸阻回船。於是日三更時。徹卜勒幅復至王高氏家園。被劉有用劈柴。將該夷毆傷。殞命。棄屍江內。劉有旋即逃逸。差派驍騎校樊凌阿。至烏庫達巴漢地方。將劉有拏獲。提同王高氏審悉各情。續報前來。仍恐有不實不盡之處。由本衙門另行密派委員。改裝易服。馳往切實查訪。

甲戌。

論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人駛至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五月十五日。俄國人徹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抵三姓。經該副都統衙門派員攔阻。未肯駛回。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妥為看守。五月二十九日。徹卜勒幅登岸。至民人王義會家。將民婦王高氏戲謔。經番役高連生等。勸阻回船。詎徹卜勒幅。於是夜復至王高氏家圍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徹卜勒幅毆傷殞命。棄屍江內。該看守弁兵等。越日於松花江南岸。將屍身尋獲。審據劉有用及王高氏。供認前情不諱。三姓地方。非俄國人所應到。且係捨船上岸圍姦。以致斃命。實所自取。並非內地無故謀殺。至徹卜勒幅駛至該處。該副都統等。既未能攔阻。

回帆。及其寅夜上岸。圖姦民婦。看守弁兵等。復毫無覺察。致釀命案。均有應得之咎。暫署三姓副都統參領巴彥佈。並查銜之雲騎尉常壽。統騎校經文圖。均著交部議處。看守船隻之六品委官綽爾霍羅。於微卜勒幅。兩次上岸。有無知情故縱。著該副都統查明辦理。其民人劉有。及王高氏。有無別情。並著說明。按律定擬具奏。

又

諭。特普欽奏。俄夷乘船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五月十五日。俄夷微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時該副都統派員阻止。並未旋回。二十九日。微卜勒幅登岸。至民人

王義會家內向民婦王高氏調戲。適經捕役高連升勸阻回船。是夜徹卜勒幅復潛至王高氏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徹卜勒幅毆斃。嗣將民人及王高氏拿獲。訊據供稱。委係欲行強姦。被毆身死等語。查三姓地方並非俄夷應到之所。況經該副都統攔阻。復敢昏夜潛行登岸。欲圖強姦民婦。顯係騷擾。除將未能阻止之地方官分別懲辦外。將此情節著德勒克多爾濟按照規定新章。迅速咨行俄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閱爾幅方為妥善。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通商事宜。向以暎夷為領袖。味喘

各夷。隨同辦理。現在味夷已先進京換約。而後必求查照新定章程辦理。英佛二夷所屬各國夷商。亦必藉道光年間章程。內有

大皇帝如有恩施於別國。各國一體均沾之語。前來執言。若不允准。則夷商心存怨望。不為我用。不獨無從施釜底抽薪之計。且商與商互相比合。與我為難。兵連禍結。勢將無所底止。設俯順商情。從權開市。則英佛二夷新定之條約未換。從前之條約。又有作為廢紙之議。幾無章程可循。領事通事司稅人等。儘可高下其手。從中舞弊。夷商既有利可圖。亦即置條約於不顧。從此夷務更不可問。而於議撫大局。

仍無把握。今冬海運必多掣肘。僅欲藉味夷為從中調處之人。則哄沸二夷。現已鄙其取巧。且上年在天津。哄夷之就我範圍。全係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行籌辦。味夷雖有調處之言。未見實效。輟轉思維。此次給發味夷照會。實為夷務一大關鍵。因與撫臣徐有壬。往來密商。酌定一稿。發交署蘇太道吳煦等。藉夷商王在抱怨嗜嗜斯之時。囑令華商轉告夷商。以此次天津之役。係由嗜嗜斯自行肇釁。與條約無干。徒於生理有礙。實屬無謂。且初到上海時。

欽差大臣桂良等。已守候月餘。應見不見。應商不商。迨抵天津。又

不收文收物。硬闖海口。轟煉拔棹。試問已經和好之國。有此情理否。

欽差大臣傅格林沁。未將其船隻全行擊毀。非不能也。憫其愚頑也。今已小受懲創。則

欽差大臣傅格林沁之用兵神速。礮臺堅固。爾等諒已得知。若相持不下。爾等財貨盡歸烏有。所為何來。該夷商等咸以為然。紛紛議論。因之噶嚕斯亦有所聞。始知眾怒難犯。漸有悔心。華商復令各夷商將噶嚕斯聲譽情由寄信回國。互相傳布。以杜噶嚕斯之捏詞聲勢。吳煦等因有機可乘。即遣伊禮梅德爾。並由梅德爾轉達噶嚕斯。噶嚕斯信最深之

夷人齊向告知。且尚未悉佛夷亦有死傷之人。有照會令其赴津換約。並令轉告。喚苗商情如此。國王聞之。必將加罪。在嗜嗜斯。固屬咎由自取。為嗜嗜嗜計。殊屬不值。嗜嗜嗜始尚游移。繼亦恍然。答稱爾等所言。却是為我。總督如有照會前來。斷不置之不答。但不知其如何說法。且喚夷係屬大國。嗜嗜嗜心存報復。伊不便獨自作主。祇好緩緩進言。若得何總督亦給嗜嗜嗜一文。則更易於措詞等語。梅德爾即稟吳煦等。將照會發給。旋據嗜嗜嗜。送到照覆之文。由吳煦等稟呈前來。且細覈照覆之文。情詞尚屬恭順。惟以未能獨自作主為惜。又稱該苗與嗜嗜嗜。

均已纖毫無疑。揆其意見似欲臣亦給噶嚕斯一文也。臣思噶嚕斯既欲得臣照會噶嚕斯之文。為進言之具。則其力不能轉圜。必藉

天朝威力以制之。已情見乎詞。噶嚕斯始則逞其桀驁之氣。姑思一試。繼於受創之後。為眾商所抱怨。其氣已餒。亦可概見。此事總須議撫完結。與其專借咪佛之力。留將來藉口地步。莫若俯如噶嚕斯所請。亦給噶嚕斯照會。先責以不在上海接晤。此次噶嚕斯照會內。纖毫無疑之語。詰其是否進京換約。而不言天津之事。並再照覆噶嚕斯。告其已給噶嚕斯照會。仍密囑吳煦等。令梅德爾等。及各

夷商再行設法挽回總以尊崇

國體。不露我去求和之意。且視噶嚕斯有無回文。再行相機
辦理。就現在情形而論。味夷既已進京換約。佛夷又已疏
通。則噶夷之勢已孤。至噶嚕斯所稱業已奏知該國王。
應候回信辦理。亦尚在情理之中。而夷商人等已寫信回
國。則噶嚕斯之情強妄為。該國王亦必當有所聞知。即使
尚有後言。我可就各該酋之回文。與之理說。或可息事弭
兵。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遵旨籌度夷情。發給噶嚕斯兩夷酋照會
一摺。並將往來照會鈔錄呈覽。均已閱悉。噶酋於接到照會後。

以尚須聽候該國王回信為辭。英首則尚無回覆。該首等無故挑釁。致受懲創。此時須候伊國王信息。亦是意中之事。何桂清既已發給照會。並經夷商開導。該首等似有悔悟。且俟其自來轉圜。再行斟酌辦理。毋庸再向關說。轉似中國求和。惟該夷首先背約。則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應就此斟酌。已於本月初三日。詳諭何桂清。以該二國和約。祇能在上海互換。均照味夷七口通商。並須索賠兵費等事。該督奉到後。仍須照辦。此時若不先露端倪。恐該首以為仍照前議。一無更改。將來聞我辦法。必至大失所望。著何桂清仍令吳煦等。傳諭華商轉達英商。謂英夷犯順以後。聞得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進京換約。前

議皆作罷論。並須索賠兵費。方與通商。幸有該大臣念夷商失業。人數眾多。將來該二國自悔求和。該大臣必能懇求大皇帝施恩。請照味夷七口通商。並即於上海換約。免得重至天津。中國既不肯撤大沽兵防。該酋又未肯覲顏就北塘行走。轉覺為難也。如此漸為宣露。使二酋有所聞知。看其如何動靜。再作計較。至味夷條約七口以外。嘆咈所增者。不過牛莊。登州。淡水。及長江內各口。淡水即臺灣地方。既有臺灣。即可毋庸淡水。登州地方瘠苦。貨物甚稀。牛莊利在豆餅。長江利在運鹽。今豆餅與鹽業經議明不運。長江及牛莊本無大利。且上年夷船入江。以江中處處攔淺。回滬時頗覺廢然。蓋在夷商。以多銷貨物為得。

訃。若多添口岸。而貨物仍不加銷。實屬有損無益。以上各節。但有機會可乘。即著妥為開導。總之。英佛肆行無理。果許其在上海換約。並照味夷七口通商。已屬曲加寬恕。其如何以索賠兵費等事。層層袒託。將來歸到如此結局。則全在該大臣悉心籌酌。實力辦理。至上年天津所定條約內。載有立約之後。以四箇月為期。彼此曉布商民知悉之語。今味夷雖即日換約。尚須四箇月後。方照新章辦理。為期尚寬。英佛二夷。屆時當可得該國回信。不致兩難。現在既賴英商從中開導。所有上海通商。各國想必照常辦理。並著該大臣於報便奏聞。

給佛囉晒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四月間。貴大臣來自西土。與本大臣
互相照會。心交已久。嗣貴大臣行抵上海。即赴天津。

欽差大臣

花桂段

亦即遵陸道行。方冀換約之後。新章早日開市。不意

事難湊巧。貴大臣與英國噶大臣。先後而旋。惟聞美國華
大臣。已與直隸督部堂恆。在天津北塘西晤。彼此往還情
意甚一。俟

欽差大臣

花桂段

到京。即可照議換約。是英國噶大臣。未悉直隸總督

部堂恆。已在北塘守候。而徑入大沽。致生枝節。其實均無
成見也。現在

欽差大臣

花桂段

計期已經到京。貴大臣似可速赴津門。一月換約。免

致後期。至暎國噶大臣與本大臣向無單銜文書往還。此時未便備文照會。應請由貴大臣委蛇勸解。如能同時北上。盡釋前疑。

欽差大臣

花挂

必能在北塘以禮相待。克踐前約。從此永敦和好。中

外同沾利益。本大臣秉性爽直。素重信義。想貴大臣與暎國噶大臣亦有所聞。不以本大臣之言為河漢也。為此照會。仍望照覆。須至照會者。

佛喇西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貴大臣本月十九日所發來文。均已閱悉。本大臣與貴大臣交好之誼。雖屬未久。然素仰貴大臣德

義隆重。且有雅誼。以敦和好。本大臣念之。深為欣慰。至天津。前有之端。經倭國嚙大臣。與本大臣。各將其事備細奏聞。本國大皇帝。現只可恭聽諭旨。以便辦理。惜未能獨自作主。此固無須再言。至文內所載。請由本大臣善為嚙大臣。委蛇勸解。各等語。本大臣已將此言。達倭國嚙大臣。嚙大臣與本大臣。深知貴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曷毫無疑。相應照覆。須至照會者。

給佛喇西照會。

為照覆事。頃接貴大臣六月二十四日來文。知本大臣六月十九日照會。已經收閱。並承轉致倭國嚙大臣。共諒本

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纖毫無疑。益見貴大臣明白公正。與本大臣有同心焉。實深欣慰。惟來文云。貴大臣未能獨自作主等語。本大臣現已專文照會。暎國噶大臣。詢其是否定期。會同貴大臣北上。換約。以便奏明。

大皇帝咨會

欽差大臣

花桂段

並直隸總督部堂恆。照料進京。以免歧誤矣。相應照

覆查照。須至照會者。

給暎噶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四月間。聞貴大臣來自西土。本大臣

與

欽差大臣花桂奎照額大臣原約馳赴上海守候月餘未獲接晤旋

又聞貴大臣與佛國布大臣赴津後仍即南旋當即備文

照會佛國布大臣轉致一切頃接佛國布大臣覆文知貴

大臣與佛國布大臣深知本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誠

毫無疑足見貴大臣明白大體從此息事弭兵永敦和好

本大臣實深欣悅惟美國華大臣現已進京換約貴大臣

是否定期會同佛國布大臣北上希即照覆以便本大臣

奏明

大皇帝咨會

欽差大臣花桂並直隸總督部堂恆照料進京以免歧誤相應照會

查照覆覆須至照會者。

何桂清又奏再查英佛二夷初回上海之時其勢洶洶幾若不共戴天。蓋因該二夷已百餘年未曾有此敗也。迨吳收藍蔚雲諭令華商開導夷商。雜問其心志。該夷首等失其所恃。中心始餒。現在佛酋首先悔禍。英酋亦有纖毫無疑之詞。臣遵

旨悉心籌度。設法挽回調處。仍不露中國求和之意。或可冀其畏威懷

德。就我範圍。

硃批覽。

山東巡撫崇恩奏。現在煙臺海口。雖仍有夷船停泊。而商民人等。尚不敢與之私自交易。臣昨又嚴飭地方文武。認真查禁。一面趕將前項夷船。設法催令南下。不許再延。至夷人在該處建地造屋一節。五月初。臣即聞有是說。當經密飭訪查。蓋因本年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建公所。為該省商船往來收風上岸之處。即有本地無賴。將沿海官荒沙地。指稱已產。與該商議價立契。經該處附近之奇山所居民公議。不肯依從。並經該縣訪聞查拏。事即寢息。時夷人有北來之說。遂致傳傳夷人買地。何桂清所奏。似亦前事之訛。惟從前在來買地之人。是否范姓。

當時未據查知。且該夷既欲來東貿易。其置地蓋設夷館。亦屬事在意外。茲蒙

聖諭諄諄。自當遵照辦理。除飭該府縣再行詳細訪查。分別訪拏究辦。仍時刻留心查禁。毋許夷人暗中買地。或奸民勾道交易。並將現停船隻。勒令即早回帆外。至若豆石豆餅。出自奉天。商人赴奉採買。向有驗照。現在嚴防私販。應如何添改章程。稽查較為嚴密之處。容臣與五明等籌商周妥。另行分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夷船有在奉天山東沿海私販洋藥豆餅。並於山東煙臺地方買地造屋各情。當經諭令崇恩等

查明妥辦。茲據崇恩奏稱。本年五六月間。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先後來至登屬。在煙臺海口停泊。奸民惟利是視。難保無私通買賣之事。並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造公所。經該縣訪聞查拏。始行寢息等語。夷船私至登州。及煙臺地方貿易。買地造屋。必有奸民暗與勾通。地方官始因夷船往來。私通賣買。藉圖漁利。繼聞奉旨查拏。惟干處分。難保不飾詞稟報。仍若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各官。認真稽查。妥為防範。並嚴拏粵人。范姓務獲究辦。登州雖係哮喘兩國議增口岸。現經天津接仗。後兩夷條約未定。不應有夷船前往貿易。更不得任他國夷人。私自與民間交易貨物。如有夷船停泊。當令迅速開行。毋許逗

留地方文武。有隱匿不報者。指明參處。毋稍徇隱。

崇恩又奏。據登州府稟報。六月十六七等日。有夷人兵船三隻。收泊福山縣之之梁島。旋即起碇北駛。又據報二十日。蓬萊縣之大竹山島。收泊夷人兵船一隻。至二十二日開行。向東北大洋駛去。以上各船。據稱皆係天津敗回。暫時在彼寄碇。並無他意。言詞恭順。亦未上岸滋事。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照會。

為咨覆事。七月初四日。貴大臣來文。內稱。英國船上有本國之人。來至山海關等語。本大臣已將原文鈔錄。交送遞公

文武官瑪爾提諾幅呈遞本國上官去矣。但本大臣理應告知貴大臣。本國人斷不能捏稱係英國之人。且本國船隻乘駕有餘。何患乘英國之船乎。貴大臣云。幸中國兵丁認識船上有俄羅斯人等語。亦似不實。該兵丁因何知之。按衣服難辨係本國及英國之人。按船上桅旗亦難辨認。何則。雖如各國俱有各國之旗。但英國曾有提用別國之旗。蒙蔽於人。至本國之船。不可到未曾通商之處等語。今本大臣必欲告知照此辦理。數日後將軍公木哩斐岳幅之船。來至北塘聽候商辦。分立邊界情形。並帶來交本大臣必需之物。時本大臣必告知此事。飭令本國之船。不可到

未曾通商之處。是以求貴大臣告知北塘官員。俟伊到時。妥為迎接。如有武官送信進京。不必攔阻。其所帶之物件。書信亦迅即轉運於本大臣可也。為此咨覆。

丙子。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據瞭探官報稱。二十九日午刻。瞭見桅蓬高大夷船一隻。由西南洋面。駛至攔江沙外。停泊。距岸約有二十餘里。二十八日。駛至夷船一隻。復行退出。駛至東南洋面停泊。距岸約有三十餘里。其二十七。日。駛至夷船一隻。仍在海沿停泊。時有夷人乘坐杉板小船。在海沿東西游駛。丈量水勢。插記標桿。已被潮水沖倒。復又登岸。意欲進城買用食物。又欲觀看長城景致。均經

善為阻回。忽於二十九日未刻。故意向西南。每船施放大
礮三五出不等。遂於七月初一日辰刻。夷船三隻。趁潮揚
帆。陸續向西南外洋駛去。等復派官兵沿海瞭探。據報夷
船於是日駛赴秦王島海口停泊。亦有夷人登岸。旋即回
船去訖。仍在海口停泊。道

欽差副都統格瑚額。揀派馬隊官兵。馳赴秦王島嚴防堵禦。查秦
王島距關三十餘里。等選派官兵瞭探夷船定動。呈飛稟
報。旋據報稱。該夷船於初二日。自辰至申。先後向西兩外
洋駛去。瞭探已無蹤影。再等前派官兵駐守南水關。分布
在達城上。晝夜梭巡防範。兵力較單。已於二十九日。加派

擡槍三十桿。兵六十名。統交高領伊克經領管帶。以作格
綳額。後路聲援。其鎮城以內。督飭協領塔清河。同城副
將雙慶。知縣叢壇。飭屬晝夜梭巡。以清內患。

硃批覽奏俱悉。

丁丑。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本年四月十三日。據暎國官
吧噴禮等。送來照會。內稱。本年三月初八日。貴國前任兩
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當經裝殮妥協。派委向
來陪侍之暎官阿查利。一路護送。於四月十二日晚到粵。
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所有上岸
停放各事宜。隨後妥商辦理等因到臣。當即札縣查明驗

收妥辭去後。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燮。親往洋船。將葉名
琛棺柩驗收。移至大東門外斗姥宮內。妥為停放。並將帶
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封存縣庫。訊據隨行家人許慶。胡
福同供。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們與武巡捕藍鎮。跟
隨葉主人由省坐火輪船到香港。並厨子劉喜。雞頭匠劉
四。一同攜帶食物隨行。初七日由香港開船。十六日到嗎
喇國。即新歧坡。十八日由新歧坡。到望客喇。即五印度。二
月初一日。搬上礮臺居住。於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
十五里之大里恩寺花園樓上居住。至九年二月二十日
後。帶去食物已盡。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主人不允。且云

我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屢經繙譯官將食物
送來。一概杜絕不用。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
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終並無別語。只說辜負

皇上天恩。死不瞑目。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於初八日
酉時。用棺裝殮。至二十四日。夏方將棺木運上火輪船。
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輪船運回廣東。四月十三日到
省。藍鎮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噶喀喇病故。寄葬客
地。

硃批。覽。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呈稱。數日後有該國使臣木哩斐岳幅。坐船來至北塘。並有帶來物件。請告北塘官員。毋得攔阻等語。木哩斐岳幅船隻如到北塘。著即派員詢其來意。如欲差人進京。不必攔阻。但准其二三人來京。該督等即揀派委員。沿途護送。所攜物件。代雇夫役。小心防護。俾安靜行走。木哩斐岳幅曾在吉林侵占地界。此次來至北塘。恐其另有詭謀。並著僧格林沁。密為防範。毋稍大意。

已卯。

諭內閣。上年喫咭喇國船隻。駛至天津海口。首先開礮傷我將弁。是以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嚴行設防。此次各

該國前來換約業經桂良花沙納在上海告以大沽設防須由北塘海口行走乃本年五月英國噶嘮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竟欲闖入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五月二十四日駛進樂心灘用炸礮轟斷鐵練我兵仍未與較二十五日火輪船十餘隻拉倒鐵箴十餘架皆掛紅旗志在決戰經直隸總督恆福等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英國並不接收竟敢先行開礮轟擊礮臺我軍始開礮回擊沈毀該國戰船多隻擊斃上岸步隊數百名英兵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味利堅國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准進京呈遞國書經恆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進京呈遞國書本

日據桂良花沙納將味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甚屬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齋來國書准其進呈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航海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寬發交恆福即在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自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敦崇信義至意此旨即著桂良花沙納宣示味喇堅使臣華若翰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字諭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現在味夷在京頗為恭順即日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已加恩准其在北塘海口互換俟該夷起程即將和約由驛發交恆福該督接到後即在

北塘海口與該夷互換可也。至前獲夷人蔣什坡一名。既係味國之人。即可發還該國。以示懷柔。所獲味國人犯一名。既受重傷。留之無益。或即交味夷。令其由海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由上海道交還味酋。嚙嚙晰收明。亦可藉此稍示羈縻。著該大臣等斟酌辦理可也。

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初七日貴大臣文稱。本國人斷不捏稱味國之人。並飭令本國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處。足見貴國與中國誠心和好之意。嗣後海口。如有捏稱貴國船隻。及不通商處所。見有船隻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開礮轟

英法各國通商章程
卷之二
擊。至木哩斐岳幅。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我處派人照料護送可也。為此照會。

癸未。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七月初二日。貴大臣照會本大臣。已於十餘日前收到。文內所稱。俱係以無據之言。輕却本大臣所求三事。並胡出無禮驚嚇之語。全不合於友道。顯係欲絕二百餘年和好。據此文始知貴大臣等。不應承認尼布楚。恰克圖。曼輝城等處和約。大學士桂。奉

旨咨行公普提雅廷公文。即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所稱兩國從前未定交界。迅速決定等語。亦不遵行。不思大體。維持已

見而出飾詞。不直接禮答覆。本國非願占地。所求者只為
嚴守和約。並為兩國永無相爭不和之事。告以如此辦理
方妥。若照依貴大臣來文所云之言。亦不合於兩國和好
商辦之道。本不應再行答覆。或請面見。然為明本大臣誠
心遵守和約。及不願我兩大國因輕率之言。以致爭戰。本
大臣咨此。所望貴大臣改悔。答以合禮。不似前此之言。况
貴大臣現已知本國差派廓米薩爾伯多廓福斯啟。前赴
烏蘇哩綏芬地方。詳細查明。繪圖做記。攜帶來京。持為幫
助商辦。決定邊界之事。本大臣誠願將本國大皇帝交辦
之事妥辦。不出驚嚇之語。為會晤商辦不相明之故。不至

斷絕本大臣再咨乞貴大臣詳細深思本大臣前次所求三事及貴大臣所覆之言不然會商之事若絕非本大臣之故此文咨行貴大臣希冀答以合理不以前此之言咨覆可也

為照覆事。七月十一日。准貴大臣等來文內稱。嗣後海口有捏稱本國船隻及不通商處所見有船隻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開礮轟擊等語。本大臣前已將本國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處。行知本國。但本國京城至東海甚遠。恐此時未能示之到彼。本大臣現復備文。求貴大臣等轉飭送至北塘。俟有本國船隻到時交付。以便進行。再向係各國

大小海船各有旗式不同。今將各國旗式繪圖一併封送。乞貴大臣等轉示近岸有兵持以便照式辨認某國之船。至今公木哩斐岳幅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等語。該大臣並未知此。現在本大臣亦將此言載入文內。求貴大臣等。迅將此文遣人送往北塘可也。

給俄羅斯照會

甲申。為照會事。味國使臣到京呈遞國書。昨已回至北塘海口。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和約。經大學士桂尚書花與該使臣言明。現在暎佛二國尚無成說。並議換約後四箇月各海口開市。尚須從緩候。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知照到日再行開市已據味國使臣華應
允各國自當一體辦理查貴國和約先經互換此時海口
開市既須從緩所有和約內應行通商之七處海口貴國
商船應暫緩前往俟有開市日期即當知照貴國一律辦
理相應即行知貴國使臣伊查照可也

丁亥廣東巡撫崇崇光奏廣東夷務自成豐七年十二月
英兵入省城觀音也及將軍衙門藩司衙門均被占住一
年天津議和省城居民漸次復業城內英兵約三千人夷
官頗能約束華夏貿易俱覺相安並無滋事臣由廣西調
任前來僚屬議論多以為宜暫居肇慶俟和約大定省中

夷兵全撤。再行入城。臣以肇慶僻在一隅。通省地方。鞭長莫及。又與司道各官隔絕。一切公事。不能當面籌商。諸多窒礙。且夷性多疑。更恐因臣不肯入城。心存猜忌。轉生枝節。籌思已審。因即輕騎減從。長驅入城。樓印視事。哄哈喇喇。喃喃。兩國夷官。即日前來求見。臣當經接見。宣示

皇仁。曉以誠信。該夷官頗知感戴。惟前署撫臣畢承昭任內。該夷官堅請提照和約。租賃城外西壕及河面等處地基。建造房屋。以資棲止。畢承昭及粵海關監督恆祺。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等。再三勸阻。不能中止。畢承昭等。以西濠居民甚多。若令遷徙。過於擾累。萬難勉從。因河面係水旁官地。允

其租賃已有成議。臣到任後自不容更翻前說。又天津原議由粵補給該夷兵費銀兩。為數甚鉅。該夷官亦屢有照會。請為剋日籌給。臣會同恆祺。妥為回覆。善與羈縻。一面咨商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等。熟籌妥辦。總期上全

國體。下順民情。以顧大局。正多方籌畫間。詎忽有火輪船駛到香港。得天津開仗之信。該夷官甚覺驚疑。即來求見。臣恐其猝聞警報。顧慮猜疑。變生肘腋。當與將軍穆克德訥監督恆祺。善言撫馭。告以遠道傳言。未審虛實。如果屬實。其中必有別情。

大皇帝仁至義盡。遐邇一體和議。必仍可仰邀

恩允。惟當靜候。

諭旨遵照。不必驚疑。該夷官又慮粵民間風生事。臣告以當督飭地方官。妥為彈壓。可保無虞。該夷官始悅服而去。數日來俱尚安靜照常。

硃批覽汝所奏。抵省視事。並能片言折服該夷。足見堅持定見。毫無畏難之意。朕懷甚為欣慰。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七月十六日。貴大臣來文內稱。本國商船應暫緩前往通商之處。據此本大臣甚為詫異。查七月初四日。貴大臣照會。本國商船不應到不通商之處。本大臣已將

此事一面行知本國。一面行知東海公木哩斐岳福貴大臣已經知悉。七月十一日仍如此云。四月後貴大臣來文。即與前文迥異。今云本國商船不應前往約內應行通商之七處海口。由此可見本大臣與貴大臣等。誰為合理。並無自違天津所立和約。明言與本國通商海口七處。並未言有四箇月起。及俟別國互換和約後之語。且貴大臣會晤時。從來亦未言及於此。兩國相交禮節。約文商辦可行。若專辯不可。設有欲改舊條。必須商辦。不然。專辯之條無所遵行。肅瑞二位大人文內所云。前議換和約四箇月後等語。本大臣實不知係與何人所議。況本大臣所收文

件亦無此言證據。若此事係別國議定於本國無涉。即桂中掌花大人。與味國使臣所議。於本國亦不相干。今肅瑞二位大人。與本大臣尚未商定之前。焉可以本國商船。自應暫緩前往通商之處。俟啖咄二國換和約後等語。照會。若貴國願意暫緩通商。理應交

欽差大臣與本國大臣商辦。復定補續約之條。方妥。各國相交之道。天下遵行者如此。貴大臣誠知本國甘願護助中國有益之事。譬如本國大皇帝。交換和約。辦理別事等故。欽派大臣來京。所行之路。非由天津所立和約。後可以由大沽一同西洋國前來。乃由恰克圖故道行走。特為使中國

大皇帝喜悅。知我國並非同伊一路。而免中國官員礙難辦理他國來京之事。貴大臣應知本國商船尚未往新開通商之處。俟中國開此二處與他國時再往。以禮而論。互換和約後。本國商船即可前往。暫不往者。亦係免中國礙難。其他五處何必勿往。可見貴大臣照會實屬不合。專辦條例。強使暫緩海口通商之處。係不可從。為此行知貴大臣肅瑞查照可也。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照覆肅順等稱。本國之船。斷不借用英國旗號。其不通商之處。前已行知本國。不

令船隻前往。但京城至東海甚遠。此時尚未周知。現復備文。求轉送北塘。俟本國船隻到時交付。並將各國旗式繪圖封送等語。俄夷既稱斷不捏稱。英國之人。並飭令該國船隻勿到不通商之處。情形似屬恭順。所繪旗式。著即交僧格林沁查驗。並知照盛京山海關兩處一體知悉。惟夷船往來海口。如果並不滋事。即係英佛之船。亦毋庸開礮轟擊。僅敢先行開礮。或登陸滋擾。則無論何國旗號。皆當嚴拒。著一併知照。玉明定福格額爾達照。勿受彼欺為要。華若翰計已行抵北塘。茲將答覆該國置書。由驛遞至北塘。交恆福。而交該使臣祇領。如華若翰換約後。業已回帆南駛。即著恆福由驛遞交何桂清。轉交為要。

皇帝復問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好。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使臣華若翰到京。呈遞來書披閱之餘。備見詞意懇懇。惟以永遠友睦為念。朕心實深欣悅。上年所立條約。已蓋用御寶。特派大臣交來使收領。朕恭膺

天命。撫有寰瀛。中外一家。原無歧視。自此次定約之後。願與伯理璽天德永敦和好。共享承平。諒必同深歡喜也。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姓布駕南。名雅。各專函
謹致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今特簡貞亮出類才士。姓華。名若翰。奉使前來。

貴國居近

朝廷以蒞美國。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此臣熟
諳我兩國交際事件。於朕常存悠久堅立和睦友誼之心。
素能仰體。且深知其忠盡純良。爰命克邁。定當恪供通職。
允稱

大皇帝陛下。

恩遇隆重。彼所作為。端必盡善盡美。萬守兩國久遠友睦之愛務。
期共相和悅。誠望

大皇帝錫之恩禮。更於代美國上達各事。悉
予深信。其尤重者。特將美國和好真意。與誠願

貴國萬禩久享太平之心。代為上

聞。朕惟祈禱真神。眷顧

大皇帝長享三多之祝於靡涯。斯確心頌者也。肅此恭達。敬請
福安。

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十五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均已
閱悉。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難免侵占擾亂之語。是以
本大臣據理照覆。並非飾詞。中國與貴國定界。康熙年間
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之陰為貴國
之地。界限分明。斷不能更改。若按貴國天津所定和約。第

一條內。曾云。嗣後兩國不相殘害。不相侵奪。永遠保護。以敦和好。既有此條。貴大臣前次來文。何以又言難免相爭。侵占等語。至第九條所稱。兩國從前未定交界。迅速決定。一事。貴國現在居住之黑龍江左岸。闊吞屯奇咭地方。皆屬中國之地。並非貴國之地。即不應貴國人居住。我

大皇帝撫馭中外。一視同仁。暫許貴國人居住。並非在闊吞屯奇咭地方。作為止界之處也。況烏蘇哩。綏芬河等處。更不與貴國相近。無所用其決定。上年黑龍江將軍奕山。以並非該將軍所管之地。擅行辦理。實屬糊塗。故我

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懲辦。今有吉林將軍景瀛等。在彼等候貴

國使臣安行商歸已於上次照會內將此情節細為言明。而貴大臣尚未詳悉。貴大臣既云本國非願占地所求者止為嚴守和約何以聞吞屯奇咭地方。既借與貴國人暫住。又欲至烏蘇哩綏芬地方。豈得謂不願占地嚴守和約耶。天津和約已許貴國海口通商。即是中國相待美意。陸路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本有定章。此外亦無可商辦。總之貴大臣既誠心和好。惟當恪守和約。若事事只為貴國有益。不顧中國有礙。將來必至彼此無益。想貴大臣來此辦事。必不願兩國相爭。本大臣前次照會已逐層詳細解說。希貴大臣細心體會可也。為此照會。

庚寅。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味酋已於十六日行抵北倉。該酋華若翰。給_才恆福照會。約定十八日換約。_才等即於十七日由大沽馳至北塘。其時刑部郎中慶銘。吏部主事梅啟照。由京齎到軍機處咨開。而奉

諭旨。所有味喇堅和約等因。欽此。並齎到和約暨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各件。_才等遵即祇存。因該刑部郎中慶銘等曾隨桂良。花沙納等。在上海辦理夷務。熟悉情形。暫留該二員等。在北塘守候換約。十八日經清河道崇厚。宣化左營遊擊張秉鐸。護送味喇堅公使華若翰等前來。_才等當即在於驛館備設筵宴。與該公使接見。言詞均極恭順。遂將和約

互換告以

皇上聖德如天。曲加體恤。念該酋等遠涉重洋。准其呈進國書。互換和約。從此通商和好。永戢兵端。該公使等感戴

皇仁。欣歡無既。換約後。該酋即行上船。甚為安靜。至前獲味夷蔣什坡。喚夷擇特莫格。甚二名。等現與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公同熟商。以味夷既經換約。所獲夷人。自應給還。以示我

皇上寬大仁惠懷柔至意。其喚夷尚未就撫。如一併釋回。轉似無所區別。查由津至滬。海船往來。絡繹不絕。且俟該國悔過。輸誠。再行交還。亦甚便易。已將味夷蔣什坡。函交該公使

華若翰等領回該夷等歡感之至。其喚夷擇時英格甚仍
暫留。派員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七月十一十二日。恭奉成豐
九年七月初十十一等日寄

諭。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呈稱。該國有使臣木哩斐岳幅
坐船來至北塘。並有帶來物件。著即派員護送。又以味夷
在京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准其在北塘互換。前獲夷
人。務什坡一名。即可發還該國。所獲喚夷人犯。或即交喚
夷。令其帶回上海。交還噶嚕嘶。並飭等斟酌辦理。

聖訓周詳。敬謹遵悉。當即派令知州曹大綬。同知博多宏武等。前赴北塘。守候俄夷船隻。行抵海口。即往詢其來意。如係差人進京。即遵

旨派員照料防護行走。該酋木哩斐岳幅。既在吉林侵占地界。有無別故。尚未可知。仍一面嚴密防範。總不聽其上岸。窺我虛實。距今數日。尚無信息。味酋華若翰。已於十八日回至北塘。經恆福等接待。互換和約。於二十日早。用內地船隻轉運出洋。該船亦開向內河。迎接過載後。於申刻回駛。至大火輪船停泊之處。二十一日早。瞭望外洋。該船已經開駛。其所獲味夷。蔣什坡一名。已由恆福等交還該酋收領。

其暎夷人犯一名。若交該首帶往。似不足昭

皇上懷柔之德。應俟上海暎佛兩夷就撫。和議稍定。由海船發交

何桂清宣

旨發還。似於事理為順。而於

皇上生成全德。亦可明白宣示。俾知感激。至山海關停泊夷船三

隻。前據副都統格爾額呈稱。尚未辨其為俄夷。為暎夷。當

經飭令查探明確。並辨認旗幟。旋據復稱。該夷旗幟。或尖

或長。五色交雜。難以辨識。七月初一日。復聞泊山海關西

之白塔嶺。秦王島地方。似有繪畫地圖之勢。初二日。以復

陸續向西南開行。撫甯。昌黎。樂亭。各海口。均有船隻游駛。

而撫甯縣之洋河口。昌黎縣之蒲河口。有夷人乘坐小船。上岸聲稱帶有各種洋貨。於沿海一帶出售。並在蒲河口。購買驢馬。又於浪窩口近岸。詢問永平。昌黎。樂亭。各府縣。相距遠近。均經各海口。兵役曉諭攔阻。未至上岸滋擾。十九日。接據格棚額來咨。夷船三隻。十二三日。仍在樂亭縣屬老母溝左近一帶游駛。終莫測該夷之意何屬。

殊批知道了。

辛卯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十九日貴大臣照會前來。以換約後四。百月開市之語。不知與何人所議。若與別國議定。即與本。

國無涉等語。查上年在天津喫佛味三國所定和約內有現通商各口。或日後新開口岸。以四箇月後方可到彼通商貿易。雖非貴國和約內所載之條。然貴國所定和約第十二條內載外國通商事。俄國一律辦理。既有此語。今四箇月為期之語。焉得謂與貴國無涉。況本大臣前於互換和約時。已向前貴國使臣丕。將四箇月後再行通商說明。貴使臣丕已經當面應允。並告知貴國。至伊犁。恰克圖。塔爾巴哈台三處。現已互相貿易。其新定七口通商。自應俟各國和約換定後。四箇月後照新稅則互相貿易。今貴國商船欲往七口通商。因喫佛兩國和約未換。我國現在

尚未將新章行知各海口。是以照會貴大臣。暫緩令船隻
前往貿易。此原係我二人之美意。貴國必欲前往。我等亦
不阻止。但恐徒勞往返耳。貴大臣須詳思我二人之語。切
勿疑心。有負我二人相待之美意。為此照會。

壬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味夷火輪
船二隻。於二十日夜間開行。所有發給該夷之

單書。當由 督恆福加註。由驛遞交兩江總督 臣 何桂清接收。俟味
首華若翰。行抵上海。於文祇領。以昭我

皇上綏靖懷柔之意。俄夷所繪各國旗式。遵即照繪三分。由驛遞

交玉明格。額定福。以憑傳諭各海口。辨認各目船隻。等復思俄夷既在吉林侵占地界。難保不窺探各海口。另生詭謀。嗾佛兩夷。敗退之後。窺我虛實。伺隙而動。亦在意計之中。是現在山海關一帶。夷船究其來自何國。但據旗幟為憑。深恐夷情詭譎。難以確信。或遇風雨陰晦。雖有旗幟。亦無從辨認。更可疑者。俄夷甫經繪呈四國旗式。即有信函遞交該國船隻。其中恐有詭謀秘語。交通傳遞。誠如

聖諭。無論何國旗號。登岸滋擾。皆當嚴拒。勿受彼欺。總不使該夷船近岸窺伺。應足以嚴限制。而示防維。現在嗾佛兩夷。撫

局未定。各處海口不能不嚴密防備。應請

飭下肅順等傳飭俄酋使臣。及書信來往。暫由庫倫陸路行走。北塘出入。盤查禁阻。動多窒礙。彼此均有未便。此次所遞交該夷船隻書信。暫由牙恆福收存。如該夷船駛抵北塘。仍行派員遞交。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接奉寄諭。並俄夷所送各國旗式。遵辦一摺。俄夷所繪各國旗式。業經僧格林沁遞交玉明。格爾頓定福傳諭各海口。辨認所辦。但據旗幟為憑。深恐夷情詭譎。難以確信。若仍遵前旨。此後夷船往來海口。如僅在洋遊駛。並無滋事情形。無論何國旗號。毋庸開炮轟擊。設或登岸滋事。即

當嚴以拒之。勿受彼欺。並著知照玉明等。一體遵照辦理。至所請俄酋使臣書信往來。飭暫由庫倫陸路行走一節。現在木哩斐岳幅將次行抵北塘。必尚有在京使臣往來書信。業經言明准其投遞。且俟木哩斐岳幅船隻回帆後。再令該國使臣書信由庫倫行走可也。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與佛肯照會往還。彼此疑團盡釋。夷酋頗知感激。寄信回國。極言噶嚕斯之背約肇釁。是以臣乘機給予噶嚕斯照會。以期就我範圍。不意適有民夷互鬧之事。先是常有夷人雇募內地民人。出洋種地。無一還鄉者。因之訛言不一。無人應募。該夷即勾串中外匪

徒設計拐騙。並敢潛伺僻地。捕捉孤單行人。於是民有戒心。每於洋涇濱馬路一帶。集眾巡查要截。六月三十日。吳照等。查有佛夷商船。載送人口出洋。當即照會各國領事。飭令放回。民間亦互相傳播。勢甚洶洶。馬路一帶。聚人更多。適有暎船水手二人。路過該處。民人即指為擄人之犯。羣相橫毆。該水手一死一傷。暎夷呼嗷。及暎醫生合信。上堂解款。爾時華民人多手亂。不辨是非。將呼嗷。合信一併毆傷。理道營廳縣。馳往彈壓解散。七月初一日。有暎羅國男婦六人。至城隍廟間遊。適值演戲。人皆疑其乘機拐騙。爭先驅逐。致將夷人一名。擠入荷池淹斃。上海縣知

縣劉邵膏馳至。將其餘五夷押回夷館。從此民夷各懷疑。惟各夷在洋。湮濱集兵安礮。民亦咸伸公憤。勢將互鬪。吳照等一面出示曉諭被害之家。祇准稟官查緝。不准私自報復。一面會營前赴夷館。傳齊唎味佛三國領事。諭以爾等擄拐民人。肇此釁端。已成眾怒難犯之勢。今不將載人出口之船。迅速追回。轉欲與我民互鬪。須知民難數計。憤極則無事不可為。勿謂江蘇風氣柔弱。可以威力制之也。唎夷署領事密迪樂。味夷領事士覓威良。僉稱擄拐人口。情同強盜。佛夷船隻。代人載送人口出洋。以致哮喘等。誤被殺傷。但求查拏。誤殺傷之犯。照例治罪。伊即撤礮收

兵。佛夷領事伊擔。迫於公論。以載人者。雖係該國之船。而
雇人者。實係呂宋夷人之事。亦願追回原船。至初三日。伊
擔。將原船截回。吳煦等。會營督同廳縣。親詣該船。眼同伊
擔。及呂宋國領事伏姓。並佈苗之繙譯官瑪姓。逐一查點。
共計被其拐騙上船華民。一百五十七名。說明籍貫。分別
遣回。民情始覺稍定。惟提釋之人。皆係六月二十日以前
上船者。聞尚有六月二十一以後被騙之人。未經截回。正
在偵查間。初八日。味二夷之天主堂內。有人講說夷書。
即有華民前往。告以爾等講書。係勸人為善。必須先勸自
己。不可傷天害理。擄捉人口。然後再勸他人。因又互相爭

關。將堂內門牌打破。夷書燒毀無識。愚民因而紛紛遷徙。夷人既不敢輕離洋涇濱。華商亦不能進洋涇濱。十一日。在寶山縣境。吳淞口外。又截獲利船人口出洋之釣船一隻。取出被拐民人三十四名。擊獲夷人一名。是日下午。上海縣東鄉。又有水手二人。被鄉民毆斃。該鄉民亦一死一傷。且於接報後。查上海情形。全恃華商聯絡夷商。惟往來貿易。始能探悉彼中確信。今民夷互相猜貳。華夷各商。勢將桿格難通。江蘇民情。安分者大都畏事。其一倡百和。恃眾滋鬧者。類皆無籍之徒。一經脅之以威力。即各鳥獸散。無能為役。非若廣東之可藉以集事者。且所斃所毆。並非

據拐之犯而動手之人亦未必即係受害之家公憤之氣
既不必逼而藉端生事之風亦不可長當即飭委留蘇差
遣之前任常鎮道喬松年執持令箭馳往上海會同吳煦
等妥為撫綏彈壓訪拏代夷拐騙幾致釀成鉅案之匪徒
即行就地正法並將英船口所獲代夷載人之釣船鋸示
海濱以昭炯戒而快人心至據拐奸夷果係呂宋喇嘴西
而傷斃者係英咭喇暹羅則因事誤殺傷人例有治罪專
條亦應緣辜免手照例解理庶華夷之心兩得其平英首
嗜嗜漸於接臣照會後因有民夷互鬧之案即以臣係總
理通商事宜之大臣所問換約不便相覆而以嗜嗜噴無

辜被人殺傷。克手未獲。照覆並據密迪樂等。向吳煦云。此事該國主。必以噶魯斯。為辦理不善。將其撤回。另換人來接辦。該國官兵死傷不少。必議用兵。若得

差大臣桂中堂。給與噶魯斯照會。尚可和解等語。吳煦等。告以欽差大臣僧王。已得制馭爾等之法。若欲用兵。蒙自爾起。

天朝向以曲直為勝負。並非向爾等求和。爾等當熟思之。將照會稟呈將來。臣詳加查覈。雖無桀驁語句。而密迪樂之言。其為噶魯斯。授意無疑。當即覆以換約事宜。係問所當問。噶魯斯等之被人殺傷。蒙肇於佛夷。係因疑之誤。俟其有無照覆。再行遵

音酌量辦理。所有往來照會二紙。並北河新聞紙一紙。夷人信稿一紙。照錄恭呈。

御覽。再國山關等處。礙隄類多。卅部所安。礙位節。經軍營調用。間有歸還。所存無多。額設弁兵。亦不敷用。現在時異勢殊。所

有江防事宜。容與

欽差大臣和春。熟籌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一海民夷互闕。已派道員馳往查辦。一摺。並將夷人照會。及信稿各件。鈔錄呈覽。覽奏均悉。呂宋夷人。用梯囓晒船隻。擄捉內地民人。出洋種地。非止一次。致令民情洶洶。激成忿怒。見夷人則羣相毆打。並用毆誤傷。喫咭

喇道羅兩國之人。李泰、啞等。均被誤傷。因此民夷各懷疑懼。業經何桂清等派委喬松年馳往上海會同吳煦妥辦。著即飭令一面訪拏代夷拐騙之匪徒就地正法。並一面查明下手誤傷夷人之人照例治以應得之罪。以期情法兩平。無枉無縱。至暹羅係臣服之國。其朝貢使臣及遭風難夷中國待之均有恩禮。此次該國民人誤被淹斃。著該督飭令地方官嚴緝兇犯務獲究辦。俟辦理完竣具奏後。尚須給予勅書以示撫恤達人之意。至暎酋所請欲桂良等給噶嚕斯照會。以為和解。但桂良等在上海邀噶嚕斯會面。竟不肯前往。今桂良等回京已繳欵差關防。無從與聞其事。暎夷背約聲譽。佛夷同心附和勢難先行遷

就前已將現擬辦法於本月初三初七等日寄諭何桂清業已
接奉自當遵照籌辦。如有轉圜之處即可在上海辦理毋得令
其北上。至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可藉此挽回。何桂清
當堅持定見。不可再向關說。以致跡涉求和。如果該夷悔悟。自
來說合。即須逆機善導。勿令坐失機宜。是為至要。味夷華若翰。
已於十八日在北塘與恆福換約。即於二十日起碇回南。應覆
璽書。已由恆福驛遞交何桂清轉付矣。

映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七月初三日來文。以本大臣是否
定期會同佛國布大臣北上。將上年定約交換。希即照覆。

等語閱悉。查貴大臣官銜。係任總理五口通商事務。

欽差大臣之職。遇有通商情事。本大臣自不難照文會商。外因貴

大臣督治兩江之權。茲將近日在滬生端一事。內有無辜

喫人一名。被毆斃命。時總理稅務使李。偕數人俱受重傷。

均六月三十日所為。迄今未見該官捕獲兇犯一節。便中

順為言及。惟來文題問一層。與通商毫無關涉。皆由貴國

曩日在北措置所貽者。本大臣似未便與貴大臣移文相

覆也。為此照會。

給英法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七月十一日來文。以本大臣係總

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所有北上換約一層。貴大臣未便移文相覆等語。查換約原為通商而設。上年

欽差大臣

記註明

前來上海會同本大臣與貴國前大臣額。彼此會議。

所有往來照會。俱有本大臣銜姓。即貴大臣初到上海時。

來文。亦有本大臣銜姓。可見換約一事。本大臣實係應問。

至上海地方。六月三十日。華民聚眾之案。係外國人拐騙。

硬拉人口。載送出洋。以致激成眾怒。愚民既不知拐騙硬。

拉者。係何國之人。又不能將各國之人。逐一辨認明白。遂。

有英人被毆斃命。並傷總理稅務使等之事。後經佛國領。

事官將載人之船隻追回會同蘇松太道查明係呂宋國
拐騙硬拉人口。在暹國船隻載送出洋。是此事係呂宋人
違約肇釁。暹國船隻代為載送。曲直甚明。華民誤毆總理
稅務使李。及致傷英人。並非有心。本大臣查中國定例。因
事誤毆斃命。及誤傷旁人。均應查拏治罪。惟尚有被拐之
人。未經追回。民情仍屬洶洶。業經嚴飭蘇松太道。會營督
辦。知會各國領事。互相彈壓。一面追回被拐人口。一面緝
拿兇犯。分別嚴辦。以弭釁端。而昭平允。貴大臣近在
上海。當必知其詳也。為此照覆。

丙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本年七月十四

日。接據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咨稱。具奏俄夷乘船馳赴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欽奉

諭旨。三姓非俄夷應到之處等因。欽此。咨行前來。查軍機大臣寄來與俄夷互換和約第二條內載

大清國與俄國行文。毋庸按照從前理藩院與薩納特行文。即由俄國總理各國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或大學士。俱按平等咨行等語。惟咨行俄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並無另有可通之路。必應送交署因畢爾那托爾轉行。若經該酋按照和約駁回。於事無濟。等不敢拘泥。仍咨行署因畢爾那托爾。令其迅速轉送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馳赴三姓之

奏。全行撤回。謹將咨行該首文底呈

覽

硃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茲據軍機大臣札交。本年五月十五日。俄夷微
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時該副都統。派員阻
止。並未旋回。二十九日。微卜勒幅登岸。至民人王義會家
內。向民婦王高氏調戲。適經捕役高連升等。勸阻回船。是
夜。微卜勒幅復潛至王高氏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
劈柴將微卜勒幅毆斃。嗣將民人劉有用及王高氏等獲。訊

據供稱。委係欲行強姦。被毆身死等語。查三姓地方。並非
俄夷應到之所。况經該副都統攔阻。復敢昏夜潛行登岸。
欲圖強姦民婦。顯係騷擾。除將未能阻止之地方官。分別
懲辦外。將此情節。著庫倫辦事大臣。備文咨行俄國等因。
札文前來。相應迅速咨行爾署。因畢爾那托爾。速為轉報。
爾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由黑河口駛往三姓地方之
夷人。即行收回。一面嚴飭爾國夷人。嗣後不准似此任意
行走。滋事。須仍以致滋擾我國民人。兩國悉請按照兩國
互定章程。遵行為此咨行。

硃批覽

又

批。與惠親王等同看。看來該貝子意存諉卸。並無想出好辦法。爾等熟商。有無善策。

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現在接閱貴大臣七月二十三日來文。若貴大臣所行之文。俱似如此。則甚合宜。若能堅固兩國相交和好之道。然不能不相告者。一照會內稱。查上年在天津。俄佛味三國所定和約。內有現通商各口。或日後新開口岸。以四箇月後。方可到彼通商貿易等語。此言尚未全合。俄國所立和約二十八條內。稱曰。此約自議定畫押之日起。

四箇月後。凡通商海口稅官。應告知英領事官。某項貨物。由口發內地者。稅價多少。由此可見所言四箇月後。係言稅價。並非開海口通商之事。且條議定畫押之日起。亦非以互換和約之日為初期。至噶味兩國和約內。俱無此四箇月之語。本大臣現有鈔寫該三國所送和約之原稿。不能錯誤。僅責大臣所存和約一分內。有不符之處。可以告知係某國和約某條。以便查對。總之貴國與英領事官另立密條。言通商海口。四箇月開市。則此條係謂牛莊。登州府。山頭。臺灣。海南等處。新開海口。其他早開海口。豈可言四箇月後始開。況廣東天津。雖有交戰之事。其早開海口。實

易至今未絕。貴大臣來文內稱。貴國所定和約第十二條內載外國通商事件。俄國一體辦理等語。並以既有此語。今四箇月為期之議。焉得謂與貴國無涉等語。而難我。查天津和約第十二條內。稱日後中國若有厚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勿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由此可見外國所得有益之事。即與俄國勿庸再議。一律辦理。言其有益之事。並無禁止之事。今四箇月限期。可謂有利益乎。二位大人。閱和約應詳細。免致錯誤。來文內稱。上任欽差大臣。不已經議定通商海口。四箇月後始開貿易等語。設有此言。然於三月二十二日。已經互換和約。今

於七月二十三日。貴大臣照會所定四箇月期。不已滿乎。
何必行文。再言者。現在本國海船多隻。已到東海。不能不
早開海口。至新開海口。本國大皇帝。願行與中國
大皇帝。並謀與

貴國有益之事。早降諭旨。本國海船暫緩往天津和約所定
海口。俟中國自行開時再往。為此咨覆貴大臣可也。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己亥黑龍江將軍奕劻吉林將軍景
澆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遵查
前此互立條約係與夷首木哩斐岳幅面議據各屬詳報
夷人皆係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此次遵

旨另立一條自應會派妥員仍與該首議定方免夷眾藉口前據
烏蘇哩口探報夷首木哩斐岳幅已由海路赴上海等處
秋後旋回嗣該首駛抵琿春少停即行又言欲赴天津該
首行蹤詭密若非會飭各員分路等候恐難會面隨派署
副都統富呢揚阿在黑河口守候其烏蘇哩口派協領掾

昌陽樂書林與吉拉明阿。馳赴該處。守候夷酋木哩斐岳
幅到時。即率同佐領烏勒吉等。明白曉諭。該酋肯否。隨時
報明。署副都統富呢揚阿。逐層妥議。另立一條。設該夷至
黑河口。即由富呢揚阿。照前辦理。儻該酋不容見面。黑龍
江城。是必由之路。應派官兵赴海蘭泡偵探確信。不難會
晤。即責成署副都統愛伸泰。就近嚴查辦理。其甯古塔。瑯
春等處。仍札令署副都統富興等。會同瑯春署協領富坤
等。一體巡察照辦。設遇該酋。向其開導。勿任夷船肆意遊
行。再圖占踞。堆木哩斐岳幅。居心叵測。若始終不肯見面。
再會飭黑龍江副都統。行文海蘭泡。央桑枯幅。傳諭木哩

斐岳幅遵照。其如何回覆擬議辦法。再行奏明辦理。
景濤等又奏。挑練兵丁。以防不虞。查夷情叵測。日漸鴟張。
下駛人船。有增無已。既在烏蘇哩添建房間。又由水陸分
赴軍春邊岸。支搭帳房。而前抵三姓夷人。又稱續來者欲
奔吉林阿勒楚喀貿易。其虛實莫測。當即密飭各屬一體
嚴防。並令琿春協領。多備餘丁。勤加操練。准查吉林通省
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各處徵調。不下七千餘名。現在存營
陸續抽撥者。僅止三千餘名。不得不擬派餘丁。並與正兵
同伍。現儘數挑選。祇得兵丁一千五百名。已派員操練。加
意防維。再

盛京海防挑備精兵二百名。聽候調遣。而吉林本應籌防。所
有前調官兵二百名。擬請暫免備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
並挑備兵丁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奕山革去御前大臣。令
其來京當差。特普敏暫署黑龍江將軍。前往辦理矣。俄夷人船
分赴烏蘇哩口。及琿春等處。皆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而木哩
至今尚未駛抵北塘。據稱復有欲由海路赴上海之說。傳聞互
異。行蹤實為詭秘。景瀆等接奉前旨。已派富呢揚阿在黑河口
守候。專司查辦。並派協領祿昌等馳往烏蘇哩口。宣示開導。甯
古塔琿春等處。派令佐領富新等巡察。所籌均尚妥協。黑龍江

傳該夷必經之路。特晉欽接奉此旨。即著前往該處。責成派出之副都統愛紳泰。勤加偵探。一面會商景濤妥籌辦理。總須明白曉諭。使其勿致肆意遊行。不可含糊了事。再踏奕山復轍。至所稱吉林現在挑備餘丁一千五百名。勤加操練。現在俄夷雖未開釁。固當存有備無患之心。但須不動聲色。嚴密防範。不可稍涉張皇。致令該夷窺破。其前次挑備盛京防海官兵二百名。現在本城既須籌防。即著毋庸調往。

前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此次天津接仗情形。先於六月二十日。有香港火輪船到省。即說夷船在天津大敗。被海口礮臺打沈兵船二隻。打爛兵船三隻。傷大兵頭左手一隻。

斃兵頭二十餘名。兵丁四百六十餘名。頃刻間省城內外
喧傳。人心大快。夷目吧嘔。即於是日將省內旗隊各營
軍裝器械。仍照上年之樣全行收去。二十四日。惠州城內。
接得香港之信。並鈔來上海新聞紙。所刊天津實打死紅
毛在船及岸上共四百六十四名。兵總二十七名。打破根
砵三隻。打壞根砵六隻。共斃水手奸細不計其數。受傷待
醫者二百餘名。兵火船喫火。噫地船主。打去一腳。另有別
兵船主受傷。回上海廣隆行醫治。生死未定。香港自得此
信息。聞各夷首會議。欲不納稅。而夷商不願。設不納稅。
是速唐人封港了。故此未定各等語。惟思現在省中夷兵

極少。不患該夷修怨於我。而夷性多疑。轉慮該夷防我攻他。我兵若即乘此攻城。未始不可克復。然省河礮臺船隻。早已付諸灰燼。即使克復。亦斷難以駐守。既無攻克之心。何必使有疑忌之念。當即函致兼署督臣勞崇光。見該夷等隨時開導。坦然示以無疑。旋據勞崇光覆稱。天津報到他族驚惶。深恐其驚疑滋變。又慮此間民氣。聞風觸發。業經兩面開導。彈壓拊循。幸尚無事。等語。是於未奉諭旨之先。臣等彼此密函商酌。有垣夷人。若仍照常無事。不必自我啟戎。茲復欽奉

詳諭。尤當時刻凜遵。然而夷性桀驁。未必遽加悔悟。翻然就撫。日

來省城傳播。有夷船全數回滬。修船調兵。再圖大舉之說。此亦被創後必有之詞。就粵城夷兵計。料無可以調往者。以天時地氣論。此後節屆秋冬。今年能否再行北上。殊未可知。而探聞該夷。每與外國爭戰。動經數年不休。葉名琛家人胡順。自五卅度回。據云。有喇喇國王被擄在彼。已十年矣。猶日興兵。以攻其國。且所造大輪車。行駛如飛。一點鐘可數百里。堆積礮彈如山。蓋該夷固以躡武為能也。今年赴津各船。秋冬間。如已由滬回粵。省城為買賣之區。夷商必不願其滋事。而如南海番禺各鄉。順德香山。東莞新會各縣。則難保其不洩憤。而順德尤可危。蓋臣與羅博行

等皆夷人所欲得而甘心者。

皇上智燭幾先。以紳董中素孚鄉望。如羅博衍等。亦應整頓鄉團。以備不虞。臣當即遵

旨。將天津倭仗情形。

聖謨在先。勒後撫信。致羅博衍等。密加整備。不可宣露防禦情形。使夷人知覺。尤不可假奉

旨為由。致於撫局有礙。諒羅博衍等。必能仰體

宸廑。顧全大局也。臣自上年八月至今。一字不敢言夷務。至煩
廑念者。實因八月之奏。上海已傳觀。映前額。嗚呼。得見此摺。深知
上年一月有北復城之舉。實臣與羅博衍等。主持其間。故

銜恨在心。屢次勒令

欽差大臣桂良等奏撤一督三紳。未蒙

允准。即思自己動手。十二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飭臣將

欽差大臣關防。送交兩江督臣何桂清接辦。吏務。臣於二月初四

日。方接到部文。該夷已於正月初間。由滬開知。意以撤去

大臣關防。勢必久任兩廣總督。故欲害臣之心更急。先是

臣於正月初八日。祭大轟神。誦吉於二十日。親赴西北江

督兵。初十日。廣州協副將濟台。自省城來見。告知夷人與

臣誓不兩立。到西江必跟至西。到北江必跟至北。請緩啟

行。再作計議。果於十三日。派夷兵及奸細約有二千名。坐
淺水大輪船十隻。廣東西瓜扁船十隻。馬船數隻。吧嘎噠
是柏責。告以將往西北江一行。請派員護送。當派縣丞卓
炳森等送之。柏責即諭知南番兩首縣。夷人狡詐。難保非
聲西擊東。於兩首縣派役跟蹤確探。日日飛稟到。日。夷船
出省河往東而行。由東莞縣屬河面行走。將及惠州界時。
臣因有西北江之行。早調都司卓興帶勇二千名在惠。署
惠州府海廷琛。亦有勇二千餘名。皆精銳可用。該夷來如
講禮讓。則地方官已設館舍。牛羊牲畜俱備。僅置係包藏
禍心。則背城借一。有死無生。幸該夷行至東莞以上。水淺

船○攔○不○得○進○折○而○之○虎○門○走○順○德○河○歷○七○洲○洋○將○由○惠○州
小○淡○水○一○帶○來○郡○又○因○西○瓜○扁○船○在○七○洲○洋○被○風○浪○搏○擊
不○得○前○由○是○轉○回○順○德○問○該○縣○羅○龍○二○紳○何○往○乃○走○西○江
赴○肇○慶○問○該○縣○蘇○紳○住○家○何○處○各○官○皆○以○外○出○勸○捐○答○遂
溯○流○而○上○至○廣○西○梧○州○即○撫○臣○勞○崇○光○所○奏○者○由○梧○回○肇
盤○桓○數○日○聲○言○欲○駐○兵○於○肇○城○蓋○知○該○處○舊○有○總○督○衙○門
為○控○制○兩○省○之○地○乃○故○為○此○說○經○該○道○等○勸○回○二○月○初○方
到○省○臣○於○初○四○日○接○到○吏○部○公○文○當○派○員○將○關○防○齎○送○江
南○一○面○照○會○該○夷○水○陸○提○督○該○提○督○仍○照○覆○無○異○詞○臣○以
為○從○此○或○可○稍○釋○其○嫌○乃○二○月○二十○邊○有○城○有○信○來○該○夷

復整備行程。明言將赴東江。斯時也。江西之賊分兩股。一由南韶一帶而入。竄擾樂昌。一由惠州邊界而進。將擾龍川。福建之賊亦破大埔。嘉應而攻興甯。且思惠州一郡。若該夷船由西而來。江西福建逆匪由東而至。兩面受敵。區區數千兵。其何以濟。乃決然定計。與其死於夷。不如死於寇。上游龍川為潮嘉入惠要區。賊所必爭之地。灘高水淺。賊可順流而下。夷難迎流而上。惟有親督重兵駐此。或可兩全。乃於二十四日啟行。進剗龍川。該夷遂不復來矣。在軍營將及五旬。督飭各軍進勦。屢獲大勝。克復大埔。嘉應解圍。興甯連平福建之賊平。而江西之賊勢將由惠州下。

竄廣州。臣於四月初十日回部。以便居中調度。仍飭各軍節節堵截。追剿兩起賊匪。殲擒殆盡。東路惠潮嘉一律肅清。方臣回惠郡之日。正嚙嚙嘶到香港之時。其於要進天津與否。機密事一語探不出來。惟知其擺隊進廣東省城。人馬齊列。城內外。及船上。砲聲連環不絕。此吧嘍禮之故。為揚氣也。入城後。不與各官一見。惟時刻密布奸細。來惠探聽防範。臣著左右前後。皆有細人暗伏。即不能携臣之身。總思擒臣之摺。臣思自天津議和後。至今未曾與該夷構兵。前有生擒夷人二名。亦向團練總局提還。上年七八月間。在粵夷前照會到。臣有實深寅感之語。雖力持不還。

城不通商之議。仍派紳士委員等。往來省城。籌議還銀交城。以便早日通商。嗣以上海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送告示前來。通飭各海口。照舊通商。柏貴及粵海關監督恆祺等。即與之通商。該夷以有此示。亦遂不理。臣。及至九十月。大幫茶鹽上稅後。臣始知悉。亦未嘗再與攔阻。何至恨臣之深若此。直云正二月間。人人皆知其為上年八月之奏。於夷人詭計。抉摘無餘。並有懸賞三萬銀。殺吧嘔嚙之語。該夷等咸知悉。故貌為各釋前嫌。實則記恨在心。今若再有要件。落該夷之手。勢必更遭不測。故臣於二月二十四登舟以後。始奉到正月初一日寄

諭一遵。飭將民夷互鬪之事。迅速詳細具奏。臣恩年前十二月石井之戰。羅博衍等。業經據實詳奏。初一日之奏。係前摺未到。茲據羅博衍等來信。知所奏已奉到。

陳批。有辦理妥協之語。方幸稍慰。

聖懷。復何敢以臣一身之危險。上煩。

慮念。三月間在龍川軍營。先後奉到寄。

諭。飭臣諭知柏貴。勸令該夷赴上海與桂良等面議。及開導該夷。

無復再赴梧州等因。臣遵即差送與柏貴閱看。而柏貴已。

病重不能言語。其時嘔嘔噎已回。嗜嗜嘶未到上海。所議。

有關大局之事。吧嘔噎不與聞。此外無可與語者。曾據粵。

紳候選同知升用知府潘世榮密稟。聞諸吏目柯靈輝云。上海之議。桂中堂欲以四事翻騰。頌欽差則一字不改。自臘月回來後。亦不復再與桂中堂見面矣。粵東賠銀交城之事。須進京後再議。似此則該夷赴津舉動。不惟粵東無一點端倪。可以具奏。即上海亦未必有實在情形。可以奏者。此且久未將夷務奏報之實在情形也。至天生吧嘎。所以禍粵也。不去吧夷。粵難未已。咸豐六年。夷釁實開於此。夷今更肆行無忌。筆難罄述。即如柏貴故後。撫印不准送出省城。原欲新任巡撫進城。既可持為護符。又得肆其挾制。勞崇光於到任後。馳書告臣曰。西人議論。多以為不

宜入城。然細思由梧州而來。不到省。祇有駐肇慶。夷船一水可通。與其使該夷挾之以來。轉不成事。不如長驅直入。示以無恐。六月十三日午刻到任。吧嘔囉等。即於未刻進署。其故作兇肆情狀。甚於常時。緣自畢承昭署篆後。幾於無日不以索賄銀。蓋夷樓二事相徇。勒畢承昭至無可如何時。則對以充汝之量。不過派兵把我看守。否則將腦袋取去。要銀則斷乎不能。乃專心於蓋夷樓一事。前後十三行舊址。尚嫌狹隘。必欲另添一處。指出沙面地方。須由水底壘基而起者。但築基址。估工即須二十六萬兩。今粵海關於關稅項下。將來應賠兵費款內。先行陸續提給工匠。

畢承昭以水底築基。成否莫定。已發之銀。統須該夷認帳。令伍崇暉等與之舌戰。堅不允從。成則伊之業。不成則帳不復認。復自十三日未刻以後。議至夜深。其勢不得不依他。且須給與照會為憑。照會底稿。又須吧嘎噠先改定。然後可行。其橫逆大類如是。尤可慮者。柏貴任內所用辦事家人。皆與夷為伍。李小村日在門房。一切公牘。吧嘎噠無不知者。外無所用。其探聽內無所用。其隄防。故亦相安於不覺。然究竟緊要事機。悉由臣惠州辦理。城中多有不知者。今則督撫兩符。俱在城內。夷人時刻窺伺。臣已手函數千言。縷陳大概情形。密示勞崇光。其於夷人慣入內室。搭

索公文密件將來寄

諭到省。難保不索觀截搶。尤囑令早為之計。至該夷在津。如未就

撫。督臣王慶雲到粵。可否一併駐劄省內。應請

聖裁飭遵。

硃批覽奏詳細各情已悉。

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前據副都統格綰額稟報夷

船三隻。於六月二十七日。在距老龍頭十餘里停泊。等當

即飛飭沿海各路防兵。如意嚴防。業經附摺陳明在案。續

據各營稟報。該夷大船停泊外洋。小杉板近岸。尋覓食

物亦極馴順。一月以來。該夷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澗河口等處。口岸周歷。用小船試探水之深淺。查看地方地勢。均已繪圖。各海口兵役。一經攔阻。即行駛回。等洋加籌思。窺其形勢。似係暎夷敗退之船。沿海窺探。或伺隙而動。或相准虛實。以圖再舉。所有各海口防兵。或隱或現。該夷亦不能盡知虛實。七月二十四日。夷船三隻。由外洋越過北塘大沽。於二十七日。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地方停泊。隨有夷人數名。坐小杉板近岸試水。並詢問水陸赴津程途。經祁口營署守備張錫元。告以此處距津六七百里。中間數十里。泥淖難行。該夷亦即駛回。查大沽迤

南劉家河唐家河馬棚。祁。狼坨子。均係以河。或僅容
小船行駛。或數十里以內。舟楫不通。且地處荒僻。居民無
多。該夷亦無所施其狡悍。惟陸路距大沽不遠。自應先事
豫防。以期有備無患。當派大器營參領保清。通州協副將
李炳業。帶兵二十名。先往哨探。復派副都統成保。侍衛扎
精阿。各帶哲里木盟馬隊二百名。前往劉家河等五處以
河口岸分割。以壯聲威。該夷船三隻。於二十八日。由祁口
折回大沽。迤南二十餘里之劉家河停泊。不時在桅上用
千里鏡打看。不知其意何屬。至本日卯刻。尚未開行。等推
有資。飭各營官兵。隨時布置。晝夜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該

夷敗退之餘。大沽防守既嚴。大約不敢輕犯。劉家河等五處。以河船隻不能行駛。亦無可窺伺。或沿海口岸停泊數日。漸漸南駛。惟山東煙臺恐要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因各海口均係停泊數日。即便開行。視為故常。恐一旦竊發。殊屬堪虞。應請

勅下山東撫臣。豫為防範。該夷既經受創。知有准備。亦必不敢滋擾。五月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之時。各營官兵無不奮勇爭先。剋圖殺賊立功。惟北岸北礮臺海口營兵。見賊勢兇猛。越牆見水逃避者三百餘名。自應即時查拏。以正軍法。彼時因夷船在海口停泊。若操之過急。恐有逃出外洋勾

串情事。是以於味夷船隻開行後。即行派委弁兵。分投查
拏。現已拏獲三名。業經正法。梟首示眾。再前獲暎夷一名。
本係帶傷被擒。近因痢瀉。醫治無效。現已病故。

硃批。另有旨。水陸籌防。甚為周密。不可稍涉大意。以備不虞。尤應
嚴飭各路統兵鎮將。暨弁兵等。不准因有前番得意。遇夷即戰。
徒邀得舉。不顧勦撫大局。如有前項情事。即由汝處查拏正法。
不必請旨。此次遊駛夷船。為鬼為蜮。殊難測度。看來恐係俄夷
多方窺伺。有隙即戰。以圖要挾。無隙即講和貿易。並代各國豫
占馬頭。利人利己。以為他日地步。皆在意中。若云暎夷圖報。尚
不在今秋。須俟明歲春夏之交。或者另生詭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夷船在沿海口岸窺伺一摺。據稱夷船三隻。一月以來。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澗河口等處。用小船探水。並查看地勢。復駛至大沽。迤南之柘。呂劉家河。停泊。用千里鏡打看等語。夷船到處遊駛。為鬼為蜮。殊難測度。嗾使各船。前已駛回上海。現在夷船。恐係俄夷多方窺伺。已於摺內詳細批示矣。該大臣現在調派成保等。帶領馬隊。分劄各處。防範尚為周密。該夷如敢登岸滋擾。或在船上先行開礮。著即遵前旨。奮力轟擊。勿受彼欺。致落後著。如僅止試探水勢。及上岸尋覓食物。自不必先開礮端。致彼有所藉口。至前獲倭夷一名。現既物故。即為棺殮。或即交沙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

轉交該夷。以為轉圜地步。或暫存海口。俟該夷就撫後。再為交還。即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山東煙臺地方。本月已諭令崇恩嚴密防範矣。

又

諭僧格林沁奏夷船一月以來。屢經駛至老龍頭。秦王島等處。探水。近復折回大沽。迤南劉家河停泊。漸次南駛。山東煙臺地方。恐要久停。請飭防範等語。山東煙臺海口。前因有夷船在彼停泊。曾諭該撫嚴密稽察防範。茲據僧格林沁奏。夷船漸向大沽洋面南駛。難保不再到煙臺海口。意圖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視為故常。任其逗遛。一旦竊發。猝不及防。殊為可慮。

此外各海口港汊紛歧。多有可停泊之處。均宜嚴為準備。現在
通商章程。尚未議定。民間概不得與之私行交易。應一併禁絕。
著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巡查。密加防範。如有夷船停泊。
諭令迅速開行。毋許人留。致令上岸滋擾。崇恩現雖有旨。令來
京候簡。仍宜實心辦理。如因簡放有人。意存諉卸。將來設有貽
誤。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寅。俄暹斯照會。

為知照事。於本年七月初二日。

欽派大臣肅。行不宜之文。至本大臣。後不復通商會晤。一則該大
臣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一則所議。與本國欽差大臣

分位不合。所以十餘日後始行文。想該大臣改悔。不意所
覆言語雖合宜。而意如舊之悖禮。今四十餘日。未嘗會晤。
本大臣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照會軍機大臣會晤商辦
情形。以便設法妥辦。本大臣會晤肅二位大臣時。曾遞商
辦決定兩國東西交界未定之處。並復行旱路貿易。及辦
別早年所立和約內。有應增應減應刪俱已辦妥之事。分
寫六條。並非出於己見。乃照依和約。特為豫防含混相爭。
其第一事。分定兩國東西交界。係照天津和約第九條。其
第二事。復行旱路貿易。係照恰克圖和約第四條。並尼布
楚和約第五條。其第三事。辨別早年和約。特為使時勢相

合豫防含混相爭之意措

欽差大臣瑞肅急於辦理。初時曾言並無和約等件。伊亦不知此事。次又認稱曾有此等和約。停止已久。不必再議。今七月二十日咨覆。並未言及和約之事。至講說愛琿城所立和約。與本國者迥不相同。即本大臣以中國

大皇帝咸豐八年五月初八日所降與大學士桂

工諭。轉送至公。普提雅廷為證。瑞肅二位大人亦言不知有否。本大

臣將上年

諭旨譯漢文與閱。伊等雖認有此

諭旨。乃所譯與原文不合。及至求將原文送至本大臣覆對。答以

此

旨傳在軍機處大內收存。該大臣未便擅出鈔給等語。七月二十

日。所未言及此。

旨。此等前後不符之語甚多。如七月初二日咨覆言中國

大皇帝優待本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閩吞屯奇哈等處。

借與本國等語。查愛琿城所立和約第一條內言黑龍江

松花左岸等處至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並非暫

時。乃永遠勿替。六月二十六日。肅二位大臣所照。亦言愛

琿城和約。本有中國

大皇帝業已准行。奈於七月二十日咨覆。言該處該屬中國之地。

不應本國人居住。殊不知閩、粵、屯、奇、哈等處。及松花江口、南、延、岸。本國人居住多年。又前瑞、肅二位大臣照會。曾言海口通商五處。七月十六日照會。海口通商七處。實按照天津和約所言。又七月初四日。該大臣照會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海口遊行。於七月十一日所發咨文。仍如是言。又言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本國。於七月十六日咨覆。言現與暎、佛二國。尚無成就。本國商船。俟中國與兩國互換和約至四箇月後。再往七處海口開市。於七月二十三日。該大臣照會。仍言四箇月限期。求從緩。因現在新章。尚未行知各海口。况該大臣稱。於互換和約時。與前任欽差大

臣等將此事說明。欽差大臣等已當面應允。是以照會本
大臣暫緩令船隻前往貿易。肅二位大臣言及此。係不知
送文之前一月。四箇月限期已滿。肅二位大臣曾言兩
國東界。應黑龍江將軍與公木哩斐岳幅商辦。今來文言
本國大臣可往辦此事。並非與黑龍江將軍。乃與吉林將
軍商辦。據本大臣思。若中國大臣擅自講諭和約。並不遵
諭旨。視若無事。即往吉林。又有何益。設若本大臣往吉林商辦。誰
能保來時中國大臣。不如現今不復失信。况中國大臣不
願合禮商辦。嚴守所議哉。肅二位大臣明知愛琿城新立
和約。已定黑龍河烏蘇哩等處為界。然照會屢次言及立

尼布楚和約時。兩國並未查明此地。但知興安嶺之西。格爾畢齊河源處。約略云。順此山至海為界。其極東近海之地。作為共有。俟將來查明再定。據新近查明興安嶺。分為兩岔。一岔往北至冰海。一岔往南至黑龍江。斷過三姓地方。蓋興安嶺北岔不能為界。因其向北不向東。興安嶺南岔為界。與中國有虧。是以愛輝城議定。以黑龍江為蘇哩等處為界。則兩國皆有裨益。肅二位大臣。屢次言興安嶺為界。其意何取也。查此等辦法。本大臣始知。肅二位大臣。實不知應辦事情之詳。但知其緊要。設法推卸。恐自辦錯誤。且本大臣轉詳軍機大臣。肅大人辦事。實不合和好之

道會晤時。數次曾言中國願交鋒於本國。今於七月初二日來文。冒言本大臣堅持己意。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等語。並將本大臣之求稱。為先出無禮之言。伊不能詳辦我國所求。及輕視早年所定和約。並不留意與本大臣所論之理。乃出粗率無考之言。直不應允我國所求。兩國和約。豈有如此商辦之道乎。本大臣初來京時。曾行文軍機。求

轉奏中國

大皇帝。派可靠之員。商辦一切兩國有益之事。肅大人會晤之時。大半言毋庸議。然則何為商辦。且兩國緊要事件。豈可如此草率辦理乎。肅大人似不明我國所求。止於和約之事。

並非別故。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意。我國所求決定未定
交界。以免侵占含混相爭而已。伊云設有本國侵占之事。
即已許借與本國等事。亦皆毋庸議。此言合理乎。地界未
經分定。焉能免侵占相爭。所以迅速議定兩國地界為要。
其東界尤要。或肅大人不明此理。或伊願使我兩國不和
乎。想軍機大臣俱係明睿通達之人。不能如其所願。本大
臣懇乞貴處大臣。或告知肅大人。辦事必須詳慎。俱依相
和友道。或照天津所立和約。請

青房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通商辦。更乞交付一切兩國
相交緊要之言。並將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諭旨及自康熙年間至今兩國所立和約鈔錄一分交給且曉諭
凡和約之條非兩國會議不可停止莫謂年久即不准行
貴處大臣明知

貴國現時與兩國不和自應設法不至又與鄰大國相爭况
該鄰國相好多年能補濟

貴國危難之時今本大臣自應在京商辦情形及

貴國

欽派大臣所覆之意一一疾速奏明本國大皇帝本大臣情願護
持兩國和好不敢將瑞肅二位大臣所議之意奏明本國大
皇帝因前任欽差大臣丕覆命以為毋庸議而已本國自

不能喜其所覆。若本大臣仍以毋庸議回覆。豈不增本國所惡乎。惟望貴處大臣設法助我。以合友道之意。而覆本國。我國大皇帝誠意護持兩國和好。差我告知中國大臣等。修此和好之良法。本國大皇帝聞知中國大臣等能明此意。果誠願修和好之道。亦必心悅甘願。別出良法。使兩國內外平安相和。此文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道。而照會惟恐肅大人以冒言率意。而致兩國不和。兵為此照會可也。

癸卯山西道御史陳鴻翔奏。竊自上年五月。夷船南駛。重修大沽礮臺。豫為役備。因將大沽迤北三十餘里之北塘

礮臺亦加修補。復於北塘河北三十餘里之營城外添
修礮臺四座。屯駐馬隊一千名。大沽在南。營城在北。北塘
居中。三處聲勢聯絡。自可互相應援。本年五月。夷船北來。
欲令其由北進口。將北塘所設兵礮。全行撤歸營城。使之
無恐。暎夷不遵理論。竟在大沽河口開礮。毀我防具。經科
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督率將領。將其大輪船擊毀十餘隻。
傷斃夷兵數百名。並將其上層步隊聚而殲旃。該夷敗退
南旋。意必益餉添兵。再圖報復。而味夷貌為恭順。即由北
塘進口。互換和約。巨竊思味夷與暎夷朋比為奸。見大沽
防守嚴密。難遂奸謀。勢必將北河水勢淺深。道路遠近。

並撤防情形。密報暎夷。為之設計。暎夷詭詐異常。前在大沽接仗時。彼之所以致敗。與我之所以制勝。既已深知。自必變計而思逞。萬一再至大沽。陽與僧親王接仗。而潛於夜間。陰令步隊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駐守之兵。不得過河。援應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則大沽甚為喫重。雖其間新河地方。亦設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繞越。且恐該處弁兵。猝不及防。或有驚擾。轉致掣動大局。此尤不可不慮者也。相應請

旨。飭諭帶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於北城河口。調同兵丁礮位。申諭鎮將。嚴為防子。使該夷計無可施。方為萬全之策。或

即將營城所駐之兵移至北塘。更為扼要。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飭嚴防北塘一摺。據稱本年五月間。夷船北來。因令由北塘進。將礮臺防兵撤回營城地方。現在英夷受創南旋。意必來圖報復。萬一再至大沽接仗。陰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之兵。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雖有新河防兵。該夷亦可繞越。恐弁兵猝不及防。轉致掣動大局。請飭嚴防等語。北塘地方。與大沽均屬緊要。前經僧格林沁密設防具。並派馬隊遙為策應。布置尚為周妥。現在味夷雖已南駛。俄夷仍在洋窺伺。北塘為大沽北礮臺後路。應如何安設礮位。撥調防兵之處。不可稍涉大意。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密為防

範母令該夷窺我虛實。是為至要。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初四日申刻。忽有兩桅夷船一隻。由劉家河駛進。攔江沙內。雞心灘外。影於閩廣商船之後。停泊。旋有小杉板一隻。上坐夷人十餘名。駛入頭道鐵戲內。巡巡哨官兵喝止。亦即收住。當派守備鄧啟元坐船迎出。問其來意。據稱係英國船隻。在各處海口繪畫地圖。並稱打仗後。伊國有難民十二名。在此收留。伊等前來領回。如若給還。伊情願領回。又問伊國講和之人。曾否到來等語。經鄧啟元告以此處並無爾國難民。爾亦不應沿

海寇探停泊船隻。該夷聲稱。明日即開船駛回上海。旋即駛回劉家河。歸併一處停泊。初五日卯刻。三隻夷船。並向東南駛去。遠出外洋。不見帆影。申刻。忽又有夷船一隻。繞回北塘。巡北之煙頭沽地方。其餘二隻。在北塘東北海面。來往遊駛。察看該夷情形。因挫敗之後。進退無據。沿海測量水勢。摹畫地圖。又於大沽北塘設防之地。窺探情形。意圖牽制。其杉板船駛入內河。傍徨四顧。語言閃忽。說話之間。一面用千里鏡。打看礮臺營壘。再已故嘆夷擇時莫革甚之。屍應俟撫局定後。該夷詢及時。再行給領。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價格林沁奏。近日夷船遊駛情形一摺。覽

秦均悉。暎夷船隻。於八月初四五等日。在大沽南北各海口。往來遊駛。以尋覓難民為詞。而測水繪圖。且用杉板船駛入內河。窺探礮臺。情殊叵測。僧格林沁已飛咨西凌阿等。嚴密防範。靜以待動。所屬俱屬周妥。本日適據勞崇光奏到。密詢廣東夷商各情形。據稱暎夷自天津挫敗後。各國皆與離心。惟印度之啞喀喇。為暎夷屬國。若往調兵。不能不從。又南洋黑夷。謗稱黑鬼。惟利是視。啗以重利。難保不從。若六月中旬。由上海前往調兵。約八月中旬。可到天津等語。此雖係夷商等臆揣之詞。而該夷舉動詭秘。亦難保其必無。該大臣總須嚴為之備。於大沽北塘等處。勤加偵探。使其無隙可乘。方為妥善。又據勞崇光奏。該夷

耳目太眾。即如僧格林沁。天津報捷原奏。六月杪。廣東省處處傳鈔。考其由來。則稱自夷船鈔得。嗣接僧格林沁鈔摺。咨會相符等語。前何桂清亦奏稱。該夷以重價購覓僧格林沁摺稿。可見該夷工於偵伺。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嗣後於陳奏摺片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勿使稍有洩漏。是為至要。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噶嚕嘶藉上海民夷互鬧為口實。據塞照覆。迄已旬餘。該督接到臣照覆之文。並未另覆。現在互鬧之案。已經委員喬松年等查辦完竣。吳煦。藍蔚。奕等。因民夷均已安貼。七月二十日以前。吳淞口時有夷船。

二三隻出入不常。密探噶嘯。及喇嘛。仍無動靜。即傳誠實華商。諭令作為己意。轉告夷商。以天津之事。係噶嘯任性妄為。喇嘛。噶嘯。隨同附和。中國將弁。亦有傷亡。現聞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噶嘯等進京。操約前議。概作罷論。並須賠還兵費。方准通商。但蒙由噶嘯所肇。爾等失策可憫。如該夷等自知悔悟。尚可懇求總督。轉乞

大皇帝格外施恩。或能仿照味夷七口通商章程辦理。即在上海換約。夷商聞之。亦深疑懼。而以噶嘯等前此寄信回國。如何措詞。甚為秘密。誠恐該國王調兵前來報復。現在噶嘯等。業已不能自主。必須另行設法辦理。方與伊等賢

易無礙。華商人等。因而議及噶嚕斯等。已捏詞聳聽。雖有新聞紙。及夷商家信寄回。而夷商中亦未必眾口僉同。該國王遠隔數萬里。未必即能備知實情。儻能由

欽差大臣桂中堂。將噶嚕斯前後桀驁情形。詳細照會暎夷宰執大臣。俾該國王瞭然於胸。亦弭兵息事之一法。暎哖兩國相距近甚。如交哖夷代遞。必可收到。至味夷上年在津。亦係先定和約。本年天津之事。明知暎夷不肯即了。伊祇圖見好。允為調停。仍踵上年故智。先行換約。其居心實屬巧滑。亦不易於駕馭等語。並據吳煦等。將譯出新聞紙鈔錄具稟前來。臣查閱新聞紙內。有暎夷船隻。於未開行以前。

在北河一帶。測量水勢深淺之語。即係該處繪畫天津礮臺圖說之詭計。味首在京。亦不感激我相待優厚。是其處心積慮。不忘報復。而味與暎之貌離心合。均可概見。惟噶酋等。六月十六日遣船送信回國。照尋常往來程期計算。約十月間可以返權。該事必多議論。非倉猝所能定。恐須冬春之交。方有回信。雖准。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會味首。已定期在北塘換約。開市之期。言明應與暎噶一律。尚須回至上海再議。不致參差。又准。

欽差大臣曾格林沁咨味首華若翰。已於七月十九日。由北塘啟碇南旋。而此半年之間。相持不下。關稅難期起色。且九月

以後即應料理海運。萬一該夷攔阻沙船出口。即多掣肘。議者或云。暫改河道。無論停辦多年。驟議復舊。船隻河道。非數月內所能竣工。亦無此經費。且江北捨運交乘。耽耽虎視。更未敢冒昧從事。或又云。仍行海運。而改道劉河出口。殊不知由劉河放洋。不能飛越吳淞口外。咸豐四年間。之改道劉河。因劉逆竊踞上海縣城。其患僅在上海。本與吳淞口無涉。今夷船停泊於吳淞口內外。與不改道何異。且焦思中夜。幾至張弛兩難。是猶能知人之病源。而不知用何藥以治之也。味首華若翰。已於七月二十五日返權上海。寓居洋行。尚無動靜。

硃批。知道了。務須妥為籌畫。明年海運事宜。於萬難之中。總要全數辦成。責成沙船。方有把握。若有夷務攪擾。猶能安穩抵津。朕必令驗米大臣。查明該紳耆等。請旨加恩。

何桂清又奏。再上海民夷互鬧。釀起夷匪擄捉華民。而擄捉實肇端於拐騙。此等拐犯。斷難曲從寬貸。惟推究始禍之由。尤以禁止外夷雇人為第一要義。臣前委留蘇差遣道員喬松年。會同撫臣徐有壬所委之候補知府吳雲。同往上海。分別撫綏彈壓。密訪呂宋等國。本有買人為奴之風。有等並無生業之夷人。隨船前來。漂流內地。謂之流吧鬼子。各國皆有。該流吧等。即向通內地。游手以雇人種地。

為名。始則拐騙。繼而擄捉。將內地民人賣與各夷。現在之
案。實係呂宋佛喃西所為。已據寶山上海等縣。報獲拐犯
王阿福。林彩成。徐啟東。張瑞記等四名。由喬松年等會督
嚴訊。均籍隸甯波。各自代夷雇人。曾在各處擄招人。二
十餘名。至百名不等。陸續刺送上海。或徑赴吳淞。所得雇
值。除酌給被拐之人外。餘俱花用。不記確數。該犯等均向
夷人說稱受雇而來。該夷與被拐者。言語不通。無從別其
真偽。即間有新辦者。該夷即疑為翻悔。不復置問。究詰不
移。喬松年以該犯等。稔惡最著。幾至釀成事端。未便稍稽
顯戮。即於審明後。遵照原奏。將王阿福等。先行就地正法。

事首示眾。釣船鋸示海濱。民心為之大快。其打毀天主堂。焚燒夷書者。亦係內地無賴之徒。並已分別責懲。夷情亦均貼服。復與英領事等。再三要約。嗣後不得雇人出洋。並將流氓鬼子驅逐回國。俟接到覆文。仍由巨照會各夷首。一體飭禁。現在哮喘等傷。已平復。惟初次誤毆。英夷及擠溺暹夷之正犯未獲。二次毆斃。係屬什臘夷人。亦由因疑致誤。已飭縣拘傳犯證。確訊究報。所有中外未獲擄拐各犯。並飭訪拿。由地方官及領事。分別辦理。察看民夷。猜嫌已釋。市肆均尚照常。

硃批。知道了。正兇未獲。總難了結。著上察嚴緝。勿令漏脫。

給俄使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五日。由禮部送來貴大

臣照會一件。內稱

欽派大臣瑞。行不宜之文會語。及所照會並未見益等語。

欽派大臣瑞。皆係我

大皇帝親信大臣。既與貴大臣辦理事件。斷無不誠心相待之理。

其每次與貴大臣照會及面議言語。皆係據理直言。本處

均已知悉。何謂先出無禮之言。前於貴使臣不到京後。我

大皇帝即派大臣瑞。與之互換和約。並無留難。和約內已許貴國

七處海口通商。又格外准將黑龍江附近海岸之閘吞屯

地方借與居住。並由黑河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是待貴國已至厚矣。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况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自宜照第九條所載。由我國各該處將軍大臣派員會同貴國使臣查辦。方為妥協。現在我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久候。貴國使臣安辦。而貴國使臣竟未到彼會辦。是貴國使臣並不以和約為重。至烏蘇哩河。綏芬河等處。並非與貴國毗連之地。亦決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因黑龍江將軍亦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撤任懲辦。貴使臣豈尚不知。總之兩國和好多年。必

須彼此有益。方合友道。貴大臣必欲將所求之事。件件允准。方為和好。有是理乎。以本大臣之意。不若貴大臣迅速知照。貴國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活會。同我國將軍大臣所派之員。詳為妥辦。勿誤兩國公事。方不負本大臣此次照覆之美意也。為此照會。

丁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本年自夏徂秋。福山縣煙臺海口。時有夷船往來停泊。該夷一經收口。輒即逗遛不去。因使開行。亦多半仍在北洋遊駛。臣以該夷往來行駛。情殊巨測。深恐登屬稍有疏虞。謹遵

諭旨。嚴飭沿海地方官。先行欽遵查照辦理。一面遴委候補道明

新馳往登州。會同登鎮。暨該管道府。查明煙臺。如現有夷船停泊。立即親往海口。催令迅速開行。仍督飭各屬認真嚴密巡防。倘有續到船隻。一體正言拒絕。勿許奸商勾通貿易。致使久留。至於沿海各口。如界直隸之大沽河。曾於春間。經臣遵

旨。派撥官兵五百名。前往該處附近之官莊地方駐紮防堵。其餘口岸。亦先後嚴飭所在文武。隨時小心防範。一面圍剿鄉勇。添募餘兵。以期有備無患。惟東省洋面三千八百餘里。其間港汊紛出。實係防不勝防。臣現飭該道再行相度地勢。務須添撥布置。亦即會議專候酌辦。

硃批知道了。

庚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北塘海口陸路。距大沽北岸礮臺三十餘里。於春間到防後。察看地勢。既防大沽。不能不兼顧北塘。以為犄角之勢。又因礮臺舊基。偏近村莊。限於地勢。僅能粗立規模。查北塘北岸營壘以外。雖無村落。地方甚低。每遇大潮。營外四面皆水。南岸礮臺。東臨外海。北近內河。西南二面。民房林立。相距營牆。不過數步。村莊廣袤三里。人煙千戶。即使礮臺可守。一經接仗。炸礮火箭。必致延燒村內房屋。兵民交驚。萬難守禦。蓋疎夷礮

光猛。大沽村莊。距礮臺三里許。五月二十五日接仗。夷礮已飛至村莊。北塘礮臺。與村莊比附。或被礮火延燒。不但鎗礮官兵徒多損折。亦且挫我銳氣。滋長寇氛。此限於地勢。不能設守之實在情形也。至北塘村外。西南均係鹽灘。湖溝泥潭。人馬不能行走。該處距大沽新河。均不過三十里。僅有一路可通。並無分歧道路。距北塘村數里道路。與海岸相離甚近。河灣船隻道路。行人俱能一目了然。設使與夷人相持。北塘營壘。規模既小。不能多設官兵。自應由大沽新河撥兵援應。夷船既能看視。必不容我官兵近村。即使官兵奮不顧身。村內一綫街道。一經延燒。無路可至。

礮臺。此北塘不能多設官兵。他處不能援應之。實在情形也。且查北塘並無商賈居積。百物輻輳。均在蘆臺。道光年間添設通永鎮總兵。駐劄蘆臺。足見蘆臺人稠地廣。實為瀕海重地。再四思維。只得於北塘蘆臺道中之營城地方。趕緊修築礮臺營壘。即將北塘礮位防兵。全數移至營城。並奏明派西凌阿督帶馬步官兵。駐劄該處。嚴密防守。截其由水陸北竄之路。其北塘礮臺內。暗設火器。以為埋伏。又於西南大沽迤北之新河地方。派撥馬隊官兵。劄營駐守。截其由水路分竄。該夷如敢由北塘上岸。以襲大沽北礮臺後路。新河防兵。足資扼截。該夷亦難以徑行繞越。牙

非敢虛此一路。聽其出入。亦非初未慮及。有所疏略。實以該處地基窄狹。萬難施展。不得不量為變通。以期與大沽營城虛實相間。使該夷不知底蘊。在該處紳民不知兵機。以保衛村莊為意。固願添兵駐守。在旁亦非敢將此處村莊置之膜外。統籌全局。權其輕重。與其守而復棄。徒滋擾害。轉失保民之道。莫若留為虛步。遠設防維。亦可施我兜擊之術。現在營城新河等處官兵。仍復如前防守。而北塘則飭本地方文武。及各委員。不時瞭望巡查。以期與大沽海口信息時通。並令營城馬隊。時至北塘來往梭巡。不令該夷窺我虛實。仰蒙

諭旨垂訓。謹將籌備實情。具陳梗概。至夷船三隻。停泊北塘東北
煙頭沽。初九日巳刻。有杉板船一隻。撐駕近岸。見有官兵
沿海防守。即向問購買。饒羊青草。經官兵答以此處並無
青草。即駛向大船而去。至是日申刻。該夷大小火輪船三
隻。陸續向東南開駛。不見帆影。尚未知其駛向何處。俟各
海口探有確蹤。再行奏報。再初九日恭奉

諭旨。以該夷工於偵伺。飭於陳奏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
勿使稍有洩漏。於陳奏事件。皆加意慎重。軍營重地。辦
理文案處所。斷非外人所能窺伺。惟與該夷接仗後。曾將
原奏。知照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均交駢遞。中途

拆閱在所不免。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又

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係防務機宜。嚴飭該章京毋須傳播。

辛亥。俄譯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九日。由禮部送來貴處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況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等語。本大臣照會。

欽派大臣瑞麟屢次明言。本國望求何故。且所求並非新端。仍按照

早年兩國和約而言。今不復陳說。况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但願貴處大臣。記念本國所求。非出已見。惟照尼布楚恰克圖。愛琿。天津等和約而已。是故照前會本大臣明示和約條目。以便查驗。某求出某條。至天津和約第九條。本國已照此條辦理矣。貴處大臣均已知悉。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行文至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幅。內稱。派員履勘地界等語。公始接來文。即差郭米薩爾。伯多郭斯奇。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數員。前往未分地界之處查看。與中國官員商辦。當時履查黑龍江將軍文內稱。本國所派履勘之員。業已前往愛琿城。伯多郭斯奇等。與黑龍江副都

統相見時。對言來故。且請迅速派員往烏蘇哩江。以便會同勘查等語。自乃先往。俟中國官員未來江口之處。伯多郭斯奇等想兩國東界自江口起。至興凱湖為止。以上流明定其當履勘者。為自興凱湖起至海之地。故前往興凱湖。冀

貴國官員於此處等候。乃仍未至。伯多郭斯奇等待有數日。未見該員等來。恐誤大事。仍往綏芬河圖們江口處。一路總未遇中國官員。伯多郭斯奇非徒行此路。一面等待中國官員。一面順路查勘地界。繪畫地理圖。及作書記。可見本國願按和約第九條行。乃

貴國官員怠慢。所以分界一事。未能春季在原處決定。乃至
今尚未辦理。貴處大臣。此事均已知悉。何謂本大臣不以
和約為重。本國所行。俱係照和約辦理。並兩國有益和友
道之事。公木哩斐岳幅。路過愛輝城。與副都統相見時。言
夏季到綏芬河圖們江等處。想中國邊界官員。亦如本國
誠心辦理。謹守和約。乃至彼仍未見中國官員。故將郭木
薩爾伯多郭斯奇。及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派往京城。
呈遞所做地圖書記。與本大臣特為會晤時。便於查閱。委
定東界。六月二十七日。本大臣照會肅二位大臣。明言派
來官員情形。並請商辦東界。乃該大臣以閱勘帶來地圖

書記猶為勞苦已極。今議定兩國緊要之件。因自六月二十五日。即伯多郭斯奇來京之後。至今與本大臣並未會晤。近日雖派官來問本大臣與肅二位大臣願會晤否。本大臣雖答以甘願。並請隨意定日。乃至今並無信。為是伯多郭斯奇等。歷經半月徒住。及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若

貴國大臣。誠願照和約辦理。則會晤時。查勘該地界書記。甚便於商辦定決。僅貴處大臣。必願派員前往查勘地界。本大臣因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如爾所願。將我處二員。派往黑龍江。特為迅速與

貴國官員商辦地界一事。惟乞貴處大臣。飭令派員護送伊等。由京直往愛琿城。至烏蘇哩地界。與本國不相毗連等語。亦屬邊界官員含混答呈之語。該員深知本國兵屯數處。業已居住烏蘇哩江右岸。設若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

貴國兩將軍。為敢行文求派員查勘順烏蘇哩江綏芬河之地界。且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降與大學士桂良。轉文公魯提雅廷之

諭旨。亦不能稱以烏蘇哩等為界等語。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乃仍謂該江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甲寅。吉林將軍景清。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查前據
哲著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考佈咨。據黑河口委員協
領倭克錦報稱。六月十九日。有夷商瓦爾佛羅米福。帶領
通事人等七名。繫船二隻。出黑龍江口傍岸。聲稱奉夷官
卜勒色依印票。前赴三姓等處貿易。向其阻攔不聽。隨繫
船支搭帳房。等候卜勒色依火輪船。定入松花江上行等
語。經該署副都統。恐火輪船恃強。遂派晚騎校斐凌阿。繫
船帶兵迎阻。一面備兵一百名。密飭佐領富祥。在三姓附
近窩坑口要隘屯紮。防其滋擾。並經李等指派佐領永祥。
督飭迎阻。去後。復據倭克錦報稱。二十六日。有夷商瑪克

西木斐恥等五名。繫船一隻。潛至松花江北岸。晤會瓦爾
佛羅未幅等。開船自入松花江西上。雖經百般開導。該夷
拚死不從。又據驍騎校斐凌阿稟報。七月初四日。至喀爾
庫瑪也地方。適遇瓦爾佛羅未幅等七名。船隻前來。令其
攔岸。再三開導。該夷不理。揮取開船。並據卡兵探報。瑪克
西木斐恥等五名。落後繪畫兩岸圖式。佐領永祥。當詳報
稱。瓦爾佛羅未幅船隻。已抵窩坑口。停泊。專待落後人船。
一同西上。各等語。才等飛飭該署副都統巴彥。佈督飭各
員。極力阻回。斷不准其分竄。茲據報稱。七月十七日。瓦爾
佛羅未幅等。開船西上。經佐領富祥。橫阻曉諭。三姓地居

苦寒無商可通。該夷見其急迫。始行回帆。於二十一日已
出黑河口。入黑龍口。上往去訖。又據督辦夷務之署副都
統協領富呢揚阿報稱。瑪克西木斐恥等五名。亦由中途
折回。於十三日。出黑河口。下往各等因。咨報前來。等因。查
夷情叵測。出沒靡常。瓦夷則見橫阻回帆。瑪夷則僅繪圖
折旋。是其行蹤詭秘。亦難保不復來。應飭各屬照舊嚴防。
再查前據署副都統巴彥倫轉據巡防各員詳報。五月二
十三。六月初二等日。由呢滿河經過夷船四十八隻。夷官
三員。男婦子女四百九十六名。入烏蘇哩上往。在樺皮林
子山嘴子屯。撥爾庫。金銀泡。興開湖口等處。搭蓋窩棚。分

留夷眾數十名。至百餘名不等。六月初三日。由圖勒密入
烏蘇哩夷船二十一隻。官五員。男婦子女五十一名。初十
日。由下江駛入烏蘇哩夷船十五隻。官一員。男婦子女六
十一名。六月十八。十九等日。夷船五十二隻。男婦子女二
百十六名。二十八。二十九等日。夷船二十一隻。子女一百
餘名。七月初一日。夷船十六隻。男婦子女一百六十餘名。
初八日。夷船九隻。夷官一員。夷人三十餘名。十七日。夷船
四隻。夷人三十餘名。十八日。夷船一隻。夷目奇薩羅幅夷
人十餘名。均各帶有槍械火藥。由圖勒密等處。入烏蘇哩。
經守卡各員攔阻開導。或稱奉木肯之命。或恃強恣意抗

行。勢難徒言理阻等語。又據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咨。據
巡查綏芬防禦圖勒斌報稱。有夷人由烏蘇哩河口乘船
入興開湖。至莫必拉河上岸。起向綏芬開修道路。查看地
勢。以備明春建房開地。並於平川處所。插立木桿。拴繫草
把。樺皮標記各等語。等。查該夷既入烏蘇哩。搭蓋窩棚。
又向綏芬開修道路。插立標記。以為明春占居地步。實屬
滋蔓。現已飭協領祿昌等。在烏蘇哩口守候。木哩斐岳幅
晤議條約。並拒阻人船。密察辦法。一面飛飭署副都統佐
領富新。委員佐領永謀。刻即派員前往綏芬一帶。將其所
立標記。概行焚毀。仍隨時偵探。設法拒阻。斷不可以開蒙

轉口任其肆行去後。該據富新呈報。轉據巡查綏芬等處
委官富山等報稱。前由陸路窺探地勢之夷人二十七名。
俱各拔帳於七月十六日出境。向東北旋回。復查摩闊崙
伊蘭哈達地方。所立木桿。亦經該夷撤倒無存等情。

諭軍機大臣等。景濤持普欽奏。俄夷人船。闖赴三姓。派員阻回。其
強進烏蘇哩口夷人。不遵開導等情形一摺。俄夷人船。欲赴三
姓貿易。於行抵窩坑口等處。雖經委員攔阻折回。難保不復行
窺伺。其闖入烏蘇哩人船。則恐意行走。未肯折回。並搭蓋窩棚。
為久居之計。兼於綏芬地方。開修道路。以為明春占踞地步。實
屬異常橫恣。惟該夷如此肆行無忌。恐三姓烏蘇哩等處旗民。

或聞與該夷暗中勾結之處。著景瀆等派員查明該夷搭蓋窩棚始自何年。並各該處旗民有無與潛通聲息。互相煽誘。均即確切訪查具奏。不得稍涉含混。至該夷到處恃強。既難理阻。亦斷不能聽其蔓延。以至無所底止。景瀆等身膺重寄。責無旁貸。應如何體察輿情。妥籌辦法。使該夷不得逞志橫行。而又不致開釁。著該將軍等會同熟商妥議具奏。

給俄羅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八月十四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等語。中國與貴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其間吞屯奇咭地方。本非

貴國人民應到之地。

大皇帝俯念貴國之民困苦。以和好之道。准將闊吞屯奇咭地方。借與居住。並准貴國船隻。由黑河。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是待貴國已格外至厚。本處曾已照會。想貴大臣亦必深悉矣。至綏芬河。烏蘇哩河之地。本不與貴國毗連。更非貴國應到之地。前因黑龍江將軍等。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等撤任懲辦。是綏芬河。烏蘇哩河。無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經本處照會貴大臣。知照貴國之人。早赴黑龍江。詳查妥辦。俾專指已經借與貴國居住之闊吞屯奇咭地方而言。並貴國船隻。由黑河。順松

花江往東入海行走。所以經該將軍等。在彼等候商辦此事。並非別有可議之處。現在和約初定。不應於和約之外。別生枝節。所請由京派員往愛輝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

丁巳。直隸總督恆福奏。接准河南撫臣瑛榮。咨到會同東河總督黃贊湯。山東巡撫崇恩。具奏摺稿。內稱。晚有粵捻。又乘兵單賊眾。議請天津海防事竣。

簡派威望重臣。移師南下。督同勦辦。以期一鼓蕩平等語。等接閱後。詳細籌思。該撫等以逆賊日張。愈蔓愈廣。亟思大氣包舉。埽蕩無遺。然祇圖勝算。而未作深謀。但計一隅。而未籌

全局。才愚昧所及。不敢不為我。

皇上密陳之。溯自軍興以來。

命將出師。於今數載。而未肯輕派重臣者。非為體制較崇。亦以重
臣所關者大。所繫者深。不盡在戰陳攻取之間也。即如咸

豐三年間。僧格林沁奉

命督師勦辦北竄粵逆。於連鎮高唐等處。悉數殄滅。一律肅清。彼
時豈不可以得勝之師。直抵江南。削平醜類。而

聖謨深遠。並未令其統師南勦。屢試兇鋒。此愛護之中。實寓慎重
之意。然此僅就攻勦粵捻各匪而言。已不可令重臣輕出。
而况海防事務。有不可以尋常軍務論者。本年五月二十

五日。大沽海口之戰。才目擊接仗情形。該夷船礮之堅利。攻戰之猛鷲。百倍於粵捻各逆。若非礮臺營壘之高厚堅固。不足以折其光鋒。若非滿蒙京營馬步官兵之用命齊心。不足以銷其逆焰。而非僧格林沁一人。有以布置周密。調度有方。是否可操必勝。甚不可知。是不特夷人之所畏者。僅僧格林沁一人。即各營官兵。其中最得力者。論衝擊馳驅。無如滿蒙馬隊。論守臺然礮。無如京營官兵。而亦非僧格林沁之賞罰嚴明。甘苦與共。亦不能如是之身使臂臂使指也。現在海防未撤。僧格林沁日夜駐守礮臺。未嘗或離。而該夷之船。尚復遊駛往來。多方窺伺。儻或移師

晚豫而夷船猝至。即使另派重臣專辦防務。才竊謂臨敵易帥。兵家所忌。驟易生手。較之僧格林沁之辦理防務。兩年以來。盡心殫慮。熟悉情形。其得力之深淺。自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則勦辦南路粵捻各匪。或可遴選大員。不必定須僧格林沁。而禦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才反復以思。不揣冒昧。敬密陳管見。可否

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才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難。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硃批。所奏甚合大局。該河督等奏請早已降諭未准。至汝之所陳

意外之意。並委曲為難之處。朕已洞悉。批摺過便即繳。

籌辦古物始末卷之四十二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豐朝
卷四十三之四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戊午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八月十七日。由禮部送來軍機大臣照會一件。本大臣業已接到。始閱其文。深為詫異。因文內所稱。俱不合。歷年議定和約。兩國相交。友道。即貴處及本大臣照會。亦不相符。想本大臣前本月初五日所照會。貴處大臣。或未視全。或未看明。或未介意。貴處大臣。稱中國與本國地界。康熙年間。久已分定等語。似屬不實。設若兩國地界。康熙年間分定。則恰克圖愛琿等和約。何為而立。即天津和約第九條。又何為而作。暹兩國交界決定之時。其邊界去

向何處者。當細裁於和約。並繪地圖。作記各方。安乃天下各國之定規。照此規記載。恰克圖決定之邊界。並非康熙年間。乃乾隆年間。且兩國邊界甚長。而決定之地。不過七分之三。上年愛璉城。立定東界。順黑龍江。至烏蘇哩江口。八月初五日。奉大臣照會。曾言東界分定之時。實有

貴國之益。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降與大學士桂之

諭旨。以烏蘇哩江為界。如是東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七百里。即自烏蘇哩源處至海。西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三千六百里。即自河濱山至浩罕地。貴處大臣。言兩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之語。以何為據。若兩國地界。久已分

定。其天津和約第九條。有何意可講。貴處大臣亦曾引此條為證。可見本大臣所言。皆有證據。請貴處大臣所稱。何以為據。而示我。使我不誤兩國大事。再據本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內稱。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現在

貴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等候。妥辦此事。以貴處大臣之意。不若本大臣迅速照會。委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江會同。

貴國所派之員。詳為妥辦等語。現在本大臣有存繪成兩國共管之地圖。及記文。足以此處妥辦分界之事。而准上言。

貴大臣照會。特為護持兩國和好。故將廓未薩爾伯多郭斯奇同其協辦員等。派往黑龍江辦理分界之事。奈貴處大臣。似有反悔。並不顧八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所稱八月十七日。反行本國所屬及闊吞屯奇哈等地而言。並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即由京派員。往愛琿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等語。可見貴處大臣。先後照會不符之至矣。先設之法。不數日竟已更改。並將無理之事。強言有理。豈是公道誠心之辨。至閏春屯奇哈等處。及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無可商辦。因本國船隻行此水路多年。松花江從未屬於

貴國若本國則道光三十年江口已有建立礮臺數處。又咸豐八年本國與英國交戰時。英國兵船欲進奇哈。意往履勘滿洲地方。本國兵逐之境外。且非關吞屯奇哈二處。本國兵民久住。即烏蘇哩右岸。有二十三處。本國兵民久住。而

貴國邊界官員。仍呈稱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東錫畢爾各省總督。理水路各營兵。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福阿穆爾斯啓。自東海歸本省時。於九月二十日前後。畢至黑龍江之尼迺拉耶福斯克。希拉郭微。是成斯克二城。貴處大臣。願使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與公木哩斐岳福

會同商辦邊界之事。宜令該將軍等。往愛琿城。預咨行本
國住布拉那微。是成斯克城之國。華爾那託爾。使伊差之
公木哩斐岳幅。

貴國將軍等候商辦分界一事。方妥。除分界一事。奉本國大
皇帝之旨。本大臣則有與

貴國大臣大議之事件。並新近所來之信。有應面說與

貴國緊要之旨。所以祈軍機大臣照天津和約第一條。即准

本大臣八月初五日照會所言。代奏

貴國

大皇帝。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晤商辦。再前照會本大臣

曾言將會晤商辦情形。細書奏明本國大皇帝。使聞

貴國待本國之實勢而照辦之。今本大臣擇定於九月初二

日。派那米薩爾伯多那斯奇等二員。兵丁二名。由京前往

恰克圖帶去奏文。懇祈貴處大臣飭令沿途驛站官員備

馬十匹。駝七隻。由京至張家口。用拉行李車二輛。馬匹鞍

韉等物俱備。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味首華若翰返權後。連日與英
佛二酋往來密談。夜分始散。英領事密迪樂。則因催緝殺
傷英夷犯。向吳照等云。天津做成圍套。誘其入港。致獲

多命。味酋入都。待如俘。酋又令回至北塘換約。味酋因勢
孤。不得不然。各國商人。無不忿忿。明春定欲赴津報復。上
海本可無事。忽又造出擄人之說。以致百姓滋鬧。正克又
不擊獲。明係華官故意。唆使百姓為此。必致激成大變。吳
煦等因其語無倫次。答以味夷進京。待之以禮。人奉

大皇帝頒發盟書。等語。已極爾英。佛兩國。若不自行牽釁。亦必同
邀

異數。今因美而生。作此不經之談。希冀播弄是非。此等伎倆。孩
提之童。亦能識破。言之無益。至擄人之事。雖與爾國無涉。
而愚民無知。安能分別。誰為何國之人。一時忿激。已成取

怒難犯之勢。若非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爾等恐喫虧尚不止此。既許爾等緝拏要犯。決不食言。惟人多勢眾。並無首先起意之人。必須設法訪緝。始無枉縱。不能頃刻拏獲。亦不能助爾抑民也。密迪樂無詞可答而退。旋據華若翰送到照會。以換約後。應照新章開市。請即咨行五口。並新開之潮州。臺灣二口。曉諭商民等語。竟將前此在京與大學士桂良等往來照會抹煞。顯係為哄嚇所唆使。意圖嘗試。臣當即查案照覆。乃該酋後來照會。則將在京往來照會飾詞狡賴。約臣於八月十九日。前往上海會商。充照新章完納船錢。並在新開之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其餘

暫緩施行。且向吳煦等聲稱。臣如不往上海。該督即至常州。並以此事關係甚大。亦不便與委員藍蔚雯等商辦等語。吳煦等與之反復辯論。堅不允許。將照會轉呈前來。臣查天津原定條約。因各貨轉運內地。課稅未經議定。故有限四箇月為期。出示曉布之語。嗣於上海議定稅則。即於善後章程。聲明第二十八條所載。可毋庸議。則四箇月期限。即在勿庸議之列。華若翰先則儼伺請開新章。迨臣駁覆。則所請僅止兩事。一經允許。則得步進步。勢所必然。且查桂良等前次照會內稱。各口通商。不止貴國一處。此時英佛條約。尚未議定。未便兩歧。恐礙通商大局。似應俟英

併兩國一律定議之後。再開新章。其如何定議。望與總理大臣會商辦理等語。聲敘本甚明晰。而該首履文內。則將不止貴國一處之語。截去。僅以各口通商。須歸一律辦理。斷章取義。含混照覆。留為今日餽舌地步。臣現備文照覆。應俟請

旨遵行。視其覆文如何。再作計較。唯桂良等照會該首文內。既有與臣會商之語。如其必欲見臣。一經堅拒。必致徑來常州。駭人耳目。而英法兩國。既在上海。臣到彼後。不與見面。則怨望更深。擬俟屆時。輕舟減從。仿照前督臣怡良接見味音之案。訂期前往。崑山一帶。與之一見。所請兩事。僅能待

至。嘆佛一律辦理。最為妥善。否則體察情形。如無十分窒礙。再當奏請。

訓示。萬一藉端欲為嘆佛作說客。俟有可乘之機。即當迎機以導。斷不敢稍有遷就。再奉

頒發聖書。已於初三日。准直隸督臣恆福咨送到。臣當即備具照會。派委標弁。敬謹齎交著蘇松太道吳煦。據稟。味首擇於十三日。祇領。上海民夷。現已照常。仍勒催地方官。上緊緝。免禁止僱人出洋。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味首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即在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一摺。覽奏均悉。味首華若翰。向至上海。將在京照

會。飾詞狡賴。並約該督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
在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等語。各口通商。須俟暎佛條約議
定後。再開新章。桂良等。照會該督。聲敘明晰。今華若翰。欲在潮
州。臺灣。先行互市。若一經允許。必至得步進步。何桂清。現已備
文照覆。俟其覆到。如必欲與該督一見。自可往崑山一帶。與該
督會晤。所請完納船鈔一節。似尚可允。至潮州。臺灣。本在五口
之外。必須俟暎佛兩國定局後。方能辦理。斷不准其先行互市。
如華若翰。藉此為暎佛作說客。該督仍遵前旨。不可先向其開
說。以致跡涉求和。如該夫誠心悔悟。自來乞請。再為迎機善導。
操縱之機。全在該督臨時酌辦。至上海各國通商。以茶葉為大

宗。現在英俄聲言赴津報復。不肯就我範圍。必須設法斡轉。為釜底抽薪之計。若何桂清。善飭上海道。將運茶各商。向與何國交易。先行查明。如明年該夷阻撓海運。即可禁止茶葉出口。俟他國夷商不願。即告以因係英夷與中國為難。未便與別國互易。致令影射。如此辦理。他國或恐罷市。師怨英夷。因而易於轉圜。亦未可知。但此係將來辦法。何桂清慎勿宣露。

壬戌。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八月初二日。接奉寄

諭。英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等因。欽此。前以協領越署吉林將軍印務。數月之久。已形竭蹶。茲復謬蒙

逾格。將協領開缺。暫署黑龍江將軍事務。該處地當邊要。為俄夷

接壤之區。實恐難勝任。不禁警惕彌深。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等。進京。

陸。恩。跪。聆。

聖訓。俾。勞。到。任。辦理。一切。得。所。秉承。而。裨。公務。之處。出自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持。普欽奏。接奉。廷寄。懇恩。陸見等語。黑龍江地方。緊要。特。普欽。著。即。赴。署。任。無庸。來京。陸見。俄首。伊格那提業。暢。在京。疊次。投遞。照會。欲。定。分界。請。派。員。履勘。並。說。言。在。黑龍江。吉林。等處。未。見。中國。官員。經。軍機大臣等。以。中國。與。俄國。交界。總。以。康熙。年間。所。定。界址。為。憑。無。可。改易。所。云。會。同。履勘。京中。

無由懸揣定擬其間吞屯奇咭地方業許借與居住自無更改
俄國入海船隻曾許其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行走入海亦
不致再行攔阻餘如烏蘇哩綏芬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無
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容該夷前往無所用其查辦等語開導
曉諭而該酋昨遞照會尚復曉曉並稱木哩斐岳幅阿穆爾斯
啟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必到黑龍江之尼迭拉耶福斯克布拉
郭微是處斯克二城吉林黑龍江將軍如須與木哩斐岳幅會
商邊界應豫咨任布拉郭微是成斯克城之同畢爾那託備使
伊知悉以便候商等語夷情詭譎異常凡都中照會之語諒伊
格那提筆幅無不於木哩斐岳幅處知照木酋此時赴黑龍江

必以會商履勘為詞。且恐捏稱於閩吞屯奇哈之外。京中別有
允許。特普欽。於行抵黑龍江後。即先行派委委員守候。以免該
夷再。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如與木首會晤。即著照京中曉諭
各節。委曲開導。以兩國分界。總以堅守康熙年間和約為定。閩
吞屯奇哈兩處。既許該夷借住。入海船隻。既允其由黑河口。順
松花江往東行走。決無翻悔。如欲查勘地界。惟有已經借給之
閩吞屯奇哈。可與派員會勘。此外如烏蘇哩。綏芬等處。本非該
夷應到之地。無可查勘。亦斷不可應許。務將派往人船。速行撤
回。以敦和好。該酋情形恣肆。未必即俯首無辭。然要皆虛偽之
氣。亦未必遽敢生事。特普欽。一面密加防範。一面據理曉諭。以

期折服其心。斷不得因該首意氣囂張。遽為挫折。再蹈奕山覆轍。該首如以前在黑龍江所立和約為詞。並告以奕山。因辦事糊塗。業已斥革。該署將軍。萬不敢再有違抗。致干嚴譴。以絕其要求妄念。至該夷人。般。曼。延。烏。蘇。哩。等處。其未來者。如何嚴行堵截。已至者。應如何設法驅逐。即著景鴻。特。魯。欽。妥。速。會。商。相。機。辦。理。務。使。該。夷。不。致。再。有。滋。蔓。亦。不。致。自。我。開。釁。方。為。妥。善。該。夷。在。各。處。建。蓋。房。屋。等。事。始。自。何。年。並。遵。照。前。旨。查。明。具。奏。昨。伊。酋。照。會。內。並。有。松。花。江。口。於。道。光。三。十。年。伊。國。曾。建。礮。臺。之。語。雖。所。言。未。必。皆。實。亦。可。見。歷。任。各。將。軍。於。邊。疆。重。任。未。肯。認。真。諸。多。掩。飾。景。鴻。等。身。膺。重。寄。值。此。艱。事。孔。棘。務。須。盡。心。經。

理。以禦外侮。不得再蹈從前玩泄積習。致負委任。所有京中給
該夷五次照會。隨後著鈔給閱看。俾該將軍等有所遵循。不致
兩歧。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俄首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
十日前後。到黑龍江。以會商履勘為詞。當將辦理機宜。詳諭景
濤。持普欽。悉心經理。並先派委員守候。免致該夷以不見中國
官員藉口。諒該將軍等。接奉後。必欽遵辦理矣。中國與俄國地
界。自康熙年間議定。本極明晰。上年木哩斐岳幅。以防堵。噴夷
為名。欲將黑龍江左岸。讓於彼國。彼時奕山。為該夷虛聲恫喝。

率行換字。實屬糊塗。朕念中國與該國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啟釁端。是以將黑龍江左岸地方及該夷已經占踞之閩吞屯奇哈等處。允其借住。乃該夷得步進步。並欲占踞吉林之綏芬烏蘇哩等處。屢經派員會勘。其貪求無厭之心。若不嚴行拒絕。尚復何所底止。此次木哩斐岳幅等前至吉林。黑龍江與景瀉特善欽會晤時。務當詳細開導。告以綏芬烏蘇哩等處係屬吉林地方。並不與該國毗連。前夫山與吉拉明阿。辦理不善。大皇帝業經分別懲辦。此事斷難准行。其閩吞屯奇哈地方。既借與俄國人居住。並准入海船隻。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自無更改。如該夷欲會勘地界。該將軍等即將奇哈閩吞屯。

現在借給該夷居住之處。立定四至里數。及界。此外不可任意
侵占。亦不可多為允許。以免蔓延。該夷所請在三姓貿易之處。
亦斷不准行。至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前經奕山。許給該夷。本
屬失計。特著欽。亦當向其言明。現在該夷占踞之處。劃清界限。
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空曠地方。全行許給。該夷如不允從。該
署將軍。務當竭盡心力。設法開導。如能挽回幾分。左岸得有
幾分。免其騷擾。方不至貽奕山。致歉。諒該署將軍。必能斟酌辦
理。所有在京給與俄夷照會五件。並續給照會一件。均著鈔給
閱看。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貴大臣八月二十一日照會內

稱決定兩國地界邊界等語業經

欽派大臣肅於本月二十六日面晤貴大臣伊。說明除聞吞屯。奇
咭地方許借與貴國居住。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
准貴國船隻行走外。其餘烏蘇哩。綏芬地方。並陸路通商。
一概不能應許。亦毋庸再議。此次

欽派大臣肅與貴大臣面晤。所言之事。皆與本處屢次照會相同。
自無可再議之處。貴國即迅速派人前往。會同該將軍大
臣等。會商借與貴國居住之聞吞屯。奇咭。空曠地方。議明
段落為要。總之中國與貴國相交二百餘年。我

國總以誠信待之。貴國亦應感激中國相待美意。永敦和好。

方為兩國友誼之通。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臣蘇勒官欲來進城。
謁見。又稱呈遞夷字一件。當令用清漢譯出。內云。彼來時。
路上見客通蘇地方。有中國貧民百餘人。在彼開荒。建蓋。
莊房十餘座。若生事端。恐於兩國不便。祈請收回等因。隨。
令委協領奇車市等。查明客通蘇地方。究在何處。嗣據稟。
查。在巴克圖卡倫之外。邊境之內。土名二道河身。離城百。
餘里。係內附哈薩克游牧之處。並非俄夷境內。即派該委。
協領派添筆帖式哲倫。前往查辦。一面令該臣蘇勒官。來。
署接見。該夷言及前遞夷字。請將貧民收回。我已稟知我。

國了。將來如何辦法。請給一回字等語。當即答以兩國窮民私逃出境。事所難免。即如上年。你國窮人來至烏魯木齊吐魯番內地。攜帶軍器。在彼游牧。我們派官將窮人由伊犁將軍送回你國。今既我國貧民逃出。若偷越你們境內。還須知照你國查送回來。若在我國境內。是我國自己應辦之事。斷不能聽其私住卡外。必即查辦收回。隨後給你國字。該首辭塞而退。嗣經奇車布等稟稱。三道河身地方。查有民人王文興等九名。在彼墾種。當將該民等提訊。據供貧民等。原係乾隆六十年本城南湖認墾戶民。因去冬雪小。今春渠水不旺。誠恐秋收無望。頗謀難交。公同呈

總廳官移挪課地。經廳官諭令將舊欠交齊。再行聽候詳請批示進行。戶民等因時已交夏。恐誤耕種。是以沿流上溯。由僻徑至二道河身。各出資拉運農具。雇覓貧民。犁地下種。隨蓋土房窩棚九處。以便棲止。前經呈懇移地。未奉批准。輒來此處試墾。實因迫於地課。冒昧無知情甘認罪等情。伏思該民戶等移墾之地。雖不在俄夷境內。輒敢私出卡外試種。實屬膽大。且與哈薩克雜處。易滋事端。當即飭奇車布等將民房拆毀。將王文興等懲辦。其窮民立即收回。至所種麥石。准限一箇月。令奇車布等往彼彈壓。令該戶民等趕緊收耕。並曉諭闔境。以後不准私行墾種。以

靖邊國。至臣蘇勒官。有稟知該國上司之語。我處應否亦
移該國之處。一面將與該酋來住吞文鈔呈伊犁將軍彙
辦。

硃批知道了。

明誼又奏本月二十日據俄國臣蘇勒官呈遞夷字一件。
粗譯清文內云。薩碧屯等修蓋我們貿易圈子內房屋九
十八間。及旗樓等工。已於七月十五日一律完竣。所修各
工堅固完好。為此呈具收領等因。即將該夷呈具收領字
樣。咨呈伊犁將軍查照。

硃批知道了。

九月丁卯。吉林將軍景鴻。著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俄夷
被毆身死一案。飛飭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彥佈
督訪司員。研訊定讞。並飭將已斃屍屍。及夷從伊萬等二
名。派員解赴黑河口。交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協領富呢
揚阿。酌量辦理。嗣據查報。劉有。毆斃俄夷。有妬奸情事。並
據富呢揚阿報稱。七月二十五日。有徐爾爾居夷三名。來
卡里遞清文一紙。詳查字內。係為約會自興安嶺。至松花
江口大事。知照伊國夷目布色依辦理小事。即向夷目普
西諾辦理。並有會同審辦字樣。復經飛飭照辦去後。旋據
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倭克錦等報稱。七月二十八日。

據差官曉騎技富祥。稟解夷從伊萬等。抵玉圖斯克地方。該署副都統。恐夷情變詐。或有技節。隨飭富祥。在途緩行。先派佐領春福。防禦松常。赴徐爾固。普西諾處。備清字知照一紙。將微夷因森苑命緣由告知。俟押送夷從屍物到時。令其接收。普西諾索要字據。輾轉多時方允。八月初三日。飭令春福。帶同解官押送前往。適由黑龍江下駛大輪船一隻。夷人三名。乘寫小船至卡。聲言有布色依文書。遺請至船呈遞。該署副都統。隨帶人上船查詢。皆係赴海口商人。約五十餘名。當以呈出夷字。恐有要挾別詞。令其自行拆封。該夷均不敢拆。富呢揚阿等。下船回卡。夷船隨即

開行。雖時佐領春福等。先至錫爾畢。途遇普西諾。乘船赴
卡。即令接收夷從屍物。該夷回稱。見遇大人。再收過於連
次。復將大輪船夷取。帶至卡倫。燃放火礮。擄取下船。
勢甚兇殘。該署副都統等。不露惶恐。婉言撫慰。普西諾自
將夷字折開給看。專為徹夷之事。尚無別情。當即接收。又
將徹夷致覽顛末。歷歷告知。現已奏報。俟奉

旨。將兇犯如何定罪。必知照辦理等情。該夷始覺恐釋。隨稱欲赴
三姓。並欲送伊國人三名。來學漢話。又言來夷三十名。在
卡蓋房居住。該署副都統。均以正言拒絕。並將副都統吉
拉明阿獲罪情由。詳細開導。該夷僅止點首。默無一詞。至

晚作別春福等赤尾。隨至徐爾圖。備給清文。至次日。夫目
派官一員。將屍物查點接收。因乏繕清字之人。僅給接收
夷字一紙。遂向該夷詳問。將來定罪。應在何處會辦。答稱
已報布色依酌定。將該夷投呈清字二紙。鈔錄先後呈報
前來。擬將劉有。王高氏等。派員解赴黑河口。即文富呢揚
阿。總候該夷回文。是否會審。隨機裁辦。其看守弁兵。有無
知情。縱情弊。仍由三柱副都統衙門查照辦理。除將該
夷投遞清文二紙。富呢揚阿知照文二件。佐領春福文付
文一件。封呈軍機處備覈外。已咨黑龍江將軍衙門。轉飭
行知海蘭泡夷目布色依在案。仍擬知照該國文稿一分。

可否

飭下理藩院。查照文稿。先行咨明薩納特衙門。

諭軍機大臣等。據景濤等奏。美官籍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等語。俄人札卜勒幅。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民人劉有段傷斃命。前經降旨。令該副都統查明辦理。並寄諭德勒克多爾濟。備文知照俄國矣。現據該吏呈遞清字二紙。所有夷從屍物。已交夷目普西諾查收。由景濤等。咨黑龍江將軍轉飭行知。夷目布色依。所請飭理藩院咨明薩納特衙門之處。應俟結案時。再由該衙門備文知照可也。至此案民人劉有段。斃俄吏札卜勒幅。有無別情。著即飭富呢揚阿。俟該吏回文。應否

會同審訊之處。隨機裁辦。以免日後藉口。

戊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准軍機處將伊格那提業福致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書信一函咨交前來。恆福當將原信收存。擬俟夷使到日。即行派員遞往。現已月餘之久。該夷使木哩斐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節逾秋分。西北風司令。該國船隻恐亦難以駛至。所有俄夷原信一件。未便久留。可否咨交軍機處查收發還。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福有信至。求轉送北塘。交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查收。當由軍機處大臣咨交恆福

收存。茲據傅格林沁等奏稱。不理艾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可否將原信咨文交軍機處發還等語。所有伊格那提書幅原信。即着傅格林沁等咨送理藩院。交回俄囉斯館可也。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味首華若翰。前經大學士。臣桂良等。給與照會。言明各口通商。俟英佛條約議定。再照新章辦理。當時並無異議。乃一聞上海。即聞嘗試。雖明知為英佛所唆使。而必密查其命意之所在。方能相機辦理。訪據署蘇松太道吳興。委員知府蓋蔚雲。設法訪詢。始知華若翰。前在京城。飲食起居。請未習慣。且人單勢孤。亟思回南。

是以不敢有所干求。實亦深悔此行之不能從心所欲。迨回上海後。英佛各夷。以既不查照新定章程辦理。何必先行進京換約。似此辦事。直與送信之差官無異。大夫公使體統。實屬無用。將來尚須靠彼大國主張等語。互相訛誑。華若翰。為英佛所激。故有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及在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之請。而其注意。則重在潮州臺灣之開市。以見其能。其照會內。俟英佛定議。再照新章辦理。是使味國國家。靠賴他國等語。蓋有所謂而云然也。該夷於接臣照覆後。又來一照會。以和約第三條內。載明互易後。即通商各省。一體頒行為詞。曉曉漬辭。改期於九月十五。至二

十五日。與臣會晤。臣業已照案照覆。至奉
頒該國

璽書。蘇松太道吳煦等。於奉到後。即傳知該夷。詢以恭迎禮節。據
覆。既由蘇松太道恭齋前來。彼亦由領事士覓威良。定於
八月十三日吉期恭接。屆期。吳煦等敬備儀仗。恭齋前赴
夷館。該夷先冠擺隊。敬謹將事。頗能如禮。當取有士覓威
良收據。及華若翰照覆一件。華若翰現已前赴日本。約計
九月十五日。可以返權。英佛二處。仍無動靜。前在天津等
處。繪圖探水夷船。詢據英夷船譯。稱係該國留北船隻。現
於八月十七日。駛回上海一隻。尚有二隻。探已駛回香港。

英前與鄰國構兵。現已議和。撤回英兵三千名。在香港
聽候信息。英佛二酋。初回上海。寄去該國之信。約計十月
十一月之交。必有回信。惟如何辦理。須憑眾議。必得再有
一兩月。方能定見等情。前來。臣查味酋華若翰之反覆其
詞。難為英佛二夷所激。而狡諂異常。是其本性。現來照會
已存得步進步之心。其前往日本。僅因自知理虧。不能與
我爭執。又畏英佛所訛。諂為暫時避地之計。固可從緩置
議。設仍如期返棧。臣再察看情形。欽遵

訓諭。前往崑山一帶。與該酋會晤。相機辦理。民夷互鬧。案內兇犯
業已奪獲。其著名代表。英擄拐人口之漢奸倪阿培。亦已就

揜正法。上海民夷已相安無事。所有與味夷華若翰往來照會二件。又該酋接奉

璽書照覆一件。領事士覓威長收據一件。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奏俱悉。

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在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案。若由該國畢爾那托爾行知該國。轉恐俄夷照依新定和約駁回。已經行知該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諭令該夷人等。不得任意妄為。在案。茲據俄夷文稱。此案應由駐京之使臣辦理等語。查

和約第二條內原有毋庸由理藩院行薩納特衙門。即由總理各國之大學士等對品行文各等語。此次俄羅斯赴三姓地方國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案。可否遵照和約由軍機大臣。大學士。各行俄羅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抑或應由何處辦理之處。謹奏。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行俄國咨文。現經該國著固畢爾那托爾駁回未收。可否按照換定和約。由軍機大臣咨行一摺。覽奏。曷勝詫異。本年互換和約。原為各海口通商而設。此次俄夷在三姓滋事。係屬泛濫。豈可按照互換和約辦理。據該大臣奏稱。此件咨文。現被俄夷駁回。並無另有可通之路。顯

係有心推諉。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仍應設法咨行該國。該夷儘
再不收。即告以爾國每次咨請遣人來京。我國從未駁回。况爾
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理應查明辦理。豈可一味斥駁不收。如
此曉諭。該夷自可接收也。

俄羅斯照會

為轉送北塘書信事。准二位大人七月初四。十一等日照
會前來。內云。嗣後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遊行。
及由北塘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貴處派人照
料護送等因。本大臣曾備書一件。乞為交付北塘俄羅斯
國兵船官員。以便本國船隻。按照二位大人照會施行在

案。不料貴大臣派員將原書送還。據云北塘海口天氣已寒。至今無本國船隻到口。無人可交。所以發回原信。查本國船隻不拘天氣。今年尚能到口。務要遣人送信。本大臣另備書一件。祈二位大臣。按照天津和約。並貴大臣前來照會。飭令交付。來北塘俄囉斯國兵船官員。並乞飭令北塘官兵。儘見本國船隻書信。勿行阻滯。抑或連本國送書人。一併急速送京。方不失為兩國和好之道。為此照會。請二位大臣可也。

戊寅。兩廣總督王慶雲奏。臣嘗讀宋臣韓琦。范仲淹。文集。宋仁宗甲申。同上。禦戎四策。老謀成算。至為深遠。其策一

曰和。二曰守。三曰攻。皆為西夏言之。四曰實京師。則為契丹言之。孝宗仁宗之世。西北二方。交構以故。中國元昊虛辭求好。實倚契丹勢力之強。而契丹亦欲因是主盟。以要中國。惟韓范二臣。久於西事。知其情狀。故其策曰。今莫若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財盟約可久。如不我知。輕背盟約。我則乘彼之隙。可因可擊。臣愚其言。雖百世以下。可為龜鑑。昔宋仁宗因西北用兵。勞敝中國。屢遣近臣。以手詔督攻。而韓范二臣。皆以持重保邊為精。是其意主於和。而曰以戰守為實事者。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從古已然。確不可易。今

嘆咭喇天津之敗。自必有一番變態。臣愚以為彼或虛再
報復。危言恫喝。其志猶淺。若屈體卑詞。要我撤備。其志實
深。臣訪聞嘆國本非富厚。用兵之費。每稱貸於味佛諸夷。
近以學行鈔票。以虛抵實。空置若此。僅一慶不能復振。誠
以天道使然。近聞夷首在粵。日以索費為詞。臣未知原約
云何。若從而與之。恐即藉此而資報復。雖彼蓄造詭謀。不
敢妄有祈請。所慮彼所稱貸之國。責備無出。代為之謀。或
稱該夷已經膽破。請撤備以示懷柔。或有他國之首。代求
撤防。難保其不再生事。臣愚以為若輕許其請。則其志誠
有不可勝言者。緣夷人本不知信義。惟利是圖。彼既敢欺

天朝更何有於與國。萬一墮其術中。悔將何及。固知

皇上宸謀審慎。斷不至為其所愚。然臣觀大有六五之象。而曰威
如之吉。易而無備。言備之不可不言也。又觀小過九三之
爻。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言防之不可不密也。且防備之
具。弛之則甚易。張之乃甚難。苟撤備而無以為守。不但欲
戰不能。且有欲和而不可得者。此范韓二臣之所甚慎也。
硃批。卿亦可謂老謀成算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兩廣總督王慶雲患病。奏請開缺。業經降
旨。授勞崇光為兩廣總督。者齡調任廣東巡撫。即赴新任。毋庸
來京矣。粵東自勞崇光入城任事以後。臺據奏報。在城夷兵無

多。民夷亦尚相安無事。惟天津勝仗。勞崇光入城時。尚未知悉。以為和議已成。故有入城之舉。現在英佛二國。能否就範。尚未可定。昨據何桂清奏。探佛夷前與鄰國構兵。現已議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消息。雖未知果否確實。而夷情詭譎。不可不防。前此柏貴在城。一舉一動。該夷有人伺察。文報皆須拆看。辦事不能自主。彼時尚有黃宗漢帶兵在外。遂為聲援。若督撫同入省城。為該夷所用。設有變動。無從脫身。何能辦理夷務。勞崇光既已入城。自未能無端離省。致啟該夷疑惑。著耆齡行抵廣東境內。即派委親信妥員。先入省城。面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堵勒西匪為名。帶印出省。或勞崇光礙難抽身。即留耆齡在

外調度防事宜。相機密辦。不至受該夷挾制牢籠。是為至要。至現在廣東有城。民夷是否相安。及夷人如何舉動情形。並著耆齡會同勞崇光。詳細由驛馳奏。以紓廑念。此次寄諭。著毋庸錄。寄勞崇光。免致被人洩漏。

己卯。吉林將軍景瀉。著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現在各路委員。守候木哩。斐岳。煇。另立條約。該酋變詐多端。尤屬巨測。其果否肯與晤面。暨能否降心相從。實無把握。熟思審計。擬為保護後山。藉杜侵越。該夷橫逆異常。肆行無忌。開導則漫不聽從。蔓延則無所底止。理論不遵。勢須力阻。而力阻之法。除振旅興師而外。惟有厚集人民。壯我聲勢。奪

其光。候。憐。彼。貪。心。默。轉。潛。移。是。緩。圍。之。一。道。也。查。烏。蘇。哩。綏。芬。地。面。均。關。後。山。為。攬。頭。劉。夫。生。計。要。地。向。禁。居。民。潛。往。茲。因。款。山。空。曠。征。兵。過。多。該。夷。得。以。乘。隙。窺。覷。闖。入。為。今。之。計。若。令。攬。頭。劉。夫。復。其。舊。業。則。曠。地。既。有。人。居。展。占。或。可。少。杜。惟。驟。議。開。採。不。惟。後。事。需。項。浩。繁。無。款。可。籌。即。吉。林。承。領。之。人。半。多。回。籍。遠。難。傳。集。以。採。後。捕。珠。之。地。財。費。物。阜。之。區。強。為。該。夷。占。踞。與。其。積。久。蔓。延。莫。可。收。拾。弗。若。以。我。人。民。實。我。曠。土。除。吉。林。羅。拉。密。英。額。嶺。等。處。依。舊。封。禁。外。擬。將。甯。古。塔。之。綏。芬。三。姓。烏。蘇。哩。一。帶。山。場。飭。令。攬。頭。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不。准。向。結。交。易。

餘無所禁。僅能齊心同往。該處地廣山深。物產饒裕。伐木
打牲採菜捕魚。在在均可獲利。時屆明春。其平曠沃壤。並
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小民惟利是趨。如已去者。試開其
端。續來者。自聞風而至。約在兩年內外。足可厚集人。在。漸
杜聲威。况該夷之所來。兼有男婦子文。今我之所往。無非
精壯丁夫。俾見伊等紛紛返業。不甘輕棄本國。諒必收其
貪心。徐思退步。不特未來者。不待堵截。可冀潛消。即已來
者。亦無庸驅逐而自斂戢。其間設起事端。並非官兵所能
遙制。任彼如何狡執。在我推卸有詞。如此量為區畫。或該
夷不得逞志橫行。而亦不致開釁。俟漸就安戢。再議開採。

解理升科。兩無窒礙。當經傳諭攬頭等。竭力圍維。以復生計。無如在省僅有十家。初嘗畏難不前。迨經剴切諭知。利弊始願覓資。雇人採辦。惟計數無多。恐難濟事。而甯古塔三姓之攬頭。又遠在城外。增難一時傳集。事屬創始。謀成匪易。復經示諭予限。赴官領照。一面飛調該兩城攬頭。一俟到齊。即當趕緊率屬勸辦。務期一律奉行。至綏芬、烏蘇、哩等處。原係空曠山場。向無屯戶居住。該吏搭蓋窩棚。均係闖入人般。革創布置。節次查報。隨時奏

聞。其有無早經搭蓋。始自何年。並有無勾結潛通煽誘之處。現已分飭各屬。嚴密確切訪查。據實結呈。另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景福特普欽奏。會籌保護後山。藉杜夷人侵越一
摺。綏芬。烏蘇哩。等處山場。向禁居民潛往。地方空曠。以致俄夷
人船得以闖入。該將軍等奏稱。後山開採。需費較繁。惟令攬頭
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該處地廣山深。伐木打牲。
採菜捕魚。均可獲利。明春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似此厚集
人力。漸壯聲威。夷人當不俟驅逐而自退。等語。以中國之曠土。
居中國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羣相保衛。可杜夷人強占之計。
不煩兵力。而足以禦外侮。因地制宜。所籌不為無見。惟既議招
募。自必多多益善。此項人夫。非盡馴良。設以聚集較眾。別生事
端。亦屬可慮。况夷情詭詐。於該人夫等。或餌之以利。或脅之以

威○恐○為○該○夷○所○用○亦○不○可○不○豫○為○防○維○景○瀛○特○普○欽○現○已○催○調
攬○頭○趕○緊○勸○辦○著○再○悉○心○等○盡○務○使○招○集○人○夫○以○後○仍○官○為○金
來○勿○至○散○而○無○紀○轉○貽○後○患○並○如○何○杜○絕○夷○人○勾○結○均○當○於○立
法○之○初○擬○定○章○程○確○有○把○握○方○為○妥○善○至○開○採○升○科○等○事○著○俟
招○募○得○有○頭○緒○再○行○籌○辦○該○夷○占○居○各○處○始○自○何○年○並○內○地○民
人○有○無○潛○通○煽○誘○等○情○仍○著○嚴○密○訪○查○據○實○具○奏○

特○普○欽○又○奏○約○於○九○月○初○八○日○可○抵○齊○齊○哈○爾○城○若○俟○到
任○後○另○行○派○員○守○候○夷○酋○恐○稽○時○日○隨○於○途○次○飛○飭○愛○紳
奏○仍○即○責○成○該○員○欽○遵○

諭○旨○指○示○各○節○據○理○曉○諭○務○期○折○服○其○心○絕○其○要○求○妄○言○不○可○稍

有貽誤。俟到任後。查看情形。悉心籌辦。一面密加防範。斷不敢再蹈覆轍。

硃批知道了。

庚辰。

揆軍機大臣等。本日彭蘊章等呈遞僧格林沁等懇親王等信一函。據稱本月十一日。大沽海口。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十二日。仍在欄江沙外停泊。不知何國船隻。如係俄夷。即派員告以如有應行進京事件。當由庫倫行走。此地因與英俄兩國接仗。即文書照會。不敢接收。看其如何答覆。再行覈辦等語。此次夷船在欄江沙外停泊。如敢闖入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無論

何國即行開礮轟擊。如係俄國船隻。令其前赴北塘投遞文書。即可援照味廷之例辦理。但不准其入口。如有文書照會。可派員接收。或該夷有寄伊格那提業幅信件。亦可代為轉遞。本年三月間。肅順等與前次俄國使臣丕業羅福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中國。由北塘進京。既有此議。自未便攔阻。致令生疑。若該夷使如欲進京。不准多帶從人。以免騷擾驛傳。若祇差一二人進京遞信。即妥為護送。仍須奏明。候旨遵行可也。

等辨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

351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九月癸未吉林將軍景瀉奏九月初三日。
接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呈報八月二十四日海蘭
泡夷官布色依親詣衙門會晤。迷稱現、木哩斐岳幅咨
又半月可至江城等因。知會前來。即飛飭前派黑河口守
候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富呢揚阿烏蘇哩口協領祿昌
不時偵探。一俟會晤木酋。務當欽遵先後奉到

諭旨。明白宣示。詳細開導。不得稍有含混。一面咨覆愛紳泰酌飭
知照布色依。茲奉

諭旨。此次木哩斐岳幅前至吉林會晤等因。查吉林省垣距烏蘇

哩口三千餘里。斷非該夷所應到。且俄首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十日前後。至黑龍江等語。現在黑河口。烏蘇哩口。各有委員守候。當即恭錄。

諭旨。暨照會六件。密飭富呢揚阿。祿昌。欽遵辦理。並知會署黑龍江將軍。拏著欽查照。惟現據烏蘇哩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夷目奇薩羅幅。帶人折回。經祿昌等督同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往見。宣示枷號原委。反復開導。令其收回人船。以敦和好。詎該夷毫不介意。輒稱爾等在此多日。休云收回人船。以後還有許多欲人。語言肆逞。驕橫異常。並將該夷居住之赫哲。不准聽官驅使。亦不准遞送公文各等情。

夷目奇薩羅幅。前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委曲開導。至再
至三。該夷堅以木酋之言是遵。並於烏蘇哩達東百里之
外伯力地方。聚集千餘人。備有槍礮器械食糧。視其種種
行蹤。則在京所遞。難免擾亂侵占之言。諒非無因。該夷自
康熙年開平定以來。厯守藩服。嗣因窺知中土未平。勢難
兼顧。因而陽請分界。陰圖侵擾。近年益肆橫恣。動輒恃強。
第無論其如何開導。亦未必即能俯首無辭。實非以理所
能馴制。反復思維。固不可自我閉塞。尤不可束手債事。任
其蔓延。亟應密籌全局。設法布置。曾密劄三姓副都統嚴
飭軍民不准勾結交易。違者訪實解省。照軍法從事。原所

以暗杜貪心。淨絕根株。而免露痕跡也。查三姓地本苦寒。無貨可易。乃該夷必欲在彼通商者。希冀已入門戶。則順江上游。全省可達。無所顧忌。該夷豺狼成性。包藏禍心。恐不止侵占吉林。難免別圖進取。惟頻年以來。吉省軍民。聞其兇燄橫恣。無不志切同仇。妾因限於時勢。隱忍而待。設該夷膽敢恃強擁眾。由三姓順江上游。則接界即屬阿勒楚喀。伯都訥二城。彼處居民。早已準備。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約束。第琿春孤懸東南。附近海沿居民無多。現擬於打牲烏拉。揀派丁壯數百名。備齊器械。資其口糧。令於明春。變裝前赴綏芬一帶。以巡海捕牲為名。藉壯聲勢。協

同捍衛。該丁夫等到山。星羅棋布。足使俄夷無所施其伎倆。且現在各處城鄉。按牌圍練。精壯丁夫。自固閭閻。兼之所挑旗丁。勤加訓練。以為策應。無事則寓兵於農。不露聲色。有事則眾志成城。足資禦侮。再圖勅密居夷。奇薩羅幅行蹤詭詐。現屆冬令。所有前派守口官兵。暨委員協領。祿昌。倭克錦等。礙難遽令折回。已酌備糧棉鹽糧。趕緊撥發接濟。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奏。俄夷勘界。先已派員守候。並籌辦地方情形一摺。吉林距烏蘇哩口三千餘里。斷非該夷所應到。俄首木哩斐岳幅。如至烏蘇哩地方。景瀆亦未便前往與之見面。即飭

在彼守候之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祿昌向其詳細開導。毋得遷延了事。致貽後患。夷目奇薩羅幅不肯收回人船。語言驕橫。並拒阻赫哲不准驅使。及遞送公文。復在烏蘇哩迤東之伯力地方。聚集千餘人。備有軍器食糧。顯有尋釁之意。狂悖已極。斷非口舌所能折服。該將軍前已令攬頭招募人夫。保護山場。並擬揀派丁壯數百名。於明春變裝前往綏芬一帶。以巡海捕牲為名。借助聲勢。布置尚為周妥。富呢揚阿等守候該夷。僕木哩斐岳幅到後。情詞恭順。撤回人船。自可暫時羈縻。設敢恃眾侵占吉林地界。則是該夷自起釁端。該將軍總以該處居民不容侵犯。地方官未便彈壓為詞。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激勵

城鄉圍練。嚴密設防。切不可先行開仗。亦毋任該夷肆意蔓延。是為至要。

甲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由軍機處寄到伊格那提業幅致該夷信函一件。竊照大沽海口。於九月十一日申刻。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在攔江沙外向北行駛。至黃昏時。仍見帆影。似在北塘海口停泊。不知係何國船隻。十二日早。礮臺瞭望。僅有夷船一隻。揆其形勢。似係俄羅斯夷船。伏思本年七月初間。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寄與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信函。有數日內船到北塘之說。

兩月之久。並未到來。是該夷言語。殊難憑信。此時駛至夷船。即使果係俄夷船隻。亦屬可疑。更恐該夷暗藏喚啤之人。探聽消息。尤應倍加防範。且未經奉有

諭旨如何辦理。未便遽行接待。隨即派委從未與俄夷會面之候選知府錢鏞。署天津縣知縣姚煦。前往北塘守候。已而訪該員等。如夷人投遞文書。不必接收。尋覓食物。亦毋庸應付。答以曾與喚啤二夷接仗。現在設防。爾係何國船隻。我等不能辨認。再俄夷來往。向由張家口行走。若紛紛由各海口投遞文書。取道進京。各處口岸。均應專派官員守候。支應。勢必接應不暇。不勝其擾累。一經疎慢。轉致有所藉

口。且於中國體制大有關礙。是日午刻。該夷舢板一隻。上有十餘人。駛進內河。稱係俄國之人。投遞照會。經委員等斥駁。其通事二人內。一條廣東人。年約十八九歲。自稱伊跟隨佛國之人到此。委員向其究詰。又一通事極力掩飾。稱係僅有一人。又稱並無他國之人。查其形色。深怪廣東人出言冒失。足見夷情叵測。隨處施其詭詐。諄飭委員。延宕支吾。恭候

訓示遵辦。茲奉

諭旨。該夷有寄信件。代為轉遞。一二人進京遞信。妥為護送。遵即飭令委員將伊格那提業幅信函。交該夷收領。並據該夷

呈出給恆福照會一件。駐京俄使信函四件。該夷初原無意進京。拆看伊格那提業幅信函。執意進京。並稱伊格那提業幅要與伊等會面。有商辦事件。是以議定准令二三人進京。仍須聽候請

旨遵行。並向該夷告知兩國和好。本無猜疑。惟現與暎佛交仗。海口設防。不得不加意詳慎。雖係俄國船隻。有無暗藏他國之人。亦須查明。庶免疑忌。當派縣丞黃惠廉。營弁邱瑞祥前往該夷大船稽查。旋據回營稟稱。查得該夷大船約有俄夷五六十名。佛夷一名。係由上海開行。船上有萬斤以上大礮一位。萬斤以下大礮數位。並鳥槍等項器械。據佛

夷一名。係搭船赴日本國傳教。俄夷亦赴日本國過冬等語。並據黃惠康等稟稱。該夷舢板回至大船。通事人等將議定進京人數。向夷首告知。該夷首因恐往返耽延。有需時日。又因北塘海面風浪過大。難以久停。是以不願派人進京。現已約定。暫在北塘停泊。聽候伊格那提業幅來信。到來即便開行。其意反覆。殊難測度。除將照會一件。封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信函四件。一併齎送軍機處。轉交理藩院。傳該夷收領外。相應請

旨飭下理藩院。索取該夷回信。迅即發遞來營。以便擲交該夷收

領即飭開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接收俄夷照會信函一摺。俄夷既恐進京往返耽延。有需時日。又因北塘海面風浪。難以久停。該大臣等。已與約定。暫在北塘停泊。聽候伊格那提業幅回信到時。即便開行。所有該夷交來之駐京俄夷信函四件。已由軍機處轉交理藩院。付該夷收領。一俟取到伊格那提業幅回信。即由軍機處遞交該大臣行營。令委員等交付該夷。飭令迅速開行可也。至俄夷照會內。有物件幾匣。同公文轉送之語。本日該大臣等咨交軍機處文內。並無此件。並著查明辦理。

乙酉。俄羅斯咨文。

為轉送書信事。准本月十八日。由北塘發來書信。內稱本國送信船隻。務等接到回信。方可回國等語。本大臣備書信一函。並封於文內。懇乞貴大臣飭令交付前來北塘。俄囉斯國兵船官員。再船上有應送本大臣物件。或船官願復書信。懇乞二位大臣飭令物書並收。妥為送交本大臣。為此咨行二位大臣可也。

丁亥。署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於途次飭知愛紳。奏加意偵探。守候夷酋到日。務即欽遵。先後奉到

諭旨。逐層開導。據理曉諭。如該酋必欲會勘界址。即於黑龍江左岸。現在該夷占踞地方。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

空曠地方。全行許給。一面遵

諭辦理。一面與該夷訂期。飛速呈報。以便剋期前往查辦。現於九月初八日。馳抵省城。初九日。接署將軍印務。第該夷狡詐多端。黑龍江城距省八百餘里。若俟該署副都統呈報到日。再行前往。僕往返稍遲。不免仍有藉口。隨將交代事件。略為經理。於十一日。攜印起程。前往黑龍江。等候辦理。雖夷情叵測。是否允從。尚難逆料。惟有竭盡心力。設法開導。以期稍有挽救。

硃批知道了。

癸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夷船在北塘海口停泊。數日以來。尚屬安靜。九月二十一日。軍機處遞到伊格那提業幅給伊國兵船信函一件。遵即派員送往。因連日風勢不順。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委員坐船。為風浪所阻。不能駛近夷船。至二十五日。風浪稍息。始行送到。該夷接收。即於是日午刻開船。向東南駛去。前據黃惠廉稟稱。該夷欲赴日本國過冬。未知確否。該夷行蹤詭秘。殊難測度。至前據該夷照會內有物件幾匣。同公文遞送。經委員向其查問。據稱彼時原欲遞送。因未裝妥匣桶。是以未經遞送。現在給伊格那提業幅信函二件。食物酒瓶計

三匣一桶。祈遇便寄京等語。再俄夷船隻。准由北塘海口
遞送文信。係在啖啡兩夷未經決裂之先。所定之約。現在
啖啡二夷。自接仗之後。尚未輸服。不知何時前來報復。俄
夷時至海口。人物船隻。均難辨認。設有損傷。轉非和好。可
否由恆福咨行理藩院。傳知該夷。迅即給伊國寄信。嗣後
該夷船隻。暫毋到設防各海口。以免錯誤。應俟海口平靖
之後。再照前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曾格林沁。恆福奏。俄夷得有回信。該船現已開
一摺。該大臣等。將伊格那提業幅回信。發給俄夷。該船即已開
行。其留存寄京信件。即著遞送軍機處。轉交理藩院。以便發交

伊首收領。所稱俄船時至海口。難於辨認。擬由恆福咨行理藩院。傳知該夷。嗣後毋到海口。俟撤防後。再照前約一節。自為慎重防務起見。惟俄夷書信。准由北塘投遞。既經定有專條。設該夷據此爭辯。不肯遵依。轉難駁詰。况該夷往來書信。若悉由庫倫轉遞。更覺騷擾驛站。至各國船隻。有到大沽海口。毀我防具者。不論何國。一體開礮轟擊。前經剴切諭知。諒該夷亦不敢干犯。儻僅到北塘停泊。遞書。必不至於滋事。以後俄夷如有船隻再到北塘。求遞書信。著僧格林沁等。仍將書信接收。許其轉遞京中。所請由恆福咨行理藩院之處。著毋庸議。

十月己亥。軍機大臣彭蘊章等奏。竊維防夷之策。在築礮

臺以利轟擊。尤在洩水勢以遏其往來。本年天津海口。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安設鐵戩木排。遂能擊毀夷船多隻。大獲勝
仗。可見阻遏夷船。不使進口。已著有成效。該夷被創之後。
難保不再圖窺伺。天津海口。既不能久駐重兵。而經費有
常。尤恐難乎為繼。查上年大沽礮臺失守。夷船由海河直
達天津。其時津郡已在夷人掌握之中。勦之則不能進攻。
撫之則徒為遷就。此皆無守之故也。臣等再四思維。惟有
洩水之法。使夷船淺阻。不能深入。則礮臺防兵。更可得手。
大沽距郡百里。即使夷兵登陸。必不敢遠離其船。直抵天
津。夷人失其所恃。可不戰而自屈矣。伏思上年屢奉

諭旨。令於南北運河洩水。並經前尚書朱鳳標等。奏請掣動衛河等水。以制夷船。復

命僧格林沁等。悉心酌辦。嗣因夷船退出。未及詳議。經久章程。臣等細心採訪。南運河。滄州南二十五里。捷地隄。有向東大石牖一座。牖之東。現有河形。因年久淤塞。若挑挖深通。導之東流。至海岸。平窪入海。再於天津城西芥園上下。開引河一道。令水由城西入南窪。則南運河之水可減矣。北運河楊村筐兒港。牖口基址尚在。若一律挑通。則水由東淀入海。而北運河之水可減矣。南北運河之水既洩。而大小西河之水。於天津城北西沽地方。匯入北運河。每遇盛漲。

水勢浩淼。亦須設法旁洩。查城東稍北。舊有減水河。名賈家口。通陳家溝入東淀。此處略為挑濬。導之東流。則西河之水可減矣。又查郡城東南馬家口以下。亦可開導引河。引水入南窪。白塘口以下。舊有古橋。亦宜開濬。則海河之水可減矣。以上各口。或修理舊橋。或建築土壩。無事則閉。有事則啟。來源既分。則下游易淺。雖海潮既強。而長落有時。夷船斷不能貿然直入。如此辦理。於守禦之策。益有把握。將來即可稍撤防兵。以節經費。或慮河水旁趨。恐於農田有礙。不知南北運河。各有減水小河。原因夏秋水大。藉以疏消。今因其故道。量為開通。並建立牌壩。以時啟閉。不

惟無損於農田。兼可以弭水患。誠一舉兩得之事也。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恆福。遴派幹員。周歷履勘。實心經理。及委興修。不得草率了事。至此項工程。係就本有河道。挑挖深通。及修理舊牆。建築土壩。工費似不甚鉅。或作正開銷。或由官紳捐辦。應由該大臣等酌量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彭蘊章等奏。豫籌天津海防。仍請宣洩河水。以制夷船一摺。據稱。夷人被創以後。難保不再圖窺伺。惟有洩水之法。使夷船不能深入。則礮臺防兵。更可得手。上年屢經議洩南北運河等水。旋因夷船退出。未及詳議。今查南運河水。應將滄

州捷地隄淤河挑通導之入海。再於天津城西開引河一道。令入南窪。則南運河之水可減。北運河水應挑通楊村筐兒港。令由東淀入海。則北運河之水可減。大小西河水應挑濬天津城東減水河。使之東流。則西河之水可減。再於馬家口以下開導引河。引水入南窪。並開濬白塘口。則海河之水可減。以上各口。或修理舊壩。或建築土壩。無事則閉。有事則啟。來源分則下流易淺。夷船斷難深入。於守禦之策。較有把握。等語。海口久駐重兵。深恐經費難乎為繼。果能宣洩河水。使夷船不復能入大沽。直抵津城。則地險可恃。即可稍撤防兵。著僧格林沁。恆福。查照該大臣等所議。派委委員。分投履勘。儘將各壩修理。實能減

洩河水。有裨守禦。即著乘此冬令水涸之時。趕緊籌辦。此項工程。係就原有河道挑挖。工費自不甚鉅。或作正開銷。或由官紳捐辦。並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卯。江南道御史富稼奏。查俄囉斯來京。分居南北兩館。此次來京。俄夷時有招聚貧民。散贈布疋錢文。曾經理藩院出示。禁其出館。惟北館地當東直門東北隅。風聞有該夷假濟貧之端。便施惑眾之舉。誘人習教。先給錢文。領人子女入館。日當差。以七日為一班之說。從中顯有鬼祟。應

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派幹役。詳細查明究辦。以杜搖惑人心。而免流

毒於內地。

諭軍機大臣等。著步軍統領兩翼總兵。面商具奏請旨。

乙
F。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海防事務。關繫重大。必須為經久之計。方為籌畫萬全。可以遵守。上年夷船退出。才僧格林沁會同前署督臣瑞麟。創建礮臺。修築營壘。本年正月到防後。復行添置防具。一切鐵餞鐵練水雷。凡有可以設法之處。隨時與才恆福會商辦理。五月間。夷船闖入海口。查其船身輕便。喫水只五六尺。並不待大潮方可行走。擊退後。至今數月。才等無日不以防務。

為憂。即無日不以布置為念。因思海河之水。如能宣洩。使
夷人詭譎伎倆。無所復施。方為得法。屢經探訪輿論。會以
天津海河。為直隸各河下哨。匯而入海。河面寬七八十丈。
至百餘丈不等。海口水勢深者四五丈。淺者二三丈。每遇
風大潮湧。長水至一丈有餘。即平潮亦長水七八尺。其潮
長時均過天津以上。直達楊村。實苦無禦潮之法。是以未
敢議辦。今奉

聖訓指示周詳。等。等查彭蘊章等所奏。將滄州捷地隄。天津南窪
及楊村窪兒港。減水河馬家口白塘口等處。或修理舊牆。
或建築土壩。以洩海河之水。既可阻滯夷船。又可節省兵

費。洵為通盤籌畫。一勞永逸之謀。第運河之水。可以洩使
旁流。而海河之潮。難以禁其頂托。其滄州等處。勢恆福於
五月間。亦曾派員前往密查。據稱上年有挑濬捷地隄石
開之議。民間似以為未便。即天津府城以東之馬家口。白
塘口。似可減洩水勢。使潮水不達天津。而全河之水。注於
一隅。深恐不能承受。致有漫溢之虞。若由此二處挑通河
道。引水入海。平溜時固可洩水。而長潮時海水又復湧進。
是於海河之外。又增一道海河矣。李僧格林沁。於道光二
十一年。同審尚阿。查看直隸各處海口。曾至大口河。該處
海口。上溯九十里。上哨並無來源。潮漲之時。商販大船。可

以藉潮浮送。至六十里之官家莊。是潮勢之漲落。實非人力所能施。晝夜圖維。無從著手。究竟抵禦潮水。有無善策。及各處開壩。能否挑通。有益防務。而又不累民間。必須逐細履勘。且能熟悉河務工程。行止方能定局。相應請

旨簡派熟悉河務大員。帶同熟悉天津情形之京員。馳赴天津。會同李恆福親詣履勘。如果可以興辦。此項工程。再由李僧格林沁等妥為籌議。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籌宣洩河水。請簡大員會同查辦一摺。據稱海河河水寬深。潮水漲落。並無一定。非人力所能施。其滄州等處挑濬隄壩。前曾查辦。民間多稱未便。請派員

會同履勘。再行興辦等語。宣洩河水之議。係由候補道丁守存函致彭蘊章。四品頂帶李湘荼。函致匡源。而李湘荼言之尤為詳細。是以該大臣等。據實奏聞。請飭籌辦。現據僧格林沁等奏。請派熟悉河務人員會勘。京中並無可派之員。惟丁守存等言之鑿鑿。或有把握。此時直隸南路喫緊。丁守存既經派往辦團。自未便遽行調回。李湘荼又偕郭嵩焘前往山東。如能調李湘荼先回津都。著令其將所言宣洩事宜。詳細臚陳。即由僧格林沁。恆福。派委委員。會同該員。逐處履勘。如有把握。再行奏請興辦。儘多窒礙。即著毋庸辦理。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現據俄夷文稱。三姓

圖森之夷人。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管理等語。當即奏准遵照新約。仍飭由該國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轉行知照各在案。復查此案。似應作為已見。咨行該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轉飭。務令將前赴三姓之夷眾。趕緊調回。並應行嚴禁各夷眾。嗣後毋得肆行滋擾。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接

貴國大臣七月十八日文稱。俄人徹卜勒幅。由黑龍江闖入在

大清國地方被殺等語。查徹卜勒幅由黑龍江行走並非職所屬之地。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所轄。應由該大臣會同大清國黑龍江大臣查辦。此外事件。應由

大清國京師衙門與駐京使臣辯論。儻如有事。該使臣可以申報。敬國大部所有貴處告知之事。並非本城所屬之處。相應聲明原由。為此咨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准軍機大臣劉文開。俄夷徹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徹卜勒幅昏夜登岸。赴民婦王高氏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徹卜勒幅毆斃一案。

著庫倫辦事大臣行文俄囉斯國等因。劉交前來。本大臣聲明案由。懇爾迅速轉報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由黑河口駛赴三姓地方之夷人。即行收回等因。咨行在案。嗣據文稱。由黑河口駛行之俄卜勒幅。被毆身死一案。並非本處所屬境內。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所屬地方。應由該固畢爾那托爾會同。

大清國管理黑河口等處大臣查辦聲明緣由。

大清國內閣與駐京之俄囉斯國大臣辦理等語。咨行前來。查事關爾國本處應辦之件。均皆咨行爾固畢爾那托爾。歷經遵辦在案。並無行文別處固畢爾那托爾明文。此案咨

行爾國之文。因係軍機大臣劉交本大臣之件。是以仍行咨送貴處。且爾屢次懇請差人進京。咨送公文。本國並未斥駁。况爾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係應查明辦理之件。豈可駁斥不收。此案即或非爾所屬。何妨轉報爾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相應聲明緣由。再行咨送。懇祈迅速轉詳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即將由黑河口駛赴三姓之夷人收回。一面嚴飭爾國夷眾。嗣後不可肆意妄行。疊滋事端。致擾我國人民。祈悉照前文辦理。爾署固畢爾那托爾素稱曉事。歷任以來。辦理諸務。按照兩國定例辦理。似此無關緊要之件。應毫不推諉。咨報該衙門辦理。合併聲明。為此咨

行。

硃批覽。

庚戌。吉林將軍景瀉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據黑河口督
辦夷務署副都統富呢揚阿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巳刻。
據巡弁報有上駛大火輪船一隻。隨飭佐領春福。防禦松
常。乘船迎探。詢係木首之船。至申刻到卡。復派佐領永祥
邀其登岸不從。富呢揚阿。即同倭克錦。督帶各員。親詣船
次。先晤通事喇嗎阿瓦。庫瑪業金福。稍通漢語。夷目普西
諾。及會見木哩斐岳幅。狂妄驕橫。語言忿怒。輒問吉林將
軍。因何未來分勘地界。富呢揚阿。即以奉派在此守候會

晤辦白吉林烏蘇哩綏芬等處。並不與俄國連界。無所用
其查勘。謹遵

大皇帝恩旨。除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准其借與爾國暫居外。其
餘應遵康熙年間分定疆界。各守各土。不得稍有侵越。爾
等務將烏蘇哩內人船。即行收回。以敦和好。該酋誦誦向
松花江遠巡指畫。不知何詞。復以黑龍江將軍奕劻副都
統吉拉明阿。均因前辦不善。蒙

大皇帝分別懲治情形。向其詳細剖辨。該酋聲稱。我亦知道。聽說
將吉大人鎖拿烏蘇哩枷號。詢其船經何處。視該酋比畫
之狀。係由波力外溜至此。遂即詰以爾既知奕將軍等均

因爾國背約。闖占烏蘇哩。獲答。即應代為設想。迅速撤回。人船方稱和好。該酋答稱。現有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在京。專辦此事。如辦不了。我必得與吉林將軍再辦。富呢揚阿。即以烏蘇哩綏芬。既不與俄國連界。無從查辦。寸土斷不敢允許。亦無可再議。該酋愈加忿怒。聲稱我到瓊瑯。另有剖辯。又言既係和好。如何將前赴松花江商人。徹卜勒幅。殺害。隨答三姓地方。本非俄國人所應到。亦不准通商。上年徹夷闖越到城。無惡不作。曾經行知爾國。將其懲治。因何本年又復任其闖入。五月間。黃夜登岸。闖殺民婦王高氏。致被流民。劉有氣。忿毆斃。因念和好。先將夷從屍物派。

員交普西諾查收。其兇犯俟訊擬定案。奏明另行知照。辦理前已行知布邑。依在案。該首猝然聲稱行期甚忙。即催署副都統等下船。再向辯白。無如通事不肯詳細傳述。該首搖首指畫。故作無聞。及訂詢徹夷之事。面交普西諾聽候辦理。富呢揚阿因其催逼過促。即同委員等下船。其火輪船刻即拔錨溯游黑龍江上駛。隨將普西諾約至卡倫。告以徹夷之案。仍照前字。俟訊擬奏定。到日給信。該夷唯唯作別等因。查署黑龍江將軍持善欽。時值在彼守候。署都統愛紳泰。亦係專辦之員。此次晤會。亦必實力開導。諒該夷未必即能俯首無詞。第無論該首如何詭詐陰謀。情

強尋釁。固不敢稍涉。遷就任其蔓延。亦不肯輕舉擅離。墮其術中。惟嚴密籌防。設法圍維。以為將來轉圜地步。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祿權奏。委員會晤俄首。不遵開導一摺。此次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會晤木哩斐岳幅。詳細開導。烏蘇哩綏。皆不與俄國連界。無所用其查勘。令其收回人船。乃該酋愈加忿怒。聲言到愛琿。另有剖辯。並催該署副都統下船。即溯游上駛。該酋在黑河口。不遵委員開導。驕恣已極。特普欽現在守候該夷。愛紳泰亦係專辦之員。如與該酋會晤。仍應實力開導。告以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既借與爾國。已屬中國和好之意。吉林地方。本非俄國連界。斷難允准。速將人船收回。無可再議。儻該

酋桀驕不馴。先開釁端。該將軍等。惟有密令城鄉團練。及趕緊招募攬頭人等。作為居民不依。欲與該夷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不至得步進步。無所底止。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斟酌辦理。以折其驕橫之氣。至在京之伊格那提業幅。日久不歸。並無應辦之事。吉林黑龍江爭論地界一節。早經告知該夷酋。應由外辦理。不使從中生事。該將軍等仍與木酋辯論。相機措置可也。

辛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味酋華若翰先請查照新章開市。曉諭商民。經臣節次專摺馳奏在案。迨奉到咸豐九年

八月二十二日

上諭。適華若翰已赴日本。臣約計該酋將次返權。即先備文照會。告以船鈔一事。尚可奏懇。

大皇帝加恩。該酋於九月二十二日。回至上海。接閱照會。即飭夷目士覓威良。往見吳煦等。聲言換約後。所請三事。一將味國互換條約。及先照新章。徵船隻噸鈔。開潮臺兩口等事。通行沿海各口。遵照一照新章。即日定期徵完船隻噸鈔。一於兩箇月內。准開潮州臺灣兩口。皆條約內應行之件。何以如是轉折。吳煦以華酋在京。大皇帝准予先行換約。已屬。

恩施格外。該商照覆桂中堂等情。願一律辦理。並與通商大臣會同商酌。今之所商。係照案辦事。有何轉折。該夷目則稱前云暫緩施行者。係上海續定章程。非天津原立和約飾詞狡辯。竟有全行翻異之勢。經吳煦等再三駁詰。始云天津條約。祇要允此三事。其餘不必提及。自申至戌。辯論多時而退。吳煦等察看情形。其意已決。將送到華若翰照會一件。稟呈前來。臣察閱來文。措詞既不明晰。語意亦不公正。內有應開兩港。向來現在並將來必有船隻貿易。貴大臣亦風聞之語。則明指潮州。臺灣。已私往貿易而言。其情尤為狡譎。伏查臣於六月間。風聞潮州汕頭地方。有暎夷蘇

里完。假充司稅。勾結內地奸民。在彼盤踞。冒收關稅。即經分咨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一體飭禁。茲准兼署廣東督臣勞崇光咨潮州汕頭。因抽釐助餉。曾據委員余恩錄稟報。有番商沙黎雲幫同緝私。頗為嚴密。今來咨之蘇里完與沙黎雲對音相近。是否傳言附會。抑另有其人。已飭惠潮嘉道確查辦理等因。又於七月內准閩浙督臣慶端咨臺灣地方。特有夷船貿易。飭據福州府知府照會噶咪領事。轉諭各商。勿再赴臺。據噶夷麥華陀覆稱。噶商不照和約交易。非關該領事之事等語。咨請照會該督諭止。即經臣照會噶嚕嘶。俟定議換約後。再飭商船前往。迄今杳無

一覆。並據吳煦等訪得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越三年。稅餉全無。從前尚係隱瞞。近時上海船到。竟有明報潮州臺灣來者。臣竊維潮州臺灣兩口。本係味首所請。既經換約。遲早總可仰沐

天恩。前往開市。惟該首因貿易已人。欲掩其私開之跡。亟請先開。是尚知尊崇

天朝。心存恭順。若不允所請。則該首等早在潮臺兩處貿易之船。亦必不肯撤回。是該夷等轉得自行其便。久將漫無限制。若准其先開。嘆咈各商。援道光年間一律均霑之舊例。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換之新約。則斷不任其牽混。似

大權仍自我操。不致有踰範圍。至味夷新章船鈔。本與味
哖兩夷微有區別。既據味首有其餘不必提及之言。如蒙
允予先開兩口。則將據約後應先完船隻噸鈔。並開湖臺兩口緣
由。明晰宣示。使知格外之

恩。出自

大皇帝。各夷不至自行其便。於體制亦極尊崇。臣因此次來文。並
無請見之語。是以覆給一文。仍令訂期至崑山相見。恐其
得步退步。必須與之要約明白。茲據該首照會。定於十月
初九日前往。臣拜摺後。即日起程。往返不過數日。俟晤見
該首時。切實開導。除三事之外。均不得另有覲覩。始能代

奏請

旨。而能否允行。

恩出自

大皇帝。須俟奉到

諭旨遵辦。臣回常後。再行詳細奏

聞。再嘆唏二首。仍無動靜。惟探聞粵東夷商。亦已指告噶嚕嘶之

辦理不善。各夷商揣度該國王。必將另派人來議和。又慮

中國另生異議。亦必準備兵船同來。其尋釁之處。有不在

天津而在

盛京山海關。計期總在明春之說。

何桂清又奏。再臣前因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裝豆南下之事。當即於接受關防後。照會各國公使。並咨行各省一體飭禁。附片奏明在案。嗣准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咨覆照辦。並准前任山東撫臣崇恩。先後函咨。本年夏間。曾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在煙臺海口停泊。近日愈聚愈多。頗有不肯通商。不肯遠去之意。由福山縣知縣余紹稟請。咨飭各國查明何國貨船。即由何國飭令回帆等因。復經轉飭署蘇松太道吳煦。照會各領事。確查。茲據稟復。佛領事伊憐。味領事士覓威良。據覆並無

船隻赴東。嘆領事密迪樂。則以登州口岸。非其所管。有無船隻。實不知情。答覆。旋准崇恩來咨。九月十六日。有外國三桅商船三隻。開駛南下。仍將未開之船。設法催開等因。及查前議條約。本與味國無涉。今味佛領事。均稱無船。嘆領事則稱實不知情。而船隻廢集煙臺。經旬累月。任意去留。若非奸民與之勾結。私相貿易。不完稅課。斷無平空逗留之理。就目下情形而論。該領事既不知情。則商船違禁妄行。在我不難設法驅逐。且條約未定。該公使領事等。亦無可藉口。而總以地方官先清內奸。自固藩籬為主。除咨明山東撫臣。嚴飭地方文武。協力同心。設法查禁。有犯必

德。並將商船一律驅逐出境。如敢私行交易。地方官失察。故縱。即嚴行叅辦。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味首請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一摺。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越三年。此次味首懇請先行開市。亦因貿易已久。欲掩其私開之跡。尚屬心存恭順。自未便執意阻止。俟何桂清與該夷會晤後。妥為籌議具奏到日。再將潮州臺灣開市。並先完船隻頓鈔事宜。降旨明白宣示。此外如該夷別有要求。仍應據理駁斥。毋得率行允許。至所稱味佛二國。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換新約。稅則斷不任其率混等語。究係照新章辦理。抑或仍照舊章。著該督於覆奏時。詳細聲明。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喚咄二酋。仍無動靜。惟探聞粵東夷商。指告
噶嚕嘶辦理不善。揣度該國王。必另派人來議和。又慮中國另
生異議。必準備兵船同來尋釁。有不在天津。而在盛京山海關
等處。計期總在明春之說等語。現在天津海口。河流結凍。將近
撤防。僧格林沁。僅能於撤防時。親赴山海關。履勘情形。嚴密設
防。更為妥善。又據奏稱。外國商船。層集山東煙臺地方。經旬累
月。詢之咪佛領事。均稱無船到東。喚夷領事。亦不知情。恐有奸
民假託句結。私相貿易。現在條約。並無登州口岸。該夷本不應
至煙臺等處。僧格林沁等。前派李湘蓀。會同郭嵩壽。前往山東。

各海口查辦此事。不可規目前小利。而開夷船私來貿易。本日已諭令文煜嚴禁該處海口商人私相貿易。如地情故縱。即著嚴叅懲辦。使無內奸引誘。則夷船無利可自絕矣。

又

諭前因夷船在山東沿海私販洋藥。並於煙臺地方停泊。令崇恩認真稽查。飭令夷船迅速開行。文煜到任後。復前往查辦。茲據何桂清奏。准崇恩函咨。外國商船在煙臺停泊。近來愈聚愈多。頗有不與通商。不肯遽去之意。經飭署蘇松太道吳煦照會各領事確查。據佛咪領事覆

船隻赴東。嘆夷領事。則以登州口岸。非其所管。有無船隻。實不知情。答覆外夷船隻。廢集煙臺。若非奸民與之勾結。私相貿易。圖免稅課。斷無平空逗留之理。現在登州海口。並未與夷人約定通商。所有私到船隻。不難驅逐。惟驅逐夷船。不若先清內奸。為釜底抽薪之計。著文煜嚴飭地方文武。即將該處海口禁止私相貿易。勿因目前小利。而貽害大局。至一應抽釐等稅。應歸地方辦理者。仍然不廢。但能禁奸民不在海口勾引。則夷船無利可圖。自不再至。如地方官有知情故縱弊竇。即行嚴參懲辦。毋稍徇隱。

丙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該夷天津海口受創。自必仍在天津報復。所稱尋釁不在天津而在

盛京山海關。難保非虛聲恐嚇。分我兵勢。其準備兵船同來議和為名。乘我不備。施其說詐。

盛京山海關大沽海口均關緊要。自應一體嚴防。山海關城垣距海僅八里許。沿海口岸數處舟楫不通。是以向無礮臺營壘。努僧格林沁由山海關往來數次。道光二十一年又經沿海周歷。備悉該處情形。無險可守。處處皆可登岸。難以布置。該夷一經登岸。惟有誘其深入。設法截擊。聚而

職辦該處現有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宣化鎮步隊一千名擬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通永宣化二鎮官兵各五百名共計馬步官兵五千名以厚兵力至民間團練亦關緊要李恆福前經劄飭候補道柏春將沿海一帶民團剴切勸諭由甯河至山海關務須聲勢聯絡互相聲援該道柏春即令駐紮山海關認真校練以期協助官兵查山海關監督駐紮該處呼應較靈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就近會同候補道柏春將團勇事宜妥為辦理以資得力兵勇既多責任亦重可否

簡派大員統帶抑或仍交格綢額統帶之處伏候

欽定。續調之卓索圖盟通永宣化二鎮官兵。均於明年驚蟄以前到防。其卓索圖盟官兵。應令上次帶隊之協理台吉阿勒坦提普博木濟特帶領來防。該盟官兵向來技藝生疏。亟須訓練。擬請

飭派前護軍統領珠勒亨管帶駐紮。以資教練。努僧格林。擬於明年防兵到齊。再行前往山海關。相度地勢。並將紮營防守機宜。面授統帶之員。至

盛京田莊臺地方。業經修築礮臺營壘。現在防兵若干。礮位是否足用。應請

飭下該將軍務為籌畫布置。本年春間。曾由大沽海口撥解銅礮

八位。且久將收捐洋鐵破撥出四位。已派弁由水路運往。交該將軍備用。至該夷既有前赴

盛京之說。必當嚴密堵禦。明年防禦喫緊。該將軍似應統帶重兵。在彼駐紮。以昭慎重。再夷情叵測。亟應嚴防。雖冰凍之後。防務暫鬆。亦不可稍存大意。所有本年防堵官兵。擬請仍留各海口。毋庸撤防。如蒙

俞允。馬步官兵萬餘名。需餉浩繁。冬臘正三箇月口糧。應即設措。糧臺已無存款。本省司庫已無款可撥。即當趕緊籌備。以供軍儲。並請

飭下戶部。迅速籌撥巨款。俾資接濟。而重要需。其各營大小員弁

兵丁在防將及一年。現在寒嚴冰凍之時。如親老及有事。故者酌量給假。暫回旗籍。仍令於明年驚蟄以前來營。以示體恤。

恆福又奏。摺更有密為陳請者。我

皇上遴派重臣。統師防剿。責任既重。即愛護尤深。僧格林沁自正月到防。盡心籌畫。夙夜圖維。五月間。夷船聞入海口。身先士卒。力保疆圉。苦心定力。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即夷船退後。仍復加意嚴防。自夏徂秋。終日駐於礮洞之內。雖炎天酷暑。不肯自寬清涼。即雨夜風晨。亦不肯稍避寒冷。現已冬令。海風凜冽。寒氣侵人。僧格林沁撫

綏士卒。誓同甘苦。仍不肯棲止房屋。自圖安逸。每日戌亥之閒。甫經和衣就枕。寅卯之際。即已興起巡查。自到防後。衣不解帶。足不去履者。已十月於茲。努與僧格林沁朝夕相處。知其現因感受海濱潮濕。兩髀痛楚。而於沿海一帶。每日必騎馬巡視。從不憚煩。在僧格林沁以海防為重。愈念不忘。而努目睹其如此宣勤。不自愛護。心竊為之不安。設因海上嚴寒。巡防勞瘁。以致偶感末疾。稍損精神。及至有事之秋。轉恐支持不住。努至愚。竊謂非計之得也。夷人受創。既在大沽。則百計報復。亦必在大沽。所稱

盛京山海關等處。尚恐設為疑詞。搖我軍心。為聲東擊西之

計是

盛京山海關等處。既須星羅棋
關萬繫。該夷以全力注我。即
岸各村。距營盤甚近。已勸諭
以捍衛村莊。即以保護礮臺
仰賴

皇上天威。僧格林沁調度。再接再厲。
獨外夷懾服。即中土不逞之
局安危。實非淺鮮。才通盤策
足以肩此鉅任。且夷船每抵

何處畏其聲威。即此可見。似此威望重臣。必當益加保護。可否請

旨飭令該大臣僧格林沁晉京

陛見。俟驚蟄以後。再行到防。不獨本年夷務情形。可以詳細上陳。

即來年局面。如何議守議戰。

宸謨廣運。

指授機宜。僧格林沁有所秉承。辦理更有把握。且於冬令無事之時。亦可令其稍資休養。至海口防務。勢與樂善駐紮津沽。和衷商榷。遵循舊規。妥為防守。其各營馬步官兵。應如何留防之處。俟奉

旨後欽遵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旨議覆海口撤防各事宜。並
恆福密陳僧格林沁辦防勞瘁。請令入都陛見。來春再行赴津
各一摺。前因何桂清奏。探聞夷人有欲往盛京山海關之說。隨
諭僧格林沁於撤防時。至山海關相度防務。茲據僧格林沁奏
山海關地方。曾經往來數次。該處無險可扼。設使夷人登岸。惟
有誘令深入。聚而殲旃。具見該大臣成算在胸。著俟明春赴防
時。再行往勘。僧格林沁自正月到防後。籌畫調度。不辭勞瘁。夏
間擊退夷船。大彰捷伐。迄今又逾數月。朕欣慰之餘。時深繫念。
現屆節候。嚴寒海水冰凍。俟南來漕船。無復到津。即知夷船斷

難駛至。該大臣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恆福著即回保定以便整理地方公事。所有留防兵丁統交樂善管帶仍著嚴密防範。毋得稍涉疏忽。除輪流防守礮臺外其餘或擇附近地方令其棲止以示體恤。著僧格林沁恆福斟酌辦理。仍著樂善妥為彈壓。毋令滋事。應需餉項前已諭令文煜由山東撥銀十萬兩。趕於年內解到。能否足敷三箇月支放留防兵餉。應否照防兵開銷抑或仍照征兵之處。並著查例具奏。至山海關應添防兵除卓索圖盟兵一千名。本日已飭調。並交協理台吉河勒坦提普博木濟特帶領。於明年正月底到關。屆時著派珠勒亨前往管帶訓練。其通永宣化官兵各五百名。即著恆福先期

調撥其由甯河至山海關沿海一帶圍練事務。即著傳諭山海關監督會同候補道柏春妥為辦理。無得有名無實。所有兵勇均交格綳額統帶。無庸另派大員。盛京應辦防務亦經諭令玉明等豫為籌畫矣。

又

諭前據何桂清奏探聞暎佛等國明春必來尋釁。並有不在津沽而在盛京山海關等處之說。雖夷情詭詐未可盡信。而思患豫防。理宜周密。現在山海關一帶業經僧格林沁奏請添撥兵勇駐紮。其盛京之沒溝營田莊臺等處僧格林沁奏前已撥解銅礮八位。現又撥解洋鐵礮四位前往。該將軍諒已布置周妥。所

有兵丁。雖有奇凌阿等統帶。不可無大員督率。著玉明、侯明春、冰洋時。即督率防兵。並新練之馬隊二百名。親往該處駐紮。並著景霖。激勵民團。以助兵力。如有夷船駛至。即誘使登岸。痛加截擊。聚而殲旃。毋得稍存大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九月二十二日。抵黑龍江城。連次接准愛紳泰詳報。雲據夷目布色依先後文稱。木酋約於半月後。並十數日內外可到。已候至二十八九日。並無確信。復節次派員前往海蘭泡探詢。嗣據陸路卡弁馳報。聽夷人述稱。木酋船隻。於初一日駛抵距城百餘里之陷馬溝地方。素舟登岸。繞越江城。由左岸徑赴海蘭泡去訖。

隨派員前往。詳詢訂期。該夷目布色依亦覆稱約於三日
後。木首可到黑龍江城。該夷目嗣又給卡官送信。木首於
初二日可到海蘭泡等語。一面派員再往訂期。一面欽遵
節次奉到

諭旨。並查前後情形。暨吉林近日來咨。逐層酌定條款。飭令署副
都統協領愛紳春。於十月初三日。親赴海蘭泡。面見該首。
先行開誠曉諭。並約其偕來。以便詳細開導。詎該署副都
統於初六日回城。述稱於初四日。馳抵海蘭泡。即先遣人
渡江。探知夷目布色依。已於前二日親往前途。迎接木哩
斐岳幅去訖。於初五日。據報布色依旋回。該署副都統隨

即渡江親往查問。布色依又稱未經接見木酋。仍無確信。再四追詢。輒稱木酋或於中途有事。究於何日到來。彼亦不能定准。該署副都統恐江水阻隔。隨即回帆。現將探詢情形。具文呈報前來。並稱節近立冬。冰牌盛涌。江水將封之際。船隻不能行走。又不能履冰前往。約須旬日之間。水陸信息。俱不能通等語。竊念該酋既已捨舟登岸。行止可以自由。且欲見面。何須繞越而行。顯係有心避匿。且屢次探詢。忽遠忽近。忽即忽離。毫無確實言語。惟甫經到任。旋即出城守候。已半月之久。去該酋原約之期。已近二十餘日。任內應辦事件。均未清楚。未便在外久羈。業經面飭署

副都統愛紳奏。另行確探。如該夷果由陸路至海蘭泡。一俟江冰凍堅。稍可行走。即連約與會晤。如該酋並不停止。或仍前狡執。俟報到時。再與吉林將軍景瀉商辦。現於初七日。攜印回行。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夷酋繞越行走。無由會晤。現擬另行確探。聞導一指。特普欽行抵黑龍江城後。據夷目布色依文稱。木酋即可到城。而探聽該酋。已繞越江城。由左岸徑赴海蘭泡。及派愛紳奏。親往海蘭泡。布色依又稱。未經接見木酋。並有何日到來。亦不能定之語。據奏。已飭愛紳奏。另行確探。而該署將軍擬即回任。原為該酋屢次爽約。未便日久守候。惟夷情詭譎。其

避匿不見。安知非豫為狡賴地步。兼恐愛紳奏所言。或有含糊之處。海蘭泡現已冰凍。未能前往。仍著設法偵探。俟木首至黑龍江城一帶。該署將軍即前往與之一晤。將烏蘇哩綏芬地方距其國都較遠。不能任其占踞之處。詳細開導。即未能片言定議。亦使彼知中國斷不肯將綏芬烏蘇哩等處許給借住。以杜其無厭之求。免致該酋回國後。明春復來。更肆猖獗。是為至要。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於十月初九日。行抵崑山。該使臣亦帶同繙譯官秦鎮西等九員。如期而至。臣即於是日。在城隍廟公所。率同署蘇松太道吳煦。知府藍蔚雯等。與

之接晤。該使臣堅以前項三事為請。臣與之再三要約。此外各條。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即為代奏乞

恩仍俟奉到

諭旨進行。如湖臺兩口。准先開市。中國亦應設關收稅。並令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妥議交易合宜之處。以期無礙大局。該使臣一一首肯。惟求

恩膏速沛。俾得永久相安。茲與該使臣照會。尚屬相符。如蒙

俞允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仍俟英佛兩國定議之後。再議舉行。自應將味國原定條約

及辨理緣由。咨行各口知照。該使臣面見後。已無異詞。當不致有踰範圍。惟新章伊始。未敢擅便。可否加恩之處。伏候

聖裁。

何桂清又奏。再臣於起程後。即在途次繕給味首華若翰照會。允其如期相見。並先與之要約。俾有案據可稽。亦免多費唇舌。迨抵崑山晤面。華若翰即稱所請三事。如能立予施行。此外皆易商量。否則毋庸再議。臣當答以祇能代奏請

旨。不敢擅允照行。華若翰又以在京所覆桂中堂等照會。係七月

十二日之事。既已換約。即應一律照約辦事之語。飾辯。臣告以北塘換約之事。議定而後陳奏。既先有桂中堂等照會一律辦理之議。本應全行緩辦。惟念船隻噸鈔。本與喫啡小異。潮臺兩口。亦係該國立議於先。是以仰體

大皇帝懷柔遠人之意。訂期相見。並先備文。將此外條約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必須俟喫啡兩國定議再辦各節。詳細告知。約俟收到覆文。再行具奏。如奉

旨允准。即係

恩施格外。斷不可再有干求。亦不得自相矛盾。與之辯語再四。華若翰始無異言。待以酒食而散。旋據送到覆文。尚無參差。

請於十一月初一日以後該國商船均按條約輸納船鈔。並請俟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在潮州臺灣開市。臣因船隻噸鈔已奉寄

諭似尚可允。遂覆以如期辦理仍須彙同潮臺兩口奏明請

旨遵行。聞華若翰擬接到覆文不日前往廣東。臣與吳煦藍蔚雲逐細體察既將善後章程稅則等項言明緩辦止先開兩。並完噸鈔於大局尚無窒礙如蒙

俯允所請可期該酋知所感畏除另行恭摺陳奏外是否有當仰懇

皇上即賜

明降諭旨。以便咨行遵照。再嘆佛如何情形。華若翰並未提及。其非代作說客可知。臣不便稍露議和之意。是以亦未向詢。至嘆佛受創之後。該國初次回信。總在十月十一月之交。俟有確耗。再行密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味國使臣請將條約宣示各口。先在潮州臺灣開市一摺。何桂清在崑山與味喇嚶使臣華若翰會晤。該使臣堅以宣示條約三事為請。此外各款。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經該大臣與該使臣要約明白。該使臣惟求恩膏達沛。俾永久相安。情詞尚屬恭順。加恩著照所請。所有

潮州臺灣兩口。准味國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暫緩舉行。該大臣即行文各海口。一體遵照辦理。其潮州臺灣兩口。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並著會同該督撫妥議章程具奏。

卓百。署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攜印回省。途次接准督辦夷務之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等詳稱。夷酋木哩斐岳。幅於九月二十五日。由黑河口經過。該員等迎阻。登船開導。該酋仍欲到愛琿城剖辨等因。該酋既云有所剖辨。且最計日期。已不甚遠。未便徑行回省。隨咨該署副都統愛紳泰。再行派員。加意偵探。途次聽候確信。再定行止。旋於

是日夜間。據報該首已有信由江左經過。連夜行走。該員一面馳報。一面帶人渡江。前往阻截。得信後隨亦回行。於初九日。復到黑龍江城。是日據愛紳泰回稱。先經遣人迎見木首。乘車行走。該首令通事告稱。並無與黑龍江應商事件。因行走甚急。不能等候見面。嗣經該員令人阻截。該首始下車。至道旁屋內暫歇。令其來城會晤。該首執意不見。並聲言途次非辦公之處。且亦無商辦之事。如有會商事件。可到海蘭泡再說。復欲與語。該首不答。驅車而去。該員阻之不聽。是以回城籌商。並聲稱江冰凝結益甚。勉強撐拒過渡。屢被冰牌撞擊。幾於覆墜等語。伏查該夷往來

船隻自交霜降後均已停泊不行。其火輪船亦皆擇地守凍。該員所稱難於涉渡。係屬實在情形。惟木首業經回抵海蘭泡。開導各節均未及與之商辦。若俟封江後再行前往。恐該首不肯停待。反復籌維。勢難稍緩。是以復飭愛紳秦。攜帶酌定各款。冒險渡江。至海蘭泡與該首晤面。十二日該員回城面述。於初十日馳抵海蘭泡對岸之黑河屯。次日已刻渡江。與木首見面。初尚謀和。有喇嘛阿瓦庫瑪業金幅。微通華語。該員向其宣述。俄國與

中國自康熙年間分定界限。黑龍江左岸。原非俄國應占之地。現在准其將空曠地。而蓋闢吞屯。奇哈等處。借給俄國。

流民棲止。且許在江面行船。已屬

大皇帝格外加恩。爾等不應背約。又募越黑河口。強進烏蘇哩綏芬地方。蓋房墾地。屢次恃強。不聽攔阻。殊非和好之道。亟應及早撤回。嗣後人船。不得任意游駛。占踞。即江左地方。亦應就現在占踞之處。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再有展占。並將闊吞屯奇哈等處。與吉林委員立定四至。庶彼此清楚。免傷和好。三姓地方。並非馬頭。無可通商。不宜再往。詎該酋聞之。輒即忿忿喧嚷。令喇嘛傳述。膽敢妄言。該處原係俄國地界。不但已去者不能遷移。此後尚有續來人船。並在興開湖。圖門山等處。建房安礮等語。該員復向開

導該酋氣忿轉加。怒目拍案。愈形桀驁。令喇嘛述稱非用
槍礮。斷不遷移。並令將黑龍江左岸之烏蘇哩卡房拆去。
該員答以斷難允准。該酋復稱如不拆去。我必令人拆毀。
又言明年必在黑龍江城對岸。建蓋房間。修立礮臺。言畢。
即令將其隨從夷官喚進一名。神色兇猛。指稱此係我國
管礮將軍。可與讖面。且宜防備。該員見其勢益虛驕。隨亦
反顏相向。怒言既稱兩國和好。何當議事之初。出此無理
情狀。動以槍礮相嚇。中國豈無利器。祇以

大皇帝寬仁慈惠。不准殘害生靈。是以善言開導。若必欲恃強。豈
無辦法。該員亦將隨帶之佐領諾們德勒和爾喚進。向該

夷告知。此即我之所屬管廠之冕爾等亦可認識。該夷等見其身材雄偉。共相起立環視。該酋亦轉顏作笑。點頭不已。並親身給酒。令其與夷人各飲一杯。互相認識。且以前言為戲。該員又令喇嘛傳述。仍將前事訂明。並約到城會見。該酋告稱。江省並無可議事件。如爾將軍有權。能將綏芬烏蘇哩地面交給。即與會晤。否則無須見面。該員復傳述前言。向其再三開導。謂綏芬烏蘇哩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連界。前任將軍副都統。因辦理不善。已經懲辦。皆緣爾國恣意妄行。爾心當亦不安。且自爾辦事以來。江路已准行走。開春屯奇哈地方。並江左空閒地方。已准借居。爾

之功勞。已不為小。如必欲強占烏蘇哩綏芬地方。該處人
民亦不相讓。若再恣意橫行。因此有傷和好。豈不可惜。康
熙年間兩國訂約。鳴礮誓天。神明鑒察。爾宜三思。毋負當
年舊約。方為永敦和好之道。乃該酋俱置而不聽。並喇嘛
亦不為傳述。再欲與言。該酋即轉入別屋。不復出見。延至
戌刻。該員始趁月色渡江到城。面述前後情形。並具文呈
報前來。除函飭署副都統愛紳秦巖密防維。暨咨商吉林
將軍景瀉通長籌計。並回任與副都統那敷德。悉心商辦
外。已即日起程回省。

硃批。另有旨。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羞報無詞。即免伏鼠竄。惟

賴汝等堅持定見。莫墮其奸詭術中。方為妥善。將來即使使用武。俾該夷知天朝仁義兼備。業非我閔。雖制勝未必確有把握。斷不至為犬羊之類所訾議。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特普欽奏。俄酋繞越黑龍江城行走。未得會晤。擬回任另加偵探。當經諭令特普欽。必須與該酋會晤。以免其有所藉口生釁。茲據拜摺後得信。木酋復到黑龍江城。即令署副都統愛紳泰。阻截木酋。木酋不答。驅車而去。復飭愛紳泰。至海蘭泡與之會晤。並詳加開導。該酋雖未見聽信。而綏芬烏蘇哩等地方。中國不肯借給居住之意。已明白宣示。特普欽尚未接到前次寄諭。所辦尚相符合。惟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

該將軍等須堅持定見。勿墮其奸詭術中。方為妥善。現屆江冰凝結。愛坤泰船幾覆墜。該夷船隻亦難行走。惟明春必有續來船隻。且有於黑龍江城對岸建房安礮。並拆毀卡房之說。不可不嚴密防維。現距冰泮之時。尚有三月。特普欽等正當趁此暇日。豫籌布置。為未雨綢繆之計。庶免臨事張皇。應如何布置之處。迅速奏明。至該酋既稱。並無在黑龍江商辦之事。其意專在吉林。所有三姓地方。夷蹤屢往。明春恐有舉動。必須加意防範。勿令該夷占踞。得有挾制。景瀆。富呢揚阿等。仍遵前旨。密令城鄉團練。並趕緊招集攬頭人等。於明春先行開墾。作為居民防守地方。特不可先行開墾。俟其肆擾。方與相拒。但須誘之登陸。

勿與沿江及舟中爭鬪。我既人眾。彼必喫虧。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天朝仁義兼備。豈非我開。免致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豫為籌畫。斟酌辦理。至此次木首經過黑龍江。並未與特普欽會晤商准。惟恐該夷復往吉林等處。或景瀆見面。抑係派員前往開導。其如何情形。現在辦理團練。招集攬頭等事。著景瀆詳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咸豐九年己未十一月己巳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夷情反覆。事局變遷。明春海防最為緊要。等會同籌議。奉省之海防。未有如沒溝營之最為緊要者。蓋沒溝營為通省海疆門戶。防守若固。二岔河一帶。自可無虞。春間曾經等倭仁。據實奏陳在案。等伏查沒溝營街市臨河。開闢比鄰。巷道狹窄。沿岸舊有土築品牆八十三堵。現已加高培厚。今春復經添築土礮臺十一座。並於東弓灣扼要處所。添築土礮臺三座。安設大小礮位。檣槍等械。藉資捍禦。其田

莊臺兩岸。新修礮臺四座。營盤三座。安設礮位。兵勇防守。內河亦甚周密。惟沒溝營之西弓灣。距營街十餘里。河形至此。必須折戩。方能駛入。實係咽喉扼要之區。若在該處水中設伏。並於岸上安礮築壘。迎面截擊。最為得力。等等相度地勢。體察情形。西弓灣之防。萬不可緩。擬請即在該處南北兩岸。添設礮臺八座。營盤四座。其北岸陸路可通田莊臺。相距三十餘里。並擬在適中之小莊子地方。安設營盤。南可捍衛。西弓灣之礮臺。北可接應田莊臺之後路。互相應援。聲勢聯絡。惟西弓灣兩岸地勢低窪。且係葦塘。

陷旬。必須挑壕墊道。其大小潮溝。亦須修理浮橋。至礮臺
營壘。仍須遠方取土修築。工力本不易施。物料難免耗費。
然係海防第一扼要處所。即百倍其功。亦應竭力修造。因
思水陸齊防。必須安設大礮。沒溝營現存大小鐵礮三十
七位。斤數較輕。均不適用。且係該處商民捐造。用以自衛。
俱在營街並東弓灣一帶分設。今價格林沁。由津撥解洋
鐵礮四位。一俟解到。等。即令運赴西弓灣安設。惟現擬
添築礮臺八座。礮位較少。實屬不敷分布。擬請添鑄萬斤
銅礮四位。五六千斤銅礮十二位。而奉省既缺銅斤。又乏
匠役。合無仰懇

天恩。由京火器營。抑或天津大營。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於明年開河時。運赴沒溝營海口。以資扼守。抑等更有請者。查天津曾設木筏。鐵箴。水雷。為礮之標的。實係海防中設伏之利器。第西弓灣河面較寬。水勢洶湧。木筏橫牌。易致漂泊。難以施用。惟鐵箴。水雷。河內設伏。斷不可少。奉省並無諳練匠役。礮難鑄造。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酌量撥給。派員由海運送來營。擇要安設。於防務實有裨益。至礮臺營壘。規模做法。今春田莊臺修工。奉省旗民各員。均已諳練。即該處土木工匠。亦皆熟習。如蒙俞允。即由等。飭令該旗民地方官。趁此大潮退涸。將及凝凍之

時先為備料。一俟春融。即行開工。趕緊修築。惟工程需用孔殷。茅等通盤籌畫。現在

盛京部庫。存有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准。以備設防修工之用。擬請動支銀四萬兩。以便購料興工。下餘銀二萬兩。擬請作為明春防兵口糧。所有動支庫項。容俟茅等設法勸捐。陸續歸補。

硃批。注意於西弓灣。扼要必勝。固屬甚善。若礮臺稍有意外。則後路雖有小莊子應援。恐一時氣餒。禦侮不足。自亂有餘。總不如在大小湖溝。立科礮子房等處。多設旗幟。疑兵。若伏而不動者。誘彼深入。彼若築驚不馴。先行開礮。則操勝自我。即使意圖窺

伺打水探詢。則該夷有所顧忌。未必敢恣意所為。方為計之得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等奏。明春沒溝營設防事宜。並繪圖帖說呈覽一摺。據稱。西弓灣等處。現擬添築礮臺八座。礮位較少。不敷分布。擬請由津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於明年開河時。運赴沒溝營海口。並因西弓灣河面較寬。利用鐵戲水雷。請飭一併撥給。派員由海運送到營。擇要安設各等語。西弓灣地方。雖屬扼要。總不如在大小潮溝。立科碾子房等處。多設疑兵。既可誘其深入。兼可杜其窺伺。較為得計。已於該將軍等摺內詳晰批示矣。因思僧格林沁於該處情形。尚為熟悉。

該將軍所稱應需銅礮鐵戩水雷各件。是否係該處必需之用。及何處需用若干。即著酌量情形具奏。再行撥給。現屆節候嚴寒。海河冰凍。夷船當無北駛之理。前諭僧格林沁。布置防兵各節。如已完備。即著該大臣遵照前旨。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毋稍延緩。王明等原摺。著鈔給閱看。地圖一併發閱。

辛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十月二十五日。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監尉雯稟稱。探聞印度輪船。於二十二日夜。到上海。喚佛定見發兵前來。有喚佛各一萬。印度一萬之說。夷酋是否另換。尚無確信。二十六日。復據稟報。探聞該夷等

或云屯兵上海。或云屯兵定海。又云夷兵到日。先停各口稅餉。鈔錄香港新聞紙馳呈。並接粵海關監督恆祺。由輪船寄來之信。云暎夷所調之兵。漸次到粵。目前尚不見舉動各等情。二十七日戌刻。又接吳煦等稟。一十五日。暎夷司稅德都德。住見該署道等密報。暎佛水陸兵。係由印度調來。因而較速。今兵頭已到香港。不日前來上海。噶嚕嘶已接本國之信。昨夜傳夷商密議。不知何事。誠恐礙及稅務等語。該署道等答以噶嚕嘶在津。自取其辱。不知愧悔。復激怒該國王調兵報復。中國豈有豫備。恐爾國徒勞無益。該夷無詞可答。詰以夷兵何時到齊。何時赴津。該夷答

以未知詳細。至邊約在明年春初。但夷船亦不畏冰凍。許以得有確音。再行密報而退。將夷行探報稟呈前來。臣查閱探報。該兵頭曼斯必帶兵六千。已抵香港。數與恆祺函稱。漸次到粵之語。大約相符。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探聞喫啡夷兵已到香港。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一摺。喫啡稱兵報復。事在意中。惟探稱兩國調兵。共有三萬。且有不畏冰凍之說。難保非該夷張大其詞。清我聽聞。而既有此言。則天津防堵。自未可稍弛。現已諭令僧格林沁仍駐大沽。暫緩進京。海口防兵。亦令緩撤。仍著何桂清隨時偵探夷情。續行馳奏。再行斟酌辦理。如該喫啡兵船先到上海。著

何桂清督飭吳煦等前往。問其是否來此議和。於該國調兵等事。佯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或可迎機開導。俾就範圍。亦可為弭兵之計。至新來兵頭曼斯必。如果到滬。欲與該大臣會晤。更可面為理論。儻何桂清因江南北軍情緊急。未能遠離常州。即著徐有壬督同藩司王有齡前往上海。會商吳煦等。妥為辦理。至該夷欲停關稅。無非意存要挾。須知中國兵餉。固取資於關稅。該夷兵費。亦豈不賴有貿易。如果夷商以停止貿易為憂。可告以喫佛與兵犯順。本應絕其通商。儻該兩國不知悔悟。再敢用兵。即難再與交易。不可露出我國慮其停市之意。或可杜其挾制。而籠絡夷商。亦未始非暗制該夷之一法也。此後情形。仍

著確探具奏。

又

諭前因節候嚴寒。海河冰凍。諭令僧格林沁於布置防兵事宜。料理完竣。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茲據何桂清陳奏各情。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據聞暎佛各調兵一萬。印度一萬。赴津報復。為時在今冬明春。並不必等候開凍。其暎國兵頭曼斯必帶兵六千。已抵香港。粵海關監督恆祺。亦咨稱有夷兵到粵各等語。所言調兵三萬。或係恫喝之詞。雖未必確實。而既有不待開凍之語。不可不預為之防。所有應行酌撤之防兵。暫且毋庸議撤。並著僧格林沁暫緩來京。仍在防所。以資鎮定。本日

已諭何桂清再行詳加偵探隨時馳奏其覆奏到時再行諭知該大臣可也。至此次夷船如果前來著恆祺即派委委員前往探問。告以欽差現在上海可往上海與何桂清商辦。如欲在津換約須俟奏明辦理。此間專主防勦並非議和之地。看其如何答覆。迅速馳奏。儻仍不遵理諭肆其狂悖毀我防具。該大臣惟當激勵兵勇奮力攻擊挫其兇鋒。惟在該大臣隨時酌辦。固不可坐失事機。任其猖獗亦不可先行挑釁。致啟兵端。使該夷有所藉口。何桂清原摺並新聞紙探報均著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喚佛兩夷。

自被創後報復之心。總未能忘。細閱香港新聞紙。及夷行探報。所稱喚喘各調兵一萬。印度調兵一萬。虛實數目。雖不可知。而赴津報復之言。又香港已有夷兵之信。自屬確鑿可據。大沽海口。為該夷兩年窺伺之地。自當加意嚴防。所有各路馬步官兵。未便再行裁撤。李僧格林沁已通知照舊防守。至派委委員前往探問一節。李恆福即遵照。先派定。惟該夷既稱帶兵三萬前來報復。恐未必以換約為詞。如果斂其驕悍。曲意求和。自當飭令委員迎機善導。看其如何答覆。據實馳奏聽候。

諭旨。儘肆其猖獗。故智復萌。或以火輪船隻直闖海口。或以步隊

夷兵捨舟登岸。擾及營盤左右。則兵家利鈍之機。決於俄頃。惟有激勵將士。奮力迎勦。以申

天討而挫先鋒。斷不敢有失事機。致滋貽誤。

硃批。知道了。前諭不可先行挑釁。實為要語。若該夷輪船沖擊。毀

具開礮。或登陸抄襲。亦斷不可致失機宜。慎之。

僧格林沁又奏。玉明等因嘆唏二夷。曾在天津受創。明春

必分竄沿海各省。肆行滋擾。亟應豫籌防守機宜。以期有

備無患。伏思該夷既在天津受創。其報復自應仍在天津。

至所稱欲往山海關一帶。尋釁滋擾。難保非聲東擊西。意

圖牽制。該夷雖無信義。而利心至重。歷年桀驁狂悖。無非

志在通商。沒溝營即牛莊為各口之一。該夷仍留貿易地。步一經窺伺。其通商各口。是其自行拒絕。查本年七八月間。夷船三隻。沿海各口岸。隨處游駛。獨不至沒溝營者。已可概見。該將軍等欲於彼處設防。自係嚴守門戶。保衛商民起見。殊不知夷人並不擾害商賈。該夷受創之後。通商各口照常貿易。並無滋擾。即此可知。揣度夷情。沒溝營毋須設防之情形也。撫馭外夷。自應曲意羈縻。使之感戴。如實有桀驁情形。有心尋釁。萬不得已。懾以兵威。使之畏懼。本年大沽之役。釁自彼開。是以受創之後。雖憤恨於心。而自知理曲。無可置辯。若撫局未定。我於通商之處。先行築

壘安兵。是自我拒絕。該夷轉得有所藉口。此據理而論。沒溝營不可設防之情形也。該處既經修築礮臺營壘。自應天發官兵。嚴密防守。該夷詭詐百出。狡猾異常。儻有心窺伺。一面在上海議和。一面揚帆駛進海口。明為通商。暗伏奸計。擊則釁自我開。不擊則一經闖入內河。營壘礮臺。悉非我有。此以局勢而論。沒溝營未便設防之情形也。水陸布置。疏密既須合宜。聲勢尤貴聯絡。西弓灣河面較寬。兩岸相隔甚遠。設有警動。彼此不能應援。即內河一切防具。亦難安設。且更無如許之多。此以地勢而論。沒溝營難以設防之情形也。儻該夷竟敢闖入內河。駛近田莊臺。是該

夷有意肇釁。我則擊之有名。且該夷深入重險。已犯兵家所忌。營壘官兵。以逸待勞。俟夷船切近。對准轟擊。馬隊伏於兩岸。以備該夷登岸截剿。誠如

聖訓。在大小湖溝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伏而不動。虛實相間。我兵定握勝算。所有該將軍等擬請在沒溝營添築礮臺營壘之處。應毋庸議。至夷情叵測。弩亦不敢料其必不擾及奉省。然斟酌損益。測度地勢。與其在沒溝營添築礮臺營壘。諸多窒礙。且所費不貲。莫若在田莊臺地方。嚴密布置。較為得力。且該處已於兩岸修築營壘三處。礮臺四座。未經與夷人接仗者。必以為營牆丈餘。足資抵禦。不知該夷礮

火之猛烈。丈餘濠牆。可以穿透。現值冬令。未便興工。應豫先備辦木植。一俟春融。即將營牆裏外各樹木椿一道。用土培厚。現在原築礮臺。丈尺較低。仍須加高為要。先後由津運往銅鐵礮十二位。加之該處原有礮位。僅不敷分布。大沽現存五百斤鐵礮。尚可撥解二三十位。礮位雖小。防守營牆。頗為得力。如必須大礮。俟明年調到。礮匠添鑄。再行撥往。至鐵箴水雷。誠為防守利器。惟體察地勢。並非處處皆可安設。大沽海河水底一色膠泥。防具陳於水中。屹立不動。田莊臺地方。河底係屬流沙。隨潮上下。今日此高。彼窪。異日則此窪彼高。鐵箴水雷。斷難安設。該處河面。與

大沽相等。惟有攔河樹柵。攔河鐵練。可以使用。無論何項
防具。僅能阻擋夷船不能駛入。不能破損夷船。樹柵鐵練。
安於礮火可及之處。設使該夷拉曳。即行開礮轟擊。該夷
亦不敢輕於嘗試。應請

飭下該將軍等。仍在田莊臺嚴密布置。妥為防守。以期穩固。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等奏。會議沒溝營設防事宜。當諭令僧
格林沁酌量情形具奏。並將該將軍等原摺鈔寄。及所繪地圖
一併發閱。茲據奏稱。沒溝營毋須設防。添築礮位營壘。諸多窒
礙。莫若在田莊臺地方。嚴密布置。較為得力等語。所奏情形。較
為詳晰。應即照所議辦理。至田莊臺營壘礮臺。尚嫌單薄。著玉

明等預先備辦木植。一俟來春。即將營牆裏外。各樹木椿。用土培厚。原築礮臺。丈尺較低。亦著加高。以資抵禦。由京運往之礮位。及原有礮位。如不敷用。即咨明僧格林沁。再撥二三十位解往。如需大礮。須俟明春添鑄後。方能搬運。鐵餞水雷。既於田莊臺河底。不甚相宜。自無須安設。餘著該將軍等按照所奏。妥為布置。毋稍大意。原摺著鈔給閱看。

丙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與華若翰面晤後。距該商所請十一月初一日完納噸鈔之期。僅有兩旬。聞粵程途較遠。幸有海道可通。即據署蘇松太道吳煦等來詳。鈔錄條

約內完納噸鈔一節。先行分咨兩廣閩浙督撫。戶暨粵閩海關監督。劉知甯。紹台道。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屆期遵辦。嗣蒙

恩准潮州臺灣先行開市。又因華若翰所請。自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開市。係屬十二月初十之期。相距亦近。所有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若俟粵閩兩省往返會商。恐致遲逾。是以臣於十月二十八日奉到

諭旨。即日飛咨兩廣閩浙督撫。臣查該情形。應否另行請

簡潮臺二口監督。抑或歸併粵閩海關兼理。或令惠潮嘉道就近管轄潮州一口。臺灣道就近管轄臺灣一口。迅速定議會

招具奏請

旨遵行。設未奉

諭旨之先。已屆開市。應否即委惠潮嘉道臺灣道。或另委大員。分別暫行管理。亦即就近酌定。會奏飭遵。至味夷新定條約。共三十款。除所請三事外。其餘均應緩行。現在七口通商。祇准照新章完納噸鈔。其餘稅則等項。仍應查照道光年間議定章程。畫一辦理。不得稍有歧異。並咨浙江撫臣粵閩海關監督。劉知甯紹台道。將味夷條約一體先行宣示。以昭大信。華若翰已於十月十八日前赴廣東。亦已照會該酋遵照。俾其知感知畏。至喫佛二表。如援一體均霑之。

例請往潮臺二口並照味夷完納噸鈔。臣自不便拒絕。惟
有責令與味夷一律照舊章完稅。斷不准其牽混新章。若
該酋等並無照會前來。則仍置之不議。以免迹涉求和。雖
影射或不能無。尚不至有踰限制。所有十月二十五日以
前。上海夷情。業於二十八日專摺馳奏。現據吳煦等稟。嘆
首嗜嗜嘶自得本國之信。頗鳴得意。屢傳衆商會議。因之
訛言四起。上海人心。益增疑懼。一俟探有確耗。視其意之
所向。設法抵制。將香港新聞紙票呈前來。查覈所稱加利
吉打。即係印度所屬之港。現在兵船自彼絡繹而至。必有
詭謀。惟有冀遲至上海一日。海運可以多出口一日。否則

措手不及。諸務因之掣肘。真有不堪設想者。

硃批。知道了。

庚辰。直隸總督恆福奏。據安肅縣稟稱。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訪有喇嘛西夷人董文學。在縣屬安家莊天主堂居住。當即前往確查。僉稱董文學。僅止在該村傳教。並無為匪不法。又據定州先期訪聞。屬北車寄村。有聚集男女。習教誦經情事。即經往查。起獲經卷。圖像。十字架等件。訊係教首之物。當將民人蕭中倫等傳訊。供認聽從安肅縣安家莊教首董文學傳教屬實。並不為匪。隨將蕭中倫等分別保釋。經卷。圖像。十字架等件。飭令董文學認明具領。臣

查內地民人如僅止學習天主教並無別項不法原在弛禁之列今董文學係佛蘭西夷人其在內地雖止傳教詢無別項為匪不法情事惟現當辦理夷務籌防緊要之際未便任其逗留自應委員將該夷人董文學解交江蘇撫臣轉飭上海領事官遣回本國蕭中倫等說止聽從傳教委無別項不法應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接管內據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稟獲學習天主教之邱雲亭並起獲經卷十字架及夷字書信等件一案稟經前督臣譚廷襄批飭提省審辦緣邱雲亭籍隸廣東

南海縣。自幼學習天主教。道光二十三年間。由上海至甯波天主堂。為同教子弟教讀。教首佛喃西人孟振生。向述中國幼孩痘天者多。北方尤甚。稔知邱雲亭祖傳種痘。令伊赴直隸一帶。與幼孩種痘。行醫修善。是年邱雲亭自甯波起程。由上海請領路票。行至天津。至安肅縣安家莊天主堂內居住。並在縣屬之遂縣村開設藥鋪。五年八月間。復至天津縣城外。開設振生堂藥鋪行醫。不收錢費。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經天津府石贊清訪聞邱雲亭形迹可疑。委員帶領差役。將邱雲亭拿獲。查覈起獲漢字書信。並無違悖字句。其夷字書信。係西洋篆文。直省並無諳習夷字。

人員。該府因邱雲亭曾稱自能譯漢。經委員監令將夷書
逐封譯出漢字。查閱信內語句。俱係甯波上海等處同教
人通候之書。亦無違悖字句。及牽涉外夷之事。復督同委
員嚴究。邱雲亭堅供僅止學習天主教。行醫治病。委無傳
徒惑衆。並與外夷探聽消息各情事。查邱雲亭聽從教首
孟根生來直。雖止行醫修善。並無為匪不法情事。惟直隸
為

畿輔重地。現當辦理夷務之時。籌防緊要。邱雲亭既識夷字。
又與夷人交接通信。設有疏漏。關繫匪輕。未便任其逗留。
自應將邱雲亭送回原籍廣東南海縣。嚴加管束。毋任復

令外出起獲十字架。經牌夷字書信等件。業結分別給還銷毀。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新授江甯布政使薛煥現尚在京。並無應辦事件。本日已諭令即赴新任矣。該藩司於夷務情形尚為熟悉。現在既不辦江北糧臺事務。著何桂清飭令駐紮蘇常一帶地方。隨同辦理夷務。

癸未。著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據署副都統愛伸泰報稱。據江左屯遣探報。有夷衆七十

餘名佩帶槍械。在江左陸路上下周行。故張聲勢。夜間運
至。做成木植。對城強蓋民房一間。派差查問。該夷聲稱奉
木酋之命。因江左夷屯。馳遞文報。隔截過遠。故在該處建
房。隨留夷衆七十名。馬二十餘匹。阻之不聽。驅之不返。派
協領巴克坦布等。前往海蘭泡。欲見木酋理論。該酋不與
晤面。僅遣人傳語。蓋房為遞文報。並無別意。所蓋房間斷
不自拆。等候代為拆去。再說。該員等復經遣人開導。驅逐
所留夷衆。拚死不從。等因。伏查該酋前與愛紳奉晤會。曾
有明年在江城對岸蓋房之說。茲迺先張聲勢。乘夜蓋房
一間。叢爾木植。原不難立。時拆棄。惟念黑龍江城。切近江

干。緊臨邊岸。現屆冰凍堅實。人馬馳驟。呼吸可通。該城住戶無多。兵力亦寡。該酋詭詐驕恣。情殊叵測。明係有心尋釁。未便墮其術中。隨飛飭該署副都統嚴加防範。暫事羈縻。並令往見木酋。親與理論。又據愛紳秦報稱。有騎馬夷人二名。在江左一帶各屯。分傳無印清文夷字。屯戶不收。棄擲而去。該屯達不敢隱匿。拾取呈報。詳閱夷字內稱。欲照伊等改定條約。任其各屯易換雜糧牛馬等語。愛紳秦以該夷背約妄行。擅傳文字。當經飭交各屯道旗佐。仍令擲還。不准拾取。務遵原約辦理去後。續據守卡委員富德布報稱。有夷人二名。連至卡屯。聲言欲換雜糧。屯人不肯。

易換。該委員當向開導。因收成歉薄。在屯糊口。尚在無處
雜置。安能強令換給。該夷輒怒。稱若不換給。我等回吉告
知木哩斐岳幅。必來多人收倉窖糧石。儘量裝去。仍與你
們價值等語。帶怒旋回。該署副都統隨派員前往彈壓防
範各等情。先後詳報前來。伏查該夷日益驕恣。種種尋釁。
若任其妄為。則無所底止。而一經力阻。即立啟釁端。隨復
飛飭該署副都統愛紳泰。欽遵

諭旨。相機措置。如果該夷肆擾。其居民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便知
眾怒難犯。或稍斂戢。以待後圖。嗣據該署副都統報稱。帶
同員弁至海蘭泡。木酋不與見面。該員令其通事石沙木

勒幅反復傳語。設兩國共事。如不與見。嗣後汝國有事。我亦不見。該酋始允於次日午刻會晤。迨經見面。再三開導。令其拆毀所蓋房間。並斥其不應背約。並分傳夷字。強取糧石。如果任意妄為。激怒江左五十餘屯萬餘人口。中國雖法令森嚴。我亦不能強壓。豈不有傷和好。該酋仍令通事答說。蓋房並無別事。實因遞送公文。馬力不及。特立一站。並非立屯種地。不惟不能拆毀。仍欲接蓋一間。至搶取糧石的話。我豈能如此傳行。想是我們不肖之徒妄言。現在嚴查重懲。教爾們鄉人放心。照舊通商為是。該員答以原定條約。亦不能違。該酋又言。俄國自京都得信。喚咭喇。

佛蘭晒部落。明年四月間。有六十餘隻船。來天津戰伐。我
差石沙木勒幅。由齊齊哈爾站道。往你們京都送信。你可
令他過去。如不能專主。可急報你們將軍。該員隨答。以此
例外之事。斷不准行。我亦不能轉報。不能放行。木酋並無
回話。隨即他往。石沙木勒幅催促回行。並言嗣後。我還往
你們城去等語。再據報。木酋到海蘭泡以後。日演槍礮。即
愛紳奉往見之時。亦託故。現在操練無暇。雖屬虛聲恫喝。
未悉其意何居。惟有留心偵探。妥協籌備。以防不虞。至所
稱由齊齊哈爾赴京送信一節。已飭愛紳奉嚴行拒絕。不
准放行。

特普欽等又奏俄夷之事。溯厥由來。始則由於地方無備。被其詐嚇。先矢要隘卡倫。強占海蘭泡地方。繼則要挾換字。在黑龍江左岸安置屯戶。並舍混牽連。將松花江烏蘇哩等處一併書寫在內。嗣即以之藉口。為越妄行。貪展不已。毋論如何開導。置而不聽。僅以理諭。勢難化其驕恣。禁其妄舉。該夷自咸豐四年。闖越江左之烏魯蘇牡丹卡倫。僅數百人。其房間亦係黃夜偷蓋。仍以接濟該國過往人船口米為詞。過畢即行撤去。並未敢明言永遠居住。迨換字後。則逐漸增添。操兵安礮。愈肆鴟張。究其實。人尚無多。半為恐嚇自防之計。猶有疑畏之心。近年以來。布置漸廣。

盤踞漸寬。黑龍江左岸。已占居五十餘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東海。亦蓋房多處。實屬蔓延滋甚。至其要求通商。名為易換。實則圖濟口糧。聞其連年食物。皆在各處蓋房。均有囤積。以粗粒為糊。攤地作餅。晒乾存蓄。以為接濟。其遷徙之人。概皆威逼。多有怨聲。僅內地糧米。一經禁絕。即無所仰給。然原約內。雖無准其換米明文。亦無止其換米禁約。以故通商以後。該處商民。即有換給糧米之事。年復一年。漸成錮習。且該處地極邊隅。人心陋隘。不惟屯戶有貪利忘害之習。即官兵亦多為和好二字所誤。每每被其愚弄。內心不固。外患安除。再聞今年夏間。倭夷在天津被創。

之時。海蘭泡夷目布色。係曾遣人到城。給愛紳泰賀喜。嗣經訪聽。即海蘭泡居夷。已有在天津穿英夷號衣出隊。被倣彝斃者。並聞英佛之犯順。多半為俄夷勾結。俾他人出力受害。而彼則乘勢要挾。於中取利。是英佛各夷。亦皆墜其術中。更屬險詐叵測。竊念江城緊要。距省八百餘里。孤懸一隅。實屬堪慮。現飭調備兵丁。以防不虞。前與吉林將軍景瀟函商。應俟吉林辦防得手。然後相機相輔而行。可期兩全。

特善欽等又奏。前任將軍奕山等。與俄夷擬定通商條約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允者三條。曾經奏明復飭愛紳泰遵

照查辦。茲據該員報稱。親至海蘭泡面見不酋。令其仍照原立條規。毋庸更改。雖該酋狡執不從。仍當遵照原擬辦理。並嚴飭各處卡官。勤加彈壓。曉諭通商人等。不准有違。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那敷德。奏。遵旨豫籌布置。並近日夷情一摺。又據實密陳。遵照原擬條規各片。覽奏均悉。俄夷於黑龍江城對岸蓋房。並欲搶取糧石。經署都統愛紳奏。與不酋辯論。乃該酋以遞送公文為詞。仍欲接蓋房間。至搶取糧石一節。自知無理。又託稱妄言之徒。現在嚴拏重懲。殊不可信。現查該夷。歷年在黑龍江左岸。已占居五十餘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東海。

亦蓋房多處。若任其盤踞。滋蔓難圖。伊於胡底。必當思患豫防。何善欽等。擬將該城養育兵二百八十餘名。並挑備西丹。與官兵一體操練。復由黑爾根布特哈。備兵五百名。統歸署副都統那爾胡善管帶。布置尚為周妥。惟夷情猖獗。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該處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威。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儻該夷強蓋房間。搶取糧石。先啟兵端。亦即督飭兵勇抵禦。仍藉稱民心不服所致。然後官為轉圜。庶該夷知衆怒難犯。可以稍戢兇鋒。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欲由齊齊哈爾進京送信。此事斷不可行。必須嚴行拒絕。奕山前定條規內。如往來船隻。在卡倫報明。中國派官專司通商事務。俄國亦須派官稽查彈

壓。不准私往各屯易換物件。及往來遊玩。以上三條。必須曉諭該夷。令照辦。以示限制。至換給米糧一事。必當嚴禁。庶可絕該夷占踞之心。特普欽等。務當設法辦理。使其以貨易貨。不得以貨換米。並嚴禁居民。貪利暗中接濟。是為至要。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赴津報復之信。諭令該大臣等暫緩撤防。如該夷來津。肆其狂悖。毀我防具。自當開砲轟擊。特不可先行挑釁。該大臣於辦理此事。胸中想已早有成算。儻其遣人投遞書函。以求和為名。則未便即行攻擊。又不便徑行拒絕。應如何迎機而導。不至開釁。而又不坐失事機。該大臣等當先事

豫籌不可臨時致有掣肘。僧格林沁為統兵大臣固無與該夷講和之理。而暗中籌畫俾恆福辦理。該大臣總操其柄。著僧格林沁恆福會同商酌如何應付之法。先行具奏。至北塘地面。前據奏稱無險可守。難設礮臺。惟該處後路太空。萬一該夷衝突而來。直撲天津。雖有馬隊抄襲。但恐地廣兵單。不足以資抵禦。自應辦理民團。天津鄉勇數萬。著該大臣等擇其精銳可用者。挑選一萬。勤加訓練。於北塘至天津陸路地方。擇地暗為設備。不但於北塘後路可援。亦可保障天津。其應如何密為布置。亦須未雨綢繆。著一併會同妥籌具奏。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據巴革防禦薩碧屯等呈

報已將夷圖各工。修蓋完竣。並據夷酋出具收領字據。內云。新蓋圍房。工料實屬堅固。當派印房等處章京等。前往查收。據稟與薩碧屯等所報相符。且屢經新來之匡蘇勒官挑剔更改。無不曲從其意。立予添修。知顧大局。甚愜夷情。所有俄夷呈據收領字據。恭錄呈

覽。

諭內閣。明誼奏。廢員賠修工程完竣。義實酌保一摺。已革防禦薩碧屯。筆帖式阿弼善。前因塔爾巴哈台民匪燒搶貨圍。辦理不善。經該大臣奏參。發軍台効力贖罪。並責令賠修。茲據奏稱。該廢員等賠修貨圍工程。一律完竣。尚知愧奮。薩碧屯。阿弼善。均

著免其發遣。並免繳臺費銀兩。薩碧屯。賠修銀數尤多。著賞給筆帖式。以示鼓勵。

明誼又奏。茶箱陸續運到。交付俄酋。因稍有水溼。挑剔不收。經委員等。曉以長途解運匪易。該夷不能刁難。遂即收領。第夷酋總以此項茶斤。因木箱繩索。較去年分兩加重。希圖補給斤數。始肯出具收足字據。惟夷性貪得無厭。諭令委員等。不可輕許加增。如十分不能交付。再將備用茶箱酌量補給若干箱。以完巨案。而免葛藤。除俟全數交完。收到夷酋收足字據。再行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備用茶箱。礙難輕許添給。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據何桂清奏稱。噶喇二夷。調兵三萬。赴津報復。為時在今冬明春。並不等候開凍等語。等業將防守事宜。恭摺覆奏在案。查該夷受創之後。必不甘心。報復之期。或在明年春夏之交。如果實係調兵三萬。今冬赴津。勢將致死於我。兵行詭道。豈肯使人知覺。等細譯該大臣原奏。探聞得自夷商。其為該夷恫嚇之詞。似無疑義。第兵法虛實。難以豫料。自應倍加防範。庶免疏虞。現在海河雖未堅凍。業經結凌。數丈數十丈不等之冰塊。隨潮上下。來往漂流。攔江沙以內。大小船隻。均不能行駛。該

夷果於此時來津。只能用舢板渡近海邊。履冰登岸。陸路滋擾。人數雖多。不能提帶大礮。我兵馬步抄截。現在兵力足資抵禦。該夷久於用兵。熟知地利。必不出此下策。明年之來。勢必先狠。蓄謀已久。詭詐益多。或用船隻來往遊駛。以圖牽掣。或卑詞示弱。怠我軍心。甚至北塘偽為求和。乘我不備。一面船隻直闖內河。一面陸路襲我左右。我兵較之夷人。不及三分之一。實形單弱。擬將熱河密雲備調官兵各五百名。調赴大沽。協同防剿。以厚兵力。並請

飭下熱河都統密雲副都統。派令熱河協領尚那布。密雲協領恩威管帶官兵。於明年驚蟄以前到防。至現在河水結凍。防

務稍鬆。京營官兵。有親喪事故。及親老丁單者。酌量給假。歸墓省親。以示體恤。每次数十名。假期不過十餘日。輪流更替。至明年驚蟄前截止。其各路馬步官兵。在防將及一載不無疲乏。京營受傷患病者。前已換回。其兩盟馬隊。因水土不服。病故一百八十餘名。患病暫難痊愈者。二百餘名。業經遣回游牧。現不足二千之數。自應裁汰疲乏。更換精壯。並補足原額。以期得力。所有京營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兩盟酌量更換。每處不過一二百名。如蒙

俞允。應由等查明。應行更換數目。咨行各該處派撥。俟到防時。即令疲病者撤回。至察哈爾兩盟馬隊。多有未經戰陣。於進

退抄截較之吉林黑龍江官兵稍欠便捷。山海關雖有吉林黑龍江官兵。該處兵力原不為厚。未便再予抽撥。擬於吉林黑龍江各添調一百名。協助察哈爾兩盟官兵。並擬派令副都統銜黑龍江儘先協領舒通額。吉林佐領春壽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來防。並請

旨飭下各該將軍。傳令舒通額春壽。在於軍營撤回之年。力精壯打仗奮勇官兵。指名挑選。不得以老弱充數。再山海關地方無險可守。處處均可登岸。該夷既有前往滋擾之說。自應益加詳慎。臣恆福。臣樂善。沿海口岸。均未周歷。竊擬於明年正月。會同督臣恆福。前往查看。如何設法酌量辦理。

其設防應用物料。亟須豫為籌畫。當經先派提臣樂善前往。相度地勢。並現在防守情形。茲據回營稟稱。該處文武各官。於防守事宜。毫無準備。數千斤大礮。擲於街市。城門半已損壞。半被土壅。不能啟閉。兵無紀律。器械不齊等語。等聞之。不勝駭異。該處添調防兵。將及一年。副都統定福鎮守要隘。責任至重。何得置身事外。漫不經心。實屬不知緩急。未能稍事姑容。致滋貽誤。且查該副都統年近七旬。精力就衰。難期振作。可否飭令回京查看。出自

聖裁。如蒙

俞允。並請

簡放年力精壯。熟習軍務之員。以期得力。其該處府縣各官。應由督臣恆福揀員更換。以昭慎重。至該處明年之防。最關緊要。計馬步官兵練勇。非聲望素著之大員。不足以資防守。副都統格瑚額。久經戰陣。管帶馬隊。攻擊沖突。較為優長。惟統帶重兵。獨當一面。責任似重。且恐呼應不靈。可否仍請

簡派大員。前往統帶之處。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海防緊要。請添調官兵。以資扼守。一摺。夷人報復來津。勢必兇狠。自應厚集兵力。本日已諭令常清

玻崇武將前飭備調官兵各五百名。分別派令協領尚那布恩成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到天津大沽防所。聽候調遣。其京營家兵酌量給假。以示體恤。並京營及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兩盟等處疲病官兵。應行更換。據該大臣查明。每處不過一二百名。即著咨行各該處派撥精壯兵丁補額。俟到防後。即將疲病各兵撤回。至所請派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一百名。現在該二處防務緊要。屢次調撥過多。勢難再令派出。前撥往山東駐紮之黑龍江兵一千名。交德楞額管帶。經勝保調去五百名。據稱俟克懷遠。即當撤回。著僧格林沁行知德楞額。俟勝保將調往官兵五百名撤回後。即著撥二百名。前往大沽軍營。以資防守。如此

一轉移間。於山東辦防。未即見少。而津沽已可敷用。至山海關地方。極關緊要。定福於防務漫不經心。實堪痛恨。現已將該副都統開缺。飭令回京。以戈保調補山海關副都統矣。該大臣即飭該副都統於到任後。將應辦事宜。實心經理。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察看。無令稍涉疏懈。所稱山海關兵勇較多。格額恐難獨當一面。請簡大員前往統帶之處。即著僧格林沁酌保一員。奏明派往。以便督率辦理。前因北塘後路太空。諭令挑勇設備。該大臣接奉諭旨。諒已遵照籌辦。仍將如何布置之處。專摺具奏。以慰懸念。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口防堵。諭令常清於熱河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著該都統即將此項備調官兵配齊軍裝器械。派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交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玻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並諭於開調時即飭協領恩成管帶起程。著該副都統將此項備調官兵配齊軍裝器械。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交僧格林沁調遣。

辛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照味國公使華若翰於換約後。請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前經臣奏奉

諭旨。允准通行五口。遵辦在案。茲據英國公使噶嚕嘶。佛國公使
噶喇噶照會。據駐紮上海領事密迪樂伊。據以味國商
船。海關祇徵船鈔銀每噸四錢。該二國亦必一體徵收。請
即咨行各口海關。示以噶喇嘶船鈔。仿照徵收等語。臣查道
光年間。噶喇嘶二國通商章程內。聲明設將來

大皇帝有

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噶喇嘶人一體均沾。用昭平允。又

特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噶喇嘶亦與焉。各等語。今味國之

船鈔係屬

新恩。現在暎喃二國貿易如常。既經該公使等援例聲請。似應俯順商情。以廣

恩施。而免向隅。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喃二國。懇援味國章程。納鈔請旨。遵行一摺。中國接待外國。素守信義。本年天津之事。並非中國開釁。今暎國公使。嚙嚙。喃國公使。喃喃。嚙嚙。以味國商船。海關現照新章。祇徵船鈔銀每噸四錢。照會何桂清。懇請將該二國船鈔。仿照徵收。道光年間。曾有將來如有新恩。亦准各國均沾之語。自應俯順商情。一律辦理。著何桂清。咨飭五口通商處所。

凡暎嘑二國徵收船鈔銀。均照味國新章。准其每噸徵銀四錢。以示朕加恩各國。一秉大公之至意。

何桂清又奏。前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先後密稟。旬餘以來。寄信輪船共到四隻。十一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輪兵船一隻。載兵六百餘名。駛至上海。探係常在中國往來。現恐派令出兵。是以由日本駛至聽信。暎酋嚙嚙。自得該國回信。因未派人接辦。志氣益驕。先經飭傳夷商。令其不必完納關稅。夷商等因華商曾經開導。即以有礙貿易。堅不允許。嚙嚙不得已。許俟兵船到後再議。並探聞暎夷輪船。前在天津北河一帶探水。有相離北河

不遠之處。水勢寬深。大船可以近岸。該酋初意一俟兵齊。即赴天津。由水勢寬深處登岸。直抵北河礮臺之後。因所調印度兵頭內。有以天津地勢險窄。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用兵神武。誠恐徒勞無益。不如將兵船分派通商各口。一律封港。不准中外商船進出。較為省力。蓋知中國戰船無多。陸兵不利於水。即不打仗。我已坐困。定能脅成和議也。噶哨斯亦以為然。是其計甚為險惡。又據味夷可夫密報相同。佛酋布噶哨噶聞有撤回之信。其公使尚須另派。有新派之副公使梅爾登。先自印度來。因咸豐四年。該夷助順協勒上海劉逆時。曾與吳煦。藍蔚雯認識。

於十一月初八日來見。據云伊國兵到。必先講理。決不冒昧攻打。吳煦等答以爾國向本深明順逆。此次既知講理。天下無不了之事。何必帶兵。該夷則云事係喚夷會辦。不能不一同發兵。此係該國苦衷。中國必能見諒。吳煦等則答以天津事由噶首肇釁。中外共知。該夷亦深抱怨喚首而退。將譯出新聞紙二件。稟呈前來。臣查閱新聞二紙。一則喚夷用兵之意已決。天津及通商各口。其志相同。一則隱約其詞。似封港之說。不為無因。其患不在天津。而先在各口。揆覈梅爾登情詞。佛夷斷難專主。其所稱不即攻打。又與封港之意隱合。更難保非懈我軍心。且喚佛貌合心。

離證諸新聞紙內。英佛不願合兵以杜爭功之語。亦屬可據。現在金陵。浦口。軍情同時喫緊。餉需軍火。日不暇給。夷務又復糾紛。關稅釐捐。勢必漸形短絀。海運更形棘手。容即會商撫臣。另行籌議具奏。惟一綏轉圜之機。不能不屬望於商人。前此夷商寄信回國。羣言嗾嚙嘶之辦理不善。該國王續得此信。不知有無變計。佛夷梅爾登。既與吳煦等陽為聯絡。英佛又互相猜忌。能否從中設法。臣已密飭吳煦等相機妥辦。不可示弱。以致跡涉求和。而夷情狡譎。恐亦未必可靠。如佛夷另派之公使。亦與梅爾登情形相仿。或尚易於商量。至前此探報內。英夷所派兵頭為曼斯。

必。現在新聞紙內。又稱係格蘭。夷人名。姓。每有因繙譯口
音不同。致相徑庭。而夷兵之陸續駛抵香港。又據前浙江
鹽運使潘仕成稟報。接到廣東來信。所言亦復相同。容俟
續探確情。及兵到上海後。隨時督飭吳煦等。遵

旨辦理。另行馳奏。其味夷船隻噸鈔。已蒙

恩准。照新章徵收。查照道光年間一體均沾之例。喫佛原可准其
照味夷完納。此時喫夷志在尋釁。既須維繫商情。更須尊

崇

國體。若由我先發均沾之念。恐為各夷所輕視。前據喫商援
案呈請。吳煦等即諭令華商。婉為開導。以各國船鈔。俱有

新章。因嘆夷未經議定。不能照辦。如援舊例聲請。非由噶
噶斯照會總督奏請。

大皇帝施恩不可。噶噶斯知無可諉避。又為衆商迫促。不能不降
心相從。始有照會前來。俯首啼嘯。亦援一體均沾之
例呈請照辦。查覈情詞。均不似密迪樂之謬妄。而每頓減
徵銀一錢。併計亦為數有限。正當籠絡夷商。及羅致佛夷
之際。臣自未便拒絕。是以各履一丈。以體恤商情為詞。允
其奏明請

旨遵行。現已另摺奏請

訓示。或亦息事弭兵之一助也。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佛二國。懇援。味國章程。船鈔。每噸。徵銀四錢。已寄諭該督。准其一體辦理矣。復據另摺奏稱。暎首志在身譽。與佛夷意見參差各情。覽奏均悉。該首嚙嚙。先傳夷商。令其不完關稅。因夷商經華商開導。恐礙貿易。未曾允許。新調印度兵頭。慮及天津地勢險窄。用兵無益。因獻封港之議。夷商亦未必樂從。佛國公使梅爾登。既知抱怨。暎首且新聞紙內。有暎佛不願合兵。以杜爭功之說。正可乘其貌合心離。設法解散。著該督飭吳煦等。面加開導。告以佛國本年到津。未助暎國打仗。中國本在天津。找尋佛國公使。欲與味國一同議和。該國船已南歸。未及商辦。若果真心和好。當與味國一樣看待。不難

即於上海換約。如此暗為歆動。或可免其助逆。至該二國船鈔已許照味夷徵收。亦可乘機籠絡。或飭華商密告夷商。將來味夷如能悔悟。該大臣必能奏求大皇帝照味夷之例。在滬換約。然只可口說。微露端倪。不可形諸照會。迹涉求和。示之以弱。冀二國能知感悟。該大臣迅即奏明再示辦理機宜。此中操縱。何桂清想能悉心妥辦。此時亦未便盡露也。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嘆夷志在尋釁。並鈔錄新聞紙呈覽。據稱。首因該國未派人接辦。志氣益驕。並探聞味夷輪船前在天津北河一帶探水。有相離北河不遠之處。水勢寬深。大船可以近

岸。該酋初意。一俟兵齊。即赴天津。由水勢寬深處登陸。直抄北河礮臺之後。印度兵頭。欲將兵船分派通商各口封港。不准商船進出。較為省力等語。噶夷志在報復。本在意中。天津大沽。海防已極周密。惟北塘一帶。該夷既有輪船探水。又有登陸抄我礮臺後路之語。不可不密為設備。前經諭令僧格林沁。恆福。辦理民團。於北塘至天津陸路地方。暗中布置。其應如何防範之處。著迅即籌辦。專摺具奏。據何桂清奏稱。噶夷新派之副公使梅爾登。與吳煦等認識。據稱該國兵到。必先講理。決不冒昧攻打。惟事係噶夷會辦。不能不一同發兵。其言雖未遽下。但噶夷既互相猜忌。正可臨時設法。離散其心。該大臣成算在胸。屆時

相機妥辦可也。何桂清摺並新聞紙著鈔給閱看。

上海英館新聞紙

北河兵敗一事甚為怨憤。不必論水提軍別謀差處。惟以二事觀之。我等明派其不是。若先奪礮臺。然後去拔攔江之物。決不致流血而敗。即水戰亦是太晚。上岸接仗之際。以時候及地段而論。極無見識。既不知潮落後灘土泥淖。不堪行走。又相戰之時。攻其已備。乃中敵人之計。且勁敵守在礮臺之內。我兵直向而前。決不將已裝之槍礮置而不放。如若時候早些。乘潮高而從遠路抄轉。向礮臺攻打。則不惟免敗。或可望勝。今於礮船上停放。重撥兵倉惶上

岸宜其敗卒回至敗船。然我國家在北河損壞之船。仍欲以中國之銀造還。所死傷之兵勇。欲報此仇。我等忖度此番北河喪師敗績。較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俄羅斯地方之敗更甚。我國家必欲與中華再戰。將從前污蟻之血。必欲滴滴賠償方歇。儻然水提軍與中華爭戰時。亦如與俄羅斯佛蘭西相戰。則未至於此敗。或曰。此番決不料敵人如此。立軍臺而不退。雖見港內有攔截之物。再不想岸上亦有埋伏。其於交鋒之時。輕視華人。然伊等亦有心思。槍礮未至其身。亦不肯先走。此反覆詳言。此次用兵。水提軍實擔其差。刻下我國家將欲與中華興兵。

鏖戰。北京失信之事。必不輕恕。定加罰款。現在華人布成陣勢。以待我戰。其頭目乃計高膽大。我等已多方思慮。再雜些俄國之人在內。諒無徒勞勞矣。

暎佛二國新聞紙

北河敗仗之事。刻下暎人思議百出。紛紛不一。兵船到齊之日。自有一定辦法。此時毋庸豫洩。緣暎佛兩國。八月中方接報天津之敗。初聞敗兵消息。官兵盡皆含忿。決意起兵報仇。後聞花旗進京。亦有以禮推之說。暎國欽差噶嚕嘶辦理不善。水師督陣無方。驕欺敵人。以至大敗。現在查問。一面派將軍格蘭。由印度國統領白黑兵一萬來中國。

暎國另加大兵船隻。共載礮一百九十一位。並淺水輪船數十隻。或有云二三十隻。或有云五十隻。又另有水師兵一千。派專士為副水師統領。現已有水師船幾號前來。又暎國已派允奉為暎軍統領。領水師船十二號。載兵七千。另有小船載兵三四千。共一萬有零。陸續前來。該暎欽差在津河辦理不善。現定撤委調回國去。暎軍去歲在安南交戰。今該處兵戈已息。擬將該軍立刻來中國聽調。暎人多有不願與暎國合兵。以杜爭功。

癸巳。兩廣總督勞崇光奏。再近日密探得暎哈喇夷酋之在粵者。接到彼國來信。據稱該國王。聞知噶魯斯天津敗

仗。即傳官紳集議。會以嚙嚙嘶逞強挑釁。喪師辱國。斥其非是。惟夷性桀驁褻狎。雖明自知理曲。而惟恐經此挫折。不能報復。為各國所恥笑。是以仍欲強顏興師。前來修怨。現已調集各埠水陸兵丁一萬餘人。駕駛火輪船陸續前來。俟來年正月同至天津。水陸並進。並聞調有黑夷馬隊一千。淺水火輪船名根鉢者五十隻。又聞由北塘陸路至京。沿途地勢。該夷已繪有輿圖各等語。臣揣該夷之意。似將以大隊火輪船。在大沽海口牽制僧格林沁。而潛用淺水船。裝載陸兵至北塘。乘虛登陸。攻我不備。臣訪尋此間弁兵。曾與該夷陸路交戰者。與講求禦敵之法。據言該

夷陸戰。專恃火器。全隊皆用鳥槍。並無別項軍械。惟鳥槍之末。皆另加一尖銳鐵矛頭。亦可用以擊刺。其鳥槍中遠與中國檣槍相等。而裝藥之迅速。施放之靈便。過之。鳥槍之外。亦兼用礮車。其礮五六百斤。或二三百斤不等。大抵火器猛烈。步伐整齊。號令嚴肅。有進無退。是其所長。能密而不能疏。能整而不能散。能勇往直前。而不能隨機變化。人自為戰。是其所短。勝之之道。當用奇兵埋伏包抄。或用疑兵以誤之。或憑險設守。使不能入。誘至山林沮洳之地。以奇兵蹙之。總不宜與交戰於平原曠野之地。至其馬隊。止能馳騁衝突。而人居馬上。體段生硬。兩手緊握韁繩。不

能別有施展。迥不似東三省及蒙古馬隊之能於馬上施放槍箭也。臣伏思僧格林沁深通韜畧。忠勇絕行。籌慮精審。自必蚤已布置周詳。有備無患。而臣所探情形如此。不敢不據實密陳。擬請

旨密飭知照。妥為防範。臣又探聞該夷之意。欲分兵赴山東登州地方滋擾。使我備多力分。查上海至天津。以登州為道中之地。且對岸即可窺伺。

盛京。如果該夷擾及登州。辦理尤多棘手。擬請旨密飭山東撫臣。思患豫防。嚴密布置。毋稍大意。或

欽差知兵大臣。前往會同籌辦。抑臣又有過慮者。來年正二月。正

海運南漕放洋之時。萬一該夷中途阻截。貽誤

天庾正供。攸關甚鉅。如何設法變通辦理。可否請

旨密飭江浙督撫諸臣。迅籌良策。

諭軍機大臣等。據勞崇光奏。密探夷情。請飭令天津山東妥為防
範等語。夷人之必來報復。及輪船之外。兼用馬隊。或由北塘登
陸。窺伺礮臺後路。均在意計之中。節經諭令僧格林沁。亟籌防
範。其如何布置情形。尚未據該大臣覆奏。茲據勞崇光探聞。英
夷調兵萬餘。駕駛火輪船。於明年正二月。由粵赴津。水陸並進。
並調有黑夷馬隊一千名。淺水火輪船名根鉢者五十隻。其意
似將以大隊輪船。在大沽牽制我軍。而潛用淺水船。裝載陸兵。

至北塘乘虛登陸。此等詭譎伎倆。自應加意防維。開春如果夷船駛至。不遵理論。恃強登陸。如勞崇光所奏情形。該大臣應如何設法抵禦。著與恆福會同籌畫。與北塘布置事宜。一併迅速具奏。至該夷欲分兵赴山東登州一帶滋擾。業經諭知文煜。即於陸地暗中設備矣。勞崇光奏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勞崇光奏探聞英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聞欲分擾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語。夷人挫敗之後。力圖報復。原在意中。現據勞崇光探明。英夷調集水陸兵丁一萬餘人。陸續到粵。並有黑夷馬隊一千名。淺水火輪船五十隻。均俟來年正

二月間到津決戰。並擬分兵前往登州滋擾。使我備多力分。難於兼顧。其用計實屬詭譎。登州介上海天津之間。且對岸即旅順口。地方緊要。惟此時若遽議建築礮臺。撥兵防守。過涉張皇。轉心招之前來。不如於陸地暗中設備。較有把握。文煜前經奏稱。於十月二十五日由省起程。前赴登萊青三府。查辦事件。著即將登州海口情形。詳加履勘。其何處口岸。該夷所可到。何處陸路緊要。足資扼截。應如何調派官兵。遴委得力將弁管帶。擇要分布。勤加操練。以資堵禦之處。均即妥為籌畫。馳奏。至勞崇先所稱該夷陸戰。全恃火器。有進無退。是其所長。而不能隨機應變。勝之之道。當以奇兵蹙之。疑兵誤之等情。著文煜與鎮將

等。講求陸地取勝之法。庶可有備無患。不致臨事無措。勞崇光奏片。著鈔給閱看。

勞崇光又奏。粵海關稅務。近年徵收未見起色。因由吏務未定。亦由走私太多。查粵海港汊紛歧。人情刁悍。內地奸民。與外國商人。勾串走私。稽查稍懈。則漏卮無窮。偵緝太嚴。則釁端易啟。辦理尤多掣肘。臣到任後。訪悉情形。與監督恆祺。悉心籌畫。惟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語言通曉。底蘊周知。內地奸民。無從煽惑。勾串於稅務。必有裨益。當由恆祺函致前署上海道吳健彰。現署上海道吳煦。訪詢辦法。臣亦函致兩江督臣何桂清相商。適何

桂清以啖咭喇人哮喘。在江海關幫辦有年。著有成效。充總稅務司。委令周厯五口。幫辦緝私。齋有何桂清印札。並攜帶上海章程來粵。臣與恆祺接見其人。與談稅務。極為明白曉暢。當即會同飭令查照上海章程。於九月二十九日起。試行開辦。今試辦一箇月期滿。稅務已覺漸有轉機。因各口情形不同。尚須將上海章程量為變通損益。恆祺交卸在即。俟新任監督毓清到任後。會同籌商妥善。自當更有起色。

硃批知道了。

乙未。俄羅斯照會

為乞代奏事。本月二十九日。接到本國公文。內有本國上官專傳本國大皇帝諭旨。懇乞軍機大臣代奏。依天津和約第二條。派大學士一位。以便本官會同商議兩國大事。為此咨行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丁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北塘地勢無險可扼。努僧格林沁曾於八月間詳細具陳在案。該夷再來報復。水路前經失利。勢必舍舟登岸。襲我礮臺後路。查大沽海口北岸沿海並無口岸。均係淤灘。礮臺上一望即在目前。該夷船隻不能隱伏。登岸不得地利。似可無慮。淮南岸地方較遠。兼之汶河數處地勢曲折。如祁口河馬蓮口驢駒河道溝村等處均可登岸。或抄截礮臺後路。或撲犯大沽村莊。是以等等。於大沽東南兩面修築長濠一

道復又勸諭紳民在大沽村外挑挖長濠築立圍牆並令
北岸礮臺後路之于家堡唐兒沽一律辦理以期嚴密至
該夷所稱由水勢寬深處登陸直抄礮臺後路查海口水
勢寬則無邊其深處惟有攔江沙外攔江沙以內潮長則
深潮退即係泥灘該夷大船既不能進攔江沙小船又不
能傍岸惟有小舢板載人登陸應看彼時地勢道路平坦
即用馬隊攜帶車礮繞出濠牆迎頭截擊如遇雨水停積
大潮上灌之時馬隊車礮固不得力而該夷亦泥淖難行
我兵儘可守禦內濠以逸待勞更易制勝至攔河防具原
有鐵鏈鐵練仍恐未盡周備現在博採眾論悉心講求設

法添製。以期攔阻。至北塘後路太空。恐該夷直撲天津。諭令督等。挑選鄉勇一萬名。勤加訓練。擇地設備。保障天津。並據勞崇光奏稱。該夷有馬步隊。由北塘登岸之語。查北塘原有礮臺舊基。本年春間。復加修整。此時廢之。則恐惑民心。留之又恐為敵踞。前曾安伏地雷。現擬挖通地道。裝塞火藥。設該夷窺伺。燃之以備火攻。不使該夷得以占踞。若該夷衝突而來。直撲天津。或由大沽南岸登陸。沿河之新城。葛沽。鹹水沽。辛莊。白塘口。雙港。土城。均係集鎮。此外尚有村莊數處。相隔不過數里。既可駐足。又可飽掠。由此直趨天津。此夷策之上者也。由北塘距津陸路百餘里。其中惟

軍糧城一處村莊此外一片荒地既無食物並鮮甜水我軍馬隊隨地可以截擊該夷豈能馳驟自如且即使直抵天津而津郡城池尚在南岸卸斷浮橋渡河亦復不易該夷深於兵法恐未必出此下策也再查天津民團練勇僅可助虛勢而壯聲威使之禦敵萬不可恃上年海口練勇約有萬名夷礮一開鳥獸散焉以致衝動官兵不能成列現在津郡城鄉團勇不過萬人設遇有警之時可以鎮壓土匪不能調出迎敵且練勇一萬名一月口糧計需數萬兩與其練勇莫若添兵惟現在部庫支絀此時未便添兵糜費擬請豫派京兵二千名俟有警動再行來津防守其

京兵二千名。擬派健銳營五百名。兩翼八旗五百名。外火器營四百名。

圓明園八旗內火器營巡捕營各二百名。並請

飭下該營王大臣。即令該官兵騎用技藝馬匹。一經征調。一日夜可抵天津。不致遲誤。至天津城池半已殘缺。城內民無宿糧。地無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濟。所有富商大賈。百貨居集。均在城外。防守甚難。等再四思維。揆之地勢。亦應附城一帶。挑挖重濠。築立土城。將四門關廟圍入重濠。設有警勤。守濠即係守城。較為得加。等僧格林沁當派翼長樂善瑞。穆亨恆福。派委運司崇厚。天津道孫治周。歷履

勘濠牆地勢。周圍約長三十五里。因東西北三面。鋪戶居民。房屋林立。相連數里。南面近城地方。多係墳塋。是以不能收縮。而三十五里尚不甚大。易於防守。備調京兵二十名。天津鎮標兵千餘名。蘆團練勇一千名。分段扼守。足數抵禦。此項濠牆。派令津郡官紳捐辦。是否踴躍。未據該運司等稟覆。如捐有成數。擬俟春融。即行開工。計期一月。可望蒞事。謹將天津地方。擬定濠牆。繪圖貼說。恭呈御覽。至於嘆夷驕悍。涕夷附和。新聞所載之詞。未足深信。其所稱。雖俄夷在內之語。俄國固懷叵測。而嘆夷挑釁。亦不可墮其術中。夷人如到津投遞書函。以求和為名。誠如

聖訓。未便即行攻擊。亦不便徑行拒絕。等語。愚見。和戰二字。本係判然兩途。和之局。必當在滬。戰之局。必當在津。該夷果欲求和。自必即在上海。與地方官定議。兵船一經駛至大沽海口。自係決意報復。斷無和好之理。假以求和為名。懈我軍心。用兵之道。貴乎鼓作士氣。不宜稍有游移。心無專主。夷船一至。各營將士。勢力勇氣奮發。定欲再挫賊鋒。使該夷片帆不返。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撫。兵丁與該夷。雖有不共天地之心。將領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難再收拾。等語。擬俟見有夷船帆影。即派員迎出。令其前往北塘。告以該處有人款待。看該夷之意何屬。大沽海口。仍

以難心灘為界。夷船駛至。即行開砲轟擊。等熟籌妥議。至再至三。制勝之機。間不容髮。若不豫有主謀。臨時萬難施措。全局攸關。固不敢輕開邊釁。亦不敢坐失機宜。

僧格林沁等又奏。節次據何桂清。勞崇光奏報。探聞夷情。或稱調兵三萬。或稱馬步萬餘。揆之該夷報復之心。未嘗片刻釋然。明春之來。勢必倍加兇狠。又恐再戰再北。從此不振。不能為國。是以先將虛聲恫嚇。亂我軍心。或藉此要我求和。或分我兵勢。該夷得以乘隙肆其狂悖。現在局勢。惟有鎮靜以待。河內布置。似已嚴密。夷船斷難闖入陸路。馬步官兵練勇。足資抵禦。設使該夷馬步萬餘。我兵迎勦。

兇擊必握勝算。可以仰慰。

宸廑。至該夷屢以虛聲散布。蓋以不知我兵虛實。並可查看中國官員神色。現在既經布置嚴密。官兵又敢截擊。既有把握。無所畏懼。應請

飭下何桂清。勞崇光。傳飭地方各官。如與夷人接見。即將大沽一帶。水路逐層防守器具。陸路布置情形。向該夷明言直告。沿海馬步官兵。雖不甚多。尚稱精銳。如該夷登岸接仗。情願與決一戰。並非大言誇張。該夷久於用兵。雖未目睹。一聽必已了然。該夷如再聲稱調兵來津報復。其勢如何。兇猛地方各官。儘可置之不理。無庸攔阻。任聽該夷多調夷

兵前來接戰。示以鎮定。察其動靜。再看該夷之意。若何。如能悔過輸誠。即當迎機善導。使其就我範圍。從此息兵罷戰。該夷未必不心肯樂從。全在地方官措詞得當。互用剛柔。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籌海防布置事宜。繪圖呈覽。並遵保山海關統兵大員各等語。覽奏均悉。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僧格林沁等。以夷情願和。則應在滬。欲戰。則必來津。大沽海口。仍以雞心灘為界。倘夷船駛入。毀我防具。自應開砲轟擊。使官兵有所適從。不敢懈怠。其或在外遊駛。即派員迎至北塘。告以彼處有人款待。看其如何情形。再行馳奏。隨機應變。均

甚妥協。其北塘陸路。暗伏地雷。不使占踞礮臺。並有馬隊可以
截擊。又挑挖環濠。布置事宜。亦屬周密。所請調察哈爾馬一千
匹。本日已諭令慶昫。速行照數挑選。於明年二月內解抵防所。
所需調健銳等營京兵二千名。亦已諭令各該營。挑選候調。惟
京營距津二百餘里。必令一日夜趕到。人馬疲乏。仍須先期數
日奏調方妥。至此項京兵。宜選精銳者。列為前敵。其次方令防
守城濠。而所築環濠。據稱約三十五里。仍應挑選練勇之中。可
恃者。協助兵力。以資守禦。山海關地方緊要。自應謀勇兼優之
員。方足以資捍衛。所保奕山。賽尚阿。俱未愜朕意。仍著該大臣
再行酌保。候朕派往。僧格林沁。辦理夷務。竭盡心力。卓著戰功。

勤勞在外。轉閱一年。朕心嘉悅之餘。尤深廕系。此時防務稍鬆。著該大臣於本月中旬。即行來京。陛見。以慰朕念。並可面授機宜。俟來春再行赴津。該大臣來京之前。須將一切防務。交明樂善。西凌阿。暫行管理。恆福駐紮大沽。呼應較靈。並著暫緩回省。與樂善等妥為防守。至該大臣等。另片奏稱。津沽布置情形。無妨。令何桂清。勞崇光等。告知該處。令來決戰等語。雖為先聲奪人起見。然辦理軍務。惟當自籌善策。不必誇示敵人。轉似激之使來。所奏著毋庸議。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請調察哈爾馬匹赴津等語。現在天津防所尚

須添調馬匹。著慶昫在牧羣內挑選。應壯馬一千匹。於來年二月內解赴天津防所備用。毋稍遲誤。

己亥。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今據禮部送來咨文一件。貴使臣欲派大學士一人。會同商議兩國大事。上年貴國使臣不到京。

大皇帝特派尚書肅。尚書瑞。相見所有貴國商辦事宜。無不據情代奏。至中國體制。大學士各有專管之事。遇事必得奏請諭旨進行。並非凡事皆得與聞。可以擅專辦理。尚書肅。尚書瑞。皆係一品大臣。係奉

旨派辦之人。所有貴國應商之事。即向告知。必能代為轉奏也。為此知會。

辛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伏查本年新漕。仍須海運。該夷計圖報復。必先阻截海道。臣等先事豫籌。飭令上海商人墊貨採辦米四五十萬石。趕先運津。出該夷之不意。詎因節遇風雨。未能迅速。多為裝兌。嗣得夷人用兵之信。商人畏葸不前。僅報運米二十三萬石餘。即未肯兌運。並有將已購之米。驟價歸本。商情已渙。雖一月以來。宣布

德意。多方開導。商人總以成本攸關。不敢再行墊資採買。現連十一月中的。各屬漕糧。正應趕收趕兌。而運務尚無把握。臣等督飭司道。反覆籌商。實多格礙之處。據蘇藩司王有齡。蘇松太道吳煦。先後稟稱。海運首重船隻。今夷信謠傳。商船各顧身家。莫不畏累。無從雇募。即使設法招徠。有船可運。而該夷兵船到滬。堵泊海口。其時天津亦嚴加布置。凡出口放洋。進口交收。勢難照常辦理。此可慮者一。如另籌別口出進。則我能往寇亦能往。萬一為其攔阻。直將江浙兩省百餘萬漕米。盡齎盜糧。此可慮者二。若將徵收之米。全數存倉。俟夷務告竣。再行起運。東南地本卑溼。迥非北

省高燥可比。久儲易致霉變。此可慮者三。或謂米石出運。不妨仿照節省丁耗等米。變價解京。但節省丁耗等米。為數無多。尚易變價。江浙兩省百數十萬石之糧。同時糶變。非第糧價大減。壅滯難消。恐一時無此殷商購囤。勢必解京之款。轉致虛懸。此可慮者四。又謂起運存倉。兩有窒礙。亦可改收折色。江蘇為漕糧最重之地。民力本極拮据。道光二十八年。有議行折色之案。旋即奏免。咸豐三年。復辦折色。米多壅塞。民間不能變價納糧。遂致徵不及半。積欠累累。況當開倉之際。驟易舊章。猝令素現成之米。改收折價。民間窘迫難籌。較前更甚。人情洵懼。恐致銀米兩懸。此

可慮者五。輟轉躊躇。迄無善全之策。然為時已迫。不得不先照海運舊章。仍飭各屬。一律開倉收納。再行酌辦等情。稟請具奏前來。臣等詳加體察。該司道等所稟。委係實在情形。百計籌思。同深焦慮。此時夷兵尚無到滬的期。自當示以鎮靜。飭屬照常收米。轉運一切提前趕早。不得稍示張皇。並飭曉諭商民。以嘆咈調兵。未必非虛聲要挾。勿為所惑。至此後事宜。能否乘機就範。殊難逆料。臣等惟有隨時察看情形。斟酌變通。奏明辦理。以期得寸得尺。無誤正供。

硃批知道了。戶部知道。

士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伏查山海關防堵情形。與大
沽海口不同。該處無險可扼。守已不易。戰則更無把握。設
使該夷前往窺伺。惟當婉詞應對。告以此處並無大員。僅
有兵勇防守海岸。如有應議之事。現在

欽差大臣駐紮上海。可以前往投文。於言語之間。既未便恃強。又
未便示弱。該夷詭詐百出。勢必佯嗔假怒。欲將用武。不過
藉此看我動靜。探我虛實。意圖牽動我師。彼時固不可坐
失事機。尤不可自我挑釁。必須輕重合宜。緩急可恃。而靜
鎮有謀。堪當此任者。一時不得其人。數年以來。才共事之

文武各官一切才具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擘惟有詳細籌思。○俟回京後再行而陳。○京營官兵。○有親喪事故。○給假回京。○婦孺者四十八員名。○已於本月初一日回營。○其親考丁單者二百員名。○亦經給假於初五日起程。○併查有疫病缺額者。○應行文各該營。○照數派撥。○同二次給假官兵。○均於十五日出京。○十八日來營。○俟到營後再將疫病官兵撤回。○擘擬俟十九日自營起程回京。○恭詣

闕廷跪聆

聖訓至嘆。○嗚呼。○二春節次。○布散虛聲。○無非要我求和。○兩江兩廣各督臣。○示以鎮靜。○該夷自必另生奸計。○此時海河結凍。○船隻不

能行駛。即使夷船前來窺伺。僅能在欄江沙外停泊。既無後路。礮火策應。亦斷不敢登岸撲犯。惟前據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報夷情。迄今數日。自應續有探聞。如該夷仍有來津之信。粵自當仍駐海口。暫緩回京。

硃批。依議。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節據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稟報。十一月十六十八等日。喚夷續到三桅火輪兵船四隻。各載夷兵一二百名不等。詢係由香港或閩浙等省駛來。皆係常在中國往來者。嗣於二十八日午申等刻。

先後駛到三桅火輪兵船二隻。各載夷兵二百餘名。二十九日午刻。又同來火輪兵船二隻。一船三桅。約載夷兵二百餘名。一船兩桅。載夷兵百名。探係由印度調至香港。派令先來上海。吳煦等督帶通事上船。查詢夷目是否來此議和。據云伊等祇管本船夷兵。聽候調遣。是否議和係公使兵頭專主。不能深知。復詢以既來上海。是否在此久駐。抑須他往。據云兵頭尚在香港。守候後到之兵。伊等須待兵頭到日。纔定行止。三十日午刻。黃埔各夷船。礮聲絡繹。探知暎夷水師副兵頭尊士者。搭坐公司大輪船。行抵上海。旋有暎夷三桅火輪船兵船一隻隨到。總計暎夷輪船。

先後已到九隻。約共夷兵二千數百名。佛夷已到一隻。探明兵數另報。並探聞英擬俟兵齊。留兵二千五百名。駐紮上海。又先在上海督造火藥房二所。吳煦等現已派員並知會營汛。密飭弁兵暗中防範。仍即示以鎮靜。俾免民心驚疑。至佛夷副公使梅爾登前於十一月初八日來見。後吳煦等於十九日便道往答。據梅爾登云。該夷兵船已到澳門香港兩處。該夷總領先行和解。以免用武。若

大皇帝委派

欽差大臣前來調處。定可無事。僕俟兵齊再說。恐來不及。吳煦等答以天津之事。肇自英夷。爾國並未幫同打仗。為中華大

臣所深知。前在天津時。本擬奏懇

大皇帝恩施。與咪夷一同在津換約。乃公使隨同咪夷南歸。可見並非中華相欺。此時不應自我言和。兩江總督即是

欽差大臣。何必另派。今爾國為英人牽制。調兵遠來。中華亦豈有豫備。用兵則勝負不可知。若爾國情願先行講理。應由公使備文。照會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請面為商定。即照咪夷之式。崑山相見。一切悉照咪夷辦理。即在上海換約。亦無不可。該夷允與布爾布隆商酌再覆。二十五日。梅爾登復令繙譯孫文典來見。以前言均梅爾登之私見。尚未便向布爾布隆明告。况天津係伊國敗績。若先出文請見。顯

然求和太難為情。總求

欽差大臣設法措詞。與公使見面。至面商之事。趁此時佛兵未到。祇說先償上次兵費。俟兵到。恐須續加。將來應准公使仍從大沽進京換約。一切照前。並請先撤大沽防兵。乞為轉稟等語。吳煦等當以爾國既不屑居求和之名。堂堂

天朝。豈能轉向爾國等求和。至爾國公使。上次本因換約而至天津。帶兵何為。既已帶兵。自然有費。設竟進京換約而返。試問費向誰索。自天津滋事後。自夏迄今。中華防堵兵費。共計千數百萬。爾等亦當賠償。若和議既定。應否仍由大沽進口。尚須斟酌。且嘆夷意見若何。尚不得知。豈能先行

撤防。照此情節。斷乎不可代稟。令其回覆梅爾登。另作計較。將譯出新聞紙內。啖佛同事論。及啖佛調派兵船數目。密報前來。臣查覈新聞紙內。啖夷不欲與佛夷共事。已屬確鑿。佛夷既已隨同調兵。梅爾登復先以講理之言屢來詰試。其為貌合心離無疑。梅爾登孫文典之語。句句願和。卻處處逞強。且啖夷新聞紙內。亦有允照舊章。加還兵餉之語。是該二夷以兵脅和。故為可惡。揆覈情形。恐非急切所能就範。現在兵船到上海者。雖共止十隻。而新聞紙內開列。啖夷共調大小輪船七十餘隻。證諸廣東夷行貿易之令。所寄上海信內之數。大約相仿。佛夷雖無船數。所稱

起兵一萬五千。恐亦未必盡確。而時已臘月。正當潛糧壯
兌之時。誠恐兵船接踵而來。該夷等必有舉動。此時惟有
鎮之以靜。飭令照常辦事。視其如何情形。隨機應變。設法
抵制。

硃批。覽奏已悉。該道駁飭梅爾登之語。尚屬得體。然此時夷情雖
驕。總不可使之遠去。撫局難成。但能將償費撤防兩層。暗為消
弭。仍應作為佛夷並未助逆。先就範圍。方為妥善。如能赴崑山
面見更好。至嘆夷之狂悖。恐非言詞所能化也。

戊申。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於本月初九日。據禮部送到貴處咨文一件。本

大臣已經接收。內稱本大臣在和約已換之後。業經與
欽派大臣尚書肅。瑞。見面數次。會商事件。何得又請另派等語。本
大臣於八月初五日。業將與該大臣等商辦情形。詳細知
照貴處在案。本大臣到京。係在換和約之後。按照和約。本
應派大學士商辦。貴處於六月初二日。文稱。派出肅。瑞。二
位大臣。彼時本大臣因念兩國和好有年。恐辯論耽延時
日。且想尚書肅。瑞。亦必欲固守兩國和好。誠心商辦。特交
大事務。求兩國有益。况

欽派大臣。必知兩國所定和約。及相交情形。是以未經理論。及至
相見。確知尚書肅。並無此意。故本大臣前次咨行貴處。乞

為代奏。照依天津和約第二條。另

派大學士一人。若不照依和約辦理。何必立此和約。外方諸國。見中國以大臣等所定

皇上准行之和約。作為虛文。相交大小事件。俱不按和約。乃任意辦理。豈能信服相安。本大臣初與尚書肅瑞會晤時。曾言過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已經定為兩國交界之處。現在所商分界之事。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之地一塊。且交出大學士椿前次送到本國欽差大臣公普提雅廷。上年五月初四日欽奉

諭旨一道。為證。尚書肅瑞起先並不認有此道。

諭旨。後於六月二十六日咨稱。有此

諭旨。但與本大臣交出之文不符。其中止言五口通商。及黑龍江
定約諸事皆定。並非將烏蘇哩江借給在內等語。本大臣
所鈔錄者。係照原行俄囉斯文所譯漢字。此內文字間有
不同者。亦無足奇。然大義不能甚差。彼時本大臣請尚書
肅。瑞將原文送閱。以便查對。未給。是以本大臣行文本國。
將前次大學士桂。芬送公普提雅廷之文。鈔寫一分。送至
本大臣。以解相疑。今將送到鈔寫

諭旨。送給貴處各位大臣閱對此文。必知本大臣與尚書肅。瑞所
云。以烏蘇哩河為兩國交界。愛琿和約。中國

大皇帝准行之語不差。尚書肅瑞云無此事。豈有理乎。該大臣不知和約及

諭旨大端。如何與之高辨。本國與中國相交。歷年已久。護持和好。惟依友道。凡能利益中國。必行其事。之證據。最易考查。貴大臣悉知。吾兩國地界毗連者。萬餘里。其間雖歷年未免有和好之隙。而本國與中國經二百年。不顧大小嫌隙。仍交好如舊者。非他國可比。若他國之與中國相交。其人雖不似本國之多。力亦不及。地界且不相連。但因貿易小故。而常生釁隙。以至交戰。即願與中國行有利益之事。亦不能至。如本國相和之久。亦萬不能再

貴國如有所求。無大妨礙之事。本國必然應許。前時無論請
看本大臣七月十六日。二十五日。八月初五日之照會可
證。若

貴國則不然。我國所求。雖係有益兩國。及照和約內所有之
事。一件未經准行。他國請本國與中國一同交戰。本國知
貴國內外擾亂事煩。難以周顧。不但未與他國一同辦理。反
幫助

貴國與他國說合。不須多索。至本大臣來京情形。亦係本國
修好之意。本國大皇帝因先在大沽。或北塘。迎接本國欽
差之勞。命本大臣仍由舊路行走。於他國欽差之先來京

時將本國與

貴國一切辦理未完。早為辨結。以便幫助。

貴國與他國相交。現時嘆佛兩夷。數萬之兵。已經駕船起程。意欲必至天津及北京。本國知

貴國急難之際。誠願固守鄰友好道。與之共救內外烈燄凶跡。

貴國應慎勿藉自力攻內外之敵。務求和好之事。讓小事以免將來益生凶跡為善。且本國與

貴國相交至今。設有嫌隙。並不計較。中國理應慎思。不可涉視此和平之心。以招人怨。前

貴國來文內稱。辦事欲使兩國有益。方合友道。此言甚是。本國所求者。正為此耳。但貴大臣以本國所求。概不准行。則為友道乎。貴大臣深知本國所求。係按照和約而行。遇有不論何國。已立和約。及所許之事。並不遵辦。他國亦必不信服。既不能倚賴和約。安然相交。反生不斷相戰之事。中國願圖太平。止有一法。務思交良友於本國。總之求貴大臣等。將願否。照依天津和約第二條。辦理之處。示覆可也。為此照會。

己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奏遵

旨將味喇噠條約宣示海口。准該國在廣東潮州先行開市。並照
新章完納船隻噸鈔。臣勞崇光接准移咨。當將該國條約
通行宣示。並咨會粵海關監督准該國先照新章完納船
隻噸鈔。其餘各項稅則仍照道光年間舊定章程徵納。不
得與新章牽混。並准其查照原議。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
在潮州開市。查潮州地方。粵海關原設有分口。以庵埠為
總口。汕頭等處為子口。茲派丁書徵收內地海船貨稅。歷
年已久。現在味國船隻新來開市。雖與內地海船收稅事
例。微有不同。但該處原設稅口。既由粵海關管理有年。一
切事宜。可以駕輕就熟。自應歸併粵海關。援照廣州大關

徵收夷稅章程辦理。勿庸另議更張。以歸畫一。惟開市伊始。必須添派委員。前往督率稽查。俾昭慎重。臣勞崇先查有陵水縣知縣俞思益。老成練達。堪以委令前往。會同該處原派委員。妥為開辦。並由惠潮嘉道就近彈壓。所徵稅銀。按季報解大關存儲。查照關例扣滿一年。彙數造報。仍由該監督隨時設法嚴查。杜絕私弊。以裕課餉。而肅權政。該處分口。向來每年額徵銀二萬一千九百餘兩。又繳米艇銀約三萬六七千兩。今夷船開市之初。每年徵銀多少。不能懸揣預定。應飭儘徵儘解。覈實造報。不准稍有欺蒙。俟一年期滿。查看情形。分別奏明辦理。至味國使臣華若

翰已由上海來至粵東。到臣勞崇光衙門求見。臣當經接見。宣布。

皇仁。妥為撫馭。該使臣口稱渥受。

大皇帝逾格。

天恩。通國人人感戴。查其情詞。恭順出於至誠。所請十二月初九日。在潮州開市。現將屆期。臣勞崇光既而屬該使臣。妥派領事前往。將該國商人水手。照料約束。慎勿稍生事端。一面由臣會同粵海關監督。出示曉諭該處商民。一體遵照。其餘未盡事宜。如有應行變通損益之處。再當隨時酌覈具奏。

硃批。知道了。

勞崇光又奏。再嘆。哂。二國夷商之在粵東者。見咪國船隻。頓鈔。已照新章開辦。不勝。豔羨。該首到。臣勞崇光衙門求見。懇求照辦。臣答以咪國已經換約。該二國尚未換約。豈能援以為例。該首復稱。從前舊約。本有一體均霑之語。大皇帝覆我無私。必肯一視同仁。祇求據情具奏等語。臣察其意甚堅。而其詞尚順。合無仰懇

天恩。准其一體照辦。以示羈縻。

硃批。已有旨。

庚戌。山東巡撫文煜奏。查夷人前自天津敗挫回帆。即有

興師報復之信。山東係往來必由之路。其乘便分擾。亦在意中。其所以不敢遽來者。自係不知東省虛實。以為蚤有隄防。是以故自張揚。藉圖恐嚇。要挾。並徐觀動靜。以逞其伺竊肆擾之計。此時東省籌議防堵。若不示以鎮靜。轉恐招之使來。誠如

聖諭。此時若遽建築礮臺。過涉張皇。不如於陸路暗中設備。然臣此次東閱。本係欽遵

面諭。為密籌海疆防務起見。一路留心察看。查得山東北海自武定所屬之海豐縣。至極東之文榮縣止。南海自文榮兩縣。至西南沂州府屬。與江南交界之日照縣止。共計海岸迤

長三十八百餘里。其間口岸。惟即墨縣之金家口。及膠州之塔埠頭。有香島青島遮關口外。船隻必由島口進出。形勢較為緊湊。此外則一片汪洋。茫無涯際。所謂海口。不過海岸稍有灣曲。形若張弓。因其時有船隻停泊。是以呼之曰口。口門大者百數十里。至小亦數十里。地勢散漫。無可憑依。東省著名之石島。俚島。煙臺。龍口。海廟。大沽。天津等口。情形大抵如是。夷船果圖北來。沿海一帶。處處可以上岸。並且徧地沙漠。處處可以深入。與天津。上海。確有海口可據。又有天險可憑者。相去懸絕。此則沿海防不勝防之實在情形也。至陸路海濱處所。固係水複山重。登州以東。

更多岡嶺迴互。並有懸崖絕壁。中止羊腸小道。僅容一人一騎者。該夷果從陸路進兵。此等要隘。未始不可據以為險。然夷情詭譎。度必避險就夷。况此等腹地。乃商民自此至彼。往來行走之區。該夷沿海而來。更不必定經其地。一旦被繞越。即有冷阻。則亦無所用之。即如登州府城。東西南三面。本屬傍山為限。與臺北城水城兩相倚依。無奈正北東北。相距海岸不及三里。城外惟正北一面。舊有沙埂一道。長可數里。外此曠野平曠。既無溝壑。又無林木。若守北面。則兵丁無藏避之處。明防暗伏。皆無所施。若守山險。則水城府城均當北面之衝。山上開礮。城內先受其害。若必

待走近而後放礮。則城池已非我有。況西山之西。又屬海疆。由彼上岸。我軍腹背受敵。山險亦安足深恃。此係專指一處而論。其餘瀕海縣城。均係依山環海。與府城形勢相同。臣與地方文武官員。悉心講論。不但現在兵餉兩絀。以戰以守。毫無把握。而地勢處處皆然。直屬無從措手。臣忝膺疆寄。何敢畏難苟安。况地利不如人和。制勝全憑時會。該夷雖近猖獗。而地勢未必周知。夷兵人數雖多。斷不能如本地之民。合愈聚愈眾。茲臣業已咨行鎮道各官。令其密飭所屬。先於沿海村莊。團練民勇。即由地方官會同所在營汛。隨時督辦巡防。團練果若得力。自能眾志成城。而

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亦覺事半功倍。至於應用官兵。臣前於到任後。曾經督飭各營習練槍礮。今夷人所用鳥槍。既能如我擡槍之遠。則我兵鳥槍自屬不能抵敵。茲臣於省標三營專調擡礮官兵。逐日督同操演。又查青州滿營火器甚好。擬以各營擡礮練熟後。即日酌量抽撥。並酌調青州滿營官兵。選派幹練將官分投統帶。在於登州扼要。暨登萊青三府適中之處。駐紮防勦。臣尚恐地勢不能熟習。致失機宜。復備文與鎮道等官。並青州副都統恩榮。飛達商辦。臣察看恩榮老成明練。將來防勦事宜。即可就近令其酌量調度。如果事機較緊。臣仍當親往督辦。

硃批。知道了。

辛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十月十二日。接准兩江總督何桂清咨稱。噴佛兵船已到上海。鈔錄原奏新聞紙由六百里咨行前來。等詳加閱看。噴夷大小船七十六隻。夷兵一萬一千四百餘名。礮四百三十七門。佛夷雖無船隻數目。而現已調兵一萬五千名。其船礮必不減於噴夷。如果屬實。人心不無惶惑。且查該大臣原奏內稱。佛夷藉兵脅和等語。似此情形。稍拂其意。勢必在上海肆其狂悖。設使等進京數日。得有上海緊報。復又馳赴海口。轉致中外慌

恐是以等仍擬駐紮海口。毋庸進京。以期鎮定。現在時值隆冬。該夷未必即來大沽海口。即使夷船駛至。僅能在攔江沙外。不能切近內河。所有京兵二千名。除有親喪事故。親老丁單者。給假省親。疫病者更換外。查海口距京道路不遠。其餘官員兵丁情願回京者。擬自本月二十日起。分三次自備資斧。輪替給假回京。每次假期十五日。明年二月初五日截止。以示體恤。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僧格林沁於本月中旬來京。陛見。茲據接准何桂清咨。噴佛兵船已到上海。仍擬駐紮海口。暫緩回京等語。係為慎重邊防起見。惟現在天氣嚴寒。河冰結凍。夷船斷難北

駛該大臣駐兵海口。瞬閱一年。懋著蓋勞。朕心實深。屢系。僧格
林沁。著仍於十九日起程。來京陛見。以慰朕念。兼可面授機宜。
十切防務。仍遵前旨。交樂善。西凌阿。暫行管理。并著恆福。留心
會商。所有京兵二千。准其分起。輪替給假回京。以示體恤。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明事。今據禮部送來
照會一件。貴使臣以為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已經黑龍江
將軍奕山等。定為兩國交界之處。並鈔錄大學士桂等

諭旨。照會前來。本大臣查前次奕山等。辦理糊塗。將吉林所屬綏
芬烏蘇哩河等處。擅行允許。並未聲明。亦未繪圖呈進。後

經吉林軍民公遞稟呈。力言綏芬烏蘇哩河係吉林地方。不應黑龍江將軍。借與外國。並非與外國有搭界之處。如果俄國民人要來居住。本國之人斷不容留。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恐滋事端。是以將辦理錯誤之將軍奕山革職。及承辦之副都統吉拉明阿。初號早經知照貴國使臣矣。貴國若執定前說。將烏蘇哩河至海口。強為分界。恐該處人情不服。必啟爭端。反傷兩國和好之道。眾怒難犯。大皇帝亦不能強為抑制。實於貴國不利。總之兩國相交。必須不相侵占。方為全交之道。為此咨覆。

癸丑。署黑龍江將軍特善欽等奏。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

紳秦詳稱據阿克敦吉林地方坐卡佐領和綱額呈報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燒當派佐領鄂爾精阿前往海蘭泡查訊據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聲稱夷目布色依因該卡在借給該夷地而之內屢次商令遷移未經拆毀夷首木哩斐岳幅噴怒伊等故飭密奇達將卡房燒燬如欲重修可移左右岸等語查該處卡倫係康熙年間設立最為要隘夷船到此必須經日方能轉過茲迺乘隙遣人焚燒實屬狡抗之至該處地面雖在許借該夷界址之內惟設卡在先借地在後且係要隘未便任其占踞隨飛飭署副都統愛紳秦就近相度機宜或往見夷酋理論修整抑或徑自

派員重修以復舊制。並派官兵常川坐守以防再有他虞。前據愛紳秦詳稱十一月初二日俄夷遞事石沙木勒幅等至黑龍江城面見該員告稱木首遣送禮物以敦和好。隨令從人取到小匣一箇內裝小玻璃盒十箇刀剪磁鑷各一把哈喇五尺藍布一丈並送給官員等哈喇一丈倭緞二丈。該員隨即答以和好不在禮物堅辭不受。該通事等聲稱上年餽送曾經收留。此次斷難持回。復以善言開導拒阻。該夷一味強詞以為不收即是見疑。並欲強擲而去。該員暫將來物收留。並送給豬羊米麵等物以作回禮。嗣據愛紳秦派員往見木首不與晤。而夷目布色依已自

認遣人焚燬。若再與商辦。仍必不從。現擬派員在江城將房木修妥。由冰道拉運。迅至該處。先在浮地照舊修葺。俟其拒阻。再與理論。現已報稱工竣。並派委官兵坐防。又據該署副都統報稱。石沙木勒幅復至江城。欲由齊齊哈爾驛道赴京送信。該員峻詞拒阻而回。亦並無回信。現將地方形勢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諭內閣。特普欽奏。請將疏防卡房被焚之佐領。交部議處一摺。黑龍江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火焚燒。該卡員鑲藍旗佐領和綱額。

未能先事豫防。實屬疏忽。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等奏。俄夷乘隙燒燬卡房。已派員
修竣一摺。並繪圖貼說呈覽。業經明降諭旨。將疏防之佐領和
綳額交部議處矣。烏魯蘇牡丹卡房。雖在許借俄夷界址之內。
而設立自康熙年間。且係要隘處所。豈容任外夷占踞。此次該
夷因船行駛不便。催令遷移。又未允許。乃轉謂此卡為占踞左
岸借居之地。突令密奇達將卡房燒燬。經特普欽派佐領鄂爾
精阿前往海蘭泡查訊。據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直認不諱。並
云木哩斐岳幅嗔怒。故令燒燬。如欲重修。可移在右岸等語。情
詞甚為猖獗。特普欽現經派員在黑龍江城修妥木房。由冰道

拉運至該處照舊修蓋業已一律工竣。所辦尚屬周密。惟該夷蓄心侵占已非一日。此卡既於該夷行船不便。雖經修理。難保不復來滋擾。特普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江之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果該夷再來滋擾。即密調該數處之人與之抵禦。此外圍練亦當聯絡一氣。使該夷稍知畏懼。不致得步進步。方為妥善。

乙卯。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咸豐六年。經回民稟稱。俄夷互換大黃。原定十年約文。請改為五年。每普大黃價銀。作為五十兩等語。當經恰克圖章京呈明在案。茲據該

章京報稱俄囉斯遣使查探回民並未將大黃按限交清。究於何時運齊咨請示覆前來。當即照例咨催陝西甘肅西甯一面飭該章京曉諭馮雨爾去後。今據該章京呈報回民等將五年分應交大黃全數交清。惟換立和約一節。據俄囉斯聲稱近來應需大黃較多。欲立新約。俟本薩納特衙門咨覆到日再定等語。查大黃係俄夷應用要件。今與回民提及多用。並商議將十年十一月應交大黃運齊。報明該薩納特衙門再立新約。實於回民毫無妨礙。俟至十一年議定呈報時再行體察情形辦理。現在惟有曉諭該回民嗣後運交大黃毋得缺欠數目。遲誤限期。以昭慎。

重。

硃批。知道了。

丙辰。俄羅斯照會。

為乞據情代奏事。本大臣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到由禮部
送到軍機印文。知會定日面交。何不直由禮部送來。文稱
而交。甚是不懂係何原故。即面交亦可。本臣又候及五日
之久。未見肅瑞二位大臣到館。其中情節。即令人不解。反
使人猜疑。肅瑞二大臣另有公務。即將公文送來。或奏請
另

派大臣會議。准定使本大臣早為辦妥具奏。查烏蘇哩江至海口

中間之地。原係兩國同管之區。並無分清界址。恐我國流
民與旗人雜處。互相爭鬪。難以約束。以致兩國素好。是以
與

貴國黑龍江將軍奏。會同我國欽差大臣木哩斐岳幅將烏
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分界通商事宜和約。定議奏明在案。
咸豐八年五月間。經桂花大臣送交

諭旨一道。內著即可告知我國。在黑龍江定議諸事。皆定。理應為
中國出力。向。咳。佛。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
能對得中國等語。現在味國議和之後。業已回國。不為無
功於中國。烏蘇哩河至海口之中間地。在中國不過彈丸

不毛之所。毫無傷損。與我國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分清界址。以期永遠和好。況有

大皇帝煌煌

諭旨。送交和約。已奏知我國大皇帝。適會晤肅瑞二大臣。初時抵賴。後又咨稱有此

諭旨。但與本大臣交出之文不符。其中止言五口通商。及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並非將烏蘇哩河借給在內等語。可見肅瑞二大臣不願辦理此事。是中國失信於鄰邦。似此和約。作為虛文。何以取信於他國。而本大臣願修舊好。惟求商辦者。一按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分定兩國交界。定旱路

貿易章程。查對早年所立和約。為指出增減各條。永遠遵行。為此備文。乞據情代奏。僕蒙

允准分界等事。我國情願幫助。勸令英國兵船回國。不致擾亂天津等處。息靜干戈。實為兩幸。是否可行之處。抑或代奏。另派大學士一俾。即來會議。望乞示覆。

戊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永純。福建巡撫瑞璜。奏查閩省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所轄五廳四縣。烏嶼分岐。向來官商各船。往來停泊。以臺灣縣屬之鹿耳門。彰化縣屬之鹿仔港。淡水廳屬之八里坌等三處。為出入正口。其八里坌口內之滬尾一澳。亦為商船寄碇之區。附近滬尾之艦

甲地方。並為各商貿販之所。現在咪喇堅一國。既經准在臺灣開市通商。設關徵稅。自應遵照原奏。俟該國領事到臺之後。再由地方官會同妥議交易。先行開市徵稅。惟查該夷原請。自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赴臺開市。現已將及屆期。雖經飛札移行該管鎮道府。遵照妥議。分別辦理。第重洋遠隔。風信靡常。往來文報。難以應期。若俟往返稟商。誠恐臨期貽誤。而該郡地皆濱海。處處可通。似應先行的定馬頭。庶免漫無限制。該署福建藩司裕鐸。前任臺灣道時。曾以巡查親歷各口。據稱鹿耳門一處。迫近郡城。鹿仔港口。樁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商夷船隻輻輳所

宜。惟查有港尾即八里岔一澳。地近大洋。貿易所集。堪令開市通商。並於附近要隘。設立海關。照章徵收。以示懷柔。但辦理創始。一應撫綏彈壓。自應遴委幹練大員。馳赴該郡。會同臺灣鎮道府。再行逐一妥商。一俟該領事抵臺。即可會議稟辦。查有福建候補道區天啓。明幹有為。才識俱優。堪以委令前往。認真妥辦。所有通商事務。即責令該道專駐管理。並請嗣後每屆一年。量予更換。以均勞逸。酌給薪水。以資辦公。如果該員辦理實在得宜。即行再留一年。以資熟手。並錄敘勞績。懇

恩施。其有華夷交涉事件。應令該員會同臺灣鎮道。隨時辦理。以

昭慎重。至應徵稅課。查閩省福州廈門等口。原設海關。係由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分派口員專司徵納。臺灣雖無原設海關。第同一徵收稅課。自應統由管理閩海關之福州將軍兼管。每年檄委該處通商道員兼理稅務。所收稅銀。按季運解。由福州將軍另款存儲。照例一年期滿造報題銷。毋庸另請。

簡放監督。以節經費。現在該夷開市。伊通未經奏奉。

諭旨以前。即令該道區天民暫行兼管。並會同臺灣鎮道府設立關口。照章起徵。以免遲誤。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山東道御史林壽圖奏竊臣默籌各路軍情腹心大患賊
甚於夷而咽喉急證夷重於賊自偕格林沁大沽之捷中
外欣慰臣以為未也自味夷華若翰之和中外欣慰臣亦
以為未也味酋之和知我兵力不足聊用羈縻之也嘆咈
二國亦知將以羈縻之也故雖經挫敗而變詐不衷雖加
開導而報復益決臣曩從事樞垣屢讀寄

諭今何桂清誘夷商以貿易結咈夷以和約冀以待味者待咈且
以待咈者待喚弭禍患於既萌寓

恩威於並用此策可行誠為至善以臣所見竊恐未然雖姑存議
和之心不可疏決戰之策惟堅持再戰之議乃可鼓臨陣

之心。今上海雖誘和。天津實決戰矣。然明年再戰。有足慮者。僧格林沁。

國之重臣也。以臣觀之。今孤注也。天津海口為

神京拱衛。尤咽喉之急。證也。天津之水勢。攔江之防具。濱海之礮臺。彼皆目擊而心知。必將熟思而審處。肯如今年之冒昧以取敗乎。臣料其必水陸並進。晝夜環攻。多募潮勇。以犯頭鋒。暗載馬隊。以備衝突。或我兵狃於前事之勝。則佯怯以乘瑕。或我兵苦於分路之疲。則更番以要戰。僧格林沁。謀略素優。忠勤不懈。布置周協。固不待言。然以今年敵輕而驕。不知虛實。猶能洞我礮臺。損我將弁。幾亂我部。

曲明年兇猛可知今

盛京山海關能當一面者已難其選即北塘一帶亦有不敷調遣之處隨營將領不過樂善國瑞西凌阿瑞禧等文武參半勇怯相間萬一兩軍交綏事機緊急將不繼而兵或退至僧格林沁躬冒矢石甚非計也臣觀都統勝保性剛而氣矜志大而衷褊任統帥或非宜若其勇往赴敵臨陣不怯蓋實長於野戰今暫留北塘等處

盛京山海關協同堵禦必能破敵成功此外江南軍營尚多健將如李若珠張玉良馮子材輩宜先其所急

飭下和春張國樞斟酌機宜調交僧格林沁差遣夷務稍定即回

軍營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僧格林沁悉心籌商。

庚申吉林將軍景瀉等奏。據琿春晚騎校永祥等報稱該處有東海岸居住之恰喀拉夷人六七百人。因被俄夷騷擾。來投琿春懇求接濟等語。查恰喀拉一項素以捕牲為業。與赫哲費雅喀同類。今被俄夷擾害來投。固未便拒絕。然是否誠心。應先派員查明。再行招撫。當即飭委該處晚騎校博興等備帶鹽糧。即行前往。斟酌辦理。現在辦理團練。招集攬頭保護後山。查明各該處人民。委無被俄夷勾結煽誘。並繪圖貼說呈

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奏。飭辦圍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一摺。綏芬烏蘇哩等處。業經景瀆等招集攬頭。發給印照。腰牌。分投入山。擇要屯紮。並添設臺卡十四處。以資偵探。其阿勒楚喀等地方。亦經密辦圍練。操演西丹。並添造槍礮。製造藥鉛。備用。所籌均尚周密。著即照議辦理。蘇城一帶。向多流民。集居。歷有年所。自係從前地方官。未能隨時驅逐。此次所招攬頭。是否即係此項流民。如果樂為我用。自可寬其既往。景瀆等應即查明據實覆奏。不必回護。其應如何酌給器械。以資捍衛之處。

均應豫為籌畫。至所稱琿春東岸之居住恰喀壯人等固被俄夷騷擾來投。懇求接濟。現擬派員查明再行招撫。此項人眾被擾來投。自應妥為撫恤。免為俄夷所用。然或係俄夷指使而來。留之則為心腹之患。亦不可不防。即著景福等督飭委員詳加察訪。不得稍存大意。如來意果屬真誠。其人足資禦侮。或即於蘇城等處酌量撥給地畝。俾得前往開墾。設有緩急。亦可助我兵力。其軍械火藥等。亦應臨時籌給。以免掣肘。至琿春是否與通溝相近。如與通溝相連。則通溝之眾。亦可仿照蘇城一體辦理。並著查明具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等奏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神奏

詳稱海蘭泡夷目布色依差夷官阿斯拉木幅等進城見
面。令將重修卡房。拆移江右。否則發兵代為拆毀。該員答
以卡房既經重修。礙難復拆。因其有發兵代拆之言。隨於
次日清晨。帶同官弁。前赴海蘭泡。面見夷目布色依。婉言
開導。併責以兩國既稱和好。前次燒燬卡房。已屬非理。不
令汝賠修。即是厚意。今自力重修。何得又令拆移。並有發
兵代拆之言。尤屬非是。與之反復剖辯。該夷答稱。係奉木
酋之命。今雖重修。若不拆移。伊實不敢擔承。再與理論。語
塞無詞。走進內宅。移時始出。故為頭痛之狀。僅令阿斯拉
木幅支吾代答。該員告以卡房已經修竣。派兵坐守。斷難

拆移。布色依搖首推病。催令旋回。復據該員報稱。烏魯蘇
牡丹卡員佐領鄂爾精阿等呈稱。有夷官倬羅呢等四人
帶領夷眾三十餘名。並傳集附近居夷。齊至重修卡房。聲
言江左地面。業經許給。易換字約。屢次催令將烏魯蘇牡
丹卡房拆移不聽。前派夷官焚燬。何以今又重修。定須拆
移右岸。各帶器械。肆意鳴張。眾兵忿怒。欲向抵敵。鄂爾精
阿恐致殺傷。啟囑喝禁眾兵。仍進卡房固守。次早夷眾復
來。攜帶槍刀。鐵斧。將重修卡房肆行砍毀。並將鄂爾精阿
摔擲在地。眾兵攔阻不聽。欲執器械向其交鋒。復經鄂爾
精阿喝禁。仍在卡房舊基防守。差人飛速呈報之際。又有

夷官密奇達帶領馬兵二百餘名各執槍刀力逐官兵過江。至右岸距烏魯蘇牡丹附近地方而回。並據該署副都統聲稱該夷有心尋釁。可否示弱緩圖。暫將該卡官兵移至霍羅綽坐守。下有阿敦吉林卡倫接續哨探。遇事飛速呈報。尚不致誤等情。只可暫緩與爭。留待緩圖。為一時權宜之計。以免立起兵端。

特普欽等又奏。前據海蘭泡對岸大黑沙河屯官探報。木首由水道回行。嗣據愛神泰報稱。夷目布色依會晤之時。通事聲稱。木首前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達河等處。操兵。過兩月仍回此處駐紮。以備明春乘火輪船往日本國。

等語。再據愛紳奏稱。木酋由黑河口回時。初次晤面。曾言吉林將軍。何如此辦事欺蒙。

君上。吾回國必有公文行知。迨二次見面。詢其如何欺蒙。即置而不答。不知是何狡計。惟因阻其前赴綏芬。烏蘇哩。展占地。方。則又有明春必赴吉林之語。現在江左旗戶。已密飭愛紳。督率各屬。設法圍練。並飭呼倫貝爾各屬。一體嚴密防範。吉林現已籌辦防堵。明春冰泮後。該夷如果肆逞。前。往烏蘇哩。綏芬等處。自必受創。而回第江左前已許令該夷借居。且江道准其行走。若稱假道前赴東海。亦礙難阻攔。啟蒙致令有所藉口。儻該夷回竄江左。別有滋擾。自應

併力夾擊。仍作為居民公忿。以挫其兇悍之氣。留官為調處。轉圜地步。若該夷僅在吉林地面滋擾。或被創伏竄。安靜回歸。應否乘勢勦除。抑或容其回行。僅令一切遵循前約。免其攻擊之處。未敢擅便。

特普欽等又奏。籌備國防。並防守事宜。前奉寄

諭。特普欽那敦德奏。遵旨豫籌布置等因。欽此。查該夷狡抗多端。日益恣肆。設有緩急。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勢。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以為轉圜地步。庶可稍戢兇鋒。伏查黑龍江省地處極邊。向無私住民戶。等語。等類。轉熟思。全省地面。多有與俄夷接壤之區。且江邊

即准其行走。尤須時時防範。不可一日稍疏。若調集官兵。常川駐守。又須多糜餉項。是以擬將該城養育兵等。本處備防。並挑備西丹一體操練。當經飭令署副都統愛紳泰。密籌妥議去後。嗣據呈報。議將江左屯居各戶。閑散西丹。擇其年力精壯。心地明白者。每十家酌立戶長一名。有事聽其指揮。無事則各於各屯操備團練。如果該夷有強取糧石等事。自可隨時抵禦。仍密諭各屯。禁其偷漏私糶。接濟口糧。各該屯宿西丹人等。均屬踴躍樂從。現已傳飭各員。將揀放甲長八九十名。暨所屬閑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一併造冊團練。並擬將江右城鄉一帶。各按旗佐

地面照編行保甲之法一體籌備。按甲出派官兵嚴防密查。該西丹等雖常川防守。均知各衛身家。老弱相依。田園耕作。既可不失生計。又可節省虛糜。其所需器械一半官為辦給。一半令其自備。以期永遠奉行。仍將器械收存官所。遇事聽傳發領。協力同心。用資捍衛。即以保護城垣。如遇緩急。一面飛調前備官兵前來策應。可期無誤。惟該城額設職官。除出征差委懸缺外。僅有十九名。每有一官兼署三四佐領圖記者。儻有緊急。必須一官管帶一隊。若非豫先委定。則平素未能熟習。臨時難期得力。擬請仿照軍營章程。由軍功賞戴翎頂之領催前鋒委筆帖式官儘先

升用人員內。擇其年力富強。曉喻事機者。委署佐領圖記。即充職官當差。俾令熟識所屬兵丁。以免臨期違誤。並擬擇要添置臺卡。巡守瞭望。以備遇有緊急。隨時遞報。而免疏失。各等情。遵劄的擬條款。呈報前來。等因。逐細詳覈。均尚妥協。其委署圖記一節。係屬因時制宜。以專責成。而資得力。並嚴飭各屬。實力奉行。不得徒託空言。致滋貽誤。

硃批。依議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並豫籌布署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俄夷因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燬後。重行修整。欲令拆移江右。經愛紳泰面見夷目布色。依開導不允。

旋派夷官綽羅呢等四人帶領夷眾三十餘名並傳集附近居
夷各帶器械將重修卡房肆行砍斃特善欽等以該處並無屯
居旗戶非厚集兵力難與較量擬將該卡暫移江右霍羅綽地
方與阿敦吉林卡倫接續可期無誤文報自係一時權宜之計
卡房原在許借該夷地址之內彼既有所藉口卡員等一時自
屬難與爭執惟該夷如此倚眾恃強持械威逼情形實屬兇悍
且左岸屯地既已被其侵占恐其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岸據
愛紳泰探詢通事阿斯拉木幅有木酋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
英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該處係屬右岸地方豈可任夷蹤闖
入著特善欽等即派委委員查探明確如該酋實有往彼之信

必須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伺之謀。至明春該夷如在吉林地界受虧。回至黑龍江滋擾。即應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兇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釁。是為至要。

辛酉。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竊惟大沽為津郡咽喉。津郡為

京師屏蔽。籌防之法。不厭詳求。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慮及郡城民無宿糧。地無井泉。因議附城一帶。挑挖重濠。思患豫防之計。可謂至矣。以臣揆諸地勢。體察民情。尚多窒礙之處。敢為我

皇上敬陳之。查天津西南兩門皆係陸路。民居較少。地勢空曠。今議將得勝口挑挖。自西南以水為衛。辦法最為妥善。至北門濱臨運河。東門濱臨海河。僅有浮橋兩道。渡口數處。以通往來。河之東北居民鋪戶。綿亘數里。周圍築土城。而大河為之閒隔。無論四面不能環繞。周而即東北濱牆亦不相聯屬。名為城外。又築一城。實則自為一段。隔絕不通。此地勢之未便也。城中柴米取給於城外。而城外之柴米全賴於四鄉。今閘廂之外。深溝高壘。道路不通。則城外之來源先斷。而城中之固守愈難。更可慮者。津郡地勢低窪。百姓墳墓大半彼此相接。今雖寬展挑挖。而塚墓參錯其

閒濠橋不能曲折避讓。即空曠之地。亦是民間田園。一經
完濠。遂化為烏有。生有失業之憂。歿有暴骸之禍。人心能
無惶駭乎。此民情之未便也。城小則易守。城大則難防。今
濠壑寬至三十二里。而以京兵二千。津兵一千。蘆團一千。
分布防守。已屬不敷。若在募紳勇補其闕。而烏合之人。更
不足恃。況地勢既嫌其隔閡。呼應即不能靈通。置此勁旅
於空閒之地。臣竊為兵勇惜矣。馬步官兵屯紮海口。月需
餉銀為數甚鉅。藩運各庫不敷支發。有官紳捐款以之接
濟。兵丁口糧不無小補。當此艱難之際。與此無益之工。臣
又為經費惜矣。自來防夷之策。首在固守口岸。現在大沽

海口營壘堅固。鞏若金湯。又有雙港營盤。為之接應。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即使該夷敢於窺伺。亦必再受痛懲。若謂該夷有馬隊。可以登陸肆擾。而船不近岸。馬隊豈能飛渡。况夷人以船為營。津郡距海口一百二十餘里。該夷馬隊豈能舍船深入。此又無庸總總過計者也。所有津郡附城。空濠築城。諸多滯礙之處。應請

旨飭令僧格林沁及直隸督臣恆福再行悉心妥議。詳勘地勢。俯順民情。務使兵無空設。餉不虛糜。庶於防務有裨。而津郡之人心益固矣。

癸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佛夷三桅火輪兵船一隻。甫到上海三日。即於十二月初三日開行出口。探係前赴粵東。臣查覈新聞紙云。啖佛議定合兵前來。最與前次探報啖佛不願合兵。及因事失和之語。殊屬矛盾。犬羊反覆之性。難以理測。即將新聞紙所云。西班牙即大呂宋。與摩洛哥構兵。啖佛亦干涉其事。佛夷又與安南互鬧。啖味復因地界相爭。此係各該夷所屬部落。各自構釁。本與稱兵中華無涉。而傳聞佛夷現欲攻打澳門。與大西洋為難。是以佛夷兵船不旋踵即已折回。復與新聞紙又不相符。廣東省亦無文報。尚不足信。

硃批覽奏均悉。

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事。本月二十四日。尚書肅瑞到館。面交本月十六日由貴處來文。並未照本大臣本月初八日。十七日。兩次原文咨覆。並未將本大臣所行文貴處大臣亦未代奏呈閱。今仍祈貴處大臣。詳閱本大臣二十一日咨文。代為奏明。可否之處。示知鄰國全權大臣。本有本國皇帝之命。請貴處奏。

聞。

貴國

皇帝之事。貴大臣竟自不為代奏可乎。現據尚書肅瑞。而交貴處之文。綏芬與烏蘇哩河之地。已竟借與本國。且有

貴國

皇帝諭旨一道。中堂桂送交本國大臣公善提雅廷。在愛琿城議定立和約之語。確鑿可據。何以又云係黑龍江將軍奕。辦理糊塗。將吉林所屬綏芬烏蘇哩河等處擅行允許。並未聲明。亦未繪圖呈進等語。查咸豐八年間。

貴國

皇帝派將軍奕。會同本國大臣公木哩。雙岳。暢商辦分界之事。該大臣等議定和約。兩國俱已准行奏明。可見奕山所辦

之事。並非擅行允准。議定和約後。於咸豐八年間。本國薩納特衙門。將愛琿分界之事。行知理藩院時。貴處並無別說。中堂桂行文照會前來。亦稱黑龍江所辦之事。

貴國

皇帝業經准行在案。若將軍奕山並未奉有

諭旨。擅自准行。中堂桂亦何能又將此

諭旨。照會本國欽差大臣。並有愛琿城所立和約准行字樣。自立和約。將及二年。今貴處始言不准。有辨國家大事。任意更改之理乎。且恭錄

諭旨。係中堂桂送交本國大臣。並無錯謬。殊屬令人難解。若以

皇上諭旨。貴大臣隨便更改。可准可不准。誰能信服。

貴國所定之事乎。前本國自得信後。即將此事懸示。通知該處各口。在交界之人。俱悉界址。本國並已行知理藩院在案。且本國倚此。

諭旨。已經差遣數千人。保居此地矣。望貴處大臣。細閱八月間。本大臣所行之文。自知烏蘇哩河地方。已有本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至冬時。本國兵船停泊居住。蓋立房舍。礮臺戍守。亦已數年矣。今商辦者。僅止為烏蘇哩河源。至海口中間地方分界。並議立彼處繪圖立約。原為免兩國相啟爭端。不致互相私越。而永固兩國和好。此交界繪圖。

之事。甚為緊要。貴處大臣只知防啟爭端之患。並不知繪
圖分界之利。是以本大臣求貴處大臣。將所繪地圖。畫押
用印施行。正謂免日後爭端。即尚書肅。瑞與本大臣相見
時。曾言

諭旨內。因不知彼處詳細情形。是准將烏蘇哩河為界。想此若係
緊要。

貴國

皇帝必知。今既稱不知彼處詳細。必係無關緊要。若謂無關緊要
之地。失信傷和於鄰邦可乎。此地在本國通商。甚為緊要。
貴國若能堅守此約。可保兩國平安。再來文內稱。吉林軍民

公遞稟呈。力言綏芬烏蘇哩河。係吉林地方管轄。不應黑龍江將軍借與外國。且並非與外國有搭界之處。如果俄國民人要來居住。本地之人斷不容留等語。想此公遞稟呈之人。實係謊言。止圖傷兩國和好而已。該民稟呈內所稱。綏芬烏蘇哩河。不與本國搭界之有無。惟望貴處大人詳看本大臣從前所行之文。即知伊等謊言。至該民所云。彼處之人斷不容留之語。亦屬不實。本國差遣數千人在彼防守。已一年有餘。並無爭論之事。蓋因烏蘇哩河右岸。並無

貴國之人居住。偶有打牲之遊民。亦不能不容留居住。以便

交易兩國俱可獲利。且本國軍民所居止在河之右岸。其左岸仍屬中國地方。俱無旗回人民居住。本國並不圖取。侵占。再來文內。雖未言及何人遞呈。本大臣猜疑。未必不出於吉林將軍之為乎。本國大臣公木哩斐岳幅。數次行知本大臣。欲乘船前往。面見該處將軍。勸其善為保守。愛輝和約。以免中國擾亂。益甚。本大臣已行文公木哩斐岳幅。令其暫勿前往。本大臣想望貴處大臣。告知該將軍。固守和約。以消爭端。再來文內。稱該處人情不服。必啟爭端。於本國不利等語。請貴大臣放心。本國有法辦理。亦能壓服所屬之人。不致受人欺侮。本國該處之官。既能自行因

守和約亦令所屬一體遵守。偶遇不法之人。必然從重懲辦。若

貴國亦照此辦理。爭端何由而啟。僕

大清國將分界重要之事。不思早為辨結。難保不啟爭端。在本

國並無有侵占

貴國之意。又何有得此望彼之心。正為

貴國計之。欲免爾國爭端。只求分清交界而已。總之本大臣

求貴處將

大皇帝願否與本國固守和好。免啟爭端之處。直言相告。本大臣勿含混淆。如願將補續和約數條。及所繪地圖議定。畫

押用印以免牽混。而地圖本大臣早已備妥。看來最易辦理。何必推諉。再本大臣奉本國皇帝之命。轉告貴處大臣。無論

大清國准與不准。本國惟有照愛璉所立和約。及中堂桂恭錄諭旨進行。將所借之地。本國堅守。永不復還。儻貴大臣不為早奏。將彼處分清實於

貴國有傷。且商辦分界之事。將及二年。並未見有準議。日後設有爭端。非關本國之不早告知也。本大臣既奉本國之命。理應將貴大臣覆文奏知。是以求貴處大臣直言覆知。並求飭令按站豫備馬匹。本大臣定於咸豐十年正月初

十日。差派官兵二人將

貴國大臣從前原奏原文。送往本國轉奏。並知照本國邊界大臣辦理。本國大臣文內所言。俱係誠實。甘願堅持兩國二百餘年相交和好之道。貴處大臣如能幫助本大臣堅守和好。是所幸望。以修舊好。為此咨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四十七之四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壬申。給俄囉嘶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國使臣堅執奕山將綏芬烏蘇哩河等處已經允許。並大學士桂等行文照會為據。又云無論准與不准。惟有堅守永不復還之語。所言殊非情理。兩國相交和好二百餘年。奕山等辦理糊塗。並未聲明綏芬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所屬。乃擅行允許。是以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革職枷號。以示懲儆。斷無奉旨准行之後。反將奕山等革職枷號之理。今貴使臣總以奕山辦

理錯誤之事。曉曉置辯。殊非交好之道。至中國之事。皆須請

旨遵行。從無臣下更改之理。烏蘇哩河右岸。雖無人居住。然係中國地方。豈能擅行借給外國占住。僅有人到貴國侵占地方。貴大臣等豈肯允從。至來文內稱烏蘇河地方。已有貴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亦有兵船停泊。蓋立房舍。礮臺戍守。亦已數年。尤堪詫異。查貴使臣於咸豐八年間。方與黑龍江將軍商議地界。而今稱於數年前。已蓋立房舍。礮臺戍守。足見此處並不與貴國毗連。其為侵占之實據。已屬無疑。况彼時並未言明。此時強欲定界。有是理乎。

至奕山與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在愛琿城互換和約之處。前一日奕山並未應許。因貴國木哩斐岳幅肆行逼迫。奕山於次日始行畫押。其具摺奏聞。已在畫押之後數日。且並未聲明有吉林地界。豈得謂此件條約。是奕山先經奏聞。

大皇帝曾經允准之事。此節貴大臣木自必深知。至吉林民人呈告後。

大皇帝將奕山革職。是奕山所許。並未准行。已連次知照。貴使臣豈得諉為不知。惟望貴國永敦和好。勿生嫌疑為要。至貴國差派官兵二人回國。欲中國按站預備馬匹。當俟本月

二十一日開印以後方能辦理為此咨覆

乙亥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照天津大沽沿海各口經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水陸兼籌因地設險布置已極周詳惟臣愚昧所及有不得不過慮者請為我

皇上陳之查大沽海口其能通舟楫者雖祇海門一道而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僮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其勢有不能彼此兼顧者似宜厚集兵力分布要隘聯絡聲勢方足以資抵禦而免疎虞昨據兩江督臣何桂清來咨鈔錄該夷新聞紙內有七路可進之語查上年五月該夷敗退於沿海各口亦曾探量水勢深淺各處繪圖其心甚為

巨洲。如果再行北馳。難保其不於各海口乘間抵隙。豕突狼奔。儻果同時登岸。雖有馬步數十。而東衝西擊。動越數十里。即使士能奮勇。而馬力亦不能支。此非多為準備。所在嚴防。未足以挫其兇。當茲

國帑支絀。協撥為難。臣雖至愚。豈不慮此。然事有不能先籌萬全而後舉行者。亦惟有備兵於先事。籌餉於臨時。以為豫圖禦敵之計。去冬僧格林沁請調官兵二千名。亦因樽節餉需。請飭臨時遣赴天津。此係為專防郡城之用。似難兼顧海口。茲臣與提臣樂善再四熟商。擬請添調內外火器健銳三營京兵二千名。如正兵未能多調。其閒散養育

兵內技藝嫻熟者。自不乏人。若調此項兵丁前來。既可以節省錢糧。又勝於新募壯勇。最為簡便。此外再請添調得力馬隊一千名。協同分守。抑或由山海關駐紮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二千內。抽撥一千名來。另行添調別處馬隊五百名。赴關防堵。如此一轉移間。布置益臻嚴密。實於全局有裨。至此次所請馬隊。應由何處調撥。可期迅速。而能得用。伏乞

垂詢。僧格林沁必能深知底蘊。斟酌盡善。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請添調官兵一摺。據稱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若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

其勢不能彼此兼顧。擬請添調京兵二千名。及得力馬隊千名等語。自為思慮。豫防起見。惟現在已於直隸山東等省備調精兵萬餘名。恆福請調各兵。著候僧格林沁到津後。再行商辦。其直隸應調兵四千名。著恆福於該省北路各營內挑選精銳。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本日已諭戶部。由庫撥銀二十萬兩。分批解往天津海口。支發軍餉。以收飽騰之效。該督務須飭令糧臺。節支放。毋得虛糜。其直隸各屬應解旗租銀兩。為數甚鉅。仍著該督嚴催解部。以抵此次撥款。毋任宕延。

又

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曾諭慶昫。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一千

名派總管那瑪善管帶仍著認真操練聽候調遣其備調膽壯馬一千匹毋庸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再於察哈爾牧羣內挑選膽壯馬一千匹以備調撥本日又諭令理藩院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令其在察哈爾擇地駐紮此項兵丁到時並著慶昫勤加操演以備調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常清於熱河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常清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

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玻崇武於密雲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玻崇武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丁丑。山東巡撫支煜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准軍機大臣寄奉

上諭。勞崇光奏。探聞倭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

聞欲分擾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因。欽此。臣當查山東海岸。迤
長三千八百餘里。汎地遼闊。防不勝防。計惟勸諭士民團
練鄉勇。仍酌調省標暨青州滿營所練糧礮官兵。在於瀕
海適中之處。擇要駐紮。以為各路應援之師。惟道路分歧。
相距遠近不一。究應何處安兵。即徑行海疆文武各官酌
量商議。一面飭屬趕辦團練。並將沿海實在形勢同籌防
大概緣由。先行恭摺覆奏在案。茲准青州副都統暨登鎮
咨覆。並據該道府等。各就地方情形。先後擬議具稟前來。
臣復查山東沿海。除登州一郡外。其餘武定。青州。萊州。沂
州等西府。惟青州府城。地處各府之中。相距海岸。均在二

百里上下。該府一有重兵。即可處處兼顧。從前滿洲駐防之設。其意蓋亦為此。此次籌辦海防。應令該滿綠各營。即將原有官兵。在於青州本汛。隨時認真訓練。遇有警報。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親身統帶。何處緊急。即往何處救援。其餘地處濱海之文登。濰州。即墨。萊州。安東。壽樂。武定。沂州。各營。亦令調集所部兵丁。同大沽口。去年新設防兵。一體勤加訓練。相機會合堵剿。其登標水師前後兩營。及文登營水師官兵。為數均屬無多。分防海面。於事無濟。應令全數暫行撤歸陸路。以厚兵力。至於登州府城。瀕臨大海。較之別處情形。喫重。且為東路總要之處。不可不

嚴密堵扼。查登標水陸正餘官兵。除征調出師外。實在存
營僅及千名。且應分防外汛。不能全數調郡。以之防守郡
垣。兵力實形單弱。查省標擡礮官兵無幾。臣現在挑選精
壯兵丁五六百名。逐日親督操練。準頭已屬可觀。擬即於
本月初十日後。將此項官兵挑選四百名。派委臣標中軍
參將忠順。現署壽樂營都司守備邢長麟。剋日帶領前往。
同登標原有官兵。統交登州鎮。臣曾達年統帶。以一半守
城。以一半守險。仍飭各屬。多派兵役。晝夜瞭探巡視。一見
夾船蹤跡。亦即飛報準備。如該府所屬。以及萊州情形緊
急。亦即酌量分撥策應。毋致疏失。臣現又嚴飭各屬。趕緊

勸諭紳民。無論大小村莊。一律舉行團練。其瀕海頂衝。如石島。俚島。烟臺。龍口等處。如能團練固守。固佳。否則即令遷進內地。免致擾及。其團練之法。惟當按戶出丁。公舉公正紳耆。作為團長。團總。無論貧富。均以一人一器為定。器械不必拘定刀槍。即農器亦可用以殺人。但須一莊團成一氣。互相保衛。而附近村莊。亦彼此互相救援。此即古之農兵。無征調之煩。無軍餉之費。士民有益無損。當無不踴躍樂從。儻團練一律辦成。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官兵為團練之先聲。團練助兵力之不逮。官民一體。眾志成城。夷人果若北來。不必與之海口交鋒。即可誘之深入。聚而殲。

旃除先咨行遵照。並會督在事文武。講求陸路制勝之法。隨時相機調遣外。如果事機較緊。臣當親往督辦。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籌海疆布置情形一摺。據稱。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武定等府。均屬濱海。惟青州地處各府之中。擬令該滿綠各營。勤加訓練。何處有警。即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帶往何處救援。其餘文登等營官兵。同大沽口新設防兵。一體會籌堵剿。登標及文登營水師。為數無多。暫行撤歸陸路。仍由省派兵四百名。前往登州。交該鎮曾達年統帶。併原有官兵。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並勤加瞭探。如該府所屬及萊州有警。亦即分撥策應。仍勸諭紳民。辦理團練。互相保衛等語。

所籌尚屬周密。著即照所擬認真辦理。其各營官兵應如何勤加訓練以期得力。即著文煜嚴飭該將弁等實力講求。毋得視為具文。以致臨時貽誤。至所稱烟臺等處瀕海居民有不能辦團者。即令遷進內地。自係為烟戶稀少處設法。既難於團練。不若令其遷進內地。以免侵擾失業。是為至要。

戊寅直隸總督恆福奏。再上年十一月間。曾與僧格林沁會議。擬請於本年正月。會同前往山海關一帶查看。如何設防酌覈辦理。經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查看。毋令稍涉疏懈等因。欽此。現在海河內外冰凌凍結。自應即赴此時。前往該

處會同籌議防務。昨接僧格林沁來函。定於本月十七日
出京。前赴山海關。鄂現擬於本月十三日。先期自大沽起
程。由沿海一帶行走。抵關後。會同僧格林沁。周歷查看。應
如何設法籌防。方昭嚴密。容俟履勘後。會合酌議。據實具
奏。請

旨遵行。鄂起程後。此間一切防務。當諄囑提臣樂善。會同西凌阿
加意巡察。嚴密防範。其海河內。應添防具。現經提臣樂善
遵照僧格林沁所議。趕緊添備。逐一布置。未敢稍事鬆緩。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節。屢次行文。曉諭不已。當經覆以綏芬烏蘇哩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許。後該處民人。以中國地方。不應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將奕山革職。吉拉明阿枷魏。並未奉旨允准。儻該國前往占踞。該處民人。出來爭論。反傷和好等語。藉以措詞。以冀消其覬覦之心。如該酋伊格那提業幅。將此覆文。知照木哩斐岳幅。恐其向該將軍。詢問吉林民人。有無同遞公呈。不願該夷在綏芬烏蘇哩住居之事。著景瀆特善欽。遵照前說。加以開導。以堅其信。勿致語涉兩歧。是為至要。俄夷上年秋至今來文。並軍機處覆文。一併鈔寄閱看。

癸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雲。先後密稟。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續到暎夷兵船一隻。二十八日又到一隻。共載夷兵二百餘名。連前到九隻。共計十一隻。並無動靜。該國副水師兵頭尊吉於十二月十三日赴粵後。嚙嚙嘶本有即日亦去之說。後因染患目疾。先遣繙譯喊呀嗎代往。於十二月三十日。駕坐送信輪船出口。並據探明。前報該夷停泊中華及左近屬國洋面。大小火輪船四十九隻內。已到上海十一隻外。其餘三十八隻。俱已駛抵香港。及廣東福建浙江洋面。該夷又

在香港招漢奸一千名。隨往天津。以便挑運行李糧食。現已招得五百人。又哖夷有兵船十九隻。現在安南。尚有五隻已到廣東。哖夷副公使梅爾營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前赴甯波。瀕行曾至蘇松太道署告辭。據稱往返不過旬餘。如有應議之事。俟該夷返權再商。該夷與喊啞嗎先後駛離上海。究竟是否實係前往甯波廣東。是否如期返權。若合若離。行蹤詭秘。無從探確。噶嚕嘶屢有攔阻漕船放洋之議。擬以兵船阻我出口。上海華夷各商紛紛傳說。眾口僉同。其時頭批米船雖已將次放洋。而情勢洶洶。能否平安出口。尚未可必。臣一得此信。即會同撫臣徐有壬。飛飭

吳煦等。密囑華商。向英商妥為開導。告以爾等離家數萬里。將本求利。設中華漕米稍有阻滯。必致先從上海開關。絕好爾等運來之貨。即無從銷售。內地之貨。亦不准轉運來口。我們兩國商人。皆無買賣可做。必致絕爾我生理。華商以此轉告英商。該英商咸以為然。密告華商云。噶嚕嘶之未經撤回。不過全其體面。實已無甚大權。必待該英兵頭噶嚕嘶到後。始定如何辦法。現在上海兵船不多。伊等情願力阻噶嚕嘶。不可造次。噶嚕嘶前既辦理不善。此番或可不再執拗等語。噶嚕嘶始猶以阻運為策。之至善者。迨經華夷各商往返辯論。喻以利害。噶嚕嘶知眾怒難犯。

不敢堅執阻漕之議。頭批海運漕米。自十二月二十二日
起。得以陸續放洋。並無阻滯。現在上海所催沙衛等船。約
計足敷江浙兩省漕運之用。惟祝天氣暢晴。並無風雨阻
滯。則趕緊兌運。月內可以藏事。一經全數放洋。沙衛等船
喫水不深。沿邊淺水內洋。為夷船所不能到。沙衛等船。隨
處皆可駛避。縱不能因時抵津驗收。亦不過耽延時日。盤
剝蒸變。糜費折耗而已。尚不致束手無策。即使不能全數
放洋。而頭批已去。民心即定。此實仰賴

皇上鴻福。非臣始願所能計及也。江甯藩司薛煥。馳回蘇省。已於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印任事。駐紮常州。隨時商

辦一切並密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隸總督臣恆福查照一面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督飭薛煥吳煦等查探確情如有動靜或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星夜馳往上海察看情形酌量辦理

硃批覽奏均悉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月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等伏查前項馬匹原令各該總管限於開印以前報齊昨復專劄飭催擬派各該羣

值年主事。屆期出口。詳加挑選。於正月二十三、四兩日。分起進口。以備送往在案。茲奉

諭旨。毋庸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自應欽遵。即於原定日期。派員解京交納。其另選臆壯馬一千匹。備調之處。亦已嚴切剴交。至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計其奉文轉傳該盟長所屬各處。挑備齊全。程途非近。來口報到。尚需時日。容等悉心籌畫。另行奏明請

旨遵辦。

硃批。知道了。

戊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著當經恭錄察哈爾備調官兵一節。傳知那瑪善等。如意操練。聽候調遣。並將送京馬匹。限日進口。西林郭勒官兵一項。另行籌畫。一切奏蒙聖鑒在案。連日詳覈此項官兵。自應先以紮營地方。駝馬得近水草。官兵便於覓食為要。經費繼之。察驗操練照料之員。又繼之。查察哈爾兩翼齊集之處。距口雖近。而現經屯兵已久。其日用柴薪等項。早已由近及遠。勢難多立營盤。慮滋爭執。口分一項。現辦齊集。從減盤費。勸捐已形不逮。不惟兩項體例或殊。且慮同時並捐。難期應手。一經不濟。關係

匪輕。察驗操練照料之人。口內雖有協領三員。官階較大。而其內通曉蒙古言語文字者。只有舒都爾古一員。兼司辦事。勢難常川差去。茲查西林郭勒部落在察哈爾正藍旗東北。直達鑲黃旗游牧。其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即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連界。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久歷戎行。現雖腰股有疾。不克出師。而其在旗辦事。循聲頗著。若使前項官兵紮營該旗水草處所。令其照料一切。查看操練。可期得法。該處既與多倫諾爾廳相近。其官兵口糧。即可在該廳集市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該廳稅務等款撥發。統歸直隸報銷。惟其地勢偏東。距張家口尚

有八站。若須離口相近。則令其在懷黃旗南界以內。不傍民地之處。尋覓水草。亦可安營。其官兵口糧。即可來口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張家口稅務監督衙門撥發。由琴衙門報銷。仍派珠克都爾帕木。帶領隨員。前往照料操練。計程離口兩站以上二處。均於人馬食用。及撥發口分較近。應如何辦理。使於調取之處。伏候

聖裁。並請

飭下戶部。查明定例。各盟奉調官員。日支口分若干。是否分別品級。兵丁日支口分若干。餘兵是否一體支領。先期通行。以免遲誤。錯舛。至於派往照料之官員等。應支盤費。若駐藍

旗。該總管等缺毋庸出署。即可免發。若駐黃旗。擬即比照現辦齊集日支口分數目。仍由現辦捐輸項下給發。以示區別。而免牽混。該官兵所帶器械。能否俱屬利用。到時查明。與操練應需之鉛丸火藥等項。屆期再行奏明辦理。至該盟應交馬一千匹。報到之時。覈實查收。另奉牧放聽調。諭軍機大臣等。據慶昫奏。籌擬西林郭勒備調官兵紮營地方。擬派查驗操練之員。並請撥應需口分等項。請旨遵辦一摺。前諭令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在察哈爾擇地駐紮。西林郭勒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既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相近。此項官兵。著即在正藍旗地方駐紮。並可就近由多

倫諾爾廳購買口糧。即派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妥為照料。認真操練。查驗軍裝器械。務令一律整齊。遇有調遣。即行迅速馳往。毋誤事機。其應需經費。著即由多倫諾爾廳稅務項下酌量撥給。統歸直隸報銷。所有西林郭勒備調官兵。應需口分。已飭戶部查明定例。應如何支給之處。咨明慶昫。以憑支放可也。

密雲副都統玻崇武奏。竊。前於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玻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等因。欽此。等當將遵奉前

旨。揀選精壯官十二員。兵五百名。辦事官一員。貼寫兵六名。並添派官二員。及應用軍裝器械等項。業已一律配齊。仍飭協領恩成。務於驚蟄以前。馳抵天津。聽候調遣之處。曾經恭摺奏

聞在案。茲屆驚蟄期近。特謹遵前

旨。飭令協領恩成。管帶官兵。於正月二十六日。作為一起。前赴天

津海口防所。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丑。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再本年正月十九日。特接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現准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文稱。今

有該夷使臣哲依法羅特一員。兵二名。因與在京之俄囉斯伊格那提業福遞送密要公文。於正月十一日行抵庫倫。十二日由庫倫出派蒙古協理台吉多爾濟扎普一員。伴送起程。按照章程。由賽爾烏蘇接替送口等因。咨行前來。等當經飛飭張家口管站部員。並照會前途地方官。遵辦去後。即於是日據報。該俄囉斯官一員。兵一名。亦已進口。詢係尚有跟隨該夷行李之夷兵一名。未能同到。當由張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該管蒙古參領達米林扎普等。於二十日護送起程進京。在後跟隨行李之夷兵一名。俟其到時。再行照案辦理。

硃批知道了。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將軍等衙署。設立暎啡總局。不准地方官抽收釐金。城內奸細極多。官之動靜夷能周知。夷之情形。官難測探。勞崇光大有孤立之患。請飭巡撫耆齡。速即赴任。擇要駐紮外郡。以相控制等語。前因夷情詭譎。曾經諭令耆齡於行抵粵境後。即派委員入城。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勦匪為名。帶印出省。僅勞崇光未能抽身。即留該撫在外調度。以免該夷挾制。本日據耆齡奏。病體痊愈。業由江西起程。不日即可抵粵。此時暎啡兩夷。志在報復。廣東夷人。於該督撫等自必

嚴為防範。僅徑行入城。必致為所挾制。著耆齡於到粵後。酌度地勢。駐紮外郡。與勞崇光互為援應。至喚佛離合情形。及調兵數目。雖經勞崇光探報。仍恐限於見聞。且因現處城內。或恐文報為夫人所見。有難於盡言之處。即著耆齡詳細查探。隨時密奏。原奏片著鈔給閱看。

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參贊大臣法福禮奏。現據派管夷園之記名副都統用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稟稱。曾與俄酋匡蘇勒官。因公哥接。談及本年夏間。喚夷船隻。在大沽海口被礮轟擊。沈壞多隻。並殲斃喚兵多名。該匡蘇勒官備悉其事。並據聲稱。大沽一役。不但喚夷敗。其中並有佛

喇嗎西兵船受傷者亦復不少。近接其本國文報。探知喇嗎
喇現約喇嗎西。調兵修船。預備明年二三月間。連兵入犯。
仍赴天津。以圖報復。為今之計。貴國除防範外。莫若先發
制人。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最為上策。緣印度為喇嗎屬膏腴
之壤。要害之區。雖有喇兵駐守。然該處之人。疾喇如仇。久
思背叛。實屬有隙可乘。貴國雲南西藏等處。均有間道可
通印度。如能由兩處進兵。一面遊派能人。暗往印度。約為
內應。自當望風披靡。萬一攻取其地。足為貴國致富之源。
即或不然。亦可藉此聲勢。使彼畏首畏尾。牽其內顧。或可
從此息兵等語。由該協領等。據情面稟。可否覈奏前來。等

等伏查。喚夷兵船。此番挫敗。實繫由自取。以彼桀驁成性。將復逞其跳梁。亦屬意中之事。所有該匪蘇勒官聲稱。喚哂二夷調兵修船。約期入寇等語。雖聞風傳說。未必竟屬無稽。而未雨綢繆。自應預防有備。事關夷釁邊情。究難懸揣其確耗。而芻言入耳。等未敢壅於

上聞。為此恭摺據實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目下津沽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果能悔過求和。天朝向以信義為主。斷不以贖武佳兵為勝。亦不以開闢要荒為務也。此等語意。可作為該協佐之意。隨便向該夷官傳述。以杜該夷輕視。

中國之念

扎拉芬泰等又奏。竊擘接閱邸鈔。藉悉本年夏間。映夷船隻。闖入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稟承

廟算。布置得宜。該夷大受懲創。洵足彰

天討而快人心。邊徼傳聞。咸深額慶。茲據派管夷圍委員等稟稱。

曾與俄夷匪蘇勒官。因公接見。談及大沽一役。彼亦懾我

兵威。並據聲稱。探聞啖咭喇。現與佛蘭西。調兵修船。復謀

內犯。請由雲南西藏等處。間道進兵。徑攻印度等情。現經

擘另摺奏陳

聖鑒在案。而擘於此。復以其說。反復熟籌。嘗取

本朝掌故。及夷務之散見他書。與夫曩年海疆月報。即其確
有可憑者。參稽而互證之。似於各夷情狀。有畧悉其端倪
者。查俄夷匪蘇勒官。久駐京城。熟悉華夷情事。所稱暎夷
將圖報復。其事必非無因。即出師印度。以攻其所必救。亦
未始非制敵之方。至暎夷稅斂之暴征。印度人心之思亂。
所言均屬不誣。是該匪蘇勒官之代為我謀者。未嘗非是。
而其言外之意。積慮所存。則取巧實甚。然事機之發。端自
彼開。而操縱之宜。柄自我握。似不妨將計就計。以我用夷。
而即以夷攻夷。蓋彼方欲以漁人自居。坐享其利。即乘其
機以利動之。而使彼為鵝蚌。我俟其相持也。乃得以逸待

勞而徐收外攘內安之效。請臚舉其說為我

皇上敬陳之。竊謂中國之馭外夷也。其術有二。或投其所欲以為餌。或扼其所忌以為鉗。其要則在洞識夷情。善藏其用而已。就目前論之。俄夷與我久睦。且我之所以待彼者。優款有加。諒可無虞。他變。嗟夷與我積釁。必我之所以制彼者。竊要悉中。乃能徐歸就撫。他如味喇。噎使。臣業已遵赴北塘。互換和約。至佛蘭。晒於我本無深嫌。而與嗟夷則有夙恨。近因兩廣督臣措置乖方。故嗟夷得而乘之。嗟為黨與。是其連兵入寇。未必出於本懷。其大較也。牙亦知天津海口。辦理善後事宜。守備已極周密。蠢茲小醜。何虞跳梁。第

念吳粵浙閩航天萬里。洋面處處可通。則夷船處處可到。夷船處處可到。則海口處處須防。設令海警颺忽。出沒無常。未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至今而籌制夷之策。當不僅如昔人所云。寇從海上來。亦從海上禦之而已。考印度地方。其處有五。均屬古天竺國。地稱膏腴。為西洋最近年始。為暎夷所併。每歲關稅所入。以千萬計。暎夷恃此日益富強。而俄夷亦因之垂涎不置。當道光中。俄夷嘗以兵爭韃里之地。始取巴士。繼取機注。又繼取木哈騰。以圖進攻印度。暎夷力拒。血戰連年。後雖講解罷兵。而外合中離。窺伺如故。並使人陰習印度語言法律。又暗購木哈臘人。為

其探利。蓋其心未嘗忘印度云。此俄羅斯之往事。與其隱
衷。似可歆動之。以為我用者也。又後藏西南有廓爾喀者。
自臣服以來。極形恭順。國鄰印度。勢實逼處。先是乾隆年
間。我師進征其地。噶夷曾遣所屬兵船。徧其邊境。迨道光
二十年。噶夷犯順。廓爾喀遣使赴藏。自願率兵往攻印度。
彼時駐藏大臣。不省所謂。顧以外夷相攻。向不過問。卻之。
坐失機宜。論者深惜。蓋噶夷屬印度。與廓爾喀接壤。且構兵
世讐。故我征廓。則噶夷乘之。我攻噶。則廓夷亦願助之。此
又廓爾喀之情形。與其夙志。似可獎諭之。以為我用者也。
其他近鄰俄羅斯之西洋各國。若味喇堅等。近鄰廓爾喀。

之西南諸夷。若越南緬甸等國。現與我睦。而夙與暎讐。皆
可長駕遠馭。因勢而利導之。在當事者之善為驅策耳。所
謂投所欲以為餌者此也。再查滇省藏地。均有間道徑通
印度。相距尚不甚遙。若非時值多艱。本不難徑提一旅之
師。聲罪致討。以扼其吭。而搆其虛。即不有其地。而以歸俄
夷。亦足以彰捷伐。惟是揆諸時勢。力有未逮。不得已而思
其次。莫如恣息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
出奇兵以搗印度之西北。彼暎夷者。讐讐四結。兵端一開。
聞風響應者。更不知凡幾。當此外侮夾攻。內難竊發。虜縱
崛強。其能支四面敵哉。在中國不發一兵。不費一餉。但乘

其時閉互市以窘之。杜接濟禁茶黃以困之。無論其自款不違。斷難逞惡氣於他境。勢必叩關求款。永遠約束。至是始與訂盟。然後和議可成。而夷患可息。所謂扼所忌以為鉗者此也。顧或者謂。

天朝無借助外夷之理。竊以為不然。彼史冊所垂。遠在異代者。姑勿具論。謹考。

國初近事。嘗調荷蘭之夾板船。以平臺灣矣。又嘗徵西洋南懷仁。造火藥以勦叛藩矣。檄外洋以靖內寇。載在冊府。具有明徵。正有合於王者守在四夷之義。今俄夷之覬覦久存。廓夷之警陳夙結。請迎其機而順導之。獎其志而振興。

之。尤非求助者所可同年而語。况暎夷罪惡貫盈。為中外所切齒。以彼桀驁成性。顯撫之則鴟喙彌張。隱處之則狐疑生畏。溯查道光年間。粵東初申海禁。絕其通商。適值俄囉斯學生赴京換班。已自該國比華爾起程矣。彼時互市諸夷。有傳言俄國使臣將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進攻印度者。暎夷聞而懼甚。事詳澳門探報。其情已可概知。今俄夷與我倍睦於前。且有公使駐京。形蹤所招。尤易清彼視聽。即使俄夷猶豫。不即出兵。然聲勢一張。虛實互用。亦足牽其顧慮。而阻其猖狂。事固有可以先聲奪者。則外睦於所疑。而中怯於所畏。故也。抑粵更有請者。東南一帶。賊氛

未熄。穿總總過慮。尤恐內賊外夷。互相援結。聲息暗通。或至表裏為奸。為患滋甚。此等鬼域伎倆。隱於無形。尤屬難於覺察。欲杜其漸。豈惟喚夷。凡有番舶可通。均係奸藪所集。則海口者。實為內外交通之鍵。而漢奸者。又內外勾串之固也。現聞賊蹤多近海岸。何以嚴持其鍵。官司有槌伏之鉤。何以痛絕其固。宵小無潛通之幾。此則外攘之本。先籌內安。責在地方大吏。各矢血誠。毋涉紛煩。毋分畛域。以期潛消反側。弭患未萌。

硃批。所奏實為詳悉。汝之注意。正為該夷所愚。前摺已批示矣。此摺未盡情形。寄諭汝知。另有旨。

扎拉芬泰等又奏。再。等先後接准明誼來咨。知本年應交俄夷茶餉。已由晉省委員分起解到塔爾巴哈台。該夷酋始則多方挑剔。繼經理諭。隨將茶一千五百箱。照額收訖。出具收領夷字備案。其格外寬備茶五十箱。本年並未動用。該大臣擬即發給商人。將來或照式呈繳茶餉。或照上年茶價折交銀兩。統俟臨時是否需用。聽示遵行等因。咨會前來。等。等查該大臣暫將寬備茶箱發商出售。係因茶質規嫩。易致霉壞。不得不通融辦理。即與該酋少予留難。亦為夷性貪求。藉圖搏節起見。等。等竊意此項茶餉。俟來歲續付茶一千五百箱。通計應交茶額。業已全數交清。

所有原議貼補一案即可完結永斷葛藤。至下屆解交夷
茶如或稍有水溼。以及木箱繩索嚴算分兩。少有參差。長
途轉運誠難保其必無。等仰體

聖主懷柔遠人。寬為預備之至意。俟下屆交付夷茶。如該夷首仍
有藉端爭論之處。擬囑該大臣臨時察看情形。即在餘存
茶箱額內酌量撥補。若輩只圖小利。不妨稍示大方。緣巨
案彌縫已將結局。似此爭計錙銖。其細已甚。不值與之瑣
瑣較量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扎拉芬泰奏探悉夷情。請乘機扼要。以資
牽制一摺。覽奏均悉。據俄酋匡蘇勒與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

談及以暎夷欲赴津報復。莫若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或可牽其
內顧。而從此息兵。該將軍探悉夷情。臚陳大略。亦以為機有可
乘。因請懲勸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
以搗印度之西北。並請密諭理藩院。派員曉諭俄使。一面檄調
廓夷各等語。所奏係為夷務大局起見。言之實為詳悉。惟該將
軍在外已久。於現在所辦夷務情形。尚未能深悉。如所稱俄夷
與我倍睦於前。不知現在俄夷駐京公使伊格那提業幅。屢次
行文。欲於吉林所屬地方。強分界址一節。曉曉置辯。其心實屬
叵測。並非因有人駐京。較前更為和睦。况俄暎哞三國。本屬通
同一氣。籌攻印度之舉。不但無此兵力。即能取勝。而其地仍為

俄國所有。中國不能享其利。且中國若發此言。恐俄夷先送信於暎夷。以為構釁。是我所注意者。正為該夷所愚也。廓爾喀國小而貧。又本臣服於暎夷。今欲借其力以攻印度。彼必不敢得罪於暎夷。徒開其要挾。誅求之釁。亦屬無益而有損。著扎拉芬泰密諭該協領等。不必與匪蘇勒官再提此事。僅該匪蘇勒官自行提起。可囑該協領。告以天朝撫馭外國。向以信義為重。斷不暗用機謀。致開兵釁。至現在天津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毋使該夷有輕視中國之心。此旨密寄該將軍閱看。不得令該處人等知之。以防洩漏。是為至要。另片奏。應交俄夷茶餉。寬備之五十箱。如下屆交付時。夷人藉端爭論。請飭酌量撥補等語。前據

明誼奏。已將此項茶箱發給商人售賣。明年如需用茶。該商人肯照數備辦。如茶已敷用。情願按箱交銀。業已准其所請。著毋庸另議。

吉林將軍景瀆。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等。於本年正月初二日。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照具奏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裁汰疲乏。更換精壯。以期得力。吉林應換委營總委參領各一員。兵丁一百二十名。務於本年驚蟄以前。管帶到防。再令疲病官兵撤回等因。前來。等。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自軍興以來。連官兵西丹奉調十餘

次。共計一萬七百餘名。存營之兵。不敷差遣。所剩餘丁。又復無多。現值俄夷侵擾。邊陲守禦。在在需人。而各項差徭。倍形竭蹶。第思防海防邊。同關緊要。且此次撤換無幾。尚可勉強選拔。僕或再遇更調。實無可挑撥。等現由吉林烏拉。揀派技藝嫻熟。年力精壯。一百二十名。每兵二名。合帶跟役一名。遴委曾歷戎行之佐領那斯洪阿。委為營總。驍騎校永康。委為參領。配齊軍火器械鞍轡。作為一起。定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省起程。前赴山海關防所聽遣。應需整裝銀兩。仍照前辦成案。酌借本身俸餉接濟。該官兵等。均無馬匹。俟到防後。由統共大臣酌量撥給。其前途公創

飯食已咨備辦。並嚴飭該官兵等。星馳行走。不准遲誤。硃批知道了。

辛卯。熱河都統常清奏。於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等因。欽此。查前次奉調官兵五百名。現定於正月二十六。二十九。二月初二等日。分作三起起程。由協領尚那布統帶。前赴天津防所。計於驚蟄以前。均可到齊。茲又欽奉

諭旨。飭令再行挑選官兵五百名。聽候調遣。等因。即傳集八旗官員兵丁。親赴教場。逐加遴選。擇其年力強壯者。挑備精兵

五百名。並於各官內選得協領兼前鋒翼長瑞興。擬為營
總統帶。佐領前鋒章京常禧等二員。擬為副營總。防禦常
善。驍騎校穆濟勒恩等十員。作為帶領章京。共派官十三
員。當經諄飭該協領等將挑備兵丁。配齊軍裝器械。勒加
操練。務使一律嫻熟。一經奉調。即可迅速啟程。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壬辰。署黑龍江將軍特善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
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特善欽等奏。俄夷乘隙燒燬卡房一摺。該夷蓄心侵占。已非
一日。特善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江之鄂

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我所用
不可使受夷人籠絡等因欽此等伏查鄂倫春一項人等向
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凌阿鄂倫春雅法罕鄂倫
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
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插木為屋。帳以牲畜皮張。游行
露處。並無一定駐址。每年秋後。攜帶口糧。前往黑龍江左
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
江右岸捕牲為業。此項牲丁。槍技精純。步履趨捷。本屬勇
悍。第體性生野。罔知禮義。果藉其力。良可為用。設有句結。
亦甚堪虞。且按時前往江左捕獵。與俄夷界址切近。誠如

聖諭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方為妥善。李特普
欽於到任之初。曾經劄行布特哈總管等。派員清查。防其
句結。設法收羅去後。嗣據詳報。分路派差清查。並無句結
情事。惟現值捕打貢皮之際。若遽撤歸江右。不惟進貢貂
皮恐有缺欠。且常團聚。必須月給口糧。方與伊等生計無
礙。否則一時呼應不齊等情。稟覆前來。李等詳覈此項牲
丁。九年冬季。業經外出捕獵。轉瞬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
回。致虧正課。復經密派熟諳語言之副管通格。佐領西勒
博善等。前往逐加曉諭復查。正在辦理防範之際。恭奉
諭旨。李等遵即再行遴派妥員。會同該總管等。悉心籌辦。擬於本

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等。收羅團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然既須其力。必預籌其資。勢不能不少增繁費。至應如何籌擬津貼。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外出。而免夷人籠絡。等再當詳議章程。奏明辦理。再查此項牲丁。歲有增減。每年進貢貂皮。覈其丁數。約共五六百張不等。仍分別等第。由京發領賞價。本年秋後。如果俄夷安靜。自應一切循舊辦理。若仍須團聚。其下年應補進貢貂皮。除布特哈索倫達呼爾八旗官兵牲丁。照例補進外。此項鄂倫春牲丁。應進貢皮五百餘張。合無仰懇天恩。暫免交納。俟夷務稍靖。再行照例補進。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恃強。燒燬烏蘇魯牡丹卡房。恐其復來。肆擾。諭令特普欽。收羅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之人。使為我用。以資抵禦。茲據特普欽等奏。查明鄂倫春一項人等。向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凌阿鄂倫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每年秋後。往黑龍江左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江右岸。捕牲為業。特普欽等先擬設法收羅。迭加防範。因此項牲丁。已於九年冬季。外出捕獵。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虧課。此次接奉。諭人派委員會同前派往之副管通格等籌辦。擬於本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收羅圍

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各等語。所籌俱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其應如何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游行。以受夷人籠絡之虞。並著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至鄂倫春牲丁。每年進貢貂皮五百張。本年秋季後。如果夷情緊急。仍須團聚。所有應捕進貢貂皮。著即免其交納。俟夷務稍平。再行照例捕進。

特普欽等又奏。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各摺件。覽奏均悉。等因。欽此。伏查該夷倚眾恃強。復行拆毀卡房。等語。未能計出萬全。督飭該處守卡弁兵。阻其妄為。仰蒙

聖訓俯賜矜全。諒其一時難與爭執。等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愧
悚之至。且左岸屯地。既被其占踞。誠如

聖訓。恐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岸。豈可任夷蹤闖入。查前據黑龍
江城署副都統協領愛紳泰詳報。遵劄籌議團練章程。將
江左所有旗屯。挑選精壯閑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
擇其心地明白者。每十家約立戶長一名。共揀放戶長八
十九名。俾之守望相助。以防該夷有搶取糧食等事。等
業經奏明在案。嗣據詳報。現將江右各屯。亦挑選閑散西
丹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揀放戶長一百五十四名。一體團
練。並恐散居各戶。有推諉不齊之處。復於江之左右酌量

遠近。分為四段。添放百戶總長四名。以一統攝而便呼應。並於城中住戶。挑選開散西丹二百九十三名。暨勸令街市鋪戶商民一百八十四名。各置刀矛鳥槍。一同設備。又設總管官房十所。各派官一員。總司經理。教習管束。連備調之養育兵二百八十五名。統計城鄉團練人數。三千七百餘名。遇有緩急。足資聯絡。曾經密為試演。聚集一次。尚屬踴躍整齊。隨令各歸各處。常川團練。以壯聲威。而期應用各等情。續報前來。現在將屆春融。如該夷果在吉林地界受虧。回至黑龍江。有滋擾情事。即當欽遵

諭旨。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兇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釁。

密飭各屬遵辦去訖。至前據探報。木酋有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莫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等當經一面奏

聞。一面分飭各屬詳查確探。嗣據呼倫貝爾總管等呈報。附近地方並無莫阿達河名目。該夷詭詐多端。語言無定。未必非故為恐嚇之詞。冀圖搖惑。然亦不能不嚴加防範。現復嚴飭分探。如果該酋實有在彼之信。自應欽遵

諭旨。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伺之謀。斷不敢稍涉疏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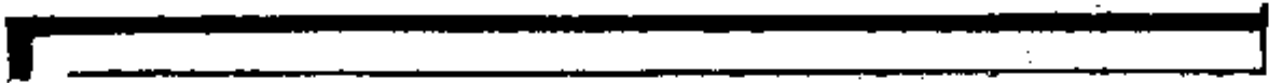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才僧格林
沁跪聆

訓示後。於十七日出京。二十二日。與增慶同抵山海關。才恆福已
於二十日抵關。才等當即帶同增慶。格網額。成保。關內關
外。及沿海一帶。周歷履勘。臨榆縣城周圍八里餘。東西二
面。各有羅城一道。城之東西。為通衢大路。北面距山六里。
南面距海十里。縣城及東羅城。多已坍塌。間有完整之處。
惟西羅城全行坍塌。並無完整處所。東羅城南北與邊牆
相連。北邊牆至山。計長六里。南邊牆至海。計長十里。邊牆
為關內關外界限。現已坍塌數十段。行人俱可往來。附近

邊牆向有南北翼城二座。南翼城內係右翼四旗駐防官
兵營房。此城建於山坡之上。距縣城僅止里許。而地勢高
於縣城數丈。為臨海第一險要之地。若被敵人占踞。城上
斷難抵禦。惟周圍牆垣均已倒塌。若照舊修整。非但無此
鉅款。且亦趕辦不及。地處山坡一尺以下。即有堅石。又不
能環繞挑挖濠塹。等。等現在熟思妥計。於無可布置之中。
詳籌布置之法。總須扼守險要。不使敵人占踞。其縣城及
東西羅城守禦之法。惟有挑挖護城環濠。並於西面人烟
較多之處。亦須挑濠築壘。以資守衛。已於二十六日開工。
惟此處地勢較他處不同。高低不等。遍地皆係石子活沙。



較單。現有練勇八百名。臨時協同守城。以壯聲威。如此分撥布置。防守似稍嚴密。一俟冰泮。各起馬隊。於沿海各口岸。及附近海邊。多設哨探。以期互相聯絡。聲氣相通。至天津護城環濠。據運司崇厚稟報。已於二十六日開工。努恆福拜摺後。即赴天津督催。趕緊挑挖。努僧格林沁暫駐山海關。俟布置一切。辦有就緒。再行前往大沽海口。所有努等查看山海關地勢。酌擬布置情形。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竊本年山西解到貼補夷

茶經等委員會同解員等責令茶商交付。該茶商當將領出官運茶一十五百箱逐次交付清楚。因該夷首以此次木箱繩索較重希圖補給。勛稱未肯即出收足字樣。等當諭委員必須責成茶商再與較量。但要正茶無虧。催令該夷出具收據。委員等復飭茶商前往夷國將茶色勛稱及上年交付折算各情與之細論。往返數次。據商人稟稱。覈對此次所交之茶不但無虧且有贏餘。該夷覈算任意欺詐。又藉詞此事我不擅專。須稟明我國上司錫畢爾衙門。如准照你們覈算方敢應允。商人等云現已算明無虧。無論有無贏餘。你儘可出具收據。以便我處稟明具奏。該夷

官旋遂欣然出具收清茶箱字據。呈遞前來。等隨飭委員。仍須將交過確實勛稱。今茶商隨後與之算清。以免葛藤。若更人再有返悔。惟該商等是問。斷不准復領備茶。各商情願具結存案。當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將正茶無虧。取具吏官收結各情。恭摺奏祈

聖鑒。嗣復屢飭茶商。到圍覈算。於十二月初五日。該吏首約同委員。並茶商等。面商言前議茶勛。已接我們上司回信。准照你們所覈勛稱折算。遂將逐次交過茶箱勛稱。一一覈對。查照原付之一千五百箱。按上年議定吏稱勛數。共應付給該吏連皮茶一十六萬六千五百零七勛半。除去包皮

箱索四萬六千五百零七觔半。實應交付淨茶一十二萬觔。按照箱數。應付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已數應給該夷一千五百箱之數。緣原來木箱輕重。不能畫一。議定將已皮觔兩。從輕覈算。則淨茶觔兩加增。致得盈餘茶六十九箱。內除開驗受溼茶二箱不計外。實盈餘茶六十七箱。該夷情願我還。經委員同茶商呈請交還前來。等復查無異。且並無抑勒情事。除飭糧廳晉登阿暫收官所。小心存放外。等伏思現存本年備茶五十箱。又加此項餘茶。共一百一十餘箱。明年山西解辦正備茶箱。若只運一千四百五十箱。搭上本年現存之茶。已數與原奉

諭旨每年解運正備茶數有贏似可酌量減運稍節採運之費前
於算明後已於十二月初十日先將復算節省茶數備
文分咨綏遠城將軍成凱山西巡撫英桂查照合無請

旨飭知綏遠城將軍山西巡撫於明年備辦之茶減數購運一千
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到以顧約期而完尾案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貼補夷茶數有贏餘將本年應運茶勛減
數運解一摺上年貼補俄夷茶勛前據明誼奏稱有備茶五十
箱未經動用本日復據明誼奏稱所有應交俄夷茶斤計共付
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除去色皮箱索外已符十二萬勛之數
餘茶六十九箱除受溼之二箱不計外實餘茶六十七箱併未

用之備茶五十箱。共餘茶一百十七箱。本年備辦茶餉。請飭購運一千四百五十箱。以完尾案等語。此項貼補茶餉。既經明諄節省。餘存一百餘箱。所有本年應解正備茶箱。即著成甌、英桂、飭屬共購茶一千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往。其成色。飭兩務須按照上年所購各箱備辦。不得以上次算有贏餘。稍涉草率偷減。轉致不敷應用。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接貴使臣咨文。以疊次行文本處。並未據情代奏。並稱春融以後。有兵船前來北塘。懇為送信等語。應將貴使臣所

懇各條分別咨覆。如來文內所稱陸路通商一節。查通商處所。以天津和約為憑。除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巴爾貴國通商外。餘如庫倫、張家口等處。不但天津和約內所無。即乾隆嘉慶年間。均未准行。不應議及此條。於上年六月十四日。曾由本處咨覆貴國使臣丕。何以貴使臣尚未知悉。再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處所。應分清地界。屢次行文。並未代奏一節。查烏蘇哩河地屬吉林。為貴國所不到。前因奕山誤許貴國船隻往來。是以將奕山等從嚴懲處。此事乃屢經知照矣。至查看黑龍江之交界事宜。應由該將軍斟酌辦理。本處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曾於上

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三等日。歷次行文貴國使臣查照。何竟置若不聞。殊不可解。再如兵船前來。懇為送信一節。查天津和約第二條內載。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或由北塘來京。沿途照料。此條指遇有要事。使臣奉命來往而言。原不過數人。亦不過暫住中國。以和好為心。是以允准。

早經

欽差大臣肅。瑞與貴國使臣不議定。總須海口無事。方可前來。貴使臣亦應知悉。今值海口設防。尚恐有他國船隻。冒用貴國旗號。前來窺探。豈能不加防備。况和約內並未載有貴國之兵船前來。及送信接濟之條。礙難允行。惟有據理行。

事。不能謂自我起。總以和好為要。須至答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二月。丙申。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台。兼管奉天府。府。戶。倭。仁。奉天府。府。戶。景霖。奏。田莊臺設防。需用浩繁。籌餉維艱。查

盛京部庫。備存上半年。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明。作為海防修工之用。此外並無另款可籌。而田莊臺兩。岸。礮臺營牆。均須加高培厚。以及河內設伏。並在防官弁。兵丁。按月口糧。通盤覈計。約需銀十數萬兩。等語。再。四。籌。思。惟於設防戒備之中。不能不酌量緩急。樽節辦理。如因。田莊臺兩岸。原設礮臺營壘。奏准加高培厚。稍資捍禦。此

係必需之工。其河內設伏。聞天津所用木筏鐵鍊。等詳
細講求。製造需時。工費浩大。無此鉅款。勢不易修。且田莊
臺河面二里許之寬。亦難施用。至奉省官兵。河海各城均
派防堵。內城原設兵五十餘名。除邊外坐卡各路緝捕等
項差遣外。僅存守城兵二十餘名。原擬挑備二十名。帶赴
田莊臺防堵。第覈計經費。部庫僅存銀六萬兩。除培修廠
臺一切工費動用外。僅存銀三萬餘兩。若令官兵二千名。
全數到防。約計兵餉。僅敷三箇月支放。等語。悉心籌商。奉
省地氣高寒。本年節令較晚。約須三月初旬。始能冰泮。現
擬由內城挑選精兵一千五百名。先撥一千名。赴臺防堵。

下餘五百名。作為後路應援。留省聽調。並於附近田莊臺之遼陽牛莊蓋州各城。挑備官兵五百名。均在該城聽候。遇有警報。再行就近飛調。即在碾子房立料大小潮溝一帶。擇要設伏。以上內外城備調兵一千名。暫緩到防。以節糜費。其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劉派協領雙感喜安等。統帶。定於二月十六日。分起陸續啟行。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由捷捕營。挑選馬隊兵二百名。共馬步隊官兵一千二百名。李玉明。一併帶領前赴防所。相度機宜。妥為布置。至礮臺營牆。加高培厚。並布置一切工費。以及防兵口糧。擬請即由部庫現存長蘆解款銀六萬兩項下動支。惟工

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即此分別緩急。力求撙節。儘能支持五箇月之餉。且撤防之期。遑速難以豫定。嗣後防堵經費。需用孔殷。尚須另籌辦理。再此次防兵廩給除芽玉明受

恩深重。不敢請領外。至隨辦海防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委兵弁。以及在防官兵。均應照例日支廩糧。以資食用。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莊臺地方情形緊要。諭令玉明等。於兩岸墩臺營壘各事宜。妥籌嚴密布置。茲據奏稱。該處兩岸墩臺營壘。均須加高培厚。係屬必需之工。合之在防弁兵。按月口糧。需

費已覺甚鉅。原擬備調赴防之官兵二千名。勢難全令到防。擬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派協領變成等統帶。於二月十六日。分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另挑馬隊二百名。由該將軍親自帶往。相機布置。此外備調之兵一千名。分別留於各該處。應接設伏。暫緩到防。自係因經費不敷。藉節浮糜。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至所稱工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准其於庫存銀六萬兩內。撥節動支。除該將軍不領日支廩給外。其隨辦文書。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委兵弁。以及在防官兵。每日支領廩糧。需用銀若干兩。著該將軍查明具奏。

王明又奏。詳查田莊臺南北兩岸。雖有天津撥來大小銅

鐵礮十二尊。該處河闊岸長。仍不足以資扼守。其天津添
鑄礮位。尚需時日。竊上半年春間。親歷各海口時。見錦州屬
之丁關寨。陸路礮庫。有閒存備調之四千餘斤鐵信銅礮
一尊。可以撥用。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舊設礮九尊。該處
礮位較多。內有七千餘斤之鐵信銅礮一尊。可以酌撥。水
師營汛石。除守口礮位三十八尊外。尚有浮多之二三百
斤。伐攻鐵礮十三尊。可以撥用。因豫籌嚴防之際。需礮孔
亟。應即移置要隘。以輔不足。隨會飭各該地方官。趁年前
道路封凍。易於挽運。已將丁關寨娘娘宮水師營三處。酌
撥礮位共十五尊。業由陸路運至田莊臺防所。

殊批。知道了。

辛丑。吉林將軍景瀉。著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景瀉奏。飭辦圍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呈覽一
摺等因。欽此。等因。遵查蘇城。即古之雅蘭城。在吉林東南二千
餘里。其地崇山峻嶺。濱臨東海。尚有古城舊蹟。並無廬舍
民居。其蘇城。近東海岸。即恰喀拉等。在彼巢居。捕打為生。
攬頭者。俱是昔日領粟獲商。各有身家。並非無蒂無根之
輩。創夫一項。率多山左無業之徒。然現在廣為招募。恐或
有前項流民。涸跡在內。俱未可知。正在訪察間。適有創夫

徐得林於正月二十二日呈領腰牌。經等傳見面加諮詢。據稱蘇城一帶地方遼闊。山溝內素有剽夫潛居。以採捕為業。上年曾見俄夷前往。履勘地勢。揮立標桿而返。彼時因畏官不敢驅逐。今聞廣招人夫。保護山場。儻蒙免究。發給腰牌。情甘應募。效勞。毋須給發器械等語。經等查剽夫徐得林。熟悉山場。情詞真切。蘇城一帶。果有無業之民。具見。

聖明洞鑒。燭照萬方。此項人等。既能樂為我用。應即欽遵。

諭旨。寬其既往。當即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徐得林前往。妥為招募。以資兵力。至恰喀拉人等。雖稱被擾來投。而是否誠意。遵

難深信。等前已派員往查。如果來意真誠。自應酌量撫恤。留為我用。儻有別情。即行拒絕。以免貽患。至通溝者。係奉天管轄地方。在吉林西南。相距千餘里。雲山阻隔。邊隘睽遠。該處向多流民。歷有年所。道光二十七年。經

盛京將軍奏請查辦。並議立巡察章程。各會吉林有案可稽。而琿春之北。數百餘里。亦有地名通溝者。係屬山僻孤屯。居民無多。耕樵為業。並無外來流匪。蓋因與奉省通溝地名相同。未免傳訛耳。再等。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轉據烏蘇哩口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有夾官魚吉幅尾封至卡聲稱。奉

木酋之命。依伊將奇薩羅幅換回。十一月初六日。魚夷先令從人。散趕大小牛五十餘條。單馬爬犁六十餘張。裝載倉糧等物。於初九初十等日。帶同夷官四名。運進口內。經卡員屢次攔阻不理。十一月十七日。有海蘭泡夷官一名。來與卡員索昌會晤。云奉木酋之命。不准汝等在圖勒密南岸設卡。索昌以理辯論。該夷但云事忙而去。詎於二十九日。該夷會同伯力夷官多名。率領夷從百餘人。各持火槍刀劍等械。隨帶爬犁。前來逐卡。勢甚鷓張。即令夷眾燃放火槍。並將防禦舒林。佐領烏勒吉。揪拉出屋。祿昌等迫不得已。無處存身。連夜退至距卡百里之濃江地方。暫借

赫哲住房樓止。而該夷占踞卡倫。當夜有夷人十數名。在卡飲酒。直至四更方散。時有在彼偵探之兵和德。聽聞該夷醉後。有春暖我等直要進城。看他們如何攔攔之語。稟知祿昌等。詳報副都統。轉咨裁辦前來。岑等接閱之下。不勝憤懣。查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為。已屬騷擾之極。去冬復拉牲畜。裝載食糧等物進口。並敢攔逐官兵。強占卡倫。如此兇殘日熾。尚復何所底止。當即飛飭甯古塔。著副都統富新。催令佐領富新阿等。星速帶兵。變裝前赴英額嶺。後各要隘。妥為防禦。毋任滋蔓。其烏蘇哩卡倫。地當孔道。最關緊要。今被偏移。該協領祿昌等。勢

不能不暫避濃江。以為權宜之計。惟相距舊卡過遠。誠恐稽查難周。並飭祿昌等。仍於烏蘇哩附近一帶。擇地搭棚巡守。務須嚴密偵探。勿稍疏漏。等語。伏思該夷既云春暖進城。無論其言真偽。亟須先期豫防。現已飭派二品銜協領輯順。統帶虛銜官兵西丹共一千名。分為兩起。各派佐領一員。每起分為五札蘭。每札蘭派俸官一員。虛銜官兵十名。委為委官。各管西丹十名。派已革佐領明山。帶辦防務。伯都訥醫官朱維惠。善製火箭噴筒等物。並令隨同前往。各帶軍火器械。變裝易服。以打牲捕魚為名。不動聲色。定於二月中旬先後啟程。馳赴黑河口一帶。擇要設伏。相

機堵禦。該西丹應需。衣履養贖。及官兵置裝。在防口糧藥。鉛等項。俱已籌款。寬為撥給。免致日久缺乏。並咨行各處。整飭團練。以備隨時接應。

諭軍機大臣等。景瀉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運入烏蘇哩。強占卡倫。派員前往籌辦一摺。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為。已屬驕橫。去冬復拉牲畜。裝載食糧等物進口。茲復擄逐官兵。強占卡倫。實屬尤橫已極。惟該夷所占卡倫。距三姓遠近道里若干。並景瀉等所派西丹一千名。赴黑河口一帶設伏。其地距烏蘇哩所設卡倫道里若干。並未詳細聲明。著該將軍等。繪圖貼說。詳細具奏。至剋夫徐得林。情甘應募。保護山場。毋須給

發器械。實屬好義。如有罪名。亦應寬免。該將軍等。已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其前往招募。以助兵力。該剗夫等。既樂為我用。所招人夫。是否隨同官兵。相機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著景瀛等。將該剗夫。如何布置。抵禦情形。照前奏攬頭設營處所。亦繪於圖內。據實具奏。俄夷既有春暖進城之說。究係何城之處。亦當詳審。如其得步進步。肆行滋擾。該西丹及剗夫等。當必與之抵禦。西丹既改裝易服。作為打牲捕魚之人。即與民團無異。屆時官為調處。使木酋知所畏忌。而又不露官為啟釁。此外仍飭各處舉行團練。以備隨時接應。是為至要。

景瀛等又奏。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人駛至三姓地方。圍轟民婦。被毆身死一摺。等因。欽此。旋據吏官藉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辨駁。並將夷從屍物。解交夷目普西諾查收等情。經岑景瀟具奏。奉
上諭。據景瀟等奏。吏官藉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辨駁等語等因。欽此。遵即飛飭該處在案。嗣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
咨稱。此案前據該吏來文。有會審字樣。自當欽遵
諭旨。守候回文辦理。無如迄今日久。總無來文。以致案懸莫結。夫
情駭詐。既不可自我文催。亦未便置之不理。迨至九月二
十五日。會晤木首。即向辨明。此案已死徹卜勒福。各由自
取。並非內地無故謀害。俟將犯犯訊明定罪。飭行知照等

該首並未提會審之言。而交夾目普西諾候辦。查奉
旨交審案件。豈容宕延。而晤木酋。既未言及會審。似應相機辦理。
富呢揚阿於回任後。即會同署副都統參領巴延佈。提犯
審明。錄取各供。呈請覈辦。並聲明免犯解省審勘。長途往
返。恐致疏虞。將劉有等羈留候示等情。等查此案。既據署
副都統等審訊明確。自應據咨辦理。隨詳加查覈。緣劉有
係直隸撫甯縣民。來至三姓謀生。與沿江居民王義會之
妻高氏。認識來往。王義會父子。貿易外出未回。咸豐八年
五月。劉有乘間與高氏調戲成姦。九年四月。劉有租住該
氏開房。開設歌店。每晚與氏姦宿。資助錢文度日。五月十

五日。俄夫徹卜勒幅伊萬伊爾雅三人。由黑河口駛至該處江岸停船。欲求通商。署副都統派員攔阻。未肯回帆。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等在彼安設帳房看守。是月二十二日。高氏出外探親。經過停船江岸。徹卜勒幅瞥見。拉手調戲。經官人解釋。二十九日。徹卜勒幅復闖入氏家。調戲。經番役高連善同劉有推拉回船。是夜大雨。綽爾霍羅等在帳房避歇。三更時。徹卜勒幅乘空登岸。潛至氏家。適值高氏掩門未睡。徹卜勒幅進屋樓抱圖表。該氏喊叫。劉有聞聲踵至。瞥見。一時氣忿。起意將其致死。順拾木劈。毆傷徹卜勒幅左額角相連右太陽右耳根倒坑。立時

項命。劉有畏罪。商同高氏。將屍背棄江內。各自逃逸。嗣經
韓爾霍羅等查知。撈獲屍身相驗。獲犯訊供。各供認前情
不諱。覆詰劉有。實因先與王高氏通姦。徹卜勒幅屢向該
氏調戲圖姦。該犯一時氣忿。將其毆斃。棄屍滅跡。委無另
有別情。六品委官韓爾霍羅等。於徹卜勒幅兩次上岸。亦
無知情故縱情事。錄取各供。呈請嚴辦前來。等覆。嚴供情
案無疑義。應即擬結。詳查律例。並無番夷私入內地圖姦。
被民人致死。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援照刑律科斷。查例載
擅殺姦盜罪人。如有挾嫌妬姦別情。乘機殺傷圖洩私忿
者。仍照謀故殺本律問擬。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

毆故殺人案內九犯。起意棄屍水中。其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律。杖一百徒三年。不失屍者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劉有與王高氏通姦。因妻人徹卜勒幅。黃夜潛往圖姦。該犯忿恨其通。用劈柴將徹卜勒幅立毆致斃。查已死徹卜勒幅。係外番俄夷。私入內地捨船登岸。調姦民婦。因屬有罪之人。惟該犯劉有。係高氏姦夫。以姦匪而故殺圖姦罪人。無論有無姦情事。自應仍照問擬。劉有一犯。除棄屍不失。並與王高氏通姦各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穿。王高氏與劉有毆死徹卜勒幅。當場並無加功。惟事後

聽囑助力棄屍不失。亦應按律問擬。王高氏除通姦輕罪不議外。合依毆故殺人案內。先犯起意棄屍。聽從撻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不失者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追取贖銀入官。前已革審之領催六品委官韓爾霍羅。同六品軍功西蒙額。甲兵郭勒明。富興阿。番役高連生。奉派看守夾船。並不加意巡防。以致徹卜勒幅上岸圖姦釀命。雖訊無故縱別情。究屬疏忽。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擬杖八十。分別發落。一體斥革。本夫王義會。已據伊妻高氏供明。並無縱姦情弊。請免傳訊。以省拖累。未能攔阻該夷回帆。並夫察圖姦釀命。

之督署副都統參領巴延佈。查銜雲騎尉常壽。驍騎校經
文圖。前已交部議處。撤卜勒幅屍棺。及夫從遺物。已經派
員送交夫目普西諾領回。允器劈柴燒燬無存。均毋庸議。
是否有當。除錄供招連屍棺咨報刑部理藩院查覈外。理
合將據咨代擬緣由。恭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

敕部議覆後。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知照施行。

硃批。該部院議奏。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探報上海夷情。及海運
頭批漕米。設法放洋日期。專摺馳奏後。江甯藩司薛煥。以

夫情叵測。海運堪虞。此事總須華英各商設法轉圜。因與
吳煦等面為籌商。查有老成股實與英商素相契洽之華
商徐昭珩。楊坊二人。堪以任使。當即密飭妥為辦理。該二
商因與英商中之怡和廣隆寶順華記公益和記等六字
號貿易來往。即以正大之詞。反復開導。該英商等已允相
機行事。嗣據英商窺測嗜嗜斯之意。由該英商等公擬開
列八條。懇為照准。內有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
字。及另貼銀一百萬兩。布置一切。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

府城候

旨。並請撤大沽防兵等四條。萬難准行。其餘如帶兵仍赴大沽口

外駐紮。事畢即返。又請中國

欽差先行給予一文。囑其弭兵息事。又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請委大員同坐輪船前往。又兵費兩不賠償。英商雖力為據承。嗜商必得以禮相待。方能照辦等四條。諸多窒礙。亦不能行。復飭華商再行設法調處。海運二批漕米二十餘萬石。已於正月十二日起陸續出口放洋。旋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雲。即次密稟。英夷兵船兩隻。於正月十一日等日。先後出口。駛往極東深水外洋。或謂其前赴北洋。查探情形。或謂其回廣東。無從探悉。英夷艦隊。岷嗎。副兵頭尊士。忽於正月十七日。由粵回至上海。二十

四日。即有英兵輪船大小四隻。由尊士督駕出口。探係
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隘洋面駐紮。豫備攔阻漕船。滋擾
天津地方。上海佛夷寓處附近空地。添搭棚廠五六十間。
於十三日開工。據云不日兵到上海。藉以棲止。英佛兩夷
俱聞帶有戰馬前來。英商費立盟認辦英兵船麵食。每
日三萬磅。計每百磅價銀三兩六錢。天裕英商認辦佛夷
兵船牛肉。每日七千磅。每百磅價銀六兩三錢。各已立有
承攬。並探聞英夷兵頭脫蘭即噶斯噶。有正月底二月初
可到上海之說。然無行抵香港確信。又傳聞英佛兵齊。即
赴天津。斷不侵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

伺暇臺後路。哖夷梅爾登即美理登。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往甯波。探因該夷有船隻來往定海洋面。託名護送商船。藉以索費。被該處民人等獲。致相爭毆。梅爾登前往調處未結。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回至上海。旋據送到哖首哖囑哖照會臣文一件。懇求清理此事。誠恐為將來藉口地步。且已咨會浙江撫臣羅遵殿。確查迅速辦結。以免別生枝節。梅爾登回滬後。即有該首通事孫文典。向吳煦等探詢前次罷兵之議。吳煦等總令刪去索費撤防兩事。另籌良策。尚無回音。伏查哖夷兵船。現有四隻北駛。且與哖夷帶有戰馬。添搭棚廠。豫備兵食。以見其必將用兵。

恐即以攔阻清船為脅和之計。雖經吳煦等。屢次密諭華商。轉向夷商勸導。而普酋所望甚奢。能否就範。尚無把握。僅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暗中籌商。相機設法辦理。惟已經放洋之頭二批。漕米。是否不致阻礙。在後之米。能否跟蹤出口。此時尚難懸揣。臣仍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督飭薛煥。吳煦等。密探在後。夷情鎮靜。圖維再行奏聞。

諭軍機大臣等。荷桂清奏。探聞夷船四隻。北駛。現仍設法轉圜。並錄夷商所擬條款。呈覽一摺。上海夷商。因華商徐昭衍等開導。

開列八條。懇為照准。其中窒礙甚多。前年英首額爾金。在津議定五十六款。本屬不得已之舉。迨英船退出天津海口。特派桂良等。前往上海。會同何桂清。挽回駐京等四事。乃該首不與桂良等相見。上年駛赴天津。先行開費。經僧格林沁督兵痛擊。大獲勝仗。海口一切防務經費。實屬不貲。現在該夷商擬列八條。意在弭兵息事。今有需銀一百萬兩之條。又有天津所定和約。不能更改一字之語。豈非多添百萬。况佛夷尚有兵費二百萬兩。亦未聞如何辦法。不可隨其奸計。至先給照會一層。斷無中國先給之理。若令華夷兩商投遞呈詞。尚屬可行。前諭何桂清在上海與該夷互換和約。今該夷仍欲進京。又有帶兵至大沽

口外駐紮。及帶兵一二十。至天津府城候旨。並請撤大沽之防。各條。顯係藉此要挾。乘間滋擾。豈可為其所愚。夷船四隻北駛。意在攔阻漕船。為脅和之計。除頭二批業已放洋。其三四批漕船。著暫緩放洋。以防疏失。現在京倉米石。可放至明年四月。俟事定再圖北上。亦尚無妨。至議和當在上海。若夷船駛至天津。桂良已交卸欽差關防。無人講說。該夷即必欲到京換約。亦必須先在上海。與何桂清議定。毫無異說。然後可照味夷之例。到京換約。既已議和。即不必攜帶兵船前來。若仍帶兵船。則是有意尋釁。海口防兵。定當照上年辦理。朕聞薛煥。尚為夷人所信服。著該大臣。即飭該藩司。前往上海。與吳煦等。會同商辦。必須

設法消弭。並確探該夷如何動靜。隨時馳奏。如該夷不遵理諭。船隻北駛。著薛煥急行兼程來京。不可耽延。總以在上海撫局有成為要。北塘一口。尤其進京換約之路。並非識和之地。

又

前本日據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先有四隻北駛。欲在直隸山東一帶扼要處所。截我漕船。並傳聞喫佛兵齊。即赴天津。斷不侵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伺礮臺後路等語。夷情狡獪異常。難保不避實擊虛。所有蘆臺等處。兵力尚單。應如何豫防抄後之處。著僧格林沁。俟山海關應辦事宜。辦有眉目。即交增慶。格爾額。成保等。接辦。以資守禦。僧格林沁即行馳赴大

治海口。嚴防礮臺後路。勿令該夷抄截。以豫杜其窺伺之心。是為至要。何桂清原奏摺單。並本日寄信諭旨一道。一併鈔給閱看。

英法刺夷商所擬條款。

一。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

二。仍須帶兵至大沽口外駐紮。事畢即返。

三。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

旨。進京換約。惟進京不帶多人。

四。彼此不先出文求和。由華夷商人。各稟本國

欽差。懇請解兵息事。保全貿易諸事。議定請中國

欵差給予一文。以兩國向來和好。前年經額爾喀。在津議定各事。准予照辦。囑其入京換約。勿以去年彼此誤會小嫌介意。五。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能得中國

欵差。或委大員。同坐輪船赴津更好。否則同去之人。陸路先行亦可。

六。兵費兩不賠償。係美商力為擔承。噶噴斯並未允許。必俟以禮相待。方能照辦。

七。須另貼銀一百萬。布置一切。即為兩不賠費。及不致攔阻停稅之信據所用。皆有益於中國之款。非賠費也。若云賠償。須英佛各二百餘萬。

○公既經議和○請撤大沽之防○但等帶去之兵○亦斷不准登岸○至在滬定議○須在二月以內○愈早愈妙○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等抵關後○當將履勘地勢○布置情形○恭摺陳明在案○竊連日督同增廣等督飭官紳○招集人夫○趕緊挑挖○以期及早蒞事○無如本處工作之人○且地多石子○兼之嚴寒堅凍○辦理殊覺費手○計自二十六日開工○已及旬日○南面朝陽之處○結凍二尺餘○甫經刨開○北面結凍尤深○現在不能開工○其南翼城既經坍塌○且周圍多係石底○現已繞越挑挖○其間石塊○覓匠穿鑿○不能穿

鑿之處。堆集樹柵。以便合圍。並於傾頽牆垣之上。擇其平坦處所。用土培補。作為礮臺四座。設礮安兵。各項工程。約需兩月以後。或可竣事。大礮已經添做礮擊礮厚。運赴城上。其數百斤至百餘斤鐵礮。現已選出五百餘尊。趕造礮車。礮架。亦於城上安設。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宣化通永步隊一千名。現已到防。關外威遠城左近馬隊三營。派令珠勒亨管帶。關內文珠庵巡北馬隊三營。派令格瑚額管帶。其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防守西關。亦歸格瑚額管帶。設遇敵人由關內結隊登岸。格瑚額督帶馬隊官兵迎擊。珠勒亨帶領馬隊進關接應。若由關外登岸。

珠勒亨督帶馬隊都司吉慶管帶山永協標步隊迎擊格
綢額帶領馬步官兵出關接應。備敵人於關內關外同時
登岸。格綢額。珠勒亨各帶本隊分投截勦。張家協副將烏
忠阿管帶宣化步隊一十名。駐紮南翼城。以為犄角之勢。
本處山永協標官兵四百六十名。防守東羅城。副都統成
保帶領本處滿營官兵七百名。先後調到之喜峯口。冷口。
羅文塔。滿營官兵二百五十名。防守縣城。增慶係屬統帶。
擬令駐紮南門以內。居中調度。惟滿營官兵防守縣城。為
數亦屬無多。查駐防內成丁閑散。當不乏人。現在選擇二
百名。勤加操演技藝。臨時派撥守城。以補兵力之不足。此

項餘丁。擬於每日每名發給口分銀五分。以資養贖。如此分定段落。各有責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設有警動。可期鎮定。即使敵人眾多。現在兵力足資抵禦。毋諄囑增廣等。船隻駛至。見有舢板近岸。迅即派人迎出。問其來意。如有應議事件。令其前往上海。彼處有人辦理。僮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或需用食物淡水。即行付給。惟有以禮相待。不可稍拂其意。僮實在肆其狂悖。已露尋釁形跡。我兵亦當各守方位。暗伏不動。金鼓不聞。旗幟不露。雖已登岸深入。仍須看其如何舉動。果係攜帶軍大器械。其勢不戰不已。我兵一面迎頭截勒。一面馬隊分兩翼抄擊。毋使

一名生選。庶足以彰

天討而振

國威。總之不可自我挑釁。亦不可坐失事機。增慶格。額。軍
營。閱歷多年。輕重緩急之間。必能處置得當。於初五日
拜相後。啟程回駐大沽海口。再天津海口。山海關。鑄造大
小礮子。需鐵甚多。查鐵錢局。調到鐵斤。現存通州。既已停
鑄。別無用項。李業已行文戶部。調取三百萬斤。分解天津。
山海關。以便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分撥官兵防守城池一摺。山
海關布置一切。現已辦有頭緒。分撥添調各官兵防守。認真操

漢。足資堵禦。該大臣已啟程回至大沽。將應辦事宜。又增慶等
接辦。該處設有夾船隊。至近岸。須先派員迎探。詢其來意。如有
應議事件。即妥為開導。令其前往上海。彼處另派有大員經理
此事。儻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該夷或需用淡水食物。
即行付給。設遇有夷人登岸。購賞物件。人數不多。不必遽行驅
逐。惟須密為防範。總期示以鎮靜。不可先行開釁。如果該夷先
開槍礮。實有狂悖情形。即著督率兵丁。迎頭截勦。以馬隊分兩
翼抄擊。聚而殲旃。該處業經僧格林沁。布置周密。該副都統等
屆時相機行事。毋得稍涉大意。

僧格林沁又奏。大沽駐紮兩盟及歸化城馬隊官兵。多係

未經陣戰。努擬於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內。各
抽撥一百名。前往大沽。協同防勦。上年進京。業經奏蒙

允准在案。現已剝行增慶。格瑚額。飭令該官兵。於二月下旬。前赴
大沽防所。至卓索圖盟官兵。自正月二十七日起。業經陸
續全數到防。查得該盟各旗官兵。技藝生疏。馬匹大半疲
瘦。等語。飭珠勒亨等。勤加教演技藝。督催官兵認真喂養
馬匹。復查得喀拉沁塔布囊烏凌阿旗副管旗章京西爾
泰。現年七十二歲。喀拉沁王色伯克多爾濟旗副管旗章
京綽克巴達爾。現年六十一歲。均年力已衰。喀拉沁塔布
囊德勒格爾旗副管旗章京台斐音。現年五十七歲。精神

亦形委頓。難期得力。等已行文該盟盟長。即飭土默特貝子索特那木色登。旗管旗章京巴圖魯桑。迅即來防。以資管帶。俟該員到防後。即令西蘭泰等。各回本旗。

癸卯。給俄羅斯咨文。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俄國使臣伊查照事。吉林地界。不與俄國毗連。曾經屢次咨明貴使臣。乃近聞上年十一月間。貴國多人在烏蘇哩江岸。肆行滋擾。想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未必知悉。貴使臣既現在京師暫居。自應由貴使臣知照。木哩斐岳幅。妥為管束。不可令貴國人潛行登岸滋擾。否則恐該處軍民激忿。反傷兩國和好也。須至咨者。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恒福奏竊照本年正月蒙

恩由內發下銀二萬兩交李僧格林沁帶赴軍營作為隨時獎賞
之需李當即派員解交天津糧臺並飭國瑞到營後查取
各營官兵上年打仗守營數目以憑獎賞茲據查明滿蒙
綠營馬步官兵四千四百五十四名分別等差共用銀三
千八百餘兩各營弁兵荷蒙

恩施無不歡騰感戴逸望

闕廷叩謝

天恩。並提撥銀五十兩。解赴山海關。交增慶等收存。以備將來賞
需。李僧格林沁於二月初五日。自關啟程。初九日到防。李
恆福於初十日。自天津回至大沽海口。李僧格林沁初八
日在蘆臺途次。恭奉寄

諭據何桂清奏。探聞喫啡兵齊等因。欽此。查該夷前次水路受創。
再來報復。由陸路抄襲。原在意中。是以上年。於兩岸礮臺
左近。多方布置。南岸之大沽。草頭沽。北岸之于家堡。唐兒
沽等村。業經挑濠築壘。並於礮臺營壘。周圍栽立木籤竹
籤。攔擋樹柵。此外環濠數道。極為穩固。設或該夷登岸。無
論由何面攻撲。未至頭道濠邊。我兵槍礮可及。該夷斷難

飛越。總之不必集其登岸。可以使之深入。不可使之切近。
營。營內官兵。仍以原數防守裏濠。添調之密雲。熱河官
兵一千名。駐紮大沽。防守裏濠。兩盟馬隊二千名。歸化城
馬隊五百名。分紮兩岸。以備出濠抄擊。現在兵力雖不為
厚。而逐層布置。亦屬嚴密。即使夷人萬餘。足資抵禦。可以
仰慰

宸廬。無煩

聖慮。其大沽濠牆。應需礮位。不敷分撥。查京局新鑄銅噴礮十位。
分存八旗漢軍礮營。擬請

飭撥五位來營。以資防守。海河現已解凍。上下湍流。河岸鐵鏈。被

大塊冰凌。磁環十餘架。現在趕緊修整。一俟冰塊化盡。即將所有鐵籠。計重萬餘斤。現已打成六架。擬再打造四架。共計十架。與原有鐵籠。相間安設。蓋緣嚴密。再等查得永平府屬之昌黎樂亭兩縣。距海僅止數十里。又距北塘三十里之蘆頭鎮。人烟最多。商賈雲集。亦係緊要之區。已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商。捐資挑築環濠。其昌黎樂亭。已各捐有實銀一二萬兩不等。不日即可開工。由各該地方文武。會同紳士。趕緊辦理。誠恐該處文武。不精工作。等公同商酌。查有候補道李麟選。心地樸誠。辦事認真。於防守布置事宜。較為熟悉。已由等。恒福。札委該員。前往督辦。

以專責成。至天津環濠。國瑞到津後。復詳細履勘。其有礙墳墓之處。已經設法繞越。周圍仍共計三十餘里。努西凌阿等恆福。先後前往查看。雖已開工。現在地當凍結未化。招集人夫亦未到齊。其郡城東面海河兩岸。擬築大礮臺二座。並隨牆安設礮洞二十餘門。其餘各面。即隨濠壙建立小礮臺數十座。以備安設礮位。

殊批。覽奏。布置各情。均尚周妥。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本年二月初五日。接准何桂清來咨。以正月二十四日。有暎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上海出口。探聞前往直隸山東交界總隘洋面。豫備攔阻漕船。滋

擾天津地步等因。又經臣咨行沿海在事文武。不動聲色。認真嚴密巡防。一見夷船蹤跡。立即馳奏彙詳。茲據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會同縣探委員王庭輝稟稱。二月初八日午刻。由東南駛來夾板船一隻。在之梁島口停泊。是日申刻。又有火輪船一隻。夾板船二隻。自東南大洋。駛至之梁島。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究竟該船是否俱係夷船。船內是貨是兵。尚未探悉等情。並據該鎮道府。先後咨稟呈報前來。惟查近年夾板夾船。經內地商人。雇用貿易者甚多。上年所停各船。多係前項船隻。船內人等。本不必定皆夷人。惟現在所到船隻。與火輪船一處停泊。且適符大小

四隻之數。恐即上海出口之船。現當漕船北上之際。該夷既有攔阻漕船之說。必須豫為設防。而沿海口岸。尤當杜其窺伺。除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何桂清。直隸總督。恆禱。奉天府府尹。景霖。一體查照防範外。臣惟有督飭在事文武。在於沿海陸路緊要處所。認真實力巡防。一面力行團練。嚴拏奸細。如果該夷等。僅止在彼停船。即可置之不問。否則別有要求。即當察看形勢機宜。隨時奏明。設法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正月內有英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副兵頭尊士。督駕出口。探係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陞洋面

駐紮。為攔阻清船之計。當經諭令僧格林沁等。一體嚴防矣。本日據文煜奏稱。二月初八日。探有火輪船一隻。夾板船三隻。陸續由東南大洋。駛至福山之采島口停泊。其是否盡係夷船。及貨船兵船。現尚未據探悉。而既已違符四隻之數。且該夷前有攔阻清船之說。亟應嚴密防範。以免疏虞。向來夷船所到之處。均賴有沿海居民。接濟食物。更有趨利奸商。與之潛通貿易。夷船遂因此逗遛不去。以後遂難拒絕。貽患無窮。著文煜督飭在事文武。在沿海一帶。曉諭居民。嚴切禁止。使該夷於食物貿易。兩無所得。其船隻亦必不能久停。並著密飭前派護送清船之登州鎮總兵曹逢年。親統師船。督飭將弁。梭織巡查。其海運清

船。有收八山東各口者。並著妥為保護。不使夷船乘便搶掠。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本年二月初九日。接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正月三十。二月初一。等日。窺見大小火輪夷船四隻。在該屬和尚島口外亮子岡洋面停泊。當經李等。飛咨金州錦州副都統。督飭沿海地方官。相機嚴防。並知照

欽差大臣備格林沁。直隸總督。山海關副都統在案。茲於二月十二日。復據金州副都統咨稱。二月初二日巳刻。有夷人六名。駕駛小船上岸。因其並無滋擾情形。未敢孟浪攻擊。隨

密飭該處鋪商。善為開導。據該英聲稱。係英國船隻。載有
夫官名吉必業。並非通商。擬赴天津。到此暫停。後路尚有
大輪船多隻。俟上海聚齊。即行起碇等語。故於初三日。由
鹿子岡退出。東西游奕。至老撻子溝停泊。距岸三十里。試
探水勢。用千里鏡窺看。現經該副都統。督率旗民地方官
嚴防等情。咨行前來。等語。查全州海口。大小十餘處。老水
貼岸者居多。今該夫既稱暫行安碇。尚未入口滋擾。但英
情叵測。既已探量水勢。復用千里鏡窺看。難保其不乘間
登岸肆擾。該處海口。距全州切近。至應水陸設防。以杜窺
伺。等語。除飛飭該旗民地方官。不動聲色。加意防堵外。查

副都統希拉布。駐紮金州。近在咫尺。等復飛咨該副都
統。務須親督兵勇。於所屬各海口。並陸路扼要處所。詳加
布置。嚴密設防。不得委諸地方官弁。致有疏虞。惟該夷既
有赴津之語。虛實固難臆斷。仍應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再金州所屬各海口。
島嶼相聯。此處見有夷船。彼處亦可瞭見。况該夷船隻游
奕無定。而金州各海口。均有弁兵瞭望。一見夷船。不能辨
清口岸。難免不重複馳報。若紛紛具奏。誠恐有煩

聖慮。擬請嗣後如再報有夷船。等酌量輕重緩急。除船隻較多。
另有別情者。仍應由驛馳奏外。若船數無多。僅止游奕者。

仍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並鄰省瀕海各督撫。一體防堵。

殊批。知道了。

癸丑。

諭內閣。江甯布政使薛燠。著賞加巡撫銜。幫辦五口通商事宜。

甲寅。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十四日。接貴使臣來咨。仍以烏蘇哩地界一節。置辯不已。烏蘇哩地屬吉林。既不與俄國毗連。即無所用其分界。其天津所定和約內。並無允許貴國在吉林黑龍江居住之條。其吉

拉明阿等。當時錯誤含糊允許者。亦係由松花江行走。並無常住分界之事。且早奉

諭旨。將伊等分別革職枷號。疊經本處。知照貴國使臣在案。本大臣不肯遷就。正所以守定天津和約辦理也。正月二十八日。覆文內。引及上次知會貴使臣丕等事。貴使臣乃謂已逾八箇月。不必再提。何以奕山錯辦之事。更在一年以外。此時貴使臣尚曉曉提及乎。其烏蘇哩江岸有人滋擾。貴使臣不肯行文查禁。將來設有釁端。皆由貴國背約所致。並非中國無禮也。須至咨者。

乙卯。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
府尹景霖奏。竊等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所屬
和尙島海口。將見火輪船四隻。在彼游奕。並探量水勢。用
千里鏡窺看等情。當經等會同馳奏。並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在案。茲於二月十五
日。准金州副都統咨稱。本月初七日。該夷攜帶杉板四隻。
分赴甘井子等處。尋買牛羊。並未賣給。該夷聲稱擬赴上
海。旋即登杉板回船。揚帆向東南大洋駛去。已無蹤影等
情。咨行前來。等。等伏思金州和尙島海口。距城切近。該夷
船既在彼游奕。探量水勢。並用千里鏡窺看。難保其不去

而復返。尤應嚴密設防。以期有備。惟金州所屬大小海口
十九處。現有兵數百餘名。瞭望防堵。未免較單。等。等。上年
籌辦海防。因金州海口較多。曾由熊岳。挑選兵三百。以備
調遣。今該處海防緊要。已由等。等。咨行該副都統。隨時酌
量。遇有緊急。即行就近飛調。併及防堵。庶免疏虞。

硃批。知道了。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夷船先有四隻北駛。夾
商。擬具八條請辦各緣由。專摺馳奏後。當經江甯藩司薛
煥。將所擬八條。逐一指駁。如天津原議不改一節。內有于

礙中外不使之虞。仍須會商妥協。方能彼此有益。行之久遠。又帶兵至大沽。及天津府城兩節。情同挾制。易啟猜嫌。又彼此不先出文一節。議定後。或各備一文為據。斷不能由中華獨自給文。又何時進京一節。將來即在上海換約。無須進京。又兵費兩抵一節。粵城之四百萬。應否仍行賞給。尚須奏明請

旨。又另貼百萬一節。事出無名。難以照辦。又大沽撤防一節。該夷既欲帶兵赴津。何能先請撤防。層層聲敘透徹。臣履如查。竊持論尚屬正大。經吳煦等。發交華商徐昭珩等。諭令作為己意。向英商妥為開導。英商則先以中華究竟是否議

和令其於初七日內探明回覆。屆期徐昭珩等。告以前年天津定議之後。中華本不用兵。上年噶嚕斯自行肇釁。並非中華好戰。

大皇帝因噶嚕斯無端違約。赫然震怒。飭將條約撤銷。着賠兵費。此時中華斷無求和之議。我等恐礙彼此貿易。並慮爾等入財兩失。是以私自向商。擬俟代為籲懇。何總督轉奏。何總督辦事爽直。兼能曲體商情。如所議毫無窒礙。必肯代乞。

恩施。無如條議難以照辦。我等即不便轉稟。該夷商復又力辯。據云。天津原議五十六款。蒙

皇帝批准。華英大臣互相用印畫押。中華斷無失信於外國之

理。英國雄長西洋。味此尤如他在上海換約時。若實難在上海。即使從北京。若在上海換約。轉不能如味國。該國實

無顏面。斷難照辦。上年天津之仗。味此設防原不為專防英。即使中國。即因設防在先。若不先

撤大沽之防。味此設防之理。尤其和英無撤防之理。嗜嗜嘶亦決不肯議和。此次調到夷兵。實有

二萬二千。味此中國設防何事。二三千萬。若必欲決戰。先將前費備清。然後肯水備。軍餉等項。需銀二三千萬。故嗜嗜嘶立意主戰。

並欲先行擱阻增糧。不完國稅。我等曉以利害。始稍活動。

而又堅欲賠償兵費。方肯罷兵。我等復以本國定章。推敗

推償。上年天津之敗。中華防費亦二千餘萬。自以兩抵為

是。再三譬解。嗜嗜嘶雖不以為然。亦未明言其可否。現仍

準備赴津。決意打仗。若到天津再有敗。明年亦必重來。

報復。總要戰勝而後已。彼時再行議和。更形棘手。我等勉
勸息事。因探知噶噶斯重在不改原約。索賠兵費兩條。因
而公議各認一事。且以不改原約為正辯。照此議和。上年
兵敗船燬。既無賠補。此次又徒勞往返。噶噶斯不能報復。
已覺無顏回國。若欲更改原議。不撤大沽之防。噶噶斯斷
不應允。我等亦難乎為情。徐昭珩等復與之反復辯論。夷
商則以我等躬被

天朝厚德。往來貿易。是以力圖報稱。無如噶噶斯意甚堅執。各
侯從緩再商而散。由吳煦等密稟前來。且查夷商所言。噶
噶斯志存報復。該商等勸導。其報復之念雖稍鬆。而要求

之心仍不減。其情實屬可惡。就現在情形而論。既經華商與英商屢次辯詰。是其機漸有可乘。江蘇海運第三批漕糧二十萬餘石。已於正月二十二日陸續出口。在後之數尚多。臣擬於拜摺後。察看情形。即以督催海運為由。飭委薛燠。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密行籌商。隨機應變。諭令徐昭珩等。妥為羈縻。徐圖補救。以收得尺得寸之效。是否如斯。仰懇

聖主指示機宜。俾得據遵辦理。在後情形。容行隨時馳奏。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夷船北駛。並將英商所擬條款呈覽。當將條款內窒礙之處。逐層指示。復聲明降諭旨。將布政使

薛煥實加巡撫銜。令其幫辦五口通商事宜。本日據何桂清奏。華英各商力圖轉圜情形。並擬飭薛煥馳赴上海。督同吳煦等。密行籌商等語。是該大臣雖未接奉前旨。而所辦通相符合。薛煥於表情尚為熟悉。即著何桂清督同該員。將夷務妥為籌辦。至天津和約既定。而嚙嚙嘶忽復稱兵。是該夷先行背約。並非中國肯失信於外夷。此時兵威既振。豈能將前議之五十六款。悉行照辦。至兵費一層。中國既經得勝。即應該夷賠償。若兩抵不償。已屬通融。安有中國出銀之理。無論後添一百萬。即喚夷四百萬。必欲如願。則啼哭二百萬。亦必效尤。當此各路軍需緊迫。將何以應之。至大沽設防。係海疆應辦之事。並非專為喚啼。

即使和約大定。亦未能遽行裁撤。果使該夷悔罪。誠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內。凡不可行之事。悉聽何桂清裁減。於上海議定以後。或欲援照味英成例。減從來京換約。尚屬可行。總之所擬八條內。窒礙過多。薛煥逐層指駁。尚為透徹。仍著督飭華商與夫商熟為籌酌。至嗾嗾嘶之意。以為今年即再敗。明年尚須報復。在中國歲歲設防。固屬無謂。第不知該夷歲歲稱兵。其經費復何所出。且彼一再戰敗。則允欲自控。安敢屢行犯順。在該夷以此等無理之詞。相為恫喝。亦不可不加指駁。以折服其心。惟該夷等來至中國。主客之勢懸殊。無論為戰為和。均利於。而中國以逸待勞。則宜於應之以緩。以戢其驕志。俾就範圍。

該大臣等固宜據理力爭。尤應委婉開導。自不過於迫切。轉致激之北來。何桂清與薛煥。定能隨機應變。善為羈縻。與之平心妥議。五十六款之中。惟四事最關緊要。前經疊次諄諭。當不煩贅述。

壬戌。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據稱烏蘇哩河口岸。有人滋擾之事。業已行文貴國官員查辦。其見貴使臣意存和好。至黑龍江分界之事。貴國使臣既在彼處。自應與本國將軍商辦。至春融以後。有船數隻前來北塘。現有書信一封。求為送至上海。並擬於三月二十日以後。由

京派人赴北塘等候船隻等語。查向上海轉送書信。及兵
船到北塘停泊。均係和約內所無。礙難允行。相應將原信
發還。至北塘原定係有要事來京。人數無多。准其行走。若
隨帶兵船前來。其意何居。尚恐別國冒充貴國船隻。滋擾
海口。儻經官兵誤傷。反失和好之道。貴國兵船。自應不來
為是。無庸由京令人前往也。須至移咨者。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四十九之五十

W. J. 1/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乙丑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照前奉

諭旨著於春冰泮時督帶防兵親往田莊臺駐紮相機布置等

因欽此○現查田莊臺河口冰雖未泮而前奏金州海口

已見夷船自應及早到防以資布置○隨將前備官兵一千

名揀派協領變成等○分起管帶於二月十六日由省起程○

間二日前進○督親帶馬隊二百名攜帶將軍印信於二十

五日督後行走○俟到防後如有應行布置之處再為隨時

奏請○

硃批知道了。

戊辰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
竊等。奉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查明鄂倫春一項人等。擬於本年春季交差之
後。收羅團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著即照所議辦理。並著
妥議章程等因。欽此。等。查此項牲丁。向分五路。有墨淡阿鄂

倫春。尚皆食餉。當差。其雅法罕鄂倫春。僅止按年捕貢貂
皮。向不當差。亦不食餉。均以游獵為生。散居山野。衣革啖
肉。間以牲畜皮張。易米用度。若遽令遷移內地。不惟與伊
等生計有礙。且各該游獵地方。牲畜蕃滋。多有與俄夷接

壤要隘。儼防範。稍疎。恐夷人乘隙潛趨。占其地面。轉多未
便。若收羅團聚。必須各歸各路。相度山林地勢。擇要安插。
使之就近環居。藉以堵截防範。既可守其地址。不失本業。
亦不致任意遊行。而受夷人籠絡。仍責成該總管等。遴派
諳練妥員。稽察管束。平時聽其各自謀生。遇有緩急。隨時
徵調。再行按日的給口糧藥鉛。並可節省津貼。當將酌議
情形。開列條款。飭交布特哈總管等。率同所屬。覈其利弊。
斟酌損益。詳報前來。等因。復加審定。謹將酌議章程。繪圖
貼說。恭呈。

御覽。

○庫瑪爾一路○大小男丁○一千零八十餘名○向在庫瑪爾
塔哈等處游獵○該處牲畜豐富○若全行移過內興安嶺以
內○轉恐夷人乘隙貪越○且該處舊有運糧要路○與墨爾根
北邊相通○亦應防範○擬將此路鄂倫春○收羅於黑龍江右
岸連西附近一二百里○以少半在庫瑪爾河岸內興安嶺
以外呼密肯山等處○三四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大半在
護魯爾河以上○與該鄂倫春向送口糧大路內興安嶺山
陽○四五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
○畢喇爾一路○大小男丁○三百四十餘名○向在車勒等處
游獵○該處為俄夷接壤○可達省城要路○擬將此路鄂倫春

收羅於要路附近地方。令其在黑龍江右岸。迤西八九十里。不等。內興安嶺內外。占河一帶。三四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

一。托一路。大小男丁。三百三十餘名。該處為俄夷易於潛進之路。自墨爾根城起。北至謨哩勒克。為查邊要路。接連陶力罕山。向係布特哈人等。與鄂倫春。駝送口糧隘口。擬將此路鄂倫春。收羅在布特哈。屯百里以外。內興安嶺以內。鄂斂河兩岸。托河等處。三四百里之內。環居游獵。堵截要隘。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

一。阿哩一路。大小男丁。一百一十餘名。多普庫爾一路。大

小男丁六十餘名。此兩路鄂倫春與墨爾根城切近。擬即收羅分布在兩路查邊要口附近。在內興安嶺以內庫王爾河以上附哩河等處。三百里之內。環居游牧。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惟阿哩多普庫爾托三路鄂倫春。若移在內興安嶺以內備調。其嶺外呼倫貝爾卡倫之東。謨哩勒克一帶地方。平坦遼闊。與該夷接壤。僅隔額爾圖訥一河。恐夷人伺乘隙潛越。亦須嚴防兼顧。查各處鄂倫春原距呼倫貝爾較遠。緩急難期應用。所有呼倫貝爾一帶地方。應即責成向在該處附近游牧之新舊巴爾虎人等。一體防範。擬於呼倫貝爾與該夷會哨卡倫額爾圖訥河以

下布魯河。謨哩勒克河兩處高阜處所。各添設卡倫一處。並在查邊要路額勒霍訥河根河渡口處。各添設卡倫一處。加派官兵坐守。與呼倫貝爾珠爾特依卡倫會哨巡查。遞報信息。以期周密。以上五路鄂倫春所食口糧。均以牲畜皮張易換。向由索倫達呼爾各諸達運送接濟。除庫瑪爾一路。山河過多。擬將夏季口糧。飭令該旗發給執照。由黑龍江水路運送。其餘四路。均令各該諸達。並該旗賣米人等。照舊按季運送。准其易換牲畜皮張。每次每口給米一大斗。均令送至聚集游獵地方。聽其公平交易。不准稍有抑勒。如八旗人等。有願多帶口糧售賣者。亦准一同前

往。任令鄂倫春人等置買俾之充裕。仍派官管帶稽察。僅送米之語。連及賣米人等。貪圖厚利。藉端推脫。耽擱一次者。著該管各官。分別懲辦。准該鄂倫春人等。另覓售主。所欠舊債。概免追索。庶該鄂倫春等。得以源源接濟。不致遠離游獵地方。並令該副管等。將接濟之處。按次結報。以備查覈。除該管官外。仍另派委員。帶同兵役。隨時按路抽查。務令該鄂倫春等。各在指定地方。不准越限游獵。違者趕緊收回。分別懲治。再據該總管等詳稱。鄂倫春五路男丁。按戶比查。雖一千九百五十餘名。除老幼殘廢照料家口外。若遇調遣。可期實在得力者。不過五六百名。現皆外出。

游獵。驟難聚齊。擬俟該管官等。往收本年貢皮。至聚集處。所。逐細查看。一面。晚諭收羅。令其各赴指定地方。一面。擇其漢仗勇壯。烏槍嫻熟者。造冊呈報。並每路挑備官二員。領催兵等。覈計數用。以資管束。儻遇征調。即令迅往招聚。帶赴所指地方。以期無誤。再該鄂倫春等。尚多嗜酒。每為酒米各債。徧索逃避。並有以衣物槍馬抵債。及該語違等。亦向有指差索擾等弊。弊等當隨處稽察嚴禁。務期各安生業。常在所指地方游獵。不致遠離。而期應用。

硃批。另有旨。圖留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特普欽等奏。將鄂倫春牲丁。收羅團聚。分布

要隘。當諭令將如何酌給口糧。不受夷人籠絡之處。妥議章程。具奏。茲據該署將軍等奏稱。酌議章程。繪圖呈覽。所有庫瑪爾。畢喇爾。托阿哩。多普庫爾。五路鄂倫春。著即照所擬地方。令其環居游牧。以備緩急調用。阿哩。多普庫爾。托。三路鄂倫春。既移於內興安嶺以內。其嶺外呼倫貝爾。卡倫之東。謨哩勒克一帶。地方遼闊。恐該夷窺伺。著即責成該處附近游牧之新舊巴爾虎人等。一體防範。並准其於額爾固納河以下。布魯河。謨哩勒克河。兩處。各添設卡倫一處。並在查邊要路。額勒霍納河。根河。渡口處。各添設卡倫一處。加派官兵坐守。與呼倫貝爾。珠爾特。依卡倫會哨巡查。以期周密。該鄂倫春所食口糧。應行接濟。及

挑備官員領催管束之處。均著照特普欽等所擬辦理。鄂倫春
五路男丁。經此次指定地方。設法接濟。並每路挑備官員領催
等管束。即不得令其任意遠離。務須隨時稽察。毋令越限游獵。
致為俄夷籠絡。是為至要。

特普欽等又奏。竊奴才等前因夷情叵測。遵

旨豫籌布置。擬由墨爾根布特哈共挑兵五百名。以備黑龍江城
緩急策應。嗣承

諭旨。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該處旂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勢。並
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儘該夷先啟兵端。亦即督飭兵勇抵禦
等因。欽此。等復經督飭黑龍江城署副都統協領愛紳

奏悉心籌議。擬將沿江兩岸旂屯駐戶開散西丹一體團練備防。先後奏蒙

聖鑒在案。惟查黑龍江左岸沿江一帶。上下四千餘里。除舊有旂屯地界外。其間數十里至百餘里不等。各有夷人村落。自上年冬間。該夷即有強蓋房間。搶取糧石之謠。在在均須防範。轉瞬間。河夷船行駛之際。尤須加意嚴防。以備不虞。該處城垣切近江干。距省八百餘里。孤懸一隅。尤屬堪慮。所有前備團練西丹。既須各守各處。以免顧此失彼之虞。而現在收羅鄂倫春人等。又須兼防各路。調集終需時日。若將前備墨爾根布特哈兩處馬隊官兵。豫先調往常川。

駐守。自春徂秋。需費較繁。當此經費支絀之時。亦不敢不兼思籌計。否則臨期征調。該處距黑龍江城四五百里。亦恐緩不濟急。鄂等反覆籌商。擬將前備官兵五百名。仍令在各該城。操防聽調。另由齊齊哈爾省城。並墨爾根布特哈胡蘭等四城。八旗官屯營站。閑散餘丁內。彙計人數多寡。選擇年力精壯餘丁五百名。作為步隊。酌派官兵管帶。於開江以前。遣赴黑龍江城附近地方。擇要屯紮。扮作民間團練。以期聲勢聯絡。加以該處本城前練養育兵二百八十餘名。協力保護城垣。庶期一呼即至。無誤事機。其管帶教演各官。擬由職官內。擇其曉暢營務者。選派委營總

二員。委參領五員。並由軍功頂翎前鋒領催甲兵內。派委防禦驍騎校各十名。以資管束。仍派甲兵三十名。隨同教演。並攜帶馬匹。巡察哨探。各按各隊。由省城捐製軍械內。分給擡槍鳥槍刀矛等件。勤加教演。以資抵禦。其應需鉛藥鍋帳。由黑龍江城就近發給。俟封江後。查看夷情。如稍安戢。再行奏明撤回。各歸各處團防備用。該委營總委參領各員。係屬職官。在本省備防。應毋庸議。給口米柴薪。惟該官兵等。兩年未得俸餉。擬請照出差借銀之例。覈計日期。酌借銀兩。由應領俸餉按季扣還。不准另有開銷。至委防禦驍騎校甲兵餘丁等。共五百五十名。擬請每名日給

口糧粟米各一倉升。並日給柴薪銀五分。糞扣實銀三分。七釐六毫。以資用度。第查閱散餘丁。向無差徭。概多貧寒。今遠赴團練。若不稍示體恤。未免苦累。擬請每名酌給置買衣服銀六兩。糞實銀四兩五錢一分二釐。其委防禦騎校甲兵共五十名。各帶馬一匹。每日各擬給馬乾銀五分。糞扣實銀三分七釐六毫。自開江起。至封江止。統計七箇月。在防共需口米一千五十五倉石。等。現擬籌捐米石酌給。請免開銷。共需銀六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合無顯懇。

鴻慈由前奉

總旨。劃撥京餉銀四萬兩內。如數動用。另行造冊報部開銷。其餘
銀兩。仍歸俸餉款內備用。如此酌量布置。庶帑項不至多
糜。孤城稍有可恃。而沿江屯戶。亦藉免顧此失彼之虞。儻
必須征調前備官兵。再行奏請調往。亦可緩急無誤。

硃批。依議。戶部知道。

特普欽等又奏。竊^{奴才}等前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奏報
稱。夷酋木哩斐岳幅。有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達河
地方操兵之語。當經奏奉

諭旨。左岸屯地。既已被其侵占。恐其將來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
岸等因。欽此。^{奴才}等遵即飛劄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奏呼倫貝

爾總管珠爾格訥等。派委妥員。遵

旨往查右岸。究係有無英阿達河名目。木酋果否在彼操兵。並密
派佐領富僧阿。前赴呼倫貝爾地方。詳細查探去後。茲據
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報稱。遵劄向夷目布色依。設法
探詢。據稱。英阿達河。在呼倫貝爾附近之額爾圖訥界河
北岸。該夷地界之內。木酋去冬先住該處操兵。從彼已往
奈忒城去等語。奈忒城亦在格爾畢齊界河北岸。均係該
夷界址。距呼倫貝爾若干里數。無憑查考。續據密差佐領
富僧阿呈報。於該處界內周查密訪。並無英阿達河名目。
亦無在附近右岸操兵情事。並據呼倫貝爾總管珠爾格

納○派員分路確查○與佐領富僧阿○所稟無異○惟據該總管
呈報○據巡卡副管烏爾圖那遜稟稱○正月二十八日○行抵
庫克多博卡倫○適有俄夷楚爾海圖卡倫之瑪玉爾紫測
吼來見○告說該夷界內○不得乾柴○可否念兩國和好之道○
許我們由蒙克西堂卡倫處○徑入你們交界那罕臺地方○
砍運松木乾柴○祈為轉報等語○該副管烏爾圖那遜○隨向
拒阻○以不准越界答覆○該總管一面剴飭巡卡守卡各官
嚴加防範○一面呈報前來○等○查那罕臺地方○切近呼倫
貝爾城西四十餘里○其蒙克西里卡倫○至海拉爾二百餘
里○海拉爾河兩岸○皆係新舊巴爾虎人等○游牧之地○斷難

任其闖入。隨即飛速飭履該總管珠爾格訥。務令各卡官兵。加意嚴防。不准任其潛越。妄為。儻該夷必欲越界。搬運木植。即傳聚附近游牧巴爾虎人等。併力抗拒。仍作為該處居民不依。然後官為調處。以杜其窺伺之謀。並嚴飭前派佐領富僧阿幫同辦理去訖。再等。前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泰報稱。海蘭泡地方。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二日。每有夷人三五十名不等。紛紛上往該夷界內各山。砍伐木植。詢俟冰泮。運下使用等語。並據報稱。正月初間。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曾有攜帶婦女。同至黑龍江城賀年之事。並詭詞稱謝兩國和好無事。伊國主亦有來文。不准

生事之語。最其前此折卡蓋房之事。言行相悖。殊難以禮
義較量。愛紳奏。隨以必應體爾國主之心。加意管束下人。
免致有傷和好。向之婉言答覆。按其情形。似聞有團練聲
氣。又因木首遠難。故為此詐偽之舉。虛相聯絡。茲遇又有
砍伐木植等事。鬼域行蹤。實屬變詐莫測。

硃批。知道了。

特普欽等又奏。等。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奏詳稱。前
因烏魯蘇牡丹卡房。被俄夷拆毀後。暫移右岸霍羅綽地
方防守。嗣經察勘霍羅綽卡倫。地勢平坦。夏間瞭望不能
致遠。查有烏魯蘇牡丹對過右岸附近十二里之奇刺杜

丹地方。高阜形勢。與烏魯蘇牡丹相似。儻有夷船。自烏魯蘇牡丹下駛。瞭望馳報。較為迅速。擬請每年冰泮後。將霍羅綽卡倫。移至奇喇牡丹。坐守防範。至冬令船隻守凍之時。仍撤回霍羅綽地方。防守陸路。以資聯絡等情。呈報前來。等查該署副都統所請。於奇喇牡丹地方。添設卡倫。係因地制宜。為防範嚴密起見。自應奏明准照所請辦理。殊批。知道了。

庚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上海夷情。及華夷各商力圖轉圜緣由。於正月二十七。及二月初四等日。先後專

摺馳奏。茲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二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蒙

聖主指授機宜。曲全大局。跪誦之下。莫名欽服。伏查夷商所擬八條。經江甯藩司薛煥。逐層辯駁。交給華商。轉向開導。以後夷商允俟從緩再商。嗣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密稟。華商續向夷商探詢。該夷商等僉稱。喀什噶爾分執。一聞勸其不可用兵之語。便稱我行我法。不為爾等所愚。且甚怒天津誘其中計。我等雖願意息事。一時難以勸令就範。現又接到本國來信。因佛國添兵。嘆兵亦有

續調等語。華商答以俄夷添兵。是欲生事。焉能請我撤防。前擬八條。若非設法議改。亦斷不能轉稟乞恩。夷商復稱議和之舉。出自該商等。保全貿易之見。按噶嚕斯私意。必欲戰勝負和。可以惟所欲為。若能勉允我等所請八條。或者尚可轉圜。遲亦恐來不及等情。並鈔錄新聞紙稟呈前來。查新聞紙本係無據之詞。亦未必盡屬於虛。所稱俄夷添兵。不可不防。且俄夷志在天津。俄夷欲占據舟山。即定海廳之說。與前次探報大略相符。此外封港阻漕等語。上海傳聞。日日有之。雖遠難深信。然噶嚕斯復與布爾噶。嗾狼狽為奸。其情實屬兇狡。惟夷商所擬八條。諸多窒礙。

而該酋因聞各路軍情喫緊。一時難以化解。若拒之已甚。轉無可乘之機。現蒙

聖諭。准其仿照味夷進京換約。正擬飭令薛煥親往會辦。聞續據吳煦等具稟。嘆首前有赴津投文之說。經夷商勸令即在。上海投遞。旋與喇首密議多日。即於二月十七日。由奕夷喊呀嗎佛夷梅爾登。送到噶嚕斯布囉噶隆。照會信函各一件。轉呈到臣。內各有照會大學士公文一件。請為轉遞。臣不敢拘泥。當將照會拆閱。所言甚為狂悖。可惡已極。嘆首首辦天津之役。並非該夷肇釁。欲令中華認咎。是欲我為之文過也。又言不駐京城。雖經額爾琿奏准。後因天津

見仗。該國王復行改議。是欲藉口翻異。彼既可改。則我亦可改也。其賠償兵費。以所請各款照辦之遲速。定數目之多寡。是空言要挾。彼可索費。我亦可索費也。惟仍以進京換約。以禮相待為請。其情概可想見。噶夷所請四條。專重賠償兵費。而又以駐京挾制。餘與噶夷大略相同。又據吳煦等密稟。探聞該夷等兵船。實已陸續遣發。又畏我天津兵威。是以先遞此文。不過自明兵端。不自彼開起見。此又噶嚕嘶自占地步。恐將來再有敗衄。該國王自必添兵援應。並欲以此脅制夷商。使其不為我用之詭計。噶夷本非肇釁之人。大抵隨聲附和。說上年味酋華若翰在京。桂良

等告以天津之仗。非出自聯酋本意。且聯夷兵船不多。早
邀

聖明洞察。該夷諒有所聞。第該酋等自天津滋事以後。從未言及
換約。今忽有此文。臣已分別照覆。允為轉遞。該酋等既有
三十日內等候大學士回文之說。其三十日之內。或可不
致決裂。相應奏請

訓示遵行。一面遵

旨。飭令薛煥。先行前往上海。會督吳煦等。密諭華商。籠絡夷商。為
設法鈴制之計。海運第四批漕糧。計期已將兌竣。臣已會
同撫臣徐有壬。密飭薛煥。吳煦等。偵探夷情。與蘇藩司王

有驗辦的辦理。以重正供。上海英兵船。二月初三以前。共存六隻。初三以後。共有進口兵船六隻。出口兵船五隻。出口之船。探有兩隻北駛。英兵頭。探聞已到香港。有不自至上海之信。英梅爾登。自吳煦等將撤防索費兩事。回覆以後。亦未復來理說。除仍會同撫臣。督飭薛煥等。設法羈縻。相機妥辦。一面密探該夷舉動。隨時具奏。並將該首等。照會大學士之文。封送軍機處。聽候

訓示外。理合恭摺密奏。並照錄新聞紙一件。及往來照會信函四件。一併恭呈。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英船各首。呈遞照會。意存挾制。並鈔錄

新聞紙呈覽一摺。噶喇特各酋。呈遞大學士公文。有欲令中華認
咎。派員赴津迎接。及長駐京城。賠償兵費各節。大致相同。所言
狂悖已極。已由軍機大臣。照會何桂清。轉覆該酋矣。所遞譯出
該夷新聞紙。有噶喇特增兵共有三萬之衆。攜帶礮械等具。仍攻
天津。并有於北塘左右。覓得水勢深處登岸。直抄津口礮臺之
後等語。雖不足深信。然噶喇特與噶喇特。狼狽為奸。其情兇
狡。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礮臺之後。亦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
恆福。相度形勢。妥為布置。務使防禦周密。計出萬全。方操勝算。
毋涉大意。原摺及所呈新聞紙。著鈔給閱看。俄酋伊格那提業
幅。因吉林地界一事。不允所請。呈遞照會。有兵船數隻。欲來北

塘○並有俄夷書信○求為由京送至上海等語○當經給與照會○將原信發還○現屆春融○如有俄夷兵船○前來北塘○借格林沁等節○告以原定和約○並無兵船前來之語○所立專條○係海口無事之時○方准俄夷由北塘行走○現在海口設防○若隨帶兵船前來○則各國言語像貌○無從辨認○且恐別國冒充滋擾○儻被官兵誤傷○反失和好○勿得在海口逗遛○致多不便○該夷若以解送槍斃為名○駛至近岸○著仍遵前旨○令在攔江沙外停泊○由內地另派小船○搬運進口○仍當嚴密防範○至在京俄酋聲稱○派人前赴北塘○難保不別生詭計○如果有俄夷由京來至北塘○著該大臣等嚴密查訪拏獲○派人解京○毋令窺探虛實○是為至要○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轉行事。昨准貴大臣來咨。並遞到英國使臣噶照會一件。披閱之下。良深駭異。內如

欽差大臣桂等。未將北塘河口敘及一節。查上年

欽差大臣桂等。在上海專候英國使臣。面議換約事宜。迨探聞該

使臣噶。已到吳淞海口。即經該大臣等。疊次照會。約期相

見。原擬告知大沽設防。應由北塘行走。乃該使臣拒而不

見。復經

欽差大臣桂等。知照該國兵船。萬不可駛過。攔江沙等語。而英國

使臣噶。置之不理。迨到天津海口後。直隸總督恆。差員投

遞公文照會。由北塘行走。並送食物。該使臣概不收受。遠

將船隻駛入大沽。毀我防具。豈得謂北塘行走之說。絲毫
不令聞知耶。且該國既來換約。何以隨帶兵船。顯係有心
尋釁。何以反謂中國失禮。至大沽之設備。亦非為備防英
國。設竟有他國兵船。冒用英國旗幟前來。豈能聽其無禮。
即將來互換和約之後。大沽之防。亦不能撤也。又如賠償
各項。並送還礮械船隻一節。亦屬非理。中國所用兵費。實
屬繁多。且如廣東福建。以至天津沿海。歷來設防。為費不
下數千百萬。如向英國索賠。則英國所費。尚不及中國之
半。至送還礮船一節。前年英國將大沽礮臺拆毀。得我礮
位若干。英國又當如何賠償。况英國船礮半沈海中。中國

毫無所得。均可置之毋議。又如換約以後。通融別地居住。應作罷論一節。查互換和約以後。或擇別地居住。或以要務隨時往來。前經英國使臣額。與

欽差大臣桂等議定通融辦理。今該使臣以通融之議。作為罷論。尤出情理之外。上年味國換約以後。改定噸鈔章程。及在臺灣潮州通商。經英國使臣額請照辦。雖英國並未換約。大皇帝仁慈。寬待外國。體恤商情。一體施恩准行。英國亦當知感激。若云議定通融辦理之事。可以罷議。則中國已許英國照味國改定噸鈔通商各節。亦無不可罷議。至該使臣所請北來換約。以禮相待之處。如該使臣真心和好。凡和約

內應行通融辦理
無異說後。不帶兵
中國必不答其既
辦理。儻必欲多帶
則應聽海口辦防
語多悖謬。不足深
貴大臣。即行轉生
須至啟者。

辦理軍機處。為次
國公使。亦。公文一

進京換約。不意被中國防堵官員攔回。並擊毀船隻。賠償
兵費等語。所言殊屬非是。上年五月。英國不遵理諭。毀我
海口防具。致起兵端。本非中國失信。擘咪二國並未隨同
附和。彼時海口官員。尚派人探訪擘咪二國船隻。今其由
北塘進京。而擘國船隻已經遠去。僅有咪國船隻。至北塘
換約。是擘國並未先行照會。亦隨同前來。何得謂之攔回。
況該國去後。貴大臣曾於上海付給照會。擘國既未隨同
接仗。如願換約。即由北塘照咪國一例辦理。已經行知在
案。至擊壞船隻。賠償兵費一節。擘國既未與中國交兵。何
以被中國將船隻擊毀。若云賠償兵費。則中國歷年之兵

費○豈止數千百萬○即兩相償○尚不敷中國所費之半○況去
歲○佛國求照味國在臺灣等處通商納鈔○

大皇帝仁慈○寬待外國○並體恤商情○故雖和約未換○亦准其照味
國一體納鈔○是待佛國不為不厚○今不獨不知感激○且反
出怨免攻擊○賠還兵費之語○且行文本處○直云限日照會
種種情節○尤出情理之外○至長駐京師一節○查天津所定
和約○本無此條○惟第二條內○祇載凡與中國有立章程之
國○或派本國欽差公使等○進京長駐者○佛國亦能照辦之
語○上年英國屢次懇請○經

欽差大臣桂等○向該國業已言明○不長駐京○是駐京一事○佛國是

無庸再議。所請准其北來換約一節。如佛國於和約內。應行通融辦理事宜。肯聽責大臣斟酌。在上海定議。各無異說。後仍照和約。少帶從人。中國亦必以禮相待。准其前來換約。斷無隨帶兵船前來之理。然仍須由北塘行走。若隨帶兵船。並仍由大沽海口前來。則是佛國並非真心換約。反失和好之道。恐生疑忌。諸多未便。以上各節。應由貴大臣。即行轉告該使。臣查照可也。須至啟者。

新聞紙。

英國發來中國之兵。現又加增。除水手外。現發黑白兵各一萬。佛國日前發兵八千。現亦加二千。湊成一萬之數。總

共英佛兩國登岸交戰者有三萬之衆。

該糧食軍器船現加至八號之數。每號可裝三萬餘擔。第一至第五號已經開行。第六七八號現亦趕裝軍器。指日亦可啟行。

現今英國動兵欲往中原盡力而行。有大銅轟要到中原。現至沙吞吞地方已經載在海末來亞船上。至亞拉山由亞拉山至所合司。因所合司定有船隻可載此轟到香港。佛蘭西進中國之兵盡已啟行。兵船現在亦已加增。英國連日有獻策者云。此次到中華交戰不宜到天津。緣天津河難進。且泥灘數十里。難以登岸。即登岸亦難抵京。因路途

梗阻。河道甚多。雖有橋梁。必先毀去。加以蒙古馬隊。由險地衝來。難保無慮。莫若效道光年間。復踞南京。不憂和事不成。且長江深闊。兵船易於往來。兵船泊至城脚。真萬全之策。有云此策不善。道光年間非今日可比。彼時北京米糧。全由糧河運京。彼時番兵。非以踞南京為重。乃以截糧河為重。今日糧河已塞。北京米糧。全靠海運。是以此次仍攻天津。方能截海運之米糧也。且番兵守廣州兩載。中國竟不以為意。今何故又徒守別城耶。且查八年額爾琿踞天津。未及幾日。大事已辦妥。由此觀來。現在踞天津。勝於南京多矣。雖有泥灘難行。道路梗阻。塞河斷橋。馬隊衝出。

諸情事。然番兵於此次。俱已豫備浮木礮臺。泥灘木排。上城。輕梯。渡江浮橋等件。若馬隊衝出。番兵亦有馬隊接仗。三萬之衆。何愁不能到京耶。况番兵現於北塘左右。寬得水勢深處。登岸無難。若由該處登岸。直抄津口礮臺之後。先將礮臺攻毀。即行攻克天津。後進京都。大事成矣。現聞得新選佛首名冒斗班。已於本月初間到香港。日內亦可到上海。

又聞得佛兵到中國時。必取舟山地方。以為屯兵之所。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何桂清奏。夷首意在脅制夷商。並接收陞佛

各酋照會公文呈覽一摺。業經諭令軍機處。按照來文情節。分別咨覆該大臣。轉覆該酋矣。照會言詞。諸多狂悖。而尤於駐京賠費二層。曉曉置辯。可見其意所專注。強詞奪理。該大臣以覆文給予閱看後。即當飭令薛煥。督同吳煦等。密諭華商。籠絡夷商。設法詳細開導。以期消患未萌。無論駐京一事。從前已說通融。斷不能再准。即擇地居住之說。亦不可行。該國通商處所。皆有領事官住居。何又添出官員。居住不通商處所。道光年間。從無此事。亦不可行。至索償兵費一節。嘆夷費由自啟。本無賠償之理。且中國所費。豈止數千百萬。應向該夷索令賠償。除抵還四百萬外。尚須我給中國。惟夷情惟利是視。未必聽從。萬不得

已亦須將兵費二百萬抵償。其賠貨之二百萬。作為華商分年代賠。務令交還廣東省城。佛夷之二百萬。亦准此辦理。至增添口岸一節。除長江內固不可行。此外英國所求牛莊。登州。皆與天津逼近。亦難允准。只可照味夷增潮州臺灣二口。此外不增。如必不得已。英國可再添其所請之瓊州一處。佛國可再添其所請之淡水一處。連潮州臺灣已共添四口。不為少矣。以上各條。何桂清等先勿宣露。應俟該夷悔罪求和。以為轉圜地步。如該夷等於應行通融事宜。悉聽該大臣等斟酌。各無異說。真心換約。方能援照味夷成案。准由北塘行走。若欲大沽撤防。可告以中國設防。雖換約之後。亦不能撤也。其遊歷內地。及長江設

立馬頭二條。該大臣等務當竭力消弭。蓋一與換約。即當永遠
進行。毋貽後日無窮之患。總之該夷此次照會。雖不露求和之
意。已屬外強中乾。其情大可想見。全在該大臣等迎機以導。妥
為辦理。方不負朕委任也。如果該夷不聽開導。船隻竟行北駛。
即著薛煥馳驛來京。不可耽延。

戊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初八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何桂清奏。英佛各酋。呈遞照會。並鈔錄新聞紙。有英佛增兵
共有三萬之衆。於北塘左右登岸等因。欽此。查英佛各酋。所稱

增兵三萬。固不足深信。亦不可不加意嚴防。北塘雖未設守。而左右皆係鹽灘。該夷登岸不易。即使冒險越過鹽灘。北塘後路。現有馬步各營。該夷亦不能直抄礮臺之後。夷兵果有三萬。現在馬步兵力。加緊逐層布置。足資抵禦。可以仰慰。

宸廑。至俄酋欲派人前赴北塘。等已密委妥員。在天津大沽蘆臺營城北塘等處。不動聲色。留心密查。如有俄夷前來窺探。一經拏獲。即行派人解京。再查英佛各酋。自上年五月受創之後。初未嘗不即圖報復。揆其兵力。有所未逮。更恐再經失挫。難以為國。欲就我求和。既慮我索兵費。又慮海

外各國從此輕侮。是以屢經風示夷商。冀其轉圜。而仍以虛聲恐嚇。藉此不失體面。此等情形。已屬顯然者一也。上年該夷攜帶兵船。駛至海口。係屬有心。以兵力要挾。是以明知大學士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多時。並不往見。惟恐窺破奸計。豫為隄防。不能逞其狂悖。本年果欲增兵報復。上海必不稍露風聲。節次何桂清奏報。探聞夷兵或稱二萬五千。或稱三萬。兵船若干隻。礮火若干位。上海添蓋棚廠。不日兵到。栖止。某商認辨麪食。某商認辨牛肉。明目張膽。隨意宣揚。至愚之人。計不出此。况非至愚。夫兵行詭道。千里襲人。則當銜枚臥鼓。出其不意。攻其無防。焉肯使

人知覺。豫作準備。是其有意求和。不肯先出諸口。此等情
形。已屬顯然者二也。夷商夷酋。何所區別。言未出口。他人
難以窺測。夷商窺測。噶嚕斯之意。欲請中國先行給予一
文。囑其弭兵。約其何時赴津。何時進京。兵費兩不賠償。噶
酋有心就撫。投意夷商。而又將萬難准行數條。故意刁難。
欲使我先行給伊照會。此等情形。已屬顯然者三也。上海
道吳煦等。歷次與夷商辯論之詞。不抗不卑。頗為得體。且
辦理一切均合機宜。惟此次接收該夷給大學士照會。並
允其轉稟代表奏辦理。似為失計。無論所言如何狂悖。要挾。
總是照會先自彼出。則我措詞立論。皆易著手。該酋在上。

海將一年。大言恫嚇。虛壯聲威。百計圖維。詭詐畢露。因我不墮奸計。萬分情急。不能忍耐。是以另生小巧。專給大學士照會。以避自彼求和。且該夷二十年來。養成驕性。一旦望其俯首帖耳。搖尾乞憐。是誠不能。所以照會內。仍不免有狂悖字句。在吳煦等。當告以兩江總督。係中國重臣。又係辦理夷務。

欽差。此文不能寄京。即當送呈。

欽差辦理。該大臣接到此文。立即答覆。先責其上年之不遵理論。

然後婉言訓斥。妥為安撫。果能悔過。許以奏請。

恩施。免交兵費。仍准照舊通商。若不願和好。仍要報復。前在大沽。

受創。自應再往大沽決戰。方不夫爾國體面。戰勝則任爾
所為。僕再挫敗。毋貽後悔。如此答復。亦斷不至決裂。該夷
勢必強詞置辯。於漸次就我範圍之中。仍寓要求謀利之
意。無傷大體而有利於彼者。無妨俯允數條。既可稍如其
意。又足全具體面。息兵就撫。在此一舉。過此機會。辦理又
費周章。此次該夷固屬不能忍耐。先出照會。仍藉此嘗試。
看我如何答覆。今該大臣與該夷照會。遽允為轉遞。
京師未免示之以弱。該夷既經窺破。從此意外要挾。不一而
足。稍拂其意。必以兵力脅制。兩江總督何桂清。接奉
批摺。自應照會該夷。而該夷復文。勢必另有一番要求。可否

飭下該督臣體查情形。儻該夷情詞恭順。所請似可俯允。自當代
奏請

旨。如仍前狂悖。所請難以准行。應即飭駁。不得遷就拘泥。致令該
夷視為輕易。至上海係通商之處。該夷不肯滋擾。勢必沿
海窺伺。大沽布置地勢。該夷盡知。非計出萬全。不敢輕舉
妄動。即或駛至。不過停泊游移。假以投文為名。窺探虛實。
暗施奸計。擊等公同商酌。夷船駛至。投遞照會。概不接收。
令其仍回上海。告以該處有專辦夷務大臣。看其如何舉
動。現在惟有將各處礮臺營壘。嚴密布置。以期穩固。惟土
性不堅。乾則酥裂。一遭陰雨潮浸。即行脫落。必須不時修

補。現當防務萬分喫緊之際。明知餉項不能充裕。亦不敢
顧惜經費。有誤事機。本年大沽。山海關。防兵加添數千名。
月支餉銀甚鉅。幸蒙

皇上天恩。由部撥解銀二十萬兩。連直隸設法勸捐。藩庫籌款接
濟。計可放至四月。四月以後。尚在無著。等趕緊設法籌
畫。儘力勸捐。能否捐有成數。再行具奏請

旨。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旨相度地勢。妥為布置一摺。
所稱北塘後路。有馬步各營。該夷不能直抄礮臺之後。辦理自
必妥協。所料該夷情形。亦能洞悉。至此次接收該夷。給大學士

照會業經何桂清允其轉遞。以後難以拒絕。若該夷到津。有求
遞大學士文書。恆福不妨拒絕。至前諭何桂清。喚喇二夷應議
各節。必須在上海說定。方准其照味夷之例辦理。並非令其至
北塘再議也。儻該夷駛至大沽海口。不投照會。徑開礮臺。毀我
防具。該大臣等自應開礮轟擊。痛加勦洗。或該夷假投遞文書
為名。仍欲拆毀防具。闖入大沽。亦不可不加懲創。若該夷投遞
文書。並無築營情形。著恆福派員前往收接。看其如何措詞。如
已在上海議定。並未帶有兵船。即酌量允其代奏。若語言狂悖。
別有要挾。即行拒絕。告以應回上海。與辦理通商之欽差商議。
此地不能接收。儻該夷恃強狂悖。即可置之不理。若仍有意尋

釁○直○攻○礮○臺○亦○即○督○兵○轟○擊○如○此○分○別○辦○理○不○致○過○激○使○該○夷○無○所○藉○口○方○為○妥○協○其○間○操○縱○機○宜○該○大○臣○等○務○須○臨○時○斟酌○辦○理○是○為○至○要○若○該○夷○已○遞○照○會○並○無○悖○慢○之○詞○又○無○毀○防○情○形○該○大○臣○等○即○督○兵○轟○擊○使○該○夷○有○所○藉○口○更○激○其○決○戰○之○心○亦○必○惟○僧○格○林○沁○等○是○問○

己卯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於○本○年○二○月○二○十○五○日○督○兵○攜○印○由○省○起○程○當○經○奏○明○在○案○茲○於○二○月○二○十○九○日○馳○抵○田○莊○臺○防○所○各○起○馬○步○官○兵○一○千○二○百○名○均○已○到○齊○隨○即○分○撥○南○北○兩○岸○三○營○駐○紮○申○明○紀○律○傳○知○各○營○將○弁○務○須○嚴○肅○整

齊一體鎮靜。其槍礮技藝仍令防兵按日操演。務使精嫻。並委員協同紳士。督率民團。勤加習練。復於南北兩岸礮子房立料一帶大小湖溝地方。業經豫為詳細環勘。以備安置疑兵。臨時設伏。至兩岸礮臺營繕。遵奉

諭旨。加高培厚。所需物料。早經剴飭地方官備齊。運赴工次。現在河冰未泮。土脈尚欠融和。惟防所要工。未便延緩。已於三月初二日開工。漸次興作。查田莊臺原設礮臺。礮位無多。沿河隄岸。地勢較高。礮路之遠近。必須酌中適用。而河灣水面相距不遠。若將岸上礮臺丈尺。再行加增。則迎擊愈覺臨高射下。轉不得力。等相度形勢。似應因地制宜。擬將

礮臺兩旁加寬培厚。且可多設礮位。其營牆內外均照議
加添木椿。用土培築。務令堅厚穩固。藉資抵禦。惟此次培
修工費。雖比上年工程較減。而營牆兩面俱用木植。需費
未免浩繁。現仍極力樽節。嚴飭匠役。實力修作。不准草率
偷減。總期工歸實用。餉不虛糜。其加高培厚丈尺作法。容
旨隨時酌量。工竣時再行繪圖。詳細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廣東巡撫耆齡奏竊。才前在江西省城。承准軍機大臣密
寄欽奉

上諭粵東自勞崇光入城任事以後。疊據奏報。在城夷兵無多。民
夷尚相安等因。欽此。又於贛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欽奉
上諭。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等因。欽此。○前因病未痊愈。驟難赴
任。當派隨員先行赴粵查探。茲○行抵贛郡。適委員自粵
拆回。又有粵省來見官紳。○詳細詢問。知廣東省城。夷兵
來去無常。現在不過一、二千人。省河內添造小船數百隻。
每隻可載數十人。時赴香港。時泊省河。並在省河扼要之
沙面地方。填海築房。○奸細所在皆有。不可勝計。且每日有
夷人二名。常在督○署中。往來文報。該夷均登號簿。此外
各衙門。夷人亦間或前往。查看文卷。勞崇光所用武弁陶

培昌○及候補知縣許慶溶○與外間暗通消息○是以各官舉
動○夷人無不周知○喚喇夷酋○現居將軍○學政○藩司○三衙署
及廣州府○南海縣○兩學宮○以為辦事之所○上年九十月間
夷人將省城周圍丈量○欲向民間按月收取房租○經勞崇
光允以官為代收○遂於總局○每月提給銀二萬兩○並未取
之於民○而省城內外商賈貿易○地方官先欲抽取釐金○實
為夷人阻撓○其佛山鎮釐務○因承辦委員所定章程○過於
繁細○以致窒礙難行○勞崇光到任後○派委在籍知府潘世
榮○候補知府段詰○辦理洋藥抽釐○有漏稅奸民○經段詰等
查獲管押○該民親屬赴訴喚夷○情願受罰○夷酋吧嘔禮○令

人轉告釐局。該委員段詰。惡其恃夷挾制。笞責三百。吧嘰
禮聞知。即親自前來。將段詰帶往將軍衙署。聲言亦將如
數笞責。經南海縣知縣華廷傑。往為剖解。始得釋回。其省
城民情。當夷人初入城時。紳民紛紛遷避。後以該夷在城
日久。多方要結人心。無識愚民。還者日衆。而富紳大族。遂
亦稍稍歸來。約計現在城內紳民。去而復返者。已有十之
六七。無業貧民。並有供其役使。甚至賣身於夷。至存城兵
丁。因從前已被該夷。將軍器全行收去。氣已甚。且有與
夷人結為姻親者。此廣東省城近來大概情形也。勢伏查
廣東民情。勇敢堅定。素與夷人為讎。乃自該夷入城之後。

被其威脅利誘○歷時三年○轉為所用○此日民情○迥非昔
日可比○該夷既在觀音山紮營○復占踞各官衙署○現人
在沙面地方○填海築房○以扼省河衝要○根柢日深○奸謀
叵測○此時若調客兵進取○恐難尅期奏功○弊才愚昧之見
今日辦理粵省夷務○入手要著○必先激勵士氣○收拾民
心○掃除土匪○力行團練○而於該夷則仍不動聲色○俾無
疑忌○俟機有可乘○藉資民力○明攻暗襲○使該夷知衆怒
難犯○駐足無方○庶可驅之出境○收復省垣○容俟行抵粵
東境內○妥籌辦理○並確探喫辨夷情○聯合兵數增減○以
及作何舉動○隨時奏

聞○至勞崇光身處城中○夷人防閑甚密○誠恐一時難以抽身出省○

且左右既有奸細○前奉

諭旨○亦不敢遽行傳知○免致漏洩○

硃批覽奏均悉○

戊子○兩廣總督勞崇光奏○近日夷務情形○現偵探確實○

夷兵約一萬二千人○粵夷兵約八千人○已陸續自伊本國

開船○三月內可以到齊○粵夷新兵頭孟朵那○先到香港○旋

來至省城○在觀音山一宿而去○並未來○臣著獨見現聞已

赴上海○喚夷新兵頭葛藍○亦已到香港○尚未聞來至省城○

據商人等密報○該夷有馬隊兵二千○將赴山東利津海口○

登岸。由武定府陸路直趨天津。以臣揣之。馬二千匹。由火輪船航海七八萬里而來。似非情理。且由利津陸路至天津。並非衝途。一千人安敢冒昧深入。難保非故騰此說。使我備多力分。惟既有此議。不敢不據以上

聞。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暗中布置防範。以期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據勞崇光奏。近日夷務情形。請飭布置防範等語。所稱嗾嘯夷兵。陸續由本國分赴香港上海等處。與何桂清等探聞之詞。大略相同。惟據稱商人密報。有馬隊二千。將赴山東利津海口登岸。由武定府陸路直赴天津各等語。該夷多帶馬

匹。遠涉重洋。似無其理。然所歷閩廣浙蘇等省。隨處可以買馬。亦難保必無其事。山東省兵力單薄。前據文煜奏。籌辦海防。擬令青州適中之地。駐紮重兵。以備聞警策應。其各海口未能設備。利津毗連天津。既有所聞。自應早為布置。著僧格林沁。即派委員。前往察看形勢。應如何扼要守禦。使其不能深入之處。妥籌辦理。一面飛咨文煜。知悉可也。勞崇光原奏。著鈔給閱看。

庚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近日運米商船。陸續進口。查詢上海夷人。並無動靜。海面亦不見夷船行駛。惟節據登州鎮總兵曾達年稟報。夷船數隻。在之罘。

島長山島芙蓉島等處。或停泊一二日。或來往遊移。輒忽
靡定。夷情叵測。不知其意何屬。等惟有水旱兩路加意
嚴防。不敢稍涉大意。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於咸豐十年三月初三十四
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八等日。

上諭二道。並軍機處咨會二件。當即繕備照會鈔粘咨文。飭發江
藩司薛煥轉給。英佛二酋去後。伏查英酋嗜嗜斯。其志本
在報復。前此照會之文。該酋以燕渠先講理。如不允所請。

再行動兵。適值杭湖警報頻仍。松江一帶。相率戒嚴。上海人民遷徙。市井蕭條。各夷領事。編譯人等。時至道署探討消息。夷商亦向華商詢問情形。噶嚕斯從而生心。益思脅制。臣當即飭委薛煥。以察看海運為由。馳赴上海。設法辦理。幸杭城於數日內克復。噶嚕斯等靜候回文。尚無動作。三月十八日。接到臣鈔粘咨會之文。噶嚕斯閱後。大肆咆哮。內北塘換約一層。尤為忿怒。遂同喇首。嘯嘯。商議多時。十九日。復集夷商。先行責備。以此次勞師動眾。糜費糧餉。所爭祇在大沽進京。爾等從前議立條款。總謂可以言和。茲復文為此。毫無願和之意。可見爾等盡係謊言。惟

有一意決戰。夷商則以所請太奢。多方割削。普魯斯置之不理。二十日。華商復囑夷商往詢。有無復軍機處之文。據普魯斯云。將來到京面言。此時無可再復等語。揆最情形。已將決裂。並探聞英佛兩夷。在日本等處買馬千餘匹。送至上海之虹口地方喂養。一面趕製鞍轡。又令木工造叉式木架。鑽有多孔。行用木人乘馬。中藏火器。以為陸路衝突之用。不知是否確實。又聞前遣火輪船北駛。已於成山縣之海山。紮有夷兵。因成山對峙一山。中間一百五十里。凡船隻赴北洋者。均經此口。該夷兵專為攔阻漕船。及商貨船隻而設。又聞普魯斯之意。兵船到齊。概赴天津。並有

附近數處。到亦侵犯。薛煥等。因時勢孔迫。密諭華商。再行轉告夷商。設法阻其北犯。無如該首意頗堅決。總以不能由大沽進口換約。及帶兵赴津為憾。夷商又以中外用兵。不干我等之事。而攔阻漕船。不令南北貨船來往。直是絕我生機。即中華商人亦不甘心。誠恐眾怒難犯。嗾魯斯悻悻而散。華商擬即邀集河船人等。與之講理。據薛煥等鈔錄新聞紙三件前來。最與前浙江鹽運使潘仕成錄送相符。臣查嗾魯斯桀驁情形。實堪髮指。自夷商議擬八條以後。該首意謂可以照行。經薛煥逐層辯駁。該首復與嗾魯備是照會。則以駐京索費二事為主腦。尚係要求之

價技。及至軍機處逐層指飭。該酋又因北塘換約一節。大為拂意。犬羊之性。難以理論。果其決意報復。亦斷非口舌所能爭。臣惟有諄飭薛煥等。會督華商。籠絡夷商。委婉開導。設法羈縻。至布爾布隆。大抵悉聽噶魯斯主持。該酋隨聲附和而已。上海夷船。自二月下旬後。往來無常。現在停泊上海者。尚有十餘隻。聞喚夷兵頭葛蘭。喚夷兵頭冒牛班。現已來至上海。該二夷兵船。有三月杪閏月初到。齊之說。為期漸近。雖夷商尚為我用。轉圜實多棘手。除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密飭沿海各縣營。妥為防範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

咸京將軍直隸督臣。山東浙江撫臣。一體備防。仍再密探情
形。隨時馳奏。萬一不遵理論。徑行北駛。即飭薛煥遵

旨馳驛北上。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首接到回文。報復之念益堅。一措。據
稱三月十三日。晉魯甯與夷商公議。先遣兩輪船赴北洋聽信。
攔阻漕船。並阻南北往來商船。另遣輪船赴舟山聽信。占踞定
海。以為接應夷商等因。先經華商開導。再三勸阻未允。十四日。
果有輪船二隻北駛。十五十七等日。復有輪船二隻南駛。並聞
英神兩夷。在日本等處。頭馬千餘匹。送至上海之虹口地方。銀

養製造又式木架。鑽有多孔。欲用木人乘馬。中藏火器。以為陸路衝突之用。又聞前遣輪船北駛。已於成山外之海山。紮有夷兵。專為攔阻漕船。尚船。普魯斯之意。兵船到齊。概赴天津附近數處。一齊侵犯等語。夷商普魯斯接到咨會。決意用兵。已有夷船北駛。自應嚴密防範。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恆福。希置周妥。著即時時偵探。相機堵禦。該夷既有同時侵犯各口之說。則山海關。威遠山。東各海口。亦應一體嚴防。著僧格林沁。玉明。文煜。督飭在防員弁。認真守禦。毋稍大意。現在江浙漕船到津者。數已不少。該夷既欲攔截往來。此項收泊沙船。或令其暫泊口內。或令其放洋。著僧格林沁。恆福。妥籌辦理。其未經收口之船。一

遇夷船攔阻。或赴奉天。山東暫時停泊。王明文煜亦當熟籌辦法。令該夷搶掠。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二十五

--	--	--	--	--	--	--	--	--	--	--

397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咸豐十年庚申閏三月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客報復之念益堅。現仍擬設法開導一摺。此次英酋嚙嚙。接到軍機處駁飭回文。大為拂意。既先遣輪船南北分駛。復有兩國發兵。即到上海。并分踞竄擾等語。蓋見回文詞氣和平。故作此虛聲恫喝之言。以其盡如其願。仍是該夷得步進步之慣技。上年英夷赴津。先行背約。致為我師所挫。實屬咎由自取。即將從前所議條約。概作罷論。在我亦為理直。乃猶許其悔罪輸誠。仍由何桂清與講明條款。即准其照味夷之例。北來換約。我中國相待之恩。可謂寬大。

乃該夷不自引咎。不遵開導。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國豈能俯首受其挾制。現在天津等處。設防嚴密。如果該夷帶兵前來。惟有與之決戰。但此次斥兵之後。該夷斷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議條約。概作罷論。著何桂清。即令薛煥等傳諭夷商。使該夷知悉。至前諭通融辦理各條。總須在上海議定。毫無疑意。方准北來。不帶兵船。由北塘登岸進京換約。儻條款未定。貿然即至天津。無人與之會議。亦須堅執前說。勿涉游移。該大臣仍飭薛煥等。妥為駕馭。相機開導。竭力挽回。不致驟然決裂。方為不負委任。

丙申。河南道御史楊榮緒奏。臣聞粵東省城。自夷人竄入。

以來。居民已不聊生。近年更有一種匪徒。拐擄良民。販與
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
屬之黃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
招買。名為招中國人傭工。實不知作何驅使。每次買出外
洋。皆滿載而去。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
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為之裹足。民情恟懼異常。聞該地方
官。不特不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於是匪徒益肆行無忌。
公然糾眾。日以擄人轉販為事。此等惡風。若不嚴行懲辦。
日甚一日。良民受害。固不堪言。而夷人多得內地民人為
用。其患尤不可問。且恐將來不獨粵省為然。亟應早防其

漸。夷人招買人口。全在匪徒從中轉販。地方官嚴禁內匪。其理甚正。夷人亦不至有詞。敬請

敕下該省督撫。速將略賣良民之匪。盡法懲治。庶民害可以永除。而邊禁從此嚴肅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粵東省城近有匪徒拐擄良民。販與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屬之黃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招買。每次買出外洋。皆滿載而去。該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為之裹足。地方官不特不為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各等語。匪徒擄人轉販外夷。例禁甚嚴。該夷人招買

人口。若無內地匪徒貪利。從中轉販。豈能滿載出洋。地方官果能嚴禁。亦不至如此肆行無忌。且以地方官懲辦本地匪徒。與該夷毫無干涉。夷人亦無從饒舌。何以不行禁止。反為出示。聽其自賣。著耆齡查明。即行嚴禁。從重懲辦。以期匪徒斂跡。內地良民。不至為該夷所掠。並查明出示聽賣之地方官。從嚴參辦。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

丁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閏三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三十日奉

上諭。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報復之意益堅等因。欽此。遵查前

據何桂清奏報。該夷所請各條。斷難准行。既經駁飭。該夷
勢必肆其狂悖。至應加意慎防。以昭嚴密。三月二十八日。
據哨探官兵報稱。驪駒河村來二十餘里。見有夷船一隻。
在彼停泊。並裹去魚船。拘留米船等情。當經揀派弁勇前
往哨探。琴僧格林沁。業經函致王大臣。代為陳明在案。三
十日辰刻。該夷牽帶米船三隻。一併駛至大沽海口。在攔
江沙外停泊。作何舉動。因海霧迷漫。瞭望不能真切。是日
未刻。將米船三隻釋放。該夷船隻向東駛去。因海霧未散。
不能遠望。不知何往。飭傳船戶詳細查詢。據稱。夷船載有
大鐵礮四箇。小鐵礮數箇。夷人約有百名。夷人向伊等探

問祁口水勢深淺。距大沽遠近。官兵若干。濠塹尺丈。祁口至大沽中間村莊幾處。並據船戶聲稱。哨探弁兵貼近夷船。該夷將弁兵三合。接上大船等語。現在哨探弁兵未經回營。是否被該夷拘留。抑或因連日風浪不順。在他處阻風。尚須飭查。至此次夷船駛至。必係查探本年海口防守情形。以便乘隙窺伺。現在兩岸層層布置。似可無虞。至該夷在大沽海口停泊未久。即便駛去。難保不往山海關遊奕。等語。業經咨行玉明增慶一體嚴防。海運米船已進口三百零八隻。攔江沙內外。現有數十隻尚未進口。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之時。米船近夷船左右行駛。該夷並無阻

攔。俟哨探弁兵回營。如探有確情。再行奏報。

硃批。俟探有確情。即行奏報。此次夷船。如果駛進沙內。不速照會。竟行毀坊開礮。必其處心積慮。別蓄詭謀。接仗時。尤應慎益加慎。不可稍存輕易之心。朕惟有所夕一誠默額。

天

祖。加佑我清。戰則必勝。和則必堅。海氛永靖。休息人民。實所望而不敢必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以探有夷船停泊驢駒河裏去漁船。拘留米船各情。函致惠親王等。經軍機大臣陳奏。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於上月三十日。牽帶米船三隻。一併駛至大

沽海口。在攔江沙外停泊。後將米船放回。該夷船即向東駛去。等語。該夷向船戶探問祁口地勢。甚為詳細。其為窺探虛實。詭計無疑。祁口地方。距大沽若干遠近。有無防兵。該大臣自必密為布置。所有哨探弁兵。曾否放回。抑被夷船帶去。本日復據截垣面奏。接端華由工次來書。知明善接上海私信。該夷在廣東募湖勇三千。在該處操演。意欲於山東海口一帶空曠處所。登陸抄襲。復據卞寶書云。北倉地方。係上年咪夷換約所經之路。該處空虛無備。恐咪夷混迹。導之使來各等語。著僧格林沁詳查地勢。如有可以繞越礮臺直達京師之路。即著扼要防守。並即奏明添兵。以防抄襲。其防守礮臺之兵。萬不可輕易移動。致

有疏虞。至山東沿海各口。防不勝防。惟天津地方。距津較近。仍著查明具奏。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事。本月初二日。據貴使臣文稱。俄國兵船不能不來。擬派什他卜斯喀丕唐一員學生一名。前往北塘。令與中國官員商辦。據妨事端。並令該兵船官員。聽中國指使。在於不礙之處停泊。請派人護送該員前往等語。查中國與俄國和好。和約內。並無俄國兵船前來。亦無護送俄國人前往海口之語。自應確守和約辦理。至貴使臣派員前往北塘之處。應毋庸議。須至咨覆者。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夷船在大沽

海外停泊。等語。業經恭摺奏報在案。本月初四日。恭奉

硃諭。等語。惟有慎遵

聖訓。慎益加慎。不敢稍存輕易之心。以仰副

皇上永靖海氛。休息人民之至意。同日承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

初三日奉

上諭。該夷向船戶探問祁口地勢等因。欽此。查該夷船上月三十

日。向東駛去。初一日早晨。即在祁口。距海邊約三十里。係

泊。自係由外洋行繞者。回祁口兩日。並無動靜。初三日已

刻復又向東駛去。瞭望不見。初二日哨探兵三名回營。據稱跟隨千總謝啟發。前往哨探。夷人將謝啟發官兵二名。接上大船。該兵等將哨船繫於大船之後尾。隨夷人送給該兵等酒米。謝啟發乘便向該兵等告說。夷人相待甚好。探問大沽營內官兵若干。謝啟發答以不足三百名。並囑令回營轉稟。礮臺及營外。不可多露官兵。旋因纜繩磨斷。夷船行駛甚快。哨船追趕不及。是以回營等語。初三日夜間。仍令該兵等前往哨探。初六日回營。稟稱哨船駛至河口。夷船已經開駛不見。謝啟發等已被該夷帶去。所有該夷帶去哨探弁兵緣由。茅等即咨沿海各省一體查照。至

候補千總謝起發係天津人。充當勇目。在南省軍營。素稱勇敢。人甚明白。膽量亦壯。即或夷人威嚇。不敢屈辱。至祁口距大沽百里。未設防兵。而有汛兵瞭望。派撥馬隊哨探。該處並非村落。僅有漁戶數十家。食物淡水。須數十里以外尋覓。人馬駐紮。諸多不便。既非要隘。自無須駐紮官兵。儻該夷由彼登岸。我兵無難截擊。此次夷船之來。其為窺探虛實。似無疑義。其在祁口探水。無非希圖牽制。嗣後必有數隻連檣而來。在大沽一帶遊駛。如有可乘之機。即暗施詭計。否則虛張聲勢。以便在上海脅和。至備調京兵二千名。擬俟上海得有確信。或大沽見有夷船多隻。再行奏

調駐紮天津防守。津郡修築砲臺。雖未完工。周圍濠溝。月
半即可竣事。等語。願備調官兵。及早到防。以厚兵力。且
無後顧之憂。實因限於經費支絀。不敢豫先奏調。至利津
海口。是否險要。等語。前經咨行山東撫臣文煜。派員詳細
查看。尚未接准咨覆。上年李湘荃曾往山東各海口周歷。
等語。當面查詢。據稱。利津海口。向有牡蠣背橫直口外。船
隻入口。必須標記。然後敢行。海口之西。有青坨。懸條溝。約
水坨。海岸無店。大船進之不易。夷人馬步。即由此登岸。一
路並無甜水。且村莊稀少。中多阻攔等語。查利津距天津
五百餘里。距大沽四百餘里。該夷上年欺敢致敗。再來報

復。勢必倍加謹慎。非計出萬全。不敢輕於嘗試。數百里之外。前無接應。後無救援。孤軍深入。期於僥倖而至津沽。該夷善能用兵。未必冒險。然由大沽左近登岸。抄襲礮臺後路。原在意中。現在各項布置。足資捍衛。馬隊官兵。隨處可以截擊。礮臺營壘官兵。均係分定段落。不能移動調撥。據登州鎮總兵曾達年稟報。之罘島。長山島。大黑山島。時有夷船兩三隻不等。或停泊一二日。或來往行駛。詢之進口商船。據稱。山東各海島。曾見夷船數隻停泊。此外沿路海面。並未見有夷船等語。米船先後進口五百餘隻。現仍飭派兵督催。隨到隨即放入。不得在外停留。再上年等。派

令縣丞黃惠廉等前往上海探聽夷情。茲該縣丞等於本月初三日由海道回營。所探夷情與接久探報大略相同。並無的確信息。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惲福奏。夷船仍往祁口停泊。現又聞駛一摺。覽奏均悉。夷船在祁口地方來去無定。自係窺探虛實。該處既非要隘。無須駐紮官兵。設有夷人登岸滋擾。即偵探確實。督兵截擊。毋令深入。僧格林沁等。因經費支絀。不敢豫調官兵。固為節省起見。但現在防務喫緊。仍須早為布置。以免臨事周章。本日已令戶部籌畫銀二十萬兩。解赴大沽軍營。所有備調官兵。即可酌量奏調。至海防經費。亦不能全賴部撥。著恆福。仍

於本省司庫款項內。設法籌措。此次設防後。直隸省撥用軍餉若干。著該督查明具奏。並隨時造冊報部。以憑稽覈。漕船進口。已有五百餘隻。該奏並未攔截。著僧格林沁等。飛咨文燭催令山東各口停泊米船。迅速開洋赴津。以免耽延。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於本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現在防務喫緊。仍須早為布置。以免臨事周章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先機籌備。等語。曷勝欣感。伏查各省備調官兵內。京營

官兵及直隸官兵。距津不遠。臨時奏調。不致稽遲。惟山西
距津較遠。臨時奏調。不能迅速。擬將山西備調北鎮官兵
二千名。先行調赴防所。以資捍衛。應請

旨飭下山西撫臣英桂。選派技藝嫺熟。年力精壯兵丁。不得以老
弱充數。並配帶糧槍鳥槍。以期適用。此項官兵。應揀曾經
出師鎮將大員管帶來防。即令駐紮津郡防守。俟夷船到
來。等。體察情形。如仍須添調。或京營官兵。或直隸官兵。
臨時再行奏請調撥。米船進口。共計六百四十餘隻。卸米
回空。一百三十餘隻。等。業經飛咨文。催令各口米船
迅即赴津。以免耽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捻匪竄伺陝境。恐其旁竄晉疆。當諭將前備調官兵二千名。飭原揀統帶之副將穆騰額等。帶赴澤潞一帶。擇要扼紮。旋據英桂奏。已於太原大同二鎮。挑選官兵。並於省標派兵分防要隘。以杜竄越。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請調山西備調官兵赴防等語。山西毗連陝州等處。既據該撫派兵嚴防。並另挑太原大同兵二千名。赴省聽調。是分布之兵。尚可敷用。所有前諭備調官兵二千名。著英桂。即飭穆騰額等統帶。配帶撞槍鳥槍。馳赴津郡。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遲誤。

辛亥。吉林將軍景瀛。著船廠副都統祥權奏。竊等。奉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景瀉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運入烏蘇哩。強占卡倫。派員
前往籌辦。一摺等因。欽此。等語。伏查俄夷所占烏蘇哩卡倫。在
黑河口迤東。相距水路迴環。計程一千餘里。陸路險而直
捷。僅七百餘里。三姓在黑河口迤西。水路千餘里。陸路則
八百餘里。其間有台卡八道。均隸松花江南岸。各置弁兵
五名。原為傳遞文報。盤查奸宄而設。計由烏蘇哩舊卡。距
三姓水路二千餘里。陸路一千五百餘里。緣黑河口為該
夷出入門戶。其欲上赴三姓。下游烏蘇哩。在所必由之區。
前將扼要設伏堵禦情形。恭摺奏明在案。茲已派二品銜
協領輯順。幫辦防務。已革佐領明山等。於二月十二日啟

程馳赴黑河口。迤西相度地勢。擇要設伏。復飭頭起營。總
花翎佐領慶喜。率防禦英春。雲騎尉富凌阿。多隆阿。曉騎
長順。八品監生博爾庫等。管帶官兵西丹五百名。二起營
總花翎佐領富祥。率佐領和常。防禦花沙布。雲騎尉德克
精阿。敦卓布。恩騎尉額勒錫布等。管帶官兵西丹五百名。
於二月十八二十四等日。變裝啟程。先後馳抵防所。統歸
輯順調遣。期於據險嚴防。以遏其蔓延。西上。惟該夷占踞
烏蘇哩內。陸路橫衝。由尼滿口至三姓。曲徑相通。現已另
由三姓。挑備官兵西丹二百名。亦令變裝。派該處佐領富
尼雅罕統帶。伏於尼滿口。迤西之老嶺地方屯紮。其間添

設臺卡八道。各置弁兵五名。以資探報。其烏拉丁壯三百名。已於三月十三日啟程。馳赴琿春。交署協領台斐音河。置於附近海濱。與臺下守望相助。至該劉夫等。所招人夫。能否隨同官兵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如何布置抵禦情形。詢據劉夫徐得林呈稱。伊與張登瀛。已在小綏芬一帶。設營十二座。祠又蒙給腰牌二十面。另於琿春進東。近海之瑪延河。蘇城等處。設營八十四座。每營招集人夫數十名。均係我

朝黎庶。既准自謀生計。無不感激奮興。如有俄夷肆逞。是欲絕我生路。同仇敵愾。義所必然。情甘出力等語。等。以該

副夫所募各情。似屬出於至誠。復詳飭悉心經理。分別布
置。並飭攬頭張登瀛。張廷選。宋詳泰。年甲春等。已於三月
中旬。陸續前赴綏芬。烏蘇哩各營。將所招副夫。分段星羅
密布。以為上下聲援。統計設營一百五十餘座。約計不下
萬數人。該副夫等。如能奮勇防勦。洵堪稱為勁旅。即或意
存自衛。亦足以壯聲威。再查原派甯古塔曉騎校成德。因
病出缺。經琴等。另派防禦依興。阿。隨同已革協領常陞。佐
領寧青阿。防禦訥蘇肯等。管帶兵弁西丹一百二十名。俱
令變裝。隨往山場。與該攬頭等。聯絡一氣。有事則協力齊
心。折衝禦侮。無事則來往護營。藉資巡察。至輝春東岸居

住之恰喀拉人等。前因被擾來投。未知是否誠意。當經派員往查。茲據署協領台斐音河報稱。查得恰喀拉三十七戶。共計男婦子女二百二十七名口。伊等本屬

天朝所轄。倚山傍海。漁獵為生。近被俄夷騷擾。日不安身。因此自投來歸。但求活命。情甘効力。察其來意。甚屬真誠。考其技藝。頗曉槍法。如再教以紀律。其人足資禦侮等情。等語。飭令該協領。將此項人等。妥為撫恤。曉以大義。仍安插沿海一帶地方。暫自謀生。容另調劑。誠如

聖諭。設有緩急。亦可助我兵力。應需軍火器械。臨時酌給。此係等遣派官弁兵丁。募集別攬各夫。並撫馭恰喀拉人等。在

英額嶺以南布置設防之大局也。至俄夷春暖進城一語。係去冬各該夷占踞烏蘇哩卡倫時。醉後之言。茅等審度情形。係指三姓城而言。緣該夷連年乘船駛至三姓。要求通商。已可概見。至別城路徑生疏。該夷奸猾異常。不敢輕入。然亦不可不防。茅等已詳飭三姓甯古塔琿春各處。多設練丁。以資捍衛。一面仍令阿勒楚喀副都統喀通阿。傳集挑備官兵西丹五百名。配齊軍火器械。派花翎佐領烏勒西佈。春壽。藍翎佐領德山等。教演精熟。聽候調遣。並嚴飭各屬旗民地方官。勤加團練。隨時接應。以期仰副聖主慎重邊陲。明撫暗防至意。合將遵

旨查明烏蘇哩舊卡相距黑河口。三姓里數。並官兵西丹別攬各夫。恰喀拉。分別布置緣由。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中。

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於三月二十四日。將該酋接到軍機處復文情形。專摺馳陳在案。旋於二十六日。據著蘇松太道吳煦轉呈。喚晰二酋照會。臣公文各一件。臣當即拆閱。其大意欲以兵脅和。言詞甚為狂悖。薛煥在上海會督吳煦。藍蔚雲。密令華商阻其用兵。並以攔漕停稅。有

關正供軍餉。先宜設法挽救。乃該酋不但置之不理。轉集洋商於三月二十六日會議。先辦攔漕停稅二事。華商探知會議之期。即邀集沙船舵水人等。約有一千餘人。於該酋議事之時。羣呼爾等用兵。不令貨船來往。是絕我等生路。我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今日與爾拚命。該酋見人多口雜。其勢洶洶。旋向年老者詢問情由。初疑官為指使。繼經洋商剖說。實係華商情急之故。若必辦此二事。不但華商生意斷絕。即我等貿易。亦甚有礙。該酋嘖嘖。聞言默然。嘆首嚙嚙。則謂此乃我國來書教辦。若竟中止。恐將來擔答不起。洋商云。本國來書。原准眾商會議。今眾商

不欲辨此二事。情願公同立據。以此意係出眾商為保全
貿易起見。毋庸該酋擔咎等語。該酋等見洋商眾口一詞。
無可如何。遂令該商等出據。始罷濶漕停稅之議。而兵齊
報復之說。屢經華商密囑洋商多方化解。奈該酋桀驁太
甚。斷非口舌所能爭。惟有天津布置嚴密。聲威倍壯於前。
使不敢輕視。如該夷船。膽敢內駛。尤須痛加轟擊。方足以
寒其膽而服其心。庶約內窒礙之事。或可略為刪改。否則
犬羊之性。實非情理所能喻。亦非恩澤所能感也。薛煥駐
滬兩旬。該酋並未求見。該司亦不便與之約見。若再稽留
在彼。轉露欲和之迹。適因常郡軍情緊急。薛煥即於本月

初六日。星夜趕回。隨同料理防堵事宜。近探得暎國復遣
額爾哈。佛國復遣葛羅前來。聞有四月內可到之說。彼兩
國更換使臣。其或有轉機。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抑俟額葛
二酋到後。察看情形。再定行止之處。恭請

聖裁。

何桂清又奏。再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
初一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蒙

聖主權衡操縱。指示周詳。跪誦之餘。莫名欽服。所有應行曉諭夷
人之語。當即遵

旨督飭薛煥等傳諭夷商轉告該酋等知悉。伏思夷情跋扈異常。此次官商設法羈縻。實已脣焦舌敝。而該酋等夜郎自大。全無人理。勸導既不能感悟。懾服似必賴兵威。一面仍飭華商以貿易之益。款動夷商。冀其不附該酋作祟。將來或可藉以轉圜。至目前事勢。雖近決裂。臣惟有會同撫臣仍督飭薛煥等妥為駕馭。如果稍有轉機。必當在上海定議。然後進京換約。堅持前說。不敢稍涉游移。容俟探悉動靜。隨時奏聞。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夷酋復各呈遞照會。意在以兵

脅和一措。覽奏均悉。該酋等攔漕停稅之舉。雖經華商與洋商多方阻止。始行罷議。而兵齊報復之說。仍復牢不可破。所遞照會。無非欲以兵脅和。言辭殊為狂悖。現在英酋已換額爾噶。佛酋已換葛羅。均有四月可到之說。既已換人。此時噶酋等諒未必遽敢犯順。該大臣惟當俟額酋等到後。仍飭薛煥督同吳收。密飭華夷各商。迎機開導。俾就範圍。此時無庸再與噶酋覈辯。轉令彼持之愈堅。至天津原定條約內。為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海運河運。皆歸其掌握。挾制無窮。夷人駐京。則中國為外夷所監守。自古無此體制。萬不可行。其餘各條。如無太窒礙之事。即不妨略予通融。如果該夷一意堅執。不肯改易。輒云奉有伊

國救諭。該大臣亦可云。此事係屬奉旨斥駁。藉以折服其言。至所稱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此言殊屬非是。天津非議和之地。溯查道光年間。各國更換條約。均在外間議定章程。送至京師用寶。今既許其來京。礙難與噶酋再說更改。必當事事說妥。然後許其進京。彼時薛煥前來。亦不過令其作一見證。並非在津議事也。該大臣仍當飭薛煥。迅赴上海。設法挽救。豈可先令北來。竟以議和一事。諉之天津耶。至額爾哈到港。當以噶酋背約一事責之。並非中國失信。此時仍准議和。係中國格外寬恕。所有在上海換約一事。不妨與額爾哈說知。看其有無轉機。再行酌辦。至該大臣此次已許噶酋等代奏。該夷必要索看上諭。為此

另寄諭旨一道。以便該大臣於奉到時。或摘錄給予閱看。或傳述大意。令彼知悉。此密寄中言語。萬勿先行宣露為要。

又

諭。何桂清奏。暎咄二國公使投遞照會。據情代奏一摺。暎咄二國。自道光年間。五口通商以來。十餘年間。久歸和好。從無稱兵構釁之事。乃中外所共知者。迨咸豐七年。無故於廣東起釁。八年。復直犯天津。經桂良等推誠開導。許立條約。詎上年春間。又帶兵船到津。不遵理諭。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其損兵折將。實屬咎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自應概作罷論。惟據何桂清奏。中國與外國各商。恐礙生計。不願再起兵端。

嗜嗜斯亦當深知悔悟。乃此次照會內。仍欲事事須從原約。是嗜嗜斯尚未自知悔悟。該督亦無從代彼乞恩。如其真心和好。朕亦必體恤中外各商。尤其所請。然必於前議條款內。擇其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該國。保全顏面。仍須於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儻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毀防守器具等事。必當痛加攻勦。毋貽後悔。至哪使照會內。有以軍機大臣。不自行覆給照會。為簡慢之處。不知道光三十年。英國投文與軍機大臣穆彭阿等。其時即由兩江總督陸建瀛。代為答覆。因軍機原不管通商之事。此時照舊例辦理。並非簡慢。

丙辰。閩浙總督慶端奏。現接護理福建水師提臣蔡潤澤。會同署理福建興泉永道潘駿章稟報。據廈防同知俞林。稟稱。本年三月十五日。有荷蘭國雙桅夷船一隻。於是日午刻。駛入廈門汛口。內裝夷兵一百餘名。復於酉刻駛至雙桅紅毛夷船一隻。內載夷人五百餘名。均各隨身帶器械。關係由廈轉往上海。因彼此語言不通。無從盤詰等情。當即會同飭派兵役。嚴密防範。旋據各汛口文武稟報。荷蘭紅毛兩國夷船二隻。均於三月十七日未刻。駛出外洋。往北而去。馳稟察覈等由。及據福建廈防同知俞林稟報前來。拏伏查荷蘭等國夷人。各駕兵船駛至廈港。旋即開行。

是否轉赴上海。抑有別故。現當喫夷尚未就撫之際。情殊
叵測。所有沿海各口。均應嚴密防範。以免滋生事端。除檄
飭沿海各地方文武小心嚴防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及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
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查探夷人欲占踞舟山。即
定海廳。為南北接應之地。業經先後密陳。茲於閏三月十
三日。據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轉據署定海廳同知甘

炳稟稱閏三月初一日辰刻。查有暎佛二夷大小兵船十八隻。陸續駛至衙頭地方停泊。旋即有夷官六人。至署謁見。據稱奉伊等提督之諭。願借城內衙署寺院暫棲夷兵。並不擾累百姓等語。當經再三開導。該夷官一味堅執。次日在城鄉遍貼表示。隨即陸續進城。分住寺院。梁恭辰以甯波地方。自夷人通商以後。往來出入。歷年已久。此次駛到兵船多隻。夷兵借住城內。其居心殊為叵測。惟該廳地方。孤懸海外。際此內患未平。必須妥為調停。以冀消弭無事。查有前任角東巡檢姚紹唐。歷經委辦夷務。飭其前往查辦。並鈔表示一紙。具稟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正

在督同薛煥商辦間。又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雲稟報相符。並稱。連日督飭華商轉告夷商。再向曾魯斯。設法勸導。總令在滬與臣商定一切。或可准照米夷之例。北上換約。若貿然帶兵赴津。無人會議。一經用兵。可見爾國並非有心和好。前議條約。必致概作罷論。豈不可惜。旋據華商覆稱。各夷商昨復再四解勸。奈該酋一意主戰。堅定不移。並云。現接額爾唎來信。即願議事。亦須往赴天津。斷不肯在上海商酌。又云。何總督但能管理通商事宜。此等大事。非大學士尚書。不能與我會辦。並據夷商報稱。額爾唎約同葛羅。於外國三月二十六日。即中國三月初

五日由英國啟程。一路催趕兵船抵港。無多耽擱。即赴北洋。必要駐京賠累。方能罷兵等語。臣查該酋言詞狂悖。蓄意用兵。似非情理所能感化。此時天津布置嚴密。惟有仰仗

天威。先懾其驕悍之氣。或可稍期省悟。以冀徐徐就範。除咨會浙江撫臣王有齡。嚴為防範外。一面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仍飭薛煥吳煦等。再行設法密授華商機宜。妥為化導。殊批。另有旨。該夷以兵脅和。以地要和。若自我稍緩其辭。必啟彼挾制之心。若一意決戰。亦必激彼無一退步。再戰不休。致歲歲決戰。終須歸於撫局。此正當喫緊之際。朕心洞鑒。不致為所搖

感。即在京王大臣等。亦深資協贊之功。卿總理五口。責無旁貸。務期內外一心。不可稍涉推託。朕必不因偶失一隅之地。即治卿之罪也。

何桂清又奏。接據吳煦來稟。閏三月初十日。有天津大營儘先守備謝起發。來署面稱。係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營中効力。三月二十八日。瞭見大沽口外泊有夷船一隻。奉派帶同兵丁五名。駕坐小船前往。查係聯夷兵船。該夷轉向謝起發。詳問大沽防堵情形。及兵弁破位數目。有無攔江鐵鏈。大沽由陸路至天津。計若干里。該守備遵照僧格林沁面諭。答以防兵無多。且無大員駐紮。

礮臺六座。每座僅設礮一位。攔江鐵戩等物。上年已為英兵所毀。大沽至天津。尚有數百里。該夷僅將帶去之兵丁釋回。扣留謝起發不放。次日復用千里鏡窺探大沽情形。以謝起發所言不實。屢欲殺害。該守備天口不移。夷船隨即駛回上海。本日夷兵頭復向盤問。並令通事山東人孫文典轉詰。該守備仍執前說。經孫文典緩頰釋放等情。即經吳煦給發護照。飭令搭坐商船。由海道趕回津沽大營。具稟前來。臣查該夷船隻時赴北洋窺伺。居心殊為叵測。又據吳煦等稟稱。上海現有英夷兵船六隻。佛夷兵船一隻。吳淞口外續到英佛大兵船共八隻。夷兵間有登岸。尚

不滋事。惟於對岸海塘。隨處蓋有石灰印記。不知何意。並傳聞該夷多帶馬匹。有由大沽陸路赴津之意。均不能不嚴為之防。

珠北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人闖入定海廳城一摺。本月初一日。喫啡兵船。駛至定海衛頭地方停泊。旋有夷官進城。分住寺院。並徧貼告示。該夷此次占踞定海。雖未肆擾。而以兵脅和。以地要和。情形殊堪痛恨。此時若調兵驅逐。是自開兵端。但何桂清係總理五口欵差。豈能付之不問。著即照會該酋。責以定海並非通商之地。何以擅行居住。令其速即退出。免致開釁。看其

如何回覆。再行奏明請旨。現在戰撫之局未定。正當喫緊之際。若任聽頰頰等北駛。更難著手。何桂清督飭薛煥。曉以桂良業經交卸欽差關防。花沙納又病故。該酋貿然北來。無人講話。該大臣係欽差辦理各國通商事宜。若在上海商議。尚可代表懇求。僕徑至天津。恐徒啟兵端。於事無益。並將本月十八日所寄諭旨。詳加開導。使該夷得一退步。或可望其轉圜。切不可意存推諉。激其決意北行。何桂清摺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意。悉心籌辦也。

己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一

日未刻。礮臺瞭望。見有夷船一隻。由東北駛赴北塘河。攔江沙外。正擬派人前往哨探。又由東南洋面駛來夷船一隻。在驢駒河迤南停泊。旋據北塘營弁稟報。夷人舢板一隻。上有夷人九名。駛進河口近岸。船上並無通事。言語不通。無從查詢。該夷用手指畫。揣度其意。似欲赴京投文。形狀。又未持有公文等情。稟報前來。等。派令理藩院員外郎德祥。帶同縣丞黃惠廉。於二十二日。前往北塘查詢。二十二日早晨。驢駒河迤南。夷船停泊未動。至未刻起碇。北駛。亦赴北塘口外。一處停泊。其二十一日進口舢板。連日風浪過大。未能出口。即東河岸下錨。二十三日德祥等。回

營稟稱該夷等俱不通中國言語。董惠廉因以佛國夷語。向該夷查詢。據稱係俄國船隻。到此等候京城夷館信函。並有信寄京。現來僅有大船一隻。沿途海面。並未見有別項船隻。此外言語多不相通。並稱大船上有通英佛言語之人。即當喚來。以便答話。其寄京信函。亦在大船。並未攜帶等情。查俄夷上年節次寄京信件。均由舢板攜帶。並有通事相隨。所求遞送信函。即欲聽候回信。其勢迫不可待。此次既稱投信。又無信函。並無通事。進口三日之久。從容不迫。且既稱僅來大船一隻。何以又由南洋駛來夷船一隻。亦在一處停泊。形迹種種可疑。難保非英佛二夷滲入。

俄夷船內。希圖窺伺。惟北塘地方。斷難守禦。雖擬捨而不守。誘令深入。以便兜擊。然仍不令其輕易占踞。現已派撥馬步官兵前往駐紮。如該夷舢板多隻。載夷登岸。必不能攜帶大礮。我兵即可俟其登岸迎勦。庶可得手。至該夷舢板。已於二十三日出口。仍應看其如何動靜。如一二日內。持有寄京信函。等。自當欽遵前奉

諭旨。接收代為遞送。設無寄京信函。其為窺探虛實。似無疑義。等。惟有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海口。見有夷船二隻停泊。現在防守情形一摺。此次北塘口外。先後駛來夷船二隻停泊。

雖據稱係俄國船隻。而既有寄京信函。並不由舢板攜帶。且無
通事。先稱僅來大船一隻。續又由南洋駛來一隻。形迹可疑。據
稱大船上有通曉俄語之人。難保非英俄二夷滲入俄夷船
內。希圖窺伺。該大臣等現已派撥馬步官兵前往北塘駐紮。以
備臨時緩急之用。所籌自屬周妥。北塘地方。前經蕭順等與俄
夷約定。如海口無事。可以差人來往。現當設防之際。原不應前
來。茲該夷舢板船已經出口。如再來北塘送信。著恆福接收。許
其寄京。如欲差一二人進京。奏明請旨酌辦。至俄夷此來。無非
欲趁英俄二夷來時。從中取利。未必先行開戰。自違和約。儻我
軍先行轟擊。正墮彼術中。該夷得所藉口。必至公然與英俄明

比為奸。更難措手。斷不可以該夷欲作說合。從中取利。墮其術中。應令該夷速即退避為要。該大臣務當隨機應變。與恆福妥籌辦理。以慰朕望。至馬隊恐不敷分撥。可於山海關。吉林。黑龍江兵內酌調若干。以資策應。大沽防兵不可掣動。北塘後路及天津兵力較單。應如何添兵布置之處。著該大臣斟酌辦理。迅速奏明添調。再昨據何桂清奏。儘先守備謝起發。已由夷船放歸。搭坐商船。趕回津沽矣。又據該督奏。吳淞二夷兵船十八隻。駛至定海廳地方停泊。其夷兵借居城內。分住寺院。並徧貼告示。欲占地屯兵。藉為挾制。難保不即由定海駛至天津。種種詭譎情形。不可不嚴為備。所有西林郭勒馬一千匹。昨據慶昫奏。

內有七十二匹。不堪留收。咨行理藩院行知補交。業經諭令慶
均。俟收全時。解赴天津應用。其伊克昭烏蘭察布兩盟官兵。本
日據成凱等奏。先後到城。惟皆不習技藝。不服水土。中多患病。
未必全行適用。現在勤加操演。並令將疲瘦馬匹。妥為收攷矣。
僧格林沁等又奏。前被夷船帶去之海口營探兵尚起龍。
於本月二十一日回營。等詳細詢問。據稱前同營弁謝
起發。兵丁高士荼被該夷拘留。三月初三日。自祁口開船。
初五日到奉天。不知地名山島停泊。該夷攔截商船五隻。
各帶一人。赴該夷大船。查問買某處所。並看商船所用煤
末。不堪使用。次日將商船五人。並營兵尚起龍。高士荼放

回商船。尚起龍等搭坐商船。赴山東萊州登岸。高士藩在途患病。尚起龍一人回營。據稱夷人頭目李姓。通事白姓。時常向該兵等。查探大沽海口砲臺情形。並馬步官兵若干。該兵等答以並無馬隊。僅有本地鄉勇三百餘名。該夷並不肯信。該兵等向夷人詢問係何國船隻。該夷亦不肯明告。據稱是巡船到大沽查探情形。該夷連日向該兵善言查詢。並無威嚇情事。該兵等欲與謝起發同來。夷人不允。聲稱帶赴上海。見伊國提督等語。已咨行兩江總督何桂清查探。俟該夷船駛回上海。令將營弁謝起發交還送營歸伍。再本月二十三日。鄂等接准河桂清咨稱。該夷改

派額爾哈。佛夷改派葛羅等情。鈔錄原奏。咨行前來。合併
附陳。

硃批。知道了。

庚申。署黑龍江將軍持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
竊。等因。前夷情叵測。擬請挑選餘丁五百名。作為步隊。
遴派官兵管帶。於開江以前。遣赴黑龍江附近地方擇要
屯紮。作為民間團練。以期聲勢聯絡。協護城垣。並籌給衣
履。柴薪。馬乾。銀兩。口不。數目等情。奏奉

硃批。依議。戶部知道。欽此。等因。即酌覈各城丁數多寡。督飭各
該署副都統。城守尉。總管協領等。由內外城八旗官屯營

站餘丁內。選擇年力精壯者五百名。並選派佐領二員。委為營總。佐領驍騎校五員。委為參領。由軍功翎頂兵內。挑派二十名。委為防禦驍騎校。並由兵內。挑選槍箭嫻熟者三十名。作為教習。連委防禦驍騎校。共兵五十名。俱令各帶馬一匹。俟到防時。輪替巡哨。偵探夷情。以期得力。該官兵等。共五百五十員名。分作五起。頭起官兵餘丁。定於閏三月十六日。啟程赴防。續起各間二日行走。應需槍箭等項。由省城捐造軍械內。照數覈給。並飭令經過驛站。酌辦車輛。逐替更送。勿誤過行。至該官兵等。業經籌借俸餉。該餘丁等。亦蒙

恩准給衣履銀兩。所有沿途飯食。俱令自備。資斧不佳。另外開銷。並諄飭管帶各員官。恪遵紀律。催趨前赴防所。於到防後。勤加教演。常川團練。務期技藝嫻熟。緩急可用。

硃批。知道了。

壬戌。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臣抵任後。兩次接據定海同知甘炳稟稱。本月初一日。探聞暎佛二國大小火輪船十八隻。陸續駛至道頭停泊。旋有夷目六人。來署謁見。據稱奉伊等提督之諭。欲借城內衙署。及寺院居住。夷兵等情。當經再三婉復。總以並不干礙之言相答。並邀該同知與定海鎮同至伊船相敘。迨赴伊船。仍申前說。復向開導。一

味堅執不移。即於次日在城鄉遍貼告示。並即陸續進城。分處寺院。約有五六百名。自初三起。該夷目帶同夷兵。多少不等。各執兵器。四處遊行等語。復據護理定海鎮總兵袁君榮甯紹台道梁恭辰等稟報。大略相同。查定海地方。孤懸海外。自五口通商以後。時有夷船往來。登岸入城。本無足怪。第此次所到船隻。俱係火輪兵船。復令夷人居住城中。意殊叵測。所慮者。浙境賊氛方熾。邊釁豈可再開。況此時撫局未定。亦不敢稍涉鹵莽。致滋藉口。惟有飭令該同知等。暫行設法羈縻。并勸居民勿與為難。希冀消弭其事。一面仍令察看情形。隨時具稟。以便密為之防。

硃批覽奏已悉。

癸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維夷船駛至北塘舢板進口派員查探各情形於二十三日恭摺奏報在案二十六日恭奉寄

諭一道等語故謹領悉查該夷原稱僅來大船一隻船上有通曉擘言語之人二十三日舢板迅出河口是晚復又駛回增添夷人四名二十四日派令德祥帶同黃惠廉前往詢得續來夷人通曉擘國夷語係味國夷人先後駛來大船二隻據稱均係俄國船隻仍欲寄信至京並未攜帶信函持

有漢字帖一紙。開寫所要食物。黃惠廉向該夷告說寄信一節。須回明上司。方敢遞送。令其數日後持信來聽候。等派員前往大船。送給食物淡水。藉可查探動靜。二十五日。差弁回營。稟稱船上夷人約有百餘名。帶有大小礮位。其船內有無夷人。不能看視。所有淡水食物。該夷未收。據稱未將信函寄京。食物未便收受。旋據北塘汛弁稟報。該夷舢板三隻。各百十餘人。先後進口。雖言語不通。查其情形。似係仍欲寄信至京。舉動極為狂悖。至應否接收信函。代為遞送。等語。擬俟二十六日奉到。

批摺。再為欽遵辦理。是以未經派員前往。二十七日。飭令德祥等。

前赴北塘。該夷呈出寄京信函二件。並稱俟得有回信。即便開行。等語。先經囑令黃惠康傳諭該夷寄京信函。係該夷本國事務。即代為遞送。儻有關於英法二夷之事。不能轉遞。該夷聲稱。並無關係。英法二夷情事等語。等語。因知該夷信內。即有英法二夷之事。亦斷不肯宣露。然不得不豫為杜絕。使該夷等無所施其詭詐。至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該處關內關外。處處皆可登岸。現在馬隊官兵。未便抽撥。北塘後路。天津郡城。業經豫為布置。此時暫緩添調官兵。大沽兩岸。馬步各隊。足資抵禦。並可兼防南岸。迤南至祁口一帶。北岸迤北。至北塘一帶。等語。現已咨催山西官

兵二千名。迅即來防。其備調京兵二千名。應請

飭下各該旗。豫為準備。仍俟得有上海准信。再行調赴津郡防守。以壯後路聲威。李恆福將該夷信函。封送軍機處。發交夷館。祇領。俟有回信。給與該夷。令其速即遁避。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持有寄京信函。求為遞送一摺。俄夷船隻。駛赴北塘。呈出寄京信函二件。並稱。俟得回信。即便開行。經恆福將該夷信件。封送軍機處。已由理藩院轉交夷館矣。俄夷趁英船來時。忽至北塘投信。顯係藉此窺探虛實。所稱信函。並無關繫。英船之事。原不足信。北塘地方。既未設防。恐該夷藉買食物為名。任意登岸。不可不豫為杜絕。如該夷需用

淡水等物。著恆福派人代為買辦。毋許登岸盤踞。一俟在京城首寄有回信。即飭令迅速開行。僧格林沁於北塘後路。天津郡城。均已豫為布置。自可暫緩添調官兵。其前調山西官兵二千名。一俟到防。即擇要布置。京兵二千名。已飭各該旗營豫為準備。屆時酌量調遣。以壯後路聲威。並須多設疑兵。令該夷難以窺測。本日據薛煥奏探聞。夷船赴北洋窺探。以津沽防堵嚴密。欲用兵船一二十隻。盡攻大沽。牽制我師。另覓得山海關以內海岸。可以登岸。約定各兵船由此登陸。徑奔都門。並雇有廣東匪徒。令騎馬前導。又探聞該夷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水深。可以泊船。欲由北上岸。直抄敵臺後路等語。山海關地方。前經僧

格林沁等親往察看。分撥官兵防守城池。布置諒已周妥。惟該夷既有由此登岸之說。自應嚴密防範。著即督飭增慶等。隨時偵探。毋令登陸肆擾。其餘附近山海關各海口。亦宜妥為籌防。不可稍涉大意。該夷詭譎異常。聲東擊西。意欲分我兵力。亦未可定。諒僧格林沁等必能相機防堵。其如何布置之處。即著迅速奏聞。夷務關係緊要。該大臣等一切奏報文移。務當格外慎重。以免該夷探聽消息。即營中之人亦宜加意嚴防。是為至要。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巡撫銜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行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何桂清現籌防勒事宜等因。欽此。伏查夷情熾驚。蓄意稱兵。暨節次設法化導情形。疊經何桂清先後馳奏在案。本月初二等日。夷人突入定海廳城。連日飭探。尚無十分騷擾。續接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報稱。該夷在道頭地方泊船。其城內散住者。約計五六百名。茲又由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雲。探得夷船駛赴北洋窺測。以津沽防堵嚴密。港狹水淺。欲用兵船一二十隻。虛攻大沽。牽掣我師。另覓得山海關以內。有一海岸。不知地名。計距大沽二百餘里。距

京師三百餘里。該處港闊水深。可以登岸。約定各路兵船於

外國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國五月初七八等日。由北登陸。徑奔都門。并在有廣東匪徒數百名。內多熟悉直隸路徑者。均令騎馬前導。擬以北駛在船。分調一半前往。餘泊沿途各港接應。此說甚秘。係夷兵船上所雇華人。由北回港。偶露風聲。吳煦等。又令華商密探。所聞相同。另由前浙江鹽運使潘仕成。所探該夷。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太深可以泊船。有欲由此上岸。直抄礮臺後路之議。伏思該夷自上年受創以後。天津兵威。實聞而膽落。然猶添調兵馬。處心積慮。妄圖報復。無非欲為螳臂當車之計。上海華夷兩商。素來相安。此時亦頗聯絡。均勸息兵。乃該酋意獨行。

有必欲戰勝而後止之說。與前額爾喀。噶爾丹。雖尚未到。然觀其目前舉動。水陸駐兵。且窺探防堵虛實。測量水口淺深。請謀詭計。總欲伺我間隙。一逞狂悖之行。察其最為注意者。似仍在大活墩臺。至所言山海關以內海岸。臣未審北地形勢。無從照指其處。但該夷既有日期欲由此登岸。尤不可不嚴為之防。臣面稟督臣何桂清。函稟撫臣徐有壬。竊謂現在夷情。實屬萬分猖獗。邊防既無可復施。權術似在所必用。然倣用權術。必賴兵威相輔而行。山海關一帶。計已早駐重兵。更宜增軍。層層布置。以備不虞。就津滬而言。大沽軍容已極雄壯。而內河要隘各處。亦須多

築營壘。添調兵丁。或以團練之勇。充實其中。備整旗幟。作
為疑兵。緣大沽壁壘精嚴。誠不長其撲犯。第恐該夷偵知
內防兵力不厚。別無顧忌。遂專心致志。力攻礮臺。嗣繫實
非淺鮮。蓋夷性多疑。似彼知我內河節節嚴防。自不敢狡
焉。思逞。即兵船駛至攔江沙外。亦當不至遽行拔營。是內
河增設疑兵。正為大沽礮臺助力也。似此密籌勝算。然後
開一線之路。冀其就我範圍。但夷性與人理相殊。諭令如
何息事。彼必故意違拗。所有擬定辦法。似不必明向宣導。
宜以旁敲側擊之法。引其自入彀中。得尺則尺。得寸則寸。
如是則撫議或可易成。亦不至兵連禍結。且中國虛實。終

不為其所窺。嗣後當可永期馴服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探聞近日夷船情形。欲由山海關登陸。並抄大沽礮臺後路。及徑奔都門等語。喚首領喇哈。噶首。葛羅。尚未到港。據稱窺探防堵虛實。測量水口淺深。意在用兵。夷情詭譎。安知非故為虛聲恫喝。豫為脅和地步。現在天津等處嚴密設防。固不慮該夷北駛。惟思患據防。亦須妥為籌畫。如乘任其帶兵北來。與之決戰。即我兵全操勝算。亦必至兵連禍結。後患無窮。終非善策。不若仍在上海。反覆開導。毋令決意北來。庶可消患於未形。何桂清身任欽差大臣。總理五口籌辦機宜。是其專責。不得意存諂卸。薛煥經朕特派辦理夷務。亦不可

稍涉大意。激之北來。戰撫之局。現在未定。正可極力挽回。若任聽該酋率行北駛。徑至天津。一經構兵。以後辦理。更難著手。著何桂清。即飭薛煥。回至上海。督率吳煦等。相機開導。如該藩司所稱。勞勩側擊。引其入彀。方為正辦。斷不可使其驟然決裂。以期就我範圍。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

卷之四十五

七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
豐
朝
卷五十一之五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咸豐十年庚申四月乙丑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本國接得本大臣正月間所送文書。知本大臣
盡心辦理。所求且為

貴國有益。一切事件。至今尚未辦妥。不勝詫異。愛琿城二年
前所立和約。

貴國設法。並不遵照辦理。本國所求誠明。且合於理。若秉公
辦事。必無疑意。况兩國二百餘年和好。

貴國大臣每行文時。亦嘗云願照和好之道。上班大臣不及
本大臣。已經一年半勸求。

貴國大臣商辦決定兩國緊要之事。奈徒勞無益。特緣

貴國大臣推託不辦之故。本國大皇帝聞知此等光景。諭令

本大臣。只此次再行照會

貴國。畢竟願否照依和約辦理。及本大臣屢次行文所求別

項事件准行否等語。本大臣遵照此旨。理宜務求貴處大

臣將本大臣前次所行各件。奏

聞

貴國

大皇帝後。其兩國東界。即照愛琿和約。及咸豐八年大學士桂文

與公普提雅廷之

諭旨所繪之圖。願否畫押用印照辦。並將貴處大臣願否豫防將來嫌疑之處。確實明白。行知本大臣。若

貴國

大皇帝准行。其本大臣前次所言別項事件。或有商辦之處。即請貴處大臣會同商辦。貴處大臣應堅信本國大皇帝甘願貴國有益。並免諸將出師之患難。若仍猶疑遠延。實於

貴國無益。僅

貴國

大皇帝不准行時。本大臣遵照本國大皇帝諭旨。應由京起程前往北塘登船。因居此互相無益。故貴處大臣須明本大臣

所候覆文何等關係。是以求貴處大臣詳細決定。於三日內覆知。因本大臣務必於四月初八日起程。前往北塘。並乞照天津和約第二條。飭令沿途妥為豫備。以免路上阻攔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給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查照事。四月初一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使臣因接到本國文書。以所求事件。至今尚未辦妥。內言我等推託不辦。殊堪詫異。查從前借居奇咭等地方。並非貴國應有之處。是以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二百餘年。方肯施

恩准其借住。至烏蘇哩綏芬地界。因該處軍民人等。斷不相讓。屢次遞呈。現已開墾。各謀生業。萬不能讓與他人。經該將軍將此情節據實奏明。因恐貴國之人去到該處人等不容。必致反傷和好。中國向來辦事。皆以俯順民情為要。是以礙難允准。至文內所稱。與中國有益之事。查中國與俄國和好二百餘年。並無相傷之處。亦無彼此無益之事。今反言與中國有益。尤不可解。望貴大臣務將何事有益於中國之處。詳細說明。迅速咨覆。再該處軍民既有所請。中國斷不能驅逐百姓。令貴國之人借住之理。如貴使臣看不明晰。可即定期與本國

欽派大臣面見可也。為此咨覆。須至咨者。

己乙。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夷人登陸滋擾。必先向通內地民人為之嚮導。方敢深入等語。前據薛煥奏。探聞該夷覓得山海關以內海岸登陸。徑奔都門。並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水深。可以泊船。欲由此上岸。抄破臺後路。業經諭令僧格林沁。恆福將如何布置之處。迅速奏聞。該夷詭譎異常。現在沿海窺探。難免與內地民人勾通。豫為臨時嚮導。該大臣等營內官兵。似不至與該夷通氣。惟鄉勇及販賣食物人等。恐有奸細混跡。非認真稽查。未易敗露。著僧格林沁。玉明。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嚴密訪拏。破其

7
奸計。天津五方雜處。閩廣人多。沿海各口。地方遼闊。更恐有匪徒埋伏。為該夷所用。著恆福。遴委幹員。會同地方官。並公正紳士。編查保甲。嚴拏奸細。使海濱肅清。以弭隱患。毋得視為具文。盛京之田莊臺。沒溝營等處。著玉明一體辦理。其山海關一帶。即著僧格林沁。密飭增慶等。嚴查拏辦。斷不可稍涉大意。俄首伊格那提業幅。正月間來文。有兵船欲到北塘。聽其調度之語。現在該酋以烏蘇哩等處地界。不允所請。語益不遜。欲於初八日由京赴北塘登舟。該酋心存叵測。或勾結喫佛。滋擾伊從。中說合。意圖取利。或暗助喫佛。與我尋釁。逞其狂悖。均未可知。若阻其前往。未免受其挾制。已諭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派委員

并護送前往。俟到北塘後，著恆福委員即飭該首迅速登舟開行。毋令逗遛。並著僧格林沁嚴加防範。僅該夷欲換利哈徹幅來京。一面設法阻止。一面奏明請旨。

山東巡撫文煜奏。本月二十二日。據登州府張鼎輔稟據。蓬萊縣具報。三月初五日。有夷船一隻。由長山島開行。遊奕。有夷人二名。駕杉板小船一隻。至天橋口上岸。在水城海岸附近之觀音堂間。經瞭望弁兵向前攔問。夷人口稱。價買煤炭牛羊食物。弁兵即以此地不產煤炭。並無牛羊可買。且以灘落水淺。船必被擱。勸令速即開行。夷人仍駕杉板折回大船。駛往大竹山島南洋攏泊。於初六日辰

刻開往東北大洋。駛去無蹤。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達年咨。同前日各等情。臣查該夷人。雖經弁兵善為攔截。船已駛去無蹤。惟既上岸欲買食物。非尋常停止往來行駛者可。比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

硃批。知道了。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俄羅斯伊格那提業幅。現定於初八日。由京前赴北塘。本日業經傳知順天府。專派委員護送前往。並令將食宿之處。妥為辦理矣。著僧格林沁。恆福。即行派委員弁。迅速探迎。

護送。並飭沿途地方官。照順天府一律辦理。俟該酋登舟後。即令開行。勿使在該處逗留。其經行道路。務須由北倉行走。不准前往天津。及大沽礮臺後路等處。免其窺見。致令得我虛實。是為至要。

士申。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璜奏。等。接據署福建布政使事按察使裕鐸詳稱。准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咨開。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火輪船一隻到來。當即委員訊問來歷。據稱。係時囑國欽奉全權公使。用克而伊而翁加白良所坐船隻。通船共有一百二十人。今特來要與貴國大臣當面議事等語。業於六月初一日。在公廡相會。該

公使將文書一道。交官展看。該官看訖。婉詞云。文內嗣後。或有疇喃船到來。須要以禮相待。凡在市雜物。許其收買。所有柴水。亦收價供給。若疇喃船遭風漂來。衝礁損壞。亦要地方官遣人救命。待有使船回籍。凡有疇喃人犯法。地方官報明船主治罪。或有人身故。給地埋葬。暨撥船引導等事。均係情理當然。自當遵命。至於交易一案。敝國蕞爾。屢疆土。疏產乏。無力可辦。實難應允。祈賜體量。該公使云。姑如所請施行。但事關國主鈞諭。不敢自專。他日俟覆奏批准。再來辦理。語畢而退。於初八日開船回去。至於佛夷嗎喃。呀喇等。迄今逗遛。尚未撤回。茲值接貢之便。咨明查照。

施行等因。等。伏查前次噶喇嗎。噶。啞。喇。兩國夷船駛往
琉球。淹留該國。據琉球國王世子咨。由福建藩司詳。經各
前督。臣。恭摺奏明。移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就近察看情形。勒令撤回在案。茲噶喇嗎
船駛往琉球。現已開船回國。云俟他日再來。又噶喇嗎
噶。啞。喇。等。迄今逗遛。尚未撤回。既據該國王世子移咨。福
建藩司。叢明轉詳前來。除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分別妥為勸諭。各該國夷酋。嗣
後船隻。勿再駛往琉球。並將噶喇嗎。噶。啞。喇。等。迅速撥
船接回。以敦和好。仍俟何桂清咨覆到日。即行飭司備移。

琉球國王世子查照。

硃批知道了。

癸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於上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薛煥奏探問夷船等因。欽此。等僧格林沁業經恭錄

諭旨。到行副都統增慶等一體欽遵辦理在案。查薛煥探聞夷情。仍近虛聲恫嚇。測度該夷之意。無非希圖大沽防兵調撥他處。該夷得以乘隙窺伺。至於該夷步隊登岸。遠襲津郡等處。在在不易各情形。等語。已於閏三月初六日。詳細陳

明在案。惟大沽左右。山海關附近。各有口岸數處。大船雖不能上駛。其沿海地方。處處皆可登岸。實屬防不勝防。且亦無此兵力。是以上年將澗河口。老米溝。秦王島等處。官兵撤回。山海關大小礮位。運回附近縣城。仍常川哨探。來往梭巡。至現在海防用兵情形。各處布置嚴密。奉天山海關大沽。駐紮重兵。該夷自必深悉。其可以登岸之處。竟不設兵防守。該夷以為故示疏失。誘令深入。聚而殲旃。虛實相間。山海關各海口。似無須撥兵駐紮。第兵法變幻靡常。等亦不能料其必不敢由彼登岸。至距大沽二百餘里。距

京師三百餘里。港澗水深。可以登岸。查山海關以內。無此地。方。其臨榆縣屬之秦王島。昌黎縣屬之浪窩口。瀋河口。樂亭縣屬之老米溝。距山海關數十里。及一二百里不等。距

大沽

京師均在四五百里。由該處登岸。數十里之內。並無鎮市。僅有零星村落。該夷裹糧不易。覓食維艱。惟距北塘六十里。距大沽百里之蘆臺鎮地方。人煙鋪戶較多。為米糧聚集之所。由甯河。香河。通州。至

京師。約在三百餘里。因該處地方緊要。本年二月間。勸令紳民。挑築環濠。舉行團練。均經齊備。該處為營城後路。且地

勢平坦。馬隊馳驟。極為得力。現在各營步隊官兵。均經派定防守礮臺營壘。其後路策應。左右截擊。全恃馬隊。儻該夷人數眾多。水陸分投並進。步隊官兵。足資抵禦。馬隊遠處截擊。近處策應。似不敷分撥。奈等現已將備調宣化鎮標官兵一十名。扎調來防。即令在北岸距礮臺十里之唐兒沽駐紮。以為後路應援。即可替出馬隊。臨時分投截勦。營壘後路。有此步隊。亦不至空虛。奈僧格林沁。現已督飭西凌阿。增慶等。沿海隨時妥為偵探。務使聲勢聯絡。氣息相通。該夷一經登岸。何處就近。何處撥派馬隊。前後兜擊。如此的量布置。兵力既厚。防守益增嚴密。至俄夷大船二

隻○停泊北塘○舢板進口○上月二十七日○接收信函○代為寄
京○舢板隨即退出○其後來大船一隻○即於二十八日○由軍
機處交出信函一件○即交該夷收領○舢板仍在口內停泊○
聽候夷館回信○本月初四日○交出該夷回信一件○已交該
夷收領○原期該夷得信後○即可開行○詎料舢板船一隻○夷
人數名○仍在北塘逗遛不去○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屢經
指畫○催令開行○無如該夷逞刁咆哮○用手指畫○似係仍要
食物形狀○查該夷船初到時○開單所要食物淡水○當經派
弁送往○並不收受○後又仍要食物○業經付給○等等若非仰

體

皇上柔遠外夷。有加無已。則斷難任其推而復索。今該夷無厭。要求逞刃狂悖。情近欺陵。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似難揣度。供應正在辦理間。本月初五日寄

翰仰荷

聖明指示周詳。等語。查該夷詭譎異常。難免勾通內地民人。豫為嚮導。亟須認真嚴密查拏。其山海關一帶。牙僧格林沁已遵即密飭增慶等。嚴密稽查。妥為防範。所有大沽一帶馬隊步兵。自牙等到防後。曾經嚴飭各營及文武地方官。認真稽查。遇有可疑之人。隨時盤詰。至大沽各營以外。添築長濠。安設門座。前已飭派官兵。今駐各門。盤查出入。至進

口漕船舵工水手多係在上海雇覓。其中惟恐暗伏奸細。等派委文武各員。於稽查洋藥之外。並令按船查對人數。每遇護照與人數不符者。即將耆民詳訊供招。扎飭天津道派弁沿途密查。及該船抵津後。亦令地方官隨時稽查。以杜奸匪混迹。並經曉諭各項船隻。儘遇夷船駛至海口。俱不准其出口。以免宣洩防守情形。天津五方雜處。易於藏奸。自環濠工竣之後。業經飭令地方官督同紳士嚴查保甲。慎防奸細。並於各濠門添設卡房。派撥官兵認真盤詰。現復遵

旨嚴飭各該官兵密為訪拏。毋稍疏懈。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海防之至意。再此次俄囉斯來至北塘。形蹤詭秘。驕傲異常。難保非給喫佛窺探虛實。暗懷奸細。今在京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又欲來主北塘。與該夷會面。更屬可疑。揆其情形。決非好意。查喫佛與俄夷本屬狼狽為奸。若不知我虛實。尚存疑懼之心。似此俄夷內外消息相通。往來會面。喫佛何事不知的確。嗣後若不嚴禁往來。不特難防奸細。即海防事務。更難辦理。可否請

旨飭下理藩院。傳諭該夷。經此次出京之後。不可再有往來。以免窺探勾通。至俄酋利哈傲幅。僅欲進京。等語。自當竭力設法阻止。再行奏

聞○

硃批○知道了○俄夷備知底細○亦不在往返晤面○使不洩漏機關○總
在禦之得法○若海口力阻其來○反致該夷有所藉口○往返護送○
不過在京饒舌○路途煩擾○若永泊攔江沙內○將來必形費手○
僧格林沁又奏○瞭望北塘攔江沙外○又有夷船一隻○與俄
夷大船一處停泊○自必仍係前次開駛之俄夷船隻○
硃批○知道了○

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傳諭○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十

八日○欽奉

上諭二道。臣跪誦之下。欽佩莫名。伏查喫首嗜嗜。狂悖已極。不肯與大小官員相見。誠如

聖訓。無庸再與該首曉辯。轉令彼持之愈堅。臣屢與署蘇松太道吳煦等密函。暗囑華商。窺其動靜。隨時向夷商開導。總謂聖恩高厚。視天下如一家。中外商民。悉為赤子。奈嗜嗜既不知感悟。又不悔上年之敗。仍欲構兵。豈尚不知北省軍威。不可輕犯。因舉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前曾圍勦逆匪林鳳祥。殲斃無遺之事。備告之以生其畏。又言嗜嗜如此妄為。早可閉關絕好。乃大皇帝不忍外國商民失業。仍准照舊通商。爾等幸蒙莫大

恩施如能勸令噶酋悔悟。早日就撫。將來獲利。豈不更多。欲動之。以生其感。然此等理論之詞。但能籠絡夷酋。使其不附。噶噶嘶作祟。而該酋報復之念。仍堅執不移。吳煦等探聞該夷既欲虛攻大沽。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遂分股抄襲大沽後路。均用馬隊前導。近又探得噶酋擬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制我師。使我師應接不暇。又據候選知縣黃仲奮鈔聞三月新聞紙。及各夷信譯書。嘆佛兩夷船數。兵數清單。具稟到。臣雖虛實皆未可知。而不能不嚴為之備。臣方謂頓囑。即可到港。應遵諭旨。先責噶噶嘶背約之罪。而以仍准議和。宣導。

天朝格外寬恕之恩。擬諭以條約之設。原以既經議和。即當不再用兵。上年天津之役。噶魯斯擅自帶兵前去。其時中國不但不責其帶兵。即是背約。尚遣官餽物上船投文。實已曲加禮貌。乃噶魯斯卻物不收。退文不接。硬肆兵船入口。懸掛紅旗。毀壞防具。與我接仗。以致自取敗衄。是噶魯斯先構釁。前約已不足憑。應另行會議妥協。方能永久。此說若額爾齊斯前來。即使未必聽從。冀可藉以刪改約內窒礙之事。正在稟商督撫。臣等辭間。適接吳煦等函。稱據華商報。噶魯斯自英法國啟程。道經佛國。擬約噶魯斯同來。佛國國王謂女主忽戰。忽和。太無主見。祇為各行其志。佛仍一意主。

戰。現又添兵四千。額爾奎以噶囉既不復來。亦回覆該國。女主不來中國。仍聽噶囉嘶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說。并鈔錄譯書新聞紙前來。且查額爾奎噶囉原定四月初間可到。今忽中止。此次新聞紙乃上海夷館閏三月二十四日卯刻噶囉嘶必另接有該國密信。不令人知。究竟是。何說。謀。額爾奎噶囉果否不復前來。殊難懸揣。惟現稱夷船不日北駛。誠不可不豫為嚴防。至定海情形。且接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來文。該夷漸肆無狀。甚至強索錢糧。征冊。擅入監獄。夷兵約三四千名。輪流入城。操演。夷目分股巡查。情殊叵測。請派熟悉夷務之員。前往妥辦。冀免決裂。

據吳煦函稱。接奉浙江撫臣王有齡函諭。已委署松江海防同知俞斌。帶華商楊坊。前赴定海各等語。又風聞定海武營衙署堂廡。及各城門。皆有夷兵盤踞。茲飭密查前去。俟得上海定海兩處動靜確報。容卽隨時馳奏。

硃批。另有旨。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關實不可失也。

薛煥入奏。臣接奉閩浙督臣慶端咨會。本年三月十五日。有荷蘭國雙桅夷船一隻。內夷兵一百餘名。紅毛雙桅夷船一隻。內夷人五百餘名。俱帶器械。先後駛至廈門。關係轉往上海。旋於十七日駛出外洋。均往北而去等因。臣查

紅毛即暎夷之別種也。近來上海正有暎船陸續駛至。噶爾則別是一國。此船恐係由暎佛兩夷雇募而來。上海現帶噶爾國兵船進口。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正在繕摺間。續接吳煦等函稱。噶爾斯及噶爾布喀。自三月二十三日。呈報照會督臣何桂清公文。乞為代奏。後送未來請看。

上諭。該首等用兵之念。堅決異常。實堪髮指。現聞夷商紛紛私議。噶佛兵船。本擬於五月初七初八等日。齊集北洋。分路侵犯。若噶爾哈噶囉。不來中國。其用兵日期。尚要提前。吳煦

等。因令華商於有意無意之間。向老成夷商密探。據云兵船現已由定海及各口陸續北駛。未必均來上海尋碇。其舉動的期。雖不能知。大約總在四月以內。另聞該夷雇募熟習直隸路徑之廣東匪徒甚多。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名為火牛陣。旋據定海探報。亦言夷船之泊定海者。裝有木人火牛等物。又有廣東跣足匪徒一千餘名。均載竹筴。穿夷字號衣。輪流上岸。搬運器械。近日該夷廣購餵飼牛馬草料等情。由吳煦等密報前來。且查夷人居心陰險。其用兵日期及設計衝陣。未必肯自洩漏。誠莫窺其虛實。第既有所聞。自應備豫不虞。

諭軍機大臣等。據薛煥奏。是情詭譎變幻。決意添兵北駛。並鈔錄新聞紙各件呈覽。覽奏均悉。噶首頓爾。途經佛國。因該國主一意添兵主戰。頓首已回覆該國主不來中國。仍聽噶首嘶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說。是情詭譎。本難懸揣。惟兩國相持。既欲和而佛又欲戰。足見欲戰亦非其本意。其中不無可來之機。薛煥現已前往上海。即當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噶首婉轉開導。告以上年英國擅毀防具。自取敗衄。爾佛國並未隨同附和。中國與爾國亦和好無嫌。正宜在上海議定先行換約。於爾國方有利益。若兵端一啟。中國必先絕兩國之貿易。則華夷各商均受其累。如此反覆開導。動以利害。噶首如能悔悟。或可

阻其北駛之心。噶酋之勢既孤。更可設法令夷商等相機勸諭。俾就範圍。一切機宜。惟在何桂清等妥為商辦。總宜設法雜聞。不可令其連檣北駛。方為妥善。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俄夷得有回信。船隻並未開駛情形。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本日復據薛煥奏。探聞噶佛兩夷。欲戰欲和。主見未定。續經探知。有定於四月內北來決戰之說。併將新聞紙及所探夷船數目單。鈔錄呈覽。各等語。噶爾喀由噶赴佛。本欲約噶囉同來。因噶夷意欲決戰。噶酋亦不復來中國。仍聽噶囉噶晰辦理。此等傳聞之詞。本不足憑信。惟既有此說。亦見其本不欲

戰礙難開口。有此機會。殊不可失。已諭令何桂清。薛煥。妥為籌商。迎機酌辦。至所探喚佛兵船。現已由定海及各口陸續北駛。其舉動總在四月以內。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兼雇有廣東。蹠足匪徒一千餘名等情形。種種詭謀。亦不可不嚴為防備。僧格林沁等於海口防務。大致以虛實相間。馬步相輔為主。布置自屬周妥。僅夷船果於日內陸續駛至。應否將備撥常兵。先期調派。以壯聲勢。即著僧格林沁。慎福。悉心酌辦。既有木人火牛等事。自應多挑濛濛為要。其餘應如何設法抵禦。並著豫為籌畫。薛煥摺片。并新聞紙。船數單。均著鈔給閱看。至俄首伊格那提業幅。到北塘後。儘必欲易換利哈徹幅前來。似亦無庸過

於攔阻致該夷有所藉口。仍著該大臣等酌度情形妥為辦理。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嘆唏仍圖北駛報復。並探聞佛兵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制我師。及兵船已由定海各口陸續北駛。其舉動的期約在四月以內。另雇熟習直隸路徑之廣東匪徒甚多。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名為火牛陣各等語。嘆唏分兵滋擾登萊。以冀分我兵力。原在意計之中。已諭令何桂清等設法開導。阻其北駛。惟該夷居心叵測。現在登州等處尚有夷船停泊。難保不招集熟識山東路徑之人。為其嚮導。若由利津登岸。亦可由陸路徑至天津。著文煜嚴飭該處將弁。暗為防備。一

面嚴飭地方。不准接濟食物。僅該夷兵船陸續駛至。著該撫派
委委員。告以去年該國。並未助倭國打仗。如係換約而來。此處
並無辦理通商換約之責。務須在上海議定章程。經該省欽差
奏明後。仍須由北塘進京換約。方不失兩國和好之道。如該夷
登岸滋擾。該撫務須臨時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切不可先行啟
釁。致令該夷有所藉口。於大局轉多窒礙。是為至要。

暎夷新聞紙

連日盼望公司輪船。均謂額爾唎不日可到。孰知五月十
四日。即中國閏月二十四日。七點鐘。輪船到滬。各商家均
接本國之信。竟已大換章程。額爾唎於三月初啟身。先過

佛國欲選噶囉同來中國酌定是戰是和原有一線轉機
乃佛王盛怒頗謂暎主忽是忽非既欲遣使再往中華亦
惟各行其道現在佛國定見增兵四千名並添戰船戰具
續到天津一徑進京定欲責問背約之咎噶囉哈在佛國
二十餘日會議多次毫無轉機當即知會暎倫女主曰佛
既如是我國亦不復遣使重去諸聽噶囉嘶主持與佛同
上北京此言在暎國未知中國情形若知京都如此回文
亦必添兵戰恐不速現俟船齊一準北駛毫無他議矣
佛兵船軍政使在定海索取該廳實徵內兵冊藉以查戶
口人數占衙署不過借以涼爽均無他故果欲侵占地土

有何難哉。是知其意在北而不在南。

暎佛的夷停泊各海口船隻兵丁數目清單。

香港泊暎國兵船十九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四十四門。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五十一門。水兵五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七門。水兵一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大火輪船一隻。係向夷商租賃。礮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大夾板船一隻。無礮位。水兵二百名。陸兵五百名。此係住

兵之船不以攻戰

大夾板船一隻。裝載糧食。

大夾板船三隻。共礮八門。住醫生及病傷兵丁。

淺水火輪船八隻。共礮二十四門。水兵三百四十八名。每

船約兵五六十名。往來通遞書信。接濟兵食。

以上各船。現住香港。計不日尚有移動。

定海泊英國兵船十二隻。

大夾板船一隻。水兵五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水手三百五十名。水兵四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五十一門。水兵五百三十名。兵頭尊士

所駕以為中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十一門。水兵四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五隻。無礮位。每船約裝陸兵六百名。共三千名。

及糧食軍械。

中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一十名。走報書信。往來接濟。

淺水大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英團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二百四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十四名。此船現裝陸兵二百名。不日赴新德記行屯紮。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一十名。

淺水火輪船二隻。共礮四門。水兵七十四名。

夾板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一百三十名。

登州泊英國兵船六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二十六門。水兵二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淺水火輪船四隻。共礮九門。水兵一百八十五名。

廣州泊英國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十一門。水兵一百五十四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二百六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係向夷商租賃。礮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淺水火輪船三隻。共礮十門。水兵一百三十七名。

福州泊英國兵船。

大火輪船一隻。礮三門。水兵五十名。

廈門泊英國兵船。

夾板船一隻。礮十二門。水兵一百三十名。

甯波泊英國兵船。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日本泊英國兵船三隻。

中火輪船二隻。無礮位。裝夷人二百名。漢人四百名。專為購買牛隻馬匹而設。近已回上海。不日仍赴日本云。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佛國兵船八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五十門。水兵四百名。兵頭半治所駕。

大夾板船一隻。礮四十門。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夾板船一隻。礮位人數未載明。

大火輪船四隻。礮位人數未載明。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十九名。

定海泊佛國兵船五隻。

大火輪船四隻。

淺水火輪船一隻。

登州泊佛國兵船。

淺水火輪船三隻。共礮十八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香港泊佛國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五隻。

淺水火輪船一隻。

其喫船尚欠兵船八隻未到。近聞已抵新加坡。十日前後可到香港。佛船未到者。未詳確數。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於本月初十日恭奉

硃諭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四月初九日恭奉

諭旨一道。鈔錄薛煥原奏等件。等件均已敬謹聆悉。查原奏內稱。

探聞暎首額爾唎道經佛國。擬約噶囉同來。佛國一意主

戰。額爾唎亦回覆該國女主不來中國。仍聽噶囉嚙主持

等語。該首將命而出。聽從他國囑令。即可中道而止。情理

殊為不通。且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何桂清奏報。暎夷用

兵之意已決。佛夷斷難專主。暎佛貌合心離。不願合兵。何

以此時噍夷一意主戰。又原奏內稱定海夷兵三四千名。輪流入城操演等語。其三四千名自係見其輪流入城約計之數。並非實見有三四千名屯於一處。至操演自應在城外空曠無人處所。何須入城操演。其為以少詐多。欺哄庸愚。已可概見。前經探聞購買馬若干匹。騎坐木人。以便衝突。今將馬匹棄而不用。另用牛隻。名火牛陣。是其種種情形。均不可信。現惟加意慎防。該夷雖說詐百出。我軍穩若磐石。不為搖動。該夷即無隙可乘。查大沽左右。並礮臺後路。以及津郡一帶。節節駐兵。層層布置。若該夷船隻人數。不至眾多。我兵拒之。自有餘力。儻果如歷次新聞紙所

開船數人數。或更有加增。及分股擾他。亦惟以此兵力抵敵。馬步官兵。應戰應守。均經分定段落。擬請暫緩添調各項布置。或明或暗。遠近虛實相間。無可再加嚴密。現仍督飭各營官兵。晝夜嚴防。沿海梭巡。不敢稍涉大意。山西官兵。頭起五百名。已於初十到防。其餘不日即可到齊。即令在津郡駐紮。分於海河兩岸。防守東西環濠。續調宣化官兵一十名。據報已於本月初九日啟程。一俟到來。飭令在唐兌沽駐紮。至俄酋伊格那提業幅。於初十日住北倉。十二日住北塘。當派員外郎德祥。運司崇厚。天津道孫治。前往北塘照料。計來夷人二十六名。是日上船十六名。十四

日全數上船。十五日辰刻開行南駛。十四日通事明當呈
出信函三件。官面謹告一件。遞禮部轉呈軍機處一件。專
致芬僧格林沁一件。囑託收存。俟伊國續有船隻到來代
交。經德祥等告知中國王大臣。不收外國信函。現在中國
正在暎哖交兵。嗣後俄國船隻。總以不來為是。信函不能
代為收存。該夷執意不從。已將遞送禮部轉呈軍機處信
函一件留存。轉交夷船信函一件接收。其餘信函一件。已
經擲還。查此次夷船駛至北塘。夷酋出京各情形。深為叵
測。難保無暗藏奸計。殊堪髮指。該夷開駛後。勢必前往上
海。與暎哖暗通消息。至津沽一帶。兵力布置。俄夷盡知詳

細○俄○夷○傳○述○一○切○嘆○唏○二○夷○亦○深○信○不○疑○防○守○既○已○嚴○密○
該○夷○料○難○窺○伺○欲○和○之○意○必○堅○全○在○上○海○辦○理○得○當○迎○機○
善○導○使○之○就○我○範○圍○誠○如○

聖○諭○有○此○機○會○殊○不○可○失○再○本○月○十○三○日○接○准○順○天○府○文○稱○初○七○
日○恭○奉○寄○

諭○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夷○人○起○程○不○准○僱○給○輪○夫○等○因○欽○此○
在○楊○村○等○候○護○送○旋○據○京○稱○詢○之○順○天○府○委○員○聲○稱○夷○人○
出○京○三○十○里○至○于○家○衛○地○方○坐○轎○直○至○北○塘○等○語○查○中○華○
民○人○不○應○受○僱○於○夷○人○揜○轎○雖○係○愚○民○無○知○究○屬○不○合○已○

將轎夫九名帶至大沽懲辦示儆。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壬午福建道御史許其光奏竊惟盤詰奸匪為地方之要務。全在文武各官時嚴防範。始免疏虞。乃近來保甲緝捕視為具文。致令奸細得以潛蹤。如粵東浙江各省城被夷人及逆匪闖入。皆先有奸細伏匿城中。臨時內應。此前事之可鑒者。京城為

輦轂重地。環衛森嚴。原可無奸匪潛藏之慮。第近年以來。槍竊漸多。若非有窩藏之家。何至肆行無忌。且臣前丁憂在籍時。即聞暎夷有冒充別國夷人混入京城之事。甚或改

易內地服色以傳教為名。暗中探事。或約外省奸民作伴。各處遊行。或勾引京城窮民。容留居住。凡此諸弊。難保無之。並聞該夷在粵。操演馬隊。多造小船。此其志不專在洋面可知。現又聞金陵大營潰退之後。賊勢甚張。不特夷患堪虞。即長髮逆匪亦恐有暗遣細作。進京窺探者。似不可不防其漸。相應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督飭營縣司坊各官兵役一體明查暗訪。遇有外來游棍。或三五成羣。或行蹤詭秘者。立即密拏研訊。固不得過事張皇。尤不得稍形疏縱。其近畿之通州。武清。固安。良鄉。房山。昌平。密雲。等州縣。由順天府檄

飭各該文武於衝途要隘嚴密稽查奸細按月報覈至京城內外街道柵欄應由步軍統領衙門嚴飭堆撥兵役並該地方司坊各官修整完固遵照道光二年欽奉

上諭認真稽察按時啟閉並請

飭下八旗都統轉飭所屬各按旗界分段巡查又如天壇

景山白塔鼓樓暨各城門樓值班官兵各

禁門值班之章京護軍人等

圓明園附近一帶村莊營汛均屬關繫緊要應請

諭飭各該管大臣隨時親往稽查務使一律嚴肅俾中外臣民咸

真程明道著卷五
三十五
曉然於根本重地。法禁整齊。非外省海疆一隅可比。庶奸
匪聞風。斂迹。

畿輔長保又安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京師輦轂重地。近年搶竊漸多。若非有窩
藏之家。何至肆行無忌。甚且有外國夷人。混入京城。改易內地
服色。以傳教為名。等語。盤詰奸匪。本係地方要務。著步軍統領
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各督飭所轄地面。密為查辦。遇有外來
游棍。或三五成羣。或行蹤詭秘者。立即密拏研究。固不得遇事
張皇。尤不得稍形疏縱。其近畿一帶。如通州。武清。固安。良鄉。房
山。昌平。密雲等州縣。即由順天府。飭各該文武員弁等。嚴密稽

查保甲認真稽查。並通飭沿海各城一體遵辦。仍速派幹員。改裝易服。分往各該海口。實力躡緝。遇有形跡可疑之人。密訪嚴拏。破其奸計。務期杜漸防微。消弭隱患。以冀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殊批知道了。

玉明又奏。四月十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報。四月初七日。和尚島口外。見有火輪船一隻停泊。旋有商民十七人。駕駛杉板小船登岸。據稱係江南金永康。金長源。船戶高暢。掌金錫蕃等。由沒溝營裝載豆石。於四月初三日行。

至山東洋面。被火輪船攔截。帶至和尚島口外。用杉板小船。送伊等上岸。將水手張老海。連船載糧貨扣留。經該地方官查驗。照票相符。發給口糧等情。馳報前來。等查該夷在山東洋面。膽敢劫掠商船。桀驁情形。實堪髮指。金州和尚島。距城較近。防堵最為喫緊。已飛咨該副都統希拉布。督飭旗民地方官。嚴行戒備。並由驛六百里咨會。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知照。仍通飭金州。錦州。濱海旗民地方官。一體嚴加防範。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慶端奏。竊。等接據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稟。

稱本年閏三月初一日。查有嘒啖二國大小火輪船十八隻。陸續駛至衙頭。移時即有夷官美理登等六人入城謁見。據稱欲借城內衙署暨寺院暫住官兵等語。當經再三婉覆。該夷官一味堅執。即於次日陸續進城。分處寺院等情。具報前來。查定海孤懸海外。島嶼紛歧。為甯波一郡之門戶。茲嘒啖二國兵船駛至舟山。強入城內。欲將衙署寺院分住夷兵。其情實屬叵測。現由署甯紹台道梁恭辰遴委熟悉夷務之員馳赴定海。業經飛飭確查情形。能否理諭再行相讓妥辦。一面督率界連之鎮海等縣嚴密籌防。並咨請浙江撫臣添委幹員前往查辦。伏懇該二國

兵船屢在天津控紐。難保不別逞詭計。以圖要求。浙省當殘破之餘。餉絀兵單。諸形掣肘。惟有察看夷情之所向。隨時妥商辦理。至閩省台灣。僅有味喇噎議准通商。尚未據報開市。其福州廈門各口。夷人現皆往來貿易。安靜如常。粵已密飭各屬。不動聲色。一體密為防範。並分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暨幫辦五口通商事宜江甯藩司薛煥查照。

硃批知道了。

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竊粵等國恰克圖商民甲首。前來庫倫。即傳集署內。面詢俄

夷近來情形。及唎咪兩處夷人。曾否與俄囉斯往來和好。茲據甲首索文錦等函稟。近聞俄囉斯夷人。多因常赴黑龍江海口等處。往返不斷。糜費浩繁。看其光景。較先似覺窘迫。至唎咪。唎咪。兩處夷人。曾於咸豐七年八年。連年秋季。攜帶貨物。來至俄囉斯買賣處所。兩月有餘。稱言欲與中國商人交易買賣。此後該夷人不知去向。暗詢俄夷。伊言該兩處夷人。帶來貨物。俄國俱已換買。伊等已竟回去。自九年至今。並未聞有該夷等復來等語。穿等思俄夷陰謀誘詐。貪鄙性成。誠恐唎咪等。在恰克圖附近。貿易。侵占彼利。是以拒回。現今唎夷等。欲在天津上海等處。

添設買賣。其中難保無俄夷陰謀唆使。

硃批知道了。

乙酉。

盛京將軍王明奏。竊擊於四月十四日。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前報停泊之火輪船一隻。於初八日清晨向東南洋遊駛去訖。並未回口。是日未刻。復有該夷劫來丁遊船一隻。與前劫商船一處停泊。酉刻由具水地方登岸。詢據該船戶楊振聲。李發增聲稱。係萊州府掖縣船名興連盛。共水手二十名。於閏三月間由上海裝運漕米一千零八石。四月初六日。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

此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並不交給原
票等語。前後共到劫來商船六隻。現時已被夷人揪去上
蓋三隻。將船身另塗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
等情。查漕糧最關緊要。前已遵

旨。飭濱海各該旗民地方官。遇有漕船來至奉天海面。無論行
抵何處口岸。即令收口。暫行停泊。妥為防護。一體遵辦。在
案。今該夷肆其兇悍。膽敢在山東洋面截搶漕船。帶至青
泥窪海口。輒將船隻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形蹟甚屬
可疑。其中恐有漢奸勾結。暗施詭計。尤不可不嚴密訪查。
以弭隱患。即如該副都統咨報漕船被劫情形。似未明晰。

既稱該船戶裝運漕米。其船有無押運弁兵。未據供明。且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無憑查驗。其漕糧是否被搶。有無別情。僅據該船戶一面之詞。殊難憑信。難保非奸細假冒漕船水手。登岸窺探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指其照票。更難保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滙入各口。隨處埋伏。至宜確切訪察。嚴行戒備。庶免墜其奸計。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傳集被劫船戶水手。逐層盤詰。務得確情。詳細咨覆。並委員前往訪查虛實。俟該副都統並委員查訊咨報到日。再行詳細具奏。

王明又奏。奴才正在拜摺間。接准金州副都統咨報。四月初

十日。瞭探該夷人留商船六隻。內塗成白頭船三隻。其餘杉船二隻。丁遊船一隻。尚未塗畫。十一日寅刻。該夷在船演放一礮。驚駭鄉民。紛紛遷避。其火輪船仍未回口。續據佐領趙進丹稟報。是日午刻。見有白布篷船一隻。似衛船形勢。駛入青泥窪。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又有四桅重疊篷大夷船一隻。由東南洋向青泥窪行駛。各等情。○查夷船在青泥窪一帶游奕。演放礮位。驚駭鄉民。截留商船。情殊叵測。○惟全州兵力較單。前經督批備熊岳官兵三百名。奏准由該副都統。遇有緩急。隨時酌調。現當夷船游奕海防喫緊。已咨覆副都統。相度機宜。就近酌調。親督官弁。在

於緊要處所嚴密防堵。不得稍形疏懈。仍飭濱海口岸加
意嚴防。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奏。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并夷船在
青泥窪一帶游駛。演放礮位各等語。該夷肆其兇悍。在山東洋
面截搶漕船。將船隻原票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塗改船色。
且演放礮位。驚駭鄉民。并有夷船由東南洋向青泥窪行駛。情
殊叵測。著王明嚴飭希拉布。加意嚴防。如該夷非大隊登岸。深
入滋擾。不可先行開礮。致令該夷有所藉口。其濱海口岸。并著
王明嚴飭隨時豫防。不得稍形疏懈。該船戶裝運漕米。有無押
運弁兵。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無憑查驗。難保非奸細假冒。

漕船水手登岸。窺探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攔其照票。更難保
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滬入各口。隨處埋
伏。尤應確切訪查。嚴行戒備。著希拉布。傳集被劫船戶水手。逐
層盤詰。務得確情。并飭沿海各口弁兵。遇有商船停泊。加意盤
查。毋墮奸計。是為至要。

又

諭。奉日據玉明奏。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該夷復在船演
放礮位。並有夷船二隻。向青泥窪行駛。各等語。據稱金州和尚
島口外。有大輪船一隻。停泊。並江南金永康等商船。在山東洋
面被劫。初八日。該夷火輪船一隻。向東南洋駛去。復有該夷劫

來丁游船一隻。與前劫商船。一處停泊。據被劫船戶登岸。聲稱上海裝運糶米。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青泥窪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並不交給原票。前後共到劫去商船六隻。並將船身另塗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該夷復在船演礮。驚駭鄉民。又有白布蓬船一隻。四桅重疊。蓬大夷船一隻。向青泥窪行駛。各等語。該夷截搶漕船。塗改船色。扣留商船原票。情殊叵測。難保非漢奸假稱被劫商船。登岸窺探虛實。更難保該夷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濶入各口。隨處埋伏。著僧格林沁等。密飭將弁。嚴為防備。俟漕船進口時。嚴密盤查。庶免墮其奸計。是為至要。

丙戌○山東巡撫文煜奏○查各海口○聞有夷船一二隻行駛○
或於無人處上岸間遊○或就淺水處用物測量○輒忽靡定○
並無滋擾○茲又據即墨縣先後稟報○閏三月二十七日○距
栲栳島八九十里之土埠島外洋○有雙桅平頭夷船一隻○
帆檣重疊○後繫腳船兩隻○向東南黃龍莊對南之大洋游
奕○於二十八日○往正南駛去無蹤○又三十日○距嶺山六七
十里之東南洋面○有夷船兩隻游奕○又四月初二日○距鰲
山衛三十餘里之文武港○有小夷船一隻○有紅黑白三等
夷人二十餘名○手執洋槍上岸○用千里鏡四周照望○該船
形式宛以梭樣○兩邊有槳數桿○急走如飛○向北駛去○並未

滋事。又初三日。相距鼇山衛十里洋面。有小夷船一隻。在彼游奕。又據登萊青道。轉據海陽縣稟報。閏三月二十八日申刻。瞭見城南大洋。有火板夷船一隻。駛至離城二十里外。滯泊。並有三四夷人。駕駛小船。傍岸取水。嗣因詢無淡水。遂即開行。往東北大洋駛去。並據聲明。查係兵船。又據蓬萊縣稟報。閏三月三十日午刻。瞭見前在廟島停泊之夷船一隻。開向東北大洋駛去。又是日未刻。西北大洋。有火輪船一隻。駛至廟島停泊。現在該處共停泊夷船一隻。火輪船一隻。又准登州鎮總兵咨。閏三月三十日。嶼山洋面。有三桅大船二隻。游駛。桅上有黑旗一桿。旋即有六

人駕駛杉板登岸。頭帶黑帽。身穿哈喇黑衣。俱穿皮靴。各袖洋槍。直登高山。用千里鏡四下觀望。逐一書畫。並無騷擾各等情。先後咨稟到。其餘稟報。大率相同。除飛咨直省外。且惟有嚴飭慎密防守。一面督令趕辦團練。以期稍助兵力。

硃批知道了。

戊子。

盛京將軍王明奏。竊於四月十二十四等日。接准金州副都統咨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見有火輪夷船一隻。並由山東洋面劫來。漕船商船共六隻。將船扣留。僅放船戶水。

手登岸。竊以夷情詭詐。形蹟可疑。當將通飭嚴防。並詳查
確探緣由。疊經由驛奏報在案。十七日戌刻。准金州副都
統希拉布咨報。十三日。見有火輪船一隻。帶來被劫商船
十一隻。十四日。又到火輪船一隻。和尚島。十四日。見有火
輪船一隻。帶來被劫甯波船一隻。衛船沙船各一隻。並據
該旗民地方呈報。被劫船戶。於初九。初十。十二等日。先後
登岸。訊據上海船戶金錫蕃。高暢堂。顧永昌。陸續彩等供
稱。均由江蘇領運漕米。赴津交卸回空。至沒溝營裝載出
口。行至山東洋面。被劫。楊振聲。供係山東下遊船。由江蘇
領運漕米一千零八十石。行至威海城山島。被劫。水手驚

懼○跳落水○內三名○不知下落○邢繼周○供係江蘇沙船○由上海裝載貨物○行至岑山洋面被劫○王天成○供係天津衛船○由山東販賣豆石完竣○欲赴牛莊裝載○行至外洋○被夷船搶劫銀二千一百兩○均帶至和尚島口外停泊○除將交卸漕糧驗有執照之金錫番等四船酌付眷費○發給文照○先令回籍○其陸續彩交卸漕糧○並無執照○楊振聲○領運漕糧被劫○丟失水手○應將該船戶留案○聽候查辦○其餘舵工水手○均經釋回等情○馳報前來○奉查該夷旬日之內○劫掠商船多隻○雖有改作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等語○而該夷奸狡異常○其火輪船陸續前來○劫留商船○愈聚愈多○且在和

尚島青泥窪一帶游奕。其心實屬叵測。難保不有窺伺金州之意。且恐即以劫留之船分駛各口滋擾。亟宜嚴密隄防。況金州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俱係老水貼岸。距城較近。尤為喫緊。現經李將熊岳備調兵三百名。飛劄催赴金州。交該副都統督帶。就駐海濱扼要堵禦。相機辦理。所有此次被劫船戶水手。業經該地方官驗明照票。發遣回籍。第恐稽查稍有疏虞。其間難免奸民濶跡。假冒舵工水手。或託言回籍潛赴各口。偵探虛實。暗中勾結。尤不可不細心盤詰。確切訪查。嗣後被劫商船。驗明有無照票。分別遣留。其應行釋回者。仍著該地方官派差送省。庶可杜漸防微。

消弭隱患。至該夷船現在停泊處所。究係距岸遠近。其所劫商船之船戶水手。是否登岸。訊有供詞。來文均未聲敘。仍應飛咨確查。相機布置。以昭慎密。

硃批。知道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本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寄奉

上諭。本日據薛煥奏。喫嘴仍圖北駛報復等因。欽此。當即分別咨札沿海文武一體欽遵。知照。嗣據登萊青道稟報。本月十二日戌刻。前泊廟島之各大火輪船內。先有一隻開行。船後拖帶大小商船數隻。由長山島南洋。往東北大洋駛去。

所帶條何處商船。共有幾隻。因時值天晚。並有雲霧。辨視不清。亦無從查詢。至十三日黎明。瞭望無蹤。又是日午後。先有施長生杉板。裝載漕糧。在廟島池北外洋行駛。經該夷船瞥見。前往攔截。水手人等。乘其不備。駛入呼奔界攔。淺者民水手。見水登岸。該夷亦即折回。十三日酉刻。又有復恆盛糧船一隻。由東往西大洋行駛。亦被該夷輪船瞥見。趕至西家莊海灘下碇。船不能動。耆民水手。由杉板小船登岸。移時潮漲水落。該夷將船帶去。且聞先開行之大輪船。所帶各商船。亦有漕船在內。但事在外洋。無憑探詢。又據登州府稟。王源泰。王源通。興源勇三船。裝載漕糧。均

於本月十二日巳刻駛至長山島洋面。被該夷帶往大洋駛去。者民水手由小船登岸各等情。先後稟報前來。臣查該夷漸肆猖獗。臣惟有嚴飭暗為密防。並加緊催令擇定妥員。如該夷兵船陸續駛至。即速飭令前往。欽遵。

諭旨。要為開導。總不使有所藉口。其在後漕船業據該道原稟聲明。已飭收泊口內。設法密加防護。並嚴禁地方。不准私相接濟食物。該夷如或登岸滋擾。此間雖有防兵團勇。迥非大沽海口可比。自應遵

旨。臨時酌量妥辦。斷不先行起釁。致於大局轉多窒礙。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王明春。金州海口。疊見夷船劫留商船。並搶劫銀兩。一切情形。又據文煜奏。夷船攔截漕船商船。現在暗為防範。各一摺。沙船運米到津。前數月未聞有被火輪船搶劫之事。何以此時紛紛被劫。且有致斃人命之事。實堪詫異。難保非冒充喫佛之人所致。著薛煥一面照會喫佛二國查詢。如係該國之船。務須嚴行禁約。免起爭端。倘有別國冒充喫佛二國者。中國無從辨別。即由該二國查明照覆。一面飭令商人仿照前次該夷欲截漕船之舉。眾商與之爭論之意。向其理論。爾等既絕我等生計。祇好從此罷市。薛煥須相機從中調處。斷不可令其決裂。是為至要。王明。文煜原奏。俱著鈔給閱看。

壬辰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查夷船忽來忽往並攔截漕船等情先經奏報在案茲據福山縣稟夷船於本月十九日駛至烟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器械上岸占住張姓房屋即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不滋鬧居民亦未搬移鈔錄偽示稟報並據登州鎮府揭取偽示咨稟均同前由各等情伏查前此欽奉寄

諭即經咨札鎮道遴選熟悉情形長於辭令之員以備任使茲除飛飭卽速前往欽遵前奉

諭旨妥為開導總期相機籌辦必不自我起釁使該夷無可藉口一面又經由省飭委現署青州府候補知府董步雲候補

游擊定順。星夜馳往。隨同鎮道會督印委文武。妥慎駕馭。防範。詢其是何來意。如何動靜。再行隨時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夷人持械登岸紮營。張貼偽示。尚不滋鬧。委員前往妥辦一摺。並將揭取偽示。咨送軍機處呈覽。卹首孟姓。帶領夷船。於本月十九日。駛至烟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器械上岸。占住房屋。即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安撫居民。並不滋鬧。其心叵測。恐其意圖久踞。煽惑民人。徐謀構釁。文煜現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相機妥辦。當令告以去歲在津。該國並未幫助。喚國打仗。中國已令欽差大臣知照。貴國按味國換約之事。商辦在案。迄今並未接據照覆。亦無妥定章

程○今驟然攜兵而來○實堪詫異○此處既非通商之地○又非商辦
換約之處○未便相留久住○此地居民○或相驚擾○反傷和好之道○
仍應速回上海○向欽差大臣議定條約○應在何處換約○總俟上
海欽差大臣知照○方能辦理○看其如何答覆○總在該委員等○剴
切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毋任久踞○方為妥善○並飭沿海
將弁○於各路密為防範○固不可自啟釁端○亦不得因其並不滋
事○漫無準備○總宜暗中布置○有備無患○並嚴禁內地民人接濟
食物○潛相勾結○是為至要○

又

諭○文煜奏○夷人上岸紮營○張貼偽示○委員相機妥辦一摺○據稱○福

山縣於本月十九日。有自稱暹夷兵船。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軍器。上岸占住民房。即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不滋鬧。現選長於詞令之員。妥為開導等語。此次夷人占踞煙臺。偽示內自稱係暹國孟姓。前諭何桂清。薛煥。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暹酋開導。宜在上海先行議定。再為換約。藉以阻其北駛。薛煥接奉此旨後。是否已諭華商。轉告夷商。如兵端一啟。則各商均受其累。暹酋或可自知悔悟。至應議條款。前已密諭何桂清等知悉。是否已由商人轉達暹酋二酋知悉。或尚未曾一一明言。著薛煥。即行詳細覆奏。此次曉諭暹夷。當告以上年暹國背約。爾國并未附和。何以今有兵船。忽至煙臺。實屬有失。

和好之道。該處並非通商之口。僅該民人等。或有爭端。轉傷和好。速將此項兵船。撤回上海。定議後。即可換約。從此永敦和好。以免猜疑。如此剴切開導。或可使就範圍。薛燾現畧欽差大臣。辦理夷務。是其專責。務須悉心籌辦。不可意存推諉。致誤事機。俾夷偽示。著鈔給閱看。

癸巳。兩淮鹽運使喬松年奏。竊賊勢愈熾。撲滅需時。而江南江北。兵勇皆為難恃。非調滿洲蒙古勁旅。不足制勝。而京畿因嚴防海口。深恐不敷調遣。臣伏念暎夷志在覬利。尚非一意構兵。惟其多有所請。不免妄謬。第時事孔艱。皇上如天之量。何所不容。昔晉侯用魏絳之謀。漢帝賜趙佗之詔。

史乘以為美談。不為失體。儻此時假以寬大。仍照天津原議。換給和約。彼族必弭耳受羈。不至生事。乃可分津防之兵。移津防之餉。盡力以定江南。俟江南肅清。養精蓄銳。再為震疊之舉。刻下江南大局。夷人知之甚悉。亦必挾以干求。不肯遽就範圍。若仍照天津原議。則彼亦無可再有翻異。否則拒之過甚。僕內訌外侮。相乘交至。更難措手。夷人如果蓄意用兵。原亦不可屈意連和。細察其情。此時只係不甘退讓。尚無別意。僕素

皇上曲意包荒。不但可以勻出兵力。專以滅賊。即徵夷兵為用。且必樂從。此係

國家重事。臣不應妄行陳議。第軍情益急。竊惟其緩急。管見所及。不敢不貢愚忱。以備

采擇。

殊批。覽。速就撫局。原屬正辦。若藉資夷力。後患無窮。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徐有壬照會英佛欲借夷兵防
守蘇州該首答以必須何總督來滬而商方能定議何桂清已
坐輪船前往上海商辦各等語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
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此舉紕繆已極此事斷不可行恐何桂
清仍申前說著薛煥即飭吳煦等告知該夷徐有壬已死此事
毋庸再議即或該夷情願入江相助亦當婉言拒之以杜後患
然乘此機會正好籠絡該夷相機開導就我一切範圍不但永
息兵端亦可消弭無窮後患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璜奏。接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蔡潤澤。著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報英國人輪戰船一隻。內載華民九百餘人。夾兵四百餘名。由廣東香港前來廈門。於閏三月二十一日未刻進口。探聞該船欲往天津。當即會派幹練員弁兵役。在於沿港各口岸。嚴密防範等情。並據福建廈門同知俞林。稟報前來。尋伏查英吉利夷人。現與佛夷各駕兵船。駛入浙江定海。前據甯紹台道梁恭辰。稟報。即經督慶端。咨請浙江撫臣王有齡。就近委員前往查辦。一面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並將籌辦情形。由驛馳奏。旋准

何桂清鈔摺咨會。該奏意在用兵。復經督等密飭閩浙兩省沿海水陸文武。設法嚴防。以杜窺伺。茲頃哈喇復有兵船經過廈門。欲往天津。是其心懷叵測。已可概見。除再密行沿海各文武。嚴加防範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暨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乙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查前據具報。佛夷上岸紮營。張貼偽示。尚不滋鬧等情。即經由五百里馳奏。一面飭委候補知府董步雲。候補遊擊定順。並准登州鎮咨會。遵照前

咨。派委該鎮中軍遊擊劉奉祥。水師後營把總閻萬春等
馳往。欽遵前奉

諭旨。委為開導。該夷是何情形。尚未獲到。茲又據縣報。該夷前占
張姓房屋後。又占據比鄰劉姓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
別無動靜。嗣於二十一日巳刻。又聞東南洋面。駛來大輪
船二隻。仍泊之果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
見有馬匹。又逼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扶制通商
之意。各等情。前來。仍嚴飭。暫為羈縻。總不可先行開釁。且
俟委員覆到。該夷是何意見。是何言語。再行奏請

訓示。

論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美船駛至煙臺山下。持械登岸。並張貼偽示。已委員前往妥辦。當理諭令文煜飭令委員等。反覆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矣。本日據文煜奏。續報該夷又占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又自東南大洋駛來大輪船二隻。仍泊之果島。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逼令各鋪戶。買洋錢使用。各等語。夷人占房鑿井。搬移馬鞍。逼買洋錢。種種情形。殊有挾制通商之意。文煜接奉前旨。諒已遵照妥辦。著仍飭前派之委員董步雲等。以此處並非通商之地。勸其速回上海。至洋錢一節。上年英夷兵船駛至湖北。商民間不用洋錢。廢然而返。山東事同一例。可告以民間素不使用。難於相

強。否則必致啟釁。該夫既有馬數。恐於附近地方。購買馬匹。或肆行擄掠。著密飭該處商民。不得行使洋錢。賣給馬匹。並防其登岸擄搶。其煙臺近處。如福山等縣地方。均宜挑備官兵。暗中設伏。以備臨時策應。免致倉猝為所襲。其內地民。令接濟食物。私行交易。仍須隨時查察。嚴行禁止。毋稍大意。

又

諭。前據文煜奏。稱夫孟姓船隻。駛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持械上岸。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為無滋擾。已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當經諭令該撫。飭令該員等。論該夷以上年曾經知照該國。按味喇堅換約之事。商辦。未據答覆。

今驟然帶兵前來。查該處並非通商之地。亦非商辦換約處所。未便久留。應即回上海。向欽差大臣商議。向其妥為開導。本日復據天津奏。該夷自占踞張姓房屋後。復占踞比鄰劉姓房屋。於山下開井二眼。二十一日巳刻。東南洋面。復駛來火輪船二隻。仍泊之翠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逼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挾制通商之意等語。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煙臺地方。上岸紮營。並陸續占踞民房。實屬心存叵測。現已飭令天津。及山海關等處。帶多兵。恐以煙臺為屯聚之處。仍欲駛往天津。及山海關等處。肆行滋擾。僧格林沁等。於大沽海防。業已辦理周密。其附近各

海口情形。仍著隨時偵探。僅該夷等或實有欲用馬匹乘虛鈔襲情事。應如何設法堵禦。即著該大臣等。豫為籌畫布置。為要。

丙申。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努前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報。和尙島青泥窪等處。於四月初七日至十四等日。先後到來大輪船四隻。劫帶商船二十隻。當經努將通飭嚴防。委員查探。並調兵赴金堵禦各緣由。疊次由驛奏報在案。旋接該副都統咨報。青泥窪灣內。於十六日。復到大輪船二隻。劫帶商船三隻。已將前劫之船。砍去船桅。連成白色者七隻。並於附近海岸掘井取水。又准咨稱。該夷大輪船。時向口

外洋面遊奕。仍復駛回停泊。又據瞭望汛官稟報二十日午刻見夷人將劫來商船放行一隻向和尚島海口駛去。是日亥刻被劫商船內忽有一隻火起該走立將起火之船推出羣船之外。登時焚燬。二十一日未刻又有走船二隻駛入青泥窪灣內停泊。前後共計青泥窪海口到來火輪走船八隻。被劫商船二十三隻。除放行一隻。焚燬一隻。外現廢船二十一隻等情。陸續咨報前來。並據查探夷情委員回防稟稱。全州和尚島西南青泥窪海口距城六十餘里。其火輪走船與被劫商船停泊處所距岸約五六里。該處係屬海套。地方空闊。一面靠山。三面臨海。灣內既可

窩藏。出時復能暢駛。且逼近洋面。進退最為捷便。青泥窪附近居民。恐其驚擾。俱已逃避。該夷輒以十數人。攜帶洋礮。洋槍等械。駕駛杉板小船登岸。在山坡鑿井取水。並赴坐近村屯。買掠食物。其被劫船戶。現已陸續登岸。經地方官訊供。資遣等情。餘與該副都統咨報。大略相符。茲於二十五日。據金州協領同知詳稱。訊明被劫漕船八隻。據船戶楊振聲。王世臻。陳國瑾。蕭忠盛。姚莘田。陳祝南。高應春。周兆寅等供稱。該船八隻。共計裝運漕米一萬一千八百餘石。行至山東洋面。先後被火輪船搶劫。各船水手。驚跳落水者五十七名。不知下落。該夷將船帶至金州海口。連

清未貨物。一併扣留。僅放者民人等登岸。夫奉卓然等。商船十二隻。亦係在洋被劫。均經訊取確供。分別遣留。酌量給價撫恤等情。詳報前來。竊查漕船八隻。既經查訊明確。委係在洋被劫。應即咨會直隸兩江督臣。驗未大臣。分別查覈辦理。現在被劫難商。紛紛登岸。此項船戶水手。原非安分之人。聚集日久。難免另生枝節。當此海防喫緊。未便任其逗留。所有被劫漕船商船各耆民水手。仍飭該地方官查驗照票。隨時斟酌遣留。各令回籍。以免滋事。惟該夷劫搶漕米。擄掠商船。兇悍已極。情殊巨測。且偵知青泥窪係荒僻處所。向不設墩駐兵。遂將所劫船隻。帶至該處窩

留改造。近項登岸。鑿井入村覓食。雖無別項滋擾。而夷情詭譎。尤不可不加意提防。伏思全州大小海口共十九處。分防各汛。兵力較單。業經督飭調熊岳兵三百名。馳赴全州。已於二十一日到防。藉資守禦。並咨履該副都統。及副飭旗民地方官。嚴禁附近居民。接濟飲食。以免勾結。則該夷雖克悍狡。似無所用其伎倆。至田莊臺兩岸三營。現在僅有防兵一千二百名。此外尚有省城及遼陽州蓋州牛莊等處。備調兵一十名。原擬即時到防。第省中官兵。除坐臺守卡各項差遣外。存城之兵。已屬無多。而東邊一帶。全匪聚散靡常。西路盜賊時復竊發。均須派員帶兵分往。

駐紮則省中之兵亦應留城駐守不可多調以重根本。紮現仍暫飭在防將弁並濱海各口一體嚴行戒備。設若有警即將省城及附近挑備官兵飛調來防以資應援。

林批知道了。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奪其錢貨互換。

吉林將軍景瀛奏竊紮前據渡江委員副都統銜協領巴

林保等報稱二月二十三日有夷人百餘名分駕爬犁十

八張裝載烏槍等械由奇哈奔赴烏蘇哩復有夷人十餘

名突至卡所聲稱深恨三姓不准貨換故絕口糧遂將官

兵食物搶掠一空無法糊口並聞該夷欲將卡官連吉拉

明阿等全行截留藉作要挾通商地步等情經紮飛調該

員等折回。一面密飭黑河口總巡協領輯順設法接應。萬勿受其牽制。尤須偵探行蹤。嗣據巴林保等報稱。行抵薛爾固左近。探有夷人截阻。遂將船留。又弁兵駕駛前進。該員等由南岸繞越二十餘里。尋舟回至黑河口。旋據輯順等報稱。卡倫官兵現已撤回。分選赫哲坐守。以通聲息。並據北路巡探赫哲保福報稱。閏三月初七日早。黑河口左岸色雲地方。有夷官一員。夷人一名。乘三板船一隻。駛抵上毛力地方。探詢卡官何往。保福答稱。近有山場許多。民人分在松花江南岸。漁獵為生。甚屬充饒。因卡官不能攔阻。外夷侵占內地。逼令官兵回城。派我守卡。該夷遂即折

○四日○酉時○又來○走人○七名○乘三板船一隻○攜帶鳥槍一桿○和容悅○起問保福○民人約有多少○有無槍礮等械○保福答稱足有三萬餘槍礮刀矛○無不廣備○該走用千里眼○各處瞭望○頗有畏蕙之狀○言及我等在此久居○惟求活命○復託保福見民人代說○我居岸北○他在江南○彼此取和○各無猜疑○言畢而回○又據東路巡探赫哲永起報稱○閏三月十三日○黑河口以下○走人四名○駕船一隻○裝載鳥槍四桿○色囊等項○駛至南岸○向永起商議貨換○該赫哲答以無物可易○遂稱爾即無物○我們即欲西往換貨○永起告以新來民人利害○你們去無生路○惟時正值變裝獵戶八十名○出口巡

察。被該夷望見。形色驚惶。匆忙折回。人據赫哲噶山達扎
拉西。及夫布拉。二人投營。聲嘶力竭。原在江左彪爾郭地
方居住。本年正月間。扎拉外出捕獵。未歸。有夫人二名。攜
帶洋呢哈喇入室。戲謔妻妾不從。一夷順拾鐵錘。奔毆扎
拉之妻。見事兇橫。即持柴斧向抵。二人驚跑。後復來。夫人
三名。將扎拉妻妾縛置雪地。摔碎飯鍋。並焚其房。經比鄰
赫哲勸散。扎拉旋歸。即移於江右額圖地方。與族人同居。
忽一日。有夷人十數名。逸同扎拉去。見赫爾圖夷官面商。
不容推辭。扎拉無法。跟往見該夷官。善言勸慰。言爾若歸
順俄國。定為官長。如敢拘執。立即殺死。扎拉被逼無奈。暫

且屈從託言我既為官。須管吏人事務。吏官允諾。事多靠其經理。扎拉見有大礮四尊。俸其礮口。並不沈盡。詢係木銀鐵信。外以銅葉包裹。扎拉即令演放。果奏稱大礮只有五匣。使盡無處購買。並據派吏與扎拉泣訴。我等被木首逼勒到此。天寒無糧。凍餓死者過多。當向查詢木首之意。何居。該吏等聲稱。木首本非俄國人。係外國投誠官陞極品。深悉此地空閒。又乘南省未靖。由俄國討要多人。圖霸此地。與俄主阿林三達拉均分。近來國王聞得。人死過眾。以故不肯再撥。祇留我等在此。只可束手待斃等語。扎拉本係滿洲所屬。豈肯隨從外夷。今聞大營在此。情甘設法。

邊來叩求收留。該協領見其情詞懇切，賞給煙酒等物。善言開導，令將各赫哲移撫搬入松花江之內。茲於四月初六日，自黑河口以下，至閩公奇哈達，扎拉春屬，共移來三十戶。男婦子女二百六十九名口。並牲畜船隻均安置松花江上游南岸。分台居住。聽候當差。又接赫哲噶山達特莫仲烏隆阿等報稱：閏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初六日，由黑龍江下駛大小船十五隻，男婦九十五名口，牛三條，馬十匹，順流東下。各等情。先後飛報前來。擘伏查赫哲一項，性本柔弱，原在松花江兩岸，以捕魚為業。安居多年。近被俄夷侵擾，奔逃力難支持。殊堪憫愴。然其間良莠不齊。或者

利聽其驅使。或畏威強逼。勉從終非甘心情願。等曾屬協
領輯順。收撫赫哲。務須不吝賞項。以供驅策。茲報業有三
十戶。邇來黑河口左近。亦足以助我兵力。又據甯古塔署
副都統佐領富新。呈據巡防變裝官恩騎尉明祿報稱。該
弁行抵哲魯馬地方。在興開湖西岸。見有俄夷新建房三
所。堆積羊草數千捆。未空。將其房草焚燬。復巡至恰博子
地方。在興開湖北岸。見夷房二所。亦即燒燬無事。又據瑛
春著協領台斐音阿報稱。閏三月初五日。海岸摩闊歲地
衣。突來大輪船一隻。傍岸未久。旋即開行。不知所向。留人
三十餘名。三板船二隻。銅礮二尊。礮車一輛。礮架一箇。黑

牛黑馬各一匹。以及雞犬食糧大槍等械。就海嶼支搭帳房二架。經該署協領親往盤詰。語不可辨。迨十八日。忽有夷人數名。撐駕小船。駛赴海洋去訖。餘則看守器物。報經督飛飭該署協領督率官兵西丹以及牲丁。加意嚴防。無論何項夷人。斷不准登岸。一面行令甯古塔。不時偵探。以備策應。再查俄夷要求通商為急務者。原為接濟口糧。占居山場起見。勢上年曾經奏明三姓嚴禁貨換。如敢違犯。請照軍法從事。本年山場招集人夫。均已諄諭申明。一律示禁。並函囑持普欽。轉飭愛璉。不得任其貨換米麵。以杜協摺。惟該夷因患乏食。輒敢搶掠尋釁。復欲截留大員。是

其恃強欺官。情堪痛恨。迨見赫哲守卡。詢悉民眾刁頑。即行驚惶奔脫。雖表情變詐。難以遽信。而傳聞左岸居夷。有懼吉林山場野人之論。並非無因。然木哩斐岳幅。狡獪異常。貪心莫測。即其有所見聞。亦未必肯輕去烏蘇哩而撤來。第無論其如何詭計。舉動與否。則在我嚴防進守。以逸待勞。諒亦足以禦侮。

畢溫又奏。查己革副都統吉拉明阿。隨在滾江加示。茲緣俄夷搶掠卡所食糧。將官兵連該革員一併撤回。免受牽累。有傷體制。惟吉拉明阿在防加示。已十閱月。而該夷毫無懾場。實非義理所能感化。現據富呢揚阿。巴林保報稱。

該車員患病屬實。起立需人。合無仰懇

天恩。可否暫令回籍調理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景瀉奏。俄夷搶掠尋釁。現將卡倫官兵撤回。招撫
赫哲代巡等情。一摺。俄夷由奇哈突赴烏蘇哩卡倫。搶掠食物。
並欲將卡官等截殺。業經景瀉將該官兵等撤回。分派赫哲生
守。復據赫哲保福等報稱。該夷屢來探問兵數民情。似頗畏懼。
復有夷人戲誑扎拉妻妾。經鄰人勸散。該夷輒將扎拉邀去。強
令歸順。扎拉即在彼探悉。木首與俄王意見未合。所率夷眾亦

有怨恨木酋之語。隨復逃回。求協領輯順收留。已令將各赫哲
招撫。搬入松花江內地。其甯古塔地方。有夷人房屋草堆。經恩
騎射明祿燒燬。亦無他事。各等情。俄夷到處游牧。意圖肆擾。一
經官兵等虛言恐嚇。該夷即行欲逃。看此情形。是將山內之人
招出。顯有裨益。至扎拉投回。所稱眾夷抱怨木酋一切情形。足
見究係滿洲所屬。不肯甘從外夷。雖彼時被脅所迫。始終不忘
根本。實堪嘉尚。然亦須詳查。如係誠心投回。並非甘為該夷所
使。該將軍等務當妥為安置。即將松花江上游南岸空曠之地。
撥給開墾。以全生業。惟該夷率眾深入。斷不能多攜糧食。惟有
嚴禁居民人等。不得接濟食物。並不准將錢貨互換。則必窮而

思返。即著景濤等剴切曉諭。毋許陽奉陰違。儻該夷因斷其接濟。敢行搶掠。則釁自彼開。應悉聽民人與之理論。若並不敢滋事。則不值自我啟釁。如敢有威誣民婦等事。則有徹卜勒幅舊案。雖至毆斃。彼亦無詞。惟烏蘇哩等處。該夷不能得志。或往他處。亦未可定。並著景濤等嚴密偵探。加意嚴防。無稍疏懈。再烏蘇哩。該夷空閑之處。早為招民開墾。使該夷無所期望。是為至要。另片奏。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患病。可否釋回等語。吉拉明阿。如號已閱數月。著准其釋放回籍。

年。進撫銜。調任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

二日。欽奉

硃批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關不可失也欽此同日奉到四月初九日寄

諭一道伏思臣自四月初六日回滬其時即值常州無錫賊勢猖獗蘇州又相繼不守通省人心驚惶滬上商民無不攜資遠避夷人耳目最近一時幾欲立起變端幸吳煦妥為安撫尚未滋事四月十七日督臣何桂清到滬即同臣等接見吳首嗜嚙斯該首夜郎自大所言皆無情理經何桂清與臣等反覆開導毫不悔悟提及和好二字彼則言並無和好告以公事總須互商方能有益彼則云並無商量如欲完結祇有前致軍機大臣所索四條概予准行否則打

仗別無二說。再向副導。默然不答。俾酋布爾布隆。不肯見面。但其副使呀吐噶。來督臣何桂清處。據稱如有要言。告知呀酋。即與面談。無異。及見呀吐噶所言。亦與噶酋相同。而於駐京一說。尤堅決不破。告以上年天津之役。爾國並未附和。中國與爾素敦和好。呀酋則謂上年赴津換約。係遵國諭而行。該國並未帶兵。何以英法到彼。尚有人送照會上船。獨該國無人理之。是中國將彼比於屬國。不肯以平禮相待。所以該國王立意決戰。無可商量等語。何桂清答以布酋上年赴津。直隸臣總督派人尋覓。欲與接見。因洋面寬闊。未經尋獲其船。並非輕待布酋。呀酋又稱。願爾

嗚呼。不日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斷不在上海停留。
外省大臣亦不能主持此事。詞氣狂妄已極。味首等塔噶
現亦來滬。與臣等接晤。據稱該首亦要赴津。臣等告以爾
國公事業已竣。向其阻止。而該首則謂。嗚呼既到天津。
我亦必須前往。察看該首之意。雖非有心作祟。亦不能代
我出力。今嗚呼二酋既聯為一氣。又伺我軍情萬緊。脅和
之念愈堅。雖經何桂清督同臣等面為開導。又暗煽華商
設法化解。奈夷情執拗較前尤甚。明係知我大營全軍解
體。恃彼兵力已強。肆無顧忌。任意要求。實非情理所能感
悟。現探得英兵已陸續屯紮山東之成山。嗚呼兵已紮成山。

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額首嚙首到來。即同北駛。臣惟有
矢盡血忱。相機設法。再隨同何桂清。實力開導。總冀挽回
一分。即盡一分心。力。斷不敢稍存諉卸。自外。

生成以期仰副

聖主塵念邊防之至意。

兩江總督何桂清。署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蘇州夫守大
局決裂。及臣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各緣由。於四月十六
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臣等伏查蘇州危迫之時。江蘇撫
臣徐有壬。焦急無計。飛札新調蘇藩司薛煥。蘇松太道吳
煦。請借英法二國夷兵。赴省救援。並准閩部紳士韓崇彭

盧格汪藻潘儀鳳等公稟。特委署蘇州府知府吳雲。蕭札
 催調。乃吳雲甫經到滬。蘇州遽聞不守。臣何桂清於劉河
 舟次。接據吳魚達捕盜局輪船飛請。迅去商辦。即於十七
 日晚間抵滬。詢知吳煦等。正飭華商與該酋會議。多方曉
 勸。尚無端倪。迨臣何桂清接見吳首。嘗維新大抵去狀守報備何之計復又百般營
 解阻天下臣天其北駛。該酋總執上海無可商議之說。百折不回。並
 稱和議事大。必先進京換約。從前天津原定五十二條。及
 今春照會軍機處所請四條。只須分別准駁二字。准則仍
 歸和好。駁則立即開仗等語。現聞該二國兵船。均由通商
 各口。紛紛北駛。吳船泊於山東成山洋面。佛船泊於成山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一千九百一十一

對峙之朝鮮洋島。總計兵船百餘隻。水陸兵四萬餘人。不日即有舉動。先經吳煦等探悉該首等密謀。欲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直趨京師。並分股抄襲大沽後路。人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等處。臺經奏報在案。惟津沽防禦嚴整。斷無可虞。而兵燹一開。不特處處為其牽制。抑且兵連禍結。恐無已時。近日蘇浙在滬貿易各商。亦再四商懇該首發兵。雖急於救蘇。實可暗消北釁。該首則謂情願幫助。但伊國與師動。專為雪恥而來。若先為我勦賊。何以轉報國主之辭。回答其意。固係以兵燹和就。目前情形而論。所可深慮者。尚不僅此。現在東南要害。均為賊踞。蘇省已無

一兵一將。全境空虛。固已無從措手。縱有援兵四集。糧餉從何籌辦。軍火槍礮從何置備。思之焦灼如焚。值此逆賊猖狂。若偵知夷釁未解。勢必重利啖夷。乘機勾結。該夷志在牟利。不顧順逆。萬一不為我用。轉為賊用。一經與賊勾連。賊與夷串成一氣。勢必水陸分擾。南北皆危。自粵逆竄踞金陵。該夷亦時時探詢賊情。其中如公使夷官。及正派商人。尚知粵逆實係盜賊。而夷類甚雜。良莠不一。昨經吳煦訪知夷人刊傳一書。標題太平天國。令人繕譯。大略皆記粵匪舉動。此即已通線索之確據也。即如上海一隅。本係夷人通商之地。昨經吳煦二酋派兵巡防。係為保衛夷

房起見。經英煦設法羈縻。亦派營兵會堵。尚屬相安。第現在賊勢蔓延。四面圍逼。此海濱一隅。何能獨支。現在罷市已久。貨不流通。關稅釐捐。一無所出。且大營廣勇。紛紛逃來。資遣不淨。其所以不即變亂者。賴有速定和議。借兵助順一說耳。若並此不辦。不待賊來。立即瓦解。非為賊有。即為夷踞。東南半壁。從此更難挽回。即欲來滬議和。亦無駐足之地。臣等若再瞻顧忌諱。知而不言。誤

國之罪。更重。雖萬死不足以蔽辜。為今日計。惟有亟為安撫。使人堅其和議。俯如所請。使知

大皇帝逾格天恩。動其感激之心。絕其勾結之念。乘勢勸其助順。

勒賊於南北軍務。或可稍挽危機。臣等非不知後患滋多。此時勢急定議。必為天下罪人。然即不全該夷助順而夷兵北去。更恐徧肆滋擾。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也。且查英佛二酋天津原立和約。本經桂良等奏奉

恩旨照准。至今春英佛二酋各請四條。因在原議之外。半係逞其虛構。不過為爭氣爭臉起見。其賠費一層。果能代為勒賊。則償費無殊擄贖。尚出有因。能保全大局。斷不致盡東南之利也。臣等早夜密籌。成則冀有挽回。不成則南北局勢。曷堪設想。不得已。瀝陳實在情形。仰乞

皇上天恩。逾格從權。可否准將英佛二國原定天津條約。及續請

各四款。俯予照辦。庶幾南北兩蒙。可期立時消釋。所有該
首等進京換約事宜。即遵

旨飭令薛煥。迅速北上。由海道前進。此則不可也。妥為料理。以全大局。臣等不

勝惶悚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英佛聯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並據何桂
清。王有齡。秦。南北皆危。亟宜撫夷勦賊等語。英佛二夷。知江南
大營潰退。蘇常等處。相繼失陷。愈形狂悖。本在意中。何桂清又
至上海。與噶魯斯商議。無怪該夷。夜郎自大。肆意要求。江南賊
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藉資兵力。更使

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何桂清。王有齡。所請。斷難允行。前據薛煥奏。英首領。嘯唵。途經佛國。因該國主。一意主戰。嘯首已回。復該國。書不來中國。此次。嘯首等。又稱。嘯唵。唵。嘯。囉。不日。仍來中國。其中。不無。可乘之機。所稱。立即。赴津。斷不在。上海。停留。亦未。可盡信。何桂清。業經。督問。薛煥。現署。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務須。在上海。妥為。辦理。不可。往來。徒報。夷情。尤不可。為何桂清。豫為。開脫。所有。走務。即著。探明。嘯首等。到上海。即遵。前奉諭旨。剴切。開導。其有。轉機。固不可。因疎。常失。陷。稍示。以弱。亦不可。激之。北。致啟。兵端。操縱。之機。全在。該署。大臣。悉心。籌畫。不得。意存。推諉。有負。委任。味。夷業經。換約。何以。亦欲。赴津。顯與。喫

佛爾夷暗中勾結。若至天津。誤傷該夷船隻。必致有所藉口。着薛煥詳細告知。毋令前倖。是為至要。

又

諭何桂清。王有齡奏。杭城危急。並請撫夷勒賊各摺片。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照會吳淞。欲借夷兵防守蘇州。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此舉已極。已諭薛煥婉言拒阻。江南賊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借資夷兵。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所請安撫夷人。勸其助順勒賊之處。應毋庸議。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喚佛羅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據稱。何桂清到
滬。見噶魯斯。反覆開導。毫無悔悟。佛夷呀吐。所言亦與噶首
相同。又稱。額爾金。噶囉。仍未中國。立即赴津辦事。味首。噶諾。喻
亦要赴津等語。英佛兩夷。因江南大營潰退。愈肆恫喝。據稱。喚
兵已屯紮山東之成山。佛夷亦紮成山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
噶首噶首到來。即行北駛。著僧格林沁。恆福。隨時偵探。密為防
範。其山海關一帶。亦應一體嚴防。佛夷已占踞烟臺地方。文煜
前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著即督飭該員
妥速辦理。並於各海口認真嚴防。以免該夷登岸滋擾。是為至
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士寬。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大沽海防。最關緊要。即使將來喫佛就撫之後。夷情詭詐。反復靡常。海口設防。亦不容稍涉大意。咸豐八年原議。除大沽協存營官兵一十六百名外。添設水師兵一千四百名。統歸三千名之數。以期嚴防。嗣因募補不敷。定額人將操練無成之兵。隨時開革。今止贖尚堪教演者一千九百名。若必欲募補足額。勢必有名無實。現在所積京兵在防。及各處調防馬步官兵。固屬足資捍衛。惟思撫局一定。自應將各路官兵。全行撤回。抑或他處需兵。移緩就急。大沽海口。僅

存此水師一千九百名。實不足以展

京師門戶。等語。再四思維。不得不早作將來永久嚴防之計。

查現在調到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曾經派員赴津點驗。

據稱老弱居多。復經派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署天津鎮總

兵冷慶。前往逐細揀選。復據稟稱。此次官兵。尚堪教演者

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或軟弱疲病。或技藝生疏。伏思

此項軟弱之兵。留於津郡。實難得力。况近年以來。南北情

形迥不相同。南方多事而兵單。北方完善而兵厚。當此征

調紛繁。

國帑支絀之時。自應因地制宜。變通辦理。查京城八旗。生齒

日禁兵額有一定限制。年壯旗丁挑補錢糧。缺少人多。謀食既艱。練習必惰。即使得缺。亦難望其弓馬嫻熟。努等悉味之見。可否將調到北鎮官兵內。老弱者一千名。撤回原籍。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千名額種餉。撥歸直省。將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一體挑選平力精壯。能習技藝之養育兵。開散一千名。再由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每旗揀派年壯三品至七品世職二員。管帶赴津。努等再擇其勤慎有為。或曾經出師者。督率訓練槍箭技藝。必可得力。現今海口兵力較厚。即在天津防守。一俟夷務定局。大兵凱撤。此項兵丁。即可移紮大沽。以

足三千之數。仍令春分到防。結凍回京。不令久守海疆。以昭體恤。僅該兵到防之時。京中各旗營所出護軍馬甲之缺。一由京挑。一由外補。將此技藝嫺熟之兵。一經補缺。即令回旗當差。再由京旗選拔精壯來防操練。不特津防得有一千精壯之兵。且京中各營所得之兵。亦堪拱衛。如此一轉移間。庶兵歸實用。餉無虛糜。於京外操防似有裨益。僧格林沁等又奏。竊察等於本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烟臺地方上岸紮營。等因。欽此。查噶夷現在山東烟臺地方紮營。聚衆占住民

房屯聚英兵。故作前來報復之狀。其中難保必無英國之
人。揆度夷情。欲和無由。欲戰難操。必勝。自去年至今。百端
恐赫。不過要我言和。伊等便可乘勢奢求。數月以來。總未
遂其詭計。英佛曾言十二月內。必要報復。彈指英佛兵敗。
至今已屆一年。若不有此舉動。其勢無顏以對諸夷。所以
英首頓囑。半途回國。如今在烟臺屯兵。又不露英國之
名。種種情形。皆是自留議和地步。此時若責成上海。迎機
善導。或可就我範圍。僮英佛決意報復。或直犯大沽。或由
祁口北塘馬步登岸。繞紮我後。現在祁口北塘。連後添設
營盤。唐兒沽挑築濠牆。安兵防守。遙為聲勢。臨時多設偵

探一經見有夷船。即令兩盟馬隊節節兼應。諺其深入。合
兵會剿。大沽海口。現又續造萬斤鐵炮。連前已足密排。該
有天津被擄民船。登岸回津。訊據聲稱。伊駕船為生。由上
海賣貨回津。於四月初七日。在山東烟臺迤東洋面。遇見
夷船一隻。將伊船擄去。帶赴奉天金州地面。將舵工水手
全行逐下。伊即搭船回津。曾見該夷將船舵截去一半。船
而周圍。豎立板牆。上釘牛皮。塗以白灰。以備打仗。現已劫
去沙衛各船四十餘隻。聞得意欲劫擄百隻。方足使用。設
使該夷用所擄之船。連成一處。乘潮擁進。聞我防具。有此
鐵板層層密布。足資攔擋。查雙港礮臺。原因當年夷人懸

擾海口。轟塌礮臺。天津亦無可守之地。是以權在雙港。安設礮臺營壘。以防水路。今津郡環濠已成。海河兩岸礮臺工竣。已將雙港各營礮位。全數運赴天津。分設兩岸礮臺礮洞。水陸兼防。以省兵存。其雙港礮臺營壘。仍留作為虛營。以壯聲勢。所謂山西兵二十名。天津鎮標兵一千名。及該處蘆團練勇。均已分守天津環濠。所有前項官兵。均應派員管帶。查署天津鎮總兵冷慶。現在海口帶兵。天津道孫治。亦在海口總辦糧臺。均未能兼顧。等語。即就近札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管帶。以資採訪。並飭各項官兵嚴密防範。是天津布置。亦可無虞矣。惟湄夷兵船。既停泊烟臺。是

兵小岸紮營。有鞍馬。行蹤巨測。水陸相距大沽。皆不甚遠。等除督飭各營將弁晝夜嚴防。及飭令西凌河。增慶慎選官兵沿海偵探。妥為防範。外並於天津靜海鹽山慶雲沿邊添設馬撥。絡繹馳報。復經飛咨山東巡撫文煜。速飭登州鎮道。由烟臺至直隸慶雲一帶。安設馬撥。逐日將夷人動靜飛報。務大營。以便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並令該撫轉飭登州鎮道嚴飭各州縣。禁止毋許賣給馬匹。以杜該夷詭計。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請調撥防兵。變通辦理一摺。據稱

現調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其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輒弱疲病。技藝生疏。甚難得。請將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撤回原省。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十名額設糧餉撥歸直省。即在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挑選精壯養育兵閒散一十名充額。揀員管帶赴津訓練。以資守禦等語。山西到防官兵。半多疲弱。該大臣等力籌整頓。量為轉移。欲由京旗挑補精壯足額。自係為添兵節餉起見。惟現在該夷撫局未定。未便議及善後章程。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著該大臣等撤回山西原省。交英桂分別裁汰。仍著英桂另挑精壯官兵一千名。調赴天津防所。以足原額。所請由京旗挑選

壯丁。以為永久嚴防之計。看俟該夷就撫後。再行裁辦。

癸卯。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佛夷占房鑿井。紮營出示各緣由。恭摺奏報。後續據具報。該夷又占民房數處。並由船上搬下屋架木料。蓋屋數座。間有夷兵前往附近村莊搶掠雞鴨食物。經鄉團聚眾逐回。夷首聞知。即將夷兵懲治。旋據該夷邀集該處鋪戶。囑為轉請福山縣。前往議事。並稱如或不往。該夷即帶兵進城。詢以所議何事。據云非伊等鋪戶所知。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因其轉囑懇請。如或不往。轉令該夷有所藉詞。遂一面稟聞。一面即於二十七日。往見該夷首。據云伊等在上海。奉伊國孟總統。令

其來此候示本圖和好交易。近因海署蒸騰船上不便居住。是以登岸紮營。不料各鋪紛紛關閉。勸囑不從。懇請來此開導各鋪。令其照常生理。免致釀成禍端等語。該縣答以和好交易。係在上海會議。此間縣汛各員。未敢擅專。且地方土瘠民貧。恐亦無甚買賣。至於各鋪關閉。係屬畏懼兵威。如果兵各歸寨。與民無犯。應可令其照常安業。該夷首均各首肯。詢以何日撤營歸寨。開放何處。據稱須候伊孟總統之令。伊等不敢自主。復詢以有無兵船在後。據稱船尚不少。各等語。該縣因其並無他議。起身欲行。該首等送至營外而回。該縣乘間探看夫營。堆積火槍。不計其數。

烟臺山上。架有大礮三座。山下船上。大礮甚多。並有騾馬
十餘頭。匹。前報之馬鞍二三百盤。今卻不見。統計夷酋夷
兵不下三四千人。各等情。其時委員董步雲。亦已起程。臣
人分別咨札登州鎮道。催飭各該委員等。一體趕緊會同
馳往。並將兩次欽奉

硃批。

密諭。均經分別咨行。欽遵妥辦。並咨會該鎮。於本標附近福山一
帶。察看夷船所不能到之區。抽撥官兵前往。暗中設伏。以
期近捷。其餘實無可調之兵。因又分行前遵。

諭旨。挑備官兵二千名。之各營。分知照。擬先以此豫備策應。臣查

夫兵既經擄搶雞鴨等情。已可見其食物之不充裕。更應嚴禁居民私售食物。杜其接濟。俾令不能久留。惟不可與以可乘之隙。致使藉詞。反頗搶收。臣擬如其情形恭順。可否仿照津沽。作為地方官及委員等。地主私情酌給牛羊雞鴨等物。藉資羈縻。伏候

訓示。再行遵辦。至該處有鞍無馬。臣前因慮其私自購買。除附近地方本已嚴禁交易外。又經密諭臬司。於各隘口募地稽查。不准羸馬過境。以杜私售。惟現在人據咨稟。該夷又在烟臺山上。排隊演陣。並試放槍礮等情。居民因之驚惶。該夷無非故作聲勢。以逞其恫喝習技。業經福山縣妥為勸

慰人心始定。臣又即飭福山縣暨委員等再往告知該夷。既稱本國和好。欲全鋪戶照常生理。何以輒來紮營占房。鑿井。並又排隊演陣。武放槍礮。恐嚇居民。茲因各該委員尚未稟覆。一俟覆到。再行據實奏報。

文理又奏。茲於本月初七日。又據福山縣申報。初二日早間。該夷於初一日續到之人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十六匹。餘俱兵械。即在烟臺附近之玉皇山頂及奇山所東南一帶紮營。所有續到輪船二隻。並招同前到輪船二隻。一併於初二日午刻。向東南駛去。夷兵中廣東人已不少。難保不接續而來。計圖水陸並進等情。所稟不為無見。

臣查該夷既有馬匹。誠如

聖諭。固不可自行起釁。亦不可漫無準備。如果該夷僅止馬一百五六十匹。我兵猶足敷抵禦。前本商定青州副都統臣恩。撥挑備馬隊五百名聽調。現在該夷載馬輪船。雖又帶同前船二併往東南駛去。是否續往載馬。尚未可知。然不能不先就現在情形設防。茲除已調首次奉

旨飭挑之官兵二十名。前往福山一帶。由登州鎮酌飭埋伏外。又經飛咨青州副都統。將前備馬隊五百名。即由該副都統管帶。馳赴登州一帶。擇要駐紮。以為聲援。如該夷駕馬衝突。我師亦即以前項馬隊迎頭抵禦。俾免臨時倉猝。以期

有備。仍不使先行開釐。一面仍俟該委員等覆到。看其如何光景。應否。臣親往督辦。再行的量奏明辦理。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夷船駛至烟臺山下。占房開井。有挾制通商之意。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及覆開導。並設伏嚴防。本日又據續奏。夷務情形。並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往見夷酋。情詞尚為恭順。一摺。覽奏均悉。夷人又占民房數處。並船上載來木料。蓋屋數間。顯係意圖盤踞。在彼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早絕其望。正可使該夷發然思返。足見該商民等尚知大體。不必勒令商人等。照常生理。致拂民情。夷兵往近村搶掠食物。經鄉

團聚眾逐回。夷酋聞知。即將夷兵懲治。是該夷尚知畏懼百姓之意。正可迎機而導。使其不敢猖獗。所稱因其情形恭順。擬酌給牛羊雞鴨等物。以示羈縻。此舉殊可不必。夷人如果食物不能充裕。正可達之使去。格外體恤周旋。以後恐應接不暇。設有不繼。轉令該夷有所藉口。如該夷向地方官索求。即告以此處並非通商換約之地。地方官不敢擅專。其民間有接濟食物私行交易者。仍行一體嚴密禁止。使其不能久留。尤當嚴禁沿海居民。不可為所雇募。並防其乘間搶擄民人。逼令服役等事。朕聞登萊青濱海一帶。現辦團練。向來招募練勇。多屬有名無實。不過為州縣冒銷地步。著該撫飭令地方官。遴選公正紳士。董

司其事。均由民捐民辦。不得假手吏胥。尤不可招募無業遊民。及外來之人。免致奸細。涸跡。該撫前派之委員董步雲。與該吏接晤後。如何情形。一俟覆到。即行詳晰馳奏。再本日又據文煜奏。美人於續到之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該撫現添調馬隊。以備抵禦等語。夫人既有馬匹。恐其計圖水陸並進。且其船駛往東南。安知非續行載馬。行蹤實為詭詐。居民如有驚慌。該撫務飭委員。妥為曉諭。示以鎮定。並一面挑選精兵。暗地設伏。其登州福山一帶要隘。尤宜添兵扼紮。以防其登岸滋擾。乘間襲踞。是為至要。

甲辰

盛京將軍王明春。竊於四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
寄。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王明春。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並夷船游駛。演放礮
位各等語。等因。欽此。等因。即派員恭資

諭旨。馳赴金州。密咨傳知該副都統希拉布。欽遵辦理。並令委員
剴切諄囑。嚴禁愚民勾結導引。詳細確查去後。復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稱。嗣後夷船駛至奉天。如係英佛夷人。索
要食物淡水。自應概不付給。僅係俄夷。取要食物。即可酌
量應付。亦未便盡如其數。以杜其無厭需求。如有夷船駛
至。應須派人答話。務當揀派妥當之人。不可輕露軍營實

在情形等因。咨會前來。當經督通飭沿海各城遵照。留心
辨認。詳慎辦理在案。續准金州副都統咨報。青泥窪於四
月二十三日。又到大輪船一隻。連前停泊夷船。共計九隻。
五月初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稱。青泥窪灣內大輪
夷船九隻。劫留商船二十一隻。現仍停泊未動。四月二十
七日。和尚島口外。續到夷船十隻。內有小火輪船一隻。時
常出入。似是該夷之信船。又紅土崖迤東之大孤山。見有
夷船一隻停泊。和尚島迤南三山島外大洋。見有夷船二
隻游奕。前後共計停泊大小火輪夷船二十隻。前次劫來
商船二十一隻。尚有外洋游奕夷船二隻等情。馳報前來。

豕伏思該夫犬羊之性。狡詐異常。雖有構兵報復之語。然
津沽戒備甚嚴。或不敢遽然前往嘗試。乃分竄濱海各處。
既在洋面劫掠船肆其克得。復駛入金州荒僻海灣。於
向不駐兵安眠處。盤踞窩留。演放礮位。故作鳴張。其為先
聲恫喝。擁兵脅和。已可概見。惟陰謀詭譎。反覆無常。不可
不隨時加意提防。庶免墮其奸計。而鄉民貪圖小利。輒為
接濟食物。久必被其脅誘。貽患匪輕。現經督委員。前赴金
州。諄囑該副都統。嚴飭旗民地方官。嚴禁附近村民。接濟
該夷食物。以杜勾通而消隱患。其被劫船戶水手。亦即隨
時遣解回籍。毋令久聚滋事。仍按戶編查保甲。認真稽察。

毋稍疏懈。至金州大小海口十九處。而老水貼岸者居多。夷船處處俱可登岸。現在青泥窪等處。夷船愈聚愈多。雖尚無滋擾情事。而防堵最為喫緊。務惟有仰遵

聖訓。傳知該副都統。嚴飭兵勇。非夷人大隊登岸。不得遽行開砲。仍於陸路擇要設兵。防其窺伺。以冀仰副

聖主慎重籌防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五明又奏。正在具奏間。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四月二十八日。見有大輪船五隻。並改造商船二隻。駛至大孤山灣內。距岸半里許停泊。內有一隻淺棚燕

石。該夷因船滲漏。登岸搭蓋帳房三十四架。約有夷人二百餘名。並未滋生事端。同日和尚島。見有夷船五隻。由東南洋駛進。又於二十九日。瞭見青泥窪。復到夷船四隻。大輪船一隻。與前來之船。一處停泊。現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共到大輪夷船三十七隻。除石礁墊破一隻外。有改造商船二隻。劫留商船十九隻等情。馳報前來。等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屯聚。又將商船改造二隻。且因船攔礁石滲漏。該夷輒即登岸。搭蓋帳房。暫行棲止。雖據報無別項滋擾。而情殊叵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希拉布。嚴飭該民地方官。並守汛弁兵。

不分晝夜。嚴行戒備。仍應不動聲色。時刻提防。相機辦理。以昭慎重。

翰軍機大臣等。玉明奏。夷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夷人大輪船。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三十七隻。與劫去商船同泊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並因一船墊破。有夷人二百餘名。於大孤山灣內登岸。搭蓋帳房棲止。實屬心存叵測。不得因其並未滋事。任令久行居住。著玉明即知照該副都統。令其揀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以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未可在此逗留等詞。婉言開導。令其迅速回船。並將船隻即行駛去。一面督飭地方官嚴密禁止沿海居民。接濟該夷食物。及與夷人錢貨。

交易等事。並防其雇覓內地民人。購買馬匹。務令認真辦理。不得有名無實。該吏食用之物。斷不能多為攜帶。一經嚴斷接濟。勢將不驅自去。即自稱係俄夷船隻。索取食物。可告以此處並非應到之地。亦不能接濟。惟在該將軍等實力防範。毋稍玩視。致涉貽誤。

乙巳。廣東巡撫耆齡奏。竊粵前於南雄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五日奉

上諭。戶部奏。籌擬廣東軍餉。請飭新任巡撫。妥為收放。一摺等因。欽此。查粵前在江西省城。傳聞粵海關稅務。係仿照江海關辦法。用夷人代收。粵竊以為利權輕畀於人。恐為異日

之患。隨經密為訪查。因道路遙遠。雖有所聞。未能詳悉。欽奉前因。改派委員前往省城。向各銀號確切密訪。緣粵海關自夷人入城後。各國商人走私甚多。稅銀短絀。經督臣勞崇光與前任監督恆祺會商。由上海雇喚哈喇夷人喇味咽。來粵代收稅銀。於咸豐九年九月底開辦。赴各洋船並洋行查貨。均係夷人前往。本關書吏。僅憑夷人口報稅銀數目登簿。有無以多報少情事。無從稽考。現在喇味咽仍往上海。交給夷人赫德接辦。計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徵銀六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內喇味咽西夷人陸續提去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餘兩。味喇噎夷人提去銀四萬兩。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又暎哈喇喇喇囉囉二國。共提去填築地基銀八萬八千三百兩。即係填築太平門外沙面地方。將來擬蓋洋樓之處。又提去洋銀一萬八千元。為夷兵防城經費。共被夷人提去銀四十七萬四千餘兩。餘銀支銷通關經費。並撥解軍餉等項。存庫銀兩無多。其各屬完解藩庫地丁等銀。均存儲佛山鎮。應解糧道庫款等銀。運庫並課銀兩。仍在省城。俱隨時撥入軍需項下動用。並未從夷攫取。查粵海關稅銀。在令夷人代收。實有太阿倒持之勢。蓋粵東與上海不同。上海夷人均在城外。且係該夷重資所在。

既不敢遽動干戈。即不敢強取稅項。而專求則吏人現踞
城內。關稅官徵官用。尚恐該吏垂涎。一令該吏代徵。愈啟
侵蝕之患。蓋知我庫銀已有成數。逐日索取。必盡其所有。
而後已。現在以補還六百萬經費為名。他日足數。又將別
設名目。以遂其攫取之計。若明欲收回利權。該吏必起而
力爭。轉滋他費。琴正等解聞。通藩司周起濱。因公來韶。已
屬令回省。與監督毓清密商。嗣後關庫收到稅銀。無論多
寡。酌提十之五六。解赴佛山。以就近支發軍需。及接濟口
糧為名。另款存儲。以備撥解。餘銀照前補還該吏經費。使
其不致生疑。如能照此辦理。雖不能即清其源。亦可稍節

其流。糧道庫款。及鹽課銀兩。亦全運存佛山。以昭慎重。省城地方。從前原為商賈聚集之所。自該處路城後。多有遷往佛山鎮者。近來商賈貿易。佛山居十之六。省城僅十之四。畏夷人之侮也。但佛山處西北江下游。商賈輻輳。人烟稠密。而形勢散漫。並無城郭。時虞廣西匪艇下竄。居民鋪戶。常有戒心。努擬藉防禦。西匪為名。於該鎮建築城垣。礮臺。置造礮械軍火。守備既固。人心日安。在省商賈。將不招而自至。庶利權操之自我矣。現在密訪紳士委員。一俟得人。即行舉辦。人現駐省城觀音山將軍衙署。等處。兵兵雖祇六百餘人。香港尚有二千餘人。省中旗綠各營軍火器。

械概被收去。城上大礮。或釘塞大門。或擊斷兩耳。礮臺拆
毀無遺。沙面地基。尚在填築。已高出水面六七尺。探聞須
俟築高一丈。再行蓋造洋樓。沙面河道。為外郡晉省必由
之路。該夷意在以沙面駐兵。扼省城之吭。以觀音山駐兵。
拊省城之背。是使我守備全無。得遂其挾制把持之計。去
年冬間。又向督臣勞崇光。以銀五百兩。租九龍之火沙嘴
地方。現身修葺房屋。查九龍與香港對岸。香港乃慈海之
區。往來必須舟楫。九龍則新設陸路。陸路四處可通。其
意圖蠶食內地。奸謀甚毒。等惡味之見。此時戰守兩無可
恃。惟當認真整頓營伍。先靖內寇。以杜軍威。力行團練。以

國眾志。修築佛山城垣。以收利權。使該夷徒聚省會空城。無所施其伎倆。然後相機收復。該夷因勢駐紮韶州。不進省城。聞欲來招相見。如果前來。勢當不動聲色。妥為撫諭。仍令回省貿易。再該夷在粵省。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紮草人於馬上。用銜頭陣。以當礮火。而以精銳繼進。又云填塞天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千。內一千匹。係向日本國借得。亦均載往天津。應請

勅下僧格林沁。預為準備。

者齡人奏。粵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粵東省城拐擄良民。販與夷人。行人為之裹足。地方
官代為出示。著即查明參辦等因。欽此。欽遵。委員確查去後。茲
據稟覆。夷人在粵東。利誘內地匪徒。拐騙人口出洋。名為
買豬仔。由來已久。自咸豐七年。夷人入城。此風更熾。然是
時尚未設館。係用計誘。捉至躉船。一有成數。即便揚帆而
去。約計先後被拐者不下萬口。迨九年三月間。經前撫臣
柏貴。及南海番禺二縣。出示嚴禁。督臣勞崇光到任。亦經
示禁。並拏獲拐匪正法。是年十月間。嘆咭利。佛蘭西。呂宋
三國夷人。於省城太平門外之迪隆里。設館三所。名曰招

工公所據稱。招內地民人。往西印度夏華摩古巴島等處
種地。刊刻章程。四處張貼。聲明五年仍准回籍。並將督臣
勞崇光。准其設館招工照會。一併刊刻。貼於章程之後。佛
蘭西人。又請勞崇光。出示曉諭。各處貧民。有自願往法
國工作謀生者。親赴公所報明。委員會同領事官。查議立
約等語。英咭喇館。招去華人七百二十餘口。佛蘭西館。招
去華人二百餘口。呂宋館。招去華人五百五十餘口。多係
壯丁。間有婦孺跟隨者。其香港之下。環堵斷龍兩處。英咭
夷亦設有招工館。澳門之紅窗門。三巴門。人頭井。水坑尾。
四處招工館。係西洋及呂宋各夷所設。黃埔之長洲地方。

則仍係曼船。並未設館。統計香港。澳門。黃埔。約共招去五百餘口。本年二月。該夷以天氣炎熱。內地民人出洋。易於生病。暫行停止。俟秋涼再招。近日噶夷又於藩司衙門前。黏貼章程。招雇挑夫。有到地打仗。再加一元之語。勢伏查西洋各國夷人。從前誘拐內地民人。作何驅使。固無從查訪。而近來被拐。及招雇出洋者。民間傳言。該夷用藥水將其數洗。即能鬚髮黃捲。面目黧黑。假充夷兵。壯彼聲勢。以與我軍打仗。惟真夷則鼻高睛綠。假夷則不然。虛實雖不可知。而近日該夷招雇挑夫。竟有打仗字樣。傳言或非無因。自應嚴禁。以杜奸謀。除飭南海。番禺。香山等縣。督率

兵役及團局紳董隨時查拏禁止。如有匪徒拐賣人口出洋一經拏獲即行正法。並不准愚民自行赴館賣身。違者從重懲辦。儻該地方官查禁不力拏即當指名嚴參。殊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慶瑞福建巡撫瑞璜奏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蔡潤澤著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稟稱閩三月二十七日有佛國三桅大輪船一隻船身約長數十丈由廣東香港駛至福建廈門古浪嶼後島墜礁水急衝破折斷兩截內夾兵三百餘人搬赴前到之大輪兵船內於四月初六日卯刻駕駛出口該夾船內所載大藥數萬斤水銀二

十餘萬斤。以及雜物乾糧等件。均已沈失無存。船底牛馬。亦復淹斃不少。探聞欲赴上海合幫馳赴天津。又聞三月二十八日。有花旗國三桅大輪船一隻。內載英兵三百餘名。由廣東香港來廈。亦於四月初六日出口。往北而去。現在添撥兵役。在於各口岸實力防護等情。並據廈防同知俞林稟報相同。擊伏查英俄各國兵船。聯踪駛往北洋。是其意在用兵。情形顯露。天津布置周密。壁壘精嚴。該夷遠思螳臂當車。無非自取敗衄。茲據報俄國大輪兵船。由廣東經過閩洋。被水衝破。所載軍火等件。均已沈失無存。此皆

皇上歲福海若效靈。堪以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

丙午。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牙遵奉

諭旨。當將密咨傳知希拉布。並全州共到夷船三十七隻。緣由於

五月初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復疊據全州副都統。並旗

民地方官咨報。五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和尚島。青泥窪

大孤山等處。又到大輪船二隻。三隻。連前共計六十隻。外

有大輪船七隻。在三山島洋面游奕。該夷登岸。將東寺既

購民房。拆毀多間。搭蓋帳房五十餘架。演放槍礮。又在白石洞。挖池取水。池旁搭蓋帳房十數架。且於附近村屯。搶掠牲畜。並據該地方官稟報。現將緊要口岸。仍留員弁瞭望。其距城寫遠之防汛兵丁。並距城較近原存礮位。酌量調撥城內。以助兵力。而應急需等情。咨報前來。查該夷先在山東洋面。劫漕掠船。帶赴金州海灣窩藏。繼又大小火輪夷船。陸續加增。一月之內。聚集六十餘隻之多。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接連停泊。時復登岸。將村民房屋拆毀。搭蓋帳房。演放槍礮。又赴附近村屯。擄掠牲畜。該夷心懷叵測。由漸而入。肆無忌憚。已有滋擾窺伺情形。全

州距海較近。為今之計。城池最關緊要。亟宜固守嚴防。前因該城兵力較單。曾經奏調熊岳兵三百名。前往豫為堵禦。晏經等飛咨該副都統。並嚴飭該民地方官相機調度。親督兵勇。加意隄防。豫作準備。惟當此夷船屯聚。防勦喫緊之時。等再四思維。該夷現在海灣登岸。雖已漸肆兇悍。尚未深入滋擾。但船數眾多。聲勢較重。而東省海疆。為根本重地。未便稍涉大意。況金城距海切近。仍應厚集兵力。以資扼守。惟首遠距金六七百里。道路遙遠。不能不豫為徵調。現經等將前次挑備省城兵五百名。遼陽兵二百名。刻即飛調。副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領。星夜馳赴。

金州與前經調防之熊岳兵三百名。合併共計兵一千名。均歸奇凌阿統帶。該員熟悉兵機。令其自行酌量。相機防。勒以專責成。其金州本城兵勇。仍歸該副都統希拉布統帶。督同旗民地方官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不分晝夜。扼要巡防。以期嚴密。而免疏虞。

玉明又奏。努伏思金州夷情喫緊。亟宜添兵防守。以杜窺伺。而金州之後路海濱一帶。則復州蓋州等處。相距較近。水陸交衝。均應厚集兵力。以防竄擾。而資應援。查各城官兵。除現有海防之處。不能徵調外。今擬由鳳凰城。開原。義州。三城。各挑備兵二百名。廣甯挑備兵一百名。連前挑備

附近之牛莊蓋州兵三百名。共計一千名。仍由省城再挑馬隊兵五百名。作為各路後援。現已咨會錦州副都統。並劉飭各城。將挑取馬匹兵丁。豫為備齊。勢仍偵探走情。酌量緩急。隨時調取。擇要布置。以資扼守。惟調兵既多。餉措浩繁。現當經費支絀。實屬無款可籌。勢已剝商戶部兼戶倭仁。府尹景霖。共同商酌。暫應擬用何款。設法措辦之處。迅即籌畫。以濟要需。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奏。金州續到走船多隻。調兵防勒一摺。金州地方。先後聚集走船六十餘隻。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

停泊時復登岸。拆毀民房。搭蓋帳房。演放槍礮。擄掠牲畜。顯有窺伺滋擾情形。該將軍因金州城池緊要。將前次挑備省城等處官兵。調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馳赴金州。並前調築岳官兵。均歸該協領統帶。著即責令與副都統希拉布會同旗民地方官斟酌緩急。妥為布置。惟盛京海口紛歧。各處防兵總應暗中設伏。以備該夷大隊深入滋擾。若將防兵聚集海岸。夷人窺我虛實。轉得施其伎倆。該將軍惟當密為布置。使夷人知內有伏兵。必不敢肆行登岸。方為妥善。所有防兵均須辨作民團。不可稍露官兵情形。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遴派長於詞令之員。詢其來意。告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地。不應在此

停泊。且恐居民不容。致生釁端。反傷和好。一面密查該走動務。以便豫為防範。前據文煜奏。該夷在烟臺地方。蓋房數間。煮園。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該夷兵擄掠食物。經鄉團逐回。夷酋即將夷兵懲治。可見商民深知大體。而該夷畏懼鄉民。亦可概見。此次夷船停泊和尚島等處。該將軍亦應密諭附近鋪商。不得與之交易。並嚴查奸細。禁止居民賣給食物。該夷無可希冀。自可速之使去。至民間驟馬。嚴防搶掠。尤不可令該夷購買。儻有貪利之徒。私行交易。即從嚴懲辦。並當防其誑掙人口。逼令服役。該將軍務當認真查辦。勿得視為具文。

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續到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
十匹。復據玉明先後奏報。美人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船
六十餘隻。在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停泊。本日復據勞崇
光奏。該夷由上海赴東洋日本國。購馬五六百匹。運至浙江定
海。又赴南洋。曼奈即小呂宋。購馬一千二三百匹。運至廣東香
港。已用船裝載北行。其駛至香港兵船。旋亦駛赴上海。人數約
一二萬。尚有二三千人。在香港支搭帳房。亦一併登舟北駛。昨
據耆齡奏。亦稱該夷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紮
草人於馬上。用衝頭陣。以當礮火。而以精銳繼進。又欲填塞天
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

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千。亦均載往天津等語。雖夷人虛聲恫喝。是其慣技。然如該撫等所奏。是購買馬匹。紮造草人。竟是實有其事。該夷詭詐百出。不可不防。天津布置已臻嚴密。不為搖動。然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不可掉以輕心。至為該夷所乘。是為至要。人據奏。嘆夷公使嘯嘯。遂同佛夷公使噶羅。自伊本國前來。該二酋係咸豐八年在天津與桂良等面議條約之人。因上年嘯嘯等辭理不善。致啟釁端。是以伊等復來重理前說。各夷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屢求伍崇曜等探問。可見該夷雖肆兇悍。未必不希冀說合。仍循前議。僅夷船抵津。未遽動兵。

恆福當派員開導。毋先開釐。如該吏先行開釐。或施詭計。價格
休沁即相機堵禦。總在有備無患。計出萬全。方為妥善。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耆齡奏報粵海關稅數。月內稱佛囉西吏合
提去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味利噠夷人提去銀四萬兩。
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等語。味夷業經換給和約。尚屬
從權。佛夷在天津。雖有二百萬兩之議。現在並未換約。且噶佛
兩國提去填築地基銀八萬八千餘兩。兵防城垣經費洋銀一
萬八千元。該督未經奏明。何以准其提用。著耆齡密派委員進
城。面見勞崇光。詢以各該吏已提銀兩。是否即在和約內所定

之六百萬兩數內。必須詢明。否則必為該夷所惑。今該夷既已
提用。即將此項存記。以備將來扣除。務須嚴密辦理。該夷購馬
裝船北來。復因嗜首上年辦理未善。嘔嘯嗙嗙。復邀噶羅士同來。
重理前說。未必非自圖轉圜。各夷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
屢求伍崇曜等探問。正可藉為轉機。耆齡亦當密告勞崇光。令
伍崇曜等妥為開導。告以署理欽差大臣薛煥。現在上海辦理
五口通商事宜。該夷如往上海。將條約議定。大皇帝必格外施
恩。不究上年之事。自可永敦和好。不致兵連禍結。於眾商均有
裨益。僅該夷有在粵轉圜之意。即著耆齡迅速馳奏。

戊午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四日將英俄聯為一氣。嘯唵嗶嘰。仍有來滬之說。由驛馳奏在案。茲於四月二十七日。味首華啞嘰。來見督臣何桂清。告知俄囉斯使臣嗎訥嘰。由京出海口。坐大輪船前來。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行抵上海。何桂清詢以俄囉斯使臣來滬何事。坐船幾隻。該首答詞閃爍。祇云帶有駐滬領事官回來。共坐大輪船二隻。一係由京起程。一係由俄囉斯本國駛來。尚有數隻。不日可到。嗎訥嘰在京部。曾任十個月等語。查俄國使臣。忽然驟至。未審意欲何為。連日亦未來請見。當飭華商楊坊等密探。旋據報稱。嗎首。味首。經

該商等於有意無意間。再四譬解。勸其不必帶兵北行。正在盡力籌謀。今因俄首到此。極力慫恿。嗾使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迷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鑿鑿。諄告噶魯斯。噶魯斯。不必誤聽人言。二三其見。竟赴天津打仗。必須毀去大沽礮臺。和議方能成就。而噶魯斯。噶魯斯。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額爾。噶魯斯。噶魯斯。即行北駛之議。俄首又許其同去各等情。臣查夷情反覆。本已變幻靡常。今俄首到滬。又從中作祟。尤覺難於措手。而額爾。噶魯斯。噶魯斯。囉外間傳聞不日可至。迄今尚未見到。第聞該二首並船而來。是已群為一氣。現雖暗用離間之計。竊恐陰謀固結。

一時難以離間。且味酋甫到。俄酋旋即踵至。是該酋等明係相約而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要挾脅制之計。夷情叵測。亟宜嚴防。臣與督臣何桂清。仍當再為設法。阻其用兵。俟嘯嘯嗷嗷。到日。察看動靜。視其所向。相機排解。總當力阻北行。如能即在上海定議。臣等再當奏請。

恩施格外。曲示懷柔。俾該夷等畏威服德。不致再生枝節。中外幸甚。

硃批。另有旨。俄夷德懋。嘆佛。不過為於中取利。此時應密飭華夷兩商。設法離間。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等欲借夷兵。現復蘇城。疊經諭令薛

換阻止。茲據薛煥奏。俄首抵滬。慫恿喫啡北來打仗。並募勇及
雇夷勇。親督進剿各等語。俄夷使臣嗚喇學。行抵上海。極力慫
恿喫啡打仗。嗜首嗜酋。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額噶
二酋到來。即行北駛之意。俄酋並許其同去。其為各夷相約而
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俄酋希圖於中取利。已無疑義。現在惟
當暗用離間之計。密囑華夷二商。相機排解。告以俄酋在京。屢
有幫助中國之說。此次未必非誘令喫啡前來。使受懲創。意圖
見好於中國。不可聽信俄酋之言。致乖和議。天津已有準備。即
來打仗。未必即能取勝。徒勞無益。且去歲費由彼開。總將四事
挽回。即在上海將條約議定。再行換約。此後永敦和好。豈不甚

善不但現在將嗜酋佈酋妥為羈縻。不可令其驟然北駛。即頃
酋嗜酋到來。亦當設法攔阻。婉言開導。薛煥現署兩江總督。五
口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不得以挽留不住為辭。復蹈
何桂清故轍。方不負委任。昨據耆齡奏。佛夷由廣東海關提取
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抵扣天津和約內所議賠項兵費。該
夷既遵和約提銀。更不應附和喫夷。前來尋釁。如此密為勸譬。
離間喫佛。以破其陰謀。固結。阻其北行。不致再生枝節。方為妥
善。至借用夷兵。本非善策。後患不可勝言。該撫已由吳煦雇募
呂宋夷人一百名。作為夷勇。欲帶赴嘉定。太倉。崑山。一路。會同
民團相機進剿。呂宋雖與喫佛不同。然究係喫夷黨與。且據勞

崇光奏稱。嘆夷由呂宋購買馬匹等語。難保呂宋內不無嘆夷。况夷勇百名。亦無濟於事務。當量為遣回。毋使夷人得以藉口。該撫現在責任綦重。不得輕離上海。致誤事機。惟有嚴飭帶兵將弁。節節進取。以圖規復蘇城。是為至要。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四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五十三之五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於煙臺地方占房蓋屋。疊經諭令文煜嚴禁奸民接濟。並交易貨物。及沿海民人。不可任聽該夷雇募服役。尚未據該撫將辦理情形覆奏。近日朕聞夷人於到煙臺後。將商船之大者。悉行奪去。居民商賈。遷徙一空。隨至福山縣城內。以修夷館通商為辭。向該知縣索取夫馬。搬運瓦石。知縣等官。業已避去。復於廟島。長山島。修築礮臺數座。府城官屬。聞風遠避。該夷即至城內。居府署者數日。復回島中。並開海口地方。銀價驟落。及夷人所帶廣勇。時出滋擾。土匪亦乘機擄搶。總

兵曾達年。署知縣陳壽元。並未認真彈壓。民心不服。各等情。夷人盤踞煙臺。逗留不去。全在地方官設法防範。杜其窺伺。乃該守令等。於夷人任意往來。不能攔阻。復安望其約束民人。斷絕接濟耶。府縣官屬。紛紛避出。尤堪詫異。是否果有此事。該撫身膺疆寄。何竟毫無聞見。著即將以上各情。據實覆奏。嗣後務須派委妥員。查探確情。隨時具奏。勿任朦蔽。至夷人之建造房屋。修築礮臺。無非挾制通商。且恐有截劫漕船。勒收商稅。諸說計。而海口各處銀價日賤。非內地奸商私買洋銀。何以至此。尤當嚴行禁絕。現在和約未定。斷難任令於各海口盤踞。得以遂其要挾之計。著文煜。仍遵前旨。嚴飭地方官。認真查禁居民。接濟

食物交易錢貨。並受夷人雇募。聽其役使。僕因目前小利。必至
受害無窮。廣東之事。即是前車之鑒。須切實開導內地民人。庶
該夷無可希冀。自當廢然思返。至地方文武不遵諭旨。著即嚴
參示懲。以儆疲玩。並嚴催知府董步雲等。迅即設法開導。勿令
遲延。至該撫前奏。調派馬隊等兵。籌辦防堵。應如何不動聲色。
嚴密設防。即著妥為籌畫。毋稍疏忽。自干重咎。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自夷人攔截漕船。以至載
來馬匹。業將該夷情形。五次奏報在案。旋又據報。該夷載
來牛三四十隻。上岸牧放。又由山上搬取亂石。於海岸砌
作馬頭。又挖地作窰四座。上蓋鐵面。長寬均約丈餘。又駛

來大船二隻。各船均放礮迎接。載來夷兵五百名。又載來食物箱盒。蓋房木料木架。不計其數。又准登州鎮洛據甯福營屬之威海汎把總具報。五月初六日申刻。該處到來輪船一隻。有夷人十餘名。帶同通事周姓。至署聲稱。伊係暎咭利國。有兵船四五十隻。約兵萬餘。五七日內即到威海。在城外支搭帳房。安營居住候信。因恐百姓驚慌。故特令伊先來告知等語。該外委覆以地瘠民貧。不堪居住。該夷云。營盤一定要安。不過前來告知。明日即須前赴關東。言畢即上船去訖。又迭據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稟報。該員先於登萊一帶途次。探得該夷所稱孟總統者。現

今實在張姓名張二林即張殿華屋內居住。外似占踞。而張二林係奇山所人。向來煙臺開設德盛號棧行。去年忽於煙臺山下西面新蓋房屋一所。計六十餘間。土人咸知其家道不豐。何以有錢蓋房。且山下亦非設立行棧之所。人皆詫異。乃工作方完。而該夷適至。爰居爰處。儼然賓至如歸。又該夷初到時。各鋪戶問其來意。該夷聲稱爾等不必驚慌。我等不過暫住數日。注意祇在天津。曩爾煙臺即大皇帝准我通商。我亦不要。而夷情反覆詭詐。厥後鑿井添井。蓋房數十間。煙臺山以東。俱造馬頭。又似必非暫住之計。且屢囑各鋪戶撤回。照常開張。而被擄同來之閩廣人。又私

向各鋪云爾等弗信以為實。我等從前皆為所愚。搬回必致搶擄。惟細察閩廣人言語形貌。定非善類。該府於初八日行抵福山。又探得煙臺街上。帳房徧滿。往來皆係夷人。約計八九千名。先因有酒醉滋事者。各鋪約得十餘家。上山見伊頭目控告。內有白夷一人。能說官話。通事二人。一河南陶姓。一浙江楊姓。均稱不要害怕。大將軍在後。尚有馬八百對。二將軍亞蒙先來。祇為去歲天津之事。今歲特然來此。喚咭利赴牛莊。各鋪告以喫酒滋鬧之事。該夷人又出示禁止。不准擅自進莊。山上器具各項俱全。所住房屋。均欲議價。或典或買。均可。麥地支搭帳房。亦欲給錢賠。

備山南平坦之地。又丈量多處。船上帶來梁架板片。均係現成之物。數日間即蓋起十餘座房屋。皆兩層檐。石作木作。瓦作。概不用內地之人。半里間設一小營房。巡兵逐日一換。晝夜陰雨。莫敢或離。有偷取物食。及越牆取雞。攔阻受傷者。當時發落。給受傷人洋錢四元養傷。且告知大眾。以後有不法者。即拏其帽子為憑。緣帽內各有名字。按帽查冊。毫無遺漏。各等情。該府董步霄。即於初八日。囑令紳士鋪戶等。傳知該夷。定期見面。至初十日。據通事李姓云。願意談談。第將軍公事甚忙。明日見否未定。該府當即以到此三日。不能久待。務須該通事轉告。於明日午刻見面。

辰刻先在山下。與通事敘談等語。覆知去後。迨該府發稟時。業已戌正。尚無回信。不知是何詭計。該府等定於十一日辰初。往見李通事談畢。即上山見該夷酋。一俟見後。覆到。是何情形。即行飛速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聞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諭令文煜設法防範。本日據文煜奏。夷人於煙臺砌築馬頭。續到夷兵五百名。並稱有馬八百對。在後。復有夷人到威海地方。聲稱。喚夷船四五十隻。兵萬餘名。即日到彼安營。並據委員董步雲等報。奇山所人張二林。為夷人於煙臺地方。豫為蓋屋。並有閩廣人同來。該守現擬往見夷酋等語。本日有人奏。夷人到

山東後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近復募到潮勇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防堵官兵。毫無覺察。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從此經過。並無印文執照。地方官弁。絕不查究。並聞去歲夏間。福山縣知縣余招。賚給該夷海岸數段。索得重價。盡飽私囊。是以本年夷人上岸。支搭帳房。欲蓋夷館。此沿海居民所共知者。請飭該撫查奏各等語。所奏情形。決非無因。何以該撫毫無聞見。夷人到海口者。既有數千人。兼帶有馬匹。其為意圖一逞。已可概見。著文煜即日由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紮。籌辦

汚堵。該撫前調馬步各軍。尚屬單薄。德楞額軍營馬隊。較為得力。如何分撥。著即與德楞額商撥數百名。聽候該撫調遣。其餘本省官兵。如尚有可調之處。並著酌量派撥。該夷如並無滋擾。自宜不動聲色。密為防範。儻圖攻撲城池。或直圖撲天津後路。或即由直省徑奔京師一帶地方。著文煜相機前進。設法堵剿。不得任其橫恣。至潮勇陸續北來。自係欲於津沽左近設伏。俟夷船到時。水陸並發。使我猝難抵禦。著文煜嚴飭各府州縣。及自登至直。應行經過地方。文武員弁督率兵役。嚴密訪查。儻有假作官兵裝束結隊。口操粵音。並無印文執照者。立即拿辦。該撫仍派明幹大員。前往各屬查察。儻該地方官奉行不力。即予

嚴參委員董步雲等所稟閩廣人告知各鋪不可搬回之言。自屬實情。正可藉此開導各商民。勿為夷人所愚。致被搶擄。至民人接濟食物。交易錢貨。及甘心僱給夷人役使等事。仍著遵照前旨。妥為查禁。該撫身膺疆寄。當此夷情喫緊之時。諒不敢泄。皆從事自干咎戾。其何日出省。及如何辦理之處。均著詳細馳奏。至已革福山縣知縣余梧。如何將海岸數段。賣給夷人。以致夷人有可藉口。徑行上岸居住。實屬可惡。即著文煜密速訪查。一經得實。即將該革員拿問懲辦。不得稍涉徇隱。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咸豐十年五月初九。初十。十五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八。初

九。十四等日。恭奉

上諭。三道。並鈔錄薛煥原奏一件。均已敬謹聆悉。查現在夷人。於山東之煙臺等處。登岸駐紮。與本地商賈互市。又於奉天。金州洋面。停泊夷船多隻。續行劫擄商船。並往日本國。及小呂宋。購買馬匹。欲用稻草。紮草人於馬上。用衝頭陣。繼以精銳夷兵。及填塞天津溝坎。購覓板片。打造小船。意在天津同時並進之用。查該夷狡獪異常。情形實屬叵測。誠如

聖諭。該夷詭詐百出。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現在海口一帶。處處溝槽。中間隙地。今年雨水較多。濠

牆以外盡皆泥淖。兩岸亦皆嚴加偵探。設使該夷馬隊果敢登岸抄襲營壘。等惟有飭令馬隊相機截剿。即使該夷填溝塞濠。豈能盡知大沽營盤左右有此層層濠溝。況有馬步嚴防。正欲誘其深入。備喚佛兵船駛至海口。並不直入攔江沙。在外停泊。似有等候講話情形。等恆福即行遵

旨派員赴該夷船。訊其來意。令其前往北塘講話。若該夷不候理諭。徑行闖入攔江沙內。是狂悖之形已露。等亦不敢坐失機宜。不得不以火器抵禦。刻下直隸沿海口岸。雖節經探報。並未見有夷船帆影。等惟有恪遵

諭旨傳知各營將士並飭令西凌阿增慶等一體嚴密防範沿海一帶妥為偵探以期仰副

皇上訓示諄諄慎重海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煙臺地方占房蓋屋。全州海口到有夷船六十餘隻。並於外洋購買馬匹。廣東購買稻草木板等物。迭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加意嚴防。不可掉以輕心。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偵探防守情形一摺。據稱海口一帶處處溝槽。今年雨水較多。濠牆外盡皆泥淖。該夷即欲填溝塞濠。亦不能盡知。大沽營盤虛實。且正欲誘其深入。現已傳知各營。並飭令西凌阿增慶等嚴密防範。及沿海一帶妥為偵探各等語。所籌尚屬

周密。本日又據文煜奏。夷人到煙臺後。續載來牛三四十隻。上岸牧放。並搬取亂石。砌海岸馬頭。又駛來大船二隻。載有夷兵五百。威海汎地方。到來輪船一隻。有夷人十餘名。聲稱。英國有兵船四五十隻。約兵萬餘。五七日內。即到威海。煙臺街上。夷人往來約八九千。據通事云。大將軍在後。尚有馬八百對。二將軍亞蒙先來。祇為去歲天津之事。各等語。又本日有人奏。夷船泊福山海口。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復聞。募到潮勇約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文煜所派防堵兵五百名。毫無覺察。又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

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並無印文執照。該地方官身亦不根
究查詢。任聽行走各等語。各處陸續備聚煙臺。且有欲來威海
紮營之說。無非欲覬覦津沽。該處知防禦嚴密。不敢輕犯。難保
不為潛師陸路之謀。若先以潮勇嘗試。繼以馬隊徐來。更欲我
水陸兼防。伺隙思逞。居心實不可問。已諭文煜飭令山東地方
官認真盤問。加意嚴防。著恆福嚴飭直隸山東交界過往必經
之州縣。及通京城大路所屬州縣。一體嚴密盤查。如有似此情
形者。即行嚴拏懲辦。不可稍有疏虞。致令偷越。以杜奸謀。僧格
林沁既設有偵探。亦當飭令於沿海及陸路一帶。實力稽查。不
可稍涉大意。文煜摺並著鈔給閱看。

陝西道御史孫楫奏竊夷船停泊山東福山縣海口以來尚無滋擾情形惟聞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已屬可慮近復聞募到潮勇約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巡撫文煜所派防堵兵五百名毫無覺察又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從此經過並無印文執照該地方官舟既不照料彈壓亦不根究查詢任聽行走若罔聞知臣竊思夷人詭譎異常因天津防禦嚴密不敢輕犯遂為此潛師陸路之謀先以潮勇嘗試繼以馬隊徐來將使我水陸

兼防。冀有可乘之隙。而山東大小員弁。形同木偶。坐視其
出入往來。不加查察。設竟漸聚。猝發。備豫稍疏。其患何可
勝言。相應請

旨諭令僧格林沁認真密查。豫籌防備。自可杜彼奸謀。其山海關
一路亦須加意嚴防。免致混入。以弭姦宄。而固畿疆。

孫楫又奏。臣聞去歲夏間。夷船窺伺福山海口。希圖占踞。
知縣余楮。輒賣給海岸數段。索得重價。銀兩不知確數。盡
飽私囊。是以本年夷人上岸。支搭帳房。並聞欲蓋夷館。此
沿海居民所共知者。竊惟

聖朝尺土。豈容予人。矧復竊售外夷。其膽大妄為。實非尋常荒謬

可比。該員雖已另案革職。而此事之虛實。尤須查辦。合無請

旨飭下巡撫文煜認真查明。據實覆奏。該撫抵任在後。自可無所迴護。而現有夷船在彼。又宜嚴密訪查。毋涉張皇。免致夷人聞知。別生枝節。以期周妥。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恆福於直隸北路各營。挑選精銳官兵四千名。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昨據文煜奏。山東登州海口夷務情形。已諭僧格林沁等嚴加防範。朕思該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若由陸路內犯。從山東入直。故詐欲向京師之勢。天津大營不能

不分兵截擊。該逆即可乘虛直撲大沽。不可不豫為布置。以資策應。著恆福即將前次備調官兵四千名。派委得力將官分起管帶。前往青縣地方。擇要駐紮。並著僧格林沁於大營內。擇一曾經戰陣。謀勇兼優大員。奏明前往統帶。如有警報。仍即迅撥馬隊。令樂善統帶前往。以厚兵力。既可以固京師門戶。亦可兼顧天津。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前因金州夷情喫緊。豫調省邊官兵。派員帶往。相機防剿。並飭各城將兵馬備齊聽調。於五月初八日。由驛奏報在案。旋於初十日。接到四月二十六日拜發之摺。由驛遞回。奉

殊批。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禁其錢貨互換。欽此。才
遵。即飛咨該副都統欽遵。密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去後。茲
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青泥窪。大孤山
等處。前報停泊火輪夷船六十隻。並三山島洋面游奕火
輪夷船七隻。茲於五月初四日。又來夷船二隻。與洋面之
游奕火輪船七隻。一併駛進和尚島南灣停泊。又自初七
日起。和尚島。大孤山。青泥窪等處。陸續到來火輪夷船五
十三隻。前後共計一百二十二隻。該夷用小船載馬登岸。
約四百餘匹。在白石洞山前牧放。並用千里鏡登高窺看。
復在大魚溝海岸。搭蓋帳房十數架。近日夷人內有死者。

七名。卽就岸上掩埋。其馬形象與內地馬匹無異。惟前蹄刻有洋字。而羸瘦者居多。連日倒斃三十餘匹。該夷擇其肥壯者百餘匹。用船收回。尚餘二百餘匹。仍在白石洞山前牧放。又初七日。見有二桅小夷船一隻。駛入小平島。登岸窺探。旋卽回船。次日揚帆向西南洋駛去。各等情。馳報前來。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至一百二十餘隻之多。且運載馬匹。登岸牧放。岸上帳房搭蓋漸多。復用千里鏡登高窺看。其肆無忌憚。狂悖已極。惟雖已登岸。尚未深入。亦無滋擾別情。自未便遽行攻剿。致啟釁端。轉令有所藉口。然夷情叵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催記名副都統奇凌

阿統帶省遼官兵。星夜馳往。相機堵禦。並遵奉前

旨。密咨金州副都統希拉布。並諄飭該地方官。嚴禁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該夷食物。並查拏奸民漁利。錢貨互相兌換。以杜句結。

硃批。知道了。此不過恫喝虛聲。尚不至恣意騷擾。惟恐漢奸處處潛伏。為夷引導。務須先清內患。以禦外侮。

甲寅。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據委員等具報。約定往見夷酋日期。業經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該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會稟稱。該員等於十二日辰刻。同赴該夷通事所在之天后宮。見廟門內外。排列夷兵數百名。各執器

械投帖後。該通事出迎。行賓主禮。分東西坐。其坐次有一
高大漢仗旁立。手持利刃。問是何人。稱係伊國之都司。坐
定後。該府等向其寒暄畢。該通事問該府等來自何處。答
以因該國數萬里航海而來。逞兵境上。此間海隅僻處。其
安分良民。多有驚慌。遷避。而無知匪類。轉得乘間潛至。設
或藉端滋事。殊失我

皇帝撫綏遠人至意。所以撫院令我等千餘里來此。督飭本地方
文武官弁。加意彈壓匪徒。毋許滋事。並相慰勞。該通事立
起拱手道謝。該府等當即問其來意。該通事抽出鉛筆。寫
姓名李梅二字。云在廣東上海辦事多年。伊國主極信任。

如桂。花。薛。三位。始而皆相好熟識。今日之事。別無他說。要往天津進京。問其是否為通商。抑或為換約。據云。此時說不到通商之事。然則要往天津換約。據云。亦是此意。但須聽英國主議。現在英國大將軍已到。前日上船來拜。隨將伊國火輪船三隻。開往文登西園。其大兵船五十餘號。屈指十八日可到。問有若干人。據云。五萬餘人。並有伊國佛兵萬餘人。亦隨後陸續可到。問英國大將軍是誰。始則不肯說。偈詰再三。說是葛蘭子。大約即葛蘭脫是也。問英國尚有主事人在此否。可先一見否。渠云。英國報復之意甚堅。即有人在此。亦可不必見。相見無好事。立起身看表。時

已將午○意似欲走○該府等即囑其引道上山○渠云○俟伊回
去通說○兩下鐘回拜○請聽伊信○萬不可徑上山○恐手下兵
無知○一面說話○一面送出廟門去後○兩下鐘○該通事來至
該府等寓處回拜○坐定後○據云○今日伊將軍與伊水陸提
督議事○須明日十二下鐘相見○該府又問其來意○據云○打
仗與否○全聽暎國信息○問其去年並未助暎國打仗○何以
驟然移兵前來○且去年換約○我

欽差大臣曾照暎國換約之事○咨照該國商辦○何以迄今並不照
覆○據云○此係文職之事○伊等只管軍旅他事○不得而知○語
言漸漸狡詐○告以該國洋錢○此間不能使用○據云○近處即

不能用。伊等祇需天半工夫。即可至上海兌換。且傾鎔銀餅。亦未有不可用者。又告以此間匪類頗多。該國兵丁久住於此。居民難免驚擾。反傷和好之道。據云。既來到此。兵多糧足。我亦不怕。該通事遂即回去。十二日午刻。該府等上山。見其排列隊伍。豎起旗幟。凡軍中所需食物。堆積如山。皆由該國帶來。大木房已蓋成者三十餘間。該夷之所謂二將軍亞蒙。住山頂龍王廟。該府等至廟門下馬。該夷將軍與該夷水陸提督。迎接見面。全身披掛。設酒果相待。坐定後。該府向其慰勞數語。即敬諾。欽遵。欽奉。寄諭。告以去歲在津。該國並未幫助英國打仗。中國已令

欽差大臣。知照該國。按照咪圖換約之事。商辦在案。迄今並未接
據照覆。亦無商定章程。今驟然移兵而來。實堪詫異。此處
既非通商之所。非商辦換約之地。設久住此。居民或相驚
擾。反傷和好之道。仍應速回上海。向

欽差大臣。議定條約。應在何處換約。總俟

欽差大臣。知照。方能辦理等因。該夷酋云。昨日通事。已將此話傳
達。我等來意。亦向列位告知。和約之事。前在上海早經決
裂。列位豈無所聞。此來絕不騷擾百姓。不過因此地水土
尚好。借此避暑。兵丁養病。還祈列位。即出告示。曉諭百姓。
照常貿易。如我國尚有不法之徒。儘可送至通事處懲治。

問以暎國何時打仗。據云：各辦各事。日後必然合而為一。此語殊不可解。據稱：列位請回。四下鐘回拜。該府等回寓後。該夷酋與李通事等共六人。手執利刃。應時而來。坐定後。該府又敬遵二次寄。

諭。剴切勸導。至再至三。而該夷聲色漸厲。一味支吾。該府等恐其羞惱成怒。藉此起釁。故爾中止。該夷之所謂水師提督者。忽向問云：聞蓬萊閣景致甚好。即日赴登州遊玩。該府等阻之不聽。總以帶人不多為詞。該夷等遂即起立告辭。送至大門。亞蒙與通事等。忽將該府手腕拉住。約七下半鐘。到伊水師提督處。有緊急事相商。問以何事。據云：請同往。

海上搶船數隻。當告以該國既為仁義之師。何以出此。斷難照辦。遂即送伊出門而去。並據福山縣申報。十一日煙臺山下。原泊夷船三隻。向東南大洋駛去。疑即通事所云開往文登西園者。十二日。又由東南駛來兩隻。其餘各船連日忽來忽往。無非搬運兵糧器物。現在煙臺山上下。約計該夷除占民房外。已搭蓋營帳三四百架。席棚一百餘座。板房十七八所。砌造馬頭一處。船上搬下糧食軍械。不計其數。大約火器居多。牛馬仍祇前報之三四十隻。及一百五十六匹。並有鐵車竹轎等件。稟報前來。臣查前調之青州駐防馬隊五百名。已准該副都統臣恩夔咨覆擬在

萊州一帶。遂為聲援。弗令該夷聞見。以免其疑。我設備。致肇釁端。並再嚴催續撥之挑備兵一千名。趕緊馳往設伏。至該通事所稱文登西圍。似即前報之威海汛。已飛查有無。喚夷前往紮營。一面仍各浴飭鎮靜密防。隨時再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委員接見夷首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夷首。措詞尚為得體。惟令其速回上海。議定條約。該酋輒稱和約之事。早經決裂。其意在尋釁。已可概見。昨諭文煜。即日出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紮。籌辦防堵。所有青州馬隊官兵。及續撥之官兵。著即分布要隘。嚴

密設防。毋令該夷聞見。致啟釁端。至煙臺附近居民。亦當趕緊
辦理團練自衛。若能齊心守禦。聲勢相聯。該夷聞之。必不敢肆。
無忌憚。僅該夷圍攻城池。或圍擾天津。或徑欲赴京。務即將一
帶要路設法堵剿。毋任猖獗。一面密諭商民。不與交易。並嚴防
裹脅。斷其接濟。該夷雖自謂兵多糧足。亦難日久相持。該撫務
須不動聲色。妥速布置。不可稍涉大意。該夷既肯與董步雲等
接見。仍應飭令該員等。作為己意。告以大皇帝撫馭各國。深仁
厚澤。上年佛國並未助暎國打仗。雖未換約和好。自在。現在大
沽防守嚴密。暎國若去。必然喫虧。爾國何必前往山東地方。雖
無辦理通商大臣。然爾國如有可以商辦之事。本省巡撫亦可

代為轉奏。使爾等下情可以上達。大皇帝寬大為懷。亦必有加恩之處。若隨同喫團。與中國用兵。恐徒傷和好。如此曉諭。無論該夷聽從與否。此意不妨令董步雲等向其開導。兼可探聽該夷動靜。豫為準備。

丙辰。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委員接見佛夷情形。恭摺馳奏後。續准登州鎮咨稱。據甯福營威海汛把總稟報。本月十二日辰刻。有火輪船二隻。由西北大洋駛入。劉公島迤西停泊。當即會同文武差查。據稱係佛喇西夷人。由煙臺前來。將口內停泊大小商船十三隻。全行拉去。據各船戶呈報。又據八角汛千總稟。十四日。又有夷船兩隻。在

平楊河口一帶外洋。分拉船九隻。在洋遊奕。各等情。聞具
船戶姓名。先後咨報前來。且查前據委員董步雲等稟內。
該夷於十二日申刻。來至委員寓中晤後。瀕行時。本有拉
住董步雲手腕。欲令同赴海上。搶船數隻之語。茲該夷已
先於是日辰刻。在威海口拉搶商船。是早已心知其事。而
乃與委員故作周旋。特於瀕行。稱欲與委員同往搶船。該
夷亦明知委員必不允其同往。自搶民船。不過使之聞之
之意。且於十四日。又復續搶。難保非因天橋口水淺。易攔
夷船。難於攏岸。欲乘小船前來。其情叵測。是誠不可以理
喻矣。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佛夷由煙臺駛赴威海。拉搶商船一摺。佛夷輪船。由煙臺駛入劉公島。將口內停泊商船拉去。並在平場河口一帶外洋。拉去船隻。築驚情形。殊堪痛恨。煙臺夷氛甚熾。要次諭令文煜。馳往營。萊。青。一帶。籌辦防堵。茲聞該撫所奏。不過僅報夷情。而於現在辦法。並未籌及。設再遷延。致該夷由陸路窺伺天津。或徑欲赴京。山東一路。毫無準備。貽誤之罪。又將誰諉。昨有旨命杜勳。督辦山東團練。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該侍郎未經抵省之前。即著文煜。先行飭屬認真舉行團練。使該夷知到處人心固結。無可裹脅。無從接濟。自可不戰而屈。並著該撫迅即出省。妥為籌辦。隨時馳奏。以慰懸念。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初四日將俄酋噶喇學到滬日期並噶喇學噶喇學主戰愈堅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茲於五月初九日據華商楊坊等報稱本日有北回沙船據言於四月二十二三等日在山東成山以北洋面瞭見北駛夷船三十餘隻又山東廟島煙臺停泊夷船七隻奉天之金州灘停泊夷船三隻沿途搶有沙船三十餘隻衛船四十餘隻將各船貨物拋棄入海砍去船桅每三隻聯為一處帶赴北駛並探得額爾喀噶囉已抵香港不日即可抵滬等語並據前督臣何桂清面稱前日赴嘉定時佛國副使呀吐嗜來云伊國兵船已大

半北駛。現在上海無可復議。並稱大西洋國亦遣公使兵
船來滬。欲立條約各等情。臣伏查該夷處心積慮。思欲北
犯天津。而又不欲遽犯者。實因天津防範嚴密。該夷耳目
最靈。諒有所聞。未必不生畏忌。自江蘇軍務敗壞後。糾同
大西洋與中國為難。俄酋又來滬播弄。目前上海夷情較
前更為桀驁。種種愈形棘手。況上海華夷各商。素無嫌隙。
今則強搶海船。拋棄貨物。致我海道不通。其居心尤不可
問。現飭華商與之講理。未識能否有濟。然該夷主持進退。
必視額噶二酋為轉移。今額爾哈噶囉。不日到滬。想噶囉
嘶亦必恣憑用兵。為報復私忿。並掩飾其過之計。臣現已

督同吳煦。蓋蔣雲。豫為密飭華商楊坊等。一俟該二首到日。先行探其意向。伺有可乘之機。即乘間而入。得者可阻之勢。即力阻其行。並密諭黃仲奮等。勸其與臣相見。如該首到滬後。肯與臣見面。臣當反覆引諭。曲為開導。曉以義理。動以利害。總以正大之詞。折其鬼蜮之見。務期竭盡心力。先阻其用兵。至於挽回各事。惟有力矢血忱。旁敲側擊。能挽回一分。即盡一分心力。以冀稍紓。

聖主塵念邊疆之至意。至大西洋於四月二十九日。果有兵船二隻到滬。該國從前本有奏定通商章程九條。今亦附和而來。俟該首求見。臣等再行的辦。

硃批另有旨。此時辦法。總宜以華夷構兵。費出自夷商。由商力阻。並問其附和。方為釜底抽薪之計。

薛煥又奏。再正封摺間。據報。英首頓爾。乘坐火輪兵船。已抵吳淞口。佛首鳴囉。同日在香港開行。計程亦即可到。傳聞該二酋。不肯在上海登岸。有即日北駛天津之說。容探明該酋等來意。相機酌辦。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探聞夷船北駛。及額爾琿已抵吳淞口。各摺片。覽奏均悉。夷人在奉天山東洋面掠船。屢據王明文煜奏。報本日復據文煜奏。佛夷由煙臺駛入劉公島。將口內商船。全行拉去。並在平場河口一帶外洋。拉去船隻。禁驚情形。實堪痛

恨。嘆。酋。額。爾。陰。已。抵。吳。淞。口。佛。酋。噶。羅。當。亦。隨。後。可。到。此。時。不。便。官。為。曉。諭。可。密。諭。華。商。向。夷。商。開。導。告。以。夷。人。在。山。東。等。處。強。拉。海。船。拋。棄。貨。物。從。此。海。道。不。通。不。獨。中。國。商。船。受。害。即。夷。商。亦。無。可。貿。易。况。嘆。佛。與。中。國。構。兵。汝。等。須。出。兵。費。若。不。竭。力。阻。止。彼。此。均。無。裨。益。該。夷。商。皆。為。利。而。來。自。必。向。額。酋。等。勸。阻。如。此。辦。理。方。為。釜。底。抽。薪。之。計。如。可。挽。回。仍。在。上。海。定。議。換。給。和。約。方。為。正。辦。該。署。大。臣。諒。能。竭。力。妥。辦。不。至。意。存。推。諉。也。此。次。克。復。嘉。定。太。倉。內。有。呂。宋。夷。人。一。百。名。助。剿。雖。非。嘆。佛。一。類。究。不。必。藉。浙。夷。人。之。力。著。薛。煥。即。將。此。項。夷。勇。裁。撤。給。予。募。費。作。為。商。雇。並。非。官。雇。以。免。將。來。有。所。藉。口。其。大。西。洋。夷。酋。並。著。

設法駕馭。毋令附和。喫佛為要。

又

諭前據文煜奏。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佛酋。該酋言詞狡詐。意在尋釁。當諭文煜。再令委員開導。並於煙臺趕辦團練。嚴密防禦。茲復據文煜奏。該夷火輪船四隻。先後駛赴威海。壘次拉搶商船二十餘隻。復諭文煜。趕緊出省。前往登萊青一帶。擇要駐劄。籌辦防堵。本日復據薛煥奏。額爾琿。既抵吳淞口。佛酋囑囉。計可先後到滬。有即日北駛之說。夷人在奉天山東洋面。搶掠船隻。恐其探海口水淺之處。欲乘小船前來。情殊叵測。額爾琿等。既將即日北駛。恐其竟撲大沽。或用小船登岸。或搭

造浮橋。或將所擄商船。先來探試。均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毋使該夷得行其詭計。方為妥善。至該夷於攔江沙外游駛。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其間操縱。該大臣等。臨時酌奪。迅速具奏。本日文煜摺。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慶端奏。喫啡二夷兵船。駛入舟山。強居定海廳城。業將查辦情形。會同福建巡撫岑瑞瓚。恭摺馳奏在案。嗣據甯紹台道梁恭辰稟報。該夷在定。約有三四千人。輪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屢形不軌。甚至強索錢糧。征冊擅入監獄。請即咨調上海熟諳夷務之員。赴定妥辦。當經

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遴委幹員
由滬赴定督辦分飭定海文武嚴密防範去後。茲准薛煥
咨會。已由蘇松太道吳煦委令署松江同知俞斌帶同華
商楊坊赴定。並據署定海同知甘炳以該夷強索徵冊意
圖徵收錢糧。經密飭紳民前向理論。知難遂其所欲。即
有弗夷美理登赴廳。據稱撥兵巡街。按月須貼巡費銀九
百兩。並備令開寫錢糧數目。勢甚洶洶等情。具報前來。
查夷情狡譎。變幻靡常。茲在定海妄肆要求。屢圖構釁。恐
難日久羈縻。現經密飭甯紹台道梁恭辰會督委員並地

方文武密與紳商。加意籌備。一面申明條約。妥為理諭。或冀稍知儆懼。阻其思逞之心。才仍隨時確探。如何動靜。再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據慶端奏。喚喇二夷。現居定海廳城。操演巡查。強索徵冊等語。據稱該夷在定海約有三四千人。輪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強索徵冊。意圖徵收錢糧。經該署同知甘炳。密飭紳民。前向開導。即有喇夷美理登。赴廳聲稱。撥兵巡街。按月須貼巡費銀兩。並囑令開寫錢糧數目。夷情詭譎異常。現在定海肆意要求。無非為脅和地步。其操演巡查。不過意存挾制。虛聲恫喝。是其慣技。所有該廳徵冊。帑項攸關。斷不可任該夷強索。致

啟覬覦錢糧之漸。著慶端王有齡。卽飭該地方官會同委員。妥為防範。仍與華商紳民等。設法開導。當告以該廳錢糧數目。無從開寫。不可為該夷所偏勒。致墮其奸計。亦不可因夷人強偏為詞。豫為將來各項錢糧報虧地步。仍當激厲民團。與之為難。若得百姓齊心。該夷必不敢肆無忌憚。一面卽確探情形。相機籌辦。勿令得步進步。多方要挾。以期就我範圍。是為至要。

己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兩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

諭令。卽日出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劄。籌辦防堵等因。欽

此日伏查屢奉寄

諭嚴禁奸民接濟。並交易貨物。及沿海民人。不可任聽該夷雇募
服役等因。均經節次轉行欽遵在案。曾據報該夷於山上
排隊演陣各等情。據實奏報。此外誠恐該文武等。或有朦
蔽。致巨漫無覺察。隨即遴委候補知府來秀。馳往欽遵

指飭。確查該夷有無居住府署。各官曾否遠避。鋪戶船隻是否全
遷全搶。有無修築礮臺夷館。福山縣曾否撥給夫馬。廣勇
土匪。如何滋擾搶擄。銀價較前。有無長落。逐一分別詳查
具覆。至前調馬步官兵。誠如

聖諭。尚屬單薄。青州駐防馬隊五百名。已准該副都統恩夔。自行

管帶咨報於二十二日啟程。前赴萊州屯紮。所調挑備兵一千名。內惟東昌二百名。已據報經過省城。其餘均尚未到。德楞額營中馬隊。有無可以分撥之處。已遵

旨飛速咨商。俟覆到再行奏報。臣前奏幅匪北竄摺內。奉

旨如幅匪已追勦出境。所撥兵一千名。即可調回。仍防海口等因。

欽此。惟察此時沂屬紛紛告警。俱稟請發軍兵。所有前撥之一千名。尚難遽行調回。臣出省後。距省已十餘站。沂州一帶。又在省南。鞭長莫及。勢難兼顧。不能不專望於德楞額。而佐以署曹州鎮郝上庠。署兗州鎮雙齡等。尤需通盤籌畫。未便多撥其得力之兵。致令掣肘。其他各標存營兵

丁○統餘兵而計之○均不過數百名○至百數十名不等○東三
府各屬○又皆濱海○未便徵調○不得已惟有再請添募勇丁
二千名○藉資輔助○臣此時出省防堵○止有東昌兵二百名○
餘無可帶之兵○即使官兵到齊○亦祇前一千名○勇丁募齊○
亦祇二千名○然臣亦不敢因現在官兵僅此二百之數○稍
稽行程○貽誤事機○茲先於二十六日○起程出省○遵

旨馳赴登萊青一帶○察看形勢地盤○登萊傷近福山○為該夷耳目
所及○恐其知我設防○轉致激而成事○擬酌中在於青萊交
界之間○密駐籌防○該夷如無滋擾○遵

旨自應不動聲色○惟本日又據報○十七日○先後共到有火輪船三

隻○夷兵夷官甚多○起出馬二百數十匹○連前約共四百餘
匹○礮車三十餘輛○大小銅鐵夷礮○又小車一百餘輛○此三
船到時○各船均放礮迎接○其所謂孟將軍者已到○於十八
日○上岸○就探知其所已到者而言○夷兵已在一萬以上○馬
已四百餘匹○如以後不再續來○我師馬隊○猶與之相等○而
兵勇則不及其三分之一○登城緊接海濱○臣實萬分焦灼○
直境距京甚近○登境距京較遠○直隸在前○登州在後○若該
夷由直省徑奔京師○登境聞信尾追○誠恐勢不能及○萬一
彼時該夷敢於北犯○臣聞信後○即當統率兵勇○不分畛域○
設法追剿○至該夷既帶有潮勇○自係欲圖溷跡○臣已分飭

自登至直。應行徑過之各府州縣文武員弁督率兵役。一體嚴密訪查。儻有假作官兵裝束。結隊同行。口操粵音。並無印文執照者。立即拏辦。並又遵

旨。另派候補知府李德增。馳往各該處逐一挨查。如該地方官奉行不力。立即據實嚴參。其沂州所屬莒州一帶。已專委候補知府夏雲煥。馳往密訪。如有粵匪假裝經過。亦即嚴拏究辦。且近自江南大營失事後。其潰散兵勇流離難民。窮無所歸。往往有航海北來者。匪徒尤易混冒。臣又另派武定府同知張鑿。周流各海口。逐一挨查。如有假冒混雜形跡可疑者。亦即盤獲查究。至己革福山縣知縣余楊。賈給

夷人海岸一節。前據探得張二林為夷人豫蓋房屋。臣已竊疑沿海居民之陰與私通者。恐尚不止此。余躬身任地方。若竟敢出此。尤出情理之外。實屬法不容寬。已與夷人操演馬隊情形。另加密札。一併交給候補知府來秀。俟行抵福山後。即速嚴密訪查。一經據報得實。立將余摺奏參。摺間並究明該管地方文武。是否有意扶同飾隱。且已據報。夷人在山排隊演陣。試放槍礮。何以操演木人。並不具報。一併據實查明稟辦。俟各該員逐一覆到後。即行據實馳奏。再現准登州鎮咨報。十五日。先後瞭見二船。由東南大洋駛往東北。十六日。該夷又在養馬島。搶取四船貨物。

錢文並拉船一隻往西北大洋駛去。是日夜間又在八角
沉。拉去船九隻。十七日。又將該沉口內停泊之雜糧船一
隻。因牽拉不動。隨將其船上糧石。拋下海中。將船拉去。十
八日。又瞭見之梁島外洋。拉去船數隻。現在甯福營屬之
崆峒島洋面。共泊所拉商船三十餘隻。與縣報大略相同。
其情實屬巨測。惟仍遵

旨。以嚴禁接濟交易。及受雇服役。最為緊要關鍵。早絕其希冀之
心。或者廢然思返。臣斷不敢稍涉泄沓。致干重咎。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近日夷務情形。擬即出省籌辦。一

摺覽奏已悉。所稱夷人又續到輪船三隻。夷兵夷官甚多。起出馬二百數十匹。連前約共四百匹。礮車三十餘輛。大小銅鐵礮。礮。又小車一百餘輛。孟首亦已上岸。計共到夷兵一萬。馬已四百餘匹。夷氛如此猖獗。誠恐不免有由直隸徑奔京師之事。文煜業已由省起程。馳赴青萊交界之間。密駐籌防。並先委派候補知府來秀。馳往煙臺。確查夷務情形。兼派李德增等。分赴自登至直經過地方。及沂莒一帶。查拏奸細。所籌均尚周密。著即飭令該委員等。詳細訪查。余杞通夷重情。及地方官疎縱奸匪各節。一經查實。即著指名嚴參。毋得稍存諱飾。並一面飭令委員。開導夷人。一面嚴密防範。勿稍疏懈。再本日據僧格林沁等

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並為咪夷遞信等語○俄國續定和約○本有准在北塘通信之條○而咪國不在此列○業經諭令恆福將俄國信函接收○其咪國之信○則令告以須向總辦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處投遞○現在煙臺等處海口○想咪國之人來者不少○難保不因天津拒絕○復向該處求遞○該撫當密飭海口員弁○照此答覆○仍令其前往上海投遞○勿得率行接收○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五月二十○二

十一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美船泊福山口○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等因○欽

此○又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朕思該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若由陸路內犯。從山東入直。故作欲向京之勢等因。欽此。並鈔錄文煜奏摺一件。等均已。敬謹聆悉。等恆福當即札飭直隸山東交界一帶及通京城大路文武地方官。實力稽察。嚴加防範。等僧格林沁亦分飭各營偵探官兵。留心探訪。認真巡查。儻有前項可疑之人。即可會同地方文武。合力兜拏。若人數較眾。一面跟蹤。一面飛報就近軍營。立即派撥馬步官兵。迎頭會捕。至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等恆福原擬提標。天津鎮標。宣化鎮標。各挑兵一千名。正定通永兩鎮。各挑兵五百名。分別咨照。聽候調遣。嗣因大沽北岸之唐兒沽地方緊要。須兵

防守已將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奏調來防。駐紮唐兒沽。又因天津環濠礮臺工竣。必須派兵防守。已將天津鎮兵一千名。飭交鹽運使崇厚統帶。以資守衛。其正定鎮兵五百名。現值南省逆匪。張黃河。迤北。均應嚴防。該鎮官兵。乃大名後路。未便撥調。又通永所轄營汛。均係切近海隅。防守正在喫緊。亦未便遽行徵調。是前項備調官兵四千名。僅贍提標兵一千名。堪以調遣。茅等再四熟商。惟恐兵力較單。不足截剿。現擬再由提標各路。抽調兵一千名。連前共計二千名。即飭來防。聽候調遣。至已革協領色爾固善等。八十八員名。茅等查德楞額駐紮山東嶧縣。所統兵數

無多。現亦防勒喫緊。擬將此項官兵。撥給馬匹器械。飭令馳赴山東嶧縣。交副都統德楞額軍營差委。本月二十一日辰刻。在大沽礮臺上。遙望海面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至北塘口外停泊不動。當即派弁前往查探。二十二日。據署守備任連陞等稟報。是日辰刻。有舢板船一隻。上坐水手十一名。夷官二名。駛進河口登岸。通事名巴圖。稱係俄羅斯船隻。持有通事明常名片。聲言二十三日巳刻。明常進口。欲與德委員有緊急話說。任連陞答以德委員不知有無差使。未必明日即能到此。言畢旋即回船出口。等。等於二十三日。即派員外郎德祥。天津縣知縣姚煦。同

往北塘。與該夷晤面。是日德祥、姚煦回營稟報。據通事明
常聲言。伊等係由上海欲往日本國有事。路過此處。現有
信函二件。一係伊國公使。一係咪酋嘩喏翰。欲寄京內投
禮部。轉致軍機處等語。等竊思前聞薛煥原奏。俄酋到滬。
極力慫恿喫啡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迷及都門。並津沽防
堵各情形。言之鑿鑿等語。以致喫啡報復之念益堅。桀驁
之形愈甚。是俄夷心存叵測。甚於喫啡。今若再任其來往
寄信。更恐與事無益。等。查該夷四月十五日。由北塘開
行。原說赴日本國有事。由日本回國。乃該夷不久折回。誠
恐替喫啡兩國要求。當於德祥等前往北塘時。等。等即經

飭囑德祥姚煦。儻該夷有要寄京信函。不可接收。若提喚
佛兩國之事。亦不必與其談論。並令將前次明常所留之
信。仍交伊帶回。是以德祥等。按照岑等所囑。未收其信。明
常因不收所寄之信。甚為著急。至於問其所寄何事。伊回
答語甚支離。德祥等由北塘回營時。明常仍在彼處。並未
回船。現經飭令該地方文武。一體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等又奏。岑恆福昨接署兩江督臣薛煥來函。據
云。此次喚佛夷船北駛。咪夷亦有船來等語。現在俄夷船
到北塘。投遞信函。並有味夷嘩若翰致軍機處之信。岑等

以大沽海口防範宜嚴。而俄夷心存叵測。託寄信函。未便輕易接收。致啟窺伺。因思煙臺既有俄夷船隻。咪夷想必在內。山東撫臣文煜。上年在津照料。曾與咪首嘩喏翰見面。此時夷船既到東境。該撫即可選派明練委員。告以咪首現有信交俄夷。轉致京中大學士。欲由北塘轉寄。因大學士向不辦理外國事宜。是以未經接收轉遞。即俄夷信函亦並未收。現在署兩江總督薛煥奉

命署理

欽差大臣辦理通商事務。如有應議之件。自可前赴上海。面為商辦。噶嘩喏翰與薛煥尚不熟識。亦可由山東派員同往。並

先令委員向咪酋告知。如嘆佛意在用兵。自應前赴大沽。如欲議和。即宜仍赴上海。惟斷不可輕聽俄夷之言。墮其詭計。即或咪酋未來。亦可令該委員向佛酋迎機開導。並文煜與咪酋照會。言佛國向與中國並無嫌隙。此信即託其轉寄咪酋。嘩喏翰接收。如此設法離間。似可破俄夷之奸謀。並可探嘆佛之消息。如蒙

俞允
仰祈

飭下山東撫臣文煜。妥速遵辦。等因。咪酋既有寄京之信。茲令山東撫臣寄信咪酋。事出有因。藉此以為轉圜之計。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僧格林沁等又奏候補總兵文祥已於五月十七日到防。等。等。察。看。該。員。年。尚。精。壯。伏。思。唐。兒。沽。乃。北。岸。礮。臺。後。路。扼。要。之。處。必。須。妥。員。駐。紮。以。資。得。力。業。經。札。飭。文。祥。管。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駐。劄。唐。兒。沽。實。力。操。防。以。昭。嚴。密。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調。官。兵。到。防。並。俄。夷。船。隻。停。泊。北。塘。投。遞。咪。夷。信。函。各。等。語。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濠。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共。只。有。二。千。名。為。數。較。單。青。縣。一。帶。為。山。東。等。省。入。京。要。道。亟。宜。駐。紮。重。

兵以防奸宄。溷跡。所有前項備調官兵二千名。著僧格林沁等遵照前旨。揀派得力大員。迅飭前往該縣駐紮。當由京營另調兵二千名。派克興阿管帶前往。一併駐紮青縣。與直隸官兵分作兩營。以厚兵力。而資捍禦。俄夷寄京信函。著恆福派員接收。轉送京師。至味夷轉遞信函。和約內並未載有味國由天津海口呈遞之條。是以礙難接收。如味國欽差船隻到來。可告以爾國既已換約。自應按照條約辦理。別無再議。如欲給暎佛兩國從中調處。亦須由上海辦理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處商議。方為信守和約之道。再本日文煜奏。海濱續到夷船。先後共有夷兵萬名之多。並有礮車百數十輛。情形甚為猖獗。著僧格林沁等。

豫籌防範

庚申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茅前因金州夷船增聚一百二十餘隻。登岸牧馬。恐其深入滋擾。復經催兵飭屬嚴行戒備。於五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十六日。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帶兵兼防。經鄂面諭。前往金州。會同該副都統希拉布。和衷商榷。將兵暗伏城外。挑挖塹壕。多掘陷坑。以防馬隊衝突。非夷人先隊深入。不得遽行攻擊。仍飭地方官嚴禁鄉民。不准接濟飲食。交易錢貨。諄飭奇凌阿遵照。星夜馳往相機妥辦。去後。旋准金州副都統。並旗兵地方官咨報。

自五月十一日以後。青泥窪等處。續到火輪夷船七隻。將前劫商船二十隻。全行砍去船桅。改塗白色。僅留一隻。尚未改造。前在各海灣停泊之輪夷船隻。連日分駛各口。出入無定。又在青泥窪海岸。占踞民房十餘處。並於三家屯。白石洞。東寺兒溝等處。添搭帳房共三百餘架。夷人登岸者約三千餘名。岸上續行卸馬。連前約六百餘匹。樹立大白旗一面。黏貼偽示一張。復於青泥窪海岸。空演陣式。白石洞山前。演習馬隊等情。馳報前來。又據差弁偵探。該夷火輪船。駛入旅順口一隻。羊頭窪四隻。登岸搶掠食物。該二處鄉民聚眾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該夷驚竄回船。即刻

駛出口外。不敢登岸等語。正在飛飭金州。嚴加防範。適奉五月十一日寄

諭。玉明奏。美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等因。欽此。等遵。即密咨希拉布。並派員馳赴金州。諄囑遼派明幹妥實員弁。前往詢問。總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處。婉言勸諭。善為開導。令其回船迅速駛去。濱海鋪商附近居民。尤宜剴切曉諭。斷不准與彼錢貨互換。接濟食物。復於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玉明奏。金州續到夷船多隻。調兵防剿等因。欽此。等當即飛咨希拉布。妥速遵辦。又准該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

青泥窪於十五日有輪船一隻出東口駛去。又到夷船二隻。駛入淨泊。羊頭窪原泊夷船四隻。於十四日向東南洋駛去一隻。又向西北洋駛去二隻。現在分泊各口之火輪夷船計駱馬山一隻。紅土壠十一隻。大孤山二十六隻。小孤山十四隻。大魚溝三十二隻。青泥窪四十二隻。羊頭窪一隻。外有前劫商船二十一隻。均在黑嘴子灣內停泊。又揭該夷備示一張等情。馳報前來。等查金州夷船屯聚一百二十餘隻。現復分泊各口。約計水陸逃連三百餘里。以上各海口處處俱可登岸。今岸上已有夷人三千餘名。馬六百餘匹。占踞民房十餘處。添搭帳房三百餘架。且夷兵

演陣並演馬隊。其心實屬叵測。近因濱海民居。或畏擾遷。移或聚眾抵禦。牲畜食物。漸難搶掠。該夷酋輒出偽示二張。一係安慰鄉民。收買食物。一係招致被劫船戶。領取價值。其為騙誘鄉愚。探我虛實。藉資導引。已可概見。該夷狡詐異常。漸肆猖獗。尤應倍加嚴防。全州地方偏僻。濱海居民。類皆窮苦。所養牲畜。本屬無多。既經遷避。驛馬豈肯拋遺。其搶擄馬匹。尚易防範。第恐奸民唯利是圖。偷將牲畜食物。暗為接濟。惟在地方官密禁嚴拿。懲一警百。疊經嚴飭實力稽察。並通飭沿海各城。盤拏奸細。計期奇渡。阿所帶官兵。亦可齊抵金城。現經密飭會同希拉布。及旗民

地方官悉心籌商。將海岸防兵軍械酌量緩急。擇要布置。並遵

旨。密將官兵。辨作鄉團。於城之內外。暗中設伏。不露形蹟。俾該夷。知有伏兵。不敢冒險深入。

硃批覽奏已悉。

辛酉。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於本月二十三日。將夷人。近在洋面搶船。及臣定期出省各緣由。恭摺具奏。後即日。奉到

批。摺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夷酋。措詞尚為得體。仍

應飭令該員等。作為已意。向其開導。並可探聽該夷動靜等因。
欽此。正在飛飭欽遵辦理間。適據該員董步雲馳稟該夷
連日在洋面搶船。與昨日奏報大略相同。並據探有擄去
勒交銀若干。發給該夷印票小旗。洋面遇見夷人。示以票
旗。即可無事。現在福山城內。人民遷徙者。十之七八。煙臺
地方。僅存老弱殘疾之人。大鋪戶早經歇業。小油鹽店尚
有數家。而左近村莊婦女。全行躲避。聞甯海之戲山。文登
之威海。商民驚慌。大率類是。前此煙臺口鋪商滋事案內。
撤任之前任之梁島巡檢嚴國初。在彼被夷酋偪脅。一日
兩次問話。其門首有夷兵四名。晝夜看守。恐其走脫。十五

日早間。該巡檢遣人前來密告。該夷有託購牛羊各三百隻之說。答以董某早回青州而止。以故該府與委員定順等。不能居住福山。且該夷前有欲遊蓬萊之說。府城亦須設備。遂於十六日趕回登州。與鎮道商辦一切。旋又聞得該夷有無暇往游之說。未知確否。孟酋已到。問嚴巡檢。由此赴天津有大河否。答以不知。其帶來兵。約有千餘人。馬三四百匹。內有極高大者。其高約有五尺。據說是伊本國之馬。餘皆瘦小。似非內地馬匹。轎車三十餘架。察看大勢光景。總其口氣。似於登萊兩府陸路。未必騷擾。俟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屬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並進。直赴天津。

其所携船隻。問作何用。據云搭浮橋。裝草料。探其語意。其欲由海豐大山地。方起岸之說。甚似確鑿。福山縣之古現縣。奇年城等鄉。均經該縣知縣陳壽元親往。其餘亦令該縣典史莊景賢前往勸導。各以嚴防土匪為名。舉行團練。不令該夷藉口起釁。該夷不畏官兵。而畏百姓。如果團練齊心。聲勢聯絡。該夷自然聞風而懼。各等情。具稟前來。臣查該委員董步雲所稟。頗屬有見。惟該夷既有由海豐大山地。方起岸。直赴天津之說。其防禦尤為緊要。臣擬將奏請添募之勇。俟齊集後。即以一千名駐此。暗為密防。不使該夷聞知。惟為數較少。且係步隊。誠恐該夷衝突。尚不足

資抵禦。該處已緊接直境。實屬天津門戶。擬密商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就近酌撥馬隊駐紮直隸邊界之鹽山地方。豫備迎截。較為得力。且距大山亦不甚遠。聲勢可以呼應。如或察看仍尚不敷。兵實無可添調。惟有隨時奏請增勇。一面仍遵

諭旨。再飭該委員折回福山。作為己意。向其開導。該處居民既經遷徙。將盡誠如

聖諭。正可絕其希冀。仍再密諭商民。不與交易。並嚴防裹脅。斷其接濟。至團練事宜。不惟防海為然。已節次欽遵

諭旨。催飭一律妥辦。茲據報福山縣均已舉行。煙臺附近地方。現

復邊

首。飭再剴切申諭。正在繕摺間。又據報。該夷於二十日。有十餘人。出營。赴通伸村。海洋莊等處。察看地勢。旋即回營。居民已紛紛搬避。又於十九日。所到大輪船四隻。內有夷人數千名。連前陸續到來。及廣東人。已約共一萬數千人。又搬起小車一百餘輛。連前約共二百五六十輛。馬三百七十八匹。約共八百餘匹。牛一百多隻。約共一百六七十隻。糧食軍械。不計其數。又二十一日。有大輪船一隻。向北大洋駛去。各等情。俟飭探該夷。另有何項動靜。該委員如何折回。開導該夷。果否聽從。再行隨時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請飭由津酌撥馬隊迎截。並夷人又續到人馬一摺。覽奏均悉。夷人陸續到煙臺者。約共一萬數千人。礮車馬匹亦復不少。探聞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兼進。直赴天津等語。本日已諭知僧格林沁等。鹽山等處。為海豐赴津必由之路。應如何派撥馬步官兵。前往該處駐紮。令該大臣等熟籌妥辦矣。至文煜所擬俟添募之勇齊備後。即以一千名。駐紮該處密防。所籌雖屬周妥。然募勇不如團練得力。著即行遴派司道大員。前往相度地勢。擇要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至福山城內。及煙臺等處地方。民人因該夷滋擾。多有遷移。足見該處百姓。深知大

義該撫惟當聽其自然。以期無拂輿情。不可强行禁止。致令該民人等為所擄脅。更可詞知內地虛實。昨據玉明奏。該夷輪船駛入奉天之旅順。口羊頭窪等處。登岸搶掠食物。該工處鄉民聚集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該夷驚竄回船。駛出口外。不敢停留。可見該夷尚有畏懼百姓之心。文煜當於民間接濟食物。私相交易。嚴切禁止外。仍須將團練事宜。迅速舉行使該夷知眾怒難犯。不敢肆行滋擾。即不必因兵不敷調。另請增勇也。

又

諭文煜奏。近日夷情一摺。據稱該夷日在洋面搶船。本有欲遊蓮萊之說。近又聞無暇往遊。孟首已到。問巡檢嚴國初由煙臺赴

天津有大河否。該酋帶來兵千餘人。馬三四百匹。馬高大者約有五尺。賊車三十餘架。聽其口氣似欲於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屬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並進。直赴天津。所搶船隻。問作何用。據云用搭浮橋。裝草料。請飭僧格林沁。調派馬隊。前赴鹽山扼截。至所到煙臺海口。夷人及廣東人。約共一萬數千人。大小車共二百五六十輛。馬共八百餘匹。牛共一百六七十隻。糧食軍械。不計其數等語。夷人於煙臺海口。愈聚愈多。並探有欲由海豐水陸赴津之信。實屬居心險詐。現已諭知文煜。派委司道大員。剋日前往該處。籌辦防堵。至鹽山等處。為海豐必由之路。應如何派撥官兵。前往該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即著僧格林

沁等熟籌妥辦。至夷人如果由山東陸路深入。官軍與之接仗。務須步隊在前。隨後以馬隊繼進。藉收抄截之效。馬隊斷不可遠迎。僅以馬隊為前敵。恐一挫不可復振。步隊更難為力。並著該大臣等。妥為調派。再昨令僧格林沁等。將備調官兵二千。派出得力大員管帶。與克興阿所帶之京營官兵二千名。分作兩營。一併駐紮青縣。諒已遵照辦理。前諭令樂善帶領馬隊。必須探明該夷。或由山東陸路直奔京師。抑或抄襲大沽後路。該大臣務當相機截剿。勿墮該夷分我兵力之詭計。本日復諭春佑。玻崇武。各將備調熱河密雲兵各五百名。並諭慶昫。挑選察哈爾馬隊一千名。一併前往青縣駐紮。均交克興阿管帶。以上各

項兵丁所需口糧。著恆福寬為籌備。於該處附近一帶。另設糧台。以供支放。或即由天津糧臺支放。毋令缺乏。

又

諭前諭常清備調之熱河官兵五百名。著春佑即備齊軍裝器械。飭令派出之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又

諭前諭玻崇武備調之密雲官兵五百名。著即備齊軍裝器械。飭令派出之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又

諭現在天津一帶。辦理防堵。需用馬隊。着慶昫。卽行挑選精壯馬隊官兵一千名。備齊騰壯馬匹。及軍裝器械。派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壬戌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玉明奏。金州海口。疊見夷船等因。欽此。又於十二日。奉到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文煜奏。夷人上岸一摺等因。欽此。臣查夷人劫留商船。臣於

未奉

諭旨之先。聞知此事。當諄諭華商與噶嚕斯理諭。據該酋覆稱。向來行軍既入敵境。兵將任意糟蹋。事所恆有。我國前既允許不攔漕船。固無攔船之理。如欲攔漕。亦斷不止攔此數船。想是小兵頭因天熱奪船。藉以裝人載物。亦所不定。允為飭查給還。而佛酋則推為不知。亦無給還之語。至佛夷在煙臺張貼偽示。亦是定海故技。茲值該夷尋釁之際。若明諭以撤回夷兵。恐該夷直認不諱。硬踞不還。轉形棘手。至由華商轉告夷商。向該酋等開導。宜在上海先行定議。再為換約。藉以阻其北駛一層。不但屢飭華商諄諄開導。

且恐該酋疑且無息事之權。不肯聽信。隨將前次欽奉諭旨。節錄數語。以聞。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桂良業經交卸。欽差大臣關防等因。欽此。由何桂清照會。喚喇二酋。令其相信。期有轉圜。乃該二酋接到照會後。仍置不理。屢經華商勸其與臣等會議。該酋等總謂總督只能管通商事務。不能管國家大事。一味推託。至應議條款。該華商亦於有意無意間。屢向宣露。但未指實明言。嗣臣拜署理

欽差大臣之命。即將欽奉

恩旨恭錄。照會喚喇味俄四酋。亦僅接味俄二酋覆文。而喚喇並

不照覆。

連日察

一丈五

餘匹彩

日內即

來祇知

面晤額

須另行

臣一面

能勸阻

一帶探看。再赴天津用兵等語。而佛酋居心尤為叵測。既欲我賠其兵費。又探其欲援暎夷之香港故事。利我土地。且兩酋均注意駐京。現探得佛酋孟斗璫業於五月十五日啟碇赴山東。額爾琿亦即日啟碇前往。惟噶羅高須稍遲數日啟程。味酋嘩啞翰。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即噶喇學亦附和同去。臣查該夷等串為一氣。未始不欲議和。然似以赴津議事為榮。而以上海會議為辱。雖經臣設法諭導。力阻北行。無奈夷性難馴。堅執不允。明係恃其兵力已足。思欲妄肆狂擿。而佛夷欲戰之念。較暎夷尤為堅決。當此南方既遭蹂躪。北省萬不可再生事端。惟有仰懇

天恩變通辦理。遴派大員。妥為安撫。以期維持大局。

薛煥又奏。馭夷之法。全在順其性而馴之。現在該倭。二夷兩國合謀。帶領多兵。盛氣而來。其辦法祇有兩端。一則激厲將士。痛加攻剿。使彼懾我軍威。一則按兵不動。派員會議。使彼不能窺我虛實。皆為勝算。然用兵須操必勝之權。否則不堪設想。議和仍當藉兵威之力。否則無所憑依。茲值我

國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為貴。而和若稍不審慎。則後患無窮。惟欲盡如我願。審時度勢。亦有力不能到者。臣連日與吳煦。藍蔚雲。並華商鹽運使銜候選道楊坊等密商。

以該酋等既不願與外省督撫商辦和局。若不量為變通。恐益滋決裂。惟有姑順其性。以期撫議有成。應請

皇上迅派大學士尚書二員。畀以虛銜重權。作為

欽差大臣。一辦暎國和議。一辦佛國和議。如派大學士。則兩國皆派大學士。如派尚書。則兩國皆派尚書。以免該酋等藉口。仍可暗地互為商辦。尤須膽壯氣盛。令彼一見先行心折。自易使之就範。一俟額噶二酋到津。先由直隸督臣給二酋照會各一件。聲明

大皇帝已簡派某人為大臣。與暎酋議事。某員與佛酋議事。並妥為接待。不日即可出京。爾等稍待數日。當來此相見。晤商

一切所有該國帶來兵船。應停泊攔江沙外。如議論不協。再行接仗可也。似此聲教。既不損我。

國體。亦可使彼折服。然與該夷議事之時。必須有熟悉該夷性情者。周旋其間。以期事事得當。即公文字句。每多無謂之忌諱。往往因此小事。遂開大釁。亦當細心斟酌。臣現已派道員用候補知府藍蔚雯帶同候選知縣黃仲奮及華商一二人。駕坐上海捕盜局火輪船來津。由北塘口上岸。聽候直隸督臣差遣。應請

皇上飭下直隸督臣恆福。如藍蔚雯等坐捕盜輪船。行抵北塘海口。不必驚疑。即令上岸。聽候差遣。一面臣備文咨會直隸

督臣交給該員等帶投。以昭憑信而免舛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額爾琿噶囉。已到上海。即日北駛。並派員來津聽候差遣等語。薛煥署理欽差大臣後。即照會。俄使。佛味。俄四酋。喚佛。並不照覆。額爾琿噶囉。到滬。惟裝運軍火。行李上船。並帶有竹梯車馬。木刻假夷人等。數日內。即行北駛。經華商楊坊等。勸其與薛煥見面。該酋答以。祇知進京。不與外省官員相見。額爾琿噶囉。自日起碇。噶囉尚須稍遲數日。佛味。俄兩酋亦附和同行。該夷等聯為一氣。決意北駛。薛煥已無從勸阻。大沽設防嚴密。該夷諒不敢輕入。設或來至。攔江沙外游駛。或徑抵北塘。即着恆福。揀派善於詞令之人。詢其來意。如該夷稱欲進京。

換約不肯遽言用兵。或投遞文書。該督亦不必拒絕。可作為己意。告以上年咪夷由北塘進京。互換和約。汝等此來。如願照咪夷辦理。不帶兵船。少帶從人。照會前來。亦可代為轉奏。大皇帝撫御各國。一視同仁。允汝等進京。亦未可定。如該夷即言用武。該督一面迅速具奏。一面派委妥員。仍作為己意。詳細開導。總以去歲暎國先行起釁。佛國並未幫助。大皇帝仍格外施恩。尚准其減輸船鈔。足見中國不為不寬大。今汝等必欲用武。不但與兩國兵民有損。且與通商貿易之處。更屬無益。以此為詞。或可稍有轉機。如此曉諭。看其如何回覆。奏明請旨。固不可露先往說和之意。亦應因勢利導。不可失此機會。薛煥璉派候補知

府藍蔚雲帶同候選知縣黃仲奮及華商一二人。坐捕盜輪船。前來北塘聽候差委。到時不必驚疑。即令上岸。交恆福差遣。至夷性詭譎。或藉換約為名。窺探虛實。或俄味兩國先來。從中說合。故作緩兵之計。令我猝不及防。遽肆猖獗。亦不可不嚴為防範。仍著僧格林沁等。倍加慎重。不可墮其奸計。雖僧格林沁責在防剿。然撫局亦當暗為幫同。恆福妥為辦理。是為至要。原摺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REDACTED]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五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十三日奉

上諭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十六日奉

上諭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壕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等因欽此等等當即派委員外郎德祥都司鄧啓元前往北塘接收俄夷信函並曉諭明常不收味夷信函原委旋據德祥等回營稟稱俄夷通事明常因

聞僅收俄國信函。甚為急驟。聲言咪酋託為代呈。今不接收。回船何顏以對咪酋。經德祥等反覆理論。始將咪夷信函撤回。明常仍在北塘。未曾返權。並稱俟長潮時。即行出口。前於二十六日午刻。在大沽瞭見海面。又有來船一隻。駛往北塘。與俄夷船隻一處停泊。明常亦於是日收拾行裝。率同原來夷人。乘坐舢板出口。向該國大船駛去。二十七日卯刻。遙望海面。又有火輪船二隻。向祁口駛去。是日又見火輪船二隻。先後自正東駛來。徑往北塘而去。其船距俄夷船隻相近。彼此放礮迎接。又據北塘官弁報稱。是日午刻。明常等乘坐舢板一隻。復行進口。未刻。又有俄夷

舢板一隻尾隨前來亦登岸入廟與明常見面經該地方
文武查詢據明常聲稱此係給明常送信隨後尚有大船
二隻來此復經委員等向明常查詢今日所到火輪船二
隻係何國之船據稱係咪喇堅之船各等語奴才等竊查現
北塘停泊來船稱係俄味之船祁口遊奕之船自必嘆咈
無疑是該四國夷酋先後踵至其呼吸相通為鬼為蜮已
可概見且嘆咈夷船在祁口一帶忽進忽退往來遊奕意
在窺我虛實並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形
似粵人登岸詢問赴津路徑該夷情形實屬叵測自應嚴
密防範奴才等飭南岸馬隊官兵輪流前往祁口一路巡防

以杜夷人登岸。並飭大沽各營暨北塘偵探官兵。時刻嚴防。至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前赴青縣一帶駐紮。現已由繁恆福遵即飭調。所有遵

旨擬派統帶之處。繁等與提督樂善。再四熟商。查有直隸河屯協副將牛浩然。曾經出師。素稱勇敢。即令該員管帶。以資得力。俟此次官兵到防後。應歸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庶於事權歸一。

僧格林沁等又奏。繁等前奉

諭旨。該夷於攔江沙外。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等因。欽此。該夷船隻到來。如果情詞

恭順。悔罪輸誠。奴才等自當斟酌妥籌。請

旨遵辦。惟是津防嚴密。而該夷仍敢北來。其桀驁肇釁之端。未必遽甘帖伏。若稍為拒絕。則兵端立起。釁自我開。若概自聽從。則黷請妄求。貪得無厭。且和在滬上。氣勢寬而尚易調停。和在大沽。事機迫而更難駕馭。若上年議和在於既戰之後。懾以威而機有可乘。今則議和於未戰之先。示以恩而事宜豫定。奴才等熟計通籌。該夷如果意在求和。自以仍在上海。方為正辦。此時英酋噶爾哈呢。德酋噶羅巴。據署兩江督臣薛煥奏報。噶爾哈呢已抵吳淞口。噶爾哈呢計可先後抵滬。該二酋為原定和約之人。此番前來。必為重申前議。誠能

趁該夷等甫經抵滬。設法羈縻。曉以上年大沽海口接仗。實由噶嚕斯自開釁端。並非中國輕於用武。竭力轉圜。未始非目前機會。儻該酋等堅欲北駛。其勢萬難攔阻。一經駛抵大沽後。則為戰為和。決於俄頃。非得初次在海口接見之人。預為籌畫。恐於操縱之方。臨時未能確有把握。等公同商議。八年三月間。該夷等初到大沽海口之時。經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前任倉場侍郎崇綸等。奉命會同辦理。該夷等投遞照會。求為定議。均不過數條。其間應准應駁。經譚廷襄等具奏請

旨遵辦。原未一概允從。彼時該夷亦尚為馴順。惟因用詭計。外以

和好為詞。而內懷叵測。以致擊毀礮臺。迨闖入津郡。內河以後。以兵挾和。肆無忌憚。彼時不得不曲為遷就。暫解目前之急。議定和約。增至數十條之多。已非譚廷襄、崇綸經手辦理。此次該夷到後。即使議撫。亦應於和約內改議酌定。而欲有詞可措。不使該夷有所藉口。則非有八年在海口初議之員。與之質證辯詰。不足折服其心。等等愚見。以為譚廷襄、崇綸從前與該酋接見。所議皆不過數條。此次仍令該二員與之反覆開導。以在天津所定和約數十條。皆係該夷犯順以後。妄肆要求。原不足概為憑准。且上年五月間。如果為遵換和約而來。何必多帶兵船。堅欲闖進

大沽不肯由北塘行走。甚至先行開礮。犯我防具。種種狂悖。是該夷明知和約一事。理屈情輸。先逞其兇悍之情。陰濟其狡貪之志。得步進步。以致有此決裂。如得初議之人。堅持前說。不為動搖。則在彼為無詞。在我為有據。使之無可置喙。或當漸就範圍。再行查照。初在海口原請之數條。或准或駁。請

旨。祇遵辦理。似於控制權宜。較為切實可恃。查現在北塘口外。先經駛有俄夷船隻。昨又據報。咪夷亦有船隻到來。諒咪夷二夷之船。亦隨後踵至。看此情形。俄咪則陽奉陰違。嗷嗷則同謀濟惡。情事顯然。恐又與八年春間相倣。奴才僧格林

沁督兵守禦。惟有嚴密籌防。努恆福責任地方。何敢稍存
推諉。惟上年抵任後。隨同努僧格林沁。辦理防務。為該夷
所深知。若和議出自努恆福一人經理。該夷必以為示之
怯弱。得啓驕心。且於上年辦理味夷換約一事。情形迥不
相同。如果嘆咄二夷船隻駛到。彼以無前次初見之人。與
之談論。必以改議條款。為中國背約。藉口嘵嘵。難以理論。
轉於和議有所妨礙。努等再四思維。可否於譚廷襄崇繪
二員內。
敕令一員來津。將該夷之事。會同努恆福熟籌妥辦。於撫夷全局。
似有神益。

殊批另有旨。僧格林沁素顧大局。深得兵心。於決戰之時。固無罅隙之漏。而於撫局亦必能代為擘畫。至恆福以封疆大吏。兼理防務。於議戰議撫。胥關天下蒼生。豈可稍存成見。若必欲仍復舊觀。必以丁歲冬粵城未失以前論。試問能乎否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祁口續到夷船。接收俄夷信函。并請派譚廷襄等來津籌辦各摺片。覽奏均悉。僧格林沁等派員接收俄夷信函。業將俄夷信件。令其撤回。惟明常既經出口。因又有咪船駛至北塘。復行進口。情殊叵測。夷人在海口一帶廟內住宿。和約內並未載有此條。著僧格林沁等派員曉諭該酋。令其迅速下船出口。不可任其久踞。致墮術中。祁口往

來之船。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粵人登岸。詢問
赴津路徑。其為嘆咈無疑。該大臣等。尤當督率南岸馬隊官兵。
輪流至祁口一路巡防。如該夷有欲紮營情事。亦須派人向其
開導。斷不可如煙臺金州等處。任其登岸占踞。致令得步進步。
須以理相拒。不可釁自我開。是為至要。並曉諭居民。不得與之
接濟。以杜該夷窺伺。至駐紮青縣官兵。即照所請。派副將牛浩
然管帶。俟此項官兵到防。歸克興阿統帶。此次夷船北駛。關繫
大局。必須戰撫兼籌。方為妥善。僧格林沁布置周密。於決戰雖
有把握。然亦必須暗中籌畫。撫局。恆福身任地方。此時戰撫之
機。間不容髮。防勦事宜。僧格林沁業經辦理周妥。惟撫局屢降

諭旨。令恆福專辦。責無旁貸。豈可稍存成見。有意推諉。著仍遵前旨。遇有夷船前來。即揀派妥員。詢問來意。相機妥辦。所請派譚廷襄等來津之處。著無庸議。奏片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等必能領會也。俄夷信件。尚未據禮部送到。俟送到時。再行相機辦理。

恆福又奏。天津郡城。環壕共長三十六里。大小礮臺一百五十餘座。現在防務喫緊。調到之山西官兵二千名。不敷分撥守護。經^才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會商。就近飭調天津鎮標兵一千名。蘆團津練勇一千名。分定段落。實力防守。以壯聲威。

除鎮標官兵係防守本管汛地。例不支給口糧外。其餘練勇一千名。查照奏定成案。每名日給制錢二百文。按月造冊報部。

硃批。戶部知道。

丙寅。著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賊陷松郡。其未擾各縣。現在萬分危急。此次松江兩戰皆勝。皆因吳煦所帶呂宋勇一百名。以之作頭隊。兵勇隨後接應。是以連戰皆捷。奈英酋噶嘑嘶。知中國募用夷勇。從中作梗。將帶勇之兵頭喚去。逼令立刻撤回。隨由吳煦飭華商向該酋開導。

謂中外兩國原准互相僱人作工。今呂宋人受中國之僱。亦是中外相通之道。與爾國僱中國及別國人使用無異。爾何必出頭阻止。且該逆竄擾中國地方。實與華夷貿易有闕。此舉與爾國亦甚有益等詞。由眾商委婉向該酋開導。而噶酋執拗成性。竟無可商量。已將呂宋夷勇喚回。並探聞該夷天主教內之人。近有乘船入蘇。與賊目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青浦松江相繼失守一摺。該撫召募呂宋夷兵助剿。本有流弊。既經喚首噶魯嘶喚回。正可來此。

機會聽其撤歸不必再行強留。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將該夷欲由大山赴津擬請就近由津分撥馬隊並該夷續到人馬緣由恭摺由驛具奏後即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三

日奉

上諭文煜奏帶夷由煙臺駛赴威海等因欽此臣即次奏報夷情因該夷此來一切舉動情雖築營尚未遽然挑釁臣若先事張皇轉致該夷藉口至於辦法臣於上年到任後親詣濱海州縣週履查勘口岸大小不一里數多少不同地勢散漫無可憑藉設防惟有團練鄉民各保村堡並派

官兵扼要駐紮。以為應援。庶幾眾志成城。事半功倍。曾於十二月內。將籌辦情形奏明在案。現在該夷停泊煙臺。未知進窺何處。以臣愚見度之。該夷營中牛馬車輛。皆係陸路所用之具。如由水路前赴天津。須從煙臺放船至大山。大山之南有祁口。係走天津捷徑。數程可到。如由登萊青武。四府陸路行走。計程一千數百里。山道崎嶇。路徑叢雜。且中有大清河間阻。令兵勇於要隘處設伏待之。誘使深入。不難制勝。但恐夷情詭詐。未必棄船行險。現聞該夷有問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或者欲由利抵津登陸。查利津海口。前經

欽差大臣魏王僧格林沁及臣先後委員勘明口門以內俱係斥
鹵之地不生草木或數十里或百十里並無村莊煙戶平
日本地行旅尚稱不便該夷性雖獷野豈能冒險而來惟
既問及路程自宜豫為防範且利津與海豐相近海豐與
直隸鹽山慶雲等縣接壤儻利津無備一經竄越則臣身
任封圻實難辭咎前奏明募勇二千名應分一千名在於
海豐直隸交界擇大山與海口呼應聯絡之處分紮兩營
今利津地方既須豫為布置應再添募勇丁一千俟募齊
後委員管帶專駐利津擇要設伏以昭周密至團練一事
臣於上年曾飭各屬實力奉行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

欽派侍郎杜翰督辦山東團練以本境官紳董理其事自易為力
現在該侍郎尚未到省臣謹當遵

旨先行飭屬認真舉行以上各事臣在省與司道各官會商飭辦
後即於本月二十六日出省途次疊據登州鎮道府等稟
報五月二十三等日均有夷船駛來計煙臺停泊夷船
火輪船連前共三十四隻船上有黑白各夷約共一二千
人連前夷人廣東人約有一萬三四千人馬鞍五六百盤
木桶木箱約一千餘箇均不知所裝何物又據福山縣申
報二十四日煙臺夷人又於昨到船上拉起馬一百餘匹
連前約共有馬一千一二百匹又牽起騾七八十頭又搬

起獨輪小車一百多輛。木板二三千頁。麻袋二千多箇。袋皮破損。有小豆江豆雜種漏出。該夷又在該處添蓋板房七八所。連前共有板屋三四十所。又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稟稱於五月十六日。改裝易服。親赴煙臺口。探得夷營槍礮帳房小車大車牛馬等類。不計其數。馬匹夷兵廣東匪徒數目。與道府稟報大畧相同。在各口搶掠商船五六十隻。俱泊崆峒島。占居民房五六十間。民田數百畝。聲言以後賠償。並不騷擾。二十日。會同嚴巡檢往見該夷目大將軍。問從何來。答由上海至此。問上海之事。答云業已說明。不必再問。又問現居煙臺何事。答云避暑。七月後即赴

天津該夷目又打聽煙臺去利津水路遠近。旱路多少。定
順答以旱路二十餘日。水路不知多遠。且問該夷扣留船
隻何用。答云帶往天津搭浮橋。又問小車何用。答云拉廠
運食物。語畢出營。該夷目旋即答拜。並無別說。各等情。臣
查各處稟報情節畧同。惟船數日增。人數日眾。若不早作
準備。誠恐滋蔓難圖。臣已於本日行次青州府城。容馳赴
前途。面晤青州副都統恩慶。相度形勢。扼要駐紮。並候委
員董步雲。折回煙臺。妥為開導。稟覆後。再行隨時奏報。
文煜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登萊道轉據福山縣申報。二
十五日。煙臺海口。前到船上。走起夷人約有千餘。連前約

共一萬四五百人。又搬起大車二十餘輛。連前共大車四十餘輛。又搬起木桶一千多箇。該夷又在煙臺山東面海上。新造船隻。搭架浮橋。又在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其法每車四輪。車上兩旁。各裝一洋鐵箱。中架礮位。礮門向後。前套六馬。馬上騎坐三人。執鞭馳驟。故令其馬驚回。車即旋返。機關轉動。礮自向前轟擊。所有前到小車三百多輛。均各如此。其前後搬起大車四十餘輛。六輪四輪不等。其用與小車相似。惟駕礮較大。套馬較多。此外獨輪小車一百多輛。似係尋常載運之車。不能裝礮等情。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咨稱。據福山汛弁稟稱。探得煙臺鋪戶傳說。該

夷不能久住。大約六月初旬就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一準坐船西行等因。臣查該夷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情實叵測。所云不能久住。即欲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坐船西行。雖係鋪戶傳言。亦不可不信。至煙臺洋面之西。即係前赴天津之路。除分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督臣。天津鎮臣。飭屬防範外。並由臣分別咨劄東省沿海文武。一體認真探嚴密巡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夷人續到。人船車輛情形。擬添勇嚴密設防。各摺片覽奏均悉。該夷人在煙臺地方。陸續駛到。人船搬起車輛。為數日增。且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既問津路程。

遠近之說。並據鋪戶傳言云。此間不能久住。即欲起身。其大將軍坐船。即日西行。種種詭譎情形。實屬心存叵測。文煜現已行抵青州。擬晤商恩。相度扼紮。並擬於利津地方。添募勇丁一千名。擇要設伏。即著照所議辦理。惟海豐利津等處。其路皆通天津。夷氛如此猖獗。而兵力較單。不敷分布。亟須嚴飭各屬實力舉行團練。使夷人知眾怒難犯。稍知儆戰。以資堵禦。社翻未到之先。該撫即須辦有眉目。不可俟其到省以後。始行辦理。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開導。以弭兵端。其民間接濟食物。私相交易各節。仍著嚴切禁止。所有西行之船。究竟駛往何處。並著勤加偵探。毋稍大意。

諭。天煜奏。續到夷船情形各摺片。據稱煙臺海口。續有夷船駛到。夷人。廣東人。約共一萬四五千。馬一千一二百匹。騾七八十頭。大車四十餘輛。獨輪小車一百餘輛。木桶木箱麻袋等多件。委員問以現居煙臺何事。答以避暑。七月後即赴天津。該夷復探聽煙臺至利津。及利津至天津。水陸程途遠近。並於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兼聞煙臺鋪戶傳說。該夷於六月初旬。即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坐船西行。已分咨僧格林沁等嚴防等語。夷人前有由海豐大山。水陸赴津之說。近復探聞利津至天津程途。其為欲圖水陸竄津。顯而易見。前諭僧格林沁等派撥官

兵前往鹽山等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諒已遵照辦理。其馬隊礮車。應如何設法堵禦。以免臨時費手。並著豫為籌畫。再本日據薛煥奏。額爾哈。噶羅。於五月十七。十九日。先後由滬起碇。並探得該酋等。有會齊兵船。於六月初旬。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國如何舉動。始決戰和之說。務於天津內河。節節多豎旗幟。帳房。夜間虛點燈火。添設疑兵。自然不敢輕犯等語。行軍虛實之法。本無一定。該撫所稱多設疑兵。是否可行。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至所稱既有看中國舉動。始決戰和之說。是該夷未敢專意主戰。恆福仍遵前旨。向其開導。如有可乘之機。妥為辦理。不可坐失機會。再本日接到俄夷來文。內有願從中說合之語。

已由軍機處給與照覆。交禮部轉遞恆福查收。所有該夷來文與軍機處照覆及文煜摺片俱著鈔給僧格林沁恆福閱看。

給俄羅斯照覆。

軍機處為照覆事。本日由禮部遞到貴使臣照會內稱前換和約未經鈔發通商各海口。請飭查辦。信札一封求為轉遞。並嘆咈與中國有隙。願善為說合各等語。查中國與貴國前換和約。因通商各海口。他國尚未換約。未能一律辦理。前次業經言明。是以未經行知各口。貴使臣寄大喇嘛信札。現即轉文。至嘆國既經議有和約。上年忽復帶兵船來津。並未言換約之事。遽令撤防。毀我防具。是該國先

行背約。並非譽由我啟。佛國去年在津。並未隨同接仗。曾經直隸總督派員至北塘守候。因該國船隻先已南返。無從尋覓。並經

欽差大臣行文詢問。亦未見覆。今貴國欲為說合。足見貴使臣美意在

天朝並無失信於二國。又何勞貴國替中國從中調處。且大皇帝寬待各國。一視同仁。未嘗因偶有觸犯。稍存嫌隙之見。今英佛二國。如願誠心和好。若遵照味國之例。前來換約。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即行拒絕。也須至照覆者。

丁卯。兩廣總督勞崇光奏。英吉利公使噶喇哈呢。使噶囉吉。自伊本國前來。於五月初三日。行抵香港。旋於初六日。由香港起碇。前赴上海。並承來省與臣相見。據商人等密稟。探得該酋之意。在上海亦不久耽延。擬即赴天津。求見桂良。面商換約。又據熟諳夷情之紳士。覓購得夷字新聞紙。譯出漢字。呈閱。大畧言。英吉利國王。分付噶喇哈呢。上年噶囉斯兵船。到天津海口。不應自行拔柵。應回上海。問中國官方。合道理。今深願和議速成。惟恐中國不肯和。所以撥兵豫備。非為主戰也。如中國肯和。以速為貴。和議既成。只發一船入天津海口。至天津。當換中國船進。

京既進京的辦公平。只見中國首相換約亦可了事。應速將和議章程照會中國官。儘竟不肯和一經開仗則此次兵費要中國補還各等語。臣查額爾琿此次再至中國。原以上年噶嚕斯解理不善。是以不遠數萬里航海而來。該國王意既主和。噶爾琿之為人。聞尚不至如噶嚕斯之桀驁無狀。似此次撫局。當不至再有中變。惟適值江蘇軍務決裂之時。亦難保該酋不妄揣中國勢難兼顧。故作刁難。為挾制要求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探聞噶爾琿額爾琿等由香港上海即赴天津。並購得新聞紙知噶嚕斯國王之意主和。惟適值江蘇軍

務決裂。難保該酋不故作刁難等語。夷人於山東奉天等海口。業已肆行占踞。近復有人船陸續駛至北塘海口。若聽其任意登岸。則虜聚既眾。必至滋蔓難圖。不可收拾。惟昨因俄酋來文。內有願為嘆唏說合之語。業將原文鈔給僧格林沁等閱看。並諭令來機妥辦。本日據勞崇光奏報各情。亦與昨日薛煥所稱。該夷欲於到大沽後。察中國舉動。再決戰和之語暗合。是該夷等志在求和之說。尚非無因。著僧格林沁。恆福。酌量情形。如夷人日內續有船隻到津。恣意上岸。圍占民房。或支搭帳房居住。必須派人先行前往。善為開導。此處斷難任所欲為。致將來追悔無及。不可令其踵山東故智。若嘆唏兩夷到後。或遣員進口。

投遞文書。則是意圖求撫。自可藉弭兵端。即著恆福遵照前旨。設法辦理。不可坐失機宜。惟夷情叵測。亦恐借議和為名。乘我不防。暗施詭計。僧格林沁。仍當整飭防務。不可稍涉大意。即或該夷船隻進口雖多。如不開釁。及不毀我防具。亦須看其動靜。斷不可覺自我開。操縱務當悉心策畫。不得以夷情願撫。懈我士氣。亦不得先起釁端。致該夷有所藉口。勞崇光原奏著鈔給閱看。

盛京將軍王明奏。前因夷船分泊金州各口。夷人登岸甚眾。添搭帳房較多。樹旗出示。演陣牧馬。漸肆滋擾。當經遵旨密咨希拉布。揀派幹員。善為開導。並飭屬嚴斷接濟。盤拏奸匪。

於五月二十一日。由驛奏明在案。茲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自十七日以後。羊頭窪。大魚溝。大孤山等處。續到夷船十五隻。連日復又駛出外洋者十二隻。現在分泊各口。實有輪船一百三十隻。夷人登岸者約五千餘名。將東西青泥窪民房全行占踞。又在該處並大孤山小孤山二道河子白石洞等處。前後共搭帳房一千餘架。馬七百餘匹。牛二百餘條。並卸槍礮器械及馱鞍騎鞍多件。三輪四輪各樣車輛。夷人時赴岸上嘗水。脩墊道路。騎馬持械。尋掠牲畜食物。且在距城切近之三里莊山上。用千里鏡。窺看城池。又有夷船帶來閩粵匪人。潛令上岸。

分赴各城偵探虛實等情。警以查拏奸匪一節最關緊要。前已遵

旨委飭各城於河陸各隘口扼要設卡。多派兵役晝夜巡察。遇有形跡詭秘。面生可疑之人。嚴加盤詰。實力查拏。現據金州復州熊岳蓋州四城陸續稟獲奸細六十五名。經各該地方官提犯訊供。惟蓋州拏獲三十九名內。訊出廣東人陳應文等十二名。係雇給夷船服役。五月初間隨帶來此。該夷頭目暗遣伊等上岸。探聽各城兵勢。並查問由奉省赴天津路途。又山東人劉希太供認受雇給廣東人戴應記等引路至沒溝營。探聽消息。而戴應記等則堅供係被夷

船。携。帶。來。此。乘。間。逃。出。其。餘。皆。係。廣。東。人。或。稱。受。雇。或。稱。被。擄。俱。因。受。苦。不。過。上。岸。脫。逃。等。語。熊。岳。擊。獲。十。一。名。內。有。山。東。人。並。廣。東。福。建。人。訊。出。徐。有。財。等。五。名。有。攜。帶。藥。包。暗。向。各。處。村。屯。井。內。下。藥。情。形。復。州。擊。獲。六。名。金。州。擊。獲。九。名。訊。據。各。供。俱。稱。被。擄。逃。難。意。欲。覓。船。回。籍。反。覆。究。詰。堅。不。吐。實。顯。係。假。託。難。民。希。圖。漏。網。現。值。夷。氛。不。靖。此。等。人。犯。於。濱。海。各。城。未。便。久。羈。且。恐。該。夷。聞。信。爭。索。轉。致。藉。端。滋。鬧。飭。令。各。該。地。方。官。押。解。赴。省。會。派。旗。民。委。員。研。訊。確。情。再。行。會。奏。等仍。通。飭。各。城。上。緊。查。拏。認。真。辦。理。以。清。隱。患。而。杜。亂。萌。惟。近。日。夷。船。分。泊。金。州。各。口。此。去。彼。來。

出入無定。其心實為叵測。○督前內金州城池緊要。奏調省
連熊岳兵一千名。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前往。
以資策應。現除田莊臺兩岸三營防兵一千二百名外。尚
有省中及外城備調官兵一千名。馬隊五百名。奉省海口
紛歧。設或有警。兵力未免較單。夫情變詐莫測。關繫匪輕。
惟有慎密圍維。妥資辦理。諄飭旗民地方官嚴諭鄉民。斷
其接濟。盤查奸匪。以杜勾結。至田莊臺兩岸三營。○督督飭
將弁。日夜巡警。不准稍有疏懈。以期有備無患。並通飭濱
海口岸。仍應不動聲色。一體加意嚴防。

硃批知道了。○督拏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鞠。以

重人命。若直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

五明又奏。等更有請者。現查金州夷氛日熾。船既百數十隻。人則不下數萬。自駱馬山至羊頭窪。海岸聯絡三百餘里。帳房千餘架。而登岸之夷人數十名。雖無大隊深入滋擾。而種種窺伺。已可概見。難保非畏懼天津無隙可乘。勢不得不別尋策端。藉以扶制。儻該夷水陸並進。亦應豫為籌及。水路以沒濬營河勢而論。其極大輪船。或不便入。其小輪夷船。與所劫之漕商各船。及田莊臺三叉河皆可駛至。等語。業經遵前奉。

諭旨。將大小湖溝立料及小莊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並酌添壕壘。

復設礮位。作為田莊臺兩岸大礮臺之前警。儻該夷連檣
深入。即不能不抵禦轟擊。以挫其狂悍。陸路自全州。復州。
熊岳。蓋州。遼陽。至省一路各城。兵數本屬無多。且須分防
有名海口。並無名口岸。歧徑紛繁。勢不能不藉資民團。以
濟兵力。夷人畏百姓甚於畏兵。亟應講求操辦。上年冬間。
會奉

諭旨。派^才督隊。並著景霖激勵民團。以濟兵力。現在夷情日張。沿
海盤踞數旬之久。應請

旨飭下景霖速往蓋州駐紮。俾得居中認真督辦民團。盤查奸細。
沒溝營有鋪圍二千餘勇。亦可就近彈壓。並將前備調各

城之馬步隊兵一千五百名。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適中
之地。擇要駐紮。前可接續金州。後則抵禦省路。然該夷馬
隊甚多。尤不能不慮其紛竄。惟有仰祈

聖恩。賞給吉林黑龍江得力馬隊二千名。請

飭委員星速帶馳至奉。藉資應援。以免疏虞。而昭慎密。

王明又奏。正在拜摺間。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遵奉
諭旨。揀派防禦福順。巡檢蔣壽同。趕緊前往。相機開導。尚未起程。
即於二十二日。有由大孤山騎馬夷人十九名。來至城下。
必欲進城。當經攔阻。隨令委員福順。蔣壽同。出城面見該
通事。問其來由。據稱進城瞻視。並無他意。經該委員開導。

暫回。約定次日在大孤山會面。二十三日。該委員等會同前往。行抵小孤山北二道河。見有布棚一架。夷人五名。佩帶槍刀站立。西南山坡支搭布棚約三四百架。夷人數千名。排列一字陣式。過此二十餘里。至大孤山後坡海青島。有兩起馬隊。騎馬夷人二百餘名。把住山口。西山頂新修礮臺二座。大沽山口內。約有夷人數千名。馬一千八百餘匹。當有夷人馬隊前來。該委員等攜帶筆硯。書示來意。始將通事雅托嗎尋出。邀至伊總兵帳內。各以禮見。該委員等詢其來意。據雅托嗎通說。因赴天津辦理和約。來此暫駐。當即告以金州偏僻處所。並非通商換約之處。令其即

行返權駛回。該夷回稱。我們在此暫駐歇兵。俟煙臺兵船一百隻到齊。再赴天津辦理和約等語。復經該委員等。再三婉言。該夷一味支吾。察其貌雖恭順。而情殊叵測。似有蔓延盤踞之勢。請將田莊臺馬步防兵。就近星速調撥。全州以資防勦。續調官兵一千二百名。赴田莊臺防守口岸。其應否再行派兵。仍祈裁奪。迅速示覆等因。咨行前來。查田莊臺係沒溝營後路。南臨大海。北通內河。最為扼要。現在兩岸三營。僅有馬步兵一千二百名。當此喫緊之時。非不知厚集兵力。藉資扼守。惟奉天通省之兵。為數無多。而濱海各城。水陸要隘。在在均須布置。前因夷情喫緊。豫

挑馬步兵一千五百名。原備一有緩急。調赴南路適中之地。扼要駐紮。以防北竄。今該夷屯聚金州。經委員等前往開導。雖未聽從。並未決裂。自應遵

旨暗中設伏。不動聲色。密作準備。未便稍涉張皇。致生疑忌。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王明春續陳金州夷務情形。並籌酌設防各等語。覽奏均悉。其等獲奸細一節。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金州夷情猖獗。船既百數十隻。人亦不下數萬。登岸夷人。詭稱避暑暫駐。至今月餘。毫無動作。難保不別尋釁端。水陸並進。現在金州至省城。兵力空虛。並無名海口。在在均可登陸。防不勝防。

亟應舉辦民團。以資堵禦。著景霖星速前往蓋州駐紮。勸諭各州縣村莊。實力舉行。再關外旗堡甚多。亦當一體團練。即由玉明會同該府尹。認真督辦。務須旗民連為一氣。方為妥善。如遇夷人登陸深入。即須齊心抵禦。奸細廣匪。亦須查拏淨盡。清內奸而禦外侮。務令一律足恃。不可徒託空言。其沒溝營鋪團二千餘勇。即著該府尹就近彈壓。前備調之官兵一千五百名。並著玉明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道中之地。擇要駐紮。與民團相輔而行。以資聯絡。至吉林黑龍江馬隊。現已無可調撥。該將軍等。惟當力行團練。並以現有之兵力。不動聲色。熟籌堵禦。不必紛紛奏請增兵募勇。轉涉張皇也。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本年春間。臣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先後行抵山海關。會同周歷海
塢。暨臨榆縣城關一帶。相度形勢。挑濬壕牆。當將商籌布
置情形。恭摺會奏。嗣臣旋津。道經昌黎縣。率同委用道黃
輔辰。親往查看。其城垣尚屬完整。惟城外附近民居。較城
內多至數倍。擬照津郡辦法。挑築牆壕。以資捍衛。當即履
勘地勢。指定規模。飭令勸捐趕辦。又樂亭縣城池。委令通
永道德椿等往看。因年久失脩。坍塌過甚。亦應挑壕築牆。
當飭趕緊勸捐妥辦。又查甯河縣境內之蘆臺鎮。人煙稠
密。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向係屯積糧食貨物。行銷各處。

為近海警庶之區。並該縣境內之唐兒沽。係在大沽北岸。居民以魚鹽為業。地臨海濱。易於登岸。又大沽壕牆。係上年冬間挑築。間有坍塌。且所挖溝壕。未能寬深。均經臣與臣格林沁商酌。分別委員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並紳董妥為勸捐。挑壕築牆。脩葺整齊。茲據各該地方官。並委員等。先後稟報。臨榆。昌黎。樂亭等縣。蘆臺。唐兒沽。大沽等處。壕牆工程。一律完竣。

硃批知道了。

辛未。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

將英酋額爾哈佛酋噶囉不允在滬議事。決意北駛。並擬
委員赴津。聽候直隸督臣差遣各緣由。恭繕摺片馳奏在
案。臣仍一面遣人設法誘導。希冀挽回。奈該酋等始終固
執。竟於十七。十九等日。先後揚帆出口。即傳候補知府藍
蔚實等。諭令坐捕盜輪船。趕速赴津。訂於二十二日啟程。
業於二十一日附片奏明。不料二十一日午後。據捕盜局
委員俞斌稟稱。該局輪船水手。向係雇用外國夷人。今該
水手等全數被英酋噶囉喚去。不能行駛等情。查捕盜
局輪船。原係上海船商。集資置買。以為捕盜護漕之用。其
行駛之法。因中國人不諳其中機巧。故仍雇用外國水手

駕駛以資利便。歷年以來。於緝捕護運。頗為得力。是以此次委員赴津。擬乘坐該船前來。以期迅速。今普首忽將水手喚去。使我船不得行動。究竟是何居心。臣當即遣人探詢。知上年天津開仗。原係該酋與噶首布爾布喀。擅自主戰。並非出自該國主本意。迨一經受創。該國主深咎該酋辦理不善。欲加以罪。是以本年另派額爾喀噶囉。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而噶首深懼獲罪。惟恐一經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無可逃罪。是以額噶兩酋未至以前。則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戰船戰具。先為出口。額噶兩酋既至以後。則阻使不令見。臣一面促之北

行使臣等無從說合。推原其意。無非欲領酋等赴津開仗。不論勝負。均可掩其上年開仗之失。此皆該酋一片私心。無非為己卸咎地步。今聞藍蔚雯等乘坐輪船赴津。該酋素知藍蔚雯等熟悉夷情。明知此行為議和之意。恐抵津後調停開說。竟成和議。則該酋計敗無成。而又無可阻止。故特將輪船水手喚去。使藍蔚雯等不得成行。俾可遂其詭計。居心殊不可問。惟輪船既被阻止。而別項船隻。又以北洋夷船甚多。恐被擄截。現已飭令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趨程北上。據報於二十六日起程。第陸行遲緩。終不如海道之迅速。恐藍蔚雯等未到。而領酋等先已抵

津則關說無人彼此傳言或致意見相左遽然決裂尤不可不慮。伏思啖佛兩夷向係嗜嗜斯。嘶喃嘶噎兩酋之事。今因上年天津之敗該國主不但另換使臣並不令該二酋赴津辦事。可見該國主之意在和而不在戰。而額酋等不能不帶兵前來者。一則以兵脅和。一則以兵自衛。如和議有成則兵端自可消釋。非必一有兵船遂謂一意主戰無可挽回也。此時額酋等儻已到津伏乞

皇上俯照臣前摺所奏各層。

救下廷。暨直隸督臣審酌辦理。一面告以上海有委員藍蔚雯等前來會商妥辦。指日可到。藉以緩其迫促。以期消患於

未形。至味酋噶諾翰。臣亦飭華商屢次諭以切不可北行。該酋答以彼為和好而去。並無他意。亦不聽勸阻。其俄首伊格那提業幅。因華商中無與認識者。無從向其阻止。探得該二酋亦於二十日起碇北駛。合併附陳。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噶喇哈囉。即日北駛。並派員駕坐捕盜輪船來津。聽候差遣。當諭令恆福。派善於詞令之人。俟該夷酋到時。詢其來意。因勢利導。並諭僧格林沁。暗幫恆福辦理撫局。茲據薛煥奏稱。捕盜輪船水手等。全被噶喇哈囉喚去。現飭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北上。並稱上年天津關仗。係噶

酋與佛酋呼喃呼隆。擅自主戰。並非該國主本意。是以另派頤
首。嚙首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惟嚙首恐一經
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是以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
頤首兩酋既至以後。阻使不令見薛煥一面。使無從說合。無非
一片私心等語。此次薛煥探詢夷情。自係確有所見。噶佛兩國
既另換使臣。並不令嚙嚙等赴津辦事。其意不專主用兵。已
可概見。其所以帶兵前來者。亦處於不得不然之勢。此時若不
迎機善導。不但激頤首等之怒。且中嚙首奸計。殊非撫馭外夷
之法。藍蔚雯等由陸路北來。一時未能到津。如果噶佛船隻前
來。著恆福不必俟上海委員。先行照會該二酋。告以汝等原議

和約之人。此次前來換約。自應照味國辦理。如有商辦事件。不妨彼此照會。所帶兵船。均停泊北塘。攔江沙外。並將二十九日諭旨。參酌照會該酋。使知上年接仗。全係嗜酋之失。並非中國不敦信義。所派之員。及照會公文。詞句之間。亦要細心斟酌。該夷心多疑忌。不可因小失大。如該夷必欲欽派大員。赴津會議。即告以桂良已交卸欽差大臣關防。花沙納早經身故。只有署欽差大臣薛煥。辦理通商事宜。汝等在上海。既不肯與之相見。來此更無可議之人。只好我與爾等代奏。但須所議之事。不外情理。大皇帝自必格外施恩。若如嗜嚙嘶之決意主戰。中國亦早經準備。斷不畏懼。如此心平氣和。推誠開導。則該酋等得有

體面。必可稍為轉圜。濟弭兵燹。全在於此。想僧格林沁與恆福必能揣測夷情。斟酌妥辦也。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載馬北行。當諭玉明文煜嚴禁居民賣給馬匹。該夷現於金州復州等處停泊船隻。搬運馬鞍包藏禍心。難免不為水陸并犯之計。恐其在各產馬處所添買馬匹。或密囑奸商代為購求。不得不嚴為防範。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天凌河及順天直隸等省。或係產馬之區。及民間馬匹均宜嚴禁私販。著張祥河董醇特普欽成凱春佑恆福慶昫侍順文煜慶廉英桂譚廷襄派委幹員嚴密稽查。如有官

為購買馬匹者。必須驗明執照。照例納稅後。方准放行。隨時知照兵部。倘有來歷不明之人。及無執照者。向各該處私買馬匹。務須認真盤詰。立即嚴拏。將所買馬匹盡行入官。拏獲人犯。訊明具奏。毋使匪徒得售其奸。是為至要。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僧格林沁致惠親王等信函。內有該大臣派員查看咪夷船隻。告以該國前託轉遞信函。所以未經接收之故。該夷深為詫異。及同委員至俄船查詢。俄夷明常則稱。已將信函代為呈遞各等語。是明係俄夷從中播弄是非。有意挑釁。希圖取利。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該大臣

等擬派員赴咪船。告以總督公文可以接收。並申明前信未收之說。所籌甚中竅要。惟與俄夷熟識。如德祥、姚煦等員。不可派往。務須慎選妥員。前赴咪船。告以貴國前託俄國轉遞信函。中國並未接收。現在俄國手內。貴國應即向其索取。如俄國稱係中國有與之回信。無論何詞。斷不可信。如中國有與貴國信函。亦必遵照和約。由上海欽差大臣處轉送。今俄國既有來往不實之事。恐誤各國與中國交好之道。不惟貴國如此。即暎佛二國。恐俄國從中亦有假設之詞。使各國不能信服中國信義。儻該二國如不信其播弄。欲照貴國去歲之例。前來換約。大皇帝亦必寬其既往。仍可商酌辦理。斷無用武之意。恐貴國與暎佛

二國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其一面之詞。致使與中國有傷和好。然此並非中國多疑。實係俄國由此次寄信之事。顯露虛假。礙難憑信。是以不得不派人言明。方能於事有益。如此剴切曉諭。看其如何答覆。再行相機酌辦。總在使俄味及暎佛各國。互相疑貳。則俄夷恣恣之計。便無所施。而於暎佛撫局。亦屬不無裨益也。

丙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青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並為味夷遞信等因。欽此。臣查本年煙臺等處海口。所到夷船。節據文武

各員稟報均稱係佛國夷人並無有言咪國者今奉

諭飭前因遵即咨行鎮道轉飭文武各員詳細確查有無咪夷洩
迹其中如遇求遞信函之事務當欽遵

上諭告以須向上海總辦五口通商

欽差大臣處投遞不得率行接收容俟覆到另行具奏茲於滌縣
途次承准兩次密寄奉

上諭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又奉

上諭據文煜奏夷人有間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各等因欽
此伏思團練一法寓兵於農既無糜餉之虞又無難遣之
患故用勇不如用兵用兵又不如用團而夷人畏團亦甚

於是兵勇。臣屢經飭屬。實力奉行。昨復欽遵。

諭旨。派委候補道沈維璣。馳往海豐。霑化。利津等處。督同各該縣。將團成勇練。相度地勢。扼要布置。務於杜翻未到之先。辦有眉目。斷不敢因。

欽派督辦團練有人。置身事外。至臣初次奏請雇募壯勇二千名。續請添雇一千名。均蒙

俞允。俾臣得以擇要設防。前聞該夷欲由海豐之大山。直撲天津。臣因將初次募勇二千名內。分一千名屯紮大山。又恐馬隊力單。不足抵禦。奏請由津派撥馬隊駐紮鹽山。聲勢相聯。該夷必不敢深入。此外壯勇一千名。屯駐萊州。嗣聞夷

人屢探利津至天津路程。又恐其由此登岸。竄入真境。因將添雇勇丁一千名。專駐利津。以防陸路。臣現行至濰縣所轄之韓亭。與青州副都統恩慶晤面。會查韓亭地方東距登萊。西距青武。道路相等。臣即在此駐紮。以便居中策應。恩慶統帶青州滿營馬隊五百名。在萊州以西紮營。亦可與臣互相聲援。惟聞該夷有初六初八初十等日。分起開船西行之說。臣已差弁四路分探。相機堵剿。至開導夷人一節。亦經飛飭候補知府董步雲等。折回登州。設法剴諭。一面仍飭在事文武。勤加偵探。並嚴禁居民。接濟食物。私相交易。

文煜又奏。臣昨將煙臺夷船連前共泊四十隻情形奏明在案。茲據該處文武員弁稟報。自五月二十九。至六月初四等日。陸續自東南大洋駛來夷輪各船十隻。初三日由大竹山南洋駛來大火輪船一隻。由長島北洋向西北大洋駛去。該夷現在煙臺間日操練兵馬。試放礮車。時有十數人騎馬出營。分往附近里許巡哨。旋即折回。造成竹梯一百二三十架。每架約高二丈有餘。督率廣東人自煙臺山西面海岸起。由山南經奇山所村。北至煙臺山東面海岸。開掘濠溝。繞長四五里。復將前到六輪大車。卸去兩輪。改作四輪大車。從船上搬出車箱數十箇。即將卸下兩輪。

裝成兩輪大車等情。並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稟稱。五月二十九日。親赴煙臺查探。在嚴巡檢處。遇見該夷李通事。談次。偶露秘語。言大將軍定於六月間。陸續由水路赴天津。仍留夷兵在此駐紮等語。茲於六月初八日。接據登州鎮道咨報。六月初五日。夷人將山上營帳。折去三四百架。同前到木箱。木桶。麻袋等物。以及大小礮位。搬運入船。從營內拉出馬三四百匹。並有夷人十餘。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是日午刻出口。從西北大洋駛去。又據福山縣稟稱。初六日。丑刻後。煙臺夷營。又將前到木桶。木箱。大小車輛。搬運上船。從營內拉出馬八百餘匹。夷兵三千餘。

人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卯刻出口。向西北大洋駛去。現在煙臺口內。尚泊夷船四十隻。六月初八日。又據委員候補知府董步雲稟稱。探得啖哂兩夷。水陸並進。一係由金州水路赴天津。一係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方。起早赴天津。約期進發各等情。臣查夷人先有分兵北去之信。今既裝載兵船前後十隻。向西北駛去。難保不從此陸續開行。當飛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嚴行防範。並飭利津。霑化。武定。一帶偵探。僮若夷兵來時。一面報。臣行次。一面帶同團練。先行設法堵禦。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辦沿海團練。派撥勇丁。分別設防。並仍飭委員開導夷人一摺。東省沿海之蓬萊福山等縣。經各地方官勸辦團練。已有萬人之多。並經該撫將雇募勇丁。分紮大山利津等處。均著照議辦理。咪夷到津以後。經恆福派員告以由俄酋遞來該夷信函。並未接收。而俄酋則稱咪夷所託信函。業已代為遞交。欲以我之不覆。激怒咪夷。是其蓄心挑釁。已可概見。此時咪酋有與恆福照會。明露欲為喫啡調處之意。而並不索回文。是欲中國說其調停。以便肆行要挾。恆福現未給與覆文。本日已諭知該督等。照覆咪酋。令其告知喫啡。僅欲換約。須

照上年咪國換約成規。令該酋等少帶從人。由北塘來京。將應行斟酌各款議定後。再行彼此互換。惟夷情詭譎。或因天津不售其術。復往東省嘗試。亦未可知。文煜現今委員董步雲折回登州。著即密飭該員。如探明煙臺等海口。實有咪夷船隻。可即設法告以該夷如欲為咪咈調處。在天朝厚待外夷。原可既往不咎。惟必須照咪國上次換約成規辦理。其應酌條款。亦須俟到京後議定。方能互換。至俄國於代遞咪國信函。既有假設之詞。其於咪咈二處。亦必以虛言播弄是非。恐貴國與咪咈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一面之詞。致於中國有傷和好。是以不能不為言明。庶於彼此有益等語。詳細開導。即咪夷並未到彼。而該

委員或得見晞夷。亦可以此說向其曉諭。仍作為董步雲已見。將此言傳述。不可稍露官為指使。看其如何答覆。即可迎機辦理。但能該夷等下復聽俄酋播弄。當不致構釁無已也。文煜定能體會此旨。妥為辦理。至海口夷船。有欲分起西行之說。如果欲由利津海豐等處登陸。即著文煜派令委員前往理阻。不得令其深入。亦不可先行開仗。仍一面統帶官兵。馳赴該處。並調集壯勇團丁。設法防堵。該夷儻敢不遵約束。肆行深入。徑赴來京及天津道路。自應迎頭截擊。示以兵威。然總須辦作民團服色。不可稍露官兵氣象。即將來亦易於轉圜。但不可任其肆行竄擾。尤不可釁自我開。致該夷有所藉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自五

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恭奉

諭旨六道。

等語。敬謹聆悉。至辦理夷務。不外乎戰和二端。然以今

日時勢而論。戰和之機。不在中國而在該夷。儻該夷處心

積慮。決意用兵。或船隻直犯海口。或步隊登岸抄襲。等

自當激勵將士。奮力堵禦。設使該夷有心求和。一有可乘

之機。等恆福惟有懍遵慶次欽奉

諭旨。設法撫綏。迎機善導。使該夷就我範圍。等僧格林沁暗為幫

同辦理。庶和議速成。早紓

宸廑。第夷性犬羊。恐不能甘於自屈。且輕中國已非一時一事。即

使有心求和。亦必恃強挾制。所請之條。萬難照准。一拂其
意。必致決裂。是和議一局。終須費手。此時但得哄佛二夷
照會。或俄味兩酋代哄佛致意。岑恆福即照履該夷。令其
遵照味夷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一切。無
論該夷是否依從。是我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查薛煥原奏
內稱。候補知府藍蔚雯等。已於五月二十六日。由陸路起
程赴津。約計本月二十日以後。即可到來。如須派員赴夷
船傳話。及該夷通事人等舢板進北塘河口。令藍蔚雯等
接待。若該夷欲由北塘登岸會面。岑恆福即當前往。至哄
佛二酋初次會面。築營情形。在所不免。岑恆福惟有平心

靜氣與之理論。總須先行折服其心。使該夷自知理曲。然後和議可成。若僅姑息了事。仍不免遺患將來。至該夷果欲進京換約。亦應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以免到京後另有要求。等等因。差弁謝起慶回營。傳述味夷情形。似不知前次並未接收該夷信函。並恐俄夷包藏禍心。有意挑釁。是以復又派員前往申明原委。茲據該弁回營。持有味夷照會。等恆福公文一件。僅微露欲為調處之意。若即答覆。轉似中國有意求和。僅嘆咿呆不欲用兵。隨後俄味二夷必有信息。北塘口外原停泊夷船五隻。初二日開駛一隻。初八日巳刻。駛來七隻。均在北塘海口停泊。逐日在大沽

一帶來往遊奕。或用千里眼觀看。或用舢板試水。十一日礮臺瞭望。擱江沙外。隱隱有夷船數十隻。連日進口商船。在東淀洋面。見有夷船百餘隻。在彼停泊。是該夷大股兵船。業經連檣而至。等惟有嚴飭各營馬步官兵。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日內各夷船漸漸逼近。則大沽天津。倍形喫重。山東一路。似覺較緩。屆時擬將駐紮青縣官兵。調來分布防守。以期厚集兵力。

硃批。另有旨。味夷既有照會。即應照覆。以免將來口實。只可告以中國原無必戰之心。不可授以仗彼求和之柄。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先後駛至海口十餘

且接收味夷照會鈔錄呈覽一摺。業於摺內明白批示矣。此次味夷既有照會明露欲為喫悌調處之意。是已有議撫端倪。即可迎機善導。該大臣擬俟喫悌照會到時。由恆福照覆該夷。令其遵照味夷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為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所論甚合機宜。至所稱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一節。殊可不必。該夷有心求和。必有一番被制。設在海口語言不合。復入登舟。時其人多船眾。恣意要挾。一經拒絕。必致兵釁再開。尚不如照味夷之例。聽其來京商酌。則人少勢孤。或可易就範圍。著恆福來此機會。即行照覆味夷知悉。僅喫悌二國如願真心和好。前來換約。大皇帝寬其既往。准其援照上年味國

之例。祇帶從人一二十名。徑由北塘進京換約。以示懷柔之意。看其如何答覆。及喫佛有無照會前來。再行相機辦理。再本日據又煙奏。探聞喫佛兩走。水陸並進。一由金州水路赴津。一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臺地方登陸赴津等語。現在駐紮青縣官兵。係專防該夷由陸分竄。並保護天津大營後路而設。此際斷不可輕易調動。俟臨時再由僧格林沁酌議。急相機辦理。該大臣今日所致惠親王等信函。業經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4380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五十五之五十六

438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戊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因於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俄夷播弄是非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等因欽此等因謹遵

訓示相機辦理至夷船十餘隻停泊北塘並近日夷情已於本月十三日恭摺馳奏在案十三日自辰至申陸續駛來夷船約有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十里礮臺瞭望甚為真切是津沽之防萬分喫緊各營步

隊馬兵分守。原不為厚。所恃者。營壘布置嚴密。濠塹數道。堪能抵禦。馬隊三千餘名。分劄營城大沽及海河二道西岸地方。若該夷分股同時併進。非但馬隊不敷抵敵。即步隊防守營壘。亦覺單薄。海口為咽喉重地。天津為

京師屏障。均為緊要之區。自當填之又填。連日據山東坐探報稱。煙臺人馬槍礮。多已上船開行。所存無多。不准有人窺探。似係空營等語。其為全數前來大沽。已可概見。事已緊迫。不及恭候。

批摺。岑儒格林。業經劄飭克興阿。將熱河密雲官兵各五百名。八旗漢軍官兵八百名。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留於津郡。

交運司崇厚統帶。協同兵勇防守。其餘馬步官兵。全數前來大沽海口。分駐兩岸。並經劄行增度。派撥馬隊五百名。令蘇克津管帶。星夜前往蘆臺駐劄。以資堵禦。再查大沽迤南二百里之大口河。係山東地方。道光二十一年。牙傳格林沁曾往查看。現又復經派員履勘。該處雖係岔河上。噴。舟楫不通。但平日商船進口。可行六十里至涅子莊地方。若自涅子莊登岸。至羊兒莊。係屬赴津大道。故使天津有警。

京師必致震動。是此路之防。較之青縣尤關緊要。亟應豫籌馬隊。以備臨時截擊。且羊兒莊一帶。地勢平坦。馬隊馳騁。

最為得力。海口夷船雖到百餘隻。現惟晝夜施放大礮。其
量不過希圖威嚇。此外尚無動靜。究不知噶噶二酋曾否
到來。此時未便派員前往查探。該夷更生輕侮之心。前派營
而其志必驕。若即派員前往。該夷更生輕侮之心。前派營
弁赴味夷大船。曾有一南省人。向該弁聲稱。喚佛兩夷之
意。總須先戰後和。自係該夷等平日素有此議論。查上年
夷船甫經到來。即有舢板近岸。投遞照會。此次夷船已到
多日。毫無信息。足見該夷驕滿之極。此時斷非言語所能
理喻。仍應鎮靜以待。或味夷照會前來。即當乘機轉圜十
三日。才恒福派千總馮恩福。送給味夷食物。因風浪不順。

尚未回營。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夷船連檣而至。津沽防守。與重
一擱。夷船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
十里。僧格林沁調派馬步官兵。分割各路。並於埋子莊地方。豫
籌馬隊。以備臨時截擊。布置諒已周密。上年英夷駛至大沽海
口。毀我防具。經僧格林沁督兵轟擊。大獲勝仗。該夷未必不心
存畏忌。此次復調集兵船。聲言水陸並進。意圖報復。實則以兵
費和。勞崇恭。薛煥。均探該夷有議和之意。味夷又欲從中調處。
是英佛兩首不主戰。已可概見。今該夷船隻。既在攔江沙外停
泊。不可遲延多日。即著恆福。派委委員。詢其來意。並先行照會。

該督令其照味國之例少帶從人。由此塘進京換約。如該夷等給與該督照覆。雖詞氣傲慢。而其欲和之意。若微露端倪。該督即可乘此機會。反覆開導。令其漸就範圍。若謂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不知上年該夷挫敗。其辱已甚。此次先行委員給與照會。佛味照會。正見中國寬大。並非畏懼求和。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雖已周密。聲威亦為該夷所畏。原不難使該夷再受痛懲。惟念決裂之後。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雖圖快於目前。而遺患於將來。又何忍沿海居民。遭其荼毒。恆福身任地方。尤當仰體朕心。不可因海口設防嚴密。仍存先戰後和之意。該督於接奉此旨。總須以撫局為要。不得畏難自阻。致負委任。所有如何

照會該省之處。即著恆福妥籌。速行辦理。不可稍存成見。有誤大局。

己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曾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諭旨。荷蒙

訓示。等敬謹聆悉。相機辦理。十五日。于總馮恩福回營。稟稱。送味夷食物。該夷全行收領。回送。等。恆福洋酒二箱。該夷聲稱。喫佛二夷。即欲占踞北塘。抄襲大沽後路。此外並無言語。是日未刻。礮臺瞭望。見有夷船三十餘隻。懸掛紅旗。煙

氣沖空。來潮駛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馬匹登岸。占踞村莊。查上年原令該夷赴北塘會面。該夷堅執不肯前往。本年船隻甫經駛至。即向北塘河口停泊。是其有心占踞北塘。已可概見。等。早經劄飭該管地方官。飭令該管居民。即為逃徙。見在。多已搬移。僅有零星小戶。該夷既經登岸。占踞村莊。或戰或和。難以豫定。等。等。業經飭派馬隊。選為屯劄。據該夷結隊前進。或直撲大沽。或竟犯津郡。總俟離北塘較遠。再為截勦。不得先行迎擊。使該夷有所藉口。至該夷占踞村莊。意在以兵脅和。亦未可知。一有可乘之機。等。等。即派員前往。問其來意。若該夷能照味夷之例。少

帶從人進京換約。努等惟有謹遵迭次

諭旨。妥為辦理。僅該夷欲坐輪進京。並多帶從人。才等雖婉轉阻
攔。該夷堅執不從。亦係起釁之端。努等自當設法理諭。以
期消患弭兵。現今千總馮恩福。送給味夷照覆。應俟回營。
味夷有無照會。再行馳奏外。謹將努恆福給味夷照覆鈔

錄奉呈

御覽。再本月十三日。努僧格林沁。劄調克興額。帶兵來防。該據稟
稱。已於本月十四日。由青縣啟程。赴津。現又劄催星夜前
來。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夷船在攔江沙外。諭令恆福先行照會該酋。

令其少帶從人。來京換約。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三十餘隻。駛至北塘河口。夷人登岸。占踞村莊。恒福現已照會味酋。轉約。映佛二夷。進京換約。所辦尚為妥善。惟當接味酋照會時。即應立時照覆。今映佛既已在北塘登岸。始行照覆味酋。已屬落後一著。僅味酋不為。即速映佛。必至立起釁端。著恒福即趕緊分擬照會。徑行給與映佛兩酋。其映佛照會。不必提上年打仗之事。但告以汝等此次即到北塘。足見真心和好。有意換約而來。如願照味國之例。進京換約。必代為轉奏。俟奉旨允准。即可由此北上。佛國照會內。告以上年爾國並未助英國打仗。大皇帝深為嘉獎。此次來至北塘換約。更可永敦和好。如此分別照

會。看其如何答覆。迅即馳奏。如該夷願照味國之例進京。其坐
轎及少帶從人之處。即在此內。不必專意提及。僅該夷必欲坐
轎進京。亦不必過於阻止。但告以只可在城外坐轎。不必以此
小節。致誤大局。以後照會。務須心平氣和。以禮相接。不必稍露
用武之意。致該夷難以轉圜。是為至要。至大沽後路。及天津郡
城。著僧格林沁。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給味喇啞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二十日。接到貴大臣照會。內稱。貴大
臣奉貴國之命。俟英佛兩國。抵北河洋面之時。將兩國不
和之處。妥為調處等語。足見貴國篤念舊好。特令貴大臣

遠道而來。從中調處。深承美意。查上年暎國既係來換約。何以又帶兵船而來。首先開砲。毀我防具。以致有傷和好。我國

大皇帝寬仁厚德。原不欲用武。恐於兩國兵民有損。且於通商貿易之處。更屬無益。今暎佛兩國之船。來集海上。或戰或和。未知其意。如意在主戰。我國惟有整兵以待。愼意在議和。又承貴大臣為之說合。自必平情論事。無所偏倚。北塘現已撤防。既請代為轉達。按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並請轉約暎佛二國公使。即日進。擇地面商一切。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將委員督辦團練並募勇設防及臣駐劄韓亭相機籌備緣由恭摺具奏後旋據委員董步雲稟稱六月初三日該夷李通事向巡檢嚴國初稱說所有糟蹋奇山所一片麥禾速即剗草以便按畝賠償所搶商船六十餘隻貨物准其卸岸速傳店鋪作保等語臣查該夷前有六月初間水陸並進之說嗣果於初五初六等日兩次裝載夷船十隻向西行駛經臣一面奏

聞一面咨會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豫為準備並即劄飭武定利津海豐各文武統帶兵勇團練嚴密防範在案茲該夷復有賠償田

禾價值保卸商船貨物之語。其意似將陸續開行。惟由何
路行走。殊難懸揣。正在飭探間。復據董步雲密稟。以據嚴
國初暗中探詢李通事究由何處起旱。李通事隱約其詞。
似係徑由水路赴天津。已改從前由利津起旱之意。又據
臣派往利津偵探差弁稟稱。利津海口。並無夷船遊奕。沿
海州縣民團。亦各辦理整齊。互相保衛等語。臣思夷情譎
詐。語難信實。即使前兩起船隻。不由利津行走。難得不聲
東指西。覩我無備。隨後乘間竄入。現在利津一路。業已設
防。萬不敢稍涉疏忽。連日又據各文武員弁稟報。初四日
申刻。自東洋駛來火輪船一隻。由碇磯島南洋往西駛去。

初七日。煙臺夷人。將營帳席棚拆去一百餘座。同前到之牛驛器物。裝入船內。夷人與廣東人先後上船。約共九千有餘。初八日未刻。又有東南大洋駛來火輪船一隻。帶有搶來商船三隻。駛入煙臺海口。與昨日已裝公馬。尚未開行各船。一處停泊。初九日。自東北駛來火輪船一隻。至大竹山島南洋。又折回往東駛去。未刻。煙臺口內。前已裝載器物之夷船三隻。輪船十九隻。陸續開行出口。由西北大洋駛去。並將前搶商船帶去。復將該夷前搭浮橋拆卸。新造之船內一隻。於本日裝火輪船下海。即將人馬器物上船。現在煙臺口內。共泊夷輪等船二十隻。各等情。臣思該

夷折去帳棚。搬取器物。陸續上船。約有九千餘人。其勢實甚猖獗。既已分起北駛。必由水路前赴天津。竊料天津大沽海口。防堵極嚴。夷船未必便能近岸。但該夷以煙臺為巢穴。尚有留住船隻。誠恐挫敗之後。歸途懷忿。不免擾及山東沿海各口。臣現嚴飭濱海各州縣。將團成民練。勤加操演。復委委員前往天津坐探。一得夷人消息。立即飛速稟聞。必須先事豫防。庶可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文煜又奏。臣前奉

諭旨。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

開導。以弭兵端等因。欽此。臣遵即飛咨該委員等。設法剴切曉諭。茲據董步雲稟稱。遵即會同登州中營遊擊劉鳳祥。候補遊擊定順。馳抵煙臺。先遣巡檢嚴國初。往見該夷孟大將軍。說青州府董某等有要言相商。必欲一見孟酋云。有何事相商。無非到此探我軍情。嚴國初告以實非為此。以前月彼此晤談。二將軍有絕不騷擾百姓一語。迄今一月果然言而有信。且欲奉勸息兵安民。貴國約雖未換和好自在。茲因暎夷聲言打仗。天津防範甚嚴。貴國仍為暎國所愚。必然喫虧。致傷和好。此是董某等私意。並非奉委而來。將軍如願商量。不妨向董某告知。屬其轉稟巡撫代奏。

我

大皇帝聖量涵容。必然破格施恩。孟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總約到天津。只要轉過臉來。即刻就要上船。不便請見等語。並據探得該夷所謂三將軍者。仍住煙臺山上。稟報前來。臣思該夷孟酋。雖不願見委身。而嚴國初一番對答。已將聖意宣傳。據該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只要轉過臉來。是其懾我兵威之意。業已情見乎詞。推現既裝載兵馬。分起開船。北駛。實屬詭譎多端。仍飭在事文武各官。率同團練。加意備防。

硃批知道了。

庚辰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前因金州夷船。聲勢較重。本省兵力無多。必須藉資團練。請

教府尹景霖親督辦理。並各城盤獲奸細等情。由驛奏報在案。茲於六月十一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拏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鞫。以重人命。若直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欽此。同日承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玉明奏。續陳金州夷務情形等因。欽此。著。即飛咨。府尹景霖。速赴蓋州。將南路各城民團。勸官紳實力舉行。

所有旗堡團練。即由督會同該府尹認真督辦。其備調官兵。擬即全數調出。查省南通中之地。惟青石嶺熊岳二處。係金州陸路。徑越復州。直奔省城。必由之路。最為扼要。且距金稍遠。俾該夷不知底細。若令逼近。致生疑忌。現派副都統銜協領常傑。統帶馬隊五百名。馳赴熊岳駐劄。並派協領尚安。統帶步隊兵一百名。在青石嶺一帶駐劄。消息相通。聲勢聯絡。各於要隘嚴密設伏。以期有備。近接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青泥窪大孤山等處。自五月底至六月初間。續到輪夷船二十六隻。陸續駛出外洋者。二十一隻。現在各口停泊。實有輪夷船一百三十五隻。其

大小孤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岸上所搭帳房布棚。以及所卸馬匹槍礮器械。現經該夷全行撤去。搬運上船。僅賸大孤山帳房二百餘架。馬一百餘匹等情。復據差弁探得該夷因不服水土。人馬傷廢甚多。且聞添兵練勇。恐我乘隙攻勦。現將岸上帳房器械。全行撤去。夷人俱已回船居住。其大孤山等處輪夷船隻。連日向青泥窪口外挪移較遠。亦多有駛出外洋者。不復演陣操兵。肆行無忌等語。查該夷人馬漸已收撤回船。難保非會齊赴津。逞其兇悍。況夷情叵測。尤宜加意籌防。妥為布置。水路則設溝營。田莊臺與內河一水相通。最為喫緊。現飭牛海旗民地方官。

督同本處紳商將沒溝營鋪圍二千。勤加習練。藉資抵禦。並飭田莊臺兩岸三營將弁。操演槍礮。晝夜巡防。其各城旗民團練。俟景霖到防時。與芬會同趕緊勸辦。務使各處村屯旗民。連為一氣。與陸路設防官營相輔而行。以壯軍威。而資抵禦。水路衝要。現已節節設防。所擊奸細廣匪。應即會飭旗民委員。悉心研鞠。俾無枉縱。審訊得實。遵

旨即行正法。一面仍飭各該地方官實力查拏。務期盡絕根株。以清內患。

諭軍機大臣等。至明奏查探金州夷情一摺。據稱大小孤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岸上。夷人所搭帳房。及馬匹器械。逐漸收撤回

船駛出外洋。難保非會齊赴津等語。連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報。夷船一百餘隻。駛至大沽海口。攔江沙外。近復有夷船三十餘隻。由北塘登岸。盤踞村莊。自係由奉天山東一帶。連牆而至。疊次諭令僧格林沁。嚴密防範。並諭恆福。先行派員詢其來意。並照會英俄兩國。令其照味國之例。進京換約。如該夷藉此轉圜。即可不煩兵力。惟此時戰撫之局。尚在未定。設該夷復至金州等處。該將軍仍當不動聲色。密為防備。不可貪功挑釁。致誤撫局。如該夷結隊深入。有滋擾情形。方可相機堵截。亦須作為百姓不容。不可露出官兵打仗。使該夷無所藉口。前諭玉明會同景霖辦理旗民團練。該府尹諒已早抵蓋州。著即迅速舉行。以

資捍衛。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十七日卯刻。千總馮恩福回營。持有味夷照會。其意似已無法辦理。並向該弁聲稱。北塘現有廣匪五千名。黑夷三千名。即欲抄襲大沽礮臺後路。卯刻探差稟報。北塘夷人出隊。約有數千名。並人拉馬駕車礮數位。直向唐兒沽營壘攻撲。岑等在礮臺瞭望。該夷槍礮連環絡繹不絕。當經德興阿帶同侍衛明安。卓明阿。托倫布。德成。佐領舒通額。參將常善保。帶吉林黑龍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歸化城馬隊官兵。迎頭抵禦。至午刻。該夷始行回村。我兵受傷三名。受傷

馬數匹。馬步夷匪均有傷斃。此日之戰。因該夷結隊出村。十里以外。意圖攻撲營壘。不得不整隊抵禦。該夷既已回村。才等仍擬給與咪夷照會。令其轉致唎佛二夷。弭兵和好。惟既經接仗以後。詞句之間。未便再事軟款。謹將咪夷照會並才恆福復又給與咪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咪夷照會內稱。唎佛兩國。即欲交音。旋有夷匪結隊出村。意圖撲犯一摺。咪夷照會恆福。有葉已無法之語。是該國不能從中調處。該督仍給與照會。令其轉致唎佛兩夷。弭兵和好。措詞頗為得體。惟咪夷既有推諉之意。自

應徑行照會。英佛兩首。示以中國寬大。或可稍知悔悟。此次該
夷出村撲犯。業將擊退。在我給與照會。並非示之以弱。迹涉求
和。在該夷懾我兵威。心存顧忌。正可乘此據理曉諭。使之知感
知懼。著恆福仍遵前旨。迅速分別照會。英佛兩首。令其照味夷
之例。進京換約。並須心平氣和。如此次照會。味夷措詞不激不
隨。曲為開導。但不必提及打仗。使該夷無可轉圜。曾格林沁調
度有方。不患不獲勝仗。所慮該夷敗後。揚帆遠適。不但各海口
地方不能安靖。即大沽之防。不能遽撤。夷務迄無了期。究非萬
全之策。前降諭旨。已極詳備。諒該大臣等。必能仰體朕心也。

味喇噎照覆。

為照覆事。現據貴部堂本月十七日來文。閱悉。

貴國與暎佛兩國。現在不幸。所有不平之端。其曲真是非。本大臣不能與貴部堂評論。緣本國與

貴國素日和好。與暎佛兩國亦無少異。僅能將各紛爭之事。妥為調停。豈不欣然樂為乎。奈實係不能。今惟有按照貴部堂所請。將來意轉達兩國而已。相應照覆。須至照覆者。給味喇啞照覆。

為再行照覆事。照得本月十七日。接到貴大臣照覆。內稱暎佛兩國爭持之處。此時業已無法。可請兩國公使照來文辦理。只恐未接茲文之前。兩國已先交仗等語。本督部

堂湖查八年之役。倭國傷我將士。毀我礮臺。兵船駛至天津。

大皇帝愛惜津郡數十萬民生。深懷大德。不拘小信。是以倭國任意要挾。暫如所請。惟定擬條約。亦應彼此相商。方為定準。豈有倚仗兵威挾制之理。至於九年既是換約。只須用船一二隻前來。何須帶領兵船士卒如許之多。我國於倭佛兩國船到之時。先與照會。囑赴北塘換約。乃並不答覆。遽然蜂擁海口。先行開礮。彼時計我國兵力。不及倭國十分之一。而水陸均能獲勝者。實因倭國欺我太甚。以致倭國自取挫失。而我國

大皇帝寬仁大度仍

欽派大臣前赴上海辦理通商。以全舊好。是我國之不欲用武。想各國皆能盡悉我

大皇帝廣大懷柔之意。昨聞英佛兩國到來。我國即將北塘防兵撤退。以為登岸議和地步。不料來至海口數日。並不照會我國。忽於十五日水陸並進。率眾登岸。占踞北塘村莊。居民惶恐。十六日。遠行用。來列陣。我國未肯即行前去迎戰。十七日。彼軍又復對陣開礮。我國不得不為抵禦。然仍飭帶兵各官。只許迎敵。未許進攻。仰體

大皇帝寬容之意。欲敦舊好。惟是為戰為和。不能並用。若本意在

和。何須故意用兵。以為要挾之計。儘可約期相見。照貴國
上年之例。進京換約。實為省事。若唎佛兩國一定主戰。我
國水陸均有設備。現雖占我北塘。不難督兵攻擊。但恐唎
佛兩國再有損傷。此後難以和好。數日以來。我國之退讓
留情。不為不至。貴大臣既係為好而來。將此意轉達唎佛
兩國。趁此時彼此均無損傷。收兵息事。仍照上年之例。進
京換約。以全和好。則各國商民均受其福。若貴大臣不為
轉達。而唎佛兩國亦未能操必勝之權。彼時再有損傷。恐
貴大臣難以對唎佛兩國。亦非與唎佛兩國真相好矣。茲
定於三日之內。唎佛兩國如無回信。我國惟有主戰而已。

且陸路用兵。非同水面。如英佛兩國。不知我軍容讓之意。仍復恃強。我國主將。自有調度。儻英佛兩國士卒。再經挫失。不但於和議一局。轉多窒礙。即英佛兩國公使。亦難於回國覆命也。相應再行照覆。須至照覆者。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匪由北塘結隊出村。意圖撲犯。經我軍擊退。當諭令恆福。分別照會英佛兩國。令其照味夷之例。進京換約。以冀夷情就範。茲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連檣而至。原屬意存巨測。不可不嚴為之防。僧格林沁。恐一意主撫。以致懈我軍心。所慮尚是。惟恆福身任地方。撫事責無旁貸。

且十七日之戰。既已擊斃夷匪五十餘名。以後該夷並無動靜。未必非候我給與照會。藉此轉圜。此機斷不可再失。總當遵奉。臺次諭旨。照會該夷。不可任令委員藉口風浪不順。畏葸不前。僕再貽誤事機。致令大局決裂。惟恆福是問。該督專辦撫局。務當心平氣和。妥速辦理。此時先行給與照會。並非求和。因去歲該夷既受懲創。今番先行照會。不但不為示之以弱。尤見中國寬大。並可看其如何舉動。是以屢降諭旨。令恆福遵辦。若一經開仗。則荼毒生靈。滋擾海口。僕仍不受撫。結怨愈深。後患終無了期。亦非萬全之策。該督總當仰體朕心。曲為開導。以顧大局。是為至要。若坐失機宜。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查前奉

諭旨張家口遠近一帶。現在有無俄夷居住。及夷眾若干。一併詳查具奏等因。欽此。等當即派員查辦。曾將拳獲關四。並查明元寶溝地方情形。奏蒙

聖鑒在案。彼時由口內揀派委員。自東取路。劉飭頭臺參領。自西取路。令在草地二三百里內外。分途詳查去後。茲據駐防驍騎校興福。候補驍騎校多毓。稟稱。查得草地蒙古游牧。安堵如常。一路行抵黑城子白城子等處。詳加履勘。並無俄夷隱匿形跡。詢訪附近蒙古。僉稱。去年六月。俄夷回國後。至今並未復來。游牧地方。亦無敢藏該夷之家。惟查得

白城子東南三四里間。有新石鑲嵌舊鞞臺一座。高不及二尺。寬不及二尺。臺上四面分立石碣四塊。每碣高二尺餘。寬一尺餘。四碣均已傾倒破碎。碣文係分四體。鐫刻滿蒙漢俄羅斯字跡。因向牛羊羣牧中蒙古人濟里克札普詢問。據稱此處鞞臺原係遠年舊有。去年該吏換班來後。四圍添砌石堦。安設石碣。其內有無埋藏。從來無人知曉。復詢及石碣既係上年所立。何以均皆損壞。據稱上年五月間砌立後。六月即值雷雨連次。其後有牧放牲畜之人。即聞互相傳說。俄夷所立斷碣均經破碎。至於如何損壞。實不知情。當將斷碣收拾一處。各就字跡擺對成文。其

內夷字一碼。約碎八九塊。滿蒙漢三碼。各有十數塊。就彼查勘情形。臺之對面南山高處。堆有贜瓶一座。係蒙古部落有關風水之件。今此四碼均經破碎。應係蒙古人慮傷風水。有意敲殘。謠諸雷雨之說。此外別無可疑。其碼皆係細石。並非本口所產。已將滿蒙漢碼各照鈔三紙。夷字碼文。因不能鈔。只得刷印呈報前來。又據參領達木林札普稟稱。遵劉密派親信。在遠近地方一帶訪查。並無夷人蹤跡。惟聞今年自二三月以來。每見民人或三五人一起。或十數人一起。攜帶軍械。由民界中東西分走。其口音形跡。多似關南模。擄劫盜犯。均未可知。附近蒙古。卻無容留。

藏匿情事等語。呈報前來。業查前於五月間。據參領報稱。見有由臺行走騎馬賊匪四十餘人。每人身背烏槍。各佩刀矛。語音俱係關南之人。迨往查拏。已分東西兩路逃逸。呈請通飭一路兜拏時。當經通行各旗各羣。張理。獨石。多倫。三廳。照會口北道。咨行綏遠城將軍。歸化城副都統。山西巡撫。一體飭屬兜拏。並於訪查元寶溝情形後。將委員路遇可疑之人數起。復經專副張理廳查拏。並移咨直隸總督各在案。詳覈情形。近年盜案本多。又多起自吳金榜認墾地畝之內。緣前項地畝。周圍約廣百里。間已結合成村。且係招來無業。藏奸匿匪。勢所必然。茅堆當隨時密訪。

移咨地方大吏以期靖謐。謹將鈔來碣文三件另行恭錄。並刷碣文一併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慶昫奏查明口外現無俄夷潛匿情形一摺。口外地方經慶昫派委驍騎校興福等前往草地及黑城子白城子等處詳加履勘。並無俄夷藏匿形跡。附近蒙古亦僉稱俄夷去年六月回國後至今並未復來。惟此後難保無該夷潛來寄跡。仍著該署都統隨時嚴密訪查。毋令在該處藏匿。至口外地方遼闊。盜匪每易潛蹤。既據該署都統訪有自二三月以來盜匪多起。攜械由民界中東西分走之語。並有該參領呈報騎馬賊

匪四十餘人。由臺行走之案。著該署都統即行嚴密查拏。務須迅速緝獲。毋令日久遠颺。其吳三即吳金榜一犯。仍著安速密拏。解京審辦。

癸未。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拏於六月十一日。接奉寄

諭。遵即調兵。擇要設伏。咨會府尹。舉行圍練。並查探夷情。已將岸上人馬。帳房器械。收撤回船。恐其移權赴津。一面飛咨天津大營。豫作準備。於十三日。由驛奏報在案。旋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紅土崖大孤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停泊輪夷各船。連日陸續出口者。共有九十餘隻。俱

向西南洋面駛去。現在青泥窪大孤山二處。僅勝輪夷船
四十一隻。大孤山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等情。也報前
來。查青泥窪等處。輪夷各船。自五月底。至六月初旬。陸
續出口者。已有一百餘隻。均向西南大洋駛去。自係屬聚
津沽。欲作脅和之計。第夷情叵測。難保不去而復來。况大
孤山。青泥窪二處。尚有輪夷船四十餘隻。而岸上仍有帳
房二百餘架。該夷留此。或係聽候天津消息。藉以牽制我
兵。陰謀詭詐。反覆無常。尤應鎮靜嚴防。以觀其變。現經
飭令田莊臺兩岸三營。以及金州濱海口岸。一體加意巡
防。以期有備。

硃批知道了。

甲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恆福。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八。日。恭。奉

上諭。一。道。等。敬。謹。聆。悉。查。該。夷。十。七。日。出。隊。退。回。之。後。即。有。夷
船。數。隻。駛。進。北。塘。河。口。距。營。城。礮。臺。僅。止。數。里。先。經。牙。西
凌。阿。將。火。攻。木。筏。備。齊。列。於。河。內。該。夷。瞥。見。即。行。回。駛。匆
匆。之。際。攔。淺。輪。船。二。隻。即。有。夷。人。多。名。拖。扛。乘。潮。駛。去。一
隻。仍。有。一。隻。至。今。不。能。移。動。十。九。日。亥。刻。等。西。凌。阿。據。佐
領。定。安。防。禦。連。喜。來。營。稟。稱。是。日。午。刻。攔。淺。船。上。夷。人。二

名。由北塘北岸登岸。各執白旗一面。上寫免戰二字。另有
摺疊白布一塊。經定安等查問來意。並有無公文。據稱並
無公文。惟馬隊站列太近。恐被船上礮火傷損。致失和氣。
如彼此有派人來往之事。務須手執白旗。必不致損傷等
語。經定安等答稱。河內船隻。即當早些出口。你們占踞北
塘。該處逃出民人深為痛恨。屢要用大焚燒船隻。俱被總
督阻止。僅一時阻擋不住。致有損傷。反為不美。該夷無可
回答。即將摺疊白布。擲於地上。據稱留作往來之用。旋即
回船。定安等見摺疊白布上。有漢夷字跡。回明。茅西凌阿
送呈來營。二十日未刻。守備邱瑞祥。千總馮恩福。回營。持

有味夷照會。查閱來意。雖係推諉。仍允轉致。喚佛二夷。邱瑞祥等。自覩該夷令人鈔錄。分送各船。等。公同商酌。喚夷既已送到白旗。雖不可恃。究係該夷先已自屈。擬即照會該夷。定期會晤。此次照會。即派定安等。送赴該夷。擱淺大船。如船上夷人不敢擅收。即令派人同出海口。徑往額前船隻。至該夷詭詐百出。其免戰二字。難免非慢我軍心。乘我不備。俟隙撲擾。當經傳飭馬步各營。加意嚴防。不可稍涉大意。謹將味夷照會鈔錄。及免戰白旗式樣。一併恭呈。

御覽。再克興阿。於十七日到防。所有馬步官兵。分撥營城。及大沽。

兩岸協同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英夷送來免戰白旗。擬即照會。令其定期會晤。一摺。並將照會及旗式各件。鈔錄呈覽。覽奏。俱悉。夷船於駛進北塘河口後。瞥見火攻木筏備齊。即匆迴回駛。以致輪船擱淺。其船上夷人二名。上岸各執白旗一面。上書免戰二字。另有摺疊白布一塊。據稱須留作往來之用。各等語。此即夷人先已自屈。顯有就我範圍之意。此機斷不可失。恆福所給英夷照會。深得大體。惟佛國亦有兵船在津。雖未答話。未便置之不理。亦須一律給與照會。不可專給英夷。致令有所藉口。日內該夷或有照會。或與該督晤面。務須迎機而導。不必

責備其去歲開仗之非。即可向該夷告以援照米夷之例。減帶
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設或該夷另有條款。及格外要求。無論
如何為難。恆福斷不必當面駁詰。亦不可故作刁難。惟當允其
即為陳奏。若在北塘議和。稍不遂意。必有變更。總不如准其進
京商議為妥。尤不可令該夷稍生疑慮。方能就我撫局。如願來
京換約。即與該夷約定日期。迅速具奏。諒恆福必能仰體朕心。
不避艱難。妥速辦理也。現在撫局尚未大定。僧格林沁仍當督
飭馬步各營。加意嚴防。不可稍涉大意。

乙酉。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
竊查黑龍江城。自挑派餘丁屯防去後。夷情稍見安戢。前

據署副都統愛紳泰報稱。三月初五日。據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文稱。因通商貨少酒多。夷人飲之。多病致斃。請禁換酒。等當經飭覆。該署副都統乘機與約。並禁換一切貨物。藉以杜其接濟。該夷目始猶狡賴。繼恐禁其通商。乃具文咨稱。因該處有違犯嗜飲。暫請嚴禁換酒。違犯該署副都統以該處違犯換酒。商人無由識別。且因該夷人等常有赴城鄉行走之事。終恐其藉端狡賴。未便允其所請。復與之約。禁止換酒。必須並禁各物。並此後無事。不准夷人任意再赴城鄉遊玩。否則必須罷其交易。以免生疑滋事。該夷目始俱遵依。嗣據下官報稱。上年開地夷人復來種

不但攔阻不聽。更欲添開新荒。驅之不去。復派員往見布色依。責其無理違約。據布色依答稱不知。即當傳諭不准再往。嗣又行文及差通事前來面述。已將越界開墾之人喚回查辦。所種之地。任由平毀。又據愛紳泰報稱。西月十七日。有夷官三名。帶領通事。乘坐大船。到城求見。執禮甚恭。據通事聲稱。該夷一名瑪克什莫幅。乃該王近侍之人。其二人俱是三口夷官。該王因不理斐岳幅回國稱述。安設夷居之處。地土豐富。俱有出產。差伊等前來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至東岸。查看安置夷居一帶地方。伊等自該國啟程。直至海蘭泡。所過地方。悉心踏勘。並有出產稀

罕之物。當向查詢木首行止。該夷答以既差伊等來查。大約候等回國之際。不能令其前來。該署副都統。隨向之開導。以吉林民人公遞稟呈。因綏芬烏蘇哩。不與俄國連界。強被占居棲止。心甚不甘。若不早為撤回。眾怒難犯。勢必致傷和好。實與汝等無益。該通事轉述瑪克什莫幅之言。該國王已另派三品夷官伐什克勒雅呢。曉示居夷。安靜守法。不准滋事等語。旋即乘船下駛。又據愛紳奉報稱。六月初一日。夷目奇薩羅隔帶領夷人七名。乘船下駛。便道至城求見。稱前住烏蘇哩。該署副都統用言開導阻止。並曉以該處地方民居數萬。不容非往年可比。該夷目又

稱仍赴崎咭各等情。先後呈報。查該夷變詐多端。耕作等事。一經理論。輒即允服。較之上年似相斂戢。至其所稱該國王派員往查木酋行事。並木酋暫不復來。暨奇薩羅幅不赴烏蘇哩等。均尚未可深信。於開江後。陸續共由上江下駛人船十餘次。計大小船二百餘隻。木箱三百餘串。並各船裝載木箱數十件至百餘件。口袋數百條至千餘條不等。六月初四五六等日。由上江下駛夷船四十四隻。木箱六十二串。舢舨五十九隻。夷人一千零五十餘名。大小木箱一萬餘件。口袋三萬餘條。卡員詢之。輒稱前往崎咭閩吞等處。搬移眷口。運送口糧等語。除隨時到行該署副

都統嚴飭城鄉圍防餘丁。及各要隘卡倫。勤加操練。嚴密
巡查。以防該夷詭詐滋事外。並各行三姓等處。一體嚴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持普欽等。奏夏夷情。並開江以後。過往人船數
目一摺。據稱夷人請禁換酒。未經允許。海蘭泡逃北地方。有夷
人前往開墾。經委員往見該酋理論。業經將墾地之人喚回查
辦。所種之地平毀。夷酋瑪克什莫幅等來見。經愛紳奉。以綏芬
烏蘇哩。夷人必應撤回之語。詳為開導。所辦均尚妥協。惟開江
以後。下駛人船。為數不少。且載有木箱萬餘件。口袋三萬餘條。
據稱係前往奇咭闊吞等處。搬移春口。運送口糧。語涉掩飾。難

於憑信。恐於時時開在地方。亦有私墾地畝情事。該處係暫借給俄夷居住之處。豈容開墾荒地為久安之計。且所借地方四至。亦應查明。以免侵越。著特普欽等。派委委員。前赴吉林一帶。嚴查該夷於時時開在等處。占踞地面若干。有無私行開墾之事。並於松花江一帶。各屯。密查該夷有無占踞開墾之處。務即據實奏聞。該署將軍不得因曾任吉林副都統。與景高熱識。有關情面。稍涉徇隱。致負委任。再摺內所稱。愛紳泰乘機與約。並禁換一切貨物。藉以杜其接濟等語。係屬正辦。然前經屢降諭旨。令軍民斷其接濟。今該夷既裹糧前來。已可概見。特普欽尤當嚴禁軍民。不准私行交易。使該夷無利可圖。庶不能作長久。

之計。是為至要。

山東巡撫文煜奏。查濱海各口。設局抽收釐稅。經臣督帶
印委各員。設法整頓。六期日有起色。乃自三四月間。夷氛
不靖。鋪戶大半遷避。各海口殊少商船出入。前據總局委
員候補道呼震稟報各情。批飭照常查辦。不得藉詞鬆懈。
茲復據煙臺局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具報。福山縣
煙臺口岸。尤為逼近。商賈裹足不前。局員在彼株守。徒多
煩費。且面見該夷情形詭詐。更慮反顧滋鬧。隨於五月十
四日。將稅釐局暫行撤回。姑俟事平再設等情前來。臣履
覈無異。除檄飭照辦外。仍隨時嚴查。一俟夷兵退出。立即

循舊徵收

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煜奏。福山縣煙臺口岸。逼近夷氛。商賈裹足。稅釐局委員。在彼株守。徒多煩費。暫行撤回。俟事平再設。各等語。煙臺稅釐局。原係收海口商賈之稅。並抽釐金。現在雖係該夷盤踞。難保無貪利商人。前往私行貿易。若內地停止抽收稅釐。恐該夷得以暗中取利。且夷船已多退出。與前數月情形。亦有所不同。著文煜嚴密查關。如該處尚有商人貿易。仍當抽收釐稅。以重課項。不得任聽該委員一面之詞。遽行撤回。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才等於本

月二十日酉刻。令佐領定安等執持照會。前往投遞該員等。二十一日卯刻。至該夷擱淺大船。面交夷目噶喇吩接收。該夷目囑令定安等。二十二日早六點鐘時。在北塘北岸。候取回信。該員如約而往。噶喇吩已在彼等候。並未持照會。令定安等同往大船。定安即令連喜回營稟報。定安同往北塘河內。該夷大船。夷酋額爾哈。伊國水師提督合。姓。雖未明見其面。似已均在大船。言語之間。該夷深悔送給免戰白旗。但稱白旗係恐有傷中國馬隊。並非兩國說合歇息干戈。此外言語。無非誇耀現來船隻。士卒礮火之多。並問海口官兵若干。礮位斤重。定安答以官兵二三千。

名。大礮三四千斤。該夷因定安所答不實。亦不細問。催促
上岸。問以照會。則稱有無尚在未定。如有。隨後送至北塘
北岸。定安因該夷並無照履。無憑銷差。向該夷索要收到
字據。經噶樂吟寫給說帖一件。二十三、四日。在北塘北岸
守候二日。該夷並未送到照履。該夷故意刁難。現擬候至
二十六日。如無信息。再行照會該夷。並一併照會噶夷。看
其如何答覆。等查該夷此番之來。大張旗鼓。如此聲勢。
仍望其仿照咪夷之例。由北塘進京。議和換約。終恐該夷
斷不肯為。狂悖已極。勢必大肆猖獗。致死於我。若我兵力
不支。不堪設想。儻該夷一經敗退。復又揚帆而去。非洩憤

於他處。即報復於將來。兵連禍結。何有了期。如該夷所願。上年在上海照會內稱。須撤去大沽防具。兵船駛至津郡。八年之約。一字不改。另有要求。亦應飽其所欲。斷無如此辦法。今日之事。實無兩全之道。惟有仰賴我

皇上如大之福。該夷肯由北塘進京。則辦理易於為力也。至_才等共辦一事。所有戰和機宜。無不和衷共濟。商酌辦理。才_僧

格林沁奉

命督師。萬不敢稍有成見。致誤事機。戰和之權。操之在夷。業經詳細陳明在案。現惟設法引導。使該夷及早就撫。如該夷出村列隊。我兵僅可置之不理。仍遙為瞭望。加意巡邏。果係

深入。或抄襲大沽後路。或直撲津郡。節節上竄。萬不能不撥兵抵禦。仍將該夷驅逐回村。不必多有斬擒。以彰我國寬仁大德。使該夷知感知愧。謹將噶喇吟與定安說帖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等二十四日。候至戌刻。未見該夷來言。當即奏報在案。二十五日丑刻。防禦連喜齋到。映夷照會一件。查閱該夷情形。一味恃強挾制。誠如何桂清。薛煥所奏。非言語所能轉圜。若仍以柔和答覆。該夷輕視中國。已非一旦。勢必益長該夷驕悍之氣。其無理要挾。更將

無所底止。即使全行俯如所請。必將令我撤去大沽之防。一拂其意。仍不免決裂。至本年二月。嚙嚙嘶如何照會。軍機處如何答覆。等語。業可稽。至此次該夷已經技遞照會。如何照覆。應否直斥其非。抑或按照該夷照會。悉如所請。伏候

訓示遵行。等語。揣度該夷如此聲勢而來。勢必決意用武。現惟督飭各營。加意嚴防。並嚴飭督帶馬隊各官。如該夷結隊出村。非深入撲獲。不得截擊。謹將該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等又奏。英酋額爾洽陰險兇悍。異於常人。初則

占踞廣東省城。因辱大學士葉名琛。繼而逞兇於海口。要挾於天津。種種狂悖。殊堪髮指。此時因我萬分艱難。是以四國同時而來。又欲肆其兇悍。其意欲使我兵不敢長驅直入。城下之盟。任所欲為。言念及此。令人憤不欲生。似此情形。恐難輕於轉圜。勢將戰勝而會和。或我卑詞厚幣而求和。飽其所欲。可免兵戈之事。否則無論如何引導。恐難就無。若我防範嚴密。該夷無隙可乘。勢必他處滋擾。或占踞城池。或斷絕海道。使我百貨不能流通。甚至勾結粵捻各匪。同時水陸並進。使我萬分危急。然後快其心意。苟幸料頭爾。嗟之為人。看此番之來勢。當必計不出此。然人事

不得不盡。岑等仍當設法竭力圖維。至於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結伴而來。肆意要求。上年甫經接仗以後。該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國同時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據稱十五日係俄夷引路占踞北塘。味夷聲稱十七日之戰。俄夷亦曾協助兵力。是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前據潘志和所供。雖不足信。然京師北面之防。不可不慎。現在俄夷船隻仍在北塘河外停泊。並無動靜。其意似有所待。前由軍機處由驛遞出俄羅斯氈包一筒。岑等暫存。尚未發給該夷。至喚喇二夷。如有轉機。擇地會面之期。僅俄夷同來。應否准其會面答話。岑等未敢擅便。伏候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僧格林沁等奏。英夷接收照會。並未照覆。旋據奏稱。接得英夷照會鈔錄呈覽。並俄夷同來。應否准其會面。各摺片。覽奏均悉。英首額爾噶。既遞照會。雖語言要挾。並非專意主戰。亦可概見。此次不必直斥其非。亦不必言上年接仗之事。致該夷無所轉回。但告以中國與爾國。並無必戰之心。爾等陰。係八年原議和約之人。此時前來換約。與八年原約。並無不合。如有應行面議之事。大皇帝現派有欽差在京面議。汝等即可定期。由北塘進京議定。為是。至本年二月。噶首照會軍機處文書。及軍機處如何答覆。此處並不知悉。將來汝等到京後。自

可向欽差議論。如該酋取出噶酋照會文底。及軍機處照覆。與
住福閣看。即告以此係噶噶斯一面之詞。况八年和約。係噶爾
哈所議。今噶爾哈到此。自應按八年和約辦理。噶酋之事。本處
既不知悉。更無須在本處提起。總須進京與欽差面議為妥。並
照會佛夷。令其一同按照味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
約。不必令噶酋轉文。至俄夷播弄是非。句結挑釁。最為可惡。此
時亦不必明言。並可照會味夷。詢其前次中國信函。曾否向俄
夷要回。俾該夷互相猜忌。至噶佛二酋。如願擇地會面。即或俄
夷同來。毋庸阻止。住福不必向其答話。再前俄夷所寄糧包一
件。著即送去。並告知該夷現無應商之事。催令即行起碇。勿在

海。逗留。該大臣等辦理夷務。既能嚴密防範。又能設法羈縻。深合機宜。接奉此旨。諒必斟酌妥善也。

英。哈。喇。照。覆。

為照覆事。接據貴部堂於六月二十日發文內。以兩國如有應議之事。即願面會之說。本大臣閱悉。查凡有我國求妥各節。皆是我欽差大臣。嚙於二月間遵奉行文。照會軍機處。各大臣詳細知悉在案。今茲進兵之故。實因軍機處覆文。殊屬不妥。故此次我水陸二軍舉行。宜再申明。似此不能不有動兵之禍。雖本大臣亦以為可惜。而來文並無貴國改意必定盡約之語。本大臣何得各行水陸二軍中止。

總果有

大清欽差大臣實奉其權。安議行文前來。本大臣自宜細心查照。惟有一事。

貴國定必通曉。是前文內開求要各議。此本大臣毫不可改減。至

貴國所有欲與佛國會議通知之處。不便由本大臣轉致。應宜自行知照。大清欽差大臣可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已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慶昫奏。外草地黑城子白城子地方。並無俄夷藏匿情形。當諭令該署都統隨時密查。現在俄夷船隻在

天津一帶海口停泊。張家口外為俄夷往來熱徑。此時雖無俄
夷藏匿。難保無內地漢奸。暗通消息。務當嚴密查拏。至元寶溝
地方。該夷前既有緊要之語。應如何防備之處。著慶昫不動聲
色。遴委明幹之員。密赴遠近一帶。時常查探。以便先事豫防。毋
稍大意。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六
日巳刻。夷人出隊。約有萬餘名。分兩路來撲。一向新河。一
向新河迤北軍糧城道路。我馬隊官兵不及二千名。仍分
兩路迎敵。該夷礮車數十輛。繼之以火箭。一齊併發。馬匹
驚惶。兼之連日大雨。遍地積水。僅有一線道路。馬隊不能

抄擊萬難支持。雖斃賊多名。究係眾寡不敵。現已退守唐
兒沽。查該處距大沽僅止八里。惟有一河之隔。計先後派
撥防兵二千名。並由大沽營壘撥往礮位。均交克興阿文
祥發往唐兒沽濠牆。至該夷撲入新河村莊。旋即竟往唐
兒沽攻撲。我兵俟其逼近。槍礮齊施。該夷未敢前進。於酉
刻退回新河。岑等惟恐該夷由軍糧城節節赴津。已飭西
凌阿派撥營城駐劄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馬隊會合大
沽南北兩岸馬隊。跟蹤追勦。天津雖兵勇數千名。均係步
隊。僅能防守濠牆。岑僧格林沁業經劄飭增慶。將山海關
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千三百名。交格綏額管帶飛速前往。

天津。擇要駐劄。以備截剿。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分股攻撲新河。馬隊不能支持。一摺。據稱二十六日。夷人出隊。馬步約有萬餘。分撲新河軍糧城。我軍因取寡不敵。現已退守唐兒沽等語。唐兒沽距大沽僅止八里。為大營後路。最關緊要。著即嚴飭克興阿等。扼守濠牆。不准稍有鬆懈。軍糧城為赴津之路。恐該夷一面牽制唐兒沽。一面由軍糧城上竄。必致我軍應接不暇。西凌阿防堵北塘一帶。是其專責。此次雖因取寡不敵。馬隊不能抄擊。究係該都統未能奮勇抵禦所致。西凌阿派撥吉林等處馬隊。必須設法迎頭截剿。將該夷擊回。倘再有貽誤。該都統豈能當此重咎。僧

格林沁現調山海關馬隊前往天津駐劄。著即飛催前進。此時
夷人撲入新河村莊。其勢甚張。該大臣惟當鎮定軍心。妥為調
度。不可稍涉張皇。恆福辦理撫局。責無旁貸。不得因業經接仗。
遂置撫局於不問。著仍遵前旨。迅速照會該首。設法轉圜。以顧
大局。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前因金州夷船大隊。駛去一百餘隻。
恐其赴津尋覓。飛咨天津大營。豫為準備。於本月十四日。
由驛奏報在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一日。
奉

上諭。夷人載馬北行。嚴密稽查。私買馬匹等因。欽此。著遵即通飭。

濱海各城嚴禁居民各將驛馬牲畜立為收藏以防夷人搶擄如有奸民私行偷賣嚴密查拏茲奉

密諭自應通飭各屬一體欽遵辦理正在繕摺具奏間准金州副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青泥窪天孤山二處停泊輪夷各船自十一日以後陸續出口者又有三十二隻俱由南洋駛去現在大孤山僅騰輪夷船八隻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夷人二千餘名馬一百餘匹等情查查夷船大隊半月以來駛去一百三十餘隻惟大孤山一處留船八隻岸上帳房人馬亦未全行撤去或故為逗留藉以牽制我兵情殊叵測斷不敢因其船數無多稍形疏懈仍飭將

弁嚴密巡防。並由驛飛咨天津。

欽差大營。暨直隸督臣。知照戒備。

硃批。知道了。

辛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八日卯刻。該夷大隊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嚴密。隨向唐兒沽攻撲。槍礮連環相持兩時之久。該夷愈聚愈多。我兵傷亡甚重。餘俱退回。等登時將浮橋拉撤。令潰兵均歸北岸礮臺。現在南北兩岸。惟有竭力支持。能否扼守。實無把握。

京畿一帶防守極關緊要伏乞

皇上迅派重兵以資守衛。

硃諭諭僧格林沁握手言別。條逾半載。現在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有軍中憂心如焚。倍切朕懷。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若稍有挫失。總須帶兵退守津郡。設法迎頭。自北而南。截勦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切要切要。以國家倚賴之身。與醜夷拚命。太不值矣。離營後。南北兩岸礮臺。須擇可靠之大員。代為防守。方為妥善。朕為汝思之。身為統帥。固難言擅自離營。今有硃筆特旨。並非自己畏葸。有何顧忌。若執意不念天下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屬有負朕心。握管不勝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悚

邊。此硃諭著載垣、端華、軍機大臣、公同閱看。附廷寄由六百里加緊發去。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賊占踞。大沽兩岸。危在旦夕。一摺。據稱該夷大隊於二十八日卯刻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嚴密。隨向唐兒沽攻撲。我軍相持兩時。傷亡甚重。餘俱退回。現在拉撒浮橋。今潰兵均歸北岸礮臺。以圖扼守。各等語。唐兒沽既被占踞。夷勢自必益張。該大臣現以兵勇悉力抵禦。如果無可支撐。唯當設法酌撤。由該大臣等督帶。馳往天津。扼要守禦。以固京師門戶。至該大臣韜略素嫻。久為朕躬所倚。現在身膺重寄。惟當以大局為重。不可因目前小挫。致有憤

慈之心。總當妥為調度。鎮定自持。以期挽回補救。是為至要。該大臣所寄載垣等信函。業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又

諭。前日據僧格林沁奏稱。夷人占踞新河。恐由軍糧城直赴天津府城。業令西凌阿派撥營城駐劄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馬隊。會合大沽南北兩岸馬隊。跟蹤追剿。本日復據僧格林沁奏稱。夷人已由新河攻入唐兒沽地方。大沽礮臺萬分危急。是該夷專欲攻撲大沽。急應厚集兵力。著西凌阿即將營城駐劄之吉林等馬隊。刻即統帶。前赴大沽救援後路。與僧格林沁合力夾擊。以分賊勢。軍情緊急萬分。不得以派援津城為辭。違延不進。

致雁國憲。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危在旦夕。一擲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僧格林沁等。妥籌辦理矣。夷人既占唐兒沽。恐其分股徑撲天津郡城。天津為京師門戶。豈可稍有疏失。寬惠等。於一切布置防守事宜。諒已妥為豫備。著即趕緊選派明幹兵役。於唐兒沽赴津一帶地方。層層設探。並於濠牆內各處加意防守。如果夷勢狡猾。以大股悉力撲犯。寬惠等。即可派委幹員。告以大皇帝已欽派大員前來與爾國議事。即日可到。以期稍緩其勢。總宜固守津郡。毋得稍涉大意。是為至要。

又

諭。連日。邊據。僧格林沁等奏。嘆唏等夷。占踞北塘村莊。其大股分
撲新河軍糧城。我軍接仗失利。本日據奏。唐兒沽亦被占踞。大
沽礮臺。萬分危急。現在夷氛猖獗。其或襲天津。或趨京師。均未
可定。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著托明阿。於原調馬
隊一千外。再行挑撥馬隊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成凱。德勒克
多爾濟。英桂。於太原。綏遠。歸化各城內。挑選駐防兵一千名。春
佑。挑選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挑選陝西兵三千名。慶昫。於原
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選馬隊一千名。共二千名。文謙。挑選直
隸兵三千名。並文煜。將本年原調之山東兵三千名。恩夔。將本

年原調之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量於密雲調撥若干名。均須趕緊調派。一律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火藥鉛丸。各派大員管帶。即日啟程。馳抵通州。聽候瑞麟調遣。該將軍等務須勿涉張皇。致令民情驚擾。並不可稍涉延緩。貽誤事機。

又

諭本日派大學士瑞麟統帶京旗各官兵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啟程。前往通州。並尚書伊勒東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共馬步隊官兵九千名。所有應領餉項。已諭令戶部先撥銀十萬兩。交順天府支應。即著張祥河董醇於通州安設糧臺。照例支放。並派委廉幹大員前往督辦。毋稍遲誤。

壬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八日該夷數千由新河直撲唐兒沽鏖戰兩時之久該夷見水由葦塘抄入我隊之後兵力不支不得不退守後路葦等當將潰兵收集歸入北岸各營並飭查首先潰敗官兵以憑懲辦現在馬隊官兵分布大沽濠外臨河扼守以防偷渡並由南岸營內抽撥大小礮位陳於河岸惟東西二沽係臨河村莊曲灣不下十里該夷避實就虛亦屬防不勝防葦等現駐南岸營內樂善在北岸營內已將兩岸營壘礮位擇要安設以防該夷攻撲各營官兵分股防守人

心稍定。若能遏止該夷渡河。各營尚可支持。僅被該夷占踞大沽。非但人馬糧草不能接濟。即聲氣亦不能通。二十八日收隊以後。至二十九日申刻。該夷並無動靜。一十八日之戰。該夷礮車百餘輛。夷人五六千名。實係眾寡不敵。然亦斃賊無數。我兵每發一礮。該夷成行倒斃。餘賊不顧屍身。仍向前進。收隊以後。是日晚間。莽恆福給與英佛二夷照會。尚未接准照覆。第該夷初到。已極兇悍。決意用兵。現已占踞數村。其志更驕。恐非言語所能理諭。自必仍向兩岸礮臺。很命攻撲。莽等惟有竭盡心力。設法嚴防。並飭派伊什旺布。蘇克津。管帶馬隊。劉軍糧城。以防該夷赴津。

之路。謹將努恆福給喫佛二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再二十六日。新河接仗之時。該夷分股撲竄。經西凌阿派撥之營城兩岸馬隊接應。擒獲廣匪夷匪十餘名。一俟解到。努等訊明分別辦理。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思近日夷務情形。努節次會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恭摺馳奏在案。本月二十八日收隊以後。該夷與未攻撲大沽。及兩岸礮臺。努揣料該夷必定添運火礮。多集夷兵。總欲占踞兩岸礮臺。而後已海口一失。天津必不能保。

京城必致震動。是現在

京師之防萬分喫緊。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質性樸誠忠節自勵二十八九兩日。拳
默察該大臣心意與大沽礮臺共相存沒而該夷之意似
非由大沽海口進京必難就範。拳竊思此事上海既未能
議撫。遷延日久。夷勢已張。既至大沽。斷難措手。與其大沽
礮臺為該夷所踞。莫若先行撤防以示

聖主寬大之意。查大沽營城馬步官兵尚有萬餘名。若令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統帶保衛

京城根本既固。則設法議撫亦可變通轉圜。拳非敢冒昧請
奏。實為天下安危所繫。不得不據實瀝陳。

諭內閣著派文俊恆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暎哖二國使臣進京
換約。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兩岸
危急。當由六百里加緊發去硃諭一道。令該大臣總當以大局
為重。計本日已可接奉矣。茲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占踞唐兒
沽。並未出村撲擾。給與照會。亦尚未獲。並據恆福奏。密陳設法
議撫之策。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時夷人既未出村撲擾。或係尚
畏該大臣威名。不敢遽肆衝突。或另有詭謀。欲占踞兩岸礮臺。
均難豫定。不可不嚴為防範。如該夷由北塘搬運大礮。即飭西
凌阿迎頭截擊。勿令遂其奸計。仍著恆福。一面再行給與照會。

告以大皇帝因爾等遠來。已特派文俊。後祺。由京前來北塘。伴送爾等進京換約。以期永敦和好。該夷應允後。如肯由北塘行走。固屬妥協。若必欲由大沽行走。即可由我更換小船。令該夷乘坐。由大沽行走。知照文俊等。與之接晤後。一同進京換約。並須與之約定。以後彼此不准再行用武。大沽之防。仍不可撤。如該夷萬難理諭。仍以全力向兩岸礮臺攻撲。我軍抵禦。不甚得手。僧格林沁務須遵奉硃諭。酌派大員防守礮臺。該大臣即抽帶兵勇。迅保津郡。以固京師門戶。諒僧格林沁必能仰體朕心。權宜辦理也。昨因軍情緊急。諭令瑞麟。於備調京兵一萬名內。先撥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統帶前赴通州。伊勒東阿所帶京

兵四千名。仍駐劄河西務。歸瑞麟調遣。並諭令托明阿調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成凱等調太原。綬遠歸化。各駐防兵一千名。春佑調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調陝西兵三千名。慶昫調馬隊二千名。文謙調直隸兵三千名。文煜調山東兵三千名。恩燾調青德州兵五百名。坡崇武酌調密雲兵若干名。均派大員統帶。赴自啟程赴通。至大沽礮臺後路。如屬空虛。著恆福於附近該處之直隸各營官兵。並上年所團天津所屬之靜海等縣練勇酌量調赴。以作大沽後路。庶分賊勢。毋致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二十八日卯刻與夷人接仗後。至二十

九日申刻。夷人仍踞唐兒沽。並未出村尋釁。該大臣等將應設
破位等。妥為布置。人心較定。並由恆福給與唎佛照會。告以大
皇帝業已派有大臣在京。等候該使臣等商辦。尚未接有該夷
照覆等語。現已將丈後。恆祺。前往北塘。伴送該使臣進京換約
之處。明降諭旨。該大臣等現在無論行抵何處。著即兼程前進。
儘該夷索看旨意。可即將本日明發諭旨給與閱看。接見以後。
是何情形。著即詳細馳奏。

又

諭前經明降諭旨。派桑春榮為督辦順天直隸團練大臣。現在京
畿東南一帶。亟應興辦。從前粵匪竄擾天津。近京地方。如武清

等州縣均各辦有成效。備見民情好義。足以助兵力之不逮。所有各處團練成規。兵在自不難迅速舉行。著張祥河、董醇會同桑春榮。即飭近畿東南兩路各廳州縣。趕緊先行辦理。應如何團結訓練。以杜奸細之穴。以作同仇之志氣。務須悉心斟酌。俾臻妥善。其從前武清等處辦理章程。有可採擇之處。著與現議各章程參酌互用。並須於數日之內。一律舉行。不得稍涉延緩。至京畿西北兩路。及直隸門首。俟東南各州縣辦有頭緒後。再行次第籌辦。

給英、哈喇、佛蘭西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本月二十八日。經本督部堂將欽奉

諭旨已經

欽派大臣在京等候貴大臣進京商辦等情。知照在案。旋據差官回稱。貴營暨立白旗。有暫止干戈之意。足見貴大臣不失和好。欣慰良深。查八年所議條約。雖非本督部堂與貴大臣會議。但既仰蒙

大皇帝欽派大臣在京等候。貴大臣到京後。即可定議。惟兩國既敦和好。自宜永息干戈。本督部堂一俟接到大臣照覆後。即行派員前來聽候擇定日期。以便本督部堂與貴大臣相見面商一切可也。須至照會者。

新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癸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六月三十日

恭奉

硃諭一道努僧格林沁敬謹聆悉又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九

日奉

上諭唐兒沽既被占踞夷勢自必益張等因欽此現在人心已定

若努僧格林沁回守天津必致人心搖動大沽之防恐不

可恃且天津濱牆礮位遠不如大沽該夷船隻一經入河

津郡萬難保全是現在情形惟有嚴守大沽奴才等連日設

法布置於沿河築牆撥運礮位並激勵馬步官兵竭力固守。如有畏蕙退縮即以軍法從事。現在查出二十八日首先敗退之甯化兵業經正法傳首各營仍傳知各營將領嚴加防範。如該夷來撲我兵抵敵若僅出村瞭望或隔河窺探不得擅開槍礮其北岸兵亦不得出隊前往攻擊。可慮者大小梁子若該夷渡河占踞大沽倍形喫重。雖有濠牆均係本處紳民捐辦修築不甚堅厚現在晝夜培補豎立木椿以期穩固。惟村民逃走一空無從覓人夫。惟令兵丁工作。所有各項布置再有數日可期嚴密該夷越河來撲堪以抵禦。再粵恆福給與該夷兩次照會尚未照

覆。謹將二次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再各營大小官弁。如有臨敵退縮。及亂言惑眾者。等價格林

沁。擬即以軍法從事。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價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礮臺危急。當由六百里加緊發去硃諭一道。令價格林沁妥籌大局辦理。茲據奏稱。固守天津。必致兵心搖動。夷船一經入河。津郡萬難保全。現在情形。惟有嚴守大沽。已連日設法布置。激勵馬步官軍。竭力固守等語。覽所奏情形。自屬確有見地。著即激勵南北兩岸在防將士。悉力固守。如有臨敵退縮。及亂言惑眾者。該大臣即當以軍法從事。以嚴紀律而固軍心。現已由恆福兩

次給與該夷照會。僅該夷從此就撫。事機因順。如或再肆猖獗。該大臣督軍擊退。則津郡與京師皆可無虞震動。萬一事機緊急。該大臣總當恪遵硃諭。斷不可固執己見。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心。勿專以大沽為重。置京師於不顧。孰輕孰重。又何待朕屢次諄諄訓諭也。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大沽兩岸布置嚴密等情形一摺。並據軍機大臣將恆福寄伊等信函進呈。均已閱悉。夷人接二十八日照會後。業已豎立白旗。該督於三十日。復將現已派有欽差赴津。給與英佛照會。雖尚未接有覆文。或可望其就撫。昨已派

文俊。恆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奕佛使臣來京。約於日內可到
津城。著恆福再行給與照會。以欽差業經趕到津城。即可前赴
北塘。與額噶兩酋會晤。由文俊等伴送來京。辦理換約之事。如
該夷肯應允。不妨優加禮貌。或在天津先行筵宴。令其欣從。不
至妄生疑慮。至該夷首行走道路。總宜設法宛轉。令其由北塘
進京。方無意外之虞。昨諭更換小船。准由大沽進口一層。且不
可先行提及。俟該酋等遞到覆文。或有遲疑。即著飛速馳奏。候
旨遵辦。僧格林沁專意力扼大沽。不肯撤回天津。保衛京師。實
深慮念。已另諭該大臣矣。惟事勢如果緊急。恆福總當設法保
全。不令遽蹈危險。此時不可過於急切。轉致激其意氣。毅然不

顧朕為維持大局。愛惜人才。該督自能仰體此意也。

給英吉利佛蘭西照會。

為照覆事。前經兩次照會。尚未接准照覆。本督部堂於六月三十日辰刻。恭奉

諭旨。業經派有

欽差大臣前來議事。不日可到等因。欽此。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並祈轉行水陸各軍。停止干戈。以免兩有損傷。有失和好。為此照會。

長蘆鹽政寬惠。鹽運使崇厚。奏竊_等奉軍機大臣傳諭

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等因。欽此。伏查唐兒沽。為南北礙臺後路。情形萬分危急。該夷現既占踞唐兒沽。難保不分股直撲天津郡城。查唐兒沽至津陸路僅八九十里。地勢平行。處處可通。既無要隘可扼。又無重兵駐守。等前聞唐兒沽被占。警報頻傳。津郡人心。頗為震動。即經會督將弁兵勇。在於濠牆上。晝夜瞭望嚴防。其城內關廂居民數十萬戶。誠恐奸匪濶跡。乘間竊發。並飭地方官。會同紳士等。雇募鄉團。聯絡鋪勇戶勇。合力保衛。人必藉此稍定。一面遴派弁兵。節節遞出偵探。此奴才等近日布置之實在情形也。茲奉

聖諭諄諄。等惟有殫竭愚忱。加意守禦。如果該夷肆其狡獪。豕突而來。身當遵

旨派員前往。與之晤面。等現已豫先擬定派委天津縣知縣姚煦。屆時帶同前年與該夷議和相識之紳士等。相機開導。並告以

大皇帝已

欽派大員前來。與爾國議事。即日可到。以遏其鋒。惟天津為

京師門戶。津郡之安危。關繫天下全局。等受

恩深重。當此時事艱難。自當熟籌妥辦。斷不敢稍涉大意。有誤事機。第津郡五方雜處。人心浮動。惟有仰懇

天恩。惟今

欽派大臣。迅速前來議撫。以維大局。而固人心。

硃批。知道了。

福建道御史許其光奏。竊維夷人狡詐而多疑。堅忍而好

勝。上年在津。為我兵擊敗。維時臣在粵東本籍。捷音至日。

雖婦孺亦額首稱慶。夷人畏異常。本年挾其宿憤。欲圖

報復。前經占踞山東煙臺地方。臣即奏言若非明奉

諭旨。斷難鼓舞人心。振作士氣。邇日自津來者。言夷船約百餘號。

駛進北塘。登岸施放槍礮。此其志不專在天津。將欲以廣

東之故智。施於

京城也。查廣東於咸豐六年冬間。夷人盡燬省河內外礮臺。葉名琛謾聽諜言。嚴令將弁不得回放槍礮。遂致該夷肆無忌憚。嗣得在籍紳士張敬修督勇固守東關。每於夜間水陸互攻。夷人不勝其擾。於十二月退回外洋。七年五月。葉名琛盡撤防守團練各軍。一人於十一月初。猶在省河張挂免戰白旗。突於十三日攻城。各鄉練勇聞信。於十五早趕到。而夷人已於十四日午時闖入。前撫臣柏貴會同將軍出示。不准練勇入城。嚴飭旗綠各營。不准攜帶器械。該夷因得在城內布置周密。遂有二十一日葉名琛出洋之事。此廣東省失事之的實情形也。省城失事之後。距城

北二十里之石井鄉。聯結遠近各團。合力拒守。以待

朝命。遇有夷人游奕北路者。立即鳴鑼出眾。驅逐回城。該夷屢挾柏貴。派官兵會同夷兵。前往石井。皆以鄉民勢。而止。迨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奉

命辦理團練。駐劄花縣。即以石井為門戶。當夷人初入粵城。氣蹙方張之際。鄉團奮臂一呼。猶自強若此。豈近

畿重地。獨不能與夷人抗衡乎。八年四月。廣東有黃麋塘之戰。殺斃真夷兵百餘名。斬獲夷酋首級。奪獲馬劍等件。其時城外東西北三面。皆練勇駐劄。夷情頗為窮蹙。旋有暫撤團練之議。柏貴先以飛檄通行近省州縣。而羅惇衍等

亦節節為退兵之計。夷人探知石井勇練裁撤所餘無幾。遂以大股攻撲石井。於八年十二月燬其村墟。團長舉人梁孫訓房屋被焚。僅以身免。從此團練寒心。無與夷人攻擊者矣。然柏肯等自夷人入城後。日與議和。亦迄無端緒。臣愚以為今日之事。宜以葉名琛柏貴之撤兵議和為炯戒。苟急與議和。夷人必先以撤兵之說進。一兵一撤。自棄藩籬。夷人必燬我軍裝防具。使我不能復振。任其魚肉而後已。兵縱不撤。而有撤兵之信。傳揚於外。兵心不安。必有懈志。彼乘懈以擊我。鮮有不敗。而彼反以不撤兵為我自致敗之道。此其患有不勝言者。

皇上天靈聰明。自無不料及此。而臣特總總焉。過慮者。誠有慨於
廣東之覆轍也。伏願

宸衷獨斷。力破羣疑。一面添派勁兵。固守天津一帶。一、飛飭山
東廣東各督撫。用兵牽制。使夷人首尾不能交顧。自然思
退。臣素聞夷人將有舉動。其口糧必先備辦。若干月日。皆
有一定之期。過期則需內地。上給。應請

旨嚴飭天津軍營。斷絕接濟。抑或誘令深入。相機痛勦。切不可因
有和之一字。稍形懈怠。并請

飭下大學士九卿京堂。將現在天津夷務。應如何辦理之處。悉心
妥議。各行所見具奏。俾下情無可壅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據載垣等呈遞大沽海口探報。內稱二十八日。侍衛布爾和德。解到所獲夷人十五名。內有廣西長髮賊十名等語。該夷此次來津。帶有長髮賊。是該夷與粵逆勾結。已可概見。現在恆福給與英佛照會。該夷如從此就撫。僧格林沁自應固守大沽礮臺。若該夷決意用兵。事機緊急。該大臣仍當察看情形。遵照前旨。擇要扼守。不可專顧礮臺。致誤大局。並該得力之員。扼守大沽。以防夷船闖入。方為妥善。該夷既與粵逆連為一氣。即或我軍攻勦得手。亦必揚帆而去。邀集髮捻各匪。水陸並

進京師更為緊要。仍賴該大臣帶兵迎擊。以資捍衛京師。此係通籌全局。非僅為保全該大臣一身計也。所擒夷人五名內。如有俄味兩國之人。不可傷害。派員送還。並照會該二國。既與中國和好。爾國之人。斷非助戰。想是誤被裹脅。其如何回答。俟俾二夷。接到照會。有無回信。並著迅速馳奏。以慰廬念。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四日

奉

上諭。文煜現今委員董步雲。折回登州。著即密飭該員。如探明煙臺海口。實有俄味夷船隻。可即設法詳細開導。即味夷並未到彼。或得見俄夷。亦可向其曉諭等因。欽此。查委員董步雲前由登

州折回煙臺。先遣巡檢嚴國初往見夷酋。約期相會。該夷孟酋不肯見面。旋即駕船北駛。僅曰所謂三將軍者駐守煙臺。董步雲隨復轉回登州。臣前奉

旨。以煙臺夷船甚衆。恐有味夷夾雜其內。投遞信函之事。當即咨行詳細確查。據鎮道府縣探明該處僅有佛夷。並無味夷。亦無投遞信函之事。今蒙

諭旨。自應專向佛夷設法開導。孟酋雖已北行。以有留住煙臺之三將軍。當即札飭董步雲再赴煙臺。欽遵。

上諭指示各情。作為已見。詳加開導。看其如何答覆。再當相機辦理。臣現接准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移咨。六月十五日。夷人由北塘上岸。占踞村莊。十七日列隊進撲唐兒沽營壘。經官軍迎頭截擊。該夷敗退回村等因。此次受創。未知何國之兵。是佛夷。坐動銳氣。勢必仍回煙臺。彼時該委員再與面向勸諭。能令夷酋自悔興師有夫無得。則事機旋轉。似易為力。並不使佛夷再受俄夷播弄。容俟董步雲前往開導。該夷作何答覆。當即隨時馳奏。至於夷船是否由利津海豐等處登陸。若待偵探信至。然後派員前往理阻。勢已不及。臣現札委候補知州彭垣。先赴利津一帶坐守。如果夷船由彼登岸。一面飛速稟聞。一面先向勸阻。并令該員在鐵門關各

處相度地勢。臣臨時統帶官兵馳赴該處。調集團勇。設法防堵。不敢先行開仗。亦不敢聽其未入。所有兵勇俱令扮作民團服色。勿露官兵氣象。使該夷無所藉口。以為異日轉圜地步。夷船北駛後。該處僅存二十隻。連日又據鎮道府縣陸續具報。連前共存二十五隻。仍飭該處文武嚴密防範。

硃批知道了。

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六月三十日午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稱。夷人已由新河攻入唐兒沽地方。大

沽礮臺萬分危急。著西凌阿即將營城駐劄之吉林馬隊刻即統帶前赴大法。救援後路。與僧格林沁合力夾擊。以分賊勢。欽此。才當即統帶吉林等營官兵。剋期啟程。所有營城兩岸駐劄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吉林黑龍江官兵五百名。前於六月二十六日。夷人攻撲新河時。才已派撥察哈爾馬隊前往助剿。殲斃夷人數十名。生擒夷人及廣東人共十九名。除將傷病甚重廣東人三名就地正法外。其餘十六名。當即派弁解赴大法。交僧格林沁訊辦矣。旋因逆夷欲撲軍糧城津道。才派撥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官兵九百名。已於六月二十七日。馳赴軍糧城津道要隘堵剿去後。今奉

諭旨。夷人已由新河攻入唐兒沽地方。努自應趕緊前赴大沽。與
僧格林沁合力夾擊。以分賊勢。其派撥軍糧城堵剿官兵。
現時津道較緩。應即一併帶赴大沽。以厚兵存。再派往清
河。澗河各口。沿海要隘。哨探官兵。尚未回營。以及營城駐
守。統共酌留馬步官兵一千名。努面交護理通永鎮總兵
海紋管帶。其餘馬隊官兵。努帶赴大沽。

硃批。知道了。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竊於六月三十日。接奉軍機大臣
傳諭。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突喇等夷。占踞北塘等因。欽此。努

遵查直隸綠營各官兵。除馬蘭秦甯二鎮存兵守護
陵寢重地。暫緩調撥。又天津通永兩鎮兵丁。正值防勦喫緊之際。
至大名鎮兵丁。現在大順廣一帶防堵。亦關緊要。均未便
抽調外。牙與署督標中軍副將崇福。詳細酌商。當茲軍務
緊急。自當就近。先在督標各營內。揀派兵四百名。提標各
營內。揀派兵三百名。宣化鎮各營內。揀派兵五百名。正定
鎮各營內。揀派兵三百名。共計兵一千五百名。移會各提
鎮。趕緊挑選。配齊軍火。派員管帶。先行啟程。馳赴通州。聽
候調遣。至統帶大員。現惟正定鎮總兵三星保。署宣化鎮
總兵揀發副將金泰二員。本營現無緊要事件。已飛達京

高督臣恆福酌派一員飭往統帶其餘兵一千五百名。容
即趕緊查明各鎮營存兵數目。即速派撥飭調赴通。另行
奏報。

硃批知道了。

乙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七月
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已特派文俊。恆祺等因。欽此。等。恆福。即日照會。張勳。二夷。一
體遵照。初二日辰刻。夷人四名。持有白旗。至海河北岸。當
即派弁迎往。據稱。欲見總督。有面說之話。隨將該夷用小

船渡至努恆福寓所。該夷遞出照會一件。努恆福答以

大皇帝已派

欽差大臣在京等候面議。並派大員前來。伴送進京。即日可到。如

必要走大沽海口。即用我國船隻行走。該夷仍稱必要按

照會辦理。不能更改。努恆福告以照會所開各條。應具奏

請

旨。俟奉到

諭旨。再行知照。兩國原係和好。即可從此罷兵。該夷則稱此話回

去轉達。至於用兵之事。額酋亦不能作主。全在水陸二軍

等語。該夷等旋即渡河回村。努恆福恐該夷傳述不明。復

又辦給照會_{奴才}等料該夷之意必將全力攻撲大沽及兩岸礮臺總欲逞其心志而後已無論如何設法轉圜曲為開導及一切條約均如所請斷不能息止兵戈_{奴才}等惟有激勵將士勉以忠義以期竭力抵禦儻邀我

皇上洪福擊退該夷大局可望轉機辦撫亦易得手謹將_{奴才}恆福初一初二等日給與該夷照會並初二日接得喚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再_{奴才}西凌阿已於初二日到營現在大沽迤西之鄧善沽地方駐劄防守河岸合併附陳

僧格林沁等又奏正繕摺聞該夷乘船渡河攻撲大小梁

子。因該處樹木叢雜。馬隊不能前進。該夷登岸。礮火齊施。馬隊屯剗不住。已被該夷占踞。該夷所坐船隻。即係甯波船二隻。並新河唐兒沽潮溝以內。原有小船。該夷縛紮渡河。該夷既經渡河。現在馬步官兵。仍行抵禦。努等惟有竭力嚴守大沽。

恆福又奏。本月初二日。努接見夷人。並接收喚夷照覆。語多狂悖。勢難轉圜。各緣由。已經會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具奏在案。茲於本日未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諭旨。努所寄王大臣信函。仰蒙

聖鑒。并蒙

諭。僧格林沁。專意力扼大沽。不肯撤回天津。實深慮念等因。欽此。

等
自當仰體

聖意。竭力設法保全。惟夷人桀驁性成。必欲將兩岸礮臺占取。使河道通暢。直抵津城。且欲俟得有礮臺之後。務將二月間所開各條概准。方能罷兵等情。是其驕傲之意。斷非口舌所能爭。為今之計。惟有仰懇

天恩。明降

諭旨。將該夷所請各款。

俯賜曲從。並

飭軍機大臣。徑行照會該夷。使其得有顏面。可以回國。或可冀其
息兵就範。實為萬幸。等因時勢危迫。恭摺密陳。不勝急切

待

命之至。

殊批。戰機已決。挽回無術。現仍擬由文俊等。轉覆該夷。不過希其
萬有一得。以不改前年原約為釣餌也。

恆福又奏。初二日辰刻。接到暎夷照會。已於未刻由六百
里馳奏在案。兩刻聯夷二名。亦執持照會前來請見。等當
與接見。該夷言語。一味狂悖。其照會內。雖係按照二月條
款。及派有全權大臣前來。纔得垂聽。而言語之間。仍欲占

踞兩岸礮臺。其情形與倭夷無異。斷非言詞所能挽回。擘
隨給照會。交該夷等持回。謹將佛夷照會二件。及擘給予
該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敵勢萬分猖獗。大沽天津。難以保全。可否仰懇
天恩。飭由軍機大臣。迅即照會該夷。

俯如前請。撤去大沽之防。或可稍有轉機。並請

諄諭僧格林沁。先行前往近

畿一帶。扼要駐劄。保衛

神京責成於會同樂善。暫在軍營。徐圖撤防。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接得倭夷照會。極為狂悖。鈔錄呈覽。并該夷占踞大小梁子各摺片。又據恆福奏。夷情緊急。請由軍機處迅即照會等語。旋據奏報。接到佛夷照會呈覽。該夷言詞狂悖。其意將以全力攻撲大沽。及兩岸砲臺。現復占踞大小梁子。夷勢萬分猖獗。現由軍機處擬出照會。已交文俊等轉達該夷。其能否聽從罷兵。尚未可知。該大臣等。自當固守砲臺。悉力抵禦。恐該夷攻撲砲臺後。而營外並無援兵。本日已傳諭寬惠等。令其揀派得力之官紳。帶領天津兵勇。馳往大沽一帶救

援。俟兵勇到時。僧格林沁。恆福。即派員管帶。相機攻剿。並諭寬
惠等將天津以南州縣各民團調出。遙為聲援。以助兵勢。山海
關馬隊。已諭增慶等。令其飛催前進。該大臣等。惟當激勵兵勇。
內外夾擊。將該夷痛加勦洗。以解礮臺之危。俟該夷少挫。或尚
易於轉圜。儻該夷攻撲礮臺。大沽萬難固守。該大臣仍當遵照
硃諭。帶領得力官兵。保全津郡。即以捍衛京師。不可稍涉拘泥。
是為至要。江蘇委員藍蔚雲黃仲舍等。於五月二十六日。由上
海陸路啟行。約此時當抵直境。著恆福飭令地方官。查明該員
等行抵何處。即催令迅速前往大沽。聽候差委。

又

諭前據僧格林沁奏。夷人占踞唐兒沽。大沽後路。萬分喫緊。天津馬隊。不敷勦辦。著增慶。即將僧格林沁所調山海關。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千三百名。交格綱額帶管。飛速馳赴天津。採聽大沽情形。取路前進。聽候僧格林沁調遣。以資救援。

又

諭前因夷人將北塘唐兒沽占踞。大沽礮臺危急。當諭令托明阿。挑撥馬隊一千五百名。成凱。吳桂。德勒克多爾濟。挑選駐防兵一千名。春佑。挑選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挑選陝西兵三千名。慶昫。挑選馬隊二千名。文謙。挑選直隸兵三千名。並文煜。將本年原調之山東兵三千名。恩慶。將本年原調之青州德州兵五

百名。坡崇武酌量於密雲調撥若干名。均即趕緊調派。馳抵通州。聽候調遣。該將軍等接奉前旨。諒已欽遵辦理矣。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大沽後路喫緊萬分。著托明阿等遵照前旨。迅即調齊各兵。遴派妥員管帶。星夜馳赴通州。不得稍事遲延。致干重咎。文謙所調各營兵。昨日據報已派一千五百名赴通。未調各兵。仍著趕緊派撥。以厚兵力。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匪占踞大小梁子等語。該夷現以全力攻撲大沽。及兩岸礮臺。勢極猖獗。雖有西凌阿等馬隊。尚恐兵力單弱。不敷攻擊。大沽為天津門戶。保大沽即所以保天津。

著傳諭寬惠崇厚將防守天津之兵派令原帶各員悉數帶往大沽一帶合力勦辦該郡練勇向稱勇敢並著選派素得民心官紳帶往助勦所有兵勇前抵大沽後路仍聽僧格林沁派員管帶其天津以南附近各州縣民團並著寬惠等悉數調赴大沽左近遙為聲援雖不能與該夷接仗亦可以遠助兵勢該鹽政等務當迅速籌辦不可稍涉延緩至天津城守事宜即著寬惠等督同地方官嚴密布置是為至要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_{文俊}文俊恆祺於

六月二十九日面奉

諭旨到津照會英法二國來京互換和約_等等即於次日啟程七

月初一日。行抵楊村。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三十日奉

上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等因。欽此。同日又另奉

上諭一道。等。敬謹收存。備給該夷閱看。等。於初二日辰刻。行

抵天津。遵

旨商定照會錄出。蓋用天津鈔關關防。飭委苑副舒麟。候補府經歷張文熙。送至該夷處所。一俟接有照復前來。如何情形。

即行馳奏。仰慰

聖懷。謹將辦照會原底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俊。恆祺奏。行抵天津。照會英佛兩國等語。覽奏已悉。現在恆福等。接有英佛兩首照覆各件。當令軍機處再行擬覆照會。即著文俊。恆祺。送給英佛兩首。毋稍延誤。如與該首會晤。即按照會所言答覆可也。

給英法判咨文。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本日據貴大臣等奏。行抵天津。委員送交英法兩國照會等語。又據直隸總督恆。呈遞英法兩國照覆內。據稱。因二月間求要各節。致咨舉動等因。貴大臣應行照會英法兩國。現在已派出。

欽差大臣在京面議。所有和約內五十六條。既經定議在先。自應即照上年味國之例。進京互換和約。以敦和好。至本年二月所定之四條。俟來京會晤派出之

欽差大臣後。如所言均在情理之中。亦無不可商辦也。須至咨者。給佛蘭西咨文。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本日據貴大臣等奏。行抵天津。送交佛國照會等語。又據直隸總督恆。呈遞佛國兩次照覆內。據稱。遵允二月所定之條等因。貴大臣應即照會佛國。現在已派出

欽差大臣在京面議。所有和約內四十二款。並附載六款。既經定

議在先。自應即照上年味國之例。進京互換和約。以敦和好。至本年二月所定之四條。俟來京會晤派出之

欽差大臣後。如所言均在情理之中。亦無不可商辦也。須至咨者。

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喫啡二國。突至定海廳城。並有夷人進城居住。緣由。經臣恭摺奏明在案。茲於六月初十日。

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等因。欽此。伏查喫啡二夷。自閏三月初三日到定後。即有夷

兵約三四十人。輪流入城操演。夷目分段巡查。並強索錢糧徵冊。擅入監獄。嗣又向各衙署借住。兼以撥兵巡街。聲稱按月須貼巡費銀兩。前經臣玉諭蘇松太道吳懋。派能

通暎噤言語之通事二人。前往定海。妥為理諭。亦未辦有
端倪。該署同知甘炳。節次前向開導。已將取去做冊送還。
其前索巡費每月九百兩。亦允減至四百兩。四月二十三
日。城內夷人紛紛上船開行。仍未全行退出。其後忽進忽
出。未能查其確數。兩月以來。尚稱安靜。茲據甘炳兩次稟
稱。五月二十一日。噤夷德酋來署。仍以巡費一事。再三纏
索。必欲每月給伊一國銀四百兩。復云一二日內。邀噤夷
一同來索。二十二日。德酋令該國新到之夷目陶姓。協同
噤夷許士。並夷兵多名。擁至廳署。據稱。巡費各須四百兩
一月。自該兵船到定之日起。扣至五月十二日止。計兩箇

月零十日。應各算給九百三十三兩。於十日內付清。以後各四百兩。按月照付等語。勢甚洶洶。該同知百端婉諭。總置不保。忿忿而去。六月初一日。復至該署。云已到十日之期。立欲偏取。該同知說之再四。始允將每國九百三十三兩一款。定於本月十四日全付。五月十三日以後。一箇月費八百兩。定月底付楚。該夷犬羊性成。勢難再說。給之則無款可籌。不給則必致決裂等情。具報前來。竊思該夷占踞定海。肆意要求。一切情形。無不令人髮指。所有該廳徵冊業經取還。該夷亦尚無覬覦錢糧之意。惟屢次勒索巡費。形同無賴。窺其意指。雖不遽貪利起見。而定海係瘠苦

之區。無從給與多銀。况一經照會。必至得步進步。向沿海各處索詐不休。斷難允其所請。然現在逆氣方熾。內患未平。既有不能用兵之勢。而屢經密飭地方官。激勵民團。與之為難。亦無成效。臣動形掣肘。憤懣填膺。查初次勒索。僅止佛夷一國。嗾夷乃聽其招使而來。其狂妄情形。亦惟佛夷為可惡。擬再令紳商等。先向嗾夷婉言勸導。以冀稍分其勢。暫事羈縻。而能否聽命。實無把握。惟有一面飭令各屬。不動聲色。妥為防範。免致疏虞。

硃批覽奏已悉。

丙申。

諭內閣。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均著馳驛回籍。辦理團練事宜。

長蘆鹽政寬惠。鹽運使崇厚奏。竊照夷酋占踞唐兒沽以後。禁等遵

旨多設偵探。加意守禦情形。業經恭摺會奏。茲於七月初二日。

欽派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到津。當即繕就照會。借

用。禁寬惠。天津關關防。派委幹員齎投。尚未接其照覆。禁

等。於初二日夜。在津郡十里外之梁家園破臺。督率將領

弁兵。巡邏防護。遙見正東一帶。紅光燭天。並隱隱聞有破

聲。初三日卯刻。哨探弁兵回營。詢知該夷於初二日。曾派

委夷官數人。在賢臣恆福處投遞履文。旋有夷酋鳧水過河。開放槍礮。大小梁子亦被該夷所占。等伏思唐兒沽。在河之北。大小梁子在河之南。今俱被該夷占踞。設使再以火輪船闖入大沽海口。則我南北礮臺。三面受敵。更有應接不暇之勢。體察大沽情形。實屬萬分危迫。至營城等處防兵。本為接應天津後路而設。現已全行撤歸大沽。此時南岸之營城。軍糧城。北岸之葛沽。鹹水沽。均可直驅郡城。既無一險可守。亦無一兵駐劄。而一望平行。道路紛歧。四通八達。不特徑撲天津。中無阻隔。且可繞越天津。由楊村。河西務。直達通州。並可由香河。寶坻。徑撲通州。均無阻

礙。天津為

京師門戶。通州為近

畿。脅。萬一稍有疏失。全局震動。所關匪細。奴才等竊念

聖恩寬大。許其進京換約。乃該夷忽爾投文。忽爾用武。陽為和好。

陰實窺伺。是其包藏禍心。殊不可測。查通州地方。現經大

學士瑞麟督帶重兵駐守。洵足以固藩籬。惟通州距

京甚近。若該夷已至通州。則燎原之勢甚熾。撫與戰皆非所

宜。等再四熟籌。保衛津郡。即所以保衛

神京。且可壯大沽後路聲援。並可截該夷分竄之路。而津郡

得此重兵駐劄。人心亦藉此安定。相應請

皆初下大學士瑞麟。迅速移營天津郡城。以期緩急有備。再又倭
恆祺與^努等商酌。夷首現正鳩張。大沽情形萬分危迫。如
再被該夷得手。誠恐益難辦理。現在約同^努寬惠。迎頭前
往。擬再發給照會。以期挽回。^努崇厚督帶將備等。仍在濠
牆嚴密防守。

硃批。所請實難准行。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令寬惠崇厚。迅派兵勇。救援大沽後路。當已
即日啟程。大沽為天津門戶。必須極力保全。方為上策。本日復
明降諭旨。令焦祐瀛張之萬。馳驛回籍。激勵民間。招集義勇。會
同該處防兵。以資堵剿。天津百姓。素稱好義。諒必同心協力。踴

躍爭先。所需募勇口糧。必須豫籌接濟。著寬惠、崇厚。不論何款。寬為籌備。准焦祐瀛等。先為提用。俾濟要需。俟事竣後。由崇厚覈實報銷。以清款目。所有製備軍火。懸賞殺賊。一切事宜。均照焦祐瀛等。呈遞寄寬惠等信函辦理。該少鄉等未到之先。即著寬惠、崇厚。督同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及本地紳士。先行籌辦。並雇募勇丁。不得招致無業游民。以防奸究。是為至要。

密雲副都統玻崇武奏。竊於六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英佛等夷。占踞北塘村莊等因。欽

此。當即謹遵。

旨酌數。挑選精壯兵五百名。帶隊官十員。辦事官一員。軍功筆帖式一員。貼寫兵五名。並派協領常陞保。作為營總管帶。配齊軍裝器械藥鉛等項。分為兩起。於七月初五初七兩日啟程。前赴通州。聽候瑞麟調遣。

硃批。知道了。除現調五百名外。堪備再調。尚有若干名。著迅速具奏。

丁酉。

諭內閣。著派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兵部尚書陳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瑩。右侍郎宋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圍防事宜。

又

諭御史陳鴻翔著回籍辦理團練事宜。

長蘆鹽政寬惠。鹽運使崇厚奏。竊等奉軍機大臣傳諭。

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匪占踞大小梁子等因。欽此。等。

查大沽為天津門戶。其附近之唐兒沽。大小梁子。現被該

夷占踞。則大沽已三面受敵。前因兵力單弱。不敷防勦。遵

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札飭在於防守天津兵內。調撥

提標兵一千名。馳赴大沽。以資協勦在案。現在天津環城

濠牆。共安設旗綠兵五十餘名。等已飭原帶各員。趕緊

齊隊。剋日啟程。一面飛報僧格林沁。聽候分撥防剿。其練勇一項。現亦挑選精壯者二千餘名。配齊軍裝器械。遴派得力官紳管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至天津郡城。既係大沽後路。且係

京師屏翰。當此事機迫切。防守亦應嚴密。現有津郡鋪勇三千餘名。本係各項商民。自行聯絡。協力守望。即行在於郡城關廂一帶。晝夜巡邏。實力防範。以免奸匪涸跡。等。仍雇募壯勇。分撥防守。以壯聲威。至附近天津以南各州縣民勇。係散處各屬村鎮。或百數十名。或數百名不等。無事則安本業。有事則共相防護。本與練勇不同。且天津所屬

地面遼闊。良莠不齊。難保無土匪鹽梟。乘隙四起。必應豫
為之防。現今分飭各州縣。督率民勇。各按地段。認真巡緝。
藉以定人心。而靖奸宄。勢難微調。等。伏念夷首登岸。以
後緊要處所。俱為該夷所踞。大沽已成孤立之勢。等。詳
籌熟計。該夷以傾國之師。蜂擁而來。其意原重在轉圍。藉
以誇耀夷眾。並非利我土地。且以目前大沽之勢論之。亦
不宜再與一戰。戰則已成彼逸我勞。彼主我客之勢。惟有
迅為議撫。方可補救目前現象。

欽派大員到津。自能設法妥辦。惟該夷所重者。總須便宜行事。合

無仰懇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皇上俯念大局之安危。關繫甚重。迅

賜簡派職分最崇之大臣前來。並

頒給關防。

許。以便宜行事。全權字樣。方為該夷所信服。冀可息靜干戈。等

受

恩深重。目擊時勢艱難。情事迫切。不敢安於緘默。謹披瀝據實上

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寬惠等奏。派撥兵勇赴援大沽。並防守郡

城一摺。所稱尚為周妥。惟夷氛逼近。大沽危急。現派去兵勇七

千名。恐尚形單薄。昨已命焦祐瀛等赴津解圍。並諭寬惠等先

行雇募勇丁。著即招集素有身家義勇。順海河陸續前進。以為前勇後路聲援。一面固守濠牆。以保津郡。並照焦祐瀛等函內所稱。先行出示曉諭各勇丁。申明大義。令其同心殺戮。有能殲擒夷匪。及攻奪被踞村莊者。除賊之輜重。即行賞給外。並立予重賞。以期踴躍從事。現在北塘一帶。良民富戶。皆遠徙一空。僅存無業游民。此輩惟利是圖。恐為夷人招致。本日已有旨。令御史陳鴻翔。回籍辦理團練。該員世居北塘。或能籠絡此項游民。安定北塘人心。不致為該夷所用。至賈家橋。為大沽餉道。最關緊要。已諭僧格林沁。嚴密防堵。此外各處餉援道路。亦應分籌堵守。毋為該夷所踞。餉道有失。惟寬惠等是問。夷人炸燬火

箭猛烈。但將兵勇星分。綦布。俟槍礮過後。分頭搶進。夷隊短兵相接。則炸礮火箭。無所施其伎倆。務當嚴飭帶勇各員。妥為布置。毋令為該夷所乘。方為妥善。正在寄諭間。接據僧格林沁等奏報。天津兵勇撥動。恐致人心惶惑。業已剴行寬惠等。緩撥兵勇。援應等語。大沽礮臺步隊甚少。必得天津兵勇前往援應。況防堵大沽後路。即以保衛津城。著寬惠等。仍遵前旨。將派撥兵勇。催令前進。並續募勇丁補額。以為防守郡城。接應前路兵勇之用。毋稍遲誤。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初三初四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大沽探報。內稱。所獲夷人。內有長髮賊十名。本日已傳諭寬
惠等。令其揀派官紳。帶領天津兵勇。馳往大沽一帶。救援各等
因。欽此。查上月二十六日。檢獲夷匪廣匪^努等。業經附摺
陳明在案。旋據解送來營。計英夷二名。廣匪十三名。並無
廣西長髮逆賊。當將英夷二名。給還該夷。其廣匪十三名。
因受傷甚重。亦經給與該夷。換回受傷兵丁八名。至天津
之防。最關緊要。現在兵勇。一經撥動。必致人心惶惑。更難
收拾。且大沽之西。現有西凌阿。德興阿。督率馬隊三千名。
該夷雖已渡河。若西奔天津。馬隊迎頭截擊。東撲大沽。即
可抄襲該夷之後。是以^努僧格林沁。劉行寬惠等。曾跪派

撥兵勇前來援應。初二日。大小梁子之戰。擊斃賊匪百餘名。該夷抵死不退。占踞村莊。初三四日。由唐兒溝前往石縫礮臺之後。平墊溝渠。夷人聚至數百名。並支搭帳房。意圖攻撲礮臺。經我兵開礮轟擊。始行潰散。日內該夷自必全力來撲。非在大沽。即係北岸礮臺。若能一戰擊回。辦理易於得手。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等又奏。再文俊。恆祺。到津後。遵

旨給與該二夷照會。現在尚未接有該夷照覆。等等。細心熟商。該夷未給照覆。以先。文俊等萬不可即來海口。與該夷見面。

如接到該夷照覆。定期晤面時。總以前赴北塘。以免窺伺。大沽虛實。方為妥善。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令寬惠崇厚。迅派兵勇救援大沽後路。昨復諭令焦祐瀛。張之萬。回籍辦理團練。招集義勇。順海河前進。併力堵剿。本日據寬惠等奏。遵撥防守天津。旗綠各營兵五千餘名。並挑選練勇二千餘名。派員管帶前赴大沽。聽僧格林沁調遣。大沽後路聲威已壯。惟該夷現在占踞大小梁子。逼近西沽。雖有馬隊屯劄。在彼守禦。恐亦未必得力。既有天津兵勇數千。足敷勦辦。著該大臣懸立重賞。激勵衆心。內外夾擊。並派隊渡

河。由唐兒沽進攻。以保北礮臺後路。不可全行調守濠牆。致令後援兵單。不能牽制賊勢。並須於賈家橋一帶。加意嚴防。以通餉道。尤為第一關鍵。其餘通大沽餉道如新城等處。亦須分籌守堵。毋為該夷占踞。八年間諸臣條奏。禦炸礮火箭之法。或用牛皮藤牌以避之。或分馬隊為兩翼。置之陣後。斜抄而出。使該夷不得抄我軍之後。或乘夜進攻該夷。或挖濠溝數十道。俟該夷開槍。我兵即伏濠中。槍過越出。逼近敵前。使該夷火器無所施其伎倆。或以零星隊伍。誘其施放槍礮。突然搶入該夷隊中。短兵相接。亦可制勝。其言不無可採。若該大臣體察情形。相機籌辦。現在文俊等。已馳赴大沽。前令軍機處擬給暎佛兩國照

會二件。諒已送交。該夷如何答覆。尚未奏報。恆福辦理撫局。是其專責。仍須設法轉圜。保全大局。惟現在戰機已決。該夷能否就範。尚未可知。勿墮該夷奸計。懈我軍心。是為至要。正在寄諭間。復據僧格林沁等奏報。匪情形。並札飭寬惠等。暫緩派撥兵勇等語。此項兵勇。本日已諭知寬惠等。仍遵前旨調往。保守大沽後路。即所以保守天津。且可疏通餉道。現在焦祐瀛等到津。即可續募勇丁。以資防勦。人心向不至於搖動。該夷業經決裂。占我村莊。與之決戰。並非釁自我門。現在兵勇厚集。該大臣自當相機勦辦。并嚴守南北礮臺。毋稍大意。至奏稱文俊等。宜與該夷在北塘晤面。已諭知文俊。恆祺。照辦矣。

又

諭前因恆福奏。接到暎佛兩首照覆。當令軍機處擬給照會。咨文
俊。恆謀轉行。本日據寬惠奏。大沽情形。萬分危急。文俊等。已前
往海口。以冀挽回。該大臣等。行抵大沽。當已將軍機處擬給照
會轉行。是否得有夷首照覆。如何情形。有無可以轉圜之處。速
即馳奏。正在寄諭間。復接僧格林沁等奏稱。該大臣等如接到
該夷照覆。定期晤面時。總宜前赴北塘。以免窺伺大沽。虛實等
語。著文俊。恆謀。俟接到該夷照覆。定有相見之期。再往北塘。與
該夷晤面。是為至要。

山西道御史陳鴻翔奏。竊臣籍隸

幾東。世居北塘。現接家信。聞逆夷於六月十五日。由北塘上岸。黑鬼子及紅頭布。約有萬餘。意欲暗襲大沽後路。十六日早。夷船俱進河內。向岸上運礮多尊。並有騎馬者。沿街擄掠。在東街修甬道。一路暗伏地雷。礮臺上安放礮。並豎有佛國大旗。南面濠牆。加高培厚。亦安大礮。西面河溝二道。墊出馬道。以為軍廠。十七日直趨大沽。被防兵擊斃數十名。以後未敢出隊。忽於二十六日。又將新河占踞。竊思新河而南。即為唐兒沽。該處距大沽大營八里。距北礮臺較近。並不隔河。如北礮臺一有不測。則南礮臺斷難立腳矣。且由新河而西。四十里即為軍糧城。該處距天津河

東僅六十里。萬一逆夷另分一股直犯天津。則危急更不堪設想。為今之計。臣愚以為應令北塘以北營城駐守之兵。西由甯軍沽直趨北塘。攻擊逆夷後路。以分其勢。如夷人回顧北塘。則大沽情形便可稍緩。並請

皇上明降諭旨。大作聲威。發京兵二萬。以為大沽援應。則逆夷必聞風而膽落。即沿河居民聞之。必皆鼓舞激昂。同思致命。儻北塘新河。任其久踞。恐其將北塘遮南之淤塞舊河挑通。直達新河口。則亦可由水路上犯大沽。並可直赴天津矣。再聞夷船進北塘河後。屢次窺伺營城礮臺。帶兵之員。聞而少卻。不思設法防夷。轉以逃避難民為奸細。查拿甚

緊人心極為不平。沿河居民破家失業。連徙流離。既遭夷害。又被兵擾。苦累慘不可言。相應請

旨飭下地方官。將沿河各村難民。妥為安撫。毋使失所。以收人心。戊戌。大學士瑞麟奏。竊於本月初一日。率同文武各員。馳抵潞河。勘得南關外四里許。有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舊營三座。以地址尚形高闊。牆濠亦屬可用。即於此處暫行駐劄。分布官兵。安置礮位。惟此地。在咸豐八年。原為防河而設。距城稍遠。今大沽防堵嚴密。運河水勢又淺。河路似尚無虞。且夷匪現踞唐河沽。當以嚴防陸路為亟。查通州為

京師東南門戶。四路通衢。往來要道。有城可守。方為扼要。漢
津沽聲鳥稍緊。擬將大營移於城中。並於外城關廂。分紮
數營。以成犄角之勢。該州原設新舊兩城。接連一處。周圍
約十五六里。營周歷履勘。牆垣間有坍塌。尚須量為修補。
現擬將修城完濠紮營各事宜。籌畫辦理。豫為守戰地步。
庶免臨事倉皇。謹將州城繪圖帖說。並開列分營帶隊清
單。恭呈

御覽。再。營統帶各營官兵一萬名。現已到齊五千名。下餘未到官
兵五千名。是否即令來通。抑或暫緩啟程之處。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

瑞麟又奏。查河西務為通州要路。現有伊勒東阿管帶官
兵四千名。在彼駐劄。恐未足恃。僕津沽聲息稍緊。是否由
才添派官兵。前往接應。抑或令伊勒東阿帶兵回通。以厚
兵力。俾資戰守。

瑞麟又奏。營中應用礮位。擬請撥運京局現存大臺灣礮
四千觔以上者。酌撥六位。武成永固礮四千觔以上者。酌
撥四位。小臺灣礮七百五十觔者。酌撥四位。此項小臺灣
礮。如或觔量不敷。即於七百五十觔上下各項礮內抵撥。
並將大礮每位。派礮兵十二名。小礮每位。派礮兵五名。隨
礮什物鐵子火藥備帶齊全。請

飭迅速派委章京押赴通州營次。以備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通州設防情形。並河西務官軍。應否赴通。及請調京旗礮位各摺片。覽奏均悉。大沽北岸石縫礮臺。於初五日卯刻。被夷攻陷。僧格林沁等。遵旨退守。已諭令將天津府城。及津城後路。通州前路。酌度情形。派兵扼剿。所有伊勒東阿。統帶官兵四千名。應令仍駐河西務。聽候僧格林沁調遣。備調京兵五千名。已令緝防王大臣。催令赴通。一俟到齊。即著瑞麟量為派撥。擇要駐剿。通州舊存營址。係僧格林沁相度。當屬扼要。八里橋亦係要道。瑞麟應於通州城外安營。於一切調度機宜。自屬便捷。若該大學士固守城內。則匪眾之來。安保不由城

外越過。轉致扼勦無及。所請將大營移入城中。究不如城外較便。其它濠等事宜。仍著飭令地方官。迅速辦理。至修城一節。暫行緩辦。繪呈通州城圖留覽。其所需礮位。已飭令各旗趕緊運送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本月初五日卯刻。該夷馬步萬餘名。全力攻撲石縫礮臺。提督樂善督帶官兵奮力攻擊。各礮臺亦開礮策應。已將夷人擊退。惶亂之際。被該夷炸礮將我北岸礮臺及石縫礮臺藥庫燃著。煙氣迷漫。官兵不能看視。該夷捨命回撲。以致失陷。提督樂善登時陣亡。圍營覆沒。該夷既經占踞石縫礮臺。其餘兩岸各營萬

難守。禦。查。礮臺雖不能守。馬步兵力。尚堪拚死一戰。擬酌量撤退。扼要防守。惟津郡為水陸受敵之處。無論如何。厚集兵力。亦不能守。惟有督帶重兵。扼守通州一帶。以固京師。

直隸總督恆福奏。七月初五日。該夷由北岸出隊。攻撲石縫礮臺。提督樂善力竭陣亡。失守各情。業經僧格林沁馳奏在案。惟北岸礮臺既失。南岸礮臺益孤。萬難扼守。禦。旨。力勸僧格林沁統帶防兵。即日啟程。退守通州一帶。保衛

京師。該大臣誓守礮臺之志雖堅。現經 禦。諄述節次。欽奉恩旨。該大臣仰體

宸廬。感激之餘。深知領會。才惟有再行催勸該大臣即速啟程。不令遽蹈危險。以期仰慰。

聖懷。俟該大臣起身後。所有一切撤防之事。率同署天津鎮總兵冷慶等。妥為照料。現與該夷照會內。有已奉

旨派有

欽差全權大臣。即日來沽等語。並仰懇

天恩。俯念事勢萬分危迫。

特派重臣。迅速來沽。與該夷當面晤商和議。實為萬幸。並將照會

英佛二夷底件。恭呈

御覽。

謝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北岸石縫礮臺失守。現擬遵旨退守一摺。據稱。初五日卯刻。該夷馬步萬餘。攻撲石縫礮臺。因藥庫被燃。以致礮臺失守。提督樂善登時陣亡。現擬督帶重兵。扼守通州等語。覽奏曷勝憤懣。夷氛猖獗。礮臺雖不能守。而馬步官軍。為數不少。該大臣等現擬酌量退撤。再圖決戰。實能顧及大局。聞之稍慰。惟通州為京師屏蔽。而天津實為通州門戶。若非力扼天津。恐通州亦難安堵。此時夷勢雖張。而海河防具。層層密布。想船隻尚難立時闖入。且津郡城外。築有濠牆。尚堪扼守。著僧格林沁等。將大沽兵勇。一面撤退。一面前赴津城。將海河兩岸。及卽城守禦事宜。督飭寬惠等。妥為籌畫。後再赴通州。

未可因該處水陸受敵。置之不顧。瑞麟於初一日始往通州。一切布置。尚無眉目。其天津後路。以至通州。應如何相度要隘。擇要嚴防。調撥兵勇。分投堵剿。以臻周密之處。均著該大臣等妥為辦理。隨時奏報。至大沽礮位軍火不少。並著恆福將可以運回者。即行搬運。其不能搬運者。礮位即應釘眼。或推落海河。其餘軍裝火藥糧餉等。均應立時焚燬。毋許存留資敵。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北岸石鏡礮臺失守。擬以兵力退保通州。一摺。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僧格林沁。妥善布置矣。茲據恆福奏稱。事勢危急。已勸明僧格林沁即日啟程。退守通州一帶。保

衛京師並將照會喚佛之件呈覽。本日復據文俊等奏稱。接到佛夷照覆。必欲欽派全權大臣。能允二月定款者。方肯會晤等語。具見該督遵旨妥辦。尚能以保全大局為心。欽派重臣一節。該督業經允許。著再行給與照會。現在大沽業已撤防。所有海河內一切防具。亦須多日。方能撤清。庶可由此赴津。惟既和好。兵船不必多帶。恐致百姓驚擾。反為無益。至該夷屢次以和誤我。此時大沽之防既撤。由津至通一帶。布置尚未周備。亦正可藉此稍緩時日。該督一面會商僧格林沁等。於附近天津及由津至通一帶。擇要設備。毋稍疏虞。庶不至墮其術中也。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_才等。於七月初

四日。在鹹水沽途次。接奉初三日寄

諭。並軍機處擬定照會底來咨二件。遵即錄妥照會。飭委苑副舒

麟。候補縣丞陶禮林。送至該夷處所。嗣據直隸督臣恆福

函稱。等萬不可即來海口。以免該夷窺伺大沽虛實。並

鈔錄奏片知照前來。等語。即於初五日。仍回天津。旋據督

臣恆福。差弁來津。送到佛國照覆一件。並聲稱本日北岸

石縫礮臺。已被夷人占踞。提臣樂善。業經陣亡。又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豎立白旗。該夷始行停戰。再

等。折閱佛國照覆。必欲

欽派全權大臣。能允二月定款者前來。方肯會晤。此等情形。雖

等前往該夷亦必不肯相見。徒為耽延時日。於事反為無益。謹將該佛國照會原文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俯念時事已至十分危急。關繫甚鉅。迅

賜簡派重臣。

頒給關防。得有威權。方使該夷敬畏。庶可挽回全局。等不勝迫

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文倭恆祺奏。接到佛夷照會。請另簡重臣赴津一摺。並據恆福馳奏情形。大略相同。佛夷照會。稱必須得本年二

月間所要求各款允許。方肯互換和約。情詞實為桀驁。已諭知恆福。照覆該夷矣。嘆夷此時尚無照會到來。未知是何意見。文俊、恆祺現駐天津。著俟嘆夷照覆到時。即行由驛馳奏。

長蘆鹽政寬惠、鹽運使崇厚奏竊_等於初四日將遵

旨派撥兵勇前赴大沽助剿。並體察情形。兼籌撫局緣由。恭摺由

驛五百里奏

聞。並一面飛報僧格林沁。聽候調遣在案。茲於初五日_等接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劉知。天津為大沽後路。亦關緊

要。未便撥動兵勇。以致人心惶惑。除由僧格林沁專摺奏

報外。劉飭_等暫緩派撥兵勇來沽。仍嚴防津郡等因。伏

查昨奉

諭旨。令將防守天津兵勇。悉數調赴大沽協勦。仍由僧格林沁派員管帶。等語。即經分飭趕緊齊隊。派令原帶之員。妥為管帶。正在陸續啟程間。接奉前因。現在仍飭管帶官。整裝以待。一俟奉聞行調。立即催令起行。不致延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寬惠等奏。赴援大沽兵勇。現在整裝以待。並據僧格林沁等奏。北岸石縫墩臺失守。大沽兩岸。萬難支持。各一摺。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僧格林沁等。妥籌辦理矣。津郡為京師門戶。大沽既無可守。則津郡愈形喫重。所有前調兵勇。即著無庸派赴大沽。留於該郡。嚴密布置。並督飭石贊清。激勸

民心竭力堵禦於天津附近各要隘處所層層設備迎頭截擊。毋得稍有疏虞。致令京師震動。是為至要。僧格林沁本日已令其酌撤大沽兵勇。退保天津。以定人心。其應如何守禦機宜。寬惠崇厚等即可稟承該大臣熟商妥辦。力求防勦之策。方為妥善。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初五日卯刻。北岸石縫礮臺。被夷攻陷。情形危急。擬遵旨退守。以保京畿。已諭該大臣將天津城守。及津城後路。通州前路。妥籌布置矣。焦祐瀛等。於今日啟程。所有危急情形。諒已在途探悉。此時雖有文俊等議撫。亦不過暫時

美利女才卷五十一
三十八
羈縻。恐將來終須勦辦。著即飛速前進。馳抵天津。趕即出示曉諭四鄉居民。激以大義。並懸賞格。令其同心殺賊。該夷如不受撫。竟來撲犯。即糾集團勇。痛加勦洗。使該夷知所畏懼。焦祐瀛等。自能斟酌緩急。相機籌辦也。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奏。竊於咸豐十年七月初五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據僧格林沁奏等因。欽此。查前六月二十八日。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調副都統格綱額。將山海關防次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全數帶赴天津。擇要駐劄。以備迎擊等因。到營。當經轉行該副都統。將在防之吉林。黑龍江。各起

官兵一千三百名。除因病不能啟程官兵二十五員名。留
關醫治。並咨留通曉蒙古言語文字之官兵二十員名。辦
理卓索圖盟事件。教演該盟槍箭技藝。其餘官兵。即交格
綱額。全數統帶。於二十八日。星夜啟程。刻下計可到津。前
奉寄

諭。已由努飛咨該副都統遵

旨。探聽大沽情形。取路前進。聽候僧格林沁調遣。以資救援。現在
山海關。除大城旗綠官兵外。調防官兵。尚有卓索圖盟馬
隊一千名。宣化通永兩鎮步隊二千名。努惟。有隨時督飭。
加意嚴防。以期仰慰。

宸廬。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於七月初一日寅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等因。欽此。伏查察哈爾各旗續挑之兵。前次共傳一千五百名備挑。其間總有不堪入選者。

今奉

諭旨。調取二千名。以資捍衛。自應變通辦理。以應急需。等因。現已飛催派往挑兵之協領舒都爾古等。令其先就已赴齊集之兵。迅速挑選精壯一千名。隊官等項如額。即著前派定之

正營總參領那木薩賴。參領額勒哲伊。副營總佐領奇莫特。多爾濟。佐領西爾滿。分起管帶。即令前次奉

旨統帶官兵之總管那瑪善。先行率領前往通州。徑赴瑞麟軍營。務於初十以前。趕緊進口啟程。惟所需軍械。前係按兵一千名分別造辦。非但不敷二千兵丁之用。且現在購造。尚未報齊。擬將弓箭鳥槍。先由駐防兵丁名下酌量抵撥。加以現造已成之數。並刀矛等件。劃清冊檔。可期不誤。此時頭起馬隊一千之用。一面迅速添造。俾得撥與二起前進。至於應用之錫帳等類。以及鉛丸火藥等項。業已照案先行飛咨瑞麟。豫為籌備。以期應手。此項兩起官兵。擬仍比

照往屆。各從齊集之日起。至進口之日止。由捐輸項下。按照覈減口分數目。分別官員兵丁。計日發放。以期濟急而固軍心。

硃批。知道了。

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大沽後路。萬分喫緊。諭令托明阿。將前調馬隊一千五百名。成凱。英桂。德勒克多爾濟。前調駐防兵一千名。春佑。前調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前調陝西兵三千名。慶昫。前調馬隊二千名。文煜。原調山東兵三千名。恩慶。原調青州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量於密雲調撥若干名。文謙。除已調

赴外。尚有未調兵一千五百名。均即趕緊調派。馳抵通州。聽候調遣。本日復據僧格林沁等奏。大沽兩岸礮臺。危急萬分。著托明阿等。遵照前旨。迅速調齊。攜帶軍火器械。催令管帶之員。星夜馳赴通州。毋得稍有遲延。致誤事機。慶昫所調察哈爾馬隊。已報一千名啟程。尚有未啟程馬隊一千。仍即趕緊催齊赴通。玻崇武。於密雲挑選官兵五百名外。堪備再調。尚有若干名。前曾令迅速具奏。熱河兵五百名。春佑已報啟程。現在事機緊急。迫必得厚集兵力。以固京師門戶。所調各馬步隊。尚形單薄。未足以資保障。除察哈爾勿庸再調外。著托明阿。成凱。德勒克多爾濟。春佑。文煜。英桂。譚廷襄。文謙。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量調撥。

務期多多益善。攜帶軍火器械。兼程赴通。不得以無兵可調。藉詞搪塞。昨日據增慶奏。山海關尚有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宣化通永兩鎮。步隊二千名。著即全數撥調。同各處續調之兵。並著派委得力之員。管帶赴通。交僧格林沁。瑞麟統帶。以壯聲威。而資扼守。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竊於本月初四日巳刻。接奉軍機大臣傳諭。咸豐十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天沽後路喫緊萬分等因。欽此。遵查奉調直隸兵三十名內。已派督標提標。正定。宣化。二鎮各營兵一千五百名。當於奏報後。即經移會。並復咨催各

提鎮。趕緊挑選。派員管帶。星速啟程赴通。不日約可抵防。
其餘兵一千五百名。督查前奉督臣恆福行知。以直隸督
標提標。並各鎮實存兵數。除分守各汛。並調赴海防外。存
兵無多。設再有徵調。深恐籌撥為難。曾經奏明在案。連日
會同署督標中軍副將崇福。悉心叢商。抽調實屬不易。惟
近日夷情益張。拱衛

神京。最關緊要。未敢稍事拘泥。依可移緩就急。擬請在督標
各營內。選調兵一百名。提標各營內。選調兵三百名。正定
鎮各營內。選調兵三百名。宣化鎮各營內。選調兵三百名。
共計兵一千名。尚不敷五百名。查馬蘭鎮標。現存綠營兵

二千五百餘名。擬調派二百名。秦甯鎮標現存綠營兵三千餘名。擬調派三百名。數計所調不過十分之一。似於守護尚不致過形單薄。連前共奏兵一千五百名。統計先後揀派兵三千名。業已足數。一併移會各提鎮。趕緊挑選一律精壯。配齊軍火。派員管帶。星夜啟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至統帶大員。現經接奉督臣恆福札飭。以署宣化鎮總兵揀發副將金泰。距通較近。以之派往。可期迅速。自當遵照印飭。該署總兵前往管帶。俾資統率。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又謙奏。續調官兵。派員管帶。馳赴通州一摺。此次

續調官兵內。馬蘭鎮二百名。秦甯鎮三百名。為數無多。况係守護為重。馬蘭鎮兵尤難調出。著文謙於直隸各營中。另行挑選精兵五百名。補足一千五百名之數。仍遵前旨。飭令迅速馳赴通州。聽候僧格林沁。瑞麟調遣。其原調馬蘭秦甯二鎮之兵。均著各歸原汛。

熱河都統春佑奏。竊於七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春佑挑選熱河兵五百名。馳抵通州。聽候瑞麟調遣等因。欽此。等遵即在於滿營現存兵一千二百名內。擇其年力強壯者。挑選五百名。揀派協領禧霖。作為營總。協領銜佐

領全亮。佐領托當阿。作為副營總防禦綽班泰等十員。作為帶隊官。共派官十三員。飭令配齊軍裝器械。分為三起。即於初四。初六。初八等日啟程。前赴通州。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五十七之五十八

16/11/03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本月初五日。夷人先後占踞石縫礮臺。等當將大概情形恭摺馳奏在案。至大沽礮臺。經營已經三載。計費帑項數十萬。籌畫之周備。防範之嚴。窳無以復加。無如該夷窮兇極惡。視死如戲。每攻一處。誓以不得不已。所有新河唐兒沽石縫三次之戰。均在礮臺。時望我兵槍礮一發。該夷紛紛例斃。其餘各夷。始猶拖拉屍身。繼而置之不顧。遂踐踏屍身。抵死前進。三次擊斃夷匪三四千名。而石縫一戰為最多。當石縫礮臺與該夷相

持之際因海河阻隔不能派隊前往應援只得用礮接應石縫礮臺既失北岸藥庫又被炸子然著已無可抵敵且我後路已為該夷所踞若以步隊來撲石縫礮臺內以大礮策應我兵萬難抵禦徒損傷將士於事毫無補救查該夷之意無非欲盡得兩岸礮臺情知不敵莫若息兵罷戰等當即傳飭各營豎立免戰白旗於是晚戌刻統帶馬步官兵徐徐撤退本應防守天津以扼

京師門戶查該夷處心積慮全在天津且天津府城濱臨海河雖有新築環濠圍牆較之大池不啻天淵該夷水陸並進仍是不能扼守現在秋成將熟徧地高粱天津環濠以

外尤為稠密。易於藏奸。我軍不能看視。自應仍在通州迤南屯紮。距京既近。聲氣可以相通。其天津礮臺。安設大礮。擬即運送回京。小礮及調防之旗綠官兵。一並撤至通州。現在山海關。無須設防。所有該處之現在調防馬步官兵。擬令副都統增慶管帶來通。各項官兵。一經到齊。共計馬隊七千名。步隊萬名。兵力不為不厚。儻該夷敢於北犯。臨時酌量。總須與之野戰。斷不可株守營壘。轉致受敵。各項官兵到齊。所有原在通州河西務防堵官兵。擬請撤回京城。以資防守。其前調各省滿漢官兵。可否暫停來防。以免眾心搖動。再提督樂善原在李營內。李留心查看該員心

地純正。操防護飭。隨同芽布置一切。無不竭盡心力。妥為
辦理。前因北岸喫緊。經芽派赴石縫礮臺。該提督誓眾死
守。初五日之戰。自卯初至午初。奮力抵禦。三時之久。力竭
捐軀。可否照提督例從優。

賜卹。並於海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鴻施。其餘傷亡官兵。容俟查明再行覈辦。至芽於海口
地方。布置防守。已及三年。計費帑項甚鉅。現於數日內。連
失小村二座。並兩岸礮臺營壘。各項大小器械。以致夷勢
益張。實係芽無能調度。非亦勞師糜餉。誤國病民。咎無可
辭。應請

旨將等交部從重治罪以示懲儆。

諭內閣直隸提督樂善久歷戎行戰功屢著茲在海口防所陣亡殊堪憫惻著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該提督有無子嗣著該旗查明具奏並著在海口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又

諭僧格林沁辦理一切未能周密實屬咎有應得著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以示薄懲。

僧格林沁又奏竊於本月初七日在楊村逢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榆通州為京師屏蔽。而天津實為通州門戶。等因。欽此。查天津
濠牆周圍三十餘里。處處皆可撲犯。雖有大小礮位。為數
無多。不敷分布。該夷礮火猛烈。天津濠牆。斷不能抵禦。該
夷若以步隊直撲濠牆。兵力即不能支。再以船上大礮攻
擊。兵勇腹背受敵。且天津海河。向無防具。一時置造安設。
趕辦不及。夷船一經駛至。郡城即在濠牆以內。兵勇何能
駐劄。必致閭閻人民。咸遭荼毒。該夷之意。原在天津。計其
船隻。不日即可駛至。等因。親情形。審度時勢。天津實無防
守之法。不得已。駐兵通州。以固

京師。且天津再經接仗。設有挫失。辦理撫局。更形棘手。是以

廿初六日路過天津。已飭運司崇厚將嚴位防兵。趕緊一併撤退。以示不疑。此時惟有設法轉圜。使該夷及早在津就撫。不得再有決裂情形。至廿是否即赴通州。未敢擅便。現在蔡村暫駐。恭候

訓示遵行。再初五日戌刻。廿出大沽時。督臣恆福尚在該處。以備照料一切。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天津無可守禦。現在蔡村候旨。現擬調兵固北面之防。自請治罪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樂善照提督例從優賜卹。准於海口建立享祠。並將該大臣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鎮蓋旗滿洲都統。以示薄

懋矣。天津既無可守。該大臣擬於通州建南屯紮。將天津礮位。及在防官兵。撤至通州。並將山海關馬步各兵。一併交增慶帶往。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其通州河西務原駐官兵。毋庸撤回京師。該大臣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即著迅速來京。面授機宜。再行回至防所。節節向前布置。以衛京師。

直隸總督恆福奏。七月初五日。該夷攻占北岸礮臺後。事勢危急。即經督率詳述迭次欽奉

諭旨。力勸僧格林沁帶兵退守。該大臣仰體

聖心。即於是日酉刻。帶領官兵。前往通州駐紮。適該夷通事官巴姓。及夷官五人。來與督相見。聲稱北岸礮臺。已為占踞。即

欲將南岸礮臺立時交出。方肯息兵。等以防兵既撤。礮臺
空虛。與其為該夷攻占。不若即允退出。免致擾害民居。並
可穩住該夷。使價格林沁安穩而行。不致再有交仗之事。
當即繕就照會。交付該夷去後。等暫留大沽。與該夷兩次
面晤。竭力開導。阻其直撲天津。欲其先議和而後論戰。據
該夷云。必須中國

欽差。與其兩國公使。彼此商辦。並言如果優禮相待。尚可和議早
成。否則萬難定議。且欲將先後所約各條。一概允准。方肯
罷兵。各等語。等以津郡地方緊要。再四勸阻。以期展延時
日。無如該夷言詞桀驁。未肯允從。其意其勢。非先占踞天

傳不止。李等已於初六日申刻。自大沽折回。初七日子刻。行抵鹹水沽。當即先將勸阻該夷未允情形。具函飛致欽差文俊。恆祺。安達籌辦。一面趕緊回津。再與文俊等詳細面言。以冀暫緩用武。李因事機危急萬分。是以未及先行奏明。不揣冒昧。臨時變通辦理。謹將照會底稿。照錄恭呈

御覽。

恆福又奏。正在具摺間。探見鹹水沽河內。已過該夷兵船數隻。其直撲郡城之勢。已屬顯然。合併附片陳明。

硃批。覽。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本月初六日自

大沽撤防。並天津駐守。濠牆各兵。調赴通州。愚氓無知。皆為震動。鋪商漸有歇業。即在官人役。亦皆潛逃。伏思天津密邇

京師。地方最為緊要。現在該夷雖因登旗。急戰。究恐性情叵測。反覆無常。藉無兵勇。直達津門。設郡城再被占踞。則辦理尤難措手。更恐土匪乘機滋擾。為害益甚。昨據探報聲稱。自僧格林沁撤防後。南北礮臺。盡被該夷占踞。各營門亦俱有夷兵把守。督臣恆福。在大沽現已被圍。文報不通。等語。聞信之下。焦灼萬分。惟有仰懇

皇上飭令地方官。聚集紳商。亟籌保衛。以固結人心。更請

諭令閩派重臣。迅速前來。俾該夷早為就撫。免致別生枝節。
諭內閣。桂良。恆福。均著授為欽差大臣。桂良。並著馳驛即赴天津。
會同辦理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礮臺撤防。退回津郡。並文俊等奏。津兵撤
調。赴通。人心震動。應亟籌保衛各一摺。並據恆福將給與夷人
照會呈覽。均已閱悉。本日已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併令桂
良。即日馳驛赴津矣。著恆福。即行先給與喫啡照會。以現已派
桂良。及該督。為欽差大臣。前來商辦。俟桂良到津後。即當知照
該夷。訂期晤商一切。該夷等得此消息。暫不至即肆猖獗。津城
防守事宜。雖不便明為辦理。亦不可不暗中防範。該郡圍練。已

先後派令焦祐瀛。張之萬。陳鴻翔。向籍辦理。即著恆福。於該少
卿等到津後。仍遵前旨。悉心會商。在津城附近一帶地方。擇要
駐紮。激勵士民。實力經畫。務使民團人心固結。庶夷人不得肆
其衝突。至津城後路。凡屬入京要道。尤應妥為勸諭。將守衛捍
禦各事宜。迅速籌辦。是為至要。恆祺著留津。隨同桂良。恆福辦
理議撫事務。文倭著即來京。

署江甯將軍京口副都統巴林阿奏。竊於六月二十七日。
西甯鎮總兵馮子材。接據瓜洲水營黃巖鎮總兵黃彬函
稱。二十一日酉刻。有鬼子礮船一隻。經過瓜洲江面。係紅
毛旗號。當即飭令題升都司黃正榮。駕船駛前查探。見其

船上有紅毛鬼子二名。水手鬼子數名。甯波人十餘名。問其來歷。意欲何往。所帶是何貨物。據說係喫咭喇。由上海來。係奉該國欽差使臣委命查看江面。並無貨物。都司黃正榮。諭以前途賊界。不可上駛。該夷稱以不到賊境。只是游看江面耳。隨即檢出付與鎮江元戎小書一封。又將耶蘇書三本。送與黃正榮。禮送下船。稱說三二日即回等語。揚帆上駛。至今未回。特將該夷小書一封。函達前來。旋經馮子材轉送。岑閱看。伏思該夷船由滬入江。竟行上駛。是否確係察看江面。岑等並未接有明文。先期知照。惟聞其夷信。有到金陵傳教散書之語。是其與賊相通。已屬顯見。

而夷情叵測。難保不為其勾結。當此江南軍務決裂之時。若不設法嚴禁江防。更難保無船繼進。苟因事關外夷駛進內江。抑且有關大局。不敢墜於

上聞。相應請

旨飭下著督臣薛煥斟酌情形。設法籌計。勿任夷船上駛。致生意外之虞。於軍務甚有裨益。所有駐防江面下游各起師船。於該夷駛船揚帆上駛。並不攔阻。亦不隨時稟報。豈竟毫無知覺。實屬疏於防範。應請

敕下李若珠查明奏請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已棟阿奏夷船入江上駛一摺。據稱六月二十一

日有夷人破船一隻。經過瓜洲江面。船上有夷人二名。水手夷人。數名。甯波人十餘名。問係英咭喇國船。由上海前赴金陵傳教。並呈出致鎮江元戎信一封。耶蘇書二本。稱說三二日即回。至今尚未回駛。請飭嚴防等語。夷人乘船上駛金陵傳教散書。其與粵匪勾結。已可概見。現在逆氛猖獗。蘇常尚未克復。江面關繫緊要。豈能任夷船往來。此次夷船上駛。何以下游水師毫無覺察。著李若珠查明具奏。並著飭令下游各起師船。嚴密梭巡。嗣後如再有夷船駛入江面。務行攔阻。不得任聽往來。以杜詭謀。是為至要。

辛丑。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於七月初七日巳刻。在鹹水

沽拜摺後。遂次接奉寄

諭一道。又於是日未刻抵津後。續奉

諭旨。等隨即面晤

欽差文俊。恆祺。暨長蘆鹽政寬惠。運司崇厚等。正在悉心商酌。並
遵

旨再行給與該夷照會間。即據報。已有夷船數隻。駛至天津東門
外十餘里之土城地方。當經公同飭派天津縣知縣姚懋
委員昌平州知州潘蔚。紳士辛榮等。前赴夷船。優以禮待。
茲於是日亥刻後。據該縣暨委員紳士等。回郡稟稱。該夷
先到輪船四隻。明日即有兵船大至。經該令等婉言試勸。

不可驚擾百姓。據該夷等言定初八日必到津郡城前。察其情詞尚不至猝然用武。惟該夷之意。若非早有自京派出爵位最崇

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來津與之商辦。斷難商議息兵等語。查該員等所稟情形。與日昨。在大沽時。迭接該夷照會。並兩次與該夷面晤各等情。大略相同。查天津前駐防兵。現經僧格林沁於昨過天津之時。全數調赴通州。是津郡業經撤防。即係議和之地。無所再行用武。該夷或可相信。惟是該夷所最重者。全在得有

欽派重臣一節。從其所請。則該夷得有光榮。即可乘機利導。否則

以為中國藐視。無論如何開導。不能感悟其心。天津僅有疏虞。必致

京師震動。與其使該夷占踞天津。彼時無從措手。或該夷不占天津。徑撲通州。其勢更為緊急。何如趁其尚未撲犯天津。先示以

天朝寬大之恩。

迅簡親信重臣。攜帶關防。兼程剋日來津。使該夷得有顏面。稍戢驕心。津郡安危。在此一舉。至由津至通一帶。並無險要可守。應如何布置之處。僧格林沁諒能妥籌周備。其大沽軍火各件。當時官兵甫撤。該夷一面索要照會。一面即有夷

兵紛紛進營。路守頃刻之間。實屬無從搬運。即釘塞礮眼。推落海河。其時亦斷難趕辦。此實當時倉卒之實情也。殊批知道了。

西甯辦事大臣文倭。武備院卿恆祺。直隸總督恆福奏。竊
芬恆福將暎晞兩國船隻。駛至土城地方。并天津知縣姚
煦等前往迎見。各情於初八日卯刻馳奏在案。茲於是日
巳刻。其船數隻。直抵郡河東浮橋。勢甚兇猛。津郡現已撤
防。無可禁阻。芬等率同運司崇厚。當即出城。同上暎國之
船。與吧嘔禮會晤。伊即取出告示一紙。有占紮天津字樣。
芬等詰以此次來津。我國先將防兵撤去。與廣

東省城情形不同。何得遽言占紮。乃吧嘔囉聲稱在中國
既云派有

欽差全權大臣。究竟所派何人。未見銜名。是中國並未派有辦理
和議。應許本年二月內所開各節之人。是以不能停止兵
戈。尚非議和之時。既未議和。即應仍行開仗等語。粵等再
三開導。始允不擾百姓。民心尚可稍安。現在暎佛兩國兵
眾已紛紛入城。於四城之上。徧立旗幟。粵等困守危城。正
在焦急間。適暎官吧嘔囉來至。粵恆祺行寓。粵恆福與運
司崇厚亦正在座間。與之接見。言及現在之事。據云。七月
初二日。在海口所與粵恆福照覆內。務將二月間去文內

開各條一一概准切實可憑之據方能息兵等語。等以
津郡城池現已為其占踞。不得不思變通辦法。當將八年
條約本已議定。並無另行更換之

旨。至本年內開各條。許以速行奏明。請

旨。解理。惟是該夷迫不待緩。等再四思維。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如能

迅派親信大臣。兼程即日來津。與之商辦。固為妥善。否則將該國
本年所請之四條。先由軍機處知照該國。使其知有切實
之據。方能止其兵端。儻若再事耽延。恐該夷不能在津久
待。其事有不堪設想者。謹將英國告示鈔錄一紙。恭呈

御覽。

殊批。即有旨。

文俊等又奏。天津郡城已為英佛二國占據。東城門派人看守。往來文報。即恐不通。而於關涉外國之事。由等具摺陳奏。或奉有

殊批。及

廷寄。皆恐先為攔截。折閱深屬可慮。等公同熟商。擬由等文俊前赴楊村暫駐。於等奏報外國情形。或奉有

殊諭各件。道經楊村驛時。先行送交等文俊悉心閱看。後再行設法密寄來津。如等等在津奏報。恐為該夷脅制。亦擬密與

文俊知照。由文俊加函遞交軍機處王大臣知照。庶不致於疏漏。

殊批。所籌甚好。文俊暫不必回京。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於本月初

七日接到

批摺內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喚夷此時尚無照會到來。未知是何意見。文俊恆祺現駐天津。著俟喚夷照覆到時。即行由驛馳奏等因。欽此。是日百刻。即

准喚國送到照覆前來。查文內所稱有本月初一日與督臣恆福照覆。令等檢查閱看各等語。除將該夷照覆原

文。並鈔錄前給督臣恆福之照覆。一併恭呈。

御覽。至前接軍機處咨交擬定照會底。當即照錄送至該夷處所。

一俟接到照覆。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俊等奏。喫佛兵眾。已入津城。占劄。請派大員來津。並文俊前赴楊村。暫駐各摺片。均已覽悉。夷人既踞津城。往來文報。恐有攔截之事。文俊著毋庸回京。即在楊村駐劄。俾往來審寄事件。藉免疏虞。至夷人總以未派欽差。難於停止。干戈為詞。昨已將桂良。恆福。授為欽差大臣。桂良約本月十五日。必可到津。恐該夷迫不能待。已由桂良擬就照會。交恆福。

轉遞該首矣。再本日另有恆福等密寄一道。並著文倭設法密寄恆福等接收為要。

又

諭。昨日明降諭旨。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並諭令恆福即行知照喚佛使臣。俟桂良到津。即可訂期晤商一切。本日據文倭等奏稱。前由軍機處擬定照會底稿。已照錄送往。未按照覆等語。上次軍機處所擬照會。係令該使臣來京面議。尚在大沽未經撤防之先。現在情形不同。已令桂良即日馳驛赴津。應令該使臣在津靜候。會同辦理。著恆福等明晰知會。勿致稍有疑惑。是為至要。本日復據恆福等奏。喚兵已入津城等語。該督接見吧

首。其意總以未經派有欽差。不能停止干戈為詞。桂良候領欽差大臣關防。即日起程。約十五日必可到津。已由桂良擬就照會。著恆福轉交該使臣。俾知桂良剋日可到。以免再有疑慮。恆福。恆祺。均著居住城外。以便與桂良面商一切。

給喚哈喇喇爾西照會。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在奉

旨來津。與直隸總督恆。辦理換約事件。本大臣攜帶

欽差關防。定於本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所有貴國二月間所

開各條。本大臣均無不可商辦。俟本大臣到津。即與貴大

臣會商一切也。為此先行白文照會。俟

欽差關防頒到。隨後補行印文可也。須至照會者。

青州副都統恩燮奏。竊於七月初三日。在萊州府行營。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英佛等夷。占踞北塘村莊等因。欽此。伏思青州兵五百名。既已防海。而存營又無兵可派。雖連日煙臺情形稍緩。亦未便全行改撤。當經於飛飭德州城守尉富明。管帶前次派安兵二百名。配齊軍裝器械。就近星速先行馳往外。於隨即在萊州防兵內。分撥三百名。派員管帶。趕緊馳赴通州。交城守尉富明統帶。聽候調遣。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令恩慶調派青州德州兵五百名。馳赴通州。聽候調遣。據該副都統奏稱。已飭德州城守尉富明管帶前派兵二百名。先行馳往。其就海防內分撥之三百名。著即趕緊派員管帶。迅速馳抵通州。交富明統帶。聽候調遣。毋得再有遲延。致誤事機。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七月初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嘆佛等夷。口踞北塘村莊等因。欽此。臣思該夷進踞唐兒沽。逼近大沽。僅距天津百里。誠如上諭。亟宜厚集兵力。扼其北竄。查本年奉

旨批兵二千名。聽候調遣。除臣帶赴濰縣設防六百五十四名外。尚有未到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今再添派曹標兵一百五十名。青州綠營一百名。壽樂營一百名。再於省標三營分派三百零四名。共湊二千。以符原調之數。業經飛咨兗曹二鎮。挑選精壯。統赴省城會齊。由軍需局配給軍裝器械。火藥鉛丸等件。臣又札飭藩司酌籌該二千兵一月口糧。令其自行裹帶。免致沿途支發遲滯。至統帶之員。查有臨清協副將文英。候補游擊保德。老成持重。久歷戎行。堪以統帶。當即札飭該二員。速赴省城。一俟各路官兵到齊。迅即統帶。剋日啟程。星馳前進。務期早抵通州。聽候瑞麟調

遣○並飭調兵各路○勿涉張皇○致令居民驚擾○以慰

宸○

硃批○知道了○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於本月初九日○在蔡村
逢次○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該大臣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即著迅速來京○面授機
宜等因○欽此○於初九日百刻○行抵通州○查得馬隊官兵○除馬
匹疲瘦○及受傷患病者○尚未到通○其餘均已到齊○派令在
馬頭○張家灣○通州○三處駐紮○步隊官兵亦未到齊○至咸豐

八年。莽在通州防堵時。曾在平家灘地方。挑挖引河一道。以備宣洩北運河之水。已經二年。自必淤塞。莽擬即會同大學士瑞麟。前往查看。趕緊挑挖。查北運河。該夷火輪船。雖不能行駛。舢板足能進河。舢板各有職位。若以馬步隊沿河前進。舢板相輔而行。亦無法抵敵。是目下之急。惟以洩水為要。昨據恆福派人報稱。夷船已至津郡。夷酋登岸居住。城上豎立該夷旗號。因其職分較小。不與交談。非有全權便宜行事之重臣。不足與議。莽揣度該夷之意。此次大沽接仗。既已得意。其憤恨之心必消。仍必須重臣與之面議條約。方肯就撫。否則仍不免再起兵端。該夷雖詭詐。

百出。其性多疑。此次一切條目。必在津郡議妥。方肯進京。互換和約。必不肯到京後再議。惟有仰懇

天恩。迅即

簡派一品大臣。假以權勢。與該夷議和。或可轉圜。不致決裂。至通州。履勘布置。挑挖引河。尚須數日。等擬俟辦有就緒。再行

回京。跪聆

聖訓。其海口節次打仗情形。侍郎國瑞督兵打仗。備知詳細。茲先派該員齎摺進京。以備

垂詢。至等喪師失律。厥罪甚重。荷蒙

皇上逾格恩施。不加重譴。等曷勝感激。惟等此番挫步之後。深恐

呼應不靈。再致貽誤。合無仰懇

聖恩。派員總統馬步官兵。以資防守。等仍在軍營戴罪圖功。以贖
愆尤。

僧格林沁又奏。再現在各處防兵。全數調赴通州。已飭運
司銜天津道孫治。來通辦理糧臺。以資熟手。惟計馮步官
兵一萬七八千名。一月所費不貲。至須豫為籌畫。以免臨
時竭蹶。查天津鹽庫。尚有銀二十餘萬兩。已運出津郡。寄
交藩庫。相應請

旨。敕下該藩司鹽政。即將所存銀兩。迅即解通。以濟軍餉。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遵旨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

先派員齎摺來京一摺。今日已召見國瑞。詢悉情形矣。此次該夷占踞礮臺。經該大臣將馬步官兵撤退。駐紮通州。係違奉諭旨。通籌大局起見。並非督勦不力。該大臣威望素著。能得兵心。自應仍領欽差大臣關防。會同瑞麟。總統諸軍。辦理防務。妥籌布置。以期保衛京師。現在通州一帶。防堵喫緊。要隘處所。官兵恐不敷分布。所有瑞麟。伊勒東阿。統帶前往之京營官兵一萬四千名。著暫留通州。扼要設防。俟各處所調之防兵到齊後。再體察情形。酌量抽撥回京。其所調兵。均歸僧格林沁。瑞麟。統帶。本日已寄諭文謙。將天津鹽庫寄存之二十餘萬兩。撥解通州糧臺。以濟要需。責成天津道孫治經理。其順天糧臺。專為支應。

瑞麟一軍。該大臣等所帶官兵。既合為一處。糧臺亦應歸併。孫治一手經理。俟文謙將銀兩解到時。順天糧臺。即行裁撤。前日已明降諭旨。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桂良於十一日啟程。十五日可抵津郡。與恆福會辦一切。至通州洩水。挑挖引河。務須趕緊籌辦。是為至要。正在寄諭間。據恆福奏。該夷馬隊。意欲屯紮北倉。恐該夷尚未知已派有欽差。執意北犯。殊屬可慮。著僧格林沁。嚴飭前路地方各官。如見夷官。可告以已派欽差。不日抵津。稍遲豕奔而免疏虞。

又

諭僧格林沁奏。防兵需餉。請將寄存藩庫銀兩。迅解通州等語。據

餅。天津鹽庫。尚有銀二十餘萬兩。先已運出津郡。寄交藩庫。現
在各處防兵。計一萬七八千名。全數調赴通州。每月所費不貲。
著文謙即將前項寄存銀兩。迅即全數解赴通州。交天津道孫
治糧臺接收。至焦祐瀛。張之萬。現在天津附近一帶。解理圍練。
亦應先籌經費。以為募勇之需。並著文謙另行籌撥銀三萬兩。
迅速解赴天津。交焦祐瀛等收用。均勿遲誤。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奏。據夷官吧嘎囉。言欲將該國帶來水
陸兵丁。分駐民房廟宇。於初九日巳刻。約同天津縣知縣
姚煦。前往各處尋覓。乃該酋行至北關外。忽然縱馬北駛。
直至距城十八里之北倉地方。見有倉房一所。寬大。即令

該處居民與之收拾。言欲屯兵。詢其屯劄何意。據云有馬隊二千。已從海口調來。欲在此屯劄等語。其居心實屬叵測。當經岑與恆祺熟商。並詢問南省之委員藍蔚雲等。皆云該夷性情桀驁。若遽行阻止。恐其必更添兵。另生枝節。只可設法羈縻。告以該處水草不便。再勸其移劄別處。以消其北窺之心。岑愚昧之見。以為事已至此。惟有早將該夷先後所請條款。仰懇

天恩。即賜俯准。使之無可藉口。暫紓目前之急。

硃批知道了。諒恆福接奉。初九日寄諭。並行知該夷照會。宛轉羈縻。當不至遽行北犯。

恆福又奏內務府大臣銜武備院卿恆祺前奉

諭旨。

欽派來津。伴送英佛二國公使。進京換約。現奉

諭旨。恆祺。隨同桂良。等恆福。辦理議撫事務。查恆祺在粵多年。經

理稅務。公正廉明。久為該夷所信服。此次來津。與英國夷

官。吧嘍。禮。見面數次。迎機善導。竟能使其不致驟然北犯。

足見吧嘍。禮。信。照恆祺之言。且該夷向以官職較大者與

之相見。議事為榮。可否仰懇

天恩。

敕派恆祺。作為幫辦大臣。以便會同辦理。

殊批。恆祺著即作為幫辦大臣。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文俊在楊村駐紮。俾往來密寄事件。藉免疏虞。並密諭恆福等寄信一件。及桂良照會暎佛兩首公文二封。均著文俊設法密寄。該督等接奉前旨。自必欽遵辦理。惟聞文俊已由楊村啟程回京。未知能否接遞。如恆福等尚未接奉前諭。即著派妥員迎提勿誤。桂良於十五日。准可到津。即與該夷訂期晤商一切。恆福等務當會同妥速辦理。以慰廑念。本日據僧格林沁奏。駐兵通州。籌辦守禦事宜。已諭令文謙將藩庫所存天津餉銀。解交通州糧臺。仍飭天津道孫治管理。并令另撥銀三萬兩解津。交焦祐瀛等辦理團練。恆福即督飭該藩司。迅

速撥解。是為至要。本日復諭令文俊拆回楊村駐紮矣。正在寄諭間。恆福奏現在天津情形各摺片。覽奏已悉。已命恆祺為幫辦大臣。著即商同辦理可也。

又

諭昨據文俊等奏。夷眾占紮津城。往來文報。恐有攔截。當諭文俊毋庸回京。即在楊村駐紮。並將桂良照會英佛二夷文二件。並密寄恆福等諭旨一道。均交該大臣設法轉遞。茲據載垣等呈遞文俊所寄信函。有由楊村河西務一路回京之語。夷人既占津城。文報到時。若彼探獲拆看。必致另生枝節。文俊著遵前旨。毋庸回京。即折回楊村駐紮。俾往來密寄事件。得以設法轉遞。

以免疏虞。昨日諭旨。是否已經接到。轉交恆福。并著迅速奏聞。
文俊駐紮楊村。即將住址處所。知照天津通州。庶不致驛奏投
遞錯誤。

先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奏。臣等於
初六日啟程。初七日接奉寄

諭。石鏡礮臺被陷。著即前進等因。欽此。臣等當即並程前往。沿途
見散回官兵及難民。填塞道路。探知僧格林沁已退回京
師。初八日到津。接見寬惠等。據云夷人已在東門樓上插
旗。出示安民。並有一二日內調兵二萬來津之語。臣等目
睹該夷城上盤踞。聞有船五隻。駛入三汊河。是天津城已

在其掌握。此時若遽然出示。該夷必立起釁端。城內居民。先遭荼毒。且聞恆福現在設法羈縻。尤恐有誤大局。臣等與寬惠再四籌商。實未便激之生變。據崇厚面稱。該夷意在路住天津。圖謀北犯。非有

欽差全權大臣議撫。不能阻止。臣等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密陳。伏惟

乾斷。以解危急。

諭軍機大臣等。據焦祐瀛。張之萬奏。馳抵天津。查訪情形危急。一摺。據稱。該夷盤踞天津郡城。若遽然出示。曉諭四鄉居民。同心殺賊。必致立起釁端。尤恐有誤大局。現在該夷既踞城插旗。並

有調兵二萬來津之語。雖已派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與該夷議撫。暫時羈縻。誠恐撫局不成。該夷分兵北犯。亟應豫為設防。昨已諭令恆福於焦祐瀛等到津後。悉心會商。今在津城附近一帶地方。擇要駐紮。激勵士民。務使人心固結。并於由津至京一帶要隘處所。妥為勸諭。資心籌辦。即著該少卿等駐紮兩處。以便分辦。焦祐瀛仍擇地居住。毋庸逼近津城。張之萬於附近州縣。召募壯勇。聯絡聲勢。俾該夷知所警懼。不敢圖謀內犯。毋得以恐誤撫局為詞。致人心因之生懈也。如該夷有北犯情形。雖迎擊不能得力。尚可跟蹤追剿。不得以雇勇為名。臨事無濟。徒費帑項。所有辦理圖練。應需經費。本日已寄諭文謙。即令在

藩庫內籌撥銀三萬兩。解交焦祐瀛等收用。以資接濟。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竊於本月初八日巳刻。接奉軍機大臣傳諭。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文謙奏。續調官兵。派員管帶。馳赴通州一摺。等因。欽此。竊遵查各鎮協營兵丁內。惟正定鎮標。有前經督臣恆福先後飭令該鎮挑備調撥兵九百名。除於兩次奏報。派調兵六百名外。當存挑備兵三百名。又查河間協左右二營。並各汛尚存兵九百餘名。現與署督標中軍副將崇福酌商。擬再調正定鎮兵三百名。河間協兵二百。補足前調一千五百名之數。飭令配齊軍火器械。派員管帶。啟程馳赴

通州。聽候僧格林沁。瑞麟調遣。其原調之馬蘭泰甯二鎮兵五百名。移咨該鎮。即令各歸原汛。至前調各兵。內督標存城兵四百名。已據該協咨報。派署後營遊擊溫積桂管帶。於本月初六日啟程赴通。正定鎮標前起兵三百名。亦據報於初七日。派署龍岡營都司會文管帶前進。其餘各兵。現經嚴催。即日趕緊啟程前往。

殊批。知道了。

文謙又奏。等正在繕摺間。復接軍機大臣傳諭。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著托明阿。成凱。德勒克多爾濟。春佑。文煜。英桂。譚廷襄。文謙

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量調撥等因。欽此。○等近因夷情益張。焦灼萬分。自應厚集兵力。拱衛

神京。○伏查直隸提督各標。並天津。通永。大名。正定。宣化各鎮。額設各兵。除陸續調撥外。所存兵數。本已無多。昨奉調兵三千名赴通。已屬抽調匪易。此外惟大名鎮。尚有備調兵一千名。因擒匪回竄歸窠。尚未調赴防所。雖擒蹤出沒無常。省南門戶。防守宜嚴。然大順廣一帶。現已集辦團練。似尚可補兵力之不足。○等惟有先其所急。現擬於大名備防兵一千名內。再行酌調兵五百名。知會鎮臣阿麟保。趕緊飭令攜帶軍火器械。派員管帶。兼程赴通。交僧格林沁。瑞

麟○統帶調遣○以壯聲威○

殊批知道了○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奏○竊於七月初八日戌刻承
准軍機大臣 寄○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昨日據增慶奏○山海關尚有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等因○欽
此○當將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交五品頂帶珠勒亨○

乾清門頭學侍衛榮全○二等待衛尚宗瑞管帶○先行啟程○原
調宣化步隊一千名○交張家口協副將烏忠阿管帶○續調

宣化通永步隊各五百名○交前獨石口協副將關立管帶○
分起兼程前進○以上馬步官兵○均經配齊軍火器械○並飭

通永道德椿著永平府知府博多宏武分起隨營赴通。沿途照料支放口糧。現當河水氾漲之時。恐有阻隔。已令該道府轉飭所屬。經過渡口。多備船隻。以利軍行。伏思等保奉

命統帶馬步官兵之員。且無地方責任。現在防所馬步各隊。既經全數撥調。雖按起派有管帶之員。然兵數已有三千之眾。等自應沿途督催前進。該官兵等。庶免遲誤。以期迅速。抵通。交僧格林沁。瑞麟調遣。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等奏。竊等。於七月初四日。接准署陝

西撫臣譚廷襄。轉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達日墨。據僧格林沁等奏。喫喘等夷。占路北塘等因。欽此。等
等。即將前奉

諭旨。備調馬隊官兵一千餘員名。並趕緊續派精壯馬隊官兵五
百餘員名。共一千五百餘員名。應需馬匹軍裝器械等項。
辦理齊全。副都統烏蘭都。情願帶往。當將官兵分作五起。
交該副都統督帶。於七月初八日啟程。馳赴通州。聽候瑞
麟調遣。

殊批。知道了。

三品頂帶著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四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氛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等因。欽此。除恭錄飛咨西安將軍。托明阿。欽遵辦理外。伏查陝西
臺經征調。營伍久已空虛。現時豫捨未盡。職除川省亦復
不靖。潼關及漢中一帶邊界。均屬緊要。惟直隸海防尤重。
自應先其所急。酌量調派。臣查潼關及雒南關南防所。原
駐提標屬兵一千五百餘員名。應就近飭調。即令原帶將
弁。由防所剋日分起。徑赴潼關前進。較為迅速。此外擬調
提標屬兵三百名。漢中鎮標屬兵二百名。延榆綏鎮標屬
兵五百名。另擬咨會護理督臣林揚祖。於蘭州及甯夏鎮

兩處派兵五百名。共足三千名之數。其統帶大員。查有漢中鎮總兵伊綿阿甫。由西路撤防回任。該鎮於咸豐三年。曾在直隸正定等處帶兵。臣知其人明慎幹練。已咨調該鎮。星夜來省。統帶潼關等處防兵。趨程前進。另調提鎮各官兵。程途較遠。計非二十日及月餘。不能趕到。應咨會提鎮。揀派得力將弁。隨後督押。迅速啟程。不敢稍任耽延。致滋貽誤。

殊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查七月初一日。承准寄到諭旨。著慶昫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選馬隊一千名。共二千

名。趕緊調派等因。欽此。欽遵。飛劄添調。並擬先將調到之人。催令一面挑選。一面編隊。本有隨軍派定之正副管總四員。分翼管轄。即令前次奉

旨派出之統帶官兵總管那瑪善統帶。先行限日進口。其軍械刀矛槍箭。凡有未經運齊之件。均由駐防官械暫為抵發。並先期分別咨劄。經由地方官員各等情。於初二日。奏蒙

聖鑒在案。正在嚴催迅速挑選。趕緊啟程間。七月初四日。承准寄到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夷人將北塘唐兒沽占踞。大沽礮臺危急等因。欽此。當即飛劄挑兵協領舒都爾吉。帶兵總管那瑪善等。迅將已

報挑齊之右翼四旗官兵。並現在所挑左翼四旗官兵。共一千名。分作兩起。限於初六初七兩日進口查驗。依次啟程。茲於初六日。據總管那瑪善統帶正營總鄂勒哲依副營總西爾滿。管帶隊官三十員。兵五百名。分作十隊。排隊進口。躬親赴教場。逐一查驗。兵數如額。箭槍等械。亦已抵撥足用。又於初七日。據正營總那木薩賴。副營總奇莫特。多爾濟管隊官三十員。兵五百名。隊伍如前。依次進口。惟此起官員。盡係蒙古。那瑪善已經前往。因揀派駐防防禦。喜麟。候補驍騎校奇臣照料。送交那瑪善統轄。其添調馬隊一千名。應需馬匹。業已傳知羣牧。應俟挑齊兵丁進口。

啟程時。分別日期。另行恭摺。由驛馳奏。

硃批。知道了。

癸卯。山海關副都統成保奏。竊。於本月初八日。准

欽差統帶馬步官兵副都統增慶。接奉寄

諭。飭調駐紮山海關各路官兵。前赴通州防剿。並飭各省酌撥官

兵。務期多多益善。查山海關駐防八旗官兵。八百餘員名。

並調來喜峰等口之駐防旗兵二百五十餘員名。操練之

餘丁二百名。皆係。所屬。山海關除駐防旗營官兵外。尚

有署山永協副將伊克精額。管帶綠營官兵八百餘員名。

並練勇九百名。堪資防衛。現當軍務萬分喫緊之際。合無

仰懇

天恩。准令。莽將各屬旗營官兵內。選擇五百名。起緊帶赴通州。聽候調遣。如蒙

俞允。莽起身後。山海關副都統印務。查有署協領佐領和盛阿老。成練達。結實可靠。堪以委令護理。伏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成保奏酌撥官兵。請帶赴通州一摺。前已有旨。令成保署理直隸提督。並命寶山署理山海關副都統。成保著俟寶山到任後。即赴僧格林沁軍營聽候差遣。所有挑備官兵五百名。著仍留山海關防守。毋庸帶往。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昨據吳首吧嘎
欲將伊從海口調來之馬隊二千名。在北倉地方屯劄。其
居心實屬叵測。又未便遽行阻止。恐其另生枝節。鄂恆福
當即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在案。茲於初十日辰刻。夷官吧
嘎嘎來至鄂恆祺寓所見面。鄂恆祺乘間以北倉地方村
莊逼窄。難以容駐。該處水草諸多不便。距津城十餘里之
遠。照應一切。亦難周到等語。向該夷反復開導。伊尚肯信
從。已允許不在北倉屯劄。改擬駐劄津城南海光寺一帶。
有此一番展緩。可冀潛消該夷北伺之心。而文報亦不致
虞其阻隔。實為轉圜第一要著。現在吳首額喇哈。噶青噶

囉亦於初十日巳刻由海口一同到津。等派弁各執名帖前往通候。旋據吧項體聲稱。俟一二日。該二國公使登岸。搬住民房。再行與等相見。

殊。批。知。道。了。

戶科給事中薛書堂奏。竊以京城近年盜風甚熾。官民被竊。殆無虛日。內外兩城。明火搶劫之案。層見疊出。而緝捕破案者。百無一二。現在夷氛近逼。萬一奸人內伏。復萌嘉慶年間林清故智。誠可寒心。且蘇杭失守。均因奸民內應。該匪詭計百出。安保不藏奸京城。臣再四思維。目前要務。莫急於清奸盜。而清奸盜之法。莫要於查保甲。但保甲奉

行何止三令五申。而地方官故套相沿。毫無裨益。即如海
浚老虎洞。咫尺

御園。又值

參與經過。已下三毒時。明火搶劫之案。懸緝數載。迄無弋獲。如保
甲實力奉行。又何以至此。臣謹擬請

旨。飭令五城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視。其如何編查責成之處。臣
謹擬十七條。以備

皇上採擇。

一五城地廣人雜。巡城御史。勢難周歷。司坊亦難專任。擬
每城各擇適中地方。或官房廟宇。設立保甲局。酌派科道

二三員。作為幫辦。仍以本城御史總理其事。於該管地面酌分數段。每段中擇其殷實明練有德望者。無論紳民鋪戶。充作保正。各按地段。確切查明各戶姓名。作何生業。及戶內丁口若干。先填草冊。戶戶開列。不准遺漏一戶。戶內人人開列。不准遺漏一人。官民鋪戶。僧寺尼庵。均在其內。幫辦御史不時抽查。如有蒙混隱匿。緣飾虛文等弊。即將該保正嚴行責罰。以專責成。

一編聯之法。每十戶為一牌。牌內擇一人為牌長。每十牌為一甲。甲內擇一人為甲長。均須年力精壯。明白端謹者。方可勝任。每十甲為一保。歸保正統轄。或二三十甲。或四

五十甲。各按所分地段。不必拘定。其零畸戶口。在五家以內者。即附各牌之末。在五家以外者。則另列一牌。其零畸各牌亦視之。

一編聯既定。每戶給門牌一面。各書姓名年貌。丁口生業。朝挂夕收。每牌長訂一牌冊。書明十戶內丁口之數。及生業遷移生死等事。甲長訂一甲冊。書明十牌內丁口之數。及生業等事。保正訂一保冊。書明各甲丁口之數。及生業等事。總局訂總冊。以備查考。

一牌長督察一牌。甲長督察一甲。其牌中十家。則互相稽查。互出保結。結內開某某作何生計。並無窩逃蓄盜。交接

匪類等事。如有此等事犯。某等九家。甘受連坐。所結是實。每於月朔。十家合具互結一張。交送牌長。牌長送甲長。甲長送保正。保正彙送總局。如有奸盜發覺。而本牌本甲。漫無覺察者。照例治罪。或有窩頓奸匪。蹤跡詭秘。與夫里巷小偷。未經破業者。許九家審具以聞。而官自查拏。其牌長甲長。貪庸不職者。隨時更換。

一牌簿各式。悉遵前邑縣知縣劉衡舊制。由總局刻版刷印。保正各照牌甲。親行分散。動用公費。仍詳開清單。以憑稽覈。

一甲內各戶。如有搬去遷來者。牌長查明搬住何甲何牌。

遷自何甲何牌。五日內報甲長。甲長十日報保正。保正彙報總局。於各冊內後幅註明。每屆月朔。將撤去者門牌繳局。遷來者稟請補給。其各戶有出入生死。容留親友者。一例違報註明。

一保甲之法。富戶受益尤多。一切牌版簿冊。胥吏口糧之費。既不能取給公項。若按戶科派。貧民不能不受其累。惟有勸諭各保殷實戶。口捐貲輸公。交保正收存。以為牌冊口糧之費。其有給賞。亦出於此。吏胥不得經手。以杜侵吞。一保甲之不便於民者。皆因書役藉端勒索。閭里驚擾。今惟責成幫辦御史。督率保正。親身編派。仍於每月朔。親行

按戶詢查。有無別項事故。與甲長月報各冊。查對註明。不得令差役挨查。以免擾累。

一都城旅居多而土著少。往往鄰居數載。不相謀面。夜間被賊。任行呼號。而比鄰無一應聲。此次編聯後。各宜往來會晤。敦重鄰誼。夜間如呼有賊。各家速出。協力追捕。不得置身事外。致賊飽颺。違者重究。

一無業游民。嗜煙好酒。充惡結黨。起滅是非者。即屬奸盜之媒。嚴飭牌長甲長。格外訪查。或積惡素著。九家不肯互結者。則另訂一冊。開列姓名。令其自行取保。如取保無人。則照土棍例擬徒。以清地面。

一窮苦孤獨。及游

一院。藏垢納污。在

同姓同宗者可并

不宗者。必須以一

一院幾家字樣。但

居住。則以房主為

多者為牌長。

一客店來往人雜。

外。令其自備日記

何往。有無行李。盡

報牌長甲長。窺其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此簿亦於月朔一
例報局。如玩忽不記。他處犯事。查該店簿內未開者。從重
治罪。

一茶坊酒市煙館。人迹尤雜。無從過問。惟有嚴禁。其二鼓
後。不許容留閒人。違者重究。

一娼妓優伶之所居。尤為奸盜淵藪。此等賤類。良民難與
同保。但令其儕類自相聯絡。仍按十家為甲之例。互相稽
查保結。如有窩頓盜匪等事。則本家及連坐之家。皆較平
人加等治罪。

一保正既責以督率閭里。則必少加優禮。乃為人所敬畏。

其本屬官紳無論已。即商民人等。既充保正。則自本城御史。以致幫辦各員。均須假之詞色。以隆體統。而資董率。其有藉作威福者。查明另充。

一牌長甲長。及牌中各家。有能留心訪察。窩藏奸匪。盜報總局查拏屬實者。由總局酌量給賞。各城保正。能實心實力。辦有成效者。每屆年終。由本城彙奏請獎。以示鼓勵。

一幫辦御史。擬以滿員分查內城。漢員分查外城。取其風俗相習。居處相近。聞見親而督察較便也。

凡此皆臣考古準今。以期簡便易行。而首在任用得人。斯事無不舉。尤在賞罰嚴明。斯人樂為用。如行之有效。則出

入友助。游惰匪類。自無所容。外來奸宄。更無從託迹矣。又
臣正在繕摺間。恭讀

上諭。派令協辦大學士周祖培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國防事宜。
臣思保甲實國防之要領。果能實力奉行。則民間戶口生
計。人類良莠。歷歷在目。於國防大有裨益。於目前最為切
要。臣為肅清奸盜。以便國防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訓施行。

甲辰。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紮等於七月初十
日。將勸阻該夷馬隊。不駐北倉。改紮城南一帶。並喫晷二

國使臣到津緣由。會摺奏

聞在案。等。等。拜摺後。於是日欽奉

上諭二道。等。等。竊以該夷擁重兵而來津郡。其勢無以禁阻。隨即登城。豎立旗幟。事當倉猝之時。若與之較論過急。必以津郡為挾制之具。若不早為設法。轉圜。則該夷占踞津城。竟若視為己有。欲再令其退出。必又欲作款項索償。狡詐性情。向來如此。自應先令撤去城上旗幟。與其看守之夷兵。最為緊要關鍵。等。等。悉心商酌。仍由等。等。恆祺。面見吧。吧。吧。吧。剴切開導。其意似有轉機。並以南省派來委員候補知縣黃仲。會。素。悉。夷。情。飭令設法。婉加勸導。該夷即於初十日

晚間將日首在城上所豎旗幟。暫行撤去。隨後將看守之兵。亦暫為撤退。民心得以稍定。惟於初十日戌刻。欽奉寄諭。並桂良所擬照會。定十五日到津。即可與該夷相商。當經李恆福。遵

旨。加給照會。一併派員送至該夷兵船。今面晤該夷官。聲稱十五日之期。以為太遠。所云相商。則以為無可再商。惟祇須允其所請。否則仍動干戈。若必再事商量。似又有仍插旗幟之意。李等惟有竭力維持。專候桂良到津後。迅籌商辦。方可冀其漸就範圍。至李等現在城內居住。吳首吧。嘎。摩。摩。次來至。李恆祺行寓。李恆福亦一同在座。與之講論。看其

先景尚無猜疑。因而城內鋪戶居民亦皆安帖。不致搬徙一空。此時茅等若移居城外。非特民心搖動。且恐該夷見而生疑。實於和議大有關係。已由茅函致桂良。約其到津後。與茅等一同在城內居住。以便就近晤商一切。並將茅恆福照會映晰二夷底蘊。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茅等欽奉寄

諭。以津郡防守事宜。雖不便明為辦理。亦不可不暗中防範。茅等竊以為目前事勢。危迫萬分。雖以大沽礮臺之布置周密。

馬隊官兵之訓練精銳。尚不能力為抵禦。挫其兇鋒。津郡
防兵。僅止數千。即使未經撤動。亦何能與之決戰。濠牆三
十餘里。防不勝防。從何議守。為今之計。惟有亟籌和議。在
津郡解有成局。尚可力遏該夷北伺之心。惟是專意主和。
即當竭力轉圜。迎機利導。斷不可使該夷聞我另有設備。
又致別啟猜疑。况當海口接仗屢挫之餘。民心渙散。更屬
難於激勸。無裨於事。徒啟兵端。夷人耳目甚長。萬一因此
構釁。禍更難以勝言。現在城內居民。半多搬徙。其附近四
城之各部鄉民。逃避者。亦復不少。立時召集。猝辦殊難。日
前焦祐瀛。張之萬。二員來津。未及與粵見面。已與寬惠。崇

厚等面商。此時鄉團既難舉辦。祇可前赴天津西鄉各村莊。安撫民心。至陳鴻翎現於十一日到津。與岑等晤見。北塘地方。此時尚為夷人占踞。舉辦鄉團尤屬難於措手。該員現亦前赴西鄉。與焦祐瀛等從長妥議。已由岑恆福將欽奉

諭旨。及津郡此時難以解圍各緣由。備文知照該二員。囑即在西鄉一帶。安撫鎮定。萬勿輕率舉動。使該夷得有知覺。激成意外之虞。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福等奏。津郡夷務情形。並知照焦祐瀛等。在

西鄉安撫居民各摺片。覽奏均悉。夷情狡詭異常。既經該大臣等設法轉圜。今將城上所豎旗幟暫行撤去。並看守夷兵亦暫撤退。民心得以稍定。俟桂良到津後。妥籌商辦。或冀可漸就範圍。不至驟形決裂。該大臣等移居城外。不特民心搖動。且恐該夷生疑。所奏不為無見。即著仍居城內。免致該夷疑惑。桂良於十五日。准可到津。該夷聲稱。為期太遠。日內恐其別生事端。該大臣等。惟當妥為羈縻。力杜該夷北犯之心。是為至要。至焦祐瀛等。既在西鄉一帶駐紮。著恆福傳諭該少卿等。仍當糾集團勇。備豫不虞。一面安撫居民。力求鎮定。一面仍暗為設防。以資捍衛。不得因現在議撫。稍涉大意。

綏遠城將軍成凱。署歸化城副都統德勒克多爾濟奏。竊
芽等。於七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
奉

上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喫佛等夷。占踞北塘村莊等因。欽
此。芽等。正在派撥。催令啟程間。於七月初六日。復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夷人將北塘唐兒沽占踞。大沽礮臺危急等因。欽此。芽
等。查此次奉

旨。由太原綏遠歸化各城內。揀派官兵一千名。馳往通州。聽候調
遣。係為捍衛

畿輔最關緊要。努成凱與努德勒克多爾濟。悉心熟商。軍行孔急。若與撫臣往返商定。誠恐耽延時日。有誤事機。自宜先由綏遠歸化兩城駐防酌派。飭令刻即啟程。以期迅速。當經一面飛咨撫臣。由太原駐防揀派官兵二百名。派員管帶。徑行馳往。一面即將綏遠右衛前次備調官兵五百名。派撥歸化城土默特。揀派蒙古官兵三百名。兩城共八百名。配齊軍裝器械火藥鉛丸馬匹等項。各派協參領等官管帶。飭即於七月初八等日。分作三起啟行。惟查綏遠城官兵。連年征調。生計甚屬竭蹶。今復出省從征。衣履雜腳。均須備辦。所有俸賞行裝。前奉部咨。概不准支給。體察

兵丁。又無處借貸。軍行緊急。不得不籌給借項。以資接濟。查歸綏道庫。現有存儲前次奏請截留備支兩盟蒙古官兵口糧。餘騰稅課。及茶勅節省銀兩。尚堪動撥。此次所派綏遠官六員名。按品借給半俸。委曉騎校十六名。兵四百名。各借給半裝銀十兩。請即由此項銀內給發。右衛官一員。委曉騎校四名。兵一百名。現已飛檄城守尉全安籌款。一律借給。以紓兵力。事竣扣還歸款。至土默特蒙古官兵。素無俸餉。若與綏遠城滿洲官兵。一律籌給借項。將來無項扣還。應請援照節次辦過成案。仰懇

天恩。所有此次揀派官九員。每員按品

賞給半俸。委曉騎校八名。兵三百名。每名

賞給行裝銀兩。以示體恤。再蒙古官兵等。向無拴養馬匹。前次出師。均係臨事籌款購買。此次援案。仍須購買臆壯馬三百八匹。並鞍轡等項。以備乘騎。所需馬價鞍轡俸裝等銀。均由歸綏道庫征存。逐月續征稅銀內動支。再土默特官兵。應需鍋帳。上年派往天津官兵。全數帶往軍營。此次自應趕緊補製齊全。所需銀兩。查歸化城旗庫。現存有補修軍器銀一千一百餘兩。請由此項銀內動支。事竣造冊彙銷。以利進行。而重軍務。

殊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東洋文庫蔵書目録

下

4638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乙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通州一帶防堵喫緊當諭令僧格林沁等於要隘處所嚴密布置並添調直隸等省官兵歸該大臣等調遣現在各報陸續起程尚恐不敷勦辦所有卓索圖哲里木昭烏達三盟兵丁除已調赴軍營外其餘是否尚堪續調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或每盟各調一千或各調二千即行酌量具奏並斟酌駐紮地方順天糧臺前諭令歸併天津糧臺責成天津道孫治管理本日復諭令戶部續撥餉銀十萬兩解交通州順天糧臺以資接濟如寄存藩庫之銀尚未解到亦可通融撥用現

在通倉米石。本擬運至京倉。惟轉運非易。趕辦尤難。若即以此項米石。覈算兵丁應得口糧。估計時值。於餉需內搭放數成。既可節省實銀。且尤便於兵食。於經費較有裨益。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妥議具奏。至順天糧臺。現已歸併孫治一手經理。無論銀米。及搭放款項。均應於天津糧臺。一律支發平允。天津夷人。雖未擾害地方。恐其探聽路徑。意圖內犯。著僧格林沁等於由津至通各要路。多設巡卡。嚴密防範。遇有夷人潛行附近一帶。立即阻止。毋令前進。暗探消息。以杜其北犯之漸。此外來往行人。亦應認真盤詰。是為至要。前由張家口解往之要犯關四。並由京解往之于古。及潘志和三犯。曾否審有端倪。該犯等現

在羈縻何處。著一併覆奏。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於本月十二日。據俄羅斯國通事明當來至。等恆福行寓。當經等與之接見。該通事聲稱。現有該國公使伊格那提業幅。投遞軍機處公文一件。詢其所云何事。據云。寄信至該國館中。派人來津。并該國公使。現由東洋折回。不日即可前來。且欲與啖佛二國調處等語。等以現正辦理撫局。該國既有居間調處之意。未便拒絕。恐別生枝節。祇可暫時羈縻。一俟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十五日來津後。彼時該國使臣亦可到來。再行公同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等奏。俄夷通事投遞公文一摺。並遞到該夷
咨行軍機文一件。俄夷通事明當投遞公文。所有信札一封。已
由理藩院轉交伊館中喇嘛收領。該館中如有回信。並差人前
赴天津。即可派人護送前去。恆福等如晤該國夷酋。先行告知
可也。

又

諭現在辦理防務。京旗各兵。均需寬籌軍械備用。所有直隸。河南
山西省各標鎮協營中。及豫備各路軍營調用之軍械等件。著
恆福慶廉英桂暨文謙即行檢查。無論刀矛擡鎗鳥槍火器各
件。每省共有若干。迅速派委員弁解送來京。交步軍統領衙門

朝房由欽派王大臣派員查收備用。毋稍遲誤。

輔國公績銘。輔國公純堪。馬蘭鎮總兵存誠。奏竊。等語。查馬蘭地面。為

畿東重鎮。東通山海關。南距津沽一帶。各海口。僅三四百里不等。

陵寢重地。守護攸關。竊存誠曾於本年四月內。陸續差派綠營。要慎弁兵。輪流往探。先已嚴飭所屬各營。練兵籌備。以資防範。並嚴飭該管員弁。各在所管地面。帶領兵丁。會同相近各州縣捕役。認真嚴密稽查。如有來歷不明。形跡可疑之人。立即盤獲。解送有司衙門究辦。毋任漏網。在案。嗣據差

探弁兵報稱探得夷船現到大沽外洋停泊。於六月內探得樂亭縣所管之清河口。見有夷船二十餘隻向西駛去。嗣復疊據差探報稱夷人現已占踞北塘。業經接仗。勢甚猖獗等語。伏思夷情叵測。現已登陸。難保無奸細四出窺伺。尤恐逃竄粵匪潛蹤北來。觀望虛實。設若互相勾結。所關非細。馬蘭地面相距北塘僅三百餘里。不能不豫加防備。查馬蘭鎮標左右兩營併新添額兵共一千一百餘名。僅敷守護。

風水地方。惟現值夷匪不靖。倍宜嚴加防守。才存誠。現擬在於各撥汛內酌量抽選綠營馬步兵丁四百名。揀派精幹。

將弁分防帶領。分布於圍牆以外。以及內外羅山。大小山。四各處酌量形勢。擇要嚴密防守。並於扼要適中之地。輪流合操演陣。復設遊巡弁兵二三十名。分往附近村莊。晝夜查拏奸宄。鎮靜土匪。以防勾結。再所屬之遵化。薊州二營。為

陵寢左右門戶。該處尤關緊要。已密劄在於各要口。各鎮市派兵巡緝。並照會該二州牧。多派巡役。協同弁兵。一體拏拏。以期各處聲勢聯絡。並與李績銘。純堪會商。於

五陵前面內圍。擬請加派滿兵一百五十名。選派總管翼長等帶

領在

大紅門左右各口門外嚴密防守。並飭內務府官員揀派精壯領催差役幼丁一百名。分布於

各陵宮門前。無分晝夜。各處輪班梭巡。共期有備無患。至該兵弁現擬撥派各處巡邏防守。等公同商酌。仍照咸豐八年設防之案。先由永濟籌備兩庫租銀存款項下。通那支領。按日酌給津貼。極力撙節。不許冒濫。俟探得夷務肅清。撤防後。再行覈實報銷。

硃批依議。妥慎辦理。

丙午。

硃諭僧格林沁勤勞王事。朕甚廑念。况近京一切布置。更必日夕

勤劬。著惠親王等。前赴通州。傳旨詢咨僧格林沁防守情形。並著僧格林沁激勵兵心。以期有備無患。此殊諭。即著惠親王等齋往持諭。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等奏。咸豐十年七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著派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兵部尚書陳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榮。右侍郎宋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團防事宜。欽此。伏思辦理團防。首以安撫人心。肅清地面為急務。必期宵小潛蹤。善良安堵。庶足仰副

皇上思慮豫防之至意。臣等公同籌議。謹查照咸豐八年舊章。酌

擬六條恭呈

御覽

一查戶口以別良莠也。京師五方雜處。易於藏奸。五城向有門牌。及設立循環簿。以備稽查。立法原極周備。惟恐該司坊官奉行不力。致同具文。臣等擬即各按地面。畫分段落。添派司坊官員。會同紳董。親歷街巷。逐一查覈。造具戶口清冊。仍不時嚴密抽查。如有來歷不明。形跡可疑之人。隨時究辦。庶奸徒無從溷跡。而良民得以安業矣。

一勸保衛以聯衆志也。咸豐三年。京師設立守助約。由各地面紳董。實力勸導。立有規條。咸豐八年。仿照辦理。民間

習熟簡易可行。現擬申明舊章。一律勸辦。庶聲勢聯絡。而人心可期安謐矣。

一任官紳以專責成也。京師閭閻櫛比。耳目難周。既須實力稽查。尤賴隨時訪覈。今擬分定段落。有京官居住之處。責成京官。無京官居住之處。責成該處紳富。不避勞怨。明查暗訪。毋致疏漏。

一協營汛以聯臂指也。五城額設捕役。數本無多。兼有傳喚詞訟人證之責。今辦理團防。實屬不敷布置。而南營各汛堆撥。星羅棋布。呼應較靈。查道光五年奏定章程。本有文武會哨之法。現經臣等嚴飭員役。申明定例。總期文武

聯為一氣。不得各存意見。稍形推諉。

一設水會以備不虞也。查中城地面近年設有水會。富者捐資。貧者出力。豫防火災之外。於訪詰奸宄。擒捕盜賊。均屬有益。且民捐民辦。並無流弊。今擬各城仿照勸設。一律舉行。首事紳董。敘勞請獎。

一請幫辦以資助理也。五城分管地面。詞訟緝捕。本有專司。今當辦理團防事務。益繁。不得不借資相助。查咸豐八年。曾經每城奏派料道二員幫辦。今擬援照成案。酌擬外城居寓之料道十員。繕寫名單。伏候

欽定。

以上各條。臣等悉心酌議。意見相同。惟國防設立公所。添派員役。常川住宿。一切布置。未免需費較繁。由臣等先行倡捐備用。此後如有踴躍急公。願捐經費者。容隨時酌量奏懇。

恩施以示鼓勵。

諭內閣。周祖培等奏籌議國防章程酌擬條款呈覽一摺。京師為首善之區。周祖培等辦理國防。自應實力奉行。務使宵小潛蹤。善良安堵。以期人心靜謐。所擬章程各條。均尚妥協。著即照所議。會同五城御史。悉心妥籌辦理。不可有名無實。其設立公所等一切經費。著照所請。由該尚書等先行倡捐。如有情願捐資。

報效者。並准由該尚書等隨時奏請獎敘。以昭激勸。所有軍開之給事中吳焯。薛書堂。御史楊榮緒。徐啟文。郭祥瑞。劉有銘。朱潮。薛春黎。任兆堅。白恩佑等。十員。均著幫辦五城團防事宜。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奏。竊粵桂良奉

命馳赴天津。會同恆福。辦理事件。於本月十一日起程。行抵張家灣。往見僧格林沁。據云。到津後。將辦理情形。隨時知照等因。粵隨即前進。連日豫為籌畫。將來面會該夷議撫各節。細將本年二月十六日英國照會。悉心紬繹。據稱和約所載五十六款。必當一一認真照辦。外另有四款。內稱所議毋庸在京居住一層。原與粵等在上海時。曾接該夷照會。

議定互換和約以後。或擇別地居住。或因要務隨時往來。通融辦理等因在案。嗣因上年該酋到津受創以後。致欲將通融之議。作為罷論。雖經軍機處咨覆文內。正言指駁。而努此次到津。與該酋會晤時。必議及此款。努伏思在京居住一層。自應仍照上海之議。誠恐該酋指稱此款。係和約五十六條中第三款。堅求允准。必將復議通融一節。狡詞翻悔。此係現在議撫最要關鍵。努再四思維。實深焦灼。不得不豫為籌度。遙祈

皇上密授機宜。俾有遵循。復查該夷照會。又有賠償各項。並送還礮位船隻一節。努伏思該酋嗜利性成。既有賠償一語。且

又未定數目。將來難保不多。方需索。設為數甚鉅。亦屬礙難。遽允併乞。

聖訓指示周詳。以上各情。粵在京時所給照會文內。曾有均無不可商辦等語。深恐會商時。該酋乞求邀允。相應豫為陳明。到津後。即當會同恆福等遵

旨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一摺。桂良此次到津。大局所關。自當豫行籌畫。以便與該夷晤商。如該夷照會內所稱在京居住一層。該夷與桂良在上海。既有擇地居住之議。未便任其翻悔。且其照會內。尚有遵照天津所立和約第三

款。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候其國王諭旨等語。尚非堅意駐
京。著桂良等。極力挽轉。但能消弭此事。方為妥善。如萬難阻止。
亦可允其駐京。但不得多帶從人。致令居民驚擾。如但欲於海
口隨時往來。亦須先期知照中國。即可派員護送。至該夷稱欲
送還船隻一層。可告以大沽礮臺工程鉅萬。今被爾國攻毀。較
船隻之費尤鉅。足可相抵。且去年所沈之船。尚在水中。未嘗為
中國所有。如欲送還礮位。現時均在海口。應由貴國自行認收。
其所稱賠償各項。雖未定有數目。難保不多方需索。諒桂良等
必能隨機應變。斟酌妥辦。輕重之權衡。該大臣定會朕意也。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

史陳鴻翊奏竊臣等於初九日將該夷盤踞郡城未使出
示曉諭居民情形奏明在案十二日欽奉

上諭現在該夷既踞城插旗等因欽此旋據督臣恆福咨稱喚佛
兵船已駛至郡河東浮橋其勢萬難阻遏會同武備院卿
恆祺再三開導正當辦理和議急盼轉圜之時自應示以
不疑將津郡民團難以舉辦各情附片具奏鈔錄奏稿移
知前來臣等連日體察民情並親至郡城內外查看該夷
動靜東城樓上旗幟夷兵業經恆福會同恆祺向其開導
概行撤去該夷馬隊先欲駐劄北倉亦經阻止屯劄城南
一帶是該大臣等辦理撫局已漸有轉機再得大學士桂

良設法勸諭。並江蘇委員藍蔚雯等與之面議。該夷雖桀
驁難馴。必不至遽形決裂。我

皇上聖度如天。如其所求尚在情理之中。亦必

垂慈俯允。以全津郡數百萬生靈。臣等何敢輕率妄動。激生事端。
致誤大局。況僧格林沁以重兵扼守海口。尚不能支。鄉民
團練。紀律未嫻。軍械未備。未必即操勝算。所慮者撫局不
能速成。該夷分兵北犯。以肆要挾。則沿途堵禦之策。亦不
能不豫為籌畫。

皇上思慮豫防。通州一帶。必有大兵屯紮。再有鄉勇同心助剿。自
可使該夷稍知儆懼。臣陳鴻翔業已到津。公同商酌。此時

郡城之東南為該夷來路。居民早經遷避。城北係武清縣境。城西係靜海縣境。距府城約在三十里內外。若在該二縣地方籌辦團練。以查拏土匪。護送行旅為名。尚不至為該夷所覺。設有調動。武清之勇可以迎剿。靜海之勇可以尾追。臣等即日函致該二縣紳士。令其先期密約。臨期應募。所需錢糧。應請

旨飭下直隸藩司文謙。將所撥銀兩。以二萬兩存儲靜海縣庫。以一萬兩存儲武清縣庫。派委妥員經管。屆時由臣等分別提用。以為勇糧。仍由長蘆運司崇厚。覈實報銷。臣等現駐得勝口。距西門十二里。便於探聽。桂良等辦法。如撫局無

成。即分赴武清靜海。召集團練。並天津縣蘆團。協同官兵
追截。以杜該夷北犯之路。似此辦理。既不至有礙議撫。亦
可以暗防北犯。

硃批。依議辦理。

焦祐瀛等又奏。臣等到津。復與曾在上海貿易之鄉人。探
詢夷人情形。據稱夷性無常。如孩童形景。所求務在必得。
稍拂其意。則所求愈堅。及遂其所求。又或不以為意。即如
該夷馬隊。始欲屯劄北倉。繼而劄在城南。始而在河東。索
民房數處。繼而又不住河東。皆因辦理之人。識其性情。遇
事並不顯為阻抑。以他詞開導。使之自行轉圜。語云。知性

者可與相處。此一定之理也。大學士桂良即日。到津。與恆福會。辨撫局。應令體察夷情。速為商議。如桂良等與議定。各條。應請。

旨。量予允准。以實桂良等之言。即以堅該夷之信。若游疑不決。則該夷必以桂良等不能作主。而北犯之意。愈不能遏。迨其猖獗而後許之。則枝節又生。大局更難設想。臣等沿途見撤回馬步官兵。非不精壯。及抵津城。見該夷馬隊之驍健。夷兵之強悍。似有過於官軍。並傳其車礮。火箭。猛烈靈便。非不長於陸戰。此時我軍撤回。銳氣已挫。若再與之決戰。誠不可不慎之。又慎。臣等既有見聞。理合附片密陳。

硃批知道了。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氛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等因欽此當因太
原駐防滿洲營馬甲僅止五百餘名不敷多派先行派定
二百名一面飛咨綏遠城將軍成凱歸化城副都統德勒
克多爾濟酌量派選共成一千名之數赴通聽遣去後茲
准成凱等咨已於綏遠城派兵五百名歸化城派兵三百
名各派大員管帶尅日起程前進臣因太原旗營額設馬
一百五十匹不敷騎坐復在省標左右二營暨太原旗綠
各營內挑選健馬二百匹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孟壽營遊

擊崇順督率防禦驍騎校督帶精壯官兵二百名於七月初八日自省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並飭司籌款另購馬二百匹分撥各營以資操演正在具奏間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大沽兩岸礮臺○危急萬分等因○欽此○除在大同鎮標各營內添調精兵一千名○攜帶軍火器械○派委得力將備管帶○剋日兼程赴通外○所有前調滿洲營官兵起程日期及續調綠營官兵名數○理合恭摺由驛具奏○

硃批知道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七日

奉

上諭前因大沽後路萬分喫緊。諭令文煜將原調山東兵三千名。趕緊調派。馳抵通州等因。欽此。查臣前奉

上諭著臣將本年原派山東兵三千名。委員管帶赴通等因。當經臣將本年奏准原調兗曹二鎮官兵。係二千名。嗣因該鎮截留防匪。而沿海營伍。亦在防夷喫緊之時。不能湊足三千。惟有仍將原調二千名。湊撥足數。派委臨清協副將文英。候補遊擊保德。管帶赴通。各緣由。奏明在案。今復蒙

諭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撥。務期多多益善等因。臣思山東兗曹登三鎮額兵。除節次調赴各省征勦外。各營存兵。零星不

成總數目下煙臺夷務較前雖緩而夷船一日未去則防堵一日不能解嚴登鎮逼近煙臺防兵萬難調遣其兗曹二鎮既經調撥二千前赴通州其餘營汛存兵尚恐不敷防匪今若悉數調出誠恐擒匪調知內地空虛乘機竊發為害不淺伏讀

聖訓大沽情形危急臣亦萬分焦灼何敢以無兵可調藉詞搪塞惟有仍於原調二千之外再撥一千名以應急需查有前經商准副都統德楞額派撥馬隊二百五十名前赴利津防堵尚未到防臣現又飛速咨催該副都統改撥通州又前調設防之東昌等處兵六百五十四名駐劄韓亭以防

夷氛蠢動。今念

畿疆事重。自應先其所急。並添派省標兵九十六名。共湊一千之數。統歸文善保德管帶赴通。聽候調遣。再查山東各鎮官兵散處四方。既不能朝發夕至。且寬曹兩鎮之兵。正在勦捕幅匪。亦須分投札調。而軍火器械。又須由省城軍需局給領。現經嚴飭各營管帶員弁。迅速進行。並飭藩司暨軍需局。速將俸賞行裝等項銀兩。照例支發。同軍火器械配齊。解交各營。俾得剋期起程。免致貽誤。茲就近將臣防所原調兵六百五十四名。省標續撥兵九十六名。及臣前次奏明省標派撥兵三百零四名。共一千零五十四名。

先派候補遊擊保德管帶於七月十一日由防啟行赴通
聽候調遣其餘各營臣現又飛札嚴催一律迅速啟行務
期早抵通州以資捍衛

硃批知道了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竊粵恭閱邸鈔大學士桂良直隸總
督恆福授為

欽差大臣馳赴天津辦理事件查桂良抵津後會同恆福自可設
法羈縻辦理若能在津換定和約該夷揚帆而去誠為順
手之至惟該夷此次猖獗情形較之戊年大不相同海口
現又撤防夷船全數駛津其志高氣揚要求更恐甚於前

昔○若○該○夷○堅○欲○進○京○換○約○如○果○仿○照○去○歲○味○夷○入○都○之○式○
人○數○無○多○尚○不○難○於○著○手○現○聞○該○夷○帶○來○廣○勇○甚○眾○此○次○
醜○類○竟○與○粵○匪○無○異○

神○京○重○地○豈○能○令○其○闖○入○通○州○眾○兵○駐○守○僧○格○林○沁○瑞○麟○自○
能○抵○禦○但○由○天○津○至○京○北○河○節○節○水○淺○夷○船○不○易○行○駛○或○
可○易○防○惟○陸○路○至○京○非○止○通○州○一○處○避○實○就○虛○是○其○慣○技○
即○如○大○沽○設○防○該○夷○駛○至○北○塘○登○岸○即○係○明○證○在○

廷○王○大○臣○想○早○已○經○慮○及○矣○何○敢○妄○參○未○議○第○聞○該○夷○初○到○
北○塘○即○以○戰○與○和○兩○相○牽○制○戰○時○夷○力○不○支○豎○旗○請○和○越○
日○該○夷○布○置○妥○協○即○不○照○會○而○戰○足○見○反○覆○無○常○謊○詐○莫○

甚。現在桂良、恆福在津與之議和。僕該夷堅欲進京換約。桂良等萬不能許其帶勇入都。難免該夷假意允許。或求所帶之人留住城外。暗藏詭謀。均未可定。當此時勢萬分孔亟。努滿洲世僕受

恩深重。近因夷情益肆鴟張。寸心焦灼。寢食不安。雖非分所應言。管見所及。不能不遽實直陳。

硃批。所慮甚是。

丁未。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努於七月十二日將俄囉斯通事明常投遞軍機處公文等情。馳奏在案。茲

於本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恆福等奏○津郡夷務情形○並知照焦祐瀛等在西鄉安撫
居民等因○欽此○粵當即遵

旨○移知焦祐瀛等欽遵○知照去後○粵等伏思制夷之道○不外和戰
兩途○前此大沽主戰○以礮臺之堅固○官兵之精強○尚不能
力為抵禦○扼其先鋒○現在專意主撫○自不宜稍露形迹○以
致有妨和局○惟夷情叵測○誠如

聖慮○不可不暗為之防○粵等連日公同商酌○前次天津府知府石
贊清○天津縣知縣姚煦○所募壯勇○及二品職員張錦文○所
團鋪勇數十名○皆係土著○有身家買賣之人○尚屬可靠○現

經等飭令天津府縣暨職員張錦文等認真固結妥為
分派或扮作買賣人買給食物或扮作閒人跟蹤察訪或
派赴城外岸邊河下該夷住處明為照料暗中偵探如果
夷人進城上街隨時留心察其舉動并優給該紳士民勇
口糧既不明露端倪又可暗為防範較之彰明較著招募
集丁於事似為有濟仍一面移會焦祐瀛等在於城外西
鄉一帶安撫鎮定不必涉於張皇致為夷人知覺激成意
外之虞再昨據喚酋吧嘎嚙向等談及現在不過暫息
于戈並未罷兵專候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到津後再為定議等語與江蘇候補知縣

黃仲會所言。亦復相同。至該表現在津郡城外屯紮。尚為
安靜。城內並無夷人居住。日間即偶爾進城。亦隨即出去。
並無滋事別情。藉以仰慰。

宸懷。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正在繕摺間。據佛國公使照會。擘恆福一件。並
有致軍機處。暨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照會各一件。除將該夷照會軍機一分。
咨由兵部轉送軍機查收。其照會桂良一分。即由擘恆福
派弁送往桂良行次投遞。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於七月初八日馳報察哈爾馬隊一千名前赴通州去後是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
初七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大沽後路萬分喫緊等因欽此伏查察哈爾八旗自上年查辦撥丁起各路軍營隨時咨來兵缺至今尚未補足又因病回旗腰骶瘡膿不能遠行者節據各該總管並挑兵協領驗明呈報有案等悉心籌畫既恐有誤要需尤難遇事將就因思察哈爾風俗窮苦者食餉人多官員子弟賴有培植尚知禮讓今值用兵之際不得不破除常

格藉資得加。昨已剴切通傳。凡有官員子弟中之閑散。均令一體齊集。由挑兵協領會同各該總管。秉公察看。量其才具之粗細。酌撥兵缺之大小。先予頂補記名。使之出征。嗣後凡遇本旗軍營。無論何處出有兵缺。均先儘此項閑散。各該旗分依項頂補。既經許以登進之階。諒必有所鼓舞。在軍營口分。並不加額。在本旗餉檔。亦不逾例。現當奉調緊迫。業已飛劄。此次續派正副管總四員。隨齊隨走。四員分帶四起。亦無不可。總期先後早到防所。俾得仰慰

聖懷。

硃批。依議。

戊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奏竊於本月十三日行抵武清縣途次曾將該夷二月間照會文內所稱各節恭摺請

旨。在案。十四日前抵楊村。接據恆福派委員弁遞到該二國照會。穿詳加閱看。所稱前文內列各款。立允概准。並津城海口亦當即日開埠通商。方可照會各軍退駐大沽及山東登州等處。須俟賠償銀兩全數給清。始令退出境界。以上各節。皆應先與定約。蓋印畫押。再為入京換約等因。伏思該二夷二月照會業經添列四款。尚未商辦。茲復增以天津通商一層。查和約五十六款所載。有牛莊而無天津。原議

以此易彼。今該夷又思津郡通商。實屬恃強要挾。殊堪痛恨。且來文內有現今須有確實憑據。並即連照覆字樣。語多急迫。深恐將來難容緩商。不得不急為陳明。謹將該二國照會。另鈔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仰求聖恩。迅賜訓示。俾得祇奉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業經詳諭該大臣。隨機應變。權衡輕重。辦理矣。本日復據桂良奏。接到暎佛照會。請旨遵辦一摺。該夷照會內稱。總以天津通商。賠償兵費。為退兵息兵之關鍵。該大臣等前此給予照會。所云無不可。

商者原指見面互相商辦。並非直言允許。現在該夷狂悖異常。固應示之以信。使其不疑。然仍須斟酌妥善。俾無後患。方合辦法。桂良馳抵津郡。與該酋晤面。如提及索賠兵費。若能相機開導。減去若干。固屬甚善。否則必不可減。亦應與之言明。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庶可從容辦理。至天津通商一層。可告以不獨八年所定和約。並無此條。即本年二月所要四款。亦無此語。況八年和約。有牛莊而無天津。原係以此易彼。今何又多此款。如此辯論。看該夷如何回答。若仍不能挽回。亦應告以通商。雖無不可商辦。但該國既帶兵船。不獨大沽天津。民心驚疑。即商費亦必裹足不前。實與爾等無益。如該夷允許不帶兵船駐紮。

若欲建夷樓。與不退兵船無異。亦不可允許。總之賠費通商。即使允准。亦必將兵船退出海口。方能定議換約。其舟山烟臺二處。亦均須退出。始可辦理。兩國現云和好。必須以禮相待。若占踞地方。以兵脅和。實非長久之道。桂良等務當於羈縻之中。仍寓挽救之意。其餘駐京各節。該大臣等仍遵前旨辦理可也。

佛喇哂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接准貴大臣七月初九日來文。內開。照得本大臣現在奉

旨來津。與直隸總督恆辦理換約事件。本大臣攜帶

欽差關防。定於七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郡。所有貴國二月間所

開各條。本大臣均無不可商辦等因。查貴大臣前於八年間。在津與本大臣議定和約。今復得與貴大臣商辦事件。本大臣不勝欣悅。惟望兩國永敦和好。因貴大臣言明二月所開各條。均無不可商辦。但因

貴國違背從前所定之款。現今必須有確實憑據。今宜題明現在之景况。因去歲五月間。駐劄中國欽差大臣。奉命進京換約。行抵大沽海口。被

貴國攻擊攔阻。當即奏明本國大皇帝。旋奉本國諭旨。因本國旗號受辱。是以飭令要中國賠補四款。該大臣已於本年二月間。明白照會

貴國軍機處。以三十天為期。或准與不准。後接軍機處照覆。含糊推卻。是以大暎大佛兩國皇帝派發水陸二軍。於北塘口上岸。旋即攻毀大沽礮臺營盤。迎護本大臣暨暎國欽差大臣行抵津郡。兩國水陸二軍亦屯紮城外。因憐憫眾民不肯占踞城內。現今若欲本大臣飭令水陸大將軍止息干戈。惟有貴大臣允許二月間所請之四款。○貴大臣宜照會本大臣。以為認錯去歲五月間在大沽海口攻擊本國船隻之事。○許本大臣進京換約暨駐劄中國。欽差大臣由大沽河進京長駐。

京師。○八年間在天津所定之和約。宜通行中國眾官民。遵

守勿違。○按本國此次水陸二軍所費餉項照數賠還。以
上三款俱係易允之事。惟第四款本國大皇帝念中國內
多兵荒不肯使中國照此次本國水陸二軍餉費浩繁之
數賠還。惟欲除八年和約所定之數賠還軍費銀二百萬
兩外。今再賠還軍費銀陸百萬兩。前後共八百萬兩。去歲
已收到粵海關付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有零。
現在新議四款兩國大臣畫押蓋印後。本大臣自應進京
互換和約。彼時本大臣與貴大臣應當互相出據蓋印。述
明換約後兩國自應互相遵守。但新定章程亦如和約內
所載各款一律施行。以上各款俱已敘明。諒貴大臣均已

洞悉必能速速妥辦。以便本大臣咨請水陸大將軍免再進兵入京為幸。至交付軍費之期亦可分開次第陸續交付。但各海口之海關宜先付有會單為據。天津口尅日通商。洋船隨便往來。現今本國兵弁屯占舟山烟臺亦如屯占廣東之理無異。待至中國全行所約各款後方能退出境界。本大臣今已細細照覆。惟望貴大臣即速照覆。須至照會者。

京畿道御史鄂瑩等奏竊。喚夷屢擾津門。神人共憤。

皇上軫念元元。惟恐沿海居民久罹鋒鏑。撫綏之情至厚。遷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愈以驕橫。是否受撫。萬無把握。現在我

兵皆駐通州。由通州至海淀不及百里。萬一該夷包藏禍心。以馬隊數千。由東而西。竄擾城外。其大可慮者一也。前此粵匪竄至靜海。

皇上端拱法宮。出師戡定。前後年餘。未嘗

行幸。今逆夷之勢。不異於粵匪。天津之地。更近於靜海。

禁城咫尺。未遂就瞻。愚民無知。紛紛妄議。或挈眷而遠遷。或脫身而思遁。在

皇上本欲示以鎮靜。而民情乃更增其驚疑。設有不逞之徒。乘釁而起。將有不可言者。其大可慮者二也。直隸各屬。舊有騎馬賊匪。為患已久。今因城內官民遷徙者眾。遂潛至近京。

一帶沿途搶劫。狐鼠之輩。愈聚愈多。儻其中有皆不畏死
者。竟於斯時覬覦。非望。則伏莽之戎。難保不為乘墉之寇。
其大可慮者三也。臣等竊以為京師之地。乃

宗廟

社稷之所在。

皇上之身。乃

天

地

祖

宗之所福也。今城內人心。皇皇靡定。竊恐

郊

廟神明將有不安者似宜

肅駕入宮虔修禱祀

宗

社有所憑依黎庶得以安輯即辨理防務諸大臣亦必振刷精神

倍加慎重眾志成城何虞不固不獨弭患於無形已也

戶科給事中陸秉樞奏竊觀史冊所載夷狄之禍如晉之

永嘉宋之靖康明之正統覆轍相尋大同小異其始皆起

於要求無厭誤於委曲遷就而其後遂至於不可救嘆夷

自五口通商以來處心積慮窺我虛實抵隙蹈瑕至前年

而有闖入天津之事。其時盈廷集議。主勦者多。而終以議撫暫了。其實勦撫二策。宜合而不宜分也。該夷遠隔重洋。萬無勦滅之理。方今粵逆未平。中原疲敝。亦萬無出全力以勦夷之理。撫之一法。固勢所必然。而亦

聖衷所萬不得已者。但戰勝而撫。則夷之氣餒。自可杜廢要求。戰敗而撫。則夷之氣盈。必致受其挾制。前年和約。聞多至五十餘條。今又不知如何。去年味夷來京換約。帶人不多。信宿即去。此在嘆夷大受懲創之後。豈必果為恭順。使嘆拂二夷一切如前。自可安人息事。特恐乘勝而驕。出言無狀。稍一遷就。後患何窮。即如外間傳言進京建館一節。前年

臣在巡視中城任內奉

命會辦團防。曾與吏部尚書。今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
等聯銜具奏。臚陳其害。誠以

輦轂之下。異類橫行。萬一逞廣東之故智。其禍豈復忍言。且
現今

京師情形。自蘇杭被擾。商賈不通。百物翔貴。糧價尤甚。夷警
一聞。紛紛遷避。貧民失業。易於煽惑。又非前年可比。津人
之於

京師。往來如織。傳聞異詞。或言夷在北塘。大肆淫殺。所帶廣
勇。蹂躪尤酷。或言夷在天津。秋毫無犯。每遇貧民。輒與銀

物。二說不同。可慮則一。由北塘之說。則都城萬姓荼毒。民不能堪。必生他變。此其患在目前。不可言也。由天津之說。則首善之區。悉被盡誘。民懷異心。禍伏肘腋。此其患在日後。愈不可言也。又天津為

畿輔重地。若聽其久踞。相去咫尺。扼我之吭。多設防戍。則饋餉為難。習為故常。則釁端莫測。一旦觸發。全局渙然。以上二端。事關根本。我

皇上洞燭幾先。自斷不俯從所請。即當軸諸臣。言念及此。亦斷不肯墮其彀中。第所請既難悉從。難保其不生反覆。論者遂以突犯

京師為慮。不知夷之長技。惟在虛聲恫喝。從未遠離海口。至三四百里之遙。且聞僧格林沁。瑞麟各握重兵。足資堵扼。天津圍練。聲勢聯絡。又足逼其歸路。決不敢肆然內犯。自蹈危機。臣晝夜焦思。惟有請

旨嚴飭桂良。恆福堅持

國體。勿為所怵。一面

敕下僧格林沁。瑞麟。部勒軍伍。嚴設戰備。以期布置周密。有備無患。焦祐瀛。張之萬。多方倡導。激勵民團。羅列海口。互為聲援。示以必戰之形。而仍留議和之地。俾夷人有所顧忌。不復作非分之想。以期漸就範圍。而桂良等有所倚恃。亦不

致任其劫制。如前年之苟且敷衍。貽患至今。庶可冀撫局之成。而可久。

山東道御史豫師奏。竊照八旗世蒙養。騎射原係本務。現當生齒日繁。其精壯操演騎射。挑選差使者。固不乏人。而閑散游手者。亦復不少。今當各省紳民。均能捐餉。出丁鄉閭。自衛。而八旗世僕。豈可轉自安閒。可否請

旨俯准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除已食披甲錢糧。或有別項差使者。應聽本管差遣外。其餘閑散人等。均使一律團練。既可與順天民團聯為聲勢。而分駐八旗地面。亦可巡緝宵小。防救火燭等事。其製造軍械。發放口糧。一切經費。即由八旗

殷實之家。盡力捐助。該旗人等。均係世受。

國恩目睹時艱。自必踰常報效。至團練一切事宜。應請

旨簡派大員。妥議章程。認真辦理。

豫師又奏。行軍首重器械。查八旗官員。有點驗軍器之例。厥意甚深。近因承平日久。視為具文。每遇點驗之期。或借湊於親友。或假用於鋪家。即偶有自備者。亦多破損不全。難適於用。現當軍務之際。殊非有備無患之道。應請

旨飭令。應驗軍器之員。勒限半箇月。交納軍器。務須一律精好。由各本旗衙門驗收。立冊存儲。緩急應用。庶不缺手。俟軍務告竣。即令本員領回。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grid of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grid, there is a narrow vertical column containing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small black triangle. The entire grid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4692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豐朝
卷五十九之六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己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本月十三日承
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三盟兵丁除已調赴軍營外其餘是否尚堪續調著僧格林
沁體察情形酌量具奏等因欽此十五日惠親王等至通與
僧格林沁面議防守機宜並齎到

硃諭著僧格林沁敬謹聆悉伏思著僧格林沁損兵折將罪無可
道荷蒙

聖恩不加嚴譴又蒙

錫以

溫諭等跪請之下。感愧無地。惟有激勵將士。奮勉圖功。以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查三盟兵丁。擬請各調一千名。住古北口。以為

京師後路聲援。應由軍機處行文理藩院。迅即撥調。並派令卓哩克圖王。巴圖。巴林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喀拉沁王。色伯克多爾濟。各帶本盟官兵。以期得力。該王等均係備兵扎薩克。例應帶兵。至京城之防。倍關緊要。各項大礮。應於大城安設。斤重較小礮位。安於外城。其神樞礮位。各在本處垛口安設。並請將城上各垛口。用土培厚。以期穩固。其小礮尚阿。曾在軍營。於布置一切。稍為明晰。合無仰懇

天恩將奕山等交王大臣以資驅策。至此項夷人之來。步隊不過萬餘名。節次擊斃數千名。計算該夷現在不過一萬之眾。我兵馬步三萬。合力截擊。堪數抵禦。惟

京師為根本重地。兵力不可過單。擬將伊勒東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先行撤回。其通州駐紮八旗驍騎營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漢軍官兵八百名。均係弓箭刀矛火槍甚少。抵此勁敵。難期適用。此項官兵。擬俟山海關馬步官兵到齊。一併撤回守城。以節經費。努僧格林沁統帶津沽撤回步隊。於十一日。前往張家灣。迤南分紮十營。馬隊官兵在馬頭一帶。節節屯紮。以作前敵。並多設偵探。直至天津。以期

聲氣相通。努瑞麟仍統領原帶官兵。在通州駐紮。續到察
哈爾官兵二千名。派令克興阿管帶一千名。在馬駒橋駐
紮。察哈爾總管那瑪善管帶一千名。在采育駐紮。山海關
馬步官兵。將次到防。擬將馬隊派赴馬頭一帶。步隊在張
家灣一帶。分布防守。天津大礮。業經運通。努等即派天津
防堵之漢軍官兵八百名。各運送回京。至通倉米石。搭放
兵餉。誠有便於兵食。第七月分兵餉。業經支領。擬八月再
行搭放。至應放幾成。支銀若干。業經札知糧臺。詳細覈計。
一俟詳覆到日。努等再為妥議具奏。平家灘引河。晝夜督
催挑挖。將次工竣。現於北運河釘椿下埽。使上游之水歸

入引河。惟口門漸收漸小。水溜愈急。堵合甚難。現在沒法
籌辦。以則宣洩。

硃批。另有旨。僧格林沁著暫緩來京。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瑞麟奏。履陳近日防守情形。一
摺。業經於摺內。批示僧格林沁暫緩來京矣。該大臣現在統帶
撤回步隊於張家灣。迤南分紮十營。馬隊官兵在馬頭一帶。節
節屯紮。瑞麟仍統領原帶官兵駐紮通州。其察哈爾官兵分撥
在馬駒橋。采育等處駐紮。並多設偵探。宣洩河水。布置均尚周
密。即著照所議辦理。所有三盟兵丁三十名。業經諭令巴圖魯
親自統帶前來駐紮古北口。以為京師後路聲援。伊勒東河所

帶官兵四千名。著准其先行撤回。並准侯山海關馬步官兵到齊後。即將通州駐紮之八旗滿洲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漢軍兵八百名。一併撤回京師。奕山賽尚阿二員。已交欽派王大臣差委。其吳三一犯。亦已由兵部解通州。歸案審訊。即著派員嚴行究辦。毋任狡展。

閩浙總督慶端奏竊。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慶端奏。喫啡二夷。現居定海廳城。操演巡查。強索徵冊等語。據稱該夷在定海城分段巡查。強索徵冊。該署同知甘炳飭紳民前向開導。夷情詭譎。無非為脅和地步。著慶端王有齡相

機籌畫。勿令得步進步。欽此。當經恭錄密行欽遵。伏查喫嘴二
夷。前次強索徵冊。意圖覬覦錢糧。一經地方官密飭紳民
與之理論。該夷知難遂欲。即以索貼巡費為詞。向地方官
逼寫錢糧數目。是夷情雖極陰險。實不敢與百姓為難。誠
如

聖明指示。若得百姓齊心。不致肆無忌憚。特訪察定海民情。尚知
大義。該夷即使得有錢糧數目。斷不能強逼徵收。現據護
理定海鎮總兵袁君榮稟報。探聞近日復有大輪船駛至。
內有黑夷千餘名。分居定海道頭地方。其城內所住夷兵。
陸續退出城外。當向通事盤詰。據稱伊國另有欽差前來。

就撫等情。並接署浙江提督。且賴信揚來咨相同。是否別有詭計陰謀。業經飛飭袁君榮。會同委員。並着定海同知甘炳妥為防範。如果該夷得步進步。肆意要求。並即恪遵諭旨。教勵民團。與之為難。仍令華商紳民等設法開導。總使該夷無間可逞。就我範圍。惟嚇夷美理登。前向署定海同知甘炳索貼巡費。甘炳堅拒不允。其錢糧數目。曾否開寫。並此後如何情形。未據續報。現已密飭甯紹台道梁恭儉確查稟覆。容俟覆到。再行奏

聞。

硃批。知道了。

熱河都統春佑奏竊於本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著春佑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量調撥務期多多益善並著
攜帶軍火器械兼行赴通等因欽此查熱河駐防額設兵二千
二百六十名本年三次調赴海防兵一千五百名現存兵
數養育兵外尚存有六百餘名熱河為邊疆要地未便無
兵鎮守惟京師門戶尤為喫緊自不得不先其所急茲酌
量撥派兵三百名揀委佐領謨翹作為營總佐領廣成作
為副營總防禦福壽等作為帶隊官共派七員分起管帶
惟軍火器械經前三次調兵攜去十分之九剩存若干未

能一律精利。現飭趕緊設法修補完全。定於十六十八兩日次第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臣等前奉

諭旨。飭調西安滿漢馬步官兵四千五百名。前赴通州。當將調派情形。暨催提分起啟程日期。先後分別奏報在案。茲於七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七日奉

上諭。現在事機緊急。必得厚集兵力等因。欽此。遵查陝省旗綠官兵。頻經徵調。營伍空虛。現在皖捻未除。川氛正熾。東南一帶。多與豫蜀毗連。隘口紛歧。防範彈壓。在在喫重。且省城

綠營僅止存兵一千數百名。除守識匠役及墩塘各汛外。可備戰守者不及千名。實屬單薄異常。商維防所止有兵八百名。潼關並無防兵。不得已酌添舊日練勇。與營汛分守。以固入陝門戶。此外提鎮各兵均已無多。再加徵調。實屬處處掣肘。惟海防事機緊急。敢不悉心籌畫。先其所急。以衛

京畿。茲臣托明阿於原調馬隊一千五百名外。擬再挑選八百名。派得力之員分帶啟程。連前共計二千三百名。臣譚廷襄於原調馬步隊三千名外。擬將豫備留陝防堵之河州鎮兵七百名一俟到日亦即飭赴通州。連前共計三千

七百名。現又咨會固原提臣。另在所屬酌量察看。如能添調。即飭攜帶軍火。剋日來省。並咨明護理督臣。將能否添調之處。一併酌辦。總期多多益善。以壯聲威。至前調馬步各兵。臣等遵

旨嚴催。西安馬隊已於本月十二日。全數由省啟程。副都統烏蘭都即於十三日。督押前進。商維等處步兵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飭令分起跟接。並飛催漢中鎮總兵伊綿阿。趕緊趨行。在後押督。所有續派滿營馬隊。綠營步隊。擬仍歸該二員一併統帶。其餘道遠提鎮各兵。又經飛催。星夜兼程行走。不准稍延。以冀及早抵通。聽候調遣。

殊批知道了。

庚戌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上海為夷人通商口岸。自該逆竄陷蘇城。嗾咭喇。佛蘭西。兩國。均派夷兵防守。上海要隘。本有不與賊敵。不允賊來之說。七月十二日。該逆竄撲上海。先至徐家匯地方。殺斃傳教喇夷一名。及至午刻。賊逼城下。我兵與賊接仗。該夷兵亦上城從旁槍擊。斃賊甚多。雖該夷為保護夷商起見。而其助順去逆之意。臣亦不敢墜於

上聞。惟嗾佛夷兵無多。賊逆儻聚甚眾。臣知未可深恃。仍當督率

在事文武分飭兵勇。晝夜嚴防。慎益加慎。不敢稍涉疏懈。
硃批知道了。

辛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恒福。武備院卿恒祺奏。竊桂
良於十五日。在楊村途次。曾將接到英佛兩國照會鈔錄。

恭摺奏

聞。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在案。拜摺後。旋奉

硃批。本月十三日摺件。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桂良奏。籌商議撫各節。請旨遵行一摺。桂良此次到津。大局
所關。自當豫行籌畫。以便與該夷晤商等因。欽此。即日馳抵津。

郡與齊恆福等恭閱

訓諭。並會商現辦情形。一面派員知照該處。定日會議。詎料該酋
額爾哈等聲稱。現在並未罷兵。前已將所辦各事。節節照
會。俟一概允准。照覆前來。再行晤面。此時無可商辦。毋庸
相見等語。齊等竊思。既不見面。無從措手。齊恆祺。因知該
夷底蘊。向係吧嘔禮。噉娑嗎。從中主事。該國公使。唯其言
語是聽。隨即將該二酋。邀至寓所。再四勸導。令其一同來
至。齊桂良寓中。與齊恆福。公同見面。當將所求各款。遵
旨逐層辯駁。乃該酋聲稱。和約所載各條。並本年二月間。照會軍
機處。及此次照會。齊桂良各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稍事

商量如有一款不准伊即帶兵北犯並稱天津通商一層
現在天津業已屯占儘可開埠通商不與中國相干因聞
粵桂良到來姑為言明始於照會內提及此款以俟我處
照覆允准今既見面即當剋日一一照覆等語粵等聽其
言詞狂悖令人髮指而大局所關又不得不設法羈縻且
思天津現雖撤去城上旗幟及看守之兵而兵船尚泊內
河馬隊全紮海光寺一帶若稍有耽延不特占踞天津竊
恐驟然北向況該夷立索照覆不容刻緩粵等因事機危
迫焦急異常而又不敵遽為概允正在萬分為難接奉

硃批本月十五日摺件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粵等恭讀

上諭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懷柔至意。○等恆祺隨即復邀吧嘎。並辨首美理

登謹遵

諭旨。竭力挽救。連次舌敝唇焦。而該夷聲稱。今日如不允准。再有

異言。即不必給與照會。亦不能在天津久待等語。○等等見

其固執不回。若再稍事遲疑。不允所請。致恐貽誤大局。不

得已將二國和約所載各條。並二月間及現在照會內所

開各款。備文照覆。喚咈兩國。概為允許。以解目前危急。謹

鈔錄給與該二國照會。恭呈

御覽。等等通盤籌畫。誠如

聖訓。當於羈縻之中。仍寓挽救之意。惟現在既經議撫。恐該夷即欲進京換約。經努恆祺設詞探問。該酋將來到京。應設驛館行寓。需用若干。藉以計其人數多寡。據該酋聲稱。嘆咈兩國。每處約計四五百人。並須另派數十人。先期進都。以便觀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足數居處。再行入京等語。努察其情詞。並非專為房屋起見。實因藉此觀我動靜。有無設防伏兵等情。竊思通州一帶。現尚紮營。設該夷經過時。見有設兵防守。勢必轉致疑忌。且夷人每至一處。先用千里鏡登高瞭望。不得不豫為計及。如我處示以不疑。或可令其裁減人數。努等現已與之婉言。兩國既經議和。彼

此皆應罷兵。更不容稍涉張皇。致啟猜嫌。益以堅其帶兵之念。實於撫局大有關係。應如何將防兵撤避。勿令該夷窺見。免致生疑藉口。有誤事機。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瑞麟等。妥為辦理。如駐京弗多帶人。賠償寬定限期。以及天津通商各節。等自當謹遵

諭旨。設法妥議章程。容俟稍有頭緒。再行馳摺奏

聞。等此次概允所請。實因夷性不馴。事出無奈。現在該酋吧嘎禮到此。桀驁情狀。甚於八年間。棘手萬分。且該酋額爾登聲言。此時未接確實憑據。斷不見面。更不容等一詞置喙。萬一再啟釁端。尤非口舌所能爭勝。並恐多一番波折。

該夷又多一番要求。儻再枝節叢生。勢更難以收拾。若論其恃強要挾。本不應允其所求。而慮其叵測居心。又不欲遲延債事。等再四思維。祇好一面允准。仍一面妥為補救。俾得息兵議撫。以崇

國體而顧大局。

桂良等又奏。等照覆該二國照會後。正將各款設法商議。聞該酋吧項禮。突來。等桂良行寓。等公同相見。該酋聲稱。此項賠償一數。非從前可比。必須即日先付若干。餘再議定如何給清等語。等當將現給照會內載有各口稅務分成扣歸一語。該二國既經接收。何得再有異詞。該

首復稱從前所兌四百萬。至今數年。分文未收。總云中國失信於彼。現在照會內所訂分成扣歸。原因太多。中國一時難措。今若不先付現銀三四百萬之數。定當即日占踞天津。將各官署及紮居住。並一面進京。索討賠項。必須收得現銀。方能還我津郡等語。等具有天良。非不知現當庫藏短絀之際。何敢率行輕許。惟該夷嗜利性成。其意若不得有現銀。仍恐難以羈縻。於撫局即不能定議。等仍當竭力挽回。務期目前少給一分現銀。得免一分支絀。藉以節

國帑而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夷務急迫。不得已將所求各款。允准。及該夷索討賠項。設法商辦。合摺片。並據載垣等軍機大臣。將桂良等所寄信函呈覽。該夷狂悖異常。動則虛聲恫喝。意圖挾制。桂良等照覆。嘆咈。將所求各款。概為允許。固係暫示羈縻。然前屢降諭旨。如欲天津通商。及占踞海口。斷不可允許。茲該大臣。今已允許。不過因該夷首不肯晤面起見。如晤面時。仍當設法挽救。消弭此事。萬不可以現在議撫。任聽該夷肆意要求。漫無限制。天津通商一層。八年原約。本係以登州牛莊所抵。今若允許。豈非又多此口岸。該大臣等當據理與之辯論。儻該夷決

意不從。祇准每年來津通商幾次。並先行知照中國。以便派人接進海口。不准攜帶兵船。亦不准在大沽天津建蓋夷樓。其應如何議立章程。桂良等自應奏明請旨。聽候辦理。不得擅行允許。總應互相商議。亦不准為該夷所挾。事事遷就。至該夷進京換約。必須令其先將內河兵船。海光寺一帶馬隊撤回。並將兵船概行退出海口。按照味夷少帶從人。方准來京換約。其先期派人進口。探看沿途光景。及京中房屋。斷不准應許。當與言明。如該兩國來京。中國自有一定章程。豫備該夷公館及供應一切。若所帶從人無多。自不致露處。即駐京之處。亦應聽中國指定。不能俾該夷自行遷動。坦然明示該夷。不必自主疑慮也。索

賠兵費一層。現當庫款支絀之時。桂良等何尚未悉情形。豈復有餘款先付現銀之理。即使有款可付。奚異於開門揖盜。該大臣等仍應與之言明。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尤不可允其先付現銀。通州撤避防兵一節。即直告以爾國既帶有兵船來津。則中國防兵亦萬不能撤去。桂良膺此重任。自當義正辭嚴。與之理論。以杜該夷無厭之求。是為至要。總之桂良等初次辦法。已為該夷所恫喝。今既允許海口津城。隱患已伏。若仍畏葸遷就。一步不如一步。名為保全大局。實則多啟戎心。將來若終歲不能撤防。歲需帑餉。姑置勿論。盤踞久則禍發愈大。現在不患決裂之堪虞。惟當籌既戰之後。作何了局之法。桂良等斷不准

一誤再誤。致將來不可救藥。該夷桀驁性成。斷難理喻。豈能保其必不北犯。即使再與決戰。議撫之人更有理據。何必顧忌。若此。順逆原在該夷。朕不肯責諸桂良等。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務情形一摺。據稱接到夷酋照會。內有所請各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準。即行帶兵北犯之語。又據該酋聲稱。嗾使兩國進京。每處約帶四五百人。並須另派數十人。先期進京觀看京中房屋。察其情形。實藉此沿途窺我虛實。請將通州防兵如何撤避。免致該夷窺見。生疑藉口等語。夷情狂悖。已將所請斷難一概允准。並不許其來

京多帶從合及先期派人來京。嚴諭桂良等設法挽回開導矣。僧格林沁瑞麟前奏辦理通州防守情形。當經諭令照辦。當此夷情叵測。僧格林沁等即將所辦戰守事宜。趕緊豫備。嚴加防範。又據載垣等呈遞桂良等信函。內有據喚首額爾登遣人送信云。伊國派有晉京買物之人。行至距津百餘里地方。為官兵盤獲。現已派員赴通。請將盤獲之人釋放等語。著僧格林沁等即將所獲之人解回天津。交桂良等辦理。並著飭令官兵照舊嚴密巡查。嗣後如有此等藉端窺探奸細人等。仍應上緊緝拏。不得因此次盤獲之人解回天津。以致稍涉疏忽。是為至要。

福建提督李若珠奏。六月二十一日。有夷船駛往上游。經

總兵黃彬○差弁詢悉各情○業於初三日附奏在案○旋據黃彬稟稱○三十日午刻○瞭見該夷船自上駛回○即令員弁駕船前往盤詰○該船夷人花蘭堆接見○據稱係墨利加國三品宣教牧師○前借喚咭喇船○往金陵傳教散書○即至偽張王處○欲見逆首洪秀泉○並問有無設立禮拜齋等處○偽張王俱云無有○所見洪秀泉亦未知真假○第三日○因即上船駛回○餘無別情等語○該員弁即告以賊情叵測○爾國已可概見○未便時常來往○該夷亦即面允○開船下駛等情○具稟前來○理合陳明○

殊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十九日禮部送來貴使臣咨文。以貴使臣欲回至北京商辦事件。現由海河至天津暫行駐紮。以便屆時入都。請派員迎接。及豫備沿途一切等語。查前經

欽派大臣爾瑞。面向貴國使臣。議定海口無事時。方可前來。本年正月。業已咨行貴使臣知悉。況貴國和約已經換定。今又值有事之時。貴使臣擬由津進京。暫可不必。應俟喫啡二國換約事畢。再行進京辦理可也。所寄喇嘛信函。業經轉交矣。為此咨覆。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焦祐瀛等奏。遵辦圍練事宜。密為布置。擬在武清靜海二縣地方籌辦。豫備迎勦尾追之策。所籌尚合機宜。本日據惠親王等呈遞焦祐瀛等信函。內稱夷酋吧嘎禮等。欲在天津設立馬頭。僮不允准。即帶兵北犯。並又調夷兵二千來津。如無照會。允許即居住官署。帶兵前進。無可再商等語。該夷桀驁性成。斷難理論。其肆意要求。多方挾制。無非以所請不遂。即可藉口占踞津城。將來勢必決裂。亦難保不意圖北犯。若待彼時再籌集團堵禦。則已著著落後。亟應早為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著焦祐瀛等。趕緊於津郡附近地方。如武清靜海等處。召

募壯勇扼要嚴防。設該夷有北犯情形。一面迎頭截擊。一面跟蹤追勦。務使該夷於由津至京要隘處所。節節阻攔。不敢長驅直入。至津城若為該夷占踞。勢必箝制百姓。如廣東之搭營兵器。定海之苛派巡費。爾時雖欲團練而不能。後悔何及。現在紳士中之賢者。固無不志切同仇。保全鄉里。至市間商賈負販人等。或因愚魯無知。難保無希圖夷利。暫顧目前。其無業游民。亦恐為夷人所勾結。惟有密為勸諭。設法招徠。勿使貪利忘害。為該夷誘致。轉為所用。前據文煜奏。山東煙臺鋪民逃避。該夷誘令撤回。照常開設。所擄廣勇。私告各鋪。爾等不可信以為實。撤回必至搶擄。我等皆為其所愚等語。可見該夷愚弄小民。陷以

重利一被其誘脅。苦累即不可勝言。名為絕不擾民。實則為害甚大。焦祐瀛等。可即將此意開導居民。毋為所惑。以期人心固結。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為接到

英佛兩國罷兵照會並議減賠償現銀及吧首即欲先期

進京恭摺奏

聞仰乞

聖鑒事竊等於本月十八日曾將現辦急迫情形及給與該二國照會鈔錄進呈恭摺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拜摺後旋接該二國照會等公同閱看察其詞意尚不至仍前桀驁

謹鈔錄該二國照會。恭呈

御覽。並原件咨軍機處備查。惟賠償一項。前經^等等照覆該夷。有各口稅務分成扣歸等語。原思就稅課之盈絀。抵賠償之多寡。既非現銀。又無定限。較之寬期按付。似更活動。乃現接該二國照會。並未答覆此項。且吧酋先索現銀三四百萬。其餘方肯再議分成等語。業經附片奏明在案。現經^等等節次較論。總以按照分成章程。方為妥協。據該酋聲稱。從前廣東及舟山所償賠項。動至數千萬兩。今每國僅止前後共八百萬兩。斷不能不先給一半現銀。若再議減從緩。仍欲到京索討等語。且^等等國所說之數。^等等曾經比照

英國前數加賠四百萬一層與之辯駁。佛國本只二百萬。自應比照前數加倍二百萬兩。不得驟增三倍等詞。備文照覆。詎佛酋堅不應允。當將所給照會立時退回。祇得照所給英國照會備文給付。此時與英國共索現銀亦復牢不可破。等語。迭次婉詞告以中國現因各省軍費浩繁。度支短絀。實不能驟給現款。據該酋往返商酌。復稱既經如此為難。現在格外從減。總得每國現給一百萬兩。計不及八分之一。不能二百萬之數。再為議減等語。等語。設法挽回。至再至三。業已計窮力竭。其勢萬難再減。惟現當經費支絀。一時何得集此鉅款。剋日照給。祇得於無可減數之

中再籌展限之策。現與該酋商量。必須各省籌款。方可應
付。未克一時猝辦。而該酋尚固執不同。竊恐我處操之過
蹙。彼更持之益堅。等語。惟有再行設法開導。令其分期寬
限。斷不敢不計有無。率行輕允。至如何議定。給付之處。即
當馳奏。至進京換約之期。本擬將各款議定後。再令八都
令該酋來稱。願酋定於二十一日。與等晤面。二十二日。
即須將現定各款。彼此當面蓋印畫押。後即先令吧噶噶
隨帶數十人進都。觀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等語。令其
從緩再去。乃急不可待。並稱此處少延一日。即可省一日
兵費。以便早日換約等語。竊思夷情反覆。彼既志在換約。

不若迎機而導。俾得迅速定議。免致再生枝節。○李桂良與
李恆福。因尚有與額首等商辦將來駐京及通商一切章
程。○李恆福並因地方緊要。未敢抽身。現擬派令長蘆運使
崇厚。隨同李恆福。伴送吧爾。先行進都。照料沿途。及到京
一切事宜。惟通州一帶。所設防兵。昨經奏明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等。妥為撤避。不使該夷窺見。致啟猜嫌。現因該
酋數日間。即欲北上。似宜迅速辦理。以免臨時疑忌。現據
該三國照覆。所稱即日能兵。自不致再啟釁端。如我處示
以有備。轉恐有所藉口。勢更難以理喻。○李等公同籌畫。實
為撫局起見。不敢不再行陳明。

殊批另有旨。想該大臣等雙目已盲。該二國罷兵一語。桂良等能有把握否。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桂良等。以該夷進京換約。須先令其撤回兵船馬隊。退出海口。按照味夷少帶從人。方准來京。並不准先期派人進京。探看沿途光景及京中房屋。具索賠兵費一層。即使有款可付。亦斷無開門揖盜之理。本日據桂良等奏。接到噶喇罷兵照會。並議減賠償現銀。及吧酋即欲先期進京一摺。該夷照會內明謂俟條款議妥後方能罷兵。該大臣等並未細心閱看。詎知該夷包藏禍心。焉得謂之罷兵。桂良等。惟當遵前旨。與之言明索賠兵費一層。仍應寬定限期。並由何項扣還。斟酌妥

辦所有先付現銀之處。斷不准允許。至進京換約一層。務令該夷先將兵船馬隊全行退出海口。並不准多帶從人。方准來京。桂良擬令恆禧崇厚伴送夷酋吧嘎禮。先行進京之處。著不准行。即將來准其進京換約。亦不得任令該夷酋隨帶護衛。帶領兵將總須商定隨帶從人數目。方為妥善。所有以上各條。均與該夷議定。奏明請旨。如尚未議定。二十二日。不准即與該夷蓋印畫押。該大臣等惟當剛柔互用。極力挽回。不准以顧大局為詞。再行請請。致滋貽誤。是為至要。

又

諭寄諭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據桂良等奏報。噶喇二酋欲每國先

給銀一百萬兩。方議罷兵。並額首定於二十一日。與桂良等晤面。二十二日。將現言各條。當面蓋印畫押。後即先令吧嘎禮隨帶數十人進京。觀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桂良等已派恆祺崇厚伴送進京等語。該夷包藏禍心。欲藉覷我虛實。已嚴諭桂良等。須俟條約議定後。方許來京。並不得多帶從人。亦不得允許先賂現銀。令其設法挽回開導矣。第恐該夷桀驁性成。或竟派人先期來京看視。如來人無多。仍即盤獲。解送交桂良等辦理。儻該夷帶兵而來。即設法攔阻。以未奉諭旨。不能令其過去。為詞。阻令回津。如該夷不遵理諭。先行開釁。著即督兵截擊。以戢兇鋒。如恆祺崇厚伴送同來。即傳知令其仍行伴送回津。毋

許進京。是為至要。該大臣趕緊整兵嚴備。以防不測。並著知會瑞麟一體會同嚴防。毋稍大意。

英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本月十七日貴大臣等來文內。以本國前後所開各條。一概允准。實為妥善。查十三日去文之意。必先專立善後定約。以為本國前議各條。

貴國無不允准之據。本大臣正在具稟。騰清送聞。彼此蓋印畫押之日。必照前文應允立咨水陸二軍罷兵。俟將如何在京接待事宜。商議停妥。即當遵照。本大臣為我大英君主當國大臣之體。隨帶護衛若干員。并進京換約。恭捧我

君主親筆國書進呈

御覽。實為深幸。合行照覆。須至照會者。

聯喃晒照會。

為照會事。頃接來文內開。接據七月十四日貴大臣來文。一切均悉。足見貴大臣志存和好。並非一意用兵。本大臣等奉

命前來。首當定議此節。所有戊午年所定和約。仍當遵行。並

貴國本年二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四日。前後來文所開事條。一概允准。即以此件照會為切實憑據等因。本大臣今請貴大臣等。即行照會本大臣。於何日何處。

貴國幫辦大臣。同本國協理大臣會晤。商辦現在條款。俟議妥後。本大臣方能咨請本國水陸大將軍罷兵。此時本大臣亦可帶領兵將隨侍。本大臣之禮進京。換約以敦和好。並呈本國大皇帝國書一件。與

貴國

大皇帝可也。現在本大臣書寫章程。宜先付與本國協理大臣。以便會同

貴國幫辦大臣。速行酌議辦理。須至照會者。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奉

上諭。以大沽礮臺萬分危急。夷人或襲天津。或赴京師。均未可定。

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等因欽此當經臣遵

旨撥派山東各鎮標營兵三千名委員統帶前赴通州聽候價格

林沁瑞麟調遣已將兩次派調官兵一千五十四名先委

候補遊擊保海管帶於七月十一日啟程節次奏明在案

今連日接據天津探報大沽礮臺已被夷兵圍守僧格林

沁所帶馬步各隊均已撤回通州夷人欲赴天津議和等

語夷氛如此猖狂聞之不勝憤懣臣前奉

上諭以夷船屯泊煙臺飭臣帶兵赴萊青一帶暗地設伏並奉寄

諭夷人儻圖攻撲城池或圍擾天津後路或即由直省徑奔京師

著文煜相機前進設法堵勦等因欽此臣思該夷此次犯境其

意猶在求和

皇上聖度涵容○亦已准其會議○今若屯兵津口○更不驚擾地方○或即少帶從人進京換約○則天津一路可期無虞○但恐該夷既到天津○難保不更思前進○

輦轂近地○豈容該夷恣意橫行○現在僧格林沁等統帶馬步各隊駐紮通州○又蒙

上諭分調各省官兵○以資捍衛○自可扼其北竄○惟臣竊料各省官兵一時不能俱到○山東距京較近○臣理宜即就東省所調官兵統帶前進○藉壯聲勢而衛

畿疆○查煙臺夷船尚存二十餘隻○無非借地屯兵○以為退步

之計。即使天津喪船返權。仍來此地會合出洋。而彼時撫局已成。自非無須用武。且計自六月初十等日。該夷孟首分起北駛。後其留住兵目。亦並未出營滋擾。目下利津海豐各處。前已派員設防。萊青一帶募勇。亦已陸續報到。此間防務。似可暫時無慮。因思該夷既到天津。臣自應先其所急。遵

旨前進。設法堵剿。可否仰祈

天恩。准臣由直隸一路前赴通州。協同堵禦。如蒙

俞允。所有此間防務。容臣另行奏請

派員管理。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請馳赴通州一帶。協同防勦一摺。夾人屯聚津城。及大沽海口。現桂良等前往議撫。夷情狂悖。決裂仍在。意中不能不嚴為防備。該撫所稱分調各省官兵。一時不能俱到。山東距京較近。理宜即就東省所調官兵。統帶前進。協同堵禦等語。現在通州一帶。防勦事宜。已由僧格林沁等嚴密布置。山東地方。亦關緊要。文煜著勿庸自行帶兵赴通。即將所有先後派撥山東官兵三千餘名。仍遵前旨。迅即催令管帶之員。趕赴通防。歸僧格林沁調遣。勿稍遲誤。其山東沿海防務。仍應慎密籌辦。不可稍涉疏虞。是為至要。

文煜又奏竊臣前於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承准軍機大

臣兩次密寄奉

上諭。朕聞夷人到煙臺後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本日有人奏。夷人到山東後等因。欽此。臣遵即遵委候補知

府來秀。李德增。夏雲煥。武定府同知張槃等分赴各處。欽

遵

上諭。指飭各款。詳細密查。據實稟報。當於具報。出省日期。摺內聲

明。俟各該委員逐一覆到。即行據實馳奏在案。旋據來秀

稟稱。馳赴登州府。及廟島福山等處。或改装暗訪。或傳集

紳民面問。查得八角口洋面。於五月十六日。夷人搶去商

船九隻。十分十九等。日甯海崆峒島洋面。又陸續搶奪大

小貨船三十餘隻。均經報明在案。福山縣紳商安堵如常。並未遷徙。惟煙臺附近村莊。搬移者不少。該夷在煙臺山下。搭蓋帳棚。並木板房數十座。實無修夷館。索夫馬之事。廟島在蓬萊北四十五里。長山島在蓬萊東北六十里。詳細查看。僅有馬頭二處。係該夷修蓋。並無築礮臺痕跡。三月內。該夷自由蓬萊上岸。拜會府縣。署登州府知府張昇。輔署蓬萊縣知縣張國華。商會把總閻萬春。將夷目帶至雲臺菴。喫茶片刻。勸令回船。委無居署數日之事。該夷所帶洋銀。每塊僅換制錢八百五十文。曾有小民貪利私買。惟銀價。四月間。每兩換制錢一千五百九十文。現在每兩

換制錢一千六百一十文。有增無減。銀價並未驟落。該夷所帶廣勇。偶在村莊搶掠食物。總兵曾逢年。署知縣陳壽元。曾經彈壓土匪。尚無滋事之案。夷人在民間地內挖井十餘眼。挑水一担。給制錢二百文。菜菓等物亦昂其價。小民無知。聞有聽其役使者。後經該地方官嚴行禁止。隨亦相戒不往。該夷帶來馬一千餘匹。每日潮勇等上岸操演。私放洋槍。因水土不服。倒斃馬三百餘匹。無鞍履者極多。亦無箭環。馬脣上僅拴一鎖鍊。大半破騎。實無中空木合內裝火藥之事。亦無結伴北行之人。又前任福山縣知縣余梈。賣給該夷海岸一款。案情重大。當與無所用其迴護。

之署知縣陳壽存一同確查。因原奏有居民所共知一語。遂傳生員王餘祉等二十八人。當面訊究。據供該夷占踞煙臺。擇寬闊平坦之地。支搭帳房。約有八九百畝。俱係民間種高粱穀豆之地。前任知縣余智賢無費給海岸之事。情願出具甘結。如虛。一同治罪等情。遂取具該生員切實甘結。稟覆前來。又據李德增稟稱。遵即馳赴自登至直一路。詳細盤詰。並無潮勇假作官兵過境之事。所有惠民。陽信。海豐。霽化。濱州。利津。蒲臺。博興。樂安。壽光。濰縣。昌邑。平度。掖縣。黃縣。蓬萊等。各州縣要隘路口。均經會同該地方官派役嚴查。以防偷越。一有拿獲。即行稟報。又據夏雲煥稟

稱遵即馳抵莒州。始則改裝易服，徧歷鄉村，密加訪察。查得該州南接蘭山、日照，北連安邱諸城，僻處山陬，不通大路。該處紳民現辦團練，莒州知州時派兵勇在邊境稽查。是以奸宄不能遁跡，並未有南來人眾私入境內。後又傳集各鄉保正逐一查訊，咸稱莒州地方本非通衢，來往行人最易稽查。如果有稱係官兵口操粵音之人，由此經過，伊等何敢隱匿。且鄉人眾多，亦難掩其耳目。又據張樂東稱馳至威海、青、萊、登五府所屬各海口，周歷密查。五月初二日前，由上海駛來海船三隻，至利津鐵門關停泊，報經該縣前往查係管帶黑龍江頭土起馬隊官兵呂記名副都。

統色爾固善等。於咸豐三年間。派往南京援剿。本年四月間。東壩一失。軍情大變。該副都統帶得官兵八十餘員名。乘船三隻。由上海駛至鐵門關。欲由旱道回津等語。經該縣驗明上海道護照。僱覓車輛起旱。護送出境。即經稟報。並請轉咨在案。此外並無南來潰散兵勇人等經過。現在各該地方官。均已挑選丁役。傳諭鄉保。無論沿海大道。偏僻村莊。凡遇行旅。詳細盤詰。必係真正客商。或兵勇。執有確實文照。方准放行。又於城鄉客店。設立循環號簿。逐日登記。嚴密稽查。一有跡涉可疑。立即稟拏究辦。均不敢稍事疏忽。各等情。先後具稟前來。臣查該委員所稟。與原奏

略不相同。且已革福山縣知縣余智私賣海岸一節。案情重大。豈能憑一紙甘結。遂信其果無其事。而該登州鎮曾逢年。暨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如何彈壓之處。未據詳晰聲明。恐該員等所稟。尚有不實不盡。當即飭令再加詳查。務得確情。以憑覆奏。茲據各委員等來。臣行次。面稟奉委查勘各情。委實並無確證。至於該鎮曾逢年。暨署知縣陳壽元。彈壓之處。因遵屢次

上諭。令其暗為設防。該處百姓不識軍機。遂謂不能認真彈壓等語。且復思余智身任地方。何敢私賣海岸。但既被人參奏。未必盡屬無因。且先經查有奇山所人張二林。豫蓋房屋。

孟酋到時。即在其屋居住。旋在民人種麥地內。安設營房。修造板屋。無人敢向攔阻。一若該夷所固有者。情節種種可疑。臣現密飭該地方官。時刻留心。一有張二林蹤跡。立即設法拿獲解審。一面仍令來番復赴該處。再加察訪。究竟余柘有無其事。務得確切憑據。以便根究。而成信讞。另行奏

聞。其登鎮及署知縣暗地設防。不肯張皇。使夷人藉口挑釁。亦屬實在情形。其餘修館築臺。操演中空木人。索取夫馬居住。府署並府城官屬。聞風遠避。各情影響全無。自係傳聞訛誤。至南來人眾。口操粵音。假作官兵衣裝。從莒州經過等

情已據夏雲煥查明並無其事。惟六月十一日據署登州府知府張昇輔轉據蓬萊縣知縣張國華稟稱本月初五日有煙臺夷營逃出之廣東人何振升、黃漢波、張阿連、韓啟辰、李亞清、郭亞陵、徐亞滾等七名赴縣求給路票回籍。當經該府提訊據供均係廣東廣州肇慶等府人氏。在家小本營生。本年春間先後被喇嘛夷人擄赴船上帶至煙臺。逼令服役。共有八百餘人。現因受苦不過。並聞即日要赴天津打仗。伊等畏懼各自乘間逃。行至中途互相撞遇。一同赴案。求給路票回籍等語。錄供稟辦前來。臣查何振升等既係粵人。語言必多難辨。是否確係夷營逃出。

抑另有別情。亟須切實根究。業已札飭萊州府知府王鴻
烈。移提研訊。如係該夷奸細。即當按律究辦。儻實被擾良
民。亦即速稽管束。以免枉縱。而昭覈實。

殊批。覽奏一切均悉。

戶科給事中薛書堂奏。竊以喫夷擾我海疆。自道光年間。
為邊臣所誤。納賄講和。貽禍至今。

皇上御極初年。深悉誤國之奸。曾將原任大學士穆彰阿。原任兩
廣總督耆英。革降示罰。當時

上諭一出。人人頌禱。

聖德英武。邁古騰今。比年以來。以我將帥不能仰體。

聖心○迅奏膚功○躊躇報轉○終歸議和○此中不得已之苦衷○非出
聖明本意○臣民稍有知識者○豈不念之○但夷人外雖挑我以戰○而
心實望我以和○臣日夜思維○戰則我操五勝○而夷人之術
窮○和則我受十害○而夷人之計得○請為我

皇上陳之○何為五勝○夷人萬里裹糧○孤軍深入○而我增兵添餉○隨
時取給○彼客我主○此一勝也○夷人真鬼國少○所僱潮勇○亦
不能多○而我兵勇十餘萬○投鞭斷流○彼寡我眾○此二勝也○
夷人所恃者○礮○而礮所恃者○船○若陸地相角○萬不能當我
東省勁騎○此三勝也○夷人潮勇○不過誘以重利○別無依戀○
反間易入○而我將士同心協力○此四勝也○夷人即善駕馭○

潮勇為之致命。而我百姓人人視該夷如仇讎。恨潮勇如蛇蝎。一入內地。則面面受敵。少經挫敗。夷首立即授首。是為五勝。何為十害。夷人向在廣東。去京萬里。和成而邀請天津。霸占我海口。侵吞我稅課。以擾害我民人。一經啟釁。禍在門庭。其害一。夷人現在天津。處處設防。和成而許入內地。則防兵無日可撤。糜費無窮。其害二。夷人輕我已久。和成而夜郎自大。藐視我官長。輕犯我憲章。不繩以法。則亂繩之以法。則叛。其害三。夷人作亂。全資漢奸。和成而假仁義。要結民心。其害四。夷人素無教化。和成而以蠻夷禽獸之行。出入於文物聲名之地。恐滋意外之變。其害五。嘆

夷文字不通。向在廣東。猶不知。

朝廷虛實。和成而久駐內地。聞我邸報。致我一切政務。皆在夷人腹中。以生其覬覦之心。其害六。海夷長於舟。而短於騎。此次北犯。關係購買川馬。催覓朝勇。和成而盤踞北地。若更潛蓄代馬。則我之長。盡以裨彼。藉寇資盜。其害七。夷人崇尚耶穌教。久在禁例。而中土尚不免為煽惑。和成而公然傳授。益以此盡我愚民。敗壞倫理。變亂綱常。其害八。嘆夷首難。俄夷從而觀望。和成而要求皆許。益長其輕我之心。使一國獲利。各國效尤。狼狽為奸。羣起相難。其害九。夷人以和誘我。致我廣督葉名琛。為其所誤。該夷遂占我。

廣東省城和成而包藏禍心。設復以謀我廣東者。謀我京城。將有臣所不敢言者。其害十也。凡此利害判。乃臣民所共見。現聞大兵雲集。急乘此時。

諭令親王僧格林沁統率各軍相機進討。再

密諭廣東浙閩各督撫。於夷人所在設法殲擒。並嚴禁我茶葉大黃各物不許下海。以示絕不相和。則夷人之力分而計窮。未有一敗塗地者。未有不叩關請

命者。然後與之以和。則可望數千年之安。所謂一勞永逸。非終不許和也。否則和議不成。徒延時日。虛費餉需。和議幸成。則又必要求賄賂。或請貿易天津。或請築館京城。開門揖盜。

莫此為甚。又况我大兵既集。不加懲創。縱令今年暫去。明年勢將復來。我又必調兵。又必糜餉。無窮之擾。何時為止。是夷人以和誤我。而我實以和自誤。使兵勇數萬。偃旗卧鼓。致令夷情日肆。

國威日損。兵餉頓竭。坐受其困。此臣所扼腕拊膺。而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也。伏懇

天威獨斷。迅掃夷氛。則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

籌辨疑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癸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
於本月二十日曾將接到暎哖二國照會各緣由恭摺由
六百里具奏在案本月奉到

硃批十八日摺片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讀

訓諭惶悚難名等受

恩深重當此鉅任何敢任其肆意要求漫無限制惟此次夷情殊
驚恃其兇饒方張勢實難以理喻若不允其所請不特占
踞天津竊恐驟然北向其肆無忌憚之心節次已可概見

現雖北路一帶。設有重兵。非不可再與決戰。令其大受懲創。而天津已先為占踞。李等竊思天津一郡。素為商賈輻輳。每年鹽課。稅課。及地丁。釐金等項。不下百數十萬。且漕糧海運。及奉天民販米豆。約計三四百萬石。並關廣沙衛各船貨物。計值數百萬兩。均以津郡為停集之所。是天津實係北省富庶之區。且為

畿輔咽喉。最關緊要。若為該夷久踞。不特公項無著。即民間私利。亦歸烏有。况該夷素性倔強。勢必贖武不休。爾時既難撤防。又難議撫。實於國計民生。關係匪淺。誠如

聖訓。當籌既戰之後。作何了局之法。等。通盤籌畫。不得不竭力
羈縻。遏其兇鋒。以解目前危急。如天津通商一層。原約內
本條以牛莊登州取抵。等。業經疊次正言指駁。及該首
聲稱。前以牛莊易換天津。係在未戰以前之議。今既攻破
大沽砲臺。來至天津。則現在天津。已經為我所有。若要開
埠通商。不難立時舉辦。不與中國相干。若不允許通商。勢
即立時占踞官署等語。其狂悖情狀。實堪髮指。竊思該夷
一意圖利。志在貿易起見。經等。告以將來祇准商船往
來。毋令兵船出入。似尚不致釀成事端。至今其每年通商
幾次一節。等。等自當遵

旨開導再行奏

聞。至索賠兵費一層。李等再四設法。令其寬定限期。而該酋始則堅執不允。繼則方允一月。經李恆祺復與該酋反復理論。始肯限定兩月為期。如再不允給付。仍欲到京索討。祇得設法分限。籌撥措給。容俟議有章程。即當馳奏。惟該酋即欲先期進京。李等隨即竭力阻止。並告以駐京之處。亦應聽中國指定等因。妥為勸導。一面李等與二國表酋晤面時。仍當欽遵。疊奉

諭旨。竭力挽回。其所開各條。自應逐款公同商酌。惟天津通商一款。總在此次條約之內。如允其蓋印畫押。則自李等三人

擅許之愆。若堅不允諾。則天津現為該夷所踞。必致急不待商。勢將自行舉辦。等亦無從阻止。似更有關。

國體。况此次該酋吧嘎嚙驕悍情狀。倍甚於前次喊唆嗎呼。嗾嚙萬分。誠恐不服駕馭。難保其不立時啟釁。仍與和議無裨。等如果力所能到。無論如何為難。決不敢辜負天恩。致干咎戾。

桂良等又奏。該酋吧嘎嚙必欲先期進京。等竭力阻止。該酋執意不允。據稱既經議和。此時不過數十人觀看房屋。何以屢次攔阻等語。察其詞色。頗有猜疑。且意將自行徑去。等竊思夷情詭譎。如竟激切阻止。萬一該酋率行

北上。爾時無人伴送。恐沿途見有防兵營盤。勢必即啟釁端。且將來額首進京換約之時。更必多帶弁員。以備我處不虞。尤屬難以理論。是以等前經議將防兵撤避。毋令該夷窺見之處。奏明請

旨。在案。現因該酋志在必行。等萬難力阻緣由。不得不附片具陳。桂良等又奏。據長蘆鹽政寬惠呈稱。於本月十六日申刻。因公赴等恆福公寓。甫經出署。行至中途。旋據家人稟稱。突有不知何國十餘人。隨帶行李到署。口稱欲借衙門暫住。經阻不允。當令署內上下人等。物件即行搬出。將木器等項。一概留用。該鹽政因正在議和之際。大局攸關。未便

向其理論。只可暫移天津關署。惟署內所存關庫銀兩。前經盡數奉撥糧臺。庫內存有砵碼等物。及料房各案案件百餘箱。雖經封鎖在署。恐其開視毀壞。攸關緊要。請示等因前來。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文案總應設法移出。

諭軍機大臣等。蔣桂良等奏。接奉嚴諭。滬陳急迫情形。並奏首必欲先期進京。及夷人借住鹽政官署各摺片。覽奏已悉。天津通商一節。前曾諭桂良等。必須先令該夷將兵船馬隊全行退出海口。議定每年來津幾次。不可建蓋夷樓。方准允許。其應如何立定章程條款。桂良等亦須奏明請旨。聽候辦理。斷不能以該

表現在屯聚津城。任其肆行要挾。即與以蓋用關防憑據。至先期進京之處。即當嚴詞以告。現在條款尚未議定。換約與否。亦尚未定。吧嘎噠遠欲先行進京。其意何居。顯非真心換約可知。如謂觀看房屋。將來議定條約後。該兩國來京少帶從人。自有定章程。豫備款待。中國以誠心待人。該夷首亦無所用其疑慮。如條約未定。斷不能允其先行進京。其索賠兵費一節。務須遵照前旨。寬定限期。由廣東關稅分成扣還。酌量妥議。若兩月為期。無論無款可籌。即使有可措給。亦豈能任聽該夷坐索。致啟覬覦之心。斷不能輕為允許。另片奏。夷人擬入鹽政衙署。經阻不允等語。可向該夷理論。既係和好。如何占踞官署。應即令

退出。所有該署文案事件。事關緊要。著即設法移出。妥為收存。儻有疏失。惟該大臣等是問。桂良身膺重任。既不能設法挽回。力圖補救。而又怯懦無能。徒以顧大局為詞。轉貽後患。兩次諭旨。已逐層嚴示。該大臣等。自應懍遵。妥辦。勿為該夷所懾。致干重咎。此時莫顧決裂一層。是為至要。

又

諭。昨因夷人欲先派人進京。當諭僧格林沁等。設法攔阻。並整軍設防。以備截擊。因思夷人占踞北塘後。久無探報。現在若何情形。無由得悉。該夷詭計多端。儻分隊由北塘一路。徑奔甯河寶坻。三河北趨順義等縣。既不由天津。亦可繞過通州。不可不嚴

為防範。現在張家灣及通州一帶大路。已有僧格林沁。瑞麟分屯重兵。扼要駐劄。其甯河等處。路途紛歧。在在可通。即著僧格林沁等。劄飭該地方官。隨時探明。稟報大營。並著該大臣等。多設偵探。四出探聽。如探夷人有從此路舉兵北來信息。立即撥兵前往。奮力截擊。其餘來往行人。亦一體盤查。以防奸細窺伺。路徑。毋稍疏忽。

又

諭。嘆唏兩國夷人。屯聚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尚未就撫。償該夷包藏禍心。節節北犯。則津城密邇京師。自應亟籌捍衛。所有通州一帶防勤事宜。已由僧格林沁。瑞麟等嚴密布置。此外

仍須厚集兵力。以資攻勦。著景瀉特普欽於吉林。黑龍江各揀
調馬隊餘丁一千名。並各挑選精壯獵戶一千名。配齊軍裝槍
礮等件。派令得力之員管帶。星夜起程。迅速趕赴通州。聽候僧
格林沁等調遣。毋得稍有遲延。若由草地行走。取道便捷。即著
由草地星速前進。總期毋誤事機。是為至要。

甲寅。

硃諭。中國以天下之勢。而受累於秦。茲逆夷廿載於茲。戰撫兩難。
誠堪浩歎。蓋謀國者。務為長人之計。應變者。尤賴握要之圖。朕
不憚詳思。夜以繼晝。恐召對時。事有或遺。因縷晰而細言之。
一。大沽為津郡門戶。既失。則蕞爾之城。已在該夷掌握。通商一

層。許與不許等。况該夷既占礮臺及三岔河等處。將來多集兵力。只能野搏。斷不能以肉身與船礮爭鋒。朕初意未嘗不善。以桂良此次抵津。不許津郡。則必戰。引之深入。決戰之後。則明言新條不算。仍舊約。如再不能。則以津城通商。換駐京一款。斯則可矣。今既經該大臣等已允通商。只可就議條款。暫示羈縻。決裂之時。將桂良等撤下。或即斥革。辦到何地。步再因時處置。

一。索費一層。多方要挾。必遂其欲而後止。無論二百萬。不能當時付與。即有此款。亦斷無土理。城下之盟。古之所恥。若再覲顏奉幣。則中國尚有人耶。

一。帶兵換約。謂各有戒心。不得不防。若既經議撫。何必擁兵。若

擁兵而來。顯懷莫測。即使遽就進京。必仍有斷難應允之條款。彼時欲允不可。况陸續潛來之夷隊。雖有兵不能阻。煽惑依附之匪類。雖嚴示而不能禁。大患切膚。一決即內瀆於心。京師重地。尚可問乎。

以工二條。若桂良等喪心病狂。擅自應許。不惟違旨畏夷。是直舉國家而奉之。朕即將該大臣等立寘典刑。以飭綱紀。再與該夷決戰。

○巴酋進京一層。兩國既經議和。一切供給。自應飭該司妥為籌辦。何必先來踏勘。况該夷酋驚吠狂噪。亦必多為挾制。既來則不肯走。與帶兵換約一事。其害相等。斷斷不能應許。

○津城大沽。不能即時退兵一層。既經議撫。則應罷兵。豈有以刃加頸。而索償之理。況此條與賠費為一事。互相牽連。不過再為添償地步。決裂之後。亦可以向該夷索費。為消弭之法。

一。決戰宜早不宜遲。越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若遲至明歲春夏之交。則該夷又必廣募黑夷。舉四國之力。與我爭衡。再向通髮逆。遠近進攻。支持頗覺費手。

以上各條。竭朕心思。手書示惠親王。載垣。端華。肅順。軍機大臣等。辦法亦只能如此。若別有良謀。可再詳細面陳。勿稍緘默。特諭。

諭軍機大臣等。喚唏兩國夷人。屯聚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

尚未就撫。津城密遞京師。自應亟籌捍衛。所有通州一帶防勤事機。已由僧格林沁。瑞麟等嚴密布置。此外仍須厚集兵力。以資攻勦。著樂斌於關內外挑選精壯獵戶二千名。配齊軍裝器械等件。派令得力之員管帶。星夜起程。趕赴通州。僧格林沁等軍營聽候調遣。如獵戶不敷調派。即由各營另揀精健兵丁。以足二千名之數。毋得稍有遲延。並探明由何路行走。取道便捷。即著自何路迅速前進。總期毋誤事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本月二十。十一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奉

上諭二道。等語。敬謹聆悉。並接准桂良等函。撫局漸有成議。兩

國既經議和。彼此皆應罷兵。似宜示以不疑。或可阻其帶兵之念。應如何將防兵撤避。免啟該夷猜嫌等語。查該夷桀驁狂悖。自係實在情形。恐非言語所能理諭。桂良等自必焦急萬分。若稍拂其意。立即決裂。撫局轉難有成。等語。現擬將張家灣步隊各營東移。馬步西移。各不過數里。馬頭一帶馬隊官兵。移於河東香河縣地方。距大道亦不過十里。通州各營官兵。暫於通州城內廟宇店寓居住。該夷由大路行走。可以不見官兵。以免該夷猜忌。且不使其窺探虛實。等語。仍多發哨探。如該夷結隊北犯。即行截擊。增慶。督催山海關官兵。已於二十日到防。所有驍騎營及漢

軍官兵共二千名。擬即飭令回京。現在直隸綠營官兵約數千名。雖各有將備。並無統屬之員。李僧格林沁業經劄飭成保將副都統關防交協領護理。迅即來通。以資統帶。平家驛工程。攔河土壩尚有三大口門。如不另出情形。二十二月可以完竣。現在防所除多設偵探之外。無可布置。馬步官兵均劄野營。其器械間有不齊者。已由京城津郡調來。足數分撥。各營帳房不全。已支搭蓆棚棲止。現惟申明紀律。勤加操演。以備抵敵。至官兵搭放米石。據糧臺詳稱。按照軍需則例。每兵日支米八合三勺。折銀一分一釐六毫二絲。李等詳細覆覈。尚稱允當。並令該糧臺無論丈

武大小官員。以及官員跟役。一律搭放米石。以昭平允。潘志和等犯。現已派員連日研訊。其關四。吳三。二犯。業經供認給俄羅斯遞送信函。並與館內夷人來往。彼此饋送禮物。是潘志和。關四。吳三。三犯情節較重。現在夷氛正熾。未便明正典刑。致起疑端。擬將潘志和等三犯。先行監斃。其餘各犯。交密雲。昌平。等處監禁。俟平靖後。再行訊辦。近日各營。並未擊有奸細。曠夷所派進京買物之人。等。等。所統各營官兵。並未盤獲。再二十日。李僧格林沁。閱看各營操演陣式。山西大同官兵隊伍。錯亂不齊。管帶之殺虎協副將穆騰額。並未出營帶操。實屬怠惰偷安。不知振作。又外

火器營參領孝順布。因該營營總穆騰額查點兵數。言語紛爭。膽敢將營總衣服撕破。用手揪扭。實屬不守營規。膽大妄為。當此整飭營務之際。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

旨將殺虎協副將穆騰額。外火器營參領孝順布。革職留營効力。以示懲儆。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酌撤馬步官兵。以免該夷窺伺一摺。覽奏均悉。張家灣等處馬步各隊。業經該大臣等量為移撥。以防該夷窺探虛實。仍須多發哨探。如有北犯之信。即行調撥截擊。不可稍有疏虞。至藉端窺探奸細人等。仍須上緊緝拿。不得稍涉鬆懈。致令漏網。其潘志和。關四。吳金榜等三犯。既經

訊有通夷端倪。尚須研究確情。以便密為防範。吳金榜併有關
墾官荒牽涉未結之案。著即將三犯暫行羈禁。以備質對。事定
後再行處治。僕軍務緊急。即將該三犯立時正法。至殺虎協副
將穆騰額。所管山西大同官兵。隊伍錯亂。且並未出營帶操。實
屬偷安。不知振作。外火器營參領孝順布。因該營營總穆騰額
查點兵數。言語紛爭。膽敢將營總衣服撕破。用手揪扭。實屬不
守營規。膽大妄為。穆騰額。孝順布。均著革職。留營効力。以示懲
儆。

護理陝甘總督甘肅布政使林揚祖奏。竊臣於本年七月
初八日。接准署陝西撫臣譚廷襄來咨。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令譚廷襄挑選陝西兵三千名。派員管帶。馳抵通州。聽候瑞麟調遣等因。撫臣譚廷襄。即將陝西商雒防所兵一千五百名。全行派往。又派延綏鎮屬兵五百名。漢中鎮屬兵二百名。並派調陝西提標兵三百名。分起前進。其不敷官兵五百名。咨臣於甘省督標。及甯夏鎮屬各營。派兵五百名赴陝。以足三千之數。臣接准來咨。即於陝甘督標五營。挑派精兵二百名。甯夏鎮屬各營。挑選精兵三百名。派委得力備弁管帶。配齊軍裝器械。鉛丸火藥。迅速兼程赴陝。由撫臣揀派大員。交漢中鎮總兵伊綿阿統帶。馳赴直隸通州。聽

候調遣。現在督標兵二百名。已於十三日起程。並據提臣
經文岱咨報提屬之兵。已於七月初九等日起程。其甯夏
兵三百名。臣已連日飛催。飭令無分雨夜兼程前進。應需
行裝銀兩亦已飭司即日照數發給。俾得迅速進行。不得
稍有遲誤。

硃批知道了。

乙卯。

硃諭。戴垣。穆蔭。除面奉旨允許酌辦幾條外。如再有要求。可許則
許。亦不必請旨。如萬難允許之條。一面發報。一面知照僧格林
沁督兵開仗。戴垣等。即趕緊撤回。危駕。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
於本月二十一日曾將臺奉

嚴諭並現辦各節緣由恭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在案本日奉到
硃批本月二十日摺片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讀

上諭仰蒙

皇上嚴切訓諭悚懼滋深此時夷務萬難著手原不敢以確有把
握自任惟等通盤籌畫竊思決戰而後贖武不休不若
議撫有成息兵在即且該夷素性倔强屢戰屢和已經多
次現在攔入大沽占踞津郡其照會內所稱罷兵原因等
等前來議和暫時止戈不進並非將天津內河兵船城外

所紮馬隊。撤退大沽海口。等語。疊次具摺奏陳。未將該夷罷兵緣由。聲敘明晰。上達

聖聽。當此萬分急迫。不敢不據實瀝陳。此時所說退兵。該夷現稱總須將賄償現銀每國一百萬兩給清。方能退至大沽。餘俟八百萬全數給還。再將登州及粵東各處所屯之兵。場數撤歸等語。似此桀驁情狀。殊堪痛恨。等語。屢奉

訓言。未敢率行允諾。現在一面遵

旨。逐款商辦。一面囑屬該夷。暫緩定約。連日將所請各款。一一分晰較論。其通商一節。該酋總以天津地方。據為己有。此時如允其開埠通商。將來應輸稅項。仍照各口關稅交納。若

不准行。該夷即踞津城。自立馬頭。勢恐難以禁止。其賠償一節。此時該二國先索現銀二百萬兩。據稱若不允其付給。伊等亦不强索。必欲到京自討。不復再議別言等語。李等疊經告以一時斷不能措。所說分作兩月之期。亦須各處籌撥。而該酋復稱從前節次議和。皆有現償兵費。今歲大沽開仗。故二國加增兵費一千萬兩。並非格外要求。此時或戰或和。仍聽中國之便。若交仗而後。仍欲議和。其費又須另議加增等語。此等言詞。實屬狂悖。李等反覆開導。該酋始終不遵理喻。至進京換約。李等原與該酋說明。必須按照味夷少帶從人。方准前往。乃該酋復稱味夷與中

國向未開仗。彼此皆無戒心。此時屢經決戰。萬不能不多帶護衛。是以有先遣吧酋進京。探看房屋等情。意在觀我動靜。等等竭力勸阻。告以兩國既經議和。斷無稱兵之意。至再至三。堅執不允。仍欲每國隨帶四五百人。終未能稍為酌減。是以等等曾將吧酋必欲先行進京。萬難力阻等情。附片具奏在案。現在理喻不可。勢禁不能。恐非口舌所能抵禦。以上各節。等等屢奉

聖訓諄嚴。又何敢擅自允許。再行瀆請。惟計目前安危所繫。不得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此時計窮力竭。實屬無從措手。該酋原定二十二日蓋

印畫押。竊思前次照會應許。原屬暫時羈縻之法。若一經
與之蓋印畫押。則各款顯有確據。茅現已設法另改日期。
自當謹遵

諭旨。不敢遽行允諾。但該首見我處不與定議。恐致決裂。帶兵北
向。後更難以收拾。惟有仰懇

聖恩訓示遵行。

桂良等又奏。竊茅等於七月二十二日卯刻。曾將夷酋不
遵開導緣由。據實直陳。恭摺馳奏。請

旨遵行在案。本日奉到

硃批二十一日摺片。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讀

上諭並

硃諭。此時莫顧決裂一層。是為至要等因。欽此。努等跪聆之下。惶悚無地。正在萬難措手間。而該二國夷酋。先後來至。努桂良行寫。索看努等奉

命來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

敕書

諭旨。努等公同見面。告以此次攜帶關防。即係八年內蒙

恩頒給。至全權大臣等字樣。亦係

聖旨允准。是以屢次來往照會內。一體概用遵行。並無另頒敕書等語。婉詞致覆。詎該酋聲稱。察閱中國邸鈔。並無明降

諭旨。及所辦何事字樣。顯係不能便宜行事。以致所開各款。游移不定。約伊即不及在津久待。仍欲帶兵北尚。嗣後不復與李等見面等語。當即憤怒而去。李等察其詞色不善。隨即探訪。知該酋現因連日將所請各條與之較論。復又令其改期畫押。是以挾疑而來。勢將立時決裂。不容再事延緩。李等目覩情形。實屬急迫萬狀。連日欽遵

諭旨。於畫押蓋印一事。斷不敢擅為允諾。而於賠償現銀。津郡通商。以及該夷公使帶兵旨。京各情節。再四竭力開導。以冀挽回萬一。無如唇焦舌敝。該夷等堅不允從。如津郡不付現銀。亦不來強索。立時將衙署占踞。城門看守。官項私藏。

全為其所有。不准其通商。伊即硬立馬頭。自行貿易。吧嘔
嚙不准先期進京。伊即不候伴送。徑自啟程前往。至噶額
二酋進京。約帶從人兵弁一千人。亦不肯酌減。在該夷則
恃其兵力。於所請各條。絲毫不容更改。拳等僅以口舌相
爭。百端理喻。該夷毫無顧忌。以致扞格不從。據目前而論。
其勢已形決裂。在津郡已歸其掌握。固萬難保全。而肆其
狂悖之謀。必致徑行北犯。在通州一帶。防兵固不為不厚。
自能力過兇鋒。而必勝之權。亦屬殊難豫定。安危大局。關
繫匪輕。惟有殫盡血誠。竭力挽救。然事勢至此。亦未知能
否轉圜。不得已披瀝瀆陳。仰求

聖明洞察。

俯念情形急迫將該夷現請各條。

鴻慈允准。尚可弭兵息事。稍戢兇頑。否則禍結兵連。不堪設想。茅目擊時艱。並非畏葸遲就。致誤事機。惟茅等不能力為挽救。辦理不善。以致該夷決裂日甚。實屬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茅等從重治罪。至該夷舊所索全權大臣便宜行事

諭旨。茅等現在未敢遽請。如該夷所請各條。仰蒙

皇上恩准。即求

恩旨給與茅等便宜行事字樣。以釋該夷之疑。如奉

諭旨不准允行。茅等亦未敢冒昧瀆陳。而該夷立行決裂。更難理

諭。即或蓋印畫押。該夷亦不相信。伏乞

聖明。迅賜指示。遵行。

桂良等又奏。此次議撫事宜。戊午年所定五十六條。已蒙
恩旨允准。惟二月間該夷所請四條。亦經等屢奉

諭旨。亦未概為拒絕。惟於四條之內。以賠償兵費。先付現銀二百

萬兩。為最難之事。然據現在情形而論。自大沽礮臺不守。

該夷兵至津郡。是津郡即為該夷所有。日前既經撤去城

上旗幟。與看守夷兵。而一舉一動。皆在其掌握之中。此時

若允為付清現銀後。該夷即可將兵船馬隊。退至大沽。則

津郡仍可歸為我有。如不允付現銀。該夷立時占踞。其所

失豈止二百萬兩。姑置勿論。異時調集重兵。以圖收復。兵
端再起。經費何可勝計。而事機之敗壞。與事勢之安危。更
屬難堪設想。况所付現銀。即在兵費一千六百萬之內。遲
早總須歸給。此時起早辦理。在原數無所出入。而津郡尚
可保全。惟當此庫藏支絀之時。李等亦所深悉。何敢輕為
允諾。不顧艱難。第遞次與該夷辯論。分限兩月歸還。該夷
已無可再展。因思此兩月內。如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
各省。尚可設法籌撥。查直隸。山西。兩藩庫。每月津貼海防
經費銀五萬兩。山東。山西。陝西。先後曾動撥過海防經費
銀數十萬。直隸現辦海防捐輸。約計可收銀二三十萬兩。

以籌備海防之用。移而為撫局賠償之用。在

帑項無所窒礙。且用於海防。係屬無窮之罄。用於議撫。尚為

有數之需。此中輕重。不辨自明。等語。通盤籌畫。似可於兩

月內湊有成數。了結現款。至天津通商一節。該夷總以現

在為伊占踞。如允其開埠通商。將來應輸稅項。仍歸內地

向章辦理。即將津郡海口所納之稅。扣歸該夷賠償之款。

尚可有著。如今其每年議定幾次。彼即自立馬頭。不由我

處徵稅。且於海運關稅鹽務。均無從辦理。所失豈不更大。

至該二國公使進京。護衛兵弁。每國總須數百人。萬難減

少。現在說明分作城外曠地安置。自不致有意外之虞。况

沿途及到京皆係等為之照料辦理而論我處以禮相

待該夷遂其所願自可相安無事總之等不患此時之

決裂惟慮決裂之後禍機愈熾收拾更難等等膺此重任

况當萬分危迫之秋何敢不通籌全局據實滙陳

桂良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英國照會內稱所云續增

條約不先入奏並無畫押之權亦未奉有

授為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

諭萬難相候祇得咨照陸路大將軍酌帶兵弁前引得以安抵通

州就近蓋印畫押等語等一面設法勸阻備文照覆謹

將該夷照會另錄恭呈

御覽。並原件咨呈軍機處備查。

硃批覽。

桂良等又奏。正在封摺間。復接暹國照會。內稱。便宜行事。全權之字樣。並無

上諭准授之實據。已商之各條。總無實能成結。不日會同大將軍。前往通州等語。李等仍當一面設法勸阻。備文照覆。並將該吏照會一併另錄。恭呈

御覽。原件咨呈軍機處備查。

硃批覽。

桂良等又奏。竊李等將夷情危迫萬分。事關重大。並接據

映晰照會各情。於二十二日酉刻。恭摺請

旨。在素甫經拜摺後。即據映首吧嘎嚕。來至努桂良行寓。努恆福
恆祺。一同在座。據吧嘎嚕。以努等未奉有便宜行事全權
之

旨。不能與之定約。該二國喇噶等首。准於即日帶兵徑赴通州。聽
候派有當國第一大員。實能便宜行事總握之大臣前來
通州。以敦和好。再為定約等語。並言現已過期。此時努等
即使業經奉有

諭旨。亦不能在此畫押。當經努等再三開導。力為勸阻。該酋甚言
此刻即行畫押蓋印。亦不能阻其前進。言詞之間。已屬萬

分決裂。又云。河西務。張家灣。通州等處。伊知均有防兵。如
不與我兵相遇。決不肆開槍礮。若沿途見有防兵。定必即
行開仗。直抵通州。爾時或戰或和。再聽中國之便等語。其
狂悖情形。較前尤甚。李等仍當竭力阻止。冀其稍緩須臾。

恭候

諭旨。密示機宜。再行欽遵辦理。惟該夷素性倔强。能否聽從勸阻。
實無把握。至通州一帶。應如何防範之處。已由李等委弁
飛速知照。僧格林沁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兩次馳奏。夷酋不遵開導。擬設法
為之羈縻。並夷情危急。懇俯允所請各摺片。並鈔錄照會各件。

呈覽。業於片內詳晰批示矣。此次該夷酋等來桂良等行寓。索看全權大臣等敕旨。照會內。復以桂良並無畫押之權為嫌。其意無非欲桂良等即行允許。遂其以兵挾和之計。該大臣等仍當勿避艱難。剴切開導。中國所授欽差大臣。即爾國所謂全權大臣。名異而實同。如事屬可行。亦不妨先允後奏。事屬不可行。亦不能一概應允。前所謂無不可商者。原係兩國彼此斟酌。何去何從。並非將爾國一面之詞。悉行聽從。始謂之全權大臣也。如天津通商一節。桂良等業經允許。必須議定條款。進京後。絕無增添更改之處。方無後患。如帶兵換約一節。事屬萬不可行。兩國既經換約。即係和好。何得又帶多人前來。足見爾國猜疑。

未化。僮不能相信。桂良即可自許留於天津。俟兩國換約後。再行進京。以釋其疑。況通州一帶。駐有重兵。爾國眾人前來。必不敢過。因不敢過而互相用武。是釁由爾所啟。不得歸咎中國。且通州非議和之地。該處亦無議和之人。如吧嘎嚕來京。先行踏看一層。已諭知僧格林沁。該夷首行抵何處。即行攔回。桂良等斷不可令其前來。致令起釁。至賠償兵費一節。此間即使允許。尚須行文廣東省。湊撥。輾轉尚須時日。斷不能以兩月為期。由京付給現銀。以上各條。該大臣等務須層層駁辯。明晰開示。使夷情不致驟形決裂。以期漸就範圍。方為不負委任。前派恆祺為幫辦大臣。原因其熟悉夷情。藉可往來挽救。初不料其隨同

桂良唯命是聽。一籌莫展。至此次江蘇委員藍蔚雯等。係薛煥
專派為夷務而來。到津已久。亦不聞一辭之贊。吧嘰。亦係
國幫辦。彼既可來。我即可往。該大臣唯當飭令恆祺。率同藍蔚
雯等。前往該首處。設法勸導。實力挽回。方為妥善。本日示惠親
王等硃諭內。第二三條。著鈔給桂良等閱看。正在寄諭間。據桂
良等馳奏。夷酋決意帶兵北上等語。桂良等接奉此旨。如該夷
尚未北犯。自應在津郡遵照所諭各層。極力挽回。儻該夷業已
北犯。即不必再與議和照會。致該夷執為憑據。

又

諭據桂良等疊奏。夷酋不遵開導。並夷情危急情形各一摺。據稱

該夷酋吧嘎禮以不允先期進京。擬即不候伴送。先行起程等語。並據桂良等將該夷酋照會呈覽。內有桂良等並無畫押之權。欲帶夷兵赴通州另議之語。已諭令桂良等設法暫事羈縻。兵。夷人狂悖桀驁。心懷叵測。誠恐桂良等難於挽回。徑行北犯。著僧格林沁等即行嚴密防堵。並於各路多設偵探。不可稍涉大意。儻嘯鳴二酋肆其狂悖。徑行帶兵北來。或吧嘎禮以先行來京。察看房屋為詞。徑行北來。即著僧格林沁等督兵截回。如該夷不肯聽從。擅行闖越。著僧格林沁等即行勦辦。毋得坐誤事機。本日復據桂良等寄惠親王等信函一件。內有夷酋進京時。由河西務分路。不過通州。欲進廣渠門行走。並攜帶帳房百

數十架。沿途棲止等語。夷情詭譎多端。必於無兵處所前進。著僧格林沁等。即於河西務分達廣渠門道路。扼要嚴防。毋稍疏虞。是為至要。桂良等原信。著鈔給閱看。至三汊河來源。以南運河為大。八年夏間。曾經烏爾根奏。前赴德州四女寺挑挖引河。由該處洩水入海。彼時三汊河下游水勢。即行淺弱。著僧格林沁。即行派員前往德州。將四女寺開壩。即行啟放。並知照文煜派員會同辦理。如有淤淺之處。務當星夜挑挖。並設法將南運河正身築壩堵閉。務令水勢全由四女寺減水河入海。俾下游三汊河水落。該夷大船擱淺。自不能久踞津河。於制夷事宜。不無裨益。其由津郡通州赴京行人。並著僧格林沁等。嚴行盤查。

毋令奸細混跡。除偵探兵役外。其餘一概不許來往。是為至要。正在寄諭間。據桂良等馳奏。嘆咈兩夷首。即於即日帶兵。徑赴通州。再為定約。並云沿途如見有防兵。即行開仗等語。該夷等不候理諭。遽欲北來。實屬兇悍已極。著僧格林沁。瑞麟。將前後路官軍。速行派撥整齊。嚴兵以待。儻該夷竟敢逞其兇橫。肆行奔竄。即著前路官軍迎頭攔勒。並於凡可由津至京各要隘。嚴行扼截。不得稍有疏忽。其後路官軍。應如何策應之處。均著妥為籌畫。毋任夷蹤得以滋蔓。是為至要。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之萬奏。竊臣等前奏擬於武清靜海二縣地方。籌辦團練。為迎勦尾追之

策。欽奉。

硃批。依議辦理。欽此。查武清之楊村靜海之獨流等均已舉行團練。但均係彈壓土匪而設。可以保衛鄉閭。未必即能打仗。臣等連日偵探城內情形。深盼撫局速定。則該夷不過進京換約。必無帶兵北犯之舉。茲於二十一日。接奉

上諭。該夷桀驁性成。斷難理論。其肆意要求。多方挾制。無非以所請不遂。即可藉口占踞郡城。將來勢必決裂。亦難保不意圖內犯等因。欽此。臣等體察時勢。該夷北犯。關係過大。臣等力小任重。恐致貽誤。謹將拮据情形。為我

皇上敬陳之。僧格林沁防守海口。布置年餘。壁壘既堅。兵力又厚。

該夷攻石縫礮臺。遂致全軍撤退。赴京之路。並無險隘。又無營壘。難一。津郡附城。它濠築牆。分兵守禦。今則委而去之。軍火器械。概歸烏有。難二。臣等前奏武清靜海之勇。迎擊尾追。原冀津郡後路。京師前路。有重兵布置。今探聞二百四十里之間。未經設防。難三。臣等奉

命赴津。原思招募本地之勇。協助官兵。救援海口礮臺。今聞蘆園一千。散處各處。一經招集津民。夷人必先知覺。撫局未成。兵端又起。難四。附近各鄉。因逃民遺避。經商人張錦文。派練勇每村十餘名。或數名。皆以防土匪滋事。未便調赴北路防夷。難五。前蒙

飭撥銀三萬兩。尚未解到。雖欲召募。而款無可籌。軍裝器械。槍礮
火藥。一概未備。城中委員書役。半多星散。只親友家丁數
人。不敷差委。難六。郡中素識之紳士。多避居遠鄉。現在辦
事之人。如張錦文。辛榮等。皆在支應局。此外可與共事。甚
屬寥寥。函致武清。靜海等處紳士。亦少應募之人。難七。夫
以僧格林沁之謀勇。尚不能扼守礮臺。况臣等之素無韜
略。以馬步官兵之精銳。尚不能必操勝算。况鄉勇之訓練
無方。言念及此。五夜徬徨。罔知所措。臣等受
恩深重。亦不敢畏難自阻。惟有殫竭血誠。盡心籌辦。其能否阻其
北犯。實屬毫無把握。前擬分辨武清。靜海兩處。昨見邸鈔。

知候補內閣學士桑春榮現奉辦理京師東南一帶團練可否

飭令桑春榮不動聲色。先行籌辦武清一路。俾臣等專辦靜海一路。拜摺後仍探明桂良等辦法。即馳往靜海一帶。廣為招集。至該夷居住民房。雇人搬移物件。購買食物。皆由支應局紳士經理。該夷亦能約束廣勇。尚無搶掠等事。近日逃民漸陸續回家。鋪戶亦多開市。皆謂撫議可成。夷兵將撤。若以搬回必致搶掠。則人心搖動。深恐別滋事端。臣等既不能出示曉諭。惟有密告士民。勿為所愚。而貪利之徒。與之交接。究難保其必無伏願。

皇上集思廣益。畫籌良策。則京師幸甚。天下幸甚。再臣陳鴻翊。現赴蘆臺一帶。察看團練。是以未及會銜。

硃批。知道了。

焦祐瀛等又奏。馭夷之法。不外戰撫兩端。能戰則其權在我。而撫局易成。不能戰則其權在夷。而要求益甚。此理所必然。勢所必至也。自礮臺被陷。津城不守。明示以不能戰。勢不得不出於撫。且撫議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無鬪志。亦復民無固心。此又現在之時勢也。十六日。恆福等約。臣等會晤。知夷人欲在天津設立馬頭。索增兵費。給與照會。該夷即撤兵海口。其詳細辦法。臣等無由深悉。出城後。探

知桂良等。已於十七十八兩日。分給照會。臣等方謂夷人從此罷兵。詎至二十一日。探聞桂良等。尚未與噸首等見面筵宴。吧噸嚙欲先進京。車船已備。而迄無起程日期。夷兵又行。城內外既無占踞情形。而人數日增。河內船隻。不時往來窺探。臣等竊疑桂良等既允其所請。何以未能絕其北犯之意。恐該大臣等給與照會後。復有游移瞻顧之處。則該夷必責其失信。而北犯之意愈堅。一旦決裂。彼則水陸並進。我又毫無所恃。禁錮官員。按繳兵器。廣東履轍。再見於茲。夫廣東省城。尚是邊隅地方。若天津。距京僅二百餘里。病在腹心。其害甚大。戰守既窮。又不能速定撫局。

目前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臣等探訪情形。及思慮所及。用敢附片密陳。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據焦祐瀛等奏。滙陳禦夷之策。辦理拮据各摺片。覽奏已悉。惟該少卿等。並未將天津民情。是否忿恨該夷。抑或外強中乾。及附近各處民團。除武清靜海外。其餘能否興辦。詳細具奏。現在該夷肆行狂悖。所求各款。斷難允准。刻下惟有與之決戰。後再撫。捨此別無辦法。所有攻勦事機。必須迅速辦理。通州一帶。已有大兵迎勦。若能再使該夷有後顧之憂。則勦辦愈可得手。前據文謙奏。已撥銀三萬兩。解交焦祐瀛等應用。現

據該少卿等奏稱。尚未收到。著即趕緊知照恆福。派員提解。有此款項。即可招集民團。立懸重賞。許以破格優獎。或俟該夷北犯時。跟蹤追剿。或於夜間輪流暗擊。使其刻無休息。以疲其力。總使步步牽制。使該夷跋前疐後。攻剿方有把握。該少卿等務當不避艱難。迅速舉辦。以助兵力。切勿以有礙撫局為慮。是為至要。

伊犁參贊大臣景廉奏。竊據管理夷園委員稟稱。俄夷現在上年奏明另給城外曠地處所。動工興修園所房間。導即常赴該處。妥為照料。其貿易夷人。以及工匠人等。均屬安靜。四月十九日。接准俄夷格訥喇勒匡蘇勒大臣即常

住夷園之匡蘇勒官。送來清字咨文兩件。一為移修園所地基。周圍丈量。並繪圖存案。一為原議章程。該夷貿易人等。定由博羅霍吉爾卡倫行走。至冬春二季。該處大雪積深。運送貨物。車載不能過往。因請嗣後冬春之間。由霍爾果斯卡倫行走。較為簡便等因。准此。溯查上年冬月。該夷貿易人等。販運貨物。行至博羅霍吉爾卡倫一帶。積雪難行。乃繞道行走。經由霍爾果斯卡倫。當被該處守卡官兵攔阻。不准入境。該夷貿易人等。即在彼守候多日。後經該酋婉詞央告。由委員等稟悉前情。經將軍扎拉芬泰念其長途阻滯。進退兩難。始飭卡倫官兵。此次姑准照驗放行。

今該夷來文。意在於原議行走卡倫外。更請由霍爾果斯
卡倫行走。以免冬春積雪阻滯難行。將軍扎拉芬奏正在
具摺請

旨。未及拜發。遽爾出缺。等細心詢察。雖無十分呈礙。但等甫經到
任。外夷情形。究屬不甚熟悉。且兩途聽其自便。查與原定
章程不符。相應據實陳明。可否俯如所請。以示格外體恤。
抑或令照原議章程行走之處。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據景廉奏。俄夷貿易人等。原由博羅霍吉爾卡倫
行走。茲據該夷咨請。嗣後冬春間。改由霍爾果斯卡倫行走。與

原定章程不符。請旨遵行各等語。俄夷赴伊犁貿易人等。向由博羅霍吉爾卡倫行走。茲請改道。難保無別有他意。惟上年因積雪難行。曾經扎拉芬奏。許其由霍爾果斯卡倫行走。嗣後冬春間。所有俄夷貿易人等。著准其暫由霍爾果斯卡倫行走。以示體恤。但事關邊陲。必須慎重。以垂久遠。著景廉查明該處情形。以後如見有窒礙難行之處。仍當奏明停止。毋滋流弊。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擊前因金州輪夷各船。大隊駛去一百三十餘隻。惟大孤山一處。留船八隻。岸上帳房人馬。亦未全行撤去。當經密飭加意巡防。於六月十九日。由驛奏報在案。旋於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玉明奏查探金州夷情一摺等因。欽此。等遵。即咨商府尹景霖會辦。撫民團練一體認真舉行。一面飛咨金州副都統希拉布。並飭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等。欽遵。

諭旨。密為防備。仍派員赴金。詳加偵探去後。茲准金州副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大孤山前泊夷輪船八隻。自六月十五以後。至七月初間。陸續將岸上帳房人馬牛羊收撤回船。內有輪船三隻。前已起碇出洋。近復駛回停泊。現在大孤山仍有輪夷船八隻。岸上帳房六十餘架。馬三十餘匹等情。馳報前來。覈與委員查探回稟情形。大畧相同。等查該夷在大孤山留船八隻。於半月之內。將岸上原搭帳房

並前次收放馬匹牛羊等物。漸次收回。而內有三船。忽去忽來。難保非搬運赴津。暗通消息。現當天津戰撫尚未定局。設夷船大隊。復至金州。等惟有恪遵

諭旨。密咨該副都統希拉布。嚴飭在防將弁。不動聲色。照常設伏。密作準備。即使登岸深入滋擾。仍令伏兵作為鄉勇。相機堵禦。不露官兵情形。俾該夷無所藉口。

硃批。知道了。

綏遠城將軍成凱。歸化城副都統德勒克多爾濟奏。竊等。等。於七月初十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七日奉。上諭。前因天津大沽後路。萬分喫緊等因。欽此。等。當即會同悉

心熟商。現在

畿輔事機緊要。兵力單薄。自應先其所急。惟綏遠歸化兩城。及右衛殺虎口。係屬邊防要鎮。亦不可不熟慮其後。查綏遠城額設領催前鋒馬甲二千名。除前經派往山東防勦。此次派往通州調遣。並各項差使外。共餘存城兵七百餘名。現由綏遠城再行續派兵二百四十名。右衛額設領催馬甲三百名。除派往通州調遣外。僅存兵二百名。現由右衛續派兵六十名。歸化操演兵一千名。除前後派往天津通州調遣外。現將存城操演兵二百名。儘數派撥三處。兵共派兵五百名。遵委得力將弁管帶。配齊軍火器械。飭即

於七月十九等日。分起啟程。兼程馳往通州。聽候調遣。所
有此次贖派滿蒙官兵。分別借支。給予行裝俸項。併土默
特蒙古官兵。採買馬匹鞍轡價銀。亦請與前調官兵一律
籌辦。所需銀兩。仍請照撫臣前移。飭由歸綏道庫籌款支
發。

硃批。知道了。

丙辰。

硃諭。桂良等奏。夷務決裂情形。覽奏曷勝憤怒。朕為近畿百姓。免
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撫局。乃該夷屢肆要挾。勢不決戰不能。况
我滿漢臣僕。世受國恩。斷無不敵。曠同仇。共伸積忿。朕今親統

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捷代著內廷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迅速定議。並有僧格林沁密摺一封。一並閱看。本日奏事之外。廷大臣。並著與議。特諭。

大學士賈禎等奏。本月二十四日。恭奉

硃諭一道。並僧格林沁密奏一件。均著臣等看視。恭讀

硃諭。我

皇上欲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殄醜類。具見

聖天子。又安寰宇之至意。惟池異遭淵。時無寇準。雖

天威所臨。海氛自應懾伏。然非萬全之道也。臣等以為斷不可輕

於一試。至於僧格林沁所奏木蘭之說。尤多罣礙。京師樓

稽森嚴。拱衛周密。若以為不足守。豈木蘭平川大野。毫無
捍蔽。而反覺可恃。况一經遷徙。人心渙散。蜀道之行。木達。
土木之變。堪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難至滌耶。種種情形。
不堪設想。臣等愚昧之見。以為盡其可知者於人。為聽其
不可知者於

天命。我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必為

皇蒼所默佑。而人事則勉力為之。降

溫諭以鼓士氣。懸厚賞以勵首功。簡閱軍實。厚集兵力。所有防勦

事宜。請

旨飭下該管王大臣等迅速籌辦。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

於七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疊將急迫情形。遞詞直陳。由

六百里加緊馳奏。請

旨。在案。一面照會該夷。竭力阻止。詎意本日接據暎首照會二件。

並鈔該夷沿途擬貼告示一紙。據稱二十四日。帶兵由津

至通等因。等語。現探得暎、湄兩國所帶馬步兵。已於二十

三日卯刻。移營北向。至丁字沽一帶屯劄。並聞其有由津

至通。分作五日行走之說。其為志在必行。萬難攔阻。等語。

本定於今日公同前往頤囑二首寓所。面為阻止。詎意該
首等堅拒不見。更屬無從勸喻。惟繹該首二十二日照會
內稱。仍有到通再行蓋印畫押字樣。並據吧嘍囉聲稱。即
要定議。亦必到通再說等語。該夷現在理喻不能。勢禁不
可。實非口舌所能阻禦。等語。萬分無策。焦灼異常。現將該
照會及告示。另錄恭呈

御覽。並原件咨軍機處備查。

硃批。另有旨。鈔錄照會。爾等不可草率看過。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密奏一摺。現在啖佛夷首。以條約未定。
帶兵北來。本日既命怡親王載垣尚書穆蔭。即日前往通州。現

在先給該夷照會。杜其進兵之計。著僧格林沁即日蓋用欽差大臣關防。封妥。派委員前迎該夷投遞。毋稍遲誤。

噶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將軍於二十四日早晨。統帶本軍一隊。由津至通。我大噶欽差特簡入華總握全權便宜行事大臣伯爵額亦擬按程同進。查我噶軍近自大沽來津。大兵所經。無不與民體貼備至。此次進通。亦必無異。惟遇貴國兵勇。沿途阻路。或有營盤。做臺等處。守兵不先自退。必致自取敗衄。除出示曉諭。民人進通外。理合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為照會事。昨接貴大臣等來函。訂於今日晤面。閱悉。查本大臣前於七月十三日覆內。以各節皆應先與貴大臣定約。蓋印畫押。方能咨照。罷兵等因。昨經專派參贊大員吧噠。將所條議各款。當堂送與幫辦大臣恆查閱。惟除

貴國務定各節。前次早開。頗已詳晰外。自十八日以來。往返商論。迨二十日。繕送款彙相示。什具八九。先後重疊。貴大臣等更無不知。據參贊等回報。貴大臣等所云。續增條約。不先入奏。並無畫押之權。亦未奉有

授為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

諭等語。前來。本大臣聞之。甚為詫異。因思前於初七日。並初九日。

來文兩件內。以各節無不可商辦之意。而本大臣只因閱
視貴銜之內。均用便宜全權等字樣。是以可與定議。今至
如此支離。似近失信。毋庸多言。祇以貴大臣等。動稱必待
入奏。未免耽延時日。本大臣萬難相候。只得咨照陸路大
將軍。相機酌帶兵弁若干前引。俾本大臣得以安抵通州。
應在彼處就近與貴大臣等蓋印畫押。復修舊好。此間不
便會面矣。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給英咭喇喇喇晒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月二十三日。據

欽差大臣桂等馳奏。知貴大臣有欲到通州商議事件。不能再與

桂等照會之語。查貴國歷次照會內所稱各條。

大皇帝諭令大臣桂等所云無不可商辦者。原令其商辦允准各款之章程。以便定約後按照辦理。乃桂等未能體會。

諭旨。諸多駁詰。以致貴大臣欲來通州商議。第兩國既議和好。若前來通州。不但徒勞往返。且恐兵民均生疑慮。況貴國所開各款。業經允許。自無不可面定。現奉

大皇帝諭旨。特

命本大臣等前赴天津。與貴大臣商議一切。現已即日起程。統俟會晤貴大臣後。將條款章程議定。以敦和好。應先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

丁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上諭三道。等。等。敬謹聆悉。所有甯河寶坻等縣。業經劄飭通永道。轉飭各該縣隨時探明稟報。如該夷從此路帶兵北來。等。等。即撥兵迎擊。其由天津北塘至京。各處道路。等。等。現已派員明察暗訪。一有可疑之人。即行拏獲。以杜該夷窺探虛實。二十三日。桂良。恆福等派員來營報稱。該夷有即日帶兵北犯。直至通州之意。二十四日。津郡坐探回營報稱。探得二十三日。天津自城內鼓樓。至北門外西沽。丁字沽。

夷人屯聚無數。城外支搭帳房多架。礮車多輛。勢將北犯。又據恆福派弁報稱。噶夷準於二十四日起程。噶夷準於二十五日起程。各等語。查該夷既已占踞天津。踞我險要。勢必大肆狂悖。此番結隊進京。不知桂良等是否與之約定。抑或已經決裂。不能阻止。等語。尚未有確信。儻非與桂良等約定。等語。自當奮力截擊。償還。

皇上洪福。一戰擊退。撫局自易得手。第勝負之機。決於俄頃。難以豫定。後路之繼。京師之防。亟應豫為籌備。現在德興阿。格。綏額。珠勒亨。督帶馬隊三千名。以備旁擊兜擊。等。僧格林。沁。等。西凌阿。所帶各營馬步隊。以備迎頭截擊。等。瑞麟。所。

帶馬步官兵。擬在通州迤南。以為後路策應。總候該夷行
至馬頭迤北。再為迎勦。北運河攔河土壩。將次完工。因河
底滾沙。水溜過急。復有冲刷二次。以致不能合龍。現將平
家灘引河挑寬。以洩上游之水。計已消減數成。現在北運
河水勢已淺。重船不能行駛。四女寺開壩洩水。李僧格林
沁。已派四品頂戴李湘荼。即日前往督辦。並咨行山東巡
撫文煜。迅即派員趕緊辦理。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現在議撫之王大臣。料已行至通州。不知此
時已見仗否。若尚未決裂。僧格林沁等。斷不可輕於一試。以期
於撫局有絲毫之益。實為萬幸也。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直隸總督恆福武備院卿恆祺奏竊等
於七月二十三日曾將喫喘二酋帶兵即日北行萬難阻
止各緣由且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並鈔錄該奏照會及
告示恭呈

御覽在案二十四日奉到

硃批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各摺片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並奉鈔給二十三日

示惠親王等

硃諭第二三條各等因欽此等語當即傳諭江蘇委員藍蔚雯等

隨同欽遵

諭旨辦理。正在商辦間。疊據該委員等稟報。嘆唏二酋均已帶兵北行。今日由丁字沽一帶拔營前進。並探得前行馬隊。今日已過蒲口。實屬萬難勸阻等語。岑等竊思該夷前日照會內。本稱不與岑等在此晤面。亦不再與岑等照會各語。並昨日岑等告知嘯噶二酋。前往伊處面商一切。而該二酋亦均堅拒不見。節次阻止。無從理論。計自該酋闖入津郡以後。至今亦有月餘。岑恆祺無日不與吧嘎噶往返辯論。或正言折服。或緩詞勸導。即委員藍蔚雯等亦皆節次從中設法。均已舌敝唇焦。計窮力竭。如該夷初入天津時。占踞城內。遍插旗幟。及欲屯紮北倉地方。種種猖獗。均經

等恆祺等力為爭阻。至所請各條。如賠償一項。該夷本欲分定限期。並索現銀三四百萬兩。經再三議作按稅分程。每國照稅分給十成之二。及現議緩至兩月給銀二百萬。已屬無可再減。至天津通商一層。前等所給照會內。並未分晰明言。現尚未與蓋印畫押。亦不過暫示羈縻之策。非敢任其肆意妄行。其帶兵進京換約一節。曾將去年味夷入京章程。與之理說。乃該二酋均稱我國與味國不同。不能照味國一律辦理。其餘層層辯駁。該夷恃強要挾。堅執不允。實非等口舌所能力爭。嗣因該夷將擬就條款。送到。見等等未與蓋印畫押。該二酋知所請各款。未能准。

行。是以借端索看全權大臣

諭旨字樣。不復與等再有別言。決意帶兵北向。其狂悖情狀。深堪痛恨。現在該酋等業已北行。等自當遵

旨。不敢再與議和照會。致該夷執為憑據。現已派委員藍蔚雯等前往。一路設法阻止。並密探該夷動靜。等恆禱復往該夷處。因喊啞嗎尚未起行。當即面與該酋反復勸阻。據稱前次照會內。業已言明到通再行議和。現已集兵前行。即使目前概行允准。決不能在此畫押。亦不與等在此再晤。並亦即欲隨行等語。等此時阻之無力。勸之不可。該夷業已前往。在此亦無可再商。且此時由津至京。文報已將

不通。萬一前途梗阻。無從接奉。

批示。恐致貽誤。著桂良、李恆祺拜摺後。次日起行。取道於通州附

近地方。恭候。

諭旨訓示。李恆福奉。

命會同辦理議撫。應否隨後前往之處。候

旨遵行。

硃批。知道了。桂良、恆祺著即赴通州候旨。並派員將欽差關防齎
往。戴垣等行次。恆福著仍駐津郡。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辦理夷務。未能妥協。昨已另派戴垣、穆蔭
為欽差大臣。由通赴津。籌辦撫局。桂良、恆福著即撤去欽差大

臣。恆祺著即撤去幫辦大臣。其欽差大臣關防一顆。著桂良等迅速派委委員。沿路探明。齎交載垣等祇領。毋稍延緩。所有江蘇派來之委員藍蔚。雲黃仲會等。並著桂良等。即飭令前赴載垣等行次。聽候差委。正在寄諭間。接桂良等奏報。滬陳遵辦情形。並次日起行一摺。業於摺內批示。即著桂良等遵照辦理。

又

諭本日已將桂良。恆福。撤去欽差大臣。恆祺。撤去幫辦大臣。關防送交載垣等接收矣。前江蘇派赴天津辦理夷務之委員藍蔚。雲黃仲會等。已諭桂良等。將各該員交該王大臣等差遣委用。該員等能否得力。於夷務究竟有無裨益。著悉心察看。如未能

得力。即飭令來京。或留於僧格林沁軍營。另候差委。著該王大臣等斟酌辦理。

福建道御史許其光奏。竊臣於本月初一日。具摺滙陳廣東夷務情形。然猶有未盡者。幸逢

皇上如天之仁。求言若渴。臣職司臺諫。知無不言。請再為

聖主敬陳之。今之言夷務者。未有不痛心疾首於葉名琛者也。但人知葉名琛之咎在不和。而不知葉名琛之咎在不戰。其所以不戰之故。在誤信夷人之求和。臣親在廣東。目擊其事。咸豐六年冬間。夷人一面開礮。攻擊省垣。一面邀請廣東紳士。及舊洋商等。轉懇葉名琛。設立會同館。以敦和好。

嗣於退出外洋之後。復代內地等獲洋盜數十名。交新安縣巡檢送回。葉名琛辦理。而葉名琛所遣間諜。往來於香港者。又屢報夷人窮蹙乞和情狀。葉名琛信以為實。嚴飭各營不准施放槍礮。該夷得以從容布置。先將省河調集拖罟等號師船。全數焚燬。而猶以欲和愚我。迨七年十一月初間。先於東關搭蓋木筏。以便登岸。有請乘其未集。擊令退去者。葉名琛謂夷人來意在和。不可迎擊。遂致墜其術中。執迷不悟。良可歎也。方夷人初入粵城數日之內。葉名琛猶安然無恙。十九日。柏貴等給與議和照會。經夷酋喊啞嗎手收。聲言明日聽信。翌日黎明。夷人忽揮兵緊閉

各城。脅迫將軍。督撫。先後至粵。秀山。遣將葉名琛。送至夷船。從此飄然海外。夷人所謂聽信者類如此矣。人第知葉名琛出洋。在夷人入城之時。而不知實在柏貴議和之後。柏貴日與夷人結好。而坐困撫署。夷兵防守。與羈囚無異。終以抑鬱身故。由是觀之。葉名琛以不戰而失機。柏貴以議和而被脅。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觀矣。當粵城未失之始。夷人雖桀驁忿恨。究未敢長驅而攻天津。蓋畏廣東之議其後也。自柏貴。穆克德訥。與夷和好之後。夷人遂無內顧之憂。得以專力北犯。於是天津有五十六款之議。自廣東裁撤團勇之後。夷人得以雇募潮勇。操演馬隊。於是今日

有大沽之失。是廣東與夷和好。適以糧餉兵馬資敵人之用耳。臣上年進京。道經江西時。適耆齡奉

命撫粵。曾與接晤。知其有勤夷自効之志。該撫現駐韶州。無所牽掣。勞崇光雖在省城。而久任封圻。機宜素悉。聞其前調潮勇。勦辦北江匪徒。並募楚兵來粵。駕馭均尚得法。第未奉諭旨。不敢輕舉妄動。致啟釁端。一旦

天威震怒。馳檄出師。未有不踴躍用命者。臣粵人也。親支廩墓。俱在省城。非不知目前苟安。即臣家亦暫享安閒之樂。而為國家全局計。目睹該夷猖獗情形。我

朝教民養士。二百餘年。率土海隅。同深義憤。此何時何事。而

猶緘默不言。微特無以對。

君父奉養之恩。亦何顏復見粵中好義之士乎。謹就鄉里見聞所及。恭摺再陳。

許其光又奏。廣東省城周圍不過十餘里。咸豐六年秋冬之際。兵勇不過萬人。夷人踞海珠礮臺。近在省河。距城不及半里。晝夜開礮攻擊。葉名琛從未認真派兵出戰。而是年夷人迄未得志。數月之久。仍退外洋。七年冬間。實由葉名琛剛愎不肯設備。遂致失事。非夷人果善於攻戰也。京師城垣堅固。環衛森嚴。倉穀錢糧。均有儲積。以勢度之。實屬可戰可守。應請

皇上旋蹕大內。以定人心。而昭慎重。一面

簡派威望素著。謀畧優長之重臣。總理軍務。並剴切曉諭京城內
外兵民。同仇敵愾。如有情願奮勇殺賊者。報名挑選。設立
奮勇隊。勤加訓練。作為選鋒。無事則巡徼稽查。有事則出
奇制勝。夷人以遠來疲敝之眾。當我新挑簡練之師。其勝
負不待合戰而決矣。

江南道御史尋鑾。煒奏。竊自逆夷犯順以來。連年且戰且
和者。在

皇上恩威並用。原欲維持大局。不使釁自我開。無如該夷驕縱性
成。貪求無厭。前命大學士桂良等。前往天津。會商事件。連

日所議條約。果於

國體民生。不致大有關係。無妨俯如所請。若猶迄無成說。則與其以數百萬之財。飽逆夷饕餮之性。何如以數百萬之賞。作吾民敢戰之忱。且

京師重地。首在安民。近來街市情形。聞和則紛紜。遷徙聞戰。則鼓舞歡欣。可知逆夷種種猖狂。即閭巷之間。亦有迫於公憤者。況刻下各路援兵雲集。若不乘此聲威。直前進勦。竊恐師老則精銳漸消。曠日糜餉。久將難繼。臣愚以為今日之事。非

宸衷獨斷。則事機有坐誤之虞。非剴切曉諭。則民心有搖惑之慮。

合無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命僧格林沁統帶各路兵勇民團四面圍勒一面
飛

諭沿海各重臣禁絕通商設法驅逐並即嚴定賞罰有犯軍法者
即時處以重典有能殺一夷擊一船者將所得船貨全數
賞給復不惜破格重獎使中外臣民曉然知

天威震怒有戰無和則三軍之眾有必戰以作其氣有賞罰以堅
其志以尊

國體以安民心在此舉也且臣臆料逆夷包藏禍心久必難
制若第就目前而論必不敢遠離巢穴自蹈絕地彼所恃

者船敵耳。斷無能陸戰之理。其所以敢肆猖獗者。數十之
潮勇耳。以我數十萬之兵。敵彼數千之潮勇。何啻虎入羊
羣。不難一鼓掃滅。否則恐逆夷狼子野心。今日以如願而
和。明日又以不如願而不和。在彼則奢願難償。在我則終
無了局。我

皇上柔懷遠人。原不欲過為己甚。然和之一字。出於彼。則我為示
威。出於我。則適為示弱。是即欲和。亦斷無不戰而能堅和
之理也。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前奉

上諭。大沽礮臺危急萬分。所調各馬步隊。尚形單薄。著於原調各

兵外再行酌量調撥。兼程赴通。以資扼守等因。欽此。當即懷遠
飛咨大同鎮臣慶德。在於鎮標各營內。續調官兵一十名。
派委得力將弁。剋日管帶起程。一面由驛奏

聞在案。茲准慶德咨稱。已將前項官兵。挑選足數。派委河保營參
將穆騰額為統領。北樓營都司劉聯芳為管帶。七月十五
日。由營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不致遲誤。又臣續准軍
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通州辦理防務。京旗各兵。均須寬籌軍械備用等因。欽
此。茲於省標左右太原三營內。就其現時操演者。湊成擡
槍三百桿。鳥槍三百桿。擡礮五十尊。派委候補知縣嵩齡

署撫標右營守備瑞泰。於七月二十四日。管解起程。赴京
交納。其餘鎮協各營。尚可撥解若干。已飛飭檢查。一俟覆
到。另行委解。

硃批。知道了。

萬姓通考始末卷之六十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六十一之六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一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戊午

硃諭朕察時審勢。夷氛雖近。尤應鼓勵人心。以拯時艱。即將巡幸之豫備。作為親征之舉。鎮定人心。以期鞏固。著惠親王等傳諭京城。巡守接應各營隊。若馬頭通州一帶見仗。朕仍帶勁旅在。京北坐鎮。共思奮興鼓舞。不滿意之夷兵。何慮不能殲除耶。此旨著王大臣等同看。

諭軍機大臣等。本月二十五日。兵部遞到俄夷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咨文一件。據稱欲於喀喇二國欽差進京之後。暫遲數日啟程赴京等語。此次俄夷尾隨喀喇前來。即使阻止。諒該夷未必

肯聽。茲已由軍機處咨覆該夷。令其俟暎晰二國議定後再行
來京。此刻不在商議之際。不必前往。惟該夷若知載垣等出京。
伊亦必來面議此事。該王大臣等亦即照軍機處咨文答覆可
也。再載垣等行抵何處。是否已與夷首晤面。情形如何。務須先
行馳奏。是為至要。

己未。

殊諭。從來中華之於外國。首重懷柔。互市通商。原所不禁。我朝二
百年來。海國貿易。均在廣東。嗣准五口通商。仍以兩廣總督為
欽差大臣。總理其事。歷任諸臣。辦理諸多未協。以致興戎召釁。
葉名琛自任總督。剛愎自用。其於辦通商等件奏報。多有不實。

不盡。大夫眾心。致有成豐七年冬間之事。英咭喇領事人等遽啟兵端。闖入我邊城。襲據我官吏。當以葉名琛孽由自作。事有使然。猶未即興問罪之師。八年間。領事嘯嘯吟等。赴懋天津。當諭直隸總督。前往查辦。該領事等。乃乘不備。攻踞海口礮臺。直駛津門。爰命大學士桂良等。往與面議。息事罷兵。所請條約數十餘件。多有肆意要求。桂良等為之懇乞恩准。自古要盟不信。本屬權宜。旋令桂良等。馳往上海各國貿易地方。議立稅則。再將所立條約。講示明允。以為信據。乃英領事噶嘑嘶等。不肯在彼平公會議。上年仍復駕駛兵船來津。我大沽海口。設立防兵。因諭該領事。如有要議事件。當向北塘行走。噶嘑嘶桀驁不

馴。遽在大沽逞其兇橫。毀我防具。經統兵大臣痛加犇勸。亦係自罹殃禍。不可恕尤。如咪喇哩國使臣。獨自北塘登岸。隨帶從人。進京換約。我中國禮待無虧。從容畢事。似此各國使臣。順逆皆所自為。諒中外所共聞知。本年暎國領事人等。仍復駛船津口。我中國絕人不為己甚。仍飭疆吏前往海口。豫為接待。並令大沽統兵大臣。如外國人等。自北塘登岸。即是來議事件。不得先自藉端生事。不料該領事等。雖自北塘登岸。而實包藏禍心。夾帶礮車。並馬步各隊。安心尋釁。復起兵端。試思北塘天險。當該國人換船登岸之際。我兵如果有心相害。開礮轟擊。若輩豈能猶自全耶。該領事等。不思感化。惟事逞兇。竟由北塘抄至

大沽後路。到處占踞。並即駛船開入津城。因桂良係前年在津原議之人。又令馳往。與之理喻。猶冀該領事等。稍知禮義。但能所求不出情理之外。亦必予以優容寬大。首息爭端。再申理論。詎意桂良疊次奏報。頗囁啞等肆意要求。罔知贖足。不惟婪索兵費。強增口岸。竟欲於來京換約之時。陳兵擁眾。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為問換約何事。而必欲帶領各數百人。是意欲何為耶。將視我京師。一如廣州。祇比千數百人前來。便任其所為耶。天津有事以來。我內外大小臣工。抗章請戰。不啻數十百上。總欲不使事之決裂。誠以中華多故。民力弗堪。構怨興兵。非可了事。小民動遭荼毒。故有所不忍耳。乃桂良等。奏捷該領

事等照會。所請各條。必得概允。一有駁斥。立即用兵。究竟情形。至於斯極。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對天下。惟有嚴飭統兵大臣。整頓師律。調集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優敘。所獲資財。全充犒賞。並當諭令各海口。一律閉關。絕其互易。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前此粵賊犯境。幫同官軍擊退有功。今即敵人強占城池。試問我津城大清百姓。其遂甘心從逆否乎。城鄉軍民各色人等。務各敵愾同仇。無論明攻暗襲。事成獎卹。均各加等。兵家勝敗何常。該國兵遠來。即有數萬。未可當我中國人民什伯之一。其能經幾戰乎。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

此大不得已苦心。上鑒

天

祖。下為天下臣民共諒。即外國人非禽獸。同此心。即同此理。亦必
聞之。知所感動。此實該領事等橫逆太甚。非我中國豫存成見。
不肯相讓。必欲與存仇為難也。總之各國互市通商。而外。即不
應有非分妄求。况如帶兵入駐京師等件。猖狂已極。是何情理。
無論如何。斷斷不能允准。該領事等去國萬里。動費本資鉅萬。
本意原為流通貨物。營求生理。事至決裂如此。固由歷來辦理
乖謬。亦必有刁惡漢奸。涸跡其中。百端唆使。希圖於中取利。此
等兇徒。中外後人。交受其害。神人共嫉。必不能使免誣誅。而該

領事等。任其顛倒。愚弄而不自知。不至禍及其身不止。諒非口舌所能相曉也。惟經此次剴切明諭。即至決裂之後。該領事等如能憬悟。各就範圍。就使議定各口通商之外。再添立埠頭。酌給資本等等。稍近情理之件。中國亦必俯賜曲從。與之罷兵息戰。開闢互市。同享昇平樂利之福。並將此次辦理緣由。及所立條約。講求妥善。遣使馳齋。彼國君主。共相要約。以成信誓。朕仰承

天眷。撫有中華。中外臣民。一視同仁。順逆皆由自取。該領事等。儻執迷不悟。滅理橫行。我將士等。惟有盡力殲除。誓弗與同天日。其毋後悔。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怡親王載垣等二十六日已前往馬頭。是日酉刻探報。稟稱夷人前隊已至蔡村劉營馬頭一帶。前派格綢額德興阿珠勒亨督帶馬隊三千名。以作前敵。現在

欽差王大臣既往馬頭。督僧格林沁商令西凌阿前往統帶馬隊官兵。以期慎重。現已兩次給與照覆。僮該夷並不照會。仍結隊前進。自係有心決裂。所有怡親王載垣等。未便仍在馬頭。應即折回通州。俟該夷已過河西務。督等仍派員前往攔阻。設法開導。僮恃強狂悖。不遵理諭。一經越過馬頭。即行督兵迎剿。至該夷死黨。不過三五千名。深入重地。已

犯兵家所忌。現在張家灣邊面。通衢大道。已挑挖灣壑。修築土壘。連日激勵將士。曉以大義。無不奮勇感慨。咸欲滅此醜類。儻該夷繞越而西。馬駒橋一帶。現有馬隊。拏等即行督兵橫截。亦可得手。以現在兵力地勢。足敷截剿。不致再有挫失。堪以仰釋。

聖慮。

硃批。諒汝昨接硃諭。更必士氣奮興。

僧格林沁等又奏。本月二十五日。恭奉

上諭。已命怡親王載垣。尚書穆蔭。即日前赴通州。現在先給該夷照會。著僧格林沁。蓋用欽差大臣關防。派員前往投遞。二

十六日恭奉

殊諭議撫之王大臣料已行過通州。不知已見仗否。若未決裂。僧

格林必斷不可輕於一試。各等因。欽此。李僧格林沁遵即盡用

關防。派委前廣東臬司齡椿。知府用薊州知州曹大綬。前

往投遞。二十六日。怡親王載垣等與李等會晤。復又辦給

照會。阻其進兵。李等公同商酌。載垣等暫住馬頭。一俟得

有該夷或折回天津。或駐兵不進確信。再前往會議。察該

夷之意。無非欲有

特派親信重臣。與之議和。以為體面。今怡親王等已給與照會。諒

該夷或可帖然就撫。二十六日哨探報稱。該夷前後二起。

約有三千餘人。二十五日。行抵楊村。計其每起日行不過三四十里。揆度其意。似非決意用武。若前議各條。俯如所請。或可罷兵。儻該夷並不照覆。結隊前進。勢將決裂。等。現在馬步官兵。足資拒禦。可以仰慰。

宸廑。至載垣等係

特派宗室親王及軍機大臣。所帶從人無多。亦不足以示威嚴。等。現已酌派精健兩營馬隊官兵。各佩腰刀。以作護衛。殊批。知道了。

直隸總督恆福奏。等。於本月二十四日。會同桂良恆祺。將
恭奉

諭旨並節經遵辦情形。再行遞陳。並桂良恆祺拜摺後。次日啟程。取道通州附近地方。恭候。

諭旨訓示。等應否前往之處。請

旨遵行各在案。前於二十五日辰刻。桂良恆祺自津啟程。由靜海等處繞赴通州。旋據委員藍蔚雯等稟稱。探明該夷馬步各隊均已陸續行抵楊村。後起夷兵紛紛繼進。額嘴二酋及吧嘎嚙。噶呀嗎亦均先後起身等情。等伏思該夷決意帶兵北向。萬分狂悖。迭經設法勸阻。又復委員馳往阻止。該夷以執不允。殊堪痛恨。現在通州一帶。經僧格林沁瑞麟統帶馬步官兵節節堵禦。自能力邁克鋒。惟等奉

命會同桂良等辦理議撫。今既探明。嗾各首均已前進。鄂在此
留駐一日。察看情形。既無可辦之事。又無可商之人。株守
津城。五中焦灼。因思通州為附

京重地。鄂統轄全畿。當此夷氛逼近。緊急異常。即無議行之
命。亦應星夜馳往。以盡職分。現在該夷帶兵前進。自天津至河西
務一帶。道路梗阻。計二十三。二十四等日。兩次奏報。至今
尚未奉到

諭旨。復據派出偵探。差弁陸續稟稱。北路驛站。文報業已不通。尤
深焦急。是以鄂未敢拘泥。擬於二十六日拜摺後。帶同長
蘆運司崇厚。委用道黃輔辰。迅即前往通州。一路迎探。恭

候

諭旨遵行。

硃批知道了。

軍機章京王拯呈請代奏。竊見二十四日奉

硃筆。桂良等奏。夷務決裂情形。覽奏曷勝憤懣。朕今親統六師。直

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桂伐等因。欽此。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等。即日到通。事可挽回。必能辦理。惟夷兵

且晚至通。接仗亦在意計之中。事勢固極危切。然彼孤軍

深入。正犯兵家大忌。一再勦擊。能勝敵斯挫矣。僧格林沁

雖退軍在道。猶堪一戰。中外臣民。同伸義憤。恨不滅茲朝

1860年11月1日

食人心木離。即天命未去也。要在

朝網振起。則我眾寇寡。我主寇容。無論勝負如何。但使相持。不過旬月。彼必廢然而思遁矣。惟恐大謀不定。莽言朋興。一誤再誤。敵未入而我先自弊。安危至計。誠不可緩。伏惟聖諭。直抵通州。以伸天討。策之上也。廷議諸臣。有地異澶淵。人無寇準之言。殊不足上承

主德。下副民心。若蒙

聖恩。宣示定計。凡在臣民。未有不鼓舞奮興。踴躍用命者。事在人為。安見古今之不相及耶。又况有僧格林沁等。尚堪戰守。耶。老成之見。則請

旋蹕禁城。繕治守備。與民固守。效死勿去。必能自完。策之中也。萬不得已。至於無策。而有

巡幸木蘭之請。在僧格林沁。不可謂非愚忠。我

皇上以

天

祖付託。臣民繫屬之身。豈有置

宗廟

社稷弗顧。而能獨求旦夕之安者。又况

蹕路倉皇。眾一解體。供張弗繼。扈從難周。尤恐中途變生。不測倉猝。誰禦之者。其患不可勝言。大勢一去。不可挽回。當此安

危大計所關。極雖卑微。同為臣子。不敢不披瀝。

君父之前。萬一

聖駕必不可留。則請

諭旨明發。於內廷王中選擇一人。與僧格林沁。同為留守。一則以

憑

寄命。一則以安眾心。假使付託非人。誠恐禍由覬覦。變起蕭牆。道路傳聞。早有僉士窺伺。潛謀異志之言。竊以為必言之謬妄者。乃時勢阽危。大謀搖撼。殊恐民之訛言。必有所自。不勝干冒昧死以

聞。僕蒙

聖聽萬一。天下幸甚。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等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春夏夷情等因。欽此。當即欽遵。

諭旨。密飭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春。遠派佐領諾們德勒和爾邁

帶安幹弁兵。改裝易服。迅即前往吉林松花江一帶。嚴密

查訪。並飭嚴禁軍民。不准私行交易。惟黑龍江至黑河口

二十餘里。黑河口至奇咭闊吞約三千餘里。其處地極海

濱。與赫哲較近。其烏蘇哩口。則在黑河口之東南。綏芬地

方。人在烏蘇哩口以南。與甯古塔屬界琿春切近。去奇咭

聞吞尤遠。至於夷情狡詐。自成豐四年。首先占踞奇咭閣
吞等處。繼則要求江左地面。並在江道行走。迨准其船隻
入江以後。隨即驀越黑河口。窺伺烏蘇哩。綏芬等處。頻年
以來。該夷在黑河口以下。松花江一帶。已經陸續蓋房多
處。即烏蘇哩口以內。該夷上年亦恃強闖入。在博力抓吉
古克達蘇蘇等處。牧放牛馬。開闢墾地。並搭蓋窩棚數十
處。節經奏明。遵

旨籌畫辦法。在綏芬一帶山場。招募攬頭保護。以期杜其展占。該
夷本年下駛人船。並攜帶木箱口袋多件。難保不徑赴東
海。別有勾結情事。惟據署副都統愛紳奉報稱。俄夷文官

石沙木勒幅於六月初五二十二等日。由海蘭泡連次到城求見。述稱由該國京城與夷酋木哩斐岳幅同來。木酋現在額爾口城。本年且不下往。明年無事。亦暫不來。石夷又稱烏蘇哩英額嶺等處。口民強橫。該署副都統據理開導。以該處民人數十萬。自衛身家。眾怒難犯。且係山野之人。向皆不服王化。該處並無與俄國連界地方。亦不屬黑龍江所管。莫若將該處夷眾及早撤回。免傷和好。實為有益。石夷又稱自上年斷其米糧。以致由本處遠勞運送。殊非和好之道。該署副都統復答以本處米糧尚不足用。曷能換給。儻若強之使換。江左旗屯數萬眾。又豈能甘心。石

夷詞窮失望而返。按其景况。石夷屢次懇求飭禁。未敢徑
行前往。其知吉林有備。稍形敬戢。已可概見。等語。私心竊
計。奇咭闊吞地方。如亦有私墾地畝情事。自應查明。以免
侵越。惟念該處隔絕太遠。三姓迤東。即無台站。陸路
水路迂杳。往返匪易。該夷前次首據其地。亦未必不以該
處荒僻。鞭長莫及。為一時負隅恃險之狡計。若容其久安。
誠恐貽害。第以目前緩急而論。則烏蘇哩。綏芬。似為尤重。
若能止其前往。徐圖料理。俾腹地先清。再行乘勢翦除。則
奇咭闊吞。自難久占。若一時並行。亦恐勢難兼顧。况綏芬
地面。逾英額嶺以南。即

盛京接壤似尤宜先其所急亟籌截止。

硃批知道了。

庚申。

硃諭朕屢念兵艱中心恒惻若今枵腹荷戈焉能責其用命疆場茲由內發銀二十萬兩普賞防堵巡防各兵丁以示激勵人心之至意派惠親王端華御前大臣軍機大臣辦理特諭

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等於二十四日恭令訓諭後二十五日丑刻自京啟程已刻行抵通州與瑞麟會晤詢知楊村地方據探報稱有夷人在彼游奕等語當即函知桂良恆福等以等奉

旨前往天津會辦撫局。已由京啟程。如夷首整隊北上。務即給與照會。設法攔回。等語。即在馬頭等候回信。是日戌刻。接到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已將桂良等因。欽此。並接到寄桂良夾板一副。亦即由等轉遞。二十六日巳刻。由通州至李二寺。僧格林沁軍營。詢悉等初次給與喫佛兩夷照會。由僧格林沁蓋用關防。派令齡椿。曹大綬等。於二十五日早間遞去後。尚無回音。等語。等公同商酌。再行給與照會。以現聞該夷有排隊前來之事。如能折回天津。即可將一切章程。於津城會晤商辦。儘必欲帶兵前來。則河西務一帶。現有防守官兵。儘

彼此不睦。於和議大有妨礙等語。反覆開導。亦即借用僧格林沁關防。並由僧格林沁派弁齎往。等即行馳抵馬頭。探聞夷人由楊村竄及蔡村。並該夷由津竄出者。約共四千人。沿途留紮。現到蔡村者。約祇五百人。二十七日丑刻。接奉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本月二十五日。兵部遞到俄夷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咨文一件等因。欽此。查等。初次給與該夷照會。由齡椿等齎遞。已閱兩日。何以該員尚未回營。該夷如何回覆。無從知悉。實深焦灼。該夷雖蓄意北上。而所到之處。恐有埋伏。每日行走。不過二三十里。似尚有畏懼之意。等。本日擬暫往馬頭。

聽候消息。如該夷接到照會後。即能約退隊伍。願候商辦。等語。即當兼程前進。遵照疊奉

訓諭。妥為辦理。總期該夷就我範圍。不使再行決裂。僅該夷仍前
築營。於接到照會後。不給照覆。或再敢蔓延蔡村以北。必
欲踐從前到通商議之說。等語。再當給與照會。令其將隊
伍止駐於安平河西務一帶適中之地商辦。亦屬可行。僅
該夷竟再不遵理論。惟有知照僧格林沁等嚴兵以待。不
使得逞。查僧格林沁軍營隊伍。尚屬整齊。西凌阿等督帶
馬隊。分駐馬頭鎮等處地方。亦扼要。俄首伊格那提業幅
。如果探聞等語。出京欲來見面。等語。惟有遵

旨以俟。嗾二國議定後。如果有須晤商之事。再行斟酌。此刻不
必前來等詞。婉言拒絕。惟

欽差大臣關防等拜發摺件等事。均須鈐用。未知桂良等何以
至今尚未送到。聞恆福尚住津郡。迄今亦無回信。或由道
路稍梗。須繞越行走之故。至委員藍蔚、雲黃、仲舍等蒙
恩交_才等差遣委用。一俟該員等到來。_才等當悉心察看。將能否
得力之處。據實奏

聞。

硃批。知道了。覽此情形。尚屬有機可乘。

戴垣等又奏。正在具摺開。委員曹大綬回營。帶到英酋照

覆內稱必准各款原定本月二十一日蓋印畫押旋又請
緩一日業已遵依於二十一日晚間忽有翻覆難免失信
仍在天津遠地再顧定約自必耽延時日是以擬赴通州
茲接來文亦未便頓改初意當沿途設法免致驚惶等語
等察度情詞該夷雖未即約退隊而言辭尚屬馴順急
應迎機開導現即給與照覆以等現已行至馬頭如恐
耽延則安平及河西務係適中之地即可在彼會晤惟該
夷所帶隊伍必須撤回天津或即於所到之處紮定不可
再令前進此件照會業派妥弁齎往一俟得有照覆如該
夷隊伍不再前來等當即馳往安平河西務一帶與該夷

晤面商辦。至瑛佛本通同一氣。但使瑛夷就範。諒佛夷自無他說。所有瑛夷照會及等。等此次給與照覆。均鈔錄恭呈。

御覽。

殊批知道了。

給瑛哈喇佛喇西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王大臣等。恭奉

大皇帝恩命。作為全權大臣。前赴天津。與貴大臣商辦業經允許。各款章程。於二十五日行文照會。諒貴大臣必已知悉。乃聞貴大臣。又有由天津排隊前來之事。實為駭然。查貴國

與中國既欲永敦和好。商辦條約。安有排隊之理。既須排
隊。即非和好。似此情形。本王大臣等。轉未便率行前進。應
請貴大臣。將所帶隊伍。悉行派令折回天津。以示並無嫌
隙。庶本二大臣等。得以到津會晤商辦。以為永遠和睦之
道。再如欲照現定條款辦理。並無格外增添。本王大臣等
非同桂中堂可比。斷不食言。如貴大臣。必欲帶兵前來。未
肯將隊伍撤退。顯係非真心和好。則河西務一帶。現有防
守官兵。僅彼此不睦。於和議大有妨礙。本王大臣等。亦不
能阻止。惟望貴大臣。自行酌量。本王大臣等。現已行抵馬
頭。應俟接到貴大臣照覆。將隊伍撤回天津。以便本王大

臣等即日赴津可也。須至照會者。

奕訢利照覆。

為照覆事。本月二十六日早。接據貴大臣等來文內。以現奉

大皇帝諭旨。特派貴大臣等。前赴天津。與本大臣會晤。恐民疑慮。請免徒勞等因。聞悉。查本大臣前在天津候

欽差大臣桂到津。與各大臣等。刻即行文會議。是本大臣無不欲照和好了事之據。合當用特申明。惟因咨會水陸各軍臺罷兵。先須定約。其中如何。必准各款。除先後代為面言之外。更有數日往來文件。全使各大臣等。一切無不明悉。詞

准允許。必於本月二十一日。蓋印畫押。旋又請緩一日。本大臣亦已遵依。詎於二十一日晚。遽行翻覆。以若不再行入奏。無從畫押之意轉述。似此信意推辭。難免本大臣以為失信。當亦毋庸多贅。祇以仍在天津遠地。再欲定約。自必耽延時日。應於就近之處商定為便。是以照會各大臣等。立意擬赴通州。不能在他處定約。茲接貴大臣等來文。亦未便頓改初意。至於來文所云。恐民疑慮之語。此在本國陸路大將軍沿途設法。於一切所言所行。極力免致驚惶。應行通知貴大臣等。自必一體悅樂。惟此次進通之舉。

總因

貴國有失信之故。詳開來文。貴大臣等。似恐民生疑慮。聞擊匪輕。誠如所恐。亦惟

貴國自行主持。本大臣亦合附明。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給喚哇喇照覆。

為照覆事。本月二十七日早。接據貴大臣來文內稱。本無不欲照和好了事。具見貴大臣誠心和好。本王大臣等。甚為欣悅。惟因桂中堂未能即日定約。恐致耽延時日。應於就近之處商定。遂立意擬赴通州等語。本王大臣等。此次奉

大皇帝恩命。作為全權大臣。特為和議而來。本王大臣等。業已行

抵馬頭地方。原擬俟貴大臣將隊伍撤回天津。本王大臣等。即日赴津。照原議定約。和好了事。以免耽延。茲貴大臣恐致耽延。仍欲進赴通州。大王大臣等。現已行抵馬頭。若再回通州。往返又耽延日期。莫若彼此相商。如貴大臣願將隊伍撤退。折回天津。本王大臣等。自可即日赴津會晤商辦。儻貴大臣恐往返徒勞。即將隊伍在楊村剝住。擇一就近適中之地商辦。亦屬可行。或在河西務。或在安平。應由貴大臣擇定照覆。本王大臣等。俟接據覆文後。即可定日晤面。就近商定原議條約。蓋印畫押。決無耽延。如有商議未協之處。何難由貴大臣再行帶兵。徑赴通州。亦不為

遲。應請貴大臣迅速照覆。本王大臣等專候覆文辦理。再
本王大臣等。係奉

旨專為議和而來。是以起身匆忙。一切紙張印信。未能一律。貴大
臣無生疑慮可也。須至照會者。

吏部左侍郎匡源。右侍郎文祥。工部右侍郎杜翰奏。竊逆
夷犯順。闖入海口。毀我礮臺。占我天津。僧格林沁等。退至
通州一帶。督兵防守。是時寇在門庭。而京都安謐如常者。
誠以

聖心鎮定。中外臣民。皆有所恃耳。自本月二十四日。發下親統六

師

硃諭及僧格林沁請

巡幸木蘭密摺一件。

命王大臣等會議。賈禎等會同。臣等連銜覆奏。力陳其所以不可

舉行之故。臣等並於

召對時再三懇求

聖駕萬勿輕動。蒙

皇上溫諭。臣等事可緩行。仰聆

天語。於有害無利之處。無不

聖明洞鑒。臣等感激涕零。知

皇上必不輕

萬乘之尊。冒不測之險。求須臾之安也。乃數日以來。扣車調馬。道路洶洶。咸謂木蘭之行。即在旦夕。以致城內紛紛遷移。莫能禁止。謠言四起。眾怨沸騰。昨恭讀

殊諭。將巡幸之豫備。作為親征之舉。鎮定人心。以期鞏固。欽此。臣等愚昧。以為人心可以鎮定矣。不意外間人言。更多疑慮。以為

殊諭中在京北坐鎮一語。

聖意仍屬木蘭。眾情益渙。岌岌可危。臣等伏思人君撫有天下。首在俯順人心。人心不失。即

天命所歸。當此安危大計所關。臣等不敢不再披瀝於

君父之前。惟有叩求。

皇上明降

諭旨。宣示中外。使知木蘭之役。決計不行。

嚴治臣等不能隨時匡救之罪。以謝臣民。並

諭令王大臣等。將所調馬匹。全行撤回。仍留兵丁護衛。

圍庭四面分布。以昭慎重。其順天府所扣車輛。一併令其放

出。俾萬姓眾目共觀。知

皇上斷不輕棄軍民人等而去。則踴躍歡呼。可收眾志成城之效。

矣。

諭內閣。近日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徵調。不免嘖有煩言。朕聞

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民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且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豫行宣示。所未有鑿與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

辛酉。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等等。續給夷人照會。及行抵馬頭等情。業經專摺奏

聞。嗣於二十八日。疊接喇夷照覆。惟以欲赴通州為詞。喚夷則並未再有照覆。惟於投遞照會差弁前。稱通州之行。萬難中

止。並詢問僧格林沁營處所。及前敵馬隊數目。併等
居住地方。並據探報。夷人已到河西務等情。等。以夷情
如此堅執。再四熟商。復給照會。准其赴通。惟隊伍須於楊
村等處駐紮。不得前來。適藍蔚雲已到。即令齎往。等。即
折回通州候信。至本日丑刻。復據馬頭營員。差人報稱。有
夷人二十餘人。於二十八日掌燈時分。前來馬頭。住居廟
內等語。該夷蓄意赴通。藍蔚雲所齎照會。即使遞到。諒亦
難於挽回。伏思等。於二十四日恭奉

硃筆諭。載垣。穆蔭。徐面奉旨。允許酌辦。幾條外。如再有要求。可許
則許。亦不必請旨。如萬難允許之條。一面發報。一面知照僧格

林沁督兵開仗等因。欽此。查該夷屢經照會開導。堅欲攜帶大隊前來通州。即屬萬難允許之事。若再聽其深入。則僧格林沁所帶重兵。均在該夷之後。迎頭既無可攔截。尾追則逼令前進。事機至此。等語。業已謹遵。

旨。旨致僧格林沁。惟前調各省援兵。迄今尚未到齊。似應再行飭催。並

簡派勁兵宿將督帶。於由通入京各要隘。嚴密扼截。即為僧格林沁後路。實屬幸甚。等語。現仍駐通州。恭候。

批。摺訓示。佛夷兩次照覆。及等語。續給英佛照會。均照錄恭呈。

御覽。

佛喃西照覆

為照覆事。頃接貴王大臣等本月二十五日來文。本大臣
難明

貴國如此執迷不悟。仍不省識。現在

貴國失信所致之情節。自前本大臣至北河口。屢次照明。今
無別詞。因中國未曾行佛國所定之賠補。而本大臣維望
可敦和好。只思停干戈。軍務未息。乃被負望。自應催復干
戈。惟本大臣抵至通州。如有

貴國全權大臣前來。誠允所定之章程。則軍務得息。舊好能
敦。而本大臣隨帶兵將護駕進京。互換天津和約。如

貴國不識己益。轉抗拒往通州之師。則軍務復興。而兵馳抵京師。然武興干戈。及其所關。或致安和於通州。皆由貴王大臣等意擇。但自應悉究軍務所關之利害。須至照會者。

為照覆事。本月二十六日。於途次接准貴親王軍機來文。內開。貴大臣若前來通州。不但徒勞往返。且恐兵民疑慮。況貴國所開各款。業經允許。自無不可面定。現奉

大皇帝諭旨。特命本王大臣等。前赴天津。與貴大臣商議一切等因。查貴親王軍機。亦必盡知本大臣來京之意。實係復修舊好。是以本大臣特派隨員會同。

貴國大臣桂等當立章程數款。俱經大臣桂等一一允許。惟至畫押之日。大臣桂等請本大臣宜俟奏明。

大皇帝批准後。方可畫押等語。本大臣不欲遷延時日。是以前往通州。在彼處商辦事件。必不能如天津一樣。貴親王軍機均悉本國大將軍設法。以免眾民疑慮。若有驚恐之事。如貴親王軍機所言。恐兵民疑慮。其事實乃貴國所致而已。須至照會者。

給英哈喇喇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王大員。二十六日與貴大臣照會。及二十七日。遞去照覆。知均經貴大臣接到。而並未見覆。實為

不解。查本王大臣係為與貴國議和奉

命出京。惟願覲面得成和好。而河西務以北。防守官兵。均歸督兵大臣統帶。非本王大臣所得與聞。今知貴大臣所帶隊伍。業已抵河西務。設再前進。與防兵相遇。必致彼此不睦。將使本王大臣欲敦和好之心。竟成虛願。殊為可惜。查貴大臣二十六日照覆內。惟欲前赴通州。本王大臣亦不欲竟虛雅意。今與貴大臣相約。如能將隊伍於楊村。蔡村。河西務。駐紮。不再前進。貴大臣則照天津所議進京章程。少帶從人。勿攜器械。前來通州。與本王大臣會晤。即可將允許各款章程議定。蓋印畫押。隨擇日進京。換約。以免耽延時

日。貴大臣所帶從人。應須車輛等件。均可由地方官豫備。一俟告知人數。即當派往。並當令營官護送。本王大臣。使可知照統兵大臣。嚴飭官兵。勿令驚擾。以便貴大臣迅速前來。其貴國隊伍駐紮何處。亦可由本王大臣劄飭該處地方官。支應一切。似此辦理。庶不虛本大臣願敦和好之意。諒亦貴大臣所願。幸即迅付覆文為望。須至照會者。載垣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據營員伊靈阿來通面稟。稱夷人吧嘎噶。噶。噶。噶。帶從人二十一名。於明晚到馬頭。欲求見。

欽差等語。午刻該夷人等。即已到通。經地方官。令於東嶽廟候見。

該夷等已到州官署內。稱洗澡後再定地方相見。是以等
等派出隨帶司員等。尚未得與該夷會晤。其隊伍尚駐河
西務。已知照僧格林沁派撥重兵攔截。勿令前進。

硃批。另有旨。該夷狡譎性成。知汝等回通。即趕緊前來。似屬和議
可成。實則豫伏帶兵抵通。要盟根底。况噶逆照會。萬分狂悖。不
惟戰則歸過於我。並為將來戰後不受撫。奢求地步。可惡可憤
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載垣等奏。夷情堅狡。欲攜大隊來通。請催調援兵
並吧嘎禮等抵通求見各摺片。夷情狡譎。必欲帶隊赴通。名為
議和。實則豫伏以兵要盟地步。况噶夷所遞照會。萬分狂悖。和

議必不能成。惟有與之決戰。已諭令僧格林沁等相機截擊。不得再令該夷一人北來。並諭勝保統帶精兵駐紮由通入京各要隘矣。吧嘎噶、噶妥嗎等係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著將各夷及隨從人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後議撫再行放回。若不能羈禁。吧嘎噶等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斷不准去留任意。有礙戰局。至吧嘎噶等欲來求見。恐該夷以賓禮自居。長其驕傲。將來見喇嘛等酋。又將何以待之。即著該王大臣勿庸接見。以崇天朝體制。仍遣委員與之辯駁。所請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不能允。所有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各援兵已寄諭飭催。該王大臣寄軍機大臣信函。業經呈覽。噯

於已刻行過張家灣。前往通州。查該夷既派吧嘎噶喊嘎嗎等前來。自係有面商事件。其大隊現在河西務駐紮。似此情形。已有轉機。乘此迎機善導。或可罷兵就撫。儻再致決裂。現在馬步官兵均已整隊以待。即當奮力截擊。除俟探明夷隊駐紮不動。抑或前進。再行馳奏。

殊批覽奏已悉。該夷派人來見。總不若與夷首會晤為妙。惟既赴通州。汝應嚴阻其陸續前來。以消隱患。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等。於二十七日。接准戴垣等函稱。接得英夷照會。仍欲到通商議等語。是該夷堅欲赴通。難以阻止。現經戴垣等。復有兩次給與照會。該夷並不照覆。仍

往前進。載垣等復經設法攔阻。不能遏止。現已折回通州。本日哨探報稱。該夷前隊已至河西務。等已派令格爾額督率馬隊。在河西務以北安平地方駐紮。俟該夷探馬到時。以便攔阻。如不聽從。即行擊獲。其夷人後隊仍俟越過馬頭。再為迎勦。再等恭閱邸鈔。二十七日奉

硃批。夷氛雖近。尤應鼓勵人心。將巡幸之豫備。作為親征之舉。若通州一帶馬頭見仗。朕仍帶勁旅。京北坐鎮。等因。欽此。各營官兵聞之。不勝歡呼踴躍。繼之以感激涕零。因思數千醜類。何須有煩。

聖慮。豫作親征之舉。大小將士。因感愧而轉生疑懼。將謂

聖駕出都。既有關乎國之安危。

京師立即震動。士卒有後顧之憂。勇氣既消。萬難策勵。此雖將士妄自揣度。亦係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即將來馬頭一帶見仗之後。再定

親征之舉。庶可維繫人心。鞏固根本。總之。等摺報頻通。事尚可為。若等萬一先挫。彼時即行

親征。亦可不致落後。等為保全大局。固結人心起見。謹不揣冒

昧。恭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戴垣等奏。給與夷人照會。約其在河西務等處商辦事宜。方謂有機可乘。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嘆夷並不

照覆仍往前進。載垣等不能遏止。現已折回通州。該夷前隊已至河西務等語。該夷逐日前進。自係堅執其赴通商議之言。現經僧格林沁派格綢額督帶馬隊駐紮安平。俟該夷探馬到時先為攔阻。如其後隊越過馬頭即行鼓勵眾心。盡力勦擊。不可再失機宜。近日京師軍民因有木蘭之舉。浮言四起。昨已明降諭旨。將並無巡幸之說。明白宣示。所扣軍營備用車馬即行發還。以息浮議。復頒發內帑二十萬兩。普賞內外防堵巡防兵丁。想士氣奮興。同仇敵愾。必能克奏膚功。蠢茲醜夷。不能任其猖獗也。朕意已定。別無猶豫。該王大臣等在外亦不可為浮言所惑。至載垣等辦撫之人。不宜仍在通州。此時尚堪暫留。若該夷

聽受攔阻。自應望有轉機。再為入手。若狂悖太甚。不聽攔阻。載垣等不必俟其開仗。即行回京。將來戰勝議撫。即趕緊馳往。亦斷不至違誤。若仍紮後路。軍民觀望。打仗不勇。殊屬可慮。載垣等接奉此旨。仍將一切情形。先行馳奏。是為至要。

又

諭僧格林沁瑞麟奏。夷人逐日前進。其意必至通州。現在嚴陣以待。以備截擊。一摺。據稱載垣等接喚夷照會。仍欲赴通商議。經載垣等復又兩次給與照會。該夷並不照覆。仍往前進。載垣等現已折回通州。據探該夷前隊已至河西務。僧格林沁等現派格綑額督帶馬隊駐紮安平。俟該夷探馬到時。著即攔阻。毋令

再行前進。如不能聽從。即行拏獲。至夷人後隊。僕越過馬頭。即著僧格林沁迎頭截擊。盡殲醜類。斷不容其行至通州。朕前日硃諭。本有親統六師。及在京北坐鎮之語。再三熟思。動不如靜。況人心所繫。關係非淺。僧格林沁等所慮。正合朕意。現在巡幸之舉。決計不行。無論見仗如何。朕心業已堅定。昨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鎮定人心。復屢念兵艱。特發內帑銀二十萬兩。普賞內外防堵巡防官兵。鼓勵眾心。當可收士飽馬騰之效。本日命軍機大臣。將昨日諭旨一道。鈔錄發去。即著僧格林沁等。宣布各營將士兵丁。使咸知朕意。惟在與之決戰。並無他意。以作士氣。而固軍心。該夷以數千之眾。深入內地。我軍數萬。合力兜擊。

無難一鼓蕩平。該大臣等惟當激勵眾兵，同仇敵愾，以副朕望。載垣等若仍留通州，恐兵士猶謂尚欲議撫，意存觀望。已諭令該王大臣察看情形，或尚可暫留，或即行回京，斟酌辦理。所有賞銀業已由內發出，即將各營兵數若干及續到各省兵數查明迅速具奏，以便頒賞。

又

諭本日據載垣等馳奏，夷情堅狡，遵旨辦理情形，並吧嘎禮等業已抵通各摺片。業經諭知載垣等將抵通夷人的量羈留，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並簡派勝保督兵，於由京入通各要隘嚴密扼截矣。該夷狡謫性成，嗜夷照會，尤為狂悖。其帶兵抵通名為議

和實則挾以兵要盟之見。此時和議斷不能成。惟有與之決戰。惟恐該夷陸續北來。我兵反致落後。措手不及。深為可慮。吧噶噶等業經到通。此外如有零星前來者。無論人數多寡。即行攔截。斷不可任其經過。若該夷大隊前來。務須認真兜勦。其通州附近各要隘。亦須處處設卡。不可稍有疏虞。一切行人。斷不准其來往。如經別處拏獲。訊出由何路放過。即推何路是問。本日寄諭當已接到。軍心自必奮興鼓舞。由內發去賞兵銀兩。所有防堵各營。應分十二萬兩。該大臣等毋庸俟兵數查齊。即著派員迅速來京。祇領其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各路援兵。業由六百里加緊飛催赴通。聽該大臣等調遣矣。

又

諭本日據載垣等奏夷情狡譎堅欲攜帶大隊赴通等語。夷情堅狡。現在名為議和。實則暗將大隊帶至通州。為以兵要盟地步。可惡可憤之至。現在和議斷不能成。惟有與之決戰。已諭僧格林沁等嚴兵以待。俟該夷隊北來。即行痛剿。惟由通入京各要隘亦應嚴密設防。以為僧格林沁後路。著派勝保即日簡練精兵。親自統帶。於通州以西擇要駐紮。倘遇夷人闖越。即行扼截。勦擊。以遏奸宄。而衛京師。是為至要。

又

諭前諭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調兵赴道。已據報陸續啟程。現

在夷情驕悍。恐未必遂能就撫。亟須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著文
燾、英、桂、譚、廷、襄、文、謙。即將各該省官兵。催令星夜趨行。赴通、聽
候。僧格林沁、瑞麟調遣。如陝西兵行至山西境內。山東、山西、陝
西等省兵。行至直隸境內。並著各該撫、藩等一體嚴催。毋許片
刻逗留。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夷人肆行狂悖。屢經密諭焦祐瀛等集團懸賞。跟蹤追勦。
為步步牽制之計。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該夷接載垣等照會。
並不照覆。仍往前進。已至河西務。載垣等折回通州等語。逆夷
逐日前進。堅執赴通商議之說。其心叵測。斷不容其深入。現經

僧格林沁等督飭官軍攔阻。一俟該夷越過馬頭。即行迎頭截擊。盡力勦滅。該夷既不受撫。朕意惟在與之決戰。毫無疑慮。惟大兵勦擊。尤須民團協力。相輔而行。著焦祐瀛等。速即招集津郡一帶民團。懸賞殺賊。破格優獎。一聞馬頭開仗。即行進擊。果能斬馘兵頭。奪其輜重。格外許以重賞。決不吝惜。況該夷隊半已北犯。後路空虛。津勇正可乘機焚其船隻。誅其醜類。其武清靜海民團。即可跟蹤追勦。時時牽制。以疲其力。使該夷跋前疐後。大兵更易得手。儻該夷敗挫。亦須防其回踞津城。先發制人。實為要著。該少卿等。毋得意存顧忌。趕緊將撥銀三萬兩。提取以備賞需。恆福如已抵通。即著折回天津。會同辦理。如尚未回。

津。即著寬惠會同焦祐瀛等籌辦。聞夷人帶來潮勇。留守大沽。不給口糧。使其四出滋擾。此時正可餌之以利。招之使來。如投歸者人數不多。即另為安置。儻大股來投。即令勦夷立功。方能收錄。總在該督等察其誠偽。控制得宜。令該夷夫所憑依。方能制其死命。近日京師浮言四起。謂朕將有木蘭之行。昨已明降諭旨。將並無巡幸之說。明日宣示。人心業已大定。復頒發內帑二十萬兩。普賞內外防堵巡防兵丁。以收士飽馬騰之效。津郡距京不遠。如該處亦有訛言。著恆福等即將此旨宣布軍民。使咸知朕意。不為浮言所惑。以勵眾志而安人心。又本日據探報稱。夷人北來時。津郡為之代雇車百數十輛。途中復應付柴草。

及至河西務。又向武清縣索取草料。該縣未曾付給。並武清民團。未奉地方官示諭。不肯與該夷為難等語。夷人既帶兵北犯。與我為仇。地方官何以尚為代備車輛草料。殊出情理之外。至民團須多方激勵。始能眾志成城。著恆福等飭令地方官曉諭民團。一聞官兵勦擊。即須并力兜截。地方官如有接濟夷人車輛供給者。並著查明嚴參治罪。決不寬貸。恆福亦不得處處掣肘。致誤事機。

護理陝甘總督甘肅布政使林揚祖奏。竊臣於七月十五日。接署撫臣譚廷襄來咨。欽奉

上諭。令於原調各兵外。再行酌量調撥。務期多多益善等因。欽此。

准署撫臣咨將赴陝防堵之河州鎮兵七百名一併派赴
通州。其甘省官兵能否添調。咨臣酌量辦理。臣當即飛咨
陝西提督酌派去後。茲准提臣經文公咨報。接准撫臣咨
文。於提屬靜甯靖遠等協營。續派官兵五百名。遴員管帶。
飭令即日啟程前進。其前派河州鎮兵七百名。於七月十
六日啟程。現已到省。甯夏兵不必由省行走。據報接文後。
即日催兵分起前進。

硃批知道了。

直隸布政使文謙奏。等聞得喫憂。因和議未遂。所欲竟敢
帶兵北犯。現在楊村一帶屯聚。其居心巨測。謠詐多端。誠

為可慮。督聞信之下。焦急萬分。因思楊村赴通道路分歧。該夷在彼觀望。遷延未始。非另圖捷徑。查自津至京道路有三。其由武清至通州之路。既有僧格林沁。瑞麟在彼布置周密。其由文安霸州一帶可通之路。亦有團練大臣等星羅棋布。均可無虞竄越。惟東大道之任邱。雄縣。可以繞行之處尚多。馬駒橋。現雖由僧格林沁行令截後到之兵。赴彼駐紮。所到尚屬無多。兵力未免單弱。督理應親往相度安排。第省垣重寄。職守攸羈。臬司吳廷棟尚在張家口。祇留清河道錫祉一人在省統率。恐難兼顧。而團練大臣桑春榮來省尚無確期。督辦乏人。正深躊躇。適值記名道

順德府知府王榕吉委署大名府尚未到任之候補知府
開州知州劉煦因團練事宜來省與道銜保定府知府徐
志導會商等與之接見詢以時事頗識機宜人亦明白諳
練該三員均係欽奉

諭旨簡派隨同秦春榮辦理團練之人值此防務喫緊之際可否
即飭該員等先赴近京任邱雄縣一帶相度地勢督飭地
方各官妥為團練認真抽丁一律舉行以期有備無患俾
收眾志成城之效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至大順廣一帶現有大名道聯捷候補道丁守存
督率集團已有眉目合併陳明

殊批依議妥速料理。

工科給事中何璟奏竊臣前聞

皇上有幸木蘭之議二十七日與左都御史愛仁等聯名呈遞封
奏恭奉

殊諭一道仰見

聖懷周密欽佩難名惟

諭旨既曰作為親征復曰京北坐鎮臣等愚忱未釋是以二十八
日復遞聯名封奏一件是日明頒

上諭解釋羣疑朝野歡呼人心大定此皆仰賴

皇上聖明。

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也。至若逆夷猖肆。和不可成。戰宜早決。臣尤伏願

皇上振興臣下。激勵兵民。事不宜遲。機不可失。請以今日急務。敬

為我

皇上陳之一請

皇上頌罪己之詔。以感人心也。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禹湯

大聖。盛德。豈復有累。然引咎自責。遂格天人。降至後世。唐

德宗下詔罪己。詔下之日。驕將悍卒。莫不揮淚。我

仁宗睿皇帝。因林清之變。亦嘗

頌罪己之詔。徧諭臣民。當時恭讀

綸音人人感奮。故不久而亂亦削平。臣伏願

皇上遠師禹湯。

上法

皇祖劉切

宣詔。布告四方。必可以速召

天和。立乎庶志矣。一請奮捷伐之威。以勅夷虜也。各省入援之兵。

日集都城。僧格林沁。又調蒙古兵數萬人關。誓與該夷決

戰。其弁兵新至。銳氣可乘。陸戰是其所長。夷兵實不足懼。

伏願

皇上簡任親信重臣。統帶各路官兵。令與僧格林沁相機進剿。一

戰而勝。重賞諸軍。

溫詔一頒。士氣百倍。彼夷兵漢奸。不過數千登岸。以十擊一。無患不勝矣。一請明立賞格。以勵鄉團也。天津民團。素稱勇悍。此次不甚聯絡者。以

朝廷議戰未決。不能鼓其羣力耳。伏願

皇上明降諭旨。飭焦祐瀛。張之萬等。立集鄉團。前後夾擊。能截夷兵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擒斬其總兵頭者。賞銀千兩。次兵頭者。賞銀五百兩。能計焚夷船者。小船賞五百兩。大船賞一千兩。能奪獲夷船者。除軍器火礮繳官外。將船全行賞給。並予獎敘。如此則天津之民。皆成勁旅矣。一論解漢

奸以散夷黨也。逆夷所帶漢奸。潮州。甯波。福建。山東。皆有之。以臣所聞。廣東漢奸。有因擄去者。有係掠賣者。非盡甘心從逆之人。一處如此。他處可知。應請

密飭直隸總督恆福。急出示曉諭。准其自投來歸。免其罪譴。若能擒夷人來獻者。酌給獎勵。如此則漢奸之解散必多。逆夷將不離自間。其擒夷來獻者。分派各營效力。其自投來歸者。分撥近州縣管束。事竣妥解回籍。亦不虞其有他變矣。或謂賞兵賞團。費多款鉅。不知與其以數百萬不易籌之餉。往和逆夷。曷若將補逆夷兵餉。十之二三。賞給兵勇。且我懸賞格。夷生畏心。若擒斬其數百人。將必揚帆出港。安

肯聚而待殲。則至多亦不過耗。

朝廷數萬賞需而已。風聞逆夷所增和約。有斷不宜允准者。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而桂良。恆福等。擅依入奏。

皇上若不赫然震怒。立奮。

天威。逆夷之恣睢。已甚於今日。而其禍患遂深於將來。又聞逆夷欲我盡撤防兵。是懼我也。因其懼而戰之。彼軍深入。中情易餒。我戰必勝。戰勝而彼請和。則勒撫兼施。其權在我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壬戌怡親王載淳兵部尚書穆蔭奏
竊英夷吧嘍噶喊唆嗎等於二十九日來通業經附片奏
聞在案嗣經努派出隨帶各員接晤該夷據稱所有隊伍均駐河
西務不敢前進所求各款須面見

欽差方能陳說等思吧嘍噶喊唆嗎等職分較卑本不應驟與接見惟事
務至緊亟應面為開導冀有轉機當即前往東嶽廟公所
與吧嘍噶喊唆嗎接晤除咸豐八年原定條約定無更改
外據該夷呈出在天津時與桂良等議定續增條約八款
等語遂伴駁詰該夷言尚馴順且查此八件內惟天津通

商一款極有關係。第係桂良等在天津業經允許之條。此時難於翻悔。等反覆籌商。洵如

聖諭可許則許。不敢拘於成例。以請

旨往返稽延時日。轉致該夷疑慮。當即給與照會。俟額爾琿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其所帶隊伍。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寸。此件照會。即係吧嘎禮等所擬。言詞尚為通順。因即繕給。至哪夷尚未前來。據吧嘎禮言稱。伊兩國所求大致相同。諒不至過有疑難。致煩辯駁。查此次夷人忽欲捨津赴通。督帶隊伍前來。實屬兇狡。等疊次給與照會。推誠開導。其隊伍不復前進。併於天津

續增條款外。並不別有要求。雖努等與該夷自二十九日
申刻。反覆辯論。至本日丑刻方散。而事機尚為順利。此皆

仰仗

皇上~~德~~威。使該夷得以早就範圍。應將辦理大概情形。先由六百

里加緊馳奏。仰慰

宸懷。並將給與該夷照會。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諭內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著授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

辦理條款章程。

給英法兩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今日貴大臣派委參贊大臣噶吧剌通將貴大臣所有必要各節層層轉達。本王大臣等無所不知。所云在通面議之間彼此交閱各國

上諭等件。持為憑信一節。此實無不可。尤人據代問。此次定和以後。何可保其永不能失議。本王大臣之權。非別位議和。大臣可比。所以可保之原委。是本國永不失信。又問貴大臣來通。能否盡照前在天津與桂中堂等交閱條款定約。畫押後。將戊午年所定原約。進京互換一節。此本王大臣等亦允必行。惟本王大臣等以上各節。無不應允。務望貴大

臣○必○以○進○通○隨○帶○護○衛○弁○兵○可○以○不○動○大○軍○約○照○一○千○軍○之○數○為○便○其○餘○大○兵○劄○營○亦○當○不○抵○張○家○灣○總○於○該○鎮○迤○南○五○里○以○外○之○地○駐○劄○續○約○一○得○蓋○印○畫○押○貴○軍○一○兵○不○准○寸○進○早○日○退○軍○為○荷○為○此○照○會

甯○古○塔○副○都○統○德○楞○額○等○奏○探○得○夷○船○駛○入○海○口○撲○擾○津○城○努○等○現○辦○山○東○軍○務○雖○在○江○北○禦○擊○之○際○然○較○之○津○通○一○帶○輕○重○懸○殊○努○德○楞○額○病○雖○未○見○大○痊○尚○能○支○持○督○兵○現○商○令○努○哈○勒○洪○阿○魯○暫○駐○韓○莊○大○營○努○德○楞○額○分○帶○一○半○兵○勇○計○千○名○星○馳○赴○通○聽○候○調○遣○伏○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德楞額奏請分兵赴通助勦等語。夷人占踞津城。並通州一帶防務喫緊。自應厚集兵力。以資攻勦。既據德楞額奏請赴通助勦。即着統帶兵勇一千名。馳赴通州軍營聽候。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德楞額等奏自請帶兵赴通等語。據稱探得夷船駛入海口。現在山東軍務雖當江北喫緊之際。較之津通輕重懸殊。高令哈勒洪阿暫駐韓莊。德楞額分帶兵勇一千名。星馳赴通聽候調遣。山東韓莊一帶防務稍鬆。已諭令德楞額准其帶兵赴通。俟該副都統到時。着僧格林沁等體察情形。如大營可無須此項

馬隊。即令德楞額屯劄附近通州一帶。或繞截該夷前途。或抄擊該夷後路。由該大臣等自行酌量調派可也。正在寄諭間。據戴垣等奏到夷情。就範一摺。據稱戴垣等在通。已與吧噶噶喊妥嗎接晤。言尚馴順。呈出在津時與桂良等議定續增條約八款。惟天津通商一款。極有關繫。第桂良等業經允許。難於翻悔。當即給與照會。俟額爾琿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其所帶隊伍。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寸。該大臣等現既准額爾琿抵通。其照會內有隨帶弁兵約照一千之數。其餘劄營。總在張家灣以南五里之外等語。著僧格林沁仍嚴兵以待。於額爾琿來通時。除約千兵以外。如有任意續來。仍應攔

陸該夷酋等詭譎異常。額酋既隨帶弁兵千數來通。將來噶酋定議時。所帶弁兵亦必照此數目。總須嚴密偵防。恐其人數眾多。一發難制。尤恐吧噶禮等。貌為馴順。中仍巨測。該大臣等諒必能籌畫精詳。萬無一失也。

癸亥。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竊等。接准軍機大臣密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吧噶禮。噶咬嗎。係該夷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人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若不能羈禁。吧噶禮等。全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所請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

不能允等因。欽此。旋即接到

批發等具奏。給與吧嘓禮照會摺件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查此次吧嘓禮等所請各條。極有關繫。等因。

該夷正在長驅直入。事勢緊急。不得已再給與照會。既經

欽奉寄

諭。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不能允。等語。何敢遽與畫押。該夷公

使。額爾哈納。約須本日午後。方能到通。等語。應再專摺請

旨。所有前奏各情。如蒙

聖恩。允准。等語。俟額爾哈納到通後。即與蓋印畫押。僅係萬不可行。

亦乞詳晰

批示。等。等。即當知照。僧格林沁。將額爾琿攔回。如肆狂悖。由僧格
林沁督兵開仗。等。等。遵照前奉

硃諭。即行回京。再此摺

批發後。能於本日申刻以前。遞到通州。方於事機無誤。其該吏呈

出在津所定各條。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帶兵進城一節。令其仍照與桂良商定。英佛兩國。每
國不得過四百人。現銀一節。換約後。在津郡於兩月限內繳清。
載垣等又奏。該吏是日來通。言詞尚屬恭順。於天津所定
各款外。並未別有要求。接見之時。僧格林沁遣國瑞前來。

瑞麟親自前來。暗中商酌。均謂可行。且努等察看僧格林沁。如果竟須開仗。實係毫無把握。並距京甚近。實有投鼠忌器之慮。且一經開仗。不但目前撫局難成。此後更難著手。萬不得已。給與照會。以收燃眉之急。種種情形。不能不

縷陳於

聖主之前。仍望明白

訓示。俾有遵循。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至禱。奏前來。如有萬不能允之事。亦尚須開仗。不能稍涉

違就。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照臣等。疊奉諭旨。飭調西安滿漢馬步官兵。前赴通州。聽候調遣。當經臣托明阿。兩次挑選馬隊二千三百名。臣譚廷襄。先將潼關雒南商南各防所。原駐提標屬各兵一千五百餘員名。就近飭調。剋日分起取道赴直。並派提標屬。及漢中延榆綏鎮標屬兵一千名。另咨護理督臣。於蘭州甯夏兩處派兵五百名。嗣又遵

旨續行添調。改派河州鎮兵七百名。均經先後具奏在案。旋准固原提臣經文岱來咨。復於提標屬續行添調兵五百名。統計先後共計步隊四千二百名。茲查西安馬隊二千三百

名。並商維等處步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配帶軍火等項。自
七月十二至二十一。二等日。業已渡河。趨出陝境。漢中鎮
總兵伊綿阿。隨後督帶漢中鎮。及提標兵共五百名。由省
前進。業經臣譚廷襄。先後咨會山西。直隸。各督撫一體照
例供支。催令迅速行走。至延榆綏。河州。蘭州。寧夏。並續調
提標各兵。亦均具報自營起程。惟距西安或十餘站。及二
十餘站不等。程途較遠。誠恐遲延。當再嚴催迎提。一俟來
省。迅速前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托明阿等奏。西安馬隊二千三百名。並商

維等處步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配帶軍火等項。自七月十二。至
二十一二等日。業已渡河。進出陝境。此次馬步各隊。計已陸續
可到。著即將續到之察哈爾馬隊。後起官兵一千名。分撥勝保
軍營。令於由通入京各要隘。酌量布置。以為該大臣等後路援
應。現在該大臣等軍營兵共有若干名。及所謂各省官兵已到
營者。共有若干名。著將數目查明具奏。昨諭知僧格林沁等。額
爾琿來通時。除約定千兵以外。如有任意續來者。仍應攔阻。本
日據載垣奏。該夷業已就撫。額爾首於本日午刻到通。恐其於准
帶兵千名之外。仍有大隊陸續到通。該處密邇京師。晨發午至。
猝不及防。深為可慮。傳聞該大臣等兵已退到八里橋。其由張

家灣至通一帶。雖有格綳額等馬隊在彼屯劄。恐官兵等知已議和。未必認真攔阻。著該大臣等。即行激勵眾兵。刻不忘戰。於張家灣一帶。照舊嚴防。除准帶夷兵之外。如有陸續前進者。仍遵前旨。嚴行截勒。毋稍顧慮。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努前以天津北路文報不通。奏明前赴通州一帶迎候。

諭旨。於七月二十六日辰刻拜摺後。自津起程。於二十八日。在東安縣達次。欽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努於八月初一日寅刻。行抵通州。進南之新河地方。由桂良等專弁齎到二十四日會奏一件。欽奉

硃批知道了。桂良、恆祺著即赴通州候旨。並派員將

欽差關防齎往。戴垣等行次。恆福著仍駐津郡。欽此。又軍機大臣

密寄奉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惶悚難名。等奉到。仍駐津郡之

命。正在束裝折回間。復於是日卯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奉

上諭。疊經密諭焦祐瀛等。集團懸賞。跟蹤追勦。為步步牽制之計。

恆福如已抵通。即著折回天津。會同辦理。如尚未回津。即著寬

惠。會同焦祐瀛等籌辦等因。欽此。等當即遵

旨。迅速折回天津。一俟抵津後。會晤焦祐瀛等。應如何招募壯勇

激勵民團之處。公同妥速商辦。另行恭摺覆奏。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努等。於七月二十九。八月初。初二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奉諭旨。三達努等。敬謹遵悉。又承准軍機大臣鈔寄。七月二十八日。奉

硃諭。朕屢念兵艱。由內發銀二十萬兩。普賞。欽此。努當即恭錄傳知馬步各隊各營官兵。聞

命自

天。感激無地。努等率領兵丁。望

關甲頭恭謝

天恩所有各營應分

賞銀十二萬兩自應迅速支領惟戰和之局尚未大定業經曉諭各兵共沐

聖恩擬稍遲數日再行派員支領至

欽差王大臣等與吧嘎囉等會晤和議漸有端倪該夷隊伍准全在張家灣以南駐劄夷酋至通時隨帶弁兵一千之數誠如

聖諭尤恐該夷親為馴順其中仍有叵測自應嚴兵以待倍加防範至努等原劄營張家灣東南今既該夷在張家灣以南

五里駐兵似係兵走相連。難以防守。所有馬步官兵現已移於張家灣西北駐劄。自八里橋至張家灣正西連劄二十餘營。以扼赴通及赴廣渠門道路。努僧格林沁現在通州張家灣通中距大道二里之郭家墳地方駐劄。努瑞麟在八里橋駐劄。並派格爾額等督帶馬隊在張家灣以南以東屯劄。儻該夷再肆狂悖。大隊前進。努等督兵橫截。必可得手。至勝保所帶官兵擬請

飭令在定福莊一帶駐劄。毋許前進。以壯後路聲威。本日探報該夷探馬午刻至安平。大隊現到河西務。俟續有夷情再行奏報。

硃批知道了。

山東道御史瑞亨。豫師奏。竊照邇來夷氛漸近。防勦一切。機宜。亟應周備。努等晝夜焦思。愧無稍補。謹就管見所及。酌擬八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請

駕旋宮。以昭慎重也。前因外間浮議。恭讀

聖訓煌煌。仰見

皇上愛民保邦之至意。努等曷勝寅感。惟念

園廷寬敞。兼無城郭拱衛。茲當警報頻傳。殊不足以昭慎重。

現在各城設立防兵。星羅密布。較之似更嚴密。可否擬請
聖駕旋宮。則

天威坐鎮。人心自必安定。而士氣愈形鼓舞矣。

一選將接應。以資迎勦也。夷人詭詐百出。每先以和誘我。
暗施巧計。現在情形。勢必至於迎勦。惟僧格林沁。後路接
應。最關緊要。查有候補京堂勝保。久歷戎行。素稱敢戰。可
否請

旨派令帶兵前往通州。會同瑞麟。作為僧格林沁後路接應。必可
得手。其通州東西。亦宜酌派曾經戰陣大員。帶兵防堵。庶
聲勢聯絡。士氣奮揚。敵可不戰而退矣。

一連調外兵以斷賊後也。天津為夷人所踞，直達海口，故
敵節節前進。若我有兵襲其後路，則彼孤軍深入，勢難久
存。擬請

旨簡調山東等省官兵，酌派大員統帶，繞道至天津，會同焦佑瀛
等，潛躡賊蹤。夷人腹背受敵，首尾不能相顧，當必立時驚
潰。

一出示懸賞，以散黨與也。夷人陸地接仗，全憑招集潮勇。
並海口匪徒為助。然此種奸民，無非貪利起見。若我軍出
示曉以大義，懸立賞格，令其殺賊來歸，即以首級多寡分
別優賞。更擇能殺賊頭目者，給予獎敘。彼等原係內地窮

民不難聞風倒戈。若潮勇一散。夷人陸戰。非其所長。自必不敢前進矣。

一清查戶口。以肅地面也。凡賊抵城。必有奸細為之內應。前蒙

特派大臣辦理團防。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現開外城編查保甲。五城會同外營逐戶挨稽。辦理尚屬周至。但思宵小蹤跡無定。外城查緊。必至逃匿內城。而內城地面廣大。僻巷繁多。近來賭局煙館。在在多有。最為匪徒隱匿之所。殊為可慮。可否請

旨飭令團防大臣統籌全局。內城戶口亦令編清冊。比照外城會

同步軍統領衙門。一律嚴查。庶奸細無藏身之所。而內應可絕矣。

一運米入城。以重民食也。查外城各倉。現在仍有存儲米石。賊氛在邇。不可不思患豫防。應請

旨飭下戶部。倉場衙門。刻即將秋季俸米勒限豫行開放。一面將所餘米石。盡數運入內城倉廩。似於民食不無裨益。

一防範俄學。以慎機務也。俄羅斯官學。聞尚有俄夷居住。誠恐彼情叵測。似宜設法暗為稽察。庶軍情不致洩漏。

一嚴禁遠徙。以定眾志也。近以風鶴驚疑。商賈居民人等。漸有搬運他徙者。設或紛紛相效。必致人心搖動。應請

旨飭令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除實有事務出都者外毋得任意搬運什物出城以上八條努等為慎重軍務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乙丑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努等於初二日申刻

接奉

批摺凡英夷所請各條均蒙

聖恩允准其入京換約所帶兵數不得過四百人一層儘該夷必

欲多帶努等業與瑞麟商有辦法本日巳刻該夷已噴噴

遼同佛夷巴士達美里營同帶四十餘人來至通州等
仍於東截八日見據該夷吧嘎嚶呈出照會內有互換和
約時所有該夷國書須親呈

大皇帝御覽之語。芬詰以二十九日接晤時並無此說。可以忽生
枝節。並以味夷俄夷國書均未親遞。且

大皇帝接收該夷國書後必有

實書。亦應交來使帶回呈遞等語。反覆開導。舌敝唇焦。而該夷堅
執如故。查此事關繫

國體。萬難允許。除該夷現求羊隻柴草等物。仍飭地方官支
應。不使藉口外。已知照僧格林沁。瑞麟嚴兵以待。備該夷

悔悟不敢固執前說。努等自應定期畫押。僅因此生心。其隊伍敢過張家灣以北。則該夷實屬巨測。努等不敢泥於議撫。致誤戰局。即應由僧格林沁、瑞麟督兵勦辦。努等遵旨回京。至佛夷呈出所求八款。與曠夷大略相同。努等業已給與照會。許照所請辦理。該夷照會條款。容續行鈔錄。並努等給與照覆。恭呈

御覽。

載垣等又奏。努等正在接見該夷間。臺據臣福。及天津縣姚煦。遞到咨呈稟信。備述曠夷孟姓。帶兵將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劫去。人情洶洶等語。當即詢問吧嘎。據稱知有

此事惟不肯認錯。言詞桀驁。實屬可惡。

載垣等又奏。努等前來等。

諭。知已令勝保統帶精兵。扼劉由京入通要隘。查兵力不宜過分。儻前敵不能得手。即後路難期振作。努等愚見。可否請

旨。將勝保所帶全軍。飭令即赴僧格林沁大營。以備實力勦擊。並飭巡防大臣。另派精兵。仍交勝保統帶。以衛

京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載垣。穆蔭奏。夷情恣肆。萬難允許一摺。該夷吧嘎禮等。已帶四十餘人。抵通州。呈出照會。有互換和約時。須將該夷國書親呈御覽之語。經載垣等再三駁詰。堅執如故。

此條該夷狡詐。故生枝節。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
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拜跪如儀。方可允行。
設或不能。只宜按照味俄兩國之例。將國書齎至京師。交欽差
大臣呈進。俟接收後。給與璽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
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
之決戰。其隊伍敢過張家灣以北。即着該王大臣。一面趕緊知
照僧格林沁等。督兵勦辦。該王大臣。即一面回京。毋得泥於議
撫。致誤戰局。至該夷劫去天津府知府石贊清一節。該王大臣
可即行文知照額酋。此係中國最得民心之官。猝被爾國羈留。
士民情恨異常。洵欲闖中國。亦斷難禁止。現當兩國互換和

約之時。豈宜有此。務令孟姓夷酋。迅速以禮送還。以全和好。而
弭事變。該王大臣。與夷人約定各條。務須於在通時。與之定准。
切不可有俟到京後。再行商酌之語。夷情狡戾。言詞務須斬截。
以昭中國信義。勿得稍有游移。是為至要。

又

諭載垣。穆蔭春。夷情恣肆。萬難允許情形一摺。據稱。嘆夷所請各
條。已經允許。該夷吧嘎。復邀同喇夷。吧吐。噠。嘆。哩。噎。來通。呈
出照會。內有換約時。所有該國夷書。須親呈御覽之語。雖經載
垣等。反覆開導。而該夷堅執如故。此條萬難允許。已知照僧格
林沁等。嚴兵以待等語。似此夷情狡戾。又復忽生技節。殊屬可

惡。如載垣等。再加開導。該夷能悔悟。不執前說。自不值因此決裂。已諭令該大臣等。如果夷首能遵天朝禮節。拜跪呈遞國書。自屬可行。否即仍應援照味夷來京呈遞國書之例辦理。誠恐夷情多生枝節。並無就撫之心。如因此條不允。仍帶夷兵過張家灣。著僧格林沁等。即行痛勦。不必再為顧惜。撫局。該大臣等務嚴兵以待。毋致倉猝。或失事機。本日據載垣等呈遞恆福咨文。內稱該夷因聞大兵欲抄其後路。將天津府石贊清劫留營中不放。士民情憤恨異常。洶洶欲鬪。有不容並立之心。已諭載垣等。給與該夷照會。令其迅即放回。並諭恆福等密為布置。儻該夷始終桀驁。一聞張家灣開仗之信。即令民團進攻。該夷前後

受敵諒難脫逃。昨有旨令勝保帶兵劉定福莊。茲據戴垣等奏
兵力不可過分。請將勝保所帶全軍。飭令即赴僧格林沁大營
等語。著僧格林沁等體察情形。如尚需厚集兵力。即飭勝保所
帶全軍。赴僧格林沁大營。以備勦擊。或於所帶之兵酌量分調
若干前往。若前敵之兵已敷。擱勝保一軍。仍令劉定福莊以
為後路。該大臣等軍營。現共有兵若干名。及所調各省官兵已
到營者共若干名。前經諭令查明數目具奏。務於即日遵查。迅
速奏聞可也。

又

諭本日載垣等奏。喚夷孟桂帶兵將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劫去。當

即詢問吧嘓據稱知有此事。惟不肯認錯。言詞桀驁。實屬可惡。並據恆福咨載垣等文內。有士民情恨異常。洵洵欲斷。有不容並立之心等語。石贊清在任四年。為士民所愛戴。今被該夷恃強劫去。實堪憤恨。已諭載垣等。務與該夷照會。令其迅速放還。以敦和好。著恆福等。一面飭令該處士民。向該夷首孟姓索取。務令以禮送還。倘該夷不服理諭。仍將石贊清扣留不放。則眾怒難犯。勢必激而與戰。現在嘆首吧嘓。嚙首吧吐。噠。噠。哩。登等。在通與載垣等相見。又復另生枝節。欲求面遞國書。載垣等再三開導。堅執如故。夷情恣肆。恐撫局終成決裂。本日復諭令僧格林沁等。嚴兵以待。儻該夷一過張家灣寸步。即督兵迎。

截○痛○加○勒○戮○矣○恆○福○等○來○此○津○民○憤○怒○之○時○應○即○速○遵○前○諭○廣
集○民○團○多○方○激○勵○一○聞○張○家○灣○開○仗○即○令○津○郡○民○團○截○其○後○路
痛○加○勒○洗○以○洩○眾○憤○並○出○示○曉○諭○津○民○有○能○斬○敵○兵○頭○誅○其○醜
類○者○即○加○以○重○賞○並○許○以○破○格○優○獎○如○能○奪○其○輜○重○焚○其○船○隻
者○所○得○資○財○悉○准○立○功○人○自○行○運○取○仍○予○重○賞○並○設○法○招○回○被
脅○難○民○以○利○餌○誘○潮○勇○來○歸○使○該○走○自○相○疑○貳○俾○黨○與○漸○孤○於
難○辦○事○宜○自○有○裨○益○其○武○清○靜○海○民○團○務○令○追○勦○跟○蹤○牽○制○該
夷○北○犯○俾○該○夷○後○路○有○所○顧○忌○是○為○至○要○該○夷○心○懷○叵○測○僅○撫
局○既○不○能○成○朕○准○有○立○意○與○之○決○戰○恆○福○等○務○宜○豫○辦○民○團○整
旅○以○待○毋○得○顧○惜○撫○局○因○循○坐○誤○自○失○機○宜○並○著○焦○祐○瀛○張○之

萬。陳。鴻。翔。等。將。現。在。如。何。情。形。即。行。馳。奏。

載。垣。等。又。奏。竊。嘆。夷。吧。嘓。等。昨。日。到。通。堅。欲。覓。遞。國。書。
開。導。不。服。等。情。業。經。努。等。於。本。日。丑。刻。具。奏。辰。刻。夷。首。吧
嘓。復。到。努。等。行。寓。欲。知。照。僧。格。林。沁。將。張。家。灣。之。兵。撤
退。情。詞。尤。為。桀。驁。詢。以。國。書。之。事。則。堅。稱。仍。欲。親。遞。努。等
復。加。嚴。詰。該。夷。唯。稱。不。遞。國。書。即。是。中。國。不。願。和。好。掉。頭
不。顧。驟。馬。逃。去。努。等。以。該。夷。狂。悖。至。此。撫。局。斷。無。可。議。當
即。知。照。僧。格。林。沁。將。該。夷。截。擊。頃。接。探。報。知。吧。嘓。等。業。已
就。擒。人。兵。亦。已。開。仗。獲。勝。努。等。並。已。函。致。恆。福。焦。佑。瀛。等
激。勵。民。團。截。其。後。路。該。夷。吧。嘓。等。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

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勦辦。諒可必操勝算。
等。等。暫赴瑞麟軍營。會商後路堵剿事宜。即行回京。

諭內閣。朕撫馭寰海。一視同仁。外洋諸國。互市通商。原所不禁。曠
咭喇。喇嘛。與中國和好有年。久無嫌隙。咸豐七年冬間。在廣
東。邊啟兵端。闖入我城池。襲擄我官吏。朕猶以為總督葉名琛
剛愎自用。名譽有由。未即興問罪之師也。八年間。夷酋額爾
等。赴懇天津。當諭總督譚廷襄。前往查辦。該夷乃乘我不備。攻
踞礮臺。直抵津門。朕恐荼毒生靈。不與深較。爰命大學士桂良
等。往與面議。息事罷兵。因所請條約。多有要挾。復令桂良等。馳
往上海。商定稅則。再將所立條約。講求明允。以為信據。詎夷首

噶魯斯等樂爲不馴。復於八年。駕駛兵船。直抵大沽。毀我防具。總統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轟勦。始行退去。此由該夷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首額爾琿。噶囉等。復來海口。我中國不爲已甚。准令由北塘登岸。赴京換約。不意該夷等。包藏禍心。夾帶礮車馬步各隊。抄我大沽礮臺後路。我兵撤退。後復至天津。因思桂良等。係前年在京原議之人。又令馳往。與之理論。猶冀該夷等。稍知禮義。但使所求尚可允准。亦必予以優容。豈意額爾琿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費。強增口岸。煉兵擁眾。入我郊畿。兇狡情形。至於斯極。爰命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前往再三開導。並命將所請各條。妥爲商辦。逆夷猶敢

選免帶領夷兵逼近通州。稱欲帶兵入見。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對天下。現在嚴飭統兵大臣。帶領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達。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著名夷首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奪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財。全行充賞。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務各解憤同仇。明攻暗襲。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至該夷所據閩廣等處內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來歸。或斬夷首來獻。朕亦必予以厚賞。至該夷去國萬里。

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並當諭令各海口一律閉關。絕其貿易。其餘恭順各國。令其各安生理。經此次剴切明諭。該夷儻能醒悟。悔罪輸誠。所有從前通商各口。朕仍准其照常交易。以示寬大之仁。如尚執迷不悟。滅理橫行。我將士民團等。惟有盡力殲除。誓必全殄醜類。其毋後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戴垣。穆蔭奏。嘆夷劫去津守石贊清。並欲親遞國書各節。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恆福。激勵民團。整旅以待矣。茲又據戴垣。穆蔭奏。吧嘔嚙堅欲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該王大臣與之剖辯。掉頭不顧。驍馬逃去。該王大臣因其

狂悖已甚。立即知照僧格林沁與之開仗。大兵獲勝。吧嘎噶業已就擒。各等語。吧酋善於用兵。現在就獲。夷心必亂。若更以民團截其後路。可望一鼓殲除。著恆福即會同焦祐瀛等。乘此聲威。激勵團勇。一湧而前。痛加勦洗。其津通一帶。沿途各民團。有能殺賊立功者。一體號召。協助官軍。並懸重賞。鼓勵眾心。聞津郡紳士張錦文等。暗中早有布置。此時前路業經得有勝仗。機不可失。著即飭令該紳士等。督率團勇。明攻暗襲。必可同膺懋賞。該夷兼顧後路。必不敢長驅而前。全在恆福等。迅即調度。勿誤事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等前因

欽差大臣與吧嘎等會晤。所議和約漸有就緒。並准令在張家灣五里之外駐兵等情。鄂等當飭馬步官兵移張家灣以後。以期和議有成。業經恭摺具奏在案。本月初三日。吧嘎等復又來通前議各條。雖無增改。惟夷首進京時。須帶兵十名。並欲在

大皇帝前親遞國書。經載垣等再三開導。該夷堅執不允。言語之間。已經決裂。鄂當即連夜撥兵仍往張家灣以南扼守。初四日。載垣等派恆祺前往馬頭。面見夷首。行至張家灣以南。即見該夷結隊前進。詢知夷酋尚在河西務。恆祺即已折回。鄂僧格林沁。面飭恆祺令其回裏。

欽差王大臣事已決裂。應將吧嘎禮等羈留在通。維時吧嘎禮等已行至大隊不遠。因槍礮聲緊。後又折回通州。向戴垣等查詢。因何用兵。言畢馳馬而回。當經馬隊官兵擊獲。解往通州。至該夷於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撲犯。經我兵槍礮齊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火箭數百枝齊發。馬匹驚駭回奔。沖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退後。努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守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並知會戴垣等。迅即回京。即將吧嘎禮等一併押解進京。努等趕緊再振軍心。儘該夷由通上犯。努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拚。俟該夷到通後。如何情形。再行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隊未撲。我軍退守八里橋一摺。僧格林沁現扼八里橋截夷兵前進之路。諒能振起軍心。來賊喘息未定之時。務須設法更番勦截。使其不得休息。恐該夷調齊大隊。轉來撲犯。致落後手。尤須防其抄襲後路。或由通州城內衝出。撲我八里橋之後。取道北犯。勝保之兵。應令劄于家衛。以備截擊。來京要路。其所帶僅止步隊。現有察哈爾馬隊一十名。如其老弱不堪衝突。即可將其兵丁守營。另選精兵。用其馬匹。以利馳逐。事機萬緊。著僧格林沁。瑞麟。會同勝保。妥籌戰勝機宜。務期一鼓作氣。同心勦力。迅挫兇鋒。實殷厚望。該夷所恃大器猛烈。總須以奇兵抄襲。挫其前鋒。能為槍刀手等短兵相

接則可保勝算矣。

丙寅。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等前因查探金州海口。尚有夷船八隻。內有三隻。去來無定。形蹤詭秘。當經遵

旨嚴飭將弁。慎密巡防。於七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准金州副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大孤山原泊大輪夷船八隻內。於本月十二日駛去三隻。又於十五日駛回二隻。茲復疊據咨報。十八。十九。二十等日。續到大輪夷船三十隻。連前共計三十七隻。均在大孤山灣內停泊。該夷登岸卸。下錢馬草料燒柴等物。餘無別情。先後馳報前來。等伏查

自六月二十八日以後迄今將及一月並未撥准天津

欵差大營並直隸督臣文報不知津沽夷務究竟如何辦理晝夜
焦思時深懸盼乃該夷於金州大孤山海口前既留船八
隻內有三隻忽去忽來已屬形跡可疑今復連檣而至又
有三十七隻之多且於岸上卸草料薪柴等物似為養馬
駐兵之計更恐借端尋隙深入滋擾夷情叵測尤不可不
加意隄防而戰撫之局尚難臆度奈現惟仍遵前

旨密飭濱海將防兵解作鄉勇照常設伏不動聲色一體嚴防即
使該夷大隊登岸仍應鎮靜以逸待勞僅敢涉險深入再
於扼要處所相機堵截總不令蒙自我生使其無可藉口

仍飭該旗民地方官。密拏奸匪。嚴斷接濟。務清內患。以杜
亂萌。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金州復到夷船多隻。仍飭濱海嚴防一摺。
我兵自撤退。大沽礮臺。從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至遼。節節逼
進。所請各條。已皆允許。該夷必欲將該國夷書。親呈御覽。堅欲
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狂悖殊甚。撫局已形決裂。業經僧
格林沁。開仗獲勝。大營現劄八里橋。阻截夷兵前進。據該將軍
奏。金州復到夷船三十餘隻。夷情叵測。不可不防。且恐該夷不
得逞志於遼。必將復擾。及沿海地方。肆其騷擾。所有金州。續到
夷船。如敢登岸藉端尋隙。即著玉明。督飭在防兵丁。相機堵剿。

僅該夷深伏不動。即密為防範。不必挑釁。並密拏奸匪。嚴斷接濟。以清內患。至山東登州一帶。夷船尚未盡撤。著文煜飭令防守官弁。加意嚴防。如該夷敢與尋釁。亦即撥兵迎擊。勿誤事機。

吉林將軍景瀛。著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等。於七月二十六日午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漢倭兩國夷人。屯集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尚未就撫。津城密通京師。自應亟籌捍衛等因。欽此。等語。查吉林餘丁獵戶。盡屬旗丁。即與西丹蘇拉無異。而農民之中。並無獵戶等情。曾於八年十二月遵

旨查明覆奏在案。計自軍興征調以來。凡充當跟役者。多係旗丁。

嗣經屢次選拔。西丹從軍。統計不下數千名。現在所剩無多。率皆技藝平庸。將數幫補兵丁充差。實難令其用武。是獵戶既無可挑。而餘丁亦屬寥寥。弩等不勝焦灼之至。伏思通州一帶防務喫緊。亟應移緩就急。以資捍衛。遂由吉林。馬拉伊通。伯都訥。雙城堡等處。留備策應海防兵丁內。擇其技藝嫻熟之官兵五百名。餘丁五百名。共湊一千名。每兵二名。令帶跟役一名。遴選曾歷戎行得力之甯古塔。花翎協領祿昌。吉林協領銜花翎佐領常奎。馬拉藍翎佐領阿克東阿。拉林花翎佐領達春等四員。委為營總。吉林世管佐領奎陞等二十員。委為參領。本擬不分起數。星馳

前進。惟因距省道里遠近不一。前進車馬飯食等項。趕辦不及。且吉林征兵。向由威遠堡邊門道經

盛京進關。從無由草地行走。自應仍舊。以免欲速反遲。所有官兵分為四起。每起二百五十名。分作五扎蘭。每扎蘭揀委防禦騎校委官各一員。每起委筆帖式二員。配齊軍火器械。內有撞槍二百桿。以利適用。頭起定於八月初四日起程。間日前進。不准片刻遲延。星速趕赴通州軍營。聽候調遣。其該官兵等。應需整裝銀兩。部議不准開銷。仍借本身體餉。惟餘下一項。本無領款。素皆寒難而行裝等項。在所必需。等語。擬由庫存壓租項下。每名發給整裝錢二

十吊。嗣後每月照章各支養贖家屬錢三吊。俟有補缺明文。即行截止。第該官兵餘丁。均無馬匹。吉林又非產馬之區。一時無處購買。應否撥給。恭候

欽定。除前述應用公館飯食車馬等項。仍援案咨照各衙門。飭屬一體備辦。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稜權奏。挑派兵丁。選員管帶赴通。惟該官兵餘丁。均無馬匹。應否撥給等語。現在夷情決裂。竄踞通州一帶。張家灣業經開仗。僧格林沁。駐劄八里橋。籌辦防勦。著景瀆等。即將挑出之兵一千名。催令管帶員弁。星速趕赴通州。以西八里橋軍營。聽候調遣。大凌河等處馬匹。不堪乘騎。僧格林沁軍

營現有馬匹足敷撥給務須迅速起程毋得因等馬匹致有遲誤是為至要行裝等項著照所議辦理

又

諭前據托明阿奏選派馬隊官兵交烏蘭都督帶赴通續據奏報兩次派撥馬步隊業於七月十二日全數出境想不日可以抵通矣惟夷情恣肆撫局已形決裂僧格林沁業經開仗獲勝現在夷人不時來撲僧格林沁現劄八里橋勝保現劄于家衛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進必須厚集兵力方可無虞著烏蘭都迅即統帶所部馬隊官兵二千三百名星夜趨行前赴通州以西八里橋地方聽候僧格林沁等調撥毋稍遲延

人

諭僧格林沁。自退劄八里橋之後。日來與該夷是否又經見仗。未據奏報。實深慮念。擊獲奸細。據供逆夷用兵。馬隊在前。步卒在後。臨陣則馬隊分張兩翼。步卒分三層前進。前層踞地。中層微俯。後層屹立。前層先行開槍。中層繼之。後層入繼之。我軍若迎頭轟擊。馬匹一經受傷。必然驚潰。惟有斜抄橫擊。轟斃必多等語。夷情兇悍。深知兵法。是在該大臣等審度形勢。妥籌應敵。以操必勝之權。朕思該夷所以遲遲而進。因知我有備。故不敢直前。但恐情急。仍不免前來衝突。若僅用正兵與之相角。恐夷人詭譎。不足以盡其變。現在夷人大股屯聚李兒寺南。前敵馬步

數百。盤踞郭家墳一帶。此時惟有派馬步助
一帶。以牽其後。彼進則我進。彼退則我退。使
然後大兵分三路擊之。一挫其鋒。自應立沮。
夜間更番出擊。使其自相驚擾。表性多疑。軍
得手。軍情變幻靡常。總在出奇制勝。著該大
為布置。以奏膚功。實深殷盼。如有擒獲夷人。
必解京。以免該夷藉口。前明降諭旨。有新出
分別懸以賞格。著僧格林沁等。再行宣布。其
未獻者。即如數予以賞項。毋稍吝惜。以圖功

丁卯。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讀

道御史陳鴻明奏。臣等於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二日。先後接奉兩次。

諭旨。令臣等即行招集民團。迅速舉辦。並懸賞殺賊。如一聞馬頭開仗。即行進擊等因。欽此。臣焦祐瀛。臣張之萬。因餉銀在靜海。於二十五日。駐劄該縣。臣陳鴻明。於二十八日。趕到二十九日。收到餉銀三萬兩。遂密派親信之人。廣為招集。先暗募津勇五百名。以查拏土匪為名。令其分赴北路附近鄉村一帶。探有馬頭開仗消息。即行進擊。或焚其糧重。或乘夜暗襲。一有新獲。即立予重賞。以作士氣。臣等仍於靜海縣一帶。雇募壯勇。分起陸續前進。現在勇丁多係倉卒應

義。只能攜帶短兵。並無火器。又無號衣鈔帳等件。惟有全
其伏於四路。遇有可乘之機。奮力襲擊。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焦祐瀛等奏。招集壯勇。馳往揚村。密為布置。一摺。
所辦尚妥。現在夷情決裂。僧格林沁等。已於張家灣開仗。斬獲
多名。又派令勝保。統帶精兵。為通州大營後路。足壯聲援。夷性
多疑。必須令其兼顧不遑。自不敢再圖前進。本月初四日。兩次
由六百里加緊諭令恆福。會同該少卿等。激勵團勇。一湧而前。
並密約津郡紳士等。明攻暗襲。此旨是否業經接到。如何辦理。
即著迅速馳奏。焦祐瀛等。到津多日。只招勇五百名。未免單弱。

著於靜海等處地方分投招募。滄州民風素稱強悍。亦可廣為
激勵。以期得力。現雖倉卒應募。亦無火器。若令於要路埋伏。暗
中截殺。或乘間奪其糧重。或搗虛襲其營壘。或於險隘多設旌
旗。或於黑夜亂鳴金鼓。五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逆夷人數不
多。使彼首尾不能相顧。不數日即當潛遁。然後尾追抄擊。必獲
大勝。初四日明發諭旨一道。並著鈔給閱看。即可出示宣布。以
振人心。該夷膽敢舉兵北犯。已屬罪大惡極。撫局業已無成。不
必再生顧忌。該少卿等務即竭力辦理。使該夷回顧不敢肆意
北來。是為至要。

廣東巡撫耆齡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六日

奉

上諭本日據者齡奏粵海關徵收稅銀等因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者齡奏報粵海關稅數目內稱佛喃西夫人陸續提去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等因欽此正在派員查詢間適臬司伊霽因公前來韶郡督印詳細密屬該司馳回省城面見督臣勞崇光逐一詢明稟報並妥為商辦去後茲據該司開單稟覆前來查佛喃西夫人提用關稅作抵應補兵費一節督臣勞崇光覆稱天津原議應給該國銀二百萬兩分六年給發每年應給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屢

經該吏向前撫臣。及粵海關監督催稅均以未接

欵差大臣明文回覆。上年五月二十三日。佛夷由上海向大學士

桂良等。求得印文二件。一咨前署撫臣畢承昭。一咨前粵

海關監督恆祺。內稱佛國公使來文。軍費二百萬。首次應

始於今年。查與天津條約相符。現屆首次交銀之期。移咨

設法辦理等因。畢承昭。恆祺。祇可允其陸續交給。勞崇光

不能挽回。屢以經費艱難。與商展緩。而該吏堅執不允。此

項銀兩。陸續交給。至本年三月。始將三十三萬餘兩交清。

皆由粵海關發給。又提用關稅。填築河面地基一節。勞崇

光覆稱。據前任廣東藩司畢承昭稟。咸豐九年四月。該司

禮面允照辦。並取有該夷照會存案。迨勞崇光到任。無可
如何。嗣因匠人不肯承辦。續又加增工費。及寮民搬家費
共銀二萬八千一百元。截至本年五月十八日止。共給過
銀二十二萬六千三百元。議定於六百萬兩之內扣除。斷
無他議。又每月給發夷兵防城經費一節。勞崇光復稱。上
年該夷倡此議時。再三駁斥不允。嗣該夷向勞崇光。及粵
海關監督。曉瀆不休。勞崇光乃邀同廣州將軍。粵海關監
督。及各紳士。一同在巡撫署內面議。該夷辯論支離。察其
口氣。意將於各國領事手中。截扣海關之稅。勞崇光恐其
將關稅全行截扣。不得已。權宜准其照辦。每月給銀四千

數百元不等。擬俟該吏退出省城時。於六百萬兩扣除。僅該吏不允。已曾與紳商密議。公捐彌補。斷不敢開銷。帑項等語。等伏查以上三款內。補還帑吏兵費。及喫啣兩吏填築河面地基工費。均倡議於前。著撫臣畢承昭任內。督臣勞崇光到任。未能挽回。發給帑兵防城經費。係勞崇光任內允給。若論和議未成。何能先給應還之項。至防城兵費。尤與藉寇兵。齎盜糧無異。豈能悉如所欲。本可以理駁回。無如在省各官。既處城中。被其牢籠挾制。不得不事事曲從。以致苟且相安。而該吏恃為得計。因我之財力。以充養兵造作之資。扶我之法令。以為懾服紳民之具。即如將

軍務克德納業已奏准入都

陸見乃長首吧嘖噶誠恐夫恃遂囑令督臣暫留各是日屢次前往各鄉及近省各縣窺探均令督臣派委員弁同往名為遊觀山水實則查看民團蓋恐督聯絡團丁攻取省會也吧嘖噶前次本欲來見督以逞其要扶伎倆嗣探知北江水淺大輪船不能上駛始行中止克校貪頑心殊叵測必須設法自強力圖補救督於各屬築堡團練業已屢次舉行前於佛山鎮募城以收利權並將海關稅銀提存該鎮以昭慎重原欲藉抽取該鎮釐金以濟城工鉅款佛鎮抽釐從前辦理不善以致格礙難行然猶可另議章程妥為

開導。乃近來復經督臣委員往辦。亦無成議而止。粵民本屬刁惡成風。今佛鎮抽釐。業經屢不遵辦。勢將視抗官為故常。今粵委員往辦。非大費周章。難期集事。釐金既不能即日抽取。城垣即難興工。若將關稅銀兩久存該處。誠如聖諭。仍不足以昭慎重。其較佛山稍遠之從化。花縣等處。均屬彈丸小邑。該吏曾經屢次前往。亦非穩便。惟惠州府城垣堅固。距省三百餘里。遠近適中。河道淺狹。該吏大輪船不能駛到。琴擬俟北江軍務解理就緒。即移駐惠州府。將粵海關稅銀提存該郡。較為妥協。已飭臬司伊霖。委場監督甄清。隨時提撥稅銀。暫存佛鎮。並咨錄部咨。欽奉。

諭旨。密咨該監督。並督臣遵照。將來第一到惠郡。即將銀兩提往。以免疏失。一面遴委幹員。前赴佛山鎮。將抽釐築城專為。得衛地方情由。詳晰開導。寬其時日。務俾家喻戶曉。眾心。悅服樂輸。即可鳩工趕辦。以資捍衛。而收利權。至夷商欲。求息兵。以利貿易。已非一日。伍崇曜亦經從中維持。據勞。崇光覆稱。五月有夷酋額爾達。由伊本國來至香港。各夷。商力勸赴省。與勞崇光相見。該酋不允。眾商又勸令赴上。海。與薛煥和衷。燕高。該酋亦不允。聲稱必須往天津。見大。學士桂良。彭蘊章。即起碇而去。夷酋吧項禮。亦於六月初。二日。由粵起程。前往天津。現在省城夷兵約千餘人。防守。

大北門礮臺及各城門均換黑夷兵頭亦多更換等仍飭
臬司伊霖督同代理廣州府李福奉令伍崇曜與夷商妥
商辦理俟有端倪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二夷。連絡北來。攻奪大沽礮臺。占踞津郡。多
方要挾。疊經特派欽差大臣。往議撫局。以示寬大。該夷得步進
步。要求無厭。勢難遷就。現在業於張家灣通州一帶開仗。撫局
已形決裂。本日據耆齡奏。查明粵海關提補。辦夷兵費。並奕訢
二夷填築地基。及防城兵費各款。該夷確兵踞城。扶制官吏。尚
欲因我之財力。以充養兵造作之資。實屬異常狡詐。目下和議
不成。惟有與之決戰。此項防城兵費。何能再為應給。耆齡即

知照勞崇光向夷商駁斥即行停止毋齎盜糧至該夷欲求息
兵以利貿易正可乘機利導以離其心著勞崇光等密銜伍崇
曜及華高等向夷商開導告以該夷恃強貪贖苛求不已以致
激起兵端現已明降諭旨命通商各口閉關絕好俾其貿易爾
輩衣食之源從此斷絕甚為可憫爾輩若能同心等信向願首
理論令其罷兵息事退出津城大皇帝仁德如天不究既往自
可仍准照舊通商以修和好爾輩仍收無窮之利豈不甚善如
此辦理或可藉以轉圜以收弭兵之效廣東省城現在夷兵不
多是否可以乘機收復著勞崇光與岑崇光密為籌辦該撫擬改
駐惠州去省較近諸事可就近商酌其佛山抽釐一事仍著妥

為勸導。俾眾心樂從。母令滋事。

戊辰。

硃諭恭親王。現在撫局難成。人所共曉。派汝出名。與該夷照會。不
過暫緩一步。將來往返面商。自有恆祺。蓋爵受等。汝不值與該
酋見面。若撫仍不成。即在軍營後路督勦。若實在不支。即全身
而退。速赴行在。

諭內閣。嚴壇。穆蔭。辦理和局不善。著撤去欽差大臣。恭親王奏新
著授為欽差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該夷於初六日未刻。馬隊
數百名。直奔威戶莊而來。當經馬步官兵。立時擊退。初七

日已刻該夷馬步大隊蜂擁而來分為五股撲犯八里橋
威戶莊等處努當即督兵進剿鏖戰兩時之久覺賊甚取
官兵傷亡不少該夷抵死不退正在相持之際忽有一隊
向于家衛分撲勢將欲抄努後路雖有策應兵惟恐不能
敵當即一面抵敵一面緩緩撤退該夷仍向前進經成保
督帶哲里木盟左翼馬隊官兵奮力衝突復又覺賊多名
該夷始行剴定努現在皇木廠剴定隊伍以期與城上官
兵合力一戰該夷現在于家衛威戶莊一帶占踞一二月
內必結隊前來查賊隊不過五六千名所恃者礮火猛烈
固結死黨無論如何攻擊致死不退努惟有竭盡心加以

國裁鞫現准嚴防

京師是為至要。勢已商令綿勳等將所帶官兵分劄各門關廂以壯聲威。藉資策應。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拏獲奸細據供夷人用兵形勢。當經密諭該大臣等妥籌布置。並令派撥馬步勁旅三千繞出馬頭一帶。明攻暗襲。使之驚疑不定。然後分路衝擊。諒已遵諭辦理矣。本日據載垣等呈遞僧格林沁信函。始知該大臣已經給與該夷照會。如願議和。令赴通州南門外駐劄。聽候換約。此舉未免失之孟浪。此次夷人來遞照會。語雖狂悖。無非探聽吧項禮信。息該

州已經覆給照會。是為正辦。該大臣即欲罷兵息事。亦慮迅速
奏明。命戴垣等給與照會。方合辦法。該大臣係主戰之人。豈可
輕給議撫照會。致令該夷輕視。更恐慢我軍心。且通州為倉儲
重地。若令該夷盤踞。適以齎盜糧。朕再三熟思。此舉未盡妥善。
但該大臣業經給與照會。若再與之反覆。未免失信於外夷。看
其照覆如何。再行相機解理。如該夷仍復桀驁。即著僧格林沁
會同瑞麟。勝保等軍。與之決戰。如該夷仍欲求和。即著迅速具
奏。候朕定奪。其屯兵之處。總以仍在張家灣以南為善。如該夷
並不照覆。即行進兵。或一面照覆。一面前進。即著僧格林沁等
督兵截擊。斷不容其屯踞通州。令我益無把握。夷人與我相持。

數日諒必在彼密為布置我軍亦不可坐視以待著即力振軍威奮興士氣並仍遵前旨派撥勁兵繞出其後使其進退兩難屈而求和與撫局方有裨益勝保處兵力不敷即酌量派撥得力兵將交其統帶毋得各持意見致誤事機是為至要

又

諭昨因夷匪盤踞郭家墳一帶當諭令勝保會同僧格林沁等派撥勁旅繞出賊後以牽其勢諒僧格林沁等接奉此旨後已遵諭辦理矣現在吧苜就擒是膽已落正宜乘勢攻勦如再觀望恐該夷大隊前來益覺費手且該夷前隊已在通州之南距京密邇必須有兵牽制始能阻其前進著勝保即行遵奉前旨派

員統帶馬步隊各千餘名。馬隊由南路繞出馬頭一帶。彼進亦
進。彼退亦退。有機可乘。即行抄擊。步隊由北路繞出夷營附近
之處。遙為聲勢。夜間施放槍礮。或舉號火以惑其心。使夷人徹
夜不能安眠。儻欲進來。則有河阻隔。兵心亦壯。如兵力不敷。可
向僧格林沁商撥。本日並諭知僧格林沁。瑞麟遵辦矣。正在寄
諭間。據軍機大臣呈遞勝保信函。業已覽悉。所請委員薪水。著
歸瑞麟糧臺支領。至嚴守通州。復派馬隊截勒之處。即著責成
瑞麟。勝保嚴兵以禦。若該夷並無復僧格林沁照會。即行督兵
前進。惟有與之決戰耳。

又

諭軍機大臣。呈遞勝保信函。知前路接仗失利。大營退劄八里橋。勝保已受重傷。撫局難成。戴垣穆蔭辦理不善。已撤去欽差大臣。現派恭親王奕訢前往督辦和局。本日明發諭旨一道。僧格林沁即宣示夷人。並豎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撫。恭親王奕訢未便與夷人相見。候其派委議撫之人。或恆祺或蓋蔚雯等到後。再與面議。該大臣等仍當嚴陣以待。堵其北犯。務須阻遏免鋒。以顧大局。是為至要。發去照會二件。即派員持交映碑二首。可也。

善已奉

旨撤去欵差大臣。本親王奉

命。授為欵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即派恆祺。蓋蔚雯等。前往面議和局。貴大臣暫息干戈。以敦和好。為此照會。

給英。哈喇。喇。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一介武夫。不學無文。然忠君愛民。尚堪自許。而天下士庶紳商。共知我心。八年之役。原係大學士桂等與貴大臣議妥條款。定於九年換約。

大皇帝原無更改。雖時因我海面不靖。是以設法。但係防中國之海盜。並非攔阻貴國換約。本爵出都之時。面奉

諭旨。英。哈。二國。既經和好。遇事無不可商辦。船隻到來。可告以由。

北塘進京。公使到。知我國多事之秋。且係和好無嫌。必肯由北塘行走。不料貴國公使。未曉此意。堅執不從。必欲船進大沽。商酌未定。即向我決裂。是九年之役。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不待再辯。本年貴大臣之來。中國仍欲以禮相待。乃貴大臣一味恃強。不容商辦。兵隊由海口天津。以至河西務一帶。本爵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節節退讓。並未抄襲。在貴大臣亦當知足。亦當滿意。且亦極為體面。至我兩國原無深讐大恨。無論如何用兵。終歸和好。至貴國所不甘者。無非前者總督大臣辦理不善。以至下情不能上達。設使當日本爵與貴國公使辦

理此事。斷不使中間稍有間塞。然已往之事。亦不必論。前
因大學士桂。未能仰體

聖意。是以

大皇帝特派怡親王載。軍機大臣穆。出京與貴大臣商辦換約事
宜。至怡親王之為人。公忠體國。信義自勵。人品學業。出於
本爵之上。與貴國吧通事會晤二次。相談甚洽。至本爵大
兵。原在張家灣以南。駐劄。怡親王與吧通事議定。貴國駐
兵。張家灣以南。商准本爵。移兵於張家灣以北。業經怡親
王。給與貴國照會。兩國士卒。咸知和議以成。詎意初三日。
吧通事復人來通。所說之事。與前次所論。多有不符。經怡

親王再三理勸。堅執不從。並稱即時起兵。前來決戰。本爵聞信之下。派撥馬步官兵無多。存張家灣以南五里之內。暫留攔阻貴國大隊。暫緩前進。乃貴國遽行開仗。我兵非不能敵。因恐有傷和好。是以再行退讓。至巴通事等。於兩軍相持之際。馳馬闖進隊伍。將士因恐損傷。是以攔回。本爵業派員送往京城。妥為款待。並看視貴國大臣。將來進京時。居住房屋。並經於收隊後。與貴國送回數名。當必收。斗。至現在貴大臣之意。究欲如何。如欲決戰。本爵馬步官兵。勇氣未消。仍能拚死一戰。且

京都咫尺。大兵雲集。以眾寡而論。貴國未必即能得力。官兵

安通家鄉亦必致死決戰彼此多有損傷實非本爵及貴大臣與國家辦事之本心。儻貴大臣仍救舊好情願息兵。前議各條悉如定約毫無增減。即望紮隊於通州以南酌帶隨從在通州城內居住。本爵即請

欽差大臣怡親王。尚書穆出京。在八里橋通州之間擇地會晤。庶和議早成。彼此軍民得以休息。從此億萬斯年永敦和好。本爵職司主戰和局。應不與聞。因現在彼此隔膜。是以轉達。仍望迅即照覆。並希轉致佛國公使。未接照覆以前。如貴國兵隊越通州。本爵惟有督兵決戰。須至照會者。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

史陳鴻翔奏竊臣等於初五日申刻接怡親王載垣等函
並初四日寄

諭一道業將辦理情形於初六日丑刻馳奏在案旋於寅刻欽奉
諭旨知官兵獲勝吧嘖噫業已就擒

飭令臣等乘此聲威激勵團勇一湧而前痛加勦洗等因欽此伏
思嘆首吧嘖噫為該夷謀主桀驁狡獪最堪痛恨今被官
軍擒獲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臣等已出示曉諭津民
有能擒斬該國兵頭焚燒船隻者立予重賞並奏請優加
官職被脅內地民人如能殺賊來歸亦寬其既往一體給
予重賞並密諭知府石贊清紳士張錦文等督率團勇明

攻暗襲將津郡夷人設法勦殺並燒其河內船隻使北犯之憂兼顧後路自不能公然前進僧格林沁扼其前天津兵勇截其後再得勝保帶兵繞至蔡村楊村一帶擊其腰腹則夷心慌亂當不難一鼓殲除

殊批知道了汝等辦理機宜惟有激勵眾心以牽制該夷現在只有戰之一端斷不准仍存迴護雖有軍營或他處知照亦無恤顧忘務期事在必成將來可望轉圜時自有殊筆改定寄諭為憑以期爾等志果心堅

焦祐瀛等又奏竊臣恆福臣寬惠於初五日馳抵靜海見臣焦祐瀛等知已蒙津勇五百名分赴楊村一帶地方正

會商間。適接怡親王載垣等信。函內稱。初四日早。吧逆欲令僧格林沁撤防。情形桀驁。拒其所請。眾竄而去。刻下張家灣業已開仗。令臣等截其後路。或焚燒船隻等語。臣等見信後。憤恨填胸。一面密札署天津鎮總兵冷慶。大沽協副將徐廷楷。將各營官兵調齊北上。截其後路。令知府石贊清傳集民團。徧行曉諭。奮力勦殺。臣焦祐瀛等。密令所募之勇。設法焚其船隻。痛加勦洗。使該夷首尾不能相顧。續募之勇。將及千名。已飭赴武清縣之王慶坨一帶。該處距津三十餘里。距錫村四五十里。均可兼顧。臣恆福復調督標官兵五百名。星速前來。以資調遣。臣等布置稍定。擬

即同赴王慶坨。相機進剿。惟臣等兵勇之加。究屬單薄。可
否

敕令勝保。酌帶官兵數千名。由通統赴南路。會同臣等兵勇橫截
該夷中路。必能得手。

焦祐瀛等又奏。夷人前在廣東。種種橫恣。即吧嘓禮為之
主謀。此次夷船駛入大沽海河。後由津至通。恃強扶制。肆
意狂悖。實屬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今被官軍擒獲。該夷已
失所恃。惟夷情詭譎。或求放還。吧嘓禮前退兵就撫。若誤
信其言。譬如虎兇出柙。不可再制。伏願我

皇上乾剛獨斷。立將吧嘓禮極刑處死。以絕後患。

味此是極。惟尚可稍緩數日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吧嘔禮就擒。僧格林沁與夷開仗獲勝。當已諭知恆福等。激勵民團。截其後路矣。此旨是否接到。其紳士張錦文等。暗中布置。究竟如何。能否乘勢明攻暗襲。現在夷人大股屯聚李兒寺。前敵馬隊數百屯聚郭家墳。僧格林沁等退到八里橋。勝保亦已帶兵繼進。夷性多疑。所以遲遲未進。自因知我有備。不敢直前。且吧嘔禮巨懸就擒。其中必餒。然時來窺伺。仍欲逐步漸圖前進。本日據恆福奏。天津民團已募千名。該督又調督標兵五百名。著即密為調遣。不分晝夜。乘虛搗襲。或設疑驚擾。為並肆以疲多方。以誤之計。俾夷有所牽制。其前路自

不敢徑行直前。並可使津民一面聲言。如該夷前路再行北犯。我津民必從後盡力攻勦。一面使該處紳士。如辛榮等人。向該夷轉說。爾等在通所求各款。已經欽差王大臣等允許。乃因吧噶禮肆行狂悖。遽然開仗。以致和議不成。誤我商民海口生理。爾等如將兵退回天津。則我等閭閻百姓。必能懇求欽差王大臣等。照舊相待。如仍欲前進。與官兵接仗。則津民在汝軍之後。斷不相容。恐眾怒難犯。非爾等之利也。若該夷仍前狂悖。即激勦兵民。從後牽制夷兵。務令首尾不能相顧。是為至要。

署戶部右侍郎內閣學士袁希祖奏。竊臣聞僧格林沁獲夷酋多名解京。復恭續

上諭。諄諄布告中外。仰見

皇上德威並用。一朝之間。層功立奏。允宜

皇上臨御千門。獻俘

闕下。以伸

國法而快人心。並請

飭下僧格林沁。乘勝進逼大沽。焚燬其船隻。將餘醜悉數殲除。街

威海滯。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或者謂自古平夷之策。以報

其心為上。臣竊以為今日之時勢。獨不然。古者夷患多遠

在邊陲。每因鞭長莫及。只得用術羈縻。今天津近在

畿輔。若容其設立馬頭。通商無忌。將來頻年設防。不但耗費

餉精久而難繼而夷情反覆和議無常是自於肘腋之間
留一心腹之志大不可也前年廣東之役擄葉名琛囚拍
貴狂悖之行輕視

天朝至於斯極而

上諭猶望該夷醒悟悔罪輸誠似有網開一面之意仰見

皇上寬大之仁而臣以為輕縱放還不特上無以慰

列聖之靈而下何以對死事之臣且僧格林沁捨之

皇上縱之萬一逆跡復張其蒙古之兵安肯再為用命耶夫英夷

之為中國患非一日矣道光年間李鴻賓將香港讓與夷

人之後夷勢漸張臣聞廣督林則徐曾將夷酋義律伯麥

擒獲後經琦善、耆英、牛鑑等專言撫夷，甘心遺放，以至鎮江、定海等處先後失守，以中國二十一百萬之帑藏、厚資敵利，遂至貽患今日。

宣宗成皇帝每以此為深憾。該夷二十年來藐視我中國，無一得寸則尺，今竟敢以四五千眾橫擾通州。若非天奪之魄，經僧格林沁將夷首擒獲。

京畿重地，實偏處此。思之可為寒心。以臣深思熟計，總不如立正典刑，拔去禍根之善也。或又謂逆夷有四國之眾，今擬予駢誅，恐將來四國勾聯，兵爭不息，從此邊釁大開，不可不慮。此不知夷人之情者也。臣上年差旋回籍，族中人

多有在上海貿易者。臣與論夷事三四晝夜。深得夷情。嘆
夷強而不富。以大輪船隻為長技。槍礮機關靈動。確然難
犯。然通商者一起。用兵者又一起。各不相謀。嘆夷頻年用
兵之費。全資商力。加以內奸恣恣。告以中國苦兵。乘機尋
釁。又慮已力不足。勾聯四國。狼狽為奸。其敢於如此狂悖
者。皆外間封疆大吏。因夷稅出息不少。貪其利而縱容之。
乃至養成今日。其實中國百貨。皆外洋所必需者。不但大
黃茶葉。有關夷人之性命。若真閉關不與通商。此通商之
夷人。必與用兵之夷人。尋鬪不已。而我中國夷稅之利。自
在也。臣又聞廣東人之言曰。去年倭夷受創之後。氣已不

振○今年糾眾來津○眾皆不願○脅之以威○竟有至死不肯來者○是以募廣東之潮勇○糾登州之土匪○湊集三五百人○妄肆鴟張○下此孤注○今竟將其首逆擒獲○眾心立見解體矣○且臣聞夷人之火輪船○其成本甚重○大者值二百萬金○小者值百萬金○當此夷人無主之時○眾心必亂○經

皇上已懸重賞○其海口亡命○必有能以計毀之者○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移營前進○將賞格刊布天津○所有賞銀○即由僧格林沁大營領給○為此時第一要著○若能使其片輪不返○就令夷人十年生聚○十年訓練○亦力有不給○此一勞永逸之計也○此事關係

國家安危甚大。以臣一人之見。謹就利害所能知者言之。尤
願請

皇上。飭下王大臣暨六部九卿會議。各抒所見。以期折衷於一。計
出萬全。早定

廟謨。不得如前之議和議戰。節節耽延。有誤事機。此誠在
皇上當機立斷。決之於早也。

工科給事中何璟奏。竊臣伏讀初四日

上諭。愆數逆夷狂悖無狀。蒙

聖主如天之德。寬大含宏。而彼甘外生成。益形恣肆。竟欲陳兵擁
眾。入我郊畿。迨准其議和。猶敢逞兇。進逼通州。稱欲帶兵

八見

皇上。此其茂知禮義。種種刁狂。凡在臣民。無不髮指。

皇上赫然震怒。嚴飭統兵大臣等。帶領馬步諸軍。與之決戰。並剴

切

申諭。兵民齊心盡力。仰見我

皇上恩威並濟。有大不得已之心。亦實萬不容己之舉。竊聞是日

欽差王大臣等。擒獲夷酋九名。送交刑部。此皆仰賴

宗

社靈長。

天威震疊。而亦該逆罪惡貫盈之日也。查逆夷此番肆擾。不過招

集無賴。裹脅奸黨。擄掠民人。烏合鳩張。為孤注一擲之計。其發難首禍。夷酋中之最刁黠最桀驁者。莫如吧嘔囉噠。唆嗎二人。其反覆詭詐。陰賊險狠。久已著名。即該國安分貿易。及各國貿易之夷。亦恨此二人入骨。因其縱焚粵省城外民居。廷燒十三行夷館。其虛貨悉成灰燼故也。上年破粵省擄業名琛。疊柏貴。皆二人之謀。從前驕惡已盈。今日自投法網。國神人之共憤。亦天地所不容。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應請

皇上飭刑部訊明此九人。果係狂悖夷酋。立即梟示。以快人心。萬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不忍並加誅戮。亦必留頤。嗚唵等為質。而斬吧噴。禮。噉。噉。噉。以絕將來反覆尋釁之根。僕或縱虎還山。為禍無已。道光辛丑年間。林則徐督辦廣東夷務。擒其酋長義律。伯額。夷不敢動。琦善縱之。二人駛帶夷船攻省。婪索脅和。變本加厲。以至於今。可為前車之鑒。且該夷酋膽欲帶兵入見。

皇上實則包藏禍心。若非官兵勒擒。早已震驚

宮闕。此時

天以戎首授中國。

皇上得不恭行

天罰乎。或謂殲此諸酋。恐其堅心報復。不如留以脅制。俾其歸命投誠。不知其帥就擒。其兵逞憤不勝。勢將餒潰。且我斬其首禍者以懼之。而留其酋長以脅之。彼有所畏。復有所忌。必將戢其狂逞。戢凌之氣。而不敢仍前克橫。抑臣更有請者。

皇上既飭僧格林沁等。乘機進剿。又飭各海口一律閉關。亦當令各海口之力。能制夷者。一律攻剿。應請

飛飭廣東官紳。迅督率兵團。收復省城。直搗香港。以伸十餘年侵凌中國之憤。其餘海口。如山東烟台。奉天牛莊等處。力尚

可以制夷亦全同時決戰俾其奉命分救以紓

畿輔之急且寒逆虜之心昔

宣宗成皇帝遺詔至欲不稱

廟不配

天皆為夷夷之故

皇上若能大伸天討俾之屈服輸誠庶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可以繫中外臣民之望即東南逆匪聞之亦必

動魄驚心不敢覬覦北向此事機之不可再失者也伏願

宸衷獨斷

酌奪施行

宗

社幸甚。天下幸甚。

山西道御史朱潮奏。竊。嘆。夷。以。海。外。小。邦。狡。焉。思。逞。逆。情。巨。測。悍。戾。異。常。

皇上知其不可復容。飽和決戰。

天威赫怒。中外奮興。凡在士民。罔不勇氣百倍。臣日夜籌思。破夷之策。及得諸訪聞者。謹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夷船。亟宜乘間焚燒也。嘆。夷。多。屯。聚。天。津。海。口。之。船。其。守。兵。必。少。若。選。輕。捷。之。兵。多。備。大。炬。由。偏。僻。小。路。繞。越。疾。

行。及泊船處所。拋擲火種。一船被火。即延燒數十百船。無路奔竄矣。

一夷船可擊破。令沈也。沿海之人。熟諳水性。南方有能踏水而行。可三五日潛伏水底者。天津人亦當習此。募令攜帶推鑿。入水破其船底。則頃刻立沈。臣聞道光年間。粵東接仗獲勝。即用此法。

一內地宜多設伏兵也。夷人所恃者。礮礮能打直。不能打橫。我軍於林木深密。汊港紛歧之處。節節設伏。愈多愈妙。接仗時用攔腰橫截之法。彼首尾不能兼顧。運移礮位。亦重笨需時。我軍旁穿側出。即中礮傷。亦無多損。且聞其前

隊多係潮勇。我橫攻其腹。則所殺者皆夷族矣。

一攻夷尤宜於昏夜也。聞夷人至夜兩目不明。性復如豕。善睡。我軍於二三更時以疑兵鼓噪而前。彼夢中驚醒。目不辨物。必至暗中踐踏。自相斫殺。道光年間浙人多雇刺客。攝取夷首。由其善睡也。且彼兵無多。疲於宵攻。必倦於晝戰。此乘其所短之策。

一誘夷宜多設陷阱也。聞夷人兩足長而脛直。不能屈曲自如。我軍掘挖陷阱。正不必過深。易於為力。覆以蘆蓆。薄蓋浮泥。接仗時誘令馳逐。但使顛躓。即為我俘囚。亦乘其所短之策。

一馬隊可以計破也。夷人素不能騎馬。近則居然成隊。皆漢奸教之。但舍舟而陸。究未必盡罄控之能。擬用撓鉤絆其馬足。如宋岳飛以麻扎刀破拐子馬。可一倣而行之。一夷匪宜亟斷其接濟也。上海廣東等處。夷多占住。彼一聞警信。難保無救援之師。駕浪疾來。宜嚴扼各海口。多派簡練水師。極力堵截。僅有疏虞。惟各該督撫是問。臣聞廣東民團。殺夷尤勇。協力同心。聲威益壯。當迅就殄滅矣。一堅守以老其師。亦足以困夷也。聞夷人性畏寒。朔風博洲。不耐久居。向來各處滋擾。多在夏秋。其明證也。孤軍深入。一遭挫敗。風色不順。無計揚帆。我老其師。俟其南竄而

出奇擊之。預知會登州各鎮水師。併力夾擊。可制全勝矣。
一服夾在此舉。當實令其震懾也。漢夷惡貫已滿。覆載難容。小德創之。可數載相安。大勦洗之。可百年無事。有謂恐其報復者。不知去國萬里。秦滋醜類。膽落心寒。一蹶豈能復振乎。彼若悔罪投誠。先責令將漢奸盡數獻出。歸我誅戮。無許一名容匿。將來漢奸亦畏為他用。斯正本清源之道矣。

以上九條。臣不敢泛襲兵家常言。逆料表情。博採輿論。冀於現在行軍方略。可備採擇。伏乞

皇上聖鑒。

善辨吏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六十三之六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己巳。大學士瑞麟。光祿寺卿勝保奏。
竊。等。於。本。日。辰。刻。在。八。里。橋。迤。南。策。應。前。敵。適。值。逆。夷。
由。郭。家。墳。一。帶。分。三。股。撲。向。北。僧。格。林。沁。親。督。馬。隊。與。賊。
接。仗。等。瑞。麟。等。勝。保。恐。馬。隊。為。時。已。久。或。有。疏。虞。等。瑞。麟。
督。隊。迎。其。東。股。等。勝。保。督。隊。迎。其。南。股。該。夷。蜂。擁。而。來。勢。
甚。克。猛。其。西。路。一。股。皆。為。馬。隊。官。兵。壓。擊。始。而。獲。勝。繼。而。
退。撤。我。步。隊。官。兵。與。之。鏖。戰。相。持。兩。時。之。久。不。分。勝。負。等。
親。督。擡。槍。隊。向。前。策。應。各。兵。人。人。奮。勇。連。環。轟。擊。斃。賊。不。
少。正。在。喫。緊。之。間。等。勝。保。左。頰。右。髀。受。礮。子。傷。二。處。登。時。

落馬不省人事。遂為各弁兵扶至陣後。努瑞麟猶復督隊力戰。無如各弁兵見努勝保受傷。人無鬪志。紛紛退撤。其時鏖戰已久。鉛丸火藥俱已用完。又兼賊由河南逐向西趨。努瑞麟不得不撤隊回守八里橋。以觀賊之動靜。詎逆夷遂撲八里橋。努瑞麟即將存營槍礮奮力轟擊。賊逆全股西趨。彼時各路官兵紛紛逃散。努瑞麟伏思賊既西趨。恐由于家衛直撲廣渠門大道。努勝保身受重傷。勢難在營調養。仰懇

天恩。賞假十五日。俾努勝保得以回京安心調養。至努勝保與努瑞麟相商。此時嚴守都城為第一要著。努瑞麟可否進城。

布置防守。抑或來圍。面陳一切。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知道了。勝保著賞假調理。瑞麟著毋庸來圍。即在城外督率伊勒東阿等接應。並會同僧格林沁截擊。

兵部尚書沈兆霖奏。竊夷人自八年抵津後。屢次搆營。至本年七月。竟由天津內犯。大言恐嚇。要求無已。

皇上明降諭旨。歷數數年來夷人罪狀。大申

天討。中外臣民。同聲稱快。惟夷眾雖不滿萬餘。而火器勝於中國。能及遠。而有準。然臨陣者。果能奮勇無前。毫無畏憚。即有所傷。而以我之眾。乘彼之寡。亦不難於殲滅。惟現在火器

難禦之成見。先入而為之主。則氣已稍挫。僅毫無把握。輕於一試。設一撓敗。必至不能復振。故臣以為當今之計。宜以緩攻堅持為主。先

飭直隸總督恆福。並督辦民團之焦祐瀛。張之萬。以督標之兵。本地之勇。擾其海口之船。再

命天津府知府石贊清。與焦祐瀛。張之萬。協辦團練。石贊清。膽識兼備。久得民心。團練必能奏效。或殺其首。或焚其船。使之兼顧海口。不能驟進。即進亦必留勁卒守船。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僧格林沁。八里橋之兵。及瑞麟。勝保。統帶各隊。須相隔前後一二十里。分作三處紮開。使緊相呼應。互相

救援。以為持角之勢。皆宜深溝高壘。勿輕與戰。嚴為之備。使敵至不能驟拔。若奉調各路之兵。陸續而來。亦飭令分擇要地紮住。俾由潞至津。處處均能聯絡接應。而深林隈隱之處。又多設旌旗鼓角。使之動生疑畏。正兵厚集其勢。持重養威。而以奇兵乘其敝。復以疑兵惑其心。彼種種牽掣。必將徘徊而不敢進。於是密拏奸細。以防其叵測。嚴斷接濟。以絕其餉源。與之相持一月有餘。而朔風大作。海河將冰。其所帶之餉。亦將罄盡。自必急圖遁歸矣。臣又聞夷人所倚為謀主者。惟吧嘔囉一人。前此擄去葉名琛。亦係此人之計。餘如喇喇哈。噶囉等。皆不能畫策。今吧嘔囉業

已就擒。敵已失其所恃。必將設法索回。據

國法言之。自應即予誅。何煩再計。然敵之勢。本利在速戰。

若即行誅戮。恐憤兵深入。其勢益銳。莫若暫且牢固監禁。

有照會與彼。即告以夷兵前進。先斬此人。使之擊望生還。

而不敢輕進。銳舉。儻彼詭言放回此人。即便受撫。務祈

皇上獨伸乾斷。勿為浮議所惑。切勿先放。總令其兵船全數退

出口。悉照八年所定各款。立定和約。一款不增。然後允

予

加恩釋放。仍不准原船帶回。改由陸路押解上海交還。方為穩妥。

否則該夷素以和議誘我。一為所誘。此人回去。仇我必甚。

其設計必更毒於前矣。

詹事府詹事殷兆鏞奏竊聞夷匪火器甚為猛烈。臣考諸
載籍訪諸曾經行陣之人擬一破之之法以備

採擇謹案

皇朝經世文。兵政守城篇云。防堞之法。溼氈絮而懸之。以蔽矢而
制火。蓋柔能克剛也。今令軍中多採買舊絮被。愈舊愈妙。
以水濡透。橫張為蔽。上下貫以粗索。兩旁縛以竹竿。竿末
嵌小鐵刃。可插諸地。上端之索。繫繫竿首。下端之索。繫於
竿者。令長數尺。可收可放。以防敵人鉤竿。每一被用兩兵
張之。各帶長腰刀。馬步各隊隨其後。遇夷匪則棉被軍當

先○前○層○蹲○次○層○立○將○全○軍○遮○住○酌○留○空○隙○為○瞭○視○與○放○火○
之○地○布○陣○既○定○任○敵○人○多○方○衝○突○我○軍○屹○立○不○動○俟○敵○稍○
懈○則○棉○被○軍○疾○馳○前○逼○彼○火○器○刀○矛○都○無○所○施○我○軍○將○棉○
被○插○立○地○上○一○人○守○被○一○人○持○刀○斫○馬○足○我○馬○隊○突○進○槍○
箭○齊○施○衝○敵○步○隊○刀○矛○手○繼○之○兼○斫○敵○人○馬○步○隊○僅○敵○人○
敗○去○數○百○步○外○忽○然○立○住○我○仍○將○馬○步○各○隊○收○入○棉○被○軍○
陣○中○緩○緩○逼○進○敵○陣○雖○堅○料○難○支○矣○再○炸○礮○落○地○時○不○能○
即○時○炸○開○可○亟○以○溼○棉○被○蓋○之○總○以○多○備○為○妙○擬○請○
飭○下○各○路○統○兵○大○臣○參○酌○施○行○

刑部奏竊臣部於本月初四五等日收禁解到夷匪九名。

內吧嘔噎一名。收禁北監第三所。緣該夷係夷首要犯。飭令官人嚴加防範。並飭提牢廳早晚飲食。均令其適意。不可稍加陵辱。詎該夷自收禁以後。桀驁不馴。驕悍成性。輒敢在監與官人等生氣。不肯飲食。於初六日晚間。忽患腹痛之疾。即趕緊飭傳官醫生診脈用藥。伊並不令診視。亦不肯服藥。現將該夷安置另住房間。以免眾囚犯與之答話滋事。並加意開導。始食米粥如常。臣等查該夷首在粵多年。曾讀漢書。能通官話。自言係喇囉哈幫辦之人。是其一切詭謀。均係該夷善畫。查其情形。極為兇狡。與尋常夷酋不同。是該夷酋關繫甚屬緊要。必須病勢全愈。扣留監

禁萬不可令其生還。愈圖報復。貽害益深。亦不可令其遽
爾病斃。得稽顯戮。轉使夷人藉口。所有該夷負氣。據提牢
稟報。調治情形。謹恭摺具奏。

庚午。

諭內閣。留京辦事王大臣著派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
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全慶。義道。全慶著仍在禁城。
周祖培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

辛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
月初九日。接據吶啡雨夷照會。文稱欲令放回該兩國業

已就擒之夷人。並稱未回之先。斷不能咨會兩軍。暫息干戈。實不便遽議和局。並有寄諭吧麥兩酋之信。求為轉致各等語。查吧嘎囉。雖非渠魁。罪同首逆。又係該夷畫策之人。幸就擒獲。豈可遽令生還。且前次所獲之逆夷。係巡防王大臣。分交各州縣看押。臣等一時亦難查知麥酋在何處監禁。况該夷狡猾性成。動施伎倆。即使放回吧酋等。未必即能罷兵。不過益增其梟悍之心。臣等公擬先行照會該夷。令將兵隊退出大沽海口。始允送還。該夷能否聽命。實難逆料。謹將辦理情形。先行奏

聞。所有該夷照會。及臣等給與照覆。一併恭錄呈

覽。

硃批覽奏均悉。以後情形實難逆料。亦不便遙為指示。只有相機而行。

恭親王等又奏。昨日

皇上啟鑒後。人心惶惑。鋪商歇業。甚或匪徒乘閒搶劫財物。臣等恐滋事端。當即出示曉諭。如有匪徒搶劫財物者。准該鋪戶格殺無論。僅有軍民搶劫者。准其該鋪戶扭稟送官。立即斬首示衆。自出示後。人心始行稍定。嗣後如何另立章程之處。應咨行步軍統領衙門妥為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因現在軍情萬分喫緊。擬令逆首吧
嘎噠致信喇首。暫息兵戈。以圖轉圜。是以密派武備院卿
恆祺。於本月初八日。親赴刑部。面詢吧嘎噠。再三開導。該
首仍行倔強。總以被獲上刑為辱。恆祺即告以兩國開仗。
既經被獲。即係敵人。自應按照中國律例。加以刑具。此時
爾國如肯罷兵。中國自應加以優待。斷無仍行羈禁之禮。
該首答以既欲講和。不妨照會該國大臣。商議辦理。恆祺
復諭此係向例辦法。然爾既在都京。自應附以親筆信。函
寄知爾國。方昭實心和好之意。該夷始則猶疑。繼而允許。
令其書寫信。函時該首仍欲繕寫夷字。斷不肯改用漢文。

恆祺因夷字無從辨認恐有疏虞是以未便辦理合併陳明。

硃批。看此光景不如早為處死。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朕於八月初八日啟鑾。巡幸木蘭。本日已駐要亭行宮。所有前調西安馬隊。昨據烏蘭都奏報。行抵保定。現在計已全到大營。此項馬隊。卽著該大臣等。飭令烏蘭都帶領全隊。迅赴熱河護駕。毋得遲延。據恭親王等奏報。夷務情形。業已諭令相機辦理。第該夷衆驚異常。撫局恐不可恃。著該大臣等。激勵軍心。力圖勦辦。不得任令攻撲城池。是為至要。途中並無探報。嗣後如何情形。務

須隨時奏報以慰朕懷。

給唵咕喇佛喃哂照覆。

為照覆事。頃接貴大臣來文。欲令貴國尚未回營之員弁。剋日回營。不便耽擱等語。查貴國員弁前在通州與前。

欽差大臣怡親王等面議八條均已允准。諒貴大臣亦已心悅。惟親遞國書一節。尚未議妥。乃貴國員弁負氣而走。路遇兵隊。以致接仗。沖散。間有被獲。並非我國不敦和好。現在該員弁等在京。我國並未加害。惟和議尚未定局。斷難即行放回。現在津郡及大沽礮臺均被貴國占踞。未經退出。所有沖散貴國數人。何必慮及。如果兩國和好。肯息兵戈。將

兵船退出大沽海口。我國將所求各款商定後。再將該員
弁等查明放回。以全和好。至貴大臣寄與貴國官員信函。
現因干戈未息。礙難轉致。一俟罷兵後。即行送交可也。須
至照覆者。

壬申。光祿寺卿勝保奏。竊。自初七日臨陣中傷。蒙

恩賞假調治。雖身依牀褥。而恨賊填膺。焦急籌思。臨卧奮起。現在
逆夷已逼都城。每門守卒。必需梁有一人。方昭嚴密。其城
守之具。如播木礮石。灰瓶。及噴筒火彈等物。皆必需之具。
若不及此設法布置。萬一敵闖犯順。何以禦之。其應如何
豫備安排。及巡警稽查瞭望值宿等事。雖已派人料理。然

尚須慎益加慎。刻刻隄防。則聲勢固而人心定。亦使賊有所顧忌。至外城三門之內。煙戶數百萬家。朝士宅寓半在其內。前已按段解圍。若即飭令按圍抽丁固守。亦可助守兵之不足。若僅閉絕往來。仍恐自生變亂。竊以為賊鋒雖銳。事勢雖危。然

國朝養士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祇須固守旬餘。近畿勤王之師。全集於

都下。僕不嚴密設防。必至人無固志。又或莠民奸細。從而生心。城垣雖高。豈復為

國家所有。惟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身臨戰陣。親見逆

夷利害。專以火器見長。除此而外。實不及粵捻匪徒之兇
驚。且其人騫足崛強。未能靈便。騎馬亦未能利捷。乘其短
而攻之。方可取勝。如蒙古蕃騎。及京營禁旅。初經行陣。紀
律未嫻。卽亦專用火器。不能奮身擊刺。故一遇逆夷槍礮
太密。往往望塵而靡。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決勝
於咫尺之間。賊之槍礮。近無所施。又不善撲擊。非斬則搥。
必成大捷。此非用川楚勇不可。粵昨日督兵進戰。惟

圖明圍擡槍兵丁。尚稱勇敢。施放亦能聯絡。其餘卽已避一
籌。若能假粵川楚健勇數千。督之。如昨日鏖戰兩時之
久。俯身蹂進。與賊相持。刀砍矛刺。直進橫衝。卽不能殺盡

逆夷亦必大加懲創無如近

畿處所皆無此項勇丁刻下勢若燎原亟需早為徵調方今
聖明宵旰憂勤必能仰邀

天鑒迅靖夷氛然設竟相持不下遲暫亦難預定因思督歷年督
師豫皖所有川楚健勇及管帶將弁均不乏得力之人如
現在皖營之總兵張得勝楚軍之總兵鮑超其所部皆川
楚健兒驍悍善戰及豫營升任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
並督辦任內新募南陽彝勇與各起川楚勇均能得力
又如苗沛霖之練丁亦皆百戰之餘素稱勇敢若及此征
召令其星夜前來為時不過兼旬必可後先齊集果其時

逆夷已知嚮化。仍可將各勇遣還原伍。如尚圖狡逞。卽可痛予殲旃。與其事急而求。誠不如早為之計。相應請

旨。敕下官文。胡林翼。袁甲三。飭令鮑超。張得勝。各選川楚精勇二三千名。

敕下慶廉。卽飭升用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於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若干名。並

命傅振邦。翁同書。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派委員管帶。卽行起程。不准片刻竊滯。並各該員等。剋日赴京。以解危急。在各該省營員尚多。卽軍務方殷。亦不至稍形缺乏。應請

旨。嚴飭各督撫大臣等。不得以勤辦緊要為詞。藉端違抗。

君父之難。奔救不遑。如以他事故違。卽非我

大清臣子。等竊料

詔命一頒。必能雲集響應。肅清醜類。重奠

京師。等卽疾痛在身。但能勉強支持。可以冒風。卽當出而報
效。此時以等愚見。先將城守一切布置停妥。堅待外援。必
須經理於未然。乃能收效於臨事。章程旣立。賞罰旣明。軍
聲自雄。人心自壯。逆夷見我防守綦嚴。不旋踵而外援大
至。必不敢日久頓兵城下。伏候

皇上聖鑒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勝保奏。夷氛逼近闕下。請飛召外援。以資夾

擊一搨。據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槍礮。近無所施。必成大捷。蒙古京營兵丁。不能奮身擊賊。惟川楚健勇。能俯身孫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敕下袁甲三等。各於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卽行起程。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次失利。都城戒嚴。情形萬分危急。現在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等。各選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於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

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傳振邦飭令苗沛霖
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委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
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
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勝保奏夷氛逼近請飛召外援一摺已有旨諭令曾國
藩等迅挑川楚等勇派員管帶剋日赴京矣文祥接奉此旨即
著軍機章京繕寫分寄各省毋得遲延勝保所陳城守各事宜
並著該大臣傳知守城王大臣查照辦理外省摺報數日未到
即著兵部接收以次遞至行在並傳捷報處司員前來聽差現

在軍機章京均尚未到。所有摺件發交文祥。卽令該章京等鈔錄存案。原摺發還各省。迅傳該章京等兼程前來。毋得玩視公事。致干重咎。是為至要。

癸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本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十日奉

上諭。所有前調西安馬隊。著該大臣等飭令烏蘭都帶領。迅赴熱河護駕。毋得遲延。據恭親王等奏報。夷務情形。第該夷桀驁異常。撫局恐不可恃。著該大臣等仍激勵軍心。力圖剿辦。不得任令攻撲城池等因。欽此。等語。遵卽劄飭烏蘭都帶領全隊。迅赴

熱河以資護衛。至努僧格林沁所帶官兵由海口轉戰至通。屢次挫失。已難復振。初七日。八里橋一帶。鏖戰兩時之久。傷亡過半。兵心益怯。迎頭截擊。恐不足恃。初七日以後。該夷探馬各處哨探。大隊並未前進。仍在三間房。咸戶莊。于家衛等處盤踞。恭親王。授為

欽差大臣。曾經辦給照會。該夷照覆。專在索要吧嘎噠等。續又辦給照會。該夷並未照覆。其兩次照會。均係努僧格林沁派弁送往。該夷與差弁議論。則稱兩國相爭。不害來使。吧通事係傳話之人。現被拘留。不知存亡。噶國通事愛姓。欲輕騎進城。與恭親王會晤。惟心懷疑慮。須有確據。方肯進城。

等語。努僧格林沁已令差弁向恭親王等詳細回明。至前
獲吧嘎噶等奇否。

飭下恭親王等加以恩禮。妥為看待。以免該夷將來播弄是非。現
在勢處兩難。若將該夷正法。是激羣夷之怒。堅其攻城之
心。若將該夷放回。其患更不堪設想。為今之計。仍應妥為
看待。以為轉圜地步。至撫局宜迅速辦理。不可稽延。現在
恆祺、藍蔚、雯等並未出京。即使該夷有心就撫。亦無由轉
機。初六日努僧格林沁因事機萬難。怡親王等已經回京。
辦理撫局無人。是以辦給該夷照會。通州知州並未送往。
已於初七日派弁取回。現在

京師守城。努僧格林沁派員查得大礮。並未上城。所有安設礮位。恐不足恃。努等所帶礮位。亦一併送回守城。近日京城。百物騰貴。住戶紛紛逃避。城外土匪四起。隨處搶劫。人心大為搖動。該夷數日不動。自必另有詭謀。若該夷結隊前進。努等所帶官兵。雖不能迎頭截擊。擬即兜後攻擊。儻該夷撲竄他處。惟有督兵橫截。至古北口。雖係要隘。並無礮火。努僧格林沁已飭令副將烏忠阿。將宣化鎮礮位。迅即運送古北口安設。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已悉。該夷現在雖未大隊攻撲。時時窺探。遷延日久。必多詭計。撫局

自宜早定。所奏佛夷愛喜畧欲進城求見一節。已諭恭親王奕訢斟酌辦理矣。至該夷大隊如果直抵城下。僧格林沁等節督兵在後兜剿。毋令攻撲城池。僮城已攻破。萬不能支。該大臣帶兵速赴古北口。布置防守。現調三盟蒙古官兵。不日可以到口。無人管帶。著僧格林沁先派乾清門侍衛如舒明安之類酌定一二人趕赴行在。以備統帶蒙古官兵。分布要隘。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奕訢等奏。現辦夷務情形。朕已批示相機而行矣。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佛國通事愛姓欲輕騎進城。與恭親王會晤。心懷疑慮。須有確據。方肯進城。並吧嘎噶須加以恩禮。妥為看待。

以為轉圜地步。現在恆祺、藍蔚、雲等並未前往。即使該夷有心就撫，亦無由轉機。該夷各處哨探，撫局宜迅速辦理，不可稽延。各等語。喚喇兩夷自奕訢覆給照會後，並無照覆前來，相持日久。恐該夷另有詭謀，且城外土匪四起，設若為該夷勾結，尤為可慮。喇夷通事既欲求見，未必無轉圜之機。即著奕訢給與照會，擇城外適中之地，派恆祺等前往會晤，看其光景如何。斟酌辦理。現在尚議撫局，吧嘎噶自應妥為看管，儻撫局不成，該夷攻撲城池，著慶惠、綿春、奕古、賽尚阿等悉力固守，萬一勢不可支，即將吧嘎噶提出正法，並著奕訢等先行知會慶惠等知悉。

又

諭前據恆福等奏遵旨調集督標兵丁並天津靜海民團。裁勒該
夷後路諒已舉行。數日未接奏報。殊深懸系。現在該夷前隊屯
踞八里橋西三間房地方。逼近京畿。難保不即圖攻撲。僧格林
沁等雖嚴陣以待。遇其前鋒。必須另有兵勇牽其後路。使該夷
有所顧忌。始不至公然前進。勝保一軍。昨因挫失。不能統擊該
夷中路。著恆福等仍遵前旨。迅即調集兵勇。勒其後路。毋再遲
延。該夷因津民衆怒難犯。已將石贊清送回。可見該夷甚畏天
津百姓。即令石贊清傳集紳民。向該夷理論。如敢撲犯京城。定
不與之通商。以期挽回大局。石贊清素得民心。必能為國出力
也。恆福身任封疆大吏。任令地方官為該夷備辦車馬。送其北

行。以致震驚乘輿。問心亦當自愧。惟有急圖補救。尚可稍贖前愆。若再意存觀望。京師儻不能保。天津豈能獨存耶。前據焦祐瀛等奏。勇力尚單。亦無火器。卽不能奮勇向前。亦可大張聲勢。務須激勵紳民。節節牽制。如能令該夷大隊退回。其功當與前敵相等也。

又

諭。前有旨命桑春榮會同張祥河等。將順天東南兩路團練先行舉辦。諒已實力奉行。現在夷氛逼近京城。難保不分股四擾。所有順天西北兩路。均應一律舉辦。著張祥河、桑春榮、董醇、迅飭地方官會同紳士。趕緊舉行。總期協力同心。互相保衛。毋得有

名無竒。天津等處民團前已令恆福等迅即調齊。截勅該夷後路。其武清通州一帶均屬順天地方。並著張祥河等激勵民心。同仇敵愾。節節牽制。毋令該夷肆意前進。是為至要。

甲戌。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於八月初六日。在靜海縣會同焦祐瀛。張之萬。陳鴻翔。寬惠。將玉等勅辦。及激勵團勇。截勅該夷。並同日兩奉寄

諭。欽遵。辦理各情。先後馳奏在案。旋據署天津鎮總兵冷慶。由津遵調前來。等詢以天津鎮標。大沽協標。及海口六營各兵丁。約計共有二千餘名之數。均已分起調出。飭赴武清縣之王慶垞。陸續齊集。等於初七日。由靜海縣起程。當即知

照焦祐瀛等將所募團勇迅速調齊均歸焦祐瀛等統帶為截剿該夷後路之舉等於初八日先由王慶坨馳抵東安縣於初九日丑刻奉到初六日申刻會奏遵

旨激勵團勇截剿該夷一摺欽奉

硃批知道了汝等辦理機宜惟有激勵眾心以圖牽制該夷現在只有戰之一端等因欽此又附片一件奉

硃批是極惟尚可稍緩數日耳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

訓示周詳當將欽奉

硃批摺件敬謹固封專弁齎交焦祐瀛等恭閱欽遵去後等伏思

該夷恃強逞悖。屢撫不從。誠如

聖諭。惟有戰之一端。庶可上伸。

天討。第戰之法。或從旁襲擊。或後路兜抄。全在熟審機宜。以期萬全無失。等語。即飛催冷慶督同副將徐廷楷。整理隊伍。趕緊配齊軍裝器械。購備鉛彈火藥。星夜造行。並派弁迎催。飭調之省城督標官兵五百名。迅赴東安縣聚齊。不准片刻停留。惟統計所調兵力。殊形單薄。且天津鎮。大沽協。兩標兵丁。均係海口挫敗之餘。所有軍營應用各件。多有遺失。猝然整頓。恐不足以當一面。等語。現俟無論何項官兵到來。先行酌帶節節前進。會合前路大兵。相機截剿。莫可牽

制夷兵。藉助大軍聲勢。再等現又續調河間協標官兵三百名。飭卽赴永清縣齊集。聽候調遣。合併陳明。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正在繕摺間。承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上諭。等遵。卽密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傳諭紳士張錦文。辛榮等。遵

旨。分別籌辦去後。等伏思該夷素性桀驁。前此稱兵海上。從未屈意求和。此次其破愈熾。而其志愈驕。津郡人民。雖稱好義。而此時欲以衆怒難犯之語。禁喝該夷。恐亦勢有未逮。等。惟有諄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傳諭該紳等。遵

旨力為開導。以冀該夷知所感悟。稍戢驕心。但據目前情形而論。夷勢方張。與其使辛榮首端勸說。未必能動該夷之心。似不若以其素恃主謀者。留為羈縻議撫之用。等反覆思維。喚首吧嘖。最為該夷所信重。現既被擒。前此等會奏請將該首極刑處死。欽奉

硃批。有尚可稍緩數日之

旨。仰見

宸謨深遠。默籌機宜。惟是欲曲寬其一死。必先責令該首知會。喚首等夷兵全行撤退。輸誠就撫。方許予以釋回。儻該首不肯為我盡力。仍當處以極刑。以伸

國憲。使該夷有所顧忌。又以示

天朝寬大鴻慈。或可望其知懼知恩。調停設法。未始非駕馭權宜之一計。較之僅令津郡紳民。從中挽回。似覺稍有把握。殊批知道了。俾該夷首知懼知恩。斷無是理。

乙亥。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竊等。於七月二十八日申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

二十一日奉

上諭。喚佛兩國夷人。屯聚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尚未就撫。津城密通京師。自應亟籌捍衛。等因。欽此。等當即欽遵諭旨。在於齊齊哈爾。黑爾根。布特哈。呼倫貝爾。胡蘭等五城。嚴計

八旗水師營官屯驛站餘丁牲丁數目。擇其年力精壯者。挑足二千名。作為馬隊。並於總管佐領等官。及有軍功翎頂兵丁內。擇其伎藝優嫻者。揀派一百二十八員名。等。等。一面將省城就近官兵餘丁。先行挑備。一面飛劄各城署副都統。署城守尉。總管等官。各將所屬餘丁。照數挑派。妥協。分起趕緊。催令前來。勿稍延緩。所需軍裝器械車輛馬匹口糧等項。等。等。飭令配齊。擬於八月初七日。先將省城就近各處餘丁。作為頭起。迅速起程。至各城餘丁。俟其隨到。隨即催令趕緊。趕程前進。再此次調派餘丁。應酌派大員統帶。等。等。查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爾格訥。暨現

委營總之總管三都克多爾濟。諳習軍務。管轄嚴肅。現派
珠爾格訥。統領前起餘丁一千名。三都克多爾濟。統領後
起餘丁一千名。飭令嚴行管束。由法庫草地行走。星夜趕
赴通州。聽候僧格林沁等調遣。再查本處並無獵戶。惟呼
倫貝爾。布特哈二處。向以遊牧打牲為業。馬上熟練。今將
該二處牲丁餘丁。挑入所派二千數內。通作馬隊。以期迅
速前進。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等奏。挑餘丁分為兩起。前赴通州
一摺。現在夷氛逼近京城。朕於八月初八日。啟鑾巡幸木蘭。所
有挑選黑龍江馬隊餘丁二千名。毋庸前赴通州。即著全赴熱

河護駕。據奏總管珠爾格訥管帶頭起餘丁一千名。已於八月初七日起程。計二十日前後。即可抵山海關。著卽飛催折赴熱河。其總管三都克多爾濟所帶後起餘丁一千名。如由草地行走。可以直達熱河。卽著毋庸進關。飭令迅速前來。以資護衛。是為至要。

護理山海關副都統和盛阿奏。竊查前以山海關馬步官兵調赴通州軍營。已於七月二十日全數起程後。特加派官兵在於石河口一帶晝夜梭織巡探。茲於八月初九日午刻。據巡探防禦吉忠阿馳報。本日巳刻。由西南大洋駛來夷船二隻。停泊老龍頭海口。距岸四里許等語。特當派

防禦達崇阿。驍騎校阿克善。馳赴海口查驗。泊船二隻。實係夷船。移時見有夷人乘坐杉板小船。駛至海口。登岸者夷人四名。內有甯波府人盧阿春。聲稱寔係大暎國夷船。由金州調赴天津。因天津無事。旋回。竟來遊玩。面相開導。隨即回船。旋據防禦吉忠阿報稱。酉刻又有夷人五名。乘坐杉板登岸。聲稱或尋買食物。或登澄海樓遙望。俱已勸阻回船。各等情。考伏思夷人詭譎性成。驟然駛至登岸。非窺伺虛實。卽竊探路徑。亟應內外嚴兵防守。隨即密備滿營官兵一千餘員名。餘丁二百名。團丁一百名。分防南翼城鎮城守禦。東羅城山永協副將伊克經額帶領綠營官

兵圍勇防守。西羅城臨榆縣知縣恩泰親督山永協官兵
團勇守禦。其南翼城孤懸滿營一城。署協領順齡督率官
兵防守。等督同官兵晝夜登陴守城。萬不敢稍涉大意。致
誤事機。至該夷人雖云前來遊玩。難免包藏禍心。現在防
守兩城。兵力實屬較單。等一面飛報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察覈外。其該夷如何定動情形。隨時再行馳
奏。

和盛阿又奏。再等會同營縣督率官兵登陴守禦。統計官
兵餘丁團勇二千餘員名。實屬兵力過單。兩准吉林黑龍
江將軍來文。遵

旨調派官兵。西丹獵戶三千餘員名。均於八月初四。初七等日起程。約計二十前後。可進山海關。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咽喉重地。

諭令帶兵官。迅卽兼程前進。截留山海關防。勒之處。出自

鴻慈。至該官兵到關之日。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急派糧臺委員赴關。支發口食。以重防守。等不

勝悚懼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和盛阿奏。山海關海口。駛來夷船。現辦防守情形。並酌留防兵。籌畫軍需各摺片。覽奏已悉。據稱老龍頭

海口於八月初九日有夷船二隻前來停泊難保不意圖窺伺所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前有旨令其全赴熱河現在山海關兵力較單著准其將吉林兵一千名留備防範之用即著派員迎提迅速前來其黑龍江兵二千名俟進關時仍令其折回熱河毋庸前赴通州吉林兵未到之先著和盛阿嚴密防守不可大意至官兵口分不足難期得力自屬實在情形著准其援照成案提用關稅盈餘銀兩支放即按官每日一錢五分兵每日一錢之數以示體恤其練丁二百名口分均著由盈餘銀內支領僅有不敷即著烏勒洪額捐辦所請由直隸安設糧臺之處已諭知恆福矣

又

諭本日據護理山海關副都統和盛阿奏老龍頭海口有夷船停泊請留吉林黑龍江兵丁以資防守已准其截留吉林餘丁一千名協同山海關兵丁防守此項兵丁約於本月二十日前後即可抵關著恆福卽派道府大員迅速前往安設糧臺支放口分勿得遲誤

又

諭喚佛雨表攻奪大沽礮臺占踞天津遣桂良等前往議撫該夷禁驚異常屢議未成現已帶兵越過通州京城為之戒嚴該署督前云該夷志在和不在戰之語竟未盡確委員藍蔚雯等亦

不能十分出力。昨已明降諭旨。命各海口閉關。絕其貿易。儻該夷悔悟。仍可通商。此時惟有令上海夷商。寄信。嚶喃。唵等。令其罷兵。天朝亦必仍准通商。以示寬大。此亦釜底抽薪之一法。薛煥必能竭力挽回也。

又

諭本日據麟魁慶英奏。請飭步軍統領。仍駐城內。並令恭親王進城居住。一摺。步軍統領。掌管莞鑰。自應駐居城內。以資鎮守。文祥著准其留駐城內。會同麟魁慶英。及守城王大臣等。布置一切。遇有與恭親王奕訢等商辦之件。再行赴圍。晚間仍即進城。如有要事不能赴圍。亦函商辦理。奕訢著仍駐圍。寓無庸進城。

昨據慶廉奏。由河南解送檣槍一千桿。火繩二萬盤。鉛丸四萬出。於七月二十七八日起程。此項軍械。計當趕到。著仍令其交步軍統領衙門朝房收存。並傳知圓明園帶操章京。先行演試。以備調用。

丙子。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史陳鴻翊。長蘆鹽政寬惠奏。竊臣等於初六日。由靜海縣前赴王慶坨。在楊柳青途次。接奉寄

諭一道。並軍機處鈔寄明發

諭旨一道。仰見我

皇上明彰捷代。於聲罪致討之中。仍示以悔過自新之路。不獨中

外臣民咸思敵愾同仇。滅此朝食。卽逆夷聞之。亦必震懾。天威感而且懼。臣等初七日。至王慶坨。復恭請

硃批。令臣等無恤顧忌。務期事在必成。並奉寄

諭。令津民聲言。如該夷再行北犯。必從後盡力攻剿。查逆夷逼近

京城。其心叵測。近日探聞天津。仍有北上夷兵。並由水路搬

運軍火糧食。楊村蒲口。安設馬撥。往來偵探。城內外仍有

夷人出入。探聽有無圍練。是該夷於後路防範。亦頗嚴密。

臣等前派鄉勇五百名。在蒲口以北。楊村以南。暗中埋伏。

無如該勇等無火器。膽氣先怯。只能伺警而動。不敢先發。

制人。臣等睹此情形。萬分焦急。查王慶坨東北四十里。黃

花店地方距楊村僅三十里。現復派勇三百名駐劄該處。與前派之勇互相聯絡。仍令暗中設伏。總期多方以誤。使該夷首尾不能相顧。一俟僧格林沁大兵壓下。即可乘勢鼓噪。以期盡數殲除。現募滄靜勇四百餘名。業已到齊。臣等挑揀敢死之士數人。許以重賞。潛赴賊營後路。或焚其營盤。或燒其輜重。俟辦有成效。再行馳奏。

硃批覽奏已悉。既有敢死之士。著設法飭令該勇等將夷首或領事之首級。梟其一二。以寒賊膽。

丁丑。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奉

命辨理夷務。數日以來。尚未開仗。一面設法議撫。一面知會城內
巡防團防各大臣。嚴密防守。並知會軍營相機堵禦。但城
中人心驚惶。臣文祥極力撫綏。人心稍定。惟兵力單弱。防
守未能周備。實不足恃。至僧格林沁及瑞麟等所帶之兵。
已潰散十之五六。存營之兵。均無鬪志。疲餒已極。堵禦實
難得手。臣等於初九日。遣員給與喚咈兩國照會。至十二
日。始有照覆前來。仍申前議。且須放還被獲之夷。後在通
州議和進城換約。親遞國書。始行退兵天津。並有來春方
回該國之說。詞意狂悖。至吧噴噠。於十一日。在刑部呈遞
名片。約恆祺面說。臣等即令恆祺前往。詢其請見之意。該

夷求同時被獲之囉酋同居。並云欲遣人議和。必須該酋同往。免致扣留。反覆辯論。情殊狡詐。該卿將戰和兩層透徹開導。該夷似悟非悟。未易轉圜。又據十三日軍營來信。該夷至朝陽門外列隊。我軍亦勉力支持。尚未開仗。諸事緊急。辦理實屬棘手。臣等惟有謹遵

硃諭。相機而行。悉心籌畫。再給照會。總冀撫局有成。方為妥善。揆度情勢。該夷意欲索還吧嘓禮等。而吧嘓禮亦希冀放還。從此著手。或有轉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夷務緊急情形各摺片。並往來照會五件。覽奏具悉。該夷既有在通州議和之語。

似有轉機。恭親王等給與照會。措詞均尚得體。現在事機緊迫。間不容髮。朕亦不為遙制。卽著恭親王等相機辦理。總期撫局速成。和約已換。國書已遞。朕卽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並保全億萬生靈之命。回鑾後不至再生枝節。方為妥善。文祥奏。勝保傷已漸愈。請將西安馬步隊。交勝保統帶等語。西安馬隊前有旨令僧格林沁。飭烏蘭都帶赴熱河。現在黑龍江馬隊二千。不日卽可前來。此項西安馬隊二千三百名。卽著留交勝保調遣。無庸令其前赴熱河。所有西安步隊。並著歸勝保統帶。以資攻

剿。

直隸總督恆福奏。等昨在東安縣。將天津鎮標。大沽協標。

及海口六營各官兵。飭催陸續到齊後。當卽密飭署總兵
冷慶副將徐廷楷。於鎮協兩標兵丁內。挑選奮勇隊三百
名。遴派千總王興邦。隋登第。王永勝。把總華雲彪等。分為
兩起管帶。均令改裝易服。密帶器械。一赴蒲口楊村一帶。
會同焦祐瀛等。所派團勇。設法截擊該夷所設馬撥。並焚
燒河內該夷船隻。一赴蔡村一帶。探明該夷存儲火藥處
所。截奪焚燬。以圖牽制。等復諄諄面諭該弁兵等。奮勉圖
功。自當欽遵。

諭旨。優予獎賞。如能格外奮勇。擒斬夷目。或燬其船隻火藥。奪其
輜重器械。另行奏懇。

恩施復嚴飭冷慶徐廷權等迅將天津鎮大沽協兩標兵丁整齊
隊伍配足軍火器械於楊村河西務一帶探明該夷虛實
何路空虛卽由何路進兵乘其不備旁擊暗襲力斷該夷
後路接濟使其不能兼顧並知會焦祐瀛等分派團勇會
同官兵協力襲擊去後等以北路軍情緊急隨於十一日
移駐大興縣屬之禮賢鎮一面嚴檄督催省標及河間協
官兵趕緊齊集擬卽會合大兵相機前進截剿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臣接據穆騰阿函稱頃聞道路傳
言夷匪已至天津正深懸系恭閱邸鈔直隸提督樂善海

口陣亡。並讀

上諭。以僧格林沁。辦理一切。未能周妥。拔去三眼花翎等因。是天
津喫重。傳言似非無因。查

京師為根本重地。天津又為

京師緊要門戶。當此警報迭傳。凡屬臣工。均有奮激圖報之
念。況穆騰阿。滿州世僕。渥荷

國恩。歷代擢任大員。穆騰阿。又以從事軍營。屢蒙

特簡。尤應殫竭血誠。仰酬

高厚。因思咸豐三四年間。粵逆北竄時。穆騰阿曾與樂善同在僧
格林沁軍營。隨鞫樂善為

國捐軀。僧格林沁如何辦理。外間不得而知。穆騰阿瞻依北闕。寢饋難安。亟欲回顧海防。稍盡臣子之職。但係奉

命幫辦安徽軍務。現在軍務未完。未敢冒昧自陳。懇請代奏等情。前來。臣查都統穆騰阿出師多年。戰功懋著。自幫辦軍務以來。和衷共濟。尤資匡裒。現值天津喫重。臣督師全皖。藉固藩籬。未能帶隊北趨。憂憤填胸。非可言喻。幸皖軍現已得手。該都統尚可分身。自應馳赴北路。為其所急之計。理合據情代陳。如蒙

俞允。該員係現任

御前侍衛。鑲黃旗蒙古都統。應請

旨飭令馳驛回京供職。到京後再候。

聖裁任使。庶事機不致外揚。而人心亦藉資鎮定。

諭軍機大臣等。袁甲三奏北路軍務緊要。請飭帶兵大員回京等語。逆夷自攻奪大沽礮臺後。占踞天津。命桂良等前往議撫。迄無成說。現已帶兵直逼京城。僧格林沁等兵屢挫之後。不能振作。昨已有旨。調張得勝帶得力練勇前來。歸勝保調遣。諒已迅速啟程。穆騰阿幫辦軍務。現在督攻定遠。正當得手之際。若再行他調。誠恐該匪乘虛竄出。又費周章。該都統著無庸來京。惟當督率兵勇。迅克堅城。擒斬渠首。以慰朕懷。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義道等聯銜具奏。權濟艱危。以維大局。一摺。據稱恭親王奕訢。辦理撫局。漸有端緒。惟恐心不堅定。或有遷避之意。則撫局又裂。該夷勢必帶兵直趨木蘭。請飭奕訢。仍駐城外。妥辦撫局等語。恭親王奕訢。經朕特派辦理撫局。責無旁貸。前有硃諭。令其專心妥辦。如或不成。卽督兵勦擊。昨復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總期撫局速成。朕卽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並保全億萬生靈之命。諒恭親王必能領會朕意。竭力圖維。不至輕為遷避。至該王大臣等。辦事守城。是其專責。現在夷氛逼近。總須嚴密布置。同心協力。保守城池。不得觀望。撫局致生疏懈。

又

諭前有旨。諭知僧格林沁。飭令烏蘭都統帶西安馬隊。星夜前赴熱河隨扈。現在勝保在京防勒。兵力較單。該副都統無論行抵何處。卽帶領全隊。迅行折回。直赴京師。歸勝保調遣。以資堵勒。毋得稍有耽延。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該夷雖未大隊攻撲。遷延日久。自必更生詭計。撫局自宜早定等因。欽此。查該夷駐兵三間房等處。逐日窺探。十二日馬步千餘名。至朝陽門外。東嶽廟一帶。等當卽分兵兩路。俟其

攻城。從後抄襲。彼此列隊。兩時之久。該夷撤隊退回。並未接仗。十四日該夷在朝陽門外。石路迤北。窺伺東直門道路。拏嚴陣以待。該夷並未前進。亦未交兵。揆度該夷多日並未攻城者。係大礮未到。又因顧惜吧嘎噠等。現在若一面趕緊議撫。前定各條。稍有加增。亦能俯准。一面恩待吧嘎噠等。令其轉圜。或有補救。城池不破。

宗廟

社稷。以及億萬生靈。均可保全。若再事遷延。該夷不顧吧嘎噠等。勢必盡力攻城。十四日該夷給恭親王照覆。仍索要吧嘎噠等。並仍欲將國書親呈。

御前若不依從。卽日便要攻城等語。其一切詳細。恭親王自必鈔

錄照會奏

聞。至。等。所。帶。馬。步。官。兵。卓。索。圖。盟。歸。化。城。吉。林。黑。龍。江。馬。隊。潰。散。
極。多。直。隸。提。標。宣。化。通。永。山。西。大。同。步。隊。潰。散。十。之。七。八。
京。旗。各。營。官。兵。屢。次。挫。失。心。膽。已。寒。瑞。麟。勝。保。所。帶。之。兵。
現。存。無。多。綿。勒。伊。勒。東。阿。所。帶。官。兵。雖。係。一。萬。槍。箭。刀。矛。
馬。能。抵。敵。礮。火。現。在。人。心。渙。散。難。以。收。拾。設。有。疏。失。勢。將。
全。行。潰。散。此。等。情。形。實。因。等。督。兵。不。力。調。度。無。方。誤。國。之。
罪。百。身。莫。贖。至。續。調。三。盟。官。兵。無。人。管。帶。等。自。當。遵。

旨。在

乾清門侍衛內。揀派一二員前往管帶。惟舒明安等均係屢次帶隊挫敗之人。雖經派往。恐不得力。可否於隨

扈侍衛內

簡派之處伏候

聖裁。再。督前飭副將烏忠阿。將宣化營礮位運往古北口。業經附摺陳明在案。現又飭派署通永鎮總兵海綬。將營城大小礮位趕緊運往。以資防守。

硃批。知道了。力挽撫局。已屢諭恭親王矣。至管帶蒙古兵之侍衛著無庸由軍營派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五日

奉

上諭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至通。節節進逼等因。欽此。該夷此次
求和已蒙

皇上派員議准。乃猶欲將夷書親呈

御覽。且堅請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任意要求。肆無忌憚。若
不痛加勦滅。何足以張

國威。現經僧格林沁劄營八里橋。自可阻其前進。仰蒙

皇上廣念海疆。誠恐夷人竄擾登州一帶。飭臣加意嚴防。臣查煙
臺前泊夷船五十餘隻。自六月內分起北駛。後節據登州
鎮道府縣咨稟。或有一二隻從西北來。或有一二隻從西

北去。此來彼往。至今尚存二十二隻。內有八月初四日從西北大洋駛來夷船一隻。內起出夷兵百餘名。俱各受有傷痕。自係在通州被擊敗回來。此休息。臣思該夷數月以來。不在山東挑釁者。其意專注天津。以煙臺為退步耳。今其志既不得逞。而又少挫兗鋒。難保不存失之於彼。收之於此之想。誠如

上諭。不可不加意嚴防也。遵卽咨登州鎮道。轉飭沿海文武官弁。嚴密偵探。前往天津夷船。如果退回煙臺。伏而不動。自宜照前防範。並密拏奸匪。嚴斷接濟。以清內患。如該夷敢於尋釁。當卽遵

旨撥兵迎擊。勿令竄擾地方。以仰副

聖主諄諄告戒之意。

硃批。知道了。

己卯。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十
二日。接到該夷照覆。業於十四日。將辦理棘手之處。奏明
在案。拜摺後。復接該夷照會。據稱三日之期已迫。並言明
日如不送回。即行政城。臣等仍給與照會。並設法將吧噶
噶提出。於德勝門內高廟暫住。並派成琦。帶兵防守。仍以
禮相待。並令恆祺。透澈開導。令其寫漢字信函。勸令退兵。

後。卽將伊放回。仍密飭成琦萬一該夷攻城緊急。卽遵諭旨。將吧嘎噶等。立時正法。其刑部及各縣監禁夷匪。亦傳知刑部。順天府。行知各縣。一併按此辦理。惟連日接據探報。夷人結隊至廣渠門。朝陽門一帶窺伺。並據僧格林沁報稱。夷人運六、七千斤大礮。已於前日抵通。並有雲梯數船。絡繹前來。自八里橋直至通州迤南。夷人皆占踞我兵帳房。連營數十里。探報亦幾至不通。而僧格林沁及瑞麟所帶之兵。敗衄之餘。為數甚少。率皆疲餒不堪。城內守具。本未豫備。倉猝之間。無從下手。守堵之兵。人無鬪志。大約一聞礮聲。立時驚潰。戰守兩者。皆不足恃。臣等伏念

京師為根本重地。天下大局攸關。設有疎虞。必致全局瓦解。惟有殫竭血誠。力圖挽救。儻邀

聖主福庇。尚有一綫可為。不惜委曲遷就。以期轉危為安。至於局外議論。時勢至此。斷不略計及也。抑臣等更有請者。古北口一帶。關繫緊要。現聞該夷結隊陸續北探。復向沿途民人詢問京北路徑。心殊叵測。且有僧格林沁等所部潰逃兵勇。在京北一帶。沿途搶掠。道路幾至梗塞。應請

旨飭下古北口提標各兵。扼要嚴守。以備不虞。再自初八日以後。人心渙散。呼應不靈。各處辦公人員。半多星散。以致一切差委。均難應手。焦急實深。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務緊急情形。當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總期撫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諒恭親王等必能領會朕意。妥為辦理。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撫局難成。現仍竭力挽回一摺。夷人運送大礮雲梯。顯係欲為攻城之舉。城內外兵力疲餒。戰守皆無足恃。京師為根本重地。儻有疎虞。大局何堪設想。據該夷照會。無非欲送還吧噶等。若肯罷兵。轉圜之機。在此一綫。該夷如肯遵照恭親王等所給照會。退至張家灣一帶。酌定適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員。將在津續定條約。蓋印畫押。將吧噶等送回。固屬甚善。如必不肯遵行。或並無照覆前來。不必待其進攻城池。莫若即將所獲吧

首等全行送還。以示大方。尚可冀其從此罷兵換約。不值為此數十夷醜。致令億萬生靈。俱遭塗炭。至親遞國書一節。及該夷照會。有不盡此禮。則國書不便呈上。及向未列入。準此動兵之議等語。似該夷不至為親遞國書。所議不合。再致決裂。一切相機行事之處。卽著恭親王等。斟酌辦理。無待朕詳為指示也。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奏。竊等前聞。嗾使眾。有遊行天津各海口之說。竊慮犬羊無厭之求。中懷叵測。我

聖主恩同履幃。自必曲示懷柔。俾知向化。詎日來風聞該夷首肆志跳梁。竟欲盤踞津門。等聞信之下。憂憤填胸。目皆欲

裂伏思

京師為天下根本。津門為都邑屏藩。豈容該逆逞志。鴟張肆行無忌。亟宜攝以兵威。肅清內地。等。等。封疆任重。恨不克提師馳往。共滅朝食。查刻下淮北軍務。固形喫重。究屬堂室以外之患。且彼處馬步各軍。已有袁甲三。穆騰阿。李若珠。等統帶。堪資調度。較之直隸夷務。情形似覺稍鬆。自應先其所急。上紓

九重宵旰。以張撻伐之威。等。等。擬即派都興阿。酌帶馬隊四百名。星夜馳往。僧格林沁大營。以備攻勦。都興阿久歷行陣。瞻識俱好。兼於北路情形。甚為熟悉。可期有裨。如蒙

聖恩俯如所請。等。即飛飭都興阿遵照一面。選派隊伍。裹帶行糧。剋日遶行。並咨河南直隸各督撫一體催趨。不准片刻延遲。等。等。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官文等奏。探聞夷人竄擾天津。擬派都興阿統帶馬隊入援一摺。嗾。嗾。兩夷。自占踞天津之後。朕命大學士桂良等議撫未成。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該大臣等既請派都興阿來京。即著統帶馬隊四百名。星夜前來。歸僧格林沁大營。以備攻剿。湖北營中練勇。尚稱驍

健善鬪。並著官文等。挑選一二千名。另派得力將弁。統帶迅速
赴京。聽候調遣。所有軍火兵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毋得遲誤。

又

諭。嘆。佛。雨。夷。奪。我。大。沽。礮。臺。之。後。大。肆。猖。獗。現。已。帶。兵。直。犯。京。師。
劄。營。城。外。勢。甚。兇。悍。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獵。駐。蹕。熱。河。京。
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加。以。靖。逆。氣。著。玉。明。
統。帶。精。兵。馳。赴。熱。河。護。駕。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
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玉。明。啟。程。之。後。將。軍。事。務。著。倭。仁。兼。
署。

又

諭。喚。佛。雨。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成。凱。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成。凱。起。程。之。後。綏。遠。城。將。軍。著。德。勒。克。多。爾。濟。署。理。

又

諭。喚。佛。雨。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

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文煜。迅卽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剿。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文煜起程之後。山東巡撫著清盛署理。布政使員缺。著文煜派員署理。

又

諭。嗾。雨。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慶。廉。迅。卽。統。帶。精。兵。馳。赴。

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慶廉起程之後。河南巡撫著賈臻署理。布政使員缺著慶廉派員署理。至前有旨令慶廉調撥練勇。並得力將弁來京。著一併迅速帶赴京師。以資助勦。所有該省勦匪事宜著交毛昶熙督辦。

又

諭。吳淞雨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樂斌迅卽統帶精兵馳赴

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均著一律備齊。
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樂斌起程之後。陝甘總督。仍著林揚
祖護理。

又

諭。嘆。唏。雨。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
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
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
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英。桂。迅。即。統。帶。精。兵。馳。赴
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兵。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
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英。桂。起。程。之。後。山。西。巡。撫。著。常。績。署

理○布政使員缺著英桂派員署理○

等辨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善祥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四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庚辰光祿寺卿勝保奏自本月初七日在八里橋地方臨陣督戰身受礮子重傷兩處不得已

顯慈

賞假十五日回京調理所有原帶之兵暫交大學士瑞麟統帶奉
硃批依議欽此等遵即趕緊延醫調治取出鉛子內服外敷幸等
氣體素壯數日以來左頰左股青腫漸消疼痛稍減惟傷
痕太深急切未能生肌收口但英氛密邇等擬請休養
饋雜安日來倩人扶掖勉強試步漸能動履因即力疾裹
瘡而出先赴親王僧格林沁及大學士瑞麟軍營查看情

形。並至圍塞。面晤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等。密籌戰
守機宜。其守城諸臣。以努久歷戎行。粗知一二。殷加諮商。
努目擊時艱。不敢因無。

諭旨。責成。稍存膜視。遂復與侍郎麟魁、寶馨、及克勤、郎王慶遠、內
大臣奕山、尚書綿森等。周歷東西各門。詳細籌度城守要
略。第城上守具欠備。且兵力尚單。當即咨商瑞麟。將努原
帶之左翼四旗漢軍兵丁一千名。調赴朝陽門、廣梁門一
帶。又調右翼四旗漢軍兵丁五百名。前赴安定門一帶。均
聽內大臣奕山、侍郎銜賽尚阿等調遣。按段分撥。實力巡
守。以厚兵力。惟努傷痕未平。尚不能乘騎督隊。而時艱方

林○又未敢拘泥假期○現擇西直門外適中之地暫駐○以便
與

圓明園○及城北各營○聲息相通○一面趕緊醫調○庶冀及早復
原○一面就拏心力所及○遵

旨與在事諸臣○隨時贊商○勉圖補救○以仰紓
宵旰之憂於萬一○

殊批○覽奏○報國心殷○實堪嘉尚○

勝保又奏○等在定福莊軍營○曾留被獲啖咭喇喇嘴西英
目各一人○給以酒食○施以小惠○冀其吐露真情○可得進兵
之要○訊據供稱○此次逆夷由北來○皆吧嘎囉使然○其喇嘴

天利日月卷之三
一
西等四國合戰。亦由吧嘓禮為之謀。是該酋為逆夷要
人。已可概見。前次該酋被俘。未必非

列聖在天之靈。隱奪其魄。魄。現在逆夷頓兵城下。不敢遽然來攻。
國由震懾

天威。未敢輕於嘗試。亦由吧嘓禮繫繫在京。有所牽制之故。所以
必待交還吧嘓禮。始敢肆其狡謀。於本月十四日。力疾
赴圍。面見恭親王奕訢。侍郎文祥等。詢於本月十四日。力疾
以論此時屢挫之軍。未易言戰。而敵臨城下。又豈易言盟。
無論議戰議和。總需以竭力固守為第一要著。一面將吧
嘓禮提出。令其並致該夷。俟退兵後再議交商。若竟冥不

嚮化敢於橫犯城關。則繫吧嘜囉之頭。猶尚可挾以退敵。即待吧嘜囉一切。祇可施惠以結其心。不可示弱以驕其氣。更不可先將吧嘜囉交還。墮其奸計。庶幾張弛在我。不致慙整難盈。想恭親王等。俯加採納。必能防範維周也。

惟身伏思

都城百雉。譬若金湯。非外有郡邑可比。軍興以來。賊氛所至。往往僻境小邑。尚能固守待援。至兼旬匝月之久。豈有巍巍天廡。而不可堅守者。但守具必須周備。人心尤須堅定。守禦既堅。則其權在我。能和則和。不能和則戰。屈指信使往來。遠延旬日。計各省勤王之師。當可先後雲集。奪率斬

兵以從事。必能痛洗夷氛。第此時事勢所迫。不得不暫與
言和。而體統所關。又不可一味牽就。逆夷即要約多端。其
帶兵一事。更當慎之又慎。若允其入城之後。萬一反兵相
向。大隊陸續進城。意存挾制。彼時毫無把握。如廣東省城
可為股鑿。將欲求如今日之齊心固守而不可得。豈非自
撤藩籬。開門揖盜乎。現在粵體察守城諸臣意見。及兵民
輿論。僉以為逆夷人數無多。如果啟關而來。而難據城禦
寇。惟臨事無所秉承。恐日久不免解體。若

飭恭親王等進城辦理。俾臣民知我

皇上念切

宗

社○
以

都城為重○則人心益為鼓舞○儼若芑桑之固○不特無礙於議
和○並於城守良有裨益○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

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七
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譚廷襄○即將該省官兵催令星夜趕行赴道○聽候僧格林
沁○瑞麟○調遣等因○欽此○伏查陝西省先後飭調滿漢馬步官兵
共六千五百名○內馬步三千八百名○早經渡河○計日已可

陸績抵通。統帶綠營之總兵伊錦阿。隨後督押漢中鎮。及提標兵共五百名。連甘肅督標兵二百名。跟接前進。業經日於七月二十九日。會同西安將軍托明阿。恭摺奏報在案。其延綏甯夏河州。並續調提標道遠各兵。共二千名。臣復派弁持令迎提。現在河州鎮兵七百名。暨提標兵五百名。已於八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先後行抵省城。併交護洮岷協副將楊永魁督押。分起前進。不准片刻停留。其延綏甯夏等處。未到官兵八百名。又經專弁沿路嚴催。延綏鎮兵五百名。亦已據報行抵邠州。一俟到齊。即飭剋期馳赴通州。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方疾銷假一摺。並片陳夷務辦法。覽奏均悉。勝保傷未痊愈。即出任事。足徵報國心殷。昨有旨命統帶西安烏隊。以備勦擊。烏烏都。途中未接寄諭。現已帶領前五起馬隊一千五百名。行抵熱河。飭令在承德。灤平等處。暫行駐劄。其隨後之六起。係委營總佐領官隆管帶。第七起。係委營總佐領德克敦布管帶。約計此時可抵保定。即著勝保飛提截留。毋庸令其再赴熱河。總兵伊綿阿。統帶馬隊一千五百名。諒已趕到僧格林沁軍營。其後隊二千七百名。據譚廷襄奏。均已起程。統交勝保督率。於城東北一帶。擇地劄營。以防該夷攻城。

並扼北犯之路。兼可與僧格林沁、瑞麟等大營互相聯絡。所有
西安馬步隊餉需。即著勝保知照僧格林沁等。由大營糧臺支
應。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於本月十四日。在禮賢鎮行次。承
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十二日欽奉

上諭一道。等因。當即恭錄。密行知會焦祐瀛、張之萬、陳鴻勳。並傳諭
寬惠、崇厚、石贊清。一體欽遵。知照去後。等因。伏思該夷逞其
狂悖。北犯

京師。亟應調集兵團。截其後路。以為牽制該夷之舉。節經
將督催官兵齊集。並籌商截勦各等情。先後馳奏在案。連

日督飭著天津鎮總兵冷慶。天沽協副將徐廷楷。整齊隊伍。卅日進兵。現據該鎮將等稟報。已將軍火器械。添配齊全。移兵進剿。距楊村二十餘里。運河西岸之黃花店。分隊設伏。探明該夷虛實。以圖進剿等情。當經督與焦祐瀛等。往返磋商。旋據焦祐瀛等。密派勇目王貴海。徐祥林。帶勇三百名。亦即馳赴黃花店。復揀派守備劉金魁。馳往會同截剿。知照前來。督現又嚴飭該鎮將等。迅即帶兵會合焦祐瀛等所派之兵。乘其不備。設法暗襲。牽制該夷。使之首尾不能相顧。惟督前在大沽海口。隨同僧格林沁。辦理防務。既未能力遏兇鋒。挫其桀驁。迨至奉

命會同桂良辦理議撫。又未能善為開導。使該夷就我範圍。以致

夷志愈驕。夷氛愈熾。竟敢稱兵北上。震驚

乘輿。粵辦理不善之愆。實屬罪無可逭。當此時勢孔棘。萬分艱難。

粵惟有殫竭血誠。力圖補救。以真稍贖愆尤於萬一。

硃批知道了。

恆福又奏前奉寄

諭。使該處紳士等。向該夷轉說。爾等在通所求各款。已經欽差王

大臣等允許等因。欽此。當經粵密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遵

旨傳諭該紳士。迅即前往勸議。茲據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稟稱。遵

即傳諭辛榮。前赴英營。與英國翻譯官孟甘見面。竭力開

導彼言其官甚小。不能作主。又見該夷總兵亦言不能作主。如欲說合。須通州見彼公使方可。並言及退兵天津。必不能行。須和議成。方能退兵。斷不說誑等語。辛榮以未經奏明奉

旨。不敢擅赴通州。與該國公使見面為詞。回覆該夷。並稟由該府據情請示前來。復經李英飭石贊清與辛榮熟商。如果前赴通州。與該酋見面說和。確有把握。再行奏請。正在籌議間。復奉寄

諭。即令石贊清傳集紳民。向該夷理論。如敢撲犯京城。定不與之通商等因。欽此。查石贊清。茲任津郡四年。民心愛戴。現復欽

奉

宸語褒嘉。該員自宜益加奮勉。力圖報效。芽現又行知該府欽遵諭旨。傳集紳士辛榮等。凱切曉諭。再令前赴夷營。與在津各夷首曉以利害。如果輸誠就撫。則通商和好。閩郡士民可以代懇轉奏乞

恩。儘不就撫。則人民遷避。雖欲貿易而無從。如此明白勸諭。或可使該夷稍知悔悟。漸有轉機。

硃批知道了。

奉已。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十

六日將接到該夷照會。給予照覆。並提出吧嘎哩。於德勝門內高廟暫住。帶兵防守。以禮相待各情。均經具摺奏聞在案。本日復接到吧嘎哩兩國照會。以吧首等。未經送還。三日之期已滿。惟有以兵力威逼各等語。臣等思該夷急欲得吧嘎哩回歸。故為此恐嚇之語。大約夷人用意。總以先得吧嘎哩。然後定地畫押。再行退兵。臣等則令其先行退兵。然後再與畫押。俟畫押後。始將吧首放還。緣目下情形。戰守均不足恃。若先行放還。或即處死。恐墮其術中。進兵益急。是以仍給與照覆。以和議未定。難以草草送還。若用兵力威逼。不獨和局可惜。恐該夷在京之人。亦必難保各等詞。

以示羈縻而資箱制。臣等伏思夷情狡詐不測。現雖給予
照覆。暫為緩兵之計。而夷兵距京甚近。巴首之能否作守。
勸令緩攻。及夷人之能否因吧首在城。暫緩進攻。均屬毫
無把握。至僧格林沁。瑞麟等屢次來函。總以軍無鬪志。深
盼和議速成。不知和之本在能守。今戰守既一無足恃。即
和局亦萬不能成。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等。及守城王大臣。激勵軍心。力求制勝之策。一
面再由臣等設法補助。力保危城。以期挽回於萬一。所有
本日續接英俄兩國照會。並給予照覆。一併鈔錄呈

覽。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因吧首面懇恆祺。請將該國羅夷一併提出。臣等已准其一併安置於德勝門內高廟。嗣委恆祺面見吧首。勸令作字退兵。據該員取得該首親筆漢字一紙。有現在中國官員。以禮相待。暫可免戰議和之語。惟旁有夷字數行。未能辨識。現聞密雲縣縣丞黃惠廉。能識夷字。已札飭調取。俟該員到京譯出後。再行酌辦。並將吧首所具漢文信函。一併鈔錄呈

閱。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正將接到夷人照會。辦理照覆各情形。繕摺具奏。聞。適接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麟魁。慶英奏。請飭步軍統領。仍駐城內。文祥。著准其留駐城內。會同麟魁。慶英。及守城王大臣等。布置一切。遇有與恭親王奕訢等商辦之件。再行赴圍。晚間仍即進城。如有要事。不能赴圍。亦可由商辦理等因。欽此。文祥。現即遵旨進城。惟查。臣等奉

命辦理撫局。事機緊要。即如該夷照會等件。均係僧格林沁軍營轉遞。臣等公所。無分晝夜。隨到隨覆。未能片刻停留。文祥留駐城內。設遇有商辦之件。再行赴圍。必致遲誤。到圍以後。復恐有誤進城。若往返至商。則城內城外。相去較遠。夜間照會。不能遞至城內。於臣等隨時面商之處。多有未便。

且事宜秘密者。尤恐因信並往來。必致遲延。有誤事機。臣等擬轉籌商。在文祥實有難於兼顧之勢。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撫局緊要。准令文祥仍駐城外。與臣等得以隨時會商。庶可無誤機宜。查文祥向在樞廷。於近來夷務熟悉。且本任左營總兵。差委員弁探報夷情。尚可得有確實消息。否則臣等於夷人動作。不能知悉。尤難措手。至

圍廷守衛事宜。文祥就近督飭綠營弁兵。稽查彈壓。亦較有益。其所署步軍統領。亦極緊要。可否另行簡員署理。以期各專責成。而免歧誤。文祥奉派在

圍辦理軍機處事務。亦可一手經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撫不可恃。請飭統兵大
臣。激勵兵心。以維大局一摺。並鈔錄照會等呈覽。據稱。夷情狡
詐不測。現雖給予照覆。暫為緩兵之計。而夷兵距京甚近。戰守
既一無足恃。即和局亦萬不能成等語。所慮甚是。恭親王等。辦
理撫局。疊次諭令相機而行。並明示以酌量情形。放還夷首。此
中緩急操縱之機。諒恭親王等。必能斟酌辦理。惟此時未放夷
首之先。並將來放還夷首之後。設該夷大隊進攻。必須兵力能
與相敵。撫局始有足恃。戰守和三者相輔而行。不能互相觀望。
全該諸辦撫之人也。僧格林沁。瑞麟。大營馬隊。並綿勳。伊勒東
阿等。統帶之兵。兵力不為不厚。節調各省兵丁。到者諒復不少。

朕前經頒發內帑。普加賞賜。復諭令慈立重賞。以勵有功。該大臣懇宜振興士氣。力求制勝之策。儘再接再厲。尚可轉敗為功。不可先自委靡。徒喚奈何。據瑞常等奏。請令勝保入城。會同防守。昨已諭令勝保。統帶西安各隊。劉營京城東北。以備勦擊。並與僧格林沁等大營。互相聯絡。儘陝西後起兵。現尚未到。即着勝保暫時入城。布置防守一切。仍駐劄城外。如兵已到齊。着仍遵前旨行。文祥着仍駐城外。與恭親王等商辦撫局。並辦理軍機一切事件。

又

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撫不可恃。請飭守城王大臣。激勵軍

心○力○保○危○城○一○措○恭○親○王○等○辨○理○撫○局○疊○經○諭○令○相○機○而○行○諒
恭○親○王○等○必○能○斟酌○妥○辦○惟○該○夷○設○或○大○隊○撲○城○必○須○固○守○無
虞○撫○局○始○有○足○恃○著○慶○惠○等○即○傳○知○內○外○城○防○守○王○大○臣○等○務
須○振○興○士○氣○鎮○定○人○心○布○置○周○妥○嚴○加○守○禦○使○該○夷○不○得○施○其
伎○倆○方○與○撫○局○有○益○再○據○瑞○常○等○奏○接○辦○巡○防○一○摺○因○文○祥○辦
理○撫○局○在○城○內○諸○多○未○便○恐○誤○機○宜○改○派○瑞○常○署○理○步○軍○統○領○
即○著○與○寶○璽○等○接○辦○巡○防○事○宜○該○尚○書○等○請○派○勝○保○進○城○會○同
守○禦○之○處○昨○已○有○旨○令○勝○保○統○帶○西○安○馬○步○隊○到○營○京○城○東○北○
以○備○勦○擊○如○兵○未○到○齊○即○著○暫○行○進○城○布○置○防○守○一○切○備○兵○已
到○齊○仍○著○在○城○外○督○勦○業○已○諭○知○勝○保○矣○

又

諭前因和威阿奏老龍頭海口見有夷船當經諭令截留吉林兵一千以資防守本日據景瀟等奏挑派官兵已於八月初五至初十日全數啟程此項官兵未有馬匹他處亦無可撥抵關時著寶山即飭帶兵官改為步隊布置要隘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恆福奏請赴熱河隨扈業經批示勿庸前來俟夷務定局回鑾時赴口接駕現在京北一帶地方緊要必須有大員坐鎮且沿路兵差絡繹文報紛繁所有各州縣應辦事務必須該督前來呼應較靈恆福著即到古北口內駐劄以資督率其天津

一。帶。天。務。即。着。貴。成。寬。惠。等。會。同。焦。祐。瀛。等。辦。理。可。也。

映。皓。判。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內。以。天。津。議。定。續。約。何。日。何。處。可。以。蓋。印。畫。押。必。俟。我。兵。離。京。遠。營。不。肯。先。訂。外。我。國。官。員。原。在。免。戰。旗。保。之。內。已。為。僧。親。王。奸。謀。拘。繫。仍。為。貴。親。王。違。理。羈。留。必。俟。定。約。方。能。釋。放。等。語。本。大。臣。均。已。聞。悉。祇。以。前。文。數。件。屢。次。詳。陳。各。議。茲。接。來。文。無。一。依。允。前。限。三。日。之。期。已。滿。合。將。如。此。往。來。行。文。並。無。結。局。之。意。咨。會。大。將。軍。克。查。覈。照。行。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佛。蘭。西。照。會。

為照會事。今日辰刻。接到貴親王昨日之公文一角。均已閱悉。前次本大臣之文內。依理所請各事。今貴親王不惟不從。反請本大臣許不能依許之事。然自失現在復修和好之機。如前次之照會內。本大臣業已言明。於本月十五日若不送還不義被獲之大喇嘛兩國員弁。即大喇嘛兩國將軍之意辦理。日期已過。並未見還。本大臣現用好意與貴親王辦理各件。皆不得允許。是以今早已告知本國大將軍。飭其宜用兵力威迫。以獲所請之各事。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哈英哈喇喇喇晒照覆。

為照覆事。本日辰刻。接到來文。閱悉一切。所云送還貴國
之人。本親王前已言明。和約未經議定。若草草送還。轉非
以禮相待之意。至八年和約。及天津續約。皆已允准。何以
來文尚云。辦理各件。皆不得允許。是貴大臣並未將本親
王前後照會細看。想係繙譯之人。文理錯誤。至貴國若用
兵力威迫。不獨已成之和局可惜。且恐貴國在京之人。亦
必難保也。現因英國吧領事官素能漢文漢話。本親王現
正派員與其商定。俟兩國會晤。用印畫押各事宜。何以
貴國竟如此多疑也。至彼此委員會晤。即可定期辦理。為
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吧嘎禮信並。

現在中國官員。以禮相待。我兩人聞得是恭親王令其如此。據云恭親王人甚明能作主意。既能如此。伏諒暫可免戰議和。吧嘎禮親筆。

壬午。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十八日卯刻。將夷氛日熾。請

飭統兵大臣等。力求制勝之策。並提出吧羅兩酋。勸其作字退兵等情。繕摺具奏。後申刻。接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夷務緊急情形等因。欽此。臣

等自初八日

聖駕啟鑾後遠隔

天顏。瞬逾旬日。每念道路之風霜。關外之寒冷。私衷依戀。寢食難

安。茲讀

諭旨。深盼和議速成。即可及早回

鑾。惟以不致再生枝節。方為妥善。諄諄

訓誡。仰見我

皇上矜念臣民。無時或釋。而臣等愚昧。其何以仰副

倚任之重。跪誦再三。不禁涕泗之交膺也。伏思逆夷自初七日接

仗以後。雖未進撲京城。而殿位雲梯鉛藥等。搬運至通者。

絡繹不絕。其不敢遽行深入。則以羈留之人。尚未釋放。是
吧首等之操縱。於撫局定有關係。臣等公同商酌。吧羅兩
酋。既經移禁高廟。其佛酋伊德士。我不干的二名。亦由刑
部移禁該處。以示平允。惟不准與吧首晤面。至吧叻禮所
作信函。已交僧格林沁。派員轉遞。其信後吳字。據委員黃
惠廉云。係名字。及年月日。不關緊要。該酋此件信函。並無
切實之語。諒該國未必因此罷兵。即使竟如所請。免戰議
和。而夷情日肆。親遞國書一層。恐未容再加駁詰。且於前
次允准各條款外。正難保無別項要求。設使有萬難允許
之事。即撫議終於決裂。種種棘手。何堪設想。臣等惟有竭

盡力心。妥為籌辦。固不敢坐失機宜。以致稽延時日。尤不敢稍涉草率。任令節外生枝。以仰答

聖主殷殷期望之至意。至戰守與撫。事貴交濟。設戰與守絕無可恃。則撫議安能有成。伏求

皇上迅飭僧格林沁。瑞麟等。整頓各軍。以圖進剿。並

嚴諭城守王大臣。於內外城守禦之方。悉心講求。實力經理。庶敵人有所忌憚。或可就我範圍。至臣等前請將西安馬步隊撥歸勝保督帶。仰蒙

聖恩允准。惟查勝保雖已裹創而出。而左股之傷。尚未大愈。自未能即時出隊。此項官軍。業由僧格林沁調赴石峽。係為古

北口防務起見。未容即行他調。應俟勝保傷痕全愈。可以帶隊接仗之時。再行調撥助勦。約計黑龍江馬隊。彼時亦必可到熱河。臣等亦較放心。除已咨明僧格林沁。飭令馬隊官兵仍駐石峽。無得擅移他處外。是否有當。仍候聖明裁奪。分別飭遵。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疊接喚佛照覆。並喊喚嗎與吧嘎囉覆信。及寄該酋衣服兩袋。臣等詳譯該夷照會。及信內詞意。無非急盼吧酋等歸去。而故以國事重大。不能有所牽制等詞。請我視聽。其情實為詭詐。臣現飭恆祺。藍蔚雲。前往高廟。向吧嘎囉詢問。儘從前允許各條款內。應

辨之事。可以日久相安。不至別生枝節。則如何派員於兩軍相去適中之地。會晤畫押。即可分別辦理。如該酋並無把握。尚須另議辦理。除喊酋來信及衣服兩袋。均發給吧。首外。所有來往照會信函共七件。一併鈔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現辦撫議情形各摺片。覽奏已悉。前因事機緊急。諭令將吧嘎禮等放還。以示大方。原恐該夷即欲攻城。藉此保全億萬生靈之命。恭親王等。現派恆祺。藍蔚。奕等。與該酋商辦。從前允許各條。如何派員會晤畫押。並覆給該夷照會。使知羈留該酋。原為商辦和約起見。此中操

礙甚合機宜。如該首肯許日久相安。不至別生枝節。即可與之
約定畫押蓋印。償該首推諉不肯擔承。仍令其致書額爾琿等。
極力挽回。將來撫局若成。恭親王不妨接見該首。面示天朝寬
厚之恩。並曉以利害。令其心折。再行送還。至換約以後情形。原
難豫料。設該夷再有反覆。則其曲在彼。而我為有辭。惟此時不
能不慎之又慎。以期防患於未形。諒恭親王等必能籌慮周詳
也。僧格林沁。瑞麟。及城守王大臣。昨已寄諭令悉心戰守。西安
兵既已調赴石峽。即著駐劄該處。以資防守。

給喇嘛晒照會。

為照會事。本月十五日未刻。接到貴大臣來文。閱悉一切。

所言天津現議八款。及戊午年所定和約外。並不再增別款。並請所議八款。畫押蓋印等語。貴國之兵。現在逼近京師。彼此俱有戒心。礙難畫押用印。應請貴大臣先行退兵。張家灣一帶。三日內。本爵將續約繕寫清楚。派員齎送。至通州張家灣適中之地。畫押後。再行定期會晤。以堅永遠和好之意。至從前被獲之人。現皆以禮相待。並未難為。俟退兵立約之後。定即派人相伴送還。所有本爵之為人。前照已經說明。決不食言失信。貴大臣當亦相信勿疑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英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十七日貴親王來文。閱悉。因查十六日照會內。所領約蓋印畫押。並將遺理留京。喚國員人送還等情。往來行文數件。仍未結局之處。當經咨會我大將軍克。查照在案。我軍茲以啟程進京。在道數里。惟本大臣必要各節。業經先後詳晰備文陳明。貴國自不得不深達其實。一定不移。果願復和。務宜刻即簡派真堪據辦。照議各等事宜之委員。一面送回該員人等。偕至該處軍前為要。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佛喇晒照會。

為照會事。接到貴親王昨日來文。閱悉一切。今本大臣自

應照知目下事務。皆由本國大將軍辦定。諒貴大臣明知。已有前軍啟程前進。現昨申刻。別軍旋到。然若貴親王將失義所禁於京。大哄。哪兩國之員弁。即刻釋還。而照來文內所言。貴親王派員與吧領事。暨大哪國繙譯官商定兩國會晤。用印畫押各事宜。則本大臣可飭本國大將軍止兵前進。而可復敦和好。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噯。噯。噯。噯。致吧。噯。噯。信。

我等業經可喜。聽聞汝之事。我寫中國文字。並英國文字一紙。自從王爺致照會以來。願滿哈業經照覆中國。一面派官員來議和約。一面送出我等之員弁。如此和好可成。

頓爾噙言若中國明白。我等應該早於一箇禮拜內說妥。因中國耽延。是以我等不得不動兵。若中國不講和。我等不得已動兵攻城。我等火器容易毀壞城垣。未知如此能傷汝乎。城垣必自頽至尾燒盡。我等均問候汝好。如要物件。設法來告訴。我等代致候羅。

噉咬嗎致吧噉囉噶喇信。

頃奉欽差大臣頓。轉交到來。並知兩位均未被害。甚為欣慰。奉命修復所云。恭親王能作主意。諒可議和。惟前在張家灣地方。不料打仗以來。我欽差大臣行文數件。總以立必委員。將天津續約蓋印畫押各等語。宜備辦留京之員。

人。同時送回方成和局。先後無異。鉅意迄無成說。空延時日。今再拔營進兵。似此前日之罷議。與今日之難挽。均非本國之咎。將來果有更甚之禍。亦非我國所任其過。國家大事至重。不得有所牽制。二位素所深知。此間諸位均囑致意問安。深望日後萬福為禱。再者如別位需用物件。均望告知轉示。以便送上。又行。

吧嘖嚙致噉啞嗎信。

我收到汝初四日由恆交到信。讀知汝所載一切難事。既經詳明指出。念與恆聽。中國大員。如果真意欲說和。隨時有能可為之。不然。打仗攻燬城池。乃其行為所致。我盡力

與他評論此事。不要為我等在此。遂阻進兵。我性命之存亡。全憑在天。即此致候。並祝上天保佑你們。

盛京將軍五明奏。竊於本月初三初六等日。接准金州副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金州大孤山前泊輪夾船三十七隻。於七月二十後。陸續向南洋駛去。二十五隻。又大魚溝。見有輪夾船八隻。駛入停泊。夾人登岸。支搭帳房二架。城西龍王廟海口。瞭見小輪船一隻。由西南駛來。至范家坨子。試探水勢。折回石灰窯子。登岸繪畫圖式。堆石作記。旋復回船。駛出西北套外。蕎麥山停泊。城西北葫蘆套口外。亦見輪船一隻。駛至繪圖。旋向西北洋駛去。該夾登

岸。有尋覓食物。打取淡水者。均經各村練勇攔阻。回船。並未滋擾。現在大孤山。大魚溝二處。共有輪夷船二十隻。停泊。又據熊岳蓋州旗民地方官詳報。熊岳鬼兒島。駛進夷船二隻。岸上支搭帳房一架。現已駛去。蓋州西套海口。有小夷船一隻。登岸用千里鏡窺探。用筆書記。並到村中尋買食物。居民不肯賣給。又見井俱鎖蓋。不能取水。回船向南駛去。各等情。先後馳報前來。臺經李劄飭濱海弁兵。不動聲色。加意巡防。正擬具奏聞。於八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玉明奏金州復到夷船多隻。仍飭濱海嚴防一摺等因。欽此。

○ 查金州大孤山前泊輪夷各船陸續駛去二十五隻而
○ 大魚溝忽又到船八隻且在城西僅距三里之龍王廟城
○ 後西北之葫蘆套等處均有夷船前來窺探熊岳之兔兒
○ 島蓋州之西套海口亦有輪船游奕雖該夷登岸僅止覓
○ 食取水尚無別項滋擾而到處堆石繪圖情殊叵測現惟
○ 沒溝營海口尚未見有夷船然八九兩年夷船曾經到彼
○ 量水繪圖而去是該處形勢業已熟悉况與內河一水相
○ 通當此沿海游奕之時難保不揚帆駛入藉端滋擾該口
○ 原議留與通商並未設防則後路田莊壘尤為喫緊現經
○ 牙嚴飭兩岸三營將弁晝夜巡警密為防範並派牛莊海

城旗民地方官。輪駐營口。安撫商民。整頓鋪勇。其濱海團練。已咨會府尹景霖。不動聲色。鎮靜操防。務期與官兵互相聯絡。嚴行戒備。且通飭地方。查拏奸細。豫清內患。亦飛咨金州副都統希拉布。並嚴飭統領奇凌阿。暨熊岳青石嶺兩路馬步統領等。各將密飭在防弁兵。妥為布置。鎮靜嚴防。僅該夷如敢登岸深入。尋隙肆擾。即為相機堵剿。如僅止游奕窺探。並無蠢動別情。仍應設伏準備。以逸待勞。不可輕舉挑釁。仍飭各該旗民地方官。盤拏奸細。嚴斷居民接濟食物。務除內患。以杜奸萌。至濱海各口地面較多。設或有警。務即隨時酌其輕重緩急。相機調度。總期慎密。

國維不敢稍涉輕率。

硃批知道了。

甲中。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氛猖獗。直犯京師。諭令慶廉。迅即統帶精兵。星夜前來。合力攻剿。將河南勦匪事宜。交毛祖熙督辦。該撫諒已接奉此旨。本日據慶廉奏。官軍眾寡不敵。鎮將被執。是河南擒匪情形。正當喫緊之際。設或該撫帶兵北來。擒逆一聞。此信乘機北竄。尤為可慮。毛祖熙未諳軍務。亦恐呼應不靈。著慶廉體察情形。如不能動身前來。即著前調之副將黃德懋。遵擊趙喜義等。官帶新募藝勇。及得力楚勇共數千名。兼程前進。剋

日○到○京○以○資○調○遣○該○撫○請○派○曾○經○出○師○打○仗○之○鎮○將○二○員○已○諭
知○袁○甲○三○由○該○大○臣○軍○營○揀○派○矣○

乙酉○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
月○十○九○日○將○撫○議○棘○手○請

飭○統○兵○大○臣○及○城○守○王○大○臣○等○力○籌○戰○守○以○期○相○濟○等○情○由○驛○馳
奏○在○案○二○十○日○接○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撫○局○難○成○仍○竭○力○挽○回○一○摺○等○因○欽○此
仰○見○我

皇○上○垂○念○億○萬○生○靈○深○恐○遽○遭○塗○炭○之○至○意○臣○等○莫○名○欽○服○惟○查

該夷自初七日接仗以後。尚未大有舉動。自因羈留之人。均未放還。心存顧忌。至吧嘰。噠生性狡悍。此次既被拘執。懷恨必深。設竟縱令歸去。其恣憑額。喃。冷等。肆其毒螫。實在意中。臣等愚見。似須俟撫議稍有頭緒。再行相機酌辦。未敢因該夷索取甚急。遽行放回。至親遞國書與否。經恆祺等詰問。吧噶已有不必勉強之說。但能消弭一事。即少一層枝節。臣等惟有竭盡心力。務求妥善。斷不敢任令決裂。亦不敢稍涉輕率。至臣奕訢奉

命辦理撫局。於

圓明園如意門外。善緣庵內。設立公所。兩旬以來。並未那動。

前據豫親王義道等公具信正。囑臣移居城內。當以臣係
奉

旨。應駐城外。籌辦。未敢他往。等詞。答覆。乃昨據義道等鈔錄奏摺。
並所奉

諭旨。知照前來。知該王大臣等。以恐臣奕斯心不堅定。或有違避
之意。則撫局復裂。該奕執必直趨木蘭等詞。具奏。幸蒙

皇上聖明洞鑒。欽奉

上諭。諒恭親王必能領會朕意。竭力圖維。不至輕為違避等因。欽
此。循誦再三。不覺涕零。查城內外相去雖不甚遠。當此事
機緊急之時。訛言易起。亦屬實在情形。惟臣與臣桂良。臣

文祥仰蒙

聖恩。畀以重任。果使美情克效。萬無可為。自應遵

旨。馳赴

行在。僅有一綫可乘之機。必當竭力籌辦。維持大局。斷不敢委之

而去。辜負

天恩。既蒙

聖慈鑒察。臣亦何敢多瀆。至借格林沁。日來並未出隊。其後路堵

勒事宜。臣等與勝保隨時會晤商辦。合併附陳。

硃批。知道了。覽吧。喊各酋往返信字。具見逆夷暫戢。桀驁無非。為
此。羈囚。執意進兵。不必相顧等語。尤覺情見乎詞。先行縱歸。必

另生詭計。著俟撫局已成。不致別生枝節。即加緊馳奏。以便回
鑿。慎之密之。照常情形。無決裂之事。仍六百里具奏。不必加緊。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京內人心不靖。訛言頗多。有謂各旗營兵丁。
停放月餉者。有謂豫行支給三月者。當此物價昂貴之時。若停
放月餉。何以資養贍。即先行支給三月。亦恐後難為繼。著豫親
王義道等。即行傳知戶部。及各旗營。自九月起。兵丁銀米。仍著
按月支給。以裕兵食。而定人心。

前任戶部右侍郎杜翻奏。近日北路勘夷消息緊急。道路
傳言。謂

皇上於八月初八日巳刻。

駕幸熱河。

六飛倉皇。羣情氣沮。臣不勝驚駭。膽落魂飛。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竊維我

朝

聖

聖相承。厚澤深仁。有加無已。既不似前代君驕臣佚。自鑿元氣。則

我

大清朝。固萬萬年有道之長矣。夫夷之為患。疥癬之疾耳。縱極

猖獗。所圖在利。非與我有不兩立之勢也。今以該夷薄近

都城。

皇上遠作巡幸。不知者以為遠避其鋒。遂使根本重地。皇皇然無所適主。儻逆夷長驅直入。而粵逆捻匪亦復乘機肆起。

宗

社無主。誰與守者。一旦思逞犯

闕。試思置

宗廟

先陵於何地乎。唐之開元幸蜀。明之正統北狩。其前鑒已。且熱河

地鄰沙漠。舊日

行宮。失葺有年。而

禁蹕久停。無多宿衛。設使患生肘腋。倉猝難防。我

皇上膺

先帝付託之重。臣竊恐

在天之靈。有愀然不安者矣。泣思臣父若在。必不坐視

皇上出此。是尤臣所痛心流涕而不能自己者也。昨日臣奉

命督辦山東團練。

陛辭出都。依戀

闕廷。悽愴私衷。殆不自解。詎意兩月以來。滄桑之變。乃至於

此。臣惟有冒死懇情。籲懇

皇上迅迴鑒與。以安人心。而固眾志。全既無缺。昇平可計。日俟也。

即不然。則明降

諭旨。薄海內外。咸使聞知。此行仍尋常游幸之舉。庶亦足以息浮

言而靖反側。臣身竊東邦神馳

北闕。心驚膽裂。不知所云。

硃批覽。

丁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奉

命辦理撫局。原擬委曲求全。以顧大局。是以旬餘以來。極力設法

羈縻。並於二十二日早。因該夷已抄至德勝安定二門。事

機緊急。連夜約同李文祥出城。復給該夷照會。許以送還

吧酋。並令吧酋寫信與額酋。令其止兵。乃照會發去之後。

該夷並無回子。至午間。該夷已抄至德勝門土城外。暗襲僧格林沁。瑞麟之後。我軍不戰自潰。敗兵紛紛退至

圓明園。夷匪亦銜尾而來。探聞各城均閉。臣等即趕緊暫赴萬壽寺。仍望再議和局。擬給照會。不料該夷已由東北兩面竄至。占踞

圓庭。焚燒附近街市。令人髮指。臣等見事機如此。萬不能再議撫局。本擬奔赴

行在。不料該夷自東北兩面而來。將臣等隔絕南路。北望行在。不禁涕泗交流。時漏已四下。敗兵八旗紛至萬壽寺。不得已。祇得暫赴蘆溝橋。真有噴調兵勇經過。暫行截留。並因勝

保現在城外。約其來橋督帶。以期將占踞。

處庭之賊。逐去。然能否有濟。亦無把握。至如事不濟。臣等能
否繞道奔赴。

行在尚難豫定。其僧格林沁。及瑞麟。亦均隔在南面。兵丁逃散一
空。該兩營駐紮處所。尚無確信。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馳奏。英人擾踞圍庭情形。
危急一摺。覽奏憤懣之至。連日接恭親王等奏報。方冀撫議有
成。不料夷務決裂。敗壞至此。據恭親王等奏稱。萬不能再議。撫
局現在兵力。毫無足恃。若任令該夷盤踞日久。消息不通。以後
更難措手。仍應於萬難之中。設法極力挽回。以冀維持大局。恭

親王等。現在蘆溝橋駐劄。恐文報阻隔。往返耽延。著繞至圍庭
東北一帶。擇地駐劄。竭力籌辦撫局。奏報亦較為便捷。借格林
沁。瑞麟大營。現在何處。並城內如何情形。均著探明。迅速馳奏。
勝保是否已到蘆溝橋。所有續到各省兵勇。即行留勦。俱著交
勝保統帶。相機勦辦。俟兵力稍厚。亦可繞至東南。抄其後路。務
須與恭親王等聲氣相通。不至有礙撫局。古北口一帶。已諭令
烏蘭都帶兵防守。恆福仍宜前來。督率地方官。辦理一切。著即
星夜赴口。毋得遷延。本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寄諭。已諭軍機
大臣鈔給閱看。

又

諭前據寶山奏吉林頭起官兵業已抵關日內想已陸續到齊著
即嚴密布置以資守禦前調黑龍江兵二千名計期亦應進關
現在天氣緊急著即飛催帶兵官迅速前赴熱河毋稍遲滯如
尚未到關並著趕緊迎提是為至要

又

諭前有旨諭令樂斌迅速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剿保衛城
池現在該夷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實堪髮指著樂
斌趕緊統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是為至要

又

諭前有旨諭令成勳迅速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剿保衛城

池。現在該處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實堪髮指。著成
凱。趕緊統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是為至要。

又

諭。前有旨。諭令文煜。迅速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剿。保衛城
池。現在該處更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實堪髮指。著文
煜。趕緊統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是為至要。

又

諭。前有旨。諭令英桂。迅速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剿。保衛城
池。現在該處更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實堪髮指。著英
桂。趕緊統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是為至要。

又

諭朕於本月十六日駐蹕熱河。前有旨令恆福迅赴古北口內駐劄。督率地方官辦理一切。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正議撫局。該夷酋於二十二日直犯圍明園。焚燒街市。恆福已到蘆溝橋。道阻未能前往。請令吳廷棟赴口等語。著慶昫傳知吳廷棟。即令該臬司由張家口趕緊赴古北口駐劄。督辦往來兵差文報各事宜。毋稍延緩。

又

諭前有旨。因哄嚇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帶兵直犯京師。當諭令王明統帶馬步官兵。星夜前來。赴熱河護駕。茲據恭親

王奕訢等奏。正在議和間。該夷長驅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等語。夷氛猖獗。實堪髮指。著玉明即速調齊馬步隊官兵。備齊軍裝火藥。無分晝夜。兼程前來木蘭行營。以備防勦。毋得片刻遲延。是為至要。並著呈夜傳知吉林。黑龍江將軍。一體派兵內援。可也。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於八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護理山海關副都統和盛阿奏。老龍頭海口有夷船停泊等因。欽此。著查本年春間。副都統增慶奉

命督帶馬步官兵。駐關防守。應支餉乾一切經費。奏明將通永糧

臺。移設臨榆縣城。改為山海關糧臺。派委署永平府知府
博多宏武。經營支放。嗣因該處官兵。調赴通州一帶。始將
糧臺裁撤。此次吉林餘丁一千名。截留駐關。勢現已仍飭
該署府博多宏武。就近妥為經理。以資熟手。所需經費。業
經飛飭藩司趕緊籌款。呈馳委解。惟省城距關。道路較遠。
此項餘丁。於本月二十日前後。即可到防。城恐緩不濟急。
勢已照會山海關監督。在於稅課項下。先行的撥銀一萬
兩。就近發交該署府兌收。以供支放。一面催令藩司迅速
籌款撥解。免致停待。

殊批覽奏已悉。

恆福又奏。等前飭署天津鎮總兵冷慶。大沽協副將徐廷楷。移兵進剿。距楊村二十五里之黃花店。探明該夷虛實。以圖進剿。當經附片奏明在案。茲於本月十八日。據署總兵冷慶等稟稱。十六日夜間。該鎮將等分撥官兵。均令改裝易服。分布埋伏。於十七日黎明。在楊村迤北吳場地。方見有夷隊在彼行走。所伏官兵。當即突起奮擊。額外外委田金城。帶領奮勇兵蕭開泰等。首先衝突。殺傷該夷數十人。砍獲白夷首級一顆。該夷紛紛驚竄。查驗我兵受傷三名等情。並將砍獲夷首。呈驗前來。等提驗首級。實係白夷。尚無冒飾情事。現仍嚴飭該鎮將等。會同焦祐瀛等。派出

守備劉金魁所帶練勇趕緊設法乘其不備暗襲明攻儘
力抄截以期牽制該夷後路。李現以前調督標暨河間協
標官兵均已陸續齊集固安縣。即於十九二十等日飭令
帶隊備弁分起管帶前赴黃村。巡南地方駐劄。李亦於二
十一日馳赴黃村督飭官兵分屯布置。

殊批知道了。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令烏蘭都帶領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駐劄古
北口內。日內想已趕到。昨據恭親王等奏報。逆夷於本月二十
二日直犯圓明園。焚燒街市。令人髮指。該夷詭計多端。難保不

分股北犯。著卽相度要隘。妥爲布置。多設哨探。嚴行扼守。朕聞此項官兵。隊伍齊整。紀律嚴明。防勦必能得力。仍宜隨時操練。不可日久生疏。其續到馬步各隊官兵。僧格林沁。令其屯駐密雲縣所屬石峽地方。現在已到數目若干。著烏蘭都。查明迅速奏聞。均著歸烏蘭都統帶。所調黑龍江馬隊二軍名。均計已可進關。俟到口時。卽著截留屯劄該處。一併交該副都統管帶。未到之前。毋庸迎接。僧格林沁。大營糧臺。是否尚在順義。未得確信。恐已移至他處。不能接濟。該副都統軍營。已傳諭霸昌道英毓。飭令密雲。懷柔。順義等縣。無論錢米。暫行支放。俟恆福。吳廷棟到口。卽可設立糧臺矣。

又

諭○所有駐劄古北口西安馬隊官兵一千五百名○並續調駐口官
兵○一切支應口分○著傳諭霸昌道英毓○於順義懷柔密雲等縣
無論銀錢米糧○暫行設法○妥為籌畫○勿令缺乏○俟恆福吳廷棟
到古北口後○再行設立糧臺○隨時支應可也○

己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英人退出圍庭一摺○覽奏
已悉○僧格林沁瑞麟統帶重兵○即即退劄○已屬畏葸無能○此次
英人直犯圓明園○肆行焚搶○又不能馳往救護○實屬咎無可辭○
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職○仍留欽差大臣○瑞麟著即革職○均仍留

軍營帶兵堵剿。保護京城。僅該夷大隊攻撲。務須從後兜擊。力
贖前愆。昨據恭親王等奏。該夷擾踞圍庭。撫局不能再議。已諭
令極力挽回。茲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恭親王等。於二十四日。已
與恆祺將吧嘎禮放回。以後如何情形。尚未接恭親王奏報。恭
親王現在常新店。距城較遠。恆祺現在城內。著僧格林沁等。知
照恆祺。先行羈縻。吧首。勿令再有決裂。聽候恭親王等辦理。至
該夷狡詐多端。現雖退出圍庭。仍盤踞黑寺一帶。撫局是否能
成。實難豫料。仍須嚴為防備。再海安一帶。土匪四起。清河地方。
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搶掠。以致文報不通。著該大臣等。迅
速查拿懲辦。是為至要。

庚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臣等於本月二十三日。將逆賊占路

圍庭焚搶民房。並臣等隔斷在南。一切危急情形。恭摺馳奏在案。伏思臣等於二十二日早間。發給該夷照會。令其止兵。於二十三日内。准吧嘎禮面見。故遣由僧格林沁軍營派守備廖承恩送去。至是日中刻。廖承恩回稱。該夷不給照覆。僅與收到字條等語。該弁言語支離。恐此件照會未經送去。此時臣等已至萬壽寺。恆祺亦即趕到。據云今日見吧嘎禮已取有並不報復字據。條約亦不增添等字。並

探聞夷人尚未肆擾

圍庭等語。當經復給該夷照會。責以既許還吧嘎囉。何以並不
止兵。擬令恆祺於次日再見吧嘎囉。許以送還。再取切
實字據。正商辦間。探聞該夷已進路。

圍庭敗兵紛紛。均至萬壽寺。臣等當即暫赴蘆溝橋。恆祺並
未隨同前來。至二十三日申刻。接到恆祺由城寄來信件。
據云。是日喊嘎嗎約其出城相見。伊已面見該酋。許其將
吧嘎囉送還。請示道辦。並云據喊嘎嗎聲稱。二十二日早
間。所發照會。該夷並未收到。如果接此照會。必不致擾及
圍庭等語。難係該夷藉口之詞。殊難憑信。至原承恩於此等

緊要文件。如果畏險未經送去。捏詞飾報。必須加以懲治。當即知照僧格林沁將該弁先行看管。俟與該夷質證明確後。再行辦理。一面回覆恆祺。以前許送吧嘎禮原係未經占踞。

園庭。方可與之議撫。今該夷既已肆擾。

園庭。焚燒街市。即使送還吧嘎禮。城中亦難免滋擾。尤應斟酌舉行。確有把握。去後。方真恆祺接到。臣等覆奏。竭力再與該夷議論。詎於二十四日。又接恆祺來信。如不放還吧嘎禮。該夷刻即開礮攻城。當經留京王大臣。共同商議。權宜辦理。於二十四日。將吧嘎禮送到德勝門外夷營等語。

臣等思前此給與該夷照會係在

園庭未經占踞之光。尚可與之理論。現既擾及

園庭。雖京城尚屬無事。而

御園被擾。其情形與

大內宮廷無異。即不能將吧首輕為縱釋。並據勝保來橋述

及是日公議送回吧嘎噠時。伊曾力言現在該夷狂悖異

常。敢將

園庭占踞。焚燒民房。狂悖情形。殊堪髮指。斷無再將吧嘎噠

釋放之理。與臣等意見相同。第業經恆祺與留京王大臣

等公議將吧嘎噠釋放。勢已無可如何。在留京王大臣。以

保全京城。冀得稍緩攻城起見。暫時從權辦理。臣等亦惟有設法統籌。以期挽回萬一。惟該酋有即使議和換約時。亦須帶兵入城。把守一門。並欲留兵在京。駐守三年。方行全數退兵等語。是其光狡狂悖之形。萬難與之理論。臣等擬在此稍留一二月。等候恒祺與該酋所議信息。如其稍知悔悟。將

圍庭速行退出。並留兵駐京各情。概行刪去。尚可委曲周全。以安大局。儻竟冥頑不移。則切齒痛心。斷難再言撫事。臣等現將調到之山東。陝西。兩省馬步官兵。統交勝保管帶。並續調各省未到兵勇。札飭恒福趕緊嚴催齊集。均交勝

係以資勦辦。並由勝保酌奪形勢。在於西面扼要駐劄。以備相機進剿。臣等奉

命辦理撫局。萬分為難。誠如

硃諭。撫局難成。人所共曉。臣等尚復殫盡愚忱。竭力籌辦。原冀得有轉圜。上安

宗

社

陵寢。乃撫議稍有就緒。因照會未經遞到。又致決裂至此。實非意

料所及。至恆祺信內。有臣奏祈已赴

西陵之語。未知此語出自何人。俟查明具奏辦理。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

恭親王等又奏。再該夷於二十二日。竄擾

圍庭。肆行焚掠。連日派弁蹤探。據報情形不同。均未確實。正

在繕摺間。旋據探報回稱。該夷大隊已於昨日巳刻。全行

退至德勝門。安定門之間。該弁見夷兵已退。即呈

宮門內見

廷宇間被燬壞。惟不能確指地名。陳設等物。搶掠一空。並王

大臣園寔。登

宮門外東首各衙門

朝房。及海淀居民鋪戶。大半焚燒。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

乘勢聚眾搶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齒痛恨。無從措手。現已
飛咨緝勦。派兵一千名。屯紮

圓明園。勒辦土匪。以安人心。現在撫局。似更無從辦理。俟恆
祺與該酋所議如何。再行馳報。理合附片陳明。並將二十
二日晚間。哈與喚佛照會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調陝西未到綠營官兵三千二百名。
山東綠營官兵二千四百餘名。兩省官兵。日內均可到齊。
臣英訥。臣桂良。臣文祥。竊思此項生力軍。均尚精壯。除陝

西官兵已奉

旨交勝保統帶其山東官兵係前次奉

旨交瑞麟統帶現在瑞麟等營官兵屢次潰敗若令此項主力軍

與之雜處必致習染成風萎靡不振臣等已令先由勝保

統帶以資進剿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慶惠等奏釋放夷酋保全大局一摺據稱

夷匪竄踞圓明園一帶地方內外城人心十分驚懼僧格林沁

瑞麟兩軍潰散勝保手無重兵城守事宜未可深恃公同將吧

噶禮等交恆祺送往該營以示寬大等語吧噶禮等朕本有旨

令恭親王等酌量情形。即行釋回。此次慶惠等。因恭親王業經
移寓。未能面商。從權辦理。原為保護城池起見。惟夫情狡詐。仍
宜嚴防。著即會同守城各王大臣等。悉心守禦。毋得稍有疏虞。
至一切換約事宜。聽候恭親王等擇地辦理。本月二十日。寄諭
一道。曾否接到。未據聲明。途中恐有遺失。著軍機大臣另行鈔
錄。交慶惠等閱看。

光祿寺卿勝保奏。竊今日與守城王大臣慶惠。英山等。商
議城守方略。及置備必需器用。計陸續添調上城安設武
成。水圍。無敵。神功。神機。神樞等大小礮位。共計一千三百
餘尊。分布各城。復趕緊製造大彈等物。以備不虞。並商同

瑞麟撥調山東曹州鎮兵五百名。進劄於東北城。以為游兵。隨時策應。尤恐守城兵丁。未嫻紀律。特擬其大要。手定簡明章程九條。又慶惠。奕山等。傳諭守城官兵。一律遵行。正在布置之際。接奉寄

諭。所有六起七起西安馬隊。及總兵伊綿阿等。先後步隊四十二百名。俱交鄂督率。於城東北一帶。擇地劄營。查此項馬步兵丁。尚無到京信息。大約尚在保定以南。鄂即行遵

旨飛提。仍恐緩不濟急。詎於本月二十二日丑寅之間。逆夷結隊。迭遞來撲城關。僧格林沁。率領大隊。在城東北六里許。向前迎敵。甫經交戰。旋即撤退。時瑞麟聞逆夷來犯。亦列隊

安定門三里許之黃寺一帶稍與相持。亦即潰退。逆夷遂由黃寺黑寺直趨西北。撲犯

圓明園。復分股撲至德勝門城關。以牽我師。而僧格林沁。瑞麟。兩軍即退。致逆夷深入無所遏截。海澱本無防兵。而應歸寧所統之軍。又未在手。萬分焦灼。憤恨填膺。因復力疾進城。與慶惠麟魁等。共商保全都城之策。於酉刻復出西直門。適值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侍郎文祥等。在園寓聞賊將至。不得已暫行南移。等迎至八里莊以北。面見奕訢等。咨商直隸總督恆福。迅調冷慶。徐廷楨。所帶之天津河間等處兵二千數百名。星夜前來。等先行擇要安營。以

壯援兵聲勢。俟陝西兵到。一同相機扼剿。以待等所調川
楚等勇。先後齊集。兵力較厚。定當出奇效果。立殄狂氛。以

報

國威而全大局。惟

國明國為

宸居遊豫之所。不圖逆夷倉猝窺犯。斧裂背北望。淚下沾襟。但得
援兵速至。必即首先督師痛剿。以期仰舒

聖慮。惟以等現在所東事權。尚恐有呼應不靈之處。惟有竭力為
之而已。

殊批。知道了。摺中並未敘及傷愈情形。殊深慮念。現能否騎步如

常○押○尚○須○需○人○扶○掖○

勝保及秦○等○察○看○僧○格○林○沁○瑞○麟○所○帶○各○隊○已○成○驚○弓○之○
鳥○萬○難○期○其○振○作○昨○日○逆○夷○北○撲○數○不○滿○十○乃○馬○隊○則○望○
影○而○逃○步○隊○亦○聞○風○而○竄○以○致○逆○夷○如○入○無○人○之○境○直○抵○
海○淀○到○處○焚○掠○然○被○逆○夷○之○擾○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受○土○
匪○之○害○者○反○有○十○之○六○七○苦○於○拏○無○兵○可○為○驅○策○徒○深○焦○
急○現○帶○戈○什○勇○弁○數○十○人○暫○創○西○便○門○外○之○天○甯○寺○以○與○
城○內○聲○息○相○通○專○待○新○調○之○兵○到○來○再○行○設○法○截○勒○此○時○
僧○格○林○沁○瑞○麟○之○兵○俱○在○都○城○西○南○一○帶○散○處○而○蒙○古○兵○
尤○多○滋○擾○之○處○恭○親○王○奕○訥○大○學○士○桂○良○侍○郎○文○祥○俱○在○

長新店一帶暫住。擬日內仍令恆祺等將吧嘎禮款回。勉強議和。但不過求旦夕之安。將來恐仍歸於戰。等語。惟有意。惟所調新兵早日到齊。言戰方有把握。尤須稍做事權。方不致有掣肘。等語。意以為必須痛勦後。再行議和。始為萬全之策也。

硃批。所奏不為無見。

陝甘總督樂斌奏。竊臣昨於陝西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英佛兩國夷人屯聚天津。及大沽海口。尚未就撫。仍須厚集兵力。以資攻勦等因。欽此。伏思畿疆重地。捍衛宜嚴。極應遵照。

諭旨。速派前往。以備攻勦。惟查甘肅招募獵戶。或在嘉峪關外。或在甘州卡外。南山之中。相距腹地較遠。急切難以調到。誠恐耽延時日。且該獵戶等人。雖勇往。性未和馴。向止令在邊外防禦野番。若調至內地。差遣。究不如各營官兵。咸知恪守紀律。再四籌思。自應仍於陝甘各提鎮。就近挑派精兵。星速馳往。俾資驅策。臣當即函致陝西提督。經文岱。在於提屬。選派官兵六百名。河州鎮官兵二百名。延綏鎮官兵二百名。又函致護督。臣林圻祖。飛行西甯鎮。選派官兵五百名。涼州鎮官兵三百名。甯夏鎮官兵二百名。共足二千之數。飭令挑揀精銳壯健兵丁。配齊軍械鉛藥。飛速兼

程前進。此起官兵。即派委署靜甯協副將文順管帶。赴通
聽遣。茲據提督經文岱咨報。派定提屬官兵。已於八月初
二日啟程。其餘各鎮官兵。亦均呈報。遵照派齊。即可接續
前行。至陝甘官兵。赴道路程。向係由山西一帶。逕達直隸。
此外雖有甯夏邊外草地。可通直境。計算道里。大略相等。
且盡係沙漠。四無人煙。現派官兵。自應仍由山西大路。馳
往。以期迅速。

硃批。知道了。

樂斌又奏。通州防務關繫緊要。調派各路官兵。自以多多
益善。臣恐現派陝甘各營兵丁。尚有不足。擬再量為添調。

以資策應。惟陝甘各提鎮屬從前派出征防之兵。為數已屬不少。即此次天津夷務。陝省派兵二千四百名。甘省派兵三千八百名。共又派出官兵六千二百名。營伍實形單薄。委難再事加派。因思甯夏。涼州。莊浪。三滿洲營官兵。現在均未調派出征。堪以挑選一千名赴通。用壯聲威。臣擬於甯夏派兵五百名。涼州派兵三百名。莊浪派兵二百名。昨於途次業已飛呈徑致甯夏將軍奕樞等。照數挑選精壯勇敢勁旅。配帶軍械。迅速前進。茲據莊浪城守尉慶志呈稱。該員深受

國恩。情願前赴軍營報效。自應俯從所請。所有現在派出甘

肅三滿洲營官兵一千名。應即交慶志統帶。馳赴道州。聽候調用。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四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
豐
朝
卷六十五之六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辛卯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等玉明前奉寄

諭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到通節節進逼狂悖殊甚撫局已形決

裂金州續到夷船如敢登岸肆擾即著相機堵剿等因欽此等

景霖遵即會同督飭濱海旗民團練一體嚴防旋准金州

副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金州大孤山大魚溝一帶

前泊火輪夷船二十隻於本月初旬將岸上帳房收撤回

船至十三四等日陸續向西南洋駛去十二隻現在大孤

山一處尚有夷船八隻其熊岳之兔兒島蓋州之西套海

口。前此游奕之船。均已全行駛去等情。先後馳報前來。至南路濱海各城團練。屢經拏等督催勸辦。現已一律舉行。州縣地方較大者。城鄉練勇不下二三萬人。其次一萬四五千名。至少亦七八千名。無論旗堡民屯。聲勢尚能聯絡。器械亦俱整齊。自固藩籬。可期得力。拏等方幸夷船漸退。濱海人心稍定。忽於八月十九日。准錦州副都統咨稱。接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文開。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氛逼近京城。朕於本月初八日。巡幸木蘭。所有前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如已行至山海關。即著寶山。飭令折赴熱河。

設駕等因。欽此。努等接閱之下。驚疑懸戀。憂憤交榮。伏思
聖駕巡幸木蘭。自係暫示權宜之計。惟

畿輔逆燄。關外風鶴傳警。又聞

乘真北狩。人心震駭。西北毗連邊界。盜賊將次竊發。

盛京為根本重地。

陵寢

宮殿所在。關繫匪輕。現在存城之兵。僅贖千餘。努等防所。顧
此失彼。省中將軍府尹二署。並戶刑兩部。現止侍郎倭仁
一人兼理。努等三人三處。遇事不第函商不及。且省中亦
有空虛之慮。努等身任封疆。受

恩深重。當此萬分危急之時。未便株守一隅。致滋貽誤。查秋後金州夷船。忽去忽來。今於大孤山仍留八隻。無非牽制兵力。使我設防糜餉。疲於奔命。以遂其奸狡之謀。今方蓄集畿甸。不暇竄擾濱海。奉省口岸。似可暫安。惟西北各城。盜賊潛起。亟宜勤捕。先清內患。等再四籌商。現在濱海各城。旗民團練。均已舉行。應即飭交各該地方官督同紳董。仍加訓練。實力操防。藉資捍衛。田莊臺兩岸三營防堵弁兵。現在營口雖無夷警。仍應暫留駐守。瞬屆北風司令。內河封凍。船隻不能駛進。擬俟霜降後。再行撤回。以節經費。其金州熊岳青石嶺等處。在防馬步官兵。仍飭各該統領。督

率鎮靜嚴防。嗣後察看情形。隨時酌量裁撤。來此夷船暫
退。等語。應即回省。會同倭仁統籌全局。移緩就急。相機調
度。惟期衆志成城。攘外安內。保衛

陪京。以重根本。

硃批知道了。已有旨。令汝帶兵速赴承德。該已接奉矣。

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占踞園庭。諭令恭親王奕訢等在昌平
一帶駐紮。辦理撫局。昨接二十六日奏報。知恭親王等尚在長
新店居住。聽候恆祺辦撫之信。連日如何情形。務即迅速具奏。
現在夷人已退至黑寺。自圓明園一帶。以至黑龍潭。太子府。沙

河清河等處。地方土匪。仍復肆擾。以致文報阻隔。行旅不通。若不及早懲辦。誠恐聚集日多。釀成大患。勦捕愈形棘手。綿勳派撥之兵一千名。未知曾否到圍。亦須有大員統帶。方能得力。本日已改派文祥。署理圍明圍八旗包衣三旗印鑰。其綿勳派撥之兵。歸文祥調遣。著即調集各旗。及巡捕營官兵。飭令將各處土匪。嚴行捕拿。立即正法。以靖地方。而通道路。長新店距城較遠。於辦撫事宜。往來不便。文祥若仍在該處。亦覺鞭長莫及。著恭親王等。於京城西北附近地方。擇地駐紮。文祥便可兼顧圍庭。仍隨恭親王辦理一切。正在寄諭間。接據勝保奏。因和碩戰情形一摺。據稱各起官兵。二三日內。皆可到齊。惟遠道赴援。不

無疲憊。自應量予休息。始可即戎。無如守城諸臣。汲汲議撫。方且定期開城。為休兵息民之策。再四思維。惟有齊集援兵。靜以觀變。如該夷謹守條約。相安無擾。亦不敢自生外釁。如竟顯然反覆。或屯兵不撤。自當相機而動等語。該逆於城北一帶。修築礮臺。並至城根測量遠近。狡譎情形。實堪髮指。慶惠等自應嚴密防守。聽候恭親王等辦理。若開門揖盜。害不勝言。已諭令慶惠等。激勵衆心。堅守以待。並將候補侍郎勝保。授為欽差大臣。總統各省赴援諸兵。整軍備勦。此時事機緊迫。著恭親王等。迅即飭令恆祺。往見該夷。仍遵前約。不另生枝節。即可畫押換約。以敦和好。倘有心反覆。再事要求。即知照勝保督兵進勦。惟必

須厚集兵力。一戰成功。方為計出萬全。即由恭親王等斟酌辦理可也。

戶部右侍郎寶璽奏。八月初八日。

皇上鑾輿起程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明善遵

旨照料

圓明園。努當即進城。籌畫撥解

行在餉需。辦理防守等事。詎意八月二十一日。夷匪逼近

京城。九門戒嚴。努隨同總統巡守大臣等。晝夜在城防護。二

十二日夜間。遠見西北火光燭天。努不勝驚駭。惟時當深

夜。恐其乘勢攻城。不敢開門往探。至二十二日酉刻。夷匪

闖入

圓明園。等聞信之下。曷勝憤恨。旋於二十五日。夷匪由園退回。當即委派司員前往探聽。隨據稟稱。

園內殿座。焚燒數處。

常嬪業經因驚溢逝。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投入福海殉難等語。至總管內務府大臣明善。及管理

園庭司員等。均尚不知下落。現仍派員查訪。

硃批。知道了。

寶璽又奏。查現在總管內務府大臣。在京僅存一人。而圓明園夷匪既已退回。

園內一切皆須清理。等一人實難兼顧。惟有懇乞

皇上簡放一二員分任其事。以照料一切。

硃批。現在明善已由行在回園矣。所請毋庸議。汝係內務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園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顧。尚有人心耶。

光祿寺卿勝保奏。竊等疊次奏

旨。所有陝省馬步官兵。著歸等督率調遣。又由恭親王奕訢先後咨交直隸山東兩省官兵。共三千數百名。統歸等軍營。俱經等恭摺奏

聞在案。查各起官兵。於二十三。二十五等日。先後來到直隸。可聞

協標陝甘固原提標等兵八百名。其各起大隊。等遵
旨飛提。已據陸續報到。大約二三日內。皆可到齊。等於各將官來
謁之時。勉以忠孝大義。反覆開導。俾知急難勤王。非尋常
出師可比。務當振刷精神。講求戰法。以冀一戰成功。仰紓
宵旰之深憂。稍贖臣子之重疚。該將官等。聆等言論。似尚能感發
奮興。力圖報效。惟數千里赴援。兵力無不疲憊。其所調皖
豫各省勇練。尚無確信。自須量予休息。始可即戎。無如守
城諸臣。汲汲以議撫為事。方且定期開城。為休兵息民之
策。等雖責在勦賊。亦未便一意孤行。孟浪決戰。然竊以為
逆夷數月以來。滋擾我閭閻。震驚我

禁圍。遣酋我重器。焚掠我

圍庭。為臣民不共戴天之讐。千古非常之變。輕我太甚。其志愈驕。此時倡言攻城。稱兵挾制。勢裂皆出血。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恭親王迫於無可如何。徒深焦憤。而城內議撫諸臣。信其詭謀。無求不應。自謂兵微力弱。恐兵端一啟。收拾為難。夫以各門城上大小礮位數千。守兵數萬。城池如此其高深。如此其堅固。而城外又有援兵。非竟全然無備。自矜思之。戰而勝。固可雪耻復讐。戰而不勝。和亦未晚。現在惟恐稍拂其志。惟命是從。夫春秋書城下之盟。當時猶為深恥。况開門揖盜。以堂堂天府。拱手讓人乎。即進城無

事。而如其所約。分守一門。留兵三載。包藏禍心。六飛果於何日回鑾。萬一踞守城門。反兵相向。將置

宗

社臣民於何地。此等夙夜籌思。無一而可者也。此時守城大臣。惟慶惠團防大臣。惟周祖培。堅欲開城。牢不可破。該逆膽敢於地壇一帶。修築礮臺。熟視其於咫尺之間。擔吞取土。而莫敢誰何。等。非其事權。雖辯說萬端。竟不能挽已成之局。再四思維。惟有齊集援兵。獨新壁壘。靜以觀變。如該夷能謹守條約。相安無擾。等。亦不敢自生外釁。如竟顯然反覆。或屯兵不撤。意存久踞。等。自當相機而動。等。前在八里橋

接仗。所帶無得力之軍。且任事不久。猶與賊鏖戰多時。若非臨陣中傷。幾成大捷。然據逃出民人。衆口僉稱。是日之役。賊死千餘。載屍九船回津。為衆目所共睹。况此時兵力。厚於昔日。加以自為訓練。以之滅賊。或未能。以之勝賊。則可必。此後惟求

聖明作主。一其事權。示以方畧。不致有扞格掣肘之虞。俾竒可以自盡其材。自伸其志。庶冀削平禍亂。奠安畿疆。以仰酬高厚於萬一。

勝保又奏。再竒現在軍營。援兵漸集。事務較多。必須襄助有人。方免貽誤。查有太常寺少卿崇恩。前在山東巡撫任

內隨同鄂辦理軍務。現經守城王大臣派守內城阜城門
角樓。該處偏在西南。不甚喫緊。且西南城守大員尚多。相
應請

旨飭下崇恩赴鄂軍營。隨同辦理一切。又已革副都統伊興額久
懋戎行。勇於從事。現在革職回京。聞其病已痊愈。可否
准令鄂調赴軍營差委。鄂當酌度情形。派令管帶官兵。庶該革員
可以及時自效。而鄂亦收臂指之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齊集援兵。靜以觀變一摺。足徵該
大臣忠勇性成。赤心報國。著即授為欽差大臣。并開缺以侍郎
候補。總統各省援兵。相機勦辦。即由勝保知照禮部。頒給關防。

現在直隸陝甘等兵。僅到八百名。其各起大隊。二三日內。始能到齊。遠道赴援。必須休息。已諭令慶惠等堅守以待。并諭恭親王等。迅辦撫局。儻該夷猖獗。萬不能成。即行知照勝保督兵進剿。該大臣自應靜候辦理。惟事機緊急。必須量敵而進。計出萬全。一戰成功。始慰朕望。儻兵力未厚。不可輕於一試。所調川楚各勇。均已飛催。尚未據報起程。惟都興阿自請帶馬隊四百名前來。朕已允准。本日據英桂奏。與總兵慶德先後帶兵勇三千。剋日起程。文燮亦撥海豐防勇一千。曹勇三千前來。其各省未到援兵。毋庸歸僧格林沁。瑞麟大營。均著交勝保調遣。太常寺少卿崇恩著隨同該大臣辦理軍務。已革副都統伊興額著准

其調赴軍營差委。以資得力。

又

諭。昨因慶惠等奏釋放夷酋。保全大局。業經諭令該王大臣等悉心守禦。毋得稍有疏虞。其一切換約事宜。聽候恭親王等擇地辦理。此旨諒已接到。本日據勝保奏稱。該夷倡言攻城。稱兵挾制。守城諸臣。汲汲以議撫為事。意欲訂期開城。為休兵息民之策等語。近日夷務辦理情形。尚未接恭親王等奏報。已諭令迅飭恆祺前往面議。并給與照會。如該夷能遵前約。即可畫押蓋印。定期換約。該王大臣等守城是其專責。惟當竭力嚴防。堅守以待。聽候恭親王等辦理。不可先自擾亂。致懈軍心。瑞常等業

於二十日寄諭內准其接辦巡防事宜矣。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接奉

欽差大臣恭親王劉和奉

旨調派各軍有未經起程者催趨前進外如尚有精銳之師可以派撥無論馬步官兵鄉團義勇立即派委得力之官紳裹帶餼糧星馳來京聽候各統兵大臣調遣等因查東省各鎮標綠營官兵屢經徵調所存無多防匪防夷在在均關緊要省垣重地僅有兵數百名防緝匪徒猶不敷用此外別無精銳可調惟有前次奏明駐紮海豐縣大山之募勇一千名該處防務稍安尚可移緩就急當即飛飭原派統

帶官武定營遊擊緒承。候補知縣張繼武。並添派撫標左營候補千總信長貴。把總石魁升。隨同管帶。又發給該官勇等一月口糧。備帶器械。飭令即日起程。由海豐鹽山一路。迅赴京城。聽候各統兵大臣調遣。再准大學士瑞麟咨會。飭派山東紳練趙康侯。李錫魯帶領團勇。來京攻勦。當即飛咨督辦團練大臣杜朝。轉飭去後。茲准咨稱。已飭趙康侯。李錫魯帶領壯勇三千名。馳赴京城。截擊夷匪。與各官兵為前後夾攻之計。合併聲明。

硃批。知道了。總理行營王大臣知道。

河南巡撫慶廉奏。竊查暎夷頻年以來。沿海滋擾。罪惡貫

盈○今○年○夏○間○竟○敢○連○檣○北○駛○窺○踞○天○津○屢○梗○撫○議○近○以○我
兵○失○利○逆○餒○已○張○薄○海○臣○民○無○不○同○聲○憤○恨○臣○以○滿○洲○世
僕○身○受

國○恩○亟○思○親○集○援○兵○星○馳○北○上○會○合○諸○軍○與○該○逆○決○一○死○戰
滅○此○朝○食○而○職○司○守○土○責○有○攸○歸○現○當○豫○省○防○勦○喫○緊○之
際○臣○若○遽○然○遠○離○則○兵○無○統○率○人○心○不○免○驚○惶○且○歸○德○為
北○路○門○戶○切○近○賊○巢○萬○一○捻○逆○偵○知○虛○實○揭○竿○而○進○齊○向
北○趨○其○患○何○可○勝○言○臣○旦○夕○籌○思○焦○憤○實○難○言○喻○連○日○道
路○傳○聞○人○言○嘖○嘖○僉○謂

聖○駕○巡○幸○熱○河○臣○愚○以○為○或○係○左○右○浮○動○之○言○必○不○能○搖○惑

宸聽。而在廷諸臣。苦口力陳者。亦未能仰體
聖心。我

朝秋猶盛典。向有

駐蹕熱河舊章。

皇上法

祖勤民。將以懷柔外藩。陳耀武事。藉示綏邊之遠圖。然而緩急之
勢既殊。舉動之間宜慎。伏查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聞警即時返蹕。良以

神京為根本重地。

聖躬繫天下安危。人心一定。逆膽即寒。現當夷務萬緊之時。勦辦

尚未得手。臣知

皇上憂勤宵旰。必欲剋日回鑾。以安

列聖付託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而臣有管見所及者。事迫心切。亦不能不披瀝肝膽。為我

皇上密切陳之。

一嘆逆不足慮。勦撫可以並行也。該逆遠涉重洋。往返年計。所倚恃者船隻。所利便者火器。所蓄意者通商。所貪得者財貨。若陸地戰陣。勢不能抗我雄師。故頻年駛擾以來。總不敢離海深入。此時逆蹤難援。及通州。然軍無後繼。已成孤注。該逆亦必料援兵四集。腹背受創。萬不敢久於屯

路。且逆夷槍礮。利於遠攻。不利步戰。若我挑選孫疾。便利
兵勇。俯身撲進。所向披靡。必可得手。兼之瞬交冬令。北海
風高沙硬。逆舶必圖回駛。便可乘其撤動。併力痛勦。即或
死踞津門。為負隅之計。而調將徵兵。援師雲集。覆而攻之。
賊必望風膽落。恪遵撫議矣。

一人心宜固結。號召方能響應也。

京師為根本重地。現時雖已戒嚴。而城內旗綠各營。滿漢官
兵。不下十餘萬。足資固守。城外馬步兵勇。尚有數萬。足資
堵勦。惟冀

宸衷果毅。達變通權。刻日

駕旋奮揚武畧。俾統兵將帥。得以親秉。

廟謨。益更樂於用命。而各路赴援之兵。咸思瞻仰。

天顏。爭先拱衛。軍威益壯。衆志益堅。賊當不戰自潰矣。

一後患當防。審度不可不慎也。熱河地處偏隅。雖

宮室殿廷。尚稱華備。本非財富之區。復少庫藏之積。而扈從
禁旅。以及度支公用。所需數十萬金。必須由京籌備。源源運

解。其可通往來者。惟張家獨石。古北。三口。非山路崎嶇。即

曠野草地。設或匪徒乘間竊起。三邊隘口。稍有梗阻。則枝

節叢生。不堪設想。如謂西路山陝。均為歷代創建之地。亦

可

臨馭控制。但規模置造。固非歲月所能竣。而值此經費支絀之時。與其為此緩圖。不若先其所急。籌供軍實。俾士飽馬騰。以收實效。而況

神京天府。為形勝之區。

列聖相承。貽留寶守。亦萬不可輕議更張也。安危之機。在於呼吸。惟有願請

皇上。早日旋蹕。嚴密籌防。大彰撻伐。以安

宗

社。以定民心。

殊批。兵雖眾。為夷礮所懾。夷雖無大志。而撫總無成。為暫避集師。

之舉。非播越罔顧之圖。現在之猖狂。汝尚不知。行當有聞而髮指也。

慶廉又奏。臣前奉

諭旨。飭令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帶領新募義勇。並川楚勇數千名。迅速赴京。歸勝保調遣等因。欽奉之餘。即時飭令該副將等。趕緊挑選。先經飛飭省局司道。籌備軍裝口糧等項。現在北路軍情。萬分緊急。必須趕集援師。以資攻勦。臣連日督同黃得魁。趙喜義。於新募南陽各勇。並川楚等勇內。認真挑選。年力精壯。武藝嫻習者三千人。分別派委隊哨各官。以資管帶。連夜由營趕造旗幟號衣等件。均各詳

明齋。臣復親加訓練。以大義訓以紀律。務須日夜燧
行。以速赴援。不准稍有延誤。
硃批。知道了。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屢接探報。各夷占踞天津之後。由
通州直逼

京師。我兵失利。五中焦憤。寢饋難安。茲於八月二十三日。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劄付。知本月初八日。

聖駕北巡。撫勤事務。仍

命僧格林沁等。催調各路援兵。相機籌辦。該夷稱兵犯順。肆其猖
狂。凡在臣工。莫不痛心疾首。亟欲滅此朝食。自當厚集兵

力共輔

神京。惟晉省太原鎮屬各營。多與河南連界。皖檢久圖窺伺。現又紛紛出巢。必須預籌防堵。未便輕調。且正值陝兵過境。民間車馬。亦不敷周轉。祇有大同鎮協各營。地處邊陲。距京較近。鎮臣慶德勇敢素著。久歷戎行。現在事機緊急。擬先派令該鎮帶領本標官兵二千名。兼程赴京。隨同攻勦。以壯聲勢。第念前調大同鎮兵。已至三千。今又續調二千名。未免益形單薄。無可再撥。必須另募民勇。協同助勦。以期得力。而晉民率多柔懦。兵尚懼怯。民更可知。風聞湖南鄉勇。頗有膽畧。經兩湖督臣官文。湖北撫臣胡林翼。募

往湖北訓練。無不技藝精熟。屢著戰功。臣已飛咨該省督撫。即在武昌省城。挑選楚勇二千名。派委得力將弁。星夜管帶來晉。並委員馳往迎提。一俟到齊。由臣親帶赴京。相機勦辦。以為大兵之助。抑臣更有陳者。

巡幸之地。

賞資在所必需。部庫支絀異常。恐難應手。臣不敢拘泥常例。當飭藩司。在於庫儲工雜各款內。先行籌動銀五萬兩。派委妥員。於二十八日起程。由大同府入直隸宣化府一帶。徑赴行在戶部交納。稍資接濟。

硃批覽奏一切俱悉。總理行營王大臣知道。

英桂又奏。正在拜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嘆唏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等因。欽此。臣查大同鎮兵。先後已調五千名。太原鎮屬各營。多與河南連界。均未便調。省城地方緊要。設兵無多。本亦難以輕動。惟此外無可調撥。不得不移緩就急。在於省標三營內。挑選一千名。兵既派定。馬匹在所必需。前調太原滿洲營兵二百名。因額馬不敷騎坐。暫由綠營添撥赴通。即大同鎮兵。亦因出征者多。營馬不敷差操。經臣飭司籌撥。發交鎮臣慶德。派弁出口購買。甫於八月中旬。買齊五百匹。應以三百匹歸

該鎮分撥以二百匹調省應用。帶兵官惟平陽營參將珠爾杭阿。著太原營參將覺羅恩瑞。著助馬路參將賈占魯。署忻州營都司李輝等。曾經帶兵防堵。尚稱得力。臣已分別咨調。一俟到齊。星夜赴京。由直隸一路進發。目下兵力尚單。臣在河南時。素知該省民勇強壯。候補知府王榮烈。現任汝陽縣知縣。廖慶謀。皆勇敢素著。帶勇勦匪。所向有功。合無仰懇

天恩。

敕下河南巡撫。即派王榮烈。廖慶謀。各募壯勇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並派前河南開歸陳許道調任直隸永定河道徐繼

鍾作為統帶。交臣差遣委用。以資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英桂奏酌調各路官兵。親帶赴京。並請飭山東河南得力將領帶兵前來等語。據稱現於省標挑選官兵一千名。大同鎮兵二千名。分撥馬匹。咨調將領。一俟到齊。星夜親帶赴京。並咨大同鎮總兵慶德先帶本標官兵前來。現已派勝保為欽差大臣。到京時著即隨同勦辦。河南練勇素稱強壯。前已有旨。諭令慶廉挑選精健數千名。令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前來助勦。至所請候補知府王榮烈。今據慶廉奏稱該府帶勇受傷。尚無下落。汝陽縣知縣廖慶謀因案摘頂。承惠業經陣亡。均毋庸議。現在山東防堵正在喫緊。德楞額前請帶兵

親來。已有旨令其暫緩來京矣。

癸巳。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寶山奏。吉林頭起官兵。業已抵關等因。欽此。遵

旨委員迎提前進。已於八月二十八日。頭起官兵西丹獵戶二百六十七員名。業經點驗進關前進。乃於八月二十九日。接准直隸軍需總局咨稱。此項官兵。由直隸各縣取道出喜峯口。直至熱河。以期便捷等因。等隨即飛飭各起營總務。各晝夜兼程前進。徑赴熱河。萬不准片刻停留。惟查鎮城內外守禦。先經前副都統成保。布置俱屬周備。茲奉

諭令等嚴密布置守禦。等督同協領等官十五員。兵八百五十餘名。餘丁團丁三百名。團勇二百名。分布週城防守。其東羅城。責成山永協副將伊克經額帶領都守二員。兵四百六十名。團勇二百名防守。西羅城。責成吉林營總阿克東阿達春帶領官兵五百名。臨榆縣知縣恩泰帶領團勇四百名。會合防守。孤懸南翼城險要地方。責成滿營協領順齡帶領官四員。兵二百名。吉林營總祿昌常奎帶領官兵五百名。會合防守。等仍於各營防兵內。揀選精壯者六百名。無論內外有警。隨時隨地調遣。總期聲氣相通。互相接應。救援。以期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未刻。將逆夷竄赴

圍廷。焚掠滋擾情形。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在案。是日酉刻。喚
佛照會。該夷定於二十九日。帶兵把守安定門。如有官兵
阻撓。立將京城攻開。先於今日築起礮臺。以備不允之用。
並函致恆祺云。即將前次拏獲該國之人。即日送回。以免
攻破京城等語。查夷人逼擾

畿輔。焚掠

圍庭。先投情形。已深切齒。茲按照會。如不開城。即帶兵把守。一門。開礮攻城。且此次照會。係英佛兩國帶兵之孟姓克。姓出名。並非出自囉噶兩酋。尤為驕傲。其允恃之狀。至於此極。撫局一事。勢難辦理。刻下夷情愈急。援兵未齊。勦撫均難措手。焦灼萬分。臣等共同商酌。惟有姑給照覆。再為羈縻。稍寬時日。一俟各省官兵到來。兵力稍厚。設法攻勦。以圖殲滅。惟統兵大員。事權宜專。庶不致各存意見。亦不致互相推諉。現在僧格林沁。瑞麟各帶一軍。勝保亦奉旨帶領官兵。又為一軍。事權不一。軍無統帥。是以兵心散慢。軍無鬪志。非專派大員。不足以資統率。而振軍威。僧格林沁。瑞

勝於屢次挫敗之餘。其氣已餒。所帶之兵大半潰散。斷難望其復振。勝保心殷報

國。勇敢有為。尚能嚴明紀律。鼓舞軍心。惟又職分較小。可否仰懇

天恩。簡派聲威素著之大員。統帶諸軍。派勝保為幫辦大臣。如聖心無可派之員。或即

派勝保為統兵大臣。伏乞

聖裁。至逆夷心懷叵測。

京城已屬危急。萬分北路空虛。誠恐該夷探窺

來輿所在。關繫匪輕。古北口為熱河要路。必須望兵扼守。僧格林

沿熟悉該處情形可否

飭令馳赴古北口督兵設防以資護衛伏候

訓示

恭親王等又奏於八月二十七日接奉

硃批知道了覽吧喊各酋往返信字具見逆夷暫戢桀驁無非為

此羈囚執意進兵不必相顧等語尤覺情見乎詞先行縱歸必
另生詭計著俟撫局已成不致別生枝節即加緊馳奏等因欽

此又於八月二十八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六

日欽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仰見

訓示周詳。莫名欽服。伏思夷情猖獗。撫局本難辦理。臣等在圍並
無一兵護衛。雖有步軍統領中營官兵。分派各處堆撥差
站。又復派出偵探。所餘無幾。以之稽查地面。尚屬不敷。僅
賴僧格林沁。瑞麟兩營。均在德勝安定門之間。臣等尚可
在圍坐鎮。乃二十二日之變。僧格林沁。瑞麟兩營。紛紛潰
退。及至臣等移至萬壽寺。該兩營已節節往南。退至彰儀
右安兩門一帶。是以由萬壽寺移至蘆溝橋。以冀截留。續
到各省兵勇。是大軍均在西南。賊隊均在東西北三面。自
八里橋以至

圍庭。連營絡繹不絕。若前赴昌平州。而道路阻隔。不特與諸

營均相隔斷。且與城中王大臣聲氣亦不相通。祇得於蘆溝橋暫行駐紮。庶可就近商辦。至臣等日前竭力籌維。原冀該夷稍戢桀驁。和議早成。不料二十二日。該夷撲犯圍庭。焚燒

殿宇。將陳設器物搶掠一空。悖逆情形。痛心切齒。決裂至此。本難與之議撫。惟有力圖勦洗。以抒義憤。而雪國讎。茲於二十六日。臣等接據嘆佛兩夷照會。所有把守城門一節。擇定安定門為便。於二十九日午刻。各軍調派弁兵前往駐守等語。復經臣等給與該夷照會。令其商定守門章程。照覆後再定辦法。原以藉此羈縻。取有該夷照覆憑據。雖

將來委曲議撫。尚有把握。不致另生枝節。不料城中王大臣。以臣等不在城。議撫未及商妥。欲允該夷於二十九日。午刻開城。並於臣等照會未允之語。作為已允。經臣等行文巡防大臣等。詢以該夷把守城門各節。是否可以允准。事關重大。非臣所能獨自主持。必須共同商定去後。茲據巡防大臣等。以該夷把守城門兵數日期。商之留京守城王大臣等。以為可行。均無異詞。咨復前來。並據侍郎成琦。武備院卿恆祺。副都統連成等。先後來橋。均欲請臣入城。與該夷見面換約。是該王大臣等於京城守禦事宜。毫不講求。但以城不可守為詞。勝保來橋。面述進城代為布置。

及守城各員畏蕙情形。焦急尤深。該夷包藏禍心。其欲把守城門。先築礮臺。未始非以京城堅固。一時驟難施明攻暗襲之舉。但城中守禦之人若此。僅驟與之決裂。該夷勢必立刻攻城。則城內不待攻而自散。城外之兵。除僧格林沁。瑞麟兩軍。潰去十之七八。勉強招集。其勢萬難再用。勝保所帶現到之山東陝西官兵。雖稱生力。亦僅祇六千五百餘名。為數無多。亦未訓練。勢難進剿。且現仍議和。未便輕動。臣等反復籌維。祇可先行給該夷照覆。並派恆祺再與該夷竭力商議。若能將把守城門。留兵駐守各節。或全行刪減。或別無枝節。尚可與之議和換約。俟接到該夷照

復再行相機辦理。仍一面嚴催各省未到官兵。兼程赴援。一俟兵力厚集。統交勝保管帶。僕蒙

恩允。假以事權。再行力圖攻勦。以解京城之急。但據目前情勢。該夷堅欲進城。而留京各王大臣。以事在危迫。准其開城。必欲與之換約畫押。臣亦無可如何。惟有冒險進城。與該夷見面理論。斷不敢顧惜一身。稍存退避。

硃批。蓋印畫押。原定在城外進城。不過換約之一事。此時冒險進城。雖為顧惜大局。儻該夷不允復出。尚復成何事體。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據俄羅斯伊格那提業幅。由通州知州轉呈照會軍機處來文。並有寄該館喇嘛固禮公文一

件。臣等恐該國或有別意。未便給與固禮收閱。當即剴行該知州。告以現今軍機處。早已隨扈起程。須由驛遞再行轉交。恐回信較遲等語。婉詞致覆。嗣於二十二日。復據該喇嘛。由五城察院投遞呈詞一紙。意欲我處王大臣。備文令該使臣到京。設法辦理等詞。復經咨覆五城。令其備文咨覆該喇嘛。告以現在兩國交兵。各城俱閉。未便令該使臣進京。如果有意為中國不平。亦必在外代為調停。俟兩國之兵退後。即可照常來京云云。茲據五城咨稱。該喇嘛現在必欲中國文書。親自齎往通州。臣等告以答復該喇嘛。現在各路兵勇。雲集城外。恐該國人去。致被阻攔。有傷

和好。令其從緩再商。以免多生枝節。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請開派大員。總統軍務。及籌辦撫議情形。各一摺。已批示恭親王等。蓋印畫押。定在城外。進城。不過換約之一事。原因撫局未定。不可冒險進城。本日復據義道等。聯銜具奏。夷人入城。現尚安靜。專待辦撫王大臣親來換約等語。義道等不候恭親王等函商。輒即暫開一門。許其入城。雖為保護城池起見。實屬冒昧。然事已至此。若再與決裂。勢必闔城生靈。被其荼毒。此時若在城外畫押。該夷必不肯從。著恭親王等。迅即入城。與該夷將本年所議續約。畫押蓋印。併將

八年天津和約互換。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駐京章程。方為妥善。至所請簡派大員。總統軍務。並飭僧格林沁。馳赴古北口之處。昨已有旨。授勝保為欽差大臣。總統各路援兵。聽候恭親王等知照。相機辦理。僧格林沁。瑞麟。因節節退紮。不能救護圍庭。已一併革去爵職。均留營督辦軍務。此時撫局未成。未便即令赴口。已諭令其查辦土匪矣。另片奏俄囉斯使臣。懇請來京。著文祥即由軍機處。給與照會。令其進京。若再以軍機處隨扈出京為詞。恐其直赴行在。不成事體。

又

諭。恭親王等奏。北路空虛。請飭僧格林沁。馳赴古北口。督兵設防。

一摺。前有旨諭知該大臣。備城已破。即帶兵速赴古北口。布置防守。本日據義道等奏。該夫人入城。尚屬安靜。已諭令恭親王等。迅速進城換約。此時撫局尚在未定。該大臣等自應相機辦理。未便帶兵北來。清河一帶。為古北口要路。聞有敗兵在彼盤踞。劫掠行人。附近圍明圍地。方均有土匪出沒。若不及早肅清。將來聚集日多。更難撲滅。於餉需文報往來。均有關係。著僧格林沁等。迅即派員招集潰兵。查拏土匪。疏通道路。是為至要。

西安副都統烏蘭都奏竊等欽奉

諭旨。於八月二十五日。由熱河帶領西安馬隊官兵起程。二十七日到口。即日會同該地方文武各員。查勘地勢。相度情形。

即在口內教場安營。查該處四面環山。岔口紛歧。其間捷徑間道。處處可通。惟西南山口。直連密雲。為前途各口總匯之區。實係南北咽喉要道。必須此處安營。方可堵賊北犯。等語。營後即差弁兵沿山各口晝夜巡查。盤詰奸宄。並派馬探前往密雲等處。不時偵聽。仍飭該地方官。一併派兵。擇要設卡巡防。以期有備無虞。昨於上年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據恭親王等奏報。逆夷於本月二十二日。直犯圓明園。焚燒街市等因。欽此。等語。即行復派弁兵。前往石峽一帶。查看情形。去後。該弁等旋稱。探至石峽密雲懷柔等處。均無僧格林

沁撥駐陝西馬隊官兵。惟密雲一帶。見有養傷治病官兵。為數亦不甚多。沿途民情照常安堵。商民各安生業。聞得僧格林沁。瑞麟。現在西直門外二里溝地方駐紮等情。查該夷既已恣肆。難保其不抄掠環拱之區。等自應速放偵探。儻該逆膽敢分股北犯。等即行帶領官兵迎剿。斷不使逆賊犯越北口。其所調黑龍江官兵。尚不知行抵何處。一俟到口。即行戍留。擇要安插。以厚兵力。

硃批。知道了。總理行營王大臣知道。

乙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於八月二十四日。在韓亭防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該夷直犯京師○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
熱河等因○欽此○夷氛逼犯

京畿致勞

聖駕秋獮○恨不立殄醜類○恭請

回鑾○仰蒙

諭調○遵將防務安置○即日起身回省○籌辦兵糈○即統兵北上○合

力進攻○以伸敵愾同仇之志○查煙臺夷船現僅存二十隻○

餘俱駛往天津○儻該夷敢於尋釁○自應督兵迎勦○今仍遵

前奉

諭旨○咨飭登州鎮道○加意防範○待時而動○並咨青州副都統恩襲

一體嚴防。等啟行後。防所募勇。無人約束。分道各歸原募。州縣訓練。暫行支給。糧聽調。其海豐防勇一千名。前已派員管帶赴京。至於省垣重地。關繫匪輕。前有匪徒竊謀。定期滋事。已經破案。飭拏餘犯。訊辦。必須少留兵旅。鎮定人心。已將前次奏明。由省撥駐登州兵四百名。移緩就急。暫調回省。以資防守。再

諭旨內。著李統帶精兵。伏查東省官兵。屢經徵調。所存無多。現分咨各鎮。在於諸營汛內。再酌派一千名。星夜起程北上。惟軍餉器械。數月以來。支用甚多。殊形支絀。現飭軍需局。趕緊籌備齊全。以免遲誤。等已於八月二十五日。由防起程。

回省。由省赴京。啟程日期。容等另摺奏報。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已革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已革大學士瑞麟奏。竊等
等於九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昨據恭親王等奏。該夷擾踞圍庭。撫局不能再議。已諭令極
力挽回。恆祺現在城內。著僧格林沁等。知照恆祺先行羈縻。吧
首勿令再有決裂。聽候恭親王等辦理。海凌一帶。土匪四起。清
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搶擄。以致文報不通。著該大
臣迅速查拏懲辦等因。欽此。查喫佛大隊。屯紮黑寺一帶。經武
備院卿恆祺。疊次前往夷營。設法羈縻。該夷口雖言和。仍

復日增夷兵礮火。其中難免不包藏禍心。經恆祺集向施言。始有三日之約。至二十九日午刻。如不換約。定欲攻城。該夷把守安定門一節。其意甚堅。不遵理駁。二十八日午後。撫局尚未定時。勢已急迫。經城內王大臣。共同商議。令恆祺前往夷營。告知吧嘎噠於二十九日午刻。開安定門。使該夷入城。以待換約。不意該夷是日入城之後。揚進礮位數尊。安放城上。雖無騷擾情形。居心實屬叵測。現在恭親王等。於初一日。業已由長新店回至西便門外天甯寺住宿。尚未進城與該夷會晤。撫局是否可成。尚難豫料。儻該夷再有非理要求。難保不再行決裂。等語。目下情形。焦

灼萬分。努僧格林沁自海口轉戰至今。屢經挫敗。誤
周殃民。死有餘辜。儻若夷人有變。努等曷敢不實力兜擊。無
如現在軍心渙散。礮火全無。努僧格林沁所統步隊。屢經
失挫。潰散十之八九。馬隊除陣亡受傷及潰散者。現在各
處分紮。不滿三千。努瑞麟所統之兵。除調赴守城及撤回
原營。並馬隊潰敗者。現在僅存千餘名。其餘數。伊勒東阿
所統之兵。已經全數調入守城。勝保前統之兵。現在所存
無幾。至新到山東陝甘之兵。或紮西便門一帶。或紮蘆溝
橋以西。查其情形。即使勉強商調。亦恐不足禦敵。此時之
勢。夷人已經把守城門。戰守之方。無從設措。惟有仰託

皇上洪福。撫局早成。方為妥善。伏思

聖駕駐驛熱河。北路之防。最關緊要。等前派署通永鎮總兵海
綬。將營城所存礮位。運往古北口。此時諒已可到。現在擬
派外火器營營總穆騰額。已革守備李萬年。趕緊馳往古
北口。將運到礮位。妥為安設。以防該夷北犯。所有海定清
河一帶。逃兵匪徒。聚集搶擄。現在西凌阿。帶領馬隊。駐紮
清河一帶。等。即咨令該都統。就近查拏。

圓明園一帶。已派

乾清門侍衛薩克慎等。帶領撤回之

圓明園八旗外火器營。健銳營。馬步官兵。巡邏按捕。以靖地

方。

硃批。撫局能成與否。實難豫料。所奏夷情已悉。至新到之兵。已有旨全數歸勝保統帶矣。

丙申。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八月二十九日。將夷人擇定安定門把守。並稱午刻進城各情形。業經由六百里縷晰馳奏在案。查夷人前來照會。欲於二十九日。帶兵進城。把守安定門。臣等照覆該酋。令其將把守之法。明定章程。再行辦理。並飭恆祺。前赴夷營。剴切阻止。旋據城中王大臣來文。聲稱二十九日。已將安定

門暫開。夷兵數百名。均已入城。尚無滋擾。連日遣人探詢。該夷間有三五成羣。遊行街市。亦不滋事。惟將安定門派夷兵把守。並屯紮夷兵於城上。東西各里許。所有原派城守安定德勝兩門之官員兵丁。均自行撤退。臣等伏思京城立四方之極。周圍四十餘里。既高且固。該夷以數千遠來之衆。豈能遽行圍城。城中王大臣各有專責。自應豫為布置。嚴密膠守。不料怵於夷人恫疑虛喝。聲言攻城。即開門納敵。在逆夷未折一矢。已安然入城。其將來驕恣要挾。何所底止。臣等於昨日。接據城中王大臣等疊次來文。信函。仍請臣奕訢。即日進城。俾得及早換約。夫臣等忍氣吞

聲委曲以議撫者。原為保全京城。以顧大局耳。設夷人尚
未入城。臣等辦理撫議。尚不至動輒為人所制。現在夷兵
業已進城。則辦理益無把握。况喇酋尚在城外。即使臣等
入城。亦無從與之會晤。在城內諸臣。不過以危詞相迫。冀
臣等入城後。即可諉過卸責。置身事外。殊不知臣等因撫
事之焦急。更甚於城內諸臣。此時藩籬已破。設有決裂。既
無以為卻敵之方。若再有意外要挾。臣等更何以自處。臣

奕訢義則

君臣情則骨肉。苟能一死而安大局。亦復何所顧惜。惟撫議尚無
就緒。而腥羶已滿。

都城觀

園庭之被毀。修葺為難。念

行在之苦寒。迎

鑿莫遂。此所以傍徨中夜。泣下沾襟。現仍飭恆祺等。將條約退兵各層設法挽回。但使別無枝節。即行蓋印畫押換約。以期保全大局而慰

宸懷。臣等現因蘆溝橋相距較遠。聲息不甚相通。已於初一日午間。移紮西便門外之天甯寺。以冀就近籌辦。且勝保現統直陝等省官兵。已有六七千名。紮營在此。藉可聯絡聲勢。本日城內王大臣來見。詢以如何換約退夷之策。亦皆全

無把握。臣等再四思維。是撫局已成。不可必之數。而議撫仍有不容已之情。祇好竭盡心力。以圖補救於萬一。

恭親王等又奏。再據留京巡防王大臣等面稱。前任倉場侍郎崇綸。曾與夷人會晤。情形尚為熟悉。現在武備院卿恆祺。以辦理議撫事宜。必須有幫辦之員。方可無誤。請飭崇綸幫同辦理。並據該王大臣等稱。已將崇綸調赴巡防處。辦理防守事宜。業經具奏在案。各等情。臣等因即劄飭該侍郎幫同恆祺。辦理換約事宜。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夷人於進城後。臣等恐撫議決裂。飭令

恆祺將換約各事宜。與該夷面晤商定。惟額首尚在城外。並無何日換約之語。深慮該夷久在城內。滋生事端。因於初二日。給與喚佛兩夷照會。問以何日進城換約。以免別生枝節。謹將給與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派佐領定安防禦。連喜齋送和約用寶。嗣因日久未到。正深馳系間。接據定安等稟稱。已回抵昌平州。因道路梗阻。未敢前進。臣等現派馬隊三十名。前往昌平州接護前來。不日即可齋到。俟和議能否有成。再行相機

辦理。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夷人業已入城。諭令恭親王等。迅即進城。與該夷畫押蓋印。互換和約。諒已接奉諭旨。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人把守安定門。並於城上屯紮夷兵。雖目下僅止游行街市。尚不滋事。日久恐未必相安。現在恭親王等已給與該夷照會。并添派崇綸與恆祺。協同辦理。著即飭令將退兵各層。迅速定議。俟該夷首進城。即行前往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鑾。以定人心。再俄使伊格那提業幅進京後。如欲從中說合。不必

拒絕僕有可乘之機。恭親王等相機辦理可也。

戶部右侍郎寶璽奏。八月二十五日。夷匪退回。等委員前往查探。業將

圓明園被焚情形。先行奏

聞。茲於二十八日。據

清漪園郎中文明稟稱。八月二十二日。該員挑挖引河在廣源閣。見有官兵南退。於是日酉刻。趕緊回園。傳知值班官役等妥為看守。二十三日。夷人二百餘名。並土匪不計其數。闖入

清漪園東宮門。將各殿陳設搶掠。大件多有傷損。小件盡行

搶去。並本處印信一併遺失。二十四日夷人陸續闖入靜明園宮門。將各殿陳設搶掠。大件傷損。小件多經搶去。其靜宜園。夷人並未前往。各殿陳設照舊封鎖。此三園大概情形。先行具稟。俟將失去陳設清查後。再行稟聞。正清查間。二十七日接大學士瑞麟劄文。轉傳

圓明園八旗健銳營外火器營兵弁。即赴

圓明園。及三山一帶。嚴密防守。摻拏土匪。惟

清漪園員外郎秦清。於二十三日。全家自焚殉難等因。具稟前來。等現在城內籌辦一切。正在喫緊之際。勢難分身前往查看。萬分焦灼。惟有飭該員多撥人役。妥為看守。並將

遺失陳設。趕緊查明。呈覆另行具奏。查郎中文明。雖因倉猝被搶。力未能禦。究屬咎有應得。相應請

旨將該園郎中文明。交部議處。至

清漪園印鑄。於八月初八日

皇上啟鑿時。經等具奏。過文文豐佩帶。現在文豐殉難。此件印

多文不自辨處分尤多可疑
鑄尚未查出下落。謹此一併奏

此文明著華職。留任寶鑿。只知顧一己之命。前於御園被毀。既不前往。今於專管之三山。亦被搶掠。又不前往。不知其何恃腸。實我滿洲中之棄物也。姑念其城內尚有點紅宮庭事件。著暫

免正法。撤去巡防。降為五品頂帶。一切差使暫停開缺。以觀後效。

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竊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十五兩日。承准

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劉開本月初八日。

皇上秋獵啟

鑒奉

命辦理撫夷事務。仍令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等。催調援兵。相機籌辦。除經奉旨調派各軍未經起程者。速催前進外。如尚有精銳之師。可以派

撥。無論馬步官兵。鄉團義勇。立即星馳來京。聽候統兵大臣調遣等因。臣接奉之下。萬分焦切。伏思陝西營伍。頻年徵調。存兵本已無多。前於七月奉

旨。飭調滿營馬隊。綠營步兵。四千五百名。旋復奉

旨。飭令添調。多多益善。復將備防潼商之河州鎮兵七百名。改派前往。並咨西安將軍添調馬隊八百名。陝西提標添調步隊五百名。連前統共馬隊六千五百名。均經陸續催提。先後恭摺奏報。現已全數出境。嗣陝甘總督臣樂斌。回京回任。在西安途次。欽奉

主諭。復又添調陝西提鎮各標兵一千名。並添調甘肅及甯夏。涼

州。壯浪。滿綠各營官兵二千名赴直。現在陝西提鎮兵一千名。內有六百名到省。飭令副將文順等趕緊督帶先行。其未到之河州。延綏。二鎮兵四百名。並甘肅。滿綠各營兵二千名。節經派弁持令。並行文催提。酌計抵陝。尚需時日。現值

京師需兵緊要。如何設法再調。自應趕緊籌商。惟查陝西界連蜀豫。蜀省賊氛尚熾。逼近川北川東一帶。與漢中府壤地相接。亟須設防。臣現已將四川撤回官兵。先行留駐甯羌。如果緊急。再由附近酌撥數百名。以固西南門戶。務檢近已竄至汝甯一帶。聞有欲赴賒旗店老河口之說。該處

路通商確。前留防兵八百餘名。不敷分撥。續經飭調陝安兵三百名。前往協防。省垣存兵僅千餘名。無可再調。不得已。議令通省文職捐攤口糧。練勇三千。以備守禦。甫經辦理。尚未就緒。至奉

旨。飭臣督辦團練。各屬業已舉行。第陝民皆係未經行陣之人。僅能聯絡聲勢。彈壓土匪。礙難徵調出境。是義勇鄉團皆不可用。其鎮協各標。漸已空虛。實屬不便再調。復思此次派撥陝甘各兵。共九千五百名之多。除已出境過省七千餘名外。尚有陝甘滿綠各營未到兵二千四百名。現又行文加緊催提。一俟到陝。臣即督飭藩司籌備裹帶。應需糧餉。

飭令尅日前進。不准稍事稽延。以衛

京師而紓

聖慮。

硃批知道了。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等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特普欽等奏。挑選餘丁。分為兩起。前赴通州一摺。等
因。欽此。等。著伏查前項餘丁。豫定起程日期。於八月初一
日先行奏

聞後。隨由察哈爾城。並飛飭墨爾根城。布特哈。呼倫貝爾。胡蘭等

五城。均勻酌派。先後挑選二千名。配帶軍火槍箭器械。分
為八起。每起餘丁二百五十名。共派委營總八員。委參領
防禦驍騎校各四十員。隨辦營務文件甲兵三名。前四起
統歸副都統銜總管珠爾格訥管帶。後四起。統歸總管三
都克多爾濟管帶。自八月初七日起。至二十一日。全數由
省起程。陸續出境。茲奉

諭旨。自應飛催趕赴熱河。毋庸進關。以期迅速。惟覈計行期。前起
餘丁一千名。計已行抵

盛京西路。距山海關切近。隨即飛飭管帶各員。迅即取道趕
赴熱河。其後起餘丁一千名。現亦陸續出境。行抵

盛京屬外法庫邊門一帶。本係由蒙古旱地行走。若再令折回。轉覺遙遠。往返更需時日。必致欲速反遲。隨亦飭令由法庫就近取道。迅速前進。並飛咨

盛京直隸等省暨各該蒙古地方。飭令一體協濟馬匹等項。並飛飭統帶營總等官。沿途行走。務須紀律嚴明。趕緊催趨前進。迅赴熱河。以資護衛。毋得稍有遲滯。並繕委銜名

單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總理行營王大臣知道。單併發。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	--	--	--	--	--	--	--	--	--	--

5262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丁酉河南巡撫慶原奏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奕訢兩奏。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等因。欽此。當即恭錄咨照毛祖熙。賈臻。一體欽遵辦理外。伏思奕訢二逆。妄肆鴟張。意圖窺逼。以致

都城戒嚴。率土因民。無不同深髮指。臣前奉

諭旨。即經挑派彝勇川楚勇共三千名。飭令副將黃得魁。遊擊趙喜善。管帶先後啟程。奏報在案。第以逆氛近逼。

宵旰焦勞。臣以豫省為北路門戶。邊防未靖。未能親督前驅。減此

朝食。每一念及。不禁痛心疾首。中夜徬徨。茲復仰承

恩命。飭即親統兵勇。赴京援勤。得稍遂愚忱。感激奮興。莫可言

喻。當即飭令黃得魁。趙喜義等。所帶勇隊。作為頭二起。迅

速前進。臣即於所部各營兵勇隊內。逐加挑選。擇其年力

精壯。技藝嫺熟者。分營管帶。編列隊伍。臣親加簡校。申明

紀律。其不能得力者。立時裁汰。另行分別募補。集成馬步

兵勇九千餘名。連黃得魁。趙喜義勇隊。共一萬二千餘名。

飛調得力將弁。剋日來營。以資管帶。一面飛飭省局。趕備

槍礮刀械。火藥鉛丸等件。趕緊製造。旗幟號衣。俾兵勇可

分起接續啟程。惟軍行首重糧餉。擬先帶一兩月兵勇口

糧以資到京支發。臣於奉到

諭旨之日。立即飛致藩司。迅籌設措實銀十萬兩。以作臣剋日赴
援糧餉。臣定於九月初一日。由營啟程。到省後。再將巡撫
篆務。交藩司署理。即行統率兵勇。兼程赴援。以期會合諸
軍。共圖掃蕩。仰副我

皇上盪寇綏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慶廉奏。遵旨統兵赴京。援勦一摺。據稱。於
所部各營兵勇內。挑選九千餘名。連黃得魁。趙喜義所帶勇隊。
共一萬二千餘名。並設措實銀十萬兩。以作糧餉。即行統率剋
日起程等語。足見該撫敢憤同仇。甚為勇往。惟前因河南捻匪

鳴張官軍失利。恐慶廉一經北上。擒匪即乘虛北竄。甚為可慮。當諭令該撫斟酌辦理。現在夷人焚掠園庭。稱兵要挾。守城王大臣業已令其入城。聽候恭親王等辦理。撫局僅撫局議定。即行退去。亦可不煩兵力。若再行猖獗。不得不痛加勦洗。著慶廉行抵直隸境內。暫行紮住。聽候諭旨。再行前進。亦可兼顧本境。擒匪杜其北來。不至肆意紛竄。該撫既已出省。督兵需員。慶文著無庸來京。至所帶兵勇。尚可再加挑揀。精益求精。以期得力。勝保所調之黃得魁。趙喜義等。仍著迅速帶勇前來。歸勝保調遣。該撫請撥山陝餉銀。已寄諭該省矣。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等玉

明於八月十九日。在田莊臺防所。准錦州副都統來咨。恭
悉

乘輿巡幸木蘭。當因關外人心搖動。盜賊潛起。甚為可虞。亟應回
省統籌全局。鎮壓撫綏。以固根本。與李景霖函商。意見相
同。隨即會同具奏在案。於二十二日拜摺後。起程回省。二
十六日行抵遼陽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
日奉

上諭。嘆唏兩奏。奪我大沽礮臺之後。大肆招徠等因。欽此。自應統
帶官兵。馳赴

行在叩覲

天顏。以備扈從。惟調兵籌餉。製辦軍裝。均須到省商辦。當即兼程前進。於二十七日回省。與擊倭仔悉心商酌。覆查奉天通省所有官兵。業經儘數分派沿海防堵。現在省內官兵。僅勝千餘。況金州海口。夷船去來靡定。更恐該夷在通州受懲。分竄濱海肆擾。防兵仍應駐守。未便裁撤。省城根本重地。

陵寢

宮殿保護極為緊要。刻下人心惶惑。西北一帶。賊匪竊據。亟宜彈壓緝捕。在在需兵。而木蘭護

駕之兵。尤為刻不容緩。擊等再四籌商。惟有先將熊岳駐紮之馬

隊五百名。飛速調回。連督玉明帶回田莊臺馬隊二百。再由省挑選三百。共備馬隊一千名。惟熊岳調回馬隊所乘大凌河馬匹。類多騾馬。羸瘦疲乏。不堪適用。亟須添補更換。而大凌河牧羣。現存馬匹無多。不敷撥用。應即由省採買馬六百匹。其軍火鍋帳器械餉需。均須趕緊備齊。所調馬隊兵一千名。俱係挑選曾經出征。年力精壯者。派令副都統銜協領常陞。候補協領穆錦。統帶一俟齊集。於九月初六日。先令頭起官兵起程。督玉明即分起陸續督催。趕行。星夜馳赴熱河叩謁。

驛宮。跪聆

聖訓。

硃批知道了。

戊戌。察哈爾都統慶昫奏。竊自八月十五日前後。道路傳言。

京城一帶。逆夷猖獗。李當派候補驍騎校訥莫春等。前往密探。嗣於十八日。該員回口稟稱。偵得逆夷由通州已至朝陽門外。不時馳騁。各路軍營。連環北面一帶地方。駐紮。居民尚屬安堵等語。其時此信一到。張家口商民亦覺浮言稍息。復經續派前鋒萬福等。星夜接探去後。適值八月二十二日。張理應有監犯五十餘名。白晝傷人。反獄脫逃之。

案。迨至旗營得信。業已追捕無及。因而兩堡人心。又經惶
惑。正在逐案行查間。據該兵丁等回口稟稱。偵得二十二
日。逆夷益見猖狂。繞至

京畿北面。由清河一帶直達

圓明園土道。見有夷人來往。洋銀買物。造結人心各等語。

聞說之下。五內如焚。伏思拳年雖六十。精力未衰。自顧愚
頑。分應効命。當此夷勢鴟張。軍民震動之際。思之實深切
齒。查張家口駐防旗營。額設馬甲六百名。聞散壯丁尚復
不少。與其株守一隅。或可領之愾敵。况現有督捐釐捐兩
項存款一萬六千餘兩。足敷置造帳房。買辦軍火。支給口

分等項之用。合無仰懇

聖恩。准由張家口駐防旗營馬步甲兵以及閑散中。挑選精壯五百名。酌派營總隊官。並文案等事各員名。共作一起。由
管帶前赴

行在隨

駕當差。抑或應赴何處防堵之處。恭候

欽定。如蒙

俞允。所有察哈爾都統印信。管帶應行隨帶。以便行文。其羣牧關防。擬交各該羣值年主事等。暫行看管。軍臺關防。擬派協領一員管理。至於一切日行事件。即令該員自用本任關防。

代拆代行。以待副都統康至到任。再行接辦。

慶昫又奏。本年春閒。遵

旨調到西林郭勒官兵一千名。在察哈爾正藍旗地方。駐紮操演。計今已逾半年。且其地方相離熱河。不過五六百里。間距圍場尤近。當此

聖躬駐驛。防守應嚴。此項官兵。可否令其移營熱河。仍令總管珠克都爾帕木照料。仍由多倫廳支給口分。抑或調至古北口內外地方防堵。或仍令操演。另作準備差遣之處。理合一併請

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慶昫奏請帶官兵前赴行在一摺。據稱探聞夷匪猖獗。統至京北。請由張家口駐防旗營內。挑選精壯五六百名。帶赴行在。隨營當差。或派往何處防堵。請旨遵行等語。現在夷務未定。張家口地方。直通庫倫恰克圖等處。亟應嚴行防範。且兩堡人心惶惑。尤須妥為彈壓。以資鎮靜。慶昫著無庸前來。仍督率各員。勤加偵探。實力稽查。以防姦宄。而定人心。另片奏請將西林郭勒官兵。調至熱河等語。此項官兵。仍著在察哈爾正藍旗地方駐紮。飭令該總管珠克都爾帕木。認真操演。聽候調遣。無庸調赴熱河。

慶昫又奏。竊查節次欽奉

諭旨。飭查口外元寶溝。與三寶溝。因何互異。當將密札委員。分頭
往查情形。隨時奏蒙

聖鑒在案。嗣經訊據。拏獲之吳金榜家人太平兒。供稱元寶溝在
三寶溝西北。舊名努克圖溝。元寶溝之名。係吳金榜自行
更改。吳金榜等交接盜匪。曾在其內窩藏等語。復將太平
兒。飭交協領舒都爾古。帶同前往三寶溝地方。令其當面
指引查勘去後。茲據回口稟稱。吳金榜認墾之地。在張家
口外西北。約三百餘里。周圍百數十里。自張理廳民界西
北行。經霍碩克圖壩。叟吉塔爾朗口。布岱花。至察汗赤魯
臺。今改名白石頭溝。由察汗赤魯臺。至湖普。即吳金榜所

居之處。今改名三寶溝。又自海魯素臺西北行。經莽哈圖
瑪呢圖。亦魯烏蘭哈達。至得博爾托懷。今改名菠菜灣。由
菠菜灣。亦至湖普。又自察哈爾正黃旗之佑安寺東北行。
經烏蘭哈達。得博爾托懷。亦至湖普。湖普新墾地界之外。
西北三里許。正黃旗羊羣界內。有溝曰努克圖溝。據吳金
榜之家人太平兒指稱。吳金榜將此溝改名元寶溝。查驗
東西約長四五里。南北約寬。或三四丈。或一二丈。或數尺
不等。南北皆土岡。約高二三丈。詢據附近各蒙古等。僉稱
新開之地。原係公奕興牧廠。其間並無漢語地名。如三寶
溝。白石頭溝。菠菜灣等名。均係開地之後。吳金榜等所改。

其餘各處地名。仍係蒙語。並未更改漢名。自是吳金榜認
鑿地畝。居住湖普後。將附近地名。任意編造。又將努克圖
溝。改呼為元寶溝。無疑等語。又據佐領明奎稟稱。奉飭暗
向販茶商民。訪查得張家口至恰克圖。計程約四千三百
餘里。其山川險要之地。均在喀爾喀四部落地方。察哈爾
界內。地多平原曠野。間有崎嶇之處。不在衝途。無險可扼。
由口赴恰道路。除軍臺之外。商賈之路。有三分東西中。東
路自烏藍壩。入察哈爾正藍旗界。經內札薩克西林郭勒
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爾貝子等旗游牧。入外薩克車
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經達里岡愛東界。入車臣汗

部落之貝勒等旗游牧。達於庫倫。由庫倫方達恰克圖。此東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壩河洛壩。經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圖什業圖汗旗。至三音諾彥旗。分為兩路。其一西達里雅素臺科布多。其一東達庫倫。由庫倫達恰克圖。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門外西溝之僧濟圖壩。經大紅溝。黑白城子。鑲黃旗牛羣。大馬羣。鑲黃旗羊羣。各游牧。入右翼蘇呢特王旗。經圖什業圖汗旗車臣汗部落之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魯倫河。達庫倫方達恰克圖。此中一路也。其自瀋陽赴恰者。係行多倫諾爾廳界。入察哈爾旗界併路。其自歸化城赴恰者。係行察哈爾北界毗連蘇

呢特玉旗地方併路等語。維時李先已密札舒都爾古令其不動聲色。面向該員素識之明白可靠蒙古官員各就所轄。隨時留意。暗中訪察。倘有俄夷消息。不論何處何人。即行飛報。斷不准張大其事。致啟他端。現在食稱只有賊匪行跡。並無俄夷來去。

硃批覽奏均悉。

己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月初三日。將夷人進城後籌辦情形。業經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查臣等於初二日。給與暎佛兩夷照會。詢以何日換

約該酋久未照覆。城內夷兵。間有遊行街市。尚無滋擾。初四日亥刻。接到噶嘑兩夷照會。並噶夷偽將軍克酋照會一件。均藉口於前獲夷兵二十餘名。監禁凌虐。噶夷則稱欲賠恤銀三十萬兩。及拆毀

圓明園宮殿。噶夷則稱給銀二十萬兩。及康熙年間。各省天主堂。並傳教人墳塋。查明給還。均定於初七日照覆。初九日給銀。初十日畫押換約各等語。種種狂悖情形。實堪髮指。臣等伏思逆情猖獗。非勦撫兼用。斷不能杜其要挾之謀。然必有自守之策。而後或勦或撫。均可相機而行。不致動形掣肘。以

都城雉堞堅厚。即逆夷礮火猛烈。尚可憑高自固。如城中於
釋放已首後。盡心防守。共濟艱難。該夷豈能遽行得志。現
在天氣漸寒。該夷紮營城外。進退無據。臣等乘機辦撫。亦
可冀就範圍。乃該王大臣巧為卸責。輒稱訂期開城。為

宗

社蒼生之福。殊不知開門揖盜。何福可言。迨該夷進城後。慶惠等
來見。詢以何所主見。輒行開城。僅稱不能禁止兵丁。別無
把握。可見該王大臣等。被夷人虛聲恫喝。為一身自全之
計。初非為大局起見也。臣等接閱該夷照會。任情要挾。有
萬不可允之處。然一經駁斥。必致決裂。現已反客為主。在

我畿成內外受敵之形。而賊轉有戰守兼全之勢。且恐接
及

宮庭所傷必多。而一味違就。又復何所底止。勝保所帶馬步
各軍。雖遠來疲乏。亦尚可督帶襲擊。但恐城外攻勦。未操
必勝之權。而城內已成糜爛。且天津後路圍練。節據焦祐
瀛等函稱。均係烏合之眾。未可深恃。通盤籌畫。未能計出
萬全。昨日慶惠。周祖培。陳孚恩。趙光。寶馨。麟魁。同至城外。
詢以何策。則均以悉允所請為詞。臣等輟轉思維。實無良
法。是以給以照覆。暫為羈縻。如果別無枝節。尚可屆期換
約。現飭恆祺等前往。妥為面訂。設有反覆。即將允給銀兩。

暫緩給予。以免墮其奸計。前據俄囉斯伊酋來文。屢請前赴喚哻夷營。代為說合。昨又據崇厚。恆祺等。函稱該酋現已進城。暫住北館。仍自請赴喚哻兩夷營勸阻。允給銀兩。尚可從緩。且可酌減。並稱不致久駐京師。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處。不便駐紮。近京地方等語。臣等明知此事係俄夷慫恿。今為此言。何可盡信。然解鈴繫鈴。究出一手。若不允其前往。難保不倍加作祟。因給與照覆。令其前赴勸阻。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裨益。而伊酋事後如有要求。再作理論。本日早間。復據慶善成琦。崇厚來寫。函稱喚哻夷帶兵官孟酋。向該員等密語。以喚夷狂悖過甚。心中頗為

不服。不願與該夷同在一處。無如噶首與額首同辦一事。未便明言。天氣寒冷。難以在此過冬。如可早日換約。即願退兵等語。臣等伏思。噶夷桀驁狂妄。亦恃噶夷為黨。與如可乘此離間。使噶夷先行退兵。則噶夷之勢既孤。議撫既可冀有端緒。即議剿亦較易制勝。因令慶英等密為開導。儻無中變情形。即當相機辦理。總之處此艱難之會。計窮力竭。為此委曲求全之計。均出於萬不得已。若城守嚴密。何至為人所制。不能展布。至於此極。此所以再四躊躇。不能不痛恨於債事諸臣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於初四日亥刻。接到噶夷照會。聲

稱被獲夷兵。凌虐過嚴。欲拆毀。

圓明園等處

宮殿。當即連夜札調恆祺來寓。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刻。該卿來後。正在諄囑商辦間。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

圓明園

三山等處

宮殿焚燒。臣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慘目。所不忍言。該夷到後。以大隊分紮各要隘。探報無從前進。其焚燬確有幾處。容俟查明。再行詳細具奏。據恆祺面稟。該夷

云。藉此洩憤。如派兵攔阻。必於城內。

宮殿拆燬。以送其毒等語。臣等辦理議撫。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祇因夷兵已攔入城。不得已顧全大局。未敢輕於進剿。目覩情形。痛哭無以自容。

硃批。覽奏曷勝憤怒。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辦理撫局。並調兵籌餉。事務紛繁。差委需員。適有二品頂戴長蘆鹽運使崇雋。鹽運使銜天津道孫治。鹽運使銜通永道德椿。奉差前來。察看該司等辦事勤能。堪以差委。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具摺間。接奉寄信。

諭旨。著恭親王等。於京城西北附近地方。擇地駐紮。文祥便可兼
顧園庭。仍隨恭親王辦理一切等因。欽此。查二十二日以後。夷
人於德勝安定門外。至海淀等處。成羣結隊。時來時往。若
於西北一帶。駐紮城中。信息隔絕。於辦撫事宜。往來實多
不便。儻該夷於就近處。潛來窺伺。一時兵力。未能得手。恐
轉致引賊北犯。於大局更有關礙。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因武備院卿恆祺。以辦理撫事。須有
幫辦之人。經臣等札飭前任倉場侍郎崇繪。幫同辦理。奏

明在案。現在議撫各事宜。頭緒紛繁。該卿等往來仍恐未能兼顧。臣等因復札飭倉場侍郎成琦幫同辦理。以期無誤。

硃批知道了。

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等正與恭親王奕訢等會同具摺。於初五日夜刻。接奉初二日寄

諭。現在夷人已退至黑寺等因。欽此。查夷人自退至黑寺後。海淀土匪。歷次拏獲多名。即行正法。貝子綿勳帶兵一千名。赴圓明園彈壓。往者不過二百餘名。土匪聞知。即勾結夷人。帶隊來撲。綿勳眾寡不敵。幾為所獲。嗣後夷人時有往來窺

伺土匪因之肆擾。昨日午刻。逆夷又糾合馬步數千名。焚燒

圓明園等處

宮殿。火光燭天。至今未熄。土匪乘機而起。其勢甚張。非悉數捕獲。嚴懲。不足以靖奸宄。惟於前日進城。察看動靜。曾帶健銳火器兩營兵數名同往。該兵弁聞有夷兵。不敢入城。輒行逃散。兵情惟怯至此。現在撫議尚未定局。設令帶兵前往。該夷聞知。必來攻城。既無得力官兵。足以抵禦。且恐交仗之後。城內別生枝節。於土匪未能勒捕。而夷兵在城中。更肆滋擾。因擬趕緊設法辦撫。儘能於初十日換約。

夷兵退紮較遠。即可督兵前往。拏捕海淀西北一帶土匪。斷不任其橫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撫議情形。業經於本月初四初六等日。兩次諭令迅速進城換約。免致另生枝節。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接到啖佛照會。設法羈縻一摺。該夷狂悖情形。實堪髮指。惟業已入城。一經駁斥。必致決裂。只可委曲將就。以期保全大局。俱著照恭親王等所議辦理。該夷既訂期初十日換約。計諭旨到時。和約已換。換約後如何情形。務即迅速馳奏。俄酋既願從中說合。不必拒絕。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裨益。文祥奏請俟撫議就緒。再行督捕土匪之處。此等匪徒。必

須珍捕淨盡。以示懲儆。現時既未便查辦。著照所請行。

又

諭前據文煜奏。暫回省城。調齊兵勇。星夜北上等語。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等辦理撫局。惟該夷肆意要求。時有反覆。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因思勦撫尚未定局。各兵勇到京後。遲延觀望。轉恐致懈軍心。且曹單一帶。時有土匪窺伺。若巡撫帶兵遠出。必致人心惶惑。著文煜統帶兵勇。至直隸境內。暫行擇地紮住。聽候勝保調遣。再行前進。既可就近接應。亦可兼顧本省。此時大兵雲集。需餉浩繁。此項兵餉。仍飭山東藩司籌畫。源源接濟。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英桂奏親自督兵並先派令慶德帶領本標官兵星夜兼程赴京等語。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辦理撫局。惟該夷肆意要挾。狂悖桀驁。殊出情理之外。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因思勦撫尚未定局。各兵勇到京後。遲延觀望。轉恐生懈。且巡撫帶兵遠離。必致人心惶惑。除慶德仍遵前旨帶兵赴京。聽候勝保調遣外。英桂所帶官兵。一入直境。即可紮住。聽候勝保劄調。再行前進。既可就近應援。亦可兼顧本省。此時大兵雲集。需餉浩繁。此項仍由山西籌畫。源源接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頭品頂戴候補侍郎才勝保奏。竊前將援兵到京數

目。奏

開在案。自二十九日以後。西安六起營總觀隆。七起營總德克敦
布等馬隊八百名。總兵伊綿阿所帶之前起陝西官兵二
千名。天津鎮總兵冷慶天。沽協副將徐廷楷所帶官兵三
千名。俱已陸續到來。擘俱令其在西便門外之天靈寺一
帶。相度地勢。築營屯紮。其臨清協副將文英所帶官兵一
千五百名。即令駐紮蘆溝橋。以為後路策應。聽候調遣。惟
各營帳房器械。多不齊全。擘已於由河南遵

旨解到之糧槍一千桿內。提出四百五十桿。解京交守城王大臣
分撥應用。其餘五百五十桿。發交直隸糧臺。配給新到官

兵以資攻勦。又咨行工部及武備院。調取帳房火藥鉛丸。俾資接濟。其陝甘未到。後起官兵二千二百名。及所調河南之南陽彝勇川楚各勇三千名。並山東勇丁三千名。均已報起程。行入直境。現已專弁飛提。以期剋日齊集。惟前調之總兵張得勝。鮑超各勇。及傅振邦撥來兵勇。既無到來信息。亦未據報何日起程。應否再行飭催。出自

聖裁。竊現在惟就已到各隊。勤加訓練。力求整頓。以冀休養兵力。遵照

聖諭。不敢輕於一試。總期謀定後戰。計出萬全。至竊既蒙天恩。諭令總統各路援兵。責任至重。必須佐理有人。俾資襄贊。查

荆州將軍都興阿。前於充當侍衛時。曾隨努獨流軍營數月。深為得力。且曾幫辦湖北軍務。今既統帶馬隊前來。可否仰懇

天恩。即飭該將軍。作為幫辦努軍務。以助努一臂之力。實於大局有裨。惟山東山西河南各省撫臣。現供奉

旨飭調勤王。努愚以為該撫等。皆有封疆之責。現在夷務雖然喫重。但使兵力厚集。即足以資勦辦。該撫等似可無須親身前來。免致疏虞。至河南本省軍情。尤為緊急。除所調之黃得魁趙喜義等勇丁。仍應飛速前進外。其慶廉。英桂。文煜等。可否

飭令暫緩來京。以免各該省空虛。其所自帶官兵。應否仍令前來之處。伏候

聖明裁奪。至連日夷情。據恭親王等面稱。該夷因前被獲夷人。有監斃短少之處。欲索現銀五十萬兩。作為抵償。並焚燬三山。以洩其忿。然後再定期換約。種種意外要挾。實堪髮指。且該夷聲言。若我軍此時與之交仗。伊即徑攻

紫禁城。總由安定一門。為賊所踞。可以任所欲為。種種牽掣。貽患無窮。竊本擬督隊馳赴海淀。奮力角戰。惟權其重輕。不得不存投鼠忌器之見。是以中止。每一念及。憤懣填胸。此時祇好待恭親王等議定和約。逆夷退出城門後。或一

切已允其所請。而仍不退兵。誓即當親執桴鼓。督率諸軍。誓與該夷決一血戰。以復

國家之讎。以紓臣民之憤。而後已。再恭親王。及桂良。文祥等。現在設法議和。實因守城大臣。感於恆祺危詞。憊懃。以致城門為賊誘開。授人以柄。議戰議和。俱無把握。不得不委曲求全。為力保

宗

社計。而其茹痛含憤。勢處萬難之情。莫可言狀。誓惟有俟恭親王等知照到日。應否決戰。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已到官兵數目。並請派大員幫辦。

一摺。據稱各省官兵陸續已到六千五百名。現今分地屯紮。俟河南山東陝甘等省兵勇到齊。約有一萬五千餘名。兵力漸厚。著即勤加訓練。以成勁旅。所調張得勝鮑超兩軍。尚未據該大臣等覆奏。苗練業經翁同書傳振邦飭知。亦尚無起程日期。調兵既多。糧餉為難。撫局如能速就。亦可不必要再催。至慶康自請帶兵勇一萬二千名前來。昨已諭令在直隸境內屯紮。聽候調遣。黃得魁等所帶之勇。仍令赴京。文煜英桂各帶兵一千。本日諭令暫紮入直地方。聽候勝保調遣。惟總兵慶德帶兵二千。令其剋期前進。該大臣請派都與河幫辦之處。該將軍此時未報起程。著俟到京時。再降諭旨。

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竊查擊寶山。前以吉林兵一千名。留備防範之用。奏蒙

硃批。著即派寶山管帶調遣。欽此。伏查山海關。南濱海口八里。北距山根八里。長城邊關相聯。東西羅城通衢孔道。極險要隘。莫甚於此。其截留吉林兵一千名。業於八月二十四日到齊。遵

旨。即飭帶兵官。改為步隊。分布要隘防堵。督同協領和盛阿順。齡。於鎮城內外長邊一帶。周歷履勘情形。處處亟應戒嚴。所有滿營調防官兵。以及截留吉林官兵。山永協營兵。臨榆縣團勇。統計三千餘員名。均已擇要分布守禦。設有警

報馳至。隨地隨時調遣。總使內外聲氣相通。攻守相助。務期鞏固城池。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各項兵團。統歸汝調遣。

寶山又奏。擊前於八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現在夷氛緊急。著即飛飭帶兵官。迅速前赴熱河。並著趕緊迎提等因。欽此。擊遵

旨。即於二十九日。委員持文迎提在案。嗣於九月初三日。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咨。奉

上諭。黑龍江前隊西丹一千名。即抵山海關。著迅即飛飭速急折赴熱河。後隊西丹一千名。勿庸進山海關。迅即由草地前來熱

河護駕等因。欽此。並稱此項西丹。由何處行走。折赴熱河。應由
盛京將軍指定。飛飭帶兵官。遵照前進等因。拏查黑龍江前
隊四起西丹一千名。自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四日。均
已進關。飭令出喜峯口。由平泉州直赴熱河在案。後隊四
起西丹一千名。若連鑣抵關。止可放進。接踵兼程前進。以
期便捷。未便截留久待。業於九月初三日。一面飛查
盛京將軍。迅將此項西丹。改由何道折赴熱河。立即見覆奏
報。一面委員遠探。據稱黑龍江後隊西丹一千名。俱已連
鑣前進。九月初五日。頭起業已抵關。拏即於初六日。點查
進關。飭令兼程前進。一併出喜峯口。速赴熱河。正在具奏

間。又於九月初四日。准

盛京將軍玉明咨稱。該將軍遵

旨帶領官兵。進山海關。馳赴熱河護

駕。即飛知直隸總督。永平府知府。飭令經過州縣。豫備應付。毋

誤軍行。

硃批。知道了。

辛丑。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
道御史陳鴻翔奏。竊臣等於八月十六日。接奉十二日寄

諭。令臣等激勵紳團。節節牽制等因。欽此。旋即探聞

皇上木蘭秋獮。夷匪逼近

京師城內居民。遷徙紛紛。瞻望

闕廷。莫名悲憤。臣等抵王慶坨後。屢次派勇。會同恆福所派奮勇隊。設法燒毀夷船。不意竟為所覺。防範愈形嚴密。該夷運送器物。水陸結隊而行。即滄靜之勇。密赴賊營。亦未能得手。十六日。天津官兵。在吳家場地方。斬殺夷匪。亦未能掣動賊勢。臣與臣寬惠。晝夜籌思。萬分焦急。嗣於二十二日。准恆福咨稱。恭親王奕訢札開。無論馬步官兵。鄉團義勇。立即派委得力官紳。裹帶餼糧。星馳來京等因。是時天津鎮協官兵。業經恆福催調前進。臣等所帶之勇。愈形單薄。既不能牽掣後路。自應陸續北上。以壯聲威。當即

派令直隸候補知府劉策先。鹽山縣知縣李景沆等。管帶練勇八百餘名。由永清固安一帶。馳赴距京三十餘里之黃村。與官兵聯絡聲勢。臣等暫駐永清。催調後路各勇。相機前進。現又探聞八月二十九日。令夷人進城議撫。未知如何定局。但冀速能有成。

聖駕回鑾。而人心自定。屆時臣等查看情形。即將所募之勇。量為裁撤。以節糜費。

硃批知道了。

焦祐瀛等又奏。再准恆福咨開。八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恆福著即迅速到古北口內駐紮。其天津夷務著即責成寬

惠等會同焦祐瀛等辦理等因。欽此。現在臣等帶勇北上。去津
郡較遠。查該處夷人尚不驚擾居民。亦無土匪滋事。王慶
坨一帶村莊。聞通州開仗。人心不無惶惑。經臣等面諭紳
耆。示以鎮靜。亦頗安謐。惟是夷蹤北犯。

京師戒嚴。臣等雖勇力單薄。未能阻遏兇鋒。而捫心自問。實
屬庸懦無能。有負

皇上委任。相應請

旨將臣等交部嚴議。以示懲儆。

硃批。數萬勁旅。尚不能稍遏兇鋒。汝等所齊之團。焉能自效。所請
嚴議著寬免。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竊維中國之馭外夷。必須威足以制之。而後恩足以結之。我

皇上德被寰區。

恩周中外。上籌

國計。下卹民生。明知啖沸等夷。犬羊之性。貪得無厭。而頻年議撫者。原欲暫事羈縻。期於相安無事也。乃該夷說詐異常。句結各夷。串通漢奸。要求愈甚。近又竄踞津沽。蔓延畿郊。大肆披猖。我

皇上赫然震怒。調將徵兵。以期埽蕩羣醜。凡屬血氣之倫。莫不攘臂奮呼。踴躍用命。臣受

恩深重。望

闕瞻依。謹就管見所及。敬為

皇上披瀝陳之。查夷人向以貿易為國。惟利是視。聞從前道光年
間。倭夷由廣東竄擾江浙。係向各商船稱貸而來。迨就撫
後。所得僅數還債。各商船無可再借。是以十餘年。未敢再
犯中國。此次連檣北竄。仍係各國湊集。有挾而求。希獲重
利。並非覬覦土地。現已節近霜降。西北風漸行。司令該夷
去國萬里。豈能日久逗留。況各國烏合。勝則相爭。敗則一
闕而散。此一定之理也。

皇上深居端拱。

命將出師。不旬月間必將告捷。萬無意外之虞。溯查嘉慶十八年。林逆滋事。變起倉卒。京外人心大為震動。

仁宗睿皇帝駐蹕熱河。一聞警報。兼程

回鑾。入京之日。人心大定。此時逆夷雖窺近

畿郊。而京城守禦有備。尤非從前林逆之豫伏內應可比。臣所謂

聖心亟宜堅定者此也。外間傳鈔

諭旨。斬獲黑白逆夷。分別優賞。洵足勵士氣而鼓人心。臣查調兵外省。到京。有需時日。本恐緩不濟急。况祇有此數。安能處處分布。

畿輔近地。俱有民團。生長北方。習於剛勁。情殷敵愾。者頗不
乏人。如天津之張錦文等。前於三四年間。辦團擊賊。曾著
戰功。榮膺

懋賞。此時若

明降諭旨。某縣團練殺賊立功。除照格給賞外。仍加廣學額。豁免
錢糧。必能處處皆兵。不煩徵調。悉與夷逆為讎。從前廣東
義民。為啖夷所懼。信而有徵。况

畿輔之民。沐浴

聖化。尤為優渥者乎。以臣所聞見。民間聞

朝廷為犬羊所侮。無不切齒痛心。怒髮衝冠。一見

恩旨。自當益切感奮。臣所謂俾臣民得抒義憤者此也。屢年議撫。而撫議無成。是向來主戰者。確有先見之明。非謂必不可撫。謂能勦而後能撫。非有以折其氣。必不能降其心也。僧格林沁為

朝廷勦威之臣。歷著戰功。能識大體。臣與其並不認識。而博採輿論。均謂樸誠勇敢。能與

國家共休戚。能與士卒共甘苦。且所部蒙古。向稱富強。均有可用之力。前次天津之挫。由於逆情狡獪。而漢奸又洩我機謀。迨退守通州。布置未備。兵勇之銳氣未復。非督戰之罪也。臣愚以為

乾綱獨斷。宜專任僧格林沁一人。准其便宜行事。其餘將佐均歸節制。庶可事無牽掣。意無搖動。必可雪此讎恨。臣俯考史書。旁徵往事。若寇準高瓊之謀。不用於澶淵。則北宋早為南渡之舉。若李綱宗澤之計。不挽於羣議。則汴京安有靖康之憂。伏願

皇上勿為不戰所誤。勿以輕戰倖功。必能一鼓盪平。天下大局。即可轉危為安。此則臣千思萬慮。昕夕默禱而求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才識迂拙。仰蒙

聖明委任視師。數年於戎事。稍有體會。今聞根本重地。如此危急。不禁汗淚交流。寢食俱廢。僕蒙

俯採芻言。臣情願即刻北上。隨同僧格林沁身任其事。如有貽誤。願執其咎。以期殫竭血忱。稍資補救。斷不敢以孟浪之談。

上感

聖聽也。

硃批覽奏已悉。現已退守臨淮。況圍攻鳳陽三城。賊氛正熾。汝斷難遠離。所請勿庸議。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奏。九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初四日奉

上諭。圓明園地方。有土匪出沒。若不即早肅清。將來聚集日多。更難撲滅。於餉需文報往來。均有關係。著僧格林沁等。迅即派員

招集潰兵。查拏土匪。疏通道路。是為至要等因。欽此。等業經派員帶兵。時常前往巡查。以期鎮定人心。查該夷因前獲之吧嘎嚙等三十餘名。已死過半。是以於初五初六等日。復又分股燒毀。

圓明園三山等處。等望見煙氣沖空。寸心如割。即馬步官兵。無不憤恨。即欲拚死一戰。因該夷已踞守安定門。一經決裂。轉於撫局有礙。此皆等督率無方。恇怯無能。以致該夷如此猖獗。現經恭親王。節次給與照會。撫局漸有就緒。已定於本月初八日。踏看住宿地方。初九日。給與銀兩。初十日。定議。有無變更。尚難豫定。所有北面之防。未便稍緩。前

飭營總穆騰額。已革守備李萬年。前往古北口。查看地利形勢。並將熱河官兵撤回守護。

圍庭古北口。雖有馬隊。尚形單薄。所有密雲提標官兵。前經飭令回營。現已剴飭署提督成保。即日前赴古北口。帶領提標官兵。會同副都統烏蘭都。妥為布置防守。並飭令密雲協領恩成。選擇官兵五百名。前往古北口駐紮。以厚兵力。統歸成保管帶。至現在近京一帶。馬步官兵。為數甚多。雖係敗潰之餘。仍係當年勁旅。所有續調各省援應。均係綠營官兵。練勇。未必即能得力。且現在捻匪。時思北竄。不得不豫為防範。所有山東河南援應兵勇。擬請暫緩前

來。僅日內撫局已定。可否由鄂行文阻止。令其折回。以免南路空虛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至附京一帶。雖有土匪。乘機搶擄。經各處拿獲者。隨時正法。並經出示曉諭居民。格殺無論。近日稍形斂跡。其京北密雲等處。均有養病養傷官兵。此外潰散官兵。隱於各處者。亦所不免。鄂已面飭成保。沿路查看。除病傷之外。俱令來營歸伍。如查有擾累居民情事。即行就地正法。鄂仍另行派員各處探查。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派員防守古北口情形一摺。據稱和議漸有就緒。有無變更。尚難豫定。古北口雖有馬隊。尚形單

薄現飭成保帶領提標官兵會同烏蘭都布置防守並令密雲協領恩成帶兵五百名前往駐紮統歸成保管帶等語俱著照所議辦理至山東河南援應兵勇前已有旨諭令慶廉文煜等行至直隸境內即行紮住聽候調遣該大臣無庸再行文阻止附京一帶土匪肆搶前經該大臣等奏稱已派西凌阿帶兵在清河紮營朕聞該處併無官兵駐紮該都統係在何處避匿著僧格林沁等查明奏仍責令派出各員認真查拏即行正法不得有名無實

甯夏將軍奕梁奏竊拏於八月初五日將甯夏滿洲營選派官兵一千餘員名繕摺請

旨助勦緣由。具奏在案。頃接陝甘督臣樂斌函商。擬先派官兵五百餘名。並添派涼州莊浪滿洲營官兵五百員名。共一千餘員名。趕赴通州軍營。以資防勦。旋准護理陝甘總督林揚祖來咨。據督臣樂斌函開。接到陝西巡撫譚廷襄咨稱。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諭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調兵赴通。已據報陸續起程等因。欽此。恭錄飛咨前來。並稱夷情驕悍。恐未必遂能就撫。亟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迅照陝甘督臣樂斌函內情節。照數遴選精壯官兵。配帶軍裝器械馬匹。催令速急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等因。特遵即趕緊照辦。惟恐有誤。

事機。遂將前次奏明敬備調遣通州助勦官兵一千餘員。名內復加選派得力之官十六員。精壯兵五百名。分配軍火器械。作為二起前進。所有派往協領依鑑額管帶頭起。於八月二十日起程。協領色普征額管帶二起。於次日起程。各給咨文。迅赴通州大營。以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欽奉

上諭。夷兵直犯京師。勢甚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等因。欽此。當即欽遵。飛咨大同鎮臣慶德。帶領本標官兵二千名。臣在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各赴

京城取齊。相機勦辦。並調平陽營參將珠爾杭阿等。兼程來省。將各兵分起管帶。一面調取馬匹。以備應用。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在案。茲據帶兵將領。先後來省。所調營馬二百匹。亦經到齊。本可星夜趕行。適值陝西官兵。尚未全出晉境。民間車馬。不敷周轉。已令分作三起行走。臣隨後督率前進。定於初六日。備帶餉需五萬兩。星夜起程。

硃批知道了。

英桂又奏。正在拜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現在該夷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著英桂趕緊統

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等因。欽此。臣已先派平陽營參將珠爾杭阿等管帶省標官兵。分起前進。並咨大同鎮。臣慶德。由宣化府一帶。至近京取齊。相機攻勦。第恐兵力尚單。應再添調太原鎮標官兵五百名。派委太原城守尉慶瑞統帶。作為後路應援。以資得力而壯聲威。

諭軍機大臣等。據英桂奏。派兵分起前進等語。據稱先派參將珠爾杭阿管帶省標官兵前進。併咨總兵慶德。由宣化府一帶。至近京取齊。復添調太原鎮官兵五百名。派城守尉慶瑞統帶。作為後路。除珠爾杭阿等所帶官兵。應隨英桂駐紮直境外。其慶德所帶一軍。如由宣化而來。亦可留於京城西北一帶。拏辦土

匪著勝保斟酌辦理。本日據袁甲三奏。已派張得勝帶得力勇丁一千二三百名起身。並穆騰阿自請帶馬隊一百名前來。都興阿尚無起程之信。如穆騰阿先到。即著該都統幫辦勝保軍務。其苗練一軍。據傅振邦奏。苗沛霖稟稱。自滄南一挫。尚須再加整頓。未能遠出。該提督已派協領恆齡等帶兵勇一千五百餘名赴京。到時著歸勝保調遣。至山東曹勇三千名。據杜翻奏。稱趙康侯等統帶。已於九月初一日起身。現因擒匪意圖北竄。山東南境空虛。已諭令杜翻、文煜酌量令此項團勇折回。隨德楞額助剿。如日內業已到京。即著勝保察看。斟酌去留。並籌給糧餉。毋令缺乏可也。

又

諭前據恆福奏稱。本月初八日。可以抵口。現在當已駐紮該處。設立糧臺。所有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黑龍江馬隊二千名。並僧格林沁新調之密雲官兵五百名。均應由糧臺支放口糧。本日據戶部奏稱。密雲縣收存僧格林沁糧臺餉銀十八萬九千兩。請解熱河。此項銀兩。即著恆福派委委員。提至古北口糧臺。以資接濟。仍責令經手委員。覈實支放。毋得虛糜。是為至要。

壬寅。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竊於九月初二日。在長新店行次。將探明道路。剋日馳赴古北口駐紮等情。奏明在案。拜摺後。即於初四日。自長新店啟程。繞道玉泉山後之洪山。

口行走。途次詢之居民。據云前日尚有夷人。在彼登高瞭望。南北海淀。尚有夷營。該夷出沒無常。時有夷隊四處巡探等語。於是日經過該處。未經見有夷人。旋即由昌平州屬之沙河。順義縣屬之石槽村。暨懷柔密雲等縣前進。察看沿途地方情形。均尚安靜。於是於經過各縣時。接見該縣令等。諭以

聖駕現駐熱河。所有各省奏報。以及夾板欽奉

硃批

廷寄等件。往來馳遞。最關緊要。有驛州縣。除額設馬匹外。酌量道路遠近。再行設立腰撥。其無驛處所。趕緊購買馬匹。妥為

添設業經札飭昌平州。順義。懷柔。平谷。密雲等州縣一律
趕緊照辦。並分札該管之霸州道。北路同知。轉飭遵照。一
面札飭省局司道。在於通省有驛州縣內酌調協濟。復於
道經密雲縣。會晤副都統玻崇武。囑即選派駐防官兵分
赴

京城。及海淀等處。往來輪流偵探。該處有無舉動情形。隨時
馳報。以期聲氣相通。茲於九月初八日行抵古北口。所
有駐口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並續調各官兵一切應支
口分。遵即議設糧臺。妥為支應。並接臬司吳廷棟詳稱。該
司已於本月初五日。遵

諭由宣化府啟程前來。日內亦可抵口。一切糧臺驛站應辦各事宜。一俟該司到口。卽卽督同詳細籌辦。不敢稍有疏忽。以

冀上慰

宸廑。伏念李前次奏請隨

扈。欽奉

硃批。勿庸前來。俟奏務定局。迴鑾時。赴口接駕等因。欽此。李現既奉

命赴口駐紮。業已馳抵口上。相距熱河不過二百里。近依行在。瞻戀彌殷。惟有願懇

天恩。准令李馳抵熱河。泥首

宮門叩求

聖訓。俾一切應辦事件。得有遵循。不勝瞻戀待

命之至。

硃批。知道了。汝現已抵口。一切籌畫糧餉。疏通文報。暨嚴查奸宄。

彈壓地方。在在均關緊要。仍著暫緩來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奏。帶兵馳赴熱河。並據寶山奏。盛京官

兵。亦由喜峯口行走等語。諒該將軍業已起程前來。現在古北

口。設有防兵。布置尚為周密。喜峯口一帶。無兵防守。甚屬空虛。

著玉明行至該處。體查情形。即將所帶官兵。留於喜峯口。或分

紮白馬關等處。以資守禦。所需糧餉。前已批示該將軍。妥為籌

畫。如一時不及接濟。著就近由山海關糧臺支領。玉明著仍馳赴行在。此項官兵。即交帶兵各員。嚴加約束。隨時操練。並分布要隘。認真盤查。是為至要。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恆福奏。現已抵口。并懇馳赴行在。已批示暫緩來見矣。黑龍江官兵。陸續由熱河赴口。不日即可到齊。現在兵數既多。必須大員統轄。以一事權。所有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密雲步隊五百名。均著歸恆福調遣。此項官兵。素稱勁旅。著督飭各帶兵官。勤加操練。不可令其日久生疲。至密雲縣暫存僧格林沁糧臺銀十八萬九千兩。現在曾

否全數提到。各項官兵口分。即由此款動用。仍照戶部議定防
兵口分。按數支發。當此軍需浩繁。經費支絀之時。務當嚴飭辦
理糧臺各員。撙節出入。覈實支銷。毋稍虛糜。

粵辨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
豐
朝
卷六十七之六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甲辰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兼署將軍倭仁。奏竊擊等遵奉

諭旨。已將調兵籌餉。製備軍裝。採買馬匹等情。於九月初二日。由

驛馳奏在案。旋承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該夷長驅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等語。

夷氛猖獗。實堪髮指。著玉明即速調齊馬步隊官兵。製備軍裝。

火藥。無分晝夜。兼程前來。木蘭行在。以備防剿。並著星遠傳知

吉林。黑龍江將軍。一體派兵內援等因。欽此。當即由驛六百里

加緊飛咨吉林。黑龍江。迅即派兵內援。一面催提熊岳馬

隊剋期來省。當將馬隊一千名。分作四起。頭起兵已於初六日啟行。以下挨次俱間一日。並程前進。玉明俟兵馬粗備。即督同三起官兵。於初十日啟程。星夜催趕。馳赴木蘭。趨叩。

行在。所有

盛京將軍印務。等。俟旨道。

旨。即於初十日。接任兼署。

殊。批。知道了。

玉明等又奏。竊等前因夷船。廣集金州。誠恐該夷分遣奸細。混跡腹地。窺探虛實。當飭旗民各屬。嚴密查拏。旋據

全州復州蓋州熊岳鎮民地方官先後拏獲奸細六十五名。或供為夷人偵探消息。或稱被擄逃回。供情不一。因此等人犯於濱海各城未便久羈。且恐夷人聞信爭索。轉致藉端滋鬧。飭令各該地方官將所獲奸細解省審鞫。奏奉硃批。拏獲奸細自應解省研鞫。若直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等因。欽此。茲拏玉明景霖回省。後會同拏倭督率委員嚴加鞠訊。究出廣東人陳亞客邱亞三黃亞曉黃亞登黃亞壠李亞嬌薛亞滿薛金福高李嬌刁木生黃全壠鍾亞生山東民人遇開選宋克信十四犯均供認為夷人作奸細屬實。應即先行擬結。查該犯等以內地人民

輒貪微利。聽從該長指使。或窺探虛實。或分投藥物。資與
助逆無異。值此夷氛猖獗。若不痛加懲創。將何以儆奸慝
而肅人心。陳亞文。邱亞三。黃亞晚。黃亞發。黃亞權。李亞嬌。
薛亞滿。薛金幅。高李嬌。刁木生。黃金壩。鍾亞生。遇開。選宋
克信。均應遵

旨。立予駢誅。當於審明後。恭請

王命。將陳亞文等十四犯。綁赴市曹正法。

硃批。知道了。

陝甘總督樂斌奏。竊臣於八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吳。晞。兩。夷。奪。我。大。沽。敵。臺。占。踞。天。津。現。已。帶。兵。直。犯。京。師。禁。營。城。外。勢。甚。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樂。斌。迅。速。統。帶。旗。綠。各。營。精。兵。馳。赴。京。城。等。因。欽。此。查。吳。晞。兩。夷。此。次。竄。擾。津。

沽。我。

皇。上。軫。念。蒼。生。不。忍。遽。加。懲。創。實。為。覆。載。之。含。容。乃。該。夷。肆。意。鴟。張。北。犯。

京。師。殊。堪。髮。指。現。查。陝。甘。各。營。前。次。調。派。滿。綠。官。兵。六。千。五。百。名。經。臣。飛。行。催。趕。均。已。全。數。出。境。其。續。派。甘。省。滿。綠。官。兵。三。千。名。亦。皆。啟。程。前。進。陸。續。抵。陝。接。准。著。陝。西。撫。臣。譚。廷。襄。飛。咨。奉。

欽差辦理夷務恭親王奕訢劄行令即添派官兵赴京援剿因陝省官兵不敷再調咨臣酌辦前來臣已於督標派兵四百名甘肅提標派兵六百名西甯鎮標派兵五百名河州鎮標派兵二百名涼州鎮標派兵三百名共足二千名均令挑選精壯配帶軍械馬匹鉛丸火藥遣委曾經戰陣得力將備管帶即日啟程遵

旨由臣統帶星馳赴京相機合剿所有應需餉銀必得寬為豫備甘省無從籌此鉅款容俟路過陝西山西面商該撫臣等多為添撥以顧要用

硃批均照所擬辦理

乙巳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初七日將接到各夷照會及設法勸廉各情業經繕晰具奏在案。旋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昨因夷人業已入城。諭令恭親王等迅即進城。與該夷畫押蓋印。互換和約。諒已接奉諭旨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深維至計。安定人心之至意。伏查自臣等給與英佛兩國照覆後。初九日午刻。經戶部將允給賠卹銀五十萬兩。由庫發交。並由臣等照會英夷。詢以初十日何刻換約。旋據恆祺等由營回來面稟。該夷欲索看臣等訃辦理換約全權

行事

勅書。以便放入續約章程內。經臣等恭擬

諭旨一道。飭令帶往觀看。並據運司崇厚。帶呈暎夷續定條約。刪去一條。增添三條。暎夷增添二條。其餘字句亦有異同。而大致尚無出入。暎夷所刪。係准該國欽差入京。以禮相待一條。原其用意。額首葉已入城。無庸再立此條。以便另添條款。亦足見其鬼域伎倆。得步進步。暎夷所增三條。一廣東九龍司地方。并歸暎屬香港界內。一續增條約。請明降諭旨宣布。一華民出口赴暎。無庸禁阻。暎夷所增二條。一照道光

二十六年

諭旨准軍民學習天主教給還各省學堂墳墓田吉房產一准華民出口。臣等查該夷屢次照會聲稱悉照天津原定條約何以忽有增減原應據理駁斥無如自入城以後我之藩籬既失彼之氣鼓方張一經駁辯難保不藉生事端若稍涉迂拘請

旨遵行既恐夷人不能久待另生枝節又迹涉謠知非

聖主委任之意查九龍司地方據該夷聲稱已經兩廣總督勞崇光批准允租則與給與無異但事無實據何可盡信惟其地與香港毗連係海口餘地非內地要隘可比所稱宣布續增條約既已互換自當通行沿海各省不待降

旨而自然宣布。華民出口一節。為害較甚。所幸尚有會同各省設立限制。天主教係八年原約。准其弛禁。其學堂塋墳等事。尚可緩為查明給還。臣等逐條審思。雖諸多違礙。但關係大局。未便過於拘泥。因即允其收入續約章程內。惟往返數次。已過初十日之期。旋按照會。英夷定於十一日未刻。晡夷定於十二日午刻。均在禮部畫押蓋印。互換和約。臣等屆期前往。該夷聲稱須俾集在京文武大臣。同赴禮部。意在鄭重其事。勝保慮有反覆。因派兵四百名防護。臣奕訢等前往。於換約時。即令該官兵悉紮正陽門外。祇帶護衛。並善撲營兵各十名。前赴禮部。以示坦白。英首頓首。哈

所帶隊伍甚多。見臣等左右帶兵甚少。相形之下。誠詐自
分。覺該夷桀驁情狀。為之頓減。然譬諸犬羊。時吠時馴。何
足以為喜怒。願首又因原議。各賠現銀一百萬兩。改為五
十萬兩。其餘五十萬兩。歸於各關稅內。分年代扣。意存見
好。其實搶掠。

團庭所得較多。故肯從減。該夷呈出夷諭。勅書據單為憑。堅
欲奏請。

御札方肯換約。經臣等再三開導。該夷復請。臣奕訢於八年條約
後。另立字據。以為憑證。次日。哱夷換約情形。大畧相同。此
臣等連日辦理換約之原委也。竊思夷人焚掠。

國庭增添條款。種種要挾狂悖。實獲載所難容。臣等具有天良。豈有畏其逼迫。曲意求全之理。惟夷人久在京城。必生枝節。俄酋又從中作祟。附京遠近。土匪橫行。即城內土匪亦蠢蠢欲動。訖言四起。此等情形。豈能持久。庫藏本極支絀。現在八旗月餉。援兵口糧。籌辦無術。尤恐餉竭兵譁。諸難措手。且等通籌大局。實屬迫於時勢。不得不為目前之計。際此天氣尚未嚴寒。但能令夷兵迅退。即可及早迎

鑿。第夷情詭譎。俟其撤兵之後。即當迅速馳奏。恭請

聖駕還京。惟天津原定續約。該夷換約後。即退至大沽。嗣於八月間。據該夷聲稱。以為時已晚。天氣漸寒。退紮天津。過冬。經

臣等奏

聞在案。惟天津距京較近。該夷有無反覆。實難豫定。如將來回

鑒時。應如何防範。再與勝保商酌辦理。又原議允給現銀二百萬

兩。已據改為一百萬。以四十日為期。查現在戶部除已發

給五十萬兩外。僅存三十餘萬兩。內庫存銀一百十餘萬

兩。宗人府存銀五十萬兩。數處撥湊。雖敷給與。但

鑾輿還京。用款尚鉅。亦未便罄其所有。盡以給夷。計期限既定。四

十日。自應早為籌撥。免致失信。另啟釐端。應如何

飭令附近省分。湊撥。並動用何款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至俄夷伊首屢次照會。均有力不從心之意。而轉以伊

國未了之事為請其狡詐可知然未便即行拒絕至生他變是以給與照覆暫為羈縻其哄嘩兩夷續定條約夷諭勅書據單及臣奕訢給與據單並歷次照會共十一件俄夷照會共二件臣等恭擬

諭旨一道照覆三件一併鈔錄恭呈

御覽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奉

命辦理議撫事宜自應殫竭血誠迅速議定既可及早迎鑒亦於

國計或有挽救乃自八月初八日以來幾及四旬始能換約

該夷扶陵處被擄夷匪之嫌。兩次焚掠。

圍庭。臣等未能設法保護。而原議條約。非惟不能刪減。且任其要扶增添。並給賠卹銀五十萬兩。種種錯誤。雖由顧全大局。而捫心有問。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後之貽害無已。實屬辦理未臻妥善。相應請

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具摺間。接奉九月初九日寄

諭。俄首既願從中說合。不必拒絕。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裨益等因。欽此。查俄夷伊首前有願為說合之意。經臣等給與照會。令其前往。並據瑞常、寶馨、麟魁、成琦等。均以該夷未可

拒絕願與晤面往說嗣據該酋照覆有力不從心之意而轉以伊國未了之事為請亦經臣等給與照覆在案本日復接伊酋照會以噶喇兩國業已換約仍以所祈之事請派大員前往商酌等語臣等思噶喇兩夷敢於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首為之慫恿現雖和約已換而夷兵未退設或暗中挑釁必致別生枝節且該酋前次照覆有兵端不難屢興之語該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較近萬一釁啟邊隅尤屬不易措手查前次該酋向崇厚等面稱允給噶喇銀兩尚可從緩且可酌減並不久駐京師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處現噶喇議減現銀一百萬兩難保非該酋預探此

語有意冒撞。而此次照會內。頗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測。至所稱未了之事。既未言明。又未定議。臣奕訢自未便與之晤見。仍應瑞常等。前往商酌。儘所求尚可允行。即當請旨。遵辦。以杜叢端。茲將伊首照會一併鈔錄。恭呈御覽。

恭親王等又奏。再順天府府尹董醇。前奉

諭旨。摘去頂帶。現在辦理撫局。該府尹係地方官。辦理支應。與夷人有交涉事件。夷人以該府尹未戴頂帶。頗有輕視之意。連日換約。該府尹均須隨同照料。擬暫戴頂帶。以崇體制。俟撫局事竣。應否開復頂帶。或仍帶摘頂處分之處。恭候

欽定。

硃批。張祥河。董醇。均著賞還頂帶。僕撫局諸務。拚擋未妥。仍應嚴懲勿貸。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於十二日。將喀喇兩夷換約各情。業經繕晰具奏在案。查喀喇增條約內第九條。係換約後。允降。

諭旨奉到。業皆宣布京外。大軍即行啟程。前赴津城。並大沽。礮臺各等語。臣等以和約互換之後。自當通行沿海各省。查照辦理。不待降。

旨而自然宣布。茲據崇厚。恆祺等。函稱該夷即欲退兵。因未奉到。

宣布

諭旨。在京恭候。其意不過欲俟奉

諭旨。方可為允准之實據。並非別有詭謀。伏思該夷素性多疑。尚恐臣等所言未足為憑。是以必俟

諭旨。若不允其所請。必致轉生疑慮。因即恭擬

上諭一道。鈔錄進呈

御覽。如蒙

俞允。臣等再行給與閱看。以便催令速行退兵。緣該夷知

行在距京程途較遠。奉到

諭旨遲速。必能屈指計算。若擬就後即與閱看。恐致不能見信。是

以臣等照舊請

旨遵行。仍將

諭旨不發鈔。俟事定後。照例由部行文沿海各省。查照辦理。似不

致滋弊端。

硃批。已有旨。

恭親王等又奏。再俄首昨來照會。以哄嚇兩夷。業已換約。請將該國所祈之事。派大員前往商酌各情。業經具奏在案。伏思該首心懷叵測。未便過於拒絕。本日給與照會。仍由瑞常等前往晤商。惟差委一時未得熟手。查理藩院郎中上行走之文廉。曾經辦理俄夷事務。尚稱熟悉。堪以差

遣除札飭遵照外。理合附片具陳。其給與伊首照覆一件。

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十二等日。業經恭親王奕訢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暎哱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各條。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和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暎哱兩夷換約情

形。並自請讓處各一摺。覽奏具悉。據稱。吳淞兩酋。業已於本月
十二等日。互換和約。朕聞兩國和約內。大致尚無出入。所
請明降諭旨一條。恭親王等奏稱。條約既已互換。不待降旨。自
然宣布。自係慎重之意。朕思和約已換。似不如此示之以信。使之
不疑。本日明降諭旨一道。著恭親王等。宣示該夷。並交內閣發
鈔。令中外不逞之徒。知和約已成。不敢乘機滋事。亦可定人心
而杜奸謀。至換和約以後。夷兵退至津城。回鑾後。能否不至再
有要求。及任意往來。必須與之議定。以免再生枝節。其親遞國
書一節。雖經吧首與恆祺言及。作為罷論。照會中究未提及。亦
須得有確信。所議現銀一百萬兩。為期甚近。著即於宗人府所

存工程銀兩內撥給四十萬。其餘六十萬。即飭令戶部。迅令附近省分湊撥。如限內不能趕到。著由內庫先行墊撥。各省解到。再行歸還。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亦深諒苦衷。自請處分之處。著毋庸議。另片奏。俄夷照會。請派大臣商酌等語。該夷要求本在意中。所稱未了之事。若待其明言。轉恐又多需索。著即令瑞常等。各以綏芬烏蘇等處。均照喀什噶爾之例。借與該夷居住。此外俱不必提及。以杜其得步進步。再恭親王等密奏一件。朕已留覽。事關重大。必須計出萬全。方為妥善。尤不可先露風聲。本日英桂亦有密摺。所見相同。已令該撫至京。與恭親王等面議。著與該撫密商妥協。再行具奏。

又

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噶喇兩夷已於本月十百十二等日。互換和約。雖現在俱未退兵。城外尚有勝保一軍。以備緩急。僧格林沁瑞麟著即馳赴行在。該大臣等軍營所調察哈爾蒙古三盟官兵。即著全數帶回遣撤。其餘各軍。均著交勝保統帶。噶喇喇據單。

今據本日

大清國

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奕訢。大噶欽差大臣伯彝。額爾琿。同赴京。都禮部衙門。各將本國恭奉全權大臣之諭。執等件。互相

較閱均臻妥善。後大英欽差大臣。即將戊午年在津所定
原約。英漢合璧一分。上有備用大英國寶。並大英大君主
親書御名附後。以憑原約各一件。概批准無不守信遵行。
交與

大清

欽差大臣敬謹接收而

大清

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亦將原約一分。上有備用

大清國寶。外加和碩恭親王保其中國

大皇帝一概。已准全必照行親筆畫押之執據。交與大英欽差大

臣伯壽額敬謹接收。後據兩國大臣各將此單照辦二分。均於本日午刻。在該衙門當同蓋印畫押。以昭信守。

大清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大英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英咭喇續增條約。

茲以兩國有所不愜。

大清

大皇帝與大英大君主合意修好。保其嗣後不至失和。為此

大清

大皇帝特派和碩恭親王。大英大君主特派內廷建議功賜佩帶

頭等寶星會議國政世職上堂內世襲額爾德尼並金塔爾
田二郡伯爵額爾德尼公司會議現將商定續增條約開列
於左。

第一款前於戊午年五月在天津所定原約本為兩國敦
睦之設後於己未年五月大英欽差大臣進京換約行抵
大沽礮臺該處守弁阻塞前路以致有隙

大清

大皇帝視此失好甚為惋惜。

第二款再前於戊午年九月。

大清

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大英欽差大臣額爾琿。將大英欽差駐華大臣。嗣在何處居住一節。在滬會商所定之議。茲特申明。作為罷論。將來大英欽差大臣。應否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仍照原約第三款明文。總候本國諭旨遵行。

第三款。戊午年原約。後附專條。作為廢紙。所載賠償各項。大清

大皇帝。允以八百萬兩相易。其應如何分繳。即於十月十九日。在於津郡。先將銀伍拾萬兩繳楚。以本年十月二十日。即英國十二月初二日以前。應在於粵省分繳叁拾叁萬叁千叁百叁拾叁兩。內將查明該日以前。粵省大吏。經支填築

沙面地方喫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以喫月三箇月為一結。即行算清。自本年喫十月初一日。即庚申年八月十七日。至喫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庚申年十一月二十日。為第一結。如此陸續扣繳。捌百萬總數完結。均當隨結清文。大英欽差大臣專派委員監收外。兩國彼此各應先期添派數員稽查數目清單等件。以昭慎重。再今所定取償捌百萬兩。內二百萬兩。仍為住粵喫商補虧之款。其六百萬兩。少裨軍需之費。載此明文。庶免舛糾。

第四款。續增條約畫押之日。

大清

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畫一無別。第五款戊午年約定互換以後。

大清

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欽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

第六款。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

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紮粵省暫充英佛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吧嘎禮代國立批承租在案。茲

大清

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批作為廢紙外。其有該地華民自稱業戶。應由彼此兩國各派委員會勘查明。果為該戶本業。嗣後僮遇勢必令遷別地。大英國無不公當賠補。

第七款。戊午年所定原約。除現定續約。或有更張外。其餘各節。俟互換之後。無不尅日盡行。毫無出入。今定續約。均應俟畫押之日為始。即行照辦。

第八款。戊午年原約。在京互換之日。

大清

大皇帝。克於即日降諭。京外各省督撫大吏。將此原約及續約各條。發鈔給閱。並令刊刻懸布。通衢咸使知悉。

第九款。續增條約。一經蓋印畫押。戊午年和約。亦已互換。須俟續約第八款內載。

大清

大皇帝允降諭旨。奉到業皆宣布。所有英、國、舟、山、屯、兵。立當出境。京外大軍。即應啟程前赴津郡。並大沽礮臺。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續約第三款所載賠項八百萬兩總數交完。方能回國。抑或早退。總候大英大君主諭旨施行。以上各條。又續增條約。現下

大清大英各大臣。同在京都禮部衙門。蓋印畫押。以昭信守。佛蘭西據單。

今

大清國

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和碩恭親王奕訢。及大佛國內閣大學

士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鳴囉。彼此將所奉全權之詔
執。公同較閱查數。俱屬妥當。各帶本國參贊。及繕譯大員。
在北京禮部會晤。互換。八年在天津畫押之約。以敦和好
而為通商。即將以暹漢兩文鈔錄大暹國大皇帝御筆批
准鈐印之原本。交與

大清

欽差大臣。以為大暹國大皇帝批准而信守之據。

中國

欽差大臣恭親王接此和約。亦將

中國

大皇帝御筆批准之原約。勝本已交大佛國欽差大臣收存。茲如

此互換之後。兩國

欽差大臣。即將兩國參贊所述現紙畫押蓋印為據。

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立。

佛蘭西續增條約。

大清國

大皇帝。大佛國大皇帝。切願將兩國不協之處。調和以復舊好。是

以

大清國

大皇帝。特派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大佛國大皇帝。特派內閣大

學士世襲男爵噶羅為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公同查覈。即將所立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大佛國欽差大臣。於己未年五月進京換約。行至大沽。該處武弁攔阻前進。

大清國

大皇帝甚為可惜。

第二款。大佛國欽差大臣進京換約時。或於途次。或在京師。

大清官員俱以相宜欽差之優禮接待。俾得任便稱其職守。

第三款。從換約之日起。咸豐八年。在天津所定之和約暨

遺補之款。除現在所改之款外。即日均應一一施行。

第四款。己未年在天津所定遺補第四款。內載中國賠補軍需銀二百萬兩。茲已刪去。今復議定。賠補銀共捌百萬兩。在此數內。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叁拾叁萬叁千叁百叁拾叁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其交銀之時。係三箇月交一次。首宜於咸豐十年八月十七日起。而於十月二十日止。但所交之銀。或紋銀。或洋銀。俱可。其銀應交大佛國駐紮中國之欽差大臣。或所派之員。亦可。但限於十月十八日。在津那一盤現交銀伍拾萬兩。將來大佛國駐紮中國欽差大

臣。暨中國大臣。各派委員會議。定立如何交收銀兩。如何定立收單等事。再為妥定。

第五款。中國今所賠補之銀。本係為軍需。人為佛國商人。及所保護者。在廣東省城。所有行內物件。被百姓或燒或劫。將來大佛國將此賠補之銀。均公允分攤。與被累之佛國人。其銀扣壹百萬兩。派與佛國民人。及其所保護者。為補其害。或為慰其苦。其餘皆抵軍費。

第六款。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即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

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堂墳田。寺房廊等件。應賠還交佛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佛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土。建造自便。

第七款。從兩國大臣畫押蓋印之日起。直隸省之天津府。剋日通商。與別口無異。再此續約。均應自畫押之日為始。立即施行。列載天津和約內。一律遵守。如此大佛國水陸二軍。俟在天津交銀五十萬兩。方能退出天津。此占大沽礮臺二口。待至中國將所賠之銀。全數交清後。所有佛國武弁。占踞中國各地方。均應退出境界。然任水陸各大將軍。於天津紮兵過冬。而俟所定賠補之現銀給清後。則撤

大軍退出津郡。

第八款。戊午年所定原約互換之日。所有俄國屯於舟山之軍。立當出境。續約條所定。應繳銀五十萬。繳清之日。除統兵官暫住天津過冬。諒不便即行撤兵外。應如第七款內所言。即駐津各軍。亦應離城。退至大沽礮臺。登州北海。廣東省城各等處駐紮。俟續約所定賠補款八百萬兩全數繳清。以上各駐軍。再當掃數撤歸。

第九款。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

大清

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我華民情甘出口。或

在佛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佛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家眷。一併赴通商各口。下佛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佛欽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

第十款。戊午年所定之和約。第二十二款內。有錯載之字。據即係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五錢。現在議定。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銀一錢。嗣後大佛國船隻進口。俱按現在議定之數輸納。

俄囉斯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初七日戌刻。接到貴親王照覆一件。內稱
本國未完之件。自易速議辦理。原無庸多慮。本大臣誠願
貴國有益。奈心實有餘。惜時已甚晚。雖然。竭力挽回補救之
件。顯而易見。與暎佛二國換約。即在目前。自和好之後。

貴國大臣等。如肯俯聽我計而行。其大有益之事。愈多也。至
本國未完之件。非創增之議。仍係按舊約而行。

貴國大臣所夙知。亦係兩國有益之事。是以本大臣毫無疑
慮。切望易商易為。惟念有益於

貴國。願速完成。以顯兩國二百餘年之和好交誼。益加固結。
謹將所議之目備具。祈貴親王派數位大臣。先期詳閱。公

商。即定於彼兩國換約之次日。議准相見完結。若是。則我兩國和好之美意。顯然見於天下矣。儻本國皇帝。知嘆喟二國之約已和。而本國相商之細故。尚未完竣。乃心未免有疑慮。益非

貴國所願聞也。須至照覆者。

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初八日戌刻。接到貴大臣照覆一件。據稱誠願本國有益。奈心實有餘。惜時已甚晚。雖然竭力挽回。補救之件。顯而易見。並貴國未完之件。切望易商。易為派數位大臣。先期詳問公商。即定於彼兩國換約之次日。議

准相見完結各等語。具見貴大臣誠意堪嘉。惟因力不從心之故。本親王備已領悉。至貴國未完之件。即當派大臣前赴貴館公商。如於本國及貴國均有裨益之事。必當速行辦理也。須至照覆者。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并誠恭賀貴親王鴻禧緣。

國家至艱鉅之要務已畢。億眾庶之顛危已安。宜共深欣慰。尤幸於奴劇莫措之頃。稍從未助。而王爺之忠。蓋巍動不惟中華寰宇所周知。即天下海表。莫不戴仰。本大臣敬獻諫於駕前。今偉烈克成。尚希謹小防微。於一切政務。益加

勤惕。本大臣知無不言。愛無不助。但有鈞囑。竭盡寸忱。更
申謝王命。公忠為國。於本大臣照會往來。至誠之衷。形諸
楮墨。相信愛非浮泛也。至本國所祈之事。前照會示云。已
派一二大大臣前來商閱。想此一二日忙迫不暇。一俟公
務完竣。再為辦理可也。今可二國之事已妥。本大臣應派
員拜摺北上。伏思乘此機會。亟將此一併入奏。實屬盡善
盡美。於

貴國大有裨益。寸心亦可帖然也。伏惟印鑑。須至照會者。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覆事。本日接據來文。閱悉之餘。具見貴大臣和好美

意。至貴國尚有應商之件。現已派出尚書瑞當侍郎麟魁
成琦寶馨前往貴館與貴大臣妥為公商可也。為此照覆
須至照會者。

欽差大臣候補侍郎勝保奏。將貴謀不貴勇。兵貴精不貴多。誠至
論也。謀之不臧。勇安足恃。兵既不練。多亦奚為。夫僧格林
沁之敗。由於自用而不聽善言。瑞麟之失。由於太寬而為
兵所累。聞其現在該兩營所存馬隊不過三千餘人。步隊
不過二千有餘。無論不能成軍。且其銳氣盡喪。人無鬪志。
即如初九日夷馬突來。擊出以整暇。聞營均無驚擾。而西
偏之蒙古馬隊。即有聞警而逃至盧溝橋一帶者。雖僧格

林沁亦不能禁止。是此項官兵萬難得力。留之無益。即令
勒辦土匪亦恐難濟。惟

南苑所禁之吉林黑龍江馬隊約有一千餘名。加以激勵整
頓。尚易轉怯為勇。擬請

飭下僧格林沁瑞麟於所統馬步隊中。應請裁撤者。即令撤回。其
可留用者。或令歸併軍營。或令自成一旅。均候

聖裁。至勒辦土匪一層。現在和議已成。夷氛自當漸退。等擬一面
與恭親王等料理迎

慶事宜。一面出示曉諭。撥兵鎮壓土匪。以靖

畿輔而固人心。

勝保又奏。擬議得成。連日察探夷情。及我軍布置。前將官兵漸次到齊。分地屯紮情形。恭摺奏報在案。竊現在紮營都城西面。恐該夷等未免存窺覷之心。是以諄飭總兵伊緯阿。冷慶副將徐廷楫。參將裕祥。遊擊德元。及西安馬隊營總觀隆。德克敦布等。於城西一帶。分紮營盤。築牆浚濠。聯絡聲勢。並調守城撤下之神功。制勝。無敵。神威等礮位。一二十尊。分設各營。竊復親歷布置。使之認真偵探。晝夜操防。不容稍懈。連日激勵新軍。頗知感奮。正料理間。詎於本月初九日午刻。突有該夷馬隊四五百名。由黃寺黑寺一帶。直抵天靈寺。迤北。竊登高瞭望。見夷馬馳驟。手執白色

及雜色旗幟。四顧瞻視。顯係窺探我軍動靜。惟現在正當議和。且夷兵無多。未便交戰。飛飭各營將官嚴兵以待。一面派副將徐廷楷遊擊銜山東安東營都司王佐臣帶騎兵數人策馬前迎。與之答話。該夷聲言欲至寺中一看。徐廷楷王佐臣等諭以此係大軍駐紮之所。不容他人輕進。我營壁壘森嚴。非僧瑞二軍可比。儻若不聽勸諭。必致用武。恐爾受傷喫虧。並告以我軍皆生力之兵。並不收集一名潰卒。現在因為議和。所以不與爾戰。如和議不成。定當決一雌雄。該夷等逡巡良久。見我軍隊伍整齊。旌旗羅布。槍礮嚴密。遂不敢正視。齊向西北遁去。其後隊步夷已

至阜城門側。亦即折回黑寺夷寨。初十日。該夷即致照會。與恭親王奕訢。約於十一日與奕夷換約。十二日再與喇嘛。囑換約。至十一日巳刻。恭親王奕訢。及桂良。文祥等。入城。以禮部衙署為換約之所。拏挑出西安精壯馬隊二百名。於陝甘天津兵中。選曉勇步隊二百名。派令火器營參領成祿。儘先遊擊劉景芳等帶往。以為護衛。拏復整齊大隊。絡繹專弁探報。專聽城中消息。以備不虞。旋於是日申刻。據探聲稱。恭親王與奕夷換約已畢。尚稱平妥。俟與奕夷換約後。一切情形。由恭親王等詳細具奏。拏伏思該夷既知震懾新軍。亟思議撫。自應靜以待動。保全大局。惟定

撫後一切捍衛

京師鎮壓土匪並即日恭迎

鑾輿回宮。所有鉅細事宜均須嚴密布置。且該夷既以和好罷兵。而大隊尚在天津屯紮。夷情反覆無常。無端生釁。是其故。智。本擬趁其深入。加以痛剿。後再行議和。庶可久遠。使該夷不敢輕視。謂中國無人。不期都門遠啟。大夫機宜。遂不得不遷就成盟。為暫救目前之計。一切思慮豫防。潛消反側。良非易易。安可遽議撤兵。况我皇上回鑾後。萬一該夷又有蠢動。更不可不防。益加防。身經戰陣。並近日細揣夷情。其所以蹂躪至於此極者。非夷人之

過強。資旗兵之太弱。導之使然。現在所到新兵及續調各軍。聲威頗壯。夷人聞之。未嘗不畏。昨接奉

批。迴恭聆

聖諭。兵力較厚。著即勤加訓練。以成勁旅。仰見

皇上洞燭無遺。才曷勝欽佩。竊以為此時軍旅之事。固當加意講求。而一切中外政體。宜力為整頓之處。更屬指不勝屈。是議和後。非晏安無事之時。正勵精圖治之日。才惟有先將已到新兵。及續調各軍。並奉

旨。今在直境暫禁之河南。山東。山西各隊。統籌全局。緩急情形。應撤應留之處。隨時酌量請

旨辦理。惟援兵既未可遽言裁撤。而部庫人未免空虛。昨接瑛啓稟函。以為各省勤王之師。即由各該省籌餉接濟。以免匱乏之虞。陝省已照此辦理。所言不為無見。應請飭下各該省一體照辦。俾

京師兵力可期厚集。而於部庫仍無所損。

硃批覽奏已悉。該夷之勉就撫局。未必非因飽其所欲之故。豈憚汝之數千之兵耶。

諭軍機大臣等。據滕保奏。僧格林沁等所統各隊。請飭分別撤留等語。本日已有旨。令僧格林沁。瑞麟。馳赴行在。並將所統察哈爾。及蒙古三盟官兵。帶回遣撤。其餘吉林。黑龍江等處各軍均

者一併歸入勝保軍營。即交該大臣統帶。並著留心察看。其不
得力者。即行撤回。該夷和約已換。各省續調兵勇。紛紛前來。未
免虛糜糧餉。著勝保先將河南所調之勇。飭令折回。此外兵勇
酌量情形具奏。再降諭旨。停其赴京。

又

諭前因英桂奏督兵赴京。當經諭令該撫。一入直境。即可紮住。聽
候勝保劄調。再行前進。其慶德一軍。仍著由宣化一路赴京。此
際諒已接奉諭旨。現在恭親王等。已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與
該夷互換和約。該撫所帶官兵。著仍遵前旨辦理。至英桂密陳
一摺。業經留覽。事關重大。必須從長計議。如能萬全無患。著該

撫即日親赴京師。與恭親王等當面密商條款。再行具奏。

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福奏。請添派道員。分辦糧臺等語。現在喫喘兩夷。業經換約。昨有旨諭令僧格林沁。瑞麟。前來行在。所帶察哈爾及蒙古三盟官兵。均令撤歸游牧。所餘無多。統歸勝保管帶。以備緩急。僧格林沁等大營糧臺。自當即行裁撤。以節糜費。著恆福飭令天津道孫治。認真鈎稽。覈實報銷。不准稍有浮冒。至勝保一軍。著即派候補道柏春。辦理糧臺。督率委員。妥為支應。事竣。即由該道造冊報銷可也。

步軍統領瑞常等奏。竊等奉

命接辦巡防事宜。於九月初一日。將夷人大概情形。由六百里馳奏在案。嗣經

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等商辦撫局。鄂恆祺崇綸連日與夷人面商。亦屢有照會。鄂等與恭親王往返接遞。擇定日期。於十一日申刻。英夷赴禮部換約。十二日午刻。佛夷赴禮部換約。所有經過處所。鄂等加意防範。該英佛兩國到部。互換和約。均屬安靜。現已換約。歲事。查現在撫局已定。所有防守官兵。自應酌量裁減。已由鄂等移咨守城及巡守地面。王大臣酌量辦理。以節糜費。

硃批覽。

瑞常等又奏竊自八月二十二日之後該夷日日結隊前往海波一帶駐紮自九月初五日夷人復以大隊竄擾

圍庭將

圍明圍

清漪圍

靜明圍

靜宜圍內各等處焚燒據中營副將陳良才等將大概情形稟報前來復經才等揀派參將馬莊等前往覆查與陳良才所報無異查中營副將等官於夷人竄擾

圍庭未能先行防範應請

旨將副將陳良才參將孫毓傑署遊擊常國泰並專汎都守分別

治罪。等瑞常等文祥等慶英均屬罪有應得。應請

旨將等一併治罪。至前於八月二十七日因夷人滋擾

圓明園由等文祥等麟魁等慶英將中營將弁奏參並自請

治罪一摺。迄今尚未奉到

諭旨。合併聲明。

硃批前摺已批。此次園庭被焚。中營副將參遊著免其再行懲處。瑞常接印在初次被搶之後。著加恩降四級留任。文祥慶英均不必再行議處。其三山專汎都守等官著查照前批懲處。

江西道御史蔣超伯奏竊江蘇巡撫薛煥任上海道有年。

與夷人往來極熟。洵升巡撫。授為五口。

欽差數年之間。再三超擢。

寵昇逾恆。該撫宜如何殫竭血誠。維持大局。各夷頭目。以及巢穴。貨財。俱在上海。華夷商賈。亦萃其間。豈無調停善處之方。乃百端粉飾。一味支吾。坐視該夷連橫北上。徑犯

畿輔。直逼

京師。

圓築三山。多遭焚燬。凡屬臣子。稍有天良。無有不撫膺而流涕者也。虎兕出柙。伊誰之罪。欲為該撫解免。亦無以為辭。道光年間。辦理夷務。諸大臣。一有不善。即行罷斥。或至戍

邊。

國法具在。近年如媚夷召釁之江國。震俞文詔皆已褫革。在
津辦理未善之譚廷襄。亦請成軍台。薛煥誤國殃民。較諸
臣尤重。臣籍隸蘇省。稔知該撫聲名本屬平常。逢迎何桂
清而得顯擢。公議所在。臣不敢稍安緘默。伏乞

聖明乾斷。立予罷斥。則人心一快。士氣畢伸。即夷情亦知斂戢。

雲南學政張錫燦奏。臣聞治國者若張琴瑟。琴瑟之不調。則
改絃而更張之。方今內憂外患相逼而至。亦改絃更張之
時也。若不深思變計。補救將來。是何異鼓不調之琴瑟。而
欲和九成之雅樂。不亦難耶。臣雖備員微末。而濫叨

思。選。值。茲。時。變。孔。亟。謹。竭。蟻。懼。竊。欲。以。披。瀝。之。詞。仰。資。

圖。新。之。治。願。

皇。上。鑒。其。愚。而。寬。其。罪。焉。一。破。夷。之。策。宜。謀。也。嘆。夷。所。恃。者。火。器。之。利。若。能。破。其。火。器。則。一。戰。可。挫。也。僧。格。林。沁。躬。親。血。戰。忠。勇。夙。彰。然。聞。其。與。夷。接。仗。惟。以。馬。隊。硬。衝。而。未。謀。破。夷。火。器。之。用。是。以。勢。多。棘。手。賊。益。猖。狂。臣。抵。晉。省。聞。有。候。選。教。諭。祁。元。輔。條。陳。破。夷。火。器。各。策。似。非。無。見。謹。鈔。錄。清。單。進。呈。

御覽。伏懇。

皇上發交帶兵各大員。如屬可行。即可酌辦。或將此人交勝保軍。

營。俾資得力。此外如有留心時務足備干城者。乞

勅諸大臣隨時延攬。以濟時艱。一徵兵之界宜審也。臣維破夷之
道不在益兵而在擇將近。

畿之兵非不數十倍於夷。而夷所向得志者。以未有破夷之
計。非兵力之不厚也。今若得袁甲三軍營精銳之師三四
千名。帶竹攔籬。用遮步隊。使夷之火器無所用。然後以擡
槍轟擊。所及較夷槍為更遠。賊立失其恃矣。各營馬隊隨
其後。以壯聲威。且為抄襲追奔之用。更得總兵如滕家勝
者。相機調度。必可滅此小醜。滕家勝向在淮北軍營。識畧
宏深。軍民愛戴。所向克捷。出奇制勝。猶其餘事。實將材中

不可多得之員。以之北顧。必可奏功。一用人之途宜寬也。天下之人材。不在於上。必在於下。故方隅不必限。楚材晉用是也。資格不必拘。韓信拜將。一軍皆驚是也。薦拔者不必即營私。呂蒙正之夾袋是也。獻策者不必皆無具。王通之詣闕上書是也。即如今之曾國藩。胡林翼等。所至有功。名將與循吏接踵而出。豈二臣所在。皆人材淵藪。餘地遂盡無哉。能用與不能用異也。臣聞

盛京侍郎倭仁。直隸按察使吳廷棟。皆儒術湛深。向與曾國藩以性命之學相砥礪。然係二三品大員。非微臣所敢妄擬。至前內閣中書何慎修。規矩程朱。有體有用。前翰林院

編修陳介祺志行敦篤留心經世之學入賽尚阿之子筆
帖式崇綺學正而才優此數員皆知切劘於聖賢之道若
量予以寸柄必克有所樹立此外幹畧之員諒自不乏伏
乞

皇上念需材之急宏登進之門以集羣策羣力一夫封疆之權宜慎
也天下之大分以十數省十數省之區責之數督撫為督
撫者能潔己以奉公則州縣不敢挪移而公帑漸裕矣能
秉公以課吏則人材於以漸出而吏治可澄矣能實心以
為民則疾苦不壅於上聞而邦本可固矣如此則內患不
生外侮可靖而一省治各省如此而天下治矣如胡林翼

駱秉章等不惟肅清本境並可旁勦各省其明驗也蓋一
省之督撫需兵有兵需餉有餉需團練有團練視乎其人
一人繫一省之安危即繫天下之安危故臣謂不可不慎
者此也臣尤有懇者

皇上之一心乃天下政治之根本歷觀古昔興廢之故莫不判於
能自強之心故殷憂啟聖則敵國外患主極之礪石也發
奮為雄則險阻艱難郵治之坦途也我

皇上御極之始

命繕朱子全書以備

觀省

聖學之高深。非微臣所能窺其涯涘。伏願

皇上新又日新。辨理欲以清宰治之源。判邪正以定官人之準。謂天下為必可為。謂小醜為必可滅。下罪己之

詔。以固天下之心。禹湯之興也。勃焉者此也。

奮中興之謨。以紹

祖

宗之緒。武丁周宣之長保。今名者此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謹將山西候選教職祁元輔所列破夷紀聞繕具清摺。

恭呈

御覽

吹。吹。礮。能。及。遠。又。有。潮。勇。其。鳥。槍。僅。重。四。五。斤。遠。上。十。丈。
發。必。命。中。對。壘。之。時。我。礮。一。發。潮。勇。即。詐。死。躺。在。地。上。其
手。執。槍。並。以。足。翹。起。架。槍。視。進。前。者。在。十。丈。內。始。發。此。其
誦。智。也。想。夫。人。先。發。及。遠。之。礮。若。不。得。手。次。發。潮。勇。之。槍。
長。短。兼。用。似。覺。可。畏。然。當。思。禦。礮。之。法。凡。及。遠。之。礮。勢。如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蓋。彈。鉛。雖。礮。既。遠。風。吹。漸。凍。望。之
但。如。撒。小。石。在。空。中。並。不。見。可。畏。我。若。行。伍。疏。排。必。不。能
中。紀。效。新。書。內。有。製。剛。柔。牌。法。係。用。木。作。長。方。架。用。生。牛
皮。並。布。數。層。用。生。漆。黏。合。然。後。牢。釘。方。木。架。上。然。書。中。不
肯。明。言。製。法。欲。令。巧。思。者。自。悟。此。禦。礮。之。一。法。也。聞。緬。甸

國與夷交戰。用木城禦礮。其法先用堅木板。約寬一尺。將被胎釘於上面。兩頭釘實。中間放鬆。板背後斜安一柄。約長八尺。柄頭倒地。而板直立。其柄頭數人。按住柱地。將數十板為一隊。排列如城牆。敵礮發則冒煙而進。各執板柄者。進一步。按一步。其進步以柝聲為號。不得參差傾跌。臨近敵時。則擊鼓一通。數十板以次略開小縫。以便槍礮轟出。馬步隊即在後分兩翼衝出攻擊。聞緬甸用此法。常賊突夷。可否製板數塊。安在地下。以礮轟擊。看可用否。如此。擡槍小礮。固可禦矣。或於數十板之外。多掛繩結漁網。雖重數十斤之礮子打來。漁網懸空一擋。礮子便減力。不

至打毀木板。更為萬全。但須左右抄殺之。兵得力。當必制勝。此亦一法也。又我軍各帶一布袋。或囊砂。或囊糠。以及麩草等類。至二三十斤。敵開礮時。急委袋於地上。頃刻高與山齊。此亦一法也。又或用稻草打團。如大水缸大。中更實以稻草。或橫推。或安柄直提。各從其便。此又一法也。或用厚棉被。將兩角挑起。合數千張在前。以柔克剛。此又一法也。最要者。凡我軍頂上。要用大布帳數十張。撐起在空中。蓋夷人欲發遠礮。必如勾股法。高數度而放。其彈子凌空而去。彎弓墜下。正中人頂上。有此帳。則雖有炸裂之彈子。不足慮矣。一帳燒穿。復易一帳。此又諸法中均用之一。

法也。又聞安南國人曾破喫夷火輪船。係用善泗水者。用
二大長竹。聯成一筏。竹尾分開。假作在海。上捕魚。視火輪
船駛近。即將竹筏插入火輪中。其輪便不能動。往往以此
劫夷船。查登州府有摸海參人。其名水鬼。常駕竹筏。不畏
風浪。顛播能在水底。伏一。二日。若重賞募此人為之。或可
成功。又或令此人各駕一小船。中實礮藥。引火之物。假
作打魚人。夷船停泊在海中。小船夜晚挨近。僅有人問。黑
夜來此何為。則以捕魚經過對。小船頭尾先穿釘鐵練。練
頭有極利巨釘。急用斧將鐵釘穿釘夷船。回船發火。泗水
而回。則夷船焚矣。

凡木板安柄。形如鋤地之鋤。但鋤柄向上。而板柄要向下。至其掛漁網法。須在板頭上釘一長鐵釘。每板寬一尺。共計寬一丈。十板分開。共九箇縫口。每縫須開一寸五分。用繩結漁網。至出破之處。其網眼須長四五寸。易出破。蓋小丸板可禦。而大丸方用網禦。網下約長六尺。而橫寬必要一丈一尺三寸五分。漁網之繩粗如筆管。結法如牛頭。相距一尺一寸五分。繫於釘尖上。此網離板約一尺。彈丸被網攔隔。便不傷板。如聞鼓聲一響。執板者急走開。便可出破。尋賊。板合則網斂。板開則網張。其制勝處。全在縫間。出破尋賊。賊之破來。有板可攔。我可步步進前。我破一發。賊

無物可禦。兩翼急出夾攻。賊必盡殲。此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雲南學政張錫燊馳遞封奏。並將山西候選教職祁元輔所著破夷之聞。鈔錄呈覽。朕詳加披閱。現在避破之方。亟宜講求。所陳各條。雖未必盡合機宜。然亦不無可取。著勝保詳細體察。採擇備用。原片著發給閱看。

戊申。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照滇哱兩國兵費銀兩。除已給贖恤銀五十萬兩外。尚應給銀一百萬兩。現在撫局均已定議。亟應照數籌撥。俾得早日退兵。

免滋藉口。惟部庫及各庫僅存銀一百餘萬兩。一經撥放。勢將告罄。伏查現在籌辦

行在餉銀。以及京城月餉。暨各路防兵餉銀。為數甚鉅。已屬萬難周轉。設有緩急。更有束手待餉之虞。臣等通籌全局。寢饋難安。再四思維。惟有撥用各省銀兩。以期眾擎易舉。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巡撫各解銀三十萬。湖北湖南四川各督撫各解銀十數萬。無論何款。迅速籌撥。委員星速兼程解京。以濟眉急。各省程途遠近不一。勢難如期解到。惟有先儘各庫如數撥發。

俟各省銀兩解到歸還部款。第各省欠解京餉。雖經戶部照例行催。不能即時解部。誠恐各督撫以夷人兵費已由部發給。遂以為可緩之項。不即趕緊籌解。轉致部款空虛。仍請

密飭各督撫以銀兩一日不能解到。夷人一日不能退兵。

京師根本重地。事繫安危。各督撫受

恩深重。自擊

國步艱難。當不致竟存膜視也。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用項浩繁。部庫未裕。業經諭令戶部將各省應解京餉。迅行咨催。現在撫局議定。英佛兩首業已互換和約。

惟尚有償給兵費。部庫無款可籌。自應由各省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著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解銀三十萬兩。湖北、湖南、四川各解銀十數萬兩。無論何款。趕緊籌撥。委員星速兼程解京。赴庫交納。銀兩一日不到。即喚晰一日不能退兵。京師根本重地。事繫安危。該督撫藩司等。共濟時艱。諒不能膜視也。

吉林將軍景瀟奏。竊才於九月初五日。接准

盛京將軍王明密咨奉

上諭。著王明即調馬步隊官兵前來木蘭行在。以備防勦等因。欽

此。伏念

京師為

輦轂重地。逆氛如此。猖獗實屬罪大惡極。

皇上巡幸木蘭。尤宜衛護。慎密。才世受

國恩。血誠難泯。惟有仰懇

鴻慈。俯准。才前來熱河。隨同護

駕。俾盡犬馬之忱。如蒙

俞允。將印信交麟瑞署理。一面選帶隨差官兵。由驛啟程。以期迅

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景瀛奏。懇前來熱河。隨同護駕一摺。前因
表氛逼近京城。諭令玉明。傳知吉林。黑龍江將軍。派兵內援。現

據恭親王等奏。葉佛兩夷已於十月十二等日。互換和約。一俟該夷兵退。不再反覆。朕即可回鑾。現在古北口駐紮。西安。密雲。黑龍江等處。馬步各隊官兵。為數不少。亦足以資捍衛。吉林邊疆重地。諸事均關緊要。景浩著毋庸前來。所調阿拉楚喀拉林各兵五百名。均著撤回歸伍。以息兵力。而資鎮定。

又

諭本日據景浩等奏。挑派精兵。遣員管帶。赴京一摺。據稱該將軍等。已由阿勒楚喀拉林二處兵丁內。擇選一百名。餘丁四百名。分為二起。派令吉林前任協領副都統銜穆克登額統帶。定於九月十六日啟程。該將軍並懇前來熱河。隨同護駕等語。已有

旨諭令景瀆毋庸前來。現在和約已換。古北口駐紮馬步隊官兵。足資捍衛。此項官兵。無論行抵何處。著寶山飛速傳旨。令其折回歸伍。以息兵力。不必徒勞跋涉。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璜奏。竊英國領事請將廈門前議允租之烏空園頭中。租給蓋房。當將委員查勘辦理緣由。恭摺白驛馳奏在案。茲據前任興泉永道司徒緒。會同署興泉永道潘駿章。稟稱。查勘烏空園地一片。毗連民地。靠山民地內。葬有墳墓。傳訊鄉民。僉稱民地租給蓋屋。與墳墓均有妨礙。司徒緒等。當即勸諭英領事。金執爾另行擇地租給。詎該領事以烏空園之地。先經前興

泉永道趙霽商定允租。現欲擇地更換。必須稟請伊國公使。數示再行定議。司徒緒等復令先將官地勘丈。其民地即由該領事自向鄉民議租。添添該領事又以官地基址窄小。不敷蓋屋。應由公使定奪等情。稟請覈辦前來。伏查烏空圍頭中礁空地。先經前督臣李芝昌委員查勘。原無廬墓。是以議定給與承租。嗣因英領事新舊迭更。未及會勘。迄今事隔八年之久。始行照催。等語。竊恐今昔情形不同。委令司徒緒會同潘駿章。馳往復勘。茲經勘明附近民地內均有添葬墳墓。鄉民不願將民地給租。自應俯順輿情。未可任其固執。當由司徒緒等勸令另行擇地。該領事

即以前議允租。稟明英國公使有案。必須請示為詞。司徒
緒等因。查該官地租與蓋屋。尚無妨礙。若不照舊丈租。勢
必有所藉口。且無以取信於外夷。又經照會該領事。先將
官地勘丈。民地令其自行議租。該領事復因官地狹隘。不
敷蓋屋。而民地業主甚多。自向鄉民議租。必有限滯。若另
行擇地更換。又與原議不符。其欲稟請該國公使定議。似
尚實情。並無別項要求情事。應如所請。聽其請示辦理。以
免轉轄。俟英國公使覆到。再行定議。

己酉。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
竊。等。於九月初七日。接到

盛京將軍衙門飛咨內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六

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該夷長驅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等語。夷氛猖獗。實堪髮指。著玉明。即速調齊馬步隊官兵。兼程前來。木蘭行在。以備防勦。並著星速傳知吉林。黑龍江將軍。一體派兵內援等因。欽此。等。等。不禁憤懣。查黑龍江省自軍興以來。節經徵調。現在存營官兵。為數已寡。兼之各屬多與俄夷接壤。當此逆焰鸛張之際。聲息相通。均須兼籌防範。惟以內援孔亟。不敢不權其輕重。緩急。竭力挑派。等。等。隨由齊齊哈爾。布特哈二處。挑選精壯兵二百五十名。派委營總一

員參領五員。委防禦驍騎校各五員。配齊軍裝火藥。擬於
九月八日由省啟程。一面飛劄呼倫貝爾總管。挑選精
壯兵二百五十名。派委營總一員。參領五員。委防禦驍騎
校各五員。配齊軍裝火藥。飭令趕緊前來。催趨接續前進。
所有此次挑選馬隊官兵五百一十二員名。查有新授呼
蘭城守尉宗室清凱。人頗明幹。隨飭調統帶。以資彈壓。至
該官兵等。應需整裝銀兩。現在庫款無存。等語。萬不得已。
向各鋪商。轉通融發給。催飭啟程。再此次內援官兵五
百名。因無指定處所。均令照舊由草地取道進法庫邊門。

八

盛京界接連前進。應否趕赴木蘭。

行在。抑或留於僧格林沁軍營。以資援勦之處。伏乞

皇上聖鑒。

飭下遵行。

硃批。現在撫議就緒。毋需多兵。著即趕緊撤回。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英噶已換和約。諭令寶山。飛速傳旨。將景瀆

續撥之吉林兵五百名。飭令折回歸伍。諒已接奉諭旨遵行。本

日復據特普欽等奏。挑選齊齊哈爾。布特哈。呼倫貝爾馬隊官

兵五百餘名。派呼蘭城守尉清凱統帶。於九月十八日啟程。由

草地取道進法庫邊門。現在撫議漸已就緒。此次官兵已諭特

普欽等。趨緊撤回。著寶山。即行派員迎探。無論行抵何處。令其折回。毋庸前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於九月初八日。恭摺奏報啟程後。隨於初九日。帶兵出省。十三日行抵直隸阜城縣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等辦理撫局。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各兵勇到京後。遲延觀望。轉恐致懈軍心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查才出省時。僅帶奉天。德州。臨清。高唐各營官兵六百名。其即墨。文登。膠州。萊州等處。尚有未到兵四百名。諸路遠近不同。各營抽撥不易。況為數無幾。到京後

僕有遷延。軍心不免懈弛。誠不可不慮也。擒匪竄擾山東。匪首洪佃。雖已就擒。而餘黨甚多。訶知兗曹營伍。徵調遠行。難保不乘虛竄入。竊既奉

旨赴京。自應立時前進。即聞東省警報。勢亦不能撤回。身在我行。心常內顧。今蒙

聖訓。既可就近接應。亦可兼顧本省。遵查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富莊驛。地勢遼闊。儘可安營。且離東省京城。俱在四百餘里之內。竊即駐紮此處。一面咨呈統兵各大臣。一面飭調東省未到之兵。趕緊前來。何路告急。即向何路策應。洵一舉兩得。再竊途次。又接直省保定府知府徐志導稟稱。衡水

武邑。阜城。交河。獻縣。一帶地方。有土匪嘯聚。督臣恆福。遵旨。赴古北口。調度。恐緩不濟。急請。督飭。帶官兵。會同。地方。牧令。勦捕。等因。又於阜城縣途次。聞得。交河縣之富莊驛。聚有土匪。千餘。於初十日。搶劫。居民。鋪戶。情事。督行。次富莊驛。查詢。屬實。值此

都城戒嚴。土匪聞風。四起。到處橫行。深堪髮指。督當即在此。駐紮。分飭。各該州縣。嚴密偵探。即飭。帶兵官。會同。地方。牧令。不分畛域。合力。拏獲。以冀。廓清。

畿輔上慰

宸廑

硃批覽奏已悉

庚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因
英夷換約後尚未退兵必欲恭候宣布

諭旨方肯撤回並據崇厚恆祺等稱該夷別無他意不過以此確
實憑據是以臣等恭擬

諭旨一道進呈

御覽俟

俞允發回後再交崇厚等宣布以便催令退兵業於十三日縷晰
具奏在案本日午刻復據崇厚恆祺等面稱英夷定於十

七日陸續退兵。而暎夷則必欲俟

諭旨到後。方肯撤回。且稱該夷自擬

諭旨一道。必得照其所擬宣布。始可為切實之據。如不允從。即將城外夷兵。全紮城內。種種要挾。實堪髮指。而崇厚。恆祺。以為事已至此。殊未便因小節而滋他變。不如照其所擬。先行宣布各等語。臣等伏思前次具奏所擬

諭旨。係與恆祺面商酌定。何以忽稱必須另易一道。方行退兵。總緣該夷扼守城門。肆行狂悖。而漢奸又為之慫恿。以致愈出愈奇。惟所擬半屬空言。大指與臣等所擬無異。而以無不批准。永遠遵行八字為最要。但未便率行允准。致啟輕

易之心。因飭崇厚等前往。告以業經入奏。必有切實

恩旨。可為永遠遵行之據。但斷不能如爾等恭擬之詞。如此開導。

儻該夷馴從。即可俟前擬

諭旨奉到後。迅速宣布。儻該夷尚復饒舌。擬以前奏

諭旨內。仿其語意。畧加潤飾。交崇厚等宣布。既不拂其所求。亦不

全允所請。一面仍催令退兵。以免再生枝節。惟

恐號式。頌宣。臣下所敢私擬。而時處艱難。萬分棘手。現在晞夷兵

既未盡退。難保不勾結復來。若令喫夷馬步隊全數入城。

必致民情驚擾。後患無窮。此臣等憤恨之餘。不得不委曲

求全之苦衷也。至該夷偽諭詞多鄙俚。不值與之較論。惟

據該夷呈出。不敢墮於上。

聞。

硃批知道了。該夷偽諭。是否為互換憑據。抑係通知各省。若僅為互換。不妨接收。

辛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勝保奏。夷氛逼近闕下。請飛召外援。以資夾擊一摺。等因。欽此。跪讀之下。痛恨無地。是日又聞徽州失守之信。旋又接勝保咨。敬悉。

聖駕巡幸熱河。臣既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兩郡失陷。又值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

聖主累歲之憂。北望滌陽。驚聞

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而以新軍敗潰。又不得不強顏撫慰。鎮定人心。鮑超一軍。自甯國失後。暫禁太平。徽州失後。又令其回駐漁亭。以遏寇氛。欽奉

諭旨。飭鮑超赴京。交勝保調遣。竊計自徽州至京五千餘里。步隊行程。須三箇月。乃可趕到。而逆夷去都城僅數十里。安危之機。想不出八九兩月之內。鮑超若於十一月抵京。殊恐緩不濟急。若逆夷死頑。猶豫相持。果至數月之久。則楚軍

人援豈可僅以鮑超應

詔應懇

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非敢謂臣與胡林翼二人遠能陷陣衝鋒。殺敵致果也。特以受

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帶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齊豫之餉。呼應較靈。集事較速。鮑超雖號驍雄之將。究非致遠之才。兵勇未必樂從。鄰餉尤難應手。縱使即日飭令啟程。而奔勇懷觀望之心。途次無主持之人。必致展轉濡滯。本年四月初五日。將軍都興阿奉馳赴揚州之

命即於初十日拜摺啟程。厥後因楚勇憚遠行之勞。途中虞餉項之缺。遽延至八月十九日。乃果成行。今若令鮑超率師北上。即再四嚴催。亦不免於遷延。度才審勢。皆懼無濟。如蒙聖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督師北向護衛。

京畿則人數稍多。裨益較大。惟臣若蒙

欽派北上。則當與左宗棠同行。皖北暫不能進兵。祇能退守江西境內。胡林翼若蒙

欽派北上。則當與李續宜同行。皖北暫不能進兵。祇能退守湖北境內。俟該夷就撫之後。仍可率師南旋。再圖恢復皖吳。臣等雖皆有封疆之責。而臣國藩本未接印。胡林翼尚有督

臣經理皆無交涉事件一經

派出數日即可就道區區微忱伏乞

聖慈垂鑒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曾國藩奏請於該大臣與胡林翼二人中
欽派一人帶兵北上一掃現在喫啼兩夷已於本月十一十二
等日互換和約撫議漸可就緒且徽甯相繼失守舒桐方議進
兵皖南北均當喫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逆匪難保不乘
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為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
著毋庸來京至鮑超一軍順諭知曾國藩飭令迅克甯郡毋庸
前來該大臣現已令其回駐漁亭仍著相機前進力圖克復該

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畫未密。著即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一挫之後。即損軍威。李元度此次失紐。殊屬可惜。人才難得。著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於本年九月十三日。在直隸井陘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辦理無局。惟該夷肆意要挾。狂悖殊驚。殊出情理之外。等因。欽此。臣伏思該夷既欲就撫。而又多方要挾。其情實為叵測。誠如

聖諭。亟須嚴兵以防。臣前調大同鎮標官兵二千名。由北路行走。已據鎮臣慶德咨報。本月初九日。自大同府啟程。計日內

可抵宣化。現又飛咨該鎮迅速統帶赴京。聽候勝保調遣。一面飭令藩司寬籌餉銀。源源接濟。以資兵食。臣所帶省標官兵一千名。前隊已抵直隸正定府屬獲鹿縣。該處已出晉省交界兩站。臣督率後隊歸併一處。即在獲鹿駐紮。隨時確探夷情。以為應援。山西本省亦仍可兼顧。殊批知道了。

陝甘總督樂斌奏。竊臣昨奉

諭旨。令即統兵赴京。合勦夷務。當將欽遵派兵緣由。恭摺馳奏在案。本擬調派土兵。一俟辦定。迅速啟程。奈兆州僻在省南。往返必須匝月。方能調到。且查從前本省軍務。曾派土兵

隨同勦辦。向未徵調出省。亦恐該土司畏難觀望。臣心急如焚。迫不及待。茲復於上次續派官兵二千名之外。又飭派涼州滿洲營官兵三百名。莊浪滿洲營官兵二百名。西甯鎮官兵三百名。河州鎮官兵二百名。全用熟習鳥槍技藝步隊。飭令配齊軍械。遴派曾經戰陣員弁。剋日帶領起程。臣現在一面委員執持令箭。督催前後各起官兵。星速趨行。不得片刻遲延。臣一面將官兵行裝等項。趕為籌辦。即於九月初九日。統領督標各營官兵。起身前進。沿途偵探如何情形。隨時另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樂斌奏督兵啟程一摺。據稱上次續派官

兵二千名。又飭派涼州等營官兵共一千名。定於九月初九日。統帶起身等語。現在瑛拂兩夷。業經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換給和約。撫局漸已就緒。不日即可退兵。樂斌調派之兵。業經啟程。著即於陝西境內駐紮。其未經啟程者。即行截止。毋庸前來。樂斌既已起身。酌帶官兵。迅赴京師。與恭親王等面商事件。其總督事務。即著福濟暫行署理。提督成瑞。仍留省城。幫辦營務。餘著照所議辦理。

綏遠城將軍成凱。奏竊等成。凱於八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瑛拂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

往議撫。未有成說等因。欽此。跪讀之下。焦灼萬分。當即一面檄調兩盟蒙古官兵。並挑選歸綏兩城官兵。飭令配齊軍火。行裝刻日啟行。復一面檄飭歸綏道趕緊籌款。正在揀派官兵豫備啟程間。復奉

上諭。現在該夷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實堪髮指等因。欽此。竊心膽俱裂。思欲奮飛。伏思行軍以餉需為先。且頻年徵調歸化綏遠兩城官兵。賠累過多。若不籌給借予行裝俸項。不足以作士氣。若將兩盟蒙古官兵。一併酌帶。所需更屬浩繁。竊與署副都統德勒克多爾濟再四熟商。暫將兩盟蒙古官兵停調。查綏遠城滿洲官兵。除前後派撥

外尚有存城兵五百餘名。內揀派四百名。其土默特操演兵一千名。業經儘數派往直隸防勦。復由屯田壯丁內揀派一百名。共五百名。惟該屯丁散居村落。一時不能齊集。趕緊催令到城。分作兩起。於九月十五等日啟程。遵旨將將軍印信交努德勒克多爾濟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成凱奏統帶官兵赴京一摺。據稱歸綏兩城官兵調往直隸省。已有二千餘名。其餘不敷揀派。存城滿洲官兵四百名。屯田壯丁一百名。於九月十五日統帶啟程等語。現在喫啼兩夷業經換給和約。撫議漸已就緒。此項官兵著毋庸前來。成凱無論行抵何處。著即撤回。以息兵力而節糜費。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撫局尚未就緒。諭令慶廉行抵直隸境內。即行駐紮。聽候諭旨。現在英佛兩夷。業已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互換和約。不日即可退兵。勝保所統兵勇一萬餘名。足備緩急。據文煜等奏。捻匪擾及山東濟甯一帶。經德楞額帶兵勦擊。難保不折而回竄。侵及豫疆。毛昶熙未諳軍務。亦恐將弁軍民解體。慶廉無論行抵何處。著即統領赴援兵勇。折回該省。督辦勦匪事宜。以定人心。而節糜費。

欽差大臣候補侍郎勝保奏。竊於本月十四日。欽奉寄

諭。據英桂奏派兵分起前進。並咨總兵慶德。由宣化府一帶。至近

京聚齊等因。欽此。又於十八日接奉十五日寄

諭。本日已有旨。令僧格林沁、瑞麟馳赴行在。並將所統察哈爾及
蒙古三盟官兵帶回遣撤。其餘吉林、黑龍江等處各軍均著歸
勝保軍營等因。欽此。才伏思現在和議已成。指日可望夷人退
回天津。而我兵正當加意整頓。以成勁旅。且拏辦土匪。護

衛

京師。在在均關緊要。但餉項需用浩繁。尤不能不力求撙節。
擇其精銳酌留。而後路未來之兵。自應隨時裁撤。其所有
山東、直隸、陝甘等省官兵。及黃得魁等勇丁。均已趕到。統
計兵勇不下一萬二千名。才擬請留禁

京師一面嚴加訓練。既可固東路防維。又可杜粵捻匪等窺伺北路。以期有備無患。總兵張得勝及協領恆齡所帶之官兵二千數百名。已經飛飭直隸藩司轉飭各地方官查其是否行抵直境。飛速稟報。等當相度緩急情形。應撤應留。斟酌辦理。其杜翻所派之曹勇三千名。及文煜續調之防勇一千名。等已分別咨札。飭令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山東。隨德楞額助剿。俾壯聲威。而遏捻氛。其慶德一軍。亦已飛飭令由宣化徑赴昌平境內。擇地屯紮。為勦辦土匪之助。所有吉林黑龍江官兵。應俟僧格林沁撥調前來。等擬派已革副都統伊興額。會合該起帶隊之員。妥為管

帶時加操習。俾資得力。至山東山西巡撫。臣文煜英桂等所帶各軍。已遵照。

諭旨。分別咨令。屯紮直境。聽候調遣。儻喫嚇兩國。果能將夷兵盡行撤退。軍情稍定。等語。即當請。

旨。飭令該撫等。帶兵各回原省。俾資坐鎮。而免空勞跋涉。其河南一省。逼近捻氛。較為喫重。昨接該省地方官紳稟。玉。近來河南將弁軍民。頗覺解體。誠如。

聖諭。毛昶熙未諳軍務。恐難勝督辦之任。可否。

飭下慶廉。即將所統赴援兵勇萬餘名。全數折回。督兵勦辦。以顧豫省大局。實於軍務有裨。至連日探聞天津一帶。城內衙。

署民房。現被夷人占居甚多。該處人心頗覺惶惶。且附近
之小范梁王莊及衡水乘強一帶。均有土匪千百成羣。聚
眾搶劫。現在直隸督臣恆福已赴古北口。運司崇厚現在
京師。隨同辦理議和。及天津道孫治亦辦直隸糧臺。該處地
方官僅有府縣。而鎮標各兵均已調出。實覺空虛。不足以
資彈壓。才已飭署總兵冷慶管帶官兵千名。即於日內啟
程回津。妥為鎮撫。沿途順便勦辦土匪。以消隱患。而
京師西路之宛平。良鄉。房山等處。時有逃兵。土匪布散流言。
乘機搶擄。才昨已密飭副將文善派山東官兵於上宛村
地方。拿獲假冒夷匪到處送信惑眾殃民之鑲藍旗巴革

獲軍得春。即趙麟。並為首搶劫之土匪王代。張九。孫二等。三名均已審明。即時正法。以昭炯戒。並派官兵於

圓明園西北一帶。購綫密拏著名土匪。隨時知照文祥密商辦理。俟勦辦如何情形。再行詳細奏

聞。至連日夷情。雖換和約。而安定一門。尚未交出。據稱俟接奉

諭旨後。再行退兵。竊密察夷情。哱國連日在阜城門外石門一帶。

葬埋傷亡夷眾。並於宣武門內之天主堂奉經。人數雖多。

尚無滋擾。且日來撤隊東行者不少。而英法則不免仍有

觀望希冀之心。並縱令夷兵時在上下清河一帶。勾結土

匪。焚掠居民。竊因大局起見。惟有隨時嚴兵鎮靜以待。壯

我聲威懾敵之膽。但願夷兵即日退淨。不致另生枝節。以便早得迎。

鑒面承方畧料理善後一切事宜。俾得有所遵循。此等之所殷心。頌禱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勝保奏。分別留撤官兵。及黃得魁等勇丁。均已趕到。兵勇不下一萬二千名。現在足資防範。安徽捻氛正熾。總兵張得勝。及協領恆齡所帶之官兵二千數百名。即應飭令趕緊折回。本日據文煜等奏。濟甯被圍。已派曹勇三千。防勇一千。隨德楞額等前往助剿。河南與東境毗連。尤關緊要。已諭慶廉統帶兵勇。迅速回省矣。另片奏。佛首情願由上海助剿等語。該

國果有此意。應俟兩國均退回天津後。由恭親王等酌量辦理。該大臣統帶軍旅。防勦是其專責。此事毋庸與聞。

癸丑。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月十五十七等日。將設法令該夷退兵。及喚首呈出偽諭。各緣由。兩次馳奏在案。臣等旋因在外城居住。該夷似猶有疑慮。即於十八日。移至德勝門內瑞應寺。是日申刻。接奉本月十五日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一道。並明發。

上諭一道。臣等跪誦之下。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服。茲於十九日。喇夷之兵。俱已退去。現隨噶首
在京者。不過三四百人。惟噶首須俟英退兵。與額首同
行。並欲求見。臣奕訢等。旋於廣化寺接見。該首所帶從人
甚少。言詞極為馴順。並稱該國向與俄國甚好。與英國本
屬不協。此番之來。實非嗜國本意。不過為英夷牽制。且願
為中國攻勦髮逆等語。其言亦屬茫無實際。臣等以中國
勦匪事宜。自不便與夷議論。致啟其窺伺之意。即以正言
答覆。惟該首既稱欲與額首同行。而額首必以奉到
諭旨為信。且須有無不批准。永遠遵行等字樣。方無疑慮。臣等竊
思。噶首情形。較他國尤為桀驁。儻該夷之兵。一日不退。則

所有應辦事件。在在俱形棘手。且土匪依草附木。更難保
不片滋事端。茲於十八日。奉到明發

諭旨。臣等即令恆祺等。前往宣示。並交內閣發鈔。以示之信。該夷
尚為悅服。聲稱五六日內。即可退去。惟現在俄夷之事。總
以八年所奉

諭旨內。所載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和約定議一節。藉為口實。並
呈出前換和約。擬定條目。將烏蘇哩江。暨興凱河。至銀芬
河。圖門江。一帶地界。並西路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
之界牌。往西至齊桑淖爾湖。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
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請彼此各派信任大員。會同勘定。

設立界牌碑碣。以為憑據。並請於北京。張家口。庫倫。齊齊哈爾。喀什噶爾。五處通商。以及給予地基。設立領事官等繁瑣條目。種種要求。心殊叵測。且噶喇兩夷之來。皆屬該夷慫恿。僕或從中作祟。則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噶夷之兵。一日不退。深為可慮。臣等現在一面令恆祺等設法催令噶夷退兵。一面令瑞常等前向俄首開導。竊思該夷要求各款。諸多遺害。內北京。張家口。齊齊哈爾三處。尤關緊要。斷不能允准。總應設法阻止。其綏芬。烏蘇哩等處。即遵

旨照時時開吞丸之例。借與該夷居住。然亦當示以限制。務令該

夷少一分要求即

國家死一分後患萬不敢稍事遷就致令得步進步一俟議定即當馳摺奏

聞至密寄

諭旨內指示各條臣等亦慮及此現飭恆祺等竭力設法辦理能否盡行杜絕再行馳奏

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至禮部與該夷換約時夷囑首取出洋錢數枚餽送業經奏明在案臣等於次日派員備席送給該首以為答禮並給映首一席時夷全行領收映首

止領餽餽水果。至十九日。暎首遣人送來該國酒果數瓶。並洋菜四色。聲稱兩國和好。特備禮致敬。臣奕訢未便顯拂其意。因即收受。擬仍酌給禮物。以示羈縻。至該首等欲至。臣奕訢府拜謁。當即託詞拒說。仍於廣化寺接見。前換約時。噶首懇請。欲於天主堂超度該國傷亡之人。臣等以條約中。既准其傳教。此等小節。似不足與之計較。因即允其所請。至十七日。該夷前往彼處念經一日。亦尚安靜。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噶夷雖已撤兵。尚未盡退。噶夷五六日內退兵。猶懷觀望。仍著該大臣整齊兵旅。以備不虞。朕聞該夷所用

廣匪均已由京遣散。聽其自便。如果屬實。此項匪徒。難保不聚眾滋事。著勝保嚴密訪查。如有擄掠等情。立即捕拏。同土匪一律懲辦。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現派佐領紀文光等。遠送制勝得勝。銅礮八位。九月十八日起身。前赴熱河。此項礮位。解到古北口時。即著恆福截留。於要隘處所。相地安設。以資防守。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弩前於九月初十日。帶領馬隊兵一千名。由

盛京啟程。不進山海關。走喜峯口之路。取道出松嶺子邊門。

由草地趨程前進。徑赴熱河。以期捷便迅速。業經附片奏明在案。○於十七日出邊。十八日酉刻。行抵朝陽縣屬之平房地方。○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玉明奏。帶兵馳赴熱河。並據寶山奏。盛京官兵亦由喜峯口行走等語。○等因。欽此。○於跪讀之下。不勝焦急。當即詣訪赴喜峯口路徑。據稱。尚隔六七百里之遙。且多係山路崎嶇。軍裝車輛不能行走。况前二路官兵業已行過。勢難折回。○於行抵之處。至熱河不過四五百里遠近。且於既奉

旨。仍著馳赴

行在。跪聆

聖訓。謹當面奏。不能不先將馬隊。就近帶赴熱河恭候訓示。惟此次。蒙所挑官兵。購買馬匹。尚屬精壯。原為護

駕緊要。是以專備馬隊。以期行守俱便。在省竭力湊辦。已屬倍費周章。此後若再調東三省馬隊。實屬不易。伏思。蒙雖未路經喜峯口。而因奉

諭旨。亦應籌備覆奏。以免疏虞。蒙業准吉林將軍咨稱。已挑備官。官西丹五百名。於十六日啟程。不日即由山海關經過。若將此項官兵。

飭下副都統寶山。就近截留。協同喜峯口駐防官兵。併力盤查。堵禦要隘。較為熟習捷便。若有大礙。足資守禦。統歸寶山指

揮操防該營兵餉需即由山海關糧臺支領以濟兵食等
所帶之馬隊近赴熱河仍遵前

旨護

駕以期得力實屬兩有裨益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乙卯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月十七二十等日將暎旨呈出偽諭並辦夷退兵暨奉到諭旨宣示各緣由恭摺由六百里馳奏在案二十一日接到本月十五日所奏各摺片均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二十一日頓首帶同喊吧二酋前來廣化寺謁見一切禮貌與前更馴坐晤約一時許並未議及要事惟云現在既經和好所有呈遞國書一節係該國至誠美意若不親觀難同本國覆命且奕訢答以前經照會內業已

言明別無他議。並無因此興兵之意。足見兩國美意。原不在此。該酋亦無他詞。或能即作罷論。臣等再行設法消弭。至隨時往來一層。條約內業經載明。將來有事到京。勢所不免。如僅至數人。諒亦不致別啟釁端。前日噶夷孟酋及艾酋等。堅欲謁見。臣等。臣奕訢。令。臣文祥接見。該二酋。初以條約內所載傳教各節。反覆議論。後即言及該國與英國本不相洽。此次興兵。實為英國牽掣。並願與中國攻勦髮逆等語。臣文祥見其假意殷勤。未便一口拒絕。當即告以現在中外和好。爾國在此為客。未便有勞爾師。伊亦默然。總之該酋等。亦不過徒以口角見好。究則毫無實際。未

敢輕信。本日恆祺等。由喚夷處交來該國弁兵。於二十六日由京起程。日期字單一紙。內開逐日行程。及途中所索食物草料等。據稱該國准於二十六日。將夷兵陸續退回津郡。計月內總可全行出京。並呈出該夷刊就八年天津所定五十六條。及此次續增條約。刊印大張。請我處蓋用關防張貼。聲稱既經

大皇帝批准。宣示中外。是以伊即先行刊印。並欲臣等按照刊刻。通行各省。以昭信守。臣等竊思前定五十六條。業經上海刊印。現定續約各條。若不即時發刻。伊必執此藉口。堅不退兵。是以公同商酌。現已令梓匠一面刊刻。先將續約刷

印。令恆祺等與之開春。該夷因此方解疑慮。始允定日退兵。若喚夷果能如期退去。則喇夷在京。本祇三四百人。亦必跟蹤前往。即俄夷亦勢成孤立。易於措手。而城內匪徒。自必斂迹。人心庶可鎮定矣。惟將來喚夷駐京一節。連日與之商議。該夷總以怡親王府屋宇寬敞。必欲為將來駐京之館。並稱府內尚有隙地。伊欲自蓋房屋等語。臣等因思現在暫時居住。已屬不成事體。設或任其久占。並添蓋房屋。更非所宜。現經屢次婉言開導。復據該夷指稱。既不住怡親王府。必得東城內長安街之繼公府。並仍欲另行添蓋房屋。且有每年願納地租銀一千五百兩之說。現仍

設法開導。不令住居府第。再為另覓別地。能否聽從。相機
辦理。至噶夷駐京住所。尚未提及。或能消弭。亦可省事。

硃批。覽奏已悉。二夷雖已換約。難保其明春必不反覆。若不能將
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迴鑒
後。復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惟爾等是問。此次夷務。步步不得
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
大清尚有人耶。

恭親王等又奏。正具摺間。接據勝保咨鈔原奏。業將佛國
傳教之夷酋孟姓。董姓。二人所遞稟函進呈。並該二酋聲
稱。佛國願與中國攻勦髮逆等語。勝保答以請

旨後。方能定奪等因。臣等查前據二品銜商人張錦文面稟。孟姓董姓三首欲來謁見。並於二十日呈遞該二首十七。十八等日稟函。係同日遞到。並無先後。其時臣等閱函內實無要緊詞語。是以未即恭呈。

御覽。嗣經臣文祥接見時。該二首亦以佛國願帶兵助剿髮逆等詞為請。臣文祥仍告以爾國有此美意。現為遠客。未便有勞爾師。婉言答覆。茲據勝保所云。則與臣等所答該二首已屬兩歧。窺該首等屢次所說。究非出自真誠。未敢遽為深信。勝保初次與該首接見。實未洞悉夷情。轉恐墮其術中。臣等現已將前答該首所云。告知勝保。並囑其未可輕

信。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候補侍郎勝保奏。竊。等前將已到各省兵勇。擬請酌留一萬二千名。以備緩急。連日督令整修營壘。勤加簡練。該官兵等。本屬生力之軍。加以等激勵整頓。以作其氣。旬日之間。軍威頗壯。昨據僧格林沁。咨送馬隊一千四百名。麟咨送東省馬步隊。及綏遠右衛三起官兵一千四百名。到營。第係挫敗之餘。必須竭力振作。始能得用。查近日夷情。佛國全數撤退。後。映夷自覺勢孤。已陸續帶隊東撤。現在黃寺黑寺一帶。所存夷匪不多。而

地壇以東。尚有夷人盤踞。往來絡繹不絕。其城內夷兵數百。為額
酋所帶。屯紮怡親王府。佛首嚙囉。住賢良寺。無甚滋擾。恭
祝王等。近與往來答拜。該夷等尚稱馴服。諒不日當可全
退。惟

京畿四面。奸民土匪。伏匿頗多。前已刊刻告示。張貼村鎮。並
發交近京各州縣。一體曉諭。其零星小股。首十成羣者。現
已聞風紛紛解散。惟東南衡水等處。匪數較多。恐日久釀
為巨患。已飭署天津鎮總兵令慶。先行馳往該處。會合地
方文武。勦撫兼施。相機妥辦。等擬俟夷兵退盡後。即行分
兵布置東北東南一帶。以護

京師而清

驛路。敬謹會同恭親王等辦理迎

鑿一切事宜。現在僧格林沁瑞麟已馳赴

行在。古北口現有督臣恆福督兵駐紮。似可無虞。自密雲以南。屬

時。努再當節節設備。以昭慎重。北路夷氛漸退。現既有努

一軍。似足以資鎮撫。其山東南境。殊覺空虛。所有撫臣文

煇。自帶赴援之兵勇一千名。已由努先行咨令全數折回。

即赴濟甯。督率勦辦。其傅振邦所派之協領恆齡參將五

祥等。管帶兵勇一千五百餘名。亦可毋庸赴京。努已札知

該帶兵官。無論行抵何處。迅將此項兵勇。星夜帶回。即赴

山東濟甯州一帶。會合東省官兵。相機援剿。至總兵張得勝。尚無到京信息。該鎮勇往無前。向稱得力。等擬俟其來到。留於軍營。不無裨益。俟北路撤防。再行飭令南下。

諭軍機大臣等。勝保奏東省捻氛甚熾。請飭撫臣回省督剿一摺。前因喫峴兩夷。已換和約。諭令文煜在直境駐劄。聽候調遣。復據文煜奏稱。駐富莊驛一帶。會同直隸官兵。掩捕土匪。現在勝保、恆福已各派兵前往。僧格林沁等不日亦可統師南下。兵力足敷剿辦。皖省捻匪竄撲濟甯。城圍未解。正當喫緊之際。著文煜統帶兵勇。即赴濟甯。會同德楞額及傅振邦所派之協領恆齡等兵勇。分投夾擊。迅解城圍。毋留餘孽。

步軍統領瑞常等奏。竊自喀喇兩國移居城內。莽等惟恐無知匪徒擁擠觀看。致生事端。並恐居民聞警搬移。自形擾累。當於未經換約之先。出示曉諭住戶。鋪戶各安生業。毋庸遷避。並於換約之後。飭派官兵攔管閒人。晝夜彈壓。均屬安靜無事。喀國現於本月十九日將兵撤退。京城內外僅存兵三百餘人。喀國亦不日起程。現在京城照常安靜。莽等公同酌擬將內外守城官兵全行裁撤。以節虛糜。至內九城地面防兵仍由莽等隨時體察情形再行奏明裁撤。

硃批知道了。

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奏竊等於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准將軍玉明府尹景霖咨開准錦州副都統咨稱接署山
海關副都統文開奉

上諭現在夷氛逼近京城等因欽此又於九月初一日准將軍玉
明咨開今本將軍奉

旨帶領官兵馳往熱河護

駕等因前來○等揀閱之下○倍深憂憤○等統轄四城一營○水師營之
旅順口○復州之龍王廟○蓋州之西套等處海口○遊奕夷船○
俱已前後出口無蹤○現在熊岳兔兒島海口○尚有夷船一
隻○金州大孤山海口○尚有夷船九隻○雖未登岸滋擾○仍係

忽去忽來。其心實難測料。李惟有竭盡血誠。會同統帶防
兵副都統記名協領奇凌阿。督飭旗民地方官等。將在防
在城官兵義勇。勤加訓練。晝夜嚴防。儻該夷膽敢登岸滋
擾。李即親督兵勇。相機堵剿。

硃批。知道了。

河南巡撫慶廉奏。竊以喫啡二夷。肆行狂悖。罪本難容。如
其志在通商。誠心就撫。尚可網開一面。曲示懷柔。今該夷
逆等。乃敢逞其兇殘。毀我

園庭。焚我街市。狂悖情形。神人共憤。無論犬羊之性。貪得無
厭。即使

帝德如天。含容廣大。彼倏暫時感動。竊恐反覆無常。日後要求愈甚。臣以為未加兵威。不知威之可畏。徒示恩德。不知德之可懷。欲為全局之謀。審度事機。默權利害。與其強息兵端。貽留後患。孰若當機立決。先發制人。謹再瀝陳之。夫京師根本重地。為天下朝宗之所。

九重肅清。警蹕森嚴。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若令該夷等。建蓋房屋。雜處其間。不但包藏禍心。陰懷莫測。勢將干預政令。僭妄日甚。迨至尾大不掉。患留腹心。再欲稍加裁制。必致立啟釁端。禍生肘腋。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即使該夷退回津通。阻我海運之路。兵食攸關。其害甚鉅。若更日久盤踞。

逆情狡詐異常。本有閩廣漢奸。為之附翼。設再與沿海一
帶匪徒。暗相勾結。近畿通倉失業游民。被其重利相誘。則
愈聚愈眾。蟻附之勢既成。狼跋之謀莫制。此不可不慮者
二也。現節交冬令。逆夷率畏北地嚴寒。而天津海口攔江
沙。每年白露後。潮不能越。船多擱淺。逆夷必圖歸計。恐我
軍乘機追勦。制其死命。因而佯為就撫。阻我追兵。以待來
春。又將率其全夥。飄忽而至。仍蹈前轍。勢所必然。此不可
不慮者三也。幸賴

皇上廣召援兵。勁旅雲集。奉

詔諸臣。無不椎心啗血。誓與該夷不共戴天。滅此朝食。計撫臣英

桂文煜各簡精銳陸續到京。合之豫省一軍不下三萬餘人。聲威遠振。足奪賊氣。一經會合。應各先挑選精捷善戰敢死之士。疾趨

京師。與該逆決一死戰。夫賊之所恃者。不過火器。利於遠不利於近。應令我軍孫伏而進。短兵相接。以我之長制賊之短。必可得手。或另出一軍徑赴天津。抄截賊後。斷其歸路。或用奇計。焚燒船隻。掣賊回救。再於津通之間。分兵橫截。直搗中堅。使賊首尾不能相顧。節節受制。似此三路並舉。一鼓而前。當如拉朽摧枯。舉網可盡。誠以該逆等肆擾以來。總未痛加懲創。遂致逞其狡詐。跋扈異常。必得示以兵

威。懾。其。心。膽。自。當。聞。風。退。避。俯。首。帖。服。然。後。懷。之。以。德。感。之。以。恩。可。真。效。順。輸。誠。一。成。不。易。惟。在。

皇。上。乾。綱。獨。斷。謀。定。後。戰。轉。圍。之。機。在。此。一。舉。臣。不。勝。悚。惶。急。切。待。

命。之。至。

硃。批。覽。

慶。廉。又。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慶。廉。奏。遵。旨。統。兵。赴。京。援。剿。一。摺。等。因。欽。此。查。前。次。選。募。之。南。陽。川。楚。等。勇。三。千。名。飭。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先。行。分。起。北。上。歸。勝。保。調。遣。約。計。本。月。二。十。日。

前後已可抵京。現又派令臣子候選道恩麟。遵照前奏。作為頭敵。統帶兵勇二千名。亦分為二起。於十六十八等日。由省啟行。飭令先入直境。在正定府城外駐紮。聽候臣抵直調度。並飭代辦河北鎮總兵參將穆特布。即於前次備調之河北鎮標兵二千名內。挑選勁旅一千名。齊集衛輝。俟臣路過衛郡。隨帶赴直。一面催提後起遊擊孫之友等。各勇。剋日到省。並與藩司趕緊籌備軍裝糧餉。一俟齊集。即行親統各隊。星馳前進。擬駐紮正定。聽候

諭旨遵行。

硃批。知道了。已續有旨。令汝仍回豫省。

諭軍機大臣等。慶廉奏帶兵北上。請隨帶各員差委等語。前因撫局業已就緒。該撫毋庸北來。兼恐濟甯一帶捻匪折回。侵及豫疆。當諭令慶廉。無論行抵何處。即統領赴援兵勇。折回該省。督辦剿匪事宜。該撫諒已接奉北旨。所請隨帶各員北上。以資差委之處。可毋庸議。本日據譚廷襄奏。豫軍餉需十萬兩。實屬無款再行撥給等語。自係實在情形。所有河南調派兵勇。業已飭令折回。並有慶廉率屬捐輸之款。足敷支放。自可無庸陝西籌解矣。

丙辰。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准

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將來夷人回津後。有無要求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幾先。慮深思遠。查該夷此次帶兵入京後。恃強要挾。不

可勝言。嗣經本月十一十二等日。將八年和約。並現定續

約。彼此互換。似可不致再生枝節。乃迄今旬餘。無日不藉

端餽舌。臣等接見該酋。並恆祺等。連日會晤。或正言理論。

或婉詞開導。瑣屑支離。不敢屢言。

宸聽。該夷等回津後。本議共給現銀一百萬兩。方能退至海口。惟

前經該夷照會。並續約內所載。因時屆嚴寒。尚須在津過

冬。其意總須春融。始得退出津郡。計期尚有半年之久。密

通京畿。不可不豫為防範。且將來在津通商。一切繁瑣章程。尤須妥為定議。免致別生事端。該夷反覆無常。經此次議定條款。雖不致明有要求。難保無暗生詭譎。臣等再四籌商。非有熟悉夷情之大員。前往術馭。不足以弭後患。現擬令恆祺。先行伴送額酋等同津。沿途亦可照料。並擬即令其長駐津郡。以便就近從中調處。惟恐恆祺一人。遇事無從商酌。易受該夷挾制。查有前經奏留襄辦撫局之二品頂戴長蘆運司崇厚。臣等察看該員才識練達。辦事精細。且亦曾經辦過夷務。熟諳一切。擬令其幫同恆祺辦理。實於諸事有裨。設將來該夷小有不協。即可隨時酌辦。儻

或事關緊要。亦可從長商量。不至令該夷率行來京。再肆
狂悖。現在夷兵漸退。天時寒冷。

聖駕遠駐木蘭。臣等北望情殷。總冀

鑾輿早日回京。俾中外人心。如常安輯。實天下臣民之福。至駐京
師一節。該夷於八年定約時。原無帶兵之說。本年則藉吧
首被獲為詞。聲稱總欲帶兵百餘。以為護身之設。是將來
駐京時。或少帶夷兵。或不帶夷兵。令恆祺等在津。先為理
喻。亦可隨時設法消弭。儻日久示之以信。似屬無難鈐制。
不敢上煩

宸廑。所有臣等擬令恆祺等在津辦理之處。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明降

諭旨。命武備院卿恆祺。辦理海口通商事宜。並長蘆運司崇厚。同辦理。擬明歲該夷駐京時。再於該二員中酌調一人來京。以便羈縻。如蒙

俞允。臣等即當責成恆祺等。隨時妥為酌辦。無負

委任。惟現據該夷所稱。二十六日起行回津。臣等擬一面先飭恆祺等。伴送前往聽候

諭旨進行。

硃批。另有旨。此次辦法。實屬毫無把握。在京並未言明。含混退兵。欲使恆祺等隨時羈縻。不來則已。來則必啟爭端。况既經換約。

何法阻之。種種貽患。實難枚舉。若不能萬分妥實。不妨據實密奏。萬不准輕惑浮言。避居忍府。以後夷務應辦之事尚多。恭親王等。豈能因兵退迴鑒。即可卸責。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因俄夷要求烏蘇哩河等處。並呈出前換和約。擬定條款。內有設立界牌。及通商各處。現在設法開導各情。業經於二十日。馳奏在案。查俄夷呈出和約。共計十五款。內有京城。張家口。齊齊哈爾。三處通商。最關緊要。斷不能允准。其綏芬。烏蘇哩河等處。即遵

旨。照奇喀。開春屯之例。借與居住。亦必示以限制。經臣等諄囑瑞常。寶馨。麟魁。成琦等。務期設法挽回。以免日後之患。昨日

據瑞常成琦來見。以連日會同伊曾。逐層推駁。凡有可盡力之處。無不設法挽救。如第一條烏蘇哩河等處分界。添入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數語。庶於借住之中。仍寓限制之意。第三條派員分界。作記繪圖。該夷原不必奉上司之諭。始行辦理。二語殊近含混。將此二語刪去。第三條添入通商處所。不得過二百人。並有路引數語。庶杜其呼朋引類。滋生事端。庫倫張家口二處。該夷條款內。有設立行棧領事官等語。查張家口鄰近蒙古。未便令設官居住。將張家口設官一層刪去。祇准零星貨物行銷。庶

不礙蒙古生計。其庫倫准設立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蓋房一所。仍由庫倫辦事大臣酌覈辦理。則操縱尚可。有權似易鈐制。第六條原有北京。張家口。齊齊哈爾。蓋房建座堂墳地木廠通商等語。此層關係最要。議定祇准於喀什噶爾。庫倫。通商。其京城。張家口。齊齊哈爾三處。設法阻止。並添入喀什噶爾卡外之人。進卡搶奪中國之人。不管數語。第十條。牲畜逸越邊界。添入不管賠償一語。均為日後別生口舌。據杜未萌第十二條。該處遞寄書信物件。本無次數。恐致滋擾。酌定書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由恰克圖至京。兩箇月一次。由京至恰克圖。三箇月一次。書信以二

十日為期。箱子以四十日為期。並定箱子不得過二十隻。每隻不得過一百二十斤。如此明立章程。尚可推行無礙。第十五條。該夷本有條約。請先用。

寶給付。俟八箇月後。將伊國用寶一分呈遞。殊為叵測。悉行議刪。其餘字句之間。較有闕礙者。刪改不少。此瑞常等連日與伊酋會議之情形也。臣等伏思俄夷乘暎喘入城之後。肆意要求。添立款目。貽患將來。何可勝言。今日能多減一條。即日後少增一害。現在瑞常等所定。較伊酋原定條款。自有區別。然烏蘇哩河等處分界。及增添通商等事。仍不免為邊陲之患。惟瑞常成琦等聲稱。該酋狡執異常。幾於一

字不能更易。經該尚書等設法開導。剛柔互用。始能刪改。至此已覺舌敝脅焦。該酋以唎咈之換約。攘為己功。設或遷延不定。恐致另生枝節。而唎夷兵既未撤。咈夷兵亦未盡回津。該夷等狼狽為奸。尤屬變生意外。臣等查夷性犬羊。喜人怒獸。勢難理喻。俄夷居心狡詐。必須力為防維。端常等所稱亦係實在情形。雖於臣等心意未愜。惟再與之理論。難保不向結唎咈為患。但於目前之患較少。不得不委曲允從。以便催令唎首退兵。俾京城根本人心安定。以全大局。謹將該夷條約鈔錄恭呈

御覽。
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定期畫押蓋印互換。以期逆氛早淨。及早迎
鑒。

恭親王等又奏。二品頂戴長蘆運司崇厚。臣桂良在津時。
因知該員熟諳夷務。飭令與該夷商辦一切。乃夷酋以該
司管理鹽務。未便與聞其事。總須

欽派京員。方能與之商議。此次隨臣等暗中設法。頗資得力。臣等
現因需人之際。擬當量為變通。可否仰乞

天恩。將二品頂戴長蘆鹽運司崇厚。開缺以三四品京堂候補。俾
夷人知該員既奉

簡命。自可信服。並與恆祺體制相當。諸事不致掣肘。如蒙

俞允並懇即將長蘆運司員缺。迅賜簡放。以重職守。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辦夷葛首照覆。以臣等宣布

諭旨。該首甚為感悅。並以南北二堂。請交付給與執照。經臣等允給南堂執照。其北堂。俟查明再行給予管業。照覆該首。以免遷延不迭。惟該首照覆內。有該夷國書。不幸於起程之前。未及呈上等語。深恐該夷。又有呈遞國書之事。日後復多饒舌。但該首既未明言。未便先行說破。况該夷從前並未提及國書。聞有來時在船沈溺之說。此時恐係有誤。夷

探聽消息。查喚首曾有親遞國書作為罷論之語。向恆祺面述。現飭恆祺。於有意無意間。將此層消弭。則喚夷事同一律。自可不煩言而解矣。所有喚首照覆。並臣等給予照覆。及執照各一件。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十七日。具奏喚首恭候宣布

諭旨各情。並喚夷國主偽諭。及喚首呈擬

諭旨鈔錄進呈。本日酉刻接奉

硃批。知道了。該夷偽諭。是否為互換憑據。抑係通知各省。若僅為

互換。不妨接收。欽此。查該夷國主偽諭。據稱。即係和約內首篇
夷文。願囑。諭譯示。恆祺。意欲中國亦仿照其意。切實降

旨。通行各省。遵行。並非有照會鈔錄送來。為互換之憑據。惟既經
恆祺鈔來。臣等不敢壅於上。

聞。現在通行各省。

諭旨。業已奉到。經臣等奏明。恭加潤飾。宣布該夷。以為通行之據。
其該夷偽諭。即可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諭內閣。長蘆鹽運使崇厚。著開缺。以三四品京堂候補。

又

諭武備院卿恆祺著辦理海口通商事宜。候補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幫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酋帶兵回津。請簡派
馭夷大員。前往蕪廩一措。業於摺內詳細批示。並明降諭旨。命
恆祺辦理海口通商事宜。崇厚開鹽運使缺。以三四品京堂候
補幫同辦理矣。此次喫佛兩國雖經換約退兵。日後不免要求
仍當豫為防範。恭親王等總須切實與之訂定。方不致再啟爭
端。佛酋照覆內既有該夷國書。不幸於起程之前未及呈上等
語。不但佛夷如此。仍恐奕夷亦復如是。必須令恆祺等面為開
導。確實說妥。或作為罷論。或照恭親王原議。恭設香案。代為接

收。庶回鑿後。不至再生枝節。如能消弭。更為妥善。不可含混了
事。至恆祺崇厚等。在津撫馭夷人。亦可作為奕訢隨員。所有通
商瑣屑事務。由恆祺等辦理。遇有要事。仍應稟明恭親王等酌
辦。應具奏者。由恭親王等具奏。恆祺等不得具摺。另奏議定俄
夷條約。並開單呈覽。業已具悉。事勢至此。不得不委曲將就。免
致狼狽為奸。已命軍機大臣。另擬寄諭一道。儻該夷索觀。即可
宣示。

又

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議定俄國條約。開單呈覽一摺。俄國
使臣。呈出條約十五款。經恭親王。令瑞常等。會同該國使臣伊

格那提業幅。遂會商酌定議。尚屬妥協。即著照所議辦理。惟兩國通商往來。必期永遠和睦。方於兩國有益。著恭親王。仍飭瑞常等。與該使臣言明。彼此共守和約。毫無疑惑。即可定期畫押蓋印。以昭信義。而敦和好。

俄羅斯條約。

俄羅斯國大皇帝。與

大清國

大皇帝。詳細檢閱早年所立和約。現在議定數條。以固兩國和好。貿易相助。及豫防疑忌爭端。所以俄羅斯國。派出欽差大臣伊格那提業幅。付與全權。

大清國

欽派內大臣全權和碩恭親王奕訢會議酌定數條如左。

第一條。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即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愛琿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
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
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
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哩河會處。其
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哩河口。所有地方
屬中國。自烏蘇哩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哩
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

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逾興凱湖。直至
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
河口。順璦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
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江
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
國內。以紅色分為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已瓦噶達
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怕拉薩土烏等字頭。以便易詳
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大臣畫押鈐印為據。上所言者。乃
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
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之後。永

無更改。並不侵占附近及他處之地。

第二條。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

第三條。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以上兩條所定之界。作為解證。至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在

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臺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等。遵此約第一。第二條。將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囉斯字二分。或滿洲字。或漢字二分。共四分。所做圖記。該大員等畫押用印後。將俄囉斯字一分。或滿字。或漢字一分。共二分。送俄囉斯國收存。將俄囉斯字一分。或滿字。或漢字一分。送中國收存。互換。此記文地圖。仍會同具文畫押用印。當為補救此約之條。

第四條。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按理貿易。

其愛輝和約第二條之事。此次重複申明。

第五條。俄國商人。除照舊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間若干。並餵養牲畜之地。應由庫倫辦事大臣酌量辦理。中國商人。願往俄羅斯國內地行商亦可。俄羅斯國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一處往來。人數通共不得過二百人。但必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並買賣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項。所有路費。由該商人自備。

第六條。試行貿易。喀什噶爾與伊犁。塔爾巴哈臺。一律辦理。在喀什噶爾。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房聖堂等地。以便俄羅斯國商人居住。並給與設立墳塋之地。並照伊犁。塔爾巴哈臺。在喀什噶爾。給與空曠之地一塊。以便牧放牲畜。以上應給各地數目。應行文喀什噶爾大臣酌量辦理。其俄羅斯商人。在喀什噶爾貿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進卡搶奪。中國一概不管。

第七條。俄羅斯國商人。及中國商人。至通商之處。准其隨便買賣。該處官員。不必攔阻。兩國商人。亦准其隨意往市肆鋪商。零發買賣。互換貨物。或交現錢。或因相信賒帳俱

可。居住兩國通商日期。亦隨該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第八條。俄羅斯國商人在中國。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國。俱仗兩國扶持。俄羅斯國可以在通商之處。設立領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並豫防含混爭端。除伊犁塔爾巴哈臺二處外。即在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中國若欲在俄羅斯京城。或別處設立領事官。亦聽中國之便。兩國領事官各居本國所蓋房屋。如願租典通商處居人之房。亦任從其便。不必攔阻。兩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相交行文。俱照天津和約第二條平行。凡兩國商人。遇有一切事件。兩國官員商辦。儻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

法律治罪。兩國商人。遇有發賣及賒欠含混相爭大小事。故聽其自行擇人調處。俄國領事官與中國地方官。止可幫同和解。其餘欠帳目不能代賠。兩國商人在通商之處。准其豫定貨物。代典鋪房等事。寫立字據。報知領事官處。及該地方官署。遇有不按字據辦理之人。領事官及該地方官。令其照依字據辦理。其不關買賣。若係爭訟之小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會同查辦。各治所屬之人之罪。俄囉斯國人。私住中國人家。或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照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國內地。或私住。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若有殺人搶奪重傷謀。

俄國法律考卷之三
三
殺故燒房屋等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法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掣存留查治。

第九條。現在買賣。比前較大。且又新立交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圖等處。所立和約。及歷來補續諸條。情形多有不同。兩國交界官員。往來行文查辦。所啟爭端。時勢亦不相合。所以從前一切和約。有應更改之處。應另立新條。如左。向來僅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東悉畢爾總督。與伊犁將軍。往來行文。辦理邊界之事。自

今此外擬增河穆爾省。及東海濱省。圖畢爾那托爾。遇有邊界事件。與黑龍江。及吉林將軍。往來行文。恰克圖之事。由恰克圖邊界。廟米薩爾。與恰克圖部員。往來行文。俱按此約第八條規模。該將軍總督等。往來行文。俱按天津第二條和約。彼此平等。所行之文。若非所應辦者。一概不管。遇有邊界緊要之事。由東悉畢爾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辦理。

第十條。查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遇有牲畜。或自逸越邊界。或被誘

取該處官員。一經接得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將蹤跡示
知卡倫官兵。其係逸越尋獲者。或係被搶查出牲畜。俱依
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
計贓定罪。不管賠償。如有越邊逃人。一經接得照會。即設
法查找。我獲時送交近處邊界官員。並將逃人所有物件。
一併送回。其緣何逃走之處。由該國官員自行審辦。解送
時。沿途給與飲食。如無衣給衣。不可任令兵丁。將其凌虐。
如尚未接得照會。查獲越邊之人。亦即照此辦理。
第十一條。兩國邊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員轉送。必有回
投。東悉畢爾總督。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恰克

圖廓米薩爾。轉送部員。庫倫辦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員轉送。恰克圖廓米薩爾。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愛琿城副都統。轉送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行文。亦送交該副都統。轉送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與吉林將軍。彼此行文。俱托烏蘇哩。琿春地方卡倫官員轉送。西悉畢爾總督。與伊犁將軍行文。送交伊犁俄羅斯領事官轉送。遇有重大緊要事件。必須有人傳述。東西悉畢爾總督。固畢爾那托爾等。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吉林。伊犁等處將軍行文。交俄國可靠之員亦可。

第十二條。按照天津和約第十一條。由恰克圖至北京。因

公事送書信。因公事送物件。往返限期。開列於後。書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圖至北京。每兩箇月一次。自北京往恰克圖。三箇月一次。送書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期四十日。每次箱子數目。至多不得過二十隻。每隻分兩。至重不得過中國一百二十斤之數。所送之信。必須當日傳送。不得耽延。如遇事故。嚴行查辦。由恰克圖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圖。送書信物件之人。必須由庫倫行走。到領事官公所。如有送交該領事官等書信物件。即便留下。如該領事官等有書信物件。亦即帶送。送箱隻時。開寫清單。自恰克圖及庫倫。知照庫倫辦事大臣。自北京送時。報

知理藩院單上註明何時起程。箱隻數目。分兩多少。及每箱分兩。於封皮上按俄囉斯字。繕出蒙古字。或漢字。寫明分量數碼。若商人為買賣之事。送書信物箱。願自行雇人。另立行規。准其據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後照辦。以免官出花費。

第十三條。俄囉斯國總理各外國事務大臣。與

大清國軍機處。互相行文。或東悉畢爾總督。與軍機處。及理藩院行文。此項公文。照例按站解送。並不拘前定時日。亦可。設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誤。即交俄國可靠之員。速送。俄囉斯國欽差大臣。居住北京時。遇有緊要書信。亦由俄國自

行派員解送該差派送文之人。行至何處。不可使其耽延
等候。所派送文之員。必係俄羅斯國之人。派員之事。在恰
克圖。由靡米薩爾前一日報明部員。在北京。由俄羅斯館
前一日報明兵部。

第十四條。日後如所定陸路通商之事。設有彼此不便之
處。由東悉畢爾總督會同中國邊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
議定章程辦理。不得節外生枝。至天津所定和約十二條
亦應照舊。勿再更張。

第十五條。會同商定後。俄羅斯國欽差大臣。將此約條規
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

大清國

欽差大臣一分。

大清國

欽差大臣。亦將此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俄羅斯國

欽差大臣一分。此次條約。從兩國互換之日起。與天津和

約一體永遵。勿替。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議定俄國條約呈覽一摺。現

在英俄兩國。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互換和約。業已陸續退兵。

俄國使臣。復呈出條約十五款。懇求商定。經恭親王令瑞常等。

與該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逐層商酌。會同定議。業經諭令恭親王等照議辦理。現擬即日定期畫押蓋印。所有單開之十五款。著鈔給景瀉。特普欽等閱看。俟與該國使臣晤面時。即可按照辦理。以期共敦和好。永靖邊疆。

戊午。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竊查。牙前於八月十九日。因老龍頭停泊夷船。節節移駛。奉界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茲於九月二十一日卯刻。據瞭探驍騎校祥瑞呈報。二十一日子刻。聽得東南大洋內。連開四次砲聲。夜間瞭不真實。迨至卯刻。瞭見三桅大夷船一隻。在老龍頭海口距岸二里許停泊。夷人乘坐杉板三隻。意欲登岸。實係風大浪

湯折回船去。並未登岸等語。等當即調派防禦達崇阿。馳
騎校阿善帶兵八名。駐紮海口。查探回稱。二十一日。海口
泊船一隻。實係暎夷之船。又稱二十二日巳刻。乘坐杉板
登岸。用千里鏡照看對表。詢其來由。則稱由沒溝營駛來。
在此等候大船。一同駛赴天津等語。詳加辨認。實係八月
初九日老龍頭停泊數日。移駛奉界之船。又於二十三日
辰刻。忽聞泊船開礮一聲。詢係洋內駛有夷船。登高瞭見。
果有停泊夷船三隻。共船四隻。移時向西南駛去二隻。現
在老龍頭停泊二隻等情。馳報前來。等伏思夷船去而復
返。其情深為叵測。雖夷人登岸對表。俱係馴順。但恐窺伺

地勢大有深意。現在調派官四員。礮兵五十四名。分布鎮城緊要地方。嚴加防範。總期投伏官兵團。進則相機策應。退則相助守禦。努隨時調度。以期有備無患。現在鎮城內外商賈閭閻。靜謐如常。堪以仰慰

聖懷。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寶山奏。夷船復泊老龍頭海口。派員驅逐防範等情。現在夷人業經換約講和。彼此罷兵。如有夷人登岸。惟當派員善言開導。不得擅啟釁端。致生枝節。

已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候補侍郎勝保。奏。竊臣奕訢等。前奉密寄。

諭旨。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迴鑾以定人心。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深維至計。欽佩曷勝。嗣經臣等將奉到通行

諭旨。宣布該夷。噤夷存兵。不過三四百人。喫夷定期二十六日回。津各情形。歷次縷晰具奏在案。伏思

皇上駐蹕木蘭。原為招集援師之舉。暫時權宜。而非為久安計也。

臣等遠隔

天顏。迄今五旬。五中依戀。夢寐難忘。且查

京城自八月以後。富室大僚。下逮商賈。率多遷避。近聞和議已成。迎

鑾有日。俱已紛紛搬遷。臣等再四思維。

京師為各省拱極之區。

皇上為天下臣民之所仰望。熱河在關外。峻嶺崇山。在深秋已近苦寒。況時屆冬令。風雪交侵。

皇上以億兆仰賴之身。豈宜久駐關塞。而臣等籌思大局。尤其及早迎

鑾。若

乘輿早日還京。不但京內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為之一定。惟自

承德以至古北口內。

驛路所經一切事宜。應請

飭行在王大臣及直隸總督。豫為經理。一面由臣奕訢等。知照在
京各衙門。一律妥速豫備。俟擇有

週鑿日期。臣勝保。即當先期督兵於

京城東北。以至密雲一帶。相地分布屯紮。以清

驛路而昭慎重。臣奕訢等。俟

啟鑿後。即當剋日迎

駕。恭叩

聖安。跪聆

慈訓。藉慰思德之忱。所有請

旨。豫定。迅審緣由。合詞恭摺具奏。不勝翹企待

命之至。

硃批。覽奏具見悃忱。惟此時尚早。况勝保係帶兵大員。撫局亦不

應干涉。

恭親王等又奏。夷兵雖已約期。分日撤退。而夷酋尚未準
定何日起程。仍以零星枝節。更番繞舌。除英夷之事。未能
即定。俟另行具奏外。連日俯首照會。請將北堂即行給付。
並請將帶到護照。蓋印畫押等語。經臣等照覆。告以該處
前係大西洋國所建。將來查問。應歸該夷辦理。旋據覆稱。

如他國有言。不涉中國之事。臣等查北堂基址。關係宗室。惠略住宅。現惠略並不在京。而該酋堅執。必欲速行付與。詞甚急迫。臣等不得已。給與照覆。俟一月後。再行交付。可否請

旨。俞允。遵行。至護照一節。經臣等以按照約內辦理。未便畫押等語。答覆。該酋亦屬無詞。所有臣等照覆。並該酋照會共四件。一併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此事尚係小節。既經蓋用護照。亦未便再與爭執。東西二堂。究在何處。速查覆奏。

恭親王等又奏查。吶。佛。夷。兵。自十七日後。陸續撤退。每日或二三千名。至千名不等。其餘定於二十六日。分日起程。約計月杪。可以全數撤回。該兩夷留京人數。並未言明。而夷性桀驁。設或與之酌定。必故意多留。轉致於事無益。察其動靜。似有畏寒之意。或全行撤回。尚未可定。即有留京之人。亦不至過多。現在該夷游行街市。彼此貿易。尚無滋擾。人心漸覺安堵。一俟夷兵撤後。仍應多設偵探。隨時馳奏。以期防範。慎密。

硃批。知道了。

給喇嘛晒照會。

為照覆事。本日接據貴大臣來文。知昨日本爵備具照覆
執照二件。已經收悉。至西安門內新開路之北堂。現經查
明。該處前係大西洋國所建。並不知應歸何國管業。今據
貴大臣所稱。應交貴國主教孟管業。相應飭令該處現居
家屬限一月內。另覓他處搬移。即行交付貴國。惟將來大
西洋國。儻如查問。應歸貴大臣自行辦理。不涉中國之事。
尚希貴大臣先行備文。明白照覆。再前交南堂地基。究係
何國所建。本爵亦無從查考。並希一併照覆。以便覈辦。為
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聯囑晒照會。

為昨日本大臣接到貴親王來文。論南北二堂事。查得學習天主教。諸國之中。佛國為首。為能。是以各異國。凡學習天主教者。佛國皆保護之。如大呂宋。及意大利亞。至於大。西洋大小各國。佛國均保護之。是以佛國請中國。凡各處。係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墳墓房廊等件。交付佛國之主。教。如他國有言。佛國自行辦理。不涉。

貴國之事。即可將北堂急速交與留京之孟主教艾嘉略等。再將東西二堂查辦。現有帶到護照一事。本大臣均已照和約第八款。畫押蓋印。請貴王命亦均畫押蓋印。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給辦晒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爵接據貴大臣二十五日來文。論南北二堂事。如他國有言。貴國自行辦理。不涉中國之事。並云再將東西二堂查辦等因。查東西二堂均係歷年久遠。本爵一時無從查考。仍須飭地方官妥為查明。再行覈辦。至帶到護照。欲請本爵處畫押蓋印一事。查和約第八款內載。應歸地方官蓋用鈐印。並無畫押字樣。亦無蓋用

欽差大臣關防明文。是應按照條約一律辦理。現經貴大臣既有帶到護照送來。本爵係推貴大臣來意。業已蓋用。至畫押一節。未便與約內所載辦理不符。且將來貴國所用護照。

總須遵照條約所載。在各地地方官處蓋用鈐印。本爵處未便再用。

欽差大臣關防。該地方官亦必按照第八款所載。蓋用鈐印。不便畫押。本爵為彼此各節。均須按照約內辦理起見。相應明白照覆。希即查照一體永遵可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佛蘭西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於本日辰刻。接到九月二十三日來文。暨執照共二件。內開。現將南堂基址房廊先行交付本國。並給執照。以便轉交該處主教孟管業矣。至西安門內新開路之北堂。煩貴爵即速將其地基房廊等件交付。

本大臣實因孟主教現無住居之所。特請速允。如此則見貴國誠實信守。遵和約各款。而本大臣實係欣悅。大佛國亦永遠不間矣。誠感貴爵願望本國物阜民康之美意。且在本大臣之速文內。即將貴爵嘉意著悉奏上。而本大臣歸國。即將貴爵與英佛兩國辦妥和好而護

貴國之功奏聞。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竊。前聞英佛兩夷。竄擾天津。當經奏奉

恩旨。飭派荆州將軍都興阿。統帶馬步各軍。改道赴京。一面由等捐備餉銀。解赴河南投收。以利師行。前已專摺奏報在

案李查核長遲其鳴張復敢竄北

幾旬是其逆謀已露為

天地所不容亦神人所共憤李北望涕零怒此欲裂竊自咎遠守
楚疆未能先事籌防有此非常之變貽

君父之憂受

恩深厚罪復何辭惟是李奉

命督師封疆重任兩湖居天下之中為自古必爭之地近因甯國
徽州相繼失陷聞陳逆四眼狗又復渡江率眾十餘萬敢
援定遠桐城安慶圍蕪楚軍之後刻下皖南皖北同形喫
緊即以全力制下游尚慮兵單一路有警兩湖皆為震動

曾國藩有奏請入援之意。查曾國藩於進規江浙胸有成竹。胡林翼規復皖疆。籌慮至穩。以東南大局而論。不特前敵兵勇萬難全行抽撤。即統帥之曾國藩。胡林翼。均未可遠離。蓋兩湖為上游根本。且為西北各省藩籬。保江皖即以保大江以南各省。非僅保兩湖也。竊於都興阿改道北行之後。刻下行抵何處。迄未得信。其所帶馬步一千四百名。仍嫌單薄。而瞻望

闕廷。難安寢饋。輾轉籌思。與其撤動皖疆南北前敵之兵。致貽江皖兩湖之患。自應彗帶兵入京。會籌勦辦。於全楚前敵。尚無窒礙。仰懇

天恩俯准。竇所請。提師入援。會華勦撫。庶期秉承。宸訓。合數省兵力。剋日肅清。曷勝歧禱。如蒙

俞允。即請

旨簡員署理兩湖總督篆務。或先交胡林翼兼辦。竇即謹帶

欵差大臣關防。一面擬即調撥湖北襄。鄭。提鎮綠營。及荊州駐防

旗營。再於皖南北各營中。抽調南勇各一千名。共三千餘

名。並於存省馬隊。暨舒保上巴河馬隊營內。共撥二三百

名。其新放衛州鎮總兵官安貴。副都統巴揚阿。舒保。候補

道金國琛。皆久經戰陣之員。由竇酌帶。統率馬步各軍。取

道北上。以備征剿。諒此犬羊羣衆。無難指日盪平矣。

諭軍機大臣等。官文奏願懇提兵入援京師一摺。覽奏具見惻忱。惟現在英佛兩夷。經恭親王等。辦理撫局。業已互換和約。定期退兵。該大臣所請提兵入援之舉。著毋庸前來。前據曾國藩奏請帶兵入援。亦因撫局就緒。諭令停止。其都興阿一軍。行抵壽州。並諭令即赴江北。毋庸北上矣。

庚申。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將該夷允期退兵。並接見夷酋各情。業經馳奏在案。昨接據佛夷噶酋照會。前來辭行。定於二十七日巳刻起程回津。並稱在津暫住數日。俟該夷派來住京之夷酋。噶爾噶。

到後再行回國等情。察該酋之意似欲在津候彼國信息。俟明年再行來京居住。現惟孟振等艾嘉略在京。該二人係向在中國傳教多年之人。俱服中國衣冠。言詞馴順。據稱僅為傳教起見。似不至另生事端。至叻酋噶嚕噶已經來京。昨接據噶嚕首照會。稱該酋之事一概交卸噶嚕首。並請自向臣等辭行。借噶嚕首來見。臣等即給與照覆。於二十六日申刻接見。坐談後。噶嚕首即與噶嚕首對。臣等裝演交卸情形。互相易坐。臨行時。又互易騎馬而去。其騎馬夫役均係該夷由南帶來。沐猴而冠之狀殊覺不堪入目。本日該酋等起程。祇留噶嚕嗎一人。暫留京修理房屋。其餘俱皆回

津。並稱普曾亦俟明春再行來京。至該處所帶來京廣匪業已言明。盡行隨同撤回。如有留京滋事。即由我處盡法處治。惟京中住房一節。前稱欲住怡親王府。業經臣等具奏在案。茲派人再三開導。又稱欲住肅親王府。議按年交付租銀等語。經臣等告以各王府皆係

賜宅。未便照民間房屋。擅行給付議租。該酋即向恆祺等躁躍。反覆要求。殊堪痛恨。本日復據該夷照會。指稱要住樑公府。議每年租價銀一千兩。久暫任便。又稱該府修理工程。須扣租價銀二千兩。為興工之款。請即行照覆。以為執據等語。其要挾情形。萬難理喻。臣等不得已。給與照覆。允將奕

襟府物件搬移。現於二十七日。該兩國夷酋。及夷兵均一律退去。臣等仍多設偵探。隨時馳報。並該夷將安定門。面交地面官兵看守。該處城牆。稍有被夷人拆動之處。現擬趕緊修補。竊惟臣等辦理撫局。捫心自問。萬分難安。而該夷狡桀百端。如困獸之猶鬪。一加理喻。便形決裂。臣等因顧念大局起見。萬不得已。為此椎心飲血之舉。該夷至津時。如何羈縻。臣等即派令恆祺。崇厚。前往相機辦理。至京中一切善後事宜。應俟

迴鑾後。再行妥為商酌。請

旨遵行。所有喫喘兩夷照會二件。並臣等給與照覆一件。一併鈔

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奏已悉。夷兵雖退。一切未經議妥。殊無把握。退津情形。是否祇留夷酋數人。抑全隊駐津。續行探明馳奏。

恭親王等又奏。映酋擇定奕樑府居住。臣等權宜允許。原係不得已之計。惟該酋居住久暫難定。可否

飭下內務府查明寬敞官房。

賞給一區。以便奕樑府內一切器物。暫可遷移。出自

聖主鴻恩。至煇酋所稱北堂基址。查係宗室惠略住宅。臣等擬傳惠略到公所。令其遷徙。惟限期既迫。情形未免拮据。懇請

一併

賞給惠略住宅一所。俾得有所棲止。以示體恤。所有該酋照會。並
臣等給與照覆各一件。一併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奕樞惠略均賞給官房一所。該衙門知道。

恭親王等又奏。據英佛兩夷。送到刊刻通行各省條約告
示一千五十張。條約本一千二百八十冊。請通行各省。其
意恐各省未能周知。又恐稽遲不辦。並請於告示鈐用

欽差大臣關防。另備公文知照。由該夷酋帶往各省。交該府尹督
撫宣布。如何日交付。該酋等即於何日回津。要挾情形。實

堪痛恨。惟條約既奉明發

諭旨。通行各省督撫遵照。日後自必頒行。而該夷必欲自行帶往。於體制殊有闕礙。但或因此藉口。竟不同津。轉致有妨大局。不得已照該夷送到告示。鈐用

欽差大臣關防。並備咨奉天。山東。閩。浙。兩廣。江蘇。各省公文一件。交該酋帶往。轉遞宣布。並由臣等另備公文。知照各省。令其仍候

旨遵行。相應請

旨。密飭各該省。如何設法羈縻。悉心妥辦。其奉天。天津。山東等處。係新設埠口。尤關緊要。更應妥為酌覈。所有給該酋帶往

公文。並臣等另行公文各一件。一併鈔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人送到刊刻條約。通行各省。請密諭沿海各督撫酌辦等語。英佛兩夷。業經換約退兵。該夷酋送到刊刻通行各省條約告示。請鈐用欽差關防。由該酋等自行帶往各省。交府尹督撫宣布。恭親王等。以事既通行。若不鈐印。恐為藉口。業已照辦。此次該夷稱兵犯順。擾及京師。雖經互換和約。其條約所載。多有滯礙難行之處。朕恐荼毒生靈。不得不保全大局。俯從所請。既經通行各省。勢難再有變更。全在各省封疆大吏。設法羈縻。於條約外。不得任令另生枝節。如

該首等在各省請議詳細章程。仍可於權宜之中。寓限制之意。總期不至貽患無窮。庶可相安永久。著倭使景壽恆福。又讓曾國藩。薛煥。慶煥。瑞璜。王有齡。勞崇光。耆齡。又煜等。於該首到後。妥為駕馭。悉心籌辦。其奉天。遼寧。山東等處。俾新設準口尤關緊要。並著酌覈妥議辦理。是為至要。

又英使喇佛喃。西齋奉天。閩浙。兩廣。山東。江蘇。浙江。各處。為咨行事。照得本爵現於本年九月。已與英使兩國將續增條約。彼此議定。蓋印畫押。並將八年原約互換矣。現在奉到

諭旨。通行所有和約。京報等項。均應頒發各直省。以便分示各府

州縣一體進行。相應將和約五十本。京報二百本。告示二百張。備文封送。即希貴督撫府尹查照辦理可也。須至咨者。

給奉天閩浙兩廣山東江蘇浙江各文。

為知照事。照得本王大臣所又嘆唏兩國帶去公文一冊。條約告示各等件。貴督撫府尹收到後。即先行遵

旨宣布。其應如何派員辦理。仍候

旨遵行可也。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六十九之七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九

咸豐十年庚申十月辛酉。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於二十
二日將暎夷允期還兵。並接見額首各情馳奏。奉

硃批覽奏已悉。二夷雖已換約。難保其明春必不反覆等因。欽此。

臣等跪誦之下。感悚難名。伏思夷兵自二十七日撤退後。
所留夷人。共祇數名。目前萬無他慮。明春該夷來京。係遵
照八年所定條約。在京居住。即或小有枝節。而甫經換約。
雖夷性詭譎。外面當以信義為重。諒不致遽有反覆。復行
構兵。親遞國書一層。據該夷聲稱。係兩國真心和好之據。

非此不足以昭美意。若不呈遞。難於覆命。察其情詞。似無
詭謀。自前日該酋談論及此。經臣等以照會中。有不盡此
議。則不必呈上之語駁詰。該酋亦俯首無詞。復經恆祺。蒙
諭。以臣奕訢像。

特旨派辦撫議。即可交出轉遞。該酋搖首不答。窺其意。似不遞則
可。斷不肯由他人轉呈。現飭恆祺等。到津後設法消弭。如
不允其請。該夷亦不至因此復起兵端。其屢求住京者。總
謂外省大吏。不肯將實情代奏。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
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
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且該夷前曾有言。並非爭城奪

地而來。實為彼此無欺起見。臣等屢揣該夷詞意。諒不至心存叵測。且前月自開城後。該二國帶兵二萬餘。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門。所有城內倉庫。及各衙門。彼亦深知。僅有包藏禍心。勢必據為己有。乃僅以增索五十萬現銀。及續增各條為請。其為甘心願和。不欲屢啟釁端。似屬可信。至夷情狂悖。喜人怒獸。素難理喻。臣等明知非顯示威稜。必不能制服。即如

圍庭初次被搶。臣奕訢等。已擬決意速集援兵。督同勝保。背城一戰。以挫夷鋒。詎二十九日以後。該夷已踞安定門要害。不得不顧大局。與之議和。然徒恃口舌之長。與豺狼理

論。何能使盡就範圍。臣等捫心自問。真屬無地自容。惟事處萬難。實無善策。若不委曲求全。則大局何堪設想。前奉諭旨。以臣等辨理議撫。深諒苦衷。免其議處。仰見

皇上洞燭下情。無微不至。臣奕訢前奉

訓諭。不令與夷首接見。感荷

聖明慈愛。寤寐不忘。伏念臣奕訢。以

天潢近胄。苟可設法推避。亦知自崇體制。惟該夷總以

欽差為重。他人俱所不信。設或託故不見。該夷必多疑慮。萬一別

生枝節。有求赴

行在叩祈之事。更屬難於措手。該夷九月間照會。曾有不但

京師內外。即中國各省。亦可前去交仗之語。臣等不敢赴昌平一帶者。正恐引其北向。是以未換約之先。其時夷情兇狡。勢極危險。若不肯與該酋接見。其事不堪設想。此不得不接見而定要約之實情也。

硃批覽奏均悉。

恭親王等又奏。於二十七日。自夷兵退盡以後。臺派員弁偵探。並劄飭沿途各州縣。隨時稟報。茲據通州知州蕭履中稟報。並差弁回稟。均稱。該酋額爾噶已於二十八日午刻。由通州北門上船。佛酋噶囉。於二十九日辰刻。亦在通州北門上船。均由水路回津。其大隊馬步各兵。仍由陸路

分程前行。現在城上該夷所插旗幟。業已撤去。該州城內將次肅清。計本日已陸續前往張家灣一帶矣。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會同留京王大臣等奏。竊維

皇上舉行秋獮。

駐蹕灤陽。原為集師之舉。以期綏靖。

京師查獲兵現俱撤盡。市肆漸安。腥羶已遠。中外人心切望。及早回

鑾。以期鎮定。竊思

皇上巡幸之初。尚在秋間。今已時屆冬令。塞外寒冷較甚。迥非京

城氣候可比。久居似非所宜。况臣等遠隔

天顏。五旬於此。依戀之忱。縈諸寤寐。伏思

皇上為天下臣民之主。而

京師乃四方拱極之區。懇請

鑾輿早日還

宮。以定人心。非獨臣等之欣幸。凡在率土臣民。無不為之歡

抃也。

諭內閣。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鑾。俟明歲再降諭旨。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合詞籲請回鑾一摺。覽奏具見悃
忱。業經明降諭旨宣示矣。惟此次夷人稱兵犯順。恭親王等與

之議。撫雖已換約。此係萬不得已。允其所請。然退兵後。而各國
夷首。尚有駐京者。親遞國書一節。既未與該夷言明。難保不因
朕回鑾。再來鏡舌。諸事既未妥協。設使朕率意回鑾。夷人又來
挾制。朕必將去而復返。頻數往來。於事體諸多不協。且恐京師
人心震動。更有甚於八月初八日之舉。該王大臣等。奏請回鑾。
固係為鎮定人心起見。然反復籌思。只顧目前之虛名。而貽無
窮之後患。且木蘭巡幸。係循

祖宗舊典。其地距京師尚不甚遠。與在京無異。足資控制。朕意本
暫緩回鑾。俟夷務大定。再將回鑾一切事宜辦理。所有各衙門
引見人員。及一切應辦事件。均查照木蘭舊例。遵行辦理。至前

派應行前赴行在者。著即飭前來。其各衙門辦事之堂司各官。均著趕緊清理積壓諸事。勿稍稽延。再本年回鑾之舉。該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漬請。

刑部尚書瑞常等奏。竊自九月十一。十二等日。英佛兩國互換和約之後。臺將守城及巡守地面官兵。酌裁裁撤。並聲明俟該二國全數起行。即當盡行裁撤。業經奏明在案。現在英佛兩國。已於本月二十七日。全數起程。由通州前往天津去訖。僅留英國差人喊暖嗎。在京。安定門亦經交還。當經等。移咨巡守地面大臣。將酌留之官兵。全行撤裁。以節糜費。其留守外四倉之官兵四百名。暫緩裁撤。以

防土匪而重倉儲。至京城地面雖已安堵如常。第畏人驚去。仍恐不肖匪徒乘間滋擾。已由岑等知照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為防範。並會同城內國防大臣。實力舉行國防。俾宵小輩聞風斂跡。以靖地面而安人心。

殊批知道了。

壬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月二十九日接奉

批回二十二日具奏各摺片。恭讀

殊諭。感悚交并。當即跪陳各緣由。恭摺馳奏在案。拜摺後。旋接二

十三日陳請

簡派馭夷大臣一摺。奉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並奉

硃批。另有旨。此次辦法。實屬毫無把握。尋因。欽此。臣等跪誦之餘。

惶悚無地。竊維馭夷之法。若能與決戰。則制其強悍。不能

戰。即遂其貪婪。此次互換條約以後。亦既示之以信。而約

內所允各款。已遂貪婪之心。是該夷連年所欲得者。現皆

如願而償。初。非從前屢戰屢和。空事蕪糜。毫無把握者。可

比。即如前在禮部換約時。該夷先索。臣奕訢親立執據。並

堅請

恩准諭旨及刊刻通行各條種種用意。深慮我處反覆。作此再三之讀。爾時該夷已擁重兵在京。若包藏別心。不惟任所欲為。無從阻禦。即使另有要求大節。亦必於條款外。藉端要挾。無俟明春重來構釁。現既撤兵回津。似於駐京之外。當無別啟爭端。並指定所住房屋。似亦不能多帶兵從。已有明證。惟前有帶兵衛身之說。現今方令退兵。若豫為阻止。恐此次先不能撤盡。勢更難以挽回。至親遞國書一層。臣等前摺內。業經據實直陳。雖尚未與該夷言明。即作罷論。斷不至因此。即肇兵端。現飭恆祺等在津。將親遞國書。及帶兵駐京兩節。設法開導。總期盡力消弭。以慰

宸廩。惟當允。跋方張之際。若我處。操之過急。彼必持之益堅。犬羊
性成。似非宛轉播弄。不能馴服。臣等膺此重任。節次滯陳
各節。均係實在情形。萬不敢稍涉虛言。即所請

簡派恆祺到津。辦理事宜。原為籌辦瑣屑諸務。就近與該夷商酌
一切。羈縻其隨時來京之意。非敢因夷兵甫退。希圖卸責
地步。且該夷前曾屢言。如有要事相商。仍欲與原辦之人
經理。則臣等亦無從推卸。一切委曲苦衷。伏祈

聖明洞鑒。惟查當日夷兵進城以後。人心未遽渙散者。均望撫議
有成。而冀

慶典之早週也。是以前日在京各衙門會同臣等。合詞奏請

聖駕迴鑾。以固大局。以繫人心。伏願

皇上深維至計。臣等具有天良。自應殫竭愚忱。以期無負

委任。不勝禱切之至。

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又奏。文祥現已帶兵前往清河。勦辦土匪。臣奏

竊查現在該處多屬零星土匪。即交巡捕本營地面。及外

三營官兵。不難探捕。而文祥復連前奉

諭旨。業已自行前往。刻下夷務應辦之事甚多。桂良年近八旬。精

力頗難支持。恆祺。崇厚。應即前往天津。臣奏祈睿察。辦無

人。實多棘手。應請仍

飭文祥回京。商辦一切。庶期撫局周密。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奏。祈奏請飭文祥回京。商辦撫局等語。現在夷兵已退。匪徒斂跡。清河一帶。不過零星土匪。文祥著即回京。幫同恭親王商辦撫局事宜。毋庸親往勸辦。其捕匪事務。著即交帶兵將領認真掩捕。以安良善而靖地方。

恭親王又奏。當此事機危迫之際。臣自問何人蒙

恩委以重任。一切委曲苦衷。總以大局所關。不敢不竭力補救。誠如

聖諭。不值與該夷見面。即臣初辦時。亦自念

天潢近派。豈肯與異類為伍。迨自該夷帶兵入城以後。種種

狂悖不可制遏。有不能不與會晤之勢。即

聖駕遠駐木蘭。亦蒙

洞燭幾先。是以前准軍機大臣寄

諭。如撫議有成。恭親王亦不妨與該夷接見等因。欽此。嗣於禮部

換約時。該夷見臣示以坦白。漸覺馴順。以後接見數次。迥

非先時桀驁情形。該夷現既撤兵。似不致再慮反覆。非特

恆祺等有所把握。即臣屢揣該夷實情。現已如願而償。將

來我處。如馭之得法。目前雖無把握實據。終久不致他慮。

若馭之不得法。即或再四言明。亦恐終歸無濟。臣愚以當

此戰守兩窮之際。明知此次議撫下策。實非萬全之計。僅

舍此以外。苟有稍可補救者。亦斷不甘忍氣吞聲。以至如此。若以前日情形而論。大局何堪設想。現在夷首已遠。夷兵撤盡。人心尚未渙散。非始願所能料及。為今之計。惟有仰懇

聖駕回鑾。俾臣得早抒依戀之忱。將來如果示以誠信。該夷即明春來京。亦決不至別啟爭端。况有恆祺等在津。隨時羈縻。亦斷不能任其再肆狂悖。上煩

宸廑。第該夷犬羊之性。雖無確實可據。究則尚無大患。若徒以粉飾為詞。自謂確有把握。轉蹈欺罔之愆。有負

委任。非臣所敢出此。惟據現在情形而論。既經議撫。在我必須示

以大交始可以其見信。諒不至於條款外再有反覆。殊批覽奏已悉。不肯自蹈欺罔。究無確實把握。

恭親王又奏。俄酋伊格那提業。獨前以喫佛兩夷換約。頗有居功之意。旋於二十九日。臣奕訢接見伊酋。言詞難屬狡黠。而情形頗為馴順。惟求早定條約。別無要挾各情。茲奉寄

諭。令飭瑞常等。與該使臣言明。彼此共守和約。毫無疑義。即可定期畫押蓋印等因。欽此。臣等即囑瑞常等。前往晤見伊酋。定期蓋印。俟換約後。即當馳摺奏

聞。

硃批知道了。

癸亥。安徽巡撫翁同書奏。臣竊觀古來之制。外夷者必先
得其要領。貴在籌策。初不專任武力也。今逆夷包藏禍心。
稱兵內犯。已成不解之勢。而言戰者。又未能操必勝之權。
以此上煩。

聖主宵旰之憂。臣遠在江淮。心馳。

魏闕。條陳四事。聊效芹曝之獻。用備。

聖明採擇。

一。請回。

鑒以孚民望也。伏查。

京師據形勝之地。為首善之區。環衛森嚴。百神翊護。居中制外。必無意外之虞。若

六飛久駐灤陽。則萬姓轉深嚮慕。且使逆夷遂其輕侮之志。羣盜生其覬覦之心。觀聽所繫。非細故也。況熱河於避暑為宜。

時屆霜寒。非所以安

宸居而慰黎庶。伏祈

皇上為天下臣民自重。清蹕還

宮。俾民志堅而逆謀頓沮。音驛近而控馭易周。是在決之聖心。仍望參之時勢。

一。戒浪戰以審事機也。制夷之策。在財賦殷阜之日則易。

在中原多事之日則難。况議撫議勦一誤再誤。愈誤愈深。為今之計。固不可任其侵迫而徒事羈縻。尤不可再逞虛鋒而致難收拾。臣之愚見。以為宜俟各路援師雲集。耀兵畿甸。俾知四海人心。咸懷忠憤。示以聲威。而不輕與交仗。庶幾可進可退。能剛能柔。戢其貪狡之心。或有善全之道。儻彼狡執如故。難以理馴。我之守禦漸完。兵力漸厚。可以絕其糧道。邀其情歸。以守為體。以戰為用。縱無速效。亦無後悔。若孤注一擲。損威失重。又將何以善其後。此謀國者所當深長思也。

一。裕京倉以安人心也。

京師重地。首重倉儲。雲帆稷稻。歲仰給於蘇松。

天庾神倉。日轉輸乎津潞。自蘇松陷。而賊飽我產米之區。津潞梗。而夷阻我汎舟之路。幾何不令懸餐生嗟。束手坐困也。臣見

京都人家。喜食麥麩。若積麥尚見充盈。雖缺米不形空乏。法宜令

畿輔。暨山東。山西。河南。各州縣。廣勸麥捐。高估價值。優予獎勸。苟得麥捐數百萬石。以實京倉。或可稍濟日用之需。其餘各種雜糧。亦宜廣為儲積。請

敕下戶部。早為籌畫。免致乏食生憂。

一發

德音以聳羣聽也。溯查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

仁宗睿皇帝下深切之

詔。致惕厲之思。中外臣民。讀之者莫不感動。以是經正民興。風俗

復歸於正。蓋漢詔至山東。而父老咸歎息泣下。唐宗有渙

號。而識者謂賊不足平。雖文告之空言。而入人之深。有如

此也。今戎馬躡於郊圻。烽火照於

宮闕。變不可謂不大矣。禍不可謂不深矣。將欲深諱其事。闕

而不宣。竊恐四方早有傳聞。百姓倍加惶惑。何若明頒

諭旨。大發

德音收九寓之人心。求百爾之譙論。於方今之時勢。不無小補。惟
聖主詳察焉。

殊批覽奏均悉。

翁同書又奏。臣前聞都城戒嚴。稜連

禁闕。指氣結。寢食不安。隨即具摺請解職。帶兵進京隨勤。
適因臨淮軍情萬緊。未蒙

俞允。臣觀該夷盤踞郊坰。鳴張蟻聚。若非諸軍雲集。難期旦夕廓
清。刻下袁甲三一軍。威稜頗振。臨鳳無虞。淮南軍情。不似
日前之喫緊。惟有仰懇

天恩。俯准。臣酌帶兵勇。進京隨勤。俾得稍效馳驅。

硃批。現在夷務。業經議撫。不必聚集多兵。所請毋庸議。

翁同書又奏。據總兵鄭魁士咨稱。魁士綠營走卒。直省庸材。疊荷

皇上天恩。無刻不思圖報。始聞逆夷犯順。逼近郊畿。不禁憤恨填膺。刻下撫議未成。勢將用武。正

主憂臣辱之時。魁士雖甫承

恩命。留皖督勦。而瞻望

北辰。難安寢饋。擬即北上助勦。冀紓

君國之憂。稍盡臣子之職。如邀

俞允。立即啟程。一俟事竣。仍即來皖督勦。藉效涓埃等因。咨請代

奏前來。臣查總兵鄭魁士。久歷戎行。深明韜略。已奉諭旨。留皖督勦。現因北路軍情喫緊。該總兵每與臣談及。無不淚下。露襟。所請北上助勦。出於至誠。

硃批。已派該鎮幫辦安徽軍務。所請北上之處。毋庸議。

甲子。署山東巡撫布政使清威奏。咸豐九年二月間。前撫臣崇恩。欽奉寄

諭。因大沽河海口地方緊要。在於武定營內。挑撥正餘官兵三百名。前往海豐縣之官莊地方駐紮。以資防守。當於謹陳海疆現辦情形摺內。聲明在案。臣查此次逆夷犯順。雖各處游奕。海豐一帶。並未擾及。現聞撫局將次議定。自可就我

範崗所有前項官兵。未便日久駐紮。致滋糜費。且近來武定等處營汛空虛。鹽匪每思蠢動。不得不移緩就急。撤回歸伍。俾令稽查巡緝。以收實用。而消患於未然。臣已分別咨行查照。並札飭海豐縣隨時瞭探。督率民團。嚴密防範。不任稍有疏虞。至煙臺海口停泊夷船。前於八月二十九日。前撫臣文煜奏報防務摺內。聲明僅存二十隻。現在臺據登州鎮道暨府縣探報。先後駛來六隻。駛去六隻。截至九月初八日。實在停泊夷船二十一隻。並稱現到船上。起有受傷夷兵一百餘名。連日並未出營滋事。

硃批知道了。

察哈爾都統慶昫奏。九月二十三日。據署張家口管站部員保順呈稱。本日據送俄夷赴京之委曉騎校巴彥等同口稟稱。此次奉派護送俄夷官兵二人赴京。沿途照料。於本月二十二日。行至昌平州。俄夷向由京前來之人。詢問一切。後該夷官告知職等。此際京城以外。有匪徒搶奪物件。你們進京時。尚可同我行走。回去時。難免擾害。你回去罷。咨院公文。交給跟我的通事吳從義遞送。有昌州驛夫。並通事。在彼聞知為證。職等隨將公文。眼同該夷交付通事吳從義。折回來口等語。呈報前來。等接閱之下。殊深詫異。案查頻年以來。凡有俄夷人等。由臺往來。以及遞送該

夷文件箱匣等事。墨經嚴劄各處。不准疏懈。免肇弊端。乃此次護送夷官之巴彥布彥。吹晉普二名。行至中途。竟敢將咨院公文。交付該夷人自雇通事。任其自行進京。實屬不知輕重。且係一面之詞。難保無惑於浮言。另有不實不盡之處。體制攸關。夷情叵測。亟應覈實辦理。以崇政治。當即據詳先行飛咨理藩院查照。並將巴彥布彥等二人。牌行地方官迅速解京。送交理藩院。就近傳到吳從義。確切查明。其中有無捏飾。從嚴辦理。

殊批。所辦甚是。

直隸總督恆福奏。此次喚喇二夷。在京換約退兵。天津一

切彈壓羈縻。在在均關緊要。等現駐古北口。布置籌防。指日

聖駕回鑾。即當督率各地方官。將應辦一切事宜。敬謹豫備。既不克分身前往。而天津夷務重大。非得通達事體。明幹有為之本省大員。前往籌辦。不足以慎防維而昭慎重。等查藩司文謙。通權達變。識裕才優。任長蘆鹽政有年。關權稅務情形。極為熟悉。如蒙

俞允。飭令該司文謙。前赴天津。辦理通商設埠各事宜。可期措置裕如。經權悉愜。惟是附近省城之衡水獻縣一帶。土匪尚多。竊發省城重地。不可無藩臬大員。督率彈壓。妥為經理。

如該藩司文謙奉

旨允准。即須赴津。省城實屬空虛。擬即飭令臬司吳廷棟。迅即回省。將省城圍練巡防各要件。與清河道錫祉。悉心籌辦。冀可鎮定人心。嚴密保衛。其古北口經理糧臺事務。即飭霸昌道英毓。一手經理。以專責成。

硃批。著照所請。飭令文謙赴津。會同恆祺等。辦理通商事宜。吳廷棟著回省督辦防務。餘照所擬辦理。

乙丑。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前喘夷請給付北堂基址。當經附片具奏。於十月初一日接奉

硃批東西二堂究在何處速查覆奏欽此。臣等於具奏之先曾飭該地面官將東西二堂查明以憑辦理。茲據步軍統領衙門查明東單牌樓千魚胡同有東天主堂舊基現係大院並無房屋寬約三十七丈餘長約三十二丈餘西直門橫橋有粉房一座官房排子等房十八間後面空院四至約有十六丈零並漢軍陳姓民人劉姓各住宅均係舊西天主堂地基應俟該夷首請給時再行履勘給付其現住鋪戶民房飭令另行遷移。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具奏暎佛兩夷兵全數撤回津郡

各情形一摺於初二日接奉

殊批。這津情形。是否祇留夷酋數人。抑全隊駐津。續行探明。馳奏。
欽此。嗣據通州知州蕭履中等稟報。該兩夷馬步各兵。於
三十日全行回津。臣等探聞在津黑夷千名。有由大沽下
船南駛。其馬隊由北塘登船南回。並額首等。亦擬於今冬
南行各情。但夷性狡譎。未肯明言。現在飛飭天津府縣。並
飭知恆祺。崇厚。一併迅速查明。詳細稟報。俟有確信。再行
馳奏。以慰

廑懷。

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存禮部各國和約稅則等件。因八月二十一日。須將英佛兩國和約奏請用。

寶。是以由禮部取至善緣卷備查。詎意旋於二十二日。夷兵突撲海定。臣等當飭章京蘇拉等。先將文案冊檔。運送進城內。乃為時急迫。車輛短少。將四夷各檔。及日行文案搬運。隨臣等前行。其所存和約等箱件。復經運車裝載。而該夷兵已大隊前來。不及檢取。嗣經夷兵退出後。傳詢該處僧人。據稱是日夷兵。全行搶掠殆盡。無從檢查。復經與該二國夷酋再三盤問。僅據吧酋交出英國備查漢文夷字條約一本。其佛夷備查條約。並味俄二國所換條約。及該二國

國書稅則等件。該夷均云未曾檢取。堅不承認。臣等竊思該夷擄去亦無用處。或爾時該夷因見係別國之件。當時焚燬亦未可知。現飭恆祺等在津再為設法索取。至各國所失條約稅則。現皆有案可查。惟味俄二國國書無可稽。竊容侯恆祺等稟覆前來再行陳奏。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等奏。十月初二日。據鄂所派前往天津偵探夷情之都司鄧啟元稟報。探得佛國夷兵由津撤回後。所有馬隊皆由楊村迤北。從軍糧城徑赴北塘。約計千餘名。步隊到津後。分住望海樓及河東一帶民房。

鋪戶廟宇等處。二十日後始行由水路赴海口。截止二十七日。共約計退回海口夷兵四千餘名。天津現住大小夷船十三隻。二十八日由京退回英國夷兵五百餘名。分住衙署民房。並探得喫啡二國。欲各留兵二千五百名。分住天津海口。意在等候兵費。並防我之不虞。又探得俄國現有大船一隻。人四五十名。住河東興隆街鋪房。亦有過冬之信。現在海口。尚有大小火輪夾板等船一百三十餘隻。殊批知道了。

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再。前因老龍頭海口駛泊夷船。委員驅逐防範情形。已於九月二十四日奏蒙

洞鑿在業。嗣據防德達索阿駝騎校阿克善報稱。前泊火輪夷船二隻。內火輪船一隻。於二十四日酉刻。直向西南駛去。不見蹤影。僅泊夷船一隻。又於二十六日寅刻。由東南大洋駛泊老龍頭大夷船一隻。火輪船一隻。同前泊夷船。一處停泊。夷人乘坐杉板登岸。或來游玩。或係對表。詢係漢夷之船。由牛莊駛來。前往天津。又先泊大夷船一隻。於二十六日酉刻開行。直向東南駛去。其大夷船一隻。火輪船一隻。於二十七日巳刻。起碇開行。亦即直向西南駛去。自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為斷。夷船驟來忽去。夷人登岸者。或六七十人。或數十人不等。臺經開導。隨時回船。俱屬恭順等

語。等復令該委員等。不分兩夜。節節詳細查探。旋於三十日。防禦達崇阿等回稱。奉派馳赴山海關一帶海口。瞭探。俱無駛泊夷船情事。各等情前來。等伏思夷情詭譎異常。飄忽靡定。雖已揚帆開行。難免去而復返。惟鄉民見則驚懼。必須設法鎮靜。誠如

聖諭。善言開導。不得擅啟釁端。嗣後復泊夷船。夷人登岸之時。等相機設法。善言開導。令其從容回駛。不敢稍生枝節。殊批。知道了。

署荊州將軍富森奏。竊。等九月二十三日。接准湖廣督臣官文。由驛咨稱。逆夷竄犯。

京都著調。荆鎮旗精壯兵四百名。以備征勦。等因。等接聞之下。不勝焦灼憤懣。因思暎佛逆夷。膽敢竄擾。

京畿。荆州滿蒙官兵。莫不志切同仇。等北望涕零。難安寢饋。竊思受

恩深重。理宜整旅往援。方紓

君父之憂。伏念荆郡係西南七省通衢。茲值鄰氛未靖。防範何敢疏懈。惟上游川省軍情稍緩。滇黔逆氛相距較遠。下游江皖各路兵勇足資防勦。荆郡似可無虞。昨聞等都興阿統帶兵勇一千四百名。改道北上。為數不多。等於荆郡大小兵丁內。除派赴省城演習馬隊兵二百名。跟隨將軍都

興阿隊內兵三十三名。又督臣所調兵四百名外。再揀壯
兵一千五百名。由岑統帶北上。會同岑都興阿協力勦辦。

仰懇

天恩。俯准岑所請。庶期敬聆

聖訓。合敷省動旅。以期剋日殄滅羣醜。曷勝盼禱。

諭軍機大臣等。富森奏。請提師入都協勦一摺。覽奏具見惓忱。現
在暎鞏兩國。業已換約。退兵京畿一帶。安堵如常。都興阿行抵
泗州。業經諭令折赴江北。富森所請帶兵入都之處。著毋庸前
來。惟當就現在兵力。勤加訓練。務使技藝嫻熟。人盡干城。以備
他日談遣。是為至要。

丙寅。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二十三日。將俄夷條約議定各情馳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另摺奏議定俄夷條約。並開單呈覽等因。欽此。並接奉宣示寄

諭一道。仰見

皇上計垂久遠。曷勝欽佩。臣等於接奉後。即囑瑞常、費馨麟辦成琦等。與該夷晤面。定期畫押蓋印換約。旋即定於初二日申刻。彼此互換。臣奕訢屆期偕瑞常等赴俄羅斯南館。該

夷呈出偽詔。並換約禮節各一件。其換約禮節。雖意在鄭重其事。而實則執為日後謬據。與暎夷換約時所書執據。畧略同。臣等恐該夷得步進步。故暫復萌。再有要求。即將所定條約。畫押蓋印。以杜枝節。禮節一紙。僅止畫押。並未蓋印。免其日後堅執。至所呈偽詔。亦與暎夷偽諭相似。不過自明其敬慎遣使。真心和好之意。接晤時。臣等處處以思。不使該夷得以施其伎倆。尚不至於饒舌。惟呈出地圖一分。係綏芬烏蘇哩河分界之據。請臣一併畫押蓋印。臣等詳細展開。旁多夷字。甚未明晰。是否可憑。未敢深信。該酋聲稱綏芬烏蘇哩河早已占據。蓋有房屋礮臺。是

其侵越已久。若該處地方官及早查辦。何至藉為口實。惟臣等前議條約時。曾添入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並漁獵之處。俄人均不得占之語。若即與之畫押蓋印。是前定條約。竟成虛設。必致該處地方。全被該夷居住。漫無限制。因告以此事。不能憑爾國之圖為據。既係兩國分界之事。應於明春恭候。

大皇帝所派大員。攜帶地圖。互相履勘明白。亦可為永遠遵守之據。未能即行畫押蓋印。再三開導。該夷始肯允從。並將此意照覆該夷。以免口實。其地圖一分。裝演頗為精麗。並據該夷聲稱。中刻伊之名號。極為珍重。係伊主在國親交該

夷帶來者。臣等恐其露出親遞之意。即於換約之後。臣奕訢將地圖一併接收。惟圖匣重笨。未便附摺呈遞。應候回鑒後再行呈

覽。至該夷於換約後。提及八年間。曾有餽送槍礮之事。中國未經允准。係未察其真誠美意。現在兩國和好已久。中國髮捻橫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數人來京。教鑄槍礮。一併教演等語。且指稱在館夷人一名。云伊即能教導鑄造。臣等察其用意。尚非別有詭謀。况來京僅數人。亦不難於制伏。但夷性詭譎。亦未可輕於允許。即告以如將來需用槍礮。必當奏明請

旨。該夷亦不固執。日後是否應用。再當相機辦理。伊爾現有回國之信。俟有行期。即行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俄夷和約已換一摺。覽奏均悉。此次恭親王等於本月初二日。業將俄夷呈出條約。畫押蓋印。與之互換。惟地圖一分。係綏芬烏蘇哩河分界之據。因前定條約。曾添入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並漁獵之處。俄人均不得占之語。一經畫押。漫無限制。告以明春須派員互勘。未即畫押。自係為慎重界址起見。其餽送槍礮一節。未知是否真誠。以後再當相機辦理。此次俄夷所換條約十五款。除吉林黑龍江二處。已令軍機大臣鈔寄行知外。其餘各省。尚有應行行文知照。

之處。著恭親王等一體知照。以便屆時會同酌辦。至俄味兩國和約國書等件。在海運被夷兵搶損。恐該兩國知業經失落。有所藉口。著飭令恆祺等設法向吧酋索取。務須令原本歸還。免致將來饒舌。是為至要。

俄羅斯和約禮節。

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即一千八百六十年諾雅卜爾月初二日申刻。

大清國

欽派全權大臣和碩恭親王。大俄羅斯國欽差全權內大臣伊格那提業幅。各偕襄辦文案大臣。及繙譯等官。集於俄羅斯

南館公所。為將新議定條款。畫押鈐印後。互換。以便補入。咸豐八年天津所立約內。先宣讀。

大清國

大皇帝諭旨。內載兩國大臣。遂層商酌妥協。即著照所議辦理。及毫無疑惑等因。欽此。

大清國

欽派全權大臣和碩恭親王。執此。

諭旨。以作分界通商等款。決定之據。大俄羅斯國欽差全權內大臣伊格那提業幅。亦遵此。

諭旨為憑。毋俟另議。即宜將以上各款。畫押鈐印互換。所以將俄

國字和約二分。漢字和約二分。各畫押鈐印畢。欽差全權
內大臣伊。執俄國字和約一分。漢字和約一分。親遞。

欽派大臣和碩恭親王。恭親王亦將漢字和約一分。俄國字和約
一分。親遞。欽差全權內大臣伊。將禮節具文二分。親手畫
押。在京都俄羅斯南館公所。

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爵於十月初二日。在貴館。經貴大臣所
遞地圖一分。本爵業已收到。應由本爵呈遞。

大皇帝御覽。其綏芬烏蘇哩河分界一事。應候本國
大皇帝特派大員。攜帶本國地圖。會同貴國大員。詳細勘明無誤。

再行定界。以為永遠和好之據。須至照覆者。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竊臣前次奏請親赴北路。隨勒逆夷一摺。於本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覽奏已悉。現已退守臨淮。况圍攻鳳陽二城。賊氛正熾。汝斷難遠離。所請毋庸議。欽此。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十一

日奉

上諭。現在撫議漸有就緒。恐其反覆無常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南粵。統籌兼顧之至意。又准河南撫臣慶麐恭錄咨送

九月初七日寄信

諭旨。現在夷人焚搶圍庭。稱兵要挾。守城王大臣業已令其入城

等因。欽此。竊思逆夷越數萬里重洋而來。速無後援。本屬孤注一擲。一經戰敗。即必不能復振。此一定之理也。現在兵威屢挫。逆謀大張。不得不將就議撫。以救目前之急。非聖明之本意也。獨是撫亦何可易言。姑無論犬羊之性。得隴望蜀。要求無厭。不能滿其所欲。即令俯如所請。或今日定議。而明日食言。或此國順從。而他國復叛。必致日久遷延。爭執不決。不但此也。該逆執意入城。中懷叵測。陽以求和為緩兵之計。即陰以引類為衷甲之謀。儻或疏於防範。禍在目前。根本一搖。天下從此多事。言念及此。能不寒心流涕。計惟有厚集兵力。嚴陣以待。未戰而先蓄敢戰之氣。即不戰

而示以能戰之形。譬之猛虎在山。使該夷不敢正視。顯消其狂悖之跡。即隱奪其要挾之心。庶幾撫議可以速成。免致另生枝節。即或冥頑不靈。仍思構難。而我以有備之師。當既老之寇。或夾擊以分其勢。或合勦以挫其鋒。必能一戰成功。藉以伸

天討而振

國威。近接勝保來咨。知己蒙

皇上授為欽差大臣。必能極力振作。以備不虞。特恐夷人分股來戰。勝保無分身之術。或至心有餘而力不足。且夷氛方熾。非首尾牽綴。不能制其死命。斷非

京城一路之兵所能決勝。必須另有勁旅。或自通州衝其中。權或由天津兜其後路。使該逆不知所應。庶幾議戰則必勝。議撫則速成。不至變生不測矣。臣自聞

聖駕秋獵。

闕庭震動。憂憤填胸。髮皆上指。往往中夜徬徨。投袂而起。所以未敢遽離臨淮者。祇以大股粵逆。會合拾匪數萬人。圍撲壽鳳。志在奪我長淮之險。鄭魁士甫到臨營。兵將尚不相習。儻輕離一步。必致門戶頓闕。長驅北犯。又增

皇上南顧之憂。是以審顧躊躇而不敢決計也。今幸鳳陽壽州相繼解圍。賊蹤遠遁。淮河上下。經礙船往來衝擊。現已一律

暢行。可保無虞。鄭魁士自派充總統之後。諸事認真整頓。不辭勞瘁。且悉心查看。該鎮老成練達。與之籌商防勦。亦動合機宜。况渥承

恩命。幫辦軍務。更當感激圖報。以之暫行接替。實可放心。臣乘此機會。正可奮同仇之志。而紓

君父之憂。現擬除留守臨淮兵勇萬人外。挑選精銳親軍二三千人。趕緊料理啟程。或駐山東。或駐直隸。或駐直東交界之德州景州一帶。北可以策應

京師。東可以旁擊天津。與勝保為犄角之勢。似足以厚兵力。而操勝算。若撫局不成。固可為滅賊之地。即撫議就緒。亦

可速退敵之期。至臣帶兵無多。東豫等省入衛之師。應以何軍歸。臣即制出自

聖主鴻裁。非臣所敢瀆請也。所有

欽差大臣關防。臣仍恭帶行營。一以重勤王調度之權。一以繫全皖兵民之望。且使南路素歸駕馭之眾。知臣暫時北去。仍辦皖省軍務。不日即復南來。庶不生驕橫之心。而啟攜貳之漸。現在皖省軍務。請

旨。即交翁同龢。鄭魁士。會同辦理具奏。如遇通行告示。仍會列臣銜。以安人心。

硃批。現在夷氛已退。著仍遵前旨。毋庸北來。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銀黃旗蒙古副都統穆騰阿奏。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奉

上諭。袁甲三奏。派委張得勝帶勇助剿等因。欽此。查臣穆騰阿前因夷逆竄偏郊畿。亟欲回顧根本。稍盡臣子之職。本擬督同張得勝所帶勇丁。一同北上。旋奉

諭旨。毋庸前來。未敢貿然就道。隨經會同臣袁甲三附片陳明。恭候奉到第二次

批諭。再行欽遵辦理。茲奉

恩諭。准令前來幫辦勝保軍務。俾臣穆騰阿得以稍抒報效之忱。益深感奮。此時軍情喫緊。自應星速就道。現已挑選馬隊

官兵一百三十員名。定於九月二十四日起程。星飛北上。以期剋期駕臨。力圖埽蕩。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諭令穆騰阿來京。幫辦勝保軍務。茲據袁甲三。穆騰阿奏。該都統現已挑選馬隊官兵一百三十員。定於九月二十四日啟程。惟此特夷人業已就撫。京城安堵如常。皖檢甸結粵匪。竄擾淮南一帶。勢復囂張。穆騰阿著毋庸來京赴援。即行統帶馬隊官兵。迅速折回袁甲三軍營。會同袁甲三。鄭魁吉。勦辦粵捻各匪。以期力遏兇鋒。毋稍延誤。

辛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查俄更換約

時伊首曾有回國之信。其時尚未定有行期。茲俄首已姓。初五日先行啟程。伊格那提業幅定於初十日由庫倫行走回國。初七日午後來辭行。臣奕訢率同寶馨麟魁成琦在廣化寺接見。該首言詞禮貌頗為馴順。言論之間。覺已經換約。有心見好。臣等以其人面獸心。固不敢信以為真。亦不便竟拂其意。隨機酬答。該首亦為心折。惟又提及八年間。欲送中國烏槍萬桿。礮五十尊。由伊國水陸分運。擬送至

京城。因中國未允收受。仍陸續運回。臣等告以曾由理藩院行文。令其由陸路運至庫倫。交該處辦事大臣接收。再行

運京。並無卻回之說。該首據稱並未見此照會。其言殊涉狡詐。未可深信。該首稱中國於製造槍礮。及炸礮。水雷。地雷火藥。暨演放。均未得法。欲派該國官數員。帶同匠役來中國教導。恐英佛聞知。不令幫助。請在距京較遠地方。或西路。或北路。中國派官員。帶同兵丁數名前往。其地由中國酌定。變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若不勦滅。則地方未能復舊。如約同該夷勦賊。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勦。該夷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味夷商人。及中國粵商聲稱。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運津。如今伊寄信上海領事。

官將來夷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味旗幟。即保無虞。此係兩國真心和好。故肯推誠出力。各等語。臣等以夷性詭譎。幣重言甘。難保非包藏別心。於運送槍礮一層。告以有此美意。

大皇帝必為嘉悅。惟是否需用。仍當查明後請

旨辦理。其協勦賊匪。告以各路統兵大臣。管帶兵勇數十萬。自可次第殲除。爾國衣冠言語。均與中國不同。恐未能勦賊。轉致驚擾百姓。該酋亦稱中國兵勇極多。惟器械未盡精良。其運南漕一層。告以將來如何運津。此時尚難豫定。屆時再當商辦。伏思該夷餽送槍礮。言之已非一次。若謂該夷

誠心感服。以此自效其輸納之忱。未免為其所愚。惟有意見好。欲以表異於啖噉二夷。使我另眼相待。似屬真情。現在運送至距京較遠地方。且由中國酌定。該夷來人不多。尚不至遽行為害。但臣等未敢擅便。應請

旨遵行。至江浙為財賦之區。地方糜爛幾徧。兵力不敷。勦辦如逆匪一日不平。非獨地方不能完善。即欲制禦外侮。亦屬力有不逮。臣等報仇之志。一息尚存。不敢稍懈。如借夷兵之力。驅除逆賊。則我之元氣漸復。而彼勝則不免折損。敗則亦足消其桀驁之氣。但恐該夷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勦賊。肆其狼貪豕突之心。則有害無利。所失尤多。臣等辦理撫

議。雖於夷情稍覺諳悉。而江浙軍務情形。未敢懸斷。可否
密飭兩江江蘇浙江各督撫。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尚可為
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明降

諭旨嘉獎。絕其通賊之計。杜其駐津之念。似亦不無裨益。其代運
南漕。此時亦難豫定。應由浙江督撫屆期辦理。應請一併
飭下各該省督撫。酌量情形。再行奏明。請

旨定奪。該酋於臨行時。請將條約知照庫倫等處。臣等以其事關
通商。允其行文各該處。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見夷酋各情形一摺。
覽奏均悉。俄酋所稱伊國欲送中國槍礮一節。前已由理藩院

行文。令其由陸路運至庫倫。此次欲派該國官數員帶匠役來中國教導。在西北兩路距京較遠地方。請中國派員帶同兵丁數名前往學習製造演放諸法。奕訢等恐夷言未必確實。請旨遵行等語。該夷既有此意。自係有心見好。未便遽行阻絕。著奕訢等。一面行文知照俄酋。令其將槍礮送至恰克圖地方。即由內地派弁兵運回京師。省其自備經費。以示和好之意。一面於京營內遴選熟悉槍礮兵丁。並奏派大員帶往恰克圖。即於該處認真學習製造演放各法。輪番更替。以期技藝純熟。如此辦理。庶於羈縻之中。仍寓防閑之意。該酋所請勦辦逆匪。代運南清各節。業經諭知曾國藩等妥籌辦理矣。

又

諭本年秋間。啖佛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亦即隨後換約。該酋覓恭親王奕訢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味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運津。如令伊等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味旗幟。即保無虞等語。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專借資外國之理。惟思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勦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早復。但恐

該國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勦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豫防。噶喇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尚可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歲能否辦理新漕。尚無定議。然漕糧為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首所稱採辦運津之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併著曾國藩。薛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准初六日寄信。

諭旨一道。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佩。俄首魏送槍礮一節。經臣等於摺內詳細陳

明似當可允收。不至為害。俟定有運送地方。當飭該處官員嚴加防範。以昭周密。其俄夷條約。已由臣等行文各該省查照辦理。至俄味兩國和約國書。前已諄飭恆祺等在津向吧首索取。現復嚴飭該卿等迅速查明原本。送京歸還。俟將來能否索歸。或已被焚燬。確切查明。再行覆奏。

硃批覽。

恭親王等又奏。暎佛兩國夷兵。啟程登船南駛。業經於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惟夷兵啟程時。臣等留心體察查看。據理而論。其明春再無反覆。及親遞國書。作為罷論。似覺已有把握。但並無實據可憑。查該夷在城時。奪我所恃。桀

驚異常。若與之理論。索其不再反覆實據。該夷知我有餘心。必致故作刁難。虛詞恫喝。是以祇能於旁詞推敲。不便遽行實說。現在該夷遠至津城。無可挾制。易於探問。因諄飭恆祺等到津後。務將親遞國書。及明春反覆各層。妥為消弭。得其切實之據。方可永遠相安。緣臣等辦理撫議。其慮患之心。不肯一步放鬆。所經歷者。既較旁人為深。而所慮者。亦較旁人為遠。責無稍貸。何敢稍涉欺罔。以負委任。俟恆祺等稟到後。即當馳奏。以慰宸廑。

硃批。知道了。

壬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
竊等前奉

上諭。著特普欽等派委妥員前往等因。欽此。等當即欽遵。

諭旨。密飭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奏。遵派佐領諾們德勒和爾。並
帶安幹弁兵。改裝易服。迅速前往。嚴密查訪。務得確實。以
憑具奏。並將等管見所及。緩急情形。於七月十六日。先
行恭摺密奏在案。茲據該署副都統愛紳奏詳稱。前派佐
領諾們德勒和爾等。於九月十二日。旋回報稱。帶領兵後。
改裝易服。乘舟下駛。晝夜遄行。於七月二十日。過黑龍江
口。入松花江。至徐爾固地方。見有俄夷大屯一處。於二十

四日。至烏蘇哩口。切近南岸之扒吉村。詢問土人。由該處至尼漫河口一帶。遠近不等。共有夷屯二十二處。查勘黑河口。迤下松花江北岸。至烏蘇哩河口。相距遠近不等。夷人建房十一處。有耕種麥豆菜蔬等物。復由烏蘇哩口。順松花江前進。於二十六日。駛至南岸博力地方。有俄夷大屯一處。夷眾望見。紛紛前來攔阻。當有夷官瑪玉爾。會面盤詢。答以奉差沿江查拏逃犯。該瑪玉爾。即令通事告稱。此地是其要隘。從此下往。仍有要口數處。均有夷人看守。斷不能過。勒即旋回。不容下駛。該委員諾們德勒和爾等。告以彼此和好。前已定約。江面許兩國行走等語。與之理

論不聽。至日暮。該夷看守不肯放過。次日清晨。又至瑪玉爾處。反覆辯論。該夷仍堅執不允。隨後回船。欲徑行下駛。夷眾多人。將船繩拉住。奪去篙槳。不讓前行。聲言如再強行。即將所乘船隻。拴繫火輪船上拉回。該委員等見其情形兇橫。眾寡不敵。恐激烈啟釁無益。遂由博力地方旋回等因。呈報前來。等。查該委員諾們德勒和爾等。自黑龍江城。乘舟下駛。二十餘里。入松花江。復由黑河口。至烏蘇哩口。八百餘里。查勘該夷各屯。有耕種麥豆等物。惟至博力地方。即被夷人恃強攔阻。不容深入。雖婉言理論。堅不放行。而博力地方。距崎咭閣吞等處。尚有二十餘里。該夷

既已占踞。並於各處防守。不容經過。又別無路徑可通。以致未能深入。係屬實在情形。等語。惟有嚴飭屬境。時加防範。並嚴禁軍民。不准私行交易。庶該夷無利可圖。稍知斂跡。

硃批覽奏已悉。

癸酉。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候補侍郎勝保。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奕訢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再恭親王等密奏一件等因。欽此。臣英桂在直隸獲鹿行營。

同奉

諭旨。即行啟程馳抵

京城。當經具摺奏報在案。臣等前因該夷內犯入城。要求無已。勦撫兩難措手。而木蘭地氣。沍寒未宜久駐。五中憂憤。焦灼萬分。不得已籲請

聖駕西巡。愚誠所迫。是以先後密陳。今撫局已成。夷兵撤盡。察看現在情形。當不至遽生反側。惟其處心貪險。恐難日久相安。實有不得不深慮者。臣等前摺所陳。誠如

聖諭。事關重大。自應從長計議。猶當思慮豫防。臣奕訢等與臣英桂。連即面同密商。竊

京師為

宗

社重地。該夷前次入城。肆行無忌。幸賴

天心默佑。安輯如常。此時輕議遷移。設該夷藉啟叢端。轉非慎重之道。臣等再四熟籌。或循前代成規。豫擇

巡幸之地。以期有備無患。查木蘭地居塞外。固非所宜。關東界近俄夷。恐亦未便。惟有秦關四塞。古稱天府。雄據上游。與中原聲氣相通。莫若以西安為

臨幸之所。人心易於繫屬。糧餉易於輓輸。誠為便宜。惟臣等審度時勢。有亟須籌計者。秦地西連巴蜀。東接楚豫。現在川省

股匪尚未盡除。業經湖南撫臣駱秉章移兵督辦。豫東歸
陳南汝等屬。屢被捻氛竄擾。亦經撫臣慶廉調兵堵剿。復
蒙

欽派僧格林沁等馳赴東豫一帶。督同辦理。諒不難漸就肅清。但
陝境既為

乘輿所臨。尤當慎益加慎。應請更

簡威望重臣。於漢中潼關等處。統師督防。控制後路。以備不虞。此
外直隸山西等省。凡遇

輿輿經過。及

駐蹕地方。均當早為設備。各擇要隘。移兵分守。以昭嚴密。臣等當

與內外臣工竭力圖維設法籌辦以供要需謹擬緊要條款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愚昧之見是否有當應請

敕下隨扈王大臣等叢議覆奏候

旨遵行所有舉行

巡幸并都城留守各事宜俱有舊章由各衙門酌擬具奏但此時大局情形與臣等前次具奏時又復不同現在

都京無恙轉危為安實臣等初念所不及應如何審時度勢計出萬全之處出自

聖裁

硃批總理行營王大臣密議

擬請

聖駕西巡事宜條款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可

行在宮闕宜敬謹豫備也查西安古稱天府漢唐開國皆基於此

原設駐防滿洲內城地勢寬展

臨幸所在安設相應請

欽派大臣密赴陝省會同撫臣選擇官廨速為勘估改建擇節妥

辦

一。經行

御道。宜早為清理也。查由京至陝。一自正定府南行。歷河北懷慶府。渡黃。經河陝等府州。西入潼關。沿途道路平坦。俱有大鎮。夫宿較便。一自正定府屬行唐縣。西入晉省五台。雖屬山道。即從前

巡幸御路。再折而南。歷代忻。太原。平陽。至蒲州府。渡河。而入潼關。亦屬可行。恭候

欽定。再請

敕下該督撫。督率地方官。豫期查勘清理。並將夫宿地方。酌定里數。分別設備。仍繕具清單。先行進呈。

駐蹕地方宜慎為設守也。查秦地毘連蜀境近接豫疆漢中函谷一帶固有天險可扼此外緊要隘口亦須分布防衛應請敕下陝西撫臣查明最要派撥重兵駐紮嚴密守禦以固藩籬。

一。經行地方宜擇要設防也。查直隸山西等省。

邊與所經地面皆係陸路其渡黃之處或自懷慶或由蒲州所有附近河岸及各處緊要隘口必須分駐防兵方昭慎重應請

敕下該督撫臣各就所屬境地分別查明布置屆時撥兵駐紮嚴防以期周密。

一。經費銀兩。宜速為籌備也。查自軍興以來。京協各餉。多藉於山陝等省。連年撥解。庫藏告匱。此外被兵省分。更形支絀。現請

巡幸關中。所需一切經費。必須動款撥用。臣等搏節酌計。應請先備銀一百二十萬兩。即飭山西。陝西兩省。無論何項。提撥五成。仍俟捐輸等銀。催收歸款。其餘五成。由直隸。河南。山東。兩湖。四川等省。設法湊解。如不敷用。再行竭力籌濟。

一。隨扈兵糈。宜先為籌定也。查近來江浙等省地方。多被蹂躪。米糧必得就地採運。方資接濟。第恐臨時急需。尤當豫為籌計。應請酌動山陝附近州縣倉儲。一面速飭川楚

及甯夏產米處所。官為採辦。或招商運濟。以裕兵食。

○隨扈官員。宜酌量選帶也。查

京城辦事各衙門。設官分職。俱有專司。

巡幸所在。緊要事件。必須隨辦。應請從簡揀派。分選堂司各官酌

帶。應查文卷及經營書吏同赴

行在辦事。應駐公所。於勘辦

行宮時。就近設備。以便棲息。

○扈從官兵。宜分次行走也。查舉行

巡幸。鉅典攸關。所有護

駕宿衛軍士。人數眾多。若同時經過。車馬難以周轉。沿途地方。尖

宿亦形擁擠。應請

欽派親王大臣。分起管帶。次第行走。並備用帳房。以便安紮。

陵寢要地。宜添兵防護也。謹查

東陵

西陵奉安

寢宮。距京較遠。必須加謹守護。其原設額兵。為數尚少。應請

欽派大臣。添撥旗兵駐守。慎密防衛。並酌定年限。換班更替。以均

勞逸。

都城重地宜留兵駐守也

京師乃四方拱極

宗

社為萬代規模

聖

聖相承關係甚重。偶遇

車駕巡幸他省。仍可不日還都。其在京滿洲蒙古軍及綠營兵丁。

家室久安。自亦未便紛紛移徙。應請

欽派親王大臣統兵留守。以資捍衛。至各衙門尋常事件。查照向

章循舊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遵旨會同密商西巡事宜。並開列條款呈覽。覽奏均悉。西巡事關重大。必須慎重圖維。以期悉臻妥善。現在不過先事豫籌。須俟明年二三月間。察看夷人如何舉動。再行酌量辦理。其應由何路行走。及如何籌畫萬全之處。已諭知樂斌。諱廷襄。英桂。會同妥商具奏。

恭親王等又奏。查俄首因定期啟程。來廣化寺辭行。是該首雖居心狡譎。而外面轉似盡禮。臣奕訢與瑞常等相商。未便置之不理。轉令得以藉口。因於初九日。臣奕訢前往該館。該酋極為恭順。別無饒舌之事。惟仍以送中國槍礮為言。聲稱如果需用。即可運至庫倫。僱用不得法。可令伊

國匠役教演。並稱於江面協同剿賊。惟不可令暎佛知之。各等語。臣等伏思各夷犬羊性成。以暎夷為最狂悖。而俄夷為最詭譎。始則狼狽為奸。此時助順剿賊。又稱不令暎佛知之。言詞閃躲。殊難憑信。是以臣等前次陳奏。請

密飭江浙各省督撫體察情形。辦理原以事關夷務。不厭反覆。求其詳審。惟該酋提論及此。臣等仍告以中國兵勇不下數十萬。如欲需用。再當告知。運送槍礮一層。臣等竊思要而不予。殊於體制未協。應俟該國有照會送至庫倫。乃有把握。因告以既有此美意。應俟回國後。請爾國君主之諭。再行文軍機處。如查明需用。請

旨辦理。該酋亦無他詞。旋以槍二桿送。臣奕訢據稱即該國弁兵所用之槍。似欲臣奕訢試驗是否合用之意。當時未便拒絕。即行收受。本日派員探稱該酋於初十十一兩日啟程出安定門。所帶同來之二十一人一併前去。惟留照例住京之喇嘛等十名在館。極為安靜。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俄酋於換約後。餽送臣奕訢禮物。當經告以中國人臣無外交。前次換約。為

國家公事。若餽送禮物。有近私情。再三推卻。堅辭不受。該酋聲稱上年餽送

欽差肅順。瑞常等禮物。均經收受。現在事同一律。如執意堅辭。似不屑受本國美意。未免心存輕視。臣奕訢恐其因此小節。致生猜疑。即將物件留存。並酌給物件。以答其意。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武備院卿恆祺。候補京堂崇厚。來京聲稱。抵津後。接晤吧嘎禮等酋時。論及親遞國書一層。經該卿等婉轉開導。該酋即云。

大皇帝既不允見。即可不見。是親遞國書。作為罷論。已有把握。惟口說究非實據。仍諄飭恆祺等。必得形之該夷照會。始可相信。並據探稱。該兩夷兵丁。或留一千名。或二千名不等。

惟該探報所稱。尚未明晰。仍飭恆祺
法探詢。究留若干名。雖該夷未肯明
相悟。能知其底細。必較探報為確。俟
前次俄味各夷國書條約等件。業經
則八本。在津郡交還恆祺等寄京。是
之物。現飭恆祺等將俄味國書條約。
燒燬。諒可仍行送回。本日復據通州
面稟。通州一帶。夷人退盡。民情照舊。

宸懷。

硃批。知道了。

陝甘總督樂斌奏。竊臣前將督兵啟程日期。並請留卸任。西甯辦事大臣。暫署總督各緣由。繕摺奏報在案。茲於陝西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喫佛兩夷。業經於本月十二等日。換給和約等因。欽此。伏查喫佛兩夷。既經換給和約。撫局漸已就緒。現時自可無事。臣前因勢在必戰。不能不厚集兵力。以期一鼓蕩平。統計陝甘兩省。前後調派赴京旂綠各營官兵。一萬二千五百餘員名。已到京及已出陝境者。九千五百餘員名。甫入陝境及未入陝境者。三千餘員名。現既無需重兵。而陝甘各營。連年征調。營伍實形單薄。近聞安徽壽州等

處。檢匪圍攻甚急。又聞竄入山東之賊。回撲河南。陝。豫。晉。苗相依。堵禦倍為喫緊。川匪近由川南。蔓及東北。陝。甘。西南各屬。在在相連。未雨綢繆。防範更應周密。臣與撫臣譚廷襄。通。溫。等商。應將臣續派赴京之甘肅提標。及西甯涼州河州等鎮標。暨臣標綠營官兵共二千名。留於陝西潼關駐紮。近扼咽喉要路。遙為各處聲援。並將甯出陝境之甯夏。涼州。莊浪。各旗營官兵五百名。即行飭令就近歸伍。庶近邊綠營。雖已單薄。得有旂營協助。亦可以壯聲威。臣謹遵

旨酌帶臣標及河州鎮標官兵五百名。暨前經奏派隨營差遣文

武各員弁。星馳赴京。與恭親王奕訢等。面商事件。以仰慰
聖主宵旰憂勞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樂斌奏。酌帶官兵赴京一摺。現在夷氛已
退。樂斌著即帶兵折回甘省。本日復據恭親王奕訢等。會同密
商西巡事宜。並酌議條款。開單呈覽。京師為根本重地。自不便
輕議遷移。即巡幸之舉。亦必須籌畫萬全。方為妥善。夷人現雖
盡退。明歲尚來駐京。能否相安。實難豫定。自宜豫擇一巡幸之
地。以期有備無患。陝西古稱天府。雄據上游。與中原聲息相通。
人心繫屬。轉餉亦易。誠為便宜。將來蹕路經行。由山西太原平
陽等處。折入潼關。尚屬可行。惟事屬創始。所有沿途行宮尖宿

處所及慎設防守籌畫經費各事宜必須先為籌議周妥始可
舉行英桂傳會同密議之員著即將酌議條款鈔錄知照樂斌
譚廷襄即與該督等密為函商妥議章程具奏其中有無窒礙
之處著一併詳細數陳毋稍遷就

甲戌

盛京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等語於十月初五
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人送到刊刻條約通行各省等因欽
此仰見

皇上矜全大局曲示懷柔之至意等語目擊時艱莫名憂憤自應

欽遵

諭旨。竭力圖維。第各省海口情形不同。奉省又係新設埠口。尤關緊要。既准該夷換約通商。其所議條約。雖經刊刻。鈐用欽差關防。然係該酋自行帶赴各省宣布。夷情詭詐。或於條約之外。另行捏造多款。任意要挾。則真偽莫辨。轉多藉口。等再四籌思。惟有仰懇

天恩。敕下

欽差大臣。將該夷酋刊刻條約。先行密為封寄。俾等查照所議各條。與奉省口岸。有無窒礙之處。應如何權宜辦理。設法羈縻。以便悉心酌覈。早為籌備。

諭軍機大臣等。倭仁等奏。請將通商條約。先行封寄等語。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英佛兩國條約。交夷酋帶往各省。茲據倭仁等奏稱。英人刊刻條約。自行宣布。恐真偽莫辨。轉多藉口。奉天海口。新設埠口。尤關緊要。所有英佛等國。八年及本年所議條約。著奕訢等鈔錄一分。先行密封。寄交倭仁等斟酌辦理。其餘閩浙。兩廣。山東。江蘇。浙江等省。均著一體鈔寄。以免歧誤。

倭仁等又奏。竊等奉准金州副都統咨據旂民地方官詳報。金州大孤山前泊夷船。陸續駛去。僅贖五隻。尚未出口。旋據金州帶兵統領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等詳稱。大孤山停泊夷船五隻。已於九月二十五日。全行起碇。向

西南大洋駛去。又據沿海各城旂民地方官詳報。沒溝營等處海口游奕之船。俱已全數駛去。先後馳報前來。粵省查奉省所屬洋面。現已一律肅清。濱海商民。均各安業。用敢仰懇

宸廑。所有前經調赴金州。並青石嶺。防堵官兵共二千名。應即一併裁撤歸伍。以節經費。

硃批知道了。

等辨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九

專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

咸豐十年庚申十月丁丑。理藩院右侍郎察杭阿奏。竊據
住京俄羅斯達喇嘛固里報稱。俄羅斯北館後牆。有空地
一段。官房七間。求為查驗。給予圍進館內。建蓋房間等情。
呈報後。奉當經派委主事惠麟。前往查驗去後。旋據該員
稟稱。遵即前赴俄羅斯北館。會同俄羅斯達喇嘛固里。查
驗得俄羅斯北館。在東直門北角樓鑲黃旗地面。此館北
牆外。東北角官街空地一段。丈量得自東至西二十三丈。
自南至北十丈。又西北角地一段。自東至西六丈。自南至
北十丈。內有官房七間。俱係瓦片脫落。牆垣坍塌。門窗損

壞不堪棲止等因。稟報前來。等查俄羅斯北館。係該俄羅斯自己建蓋。與住京俄羅斯喇嘛學生等分住。其房僅有十數間。今既據住京俄羅斯達喇嘛固里呈請將北館後牆空地一段。官房七間。讓給北館圍進蓋房等語。第此項空地及官房地基。可否給與俄羅斯北館圍進之處。等未敢擅便。相應據情具奏請

旨。如奉

諭旨。准其圍進北館。等再行知照步軍統領衙門。查明館後空地。如數給與該館收領。毋得多為侵占。

諭軍機大臣等。察杭阿奏。據住京俄羅斯達喇嘛固里報稱。俄羅

斯北館後牆有空地一段。官房七間。求為查驗。給予圍進館內。建蓋房間。當經該衙門查明。該處官街空地內有官房七間。俱損壞坍塌。可否給與俄羅斯北館圍進之處。據情請旨等語。此項地段。既係官街空地。基址亦不甚大。官房七間。亦經坍塌。著即給與該館。准其建蓋房屋。惟不得於原指丈尺之外。再行侵越。

庚辰。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昨由武備院卿恆祺等。送到映酋照會一件。據稱續約第三款所定賠補按稅扣歸二成一項。第一結。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廣州。潮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各口完繳。請先期札諭各該監督照約辦理。並札各監督將三箇月以內。外國納稅清單。於結期後。親交該領事官查驗。欲調總簿查看。或別有查對之處。該監督相助為理。應結總數內二成。立必清交。並將小口應交之項。歸入大口總納各等語。臣等查喫夷續約第三款內載。所有賠補一項。定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以三箇月為一結。以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為第一結。現該箇結期已近。請札各該監督。於三箇月內清交。並請由臣等咨行各該省將軍。督撫。即交該夷自行帶往。以免遲誤。最與續約相符。所稱調查總簿。

並別有查對之處。該夷貪利性成。深恐該監督等。於三箇月內所征夷稅。別有隱匿。該夷欲查詢明確。所征之數既多。則所扣之數。亦因而加增。是以錙銖必較。不肯為各監督蒙混。致令征多扣少。情見乎詞。惟思各該監督。歷來徵收關稅。往往以多報少。隱匿侵蝕。積習相沿。無從澈底清查。茲該夷國因扣繳二成之故。每屆三箇月。必將收納總數查對清楚。各該監督無從隱匿。是該夷僅為扣繳二成起見。而嗣後戶部。轉可將報明扣繳二成之數。覈算收納總數。竟可絲毫悉入。

國帑。不能稍有侵蝕。於關稅積弊為之廓清。似於關務有益。

其請將小口併入大口總納。揆其用意。以廣州。福州。上海。各口。為通商總匯之區。納稅較多。而潮州。廈門。甯波。三處。進出船隻較少。歸併計算。免致零星折耗。其實於稅餉毫無出入。臣等悉心推求。該夷所稱各情。頗覺兩有裨益。因即備文咨行各該省將軍。督撫。轉札各關監督。妥速覈辦。再恆祺等。送到暎夷照會。以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等。新開各口。欲派領事官前往。請分咨各該省督撫辦理。並欲於長江內。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等語。臣等查該夷赴奉天之牛莊等處通商。係遵照八年所定原約第十一條。

辦理原有俟立約後。以一年為期之語。是該夷此次派領
事官前往。尚屬遵守舊約。設或不允其請。轉致有所藉口。
莫若聽其前往。儻該夷無利可圖。亦必廢然而返。所稱長
江通商一層。查八年原約第十條內載。除鎮江一年後立
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
為喫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等語。是長江通商口岸。除鎮
江外。尚有三口。茲該酋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通商。亦與
原約相符。臣等伏思長江內。賊匪尚未肅清。該夷設或前
往。自應慮其與賊匪勾結。但據該酋照會內聲稱。喫船先
向海關報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若干。請給照單。該

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註明給發。儻查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細察夷情。深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物。是以該夷先嚴定章程。以自明其無他。乘此和約初換之時。夷情尚有顧忌。如意籠絡。俾鬼域伎倆。不敢施行。亦不至滋生流弊。查八年冬間。該酋額爾哈。帶領兵船四隻。駛入長江。行過江甯。與賊匪開仗。及自漢口回上海。復於九江攔淺二隻。至次年春間。始行回港。歷時幾及半載。並無勾通賊匪各情。且自金陵大營潰退後。江蘇州縣。糜爛幾遍。獨上

海以彈丸之地。賊匪以全力相爭。竟得無恙。臣等於接見
奕曾時。曾稱在上海幫助官軍勦賊。滬城得以保全。巡撫
薛煥不為入奏。頗有憾詞。惟薛煥奏報夷兵幫同助順。臣
文祥在軍機處。知有其事。但爾時不便與之辯論。致使復
多饒舌。此時若撫取得宜。不但不慮其為害。轉可以為我
用。是以臣等於照覆中。獎其請給護船兵器等件。照單一
層。即允咨照湖北。江西各督撫。因勢利導。略用機權。戢其
豺狼之心。未始不可稍收其效。惟所請在上海。或鎮江。納
稅一節。臣等於該處近日情形。未能遙測。今其與上海關
公同商定。並恐長江通商以後。稅課或致虧短。因於照覆

中聲明隨時由該督報明中國

欽差兩國公同商定去其所損更甚有益俾該夷營利之心無可巧為蒙混以杜弊端至佛酋葛囉同至天津亦來照會一件內稱布爾布隆已到天津一切事件均歸辦理該酋即欲回國等語旋接恆祺等來稟額爾哈葛囉吧嘎禮等酋均已退至葛沽不日登船南旋並馬步各隊連日退出海口惟銀兩尚未解齊完留津郡若干名未得確數俟有確信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英國欲於長江通商業經給予

照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江
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
口。准為夷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撫局已成。欲先赴漢
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江各關。按照新章交
納。並據該酋照會內稱。先向海關報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
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註
明。給發。備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
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各等語。
該夷此次嚴定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
物。有意存見好之心。業經恭親王等。允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

撫矣。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
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進口
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亦須明定
章程。免致稅課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等。已據該首聲
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程辦理。其經行江面地方。
所有防守弁兵。俱應飭令一體知悉。毋得滋生疑慮。以致別啟
釁端。著官文。胡林翼。薛煥。毓科。巴棟。阿。李。若。珠。等。悉心妥辦。總
期杜漸防微。而又不至有傷和好。方為至要。

恭親王等又奏。前因俄味條約等件。尚未尋覓交回。仍飭
恆祺等在津設法。向英佛詢問取回。頃接恆祺等來文。據

稱已向該夷再三盤詰。聲稱因非伊國條約。當時尚未議和。或被拋棄。或被焚燒。事所難定。此時既經和好。儘力尋覓各等語。臣等查俄味條約業經刊布通行。所有各原本。係屬無用之物。該夷不能因中國遺失。藉端饒舌。如果欲乘此添生枝節。則味夷必不肯送回。臣奕訢前接見俄酋伊格那提業。幅時該酋知原本在淀遺失。聲稱已經刊布。別無他用。無需尋覓。如為味夷檢去。堅匿不肯交回。將來該酋回國後。必可向其設法索取。仍行送京。是俄酋所重。亦在刊布通行。並不以原本之存否為重輕也。至味夷遠在上海。無從與之言明。但該夷見有刊本通行各省。亦不

能以此事論。現在既無蹤跡。亦不必再向該夷索取。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俄味國八年間所換和約各件。並味國國書。因映噶兩國滋擾。淀園均已遺失。當經諭令恭親王等。飭恆祺等在津向各國詢問取回。茲據奏稱。恆祺已向該酋再三盤詰。聲稱當時拋棄焚燒。事所難定。並據俄酋伊格那提業幅面告奕訢云。條約已經刊布。別無他用。無需尋覓各事語。因思味國遠在上海。尚未知悉。著薛煥即行知照味酋。告以該國國書及原本條約稅則。存在海淀。被映噶等國滋擾時。業已遺失。尋覓無蹤。現在條約刊本。業經通行各省。將來遇有兩國交涉事件。均可照此為憑。其原本有無。無足輕重。如此

據為說明。免致將來饒舌。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又奏。昨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倭仁等奏請將通商條約先行封寄等語。等因。欽此。臣等伏查。除前經該夷送來刊就告示條約。請鈐用。

欽差大臣關防。並備具咨文。交該夷帶往奉天。山東。閩。浙。兩廣。兩江。浙江各省呈遞外。復由臣等自行將暎味味三國八年及本年所議條約。刷印成冊。於本月初五日。另行備文。咨行奉天等七省。其餘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及各關稅務監督。亦經臣等於初七日。另行刷印。咨送兵部。由該部一體頒發轉行。其上海新定稅則章程。復交戶

部轉行沿海通商各省。由該督撫轉行各關監督道員。查照辦理。至俄國八年及本年所議條約。亦於初十。十。等日。先後刷印成冊。咨送理藩院轉行恰克圖。並備文交兵部。分咨伊犁。吉林。庫倫。察哈爾。塔爾巴哈台。張家口。黑龍江。喀什噶爾。各將軍。監督。辦事大臣。及直隸。奉天。山東。閩浙。兩廣。兩江。江蘇。浙江。通商各省。一體頒發通行。各在案。正擬具摺奏。

聞奉到

諭旨。除咨催戶兵二部。及理藩院。分別迅速轉遞外。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俄酋所稱伊國欲送中國槍礮一節。經臣等具奏在案。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該夷既有此意。自係有心見好。未便遽行阻絕。著奕訢等。

一面行文知照俄酋。令其將槍礮送至恰克圖地方等因。欽此。臣

等遵即給與俄酋照覆。令其運至恰克圖地方。先期照會

中國。派員接收。省其運送之費。以示和好。一面咨行庫倫

辦事大臣。如有由恰克圖送到俄國照會。即妥速派員遞

至理藩院。俟接到該國照會之後。臣等再行奏請。

派員帶同兵丁。前往學習。以示羈縻防閑之意。

硃批知道了。

丁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俄夷前呈地圖。曾經奏明因裝潢成匣。極形重笨。未便附報呈遞。應

俟回

鑒後。再行呈

覽等因在案。查俄夷續約第三條。所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二月內辦理。西界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語。前日換約時。

該夷呈出地圖。本請臣奕訢。併畫押蓋印。臣等前曾告
以此事。不能憑爾國之圖為據。既係兩國分界之事。應於
明春恭候

大皇帝所派大員。攜帶地圖。互相復勘明白。方可為永遠遵守之
據。未能即時畫押蓋印。並將此意照覆該夷。以免口實各
緣由。於前摺內業經陳明。伏思現在

聖駕回鑾尚早。該夷所呈地圖。未敢延不上呈。現聞二十七日內
務府有送差之便。飭令附送進呈

御覽。並懇先期

簡派大員前往查勘。以重邊隅而示信睦。至互換英佛二國八年

所定和約。並此次續約及俄國現換續約。應否齎送

行在。恭呈

御覽。抑或交存禮部備案。伏候

命下遵行。

硃批。互換和約。著收存禮部備查。毋庸齎赴行在。至明歲季春。赴

吉林查勘分界事宜。應派何人前往。方昭妥慎。著恭親王的擬
請旨。

恭親王等又奏。昨據恆祺等遞到俄國呼囉呼囉照會二
件。內稱所給銀五十萬兩。業已如數收清。其撤回津郡之
兵。據稱已退三分之二。並酌留天津之兵。斷不准騷擾百

姓各鋪面均無驚疑等語。詞意俱屬恭順。臣等接閱之餘。當即備文照覆。略加獎飾。令其按照條約辦理。免致饒舌。硃批。知道了。

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竊查。鄂先後兩接兵部文稱。准欽差王大臣片稱。現在。英俄二國和約已換。須發條約告示。行令張貼等因。鄂遵照張貼。以定人心在案。查留備山海關防範之吉林兵一千名。先已遵奉

諭令調赴南苑。均於十月初十日。全數起程去訖。喜峯口官兵一百餘員名。因喜峯口通衢。熱河孔道。鄂業經奏明撤回喜峯口。巡防稽查亦在案。因思值此冬令。海水凝滯。河水結

凍水路商船均已收泊。惟尚有調來海防之冷口官二員。槍兵一百零二名。羅文峪官二員。槍兵二十二名。撤回歸伍。八旗槍礮餘丁二百名。團練旗丁一百名。全數撤回原旗。嚴令操練槍礮。臨調防守得力。容矣。來年春季。等再行酌量情形。隨時請

旨調防。現今山海關一帶。閭閻安謐如常。堪以仰慰

聖懷。

硃批。依議辦理。

戊子。吉林將軍景瀉。副都統麟瑞奏。竊等。永准軍機大

臣字寄。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議定俄國條約呈覽一摺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淵深。綏靖邊疆至意。查烏蘇哩。綏芬山場原係。

天朝採捕。侵珠貂鼠禁地。不與外夷接壤。及自八年夏初。允許。

黑龍江左岸之後。該夷即借端潛入烏蘇哩江東盤踞。並。

肆要求。節經卡官開導。不聽理阻。努景瀉再四籌思。斷非。

口舌所能成事。因擬傳集攬頭。廣募人夫。入山聯營堵禦。

一面派員管帶官兵。變裝分布要隘。以杜竄擾。並由烏拉。

總管衙門。選派壯丁。赴瑯春。協同巡防等情。均經繪圖奏。

明奉行在案。本年自春徂秋。由黑龍江過往人船。較與往。

年多至數倍。除烏蘇哩江迤東不能禁阻外。其黑河口。老嶺。綏芬等處。實無夷人潛入占居。茲奉

諭旨。准與該夷分界。且時值隆冬。山雪積深。則變裝官兵。尤宜分別抽撤留守。以節糜費。查黑河口老嶺二處。為三姓門戶。應分置官兵五百餘名駐巡。綏芬等處。暫由甯古塔。琿春。卡倫。官兵偵探。俟明春定界後。再議挪移。又努等詳閱該夷第一條。內開。黑龍江下流。至烏蘇哩口。北屬俄夷。南屬中國。自口而南。上至興凱湖。烏蘇哩。松阿察。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口等處。東屬俄夷。西屬中國。及第三條。內所稱。東界查勘。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

三月內辦理等語。努等屆期會同特普欽妥議照辦。第本年派往各處官兵。西丹統計二千餘名。自春至今。將近一載。所有口糧衣履軍火器械及往返運費。在在浩繁。共需錢十餘萬千。俱經鋪商墊發。現當時事棘手。既無正款可籌。應由努等通融覈實。或捐或借。陸續歸楚。並請免造冊報銷。以歸簡易。

硃批。知道了。

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於十月初七日。努接准兵部咨開。轉准理藩院咨稱。據俄囉斯達喇嘛固里呈報。該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定於十月初四日。派官一員。兵役二名。起程

回國。該使臣於初八日。或初十日。起程回國。祈飭口外各驛站。豫備馬駝等語。本院出派領催秀福。凌舒。分起照料等因。行文前來。當經飛咨庫倫辦事大臣。並飭知張家口。賽爾烏蘇。兩處管站部員等。派員接替護送。所需烏拉駝馬。遵照部咨。傳令各臺站。妥為應付。案查此次回國之俄囉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一員。係上年兵部來文領奉諭旨。飭令等妥為照料之人。自應仍遵前

旨。查照上年所辦。以昭信義。當即揀派花翎副都統銜協領舒都爾。花翎協領納欽。奏屆期迎護。隨時照料。並派五品頂戴花翎驍騎校玉山。五品頂戴花翎候補驍騎校繼善。屆期

護送出口。一面照會口北道。飛飭該管地方各官。務將應行豫備之館舍飲饌等項。按照該夷臣上年進京時體例。認真經理。用示

聖主柔遠之恩。劉飭署張家協副將。豫派弁兵。俟該夷官到口後。不時親身稽查。其臨行時。仍揀派幹練弁兵。妥為護送出口。各等情。照會劉交去後。旋於十月初九日。據理藩院領催秀福護送俄羅斯官一員。兵役五名。到口。當照庫倫奏定章程。由署張家口管站部員。派出委曉騎校那明。帖寫布彥巴圖。於初十日。護送該夷官一員。兵役二名。至賽爾烏蘇交替。其餘兵役三名。聲稱在口守候該夷使臣一同

回國。嗣於十四日。據理藩院領催凌舒。護送該使臣伊格那提業幅一員。隨帶夷官三員。兵役十一名。到口。又於十五日。有夷官一員。兵役五名。押運行李隨後來口。尚未起程間。適有由庫倫按站遞到送京夷官文字。俄囉斯皮匣二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角。經在口之俄夷在街瞥見。即欲截留。軍站值年委前鋒校雙明。以應行遞至理藩院轉交之件。不敢擅給。該夷等再四懇求。情願與結收領。委前鋒校恐一啟爭端。轉生枝節。當將前項皮匣。當面交付。由各夷官。各具托忒文字。列名具領甘結一張。內稱懇為隨文咨送理藩院備查。呈請覈辦前來。拏查該軍站值年委

前鋒校。係恐彼此爭執。致生事端。因將俄囉斯皮匣二箇。交付各夷官等。取有甘結。尚無不合。當將呈到庫倫原來公文。暨俄囉斯夷官兵領信匣甘結。一併咨送理藩院轉傳該館查照備案。訖。十五日。由署管站部員。出派軍臺委參領濟克濟特扎普。章京特古斯濟爾噶勒。委曉騎校布彥德勒格爾等三員。護送該夷使伊格那提業幅。並隨帶官三員。兵役十九名。由口起程。後。又據署管站部員詳稱。轉據理藩院領催秀福。凌舒等呈報。有自京來送夷使伊格那提業幅到口之夷官一員。隨帶內地跟役二十餘名。仍請由驛回京入館。定於十六日起程。並懇護送來口之

領催二名。伴送回京等語。詳請前來。等以事關夷務。未便拘泥。慮生枝節。當即照依所請。以示

皇恩。業已飛傳內站。一體應付。由領催秀福。凌舒。於十六日。伴送起程回京。

硃批。知道了。

十一月癸巳。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竊自逆夷犯順。我兵屢戰不利。不得已而議撫。今幸和約已成。夷兵漸退。而賊情叵測。後患方長。亟宜力挽積習。豫備不虞。卧薪嘗膽。

皇上與臣民共之。此時之謂也。臣愚以為首在慎采納。節糜費。精

訓練儲將才。庶幾外侮可禦。

國恥可雪。若因仍簡陋。積習自安。恐愈久愈難收拾也。津沽
構釁以來。防備不為不嚴。兵力不為不厚。亦曾屢戰而屢
敗之矣。近時之失利。非我兵前勇而後怯。亦非夷人前愚
而後智也。祇以宜戰宜和。左右既無定見。即若迎若拒。將
帥無所適從。盈庭聚訟。不戰勝于內。安望其制勝于外耶。
夫戰不勝。則和不久。雖暫時言和。亦必終歸於戰。是在
宸衷獨斷。不為眾議所搖。然後忠義之士。得堅其敵愾之心。臣所
謂米納宜慎者此也。

京城旗綠各營。額兵不下十餘萬。歲糜帑項數百萬。數既不

能充足。人亦不能盡精強。游手者得以坐耗。斯敢戰者疲於不飽。說者謂

國家以旗兵為根本。不可使有缺望。似也。然

朝廷聚天下之財。以養旗兵。例餉之外。歲有加賞。體恤可謂至矣。近日領餉稍有不足。怨望橫生。蓋推恩者循例而以為常。斯沾恩者身受而不知感。人情固然。不足怪也。且旗兵不聽其自行謀生。食指日繁。正供有限。一旦餉缺。束手待斃。生之適所以死之。非計之得也。臣竊謂

國家深仁厚澤。淪浹二百餘年。普天率土。同受豢養之

恩。即共切同仇之志。似應無論旗綠。各營其不願入伍。不能打仗

者均聽自便。或另作安置。俾有生路。特選精銳三四萬人。優其糧餉。專習戎政。庶幾士飽馬騰。所向無敵矣。臣所謂糜費宜節者此也。

京城八旗兵丁。久以操演為具文。其訓練尚勤者。以健銳火器香山各營為最。技藝亦能嫻熟。然一遇大敵。望風而靡者。各該統領大員。向係循例簡用。本不盡知兵之人。該兵丁亦不輕易從征。其平日按式學習。幾如紙上空談。觀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驚。亦人情所必至也。且統領不常其任。臨時派人管帶。兵將不相習。即進退無所措。安望其呼應靈通耶。若於各該營不拘官階大小。擇其年力精壯

者酌撥十數人或數十人分置各路軍營俾資歷練定限
換防仍於原營無損則日久均經戰陣膽以練而愈壯推
鋒陷陣皆將視為故常再擇久歷戎行堪為統領者專其
責成久於職守平日兵知將意將識兵心斯臨敵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號令一而情誼聯臣所謂訓練宜精者此
也自古練兵必先擇將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皇上臨御之初即值疆土多故十年以來所得將才若干已屢試
屢驗默識於

宸衷矣現在京營帶兵者除勝保僧格林沁外多未身經行陣僧
格林沁屢挫之後物議在所不免然其平素赤心為

國與士卒同甘共苦。實不可及。各路兵勇隨其打仗者。無不愛慕不忘。蓋其忠悃之感人者深也。惟事變不可豫知。軍情亦難豫定。非多儲將才。期與相輔而行。恐應接不暇。將成孤注之一擲。且不試之於平日。而欲責之臨時。用人者既將就而不暇擇。任事者亦竭蹶而不敢辭。此兩誤之計也。此外偏將亦須得人。全在實力甄拔。以待有事。應請飭下各路統兵大員。將素經戰陣能得兵心者。各保送數人。以供選擇。庶幾羣策羣力。緩急足恃矣。臣所謂將才宜儲者此也。凡此數者。皆當時之急務。所願

皇上持之以定見。行之以實心。聚精會神。歷久不懈。斯

上有休惕維篤之心。下有深固不搖之氣。

天威丕振。我武惟揚。根本固於苞桑。外患內憂。以次削平矣。殊批。精訓練儲將才。一條。著總理行營王大臣妥議具奏。

袁田三又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

上諭。本年秋間。喫喘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撫夷勤賊。

聖慮周詳。而於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查我軍勤賊。嚮來水陸兼籌。並非兼恃陸路。長江上

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各艇船。紅單。長龍。舢板。

拖幫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良。疊著戰

功果能統軍得人。安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非中國無水師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酋請我軍由陸路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隻。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且外夷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無厭。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借。誠如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豫防也。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况夷人平素習教。髮逆所以煽惑人心。

者亦藉天主教為名。與該夷等所習相同。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僅引虎入室。並且為虎添翼。況此日招之使來。他日不能揮之即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慮。實覺有害而無利。惟求

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為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可借其力。其有利於我者。該夷亦斷不肯為我謀也。即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為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與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繼果藉詞遷延。遲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

夷嚮於內城設館。人地最為熟悉。聞本年在天津議事者。即係前數年駐俄館之人。都人尚能認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至交商買米。借用俄米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於海道運務。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另候

聖裁。

硃批。著軍機大臣暫行存記。

乙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

自八月初八日奉

命辦理撫議於

召見時奏留軍機章京英秀等嗣因該夷狡詐百出事務繁多英

秀等不敷差遣因調轉前隨臣桂良赴天津之內閣中書

周家勳並調步軍統領衙門委署主事成林等隨同差遣

自二十二日冲散以後英秀率同供事史醇等攜負文卷

徒步相隨寢食不遑晝夜之間變幻萬狀照會各件稍有

片刻稽遲必致橫生枝節人人以撫局為畏途率皆避匿

遠出。而偵探尤關緊要。所派營弁。畏縮不前。恐致貽誤事
機。到調候補參將長善等。分路偵探。適通永道德椿等。在
長新店。因其諳悉夷務。到令隨同辦理。其時夷氛逼近。一
夜數警。人心惶惑。城內遷徙絡繹。各衙門官員。紛紛遠避。
十室九空。該員等於驚惶顛沛之中。深知大義。不避艱險。
困苦流離。彌形勞瘁。九月初九日。夷酋帶馬步至西便門
外。直至天甯寺。臣等示以鎮靜。不動聲色。該員等照舊辦
公。毫無去志。伏思臣等辦理撫議。雖未能暢然滿志。而該
員供事等。晝夜辛勤。非獨微勞足錄。志難中。並無趨避之
心。疊遭危險。不顧身家。足見心存遠大。不為浮言搖動。殊

堪嘉尚。數月來始終奮勉。備歷艱辛。自應願懇

天恩。量予獎敘。以昭激勸。而資感奮。等謹具清單。恭呈

御覽。其出力稍次各員。并另行存記。分咨各衙門。自行的獎。以昭

覈實。惟此項所請獎勵。因該員等冒險辦公。非尋常勞績

可比。間有與新章未符之處。出自破格

恩施。合併陳明。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酌保隨同當差出力各員。并開單請獎

一摺。恭親王奕訢。辦理各國換約事宜。諸臻妥協。著加恩交宗

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隨同辦理。著一併

交部從優議敘。其當差各員。始終勤奮。亦屬著有微勞。自應量

予獎敘。內閣侍讀英秀著闕缺。以四品京堂候補。英祥著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仍在任候選。中書瑞廉著俟服闋後。免補本班。以侍讀。遇缺即補。周家勳著免補本班。以侍讀。遇缺即補。禮部員外郎廷恕著以知府選用。仍在任候選。戶部主事朱學勳著俟補缺後。免補員外郎。以該部郎中。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刑部主事張德容著免補員外郎。以本部郎中。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工部主事杜來錫著俟補缺後。以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筆帖式秀雲著以通判。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仍在任候選。以上八員。均著先換頂帶。工部員外郎崑吾著以本部郎中。即補。步軍統領衙門委署主事成林。

著候服闋後。以本衙門主事遺缺。即補。並賞加五品銜。正指揮
馬繩武。著免補本班。以知州分發省分補用。參將長善。著免補
參將。以副將選用。佐領定安。著無論何翼協領缺出。即行補用。
並賞加協領銜。防禦連善。著遇有佐領缺出。即行補用。並賞加
佐領銜。守備萬開泰。著以都司選用。侍衛劉光榮。著以守備選
缺。即選。護軍校八十一。瑞喜。均著以旗委護軍參領。即補。兩皮
縣知縣費學曾。著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後。以知府儘先補用。
通判嚴祖舍。著歸候補班補用。知縣辛榮。著候選缺後。以同知
升用。候補縣丞嚴長生。程錦雲。均著候補缺後。以知縣用。程錦
雲。並賞加五品銜。府經歷張元熙。著候補缺後。以知縣升用。馬

昌翰著賞加五品銜。員外郎錫璋著交部從優議敘。府經歷史醇著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並賞加五品頂帶。免選縣丞霍介舒著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並賞加五品頂帶。從九品鄭啓俊。孫文奎未入流左鳳岐均著免選本班。以府經歷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孫文奎並賞加六品頂帶。府經歷竇達生。潘恩照均著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選。供事方清澂著以府經歷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並賞加六品頂帶。霍介明著以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儘先千總把總馬永祥等均著以五營千總不論班次遇缺即補。內王三寬一員並

著先拱頂帶。外委邢瑞等。均著以五營把總。不論班次。遇缺即補。千總王廷相。著以本營千總。儘先即補。把總瑞英。著以本營經制外委。不論班次。儘先即補。另片奏。差委得力之道員等。懇恩獎勵各等語。直隸通永道德椿。天津道係治。均著賞加二品頂帶。江蘇候補道藍蔚雲。著交部從優議敘。知縣黃仲會。著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分發直隸補用。縣丞黃惠廉。著以知縣儘先補用。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片併發。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因奏首親遼國書一層。審度夷情。似已確有把握。惟究未得該夷照會。可為實在憑據。諄飭恆祺等。在津設法消弭。業經具奏在案。臣等以此事關

繫體制。日夜思所以消弭之法。明知該夷酋心中。已作為罷論。而無照會實據。在臣等防維之意。亦似近罅漏。但未便明言。致該酋窺見我隱。不免以此挾制。再三籌思。適該夷兩次照會來議。賠補款項。及開口岸通商各層。係為遵照條約辦理。臣等乘此機會。即與議定八年原約內載長行住京。並無帶兵之語。旋為措詞。給與照會。並申明該夷大員。應由

大皇帝自主召見。不能勉強。不稍露其詞。轉有痕迹。昨因恆祺送到嘆首照會。據稱泰西各國。通行既久。為友國以禮往來之節文。本國君主以禮相待。

大皇帝以禮相答。其要總在實存和誼。儻若

召見。不由出自誠願。誠如來文所云。斷無勉強之理。貴親王亦可

釋然等語。臣等覈其詞意。備述國書。祇為禮節。其中並無

不順之言。如到各外邦呈遞之時。立予即覽。方為迅便。今

臣等以

召見應由

大皇帝自主。不能勉強。該酋自未能滿意。而既有斷無勉強。亦可

釋然之語。是該夷親遞國書一層。作為罷論。已有定據。惟

該夷繞弄筆端。不肯過為直言。緣該酋既帶有國書來京。

並不呈遞。自覺難於為情。不得不為此周折之詞。強顏辯

論。而其要仍在謹守和約。似不至再以此饒舌。自爽其約。至擘國條約第二款內所載。祇有駐京。並無

召見之說。似更易於辦理。臣等一體給以照會。現英國既有照覆前來。即擘夷不肯直說。亦必作罷論。容俟照覆前來。再行馳奏。節據恆祺等來信。英擘夷首領嘯唵。噶囉。吧。噶。噶。均已出海。口上船南駛。該夷船隻均退出攔江沙外。紛紛南駛。海口祇存火輪船二隻。內地海船五隻。海河內存火輪船二隻。在津夷兵不過二千餘人。尚擬撤回三分之二。兩國約留兵數百名。過冬。明年來京。亦不過帶數十名等語。適通永道德椿。因管解銀兩交清。自津來京。臣等面詢情

形均各相符。是夷情尚無反覆。似屬可信。惟有按照條約。以馴其性。不使稍有痛口。以慰

宸懷。

硃批。知道了。

給英吉利照會。

為照會事。現在中外已定和約。永敦睦好。所有大英大佛。兩國各軍。由京全數退出。可為相好之據。嗣後按約駐京。所為遇有相商之事。隨時便於商辦。不至寫遠。以前每有應辦事件。聲氣不通。以至誤會好意。至起兵端。今駐京一節。實可永息兵戈。從此中外相安。且議事均係文臣。自可

不必懷疑。其一應各事。總以理之所在。各存好心相待。至大皇帝願見各國欽差與否。均可自主。斷無勉強之理。百姓彼此保全。豈能至有兵端。此兩國實心和好之美意。貴大臣亦必同有此情。特此照會。並望照覆可也。須至照會者。

英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十月十四日來文。詳細閱悉。所稱兩軍由京全退。可為相好之據。嗣後按約。各大臣駐京。隨時便於商辦。實可永保和好等詞。此本大臣素以本國大臣果能與貴大臣遇事直相面議。不至誤會。彼此哀情。始無隔閡。更使

貴國深知本國相交之意。實為永息干戈之良法。來文所見亦同。展閱之下。甚為欣服。至所云

大皇帝願見我欽差大臣。斷無勉強一層。似於見使臣之禮。其中情意。貴親王尚有一問之未達。本大臣樂為備細言之。查泰西各國。通行既久。方知彼此派臣駐京。頗為修好不絕之策。出境大臣。常奉本國主親筆遣引之書。轉送他國主書中之詞。無不和睦。拜問之言。原有兩益。一則明為國主實願和好之重據。無以過之。一則明為送書之大臣。實為奉命當國而來。所執之憑。至進書之時。凡有大小各邦。尚在往來之列者。亦有相沿無異。大臣進境。即宜以送國書

尅報知道。俟國主定於何處接閱。屆期至彼恭上。其接閱之際。一遇幾暇。即予立覽。乃為迅便。此亦常行。以上所開。僅為友國以禮往來之節文。是本國大君主。以此以禮相待。而

貴國

大皇帝以禮相答。其要總在

宸廑實存和誼。方為願證。儻若

召見不由出目誠願。何得為願證乎。誠如來文所云。斷無勉強之理。貴親王亦可釋然矣。又云。兩國實心永存和好。貴大臣亦必同情。此貴親王稔知本大臣之本懷。惟容更進一解。

堅定和好。膠漆相投之道。務在彼此恪遵。謹守和約。果能始終不渝。則彼此自臻敦睦。斯本國之素志。亦本國之益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恭親王等又奏。佛國條約內載。給還天主堂地基。前經將宣武門內南堂地基一所。給與該國主教孟姓。業經附片奏明。其北堂地基。查係惠略所居。亦經奏陳蒙

恩允准。飭下內務府給與惠略官房一所。令其遷移。各在案。所有東西兩堂地基房屋。臣等現飭地方官。逐處查明。有東安門外干魚胡同地方。舊有東堂地基一處。外房六十間。現係戶部學習郎中陸調陽接買之業。茲據該員呈稱。係道

光二十四年。伊祖陸有恆置買。計價京錢一萬吊。聲稱自願報效。不敢領價。又查有西直門內橫橋地方。舊有西堂基外房十一間。現係正黃旗漢軍舉人莊福接買之業。據該舉人呈稱。係伊父正黃旗漢軍馬甲長青置買。計價京錢二千四百吊。聲稱亦願報效。不敢領價。各等情前來。臣等當飭該員等。將原買房屋契紙查覈。實係該員等祖父當年自置。均無虛飾情弊。既據情殷報效。未便壅於上聞。相應據實陳明。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賞收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請旨遵行。至該員等所交房產。雖稱不敢仰邀

甄敘。臣等候

命下後。擬將郎中陸調陽。咨由戶部覈請

獎勵。其舉人莊福家本清寒。酌擬咨照該旗。遇有該旗馬甲錢糧

缺出。將該舉人即行扣補。以資糊口。而示體恤。可否出自

鴻慈。合併陳明。

硃批。兩處房閭著賞收。所擬獎勵。依議行。

恭親王等又奏。據英國噶嚕斯遞到照會。內稱。欲承租津地一區。為造領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棧房之用。現勘得津地。迤南二三里許。坐落紫竹林。至下園地一方。約四頃有餘。請查明津縣地丁原冊。立契承租。按照完納錢糧。每地

一畝給業戶租地銀三十兩。賠補遷移銀十兩。並請轉咨直隸總督飭地方官辦理各等語。臣等查條約第十二款內載。漢民在各口並各地。如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均按民價。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捐。今該國係照條約辦理。自未便拂其所請。因飭天津府縣查勘該處有無窒礙。據稟稱該處多係空曠地畝。祇有零星土房。並無墳墓窒礙之處。臣等即將條約內所載不得勒捐等語酌給照覆。以杜其侵越之意。並允咨直隸總督轉飭地方官與該國領事官妥為商辦。以期地方相安。再該使照會內稱。登州各海口已派領事官前往。請咨各該省查照辦理等因。均屬按照

條約。臣等一併給與照覆。並咨會各該省督撫。理合附片

陳明。

硃批。知道了。

丙申。吏部尚書陳孚恩。奏翰林院編修吳嘉善能識夷字。且通曉各國文義。據江蘇臬司湯雲松言之甚詳。明春辦理夷務。若有此人。則漢奸不能從中播弄。且使外夷知我朝文學之臣。有通知四夷事者。可否明降

諭旨。飭令來京供職。并傳

諭湯雲松。催令迅速來京。因湯雲松與吳嘉善同係南豐人。知其

現在何處也。

諭軍機大臣等。陳孚恩奏編修吳嘉善。通曉外洋各國文義。江蘇臬司湯雲松與之同縣。知其現在何處。可否飭該臬司催令來京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吳嘉善來京供職。著薛煥傳飭湯雲松查明該員現在何處。即催令來京。毋得延緩。

陳孚恩又奏。臣風聞辦國夷艾嘉略。數日前行至保定。向地方官索取傳牌。口稱馳赴陝西長安。臣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奏。

聞。

硃批。此事已知。現在西巡之舉行。當作為罷論。况該夷不過專為傳教。無足輕重。

戊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因
暎夷親遞國書。設法消弭。接有照覆憑據。於初四日。將詳
細情形。縷晰具奏。並聲明暎夷一體給予照會。俟有照覆。
再行奏。

聞各在案。查暎夷條約內載第二款。祇有該使臣進京僑居。並無
呈遞國書之事。惟前於九月間。接據暎夷噶首照會。有國
書不幸於起程之前。未及呈上之語。深恐該夷復以此饒
舌。因與暎夷一體給予照會。以示杜漸防微之意。茲據噶
首佈隆照覆。有

大皇帝願見本國大臣與否。自然可以自主。斷無以此勉強等語。是該夷親遞之舉。亦經中止。但夷性狡譎。不肯直說。故意周折。與喚夷照覆文字雖別。而語意略同。其為互相商酌。狼狽情形。均可概見。至照覆後稱

大皇帝體諒遠臣嚮慕之誠。可否榮沐

寵光。均應隨行。即無別言等語。措詞亦尚屬恭順。雖仍望沐荷

榮施。准予

召見。而聽候

皇上自主。則該酋不敢自行徑請可知。所有布首照覆一件。鈔錄

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喇嘛西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二十三日晚。接准貴親王本月十八日來文一件。再三閱悉。蓋內所論之事。實係重大。彼此自不敢輕忽。而貴親王將此事直言相示。本大臣欣悅之至。可為將來彼此厚意來往之先兆矣。本來貴親王言之合理。自我國與

貴國在京師設立和約。以為無論何去何計。總不如本國全權大臣在

貴國京城居住。得以會同貴親王。或執政大臣。當面商量。辦理本國聘商事務。是為全減再啟猜疑各緣各端之最妙辦法。更於和約永敦睦好之誼。日久愈加親密。比如種植佳果。朝夕培養。不但花可悅目。至結實之時。則人人喜得甘味。共沾利益也。茲最要者。我兩大國兩相認識。方能免彼此不相貴重。况欲

貴國及本國得如此光榮好處。必須兩面毫無懷疑之端。且請問貴親王。我等來賓

貴國。心實厚意愛慕。若入人家室。不得一見主人。以溫言相待。來者豈能釋然於心乎。必如來文語意辨理。本大臣心

內未免悵惜。合應先行知照貴親王。恐兩國不得十分有益。但

大清國

大皇帝願見本國全權大臣與否。自然可以自主。本大臣等。欽奉我大皇帝諭旨。斷無以此勉強

貴國之意。雖然。本大臣盼望時候長久。

大清執政。益見我好心相待之據。想能論及此事。改換本來意念矣。再除中國外。無論何國之君。迎接他國使臣。願收國書。是兩國真正和好首一憑證。惟貴親王自可放心無虞。大清國無不深知。

大清國現值多故。及貴親王自己亦非易於措手。故我等豈能絲毫加增難端。所以此後。只得按照貴親王尊言。

大清國

大皇帝體諒遠臣嚮慕之誠。可否榮沐

寵光。本大臣均應隨行。即無別言也。為此照覆貴親王。請煩查照。即頒台祺。須至照覆者。

恭親王等又奏。前暎國領喇哈奕樸府第。為在京公所。經臣等奏明。給予在案。暎國葛囉。因先行起程。並未議定。茲該使美哩登。請按照暎國哈興公所。並欲來京看視房屋。經臣等派委直隸候補知府長啟。伴送前來。到京時。

仍欲指定肅親王府第。究屬有關體制。前暎酋欲指定各王府居住。未經允准。更未便給予暎國。適候補京堂崇厚。因公到京。當令會同前任侍郎崇綸。再三理喻。折以大義。該使以既不允給王府。必欲另給與暎國相等者一所。臣等查暎國既已給房。暎國事同一律。未便辦理兩歧。致生枝節。連日籌商。勘有東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查景崇前曾獲咎。例不准居住府第。早經遷移。承襲之純堪。現未在京。且聞另有自居私宅。是以歷久無人居住。間多塌損。臣等因即將景崇前居府第。量行允給。乃該使以房屋大半損壞。堅不欲居。不得已允其將外面損壞處所。略加修理。

所需工費。即在前繳支應草豆洋銀七千元內。扣提作用。無庸動用正項錢糧。其餘應行整飭之處。議定令其自行修葺。援照英國租住奕樞府第。在於該國每年租價銀一千兩內。扣除幾年。再行酌議。並准於景崇府西花園空地內。該國自蓋房屋後。仍將府第交還。免其議租等語。給與照會。使其不至再有鏡舌。連日與之辯論。均已議明。該使美哩登。已於今日自京回津。仍飭長啟伴送前往。到津後。即令該國公使。喃喃。照覆前來。似與英國辦理一律。免致有所藉口。謹將給與該國照會一件。鈔錄恭呈御覽。理合附片陳明。惟將來該酋等居住。久暫難定。可否查照。

賞給奕樞官房之處仍懸

恩飭下內務府查明官房

賞給純堪一處以示體恤

硃批總管內務府查明具奏

恭親王等又奏近聞外間訛傳有夷人前赴川陝之說查
喇首噶囉前在京時曾將准入內地護照送到請蓋用印
信臣等因係按照條約當即蓋用給付附片奏明在案該
國自退兵後留京三人內有主教孟振聲及傳教艾嘉略
二人前來法源寺謁見均係雜去鬚髮服中國衣冠臣等
詢問孟姓據稱在京傳教多年前前因天主教未弛禁以前

尚復多方掩飾。混入中土。若不說明。其言語容貌。一時無從辨別。現在節次謁見。始知均係西洋人。其傳教之父姓。亦經臣前日面詢。據稱曾在四川傳教。九年冬間。繞道回粵。本年夏間。隨同夷船來津。復詢以自京至川程途風景。極為熟悉。是其久在川省。並非虛假。自

京城以遞各省。噶夷之改裝易服。在中國傳教者。到處都有。總緣禁令不嚴。地方官從未拏辦。外人不盡聞知。查八年原定條約。佛國第八第十三款。均有據領中國佛國合寫。蓋印執照上。仍應有中國地方官鈐印為憑。准入內地傳教各等語。於十月間。據委員稟稱。夷目艾嘉略起程。由直

隸一帶行走四川。臣等以其久在川省。且係遵照條約。即飭委員傳諭該夷目。將執照沿途送驗。免生事端。嗣聞有夷人赴川。陝之語。臣等以川省現有軍務。該夷何以私行前往。飭令委員前赴夷館。並函致恆祺等。在天津探詢。據稱均無其事。昨據直隸藩司文謙稟稱。十月下旬。有哪國傳教艾嘉略。行過保定。呈驗執照。並求加用印照。即赴陝西四川。經該司按照條約。加用印信。務飭沿途地方官護送。其餘別無夷人赴川之事。自係因艾嘉略訛傳。

硃批。覽。

壬寅。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辦理
撫議奉

旨飭令武備院卿恆祺。隨同差委。嗣因夷情狡譎。事務紛繁。復劄
調前任侍郎崇綸幫同辦理。並因候補京堂崇厚。熟悉夷
情。劄飭隨同恆祺等。前赴夷營。面與該酋申定條約。均經
附片具奏在案。該院卿等於夷情猖獗之時。屢次出入夷
營。備歷危險。得以次第換約。崇綸於該夷非分之求。並能
侃侃直言。折之以義。使該夷為之心服。該院卿等勞績卓
著。實為人所共見。共聞。因係大員。未便與在局司員同請
甄敘。然臣等辦理撫議。諸多未愜。負疚方深。乃蒙

皇上格外恩施。給予優敘。恆祺等勞績。若不據實陳明。於心殊覺不安。但均係二三品夫員。何敢平行的獎。所有內務府大臣銜武備院卿恆祺。前任倉場侍郎崇繪。二品頂帶候補三四品京堂崇厚。應如何給予獎勵之處。出自聖裁。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請將辦理換約事宜出力大員。量予獎勵等語。內務府大臣銜武備院卿恆祺。著加恩賞給頭品頂帶。前任倉場侍郎崇繪。著加恩開復侍郎。仍交部議敘。候補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賞給侍郎銜。

陝西道御史徐啟文奏。現在各口通商事宜。已經

欽派大員前往辦理。惟從來接駁外夷。結之以信。感之以恩。而終不可示之弱。各省通商處所。在督撫大臣。必能權衡通變。臣愚以為即丞倅州縣。亦應以操守廉潔。明幹有為之員。遴遣調委。或不至起釁損威。至夷人明歲來京。一切事宜。亦應豫為籌度。

皇上駐蹕行在。去京不過數程。留京王大臣等。總宜悉心妥議。必有以折服夷情。毋令得所藉口。更有要求。庶不至臨時重煩。

聖慮。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英佛夷酋。攜帶條約。前往通商各海口。並以

奉天等處係新設埠口。尤關緊要。諭令倭仁等。於該首到後。妥為駕馭。本日據御史徐啟文奏稱。各省通商處所。宜慎選委員。以免起釁損威等語。奉天牛莊。直隸天津。山東登州等。海口通商。事屬創始。該將軍等。於各該夷到後。遇有交涉事件。自必斟酌妥善。惟地方州縣。及差委各員。儻不潔己奉公。必至為該夷輕視。甚或播弄是非。因而起釁。於撫局大有關係。著玉明。倭仁。景霖。恆福。文燮。於各該州縣。及辦理海口通商各委員。務擇操守廉潔。明幹有為之員。酌量調派。責令認真經理。不得令庸劣之員。辦理夷務。以致起釁損威。是為至要。

甲辰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十月十四日

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夷人送到刊刻條約通行各省請密諭沿海各督撫酌辦等語等因欽此伏思夷人率其犬羊之眾妄肆猖獗膽敢擾及

京師實屬彌天大惡罪不容誅臣於該夷雖不忘切齒之仇仍不得不用羈縻之術茲據報英酋額爾琿於十月二十一日抵港齋來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會銜咨臣公文一件並刊刻條約告示於二十二日由英領事官密迪帶

送交署蘇松太道吳煦轉呈到。昨首葛囉聞已由天津
徑赴香港。其齎來公文條約告示等件。亦於十月二十四
日。由佛領事官伊攬送交吳煦轉呈前來。竊查條約業經
互換通行。應即按照辦理。當即轉行各衙門遵照。將來該
首等。如請議詳細章程。仍應於權宜之中。寓限制之意。斷
不任其於條約之外。另生枝節。

硃批。知道了。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七十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七十一之七十二

5706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咸豐十年庚申十一月丁未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十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喫啡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綏靖南服。籌備倉儲之至意。伏查江蘇軍興八載。良將勁卒。戰歿甚多。而賊氛仍熾。茲則至於糜爛不堪。本年春夏之交。蘇省官紳眾口同聲。欲借喫啡兩國夷兵勦賊。臣初不謂然。緣其時喫啡心正叵測。又嗜利無厭。後患不可勝窮。故不與聞其事。茲俄囉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願由該國

撥兵在水路會同中國陸路重兵進剿髮逆。噶爾西亦有此請。是出於該使臣等之抒忱自請。與由中國向其商助不同。外夷所貪在利。兵費必鉅。然江蘇南北兩糧臺支放軍餉。從前每年約用銀一千餘萬兩。時歷八年。而金陵迄未攻拔。是俄噶兵費雖鉅。若地方早得肅清。則所省轉不可勝計。且新定條約。江甯一口。於匪徒勦滅後。准佛國前往通商。正可以此明諭噶酋。使其早滅此賊。早日貿易。如是則俄噶由水路而進。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長江之利。以贖陸路之軍餉。充則兵自得加。若該酋等能派陸兵。由旱路會剿。再由

京師揀派精兵數隊前來。不但髮逆即可立除。即各路土匪亦必不敢竊發。況俄囉斯乃海外之雄。向為暎夷所深畏。若聯絡俄國。收為我用。則暎夷自必戢其驕心。不至與髮逆勾結為害。此又以夷制夷之法也。論者又謂。夷人深入內地。恐不相宜。然暎國和約中。本有內地游歷通商一條。即使不借夷兵之力。亦不能禁該夷之不入內地也。第賊勢蔓延正廣。長江地方遼闊。俄兵即使驍勇。斷非三四百人所能為力。且夷兵不可令其與賊久持。久則恐生他變。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愚以為該酋。如果助順。出於至誠。必須厚集兵力。一鼓成功。方無他慮。且可節費。查咸豐八

年。嘆首。頷。嚼。陰。以。火。輪。兵。船。五。隻。駛。赴。湖。北。路。過。金。陵。為。髮。逆。擊。壞。二。隻。今。聲。罪。討。賊。船。非。數。十。隻。不。可。兵。非。數。千。名。不。可。但。得。夷。兵。厚。集。會。同。我。兵。水。陸。並。進。可。期。所。向。有。功。不。致。顧。此。失。彼。惟。祝。逆。賊。早。平。誠。如。

聖訓。我。之。元。氣。亦。可。漸。復。從。此。餉。可。裕。兵。可。壯。伏。莽。固。可。潛。消。即。外。國。諸。夷。見。我。兵。精。糧。足。亦。可。以。攝。服。其。心。而。弭。未。萌。之。患。似。又。不。僅。為。救。急。之。方。已。也。且。與。各。司。道。連。日。悉。心。體。察。條。屬。利。多。害。少。如。蒙。

俞旨准行。應請。

勅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佛二國使臣。迅速趕辦。並將如何議。

給經費之處。酌議章程。兩執為信。遵照辦理。實於珍賊柔
遠。皆有裨益。至帶運南漕一節。臣與司道再四思維。殊多
窒礙。除蘇省無從辦理。新漕緣由。另摺奏

聞外。該首所稱領價採辦。臺米洋米運津等語。恐此端一開。將來
即蘇江漕糧。須歸其辦運。按年勒索銀兩採買。如不遂其
願。即阻南漕北上。貪婪之性。勢所必然。不如慎之於始。勿
令其於條約外。稍存覬覦。查咸豐八年。大學士桂良等。在
上海與英法德三國。議定通商稅則。米穀等糧。不論何處
進口者。皆不准運出外國。惟准米商從此口運至彼口。仍
完出口稅銀。現值南漕缺運。似可令其照約自行販運。天

津官為收買。照時定價。不必預給價銀採辦。夷商惟利是圖。一聞天津收買米石。則販運必多。偶遇停運之時。暫藉夷商所運。以實。

京倉至漕運。充裕無須借資。夷販應聽其運赴他口售賣。則其權操之自我。不致為所挾制。而

京師亦不患無米矣。

薛煥又奏。俄佛助順勦賊。克復地方後。所得賊贓。亦應與該使臣等。先為議明。如攻復金陵等處。賊贓必多。應以五成歸中國。充公。以五成分賞中外兵勇。其應賞兵勇之五成。當以中國二成。外國三成為斷。相應請。

旨飭恭親王等一併與俄使臣預為議定。以免中國資財。盡歸於外洋。亦開源節流之一法也。

戊申。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次具奏。進呈俄夷地圖。懇請先期

簡放人員。前往查勘。奉

硃批。明歲季春。赴吉林查勘分界事宜。應派何人前往。方昭妥慎。著恭親王酌擬請旨。欽此。臣查俄夷續約第三條所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應如何定立分界。由兩國派出信任人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

辦理西界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語。現在轉瞬將屆春融。而該兩處邊界。不無犬牙相錯。含混可疑之處。非得周知地勢。熟悉夷務之大員。攜帶地圖。前往查勘。不足以昭信守。而杜紛爭。伏查侍郎寶鑾。成琦。曾隨同辦理俄國事宜。該侍郎等。通達事體。人亦精細。惟於該處情形。究恐未能周知。至

盛京五部侍郎。距該處較近。情形較為熟悉。可否於寶鑾。成琦。二員中。

簡派一員。會同吉林將軍。前往該處詳細履勘。抑或由

盛京五部侍郎中

簡派一員之處。出自

聖裁。至西界形勢。此間熟諳之人更少。應請

旨飭令伊犁將軍。於就近各城大臣中。酌擬熟悉情形之員。開單
請

簡一員。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其烏蘇。暎。綏。芬等處邊界。內有
中國人住處。及漁獵之地。均照條約載。俄國不得占踞。以
杜侵越。至該國地圖。前已恭齎

行在。屆期應請

發下。即與

派出之員。馳驛帶往。以便互勘。

恭親王等又奏。前日恭齋

行在之俄夷地圖。係該國東西兩界全圖。查軍機處舊存有吉林將軍景瀉呈進地圖一分。臣等現又描繪二分。具一分擬交

行在軍機處。一分擬即交

派出之員。同該國全圖。一併帶往。一分存留。臣處備查。惟查中國並無西界地圖。該夷所進全圖。僅止一分。擬

飭令派出查勘西界之員。向伊犁將軍索取一分。帶往會辦。殊批。知道了。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請派查勘邊界大員一摺。著派倉場侍

郎成琦於明年正月間馳驛前往吉林會同將軍景瀆辦理查勘俄國分界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續約內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應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情東界會勘已明降諭旨令倉場侍郎成琦前往會同吉林將軍景瀆辦理所有西界會勘大員著景廉於就近各城大臣中擇其熟悉情形通達事體者擬數員開列清單候旨簡派即由伊犁發給地圖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俄國使臣公同查勘。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開。接據武備院卿恆祺遞到喇
國喇爾喇噹照覆信函各一件。並護照八紙。及伊致在京
主教孟姓信一紙。其照覆內係為修理景公府。以便該夷
酋明年來京居住。而信紙中。以護照理應用藩司印。惟藩
司印信模糊。因請用順天府印。並內有總主教及官某二
紙。請臣用

欽差大臣關防。臣等查條約內載。執照用地方官印為憑。前於九
月中該酋噶囉。曾請用

欽差大臣關防。當經於蓋用後。知照該酋嗣後祇用地方官印信。
噶囉照覆亦即允行。現在請用

欽差大臣關防與條約不符。臣等給以照覆。據條約駁斥。仍交順天府尹蓋印遞回。

硃批知道了。

壬子。陝甘總督樂斌。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我

朝肇興東土。定鼎燕京。二百年來。從無邊患。乃自辦理夷務。

迄今甫二十年。而情形遂至如此。則從前諸君。專以口岸

議和之說誤之也。此時業已換約。無可再議。而善後之策。

則不可不預為防維。該夷火器。而外。本無所能。一切主謀。

皆漢奸從中布置。海濱無賴。遂漸勾結聯絡。患在腹心。此

一可慮。都門地面。肆無忌憚。技鼠忌器。一切遷就。強者怒

目弱者痛心。滿漢軍民情易渙散。此二可慮。今年江浙不靖。淮北復遭大水。明歲南漕恐難籌辦。存儲之米不過可支一年。億萬蒼生口食不繼。此三可慮。錢法大壞。百物昂貴。無論貧富。志皆窘累不堪。商賈蕭條。生計淡薄。庫藏罄竭。哀集無從。此四可慮。然臣等以為皆無可慮。惟仰賴聖明主持於上。羣策羣力贊助於下。事事設法挽回。邊漸更張。綜覈名實。固人心而維國脈。正在於此。今

西巡之議。臣等奉

命。壽商並令將有無窒礙。詳細敷陳。毋稍遷就。所有陝省應備一

切業已酌擬上

聞其

京師緊要事宜。尤須妥協布置。俾臣民皆有所恃。然後可策
萬全。茲查原奏各條。如

陵寢添兵。都城設衛。二事最重大。業經議及。而臣等所慮四事。亦
必早慮

宸衷。自當據實一併進陳。恭候

採擇。臣等探聞夷酋。近已南歸。留兵尚不甚眾。明年復來。北方出
產無多。鴉片兩外。貿易貨物。必不能如上海之盛旺。故從
前不許添設天津口岸。該夷亦可允從。今既准令通商。該

處人多嗜利。又極浮動。盤踞日久。易生骨舌。此中維持調護。全賴樽俎折衝。本地士民。似應激勵約束。使之知我人心足恃。庶不致恣睢罔忌。妄啟釁端。至於南漕不至。奉天採買一事。不能不首先辦理。直隸屯積。亦當次第舉行。以為兵農交濟之計。鐵錢漸已不行。似當設法改鑄銅制錢。或捐例專收銅制錢。以便小民生計。

國家經費。歲入止有此數。權宜設措。總不能多。值此艱危。更當格外體恤。但可省則省之。可減則減之。頻下

寬大之詔。速為根本之圖。天下臣民。羣知

皇上屢念京師。

恩言德意。無微不至。即有

西巡一舉。並非竟擬遷移。以繫人心。而維大局。庶幾可以壯中原之氣勢。掃除羣醜。共濟時艱。

硃批。所慮尚是。知道了。

樂斌等又奏。前准部咨。頒發漢俄兩國和約。並通行告示。

當經行司。正在刊刻。茲臣譚廷襄。接直隸督臣恆福來函。

述及有俄國副使傳教名士艾嘉畧。經保定。詢知欲赴陝

西。已於十月二十四日起身。向西南大路行走等情。臣查

陝省向少夷人來往。誠恐到日。民間疑慮。別啟事端。現已

密諭潼商道協。各於關津渡口稽察。如有艾嘉畧入境。即

派文武員弁伴送。觀其行止如何稟報。價將來艾嘉畧。欲往四川。再當飭令省西各屬一體妥辦。並密行知會川省查照。

硃批。知道了。

甲寅。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於十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暎佛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無微不至。臣就俄酋所陳二事思之。其請撥兵三四百名。助勦金陵髮逆一節。查大西洋暎佛味各國。恃

其船堅礮大。橫行海上。俄囉斯國都緊接大西洋。所用船
礮及所習技藝均並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
我向無嫌怨。其請用兵船助勦髮逆。自非別有詭謀。康熙
年間進攻臺灣。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勦。亦中國借資夷船
之一證。惟長江二千餘里。上游安慶蕪湖等處。有楊載福
彭玉麟之水師。下游揚州鎮江等處。有吳全善李德麟之
水師。臣現在長沙吳城等處添造師船。為明年駛赴淮揚
之用。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髮逆之橫
行。亦在陸而不在水。此時我之陸軍。勢不能遠進金陵。若
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駛。亦未能遠收夾擊之效應。請

飭下王大臣等傳諭該夷首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酋派船助勦。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佛蘭西亦有此請。亦可獎而允之。許其來助。示以和好。而無猜。緩其師期。明非有急而求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國。功成之後。每多意外要求。彼時操縱失宜。或致別開嫌隙。似不如先與約定。兵船若干隻。雇價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月餉若干。軍火一切經費若干。一一說明。將來助勦時。均由上海糧臺支應。庶可免爭競。而杜釁端。至所稱味商領價採米運津一節。江浙各郡縣。地方淪陷既多。明歲新漕。勢難趕辦。味商

粵商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由海道運至津沽。實亦濟
變之要著。俄商既以此為請。似即可因而許之。除粵商採
辦之米。應由該商自行經理。毋庸插用俄味旗幟外。所有
味商採辦運津之米。亦請

飭薛煥在上海就近與該商訂明。粵商領價。須取保戶。味商則聽
味首經理。當可無誤。要需為時局計。似亦舍此別無良策。

伏乞

聖明察酌行之。抑臣竊有請者。馭夷之道。貴識夷情。以大西洋諸
夷論之。英咭喇狡黠最甚。佛蘭西次之。俄羅斯勢力大於
英。咭喇實與英夷爭鬪。為英所憚。味喇聖人性質醇厚。其於

中國素稱恭順。道光十九年。倭夷因鴉片肇釁之始。兵船
闖入廣州市河。味酋曾於參贊大臣楊芳處遞稟。願為居
間調處。倭酋義律旋親筆。有只求通商。不討別情等語。是
並煙價亦不敢索也。楊芳曾據以入奏。而不敢專主其議。
會官軍燒搶洋行。誤傷味夷數人。其事遂寢。而夷志遂熾。
咸豐三年。賊踞金陵。聞味酋亦曾於向榮處託人關說。請
以兵船助勦。未知向榮曾據以入奏否。倭畔兩夷。犯廣東
省城時。味酋未嘗助逆。上年天津擊敗夷船時。味酋即首
先赴京換約。並無異詞。是味夷於中國時有效順之誠。而
於倭畔諸夷。並非固結之黨。已可概見。此次俄夷既稱味

商情願領價採米似可

飭薛煥與味酋面訂章程。妥為籌辦。庶幾暗杜俄夷見好中國。市德味夷之心。而味夷知中國於彼毫無疑忌。或且輸誠而暱就於我。未可知也。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滿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畫。無論目前資費力以助勦濟運。得好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區區愚慮所及。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見俄夷換約各情一摺。內有該酋面稱。楚逆橫行江南。願撥兵助勦。及明年南漕運

京。或有阻礙。上海味商粵商。情願領運臺米洋米運津二事。當經諭令曾國藩薛煥袁甲三等。公同悉心妥議具奏。嗣據袁甲三薛煥先後覆奏。所陳均各有所見。本日曾國藩奏稱金陵髮逆之橫行。皖吳官軍之單薄。均在陸而不在水。此時陸軍不能遽達金陵。即令派夷兵船由海口進駛。亦未能收夾擊之效。應請俾諭該酋。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併首此請。亦可獎而允之。惟當先與約定兵船經費若干。一一說明。將來助剿時。均由上海糧臺支應。以免爭釁。與薛煥所奏大同小異。各國甫經換約。所請助兵運

米兩事。意在見好中國。袁甲三謂借夷勦賊。有害無利。自是正論。但拒之太甚。轉啟該酋疑慮。果能因勢利導。操縱在我。於軍務漕運。不無裨益。曾國藩所奏。俟官軍陸路得手。再約其水路會勦。似尚可行。惟所需兵費。是否與之先期約定。著恭親王奕訢等。悉心體察酌議具奏。其請幫運南漕一節。據曾國藩請飭薛煥。在上海與之訂明。粵商取保領價。味商聽其自行經理。惟據薛煥所奏。桂良等前在上海議定。米穀等糧。均不准運外國。但准夷商從此口運至彼口。仍完出口稅銀。似可令其照辦。運津。官為收買等語。味商領價採辦。臺米洋米運津。薛煥慮其將來藉口。漕糧歸其運辦。所見亦是。但官為收買。又恐有勒捐居

辦之弊。若商運商買是否可行。於倉儲有無裨益。併著奕訢等
詳細妥籌。統俟議定章程。再與該國會商辦理。曾國藩袁甲三
及薛煥摺片。均著鈔給閱。

丙辰。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俄囉斯使臣伊格那提
業幅至庫倫會晤。問及領事官在何處建房。牲畜在何處
放牧一節。惟思如在公署西北建立房間。不惟與哲布尊
丹巴呼圖克圖住館相近。且不便與之雜處。惟公署東邊
五六里許之杜木達鄂博地方。可以建立房間。公署東十
五里許之烏里雅台河口。可以收放牲畜。該使臣已派官
看定。伊格那提業幅當言隨從人等。均攜帶眷屬。收存貨

物。必須多建房屋。查新換條約內。並無攜眷居住之說。止
載商人經過庫倫。兌換零星貨物。亦無久居之語。至向該
使臣商及建房三十餘間。庶足敷用。該使臣以此事係領
事官承辦。言訖即行回國。但該使臣欲多立房間。顯係有
意久居庫倫。又推言此事係領事官承辦。若不先行知照
該國。將來久居庫倫。多建房間。礙難拆毀。夷商亦不易驅
逐。本擬作為己意。行知俄國。固畢爾那托爾。恐該夷互相
推諉。徒延時日。更與事無益。因思新定條約第十三條內
既有俄羅斯總理各國大臣。與軍機大臣平等行文之語。
相應請

旨將夷商不得久居庫倫領事官不得多建房間之處按新定條約或由軍機大臣或由

欽差大臣恭親王行知俄羅斯總理各國大臣抑或行知伊格那提業幅之處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使臣至庫倫議及建房牧畜應接新約辦理一摺據稱由京回國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至庫倫會晤問及建蓋房間牧放牲畜處所經該大臣以公署西北左近不便與之雜處且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住館

相通亦屬非宜。當經指出公署東五六里許之杜木達鄂博地方。可以建立房間。公署東十五里許之烏里雅臺河口。可以牧放牲畜。該使臣已派官看定。伊格那提業幅。即行回國。惟據聲稱。將來俄國隨從人等。均攜帶眷屬。收存貨物。必須多建房屋。經色克通額商及建房三十餘間。庶足敷用。該使臣稱係領事官承辦等語。俄國在庫倫設領事官。自行建房。續增條約內業經載明。自難阻止。惟多建房間。並攜帶眷屬。將來人數過多。恐於地方不甚相宜。著恭親王奕訢等。密為熟商。將此事行文俄羅斯國總理通商大臣。務令遵照條約辦理。方為妥善。原摺著鈔給閱看。

十二月辛酉。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臣等
於十一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喫憐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伏查江浙兩
省。賊勢猖獗。兵力不敷。勦辦難蒙。

簡投曾國藩為

欽差大臣。現在規取徽甯。未能赴蘇進勦。至應添兵協助。以免日
久蔓延。借資外國之兵。其有無格外要求。雖難預料。但由
彼在京陳請。亦足徵同仇敵愾之誠。如果照議舉行。可期
迅速應手。此後各省貨物。已准外國自行販運。不復抽釐。
其包攬內地釐捐。勢所必至。鈞源既斷。決裂即在目前。不

得不為急則治標之計。浙省甯波一口。現無俄國之人。佛國雖設有領事。往來甯港之間。並未常川在甯。且向來甯口通商事宜。皆聽命於上海。此舉事關重大。若由浙向其商辦。必將決之於滬。而不能質之於甯。江蘇撫臣薛煥。署蘇松太道吳煦。機宜熟悉。膽識俱優。必能訪察實情。斟酌盡善。臣等已密行知會。囑令就近妥商酌辦。由薛煥另行具奏。惟足食足兵。

國之大政。必先盡其在我。未可常恃他人。我

朝以神武開基。京兵素稱驍勁。親王僧格林沁。前在連鎮高唐等處。統兵勦賊。殲戮靡遺。海內仰其威名。今津沽業已

撤防儻蒙

救下僧格林沁統率京東勁旅。經畧東南。拯斯民水火之中。慰江浙雲霓之望。縱令外國抒誠助順。

中朝亦自有捷伐之師。藉以宣布

德威尊崇

國體於大局裨益實非淺鮮。至浙省有澧州縣。僅止杭嘉湖三屬。本年多遭兵燹。新漕已無可辦。若由外國領價買運。價銀先入其手。難保不隨意開銷。竊恐藉此把持。從中漁利。將來南漕海運。轉多掣肘之虞。可否令其自行販運赴津。官為收買。按照時價。公平給價。如果辦理不甚合宜。即

可隨時停止。庶不致授人以柄。為所挾持。而於籌備

京倉。仍無窒礙。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覆陳夷酋撥兵助勦江南逆匪。及味商等領運臺米洋米運津二事。當經諭令恭親王奕訢等。悉心體察酌議具奏。本日復據瑞昌王有齡奏稱江浙兩省。兵力不敷。勦辦借資外國之兵。有無格外要求。雖難預料。但彼由京陳請。亦足徵同仇敵愾之誠。如果照議舉行。可期迅速應手。並稱由外國領價買米。恐銀先入手。隨意開銷。或藉此把持漁利。將來南漕海運。轉多掣肘。請令其自行販運。官為收買等語。著奕訢等。將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覆奏各摺。一併

奏議章程具奏。瑞昌等摺著鈔給閱看。

壬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為夷情之
強悍萌於嘉慶年間。迨江甯換約。鴟張彌甚。至本年直入
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論者引歷代夷患為前車之
鑒。專意用勦。自古禦夷之策。固未有外於此者。然且等揆
時度勢。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而佛味從而陰
附之。竊謂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勦而亦可撫。大沽既敗
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勦。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
勦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

目前之急。自換約以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臣等綜計天下大局。是今日之禦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彼其心豈一日而忘吞吳哉。誠以勢有順逆。事有緩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輕於一試。必其禍尚甚於此。今該夷雖非吳蜀與國之比。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忿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

國家之大計。惟念熾於北。髮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

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嘆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減髮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隱消其驚疾之氣。而未遽張以捷伐之威。儻天心悔禍。賊匪漸平。則以

皇上聖明。臣等竭其顛蒙之力。必能有所補救。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

係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謹悉心參度。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恭呈

御覽。懇請

飭下行營王大臣。公同商議。如蒙

俞允。臣等即遵照辦理。其餘瑣屑事務。並間有損益之處。隨時再行奏

聞。

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單併發。

一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也。查各國

事件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彙總於軍機處近年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軍機大臣承書

諭旨非兼領其事恐有歧誤請一併兼管並請另給公所以便辦公兼備與各國接見其應設司員擬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輪班入直一切均倣照軍機處辦理以專責成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

一南北口岸請分設大臣以期易顧也查道光年間通商

之初。祇有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設立

欽差大臣一員。現在新定條約。北則奉天之牛莊。直隸之天津。山東之登州。南則廣東之粵海。潮州。瓊州。福建之福州。廈門。臺灣。淡水。並長江之鎮江。九江。漢口。地方遼闊。南北相去七。八。十。里。仍令其歸五口。

欽差大臣辦理。不獨呼應不靈。各國亦不願從。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國在津通商。若無大員駐津商辦。尤恐諸多窒礙。擬請於牛莊。天津。登州三口。設立辦理通商大臣。駐紮天津。專管三口事務。直隸為

畿輔重鎮。督臣控制地方。不能專駐天津。而藩臬兩司。各有

專職亦未便兼理其事。擬做照兩淮等處之例。將長蘆鹽政裁撤。歸直隸總督管理。其鹽政衙署養廉。即撥給通商大臣。不必另議添設。以節經費。舊管關稅一併歸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報。並請

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一顆。無庸加

欵差字樣。仍准酌帶司員數員。以資襄辦。遇有要事。准其會同三省督撫。府君商同辦理。庶於呼應較靈。其舊有五口

欵差大臣一員。以兩廣總督領之。咸豐九年。改隸兩江總督。查現在新增內江三口。並廣東之潮州。瓊州。福建之臺灣。淡水。口岸較多。事務更繁。誠恐該督曾國藩兼司其事。非特鞭

長莫及。並慮未能諳悉夷情。應仍責令署理。

欽差大臣巡撫薛煥。妥為辦理。至天津上海兩處。所辦一切事件。應仿照各省分別奏咨之例。由該大臣隨時知照總理處。以免歧異。至吉林黑龍江。俄人從前越界侵占。歷任將軍。隱匿不報。以致日久無從禁阻。應請

飭令該將軍等。於中外邊界。據實奏報。不准稍有粉飾。其中外交涉事件。一併按月咨照總理處察覈。再現在天津一口。將來辦理通商。祇有進口貨物。並無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貿易不旺。彼必廢然思返。擬仍臨時酌量情形。或將通商大臣裁撤。以省冗員。

一新添各口關稅。請分飭各省就近揀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課也。查洋稅一項。向係儘徵儘解。該關稅吏視為利藪。侵蝕偷漏。百弊叢生。於關稅大有妨礙。現在洋稅既有二成扣價。尤宜及早清結。免生枝節。天津關稅。臣等現擬歸新設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其牛莊一口。尚歸山海關監督管理。該口稅貨。以豆餅為大宗。八年所定稅則章程。議定不准外國裝載出口。如此則進口出口貨物無多。外國船隻日久無利可圖。未必踴躍樂趨。似不必另行設官辦理。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營。查該監督所管關稅。其大宗在牛莊。而山海關所收稅項。須在封河

以後牛莊所收乃在開河以後封河以前嗣後應飭令該
監督於二月後即駐牛莊封河後再回山海關以便稽查
彈壓惟事關通商有中外交涉事件該監督應聽辦理三
口通商大臣統轄以免歧誤並將所仿照福州上海各關
章程分晰內地外國稅餉專款報部不得以中國船貨稅
項牽混計算至登州向係私設口岸隱匿多年現既新立
口岸自應派員專理應由天津通商大臣會同山東巡撫
妥商具奏其粵海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舊有管理稅
務之將軍監督道員無庸另議更張外至新立之瓊州潮
州臺灣淡水長江通商之鎮江九江漢口等處何省附近

均由本首督撫會同上海

欽差大臣奏明派員經理。除各省中外交涉事件。應由本省地方官。按照條約隨時辦理外。其各新舊口岸稅銀。並進口出口船隻數目各情形。按月呈報管轄之通商大臣。

欽差大臣稽察。並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處及戶部。以憑查覈。至俄國新議行銷貨物之庫倫。喀什噶爾。張家口。並舊有通商之恰克圖。塔爾巴哈台等處。並請

飭下伊犁將軍。庫倫。喀什噶爾。塔爾巴哈台各大臣。張家口監督。除俄國條約內第一條所載。烏蘇哩。綏芬河等處。不納稅外。其餘各貿易處所。如舊有稅課。應令悉心經理。據實奏

報不得稍有侵蝕。以備撥用。惟洋稅舊定百兩。另交傾銘銀一兩二錢。八年間。籌辦稅則。議明裁撤傾銘之費。現在和約既換。自應按照辦理。其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單。以扣項之盈絀。覈稅課之多寡。是每年洋稅徵收若干。皆已澈底澄清。經手官吏。即不能侵蝕肥己。不獨餬口無資。暗生弊竇。且恐奸猾吏胥。無利可圖。挑釁生事。於大局尤有關係。若不明定章程。予以辦公經費。殊恐弊生意外。所有各口起解部餉。川資運腳。以及稽查關稅書吏辛工紙張一切費用。擬請

飭令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會同各該地方督撫酌議章程奏請遵行庶可速清扣
項。剔除稅弊。

一各省辦理外國事件請

飭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也。查辦理外國摺報以及恭
奉寄信

諭旨。向以事涉外國軍機處既不發鈔各督撫亦不互相關會原
以昭慎密而防洩漏。惟現既令各該省及通商大臣

欽差大臣隨時咨報京城總理處。而各省將軍府君督撫隨時應
辦事件亦應彼此聲息相通。方不致稍有歧異。且有此省
辦理妥協。而彼省可以仿照者。有彼省辦理未宜。而此省

亦先豫防者。查咸豐九年二月間。前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向來凡事。俱係密奏。並不互相關會。亦無卷據可考。甚有同官一處。而不知其詳者。以致歧途百出。枝節橫生。實為一大弊端。請

飭互相知照。以歸畫一。各等語。臣等覈其所奏。係屬實在情形。嗣後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以及各省一切奏牘。及欽奉

上諭事件。除咨報總理處外。均應

飭令隨時互相咨會。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庶原委可以稽考。而情形不至隔膜。惟事宜慎密。仍令各該省派親信可靠

之人。鈔錄知照。不涉胥吏之手。以期格外防範。而杜漏洩之弊。

一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言語之人。請

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也。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從前俄囉斯館文字。曾例定設立文館學習。具有深意。今日久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似宜量為鼓舞。以資觀感。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英俄味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

飭各該省督撫。挑選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

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
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其派來之人。仿照俄羅斯館
教習之例。厚其薪水。兩年後分別勤惰。其有成效者。給以
獎敘。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言語。悉能通曉。即行停止。
俄羅斯語言文字。仍請

飭令該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所有學習各國文字之人。如能純
熟。即奏請給以優獎。庶不致日久廢弛。

一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請

飭按月咨報總理處。以憑覈辦也。查新定各國條約。以通商為大
宗。是商情之安否。關係地方。最為緊要。嗣後新舊各口中

外商情。是否和協。如為

欽差大臣耳目所不及者。即

飭令各該將軍。府君。督撫。按月據實奏報。一面咨報

欽差大臣。及通商大臣。不得視為具文。稍涉虛假。至辦理外國事

務。尤應備知其底細。方能動中窺要。近年來臨事偵探。往

往得自傳聞。未能詳確。辦理難期妥協。各國新聞紙。雖未

必盡屬可信。因此推測。亦可得其大概。廣州。福州。甯波。上

海。舊有刊布。名目不同。其新聞各口。亦當續有刊本。應請

一併

飭下欽差大臣。及通商大臣。並各該省將軍。府君。督撫。無論漢字

及外國事。按月咨送總理處。庶於中外情形。瞭如指掌。於補弊救偏之道。益臻詳審。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辦理撫議。一人之聞見有限。眾善之採擇宜周。現在

京城及天津夷情。尚可探訪明晰。至山東。江南。廣東等處。各夷情形。臣等全無聞見。探詢亦多不實。深恐辦理歧誤。易生事端。且內外臣工。或有敷陳。集思廣益。不厭精詳。臣等前次陳奏。俄夷協同勦賊一事。現奉寄

諭。令臣奕訢等悉心酌議。並鈔錄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摺片寄閱。臣等以事關重大。尚擬公同籌商。再行具奏。惟此次歷

次各省奏報夷情。並寄信

諭旨。懇請

飭下軍機處鈔錄一分。知照。臣等並嗣後關涉夷務。各摺報。隨時知照。庶於利弊講求。愈增周密。辦理可期妥協。

諭軍機大臣等。據恭親王奕訢等奏。稱山東等處海口各夷情形。全無聞見。探詢亦多不實。深恐辦理歧誤。易生事端。請飭將各省奏報夷情。並寄信諭旨。鈔錄知照等語。現在撫局初定。各路奏報夷情。自應令該王大臣等周知。以期辦理妥協。所有八月初八日以後。山東。江南。廣東等省夷務摺報。並寄信諭旨。已諭令軍機大臣。連飭鈔錄齊全。即行知照。並嗣後關涉夷務。各摺

報。隨時知會。至八月初八日以前摺包均未帶赴行在。如有應查摺件。即著文祥飭在京之章京。由方略館查明鈔錄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請設總理公所。並天津通商大臣。原期與上海南北分理其事。而業總於

京師。以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如天津辦理得宜。則雖有夷酋住京。無事可辦。久必廢然思返。是天津通商大臣。最關緊要。臣等前於夷酋帶兵回津時。奏請

簡派馭夷大員前往。奉

上諭。恆祺著辦理海口通商事宜。崇厚著幫同辦理。欽此。查武備院卿恆祺。向在粵海關監督任內。與夷酋吧嘍禮。頗能駕

馭籠絡熟悉夷情。以該員作為天津通商大臣。自屬相宜。惟查普魯斯住京以後。如尚有應商事件。則

京師之需人籠絡。尤較天津為重。恆祺若仍遵前

旨。久駐津郡。恐

京師又乏一熟悉夷務之人。於隨時答覆該夷。轉多未便。臣等擬請將恆祺留於在京總理公所。隨同辦理一切。視天津

京師兩處。何處緊要。即可令該員隨時往來。以資商辦。至侍

郎銜候補京堂崇厚。久在天津。於地方情形。既能熟悉。而控馭外夷。亦能權智兼濟。不至拘執乖左。又倉場侍郎崇

繪。隨同辦理以來。察其用意。羈縻之中。剛柔互用。尚知力
持大體。不至為該夷狎習。以上二員。均能勝任。現當需材
孔亟之時。且以後立有章程。事務較簡。仰懇

皇上天恩。於崇厚。崇繪。二員內。

簡放一員。前赴天津。作為辦理通商大臣。毋庸再設幫辦之處。伏

候

欽定。至上海夷務。關係緊要。如薛煥因軍務紛繁。有不能兼顧之
處。再行察看情形。另行請

旨辦理。

硃批。著軍機處暫行存記。俟議定後再降諭旨。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具摺間。武備院卿恆祺。伴同英國公使威妥嗎。帶從人二名。來京請見。言詞禮貌。極為恭順。詢以來京何事。則以查看明年住京房屋為詞。察其用意。則以該國天津之兵。需費浩繁。擬悉行裁撤。又疑撤兵之後。中國別有準備。不敢遽撤。來京探詢。臣等於接見之間。該公使未肯明言。第於旁敲側擊。窺知其來京。實為撤兵起見。臣等迎機開導。以釋其疑。微露有設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專辦各外國事務。該公使聞之。甚為欣悅。以為向來廣東不辦。推之上海。上海不辦。不得已而來京。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處地方。則數十年來之不得。

天朝既不漢視。外國斷不敢另有枝節各等語。推事宜慎重。未敢掉以輕心。容俟該公使回津後。有無別情。再行具奏。硃批。知道了。

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臣前准直隸督臣恆福函稱。聞有佛國名士艾嘉畧。欲來川陝。當經會同陝甘督臣樂斌。附片密奏。一面飭令潼關文武。密派員弁。於入境地面盤查。旋據潼商道及潼關協稟報。艾嘉畧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河南抵關。該道協等。密派員弁。改裝易服。暗中伴送。於二十三日。到省。居住旅店。二十四日。艾嘉畧來署求見。臣因即傳見。艾嘉畧。中國服色。能通漢語。據稱伊係佛國

副使先於道光年間曾由廣東江西一帶前往四川傳教。後經回國。茲在直隸奉伊國大臣囑囉公文執照仍往四川傳教。並詢及有伊國人前在陝西之龔山林聞已被獲。現將送交何處。且隨答以道光年間原約爾國之人祇應在五口通商地面來往。不准游行別方。本年等獲龔山林係未經換約之前。是以奏明請

旨由河南湖北等省解回廣東。伊並無別語。惟一二日內即赴四川。祇求飭令沿途照料。勿致受害等語。即辭出。臣密察沿途行走。及在店居住情形。均尚安靜。現在艾嘉畧已起程赴川。臣即查照前奏。酌派員弁。暗為查察。勿令滋事。並密

函知會署理四川督臣崇實一體查照。至陝西民人向習
天主教者所在多有。平日雖俱安分。並無不法情事。惟既
彰明較著。往來傳教。必有續至之人。外夷固當稍示羈縻。
內地仍應悉聽鈐制。臣愚昧之見。惟當以僧道視之。此後
若有至者。臣與司道等皆不必見。即飭地方各官暫為安
插。其本地向習天主教之戶。臣前於具奏冀山林業內聲
明。飭地方於稽查保甲時。另冊存記。欽奉

硃批。只好如此辦法。欽此。現在固不便禁絕來往。亦未可任聽誇
張。應令司道密飭地方官認真稽查約束。內地之人稍不
安靜。立予懲處。外夷若敢不遵教令。隨時具稟請

旨辦理○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硃批○依議○

乙丑○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臣承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會銜由驛咨發

通商告示○並喫啡味三國條約○彙訂鈐印刊本○並准戶部

咨發喫啡味三國新定稅則○彙訂鈐印刊本○又准兵部咨

以又接准恭親王等咨稱○本年十月初二日○已與俄國將

續增條約彼此議定○蓋印畫押○並將咸豐八年原約刊刻

所有原約續約○均應頒發通商各省遵照等因○咨會到
臣

均即轉行去後。茲據署蘇松太道吳煦詳報。奉發各國條約告示。稅則業已分別咨行。所有各國通商。應完江海關稅鈔銀兩。即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起。一律查照新章。稽徵等情前來。當即督飭該道。彙明新定通商條約。及稅則章程。悉心妥辦。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查各外國向僅五口通商。今則增添新口。併計十餘處之多。沿江各省。幾於無處不到。而中華歲銷洋貨。祇有此數。一經分赴各口。上海關稅。立形短絀。此乃勢所必至。又所收夷稅。嘆咈二國。各扣還賠款十成之二。且以

本年八月十七日。預為起扣。截止十一月二十日。已屆三個月結算之期。以前所徵稅銀。均已動撥軍餉。毫無餘存。目前甫經奉文。即須籌還四成賠款。計數甚鉅。一時措辦極難。况自軍興以來。各處兵餉。半藉商貨釐捐。現在既准洋商。經入內地。不論何項貨物。彼必任意販運。除進出內地計貨本銀百兩。照章納款稅銀二兩五錢外。不論程途遠近。亦祇完稅一次。更不能向洋商另徵釐捐。所增新稅無幾。所減釐捐甚多。其華商販貨往來上海。原應照舊完稅捐釐。然中外一分軒輊。其中即滋隱混。華商固易假名偷漏。洋商尤必包攬牟利。一經互相勾結。定將牢不可破。

礙及各處稅釐。此亦勢所必至。上海各種釐捐。現在已為
洋商出阻。一與爭論。動以須遵新章為詞。辦理種種棘手。
又如各省所銷洋藥。從前多在上海進口。再行轉運內地。
今則隨處皆到。因而進口日少。其運往各省者。更不必再
由上海出口。多此轉折。以致華商應完洋藥出口稅。尤屬
有名無實。綜計上海一年所入。短絀甚鉅。此稅釐兩礙之
實情也。伏查蘇省全局糜爛。節經調兵募勇。水陸堵剿。近
則兵日以多。餉日以絀。又值各國開辦新章。稅釐大減。益
覺難以支持。積成坐困之勢。竊恐餉需不繼。局勢日形瓦
解。臣與署蘇松太道吳煦。日夜籌維。寢饋俱廢。除仍督同

該道認真稽徵設法駕馭外。今將各國開辦新章後。上海
稅釐兩項實情。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

硃批。現在各省釐捐。軍食攸賴。應如何嚴定稽覈章程。著戶部議
奏。

薛煥又奏。嘆咈味三國。新定通商稅則第十款。載明通商
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應由中國設法辦理。既已議明
各口畫一辦理。任憑總理大臣。邀請外國人幫辦稅務等
語。查有嘆人等。在上海幫辦稅務有年。能知洋商利
弊。熟悉情形。辦理一切。均屬妥協。嗣經前大臣何桂清。以

條款內。既有任憑總理大臣。邀外國人幫辦稅務之語。若各口所用之外國人。皆由總理大臣選募。事多窒礙。如別口不用外國人幫辦。又恐事不畫一。洋商必致藉口。易啟事端。是以何桂清。劄飭噶喇吧。總司其事。名曰總稅司。以明畫一辦理之意。並增給薪水。以酬其勞。凡各口所用外國人。均責成噶喇吧選募。如有不妥。諭令斥退。仍由各口監督主持。會議妥辦。上年兩廣督臣勞崇光。以劄諭該噶喇吧。幫同粵海關辦理。亦有成效。現屆開辦新章。噶喇吧既總司稅務。即周歷各口。幫同管理通商官員。妥辦一切。茲據該噶人面稟。此次開辦新章。須於立法之初。格外認真。

方能杜絕奸商偷漏。如無中國大臣劄諭飭辦。恐各洋商
意存輕視。諸多掣肘。求 臣轉請

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等。發給該英人等劄諭一道。飭令幫同各
口管理通商官員。酌量立法嚴查偷漏等情。可否仰懇

天恩。

勅下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發給劄諭一道。
交李泰囑收執。所有各外國通商一切防弊糾釁事宜。飭
令該英人幫同各口管理官員籌辦。並由恭親王等咨行
通商各省將軍。督撫。府尹。一體查照。惟募用外國人經理
稅務。及置買巡船。其辛工經費。較中國為鉅。亦應由恭親

王等咨飭各口各就地方情形與噶喇吧會議妥辦。總期
敷用毋許冒濫。似於慎重稅務俾歸畫一。並羈縻外夷之
意。均不無小補。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請飭奕訢等發給噶喇吧會議。令其
幫辦各口通商事務等語。新定通商稅則。既有外國人幫辦稅
務一條。該噶喇吧係總司稅務。所有新設通商各口。自可
令其一體經理。著奕訢等即行發給執照。交噶喇吧收執。責令
幫同各口管理通商官員籌辦。並著恭親王等各行通商各省
將軍督撫。府君一體查照。其置買巡船等件。及手工經費。亦著
一併咨飭各口。與噶喇吧會議妥辦。毋任冒濫。原片著鈔給閱

看。

丁卯。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臣前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以夷兵勦賊。能利多害少。飭臣與曾國藩等。悉心切實具奏。

當經臣將有害無利情形。切實覆奏。奉

硃批。著交軍機大臣暫行存記。欽此。欽遵在案。茲據江蘇撫臣薛

煥鈔咨覆奏摺彙前來。臣細繹摺內所稱。似於全局利害。

尚未通籌。恐多窒礙也。如所稱外夷貪利。兵費必鉅。江蘇

南北兩糧臺。每年軍餉一千餘萬兩。俄佛兵費雖鉅。若早

得肅清。所省不可勝計一節。查江浙兩省。半多淪陷。餉源

已無可籌。而南北兩糧臺。仍不能不設。若再加夷兵鉅款。從何籌給。况肅清毫無把握。而可竭中國以飽外夷乎。又所稱俄由水路而進。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長江之利。以贍陸軍一節。查夷人火輪船於江面不能十分靈動。上年即被髮逆擊壞二隻。是其明證。今遽謂能先取金陵。廓清江路。未免言之太易。且縱能掃清江面。而夷人惟利是視。必將把持壅斷。肯令中國收長江之利乎。又所稱該夷商派陸路兵。再由

京師揀派精兵前來會剿一節。無論撫局初成。軍情尚未大定。京兵斷難遠派。且曾與各夷交鋒。必不相安。勝則爭功。

敗則諉過。枝節橫生。如何統馭耶。又稱俄囉斯為海外之
雄。嘆夷所深畏。若聯絡俄國為我用。嘆夷自必能戢其驕
心。不致與髮逆勾結一節。查夷情叵測。變詐靡常。髮逆為
之害。焉知夷人不因以為利。儻俄囉斯竟與髮逆勾結。又
烏得而制之耶。又所稱和約中。本准內地游歷通商。即不
藉夷兵。亦不能禁其不入內地一節。查尋常游歷。不能結
大隊而來。尚可設法箝束。若一經添兵助勦。則其氣更驕。
其怨更熾。近年來夷患日深。逼處蕭牆。皆因內地通商。日
引日近之過。安可於通商之外。再壞藩籬耶。又所稱請
飭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使。將如何議給經費。酌議章程。兩執

為信一節。查上海為夷商轉集之地。命脈所關。其助我守
城。實以自為計也。而該撫在上海僱用夷兵。聞每名每月
須洋銀數十元。若藉大隊夷兵。其要求更不可數計。即將
就定章。而羣夷驕縱。又安能執以為信。且內地積欠軍餉。
往往累月經年。若夷餉不以時給。彼執信以責我。何以應
之。又豈能停發內地之餉。以供夷人誅求。坐視各營譁潰。
而待夷兵之滅賊耶。另片所稱克復地方。須與各國議定。
均分賊贓一節。無論地方未易克復。夷人未肯遵令。且亦
無此政體。況向來克復地方後。所遺賊贓。各營搶奪隱匿。
雖峻法不能禁止。蓋軍餉不給。士卒所以冒死力攻者。未

必非貪取財物。而謂其血戰所得。能聽官為分給耶。即夷人亦豈肯帖然而聽我分取耶。總之夷性貪婪。我無餉以給之。能令踴躍用命乎。我有餉以供之。肯令迅速蕩事乎。且髮捻各逆。分股肆擾。固屬傷我元氣。而烏合無主。未必連有大志。俄坼各尋則立國已久。幸而金陵等處。助我克復。必以為中國已失之城池。自彼得之。即聽彼占之。割踞之勢成。而天下不堪問矣。為今之計。夷人撫議已成。祇可遵約行成。萬不可別增膠轕。致令有所藉口。再啟爭端。若其急欲通商。早復口岸。則是夷人自為謀利起見。聽其自行攻取。中國亦不給兵費。若其由上海等處。圖復蘇常。可

令薛燾與之酌定進兵之路。藉示聯絡。使攻賊所必救。以牽綴賊勢。暗紆中國兵力。儻能克復一兩處。固妙。否則夷與賊兵連禍結。猝不能解。我坐視其憊。無論賊勝夷勝。皆我之利。而夷人無所施其要挾矣。以上各條。臣非敢偏執己見。惟此事關全局安危。不得不思深慮遠。計出萬全。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奏陳。以備

聖明採擇。

硃批。所慮實為深遠。然縱夷滅寇。固無把握。若拒之太峻。亦無法阻止。該大臣所見。尚可酌量採擇。著鈔錄原片。併硃批。由五百里寄與恭親王等閱看。

善解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十二月戊辰惠親王等奏十二月初三日

恭親王奕訢等奏通籌全局酌擬章程條款請

旨遵行一摺欽奉

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單

併發欽此臣等將所擬章程公同詳閱悉心的覆恭親王奕訢

等籌議各條按切時勢均是實在情形可否請

旨按照原議各條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其未盡事宜應由恭親王奕訢等隨時詳議具奏請

旨遵行

乙巳。

諭內閣。惠親王等奏。會議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一摺。據稱。恭親王奕訢等籌議各條。均係實在情形。請照原議。辦理等語。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即作為定額。毋庸再兼軍機處行走。輪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并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毋庸加

欽差字樣。其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除牛莊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營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管理。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報。並將原照會一并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並著各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併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惠親王等奏。會議恭親王奕訢等奏。通商

善後章程一摺。據稱恭親王奕訢等籌議各條。按切時勢。均係實在情形。請照原議辦理等語。業經降旨。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總理各國通商事務。並派崇厚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其舊有五口及新增各口通商事宜。仍著薛煥辦理矣。恭親王奕訢等單內所請。由廣東、上海各派識解外國言語文字二人來京差委。及各海口內外商情。各國新聞紙。應由各該大臣。暨各該將軍、督撫、府尹。按月奏報。并知照禮部。轉咨總理衙門。即由該王大臣。飭知禮部。由該部咨行可也。並准於八旗中挑人學習外國言語文字。知照俄囉斯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如能熟習各國文字。即奏請獎勵。至各口洋稅。現

有扣款。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單。又有夷人幫同司理稅務。每月徵收若干。自宜澈底澄清。不致侵蝕中飽。第將來扣款既清之後。應如何妥議章程。俾毋日久弊生。著恭親王奕訢等再行悉心妥議。以免弊混。其餘未盡事宜。並著隨時詳議具奏。

癸酉。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奉

密諭一道。並鈔錄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各摺片四件。

飭令臣等悉心酌議。仰見我

皇上眷懷南服。權衡輕重。葑菲不遺。跪誦之餘。莫名欽佩。臣等竊

其所奏袁甲三於利害之間辯論最為明晰誠如

聖諭自係正論曾國藩酌量軍情緩急並控馭外夷之方因時制宜實為詳備薛煥則意在傾髮逆之巢穴水陸並進急收成效與曾國藩所見大同小異臣等前此具奏原以揜髮橫行官軍不敷勦辦冀因借用夷力明為勦賊計而暗杜句結之謀惟欽奉

諭旨並該大臣等原奏連日悉心商酌江南官軍現在尚未能進勦金陵即令夷船駛往非特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過久如薛煥所慮與賊句結別生他變尤宜豫為之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水路進勦金陵非獨經過地方驚

援堪虞。即支應一切。諸多窒礙。京城甫經換約。天津夷兵。尚未盡撤回南。京兵豈能悉銳南征。啓人輕視。所奏應毋庸議。伏思夷性貪利無厭。而俄夷巨測。佛夷貪狡。此次助順勦賊。雖非中國為之勸駕。第一經允許。必至索照會。照會不已。懇請降。

旨降

旨不已。懇請

召見。未觀成效。先事要求。經責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賊匪未平。而餉源已竭。城池未復。而要挾已深。阻之則勢有難行。順之則禍更不測。如其力未能勝賊。則以易竭之餉。而

養無用之夷兵。適足為賊所笑。若克復城池。希圖占踞。派兵踞守。官軍將舍賊而與夷爭。中原之賊未平。邊疆之釁又起。儻隱忍聽之。該夷以小忠小信。要結民心。則人心漸去。返正無由。從前俄夷侵占越界。並未明動干戈。至今已難驅逐。若藉詞帶兵勦賊。而據南省地方。則南北兩路。分途蠶食。何堪設想。通盤籌畫。已覺利少害多。然猶冀其中或尚可有為。因於嘆首喊呀嗎來公所謁。見時開誠布公。示以信義。以感動其天良。彼此談論。至於終日。該酋始吐實語。謂勦賊本係中國應辦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踞地方。於彼何利。非獨俄喘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嘆國得之。

亦不敢謂必不據為己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為證。雖該酋言語未必出於真誠。但臣等所慮實已早為見及。前此佛酋美里登來時。臣等亦向其論及。議至要害之處。言詞即近剌燥。似有明助官兵勦賊。而仍為觀望成敗之意。袁甲三據理直陳。所見正是。即曾國藩奏請俟蘇常皖浙各郡克復後。再行會勦金陵。察其用意。亦似慮有貽害。力不能制。故先為獎勉。以釋其疑。若各郡悉行收復。則軍威大振。亦何俟借資夷兵。似其意亦未謂可行。臣等於軍務本未深悉。是以前奏亦慮及後患。請

飭曾國藩等酌議。茲悉心體察。擇善而從。是借夷勦賊。流弊滋多。

然不用其勦賊。又恐其與賊勾結。惟有設法牢籠。誘以小利。俾夷貪利最甚。或籌款購買槍礮船隻。使其有利可圖。即可冀其暱就。相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薛煥。即就現有兵力。設法攻勦。不可貪目前小利。而貽無窮之患。其上海夷人。如或諄請。量為獎勉。以馴其性。倘有兵船駛入內地。即按照條約攔阻。若該夷來京再論及此事。臣等即據理折服其心。以杜詭謀。伏請

諭旨。拒之太深。恐該酋疑慮等因。欽此。查前此俄酋論及此事。臣等曉以各路統兵大臣。帶兵數十萬。自可次第廓清。此時尚無需助借。該酋亦不能置詞。如或再以此為請。仍為婉

詞獎勉。該首計無所施。自必帖服。不至再生疑慮。至代運南漕一節。曾國藩所請。

飭薛煥在上海與之訂明粵商取保領價。味商聽其自行經理。薛煥原奏內稱。恐此端一開。將來即藉口漕糧須歸其辦運。每年勒索銀兩採買。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不如按照通商稅則。令夷商自運赴津。官為採買。按時定價。不必豫給價銀採辦各等語。臣等竊其所議。實為思患豫防。與臣等所見符合。該夷貪利性成。如聞採買米石。自必聞風踵至。似無需明定章程。將來由上漕。

欽差大臣出示。招商運津。無論華商夷商。一體招運。按照稅則完

美利堅國通商章程
二

納。官為收買。該夷亦無從居奇。收米按照時價。公平估斷。亦不至有勒捐之弊。似覺其權在我。不為該夷所制。亦無需與該夷豫行會商。以啓要挾之心。至曾國藩奏稱。味夷質性醇厚。於中國時思效順。而於喫佛並非固結之黨。應暗杜俄夷市德味夷之心。使其毫無疑忌。或可輸忱暱就。各等語。查道光年間。喫夷在廣東犯順時。該夷與喫佛均欽遵。

諭旨。不敢違法販賣鴉片。迄至二十二年。喫夷在江甯換約。該夷始於二十四年。懇請一體辦理。咸豐三年。該夷請以兵船助剿金陵。撫臣楊文定據以入告。嗣因向榮以為不可。未

經允准。是味夷之於中國。與嘆唏情有不同。其應如何。羈縻使為我用之處。應請

密諭曾國藩。薛煥酌量情形。妥為牢籠。使其感恩。暱就不為俄夷市德。於控馭之方。裨益匪淺。曾國藩又奏稱。將來師夷智。以造礮製船。為永遠之利。臣等正擬籌畫辦理。查康熙年間。平定三藩。曾用西洋人製造槍礮。頗賴其力。此時夷情。雖迥非昔比。而唏夷槍礮。均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導。製造。僱酌雇夷匠數名。在上海製造。用以勦賊。勢屬可行。應請

飭下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外洋師船。現雖無暇添製。或仿照其

式。或雇用其船。以濟兵船之不足。尚覺有益。即臣等所謂
誘以小利。以結其心。而在我冀收勦賊之用。可否

密諭該督撫。斟酌試行。如可為勦賊之用。則由薛煥於通商各
口關稅內酌提稅餉。迅速籌辦。正在覆奏間。復准軍機大
臣字寄。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瑞昌。王有齡奏。借資外國之兵。有無格外要求等因。欽此。
並鈔錄瑞昌等原摺一件。寄閱。臣等細覈原奏所稱。借用
夷兵勦賊。請由薛煥等在滬商酌。而代運南漕。則恐銀先
入手。隨意開銷。並藉此把持漁利。將來轉多掣肘。不如令
其自行販津。官為收買。與薛煥所慮相同。臣等正照薛煥

所奏議行。王有齡所奏應毋庸議。本月初十日。兵部遞到軍機處鈔錄袁甲三議陳薛煥勦賊奏片奉

硃批。所慮實為深遠等因。欽此。臣等詳細尋繹袁甲三老成之見。實與臣等意見相同。其所稱由上海等處圍復蘇常。臣等初亦有此議。但以財賦而論。蘇常為一省之精華。以形勢而論。蘇常又為南北之衝要。設該夷克復後。占踞其地。北與金陵之賊相結。南與嘉興之賊相連。我軍無由進勦。南北勢同中梗。其貽患亦正可慮。總之蘇常百姓受賊荼毒。官軍不敷分勦。未能速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自樂用夷勦賊。不知為賊踞。則尚有攻克之日。為夷踞。則無能歸還之

理。總總計慮。即進勦蘇常。亦似未可徇愚民之意。而借資於夷也。惟以上各條事關重大。臣等未敢以二三人之私見。即謂曲盡事情。相應請

旨。飭下行在大臣。悉心參酌。以期事臻妥善。

恭親王等又奏。查暎佛咪三國。業經互換和約。而在上海通商各小國。不無有覬覦之心。臣桂良前於八年冬間。在上海時。各國曾有照會。懇請換約。雖臣等嚴詞駁斥。並將其照會原封擲還。而紛紛稟請。極為可厭。恐其故智復萌。不可不豫為慮及。查該各小國。在港貿易。非獨不在本年和約之內。即道光年間。江甯原定和約。亦只有暎佛咪三

國而各小國不在其列。該夷等附喚咈夷名下通商。中國未忍驅逐。已屬格外邀。

恩。若有效喚咈味之意。希圖換約。必當嚴行拒絕。以杜要求。惟治之未萌。較易為力。若於明年春夏間。徑駛天津。轉致有費唇舌。江蘇撫臣薛煥。前隨同臣桂良。在上海深知其事。應請

飭下該撫。務照前年臣等辦理情形。設法阻止。並曉諭喚咈味三國。以各小國如一體換約。則與三國並駕齊驅。轉自儕於小弱之邦。並令該三國立為勸阻。毋令遽行北上。設或不遵理論。徑赴天津。亦即迅速奏

聞。以便豫為杜絕。庶免臨時周章。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議借夷勦賊。並代運南漕各情。一摺。前據曾國藩。薛煥。袁甲三。並瑞昌。王有齡等馳奏。遵議借夷勦賊。及帶運南漕各摺片。諭令恭親王奕訢等悉心酌議。茲據奏稱。將曾國藩等原奏。悉心參覈。江南官軍。現尚未能進勦金陵。即令夷船駛往。非特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如薛煥所慮。句結生變。尤宜豫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陸進勦。非獨經過地方驚擾。即支應一切。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借兵勦賊。必至索請多端。經費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等語。並於嘆首喊喏。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酋已吐實語。謂勦

賊本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於彼何益。非獨俄
佛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暎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為己有。
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為證。借夷勦賊。流弊滋多。自不可貪
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
性猜疑。轉生叵測。惟有告以中國兵力。足敷勦辦。將來如有相
資之日。再當借助。以示羈縻。並設法牢籠。誘以小利。佛夷貪利
最甚。或籌款購買槍礮船隻。使有利可圖。即可冀其親暎。以為
我用。僕上海夷人。諄請助兵勦賊。著曾國藩。薛煥。量為獎勉。僕
有兵船駛入內地。即按照條約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現有兵
力。設法攻勦逆匪。毋再觀望。至佛夷槍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

役教習製造。著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即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彼船雇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若肯受雇助勤。只可令華夷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可有利無弊。併著該督撫斟酌試行。將來於通商各口關稅內酌提稅餉。仍濟軍需。其代運南漕一節。亦照恭親王等所議。由薛煥出示招商運津。無論華商夷商一體販運。按照稅則完納稅餉。官為收買。按照時價。公同估斷。無須與該夷豫行會商。味夷質性較醇。與喫啡情形不同。其應如何羈縻。使為我用。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於彼之心。亦著曾國藩、薛煥隨時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另片奏上海通商各小國見喫啡味三國換約。

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時。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併著該撫。務照前年辦理情形。豫為杜絕。毋令徑駛天津。又費唇舌。並曉諭。嘆唏。味三國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幫同阻止。方為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酌議大局章程六條。其要在於審敵防邊。以弭後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在撫議雖成。而

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况髮捻等。尤宜迅圖勦辦。內患除則

外侮自泯。查八旗禁軍。素稱驍勇。近來攻勦。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實膽識之未優。若能添習火器。操演技藝。訓練純熟。則器利兵精。臨陣自不虞潰散。現俄國欲送鳥槍一萬桿。礮五十尊。佛國洋槍炸礮等件。均肯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火器。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雇用洋人。鑄造教導。臣等於議覆袁甲三等勦賊摺內。聲敘。請飭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其天津通商之處。如或可以設法照辦。亦擬籌款辦理。惟俄夷餽送槍礮。僅止宣言。究未可深恃。而佛國鑄造槍礮等件。亦未經議定。現在各營遺失器械甚多。若俟俄夷送到。佛國鑄成。然後分授。既屬緩不濟急。

且恐見輕外表。如火器營等處。或有槍礮。或有款可籌。多為添置。先為酌辦。分給八旗兵丁。即行演習。京營擡槍。極為得力。前於八里橋接仗時。

圓明園官兵擡槍。頗能致遠。夷兵受傷甚多。且各營除排槍外。均宜多添擡槍。以資利用。至京城各營。除巡捕。健銳。火器等營。向演技藝。其餘或僅習弓馬。或僅習排槍。每於臨陣時。防身無術。能整而不能散。膽氣未優。若遇敵兵。包抄紛紛潰散。現擬有技藝各營。並習槍礮。其僅習弓馬者。加習槍礮。並習技藝。併加挑選各旗營閒散餘丁。另立營伍。專習技藝。擡槍。認真操演。如果學習純熟。遇有各營缺分。

即行挑補。以資鼓勵。惟利器固貴豫習。而督率尤貴知兵。僧格林沁素能講求。可否

飭下該大臣酌保身經行陣知兵將弁一員來京。督率訓練。專司其事。如官階較小。即請

旨酌加虛銜。以重事權。至各旗營兵丁餘丁。例有值班差使。不能兼顧外。其餘應如何分成挑出。令其訓練之處。應請

旨飭下八旗都統。亟同商酌。議定章程。庶禁軍益加奮勇。而有備可以無虞。其一切陣式。臣等未歷戎行。未敢懸擬。應令派出督率之員。一併教導。現在勝保之兵。駐紮天甯寺。僅祇彈壓土匪。似覺過於虛糜。惟

京師無得力之兵。而捻匪有北犯之虞。若將京兵訓練精良。即可得此項兵丁撤裁。於餉項亦可節省。尤應及時籌辦。未可稍涉遲滯。所需操演口糧。及置備器械。需費若干。或於各營內所存辦公項下酌借。如再不敷。即於戶部酌領。將來章程議定。擬於新舊各海口關稅內。除奉天全數留支東三省俸餉。上海為江南軍餉要需。暫緩酌提外。其餘關口。每年的提一成解部。另款存儲。以為月支口糧。置備軍裝之用。並將目前借支各款歸還。以清款項。庶以收吏之稅。量為練兵之計。是亦體

國防邊之要務也。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候補京堂崇厚。稱喚國兵丁。有在天津南街馳馬。踏斃民人一名。經該領事官給洋銀五十元。以資埋葬。並據天津府石贊清等稟稱。有喚國兵丁。用刀砍斃民人李三一案。因兇手並無主名。該國領事官孟甘。尚未查明懲辦。經該縣景德催索。該領事官稟明該國總兵查拏。現尚無確信。各等語。臣等擬候該國緝拏正兇後。再行酌辦。至佛國在津。頗稱安靜。該國將軍高姓。出示曉諭兵丁。禁止攔看婦女等情。尚能嚴為約束。不至滋生事端。民間訛傳。有喚佛在津交仗之說。屢次探詢。實無影響。揆其情形。該二國雖貌合心離。在海外或

不免蠻觸戰爭之事。而在津則未必自撤藩籬。啓人輕侮。似屬民心恨其狂悖。造作此言。未可遽信。再據崇厚函稱。該二夷兵在津出痘。殤斃甚多。頗有思歸之志。所有暎哱兩國在津情形。理合具陳。以慰

聖懷。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本月初一日。接奉寄信。

諭旨。色克通額等奏。俄國使臣至庫倫議及建房等因。欽此。並鈔錄。色克通額等原奏寄閱。仰見

皇上慎重邊陲之至意。查續定條約內載。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六十二
十一
酌帶數人。蓋房一所。並無攜帶眷屬。多蓋房屋之語。臣等
即作為接據庫倫辦事大臣來文。按照條約為措詞。照會
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告知領事官。遵照條約辦理。以
免辯論。一面知照庫倫辦事大臣。候該使臣覆到後。再行
咨照覈辦。其和約內五條所載。俄國人貿易。通共不得過
二百人。乃指通商而言。庫倫祇准行銷零星物貨。並非通
商之地。是以未經敘入。以杜其漸。

硃批。照擬行。

恭親王等又奏。俄夷自歷次侵占界限。吉林。黑龍江。均與
該夷相鄰。邊防尤關緊要。未可稍涉大意。近年因軍營需

用馬隊紛繁於吉林黑龍江屢次徵調實有空虛之患。應請

飭令該將軍等於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習技藝。擡槍按期操演。各路軍營以後不得再調該處馬隊。以重邊隅。其東三省兵餉近因餉需繁多。除由本地籌款湊撥外。戶部每歲於長蘆鹽課等款撥銀八十餘萬兩。往往未能全數解到。經費殊形支絀。擬請俟奉天牛莊通商後。所收外國稅積有成數。即報部酌撥東三省兵餉。既省報轉撥解之煩。而兵餉亦可期充裕。於邊防似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等奏請飭東三省練兵。並籌畫餉

需等語。據稱吉林黑龍江與俄夷相鄰邊防緊要。近因軍營需
隊紛繁於吉林黑龍江屢次徵調。實有空虛之患。請飭該
將軍等於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習技藝。擡
槍。按期操演。各路軍營。以後不得再調該處馬隊等語。吉林黑
龍江與俄國接壤。現雖換約。仍應嚴密防範。未可稍涉大意。其
應如何將各營兵丁。勤加訓練。俾弓馬之外。兼習技藝。擡槍之
處。著景瀉麟瑞特善欽那敷德等。妥議章程具奏。應需經費。著
先行設法捐辦。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奉本月初六日寄信

諭旨。新定通商稅則。既有外國人幫辦稅務一條等因。欽此。查外

國稅務易於偷漏。中國官員稽察難期周到。臣等亦擬令外國人幫辦。俾絲毫悉歸。

國帑雖事多流弊。法難盡善。但南省海口已令哮喘咽幫辦。新增各口未便辦理兩歧。更生弊竇。而該處現未懇請。是以未向啓齒。致涉中國借助之跡。既薛煥今有此請。自應發給哮喘咽執照。令其於各口幫同辦理。並咨行各省將軍督撫。府尹等。按稅餉之多寡。議定巡船辛工一切經費。各口情形不同。辦理亦宜分輕重。以期事歸覈實。不致稍有虛糜。喊暖嗎在京。臣等即將哮喘咽幫同稽稅之事。諭知俾其感我開誠相待之意。適武備院卿恆祺。帶有何桂

奏稿卷之三十一
十一
清在上海給予劉諭原藁。即仿照其意繕給。並一而知照各省遵行。謹鈔錄劉文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為劉諭事。照得暎哱咪三國酌定通商稅則及善後條約第十款內載明嚴防偷漏。各口畫一辦理。或委員代辦。任憑邀請外國人幫辦。勿庸外國指薦干預等語。查稅務司哱哱曾。曾在江海等關幫辦稅務。諸臻妥協。今新增通商各口稅務。尤宜實力經理。仍派令哱哱曾幫同總理稽察各口洋商完稅事宜。該總稅務司務須幫同各口監督委

員按照條約認真辦理。不得任外國商人代華商銷貨。亦不准任華商之貨。暗附外國船隻。影射偷漏。並務將出口入口各貨。分晰清楚。勿得牽混。至各口稅務司。及各項辦公外國人等。中國不能知其好歹。如有不妥。惟哱唵是問。其應用辛俸等項。即就各地方收稅多寡情形。由管理稅務之員。會同哱唵酌議。不得稍涉冒濫。所有總稅務司之任。原視何國人辦理妥善。即責成何國人經理。其任至重。哱唵向來妥慎可靠。是以派令經理。此後該總稅務司。膺此重任。務宜秉公盡力。始終勤慎。不准該稅務司及所用各項外國人。自做買賣。儻有辦理不善之處。即行

裁撤該總稅務司其勿負本爵信任之至意可也切切特
諭

江西巡撫毓科奏竊摺欽奉

密諭喚國以撫局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等因欽此遵
查九江通商事屬創始關繫甚鉅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
所能辦理正在奏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潯會同妥為籌辦
並轉行遵照去後茲據署藩司張集馨以徽池巨寇分股
竄陷東流建德上犯彭澤湖口勢甚披猖現經督臣曾國
藩調派道員彭玉麟總兵陳大富等督率水陸各軍分馳
勦辦兵勇雜沓礮火喧闐九江適當其衝行旅戒嚴俱已

停船裹足。此時遽往。商賈屏跡。無從交易。尤恐逆氛肆擾。有礙暎國舟行。萬一宵小奸民。乘機竊奪。大江寬曠。港汊紛歧。地方官堵勒靡遑。查拏匪易。轉致有傷和氣。殊非優待使臣。結交與國之意。詳請奏明。緩辦前來。臣覆查該司張集馨計慮甚長。據詳不為無見。似以緩至明春。俟賊勢稍平。九江一帶。江面安靖。再行商令暎國。赴潯開商。較為妥協。惟此事業。經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給與照覆。允准。可否暫行展緩辦理。奴才未敢擅專。除咨王大臣查覈外。相應請

旨敕下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照會暎國使臣。妥商辦理。再暎夷船行迅速。年內儘已抵滬。擘仍即督飭該藩司張集馨。暨九江關監督文恆。妥為籌辦。不致延誤。

諭軍機大臣等。毓科奏。寇氛逼近薄防。請暫緩九江通商一摺。據稱。徽池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彭澤。湖口。勢甚披猖。曾國藩調派道員彭玉麟。總兵陳大富等。督率水陸各軍。分馳勦辦。九江適當其衝。如此時遽往籌辦。開商。不惟商賈屏跡。無從交易。尤恐逆氛肆擾。有礙暎國舟行。宵小奸民。乘機竊奪。大江港汊紛歧。地方官吏。勦賊不遑。查拏匪易。轉致有傷和好。請飭給發照覆。可否暫行展緩辦理等語。暎國在九江通商。業經允

准。惟此時賊犯彭澤湖口。恐於該國貿易有礙。著恭親王奕訢等。即將毓科所奏情形。照會英國使臣。與之婉商。俟明春賊勢漸平。九江一帶。江面安靜。再行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本日奕訢等奏。遵議借夷勦賊。及招商運米一摺。已照所議。寄諭曾國藩。薛煥酌辦。練兵一摺。並諭知勝保妥議章程矣。

乙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於本月初一日具奏。通籌大局。並酌擬章程六條。奉

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安速議奏。單并發欽此。旋於十二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一道。並於內閣鈔錄明發。

上諭一道。仰見我

皇上分職而治。庶績其凝之至意。所有未盡事宜。自應商酌覆奏。但款目繁多。尚需悉心籌畫。惟欽奉

諭旨。事有關繫緊要。不得不速行陳奏者。伏讀

密諭各海口內外商情等因。欽此。查海外藩封。舊隸禮部。以示懷

柔。臣等初議。亦欲於禮部設立公所。以為接收往來文移

之地。但各有專司。諸多未便。此即全錄他部事務。不在此處。且事易漏洩。從前俄國往來

照會。該部拆閱。照錄存案。現各省咨送新聞紙。雖無關慎

密。而各海口所探訪商情。有關繫中外緊要之語。即與各

路軍情無異。似未便宣洩傳播。惟欽奉

諭旨。由禮部轉咨。臣等擬將無甚關礙者。仍由禮部咨照。其事宜
機密者。即令各該大臣。將軍。督撫。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徑
咨總理衙門。俟各國事務大定。再行統由禮部轉咨。以存
撫綏藩服之舊。至臣等原擬章程內。有請軍機大臣兼領
其事之議。因俄國條約第二款。載有嗣後行文。由俄國總
理各國事務大臣。或徑行軍機大臣。或

特派大學士。往來照會等語。雖未專指一處。而八年以後。俄國照
會。即專送軍機處。俄國如此。他國恐從而效尤。若將來照
會等件。徑行軍機處。諸多窒礙。現臣文祥。辦理撫局。該各

國詢知係軍機大臣。尚以為重。設各國使臣有照會軍機處文件。亦可由臣文祥。於總理處接收。並與會晤。不至再行饒舌。是現在不另

派行在軍機大臣兼管。亦無不可。惟臣等擬於內閣。部。院。軍機處。挑取人員。即原以戶部。刑部。禮部。理藩院。則文移往來。兵部。則臺站驛遞。軍機處章京。則於兩處奏摺等件。知其詳細。辨理不虞舛錯。致生枝節。雖有新設衙門。其機密要件。臣等原擬於

禁城內祈

賞給公所一區。以為收存各要件之地。但恐各國駐京人聞知。知

總理衙門在

禁城內別有公所。必將生心來往。是以擬將尋常事件。留存公署。其有關繫者。即存軍機處。以昭嚴密。若無軍機章京兼行。遇有檢查事件。恐費周章。致無頭緒。茲奉

諭旨。應設司員等因。欽此。伏思軍機章京。不令仍在樞府行走。於關繫事件。收存機密文移。毫無裨益。似覺贅設。所有應咨取章京司員。現在尚未酌定。一俟挑定後。另行具奏外。相應請

旨。將軍機章京。仍准兼軍機處行走。其內閣部院司員。仍兼本衙門辦事。毋庸停止差使。庶於總理處交涉事件。悉臻周妥。

其留辦撫局之章京英秀等六員。前已飭令分班赴滬。屆期陸續前往外。其將來擬於兩班內酌挑數員。仍可輪流該軍機處之班。不至曠誤。至前次所議章程。原擬咨照各省。是以慎密之事。未經詳細敘入。應俟有未盡事宜。一併悉心商酌具奏。

硃批。現在總理衙門既有軍機大臣兼領。似亦可飭章京往返查覈要件。閩部司員既請毋庸本衙門止差。隸禮兵兩部接發文件。似亦可令該部兼行司員專司其事。該部堂官亦當預聞。若如所請。軍機處兼行章京兩處行走。應歸何處查覈勤惰。并保舉參劾。應如何辦理。以上數層。著再行覆奏。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欽奉

諭旨。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等因。欽此。查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設有。大員駐紮專理。臣等在京。不便遙制。況該夷雖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惟既奉有

諭旨。不敢再請更改。應請該首等來詢問時。告以臣等即係總理各國事務。並一面行知禮部。鑄造關防。擬節去通商二字。

嗣後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該夷有所藉口。

硃批依議。

壬午吉林將軍景瀉奏竊擊承准

欽差大臣咨照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奏請派查勘邊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查俄國續約第三條內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之事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

欽差大員攜帶俄國進呈地圖並中華地圖互相查勘其烏蘇哩河綏芬等處邊內有中國人住處及漁獵之地俄國不得

占踞相應知照俟

欽差大臣成琦到後。會同俄國大員。查照中國俄國地圖。按照條約。悉心履勘。立定界牌。以期經久可行等因。行知前來。等當即飛飭各處。按照條約。詳細查報去後。旋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親身進省。面稟烏蘇哩。綏芬山場。向無居民。冬令雪大。烏蘇哩江口。迤西。約在立夏後開化。船堪駕駛。烏蘇哩江上游溜緊。小河甚多。大船實不能行。小船亦屬難施。查歷年入山人夫。率皆春去秋還。自烏蘇江口。用赫哲小船上行。每船容一二人乘坐。駛抵清牛河。棄船隻身負米入山。嘗有途間倒斃之虞。職每於差次查詢。赫哲

聲稱進烏蘇哩江口。背負魚乾。飲水充飢。隨地捕牲餬口。惟俄人初進山場。不避艱險。效法赫哲。捨生露宿。裸體游行。行者有之。而其中水溺餓殍。亦復不少。近因江東建居園糧。占踞人多。凡由烏蘇江口逆游上往。若火輪船駕駛便捷。足可抵至興凱湖。如小船緩緩而上。由江東節節接濟口糧。幫補招船。並未聞有準能抵至興凱湖者。此次欽差大臣。若至烏蘇哩江口會齊。必須開江後方能行船。約在四月下旬可到。如由江口上往興凱湖。計程一千四百餘里。中國既無火輪船駕駛。江西又無陸地可通。則錫帳等項。無法駁運。即

欽差大臣官員等。尤難露宿。以魚乾為食。或負米履險。種種艱難。不敢不先行聲明。恐致臨時貽誤。等語。遂傳詢咸豐八年查烏蘇哩之佐領三隆。稟稱前隨副都統圖欽查界。行抵烏蘇哩口。見水勢過緊。改換小船。至清牛河撞回。並據上年赴烏蘇哩口之協領祿昌。佐領烏爾吉等報稱。黑河口以下松花江。總在立夏後開化。烏蘇哩江上游。大船實不能行。小船半途拋棄。又查新舊圖載。並無白稜河之名。各等情。等詳閱俄國續約第一條內載。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口烏蘇哩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哩

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哩河口。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哩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開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口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等因。查黑龍江下流。直至烏蘇哩河口。所有南邊地方。皆屬中國。自該河口向南。上至興凱湖。以

烏蘇哩。松阿察。一河為界。西屬中國地。三姓界限分明。一切事宜。易於勘辦。惟第三條內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立定交界。兩國大員。在烏蘇哩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等語。竊詳曩分界之要地。全在興凱湖。至圖們江。其間山嶺。果能秉公勘定。設立界牌。互守條約。庶可永久相安。若為烏蘇哩江口。僅止會齊。無多勘議。江道既屬阻隔。勢難拘執貽誤。且分界一切事宜。創始必須該管熟悉地方情形之員。會同履勘。方期日後照辦。不至節外生枝。茲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報稱。該江口約在立夏後開化。如欲逆游上往。大船

既不能行。小船中途拋棄。陸路隔阻。勢難抵至興凱湖各等情。李周諮博採眾論。僉同。委因責任地方。不敢壅於上聞。應亟先行聲明。俾得權宜將事。伏查興凱湖至圖們江約有千餘里。地屬膏古塔。瑋春。其間山嶺崎嶇。跋涉維艱。亦必須開化後。方能勘辦。均應豫先陳明。俟

欽差大臣成琦抵至吉林。會同李查照地圖。考覈白稜河源。或委該地方大員。分赴會齊。或李等親詣興凱湖一帶。守候俄國大員勘辦。容李等詳悉妥議。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豫陳俄國分界。江道險阻。恐難如約會齊一摺。業將原摺鈔寄恭親王奕訢等閱看。並飭成琦屆期及早

前往。以便俄使到來。會齊同往查辦。仍著景瀟等。將應辦事宜。及應需船糧車馱各項。先期料理齊備。總須設法與成琦親至興凱湖一帶。并在俄人以前趕到。方為妥善。一面照會該夷。約期會勘。毋令有所藉口。是為至要。

又

諭景瀟奏。豫陳俄國分界。江道險阻。勢難如約會齊一摺。據稱。此次成琦至烏蘇哩江口會齊。必須開江後方能行船。約四月下旬可到。由江口上往興凱湖。中國既無火輪船駕駛。又無陸地可通。鍋帳等項。無法馱運。恐致臨時貽誤。至黑龍江下流。至烏蘇哩河口。界限分明。易於勘辦。惟興凱湖至圖們江。必須該管

熟悉地方情形之員。會同履勘。方期日後照辦。不致節外枝生。應俟成琦行抵吉林。或委派地方大員。分赴會齊。或親詣興凱湖一帶勘辦。容再妥議具奏等語。明年三月。東界查勘。在烏蘇哩會齊。據景瀆奏稱。必須開江後方能行船。約至四月下旬可到。此節必須先期照會該國。以免藉口。興凱湖至圖們江。為分界要地。尤應秉公勘定。設立界牌。以期永久相安。但山嶺崎嶇。必須開化。方能勘辦。著恭親王奕訢。桂良。文祥。將景瀆所奏情形。悉心籌畫。並著成琦。於明春前赴吉林。與景瀆會商。總期及早設法。親至興凱湖。圖們江一帶。與俄國使臣。查明交界地方。不可訛後。方為妥善。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籌大局。請設立總理衙門各情。均蒙

諭旨允行。並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密諭一道。飭令將未盡事宜。隨時詳議具奏。伏思臣等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者。原以各國使臣住京後。往來接晤。及一切奏咨事件。無公所以為彙總之地。不足以示羈縻。該夷從前每藉口於中國遇有外夷事件。推諉不辦。任情狂悖。今設立衙門。該夷以為欣喜非常。自應迅速建立。以馴其情。臣等初擬於禮部設立公所。辦理一切。惟禮部為考

論典禮之地。體制較崇。該夷往來其間。殊於體制未協。且
大堂為該部堂官辦公之所。若臣等借用。則於大堂接見
該夷。尤多窒礙。如僅用司堂。該夷必不心服。因別設衙門。
在該夷視之。以為總理之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則視同
四譯館等衙門之例。是以議定司員官役。及考察經費等
事。一切規模。因陋就簡。較之各衙門舊制。格外裁減。暗寓
不得比於舊有各衙門。以存軒輊中外之意。所有衙門未
盡事宜。悉心籌酌。僅擬章程十條。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臣等即遵照辦理。

一擬建立衙署。以資辦公也。查各衙門分司辦事。往往多者數百間。少者亦百餘間。方可敷用。房間既多。官役亦因之而增。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查東堂子胡同。舊有錢錢局公所。分設大堂。滿漢司堂。科房等處。儘足敷用。無容另構。惟大門尚係住宅舊式。外國人往來接見。若不改成衙門體制。恐不足壯觀。且啟輕視。擬僅將大門酌加改修。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並擬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資節省。

一司員分辦公事。以專責成也。查此次臣等請挑取內閣部院司員。原以事有交涉。易於稽查。各衙門向有掌印主

稿幫稿等名目。總理衙門。規制較異。毋庸多立名目。擬於
司員內。擇其老成練達者。挑滿漢各二員。作為總辦。再擇
二員。作為幫辦。辦理摺奏。照會文移等事。其機密要件。則
由內閣各員繕寫。關稅事件。則由戶部司員經理。臺站驛
遞事件。則由兵部司員經理。其與各衙門交涉事件。各衙
門堂官。亦應預聞。除由公文知照之外。遇有事宜迅速。及
機密要件。不能公文咨照者。即由各司員當面回明。各該
部堂官知悉。若與各部無涉者。仍不必令該堂官預聞。以
免紛歧傳播。至關稅總數。雖咨報總理衙門。而稽覈考察。
仍由戶部經管。總理衙門。不得越俎。吏利工等部司員。並

無交涉之事。毋庸咨取。以期各有專責。不至叢脞。

一保送司員。應嚴行揀擇也。查各衙門司員。額缺既多。候補尤眾。偶有才具中平。公事不能諳練者。亦可隨同畫諾。總理衙門司員甚少。未可濫竽充數。各衙門保送滿員。則於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漢員則擇拔貢。舉人。進士出身之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充補。無論候補實缺人員。均准保送。惟須擇老成謹飭。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語咨送。由臣等考試文理字跡。是否優長。公事是否明白。分別去取。不得以捐納及未經奏留資格較淺之員充數。

一司員輪班辦事。期無曠誤也。查各衙門司員人多。往往無經手事件。即經旬不到。總理衙門必得人人辦事。方無遲誤。擬以五日為一班。滿漢各四員到署。如有曠班不到者。查明叅處。每日派一員住宿。除總辦二員不住宿外。其餘司員均應輪流宿署。以便稽察。

一官役人等。擬變通辦理也。查各衙門書吏。習慣作弊。稽察難周。茶房皂役。傳遞消息。百弊叢生。惟各館供事。均係由京官出結。考取有來歷之人。平日職在繕寫。亦無胥吏習氣。內務府蘇拉。有錢糧可挑。尚知自勉。擬於

國史館方略館。挑取供事十六名。辦理文案。內務府挑取堂

司蘇拉十二名。以供灑掃啓閉之役。其聽差及遞送文書等事。於八旗領催馬甲內。咨取八名。庶免宿弊。

一經費宜節。以杜浮濫也。查各衙門司員書役。均有桌飯公費等項。以資辦公。每月所費。悉於衙門解到飯銀內開支。並有支領庫項者。此次總理衙門。未便援照辦理。以致經費浮濫。擬將司員供事。僅予值班桌飯。均毋庸另給公費。飯銀應用心紅紙張。亦毋庸於各庫咨取。所有一切心紅紙張桌飯。以及蘇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兩之數。辦具存案。由臣等搏節覈實支放。如有餘賸。留作添置器具。糊飾房屋等項之用。俟一年後。覈有定數。再定額支銀

兩。以昭覈實。

一酌籌經費。以資支用也。查各衙門。均有各省解到飯銀。分支辦公。總理衙門。係屬新設。並無應解飯銀。經費有常。未便動用正項。所有定擬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查臣等前奏章程內。有今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酌提關稅。以為起解部餉等項之用。擬於此款內。飭令各該大臣。按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省將軍。督撫。府尹。監督。解總理衙門。以資辦公。其各該省未解到以前。所定應用各項。於戶部借銀三千兩。先行辦理。俟解到後。即行歸款。至修理衙門。應用銀兩。應另向戶部支

領造冊報銷。以清款項。

一辦理彙案。事宜慎密也。查各衙門辦理文彙。均由堂吏送彙。司員酌定。呈堂標畫。既易延誤。又虞傳播。此次總理衙門。所有應辦尋常奏彙文移照會等件。均飭令司員自行辦彙。供事只供繕寫。不准假手辦理。所有彙案。每日散署後。封鎖櫃內。由住宿之司員照管。機密緊要事件。或由臣等密奏。或由兼領之軍機大臣面奏。不必另行具摺。以昭慎密。俟軍機大臣承書。

諭旨後。其機密要件。仍交軍機處收存。奉到

硃批摺奏。照各衙門之例。即次日恭繳。以昭慎重。

一司員甄劾。應歸覈實也。查各衙門。向例均有

京察大典。其應劾者。僅予休致。應保者。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自為激勵人材起見。此次總理衙門。似未便援照。擬有各司員曠誤庸劣。及才具平常者。隨時叅劾。或咨回本衙門當差。不必限定年分。若有當差勤慎。才具優長者。於二年後。量予應升之階。毋論題選咨留升補。次者交部優敘。其郎中保道員。員外郎保知府。只准保至雙單月分發補用。不得照

京察大典保請

記名。以示限制。其供事獎勵。擬照方略館之例辦理。以上各員。無

論在總理衙門及各本衙門。遇有應行甄劾。視在何處貽誤公事。即由何處叅劾。不得以兩處行走。稍涉寬假。至保薦一節。如同係一事。已在總理衙門保奏者。本衙門即不必再保。若本衙門已保者。總理衙門亦不必再保。總期保舉祇准一處。叅劾則兩不相妨。庶不致此勤彼惰。以昭覈實。

一認識外國文字。通曉語言之人。並學生等。應酌定薪水獎勵也。查臣等前定章程內。有請

飭廣東上海。挑選專習啖佛咪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來京差委。並挑選八旗子弟學習。厚其薪水。給以獎敘。除俄囉斯館章

程○應由該館遵

旨酌議外。其喚喇咪教習學習。薪水獎勵。應仿照俄羅斯館議定之例辦理。惟該學生原應歸入俄羅斯館。而該館地方窄狹。難以兼容。若另設館舍。恐其別滋事端。現查鐵錢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爐房。稍加修葺。堪作館舍。免致在外滋事。臣等亦可就近稽查考覈。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於十三日。將軍機處章京請兼司行走各情。由五百里馳奏奉

硃批。現在總理衙門。既有軍機大臣兼領。似亦可飭章京等往返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循名責實。莫名欽佩。查臣等前擬章京。有挑取滿漢司員章京共十六員。分班辦事。一切仿照軍機處辦理。非謂其體制。悉宜照辦。因辦公誠以軍機處最為妥善。如現設衙門。若照各衙門之例。必應額設司員等缺。又有實缺。候補。額外行走之員。分立數司。並應多設書吏。早役。經費既多。虛糜。空缺。不無濫設。而人雜事龐。往往一事未行。而議論已徧。奏牘未上。而擬藁先傳。且衙門例由書吏送藁。司員酌定。然後堂標施行。即迅速辦理。輾轉涉手。亦必數日始能行文。吏性褻急。似未便仍循舊章。惟軍機處則隨到隨辦。分任其事。一員可得一員之用。而一切藁件。均由章

京屬草。隨即回堂辦理。不准延誤。是以事繁於各衙門。而其缺甚少。轉能各有專責。辦理迅速。此次總理衙門。臣等所定司員。尤屬簡少。以省冗員。若再以衙門之例繩之。必致貽誤。此所以有仿軍機處辦理之議。以冀省官而集事也。惟總理衙門。吏人隨時往來接晤。機密緊要之件。斷不可留存在署。必須收集軍機處。以昭嚴密。其外省情形。前擬章程內。有照各部奏咨之議。而事宜慎密者。向例奏而不咨。此次亦應援照辦理。未可悉行咨報。若軍機處章京不在樞垣行走。該章京既不能進直房。亦無從稽查經理。如總理衙門。無軍機章京。雖有兼領之軍機大臣。遇有飭

查要件。恐該章京事無責成。亦不免有推諉之弊。且如總理衙門之員。未便令赴衙門回事。此臣等所以有兼司行走之請也。如恐章京時赴衙門。與部院司員狎習。或至洩軍機處之事。即請將定額十六員。悉於內閣部院司員內挑取。另於軍機章京挑取滿漢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專管交涉及檢查機密文移。即在軍機處兼管其事。不必常川到衙門。亦可無誤。如不合軍機章京兼總理衙門差使。雖不免有窒礙之處。臣等亦當設法另行辦理。惟既蒙

批示。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俟奉

旨後。臣等欽遵。知照各衙門辦理。其收發文移等件。即責成各衙門兼行之司員。專司其事。遇有事宜迅速。不得遲誤。所有宜慎密不必登之公牘者。該司員即可徑行回明該部堂官。若機密要事。與各部無涉者。仍不必令該部堂官豫知。以免傳播。至軍機章京甄劾之典。如在總理衙門兼行。亦當覈其勤惰。與閣部兼行司員比較甄劾。未便以其兼兩處行走。稍涉寬假。又該章京遇事懶惰。臣等即行叅劾。若在軍機處曠誤。軍機大臣亦隨時嚴叅。僕行走始終奮勉。辦理妥協。業由軍機處請獎者。總理衙門不得再保。如由

總理衙門已保者。軍機處不得再獎。即如臣等前保之章京朱學勤、張德容二員。臣文祥查軍機處遇有例保之單。均是合例。惟既在總理衙門請獎。亦不得再邀軍機處例保。總期保舉只准一處。而叅劾則兩不相妨。庶不至此勤彼惰。其間部院甄劾亦即照此辦理。以昭覈實。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辦新設衙門未盡事宜酌擬章程十條。開單呈覽。並覆奏章京司員等兼行走各一摺。所有單開各條。經朕詳加披覽。尚屬妥協。惟內酌撥經費一條。所稱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擬於天津、上海酌提關稅起解部款內。按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將軍、督撫、府尹、監督解

總理衙門以資辦公等語。此項銀兩。至資辦公。恐各口的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戶部開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稅銀兩。統交戶部。毋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至各省機密事件。應照例奏而不咨。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錄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咨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其軍機章京。於滿漢各員內。挑取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專管交涉事件。及檢查機密文移。責任綦重。雖不必常川到衙門。而該章京等在兩處行走。恐日久有互相推諉之弊。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以免曠誤之處。著再行妥議。餘著照所擬

行。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毓科奏。寇氛逼近。邊防等因。欽此。並鈔錄原奏一件寄閱。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咨文。亦以賊逼九江。喚國船隻。應暫緩前往通商。請臣等照會。喚國使臣辦理。伏查徽池賊匪。上犯彭澤湖口。九江適當其衝。該國船隻。前往通商。諸多窒礙。自應照會該使臣。暫緩前往。臣等即作為接到毓科咨文。給予照會。惟夷性多疑。若言明不令前往。必益堅其狡執之心。因將賊氛逼近。種種窒礙各情敘明。令其自行酌

量。庶可冀其知難而返。該使臣亦無從見疑。別啓要求。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奉

諭旨。各口洋稅。現有扣款。議定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剔弊除奸之至意。查現在各口洋稅。立有全單。扣歸二成。並有夷人幫同司理稅務。征收數目。自可以扣款之多寡。費稅餉之盈絀。誠如

聖諭。自宜澈底澄清。不致侵蝕中飽。第扣款既清。稽覈無憑。侵蝕之弊。又虞叢生。臣等擬屆其時。著住京夷官。令其向各口領事官。索取稅數目單。按月送呈。與各省所報覈對。並

調取各關流水紅簿。與部頒稅簿認真稽查。自免侵蝕之弊。或令夷人仍幫同司稅。厚以廉餼。令其據實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總期層層稽覈。似不至弊混。現在扣款交清。尚需數年。此時豫擬章程。恐屆時情形不同。擬俟扣款將次清結之前一年。再行的擬章程。以臻周密。

硃批。知道了。

己丑。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恭倅王奕訢等奏。俄味國八年間所換和約等因。欽此。

伏查咪喇堅國書及原本條約稅則既經遺失應與俄國一律概照通行刊本為憑。至宜向咪首豫為說明免致將來饒舌。飭據署蘇松太道吳煦查明咪首華喏翰業已回國。臣當即補具公文作為承軍機大臣知會到臣。照會華喏翰知悉。業經飭發吳煦送交咪國領事官士覓威轉遞本國。仍令該首照覆以昭憑信。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
豐
朝
卷七十三之七十四

W21/08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

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壬辰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現在上海通商者。大小十餘國。英、俄、
美、俄四國。各有新章。餘皆一律照辦。內惟英、國領事密迪
樂最為刁詐。即如洋藥一項。新定稅則。載明每百斤完進
口稅銀三十兩。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
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又英、國和
約第四十六款載。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
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設法辦理。以杜弊端。各等語。查
上海所設江海關。向分新舊兩關。舊關專徵華稅。新關專

收洋稅現值開辦新章。洋藥進口稅係由洋商向新關投納。若華商轉販出口。每百斤應完稅銀三十兩。由舊關稽徵。雖新增通商處所較多。凡沿江沿海各口。外國商船皆可直達。華商絕少轉販。然其名不可不嚴。兩關近在咫尺。進口出口。趨嚮不同。中外各完各稅。亦復兩不相礙。又自七年以來。華商販運洋藥。每箱繳銀二十兩。撥濟軍餉之用。經前督臣何桂清奏准。照海疆例給獎。行之已非一日。此次各國換開新章。凡華商販運洋藥。仍飭照章完稅。繳捐。乃英領事密迪樂出而阻撓。不准華商完繳。經署江海關道吳煦。檢查章程。向其開導。據該領事答云。現在洋商

已完上海進口稅。斷不能重收稅捐。吳煦復告以捐款乃華商報效軍需。本非額稅可比。一俟軍務平定。即須停止。而江海舊關。應徵出口稅銀。乃係定例。豈能不徵。况皆徵自華商。與洋商毫無干涉。該領事總以礙及洋商貿易為辭。堅執難口。始能徵稅一語。爭論不已。遂致華商互相觀望。無從徵辦。適有私販洋藥之華商駱增善。經吳煦飭差查拏。因該商寓居洋涇濱。喚領事藉稱在伊租地界內。不能因此拏人。此外各項釐捐。又因新章准洋商運貨。徑入內地行銷。洋商並不另繳釐捐。華商從中隱混。尤所不免。該領事種種驕肆。實屬故意為難。據署江海關道吳煦具

稟請奏前來。伏念華商完繳中國稅捐。外國官員。本不應過問。無如該領事密迪樂。偏執己見。不近人情。動輒聲稱現改新章。在在藉詞挾制。而該領事不循條約之事。一與理論。非藉端狡辯。即置之不論。直是無可理喻。且恐該領事捏稱海關不遵新章。恣適在津。英國使臣噶嚕斯。出為妄辯。惟有仰懇

天恩。俯賜密勅恭親王。隨時留心防範。儻噶嚕斯轉據在上海密迪樂之言。有所陳瀆。即由恭親王據理辯論。以杜欺朦。大局幸甚。

薛煥又奏。臣於十一月初六日。在兼署兩江總督任內。承

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會銜咨開。現據
英國公使噶魯斯。照會內稱。續約第三款所定賠補一項。
第一結。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廣州。潮州。廈門。福州。
甯波。上海。各口完交。請劉知各監督。將三箇月以內。外國
納稅清單。於結期後五日之內。親交該領事官查驗。監督
與領事。別具憑單。同列銜名。畫押蓋印。憑單繕妥後。其應
交總數內二成。亦必親交領事官手收。應歸併辦理。將小
口應交之項。歸入大口總納。甯波。送單。上海等語。除允准
照覆英國公使外。令臣轉劉各關監督。並管關道員。安速

會同英領事按照辦理。因咨行到臣。當即轉行遵辦去後。茲據署江海關道吳煦稟稱。十一月二十日。即據英領事密迪樂。佛國領事伊擔來文。均已現屆第一結。交還賠款之期。請將八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已徵各國稅銀數目開單。於五日內親交查覈等情。即經查明江海關三箇月內。進出口各國商船完納稅銀三十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兩零。按照條約。英佛二國各應交還二成銀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零。二共應交還銀一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九兩零。開列清單。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親交英佛二國領事。並面訂是月二十九日。會同赴關調查。

總散各簿。惟暎領事密迪樂面稱。伊所奉暎國公使嗜嚕
嘶來文。係於海關總收數內。各扣二成。除洋商按課完稅
外。尚有外國商船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
亦應一併覈扣。吳煦當以新定稅則第十款載明。各口所
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且新
章所定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納鈔銀四
錢。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鈔銀一錢。四箇月期內。如赴
他口。毋庸另納船鈔等語。是鈔課已較舊章減少。完數無
幾。隨時撥抵經費所收。尚不敷用。罰充入官之款。有無多
寡。本無一定。海關向章。均係隨案充賞。由司稅之暎國人

牙直利卷之三
四

嗜嗾囑掌其出納。亦惟嗜嗾囑能據理以議罰。使洋商不致偷漏。故稅課得以稍旺。所罰銀兩。均由該司稅分給在關辦事中外人役。查拏偷漏出力之人。並不收庫。均已無可追回。何能再扣二成。奈該領事爭之甚力。堅稱嗜嗾嘶雅文。係指總收之數。吳煦復以恭親王等原咨。即係接據嗜嗾來文。但指納稅清單。並無船鈔罰款字樣。給與閱看。該領事轉以新章須以啖文為正義。曉曉辯論。再四開導。始允稟知嗜嗾定奪。如必須照總數覈扣。仍應補交。所有現收海關稅二成銀數。亦不能先付收據。各等語。稟請覈奏等情前來。伏思啖嘶二國所索賠款。仰蒙

聖主逾格懷柔。准於各關扣還。臣惟期儘數數扣。多交一兩。即早
了一兩之事。斷不任該關道稍事隱匿。今船鈔罰款兩項。
實皆隨時分別撥用充賞。該關道均係照章辦理。委無短
扣情事。喚領事既經稟知。嗜首勢必據以饒舌。合無仰懇
天恩。俯賜密勅恭親王。照章諭知。喚國使臣嗜嚕嘶。毋庸分外爭
執。並令其通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以杜狡執。而免藉
口。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喚國領事爭辯賠款。並阻撓稅捐。請飭奕
訢等留心防範。各等語。賠補一款。據喚首密迪樂稱。嗜嚕嘶來
文。係於海關總收數內。各扣二成。除洋商按貨完稅外。尚有外

國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一併覈扣顯係藉詞
狡執。本日已密諭恭親王等照會嗜苜矣。至華商應交出口稅
銀及內地商人販運洋藥應交捐款該苜阻撓不准繳納以致
華商互相觀望其私販洋藥之華商略增善該苜亦藉稱在伊
租地界寓居不令中國查拏各節亦諭知恭親王等隨時防範。
薛煥係辦理通商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密迪樂如不遵條約辦
理即應據理駁斥不得盡諉之恭親王等辦理所有華商應完
稅銀由舊關稽徵並完繳稅捐既與洋商毫無干涉即不能任
該國領事藉詞狡賴著該撫仍督飭吳煦按照條款與該領事
逐層剖辯務令中外應收稅項彼此胥歸公允該領事無可藉

口方為妥善。

又

諭據薛煥奏。英國領事。爭辯賠款。並阻挽稅捐。各等語。業經諭知。薛煥向該領事。曉諭妥辦矣。賠補一項。據英國領事密迪樂稱。嗜嚙嘶來文。係於上海關總收數內。各扣賠項二成。除洋商按貨完稅外。尚有外國商船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亦應一併覈扣。爭之甚力。又上海新定洋藥納稅章程。密迪樂稱。洋商已完上海進口稅。斷不能重收華商稅捐。其私販洋藥。寓居洋涇濱之駱增美。一犯該公使。並不准查拏於稅捐殊多掣肘。現在各國通商章程甫定。彼此均應循照定章。方能允

協若任令要求格外。必致枝節叢生。恭親王原咨。但指納稅清單。並無船鈔罰款字樣。該領事欲照總數彙扣。已稟知噶酋。著恭親王奕訢等。即照會噶魯斯。告以既於關稅內交還二成。即不應再扣船鈔罰款兩項。況船鈔係充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項經費。罰款係隨案充賞。並不收庫。均無從追回。覈扣。並令其通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以杜狡執。至洋商進口。華商出口。所納洋藥之稅。兩不相礙。該領事總以徵收華商之稅。礙及洋商貿易。亦難保非藉詞挾制。業已密諭薛煥。妥為辦理。並著奕訢等。隨時留心防範。無庸先給照會。僕噶魯斯轉據密迪樂之言。有所陳瀆。即據理辯論。並將私販之犯。令其交出。以杜欺朦。

是為至要。原片著鈔給閱看。

甲午。吉林將軍景瀆。副都統麟瑞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奏。請飭東三省練兵籌餉等語。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邊陲。有備無患。至意。伏查吉林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計自軍興以來。征調頻仍。存營未半。而差操日益倍增。官兵不敷遣用。曾飭各處傳集西丹。添造擡槍。大礮。捐辦口糧。操練。以資捍衛。近因俄夷潛入烏蘇。哩。窺伺綏芬。欲圖三姓通商。挾官恃橫。拏等招募人夫。保護後山。並令官兵變裝。分布要隘。嚴防。該夷深悉軍民不容。眾怒難犯。以故

未敢輕占。嗣條約已定。人夫驚疑。雖三姓與烏蘇哩江東界址分明。猶恐該夷反覆。等語。已於黑河口。老嶺兩處。奏留官兵五百名巡守。以備不虞。惟甯古塔。琿春之綏芬。一帶山場。將為俄國所有。則卡倫均應移撤。至興凱湖西南。山海交界。尚未勘定。設防要區。似難豫料。正在查辦之際。適據署琿春協領台斐音阿。親身晉省面稟。查琿春自康熙年間。設立駐防以來。並無城垣。地近南海。距七十八里。至百里不等。北自英俄嶺東。至綏芬河。與甯古塔為界。西至圖們江。與朝鮮接壤。沿江一帶。俱係朝鮮城池。琿春河自東北通肯山發源。西流會圖們江。南折入海。所有駐防

旗人向在此河南北兩岸居住。通計男婦大小萬餘人。除在街市居住不計外。河南岸及山溝分住。約有二十餘屯。戶至六千餘口。協領衙署距北岸不足一里。教場即在河邊。該處額兵四百三十名。近因征調。僅贖三百餘名。茲聞俄國議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人心驚惶。茫無依據。職責任地方。應親身晉省面稟。聽候覈奪等情。等。查琿春地方。已去多半。而琿春河南岸。及山溝舊屯戶。斷難遽爾遷移。恐致流離失所。惟俄國明知南岸舊有屯戶。而必以琿春河為界。覈與條約內載。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居住之處。及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侵占之。

句情詞相悖。是其詭詐性成。從無信義。不惟勢難密防。日後更無把握。且圖們江西。係朝鮮國舊界。舊有城池。今俄國已占入江內。其將來與朝鮮有無關礙。等不敢懸揣妄議。亦不敢壅於上。

聞至各城應如何按期操防之處。容等妥議章程覆奏。殊批另有旨。圖留覽。

諭軍機大臣等。景瀉等奏俄國分界。琿春勢難密防。繪圖呈覽一摺。據稱琿春駐防旗人。向在琿春河南北兩岸居住。除街市外。尚有山溝分住居戶二十餘屯。因聞俄國議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人心驚慌等語。俄國地界現派成琦與景瀉前往

會勘。若俄國於該將軍等未到以前。遽行占住。勢難與之理論。本日已諭令恭親王等。照會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令其俟欽差到後。勘明地界。方可令俄人居住。並令成琦照會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亦俟該將軍等會同該酋秉公勘定地界後。方准該國人移居。成琦所擬照會。俟呈覽後。再交該將軍轉行俄國。景瀆等於成琦未到之先。仍須設法開導。令其靜候。欽派大臣會勘。不得任其先行侵占。以致屯戶驚疑。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景瀆等奏。密陳俄國分界。瑋春勢難密防各情。並繪圖貼說呈覽。新定俄國條約內。載明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漁獵

之地。俄國均不得侵占。俄國明知琿春南岸舊有屯戶居住。如欲以琿春河為界。於條約所載相背。該國議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人心已不免驚慌。若成琦等未到以前。該國之人業已恃強占踞。則事屬已成。難與理論。著奕訢等即酌擬照會二件。一照會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告以現派大臣查勘地界。俄國之人應俟勘明地界之後。方可居住。不得先行占踞。致該處屯戶驚疑。一作為成琦之意。照會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亦囑其候該侍郎與景瀉勘明琿春地界。方可令俄人居住。總須遵照條約。中國人住之處。及漁獵之地。該國不得占踞。方為妥善。以上照會二件。詳細妥擬呈覽後。再行分別照會。此意。

已諭知景瀆矣。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具奏新設衙門章程。並覆陳
章京司員行走各情。於二十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

諭旨一道。仰見

聖慮周詳。無任欽佩。新設衙門。應用心紅紙張等項銀兩。臣等原
擬在戶部支領。因庫項支絀。未敢以新設衙門辦公銀兩。
再行動用正項。迺欽奉

溫諭。此項銀兩。亟資辦公。恐各口酌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

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戶部關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稅銀兩。統交戶部。毋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等因。欽此。仰蒙

聖慈體恤。辦公之費。無虞竭蹶。惟有樽節支放。不准稍有浮費。以重庫款。至臣等前擬新設衙門額定司員外。酌挑軍機章京滿漢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茲奉

諭旨。責任繁重。雖不必常川到衙門。而該章京等在兩處行走。恐日久有互相推諉之弊。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以免曠誤之處。再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外國事務難繩以常理。一字一事之歧誤。非滋生口舌。即作為證據。總宜詳細迅速。方無流

弊○誠如

聖諭○責任綦重○自應嚴定章程○以免推諉○謹悉心籌酌○擬將兩班
滿漢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仍
照常○在軍機處該班○專管交涉事件○及檢查機密文移等
事○並於該四員中○另派一員○在方略館住宿○看管總理衙
門取存要件○若有應檢查者○由臣等派衙門司員○照各衙
門回事之例○赴軍機堂外○回明兼領之軍機大臣○應查何
件○即飭該章京檢查○封交司員帶署○俟辨結後○仍即收回○
僅遇有緊迫之事○由兼領之軍機大臣○飭該章京檢出○送
交總理衙門○仍回軍機處當差○如有須該章京赴署辦理

者於下班章京酌飭一二員到署照軍機處派委章京赴各衙門會辦之例迅速辨結不必常川在署然臣等仍當察看情形必須該章京赴署辦理方令到署其衙門司員能知原委可辦各件即毋庸該章京前往如有檢查舛誤及看覆未能周密並曠班不住宿貽誤公事者由兼領之軍機大臣查叅若遇

皇上在瀛辦事則兼行之章京亦仍分班隨同前往其留京者即飭在方略館住宿照管交涉及機密要件亦毋庸常川到署如此明定章程亦可日久遵行不至有推諉之弊其額定新設衙門司員十六員已行文各衙門咨取俟挑定後

再行開單奏

聞。至各省機密事件。應照例奏而不咨。臣等已遵

旨行文各該省大臣。將軍。督撫。府尹。監督。一體欽遵辦理。以昭慎
密。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挑取滿漢章京。前經降旨。毋庸再兼
軍機處行走。嗣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請在額外行走。專管交涉
事件。復諭令再行妥議。茲據酌定章程具奏。著照所請。所有滿
漢軍機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員。在總理衙門額外行走。仍照常
在軍機處值班。毋庸常川到署。餘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上年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

二十三日奉

上諭。明年三月。東界查勘等因。欽此。並鈔錄景瀟原摺寄閱。臣等約會侍郎成琦。公同閱看。並商給照會。即作為接據景瀟來文。告以烏蘇哩江口。約在立夏後。方能開凍。成琦於四月下旬到彼。免該國官員先往守候。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繕錄交理藩院行文該酋伊格那提業幅。以便遵辦。其興凱湖至圖們江。設立界牌之事。臣等按圖分晰。究未能明確。擬將地圖屆時交成琦帶往。並囑到吉林時。先與景瀟會商妥協後。再於該處官員內。酌帶諳悉地界之員數名。前往。庶於情形界址。瞭如指掌。該侍郎於赴熱河請

訓後○即催令前往○以免落後○

硃批○知道了○

己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於本月初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一道○並鈔錄江蘇撫臣薛煥原片二件寄閱○查臣等前據喊

妥嗎聲稱○奉嗜嗜嘶之信○呈遞稟帖四件○一係自擬洋藥

稅辦法○請酌定得中之數○一訴上海道辦理藥稅○多有違

約○一訴甯紹台道重征進口藥稅○上海道未能追理欠款○

查該省所遞征收藥稅稟內○稱進口以後之稅○酌減劃定

得中之數。照通商條約第七款所載。現定出入稅則。總以照納一半為斷。如尚以為不足。亦可酌量增加。然其要無論多寡。總在於各關劃一定額。無庸分設多局。別立子口各等語。臣等覈其所稟。雖稱進口以後稅項可酌量加增。然其意嫌華商征稅較多。擬避多就少。以為暢行洋藥地步。且其文法與其餘之稟不同。顯係內地商人代為東筆。因告以此事未可懸斷。應候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會同哮唵。秉公覈辦。其餘之稟均允為查辦。咨明薛煥據實聲覆。惟所稱嘆商實順行洋藥。既在上海納稅。改運別口。條約第四十五款內。載明監督官驗查。發給牌照。

交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明。免其重納。是嘆商
既在上海關納稅。必有該道牌照。並文可據。甯紹台道。何
能重征。該商亦豈能甘心輸納。其為飾詞聳聽可知。但無
憑指駁。因於咨薛煥文內。聲明有無影射別情。庶不至墮
其詭計。華商汪乾記。久嘆商銀兩。雖條約第二十二款。載
有中國官員。認真嚴拏追繳之語。但恐別有軫轄。亦於文
內聲明。至釐捐增加。及設立廣潮公所各情。亦咨薛煥查
覆。雖逐條均允辦理。仍聲明是否為稽查稅務而設。有無
與原約相違。亦擬令薛煥咨覆。後即據以嚴行駁斥。使其
無詞可藉。但該夷紛紛以影射之詞呈訴。臣等即據一面

之詞。允其查辦。必於稅項諸事。大有關礙。因另備文由驛
知照薛煥。令其據實聲覆。如係所稟。實在情理之中。於稅
項毫無出入。辦理並無窒礙者。方能酌量辦理。否則據該
撫咨覆駁詰。以杜捏訴地方官之漸。茲奉

密諭。並鈔寄薛煥原奏。查扣款一項。雖續約第三款。有於通商各
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之語。但船鈔罰款二項。並未指
明在扣款之內。薛煥原奏所陳。實為正理。臣等即據以照
會噶嚕嘶。使轉諭密迪樂。並通商各口領事。不得任意狡
執。至上海關征收華商出口稅銀。洋藥百斤。完稅銀三十
兩。釐捐二十兩。臣等查九年八月間。惠親王會同戶部奏

定章程。並十年三月間。戶部奏駁前任兩江督臣何桂清酌加商捐銀兩。改捐為稅。計華商運藥出口。每百斤征收關稅銀三十兩。抽收商稅銀三十兩。原以上海至蘇松一帶。並無大關收稅。是以預收稅銀三十兩。如運赴有關處所。其第一關。准其抵扣。是專為嚴防華商偷漏而設。與洋商毫無干涉。其商捐一項。係屬華商捐助軍餉。尤與夷商無涉。條約內載明。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准其相度機宜。隨時設法辦理。並通商章程內所載。進口離口各層。極為明晰。其中國犯罪民人。潛匿暎國船中。房屋。條約內載。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

匿袒庇該領事官密迪樂有心阻撓。臣等揣量其情。一則洋藥稅征收過重。恐內地藥土暢行。洋藥貿易不旺。一則中國奸商勾串。該領事莫於新章開辦之時。藉端輕減。惟此二層。均與洋稅無涉。且非條約所載。臣等亦斷不能允行。現在遵

旨留心防範。無庸先給照會。擬俟嗜嗜嘶或有照會來議此事。或嗜嗜嚙到後。再行辦理。並聞嗜嗜嚙司稅。頗屬認真。毫無偏袒。至時令恆祺赴津。按照條約。繕晰辨明。嚴定章程。並令將私販洋藥之駱增美一犯交出。以重稅項。而杜弊端。所有喊啞嗎原稟四件。並臣等咨薛煥文二件。及遵

旨給嚙首飭改正扣款照會一件。謹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給江蘇巡撫薛煥咨文。

為咨查事。照得本爵接據英國喊參贊呈本爵單三件。一
內稱上海吳道於洋涇濱北設立洋藥釐局。將釐捐之數
遽增數倍。該道出示令各國行中內地管帳人等每月彙
報一次。該行已售未售洋藥總數。其各吞船亦照此辦理。
發給蓋印簿本。令照填寫。並令局給每箱銀五錢。似其令
為本行偵細跡同海關捕役與條約相違。又吳道告示及

局內章程。定同擇閱。廣八行。總理其事。實同從前粵省額設公行。大為商民不便。告示內所引原款。一經離口。改為一經進口。顯係明知故違。並有華商向該商買藥。被公所拏住。並藥不還等語。一內稱上海嘆商寶順行。欲將洋藥五十箱。剝運甯波。已經上海關徵納稅銀。管理海關甯紹台道。將其稅單置之不問。必向徵稅。與新約第四十五款所載相違等語。一內稱華商汪乾記。欠嘆商必理銀兩。上海吳道不肯認真勒追各等語。查以上各情。本爵無從懸斷。惟華商汪乾記。既欠嘆商銀兩。若別無轉轄之處。自應代為勒追。其嘆商寶順行洋藥。現在上海納稅。如並無影

射別情。甯紹台道亦不應重徵。務飭該道等秉公辦理。不得稍有回護。亦不得有意遷就。總期按照新章條約。並續約稅則辦理。不得絲毫增減。以免爭論。至釐捐何以增至數倍。是否實有其事。各國行內管帳人等。每洋藥一箱。給銀五錢。並設立廣潮公所。是否為稽查稅項而設。有無與原約相違。相應鈔錄咨明貴大臣。轉飭該道等。將本爵文內指出各情。秉公查辦。無論華商。漢商。均應一視同仁。不得任憑一面之詞。稍有輕重。俟據實查明後。即行咨覆可也。須至咨者。

給江蘇巡撫薛煥咨文。

為咨行事。照得嘆唏各國現在京城。時有理未協各情呈訴。本爵無憑懸斷。不得不該國自行帶往。或由驛行文查辦。嗣後該係該國實在情理之中。於稅項毫無出入者。自應酌量辦理。若於條約未符。或與條稅項及地方情形。可以據理駁斥者。本爵一面之詞。即為允准。貴大臣務須據實。次駁斥。斷不可稍有遷就。致於貴大臣辦理。國不至屢次陳訴。紛紛以影射之詞呈。臣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給嘆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接據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部院薛咨稱。貴國領事官密。在上海交還第一結賠扣銀兩。計自八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共應交二成銀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零。開列清單。並會同赴關調查總散各簿。惟領事官密面稱。除洋商按貨完稅外。尚有外國商船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亦應一併覈扣二成。與上海道再三辯論。查上年續定條約第三款內稱。應賠償銀兩。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兩國先期派員稽查數目清單等件。以

昭慎重。並無指明船鈔罰款二項在內。詳譯條約所載。各關所納總數之語。即前據貴大臣請飭小口併入大口總納之文。若罰充入官之款。即不得謂之納。似係領事官密誤會條約。以至爭論。况通商稅則第十款載明。各口所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是此款備充辦公之用。並非與國徵存收庫之款。與稅項有別。其罰充入官之款。係由司稅之員。分給在關辦事中外人役。查拏偷漏出力之人。尤非徵收入庫之款。亦與稅餉有別。是此二項。均非應入關稅總數內覈算之款。礙難扣繳。本爵極願早將扣款清償。惟扣船鈔罰款二成。於辦公諸多

窒礙。且既不與關稅相涉。亦不與條約相符。現在彼此既敦和好。萬不宜以此小節爭執。致將來有不遵條約之弊。相應咨明貴大臣。即飭領事官。按照稅項所納總數。每結扣還二成。其船鈔罰款。不在扣數之內。以免紛爭。而昭信守。所收第一結扣款銀兩。即付收據可也。須至照會者。恭親王等又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五日奉

上諭。俄國明知琿春南岸。舊有屯戶居住等因。欽此。並鈔錄景瀉等原摺一件寄閱。臣等以事關邊界。即約同侍郎成琦。公同閱看。並商給該夷照會。總以未經查勘之前。該民人不得占住。且以條約所載。中國人住之處。及漁獵之地。俄國

不得侵占之句。以杜該夷任意占踞。致使琿春河兩岸屯
戶均生驚疑。激生事端。以副我

皇上慎重邊防之意。所有遵

旨酌擬照會二件。謹鈔錄恭呈

御覽。俟

發下後。再行繕給。

硃批。依議行。

擬給俄囉嘶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接據吉林將軍景瀄咨稱。貴國議由
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其原住之屯戶駐防人等。應

仍居住等語。查駐防旗人等。向在琿春河南北兩岸居住。並有琿春協領衙署教場等公所。上年所定條約第一款。載有順琿春河。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之語。惟聲明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各等語。現在琿春河南北兩岸。居住駐防旗人屯戶。並有衙署教場公所。貴國自應遵照條約。仍歸中國人居住。況兩國官員。現在尚未會同查勘。尤不得令貴國人自行前往。相應咨明貴大臣。務飭該處貴國民人。應俟

欽派大臣會同查勘後。所有空曠之地。方准居住。不得先行占踞。中國民人居住之處。及漁獵之地。致令該處屯戶驚疑。別生他變。是為至要。須至照會者。

擬成琦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接據吉林將軍景清咨稱。貴國議由琿春河分界。其南北兩岸屯戶人等。仍應照舊居住。以免驚擾等語。查上年續定條約內載。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囉斯國。其西皆屬中國。惟上所言。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本大臣

現奉

大皇帝諭旨。前赴東界。會同貴國大員。秉公查勘。所有貴國民人。自不得於未會勘之前。先行占踞。致與條約不符。相應咨明貴總督。飭令貴國民人。不得自行前往。務俟本大臣到後。會同吉林將軍景瀉。並貴國大員。秉公查勘。遵照條約。俾春河南北兩岸屯戶人等。仍舊居住。免致別生事端。激成他變。此為兩國有益事宜。萬不可稍違條約。特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丙午。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茲由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得恩坡特則諾斐赤。自恰

克圖咨送努等文書一件。拆閱內稱本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有咨送軍機大臣公文一件。懇祈轉行等語。努等相應將俄囉斯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咨送軍機大臣公文一件接受。照舊呈覽。

覽外。並將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得思坡特則諾斐赤咨送努等蒙古俄囉斯字原文各一件。另行包封。一併呈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色克通額奏。接木哩斐岳幅。與軍機大臣咨文。代為呈遞一摺。文內大意。以俄國上年在京所定條款。第四款。有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黑

龍江將軍副都統並不遵照辦理。懇請將將軍副都統更換各等情。黑龍江未與俄國通商。斷無遽將該將軍等更換之理。該處何以不照條約辦理。必須查明。以免該首藉口。著恭親王奕訢等即行文特普欽等。令其按照條約第四款。出示曉諭該處商民。互相貿易。仍作為該將軍本意。俾該國不再疑其阻撓。方為妥善。該商清字咨文。並發交奕訢等閱看。應如何回答之處。即由該大臣等酌量咨覆。

戊申。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於上年十二月間。接奉寄

諭。因寇氛逼近。潯防九江礙難通商。令臣等照會。英商與之婉商。暫緩前往。經臣等給以照會。告以彭澤湖口賊情肆擾。各情阻其前赴九江。當即附片具奏在案。茲據英商。噶魯斯。照會內稱。僅有阻隔。水司軍門當從嚴懲創。近洋所統大軍甚眾。即遇匪攔遏。必克相勝。各等語。是其意欲前往。因於接見。噶魯斯時。曉以並非阻其九江通商。但賊氛逼近。商賈稀少。徒往無益。該夷即稱。現在彭澤湖口一帶。賊匪經

欽差大臣曾國藩。悉行擊退。九江已可通商。並無窒礙。臣等以夷性倔强。設再與之爭論。益以堅其欲往之心。且轉示之以

怯。因乘機告以八年間。嘯嘯唵乘船至漢口。道出金陵。為賊匪開礮擊壞船隻。並聞嘯嘯唵與賊求和。始獲保全。彼時中國軍民。知爾國與賊往來。頗覺輕視。冀以動其愧悔之心。免其勾結之念。該酋聲稱爾時入江礮船四隻。雖為賊所傷。然一經開礮回擊。賊匪即大敗而逃。惟由漢口回駛時。大船二隻。在中途擱淺。僅餘小船二隻。恐賊匪開礮轟擊。勢難以寡擊眾。不得已曾入江甯城。告以並非幫助官軍勦賊。實係前往漢口。不必開礮。此語則有之。所稱與賊往來求和。則傳言之訛。此次前往。自當與賊不相聞問。臣等查上年十月間。該夷欲赴九江。漢口通商。曾有照會。

議及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件。如在情理之中。由海關查
驗。給以照單。儻有額外軍器。或無照單。即將船貨全行入
官。其意恐中國疑其與賊勾結。故先有此請。臣等仍與該
首言定護船兵器等項。務按照會所定。其船丁水手人等。
並須嚴加約束。不准與賊勾結。免致軍民輕視。該首亦無
辯論。臣等仍行文江蘇安徽江西湖廣各督撫。臣並沿江
統兵大員。一體嚴查。以昭防範。所有嚆首照會一件。謹鈔
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前於上年九月間。據嘆酋在京。請暫借給銀數百兩。經臣等於順天府所存該夷付還支應款內。借給數百圓。旋據該夷在津。照數付還。嗣噶唎嗎在京復請借用。臣等以順天府所存該夷付還之款無多。恐該夷借給無厭。難以支應。議定以洋銀一千圓為率。如滿一千圓。即由天津付還。未還之先。不得再借。該夷亦即允從。昨噶夷布酋。以噶吐嗜來京。修理房屋。須用銀兩。亦請酌借。並擬於扣款內歸還。呈遞照會前來。臣等以既已允准嘆夷借用在前。噶夷事同一律。礙難駁斥。當照嘆夷前借成案。酌借洋銀七百圓。該酋所稱於扣款內撥還。與嘆夷前案

兩歧聲明令於天津付還。庶不至漫無限制。嗣又復請借洋銀八百圓。臣等以前借七百圓數。再給八百圓為數。已逾一千之外。當允借給三百圓。乃據哥吐嗜聲稱存款即屬無多。亦不便以此小節致令為難。即將原銀送回。雖其心未能滿意。而既有此語。亦可省日後枝節。臣等將洋銀仍交順天府收存。

硃批知道了。

甲寅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璜奏竊據署福建興泉永道潘駿章稟稱准駐廈英領事金執爾照會前議廈門烏空園頭中礁平地請即會勘給租潘駿章以案卷不

全許為詳查辦理。該夷即以欲翻前定之案。嘖有煩言。可
否照案給予承租蓋房等情。等卷查道光二十年間。暎
夷退出鼓浪嶼。即欲將廈門之南較場水操臺租賃蓋房
居住。旋經中止。咸豐二年。該夷復請將南較場水操臺租
給。當經前督臣李芝昌。因查南較場等處。係各營操演之
所。且有民田廬墓。均多窒礙。委令前署泉州府知府來錫
蕃等。向駐廈領事反覆開導。並密諭工匠。不准擅為興工。
並示意紳民。出頭攔阻。該夷始聞風氣阻。堅求另行擇
地給租。嗣來錫蕃等。查有烏空園頭中礁空地。查勘尚無
民田廬墓。堪以租給。稟請侯暎國繙譯官柏達。並新領事

金執爾抵履定議。詳報再行覈奏在案。事隔八年。該繙譯官相違。並未來履。業已相安無事。茲該領事金執爾欲照前議會勸給租。並據黏鈔照會三紙。由勞慶端轉飭照約付地前來。伏查烏空園頭中礁空地。業由前督臣季芝昌委員查勘。議定允租。照會該夷有案。此時該夷欲踐前言。尚非無端要求。不便峻詞拒絕。致啟釁端。惟究與民居闢稅。有無格礙。必須熟諳情形之員。馳往確查覆勘。並體察彼處民情。相機辦理。庶於撫夷安民之道。兩得其宜。現已檄委丁憂留閩之前興泉永道司徒緒。會同現署興泉永道潘駿章。查勘會議稟辦。俟司徒緒等稟覆到日。再行馳

奏

硃批知道了。

乙卯。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色克通額奏接木哩斐岳幅與軍機大臣咨文代為
呈遞一摺等因欽此臣等查閱木哩斐岳幅咨文內稱黑龍江

副都統早悉條約迄今未行理宜遵照條約第四條邊界

官員妥為照看兩國所屬人等通商愛琿城副都統反為
不准通商各等語竊思俄夷於上年十月間續定和約經

臣等咨行黑龍江將軍等按照辦理該將軍等計當早已接到何至數月之久迄未施行致令木哩斐岳幅饒舌恐其中別有要求希圖聳聽未便據一面之詞即為查辦因
遵

旨咨行特普欽令其作為己意酌量辦理如僅為通商起見則自應按照條約開辦未可自爽其約儻別有枝節則詳細聲覆以便行文駁詰庶不至墮其術中所有咨行黑龍江將軍文一件謹鈔錄恭呈

御覽至木哩斐岳幅咨軍機處文詞意本未明晰臣等既於咨特普欽文內令其作為己意出示曉諭儻由臣等再給與照

會則該夷知係由臣等咨商該將軍辦理。不獨啟其輕視邊疆大員之心。且與作為己意之處不符。况臣等於上年十月間。歷次照會該夷伊格那提業幅。至今未按照覆。設該夷謂軍機延擱不辦。臣等即可據此折服其心。似現在不必給與咨覆。擬俟特普欽聲覆到後。再行酌量辦理。較為妥協。

硃批依議。

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據蘇松太道吳煦探得暎國水師兵頭霍娃現帶大小火輪船五隻。載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

於正月初二日。徑由吳淞口啟碇。駛赴長江。聲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並稱有夾板貨船續開等語。由該道稟報前來。伏查漢口九江兩處。業准英法各國通商。是長江必有洋船出入。臣前奉

密諭。遵經咨飭江面水師。一體欽遵。毋得滋生疑慮。惟恭親王照覆。英公使噶嘮斯公文。言明九江鎮漢口各口進出應納稅餉章程。令該公使就近與上海關公同商定。即由上海知照九江鎮漢口。妥為辦理等因。前經轉飭蘇松太道吳煦。照會英領事密迪樂知悉。迄今未據照覆。噶嘮斯現在津沽。尚未來滬商辦。密迪樂亦未與吳煦商及此事。

此次兵船駛赴長江。又不先期知會。突然起碇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喻。再嘆國公使噶喇哈於上年十一月由滬赴粵。探明現已回國。合併陳明。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嘆首噶喇哈自換約出京以後。夜郎自大。動稱諸事均須在京商辦。外官不能與聞。噶喇哈現在天津。臣前准閩省。辦通商公事。即經照章照會。噶首會辦。該首亦不答復。其在滬之領事密迪樂。又復事事狂妄。現嘆夷兵頭開船駛赴長江。聲言將往漢口等處。據蘇松太道吳煦。密稟聞其路過金陵。欲見髮逆。與之說明。兩不相犯。使

洋船往來江面無礙。並欲與該逆互通交易等情。伏查漢口九江皆在長江上游。金陵乃必經之地。該夷嗜利無厭。欲圖便於通商。先與髮逆交結。此說恐不盡無因。犬羊之性。無所不至。儻該夷竟與賊匪另有勾通。此後軍務尤形棘手。又據吳煦稟稱。數日前。佛國兵頭蒙斗班遣其繙譯官李梅面告該道。謂。該夷將有往見金陵髮逆之舉。不知是何意見。蒙斗班本欲派船偕往。因無小船在滬。祇得派小兵頭一人。附搭喚船同去。察看動靜。如喚夷果與髮逆私通。該小兵頭即可設法通信。又言喚夷不願幫助中國。居心殊為叵測。請豫為防範。各等語。臣竊思喚佛兩夷相

助為惡。噶夷所言。亦屬未可盡信。惟此時在上海者。噶夷似較噶夷稍為近理。現飭吳煦密令華商。密探該夷舉動。如有見聞。即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京口副都統巴棟阿奏。竊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一道。欽奉之下。即經密飭水師各營。一體知照。並酌調師船。嚴防江面。杜賊北竄。並密籌接洽。噶夷之大概情形。奏明在案。茲於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據提督銜記名總兵廣東水師提標左營遊擊賴鎮海。總兵銜廣東海門營

參將儘先副將李新明稟稱現有暎國商船三隻業已抵鎮探看地勢設立署棧以便通商等情旋又據鎮江府知府師榮光稟報前來。督即令佐領文祿飛往伊船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據該佐領文祿回稟係該國參贊吧嘎噠一員。水軍提督和普一員。正副領事官二員。實屬來鎮通商。現無貨載亦無別情。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情稟復前來。督即飭地方府縣細心妥為照料。期於和悅並即咨會。

欽差幫辦江北軍務總統水師提督銜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撥船善為照護。惟於十一日該國水軍提督和普駕駛輪船

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於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駛回上海○旋於十二○十三等日○該國參贊吧嘎禮○副領事官費笠子等○前來稟見○鄂接見之下○詢問情形○據伊等云稱○我國船隻○來鎮探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昨開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察看江面○並欲使粵匪知我國商船○於九江漢口等處○來往通商○毋得開砲攔阻○該船於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二隻○在鎮駐泊等語○鄂伏思鎮城通商○設關收稅一節○前准江蘇撫臣薛煥咨明○均著常鎮道主政辦理○鄂當即飛催該署道江清驥迅速來鎮○遵照辦理去後○復據鎮江府知府師榮光稟稱○十三日吧嘎禮面催趕議

通商各事。言甚急迫。因即飭令該府督同丹徒縣知縣
田祚。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務期曲盡公平。永敦和好。現經
該府縣與之會議。擇於甘露寺地方。暫為副領事官費笠
子公署。以便會商事件。今已看定地勢。在於鎮江西門外
雲臺山上下。建造公署商棧等情。十五日吧嘰嚙坐船。業
已駛往上游。察看九江漢口一帶江面情形。適江清驥已
於是日到鎮。除由督飭令該署道督同府縣與領事官等
妥為舉辦通商收稅一切章程。務期詳細盡善。並俟暎國
商船到鎮。如何情形。再行具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喚國兵船駛赴長江。前往漢口等處。路過金陵。欲見髮逆。並據巴棟阿奏。喚國商船現抵鎮江。有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欲使粵匪知其來往通商。毋得攔阻。各摺片。覽奏均悉。喚夷於九江漢口兩處開商。先與髮逆交結。該夷甫與中國換約。雖不助我勦賊。亦未必遂勾通粵逆。再啟兵端。惟此後該夷商船往來江面。恐金陵逆匪。借伊船隻。裝載賊匪。駛入天津海口。其患不可不防。此事若由中國稽查。恐該夷心生疑忌。不如向該酋告以現在漢口九江通商各國船隻往來甚多。恐粵匪假充商賈。混跡其中。竄入天津海口。中國無從稽查。應由貴國派人將出口進口人數。嚴密查察。

如有賊匪潛赴天津。務即代為拏獲。以見彼此和好之道。著恭親王奕訢等悉心籌議。或行文照會。或與喊啞嗎等當面言定之處。即行酌量辦理。至由海關查驗護船兵器。該夷前已照會恭親王。自必遵照辦理矣。薛燠。巴棟阿各摺片。均著鈔給閱看。戊午署四川總督崇實奏。竊於上年冬月間。接據直隸督臣恆福函稱。有佛國夷人。自稱名士艾嘉略。欲來四川傳教。又接據陝西撫臣譚廷襄函稱。佛國名士艾嘉略。已由豫入陝。於冬月二十三日到省。日內即將赴川。並告知到省後接見情形。即飭府縣。並城守營汛。揀派幹練之員。暗中將省內習天主教之居民鋪戶。密為稽查。以便防

範旋於十二月十八日。該夷人來至省城。權住旅店。嗣於二十三日。艾嘉略來署求見。據稱於道光年間。曾久住川省傳教。本年春間。始赴上海。茲在直隸。奉伊國大臣囑囉公文執照。仍來四川傳教。求為保護。毋令彼教受害等語。茅諭以現在既許傳教。斷無受害之理。且在川年久。川省民情浮動。諒所素知。傳教亦須擇類。總無親近匪人。則浮言無自而起。伊意亦以為然。現在彼教中人。已為租賃民房居住。旬餘以來。經茅屢次密查。門庭尚屬安靜。茅查川省向來習天主教者。川東居多。省城內亦間有之。現既彰明較著。所傳自必愈多。地方官既不便定以限制。致啟猜

疑○惟○有○於○編○查○保○甲○時○將○習○天○主○教○者○暗○為○編○記○隨○時○嚴
密○稽○查○僅○於○習○教○之○外○別○有○不○安○本○分○情○事○即○照○尋○常○商
民○按○例○懲○治○不○必○故○示○區○別○庶○乎○防○微○杜○漸○可○無○意○外○之
虞○

硃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辛酉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於正月初六日接奉

密諭以暎夷領事官密迪樂在上海數算二成扣項將外國商船
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款亦應一併彙扣爭之甚加

飭令臣等照會噶魯斯令其通飭各領事官一體遵照以杜狡執
當即欽遵給與噶魯斯照會茲據噶魯斯照覆聲稱船鈔
一宗原為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費用罰款一項亦係備
給出力關吏人等之需是以續定條約並無將前二項一

併列入二成之理。與該首所見略同。並稱曾經囑囑諭。知各口領事官。恐上海道未喻其言。並他處或有誤會。再行明諭各領事官。遵行等語。臣查該首所稱囑囑諭。知各口領事官。及上海道未喻密迪樂之語。明係飾詞狡展。惟折以條約。即自知理屈。通行各口領事官。遵行。是尚知按照條約。不可不給予照覆。獎其誠信。以馴其性。臣等已飛咨天津上海。並沿海通商各大臣。及督撫。將軍。府君。監督。查照辦理。免致狡執。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上年十二月間。奏請設立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奉

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禮部頒發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關防一顆等因。欽此。欽遵。知照禮部鑄造去後。茲據該部咨稱。關防一顆。業已鑄妥。當經臣等揀派司員。於二月初一日赴部領到。隨即恭設香案。叩頭祇領。開用。並知會吏部等各衙門。及通商各省督撫。臣。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並照會英法各國公使。一體查照。其前頒到之咸字第
四百二十一號

欽差大臣關防一顆。應即派員恭備繳還禮部。以昭慎重。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人奏。臣等伏查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報。並將原照會一併呈覽等因。欽此。查各國於照會一事。最為慎重。一字一句。不肯率易。臣等歷次具奏。均係另錄本呈。

御覽。其原照會留存公所。恐有爭辯之處。以備查檢。現擬於二月初一日以後。遵

旨將原照會封送軍機處備查。以昭覈實。臣等另錄一分。交衙門司員收管。其上年八月初八日後。至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止。所有歷次接收各國原照會。擬俟檢齊後。一併封送軍

擬處查覈

硃批知道了。

丙寅署山東巡撫清盛奏竊查喇嘛西主教汪類思及莫若望楊若瑟等於正月二十日到省前撫臣文煜當與會晤告以現署直隸總督行期匆促一切事宜俟臣到任後再行商議臣接印後即據江類思等來省接見據稱伊等持來東省傳教該國本在東省設有天主堂一座在西門內高都司巷北首熨斗隅地方自乾隆三十年廢棄年深日久基址為百姓所占現須歸還照舊另設天主堂臣當咨以事遠年湮案卷散佚究竟有無該國地基無從查考

即使實有其地而已。盡屬民房。官亦未便逼問。且居民變遷靡定。輟轉傳賣。今日所居之人。俱非前日所占之人。何能遽令交還。况兩國既經和好。該國即須往來其間。若必讓還此地。恐百姓有所藉口。辨論再三。該吏復稱百姓居住已久。遷徙為難。即在他處另遷地。亦非可現定。於二十七日。自省起程。由東昌臨清北上進京。而見

欽差大臣以後。於三月間。差人回東。問信等語。該吏即於是日起程。隨訪居城縣確查地。查去後。茲據居城縣知縣吳載勳稟稱。此案並無存據。惟詢諸居民。僉稱。首城本有佛國天主堂一所。坐落雙忠祠一帶。東至熨斗閣。西至高都司巷。

南至將軍廟街。北至雙忠祠前。歷年久遠。天主堂舊屋。荒廢無存。一律俱成民房。居民數十家。比屋而居。查問各家。俱有契據為憑。地基東長闊一百零九步。西長闊一百零八步。南橫闊二十九步。北橫闊二十三步。約計十三畝有零。此外西關外陳家樓。尚有天主堂墓地一段。地內有墳三塚。係陳姓耕種等情。稟覆前來。查佛國續增條約第六款內開。將前謀害奉天主堂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墓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佛國駐劄京師之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佛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等語。臣覆查從前廢毀天主堂一案。臣衙門無

卷可稽。既據歷城縣查明基址屬實。似應按照條款分別
交還。第該處久經改造民房。轉相承買。執有契據。勢難責
令退讓。其究係何人侵占。何年搭蓋房屋。無從根究。且人
俱物故。播遷若紛紛。查傳追償。殊多擾累。今該夷既有在
他處另遷地基之語。自可通融辦理。應否按其畝數另查
官地抵給。如無官地。必須買自民間。價值如何支銷。臣未
敢擅便。除密咨

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查辦外。理合恭摺密
奏。

諭軍機大臣等。清盛奏。佛酋索還天主堂地基。請旨辦理一摺。據

稱。辨。蘭。西。主。教。江。頴。思。等。赴。省。接。見。口。稱。伊。國。舊。有。天。主。堂。一。座。在。西。門。內。熨。斗。隅。日。久。被。占。現。須。交。還。應。否。另。查。官。地。抵。給。等。語。山。東。省。城。有。原。設。天。主。堂。地。基。自。應。給。還。該。國。惟。廢。址。久。經。改。造。民。房。轉。相。承。買。各。執。契。據。勢。難。概。令。遷。移。除。墓。地。業。經。查。出。應。行。交。還。外。著。清。盛。按。照。該。國。天。主。堂。原。基。畝。數。另。查。官。地。抵。給。隱。其。修。造。如。查。無。官。地。即。置。買。民。地。一。段。給。予。該。吏。建。立。天。主。堂。其。買。地。價。值。如。該。吏。情。願。歸。還。即。照。數。收。回。如。不。肯。給。價。亦。不。必。與。之。爭。辨。以。示。羈。縻。嗣。後。該。省。地。方。與。各。國。交。涉。事。件。遇。有。應。辦。者。即。奏。明。辨。理。不。得。盡。諉。之。總。理。衙。門。及。通。商。大。臣。致。令。該。吏。紛。紛。進。京。有。所。藉。口。

戊辰

盛京將軍玉明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
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兵燹。夷酋攜帶條約。前往通商各海口等因。欽此。等
以牛口通商。事屬創始。應即恪遵

聖諭。慎選賢員。免致損威起釁。查升補協領牛莊防守尉毓昌。連
同銜海城縣知縣張鼎鏞。俱係連年派辦防務。布置周密。
洵屬明幹可靠之員。於牛口情形。最為熟悉。當即會同劉
委該二員。豫籌妥辦。以專責成。嗣准戶部咨奉

上諭。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等因。欽

此。遵。即。咨。行。該。監。督。欽。遵。

諭旨。妥。為。經。理。本。年。正。月。臺。准。

欽。差。王。大。臣。來。咨。將。兩。次。奏。定。章。程。鈔。單。知。照。並。奏。明。發。給。英。人
稅。務。司。時。奉。囑。執。照。責。令。幫。同。各。口。官。員。辦。理。通。商。事。務
等。因。咨。行。前。來。復。經。移。咨。山。海。關。監。督。並。會。飭。沿。海。旗。民
地。方。官。遵。照。各。在。案。等。等。伏。思。中。外。通。商。切。須。慮。終。慎。始。
而。華。夷。難。處。尤。宜。杜。漸。防。微。查。英。佛。各。國。條。約。諸。款。按。奉
省。海。口。情。形。逐。款。量。度。其。間。窒。礙。不。一。而。足。等。等。屢。經。會
議。再。四。熟。商。惟。有。先。即。其。大。者。要。者。酌。擬。數。條。豫。為。布。置。
即。如。牛。口。通。商。一。條。奉。省。銀。錢。艱。貴。向。來。海。口。商。船。貿。易。

俱係以貨兌換豆石。今夷船來此通商。如欲以貨兌換銀錢。必無售主。貨不能銷。即使肯以貨物兌換豆石。而豆價時有低昂。亦必多所爭競。現已諄飭牛莊海城旗民地方官。先行傳集該口店棧鋪商。遍加曉諭。務將豆石隨時照行定價。無論與華商夷商交易。均須一律公平。不准高擡市價。任意居奇。夷船到口。即將奉省銀錢稀少。商船貿易。向係以貨兌換豆石章程。並現時豆價實數。向該國領事官等詳細告知。免生疑忌。以杜爭端。又如徵納稅課一條。夷情貪詐。難保不包庇隱匿。以多報少。查牛口徵稅。向係山海關監督專管。今新設準口。通商徵稅。一切事宜。最關

緊要擬請

飭下該監督於開河以前親赴牛口駐劄俟夷船到來與該國領事官按照議定稅則條約嚴定章程互相稽察以防偷漏又如該夷傳教不容禁阻一條夷人傳教無非以貨利引誘愚民而小民惟利是趨必多受其惑惑等語現已諭令旗民委員執定條約向該國領事官言明牛莊沒溝營新設埠口該夷如欲建蓋天主堂傳教聽其自便惟省城與其餘海口不在條約之中並非通商處所概不准建堂傳教如該夷不遵應即咨商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宗厚照會夷酋善為開導以示限制而杜亂萌又如新設埠口准其

任便租賃建造一條。該吏到口必先擇地建造。僥侵占街市鋪戶。以及居民房舍。若聽其自便。則礙商民久安之業。若遽行攔阻。又違和約明定之條。勢等現已密飭該旗民地方官。先在牛莊。設溝營。相度空曠地勢。堪設埠口處所。豫為釐定。一面密諭牛口商民。俟吏船到來。該商民有能言舌辯者。會同往見。喚人呼喚。告以棧店鋪戶。以及居民房舍。俱係百數十年產業。萬難出租。如定欲霸占。逼令遷移。牛口民情強悍。恐致激變。轉傷和好。該吏初到。人地生疏。或恐眾怒難犯。亦必勉就範圍。又如聽其自僱小船。刺運。不必官為經理。並夷人准其游行內地。華人准其自

報承工。並准招致為通事服役各條。若不設法變通。則偷漏稅課。包庇走私。百弊叢生。無從查禁。等語。現已密飭旗民委員。及該地方官等。剴切曉諭。牛口商民。如有小船。願為夷人剝運貨物者。先令呈報地方官。取具鋪商保結。發給執照。俟夷船到口。准其僱與夷船剝運。仍將所剝貨物。開單報明店棧。不准隱匿。其無執照。即係私船。僱夷人僱用。難保不竊貨潛逃。夷人無處尋覓。地方官亦無憑緝拏。該夷人受害匪輕。今擬定章程。小船無執照者。該夷不可僱用。倘有匪徒私將小船僱與夷人剝運貨物者。即係走私偷漏。拏獲從重治罪。至濱海居民。有願自投夷人水子。

並為通事服役者亦令報明取保發給執照。其人驗明有
地方官執照者方可留用。如無執照即係奸匪立即驅逐。
僱夷人不遵任便留用。被該匪偷盜資財。戕害性命。咎由
自取。不得向地方官投訴。如能互相稽查。奸匪無從遁跡。
永遠相安。兩有裨益。所有籌擬章程。恐該夷以條約定議
在先不肯允從。應令旗民委員與該國領事官等據理詳
言告知。係為保護夷人。除奸剔弊之意。俾知利害。以免猜
嫌。又如往來儀節一條。該夷領事官與中國道員同品。副
領事官與知府同品。等等查奉省旗民委員及地方官與
該夷領事官等遇有交涉事件。中外既無統屬。往來禮節。

自宜迭為賓主。互相致敬。以圖永好。以上各條。等謹就
管見所及。豫為籌擬。大概情形。其通商大局。以及緊要事
件。均應咨明辦理。三口通商大臣。裁辦。至應如何駕馭設
法。羈縻之處。容俟夷船到後。察看情形。再宜隨時隨事酌
量緩急輕重。應奏應咨。相機籌畫。妥為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等奏。會同籌擬通商章程一摺。奉天牛莊通
商。本屬創始。惟常遵照條約。以期日久相安。該將軍等所擬章
程。如棧店民房。不令出租。割船先令報明貨物。俵工發給執照。
均與新議條約。不甚符合。務須斟酌辦理。不得輕議更張。致該
夷藉口滋事。至英佛等國。稅則條約。第五款內載明。豆石豆餅。

在登州牛莊兩口者。英法兩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該將軍等擬令以貨物兌換豆石。尤屬顯違條約。斷不可行。各國在牛莊通商。如該夷不遵條約。該將軍等即可據理折辯。如條約中所載各款。業經議定。恐難變通。烏勒洪額。係辦理牛莊通商之員。著即於開河以前。赴牛莊駐紮。妥為辦理。至天主堂一節。若聽該夷自行擇地。恐有礙民居。該將軍等既於牛莊。設溝營。相度空曠地方。即著飭令地方官。豫為覈定。俟該夷到時。指定處所。令其建造。總期於民居夷情。兩無妨礙。方為妥善。

庚午。京口副都統。已棟阿奏。竊等業將英國輪船。陸續抵鎮。並據鎮江府稟。以會擇於雲臺山。建造署棧緣由。於正

月十六日具奏在案。嗣於二十日。接署常鎮道江清驥稟稱。一切通商事宜。督率府縣。會同該國領事等。妥議辦理。並將鎮江府代立租地批約錄呈前來。查批約內載。勘定城外銀山上下。有廟宇居民被毀空地兩段。山下一段自小馬頭起。往東沿江一帶。橫長一百四十丈。深二十四丈。計地一百十二畝。俱係山田。山上一段。深長均照各舊廟宇原基地。而約三十畝。係屬山地。承租與該國官商建造署棧之用。應納地丁漕米。均照科則覈算。自本年起。每年四月內。由領事官將銀兩米價清單。道署收存。並載明將來民人回歸。議定價值。給予另行買地。又議該處沿江一

帶寬留公路一條。分別定界等情。復經飭查。據鎮江府師
榮光稟覆。以吧項禮初次係言雲臺山上下。迨經同往丈
量。其實地名銀山。蓋雲臺山與銀山毗連。喚官初不知有
銀山名目。但據籠統指謂雲臺山地方。其時本係粗定。及
至履勘立批。自應載明銀山等情。具稟前來。復經督督同
江清驥。師榮光。親往西城外五里之銀山。履勘界址。眼同
丈量。較與鎮江府稟立批約無異。此履勘銀山地基之大
概情形也。又據水營賴鎮海稟報。十六日午刻。下游駛來
火火輪船一隻。旋即駛往上游而去。又於十八日午刻。駛
到火輪船五隻。有三隻當時上駛。其二隻暫在鎮江之甘

露寺。銀山。一帶。拋泊時許。旋即開往上游。又於二十日午
刻。由下游駛上輪船一隻。並未停泊。至今俱未駛回。刻下
鎮江僅有輪船一隻等語。又據統帶紅單船提督銜福建
金門鎮總兵陳國泰呈報。前因輪船上駛。派出儘先把總
鄧國勝。駕船護送。密中探訪。於二十三日回營稟稱。除見
該輪船陸續上駛。均在上關。中關。下關。一帶停泊各等情。
專呈前來。等復接見廣笠士。及該國兵頭等。詢問上駛船
隻各情。據云。係該國兵船。赴九江。漢口。一帶。察看形勢。會
議通商。船中並無貨物。此去亦無別情。該國貨船。現在泊
於吳淞海口。據云。四月初旬。即我

國二月中旬。即可入江。或至漢口。或至九江。尚未定。至鎮城。景况倍極蕭條。開市日期。亦未議定。

殊批知道了。

奉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以暎佛兩國公使。本有今春來京之議。歷次探詢何時來京。茲據崇厚玉稱。詢問美里登。據云。暎佛兩使。已定十二三日。由津起行。帶同能解漢語之吉必勒等三名。並粵廣通事數十名。並不帶兵。佛國公使帶有家眷。約行四日到京等語。據天津道府所稟。大略相同。伏查哥吐嘴。

前稱所帶從人二十九名。到京後祇留八名。餘遣回津。則到京之後。諒可照舊安靜。惟臣等於未接崇厚此次來信之前。以奉有

諭旨。赴密雲縣接

駕。曾令哥首告知佈首。如二十日前來京。恐無人照料。哥吐嗜隨即泐知佈首。為其緩期。交臣等轉遞。並稱如或於二十日前來京。人數不多。亦無須臣等照料各等語。哥吐嗜之信已於初九日。由六百里寄交崇厚轉遞。現在此信。崇厚尚未接到。既稱該公使等。有十二三日進京之語。佈囑佈降。是否於接到哥吐嗜信後。即行改期。亦未可定。况夷性難

定屆時別有改期均難豫測該公使等初到亦無商辦之事。臣桂良在案會同崇綸。恆祺。督同司員辦理。可期無誤。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以英佛味三國換約之後。恐上海各小國紛紛效尤。於上年十二月間附片具奏。並請

旨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設法阻止在案。昨據崇厚函稱。有噶嚕西亞國幫辦班德來見。欲投公文。其領事官迂愛倫布在港。過兩箇禮拜。計共十四日復來津。該夷公文。應否接收等語。臣等覆以該夷素不在換約之列。不得以英佛為比。一律換約。若僅止為通商而來。亦須請

旨另派大員辦理。其公文即行接收拆閱轉呈。以憑辦理。玉覆去後。茲復據崇厚來玉內稱。班德帶來公文。係欲立約通商。而端酋美里登情願相幫。代為籌畫。可以設法推緩。不令迂蒙倫布來京各等語。臣等在京詢之呀吐嗜。則稱如祇為通商。以可允准。不獨免生枝節。並於偷漏稅項。及該國商人滋事諸弊。亦可防令嚴查。若欲換約住京。必當力為阻止。與崇厚所稱美里登幫助之語。微有不同。臣等亦擬照美里登之意辦理。但該酋與呀吐嗜相較。似其權較輕。而辦事亦少把握。恐所籌之策。未必能行。現已玉覆崇厚。令其斟酌辦理。呀吐嗜現在住京。美里登不日亦到。屆時

當商令一人赴津設法幫助。至崇厚本擬伴送喀什。兩商
來京現在既有布魯西亞國之事。若該大臣回京無人辦
理。因飭其酌委妥員伴送。不必親自來京。

硃批知道了。

壬申伊犁將軍常清奏。參贊大臣景廉奏。竊本月二十三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俄國續約內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疆。

虛衷諮訪之至意。粵等公同商酌。此次會同查勘邊界。必須在在
悉合機宜。誠如

聖諭非熟悉情形。通達事體之員。難期勝任。查有現任烏里雅蘇
台將軍明誼。曾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辦理燒槍夫因
案件一切情形。本臻熟悉。人亦老成諳練。若令會勘邊界
諒必辦理裕如。第該將軍現膺邊疆重寄。可否

派往之處。出自

聖裁。至就近各城大臣中。等第逐加遴選。一時難得其人。再四熟
商。謹就愚昧所知者。遵

旨酌擬數員。伏候

簡派。再等常清等。景廉受

恩深重。分宜圖報。可否仰懇

天恩酌派等一員前往會勘之處伏候

欽定俟

命下之日並探明該國使臣有起程信息再由伊犁發給地圖前往塔爾巴哈台欽遵

上諭妥為辦理

諭內閣常清景廉奏遵旨請派會勘地界大臣一摺所有會同俄國使臣查勘西界事宜著派明誼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明緒妥為辦理伊犁協領哈布齊賢著又明誼等差遣委用明誼起程後烏里雅蘇台將軍著平瑞著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常清等奏請派會勘地界大臣一摺已明

降諭旨派明誼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明緒妥為辦理矣。明誼曾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辦理燒搶夷圖案件。於該處一切情形。素所熟悉。此次查勘西界。務須先期前往。會同明緒。與俄國派出之員。按照地圖及條約等件。秉公商定。以期日久相安。是為至要。

常清等又奏。等語。接准

欽差王大臣行知。俄國續增條約內稱。喀什噶爾。試行貿易。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房等地。以便俄國商人居住。並照伊犁塔爾巴哈台。給與空曠之地。以便畜牧牲畜。以上應給各數目。應行文喀什噶爾大臣酌量辦理等語。等語。伏

思喀什噶爾業已准其通商。該城逼近卡外夷回雜處。向與浩罕各部互市。茲復新添俄國貿易。所有指給地基。蓋造房屋。並另收之區。以及人畜往來。作何限制。貨物行走。定何卡倫。一切應行事宜。自當先事綢繆。藉昭慎重。且該城通商伊始。其大致規模。雖可做照伊犁塔爾巴哈台章程。一律辦理。惟彼此情形。究有不同。因地制宜。尤當斟酌。盡善以期日久相安。現任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善。雖平日辦公。尚能奮勉。惟才乏肆應。誠恐辦理此事。不免竭蹶。查葉爾羌參贊大臣英薩。曾任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在任三年。夷情自應熟習。該參贊大臣統轄南路各城。責無

旁貸。將來喀什噶爾通商一事。可否請

旨飭交英薩就近豫先籌畫。屆時馳赴該城會同辦事大臣奎英。

妥協辦理之處。恭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常清等奏。稽派大臣會辦通商事宜等語。俄國續
增條約內。准其於喀什噶爾通商。該城逼近卡外。夾回雜處。現
復准俄國貿易。所有指給地基。蓋造房屋。並另牧之區。以及人
畜往來。作何限制。貨物行走。定何卡倫。一切應行事宜。俱應先
事綢繆。英薩。曾任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熟悉夷情。即着該大
臣就近豫為籌畫。屆時馳赴喀什噶爾會同奎英。按照條約。妥

大清宣統元年七月十四日

十三

為辦理

奏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為
臣等於二月十三日。接據宗厚稟稱。暎國噶魯斯。佛國噶
喇。噶魯。已於二月十二日。由津起程赴都。噶喇。噶魯。並攜
眷前來。已知照天津道孫治。並派委候補道長啟。幫同照
料。未京等語。臣等伏思。暎佛兩國。此次來京。本係按照條
約。且只酌帶從人。諒可安靜無事。計十六日。即可到京。俟
到京後。一切情形。再當詳細具陳。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據崇厚函稱。現在開河伊始。外國
船隻漸次抵口。天津喫啡兵丁尚未退盡。遇有中外交涉
地方事件。必得善為經理。擬請札飭天津道孫治。督同府
縣及委員等。辦理地方各事。免致顧此失彼。併迅給札飭
等語。伏查臣等上年十二月間。奏定章程。各省中外交涉
事件。應由本省地方官。按照條約。隨時辦理。天津地方附
近

京師。適當通商之始。緊要情形。較他省尤為喫重。而孫治以
本地監司大員。且素悉外國事務。若令督飭彈壓。似易得
力。臣等擬即先行札飭孫治。幫同照料天津地方交涉事

宜其通商一切。仍由崇厚經理。不得稍有誤卸。
硃批。知道了。

侍郎銜通商大臣崇厚奏竊等奉

命辦理三口通商事宜。並管理天津關稅務。一月以來。悉心籌畫。
當此立法之初。務求裕課便商。除訂別弊。以期歷久永昭。
公允。查總理衙門奏定新章原條內稱。洋稅舊定每百兩。
另交傾鎔銀一兩二錢。經八年間籌辦稅則。議明裁撤傾。
鎔之費。現在和約既換。自應按照辦理。所有各口起解部。
餉川資運腳平飯銀兩。以及稽查關稅書吏平工紙張一。
切費用。擬請

飭令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會同各該地方督撫酌議章程。奏請遵行。各等因。均蒙
恩准。照原議辦理在案。等欽遵。會同各國領事官議定。按照新章
裁撤傾鎔之費。並將部頒秤碼丈尺二副。按照條約分交
該領事官一副。以昭畫一。擇公正殷實商民。設立官銀號。
責成收兌稅課銀兩。祇准按照部頒庫平驗收足紋。不得
稍有抑勒。一面商同直隸督臣酌委廉正委員。分口實力
稽查。自不致暗生弊竇。現在冰泮河開。外國船隻漸次到
口。各商均思舉辦。所須設立號船。巡船。及租賃房屋。添設
岸房。並各口委員。書差。巡役。薪水。飯食。應用費項。一時無

款可籌。謹將所徵天津關稅餉項下。借撥銀二三千兩。暫給墊用。樽節辦理。所需各口委員書差巡役。應派若干名。巡船若干隻。水手人夫若干名。先行酌量分飭辦理。容俟試辦數月。如有應行裁撤增益之處。隨時體察情形。覈實酌辦。至起解部餉川資運腳平飯銀兩。並委員管解費項一切。均應遵照總理衙門奏定原條。會同直隸督臣酌議章程。奏請遵行。其借撥天津關餉項銀兩。容俟奏定後。即在新徵洋稅項內提撥歸款。再查前任粵海關監督武備院卿恆祺。及現任蘇松太道英煦。辦理洋稅。係用外國人。呼峇國等幫同襄理。因呼峇國熟悉外國商情。並諭知

各種貨物價值各商到口納稅絲毫不能影射。故每年稅餉較常倍增。辦理甚為得手。前經總理王大臣咨照上海欽差大臣薛煥。札調李鴻章來津試辦。並知會督衙門。現在李鴻章尚未到來。如果將來到此。真能剔清各商弊竇。暢徵稅課。辦有成效。再擬酌給辛工。至牛莊登州兩口。督駐劉天津。深恐鞭長莫及。現已遵照奏定原條。知會該將軍督撫。府君的委委員前往。按照新章。妥為商辦。其應用一切費項。容俟會同該將軍督撫府君。一併酌議章程。覈實具奏。殊批。戶部速覈議奏。單併發。

一宜設立官銀號。收兌稅課銀兩。以備報解也。查條約所

載洋稅舊定每百兩另交傾鎔銀一兩二錢。今照新章議定均按部頒庫平完納足紋。載撤傾鎔之費不得絲毫勒索。惟將來起解部餉須解足色庫寶。而各商零星完納勢難一律。現擬責成官號按照天津關餉傾成足色庫寶解部。每百兩由官給加傾鎔耗費一兩二錢。以重課款而免滋弊。

一大沽海口。宜設稽查驗貨總局。並設立號船巡船。以嚴偷漏也。查天津內河至大沽海口相距有二百餘里。河面淺窄。各國大號貨船不能進內河。徑抵關單。且間有在攔江沙外不能進口者。與粵海上海情形不同。將來大號船

隻到口。必須由海口外發單。開船驗貨。起刺到關。是海口
乃天津新關之門戶。最關出入。現擬設立號船。橫互海口。
懸立號燈旗幟。以示標準。並雇用出海巡船數隻。添雇熟
悉洋面水手人夫。以司啟閉。即於大沽地方。租賃民房。作
為稽查驗貨總局。遴派廉正委員。督同書吏巡役。晝夜盤
查。凡大船不能進內河者。即令委員等發單。開船驗明。起
刺。如有船隻過大。並不能進海口者。飭令委員等。乘坐海
船。出攔江沙外發單。開船驗明後。方准起刺。運送內河。赴
關納稅。其小號貨船。可進內河者。即令委員在海口眼同
封船。派役押送到關。毋庸起刺。庶可杜影射偷漏之弊。

一徵收各國商稅。宜另設新關。以免牽混也。查舊設天津關。在天津城北。南運河北岸。向收內地商稅。並無外國稅餉。今准各國通商。新徵洋稅。且有扣歸二成會單。自應仿照上海章程。於海河內。另設新關徵收。凡有外國貨船進口。皆赴新關投納。以示區別。現擬在海河擇定扼要地方。租賃房屋。設立卡房。雇用巡船。並另派委員。書差。巡役。查驗貨物數目。按則徵稅。逐日呈報查數。庶可清釐扣款。免致朦混。

一宜給劃船執照。並海河分設卡房。逐段盤查。以防漏卮也。查海口至天津內河。相距二百餘里。商船貨物。由大沽

剝運到關所雇剝船。係由外國商人自覓。難免勾通沿途
作弊。現擬由海口稽查驗貨總局。每剝船發給執照一紙。
載明所剝貨物數目。並委派幹役一二名。沿途押送。經過
地方。沿途分設卡房數處。派有委員書差。按船盤查。驗明
執照。蓋用戳記放行。俟抵新關。即按剝船執照所載貨物
數目。逐一查驗。按則徵稅。庶內地奸民。不能從中勾串。
一洋藥稅項。請歸併新關。無庸定額徵收。仍另款報部。以
清款項也。查咸豐九年地禁以後。戶部奏定天津關額徵
銀五萬兩。向係閩廣商船販運來津。今海口通商。洋藥係
產自外邦。輪船往來便捷。較閩廣商船販運。本輕利重。勢

必統由外國商人販賣。現查到口各船。半載洋藥居多。似此源源而來。每年或不止五萬之數。且所做稅項。即應歸併洋稅。扣歸二成會單。自不能仍照天津關部定額徵解。理應請嗣後所做洋藥稅項。歸併新關。一體儘徵儘解。無庸限定額數。以昭覈實而免窒礙。

一遣派委員。分飭海口海河。及沿河卡房。責成稽查驗稅。隨時緝獲。以昭慎重也。查向來各口海關監督。凡發單開船。上船驗貨。一切皆係責成親信家丁。以為牛印。今與外國商人交易。並有事須向領事官商辦。不獨稅課攸關。且有交涉事件。必須委員前往。一切較為得體。斷非家丁所

能勝任。現擬遣派廉正正雜兵勇每月量給薪水以資餼
公。飭令分口稽查。並遇有中外爭執事件。責成隨時彈壓
以弭釁端而清積弊。

著黑龍江將軍特善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竊等
等。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奉報
稱。海蘭泡夷目阿斯拉木幅。進城述稱。夷目布色依。有呈
遞將軍緊要公文。差阿斯拉木幅。借用驛馬。親往遞送。阻
之不聽。定於二十六日。必欲起程等因。呈報前來。等以
事屬創始。難保該夷不有藉端窺探之心。隨即逐細詳查
新換條約第九條內開。阿穆爾省有邊界事件與黑龍江

將軍往來行文。又第十條內開查辦邊界大小事件。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又第十一條內開阿穆爾省行文。送交愛理城副都統轉送。將軍行文。亦交該副都統轉送。並與由該國專員送到黑龍江省城之語。又查天津和約第二條內稱。遇有要事。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進京。該國進京故道。或就近海口。豫日行文。以便進京商辦。詳載其文。係專指該國使臣。由海口進京之條。亦未載有由驛至省專員送人之語。查該處所稱阿穆爾省。即海蘭泡之別名。當經指明各款。飛飭該署副都統遵照條約。詳細辯論。如有緊要公文。即照依條約。交該署副都統。速為轉遞省城。斷

不致誤。不得節外生枝。違約辦理去後。嗣於二月初二日。據該署副都統詳稱。帶員親赴海蘭泡。與夷酋薩斐啟晤。面說轉割。漸阻止。而所咨公文。亦未交付轉遞。等語。竊念該夷貪詐性成。得步進步。每欲藉端逞其狡計。查黑龍江城距省八百餘里。中間驛路。每站相距百八十里不等。除每站丁戶寥寥數家而外。別無村屯。其餘地面。概皆曠無人居。若彼其深悉邊地情形。僅別生覬覦之心。更難防範。且吉林

盛京。均有與該國交涉事件。若此路一開。准其由本省驛站行走。勢必要求無厭。故欲從此路進京。則

盛京吉林均准其經過。尤屬大有關係。是以琴等諄飭著副都統愛紳泰。以原定條約。概詞阻止。而所云公大。亦未違約。又該著副都統轉遞。不免人生厭望。惟以地方緊要。不能不權為拒阻。以杜其漸。

殊批。辦理甚是。

丁丑。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據崇厚稟稱。英國噶嚕嘶。佛國噶嚕嘶。由津起行日期。當經恭摺馳奏在案。嗣接崇厚稟稱。派人查知兩國起程人數。噶嚕嘶。噶嚕嘶。均各帶有役從三十餘人。噶

爾。哂。噤。並。帶。有。家。眷。其。妻。現。在。患。病。乘。坐。該。國。四。輪。大。車。
隨。有。女。役。一。名。統。計。兩。國。役。從。男。女。共。六。十。餘。名。轎。二。乘。
小。車。二。十。餘。輛。人。推。獨。輪。行。李。小。車。三。十。餘。輛。等。語。臣。等。
差。往。偵。看。之。人。回。稟。數。亦。相。符。並。探。知。哂。使。於。十。五。日。抵。
京。哂。使。於。十。六。日。抵。京。臣。等。因。恐。聞。雜。人。等。騷。擾。滋。事。即。
飭。所。過。營。汛。地。方。暨。步。軍。營。弁。妥。為。緝。壓。已。於。十。五。十。六。
等。日。先。後。醇。齊。復。據。護。送。兩。國。公。使。來。京。之。天。津。道。孫。治。
直。隸。候。補。道。長。啟。函。稱。該。公。使。自。津。起。行。夫。宿。處。所。均。極。
相。安。經。過。地。方。亦。無。驚。擾。惟。

京。城。內。外。當。該。使。未。到。時。頗。有。訛。言。謂。帶。有。兵。眾。二。三。千。名。

之多。該使到後。共知實僅此數。浮言已息。次日因飭崇倫
恆祺。於該公使到時。作為有商辦事件。前往看視。一面察
其動靜。旋據崇倫。恆祺。同稱。英國噶嚕斯。因初到。房屋尚
未收拾。行李堆滿。無延客地。未能接晤。一二日內。當赴公
所謁見。而噶嚕斯。則語該片刻。極為恭順。是日噶嚕斯
遣人持名帖。赴臣等各宅。聲稱初到勞頓。未能未拜。遣
人請安等語。臣等亦遣人持刺答拜。至噶嚕斯。噶嚕斯
到京後。如有與臣等接見之事。當再隨時詳細具陳。

硃批覽奏俱悉。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崇厚函稱。布魯西亞國幫辦班德來

津欲投公文意在通商換約。經臣等附片具奏在案。茲復據崇厚函稱。十三日午後。英國總譯官吉必勳帶同班德來見。並有該國公使廷愛倫布遞臣奕訢照會一件。崇厚再三開導。折閱照會。轉遞前來。據該國廷愛倫布照會內稱。奉本國特簡前來中國。商定本國以及毗連鄰國友誼通商和約。諒必定可願行。請臣奕訢奏懇特派欽差大臣會同商妥。該公使於三月下旬到津各等語。臣等於上年英佛等國換約之後。早已慮及在上海各小國從而致尤。是以曾於十二月間奏請

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豫為阻止。現在英佛兩國公使均已進京。該

布魯西亞國。亦不與薛煥豫商。徑遣班德來津。誠恐各小國紛紛而來。欲求換約。住京。殊屬不成事體。因於接晤佛國。呀吐嗜。論及萬不能允之理。且以各國如一併換約。則與英佛儼然敵國。轉自倚於弱小之邦。冀以救其爭勝之心。致法阻止。呀吐嗜。則稱布魯西亞原係大國。譬如大西洋一國。舊在澳門居住。二百餘年。極為安靜。道光二十二年。雖經在江甯換約。但八年間。因未在天津換約。該國不肯約束其眾。以致漏稅滋事。諸弊叢生。若與之換約。則可令其稽查漏稅。嚴查滋事。頗於中國有裨。如布魯西亞國。與英佛味相等者。亦不過一二國。但住京則不必允許。儻

肯另

派大員與之換約。僅通商一事。如或希冀住京。必需幫同阻止。英
國喊喚嗎。則稱布魯西亞距英三百餘里。係英主之婿。頗
稱大國。不可不與換約。各等語。臣等伏思該布魯西亞國
既已遣班德來津。若不允其換約通商。必致有費唇舌。等
語。所稱各情。似尚近理。亦未敢深信。但不令其為之調
停。又有不信其言之意。更恐英人從中為之作舉。迂變倫
布照會內所稱。此連鄰國。是否即大西洋。擬於換約時。令
呀士噶等赴津幫助。以順其意。臣等仍擬向呀士噶言定
將來換約。亦祇准布魯西亞國。及大西洋國。其餘斷不能

再行請。未知呀吐嗜能否擔當。臣特擬令其赴津使之
心存見好於我。不能不自實其言。庶使貪使詐於事機尚
無窒礙。現在臣等具奏如蒙

恩准其換約。臣等僅止三人。萬難分身赴津。迂愛倫布照會。有請
奏懇

特派大臣赴津商妥之語。似另行

簡派大員前往。則與崇厚曉諭該國。臣等係專辦英味佛三國事
宜。別國之事並未奉

旨兼管之語相符。現在崇倫臣俱均熟悉外國情形。而崇倫在津
亦可就近辦理。仍應請

旨特簡大員赴津。另於崇倫等三員內酌

派一員幫同辦理。以期周妥。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據崇厚玉稱。布魯西亞國幫辦班德。赴津求見。並有該國公使迂愛倫布。遞奏新照會一件。內稱。奉伊國特簡前來中國。商定通商。該王大臣等擬請特派大員赴津辦理。於崇倫等三員內酌派一員幫辦。並令呀吐噶等。赴津幫助等語。布魯西亞國。投遞照會。欲通商換約。據呀吐噶聲稱。與之換約。可令其稽查漏稅。於中國有裨。咸妥嗎。則稱布魯西亞亦係大國。不可不與換約。該兩國既不能代為阻止。即當與之換約。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惟應統歸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辦理。未便另派欽差前往。致與味佛等國。互有歧異。奕訢等既未能分身赴津。著派崇綸。會同崇厚。辦理該國換約通商事務。仍由奕訢等。照會迂愛倫布。令其在津與崇綸等商辦。呀士噶既稱幫同阻止進京。即令其隨同崇綸前往。曉諭迂首。阻其住京。布魯西亞國之外。尚有大西洋國。難免懇求換約。將來亦可照此辦理。其餘各小國。若紛紛換約。亦屬不成事體。應如何豫為拒絕。并著奕訢等。悉心籌畫。妥為辦理。

恭親王等人奏。昨據兗州知縣劉秉琳稟稱。英國狀安嗎。於二月十二日。帶領從人二名。欲赴居庸關打圍。請付車一輛。馬一匹。各等語。臣等伏查英國條約第九條內。雖

載有准聽該國人在內地遊行之語。但必須請領執照。方准前往。亦無准其打圍之事。茲欲妥嗎。未領執照。率然前往。顯違成約。萬難允准。當即飭令宛平縣毋庸發給車馬。一面令崇繪恆祺等赴該館理諭攔阻。乃欲妥嗎已於十二日雇車前往。且等即札知順天府飛飭各州縣。並轉行居庸關。如見有該國人前往。即刻攔阻回京。一面按照條約。照會噶魯斯。據理申明。旋據中營將官稟報。十四日有外國人二名。行至圓明園福緣門。聲稱欲進內遊玩。該管總管太監及官兵。告以此係

禁地外人不准擅入。斷不能放進。當即自去等語。是日復據
宛平縣稟稱。狄安嗎已於十四日到縣報到。回京。臣等以
為至。

圓明園者。即係狄安嗎。乃復據宛平縣稟稱。探明狄安嗎係
往昌平州拜知州潘霽。蓋因上年該州看押外國人。未經
凌虐之故。覈其日期。是狄安嗎確至昌平州無疑。其至
圓明園者。自另係二人。現在雖均已安靖回京。究屬有違和
約。當將狄安嗎出京。及外國人欲進。

園間遊等事。擬向喊安嗎言明。而喊安嗎適出京往接噶
斯。因向噶斯吐嗜談及噶吐嗜謂此事必係英國公使不在。

宗故其役從任意妄為。必當告之噶魯斯禁止。臣等俟晤噶魯斯喊安嗎時亦擬向言明。嗣後不得令該國人任意出外遊玩。必得嚴查禁止。以免滋生事端。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封摺間。適英國噶魯斯來公所謁。見以噶魯斯到京後。本應即日來公所謁。見因沿途勞頓。數日後方能來謁。遣噶魯斯來致歉忱。臣等即以噶魯斯出外遊玩之事。據條約駁辯。噶魯斯聲稱。欲安嗎因無人約束。任意妄為。非獨

圓明園係禁地。此時豈能前往。即昌平州亦不應到。噶魯

斯已知其事。必當從嚴管束。以警將來。此。內並有照覆
前來各等語。伏查秋妥瑪出外遊玩。與條約不符。經臣等
以理折服其心。即能自認其過。嗣後並嚴加管束。似此馴
順。諒可日久相安。

硃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
豐
朝
卷七十五之七十六

5986

善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五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己卯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
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竊等語於本年十月十九日接
准

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奕訢等公文內開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並擬定章程前後十六條具奏欽奉

諭旨恭親王奕訢等奏遵籌新設衙門未盡事宜酌擬章程開單
呈覽等因欽此等語遵將咨到前後章程十六條悉心查閱惟
內有俄國新議行銷貨物之庫倫喀什噶爾張家口並舊
有通商之恰克圖塔爾巴哈台等處並請

飭下伊埠將署庫倫。喀什噶爾。塔爾巴哈台各大臣。張家口監督。除俄國條約內第一條所載。烏蘇哩。櫻芬河等處。不納稅外。其餘各貿易處所。如舊有稅課。應令悉心經理。據實奏報等語。查俄國與中國商人。互相貿易。恰克圖舊無稅課。且該俄國續增第一條約內。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等語。等。遂將庫倫所屬各處。悉心詳查。俱無交納稅課銀兩。惟恰克圖。庫倫兩處。於咸豐十年二月。由理藩院奏准。該兩處部院章京。自奉

旨之日起。於商民驗票項下。出交銀兩。扣足一年。專丁解送理藩

院○以備王公康佩用項等因○仍應遵照奏定章程辦理外
等○惟遵奉

諭旨○以後遇有俄國緊要事件○相應奏而不咨○其該國尋常公文○
即按月信包物箱○等○仍行送交理藩院○

硃批○著照所擬○

庚辰○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又祥○奏○
臣等前准軍機大臣○寄來俄國木哩斐岳福呈訴黑龍江
將軍不准通商咨文一件○經臣等遵

旨咨查該將軍○俟聲覆後再行酌辦等因○於正月二十四日具奏○

左○案○茲○據○該○將○軍○覆○稱○去○年○承○准○由○京○咨○寄○各○條○約○均○即
飛○飭○所○屬○各○城○邊○辦○並○將○告○示○張○挂○惟○俄○人○總○欲○多○換○米
鈔○以○足○其○食○該○地○方○田○土○瘠○薄○米○鈔○常○恐○不○敷○向○來○禁○止
換○給○以○重○民○食○該○國○恃○有○新○定○條○約○狡○然○思○逞○而○兵○農○食
重○關○繫○匪○輕○去○年○又○遇○歉○收○不○可○毫○無○限○制○已○與○黑○龍○江
副○都○統○酌○中○詳○覈○如○有○餘○糧○亦○可○捐○節○易○換○以○存○駕○馭○而
免○藉○口○其○餘○照○舊○通○商○並○無○違○約○等○情○前○來○臣○等○亦○知○俄
國○呈○訴○該○將○軍○不○准○通○商○必○係○不○能○遂○其○要○求○故○藉○詞○狡
賴○但○未○知○其○中○情○節○遠○行○駁○斥○無○以○塞○口○而○服○其○心○茲○據
該○將○軍○所○稱○並○非○不○准○通○商○其○為○該○國○藉○詞○挾○制○已○可○概

見○至所擬辦法○於填重民食之中○仍寓撫馭權宜之術○自
宜按照來咨○據情駁詰○且等擬準情酌理○覆給照會○使知
該將軍辦理未嘗不善○俄國商人並受其益○中國斷不能
因其呈訴○遽換大臣○諒該國人亦當折服○

硃批○照擬行○

恭親王等又奏○前因俄國秋安瑪○啟赴居庸關○當經臣等
照會俄國○以秋安瑪未持執照○遽赴居庸關○責以有違條
約○並於接見噶嘎嗎時○告以前情○據噶嘎嗎聲稱○秋安瑪
因無人管束○任意游行○噶嚕斯已知其事○必當從嚴管束○
日內即有照會前來○即經臣等奏明在案○嗣據昌平州來

稟○狄安瑪馬三匹○車一輛○於十三日○由昌平州行至南口
岔道○十四日○仍回南口小路○繞至沙河○次日回京○一路頗
廣○安靜○均在飯店頭宿○未向地方官索要供應○亦未來昌
平州衙門拜謁等語○茲又於二月十九日○據噶噶斯照會
以狄安瑪等○因慕中國萬里長城○實為出名○當時京無喫
官○堪為給照○即自往居庸關○嗣後必謹守條約○札諭各屬
員知悉等語○是噶噶斯○亦以狄安瑪未持執照○出外游歷
為非○惟不肯直任其咎○然既能謹守條約○札諭該國屬員○
嗣後該國之人○或不致任意游行○

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前將暎喃兩國公使到京安靜情形具奏在案。茲於十八日未刻。暎國喃喃帶同哥士耆美理登到。臣等公所謁見。並帶武職四人。隨同前來。其餘隨從。半係借用暎國之人。約計三十餘名。均在門外伺候。臣等與喃喃喃接見。該公使雖微能學說漢話。不甚明晰。經美理登哥士耆代為陳說。據云。本日謁見。臣等十分歡喜。今住中國。實為兩國永遠和好之據。並美理登豫將面談之語。譯出漢文一紙呈遞。臣等當經詳加察閱。文詞拉雜。大致申明和好。傾心相向之意。臣等獎以美言。該公使稍坐片時。即行辭去。臨行。美理登等並云。初次來京。

人數較多。五七日內。遣令隨從回津。其留京之從役。斷不能多等語。臣等擬俟一二日。再行親往答拜。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到崇厚稟稱。暎國吉必勳押送行李來京。即可回津。無多耽擱。並前護暎公使進京之兵。亦擬即撤回天津等語。十九日。先後據城門營汛稟報。十八日申刻。有暎官二員。兵十三名。出東使門前往通州赴津。臣文祥於接見哥士耆。詢以兩國將來在京人數。據哥士耆回信。暎國兵丁已於前日回津。佛國亦定於後日遣行。祇留八名。暎國所留非十二名。即八名等語。與崇厚所稟

均符。崇厚稟內並述英國領事孟甘言吧哩傳已在漢口
開埠。議定章程。商船到上海由監督驗明。如無槍礮等器
方發給執照。船到鎮江再由英國領事查驗明確。方准赴
漢口。以杜責給逆匪大器情弊。又述緝新聞紙內現在阿
斯利亞國與意大利亞國因爭地構兵。阿斯利亞國邀俄
羅斯布魯斯兩國幫助。而意大利亞國又邀佛蘭西幫助。
五國同時構釁。又亞米利駕合眾國現有四部落不和。自
相打仗等語。同日又接天津府縣聯銜稟稱。俄國駐津之
兵現有四百餘名。已於十五六日陸續退出大沽。放洋南
行等語。且等竊思新聞紙所言各國打仗之事。是否屬實。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竊等奏到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咨行頒發新議英法各國通商條約規行
令一體遵照等因當經轉行通商口岸遵照並曉諭商民
各安生業在案茲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先有英商大輪
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海寶順行即該地行之行主章
傳同英官威司哲通事官曾學時楊光謙並隨從人四五
人
殊批知道
若干名現已函致崇厚密探確數俟稟覆到後再行具奏

壬午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竊等奏到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咨行頒發新議英法各國通商條約規行

令一體遵照等因當經轉行通商口岸遵照並曉諭商民

各安生業在案茲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先有英商大輪

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海寶順行即該地行之行主章

傳同英官威司哲通事官曾學時楊光謙並隨從人四五

十名。牙當飭漢陽府知府劉齊衡。漢陽縣知縣黎道鈞。候補同知直隸州蕭蔭恩。都司李大桂。妥為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入城。至督署中相見。均各恭敬。據稱由上海來漢。查看地勢。立行通商。隨在漢口自託李大桂代覓棧房一所。每年議給房主租價銀四百兩。留通事官楊光謙。並從人數名住居棧房。等接見以禮待之。甚為欣喜。即同該行主韋伯。於二十九日仍回上海矣。二月初一日。又有火輪船兵船四隻到漢。約載英兵三四百名。即有英國參贊官吧嘰哩。並其屬官薩爾等。渡江至督署中相見。吧嘰哩禮曉暢漢語。心地精細。據稱由上海前來。查辦九江漢口開

港事宜。至九江口岸諸務。尚在未定。先來漢口查看地勢。建造棧房。其領事官。係由福建調來。風色不順。尚未至楚。次日又有暎國水師提督賀布。率所屬武官二十八人。至著來拜。鄂以禮款待。各皆欣悅。惟賀布聲言。駛往上游一帶。鄂告以水溜灘多。醇切勸阻。而賀布云。往看水勢。並無他意。即於初四日開大輪船二隻。溯流上行。鄂當飛飭岳州。荆州。宜昌。文武各官。沿途照料。如暎兵上岸。示諭居民。兩國和好。毋須驚疑。又有暎官薩爾等數名。持有上海道印。照。即約內。准其各省游行之條。由楚入川。往後藏。回天竺。當即代雇本地民船。並派候補守備墨爾根額。帶兵護送。

至愛州府文林。再由川省派員伴送前進。初六日。又有暎
八二名。往襄河上行。亦經茅派。破船隨往。刺下尚未轉回。
連日吧嘎。於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定地基界址。
會同漢陽府縣。並委員等踏勘。量寬二百五十丈。深一百
一十丈。四至立石為界。現先由吧嘎。至藩司衙門。給發
丈量地基對約。鈐用藩司印信。議定俟英國領事官到漢。
傳集地戶房主。會同地方官當面議價。立券給價。交地後。
任憑暎商建造棧房。每年應納

國課錢。由暎商如數完納。並議再有他國到楚。須在暎行
以下擇地蓋棧。不得上占正街。初六日晚間。賀布船回漢。

口沿途稟報。僅至岳州。洞庭並未上赴荆宜。等先經送給
牛羊煤酒各色。賀布等。遞讓再三。均不肯收。初十日。等同
司道等官。前往答拜。即日賀布開大輪船二隻。赴九江下
游。十二日。吧嘔禮船亦開行。仍留英官夏德。及大輪船一
隻。停泊漢口。此英國官商。先後到漢。查看地勢。分別辦理
之情形也。此次英船至楚。上岸入城。所用食物。均公平交
易。商民安堵如常。等以禮相待。遇事剖以情理。英官欣喜
相從。堪以上綍。

宸廑。據吧嘔禮。貨物出口入口。稅課俱在上海。鎮江完納。九江
漢口。概不徵收。已與薛煥議妥。裁入新約。概不二稅。楚北

無須添設關卡。以節糜費。每年亦無報解之款。僅須酌派
明幹大員。與該國領事官。籌辦日行事宜。如有因地制宜。
應行的量變通之處。不在條約所載者。仍由督隨時奏請
訓示。或咨商總辦通商事務大臣。分別辦理。又現據映官。呈送長
江各口暫議章程一本。內載自鎮江以上。漢口以下。沿途
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准單。不用隨納課稅。俟回鎮江
照章辦理。亦由督咨明辦理五口通商事宜大臣薛煥查
覈。

硃批。知道了。戶部知道。

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照味國國書及原本條約稅則因
海定被焚遺失將來遇有交涉事件應照刊本為憑臣於

上年欽遵

諭旨知照味國使臣華若翰豫與說明緣華若翰業已回國當將
照會飭發蘇松太道送交美國領事官轉遞前經臣附片
覆陳並錄照會奏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茲據蘇松太道吳煦轉據味國領事官送來味
國使臣照會一件銜列水師提督署理全權大臣司姓據
稱華若翰告假不在中華委伊署理接准臣文當查刊本
業經通行中外雖原本被焚亦為無疑况嗣後兩國有交

涉和約稅則內載事件。該使臣處存有原本可查。若欲備覽。即鈔謄校正送納等情。臣查司姓所稱頗為近理。當即給以照會。令其照鈔補送。容俟送到。即行咨明禮部。轉咨總理通商衙門查照。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新議各國通商條款內。英國第九款載。有該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其執照由領事官發給。並由中國地方官蓋印。又佛國第八款載。有該國民人。欲至內地。及船隻不准進之埠頭游行。皆准前往。然必與本國欽差大臣。或領事等官豫領中佛合寫蓋印執照。其

照上仍應有中華地方官鈐印為憑。又味國第三十款載有嗣後我

朝如有惠政恩典。以及海口通商貿易交往等事。施及他國。或其商民。如為該國。並其商民。從來所未需者。味國官民一體均需各等語。茲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上年十一月奉到新章以後。英。佛。味三國領事官。赴道請印執照。分別註明前往江蘇。安徽。湖廣。漢口。浙江。貴州。山東。直隸。奉天。四川。西藏等處。統計四十餘紙。既係新章所定。不得不隨時印給。開單稟請奏咨前來。臣查英。佛。味三國持照前赴內地各款。雖經定案通行。惟奉行伊始。誠恐各省民人未

盡周知。乍見外國人船入境。感於觀聽。轉滋事端。除照單
分咨各督撫將軍。府君轉飭地方官遵照妥為防護外。謹
附片陳明。

奏批知道了。

癸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接到俄華斯館刺嘛固理稟二件。一
係派文士益著者天津通商領事官。一係送到伊格那提
業幅照會三封內一封。遞臣奕訢查收。餘二封係遞軍機
處。並稱遞臣等之文。其中如有難明須譯之處。希定期前

來的議。或遣員赴館各等語。臣等拆閱照會。再三推求。又義拉樂殊難明晰。因令理藩院司員會同臣衙門行走之參將長善持俄文前赴該館。面見固理詢問。據固理聲稱。內係前送槍礮等件。因中國未允收受。仍復運回。現在尚存恰克圖地方。惟事關兩年。其中槍礮有損壞上銹之處。須一律修補。恰克圖地方寒苦。該國教演兵丁。及運送匠役。須於四月初十日前。方可到恰克圖。此項匠役均能查看山竇。又固理自稱恰克圖地方較遠。須令該國之人。至張家口一帶教演。並稱一月後。當有護送匠役之官員一名。先期來京。請示教演地方。其礮位五十尊。擬於數月

聞運至天津海口交納各等語。至清文內所言查山寶匠
役該司員等詢問係屬何語。國理稱即係能看金銀礦之
人。查俄國允送烏槍萬桿。礮五十尊。臣等於上年據情具
奏欽奉

諭旨。令運赴恰克圖地方。臣等即於奉

旨後。照會伊格那提業福。應經奏明在案。茲伊格那提業福以槍
礮有應行修補之處。並該國教演兵丁。及護送匠役。於四
月間方到。照覆前來。臣等查該國烏槍是否合用。未能豫
定。若多派兵丁前往學習。則該國派來教演之人必多。臣
等擬先期酌辦熟悉火器之兵丁數十名前往。既可試其

烏槍○是否迅利○並可使該國知中國兵丁○亦能練習火器○不至為所輕視○如烏槍均屬可用○擬僅留恰克圖數十桿○令派往之兵丁○與該國派出之人同演○以順其見好之心○其餘烏槍均由庫倫辦事大臣○妥速運京○惟查看山寶一層○弊竇較多○未便允准○如該國護送匠役先來之員到京○即當面阻○若未來京之先○該國人在彼希冀開礦○亦不可不防○應請

飭下庫倫辦事大臣○如該國之人○未經提及開礦○自毋庸先向說及○致啟貪利之心○儻或論及其事○即為設法阻止○並於運送烏槍時○派人偵探○格外防範○其礦位是否由津運送○亦

當隨時探明辦理。至俄國遞軍機處文二封。臣等前以各國照會等件。徑行軍機處。諸多窒礙。曾聲明。臣文祥辦理撫局。該國詢知係軍機大臣。尚以為重。設有照會。應由臣文祥於總理處接收。於上年十二月間奏明在案。今將軍機處照會接收。如該各國或有他說。臣文祥既以軍機大臣兼辦此事。亦可據理駁斥。是以此次伊裕那提業幅照會二封。臣文祥即遵照上年奏明成案。公同接收拆開。內一封係稱兩國互換和約。該國主甚為欣喜。將和約繕譯俄字。呈送中國。並隨新繕俄字和約十分。另一封一係運送槍礮。與遞臣等之文相同。一係查看東邊地界。彼國已

派出有人請中國

欽差大員帶有全權執照等語。臣等在執照一事未便給予。祇能

恭錄

上諭令其閱看。已知照成琦到彼時將所奉

諭旨宣布。其臣等所擬酌派兵丁數目。並仍在恰克圖地方教演之處。應俟奉

旨後。再由臣等擬覆該國照會。

殊批。所擬均屬妥協。另有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收俄國照會一摺。覽奏均悉。俄國以槍礮有應行修補之處。教演兵丁。護送匠役。於

四月間方到。奕訢等擬先挑熟悉火器之兵丁數十名。前往試演。除留存鳥槍數十桿外。餘俱由庫倫辦事大臣運京。此項鳥槍。即在恰克圖演習。不可令其赴張家口教演。所挑熟習火器兵丁。即著奕訢等揀派妥員。奏明管帶前往。其礮位五十尊。准其運至天津海口交納。但不可令其在彼處安設。方為妥善。至希冀開礦一節。流弊滋多。已諭令色克通額等設法阻止。並於該國運送鳥槍時。嚴密防範矣。

又

諭奕訢等奏。據俄國照會。內稱。前允送槍礮。因事閱兩年。須加修補。該國教演鳥槍兵丁。及運送匠役。須於四月初十日前左右。

到恰克圖。此項匠役均能查看山寶。又喇嘛固理。自稱恰克圖地方較遠。須令該國之人。至張家口一帶教演。其礮位五十尊。運至天津海口交納等語。恭親王奕訢等。現擬先挑熟習火器兵丁數十名。仍在恰克圖試演。除存留鳥槍數十桿外。其餘著色克通額。多爾濟那木凱。俱由庫倫妥速運京。至該國所稱。查看山寶。係希冀開礦。此事弊竇甚多。斷難允准。該國人如未經提及開礦。該大臣等。即毋庸先向說及。致啟貪利之心。儻或論及其事。即著設法阻止。並於該國運送烏槍時。揀派委員。嚴密偵探。加意防範。其礮位是否由津運送。並著色克通額等。隨時探明具奏。

丙戌。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臣等接奉寄信。

諭旨。布魯西亞國投遞照會等因。欽此。遵即行文知照崇厚。並令探詢艾林波。何時抵津。即行稟復。以便崇倫啟程前往。至哥士者赴津幫助一節。現經崇倫於因事接見時。約其同往。據哥士者云。既已說過前去。自無不去之理。惟未便彼此同行。致令別國人知其前去幫助。此亦哥士者有意見好之心。若屆期果能相幫。於換約通商事宜。亦不無少裨益。俟將來崇倫啟程赴津時。再行往約。諒不致有更改。

至各國紛紛換約。亦屬不成事體。其應如何拒絕。臣等自當悉心籌畫。以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佛國傳教一事。雖天主教意在勸人為善。而煽惑鄉愚。其弊不可勝言。更恐日久。該主教干預公事。勢所難免。從前未換約之前。各處雖均有傳教之人。尚不敢公然為非。現在既准其各處傳教。恐不免有流弊。前次該國傳教之孟振聲。屢言該國欽差。俱惟主教之命是聽。臣等於接見哥士者等時。向其告知。傳教人妄自尊大。種

種不法各情。其以激怒其心。俾得嚴加管束。該公使等。謂傳教人本不尊重。如不安分。即可撤回。臣等見其忿怒。即乘機令其繕遞照會。由臣等知照各該省辦理。該公使等。似不肯自彼作俑。致使該主教怨歸於彼。因於昨日送到諭單二百八十張。內載明和約第八。第十三。並續約第六條。聲明傳教人。以勸善為務。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令傳教人收執。俾其知所做權。免致另生枝節。並請蓋用關防。臣等因單內有不准干預公私各事等語。當即將諭單蓋用。臣衙門關防。並給予照會。以獎其意。仍聲明通行各省。轉飭各府州縣遵照。庶各省地方官。遇有主教之

合于預公事亦得藉此鈴束。

硃批知道了。

三月己丑。吉林將軍景瀛奏。竊粵前因烏蘇哩江上游水陸險阻。且該江口迤西。約在四月下旬開化。方可行駛。分界要地。全在興凱湖。至圖們江。可否俟

欽差大臣成琦。抵至吉林。會同粵查照地圖。將烏蘇里口。責成地方大員前往。會齊粵等親至興凱湖一帶。會同俄國大員勘辦等因。奏奉

諭旨。業將原摺鈔給恭親王等閱看等因。欽此。粵查興凱湖至圖們江。山路崎嶇。間有人跡罕到之處。並據三姓副都統富

尼揚阿聲稱○亦不能由烏蘇哩河○逆溜至興凱湖○茲當
分界○聞繫匪艇○若稍遲延○誠恐有所藉口○李等亟應先行
照會○訂於五月中旬○在興凱湖守候俄國大員○會齊同往
勘辦○以昭慎重○其烏蘇哩河口一帶○界限分明○僅一立牌
設卡等事○即責成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就近前往○訂於
五月初旬以前○候同俄官○按照條約酌辦○當經李景
瀛○呈商

欽差大臣成琦○擬辦照會來底○亦准覆稱○令李就近趕辦○較為簡
便等因○李謹擬聯銜照會俄國東海濱省固基爾那托爾
轉行該國會勘分界大臣文底○恭呈

御覽伏候

命下○即由○芽趕緊飛行愛輝副都統愛紳奏○送交海蘭泡俄官○迅
速飭遞○第吉林相距東海太遠○文報往返需時○今已改訂
約期○可否由理藩院知照駐京該國大臣之處○伏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景濤等奏○俄國分界○道路險阻○恐難如約會
齊○當經降旨○令該將軍將應辦事宜○先期料理○並飭成琦趕到
照會該夷○約期會勘○並據恭親王等奏○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照會俄酋伊格那提業幅○欽派大臣成琦○擬於四月下旬到
彼○會同查勘○茲據景濤奏○由興凱湖至圖們江山○山路崎嶇○擬於

五月中旬。在興凱湖守候俄國大員勒辯。並擬照會呈覽等語。會勘俄國分界。請察恭重。前據俄國清字來文。郭爾察開幅咨。稱烏蘇哩分界事。且該國已派阿迪米拉勒喀咱切斐齊。於三月間至烏蘇哩江口。大清國欽差大臣。亦應於三月間到該處。不得逾時等語。自係尚未接到恭親王等照會。惟該國已派人前往。該將軍等。俟至五日始到。無論該國有所藉口。且恐該夷先到。竟將地界擅自勘定。彼時反難與之事。辦成琦已於二月二十五日。由京啟程。著京滬。仍遵前旨。將應辦事宜。及應需船糧車馱各項。先期料理齊備。俟成琦一到。即於四月下旬。趕至興凱湖。與該國會勘地界。不可落後。至烏蘇哩河口一帶。雖界

限分明。僅止立牌等事。然亦不可辦理含混。致貽後患。著即責成到部。統籌呢揚阿。於四月初間前往。妥為辦理。不可遲至五月。景瀆俟成琦到後。即定期會同前往。毋得以道路險阻為詞。致有延誤。

庚寅。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收俄國照會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指示周詳。於修明武備之中。仍寓杜漸防微之意。臣等伏查

俄國允送烏槍萬桿。礮五十尊。除礮位遵照

諭旨○由臣等行文直隸總督○暨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如破位
運送到津時○妥為照料○派員運京外○其烏槍萬桿○如礮均
屬可用○酌留恰克圖數十桿○其餘即由庫倫辦事大臣迅
速運京○至酌挑熟習火器兵丁○仰蒙

諭旨○令臣等揀派要員○奏明管帶○臣等悉心商酌○此項兵丁○必須
年力精壯○技藝純熟○方堪派令前往○查京城各營○以

圓明園健銳營○外火器營○三處為最○擬即行知管理各該營
大臣○每營各挑選年力精壯○技藝純熟之兵丁二十名○心
地誠實○尚習火器之章京二員○共計兵六十名○章京六員○
該官兵等○尤須有大員統帶○庶於束較易○且不致無所稟

承第所

派大員亦必須廉潔純正。方不至為外國輕視。可否請

旨。在

御前乾清門侍衛內。揀派一員。會同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多

爾濟那木凱。妥為辦理。抑或專派色克通額等。就近管帶

之處。恭候

欽定。其派往官兵。若不厚其薪水。稍予獎勵。恐不足以昭鼓舞。

令其馳驛前往。仍請

飭下戶部。酌給盤費。俟到恰克圖後。每日每員名。酌給鹽菜實銀

三錢。由恰克圖稅務項下支領。勿庸再給口糧米麵。將來

演習完竣。再由管帶之大臣酌請獎勵。如此辦理。是該管
官等既有餉口之資。又有獎敘可邀。自必實心講求。於武
備不無裨益。其俄國派出教演之人。應如何酌量犒賞。及
鳥槍送到。如何量為酬答該國之處。均應由管帶大臣。知
照庫倫辦事大臣請

旨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挑選兵丁。赴恰克圖演習火器。並請派
大員管帶一摺。著照所請。即行知管理圖明圍。健銳營。外火器
營大臣。每營挑選兵丁二十名。章京各二員。前赴恰克圖演試。
俄國運來鳥槍。此次兵丁。諭令色克通額。多爾濟那木凱。就近

管帶演習。並諭令慶的派員護送該兵丁至賽爾烏蘇地方。再由色克通額等派員迎護。送至恰克圖。以期沿途安靜行走。該員弁兵丁。並准其馳驛前往。即由戶部給發盤費。至抵恰克圖後。每日每員名酌給鹽菜實銀三錢。由恰克圖稅務項下支領。並演熟時。由管帶大臣酌請獎敘。及犒賞俄國教演之人。酬答運送火器之處。均諭令色克通額等酌量請旨辦理矣。

又

諭恭親王奕訢等奏。挑選兵丁。赴恰克圖演習火器。並請派大員管帶一摺。俄國運送馬槍赴恰克圖。教演中國兵丁。現經恭親王奕訢等行知團明園。健銳營。外火器營。挑選兵丁六十名。章

京六員○前往演試○此項兵丁○必須有大員督率○俾資練習○著即
派色克通額○多爾濟那木剌○就近管帶○飭令該章京兵丁等○聽
真演習○所需盤費○已由戶部給發○到恰克圖後○每日每名○各支
鹽菜實銀三錢○即由恰克圖稅務項下撥給○毋庸再給口糧米
薪○俟操演完竣後○如有成效○即由色克通額等○酌請獎勵○其俄
國派出教演之人○應如何犒賞○及運送烏槍○應如何酬答之處○
均著色克通額等○酌量請旨辦理○此項兵丁○並著慶昫派員○沿
途護送至賽爾烏蘇地方○色克通額等○亦派員前往接護○送至
恰克圖○毋令該兵丁沿途騷擾○

恭親王等又奏○此次接到伊格那提業幅照會○祇言及烏

槍一萬桿。送恰克圖地方。至運送礮位。並未提及。將來此項礮位。是否照數運送。殊難豫定。臣等擬給該國照會。亦祇言烏槍一事。中國擬派兵弁。赴恰克圖學習。其送礮一項。未便提及。臣等已擬行知直隸總督。及崇厚等。將不該國。如果一併運送。自應遵照前奉

諭旨。毋庸阻絕。迅即接收運京。不得令其安設海口。以防弊端。至赴張家口演習烏槍一節。該國照會內。並未提及。惟據國理聲稱。有或於張家口一帶演習。較為便宜之語。臣等即飭委員。告以伊格那提業幅在京。曾言及運送烏槍。不可使外國聞知。若運至張家口。則距京甚近。外國易有所聞。

不如在恰克圖較為僻遠。免致洩漏。因理亦無別詞。是以
臣等於照覆伊格那提業幅文內。亦未述及。轉啟其欲赴
張家口之心。而於咨庫倫大臣文內。則聲明如該國為槍
欲運至內地。即照臣等前言阻止。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喚人哮喘。經前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臣薛煥奏。請飭令幫辦各口商稅事宜。當經
臣等給與劄諭。令其赴津遵照辦理等因。具奏在案。茲據
該喚人申陳。現在患病。請假回籍。並薦人自代各等語。臣
等因念天津海口通商。事屬伊始。若辦理失宜。恐難期妥

善。味。泰。囑。在。上。海。等。關。辦。理。稅。務。多。年。徵。收。甚。旺。且。所。得。薪。水。極。厚。尚。不。肯。從。中。作。祟。滋。生。弊。端。昨。據。噉。啞。嗎。聲。稱。現。聞。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有。不。欲。噉。啞。嗎。來。津。之。語。臣。等。恐。其。中。有。漏。載。之。人。當。即。函。詢。崇。厚。據。崇。厚。復。稱。華。洋。各。商。素。畏。噉。啞。嗎。稽。查。認。真。遂。布。作。謠。言。故。使。噉。啞。嗎。聞。知。以。便。撤。去。噉。啞。嗎。遂。其。私。計。是。以。臣。等。復。給。與。劄。諭。令。其。力。疾。赴。津。暫。為。經。理。俟。諸。事。辦。有。頭。緒。再。行。給。假。回。籍。殊。批。知。道。了。

甲。午。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次。臣。多。爾。濟。那。木。凱。奏。昨。據。管。理。恰。克。圖。商。民。部。院。章。京。阿。克。丹。布。呈。稱。准。俄。

囉斯瑪爾爾文稱。伊等通商。每起各二十人。攜帶貨物。於
本年二月中旬啟程。先赴庫倫。及

京師等處通商。希轉行曉諭彼處。雇覓蒙古可靠駝隻。以免
擁滯等因。陸續呈報前來。等語。查原定條約內。並無准俄
囉斯商人雇找蒙古駝隻負販明文。若由官為辦理。准令
雇覓蒙古駝隻負販。日後必致謗為條例。當經飭令該部
院。革京阿克丹布。如俄囉斯瑪爾爾復來詢問。總以遵照
原定條約。婉詞開導。斷不准於已定章程之外。任令俄囉
斯等肆行。旋據俄囉斯托離伊察克薩普薩奎城居住之
國畢爾那托爾德新坡特雅諾斐池。由恰克圖與等寄

信一區內稱伊國今往通商者共二十一人內玉爾哈諾
普一人同一僕人留於庫倫地方居住貿易商人由庫倫
赴京進獨石口因張家口道路難行各尋便路行走於各
游牧所屬地方豫為飭知不必看護伊等行走再伊商人
等嗣後按照條例第十二條如有報請自備資斧以便建
立臺站者請不必阻滯為便等因前來等因查新定互換
條約之第五條雖有俄羅斯商人赴京過庫倫張家口時
若有零星財物亦可出售並無在庫倫准伊商人久住明
文及商人由恰克圖赴京准走獨石口條款第十二條商
人等因貿易寄送書信物件箱隻如係情願自備資斧雇

人另立行規。先行報明。該上司准行後。照依辦理。毋庸官
為撥用。此內並無建立臺站條款。若照依報請。續立臺站。
日後逐漸多增。添蓋房屋。於各蒙古等游牧。大有妨礙。但
現在查聞來文。祇以兩國和好藉口。以此等不合之事。皆
與條約相符。顯係恃兵狡賴。雖由拳等飭諭。亦屬無益。相
應請

旨。將此業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體查現由固華爾那托爾咨
來情由。將不合條約之件停止。以便轉行俄國大臣伊格
那提業幅。嚴飭該俄囉斯等之處。伏候

聖鑒

指示○欽遵辦理○

色克通額等又奏○上年二月間○據

欽差大臣恭親王咨稱○與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面晤○呈送中國烏槍一萬桿○礮五十尊○據情代奏○於十月十四日奉

旨○覽奏已悉○既俄國有此美意○着勿庸阻止○將伊槍礮○解赴恰克

圖○由內地派委官兵○轉運赴京○並由京營揀派熟悉槍礮兵丁○

奏派大員帶赴恰克圖○即於該處認真製造○將演放之法○更換

學習○欽此○欽遵○咨行前來○當由等請由該部院章京轉行俄

囉斯闊米薩爾○一面詢明此項槍礮○是否現在恰克圖○否

則由何處轉運○何日解到○槍礮每件重若干斤○究用駝隻

若干約定速報之處。行飭恰克圖管理商民部院章京阿
克丹布。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稱。遵飭由署理俄羅斯
之闊米薩爾瑪玉爾詢明。據稱。俄國大臣伊格那提業幅。
呈送中國烏槍一萬桿。礮五十尊等語。因畢爾那托爾。並
不知情。惟此文到時。必需三月。本上司接到咨文時。必令
據情行文庫倫大臣等語前來。嗣據俄羅斯國畢爾那托
爾咨稱。此項槍礮。運赴恰克圖。僅遠行文。恐有貽誤。等
將原文飛咨理藩院。並由該二部落。派備扎薩克官兵。前
赴恰克圖。承領槍礮。由恰克圖用二部落沙比烏拉。由庫
倫所屬驛站。解赴賽爾烏蘇。更換烏拉。派撥官兵。協同報

轉○由驛解赴理藩院○轉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丁否之處○
伏乞

聖鑒

指示○

色克通額等入奏○昨據恰克圖管理商民部院章京阿克
丹布呈稱○據俄羅斯署理瑪玉爾○差派圖勒瑪齊○由駐紮
托羅依察克薩菩薩金城之固畢爾那托爾澤諾斐池○有
應送駐京之俄羅斯張元修士固理公文一包○懇請轉送○
將原包一件送到○等語查閱○並無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
遵行公文○從前凡由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寄送駐京之

喀拉喇嘛學生公文信正物件○裝載原包輕重均隨公文○
由恰克圖送到○等處○此次雖與舊制不符○又不可耽延○
外國文件○除將此項包裏○遵照俄羅斯新定互換和約○不
得逾二十日之限○由等處隨同公文○於本年二月初九日○
馳遞理藩院外○等○查俄羅斯國畢爾那托爾遠改舊制○
殊屬不合理宜○由等處據情行文俄羅斯之國畢爾那托
爾○准往返文移○恐滋遺誤○理合請

旨○嗣後由俄羅斯寄送駐京修士同理文信物件○務須照舊隨有
公文○可否由總理衙門○轉行俄羅斯大臣伊格那提業幅
之處○伏乞

聖鑒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給駐京修士固璽。運送公文。包。並未加照庫倫。又稱。該國商人二十一名。按照條約。任其行走。欲自雇蒙古駝隻。私立驛站。並由獨石口一路行走等語。已諭令恭親王等。查照條約辦理。照會伊格那提業。隨務遵條約辦理。嗣後該夷如有不遵條約之事。該大臣等。即當據理斥駁。亦不可一味遷就。前諭令將烏槍擇留數十桿。以備京兵在彼演試。所餘各件。迅速運赴京城。據色克通額等奏。該國尚未行文前來。該國做位。由天津海口運送。亦未解到。此項烏槍運到。

時○即督率京兵演習○其餘暫存庫倫○俟總理各國衙門知照○運
京○再行豫備一切○此時該國尚未運來○不必豫先備辦駝隻車
輛○以免擾累○

又

諭○本日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國通商人等○不能悉遵條約○請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知照○遵辦各等語○俄夷此次給住京修士固理
公文包○並未知照庫倫○與條約不符○著奕訢等○咨行伊格那提
業福○嗣後解送物件○仍應備文知照庫倫辦事大臣○至貿易二
十餘人○前往庫倫○及京城地方○欲雇蒙古駝隻販運一節○京城
地方○是否准該夷通商○自雇駝隻○私立驛站○均在條約之外○日

久恐滋流弊。不可不防。所稱張家口難走。欲進獨石口。任意往來。尤恐漫無限制。著恭親王奕訢等。將色克通額等摺內所指各節。詳納查明。如與條約不符。即行知照伊格那提業隨據理駁斥。並囑其曉諭該國人等。務須遵照條約辦理。至運送烏槍一節。本日已諭令色克通額等。俟該國解到時。即在庫倫暫停。須候總理各國衙門行知後。再行照辦。色克通額等清字摺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乙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接據崇厚稟稱。英國兵丁。前占天津貢院時。以學政

三月間抵津考試。向其說明騰出。嗣於三月初一日。接據天津府縣稟稱。漢人占踞貢院。已於二十四日交還。現在興工修理。又據稟稱。調赴河間防堵之天津官兵一千名。時值起身。崇厚恐致兩國疑慮。先行知照帶兵等官。均各遣人來省。亦知為防禦捻逆。毫無他疑。其駐津兵丁崇厚疊次稟稱。擘圖前後搬過兩次。第一次五百五十名。實已放洋。又有四百名。分兩次行走。移赴大沽。尚未出口。漢國雖無撤兵明數。昨將四輪大車一二十輛。滿裝行李兵丁。跟出南門。派弁查詢。稱係兵丁。因天氣漸熱。欲移城外居住。現已撤出百餘名。住海光寺內。寺後另築帳房數架。有

兵者守。大約亦係漸自撤回之意。臣等接據崇厚及天津府縣稟稱。兩國在津。均極妥靖。至駐京公使。連次來見。並無商辦之事。總以永敦和好為詞。察看情形。蓋欲不其日相親近。藉消彼此疑惑之意。且詞意極為恭順。諒不致別生枝節。

殊_也知道了。

戊戌。江西巡撫毓科奏。竊照英國議在九江漢口。先行通商。事屬創始。理宜慎重。前經咨奏。明飭委藩司大員。赴滬會辦在案。嗣據饒九道文恆。署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等。先後稟報。本年正月二十二。二十七。八等日。陸續到有火輪

船七號。經兩廣督臣勞崇光。派委同來之都司劉世安。帶同英國參贊吧嘔。領事官許士二員。進赴道署。據吧嘔。禮面稱。船內尚有水師提督賀布一員。意欲先在九江。漢口。兩處設立口岸。派領事官許士。任在九江。辦理通商事宜。並欲先赴南康。饒州一帶。查探水勢。及地方情形。伊與賀布。親往漢口。商定一切後。仍回九江。商辦等語。遂於二十八日。將船駛赴漢口。海中僅留許士船一號。駛入鄱湖。欲由吳城晉省。因船攔淺。亦即回潯。各該英船。往來湖口。縣。每於早。午。晚。三次。在對岸之梅家洲。用千里鏡。觀看天。星。繪畫山川形勢。經粵嚴飭駐防湖口水陸各營。鈐束勇。

丁○勿○滋○事○端○並○示○諭○民○間○毋○生○疑○慮○幸○皆○安○靜○無○事○該○署
藩○司○張○集○馨○先○於○二○月○初○二○日○隨○帶○南○安○府○同○知○唐○廷○銓
布○政○司○理○問○馬○長○康○酌○帶○公○費○自○省○起○程○初○六○日○抵○潯○吧
嘎○禮○旋○即○由○楚○回○江○接○見○之○下○行○免○冠○禮○會○商○租○地○市
合○文○立○據○各○情○詞○色○和○平○尚○稱○恭○順○十○三○日○吧○嘎○禮○帶○同
唐○廷○銓○馬○長○康○前○往○湖○口○察○看○地○勢○會○商○諸○首○余○以○湖○境
扼○要○鄱○湖○為○江○省○咽○喉○上○通○吳○城○下○達○江○皖○控○據○形○勝○欲
在○該○處○立○市○經○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地○多○亂○石○城○外○俱
係○沙○土○難○以○修○館○並○與○唐○廷○銓○馬○會○都○司○劉○世○安○往○返○各
船○以○湖○口○山○迴○水○深○風○濤○險○惡○商○船○停○泊○互○市○必○不○願○來○

且地接建德東流時慮賊擾水陸防軍難處易啟釁端不
如仍在九江可符原議之言再三曉諭令其斟酌吧嘓
意似省悟與諸酋以千里鏡遠觀四面復用磁盛水銀測
察地府確係沙石始信委員所說非誣次日始允折回九
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門外龍開河東量地一百五十
丈濬五十丈寫立租約吧嘓囑因弓步不準約於天霽後
按照指南法用繩量準鐫石立樁聽憑起造俱已互及租
約所立租約仿照湖北式樣用吧嘓囑及該藩司等銜名
所量地基內有民房三百餘家及釐卡鋪面吧嘓囑雖有
每畝五十千之說如窮民實在無力遷移擬於公費內量

為津貼。以免後釐。吧嘍禮本欲督省。並至祁門大營。經張
集馨。告以該司係奏明籌辦通商大員。凡在條約中者。事
有專責。即見督撫。亦必交司妥為商辦。吧嘍禮遂乃不行。
現已帶同各船。駛回上海。聲言滿須會同水師提督進京。
問其往京何事。則云伊國欽使在京。伊本派同臣。因奉差
來此。領事官許士。常住九江。是使再行進省。並聞佛米二
國各船。亦將踵至。

殊批。知道了。

善辨夫務始末卷之七十五

--	--	--	--	--	--	--	--	--	--

6046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月己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於上年十二月間奏請設立總理衙門擬於東堂
子胡同舊有鐵錢局公所改建當經具奏在案臣等於開
正後即前往勘估力求撙節一面即行開工以期迅速惟
鐵錢局公所大門改成衙門體制必須全行拆造而舊料
率多朽爛不堪改用必須另購新料除創建大門三間安
設鹿角棚添砌影壁一座以壯觀瞻外其大門內舊有二
門二層不獨地勢過狹且該公使等向來力爭體面若仍

存二門舊式。則往來必令為之開啟中門。因擬將頭層二門改作牌坊式樣。其二層之門改作三間廠廳。以便出入。免致持啟中門。至大堂司堂各處。雖經糟朽。尚可將就。惟將瓦片改換。再加油飾。即可壯觀。其餘則量其情形酌加修補。並選舊有木料。擇其堪用者。以備抵用。其有不敷。並添用新料。加以油飾灰泥。雖事事費實經理。而物料人工。不免諸多昂貴。惟現當經費支絀之時。臣等不敢不力求樽節。是以一切務從簡陋。再三駁減。計所需工料。合銀二千餘兩。尚係功歸實用。實已無可再省。至此項未便動用正款。查順天府現存有煥佛兩園繳還物價洋錢。擬於此

款內。飭令折提。所餘洋錢。仍存順天府聽候撥用。至此項工程。並非動用正款。應照例免其造冊報銷。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據噶唎嗎西稱。該國人出行街市。輒遇閒雜人等圍繞指辱。既不能自與爭辯。又不便概向臣等曉曉。擬請於該館設立官人馬匹。以便隨同出入。彈壓閒雜人等。其經費由該國自籌等語。臣等正以噶唎人各處遊行。任意往來。遇有不應行走地方。派人往阻。每心不及。極欲設法稽查。該公使適有此請。隨即劄令順天府轉飭大宛兩縣。挑選人役四名。馬四匹。由臣等送交噶國館。

寓。作為聽差使用。此項人役。諭令於該國人出行時。跟從。照料。如有不應到之處。即令其告知該國之人。不可前往。免致別生事端。並嚴飭隨時小心。毋稍疏忽。其馬乾口分。若令該國自給。殊不足示大方。已飭承辦之大宛兩縣。令覈實給發。毋任浮冒。至佛國公使。尚未言及此事。不便先為添設。如該公使亦有此請。即擬一律添派。以昭畫一。又噶嚕斯。布爾。布隆。初次來謁。臣等特以茶酒果筵。亦係大宛兩縣備辦。此等零星費用。為數甚微。亦不便令該縣等賠累。臣等已均劄飭順天府。准其作正開銷。理合附片具陳。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布魯西亞國公使迂愛倫布。求請通商。經臣等奏請。

特派大員赴津辦理。旋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崇綸。會同崇厚。辦理該國通商事務。仍由奕訢等。照會迂愛倫布。令其在津與崇綸等商辦等因。欽此。臣等當即傳知崇綸遵照。一俟迂愛倫布有信到後。該侍郎即趕赴天津。會同崇厚。速為辦理。其將來所定條約。應准應駁。仍由崇綸隨時知照。臣等悉心妥辦。此次崇綸赴津辦理。布魯西

東洋通商事宜。雖由崇綸等在津設辦。但事宜統籌全局。未可稍有歧誤。臣等仍當悉心參酌。以求久遠可行。但恐該公使知由臣等辦理。即藉端希圖入京。易滋流弊。亦不可不豫為防範。所有一切事宜。應由崇綸在津商辦。臣等密為籌商。以杜其得步進步之心。惟崇綸等未奉有明發諭旨。將來至津時。恐該國不肯與之商辦。懇請由軍機處恭擬上諭一道。寄交臣等。毋庸發鈔。由崇綸赴津時。即令恭齋前往。如該公使要者。

諭旨。由崇綸給與閱看。至崇綸例應赴行在請。

訓○惟該國照會○有不日抵津之語○若崇綸前赴熱河○恐該國迂愛
倫布○屆時抵津○不免守候需時○另生枝節○况崇綸恆祺時
有與各國商辦之事○勢難遠離○應請

飭崇綸先行赴津○俟事竣後察看情形○可以赴滬○再行奏請復
命○以免稽延○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布魯西亞國通商事宜○奉派崇綸赴津
辦理○請由軍機處恭擬上諭一道○交崇綸齎往○給與該酋閱看○
以免歧誤等語○各國公使於欽派大臣接見時○往往求看諭旨○
以為憑據○奕訢等所請擬給上諭○以免該公使生疑○或藉端希
圖入京○亦為先事防維起見○惟此次布魯西亞國赴津通商○一

切事宜。仍應歸該大臣等籌辦。若另給崇綸諭旨。則必須有欽
差字樣。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覺事權不一。且一國到津。即
須派一欽差大臣。亦屬不成事體。崇綸赴津。似無庸給與上諭。
或由奕訢等妥擬照會。告以各國通商事宜。均由總理各國事
務王大臣辦理。現經奏派崇綸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辦理。如慮該首以崇綸等非全權大臣。不肯商辦。或桂良、文祥、
兩人中酌量一人。帶同崇綸。前赴天津。諒該首亦無可藉口。將
來換約。蓋用印信。即用總理衙門關防。較為妥協。著奕訢等。將
此兩節。斟酌妥善。奏明辦理。廷愛倫布。既不日抵津。崇綸即著
無庸前來。行在請訓。

辛丑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英、國條約。准在鎮江通商。所有中外
交涉事件。頭緒紛繁。臣於上年豫飭常鎮通海道。俟有英
船駛至。欲行通商。迅即稟明妥辦。本年正月。英、國兵船入
江。業經臣專摺奏報在案。茲於二月初八日。據署常鎮通
海道江清驥稟稱。正月初十日。有英、國輪船二隻。駛泊鎮
江江面。該道在高郵糧臺於十三日。接據鎮江府知府卞
榮光稟報。當即啟程渡江。十五日。行抵鎮江。詢據師榮光
稟稱。英、國參贊吧嘔禮。擇定城外毗連雲臺山銀山上下
空地兩段。用價租作該國官商建造署棧之所。吧嘔禮急

欲前赴漢口。不及靜候江清驥到鎮面議。即於十四日與師榮光。暨署丹徒縣知縣田祚。先行擬定租約。留副領事費竺士。暫住城外甘露寺中。會議通商一切事宜。言明將來泊船在所定界內。吧嘔禮既定租約。即起碇駛赴上游。並稱隨後尚有船隻到來等語。江清驥與費竺士接晤後。復親往山地察看。覈與交換租約所敘地界糧價無異。鈔錄呈送。並先據該府師榮光具稟前來。臣查鎮江通商伊始。不特稅餉章程。應照上海畫一辦理。自租地以至開市。總當慎重和平。以期相安無弊。當飭該道督率府縣。將一切事宜。遵照條款。悉心商酌。隨時稟辦。

硃批知道了。

壬寅。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於二月下旬。據俄羅斯館固理稟稱。接奉本國恰
克圖固畢爾那托爾來文。陸路商人共二十名。貨駝約百
餘隻。已於一月十九日。由本國啟程。若經由張家口。恐致
彼處商賈涉疑。擬暫由獨石口進京。約於三月底可至京
城。稟請臣等行。又該口查照放行。並固理另有寄該商目
書。列一函。求為飭遞。臣等當查俄國條約。陸路通商各處
並無在京貿易明文。惟續約第五條內。載有俄國商人除

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由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等語。是來京貿易。及進獨石口各節。均非遵照條約。經臣等派行走之候補參將長善。會同署俄羅斯館監督阿昌阿。前往該館。將因理寄商目一函發還。並告以條約所云。係該國來京之人。如有零貨。准其於經過之地銷售。京城並非陸路通商之區。條約內亦無到京貿易字樣。礙難允行。與之當面反覆駁詰。伊雖詞窮而堅執已見。總謂此條專指商人而言。其照舊到京。係按照雍正年間之例。仍准照舊辦理。於文理字句之間。甚為狡執。臣等復令尚書瑞常。侍郎麟魁。寶馨。會

同署倉場侍郎崇綸。赴該館按照條約。與之詳細討論。嚴切駁斥。固理俯首無辭。僅因該商人業已在道。未便阻回。頗有難色。瑞常等去後。復據固理稟稱。和約五條。照舊到京等詞。該國本係按照來京貿易。設立行銷講解。已譯成俄文。奏明該國君主。故令商人來京。現在商人等。行將入口。祇得暫為調停。令此次商人所帶貨物。於途間零星銷售。飭該商目到京面商。並請臣等照會該國欽差。妥酌辦理等語。正在辦理間。適於三月初八日。接到軍機大臣字寄。初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國商人等。不能悉遵條約。請飭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遵辦等語。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洞燭幾先。社漸防微。至意。臣等伏思俄國最為狡黠。上年商定和約之際。本有希圖在京貿易之意。當經瑞常等駁斥。始將漢文更正。而固理則將漢文強為牽引。是其當時故意含混。為將來狡展地步。已可概見。且俄國給住京修士。固理公文。並未知照庫倫。暨欲雇蒙古駝隻販運。私立驛站各節。均與條約不符。實不可任其狡賴。致各國紛紛效尤。現在臣等已照會伊格那提業幅。據理駁斥。為其曉諭該國人等。務須遵守條約。俟其如何回覆。再為設法辦理。至所稱張家口難走。欲進獨石口一節。誠如

聖諭○任意往來○尤恐漫無限制○臣等前於固理具稟時○即行駁止○
一面飛咨直隸總督○迅速轉飭獨石口地方官○於該商人
到口時○設法阻止○並已令固理致信該商目○飭其遵照條
約○於張家口一帶地方○將貨物零銷○不准來京貿易○惟張
家口亦久為該國覬覦○條約所載○如有零星貨物○亦准零
銷等詞○原以杜其設立行棧之意○此次令其改道張家口○
亦僅准其在彼零銷貨物○不得設立行棧○以防其得步進
步之技○應請

飭下察哈爾都統○轉飭張家口監督等○俟該國商人到彼○亦明晰
曉諭○令其按照條約辦理○庶期流弊不滋○以示限制○謹將

給與伊格那提業備照會一件並固理原稟二件鈔錄清單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阻止俄國商人進京貿易現解情形一摺前因俄國商人欲至京城貿易並欲由獨石口行走當經諭知奕訢等據理阻止茲據奕訢等奏稱據俄囉斯館修士固理稟稱接奉本國來文陸路商人共二十名貨駝約百餘隻已於二月十九日由本國啟程暫擬由獨石口進京約於三月底可到當經派員以該商人不得到京貿易亦不得由獨石口行走之處向固理駁斥等語俄國商人並無在京貿易明文亦不得

由獨石口入京。業經奕訢等照會伊格那提業幅。據理駁斥。第
恐該商人等。仍由獨石口行走。著文煜飭知該處地方官。僅有
俄國商人到口。即據條約設法阻止。不得任令進口。至張家口
地方。雖准其將零星貨物銷售。亦不得設立行棧等事。並著慶
煦。廉奎。轉飭張家口監督。於該國商人到口時。明晰曉諭。令照
條約辦理。如該商人在彼銷售零星貨物。即留心防範。毋令別
生枝節。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據貴國住京修士固理稟稱。本國來文內載。陸
路商人雇駝載貨。由恰克圖。庫倫。經由獨石口。進京。稟請

行文該口大員。以便該商赴口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上年所定條約第五條內。僅有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等語。並無載貨至京貿易明文。所云由恰克圖照舊到京一語。亦係指貴國住京之人。照舊往來而言。並無貿易字樣。若貴國一開此端。則各國均難阻止。於貴國各口貿易。亦無裨益。即希飭知貴國商人。切不可違約到京貿易。至由獨石口到京一節。條約內並無此語。再查續約第十一條內載。兩國邊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員轉送。必有回投。東悉畢爾總督。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恰克圖廓木薩爾轉

送部員。庫倫辦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員轉送恰克圖廓米
陸爾。第十二條。由恰克圖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圖。送
書信物件之人。必須由庫倫行走。送箱隻時。開寫清單。自
恰克圖及庫倫。知照庫倫辦事大臣等語。此次貴國給住
京修士固理公文。並未知照庫倫辦事大臣。亦與條約不
符。此後貴國如有人至京師。毋論書信公文物件。務須知
照庫倫辦事大臣。以免漫無稽查。致滋舛錯。中國固以信
義待人。貴國亦應以信義自守。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條
約辦理。迅速禁止該商人來京。即該商已經啟程。亦當令
其及早折回。並曉諭各商。此後務須懍遵條約。不宜別生

美利七才古十一
十
枝節凡公文投遞至京。仍遵約先行知照庫倫辦事大臣。以期永敦兩國和好之誼。希貴大臣查照辦理可也。須至照會者。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崇厚稟稱。吧項禮於三月初八日到津。初九日卯刻往晤。當飭委員一路照料赴京等語。吧項禮於初十日晚間到京。十一日申刻。吧項禮偕噶妥嗎同到公所求謁。臣等接見時。情詞頗為馴順。據稱伊係由長江回京。與該國欽差噶魯斯有商辦通商事件。並偕有該國武官二。一。二。日。聞。即令回津。並無他語。略談片刻。即便辭去。

殊批知道了。

京口副都統巴棟阿奏。粵巴棟阿於二月二十七日接據
統領戰船浙江定海鎮總兵李德麟稟稱。該總兵奉派泊
防下游狼福二山要口。二月初二日見有火輪夷船一隻
由下駛至福山江面寄碇。正往查詢。見有夷人數名。駕小
艇登岸。少刻忽聞岸上及夷船互有槍礮之聲。頃亦停止。
後經雇募土人往探。據報夷人登岸。徧貼告示。令居民趕
緊雜髮。並無別語。賊因忿而開槍擊夷。夷人隨回船中。聞
礮轟打。賊即退回。夷人後至白茆一帶。照貼告示。並於江
邊樹上挂白旗一面。上寫不用動手四字。令人難解等語。

初五日有上海關快艇一隻。駛至福山口外。上裝夷人三名。女夷一名。欲進山江口。差員馳往攔阻。不答而進。風聞繞由白茆以下別口而出。此後匪夷亦未構兵。往晤夷官不而。大火輪船於初六日下駛而去。次日復來小火輪船二隻。連日在於狼福山江面往來。繪畫圖形。點畫水勢。並散夷書。至今未去。其夷船往來狼福江面。亦無淺攔情事。各等因。稟報前來。竊伏查狼福二山江面。為大江門戶。總兵李德麟。在彼泊防。屬在戒嚴之際。又值夷船出沒其間。始則互開槍戰。繼又貼示挂旗。兼復駛艇入口。阻止不從。晤之不而。以及繪圖量水。種種情形。殊難測度。當茲通商

創始。礙難強阻。致生罅隙。禁惟有飭令李德麟等。嚴防逆
匪北竄。詳探夷人情形。以固封疆。而杜勾結。現在鎮江夷
務。設關收稅一節。該國參贊吧頃。於二月二十四日到
鎮。會同江清驥。前赴銀山一帶丈量。增添地基。後即日開
船赴港。今來貨船三隻。因稅務司林納。尚未到鎮。並未開
市。

硃批知道了。

甲辰。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自上年八月間。奉

命辦理撫局事宜。先後奏請。

飭令前任倉場侍郎崇綸、武備院卿恆祺，隨同辦理。頗資協助。迄十二月間，奏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

旨令臣等管理其事。臣等仍令崇綸、恆祺，逐日到公所商辦事件。頗收指臂之效。現在英、佛公使到京，尚為安靖。辦理漸有端緒。惟兩國商辦事件，雖由臣等酌辦，而英國威妥嗎、佛國哥士者，均自以參贊自居，以崇綸、恆祺並非奉

旨辦理總理衙門之事。遇有該侍郎等與威妥嗎等商酌之事，已嫌其權輕，與尋常委員相待，有不肯平行之意。現崇綸奉命前赴天津，會同崇厚辦理布路斯國通商換約事宜。設該國公

使。謂崇綸係臣等差委之員。恐不免諸多輕視。爾時再行
剴晰。未免有費唇舌。而恆祺俟天津開辦通商。該院卿當
隨時往來。與崇厚商辦。若該領事官亦復嫌其權輕。不肯
信服。必致故意為難。似應豫為籌畫。免致臨時周章。臣等
本擬於迴

鑒後。面請

訓示。現在既經改期。而崇綸恆祺接見噶崧嗎等。須時與商辦。若
不稍崇其體制。則無以折服噶崧嗎等之心。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辦理各國情形。既有臣等總司其事。如再

派署倉場侍郎崇綸。頭品頂帶武備院卿恆祺。作為幫辦。則噶崧

公使既不存軒輊之心。而臣等亦藉襄助之力矣。

諭內閣。著倉場侍郎崇綸。頭品頂帶武備院卿恆祺。均著作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幫辦大臣。

恭親王等又奏。前因布魯西亞國公使迂愛倫布。有不日抵津之語。經臣等奏請由軍機處恭擬

上諭一道。交崇綸齎往給與閱看。以免歧誤。旋准軍機大臣字寄。

三月十一日奉

上諭。奕訢等奏。布魯西亞國通商事宜。奉派崇綸赴津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服。查布魯西亞國公使迂愛倫布赴津通商。臣

等前此奏請

欽派大員赴津辦理。原為杜其希圖住京。先事防維起見。且經聲明一切事宜。雖由崇綸等在津覈辦。臣等仍密為籌商。並未敢稍存諉卸。臣桂良。臣文祥。原可酌量一人前往。但恐嗣後別國來津。必須大學士。軍機大臣。方能信服。甚至非臣奕訢親與要約不可。恐臣奕訢又不足信。要求

降旨懇請

朝覲。從前暎佛換約後。必欲俟奉

諭旨後。方肯回津。無厭之求。是其前蒙種種貽患。不可不防。至崇綸等未有明發

諭旨將來至津時。若該國嫌其權輕。勢將懇求住京。轉遂其得步。進步之心。彼時與之辯論。徒費唇舌。於事深恐無補。況奉旨派令崇綸等。前往天津。會辦通商事宜。臣等於可次接奉寄諭後。已遵

旨給與照會。此次如改派他人前往。尤恐前後兩歧。臣等悉心商酌。惟有仍令崇綸遵

旨前赴天津。會同崇厚。妥為辦理。並由臣等知會哥士耆。令其赴津。從中調停。以踐前約。如此辦理。或可就我範圍。如崇綸到津後。商辦未能一時就緒。再由臣桂良。臣文祥。酌量一人前往。總期於事有濟。得以仰副

聖懷○惟該國索看

諭旨○勢所必有○現在崇綸既奉

旨毋庸給與上諭○臣等擬即於二月十九日

諭旨內○敬謹摘錄○交崇綸齎往○如該國索看○即持此為憑○僅不提

及○亦不便與看○再崇綸○恆祺○熟悉外國情形○臣等奏請添

派幫辦○原使崇綸等同辦一事○嗣後派出辦理別國事務○

庶該國知事仍歸總理衙門○不致稍有歧視○並非一國到

津○即須派一

欽差也○至迂愛倫布到津後○換約蓋印○如經用總理衙門關防○難

免該國不援照暎佛各國之例○希圖用

寶。雖事難豫定。臣等不能不格外防範。豫留地步。擬仍咨令崇厚。蓋用三口通商關防。以杜其無厭之求。儻該國另有他說。再由崇給等將和約寄京。蓋用總理衙門關防。以示區別。殊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於上年十二月間。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酌定於內閣戶禮兵等部。及理藩院各司員內。擇其老成謹飭。公事明白者。再行考試。分別去取。共挑取滿漢司員各八員。分班辦事。歷經定擬章程具奏。欽奉

諭旨。先行作為定額。臣等遵即行知內閣部院。照保送各項差使

之例。出具考語。認真保送。旋據內閣等衙門陸續送到。臣等即傳集各員。照考試軍機章京之例。公同閱取滿司員七員。漢司員八員。但傳到各員。設遇有遺調事故。即咨各衙門保送。未免有涉紛煩。因另備取滿漢司員六十一員。飭令俟有額缺。聽候傳補。禮部員外郎廷恕。自上年九月間。隨同臣等辦理文案。頗能諳悉。既經禮部保送。即以充補定額。共計滿漢司員十六員。並備取十一員。分晰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其理藩院送到各員。試以清漢文。均非所長。詢以俄羅斯館事務。亦未明晰。難以遽就。不得已。擬調取素能辦事之俄

羅斯館監督理藩院主事惠麟差委。該員現隨侍郎成琦
前赴吉林。俟其回京。再赴署辦公。未到以前。飭令該館署
提調。遇有交涉事件。暫為代辦。其上年八月間。辦理奧緊
之時。因差委乏人。劉調候補參將長善。步軍統領衙門即
補主事成林。筆帖式秀雲。隨同辦事。已經半載。均能熟悉。
若遽行撤回。新傳司員。一時尚難練習。而臣等辦公。驟少
熟悉之員。恐易舛誤。且自英俄公使到京後。於地面交涉
事件甚多。一切均須隨到隨辦。未可片刻遲誤。如無步軍
統領衙門司員差委。則轉行步軍統領衙門辦理。不免稍
有誤。臣等公同商酌。擬將參將長善。即補主事成林。筆

帖式秀雲並添傳之理藩院主事惠麟等四員均留在總理衙門充補額缺以裕辦公至取送印鑰遞送

內廷文書並於

皇上回宮後呈遞膳牌等事。臣等前擬力杜冗員。但專取辦理公事司員。未經議及雜項差使。現既留長善四員充補額缺。即以考取之滿洲中書四員內酌派充當雜項差使。於事不致叢脞。惟各衙門保送差使司員均經引

見。此項考取司員。

聖駕尚在灤陽。而辦公不可無人。若令赴灤引

見。未免往返。需時。可否仰懇

天恩免其引

見其下次考取各員應否照例帶領引

見之處伏候

欽定。至供事等。於送到後。臣等擇其字畫端楷。人尚明白。並去歲

隨同當差者。酌挑十六名。令其分班當差。再此外如有未

盡事宜。自應遵照前

旨。隨時詳議具奏。

諭內閣。奕訢等奏。考取司員。開單呈覽。並可否免其引見等語。此

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取滿漢司員。著免其帶領引見。候補

參將長善。著在額外行走。餘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上年劄調之副將銜雲南候補參將長善。由貢生報捐員外郎。因伊父原任陝甘總督裕泰病故。奉

旨。百日孝滿。交吏部帶領引

見蒙

恩賞給二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旋揀發雲南參將。到省後。因病請假。回籍調理。去秋辦理撫局喫緊之際。差委乏人。臣等素知該員才具開展。辦事勤能。即劄調隨同辦理。其時偵探往來。並襄理文移。照會各件。均能竭盡心力。不避艱險。近復派赴俄羅斯館。與因理面諭各事。尤為詳細得體。臣

等伏思該員現係武職。臣衙門例應撤回。且病痊銷假。應由兵部帶領引。

見。仍發原省候補。但現當總理衙門新設之際。求其諳練能事者。實罕其人。臣等察看該員自上年秋間。冒險從公。奮勉任事。現在辦理一切事宜。驟難更易生手。而各國事務緊要。該員諸事熟悉。實為差委不可少之員。查該員曾任文職。屢應鄉試。文理優長。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臣等衙門新設。辦理需員。於因時制宜之中。為破格用人之計。

賞給京職。留臣衙門差委。實於事務大有裨益。惟以參將請改京

職與例稍有未符。第以總理衙門事務繁重。又當創始。與尋常事務不同。臣等為慎選人才。藉資熟手起見。相應據實陳明。懇請

逾格恩施。如蒙

俞允。應請嗣後不得援以為例。以示限制。

硃批。總理衙門辦理俱係外國事務。自與別衙門不同。然格於成例。若所請必允。則各衙門必將效尤。長善既熟悉情形。所請改就京職。尚屬可行。長善著仍留二品頂帶。以本謀參領遇缺即補。若再行瀆請。斷難格外恩施。

戊申。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竊等奉

命辦理三口通商事務。謹將議定各國通商稅則新章。按照條約
開辦。並與各國領事官。將應辦事宜。悉心商酌。次第舉行。
前因內河冰凍。貨船未能進口。無從開徵。始於本年二月
初五日。接據該領事官照會。並大沽海口委員呈報。已有
外國船隻進口。請即發單驗貨等情。前來。當即分飭大
沽海口及新設海關各委員。逐日稽查。按則徵稅。所有天
津海關應徵各國洋稅銀兩。即於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三
日起。一律查照新章稽徵。計開辦一月以來。英國共進口
貨船三隻。佛國尚未有船到津。共徵洋藥及零星貨物稅
項。計銀有一千餘兩。至奉天之牛莊。山東之登州兩口。業

經咨明該省將軍府尹撫臣。並分飭山海關監督登萊青
道暨委員。一律遵辦。再去冬。英佛兩國留津兵丁。查得佛
國兩次出口南駛。共有九百餘名。英國所住城內之兵。逐
漸退駐城外海光寺一帶。居民市肆。均尚相安。並無滋擾
情事。

硃批知道了。

庚戌。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本
月十四日。佛國哥士耆來見。據稱條約內。本有扣款清楚。
再行退出廣東省城之議。今既和好。擬不俟銀款扣清。先

行撤兵。將粵城讓出。惟廣東藩司衙門。上年經伊國出賃。修蓋房屋。此後欲出賃。與領事官永遠居住。臣等當告以先退省城。是貴國美意。足徵和好。惟占住衙署一層。為條約所不載。即出租價。亦難允行。再三據理駁斥。無如哥士者執意堅行。辯論多時。務求恩准。並云如果允行。不惟俾國退兵。即英國之兵。亦可令其退出。臣等隨即詰以英國萬一亦求賃衙署。豈能再行應給。哥士者云。英國斷不致再求賃居。即有再求。俾國可以代為阻止。臣等因思該國欲先行退兵。原為省費起見。又恐全行退出後。該省居民不令再行入城。是以豫留地步。惟此時該國占踞粵城。

即一時不退。似亦無可如何。今既云退兵。並云能使英兵一律退出。只欲貸住藩司衙署。其大小輕重之勢。於內地不為無補。若必欲與之固執。轉恐將來撤兵無期。未免坐失機會。酌量情勢。似可從權辦理。惟永租一節。殊多流弊。仍難允許。因與之再三辯論。並於契內載明。將來扣款交清。退出廣東省城後。所租布政司衙門舊地。一併交還。彼時如中國仍欲將此地租與佛國領事官居住之處。任聽中國自便等語。庶不致將來有所藉口。立契去後。旋於十七日。據噶嚕嘶。希爾噶。同日將退出粵東省城照會遞到。均稱深知中國誠信相待。毫無嫌隙。彼此永敦和好。並

釋前日猜疑。雖其詞未必實出中誠。而此後日以誠意感
孚。或可漸為馴伏。至暎國必不賃居。即有要求。暎國可以
代為阻止一語。雖未必實為可信。惟哥士者既有此言。萬
一暎國效尤。仍可按照前言。責成哥士者力為攔阻。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暎國哥士者聲稱。現既和好。擬不俟繳
款扣清。先行撤兵。將粵城讓出。惟藩司衙門。曾經伊國修蓋。欲
賃與領事官永遠居住。暎國如賃居者。署房屋。即暎國可代為
阻止。現與哥士者議定。將來扣款交清後。所租藩司衙門舊地。
一併交還。彼時如中國仍欲將此地租與暎國。任聽中國自便。
並於契內載明。旋由噶嚕斯。噶爾布。將退出粵東省城照會。

遞到等語。○ 暎喇兩國不俟扣款繳清。○ 撤兵退出粵東省城。○ 係為和好起見。○ 著勞崇光者齡。○ 卽照奕訢等所議辦理。○ 設暎國別有要求。○ 卽著勞崇光等設法開導。○ 一面知照總理各國衙門。○ 照會哥士者。○ 令其阻止。○ 並將暎喇二國撤兵情形。○ 隨時具奏。

恭親王等又奏。○ 臣等前因哱唎。○ 具呈請假回國。○ 後給與劉諭。○ 令其力疾赴津。○ 暫為經理。○ 俟辦有頭緒。○ 再行給假。○ 業經具奏在案。○ 茲據江蘇巡撫薛煥文稱。○ 哱唎業已啟程回國。○ 其所薦之克士可士吉。○ 赫德二員。○ 已啟程赴津等語。○ 臣等查哱唎。○ 既已回國。○ 而三口稅務。○ 若無外國人經理。○ 實多棘手。○ 克士可士吉等。○ 既為哱唎所薦。○ 並保其妥慎。

可靠。祇可先令其試辦。昨已令崇厚、劉諭、克士、可士、吉等。暫行代辦。惟據崇厚稟。以臣恆祺曾經辦理洋稅。今天津開辦通商事宜。係屬創始。不得不慎之又慎。以期永久無弊。請臣恆祺前往天津。會同辦理。臣恆祺前在粵海關任內。赫德曾充副稅務司。人尚馴順。如伊來津。儘可羈縻。若親自赴津。就近與之高辦。於稅務不無裨益。惟臣恆祺前經奉

旨。派令同寶、鑾、盤、查四執事。庫。一時尚未查完。現在天津雖已開徵。而防弊緝私。釐定各貨。尚無確切章程。臣等再四熟商。擬俟克士、可士、吉等到齊後。臣恆祺即赴天津。會同崇厚。

妥為經理。一俟辦有頭緒。再行回京當差。
硃批。知道了。

癸丑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照布路斯國。向與未立條約各國。均在海口通商。茲有該國表酋艾林波。帶同隨員三人。及繙譯馬吉士來見。臣詢以何事前來中國。據稱奉國王遣赴天津。與中國大臣議立通商條約。先到日本。現來中國。臣告以。臣即辦理通商大臣。既因通商請見。自當一體善待。毋須前赴天津。況中國與暎憐味俄四國。立有條約。此外無約各國。仍准照舊通商。均未嘗另立條約。爾不必徒

勞跋涉該首履稱國王命伊徑赴天津若天津不與會商尚須進京伊不敢擅自更張現因路過上海特來謁見以盡主客之禮未便在此談論公事日內即欲北上又言該國與英咭喇分屬姻婭之邦此次僅帶兵船三隻前來專為立約和好並無他意各等語臣查布路斯國又名普魯士國界在英俄俄三國之間從前本有他國駐劄上海之領事官兼理該國之事咸豐九年復有該國領事官阿化威來滬曾據照會蘇松太道每年間有商船進口與無約各國一律貿易又咸豐十年正月間據蘇松太道吳煦稟據味國領事照會云布路斯國現派使臣于倫白帶領總

兵官孫特華管駕兵船三隻前赴

大清國及暹羅日本等國立約通商。有該國駐劄味國大臣書
落。如照味國內閣。別諭該領事察覈襄辦等情。該道據情
稟經前大臣何桂清。批令照覆味國領事。今即寄信阻止。
並告以該國向來既在上海貿易。其完鈔納稅等項。本照
各國辦理。准循其舊。未使另立條約。由吳煦轉覆味國領
事在案。茲據緒譯馬吉士稟稱。艾林波即于倫白。該酋既
稱由日本國而來。最與上年味國領事照會之文相合。是
該國欲來中國立約通商。蓄意已久。又聞暎唏味俄四國
新換條約。不免誇耀海外。每以有約為榮。該國因而歆羨。

恃有強鄰。妄思倣效。溯查道光年間。喀喇味三國。既立和約。後復有大西洋國。願請另立條約九款。曾經奏准照議辦理。刊布通行有案。今市路斯國。竟首堅欲赴津商立條約。顯係倣效大西洋前事。臣向該酋剴切辨論。不惜舌敝唇焦。冀以消其妄念。茲復飭令蘇松太道吳煦。密諭洋商再行妥為勸導。並轉告喀喇味俄四國領事官。以此等小國。不能與爾等大國平列。一體立約。囑其幫同攔阻。如該領事等。不致通同一氣。或尚可止其赴津。

殊。批。知道了。

山海關監督烏勒洪額奏。擊出關後。於本年二月十四日。

在途次接奉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烏勒洪額。係辦理牛莊通商之員。著即於開河以前。赴牛莊

駐紮。妥為辦理等因。欽此。等奉

諭旨。前赴牛莊駐紮。於二月二十二日。行抵該口。當即曉諭商民
人等。皆令遵照通商條款。以期日久相安。嗣准辦理牛口
通商委員毓昌。張鼎鏞。先後會報。二月二十四日。有夾板
洋船一隻進口。探詢係味國船隻。廣東人陳卓卿。雇此洋
船。裝載洋布。洋藥等物。探聽此處能否銷售。又三月初二
日。到有夾板洋船一隻。探詢係暎國船隻。船主申姓。據稱
由上海駛至天津。所裝洋貨。俱在天津銷售各等因。會報

前來○伏查味國洋船○因貨不合行○並未起卸○旋於初九日
出口○味國洋船○於十一日亦行出口○

硃批○知道了○

吉林將軍景瀛奏○竊摺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一日○
奉

上諭○前因景瀛奏○俄國分界○道路險阻○恐難如約會期等因○欽此○

仰見

訓諭周詳○不勝欽佩○一俟

欽差大臣成琦到省○趕緊啟程○務於四月下旬馳抵興凱湖○會齊
勘辦○並令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於四月初旬趕抵烏蘇

哩口。候同俄官。妥為辦理。不可稍涉含混。致貽後患。第查改期分界。烏蘇口。係富尼揚阿於四月初旬守候。自應豫為行知。惟吉林距江口三千餘里。此次照會。應咨瓊瑋送交海蘭泡俄官轉遞。現值訂期臨通。

欽差大臣成琦。約須三月下旬。方可抵省。若俟晤商。再行照會。誠恐延誤。○琴當即函商成琦酌覈去後。旋據覆稱。此次行文照會。必須善為立言。大致總以改道改期。均為與該國有益為詞。方免該使疑忌。並有照會略節數語。囑令^琴先行單銜照會等因。○琴因時甚促。當即照辦。於十五日。由六百里加緊飛咨瓊瑋署副都統愛紳泰。令其派員送交海蘭

泡俄官轉遞俄國分界大臣查收

硃批知道了。

甲寅福建道御史許其光奏竊臣籍隸粵東深知粵民與夷人素不相下。徒以和議在京定局。粵人不敢有違。前聞嘆咻兩國和約。有款項交清。即將粵城交回一條。猶可少紓粵民之望。近聞該夷懇求借住廣東藩司衙署。每年納租銀三百兩之數。殊堪詫異。查新定條約。並無准其占居衙署明文。該夷格外要求。即為背約之漸。將來必有甚於此者。且為該夷計。亦適足以招粵民之釁。而生無窮之患。今日民情之所以能相安者。因和議定於

朝廷○

朝廷之號令○足以行於百姓○故百姓與夷相安耳○藩司為一
省長官○而衙署為夷人所踞○則官之號令○將不行於百姓○
官失其勢○變亂易興○臣恐不數年後○粵中必有草澤之雄○
起而與該夷為難者○在該夷今日多一鴟張○即異日多一
報復○向日之十三行○燬於粵人一炬○前車可鑒○况變本而
加厲乎○查廣東藩司署○適居粵城之正中○四面與民居鋪
戶毗連○規模極其宏敞○夷人前暫居將軍署○尚未退出○若
居藩署○直與全踞粵城無異○臣愚以為此事無論定與未
定○總宜設法特圖○礙難允准○應請

吉飭下撫局王大臣等。另籌覈辦。務期與情允協。

國體不致過虧。並與和約內交還粵城一節。不相背謬。庶彼此久遠相安。抑或請

旨飭令粵中督撫。博訪紳民。有無窒礙。俟覆奏到日。再行定議。不

特

國家撫馭外洋。示有限制。亦足使該夷永守和約。共享無事之福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奕訢等奏。英佛兩國。投遞照會。不俟扣款清楚。先將粵東省城繳還。惟佛國以藩司衙門。曾經伊國修蓋。欲貸與領事官永遠居住。並經奕訢等與哥士峇議定。扣款清楚。

後所租藩司衙門仍行交還。載入契內。當經諭知勞崇光等照議辦理。茲據御史許其光奏。佛國租賃藩司衙門與新約不符。請飭另籌覈辦等語。嗚呼。兩國未待扣款清楚。先繳還廣東省城。意在見好中國。佛國賃居衙署。雖與和約不符。此時扣款未清。未便與之辯論。該御史既有此奏。著奕訢等悉心商酌。若事屬礙難。即可毋庸置議。原摺著鈔給奕訢等閱看。

丙辰。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因布路斯國投遞照會。懇求換約通商。當以臣等僅止三人。萬難分身赴津。奏請

簡派大員前往奉

旨著派崇綸會同崇厚辦理該國換約通商事務等因。欽此。當即照覆艾林波。並行知崇厚令其探詢艾林波何時抵津。即行知照。以便臣崇綸啟程前往。節經附片奏明在案。茲於本月二十四日。接據崇厚函稱。艾林波於二十三日。已行抵天津。當即面晤。據該使云。仍欲發遞。臣奕訢照會詢以何事。祇云。不過報到津等語。崇厚答以現在

欽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幫辦大臣崇綸前來商辦通商事宜。不日即可到津。暗示以無庸另有照會之意。伊亦並無他詞。等語。惟臣崇綸早日赴津商辦一切。臣等伏思艾林波既

已抵津。臣崇綸自應遵照。

諭旨。趕緊前往。會同崇厚。妥為商辦。現已定於二十七日。由京啟程。赴津。所有接見艾林波後。一切情形。及與崇厚會商各事宜。俟臣崇綸抵津後。再行咨會。臣等。密為籌商。由臣等隨時詳細馳奏。其哥士耆。允許赴津。幫同阻止該國進京一節。前曾言明。不與臣崇綸同行。以免啟布國之疑。茲往相邀。據哥士耆云。約在臣崇綸啟程先後一二日間。出京前往。尚無推却之意。其將來果不能期得力。亦俟臣崇綸抵津後。察看情形。再由臣等據實奏報。以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

丁巳署直隸總督文煜奏俄商擬進獨石口赴京貿易一節前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咨會到臣並又欽奉寄

諭嚴飭前因均經臣飛飭該口文武各員作速迎探阻止嗣准該

王大臣取有俄國駐京修士周理致伊商人信一件行令

專弁確交又經臣選派把總郭清俊星夜齎交各該文武

官委員交投並令會同勸阻去後茲據該弁回稱該國商

人總頭呢爾丕依汪帶領跟役十八名喇嘛二十四名駝

二百十五隻馬七匹轎車十三輛於三月十九日抵口該

弁隨同副將廳縣等將信面交反覆理勸該商始雖堅執

繼經駁解理窮。亦即遵允改道。取有收據回信。會稟前來。當將收據回信。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收明轉交。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商人。欲由獨石口行走。諭令文煜等阻止。仍准其於張家口銷售零星貨物。本日據文煜奏稱。俄商行抵獨石口。業經遵允改道各等語。俄國商人呢爾丕依汪。帶領跟役十八名。喇嘛二十四名。並駝馬車輛等。於本月十九日抵獨石口。經地方文武等。據理阻止。該商已遵允改道。所攜貨物。前據圍理聲稱。有令於途間零星銷售之語。該商於獨石口折回。其是否赴張家口。抑往他處。尚難揣測。如多倫諾爾。及熱河

所屬州縣均有集場廛市。難免該商在彼貿易。自應密為防範。著文煜。春佑。嚴飭各該地方官。如俄商行抵該處。准其零星貨物銷售。不得設立行棧。並曉諭居民。與該商公平交易。以期華夷相安。惟不必張貼告示。致令有所藉口。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咸
豐
朝
卷七十七之七十八

6110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咸豐十一年辛酉四月己未。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
竊前據布路斯國幫辦班得來津投遞公文。經恭親王等
奏明蒙

恩允准。欽奉

上諭。著倉場侍郎崇綸前赴天津。會同崇厚辦理。欽此。並經恭親

王恭錄

諭旨。照會該使艾林波在案。旋即委員看擇房屋。豫為布置。以
待該使到津居住。嗣於三月二十日亥刻。探知該使艾林
波抵津。帶有隨員數人。通事二人。並護衛隨從十餘人。上

岸居住。於即於二十三日。帶同委員前往。面見該使。情尚馴順。似未嫻習禮節。亦不通中國言語。旁有通事馬吉士傳述其衣冠形狀。與俄國大畧相似。據該使云。現在奉使到津。即欲備具照會。知照恭親王。於告以前恭親王曾有照會。業蒙

大皇帝恩准。特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幫辦崇大臣。不日來津。會同商辦各事。崇大臣係現任倉場侍郎。管理天下全漕。并幫同恭親王辦理各國事務。名位甚重。等語。暗示以無庸另有照會。以免別生覬覦。該使聞之。亦似明白。並無他詞。覆云。該國係與俄英兩國鄰壤。姻親。自係海外大邦等語。

坐談片時。○李亦即回寫。○旋於二十六日。○該使帶同隨員本
申。○並通事馬吉吉。○前來。○李寓居答拜。○李備具水菓茶食。○與
之款洽。○尚無倨傲情形。○坐談一時許。○泛論中外風土人情。
絕不議及公事。○李告以總理衙門崇大臣。○約三四日即可
到津。○會商各事。○彼此自應靜候。○該使答云。○本欲照會恭親
王。○既已蒙大臣不久即來。○自當靜候。○無庸另具照會等語。
似此詞氣之間。○或可使之信服。○昨准恭親王等來文。○知照
倉場侍郎崇綸。○定於二十七日由京啟程。○計二十九日必
可到津。○李現已分飭委員等。○豫備行館。○及會同見面公寫。
並知聯國嚼吐嗜。○前來幫同辦理。○亦已妥為布置。○應需設

如項待該使等。及派委文武員弁。跟隨差委。一切支應事
宜。已派熟習情形之候補知府長啟。督同委員等。查照上
屆俄味一國。去年暎味二國。蓋印畫押及互換和約一切
體制。妥速辦理。惟應用經費。前經天津府縣稟請直隸藩
司撥款動用。嗣經該藩司文謙。札覆該府縣。以現在庫款
短絀。一時無從支撥。諭令該府縣稟商。等語。竊思該
布路斯國。艾使遠道而來。且與俄味等國鄰壤。姻親。必知
中國禮節。設於應接細故。畧待簡慢。轉恐堅欲進京換約。
反形滋擾。再四思維。未敢拘泥遺誤。祇可酌量變通。先於
稅課項下。動支作用。樽節辦理。務期辦理得體。免致臨時

支絀。現在應備一切。業已分飭豫辦。一俟崇綸到津。即當
遵

旨。會同相機妥辦。隨時馳奏。以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

庚申。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國通商人等。不能悉遵條約。請飭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遵辦等語。等因。欽此。查清文原奏內

奏請開辦俄國通商事宜
稱俄國赴京商人行至庫倫。據云伊格那提業幅、派廓米薩爾、喀爾坡幅送信前來。面稱欲令商人赴京貿易。又欲自立驛站。及在庫倫蓋房。令商人長住。經該大臣詳為斥駁。喀爾坡幅仍一意執拗。謂俄文條約內。皆有此數條。該大臣即將原定條約逐條指示。喀爾坡幅又逐條辯稱。俄文不是如此。求將不合數條。按漢文鈔給。以便攜回觀看。所有不合之處。逐條開列。請

旨飭辦。轉行俄國。令其遵照等因。並由該大臣知照前來。臣等查俄商欲赴京貿易一節。前經臣等知照該國。令其力行禁止。業已奏明辦理在案。現據察哈爾都統等咨稱。俄商已

改道張家口零銷貨物。無庸再行駁斥。惟俄人不諳漢文。總以俄文為是。強詞爭辯。即如自立驛站。及庫倫建房等情。皆與漢文條約不合。經該大臣等按約指陳。仍復諸多執拗。若不詳為分別照覆。不特庫倫地方。日日爭辯。即臣等文移往返。絡繹不絕。亦不能永遠相安。况上年所定條約。係由俄國翻譯官明長。用漢文酌定。今喀爾坡幅。任意狡展。或係當日明長。故將俄文轉譯錯誤。抑或係喀爾坡幅。藉詞狡賴。以遂其自利之私。均未可知。臣等謹就喀爾坡幅所稱不合各條。逐句逐字。詳加剖析。知照該國大臣。使知所定章程。不能含糊影射。並囑其按照條約。出示曉

諭。令伊國到內地之人。詳解漢文條約。永遠遵守。庶不致
遇事輒起爭端。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茲准察哈爾都統慶昫等飛咨內稱。三月
二十日未刻。俄國商人行至鑲白旗所屬之小河子地方。
離獨石口百十餘里。經防守禦等。共同開導。止其來京。並
將固理致商人書信交投。該商人即稱不進獨石口。於是
日酉刻。改道赴張家口而去。惟據固理稟內。有飭該商目
到京面商一語。未知該商目應否准其來京。及准其來京
是否由地方官辦給車馬。抑應聽其自雇騎乘等因。咨請

示獲前來。臣等查俄商欲由獨石口進京貿易。一經固理
函阻。及地方官勸止。即行改道赴張家口銷售貨物。似尚
可以理論。該商欲進京。係因面見固理而來。非為貿易起
見。前已據固理在京稟明。且夥伴在外零銷貨物。僅商目
前來。人數不多。諒無情弊。應許其進口來京。以示中國懷
柔遠人。不為已甚之意。惟車馬騎乘一節。條約內並無為
商人備辦車馬明文。諒該商目亦不敢妄行索取。即或無
理濫求。地方官亦可據約駁斥。現當通商伊始。不可不嚴
為限制。以杜漸防微。其餘商人屯紮之區。一切糧食餼養
亦由該商人自辦。與地方官無涉。當經臣等咨覆察哈爾

都統等查照辦理去後。復據該都統咨稱。俄商已改道赴張家口。惟仍欲由張家口將貨物全數運京。經該都統派人阻止。反覆辯論。該商僅允將貨物暫存張家口。仍寄信於固理。聽候行止等語。咨請覈辦前來。臣等當即約同瑞常寶馨。令其持信面見固理。面論一切。固理尚無狡執。當即寫信轉寄。令將貨物存口。僅令商人十名。駝三隻。車十二輛。來京面定。並將其信譯出漢文呈閱。臣等已備文附入固理原信。飛咨該都統查照毋違。俟該都統如何辦理。並該商何日啟程來京。及人數確係若干。咨覆到日。再行

覈辦。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前准軍機處鈔寄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等原奏內稱。俄國派員欲赴黑龍江將軍處送文。經愛琿城副都統按照條約。剴切曉諭。嚴行阻止等因。於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

硃批。辦理甚是。欽此。並該副都統移咨前來。臣等查該副都統既已據理駁斥。均臻妥善。是以未經再行照覆該國。乃茲據俄國住京修士固理呈遞該國署東悉畢爾大臣喀爾薩幅咨軍機處清文一件。當由臣文祥拆閱。內稱本年正月派員赴黑龍江將軍處送文。而愛琿城副都統不准該員

經過請嗣後派員送文經過地方不得攔阻等因前來。臣等查俄人欲赴黑龍江將軍投文。前經該副都統按約駁斥。理屈詞窮。無可如何。而狡展之心未忘。又向臣等強辯。以期僥倖於萬一。臣等若不照該副都統所駁辦理。稍行寬假。將來該國必欲啟輕視邊臣之心。而地方官更無以藉資控馭。當由臣等覆給照會。仍就該副都統駁斥之意。重加申論。庶使狡賴之計。不敢再施。

硃批知道了。

烏里雅蘇臺將軍明誼奏。竊努明誼。於二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常清景康奏。遵旨請派會勘地界大臣一摺等因。欽此。當即
恭錄。先期咨明伊犁將軍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欽遵去
後。隨查前途納林溝沙山一帶。山峻溝長。去冬積雪六七
尺。三月初旬。道路未通。今已節交穀雨。冀可漸就消融。努
聽候差探報到。擬即於二十日內外趕緊起程。屆期遵
旨。將將軍印務。齎交參贊大臣平瑞接署。茲查有理藩院主事職
銜。馮春。平日辦事通達。堪以帶往差委。合併陳明。
硃批。知道了。

明誼又奏。查凡與外國會辦事件。定議後。互換合同約據。
兩國各使臣。均須畫押鈐印。存為信守。今才奉

旨與俄國會勘地界。自應照辦。擬請將烏里雅蘇臺內閣收存乾
隆十六年頒到

欽差大臣關防一顆。攜帶前往。以備鈐用。除分咨各衙門查照外。
並酌帶額外筆帖式岳嵩武。委署筆帖式舒敏奏。以便監
守。而專責成。理合附片陳明。仍候接奉

硃批。允准。再行遵用。

硃批。著准其攜帶前往。

壬戌。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三
月二十八日。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英訢等奏。英佛兩國投遞照會。不俟扣款清楚。先將粵東省城繳還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洞鑒機宜。欽佩難名。臣等伏查租賃衙署。原為條約所不載。佛國求租藩署。其事本駭聽聞。前呀吐嗜來公所謁見云。既已和好。粵東省城願即交還。英國亦願照辦。惟藩署經該國修理。務求租與該國永遠居住。臣等答以退出粵城。係貴國美意。但賃居衙署。與新約不符。萬難允行。無如呀吐嗜執意求租。臣等再三駁斥。呀吐嗜便云。既不允租。此時扣項尚未清還。粵省之事。即可由英佛兩國自行料理等語。臣等權其事之輕重。與其使之久據省城。不若使其

暫居衙署且請命而行與恃強占踞亦自有別是以悉心
妥議連日與之反覆辯論始將承租字樣銷去作為暫住
仍俟扣款完結時一併交還當經奏明在案今御史許其
光奏稱衙署為夷人所踞恐數年後粵中必有與該夷為
難各等語查該御史所奏於

國體民情不為無見且籍隸廣東不能不據桑梓之見聞為
朝廷之獻納第局外議論與當事之立見施行迥有區別臣
等未辨撫局之先見解亦大率類是即與哥吐嗜商辦此
事時臣等於該御史所稱各情亦未嘗不早為計及惟以
藩署與省城相較似省城為重藩署為輕設使不與租住

而省城竟不交還。則省城且不能與之較論。何在藩署。是以臣等熟商至再。姑允暫租。如慮將來粵人必與為難。則省城數年以來。民夷雜處。亦未有興兵構釁情形。至謂新定條約。並無准居衙署明文。格外要求。即為背盟之漸。臣等亦難保其決無反覆。姑就其端倪未露。不得不以先發制人之術。為隨時補救之權。所稱飭令粵中督撫博訪紳民。再行定議。臣等亦曾想到。惟此等事件。在知其底蘊者。必以為可行。未悉情形者。必力持己論。而以為難允。即使飛咨議奏。亦不過築室道謀。於實在辦法。毫無實際。而徒

讀

聖聽終不能不允其所請。似不若徑行允許。較足以昭信果而示大方。况撫局人人視為畏途。臣等自去年八月奉

命辦理以來。遇事委曲求全。亦祇能權利害之輕重。不能計眾口之是非。苟能守經而事無掣肘。何必行權而動輒違心。伏

讀

上諭。若事屬窒礙。亦可毋庸置議。是臣等辦事之苦心。不能見諒於局外者。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該御史所奏。應請遵

旨。毋庸置議。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奏章程內。所有新設衙門經費。一切心紅紙張。桌飯。以及供事。蘇拉。領催。馬甲人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兩之數。如有餘剩。留作添置器具。糊飾房。屋等項之用。原因經費支絀。不得不力求簡省。是以前擬各項均以刻覈為主。當經欽奉

諭旨。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欽此。仰見皇上洞察無遺。體恤周詳之至意。臣等欽奉

諭旨。自當力圖節省。惟自前二月間。傳到考取司員。及供事。蘇拉。之後。尚未向戶部領取。由所存餘款內支發。樽節數計。已形支絀。嗣又酌留有馬差弁。領催。馬甲。以及外雇巡夜更

夫打掃人役各項工食計前定每月三百兩之數。非特不能餘剩。並不敷開支。况差役人等。還有隨時酌給犒賞。以資鼓勵之處。亦無款可籌。且此次崇綸赴津。隨帶之司員供事。所有盤費薪水。已由臣等先行發給。將來遇有緊要事件。隨時赴津商辦。尚恐不一而足。通盤籌畫。不得不酌添經費。擬請每月加給三百兩。仍由戶部祇領。以裕辦公。

出自

皇上天恩。臣等仍隨時樽節支發。斷不敢稍事虛糜。再章程內原奏定挑選領催馬甲八名。現在致送各衙門公文。並各國照會。日見其多。當給至昏來曉。有夜間尚須應送事件。前

定八名。實不敷用。謹挑取十六名。以資奔走。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

甲子。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竊督等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

初二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挑選兵丁。赴恰克圖演習火器。並請派大員管帶一摺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等再四思維。當即先行飭交恰克圖部院章京。豫為尋覓兵弁等。寓所房屋。並由稅務項下。備用鹽菜口糧銀兩。俟兵弁等到來。始有棲止使用。以壯觀

瞻。惟演習烏槍。務須火藥。鉛丸。火繩。其火藥等。等處向不支領。今若由內地採買。誠恐趕辦不及。有誤時日。惟查咸豐三年十一月間。烏里雅蘇臺將軍來文內開。將庫儲鉛丸火藥。撥解軍營。以濟要需。奉

上諭。扎拉芬奏。哈勒吉那奏。請將鉛丸火藥。撥解軍營一摺。所有烏里雅蘇臺庫存鉛丸鉛磚。著該將軍等撥出十萬斤。派妥委員解送至京備用。其火藥火繩。均著妥為收存。勿庸撥解。欽此。欽遵。咨行前來在案。相應請

旨。可否飭下烏里雅蘇臺將軍。將庫存火藥。就近迅速派員撥解。火藥三千斤。鉛丸三百斤。火繩五百斤。以備演習。實為捷

便至如何酬答該國之處。等詳細體察。俄國素以本國
細緞為重。擬請酬答該國賞賜各色錦緞。大緞。江紬等。二
百端。其該國使臣伊克那提業福轉祈呈進槍礮。恰克圖
邊界之固畢爾那托爾。瑪雨爾。因往來辦公。亦須微有賞
賜。使伊國之人。仰見我。

皇上撫恤外夷。厚往薄來之至意。等酌商。擬請賞賜該使臣伊
克那提業福大緞十二疋。固畢爾那托爾大緞四疋。瑪雨
爾大緞兩疋。可否之處。出自

皇上

天恩。如蒙

俞允鈞部頒發。俟頒發到時。等。隨即派員送至恰克圖邊界之
因畢爾那托爾。轉送該國。其犒賞該國教習之人。等。應
隨時酌覈。賞給磚茶等物。並一切演習用項。均請由恰克
圖稅務項下。動用支給。再管帶弁兵赴恰克圖演習。事關
外表。等。等。熟思。庫倫至恰克圖。相隔十二站。路千有餘里。
且庫倫正值俄國建造房間。設立領事官所。又兼兩盟兵
丁操演。亦須等。等。親往查看。再每年五六兩季。恭祀兩處
神山。並庫倫公事。較先甚繁。再四思維。誠恐貽誤。相應請
貴著派等。等。二人。辦理庫倫事件。一人管帶弁兵。赴恰克圖教演。
其兩盟操演。不克分身查看。即嚴飭兩盟盟長。認真練習。

亦可專心教演。實屬兩有裨益。俟該弁兵等實有成效。操演精熟。等再行飭令回京。酌覈奏請獎勵。旋於本年三

月十七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於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此項烏槍運到時。著留數十桿。以備督率兵丁演習。其餘暫存庫倫。俟總理各國衙門知照運京。再行豫備一切。此時該國尚未運來。不必豫先備辦。駝隻車輛。以免擾累。欽此。等語。隨即飭交兩盟盟長沙畢等處。該俄國呈進烏槍。應用運送。駝隻烏拉。暫行不必前來。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到之日。再行飭傳運送赴京。

察哈爾都統慶昫副都統廉至奏。三月二十四日申刻。據

獨石口防守禦慶瑞飛呈。三月二十日。探得俄商距彼已
近。派委防禦文光會同地方文武。及省委把總等。前往迎
阻。該國商人已經北轉。駝馬向張家口大路行走。飛報前
來。督等當即飛劉張家口理事同知軍臺參領等。各揀派
幹練之人。於俄商經過口外各地方。嚴密防範。無須阻止
去後。旋於二十五日巳刻。據守口章京報稱。俄商已有到
口之信。復經一面飛劉本口地方文武。揀派妥人。不動聲
色。嚴密巡防。豫先密飭車脚各行。不准攬載此項貨物運
京。一面揀派駐防佐領伊什貢布。馳騎校祿彭。令其不剛
不柔。先在大境門。向俄國商目劉切曉示。零星貨物。祇令

遵照條約。在口銷售。不得入京。諄飭去後。嗣據該委員等稟稱。職等於三月二十五日。奉委赴大境門。曉諭俄商各等情。於是日巳刻。到大境門。適值俄商雇工蒙卡一人先。到職等。詢得伊名布達。係庫倫商卓特巴徒眾圖什業圖汗部落人。俄商雇伊馱載貨物。前來貿易。俄商共十九人。雇工蒙卡二十四人。貨馱騎駝二百一十五隻。所載貨物。說是哈喇回絨皮貨金銀等物。言定由庫倫載運到京。落卸等語。正詢問間。俄國商目亦到。詢得伊名伊宛轟爾品。又有通事一人。名漂塔爾。隨帶雇工蒙卡一人。名車林扎。普善。職等遵即向其阻止進京。據通事漂塔爾傳稱。該商

目係按照條約。赴京貿易。所雇駝馬。亦是雇至京城。因將
 及獨石口。接得本館固理之信。說獨石口難走。令我們進
 張家口。並無令我們在張家口銷售貨物之語。且我們若
 不應入京。我們本國何以令我們前來。我們今日進口。定
 於明日即行由口啟程入京等語。並呈驗夷字路引一張。
 紙背字中有伊宛爾爾品之名。并從人數目。未載貨單。職
 等向其據理阻止。並曉諭以現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
 准。令爾等遵照條約。將貨在張家口一帶零銷。不得設立
 行棧。亦不得進京貿易。該商自總以雇定駝隻為詞。執意
 入京。又稱我們許多貨物。張家口如何能銷。僅不獲利。將

如之何。職等反覆駁阻。告以爾等所言。乃買賣情形。本處所辦。乃係官事。斷難令爾等入京貿易。駁阻移時。該商目甚有為難之狀。又久。始令通事傳稱。祇可暫將車輛貨物。進口落店。將駝隻趕赴口外牧放。先差商夥四人赴京。面見固理等語。職等又向其阻止。以爾等貨物。尚不得進京銷售。何況差人進京。更屬無憑。本處尚未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文。爾等應否入京。本處不能擅定。該商目始令通事傳稱。所帶貨物甚多。在口必不能全行銷售。既不准赴京貿易。又不能攜貨回國。現欲致信京中俄館辦事。固理問其應行如何辦理。懇乞轉稟。代為遞送等語。職等

答以此節可行。固理前信即係由京與爾等遞到。現在俄商貨賦均已陸續進口。分店落卸。駝馬趕赴口外收放。理合呈報。並將該商目求寄俄館修士固理夷信包一封。一併呈報前來。維時業經面飭萬全縣知縣錢壇令其妥傳該管行戶務須公買公賣。免致夷商藉口逗留。若伊等無所稽遲。自然不致設立行棧。仍隨時嚴密防範。勿令別生枝節。其夷信一封飛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交該館收取。固理回字以便轉交。並將以上情形咨明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請將如何辦理可期妥善之處酌定。即行傳知。固理令其寄信該商目以期一切迅速。俾免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國送到烏槍。派兵演習。擬於烏里雅蘇臺將軍庫存內。撥解火藥等項。並酌擬酬答該國。及賞給使臣等緞疋一摺。已諭令色克通額。屆期前赴恰克圖。督率京城派出兵丁。妥為演習。並准於烏里雅蘇臺庫存內。撥解火藥等項矣。至所稱酬答該國。賞賜錦緞大緞。江紬二百端。賞賜伊格那提業幅大緞十二疋。固畢爾那托爾大緞四疋。瑪爾爾大緞二疋。該辦事大臣等。誤會意旨。以為朕之賞賜。殊屬大錯。究應如何酬答。著奕訢等。妥為商議。再行具奏。屆時只應作為庫倫辦事大臣酬答該國之件。斷無以官物給發。反為臣下相酬之理。本日復據慶昫等奏。俄商攜貨進張家口。堅欲赴京。

銷售。經慶昫等。派出委員。再三阻止。該商目始將車輛貨物落
店。致信固理商辦等語。俄商前欲進京貿易。經奕訢等。按照條
約。逐層指駁。照會伊格那提業。幅現在該商貨物。已進張家口。
仍恐堅欲進京。所致固理信函。難免藉詞狡執。著奕訢等設法
開導。固理務遵條約。不得率行入京貿易。以致漫無限制。即在
張家口。亦祇准行銷零星貨物。不得設立行棧。以符條約而防
弊端。色克通額等原摺二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色克通額等奏。派兵演習鳥槍。應用火藥。並酌擬酬答俄國禮
物一摺。據稱俄國鳥槍。送到恰克圖時。派兵演習。應用火藥等

項擬於烏里雅蘇臺庫存內撥解。並酌給該國等級疋等語。俄國烏槍送到。派兵演習。所需火藥等項。既採買不及。即著色克通額等。行知烏里雅蘇臺將軍。於庫存內迅速撥解火藥三千斤。鉛丸三百斤。火繩五百斤。以備演習。其酬答物件。應如何辦理之處。本日已諭知恭親王奕訢等。妥議具奏。色克通額等。候奕訢等奏明後。再行辦理。派演烏槍兵丁。到庫倫後。即派色克通額。管帶赴恰克圖。督率該兵丁認真演習。所有庫倫應辦事件。即著多爾濟那木凱。妥為辦理。

伊犁將軍常清。參贊大臣景廉奏。竊照本年二月初六日。准王大臣咨稱。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擬定章程。

六條業經奉有明發

上諭。大經本玉大臣遵籌新設衙門未盡事宜。酌擬章程十條。於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奏。二十六日奉到

諭旨。所有單開各條尚屬妥協。至各省機密事件。自應照例奏而
不咨。毋庸由各口先行咨報總理衙門。以歸畫一。等因。欽此。相
應將兩次擬定章程鈔錄黏單密封知照。所有通行章程
內有應行應辦之處。務即遵照妥速辦理。等因。由王大臣
咨行前來。等語。接奉之下。當將黏單內所載事宜。逐加披
閱。查酌擬章程十條內。伊犁現無應行應辦事宜。惟前擬
章程六條內。稱各貿易處所。如舊有稅課。應令悉同經理。

等語。除由伊犁等咨行塔爾巴哈臺葉爾羌喀什噶爾遵照辦理外。查伊犁與俄國通商以來。曾定有條約。兩不抽稅。即上年添增釐稅。凡本處販賣該國貨物。只向本處商民抽釐。向不抽該國稅課。久經照辦在案。似未便遽即更張。致該國有所藉口。再查各國新聞紙。伊犁現無刊布。無從咨送。至所稱中外商情。按月據實奏明。一面咨報。

欽差大臣通商大臣。並咨送總理處查覈。並辦理外國事件一切奏牘。及欽奉

上諭。除咨報總理處外。仍與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及各省互相咨會兩條。自謹遵奏定章程辦理。如遇有

機密事件仍遵

旨奏而不咨。以歸畫一。等伏思伊犁地處極邊。毗連外國。必須不激不隨。設法駕馭。方可永遠相安。俄國在伊犁通商有年。素稱和好。儻該國有願更易舊章者。除係大有不便。自應以理開導。隱防其微。如於事尚可勉從。似亦不妨畧與通融。以示大度。等語。體查情形。隨時酌量。總期外國無辭可藉。商情一律又安。以仰慰

聖主綏輯邊疆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乙丑。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署倉
場侍郎崇倫。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據崇倫函稱。艾林波於
三月二十三日抵津。崇倫當於二十七日啟程前往。業經
奏明在案。茲接崇倫等來函。據稱與艾林波會晤情形。並
艾林波照會一件。查照會內稱各情。立意必得全權大臣
便宜行事。方准會辦。實係有意刁難。因思八年臣桂良去
秋。臣奕訢等奉

命辦理暎哱事宜。該國等皆諱諱以此八字為詞。是此等字樣。為
外國最重。刻下崇倫等。答以現設總理衙門。即係全權大
臣。原屬權詞。控以第恐艾林波狡執已見。非此不肯與商。

若使臣等奏請加給為時輟轉難保不另啟猜疑臣等公
同熟商竊慮艾林波自稱該國係屬大邦則與辦事之人
自不肯較嗾睚稍有區別而崇綸等既與商辦即應使之
敬信不得令彼稍有輕視之心且該國初次前來尤宜諸
事示以信果使知可求者不待諄求無理者萬難漬請庶
足以消其疑慮而杜其奢心臣等前次摘錄寄

諭一道交崇綸帶往據稱艾林波尚未索看此次臣等覆崇綸崇
厚函時仿照八年臣桂良去秋臣奕訢等辦理嗾睚事宜
於帶去摘錄

諭旨內謹加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字樣寄往其照覆艾林波則仍

稱總理衙門。即係全權大臣。以資崇綸崇厚之言。如崇綸等能據前說。攷辦艾林波肯與就商。則摘錄擬加之諭旨。自可無用。若實在非此不可。即令與看。臣等誠。以此次艾林波來津。若以崇綸等有全權字樣。肯與在津辦理。較之徑行來京。諸多簡易。且此等字為外國所重。皆本諸鄙俗小說之傳聞。八年臣桂良去秋臣奕訢等。辦理撫務。曾各奏明。因時權變。不得不然。况條約內均載此八字。各國盡已閱知。此次謹擬加給。亦因臣等辦理在前。並非創造名目。人恐遲則變多。急宜豫為準備。苟於事有裨益。臣等不敢稍事因循。是以謹擬於摘錄。

諭旨內加全權等字樣。仍將奉

旨日期寄知崇綸等。臨時填寫。以免該國懷疑。至艾林波照會內所稱。日爾曼各情。其初來照會。原有毗連鄰封等字。臣等初次照覆。未便置理。現已函致崇綸。崇厚。與之熟商。如能統歸該國辦理。尚可與商。當俟崇綸等續有來函。再行詳細奏報。除將摘錄擬加全權等字

諭旨。並臣等接到艾林波照會。及擬給照覆各錄一分。隨摺進呈。外。謹將艾林波原照會。封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據艾林波照會。及崇綸等函

商辦理情形一摺。並將原照會及崇綸等信函呈覽。布路斯國
艾林波抵津。與崇綸等會晤。因該侍郎等未奉有全權大臣便
宜行事之旨。照會奕訢等懇請代奏。方能會辦通商事宜。現據
奕訢等於摘錄諭旨內。加入全權等字。以免猜疑。即著照所擬
寄交崇綸等。俟艾林波索看諭旨時。即填寫奉旨日期。給與閱
看。僅崇綸等能向艾林波開導。以總理衙門。即係全權大臣。該
公使不復狡執。肯與崇綸等商辦。則此次摘錄諭旨。即可毋庸
給與閱看。至所稱日爾曼各情。能否統歸該國商辦。並著密飭
崇綸。崇厚。悉心商酌。以歸簡易。

戊辰

欽差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瀄奏。竊。成琦前於二月二十日恭奉

硃批。著於月內啟程。即赴吉林。不必再行請訓。欽此。成琦當於二月二十五日。率同司員啟程。按站行走。於三月二十六日。行抵吉林省。會同李景瀄面商一切。查上年和約第一條內載。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又第三條內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將所指交界作記繪圖。仍會同畫押用印各等語。以上兩節。是此次查勘地界最要關鍵。成琦曾於京中暨途次先

後咨照^鄂景瀆先事豫籌免致臨時周章當經^鄂景瀆遵
派委員由興凱湖至圖們江口逐細密查何者為中國人
住之處何者為中國人漁獵之地詢訪明確並將道里遠
近山川名目查覈明白俟會勘時以憑辦理庶無歧誤以
符合約而杜後患^鄂等現將應辦事宜趕緊籌商周妥一
面將^鄂成琦到省日期先行照會俄使並於應勘地方出
示曉諭以期安定人心拜摺後即會同由省啟程前赴興
凱湖口守候俄使公會勘不至落後至差次咨行事件
俱用^鄂成琦豫用總督倉場衙門空白印文定界後應於
圖上鈐印擬即用吉林將軍印信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成琦等奏。該侍郎於三月二十六日。行抵吉林省。城擬即會同該將軍景瀄。於四月初二日啟程。前赴興凱湖守候俄使會勘地界。勘定後。圖上擬鈐用吉林將軍印信等語。各國辦理事件。均以奉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之旨為重。該侍郎等。此次會同俄國公使。辦理地界。設該國公使。以未奉有此旨。不肯會勘。必至屆期請旨。而程途較遠。往返需時。應否發給上諭一道。將成琦景瀄。加全權便宜等字樣。寄交該侍郎等。於俄國公使索看諭旨時。即行宣示之處。著奕訢等。悉心籌酌。迅速覆奏。

壬申。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著倉
場侍郎崇綸。武備院卿恆祺。奏。竊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
寄。西月初六日奉

上諭。色克通額等奏。俄國送到烏槍。派兵演習一摺等因。欽此。仰
見

聖明洞鑒。欽佩難名。查俄國呈送槍礮。原以咸豐八年。喫啡兩國
初至天津時。俄國聲稱。願為中國調處。可以無事。其時黑
龍江將軍。因俄人在邊界。要挾黑龍江左岸地方。該將軍
萬不得已。允其所請。據情入奏。乃嗣因喫啡各國事務。雖

定。而俄國並未出友。該國自愧不能實如其言。是以允送槍礮。藉釋不能踐言之憾。此次運送前來。該國原係答報中國寬大之施。中國即不再為酬答。該國亦無不感激。即前次臣等奏請派出教演之人。應如何酌量犒賞。及如何量為酬答。該國一節。原指該國使臣。及運送教演之人。並非專為酬答該國國王而設。茲承

諭旨。臣等悉心商議。所有酬答該國錦緞。大緞。江紬。二百端之處。應毋庸議。該大臣所請。

賞賜伊格那提業幅。大緞十二疋。因畢爾那托爾。大緞四疋。瑪爾爾。大緞二疋。查伊格那提業幅。雖為允送槍礮之人。而致

送槍礮則出自該國王本意。况伊格那提業幅已經回國。而色克通額等所擬賞物誠如

聖諭誤會意旨。殊屬大錯。臣等擬將賞伊格那提業幅及因畢爾那托爾瑪雨爾等緞疋亦無庸議。惟槍礮送到該國必有齎送使臣似須畧有勞來之加以恤其跋涉之苦。伏請

諭旨只應作為庫倫辦事大臣酬答一節。臣等查外國使臣往往以得

天朝賞賚為榮。即如上年撫務辦成。伊格那提業幅曾向臣等面陳。何以此事各有保舉。而某獨未與其列。雖經臣等婉詞曉諭。而該國之人企望

天恩已可概見。此次如該國派有運送使臣前來。若由庫倫辦事。大臣酌量酬答。未嘗不可。但其運送搶賊。係奉該國君王之命。以抒效順之忱。與去秋該使臣自行致送。臣奕訢等。及從前致送肅順等禮物有間。則

犒賞之施。似應

恩出自上。較足以示體恤。設以庫倫辦事大臣酬答。而該國使臣以為此是人臣私覲之情。終以不獲

恩賜為憾。更恐啟口懇求。竟稱非

欽頒賞賜。不肯收受。彼時再行奏請

優賞。轉不足令其感激。臣等悉心酌議。擬懇

皇上於薄來厚往之中。寓懷柔遠人之意。所有
賞給俄國運送槍礮來人之物。為數無多。擬請

飭令庫倫辦事大臣。臨事察看所派使臣官階大小。定賞物之重
輕。開單具奏。提支恰克圖稅務項下銀兩採買。償該地方
無從採買。即酌用他物亦可。其教演之人。即照該辦事大
臣所擬酌覈賞給磚茶等物。所賞該使臣者。無論何項物
件。皆宣示

皇上意旨。頒賜。庶該國頂戴

皇仁。知所感激。於撫綏大局。不無裨益。另由臣等給與伊格那提
業福照會。以獎其辦理此事之勞。似層層較為周密。至俄

商進京貿易。經臣等設法向固理阻止。令其寄信該商。將貨物存口。僅令商人十名。駝三隻。車十二輛來京。業經具奏在案。現據察哈爾都統慶昫等咨稱。俄商抵口。當即委員將固理信函交付。並令確遵信內所云。毋許多人進京。俄商已遵照來信啟程來京等語。茲據署俄囉斯館監督理藩院郎中阿昌阿面稟。該商目等。已於本月十一日到京。所來人數。均與固理信函。及察哈爾都統所報相符。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色克通額等奏。俄國送到烏槍。擬酌酬該國。及賞給使臣等級。當經以誤會意旨。諭令奕訢等。妥為商議具奏。茲據奕訢等奏稱。酌量酬答。原指該國使臣。及運送教演

之人並非專為酬答該國國王而設。伊格那提業幅已經回國。均毋庸議給緞疋。請於該國齎運使臣到時。由恰克圖稅務項下。提支銀兩。酌量採買頒賜等語。俄國運送烏槍。該使臣到恰克圖時。酌給物件。尚屬可行。惟俄國不在屬國之列。若稱奏明頒賞物件。於事理究未妥協。如慮該國使臣以未欽頒賞。賜不肯收受。不妨告以中國所屬各國使臣到京。例有頒賞之件。俄囉斯並非屬國。難以代為奏請。如此開導。諒亦無可爭論。著奕訢等。查照色克通額等。如俄國使臣運送烏槍到時。所給物件。即作為庫倫辦事大臣酬答。並准其於恰克圖稅務項下。提支銀兩。採買物件。酌量多寡。輕重辦理。其教演之人。亦作為色克

通額等賞給磚茶等物。不得稱係奉旨賞賜。再本日已發給成琦等諭旨。加全權大臣字樣矣。

恭親王等又奏。臣正封摺間。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成琦等奏。該侍郎於三月二十六日。行抵吉林省城等語。等因。欽此。伏查。臣等去冬奏派侍郎成琦前往吉林。會同查勘邊界事宜。奉

旨。允准。後當即照會伊格那提業福。惟彼時未請加全權便宜等字樣者。誠以此等字樣。在外國深以為重。而並非本

朝官階。苟非事不得已。萬不敢瑣瀆。

宸聽。今奉

諭旨。命臣等悉心籌酌。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佩。臣等再四籌商。擬請

上諭一道。將成琦、景濱、加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字樣。寄交該侍郎

等。儻俄國公使索看。即行宣示。如不索看。亦即無庸與看。

庶於事機無誤。現在俄使亦將次到彼。若由臣等敬擬

諭旨。俟發下後。再行飛咨成琦等。誠恐有需時日。擬請即

飭令軍機大臣恭擬

諭旨一道。由

行在寄知成琦等遵行。庶較便捷。

諭內閣。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瀆。現派查勘俄國分界事宜。著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成琦等與俄國會勘地界。設該國公使。因諭旨內無全權等字樣。不肯會勘。必致臨期請旨。往返需時。著即發給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字樣上諭一道。交成琦。景瀆。祇領收存。據該國公使索看。即行宣示。如並未問及此旨。即毋庸給予閱看。現在俄使已赴烏蘇哩江口。成琦等行抵該處。即與該使臣會同辦理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四月初六日。准俄羅斯館修士固理稟稱。本國派官一員。名畢於。隨幅。齎到公文三封。內二封。遞軍

機處一封。遞臣奕訢查收。臣等詳加察閱。其遞臣奕訢係
伊格那提業幅照會一封。內計二件。一為接到臣等上年
照會。庫倫設領事官。照初約秉公辦理。一為查勘東界。知
已。

欽派倉場侍郎成琦會同吉林將軍景瀆辦理。該國派正使客迎
克為赤。副使伯多郭斯啟。前往烏蘇哩河等候。其遞軍機
處公文二封。臣文祥當即折閱。均顯而薩額夫咨行。內一
封。隨清文二分。為派全權大臣巴里玉色克住京。祈中國
厚為看待。並該國已派波波里慶。為臣蘇勒官。赴庫倫居
住。在上年商定地方。修蓋房間。其一封。隨漢文二分。為派

信任大臣。赴烏蘇哩河。等候查勘東界事宜。約四月下旬
可到。與遮臣奕訢照會。大略相同。並為摸拉味夜夫患病。
該國派額而薩額夫。署理東邊畢爾總督各等語。臣等查
伊格那提業幅。及額而薩額夫。所稱各情。除庫倫設領事
官。遵約辦理。及該國派署東邊畢爾總督。應毋庸議外。其
派正副使赴烏蘇哩河。等候成琦等。查勘東界一節。應由
臣等飛咨成琦等知悉。該正副使。既須四月下旬可到。度
成琦彼時必可趕到。不致落後。其巴里玉色克住京一節。
來文內稱。春季可到恰克圖。臣等尚未據庫倫辦事大臣
知照。擬即飛咨該大臣。俟巴里玉色克到境時。迅速知照。

臣衙門以便稽查。至波波里慶。赴庫倫修蓋房間一節。臣等前遵奉

諭旨。照會伊格那提業幅。令其告知庫倫領事官。按照條約第五款所載。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間若干。並能養牲畜之地。應由庫倫辦事大臣酌量辦理。並指明條約內僅載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並無官員隨從人等。悉帶眷屬之語。照會去後。茲據伊格那提業幅照覆內稱。接到臣等照會。遵照條約。斷不肯啟異端。其領事官及邊界官員。按約辦理。不敢致與原約不符等語。惟在庫倫建房若干間。及隨從人等。是否攜帶

奏屬人數若干。均未提及。而詞氣馴順。以尚知謹守條約。臣等亦擬飛咨庫倫辦事大臣。將來領事官到庫倫。興工建蓋房屋時。即由色克通額等查照上年奏明與伊格那提業幅指定之杜木達鄂博地方。准其蓋房三十餘間。其隨帶人數。亦應按照條約。不得過多。亦不准隨從人等隨帶眷屬。以示限制。臣等再當照會伊格那提業幅。令其切實告知領事官。遵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准艾林波照會內稱。日爾曼各國通商事務。皆歸該國辦理。臣等奏明俟崇綸等詳查再

行具奏等因一摺。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七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據艾林波照會。及崇綸等函商辦理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茲據艾林波遞。臣等照會二件。內一件。稱非加全權字樣。不能商辦等語。臣等即覆以總理衙門。即係全權。崇綸係總理衙門大臣。本係全權大臣。崇厚係辦理通商大臣。現因辦理此事。

特加全權大臣字樣。以符初議。並免艾林波藉端留滯。又一件。內稱。求臣等派員陪送該國人往俄羅斯國。臣等恐此端一開。將來流弊滋多。不得不嚴行杜絕。故覆艾林波。以派員陪送一節。為各國條約所無。且中國亦無陪送外國人前

往外國之例。斷難允准等語。庶使艾林波略知中國體制。稍知敬戒。不致任意妄求。昨據崇綸等來函。並鈔錄艾林波遞崇綸等照會。內稱。日爾曼地方。欲來中國通商者。有二十餘國。並稱欲在臺灣之雞籠。浙江之温州通商。又欲照各國駐京等情。經崇綸覆以日爾曼各國通商。均歸布路斯統轄約束。只辦通商事務。不得干預別事。並諭以該國前來。只為通商。京師非貿易之區。不能派員常駐。至臺灣雞籠。浙江温州。兩處。為英佛兩國條約所無。斷難再行增益等語。現在艾林波是否無說。尚未據崇綸等覆知。至該國所稱。日爾曼二十餘國。據崇綸等函稱。詢據呀吐者。

云日爾曼地方。又名德意志。其地有二十餘國。最大之國為布路斯。此外尚有拜晏等二十餘國。亦有附於暎咄各國之內。時來中國貿易者。現在未必皆來通商。或布路斯恐中國謂其國小。故將日爾曼各國盡行臚列。以示鄰封各屬。尚有此等國。以為誇耀之舉。亦未可知。此外尚有三國。雖非布路斯所屬。而皆在日爾曼之地。為該國同盟之邦。其一為模令布而額水林。其一為模令布而額錫特利子。其一為三漢謝城。而三漢謝城者。似屬三部落。一為律百克。一為伯磊門。一為昂布爾。以其地小。故不曰國而曰城。計以上所列之國。共有二十八國。間有較小而稱邦者。

皆欲附同布路斯通商一切章程。歸該國議定。是日爾曼之國雖多。而通商章程。則統歸布路斯國辦理。據呀吐嗜所言如此。其可信與否。尚未可知。惟此次崇綸等所擬條款。乃其大概。若與議定章程。必須嚴示限制。方不致各國得步進步。且等當四國換約之初。即豫料將來必有此舉。現在既與四國換約。而布路斯等國。踵其故智而來。若不與之議定通商章程。將來暎擘各國。於各海。遇有滋事偷漏等弊。必藉端影射。以逞其私。故不得不從權辦理。現已函致崇綸等。所議章程。只有照各國減少。萬不能再有加增。至艾林波照會內大略所開。欲在臺灣之雞籠。浙江

之温州開港通商均為各國條約內所無已令崇綸等嚴
行駁斥即欲求駐京一節亦經函致崇綸等禁止並責令
呀吐嗜代為攔阻總之此次設立通商章程不過羈縻勿
絕之意臣等惟當悉心妥酌以慰

塵懷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署山東巡撫清盛奏佛人索還天主堂舊
址一摺於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清盛奏佛首索還天主堂地基請旨辦理一摺等因欽此由
軍機大臣鈔寄前來茲據佛國咪理登稟稱山東濟南府

原有天主堂一座。計地十三畝。久為民居。現應給還。而該處百姓。現在願還之地。僅七畝。應補銀二千兩。俾照原式重修。又杭州府舊有天主堂地基。經改建天后宮。亦應給還等語。並將杭州天主堂舊址畝糧圖冊一本。入鈔錄。改建天后宮碑記一紙。封送前來。臣等查佛國條約。原有給還舊建天主堂地基一款。今味理登稟請。給回山東。杭州兩處天主堂地基。查山東天主堂地基。既據該署撫臣詢採民間原有地基十三畝。仰承

諭旨。令該地方官酌量給還地畝。應即行文該省。按照味理登所請辦理。惟補銀建修一節。斷難允准。經臣等於味理登來

公所時。極力開導。且諭以遇事索取銀兩。惟利是圖。實難
辦理。且爾國亦未免有失大方。辯論多時。味理登自知理
難強爭。貼服而去。至杭州天主堂舊址。據味理登鈔錄前
督臣改建天后宮碑記。及戶口田畝糧稅四至地界。並從
前置買原委清冊。臣等雖未據浙江巡撫知照前來。但所
鈔碑記。久為人所傳誦。而圖冊亦甚明晰。諒非飾詞妄請。
既已改為民間廟祀。亦未便遽行給割交還。仍應移咨浙
江巡撫。體察情形。如舊地可還。則還之。否則照依舊址。畝
數。另行擇地酌量給予。庶於民情撫務兩無妨礙。

硃批。知道了。

戊寅。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署倉場侍郎崇綸。武備院卿恆祺奏。竊臣奕訢前照會艾林波。內稱崇綸等係奉

特旨專辦此事。均係全權大臣。一切事宜。應向崇綸等商辦。如崇綸等不能允准之事。臣奕訢亦不能代為應許。等因。去後。嗣准崇綸等函稱。艾林波遞崇綸等照會。仍以是否全權為詞。並請閱看。

上諭。經崇綸等訂期。約其閱看。

上諭。乃該使不即恭閱。

上諭。又遞臣照會二件。內一件。係請臣奕訢代請以全權便宜行事。

上諭。授崇給等。以便會同商辦。其一件。仍請臣等派員護送該國人前往俄國。臣等窺察其意。該使因崇給等約期恭聞。

上諭。而故意不即如期間。看先遞臣等照會。仍請崇給等全權一節者。不過作為陪說。其意蓋仍欲冀倖。臣等准其派員護送該國之人。前赴俄國。以試臣等可以要求與否。以為將來得步進步之階。且情詞恭順。求懇格外恩施。其狡詐情形。已可概見。當經臣等照覆。將前次照會。詳為申明。仍令其與崇給等酌商。其派員護送一節。亦復屢加駁斥。使知

不可任意要求。以杜其他念。並函致崇倫等。令其與艾林波商辦時。其可許者許之。其不可許者。嚴行刪去。旋於十

六日。復接崇倫等函稱。艾林波已於十五日恭聞。

上諭。隨即將譯出該國主詔書。交崇倫等閱看。彼此互鈔一分。收存。據崇倫等鈔錄前來。臣等觀其詔書內開。大詞尚不十分拉雜。恐係奸人為之秉筆。總之此次所定章程。在臣等立意。只准其照常通商。不令照各國辦理。該國雖稱係俄二國姻親。但能將啖噬兩國善為牢籠。不至從中作祟。則將來所定章程。即使從嚴駁斥。諒或不至別生事端。俟崇倫等續有來函。再行詳細具奏。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據崇厚函稱。喚人哮喘。咽回國。其所薦之赫德。克士。可士。吉。將次到津。以臣恆祺曾經辦理洋稅。約臣恆祺前往會同辦理。臣等以赫德等尚未到齊。擬俟到齊後。臣恆祺再行赴津。前經奏明在案。今據崇厚函稱。赫德等均已先後抵津等語。臣等查三口稅務。創辦伊始。併須酌定長江貿易章程。赫德等既為哮喘。咽所薦代辦總稅務司。一切稽覈章程。必須先與商定。庶以後易於措手。該稅司等既已抵津。臣恆祺應即前往。茲擬於本月二十一日赴津。會同崇厚。妥為商辦。所有臣恆祺武備

院印鑄擬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寶馨暫行佩帶。再臣恆祺赴津查得在臣衙門行走之內閣中書梁承光人尚明晰。令其隨同前往。其到津後辦理稅務情形由臣等隨時奏聞。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此次吧嘎禮到京後。來臣等公所謁見數次。所說均係泛論稅務情形。尚稱馴順。所有暎暎兩國交還粵東省城一事。吧嘎禮頗有見好居功之心。日前來公所告辭云。本月十四日赴津。在津駐一二日。即前往粵東。辦理交還粵城一事。但雖據稱到津後。不過暫駐一二日。

而布路斯正在津辦理通商喫緊之際。吧嘎嚙到後。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已函致崇厚等。妥為牢籠。免致從中作祟。去後。適據崇厚函稱。吧嘎嚙已於十七日起身回粵。殊批。知道了。

兩廣總督勞崇光。粵海關監督毓清奏。竊。臣等承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文行。暎國續約第三款。內開。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應在粵省。分交暎國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內將經支填築沙面。暎商行基之費。扣除入算。其餘補交若干。即在海關現征稅項內。儘數劃歸。以清款項等因。又承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咨開。英法兩國續約所定賠補銀八百萬兩。除在天津先交銀五十萬兩。並在粵省先分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外。其餘銀兩。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交二成。以三箇月為一結。自咸豐十年八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為第一結。於結期五日內。監督與外國領事。別具憑單。將應交二成銀兩。清交領事手收。小口應交之項。歸入大口總計等因。並將條約稅則頒發前來。臣毓清當即照會各國領事。於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將新定稅則開辦。並轉行潮州新關。一體辦理。伏查粵海關分交英法兩國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除已

付過沙面經費內應歸英國承認銀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外尚交英國銀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臣等即於十年十月二十日。按照來文。在於現征關稅項內。儘數劃出交給。取有收單備案。又自十年八月十七日起。十一月二十日止。粵海大關及潮州新關。征收各國進出口貨稅。共銀五十四萬六百九十八兩九錢六分九釐。按照條約。扣交二成。計應交英、德兩國各銀一十萬八千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九分四釐。又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試辦征收進口洋藥稅銀起。至是月二十日止。大關、新關共征洋藥稅銀一千二百六十六兩二錢。

應扣交暎嘓兩國各二成銀二百五十三兩二錢四分合
計第一結共應交暎嘓兩國銀二十一萬六千七百八十
六兩六分八釐當經照數兌足於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及
二十五日分別交給暎嘓兩國領事親收以清第一結之
款又自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止粵海大關及潮州新關征收各國進出口貨稅共銀二
十八萬一千五百六十三兩七錢八分五釐按照條約扣
交二成計應交暎嘓兩國各銀五萬六千三百一十二兩
七錢五分七釐又大關新關共征洋藥稅銀二萬四千四
百五十八兩二錢五分應扣交暎嘓兩國各二成銀四千

八百九十一兩六錢五分合計第二結共應交暎佛兩國銀○一十二萬二千四百八兩八錢一分四釐復經照數兌足○於本年三月十二日○及十四日○分別交給暎佛兩國領事親收○是第二結銀兩亦已交收清款○均取其兩國領事收單備案○至沙面經費內有應歸暎佛國承認銀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兩二錢六分五釐○現已於第二結應交暎佛國項內扣還○惟填築沙面○尚未工竣○暎佛兩國續有經支銀兩○統俟陸續結扣○分別歸款○嗣後仍當按結清算○妥為辦理○以符條約○

硃批戶部知道○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八

咸豐十一年辛酉四月辛巳伊犁將軍常清參贊大臣景廉奏。竊照本年二月初八日准王大臣來咨。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章程內。有各國商情按月奏報一條。查俄國現在伊犁通商。自應遵照辦理。即飭令管理營務處委員等。細心體察。於平日具報之外。每月再行彙報一次。勿許少有隱匿。等語。仍隨時密加訪察。以昭覈實。茲據該委員等呈稱。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二月底止。俄國並無新來貨物。只來送字之人一次。其貿易處所。現住人二十六名。凡與內地人民交易。均係按照舊章。公買公賣。

商情照常靜謐等因。具呈前來。等語。覆加查覈。委員等所呈。均係實在情形。堪以仰慰。

宸廑。惟查俄國在伊犁通商原約十七條內載。該國商人販來羊隻。每十隻。官為抽換二隻。每隻給布一疋等語。歷經照辦在案。溯自通商以來。抽換羊隻。已屬無幾。又皆瘦小不堪。現在布價較前倍蓰。以價昂之布。換無用之羊。中國本無裨益。而該國動謂於彼有損。去歲。等語。因牲畜米糧。價值昂貴。照例出示嚴禁偷漏出卡。該區蘇勒官行文前來。意欲弛我牲畜米糧出卡之禁。曉曉置辯。經等備文咨覆。以理開導。該區蘇勒官現已無可置喙。惟來文內有抽換

羊隻該國民人喫虧之語。等再四籌議。此條於中國既無裨益。莫若示以大方。酌擬停止。以免該國有所藉口。第係舊章。等未敢擅便。可否請

旨飭下前赴塔爾巴哈台會勘邊界大臣。與俄國會議之便。將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城。以布換羊一條停止之處。出自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常清景廉奏。俄國通商抽換羊隻請酌量停止一摺。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城通商。原約有該商販來羊隻。每十隻。官為抽換二隻。每隻給布一疋。現在抽換羊隻無多。且皆瘦小不堪。而布價較昂。於中國既無裨益。該區蘇勒官來文。

復有俄國民人吃虧之語。自應量為變通。即行停止。以順商情。本日已諭知明。誼。明緒。於會勘地界之便。即將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城抽換羊隻之事。向該國使臣議明停止。該將軍等。俟明誼等議定之後。即行查照辦理可也。

又

諭。本日據常清等奏。俄國通商請停止抽換羊隻一摺。據稱。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城通商。原約內載。該國商人販來羊隻。每十隻。官為抽換二隻。每隻給布一匹。自通商後。抽換羊隻無多。又皆瘦小。現在布價較昂。於中國既無裨益。而該。匪。蘇。勒。官來文。復有俄國民人喫虧之語。請飭明。誼。等於會勘地界之便。

將該兩城抽換羊隻停止等語。以羊易布一條。雖係舊章。但俄商既謂喫虧。又於中國無益。自應停止。以示大方。著明諭會同明緒。與俄國使臣會議邊界時。即將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城抽換羊隻一條。向其議明停止。議定之後。即知照常清等。一體照辦。以免歧異。

癸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竊查各國來漢通商。事屬創始。前奉頒行章程。於各國出口貨物稅則。在漢鎮交納等因。正在詳議辦理章程。旋准辦理各口稅務大臣薛煥來咨。經喫國吧嘔禮。續議新章。其出口稅則。或在漢口。或歸

上海尚在未定。暫照所議新章稅物出口。候議妥再行咨
照辦理。而楚北自二月以來。皖逆上竄。長江南北賊蹤不
時出沒。洋船來往其間。難保無奸民漁利。代為逆匪置貨。
尤應嚴密防維。復經督將應完出口稅則。並作何稽查。咨
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迅速議覆。以便遵辦。各在案。
旋有英領事官金執爾。及俄國商船陸續到漢。其入口
貨物。因值楚疆未靖。商賈多有逃避。未能暢銷。該洋商僅
在漢鎮兌換桐油白蠟等物。駛赴上海。據英領事官金
執爾來鄂署中謁見。人甚明白。日久自可相安。惟俄國船
到。並未報知。來去自由。亦無領事官偕來。語言不通。任意

裝載往來。殊屬莫從理喻。又據漢陽府知府劉齊銜稟報。四月初二日。有味國兵船大小各一隻。行抵漢鎮。詢係該國水師提督司百齡。繕譯官麥嘉謫。來漢查辦通商事務。擬留領事官韋良士。即往漢口。琮記洋行。再議置地造屋。現未攜帶貨物前來。當經督飭令該府劉齊銜等。妥為照料。初四日。該提督司百齡。率帶文武員弁十四人入城。至督衙門相見。該繕譯官麥嘉謫。通曉內地語音。言辭和順。當即以禮接待。眾皆欣悅。並據司百齡等。豫先告知往岳州洞庭湖一帶遊行。謂洞庭乃天下名區。外國皆知。前赴看視。並無別意。即於初六日開火輪一隻上行。經督飛飭

岳州長沙常德各府屬知悉。曉示咪國船隻到後。以禮相待。商民各安生業。毋得驚慌。亦不許滋擾。初八日下午。該火輪船仍駛回漢鎮。擬於漢口街尾。喚國所定地基之下。以次擇定三段。起造棧房。其地由該洋商自向業主議價。公平交易。兩不相欺。仍先由漢陽府而同咪國領事官。將地基丈尺立定。合約存案。俟兌價交地。再行起造。十一日申刻。該咪國大小輪船二隻。即開泊下駛回滬。

殊批知道了。

官文又奏。喚咪味等國來楚通商。事屬創始。稽查彈壓。商辦一切。均關緊要。必須遣委大員。駐居漢口。專司經理。以

期妥協。惟省垣司道公事殷繁。一江間隔。諸多未便。即漢黃德道。雖其本屬地方。惟舊駐黃郡。相距較遠。礙難兼顧。均未便派委。現查有鹽運使銜湖北補用道張開霽。在楚年久。才具明幹。堪以委令前赴漢鎮。稽查各國往來船隻貨物。會辦通商開貿一切事宜。俾專責成。除檄飭遵照外。並發給木質鈐記一顆。凡在通商口岸事件。准其隨時稟報咨移。他事不許擅用。以昭信守而專責成。

硃批知道了。

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查各國稅鈔。向歸舊關。與內地商稅分別稽征。書舍人等。不能得其要領。咸豐四年。前任蘇

松太道吳健彰。在上海議設新關。邀外國人。呼唵。幫辦稅務。較為順手。前准總理五口通商大臣薛煥。咨稱。呼唵。已奉恭親王等札。作為總稅務司。幫同稽察各口洋商完稅事宜。呼唵。又派外國人日意格。為甯波副稅務司。因日意格尚在廣東。派華為士。暫行代辦等語。臣思甯波本係通商口岸。今既有副稅務司。應即仿照江漢關之例。在甯波設立新關。專收外國稅鈔。以期事有歸束。一面移咨薛煥。飭調熟悉通商情形之江蘇記名道楊坊。酌帶江海關請練書舍數名。暫行赴甯。並由臣札委帶來浙之江蘇候補知府趙炳麟。前往甯波。會同署關道張集。遵照

上海章程酌量妥議。俟楊坊自意格到後，即可商定舉行。惟近年各口稅銀，往往由上海代為收納，給發免單，仍將稅貨駛往別口貿易。當時因上海稽征，有外國人幫同料理，較別口稍有把握。是以從權辦理。然代收別口之稅，無關考成。行之日久，易滋流弊。現在甯波已設新關，有外國人幫司稅務，應請嗣後凡外國貿易商船，由甯波出口之貨，浙海關止准收本關出口稅鈔，不准另給印單代收別關進口稅鈔。如由上海等處出口之貨，江海等關亦祇准收本關出口稅鈔，不准另給印單代收浙海關稅鈔。儻稅已上納，貨未銷售，仍開赴別口銷售者，所收稅銀，或即行

發還。或給予票據。留抵本關下次之稅。由關道與總稅務司副稅務司妥商酌辦。總不得侵礙別關之稅。所有免單認單。概行停止。一應進口稅鈔。各歸各口。各自征收。似此畫清界限。各專責成。既與條約相符。且可杜影射牽混之弊。於稅餉實有裨益。

王有齡又奏。暎咭喇等國恃強取巧。防範最難。全在中國堅守條約。畫一辦理。即以條約為範圍。庶不致別滋流弊。若於條約之外。稍事變通。彼即從而生心。就中取利。免單一事。近日改為認單名目。其弊甚多。雖上海目前稍獲贏餘。而別口幾同虛設。通盤計算。得不償失。徒為外國糾纏。

影射之資。况現在內地客貨。多被洋船攬運。各省軍餉。均須就地自籌。若浙海關之稅。悉由江海關代收。則浙餉少此大宗。必將決裂。上海與浙省。遂為犄角。彼此聲勢相依。儻浙江不保。則上海亦旦夕可虞。關之不存。稅於何有。此不可不深思熟計者也。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王有齡奏。甯波設立新關。徵收外國稅鈔一摺。據稱甯波稅鈔。向由上海代為收納。給發免單。但無關考成。易滋流弊。現在已設有新關。令外國人幫司稅務。應請嗣後凡外國貿易進口。稅鈔各歸各口。各自徵收。所有免單。認單。概行停止。

等語。江蘇上海關代徵各口稅鈔。原因有外國人幫同照料。從權辦理。現在甯波既設新關。且有外國人日意格為副稅務司。自應以各收各口稅鈔為正辦。已諭知薛燦照王有齡所議辦理矣。本日官文奏。喚俄各國商船陸續到漢口。喚國有領事官全執爾同往。俄國船到並未報知。來去自由。亦無領事官偕來。語言不通。任意裝載往來。莫從理喻等語。漢口江路賊氣逼近。外國船隻駛赴通商。本多窒礙。若如俄國之任意往來。殊滋流弊。且載運貨物亦須遵守條約。著奕訢等即照會俄國。嗣後該國商船到漢口。務須有領事官偕往。去來必須報明。不得任意裝載往來。以杜詭計。其各國出口貨稅。交納稽查各章程。並著

奕訢等迅速酌議。咨覆官文。查照辦理。王有齡官文摺片五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王有齡奏。甯波設立新關。徵收外國稅鈔一摺。據稱甯波稅鈔向由上海代為收納。給發免單。但無關考成。易滋流弊。現在甯波已設新關。有外國人幫司稅務。應請嗣後免單認單。概行停止。一應進口稅鈔。各歸各口。各自徵收等語。江蘇上海關代徵甯波關稅鈔。原因浙海關徵收各國稅鈔。向歸舊關。與內地商稅分別稽徵。書舍人等。無從得其要領。從權辦理。由江海關代為徵收。現在甯波。既仿照上海設立新關。且有外國人日

意格司理稅務。自應照王有齡所奏。各歸各口徵收。以清界限。著薛煥查明。嗣後外國貿易商船。如由上海等處出口之貨。江海等關。祇收本關出口稅鈔。毋庸另給印單。代收浙海關進口稅鈔。儻稅已交納。貨未消售。仍赴別口銷賣。所收稅銀。或即行發還。或給予票據。留抵本關下次之稅。所有免單認單。即著停止。其浙海關徵收稅鈔。亦即照此辦理。以清界限。而杜影射。

甲申。江西巡撫毓科奏。查暎國使臣吧嘎禮。前至九江府城。商辦通商事宜。經督奏委署藩司張集馨。赴潯會辦。在於西門外龍開河東。量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吧首約於天霽量準。鐫石立樁。聽憑起造。議價每畝五十千文。仿

照湖北式樣寫立租約。及一切辦理情形。業經由驛奏報
在案。茲據該署藩司張集馨。以吧首覆量地基。計進深六
十丈。較多十丈。租約係吧首主稿。用藩司及該首銜姓。未
列九江關道銜名。約內蓋用司印。吧首因無印信。當面畫
押。各執一紙。所量地內。有願地行夷商。已經租立棧房。不
日洋貨至。即可開市等情。將原定租約。並吧首面交長
江各口通商暫訂條款清摺。及領事官許士面交恭親王
咨文一角。詳送前來。除將租約條款。另繕清摺。咨送總理
各國通商王大臣。暨分咨通商各省查照外。理合附片陳
明。

硃批知道了。

丙戌。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署倉場侍郎崇綸。武備院卿恆祺。奏據俄囉斯館固理稟稱。轉據商目溫爾平呈稱。上年和約第五條內載。俄國商人照舊進京。是以情願置貨前往。不意中國官員。不按條約。阻其進京。商目等售雇駝腳。已付全程價值。且貨物停頓失利。必須急速離口。按約進京。或赴天津各等語。據情代稟前來。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經囑令尚書瑞常等。並派臣衙門行走之參領長善前往曉諭。固理堅執如故。伏

思各國通商。皆為圖利而來。而俄羅斯為尤甚。前此各國與中國構釁。皆由俄羅斯從中挑撥。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查上年俄國欲增陸路通商地方。經臣議定。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貿易。如張家口。齊齊哈爾。北京。貿易。皆該國所固請。而未經允許者。嗣該國再三要求。故於第五條內議定。載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等語。原將恰克圖商人貿易一層撇開。所云照舊到京。係指該國駐京之人而言。並無准令在京貿易字樣。詞意本極顯然。而固理強詞置辯。則謂俄國商人。除在

恰克圖貿易外。應與下文作一氣讀講。譯出俄文亦作此解。其照舊二字。係指照康熙雍正年間舊例進京貿易而言。似此含混牽引。殊屬狡賴。經瑞常面駁。若云應照康熙年間舊例。則八年條約。悉應刪去。設欲照康熙年間辦理。何以八年條約內。並未載明。亦未將章程議定。其為不准在京貿易可知。乃固理仍復任意狡執。並以若不允准。恐出大故等語。虛言恫喝。其為肆行要挾。尤屬可惡。惟外國商人貪利無厭。若必令其無路行銷。勢將虧折甚多。必生怨讟。怨讟不已。必肇釁端。以今日夷務而論。大致既已粗定。不值因此等細故。致生波折。臣等公同商酌。於萬難處

置之中。為酌量變通之計。查八年和約第三條內。原有別國再有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之語。現在天津已准啖哂兩國通商。則俄商前往貿易。於事亦無增損。今因理來稟。既有或運天津之語。不若因勢利導。准其將此次所帶貨物。暫赴天津銷售。擬即諭令因理。曉諭該商等。遵照辦理。止准由南口至通州。直赴天津。不准由京城行走。抵津後。即照海口稅則納稅。並告以此次爾國誤會條約之意。商人置貨前來。無路銷售。中國不忍令該商耗折資本。准暫赴天津銷售。係屬格外寬待。但此次貨物行銷之後。仍按照條約。不得任意狡執。以符定制。若再違約運

貨。即天津亦難再為通融。如此辦法。在該商既獲運什一之謀。在中國更足示懷柔之意。且於權宜之中。仍復示以限制。於撫務似無窒礙。

硃批。依議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味國和約章程。於咸豐八年換定後。嗣因去秋將原本遺失。當經奏明咨行江蘇巡撫。轉令該國領事官。另鈔一分送呈備案。茲據該撫將所鈔和約章程一本。備文咨送。由禮部於本月十七日送到。臣衙門除將和約章程。按照現存刊本。及軍機處存檔。覈對清楚。仍送禮部收存外。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喚國前於天津城南紫竹林地方。勘定地基四頃有零。業經臣等奏明在案。茲接索厚采稟。據稱哥士耆到津後。亦即親往履勘。亦指定一隅。計四頃三十九畝。立定界址。並將喚國前勘地。及佛國所勘地。一併繪圖寄閱。其每畝租價。亦照喚國所議三十兩辦理。至居民房屋。及遷徙等價。此時尚未議定等語。除已函致崇厚。令其轉飭公平議租。妥為辦理外。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二十日。接到喚國噶魯斯照會一件。

內稱駐紮江西九江府領事官。因承辦英商租地定界與房事宜。被人滋擾。請咨照該處地方官設法保全。以敦和好等語。外粘單一紙。即係伊國領事官詳文。臣等查其原文。係因民間傳聞。英商將該房主逐出。不給價值。以致激成事端。然皆一面之詞。究竟如何底細。未能臆斷。臣等當即一面照覆該使。一面咨行江西巡撫。轉飭該屬妥為辦理。固不可有失民心。亦不可致啓釁端。

硃批知道了。

五月庚寅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照上海於道光二十三年開辦通

商經前大臣者英奏定解支禁革事宜條款內載嗣後凡內地各商販運湖絲前赴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口與西洋各國交易者均查明赴粵程途行過一關即在卸貨關口補納一關稅銀再准貿易等因。歷經循辦並將所收北新贛州太平三關稅銀隨時撥還在案。伏查絲勛一項產自嘉湖內地商人販運來滬較為近便而應補三關絲稅。征之華商本與洋商無涉。故現定新章內並未議及。惟新章已准洋商自赴內地貿易。並議加內地半稅。發給憑照。逢關照免。不再重征。與往昔情形不同。是洋商自往內地買絲。祇應照章按海關所收絲稅數完納一半。固無再補。

三關稅銀之理。而華商運絲來滬。若照補三關稅銀。未便另征內地半稅。覈計湖絲每百觔。應補完北新贛州太平三關稅餉。正耗總共銀三兩五錢二分九釐六毫。內地半稅。須完銀五兩。是內地半稅。本重於三關。一經區別。中外華稅。轉輕於洋稅。儻今華商兩款並納。跡近重征。華稅又重於洋稅。既有軒輊。必致互相勾結。彼此隱混。無不避重就輕。審時度勢。礙難並徵。現據委管江海關事蘇松太道吳煦叢議。運絲到滬。不論中外商人。概完內地半稅。免補三關稅銀。俾歸畫一。以杜隱混。避就各弊。此項內地半稅。係屬籠統覈計。亦毋庸分別撥還三關。業於三月二十三

日。督飭新關司稅。及南北卡舍人。查照啓徵。惟查華商之
貨。尚應交納釐捐。請發聯單等事。自應悉仍其舊。不准借
名取巧。其洋商自買之絲。本係先請執照。並有洋商行名
可考。何商過卡。仍以何商出口。非華商所得影射。設有故
違。分別究罰。其餘進出內地貨稅。亦應一律照辦。以重稅
課。而昭平允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咨明戶
部。暨浙江。江西。廣東撫臣。並通商各口。查照外。理合恭摺
具奏。

硃批。戶部速覈議奏。

辛卯。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武備院卿恆祺奏。四月二十三日。映國嗜嚙嘶來。臣等公所謁見。據云廣東潮州府。現在開辦通商。兩廣總督派同知一員。在汕頭居住。領事官欲親往府城。拜謁惠潮嘉道。該道前赴汕頭。與該領事會晤。總不令其進城。並近日聞有傳論廣東巡撫者。齡於外國之事。用言失宜。兼有廈門道同此心意。求臣等奏請。

諭旨。飭外省大吏。謹守條約。永保和好各等語。旋於二十五日。嗜嚙嘶遞臣奕訢照會一件。並另隨該領事官詳報嗜嚙嘶大略一紙。與二十三日向臣等面談之語。大略相同。二十

七日。喊呀嗎到臣等公所謁見。臣等將以上各情。與之反覆辯論。據喊呀嗎云。潮州甫辦通商。必須會同地方官。方能辦理妥協。其照會內稱欲進城拜謁者。不過欲與該道面議通商事宜。該領事現住貓鼠山。且在汕頭貿易已久。甚不願舍近就遠。如該道執意不准。將來即在府城建署常住。亦為條約中准行之事。至照會內所稱巡撫者。及廈門道諸語。該國亦係得自傳聞。所以備文照會者。並非請撤其人。不過欲求

大皇帝諭知各省督撫。以通商事務為重而已。臣等查廣東潮州府。係新准通商之區。該領事詳報內云。兩廣總督岑雲光

委通知一員。到汕頭居住。所謂通知者。想即嗜嚙所稱之同知。該領事以同知職分較卑。未肯與之商辦。是以詳報內有大官遠住。只有小官可見。實與公事有礙之語。逮該道赴汕頭。接見該領事後。而該領事仍欲進城拜謁。經該道告以民情不順。勸其不必進城。無如該領事曉曉置辯。且援條約內商民人等。准持執照前往內地一條。並云迄今未發執照。欲先親往。使百姓熟觀情形。無庸驚惶。又云。細查不得進潮城之故。實不因民情不順。各等語。似此種種。饒舌。並未議及通商。殊為於事無濟。惟潮州既辦通商。則惠潮嘉道亦屬責無旁貸。現在該道駐紮處所。與該

領事所住之貓鼠山。相距較遠。照會內所稱汕頭者。是否即係通商之埠。該道能否改駐通商地方。以便就近稽查。及改駐後。能否止其進城之處。臣等於該省地方情形。未能深悉。應請

飭下廣東督撫。臣。斟酌地方情形。妥議具奏。至照會內所稱廣東巡撫耆齡。用言失宜。臣等查該撫現駐韶關。未聞有與該國人接見之事。亦復無從失言。其所謂廈門道。同此心意者。據斌岷嗎云。即係二月間照會內稱。廈門道張貼條約。將前後次序紊亂一事。經臣等行查。閩浙督臣。曾經奏明在案。此次照會。不過作為陪說。毋庸置議。惟求臣等奏請

諭旨一節。揣其來意。不過欲請

旨嚴飭該省大吏。以為將來挾制地步。臣等以為萬不可行。擬再向臧屺嗎等設法開導。可止則止。若始終曉曉因請。必不得已。亦祇可以令各省督撫按照條約。遇事不可藉廢等意措詞。再由臣等奏請明降

上諭。遵照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奉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噶魯斯聲稱。廣東潮州府城。開辦通商。領事官欲往府城。惠潮嘉道不令進城。並呈遞照會。請飭廣東督撫酌量辦理等語。已諭知勞崇光等。體察民情。遵照條約酌量辦理矣。奕訢等總理各國事務。如各省督撫

辦理外國事務。有未盡妥協之處。經該國公使呈訴。即當酌量
事之輕重。到飭各該督撫。遵照施行。一面奏聞。使各國知總理
衙門事權較重。遇事可以代為辦理。若因該國所請。事事降旨。
不但無此體制。且恐各國視總理衙門。不過僅能轉奏。必啓輕
視之心。於事無益。嗣後各國公使。如求奕訢等奏請諭旨。即告
以應由總理衙門。到飭各督撫。遵照條約辦理。未便據情奏請
諭旨。如此則呼應較靈。亦可杜該國無厭之請矣。

又

諭奕訢等奏接收暎國照會。請飭酌辦一摺。據稱暎國噶嚕嘶聲
稱。潮州府現在開辦通商。兩廣總督派同知一員。在汕頭居住。

領事官欲往府城。見惠潮嘉道。該道旋赴汕頭會晤。不令進城。求該大臣奏請諭旨。飭外省大吏謹守條約。並遞到照會。及該領事官詳報大略一紙。內有大官遠住。祇有小官可見。且援條約內商民人等准持照會前往內地一條。迄今未發執照。不得進潮城之故。實不啻民情不順之語。所稱汕頭地方。是否即係通商之埠。該道能否改駐通商地方。及改駐後。能否止其進城。請飭廣東督撫妥議等語。廣東潮州府開辦通商。自當按照條約辦理。惠潮嘉道不令進城。果因民情不順。該國亦無可藉口。惟探稱凡有出口之貨到汕頭。而隨道鉅納其費。外商得進內地。親自販運。則地方無從取利。如有此等情弊。是該道藉詞阻

止。從中漁利。即應密查。參奏。以折服該領事之心。既准該國商人前往內地。豈能阻其進城。何以不發給執照。勞崇光等務當按照條約辦理。方不至別生枝節。至惠潮嘉道辦理通商。是其專責。應否改駐通商地方。以便稽查。改駐之後。能否止其進城之處。即著勞崇光等。詳酌地方情形。妥議具奏。毋得為屬員朦朧。致滋事端。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王有齡奏。甯波設立新關。征收外國稅鈔一摺。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鑒。欽佩難名。臣等前因天津及長江各口。新設海關。章程未定。且事涉外國。不得不急為籌辦。以重帑項。誠以天津新舊兩關。征收洋貨。與內地貨。必須分別清楚。庶舊關額征。不致無著。而外國扣償之款。亦可略為少扣。至各海口。及長江各口。免單認單一節。查暎佛條約內。原有進口貨物。納清稅課後。欲改運別口者。准其發給免單。以免別口重征之語。第此款行之日久。易滋流弊。原擬咨行各海關。嗣後遇有已經納稅貨物。欲改運別口者。仍將已征之銀。分別發還。令其至所赴之口交納。不得發給免單。以免流弊。况暎國約內。原有中國收稅。可隨時設法杜弊專條。故

臣極欲酌定以杜弊端。昨於赫德甫經到津。臣恆祺即起
緊前往。先與當面剖晰。嗣因嚙嚙嘶欲見赫德。假謁見臣
奕訢為名。令其來京。臣恆祺因與之同來。赫德於四月二
十八日。到臣公所。臣等以初次來見。未能與之細商。正在
籌辦間。接奉

諭旨。並王有齡原奏。臣等查該撫原摺所稱。甯波新設關口。凡外
國進口稅鈔。各歸各口。各自征收。所有免單認單。概行停
止。辦理原甚妥協。與臣等所見略同。臣等擬俟赫德再來
見時。即將大局情形。略為商定。以便臣恆祺會同崇厚。與
赫德妥為辦理。除天津新舊兩關。將洋貨內地貨。分別征

收外。其各海口。及長江各口。免單認單。如能均照。臣等原
意。及王有齡所奏。請一律停止。事固甚善。即或不能照辦。
臣等亦擬請予以區別。假如上海收過稅鈔。而該貨改運
至甯波銷售。其稅銀仍應撥回甯波。即使上海已經動支。
亦將數目報明。作為甯波稅課。以免彼處此絀。其餘各口。
均照此辦理。惟天津洋稅。係專為提作京餉使用。斷不可
照各口一例辦理。即使各口有免單各情。而每年各口代
收過天津關稅。仍將數目報明。作為天津額征。並將代收
之項。除外國扣款外。其餘儘數運解京師。以備京餉支用。
臣等所擬如此。然此第為免單不能停止而言。如免單可

以停止。即應毋庸置議。至官文所奏。俄國商船到漢口。任意往來。並無領事官管理一事。臣等前已接到官文移咨。當即函致崇厚。與俄國領事官孟第商量辦理。因孟第前往牛莊。未經回津。臣等復函致崇厚。俟孟第回津時。速為商辦。茲復欽承。

諭旨。臣等擬令崇厚告知孟第。如該國領事官未到。而商船已先進口。即令暫停貿易。看其如何回覆。再照會俄國。並各國公使。俾令皆知遵守。不致漫無約束。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連據崇繪崇厚函稱。布圖艾林波。自

閱看全權

諭旨後。間三五日。送來條約二三款。十數款不等。經臣等與崇綸
崇厚。往返函商。以送來各款內。有駐京一條。最關重大。必
將此條駁絕。方能將通商事宜。斟酌損益。刪除添補。是以
崇綸等。屢將不許駐京。照會艾林波。催其照覆。未據覆信。
前來。臣等竊計。艾林波來意。通商換約。尚係未圖。其指慮
處心。似以駐京一節為重。蓋彼以大國自命。則喀喇等國。
已遜。

曠典。自不肯稍有不如。而哥士耆赴津。尤為幫助。於通商各事。無
不隨處代籌。獨此駐京一節。始亦力為阻止。並代擬照會。

底稿殊批。請飭軍機勿為所惑。近則不甚置辯。現已藉故回京。惟其在京時曾告崇
綸等。如果艾林波所請不遂。必暫回本國。另遣他使前來。
甚或屢來屢請。不如其願不止。為今之計。姑先與換約通
商。至駐京。則許以五年後再作計議等語。臣等伏思。啖佛
駐京。原屬萬不得已之事。布國向未與中國通好。且恐各
外國紛紛而來。是以於崇綸啓程時。諄囑並連次函致該
侍郎等。絕其駐京之心。今察看艾林波行止。及哥士耆所
稱各節。似該國情形。多與俄國相類。若今日竟不允許。不
難廢然而去。而其心懷叵測。必唆使他國構釁。如啖佛就
撫。而俄國亦續請換約。此等情弊。臣等亦不敢不未雨綢

是以駐京一節。如崇繪、崇厚竟能拒絕。固屬甚善。如必不可解。臣等擬暗囑該侍郎等。力籌展緩。而展緩之期。照哥士者五年之說。亦未可聽從。或俟十年後。內地各省軍務肅清。再行妥議。如此設法。羈縻似既可緩其煩瀆之求。亦可杜其歧出之念。然此皆臣等事先懸揣。如崇繪等竟將駐京一節。直截阻卻。則通商各事。辦理尚易措手。仍俟崇繪、崇厚辦有頭緒。再當詳細具陳。

硃批知道了。

乙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署倉

場侍郎崇綸奏。臣等自撫務初定以來。無日不以各口關稅為念。近因總理稅務司赫德來京。數日來所議章程。頭緒紛繁。實難洞悉其流弊。查臣等上年十二月奏定章程。內稱關稅總數。雖咨報總理衙門。而指覈考察。仍由戶部經管。總理衙門不得越俎。奉

旨允准在案。若照奏定章程。臣等原不敢干預。惟事涉外國。臣等亦不敢引嫌自遠。稍存推諉之見。無如臣等向於稅務未請。臣文祥雖現任戶部侍郎。而一人之才力有限。恐知其一。不知其二。於稅務弊端。究難盡除。况釐定稅項。原係戶部專責。即使臣等代為辦妥。而戶部未經細為研究。其中

輕重未悉亦難隨時考覈相應請

旨飭下戶部諸臣將各口關稅章程悉心酌定由戶部主稿會同
臣等辦理至其中有須與外國相商之處則由臣等與暎
佛二國公使竭力辯論總之稅務章程易於滋弊必須破
除情面力洗積習庶外國商人不致有所藉口而各省吏
胥亦無從侵蝕中飽似此合力共成認真辦理或可杜其
流弊於

國帑不無裨益俟會同定章後其稅務稽覈考察仍遵奏定
章程統歸戶部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各口關稅現當開辦之初總理

稅務司赫德來京。所議章程。頭緒紛繁。實難洞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等語。現在辦理各口關稅。事屬創始。奕訢等未能洞悉流弊。自係實在情形。惟此次各口設立新關。與外國交涉。設一切章程。未能妥協。徒滋爭論。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戶部不能懸定。所有各口稅務章程。仍著奕訢等悉心酌議具奏。並咨令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妥為籌議。務各破除情面。力洗積習。以免外國商人有所藉口。

辛丑。

欽差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淳。奏竊等。於四月初二日。由吉林省城拜摺後。即日起程。前赴興凱湖。二十三日亥刻。

奏奉

上諭。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瀆。現派查勘俄國分界事宜。著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欽此。並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此次成琦等與俄國會勘地界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等自起程後。連遇陰雨。初五日夜。雪

厚寸許。山水陡發。所有新修橋梁道路。或被漫溢。或被沖

斷。以致節節阻隔。至所遇窩集。均在萬山之中。山嶺崎嶇。

樹木叢雜。路徑蜿蜒。僅通一線。查吉林至甯古塔。向遇深

秋。始通商販。春夏之間。行人絕少。此次等奉

命會勘地界。經察景瀆。豫飭委員伐木取道。無如深林落葉。常盈

數尺。泉水至此。壅遏不流。兼之雨水過多。盡成泥淖。等
誠恐有誤行期。督飭隨員人等冒雨跋涉。或陷於泥。或蹶
於水。呼號之聲。遠近相應。遂至十三十四等日。始抵甯古
塔城。因前途並無居人。狹達尤甚。需改用營帳馱載。設十
一臺。暫派弁兵。以通文報。計程五百餘里。每日陰雨連綿。
等日行榛莽泥淖之中。且天氣極寒。節已芒種。無異深
秋。地勢雖高。而潮濕特甚。糧臺轉運食物。馬匹不能多載。
僅敷數日之用。上下計口授食。極力撙節。冀免匱乏。每日
按站過行。二十八日酉刻。由三姓副都統。遞到俄國文字
及漢字照會各一件。等察其漢文。詞意尚屬恭順。當即

行文照覆。等二十九日。已行抵興凱湖西北。紮營守候。俟俄使到後。即會同查勘。惟由興凱湖至圖們江口。據委員查探。實無路徑可通。疊經等剴飭查照和約。按圖取道。迄今尚未稟覆。至由圖們江口至甯古塔。暨吉林省城。道路危險異常。雖設有臺站。黑夜不能行走。誠如

聖諭。若俟奏報後始行定句。則往返需時。且恐俄使不能久待。必致另生枝節。等再四熟籌。如俄使果能照依和約。與等會勘辦理。查定後。擬即繪圖作記。鈐用吉林將軍印信。與之互換。一面具摺奏聞。儻該使於和約之外。又生枝節。等即恭摺馳奏。請

旨遵行。

殊批知道了。事事總宜堅守和約。勿得稍涉通融。此次駁飭尚屬得體。細閱該國照會。文義雖不明晰。但恐該國先至興凱湖。任意侵占。在汝等未到之前。反以道路艱難。為體恤見好地步。無論如何梗阻。汝等必應至該處。以期兩國無爭。以後不致別生枝節。

成琦等又奏。前據甯古塔副都統。委令佐領倭和。在興凱湖一帶。探聽俄使消息。於四月二十六日。接據該佐領呈稱。探距興凱湖五六里許。有俄國人三十餘名。在彼砍伐樹木等語。等。因其聲敘未明。飭令速行查明。確切詳報。

茲於五月初一日子到。接到據該佐領稟稱。相距十一臺
二十餘里。地名快蕩必拉。有俄國人搭蓋房子三所等語。
稟覆前來。旋據該佐領來營。面稟前情。等語。詳加詢問。諗
悉所蓋房屋。係在興凱湖西北岸。查此次照依和約分界。
興凱湖迤北。係以烏蘇哩。松阿察。二河東西岸為界。若如
該佐領所言。即與和約不符。等語。已飛行照會俄使。總須
照依和約辦理。不得稍有侵占。
硃批知道了。

壬寅。察哈爾都統慶煦。副都統廉玉奏。四月二十日。據著
張家口管站部員餘順詳稱。護送俄囉斯信匣到京之委

章京索諾木多普端等報稱。有攜回俄館修士固理致寄
俄商信包一箇。呈送覈辦前來。等語。以俄國往來信包。有
無經由蒙古人便。私相授受之案。恐此端一開。嗣後伊等
信件。均不報官。往來私寄。漫無稽覈。易於別生枝節。當將
原信由五百里咨呈。飛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辦妥益。
再行遞回。轉交俄商具領。等因。去後。是日晚間。即有俄商
數人來司。以蒙語探詢前往。經承辦委員等。明示前情。伊
等去後。次日復來。據稱求一字據為憑。以便將來對伊商
目等語。當飭承辦處。將該俄館私寄信包。不惟真偽。難辨。
且與中國體制不符。業經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固

理查詢。候咨回時。即行飭伊具領之處。用蒙文給示諭一
張。該俄商遵照持去後。於二十五日。又來探詢一次。亦無
他說。是月二十六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前項俄
信。交理藩院咨覆俄館。因理不按舊章。礙難發驛。將前項
俄信。仍交固理。託詞帶信人中途患病。經地方官將原信
寄回等因。飛咨查照。勿致漏洩等因前來。當經^等將俄
商曾來探詢前信。已令承辦各員明白告知。繕給蒙文示
諭各節。縷細備文呈覆。又同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
開。查俄商進京貿易。與條約不符。但係遠道而來。在口未
能銷售。必致虧折。轉不足以示體恤。該商既有赴津之請。

而天津又係通商之區。自當權宜辦理。以恤商情。惟因理
已經寄信該商。著令其由口赴津。如該商等置辦物件。在
覓人夫馱腳。攜貨起程。無再阻滯等因。並粘鈔回理。譯其
原信彙一件。咨行前來。復經等據咨豫劉萬全縣知縣
並飭該縣移會前途一體遵照。仍備文呈覆。各在案。嗣於
五月初一日。有俄商二人來司。經承辦各員接見。該俄商
等以蒙語稟稱。伊等不日分起攜貨赴津。該國商人尚有
續行來口貿易者。伏乞飭知本口商民等語。經承辦各員
等。曉以此次來口。係我

皇上體恤爾國誤會文義。是以准將此次商貨在口銷售。何能說

及後次。公事各有定例。非若買賣可比。該俄商等首肯而去。旋據委員佐領什貢布。馳騎校祿彭等報稱。據俄商米勒差額里善。通事漂塔爾面稟。我們所帶貨物。現准前赴天津貿易。今由東光裕驛行。雇了騾馱六十箇。由德和店驛行。雇了騾馱一百一十箇。共貨三百五十四包。馱至通州卸腳。自五月初一日起。陸續起身。商夥共十一人。赴津。其漂塔爾一人。仍回我們俄囉斯國等語。職等查得該商貨物。於初一日。馱運六十騾。商夥二人。用騾轎二乘。車一輛。初二日。馱運五十七騾。商夥四人。騾轎一乘。車二輛。初三日。馱運五十三騾。商夥五人。騾轎三乘。車一輛。分起去。

訖。其漂塔爾一人。隨後即行出口回國等語。稟報前來。除
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案外。理合附片奏

聞。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七十九之八十

籌辦是務始末卷之七十九

咸豐十一年○辛酉○五月○癸卯○山海關監督福瑞奏○竊○粵於
四月二十三日○接奉軍機大臣遵

旨傳諭到關○粵謹遵於二十五日○自關起程○在途次接准駐紮牛

莊管理英國事務領事密迪樂照會○內稱○據英國派上海

總譯官密迪樂○前往牛莊等處○辦理領事事務等因前來○

粵即兼程前進○五月初三日抵牛莊○定於初五日前往英

國領事公館○會見密迪樂○議及所定通商事宜○均按和約

條款遵辦○粵隨時出示曉諭店棧商民人等○遵照所定和

約條款○及一切通商事宜辦理○以期日久永遠相安○伏查

到口洋船十數隻。所載貨物均與上海執照數目相符。現
在該口商民安堵如常。海疆平靜。

硃批知道了。

乙巳。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竊。粵前經咨照山東著
撫臣清盛。會商開辦章程。祇以二三月間。大股南檢。竄擾
東境。商賈戒嚴。外國商船亦開風而裹足。一切通商章程。
礙難籌辦。嗣據山東登萊青道崇芳。候補知府董步雲。登
州府知府戴肇辰等稟稱。並開具商辦條陳。請裁前來。粵
詳加覆覈。該道等所議章程。雖係因地制宜。惟與條約新
章。多有不符之處。亟應妥為酌辦。當即批飭另議。一面咨

高山東撫臣譚廷襄。並恐該道等。於現在新章。未能熟諳。轉致遇事窒礙。查登州一口。又與牛莊情形不同。尚無監督。亦未設關。現今開埠通商。事屬創始。必須公正廉明。熟悉情形之員。常川駐紮。方足以資治理。等語。駐津郡。糧長。英及。竊慮。呼應不靈。查總理王大臣奏定章程。准令派員前往。現查有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人品端謹。辦事精細。且該員籍隸山東。熟悉該省海口情形。以之調赴登州。會同登萊青道崇芳等。悉心籌畫。相機辦理。實足收指臂之效。業經。督咨。青直隸督臣文煜。劉調。來津。將現辦新章。面為籌商。於四月中旬。飭令。迅赴登州。並咨。會山東撫臣。責

令該守會同崇芳等實力舉辦。且慮開辦之初。事務煩冗。復入剝調直隸候補知縣袁文陞。河工候補縣丞曲紀官。隨同王啟曾差委。並稽查沿海卡屬。及上海驗貨發單等事。至應派通事。並外國稅務司。現已與英國人李泰囑所奉之代辦總稅務司赫德商酌。一二人前往。幫同徵稅。庶不致日久滋弊。惟查外國商船由閩廣上海而來。往往先到登州停泊。該口商賈輻輳。中外雜處。一切事務較繁。恐一人耳目不及周舉。相應稟懇

天恩。飭下山東撫臣譚廷襄。轉飭登萊青道崇芳等會同李派往之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認真妥辦。庶於撫綏地方稽徵

稅務兩有裨益。至奉天之牛莊一口。本有山海關監督。經理稅務。惟各國商船進出。難免商民水手與內地民人構釁。一切交涉事件。必得隨時防範。查有候補知州馮繩武。直隸候補府經歷張元熙。均在總理衙門。並隨武備院卿恆祺。及督當差。熟悉外國情形。亦經督劄調該二員。於四月中旬前赴牛莊。並咨明。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暨山海關監督。就近差遣。責成會同地方官。暨稽查彈壓。俾免滋生別釁。

論軍機大臣等。崇厚奏。山東登州新開口岸。遴委委員前往會辦。一摺。據稱山東登萊青道崇厚等。所議通商章程。雖係因地制宜。

定與條約章程多有不符之處。並恐該道等於現辦新章未能熟諳。現派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等赴登州。請飭韓廷喜轉飭崇芳等。會同安辦等語。登州開埠通商。事屬創始。於中外交涉事件。必須遵照條約新章。妥為籌辦。庶各國商民不致別生枝節。著韓廷喜飭令登萊青道崇芳等。俟王啟曾到後。即會同該員將一切通商事宜。悉心籌畫。妥為辦理。令地方稅務兩有裨益。毋得稍存畛域。致滋流弊。

崇厚又奏天津設立新關以來。一切事務紛繁。兼以郡城內外海河兩岸。喫味兩國。兵未撤淨。自大沽海口。至城南紫竹林新關海河一帶。相距二百餘里。商船卸貨。搬運到

關沿邊均須彈壓防範。前經奏明遴委正雜各員。分口稽
查。嗣奉戶部轉咨。業經覈覆。奉蒙

允准在案。等已節次咨會直隸督臣。先後劄調直隸候補知府長
啟。并用知府南皮縣知縣賈學曾。候補理問何道曾。候補
縣丞程錦雲。嚴長生。候選府經歷高從望。候補府經歷童
臣麟。候補鹽大使許之泰。到津差違。並劄派海防同知姚
經陞。署天津縣知縣張餘慶。該員等或駐紮海口。發單報
驗。或監視新聞。勾覈稅課。或分赴各卡。稽查驗放。或會同
領事。彈壓商民。數月以來。尚能實心任事。且皆係去年隨
同辦理撫議事宜。於中外交涉等事。亦俱深悉。以之分飭

辦理可資得力。當督飭該委員等。事事認真。不令始勤終怠。致有遺誤。仍隨時詳加訪察。不敢稍涉瞻徇。所有督遵飭劉委各員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壬子。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因布圖艾林波。送來條約內。有駐京一條。當將商辦阻止情形。附片具奏在案。本月十六日卯刻。據營弁稟報。十五日酉刻。有布圖人三名。帶同跟役二名。馬二匹。衣箱二隻。進廣渠門。弁兵攔阻不服。即進城住西河沿東慶

豐店店主恐其滋事不敢爭論正在查問間次日該外國人已進正陽門直入映館間壁補國將軍奕權之空宅居住等語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即派即補主事成林前往駁斥該員尚未前往適呀吐者已來公所謁見王言艾林波私自遣人來京甚為非禮若所來之人係兵役人等猶可恕其不知禮義今來者係屬布國官員尤屬不遵條約必應將其通商換約各事悉作罷論以示懲儆該公使於臨行時復微露艾林波亦有私自來京之語並居住奕權宅內係俄國主使各等語臣等依派候補參領長善前赴俄羅斯館與國理面論深斥其非國理亦以艾林波

為不然而住居宅內。則稱係該館內學生柏林。派人同往。適奕權不在宅內。又無眷屬。該布國人稱。既有此空屋。又與俄使各館相近。暫住極為相宜。即將行李搬入等語。經長善反覆駁斥。因理亦無可置辯。惟以不能約束柏林為詞。臣等因布魯斯與英法各國係屬私親。恐其從中作祟。臣文祥。即於是日未刻。親赴英法各館。晤見噶魯斯。責以艾林波私自遣人來京。該國既不知禮。中國亦不能以禮相待。非遞解回津。恐該國不知警畏。並告以艾林波。如或來京。各城門已派兵攔阻。儻敢妄自尊大。不服攔阻。毆打官兵。彼時儻若喫虧。不得謂中國無禮。噶公使見臣文祥詞氣。

情怒。即稱現在來京之人。既係布國官員。若遞解回津。則該國似乎有失體面。不如照會艾林波。令其迅速請回。儘再不同津。自當憑中國辦理。至艾林波私欲入京。如有總理衙門照會。必當設法阻止。臣文祥即乘勢允其所請。以為轉圜地步。次日噶魯斯勅。及布國人。先遣一名回津。以阻其入京。臣等揀派馬弁押送同行。伏查此次艾林波私自遣人來京。非獨俄國與之朋比。即暎國亦難保不與通同一氣。況暎國與布國私親。尤必互相呼引。但折之以理。則俄暎佛三國均無可為之置辯。是其情雖免域。而尚不能不服理論。若竟遞解回津。則激之使怒。辦理亦屬違

當○臣等即照噶魯斯之語○照會艾林波○一面飛咨崇禎○令其責服艾使○並由臣等繕給哄哄兩國照會○恭諭艾林波之非○雖該管弁等○所稟強毆店主○強占住宅各情○未必盡實○而臣等即據稟添入照會內者○蓋欲使該國主知艾林波之辦理未能妥善○不敢藉詞構釁○且使他國亦知所警戒○嗣於二十日○據地方營汛各官面稟○布國在京人○於寅刻出城回津○臣等仍飭差弁○跟蹤前往○查艾林波現既如此肆行無忌○而噶魯斯又有將通商悉作罷論之語○原不難借此將十年後駐京之事抹去○惟持之過嚴○難保不另生枝節○况噶魯斯之語○是否兩邊見好○從中愚弄○均

難豫定。是以仍函致崇綸等。妥為相機辦理。俟艾使接到照會如何情形。再定辦法。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人奏。正在具摺間。接據崇厚等來函。內稱。艾林波私自遣人進京一事。經崇綸等當面嚴詰。該公使無可解說。惟有深自引咎。聲稱於該國人回津時。必當根究懲辦。特赴崇綸等公署謝罪。呈稱即寫照會申明原委各等語。是艾林波自知其非。已可概見。乃越日辰時。復據崇綸等來函。並鈔錄艾林波照會詞氣。崇厚與晤見崇綸等言詞。迥不相同。臣等並囑崇綸等。該公使虛驕之氣。必暗有

人指使。但其技無可施。自必仍然帖服。艾使本有進京之舉。現在尚留天津。其詞雖強。而心已近。然通商換約。及住京各層。固不可徑許。以改輕視之心。亦不可拘執。激成事端。總宜相機辦理。剛柔悉協其宜。方於事有益。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南營將弁稟稱。五月初六日。有外國人一名。在打磨麻其泰店居住等因。當經臣等派即補主事成林。前往哄佛兩國詢問。據稱。並非伊國之人。此來殊屬非禮。該員復至店中查問。據稱。係喇嘛國人名古路吉。由上海來京傳教。並呈出上海道吳煦印信執照。內寫前往直隸奉天石島等處傳教。即告以喇嘛國並無來京傳

教條約。况執照內。亦無准其進京字樣。何得擅自前來。即應迅速出京。以免究辦。古路吉仍復狡執不去。臣等劉飭順天府派員會同成林帶領營弁。犂犂將其押解出京。古路吉見此情。勢難狡賴。但求免解。懇祈自行回津。旋於十五日起程出京。臣等派員暗中沿途跟蹤稽察。並一面函致崇厚。不准令其在津逗留。茲據崇厚報稱。古路吉業已抵津。僅仍久留。即由津解回上海等語。臣等查荷蘭國並未設立條約。何得遽行進京傳教。上海道吳煦何以給與執照。業經行文江蘇巡撫查明。俟咨覆後。再行辦理。現在新設通商各岸。外國人紛至沓來。

京師去津不遠。豈可漫無限制。致滋事端。臣因照會英佛各國公使。如該國人進京。必須由領事報明地方官。給與印信執照。方准城門放進。否則即行攔阻。照會去後。英佛各公使亦已准行。隨知照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崇文門。一體遵照辦理。並行知各省督撫。凡未設立條約之國。及有約之國。而並無執照者。均不准任其在內地游行傳教。現在布魯斯國私自來京之人。尚能驅逐出城。亦緣據先照會英佛二國。是以該使等不能代為護庇。

硃批知道了。

癸丑。

欽差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瀉奏。羅努等。於四月二十九日。行抵興凱湖。於五月初二日。將營守候。及照會俄使。緣由。恭摺奏報。初四日。有俄國通事伊旺吉雅那幅。來營報稱。該國使臣。已於是日。未刻到興凱湖西北岸奎屯必拉安營。旋據佐領倭和而事。該使臣。紮營處所。距努等住處三十餘里。於湖岸安設大墩一尊。大槍三十餘桿。隨來俄兵不知確數等語。努等。以中國既與該國和好。似宜以禮相待。當於次日。專差弁兵。以牛羊白酒茶葉等物。致送。並於初六日。飭隨帶司員章宗等。先往該處探問。並面商一切。乃該使臣禮貌甚抗。但稱必須與努等相見。方肯與議。

旋遣通事朱營以羊酒糖果酬謝等即而見通事定於
初八日在達達泡地方距該國公使住處十餘里安營而
高詎該使臨時托故不到僅遣通事伊旺吉雅那幅及隨
來之俄首圖爾賓來營回話等善言達還復因連日落
雨道途難行乃於十一日率同司員章京等至奎屯必將
該國公使營內相見當照依和約地圖悉心指示該公使
執禮尚恭惟和約內載白稜河名目編查吉林所繪各圖
暨早年所存之通省全圖止有白珍河並無白稜河即上
年俄使伊格那提業幅在京所進地圖僅有白志河亦無
白稜河字樣惟和約內稱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再由白

殺河順朔布圖河云云。兩相考較。是白殺河。應在興凱湖西南。與白珍河及白志河部位。尚屬符合。該國使臣。強以奎屯必拉達北之分支小河。指為白殺河。按其部位。係在興凱湖西北。顯與和約地圖。均屬相悖。等督飭司員章京等。據理駁詰。該使臣亦無可置辯。乃該通事伊旺吉雅那。幅及俄首圖爾賓。於十二日未刻。未營。並據朱照會一紙。語句不甚可解。而察其命意。不特不認白殺河之誤。轉欲將松阿察達西之穆揚河。作為公共之地。查興凱湖距甯古塔五百餘里。穆揚河距甯古塔僅二百餘里。是欲於和約之外。妄生枝節。查上年所定和約第一條。係該國原

夫○並未增減一字○其所繪地圖○亦由該國以紅色分界○乃
圖○爾濱堅攝和約地圖○均可不必照依行事○存心狡詐○貪
得無厭○尤出情理之外○該謹將照會原文○成○進呈

御覽○等○等現約核國公使○於十五日午刻來營赴宴○以便悉心開
導○而商一切○聽期按照和約地圖○秉公查勘○不可稍有歧
誤○謹將與凱湖形勢○摘要繪圖○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甲寅○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
奏○茲據駐劄俄囉斯托羅依察克薩普薩奎城之固畢爾

那托爾德斯坡持剛諾斐赤。遣員西西瑪哩普。各送等
公文一角。據稱。因恰克圖部院章京。勸阻本國商人貿易。
經界官那木薩爾。在固畢爾那托爾前申訴。為此持遣員
西西瑪哩普。面見大臣。告知前情。祈照本國商人所請。毋
庸勸阻之處。飭下部院章京施行。如大臣等不行飭部
院章京。仍前勸阻。殊多未便等語。經等面見俄囉斯官員
西西瑪哩普。據稱。遵照在京設立條約。本國商人在庫倫
地方貿易。懇請由大臣等。毋庸勸阻。轉詳伊國。因畢爾那
托爾德斯坡持剛諾斐赤等語。等。當即以
欽派大臣和碩恭親王。與伊國大臣伊格那提業幅等。會擬刷印

互換漢字條約。各處該地方按款遵辦。其條約中僅令伊國商人。經過庫倫。貿易雜貨。並未奉有常至庫倫。永遠貿易之詞。是以恰克圖部院章京。遵照原約辦理等詞。向彼開導。俄羅斯官員。西西瑪哩善。俯首無詞。等語。查俄羅斯新定互換條約內。並無在庫倫地方。永遠貿易之詞。今伊國固畢爾那托爾。務於條約之外。肆意而行。等語。相應請旨。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體察案內。不可令俄羅斯商人。於條約外。任意久駐庫倫。永遠貿易。可否轉諭伊國大臣伊格那提業福。嚴飭伊國固畢爾那托爾之處。伏乞

訓示遵行。

色克通額等又奏。茲據駐劄俄囉斯托羅依察克薩普薩
奎城之國畢爾那托爾德斯坡特則諾斐赤。由恰克圖咨
送努等公文一封。據稱。在京擬定則例十三款。我國使臣
等起程出外。在恰克圖。則前期由界官廓未薩爾知照部
院章京。在京。則由俄囉館知照軍機處等語。並未定有派
員護送等事。而我國亦毋庸派官兵護送等語。所有由恰
克圖派部院領催管驛圖薩拉克齊。及由庫倫派圖薩拉
克齊官員護送之處。徒勞驛站。毫無裨益。嗣後我國使臣
等赴京。驛站章京昆都等。自能護送。毋庸另行派員護送。
請俯准所請飭辦等語。努等伏查據俄囉斯國畢爾那托

爾將端各請該使臣等毋庸派大員護送。顯係意外要求。更恐別滋事端。僅伊使臣等毋庸派員護送。僅飭驛站章京昆都等末員護送。恐外國使臣等爲滯驛路。不免滋生事端。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嗣後俄羅斯往返經過使臣等。務須照常派員護送。可否轉行俄羅斯大臣伊格那提業幅。在該處曉諭之處。伏乞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商欲在庫倫常川貿易。並該國使臣進京。懇請毋庸派員護送各一摺。上年與俄國續

定條約內載。有該國商人經過庫倫等地。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並准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教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並無准在庫倫常川通商之語。今該國欲由恰克圖至庫倫貿易。郵院章京。毋庸攔阻。條約不符。經色克通額等阻止。該夷雖已辭窮。仍恐任意久居。著奕訢等。諭知修士固理。行文伊犁。那提業幅。以該國商人經過庫倫。如有零星貨物。應照條約。准其銷售。僅欲設立行棧。永遠在該處貿易。則是顯背和約。中國礙難允准。至該國使臣。赴恰克圖。及進京。向派官兵護送。原以防其任意行走。今該國以驛站章京昆都等。儘可照料。毋庸派員護送。亦與向章不符。恐滋流弊。並著奕訢等。令修士固理。

行文伊格那提業幅。說翰澤諾變去。遵照辦理。毋任狡執。色克通額等清字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乙卯。

欽差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瀟奏。竊努等自與俄國公使會齊。連日面商分勘事宜。因該使強指金屯必拉分支之小河為白駿河。又欲由松阿察開通穆楞河。意圖展占。願與和約地圖相悖。經努等於十五日據實具奏。並聲明本日約該使來營赴宴。以便悉心開導在案。拜摺後。於距努等行營三里許。支搭帳棚。率同司員章京等。僅帶親隨數人。在彼守候。該使於午刻帶俄兵數十名。整隊而來。努等以

禮相接。該使即將槍兵向營門排立。按刀而入。意在脅之以兵。努等瑜以。

皇上恩信。宜知感激。上年和約地圖。俱由該國進呈。

皇上俯念舊好。准其分界。係與該國有益之事。若再生枝節。是違約悖圖。斷難商辦。駁詰再四。初尚執執辭色甚厲。並欲於琿春東岸。設卡蓋房。將琿春作為公共之地。經努等設法開導。反覆譬喻。該使始覺理曲。通事傳言松阿察西岸。仍照和約。移楞河琿春。迤來蓋房。約定在所畫紅色之內。與凱湖北岸。亦不侵占。惟約內直至白稜河一語。仍堅稱全屯必拉分支之小河。伊名土爾必拉。即係白稜河。並稱上

年和約俄囉斯字實寫土爾必拉其和約現存軍機處如
查無土爾必拉字樣該使等願以首領相償努等答以和
約地圖所無不能擅增即有俄羅斯字中國人亦無從認
識該使堅稱白珍河徧於向南由松阿察河源並非直至
所論尚屬近理努等復詳閱地圖相度形勢如中國國內
所載白珍河方向徧而東北流匯西顏河入湖而俄國所
進圖內之白志河係在白珍河東北流稍東匯勒富河入
湖是白志並非白珍亦無疑義該使堅以俄羅斯字和約
所寫土爾必拉即係白稜河努等舉其詞色似屬確鑿若
俟行查後再行定議不惟往返需時即該使之意亦不能

久待。並據佐領倭和事。探得該儀。又於全屯必拉西北
峰。密山至穆楞河一帶。丈量地畝。列土立堆。插牌為識。誠
恐又生枝節。努等悉心商榷。即按照和約地圖議定。由松
阿察。道與凱湖。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其湖之北岸。仍屬中
國。該使意已允從。惟言由此取道至瑚布圖河。順輝春河。
非山林叢雜。即河水漲阻。荒僻危險。莫知遠近。兼以大雨
時行。泥深數尺。實難行走。擬在與凱湖行營。照依和約。將
地圖內未分之界。用紅色畫斷。作記繪圖。鈐印。應立界牌。
各差小官。暨立等語。努等查與凱湖至圖們江道路。屢經
努景浩。飭令員弁查勘。先後結報。並無路徑可通。在案。努

等尚未深信。仍責令查探設法取道。毋許推諉。今既與該使所言尚屬符合。若強約該使前往。設道途阻滯。糧運不濟。轉致遲延時日。於事無益。等語。不揣冒昧。祇得從權。允於興凱湖行營。照依該使所言辦理。定局後再行恭摺奏報。

硃批知道了。祇得如是辦理。

丁巳。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由於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遠散之潮勇。從逆之漢。

奸窺見

國家兵力不足。句結煽惑。乘間抵障。一發而不可驟制。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是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而其害則實相因。臣等自去秋辦理以來。為保全大局。極意羈縻。雖哄沸漸見信服。有暱而就我之意。而為

國家謀久安之策。則防患正不可不深。伏思外憂內患。至今已極。譬諸木腐蟲生。善治者必先培養本根。本根固而蟲賊自消。臣等辦理外國各事。不過治其枝葉。而蟲賊未能

查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請

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國船礮並請

派大員訓練軍兵。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制於人。然購買船礮
之議。曾國藩等現在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孔
亟之時。何可再事因循。自誤。昨任京後。臣等屢次於接晤
時。窺見各國心志不齊。互相疑貳。是以彼此牽制。未敢逞
志。即如俄羅斯侵占吉林等處邊界。英佛兩國均以為非。
蓋其意恐俄國日益強大。不獨為中國之患。即伊等亦不
能不暗為之防。臣等探聞英法兩國。本有與粵逆兩不相犯之
約。佛國非欲勒賊以誇其勇。而為英法所制。亦不敢自主。

迨本年三月間。已頃噴自長江水京。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官文。曾國藩。胡林翼等。水陸各軍。紀律嚴明。望而生畏。惟餉項不足。船。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伏查外憂與內患。相為倚伏。賊勢強。則外國輕視中國。而狎侮之心起。賊勢衰。則中國控制外國。而帖服之心堅。自臣等籠絡。嗾。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就而睡我。若不垂來此時。卧薪嘗膽。中外同心。以滅賊為志。誠恐機會一失。則賊情愈張。而外國之情。必因之而肆。臣等晝夜焦思。忘寢廢食。前聞卹鈔。知楚軍甚為得手。安慶大獲勝仗。如能指日克復。臣等以地勢料之。則曾國藩必規畫徽甯。為分

道進勦蘇常之計。胡林翼必規復桐廬。為沿江掃蕩之謀。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間並無堵截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勦。則江北似形喫緊。北路必受其衝。臣文祥曾記上年五月間。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師。不能得手。雖不能悉行記憶。而其一則由江北造船。保護裏下河。以取金陵之說。但造船必須先設船廠。購料興工。已非年餘不成。自不如大輪船。勒辦更為得力。第南省雖舊有二隻。惟詢據赫德則稱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是利器已廢。未免可惜。臣等復詢問大輪船價值若干。能否購買。據稱伊國大輪船一隻。大

者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大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槍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之者。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雇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舵。司礮。而中國雇用外國人。英俄亦不得攔阻。如欲購置。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臣等告以庫款悉有常經。豈能籌此鉅款。赫德因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遞之單徵收華洋各稅四十五兩外。於進口後。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

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處可
增銀數十萬兩。此項留為購買船礮。亦足裨益。臣等伏思
赫德係英國之人。若謂暹我而輸情。亦難遽信。惟賊匪既
平。則商賈暢旺。於洋商豈無裨益。所擬印票之法。果能於
各口無礙。似屬可行。至先給一半銀兩。購辦船礮。若謂恐
其領銀後。不知所往。臣等料該稅務司。正在力圖取信之
時。斷無慮此。現在赫德已回天津。臣等令其將船礮洋槍
價值。分晰開單。先行呈遞。惟此事如蒙

俞允。臣等擬將價值奏明後。即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
款購買。俟將來洋藥印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款。並給赫

德劉久令其購買運到時即交廣東江蘇各督撫在內地人學習駕駛熟習後再駛入大江惟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各事宜應請

訪下官文曹國藩胡林翼等預為熟計一俟運到即請

旨辦理總之兵貴神速不容遲緩若令速購船礮則約計明年四月可以到齊僅失此不圖戰勢既難逆料即埃佛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矣昨帶國呀吐嘴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總理衙門給劉令其購買船礮伊即稟請國主代為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即行扣還等語其意雖為見好而其言未可盡恃但未便遽行拒絕使其心存軒輊如伊

必欲請解時亦須先與言明價值。今其代解一半既俟運到後其價值再行的量解。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因關稅開辦之初總稅務司赫德來京應議各節奏請

飭下戶部諸臣悉心酌定。會同臣等辦理。旋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恭親王奏新籌奏各口關稅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服。伏查稅務一項不獨有關

國帑。且有繫於撫馭大局。臣等以事當創始。又為中外交涉。最要之端。是以竊懇

飭下戶部諸臣。分同商酌。嗣奉

諭旨。仍著臣等悉心酌擬具奏。並咨會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妥為籌議。臣等當於赫德來謁時。先就稅務大概。與之講求。嗣後呈遞章程七件。專呈二件。內稱各節。有臣等未經議及。或議及而未盡符合者。其章程內最關緊要之件。則洋藥內地貨物兩端。洋藥一項。臣文祥。雖曾與議。而臣奕訢。臣桂良。皆非原議之人。應請

飭下原議諸臣。查照赫德所遞洋藥各口情形一單。及洋藥票呈一件。另行妥議。其內地貨物一項。則出口應納稅項。已於條約稅則。載有明文。惟出口而復進口。則條約稅則。未經

明晰而牽混之語甚多。流弊尤難枚舉。如果籌計稍疏。恐奸商避重就輕。不惟虧關稅之額。且積奪商民之生計。臣等日與赫德反覆詳論。擬將內地貨一項。凡出口而復進口者。仍令其照內地過一關納一關之稅。赫德亦極以為是。但稱恐該國公使不肯如此辦理。臣等當又函約噶嚕噶噠。於二十二日前來會晤。將稅務各節。面為詳議。惟內地貨一節。始頗據條約稅則。各處牽混之語。執意堅拒。經臣等再三駁辯。赫德亦從旁慫恿。而噶使始請臣等。新給與該國及佛國照會。以憑向洋商商辦。臣等當給與照會。聲明扣二成一項。除出口之稅。照約辦理外。若出

口復進口之內地貨仍應完稅如完一正稅准其扣歸二成如完一半稅應不扣歸二成無論正稅半稅納清後仍一關納一關之稅現在該兩國尚未照覆前來臣等以此項貨稅為內地關稅大宗最易致影射偷漏之弊是以不俾繁難極力挽救若能照所議辦理既可杜內地商民勾串洋商情弊且可杜外國人紛紛入內地通商藉端啟釁蓋不僅於稅務大有裨益也惟粵省漸始頗堅執雖尚就我執國允為高紳此中撮合之處則赫德為力居多赫德雖係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通理且會同總務司新條甚難是以尚肯從中由力奏祈通奉俾似身

有可採取之處。然臣等不敢遽以為憑。仍於另片聲明呈覽。並將所遞各件。暨臣等給英佛照會飛咨各口通商大臣先行體察情形。詳達覈覆。

米親王等又奏。再赫德所遞清單七件。事呈二件。臣等詳加查閱。大抵為各關現當開辦新章。必須釐定章程。以期稅課日增之意。其單內所開各款。半皆條約中應行之事。臣等前於赫德來公所請見時。與之逐層辯論。今所遞各單。雖未必盡屬可行。然其言尚不無可採。謹將清單及稟呈內所陳各事宜。分別辦法。恭候

欽定。

一長江一帶通商一款。據單內稱。起貨下貨。均在上海。做
納稅餉。其鎮江以上。漢口以下。准商人任便起貨下貨。鎮
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立之關。如此辦理。於
稅務不致偷漏減少等語。臣等查長江一帶。賊匪出沒無
常。若該商定意走私。實難設船查禁。固宜於總處納稅。以
免偷漏。然設今在上海總納稅餉。准其任便起卸貨物。又
恐漫無限制。仍應由江蘇巡撫薛煥。詳酌地方情形。妥議
咨覆辦理。

一外國船載運土貨往來一款。據單內稱。洋船載土貨出
口。則中國無從徵第二次稅。若復進別口。輸納子口稅。似

無不公平等語。臣等查復進口之內地貨條約稅則內原
無作何辦理明文。而洋商販運內地貨。由此口運進彼口。
亦無禁止專條。是以奧赫德辯論時。原欲稅課稍重。即可
免華商影射。及洋商貪入內地各事。及赫德所議。僅加一
復進口之子口稅。而又無子口稅外。連關納稅之語。所以
照會英佛國。擬今內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稅。准扣二成。
若完一半正稅。不扣二成。完清之後。仍連關納稅。此說未
知能否如議。應俟照覆到日。再行裁辦。
一子口稅一款。據單內稱。欲徵收子口稅。須擇一緊要處
所。設立關卡等語。臣等查此係專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

而言。非土貨出口復進口可比。自應在緊要處所設卡徵收土貨出口。以憑卡准照為憑。洋貨進口。以入卡准照為斷。總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即有一子稅。辦法不取周詳。庶稅課可期充裕。此項子稅。既為條約中應行之事。且係內地稅。可以不扣二成。應令南北通商大臣妥籌辦理。

一洋藥各口情形。一欵據單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即令人隨意保私漏稅。現有兩項徵法。一條進口時徵一次重稅。即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另徵別稅。一條進口時按則徵收洋稅三十兩。

再徵華稅十五兩。唯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不再重徵。俟出本府之境。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臣等查洋藥為洋貨之大宗。稅則內本有徵收進口洋稅三十兩。後一經離口。任憑中國辦理之語。况前據噶嗎喇稱。上海設局抽釐。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徵銀五十兩。與條約內明又相謬。大為商民不便等情。經臣等行查江蘇巡撫去後。旋據咨覆。洋藥進口。每百觔徵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徵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徵之洋商者。僅止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徵之華商。與洋商無涉等語。是以臣等前與赫德論及。總以由中國任意徵稅為是。而赫德

則謂洋藥稅不可太重。上海現在辦法並無起色。如照該
稅司辦法徵洋稅銀三十兩。徵華稅銀十五兩。猶恐不無
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祇有六萬箱計
算。若照內地辦法。另徵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更慮有
名無實。走漏愈多。將來保私繞越。恐所徵者尚不如每百
兩僅徵四十五兩之多。於稅務大有關係。臣等與之反覆
詳論。赫德則總謂收稅愈重。則走漏愈甚。若藥稅稍減。則
徵藥之稅雖輕。而納稅之藥必鉅。所言雖屬有理。但臣等
非盡係原議之人。是以請由原議諸臣另行妥議。至通商
本口。作洋藥生理者。或令請領字號招牌。或令呈明請領

印票執照各節。據稱於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無涉等語。是否窒礙之處。應由南北通商大臣。斟酌情形。咨覆辦理。

一鹽餉一款。據單內稱。廣東私鹽。與私貨同路進入。應設巡船禁止繞越走私。粵海監督。並廣東鹽運司。會同合辦。聲氣相應。奸商即無所施其詭計。每缺各出十餘萬兩經費。而

國課可增五十餘萬等語。臣查廣東鹽運司。及粵海關。均有例設巡船。向係各司各職。並無會同緝私之舉。且甚至保私亦所難免。今若同力合作。一同巡查。使奸商不得走私。

自可期

國課日見增加。但會同出款進緝。事屬創始。其中有無窒礙。難以懸斷。應由廣東督撫。會同鹽運使司。粵海監督。妥速裁議。咨覆辦理。

一、通商各口。每年應收洋稅銀兩一款。據單內稱。每年各口洋稅。通共一千零六十八萬兩。僅以該賦匪滋擾較甚。則貨物難於銷售。稅餉自不及此數。如各省均已平靖。則稅餉自必有增等語。臣等詢之赫德。據云。以現在光景計算。中外均非實心辦事。而收稅之法。又祇知加重。不知仿私。如照伊所議。則十萬兩之數。似不難辦。然此究係赫德

一面之詞未敢遽信。至所開稅項船鈔。津滬一處。詢據云。船鈔不過十分之二。臣等已令赫德。於每月將所收各稅鈔。逐款分晰開單。呈報總理衙門。以憑查覈。至單內所稱不發免稅單。改發存票。但恐將來有弊等語。臣等向赫德駁詰。據云。若改發存票。而該商竟將貨物到無關處售賣。則既不能徵收稅銀。而下次載貨進口。又得免徵。豈不與稅項有虧。其言似尚近理。至免單一項。臣等前擬。如此口收過稅銀。而該貨運別口銷售者。如不能停止免單。其稅銀仍應撥回別口。即使此口已經動用。亦將數目報明。作為別口稅課。以免此盈彼絀。惟天津洋稅。係提作京餉使

用。所有各口代收。遞天津關稅。仍將代收之項。除扣二成。外。儘數解運。

京師。曾經奏明在案。現與赫德議定。洋貨照約。仍發免稅單。即擬照前奏辦理。其洋商販運內地貨。今已議令於復進口之時。照舊納稅。自無須發給免稅單。以示區別。現擬行知各通商省分。照議辦理。

一、通商各口徵稅費用一款。據單內開。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零。臣等詢之赫德。據云。各口稅務司。責任甚重。一切費用。不可減少。若少。則所用之人。必為奸商所買。等語。臣等聞從前。李鴻章。在上海充當總稅務司。每年費用甚

鉅而所徵之稅倍之。今若每年添稅，豈能日見興旺。各口稅務司均能差別弊端，幫同各海關結真照理，自應厚給薪俸，以酬其勞。唯單內所開各項人等名數，及應給銀數，是否均屬允協，應令南北通商大臣妥議章程，會商裁辦。一另立洋藥一款，據案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輸納銀五十兩，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等語。臣等因廣東省設有釐局，部中必有案可稽。當經行查戶部，據覆廣東三水、高要、南海三縣自咸豐八年四七十月等月設廠開辦起，均至九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銀五十一萬三千餘兩。前項釐捐內有無洋藥釐金在內，無從查覈。已

由部駁令該省詳細造報等語。惟所稟抽釐與關稅有礙。是否實如其言。應由廣東督撫據實查明。併由原議諸臣另行議奏。

一另呈粵海關茶葉稅餉一款。據稟內稱。私到澳門漏稅之茶葉。日見其多。而海關稅銀較少六萬兩。再茶葉每百觔。稅銀二兩五錢。抽釐局只徵五錢。即可任商繞越走私。而商人有二兩之利。無一肯到關納稅等語。臣等行查戶部。據覆前項釐稅內。有無茶葉釐捐。無從查覈。已由部駁令該省詳細造報等語。至茶葉抽釐。是否有礙關稅。應由廣東督撫查明聲覆。再行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覆陳稅務事宜。併赫德呈遞清單。及票呈內所陳各事宜。分別辦法各摺片。覽奏均悉。所有長江一帶通商。在上海總納稅餉。徵收子口稅。設立關卡。及請領印票執照。通商各口。每年應收洋稅銀兩。各口徵收費用各款。本日已諭令薛煥。李厚。查辦。其會緝私鹽。及洋藥茶葉抽釐。有礙關稅各款。亦諭勞崇光等。查覆奏矣。洋藥抽稅章程。前經王大臣會議。稅則通行。但今昔情形不同。未便拘泥。赫德既稱收稅愈重。則走漏愈甚。其論尚可採擇。即著恭親王奕訢等。斟酌情形。妥議章程。總期稅務日有起色。將來如有窒礙之處。仍可由該王大臣等。隨時變通。不必令原議諸臣另議。反不能洞

悉流弊。至內地貨物出口而復進口。條約稅則未經分晰。牽混之語甚多。既經奕訢等照會英法兩國。擬令內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稅。唯扣二成。若完一半正稅。不扣二成。完清之後。仍違關納稅。應俟該二國照覆到時。再行妥商善辦。此項貨稅。為內地關稅大宗。易啟影射偷漏之弊。果能就我範圍。即可杜內地商民勾串情弊。亦可杜外國人入內地通商藉端起釁。總在奕訢等悉心籌議。期於有利無弊。方為妥善。所請購買外洋船礮。摺本日復諭。令官文等籌議辦理矣。

又

諭前因恭親王奕訢等奏。佛夷搶礮。現肯售賣。並肯派役教習製

造當諭令各國商船。酌量辦理。本日復據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廠一摺。據稱大江上下游。設有水師。中間並無堵截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剿。北路必受其衝。據赫德稱。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槍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可在內地人隨時學習。亦可在用外國人。令司舵。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並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遞之單。徵收華洋各稅四十五兩之外。於進口後。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予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若干萬兩。此項留為購買船廠。亦足裨益。現在

赫德已回天津。令其將船做洋槍價值。分晰開單呈遞等語。東
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做。勒賊必能得力。惟各路軍餉
不足。必須豫籌銀款。以資購辦。奕訢等現擬於上海廣東各關
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印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款。
並給赫德劉文。令其購買。運到時即交廣東。江蘇。各督撫。在內
地人學習駕駛。著勞崇光。耆齡。薛煥。並傳諭毓清。即按照所奏。
豫為籌計。其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各事宜。並
著官文。曹國藩。胡林翼。先行妥為籌議。一俟船做運到。即奏明
辦理。內志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於大局有益。該督撫
等。務當悉心妥議。期於必行。不得畏難苟安。奕訢等摺。著鈔給

閱者。

又

諭恭親王奕訢等奏商辦稅務事宜。先將該總稅務司所遞清單
彙呈。分別辦法。開單呈覽一摺。現當開辦關稅之初。必須嚴定
章程。方期稅課日增。且以杜影射偷漏之弊。今據該總稅務司
赫德。呈遞清單七件。彙呈二件。經恭親王奕訢等。逐層辯論。分
別辦法。其中不無可採之處。如長江一帶通商一款。據稱起貨
下貨。均在上海徵納稅餉。其鎮江以上。漢口以下。准商人任便
起貨下貨。鎮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虛立之關等語。
長江賊匪出沒無常。商販走私。難於查拏。固宜於總處交納。以

免偷漏。然任便起卸貨物。又恐漫無限制。人所稱徵收子口稅。須擇緊要處所。設立關卡。俾專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而言。非土貨出口復進口可比。自應設卡徵收。土貨出口。以過卡准照為憑。洋貨進口。以入卡准照為斷。總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即有一子稅。庶稅課可期。免裕。此項子稅。即為條約中應行之事。且係內地稅。可以不扣二成。又洋藥各口徵稅情形。一款內。據稱通商本口。作洋藥生理者。或令請領字號招牌。或令呈明請領印票執照。以上各款。著薛煥榮。厚。妥籌辦理。又通商各口徵稅費用。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亦一款。單內所開各項人數。及應給銀數。是否均屬允協。並著薛煥榮。厚。妥議章

程會商設辦至廣東私鹽與私貨同路進入應設巡船禁止統
越今粵海關監督並廣東鹽運司會同合辦每缺各出十餘萬
兩經費而國課可增五十餘萬一節廣東鹽運司及粵海關均
有例設巡船但會同出款巡緝有無窒礙著勞崇光著驗會同
毓清妥速裁議又稱廣東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輸銀
五十兩即毋庸在關上完納正稅又澳門漏稅之茶葉日見其
多每百觔稅銀二兩五錢抽釐局只徵五錢即可任商統趨走
私無一肯到關納稅設局抽釐原以補正稅之不足若如赫德
所稱洋藥茶葉一經抽釐轉於關稅有礙是否實有其事並著
勞崇光等據實查明赫德所稱各件及奕訢等給與牌照會已

各行各口通商大臣。即着薛煥等。按照各款。詳細履奏。

給英吉喇喇喇照會。

為照會事。查內地貨物。已經出口。又復進入通商各口。條約所載。未有辦理明文。而向來內地商人販運。皆係過一關納一關之稅。方今通商各口。必須妥議章程。以免商情有彼輕此重之殊。而稅項不致妨礙。將內地貨一項。凡已經完過正子各出口稅。而復進通商各口者。悉令於所進之口。按照通商稅則。或納一正稅。或納一子口稅。即正稅一半。如納一正稅。應歸二成之項。照數扣歸。如完一子口稅。則為數無幾。不扣二成。但既係內地貨。復行進口。又有

完納稅項。自以完一正稅。照數扣歸。二成爲是。至此項內地貨。於復進通商各口。照通商稅則完納。或正稅。或半稅。之後。無論何人再行轉售。均照過一關納稅之例。按內地稅。於舊有各關。照數納稅。此係中外商稅大局。交涉最重之事。相應照會貴大臣。統查情形。詳細覆知。俟本局即行飛咨沿海各口通商大臣。於現辦情形。察驗有無不合。再行定議。庶於稅務商情。兩有裨益。須至照會者。

赫德原稟。

洋藥。

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立於河南。有分局一處。此

局抽釐計銀每箱五十兩。即如有洋藥在關上完納正稅三十兩之後。即分局有役往該貨主令其多納五十兩。但該局另有章程一條。如有人先到該局輸納抽銀五十兩。即毋庸在關上完納正稅。並保其關上如將該貨查拏充公。即由該局賠補。此事自係私行。從何而知。因十年下半年有海關拏獲洋藥三四箱充公。該貨主未至海關求還。倒抵釐局。而該局即照所保。發給賠補之銀二千餘兩。查粵海關徵洋藥稅餉。本來有許多難處。又加以地方官如此辦理。不但於所應行之事不符。而另於

國課。並地方情形有礙。

子口稅。

出內地之子口稅無所甚難徵收。通商各港口。在貨物流通之總路。應設關卡。土貨抵卡。即留在卡內。俟完清子口稅。即該卡一面應發過卡准照。一面放行。後有商人欲將該貨下船出口。即應將過卡准照呈交海關。海關令其完交出口正稅。僅有商人欲將貨下船。而無過卡准照者。應由海關令其補還子口稅後。方准交納正稅。下船出口。至洋貨入內地。徵收子口稅。恐難行辦。因在本港口所用之貨。未算入內地。是以無子口稅。該貨進口時。只納進口正稅。俟有商人將該貨從港口運入內地。或近或遠。即在未

過卡之先。應完入內地子口稅。所以欲徵收子口稅。須擇一緊要處所。設立關卡。土貨未曾完納子口稅。應留在卡內。而不准過。洋貨未曾完納子口稅。應留在卡外。而不准過。如有土貨到關。而無過卡准照。是知其未完子口稅。洋貨到卡。而無海關所發給入卡准照。該卡差役。即可知該洋貨雖完清進口正稅。而未完子口稅。自不准過卡。總而言之。初開辦之時。自有數端難處。俟辦過數月後。即可均有頭緒。

粵海關茶葉稅餉。

粵海關出口稅餉。以茶葉為重。而廣東土茶。每年應納稅

銀六萬餘兩。此茶係鶴山縣出產。咸豐六年以後。均係漏稅而出澳門。十年六月間。已派令大輪巡船。該處巡查。私擊獲裝私茶船三隻。其茶價值約一萬五千兩。應賞該線人四千餘兩。過數日。未曾販賣該茶。鶴山知縣。即到省城報言。本縣人將抽釐局委員擊去。並將縣署圍住。聲言。如不將茶葉還回。即將該委員殺死。並燒燬縣署等語。查問此事。始知廣東總釐局。在鶴山縣設有抽茶釐之局。該抽法章程。係每百觔銀五錢。即發給執照。准其出澳門。據勞制軍云。現在百姓因失去茶葉。其情甚急。不如將茶葉發還。而將此事了結等語。即問以如此辦理。則線人之實

銀從何而出。辯論數日。即由總釐局自將銀四十餘百兩。交南海鶴山二縣。送呈粵海關。即將茶葉發還。而留該走私船三隻充公。見此情形。即想因地方官如此可行。

欽命粵海關監督。無庸立法緝私保護。

國課。旋於七八九等月。私到澳門。漏稅之茶葉日見其多。而海關稅銀較少六萬兩。再茶葉每百觔。在關上應納稅銀二兩五錢。由該抽釐局徵其五錢。則客人即有二兩之利。無一肯到關納稅。而且有官員保其走私。該釐局係因欲平地方起見而設。而其所行之法。令人違背律例。滋生弊端。實在可笑。

鹽餉。

廣東一年鹽餉可做一百餘萬兩。但近來因有奸商走私。官船保私。大約有一半漏稅。裝私鹽船隻。非但裝鹽。另運有應在海關納稅之物件。茲私鹽並私貨同路進入廣東。內河設有一法。可免二弊。該路有三大門六小門。大者係虎門。磨刀門。坭子塔雙門。小者在大門之左右大小各門。應設巡船。即足禁止繞越走私。惟經費從何而出。粵海監督是廣東鹽運司。應會同合辦稽查。即一面與海關稅並鹽餉均有益處。一面與地方亦有所裨。如有人走私而不畏法。故有人不畏法而造反。僅官員能行法而不准走私。

即不但與官面好看。亦可短少作亂之機。茲部中應行文海關會同鹽運司辦理。則該二員和衷商確。設法既易周詳。而兩署人役一同巡查。聲氣相應。奸商即無所施其詭計。現在粵海關洋藥漏稅一年約有五十萬兩。另有別貨而監督一員之權不足禁止私鹽之稅一年不見約三十萬兩之數。而鹽運司一員之權亦不能徧為稽查。該二員會同辦理。每缺各出十餘萬經費。而

國課一年可增五十餘萬。

外國船載運土貨往來之論。

內地船載貨出口。即應完出口之稅。復載貨入口。應完入

口之稅沿途經過各關則一關有一關之稅雖如此多款而所納稅銀比載洋船一次稅餉較少即如在未通商以前湖絲由內地至廣東應完三關之稅計銀每百觔三兩餘俟通商之時湖絲載在洋船每百觔應完稅銀十兩較比於內地販運之稅多至二倍如有外國船隻載運土貨出口完納出口稅銀則可前往不論何國而中國均無別稅如由廣東出口之貨運至上海入口該貨已在廣東完納出口稅餉而上海不徵進口稅亦與運往外國相同於中國無損如有洋船載土貨請領紅單出口後則中國欲徵稅餉業經算清若該船前往外國則中國無從徵第二

次稅。該船若復進中國別口。中國既已於出口時算清稅銀。准該貨隨意運往何處。又何用復徵第二次之稅。況且該出口稅。比內地船進口出口兩次稅較多。不徵第二次稅。而無所虧。何用重徵。如土貨復入內地。照內地稅則輸餉。則所徵之稅總數。比較新定稅則所徵之數。或多或少。或相等。如比新定稅則之數。或少或相等。即毋庸更改新章。而於稅餉有益。如較多。則所輸稅銀。亦須攤於各貨內。售賣與中國。則是中國所產之物。在外國購買。較中國自行購買。翻得便宜。斷無此理。再照新定章程辦理。土貨在未完出口稅之先。應納子口稅。即出口稅一半。即如湖絲。

在抵上海關卡之時應納稅銀每百觔五兩方准過卡。俟有商人欲載出口則應完納出口稅銀每百觔十兩方准下船出口。如此完清十五兩之稅該貨可以運往何處而中國不問。如到外國中國自無第二次之稅。如到廣東亦應免徵進口稅。但該貨因在廣東銷售於進口時輸納子口稅似無所不公平。洋船載運土貨不往外國復入內地者均應同例辦理。或有人言如此免稅則中國各關稅務有虧。然統計大局有盈無絀。即薄稅斂以裕國課之一道也。如言土貨照內地則例完稅比照新定則例較多則在部內可查各省往年報內地稅多寡。且洋船販

運內地貨。比中國船販運內地貨較少千百倍。所以通商
之後。海邊各省所報部之內地稅。應與洋船所報出口稅
較大。是否總而言之。欲定一妥善章程。必須籌畫全局。不
可專計各小口之損益。譬如走路之人。只有目前路徑。而
不望遠者。雖可免顛越。難保不遭惡虎毒蛇之撲。再外
國各船隻所載之貨。不論洋貨土貨。或新進口。或復進口。
或新出口。或復出口。只有一例可行。須照互換之和約。並
新定稅則。徵稅辦理。

長江一帶通商之論。

洋船載貨由長江行走者。不准沿途起下貨物。只准在鎮

江。九江。漢口。起貨下貨。自須在該三處設關收稅。若在鎮江起下。即在鎮江完稅。九江漢口二處。亦一律辦理。向來茶葉。多由廣東出口。而粵海關收稅。重貨即係茶葉。現因在漢口開港。所有出茶葉地面。均離漢口甚近。將來茶葉不到粵海關。即由漢口置買。裝載洋船出口。且洋貨入內地。大半均由上海進口完稅。即由中國人運至內地各處。惟因鎮江。九江。漢口。開港。將來洋船載洋貨。不至上海。直至各港口賣銷。惟鎮江以上。巡查緝私。防堵偷漏。甚難。因鎮江至九江。九江至漢口。各有數百餘里。兩岸均有村莊。賣買。該商已過鎮江。不至九江。已過九江。不至漢口。在中

達隨意可以起下貨物。無人稽查。無關收稅。僅有船在沿
途起貨下貨。中國應照例拏辦。但在鎮江以上。無人稽查。
奸商即能隨意走私。如有人稽查。及巡船緝私。因中國風
蓬船隻趕不上。有意走私大船。恐難禁止。緝拏當中國安
靜時。長江一帶。防堵走私。已屬不易。况現在各處賊匪滋
擾。更不能設船查拏。不但新設三關。徒糜經費。無稅可收。
而粵海出口稅。上海進口稅。亦日見其少。再若指明在該
三處。只准通商。外國官員。即應與該三處有權力之人。酌
定章程。以保護本國之人。現在該三處。就近有權力之人。
即係賊匪。偽稱太平天國。若外國與伊等酌定章程。是亦

以官員相待。則伊等更覺氣高膽大。而蔓延之勢。更難了結。若照暫定章程。在上海徵納稅餉。旋在鎮江以上。漢口以下。准商任便起貨下貨。鎮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虛立之關。如此辦理。一面於稅務不致偷漏減少。一面可免待賊如官之關係。以上兩般辦法。若照新設三關徵收稅餉。則經費虛糜。而奸商易於偷漏。實於中國稅餉大有礙。若照新定章程辦理。實於中國有益。而無損。僅有洋船載運貨物。前往長江。該船先須在上海請領入長江准照。該貨也須照則例完納正稅。並子口稅。即一個半稅。方准開船入江。僅有船在鎮江以上。裝載土貨。販運回上。

海於過鎮江時由該處關口派差押送至上海抵上海該
貨即應照則例完清正稅方准上岸如該商復將此貨載
運出口則應完納子口稅方准下船出口倘有商人將至
上海之貨復運入內地亦應在未過關卡之先完納子口
稅方准過卡如此辦理於

國課大有益處而商情無損總而言之所不能行之章程雖
然與條約相符可毋庸議定而且此次開長江做賣買不
過暫定章程將來如實在有礙處自可隨時酌酌更改再
令其在三口完稅即係叫該商在中路圖計起貨走私今
其先在上海完稅即該商因稅餉已完無用在中路想法

起下貨物在中路起下貨物非出自中路有大買賣之故
出在該商欲漏此三口稅餉之故若在該三口設關徵稅
商人以利為心一定想法不到關而起貨若該三處無關
徵稅該商人因此三處原係有大買賣之區必願將貨物
運至該三處售賣而不願在沿途有小賣買處起卸所欲
禁止之事即係在沿途起貨下貨若照暫定章程在上海
完納稅餉而不提鎮江以上各口則不必禁止而自無沿
途起卸之弊若改暫定章程指明令其在該三口通商雖
欲禁止沿途起卸而實生沿途起卸之弊
洋藥一款各口情形

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即七百萬觔。此物並非
至通商各口。全係先至香港。每月有大輪船五六隻。載運
進口。則分開運往各處。每月由香港有大輪船四五隻。載
洋藥至上海。一抵上海。即在關前起貨。此船之外。未有別
樣船隻。裝運洋藥至上海。所以在上海徵納洋藥稅。並無
所難。其洋藥至甯波者。有兩項。一係以大輪船。由香港直
運進口。應在甯波納稅。一係由上海完稅後。以小風蓬船
載運。復出口至甯波。直呈免單。如此在甯波徵納洋藥稅。
亦無所難。至福州府之洋藥。每月有大輪船三四隻。由香
港載運進口。另有外國並內地風蓬船。載運洋藥。而其所

抵之時。並船隻數目。船內箱包多寡。均無定準。大輪船載運之洋藥。易於徵稅。其餘各船載運之洋藥。恐甚難令其納稅。若做大輪船之稅。而不徵別船之稅。則大輪船所運之洋藥。因價值較重。難於銷售。而漏稅之洋藥。易於流通。以後大輪船所運之洋藥日少。而洋藥稅餉更難徵收。必須設法酌定章程。令各船一律納稅。至廈門。潮州。兩處洋藥。有以大輪船載運者。有以風運船載運者。情形與福州相同。但因此二處較福州離香港更近。內地船隻往來尤便。而漏稅較難防堵。由香港進內地。南方洋藥情形。與以上各口大不相同。香港係無稅之口。四面有海。離岸不遠。

而粵東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論大小。均可到港。論洋藥物小價貴。特為漏稅之貨。惟香港運入兩廣之洋藥。均非外國船隻裝載。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私鹽船隻。另有官設巡船保私。而不難指其名。此等船隻。若有海關巡船前往查禁。則開礮開槍。不遵查驗。似此粵海徵收洋藥稅餉甚難。雖然。非不能辦理之事。洋藥之稅。不可太重。過重。即令人隨意保私漏稅。至洋藥稅。有兩項徵法。一係進口時徵一次重稅。即每箱六十兩完稅之後。准往各處。而不另徵別稅。若欲行此法。與外國欵差商辦。一係進口時。按則例徵稅。俟洋藥入內地後。由中國自行設法辦理。北方

各口。雖與南方港口情形不同。徵收洋藥稅餉。自可劃一辦理。茲將章程數條。開列於後。

一在通商港口。如有華商欲做洋藥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店鋪。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准充執照。方許開張。庶足以便稽查而等散漫。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為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三等。一係經紀。一係窰口。一係煙館。做洋藥生理。請領執照者。即按等次。分晰某項應納銀若干。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

一通商港口之外。做洋藥生理者。亦應同例呈明。請領執

照○但○非○通○商○港○口○應○限○以○額○數○

一○僅○有○自○行○開○張○洋○藥○生○理○並○不○赴○關○請○領○執○照○者○一○經○查○出○從○重○懲○辦○

一○洋○藥○不○論○裝○載○何○船○應○於○進○口○時○完○納○正○稅○三○十○兩○方○准○上○岸○

一○上○岸○之○後○外○國○商○人○或○華○商○經○紀○販○賣○與○密○口○或○煙○館○應○由○買○主○完○納○子○口○半○稅○即○每○箱○十○五○兩○

一○洋○藥○完○清○正○稅○並○子○口○稅○共○銀○四○十○五○兩○之○後○即○可○在○本○府○所○屬○各○州○縣○售○賣○而○不○重○徵○稅○餉○一○出○本○府○交○界○運○往○別○處○則○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

一內地船隻或在內河駛運或前往香港買洋藥者均應
先行赴關報明請領准照如有海關巡船或在外海或在
內河擊獲無准照載洋藥內地船隻即將該船貨充公並
嚴行究辦再至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
官令其出示不准包攬霸市言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富
口或煙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頓船不論與外國何
人置買洋藥

一洋藥由上海進長江抵上海之時應完正稅三十兩俟
有人欲運入長江即行繳子口稅十五兩方准下船行
以上各款順港口情形一律辦理洋藥稅餉自可興旺再

洋藥一經運入長江賣與華商後應徵華商稅項由各地
方官隨意辦理不必照上海及海口章程

各商各口每年應收洋藥銀兩開後

一天津牛莊登州

進出口稅餉並船鈔約二十萬兩

運貨入出內地子口稅約七萬兩

洋藥稅約八萬兩以每年二千箱算共三十五萬

一上海長江一帶

進出口稅餉並船鈔約三百萬兩

運貨入出內地子口稅約一百五十萬兩

洋藥稅約一百五十萬兩。以三萬餘箱算。共六百萬兩。

一福州。

進出口稅餉。並船鈔約八十萬兩。

運貨入出內地子口稅二十萬兩。

洋藥稅約二十萬兩。以四千五百箱算。共一百二十萬兩。

一廈門。

進出口稅。並船鈔約三十萬兩。

運貨入出內地子口稅。俟開辦再算。

洋藥稅約十萬兩。以二千二百箱算。共四十萬兩。

一廣州。

進出口稅並船鈔約一百五十萬兩。

運貨入出內地子口稅約五十萬兩。

洋藥稅應徵五十萬兩。以一萬二十箱算。共二百五十萬兩。

一湖州。

進出口稅並船鈔約十二萬兩。

運貨入出內地子口稅約三萬兩。

洋藥稅約八萬兩。以一千八百箱算。共二十三萬兩。

一臺灣。廈州。甯波。以上三口。無從可算。通共一千零六十八萬兩。

以現在光景覈計。若中外同心認真辦事。每口每年約有
此數。將來各貨。如由上海出進口較多。則廣州出進口貨
物未免較少。統計各口。仍約係此數。儻以後各匪滋擾。較
甚。則貨物難於銷售。稅餉自不及此數。如各省均已平靜。
則稅餉自必有增。至洋藥一款。現在每年到香港者。約有
七萬箱以上。各口所算洋藥稅。係六萬箱。年計每箱四十
五兩。至外國船在長江裝載土貨運往上海者。抵上海該
貨應照進出口稅。則完清稅餉。俟復出口之時。則應照善後
章程完納一半。即子口稅。至不發免稅單。更改發存票。各
口就能徵各口之稅也。如此辦法。似與各口有益。但恐將

未或有弊端。若由上海運貨至甯波者。先在上海完納稅
餉。後發給存票。該商將貨運往甯波售賣納稅。將存票在
上海作為下次進口免徵之據。固屬無弊。儻該商在上海
領取存票後。並不赴甯波。竟於無關口處售賣。則甯波既
不能徵收稅銀。而該商執有存票。下次載貨進口。又得免
徵。豈不與稅餉有虧。上海進口洋貨。帶有別港口免單者
甚少。別港口進口貨。無上海免稅單者甚少。此出於洋船
自本國直赴上海。不直至別口之故。上海既已有稅銀。而
商人復出口。可無用至別處通商港。在沿路未有關之處
起貨。即不如留銀而不發存票。以免不到別口之弊。而省

本口發還現銀之虧而且若於大局有益可以不必分各
小口有稅未有稅之情形。

通商各口徵稅費用開後。

一廣州。

稅務司一員。每年薪俸銀六千兩。

幫辦寫字二名。每年銀二千四百兩。四名。每名每年銀一
千八百兩。共一萬二千兩。

什子手三名。每名每年一千五百兩。八名。每名每年一千
零八十兩。三千名。每名每年八百四十兩。共三萬八千三
百四十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四百四十兩。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三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五千一百六十兩。
書辦六名。每名每年銀六百兩。四名。每名每年銀三百六十兩。共五千零四十兩。
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三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二千一百六十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五百兩。一年共六千兩。
大輪船一隻。巡船三隻。每月銀三千兩。一年共三萬六千兩。共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兩。即每月九千三百十五兩。

一湖州府。

副稅務司一員。每年薪俸銀三千六百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

仵子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七名。每名每年銀八百

四十兩。共銀七千零八十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六百兩。共一

千八百兩。

書辦四名。每名。每年銀六百兩。共二千四百兩。

差役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七百二十兩。

水手十六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一百五十二

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二百兩。一年共二千四百兩。共二萬零九百五十二兩。即每月一千七百四十六兩。

一廈門。

副稅務司一員。每年薪俸銀三十六百兩。

幫辦寫字二名。每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共三千六百兩。
什子手二名。每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十名。每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一萬零八百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九百六十兩。一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三千兩。

書辦六名。每名每年銀四百八十兩。共二千八百兩。

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五百兩。一年共六千兩。共二萬九千九
百二十兩。即每月二十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

一福州府

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六千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二千四百兩。三名。每名每年銀一
千八百兩。共七千六百兩。

仵子手二名。每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四名。每名每年銀
九百六十兩。十名。每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銀一萬四

千六百四十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一千零八十兩。一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一名。每年銀七百二十兩。共三千八百四十兩。

書辦八名。每名。每年銀四百八十兩。共三千八百四十兩。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紙筆雜用。每月銀四百兩。一年共四千八百兩。共四萬三千二百四十兩。即每月三千六百零三兩三錢三分三釐。

一甯波府。

副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三千六百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二千四百兩。一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共四千二百兩。

仔子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二名。每名每年銀九百六十兩。六名。每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八千一百六十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六百兩。共一千八百兩。

書辦四名。每名。每年銀四百八十兩。共一千九百二十兩。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
紙筆雜用銀。每月二百兩。一年共二千四百兩。共二萬四千六百兩。即每月二千零五十兩。

一上海

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六千兩。

副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四千八百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三千兩。二名。每名每年銀二千四

百兩。五名。每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共一萬六千八百兩。

仵子手一名。每年銀三千兩。二名。每名每年銀一千二百

兩。十名。每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一萬三千八百兩。

通事六名。一年共銀六千兩。

書辦十名。一年共銀六千兩。

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銀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一千兩。共一萬二千兩。共六萬七千六

百一十兩。即每月五千六百六十兩。

一鎮江。

副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三千六百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

什子手十餘名。每年銀一萬二千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六百兩。共一千八百兩。

書辦一名。每年銀三百六十兩。一名。每年銀二百四十兩。共六百兩。

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二百五十兩。一年共三十兩。共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兩。即每月二千一百一十兩。

一天津。

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六千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

件子手一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三名。每名每年銀九百

六十兩。三名。每名每年銀八百四十兩。共七千二百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六百兩。共一

千八百兩。

書辦八名。一年共銀二千八百八十兩。

差役十五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零八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二百五十兩。共三千兩。共二萬二千五

百兩。即每月二千一百兩。

一登州府

副稅務司一員。一年薪俸銀三千六百兩。

幕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一千八百兩。

件子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五名。每名每年銀八百

四十兩。共五千四百兩。

通事一名。每年銀一千二百兩。一名。每年銀六百兩。共一

千八百兩。

書辦四名。每名。每年銀四百八十兩。共一千九百二十兩。

差役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七百二十兩。

水手二十名。每名。每年銀七十二兩。共一千四百四十兩。

紙筆雜用每月銀一百五十兩一年共一千八百兩共一

萬八千四百八十兩即每月一千五百四十兩

一牛莊

一臺灣

一瓊州

共每年約銀七萬二千兩

一大輪船三隻巡船幾隻租銀每年十萬兩

一房屋租銀每年一萬兩

一總理各口費用

總稅司一員每年薪俸銀一萬二千兩

委員每年銀九十兩。

幫辦寫字一名。每年銀二十四百兩。

中國寫字先生三名。每年共銀一千八百兩。

差役十名。每年共銀七百二十兩。共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兩。通共銀五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二兩。即每月四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兩三錢三分三釐。

華嚴史略始末卷之七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

咸豐十一年辛酉六月乙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因布國私自遣人進京當經照會艾林波令其速
即遣回嗣艾林波遞臣奕訢照會分晰遣人進京之事其
詞意間不過自飾其非惟收尾有儻中國設法相難惟有
按人理相求之語亦仍有奚落不平之意臣等習聞外國
人向以彼此和順為天理兩國打仗為人理當即函致崇
綸等令其向艾林波嚴詰並告以所遞臣奕訢照會無禮
應置之不理旋據覆稱艾林波亦遞崇綸照會為駐京一

節。哢哢置辯。詞句亦多不馴。已向通事馬吉士。將照會內不馴之語。逐層指出。並將人理二字點破詰問。該通事悚然謝罪。求將遞崇綸等照會帶回改正。並云另行補遞。臣奕訢照會更正送回。並補遞臣奕訢照會一件。臣等查更正之照會。已將不馴之語刪去。其補遞之照會。將按人理相求字句。改為儻不獲願。惟有言旋等語。是其字句已無笨驚情形。惟駐京一節。仍執五年為期。並聲明章程交換。尚須一年。自交換之日算起。共計六年等語。臣等查布路斯國。派艾林波前來天津。原係效尤。暎。喘等國。希圖駐京。

以誇耀於鄰封。臣等前曾疊次函致崇綸等。令其竭力圖維。將駐京一節抹去。無如臣等之力爭者在此。而艾林波之所固請者亦在此。是以崇綸等與之相持。兩月有餘。迄無定議。然寬嚴互用之間。已屬唇焦舌敝。不得已限以十年。而艾林波仍執定五年。其時欲許之。則恐啟其輕視之心。不許。則又恐其另生枝節。正在辦理棘手之時。適值該國私自遣人進京。經臣等飭令喚回。其照會內語多不遜。又經崇綸等面責其非。原以撫馭外洋。不能不剛柔並用。借以先消其桀驁之氣。然後再相機轉圜。乃艾林波既遣通事馬吉士。向崇綸等謝罪。並欲索回前次照會更改。旋

遞臣照會。聲明五年後派人進京。而遞崇綸等照會。並言以議定章程計之。約過六年。且有五年後軍務已可平安。方派人進京等語。臣等詳加察閱。詞句馴順。與前次照會迥不相同。是艾林波已無驕矜之氣。若不趁此機會。從權允許。恐外國性情叵測。設或決然舍去。約同公會等國。為鉅而走險之謀。恐將來格外要求。又有甚於此者。彼時再允駐京。轉覺形同挾制。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也。況暎佛俄味四國。雖均與中國換約和好。外面似有幫同禦侮之情。但布國乃彼族類。且與暎俄二國均有戚誼。難保不坐觀成敗。表裏為奸。設布國恃強。勞我

天討。以中國現在時勢。實未暇與彼族爭鋒。而髮逆方張。又安知不從中勾串。疊據崇綸等函稱。十年之說。雖竭盡心力與之辯論。而艾林波既恐無駐京一節。為啖佛所笑。又恐年限過速。為鄰封所恥。是以執定前說。牢不可破。若再與之相持。恐生他事。臣等審時度勢。再四躊躇。與其挽回於決裂之後。不如羈縻於啟戰之先。是以公同熟商。擬令崇綸等再為開導。若能於章程交換後。過六年再辦。則連未換之日計之。共是七年。如實不得已。則只可許其互換後。過五年再辦。蓋彼既以禮相求。似亦不值為此一二年。徒多爭論。致生枝節。且公會等二十八國。前據艾林波照會。不

過附入通商而已。所駐京者。惟布路斯一國。似尚不致漫
無限制。惟臣等原議本欲限以十年。今則僅能限以五年。
於臣等初意殊覺未愜。惟時勢至此。不得不暫從權宜。如
蒙

俞允。再由臣等飭知崇綸等。速即定議。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接收布路斯國照會。擬即酌定
章程。並鈔錄照會呈覽一摺。艾林波投遞照會。語多不馴。一經
崇綸等駁詰。即知謝罪。並更改照會。惟駐京一節。仍執五年為
期。此時祇可從權允許。以示羈縻。所有該國派員駐京一節。著
奕訢等即傳諭崇綸等。再為開導。若能於章程交換後。過六年

再辦。為期自覺較寬。僅艾林波執意懇求。即准其於互換後。過五年再辦。仍俟崇綸等與艾林波將一切章程議定。由奕訢等具奏後。再行明降諭旨。

辛酉。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五月二十九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七日奉
日奉

上諭。本日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商欲在庫倫常川貿易等因。欽此。並由軍機處鈔錄色克通額等清字摺片。仰見

訓示周詳。莫名欽佩。伏查上年俄國續定條約第五條內載。俄國

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等語。緣其時俄國送來原條約。本有張家口設官。並北京張家口齊齊哈爾。蓋房建聖堂墳地木廠通商等語。經瑞常等再三開導。始將北京張家口齊齊哈爾通商等詞刪去。祇准在於喀什噶爾庫倫設官通商。彼時英俄之兵未退。而俄國公使。以英俄換約。攘為己功。設該國條約。遷延不定。恐致句結。英俄為患。是以臣等上年九月間。原奏內。聲明雖未能盡行愜心。不得不委曲允從之故。是祇准庫倫通商。已

覺大費唇舌。條約內雖僅載售銷零星貨物。並未明言常川通商。然准其設立領事官。蓋房一所。則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事同一律。即係准其設立行棧。常川貿易之意。今於事後。若執售銷零星貨物一語。即謂其與條約不符。恐該國未肯心服。若按照條約。祇准在庫倫酌帶數人。蓋房一所。自不至大有關礙。色克通額等所稱阻止後。該使即已詞窮。恐日後俄人再執一字一句。任意狡展。轉生枝節。似不如准其常川貿易。免滋口舌。至則訥斐亦文稱該國使臣往來。條約內並無派員照看。且驛站兵亦有苦累。請嗣後該使臣行走。無庸派員照看等語。臣等查從前奏定章

程。派員更換照看。非獨防其任意妄行。且以示懷柔。違人
之意。自未便因別訥斐赤所請。遽易舊章。臣等擬即行知
色克通額等。仍照向章。派員照看。以符定制。再接據伊格
那提業幅照覆一件。係接准臣等照會。以琿春河南北兩
岸。有中國駐防旗人居住。並有協領衙署。應仍歸中國人
居住。不得於未會勘之前。先行占踞。既據該使臣文稱據
示該國人。俟兩國定界完竣。不准先行占踞等語。已由臣
等行知成琦等。斟酌辦理。又類而薩類夫咨呈一件。係辨
論俄商照舊到京貿易。現已經臣等奏明。飭令暫赴天津
售銷。不令進京。該俄商現已遵照辦理。惟日後應如何辦

理。俟該公使巴里玉色克有無照會前來。再行隨時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議俄國在庫倫通商事宜一
摺。俄商欲在庫倫常川貿易。據奕訢等奏稱。續定條約所載零
星貨物。亦准行銷。雖未明言常川通商。然既准其設官蓋房。即
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事同一律。自係准其設立行棧。常川貿易
之意。若執售銷零星貨物一語。即謂與條約不符。恐該國未肯
心服。著奕訢等。即行知色克通額等。准其常川通商。但須按照
條約。祇准在庫倫酌帶數人。蓋房一所。不得另生枝節。方為妥
善。至該國使臣。赴恰克圖及進京。查照向章。俾派員更換照會。
未便遽行更改。並着行知色克通額等。令其照舊章派員照會。

以符定制。環春河南北兩岸。據伊格那提業幅照履。已豫示該國人。不准先行占踞。本日據成琦等奏。會辦分界事宜。現已作記畫押鈐印。一律完竣。已諭令成琦等。將記文牌文。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矣。成琦等原摺。併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據伊格那提業幅照會內稱。該國現派巴里玉色克。來京居住等語。當即知照庫倫等處。沿途照料。並豫先飭令京城營汛各員。屆時妥為彈壓。茲據該營弁稟稱。已使於初一日進安定門。帶來人數共十餘名。內有婦女二名。行李騾馱二十二箇。已安靜到館等語。此後該公使如有商辦事件。臣等仍當知會瑞常等與之

辨論。以免歧異。

硃批。知道了。

欽差倉場侍郎成琦。吉林將軍景福奏。竊等與俄國公使。會齊商辦。將辦理情形。於十五暨十七日。先後具摺奏報在案。茲於十五日定議以後。照依和約。將應辦事宜。逐件會商。作記繪圖。畫押鈐印。據該公使言。全地圖祇有一張。現趕畫不及。按所分界址。另繪簡明小圖二張。外備用二張。繕寫如式。並用上年進

呈地圖。共成六張之數。其和約內載作記一節。等語。當擬稿底。與該公使面商。該公使堅不肯用。必欲由伊撰擬。無如

該公使等。文義既不通順。意思尤多詭詐。等恐其豫留
日後狡執地步。督飭司員章京等往返駁詰。幾至舌敝唇
焦。始將其語句支離處。逐細刪去。等詳加閱看。雖鄙俚
重複。與界址方向尚無窒礙。祇得照依謄寫。並地圖一齊
畫押鈐印。彼此互換。應立界牌處所。由烏蘇哩河口至圖
們江口。共該八處。其牌文一面書寫漢字。一面書寫俄羅
斯字。所稱土爾必拉。即白稜河口。先行豎立界牌。其餘各
處。由兩國派員。按照地圖界綫。標識豎立。莫無含混各等
語。等等悉心商榷。所言尚無不合。當即督同司員章京等
將所繪各圖。詳細覈對。經該公使用紅色界畫分明。並約

定於二十一日。至該公使駐紮處所。將記文地圖。書寫等
等。及該公使官銜姓名。共同畫押鈐印。照依和約。互換收
存。永遠勿替。並經等剴切曉諭。此次許分疆界。於該國
極為有益。允宜感戴。

皇上恩德。恪守和約。不可縱容兵民。私行越界。方不負我

皇上嘉惠遠人之至意。該公使等皆俯首稱謝。摘帽為敬。頗知感
激。查該公使來意。原欲藉白梭河之訛。為侵占穆楞河地
步。緣穆楞河。逼近甯古塔。為通三姓彈春之要路。是以等
等反復力爭。該公使知事難達就。始強指奎屯必拉之分
支小河。稱為土爾必拉。即白梭河。等。等察其部位。係在穆

楞河東南。河流入興凱湖。其流入楞楞河之各支河。仍屬中國。將來添防設卡。尚屬有險可扼。除趕緊將已分界址。摘畫地圖。鈔錄牌文。分咨三姓副都統。及甯古塔副都統。轉飭琿春協領。按照方向。設立界牌外。所有等會辦分界事宜。現已一律完竣。並該俄使所撰記文。及等所擬牌文原底。恭呈

御覽。再前於四月二十三日。恭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諭一道。並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該國公使索看。即行宣示。如並未問及。即毋庸給予閱看等因。欽此。此次該國通事。雖經提及。等語。以和約未載。當

用

欽差字樣。伊已遵照辦理。所有原本

諭旨。理合恭繳。至記文地圖。俟努成琦差旋。齎送軍機處備查。其設防各事。應俟努景瀟督同三姓甯古塔副都統。應如何添設卡倫。撥兵偵探。俾使聲勢聯絡。妥議章程。續行奏報。努等於拜摺後。即率同司員章京等裝起程。

諭軍機大臣等。成琦景瀟奏會辦俄國分界事宜。一律完竣。并將記文牌文鈔錄呈覽一摺。成琦等與俄使定議後。照依和約。將應辦事宜。逐件會商。作記繪圖。畫押鈐印。彼此互換。其立界牌處所。由烏蘇哩河口。至圖們江口。共該八處。著即將已分界址。

摘畫地圖。鈔錄牌文。分咨三姓甯古塔各該副都統。轉飭琿春協領。按照方向。設立界牌。俾永遠遵守。該使本欲藉白稜河之訛。為侵占穆楞河地步。逼近甯古塔。為通三姓琿春要路。經成琦等力爭。始強指奎屯必拉之分支小河。稱為土爾必拉。即白稜河。所有俄字記文。其中恐有含混。為將來狡賴地步。著成琦等將記文及界牌。一併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備查。該侍郎等隨帶司員章京等。始終勤奮。著准其分別覈實請獎。

界牌

此次會同查勘分界。原為兩國和好。今地界既經議定。自應按照上年續定條約。設立界牌。以清界綫。東界定為由

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烏蘇哩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囉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哩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哩河口。南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囉斯國。其西。皆屬中國。上所言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占附近及他處之地。所有東邊界內原住之中國人民。其向來謀生出入行走之路。應聽其便。俄國人不得攔阻。為此特立界牌。永遠遵守。兩國人民咸各知之。勿違。

大清國

欽差總督倉場戶部侍郎成琦。

欽命吉林將軍景瀛。

大俄羅斯國欽差三品阿得密拉勒沿海各處管兵事務
巡撫有大功大臣及耶帖爾喀薩克倭以知欽差東悉畢
爾地方管兵事務參領有功大員空似堂廷步多國似該。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伊云月十六日。即咸豐十一年五月
二十一日。

大俄羅斯國欽差全權信任大臣。

大清國

欽差大臣會齊在俄文土爾必拉即白梭河口地方兩國之大臣

會同畫押用印。在交界之圖上。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二分。其二圖。補入上年在京續定和約條內。並四分圖與記文交界道路記文。自烏蘇哩河至圖們江口。此四分圖內。書寫俄羅斯字二分。書寫漢字二分。其圖四分。亦補入上年在京續定和約條內。此六分圖。彼此相對。兩國大臣。全行知悉相符。

大俄羅斯國欽差大臣。持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地圖一分。

大清國

欽差大臣持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地圖一分。彼此互換。用印。

畫押。又互換漢字俄囉斯字交界地圖四分。彼此換給之。後將圖四分。記文二分。交界道路記文二分。俱行鈐印畫押。將此記文道路記文。補入上年續定和約條內。永遠通行。勿替。

大清國與俄囉斯國。詳細按着去年諾雅布爾月初二日所定和約第一條第三條內之記文。和約之第一條內云。自烏蘇哩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哩及松阿察二河。原係舊有之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囉斯國。二河西之地。屬中國。自松阿察河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照圖上所畫紅色。所寫俄字字頭。作為交界。

即在烏蘇哩河口西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耶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及松阿察河源西岸旱路上。設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亦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照依和約。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自白稜河源。順小漫岡。水向東流入興凱湖者。係俄國界。水向西流入穆楞河者。係中國界。至橫山會處。水向北分流入興凱湖。及毛河源。水向南分流入綏芬河。自橫山會處。直至綏芬河。與瑚布圖河口會處。自白稜河口。至瑚布圖河口。應立界牌。白稜河口北。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喀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小漫岡上。向西北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拉字頭。並寫

上界牌漢文。橫山會處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那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圖內。紅色處。與圖們江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自瑚布圖河口往上。至瑚布圖河之源。即順山嶺。照依和約。在瑚布圖河口西邊。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倭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對瑚布圖河源山頂上。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怕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圖們江左邊。距海不過二十里。立界牌一箇。牌上寫俄國土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俱按照圖上紅色為界。因此兩國地界。現經

分清。為此特記。

成琦等又奏。查此次所來之俄使及通事等。即係烏蘇哩河口舊居之俄酋。滿漢文字。俱不甚通曉。語言亦不甚明晰。上年都門所換和約。尤未能透徹。而事事翻異。狡詐多端。窺其來意。彼由烏蘇哩河前來。一水可通。且火輪船轉運糧食。接濟甚易。又已搭蓋房屋。意在久住。而所來者不過數十人。往來聲息相通。不難隨時增減。等語。跋涉遠來。備歷艱險。自窩古塔至興凱湖。雖只五百餘里。而山河險阻。曠野告多。等成琦及隨員等。跟役人夫。已有六十餘人。等語。滿攜印達出。凡一切公事。均需在行營辦理。上下不

下數百人台站馳遞。日不暇給。且逼近山林。時有虎狼出沒。兼帶兵百名。以為防衛。馱夫人等。此間既無從雇覓。不能不令其隨營等候。每日上下。雖計口授食。已覺需用浩繁。且距運糧之所。遠隔山河數十道。天氣晴和。即日行榛莽泥淖之中。陰雨漲發。馱馬即不能過渡。沿路又無屯積處所。若遇陰雨連綿。必有絕糧之慮。等外示鎮定。誠恐該酋窺破虛實。必致放生枝節。挾制要求。是以連日令司員章京等往來籌議。等每與見面。亦惟有堅執和約地圖。與之辯駁。查該使外面催促。故作迫不及待之狀。而暗中向西北一路。分頭查探。插立標識。意尤叵測。現在既據

該使以查探前路斷難行走。堅欲即就興凱湖作記。畫押
鈐印。與等疊次差探情形無異。只可照依辦理。
硃批知道了。

乙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竊據即選
道曾國荃詳稱。本年四月十六日辰刻。有洋船一號。懸掛
紅旗。船載約有二千餘石。至安慶城下停泊。次早始開赴
下游。重載而來。輕載而去。旋據投誠賊供。城內米糧將盡。
又無油鹽。昨因洋船來此。城內賊匪用金銀衣服首飾。與
洋船買油鹽米糧。夜間用小船接遞入城。是以各館。又有

米糧油鹽可喫等語。臺據逃出之賊。供亦相同。由該道稟請查辦前來。查洋船駛入中國。原與內地各市鎮通商。永相和好。自無助賊之理。且暎湄兩國。皆係海外大邦。素重信義。亦斷無與中原賊黨往來。暗通接濟。大約有漢奸附載輪船。并外國有置買內地船隻附載出口。難免奸商影射。從中貪利。若不嚴行禁絕。則安慶省城一日不能克復。皖楚一帶。肅清無期。後患不可勝言。即各國商船貿易。亦多不便。等官文。當即札飭委辦漢口通商事宜運司銜候補道張開霽。察訪去後。旋據稟覆。詢據兩國領事官金執爾等。僉稱暎湄兩國商船到岸。不能中途私行買賣。安慶

停泊之船。其為奸徒假冒無疑。該領事等請嗣後有賊之處。遇商船停泊。即由中國查拏。盡法懲治。果係洋商。照約將貨物入官究辦等語。由該道稟覆前來。察其詞意。尚屬實情。惟懲辦於事後。不若禁止於事前。相應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通商大臣。照會暎喃等國留京使臣。嚴查奸人附載輪船。貪利濟匪。凡洋船由安慶等地經過。不得停泊城下。禁止漢奸與城賊勾通接濟。此外他國有無商船往來。及上海等處。是否別有假冒洋商之奸匪。應如何一律嚴查禁止。亦請由暎喃等國使臣妥議辦理。庶於我軍勦賊事機。不至掣肘。而各國通商。亦得永敦和好。實於彼

此大局均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官文等奏。漢口等國商船。經過長江。請嚴禁漢奸。附載輪船。貪利濟匪一摺。據奏四月十六日。有洋船一號。至安慶城下停泊。次早始開赴下游。輕載而去。旋據投誠賊供。城內米糧將盡。因洋船來此。城內賊匪向買油鹽米糧。用小船接遞入城。經官文等劄飭委員察訪。詢據兩國領事官金執爾等。會稱漢口兩國商船到岸。不能中途私行買賣。安慶停泊之船。其為奸徒假冒無疑。請嗣後有賊之處。遇商船停泊。即由中國查拏。盡法懲治。果係洋商。照約將貨物入官究辦等語。洋船駛入中國。原與內地各市鎮通商。以敦和好。斷無與賊匪往來。暗通

接濟之理。自係漢奸假冒影射。從中貪利。若不嚴行禁絕。無論安慶不能克復。皖楚肅清無期。卽後患不可勝言。著奕訢等卽照會暎佛兩國留京公使。嚴查奸人附載輪船。貪利濟匪。凡洋船由安慶等地經過。不得停泊城下。禁止漢奸與城賊勾通接濟。其味喇堅布魯斯兩國亦應一體照會。此外他國有無商船往來。上海等處是否別有假冒洋商之奸匪。應如何一律嚴查禁止。亦由該各國公使妥議辦理。庶於官軍勦賊機宜。不至掣肘。而各國亦可永敦和好。原摺著鈔給閱看。

庚辰。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因俄商改道赴張家口後。仍欲將貨物運京。經瑞常等往見固理。再三駁斥。酌量改赴天津銷售。於四月二十六日具奏。奉

硃批。依議辦理。欽此。嗣接該國來京公使巴里玉色克。在恰克圖所發照會。辯論京城貿易之事。內有汝曹爾等各語。詞意極為桀驁。臣等以該公使來京商辦事件。將次到京。故意作此虛僞之詞。巧為嘗試。不可不豫行杜絕。以防其漸。當派即補參領長善。前赴俄館。面見固理。責其不知禮義。有意傲慢。將照會擲還。固理即稱係原來俄文。因繙譯官不諳文義。致有錯悞。即當改正送呈。並請婉為稟覆等語。次

日。固理達即修改。送交長善。接閱後。見其詞意雖屬馴順。而未經蓋用巴里玉色克印據。真偽難憑。仍赴俄館送回。據固理聲稱。俟該公使到京。即行鈐印送上。旋於初一日。巴里玉色克到京。初三日。將改正照會鈐印送來。臣等詳加披閱。內稱和約第五款。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特增照舊二字。准按舊章貿易。謂俄商常至京貿易販貨。並云。誠恐因小事而至大不相宜各等語。其狡執條約。虛詞恫喝。與前次固理所言。大畧相似。因思該公使狡執各情。非面與剖晰。終不能折服其心。嗣該公使復於十一日。來公所謁。見。臣即指出和約第五條內。只有照舊到京。並無在京貿

易字樣。而巴里五色克。仍謂俄文有此二字。係指照康熙
雍正年間舊例。進京貿易。復經臣等曉以中國辦理事務。
應以漢文為憑。不應專以俄文為據。而巴里五色克。總謂
伊格那提業幅。商定條約。俄文內既有進京貿易之語。不
便由伊中止。致令該國商人有所藉口。狡執甚堅。再三駁
辯。所執如故。幾於無可理喻。伏查八年條約。第三條內載。
別國再有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之語。現天津
已准英俄等國通商。則俄商亦應照辦。雖海道運貨。與陸
路微有區別。而當時並未分晰。設俄商由張家口。徑自起
津。係屬違約而行。亦無詞可以攔阻。與其任令俄商進京

貿易自不如今其赴津較勝一籌。但該公使執其成見。狡
展萬分。雖臣等權其輕重。嗣後如肯赴津貿易。尚可權為
允許。而該公使終無一語改易。臣等不得已。於談論間。謂
俄商現赴津貿易。在商人只圖暢銷貨物。何論在京在津。
該公使聲稱。現雖暫可赴津貿易。但三五年後。俄商情願
赴京貿易。或中國賊匪淨盡。條約內既有進京貿易之文。
自應照舊辦理。臣等復告以中國賊匪蕩平。俄商應否進
京貿易。仍應由中國酌量辦理。非俄商所能自主。該公使
即無言而退。臣等察巴使之意。似因伊格那提業幅原定
之約。俄文實有到京貿易字樣。未便由巴使更改。故多方

狡執。以為却過之地。臣等擬准其在津貿易。而在京一層。仍擬給與照會。言明將來由中國自行酌量辦理。至俄商到津。如何納稅章程。由臣等酌飭三口通商大臣。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初一日。俄國駐京公使巴里玉色克到京。經臣等將該使攜帶人數。並到館安靖情形。附片具奏在案。旋於初四日。該國正使巴里玉色克。副使格凌喀。修士固理。並帶隨員柏林等五人。來公所謁見。臣等以該使初到。飭大宛二縣。備辦果延。照暎佛公使初到時一律。

辦理。該使畧坐片時。隨即辭去。次日臣等赴俄館答拜。該使執禮甚恭。語言亦極馴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前因俄國運送鳥槍一萬桿。經臣等酌擬挑選

圓明園健銳營外火器營三處兵丁各二十名。章京各二員。前赴恰克圖演習。歷經具奏奉

旨允准在案。本月十一日。巴里玉色克來公所謁見時。即呈遞說帖一紙。內稱鳥槍於秋杪。可全抵恰克圖。此外仍有領隊銅礮六尊。隨礮車積六分火藥六個。每一礮應用之礮子

五十個炸礮五百件。隨機架二具。並稱需立局廠。宜於離
京不遠。有河多水之處為妙。各等語。臣等伏查該國所送
鳥槍。是否迅利。難以豫定。因於二月間奏明。如屬可用。留
恰克圖數十桿。交前往兵丁演習。其餘由庫倫辦事大臣
運至京城備用。原以與外國交涉事件。思慮不可不密。恐
墮術中。茲據巴里五色克所遞說帖。意在開礦設廠。並於
近京地方辦理。臣等以開礦流弊滋多。萬難允准。當即拒
絕。而近京地方。亦難以設廠辦理等語。惟有仍在恰克圖
教演。該公使稱鳥槍易於損鏽。非於附京地方設廠。隨時
修整。不出一年。恐不堪用。臣等伏查中國本無利俄國槍

礮之意。惟該國前既以此示其殷勤。未便拒絕。是以臣等
豫籌接收各事宜。處處杜其詭謀。該公使見計無可施。即
稱槍礮易於損鏽。不出一年。恐不堪用。並恐中國購買英
國火藥。復以喚國乘急居奇為詞。其言似見好中國。而其
心仍欲開礮。並近京地方設廠教演。流弊不可勝言。斷難
墮其奸計。惟有仍照臣等前奏辦理。即使該國所運槍礮
果不堪用。而防範既固。費用有限。亦不至貽笑遠人。但該
公使既有秋杪可全數抵恰克圖之語。即應知照管理
國明園。健銳營。外火器營大臣。飭令前派出之兵丁章京。即
行起程。赴恰克圖演習。並劄知庫倫辦事大臣。遵照前奉

諭旨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六日。據俄國巴里五色克呈遞照會三件。內一件。係俄國領事官在庫倫居住。因新建之房未竣工。借住公館。欲略為修理。而該處辦事大臣。不與該領事官商辦。請臣等轉飭庫倫辦事大臣。准其修理。以後遇有文移事件。務與該領事官商辦等因。臣等查庫倫公館。原為俄人往來暫住之所。今該領事官借住。儘可准其修補。惟不能踰越舊式。免致該國商人永遠借住。以示限制。至庫倫大臣。為邊疆大吏。必須崇其體制。方不致啟邊

人輕視之漸。故臣等履該使照會。按照條約。詳為申辯。令該國領事官。遇事用申陳。如有商辦事件。當由庫倫大臣。派三四品官員。與該領事官會商。庶足以資彈壓。而重撫馭。又一件。言庫倫大臣。不與該領事官寄信來京。臣等因其文義不甚明晰。未便與之深辯。但覆以行知。庫倫大臣。按約辦理。諒不能再有違約情事。隨派即補參領長善。往見固理。詳細詢明。並將庫倫修理公館。及領事官商辦體制。按臣等照覆大意。再為申明。旋據該公使照覆前來。均經遵辦。惟庫倫大臣。不肯代寄書信一事。據固理面稱。該國領事官。有信交該大臣附寄來京。該大臣因其另有書

信。不為代寄等語。臣等以此等小節。不必過為拘執。已經
行知庫倫辦事大臣。按約妥辦。以免別生事端。又一件。係
約定明年四月十三日。勘定西邊地界。臣等即覆以勘定
西界。已奉

旨。派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謙。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前往
酌定。既有定期。當行知該將軍等屆期會辦。

硃批。知道了。

甲申。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為
臣等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官文等奏。英佛等國商船。經過長江。請嚴禁漢奸。附載輪船。貪利濟匪。一摺等因。欽此。臣等當未經奉到。

諭旨之前。於本月初一日。據英國噶嚕嘶照會內稱。乍浦失守後。甯波地方官。未能用心設防。查上海甯波。現皆喫緊。帶兵管餉之員。必須智勇兼全。及中正廉明。方能得當等因。前來。又據噶嚕嘶嗎來公所。見臣文祥面稱。甯波府現在危急。該地方官不為設備。僅欲雇外國兵船。代為防堵。勸百姓捐銀五十萬兩。以為雇船之用。且恐地方官借雇船為名。從中漁利。請臣等行知該省巡撫。速飭地方官設防等語。臣等當即乘機籠絡。告以此事實係汝等美意。然近日南

省兵民。每云賊匪持有洋船接濟。且賣與槍礮軍火。以致蘇省等處不能克復。當如何辦理。噶使即云。接濟賊匪。例所應禁。如在上海。先用漢字及洋字出示曉諭。再派撥中國師船。由上海領事官備一華洋合寫執照。交中國師船持往乍浦稽查。遇有洋船通賊。即持執照攔阻。儻有不服。即行查拏。庶免接濟等語。臣等恐噶使一面之詞。無足憑信。因照依所言。照會噶使。擬俟照覆前來。即可據以照會。俄俄兩國公使。一律辦理。並擬行知軍務各省。凡有賊之區。均無不可照辦。乃噶使尚未照覆前來。復欽承諭旨。正與臣等所辦相同。當復將安慶情形補給各使照會一件。

令其照乍浦一同查辦。旋據佛俄兩公使照覆前來。均已各遵辦理。惟英國嚙使不即照覆。先以九江領事官被擾。而中國不為查辦等語。照會臣等。蓋暗寓脅制之意。迨經臣等照覆去後。該使始行認錯。仍牽及九江甯波之事。而於禁止接濟。取具執照一節。又謂臣文祥誤會噉使之言。以掩飾其不立即照覆之意。復經臣文祥面為駁詰。該使始將禁止接濟之事。照覆前來。除九江一案。另為聲明外。查該使所稱禁止接濟。則謂該國可以自為禁止。但能出示曉諭。即能約束。如中國再取憑據。亦可。是其自欲居功。不肯受人指揮之性。大都如是。然既有此照會。即可由江

蘇巡撫辦一漢文告示。令該國領事官或外國司稅之人。繙出洋字。合為一張。一面在上海先行出示。一面交軍營。派出師船。帶往安慶。乍浦等處攔阻。如果洋商能聽約束。固佳。否即由帶兵官查拏。諒不能因此事借端起釁。已由臣等行知官文。胡林翼。曾國藩。薛煥。都興阿等。派撥師船。由上海取具告示。於沿江各口。認真巡查。遇有接濟賊匪。洋船。無論何國。均實力禁止。不得稍事遷就。仍飭總稅司務赫德。於鎮江一帶。分飭司稅之外國人。一體協力嚴查。以昭慎密。並行知薛煥。由上海照會英國公使。一律辦理。又函致崇綸等。與艾林波早為定約。以免將來遇有接

濟賊匪情弊。互相推諉。雖其果能杜絕與否。尚未可知。惟各該地方官。及統兵大臣。果能開誠布公。認真辦事。未始不可收其效順之助。臣等仍隨時設法牢籠。免致從中作祟。至甯波地方官不設守具。及借雇船為漁利等情。雖未必盡屬可信。或該使等與地方官有隙。借端傾軋。亦未可知。惟地方既已戒嚴。自當妥為防守。臣等仍一面行知王有齡嚴飭該地方官認真設備。不得稍有疏懈。秉公覈實。勿少侵漁。庶不致為外國人口實。其禁止接濟照覆內。有各口喚商。負屈之處不一。地方官並未妥辦等語。未知係屬何事。仍俟其照會前來。再為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據英國照會內稱。該國九江領事官等被勇欺凌。大夫哲美遜亦被抗擾。貴國不即設法保全。非不能為。實不肯為等語。臣等查九江領事官被勇滋擾。曾於二月間咨行江西巡撫查辦。近據該撫覆稱查明後。當將該處地方官參處。其犯事之遊勇已杖責枷示。俱各奏明在案。今照會所稱領事被勇欺凌。自係未知前案已為查辦。至所稱大夫哲美遜各情。恐係另案。當將辦過各情及哲美遜之事再為咨查江西巡撫。照覆去後。旋據噶使照覆內稱。此次照會因前案業經妥辦。誠屬不知。并

申明非不能為。實不肯為一語。實係英文誤繙。尚有自知
認錯之意。並仍稱甯波官員。向民間派銀捐輸。並不設防
情形。與噦使面稱無異。並云防衛之事。其費不足三成之
數等語。臣等查此等事。為軍務所關。又與外國交涉。儻地
方官吏。不破除積習。力存體面。恐不足以致外國人之敬
服。而潛杜其交通賊匪之謀。現在賊勢雖屬蔓延。惟噦
噦吧。噦噦等。懇言其不能成事。故肯暱而就我。果能認真
勦辦。則各國就撫之心。亦可愈久愈篤。否則賊難速滅。而
外國人日生輕視。難保不另啟事端。臣等雖於正摺內聲
明。將所稱各情。飛咨浙江巡撫王有齡。嚴飭甯波等處地

方官認真查辦。惟事關軍務。外省似此者。恐仍不少。應請飭下浙江巡撫。及海江通商各省大吏。嚴飭所屬一體懷遵。庶於勦撫大局。兩有裨益。

硃批。知道了。

江甯將軍都興阿奏。六月初五日。接據參將郭定猷稟稱。五月二十九日。都司李得祿等。正在開礮轟擊君山賊隊。忽有夷人乘坐沙關快船一隻。揚帆下駛。被我舢板師船追過君山鵝鼻嘴下。該夷棄船逃走。查點內有偽求天義。陳坤書印憑一張。內開上海夷酋瑪士噶。帶夥伴四名。採辦洋貨。於五月十七日。由福山進口等字樣。船内存衣物。

三十餘件。稟請嚴辦前來。等細查來稟。該夷船由黃田港駛出。正值我軍與賊接仗之際。一經飛檣追趕。該夷棄船逃走。其時君山賊匪。即出隊迎護。情節本屬可疑。况船內搜出賊匪偽照。有無勾結情事。均未可知。惟當內江通商伊始。該夷船上下絡繹。正宜隨時斟酌辦理。庶不致別滋事端。除批飭郭定猷。派弁將該夷船妥為看管。一面飛咨蘇撫薛煥。應如何妥為辦理。並飭嗣後夷商船隻經過。儘值我軍勦賊開仗。務須隨時繞越。以杜勾結而免滋事。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接據暎國照會。及喊唆嗎稱。有甯波危

急。地方官向民間派銀雇船。並不設防之說。請飭查辦等語。噶
國噶嚕嘶照會內稱。乍浦失守後。甯波地方官。未能用心設防。
又喊噯嗎面稱。甯波地方官。不為設備。僅欲雇外國兵船代為
防堵。勸百姓捐銀五十萬兩。以為雇船之費。且恐地方官藉此
從中漁利等情。乍浦失守。甯波戒嚴。該處尚屬完善。正宜早為
設防。以杜賊匪窺伺。若不認真設備。徒行斂派捐輸。甚至從中
漁利。何以使外國人敬服。著王有齡確切查明。嚴飭該地方官
認真防守。不得稍有疏懈。其雇募外國兵船一節。是否屬實。並
著嚴密查訪。儻有藉端侵蝕情弊。即行嚴參懲辦。江蘇。江西。湖
北。通商各處。多逼近賊氛。恐似此弛備派捐者尚復不少。著曾

國藩薛煥毓科官文胡林翼嚴飭地方文武實力設防不得徒
事捐斂致為外國人輕視果能破除積習力存體面庶於勦撫
大局兩有裨益又據都興阿奏都司李德祿等轟擊君山賊隊
忽有外國人乘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師船追擊即棄船逃走
船內搜出偽求天義陳坤書印憑一張內開上海夷酋瑪士哆
等採辦洋貨由福山進口等字樣有無勾結賊匪情事已飛咨
薛煥辦理等語禁止洋船接濟賊匪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已照
會各國並咨行官文等派撥師船由上海取具告示於沿江各
口認真巡查遇有接濟賊匪洋船無論何國實力禁止此次夷
船入江採辦洋貨竟有賊匪印憑恐有接濟情事著薛煥查明

由黃田港駛出之船。究係何國船隻。妥為辦理。以免別滋事端。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璜。奏等。接據布政使裕鏞
詳稱。准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開。嚙喇國夷船駛來
琉球。併帶夷逗遛未回。案蒙轉詳奏咨。妥為查辦。感激無
涯。今該夷船隻。未見再來。而前有言未必不來。至帶夷
嗎喃哈。哂烈等。仍舊逗遛。於咸豐十年九月十三日。有喚
船一隻到來。接取嗎喃哈一名。即將帶夷。哂烈。留國。翼
日開洋而去。現今哂烈與哂烈同居一室。未見回去。請
乞轉詳。分別查辦。一則勿再駛往。一則撥船接回。茲際進
貢入閩。備咨查照等情。由司轉詳前來。等。等查帶國雖將

嗎喇峪一名接回。復派咱的勒與哷烈同住。現尚逗遛琉球。既據該國王世子咨請藩司轉詳前來。自應照案准予查辦。除飛咨署理。

欽差大臣辦理各國通商事務江蘇巡撫臣薛煥查照分別勸令哷國船隻勿再駛往琉球。並令哷國將咱的勒哷烈迅速接回。以敦和好。仍俟薛煥咨覆到日再行飭司備移琉球國王世子知照。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七月戊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慧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竊。明慧於三月二十一日自烏里雅蘇台起程。

當將將軍印信。移交平瑞署理。恭摺具奏在案。欽遵。

前諭。明拉務須先期前往。是以努加站造行。於五月十二日。馳抵塔城。該俄國使臣尚未前來。努當與明緒會商。先將我國舊案地圖。一一檢查明白。即豫派委員分途前往查勘。如舊案地圖。稍有疑似不清之處。照查更改。以便俟夷使到來。與之覈對。議定界址。伊犁協領哈布齊賢聞已起程。不日諒可趕到。努等因週查處所。約有千里之遙。恐哈布齊賢與努奏帶之遇春二人。不及迅速履勘。因酌添塔爾巴哈台管糧通判音登阿。印務章京慶海。駝馬章京薩勒哈春。著總屯遊擊守備。來營幫同前往。查照該國和約內載。

第二條所指之沙賓達巴哈。往西至齊桑淖爾。又往西南自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按照舊存地圖。詳細復勘。查明覈定呈閱。俟該夷使到來。再與伊帶來之地圖。覈對會議。現在夷使尚無到來信息。其是否別有要挾情形。未敢懸擬。等。等惟有竭力盡心。妥籌會議。以冀仰副

聖主慎守邊疆。杜絕邊釁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俄國使臣未到。先派委員查勘界址。改定地圖一摺。前據奕訢等奏。接准俄國照會。約定於成豐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塔爾巴哈台會商查辦西界。業經知照明誼等。屆期前往。著明誼等。即飭派出委員。按照地圖。詳細復勘。並

將舊案地圖。檢查明白。如有疑似不清之處。查照更改。一俟地圖改定。明誼即行回任。俟明年會辦屆期。再赴塔爾巴哈台與明緒會同俄使查辦可也。

明誼等又奏。擘明誼到城之日。本處貿易之匡蘇勒官。派兵隊十二名。官一員。郊迎三十里。引從到城。送入公館。隨又遣官前來。聲言該匡蘇勒官因病未能親接。請定日親來請安。擘吩咐令其於十五日來館接見。次日。又遣夷官送來魚酒糖果二十色。擘因在差次。無物相酬。堅不肯受。使者往返數日。堅請收納。其意似以退還為恥。擘視其禮物。不過酒食。不難酬還。遂即收受。十五日。伊如約前來。擘

備辦酒菜一席。賓主讓坐。渠甚不安。加意謙謹。談及該欽使。渠尚不知所派何官。亦無到來信息。鄂因詢其此次會定交界。爾國自有地圖。渠云。將來欽使到時。自必攜來。現在我處存有草圖一張。可以送閱。散後。鄂又送去滿漢酒席二棹。品色極豐。藉以酬答。渠欣然領受。次日。即派邁春薩勒哈春。往閱將其地圖取來。當與明緒公同閱看。大概其意總在多占開齊。以為收復哈薩克之計。若任其私心所望。表廷甚廣。不能不費唇舌。俟其將來再與講論。如其通情勘定。不能不稍示包容。若無理侵欺。自不可漫無裁抑。惟有隨時奏請。

諭旨。竭力圖報。

硃批。知道了。

葉爾羌參贊大臣英繡。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奏。竊前
接奉

諭旨。著英繡就近豫為籌畫。俄商在喀什噶爾貿易通商一切事
宜。屆時馳赴喀什噶爾。會同奎英。按照條約。妥為辦理。欽此。等

英繡遵即派委前任葉爾羌回務章京即補佐領多仁布
年滿部缺筆帖式酌補各城章京穆圖善。前往喀什噶爾。
將指給建蓋房屋。及牧放牲畜地基。先為查辦。已於四月

初三日。奏

聞在案。該章京等行抵喀什噶爾。努奎英飭將地基灑擇定局。復派委喀什噶爾員弁。會同該章京等前往周歷履勘。旋據報稱。勘得漢城北門外。接連回城大路通中之奇里河。地南有曠地一塊。週圍量計三百六十丈。南距漢城十三里。北距回城七里。俟俄商到日。以便指給建蓋貿易房屋。至畜牧之區。亦在蓋造房屋地基之西。相距五里許。有草雜一段。週圍有三十里。並有水泉數道。足資畜牧等情。並繪圖呈閱前來。其一切應行事宜。努等現已往返函商。豫為籌畫。惟俄商貨物行走。定何卡倫之處。努奎英覆思喀什噶爾卡倫數處。各有一路。該俄商現無進卡信息。臨時由

何卡倫行走。均難豫定。查伊犁現有俄商貿易。擬函致將軍。就近傳詢該國商人。貨物來往喀什噶爾。由何路何卡行走。示覆。以便妥為料理。商諸芬英德。已函致伊犁將軍轉詢訖。再幫辦大臣武隆額。已由塔爾巴哈台起程。約計六月內可以到任。如探有俄商進卡信息。芬英德亦可分身馳赴喀什噶爾。同芬奎英和衷商酌。務當因地因時。按照條約。相機變通。籌畫妥辦。並將委員查明指給俄商蓋造房屋及芻牧地基。繪圖粘發。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乙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衙門即補參領長善於六月二十七日早間。路經西單
牌樓。見有佛國偽示。遊人聚觀甚衆。因就近到衙廳會同
地面官揭下面呈。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其詞句狂悖。
尤為可惡。臣等當即行步軍統領衙門。轉飭各旗地面官。
密行查拏懲辦。佛國噶囉早已出京。而偽示尚稱噶姓。其
非佛國張貼。為奸民偽託。已可概見。惟恐中國遊民習天
主教者。恃庇妄為。即派即補參領長善。即補主事成林。往
佛國公館面詢。據佛國公使聲稱。該國斷無此事。如係中

國人無論是否習教。應由中國一體嚴拏懲辦。萬不致少有祖庇。臣等猶恐口說無憑。隨照會該使。令其照覆前來。以憑叅辦。旋據該使照覆內稱。係地方官應辦之事。且以臣等給與照會。似有未能深信該國之意。是其遇事倔强。不肯受人指揮。習慣成性。惟照會未。則稱拏辦作偽之人。以明和好之心。甚為欣悅感謝等語。該使既有此言。將來拏獲人犯。諒不至別生枝節。又據戶部咨稱。外國人持官號錢票到鋪。勒取現錢。盈千累萬。任意剝削等因前來。臣等詢係俄國之人居多。又派長善往俄國公館告俄使。該使亦稱並無其事。即使該館持票取換現錢。亦不出京錢。

一二百吊之外。長善因與該使商量。設法索取憑據。該使即鈐蓋洋印四紙。交長善轉給官號收存。為該國人取錢符合之據。並云如無此印。或任意多索。均可先將跟隨之內地人。立即拏辦。一面知照該館。必將該館之人。喚回懲辦。臣等又恐喫佛兩國。未能一律辦理。仍有弊端。因派員告知兩國公使。據稱亦無其事。現亦擬與之商定辦法。以杜假冒之弊。伏思

京師官號錢鋪。自五月初旬以來。銀價日昂。錢票日賤。人情惶恐。爭持票紙赴官號取錢。每鋪取錢之人。已至千百成羣。乃當此民情疑惑之時。竟有奸民假託外國名號。私貼

偽示。冀以遂其私計。僕不速為辦理。恐匪徒假冒。弊端百出。民情愈為震恐。現雖與各國設法嚴防。而人心搖惑。不可不力為嚴懲。旋據右翼翼長烏勒興阿稟稱。已將粘貼偽示之人訪獲。呈送步軍統領衙門在案。自應由該衙門訊明具奏。惟私貼偽示情事。臣等恐傳至熱河。上駭聖聽。是以據實具奏。以慰

塵懷。

硃批知道了。

丙申。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俄國使臣巴里玉色克。由恰克圖起程。馳驛行走二日。

於十三日行抵庫倫。等即派印房筆帖式塔克什布。蒙古會吉筆帖式瑪克蘇爾扎普等前往照看。該使臣巴里玉色克聲稱兩國業已和好。應與大臣等會面。並大臣等回見等語。等以伊如果前來相見。亦必以和好之誼回看等語。回覆去後。巴里玉色克即約於十四日申刻赴公署會面。等等於十四日申刻前往。正欲會面。乃巴里玉色克已遁申初初刻。並言伊有整頓事件。停止與大臣等會面。等查巴里玉色克形狀支離。顯係意存嘗試。且云等並無與伊會面公務。不必前來等語。嗣巴里玉色克於十五日未刻。自庫倫起程。馳驛赴京。等查俄臣巴里玉

色克業經自食其言。實屬性情靡定。誠恐伊到京後。難保不任意妄行嘗試。謹先據實奏聞。又風聞俄臣巴里玉色克。隨從人等內。有似婦女者二名。如果屬實。應不准其進京。奈伊等皆作男子裝束。礙難詳查。至庫倫南北兩路二十五站。經前任辦事大臣奏明。特為接遞摺匣夾板緊要差務而設。近來俄人往來不絕。由驛馳行。不論歲時豐歉。官兵皆乘坐車輛。攜帶行李。每次用牲畜一二百頭。車十餘輛。大抵晝夜遶行。每日可行五六站。及到庫倫又住宿二日。實屬徒勞夫力。等語。愚昧之見。伊等事件。如果緊要。又何能無故住宿二日。是俄人不知驛丁勞苦。再俄國送

文人役。每次行走。皆稱緊急要務。任意藉口趕緊馳行。顯係貽累我國驛力。誠如

聖諭。俄囉斯之性。亦不可靠。等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嗣後俄國官員。如有馳驛行走。可否令其一日行走三站。以節驛力之處。知照俄國大臣伊格那提業。幅抑或飭令伊臣巴里玉色克。行文該國。以免騷擾下人。

諭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人往來。每日行五六站。驛丁疲乏。恐有貽誤。應日行三站。以紓烏拉之力。又寄京公文信函。漸見加增。應按照和約每月一次。請飭總理衙門。行知該國各等

語。俄使往來行走。均須驛丁支應。若每日行五六站之遠。則丁力疲乏。必致貽誤。恐天和好之道。既據色克通額等奏稱。應日行三站。以紓烏拉之力。即著奕訢等行知。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或訪諭巴里玉色克。行文該國。以此後俄使往來。至速亦須日行三站。丁力方能支應。儻必欲每日行五六站。轉恐貽誤。有失和好。至該國由恰克圖。寄京公文信件。和約內載明。每月一次。茲據色克通額等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該國寄京公文書信等。已有十餘次之多。似此逐漸加增。伊於胡底。並著奕訢等。行文伊格那提業幅。嗣後寄京公文信函。務須按照條約。每月一次。不得加增。以敦和好。原摺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

